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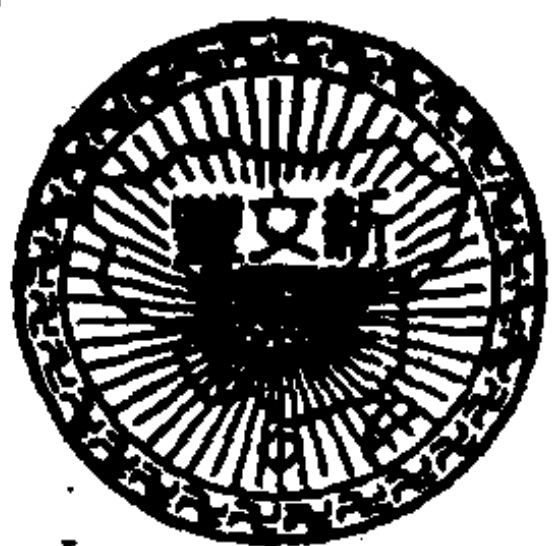
叢書集成新編

一一五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叢書集成新編 第一一五册目錄

史地類



五代別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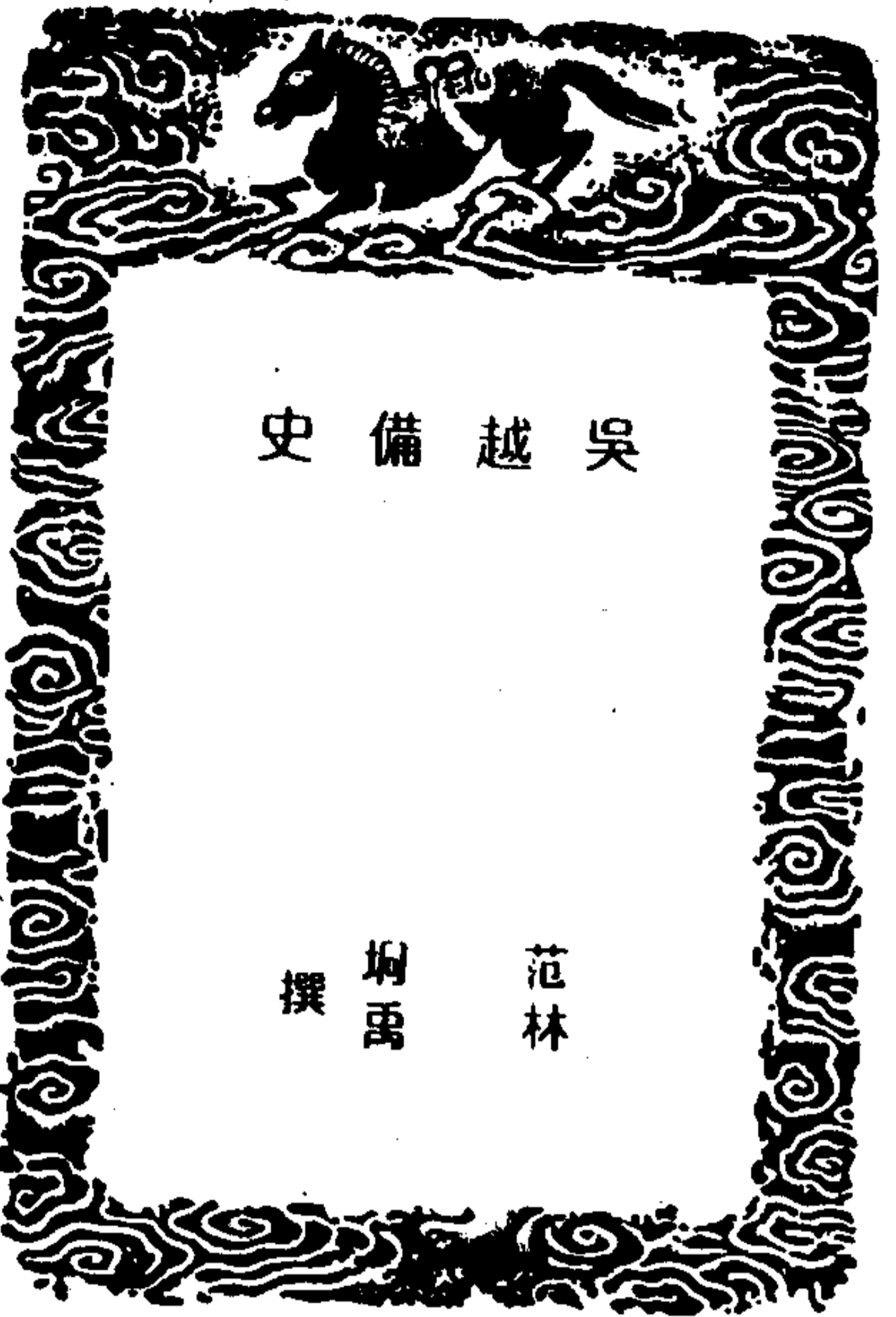
吳越備史四卷附補遺、提要	吳越 范 柯 撰	學津	一
、補正	林 禹		
五國故事二卷附提要、補正	宋 撰人不詳	知不足	四二
續唐書七十卷	清 陳 鱣 撰	史學	五〇
江表志三卷	宋 鄭文寶撰	學海	二〇八
江南別錄一卷	宋 陳彭年撰	學海	二二四
江南野史十卷附提要	宋 龍 衮 撰	四庫	二二八
南唐書三十卷附提要	宋 馬 令 著	墨海	二四〇
南唐書十八卷附音釋	宋 陸 游 撰	祕冊	二九四
南唐拾遺記一卷	明 毛先舒纂	學海	三四六
錦里耆舊傳八卷(卷一至五 缺)	宋 勾延慶纂	讀畫	三五〇
蜀檣杌二卷	宋 張唐英撰	藝海	三六〇
南漢紀五卷	清 吳蘭修撰	嶺南	三六八
五代稗史	南唐史虛白撰	知不足	三九一
鈞磯立談一卷附附錄			
五代史考			
五代史纂誤三卷附提要	宋 吳 縝 撰	知不足	四〇一
五代史記纂誤補四卷	清 吳蘭庭撰	知不足	四一三

宋編年

中興小紀四十卷附提要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二百卷(一)
(卷一至五十)

宋 熊 克 撰 史學 四三五
宋 李心傳 撰 史學 五五七





吳越備史

范林

編

撰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吳越備史四卷補遺一卷舊本題宋武勝軍節度使...

今一題紹興二年七代孫休漢如據書中所記而言...

吳越備史

作備史圖表亦不云又續其書考此補遺之首有...

Table with multiple columns containing names and titles, likely a list of figures mentioned in the tex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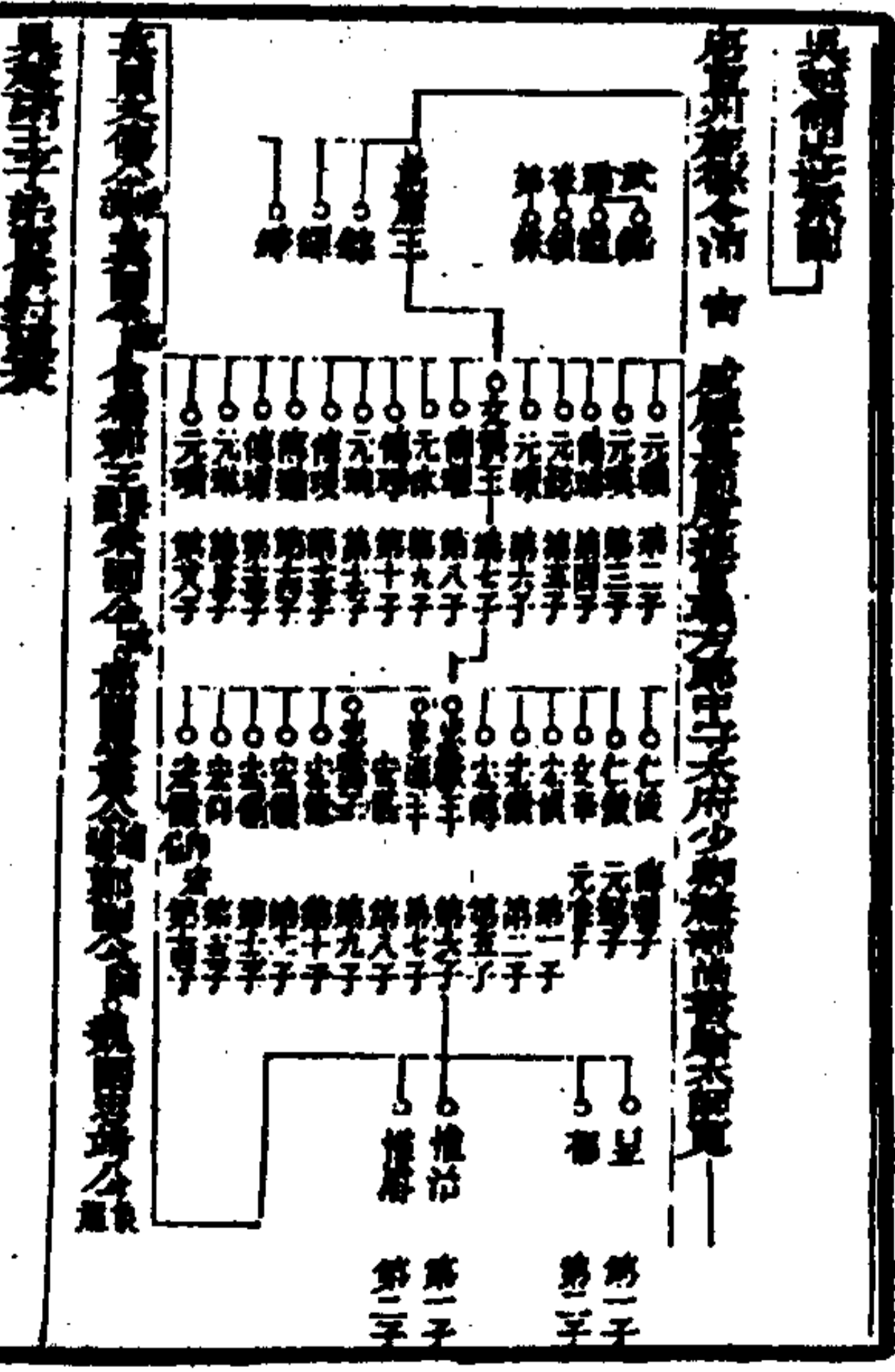


Table with columns for names and titles, providing detailed information about individuals mentioned in the text.

吳越備史

文信不與焉從備史之所載也前存武肅之三世見王業之濫觴也後存忠懿之七世見王業之流澤也蓋起唐更五代與宋而終焉其餘諸子孫膺龍擅名者莫之勝載古之得國者自秦漢而下未之有也



吳越備史

目錄

輿地圖

世系圖

十二州考

卷一

武肅王

卷二

文穆王

吳越備史目錄

卷三

忠獻王 附忠遜王

卷四

大元帥吳越國王

補遺一卷

後序四篇

吳越州考

杭州 餘杭 史中凡有指本州為別稱者依此

武肅初以破黃巢功高駢表為杭州都指揮使 唐光啟三年因浙越州劉漢宏功拜刺史遂有杭州之地

大順元年新夾城三十餘里 景福元年四月陞為武

威軍 二年作羅城七十餘里 乾寧五年二月移鎮

海軍于州 光化二年四月陞為都督府 梁開平二

年陞為大都督府改唐山縣為吳昌縣 四年八月築

捍海塘建侯潮通江等城門

吳越備史州考

附安國衣錦軍 武肅本郡即今臨安

唐光化二年正月改石鏡鄉為厚義鄉臨水里為勳貴

里安泉營為衣錦營 天復元年五月陞為衣錦城封

石鏡山為衣錦山大官山為功臣山十月淮人來侵

三年武肅親巡之作溝洫 天祐四年三月陞為安國

衣錦軍 梁乾化三年四月淮人來侵却之 宋太宗時

言十一州一軍 一軍疑即此

越州 會稽

唐乾寧二年董昌反武肅伐之三年五月平之十月改

威勝軍為鎮東軍拜武肅鎮海鎮東軍節度遂有越州

之地 梁開平二年陞為大都督府 謂之

湖州 吳興

唐乾寧四年九月刺史李繼徽將以州附淮南武肅親

巡其地遂有之 梁開平三年十月刺史高澧叛焚

和臨平等鎮至四年導淮人入境三月武肅親平之

周顯德六年四月陞為宣德軍

蘇州 姑蘇

唐光啟三年九月討徐約于蘇州是年城嘉興縣 龍

吳越備史州考

吳越備史州考

紀元年三月破之遂有其地 大順二年宣城人攻陷之十一月淮南孫儒攻據之三年十一月燒掠而云武肅圍復取之 乾寧二年九月淮南楊行密救董昌圍之十月圍嘉禾三年五月城陷四年遣師復之又自海道救嘉禾至五年始平 梁開平二年九月淮人圍之遣師往援至三年四月命濟師始平是年閏八月置吳江縣乾化間築松江南北城鎮柵 唐同光二年陞為中吳軍

秀州 嘉禾 嘉興

晉天福十二年三月分蘇州嘉興崇德華亭三縣陞嘉興為秀州

婺州 東陽 卽今金華

唐乾寧三年十一月淮人救董昌攻之四年遣師救之光化元年刺史王壇不用命十一月師圍之二年六月又濟師至三年九月武肅親平之 天復三年四月城之 七月睦州刺史陳詢叛攻蘭溪縣五月睦州衢州兵及淮兵同攻之遣師往討八月又濟師九月城陷益引淮人攻寇師復攻之至三年始平晉天福五年三月

吳越備史州考 三 照贖開

月陞為武勝軍

睦州 新定 卽今嚴州

唐乾寧四年淮人救董昌攻之 光化三年正月淮人復攻之二月遁去 天復三年七月刺史陳詢叛 天祐二年淮人來援之遂與淮人及衢州兵攻之陷婺州至三年正月武肅親平

衢州 信安

唐乾寧五年十一月刺史陳岌叛討之至光化三年九月始平 天祐二年三月刺史陳章叛會睦州兵及淮

吳越備史

兵攻陷婺州至三年二月平之 梁貞明四年六月淮人來侵刺史鮑君福逐走之

台州 臨海 丹邱

自得越州卽服 梁開平二年改唐興縣為天台縣

溫州 永嘉

唐天祐二年八月盧僖寇擾四年三月伐之四月克之遂有其地

處州 縉雲

唐天祐四年四月討盧約五月納款遂有其地

明州 定海 卽今寧波

梁開平三年四月刺史黃晟卒武肅巡之遂有其地因城望海鎮閏八月置望海縣 宋建隆元年六月陞為奉國軍

福州 無諸 閩

晉開運四年十二月斬李孺贊遂取其地 乾祐三年南唐侵之尋平 周顯德間收城武軍為彰武軍

右十三州創置始末考蓋武肅之始也由臨安得杭得蘇常等州屬董昌反又得越州方顧闕越遂失蘇常迨平越不服顧常而遂復蘇州取湖州而衢婺等州最近杭越猶羈縻也於是乘其釁而挑其敵卒皆俯首就降惟睦州最近淮南信州之地乃效力於國事方殷之時而造兵於干戈平定之後此在武肅提攜中故雖煽動二州誘外擾內而尋就撲滅既定西北由是溫處等州不能出我腔殼迨忠懿遂北攻常南恢福州是吳越益振而唐適削弱蓋始終與之低昂也然就武肅之失二州 常州 湖州 而不斬斯於恢復真益足以觀英雄之襟度自有其急而不屑屑於遠州

五 照贖開

之得失者或使得人而驅任之其鴻烈當未易量也論曰自唐末造百姓遭罹厄會英雄四起磨牙吮血而吞噬之幾無子遺矣武肅始以二十騎却黃巢百萬之衆提八都兵斬漢宏連州之雄遏董昌之亂畧掃孫儒之兇殘憐黎民而諭王壇示藏垢而納虛約未嘗無故勦兵而海塘之築萬世永賴當時兩浙之民其於塗炭何如也迨夫又穆忠獻奕世溫猷長為東藩與淮人鼎視未嘗輕動戎馬境有災傷卽時賑卹軍食苟足賜復三年忠懿繼世遂屢蠲逋租永為定式荒田任開不起稅額邊民鬻子官為贖還當時兩浙之民又何如也其大者舉數千里之國一旦擊而歸之太宗其不俟終日者乎嚮使知事機之不可而猶隱忍不舍如李煜劉繼元則兩浙之民又何如也百年昌化民知易姓而不知易國伊誰之力歟故其子孫代有閩人而繩繩不替至今益盛豈偶然哉吾師緒山先生賈武肅之十九世孫將重刊備史以布先德病史文錯漫不便覽觀因指授蓋臣作諸圖考焉嘉靖甲午夏吳郡門人馬蓋臣記

吳越備史州考 六 照贖開

吳越備史卷一

宋武勝軍節度使 書記范瑛 撰

昭文縣 張海鵬 訂

武肅王

武肅王姓錢氏諱鏐字具美杭州安國縣人

德中陪葬功臣潭州大都督巢國公九隴八代孫也大

中六年壬申二月十有六日生於本縣之衣錦鄉勳貴

里曾祖諱沛唐宣州旌德縣令累贈吏部尚書左僕射

追封洪勝王曾祖妣童氏追封齊國太夫人祖諱宙高

尚不仕累贈至太尉彭城侯追封建初王祖妣水邱氏

累封楚國太夫人追封晉國九華太夫人皇考諱寬威

勝軍節度推官職方郎中守太府少卿朝散大夫檢校

尚書累贈左僕射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師中書令追封

英顯王皇妣水邱氏累封秦國太夫人追封趙國太元

太夫人王即太師長子也先是五年邑中大旱邑令命

道士東方生起龍以祈雨生曰茅山前池中有龍然不

可起起必大異邑令乃止明年復旱又召東方生起龍

將應池遂指王所居曰池龍已生此家矣時王誕數日

始誕之夕皇考方他適隣人急走告曰適過君家後舍

聞甲馬之聲甚眾非有盜乎皇考乃馳歸王已誕矣復

有紅光滿室皇考頗怪之將棄於井祖妣知非常人固

不許因小字曰婆留而井亦以名焉王自幼常與羣兒

聚戲於樹陰石上或伐薪必使羣兒聚以供已隨多少

而賞罰焉王嘗遊後山忽一石屹然自立王志之

詰合遂以石為佛 十三年冬十月皇祖太尉薨將葬之

夕大風拔樹于野詰巨術者引靈輅將就葬所謂皇考

曰此拔樹之穴是天啟也宜以葬遂安之畢術者曰當

貴此孫耳王常遊徑山書院有道人洪誣者每迎門王

頗惡之一日自後山僻徑而往誣亦迎焉王問其故誣

曰君非常人故先知耳

乙乾符二年夏四月浙西鎮遏使王郢作亂救本道徵

兵討之時董昌戍石鏡鎮亦募鄉里之眾以副召王遂

委質於董氏始為偏將王入軍中驍勇絕倫為董氏所

重時王年二十四及董為杭州一日因事遣王之臨安
遂由餘杭有善者善摸骨相集於龍光橋 王因請
相竟無一言王翌日自臨安還日已暮相者復在舊所
遂贊全請相相者曰旁無人乎王曰獨在斯相者乃引
臂久之嘆曰天下亂矣時之內再遇貴人言訖而去
旬日後王以束帛至餘杭將酬之訪於鄉間竟無踪跡
五年寇盜蜂起有朱直管曹師雄王知新等名聚黨
數千剽掠於宣歙間秋九月王率本鎮兵討平之以功
開授石鏡鎮衛隊都知兵馬使鎮安海軍右職
六年秋七月黃巢擁眾二十萬大掠州縣淮南節度
使高駢羽檄徵兵討之巢將及石鏡鎮眾纔三百人王
謂董氏曰黃巢以數萬之眾踰越山谷旗鼓相遠首尾
不應宜以伏兵襲之或可少却耳巢前軍二千餘眾果
崎嶇而至王率二十騎伏於草莽巢小將軍騎先進王
親注弩射之應弦而斃伏兵遂起巢兵大潰王謂眾曰
此術止可一舉耳大軍必至則眾寡不敵矣宜乘勝張
虛聲以懼之乃進屯八百里 途次逆旅遇老嫗因
誡曰後有兵至當言臨安兵屯八百里未幾巢兵果至
具如所對賊眾相顧曰向止數騎尚不可當况八百里
乎遂不犯境王伺其後軍殺獲人馬而歸功董氏淮南
高駢聞而偉之

庚廣明元年冬十二月黃巢犯闕僖宗入興元杭州始

建八都 臨安縣董昌王副之餘杭縣陳晟於浙西吳興

縣文馬龍泉縣徐及新登縣杜稜唐山縣饒景高春

各聚眾千人以衛鄉里 既而高駢召董氏赴廣陵王亦

從焉駢視王謂左右曰此人他日爵祿必遠過於我時

駢將大舉討巢命董氏從行王謂董氏曰竊窺高公無

討賊之志苟從其行功効不立是同乎罪宜以捍衛鄉

里為辭董然之告於駢駢因禮而歸焉是月黃巢自稱

大齊皇帝

辛二年春正月 僖宗幸蜀改元中和敕高駢為東西

行營都統起師討巢駢竟不出兵秋八月己丑信星大

如杯椀交流如織至丁酉乃止 西晉之末五星五經天

亂驗 九月詔授董昌杭州刺史授王都知兵馬使太子

賓客

壬中和二年秋七月浙東觀察使劉漢宏以天子西未

乃遣弟漢有馬步軍都虞候辛約率兵二萬營於西陵

將圖浙西既燒漁浦劫富春兵勢甚盛董乃遣王禦之

是月十二夜將渡江星月皎然兵不可渡王親相江沙

吞而祝曰吾以義兵討賊天若見助願陰雲蔽月以濟

我師俄而雲霧四起咫尺晦暝王大喜乃先渡江竊賊

號縱火砍其營精兵繼至破賊殆盡漢有辛約走之擁

入溝墮士卒大半溺死冬十月漢宏又率衛葵等四州

兵七萬餘人遣登高鎮將王鎮領之營于江于連營相

屬王卒備鎮將徐靖浙江都遊奕使阮結銜故青濟

復大破之王鎮奔諸暨王獲漢宏所署主將憲官偽敕

二百餘道俘敵萬計兵甲生口稱是歸漢宏所掠民間

妻女子鄉里者數百人是月詔王兼侍御史

卯三年春三月漢宏又分兵寨于黃嶺巖下貞女等三

鎮及山洞凡九十三所皆千餘人以圖大舉王率八都兵自富陽以趨之破黃嶺巖下及山洞三十餘所生擒貞女嶺將楊元宗巖下鎮將史弁等仍焚其兵甲更四月漢玄自領兵屯諸暨古剡嶺至于亭山迴山之下王先攻諸暨獲糧二萬餘斛旋破古剡嶺亭山等寨賊皆宵遁五月漢玄又遣將黃珪何肅等率本道排門軍營十蕭山諸暨等處上親禦之破賊一萬餘人生擒都虞候章公直餘黨走之冬十月漢玄又遣弟漢容與辛約巴立李萬敵等會溫處等州兵泊白丁十萬餘眾從蕭山西陵大出戰船以謀宵濟王自新沙出漁浦而攻之悉黃珪等逐趨蕭山是月戊午王親與漢玄遇自午至戌破賊大衆漢玄易服持膽刀而遁時軍中有異其狀者將擒之漢玄誑曰我幸夫耳遂伏于亂屍之內得免次日漢玄復舉餘黨四萬人來我師乘勝大敗之斬漢容辛約及招討判官譚昇都知兵馬巴立先鋒李萬敵仍獲漢玄偽淮海招討使印一鈕戰艦五百艘馬四千蹄兵甲萬計俘敵千人漢玄宵遁歸越

甲辰四年春二月婺州王鎮執刺史黃碭請降於王漢玄聞之使其下妻貴殺鎮而代之夏四月浦陽鎮將蔣瑛會我師攻婺州生擒妻貴而還未幾敕命中使焦居瑤為杭越通和使俾其改過王遂班師以侍之漢玄因謀殺王人密徵水師於温州刺史朱爨出戰船於望海以史惠施堅實韓公政領之復圖水陸並進秋七月敕授王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右千牛衛將軍冬十二月朔天子南郊改元光啟

乙光啟元年春正月僖宗發蜀三月至京師冬十月授王檢校散騎常侍右武衛將軍十二月監軍使田令孜

兩二年春正月田令孜劫駕如寶雞三月至興元朱玟過鳳翔百官奉襄王煜為帝部將王行瑜斬致執襄王煜殺之冬十月王謂董氏曰除惡務去本根不爾當為後患願以全師討之董曰然王即日進師以諸都兵馬使阮結守梅市監陣使錢爽守雙童橋退後使駱圖守平水降將使章可周唐晟王公備等守蘭頭江海遊奕使崔則守羊石是月辛亥王親率師自諸暨趣平水灘山路凡三百里至曹娥墟癸丑破韓公政因與朱褒遇

吳越備史卷一

水兵戰懼皆焚而溺之甲寅進屯豐山梅城鎮將施堅實執漢玄右直將張師及歸子王丙辰進拔越城漢玄走台州辛酉戮漢玄妻母弟姪及其黨史惠史侃都虞候蔡約於軍門十二月丙午台州刺史杜雄執送漢玄至命斬之于會稽市漢玄叱刑者曰吾廉察也非汝輩可殺吾嘗夢手捧金錢殺吾者錢公也乃請王親刃焉漢玄兗州刺史阮之小吏也尋為大將領本州兵以禦黃巢寇遂殺將首劫輜重而叛詔忠武軍討之不

利復命南潯川刺史崔錯招攜之宏遂降投宿州刺史會浙東觀察使柳瑒以賄免官皆恥代之議者以宏降將也以降將代賊吏宜矣乃除之既有七州之地復請節常會客酒酣謂眾曰天下喪亂金刀之議焉知非僕遂撫掌大笑後又會于使院有羣鴉噪庭樹上因使伐木有座者言此樹有年矣鴉噪乃常耳願勿為怪宏曰我將斬白蛇豈止此樹耶遂伐之又常構別第窮極雄壯一日有飛扇書署其門曰漢宏是賊豈宜造此大宅宅之中堂懸一錦傘守衛甚謹即夕失之人皆以為任俠所獲及舉兵至西陵將

謀渡江乃禱於江干俄有一矢墜其前莫知所來宏頗惡之既敗棄其母挾妻而奔就執之日董庶人讓之宏曰成即是敗即非自古何有不敗之家不亡之國僕射有名將良策宏無之以至於此何必大讓既而儒僮鎮將徐靖以俘掠居人戮之于市北關鎮將劉孟安與弟孟宿輒起府庫散其本部仍執廉使牌印王因震於踴躍遂面責之孟安不服立斬以狗時孟宿部兵屯于外王親撫之悉有其家越人及諸將皆推王為主王固讓董氏董遂權范于越杭人復請王代董氏時浙西節度使周寶承制以王權知杭州軍州事兼杭越管内都指揮使是月赴本郡錄其事以聞詔授王檢校工部尚書

三年春正月帝在興元敕授王杭越管内都指揮使上武衛大將軍充杭日月史董昌為越州觀察使凡國王自陪臣以下所授官爵自貞明戊寅以前制用詔敕皆自間道而至戊寅以後南康貢道阻絕則皆航海而至皆出其迎授徐審德本日而書之他皆倣此

吳越備史卷一

三月壬辰潤州客司軍將劉浩逐節度使周寶出千毗陵推度支催勅使薛朗為主仍火其城是月帝至鳳翔夏四月六合鎮將徐約攻陷蘇州淮南高駘為其下畢施鐸所幽乃召宣州觀察使秦彥為主五月王命東安都將杜稜浙江都將阮結靖江都將成及率兵討薛朗初杭州山賊朱直為亂遂募八縣鄉兵以討之因為八都臨安董昌首之今東安浙江靖江皆其數也其諸都地名號首將名姓並見於前

六月師次陽羨與賊將李君旺遇大破之獲船八百餘

秋九月秦彥殺高駢

駢疑兵叛命信妖人自取亡滅秦彥與畢施鐸出師
屢敗疑駢黨內應遂殺之高駢之事豈非佛氏所謂
輪果報者乎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
必有余殃曾子曰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若高駢所
得猶未足以償數千人之怨足以見天道好還之不
差忒耳

是月詔加王檢校戶部尚書至日王師次禹城斬賊將
重德屬將趙君度走之遂進攻常州刺史丁從實妻

吳越備史卷一

城宵遁

從實浙西小將也有微功於唐寶曆間為是郡郡人
以為暴虐號為丁滅門及是奔於海陵鎮鎮使高駢
及楊行密同入海赴高駢之難從實竟為行密所害
十月周寶遂歸于王王以屬郡禮具素饗迎之於郊仍
舍于樟亭驛是月廬州刺史楊行密始入淮南十一月
十二日文穆王生十二月命杜稜為常州制置使遣阮
結等進攻潤州是月乙未周寶卒

寶字尚珪曾祖侍選唐涪州魯城令幽薊之亂薊城

以一邑拒寇為賊所害祖光濟左贊善大夫依侯希
逸于平盧軍為衙門將行陣獲攻魯城者必殺之以
祭父父懷義以武藝為韓舉所重累官至工部尚書
天德軍使寶第三子也武宗三年徵方鎮有才器者
入宿衛寶因隸右神策軍出為良源鎮將有戎政本
軍表聞授右廂都押衙馬步軍知軍事大將軍出涇
州聚糧二十餘萬解黃巢之亂移鎮海軍節度使僖
宗幸蜀加授右僕射檢校司空中和二年拜同平章
事時朝廷以丞相王鐸率諸道兵復長安以寶為天

下租庸副使兼管內營田使五年授特進檢校太保
兼侍中進封本郡王至是以癡癡年七十四子璵嗣
比唐制武選以馬上擊毬較其能否有置鐵鈎于毬
杖以相擊寶嘗遇此選為鐵鈎所摘一目睛送寶即
取而吞之復擊毬遂獲頭籌授涇源救賜一木睛以
代之木睛不知何木視之亦明一日早起盥漱其睛
墜水盆中侍姬竊笑寶怒曰我賤漢何足笑也遂殺
之潤州衙軍以軍額號鎮海軍寶復親信號決勝
軍處之後樓使其子璵總之衆號為後樓軍其衣食
糧賜數倍於鎮海士卒頗有怨望因恣橫于外一日
會客于後樓即席有言其事者則殺之而薛朗與鎮

海將劉浩友善遂以寶意示之且誠其戢下浩聞之
憤曰可以免禍者不過反耳是夕遂率鎮海軍叛乃
推朗為主寶聞亂率家屬逃獲拓芙蓉門召後樓軍
曰後樓軍兒即能救我乎後樓聞之亦同叛寶遂奔
高駢與寶夾江為鎮頗有隙及奔駢遣書曰竊承
走馬以及奔牛遺送黃醪一瓶葛粉十斤以表盡粉
之意寶在涇源至于金陵多會賓客歡宴終日後庭

吳越備史卷一

樂妓百餘人水陸饋餽日驕者淫佚盡其福祿其不
令厥終也宜哉

吳越備史卷一

申文德元年春正月孫儒殺秦彥畢施鐸
彥等因高駢信妖慘酷遂亂殺駢并殺駢子弟甥姪
有一婦人臨刑執手大罵曰我必訴於上帝汝等後
日舉家戮殺一如我今日至是果如所言
是月駕在鳳翔丙寅我師剋潤州生擒薛朗而還王命
剖心以祭周寶劉浩走之王命阮結為制置使又命築
嘉興縣城二月駕還長安大赦改元三月朔日有食之

僖宗疾革命立壽王為太弟帝崩太弟即位是為昭宗
詔加王檢校司空夏四月孫儒入淮南陷揚州楊行密
奔海陵復歸廬州秋九月王命從弟錄率兵討徐約於
蘇州約盡驅州人以守城皆文其面曰願戰南都時有軍
事衙推陳佐車謂人曰南都者蓋都邑之稱杭州其終建
國乎冬十一月楊行密攻殺宣州刺史趙銓而有其地
西龍紀元年春正月朔改元三月我師破徐約於蘇州
約奔入海中箭而死

約曹州人從黃巢攻天長遂歸高駢為六合鎮將浙
西周寶子瑒楊茂實為蘇州刺史約攻破之遂有其
地而制度不軌劫王貢賦至是而滅且哉

吳越備史卷一

王命海昌都將沈崇權知蘇州事夏四月丁丑命築安
衆營于臨安五月甲辰潤州阮結卒
結字籍文錢塘人杭州建八都結亦副焉中和二年
以征漢宏有功授散騎常侍光啟三年充潤州制置
使尋遷刑部尚書初徐約之黨三千餘人來降結撫
之失所因散香于甘露寺輒為所叛投於江遂成疾
而卒年四十六

吳越備史卷一

王以其弟右騎衛將軍阮綽領其本部仍命成及代之
及盡誅其叛卒秋七月敕授王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
空本州防禦使冬十月敕除給事中杜儒休為蘇州刺
史以沈崇權為制置使十一月帝南郊更名應改元大順
是月宣州楊行密遣將李宥陷我毗陵報杜稜而去
初李宥攻毗陵鑿穿道而入兵甲俱以土中夜入于
稜之寢室因執稜于臥榻而去
十二月淮南孫儒遣其下劉建封帥衆陷我潤州成及
奔歸

庚大順元年春正月戊子朔皇帝受冊尊號大赦夏四
四月敕遣使徵兵討李克用因路遠事遂寢秋七月常
州李有陷我姑蘇制置使沈榮害刺史杜儒休及兄延
休而奔于我王以其失備復害刺史將欲誅之榮遂奔
孫儒

初沈榮之攻杜儒休儒休曰勿殺我與爾金榮曰殺
爾金將焉往遂殺之儒休延休異母兄弟也同日而
生至是同日而死異哉

是月楊行密遣將張行周為常州制置使八月制加王
吳興郡開國男閏九月孫儒復遣劉建封攻毗陵殺張

行周而復困姑蘇是月王命築新夾城環包家山泊秦
望山而週凡五十餘里皆穿林架險而版築焉王嘗親
勞役徒因自運一甃由是驂從者爭運之役徒莫不畢

力冬十一月孫儒陷姑蘇李宥奔常熟十二月孫儒歸
淮南仍以沈榮為制置使是月敕遣使高品王思諤賜
官詔加檢校司空同平章事

二年春正月孫儒自淮南復入姑蘇將乘勝以圍我
王大出舟師以禦之儒遂絕南顧夏四月彗星見大赦

天下秋七月城東安鎮冬十二月孫儒燒掠蘇常遂逼
宣州因圍揚行密行密遣使求救于我王出模糧甲兵

以助之是月常州甘露鎮使陳可立據本州王遣師復
平姑蘇

壬景福元年春正月丙午朔大赦改元二月王命從弟
錄為姑蘇招得使夏四月敕陞杭州為武勝軍授王本

軍防禦使六月王出師會宣州兵敗孫儒於宣城揚行
密斬孫儒傳首京師宣州以沈榮歸王戮之于市而行

密因有廣陵焉

吳越備史卷一

初楊行密軍師張某或曰李某頗善占算前一日謂
行密曰明日大水亭午可獲孫儒時畏日曠赫儒兵
正勝人皆囁其言及詰旦西北有雲大如箕漸漸彌
漫俄而雨大雨暴作儒謂眾曰城中大水將及我
諸營自顧無相救也俄而水深丈餘城中知其號令
乃徑出兵以擊儒營他皆不救因獲儒軍師之言果
驗

是月泉州王潮攻陷福州殺范暉而有其地
亦作鮑姓乃陳巖之子婿也巖為福州數年而卒以

暉繼之至是為王潮所害時福州嘗有僧記之曰潮
水末巖頭沒湖水去矢口出矢口蓋言將來繼潮者

二年春二月楊行密以其將田頌牧宣州安仁義牧
泗州夏閏五月詔授王本軍團練使蘇杭等州觀察處
置使進封彭城郡開國侯食邑七百戶秋七月丁巳王

率十三都兵泊役徒二十餘萬家新築羅城自泰望山
由夾城東亘江干泊錢塘湖霍山范浦凡七十里咸通

中京師有聖氣者言錢塘有王者氣乃遣侍御史許渾
中使許計資壁來泰望山之腹以厭之使迴望氣者

言必不能止又按郭璞臨安地志云天目山前兩乳長
龍飛鳳舞到錢塘海門山起橫為案五百年生異姓王

至是果驗
率十三都者八都之外有紫溪保城龍通三泉三鎮

是為十三都
九月制授王鎮海節度浙江西道觀察處置等使泗州

刺史
先是今年三月詔以鳳翔宿衛耀德都頭李錕授特

進同平章事領浙西差朝廷以李茂貞故將奪之權

吳越備史卷一

乃有此授而丹陽已為淮海人所有至是命王時議
當之又周寶滄丹陽州人凡有期必曰待錢來斯之
應也蜀禪月太師休公書上詩曰今日再三難更讓
謙辭唯道待錢來

甲乾寧元年春正月乙丑朔大赦改元二月王命成及
權蘇州刺史三月制王自光祿大夫檢校司徒進充本

道營田招討鹽鐵制置發運等使夏五月敕遣中使劉
延鉅特授王開府儀同三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六月

敕遣中使賈居蟾賜王私門立戟
乙二年春二月進封王開國公食邑一千戶是月威勝

軍節度使董昌僭稱皇帝建元順天國號羅平
年號或云天冊或云天聖皆非也江東羅謙議隱撰

吳越行營露布曰羅平者啟國之名順天者建元之
始又曰將軍門稱天冊之樓以會府為宣室之地據

此則昌之年號為順天明矣
昌以書告王其稱云權即羅平國位印文曰順天理國

之印王得之召賓吏以議曰董氏昔吾鄉里也今吾降
藩也其豐功茂績崇名厚祿又吾所以贊成也今採聽

吳越備史卷一
妖妄遂圖僭亂吾受朝廷將相當徵兵以討之然惡跡

方炳庶或能改吾先馳書以勉之救其覆族之禍眾悉
稱善乃遣賓屬沈滂率將吏數百人移書以諫之曰與

其閉門作天子與九族百姓俱陷塗炭不若開門作節
度使終身富貴無憂也及今後悔尚可及矣昌竟不聽

王乃表聞之仍又親率兵至迎恩門望樓再拜且論曰
大王奄有數州位兼將相非不貴矣非不富矣一旦顛

倒兵柄改易臣節自貽伊戚禍不旋踵今幸諸州兵至
城下以俟大王改過苟不見聽則天子赫怒羽林黃頭

吳越備史卷一

濟江而至襲大王之城非唯大王有累卵之危實鄉黨生靈皆歸罪矣禍福之道唯大王擇之君子是送符師錢二億萬仍執妖人應智王溫巫姬阿韓據吏吳瑤秦昌裕至軍門且言待罪于天子王遂誅應智等而遣復表其事時越州都指揮使馬韓指揮使駱圖出降俄而詔王討昌又赦遣使高品李重齊來勞我師仍削奪董日祿符

詔曰夫雷霆霜雪上天降以成物明賞飭法哲王垂以理人是則陽春不可以獨為歲功仁恕不可以專

吳越備史卷一

五

照曠開

為君德威刑之作其在茲乎朕以躬躬祇膺大寶奉祖宗之不訓荷天地之洪休八年于茲一日無怠遜于志者既求諸道逆于心者必本於情苟懲戒之不明懼典章之斯廢威勝軍節度使隴西郡王董昌出于行伍屬遇艱難權握兵戎位崇將相器機盈而自覆鼎必折而遂傾因憑生祠輒有狂計假陳妖異惑亂邪巫鼓噪危樓偽為建國不思理代徒生犬吠之音欲就叢祠妄舉狐鳴之兆賴浙西節度使錢鏐與諸司等皆忠誠憤激壯節堅高始以逆順之理飛章論之而不悟次以攻伐之謀盟約脅之而不回至于率兵直以靡墨難復假言幻惑止遏克郡終為閉壁倫安不便束身歸罪是其陰詐猶欲張皇魚戢關而雖亦可哀頓拒轍而終為不幸天討有罪鬼得而誅其董昌在身官爵並皆削奪仍委爾進兵攻討越州城土庶且多望無勇敢之徒善以功名自許如有梟戮生擒董昌者授以三品正員賞錢一萬貫如先有官者超三資爵獎如或是董昌威制曾助妖謀幡然改圖轉禍為福有所自效者罪並不問賞則與之於

吳越備史卷一

五

照曠開

故惡殺好生君人令德伏順伐逆武夫令敵鳴鼓而攻既非獲已奮戈而起亦宜慎諸勿發勿焚無誤無失罔俾視聽謂我騎武而勤兵也

夏四月辛卯蘇州兩雪乙巳皇考太師薨六月制授王檢校太傅封彭城郡王兼浙江東道招討制置兩浙鹽鐵發運等使是月王起師討董昌秋七月制授王起復雲麾將軍左金吾衛大將軍員外置同正員是月帝幸莎城旋至石門八月車駕還京董昌求援於惟節揚行密行密遣將臺蒙等困圍姑蘇以應昌冬十月行密又遣安仁義田頌等攻我鎮成昌遣裨將陳郁鍾福率

黨屯於香嚴寺又遣李蕙崔溫屯於石候香嚴石候皆地名王命武勇都知兵馬使顧全武馬步軍都知兵馬使王球率兵往逐之遂戮李蕙崔溫等未幾昌復搆湖州刺史

李師悅率兵四千餘人侵我封境又遣徐淑因我嘉禾王命內衙都虞候方審襲之不克更命顧全武率所部禦之因破烏墩光福二砦而府城東接大江賊不得聚然沙路不漲賊之游兵得以來往王謂全武等曰賊若有我江塘襟帶既越則不可當也汝善之十一月衝

吳越備史卷一

五

照曠開

州刺史陳儒卒弟岌嗣時顧全武遣僑將孟寶蔣璠率兵屯于西陵是月敕王依前起復檢校太傅兼侍中加食邑一千戶是歲終郊封胥山伍子胥為惠應侯丙辰三年春正月勅授費州刺史高彥夸州刺史沈夏並檢校司空是月安仁義戰船從湖州將渡江以應董昌王命武勇都知兵馬使許再思等禦之仁義竟不敢渡然沙路之患未弭乃祭江海而禱胥山祠一夕驚濤沙路悉與江瑤一隅無所患矣昌又遣將徐章徐珣李元賓等據蕭清四卦九鄉之地王命顧全武王球擊之徐

珣等來降昌又遣將湯日領兵守石城袁邪領兵寄永

庫時昌鎮邊使朱威與賀蘭風招輯便孫仲殷等並投款于王且為越軍所襲朱威等由海道而至二月王命顧全武許再思自西陵趨石城與湯日遇遂破石城城僅三十里生擒其黨六百餘人湯日等走還不能援二月我師復攻除姚袁邪因大戰賊黨逃溺者相半而明州刺史黃晟遣指揮使梁從旺率兵來應我師袁邪堅壁自岡昌益兵以救之顧全武遣武勇隊主劉彥章截其衝要生擒賊將徐章斬首二百餘級昌又密遣暨陽鎮

吳越備史卷一

五

照曠開

將陳郁自南泰了口至于富陽漁浦等處屯聚王命王球等擊之仍遣婺州兵及諸鎮兵以應之陳郁率其黨千餘來降夏四月我師執袁邪及偏將潘薦等凡二千餘六王以朱威復為永寧鎮使是月顧全武進圍越城而楚武王馬某始有湖湘地五月辛巳董昌親閱戰于五雲門仍懸玉帛以誘我師顧全武許再思等奮擊之其黨大敗昌愕視而退至是始懼自去其帝號初城中有言王師雄壯強盛者輒怒而斬之有言王師疲羸絕者則喜而賞之於是親閱我師奮擊始

大懼而退

次日王命分兵進攻以顧全武充諸軍都虞候東面都知兵馬使與指揮使孟寶等攻五雲門王球充右副指揮使與蔣璠等攻亭山及申光門陳章充右副指揮使與錢顏攻闕子門許再思充馬軍都虞候北面都知兵馬使攻昌安門駱圖充四面都指揮使攻迎恩門是月癸未越城將拔而臺蒙等陷我姑蘇刺史成及被執王乃召全武議將分兵西陵以備北寇全武上言曰賊之根本聚於甌越豈以失一姑蘇而遂追天討願先拔越

吳越備史卷一

五

照曠開

城然後復茂苑王從之乙未董昌猶據牙城拒之王給昌曰奉詔令大王致仕歸臨安昌乃送牌印而出顧全武遣上武勇都監使吳璋執昌至而斬之越州平王命散府庫金帛以賞將士開倉廩以賑貧乏又斬偽宰相李迥蔣瓌等十餘人以下脅從者悉宥之

董昌臨安人也始為土團軍破山賊有功為石鏡鎮將尋遷杭州平劉漢宏復除越州其始起餘杭泊領既越頗有廉儉之度累授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封隴西郡王時屬京師喪亂文籍多亡越州有裴氏書樓昌悉取其書以貢授諸道採訪圖籍

使既恣為淫虐凡按罪人無輕重枉直必命殺子使之對直擲勝者有之否則殺之而案牘不復參決但一槩誅戮而越州有白樓門即殺戮之所地為之殷守門者晝夜開鬼哭凡軍中制度多所改易隸中軍者衣黃布背印威儀二字隸外軍者衣白布字號如之凡所器玩無大小皆號以元字軍中文其僭者亦如之識者以為元者錢之文也皆當歸錢氏昌建生祠諸郡置土馬有誑言馬嘶發汗者罪被賞又立將吏

吳越備史卷一
照曠開
木偶悉用長釘以釘其足日更三二百年免有顛路未年盈滿遂因僭亂故妖人應智等竟以幻惑進愚民俗吏致龜魚符印者日以百數又集無賴之徒皆斷腕截耳號曰感恩都以備腹心及議立國號有客使倪德儒語昌曰中和辰已間越中嘗有聖經云有羅平鳥主越人禍福敬則福慢則禍於是民間悉圖其形以禱之今觀大王署名與當時鳥狀相類乃圖示昌昌欣然遂以為號僭立之際年月日時皆用卯從妖言也或云古謠書云江東岸上重日生昌以名

應之故悉用卯以符日出之義初昌議立召會稽令吳錄錄曰大王不為真諸侯以傳子孫欲為假天子以取滅亡也昌族誅之山陰令張遂曰浙東雖領六州大王稱帝彼不從徒守孤城為天下笑昌又殺之節度副使黃錫惡其亂屢讓錫家奴有致印於昌者錫將殺奴遂投錫匿之錫乃密致書於管榷官李滔有順天將期一統其如之何以愚計之針豈為稍耶之句有竊其書送昌昌集召議之錫曰今王室雖衰天人未厭大王與於賦畝受朝廷厚恩位兼將相富貴極矣奈何一旦忽為滅族之計昌詬之曰爾賊負我好聖明時三公不能待先求死耶遂斬錫首投諸湖中仍族誅之而李滔亦遇害自王師攻討而遷延未克者以其姪真小得眾志耳俄而真與裨將刺羽不和謂于昌而殺之眾由是解體蓋作亂天實所廢然也自前年仲冬不雨至是月乃雨前此以昌暴虐所致也

秋七月李茂貞犯關帝幸華州八月敕授王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加食邑一千戶實封一百戶賞平越之功也仍遣供奉官齊全道賜王旌節又遣中使韓彝範末宜諭將授王越州王固讓遂除宰相王博亦作博出鎮越州博以王有大勳宜當所授復固請辭冬十月敕改越州威勝軍為鎮東軍授王領鎮海鎮東等軍節度使十一月戊子湖州刺史李師悅卒子繼徽嗣師悅要節制於朝廷制授中國軍節度使使臣未及境師悅已寢疾使人規之回報其旌節已至蕪湖師悅聞之喜不及拜命而卒

是月安仁義由南蕩率餘黨攻東陽刺史王壇堅壁自固

丁巳年春正月帝在華州是月王命行軍司馬杜稜都監使吳璋率兵救東陽安仁義復攻睦州一夕大風雨賊眾驚擾而遁夏四月命顧全武與王弟鎮并武勝軍都指揮使沈夏陳章高遇許再思等率兵自海道以救嘉禾時諸將皆欲緩進惟全武請倍道兼行王從之一日師次嘉禾嘉禾圍逼已久城中莫知所之遠見我旗號皆大悅賊亦神之是日遂內外夾擊擒賊將李宗禮偏將顧金等二十餘人俘賊不可勝計乘勝大破賊寨十有八所又擒賊將魏約張宣楊燭闕建等士卒三千餘人嘉禾平全武等又乘勝逐田頽于驛亭隸田吳興而遁於時大水我師逐之斬截沉溺者不超十里初安仁義田頽之攻我也乃請淮帥楊行密率兵親至攜一僧袒肩者來視王城僧曰此腰鼓城也擊之終不可得又聞城中鼓角之聲曰錢氏子孫皆當貴盛未可圖也行密乃先歸而安仁義田頽駐屯于北郊復有雷火焚頽營震折威槍由是俱敗

六月己酉王如東府授鎮東節鉞

先是敕命到時王謂眾曰淮寇未殄吾不敢奉命至是方行

秋七月庚寅王至自東府命顧全武率師復姑蘇八月我師屯崑山既而敕王起復加食邑一千戶又遣中使焦楚鑲資鐵券至

參文曰維乾寧四年歲次丁巳八月甲辰朔四日丁未皇帝若曰杏爾鎮海鎮東等軍節度浙江東西等道觀察處置營田招討等使兼兩浙鹽鐵制置發運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兼中書令持節潤越等州刺史

上柱國彭城郡王食邑五千戶實封一百戶錢鏐朕聞
銘鄧陽之勳言垂漢典載孔悝之德事美舊經則知褒
德策勳古今一致頃者董目僭偽為昏鏡水狂謀惡跡
漸染齊人爾能披攘兇渠盪定江表忠以衛社稷惠以
福生靈其機也氣稜清其化也疲羸泰拯甌粵於塗炭
之上師無私焉保餘杭為金湯之固政有經矣志勤王
室積冠侯藩溢于旂常流在丹素雖鍾繇刊五熟之金
寶憲勒燕然之山未足酬功抑有異數是用錫之金板
申以誓詞長河有似帝之期泰華有如拳之日惟我念
功之旨永將延祚子孫使卿長襲寵榮克保富貴則怨
九死子孫三死或犯常刑所司不得加責承我信誓往
惟欽哉宜付史館頒示天下

吳越備史卷一

昭曠開

是月敕封胥江惠應侯為吳安王

景福二年始作羅城江濤勢激板築不能就王因禱
之沙漲一十五里餘功乃成故有惠應之請前年安
仁義以游兵往復禱之一夕驚濤沙路盡毀至是感
其靈祝請而封之

九月湖州刺史李繼微以州附淮南衛將沈攸拒之繼

微遂奔是月乙未王親巡吳興收繼微家屬而還湖州

平王命海昌鎮將高彥為湖州制置使

李繼微亦作彥微父師悅徐州馬步院小吏也屬王

仙芝作亂遂投行伍後以獻黃巢首級功遂授是郡

師悅能撫之盡得其所時朝廷命將以代召諸校議

之咸曰但慮君侯厭小郡耳不爾則苟有代人斷不

奉詔會進士顧雲者旅遊於雪乃請雲草奏論之雲

表畧云觀龍輪而髮鬚猶風象而依稀因不復代師

悅率兵食以應之至是繼微復以攜貳而敗焉初繼

微將納淮人也沈攸以逆順之理論之其眾因誓曰
附李氏者居西附沈氏者居東而居東者十得其九
繼微于是惶惑而遁矣

冬十月淮人以臺蒙守姑蘇代朱黨也十一月己卯台

州刺史杜雄卒

雄台州楊梅鎮人也初與朱黨婁文俱為草寇婁文

以雄為副文害刺史羅虬遂侵漢宏不利因降漢宏

署婁文知明州事以杜雄知台州後漢宏敗率其下

六百餘人奔雄雄使偏將方師立饗漢宏于驛亭其

黨皆醉遂執漢宏歸越置昌秦授雄為德化軍使至

是疾卒

五年春正月帝在華州收元光化是月我師救蘇州

生擒淮將李近思斬首千餘級再戰又斬其將梁琮張

頤等而楊行密復遣將李簡率兵五千餘眾屯于無錫

我師復攻之獲其偏將陳益等而還餘皆走之是月王

以越州指揮使駱嗣為台州制置使二月敕移鎮海軍

于杭州為治所從王請也秋七月敕授王檢校太師賜

定亂安國功臣八月車駕還京九月癸州刺史王壇遣

吳越備史卷一

昭曠開

將攻東陽王命使諭之息民故也冬十月王遣顧全武

率師克蘇州淮將臺蒙李德誠等皆宵遁其下秦裴因

力屈而降蘇州平

初遣顧全武等攻蘇州淮將刺史臺蒙等皆棄城宵

遁獨秦裴守崑山不下全武攻之裴屢出戰復敗悔

全武全武怒益兵引水灌城城壞乃出降王曰爾軍

弱如此何敢久為旅拒裴曰裴義不負楊公今力屈

而降耳王善其言全武亦議有之王從其請

王以嘉興都將曹珪權蘇州制置使尋命為本州刺史

是月敕王兼兩浙安撫使加食邑一千戶實封一百戶
閏十月有婺州王壇抗命王遣師伐之而衢州刺史陳
岌貳于我王復遣顧全武等討之十一月成及至自淮
南王亦以魏約等歸淮以報之

己光化二年春正月我師大敗陳岌黨于龍邱二月敕

遣高品周道安收王本縣石境鄉為廣義鄉臨水里為

勳貴里所居安家營為衣錦營仍賜兩浙行軍司馬杜

稜以下一百二十人並號贊忠去偽功臣三月婺州王

壇求救于淮南夏四月敕陞杭州為大都督府是月淮

吳越備史卷一

昭曠開

師遣將康儒等來應東陽王命副指揮使方密羅聚等

濟師于婺州及蘭溪義烏等縣秋七月淮人有使入衢

州者為我師殺之仍獲陳岌所送楊氏地圖州印以歸

甲三年春正月淮將康儒徐從畢等復攻婺州王遣從

弟鉢率師討之三月我師大敗賊徒于軒渚遂絕其糧

康儒等由清溪而遁夏五月敕遣中使王金峯資詔封

王為南東王加食邑一千戶實封一百戶王表陳讓秋

八月敕授王行軍司馬杜檢校太子太保是月庚申

龍嗣于浙江因過子郭郭壞廬舍或吸居人浮空而去

數里方墜亦有死者九月壇奔宣城

壇本孫儒隊將儒敗率其黨三千奔睦州陳晟屢頗

疑之處于外城未幾壇將降黨與三河鎮將陳嚴攻

婺州婺州刺史蔣環奔會稽壇遂有其地至是而壇

奔宣城

是月辛卯王親巡婺州命浙西營田副使沈夏權婺州

刺史壬辰王至東陽而東陽鎮將王永伏謀

水東陽人也在鎮治城壁置鼓角粧樓舞榭蕙棟相

接又采妖妄立十瑞亭將規本郡及王壇攻之王以

前年焚民為安仁義所撓王故遣使諭罷兵將追
水歸于府城而墮不從命故伐之事平責水以不敬
故斬之以謝百姓

是月甲午王復巡衢州陳焜降王以焜為浙東安撫副
使命顧全武權知衢州事

焜兄儒本黃巢之黨尋降朝廷授以饒州光祿三年
率其部伍自饒應事直指衙門而出人無預知者既

而徑趨衢州知州元泰迎於郊儒詰之曰元宗御容
安在時信安有元宗銅容泰毀之故以是為責遂斬

之而自據焉凡在信安十年頗有惠愛每秋主司請
納稼備必至城南綠野亭觀其刈獲始使輸之及晝

見吏於倉所輒振衣以避糠粃儒怒而罰之其所為
皆類此南海節度使劉宗龜道由信安見其品裁乃

撫之曰此賊有士人之風儒亦歎然謝之及儒病發
入省之因顧焜曰汝非偵我耶今汝仁弱其如諸校

何乃召列校豪強者十餘人入臥內皆斬之遂以郡
付焜王壇之叛焜實同其惡至是降而宥之

吳越備史卷一

照曠閣

十一月庚寅中尉劉季述與王仲先樞密王彥範等幽
昭宗于問安宮立德王裕為帝以昭宗為太上皇敕遣

使進王為東安王王不受命是月已酉葬皇考太師于
安國縣錦北鄉或云義清風里

初太師薨因有准師葬是以緩按羅氏後集太師誌
銘曰昔歲乙卯令辰已酉十一月也今以長歷推之

十月二十五日乙酉葬太師未知孰是

天復元年春正月昭宗反正大赦改元出太子裕復
為德王而劉季述等皆伏誅是月敕遣供奉官吐突令

吳越備史

歸來宜諭仍賜國信二月王親巡衣錦營大會故老賓
客山林樹木皆覆以錦帷表衣錦之榮也命指揮使陳

章為衢州制置使夏四月丁丑王親巡東府五月敕授
王守侍中進封彭城王加食邑一千戶實封一百戶仍

升王所居衣錦營為衣錦城封石鏡山為衣錦山大官
山為功臣山秋八月敕授邵州刺史王子文穆王禮部

尚書遙領邵州刺史九月王以衢州制置使陳章為木
州刺史是月壬子皇妣秦國太夫人水邱氏薨冬十月

准將李神福等寇衣錦城王命顧全武方審率師禦之
全武等為賊所執

揚行審遣李神福等率兵欲圍杭州全武列八寨以
拒之神福詭言還師兵大發遂執全武王聞之驚曰

喪我良將也既而神福欲歸又恐為王所邀乃遣人
守衛王祖考邱隴又令全武通家信王遣使犒之神

福受其犒賂而還

吳越備史卷一

照曠閣

十一月駕狩于鳳翔王聞之悲泣乃遣使奔問帝嘉之
賜王御服夾襖子一副仍降御札于衣襟以褒之十二

月准人以師老糧乏求成而還是月敕王起復雲麾將
軍上金吾衛大將員外置同正員

壬二年春正月帝在鳳翔三月朔日有食之是月癸丑
至乙卯三日浙右大雪盈丈雪氣如烟而味苦夏四月

准人以顧全武方審歸我王亦以秦裝報之裝即光化時蘇州降

將是月制加于食邑一千戶實封一百戶五月敕封王
為越王又加食邑一千戶實封一百戶是月庚戌溫州
刺史朱爽卒兄放代之

吳越備史

照曠閣

處見弟性頗強悍一日飢收見誼印綬以州屬劉漢
宏嘗冀以知州事襄耳下有一赤點每怒發則點移

至日怒解如故誼應東嘗性爽將殺之其母力救
對曰此求部者欲殺此輩耳卒不聽漢宏之亂漢率

黨助之尋以同姓結援于梁太祖奏授木州刺史充
靜海軍使與善屬詩文亦好禮士但動不量力故不

及世而家滅亡矣

秋七月王親巡衣錦城治溝洫八月丙戌將還府城視
養將校右武勇都指揮使徐綰即席將謀不利懼懼辭

以疾王惡之即日命綰率所部先還次日王發自衣錦
城徐綰率兵已及府城焚掠郭郭左武勇都指揮使許

再思以兵迎綰同叛將及內城王子傳瑛亦作元瑛與三城
都指揮使馬綽衛將陳為等發懸門以禦之王次龍泉

有馳來告叛者王遂疾行時北郭城門衛將潘長與徐
綰遇斬首二百餘級綰退營于龍興寺王微服至德勝

吳越備史卷一

照曠閣

門衛將周肅遣偏將鍾審以舟迎王王遂沿江至內城
東北登城而入城中莫有知者北門直更卒憑鼓而寐

王親斬之眾皆驚悟隨命都監使吳璋三城指揮使馬
綽守北門內城指揮使王榮武安都指揮使杜建徽守

南門又命指揮使顧全武率兵衛屯東府全武上言曰
東府不足往當詣那溝何者籍必召用顧爾來淮南即

與師矣宜早圖之杜建徽言曰楊氏嘗由王脫孫儒之
難彼丈夫者豈不能報王耶請以難告王從之命全武

行全武曰獨行事必不濟請擇諸公子王曰我嘗欲以
元璋甥於楊氏汝當輔而行焉全武遂與同往湖州刺
史高彥遣其子淵來赴難淵趨靈隱山而至為賊伏兵
所害命淵所部營于城南

吳越備史

照曠閣

高彥之問難也亟遣子渭行渭曰今日不利彥曰赴難之急何以吉辰耶遂促渭行渭不敢抗命遂率所部徑趨靈隱山而來至是果敗

九月徐紹果召田頵於宣城頵先遣客吏何饒來致意曰相公請大王東之越城虛府署以相待所貴兵不血刃耳王復曰軍中叛亂何方無之爾相公自為人長反助其下作逆耶若須戰當徑來何用肆言為既而頵至泊于北門以旗鼓自蔽王登城將與之語俾開旗鼓頵不之答王注弩中其執旗者頵見王城中大鼓噪懼退

吳越備史卷一

三

照曠閣

選營遷逼于西北隅今清波門是也乃使其黨據營以辱王亦注弩斃之頵伺夜復攻西北隅梯撞畢集城中矢石如雨賊墜溝澗者不可勝計頵遂拔營而退十一月頵復具舟楫將渡江絕西陵王命副指揮使盛造朱郁大破之俄而楊行密遣使召頵曰爾不還師我當以宣城受他人矣時行密使至頵營王城中莫有知其意者王曰田頵悖而無機倘得密意必明言其可否王乃使人往視之頵迎行密來使於半道紅半道紅在北郊舊植槐花之所凡數里並轡而行果與言及罷兵之事頵者迴以其言聞皆如王

所料既而頵率徐紹許再思歸宣城王命致師師一百萬億以送之頵慮為我師所逐遂請質而去

初王行至龍泉崗變召李成占之曰大王霸業方永但分野小災耳請勿為慮不然大王嘗有疾王曰寧我有疾豈宜害百姓耶王又召葉簡筮之曰賊無如我何王曰淮人將同惡乎簡曰淮人不來宣城當濟賊冬方敗然宣城亦當敗於明年今不足慮如期皆驗武勇都徐本孫備之黨來降統軍中王以守禦功因備心替前年錦城之役不用命王惡之及是治

清澗遂叛

是月溫州裨將丁章逐刺史朱敖敖奔無諸章遂據郡三年春正月己巳帝遣京師夏四月溫州丁章為木工李彥殺之裨將張惠據溫州是月城婺州秋七月睦州刺史陳詢貳于我仍率黨攻婺州蘭溪縣王遣指揮方永珍等率師討平之九月宣城田頵安仁義俱叛于淮而淮帥楊行密請師於我王命方永珍率師至京口又命從弟鑑率兵次宛陵以應行密師又命指揮使楊習代方永珍於睦州冬十月我師與淮人生擒安仁

吳越備史卷一

三

照曠閣

義於潤州歸淮師斬之頵死於陣其母奉文穆王歸焉甲四年春正月帝發長安三月敕遣衛尉卿許渾來宣諭仍賜國信是月王子元璋與所聘楊氏至自淮南夏四月帝至洛陽大赦改元天祐敕遣給事中鄭元振部員外郎楊永休亦作永承進封王為吳王加食邑二千戶實封二百戶秋八月昭宗崩太子即位敕遣使來宣告王素服舉哀於軍門是月淮人繼送徐紹歸我王命剖心以祭高洲冬十月朔日有食之是月癸酉大雪平地丈餘

天祐二年春正月指授文穆王等官爵是月淮將關一作睦等來據新安王命從弟鑑與指揮使顧全武等禦之我師不利鑑等被執于賊三月廣帥劉隱始有南

海衢州制置使陳章亦貳于我夏四月陳章會睦州兵及淮將陶雅等同攻東陽王命弟鏐帥師討之秋八月處州刺史盧約弟信寇永嘉張惠奔無諸王命方永珍濟師于東陽會師討賊九月陳章陷東陽執刺史沈夏送于淮南夏海鹽人也王副董庶人討劉漢宏于越州徐及道

夏與高彥率本部會我師王見之甚悅延入臥內謂

曰吾東討之師已眾渡江之役無勞爾輩但徐及平素強梁終非我所蓄以我東討或為後患汝還本營為我殺之皆當以列郡牧汝然吾非誇人為逆以境土苦於干戈不仁者當盡除之用息生聚耳汝等當識吾意夏等再拜聽命王厚遣之既回告及曰董公與錢公以兵討賊聞將軍遣所部見助喜動於色然以東北為慮設有狗鼠偷竊復勞後顧夏等實託將軍以為後據及有軍師竊視夏等謂及曰二校至自

吳越備史卷一

三

照曠閣

錢塘皆有文在其面而將軍宜備之及不聽夏遂與其下謀之一夕竊發及死其下遂分夏性兇暴不即我歸乃以所得眾七千餘人聚于臨平山下擇幼弱者盡殺之惟留三千餘人徑往嘉興劫吳公約同入海為劉公約不從將殺之乃叩頭曰惟吾兄之命遂與俱往未幾夏以公約庸懦因放其歸夏所圖無成始復歸王王亦優容之累從征伐歷奏職官領遠郡至任果以殺戮為事左右指令小不稱意即加屠害王頗惡之夏一日復請私第于北郭制度雄壯伴干

公府今北市酒家樓俱夏第也其長子過執手刃之王以其噬子滋不悅出為東陽淮將陶雅以兵攻其郡王不忿救夏遂為淮人所執請遇害

陳章自稱衛安二州刺史復分兵與淮將許野鶴等犯我營陽王命揚習逐之一作盧章兵大敗習遂攻東陽冬十月有獸入吳興一角而麟趾十一月王命建功臣堂於府門之西樹碑紀功仍列賓寮將校賜功臣名氏于碑陰凡五百人是月楊行密殂于溧陽十二月睦州刺史陳詢奔淮南

詢即展之弟餘杭人也展在郡十八載而卒子紹權嗣詢繼紹權而自立懼非王命願不自安屬徐許之亂乃通田頌頌欺詢益懼及王命相繼縣隸使府復徵軍賦遂不聽命而叛至是而奔

丙三年春正月淮將陶雅率其黨自睦州歸歙是月王親巡睦州時宣州觀察使王茂章為淮人所圍因奔于王王以為鎮東軍節度副使二月幸卯王至睦州陳章退保衢州婺州平一日王命方永珍楊習等進攻衢州三月命浙西營田副使馬綽權睦州刺史夏四月朔日有食之洪帥南平王鏐傳殂子匡時嗣六月淮人陷洪州虜鍾氏而歸秋八月衢州陳章導淮將周本呂師造等人其境為我師所逐遂奔淮南

章本孫儒之黨尋降于王以從征董庶人功遂被任用天復初始赴本郡王親餞之于江干徐紹作亂越州各軍張洪等疑懼乃與其黨三百餘人奔章章刺之又屬丁章叛于永嘉宣州田頌使其下戚沼將招之章因假道還王聞之乃密使衢州羅城指揮使葉讓殺之事洩章遂殺讓而叛初王命章城衢州工畢以圖獻王王視西門樟樹謂左右曰此樹不入城陳章當非我害也至是果驗

九月周本等率其黨歸信州王命方永珍為衢州制置使是月救遣右散騎常侍王矩司勳郎中裴均授王吳王冊禮冬十一月乙丑湖州刺史高彥卒子禮嗣彥海鹽人也初與沈夏同受王密旨殺徐及及死以首歸于王彥等前後從征悉有功效及湖州李彥微棄郡奔淮南王親巡吳與其將沈收等皆以己功有牧守之望王遂題詩一章於翠蘭堂在湖州東南溪

次未云須將一片地付與有心人衆亦不測王將登舟始言曰我以此郡付汝宜善撫之彥性淳厚居一十載政頗簡便累奏授職官遙領費州刺史尋至今任將終有道場山僧如訥訥口能容拳垂手過膝是乃異僧及入州城彥以師事之一日彥與之語訣別未幾而卒

是月敕命王本道建三代私廟閏十二月王命弟鏐為婺州制置使

丁卯四年春三月敕陞衣錦城為安國衣錦軍王命文穆

吳越備史卷一

照曠閣

王討溫州夏四月戊午克溫州斬盧佶而還王命都監使吳璋為溫州制置使文穆王復討處州是月梁太祖受惠禪大赦改元開平奉唐帝為濟陰王救遣左金吾衛大將軍石彥辭刑部郎中薛昭序來宣諭

初梁室受禪有勸土拒之者王笑曰古人有言屈身於陛下是其略也吾豈失為孫仲謀耶遂受之

五月處州盧約納款於我王以為浙江安撫副使命指揮使俞浩為處州制置使是月救遣右金吾衛大將軍安業隱進封王為吳越王增食邑二千戶實封三百戶仍賜號啟聖匡運同德功臣

初節度判官羅隱勸王舉兵討梁曰總無成功猶可

退保抗越自為東帝奈何交臂事賊王以隱不遇于唐必有怨心及聞其言雖不能用心甚義之

六月救遣中使來宣諭秋七月敕賜王管內刺史並授官爵仍賜母妻封邑八月敕授王兼淮南節度揚州大都督淮南四面招討制置使九月詔封衣錦軍神祠號崇福侯是月蜀帥王建稱帝國號武成冬十月敕授文穆王金紫光祿大夫十二月淮人攻信州刺史危仔昌

照曠閣

來求救于我王遣師援之

庚開平二年春正月敕改臨安縣為安國縣廣義鄉為衣錦鄉夏五月淮南都將張顥殺其帥楊渥而自立為留後逾旬大將徐溫復殺顥立楊渥弟隆演為帥六月制授王檢校太師守中書令封食邑一千戶實封一百戶秋八月敕改杭州唐山縣為吳昌縣台州唐興縣為天台縣是月又敕陞杭州越州等為大都督府王遣宣州王茂章入京師茂章名景仁通稱諱也九月制授鎮東節度使成及為保大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副使徐如故未幾淮人圍我姑蘇王命從弟鏐率兵討之

己三年春正月梁主遷都洛陽祀南郊大赦二月朔日有食之敕選王子兩浙副使傅瑛為驛馬都尉夏四月制授王守太保增食邑二千戶實封二百戶是月王命弟鏐江海游奕都虞侯何逢司馬福等率師討姑蘇內外夾攻生擒淮將何朗聞邱直等凡三千餘人獲兵甲生口三十萬戰船二百餘艘陳章周本呂師造等夜遁

五月甲寅王親巡姑蘇是月丁巳明州刺史黃晟卒晟明州鄞縣人也初應募於望海鎮鎮中立表以選

吳越備史卷一

照曠閣

其魁梧者晟以矮陋不中選乃募鎮都虞侯林膺晟性強幹膺甚德之後膺還本鄉募衆據平嘉球時權知州事楊偁召署為平嘉浦將有衆千餘人初劉漢宏以台州賊婁文知明州事文為楊偁所敗其黨杜宗自寧海鎮率鄉民據奉化晟自平嘉球以所部兵擊之執杜宗等不殺盡驅之使還台州獲其粟帛悉屬于本道餘姚鎮將相嘉侵越州董庶人禦之不利刺史鍾季文乃遣晟領兵攻相嘉擒殺之董庶人奏授晟左散騎常侍充浙東道東西副指揮使季文卒

屢遂為本州刺史頗尚禮士辟前進士陳鼎羊紹素以為門賓江東儒學多依之悉加優待董庶人僭偽戶亦移書論之及王舉師成亦率眾應之在任十有八年遺疏不請其子為嗣凡府庫所蓄必題曰送使其忠順如此

辛酉王自姑蘇復如東府辛巳復巡明州因城定海鎮命王子元球為明州制置使信州危仔昌為其下應淮人而叛遂奔于我王以為淮南節度副使六月壬寅王發明州敕遣刑部尚書姚洎禮部員外郎羅家授王吳

越王冊禮戊申至自東府
王之巡句章也行次餘姚文亭鎮舟乘巨石不能進既而大雨震雷有二龍負王船之下鎮過使翁元軻携舟而進二龍自舡升焉
秋閏八月制授王守太尉加食邑實封三百戶

其制曰集非常之事必有挺非常之才建第一之功必有居第一之位朕膺圖受命負辰開階未嘗以真太尉之官輕於擬議太師之職易於簡求蓋由其爵尊其在重不有英佐勃當異恩啟聖匡運同德功臣淮南鎮海鎮東等軍節度使淮南浙江東西等道管內觀察處置充准司四面都統營田安撫兼兩浙鹽鐵制置發運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大師兼中書令杭越等州大都督府長史上柱國吳越王食邑一萬五千戶實封一千戶錢銀海岳騰英星雲謨秀契君臣咸一之德有文武兼備之才宜慈惠和忠正廉殺敦詩說禮樹百行於藩維去暴除奸敵萬人於帷幄弼于典運明乃嘉謨頌屬淮夷不賓王化自爾益封吳會兼鎮廣陵追擒每盡於隻輪覆溺連收其巨艦復聞奸宄屢擾巡封謂天蓋高

若水可恃爾又橫戈憤排獨力支吾妙運神機大殲戎醜元雲陣起雄風驅下瀨之師白露圍開沆氣散常州之化再安生聚重復土疆薛公之三刺威明漢主之一奇斯在况早攀鱗翼備見肺腸同德同心二紀密參於締構惟忠惟孝四方威則於儀刑苟非劇恩何以加賞是用鑲於錄鼎冊以輅車擬呂望之尊崇正列侯之貴重仍加真食復寵兼官式是獎酌且旌忠烈於戲進以正大易所以經那慎厥終格言用之居位勉思遵守克荷寵靈服子訓辭錫爾繁祉可守太尉加實封三百戶餘並如故

是月敕置蘇州吳江縣明州靜安縣今定海縣是也從王請也冬十月湖州刺史高澄貳于我遣其黨焚燒義和臨平等鎮王命弟鐔帥師討之十一月乙酉發運使羅隱卒隱字昭諫新登縣人也祖知微福唐縣令父修古應開元禮隱本名橫凡十上不中第遂更名初從事湖南歷淮潤皆不得意乃歸新登及來謁王懼不見納遂以所為夏口詩標於卷首云一箇福衡容不得思量黃祖慢英雄之句王覽之大笑因加殊遇復命簡

書辟之曰仲宜遠託劉荆州都緣亂世夫子辟為魯司寇只為故鄉隱曰是不可去矣王初授鎮海節度時命沈崧草謝表盛言浙西繁富成以示隱隱曰今浙西兵火之餘日不暇給朝廷執政方切於賄賂此表入奏執政豈無意於要求耶乃請更之其畧曰天寒而麋鹿常遊日暮而牛羊不下朝廷見之曰此羅隱辭也及為賀昭宗更名表曰上則虞舜之全文右則姬昌之半字當時京師稱為第一隱性不喜軍旅唯與丞相杜建徽善王初城西府命察巡覽頌謂

左右曰百步一敵樓足以言金湯之固隱徐曰敵樓不若內向及徐許之亂人皆以為先見一日隱痲疾王親臨撫問因題其壁云黃河信有澄清日後代應難繼此才隱起而續末句云門外旌旗屯虎豹壁間章句動風雷隱由是以紅紗罩覆其上其後果無文嗣隱累官錢塘縣令尋授鎮海軍掌書記節度判官鹽鐵發運副使授著作佐郎司勳郎中遷諫議大夫給事中賜金紫卒年七十七歲所著江南甲乙集淮海寓言及謠書後集並行於世初新登羅江常有二氣亘于江上晝夜不滅及隱泊丞相杜建徽生而二氣不復見識者以為文武秀氣焉

四年春二月湖州高澄導淮將李簡陳章等入其境都將盛師友沈行瑜閉城不納王遣子元璋濟師禦之淮人挾漣而遁
澄高彥之第三子也初彥夢一羽人持劍入臥彥驚問其故羽人答曰來為君子報數千人冤耳其母自是而孕不足月而生澄年十三四性即暴虐及嗣父位恣行殺戮將吏侵辱入而必與妻子訣別而入每登消暑樓眺望則州城東西水陸行人亦皆絕跡漣夜又精也嘗請太常博士邱光庭不知因迴顧見一青面鬼遂大呼俄而見澄密言曰博士慎勿言是驗之也又召鄉丁為衛軍皆文其面衣青彩白袴以緋抹額凡所指令必躬身仰首如夜叉之狀刀鎗弓矢常居左右又令州人皆黥面約三日當畢過限則誅澄則以畫面而傳之乾粉州人既黥澄乃洗去晚年將敗召郡吏議曰我欲盡殺百姓可乎吏對曰百姓租賦所出殺之無可取供給願求他可殺者時親紀

三丁軍三千餘人會其怨嗟者集於開元寺始日將餐汝因閉三門之半而納之入者旋殺迫半在外者方覺因奔逸縱火為亂澧聞其怒閉城大索戮之無遺王以其見虐滋甚將伐之由是而叛先是道場山僧如訥以高彥將死與其訣別退謂其眾曰高公將殂我亦當逝何者蓋有白而夜又治此邪矣爾輩亦當避之俄而澧代其父而面者蓋澧未熟而耳澧至淮南屢取姬媼入私室役而食之時王將戮之至是叛遂為淮人所害

三月癸巳王巡吳與命弟鏐為刺史癸卯至自吳與夏五月奏改西府富陽縣為富春縣東府暨陽縣為諸暨縣處州松陽縣為長松縣秋七月詔原前監軍周廷詰已下二十五人

時有詔誅之王以其自前朝將亂求避禍非劉季述之黨請以原之遂有是命

八月始築捍海塘王因江濤衝激命強弩以射濤頭遂定其基復建候潮通江等城門

初定其基而江濤晝夜衝激沙岸板築不能就王命

吳越備史卷一

照曠閣

強弩五百以射濤頭又親築晉山祠仍為詩一章置鑰置于海門其略曰為報龍神并水府錢塘借取築錢城既而潮頭遂趨西陵王乃命運巨石盛以竹籠植巨材捍之城基始定其重濠累堊通衢廣陌亦由是而成焉

冬十月戊寅王親巡衣錦軍製還鄉歌

歌曰玉傳芳集十國節還鄉今掛錦衣碧天朗朗今愛日春秋但作三隨家山鄉巷兮會時稀今朝設宴兮觥散飛斗

吳越備史

牛無孳作牛羊兮民無欺吳越一王兮駟馬歸

丙戌至自衣錦城命湖州都將盛師友權婺州刺史命新湖州巡校將沈行思

一名行瑜初高澧將奔而師友行思同有閉城之功王巡吳與乃命師友從行而行思頗有收守之望乃謂其同職陳環曰盛君來豈不珮印綬而歸耶不然我後安處子為我裁之時環已得密旨俾遣行思歸國乃約之曰二人之功本無優劣然王情尚未可測宜亟詣府城而較功績以決其可否行思遂來覲王

吳越備史卷一

照曠閣

亦優待之環以送行思家屬至行思始悟其事深銜環遂懷怨望王將及國城行思與陳環俱候于北郊行思自取巨槌擊殺環奔王舟以陳其前功復言師友與環毀問之狀時師友方從亟引之以相證行思輒奪威館將刺師友左右遂擒之王曰吾早以汝強梁故不欲任姑念汝閉城之效將收之他郡而今所為若此曷能容之乃命斬于龍邱山許其家屬收葬而師友遂有是命

辛未五年春正月丙戌日有食之夏四月制命王守尚書

令兼淮南宣欽等道四面行營都統增食邑二千戶實

封一百戶敕遣刑部侍郎李光嗣建王生祠千衣錦軍

敕翰林學士李琪為碑文時從僚吏將校衆所請也五月朔梁改元

乾化是月築松江南北二城鐵柵畢備設險故也秋七

月敕命淮南兩浙幕府將吏五百人並賜贖政安國功

臣

九月梁主如相州冬十月湖州刺史王弟鏐殺防戌指

揮使潘良懼謹遂奔淮南十一月梁主還京是冬廣師

劉隱祖弟巖嗣

吳越備史卷一

照曠閣

王乾化二年夏閏五月朔日有食之梁主如洛六月梁主遇弒鄂王友珪僭位秋七月遣刑部尚書李皎尊王為尚父八月己丑城西陵

西三年春正月友珪收元鳳歷肆赦二月均王友貞舉兵誅友珪遂即位於汴京更名瑛復稱乾化收遣供奉官楊彥質來宣諭三月敕授王尚父冊禮夏四月制增王食邑三千戶實封二百戶淮將李濤率兵二萬自于秋嶺寇我衣錦軍王命文穆王討之生擒李濤等八千餘人王又命子元璋帥水師攻東州又獲賊將李師愈姚環等三千餘人而遣五月淮將花慶澗信等率兵五千餘人會屯於宣州廣德縣將復寇衣錦軍復命文穆王討之六月師克廣德縣獲花慶澗信及吏卒七千餘人而遣是月辛卯彰義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侍中成及卒

及字宏濟錢塘縣人也祖克許嘉王府長史父貞國

子博士及性淳厚為鄉里所重咸通中捍山賊逐齊

寇聲名遂振及八都寢盛復分十三都遂以富春鎮

為靖江都將屬劉漢宏作亂與王同事攻討漢宏平

吳越備史卷一

照曠閣

北關鎮將劉孟安謀亂即席奮劍將犯王及舉胡休制之偏將盛造因執孟安就戮以功奏遷散騎常侍復為靖江鎮將光啟中潤州薛勗叛王命及討之時常州刺史丁從實具牛酒以犒師勗乃遣美女子諸將及取面斬之餘悉不納因克之尋平潤州王奏及授兵部尚書充常州防禦使潤州阮結卒命及代之遷檢校司空尋為蘇州刺史乾寧時淮人聞結蘇常熱鎮將陸郢巡檢郭用與其黨趙邯以城應趙邯平刃其母妻子以盟城陷及以禮見楊行密行密問

及府庫私室皆棄物圖書而已由是重之至淮南辟
為行軍司馬及拒之曰及以百口託于錢塘不幸城
陷於叛以至於此豈宜復以本道符竹授高貴於隣
境不惟承相不可百口其謂我何乃引佩刀自刺行
密遂止之因厚禮而歸焉累署鎮海節度副使奏授
司徒至太傅天復中王巡衣錦軍命武勇都壯將士
以治滿漚軍中多怨言及慮有變亟請罷役王不聽
俄而作亂及護王駕回至北郭王微服將入城及乃
代乘王車行與賊鬪王遂得入王性嚴急每有所檢

吳越備史卷一

壹

照曠開

發必亟加斬決或及至王雖甚怒必為之解其寵遇
皆此類也累奏授贊正安國功臣保太彰義等軍節
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大尉贈太師侍中卒年六
十七

冬十月敕加文穆王開國爵邑是月乙酉大同軍節度
使駙馬都尉王子元瑛卒

瑛王長子也母吳越國莊穆夫人吳氏原名傳錯後
更名焉性英敏頗尚儒學聚書千卷善草隸好施時
徐籍之叛城中有錦工三百餘人皆潤人也瑛慮其

為變乃命曰王令百工悉免今日工作遂放出城而
發懸門王入城聞其事頗嘉之尋為兩浙副大使梁
太祖拜為駙馬都尉累授大同軍節度使同平章事
公主未及降而薨年三十六敕贈太師

十二月王命子傳瑋權蘇州刺史

甲四年夏六月制授文穆王開國侯食邑秋七月廣帥
劉崇造供軍巡官陳用拙奉禮幣請兄事于王王納之
九月命文穆王率兵攻常州無錫縣獲將卒五百餘人
而還

吳越備史卷一

壹

照曠開

乙貞明元年春正月朔改元大赦是月敕授文穆三以
下官爵有差甲午王親巡衣錦軍二月敕遣給事中章
象金部郎中李發選王子傳珍為駙馬都尉閏二月己
亥王至自衣錦軍

丙二年春正月敕授浙東營田副使常州刺史杜建徽
為涇源節度使

王命建徽護送傳珍進京師尚壽春公主遂授此任
秋七月敕授王為諸道兵馬元帥冬十二月建浮圖于
城南

吳越備史卷一

壹

照曠開

丁三年春三月敕授王子贊正安國功臣鎮海軍北而
水陸都指揮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保守湖州刺史
大彭郡侯食邑一千戶傳瑋贊正安國功臣鎮海軍節
度副使土客諸軍都指揮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保

大彭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戶傳球贊正安國功臣鎮東
軍東面水陸安撫都指揮使光祿大夫檢校太保守溫
州刺史大彭縣男食邑三百戶傳瑋贊正安國功臣鎮

東軍西面安撫都指揮使光祿大夫檢校太保守睦州
刺史大彭縣男食邑三百戶元懿贊正安國功臣鎮東

吳越備史卷一

壹

照曠開

軍親從都指揮兼土客諸軍安撫副指揮使銀青光祿
大夫檢校司徒守賓州刺史傳瓊贊正安國功臣鎮海
軍上右廳都指揮使兼土客諸軍安撫指揮使金紫光

祿大夫檢校司徒前明州刺史元珠贊正安國功臣衣
錦軍防遊都指揮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守義州
刺史傳瑋贊正安國功臣鎮海軍衙內先鋒指揮使金

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守峰州刺史傳瓊贊正安國功
臣鎮海軍節度上押衙充安國衣錦軍親從副指揮使

兼兩直都虞候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守

州刺史傳瓊贊正安國功臣鎮海軍節度右押衙充土
直都知兵馬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傳瓊
等十一人各授官秩階爵及遙郡有差夏四月詔諸道
兵馬元帥府開幕除吏一同天策上將軍府故事是月
復以峰州刺史傳瓊守檢校太保餘如故冬十月敕遣
吏部尚書李燕中書舍人韋說授王天下兵馬都元帥
是月黃龍見於十山之金井洞命立瑞應宮一作祥應

戊四年春三月朔四星聚斗王置元帥府僚等官敕授
兩浙行軍司馬秦州節度使平章事馬綽守檢校太尉

同平章事行軍餘如故夏四月廣帥劉晟僭稱大漢皇
帝年號大有

進士王誦之在南海著昭陽賦一篇序云皇帝基構
就坤十有八歲矣甲子春始作茲殿計其甲子則歲
木年僭號今據皮氏舊錄而書之云前年丁丑僭號
其誤明矣

六月西川王建劄子衍嗣改年號德是月王命子傳球
權衢州刺史命鮑君福等率兵攻信州斬將李師浩
生擒偏將馮一一作等一千餘人刺史周本僅以身免

秋八月制授涇源節度使杜建徽守檢校太傅同平章
事冬十二月淮人圍虔州將絕我貢路刺史盧光雋來
告王徵兵援之未及境而虔州拔矣航海入貢自此始
也

己五年春三月敕文穆王伐淮南夏四月淮帥楊涓名
演僭稱大吳皇帝年號武義文穆王率師與淮人戰於
狼山之江大敗淮人斬賊將百勝軍使彭彥章生擒士
卒七千餘人制以湖州刺史大彭縣開國子王子傳瓊
為宣州寧國軍節度使同平章事秋七月我師復攻毘

州刺史傳瓊贊正安國功臣鎮海軍節度右押衙充土
直都知兵馬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傳瓊
等十一人各授官秩階爵及遙郡有差夏四月詔諸道
兵馬元帥府開幕除吏一同天策上將軍府故事是月
復以峰州刺史傳瓊守檢校太保餘如故冬十月敕遣
吏部尚書李燕中書舍人韋說授王天下兵馬都元帥
是月黃龍見於十山之金井洞命立瑞應宮一作祥應

戊四年春三月朔四星聚斗王置元帥府僚等官敕授
兩浙行軍司馬秦州節度使平章事馬綽守檢校太尉

同平章事行軍餘如故夏四月廣帥劉晟僭稱大漢皇
帝年號大有

進士王誦之在南海著昭陽賦一篇序云皇帝基構
就坤十有八歲矣甲子春始作茲殿計其甲子則歲
木年僭號今據皮氏舊錄而書之云前年丁丑僭號
其誤明矣

六月西川王建劄子衍嗣改年號德是月王命子傳球
權衢州刺史命鮑君福等率兵攻信州斬將李師浩
生擒偏將馮一一作等一千餘人刺史周本僅以身免

秋八月制授涇源節度使杜建徽守檢校太傅同平章
事冬十二月淮人圍虔州將絕我貢路刺史盧光雋來
告王徵兵援之未及境而虔州拔矣航海入貢自此始
也

己五年春三月敕文穆王伐淮南夏四月淮帥楊涓名
演僭稱大吳皇帝年號武義文穆王率師與淮人戰於
狼山之江大敗淮人斬賊將百勝軍使彭彥章生擒士
卒七千餘人制以湖州刺史大彭縣開國子王子傳瓊
為宣州寧國軍節度使同平章事秋七月我師復攻毘

陵因戰於無錫縣指揮使何逢吳建死之遂班師八月
 淮人以狼山之敗遣僞客省使歐陽汀來請通好正納
 之息民故也自是休兵樂業二十餘年九月朝廷以南
 海僭號詔我師伐之王雖受命而山川隔越地方擾攘
 請以事殺冬十一月丁亥吳越國正德夫人吳氏薨
 夫人臨安縣人父仲沂浙西觀察判官累贈吏部尚
 書初王議婚吳氏以王器遠大度不事產業將不許
 而吳世父有知人之鑿固促成之及歸室閨門整肅
 孝敬知禮王性嚴急常怡顏以諫之撫愛諸子無分
 彼此之親累封燕晉二國至吳越國正德夫人夫人
 將遊奉國寺王乃命帛百匹以備散施夫人曰妾備
 嘗機杼之勞遠以遊賞費之非念人之道遂不受而
 罷其仁慈節儉如此薨年六十二歲諡曰莊穆有子
 十三人

庚六年春二月敕授宣州節度使同平章事王于以下
 並起復雲麾將軍上右金吾衛大將軍員外置同正員
 餘竝如故三月王命元帥府判官皮光業使于邦漢夏
 五月淮南楊渭弟溥嗣偽諡渭為宣皇帝秋七月王

吳越備史卷一
 空 照廣閣

以子睦州刺史傳懿為婺州刺史
 辛七年春三月王從弟鑑至自淮南王亦歸李壽以報
 之

鑑以天祐二年睦州之役為賊所執李壽以乾化三
 年來寇我衣錦軍擒之至是各歸焉

夏五月朔梁主祀郊改元龍德六月朔日有食之秋七
 月潭州楚王馬殷遣掌書記李峴馬匡送女歸于都知
 兵馬使檢校尚書左僕射王子傳禧冬十月制授文穆
 王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清海軍節度使自

吳越備史

是賜王詔書不名

王龍德二年春正月敕授文穆王以下並起復加爵邑
 有差秋七月王建天下元帥府于興國門之右八月兩
 浙行軍司馬秦州威武軍節度使同平章事馬綽卒
 綽餘杭縣人也性氣淳直與王同事董昌昌嘗使王
 閱部伍亡其名籍王因歷唱存亡健悍者無所遺失
 綽密謂王曰老子忌前駭此強記必相惡乃以白籍
 紙數幅授王若代軍籍者由是頗德之王因以從妹
 歸綽綽尋隨董氏入越及董僞號綽棄家先奔于王

吳越備史卷一
 空 照廣閣

乃授諸城都指揮使徐綽之亂綽有發懸門之功王
 尋命文穆王納綽女是為恭穆夫人綽累職鎮東軍
 節度副使兩浙行軍司馬睦州刺史王奏授秦州雄
 武軍節度使同平章事終年七十一

是冬一日王晝寢夢青衣人捧簿書于前告曰大王明
 年官滿于錢塘及寤頗惡之

明年天子乃命王封冊中外皆如列國之儀其兆明
 矣

癸三年春二月敕遣兵部侍郎崔暉一作刑部員外郎
 夏侯昭冊王為吳越國王受封冊建國之儀一如典禮
 先一日雨雪王命李威將卜他日成曰大王雙受封冊
 惟天所相雨雪必霽則可以卜社稷之延永王從之即
 夕果星斗明麗翼日遂成其禮

王建國儀衛名稱多如天子之制惟不改元置百
 丞相客省等使

四月唐莊宗即位于魏州大赦改元同光是月梁亡邗
 溝入賀京師稱大吳國王乾寧中有耕者得傳國璽以
 獻于王王謂非人臣家所宜蓄至是獻焉五月敕遣宣

吳越備史

吳越備史

論使通事舍人吳韜走馬自淮甸至賜王名馬玉帶香

藥等先是梁室詔勅不名至是依前不名亦曰吳越國
 王焉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十二月唐主還都洛陽

甲同光二年春二月唐主南郊大赦二月癸卯金吾衛
 大將軍置同正員檢校司空明州刺史王子傳禧卒
 璿王第八子也母濟南郡夫人童氏璿性仁厚明敏
 好學治郡自得政體累授鎮東軍親巡都指揮土客
 諸軍安撫使光祿大夫資州刺史奏授金吾大將軍
 員外置同正員檢校司空改明州刺史年三十

秋七月西川王衍稱大蜀皇帝致書于京師八月王遣
 使入貢冬十月制授王依前天下兵馬都元帥尚父尚
 書令吳越國王授文穆王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充兩浙
 節度使觀察留後十一月陞蘇州為中吳軍制授鎮東
 軍節度檢校太保兼中書令太彭郡侯王子傳璋一作
 充中吳軍節度使

乙三年春二月南海入賀京師上書自稱大漢國主夏
 四月朔日有食之秋八月敕遣正議大夫尚書上柱國
 贊郡開國男賜紫金魚袋李德休等持節備禮賜黃金

吳越備史卷一
 空 照廣閣

印玉冊及沿身禮物衣冠劍珮等

冊曰維同光三年歲次乙酉八月辛酉朔二十七日丁
 亥皇帝若曰王者惠濟黎元輯寧方夏重名器任股肱
 忠而能力則禮崇賞不失勞則人勸所以啟周公之土
 字裂漢祖之膏腴者錄彼茂勳與諸異數登進賢哲焜耀
 事功也天下兵馬都元帥尚父尚書令吳越國王錢鏐
 朝海靈源承天峻岳以英風彰德望以勇氣贊忠貞往
 因義舉之徒盛推霸畧遂著義行之績高步藩維挺魚
 龍鳥鳳之姿擁岸虎水龍之象居方面任將五十年宣

導休聲援除兇醜摧堅奮銳許東固圍之謀早俗係
條廣冀北安居之頌環整浙江之雲屯星紀之墟說
禮敦詩位崇元帥前旄後節名重中權守畫一之規奉
在三之節信立靡移於風雨義行於津塗效珍而
不顧險難薦幣則常歸宰府振英謀而端石彌鍾懿號
而異列藩可謂貢職不乏梯航時至翼戴天子加之
恭也載念尊獎爰示微章今遣正議大夫守尚書吏部
侍郎上柱國贊皇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
李德休副使朝議郎守起居郎充史館脩撰賜緋魚袋

吳越備史卷一

全

照曠閣

蕭瑀持節備禮胙土苴茅兩為吳越國王於戲地奄
數圻賦過千乘藩守閩閩之境軌圖勾踐之封子弟量
才序進多分於榮戟土疆漸海方輪豈限於魚鹽貴盛
富疆難古之封建諸侯禮優夾輔不加於此慎厥始圖
厥終無以位期驕無以欲敗度欽承賜履翼子一人汝
嘉時唐主將議恩命於王顧羣臣曰朕從費堂即聞尚
父之名宜以優禮尊之命備冊禮有司乃備竹冊銅印
唐主曰尚父元老不當待以人臣况已封建乎乃賜玉
冊金印仍以紅袍御服一副賜焉九月王師大舉代蜀
冬十一月蜀僞主王衍降是月制授土客諸軍都指揮
檢校太保兼鎮海軍節度副使王子元璋守檢校太尉
兼侍中充靜海軍節度使是月閩王王審知殂子延翰
嗣自稱閩國王

丙四年夏四月戊寅王不康如衣錦軍命文穆王監國
是月莊宗崩明宗即位大赦改元天成秋七月庚寅王
至白衣錦軍八月朔日有食之九月制加文穆王食邑
一千戶實封一百戶又授中吳軍節度使王子元璋開
府儀同三司食邑五百戶冬十二月授靜海軍節度使

吳越備史卷一

全

照曠閣

王子元璋亦如之是月建州刺史王廷稟殺其弟延翰
一作而立泉州刺史延鈞於福州
延稟乃延鈞之庶兄也同起兵攻殺延翰延稟乃立
延鈞於福州而延稟歸於建州矣
是歲大水蘇州尤甚水中生米大如豆民取食之

丁天咸二年春正月唐主更名夏六月楚武穆王馬
殷建國秋八月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唐主如汴是月淮
南僞丞相東海徐溫卒子知誥嗣十一月吳王楊渾稱
帝

吳越備史卷一

全

照曠閣

丙三年春二月朔日有食之敕遣監門衛上將軍郭昭
遇賜王湯藥國信等關門通事李繼授文穆王鎮海鎮
東兩軍節度使夏六月以來大旱有蝗蔽天而飛晝為
之黑庭戶衣帳悉充塞之王親祀于都會堂是夕大風
蝗墮浙江而死

都會堂即白太傅居易之虛白堂基也王重建之號
八會亭江東羅隱為之記以王平吳定越講武計議
凡八會於此故名之後更名都會堂也
秋七月己巳忠獻王生

吳越備史卷一

全

照曠閣

己四年春二月制授文穆王杭越等州大都督府長史
增食邑實封中吳軍節度使王子元璋增食邑五百戶
實封一百戶靜海軍節度使王子元璋兼中書令餘並
如故楚州陞為順化軍以明州刺史王子元珣為順化
軍節度使秋七月台州大水請軍儲三十萬斛八月己
酉王孫宏假生是月定浮圖于城北一如城南之制九
月因樞密使安重誨兄弟用事于朝嘗要求不克乃矯
制以王為太師致仕仍賜郭昭遇自盡
先是郭昭遇之來使也有供奉官韓致承王子元璋

恩命至性兇復因恃酒凌昭遇由是有隙王以其辱
君命止以常禮遣之致還京師遂構昭遇於樞密使
安重誨以昭遇出使失使臣之禮而亦誣王以不禮
王入重誨復以要求不克遂同謀構命王致仕賜昭
遇以自盡也
王命文穆王奏雪其事奏不得通乃以絹書上之天子
始得聞焉出安重誨為河中節度使遂誅之是歲所在
地震居人有壞廬舍者

吳越備史卷一

全

照曠閣

庚五年春二月唐主南郊大赦改元長興夏五月制授
文穆王以下食邑實封六月朔日有食之冬十一月楚
王馬殷殂子希聲嗣
辛卯長興二年春二月敕遣監門衛上將軍張錢兵部郎
中盧重陽王國信湯藥起王致仕復元帥尚書令國王
加故依前不名仍示安重誨矯詔之罪
敕畧曰天下兵馬都元帥尚父尚書令吳越國王錢
久列王公恒輪愛戴朕方禮加元老恩遇遠方安重誨
撥撥瑕疵遠行阻絕使錢元璣拜關上章傾懷請罪言
皆激切事且憑虛情不可恕罪不可追今已誅之以雪
其冤故告

秋七月有象入信安境王命兵士取之圍而育焉八月
建州王延稟子繼昇繼倫奔于我蓋其父為延鈞所害
也

初審知薨延翰嗣位以延稟為建州延鈞為泉州延
鈞不悅而延稟亦憾於延翰於是泉建同起兵攻福
州殺延翰遂立延鈞於福州延稟歸建州將行謂延
鈞曰善報先人基業勿煩我老兄再至延鈞聞之舍
憾至是將圖延稟乃詐言已死使軍吏迎取延稟乃

吳越備史卷一

全

照曠閣

四其子繼雄仍執稟入城延鈞曰果煩老兄再至矣
延某燈之而就戮其繼昇繼倫自建閭難而奔于王
焉

冬十一月朔日有食之

王三年春二月遣吏部侍郎盧詹刑部郎中楊薰賜王
國信湯藥等三月己酉夜大雪庚戌王薨于正寢年八
十一在位四十一年朝廷聞訃廢朝七日哀悼不已

詔曰天下兵馬大元帥尚父尚書令吳越國王錢鏐本
朝元老當代勳賢位已極于人臣名素高于簡冊贈典
既無其官時易名宜示其優崇令所司定諡曰武肅詔

工部侍郎楊凝式為碑文

夏四月庚午奉靈輅殯於衣錦軍應順元年甲午春正

月壬午救葬王於安國縣衣錦鄉即錦山之原臨安

地王始在軍中未嘗自安每欲寢必先整衣甲備盥

漱而後寢焉又以圓木小枕綴鈴睡熱則欬由是而瘡

名曰警枕又置粉盤于臥內有所記則書之及撫鏡二

一更戒之曰外有報事當振鈴聲以為警省凡有聞報

吳越備史卷一

照曠

即時而遣又常彈丸於牆樓之外以警宿惟者使其不

寐以應其事又嘗微行夜叩北城門吏不肯啟關曰大

王來我亦不敢王乃自便門而入明日召吏厚賜之稍

暇則命諸子孫誦詩賦或以所製詩什賜于丞相將

吏以下由是往往達旦天福中近侍李詠因監契丹驛

中有判官謂李詠曰武肅王常夜不睡詠詰其所知答

曰嘗聞五臺王子太師言浙中不睡龍今已歸矣訪其

所聞乃壬辰之後也王少時備有大度志氣雄傑機

謀沉遠善用長稍大弩又能書寫甚得體要有知人之

吳越備史 卷一

聖及通圖緯之學每處家中而神彩有餘純孝之遺秉
於天性每春秋薦享必嗚咽流涕嘗曰今日貴盛皆由
擴善所致但恨祖母不能見耳嘗遊後庭層樓皇妣香

秋高不能上王親負而登焉天祐以後中原多事西川

王氏稱蜀邦漢楊氏稱吳南海劉氏稱漢長溪王氏稱

閩皆稱大號或通姻戚或達聘好皆以龍衣玉冊消書

疏等勸王自大王嘗笑曰此兒輩自坐爐炭之上而又

踞我於上耶吾以去偽平賊承天子疇庸之命至于封

建軍服之制悉有所由豈圖一時之利乃隨波于爾輩

吳越備史卷一

照曠

也皆却之不納而諸國之主無不咸以父兄事之王加

以自奉節儉衣服食被皆用細布非公宴惟資錫漆器

而已恭穆夫人嘗以王寢帳裂乃上青絹帳請易之

王曰作法於儉猶恐其奢但慮後代皆施錦繡耳此帳

雖故猶可蔽風竟不易後庭有鄭氏其父嘗以罪當死

左右莫其獲宥且言斯人有息女預侍王命出其女而

後斬之顧左右曰刑者公柄豈可以一婦人而亂我法

耶又嘗夕宴諸王子及諸孫命鼓胡琴未數曲遽止此

曰外間嘗謂我不恤政事為長夜之飲宴遂罷王自開

劍以來至于底定而撫字將帥泊行伍莫不盡得其歡

心有勲將何逢歿于賊中一日王見其所乘馬悲泣不

能止左右莫不感激

論曰王挺命世之才屬艱難之運奮臂起義所向披

靡以寡敵眾黃巢不犯其封仗順伐逆漢宏至于投

首誅逐帥之薛朗遂申屬郡之禮平作偽之董昌不

奪本朝之命加之禦淮戎以耀威奉梁室而示略迴

江山之深險致都昌之宏麗七者克備五福是疎故

八輔地圖三授天開總四海之戎柄為一人之父師

吳越備史卷一

照曠

賊名赫然霸業隆矣然後內敦恭儉外正刑賞安民
和家保定功勳雖文臺崛起于江東元德雄據于巴
右比之令德固不足同年而語哉

吳越備史卷一

吳越備史卷二

文穆王

文穆王諱元璿字明寶武肅王第七子也母晉國昭懿太夫人陳氏唐光啟三年丁未冬十一月十有二日生於杭州之東院先是有胡僧持一玉羊大可數寸以獻武肅王且曰得此當生貴子王果以丁未生焉乾寧元年二月授鹽鐵發運巡官奏授金部郎中賜金紫天復元年八月改授禮部尚書通領邵州刺史九月壬子王祖妣秦國太夫人水丘氏薨二年秋徐綰許再思搆宣

吳越備史卷二

照曠閣

城觀使田頌同勳我輩願敗率縮再思回宣州慮我師逐之乃懇求質武肅王歷選諸子不應命時王尚幼獨請行莊穆夫人聞之泣曰置我兒於虎口也王曰忘身以紓國家之難亦足以報劬勞耳雖死無恨乃再拜而出武肅王奇而送之王自北門躡繩梯而下以赴顏營比及宣城而顏叛於淮帥淮帥會我師以攻之顏每戰不勝歸必求王將拜其毒顏母老且賢常加保護天祐元年十月我師與淮人攻之甚急顏將出戰乃曰今日不勝必殺錢即其母目而送之且曰鼠輩不旋踵矣是日果陷於宛水橋為亂兵所殺賊眾尚擾我師提顏首示之賊眾遁散顏母遂奉王至我師衛而歸焉二年春正月制授王檢校右僕射八月處州刺史盧約弟信寇永嘉開平元年正月武肅王命王伐永嘉四月斬盧信而還

時盧信列巨舟四十艘于清澳海門以邀我王謂諸將曰賊之銳卒盡在此矣宜勿與戰當由他道徑襲賊巢出其不意必成擒也於是山安固江登陸而襲之信因就戮

照曠閣

吳越備史卷二

師還承制改王內衙都指揮使檢校尚書右僕射冬十月授王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五年秋七月賜號王贊政安國功臣遣授司徒守湖州刺史乾化三年夏四月准將前吉州刺史李壽率兵二萬自千秋嶺寇我衣錦軍命王率師討之王以山谷迂僻乃盡伐樹木絕其歸路為設三覆以待之時江南國主徐知誥在城中與王騎相逼幾成擒俄而知誥易服乘白驢而竄王辰獲李壽及偏將咸知進等八千餘人兵甲生口稱是是行營中有氣如龍虎之狀賊中望之曰此壽者之氣也五月命王復率騎兵攻宣州廣德縣城未拔有登城詬辱我師者王怒奮擊之六月己卯城陷王手刃二百餘人藉藁而行獲將花虎過信及吏卒七十餘人而還

先是有日者曰公手刃百人當大貴時又有僧名自新常衣紙住廣德山院王至眾皆遁而自新歸然晏坐軍中有詰其不去者新曰前後左右皆兵耳去將安適時王在眾中新忽見之乃欽衣奉迎與語久之及王還遂載而歸後王問自新當時何以見識新曰微僧無他術但觀王在萬眾中骨法獨異與咸通皇

吳越備史卷二

照曠閣

帝御容頗相類故幸得一識耳

冬十月制授王檢校太保依前湖州刺史大彭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四年夏六月制授王特進光祿大夫開國侯食邑一千戶秋九月命王率師攻常州無錫縣丁未克之後其將朱超等五百餘人而還貞明元年春正月教授王鎮海軍節度使士客諸軍都指揮使湖州刺史如故二年夏六月制加王檢校太傅增食邑五百戶五年春三月命王率水師大小戰艦五百餘艘皆刻龍形自東州發艦巡趨淮甸夏四月乙巳大戰淮人於狼

山江將戰之夕王召指揮使張從實計之曰彼若徑下當避其初以誘之制勝之道也乃命軍中宿理帆檣每舟必載石灰黑豆江沙以隨焉翼日味爽淮人果乘風自西北而下危檣巨艦勢若雲合我師皆避之賊舟既高且巨不能復上我師反乘風逐之復用小舟圍其左右賊迴舟而圍因揚石灰賊不能視及舳艫相接乃撒豆於賊舟我舟則沙焉戰血既潰踐豆者靡不顛踣因縱火油焚之

火油得之海南大食國以鐵筒發之水火其焰燭盛

吳越備史卷二

照曠閣

武肅王以銀飾其筒口脫為賊中所得必剝銀而棄其筒則火油不為賊有也

斬其將百勝軍使彭彥章獲士卒七千餘人賊船四百餘艘皆焚之其斬賊甚眾自江及岸數十里皆殷焉淮師自是遂求通聘是行也舟次狼山江之石牌灣有石幢大者其文曰向後有木龍五百至此秋七月王復戰於毘陵之無錫縣偏將曹筠奔于賊我師不利王騎逼高岸賊將追及乃舉策私誓曰天必助我馬當躍上不然則墜我於此馬果一躍而登岸既而復整行伍破賊而還冬十一月丁亥王妣吳越國莊穆夫人薨六年冬十月制遣衛尉卿兼通事舍人陳崇授王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清海軍節度使除如故龍德二年春正月制授王特進檢校太尉兼侍中加食邑三百戶仍賜臣扶定亂立正至道功臣同光二年冬十月制授王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中書令依前清海軍節度使兼充兩浙節度使觀察留後遣進奉使張勳將命焉天成元年四月武肅王不康因如衣錦軍命王監國仍俾使宣從事秋七月武肅王至白衣錦軍而中外無所專命武肅王嘉嘆久之九月制加王

吳越備史卷二

照曠閣

食邑一千戶實封一百戶易王之項門及暹來焉二年
春二月敕遣開門通事舍人李暹授王鎮海鎮東等軍
節度使杭州越州大都督長史加食邑一千戶實封一
百戶秋七月已巳忠獻王生

初武肅王將屬王以家嗣乃命諸子有功者數人謂
曰爾無隱情各言爾功以定厥後王兄中吳軍節度
使元璵王弟清海軍節度使元璠率國軍節度使傅
璟泊諸公子等皆上言王功德高茂是宜為副故以
兩鎮屬焉及武肅寢疾一日命出玉帶五賜王兄弟
命王先擇之乃取其狹小者武肅大悅謂王曰吾有
汝瞑目無恨矣

四年秋八月已酉今大元帥吳越國王宏做生五年夏
五月制加王食邑一千戶實封一百戶
長興二年春三月已酉大雪二十八日庚戌武肅王
薨王哀慟終日四日不食左右勸以粥夏四月己未王
即位悉用藩服之儀從治命也赦境內一應荒絕田產
尚隸相籍者悉免之中外班賚有差自今孟春消是月陰晦爾時至是是
中外是月庚午奉武肅王靈柩殯于衣錦軍之寢秋
吳越備史卷二 六 照曠開

八月楚帥馬希聲弟希範嗣
四年春正月福州王延鈞僭稱帝更名璘三月敕遣
將作監李錡光祿少卿張哀來歸我先王之賜又遣引
進使楊彥珣授王起復雲麾將軍上金吾衛大將軍員
外置同正員王兄中吳軍節度使元璵檢校大師兼中
書令王弟清海軍節度使元璠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餘如故夏四月淮南僞客省使許確百濟國太
僕卿李仁旭各來祭我先先生秋七月敕遣郎中張綯授
王中書令進封為吳王是月番馬僞左僕射何瑱亦來

祭我元王九月敕遣侍郎張文寶宣諭

文寶泛海而來被風壞船飄至天長吳主厚禮之及
貴從者錢帛等數萬文寶獨受飲食餘皆辭之吳王
嘉之竟抵杭

冬十一月明宗崩宋王從厚即位是為閔帝十二月庚
戌寧國軍節度使同平章事檢校太傅王元璵卒
璵王之庶兄也母慶安夫人胡氏公性氣寬厚沉靜
寡言多尚儒釋不喜奢侈歷官數年黎庶安樂早失
夫人終不繼娶嗣乏

吳越備史卷二 七 照曠開
是歲順化軍節度使判明州王弟元珣召歸錢唐德慮
政也

甲應順元年春正月閔帝改元大赦赦遣散營庫使王
延禧來宣教仍賜王國信尋又遣散騎常侍孔昭序駕
部員外郎張籍冊封王為吳越王是月大雪平地五尺
壬午奉葬先王於茅山閩月蜀帥孟知祥借稱大蜀皇
帝號明德夏四月潞王從珂率兵入洛逐閔帝而自立
改元清泰六月敕遣給事中張延雅兵部員外郎馬義
冊封王為吳越王秋七月僞蜀孟知祥殯于成都

乙清泰二年春三月制授靜海軍節度使檢校太保中
書令王弟元珣守太師秋七月甲辰西方慶雲見重建
開元宮追福于先王也
丙三年春正月敕遣禮部尚書李惲戶部郎中姚選齊
奉吳越王金印至歸舊物也秋七月敕建先王廟于東
府是月制授王部將保順軍節度使鮑君福檢校太尉
同平章事冬十月僞閩王昶弑其父延鈞而自立年號
通文閩十一月契丹立石敬瑭為晉皇帝于洛大赦改
元天福潞王自殺十二月敕授王天下兵馬副元帥

丁天福二年春正月朔日有食之敕遣供奉官周彥瑛
賜國信二月淮南以徐知誥為齊王建國于金陵是月
己酉夜暴雨自西北起連日至壬子有海魚二各長五
十餘丈一死于桐廬一死于餘姚江三月靜海軍節度
王弟元珣順化軍節度使王弟元珣並有罪命死王以
公禮葬其麾下卒伍悉宥之

元珣元珣數有軍功先王賜有兵杖及王立元珣等
恃恩驕橫增置兵杖諸將吏告元珣遺親信驍神求
主吳越又為蠟丸與元珣謀謀王不信諸將復告王
乃召元珣元珣宴後宮既至左右告元珣等有刃于
懷袖即皆格殺之王欲按諸將有交通者姪仁俊諫
曰昔光武破王郎曹公破袁紹皆焚其書疏以安反
側宜效之王乃止

夏四月敕遣禮部尚書程遵選兵部員外郎韋稅封王為
吳越國王仍賜兵馬副元帥金印甲午王即位建國之
儀一如同光故事仍赦境內今年租稅之半是月晉主
遷都于汴秋七月制削元珣元珣在身官爵任便處置
八月辛巳王大闢于北郊是月僞吳楊氏遜位于徐知
吳越備史卷二 九 照曠開

諸戊申王新建五廟于城南九月乙卯王親視五廟冬
十月乙丑金陵徐知誥僭稱大齊皇帝年號昇元
戊三年春正月朔日有食之二月乙亥丞相沈崧卒
崧字吉甫閩人也祖輅大理評事賜緋父超福州長
溪縣令崧初生時有大蛇墜牀前引首視之久而方
去既七日將浴忽大風雨震壞浴盆乾寧二年刑部
尚書崔凝主禮闈凡二十五人登進士第滄溟九眾
昭宗御武德殿命翰林學士陸長秘書郎馮渥親覆
議凡落十人是日崧再以章奏捷尋歸事途由淮甸

淮帥辟之不就遂歸武肅歷鎮海軍書記授浙西
營田副使奏授秘書監檢校兵部尚書右僕射凡書
機表奏多秘所出莊宗即位改元同光武肅王問其
祚修短崧曰觀此號為國不成止一口耳文穆王襲
位置擇能院以選士俾崧主之國建拜崧丞相終年
七十六謚文獻

冬十一月敕遣尚書左丞王延司門郎中張守素賈捧
吳越王王冊及沿身法物等至

冊曰唯天福三年歲次戊戌十一月甲辰朔五日戊申

吳越備史卷二

十一 照曠閣

皇帝若曰王者握圖立極崇德報功或開國以建邦必
直茅而錫壤乃樹藩屏式獎忠勲古先哲王幸由斯道
惟朕薄德敢忽彝章况夫奠南服之奧區鎮東甌之重
地懋績雖高於列土殊榮未繼於肯堂得不申如等之
愿降非常之命用紀代天之業特頒鏤玉之文乃擇吉
辰爰敷盛典咨爾與邦保運崇德志道功臣天下兵馬
副元帥鎮海鎮東等軍節度使浙江東西等道管内觀
察處置兼兩浙鹽鐵制置發運營田等使開府儀同三
司檢校太師守中書令杭州越州大都督府長史上柱

國吳越國王食邑一萬五千戶實封一千五百戶錢元
璣嶽靈稟粹天象儲精蘊文武之兼材受乾坤之間氣
既寵承吳越功邁桓文運妙略於平兇用奇兵而制變
祇嗣基構表率英雄淮夷之屏氣銷聲海嶠之波澄浪
息而况與我昌運竭乃宏猷懋勳庸而忠貫韓增奉玉
帛而誠先禹貢語尊獎則獨標大節顧崇封則未稱鴻
名宜舉徽章俾奉先正矧其天文當南斗之分地志控
勾踐之都眷茲舊封允屬全德是用異章服於羣后盛
簡冊於列藩上二國之士疆錫九天之寶瑞表于嘉命

十一 照曠閣

十一 照曠閣

續乃舊邦大振家聲夾輔王室今遣大中大夫尚書左
丞上柱國賜紫金魚袋王延使副中散大夫尚書司門
郎中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張守素持節備禮冊爾為吳
越國王於戲服衮衣而佩元玉位歷於諸侯駕戎輅而
握兵符名尊於九伐馭賢之重象賢之榮爾其祇荷天
光勉清國步往綏厥位永孚於休戒之慎之勿忝前烈
十二月大閱馬步軍泊雙鴨下碧波亭
四年春二月敕授世子宏簡為果州團練使是月偽
齊徐知誥改姓李更名昇僭稱大唐

昇本潘氏湖州安吉縣人父為安吉若將嘗因淮將

李神福侵我吳興擄潘氏而去昇遂為神福家奴徐
溫常造神福家見而異之求為養子至是以讓云東
海鯉魚飛上天乃隱本族而冒李姓焉後宮致書於
我以昆陵求易吳興仍引昉田為說則本潘氏明矣
秋七月日有食之閩王延義更名職執其主昉而自主
年號永隆八月戊申建世子府于城北是日白龍見虞
州長松縣改為龍泉縣九月詔升婺州為武勝軍授王
兄元懿為節度使是月保大軍節度使同參相府事陸

吳越備史卷二

十一 照曠閣

仁章卒冬十月壬子吳越國莊睦夫人馬氏薨
夫人臨安人父綽淮浙行軍司馬雄武軍節度使同
平章事夫人性聰慧勤於職初武肅王禁中外毋得
蓄聲妓夫人以王允嗣未立乃請於武肅王王嘉之
曰我家宗祀幸汝得主之矣因許王納妾遂生忠懿
王諸子既長夫人皆均養之常置銀鹿于帳前坐諸
公子於上夫人閱其聚戲喜動顏色初封越國至吳
越國夫人薨年五十謚曰恭穆
是月敕遣刑部尚書李懌禮部郎中崔鈞授王天下兵

馬元帥增食邑五千戶實封五百戶仍賜御服紅羅真
珠戰袍金鎖甲各一副十二月辛酉葬恭穆夫人于衣
錦軍慶仙鄉

庚子五年春二月甲辰溫州刺史王子宏傑卒己酉閩王
贍遣兵擊其弟王延政於建州遂僭稱大殷皇帝王命
內衙統軍使仰詮都監使薛萬忠帥師伐建州三月敕
升婺州為武勝軍又升嘉興縣為秀州以嘉興崇德華
亭二縣隸焉王申敕遣右諫議大夫高延賞兵部郎中
李元龜授王天下兵馬都元帥夏四月癸卯鎮海軍行

吳越備史卷二

十三 照曠閣

軍司馬兼侍中同平章事太尉鮑君福卒
君福字慶臣餘姚縣人祖與父璩俱不仕少羈貧性
淳厚沉默少語有膽勇餘姚有井而廣丈餘君福每
恣卧其上無畏色鄉黨異之及從軍以驍勇稱初
事劉漢宏及武肅王東討乃與其黨歸降號曰向盟
都累從征伐有功能馬上輪雙劍入陣望之若飛電
軍中謂之鮑開誘為衢州刺史准將信州刺史周本
屢侵其境君福每率數騎往逐之本遁去及將罷郡
武肅王勞曰比在任戰敵而已未足為副使優賞之
道因復任之凡三考文穆王領清海軍節制辟為副
使後遷湖州復二考累職鎮海軍節度副使浙西行
營司馬奏授登州刺史保泰保順等軍節度使檢校
太尉同平章事兼侍中終年七十七謚曰忠壯
是月甲子世子宏傳薨
宏傳王第五子也母魯國夫人鄭氏時王年將四十
家嗣未建及生特所鍾愛累奉授兩浙副大使果州
團練使國建立為世子初王治世子府諺言曰何處
有鹿脯將藜乃題所居屏障曰四月二十九日大會

十一 照曠閣

十一 照曠閣

羣僇凡越數處及期果薨年方十六歲追謚曰孝獻
 五月四星聚斗秋七月我師敗於建陽積雨乏糧故也
 八月以世子府為瑤臺院冬十二月以忠獻王為內衙
 諸軍都指揮使是歲姑蘇吳興嘉禾三郡大水
 辛六年春三月丙寅赦遣太子賓客聶延祥吏部郎中
 盧俱用授王守尚書令夏五月番馬劉翼遣偽攝太尉
 工部侍郎盧膺尚儀謝宜清尚友高素清來逆我故王
 弟傳璣之室馬氏為繼室不克遣
 馬氏即潭帥楚王般之女也先是番馬亦聘馬氏既
 卒遂求其弟是行也潭帥希範亦遣中軍使歐陽棟
 與廣使俱至馬氏誓不許故不克遣
 六月寧國軍節度使同參相府事仰詮卒秋七月甲戌
 麗春院火延于內城王遷居瑤臺院是月閩王曦稱大
 闡皇帝八月辛亥王薨于瑤臺院之練雲堂年五十五
 在位十年敕贈太師謚曰文穆仍詔宰相和凝撰神道
 碑七年壬寅二月癸卯葬于國城龍山之南原王志量
 恢廓識度宏遠雖少嬰軍旅尤尚儒學事武肅孝敬小
 心未嘗有懈武肅性既嚴急每一召即時須至或巾帶
 於步驟間乃置關袴大襪以似之晚年政事一委參決
 簿書填委皆躬親批署手為册紙復置粉盤于臥榻之
 首夜有所記必書其上詰旦以備顧問時屬重益賊及
 詐偽誹謗法犯者輒死王皆力救之所獲者甚眾書
 出師次於平望時蚊蚋尤甚左右請施帷帳王曰三軍
 皆暴露我獨何避竟不許及續嗣之後示以明恕人情
 翁然內衙指揮使陸仁章劉仁杞等早備武肅王爪牙
 以性剛復為眾所惡而亦常以事侵王一日同列者皆
 率諸軍於園門請王戮之王命姪仁俊諭之曰仁章等

吳越備史 卷一

事先王有年矣今求舊念功方當旌賞汝等遂以私憾
 使我戮之我安可為下報怨也苟不聽命我當歸臨安
 以避賢路眾皆退懼遂授仁章福州刺史仁杞湖州刺
 史中外有以封章相構者皆雷中不下積而毀之王員
 陳氏每加厚賜而未嘗遷職恭穆夫人之弟馬充嘗以
 使役求免王廷實之遂下獄尋然於剡溪其餘遵守治
 命保慎名器烈祖之風為不泯矣
 一日武肅王寢疾召將吏曰吾疾必不起諸兒皆愚劣
 誰可為帥者諸將泣曰兩鎮令公仁孝有功孰不愛戴

吳越備史卷二

武肅乃出印綸授王曰將吏推爾宜善守之又曰子孫
 善事中國勿以易姓廢事大之禮王與兄弟同懼行喪
 內衙指揮使陸仁章曰令公嗣先王霸業將吏暮且趨
 謁當與諸公子與處乃命主者更設一幃扶王居之禁
 諸公子從者無得妄入武肅未薨時仁章常以事犯王
 至是王勞之仁章曰先王在位仁章不知事令公今日
 盡節令公猶事先王也王嘉之王以命去殊儀用舊儀
 法除民田荒絕者租稅王於兄弟甚厚兄元璋自蘇州
 入見王以家人禮事之奉觴為壽曰此兄之位也而小
 弟居之是兄賜之也元璋曰先王擇賢而立之君臣位
 定當恭守霸業白為爾重王因相與泣
 論曰王以英毅之姿兼仁厚之德入田頌豺狼之穴
 示忘身之慮破知詭蛇豕之羣揚對敵之威奮劔屢
 成大勳歷紐遂當慶嗣念功志過崇德布政然後率
 修先烈光紹世官天子賴其元勳諸侯奉為盟主以
 稱克家之令嗣以號烈國之賢君則彤弓緇衣不足
 侔其美也

吳越備史卷二

吳越備史卷三

忠獻王 忠暹王附
 忠獻王諱安佐字元祐文穆王第六子也母曰吳越國
 仁惠夫人許氏王以天咸三年七月二十六日己巳生
 于功臣堂初孝獻世子之居監撫也文穆王治其府于
 城北將俾居之一日孝獻會王以采戲于青史樓適謂
 王曰君王方為我營府署今與爾賭之比及四擲而王
 遂得六赤孝獻失色從容曰五哥入府佐當將符印之
 命因再拜孝獻竟怒擲盤益於樓下俄而孝獻薨王授

吳越備史卷三

兩軍節度副使檢校太傅天福六年秋八月諸將請誅
 內衙指揮使戴憚 憚乃王庶兄宏備之親憚謀立宏備
 更名本罪 是月王以遺命承制授兩軍節度使九月庚
 申王即位于僊居堂赦境內外班賚有差及租稅等丞
 相曹仲達攝政事是月辛未王遷于思政堂命境內給
 復一年諸關梁禁制悉從除減又命田固有諫道官佛
 寺比入賦稅者悉免之冬十月長星見十一月金陵來
 祭我先王是月敕授王起復鎮國大將軍右金吾衛上
 將軍員外置同正員領鎮海鎮東等軍節度檢校太師
 兼中書令吳越國王食邑一萬戶實封一千戶仍賜保
 邦宣化忠正功臣
 王七年春正月閩人來祭我先王二月癸卯敕葬先王
 於龍山之南原三月敕遣使大中大夫李鸚來歸先王
 之贈乙丑中吳建武等軍節度使廣陵郡王王世父元
 璋子文奉嗣
 元璋字德輝武肅王第四子也起家奏授沂王府咨
 議參軍宣武節度判官累遷散騎常侍賜金紫諱屬
 軍旅事乃改授馬軍廳事指揮使天復二年徐縮叛

吳越備史卷三

顧全武請王子之邗溝武肅以淮帥常請結姻好乃
遣元璋微服為全武僕而去比及望亭有逆旅媼輒
議之至邗州安仁義亦知其非常將以下十人易之
全武懼因路聞吏中宵而去及抵邗溝指陳逆順之
理淮帥為之動容嘆曰生子當如錢郎吾之子狹犬
耳即日遣使命顧還軍廣陵尋逆婦而歸後累征籍
雲新定皆有功授邗州刺史尋征吳興高澄及攻東
州復授睦州刺史尋遷蘇州累授中吳建武等軍
節度使蘇常潤等州團練使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侍中中書令在郡三十年性儉約而恭靖嫻習弓
馬文穆王即位以王兄尤加禮遇因元璋來觀為酒
授璋曰今日之事宜兄當之俾予小子至是實兄推
戴之力璋俯伏曰大王功德高茂先王擇賢立能君
臣之分敢忘忠順因相顧感泣久而益歡尋奏敕封
廣陵郡王封不及授宣命于柩前終年五十六葬以
王禮謚曰宣義

壬申制加王食邑七千戶仍改賜保邦宣化忠正翊戴
功臣夏四月漢主龔矧子玠立六月晉高祖崩少主重
吳越備史卷三

貴即位秋七月王以內衙指揮使章德安李文慶為內
衙左右都監使冬十月以都指揮關燭胡進思為內衙
左右統軍使十二月己巳以龍山武功堂為文穆王廟
癸卯八年春正月癸未重建功臣堂二月晉主還京是月
丙辰丞相皮光業卒

光業字文通世為襄陽人父日休有盛名為蘇州軍
事判官太常博士光業生於姑蘇十歲能屬文及長
以其所業謁武肅累署浙西節度推官賜緋命入貢
京師梁主特賜進士及第仍賜秘書郎授右補闕

內供奉賜金紫貞明中淮人來求好命光業聘之及
還贈錢三百萬復禁共出且曰可以市易光業曰我
使介也豈賣豎也乃委置而去淮人亟載隨之梁主
選武肅子傳珍為駙馬都尉命光業如京師及回至
靖海光業舅氏滕文規為山陰令日瑱遠見黃衣吏
報曰皮補闕今日已及靖海文規詰之遂失所在尋
兼兩浙觀察使文穆即位命知東府事初光業旅遊
會稽有神降于里巷光業往視之神遂不語及去衆
詰之曰皮秀才來神何不語答曰皮秀才此土地主
我小神不當見之至是果驗國建拜丞相凡教令儀
注多其所定光業美風儀善談論人以為神仙終年
六十七謚曰貞敬

三月唐主昇矧子璟嗣年號保大閩主延政稱帝國號
殷是月漢劉宏熙弒主玠而自立夏四月朔日有食之
秋七月王貶內衙都監使章德安于處州李文慶于睦
州冬十月敕遣使授吳越國王王册

冊曰惟天福八年歲次癸卯十月丙午朔越六日辛亥
皇帝若曰在天成象拱辰分將相之星惟帝念功啟土
列侯王之國朕所以法吳育而光宅稽典禮以疏封而
况世著大勳時推令器探寶符而嗣位杖金鉞以宣威
羽翼天朝藩籬東夏宜列諸侯之上特隆一字之封簡
自朕心叶于輿論咨爾保邦宣化忠正翊戴功臣起復
鎮國大將軍右金吾衛上將軍員外置同正員檢校太
師兼中書令杭州越州大都督充鎮海鎮東等軍節度
浙江東西等道管内觀察處置兼兩浙鹽鐵制置發運
營田等使上柱國吳越國王食邑一萬七千戶實封四
千戶錢宏佐為時之瑞命世而生負經文緯武之才獲

吳越備史卷三

開物成務之志煥華發外精義入神亞夫繼社稷之勳
顧榮擅東南之美眷言祖考志奉國朝清吳越之上疆
執桓文之弓矢天資厥德代有其人荷堂構以克家事
梯航而述職殊庸斯在信史有光是舉彝章爰行盛典
士茅符節方推奕世之賢猷冕絳車更重策勳之禮斯
為異數允屬真王今遣光祿大夫檢校司徒行太子賓
客上柱國太原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王政使副正議
大夫行尚書吏部郎中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趙鼎等持
節備禮冊為吳越國王於戲周龍元臣賜履錫命漢
崇與姓裂土封王指河岳以著功俾子孫而襲爵爾慕
服舊業朕哉考前文勿忘必復之言更廣無窮之祚懋
昭前烈爾惟欽哉

十一月辛巳王駕還于功臣堂是月癸未丞相曹仲達
卒

仲達臨平人也本名宏達避王名更之祖信知嘉興
監事累贈司徒本歙州人尋歸杭州為臨平鎮將八
都建時信因保嘉興東界遂家臨平焉父圭浙江西
道營田副使檢校太尉主將生時信夢人謂曰我當
為爾子有一千石信語夢于鄉黨鄉黨不能論皆賀
曰生此必主豐稔圭有膽氣乾寧中淮人圍嘉禾圭
與其族人師魯守之賊中有望氣者曰此雖孤城中
有貴人不可圖也圭與師魯登樓張樂縱飲矢石交
至視之晏知也嘉禾平圭以功授蘇州刺史開平間
淮人復圍蘇州屬正月望夜師魯弟盛陳燒燬之盛
賊之俘執者咸殺之觀圭終蘇州師魯形短而足跛
武肅嘗稱之曰今之安平仲也人遂號為曹安仲
卒於鎮東軍都押衙仲達初生室有紫光少時圭常

吳越備史卷三

節其衣食雖嚴冬尚未挾纊品備悉與僕隸等又日
令運甕主在姑蘇時與仲達求婚於睦州陳詢及將
逆下之日陳是親必不就當聘他門由是榮貴既而
遂由國城武肅王見而奇之乃以王妹德焉累授台
處二州刺史文穆即位居諒簡命仲達權知政事國
建拜丞相今王即位復攝政事時大齊中外諸軍軍
中有言不均者輒舉仗不受賜諸將不能制仲達論
之因皆釋仗而致謝仲達性淳厚好施與文穆尤重
之常止呼丞相而不名終年六十二諡曰安成

吳越備史卷三

是月納元妃仰氏

寧國軍節度使同參相府事詮之女也

辰開運元年春正月壬寅丞相林胤卒

胤字渙文閩人也父無隱胤生於明州大隱村初刺

史黃晟頗好禮士無隱依之有詩名嘗為詩云雪消

二月江湖開花發千山道路香知言者以為無隱必

有貴子胤初謁武肅以為觀察押衙推尋為文穆王

幕府文穆王以其才行累薦不見用一日復寄薦之

武肅王曰我觀林胤骨法真輔相器然我不貴者欲

汝貴之庶其盡心於汝也文穆慕國署鎮海軍軍書

記節度判官胤性謹正而強記能書得歐虞法比及

中年夜讀書必達曙所聚圖書悉由手抄其殘編遺

簡亦手綴之無所厭倦國建乃掌教令尋拜丞相每

政事有不逮者胤必極言之天福中建州之役胤指

陳天文人事累疏切諫及師行果不利著文集行於

世終年五十四諡曰貞獻

三月偽闕王延義為其下指揮使朱文進所弑而文進

自立復修貢於京師是月教授王起復增食邑三千戶

吳越備史

卷三

實封一千戶夏四月丙午王親祀五廟秋七月辛未朝

晉少主改元開運大赦是月以劉知遠為行營都統九

月朔日有食之南船務石井有物形如守官尾長七尺

許蟹且角覆之置於安溪潭冬十一月王命從兄東府

安撫使仁俊為內外馬步都統軍使弟宏保為東府安

撫使閏十二月闕人殺朱文進尋以僧儼明為主

氏雪峯寺僧平素為家所重相與迎之遂立為帝

未幾為其下李仁達所殺而自立歸歿金陵

乙開運二年春三月丙午王從順順化軍節度使鍾卒

鍾字輔軒太師英顯王之第五子武肅王之少弟也

生而有文在其足曰王及長而滅既生而太師堯武

肅育之武肅堯鍾請服通喪性多藝尤精音律承制

累授溫明二州刺史檢校太尉奏授恩州防禦使文

穆時授兩浙行軍司馬拜命之日儀注特盛尋奏改

本州團練使順化軍節度使終年五十二諡曰忠簡

夏四月晉主遷大梁秋七月修武肅王廟於城西奉旂

植神像而致焉八月朔日有食之是月金陵遣將王建

封克建州虜王延而歸冬十月敕遣太子賓客羅周岳

右庶子王延濟冊王守太尉十一月朔王大閱于北郊

是月誅內都監使杜昭達內衙都指揮使明州刺史關

璠庶人孫本賜死貶都統使王兄仁俊本府安置

杜昭達關璠皆好貨富人程昭悅以金寶交結二人

薦於王昭悅得侍左右愛特踰於舊將璠不能平昭

悅懼謀去璠璠專而復國人皆惡之王亦惡之於是

昭悅出璠為明州刺史右統軍使胡進思為湖州刺

史璠謂進思曰出我是棄我也進思曰老兵得大州

幸矣何為不行乃各受命既而復以他故留進思統

軍使王子仁俊母杜昭達之姑也昭悅因璠璠昭達

謀奉仁俊作亂下獄鍛鍊成之誅昭達與璠由仁俊

于東府昭悅收仁俊故吏慎溫其使證仁俊之罪拷

掠備至溫其堅守不屈王嘉之擢為國官

丙三年春二月朔日有食之三月教授王東南而兵馬

都元帥增食邑二千戶實封五百戶仍改賜推誠匡運

忠亮成德功臣秋七月庚寅吳越國夫人許氏薨

夫人丹丘人也諱新月善音律文穆王後庭樂部皆

命掌之初鄭氏生孝獻世子後庭咸尊敬有尼契雲

掌香火于麗春院之佛堂頗有知人之鑒視夫人曰

彼鄭氏者遠不能及至是果如其言王襲位敕封吳

越國夫人薨年四十四敕諡曰仁惠

八月重建天龍堂是月壬申葬仁惠夫人于國城西山

之原冬十月金陵攻福州節度使李宏義遣將徐仁晏

李廷諤等求救于王

李宏義本名達殺卓儼明而歸款于金陵金陵授之

節鉞仍編入屬籍更名宏義既而遣偽兵部侍郎陳

覺使于宏義覺還及建州又遣侍衛官顧忠以金陵

偽敕使之入覲宏義以其初不宣命至是方以書至

不從覺乃與監軍使馮延魯自建州與師皆金陵之

志也

是月王命統軍使張筠趙承泰等率水陸兵三萬人以

救無諸

時福州乞師於王王召諸將議行諸將吏皆曰道路

險遠難以師救內衙都監使水邱昭券以為富教王

日唇亡齒寒吾為天下元帥曾不能救隣道將安用

之諸軍但樂飽食安坐耶命水邱昭券掌用兵程昭

吳越備史

卷三

四走何身才三

悅掌應援饒運而以軍謀委元德昭遺筠等率師救之時王召左右議鑄錢以益將士祿賜王弟宏德諫曰鑄鐵錢有八害新錢既行舊錢皆流入隣國一也可用於吾國不可用於他國則商賈不行百貨不通二也銅禁至嚴民猶盜鑄况家有鑄釜野有鑄犁犯法必多三也閩人鑄鐵錢而亂亡不足為法四也國用幸豐而自示空乏五也祿賜有常而無故益之以啟無厭之心六也法變而契不可違復七也錢者國姓易之不祥八也王深嘉乃止是行也宿衛衣錦軍武肅王廟庭者聞甲馬號令之聲凡數夕而止及接戰於閩准人視王師周遍郊野人皆文餘蓋靈助也十二月王命弟宏德為湖州刺史

丁卯四年春正月契丹主入東京稱會同十年廢晉少主為負義侯遷于契丹黃龍府二月庚午有雉集於玉華樓辛未晉劉知遠稱帝於河東國號大漢是為高祖復稱晉天福十二年己卯王誅內都監使程昭悅釋東府仁俊罪三月庚寅今大元帥吳越國王出鎮丹丘戊戌王遣將余安率水軍救福州大敗淮師獲其將都指揮

吳越備史卷三

照曠閣

不亦宜乎

夏四月李儒贊遣弟播廣來請入觀從之五月我師凱旋王饗將帥于光冊堂賞賚有差是月敕授于諸道兵馬都元帥增食邑五千戶實封五百戶仍改賜資忠緯武恭懿翊戴功臣是月楚王希範殂弟希廣嗣六月乙卯王薨于咸寧院之西堂年二十一在位七年敕諡曰忠獻八月敕葬于龍山之西原王英明果斷權變不測初嗣位尚少溫柔好禮恭勤政務發摘姦伏人不敢欺諸校驕恣者能優容之及被譴皆不知覺兵籍使錢承德家火俯通內城命親軍援之王登樓而望有伺便攘竊者亟命斬之衆因悉力火逐滅准人之攻閩也李儒贊來求援諸將議將不從王因集而詢之果同其說王變色曰唇亡齒寒春秋明義吾為天下元帥執大兵柄豈不能恤隣難乎諸將躍馬肉食不能為我身先耶有異議者斬之及大舉遣將誓師辭令明肅衆皆踴躍承命既而果成大功開運中將益車徒乃下令募軍中及民間子弟而踰時無應者乃命大料之令曰料而得之者糧賜皆蠲半翼日投書者雨集遂加精訓南方之捷多其方也有獻嘉禾者王問倉吏蓄積幾何對曰十年王曰然則軍食足矣可以寬吾民乃命復其境內租稅三年論曰王峻嶷之姿雖由天縱續嗣之日方屬妙年裕藏因回祿之初將校陸梁之志乃能恭勤庶務紹開霸圖有果斷之名無酣嗜之累以至興復宮室開拓土疆尤有大功幸修厥德而享祚非永孰不哀哉

忠遜王

忠遜王諱宏侗文穆王第七子孝獻世子同母弟也起家內衙指揮使檢校司空開運元年冬十一月出為東

吳越備史卷三

照曠閣

四走何身才三

府安撫使累授檢校太尉尋拜丞相開運四年六月丙寅即位于天冊堂是月晉主入大梁改號曰漢秋七月閩帥李儒贊來觀是月庚子有雉升于天冊堂之戟門旋歷廊廡久而獲之閏七月王命李儒贊復任無諸王親餞于碧波亭八月葬忠獻王于國城西原冬十月今大元帥吳越國王至自丹邱十二月李儒贊復試于我王命東南安撫使鮑修讓等攻討擒而戮之己酉傳首國城是月命丞相吳程知福州咸武軍事庚戌內衙統軍使胡進思指揮使諸溫斜浴等以內衙兵還于義和後院諸將校率衆迎今大元帥即位焉自忠獻王時諸將校驕慢雖旋加誅殛而在位者皆優饒遇之及王繼嗣性既嚴急誅杭越侮法吏三人而統軍使胡進思恃迎立功干預政事王惡之每有借越必顯責讓進思憂懼不自安屬內衙指揮使何承訓希旨請誅之又謀於都監使水邱昭券昭券以進思黨盛難制請於王且容之王猶豫未決承訓懼反以謀告進思進思遂亂率親兵戒服入見王叱之不退因惶駭入義和院進思鎖其門矯稱王命告中外曰王猝得風疾傳位于叔因帥諸將迎今大元帥於私第且言於丞相元德昭德昭至立於簾下不拜曰俟見新君進思等亟出襄簾德昭乃拜進思稱王命承制授元帥元帥曰若全吾兄乃敢受命不然當避賢路進思承之元帥始視事於是進思殺水邱昭券進思妻曰他人可殺昭券正人君子也奈何殺之初忠遜王將即位近侍陳禹嘗夢以金鈔纏承日輪加王之項而手持二環未幾墜地既而以夢語人人曰汝主將有非常之事然其二環不過二十句耳及即位以黃金一鎰命近侍袁文昌鑄巨錢文昌意其求識

吳越備史卷三

照曠閣

且懼不就乃宿謀於匠者別鑄一以為備翼日以所授
金鑄之選王臨視果不就因潛以宿鑄者獻之至是皆
驗其兆後廢王堯請諡曰忠選以王禮葬會稽素望山
之原

論曰王以英敏之行惡強梁之黨納承訓阿順之說
味忠懿結縲之機僅以寡謀至于失位故知君不密
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誠哉是言也猶願鶴原之至
愛致稽頓之安居養王體以終天年掩泉扃而備王
禮古之廢君失國未有若斯之安全者其實有忠懿

吳越備史卷三
王仁孝之道至焉

吳越備史卷三

吳越備史卷四

大元帥吳越國王

王名俶字文德文穆王第九子也母吳越國恭懿大夫
人吳氏王以天咸四年歲己丑八月二十五日生于功
臣堂天福四年十一月承制授內衛諸軍指揮使檢校
司空忠獻王累授王特進檢校太尉開運四年春三月
庚寅出鎮丹邱即台州下車數月有備德詔語王曰此地
非君為治之所當歸國城不然將不利矣王從其言即
求歸秋九月甲戌發自丹邱歸觀也是日大風東南有

吳越備史卷四

雲如樓閣之狀議者異之冬十二月內衛統軍使胡進
思指揮使諸溫斜酒等幽廢王子義和後院乃召諸大
校及率中外軍庶奉迎王子于南邱曠時王見府僚將校
於帥府之外兼謙讓者三諸將校以王素有德望俯伏
稱賀即日王以鎮海鎮東等軍節度檢校太尉兼侍中
澄事于元帥府之南序

戊乾祐元年春正月辛亥朔漢王南郊大赦改元是月
乙卯王即位于天龍堂赦境內租稅班賚有差天龍堂
王重建建子廢王不克是
王乃至是而始即位焉自前年季冬決于正日陰曆
滿月是日雲物澄霽中外人情胥悅壬戌遣將兵奉廢

王子次錦軍丙子僕主鬻殂少主承祐即位二月辛卯
王親祀五廟乙未誅內衛指揮使何承訓懲其反覆中
外大悅

初廢王將黜胡進思而承訓與其事議未決承訓反
告於進思及王即位復請誅進思王懲其反覆立命
斬之

二月敕遣中書舍人張誼來歸忠獻王昭丙寅內衛統
軍使胡進思請廢王王不許於是進思憂懼而卒

吳越備史卷四

先是王遣都頭薛溫領親兵保衛廢王且戒之曰爾
等小心衛護吾兄若有異事當死拒之至是進思請
誅不遂乃詐以王命令薛溫害之溫曰僕受命之日
不聞此言決不敢妄發也進思乃夜遣二賊踰垣而
入欲刺廢王廢王聞戶大呼薛溫聞之率眾而入夜
二鼓斃二賊于中庭至是進思聞二賊死憂懼不一
日發疽而死

夏四月大閱馬步兵六月朔日有食之冬十一月下令以
每歲租賦進滯者悉蠲之仍歲為著令百姓歌舞焉
丙二年春二月匡武都連名輒舉求職王命斬狀首二
人坐黜者二十餘人餘宥之三月敕授王東南兩兵馬都

元帥鎮海鎮東等軍節度使浙江東西等道管內觀察
處置兼兩浙鹽鐵制置發運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
太師兼中書令杭州越州大都督上柱國吳越國王食
邑一萬戶實封一千戶仍賜臣聖廟運同德保定功臣
夏四月太白晝見是月乙亥城西上清宮災五月內衛
指揮使斜酒以罪黜於處州六月甲申日有食之秋七
月朝廷命檢河中府李守貞

吳越備史卷四

初守貞之叛求援金陵僞齊王景達舉兵應之未幾
守貞就擒淮人壓境而退

是月王命弟宏億為明州刺史冬十月敕遣散騎常侍
張燧等持節備禮冊王為吳越國王仍賜玉冊金印法
物等

冊曰惟乾祐二年歲次己酉十月庚午朔越十九日戊
子皇帝若曰我先帝承有晉崩離之後醜類充斥毒螫
中夏是用順天致罰大拯黎元太阿一揮羣兇宵遁亨
萬靈於無主解兆庶之倒懸較定世勳以吳越居右伊

朕躬躬度奉先訓嗣位之始即瞻懋功前命為元帥投地圖授武節東南之境得行征伐命冊為真王駕大輅執桓圭牛斗之鄉盡荒土字詢于有位念曰克諧咨爾匡聖廣運同德保定功臣東南南兵馬都元帥鎮海鎮東等軍節度使浙江東西等道管內觀察處置兩浙鹽鐵制置發運營田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杭州越州大都督上柱國吳越國王食邑一萬戶實封一千戶錢宏假象緯炳靈公王襲慶橫江負海者三千里開國承家者六十年而能望辰極以駿奔奉天朝之師律充庭納貢則外府告盈下瀨官威則前茅獻捷忠信著於羣后禮讓行于一方故元冕九章為王之服昭其名也朱輪駟馬為王之馭昭其器也而又三吳百越列土分疆有民人焉有社稷焉恢祖禰之令圖實典禮之鉅著勸夫忠孝以御邪家今遣正議大夫守右散騎常侍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張煦右補闕崔頌持節備禮冊兩為吳越國王於歲時秩其姓名數九重肅厥庭而備物揀吉日以覃恩爾其恪共厥位事大以敬用教民順馭家以惠用教民義居敬而行惠神其福之禮曰惟王建國諸侯所以守舊邦書曰惟帝念功王者於是出好爵匡我堯精永為漢藩浙江如帶稽山如礪禮祿無窮貽厥百世汝往欽哉對揚休命

是月內衙指揮使諸溫以罪黜于溫州是歲下令以境內田畝荒廢者縱民耕之公不加賦

時王募民懇荒田勿取租稅由是境內並無棄田或請料民遺丁以增賦王命杖之國門民皆大悅

三年春二月金陵以偽永安軍節度使查文徽取福州遣劍州刺史陳誨泉州刺史蕭從効率兵犯我無諸

王命指揮使潘審燔率師禦之遂生擒查文徽及行軍判官楊文憲等三十餘人斬其萬計陳誨蕭從効等走之

初福人告文徽曰吳越兵已棄城去請公為帥文徽信之乃遣陳誨率水軍下閩江文徽自以步騎繼至城下閩州刺史吳誠詐遣兵數百出迎文徽諷諫曰閩人多詐未可圖也宜立寨徐徐圖之文徽曰疑則生變不若乘機據其城乃引兵徑進誨擊賊鳴鼓還于江涇吳誠與潘審燔等勒兵擊賊大敗之遂執文徽等士卒戰溺死者一萬餘人陳誨等率親部而遁是月甲午丞相中書令郎國公杜建徽卒

建徽字延光新登縣人祖仲明不仕累贈水部員外郎父稜贊忠去偽功臣兩浙行軍司馬鎮海軍節度副使常潤二州刺史初八都建稜率鄉黨以武安為號時武肅王輔董庶人起石鏡鎮旋平劉漢宏功業浸盛稜謂諸子曰吾每責人不過十罰則為之傷心而觀錢公每有新決皆談笑自若成大事者是人也當事之必貴吾族稜遂歸于我元啟三年命稜討薛

朗平之遂為常州制置使尋遷潤州乾寧中安仁義適東陽命稜率師討平之及武肅王以宣州降卒隸中軍號武勇都前後左右皆無賴稜常患之乃密疏曰狼子野心稜觀武勇將士終非大王所畜願以土人代之王弗聽及徐緝叛命使祭之旌其先建徽即稜子也少強勇不與諸弟類嘗於山莊構小茅齋輒私署軍州押衙紀於棟裡里見焉驚因問於稜稜亦加責對曰大丈夫何止一軍事把衙即始從軍無事人之志及稜歸武肅王乃從父命而盡心於我稜

在常州為淮人所逼微馳赴父難不及境而城已拔微乃率所部還新登及稜自淮南歸軍中嚴整無改稜尤稱之微累征伐皆單衣入陣賊眾無不披靡所至輒立大功軍中謂之虎子乾寧初從征董庶人被射中肩微亦能軍開平中與武肅王弟鏐率師救姑蘇與敵遇因逼河河梁上斷乃鞭馬徑渡及岸馬斃遂瘞之號曰馬塚至今存焉徐緝之叛微馳自新登以本部赴難因命守禦時賊將聚木焚北門微使持火鈞取其木先焚之遂不得聚賊計遂罷時有勤王

東保會稽者微按劔曰事苟不濟當同死於此必東渡亦會命於賊耳武肅王納之睦州陳詢之貳我也王以微為詢姻姪疑之乃使馬綽伺其意微曰陳氏負恩背義自貽覆族之禍微既姻姪當見疑然異書以論之皇天后土苟或鑒照則披城獲書方明微心耳俄有睦州廳吏來降持微所遺書至武肅王嘉嘆久之賜微錢一百萬微兄建思嘗謂微于武肅言其第中蓄兵仗將為異圖王使人問之微方食使者強抵微臥內微但食不顧使者聞之武肅王感悟益加殊待及搆第於城南王親與規畫微性儉率出入導從不過數人凡財物多散鄉里親族武肅王每會王人必指之曰此杜丞相今日塵忝多其力也忠獻王時其孫昭達為內衙都監使盛治第宅強微觀之曰乳臭兒不諳事乃爾後昭達果以罪誅及春秋高尚能騎射嘗從擊毬于廣場與酣有宿中箭鏃自臂中飛出人皆壯之微為詩自敘曰中劍斫耳缺被箭射脾過為將須有膽有膽即無價初稜將亡散家財與諸子惟微但受一笏稜曰此吾歷任所秉者惟

汝能傳之徵歷官自武安都將國子祭酒至涇源昭
化等軍節度使累官吳越國丞相兼中書令封鄞國
公皆自國初至忠獻王以來奏授也凡子弟孫姪多
連姻公室朱紫車馬充溢門庭有國以來莫比其盛
卒年八十八謚曰威烈

三月敕授王守尚書令增食邑二千戶實封五百戶夏
四月王以查文徽等獻于五廟國人爲之譽觀先是征
復來捕
之禮至是方備是月丙午王親享五廟六月敕授王兄
東府安撫使去儂知福州威軍事秋七月戊寅命弟宏
德爲東府安撫使冬十月王歸查文徽于金陵十一月
朔日有食之乙酉漢少主週獄是歲渾帥馬希廣爲其
兄希萼所攻殺而自立臣于金陵金陵遣將邊鎬守之
盡遷馬氏之族于金陵是月漢太后臨朝

辛亥順元年春正月丁卯周太祖即位改元大赦漢太
后遷居西宮三月制授王諸道兵馬都元帥加食邑一
千戶實封二百戶仍降尚書令冊禮夏四月王奉廢王
居東府

卽越州王築宮室治園圃花卉山石池塘亭苑奉廢
吳越備史卷四
九 照曠

王日娛悅之歲時饋甚厚
夏六月丙午武勝清海等軍使王世父元懿薨以其子
仁傲嗣

元懿字秉微武肅王第五子母李氏懿有燕頰之相
起家鎮海軍右直都知兵馬使尋授安國衣錦軍防
遇指揮使累授檢校兵部尚書懿性至孝而純直其
母嘗侍武肅王指令不稱旨被撻自是成疾每疾發
侍婢多厭倦惟懿不離左右雖糞溷亦親侍之常在
衣錦城出遊請野遇蒲花尋收之新定一日聞甲

間輒數處火起民頗憂恐有不楊輒因之遂與妖言
曰某日某所復當火皆如其言民由是驚禱之懿謂
左右曰火如巫言巫爲火也宜殺之以息其奸於是
命斬于市火遂絕貞明中自新定判東陽東陽之
南有白砂神郡人畏而奉之每歲三月有大風雨自
白砂起過郡城或言神本海龍每歲一復東海爲怪
壞民廬舍及懿臨郡夢朱衣白砂王奉啟相國今
已他適將由郡城王慮驚駭已由南山而去翼日風
雨果如之人皆異之頗喜遊晏彫飾之事文穆王薨

吳越備史卷四
十 照曠

國禮敬尤篤懿每飲酒及其半而領于地文穆王因
宴乃致紗羅于懿前意謂其事懿自是遂改累奏授
賓睦二州刺史清海武勝等軍節度使太傅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金華郡王終年六十六謚曰宣惠在郡
三十年初懿之在新定有卜士方氏時人號爲龜精
常數卜以貽懿曰太乙接天河金華寶貝多郡侯六
十六別處不經過至是果如其言

是月命復王從兄仁俊官爵
壬二年春二月制授王天下兵馬元帥增食邑二千戶
實封五百戶改賜推誠保德安邦致理忠正功臣夏四
月朔日有食之敕衢州刺史王叔元瑄知福州成勝軍
事王弟宏偃爲衢州刺史六月乙未王妣吳越國順德
太夫人吳氏薨

夫人錢塘人諱漢月中直指揮使珂女也幼而婉淑
奉文穆王恭穆夫人尤寵愛之夫人善胡琴性慈惠
而節儉頗尚黃老學居常被道士服餘皆布練而已
每聞王決斷政事有及重刑者夫人常頻願以仁恕
爲言諸吳將有遷授皆峻阻之及其入對多加訓勵

有過失者必而責之故諸吳終夫人之世不敢驕恣
敕封吳越國順德夫人薨年四十謚曰恭懿
秋八月丁酉敕葬恭懿夫人于錢塘慈雲嶺之西原九
月甲寅朔丞相裴堅卒

堅字廷實吳興人父光庭累官至中書令有術士張
昇歲能言休咎以紙大書愈字以貽光庭不旬日果
貶台州刺史大有政聲堅幼明敏善屬文及長有知
人之鑒事吳越國有善政係教有方累官禮部尚書
中書令拜吳越國丞相終年五十六謚曰文憲

冬十月朔州指揮使劉言舉兵逐邊鎬克復湖南獻捷
于朝廷朝廷以爲武平節度制置武安等軍事因遷湖
南節制府于朗州
壬二年春二月朔州所隸建州降卒鄭懷嵩等十一人
以刺史散香于資福寺遂率其黨二百餘人作亂即日
盡誅之三月敕授王起復鎮東大將軍左金吾衛上將
軍員外置同正員王以兄宏偃爲溫州刺史夏四月建
報恩元教寺于城北薦王妣也王親閱內外諸軍非驍
勇者咸停放之冬十月大閱馬步軍艦艦於碧波亭十

吳越備史卷四
十一 照曠

月命弟宏偃爲台州刺史十二月湖南王逵舉兵執
朗州劉言囚之朝廷尋授王達湖南節制是歲東陽有
大象自南方來陷陂湖而獲之境內大旱邊民有鬻男
女者命出粟帛贖之歸其父母仍命所在開倉賑卹
甲顯德元年春正月丙子朔周主視園丘改元是月周
太祖崩晉王即位是爲世宗夏五月辛巳王命鑄王妣
恭懿太夫人銅容二致于奉國金地二尼寺冬十月敕
遣進奏使意忠歸諭機事航艦不利思忠溺焉是月
北漢主昊殂子鈞立

乙卯二年春二月朔日有食之三月制加王食邑一千戶
實封四百戶夏四月庚子王親祀五廟秋七月庚午有
虹入天長樓樓在內城之東王遊履于思政堂九月王復位于
天龍堂閏月丁酉世子惟濬生冬十月乙丑朔敕遣司
寇李穀率師伐金陵十二月王遣使入貢敕王出兵會
擊金陵是月王師渡淮

丙三年春正月車駕東征詔王以國兵分路進討是月
南擊場門樓火金陵李景偕稱唐皇帝致書于京師仍
令偽皇太弟璵致書于統帥李穀又遣偽宰相孫盛等
入貢二月王師入淮南靜海軍制置使姚彥洪率家屬
軍士戶口等一萬餘人奔于我是月王命丞相吳程前
衢州刺史鮑修讓等攻毘陵命指揮路彥銖等伐宣
城命都指揮使羅晟等督水師次于江陰應王師也既
而殿直薛有光來宣諭仍賜浴身衣冠法物三月我師
克常州生擒刺史趙仁澤偏將諸承向重霸等一百餘
人遂班師

時營田副使陳滿言於丞相吳程曰周師南征舉國
驚擾常州無備易取也吳程如其言請王從之丞相
元德昭上曰唐大國未可輕舉也若我入唐境而周
師不至能無慮乎吳程固爭王遂遣程取常州

是月金陵遣其偽燕王宏冀復據淮南王命從弟蘇州
刺史文奉為應援都統使屯于本州備徵發夏五月乙
酉建州刺史陳誨以小船沿溪而下福州指揮使馬進
姚章等執於賊未幾誨亦宵遁是月車駕還京師六月
王命兄仁俊知福州彰武軍事周改威武軍為彰武軍秋九月
癸卯王親閱于龍山教場冬十月車駕親征壽春是歲
始括境內民丁益師旅也

丁卯四年春正月始議鑄錢三月王師大敗淮人於壽春
夏四月宣諭使薛有光航海歸于京師是月車駕還京
師秋七月庚子王命弟宏信為衢州刺史八月敕遣諫
議大夫尹日就至賜王生辰御服紅袍二幅冬十一月
車駕復東征是月泉州刺史函從効請修貢于京師附
我以間詔從之

戊午五年春正月丁未前衢州刺史王弟宏傑卒
偃字贊堯文穆王第十二子也母陳氏偃性仁慈事
母以恭勤聞及為郡時屬歲旱部民將遂食於他郡
民不忍別僮俱詣郡廳告白而去偃為之流涕其為
政寬恕厚重王加友愛尤篤及卒中外無不嘆惜終
年二十五

二月丁卯王師復維揚敕遣殿直趙誨來宣諭仍出樓
船于瓜州步迎鑾鎮長風涉等處王師欲濟江命上直
都指揮使邵可遷路彥銖等帥艦四百艘水師二萬以
會之江北諸郡悉平三月王不康丙午敕命翰林學士
都承旨陶穀司天監趙修己賜王羊馬橐駝每歲班賜
自此始也是月金陵李景復稱江南國主遣偽臨汝郡

公徐遵宰相馮延巳奉表稱臣於行在王師乃罷
既而附我以誠款聞詔從之夏四月辛酉城南火延於
內城王出居都城驛詰旦烟焰未息將焚鎮國倉王親
率左右至瑞石山命酒以祝之曰不穀不德天降之災
官室已矣而倉庫儲積蓋師旅之備實所痛惜若盡焚
之民命安仰天其鑒之乃命從官伐林木以絕其薪火
遂滅即日王見丞相以下罪己之詔且曰吾旬月所苦
尤至而災釁之餘遂覺康裕中外間之頓安丁卯王命
弟宏儀復為東府安撫使是月敕遣天下都軍頭周廣

來宣諭仍賜郡可遷以下及將士衣服有差五月辛巳
朔日有食之唐王去帝號奉周正朔六月戊寅前台州
刺史王弟宏仰卒

仰文穆王第三十也母周氏仰善騎射通儒術能
書寫及為郡吏民畏服性雖嚴急而政事寬簡終年
二十四諡曰成顯

秋七月敕遣閩門使曹彬賜王兵甲旗幟等物冬十月
乙巳王遷于思政堂是月南漢主晟殂子鋹嗣
未六年春二月甲申王遣丞相元德昭寧國軍節度使

吳延福入貢京師夏四月車駕親征幽并是月敕升湖
州為宣德軍授王兄宏傑特進檢校太尉充本軍節度
使五月癸亥犯心六月癸巳周世宗崩少主即位秋八
月制加王食邑一千戶實封四百戶仍改賜崇仁昭德
宣忠保慶扶天翊亮功臣又敕王元妃孫氏為吳越國
賢德夫人王世子惟濬為鎮海鎮東等軍節度副使檢
校太保冬十月王重建功臣堂

庚申建隆元年春正月癸巳今大宋皇帝授禪大赦改元
封周少主為王敕遣使來宣諭二月王但用今名避廟
諱也三月甲寅大慶堂成王舊邸也堂寬廣高大凡百
其事夏四月敕授王天下兵馬大元帥加食邑一千戶實
封五百戶五月昭義軍節度使李筠叛丁巳車駕親征
六月甲午敕加吳越國賢德夫人為賢德順睦夫人又
授兩軍節度副使王世子惟濬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
保充節度使是月敕升明州為奉國軍授王弟宏億金
紫光祿大夫檢校太保充本軍節度使秋七月庚子游
州平敕遣通事舍人武懷節來宣諭九月甲寅揚州節
度使李重進叛車駕東征是月王遣上直都指揮使孫

吳延福入貢京師夏四月車駕親征幽并是月敕升湖
州為宣德軍授王兄宏傑特進檢校太尉充本軍節度
使五月癸亥犯心六月癸巳周世宗崩少主即位秋八
月制加王食邑一千戶實封四百戶仍改賜崇仁昭德
宣忠保慶扶天翊亮功臣又敕王元妃孫氏為吳越國
賢德夫人王世子惟濬為鎮海鎮東等軍節度副使檢
校太保冬十月王重建功臣堂

庚申建隆元年春正月癸巳今大宋皇帝授禪大赦改元
封周少主為王敕遣使來宣諭二月王但用今名避廟
諱也三月甲寅大慶堂成王舊邸也堂寬廣高大凡百
其事夏四月敕授王天下兵馬大元帥加食邑一千戶實
封五百戶五月昭義軍節度使李筠叛丁巳車駕親征
六月甲午敕加吳越國賢德夫人為賢德順睦夫人又
授兩軍節度副使王世子惟濬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
保充節度使是月敕升明州為奉國軍授王弟宏億金
紫光祿大夫檢校太保充本軍節度使秋七月庚子游
州平敕遣通事舍人武懷節來宣諭九月甲寅揚州節
度使李重進叛車駕東征是月王遣上直都指揮使孫

吳延福入貢京師夏四月車駕親征幽并是月敕升湖
州為宣德軍授王兄宏傑特進檢校太尉充本軍節度
使五月癸亥犯心六月癸巳周世宗崩少主即位秋八
月制加王食邑一千戶實封四百戶仍改賜崇仁昭德
宣忠保慶扶天翊亮功臣又敕王元妃孫氏為吳越國
賢德夫人王世子惟濬為鎮海鎮東等軍節度副使檢
校太保冬十月王重建功臣堂

庚申建隆元年春正月癸巳今大宋皇帝授禪大赦改元
封周少主為王敕遣使來宣諭二月王但用今名避廟
諱也三月甲寅大慶堂成王舊邸也堂寬廣高大凡百
其事夏四月敕授王天下兵馬大元帥加食邑一千戶實
封五百戶五月昭義軍節度使李筠叛丁巳車駕親征
六月甲午敕加吳越國賢德夫人為賢德順睦夫人又
授兩軍節度副使王世子惟濬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
保充節度使是月敕升明州為奉國軍授王弟宏億金
紫光祿大夫檢校太保充本軍節度使秋七月庚子游
州平敕遣通事舍人武懷節來宣諭九月甲寅揚州節
度使李重進叛車駕東征是月王遣上直都指揮使孫

吳延福入貢京師夏四月車駕親征幽并是月敕升湖
州為宣德軍授王兄宏傑特進檢校太尉充本軍節度
使五月癸亥犯心六月癸巳周世宗崩少主即位秋八
月制加王食邑一千戶實封四百戶仍改賜崇仁昭德
宣忠保慶扶天翊亮功臣又敕王元妃孫氏為吳越國
賢德夫人王世子惟濬為鎮海鎮東等軍節度副使檢
校太保冬十月王重建功臣堂

庚申建隆元年春正月癸巳今大宋皇帝授禪大赦改元
封周少主為王敕遣使來宣諭二月王但用今名避廟
諱也三月甲寅大慶堂成王舊邸也堂寬廣高大凡百
其事夏四月敕授王天下兵馬大元帥加食邑一千戶實
封五百戶五月昭義軍節度使李筠叛丁巳車駕親征
六月甲午敕加吳越國賢德夫人為賢德順睦夫人又
授兩軍節度副使王世子惟濬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
保充節度使是月敕升明州為奉國軍授王弟宏億金
紫光祿大夫檢校太保充本軍節度使秋七月庚子游
州平敕遣通事舍人武懷節來宣諭九月甲寅揚州節
度使李重進叛車駕東征是月王遣上直都指揮使孫

承祐率師至潤以迎應之庚申王以寧國軍節度使王
舅吳延福等有罪並除名配外郡

延福等兄弟五人俱有異圖左右將校勸王誅之王
曰吾以先太夫人同氣之故安忍置之於法言訖遂
嗚咽垂涕眾皆稱賀於是黜延福等於外郡以全吳
氏之族

冬十一月丁未揚州平救遣通事舍人王繼筠丁德裕
來宣諭仍賜國信庚申救遣西上閣門副使武懷節來
宣諭甲子王命衢州刺史從弟宏信入貢十二月戊辰
軍駕還京是月王遷于功臣堂

辛二年春二月江南國主李景遷國于豫章三月救遣
使丁德裕送王弟宏信回仍賜王戰馬二百疋羊五百
口橐駝二十頭夏六月甲寅豫章李景殂子煜嗣位於
金陵秋七月丁亥昭憲皇太后崩遣使來宣告自五月
不雨至於是月王命取龍湫于天台山以祈雨九月始
雨

權詒冬十二月王命弟宏信復為衢州刺史

戊三年春二月救遣右殿直王著來宣諭仍賜國信夏
五月東陽信安新定三郡民災戊辰王遣使賑卹秋七
月壬戌大風拔木八月庚寅泉州雷從効為大將張漢
思所殺漢思自稱權知清源軍事九月庚戌夜所在地
震響如雷冬十月庚寅救遣上殿直景德倫授兩鎮節
度王世子惟濬為世州建武軍節度使庚子救遣西上
閣門副使武懷節至以泉州張漢思不稟朝命王責之
翼日王遣使往責之漢思遂從命焉

癸四年春三月朔日有食之是月王師盡取荆湘之地
初番陽衡州刺史張文表侵湖南朝廷援之遂執文
表及班師因取二地荆帥高繼冲潭帥周保權並入

吳越備史卷四

照曠關

于京師

夏四月丁未泉州張漢思為四門指揮使陳洪進所圍
洪進歸命于王請命于朝遂授洪進平海軍節度使檢
校太傅秋九月丁巳重建天龍堂壬申大閱樓船于西
湖賜內外將校服帶差冬十月甲申獲魚於江橋長
九丈六尺十一月甲子太祖有事南郊大赦改元乾德
王命姪昱入貢救遣引進使丁德裕來宣諭仍加王食
邑一千戶實封四百戶改賜承家保國宣德守道忠貞
恭順功臣又加建武軍節度使王世子惟濬檢校太尉

十二月孝明皇后崩救遣使來宣告是月命姪郁為秀
州刺史

甲乾德二年春正月戊寅朔大雨震電二月戊申朔日
有食之三月制授王起復天下兵馬都元帥加食邑一
千戶實封四百戶夏四月重建城南寶塔寺成鑄武肅
王文穆王忠獻王銅容供於寺秋八月庚申王復位於
天龍堂謂丞相以下曰頃以寡德遂貽災孽曾未十年
中外如斯實宗廟之休公等之力然作之者勞吾不敢
忘更賴公等以輔不逮丞相以下咸稱大慶冬十一月
王師伐蜀王乃命親從都指揮使行軍司馬孫承祐等
率師會焉

乙三年春正月乙酉西川平蜀主孟昶入于京師二月
壬寅朔日有食之乙丑王命姪台州刺史昱入賀秋七
月有虎於龍山凡傷數十人捕之旬而獲八月癸卯
重建寶塔寺于城北是月救遣通事舍人張延來宣諭
仍賜生辰禮物甲寅丞相吳程卒

吳越備史卷四

照曠關

程字正臣山陰人祖可信定州虞唐縣令父蛟大順
中登進士解褐鎮東軍節度掌書記右拾遺累官禮

部尚書起家校書郎武肅王承制累授檢校戶部員
外郎借緋長與初王女將選婚于士族乃以孟榮于
葆暨程等三人見于王庭熟視程乃選之承制遷金
部郎中借金紫以程有吏術因命提舉諸司公事文
穆王襲國奏授程為職方郎中觀察支使節度判官
天福中文穆王子偃遙典睦州命程知州事忠獻王
時以程判西府院事尋拜丞相福州李儒贊伏誅授
程威武軍節度使乾祐三年淮人侵福州程受諸軍
節度獲其將查文徽初淮人方薄闔城授甲於將卒
而將卒充溢庭廡紛然不可遏程因登樓瞋目叱之
眾皆股栗自是軍政嚴肅程始在東越以父舊不事
苦學有謂程曰觀子骨法與羣儒類但恨他日登將
相不長談論耳程遂勤學文穆王時有西府院官
攜嘗夢程化為赤龍望南方而去攜因語其夢於人
曰吳氏子非我所測也及為福州始驗其兆尋以國
用繁廣乃命程兼掌屯田權詒事乾德初程夢一羽
人布策于前曰計子之算而所遺者三果三載而卒
年七十三謚曰忠烈

吳越備史卷四
照曠關

冬十一月王命從叔前知福州彰武軍事元瑋為睦州
刺史姪昱復為台州刺史

丙四年春正月乙亥宣德節度使同平章事王兄宏信
卒

僖字惠達文穆王第八子也母陳氏起家內衙諸軍
都知兵馬使檢校司空年十八出為湖州刺史有妖
巫登衙門大樹恣為鬼神語州人皆驚異僖白妖由人
與乃命生弩射之巫果請命因鞭之州人咸服僖明
史術能為詩頗有奇句王嗣位恭敬尤為顯德中王

城災悉以器用服玩上之累奏投特進檢校太尉宣德軍節度使建隆初教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終年三十八謚曰恭義先是天星隕于西北月餘僅終焉夏五月丙戌王從兄婺州刺史仁傑卒六月教授王子內衙都指揮使惟治為客州寧遠軍節度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保九月壬寅王避正殿于功臣堂以計都入須女也癸卯王兄知福州彰武軍事宏假卒

吳越備史卷四

洞曉政術吏不敢欺文穆王嘉之賜金酒器一副因命兼領新定性簡儉善騎射能書有立而自誨福州初歸我將校有仇憾者率多相誣謂左右曰人各有憾如一敵之誣構交生人相疑懼豈國家推心懷遠之道也因悉不問閩人莫不感悅尋鎮永嘉愈事情率所蓄聲伎悉放之每食不過鮑魚菘菜而已顯德中嘗因入觀溫人謂其將代乃臥轍阻之俄乃復何夜出人皆宿於城門詰旦待妾以籃簞先出眾疑假在其中遂擁而迴官吏具聞王命示歸期人始從焉

溫人舊苦徭役假乃置簿書以均之民感其惠多為假僱本命又俗尚淫祀假皆鎖其祠宇器玩以充公用及移鎮無諸溫人有攜家以從者謂之隨使百姓僱出城日皆行啼巷哭曰願公早回至是以神柩由溫江歸會稽三郡之民為之啼踊凡兩鎮無諸會稽一鎮永嘉通任二十餘年承制累授檢校太尉拜丞相終年五十有四謚曰節惠
冬十一月甲寅命王弟信知婺州武勝軍事
卯五年春二月丁卯除睦州刺史王叔元瑣知福州彭

武軍事戊辰王弟奉國軍節度使儋卒

儋字延世文穆王第十子母沈氏初孕文穆王夢僧入寢帳及生故字曰和尚起家內衙諸軍左右都虞候檢校左僕射性俊拔善屬文年二十一出為明州刺史頗著善政科率舊制除出之顯德中王命括民丁將益軍旅州縣長吏因之多所殘斃儋乃手疏之辭理切直王感悟遂廢其事王嘗與丞相以下論及時務且言民之勞逸率由時君奢儉因為詩一章以言節儉之志命儋應和儋以北方侯伯多獻淫巧乃因詩以風刺王嘉嘆久之仍賜詩以美其意儋嘗以息女許王舅吳氏子而諸吳驕恣日益遂怒之自是不通時人稱其強正建隆初授明州奉國軍節度使檢校太保末年夢金甲神告其終期因會賓客飲酒與之訣履疾三日而終年二十九謚曰康獻

吳越備史卷四

兼判奉國軍事秋七月辛亥教授王弟儀仗前鎮東軍

壬申教授馬嗣子東府已卯王從兄溫州刺史仁俊卒三月五星聚奎如連珠在降婁之是月建武軍節度使檢校太尉王子惟濬入貢而還賚賜吳越國賢德夫人珠翠冠帽等夏四月辛巳命王子寧遠軍節度使惟治
兼判奉國軍事秋七月辛亥教授王弟儀仗前鎮東軍安撫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保冬十月王遣元帥府掌書記黃舞簡入貢是月秋遣使至賜王生辰禮物十一月辛酉大閱于教場仍宴將帥
庚六年春三月乙酉丞相元德昭卒
德昭字明遠撫州南城縣人父仔昌任新撫饒信四州刺史淮南節度使檢校太傅仔昌之在信州也頗傾心於我屬衝睦作叛亦有掎角之力及為淮人所攻其下內叛遂奔於我武肅王禮以賓席惡其姓

氏乃更曰元因為錢塘郡德昭鎮東軍節度巡官錢塘縣令累授睦州軍事判官知台州新亭監始在信州仔昌使日者視諸子曰者指德昭曰獨此子非武官及學文其師授以文體文穆襲國命林鼎為丞相曰元德昭有輔翼之才兵機細務悉以委之尋拜丞相王即位禮遇彌至德昭厚重多謀臨事而不撓每屬嚴警議者盈庭德昭至則他論皆息軍中不備理者德昭以事論之無不聽服性嗜酒雖沉醉無所怠事晚年衰耗王見之謂左右曰吾向見德昭容色

吳越備史卷四

衰倦如一旦不諱人誰輔吾因泣下德昭理家以孝愛聞每時序置酒環列凡席者凡四從常為詩云滿堂羅綺兼朱紫四代兒孫奉老翁及履疾自為埋文治後事終中外無不嘆息年七十有八謚貞正

乙巳建奉先寺于城西薦文考也夏六月戊午長洲縣民王安妻產三子秋七月北漢主鈞殂養子繼恩嗣九月北漢將侯霸榮弑其主而以繼元嗣子辰知福州彭武軍事王叔元瑣卒
瑣少強直好詩學武及長從征有功屢授是任凡在麾下者畏服嚴明無有敢犯處兄弟不疑待文穆及王盡臣禮以此上下和睦卒年六十有七
是月秋遣使賜王生辰禮物冬十月辛酉命世子建武軍節度兩軍副大使惟濬兩浙行軍司馬孫承祐入貢助郊祭也十一月癸卯皇帝南郊大赦改元開寶十二月己酉朔日有食之
大宋嘉祐元年丙申歲正月七日四代孫朝奉郎守尚書刑部郎中集賢殿修撰知梓州軍州事兼管內橋道使提舉戎瀘等七州賊盜甲兵專勾當內溪夷

人公事上護軍賜紫金魚袋錢中李寫

大宋紹興二年壬子歲六月二十七日七代孫迪功

郎前河南府儀曹掾孫漢伏觀曾祖修撰所傳吳越

備史於蔡子發家遂取而歸復藏吾家焉在臨安府

寶蓮山寺題

吳越備史卷四終

吳越備史補遺

善本備史皆止於戊辰年而忠懿之事未終此卷不
如作自何人蓋參本傳及秦王貢奉錄家王故事為
之或以合於備
史今釐正之

開寶二年春正月制加王食邑三千戶實封六百戶是

月遠主明宸嗣位秋八月敕遣使至賜王生辰禮物并

御衣紅袍一副金鎖甲一副及駿馬一百頭

三年春三月王親饗五廟秋九月王遣子惟濬入貢是

月詔王出師伐富州王將起師尋以路遠詔止之

四年秋九月敕遣使賜王生辰禮物衣冠劍佩等物冬

吳越備史補遺

十一月皇帝南郊制加王食邑二千戶實封六百戶仍

改賜開吳鎮海崇文耀武宣德守道功臣

五年春三月建武軍節度使檢校太尉王世子惟濬貢

奉歸寶賜吳越國賢德順夫人珠翠冠幘各一幅秋九

月王遣元帥府掌書記黃彝簡入貢太祖謂彝簡曰汝

歸語元帥當訓練兵甲江南偏強不朝我將討之元帥

當助我無信人言唇亡齒寒王密表謝且請師期冬十

月王親饗五廟復謁寶塔寺拜先生銅容

六年秋八月敕遣使賜王玉帶一條御衣一襲及生辰

禮物冬十一月二日大雪雪氣如煙

七年夏五月敕遣使奏文贊賜王襲衣玉帶玉鞍勒

馬各一車金器二百兩銀器三千兩錦繡一千段秋七

月敕詔王取常州

詔曰敕錢俶朕統御萬拜撫臨光庶推至誠而待物期

率土以歸心布惠行仁是予本志與師動眾非我願為

惟彼江南言修臣禮久被撫綏之化頗傾依附之心貢

封章則惟見恭勤修外貌則多從減降既云事大每欲

包荒甘言嘗信其赤心內念豈疑其奸計而又墨領誠

款願降冊封既禮分之未虧故我心之無間使人類至

詞旨愈專是以特降近臣俾其畧來赴闕頒宣優厚恩

禮殊隆在茲終日包藏一朝敗露不惟多方託故懇避

來朝而乃修葺城池選練軍旅教習戰陣抽點鄉兵為

捍拒之謀作攻守之備朝廷養寇垂二十年心狠貌恭

突然自敗向展為臣之禮適滋觀釁之方每云傾輸動

彰狡詐既行問罪須至與師今者禁衛出軍雲臺選將

寇期攻取直抵昇州卿任重統戎心專蕩寇况早者曾

披章奏具述事宜今驗姦兇果符陳請聞茲討伐必罄

忠勤今候了德裕到彼任三五日可部領兵士起發且

往攻取常州昆倚之懷寤寐無已故茲詔小想宜知悉

是月王密遣行軍司馬孫承祐入奏機事九月孫承祐

自京實密詔回師期定矣壬卯日命境內訓練士卒揀

閱兵甲是月敕遣內客使丁德裕賜王生辰禮物冬十

月敕授王東南面招討制置使仍賜御劍一口御甲一

副金鞍御馬一匹仍命丁德裕為行營兵馬都監又以

雲騎雄捷等指揮步兵凡千人輔王進攻常州是月庚

申王親率鎮國鎮武親從上直等都指揮使王諤等五

吳越備史補遺

萬餘人發自國城丁德裕為先鋒使是日天氣晴和風

色便順癸亥次嘉禾有氣黑色形如覆舟當行府之上

占者曰王氣也丙寅王率諸軍入毘陵前鋒所至賊望

風而遁有獲巨龜于旌門之下占者曰元武之應也戊

辰王次毘陵遂克關城常人以牙城自守王命營于九

營墩命親從指揮使凌超等分營四門命鎮國都指揮

使王諤攻江陰鎮武都指揮使金彥滔攻宜興並率水

陸田吳興出太湖而進十一月詔遣弓箭庫使王文寶

來宜諭仍賜湯藥以金盒盛封至是月王遷行府于

城南門金彥滔克宜興獲其令尉等官士卒凡二百五十人馬八十疋王即命金彥滔獻于京師十二月癸亥王親率軍將攻拔城寨殺賊軍二千餘人生擒六百餘人辛未又敗賊萬餘人於城北金陵大將盧絳有遁先城中既危金陵道大將盧絳幸萬翼日王命鈐轄使沈承禮等就告于京師

吳越備史補遺

四 照曠閣

軍州事禹萬誠遣觀察推官鄭簡降款于軍門且請命焉王從其請禹萬誠等詣行府待罪王賜以衣冠器幣等悉送于京師以請命又命羊酒置其家以安慰之江陰寧遠等軍沿江石橋等寨軍兵來降王悉宥之是月敕遣使來宣諭授王守太師尚書令加食邑六千戶實封九百戶仍賜湯藥及浴身法物等五月詔客省使丁德裕權知常州仍又敕遣上待禁李輝賜王襲衣玉帶玉鞍勒馬各一事金器二千兩銀器一萬兩錦綵一萬段詔王歸國是月王遣兩浙諸軍都鈐轄使沈承禮等率兵會王師于金陵先是金陵降人凡三千餘口至是悉分還本郡仍表奏之詔書表焉冬十一月王師克金陵僞主李煜出降

是日冬至軍中皆會飲承禮會諸將曰城中以我節序必有譙享備我怠矣宜出其不意以圖之乃召敢死士千人以火攻其城陷其東門士皆賈勇攀壘而上王師觀之亦攻其南燈危迫遂出降焉是月王乃表賀之復遣大將孫承祐上表請入覲十二月王克金陵有功敕遣東頭供奉官徐端賈賜王絲錦八對御衣一副金盃一頂金甲一副御酒一百瓶馳馬

吳越備史補遺

五

照曠閣

三百匹仍賜御札一通褒焉又賜王麾下孫承祐為平江軍節度使沈承禮為寧海軍節度使又賜為防禦使者三人為刺史者六人賞克金陵之功也是月詔許王入覲焉

救錢徽省所差鎮東軍支使王通今月二十八日走馬到闕奏今月十五日僞命知常州禹萬誠等歸附已安撫城中事具悉卿位高王霸天付將才門專衛社之勳世著勤王之節昨者親提銳旅取彼堅城勢孤而既紹援兵力盡而遂輸降款遂歷寒暄之候遂成克復之功永增史冊之光輝實協君親之任委甚為嘉賞不捨寐興故茲獎諭想宜知悉

吳越備史補遺

六 照曠閣

九年春正月庚申王發自園城先是太祖皇帝因王入觀敕遣供奉官張福貴淮南轉運使劉德音開古河一道自瓜州口至潤州江口達龍舟堰以待王舟楫之王其堰遂名曰大通堰又於京城之南敕建大第連亘數坊棟宇宏麗儲時什物供帳之類皆御王者賜名曰禮賢宅以俟王駐節焉一月辛丑王次寶應敕遣引進使翟守素至賜王湯藥以金盃盛之又賜金鞍轡馬二匹仍押御厨儀鸞翰林皆至焉甲辰王次泗川敕遣內臣至賜馬三百匹馳一百頭以載行李辛亥又遣內司有泊內臣至賜王夫人孫氏湯藥二金盃法酒五十瓶茶果五十盒是日次近畿皇帝詔山南東道節度使與元尹皇子秦王德昭迎勞仍賜法酒一百瓶果子一百盒翼日王至京師詔與元尹賜宴於迎春苑尋詔王居禮賢宅王未至前數日太祖幸其宅躬自謁視其恩禮如此戊午王朝見于崇德殿進賀平江南及允朝覲表貢奉犀玉帶及寶王金器五千餘事上酒一千瓶遂賜宴

于長春殿中席就燻火賜黃金照匣黃金鈔鏹及餅盤等皆御物也已未王進謝詔宴于後苑丙寅駕幸禮賢宅賜金二千兩銀三萬兩絹二萬疋又賜王世子建武軍節度使惟濬及陪臣通儒學士崔仁冀等絹帛有差是日王遣世子又進龍通犀帶二條金玉寶器五千事三月制賜王劍履上殿詔書不名進封王夫人孫氏為吳越國王妃封王女為彭城郡君仍詔內臣賜王妃湯藥法酒茶果等五百餘事翼日宰臣上言異姓諸侯王無封妻為妃之典上曰行自我朝蓋旌忠賢何必古也

吳越備史補遺

七 照曠閣

時又詔王宴於苑中獨太宗秦王侍坐酒酣上命王與太宗秦王叙昆弟之禮王叩頭陳讓再四翼日太祖將幸洛陽詔王歸國王懇請隨駕詔不許惟留王子惟濬從行是月王奉辭詔遣賜金器二千兩銀器一萬兩銀三萬兩對衣玉束帶玉鞍轡御馬一匹細馬五匹綾羅錦段二十八萬疋銀裝戎器八百事散馬一百匹衙墜腰帶絡繹衫等共二千事又賜王麾下將帥等官錢帛有差太祖謂王曰南北風土炎暑不同宜加調護卿可早歸又親賜密封黃綾包袱一封謂曰卿至途中宜齎視之王涕泣進言願三歲一朝上曰川陸迂遠當俟我詔旨即來次日王妃入辭中官賜金器三百兩衣着二千匹銀二千兩是月甲戌王離京師詔秦王賜宴於迎春苑敕遣引進使翟守素押翰林御厨儀鸞送至禮賢次日又遣入內小底乘驛至賜王湯藥二金盃王妃湯藥一盃金盃戊子王在舟中再拜乃密開所賜黃秋視之皆羣臣乞留王章疏也王既入朝文武羣臣屢上疏乞允及王起行夏四月丙辰王至國城內寅王命子惟治詣闕謝恩即日王視事移座于東偏謂左右曰西北者

吳越備史補遺

八

照曠閣

神京所在天威不遠顏咫尺某豈敢寧居乎五月太初
郊單制加王食邑三千戶實封一千戶秋八月敕遣進
奏使汪知果至賜國信及生辰禮物冬十月太祖宴駕
太宗即位大赦改元太平興國敕詔以封命論王美為
開封尹齊王德昭為永興節度武功郡王德芳為興元尹
又敕遣侍御史雷德讓來告哀王率府僚將校等發哀王二日不食十一日不視
事十一月王遣元帥府衙內都指揮使王子惟道資通
天犀帶一條金器五百事玳瑁器五百事塗金銀香龍
等巨萬詣闕以為賀是月敕遣樞密都承旨武珍制加
王食邑五千戶實封一千戶仍賜龜魚背帶襲衣等是
月吳越國王妃孫氏薨

太平興國二年春二月敕遣給事中程羽來歸王妃之
賜詣王妃曰夏五月王下令以文軌大同封疆每
思凡百禦敵之制悉命除之境內諸州城有白露屋及
坊城物亦令撤去之秋八月詔遣翰林學士都承旨李
昉賜王生辰禮物是月王遣兩軍節度使世子惟濬入
朝修親禮也

吳越備史補遺

三年春二月六日王發國城三月二日次揚州敕遣閩
門使梁迥內班閻承翰來賜王湯藥茶酒及押諸司官
迎接七日次洪澤驛敕遣供奉官李思彥至賜王湯藥
一金盒玉鞍轡馬一匹散馬三十四匹玳瑁毛紅暖衣
等物及賜從行將校有差十五日王次宿州又遣入內
小底副行首蔡守恩責詔至賜王龍茶三觔以金盒盛
之御酒二十瓶荔枝鵝梨石榴共六百顆以銀裝籠子
盛封十七日王次永城時太宗敕遣王世子兩軍節度
使惟濬迎候以內班李神佑領翰林儀鸞御廚諸司隨
世子至賜御筵一席是日王即遣節度使孫承祐先責

吳越備史

表詣闕陳謝是月二十三日王次陳雷孫承祐自京至
傳宣撫問二更圍門使梁迥又至復傳宣撫問二十四
日王至京師敕詔皇太弟開封尹廷美賜宴于迎春苑
仍遣賜王對衣八事玉排方履帶金器一千兩銀器一
萬兩細衣三千疋玉轡鞍馬一匹是日王安居于禮賢
宅二十六日朝見于崇德殿謝恩及謝差親王迎接賜
宴于長春殿王進法酒五百瓶金銀器物三千兩綾錦
一萬事龍鳳香等二萬事翼日遣使賜王生料羊二百
口法酒三百瓶粳米二百石雜買錢一萬緡草料柴灰
稱是又賜從行將校等官錢三萬緡二十九日遣內司
貢來賜果子二千盒法酒一百瓶蒸羊食物等十貫三
十日詔王宴于後苑王復進寶王金銀酒器等三千兩
通天犀帶一條龍鳳龜魚帶六事時太宗命射每中的
者即進金銀器三百兩太宗中的者六夏四月八日詔
王宴于崇德殿二十三日宴王于後苑二十六日詔王
宴于南郊御莊王又上酒器金銀器皿等共二千餘兩
王酒酣至暮而歸第次日遣內司貢賜王御衣紅袍一
副細衣六事寶帶一條金銀酒器三千兩細馬四匹御
馬一匹儀鸞一副是日王進拜表謝恩仍請以吳越封
疆歸于有司優詔不允

吳越備史補遺

表略曰伏有懇誠貯于肺腑幸因入覲輒敢上言蓋
虞神道之害盈必冀天時之從欲臣近蒙賜劔履上
殿詔書不名仍以本道召募卒徒嘗營戈甲特建國
王之號并增師律之嚴皆所以假其龍名誇於隣國
方今幅員無外名數洞分豈可冒居自雅公議合從
省罷以正等威除本道軍甲器且已會奏納外所有
封吳越國王及天下兵馬大元帥職名並乞解罷凡

是月六日乃下詔從之
詔曰卿世濟忠貞志遵憲度承百年之堂構有千里
之江山自朕兼臨來修親禮觀文物之全盛嘉書軌
之混同願親日月之光遠忘江海之志甲兵樓櫓既
悉上于有司山川土田又盡獻于天府舉宗效順前
代所無書之簡編永彰忠烈所請宜依
於是所部州十三縣八十六戶五十五萬七千七百一十
一萬五千餘民籍倉庫盡獻于朝帝御崇元殿受之是
王麾下將校軍佐聞之較陞揚州為淮海國制王依前
皆賜哭日王不歸矣較陞揚州為淮海國制王依前
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改封王為淮海國王食邑一萬

吳越備史補遺

是月六日乃下詔從之
詔曰卿世濟忠貞志遵憲度承百年之堂構有千里
之江山自朕兼臨來修親禮觀文物之全盛嘉書軌
之混同願親日月之光遠忘江海之志甲兵樓櫓既
悉上于有司山川土田又盡獻于天府舉宗效順前
代所無書之簡編永彰忠烈所請宜依
於是所部州十三縣八十六戶五十五萬七千七百一十
一萬五千餘民籍倉庫盡獻于朝帝御崇元殿受之是
王麾下將校軍佐聞之較陞揚州為淮海國制王依前
皆賜哭日王不歸矣較陞揚州為淮海國制王依前
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改封王為淮海國王食邑一萬

戶實封一千戶仍充天下兵馬大元帥仍改賜家准銀
海崇文耀武官德守道功臣以王弟宏儀去信並為親
察使以王子惟濬惟治並為節度使十三日賜王准海
國王金印一面仍賜禮賢宅為永業十五日又授王子
惟演惟灝及未官者子弟并麾下將校孫承祐沈承禮
並為節度使等官有差又賜幕府宰相而下拜官者二
千五百人二十三日詔王妻于長春殿至暮歸第六月
四日詔王妻于後苑命世子惟濬侍坐泛舟于宮池十
五日遣入內小底賜王湯藥四金盒對衣肆事八寶玉
帶一條法酒一百瓶二十四日詔王妻于御莊秋七月
命京城張燈於王宅第前後賜設燈山陳樂聲以寵之
十八日詔王妻于崇德殿命世子惟濬侍坐焉二十六
日遣使至王第慰問仍賜茶藥一金盒八月六日詔王
親麻以上親並赴關授以官爵九日命以杭州伶人馬
迎恩等四十五人賜王俾備旦夕宴樂十四日詔王妻
于後苑泛遊宮池二十四日遣內使賜王生辰禮物九
月九日詔王大宴于長春殿歡樂終日二十日王忽染
疾太宗傳宣旦夕遣使撫問二十五日又遣內司賞賜
王茶果湯藥等冬十月七日王進朝謝賜宴于後苑十
一月朔太宗南郊禮畢詔加王食邑二千戶實封一百
戶十二月八日遣使賜王蒸羊食物茶果等共十二價
法酒一百瓶二十五日詔王賜宴于長春殿至暮歸第
特輟御前二大燭送焉
四年春二月王入朝賀大宴于苑中太宗顧王甚厚
飲必命酌王大醉及罷拜不能興太宗仍以金裝擔子
送王歸第仍以賜之是月車駕征太原王請從行翼日
詔中使別押諸司供帳御廚從王每旦夕傳宣撫諭錫

資殆無虛日王小心畏慎每晨趨闕必先至官門候寢
以待一日夜漏四鼓清蹕啟行時風雨大作諸節鎮無
一人至者太宗見王與世子惟濬稱嘆久之謂王曰卿
中年宜避風冷自今入見不須太早仍輟御前二大燭
賜焉又召王旦夕宴飲一日中頓賜王從官酒食并衛
士羊肩卮酒觀其飲啖太宗見其雄壯因顧王王進曰
正所謂如虎如龍如熊如羆上大悅翼日會劉繼元降
上御連城臺誅中軍先亡命於太原者時大臣皆侍坐
太宗顧謂王曰卿能保全一方以歸於我兵不血刃深
可嘉也仍賜紅袍一副玉鞍轡馬一匹細馬二匹又賜
世子惟濬細馬一匹綠衣一副秋七月車駕凱旋大行
封賞中書進擬加王食邑一萬戶實封一千戶以麻卷
八御筆改增加王食邑二萬戶實封二千戶是月二十
六日王入朝賀進金銀器三千兩錦綺二百疋即宴王
于苑中又命世子惟濬侍坐八月二十四日遣中使賜
王生辰禮物冬十月六日遣內使賜王法酒二百瓶御
食八價十一月十二日宴王于長春殿十二月十九日
詔王宴于崇德殿酒酣至暮歸第

中使賜王生辰禮物九月十一日王進朝謝于崇德殿
復上金裝定器二千事水晶瑪瑙寶裝器皿二十事瑯
瑚樹一株冬十月二十一日詔王宴于朝元殿至暮又
以金裝肩輿送王歸第仍以賜焉又以御前二大燭前
導十一月戊午駕幸大明府王請從駕詔許賜王肩輿
昇從行七日太宗獵於城之東時風寒頗嚴令中使傳
宣俾王先回是月二十日車駕還京
六年春正月王風恙復作遣尚醫中使絡繹而至自是
賜免朝二月太宗南郊禮畢制又加王食邑一萬戶實
封一千戶夏五月王尚在風疾遣中使以紫白水晶茶
子盛以金盒雜寶文林茶枰賜王且諭曰朕萬幾之暇
頗留意卿疾未痊宜用此自怡一日內臣趙海常被酒
詣王府第將吏以為傳詔者至稟于王即進寢室見之
海因問王疾何如王曰足疾已久沉痾今又加之風眩
海探懷中出藥百粒以奉王時王方命茶盡餌之諸子
孫及左右惶懼憂駭計無所出海既去家人皆泣蓋有
所疑也王笑曰主上待我甚厚中貴必良藥也翼日大
宗聞之大驚即遣中使撫慰乃杖海脊二十柱枯坐海
於王第門者三日然後流海島王遣世子惟濬陳謝太
宗撫問久之又賜湯藥一金盒六月十一日王復貢黃
金三千兩白金一萬兩秋八月二十四日遣內使賜王
生辰禮物翼日駕幸禮賢宅王疾尚未痊出迎拜不能
興太宗親曳之撫問再四王侍坐進茶太宗仍賜細茶
果二十盒祛風法酒二十瓶又賜王子以下絹帛有差
冬十月一日王朝謝于文德殿太宗大悅攜手撫問良
久遂賜宴于長春殿謂王曰卿恙稍可天氣嚴寒宜避
風冷自後免入朝王稽顙陳謝十二月二日遣中使賜

獸放一千擔柴米稱是

七年春三月太宗貶秦王廷美為西京留守夏四月王
風疾復發太宗遣中使慰問賜王湯藥一金盒又遣入
內小底以龍鳳簪飾王終日秋八月二十四日遣中
使賜王生辰禮物翼日王遣子惟灝進謝黃金銀器皿
五千兩八年春正月十三日遣中使賜王珍珠寶燈一
座仍命坊市張燈于王第前後俾王怡悅三月三日詔
加王食邑二千戶實封五百戶夏五月遣內使賜王珍
珠黃犀象一龍香涼茶二十勛秋八月二十三日遣使
賜王生辰禮物翼日王遣子惟灝貢上白龍腦香一
百勛金銀陶器五百事銀二萬兩黃金一千兩冬十月
王以天下無事兵革偃息乃讓大元帥及國封表上但
許罷兵柄其國封如故仍加王食邑三千戶實封五百
戶十二月六日代無比遣中使賜筵一席以儀鸞迎送
王第近

吳越備史補遺

雍熙元年春二月二日上幸太乙宮路由禮賢宅王力
疾出見于道傍上駐轎撫諭至于再三及駕返命取他
路歸道中使諭王恐煩迎接徑由他路歸矣夏四月十
三日遣中使賜湯藥二金盒秋八月二十三日遣中使
賜湯藥賜王生辰禮物冬十月華山陳搏號希夷先生
謁王王問先生得養默之道搏曰山野之人何神神仙
黃白之術也十一月十一日太宗郊禮禮畢進封王為
漢南國王崇文耀武宣德守道功臣王
二年春正月太宗以王善於草隸遣中使取王草書筆
迹王以風疾手不能握筆命將往時所書絹圖草字遣
世子惟灝同中使以進下詔獎諭仍賜金匣玉硯一副
龍鳳墨一百挺紅絲筆一千管盈丈紙二百軸白絹三

吳越備史

百正幕府宰相消朝中大臣文士撰恩賜漢南國王金
匣玉硯詩文進上觀覽命黃綢圖本遣賜王夏四月召
王宴于後苑帝曰春氣暄和萬物暢茂四海安寧朕當
以天下之樂為樂宜令賞花賦詩五月駕幸禮賢宅撫
慰久之命王取平日所書隸書觀看太宗太悅收取數
幅翼日遣中使賜王御筆二百枝龍墨二十挺紅袍一
副秋八月二十三日遣中使賜王生辰禮物九月九日
召王扶疾宴于崇德殿是日楚王元佐廢為庶人
元佐太宗長子也聰敏鍾愛之因力救秦王廷美貶

吳越備史補遺

不解遂發狂會重九宴諸王元佐以新瘥不預諸王
歸過元佐遂恚曰是棄我也因夜縱火焚其宮太宗
怒遂廢之

冬十月遣內使賜王夫人龍鳳珠冠一頂金三百兩銀
二千兩十一月十五日遣中使賜王幕府將校幣帛又
加授王子惟治等九人官爵有差

四年春二月太宗以王疾未痊詔免入朝改封南陽國
王仍賜領南陽節鉞加食邑二千戶實封一千戶麻降
王復抗表陳讓國事表四上四月王將赴南陽詔免入

辭賜御衣一副襲衣玉束帶一條金器一千兩玉石器
皿一百事銀器一萬兩仍詔山南道節度使王子惟濟

送王至尉氏縣詔雍州團練使王子惟道韶州刺史王
子惟灝並從王行是月二十六日王發京師詔遣中使

賜御酒二百瓶龍茶一勛櫻桃二金盒仍遣中使押諭
林儀鸞御厨送王五月王遣子惟灝詣關謝恩貢上蒸

山寶樹一座紫金獅帶一條金銀器皿共一萬兩太宗
撫問再四六月太宗命韶州刺史王子惟灝歸加王食

邑五千戶實封三百戶仍賜國信湯藥二金盒茶餅二

吳越備史補遺

王

吳越備史

十圍寶帶一條金器一千兩銀裝器皿稱是又賜王子
惟灝銀二百兩秋八月王不康敕遣東頭供奉官高品
尚醫李審并王孫相繼而至又遣中使王首宿至賜王
生辰禮物仍令撫問王四上表讓國王敕遣給事中崔
瀨改封王為許王加食邑一萬戶實封二千戶仍改賜
安時鎮國崇文耀武宣德守道功臣瑞拱

元年春正月太宗籍田大赦改元二月敕遣中使進王
為鄧王加食邑一萬戶實封三千戶三月王遣子惟治

妻劉貢上金飾珠珀器皿五百事玉器二十事水晶燈
四事金二千兩銀二萬兩錦綺二萬疋羊二百口酒

二百瓶以為賀禮夏四月太宗命王子惟治歸賜王御
羅袍玉帶碼碯嵌珍珠酒器八對又輟御前金燭一

對以賜焉秋七月王不康太宗聞之敕遣中使王守文
翰林醫官王佑泊王諸孫駱驛而至又敕遣供奉官詔

加王食邑三萬戶實封五千戶仍賜撫問及貢御藥一
金盒八月疾稍痊遣子團練使惟道詣關謝恩貢上黃

犀一大玉帶四金飾酒器一千事黃絹草書八幅隸字
四幅太宗聞之撫問再四是月敕遣皇城使李惠河州

團練使王繼恩同王子惟道賜王生辰禮物國信至王
扶疾拜命與來使燕接極歡二十三日補時王子寢齋

之西軒命左右讀唐書數篇命諸子孫誦調章詩什數
篇未訖而風恙復作四鼓而薨是夕大流星墜于正寢

之上光燭滿庭

王以天成四年八月二十四日四鼓而生復以瑞拱
元年八月二十四日四鼓而薨以生記薨實周一甲

子矣
即日王繼恩先還京報訃太宗聞之哀悼不已詔廢朝

吳越備史補遺

王

吳越備史

七日復救王繼恩押入內班賈繼勳護喪歸于京師冬十月二十四日王喪發南陽十一月二十二日至京師太宗復發哀詔權窆于城東別墅即日命有司致祭翌日遣中使賈御筵一席致獻于王喪次前二十五日太宗御文德殿命工部侍郎郭贊持節追冊為秦國王太定諡曰忠懿二十八日復遣工部侍郎郭贊致祭于喪次十二月十八日遣中使獻茶湯于喪次

吳越備史補遺

照曠附

服送三十里仍命有司撰碑文王任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國王凡四十年為元帥三十年窮極富貴履履之盛近代無比王性儉素自奉尤薄常服大帛之衣帷帳稱稱皆用紬絹紫纒食不重味稟性謙和未嘗忤物在藩日每有朝廷使至接奉勤厚進貢之物制作精妙將遣使必陳列于庭北而焚香再拜而遣之初廢王嘗于山亭擊鼓聲聞於外守衛者遽以聞王王曰吾兄以閉適為懷非鼓樂不歡乃命裝金魚水鼓四面奉之國人聞之感王孝友有涕出者由是廢王無憂廢之恨終以疾卒太平興國中趙普再入相盧多遜罷為兵部尚書一日普召王世子惟濬至謂曰朝廷知盧多遜求取元帥財物極多今未鞠劾者恐累元帥耳請具所遣之物列狀上之惟濬歸白王王曰主上英明凡大臣有過即自行何用狀上惟濬懼普因與僚吏等再三堅請曰若不預言事恐不測王曰且姑休矣我當取案籍考視之於是盡取當時簿籍命火焚之即召惟濬至謂曰我入朝之初荷家上殊常之遇故左右大臣咸有餽物非獨盧相也豈可見人將溺而加石焉汝等少年慎勿為

吳越備史補遺

照曠附

吳越備史補遺

此禍福我自當之惟濬等惕懼而退普聞之召惟濬至深自嘆服稱王寬洪大度事遂寢王博覽經史手不釋卷平生好吟咏在國中編三百餘篇曰曰政本國相元德昭翰林學士陶穀皆撰集序其後文信公搜訪遺塵總集為十卷恭換後序行於世時天禧四年文信公系機衡之命特詔尊王為尚父王自國初供奉之數無復文案今不得而書唯太祖太宗兩朝入貢記之頗備謂之供奉錄今但取其大者如赭黃犀帶龍鳳龜魚儂人鰲山寶樹等通犀帶凡七十餘條皆希世之寶也玉帶二十四紫金獅子帶一條黃金九萬五千餘兩銀一百一十萬二千餘兩綾羅錦綺二十八萬餘疋色絹七十九萬七千餘疋金飾玳瑁器一千五百餘事水晶碼礮玉器凡四十餘事珊瑚樹一高三尺五寸金銀飾酒器一十四萬餘事金銀龍鳳船舫二百艘銀裝器械七十萬事白龍腰二百餘觔王自入朝至歸國復入朝太祖太宗所賜金器并金物六萬四千七百餘兩銀器四十二萬八千八百餘兩玉器一萬七千事寶玉帶四十二條錦綺羅統一十六萬六千三百餘疋御衣并袍襲衣等金盛六頂金甲六副金玉鞍轡御馬一十六匹細馬四十八匹馳三百餘匹散馬二千七百一十一匹金印四顆玉冊二御劍二口法酒三千餘瓶衙墜腰帶三千事鳳冠四頂他物稱是

吳越備史補遺

照曠附

吳越備史補遺卷一終

吳越備史後序

備史者備五代之史也歐陽氏曾作五代史矣何以備為曰歐陽氏之史非信史也曷言乎非信史也當是時藩鎮僭亂西川王氏稱蜀荆海楊氏稱吳南海劉氏稱漢長溪王氏稱閩皆竊大號帝制自為我武肅王獨處吳越之邦臣事中國永年號其諸國或通姻親或建聘好皆以龍衣玉冊暨書疏等勅王自大王笑曰此欲駕吾于鎗炭上耶吾以去偽平賊承天子嚆庸之命至于封建車服之制悉有所由豈圖一時之利乃同爾輩所為耶却之不納其守節也如此歐陽氏乃欲以求玉冊改年號一事損王盛德可謂信乎歐陽氏之言曰唐莊宗入洛鑿遣使貢獻求玉冊莊宗示下其議于有司羣臣皆謂非天子不得用玉冊郭崇勳尤為不可既而計之乃賜鏤玉冊金印鏤因以鎮海等軍節度授其子元瑾自稱吳越國王肅潤考同光元年我武肅王獲傳國璽不敢僭有急獻之於朝三年秋八月敕遣大臣李德休真瑛等持節備禮賜黃金印玉冊時有司有備竹冊銅印者唐主曰尚父元老不當待以人臣况已封建乎玉冊之賜實莊宗意也非王求也使王果有僭天子之禮之心何不收玉璽以自侈顧乃納國璽以求玉冊耶求玉冊大事也苟有是求則求玉冊之使何得不書某姓名乃僅曰遣使貢獻耶且賜冊之日直封吳越國王又授其四子為節度文穆王仍以太師兼中書令領西浙何又曰以鎮海等軍節度授子某而自稱吳越國王耶此其不可信者一也歐陽氏又有言曰五代十國稱帝改元者七吳越荆楚常行中國年號然余聞於故老謂吳越亦嘗稱帝改元而求其事迹不可得頗疑吳越後

吳越備史後序

照曠附

吳越備史後序

吳越備史後序

照曠附

吳越備史後序

自諱之及芻采闕楚南漢諸國之書與吳越往來者多矣皆無稱帝之事獨得其封落星石為寶石山制書稱寶正六年辛卯則知其嘗改元矣辛卯長興二年乃鏤之末世也肅宗又攷辛卯長興二年安重海前誅我王致仕方起位亦初復何得遽有封石之事且此石不知落子何地封于何所制書何不傳於世而獨為歐陽氏所得邪夫欲求其事迹不得采諸國往來之書又不得而強以落星石為寶石且因寶石之名懸擬寶正年號以是掩而實之然邪否耶此其不可信者二也至于曰重飲曰殘刑曰掠商賈寶貨其言固盡反我王之所為具不足辨大要欲以一己之私見掩百世之公議其為非信史也明矣今觀備史一書約而達簡而該自武肅以迄忠懿三世五王八十餘年無鉅不書無微不錄無溢說無諛詞其言皆實而有據顯而可徵不誠煌煌乎五代信史哉謂之備史宜也舊本武肅王分二卷文穆王一卷忠獻王一卷忠遜王附之大元帥吳越國王一卷補遺一卷今但以武肅王二卷合為一卷餘悉遵舊不敢同異作備史者誰武勝軍節度使書記范公炯巡

吳越備史後序
吾祖武肅王國於吳越傳文穆忠獻忠懿忠遜凡五王宋書記范公炯巡官林公禹授備史記其顛末較正史特核而詳云夫以武肅之誅亂討暴嗣王之保境安民卒能封府庫籍郡縣以歸命其主此其豐功盛德所以銘彝鼎而著旂常者及於一時而傳於萬世聞者莫不樂道之而况為其子孫者乎間考歐陽氏五代史於吾祖不無異論家礎日既嘗辨之及讀蘇文忠奉教所作表忠觀碑其言獨與備史所載略同且云其有功于朝廷甚大有德於斯民甚厚此誠千古公論哉而余小子竊猶惓惓於是書者蓋以數百年來鑄版僅存雖裔孫某某累加考訂而不能印布以廣為流傳則五王之功德將遂泯沒而仁人孝子其不戚戚于心者幾希故不揣茫昧於刷印後敬書數語附於卷末亦欲以廣示宗人毋致廢墜非敢夸大其辭以與從來有國家者之內外史並絮長較短也

吳越備史後序
吳越備史四卷補遺一卷明嘉靖間武肅十九世孫德洪得刊卷首有與地圖世系圖十三州考馬蓋臣為記四卷之末有宋嘉祐元年四代孫錢中平紹興二年七代孫錢漢二跋補遺前有小序謂舊本止於成化此卷不知作自何人蓋本傳及家王故事為之卷末有二十六世孫肅嗣二十九世孫道生二序是此書係德洪所刊而肅嗣道生後重訂者也

吳越備史跋
四庫所收之本提要云圖表俱佚今卷首與地圖即十三州圖世系圖即福王子弟官爵封疆表惟建醮迎祥迎事未載似又一本矣中興書自有前十二卷後增三卷書錄解題謂開運前缺三卷自宋季以來書已闕佚而卷目撰人名氏亦多異同今考核無從就是本脫訛重據通鑑備要十國春秋重加訂正而刻之十國春秋言錢儼著吳越備史遺事忠懿勳業志錢氏中興政錄若干卷則謂是書錢儼著而託名林范者亦非也據也嘉慶甲子嘉平既望虞山張鶴鶴識

官林公禹也肅宗再攷文穆王第十四子儼者宋開寶三年以吳越備史十二卷上忠懿王王嘉嘆錫資殊厚其平生著述有吳越備史十五卷備史遺事五卷其書湮沒不傳卷帙與此本亦不類今始闕焉不載其名

吳越第二十六世孫肅潤百拜謹撰

吳越備史

吳越備史

吳越備史

陸游撰

錢氏諱佐故以左爲上凡官名左字者悉改爲上此書所謂上右者乃左右

也

吳越在五代及宋興最爲安樂少事然廢立誅殺猶如此方斯時吾家先世守農桑之業于魯墟梅市之間無一人仕于其國者眞保家之法也開禧乙

丑九月四日山陰陸某書于三山書巢

文獻通考吳越備史九卷陳氏曰吳越掌書記范垞巡官林禹撰按中興

書目其初十二卷盡開寶三年後又增三卷至雍熙四年今書止石晉開

運比初關三卷

跋吳越備史

又吳越備史遺事五卷陳氏曰全州觀察使錢儼撰儼之弟也其序云備

史亦其所作托名林范而遺名墜迹殊聞異見闕漏未盡者復爲是編時

皇宋平南海之二年吳興西齋序蓋開寶五年也儼以三年代其兄儼刺

湖州

王漁洋跋云吳越備史五卷武勝軍節度掌書記范垞節度巡官林禹撰

事止忠懿王俶戊辰年又補遺一卷明兵部尙書王遵序于著五代詩話

頗刺取之

四庫提要補正

胡玉繩撰

吳越備史四卷補遺一卷

載錢鏐以下累世事蹟考陳振孫書錄解題載錢儼之弟儼著吳越遺事有開寶五年序又謂備史亦儼所作託名林范今是書四卷之末有跋二首一

題京祐元年四代孫中孚一題紹興二年七代孫休渙如據書中所記而言

則當從錢鏐起算不當從錢儼起算所稱四代七代顯據作書者而言則振

孫以備史爲儼撰似得其實

十七史商榷九十七云歐史吳越世家篇首但云錢鏐字具美杭州臨安

人絕不及其先世蓋其出本微而備史第一卷以鏐爲唐武德中陪葬功

吳越備史提要補正

臣漳州大都督巢國公九隴八代孫又歷敘其曾祖沛唐宣州旌德縣令

父寬威勝軍節度推官職方郎中守太府少卿殆不可信薛史世襲列傳

篇首亦不言鏐祖父而敘至鏐實後父寬自言家世田漁爲事未嘗貴達

見錢車徒維盛走竄避之則知備史之誣玉綱案宋史藝文志亦以此書

爲錢儼託名蓋本振孫撰氏目錄云錢氏諱佐凡左皆改爲上書中所謂

上右乃左右也張氏藏書續志有黃廷鑑校本四卷并載黃氏手跋云吳

越備史一書敏求記云家藏舊本四卷忠懿王自乾祐戊申至端拱戊子

終始歷然無所謂補遺者又如錦城被寇命道士闕邱方遠建醮及迎釋

迦舍利建浮圖諸事今本皆失載案所云今本即此刻本明十九世孫德

洪所刊也聞陳子準藏有舊鈔善本假以相勸書四卷無補遺敏求記所

舉今刻本失載數事皆備載無遺其書與刻本異同詳略頗多今皆一
一校補中如紀閩邱方遠之卒下注方遠事迹及梁貞明詔敕脫佚有至
一兩葉者不第如敏求記所云也書中諸王名字皆闕而不書即嫌名劉
字亦以彭城二字爲代其爲此書最先之本無疑惟明刻本第四卷止乾
祐戊辰末載嘉祐丙申錢中孚紹興壬子錢漢兩跋知此書在宋時已有
脫佚非盡德洪刊刻之謬也丁氏藏書志有鈔校本四卷補遺一卷云文
獻通考吳越備史九卷陳氏曰吳越掌書記范垺巡官林禹撰案中與書
目云其初十二卷盡開寶三年後又增三卷至雍熙四年今書止石晉開
運比初又闕三卷只九卷又吳越備史遺事五卷陳氏曰全州觀察使錢
儼撰儼之弟也其序云備史亦其所作託名林范而遺文隱迹殊文異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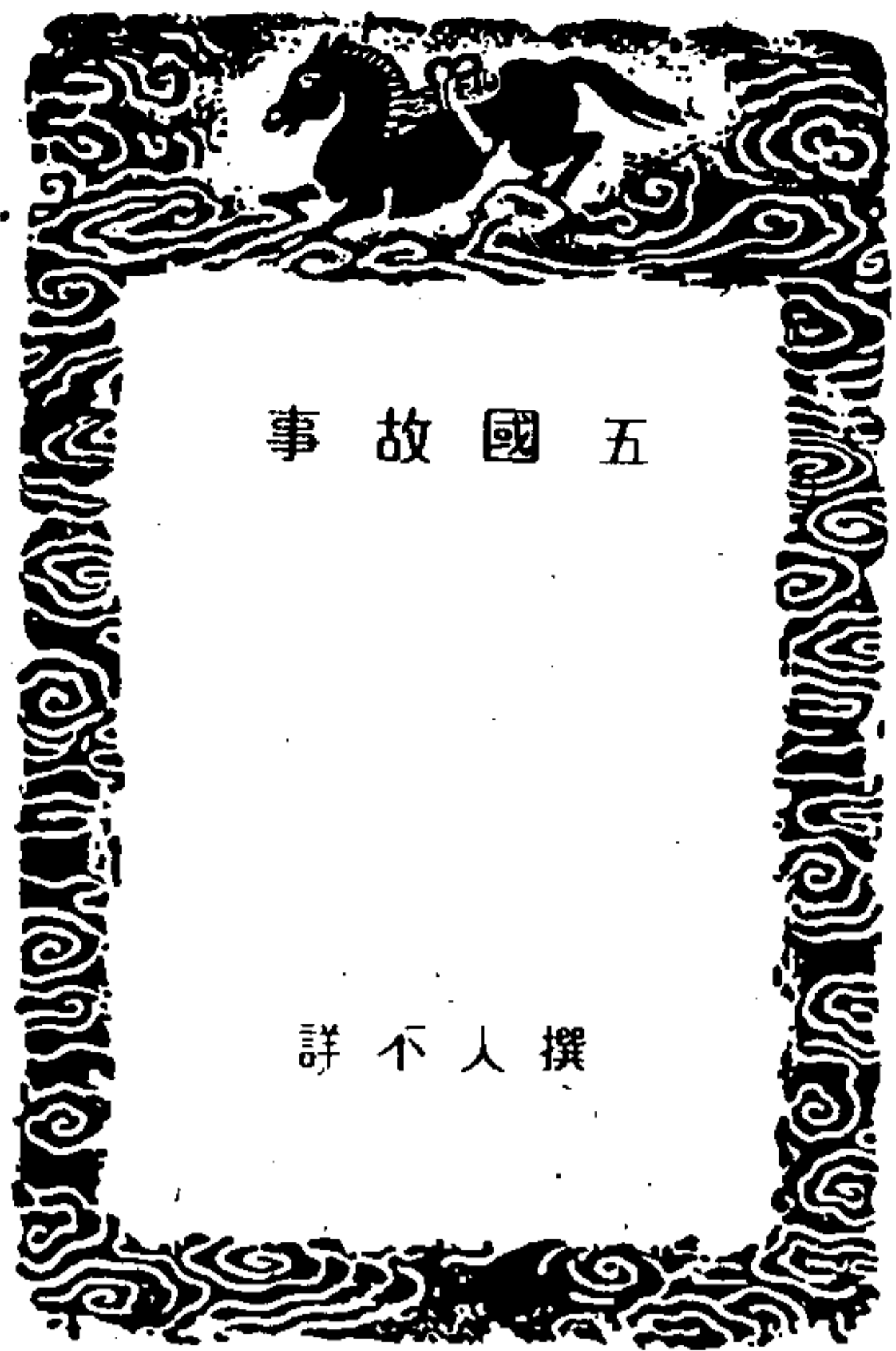
吳越備史提要補正

闕漏未盡者復爲是編時皇宋平南海之二年吳興西齋序蓋開寶五年
也儼以三年刺湖州康熙乙未吳焯云案此編五卷似與通考後一條合
而實非也今以前一條所記之年考之此編第三卷已盡石晉開運四年
依陳氏當止此今第四卷盡開寶元年陳氏所云闕者已全豈散佚後復
得耶抑後人增補耶陳氏云又增三卷至雍熙四年今補遺一卷終儼之
世考宋史儼卒於太宗端拱元年即雍熙四年之明年陳氏志其闕今并
仍其舊矣今觀補遺卷首原稱後人增補因前補者既闕而後人重補之
第探本傳與家傳以足成此書耳至第四卷末有錢中孚錄寫題名錢漢
又署跋尾洵爲儼所撰原本古今卷帙或有歸併第十二卷不應簡略如
是當求儼原序考訂也又記云偶得吳越二十四世孫受微刊本其中小

吳越備史

傳頗多刪節其後序題跋萬曆庚子此本前有馬蓋臣論亦屬嘉靖間
定本至萬曆時不知何以又有刪削此鈔本爲當時林范原撰本亦未可
定也據受微刊本武肅王二卷文穆王忠獻王吳越國王各一卷凡五卷
吳越補遺一卷云是越中比部德洪所纂則前有錢中孚跋尾者原是五
卷此鈔本標題誤也卷帙雖合稽之陳氏之論究難定此本爲林范原本
末附受微輯吳越雜考一卷玉籍案據此則以補遺爲德洪撰者萬曆受
微所刊本當屬可信而敏求記以爲馬蓋臣所續始以有蓋臣論而闕也
涵芬樓有影印吳亞鳳鈔本起乙未乾符二年訖戊子端拱元年張元濟
跋云陳振孫書錄解題有是書九卷謂中興書目其初十二卷盡開寶三
年今書止石晉開運尚闕三卷案石晉開運至宋開寶凡二十餘年卻當
在後三年之數是書實起唐僖宗乾符提要稱爲起石晉開運前闕三卷
云云陳氏實無此語然其書既僅存九卷則亦與此不合也此避武肅諱
諱凡劉姓悉改彭城又避忠懿諱凡官名左者悉改上又左右俱作上右
遇文穆忠獻名俱空格或作諱字宋諱匡字有注名犯太祖諱上一字者
蓋所據爲成書後最初刊本矣

吳越備史提要補正



五國故事

詳不人撰

五國故事卷上

劍光閣鈔本開雕

偽吳楊氏

先主行密 唐淮南節度使中書令終吳王渭

借號乃追冊為武皇帝廟號太祖

渥不借號渭楊氏乃

渭稱大吳皇帝

偽唐李氏

先主 偽唐高祖

嗣主 偽唐太宗

五國故事二

後主 入朝封遼命侯旋封隴

前蜀王氏

先主 建偽蜀神武孝德明

後主 行歸降唐明宗

後蜀孟氏

先主 知祥偽蜀文皇帝

後主 昶封楚王諡曰恭孝

偽吳先主吳王行密廬州合肥人力舉三百斤微時居

常獨處必見黑衣人侍其側後既有衆遂令部兵悉以

黑籍其首號曰黑雲都行密之妻兄朱延壽始為行密稱薦旋至壽州節帥而延壽潛以宗姓通於梁祖將規淮南行密乃謀去之且慮召之不至遂詐為目疾凡三年其妻旦夕視其動靜以為信至於私於隸僕悉避餘人唯不避行密密一日謂其妻曰吾日疾不瘳矣諸兒且不克省軍府之事當屬於舅汝宜召之其妻自以書召延壽既至行密處正廳潛兵以見之俄而開目曰數年不見舅今且果相親延壽惶駭遂叱勇士執而殺之仍廢其妻焉行密雄豪而頗有度量蘇州刺史成及

五國故事三

二知不足齋叢書

及浙之八都也後為彰義軍為部所叛執送行密密以其厚重位直頗重之舍於正廳之後房室間亦有劍甲之類而行密盛暑中日以單衣而至與及飲膳了無疑忌之色及又嘗抵行密內室見行密方起盥漱而右手擊一沙羅可百餘兩水滿其中而洗項則力舉三百斤不謬矣渥密長子既襲父位遂舉兵克江西虜鍾氏而歸先是謠言云楊老抽嫩髮堪作打鍾槌此下有聲猶求率不堪嗣父事乃同謀害之而立其弟渭槌折之言蓋冥符也初溫之與類同謀害渥實戊辰歲夏六月也

五國故事上

四知不足齋叢書

議既定其夕將取類已先入而溫使告類曰今非番直不欲俱入慮其謀漏泄請類獨訖其事然後見報類諾之其夕既殺渥遂召溫溫乃詣城門大哭曰張類弑逆殺害老令公耶君矣軍眾皆為之哭其夕遂殺類立楊渭渭以溫兼左右軍政焉渭既為主至己卯歲建偽號先是梁受唐禪楊氏遂不復朝貢因稱天祐十六年為武義元年開一年渭卒乃以其弟丹陽王溥襲位偽諡渭為宣皇帝焉朱瑾者楊氏之名將也徐溫既出鎮潤州以其子知訓知廣陵政事謂之政事僕射瑾與知訓有通家之好嘗使知客詣知訓之第知訓纔二十餘頗以聲色為務而潛與知客通取其所佩綃巾知客懼歸以告瑾瑾頗銜之一日楊氏會鞠於廣場知訓與瑾立馬觀之馬首相接瑾因指知訓曰那日綃巾希以見還知訓知事泄且慮瑾為變翌日遂諷楊氏出瑾為歷陽瑾知為知訓所排將整行計密有圖知訓之意及知訓詣瑾告別時盛暑瑾以水徧灑廳事皆汪洋不可駐足乃直抵其內瑾大設宴以待之出愛姬姚氏薦酒乃獻名馬瑾愛其馬夏以羅轉冬以錦帳覆之知訓納拜於瑾瑾以手板擊殺之截其首提入以見楊氏聞變乃閉諸門且曰伊自有阿爺處置是事瑾以楊氏不見納遂踰城而出因墮城下折足乃自剄吳人暴其尸於市蟲蛆不犯即日其事聞於昇州知訓謀於宋齊丘丘曰請明公即今渡江定其事仍馳間令公命公即溫也則政事之任歸公矣不然令公當以諸子入代明公無望矣知訓立從之溫聞知訓已入遂因而許之知訓既代知訓以厚重清儉鎮撫時俗頗革知訓之道矣徐溫嘗入觀知訓密聞於楊氏曰溫雖臣之父忠孝有素而節鎮又觀無以兵仗自從之例請以臣父為始乃命溫悉去兵仗而入既洎知訓之第侍奉彌謹初更睡覺見有侍於牀前者問之曰知訓溫因道其休息知訓不逮及再寤又見之乃曰汝自有政事不當如此以廢公家之務知訓乃退及溫中夕而與又見一女子侍立問之曰知訓新婦亦勞而遣之他日溫謂諸子曰事在二哥矣汝輩當善事之溫好被白袍知訓每遇溫生日必獻一日既獻而座客有諂溫者曰白袍不如黃袍好知訓遂斥之而謂溫曰令公忠孝之德朝野所仰一旦惑諂佞之說聞於中外無

乃玷短赫之名願令公無聽其邪言溫亦然之知誥慮
溫急於取國而已非其嫡不得以嗣故以是言之然內
謀其家外謀其國勞心役慮數倍於曹馬矣宋齊既
在知誥賓席溫甚疑之有石頭大師者溫頗加待遇而
齊亦寓於石頭之精舍一日溫謂石頭曰宋措大在
吾見子門下甚非純信之士慮其近習不以忠孝為務
師其察之石頭乃伺其所為而齊已察其意自是晨
出暮返歸必大醉或以花閒柳曲謳歌之辭以示之石
頭乃謂溫曰宋措大蓋狂漢耳不足為慮溫由是不介

五國故事上

五知不足齋叢書

意知誥之兄知詢以徐溫既卒乃代為金陵節制為政
暴急仍與知誥爭權知誥患之乃給以楊氏將申輔相
之命使知詢入朝知詢信之亟請入覲及至江都舍於
知誥之第且不得見知詢詰之知誥曰吾兄為政暴急
上知之將加譴責待罪於私第尚恐未暇况欲見乎
知詢由是始悔入覲尋處環衛之列焉行密四子渥涓
悉襲偽位唯濛為溥之長濛第十七而長於弓馬徐氏
忌之故不立而終構其罪自臨川王廢為歷陽公幽於
歷陽濛聞將有禪讓遂殺監守者與其下二馳赴廬江
詣周本本時為廬江節制本之子祚閉門不納本聞之
曰我家郎何以不見祚不答因執濛官之於外濛因殺
數人而卒徐氏使溺其家於江中知誥在相府嘗一日
不悅其夫人問之知誥乃告曰夜夢不吉以是為憂耳
夫人曰夢無吉凶在人議之耳有善護者請召之庶解
憂慮知誥因出廳事俄見周宗於庭下乃謂曰我昨夢
過順天門俄而仆地非凶邪宗亟拜賀曰此明公宜令
人策立也知誥大悅及宗入內室與夫人同席而飲後
使宗知鹽鐵職務家遂大富官至侍中焉徐氏將移楊

五國故事上

六知不足齋叢書

氏之祚乃以昇州為大吳西都揚州為東都聲言將遷
楊氏於江南改白沙為迎鑾鎮俄而逼禪稱楊氏欲入
道乃營室於茅山遷溥居之冊曰受禪老臣臣知誥謹
上尊號曰高尙思元崇古讓皇帝溥既渡江賦詩略曰
煙凝楚岫愁千點雨滴吳江淚萬行兄弟四人三百口
不堪端坐細思量及將遇弒方誦佛書於樓上使者前
趨溥以香鑪擲之俄而見害季氏以海陵為泰州置永
寧宮於州之門右遷其族以處使親信褚仁規為刺史
以專防護後周世宗渡淮季氏急使人赴海陵盡害之
知誥自以取國艱難乃志勤儉金陵雖升都邑但以舊
衙署為之唯加鴟尾欄檻而已其餘女伎音樂園苑器
玩之屬一無增加故宋齊已為其挽辭曰宮砌無新樹
宮衣無組織官樂盡塵埃皆其實也知誥即位改姓李
今書其舊名宋齊已既以徐氏啓慶開國之宴遂乘醉
大詬於筵上百僚悚然知誥隱忍而已吁開國祚首啓
宴樂台臣為之醜酒晉史所謂我使庾純罵爾於席上
爾又不改此之類也由是言之蓋非國祚延遠之兆耳
知誥疾革以其子景達類己欲立之時景達為成王居

五國故事上

七知不足齋叢書

守東都東都揚州也知誥乃密為書以召景達使入將付後
事醫官吳庭紹與知誥診候知其將終且召景達之事
遂密告李景使人追回其書時書已出秦淮俄而知誥
殂景乃即位其後吳庭紹送內職人罕知其由或云知
當畫寢夢黃龍遠其殿使人視之報曰齊王抱小殿
之柱而立知誥心喜乃定其儲位齊王即景之初封也
後為吳王本名景通即位改曰璟後周廟諱更名景
以二說相異未詳孰是又嘗以其事質於江南一朝士
曰非也徐溫既與張顛將謀弒而先擇其嗣主而溫
入宮中見白龍抱其殿柱明日早入果見溥涕洟衣
白衣抱殿柱而立心景在位嘗構一小殿謂之龜頭居
乃定之非李氏事也景在位嘗構一小殿謂之龜頭居
常處之以視事人有偵其所在必問曰大家何在在處

五國故事上

九知不足齋叢書

頭裏及後有內附之事人始悟焉景即位改元保大王
子癸丑開有狂人遍揚州市詬罵市人待顯德三年總
殺之又曰不得韓白二人殺之無噍類時朝廷廣順年
也人皆莫測顯德之號俄而周太祖南郊改元顯德世
宗襲位因仍其號至三年丙辰王師遂入淮南時韓侍
衛令坤白太師重過並為戎帥王師既入將屠其城而
二公戢兵淮人得過江而南者九眾悉如狂人之言周
師未南征而淮南市井小兒普唱曰檀來也眾頗怪之
及揚州建春門有本俗音而出於水次眾以為應

五國故事上

八知不足齋叢書

矣未幾王師入先鋒騎兵皆唱蕃歌其首句曰檀來也
方明其兆偽侍中周宗既阜於家財而販易每自淮上
通商以市中國羊馬及世宗將謀渡淮乃使軍中人蒙
一羊皮人執一馬偽為商旅以渡浮橋而守繼以兵甲
遂入臨淮雖金陵弛於邊防亦周宗務於貪黷破國之
釁有若此者為臣之咎不亦深乎煜景之次子本名從
嘉嗣偽位乃更今名有辭藻善筆札頗亦有惠性而尚
奢侈嘗於宮中以銷金紅羅幕其壁以白銀釘瑇瑁而
押之又以綠細刷隔眼糊以紅羅種梅花於其外又於
花開設絲畫小木亭子纒容二座煜與愛姬周氏對酌
於其中如是數處每七夕延巧必命紅白羅百匹以為
於其中如是數處月宮天河之狀一夕而罷乃散之
煜善音律造念家山及振金鈴曲破言者取要而言之
家山破金鈴破又建康染肆之榜多題曰天水碧尋而
皇家蕩平之悉前兆也天水碧因煜之內人染碧夕露
於中庭為露所染其色特好遂
名初煜建隆二年七月二十九日襲偽位於金陵因登
樓建金雞以肆赦太祖聞之大怒因問其進奏使陸昭
符符素辯給上頗憐之是日對曰此非金雞乃怪鳥耳
上大笑因而問昭符之對雖涉滑稽而能取悅上情

朝天又製新曲名之曰萬里朝天意謂萬里皆朝於己及歸降之後崎嶇川陸至於京師乃萬里朝天之驗矣昶性畏懦在位唯每年春一拜知祥之陵及十一月誕日偽號明幸佛寺燒香而已他無所適每出則乘步輦垂以重簾環結珠香囊至於四角香間數里人亦不能見其面袍出外則以其輿籠崇飾者麗居常在內惟銅裝朱漆小轎而已故三十年不南郊不放燈率由懼非常也昶後體重遂不乘馬內殿惟飼一打毬馬而久不按習亦不堪乘跨其餘名馬多屬之親王近臣耳

五國故事上

古知不足齋叢書

五國故事卷上

五國故事卷上

五國故事卷下

偽漢彭城氏

先主 嚴偽諡天皇帝

第二主 矜偽諡高帝

第三主 晟偽諡文武光聖明皇帝

後主 銀入朝封思賢侯

偽蜀王氏

志懿王不備號朝廷封蜀王終諡忠懿

延翰不備號朝廷封蜀王終諡忠翰

五國故事下

延鈞偽稱大國皇帝

延義偽稱大國皇帝

延政建州僧號大商皇帝尋為淮人所虜偽封光山王

宗屬王延稟 王延彬附

朱文進 卓儼明 李孺賢 莫從效

張漢思 陳洪進俱附

偽漢先主名嚴後名龔後又名龔龔之字曰儼本無此字以其不與故不書其先上蔡人徙閩之仙游復遷番禺因家焉父謙為水鎮將既卒以其子隱嗣隱即嚴之兄也先時唐末天下藩鎮不受代而薛王知柔以石門扈蹕功授唐廣帥丞相齊公徐彥若復代知柔隱皆迎納朝論嘉之尋自為廣帥隱卒嚴代其任初嚴之正母韋氏頗妬聞其生乃仗劍於中門使其見至將殺之家人不敢匿乃持去既見之後劍輒墜地乃跪而抱之曰此我家之寶遂取為己子梁朝命冊南平王以中原多事乃僭號改元乾亨封其子十有八人為王九年八月白虹入其偽三清殿中頗憂畏中外震懼會有詞臣王宏欲說嚴乃以白虹為白龍見上賦以賀之嚴大悅乃改元

白龍更名龔又改為龔龔見前注謙初為封州刺史而其母段氏生嚴有日者視之謂謙曰公之諸子唯少者貴耳又嚴性嚴酷果於殺戮每視事則垂簾於便殿使有司引罪人於殿下設其非法之具而屠膾之故有湯鑊鐵牀之獄又有投湯鑊之後更加日曝沃以鹽醋肌體腐爛尚能行立久之乃死其餘則鋸鋸互作血肉交飛腥穢之氣冤痛之聲充沸庭廡而嚴之辱吻必垂涎及頤領若噴膏血之氣者久之方復常態有司俟其復常乃引罪人而退蓋妖蜮毒龍之類非可待以人倫也嚴暴政之外惟以治官殿為務故作昭陽諸殿秀華諸宮皆極瑰麗昭陽殿以金為仰陽銀為地面簷檣楹栊亦皆飾之以銀殿下設水果篋以真珠又琢水晶琥珀為日月列於東西二樓之上嚴親書其榜已上見進士王宏人皆非其餘宮室殿宇悉同之每引領行商以示奢案句似誤一本云每引亦由之而稱強盛涼臺之寶不亦疎乎嚴末年乃天福壬寅歲是歲夏四月避暑於甘泉宮時長星見乃宋孝武萬歲之說未幾而殂焉嚴既卒子矜嗣位是為蜀帝昏暴益甚為長夜之飲二年春三月其弟晟因入之情乃使壯士夜以角艦進因而弑之於長春宮矜卒晟乃龔偽位改元應乾晟本二名上諱去江南李氏因湖湘之勢遂以兵侵其境為晟所敗獲其敗卒盡滅去一臂以歸之江南由是絕南顧之意晟僻在一隅自為強大以中國帝王為洛州刺史每宴會則獨處殿庭之閒侍宴臣僚皆結綵亭列坐於殿之兩隅宴酣則有司以檻獸而進兩傍翼以戈戟晟親持弓矢下殿有司引獸檻而前遂巡獸出移庭而上晟引弓射之兩旁戈戟競進獸乃斃其為樂皆類此耳晟晚

五國故事下

三知不足齋叢書

五國故事下

年猜忌功臣宗室誅戮相繼陳道庠者嘗為角抵以秋
賜珍者晨既忌之欲其自退乃賜之漢紀一部庠受賜
莫知其由因以問內侍鄧申申曰殺韓信醜彭越之謂
也庠因稱疾晨聞之反怒申以漏洩乃兼誅之晨每誅
親族其子皆鴆死女有色遂置嬪御之列晨之所為雖
蠻夷不足以論理而人倫之內實所忍聞焉晨之長
子也年十七襲偽位改元大寶委政內官龔澄樞及才
人盧瓊仙又引巫樊胡子自言玉皇大帝附其身服遠
游冠妖言以陳禍福銀於內殿設帷幄陳物玩以奉之

五國故事下

四知不足

胡子為大帝言謂銀曰盧瓊仙等皆我命之以為爾輔
爾當盡心委之無得妄有疑慮銀再拜而聽由是內外
淫亂銀踵父之奢縱立萬政殿飾一柱凡用銀三千兩
又以銀為殿衣間以雲母無名之費日有萬千末年野
草生於官殿御井石自行百餘步孤鳴鬼哭妖怪日作
至於亾國焉銀既為天兵所敗其下乃燔焚府庫寶貨
之外其真珠至美者凡四十有六鑿焉及至京師銀乃
自結真珠龍鳳鞍靴以獻太祖謂羣臣曰聞銀所貢悉
皆手製其所善止如此不亾何待邪銀在南越偽封衛

王及歸朝封恩赦侯旋改彭城郡公又進封衛國公及
嘉追封南越王焉呼彭城氏非積善之家以淫刑為政
加之內理無復禮度雖滅亾也而猶獲其令終者不亦
幸乎

關忠懿王諱審知光州固始人也長兄潮次兄圭及審
知軍中號為三龍皆以唐末起兵為黃巢部伍巢敗乃
領其眾入泉州旋自泉州復入福州初碎石僧為讖辭
曰巖高潮水沒潮退矢口出蓋言潮破福州陳巖而審
知終嗣其地也潮嘗使日者視己兄弟曰一个勝一个

五國故事下

五知不足

審知方侍其側沾汗而退審知性儉約嘗衣紬一日袴
敗乃取酒庫醃袋而補之又嘗使南方回者以玻璃瓶
獻之審知看玩久之因擲於地謂左右曰好奇尚異乃
奢侈之本今沮之貴後代無為漸也或云延鈞僭立以
御服被於審知之廟審知寓夢於延鈞責之不肖服延
翰審知子也襲父位踰年而終翰妻博陵氏之女性悍
妒而殘忍嘗以練縛姬侍而鞭之練染血赤乃止又置
木掌摑人一旦盛暑天無纖雲而霆電擊博陵斃於中
庭或曰忠懿暴終博陵之鳩故也延鈞審知次子延翰
殂遂襲其位無奇能政其初數年頗亦善守比及季運

乃僭稱大號號國曰大闡改元龍啓即位日既被袞冕
遂恍惚不能自知久之方蘇乃心許飯僧三百萬繕經
三百藏尋而稍安乃託其禮復於諸寺賽所許願文疏
中明述其事聞者哂之曰大闡之應天順人有如此者
延鈞既僭位改名鑄鑄將死有赤虹入其室飲以金盆
水吸之俄盡又芝生殿門俄而遇絺縠死金陵以閩人
語訛戲之因送綾遂以為花絹意以鑄為綾避其諱也
鈞初議僭號不欲盡兼尊欲為閩國皇偽翰林學士周

五國故事下

六知不足

維岳進曰陛下欲稱國皇臣亦止稱翰林學又為赦書
有日行五十里之說聞者哂之延稟者審知之養子眇
一目人亦謂之獨眼龍延鈞之兄也翰既死稟自泉州
率兵而至因延鈞為主自還泉州將行謂鈞曰善守之
無煩老兄再至鈞感其言後因詐疾以死計於稟稟復
來遂以兵迎於南臺江斃之舟中取其首至而責之曰
果煩老兄再至矣因稟之無諸市稟之子繼昇繼倫皆
奔浙中初延稟自光山赴建州入一山寺劫掠有僧但
誦法華經見稟不起稟怒殺之後常見僧現其形細視

之乃延鈞耳稟由是心疑至是果驗其冤起本名繼騰
偽封福王即鈞之長子也鈞既為皇城使李倣所弑而
立昶昶遂改元通文性狂狷嘗欲練兵襲金陵乃於殿
庭設大砂羅於射棚示眾曰一發中之當平定江南射
棚去庭堦纔五六十步砂羅復甚大果一發中之其下
皆賀曰此一箭定天下矣遂發兵至於境上金陵聞之
無所詭責但曰慰其有此大志耳昶立而忠懿王之勳
舊悉屏去之衛兵先號威武軍者亦棄不用威武軍忠
懿王之親兵也以軍額而名之因召市井屠沽輩別立
宸衛軍名衣以羅襦銀帶飲食之器悉皆中金所給俸
賜復數倍於威武威武頗怒一日潛匣劍遂取延義於
私第而立之延義審知第二十八子也先時得罪於昶
昶囚之私第有庭石一根一日有白煙一穗起於石上
久之方散延義懼乃密召道士陳守元即偽號陳天師
者也使禮剋之守元曰未必不為嘉兆也是夕兵至其
門而迎之延義謂昶使人收之乃逃於厠中久方出延
義即位改元水隆移書於鄰國曰六軍踴躍於門前羣
臣懼呼於日下是也延義在位為長夜之飲鍊銀葉為
酒杯以賜飲羣下銀葉即柔弱因目之為冬瓜片又名
之曰醉如泥酒既盈即不許復置他所惟飲盡乃可舍
自宗室洎宰臣而下多以拒命見誅嘗一夕醉甚命其
僞宰相李準乘市而準方大醉臥於市中唯呼其婢春
鶯而已行刑者不敢殺因致之非所明日延義視朝使
召準左右以夜來之命對之延義都不能知乃急召仍
復其位是日又宴翰林學士周維岳復被怒下獄獄吏
拂榻而迎之曰尚書無恙昨夕相公方宿此今亦無
恙既醒果然又賞會飲極酣 侍者皆退惟義與維

五國故事下

八知不足

岳在坐因顧左右曰維岳身軀甚小而能飲如許酒左右對曰臣聞酒有別腸非可以肌體而論之延義欣然曰果有別腸即使檢維岳下殿將取別腸視之左右善對曰今侍奉飲樂唯維岳最有殊量取其別腸是無可陪奉者延義然之遂獲免其荒淫暴虐率皆此類延義末年為偽客省使朱文進所弑遇弑之日延義將與其偽妃上官出上官之私第延義案別本出字上首藝數增氏字下增幸字花自九龍殿裏簾而出三為簾所拂花墜於地延義復整花上馬馬驚躍不能上者數四既而不踰數步為衛士以金鎗而害之閩人每出衛仗必木為刃以四金鎗衛於馬前至是乃以此為亂王氏遂滅忠諫當問懿山僧國祚脩短僧曰大王騎馬來騎馬去忠懿以丙午得閩至開運丙午歲而國亡其言驗矣延義弟也延義即位乃請以建州為威武軍延義不許因授延政為建州鎮安軍節度使延政乃自更為鎮武後復僭號稱大商皇帝改元天德以其屬為太和殿雖服藉袍而早晚參衙及見四方使介如藩郡之禮延義遇害閩人有迎延政於建州者會延政為淮兵所攻不能下使其子繼雄至復為文進拒而殺之延政終歸於江南封自在王尋改光山王終鄱陽焉延彬圭之子忠懿之猶子也圭死襲其父封於泉州頗與延鈞篤兄弟之分性多藝而奢縱日服一巾櫛日易一汗衫既醉必以龍腦數器覆之無病則亭午方起能為詩亦好說佛理詩人禪客謁見多為所沮宅中聲妓皆北人將求妓必圖己形而書其歌詩於圖側曰才如此貌如此以是冀其見慕初圭領兵至泉州舍於開寺始生延彬於寺之堂既生而有白雀一棲於堂中廷延彬之終方失其所在凡

五國故事

三十年仍歲豐稔每發蠻舶無失墜者人因謂之招寶侍郎進士徐寅嘗為人生幾何賦云任是三皇五帝不死何歸後因脩合求棄於延彬延彬即書其賦辭於紙尾而報之其風味又類此也朝廷授延彬雲州節度使及卒復贈侍中葬雲臺山迄今閩人謂之雲臺侍中其詩有九者曰兩衙前後訟堂清軟錦披袍擁身行雨後綠苔侵履跡春深紅杏鎖鶯聲因攜久醞松醪酒自煮新抽竹笋羹也解為詩也為政儉家何似謝宣城人多誦之

五國故事下 十知不足齋叢書

偽朱文進者王以時為客省使既弑其君延義乃稱藩於朝廷行 天福年號朝廷授文進福州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閩國王泉州指揮使其從效殺文進所署刺史黃紹願以王繼勳代之遙應建州文進發兵攻之為泉人所敗連重遇乃殺文進傳首建州以從子繼昌來守福州為淮兵所阻不得進指揮使李璠贊乃推僧卓儼明為主卓儼明本神光寺僧住上方達將自立 李璠贊本名達。延彬案本名去建。宋書謂如前傳漢第三主。及後云賜名義者皆避作仁達蓋亦宋時例改如表忠觀碑志。儼明為仁佐是也。并附議之。又案玉壺清話以儼明。懼人情不附乃為高明及稱李義為內臣未詳孰是。 儼人情不附乃假立之示眾曰儼明在神光寺上方嘗睡巷中有赤蛇出入其鼻中此異人也當迎立之眾從其議未幾殺之遂自立既自立乃表朝廷授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充福建節度使知閩國事後求爵於朝廷不允遂歸江南編入屬籍賜名義預其偽皇子之列既而召之使入覲獨質復不聽命遂為江南所攻告急於浙兵救之圍解乃親於浙改稱贊未幾還本任復謀叛為浙兵所戮其弟孺賓亦誅焉其從效泉州桃林人也父諱璋初與董思

五國故事下

十知不足齋叢書

安張漢思陳洪進等俱為本州偏將及朱文進篡滅王氏以其將黃紹願守泉州從效等因殺紹願而立王繼勳以應建州文進舉兵攻之不克及江南剋建州從效首請 江南之命累授從效至檢校太尉兼中書令泉州清源軍節度使鄂國公十數年開闢亦強盛建隆壬戌歲從效自五月發疽至於七月不愈中外音問不通羣校頗有異議一日先鋒指揮使王 延彬案宋史但云疽發背死 從效死眾立而從效危篤乃以關路之 延彬案宋史但云疽發背死 張漢思為帥以洪進副之使王 延彬案宋史但云疽發背死 出守漳州不聽又遣成補田亦不聽因使泉擊之垂困送同安縣驛處之未幾而從效初從效有泉南之地洪進為其大將與張漢思同列從效死漢思有其郡且請節制於江南以洪進為節度副使而願忌洪進一日設筵將害洪進俄而地震漢思惶惑洪進遂起出他日洪進率子弟徑入衙署取其符印而廢之送家莊洪進因請命於朝廷授以平海軍節度使太宗即位乃脩朝覲改授徐州節鎮兼使相封岐國公終贈中書令諡曰忠順

五國故事下 十知不足齋叢書

陸敏先借鈔說
錢遵皇錄過
王寅仲春初九日聞于劍光閣 唐卿議
趙前之借錄

右五國故事上下卷分紀楊行密李昇王建孟知祥劉巖王審知六國事而未附以朱文進諸人其曰五國者合前後蜀為一國也鄭氏通志列之霸史不著撰人姓氏按卷中以雷從效作其從效徵之楓窗小牘云錢武肅辟羅昭諫書曰仲宣遠託襄荊州以冀代劉廷武肅嫌名也則此書蓋以越開人所著故於諸國皆書姓而漢獨稱彭城氏與林垌等撰吳越備史同例又其証也向無刊本傳鈔多謬如下卷漢先主名巖後名龔注云後又名龔傳本脫去龔字又誤

五國故事

注文後字為俊康熙開吾宗任臣先生撰十國春秋據其本遂云一名俊復注云無攷不知為後字之訛也又任臣採錄此書最詳獨遺徐知誥取知容綉巾及王延義纂幃整花二事細案之亦他本所佚也此冊為明代劍光閣舊鈔較他本為勝江南藏書家多從借錄題名具有足徵者鮑君以文喜刊異書以家所藏為未善請以付梓固予素志也喜綴數語輟而贈之

乾隆癸巳仲春三日仁和吳長元書於池北草堂

五國故事序

五國故事一篇不知輯者誰氏鄭迪功通志嘗列之霸史吾鄴少司馬范公建天一閣多藏書此蓋瑣品之一目云五國者楊行密稱吳李昇稱南唐王建孟知祥俱有蜀總為一國劉巖稱漢而王審知稱閩茲五氏皆號鷲猛厲見一時鳴張諸鄂滄於海內無不有黃屋之心遂挾風雲竊名號專制一方此桓文之所必誅者惜皇網失取虓虎哭其宮若雷從效輩如應場紛起寓縣大裂其時蓋且十餘姓矣迺獨輯五國開當稍一緝閱其

五國故事序

大者已采入正史其細者無足為史氏有無且更多參錯四國不敘姓閩獨敘姓四國俱加一偽字於蜀獨否漢氏劉未嘗氏彭城乃舉其郡封而氏之從効氏劉乃氏婁固壹叶也終宜有別號字誠不典何遂不書置嘗別製字妄自尊何嘗雅馴而至今存大抵此編潦率蓋歐陽氏之棄餘也五國之事邈矣其時湯悅江南錄徐鉉吳錄信都錦灑上英雄錄邦講要略王顏烈祖開基錄李吳前後蜀實錄曹衍湖湘故事蔣文懌閩中實錄俱不傳此編猶在白日荒荒見此燭火又諸君亦號名英雄多可怪愕事范司馬喜刻古書此編已入丹格未及梓而歿余遂序而存之余寅題

五國故事二卷

不著撰人名氏南漢條下稱劉晟本二名上一字犯宜祖諱去之則北宋人又南唐條下稱晉以其事實於江南一朝士則猶在宋初得見李氏舊臣也中於南漢稱彭城氏於雷從効姓稱婁錢塘厲鷲跋以為吳越國人入宋所作避武肅王諱然閩王延翰條下稱其妻為博陵氏則又何為而諱桂乎年代綿邈蓋不可考矣其書紀吳楊氏南唐李氏蜀王氏孟氏南漢劉氏閩王氏之事稱曰五國

五國故事提要

然以其地而論當為四國若以其人而論當為六國未審其楊李併為一抑孟王併為一也鄭樵通志略列之霸史類中實則小說之體記錄頗為繁碎中如徐知誥斥進黃袍諸事為史所不載又李煜為李璟第六子而此云璟之次子與史亦小有異同然考古在於博徵固未可以瑣雜廢也前有萬歷中太常寺少卿余寅題詞譏其四國俱加偽字於蜀獨否今考書中明書偽蜀王建又書孟知祥以長興五年建僭大號何嘗不若其偽卷首總綱既以前蜀後蜀為分再加偽字則或曰前偽蜀後偽蜀或曰偽前蜀偽後蜀詞句皆嫌於贅是以省之公羊傳所謂避不成文是也謂不偽蜀殊失其旨至南漢條下稱偽漢先主名巖後名俊又名龔龔之字曰儼本無此字龔欲自大乃以能天合成其字以其不典故不書之實援唐史書武后名嬰以駁之則其說當矣

四庫提要補正

胡玉縉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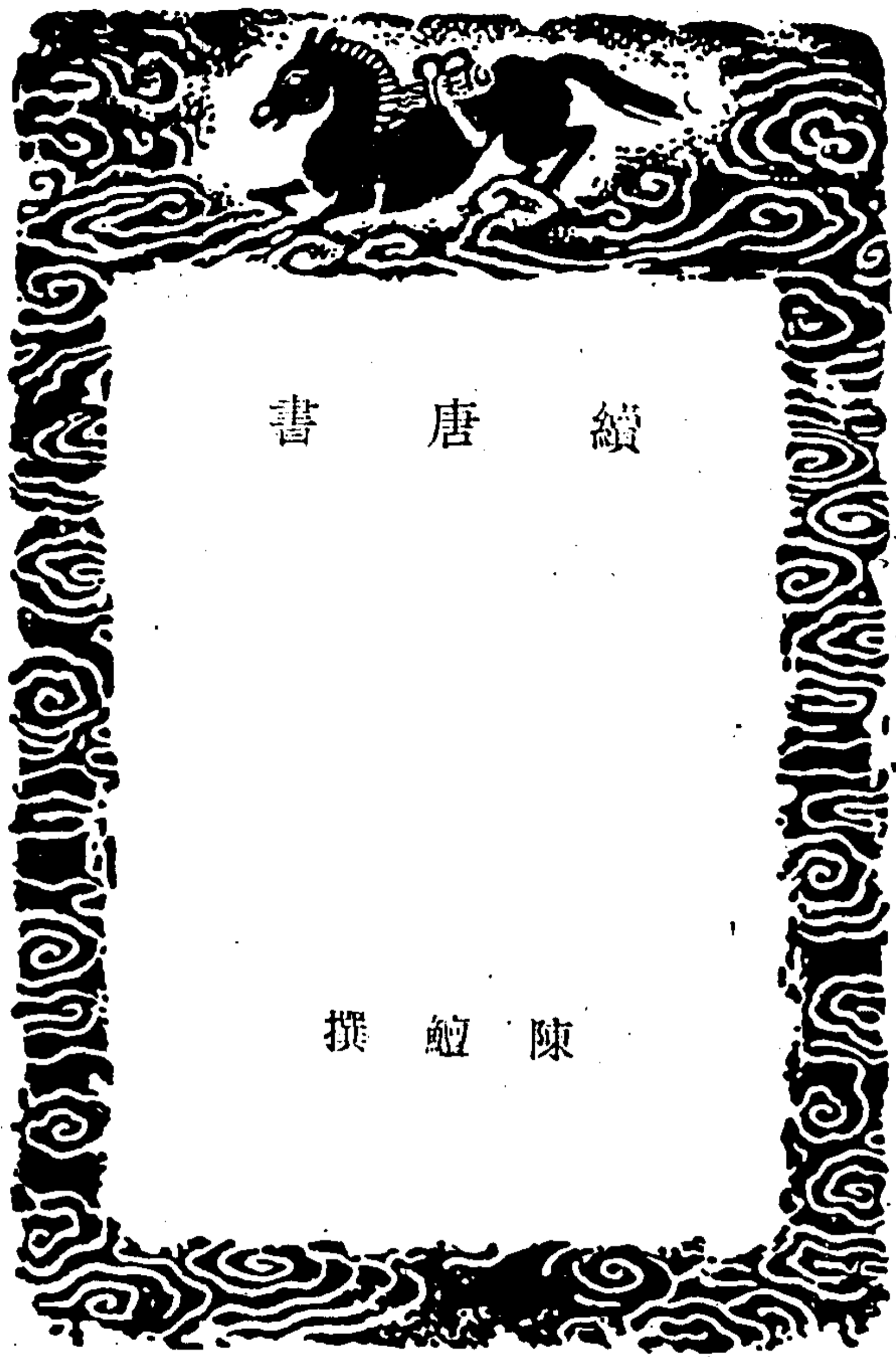
五國故事二卷

未審其楊李併爲一抑孟王併爲一也

案當是孟王併爲一十七史商權九十八云末附朱文進諸人曰五國者合前後蜀爲一其說是也

五國故事提要補正

五國故事



續唐書敘

唐受命二百九十年而後唐興歷三十年後唐廢而南唐興又歷三十年而亡此六十九年唐之統固未絕也後唐系出朱邪然本於懿宗賜姓為李莊宗既奉天祐年號至二十年始改元同光立廟太原合高祖太宗懿宗昭宗為七廟唐亡而實存焉歐陽氏正統論序論云伏見太宗皇帝時常命薛居正等撰梁後唐晉漢周事為五代史凡一百五十篇又命李昉等編次前世名號為一篇藏之祕府而昉等以梁為僞此僞則史不宜為帝紀而後唐之事當續劉昫唐史為一書或比二漢離為前後則無曰五代者於理不安謹案昉等黜梁實屬大公至正與前人黜莽黜操正同乃云於理不安何歟序論又云今司天所川崇天祿承天祐至十九年而盡黜梁所建號撥之於古惟張軌不用東晉大典而虛稱建興非可以為後世法蓋後唐務惡梁而欲黜之麻家不識古義但用有司之傳遂不復改謹案崇天祿承後唐書天祐十九年蓋所謂周德雖衰天命未改且撥之於古亦不獨張軌為然昔周厲王失國宣王未立召公與周公行政號曰共和十四年上不繫於厲王下不繫於宣王當時固未常云周之統絕也以此為例則崇天祿所書不可謂徒然矣乃云不識古義抑又何歟今有人焉為盜所殺欲全據其基業有僕挺身出而

續唐書 敘

續唐書 敘

禦之艱難辛苦攘除奸凶而不改故主之名僞仍奉故主之宗廟則將與盜乎與僕乎夫人而知與僕不與盜也宋全忠大逆無道甚於莽操人人得而誅之何可不黜後唐既係賜姓收之屬籍又有大勳勞於唐室則繫於唐可耳至石敬瑭叛主附敵父人之父聲實俱醜將十六州內地割獻殊方肆然僭帝斯固魯仲連所欲蹈海而死者南唐為憲宗五代孫建王之元孫祀唐配天不失舊物尤宜大書年號以臨諸國即如當日契丹兒晉而兄唐高麗遣使江南入貢僞臣彼尚懷唐之威靈故尊其後裔不敢與它國齒今奈何以晉漢周為正而反以南唐為偏據乎劉晏本知遺母弟北漢四主遠兼郭柴宋太平興國四年受降又後於南唐七年宋統繼唐勝於繼漢繼周矣薛氏修五代史歐陽氏新修五代史記並僞五代所見俱不及此馬陸二家南唐書雖欲推尊然未將南唐上接後唐咸光年世總釋始發其凡終未有專成一書非缺事又案薛史裁制冗長今亦殘闕歐史紛立名目徒亂章程且八書十志馬班相仍各有撰述乃誤信史通欲廢志之言僅作司天職方二考以致唐季典章法度無可稽求馬陸二書互有得失胡恢書久已無傳然于烈祖已下謂之載記早為(以下闕)

續唐書目錄

卷一.....一
莊宗紀.....一三
卷二.....一三
明宗紀.....二一
卷三.....二一
閔帝紀.....二五
卷四.....二五
末帝紀.....二九
卷五.....二九
烈祖紀.....三五
卷六.....三五

續唐書 目錄

續唐書 目錄

二

續唐書 目錄

四

元宗紀

卷七.....四五

後主紀

卷八.....五一

紀元表

卷九.....六三

宗室表

卷十.....六七

諸國表

卷十一.....八一

大臣表

卷十二.....九九

禮儀志

卷十三.....一〇九

音樂志

卷十四.....一二七

天文志

卷十五.....一二三

五行志

卷十六.....一二九

地理志

卷十七.....一五七

選舉志

卷十八.....一六三

職官志

卷十九.....一八一

經籍志

卷二十.....二一五

食貨志

卷二十一.....二二三

刑法志

卷二十二.....二二九

岐世家第一

卷二十三.....二三五

吳世家第二

卷二十四.....二四三

梁世家第三

卷二十五.....二五二

蜀世家第四

卷二十六.....二六一

後蜀世家第五

卷二十七.....二六九

南漢世家第六

卷二十八.....二七七

楚世家第七

卷二十九.....二八三

吳越世家第八

卷三十.....二九一

閩世家第九

卷三十一.....二九七

南平世家第十

卷三十二.....三〇三

晉世家第十一

卷三十三.....三〇九

漢世家第十二

卷三十四.....三一七

續唐書 目錄

三

續唐書 目錄

五

周世家第十三

卷三十五.....三三三

后妃傳第一

貞簡曹太后

昭懿夏皇后

宣獻魏太后

劉皇后

神閔劉皇后

和武曹皇后

孔皇后

卷三十六.....三三一

后妃傳第二

元敬宋皇后

昭惠周后

光穆鍾皇后

繼室周后

卷三十七.....三二九

宗室傳第三

克讓

克恭

邕王存美

薛王存禮

睦王存乂

雅王存紀

從環

從琛

重哲

雍王重美

克修子嗣庭

克寧

永王存霸

申王存渥

通王存確

魏王繼及繼及

秦王從榮

許王從益

重吉

南楚國公從善

鄂國公從謙

文陽郡公從信

岐王仲宣

江南國公從益

昭平郡公從慶

清源郡公仲寓

卷三十九.....三五五

諸臣傳第五

李嗣昭子繼輔

李嗣恩妻約

李存孝

李存璋

李嗣本

李存信

李存進

李存賢

卷四十.....三六三

諸臣傳第六

李建及賜姓

符存審賜姓名

元行欽賜姓名

王晏球賜姓名

康延孝賜姓名

段凝賜姓名

李紹文賜姓

夏魯奇賜姓名

霍彥威賜姓名

朱友謙賜姓名

袁象先賜姓名

溫綽賜姓名

卷四十一.....三七五

諸臣傳第七

周德威

郭崇韜

史建瓚

李襲吉

卷四十二.....三八三

諸臣傳第八

安重誨

袁建豐

符習

李晟

安金全

西方鄴

烏震

卷四十三……………三九一

諸臣傳第九

李琪

李恩

朱漢寶

周知裕

馬縞

鄭珏

司空頤

劉玘

劉岳

徐知證

徐游

李德誠子勉勳

馬仁裕妻朱氏
子文義

徐知諤子遊

周宗

徐玠

卷四十八……………四二九

諸臣傳第十四

宋齊邱

游簡言

張居詠

刁彥能子希

王會

張延翰

卷四十四……………三九九

諸臣傳第十

豆盧革

任圖

張憲

劉贊

張全義

盧程

趙鳳

蕭希甫

何瓚

卷四十九……………四三七

諸臣傳第十五

王崇文

王建封

何敬洙

劉彥貞

朱匡業

王彥偉

柴克宏

劉崇俊

邊鎬

卷四十五……………四〇九

諸臣傳第十一

王思同

張敬遠

康義誠

樂彥稠

李仁矩

姚洪

康思立

朱宏昭

宋令詢

毛璋

卷五十……………四四五

諸臣傳第十六

常夢錫

張易

蕭儼

嚴續劉英

張義方

卷四十六……………四一七

諸臣傳第十二

孔謙

劉延朗

張居翰

張延朗

張承業

卷五十一……………四五二

諸臣傳第十七

江文蔚

歐陽廣

張泌

李貽業

喬匡舜

卷四十七……………四三三

諸臣傳第十三

卷五十二……………四五七

諸臣傳第十八

盧文進

李金全

胡元龜

康仁傑

皇甫暉子暉勳

孟堅孫謙

陳保極弟元嘉

張維彬

陳海子德誠

林仁肇

鍾離璠

許規

卷五十三

四六三

卷五十七

四八九

諸臣傳第十九

諸臣傳第二十三

陳喬

潘佑

史虛白

沈彬

廖居素

孫晟

劉洞夏資松

毛炳高元家

劉仁瞻妻薛氏

顏翊

陳陶

卷五十四

四六九

陳況

陳曙

諸臣傳第二十

卷五十八

四九五

張彥卿鄭昭業

張雄

諸臣傳第二十四

胡則

申屠令堅劉茂忠

查文徽

馮延巳

周宏祚

李延鄒

馮延魯

陳覺

鍾濟

高彥

魏岑

廖澄

朱令贊

諸臣傳第二十五

李平

李元清

趙仁澤

卷五十九

五〇三

段處常

鍾謨

腿慎儀

卷五十五

四七五

諸臣傳第二十一

卷六十

五〇九

韓熙載

徐錯

盧絳

李繼徽

高越

高遠

諸國臣傳第二十六

李神福

鞠毳

郭昭慶

李查琦

袁襲

伍喬

魯崇範

胡敬璋已上數臣

陶雅

廖凝

朱弼

高勛

嚴可求

卷五十六

四八三

諸臣傳第二十二

張訓

汪台符

姚景

陳起

周本

路知祥

汪煥

周彬

諸唐書 目錄

一七

江夢孫已上吳臣 卷六十一.....五二九

諸國臣傳第二十七

葛從周

崔存

劉捍

王彥章

劉鄩

敬翔

符道昭

寇彥卿

張源德

牛存節已上魏臣

卷六十二.....五三一

諸國臣傳第二十八

馮涓

周庠

張道古

鄧元明已上南蜀臣

趙廷隱

高彥休

章莊

周德權

陳翔

趙季良

趙崇清

毋昭裔已上後蜀臣

卷六十三.....五三九

諸國臣傳第二十九

趙光奇

陳用拙

周傑

簡文會

姚彥章

廖匡圖弟匡齊 子

石文德

楊洞潛

王定保妻吳氏

黃損

鍾允章已上南漢臣

徐仲雅

劉昭禹

朱遵度已上楚臣

卷六十四.....五四七

諸國臣傳第三十

羅隱

續唐書 目錄

顧全武

卷六十五.....五五七

諸國臣傳第三十一

韓偓

黃滔

翁承贊

章仔鈞妻陳氏 子仁坦 仁健

梁震

李景威已上南平臣

陳皓

徐夔

鄭良士

雷從效已上閩臣

孫光憲

卷六十六.....五六五

諸國臣傳第三十二

桑維翰

劉陶

沈斌

吳樹

鄭邀

裴延廣

崔棧

王清

尹玉羽

趙登已上晉臣

卷六十七.....五七三

諸國臣傳第三十三

王周

蘇逢吉

楊邠

李讓

李光美已上漢臣

劉審交

史宏肇

王章

趙華

卷六十八.....五八一

續唐書 目錄

諸國臣傳第三十四

鄭仁海

忍載

史彥超

和凝

賈緯

馮道已上周臣

王朴

高行周

韓通

王仁裕

楊凝式

三

卷六十九

外國傳第三十五

契丹

五九一

卷七十

外國傳第三十六

奚

達靼

突厥

回鶻

新羅

南詔

昆明

吐渾

党項

吐蕃

高麗

黑水

群胡

五九七

續唐書卷一

莊宗紀

海昌陳皞撰

莊宗光聖神閔孝皇帝名存勛其先本號朱邪蓋出於西突厥至其後世別自號曰沙陀而以朱邪為姓真元中有蓋忠者居北庭之金滿州遇吐蕃攻陷北庭徙蓋忠於甘州後吐蕃為回鶻所敗蓋忠與其子執宜東走吐蕃追至蓋忠戰歿執宜獨走歸唐居之鹽州以隸河西節度使范希朝希朝徙鎮太原執宜從之居定襄神武川之新城其部落萬騎皆驍勇號沙陀軍執宜歿其子曰赤心咸通中討龐勛有功入為金吾上將軍賜姓李名國昌乃係鄭三房出為鎮武節度使尋為吐渾所襲退保於神武川及武皇鎮太原表為代北軍節度使中和三年十月薨莊宗即位追諡蓋忠為昭烈皇帝廟號懿祖烈考國昌追諡為文皇廟號獻祖武皇名克用即獻祖之第三子善騎射能仰中雙兔為雲中守使殺大同軍防禦使段文楚據雲州自僭稱後唐以太僕卿盧簡方為振武節度使會幽并兵討之簡方行至嵐州軍潰山是沙陀侵掠代北為邊患矣僖宗即位以為前太原節度使李業遇沙陀有恩而業已死乃以其子鈞為

武節度使宣慰沙陀六州三部落使以招輯之。以武皇為大同軍防禦使。居久之。獻祖出擊。吐渾林連輝。破振武。舉族為其所虜。武皇迎獻祖歸雲州。雲州人拒關不納。武皇掠蔚、朔之地。得三千人。屯神武川之新城。天子乃拜武皇為代北招討使。以討沙陀。乾符五年。沙陀破遼軍。又破蔚、朔。而唐兵數敗。沙陀山此益熾。北據蔚、朔。南侵忻、代。風石至於太谷焉。廣明元年。招討使李琢會幽州李可舉、雲州赫連鐸擊沙陀。大敗之。武皇乃率其屬奔於遼。武皇少驍勇。軍中號曰李鷄兒。其一目眇。及其貴也。又號獨眼龍。其威名蓋於代北。其在遼。久之。鬱鬱不得志。又常懼其國已。因時時從其輩。射獵。或挂鉞於木。或立馬鞭。百步射之。輒中。羣輩皆服以為神。黃巢已陷京師。中和元年。代北起軍。使陳景思發沙陀先所降者。吐渾安慶等萬人赴京師。行至絳州。沙陀軍亂。大掠而還。景思念沙陀非武皇不射。乃以詔書召於遼。承制以為代州刺史。雁門以北行營節度使。率蕃漢萬人出石嶺關。過太原。求發軍錢。節度使鄭從諤與之錢千緡。米千石。武皇怒。縱兵大掠而還。二年十一月。復以步騎萬七千至京師。三年正月。至於河中。進屯乾院。巢驚曰。鷄兒軍至矣。二月。敗巢將黃鄴於石隄谷。三月。又敗趙章。尚讓於良田坡。是時諸鎮兵皆會長安。大戰渭橋。賊走入城。乘勝追之。巢敗南走。出藍田關。京師平。七月。天子授武皇檢校司空。中書門下平章事。河東節度使。十月。顯祖卒。十一月。遣其弟克修攻昭義。孟方立。取其澤、潞二州。方立走山東。以邢、洛、慈三州自別為昭義軍。黃巢南走。至蔡州。降秦宗權。遂攻陳州。中和四年春。武皇以兵五萬救陳州。出天井關。假道河陽。諸葛爽不許。乃自河中渡河。四月。敗尚讓於太康。又敗黃鄴於西華。巢且走且戰。至中牟。臨河未度。而武皇追及之。賊棄營潰。比至封邱。又敗之。巢脫身走。武皇追之。至於冤胸。不及而還。過汴州。休軍封禪寺。朱全忠變武皇於上原驛。夜酒罷。武皇醉臥。伏兵發。火起。徒。有郭景銖滅燭。武皇牀下。以水醒面。而告以難。會天大雨。滅火。武皇得從者薛鐵山、賀回鶻等。隨電光絕尉氏門出。還軍中。七月。至於太原。謀其事於京師。請加兵於汴。僖宗和解之。田令孜有隙。徙重榮。交州。以定州王處存為河中節度使。詔武皇以兵護處存。重榮使人給曰。天子使重榮俟其至。與處存共誅之。因偽為詔書示武皇曰。此朱全忠之謀也。武皇信之。入上表。請誅全忠。僖宗不許。武皇大怒。重榮既不肯從。僖宗遣邠州朱致、鳳翔李昌符討之。武皇反以兵助重榮。敗致於沙苑。遂犯京師。縱火大掠。天子出居於興元。武皇退屯河中。朱致亦反。以兵追天子。不及。得襄王煊。迫之稱帝。屯於鳳翔。僖宗遣諫議大夫劉崇望。以詔書召武皇。使進兵討致等。武皇陽諾而不行。開道奉表於行在。始朝廷意欲結武皇用。追乘輿。及表至。示羣臣。因騰曉山南諸鎮。行在少安。王行瑜斬致。武皇以千騎經略京畿。文德元年二月。僖宗自興元還京。三月。僖宗崩。昭宗即位。進武皇檢校太師。兼侍中。大順元年。遣存孝攻邠州。孟遷以邢、洛、磁三州降。乃遣安金俊攻赫連鐸於雲州。幽州李匡威救鐸。戰於蔚州。金俊大敗。於是匡威、鐸及朱全忠等。皆請因其敗伐之。宰相張洎是其計。乃下制削武皇官爵。以洎為招討使。韓建為副使。是時潞州將

馮霸叛降於梁。梁遣葛從周入潞州。朝廷以孫揆為昭義軍節度使。武皇遣存孝執揆於長子。又遣康君立取潞州。十一月。游及武皇戰於陰地。游軍三戰三敗。由含山路遁去。大順二年春正月。武皇上表自訴其辭。慢侮。優詔答之。復拜為河東節度使。隴西郡王加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四月。攻赫連鐸於雲州。鐸走吐渾。八月。大蒐於太原。山竹、絳、掠懷、孟。至於邢州。遂攻王鎔於鎮州。十月。李存孝董前軍。取臨城。進攻元氏。李匡威救鎔。武皇退軍邢州。景福元年正月。王鎔攻邢州。李存信、李嗣勳等敗鎔於堯山。二月。會王處存攻鎔。戰於新市。為鎔所敗。八月。李匡威攻雲州。武皇潛軍入於雲州。詰且出騎軍以擊之。匡威敗走。十月。李存孝以邢州叛。景福二年春。大舉以伐王鎔。以其通好於李存孝也。二月。攻天長鎮。七月。討李存孝於邢州。遂攻平山。渡漳水。攻鎮州。王鎔懼。以帛五十萬犒軍。請修舊好。乃出兵助攻邢州。乾寧元年。執存孝殺之。冬。攻幽州。李匡威乘城走。追至景城。見殺。以劉仁恭為酋。乾寧二年六月。武皇自晉陽趨三輔。討鳳翔李茂貞。邠州王行瑜、華州韓建之亂。先是三帥稱兵。同弱王室。時河中節度使王重盈卒。其子珂。即武皇之子。增也。與兄琪爭立。武皇請立珂。三帥請立琪。昭宗兩難之。乃以宰相崔胤為河中節度使。既而許立珂。三帥怒。遂以兵犯京師。聞武皇亦起兵。乃皆罷去。是月。攻絳州。斬刺史王瑤瑤。琪弟助琪以爭者。七月。至於河中。同州王行約奔京師。陽言曰。沙陀十萬至矣。謀奉天子幸邠州。茂貞假子閻圭亦謀劫幸鳳翔。京師大亂。昭宗出居於石門。武皇軍留月餘不進。昭宗遣延王戒丕、丹王允元事武皇。且告急。八月。武皇進軍渭橋。以為邠寧四面行營都統。昭宗還京師。十一月。武皇破邠州。王行瑜走至慶州。見殺。武皇還軍雲陽。請擊茂貞。天子慰勞。使解仇紆難。賜武皇忠貞平難功臣。進封晉王。是時晉軍渭北。武皇上表言。統領大軍。不敢徑赴朝覲。遂班師。乾寧三年正月。昭宗復以張濬為相。試皇曰。此朱全忠之謀也。乃上表曰。若陛下朝以游為相。則臣將暮至關廷。京師大恐。潛命遣止。三月。武皇大掠相。魏諸邑。六月。破魏成安。洹水、臨淇等十餘邑。十月。又敗魏人於白龍潭。進攻觀音門。全忠救至。乃解。乾寧四年。劉仁恭叛。武皇擊之。戰於安塞。武皇大敗。光化元年四月。朱全忠遣葛從周攻下邢、洛、磁三州。九月。武皇遣周德威出青山口。十月。遣從周於張公橋。德威大敗。冬十二月。潞州薛志勳卒。李罕之據潞州。叛附於朱全忠。光化二年春正月。全忠遣氏叔琮攻破承天軍。又破遼州。至於榆次。周德威敗之於洞渦驛。秋八月。李嗣昭復取澤潞。光化三年秋七月。嗣昭敗汴軍於沙河。復取洛州。朱全忠自將圍之。嗣昭走至青山口。遇伏兵。敗。冬十月。嗣昭取懷州。是歲汴人攻鎮定。鎮定絕晉附全忠。天復元年春。全忠封梁王。梁攻下晉。絳、河中。執王珂歸。晉失三與國。乃下意為書幣聘梁。求和。梁以晉弱可取。乃曰。晉雖請盟。而書辭慢。因大舉擊晉。四月。氏叔琮入天井。張文敬入新口。葛從周入土門。王處直入飛狐。侯言入陰地。叔琮取澤潞。其別將白奉國破承天軍。遼州守將張鄂以城降。都人大恐。會霖雨積旬。梁兵多疾。皆解去。五月。竹復取汾州。誅李瑋。六月。周德威、李嗣昭取慈。天復二年二月。進攻晉。絳。大敗於蒲縣。梁軍乘勝破汾。慈。隰三州。遂圍太

原。武皇懼。謀出奔。未決。梁軍大疫。解去。德威復取三州。天復三年正月。天子自鳳翔歸京。天復四年。梁遷唐都於洛陽。改元曰天祐。武皇以為劫天子以遷都者。梁也。天祐非唐號。不可稱。仍稱天復。八月。朱全忠弑昭宗於洛陽宮。即位。告哀使至晉陽。武皇南向慟哭。三軍縞素。天復五年春。會契丹於雲中。約為兄弟。天復六年九月。梁攻燕州。武皇為燕出兵。破潞州。梁圍解去。天復七年夏四月。朱全忠僭稱皇帝。僞國號梁。僞年號開平。廢昭宣帝為濟陰王。武皇復稱天祐四年。淮南。蜀。移檄與復唐室。天祐五年正月辛卯。武皇薨於晉陽。年五十三。莊宗即位。追諡武皇帝。廟號太祖。陵在雁門。

莊宗。武皇之長子也。母貞簡皇后曹氏。以光啟元年乙巳冬十二月癸亥生於晉陽。及為嬰兒。體貌奇特。沈厚不羣。武皇鍾愛之。年十一。從討王行瑜。令獻捷京師。昭宗駭異之。賜以濯鷲冠。翡翠盤。而撫其背曰。兒有奇氣。後當貴。無忘予家。及長。善騎射。膽勇過人。習春秋。手自繕寫。略通大意。尤喜歌舞。天祐五年正月。即位於晉陽。時年二十有四。叔父克寧。殺都虞候李成質。侍臣史敬鎔告克寧謀叛。二月壬戌。執而殺之。是月。朱全忠弑昭宣帝於曹州。帝聞之。舉哀號慟。四月。召德威軍自亂。柳遵哲陽。梁夾城兵聞晉有大喪。德威軍且去。因頗懈。帝謂諸將曰。梁人幸我大喪。謂我少而新立。無能為也。宜乘其怠擊之。乃出兵趨上黨。五月辛未朔。行至三垂岡。歎曰。此先王置酒處也。會天大霧。晝暝。兵行霧中。攻其夾城。破之。梁軍大敗。凱還告廟。九月。蜀王王建。岐王李茂貞及楊崇本攻梁大安。帝亦遣周德威攻其晉陽州。敗梁軍於神山。天祐六年秋七月。梁之叛將劉俊來乞師。帝自將至陰地關。遣周德威攻晉州。敗梁軍於蒙航。天祐七年冬十月。梁攻上黨。十一月。趙王王鎔來乞師。乃救趙。天祐八年春正月。梁改號乾化。帝敗梁軍於柏鄉。斬首二萬級。獲將校二百八十五人。馬三千匹。進攻邢州。不下。留兵圍之。去攻魏。別遣周德威狗梁夏津。高唐。攻博州。破東武。廟城。遂擊黎陽。臨河。淇門。掠新鄉。共城。燕王劉守光聞之。乃大治兵。聲言助帝。帝患之。乃旋師。七月。會趙王王鎔於承天軍。劉守光稱帝於燕。天祐九年正月。遣周德威會鎮定以攻燕。守光求救於梁。梁軍攻趙。屠藁。李存審擊走之。六月。朱全忠為其子友珪所弑。八月。朱友謙以河中叛於梁。來降。梁遣康懷英討友謙。友謙復臣梁。而亦陰附於晉。天祐十年春二月。朱友貞殺友珪而自立。更名鑑。十月。劉守光請降。帝如幽州。守光背約不降。攻破之。天祐十一年春正月壬子。誅劉守光於太原。刺其父仁。悉心血祭雁門。然後斬之。於是趙王王鎔。北平王王處直奉冊推帝為尚書令。始建行蓋。七月。攻梁邢州。戰於張公橋。帝軍不利而退。天祐十二年春正月。朱友貞改號貞明。三月。魏州軍亂。賀德倫以魏博二州叛梁來附。帝入魏州。行至永濟。誅其亂首張彥。以其兵五百入衛。號帳前銀鎗軍。六月。兼領魏博節度使。取德州。七月。取涇州。劉鄩軍於恒水。帝率百騎窺其營。遇鄩伏兵。圍之數重。決圍而出。亡七人騎。八月。梁復取涇州。帝與鄩對壘於莘。犇言西歸。鄩疑已去。即引兵擊魏。攻城東。帝行至貝州。返擊鄩。大敗之。追至故元城。又敗之。鄩走黎陽。三月。攻梁衛州。降其刺史米昭。克慈州。殺其刺史靳昭。四月。克洛州。八

月。圍邢州。降其節度使閻寶。梁張筠乘相州。戴思遠棄滄州而逃。遂取二州。而貝州人殺梁守將張源德。以城降契丹。寇蔚州。執振武節度使李嗣本。天祐十四年二月。契丹寇新州。遂寇幽州。李嗣源擊走之。冬十二月。梁人據楊劉。帝率騎破之。天祐十五年春正月。梁軍相拒於楊劉。決河水以限帝軍。六月。渡水擊破之。秋八月辛丑朔。大閱於魏。合盧龍。橫海。昭義。安國及鎮定之兵十萬軍於麻家渡。王彥章軍於行臺。十二月。進軍臨瀛。梁軍追之。軍敗。周德威死之。梁軍據土山。復進擊。大敗之。遂軍德勝為夾寨。天祐十六年三月。帝兼領幽州。梁王瓚攻德勝南城。不克。十月。廣德勝北城。敗梁軍於河南。天祐十七年夏五月。朱友貞改號龍德。秋七月。朱友謙襲同州。梁遣劉鄩擊之。李存審敗梁於同州。天祐十八年春正月。魏州傳其獲傳國寶。獻於行臺。二月。趙將張文禮弑其君鎔來請命。乃以文禮為鎮州兵馬留後。三月。河中節度使朱友謙。昭義節度使李嗣昭。滄州節度使李存審。定州節度使王處直。邢州節度使李嗣源。鎮州兵馬留後張文禮。領天平軍節度使閻寶。大同軍節度使李存璋。振武軍節度使李存進。匡國軍節度使朱令德。各勸進。請紹唐帝位。帝三辭。又三請。帝攝抑久之。八月庚申。遣兵馬留後符習及閻寶。史建瑑等攻張文禮於鎮州。建瑑取趙州。文禮卒。其子處瑄閉門拒守。九月。建瑑戰死。十月。梁戴思遠攻德勝北城。李嗣源敗之於威城。王處直叛附於契丹。其子都。幽於別室。以來附。十二月。契丹寇涿州。遂寇定州。天祐十九年春正月。敗契丹於新城。望都。追奔至於幽州。三月。閻寶敗於鎮州。以嗣昭代之。四月。嗣昭戰死。以李存進代之。八月。梁取衛州。九月。存進敗鎮州人於東垣。存進戰死。十月。李存審克鎮州。鎮州人請帝兼領本鎮。從之。

同光元年春三月。李繼韬以潞州叛。附於梁。夏四月己巳。即皇帝位。改天祐二十年為同光元年。國號唐。大赦天下。行臺左丞相盧革為門下侍郎。右丞相盧程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兼修國史。中門使郭崇韜。昭義監軍張居翰為樞密使。以魏州為東京。太原為西京。鎮州為北都。閏月。追尊祖考為皇帝。妣為皇后。會祖執宜。祖妣崔氏皆諡曰昭烈。廟號懿祖。祖妣秦氏皆諡曰文景。廟號獻祖。考諡曰武。廟號太祖。立廟於太原。自唐高祖。太宗。懿宗。昭宗為七廟。壬寅。李嗣源取鄆州。五月辛酉。梁人取德勝南城。六月。及王彥章戰於新壘。敗之。是月。盧程罷。秋八月。梁人克澤州。守將裴約死之。九月戊辰。李嗣源及王彥章戰於遞坊。敗之。冬十月壬申。如鄆州以襲梁。甲戌。取中都。丁丑。取曹州。己卯。滅梁。朱鑣自使其將皇甫麟進刀而殺。獲其首來獻。梁敬翔自殺。丙戌。貶鄭珪為萊州司戶。蕭瑄登州司戶。殺李振。趙巖。張漢傑。朱珪。滅其族。詔除梁宗廟。廢朱全忠。朱鑣為庶人。己丑。德音降。死罪囚流以下原之。十一月乙巳。復北都為鎮州。太原為北都。丙辰。復汴州為宣武軍。丁巳。尚書左丞趙光允為中書侍郎。禮部侍郎韋說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戊午。新羅國王金朴英遣使入貢。辛酉。復永平軍為西都。甲子。如洛京。十二月庚午朔。至西京。辛巳。李繼韬伏誅。弟繼達殺其兄繼備於潞州。壬辰。田於伊闕。

同光二年春正月。河南尹張全義及諸鎮進暖殿物。己酉。求唐宦者。庚戌。新羅王金朴英遣使朝貢。乙卯。渤海國遣使朝貢。庚申。幸河陽。辛酉。至自河陽。丁卯。七廟神主至自太原。附於太廟。朝獻於太微宮。戊辰。享於太廟。二月己卯。有事於南郊。大赦。癸酉。羣臣上尊號曰昭文睿武至德光孝皇帝。戊寅。幸李嗣源第。癸未。立劉氏為皇后。三月庚戌。賜從平汴州及入洛南郊立仗軍士等功臣。庚申。以李途為檢校諸陵使。夏五月壬寅。教坊使陳俊為景州刺史。內園接使儲德原為志州刺史。丙辰。渤海國王遣使來貢。丙寅。李嗣源克潞州。六月己丑。封回紇王仁美為英義可汗。秋七月己酉。幸雷山賽神。八月大雨霖。河溢。九月壬子。置水於城門。以禳災。甲寅。幸郭崇韜第。丙寅。黑水國遣使朝貢。冬十月癸未。左熊威將軍趙暉妻一產三男子。十一月癸卯。出於伊闕。丙午。至自伊闕。十二月庚午。帝及皇后幸張全義第。

同光三年春正月庚子。如東京。毀即位壇為鞠場。二月。聚鞠於新場。乙亥。幸王莽河射燕。辛巳。突厥。渤海皆遣使入貢。三月乙未。寒食。望祭於西郊。庚申。至自東京。辛酉。改東京為鄴都。以洛京為東都。夏四月乙亥。帝及皇后幸郭崇韜第。早。庚寅。趙光允薨。五月丁酉。皇太妃薨。廢朝三日。己酉。黑水女真遣使入貢。六月辛未。宗正卿李紆為昭宗少帝改下園陵使。辛卯。詔括天下私馬。秋七月壬寅。皇太后崩。九月庚子。魏王繼岌為四面行營都統。郭崇韜為招討使。以伐蜀。自六月雨。至於是月。丁巳。幸尖山射燕。冬十月壬午。奚吐渾。突厥遣使入貢。戊子。葬貞節太后於坤陵。十一月丁未。高麗遣使入貢。己酉。蜀王衍降。十二月己卯。狩於白沙。癸未。還宮。閏月辛亥。封弟存美為世王。存霸永王。存禮薛王。存渾申王。存義陸王。存雍通王。存紀雅王。

同光四年春正月壬戌。降死罪囚。甲子。魏王繼岌殺郭崇韜及其三子於蜀。戊寅。契丹遣使貢馬。庚辰。異母弟存義伏誅。殺節度使李繼麟。滅其族。丙戌。回鶻遣使入貢。丁亥。殺李繼麟之將史武等七人。滅其族。二月己丑。宣徽南院使李紹茂為樞密使。癸巳。鄴都將軍趙在禮反於貝州。甲午。田於冷泉。趙在禮陷鄴都。武寧節度使李紹榮討之。邢州將軍趙太反。東北面招討使李紹真討之。甲辰。成德軍節度使李嗣源討趙在禮。三月。趙太伏誅。李嗣源反博州。守將翟建自稱刺史。甲子。殺王衍。滅其族。乙丑。車駕發京師。壬申。次榮澤。龍驤指揮使姚彥溫以前鋒軍叛降於李嗣源。入於汴。甲戌。至自萬勝。從馬直指揮使郭從謙反。夏四月丁丑。帝崩於絳霄殿之廡下。時年四十二。天成元年七月丁卯。有司上諡曰光聖神閔孝皇帝。廟號莊宗。是月丙子。葬於雍陵。

述曰。莊宗承武皇之雄圖。力戰而平汴。洛。世讎既復。國祚中興。其大端在於存唐天祐之紀年。奉東京之廟社。使天下猶知有唐。當日諸藩用天祐年號者。劍南不久即止。淮南已先稱制。鳳翔雖始終不改。然預有誤國之罪。使莊宗得前此數年滅梁。輔臣多若張承業之徒。言聽計從。安知不求唐之宗子而立之。何必不追美於共和。是以宋庠作紀年通譜。以天祐四年引而下接同光。例符於司天所用崇天曆。其誠

誠高出於修五代史者遠矣。惟自同光以後。近聲色以亂朝綱。賄貨財以結衆怨。蓋得之甚難。失之甚速。由於縱欲而不近理。居安而不思危。有國家者。可無戒哉。

續唐書卷二

明宗紀

明宗聖德和武欽孝皇帝。名亶。初名嗣源。及即位。改今名。代北人也。皇考電。追尊孝成皇帝。皇妣劉氏。追諡孝成懿皇后。帝即孝成之元子。咸通八年丁亥九月九日。生於應州之金城縣。初孝成為部將。武皇之鎮雁門也。孝成厭代。帝年甫十三。善騎射。既壯。雄武謙和。執事恭敬。武皇養為子。賜名嗣源。乾寧三年。梁攻兗。鄭。朱。宣。來。乞。師。武皇遣李存信將兵三萬救之。屯於莘縣。不進。存信遣帝別以兵三千擊梁。梁兵解。去。存信旋為羅宏信所敗。帝奮命殿軍而還。武皇嘉之。即以所將五百騎號曰橫衝部。光化三年。李嗣昭攻梁。邢。洛。出。青山。遇葛從周兵。大敗。梁兵追之。會帝本軍至。謂嗣昭曰。為公一戰。乃解鞍驅鐵。憑高列陣。左右指畫。梁人莫測。因呼曰。吾取葛公。士卒可無動。乃馳騎犯之。出入奮擊。嗣昭繼進。梁兵解去。帝身中四矢。武皇解衣賜藥以勞之。由是李橫衝名重四方。天祐五年五月。帝。梁相拒於柏鄉。梁龍驤將軍以赤白馬為兩陣。旗幟鉞仗。皆如馬色。晉兵望之皆懼。莊宗舉酒以飲帝曰。望梁家赤白馬。帝曰。有其表耳。翼日歸吾廐也。莊宗大笑曰。卿已氣吞之矣。因引鐘飲。奮槌馳騎。犯其白馬。挾二將校而回。梁兵敗。

以功拜代州刺史莊宗攻劉守光帝及李嗣昭將兵三萬別出飛狐定山後取武備三州魏州既平因
 狗下磁相拜相州刺史昭德軍節度使久之徙鎮安國契丹攻幽州莊宗遣帝與閻寶等擊走之同光元
 年四月莊宗即位進帝檢校太傅兼侍中尋命帝率步騎五千襲幽州下之授天平軍節度使五月梁人
 陷德勝莊宗退保楊劉梁將王彥章急攻鄆州莊宗悉軍救之以帝為前鋒敗梁軍於中都生擒王彥章
 等而是時段凝悉將梁兵屯河上莊宗未知所向諸將多云乘勝以取齊惟帝勸取汴州莊宗然之帝
 即時以千騎前進十月己卯帝先至汴州攻封邱門王瓚開門出降莊宗後至見帝大悅手引其衣以首
 觸之曰天下與爾共之拜中書令二年二月莊宗以郊天賜之鐵券五月擒楊立以獻六月進位太尉移
 鎮宣武兼蕃漢總管十二月契丹入寇三年正月帝敗之於涿州徙鎮成德莊宗幸鄆請朝行在不許貞
 簡太后疾請入省又不許太后崩請赴山陵許之而契丹侵邊乃止十二月朝於洛陽時朱友謙郭崇韜
 皆以讒死帝以名位高亦見疑忌四年二月趙在禮反於魏大臣皆請遣帝討賊莊宗不許固請乃遣之
 三月壬子帝至鄆都禮登城謝罪甲寅軍變帝入於魏與在禮合夜至魏縣丁巳以其兵南遣石敬瑭
 將三百騎為先鋒帝行過鉅鹿獲官馬三千匹以益軍壬寅入汴四月丁亥朔莊宗崩帝痛哭不自勝己
 丑入洛陽甲午監國朝奉臣於興聖宮乙未中門使安重誨為樞密使殺宋州節度使元行欽及租庸使
 孔謙壬寅以樞密副使安重誨為樞密使

天成元年四月丙午帝自興聖宮赴西宮即皇帝位於柩前易斬髮以衰冕丁未遣使往諸道及淮南告
 哀辛亥始聽政壬子魏王繼岌薨甲寅受朝制改同光四年為天成元年大赦天下乙卯渤海國王大諱
 讓遣使朝貢是月張居翰罷五月丙辰朔太子賓客鄭珏工部尚書任寰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戊辰趙在禮為義成節度使六月丁酉汴州控鶴軍亂指揮使張諫殺其權知州事高遜己亥諫伏誅
 秋七月庚申安重誨殺殿直馬延於御史臺門契丹渤海國俱遣使朝貢己卯貶盧革為辰州刺史革
 說徽州刺史甲申流革於陵州說於合州丁酉內出象笏三十二賜百官之無笏者己亥契丹寇邊丁未
 平盧節度使崔彥威殺登州刺史王公儼九月己未幸至德宮及袁建豐第冬十月雲南山後雨林百蠻
 都鬼主右武衛大將軍李卑晚遣大鬼主傅能何華等來朝貢辛丑契丹遣使告哀輟朝早辛亥雨
 天成二年春正月癸丑朔更名曰亥亥兵部侍郎馮道太常卿崔協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二
 月壬午朔新羅遣使朝貢壬辰西川節度使孟知祥殺其兵馬都諫李嚴丙申赦京師囚郭從謙為景州
 刺史既而殺之戊戌山南東道節度使劉訓為南而招討使以伐荆南三月壬子朔幸會節園翠園買安
 盧革軍亂殺其將烏震新羅國遣使來貢四月盧臺軍將龍隆等伏誅六月丙戌任寰罷庚子幸白司馬
 坡祭突厥神秋七月甲子隨州刺史西方都取襲忠萬州癸酉殺盧革章說八月乙酉昆明大鬼主九
 部落及牂牁遣使朝貢九月庚午党項遣使朝貢壬申契丹遣使朝貢冬十月乙酉駕發西京宣武軍節

度使朱守殷反馬步軍都指揮使馬彥超死之己丑守殷自殺乙未殺太子少保致仕任寰辛丑詔釋輕
 繫囚是月傳箭於崔彥威十一月乙亥契丹遣使通和十二月己丑回鶻西界吐蕃遣使朝貢丙午追尊
 四廟立廟於應州
 天成三年春正月丁巳契丹陷平州二月乙未孔循罷三月丁未朔以久雨詔求直言己未鄭珏罷癸亥
 成德軍節度使王建立為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平章事西方都克歸州戊辰宣徽南院使范延光為樞密
 使尋罷夏四月乙酉遣使朝貢義武軍節度使王都反壬寅以王晏球為北面行營招討使五月契
 丹入於定州秋七月壬戌殺齊州防禦使曹廷隱八月盧龍軍節度使趙德執契丹首領慶州防禦使竇
 廷琬反冬十月靜難軍節度使李敬周討之十一月甲午王建立罷十二月甲辰李敬周克慶州竇廷琬
 伏誅
 天成四年春正月壬辰回鶻入朝二月癸卯王晏球克定州甲子車駕發汴州三月丙戌殺姪從聚夏四
 月壬子契丹寇雲州甲寅端明殿學士趙鳳為門下侍郎兼工部尚書平章事五月己巳朝奉臣賀朔乙
 酉追諡少帝曰昭宣光烈孝皇帝契丹寇雲州秋七月壬申殺右金吾衛上將軍毛璋八月黑水遣使來
 朝丁未吐渾首領入貢乙卯党項首領入貢九月癸巳殺供奉官烏昭遇
 長興元年春正月宣徽南院使朱宏昭充大內留守二月己亥黑水遣使入貢乙巳天雄軍節度使石敬
 瑭為御營使癸丑朝獻於太微宮甲寅享於太廟乙卯有事於南郊改天成五年為長興元年大赦天下
 三月庚寅立淑妃曹氏為皇后夏四月戊戌安重誨使河中衙內指揮使楊彥溫逐其節度使從珂辛亥
 西京留守索自通執彥溫殺之戊午羣臣上尊號曰聖明神武文德恭孝皇帝秋七月壬午訪莊宗子孫
 瘞所八月乙未忠武軍節度使張延朗為三司使壬寅殺捧聖軍使李行德十將張儉滅其族吐渾來附
 封子從榮為秦王戊申海州將王傳極殺其刺史陳宣叛吳來降丙辰封子從厚為宋王九月癸未東川
 節度使董璋反甲申成德軍節度使范延光為樞密使丁亥石敬瑭為東川行營都招討使冬十月己亥
 頰冰乙巳董璋陷閬州殺節度使李仁矩指揮使姚洪死之孟知祥反十一月庚申朔秦王從榮受冊於
 文明殿丙戌契丹東丹王突欲來奔十二月丁未二王後秘書丞鄴國公楊仁矩卒輟朝丁巳回鶻遣使
 來朝安重誨討董璋沙州遣使來朝

長興二年春正月丁丑契丹東丹王進本國三印三月丁亥太常卿李愚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夏四月甲
 辰宣徽北院使趙延壽為樞密使甲寅董璋陷遂州節度使夏魯奇死之閏五月丁酉安重誨妻子並賜
 死冬十二月甲寅朔除鐵禁初稅農具錢
 長興三年春正月庚子契丹遣使朝貢己酉渤海回鶻吐蕃遣使朝貢二月辛未中書奏請依石經文字
 刻九經印版從之己卯靜難軍節度使藥彥稠及党項戰於牛兒谷敗之三月甲申契丹遣使朝貢夏四

月甲寅。新羅遣使入貢。五月己丑。二王後廢事。司直楊延紹襲封鄆國公。六月甲寅。封王建為高麗國王。大義軍使孟知祥殺董璋。陷東川。秋七月辛巳朔。天下兵馬都元帥錢鏐薨。輟朝三日。八月己卯。吐蕃遣使朝貢。冬十月庚申。幸至德宮。因幸石敬瑭第。

長興四年春正月庚寅。端明殿學士兵部侍郎劉昫為中書侍郎平章事。二月戊午。孟知祥使朱泚來朝。三月甲辰。追册晉國夫人夏氏為皇后。夏五月戊寅。封子從珂為潞王。從益許王。姪從溫克王。從璋洋王。從敏溼王。丙戌。契丹遣使朝貢。秋七月乙未。回鶻獻白鴉。命放之。八月庚申。大赦天下。九月戊戌。趙延壽罷山南東道節度使。朱宏昭為樞密使。壬申。幸士和亭。得疾。十一月壬辰。秦王從榮以兵入興聖宮。不克。伏誅。乙未。都指揮使康誠殺三司使孫岳。戊戌。崩於雍和殿。年六十七。應順元年四月。上諡曰聖德和武欽孝皇帝。廟號明宗。是月二十七日。葬於徽陵。

述曰。舊史稱明宗能行乎王化。政皆中道。時亦小康。是矣。其能得大體者。追諡少帝曰昭宣。光烈孝皇帝。又令國子監校定九經。雕為印版。流布天下。後進賴之。誰謂季世無善政哉。攷五代史闕文云。明宗出自邊地。老於戰陣。即位之歲。年已六旬。純厚仁慈。本乎天性。每夕宮中焚香。仰天禱祝云。某蕃人也。遇世亂。為衆推戴。事不獲已。願上天早生聖人。與百姓為主。案此事新修史記亦載於論。託為長老之言。後人罕知其出於闕文也。又五代史補云。明宗之在位也。一旦幸倉場觀納。時主者以車駕親臨。懼得其罪。較量甚輕。明宗因謂之曰。且朕自省事以來。倉場散給。動經一二十年未畢。今較量如此。其後銷折。將何以償之。對曰。竭盡家產。不足。則繼之以身命。明宗愴然曰。只聞百姓養一家。未聞一家養百姓也。今後每石加二斗耗。以備鼠雀侵蝕。謂之鼠雀耗。倉糧加耗。自此始也。案此事可疑。夫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縱有鼠雀耗。亦何至每石加二斗之多。果如百姓養一家之說。則胥徒得緣以為姦。其患有不可勝言者。今之倉糧。亦有所謂耗米。然定例每石止加二升。因胥吏藉端苛索。甚至每石加四五斗。百姓瀕受其累。得非明宗為之作俑乎。載攷舊史食貨志。天成元年。敕應納夏秋稅。先有省耗。每斗一升。今後只納正稅數。不量省耗。夫應納之每斗一升。且救不量。今以前所不納。而每石加二斗之耗。何其歧異。或所聞異詞歟。若夫明宗時屢以非罪誅戮臣下。所謂上下相狗。毀譽亂真。是取禍之道也。

續唐書卷二

閔帝紀

閔帝名從厚。小字菩薩奴。明宗第三子也。母昭懿皇后夏氏。以天祐十一年甲戌十一月二十八日庚申。生於晉陽舊第。髫髻好讀春秋。略通大義。為人形質豐厚。寡言好禮。明宗以其貌類己。特愛之。天成元年。授檢校司徒。二年四月。加檢校太保同平章事。三年三月。授宣武軍節度使。四年。徙鎮河東。長興元年。封宋王。徙鎮成德。二年。徙鎮天雄。三年。加中書令。四年十一月。秦王從榮伏誅。明宗病甚。遣宣徽使孟漢瓊馳驛召帝。而明宗崩。秘其喪六日。十二月癸卯朔。發喪於西宮。即皇帝位於柩前。羣臣見於東階。復於喪位。丙午。成服於西宮。庚戌。御光政樓。存問軍民。辛亥。賜司衣王氏死。坐秦王事也。癸丑。始聽政。乙卯。賜司儀康氏死。連王氏也。丁巳。僕射平章事馮道為山陵使。戶部尚書韓彥輝為副。中書舍人王延為判官。禮部尚書王權為禮儀使。兵部尚書李鏘為鹵簿使。御史中丞盧敏為儀仗使。右僕射權知河南府盧質為橋道頓遞使。丁卯。帝釋衰服。辛未。御中興殿。羣臣列位。馮道進酒。帝命徹之。應順元年春正月壬申朔。御廣壽殿視朝。乙亥。契丹遣使朝貢。丁丑。太常卿崔居儉為祕書監。前蔡州刺史

史張繼祚為左武衛上將軍。充山陵橋道頓遞副使。戊寅。御明堂殿。宣制。大赦天下。改長興五年為應順元年。回鶻可汗王仁美遣使入貢。沙州、瓜州遣使來朝。甲午。兩浙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吳王錢元璣進封吳越王。乙未。樞密使兼中書令朱宏昭、馮贊獻錢助作山陵。閏月癸卯。御文明殿。丙午。正衙命使册皇太后曹氏。甲寅。正衙命使册太妃王氏。集賢院請修制凌烟閣。詔下翰林院。置寫真官。畫功臣像。并下將作監。興工次序。開架修葺。北京留守石敬瑭獻銀絹助作山陵。丙寅。幸至德宮。車駕至興教門。有飛鸞自空而墜。墜於御前。是日。大風晦暝。二月庚寅。視作山陵。是日。鳳翔節度使潞王從珂反。辛卯。西京留守王思同為西面行營都部署。靖難軍節度使樂彥偉為副都部署。三月丙辰。思同兵潰。嚴衛右廂都指揮使尹暉、羽林都指揮使楊思權。以其軍叛降於潞王。辛酉。殺侍衛親軍馬軍都指揮使朱宏寶。癸亥。河陽三城節度使康羨誠為鳳翔行營都招討使。王思同為副。西京副留守劉遵雍叛降於潞王。思同奔歸於京師。不克。死之。丁卯。潞王至陝州。帝急召孟漢瓊。不至。召朱宏昭。宏昭懼。投於井。安重進尋殺馮贊於其第。是夜。帝出元武門。至衛州。四月。潞王入洛。廢帝為鄂王。帝遇燭而崩。年二十一。皇后孔氏與其四子並遇害。石敬瑭僭位。諡曰閔。附葬徽陵。

續唐書卷四

末帝紀

末帝名從珂。明宗之元子也。母宣獻皇后魏氏。鎮州平山人。中和末。明宗獵地山東。留戍平山。得魏后。以光啟元年己巳正月二十三日。生帝於外舍。尉趙人負盟。用吳不息。音問阻絕。帝甫十歲。方得歸。小字阿三。及壯。狀貌雄偉。長七尺餘。謹重寡言。而驍勇。明宗甚愛之。在太原。因擊毬。與石敬瑭同入趙襄子廟。見其塑像。屹然起立。帝私自負。從明宗征討。常立戰功。莊宗喜曰。阿三不惟與我同齒。敢戰亦相類。同光二年。為衛州刺史。突騎指揮使。戍於石門。四年。魏州軍亂。帝率部下軍士。由曲陽。孟縣。趨常山。與王建立渡河而南。軍聲大振。天威元年。拜河中節度使。二年二月。加檢校太保。同平章事。長興元年。加檢校太尉。先是。帝與樞密使安重誨在常山。因杯盤失意。拳擊其腦。重誨銜之。及帝鎮河中。重誨知其出入不時。乃矯宣中旨。令牙將楊彥溫。遇出郭。則閉門不納。會帝閱馬於黃龍莊。彥溫閉城拒之。帝止虞鄉。以聞。明宗召還京師。居於清化里第。重誨數請行軍法。不聽。天成二年。重誨見殺。乃起為左衛大將軍。西京留守。三年。進位太尉。移鳳翔節度使。四年五月。封潞王。閔帝即位。加兼侍中。既而帝子重吉出刺。亳州。帝方髮不測。

應順元年二月。移帝鎮太原。是時不降制書。惟以宣授而已。帝令李專美草檄。求援諸道。欲誅君側之罪。朝廷命王思同率師來討。三月丁巳。帝以兵東。庚申。次長安。西京副留守劉遂。雖以城降。癸亥。次靈口。殺王思同。甲子。次華州。執樂查。刑繫獄。乙丑。次閿鄉。王仲昇父子迎謁。命殺之。丙寅。次靈寶。河中安彥成。陝州康思立迎降。丁卯。次陝州。康義誠來降。殺宣徽使孟漢璋。閔帝出居於衛州。夏四月壬申。入京師。馮道率百官迎帝於蔣橋。帝辭不見。入哭於西宮。遂見羣臣。道拜。帝若拜。入居於至德宮。癸酉。以太后令降天子為鄂王。命帝監國。乙亥。帝赴西宮。即皇帝位於柩前。丙子。詔河南府舉京城居民之財以助軍。丁丑。又詔居民預借房課。五月以賀軍。己卯。鄂王薨。庚辰。磁州刺史宋令詢死之。

清泰元年夏四月乙酉。帝服衰冕。御明堂殿。百官就位。宣制。改應順元年為清泰元年。大赦天下。戊子。殺康義誠及樂查。丙申。葬明宗皇帝於徽陵。五月庚子朔。御文明殿。受朝賀。丙午。端明殿學士韓昭允為樞密使。莊宅使劉延明為樞密副使。庚戌。馮道罷。天雄軍節度使范延光為樞密使。甲寅。賜勳進選人宗子官。六月庚辰。幸至德宮。因幸房知溫。安元信。范延光。索自通。李從敏。第。秋七月辛亥。太常卿盧文紀為中書侍郎。平章事。丁巳。立沛國夫人劉氏為皇后。八月辛未。尚書左丞姚顛為中書侍郎。平章事。詔應住受御景官選。九月己未。契丹寇邊。冬十月戊寅。李思。劉勳。十二月乙亥。雄武軍節度使張延嗣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庚寅。幸龍門。早。

清泰二年春正月丙申。朔。御明堂殿。二月甲戌。范延光罷。己丑。追尊魯國太夫人魏氏曰宣獻皇太后。三月辛丑。忠武軍節度使趙彥壽為樞密使。夏四月辛卯。宣徽南院使劉延皓為樞密使。丙申。契丹寇邊。六月癸未。羣臣獻壽。都馬。秋七月丙申。石敬瑭以兵屯忻州。軍呼萬歲。乃斬都指揮使李暉等三十六人。以止之。丁酉。回鹘可汗王仁美遣使入貢。劉延皓罷。九月己酉。宣徽南院使房勳為刑部尚書。充樞密使。乙卯。渤海遣使來朝。清泰三年春正月辛卯朔。御文明殿。乙未。百濟遣使入貢。丁未。封皇子重美為雍王。二月庚午。監修國史姚顛。史官張昭遠。李祥。吳承範等修撰明宗實錄三十卷上之。三月丙午。翰林學士禮部侍郎馬胤孫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夏四月戊戌。河東節度使石敬瑭反。乙卯。建雄軍節度使張敬達為太原四面都招討使。武義軍節度使楊光遠為副。戊申。先鋒指揮使張凝降於石敬瑭。己酉。振武戍將安重榮叛降於石敬瑭。壬子。天雄軍屯駐捧聖。都虞候張令昭逐其節度使劉延皓。六月癸亥。以令昭為右千牛衛將軍。權知天雄軍事。甲戌。宣武軍節度使范延光為天雄軍四面招討使。秋七月戊申。克復魏州。壬子。張令昭伏誅。癸丑。彰聖指揮使張萬迪叛降於石敬瑭。八月戊午。契丹遣使入朝。九月甲辰。張敬達及契丹戰於太原。敗績。契丹圍敬達於行安。戊申。帝發京師。壬戌。詔天下括馬。又詔民十戶出兵一人。冬十一月戊子。盧龍軍節度使趙德鈞為行營都統。閏甲子。楊光遠殺張敬達。以其軍叛降於契丹。丁卯。契丹立晉石敬瑭。與之約為父子。僞號天福。遂與契丹南行。甲戌。敬瑭與契丹至於潞州。丁丑。至自河

陽。辛巳。帝崩於元武樓。年五十二。敬瑭入洛。得帝遺骨於火中。明年三月。葬之於徽陵域中。述曰。張昭等修末帝實錄。以帝為明宗之元子。生於外舍。詳見通鑑攷異所引。而通鑑及舊。新二史。會要等書。俱作明帝養子。然昭等生唐之世。宜得其真。今從實錄。至帝之繼。舊史本作末帝。會要亦同。新史記改為廢帝。蓋恐其與朱友貞相混耳。後人并改末帝實錄為廢帝。謬之甚矣。又關文云。竹引契丹圍竹安寨。降楊光遠。清泰帝至自懷軍。京師父老迎帝於上東門外。帝垂泣不止。父老奏曰。臣等伏聞前唐時。中國有難。帝王多幸蜀。以圖進取。陛下何不且入西川。帝曰。本朝兩川節度使皆用文臣。所以元宗。僖宗避寇幸蜀。今孟氏已尊矣。吾何歸乎。因慟哭入內。舉族自焚。案。末帝無大失德。而縱虎喪身。慘毒至此。敬瑭之肉。其足食乎。

續唐書卷五

烈祖紀
烈祖光文肅武孝高皇帝。名昇。字正倫。小字彭奴。徐州人。憲宗第八子。建王恪之元孫。恪生超。超生志。仕為徐州判司。卒官。因家焉。志生榮。榮性謹厚。晦迹。號李道者。屬時離亂。羣盜蜂起。而楊行密專據淮南。乃感憤欲圖興復之志。遂因海寇夏嗣。率衆自海入淮。至濠梁。衆至數千人。與行密相攻。為其所擒。帝以光啟四年十二月二日。生於彭城。至是方六歲。而孤伯父球攜帝及母劉氏。避地淮西。至濠州。行密見而奇之。養以為子。其長子溥不能容。乃與大將徐溫。曰。是兒狀貌非常。以乞汝。遂冒姓徐。名知誥。帝事溫。蓋子道。溫妻李氏。以其同姓。鞠養甚至。及長。身長七尺。廣額隆準。語聲如鐘。精采鑠人。常緩步行。從者疾行莫能及。相者云。此龍行虎步也。天祐六年六月。自元從指揮使遷昇州防遏使。兼樓船軍使。七年五月。授昇州副使。知州事。柴再用攻宣州。用其兵殺李遇。以功遷昇州刺史。時江。淮初定。守令皆武夫。專務軍賦。帝獨好學。求遺書。招賢士。褒賢課農。雖以節儉自勵。而輕財好施。無所愛吝。以宋齊邱。王令謀。王翊。主議論。會禹。張洽。孫勛。徐融為賓客。馬仁裕。周宗。曹傑為親吏。十一年。加檢校司徒。始城昇州。十四年五

月。城成。溫來觀。其制度壯麗。徙治焉。而以帝為檢校太保。潤州團練使。帝本意在宣州。不悅。時溫子知訓以內外馬步都軍副使專制揚州。驕淫失衆。宋齊邱納說曰。知訓且暮且敗。是行天所贊也。十五年。朱璠殺知訓。馬仁裕自蘇山渡馳告帝。帝即日帥師入廣陵。定亂。遂代知訓為淮南節度。行軍副使。內外馬步都軍副使。上下悅服。吳王建國。以帝為左僕射。參政事。未期歲。紀綱憲度。粲然並舉。溫雖遙執國政。而人情已歸。屬於帝。金陵行軍司馬徐玢勸溫更用嫡子知詢。帝刺知皇恐。表乞罷政事。出鎮江西。表未上。而溫疾亟。遂止。溫卒。知詢嗣。為金陵節度使。諸道副都統。數與帝爭權。帝乃使人誘之來朝。留為左統軍。悉奪其兵。而帝以太尉中書令出鎮金陵。如溫故事。吳命帝開大元帥府。置僚屬。進封齊王。用天子制度。改名誥。

昇元元年冬十月。吳帝禪位。甲申。即皇帝位。改吳天祚二年為昇元元年。國號齊。以十二月二日為仁壽節。尊吳主為高祖。元宏古諱皇帝。上策稱受禪老臣。誥追尊考溫為太祖。武皇帝。丙申。以平章事張延翰為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門下侍郎張居詠。中書侍郎李建勳皆為同平章事。以建康為西都。廣陵為東都。改尚書為尚書省。東都尚書省為留守院。丙戌。改齊明門為朝元門。丁亥。封弟知誥為江王。知誥為饒王。戊子。降吳太子璉為玄農郡王。辛卯。降吳建安王瑛。江夏王璘等十一人。爵一等。而加官增戶邑。詔獄訟未經本處立決者。毋得詣闕訴。乙未。降吳公主為邑君。甲午。立王后宋氏為皇后。丙申。封女弟祀國君為廣德長公主。庚子。遣使如漢。閩。吳越告即位。辛丑。追封吳歷陽公濬為臨川王。諡曰靈。以禮改葬。戊申。封子景通為吳王。諸道副元帥判六軍諸衛事。十一月庚戌朔。改東都舊第為崇德宮。癸丑。改承宣院為宣徽院。丙辰。追册故妃楊氏為順妃。丁丑。追封次子景遷為高平郡王。長女為封城公主。改辭狀司為清訟院。立姪景邁為晉陵郡公。景邁為上饒郡公。景邁為桂陽郡公。景邁為平陽郡公。封女五人為盛唐。太和。永興。建昌。玉山公主。戊午。立子景遂為吉王。景遂為壽陽郡公。以景遂為東都留守。江都尹。赴東都。己未。升東都海陵縣為泰州。割鹽城。泰興。如皋。興化縣屬焉。己巳。吳越王使將軍袁韜來賀即位。十二月庚寅。上太祖武皇帝陵曰定陵。追尊高祖以下皆為王公。而稱宗配皆稱國君及妃。墓皆稱陵。惟武皇之配李氏曰明德皇后。丙午。有星孛於北方。

昇元二年春正月己酉朔。日有食之。避殿。停朝賀。甲子。荆南高從誨使龐守規來賀即位。二月壬戌。閩使內客省使朱文進來賀即位。夏四月。遷讓皇於丹陽。以王與為浙西節度使。留後馬思讓為丹陽宮使。以嚴兵守之。徐氏諸子屢請帝復姓。帝謙抑不忍。徐氏恩下。其議百官。百官皆請。乃復姓李。改名昇。國號大唐。建唐廟。祀高祖。太宗以下如唐舊典。追尊建王恪為孝靜皇帝。廟號定宗。貞妃程氏曰貞靜皇后。曾祖超為孝平皇帝。廟號成宗。配崔氏曰平真皇后。祖志為孝安皇帝。廟號惠宗。配盧氏曰安莊皇后。考榮為孝德皇帝。廟號慶宗。配劉氏曰德恭皇后。奉徐武皇廟。號義祖。徐氏二王如初。夏六月甲申。升池州。

為康化軍。是月高麗使正朝廣評侍郎柳勳律來朝貢。秋七月壬申。以左丞相宋齊邱為平章事。八月戊寅。升洪州。建康鎮為清江縣。不隸州。丁亥。契丹遣使來聘。冬十月丙子。立太學。命制定禮樂。癸未。新羅遣使來朝貢。壬辰。命吳王璉步騎百萬講武銅駝橋。十二月辛丑。讓皇烈帝不視朝。率百官素服舉哀。是歲。徙吳王璉為齊王。

昇元三年春正月壬申。詔曰。比者干戈相接。人無定主。地蕪而不蕪。桑隕而不蠶。衣食日耗。朕甚憫之。其嚮風而納者。有司計口給食。願耕植者。授之士田。仍復三歲租役。於禮。仁不異遠。化無滯運。其務宜流。以稱朕意。二月乙未。契丹遣使來以兄禮事帝。蜀使來賀即位。夏四月庚辰。朝享於太廟。辛巳。有事於南郊。以高祖神堯皇帝配。用上辛也。大赦。百官進位。將士勞賜有差。民三年蠶桑及三千本者。賜帛五十匹。每丁墾田及八十畝者。賜錢二萬。皆五年勿收租稅。詔曰。朕以眇躬。託於民上。常懼勿類。以差高祖。太宗之遺業。羣公卿士。願欲進上符號之禮。朕甚不取。其勿復以聞。州郡言符瑞者十數。帝曰。隨告在天。聰明自民。魯以麟削。莽以符亡。常謹天戒。猶懼或失之。符瑞何為哉。皆抑而勿揚言。五代同居者七家。皆獨復征役。旌表門閭。丁未。吳越王使左武衛上將軍沈韜文。荆南高從誨使王崇嗣來賀南郊。作北郊於元武湖。西。秋七月丙午。放諸州所獻珍禽奇獸於鍾山。命有司作昇元格。與吳令並行。冬十月丁丑。御後樓閱戰馬。

昇元四年春二月。詔罷營造力役。毋妨農時。三月丁未。頡中正。麻官陳承助所撰也。丙戌。漢人。閩人來聘。夏五月。晉安州節度使李金全來降。六月癸亥。罷宣州。歲貢木瓜雜果。秋八月。立齊王璉為皇太子。仍兼大元帥。錄尚書事。環固讓。從之。九月戊辰。契丹遣使來聘。獻狐白裘。冬十月壬寅。以齊王璉讓儲貳。赦殊死以下。京師賜醢。內外諸軍給優賜。禁表奏言聖容二字。違者以大不敬論。乙巳。詔幸東都。命齊王璉監國。庚戌。帝自保德門御舟。辛亥。次迎鑾鎮。甲寅。至東都。入建元門。帝感念時昔。泣然流涕不已。遣使問東畿士民不能自存者。己未。高麗使廣評侍郎柳質來貢方物。十一月乙丑。宴羣臣於崇德宮。故第也。乙酉。賜東畿高年疾苦俸獨米人二石。漢使都官郎中鄭顯。閩使客省使葛裕。吳越使刑部尚書楊嚴。來賀仁壽節。十二月丙申。帝自東都。

昇元五年春二月。殺秦州刺史褚仁規。夏五月戊辰。契丹使來。秋七月。右僕射李建勳罷。八月。有星孛於天市。遣使賑貸黃州。旱傷戶口。是歲。吳越水。民就食境內。賑之。昇元六年閏正月庚寅。漢使區延保來聘。癸巳。閩使尚食使林宏嗣來聘。都下大水。秦淮溢。東都火。焚數千家。夏五月。左丞相太保宋齊邱罷。為鎮南軍節度使。六月。常。宣。歙。三州大雨。溢。漢。蕭。規。來告哀。廢朝三日。庚午。契丹遣使來聘。獻馬五驥。大蝗。自淮。北。蔽。空。而至。辛未。命州縣捕蝗。癸巳。禁節度刺史給攝署牒。秋八月甲申。漢使法物使公孫惠來謝讓位。九月庚寅。願昇元。刑。定。律。冬十月。詔曰。前朝失御。四

方顯起者衆。武人用事。德化墜而不宣。朕甚悼焉。三事大夫。其爲朕舉用儒者。能去苛政。與吾民更始。十二月。閩使徐宏。漢使滕紹英。吳越使右武衛大將軍蔣瑤。來賀仁壽節。

昇元七年春正月。契丹遣使二十七人來聘。獻馬三百。羊三萬五千。二月庚午。帝崩於昇元殿。年五十六。十一月壬寅。葬永陵。帝臨崩。謂齊王曰。德昌宮儲戎器金帛七百萬。汝守成業。宜善交鄰國。以保社稷。吾服金石。欲延年。反以速死。汝宜視以爲戒。帝生長兵間。知民厭亂。在位七年。兵不妄動。境內賴以休息。性節儉。常臨蒲履。用鐵盆盥。其月施青葛帷。宮婢纒數人。宮室樸陋。仁厚恭儉。務在養民。有古賢主之風焉。滅口。烈祖系出唐宗。託身徐氏。終能化家爲國。布有江南。建號昇元。適承清泰。在當日雖未言及此。自後論之。豈非天命有所歸乎。致通鑑云。倉吏歲終獻羨餘萬餘石。唐主曰。出納有數。苟非措民剝軍。安得羨餘。邪。分遣使者。案行民田。以肥瘠定稅。民開稱其平允。自是江淮調兵調役。及他賦稅。皆以稅錢爲準。至今用之。又不以外戚輔政。官者不得預事。皆他國不及也。由斯以觀。烈祖爲政。幾幾乎有貞觀開元之風。夫乃歎唐之遺澤長矣。

續唐書卷六

元宗紀

元宗明道崇德文宣孝皇帝。名瑒。字伯玉。烈祖長子。母曰宋皇后。初名景通。風度高秀。性寬仁。有文學。甫十歲。吟新竹詩云。棲鳳身枝猶軟弱。化龍形狀已依稀。人皆奇之。起家爲尚書郎。吳讓皇見之曰。吾諸子皆不及也。累遷諸衛大將軍。烈祖爲齊王。立爲太子。因讓昇元初。烈祖受禪。封吳王。徙齊王。四年八月。立爲皇太子。復固讓曰。前世以嫡庶不明。故早建元良。示之定分。如臣兄弟友愛。尚何待此。烈祖爲下詔。稱其守廉退之風。師忠貞之節。有子如此。予復何憂。敕殊死以下。臣民奉成齊王。如太子禮。七年二月。烈祖病疽。祕之人皆莫知。庚午。疾大漸。太醫吳廷紹密遣人告帝。帝馳入宮。侍疾於東闈。是夕。烈祖崩。祕不發喪。而下詔命帝監國。大赦。頗實有差。丙子。始宣遺詔。

保大元年春三月己卯朔。烈祖崩已旬日。帝猶未即位。方泣讓諸弟。奉化節度使周宗手取衾冕。衣帝曰。大行付陛下神器之重。豈得固守小節。是日。即皇帝位。不待踰年。避改元。韓熙載上疏以爲不可。而制書已行。百官進位二等。將士皆有賜。獨民逋負租稅。賜錢緡孤獨粟。母宋皇后爲皇太后。立妃鍾氏爲

皇后。以鎮南軍節度使宋齊邱爲太保兼中書令。奉化軍節度使周宗爲侍中。徙封壽王。景遂爲燕王。宣城王景遂爲鄂王。閩使來弔祭。升漳州爲定遠軍。秋七月。徙燕王景遂爲齊王。鄂王景遂爲燕王。仍以景遂爲諸道兵馬元帥。居東宮。景遂爲副元帥。仍詔中外以兄弟傳國之意。八月乙卯。立弟景遂爲保寧王。冬十月庚戌。有星孛於東方。嶺南妖賊張遇賢犯虔州。詔遣洪州營屯都虞候嚴恩帥師討之。以通事舍人邊鎬監其軍。其後擒遇賢及其黨黃伯雄。曹景全。斬於金陵市。十二月。以太保中書令宋齊邱爲鎮海軍節度使。

保大二年春正月。侍中周宗能爲鎮南軍節度使。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張居詠能爲鎮海軍節度使。辛巳。詔齊王景遂總攝庶政。惟樞密使魏岑。查文徽得奏事。餘非召對不得見。初。烈祖尤愛景遂。帝奉先旨。欲傳以位。故有是詔。宋齊邱。蕭儼皆上書切諫。未見聽。侍衛都虞候賈崇叩闕請見曰。臣侍先帝三十年。孜孜詢察。下情猶患壅隔。陛下始即位。所委何人。而頓與臣下疏絕如此。因嗚咽流涕。帝感悟。命坐。賜食。遂收所下詔。夏五月。閩將朱文進弒其君曦。自稱閩王。遣使來告。帝囚其使。將討之。議者謂閩亂由王延政。當先討。乃釋閩使遣還。秋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冬十二月。樞密院使查文徽請討王延政。詔以文徽爲江西安撫使。往視建州。文徽固請。乃以邊鎬爲行營招討。共攻延政。敗績於蓋竹。

保大三年春正月。以何敬洙爲福建道行營招討。祖全恩爲應援使。姚鳳爲諸軍都監。會查文徽進討。秋七月。星見而風雨。八月甲子朔。日有食之。克建州。執王延政歸於金陵。拜羽林大將軍。升建州爲永安軍。冬十月。皇太后崩。以延平津爲劍州。割建州之劍浦汀州之沙縣隸焉。

保大四年春正月。以青陽公宋齊邱爲太傅兼中書令。昭武軍節度使李建勳爲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及中書侍郎。馮延巳皆平章事。二月壬戌朔。日有食之。命建州製的乳茶。號曰京挺。賜茶之貢自此始。能貢陽羨茶。夏四月。葬元恭皇后於永陵。五月。以樞密使陳覺爲福建宣諭使。使諭李宏義入朝。不克。覺拉發汀建。撫信州。吳越福州。帝遂命王崇文。魏岑。馮延巳會攻福州。秋九月。淮南軍食祿。除民田稅。冬十月庚辰。閩福州。改漳州爲南州。十二月壬戌。契丹及晉師戰於中渡。晉師敗績。丙寅。杜重威。李守貞以其師降於契丹。癸酉。張彥澤引蕃騎陷京師。彥澤剽劫屠害甚衆。晉主奉表納置於契丹。是歲中原無主。密州刺史皇甫暉。青州刺史王建及沿淮諸戍皆來降。

保大五年春正月。契丹滅晉。遣使來告曰。晉少主逆命背約。自貽廢黜。吾主欲與唐繼先世之好。將册命唐爲中原主。帝命近臣對曰。唐守江淮。社稷已固。與梁宋阻隔。若爾主不忘先好。惠錫行人。受賜多矣。其不敢拜命。遣兵部侍郎賈潭報聘。帝歎曰。閩役憊矣。其能抗衡中原乎。以齊王景遂爲皇太后弟。燕王景遂爲元帥。徙齊王元子南昌王贊爲副元帥。二月辛未。劉知遠即位。國號曰漢。改晉開運四年爲天福十二年。三月己亥。吳越救福州。兵自海道至。乃整師與戰。敗績。諸營皆潰。夏四月壬申。詔即軍中斬陳覺。馮

延魯餘將帥皆赦不問。已而復詔械覺。延魯還都。既至。貸死。覺流新州。延魯流舒州。秋八月。太傅宋齊邱能為鎮南軍節度使。吳越國王錢佐卒。僚襲位。冬十二月。吳越胡進思廢其君保。囚於義和院。錢儼入。是歲。楚國王馬希範卒。希廣即位。

保大六年春正月。吳越國立。僞遷保於東府。丁丑。漢主珣承祐立。夏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秋九月。漢伐河中。李守貞問道表求援師。以李金全為北面行營招討使。救河中。師次沂州。退保海州。冬十一月。荆南主高從誨卒。保融嗣位。

保大七年春正月。淮北盜起。以神武都虞候皇甫暉。裨將張勳。肅處恭。監軍散騎常侍張義方帥師萬人。出海。泗招降。納賊帥延師。以歸。夏六月癸酉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大兵渡淮。攻正陽。敗。賊

保大八年春二月。福州道讓者詣建州。留後查文徽。告吳越成卒亂。殺李宏義。棄城去。文徽信其言。襲福州。大敗。被執。而別將建州刺史陳誨。以舟師敗福州兵。執其將馬先進。俘於金陵。秋七月。送先進還吳越。查文徽亦歸。冬十一月甲子朔。日有食之。乙酉。漢主承祐死。十二月。馬希範攻陷潭州。執其君希廣。自稱楚王。其將李彥溫。劉彥瑫各以千人來歸。漢將郭威領大軍北征。壬子。次澶州。何福進率壯士擁威作亂。

保大九年春正月丁卯。郭威篡漢即位。改元廣順。國號周。劉崇自立於太原。初。契丹犯河南。晉主北遷。韓熙載上書曰。陛下有經營天下之志。當在今時。若契丹遁歸。中原有主。安輯稍定。則未可圖也。時以連兵南圖。至此方議北征。熙載又上書曰。郭氏英雄。雖有國日淺。而為理已固。兵若輕舉。非獨無成。抑且有害。乃命李金全耀兵於淮上而止。二月。楚王希範使掌書記劉光翰來貢方物。秋九月。楚將徐威等廢其君希尊。命邊錡出洋鄉以討楚亂。冬十月壬寅。武安留後馬希崇請降。錡入潭州。癸丑。武昌節度使劉仁贍帥舟師取岳州。湖南遂平。南漢來攻彬州。陷之。周兗州節度使慕容查起來乞援師。從之。

保大十年春正月。分洪州高安縣置筠州。荆清江。萬載。上高屬焉。援兗州之師。敗績於沅陽。周人執指揮使燕敬權。二月。周人歸敬權。使來言曰。吾賊臣背叛。爾國助之。豈長計哉。且使邠州郭瓊遣壽州劉彥貞書。其詞曰。大周邠州團練使郭瓊。致書於淮南壽州節度使麾下。自古有國。皆惡叛臣。貴那何為常事。招誘吳中多士。無乃淺圖。帝頗愧其言。以翰林學士江文蔚知禮部貢舉。放進士王克貞等三人及第。旋復停貢舉。三月。以太弟太保馮延巳為左僕射。前鎮海節度使徐景運為中書侍郎。及右僕射孫忌並同平章事。帝以南漢乘楚亂。據桂。宜等州。將取之。以知全州張勳兼桂州招討使。夏四月丙戌朔。日有食之。命統軍侯訓率五千人會張勳攻桂州。敗績於城下。訓死之。檢校餘衆保全州。周與順州使自進福以族來歸。秋九月。召邠州劉言入朝。冬十月。劉言將王遠。周行逢攻潭州。壬辰。拔益陽寨。成將李建期死之。丙申。潭州節度使邊錡棄城遁。辛丑。劉言將蕭公益攻岳州。刺史宋德權監軍。任錡棄城遁。十一月。劉言盡據故楚地。詔流邊錡於陵州。斬宋德權。任錡於太社。斬裨將申洪泰。并建於都門外。平章馮延巳。孫忌皆

能為左右僕射。十二月。洪州大都督楚王馬希範來朝。留不遣。保大十一年春三月。以左僕射馮延巳同平章事。金陵火逾月。禁官寺民廬數千間。復設貢舉。夏六月。不雨。民饑。流入周城。冬十月。鎮楚州白水塘以溉田。命州縣陂塘壅廢者修復之。保大十二年春正月。有大星貫於西北。聲如雷。二月。命吏部侍郎朱蒙知禮部貢舉。壬辰。周主珣。養子柴榮即位。自前年六月不雨。至於今三月。大饑。疫。命州縣煮粥以食之。秋七月。契丹使其舅來聘。夜宴清風驛。盜斬其首亡去。捕之不得。或以為周人也。契丹自此不至。保大十三年春二月。以中書侍郎嚴續為門下侍郎。平章事。夏六月。周攻秦。鳳。蜀使間使來告難。周下詔罪狀。因遣將李穀。王彥超。韓令坤等來侵淮南。攻自壽州。帝乃以神武統軍劉彥貞為北面行營都部署。帥師三萬赴壽州。奉化節度使同平章事皇甫暉為北面行營應援使。常州團練使姚鳳為應援都監。帥師三萬屯定遠縣。召鎮南節度使宋齊邱入朝。謀難。冬十二月。以安定郡公從嘉為沿江巡撫使。保大十四年春正月。周主親征。劉彥貞與周師戰於正陽。敗績。彥貞戰死。二月。周師兼道襄陽流關。皇甫暉敗保淝州。周師破城。俘暉及姚鳳以歸。皇遣泗州牙將王承明奉書至徐州。求成於周。稱唐皇帝奉書於大周皇帝。願以兄事。歲獻方物。太弟景遂亦移書周將帥。皆不報。己卯。遣翰林學士鍾謨。文理院學士李德明使周。奉表至下蔡。行在納賈。又奉牛酒犒軍。請罷兵。乙酉。周師陷東都。執留守馮延魯。丁亥。左神衛使徐象等十八人自洛州奔周。天長制置使耿謙以城降於周。遣國使尹廷範護還讓皇之族於潤州。廷範殺其男子六十人。誅廷範以謝國人。周師陷秦州。刺史方訥棄城遁。帝遣間使求援於契丹。至淮北。為周人所執。吳越使常州。宣州。海州。置使姚查洪奔吳越。三月。遣司空孫晟及禮部侍郎王崇質使周。削去帝號。奉表稱為外臣。猶不許。光州兵馬都監張延翰以城降於周。刺史張紹道遁。丁酉。周師陷舒州。刺史周宏祚赴水死。斬州將李福。殺知州王承信降於周。戊戌。天成軍節度使蔡確自壽州奔周。周師陷和州。詔斬李德明於都市。坐奉使請割地也。吳越陷常州之郭。執團練使趙仁澤。燕王宏冀遣龍武都虞候柴克宏救常州。壬子。大敗吳越兵於常州。斬獲萬計。俘其將數十。至潤州。宏冀悉斬之。壬戌。壽州軍校陳延貞等十三人奔周。是月。命諸道兵馬元帥齊王景達拒周。夏四月。復秦州。五月。周主北還。秋七月。復東都。斬光。和。滌州。惟壽州之圍愈急。冬十月。行人孫晟為周人所殺。從者二百人皆死。獨貨鍾謨以爲壽州司馬。

保大十五年春二月乙亥。周主親征。齊王景達自濠州遣邊錡。許文稹。朱元帥兵數萬援壽州。景達用監軍使陳崇言。謀奪宋元兵。以楊守忠代之。元遂舉師降周。裨將時厚卿獨不從。見殺。壬辰。周師盡破諸寨。執邊錡。許文稹。楊守忠。餘衆悉潰。景達亦遁歸金陵。二月丁未。壽州劉仁贍病革。副使孫羽等代署表降於周。仁贍卒。夏四月。周主北還。冬十一月。周主復親征。濠州刺史郭廷誦。泗州刺史范再遇皆舉城降。

保大十五年春二月乙亥。周主親征。齊王景達自濠州遣邊錡。許文稹。朱元帥兵數萬援壽州。景達用監軍使陳崇言。謀奪宋元兵。以楊守忠代之。元遂舉師降周。裨將時厚卿獨不從。見殺。壬辰。周師盡破諸寨。執邊錡。許文稹。楊守忠。餘衆悉潰。景達亦遁歸金陵。二月丁未。壽州劉仁贍病革。副使孫羽等代署表降於周。仁贍卒。夏四月。周主北還。冬十一月。周主復親征。濠州刺史郭廷誦。泗州刺史范再遇皆舉城降。

帝知東都必不守使焚其廬舍徙其民於江南周師入揚州丁丑陷泰州中興元年春正月改元中興丙戌周師陷海州壬辰陷靜海軍丁未陷楚州守將張彥卿鄭昭業死之周師屠其城焚廬舍殆盡周師次雄州刺史易文舉舉城降三月大赦改元交泰立燕王冀為皇太子參治

述曰史稱元宗約己慎刑勤政如一而野史又謂其天性懦弱素昧威武平心論之自乾符以來猶不失為令主惟是任用五鬼屏棄羣賢耗幣用於楚關致喪師於淮甸謀之不臧後悔亦何及哉

朝政丁亥周主次揚州丁卯遂至迎鑾鎮壬辰糧兵江口帝懼周師南渡遣樞密使陳覺奉表貢方物請傳位太子以國為附庸周主始采唐報可汗故事皆書稱皇帝致書江南國主帝遣開門承旨劉承遇上表稱唐國主蓋獻江北郡縣之未陷者歲輸土貢庚子周主致書許帝奉正朔罷兵而不許傳位夏五月不令去帝號稱國主去交泰年號稱順德五年置進奏邸於汴都凡帝者儀制皆從貶損改名景以避周信祖諱告於太廟是日金陵大霧通夕不解己酉周遣使費御衣金玉帶錦帛羊馬及犒軍帛十萬凡士卒俘於周者皆遣還冬十一月己亥暴宋齊邱陳覺李徵古罪放齊邱歸九華山覺安置饒州徵古削官爵尋皆賜自盡齊邱明年亦幽死

交泰二年周順德六年夏六月癸巳周主殂梁王宗訓嗣位秋七月鍾謨請鑄大錢文曰永通貨泉以一當十與舊錢並行又鑄唐國通寶錢一當開通錢之二九月丙午太子冀卒冬十一月建洪州為南都南昌府

交泰三年春正月甲辰周遷位於宋改元建隆元年宋廢周主為鄭王放江南降將三十四人來歸二月始鑄鐵錢三月遣使朝貢於宋夏四月太子太傅馮延巳卒秋七月遣禮部郎中龔慎儀朝貢於宋自是貢獻尤數歲費以萬計冬十月宋揚州節度使李重進叛來乞師拒之十一月丁未宋平李重進因遣使如宋犒軍朝貢

續唐書卷七

後主紀

交泰四年宋建隆二年春二月國遷於南都立吳王從嘉為太子留金陵監國遂舟行旌旄使衛六軍百司凡千餘里不絕所過勞問高年疾苦大宴於營塗至宋家洲暴風飄舟幾至北岸翼日從官皆輕舟奔問三月至南都宋遣通事舍人王守貞來勞問南都迫隘羣臣皆思歸主上亦悔遷北望金陵鬱鬱不樂承心堂承旨秦承裕常引屏風障之復議東遷未及行而疾疾不復進膳惟啜蔗漿啜藕華夏六月己未疾革親書遺令留葬西山累土數尺為墳且曰違吾言者非忠臣孝子是夕有大星貫於南都庚申帝崩於長春殿年四十六在位一十九年後主不忍從遺令迎喪還秋八月至金陵丁未殯於宮中萬壽殿告哀於宋且請追復帝號宋許之次年正月戊寅葬順陵元宗多才藝好讀書使騎善射在位幾二十年恭儉禮賢睦族愛民字孤裕然有人君之度少喜樞密築館於廬山瀑布前蓋將終焉迫於紹興而止然自唐室苗裔諫于斥大境土之說及福州湖南再喪師知攻取之難始議弭兵務農或曰願陛下十數年勿復用兵元宗曰兵可終身不用何十數年之有會周師大舉寄任多非其人折北不支至於廢國降號豈悔而終悲夫

後主名煜字重光元宗第六子也母光穆皇后鍾氏初名從廣廣類豐類駢齒一目重瞳子文獻太子忌其有奇表因避禍思經籍自幼聰慧善屬文工書畫歷封安定郡公鄭王文獻太子卒徙吳王以尚書令知政事居東宮元宗十九年遂立為太子監國六月元宗崩於南都秋七月喪還太子即位於金陵更名煜居喪哀毀幾不勝赦境內尊鍾后曰聖尊后以后父名大章也立妃周氏為國后封弟從善為韓王從益為鄆王從謙為宜春王從信為文陽郡公從度為昭平郡公令諸司無職事者四品至九品日二員待制於內殿以右僕射嚴續為司空平章事餘進位有差遣中書侍郎馮延魯如宋奉表陳襲位宋賜詔答之自是始降詔秋九月宋遣鞍轡庫使梁義來弔祭冬十月宋遣樞密承旨王文來賀襲位初元宗雖臣於周惟去帝號他猶用王者禮至是國主始易紫袍見使者使退如初服十一月國后周氏殂十二月置龍翔軍以教水戰

四月泉州將陳洪進執紹歸金陵。推副使張漢思為留後。六月遣客省使翟如璧入貢於宋。宋放降卒千人南還。冬十一月遣水部郎中顧彝入貢於宋。

三年宋乾德元年春正月遣使來賜羊馬棗。三月宋出師平荆湖。高繼沖歸於宋。國除。國主遣使犒軍。夏四月泉州副使陳洪進廢張漢思。自稱權知軍府。來告。遂以洪進為節度使。秋七月宋詔遣顧德以

來中朝將士在江南者。及令揚州民遷江南者。還其故土。冬十二月上表於宋。乞罷詔書不名之禮。不從。四年宋乾德二年春正月始用鐵錢。每十錢以鐵錢六權銅錢四而行。命吏部侍郎修國史韓熙載知貢

舉。放進士王崇古等九人。命書舍人徐鉉覆試舒雅等五人。雅等不就。乃自命詩賦題。以中書官洩其事。五人皆見黜。秋八月宋以江北置折北務。禁商旅過江。九月封長子仲寓為清源公。次子仲宣為宣

城公。冬十月甲辰仲寓卒。追封岐王。十一日宋遣作坊副使魏丕來弔祭。五年宋乾德三年春葬昭惠后於懿陵。宋俘蜀孟昶於京師。國除。夏五月司空平章事嚴續罷。為鎮海軍

節度使。秋九月聖尊后鍾氏殂。冬十月宋遣染院使李光圖來祭。葬光穆皇后於順陵。六年宋乾德四年夏五月以吉州刺史楊守忠為武清軍節度使。留後。秋八月遣使慎儀持書使南漢。約

與俱事宋。九月慎儀至番禺被執。七年宋乾德五年春命兩省侍郎。謀議給事中。中書舍人。集賢。勤政殿學士。更直光政殿。召對咨訪。率至

夜分。八年宋開寶元年春三月戊申。以樞密使右僕射殷崇義為左僕射同平章事。城內旱。宋賜米麥十萬石。冬十一月立國后周氏。昭惠后之母弟也。

九年宋開寶二年春三月。以左僕射游簡言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夏五月簡言卒。以禮部侍郎湯悅為門下侍郎知制誥。冬較獵於青龍山。還憩大理寺。親錄囚徒。原貸甚衆。韓熙載奏獄訟有司之事。固圍之中

非車駕所至。請捐內帑錢三百萬充資庫用。從之。十年宋開寶三年。中書侍郎韓熙載卒。贈平章事。命境內崇修佛寺。又於禁中廣置僧尼精舍。多聚僧徒。迨至數千。給糜米緡帛供之。

十一年宋開寶四年春。宋俘劉鋹於京師。國除。國主聞宋滅南漢。屯兵於漢陽。大懼。遣太尉中書令鄭王從善朝貢。稱江南國主。請罷詔書不名。從之。冬有商人上密事。請往江陵竊燒新造戰船。國主懼不從。

十二年宋開寶五年春二月。宋屯師漢陽。人心大恟。乃下令貶損儀制。改詔為教。中書門下省為左右內史府。尚書省為司會府。御史臺為司憲府。翰林院為文館。樞密院為光政院。大理寺為詳刑院。客省為延

賓院。官號亦從改易。殿庭始去鴟吻。諸弟封王者皆為公。從善。楚國。從益。江國。從謙。鄂國。內史舍人張泌。知禮部貢舉。放進士楊遂等三人。清樞殿學士張洎言。多遺才。乃命洎考遺。不中第者。於是又放王

綸等五人。閏月癸巳。宋命進奉使楚國公從善為泰寧節度使。留京師。賜第汴陽坊。示欲召國主入朝也。乃遣戶部尚書馮延魯入謝。從善辭命。延魯至京師。病不能朝而歸。

十三年宋開寶六年春。宋使翰林學士盧多遜來聘。國主願受命。不許。以司空殷崇義知左右內史事。冬十月內史舍人潘佑上書切諫。佑素與戶部侍郎李平交厚。國主惡之。乃收平下大理。自縊。次收佑。自到皆徙其家。

十四年宋開寶七年秋。上表求從善歸國。不許。宋遣開門使梁迥來聘。從容言曰。今歲國家有柴燎之禮。當入助祭。國主不答。九月丁卯。宋遣知制誥李程為國信使。持詔來曰。朕以仲冬有事。園丘。思與卿同閱犧牲。且諭以將出師。宜早入朝之意。國主辭以疾。且曰。臣事大朝。冀全宗祀。不意如是。有死而已。時宋已遣穎州團練使曹翰先出江陵。宣徽南院使曹彬等。率舟師繼發。及是。又命山南東道節度使潘美等。率

師水陸並進。與國信使李程同日行。冬十月遣江國公從益如宋貢帛二十萬匹。白金二十萬斤。又遣起居舍人潘慎修買安帛萬匹。錢五百萬。禁城聚糧。大為守備。閏十月宋拔池州。國主於是下令戒嚴。去

開寶年號。公私牘籍。稱甲戌歲。辛未。宋師進拔蕪湖。及雄遠軍。吳越亦大舉兵犯常州。乃遣吳越王書曰。今日無我。明日豈有君。一旦明天子易地賞功。王亦大梁一布衣耳。吳越王表其書於宋。宋師次石碣。作浮橋成。長驅渡江。遂至金陵。每歲大江春夏暴漲。謂之黃花水。至是水皆退小。唐人異之。國主以軍旅

委皇甫繼勳。機事委陳喬。張洎。又以徐元誦。刁衍為內殿傳詔。而遣書警奏。日夜狎至。元誦等輒屏不以聞。宋師屯城南十里。閉門守陣。國主猶不知也。初。烈祖有國。凡民產二十以上。出一卒。號義軍。分籍者又

出一卒。號新義軍。客戶有三丁者。出一卒。號拔山軍。元宗時。許都縣村社競渡。每歲重午日。官閱試之。勝者給綵帛銀碗。皆籍姓名。至是盡取為卒。號凌波軍。民奴及將培。號義勇軍。募豪民以私財招聚。亡賴亡

命。號自在軍。至是又大蒐境內。自老弱外。皆募為卒。號排門軍。民間又有自相率拒敵。以紙為甲。農器為兵者。號白甲軍。凡十三等。皆使捍禦。然皆皆不可用。奔潰相踵。

十五年宋開寶八年。國主稱乙亥歲。春二月壬戌。宋師拔金陵關城。三月丁巳。吳越來攻常州。權知州事禹萬誠以城降。吳越遂會宋師圍金陵。洪州節度使朱令贊帥勝兵十五萬赴難。金陵益危。宋師百道

攻城。晝夜不休。城中斗米萬錢。人病足弱。死者相藉。國主兩遣徐鉉等厚賈方物。求緩兵守祭祀。皆不報。冬十一月乙未。城陷。將軍尚查。馬承信及弟存俊。率壯士數百力戰而死。勤政殿學士鍾傳朝服坐於家。

亂兵至。舉族就死。不去。光政使右史侍郎陳喬請死。不許。自縊。國主帥司空左右內史殷崇義等。肉袒降於軍門。明年正月辛未。至京師。乙亥。授右千牛衛上將軍。封達命侯。宋晉王即位。加特進。改封隴西

公。太平興國三年秋七月辛卯。殂。是日七夕。即生日也。年四十二。在位十五年。追封吳王。葬洛陽北邙山。江南人聞之。皆巷哭設齋。後主天資純孝。事元宗盡子道。居喪哀毀。杖而後起。嗣位之初。屬保大軍興之

後國勢削弱。帑庫空竭。專以愛民為急。賦息役。以裕民力。俾事中原。不憚卑屈。境內賴以稍安者十有五年。憲司章疏。有繩糾過許者。皆駭不下。論決死刑。多從末減。有司過爭。乃得少正。猶垂泣而後許之。著雜說百篇。時人以爲可繼典論。又工於音律。然酷好釋老。頗廢政事。長園既合。內外隔絕。城中之人。惶怖失所。後主猶幸靜居室。聽沙門講經。又延鄱陽隱士周惟簡入後苑講易。羣臣皆知國亡在旦暮。而張洎猶謂北師已老。將自遜去。後主益甘其言。晏然自安。命戶部員外郎伍喬於園城中放進士三十八人。及第。其所施爲。大抵類此。故雖仁愛足以感其遺民。而卒不能保社稷云。

述曰。自古有國家者。所宜炯戒多矣。而其要在乎遠聲色。關釋老。有一於此。未或不亡。況兼而有之。不亡何待耶。夫唐三百五十年之天祚。至是而斬。則更可慨也夫。

續唐書卷八

紀元表

後唐	天祐四年	天祐四年	天祐四年	天祐四年	天祐四年	天祐四年	天祐四年	天祐四年	天祐四年
岐	天祐五年	天祐五年	天祐五年	天祐五年	天祐五年	天祐五年	天祐五年	天祐五年	天祐五年
吳	天祐六年	天祐六年	天祐六年	天祐六年	天祐六年	天祐六年	天祐六年	天祐六年	天祐六年
梁	開平三年	開平三年	開平三年	開平三年	開平三年	開平三年	開平三年	開平三年	開平三年
蜀	武成二年	武成二年	武成二年	武成二年	武成二年	武成二年	武成二年	武成二年	武成二年
南漢	開平三年	開平三年	開平三年	開平三年	開平三年	開平三年	開平三年	開平三年	開平三年
楚	開平三年	開平三年	開平三年	開平三年	開平三年	開平三年	開平三年	開平三年	開平三年
吳越	天寶二年	天寶二年	天寶二年	天寶二年	天寶二年	天寶二年	天寶二年	天寶二年	天寶二年
閩	開平三年	開平三年	開平三年	開平三年	開平三年	開平三年	開平三年	開平三年	開平三年
南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天祐七年	天祐八年	天祐九年	天祐十年	天祐十一年	天祐十二年	天祐十三年	天祐十四年	天祐十五年	天祐十六年	天祐十七年	天祐十八年	天祐十九年	天祐二十年
天祐七年	天祐八年	天祐九年	天祐十年	天祐十一年	天祐十二年	天祐十三年	天祐十四年	天祐十五年	天祐十六年	天祐十七年	天祐十八年	天祐十九年	天祐二十年
隆慶立	天祐八年	天祐九年	天祐十年	天祐十一年	天祐十二年	天祐十三年	天祐十四年	天祐十五年	天祐十六年	天祐十七年	天祐十八年	天祐十九年	天祐二十年
開平四年	乾化元年	乾化二年	乾化三年	乾化四年	貞明元年	貞明二年	貞明三年	貞明四年	貞明五年	貞明六年	貞明七年	貞明八年	貞明九年
武成三年	永平元年	永平二年	永平三年	永平四年	永平五年	通正元年	大漢元年	光天元年	乾德元年	乾德二年	乾德三年	乾德四年	乾德五年
開平四年	乾化元年	乾化二年	乾化三年	乾化四年	貞明元年	貞明二年	貞明三年	貞明四年	貞明五年	貞明六年	貞明七年	貞明八年	貞明九年
開平四年	乾化元年	乾化二年	乾化三年	乾化四年	天寶八年	天寶九年	天寶十年	天寶十一年	天寶十二年	天寶十三年	天寶十四年	天寶十五年	天寶十六年
開平四年	乾化元年	乾化二年	乾化三年	乾化四年	貞明元年	貞明二年	貞明三年	貞明四年	貞明五年	貞明六年	貞明七年	貞明八年	貞明九年

酉丁	申丙	未乙	午甲	巳癸	辰壬	卯辛
南唐元年	清泰三年 石敬瑭篡	清泰二年	應順元年 末帝清泰元年	長興四年 閔帝立	長興三年	長興二年
天祥三年 吳亡	天祥二年	天祥元年	太和中六年	太和中五年	太和中四年	太和中三年
天福二年	晉 敬瑭 天福元年					
明德四年	明德三年	明德二年	明德元年	後 蜀 孟知祥起		
大有十年	大有九年	大有八年	大有七年	大有六年	大有五年	大有四年
天福二年	清泰三年 天福元年	清泰二年	應順元年 清泰元年	長興四年	長興三年	長興二年
天福二年	清泰三年 天福元年	清泰二年	應順元年 清泰元年	長興四年	長興三年 元 稱立	寶正六年
通文二年	通文元年	永和元年 繼 繼立	龍啟二年	龍啟元年	長興三年	長興二年
天福二年	清泰三年	清泰二年	應順元年 清泰元年	長興四年	長興三年	長興二年

寅庚	丑己	子戊	亥丁	戌丙	酉乙	申甲
長興元年	天成四年	天成三年	天成二年	明宗立 同光四年	同光三年	同光二年 從 繼 繼臣 子唐
大和二年	大和元年	乾貞二年	乾貞元年 溥 嗣帝位	順義六年	順義五年	順義四年
					成 成元年 獨 亡	乾德六年
大有三年	大有二年	大有元年	白龍三年	白龍二年	白龍元年	乾亨八年
長興元年	天成四年	天成三年	天成二年	同光四年 天成元年	同光三年	同光二年
寶正五年	寶正四年	寶正三年	寶正二年	寶正元年	寶正元年	寶大元年
長興元年	天成四年	天成三年	延鈞立 天成二年	同光四年 天成元年	同光三年 延 輪立	同光二年
長興元年	太和中元年	從 薛立 天成三年	天成二年	同光四年 天成元年	同光三年	同光二年

亥辛	戌庚	酉己	申戊	未丁	午丙	巳乙
保大九年	保大八年	保大七年	保大六年	保大五年	保大四年	保大三年
周 郭威 廣順元年						
乾祐四年 晏 立	乾祐三年 郭威篡漢	乾祐二年	乾祐元年 承 祐立	漢 劉知 道天祐十 二年	開運三年 晉 亡	開運二年
廣政十四年	廣政十三年	廣政十二年	廣政十一年	廣政十年	廣政九年	廣政八年
乾和九年	乾和八年	乾和七年	乾和六年	乾和五年	乾和四年	乾和三年
保大九年 馬 氏 降唐	乾祐三年	乾祐二年	乾祐元年	天祐十二年 希 廣立	開運三年	開運二年
廣順元年	乾祐三年	乾祐二年	乾祐元年	會 同十 年 宏 徽立	開運三年	開運二年
					天祐三年 闕 亡	開運二年
廣順元年	乾祐三年	乾祐二年	保 融立 乾祐元年	天祐十二年	開運三年	開運二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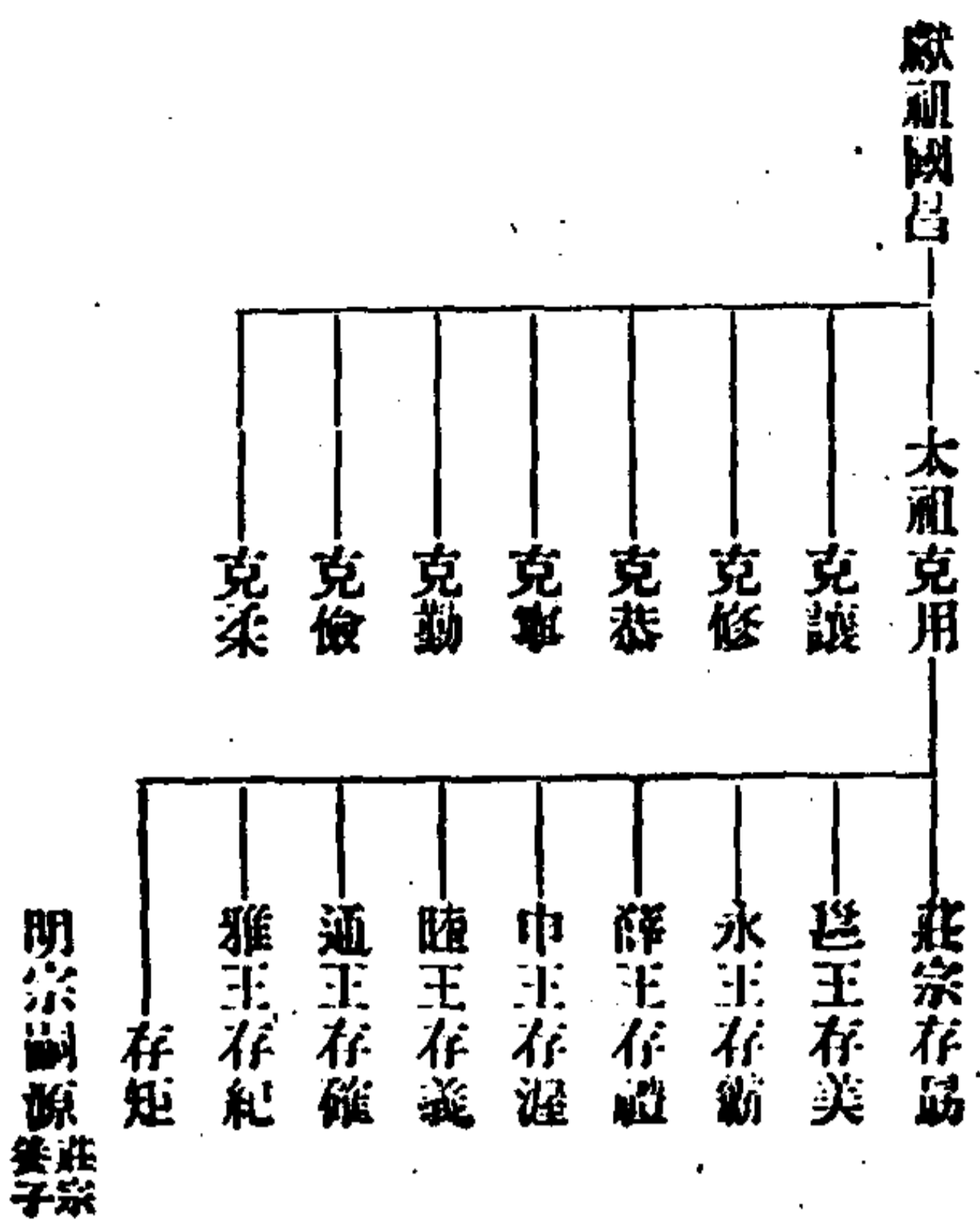
辰甲	卯癸	寅壬	丑辛	子庚	亥己	戌戊
保大二年	昇元七年 元宗 保大元年	昇元六年	昇元五年	昇元四年	昇元三年	昇元二年
開運元年	天祐八年	重 貴立 天祐七年	天祐六年	天祐五年	天祐四年	天祐三年
廣政七年	廣政六年	廣政五年	廣政四年	廣政三年	廣政二年	廣政元年
乾和二年	乾和元年	大有十四年 天祐立光 元年	大有十四年	大有十三年	大有十二年	大有十一年
開運元年	天祐八年	天祐七年	天祐六年	天祐五年	天祐四年	天祐三年
開運元年	天祐八年	安 佐立 天祐六年	天祐五年	天祐四年	天祐三年	天祐二年
天祐二年	元祐元年 延 政 天祐 元年	永隆四年	永隆三年	永隆二年	通文四年 元祐立永隆 元年	通文三年
開運元年	天祐八年	天祐七年	天祐六年	天祐五年	天祐四年	天祐三年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甲子	乙丑
保大十年	保大十一年	保大十二年	保大十三年	保大十四年	保大十五年	中興元年 交泰元年	顯德六年	交泰三年 建隆元年	建隆二年 後主立	建隆三年 後主二年	乾德元年 後主三年	乾德二年 後主四年	乾德三年 後主五年
廣順二年	廣順三年	顯德元年 柴榮立	顯德二年	顯德三年	顯德四年	顯德五年	顯德六年 周亡						
乾祐五年	乾祐六年	乾祐七年 鈞立	乾祐八年	乾祐九年	天會元年	天會二年	天會三年	天會四年	天會五年	天會六年	天會七年	天會八年	天會九年
廣政十五年	廣政十六年	廣政十七年	廣政十八年	廣政十九年	廣政二十年	廣政二十一年	廣政二十二年	廣政二十三年	廣政二十四年	廣政二十五年	廣政二十六年	廣政二十七年	廣政二十八年 八年蜀亡
乾和十年	乾和十一年	乾和十二年	乾和十三年	乾和十四年	乾和十五年	乾和十六年 寶元立	大寶二年	大寶三年	大寶四年	大寶五年	大寶六年	大寶七年	大寶八年
廣順二年	廣順三年	顯德元年	顯德二年	顯德三年	顯德四年	顯德五年	顯德六年	建隆元年	建隆二年	建隆三年	乾德元年	乾德二年	乾德三年
廣順二年	廣順三年	顯德元年	顯德二年	顯德三年	顯德四年	顯德五年	顯德六年	建隆元年	建隆二年	建隆三年	乾德元年	乾德二年	乾德三年
廣順二年	廣順三年	顯德元年	顯德二年	顯德三年	顯德四年	顯德五年	顯德六年	建隆元年	建隆二年	建隆三年	乾德元年	乾德二年	乾德三年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乾德四年 後主六年	乾德五年 後主七年	開寶元年 後主八年	開寶二年 後主九年	開寶三年 後主十年	開寶四年 後主十一年	開寶五年 後主十二年	開寶六年 後主十三年	開寶七年 後主十四年	開寶八年 後主十五年
天會十年	天會十一年	天會十二年 繼元立	天會十三年	天會十四年	天會十五年	天會十六年	天會十七年	廣運元年	廣運二年 後四年亡
大寶九年	大寶十年	大寶十一年	大寶十二年	大寶十三年	大寶十四年 南漢亡				
乾德四年	乾德五年	開寶元年	開寶二年	開寶三年	開寶四年	開寶五年	開寶六年	開寶七年	開寶八年 後三年亡

續唐書卷九

宗室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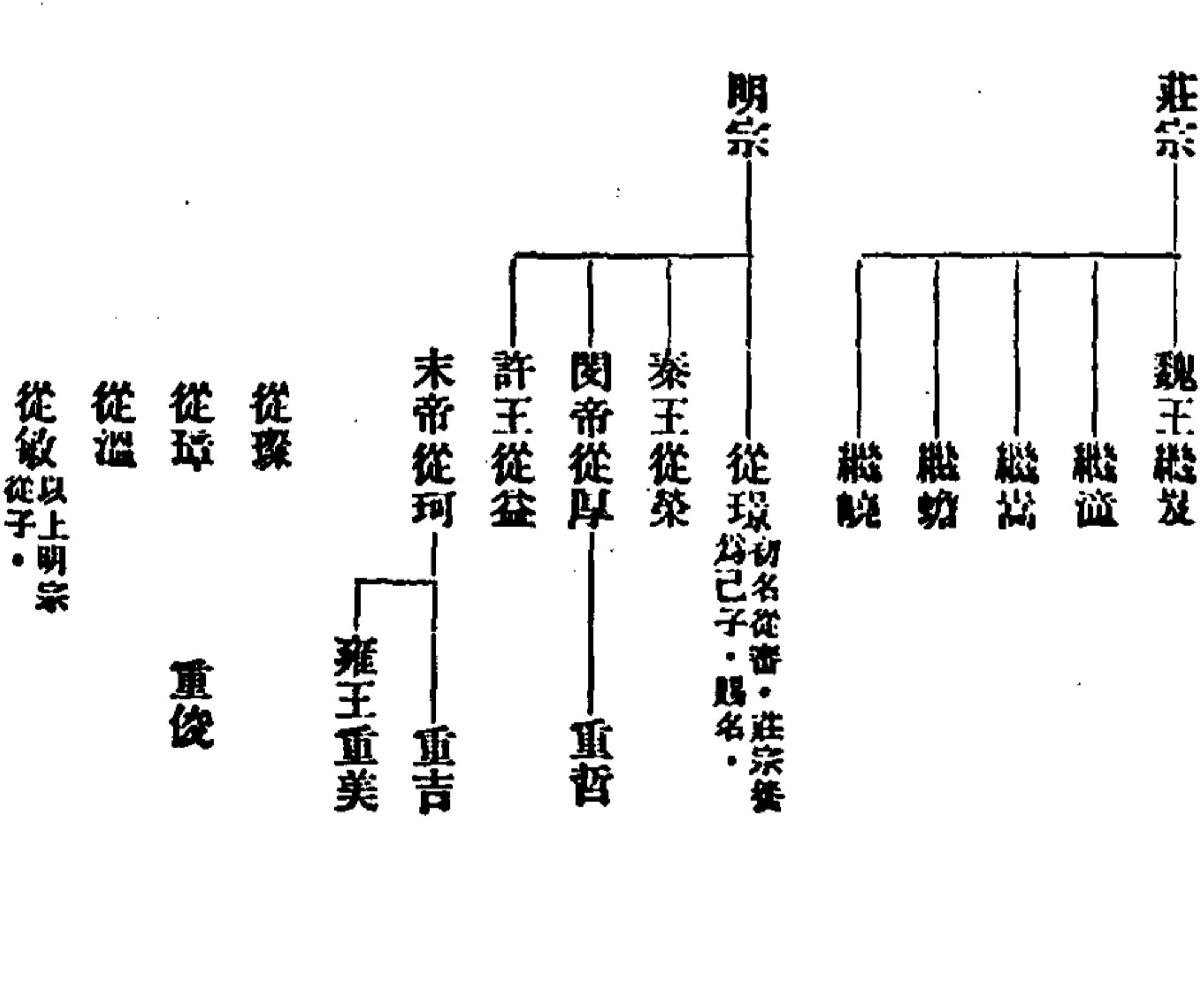
續唐書 卷九 宗室表

六三

續唐書 卷九 宗室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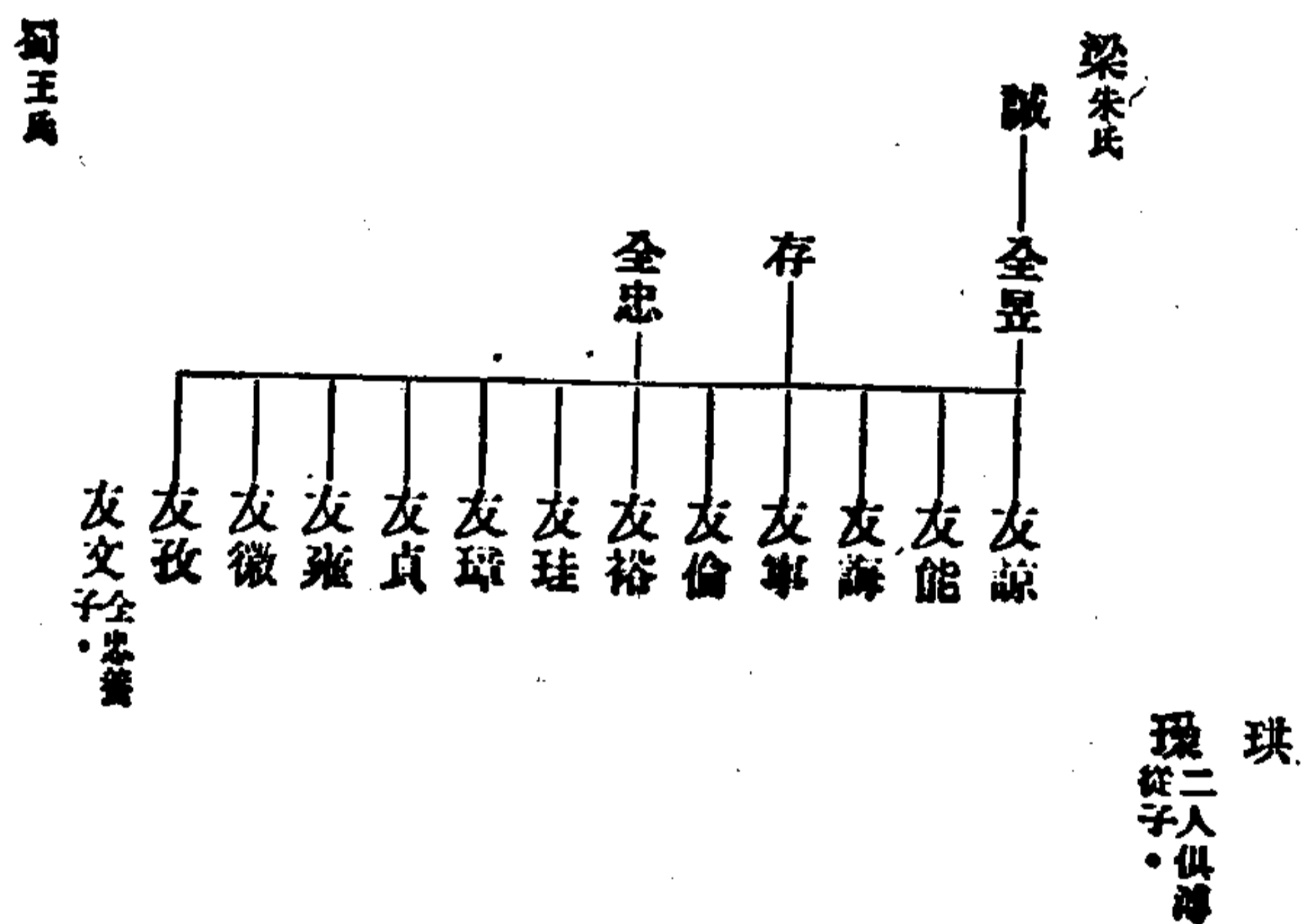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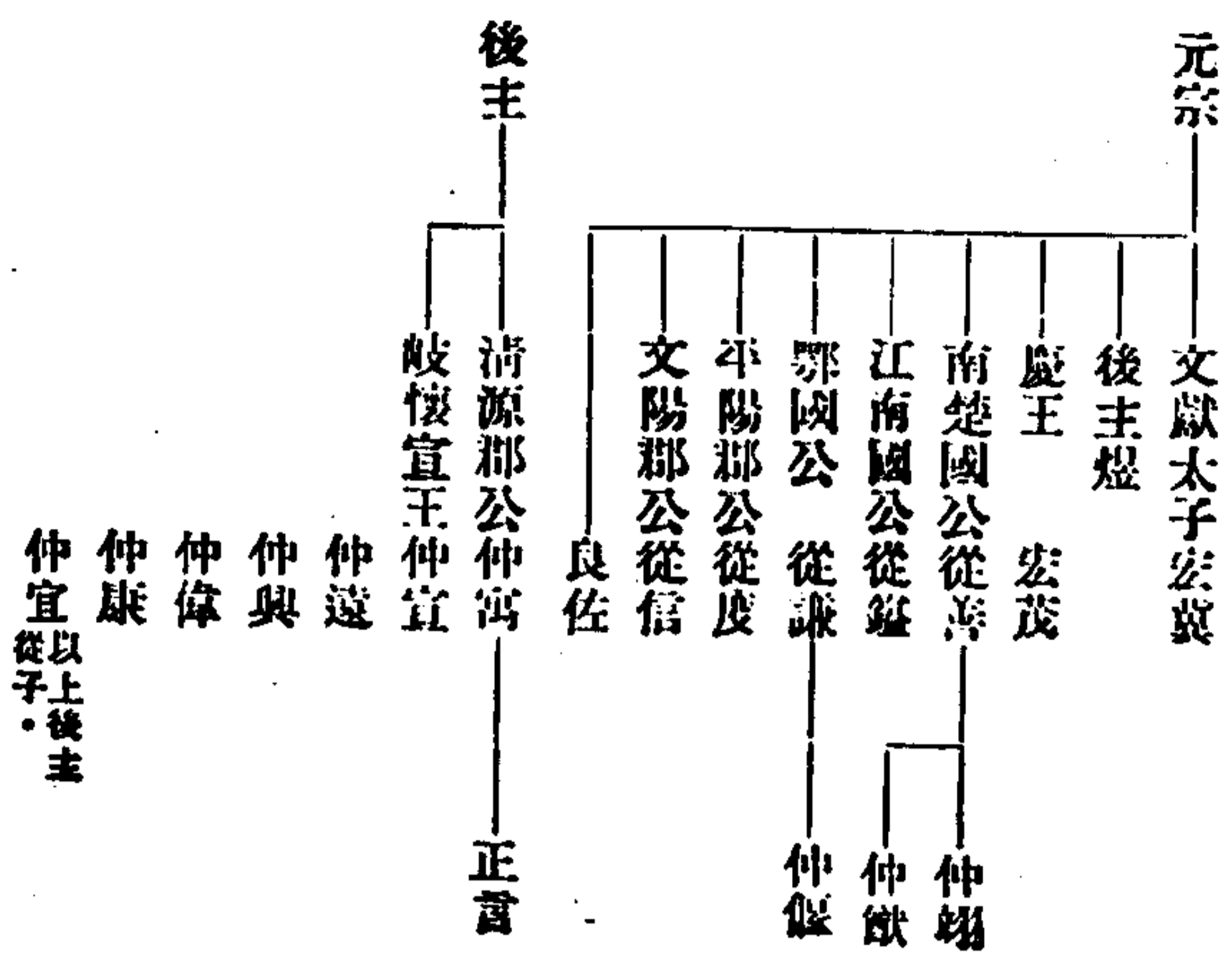


六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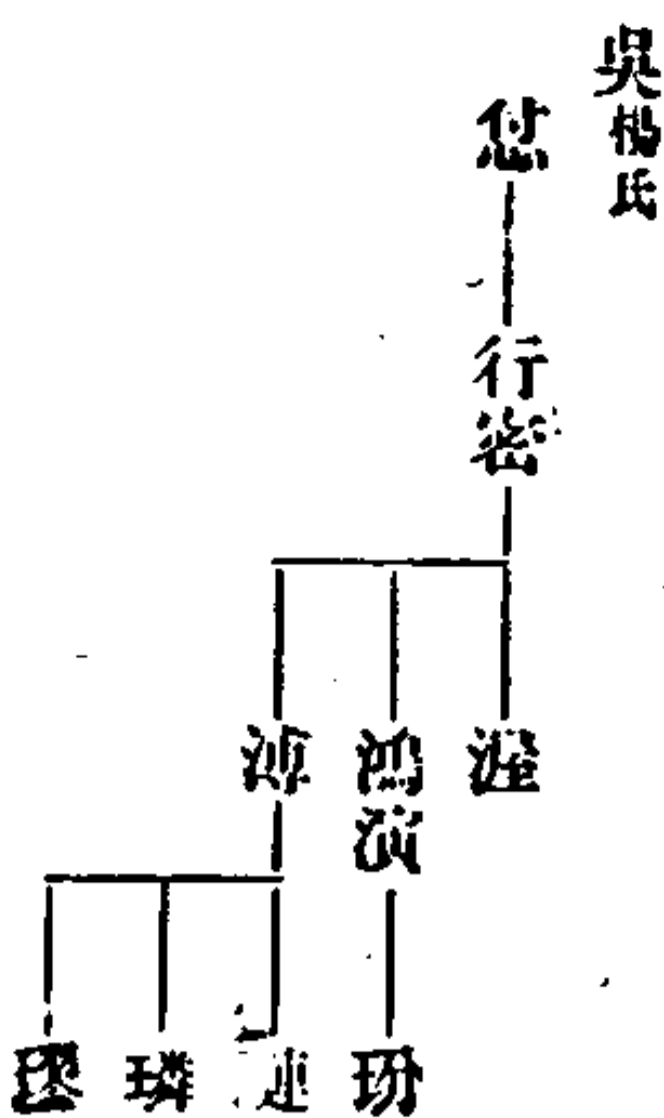


續唐書 卷九 宗室表

六五



續唐書卷十



年	二	年	元	成	天	年	三	年	二	年	元	光	同
豆盧革 行憲左丞相 四月。改 門下侍郎命。	郭崇 四月。山中 守。	張憲 四月命。十月 遷東京副留守。	李存審 都護管。盧 平節度使。天	李嗣源 平節度使。天	李嗣源 二月。討趙在 禮子。三月 格。遂即位。	嗣源 二月。討趙在 禮子。三月 格。遂即位。	存審 五月卒。 嗣源 六月。徙宣武 兼都護管。	李嗣源 都統。四月 討楊立干 潯州。	元行欽 都統。八月 討楊立干。	魏王繼岌 都統。九月 討楊立干。	郭崇 都統。九月 討楊立干。	郭崇 都統。九月 討楊立干。	郭崇 都統。九月 討楊立干。
趙光胤 十一月。改 中書侍郎命。	張居翰 宣官。四月 命。	孔謙 宣官。十一月 命。	李嗣源 平節度使。天	李嗣源 平節度使。天	李嗣源 平節度使。天	李嗣源 平節度使。天	李嗣源 平節度使。天	李嗣源 平節度使。天	李嗣源 平節度使。天	李嗣源 平節度使。天	李嗣源 平節度使。天	李嗣源 平節度使。天	李嗣源 平節度使。天
趙光胤 十一月。改 中書侍郎命。	張居翰 宣官。四月 命。	孔謙 宣官。十一月 命。	李嗣源 平節度使。天	李嗣源 平節度使。天	李嗣源 平節度使。天	李嗣源 平節度使。天	李嗣源 平節度使。天	李嗣源 平節度使。天	李嗣源 平節度使。天	李嗣源 平節度使。天	李嗣源 平節度使。天	李嗣源 平節度使。天	李嗣源 平節度使。天
趙光胤 十一月。改 中書侍郎命。	張居翰 宣官。四月 命。	孔謙 宣官。十一月 命。	李嗣源 平節度使。天	李嗣源 平節度使。天	李嗣源 平節度使。天	李嗣源 平節度使。天	李嗣源 平節度使。天	李嗣源 平節度使。天	李嗣源 平節度使。天	李嗣源 平節度使。天	李嗣源 平節度使。天	李嗣源 平節度使。天	李嗣源 平節度使。天

年	四	年	三	年	二	年	元	長	年	四	年	三	
道 三月。罷為 左僕射。	重海 四月。兼 河南尹。	延光 三月。出 鎮忠武。	王建立 三月。改右僕 射命。十月 命。	趙鳳 三月。兵部侍 郎。改門下侍郎 命。	重海 十二月。出 討董璋。	范延光 九月命。	張延朗 八月命。	義誠 出鎮山南 東道。	公球 二月命。	王安球 都統。四月 討王都。	延朗 三月。宰相 十一月。判 出鎮平	敬瑛 四月。鎮 天雄。領 康義誠代敬瑛。	王安球 都統。四月 討王都。
道 三月。罷為 左僕射。	重海 四月。兼 河南尹。	延光 三月。出 鎮忠武。	王建立 三月。改右僕 射命。十月 命。	趙鳳 三月。兵部侍 郎。改門下侍郎 命。	重海 十二月。出 討董璋。	范延光 九月命。	張延朗 八月命。	義誠 出鎮山南 東道。	公球 二月命。	王安球 都統。四月 討王都。	延朗 三月。宰相 十一月。判 出鎮平	敬瑛 四月。鎮 天雄。領 康義誠代敬瑛。	王安球 都統。四月 討王都。
道 三月。罷為 左僕射。	重海 四月。兼 河南尹。	延光 三月。出 鎮忠武。	王建立 三月。改右僕 射命。十月 命。	趙鳳 三月。兵部侍 郎。改門下侍郎 命。	重海 十二月。出 討董璋。	范延光 九月命。	張延朗 八月命。	義誠 出鎮山南 東道。	公球 二月命。	王安球 都統。四月 討王都。	延朗 三月。宰相 十一月。判 出鎮平	敬瑛 四月。鎮 天雄。領 康義誠代敬瑛。	王安球 都統。四月 討王都。
道 三月。罷為 左僕射。	重海 四月。兼 河南尹。	延光 三月。出 鎮忠武。	王建立 三月。改右僕 射命。十月 命。	趙鳳 三月。兵部侍 郎。改門下侍郎 命。	重海 十二月。出 討董璋。	范延光 九月命。	張延朗 八月命。	義誠 出鎮山南 東道。	公球 二月命。	王安球 都統。四月 討王都。	延朗 三月。宰相 十一月。判 出鎮平	敬瑛 四月。鎮 天雄。領 康義誠代敬瑛。	王安球 都統。四月 討王都。

元	昇	唐	南	三	清	泰	二	年	元	順	應
張延翰 射同平章事	徐玠 右丞相	宋齊邱 丞相	宰相	道 十一月 文紀 十一月 馬胤孫 學士改中書 侍郎命十二月 降	馮道 拜司空 十二月	韓昭胤 使改中書 侍郎命十二月 出鎮	延明 列三	昭胤 二月 趙延壽 鎮武 劉延皓 四月命出鎮 七月	張延朗 武軍改中書 侍郎命	姚顛 中書侍郎命 八月左丞改	盧文紀 右僕射 七月太常 卿改中書侍郎 命
	周宗 命正月 周廷玉 命正月	內樞使	諸道兵馬元帥 副元帥 判六軍諸衛事	延壽 九月 十一月 延明 十一月 降	房岳 命九月				宏昭 令正月 加中書 令三月 自	賀 自殺三月 郝瑒 未幾命 五月	劉照 宣武 四月 張延朗 宰相判 十二月
	吳王 景通 射同平章事 判六軍	翰林學士	勅政殿學士	敬瑛 五月 不受命 符查饒 都指		敬瑛 北面 拒丹 張敬瑛 瑒			敬瑛 三月 討王 義誠 叛降 四月	洪實 被殺 三月	王忠嗣 都部 二月 三月 敗還
				敬達 五月 改太原 討石敬瑭 十一月 楊光遠 十一月 降					藥查 樹 思同 三月 敗還	康義誠 都部 討王 三月 叛降	

年	五	年	四	年	三	年	二	年	元
建勳	居詠	齊邱	景遂	建勳	居詠	延翰	齊邱	景遂	張居詠 侍同平章
									李建勳 侍郎同平章
	宗		宗		宗		廷玉		
	吳王		吳王		吳王 四月 拜兵馬 大元帥 守太 尉 判六軍 昇		吳王 改名		

年七 建勳	年六 呂業 建勳	年五 杜昌業 延已 建勳	年四 齊邱 延已 建勳	年三 宗 居詠	年二 宗 居詠	年元 周宗 居詠	保 景遂 齊邱 月龍	年六 景遂 齊邱 居詠
			岑 太子洗馬	岑 安撫使	岑 文徵 西安撫使	岑 文徵 副使	宗 侍中	宗
宏冀 景達	宏冀 景達	景遂 燕王宏冀 元帥	景遂 皇太后 元帥	景遂	景遂 簡言 常夢錫	景遂 鄂王景達 副	吳王 景遂 元帥	吳王
							馮延巳 判中書省	

年五 延已	年四 延已	年三 嚴綬 延已	年二 延已	年一 延已	年十 孫晟 徐景達 延已	年九 建勳	年八 建勳
崇義 陳覺 李徵古	般崇義						
宏冀 景達	宏冀 景達	宏冀 景達	宏冀 景達	宏冀 景達	宏冀 景達	宏冀 景達	宏冀 景達
常夢錫							

年五	年四	年三	年二	年元	主後	年三	年二	泰交	年元	泰交	年元	興中
簡言	簡言	簡言	簡言	簡言	吳王 子二月立為太 帝位 六月右僕射 司空同平章事 游簡言 吏部尚書知 名事	吳王	鍾謨 禮部侍郎列 書事九月 既月	宏冀 九月 吳王從嘉 九月拜 政事	太子宏冀 知政	太子宏冀 知政	太子宏冀 知政	齊邱 太傅中書令 十二月勅歸 自殺
崇義 五月出為 鎮海節度	崇義	崇義	崇義	崇義	鎬	鎬	崇義	唐鎬	崇義	崇義	崇義	崇義
陳喬 副使	朱鞏											覺 五月 尋賜死 徵古 副三月 出 使十二月 賜死
												杖達 三月 出為 揚州大 都督
												宏冀 三月立為 皇太子
												夢錫 卒

戊	甲	年三十	年二十	年一十	年十	年九	年八	年七	年六
	崇義	崇義 司空知左右 內史事				崇義 節度 兼門下侍郎 二月左僕射 平章事 五月卒	崇義 三月左僕射 同平章事	崇義	崇義
	喬	喬	喬 二月改光 政院使	喬	喬	喬	崇義 平章 三月拜 使運正	崇義	崇義
	鍾喬								

亥	乙 崇義 十一月 出降。	喬 十一月。 殉難。	儀 十一月。 殉難。
---	--------------------	------------------	------------------

續唐書卷十一

禮儀志

自有虞伯夷作秩宗典三禮在周因而爲五周官宗伯掌五禮以佐王安邦國親萬民而太史執書以協事是時典章皆備可履而行周衰諸侯每去其籍至秦又舉而焚之漢叔孫通定朝儀後漢又使曹褒定漢儀後代相承各有著作晉宋至隋典冊遂多唐之初年即用隋禮至太宗時命房喬魏徵等與禮官學士爲吉禮六十一篇凶禮十一篇賓禮四篇軍禮二十篇嘉禮四十二篇是爲貞觀禮高宗又詔長孫無忌杜正倫李義府等增至一百三十卷是爲顯慶禮事既施行議者多以爲非上元三年詔復用貞觀禮由是貞觀顯慶二禮兼行而有司臨事參攷增損之武氏中宗繼以亂敗元宗開元十四年王崑上疏請刪禮記舊文而益以今事詔付集賢院議張說以爲禮記不刊之書去聖久遠不可改易而唐貞觀顯慶禮儀注前後不同宜加折衷以爲唐禮乃詔徐堅李銳等及肅嵩王仲丘先後議定一百五十卷是爲大唐開元禮由是唐之五禮始備至於末造用之雖小有損益亦不能過惜舊史散亡今略爲搜羅述之同光二年春三月十日祠部奏本朝舊儀太微宮每年五薦獻其兩郊壇每年四祠祭吏部中奏請差中

續唐書 卷十一 禮儀志

續唐書 卷十二 禮儀志

書門下攝太尉行事其太廟及諸郊壇並吏部差三品已上攝太尉行事從之至其年七月書門下奏據尙書祠部狀每年太微宮五薦獻南郊壇四祠祭並宰相攝太尉行事惟太廟時祭獨遣庶僚雖爲舊規庶咸誦禮臣等商量今後太廟祠祭亦望差率臣行事從之夏六月太常禮院奏國家興建之初已於北都置廟今克復天下遷都洛陽復本朝宗廟按禮無二廟之文其北都宗廟請廢乃下尙書省集議禮部尙書王正言等奏議曰伏以都邑之制宗廟爲先今卜洛居尊開基御宇事當師古神必依人北都先置宗廟不宜並設況每年常享禮有常規時日既同神何所據竊聞近例亦有從權如神主已修迎之當藏於夾室若廟宗已崇虛之以爲恆制若齊桓公之廟二主禮無明文古者師行亦無遷於廟主昔天后之崇聖洛禮謂非宜漢皇之戀豐粉事無所法況本朝故事禮院具明洛邑舊都嵩高正位豈宜遠宮闕之居建祖宗之廟事非可久禮在從長其北都宗廟請準太常禮院申奏停廢從之三年冬十一月禮儀使奏伏準禮經喪三年不祭天地社稷爲越秩行事此古制也爰自漢文益尊神器務狗公絕私之義行以日月之制事久相沿禮從順變今國險已畢祥練既除宗廟不可以乏享神祇不可以廢祀宜遊禮意式展孝思伏請自貞節太后升附禮畢應宗廟儀樂及奉祀並準舊施行從之天咸元年中書舍人馬綽奏曰伏見漢晉以來諸侯王宗室承襲帝統除七廟之外皆別追尊親廟漢光武皇帝立先四代於南陽其後桓帝以下亦皆上致前修追崇先代乞依兩漢故事別立親廟詔下尙書省集百官定議禮部尙書蕭頊等議曰伏見方冊所載聖概所存將遠蘋藻之誠宜有棄稅之制臣等集議其追尊位號又建廟都邑乞特降制命依馬綽所議二年中書門下又上奏曰伏以兩漢以諸侯王入繼帝統則必易名上諡廣孝稱皇載於諸王故事孝德皇孝仁皇孝元皇是也伏乞聖慈俯從人願許取皇而薦號兼上諡以尊名改置園林仍增兵衛遂詔太常禮院定其儀制焉太常博士王丕等引漢桓帝入嗣尊其祖河間孝王曰孝穆皇帝蓋舊侯曰孝崇皇帝爲例請付太常卿定議刑部侍郎權判太常卿馬綽復議曰伏準兩漢故事以諸侯王宗室入承帝統則必追尊父祖修樹園陵西漢宣帝東漢光武孝穆之道故事具存自安帝入嗣遂有皇太后后令別崇諡法追曰某皇所謂孝德孝穆之類是也前代惟孫皓自烏程侯繼嗣追父和爲文皇帝事出非常不堪垂訓今據禮院狀漢安帝以下若據本紀又不見帝字伏以諡法德象天地曰帝伏緣禮院已會奏聞難將兩漢故事便述尊名請詔百官集議時右僕射李琪等議曰伏視前代以來宗廟成制繼襲無異沿革或殊馬綽所奏禮有按據乞下制命命馬綽虔依典冊以述尊名時明宗意欲兼加帝字乃下詔曰朕聞開國承家得以禮作樂三皇不相襲五帝不相沿隋代創規於理無爽矧或情關祖禰事繁烝嘗且追諡追尊稱皇與帝既有增減之字合陳褒貶之詞大約二名俱爲尊稱若三皇之代故不可加帝五帝之代不可言皇爰自秦朝便兼二號至若聖祖老君事隔千祀宗追一原猶願册於鴻名豈須遊於漢典況朕居九五之位爲億兆之尊不可總二名於渺躬惜一字於先代

苟隨執議何表孝誠可委宰臣與百官詳定集兩班於中書遂班各陳所見惟李琪等請於祖廟二室先加帝字宰臣合衆議奏曰恭以朝廷之重宗廟爲先事繁承統義符致美且聖朝追尊之日即引漢氏儀儀在漢氏封崇之時復依何代故事理關凝滯未協聖謨道合變通方爲民則且王者功成治定制禮作樂正朔服色尊祖奉先何妨沿革若應州必立別廟則地遠上郡今據開元中追尊秦陶爲德明皇帝涼武昭王爲興聖皇帝皆立廟於東都臣等商量所議追尊四廟依御札並加皇帝之號兼請於洛京立廟敕宜於應州舊宅立廟餘依所奏其年八月太常禮院奏議請就懿祖一室後下百僚集議禮部尚書蕭頃等奏請從中書所奏從之三年冬十一月太常寺定議唐少帝懿祖廟號景皇帝博士李朋龜奏謹按禮經臣不諱君稱天以諡之是以本朝故事命太尉率百僚奉諡册告天於園丘回讀於靈座前竝在七月之內諡册入陵若追尊定諡命太尉讀册於太廟藏册於本廟伏以景皇帝頃負沈寃歲月深遠園陵已修不附於廟則景宗皇帝親在七廟之外今聖朝申冤追尊定諡重新帝號須撰禮儀又禮云君不逾年不入宗廟且漢之殤沖質君臣已成晉之惠懷愍俱負艱難皆不列廟食止祀於園殿臣等竊詳故實欲請立景宗皇帝廟於園所命使奉册書寶綬上諡於廟使奉太牢祀之其四時委守奉薦請下尚書省集三省官詳議施行右散騎常侍蕭希甫等議請依禮院所奏奉敕宜令北州城內選地起廟乃於曹州立廟四年五月太常寺定少帝諡昭宣光烈孝皇帝景宗者伏以景宗生曾爲帝養乃承統既號景宗合入宗廟如不入宗廟難以言宗於理而論誠一遠廟安少帝神主於太廟即昭穆序而宗祀正今或且居別廟即請不言景宗但言昭宣光烈孝皇帝兼册文內有基字是明皇廟諱雖尋常詔敕皆不回避少帝是繼世之孫不欲斥烈祖之諱今改基字爲宗字從之八月戊申明宗服袞冕御文明殿追册昭宣光烈孝皇帝禮畢册使兵部尚書盧質押册出應天門登車鹵部鼓吹前導入都亭驛翌日登車赴曹州時議者以追尊則可立之爲宗不入太廟深爲失禮夫言宗者功業纂於祖廟德澤被於生民發號申命可也且輝王篡嗣之日國命出於賊臣君父銜冤母后塗炭遭罹放逐鼎祚覆亡追諡易名當循故實如漢之沖質晉之愍懷但尊稱而無廟號前代亡國者周報漢獻魏陳留亦不稱宗中興之追諡者孺子嬰光武竟無追宗之典設如自我作古酌於人情則謂之景宜光烈不稱也古之周景漢景周宣漢宣皆中興再造之主至如國朝太祖曰景以受命而有唐室宣宗皇帝以隔代承運皇綱復振故也今輝王亡國際業謂之宣景得無謬乎先是太常既奏下尚書省集議雖有智者依違不言至是既奉爲景宗陵號溫陵乃於曹州置廟以時告享仍以本州刺史以下爲三獻官後宰臣知其非奏去廟號長興元年秋九月太常禮院奏來年四月孟夏禘饗於太廟謹按禮經三年一禘以孟冬五年一禘以孟夏已毀未毀之主竝合食於太祖之廟遂廟功臣配饗於本廟之庭本朝寶應元年定禮奉景皇帝高祖太宗爲始封之祖既廟號太祖百代不遷每遇禘祫位居東向之尊自代祖元皇帝高祖太宗已

下烈聖子孫各序昭穆南北相向合食於前聖朝中興重修宗廟今太廟見饗高祖太宗懿宗昭宗獻祖太祖莊宗七廟太祖景皇帝在祫廟之數不列廟饗將來禘祫若奉高祖居東向之尊則禘饗不及於太祖若以祫廟太祖居東向之位則又達於禮意今所司修奉祫廟神主及諸色法物已備合預請參詳事須具狀申奏敕下尚書省集百官詳議戶部尚書韓彥威等奏議曰伏以本朝受命之祖景皇帝爲始封之君百代不遷長居廟食自貞觀至於天祐無所改更聖祖神孫左昭右穆自中興國祚再議宗祫以太祖景皇帝在祫廟之數不列祖宗欲尊太祖之位將行東向之儀爰命羣臣同議可否伏詳本朝列聖之舊典明皇帝定禮之新規開元十年特立九廟子孫遵守歷代無虧今既行定禮之規又以祫太祖之寗昔德宗朝將行禘祫之禮顏真卿議請奉獻祖居東鄉之位景皇帝暫居昭穆之列致之於貞元則以爲誤行之於今日正得其禮今欲請每遇禘祫之歲暫奉景皇帝居東向之尊自元皇帝以下敝列昭穆從之二年夏五月尚書左丞崔儉奏大祠差官行事皇帝雖不預祭其日亦不視朝伏見車駕其日亦出於理不便今後請每遇大祠中祠車駕不出從之四年春二月太常博士路航奏比來小祠已上公卿皆著祭服行事近日惟郊廟太微宮具祭服五郊迎氣日月諸祠並祇常服行事兼本司執事人等皆著隨事行裝狼藉鞋履使隨公卿升降於壇壇按祠部令中祠已上應齋郎等升壇行事者並給潔服事畢收納今後中祠已上公卿請具祭服執事升壇人並著具緋衣幘子又臣檢禮閣新儀太微宮使卯時行事近年依諸郊廟例五更初便行事今後請依舊以卯時從之應順元年春正月太常寺門下奏太常以大行山陵禮畢祫廟今太廟見饗七世高祖太宗懿宗昭宗獻祖太祖莊宗大行升祫禮合祫遷顯祖請下尚書省議太子少傅盧質等議曰臣等以親盡從祫垂於舊典疑事無質素有明文頃非宗皇帝再造寰區復隆宗廟追三祖於先遠復四室於本朝式遇祫遷旋成沿革及莊宗升祫以懿祖從祫初非創立之君所以先遷其室光武滅新之後始有追尊之儀比祫在於南陽元不歸於太廟引事且疏於故實此時須稟於所規將來升祫先朝次合祫遷顯祖既協隨時之義又符變體之文從之時議以懿祖賜姓於懿宗以支庶繫太宗例宜以懿爲始祖次昭宗可也何必祖神堯而宗太宗若依漢光武則宜於代州立獻祖而下親廟其唐廟依舊禮而行之可也而議議者忘咸通之懿宗又稱懿祖父子俱懿於理可乎將朱邪三世與唐室四廟連序昭穆非禮之甚也議議者不知受祀於唐懿宗而祫之今又及獻祖以理論之始祫昭宗次祫獻祖可也而懿祖如唐景皇帝豈可祫乎清泰元年夏五月太常寺門下奏據太常禮院中明宗聖德和武欽孝皇帝今月二十日祫廟太尉合差宰臣攝行緣馮道在假李恩十八日私忌在致齋內今劉昫又奏見判三司事請免祀事今與禮官參酌諸私忌日遇大朝會入閣宣召尚赴朝參今附饗祀大忌屬私齋日請比大朝會宣召例差李恩行事從之昇元二年冬十月丙子立太學命刪定禮樂三年春三月庚午作南郊行宮千間夏四月庚辰朝享於太廟詔百官議二祫合享禮宋齊邱等

禮。以義祖居七屋之東。命居高祖於西室。太宗次之。義祖又次之。皆為不祧之主。羣臣言義祖諸侯。不宜與高祖太宗同享。請於太廟正殿後別建廟祀之。帝曰。吾自幼託身義祖。向非義祖有功於吳。朕安能取此中興之業乎。羣臣乃不敢言。是月辛巳。有事於南郊。以高祖神鏡皇帝配。用上辛也。詔公卿以下議定郊祀。平章事張居誅。李建勳等議曰。孔子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此萬世不易之法也。昔長孫無忌請配高祖於園丘。以配昊天上帝。祀太宗於明堂。以配上帝。蓋得之也。今國家嗣興。唐祚追尊孝德。配上帝於明堂。禮也。其服物制度。古有常儀。一切僞飾。願皆罷去。奏可。大司徒齊邱請以春秋郊以四月上辛。禮部員外郎常夢錫駁曰。按禮。天子之郊。以冬至。不卜日。魯侯之郊。以仲春上辛。今之四月。非郊之時。齊邱固爭。遂用夏四月。議者多哂之。詔曰。禮莫重於享帝。孝莫重於隆親。事實重大。承以輕渺。可謂無其德而用其事。祗知畏焉。於噲。爾公爾侯。各揚厥職。不供通事。國有常典。保大元年。江文蔚。韓熙載與太常禮儀。議烈祖稱宗。蕭儼獨建言。帝王已失之。已得之。謂之反正。非已失之。自己復之。謂之中興。中興之君。廟宜稱祖。先帝與已暨之業。不宜屈而稱宗。文蔚亦以儼議為常。遂用之。保大中。帝自以唐宗室。慨然欲定中原。復舊都。有司請行南郊禮。帝曰。俟天下為一。然後告謝天地。後主七年。始議立周后為繼室。命太常博士陳致雍攷古今沿革。草具婚禮。又命學士徐鉉。知制誥潘佑參定。鉉曰。婚禮古不用樂。佑以為今古不相沿襲。固請用樂。后初見君。後魏書有后先拜後起。帝後拜先起之文。鉉因謂夫婦為人倫之本。承祖宗。主祭祀。請各拜。佑以為王者婚禮。不可與庶人同。請不各拜。又車服之制。互有矛盾。議久不決。文安郡公徐遊評其異同。多是佑議。遂施用之。逾月。遊病疽。鉉數其不主己議。戲語人曰。周孔亦能為厲乎。將納采。後主命校鵠代白雁。被以文縵。使銜書。特舉親迎之禮。其侈靡不經類此。民庶觀者。盈數萬人。

續唐書卷十三

音樂志

樂記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于戚羽施。謂之樂。是以古之王者作樂。所以昭德象功。事天地。和民人。自開代以來。舊章尚在。唐之初興。沿用隋樂。至武德九年。始詔太常少卿祖孝孫。協律郎竇璉等定樂。至貞觀二年夏六月。奏之。孝孫又奏陳。梁舊樂。雜用吳楚之音。周齊舊樂。多涉胡戎之伎。於是斟酌南北。考以古音。作為大唐雅樂。以十二律各順其月。旋相為宮。蓋周禮旋宮之義。亡絕已久。時莫能知。一朝復古。豈不甚善。及孝孫卒後。協律郎張文收與太常掌禮樂官。更加釐改。當時稱善。洎乎唐季之亂。雅樂淪亡。舊史云。莊宗起於朔野。經始竊圖。其所存者。不過邊鄙鄭聲而已。先王雅樂。殆將泯絕。當同光。天成之際。或有事清廟。或祈祀春壇。雖儀虞猶施。而宮商孰辨。遂使野蠻。鼓武入河漢。而不歸。湯蘆。舜韶。混陵谷而俱失。觀於史言。良足致慨。南唐事不師古。惟耽新聲。而典籍殘缺。更無可徵。今姑就所見者約略編之焉。

同光二年春正月。將有事於南郊。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行太常卿充南郊禮儀使李燕進太廟登

歌樂章洎舞名其懿祖昭烈皇帝登歌酌獻曰昭德之舞獻祖文皇帝登歌酌獻曰文明之舞太祖武皇帝登歌酌獻曰應天之舞昭宗皇帝登歌酌獻曰永平之舞從之

天成元年秋八月太常卿定莊宗皇帝廟室酌獻奏武成之舞尙書兵部侍郎崔居儉登歌樂章四年春二月詔樂章有寬裳曲名與德祖孝成皇帝廟諱同改爲雲裳曲

長興三年秋九月壬辰宴羣臣於長春殿教坊進新曲是日奏畢賜名曰長興樂

清泰元年夏五月太子賓客判太常寺事盧文紀言明宗皇帝廟廟其一室酌獻舞曲歌辭臣請名雍熙之舞從之文紀撰登歌樂章

昭德舞辭

懿彼明德赫赫煌煌名高闕域功著旂常道符休泰運叶祺祥慶傳萬祀以播耿光

文明舞辭

帝業光揚皇圖翕赫聖德孔彰神功不測信及豚魚恩沾動植懿萬鴻名傳之萬億

應天舞辭

唐國肇興雄圖再固輔戴帝道金玉王度皇帝無親惟德是輔載誕英明永光聖祚

永平舞辭

慶傳實祚位正瑤圖功宣四海化被八區靜彰帝道勳合乾符千秋萬祀永荷昭蘇

武成舞辭

艱難王業反正皇唐先天載造卻日重光漢紹世祖夏資少康功成德茂率祀無疆

雍熙舞辭

仁君御宇寰海澄澗運符武德道叶文明九功式序百度惟成金門積慶玉葉傳榮

交泰元年周顯德五年夏六月命中書舍人資儼參詳雅樂冬十一月翰林學士資儼上疏論禮樂刑政

之原其一曰請依唐會要所分門類上自五帝迄於聖朝凡所施爲悉命編次凡關禮樂無有闕漏名之

曰大周通禮俾禮院掌之其二曰伏請博通之士上自五帝迄於聖朝凡樂章沿革總次編錄繫於歷代

樂錄之後永爲定式名之曰大周正樂俾樂寺掌之依文教習務在齊肅詔曰資儼所上封章備陳政要

舉當今之急務疾近世之因循器禮可嘉辭理甚當故能立事無愧洵官所請編集大周通禮大周正樂

宜依議仍令於內外職官前資前名中選擇文學之士同與編集其名以聞委儼總領其事所須紙筆下

有司供給明年春正月樞密使王朴奉詔詳定雅樂十二律旋相爲宮之法并造律準上之其奏疏云臣

聞禮以檢形樂以治心禮樂者聖人之大教也形體順於外聲氣和於內而不治者未之有也故理定必

制禮功成必作樂一人作之於上萬人化之於下政令不嚴功力不勞而天下理者禮樂也行政者禮也

成禮者樂也故聖人盡心焉夫樂作於人心成聲於物聲氣既和反感於人心者也所假之物大小有數九者成數也是以黃帝吹九寸之管得黃鐘之聲爲樂之端也半之清聲也倍之緩聲也三分其一以損

益之相生之聲也十二變而復黃鐘聲之總數也乃命之曰十二律旋迭爲均均有七調合八十四調播之於八音著之於歌頌將以奉天地事祖宗和君臣接賓旅依政教厚風俗以其功德之形容告於神明

俾百代之後知邦國之所由興風教之所山行者也宗周而上率由斯道自秦而下旋宮聲廢洎東漢雖有太子承鮑鄴興之入亡而政息無嗣續之者漢至隋垂十代凡數百年所存者黃鐘之宮一調而已十

二律中惟用七聲其餘五律謂之隱鐘蓋不知用故也唐太宗有知人之明善復古道故用祖孝孫張文收考正雅樂而旋宮八十四調復見於時在懸之器方無墜者所以知太宗之道與三五同功焉安史之

亂京都爲墟器之與工十不存一所用歌奏漸多紕繆逮乎黃巢之餘工器都盡購募不獲文記亦亡集官詳酌終不知其制度時有太常博士商盈孫按周官攷工記之文鑄鐘十二編鐘二百四十處士蕭

承慶校定石磬今之在懸者是也雖有樂器之狀殊無相應之和逮乎朱梁後唐歷晉與漢皆享國不遠未暇及於禮樂至於十二鐘鐘不問聲律宮商但循環而擊編鐘編磬徒懸而已絲竹匏土僅有七聲作

黃鐘之宮一調亦不和備其餘八十三調於是乎泯絕樂之缺壞無甚於今陛下天縱文武宅中區上黨一戰并胡夷氣東西二征秦吳開境大功既著思復三代之風遺文絕編咸令遐訪墜典庶務無不聿

修宗廟朝廷之儀車服物象之數於是乎昭明臨視樂懸親自致聽知其亡失深動上心乃命中書舍人資儼參詳太常樂事不踰月調品八音相皆和會以臣嘗學律麻宣示古今樂錄令臣討論臣雖不敏敢

不率詔遂依唐法以相黍校定尺度量九寸虛徑三分爲黃鐘之管與見在黃鐘之管相應以上下相生之法推之得十二律管以爲衆管互吹用聲不便乃作律準十三弦宜聲長九尺張弦各如黃鐘之聲以

第八弦六尺設柱爲林鐘第三弦三尺設柱爲太簇第十弦五尺三寸四分設柱爲南呂第五弦七尺一寸三分設柱爲姑洗第十二弦四尺七寸五分設柱爲應鐘第七弦六尺三寸三分設柱爲蕤賓第八弦

八尺四寸四分設柱爲大呂第九弦五尺六寸三分設柱爲夷則第十弦七尺五寸一分設柱爲夾鐘第十一弦五尺一分設柱爲無射第十二弦六尺六寸八分設柱爲中呂第十三弦四尺五寸設柱爲黃鐘

之清聲十二聲中施用七聲迭爲均焉均之主者宮也徵商角變宮變徵次焉發其均主之聲歸乎本音之律七聲迭應而不亂乃成其調均焉七調聲有十二均合八十四調歌奏之曲由之出焉旋宮之聲

久絕一日而補出臣獨見忍未詳悉望下中書門下集百官及內外知音者校其得失然後依調制曲八十四調曲有數百見存者九曲而已皆調之黃鐘之宮聲今詳其音數內三曲即是黃鐘宮聲其餘六曲

錯雜諸調蓋傳習之誤也唐初雖有旋宮之樂至用曲多與禮文相違既不敢用唐爲則臣又惜學獨力未能備究古今亦望集多聞知禮文者上本古典下順常道定其義禮於何月行何禮合用何調何曲聲

數長短，幾變幾成，議定而制曲，方可久長行曲用，所補雅樂旋宮八十四調，并所定尺，所吹黃管，所作律準，謹並上進，去聖遠，獨學難周，莫副天心，空皇聖鑒，疏奏，皆主善之，乃詔尚書省集百官詳定，兵部尚書張昭等獻議曰：昔帝鴻氏之制樂也，將以範圍天地，協和人神，候八節之風聲，測四時之正氣，氣之清濁，不可以筆授，聲之善否，不可以口傳，故堯氏封金，伶倫截竹，為律呂相生之管，宮商正和之音，乃播之於管弦，宜之於鐘石，然後覆載之情，新合，陰陽之氣，和同，八風從律而不姦，五色成文而不亂，空桑、孤竹之韻，足以禮神，雲門、大夏之容，無虧觀德，然月律有旋宮之法，備於太師之職，經秦滅學，雅道凌夷，漢初制氏所調，惟存鼓舞，旋宮十二均更用之法，世莫得聞，漢元帝時，京房善易，別音，探求古義，以周官均法，每月更用五音，乃立準調，旋相為宮，成六十調，又以日法析為三百六十，傳於樂府，而編懸復舊，律呂無差，遺漢中微，音淪缺，京房準法，屢有言者，事終不成，後漢空記其名，沈重但條其說，六十六法，寂寥不嗣，梁武帝素精音律，自造四通十二笛，以領八音，又引古五正二變之音，旋相為宮，得八十四調，與律準所調音同數異，候景之亂，其音又絕，隋初初定雅樂，蘇威沮議，歷載不成，而沛公鄭譯，因龜茲琵琶七音，以領月律，五更二變，七調克諧，旋相為宮，復為八十四調，工人萬寶常，又減其絲數，稍令古淡，隋高祖不重雅樂，令儒官集議，博士何妥駁奏其鄭萬所奏，八十四調並廢，隋代郊廟所奏，惟黃鐘一均，與五郊迎氣，雜用蕤賓俱七調而已，其餘五鐘，懸而不作，三朝宴樂，用繩樂九部，迄於革命，未能更改，唐太宗愛命，舊工祖孝孫，張文收，整比鄭譯，萬寶常所均七音八十四調，方得絲管並懸，鐘石俱奏，七始之音，復振四廟之韻，皆調自安，史亂離，咸奏盜覆，崇牙樹羽之器，掃地無餘，冥擊搏拊之工，窮年不嗣，郊廟所奏，何異南箕，波蕩不還，知音殆絕，臣等竊以音之所起，出自人心，變曠不能長存，人事不能常泰，人亡則音息，世亂則樂崩，若不深知禮樂之情，安能明制作之本，陛下心包萬化，學富三雍，觀兵耀武之功，已光鴻業，尊祖禮神之致，尤軫皇情，乃瞻奉常，痛淪樂職，親閱四懸之器，思復九奏之音，爰命廷臣，重調鐘律，樞密使王朴條奏，采京房之準法，練梁武之通音，考鄭譯、寶常之七均，校孝孫、文收之九變，積累黍以審其度，聽聲詩以測其情，依權衡嘉量之前文，得備數和審之大旨，施於鐘磬，足洽蕭韶，臣等今月十九日，於太常寺集命大樂令賈峻奏王朴新法，黃鐘調七均，音律和諧，不相陵越，其餘十一管諸調，望依新法教習，以備禮寺施用，其五郊天地宗廟社稷三朝大禮，合用十二管諸調，並載唐史開元禮，近代常行，廣順中，太常卿邊蔚奉敕定前件祠祭朝會舞名舞曲歌詞，寺司合有簿籍，伏恐所定與新法曲調聲韻不協，請下太常寺檢詳校試，如或乖舛，請本寺依新法聲調，別撰樂章舞曲，令歌者永為一代之法，以光六樂之書，議上，詔曰：禮樂之重，國家所先，近朝以來，雅音全廢，雖時運之多故，亦官守之因循，遂使擊拊之音，空留梗概，旋相之法，莫究指歸，樞密使王朴，博識古今，懸通律呂，討尋舊典，撰集新聲，復六代之正音，成一朝之盛事，其王朴所奏旋宮新詞，宜依張昭等議狀施行，仍令有司依調制曲，其間或有疑滯，更委王朴裁

酌施行，先是雅樂廢墜久矣，累朝以來，未能改正，是歲將立歲仗，有司以崇牙樹羽，宿設於殿庭，因親臨樂懸，試其聲奏，見鐘磬之類，有施而不擊者，乃命翰林學士判太常寺賈儼參詳其失，又命朴改正其聲，朴因獻是議，及以所作律準上進，因命百官議而行之，後主昭惠后周氏，善歌舞，尤工琵琶，常為壽元宗前，元宗以燒槽琵琶賜之，燒槽，即蔡邕焦桐之義，或謂煇材而斲之，或謂因蒸而存之，常雪夜酣燕，舉杯請後主起舞，後主曰：汝能創為新聲，則可矣，后即命煇繼譜，喉無滯音，筆無停思，俄頃譜成，所謂醉遊舞破也，又有恨來遲破，亦后所製，故唐盛時，霓裳羽衣，最為大曲，亂離之後，絕不復傳，后得殘譜，以琵琶奏之，樂工曹生，亦善琵琶，按譜相得其聲，而未盡善，后輒變易訛謬，頗去注淫，煩手新音，清越可聽，於是開元天寶之遺音，復傳於世，內史舍人徐鉉，聞之於國工曹生，鉉亦知音，問曰：法曲終則緩，此聲反急，何也，曹生曰：此聲實緩，宮中有人易之，非吉徵也，歲餘，周后子母繼死，後主國步寢微，音之所起，實由人心，而嗶嗶唯唯，治亂應之，豈虛言乎，後主七年，議立昭惠后妹為繼室，命太常博士陳致雍致古今沿革，草具婚禮，又命學士徐鉉、史官潘佑參定，鉉曰：婚禮古不用樂，佑以為古今不相沿襲，固請用樂，鉉按古房樂無鐘鼓，佑曲引詩窈窕淑女，鐘鼓樂之，則房樂宜有鐘鼓。

續唐書卷十四

天文志

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蓋天象變見，所以證告人君者，皆太史所宜記載也，書稱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詩人所記婚禮，土功，必候天星，周禮以土圭測日景，求中分星，辨國妖祥，春秋書日食星變，傳載諸國所占次舍，伏見順逆，至漢以後，表測景晷，以正地中，分列境界，上當星次，皆依古法，而又作儀以候天地，列史所載，詳且備矣，唐太史李淳風，於天文之學，尤推精詳，故唐時所修諸史，天文一門，極其詳密，至於唐季，干戈擾攘，無暇講求，自天祐以後，所用歲曆，猶用唐之宣明，崇元二法，參而成之，惜乎舊史缺而不全，難以推測，歐陽氏新修史記，特撰司天考，所云王處訥私撰明元曆，止載其家，又有萬分曆，止行於民間，獨有永昌曆，正象曆，南唐有齊政曆，皆止用於其國，亦亡不復見，故司天考全用周王朴所上順德欽天曆，以著於上篇而止，於三辰五星，順逆變見，有司之所占者，著之下篇，竊謂天之度數有常，而災異不測，今不書其常，而惟書其變，庶幾合乎易之觀天文以察時變焉，天祐五年夏四月辛丑，災惑犯上將，七年十二月庚午，月有食之，八年春正月丙戌朔，日有食之，五月，客

星犯帝座。九年春正月丙申，彗感犯房第二星。戊申，月犯心大星。夏四月甲寅，月掩心大星。壬申，彗出於張。甲戌，彗出靈臺。同光元年冬十月辛未朔，日有食之。二年六月，彗星交流。八月戊子，彗感犯星。三年三月丙申，彗感犯上相。戊申，月有食之。夏四月癸亥朔，日有食之。甲子，太白犯左執法。六月甲子，太白晝見。丙申，彗犯右執法。己巳，太白晝見。庚寅，彗星流。自二更盡三更而止。辛卯，彗小星流於西南。九月甲辰，月有食之。丁未，天狗墜。有聲如雷。有野雉皆雌。丙申，彗。太白歲相犯。天咸元年三月，彗星入天庫。流星犯天格。夏四月庚戌，金犯積尸。六月乙未，彗小星交流。秋七月己未，月犯太白。庚申，太白晝見。乙丑，月入南斗。魁。八月乙酉朔，日有食之。癸卯，太白犯心大星。乙巳，月犯五諸侯。辛亥，彗感犯上將。九月丁巳，月犯心大星。己巳，月犯昂。庚午，彗感犯右執法。己卯，彗感犯左執法。冬十月戊子，彗感犯上相。己丑，至於庚子。日月赤而無光。丙午，月掩左執法。十一月丁丑，月暈。火。木。戊寅，月犯金。木。十二月戊戌，彗感犯星。乙巳，月掩庶子。二年春正月甲戌，彗感。歲相犯。二月辛卯，彗感犯鍵閉。三月戊午，月掩鬼。庚申，彗小星流於西北。己巳，彗感犯上相。乙巳，月入羽林。夏四月丁亥，月犯右執法。癸卯，月入羽林。六月辛丑，彗感犯房。八月己卯朔，日有食之。庚子，月犯五諸侯。九月壬子，彗感犯房。庚申，月入羽林。壬申，月犯上將。冬十月壬午，月犯五諸侯。十一月乙卯，月入羽林。十二月壬辰，西南有赤氣，如火。燄燄約二千里。占者云：不出二年，其下當有大兵。三年春正月壬申，太白，彗感合於奎。二月丁丑朔，日有食之。夏四月丁酉，月犯五諸侯。五月丁巳，月掩房。彗星六月乙酉，月掩心。庶子。癸巳，月入羽林。自正月至於六月，宗人宗正搖不止。秋七月乙卯，月入南斗。魁。閏八月癸卯朔，彗感犯上將。戊申，月犯南斗。乙卯，彗感犯右執法。庚戌，太白犯左執法。九月庚辰，彗感合於箕。辛巳，太白，彗感合於參。冬十月庚午，彗出西南。長丈餘。東南指在牛五度。十一月戊子，月掩軒轅大星。乙未，太白犯鎮。月掩房。十二月壬寅朔，彗感犯房。太白，歲相犯於斗。乙卯，月有食之。四年春正月癸巳，月入南斗。魁。二月辛酉，月及火。土合於斗。三月壬辰，彗犯牛。六月癸丑，月有食之。既。秋七月丁丑，月入南斗。九月丙子，彗感入哭星。十二月庚戌，月有食之。既。長興元年六月癸巳朔，日有食之。其日陰晦。如夜。至夕大雨。乙卯，太白犯天爵。八月己亥，月犯南斗。乙卯，月犯積尸。九月辛酉朔，彗星交流而限。十一月壬戌，彗感犯氐。十二月丙辰，彗感犯天江。二年春正月乙亥，太白犯羽林。庚辰，月犯星。二月丁未，月犯房。夏四月甲寅，彗感犯羽林。五月癸亥，太白晝見。閏五月乙巳，彗晝見。八月丁巳，彗犯端門。九月丙戌夜二鼓初，東北方有小星入北斗。魁。至五鼓初，西北方次北有流星。狀如半升器。初小後大。速流如奎。滅尾跡。疑天。如雲而散。光明燭地。又東北有流星如大桃。出下台星西北。速流至斗柄第三星旁。滅。五鼓後至明。中天及四方。有小星百餘。流注交橫。戊子，太白晝見。丁未，雷。十一月甲申朔，日有食之。丙戌，太白犯鍵。三年夏四月庚辰，彗感犯積尸。九月庚寅，太白犯哭星。冬十月壬申，太白晝見。十一月己亥，太白犯壁。四年五月癸卯，太白晝見。六月庚午，彗星交流。秋七月乙亥朔，彗星交流。八月己未五鼓三

彗。彗感近天高星。歲星近可怪。太白近軒轅大星。九月辛巳，太白犯右執法。乙未，雷。應順元年二月辛未夜，有大星如五升器。流於東北。有聲如雷。丁酉，彗星流於西北。夏四月戊寅，白虹貫日。是月改元。清泰。清泰元年五月己未，太白晝見。六月乙未，太白犯右執法。九月辛丑夜五鼓初，有大星如五斗器而南流。尾跡長數丈。赤色。移時盤屈如龍形。盤縮如二鱗相鬪而散。又一星稍小。東流。有尾跡。疑成白氣。食頃方散。壬寅，雨。雲於京師。十一月丁未，彗出虛。危。坤。天。星。及哭星。三年三月壬子，彗感犯積尸。九月乙丑，彗出虛。危。長尺餘。形細微。經天。星。昇元元年春正月乙卯朔，日有食之。先日，司天奏正月一日太陽虧。日食。宜避正殿。闕諸營門。蓋藏兵器。半月不宜用軍。是日太陽虧十分。內食三分。在尾宿十七度。日出東方。以帶食三分漸生。至卯時復滿。秋七月丙寅，月有食之。十二月己卯朔，日有白虹。二。丙午，有星孛於北方。二年春正月己酉朔，日有食之。避殿。停朝賀。夏六月庚辰，月入太微。西華門。犯右執法。辛巳，犯東垣。上相。三年二月甲午，月犯南斗第六星。夏四月辛巳，有事於南郊。是時上旬，月當三更沒。升壇之際，乃皎如日。禮畢而破。太史奏。月延三刻。丁未，彗感犯月。秋七月甲寅，彗星晝見。自五月不雨。至於閏七月。四年秋八月丁卯，月掩歲星。冬十月癸巳朔，彗感。歲。彗。彗聚於南斗。五年秋八月，有星孛於天市。長數丈。廣數尺。六年春正月甲子，月犯鎮星。退行在畢。六月庚辰，彗感犯房。次將。保大元年冬十月庚戌，有星孛於東方。二年秋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三年秋七月，星見而風雨。八月甲子朔，日有食之。五年閏七月丁丑夜，彗星出東方。近濁。其尾跡近側。短少微。及長垣。至八月壬辰，乃沒。六年夏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七年夏六月癸酉朔，日有食之。八年冬十一月甲子朔，日有食之。九年夏五月，有星大如五升器。自西南流。墜西北。光燭地。聲如雷。十年夏四月丙戌朔，日有食之。十二年春正月，有大星隕於西北。聲如雷。十三年冬十二月，天裂。東北。其長十二丈。十四年春二月壬戌，有星孛於參北。東南指。後主九年，宋開寶三年夏，太白晝見。二日相觸。十四年乙亥歲，開寶八年春三月丁巳，彗星出五車。色白。長五尺。夏六月，轉見西方。犯太微。六十日。滅。冬十一月，白虹貫日。晝晦。

舊坎猶在。其仆木一朝訖然而起。行數十步。復於舊坎。其家駭異。倉皇散走。議者以漢昭帝時上林仆木起生枝時。雖成文。而宣帝與今木理成文。仆而重起。乃莊宗中興之兆也。七年冬十月。梁宋。郟水災。十八年春二月。張文禮叛於鎮州。時野水變如血。游魚多死。浮於水上。識者知其必敗。十九年。定州王處直卒。先是處直自為德政碑。建樓於衙城內。言有龍見。處直視之。其狀乃黃么蜥蜴也。處直以為神異。造龍牀以安之。又城東麥田中有草。數百平地為巢。處直以為己德所感。識者竊論曰。蟲蛇陰物。比藏山澤。今據屋室。人不得而有也。南方為火。火主禮。禮之患則羽蟲失性。以文推之。上失其道。不安於位之兆也。果為其子都所廢。同光元年冬十二月辛卯。亳州太清宮道士上言。聖祖殿前枯樹。年久再生一枝。畫圖以進。二年秋七月。汴州雍丘縣大雨風。拔樹傷稼。曹州大水。平地三尺。八月大雨。河水溢。流入鄆州界。冬十一月。鎮州地震。中書門下奏。今年秋天下州府多有水災。百姓所納秋稅。請特放加耗。從之。三年六月至九月。大雨。江河崩決。壞民田。七月。洛水泛漲。壞天津橋。漂近河廬舍。驪舟為渡。覆沒者日有之。鄆都奏。御河漲於石灰窖口。開故河道。以分水勢。擊縣河堤。壞廩倉。八月。敕。如聞天津橋未通。往來。百官以舟船濟渡。因茲傾覆。兼踏泥塗。自今文武百官。三日一趨朝。宰臣每日中書視事。秋九月。鎮州奏。飛蝗傷稼。十一月二十五日夜。魏博。徐宿地大震。四年春正月。敕。自京以來。輻輳千里。水潦為沴。流亡漸多。宜自今三月後。避正殿。減常膳。撤樂省費。以答天譴。應去經水災處。鄉部有不給。及遷移人戶。及秋兩稅。及諸折料。委逐長吏。切加點檢。並與放免。仍一年內不得雜差。遺應。在京諸縣。有停貯斛貯。並令減價出糶。以濟公私。如不遵守。仰具奏聞。天成三年秋七月。鄆州地震。四年冬十一月。汝州火。焚羽林軍營五百餘間。先是司天奏。感入羽林。飭京師為火備。至是果應。長興元年夏。鄆州上言。大水入城。居人溺死。二年夏四月辛丑。汴州封禪寺門扉。欬然火起。延燒近舍。是月。魏州奏。歷陽火。先是下詔於諸道。合為火備。至是驗之。又隸州上言。水壞其城。是月己巳。鄆州上言。黃河水溢岸。闊三十里。東流。夏五月丁亥。中州奏。大水平地深七尺。是月戊申。滎州上言。澗水溢入城。壞民廬舍。又壞均州鄆郭。水深三丈。居民登山避水。仍畫圖以進。六月壬戌。汴州上言。大雨。雷震文宣王廟講堂。十一月壬子。鄆州上言。黃河暴漲。漂溺四千餘戶。三年夏六月。太原地震。自二十五日子時。至二十七日申時。二十餘度。左補闕李祥上疏曰。臣聞天地之道。以簡易示人。鬼神之情。以禍福為務。王者祥瑞至而不喜。災異見而輒驚。問不實。畏上穹。思答天譴。臣聞北京地震。日數稍多。臣曾覽國書。伏見高宗時。晉州地震。上謂羣臣曰。豈朕政教之不明。使晉州地震耶。侍中張行成奏曰。天陽也。地陰也。天陽君象。地陰臣象。君宜轉動。臣宜安靜。今晉州地震。彌旬不休。將恐女禍使事。臣下陰謀。且晉州是陛下本封。今地震焉。尤彰其應。伏願深思遠慮。以杜未萌。又開元中。秦州地震。尋差官宣慰。兼降使致祭山川。所損之家。委量事安置。奏聞。伏惟陛下。中興唐祚。起自晉陽。地數震於帝鄉。理合省思天譴。況聖明御宇。於今六年。歲稔時康。人安俗阜。臣慮天意恐陛下忘創業艱難之時。

續唐書卷十五

五行志

在昔殷箕子為周武王述夏禹洪範之書。條其事九類。謂之九疇。初一日五行。水、火、木、金、土是也。因此五物者。象於天為五星。協於時為五德。位於地為五方。稟於人為五常。播於律為五聲。發於文為五色。辨於口為五味。徵於身為五藏。舉凡氣類相感。皆分屬於五行。自後世術數之學興。而言災異者務神其說。至舉飛潛動植。風雨霜露之所沾被者。皆曲為附會。而於變怪非常之事。皆推測其孰吉孰凶。以為響應。漢之董仲舒。劉向及其子歆。以春秋洪範為學。所言災異。莫不指事以為應驗。至遇漢不相合。則泛引旁搜。而遷就其說焉。豈不惑哉。夫孔子作春秋。記災異而不著其事。左氏傳每取時事實之。故後儒議其浮夸。至於洪範九疇。本不相附屬。乃取五事。皇極。庶徵。附於五行。則八政。五紀。三德。稽疑。福極。更將何說以處此。蓋天道遠。人道邇。君子遇有反常為變之事。惟恐懼修省而已。俗推測其應驗。則有合有不合。惟不至怠忽。以為偶然而不懼耳。故考舊史所載。水旱螟蝗。山崩川竭之類。著以示戒。而罕言應驗云。



有功成於滿之意。伏望特委親信。兼選勳賢。且往北京。慰安。密令巡問黎民之疾苦。嚴山川之祭祀。然後
 鑿前朝得喪之本。探歷代聖哲之規。崇不諱之風。罷不急之務。明宗深嘉之。錫以三品章服。秋七月。諸州
 大水。米。甚。穎尤甚。幸臣奏曰。今秋宋州管界。水災最甚。人戶流亡。粟價暴貴。臣等商議。請於本州倉出斛
 斛。依時出糶。以救貧民。從之。是月。秦州大水。溺死密谷內居民三十六人。麟州赤甲山崩。大水漂溺居人。
 八月。秦州地大震。冬十一月。雄武軍士言。洛陽地震。十二月壬戌。懷州軍營內三處火光白起。人至即滅。
 並不焚燒舍宇。明宗謂侍臣曰。火妖乎。侍臣曰。恐妖人造作。宜審詰之。應順元年閏正月丙寅辰時。閔帝
 幸至德宮。初出與教門。有飛燕自空而落。死於御前。是日大風晦冥。清泰元年秋九月。連雨害稼。詔曰。久
 雨不止。禮有所禱。蘇都城門三日不止。祈山川。告宗廟社稷。宜令太子賓客李延範等。蘇諸城門。太常卿
 李憚等。告宗廟社稷。冬十月辛未巳時。有雉金色。自南飛入中書。止於政事堂之上。吏驅之不去。良久。又
 北。是日。民家得之。二年。鄆西李固鎮有大鼠與蛇鬪於橋下。鬪及日之中。蛇不勝而死。三年春三月戊
 午。有蛇鼠鬪於洛陽師子門外。而鼠殺蛇。夏四月戊子。熊入市。形如人。搏人。又一熊自老君廟南走。自車
 忽行近郊。從官射之而斃。是年。末帝先人墳側古佛剎中石像。忽然搖動不已。觀者咸訝焉。昇元六年春
 正月。都下大水。秦淮溢。東都火。焚數千家。夏六月。常。宜。歛。三州大雨漲溢。庚午。大蝗自淮北蔽空而至。辛
 巳。命州縣捕蝗。是歲。溧水天興寺桑生木人。長六寸。形如僧。右袒而左跪。衣被皆備。國人號曰須菩
 提。帝迎至宮中。奉事甚謹。占者云。木人生桑。有大喪。保大四年秋九月。淮南蟲食稼。除民田租稅。十一年
 春三月。金陵大火。焚廬舍官署殆盡。夏六月。不雨。井泉竭涸。淮流可涉。旱蝗。民饑。流入周境者相繼。十五
 年冬十一月。都城大火。一日數發。

續唐書卷十六

地理志

自班固作漢書地理志。而後之修史者。莫不詳志地理。夫考地理之學。非深奧難窮。然歷代更張。古今沿
 革。糾紛紛雜。忽合忽離。幾若紛絲亂麻。不可分劈。皆謂天文似難而實易。地理似易而實難。蓋天文固一
 定而不改。地理則變動而不常。漢晉以來。歷史所載詳矣。唐貞觀元年。分天下為十道。景雲二年。分置二
 十四都督府以統之。開元二十一年。又分置十五採訪使。及至乾符而後。日益割裂。而朱全忠篡取。得其
 七十八州。莊宗初起并代。取幽。滄。有三十五州。後取梁。魏。博等十六州。合五十一州。以滅梁。岐王稱臣。又
 得七州。同光破蜀。惟得四州。而營。平。二州。陷於契丹。其增置一州。合一百二十三州。而自江以下三十五
 州。為南唐。其餘外屬。兼并不常。蜀有四十六州。南漢有十七州。楚有十州。吳越有十三州。閩有六州。南
 平有三州。至於晉。漢。周之地域。割裂紛更。時多建置。大抵非盡屬唐季之舊。又或陷於外國。五代史記職
 方考。已約載之。今續唐書。但舉後唐。南唐。列於斯志。焉。

長興三年夏四月。中書門下奏。據十道圖。舊制。以王者所都之地為上。本朝都長安。遂以關內道為上。今

萊州

萊州。領縣四。萊陽。舊昌樂縣。同光元年。膠水。縣。卽墨。縣。

棧州

棧州。領縣五。瀛州。舊瀛州。武德六年。以縣屬瀛州。蒲盆。縣。渤海。縣。

沂州

沂州。領縣五。費。縣。承。縣。沂水。縣。新泰。縣。

臨沂

臨沂。領縣四。費。縣。承。縣。沂水。縣。新泰。縣。

諸城

諸城。領縣一。輔唐。縣。同光元年。復舊。高密。縣。莒。縣。

關內道

西京京兆府。本雍州。開元元年。改爲京兆府。天寶元年。以京師爲西京。以京兆府爲大...

高年

高年。領縣一。長安。縣。同光元年。復舊。咸陽。縣。興平。縣。涇陽。縣。渭南。縣。昭應。縣。高陵。縣。

華州

華州。領縣一。華陰。縣。下邳。縣。櫟陽。縣。同光元年。復舊。天祐三年。改爲武化軍。

同州

同州。領縣一。朝邑。縣。韓城。縣。同光元年。復舊。韓城。縣。天祐三年。改爲韓州。同光元年。復舊。韓城。縣。

澄城

澄城。領縣一。韓城。縣。同光元年。復舊。韓城。縣。天祐三年。改爲韓州。同光元年。復舊。韓城。縣。

上洛

上洛。領縣一。洛南。縣。商洛。縣。上津。縣。乾元。縣。

鳳翔府

鳳翔府。領縣九。岐山。縣。扶風。縣。麟遊。縣。普潤。縣。寶雞。縣。虢。縣。郿。縣。盩厔。縣。乾元。縣。

天興

天興。領縣一。岐山。縣。扶風。縣。麟遊。縣。普潤。縣。寶雞。縣。虢。縣。郿。縣。盩厔。縣。乾元。縣。

鳳州

鳳州。領縣一。天祐三年。李茂貞據鳳州。同光元年。改爲鳳州。同光元年。復舊。鳳州。縣。

華州

華州。領縣一。華陰。縣。下邳。縣。櫟陽。縣。同光元年。復舊。天祐三年。改爲武化軍。

同州

同州。領縣一。朝邑。縣。韓城。縣。同光元年。復舊。韓城。縣。天祐三年。改爲韓州。同光元年。復舊。韓城。縣。

乾州。本京兆府奉天縣。乾寧二年。李茂貞以縣置乾州。及草土出。遂爲賊軍。對奉天。好時。武功。盩厔。禮泉。...

奉天。領縣一。乾寧。縣。同光元年。復舊。乾寧。縣。

邠州。領縣一。邠。縣。同光元年。復舊。邠。縣。

新平。領縣一。三水。縣。永壽。縣。宜祿。縣。

岐州。領縣一。岐山。縣。扶風。縣。麟遊。縣。普潤。縣。寶雞。縣。虢。縣。郿。縣。盩厔。縣。乾元。縣。

渭州。領縣一。渭。縣。同光元年。復舊。渭。縣。

保定。領縣一。靈臺。縣。良原。縣。

原州。領縣一。原。縣。同光元年。復舊。原。縣。

涇州。領縣一。涇。縣。同光元年。復舊。涇。縣。

渭州。領縣一。渭。縣。同光元年。復舊。渭。縣。

平涼。領縣一。平涼。縣。同光元年。復舊。平涼。縣。

武州。領縣一。武。縣。同光元年。復舊。武。縣。

遼州。領縣一。遼。縣。同光元年。復舊。遼。縣。

寧州。領縣一。寧。縣。同光元年。復舊。寧。縣。

定安。領縣一。真寧。縣。襄樂。縣。

慶州。領縣一。慶。縣。同光元年。復舊。慶。縣。

順化。領縣一。樂蟠。縣。華池。縣。

衍州。領縣一。衍。縣。同光元年。復舊。衍。縣。

定平。領縣一。定平。縣。同光元年。復舊。定平。縣。

鄜州。領縣一。鄜。縣。同光元年。復舊。鄜。縣。

洛交。領縣一。洛川。縣。三川。縣。直羅。縣。甘泉。縣。鄜城。縣。

坊州。領縣一。坊。縣。同光元年。復舊。坊。縣。

中部。領縣一。宜君。縣。昇平。縣。

丹州。領縣一。丹。縣。同光元年。復舊。丹。縣。

坊州。領縣一。坊。縣。同光元年。復舊。坊。縣。

中部。領縣一。宜君。縣。昇平。縣。

丹州。領縣一。丹。縣。同光元年。復舊。丹。縣。

坊州。領縣一。坊。縣。同光元年。復舊。坊。縣。

中部。領縣一。宜君。縣。昇平。縣。

丹州。領縣一。丹。縣。同光元年。復舊。丹。縣。

坊州。領縣一。坊。縣。同光元年。復舊。坊。縣。

中部。領縣一。宜君。縣。昇平。縣。

義川縣 舊唐縣 份川縣 成寧縣

延州 舊置保大軍 李茂貞置義軍 節度

府 延州 舊延州 節度 延州 舊延州 節度 延州 舊延州 節度 延州 舊延州 節度 延州 舊延州 節度

靈州 舊置朔方軍 為陝所據 同

迴樂縣 靈武縣 懷遠縣 保靜縣

夏州 舊置定難軍 為陝所據 同

朔方縣 德靜縣 寧朔縣

綏州 舊置五 自唐末蕃寇 侵擾 所管五

龍泉縣 城平縣 綏德縣 延福縣 大斌縣

銀州 舊唐縣

儒林縣 真鄉縣 開光縣 撫寧縣

宥州 舊唐縣 唐末真鄉 廢

長澤縣

鹽州 舊唐縣

五原縣 白池縣

河東道

河中府 舊蒲州 開元八年 升為府 後復

河東縣 河西縣 臨晉縣 猗氏縣 虞鄉縣 永樂縣 寶鼎縣 萬泉縣 龍門縣

晉州 本置國軍節度 梁為定昌軍 又改曰建

臨汾縣 洪洞縣 神山縣 岳陽縣 霍邑縣 趙城縣 汾西縣 冀氏縣

絳州 舊唐縣

正平縣 太平縣 曲沃縣 翼城縣 光元二年 復舊 長興移治王逢寨 同絳縣 開喜縣 垣縣 稷山

舊縣 光化元年 改歸河中 府 同光二年 復屬絳州

慈州 舊唐縣

吉鄉縣 文城縣 同光元年 復舊 鄉寧縣 同光元 呂鄉縣 作城縣

隰州 舊唐縣

隰州 舊唐縣 永和縣 大寧縣 石樓縣 溫泉縣

北京太原府 同光元年 改為西京 三年 改為北京 仍曰河東軍 領縣十二

續唐書 卷十六 地理志

太原縣 晉陽縣 太谷縣 祁縣 文水縣 榆次縣 孟縣 潞陽縣 樂平縣 廣陽縣 清

源縣 交城縣 陽山縣

汾州 舊唐縣

西河縣 孝義縣 介休縣 平遙縣 靈石縣

沁州 舊唐縣

沁州 舊唐縣 和川縣 綿上縣

遼州 本遼州 先天元年 避諱改曰瀋州 中和元

遼山縣 榆社縣 平城縣 和順縣

嵐州 舊唐縣

宜芳縣 靜樂縣 合河縣 嵐谷縣

舊州 本樓煩縣 收嵐州刺史領之 龍紀元

樓煩縣 系池縣 天池縣

石州 舊唐縣

離石縣 平夷縣 定胡縣 方山縣

忻州 舊唐縣

秀容縣 定襄縣

代州 舊置雁門軍節度 後

雁門縣 五臺縣 繁峙縣 崞縣 廣武縣 本漢廣武縣 唐置元年 置武彘縣 神龍元年

雲州 本雲州 天寶元年 改為雲中郡 升大同軍節度 乾元元

雲中縣

朔州 舊置長武軍 後唐

朔州 舊唐縣 馬邑縣

蔚州 舊唐縣

雲邱縣 飛狐縣 與唐化 同光元年 復舊

應州 本應州 天寶元年 置

金城縣 渾源縣

寰州 天寶元年 置

寰州 舊唐縣

續唐書 卷十六 地理志

儒州 唐末置

潯州 唐末置

毅州 本武州 唐末置 長興元

文德縣

新州 唐末置 同光元年 升

永興縣 蔡山縣 龍門縣 懷安縣

潯州 本昭義軍節度 梁改曰匡義軍 同光元年 改

上黨縣 壺關縣 長子縣 屯留縣 潞城縣

澤州 本丹川縣 武德三年 析丹川置晉城 天祐

晉城 二年 改曰高都 同光元年 復為晉城

沁水縣 高平縣

陵川縣 陽城 本漢澤縣 天寶元年 更名陽城 天祐二年 仍

孟州 孟州 武德縣 獲嘉縣 武陟縣 修武縣

河陽縣 武德縣 獲嘉縣 武陟縣 修武縣

東京興唐府 本魏州 置天寧軍節度 同光元年 升為東

貴鄉縣 興唐縣 同光元年 魏縣 館陶縣 冠氏縣 莘縣 朝城縣

元年 復南樂縣 同光元年 魏縣 館陶縣 冠氏縣 莘縣 朝城縣

屬魏州 同光元年 魏縣 館陶縣 冠氏縣 莘縣 朝城縣

年 復為成安 內黃縣 魏州 天祐三年 宗城縣 魏州 天祐三年 復為宗城

津 魏州 天祐三年 魏州 天祐三年 復為宗城

博州 魏州 天祐三年 魏州 天祐三年 復為宗城

聊城 魏州 天祐三年 魏州 天祐三年 復為宗城

相州 本天雄軍 梁置昭德軍 同光

安陽縣 魏州 天祐三年 魏州 天祐三年 復為宗城

衛州 魏州 天祐三年 魏州 天祐三年 復為宗城

汲縣 魏州 天祐三年 魏州 天祐三年 復為宗城

貝州 魏州 天祐三年 魏州 天祐三年 復為宗城

清河縣 魏州 天祐三年 魏州 天祐三年 復為宗城

武城縣 魏州 天祐三年 魏州 天祐三年 復為宗城

漳南縣 魏州 天祐三年 魏州 天祐三年 復為宗城

歷亭縣 魏州 天祐三年 魏州 天祐三年 復為宗城

武水縣 堂邑縣 高唐縣 梁改曰重

武水縣 堂邑縣 高唐縣 梁改曰重

泗州 魏州 天祐三年 魏州 天祐三年 復為宗城

觀城縣

邢州 本邢州 天寶元年 改為觀城縣 乾元元年 復為邢州

龍岡縣 沙河縣 南河縣 鉅鹿縣 平鄉縣 任縣 堯山縣 內邱縣

永年縣 平恩縣 臨洛縣 雞澤縣 肥鄉縣 山周縣

磁州 本磁州 天祐三年 以與西慈州同 改曰

武安縣 昭義縣

鎮州 本鎮州 元和十五年 避諱改為鎮州 置成德軍節度 梁改武

其定縣 藁城縣 同光元年 復為成德軍 領縣十二

獲鹿縣 靈壽縣 鼓城縣 欒城縣 同光二年 復為

冀州 魏州 天祐三年 魏州 天祐三年 復為宗城

信都縣 魏州 天祐三年 魏州 天祐三年 復為宗城

深州 魏州 天祐三年 魏州 天祐三年 復為宗城

陸澤縣 饒陽縣 東鹿縣 安平縣 博野縣 樂壽縣 下博縣

趙州 魏州 天祐三年 魏州 天祐三年 復為宗城

平棘縣 寧晉縣 昭慶縣 柏鄉縣 高邑縣 臨城縣

滄州 本滄州 天祐三年 魏州 天祐三年 復為宗城

清池縣 鹽山縣 長蘆縣 饒安縣 無棣縣 乾符縣

景州 魏州 天祐三年 魏州 天祐三年 復為宗城

弓高縣 東光縣 臨津縣 南皮縣

德州 魏州 天祐三年 魏州 天祐三年 復為宗城

安德縣 長河縣 平原縣 德平縣 將陵縣 安陵縣

定州 魏州 天祐三年 魏州 天祐三年 復為宗城

安喜縣 義豐縣 燕平縣 望都縣 山陽縣 唐縣 新樂縣

邢州 本定州 魏州 天祐三年 魏州 天祐三年 復為宗城

無極縣 魏州 天祐三年 魏州 天祐三年 復為宗城

深澤縣 魏州 天祐三年 魏州 天祐三年 復為宗城

魏州 天祐三年 魏州 天祐三年 復為宗城

易州六

容城縣 遂城縣 涑水縣 滿城縣 五回縣

幽州八

幽都縣 潞縣 武清縣 永清縣 安次縣 良鄉縣 昌平縣

涿州四

歸義縣 固安縣 新城縣 後分設新昌縣 天

范陽五

高陽縣 平舒縣 東城縣 景城縣

真州六

清苑縣 文安縣 任邱縣 長豐縣 唐興縣

平州三

石城縣 馬城縣

廣龍二

懷戎縣

檀州二

密雲縣 燕樂縣

薊州三

三河縣 玉田縣

營州一

柳城縣

順州一

寶義縣

劍南道

唐昌縣 梁改曰歸化 同光元年 復為唐昌

彭州

唐興縣 梁改曰陶胡 同光元年 復為唐興

蜀州

本屬山南西道 天成四年 置保寧軍節度 長興元年 入蜀

岐州 天復中 王建復安

利州 本利州 益昌縣 屬山南西道 同光三年 更為益昌縣

益光 年 遷歸改為益光

淮南道

安州 本安陸縣 乾元元年 改曰安州 梁改曰安州 同光元年 仍改安州 領縣六

安陸縣 雲夢縣 孝感縣 舊孝昌縣 同光三年 遷歸改曰孝感 應城縣 梁改曰應城 同光元年 復舊 吉陽縣 應山縣

申州三

義陽縣 鐘山縣 羅山縣

山南道

襄州 本屬山南東道 天祐開 改置忠義軍 後復歸山南道 領縣七

襄陽縣 鄧城縣 穀城縣 義清縣 南漳縣 樂鄉縣 宜城縣

隨州四

隨縣 光化縣 棗陽縣 唐城縣 梁改曰漢 唐城縣 同光元年 復舊

均州三

南陽縣 向城縣 臨澗縣 內鄉縣 菊潭縣

房州四

武當縣 鄉郢縣 豐縣

復州二

永清縣 竹山縣 上庸縣

沔陽縣

竟陵縣

鄂州三

長壽縣 京山縣 富水縣

金州

本屬山南東道 天祐開 置武雄軍 後入於蜀 同光中 復入於唐 領縣五

西城縣 洵陽縣 石泉縣 漢陰縣 平利縣

隴右道

秦州 本秦州 岐置維武軍 蜀攻岐得之 改天 同光中 破蜀 復入於唐 領縣五

成紀縣 隴城縣 長道縣 清水縣 舊隴州府 長興元年 移置於上邦鎮 天水縣 梁改曰天水 同光元年 以南治鎮置縣

隋州。本岐地。蜀攻岐得之。同光中破蜀。遂入於唐。長興三年。移就故武州為治。領縣二。

將利。舊縣。移州於此。

鳳州。本鳳山南道。後為岐所有。蜀攻岐得之。武興軍。同光三年破蜀。遂入於唐。降為防禦州。領縣三。

梁泉。舊縣。河池縣。

成州。本鳳山南道。後為岐所有。蜀攻岐得之。梁改曰汝州。同光三年破蜀。遂入於唐。復為成州。領縣二。

同谷。舊縣。栗亭。天威中。

嶺南道。

潘州。

茂名。舊茂名縣。梁改曰越常。同光元年。復舊。

桂州。

慕化。舊慕化縣。梁改曰歸化。同光元年。復舊。

南唐。

東都江都府。本揚州。吳建都。改為江都府。置淮南軍節度。南唐因之。昇元元年。建東都。領縣五。

江都。舊縣。廣陵。舊江都縣。昇元元年。改為廣陵。永貞。舊揚子縣。南高郵。舊縣。六合。舊縣。南唐割置雄州。

西都江寧府。本昇州。吳改為金陵府。昇元元年。改為江寧府。建西都。領縣九。

上元。舊江寧縣。屬潤州。上元二年。改曰上元。光啟。江寧。唐既改江寧為上元。南唐復。折上元置江寧。分治郭下。句容。舊屬昇州。昇元元年。改屬江寧府。

溧水。舊屬昇州。昇元元年。改屬江寧府。廣德。舊屬宣州。昇元元年。改屬江寧府。蕪湖。南唐析宣州。初隸池。繁昌。南唐析宣州。青陽。舊屬潤州。南唐。

南都南昌府。本洪州。唐置鎮南軍。後屬吳。南唐因之。交泰二年。改為南昌府。建南都。領縣七。

南昌。舊縣。豐城。舊豐城縣。梁改曰。建昌。舊縣。奉新。舊奉新縣。南唐設楊。失所稱。改為奉新。分寧。舊縣。武寧。舊縣。靖安。本建昌縣地。

清江。昇元二年。升洪州。置。不隸州。

雄州。南唐割揚州之六合。天長二。縣置雄州。尋罷為天長縣。

天長。舊縣。

楚州。領縣四。

山陰。舊縣。淮陰。舊縣。寶應。舊縣。盱眙。舊屬泗州。唐改屬楚州。

泗州。領縣六。

臨淮。舊縣。漣水。舊縣。徐城。舊縣。宿遷。舊縣。下邳。舊縣。虹。舊縣。

續唐書 卷十六 地理志

滁州。領縣三。

清流。舊縣。全椒。舊縣。來安。舊水陽縣。南唐改曰來安。

和州。領縣三。

歷陽。舊縣。烏江。舊縣。含山。舊縣。

光州。領縣五。

定城。舊縣。光山。舊縣。仙居。舊縣。殷城。舊縣。固始。舊縣。

黃州。領縣三。

黃岡。舊縣。黃陂。舊縣。麻城。舊縣。

舒州。領縣五。

懷寧。舊縣。宿松。舊縣。望江。舊縣。太湖。舊縣。桐城。舊縣。

蘄州。領縣四。

蘄春。舊縣。黃梅。舊縣。廣濟。舊縣。蕲水。舊縣。

廬州。領縣五。

合肥。舊縣。慎。舊縣。巢。舊縣。廬江。舊縣。舒城。舊縣。

壽州。領縣五。

壽春。舊縣。安豐。舊縣。盛唐。舊盛唐縣。梁改曰壽山。復為盛唐。霍邱。舊縣。霍山。舊縣。

海州。領縣四。

朐山。舊縣。東海。舊縣。沐陽。舊縣。懷仁。舊縣。

泰州。領縣五。

海陵。舊屬揚州。南唐置靜海軍。領縣五。興化。吳置。屬揚州。南唐屬泰州。鹽城。舊縣。吳屬楚州。南唐屬泰州。秦興。南唐析置。如皋。舊縣。南唐升為縣。

潤州。領縣四。

鍾離。舊縣。招義。舊縣。定遠。舊縣。

常州。領縣五。

丹徒。舊縣。丹陽。舊縣。金壇。舊縣。延陵。舊縣。

晉陵。領縣七。

武進。舊縣。義興。舊縣。無錫。舊縣。江陰。舊縣。吳以其地置江陰軍。

宜州。領縣七。

溧。舊縣。南陵。舊縣。太平。舊縣。寧國。舊縣。旌德。舊縣。綏安。舊縣。

同光四年春三月。中書門下奏議左拾遺王松。吏部員外郎李慎儀上疏。以諸道州縣。皆是攝官。誅剝生靈。漸不存濟。比者郭崇韜在中書。日未詳本朝故事。妄被開人獻疑。點檢選曹。曲生異議。或告赤欠少。一事關連。保內一人不來。五保即須並廢。文書一紙有誤。數任皆不勘詳。其年選人及行事官一千二百五十餘員。得官者才及數十。皆以濫濫為名。盡被焚毀棄逐。或踣斃於旅店。或號哭於道路。以至二年以來。選人不敢赴集。銓曹無人可注。中書無人可除。去年關近二千。授官不及六十。伏請特降敕文。宣布遐邇。明往年制。不自於宸衷。此日焦勞。特煩茲容澤。望以中書條件。及王松等所論事節。委銓司點檢。務在酌中。以為定制。時議者以鈐注之弊。非止一觀。縉紳之家。自無甄別。或有伯叔告赤。囑於同姓之家。隨賂更改。以亂昭穆。至有季父伯舅。反拜姪甥者。郭崇韜疾惡太深。奏請蓋革。豆盧革。章說勉。勉贊成。或有親舊。訊其事端者。章說曰。此郭漢子之意也。及崇韜誅。章說教其門人王松上疏。奏論。故有此奏。識者非之。

天成元年秋八月。敕應三京諸道。今年貢舉人。可依常年取解。仍命隨處量事。津送赴闕。天成四年冬十月丙申。詔曰。本朝一統之時。除嶺南。黔中。去京地遠。三年一降選補使。號為南選外。其餘諸道及京百司諸色選人。每年動及數千。分為三選。尚為繁重。近代選人。每年不過數百。何必以一司公事。作三處官方。況有格條。各依資攷。兼又明行敕命。務絕阿私。宜新公共之規。俾慎官常之要。其諸道選人。宜令三銓官員。都在省署。子細磨勘。無遺礙後。即據格同商量注擬。連署申奏。仍不得隨前於私第注官。如此則人吏易可整齊。公事亦無延滯。

天成五年春二月九日。敕。近年文士。輕視格條。就試時疏於帖經。登第後恥於赴選。宜絕躁求之路。別開獎勸之門。其進士科。已及第者。計選數年滿日。許令就中書省陳狀。於都堂前各試本業詩賦判文。其中文藝灼然可取者。便與除官。如或事業不甚精者。自許準添選。

長興元年春三月。敕。凡是選人。皆有資攷。每至赴調。必驗文書。或不具全。多稱失墜。將明本末。須示規程。其判成諸色選人。黃甲下後。將歷任文書告赤。連粘。宜令南曹逐條使印。都於後面粘紙。其前後歷任文書。都計多少紙數。仍具年月判成。授某官。蓋懼其或分假於人故也。其年十月。中書奏。吏部內銓諸色選人。先條流試判兩節。並委本官優劣第等。中奏。文優者宜超一資注擬。其次者宜依資。更次者以同類官注擬。所以勵拔毫之作。亦不掩歷任之勞。其或於理道全疏者。以人戶少處州縣。同類官中。比擬。仍準元敕。業文者。任徵引古今。不業文者。但據公理判斷。可否。不當罪在有司。兼諸色選人。或有不通家狀。不實鄉里名號。將來赴選者。並令改正。本貫屬縣。兼無出身。一奏一除官等。並不加選限。從之。

應順元年春正月丁卯。中書門下奏。準天成二年十二月。敕。長定格。應經學出身人。一任三致。許入下縣令。下州錄事參軍。亦入中下州錄事參軍。兩任四致。許入中下縣令。中州錄事參軍。兩任六致。許入上縣令。及緊州錄事參軍。凡為進取。皆有因依。或少年便受好官。或暮齒不離卑任。況孤貧進士。或年四十始

得經學及第。八年合選。方受一官。在任多不成三致。第二選漸向蹉跎。有一生終不至令錄者。若無改革。何以發揚。自此經學出身。請一任兩致。許入中下縣令。下州錄事參軍者。詔曰。參選之徒。艱辛不一。發身遲滯。到老卑低。宜優未達之人。顯示維新之澤。其經學出身。一任兩致。元敕入下縣令。下州錄事參軍。起今後。更許入中下縣令。下州錄事參軍。一任三致者。於人戶多處州縣注擬。如於近效條內。資攷無相當者。即準格。循資攷入官。其兩任四致者。進二任。五致例入官。餘準格條例處分。

昇元六年冬十月。詔曰。前朝失御。強使崛起。大者帝。小者王。不以兵戈利勢弗成。不以殺戮威武弗振。民受其弊。蓋有年矣。或有意於息民者。尚以武人用事。不能宣流德化。其宿學巨儒。察民之故者。壓嚴之下。往往有之。彼無路光亨。而進以附偶為嫌。退以清寧為樂。則上下之情。將何以通。簡易之政。將何所議乎。昔漢世祖數年之間。被堅執銳。提戈斬馘。一日晏然。而兵革之事。雖父子之親。不以一言及之。則兵為民患。其來尚矣。今唐祚中興。與漢頗同。而以眇眇之身。坐制元元之上。思所以舉而錯之者。焚焚在疚。罔有所發。三事大夫。可不矜乎。自今宜舉用儒者。以補不逮。後主三年春三月。命吏部侍郎修國史韓熙載知貢舉。放進士王崇古等九人。又命中書舍人徐鉉。覆試舒雅等五人。雅等不就。後主乃自命詩賦題。以中書官注其事。五人皆見黜。

後主十一年春二月。內史舍人張必知禮部貢舉。放進士楊遂等三人。清耀殿學士張洎言。必多遺才。後主命洎。覆選不中第者。於是又放王倫等五人。其後又命戶部員外郎伍喬於園城中。放進士孫確等三十八人。

唐後。則書使字。今兩浙節度使錢鏐。是元帥尚父。與使相名殊。承前列銜。久未改正。湖南節度使馬殷。先兼中書令之時。理宜齒於相位。今守太師尚書令。是南省官資。不合列署。敕尾。今後每署將相敕牒。宜落下錢鏐馬殷官位。仍永為常式。

長興元年秋九月。詔曰。丞轄之司。官資並設。左右貂素來相類。左右授不至相懸。以此比方。豈宜分別。自此宜升尚書右丞官品。與左丞並為正四品。

右都省。

長興四年秋九月。敕。馮贊有經邦之茂業。宜進位於公台。但緣平章事犯其父名。不欲斥其家諱。可改同平章事為同中書門下二品。避其父諱也。

右兩省。

清泰二年冬十一月。制。以前同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馮道為守司空。時議者曰。自隋以來。三公無職事。自非親王不恆置。於宰臣為加官。無單置者。道在相位時。帶司空。及罷。未命官。議者不練事。率意行之。及制出。言議紛然。或云。使可綜中書門下事。或云。須册拜開府。及就列無故事。乃不就朝堂。致班。臺官兩省官入就列。方入。宰臣退。雖後先退。劉昫又以能相為僕射。出入就列。一與馮道同。議者非之。

右三公。

天成元年夏六月。以李琪為御史大夫。自後不復除。其年冬十一月丙子。諸道進奏官上言。今月四日。中丞上事。臣等理合至。並比期不越前規。依舊傳語。忽蒙處分。通出。尋則再取指揮。要明審的。又蒙問大夫相公上事。曰。如何。臣等訴云。大夫曾為宰相。進奏官伏事中書。事體之間。實為舊例。若以別官除授。合云。傳語勢來。又堅令通出。臣等出身藩府。不向朝議。拒命則恐有奏聞。違累則全廢則例。伏恐此後到臺參賀。儀則不定者。詔曰。御史臺是大朝執憲之司。乃四海繩遠之地。凡居中外。皆所整齊。藩侯尚展於公。皇圖重正。稍加提舉。漸止澆訛。宜令御史臺凡關舊例。並須舉行。如不稟承。當行朝典。時盧文紀初拜中丞。領事於御史府。諸道進奏官來賀。文紀曰。事例如何。臺吏喬德威等言。朝廷在長安日。進奏官見大夫。中丞。如齊吏見長官之禮。及梁氏將革命。本朝微弱。諸藩強據人主。大臣姑息。時中丞上事。即吏雖至。皆於客次傳語。竟不相見。自經兵亂。使以為常。文紀令臺吏諭以舊儀。相見。據案端簡。通名再拜。即吏輩既出。怒不自勝。相率於閣門求見。騰口誼訴。明宗謂趙鳳曰。進奏官比外何官。鳳對曰。府縣發遞。祗候之流也。明宗曰。乃吏役耳。安得慢吾法官。乃下此詔。

右御史臺。

同光元年夏四月。置護書制學士。以尚書倉部員外郎趙鳳為之。時莊宗初建號。故特立此名。非故事。

續唐書卷十八

職官志

古者建官之法。取象於天。執法在南宮之右。上相處端門之外。而鳥龍居位。雲火垂名。其來尚矣。黃帝置三公之秩。少昊配九扈之名。命重黎而天地以通。詔融冥而水火既濟。則又可得而言焉。伊尹曰。三公調陰陽。九卿通寒暑。大夫知人事。列士去其私。而成治居。初置二相。仲虺為左。伊尹為右。凡茲原委。具見典墳。及周之肇興。設官分職。元公制禮。具有成書。自秦變周官。漢承秦舊。沿及魏晉。六朝或隨時適用。或因事故更。固時勢使然也。惟唐朝之分職。沿隋制者居多。具官司之別。曰省。曰臺。曰寺。曰監。曰衛。曰府。其位號之殊。有品。有爵。有階。迨乎六代。既作。遂為一代成書。職有常守。位有常員。所以任羣材。理百事。攻堅固信。而有微。門類亦精而且密。故舊新兩書。備志百官。蓋然各當。後唐承統。大率相因。舊史作志。僅載益革升降之制。不列等級品秩之名。若夫南唐。亦仍舊典。今取故籍。所可致見者。輒采錄之。而略敘官名於後。以備省覽。其所失紀。姑為闕疑。而文武階勳。如開府。特進之類。舊志俱可例觀。不復贅述焉。

也。其年八月，賜翰林學士承旨戶部尚書盧質論思匡佐功臣，亦非常例也。

昔唐朝擇中官一人為樞密使，以出納帝命，樞密使與兩軍中尉，謂之四貴。天祐元年，廢樞密院，為崇政院，始命敬翔為院使，仍置判官一人，自後改置副使一人，又置崇政院直學士二員，選有政術文學者為之。其後又改為直崇政院，同光元年冬十月，崇政院依舊為樞密院，命宰臣郭崇韜為樞密使，亦置直院一人。

同光元年冬十一月，以左監門衛將軍判內侍省李紹宏兼內句，凡天下錢穀簿籍，悉委裁遣，自是州縣供帳繁費，議者非之。又內句之名，人以為不祥之言。二年正月，敕鹽鐵、度支、戶部三司，凡關錢物，並委租庸使管轄，鹽鐵之舊制也。天成元年四月，詔廢租庸院，依舊為鹽鐵、戶部、度支三司，委宰臣一人專判。至長興元年八月，以許州節度使張延明行工部尚書充三司使，班在宣徽使之下。三司置使，自延明始也。唐朝以來，戶部、度支、掌泉貨，鹽鐵特置使，名戶部度支，則尚書省本司郎中侍郎判其事。天寶中，楊慎於王鉷、楊國忠相繼以聚貨之術，媚上受寵，然皆守戶部度支本官，別帶使額，亦無所改作。下及劉晏、第五琦，亦如舊制，自後亦以宰臣各判一司，不置使額。乾符後，天下兵興，隨處置租庸使，以主調發，兵罷則停。梁時乃置租庸使，專天下泉貨，莊宗中興，乘政者不嫻典故，雖梁時故事，復置租庸使，以魏博故吏孔謙專使，務斂怨於下，新喪王室者，質租庸之弊故也。洎明宗嗣位，思革其弊，未及下車，乃詔削除使名，但命重臣一人判其事，曰判三司。至是延明自許州入，再掌國計，自於樞密使，請置三司名，宣下中書議其事。宰臣以舊制覆奏，授延明特進，行工部尚書，充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兼判戶部度支事，從舊制也。明宗不從，竟以三司使為名焉。

右三司使

天成元年夏五月，敕翰林學士尚書戶部侍郎知制誥馮道、翰林學士中書舍人趙鳳，俱以本官充端明殿學士，非舊號也。時明宗登位，每四方書奏，多令樞密使安重誨讀之，不曉文義，於是孔循獻議，始立端明殿學士之名，命道等為之。

天成二年春正月，敕端明殿學士宜命班在翰林學士上。今後如有轉改，仍只於翰林學士內選任。初置端明殿學士名目，如三館之例，職在官下。趙鳳轉侍郎，遣人諷任圖移職在官上，至今為例。

天成三年秋八月，敕掌給之任，擢才以居，或自初命而升，或自顯秩而授，蓋重厥職，嚴繁其官，雖事分皆同，而行綴或異，誠由往，未有定規，議官位則上下不恆，論職次則先後未當，宜行順命，以正近班。今後翰林學士入院，並以先後為定，惟承旨一員，出自朕意，不計官資先後，在學士之上，仍編入翰林，志其年十一月，敕新除翰林學士張昭遠，早踐給閣，久司史筆，會居憲府，累陟武卿，今既擢在禁林，所宜別宜班序，其立位宜次崔協，長興三年，翰林學士劉詢奏，舊例學士入院，除中書舍人即不試，餘皆宜賜麻制，批

答詩賦各一道，號曰五題，後來雖有召試之名，無攷校之實，欲請今後召試新學士，權停試詩賦，祇試麻制，答共三道，內賜題目，定字數，付本院召試，從之。

右內職

天成三年夏五月，詔曰：開府儀同三司、階之極，太師、官之極，封王、爵之極，上柱國、勳之極，近代以來，文臣官階稍高，便授柱國，歲月未深，便轉上柱國，武資不計何人，初官便授上柱國，官符非無次第，階勳備有等差，宜自此時，重修舊制，今後凡是階勳，先自武騎尉經十二轉，方授上柱國，永作成規，不令踰越，雖有是命，竟不革前例。

右勳格

清泰二年秋九月庚申，尚書考功上言：今年五月翰林學士程迥所上封事，內請自宰相百執事外，鎮節度使刺史，應係公事官，逐年書攷，較其優劣，遂檢尋唐書六典會要，致課令書攷，從之。時議者曰：考績之法，肇自唐堯，三代舊制，西漢以刺史六條察郡守，五曹尚書綜庶績，法尤精察，更有檢繩，漢末亂離，章池廢，魏武於軍中權制品第，議吏清濁，用人按吏，頓爽前規，隋唐以來，始著於令，漢代郡守入為三公，魏晉之後，改在中書左右僕射知政事，午前視禁中，午後視省中，三臺百職，無不統攝，以是論之，幸輔憑何較攷，自天寶末，權置使務已後，庶事因循，尚書諸司，漸致有名無實，廢墜已久，未知悉何督責，程迥所上，亦未詳本原，其時所司雖有舉明，內外諸官，亦無攷較之事。

右較攷

同光元年冬十一月，中書門下奏：諸寺監各請只置大卿監，祭酒司業各一員，博士兩員，其餘官屬，並請權停，惟太常寺事關大禮，大理寺事關刑法，除太常博士外，許更置丞一員，其王府及東宮屬，司天五官，正奉御之類，凡不急司丞，並請未議除授，其諸司郎中員外郎，應有雙曹處，且署一員，左右散騎常侍，諫議大夫，給事中，起居郎，起居舍人，補闕，拾遺置一半，三院侍御史中丞，調理申奏，即日停罷，朝官仍各錄名氏，具能任月日，留在中書省候，見任官滿二十五箇月，並據資品，卻與除官，從之。

右增減

天成元年冬十一月，詔曰：雄武軍節度使官衙內，宜兼押蕃落使。天成二年秋七月，詔曰：頃因本朝親王遙鎮，其在鎮者，遂云副大使知節度事，但年已深，相沿未改，今天下侯伯，並正節旄，惟東西兩川，未著副大使字，宜令今後只言節度使。長興元年，分飛龍院為左右院，以小馬坊為右飛龍院。

右改制

同光二年春三月，中書門下奏：糾轄之任，時為外臺，宰字之官，古稱列爵，如非朝命，是廢國章，近日諸道

多是各列官衙使指州縣請朝廷之正授樹藩鎮之私恩頗亂規程宜加條制自今後大鎮節度使管三州以上者每年許奏管內官三人如管三州以下者許奏管內官二人仍須有課績尤異方得上聞若止於檢慎無取科徵及限是守常道只得許致旌嘉不得特薦奏其防禦使每年只許奏一人若無尤異不得奏薦刺史無奏薦之例不得輒亂規程其年八月申書奏偽庭之時諸藩參佐皆從除授自今後諸道除節度副使兩使判官除授外其餘職員并諸州軍事判官各任本處奏辟其軍事判官仍不在奏官之限所冀招延之禮皆合於前規簡辟之閒無聞於濫舉從之

長興二年冬十一月詔曰闕員有限人數常多須以高低定其等級今後兩使判官能任後宜一年外與比擬書記支使防禦團練判官等二年外推防禦團練推官軍事判官等並三年後與比擬仍每遇除授量與改轉官資或階勳或職資其有殊常勤績者別議優升若有文學智術超邁華倫或為衆所稱或良知迴舉察驗的實者不拘年月之限

清泰二年秋八月申書門下言前大御監五品升朝官西班將軍皆在任許滿二十五月如衝替已經二十月即別任用少卿監舊例三任四任方入大卿監五品三任四任方入少卿監今後並祇三任遂任須月限滿無職責者便入此官西班將軍能任一年許求官舊例三任四任方入大將軍今祇無職責或曾任金吾衛使藩鎮刺史特救並不拘此例諸道除兩使判官外書記已下任自辟請應朝官除外任能任後一年方許陳乞諸道資席未曾升朝者若官兼三院御史即除中下縣令兼大夫中丞秘書少監郎中員外郎與清資初任升朝官檢校官至尙書常侍秘書監庶子升朝使與少卿監諸州防禦團練判官並請本州奏辟中書不更除授應出選門官帶三院御史供奉裏行及省衙能任後周年許陳乞諸州別忽不除令錄仍守本官月限得替後一年許陳乞長史司馬因攝奏正未有官者送名從之
清泰三年夏五月乙未詔曰近以內外臣寮出入迭處稍均勞逸免滯轉遷應兩司判官幾亦令取郎中員外補闕拾遺三丞五博少列官寮選擇擢任一則俾藩方侯伯別擢資階次則致朝列人臣備諳時政今後或有滿闕使宜依此施行

右蓋革

長興二年春正月詔曰要道纔行則千岐共貫宏綱一舉則萬目畢張前王之法制罔殊百代之科條悉在無煩改作各有定規守程式者心逸日休率胸臆者心勞日拙天垂萬象星辰之分野靡差地載華倫岳瀆之方隅不易儼各司其局則皆盡其心且律令格式六典凡關庶政互有區分久不舉行遂致廢紊宜準舊制令百司各於其開錄出本局公事巨細一一鈔寫不得漏落縱毫集成卷軸仍粉壁書在公廳若未有解署者文書委官司掌仍每有新事官到令自寫錄一本披尋或因顧問之時應對須知次第無容曠闕每在執行使庶寮則守法奉公幸臣則提綱振領必當彝倫攸敘至道不繁何必期年然後報

政宜令御史臺編加告諭催促限兩月內鈔錄俟粉壁書寫須畢其閒或有未可便行及竹蓋革事委逐司旋申中書門下當參酌奏覆施行其年八月敕今後大理寺官員宜同臺省官吏升進其法直官比禮直官任使
應順元年春三月戊午宗正上言故事諸陵有令丞各一員近令丞不俱置使委本縣令兼之緣河南洛陽是京邑恐兼令丞不便詔特置陵丞各一員

右雜錄

太師太傅太保
舊制謂之三師

太尉司徒司空
舊制謂之三公白唐李三師三公多以外藩鎮及贈官

大司徒

左丞相
同光初謂之行右丞相

平章事
長興四年敕平章事字犯其家諱改同平章事為中書門下三品

樞密院使
樞密使所故以官者為之其職甚重同光初參用士副使

宣徽院使
後唐時謂之宣副使

尙書省
南唐改制尙書令判尙書都省知尙書省事

左僕射 右僕射

左丞 右丞
梁改左右丞為左右司侍郎 左司郎中 員外郎 右司郎中 員外郎

吏部尙書
列吏部侍郎兩省侍郎 郎中 員外郎 郎中 員外郎

戶部尙書 侍郎 郎中 員外郎 郎中 員外郎

禮部尙書 侍郎 郎中 員外郎 郎中 員外郎

兵部尙書 侍郎 郎中 員外郎 郎中 員外郎

刑部尙書 侍郎 郎中 員外郎 郎中 員外郎

工部尙書 侍郎 郎中 員外郎 郎中 員外郎

門下省
南唐改制改 侍中 侍郎 散騎常侍 左諫議大夫 給事中 左補闕 起居郎 左拾遺

翰林院
梁改翰林院為翰林院 侍讀學士 侍講學士 校書郎 博士 待詔 內供奉 司敕 畫苑學士

文選院
梁改文選院為文選院 侍讀學士 侍講學士 校書郎 博士 待詔 內供奉 司敕 畫苑學士

護聖書制學士
梁改護聖書制學士為護聖書制學士 護聖書制學士 護聖書制學士 護聖書制學士

集賢殿學士 直學士 侍讀學士 侍講 校書正字 史館修撰 校理

端明殿學士。天咸元年。孔微。蘇謙。始置。命馮道。趙鳳。俱以學士充。班在翰林學士上。

勤政殿學士。

光政殿學士承旨。

清輝殿學士。直學士。

澄心堂承旨。殿前承旨。

閣門承旨。中門使。武功殿使。

中書省。南唐監制。改中書省。列中書。侍郎。後改內史。知制誥。

右散騎常侍。右諫議大夫。右補闕。右拾遺。

中書舍人。後改內史。起居舍人。通事舍人。

秘書省。監。少監。丞。秘書郎。校書郎。正字。

著作局郎。著作佐郎。

司天監。監。少監。

殿中省。監。少監。

內侍省。監。

御史臺。南唐監制。改御史臺。御史大夫。中丞。侍御史。知雜。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

太常寺卿。少卿。丞。博士。奉禮郎。

光祿寺卿。少卿。

衛尉寺卿。少卿。丞。

宗正寺卿。宗正郎。闕陵使。同光三年六月。宗正卿李紱。為昭宗少帝改卜闕陵使。陵臺令。丞。應順元年三月。詔特

太僕寺卿。少卿。左飛龍院使。右飛龍院使。梁改小馬坊使為天驕使。長興元年。分飛龍院為左右院。以小馬坊為右飛龍院。

大理寺。南唐監制。改詳刑院。卿。少卿。司直。評事。

客省使。南唐監制。改延賓院。引進使。

司農寺卿。判司農。少卿。

國子監。司業。助教。博士。

太府卿。少監。

太監令。

園苑使。園林使。光慶使。昭慶宮使。德昌宮使。莊宅使。

左右街使。

丹楊宮使。

太子太師。太傅。太保。太子少師。少傅。少保。太弟。太保。少保。

太子賓客。

太子詹事。

太子左右諭德。

太子左右庶子。

司議郎。

太子洗馬。東宮使。

崇文館直學士。

太子中允。

天下兵馬大元帥。副元帥。元帥府左右司馬。

諸道兵馬元帥。諸道副元帥。

左右衛上將軍。大將軍。將軍。

左右監門衛上將軍。大將軍。將軍。

左右千牛衛上將軍。大將軍。將軍。千牛身。

左右金吾衛大將軍。將軍。

左右神武衛大將軍。將軍。

左右羽林軍大將軍。統軍。

左右神衛使。

左右衛聖統軍。

侍衛都軍使。侍衛諸軍都虞候。侍衛軍虞候。

龍武軍都虞候。

天威軍統軍。天威軍都虞候。

神衛軍都虞候。

諸衛巡官。

馬步都校。

冠軍大將軍。

續唐書 卷十八 職官志

大都督。諸軍都監。行營都部署。行營招討使。營屯都虞候。諸軍虞候。行營糧料使。行營應接使。監軍使。先鋒橋道使。戰棹指揮使。戰棹都虞候。突陣指揮使。屯營使。屯營使。巡檢使。統軍使。沿淮都巡檢。沿江都部署。凌波都虞候。都押牙軍使。都城烽火使。節度使。副大使。知節度使。留後。天成元年十一月。詔雄武軍節度使官衙內。宜兼押蕃落使。押蕃落使。行軍司馬。副使。判官。支使。掌書記。推官。軍事推官。巡檢。衙推。館驛巡官。制置使。觀察使。副使。判官。團練使。副使。安撫使。巡撫使。諸路屯田使。糧料判官。營田判官。租庸使。南唐不

鹽鐵院使。判官。鹽鐵轉運使。南唐曰同轉運使。防禦使。指揮使。留守院留守。副留守。京尹。少尹。尹。少尹。刺史。司馬。別駕。錄事。參軍。司功。司倉。司戶。司田。文學。從事。令。丞。主簿。尉。右街侍錄。

續唐書卷十九

經籍志

自班書志載文。而後各史皆不志載文。唐于志寧等同修五代史志。於是有經籍志。分經史子集四部。攷晉秘書監荀勗中經簿。一甲部。紀六藝及小學等書。二乙部。有古諸子家。近世子家。兵書家。術數家。三景部。有史記舊事。皇覽部。雜事。四丁部。有詩賦。圖譜。汲冢書。其例較劉歆之七略。王儉之七志。阮孝緒之七錄為近理。然以諸子家為先史記。而詩賦等下列汲冢書。次序未為盡善。故經籍志依用之。而復變通之。五代史志三十卷。本屬別行。故經籍志中云。梁有若干卷。後又編第入隋書。而世人但稱為隋志耳。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並仍其例。惟是舊新二志。皆兼列唐以前之書。其篇目雖覺美富可觀。而實按之。則係一代收藏之書。而非一代著作之書。殊乖斷代為史之義。至於舊五代史。不志經籍一門。新修五代史記。并不作志。雖爾時歷年甚少。又當兵戈擾攘之際。作者寥寥。然如明宗之好文。及南唐主之風雅。其臣下亦有工於著述。斐然可觀者。倘竟使文獻無徵。事非缺典。因網羅散失。補志經籍。同光中。募民獻書及三百卷。授以試銜。其選調之官。每百卷減一選。

天成中遣都官郎中庾傳美訪圖書於蜀得九朝寶錄及雜書千餘卷而已長興三年初令國子監校九經雕印賣之

長興三年春二月中書門下奏請依石經文字刻九經印版敕令國子監集博士儒徒將西京石經本各依所業本經句度鈔寫注出子細看讀然後雇實能雕字匠人各部隨帙刻印收本不得更使雜本交錯其年四月敕差太子賓客馬鎰太常丞陳觀太常博士段頤路航尙書屯田員外郎田敏充詳勘官兼委國子監於諸色選人中召能書人端楷寫出旋付匠人雕刻每五百紙與減一選如無選可減等第俱與改轉官資又敕近以編注石經雕刻印版委國學每經差專知業博士儒徒五六人勸讀并注今更於朝官內別差五人充詳勘官太子賓客馬鎰太常丞陳觀太常博士段頤路航屯田員外郎田敏等朕以正經事大不同諸書雖以委國學差官勘注蓋緣文事極多尙恐偶有差誤馬鎰以下皆是碩儒各專經業更令詳勘貴必經研兼宜國子監於諸色選人中召能書人端楷寫出旋付匠人雕刻每五百紙與減一選所減等第優與選轉官資時宰相馮道與同列李愬委學官等取西京鄭覃所刻石經雕爲印版流布天下後進賴之

保大二年蜀廣政七年其相毋昭裔按雅都舊本九經命平泉令張德劍書而刻諸石蜀尙書右丞胡宗愈作堂以貯石經周易十卷經二萬四千五百二十二字注四萬一千七百九十二字共六萬五千八百四十四字將仕郎守國子助教臣楊鈞朝議郎守國子毛詩博士上柱國臣孫逢吉書廣政十四年歲次辛亥五月二十日書尙書十二卷經二萬六千二百八十六字注四萬八千九百八十二字并序共八萬一千九百四十四字將仕郎試秘書郎周德貞書鐫玉册官陳德超鐫經文有祥字皆缺其畫亦缺民字之類蓋孟氏未判唐時所刊也毛詩二十卷經四萬一千二百一十一字注十萬五千七百一十九字共一十四萬六千七百四十字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孫朋吉書經文淵民察三字缺畫察爲孟知祥祖諱周禮十二卷經五萬五百八十八字注十一萬二千五百九十五字共一十六萬三千一百三十三字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孫朋吉書儀禮十七卷經五萬二千八百二十二字注七萬七千八百九十一字共一十三萬六千九百一十三字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張紹文書禮記二十卷經九萬八千五百四十五字注一十萬六千九百四十九字共一十萬四千五百九十四字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張紹文書卷首題曰御刪定禮記月令第一集賢院學士尙書右僕射兼右相吏部尙書修國史上柱國晉國公臣林甫奉敕注曲禮爲第二蓋唐明皇刪定之本也春秋經傳集解三十卷序一千六百一十七字經傳一十九萬七千二百六十五字注一十四萬六千九百六十二字共二十四萬五千八百四十四字不題所書人姓名亦無年月按文不缺唐諱而缺祥字當是孟知祥僭位後刊石也公羊傳十二卷傳四萬四千七百三十八字注七萬七千三百七十七字共一十二萬一千七百七十五字不題所書人姓名按梁傳十二卷傳四萬一千八百九十九

字注三萬九千七百三十字共八萬一千六百二十字不題所書人姓名論語十卷序三百七十二字經一萬五千九百三十三字注一萬九千四百五十四字共三萬五千七百三十九字將仕郎前守簡州平泉令兼殿中侍御史賜緋魚袋張德劍書穎川郡陳德謙鐫字廣政七年四月九日校勘孝經一卷序四百三十九字經一千七百九十八字注二千七百四十八字共四千九百八十五字簡州平泉令張德劍書穎川郡陳德謙鐫字廣政七年書爾雅三卷不題經注字數將仕郎前守簡州平泉令賜緋魚袋張德劍書武令昇鐫廣政七年書以上諸經皆蜀相毋昭裔捐俸依太和舊本琢石於學宮蓋論語孝經爾雅先成故題廣政七年而周易等在後故題廣政十四年凡歷八年其石千數昭裔獨辦之固已可嘉又能按雍都舊本命能書者寫之而刻諸石尤偉績也惟公羊梁傳二傳乃後代補完耳

保大六年漢乾祐元年閏五月國子監奏雕印九經內有周禮儀禮公羊梁傳四經未有印版今欲集賢官校勘四經文字鑄版從之是時禮部司徒調請開獻書之路凡儒學之士衣冠舊族有以三館亡書來上者計其卷帙賜之金帛數多者授以官秩時戎虜猾夏之後官族轉徙書籍罕存詔下鮮有應者保大十四年周廣順三年夏六月尙書左丞兼判國子監事田敏進印九經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各二百一十册奏曰臣等自長興三年校勘雕印九經書籍經注繁多年代殊遠傳寫紕繆漸失根原臣守官膠庠職司校定旁求援據上備雕鐫幸遇聖明克終盛事播文德於有敝傳世教於無窮謹具陳進先是後唐宰相馮道李愬重經學因言漢時崇儒有三字石經唐時亦於國學刊刻今朝廷日不暇給無能別有刊立常見吳蜀之人鐫印版文字色類甚多終不及經典如經典校定雕摹流行深益於文教矣乃奏開敕下儒官田敏等考校經注敏於經注長於詩傳攷訂刊正援引證據聯爲篇卷先經奏定而後雕刻乃分政事堂廚錢及諸司公用錢又納及第舉人禮錢以給工人賜敏衣緋銀器并賜司業趙銖襲衣緋綵時樊倫爲國子司業田敏判國子監獻印版九經書流行而儒官數多是非論撥拾舛誤訟於執政又言敏擅用買書錢千萬請下吏訊詰樞密使王峻素聞敏大儒左右之密訊其事搆致無狀然於其書至今是非未悉

保大十八年周顯德二年春二月中書門下奏國子監祭酒尹拙狀稱準敕校勘經典釋文三十卷雕造印版欲請兵部尙書張昭太常卿田敏同校勘敕經典釋文已經本監官員校勘外宜差張昭田敏詳校是時以史館書籍尙少銳意求訪凡獻書者悉加優賜以誘致之而民間之書傳寫舛誤乃選常參官二十人校讎刊正令於卷末署其名銜焉自諸國分據皆聚典籍惟吳蜀爲多而江左頗爲精真亦多修述後注二年宋乾德元年平荆南盡收其圖書以資三館後二年平蜀道右拾遺孫逢吉往收其圖書凡得書萬三千卷又明年下詔購募亡書三禮涉弼三傳彭幹學究朱載等皆詣闕獻書合千二百二十八卷詔分置書府賜等並賜以科名閏八月詔史館凡吏民有以書籍來獻當視其書目錄中無者收之獻書

人送學士院試問吏理。堪任職官者。具名以聞。開寶八年。平江南。遣太子洗馬呂龜祥就金陵籍其圖書。得二萬餘卷。悉送史館。

甲部經錄。

石經周易王弼注十卷。周易略例邢璣注一卷。蜀守國子助教楊尚。守國子毛詩孫逵吉書。

周易口訣義六卷。河南史。

周易甘菜正義三十卷。漢州大都督府左。司馬任正一撰。

易軌一卷。蜀蒲乾。

易題口卷。蜀右拾遺蒲乾。

周易會釋記二十卷。吳會陸希。

麻衣道者正易心法一卷。周河中。許。

易龍圖一卷。周處士真原。

易論三十二卷。周處士河中。許。

右易類。

石經尚書孔傳十三卷。蜀孫逵吉書。

尚書廣疏十八卷。蜀孫逵吉書。

右書類。

石經毛詩傳鄭箋二十卷。蜀孫逵吉書。

毛詩疑義一卷。蜀孫逵吉書。

右詩類。

石經周禮鄭注十二卷。蜀孫逵吉書。

石經儀禮鄭注十七卷。蜀孫逵吉書。

石經禮記鄭注二十卷。蜀孫逵吉書。

三禮圖二十卷。周國子司業孫。逵撰。

禮經釋。無卷數。南唐。教授黃載撰。

右禮類。

石經春秋經傳集解杜預注三十卷。蜀無名。氏書。

石經春秋公羊傳何休注三十卷。蜀無名。氏書。

春秋折衷論三十卷。江西從事。陳岳撰。

續唐書 卷十九 經籍志

石經春秋穀梁傳范寧注十二卷。蜀無名。氏書。

春秋指掌十五卷。武左武衛兵。曹李進撰。

春秋指掌圖二卷。蜀。

春秋名號歸一圖二卷。蜀孫逵。元撰。

春秋傳帖經新義十卷。蜀進士。裴。撰。

春秋纂例。無卷數。南唐。裴。撰。

春秋音義賦十卷。春秋字原賦二卷。晉少府監。吳。安。撰。

右春秋類。

石經論語何晏集解十卷。蜀南州平泉令。張。中。撰。

論語井田義圖。無卷數。無。名。氏撰。

右論語類。

石經孝經唐元宗注一卷。蜀南州平泉令。張。中。撰。

石刻三經書孝經一卷。蜀南州平泉令。張。中。撰。

別序孝經一卷。越王孝經新義八卷。皇靈孝經一卷。孝經雜圖三卷。周顯德六年高。祖。撰。

右孝經類。

石經爾雅郭璞注三卷。蜀南州平泉令。張。中。撰。

爾雅音略三卷。蜀南州平泉令。張。中。撰。

爾雅雅三卷。蜀無名。氏撰。

右爾雅類。

詳定經典釋文三十卷。蜀國子祭酒。尹。撰。

右羣經類。

大周正樂一百二十卷。蜀翰林學士。裴。撰。

樂苑五卷。蜀無名。氏撰。

補新徵音譜。無卷數。大唐正聲琴籍十卷。南漢吏部郎中。盧。撰。

琴譜二卷。蜀王。撰。

琴調一卷。阮成譜一卷。小胡笳子十九拍一卷。南唐。撰。

周優人曲辭二卷。周吏部侍郎。撰。

右樂類。

續唐書 卷十九 經籍志

說文解字繁傳四十卷。南唐書省校書郎徐鉉傳。校書郎朱翱反切。

說文解字韻譜十卷。南唐書省校書郎徐鉉撰。

英公字原一卷。南唐書省校書郎徐鉉撰。

林氏小說二十卷。南唐書省校書郎徐鉉撰。

汗簡三卷。目錄敘略一卷。佩觿三卷。周宗正丞兼國子書學博士洛陽縣志。魏徵撰。

斥顏師古正俗七篇。吳兢撰。

右小學類。

乙部史錄。

漢書校記。無卷數。南唐書省校書郎徐鉉撰。

後漢書辨駁。無卷數。楚水部員外郎連州石文德撰。

唐書二百卷。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等撰。

右正史類。

歷代年譜二卷。南唐書省校書郎徐鉉撰。

續通歷十卷。南唐書省校書郎徐鉉撰。

續帝王鏡略一卷。南唐書省校書郎徐鉉撰。

兩漢至唐年紀一卷。宗正少卿李匡文撰。

唐統紀一百卷。吳中書舍人翰林學士陳澧撰。

唐年通錄六十五卷。晉史館修撰。唐史館撰。

右編年類。

宣宗懿宗僖宗昭宗四朝實錄。無卷數。長興三年。準史館奏修。

獻祖懿祖太祖紀年錄。史官撰。

莊宗實錄三十卷。監修趙鳳。史官撰。

明宗實錄三十卷。監修趙鳳。史官撰。

末帝實錄十七卷。史官撰。

烈祖實錄二十卷。元宗實錄二十卷。南唐書省校書郎徐鉉撰。

右實錄類。

梁太祖實錄三十卷。梁史館撰。

朱梁興創遺編二十卷。梁史館撰。

蜀高祖實錄三十卷。蜀監修官李昊撰。

蜀後主實錄八十卷。蜀監修官李昊撰。

王氏開國記十卷。蜀史官修撰。辛寅通撰。

前蜀書四十卷。蜀監修國史李昊撰。

前蜀記事二卷。蜀文思殿大學士毛文錫撰。

後蜀記事十卷。蜀直史館太常博士董道撰。

廣政雜錄。無卷數。後蜀梓州軍府判官何光遠撰。

成都理亂記八卷。前應運令。蜀文思殿大學士毛文錫撰。

閩中實錄十卷。周揚州水貞令。蜀文思殿大學士毛文錫撰。

閩王列傳一卷。蜀文思殿大學士毛文錫撰。

閩王事跡一卷。蜀文思殿大學士毛文錫撰。

三楚新錄三卷。桂州修仁令。蜀文思殿大學士毛文錫撰。

湖南故事十卷。蜀文思殿大學士毛文錫撰。

五國故事二卷。蜀文思殿大學士毛文錫撰。

晉高祖實錄三十卷。出帝實錄二十卷。晉監修實正。漢監修蘇遵撰。

漢高祖實錄十七卷。漢監修蘇遵撰。

漢隱帝實錄十五卷。漢監修蘇遵撰。

周太祖實錄三十卷。周監修官。周監修官撰。

周世宗實錄四十卷。周監修官。周監修官撰。

右偽史類。

唐功臣列傳三十卷。平章事兼修國史李德裕撰。

金鑿密記五卷。翰林學士。南唐書省校書郎徐鉉撰。

唐春秋三十卷。南唐書省校書郎徐鉉撰。

大唐補記三卷。南唐書省校書郎徐鉉撰。

大唐新纂十三卷。楚水部員外郎。南唐書省校書郎徐鉉撰。

開元天寶遺事四卷。周太子少師。南唐書省校書郎徐鉉撰。

僖昭莊三朝聞見錄八卷。無名氏撰。

莊宗台禍記一卷。中書舍人。南唐書省校書郎徐鉉撰。

- 中朝故事二卷。南唐徐中。
- 南唐烈祖開基誌十卷。南唐滁州刺史王鈞撰。
- 南唐近事三卷。江表志三卷。南唐校書郎。
- 江南錄十卷。南唐翰林學士徐鉉等撰。
- 江南餘載二卷。南唐無名氏撰。
- 鈞礪立談一卷。南唐校書郎。
- 吳錄二十卷。南唐史館修撰高遠等撰。
- 吳錄二十卷。吳中書舍人翰林學士陳溶撰。
- 泥上英雄小錄二卷。吳信部口。
- 江淮異人錄二卷。南唐內史吳淑撰。
- 金華子雜編三卷。南唐大理司直劉崇遠撰。
- 廣陵妖亂志三卷。乾寧會稽錄一卷。晉陽鄭珪撰。
- 泮水滔天錄一卷。左拾遺王振撰。
- 耳目記二卷。劉氏撰。
- 燉煌新錄一卷。沙州傳會無名氏撰。
- 濟宮故事十卷。周太子校書郎余知古撰。
- 蜀桂堂編事二十卷。要錄十卷。蜀楊九經緯略一百卷。蜀監修國史李昊撰。
- 前蜀十在一卷。蜀員外郎林暉著。
- 北史治亂記。蜀內侍監嚴道美撰。
- 吳越備史九卷。吳越學士范綱撰。
- 忠懿王勳業志。錢氏戊申英政錄。無卷數。吳越安晉太康平吳記一卷。周吏部尚書張昭撰。
- 晉朝陷蕃記四卷。晉翰林范質撰。
- 賈氏談錄一卷。南唐中書舍人張洎撰。
- 賈氏備史六卷。漢諫議大夫賈諱撰。
- 右雜史類。
- 制敕新編三十卷。御史中丞盧損等編。

- 國典。無卷數。南唐內史舍人徐鉉撰。
- 雜說一百篇。南唐後成通後麻制一卷。蜀翰林學士毛文安撰。
- 書儀二卷。太常卿劉岳等撰。
- 長興制集四卷。無名氏撰。
- 顯德制詔一卷。無名氏撰。
- 中華古今注三卷。太常卿馬。撰。
- 典儀三卷。城中書侍郎張洎撰。
- 梁宣底八卷。無名氏撰。
- 書目一卷。蜀主王行撰。
- 坤儀令一卷。蜀主王行撰。
- 青宮載筆二十卷。金行啟運錄二十卷。蜀翰林學士史館故事錄三卷。周史官撰。
- 玉堂閒話。無卷數。周太子少師王仁裕撰。
- 江南登科記一卷。南唐進士樂史撰。
- 五禮儀鑑。無卷數。曲臺奏議二十卷。周諫書監陳均田撰。
- 右政事類。
- 大中統類十二卷。後唐以前行用。無名氏撰。
- 唐朝格式律令二百八十六卷。定州主簿同光刑律統類十三卷。刑部尚書盧。撰。
- 刪定格令五十卷。吳王揚行密。撰。
- 昇元條三十卷。南唐制詔法官及尚書刪定。
- 梁新定格式律令一百三卷。梁太常卿李。撰。
- 刑律總要十二卷。梁大理卿李。撰。
- 疑獄三卷。晉中書侍郎中書門下平章事和凝撰。
- 重定法書一百四十八卷。周侍御史盧。撰。
- 大周刑統二十一卷。周御史知雜事張凝等編集。

大周續編二卷。周侍御史盧億等撰。

右法令類。

秦中歲時記一卷。登下歲時記一卷。唐部郎中

歲華紀麗四卷。韓詩。

歲時廣記。無卷數。南唐內史舍人徐鉉撰。

右時令類。

地里指掌圖一卷。蜀祝安

方輿記一百二十卷。南唐內史舍人徐鉉撰。

嶺表錄異三卷。廣州司馬劉恂撰。

蜀程記一卷。峽程記一卷。蜀平章事

洞天福地記一卷。青城山記一卷。武夷山記一卷。蜀崇真館大學士杜光庭撰。

南行記三卷。周王仁裕撰。

浙海潮論兼明錄二篇。吳越僧贊寧撰。

海外使程廣記三卷。南唐如京使章惇撰。

右地理類。

丙部子錄。

法語二十卷。南唐進士劉勣撰。

質論十餘篇。南唐內史舍人徐鉉撰。

格言五卷。後述三卷。南唐中書侍郎韓熙載撰。

孝悌錄二十卷。唐孝悌錄十五卷。南唐進士樂史撰。

右儒家類。

道德經疏節解四卷。蜀諫議大夫知制誥喬彞撰。

陰符經注一卷。廣成義八十卷。蜀崇真館大學士杜光庭撰。

參同契分章通真義三卷。明鏡圖訣一卷。後蜀守尚書同館員外郎彭曉撰。

化書六卷。南唐諫議大夫

三要三篇。南唐尚書左僕射黃損撰。

右道家類。

致禮書十卷。唐宰相朱朴撰。

雜說二卷。南唐後主撰。

治書五十篇。南唐著作郎

長短經十卷。蜀梓州趙

兼明書五卷。太學博士

東壁出言三卷。蜀翰林學士

讀古闕文一卷。南唐宰相

孫晟撰。

兩同書二卷。蜀壁子十卷。

淮海寓言七卷。說書五卷。吳越書

章子三卷。吳越蘇州刺史

駁董仲舒春秋繁露二篇。難王充論衡三篇。證蔡邕獨斷四篇。吳越僧贊

質疑論。無卷數。南唐翰林學士徐鉉撰。

漆經。無卷數。南唐翰林學士徐鉉撰。

百悔經。無卷數。蜀風閣散人劉乙撰。

自然經五卷。蜀少府監王羽撰。

右雜家類。

三水小牘三卷。魯山令金

雲仙散錄一卷。金城進士

耳目記一卷。劉氏

祕閣閒談五卷。南唐翰林學士徐鉉撰。

稽神錄六卷。南唐翰林學士徐鉉撰。

開顏集三卷。校書郎周文規撰。

唐摭言十五卷。南唐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王定保撰。

廣輿言十五卷。南唐翰林學士何夔撰。

紀聞談三卷。蜀潘道

野人閒話。無名氏

續野人閒話。無名氏

鑑戒錄十卷。後蜀普州軍事判官何光遠撰。

錄異記八卷。蜀崇真館大學士杜光庭撰。

續唐書 卷十九 經籍志

虬鬚客傳一卷。對準真館大學。士杜光庭撰。

金坡遺事。逢辰錄。奉藩書。均無卷數。吳越世子孫惟演撰。

青雲總錄。青雲新錄。南部新書。洞微志一百三十卷。吳越皮氏見開錄五卷。妖怪錄五卷。吳越丞相皮光業撰。

葆光錄三卷。吳越陳資撰。

資談六十卷。吳越蘇州推官范質撰。

金谿閒談十二卷。國史中侍御史劉山撰。

北夢瑣言二十卷。荆南黃州刺史孫光憲撰。

晉陽見聞錄。無卷數。北漢中書舍人王保衡撰。

王氏見聞錄。入洛記一卷。周太子少師王仁裕撰。

右小說家類

花經一卷。吳瑛撰。

茶譜一卷。對文思殿大學士毛文錫撰。

竹譜三卷。吳越世子錢昱撰。

宿譜十卷。吳越曾贊撰。

水族加恩簿一卷。吳越功德列官毛勝撰。

蠶書。無卷數。荆南黃州刺史孫光憲撰。

右農家類

青雜立成麻四卷。唐司天監朱奉奏上。

齊政麻。無卷數。南唐麻官撰。

中正麻。無卷數。南唐麻官陳承勳撰。

武成永昌麻二卷。正象麻經一卷。蜀司天監胡秀林撰。

極衍一卷。後蜀司天監周傑撰。

調元麻二十一卷。晉司天監趙仁錫等撰。

顯德欽天麻十五卷。晉明殿學士王朴撰。

右陰陽家類

筆訣三卷。後蜀韓竹隱士姜道撰。

古君臣象三卷。後蜀翰林院候張致撰。

續唐書 卷十九 經籍志

二〇三

續唐書 卷十九 經籍志

射書十五卷。南唐內史會人徐錯撰。

射法一卷。南唐會書左僕射黃損撰。

金谷園九局譜一卷。南唐翰林學士徐鉉撰。

右藝術類

事類賦三十卷。南唐內史會人陳諤撰。

古今韻會五百卷。後蜀起居舍人陳諤撰。

四庫韻對四十卷。後蜀起居舍人陳諤撰。

備忘小鈔十卷。後蜀文谷撰。

續事始五卷。蜀馮鑑撰。

鴻漸學記一千卷。翠書麗藻一千卷。蜀府朱遵度撰。

尚食堂食典一百卷。後蜀無名氏撰。

諸史提要十五卷。吳越錢端蒙撰。

蒙求二卷。李瀚撰。

清異錄四卷。晉翰林承旨陶穀撰。

右類書類

食性本草三卷。南唐陳士真撰。

蜀本草圖經二十卷。後蜀翰林學士韓保昇撰。

本草括要詩三卷。後蜀張文懿撰。

寶藏暢微論三卷。南唐軒轅遂撰。

右醫家類

六壬翠羽歌一卷。長興中僧令譽撰。

六壬軍醫式三卷。太乙時紀陰陽二遷立成麻二卷。南漢胡萬增補玉管照神經十卷。南唐丞相宋齊邱撰。

希夷先生龜鑑一卷。周處士陳搏撰。

右術數類

胎息秘訣一卷。唐僧道化撰。

論氣正訣一卷。南唐國子祭酒何溥撰。

續唐書 卷十九 經籍志

二〇四

二〇三

續唐書 卷十九 經籍志

二〇五

王氏神仙傳四卷。墟城集仙錄十卷。崇道記一卷。混元圖十卷。傳受年載記一卷。元門樞要十卷。道門樞要一卷。兼明書十二卷。仙傳拾遺四十卷。規書一卷。道教靈驗記二十卷。

歷代帝王崇道記一卷。古今類聚年譜圖一卷。東瀛子一卷。南唐中書舍人徐舍人撰。

還丹歌一卷。蜀朱通撰。太平經十三篇。吳道士閻邱宗鏡錄一百卷。抱一子一卷。心賦一卷。感通賦一卷。吳越僧贊三教事跡。無卷數。吳越僧贊高僧傳三十卷。慧嶺聖賢錄一百卷。僧史略三卷。吳越僧贊舍利塔記一卷。南唐戶部侍郎高越撰。佛國記。無卷數。周禮部右仙釋類。

丁部集錄。李後主集十卷。南唐後主撰。千餘首。無卷數。紫府集。南唐王從榮撰。詩集四卷。唐宰相李光遠撰。文集三卷。太子少傅金門集十卷。李琪撰。白沙集十卷。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琪撰。鼎國詩三卷。後唐李政餘集五卷。羅紹威撰。盧士衡集一卷。同光中進士閣中集十卷。南唐王徐鍾山集二十卷。南唐司徒李祀元集三卷。南唐丞相宋文集六卷。南唐丞相宋擬議集十五卷。南唐中書舍人文集五卷。南唐右僕射蔡陽集十卷。南唐中書舍人撰。

衡山集七卷。南唐連州刺史徐常侍撰。文集十五卷。南唐中書舍人徐舍人撰。詩一卷。南唐中書舍人徐舍人撰。徐舍人集十卷。南唐中書舍人徐舍人撰。梅嶺集五卷。南唐進士成四六集一卷。南唐虛白文集。無卷數。南唐陽春集一卷。南唐平章事金龜集二卷。南唐水部員外郎前楚覽古詩一卷。南唐先伍喬詩一卷。南唐考功員外碧雲集二卷。南唐李中撰。陳尚伯詩十卷。南唐處士處士集。無卷數。南唐孟一之詩一卷。南唐鍾山集一卷。南唐王詩集一卷。南唐江唐風集三卷。南唐翰林學士小東里集三卷。南唐廣東里集四十卷。南唐游藝集。登龍集十卷。南唐從軍稿二十卷。南唐筆耕二十卷。南唐冥搜集二十卷。南唐翰林學士孫伯魚集三卷。南唐孫訪撰。沈子文詩一卷。南唐沈彬撰。歐陽集三十卷。南唐歐陽延百一集二十卷。南唐歐陽延聲書十卷。南唐解聲書五卷。南唐陵陽集五卷。南唐大紀賦一卷。南唐翰林學士詞制歌詩二十卷。南唐成表三十卷。南唐張策撰。表奏十卷。南唐張策撰。歌詩三卷。南唐牛繼嗣撰。

續唐書 卷十九 經籍志

續唐書 卷十九 經籍志

續唐書 卷十九 經籍志

續唐書 卷十九 經籍志

續唐書 卷十九 經籍志

續唐書 卷十九 經籍志

續唐書 卷十九 經籍志

續唐書 卷十九 經籍志

續唐書 卷十九 經籍志

續唐書 卷十九 經籍志

續唐書 卷十九 經籍志

續唐書 卷十九 經籍志

續唐書 卷十九 經籍志

續唐書 卷十九 經籍志

續唐書 卷十九 經籍志

續唐書 卷十九 經籍志

續唐書 卷十九 經籍志

續唐書 卷十九 經籍志

續唐書 卷十九 經籍志

續唐書 卷十九 經籍志

續唐書 卷十九 經籍志

續唐書 卷十九 經籍志

續唐書 卷十九 經籍志

續唐書 卷十九 經籍志

續唐書 卷十九 經籍志

西園集十卷。昌城後寓集十五卷。均翰林學士。毛文公撰。
 玉堂集二十卷。翰林學士。李德裕撰。
 玉堂集。無卷數。翰林學士。李德裕撰。
 瓊花集五卷。集二十卷。箋表一卷。均平章事。李德裕撰。
 羅子善詩十卷。延壽撰。
 龍吟集三卷。懷秦賦一卷。南冠集。長樂集十卷。均司徒同平章事。李德裕撰。
 張演詩一卷。司徒同平章事。李德裕撰。
 樞機應用集二十卷。後司空文蔚大。李德裕撰。
 擬白居易諷諫詩一卷。後司空文蔚大。李德裕撰。
 唐隱居詩一卷。求讓。李德裕撰。
 桂香集一卷。南漢尚書僕射。李德裕撰。
 詩集八卷。南漢吏部郎中。李德裕撰。
 廖贊萬集一卷。唐天策府學士。李德裕撰。
 表狀一卷。唐天策府學士。李德裕撰。
 徐東野集一百卷。徐仲雅撰。唐天策府學士。李德裕撰。
 劉休明集一卷。劉昭撰。唐天策府學士。李德裕撰。
 錦樓集一卷。王錢元瑞撰。唐天策府學士。李德裕撰。
 政本集十卷。錢似撰。唐天策府學士。李德裕撰。
 前集五十卷。後集五十卷。貴籍更自序述傳一卷。式卿文稿二十卷。吳越彭武軍節度使。錢似撰。
 金剛藏州西垣制集一百五十卷。錢似撰。
 典範集三十卷。吳越世子儲。錢似撰。
 吳江應用集二十卷。林鼎撰。吳越丞相。錢似撰。
 鹿門家鈔詩咏。無卷數。吳越丞相。錢似撰。
 內庭集一卷。香奩集一卷。均高公前翰林學士。錢似撰。
 中樂集。白巖集十卷。均翰林學士。錢似撰。
 泉山秀句集三十卷。黃滔撰。錢似撰。

表記奏牘三百篇。國殿中侍御史陳曉撰。
 探龍集一卷。釣磯集八卷。賦五卷。均掌書記。梁震撰。
 荆臺隱士文集一卷。荆南進士。梁震撰。
 荆臺集。橘齋集。玩筆備集。翠湖編。均無卷數。荆南節度使孫光憲撰。
 武庫集五十卷。符少府監。孫光憲撰。
 丁年集。無卷數。符翰林學士。孫光憲撰。
 居龍集五卷。南金集五卷。符右諫議大夫。孫光憲撰。
 賦一卷。符宰相。孫光憲撰。
 鄭雲夏詩二卷。符處士。鄭雲夏撰。
 法喜集。無卷數。周禮部尚書。孫光憲撰。
 游藝集五十卷。演論集五十卷。和成績集一百卷。均侍中和。孫光憲撰。
 屈仲隱集十卷。屈處士。孫光憲撰。
 乘輅集五卷。西江集一百卷。周太子少師。王仁裕撰。
 文集十卷。周翰林承旨。王仁裕撰。
 艸堂集三十卷。周修撰。王仁裕撰。
 馮道集十卷。周宰相。馮道撰。
 宮詞一卷。周在樂天。王仁裕撰。
 廣成集一百卷。壺中集一百卷。蜀道士杜光庭撰。
 禪月集二十五卷。巨岳集一千首。蜀僧貫休撰。
 處默詩一卷。蜀僧。貫休撰。
 玉壘集十卷。蜀僧。貫休撰。
 碧雲集一卷。蜀僧。貫休撰。
 內典集一百五十卷。外學集四十九卷。吳越僧贊寧撰。
 白蓮集十卷。利南僧贊寧撰。
 右別集類。
 諫書八十卷。大唐直學士。孫光憲撰。
 諫奏集七卷。南唐勳政殿學士。孫光憲撰。
 玉堂遺範三十卷。太子少傅。李琪撰。

東漢文類三十卷 實錄

唐諫諍集十卷 趙元振撰

蜀國文英八卷 蜀學士劉

賦苑二百卷 南唐中書省

續本事詩三卷 吳處常

國風總類五十卷 周太子少師

煙花集五卷 蜀主王

又元集三卷 蜀平章

廖氏家集一卷 蜀光祿府學士

才調集十卷 蜀監察御史

十僧詩選 無名氏撰 唐

花開集十卷 蜀少卿

右總集類

續唐書卷二十

食貨志

自太史公為平準書而班史述食貨志於是後之作史者若續漢若晉若隋若唐皆志食貨焉食貨之名蓋本諸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王者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置廩井以安之通貨財以富之總土地所生料山澤之利書言奏庶鮮食懋遷有無皆因其所利而導之順其所欲而化之不違農時不竭民力此五帝三皇垂之教也周官太府掌九貢九賦之法誠以國家經用自有權衡即取之於民而上下相安者取之有道用之有節故耳由漢至隋詳於各史唐都長安而關中素稱沃野然土地甚狹所入賦稅不足以給國用自天寶以來大盜橫行方鎮屢叛兵革不息用度日煩兼以驕君暗主壞亂經常由是聚斂之臣進而財利之說興為兼井為兩稅至於鹽鐵轉運屯田和糶錢錢括苗推利借商進奉獻助弊端百出以至於亡及莊宗平梁任吏入孔謙為租庸使峻法厚斂剝民奉公民產既竭軍食遂虧加以荒歉頻仍兵戈迭起不數年間遂致顛覆南唐地小年促又不足言矣舊史殘闕今姑錄其一二焉

同光三年春二月魏府小菽豆稅每畝減放三升城內店肆園圃比來無稅頃因僞命遂有配徵後來

以所徵物色添助軍裝衣賜將令通濟宜示於蜀今據緊慢去處於見輸稅絲上每兩作三等酌量納錢收市軍裝衣賜其絲仍與除放其年閏二月吏部尙書李琪上言請賦稅不以折納為事一切以本色輸官又不以紐配為名止以正稅加納敕曰本朝征料惟配有兩稅至於折納當不施為宜依李琪所請應逐悅合納錢物斛斗鹽錢等宜令租庸使指揮並準元徵本色輸納不得更改若合有改移即須具事由聞奏

天成元年夏四月敕應納夏秋稅先有省耗每斗一升今後止納正稅數不量省耗

天成四年夏五月戶部三京鄴都諸道州府逐年所徵夏秋稅租兼鹽麴折徵諸般錢穀起徵各視其地節候早晚分立限期其月敕百姓今年夏苗委人戶自通供手狀具頃畝多少五家為保委無隱漏撥連

狀本州具狀送省州縣不得迭差人檢括如人戶隱欺許令陳告其田倍令并徵

長興二年夏六月敕委諸道觀察使屬縣於每村定有力人戶充村長村人議有力人戶出剩田苗補貧

下不迫肯者即具狀徵收有詞者即排段檢括自今年起為定額有經災沴及逐年通處不在此限

長興三年冬十二月三司奏請諸道上供稅物充兵士衣賜不足其天下所納斛斗及錢除支贍外請依

時折納綾羅絹帛從之

昇元三年春正月丙申詔曰比者干戈相接人無定主地蕪而不藝桑隕而弗蠶衣食日耗朕甚憫之其

嚮風面雨者有司計口給食願耕種者授之土田仍復三歲租役於晴仁不異遠化無滯邇其務宜流以

稱朕意其年夏四月癸未大赦境內百官進位將士勞賜有差民三年蕪桑及三千本者賜帛五十四每

丁墾田及八十畝者賜錢二萬皆五年勿收租稅又是時田每十畝獨一畝半以充解薄

昇元五年冬十一月定民田稅分遣使者按行民田以肥瘠定其稅民間稱為平允自時江淮調兵與役

及他賦斂皆以稅錢為率

後主元年夏六月罷諸路屯田使委所屬令與常賦俱徵隨所租八十分錫一謂之率分以為慶祿諸朱

膠牙稅視是初屯田置使專掌至是罷其官而屯田佃民絕公吏之擾

同光二年春二月詔曰會計之重鹽鐵居先矧彼兩池實有豐利頃自兵戈擾攘民庶流離既場務以隱

殘致程課之虧失重茲葺理須仗規模將立事以成功在從長而就使宜令河中節度使冀王李繼麟兼

充制置安邑解縣兩池榷鹽使仍委便置一一條貫

同光三年春二月敕魏府每年所徵隨絲鹽錢每兩與減放五文逐年稟買鹽食鹽大鹽甜次冷鹽每

斗與減五十錢鹽與減三十

天成元年夏四月敕諸州府百姓令散置鹽今後每年祇二月內一度被散依夏稅限納錢

長興四年夏五月七日諸道鹽鐵轉運使奏諸道州府鹽法條流元末一概定奪謹具如後 應食類鹽

州府省司各置權耀折博場院。應是鄉村。竝通私商與販。所有折博。竝每年人戶置鹽。竝不許將帶一斤一兩入城。侵奪權耀課利。如違犯者。一兩以上至一斤。買賣人各杖六十。一斤以上至三斤。買賣人各杖七十三斤以上至五斤。買賣人各杖八十。五斤以上至十斤。買賣人各杖二十。十斤以上。不計多少。買賣人各決脊杖二十處死。所有犯鹽人。隨行錢物。雖畜等。竝納入官。所有元本家業田莊。如是全家逃走者。即行點納。仍許般載脚戶。經過店主。竝脚下人力等。糾告等第。支與優給。如知情不告。與賣鹽人同罪。其犯鹽人。經過處地分。門司廂界巡檢節級。所由諸色關連人等。不專覺察。委本州臨時斷訖報省。如是門司廂津口捕獲私鹽。依下項等第。一半賞錢。十斤以上至五十斤。支賞錢二十千。五十斤以上至一百斤。支賞錢三十千。一百斤以上。支賞錢五十千。應食未鹽地界。州府縣鎮。竝有權耀場院。久來內外禁法。即未一概條流。應酌釀煎鹽。不計多少斤兩。竝處極法。兼許四鄰及諸色人等。陳告等第。支給賞錢。欲指揮此後犯一兩已上至一斤。買賣人各杖六十。一斤已上至二斤。買賣人各杖七十二斤已上至三斤。買賣人各杖一年。三斤已上至五斤。買賣人各杖二年。五斤已上。買賣人各決脊杖處死。如是收到蘇土鹽水。即委本處煎鍊鹽數。準條科斷。或有已曾違犯。不至死刑。經斷後。公然不懼條流再犯者。不計斤兩多少。所犯人竝處極法。其有權耀場院員寮節級人力煎鹽池客窺戶般鹽船押綱軍將衙官稍工等。具知鹽法。如有公然偷盜官鹽。或將貨賣。其買賣人及窩盤主人。知情不告。竝依前項刑例。五斤已上處死。其諸色關連人等。竝合支賞錢。即準京洛諸鎮條流事例施行。顯末青白等鹽。元不許界分參雜。其顯鹽先許通商之時。指揮不得將帶入未鹽地界。如有違犯。一斤一兩。竝處極法。所有隨行物色。除鹽外。一半納官。一半與捉事人充賞。其餘鹽色。未有畫一條流。其洛州并鎮定邢州管內。多北京未鹽入界。捉獲竝依京洛條流科斷。欲指揮此後。但是顯末青白諸色鹽。侵界參雜。捉獲竝準京洛條流施行。一應諸道。今後若捉獲犯私鹽。人罪犯分明。正該條流。便仰斷遣訖。若稍涉疑誤。祇須申奏取裁。天成三年秋七月。詔曰。應三京鄴都及諸道州府鄉村人戶。自今年七月後。於是秋田苗上。每畝納麴錢五文。足陌。一任百姓自造私麴。醴酒供家。其錢隨夏秋徵納。其京鄴及諸道府縣鎮坊界內。應逐年買官麴。酒戶便許自造醴酒。貨賣。仍取天成二年正月。至年終一年。逐戶計算。都買麴錢數內。十分只納二分。以充權酒錢。便從今年七月後。管數徵納權酒戶外。其餘諸色人。亦許私造醴酒供家。即不得更私賣酒。如有故違。便即糾察。勒依中等酒戶納權。其坊村一任沽賣。不在納權之限。循以麴法。殺一家於洛陽。或獻此以爲愛其人便於國。故行之。

離日久。貧下戶多。糴遇升平。便動稼穡。各務耕田。鑿井。孰能枕麴藉糠。既隨例以均攤。遂抱虛而輸納。遂成凋弊。深可憫傷。況欲致豐財。必除時病。有利之事。方切施行。無名之求。尤宜廢罷。但得日新之理。何辭夕改之嫌。應在京諸道苗畝上。所徵麴錢等。便從今年夏。竝放其麴。官中自委逐州減價一半。於在城撲斷貨賣。除在城諸人。不准私造外。鄉村人戶。或要供家。一任私造。救下之日。人甚悅之。其年秋七月。三司奏先許百姓造麴。不來官場收買。伏恐課額不逮。請復以前麴法。鄉戶與在城條法一例。指揮。仍據已造到麴。納官量支還麥本。從之。長興二年冬十二月甲寅朔。詔開鑄錢。許百姓自鑄農器什器之屬。於夏秋田畝上。每畝輸納農器錢一錢五分。同光二年。度支奏請。勝示府州縣鎮軍民商旅。凡有買賣。須使八十陌錢。二月。詔曰。錢者即古之泉布。蓋取其流行天下。布散人閒。無積滯則交易通。多貯藏則士農困。故西漢興改幣之制。立告緒之條。所以權蓄買而防大姦也。宜令所司。散下州府。常須檢察。不得令富室分外收貯。又工人銷鑄爲銅器。兼沿邊州鎮。設法鈴轄。勿令商人般載出境。其年三月。知唐州安駢安奏。市肆開點檢錢帛。內有錫鐵小錢。揀得不。少。皆是江南網商。挾帶而來。詔曰。帛布之幣。難以鉛錫。惟是江湖之外。盜鑄尤多。市肆之間。公行無畏。因是網商挾帶。舟楫往來。換易好錢。藏貯富室。實爲蠶弊。須有條流。宜令京城諸道。於坊市行使錢內。點檢雜惡鉛錫錢。竝宜禁斷。沿江州縣。每有舟船到岸。嚴加覺察。不許將雜鉛錫惡錢。往來換易好錢。如有私載。竝行收納。天成元年秋八月。中書門下奏。訪聞近日。諸道州府所賣器價貴。多是銷鑄見錢。以邀厚利。乃下詔曰。宜令徧行曉告。如原係銅器及碎銅。即許鑄造。仍令生銅器物。每斤價定二百文。熟銅器物。每斤四百文。如違省價。買賣之人。依盜鑄錢律文科斷。清泰二年冬十二月。詔御史臺。曉告中外。禁用鉛錢。如違犯。準條流處分。江南。因唐舊制。饒州置永平監。歲鑄錢。池州永寧監。建州永豐監。竝歲鑄錢。杭州置保興監。鑄錢。交泰二年秋七月。用鍾謨言。鑄大錢。以一當十。文曰。永通錢。貨。右文曰。貨。左文曰。泉。與舊錢竝行。已又鑄唐國通寶錢。二當開元錢之一。又鑄大唐通寶錢。與唐國錢通用。數年漸敝。百姓盜鑄。極爲輕小。後主三年春三月。始鑄錢。其錢之大小。如開元通寶。徐鉉篆其文。每十錢。以鐵錢六。權銅錢四。而行。逮民間止用鐵錢。遂藏銅錢。斬弗出。末年銅錢一直鐵錢十。比國亡。諸郡所積銅錢。累十七萬緡。初。主鑄唐國錢。其文曰。唐國通寶。約一千重三斤十二兩。至數年而弊生。百姓盜鑄。僅止一斤。置水上不沈。雖嚴禁不止。至是有鐵錢之議。既行至數年。物價漸增。諸郡盜鑄者頗多。而輕小。環外芒刺。不及官場。則淨。國家難以法繩之。犯者配遠郡。民權之益。乘而不止。

自狗枉過濫加刑罰。今見在三司收貯刑書。並是偽廷刪改者。兼偽廷先下諸道。追取本朝法書焚燬。或經兵火所遺。皆無舊本節目。只定州敕庫有本朝法書具在。請敕定州節度使。速寫副本進納。庶刑法令式。並合本朝舊制。從之。未幾。定州王都進納唐朝格式律令。凡二百八十六卷。

同光二年春二月。刑部尚書盧損奏。纂集同光刑律統類。凡一十三卷。上之。

同光二年夏六月己巳。敕御史臺河南府行臺馬步司左右軍巡院。見禁囚徒。據罪輕重。限十日內。並須決遣申奏。仍委四京諸道府。見禁囚徒。宜疏決不得淹停。兼恐內外刑勢官員。私自寄禁。切要止絕。俾無冤滯。

同光三年夏五月己未。敕三京諸道州府。所禁罪人。如無大過。速令疏決。不得淹滯。六月甲寅。敕刑以秋冬。雖關惻隱。罪多連累。翻慮滯淹。若或十人之中。止為一夫抵死。豈可以輕附重。禁錮逾時。言念哀矜。又難全廢。其諸司囚徒。罪無輕重。並宜各委本司。據罪詳斷申奏。輕者即時疏理。重者候過立春。至秋分後。然後行法。如是事繁軍機。須令嚴令。或謀惡逆。或蓄奸邪。或行劫殺人。難於留滯。並不在此限。

天成元年冬十一月庚申。敕天下州使繫囚。除大辟罪以上。委所在長吏。速推勘決斷。不得旁迫證對。經過食宿之地。除當死刑外。並仰釋放。兼不許懲治。

續唐書卷二十一

刑法志

唐之律書。因隋之制。用齊律十二篇舊名。一曰名例。二曰衛禁。三曰職制。四曰戶婚。五曰厩庫。六曰擅興。七曰盜賊。八曰關訟。九曰詐僞。十曰雜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斷獄。其制刑名。五。一曰死。乃古大辟之刑也。二曰流。書云。流宥五刑。謂不忍殺戮而宥之於遠。三曰徒。徒者。奴也。蓋奴辱之。周禮云。其奴男子入於罪。隸任之以事。置之園土而教之。量其罪之輕重。有年數而舍之。四曰杖。杖者。持也。可持以擊也。五曰笞。笞之為言恥也。凡過之小者。捶撻以恥之。漢用竹。後世更以楚。書曰。仆作教刑。是也。自隋以前。死刑有五。曰絞。絞。斬。梟。裂。而流。徒之刑。鞭笞兼用。數皆踰百。至隋始定死刑為二。曰斬。曰絞。除其梟首。輻裂之。流徒各除其鞭笞。唐皆因之。及至偽梁篡位。妄自更張。重刊定律三十卷。格十卷。式二十卷。目錄十三卷。律疏三十卷。凡五部。共一百三篇。目為新定格式律令。皆係贗貨。濫刑。刪改舊制。莊宗滅梁之歲。即敕臣下纂集同光刑律統類。凡一十三卷。俱合唐朝舊制。庶刑令式有所遵循。爰約述其詔敕云。

續唐書 卷二十一 刑法志

二二三

同光元年冬十一月。御史奏當司刑部大理寺。本朝法書。自朱溫僭逆。刪改字條。或重貨財。輕入人命。或

續唐書 卷二十一 刑法志

二二五

丑。詔有司及天下州縣。於律令格式六典中。錄本局公事書於廳壁。令其遵行。六月壬午。詔天下州府斷獄。先於案牘之上。坐所該律令格式及新敕。然後處分。八月丁卯。敕三京諸道州府刑獄。近日訪問。依前禁繫人多不旋決。諸道宜令所在各委長吏。專切推窮。不得復有淹滯。四月。前洪州錄事參軍崔琮上言。諸道獄囚。恐不依法拷掠。或不勝苦致斃。翻以病聞。請置病囚院。兼加醫藥。中書覆云。有罪當刑。仰天無恨。無病致斃。沒地埋冤。然死灰而必在至仁。照覆盆而須資異鑑。書著欽哉之旨。禮標例也之文。因彰善於泣辜。更推恩於扇暘。所謂置病囚院。望依仍各委長吏。專切經心。或有病囚。當時遣醫人診候治療。後據所犯輕重決斷。如敢故違。致病囚負屈身亡。本處官吏。竝加嚴斷。每至五日。一度差人洗刷枷匣。長興三年春正月戊申。大理正張居瑑上言。所頒諸州新定格式律令。請委逐處各差法直官一人。專掌檢討從之。

應順元年春二月戊午。詔應三京諸道州府。繫囚據罪輕重。疾速斷遣。比來停滯。須奏取裁。不便區分。故為留滯。今後凡有刑獄。據理斷遣。如有救推。按理合奏。聞不在此限。

清泰元年夏五月丁丑。詔在京諸獄。及天下州府見繫罪人。正當暑毒之時。未免拘囚之苦。誠知負罪。特軫予懷。恐法吏生情。滯於決斷。詔至所在長吏。親自慮輕重。疾速斷遣。無淹滯。

清泰二年春正月乙巳。中書門下奏。遇干春節。凡刑獄公事奏覆。候次月施行。今後請重繫者。即候次月。輕繫者。即節前奏覆決遣。從之。

昇元六年秋九月庚寅。頒昇元刪定條。烈祖自為吳相。興利除害。變更舊法甚多。及即位。命法官及尚書。刪定為昇元條三十卷。至是行之。

續唐書卷二十二

岐世家第一

李茂貞。深州博野人也。本姓宋。名文通。祖鐸。父端。乾符中。文通為博野軍卒。黃巢犯關。鄭畋以博野軍遣其擊賊。以功自陝長遷軍校。光啓元年。朱玫反。僖宗出居興元。玫遣王行瑜攻大散關。文通敗之於大散關。明年。玫遂敗死。文通以功自扈。都頭拜武定軍節度使。賜姓李。名茂貞。僖宗親為製字曰正臣。扈歸。李昌符擁兵於岐下。遣茂貞追擊。殺昌符。以功拜鳳翔右節度使。大順元年。封隴西郡王。二年。樞密使楊復恭得罪奔山南。與楊守亮據興元。茂貞與王行瑜討平之。詔以宰相徐元若鎮興元。茂貞遠。詔表其假子繼徽為留後。堅請施鉞。昭宗不得已而授之。自是茂貞恃勳恣橫。擅兵窺伺。頗干朝政。昭宗不勝其逼。欲加討伐。乾寧初。命宰相杜讓能調發軍旅。師未越境。為茂貞所敗。茂貞乘勝進屯三橋。京師大震。士庶奔散。天子乃誅兩樞密以謝之。茂貞嚴兵不解。抗言讓能之罪。誅之方能。於是貶讓能雷州司戶參軍。賜死。茂貞乃罷兵。及韋昭度。李谿為相。茂貞聽邪說。復沮其事。詔報曰。軍旅之事。吾則與藩臣圖之。朝廷命相。出自朕懷。又請授王珙河中節度使。詔報曰。太原表先至。已許王珂。不可追改。乾寧二年五

月茂貞與王行瑜、韓建稱兵入覲。京師震恐。天子御樓待之。抗表請殺宰相韋昭度。李谿以謝天下。移王珙於河中。既還。留其假子繼鵬宿衛。即閔珪也。時武皇上表請討三鎮。以寧關輔。是歲七月。太原之師至河中。繼鵬與行瑜弟行實等爭劫昭宗出奔。京師大亂。昭宗出居於石門。是月。武皇至渭北。遣副使王瓌奉表行在。昭宗以武皇為行營都御史。進討邠岐。茂貞懼。斬繼鵬。繼鵬上表待罪。昭宗原之。武皇曰。不誅茂貞。關輔無由寧謐。時附茂貞者。奏云。若太原盡殄邠岐。必入關輔。京師憂未艾也。乃詔武皇與茂貞和。及行瑜誅。武皇班師。茂貞怨望。驕橫如故。明年五月。制授茂貞東川節度使。仍命通王。覃王治禁軍於關下。如茂貞遠。即討之。茂貞懼。將赴鎮。王師至。與平。夜自贊。茂貞因出乘之。官軍大敗。車駕倉猝出幸華州。茂貞之衆。因犯京師。焚燒宮室。大掠坊市。自此長安大內。盡為兵墟矣。四年。昭宗復命宰相孫偃統軍進討。韓建諫止。令茂貞上章請雪。光化中。加茂貞尚書令。封岐王。令其子繼筠以兵宿衛。天復元年十月。朱全忠攻同。華。勢逼京師。十一月六日。繼筠與中尉韓全誨。劫昭宗幸鳳翔。茂貞遂與全誨矯詔。徵兵天下。將討全忠。宰相崔胤召全忠。引四鎮之兵。屯於岐下。重溝復壘。逾年。茂貞每戰輒敗。閉壁不敢出。城中薪食俱盡。自冬及春。雨雪不止。民凍餓死者。日以千數。米斗直錢七千。至燒人屎煮尸而食。父自食其子。人有爭其肉者。曰。此吾子也。汝安得而食之。人肉斤直錢五百。父甘食其子。而人肉賤。於狗。天子於宮中設小磨。遣官人自磨豆麥以供御。自後宮諸王十六宅。凍餓而死者。且三四。城中相與。邀遮茂貞。求路以為生。茂貞窮迫。謀以天子與梁。以為解。昭宗謂茂貞曰。朕與六宮。一日食粥。一日食不托。安能不與梁和平。時茂貞山南諸州。盡為王建所陷。涇。原。秦。隴。邠。鄜。延。夏。皆降於梁。茂貞獨據孤城。內外援絕。正月。乃請車駕還京。與梁約和。斬韓全誨等二十餘人。傳首梁軍。梁圍乃解。天子雖得出。然梁遂劫東遷。而唐亡。茂貞非惟亡唐。亦自困矣。茂貞懼梁復討。請藩尚書令。許之。及全忠篡位。諸侯之疆者。皆相次稱帝。獨茂貞不敢。乃與王建會兵於太原。志圖興復。竟無成功。茂貞疆土危蹙。不遂僭竊之志。但開岐王府。置官屬。目妻為皇后。鳴常扇。視朝宣令。一如王。尚行昭宗之正朔焉。茂貞居岐。以寬仁愛物。民順安之。皆以地狹賦薄。下令推油。因禁城門無納松薪。以其可為炬也。有優者謂之曰。臣請并禁明月。茂貞笑而不怒。初。茂貞破楊守亮。取興元。而邠。鄜。坊。皆附之。其地有岐。隴。涇。原。渭。武。秦。成。階。鳳。邠。寧。慶。衍。鄜。坊。丹。延。梁。洋。凡二十州。其被梁圍。興元入於蜀。天祐四年。已後。邠。寧。鄜。坊。入於梁。秦。鳳。階。成。又入於蜀。至天祐十九年。間。所有七州而已。茂貞鼠形多智數。軍旅之事。一經耳目。無忘之者。性至寬。有部將符昭者。人咸告其謀變。茂貞親至其家。去其爪牙。燕寢經宿而還。軍士有鬪而訴者。茂貞曰。嗔令公一碗不托。與爾和解。遂致上下服之。尤善事母。母終。哀毀幾滅性。聞者嘉之。但御軍整衆。都無紀律。嘗食則遣庖廚。往往席地而坐。內外持管鑰者。亦呼為司空太保。與夫細柳。大樹之威名。蓋相去遠矣。莊宗已破梁。茂貞稱岐王。上殿賀之。以季父行自處。及聞入洛。懼不自安。乃上表稱臣。尋遣其子從職來朝。莊宗詔茂貞仍

從職。茂貞之長子也。天復中。自秦王府行軍司馬檢校太傅出為涇州兩使留後。茂貞承制拜彰義軍節度使。及莊宗平梁。茂貞令從職入覲。加兼中書令。俄而茂貞薨。拜鳳翔節度使。同光三年九月。以魏王繼岌伐蜀。詔充供軍轉運應接使。四年正月。對平。繼岌命部署王衍一行東下。至岐。監軍使柴從厚不與符印。促令赴關。從職至華下。聞莊宗之難。歸鎮。明宗入立。詔誅從厚。從職以軍民不擾。從厚之力也。上表論救。時議嘉之。天成元年五月。制落復起。加檢校太師。其年九月。敕曰。李從厚等。世聯宗廟。任重藩宣。慶善有稱。忠勤甚著。既預維城之列。宜新定體之文。是降寵光。以降悼敘。俾煥成家之美。貴從猶子之規。宜於職。照上稱從。自長興元年。明宗有事於南郊。從職入覲。禮畢。移鎮洋州。四年。復入覲。改天平軍節度使。及末帝起兵於岐。盡取從職家財器仗。以助軍需。末帝離岐。吏民扣馬。乞以從職為帥。許之。清泰初。即以從職復為鳳翔節度使。仍封秦國公。保大四年冬。卒於鎮。年四十有九。從職少敏悟。善筆札。工畫。性柔和。無節操。常莊宗新有天下。因入覲。獻寶裝針珥於皇后。時以為佞。但進退開雅。慕士大夫之所為。有請謁者。無賢不肖。皆盡其敬。以其昆仲開第六。官至中書令。世謂之六令公。鎮於岐山。前後二紀。每花繁月朗。必陳勝會。以賞之。客有因於酒者。雖吐茵墮帽。而無厭色。左右或有過。未嘗笞責。先人泝。隴之閒。有田千頃。竹千畝。恐奪民利。不令理之。致岐陽父老。再陳借寇之言。良有以也。子永吉。歷數鎮行軍司馬。述曰。唐綱不振。藩鎮爭雄。茂貞不能抵禦大敵。竟敢犯亂京師。遂致天子蒙塵。諸王餓殍。厥罪大矣。惟其志在滅梁。奉唐正朔。始終不改。及莊宗入洛。奉表稱臣。鎮於岐下。再世相承。以諸國類推。何遑非荆南之匹。舊史列於世襲傳首。是矣。新修史記十國世家。進南平而舍岐。豈非不平之事哉。今特著為世家書首。

秦畢居東塘。行密入廣陵。並外秦之粟以食居民。即日米價減至三千。十一月。蔡賊孫儒以衆萬人自淮西奄至。還據外秦。行密輜重牛羊軍食未入城者。皆爲儒所有。秦畢來自東塘。與儒軍合。自是西門之外。復爲敵境矣。初。呂用之遇行密於天長。給行密曰。用之有白金五十錠。瘞於所居之廡下。寇平之日。願備將士倡樓一醉之費。至是。行密閱兵。用之在側。謂用之曰。僕射許此。豈銀何負心也。遂命斬於三橋之下。夷其族。行密既有廣陵。遣使至梁。陳歸附之意。是時。朱全忠兼領淮南。乃遣牙將張廷範至淮南。與行密結盟。尋遣行軍司馬李璠權知淮南留後。令都將郭言以兵援送。行密初則厚禮廷範。及聞李璠之行。物然有拒命之意。廷範懼。易衣夜遁。遇全忠於宋州。備言行密不軌之心。酌其兵勢。未可圖也。乃追李璠等還。即表行密爲淮南留後。文德元年正月。孫儒殺秦彥。畢師鐸於高郵。引軍襲廣陵。下之。儒自稱節度使。行密收其衆。歸於廬江。十一月。全忠遣大將龐師古。自穎上渡淮。討孫儒之亂。師古引兵深入淮甸。不利。還。龍紀元年。孫儒出攻宣州。行密乘虛襲據揚州。北通時溥。孫儒引軍復攻行密。大順元年。行密危蹙。率衆夜遁。出據宣州。孫儒復入揚州。二年。乃蒐練兵甲。以攻行密。屬江淮疾疫。師人多死。儒亦臥病。爲部下所執。送於行密。殺之。行密自宜城長驅入於廣陵。盡得孫儒之衆。乃招合離散。與民休息。政事寬簡。百姓便之。蒐兵練將。選五千人。衆養於府第。甲冑皆以黑緋飾之。命曰黑雲部。乾寧二年。行密盡有淮南之地。昭宗降制授爲淮南節度使。加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四年。全忠平兗。鄆。朱瑾及沙陀將李承嗣。史儼等皆奔淮南。行密任以爲將。是歲。行密縱兵侵掠鄰郡。兩浙錢鏐。江西鍾傳。鄂州杜洪。皆遣使求救。於全忠。全忠遣朱友恭討伐行密。先令都將翟章據黃州。及友恭師至。即棄郡南渡。固守武昌。行密遣將馬珣以精兵五千助之。友恭與杜洪大破其衆。遂拔武昌。擒翟章。并淮軍三千餘人。淮人大恐。八月。全忠爲從周。龐師古攻行密壽州。行密敗之於清江口。殺師古。從周收兵走。追至潁河。又大敗之。光化二年。行密北侵。遣張歸厚禦之。而退。天復二年。昭宗在岐。遣江淮宣諭使李儼。拜行密東南行營諸道行營都統。檢校太師。中書令。封吳王。三年。青州王師範叛。來乞師。行密遣將王茂章出救之。大敗之。殺朱友軍。友軍。全忠之子也。全忠大怒。自將以擊之。兵號二十萬。復爲茂章所敗。天祐元年十一月。淮人攻光州。全忠率軍抵霍邱。略地於廬。壽之境。淮人遁去。二年正月。進攻壽州。淮人閉壁不出。大掠而還。是月。行密攻陷鄂州。擒杜洪。斬於揚州市。全忠之戍兵數千人亦陷焉。其後。江西鍾傳。宣州田頌。俱爲行密所并。三年十一月庚辰。行密以疾卒於廣陵。年五十四。諡曰忠武。子澹立。溥僧號。追尊爲太祖。武皇帝。陵曰興陵。澹。字承天。行密長子也。行密病。出澹爲宣州觀察使。徐溫私謂澹曰。今王有疾。而出嫡嗣。必有姦臣之謀。若他日。召子。非溫使者。慎無應命。澹泣謝而去。行密病甚。命判官周隱作符召澹。隱慮澹幼弱。不任事。勸行密用舊日有威望者。乃薦大將劉威。行密未許。溫與嚴可求入問疾。行密以隱語告之。溫等大喜。遂詣隱所計事。隱未出。而溫見隱作符。猶在案上。急取遺之。澹見溫使者。乃行。行密卒。澹嗣立。召隱。隱曰。汝

續唐書卷二十三

吳世家第二

楊行密。字化源。廬州合肥人也。父名愆。世爲農家。初名行慙。少孤貧。爲人長大有力。能手舉三百斤。日行三百里。唐中和之亂。天子幸蜀。郡將遣行密徒步奏事。如期而復。光啓初。秦宗權擾淮右。頻寇廬。壽。郡將募能致戰擒賊者。計級賞之。行密以膽力應募。往必有獲。得補爲隊長。乃自募百餘人。皆悍勇無行者。殺郡州將。自權州兵。郡將即以符印付之而去。朝廷因正授行密廬州刺史。光啓三年。揚州節度使高駢失政。委任妖人呂用之輩。牙將畢師鐸懼爲用之所害。自高郵起兵。以襲廣陵。爲用之所卻。乃乞師於宣州。秦查。查先遣將秦稠。以兵三千人助師鐸。攻陷廣陵。高駢署師鐸爲行軍司馬。未幾。查率大衆并家屬渡江。入揚州軍府。自稱節度使。初。揚州未陷。呂用之詐爲高駢檄。徵兵於廬州。及城陷。行密以萬人奄至。畢師鐸之入廣陵也。呂用之出奔於外。至是。委質於行密。行密攻廣陵。營於大明寺。秦畢出。兵以攻行密之營。短兵相接。行密僞遁。秦畢之兵。爭入其柵。以取金帛。行密發伏兵以擊之。秦畢大敗。退走。不敢出戰。其年九月。秦畢害高駢於幽所。少長皆死。行密攻圍彌急。城中食盡。米斗四十千。居人相陷略盡。十月。城陷。

欲買吾國者。復何面目見楊氏乎。遂殺之。以王茂章為宣州觀察使。溥之入也。多聲宣州庫物以歸廣陵。茂章情而不與。溥怒。以兵圍之。茂章奔於錢唐。天祐三年二月。劉存取岳州。四月。江西鍾傳卒。其子匡時代立。傳養子延規。怨不得立。以兵攻匡時。溥遣秦裴率兵攻之。九月。克洪州。執匡時及其司馬陳象以歸。斬象於市。赦匡時。以秦裴為江西制置使。全忠實。唐國號梁。改元開平。溥仍稱天祐。溥之入廣陵也。留帳下兵於宣州。以其腹心陳瑋。范遇將之。既入立。惡徐溫與牙兵。召瑋等為東院馬軍。以自衛。而溫與左衛都指揮使張顛。皆行密時舊將。又有立溥之功。共惡瑋等。侵其權。天祐四年正月。溥視事。瑋等侍側。溫。顛擁牙兵入。拽瑋等下斬之。溥不能止。由是失政。而心憤未能發。溫等益不自安。天祐五年。溫。顛共遣盜入。寢中執溥殺之。時年二十三。諡曰景。弟溥立。及僭號。追尊為烈祖景皇帝。陵曰紹陵。

大將朱瑾而下。皆去衛從。然後入。願問諸將誰當立者。諸將莫可對。願三問。可求前密啟曰。方今四境多虞。非公主之不可。然在今日。劉威。陶雅。李簡。李遇。皆先王一人也。公雖自立。此輩能降心以事否。不若立幼主輔之。為便。願不能答。可求因趨出。書一教內袖中。諸將莫知所為。及出教宣之。乃溥母史氏教。言楊氏創業艱難。而嗣王不幸。溥以次當立。諸將毋負楊氏而善事之。聞者感動。願氣色皆沮。卒無能為。溥乃得立。願由此與溥有隙。願謂出溫潤州。可求復以計留溫。行軍副使李承嗣與願善。覺可求有附溫意。願便使客刺殺之。客刺可求不中。明日。可求詣溫謀先殺願。陰遣鍾章選壯士三十人。就牙堂斬願。因以弑溥之罪歸之。溫由是專政。潤備位而已。天祐六年六月。撫州危。全諷叛。攻洪州。袁州彭彥章。吉州彭玕。信州危仔倡皆起兵叛。可求應周本。本請兵七千。戰於象牙潭。敗之。執全諷。彥章。而玕奔於楚。仔倡奔於錢唐。全諷至廣陵。諸將議曰。昔先王攻趙。全諷屢餽給吳軍。乃釋不殺。天祐七年春二月。萬全感自岐歸。岐王承制加潤兼中書令。天祐八年。徐溫領昇州刺史。治舟師於金陵。宣州李遇。憤溫用事。嘗曰。徐溫何人。而驟至此。溫聞之。怒。遣柴再用以兵送王擅代遇。且召之。遇疑不受命。再用圍之。溫使客將何堯。隨遇使自歸。乃隨遇出。溫諷再用伺其出殺之。并族其家。天祐九年七月。溫率將吏進潤位太師。中書令。吳王以溫為行軍司馬。鎮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陳章攻楚。取岳州。執其刺史苑致。天祐十年九月。吳越遣其子傳瓚攻常州。屯於潘葑。徐溫敗之於無錫。梁遣王茂章攻壽春。溫敗之於並邱。天祐十一年夏四月。袁州刺史劉崇。叛附於楚。楚將許貞來援。潤遣柴再用等大破之。復取袁州。天祐十二年秋八月。以溫為兩浙都招討使。封齊國公。鎮潤州。留其子知訓為行軍副使。乘政而大事溫。溫遣決之。冬。澄林江水中出火。可以然物。天祐十三年。宿衛將李球。馬謙劫潤登樓。發庫兵以誅知訓。知訓將出走。適朱瑾自外來。反顧一麾。外兵爭進。斬球。謙而亂兵皆潰。天祐十四年。徐溫徙治金陵。天祐十五年夏四月。副

都統朱瑾殺徐知訓。瑾自殺。潤州烈祖聞亂。率兵入。殺唐宣諭使李儼。以止亂。遂乘政。戊戌。烈祖遷淮南節度行軍副使。以徐知諫代權。潤州團練事。天祐十六年春二月。溫率將吏請潤即天子位。不許。夏四月。溫奉玉冊寶綬。尊潤即吳王位。建宗廟社稷。設百官如天子制。改天祐十六年為武義元年。大赦境內。追尊先代文武百官。以次進位。封宗室皆郡公。溫之徙鎮金陵也。以烈祖守潤州。嚴可求謂之曰。二郎君非徐氏子。而推賢下士。人望頗歸。若不去之。恐為後患。溫不能用其言。及烈祖乘政。其語泄。烈祖出可求於楚。可求懼。詣金陵見溫。謀曰。唐亡於今十二年。而吳猶不敢改天祐。可謂不負唐矣。然吳所以征伐四方。而建基業者。常以復興為辭。今聞河上之戰。梁兵屢繼。若李氏復興。其能屈節乎。宜於此時。先建國以自立。溫深然之。因留可求不遣。方謀迫潤。僧號。二年五月己丑。潤卒。潤少年嗣位。權在徐氏。及建國。稱制。非其本意。常快飲。稀復進食。遂至疾卒。年二十四。諡曰宣。弟溥立。溥僧號。追尊為高祖宣皇帝。陵曰肅陵。

溥。行密第四子也。初封丹陽郡公。溥卒。徐溫推溥為主。六月戊申。即吳王位。秋七月。改昇州大都督府為金陵府。拜溫金陵尹。明年春正月。遣使勸晉王稱帝。改元順義。大赦境內。冬十月甲子。祀天於南郊。拜徐溫太師。嚴可求右僕射。同光元年。莊宗平梁。遷都於洛陽。十二月。溥遣使景章入朝。稱大吳國主。致書上大唐皇帝。其辭旨卑遜。有同棧表。明年八月。又遣司農卿盧贛貢方物。及獻貞太后珍玩。莊宗命左藏庫使王居敏。通事舍人張朗等。以名馬報之。郭崇韜之平西川也。淮人大懼。將去僞號。稱藩於唐。時崇韜欲陳舟師下峽。為平吳之策。會崇韜既誅。洛城有變。淮人聞之。比屋相慶。同光四年四月。莊宗崩。五月丁卯。詔為同光主。輟朝七日。冬十月辛丑。徐溫卒。十一月庚戌。溥御文明殿。即皇帝位。改元曰乾貞。追封溫為齊王。吳乾貞二年二月庚辰。遣通事舍人劉朝忠入朝。修好。安重誨奏曰。楊溥既不稱藩。無足與之抗禮。來偵國情。不如辭絕。乃謝其使。不受所供。遣之。六月辛巳。南平王高季興來附。封季興秦王。天祐四年。吳太和元年九月。溥加尊號曰睿聖文明光孝皇帝。大赦境內。改元曰太和。十二月。加烈祖中書令。清泰元年。吳太和六年九月。溥加尊號曰睿聖文明光孝皇帝。天祐五年冬十一月丁酉。契丹立石敬瑭。稱帝於柳林。國號晉。十二月辛丑。唐安遠節度使盧文進。乘鎮來奔。明年。烈祖建齊國。立宗廟社稷。置左右丞相。已下。以金陵為西都。廣陵為東都。冬十月。溥遣江夏王璠奉册。禪位於齊。昇元二年十二月。溥殂於丹陽。年二十八。烈祖廢朝二十七日。追諡曰睿。葬平陵。昇元六年。遷其子孫於海陵。號永寧宮。嚴兵守之。絕不通人。保大十四年。元宗遣園苑使尹廷範。迎置京口。時道路已亂。廷範慮有變。執其二弟六十餘人。殺之。以其婦女渡江。元宗大怒。腰斬廷範。楊氏遂絕。

密行密舍之了無疑忌。及常抵內室。見行密方起盥漱。右手擊一沙羅。可百餘兩。水滿其中而洗其頂。則力舉三百斤不謬矣。史又言其為人寬仁雅信。能得士心。卒之開國淮南。稱雄四主。況其初奉天祐年號者。一十二年。志亦可嘉。故次於岐世家後焉。

續唐書卷二十四

梁世家第三

朱全忠。本名溫。宋州碭山人也。父誠。生三子。曰全昱。存。全忠。其季。誠卒。三子貧不能為生。與其母儲食。蕭縣人劉崇家。全昱無他材。存及全忠。有勇力。乾符四年。黃巢起。曹湊存。全忠亡入賊中。巢攻嶺南。存戰死。巢陷京師。以全忠為東面行營先鋒使。攻陷同州。以為同州防禦使。是時僖宗在蜀。諸鎮會兵討賊。全忠數為河中王重榮所敗。屢請益兵。巢不從。全忠乃殺其監軍嚴實。自歸於河中。因王重榮以降。都統王鐸承制拜全忠左金吾衛大將軍。河中行營招討副使。僖宗賜溫名全忠。中和三年三月。拜全忠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使。四月。諸鎮兵破巢。復京師。巢走藍田。七月丁卯。全忠歸於宣武。是歲。巢出藍田關。陷蔡州。節度使秦宗權叛附於巢。遂圍陳州。徐州時溥為東南面行營兵馬都統。會東諸鎮兵以救陳。陳州刺史趙鐸亦乞兵於全忠。溥雖為都統而不親兵。四年。全忠乃自將救陳。率諸鎮兵擊敗巢將黃郛。尚讓等。鐸以全忠為德。始附焉。是時。竹王下兵太行。渡河出洛陽。與東兵會擊巢。巢已敗去。全忠及竹王追敗之於鄆城。巢走中牟。又敗之於王滿。巢走封邱。又大敗之。巢挺身東走。至泰山狼虎谷。為時溥追兵所殺。九

續唐書 卷二十四 梁世家

二四三

續唐書 卷二十四 梁世家

二四五

月。以全忠為檢校司徒同平章事。封沛郡侯。光啟二年三月。進爵王。十二月。改封吳興郡王。三年春二月。承制以朱珍為滑州刺史。俾募兵於東道。得兵萬人。馬千匹。以歸。是時秦宗權稱帝。遣其將秦賢軍板橋。張旺軍北郊。盧瑋軍萬勝。環汴為三十六柵。全忠乃親引兵攻秦賢。拔其四柵。又擊瑋萬勝。瑋敗投水死。宗權聞瑋等敗。乃自將精兵數千。柵北郊。全忠以輕兵出北門襲瑋。遂大敗之。宗權與晁夜。復遣晁攻汴。全忠引伏兵出斷晁軍而擊之。晁大敗。脫身走。宗權怒。斬晁。而河陽。陝洛之兵。因各潰去。十月。賜全忠紀功碑。全忠帥騎巡師於濮上。因破朱瑄。援師於范縣。遂攻陷濮州而還。十二月。賜全忠鐵券及德政碑。以全忠兼淮南節度使。乃表揚行密為副使。又請行營司馬李璠為留後。文德元年。全忠率師赴淮南。行次宋州。聞行密已拔揚州。遂還。二月丙戌。全忠為蔡州四面行營都統。三月庚子。僖宗崩。昭宗即位。四月戊辰。魏博樂彥真失律。其子從訓乞師於全忠。乃遣朱珍攻之。魏軍殺彥真。從訓戰死。魏軍立羅信。乃命班師。張全義逐李罕之於河陽。罕之出奔。乞師於太原。晉王發兵圍之。全義來求救。乃遣丁謂。牛存節赴之。擊敗晉兵於沈河。九月。攻蔡。不克。移兵伐徐。十月。遣朱珍與時溥戰於吳康。大敗之。取其豐。蕭二縣。遂攻宿州。下之。龍紀元年正月。龐師古敗溥於呂梁。淮西牙將申叢執秦宗權。折其足。別將郭璠殺秦宗權。權來獻。全忠遣送京師斬之。三月。封全忠東平王。大順元年春。遣師古攻孫儒於淮南。大敗而還。六月辛酉。儒遣使修好。全忠表請授儒淮南節度使。辛未。全忠兼宣義軍節度使。二年正月。全忠與魏軍戰於內黃。大敗之。十月。克宿州。十二月。丁會敗朱瑾於金鄉。景福元年二月。攻鄆州。前軍朱友裕取濮州。遂攻徐州。二年四月。師古克徐州。殺時溥。全忠遂克兗。鄆。乾寧元年二月。全忠及朱瑄戰於魚山。大敗之。二年八月。又敗瑄於梁山。十一月。又敗之於鉅野。兗。鄆求救於晉。晉王發兵救之。假道於魏。既而魏人擊之。全忠怒。大舉攻魏。三年五月。戰於洹水。擒晉王子落落。送於魏殺之。七月。李茂貞犯京師。天子出居於華州。全忠請以兵赴難。優詔止之。又請遷都洛陽。不許。四年正月。師古克鄆州。全忠遂攻兗州。朱瑾奔於淮南。九月。攻淮南。師古出清口。揚行密遣先擊清口。師古敗死。全忠懼。馳歸。光化元年三月。以全忠兼天平軍節度使。四月。遣葛從周攻晉之山東。取邢。洛。磁三州。襄州趙匡胤與岐晉通。七月。遣氏叔琮。康懷英攻匡胤。匡胤請和。乃止。二年四月。遣氏叔琮攻晉太原。不克。晉王取澤。潞。三年八月。晉取洛州。全忠如洛州。復取之。是時鎮。定皆附於晉。遂攻鎮州。破臨城。進攻定州。其將王處直以定州降。唐宦者劉季述作亂。天子幽於東宮。天復元年正月。護駕都頭孫德昭誅季述。天子復位。封全忠為梁王。三月。大舉攻晉。五月。天子以全忠兼河中尹。護國軍節度使。六月。晉取慈隰。自劉季述等已誅。宰相崔胤外與梁交。欲假梁兵盡誅宦者。而李茂貞。王行瑜等皆遣精兵宿衛天子。宦者韓全海等亦陰恃以為助。天子與胤計事。宦者屬耳。頗聞之。乃陰令人伺察。果得胤奏誅宦者之說。全海等懼。思圖胤以求全。胤知謀泄。即矯制召梁兵入誅宦者。十月。全忠以兵七萬至於河中。取同州。復攻華州。韓建出降。全海等聞梁兵且至。即以郿岐宿衛

兵劫天子奔於鳳翔。全忠乃上書言鳳翔之意。天子怒。罷鳳翔。詔梁兵還鎮。二年春。全忠退兵於河中。遣朱友寧擊敗行軍於蒲縣。四月。友寧引兵及李茂貞戰於武功。大助之。三年正月。茂貞殺韓全誨等二十人。黨其首以示梁軍。約出天子以爲解甲。天子出幸梁軍。遣使馳召崔胤。胤託疾不至。全忠使人結之。天子還至興平。胤率百官奉迎。全忠自爲天子執轡。且泣且行。見者咸以爲忠。己巳。天子至自鳳翔。殺宦者七百餘人。二月甲戌。賜全忠再遣竭忠守正功臣。以爲諸道兵馬副元帥。引兵東歸。天子僉於延喜樓。賜楊柳枝五曲。九月。遣朱友諒殺胤於京師。自天子奔華州。全忠請遷都洛陽。雖不許。而命修洛陽宮以待。天祐元年正月。全忠如河中。遣寇彥卿如京師。請遷都洛陽。并徙長安居人。以東。天子行至陝州。全忠朝於行在。先如東都。是時六軍諸衛兵已散亡。其從以東者二百餘人。全忠教醫官許昭遠告其謀亂。悉殺而代之。然後以聞。由是左右皆梁人矣。四月甲辰。天子至自西都。是時晉、岐、楚、蜀、吳、閩、梁、遷天子於洛陽。皆欲舉兵討梁。全忠大懼。六月。楊崇復附於岐。全忠乃以兵如河中。聲言攻崇。遣朱友恭、氏叔琮等行弒。昭宗崩。昭宣帝即位。十月。全忠朝京師。殺朱友恭、氏叔琮。天祐二年春二月戊戌。殺德王裕等九王於九曲池。六月戊子朔。殺左僕射裴樞等。并聚朝士貶官者數十人於白馬驛。一夕盡殺之。投尸於河。佐吏李振曰。此輩自爲清流。宜投之黃河。使爲濁流。全忠笑而從之。七月辛酉。天子賜全忠迎鑾紀功碑。樹於洛陽。全忠欲代唐。使人諭諸鎮。冀州趙匡胤以爲不可。遂攻之。全忠如冀州。軍於漢北。十一月丁卯。全忠至自南征。辛巳。天子封全忠爲魏王相國。總百揆。兼備九錫之命。全忠怒不受。十二月。天子以全忠爲天下兵馬元帥。全忠益怒。遂弒太后於積善宮。又殺宰相柳璨。太常卿張延範。車裂以狗。天子下詔。以太后故停郊。天祐三年春正月。幽。滄稱兵將寇魏。魏假兵於全忠。乃發兵攻劉仁恭之滄州。兵過魏。魏兵皆叛。全忠盡殺之。遂攻滄州。軍長蘆。仁恭求救於晉。晉取滄州。全忠乃還。天祐四年夏四月壬戌。全忠更名晃。甲子。篡唐位。其兄全昱聞而叱之曰。朱三。爾可作天子乎。時羣臣奉冊奉寶。進讀稱賀。遂宴於元德殿。復與宗戚飲博於宮中。酒酣。全昱忽以投瓊擊盆中。進散。脫全忠曰。朱三。汝本碭山一民也。從黃巢爲盜。天子用汝爲四鎮節度使。富貴極矣。奈何一旦滅唐家三百年社稷。自稱帝王。行當滅族。奚以博爲。全忠不憚而罷。丁卯。使宣諭州鎮。戊辰。改僞號開平元年。國號梁。奉唐帝爲濟陰王。升汴州爲開封府。建爲東都。以故東都爲西都。廢京兆府爲雍州。改樞密院爲崇政院。是月。行營都指揮使李思安敗績於晉。天祐五年。僞開平二年春正月己亥。卜郊於西都。執昭宣帝於曹州。二月戊寅。封鴻臚卿李崧介國公爲二王。後。夏五月己丑。潞州行營都虞候康懷英及晉師戰於夾城。敗績。戊戌。立唐三廟。冬十二月己亥。以介國公爲三恪。鄆國公。萊國公爲二王。後。天祐六年。僞開平三年春正月甲戌。如西都。復然燈以祈禱。甲子。延州高萬興叛。請降。六月庚戌。劉知俊叛附於岐。丹州軍亂。遂其刺史李稠。稠奔於岐。丹州軍亂。遂其刺史宋知海。甲申。襄州軍亂。殺其留後王班。房州刺史楊廣叛附於蜀。冬十一月己酉。搜訪賢良。鎮國軍節

續唐書 卷二十四 梁世家

二四七

度使康懷英伐岐。克寧。慶。衍三州。及劉知俊戰於升平。敗績。天祐七年。僞開平四年春正月壬辰朔。始用樂。九月辛亥。搜訪賢良。冬十一月己丑。使北面行營招討使王景仁伐趙。趙王王鎰。北平王王處直叛附於晉。晉師救趙。十二月癸酉。頒律令格式。天祐八年。僞乾化元年春正月丁亥。王景仁及晉師戰於柏鄉。敗績。夏五月甲申。改元。冬十一月。高萬興取鹽州。天祐九年。僞乾化二年春三月丙戌。屠炭壘。夏五月甲申。全忠有疾。閏月壬戌。病甚。謂近臣曰。我經營天下三十年。不意太原更昌熾如此。觀其志不小。天復年。我死。諸兒非彼敵也。吾無葬地矣。因哽咽。絕而復蘇。全忠長子樞王友裕早卒。次似子博王友文。特愛之。常留守東都。兼建昌宮使。次鄂王友珪。其母亳州營借也。爲左右控鶴都指揮使。次均王友貞。爲東都馬步都指揮使。全忠縱慾聲色。諸子雖在外。常徵其婦入侍。往往亂之。友文婦王氏色美。全忠尤寵之。雖未立友文。而意屬焉。友珪心不平。全忠命王氏召友文。欲付以後事。友珪婦張氏。亦朝夕侍側。知之。密告友珪曰。大家以傳國寶付王氏。懷往東都。吾屬死無日矣。六月丁丑朔。出友珪爲萊州刺史。友珪益恐。戊寅。友珪易服微行。入龍虎軍。見統軍韓勳。相與合謀。勳以牙兵五百人。從友珪離控鶴士。入伏於禁中。中夜斬關入。至寢殿。侍疾者皆散走。全忠驚起。問反者爲誰。友珪曰。非他人也。全忠曰。我固疑此賊。恨不早殺之。汝悖逆如此。天地豈容汝乎。友珪曰。老賊萬段。友珪僕夫馮廷諤。刺全忠腹。刃出於背。友珪自以敗匪妻之。墜於寢殿。秘不發喪。全忠年六十一。友珪自立。以友貞爲東都留守。初全忠迎昭宗於鳳翔。素服待罪。昭宗伴爲羸脫系呼之曰。全忠爲我繫羸。全忠不得已。跪而結之。流汗浹背。時天子屣蹕。尙有衛兵。昭宗意謂左右擒全忠以殺之。其如無敢動者。自是全忠被召多不至。盡去昭宗禁衛。皆用汴人矣。可知昭宗有英容之氣。而衰運不振。又無忠義奮發之臣。夾輔左右。以致全忠得肆行無忌耳。全忠用兵嚴峻。每戰。逐隊主帥。或有沒而不反者。其餘皆斬之。謂之跋隊斬。健兒且多竄匿。州郡疲於追捕。因下令文面。其暴虐多類此。

友貞。全忠第三子也。自友珪弒父篡位。矯殺友文。以弒主之罪歸之。天祐十年。僞改元曰鳳曆。二月。駙馬都尉趙巖至東都。友貞私與之謀。遣馬慎交之魏州。見楊師厚計事。師厚遣小校王舜賢至洛。告左龍虎統軍袁象先使討賊。是時懷州龍驤屯兵叛。方捕索之。乃僞爲友珪詔書。發左右龍驤在東都者皆還洛。陽。因激怒之曰。主上以懷州屯兵叛。追汝等欲盡坑之。諸將皆泣。莫知所爲。友貞曰。先君經營王業。三十餘年。今日尙爲友珪所殺。汝等安所逃死乎。因出全忠畫像示諸將而泣曰。汝能趨洛陽擒逆賊。則轉禍爲福矣。軍士皆呼萬歲。請友貞爲主。二月庚寅。友貞乃遣人趣象先等以禁兵討賊。遂殺友珪。象先遣趙巖持傳國寶至東都。是月。友貞即位。乃去鳳曆之號。復稱乾化三年。復博王友文官。三月丁未。更名。夏五月。楊師厚取滄州。冬十二月。晉取幽州。天祐十一年。僞乾化四年夏四月。武寧軍節度使蔣殷反。天平軍節度使牛存節討之。天祐十二年。僞貞明元年。存節克徐州。三月己丑。天雄軍亂。賀德倫叛附於晉。邪

續唐書 卷二十四 梁世家

二四九

州李寶衡叛請附。夏六月庚寅朔，晉王入於魏州，遂取德州。十一月乙丑，改元建州。溫昭同叛，請附。是歲更名瑱。天祐十三年，僞貞明二年春三月，鎮南軍節度使劉鄩及晉師戰於故元城，敗績。晉師取衛州。夏六月，捉生都將張溫叛降於晉。秋七月，晉師取襄州。安國軍節度使闕寶叛附於晉。九月，晉師取涪州。又克貝州。守將張德原死之。天祐十四年，僞貞明三年，晉師取楊州。天祐十五年，僞貞明四年冬十二月癸亥，賀瓌及晉師戰於胡柳，敗績。秦軍節度使張西進叛附於晉。天祐十六年，僞貞明五年春正月，晉軍於德勝。冬十二月，晉師取濮陽。天祐十七年，僞貞明六年，河中節度使朱友謙襲同州，殺其節度使程全輝。叛附於晉。秋七月，陳州妖賊毋乙自稱天子。冬十月，毋乙伏誅。天祐十八年，僞龍德元年夏五月丙戌朔，改元。冬十月，天平軍節度使戴思遠及晉師戰於咸城，敗績。天祐十九年，僞龍德二年春正月，思遠襲魏州，取成安。二月，晉王以兵至，思遠收軍退保楊邨。天祐二十年，僞龍德三年，潞州李繼韜叛附於晉。夏四月己巳，晉王即唐帝位於魏州。改天祐二十年為同光元年。閏四月壬寅，唐軍郟州，陷之。五月，先鋒將康延孝叛降於唐。冬十月甲戌，宣義軍節度使王查章及唐軍戰於中都，敗績。死之。唐軍取曹州。梁人竊傳國寶奔於唐。戊寅，友貞使控鶴都將皇甫麟進刃於建國樓下，遂殞。年三十六。梁亡。

述曰：全忠自盜羣，毒流唐室。弑二君一皇后，捐神被害者，不可勝數。其罪大惡極，即殺之有餘辜。且也內亂，亂倫，行同鳥獸。卒至腹刃出背，身妻敗，語曰：淫而不父，必有子禍。其信然矣。友貞元凶逆孽，乃底滅亡。唐雖克復，豈非天哉。

續唐書卷二十五

蜀世家第四

王建，字光圖，許州舞陽人也。為人隆眉廣額，多智有力。先世故為餅師。建少年無賴，以屠牛盜鹽販私鹽為事。里人謂之賊王。八後為忠武軍卒，稍遷隊將。廣明元年，黃巢陷長安，僖宗在蜀。忠武軍將鹿安宏以兵八千屬楊復光討賊，巢敗走。復光以其兵為八都，都將將千人。建與安宏皆為一都頭。復光死，安宏率八都迎扈行在。所過剽略，行至興元，遂節度使牛勣自稱留後，以建等領屬州刺史。已而建與晉暉、韓建、張道、李師泰等各率一都赴行在。僖宗得之大喜，號隨都五都。以蜀田令孜、錄建等為假子。僖宗還宮，建等分典神策軍。光啓元年，河中王重榮召晉兵犯京師，僖宗幸鳳翔。二年春三月，移幸興元。以建為滑道斬斫使。負玉璽以從，令孜懼逼，求為西川監軍楊復恭代為軍容使。復恭出建為壁州刺史，乃招集亡命及歸洞夷落，有衆八千，以攻閬州。執其刺史楊行遷，又攻利州。其刺史王璘棄城走。西川節度使陳敬瑄患之，以開令孜令孜曰：王八吾兒也，以一介召之，可置麾下。乃使人招建。東川節度使劉潼遣州謂建曰：十軍阿父召我，我欲至成都見陳公以求一鎮，即以其家屬托建。建遣兵二千馳往成都，行

至鹿頭關。敬瑄悔召建，使人止之。建怒，破關取漢州。查明聞之，出兵助建軍於學射山。敬瑄遣將句惟立、逆戰，建擊敗之於靈北。又拔德陽，敬瑄遣使來讓，對曰：「十軍阿父召我，未及門而拒之，重為顯公所疑，退無歸矣。」令致登樓慰諭，建與諸將載送羅拜曰：「今既無歸，且辭阿父作賊，是時查明以其弟查暉為漢州刺史，發兵助攻成都三日，不克而退，還屯漢州。敬瑄告難於朝，僖宗命中和解之，又令李茂貞以書來諭，皆不從。文德元年春三月，建兵攻彭州，敬瑄救之，乃解還。於是大掠西川，十二州皆被其患。是月，昭宗即位，查明表請雪建，擇大臣為蜀帥，移敬瑄他鎮，乃詔宰臣韋昭度鎮蜀，以代敬瑄。昭度不受代，昭宗命查明、楊守亮討之。以建為招討牙內都校，久之不克。建謂昭度曰：「相公與數萬之衆，討賊未效，偷遲久不相屬，近聞藩鎮相噬，朝廷姑息不暇，與其勞師以事蠻方，不如且靜中原，以固根本。昭度遲疑未決，建陰令軍士擒昭度親吏於軍門，樹而食之。建入白曰：「軍士飢，須此為食爾。」昭度大恐，即留符節與建，而東建即以兵扼劍門。兩川由是阻絕。建攻西川，管內八州，所至響應。遂急攻成都，田令孜登城呼建曰：「老夫與八哥相厚，何嫌而至此？」建曰：「軍容父子之恩，心何敢忘，然兵討不受代者，天子命也。令孜夜入建軍，以蜀帥符節相授。明日，敬瑄開門迎建，以蜀帥讓之。建乃自稱留後。大順二年冬十月癸未，制授檢校司徒、西川節度使，管內觀察處置雲南八國招撫等使。移敬瑄於雅州安置，仍以其子為刺史。既行，建令人殺之於三江，令致仍監其軍。復以令孜附鳳翔，下獄餓死。乾寧元年夏五月，建久攻彭州，都指揮使趙璋出降。秋七月，綿州刺史楊守厚卒，其將常再舉舉城降建。乾寧二年，建遣王宗濬敗查暉於翰林，斬其將羅璋，遂圍梓州。乾寧三年夏五月，昭宗詔建罷兵，建收兵還成都。黔南節度使王肇以其地降於建。乾寧四年，宗濬復攻東川。五月，昭宗詔建罷兵，建不奉詔。冬十月，建攻破梓州，查暉自殺。建以王宗濬為東川留後，朝廷即以宗濬為節度使。於是并有兩川之地。天復元年，朱全忠劫天子幸鳳翔，以兵圍之。李茂貞閉城拒守，經年力窮，求與全忠和。建遣人聘茂貞，許以兵援，勸其勿和。遣宗濬將兵五萬，聲言迎駕，以攻與元。執其節度使李繼業，而武定節度使李思敬遂以其地降建。於是并有山南西道。天復三年秋八月，詔封建蜀王。天復四年春二月，朱全忠劫天子遷都洛陽，改元天祐。建與唐隔絕而不知，故仍稱天復年號。天復六年，又取歸州。於是并有三峽之地。天復七年春三月，朱全忠篡唐，僞號梁。改元開平，遣使以開平進爵有差，授唐室舊臣王進等三十二人官。蜀恃險而僻，建雖不知書，而好與儒生設論，故其僭號所用皆唐名臣世族。而於翰林學士最承恩，侍臣或諫其太過，則曰：「吾為神策軍時，主內門魚輪，見天子待接學士，雖交友不若也。今吾不及當時，何謂之過邪？」論者多之。明年正月壬午，大赦境內，改元武成。二月中，反。以王宗信為太師，宗信本姓甘，建為忠武軍卒時，掠以為子。以軍功累遷武信軍節度使。後建所生宗懿等稍長，宗信以養子心不自安，與鄭憲等謀為大司馬，總六軍。建以其功多，優容之。唐襲不以舞儻見

幸於建。宗信尤易之，後為樞密使，猶名呼襲，襲雖內恨，而外奉宗信愈謹。建怒曰：「宗信名呼我樞密使，是將反邪？」宗信求大司馬，章三上，建以問襲，襲因激怒建曰：「宗信功臣，宜急與之。建心益疑，宗信上奏事，自請不已。建叱衛士撲殺之，并賜鴆死。甲子，遣將入歸州，執梁刺史張璠。夏五月，遣將會岐兵三萬攻梁州。州首張業亦將兵應之。六月丙申，梁敗岐兵於幕谷，遂與竹竿引歸。是月，立遂王宗懿為太子。後更名元坦，又更名元膺。武成二年冬十月甲子，司天監胡秀林獻永昌曆，詔頒行之。武成三年夏六月，下詔勸農桑。十二月辛巳，大赦。改明年為永平。永平元年春三月，岐兵臨東郿，建遣王宗侃等攻之，戰於青泥，收績。建自將擊之，岐兵解去。建至興元而還。秋九月，築柳隄，是歲始作興宮，命集四部書，選名儒專掌其事。錄永平元寶錢。永平二年春正月，封張魯為扶義公，諸葛亮為安樂公。二月丁巳，梁遣光祿卿盧毗來聘，推建為兄。其印文曰：「大梁入蜀之印。」宰相張格曰：「唐故事，奉使四夷，其印文曰：「大唐入某國之印。」今梁以兄事陛下，奈何卑我如夷狄？建怒，欲殺梁使者。格曰：「此梁有司之過耳，不可以絕兩國之權。」已而朱全忠被弑，建遣將作監李綰弔之，遂刻其印文曰：「大蜀入梁之印。」三月，詔張格編纂開國以來寶錄。秋九月辛巳，改劍南東川曰武德軍。是時升雲安監為安州，詔行正象曆。永平三年六月丙子，以道士杜光庭為金紫光祿大夫，封蔡國公，進號廣成先生。秋七月，太子元膺殺太子少保唐襲，襲為建所嬖，元膺易之，屢譴於朝。建懼其交惡，乃能襲出鎮，已而罷歸。元膺廷疏其過失，建益不說。是月七夕，元膺召諸王大臣置酒，而集王崇翰、樞密使潘峭、翰林學士毛文錫不至。元膺怒曰：「集王不來，峭與文錫教之耳。」明日，元膺自建峭及文錫離間諸王，建怒，將罷之。元膺出而襲入，建以問之，襲曰：「太子謀作亂，欲召諸將諸王，以兵鋼之。然後舉事耳。建疑之，襲請召屯營軍入衛，元膺初不為備，開襲召兵，以為誅已，乃與伶人安悉香、軍將喻令殊率天武兵自衛，擒峭及文錫而答之，幽於其家。召大將徐瑤，常謙率兵出拒襲，戰於神武門，襲中流矢，墜馬死。建遣王宗賀以兵討之。元膺兵敗，皆潰去。元膺匿龍池檻中，明日出而丐食，蜀人識之，以告建。遣宗翰招諭之，未至而為衛兵所殺。建乃立其幼子鄭王宗衍為太子。永平四年春正月丙子，命皇太子判六軍，開崇勳府，置僚屬。後更名天策府。冬十二月癸未，指揮使王鐸攻岐州及固鎮，破細沙等十寨。指揮使王崇儼破岐長城等關四寨。永平五年秋九月，以王宗紹為北路行營都制置使，招討使王宗播攻秦州。招討使王宗瑤、副使王宗翰攻鳳州。冬十一月辛未，宗紹等攻岐兵於金沙谷。王宗鐸克階州。宗紹克成州。宗瑤克鳳州。於是得其四州之地。十二月丁未，受秦、鳳、階、成之俘。大赦境內。改明年元曰通正。置武興軍於鳳州，割文、興二州隸之。是歲，起壽昌殿於龍興宮，畫建象於壁。又起扶天閣，畫諸功臣像。通正元年二月，鑄通正元寶錢。秋八月，建文思殿，命清資五品正員官購草書寶之。九月庚申，新宮成。冬十月己亥，大赦天下。十二月戊申，再大赦。改明年元曰天漢。國號大漢。改明年元曰光天。光天元年春正月乙亥朔，大赦。復國號曰蜀。鑄光天元寶錢。六月，建卒。年七十二。在位十二年。建晚多內寵，賢妃徐氏

與妹淑妃皆以色進。專房用事。交結宦者。唐文展等。干與外政。建年老昏。事無大小。皆決文展。及建疾。以兵入宿衛。盡謀去建。故將大臣。問疾。皆不得入。久之。宗弼等排闥入。言文展欲為變。乃殺之。建因謂老將大臣多許昌人。必不為吾子用。因思擇人。未得而卒。子衍立。

衍字化源。初名宗衍。襲位後。去宗名。建之幼子也。母徐賢妃。以寵得立。為人方頗大口。垂手過膝。顧口見耳。頗知學問。童年即能屬文。有才思。尤好靡麗之辭。常集豔體詩。二百篇。號曰煙花集。凡有所著。蜀人皆傳誦焉。及即位。荒淫無度。委政於宦者。宋光嗣等。而以韓昭等為狎客。起宜華苑。苑有重光。太清。延昌。會真之殿。清和。迎宣之宮。降其蓬萊。丹霞之亭。飛鸞之閣。瑞獸之門。又作怡神亭。與諸狎客。日夜酣飲。其中衍立之明年。改元乾德元年。春正月。大赦。鑄乾德通寶錢。改龍躍池為宜華苑。乾德二年。秋八月。衍北巡。以同平章事王儲判六軍諸衛事。衍戎裝。披金甲。珠冠錦袖。執弓挾矢。旌旗戈甲。百里不絕。百姓望之。謂之灌口神。以宮人二千從。至漢州。駐西湖北。泛舟奏樂。飲宴彌日。秋七月。駐軍安遠城。還至益昌。巡閱中舟子皆衣錦繡。衍自製水調銀漢曲。命樂工歌之。所在供億。人不堪命。乾德三年。春正月。甲寅。還成都。秋九月。詔置賢良方正。博通經史。明達吏理。識洞兵機。沈滯邱園。五科。令黃衣選人。白衣舉人。投策就試。吏部考較。乾德四年。春二月。御文明殿。試制科。三月。禁士民不得戴小帽。衍好私行。常戴大帽。宿於倡家。索筆題曰。王一來。恐人識之。故有是令。乾德五年。春三月。上巳。宴怡神亭。衍自執版。唱霓裳羽衣及後庭花。思越人曲。遊浣花谿。龍舟綵舫。綿亘十里。自百花潭至萬里橋。遊人士女。珠翠夾岸。是時莊宗即皇帝位。國號唐。改元同光。乾德六年。春正月。禁民戴危腦帽。其製狹小。俛首即墜。在位者惡之。莊宗平梁。遣使告捷。蜀人恟懼。致禮復命。稱大蜀國主。致書大皇帝。詞理稍抗。莊宗不能容。遣客省使李嚴報聘。且市宮中珍玩。蜀人皆禁而不出。十二月。辛卯。改明年元曰成康。成康元年。春正月。甲午朔。大赦。鑄成康元寶錢。三月。衍謁永陵。自為尖巾。民庶皆效之。還宴怡神亭。妃嬪皆戴迷花冠。衣道服。酒酣免冠。其警蹙然。更夾面連額。濕以朱粉。號醉粧。夏四月。宴會羣臣。忽舉觥不悅曰。北有後唐。南有蠻詔。不能弔伐。是所憂也。特進顧在詢曰。朝廷有十臣在。亦復何憂。太子洗馬林罕因著十在文以進。六月。詔增閏十二月。麻紙印造施行。初。顧無閏月。及是。見唐麻置閏。遂續補焉。秋七月。丙午。衍應聖節。列山棚得賢門下。有暴風。摧折隕地。翌日。雷振應聖堂。傾其兩柱。九月。衍與母同禱青城山官。人皆衣雲霞之衣。衍自製甘州詞。令宮人唱之。其詞哀怨。聞者悽愴。衍常獵於子萊山。是歲。又遊彭州陽平山。漢州三學山。為樂。冬十月。遊秦州。羣臣切諫。不聽。行至梓潼。大風發屋。太史曰。此貪狼風也。當有敗軍殺將者。衍不省。至綿谷。而唐師入境。衍懼。遣唐師所至。州縣皆迎降。衍留王宗弼守綿谷。遣王宗勳。宗儼。宗昱。率兵以拒唐師。宗勳等至三泉。望風退走。衍令宗弼誅宗勳等。宗弼反與宗勳等謀。送款於唐。十一月。丙申。衍至成都。百官及後宮迎謁七里亭。衍雜宮人作回鶻隊。以入城。知唐師已過。但掩袂泣下。既而宗弼擁兵還成都。遂劫衍及母妻。

諸子還於天啓宮。收其租稅金寶。魏王繼岌至成都。衍君臣面縛與榷。出降於七里亭。命翰林學士李昊草降表。又命中書侍郎王儲草降書。繼岌受璧。郭崇韜解縛焚榷。承制釋罪。君臣東北向拜謝。莊宗召衍。賜詔曰。固當裂土而封。不必薄人於險。三辰在上。一言不欺。衍奉詔忻然。就道曰。不失為安樂公。乃率其宗族及偽宰相王儲等。并將佐家族數千人。東赴洛陽。同光四年。春三月。行至鳳翔。莊宗用伶人景進計。遣宦者向延嗣殺衍及其宗族。衍母徐氏臨刑呼曰。吾兒以一國迎降。反以為戮。信義俱棄。吾知禍不旋踵矣。夏六月。百官至洛陽。王儲皆量授諸州府刺史。少尹判官司馬。惟永平節度使馬全不食而卒。初唐師伐蜀。所在迎降。獨武信軍節度使王宗壽不降。聞衍已銜璧。大慟。從衍東遷。至岐陽。以賄賂守者。得入見衍。衍泣下沾襟曰。早從王言。豈有今日。衍死。宗壽至涇池。聞莊宗遇弒。亡入熊耳山。天成三年。出詣京師。上明宗書。求衍宗族葬之。明宗嘉其忠。以為保護軍行軍司馬。封衍順正公。許以諸侯禮葬。宗壽得王氏十八喪。葬於長安南之三趙邨。

後蜀世家第五
孟知祥字保胤。邢州龍岡人也。祖察。父燾。世為郡校。伯父方立。終於邢洛節度使。從父遷。位至澤潞節度使。知祥溫厚。知世弱冠。補太原衛指揮使。晉王鎮太原。妻以其弟克讓之女。累遷親衛軍使。天祐五年。莊宗嗣位。改馬步軍教練使。出知嵐州。召為中門使。莊宗與朱全忠夾河頓兵。知祥參謀應變。事無留滯。中官屢以罪被誅。知祥懼禍。乃薦郭崇韜為副。知祥遷馬部軍都虞候。莊宗建號。除太原尹。知留守事。同光三年。冬十二月。魏王繼岌伐蜀。郭崇韜為招討使。崇韜臨行奏曰。臣等平蜀。陛下擇帥。無如知祥。因以知祥為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使。馳至京師。有司出內府帳帳珍玩。館於宮中。莊宗指示知祥曰。吾聞蜀王之富。無異於此。以卿親賢。故以相付。同光四年。正月。戊辰。知祥至成都。而崇韜已死。魏王繼岌引軍東歸。先鋒康延孝反。攻破漢州。知祥遣大將李仁罕。會任園。董璋等兵。擊破延孝。得其將李肇等。及其兵數千以歸。而莊宗崩。繼岌死。明宗入立。知祥乃訓練甲兵。陰有王蜀之意。冬十月。加知祥檢校太傅。兼侍中。是時安重誨用事。以知祥莊宗舊識。方據大藩。慮久而難制。欲酒圖之。客省使李嚴以常使蜀。知其細。乃獻

續唐書卷二十六

諸子還於天啓宮。收其租稅金寶。魏王繼岌至成都。衍君臣面縛與榷。出降於七里亭。命翰林學士李昊草降表。又命中書侍郎王儲草降書。繼岌受璧。郭崇韜解縛焚榷。承制釋罪。君臣東北向拜謝。莊宗召衍。賜詔曰。固當裂土而封。不必薄人於險。三辰在上。一言不欺。衍奉詔忻然。就道曰。不失為安樂公。乃率其宗族及偽宰相王儲等。并將佐家族數千人。東赴洛陽。同光四年。春三月。行至鳳翔。莊宗用伶人景進計。遣宦者向延嗣殺衍及其宗族。衍母徐氏臨刑呼曰。吾兒以一國迎降。反以為戮。信義俱棄。吾知禍不旋踵矣。夏六月。百官至洛陽。王儲皆量授諸州府刺史。少尹判官司馬。惟永平節度使馬全不食而卒。初唐師伐蜀。所在迎降。獨武信軍節度使王宗壽不降。聞衍已銜璧。大慟。從衍東遷。至岐陽。以賄賂守者。得入見衍。衍泣下沾襟曰。早從王言。豈有今日。衍死。宗壽至涇池。聞莊宗遇弒。亡入熊耳山。天成三年。出詣京師。上明宗書。求衍宗族葬之。明宗嘉其忠。以為保護軍行軍司馬。封衍順正公。許以諸侯禮葬。宗壽得王氏十八喪。葬於長安南之三趙邨。

謀於重海以己為參軍庶効方略以制知祥朝廷可之天成二年正月嚴至蜀知祥延接甚至徐謂嚴曰
都監前奉使伐蜀兩川俱至破滅其怨已深今何得來此即遣人執嚴斬之明宗不能治其後朝廷每除
劍南牧守皆令提兵而往分守郡城時董璋作鎮東川已數年矣亦有雄據之意會朝廷以夏魯奇鎮遂
州李仁矩鎮閬州皆領兵數千赴鎮且授以密旨令制禦兩川董璋覺之乃與知祥通好結姻以固輔車
之勢知祥慮唐軍驟至與遂開兵台則勢不可支遂與璋協謀令璋以本部軍先取閬州知祥遣大將李
仁罕趙廷隱率兵圍遂州長興元年冬唐軍伐蜀至劍門長興二年以遂既陷又報運不接乃班師九
月董璋反長興三年夏六月進封蜀王承嗣行賞諸將進秩有差知祥又破董璋自領兩川節度使長興
四年春二月命修蜀故主王建墓禁樵採三月宴府僚於王氏宜華苑謂左右曰使衍不荒於政有賢臣
輔之繼及小子豈能取耶趙季良曰亦天時也不有所廢君何以興知祥大喜秋九月立三廟冬十一月
戊戌明宗崩制服大臨應順元年春正月趙季良上表陳符瑞率百官勸進知祥曰德薄不足辱天命以
蜀王而老於孤足矣季良曰將士大夫盡節効忠於殿下止望攀麟附翼今不正大統無以足軍民推戴
之心閏正月己巳知祥遂遷位是日大風晝暝二月癸酉以季良守司空平章事百官進秩有差三月遣
使持書至洛稱大蜀皇帝夏四月辛巳大赦改元明德六月往大慈寺避暑觀明皇僖宗御容宴羣臣於
華嚴閣下七夕與宮人乞巧於丹霞樓遂寢疾命子利監國甲子知祥薨年六十一僞諡明孝皇帝廟號
高祖葬和陵

利字保元知祥第三子也初名仁贊知祥為西川節度使利為行軍司馬知祥僭號以利為東川節度使
知祥病利監國已薨而秘不發喪趙季良等立利遂於柩前即位時年十六不改元仍稱明德元年秋九
月加季良司徒百官進秩有差冬十二月頒勸農桑詔析鹽縣兼江草市置招善縣明德二年春二月丙
寅大赦夏六月賜江原縣孝子張元昂三十段及米酒仍付史館編錄明德三年冬十一月石敬瑭篡位
僞號晉改元天福十二月己亥申嚴錢禁明德四年十二月戊申大赦改明年元曰廣政廣政元年三月
上巳節遊大慈寺宴從官於玉簪縣分韻賦詩是歲錢廣政通寶錢廣政二年夏六月地震是歲國中
水祖廟壞廣政三年春正月上元節觀燈露臺夏五月地震冬十月地震廣政四年夏五月利著官箴頒
於郡縣曰朕念赤子吁食宵衣託之令長撫養安綏政在三異道在七絲驅雞為理留犢為規寬猛得所
風俗可移無令侵削無使術戾下民易虐上天難欺賦與是切軍國是資朕之爵賞固不逾時爾俾爾
民皆民脂為人父母罔不仁慈特為爾戒體朕深思利好學凡為文章皆本於理謂李吳徐光溥曰王衍
浮薄而好輕詭之辭朕不為也官勅史館集古今韻會五百卷廣政五年春正月地震三月宴後苑賞瑞
牡丹從官皆賦詩冬十月地震廣政六年春大遺良家子以備後宮州縣騷然民多立嫁其女謂之驚婚
二月丙午烈祖崩元宗皇帝即位改元保大元年蜀廣政七年春正月戊戌元宗遣使聘蜀副以六鶴

命少府監黃筮寫六鶴於便坐之壁名曰六鶴殿是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母昭裔案雍都舊本九經命
平泉令張德劍書而刻諸石以貯成都學宮廣政九年折道江縣立灌州置石氏屯田務於梁山縣是歲
契丹滅晉廣政十年春二月劉知遠稱帝於太原國號漢中國多故雄武軍節度使何建以秦成階三州
附於蜀起因遣孫漢韶攻下鳳州於是悉有王衍故地漢將趙思綰據永興王景崇據鳳翔反皆送款於
蜀蜀道諸將出應思綰宰相毋昭裔切諫以為不可然利志欲圖關中甚銳乃遣安思謙出兵以東已而
漢誅思綰蜀將皆罷歸而思謙出兵無功多殺士卒以威衆利與翰林學士王藻謀殺思謙而邊吏有
急奏藻不以時聞輒敢其封利怒其殺思謙也藻在側因并擒藻斬之秋八月漢州奏孝子范文通廬父
慕羣虎見之避服因賜以羊酒東帛是歲始行郊祀禮廣政十一年秋九月己未始置匭函以執政多壅
蔽因立此法以通下情未幾改曰獻納函是時民間多納餽錢廣政十二年春正月置吏部三銓禮部貢
舉秋八月遊浣花谿是時蜀中百姓饑富都人士女傾城遊玩珠翠綺羅名花異卉覆郁森列利御龍舟
觀水嬉上下十里望若神仙冬十月召百官宴芳林苑廣政十三年秋九月令城上植芙蓉張以帷帳望
之皆如錦繡廣政十四年冬十月彭山頭副將楊富獲銅印一於江岸以進凡篆文十八字利命嚴築作
瑞篆記是歲詔勒諸經於石祕書省校書郎孫朋古寫周易周禮國子博士孫逢吉寫周易校書郎周德政寫
尚書簡州平泉令張德劍寫爾雅字皆精謹廣政十五年春正月下詔勸農夏六月乙酉朔大宴羣臣教
坊優人作灌口神墜二龍之象須臾天地皆暝大雨雹明日灌口奏岷江大漲鎮塞龍處柱傾城其夕
大水入成都城延秋門深丈餘溺數千家摧司天監及太廟戊戌大赦境內賑水災之家冬十一月地震
十二月天雨毛廣政十六年春三月地震夏五月重午節絕侍其母遊浣波殿勸渡殿前蜀宮華苑也
秋九月有安居集瑞鼎門廣政十八年春三月周師伐蜀攻自秦州蜀以韓繼勳為雄武軍節度使聞周
師至款曰繼勳豈足以當之耶客省使趙季札請行乃以季札為秦州監軍使行至德陽遂馳還奏事利
召問之季札惶懼不能道一言利怒殺之乃遣高彥備李廷珪出堂倉以拒周師彥備大敗走青泥於是
秦成階鳳復入於周利懼分遣使者聘於南唐北漢以張形勢廣政十九年大赦賜民今年夏租廣政二
十年夏六月周人歸蜀秦鳳之俘起寓書謝稱大蜀皇帝周人不答利曰朕郊祀天地稱天子時爾方鼠
竊作賊何得相薄耶冬十二月旌表遂州孝子程崇雅門廣州二十一年春三月周兵犯金陵取淮南十
四州諸國皆懼荆南高保融以書招蜀歸周蜀以前常致書不答乃止廣政二十四年冬十一月爰居焉
於庭射之不中廣政二十三年春正月立秦王元信為太子是歲行用鐵錢利幸晉漢之際中國多故而
據險一方君臣務為奢侈以自娛至於器器皆以七寶裝之宋師已下荆澧利益懼廣政二十六年春三
月宋師平荆湖蜀邸更將率先在江陵者悉命放還夏四月遂州方義縣雨雹大如斗五十里飛鳥六畜
皆死廣政二十七年春遣使持帛書通好於太原尊劉鈞為天子至境上為觀吏所獲宋祖怒命王全斌

續唐書 卷二十六 後蜀世家

等山嶽二路領兵討蜀。昶遣王昭遠、趙崇翰等拒戰。曰：今日之師，皆卿所召，勉力為國家立功，命宰相李昊等餉於城外。昭遠手執鐵如意，指揮軍士，自比諸葛孔明，人皆竊笑之。冬十二月，宋師至興州，所在不戰而下。遂拔利州，崇翰布戰陣將戰。昭遠據胡床不能起，免胄而逃。為戰騎所獲，昶大懼，成都震恐。廣政二十八年春正月，宋師陷夔州，節度使高彥儔自焚死。昶聞計於左右，老將石穎謂宜聚兵堅守以敵之。昶歎曰：吾父子以豐衣美食，養兵四十年，一旦臨敵，不能東向發一矢，雖欲堅壁，誰與効命耶？乃命李昊草表以降。初，昊事王衍為翰林學士，衍之亡也，昊為草降表，至是又草焉。蜀人夜背其門曰：世修降表李家，當時傳以為笑。昶舉族赴宋，時自二江至眉州，萬民擁道痛哭，備絕者凡數百人。昶亦掩面而泣。及至京師，拜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封秦國公。七日而卒。年四十七。追贈楚王，諡恭惠。其母李氏，本莊宗嬪御，以賜知祥。累從征伐，備歷艱難，而性尚慈儉，才亦明辨。居恆戒昶以固富壽為務，初頗遵行之。廣政末，典兵者多非其人，母盡言告戒，昶不能從。入宋，甚見優禮，詔書呼為國母。昶之卒也，李氏不哭，以酒酹地，祝曰：汝不能死社稷，苟生以取羞，吾所以忍死者，以汝在也。吾今何以為生，因不食而死。遂同昶葬洛陽。威故歿之日，蜀人哀焉。嘗見其所刻石經，於淵、民字尚為高祖，太宗避諱缺筆。雖稱帝號，猶未自絕於唐耳。昶能發興文教，勸農恤刑，亦不失為中主。惟其任用匪人，奢侈過度，以致身危國削，舉族為俘，豈不惜哉。

續唐書卷二十七

南漢世家第六

劉隱祖安仁，上蔡人也。後徙閩中，商賈南海。因家焉。父謙為廣州牙將。乾符五年，黃巢攻破廣州，去略湘湖間。廣州表謙封州刺史，賀江鎮遏使，以銀梧、桂以西，歲餘有兵萬人，戰艦百餘艘。謙三子：曰隱、台、巖。乾寧元年冬，謙卒。廣州表隱代謙封州刺史。乾寧二年，嶺南節度使劉崇龜死，薛王知柔代為帥。乾寧三年冬，行至湖南，廣州將盧瑊軍玘作亂，知柔不敢進。隱以封州兵攻殺玘，玘迎知柔。知柔辟隱行軍司馬。其後徐彥若代知柔，表隱節度副使，委以軍政。天復元年冬，彥若卒，推隱為留後。天祐元年，拜隱清海軍節度使。天祐二年，加隱同平章事。天祐四年，僞梁開平元年夏五月己卯，加隱檢校太尉兼侍中，封大彭王。天祐五年，僞梁開平二年冬十月，兼靜海軍節度使。安南都護。天祐六年，僞梁開平三年夏四月庚子，改封南平王。隱父子起封州，遭世多故，數有功於嶺南。遂有南海。隱復好賢下士，時天下已亂，中朝人士，以嶺外最遠，可以避地，多遊焉。唐世名臣謫死遠方者，往往有子孫，或當時仕宦，遭亂不得還者，皆寄嶺表。王定保、倪潯、周傑、楊洞潛之徒，皆招禮之。而趙光奇、李殷衡以奉使往，俱辟置幕府，待以賓客。卒用此

數人致治焉。天祐八年，僞乾化元年春三月，隱憂，年八十三。諡曰襄，葬德陵，弟昶立。昶，初名巖，謙庶子也。母段氏，生昶於外舍，謙妻章氏素妬，殺段氏，養昶為己子，及長，身長七尺，垂手過膝，善騎射，隱為行軍司馬，昶亦辟薛王府諮議參軍，更名曰陟，隱鎮南海，昶為副使，隱卒，遂嗣位。天祐九年，僞乾化二年夏四月，除清海軍節度使檢校太保同平章事，天祐十年，僞乾化三年春正月，加檢校太傅，朱友貞即位，悉以隱官爵授昶，封南海王。天祐十四年，僞貞明三年秋八月癸巳，昶僞皇帝號，國號大越，改元乾亨，追尊祖考及兄立三廟，置百官，以楊洞潛為兵部侍郎，李殷衡禮部侍郎，倪曙工部侍郎，趙光裔兵部尚書，皆平章事，光裔自以唐甲族，恥事僞國，快思歸，昶乃習為光裔手書，遣使至洛，召其二子并家屬皆至，光裔驚喜，為盡心焉。天祐十五年，乾亨二年冬十一月，改國號漢，鑄乾亨重寶錢，又鑄鉛錢，十當銅錢一。天祐十七年，乾亨四年春三月，始立學校，置選部，貢舉放進士明經十餘人，如唐故事。歲以為常。同光元年，乾亨七年夏四月己巳，莊宗即皇帝位，改元，僞權冬十月，改越常縣為茂名縣。同光二年，乾亨八年，昶自將兵侵閩，屯汀漳境上，為閩人所擊，敗歸。同光三年，乾亨九年春正月，僞遣宮苑使何詞使於唐，稱大漢國主致書上大唐皇帝，且祝強弱，二月甲申，詞至魏，還言唐必亂，昶大悅，自是不復通中國，昶性好誇大，嶺北商賈至南海者，多召之使升宮殿，示以珠玉之富，自言家本咸秦，昶王蠻土，呼唐天子為洛州刺史。冬十二月，有白虹化為白龍，見於南宮三清殿，改元白龍，更名曰巖，以應龍見之祥，後有胡僧言滅劉氏者，巖也，乃復改名巖，義本飛龍在天，而字音似，是歲，長和國驛信鄭曼，道其布變鄭昭淳，致朱巖白馬以求婚，遂以隱女增城公主妻之，長和即同詔也。同光四年，白龍二年，莊宗崩，明宗即位，改元天成三年，春三月，楚大舉水軍侵漢，圍封州，昶以周易筮之，遇大有，於是大赦，改元大有，命救封州，大敗楚兵於賀江，長興元年，大有三年秋九月，遣將梁克貞、李守鄺攻交州，擒靜海節度使曲承美至南海，僞登儀鳳樓受俘，謂承美曰：公常以我為僞廷，今反而縛何也？承美頓首伏罪，乃赦之，承美，顯子也，克貞又攻占城，掠其寶貨而歸。長興二年，大有四年冬十二月，愛州將楊廷蕤叛，攻交州，刺史李進遜歸，乃遣承旨程寶攻之，寶戰死，長興三年，大有五年，立其諸子為王，清泰三年，大有九年夏四月，遣將孫成、楚蒙、桂二州不克，昇元元年，大有十年春三月，交州牙將峻公羨殺楊廷蕤自立，冬十月，唐遣使來告即位，昇元二年，大有十一年冬十月，楊廷蕤故將吳權攻交州，公羨乞師於昶，乃封子洪操、交王，出兵白藤以攻之，洪操率兵駐海門，權已殺公羨，逆戰海口，植鐵檣海中，權兵乘潮而進，洪操逐之，潮退，舟還，檣者皆覆，洪操戰死，洪收餘衆而還，昇元四年，大有十三年冬十月，遣都官郎中鄭翺如金陵，賀仁壽節，昇元五年，大有十四年，僞寢疾，遣使區延保入聘金陵，昶為人辨察多權，性好奢侈，悉聚南海珍寶，以為玉堂珠殿，又用刑殘酷，為刀鋸支解湯鑊之刑，每視殺人，不覺哀慟，垂涎呀呷，人以為其蛟蜃也，後又猜忌士人，專任官者，昇元六年，大有十五年春三月丁丑，薨，年五十四，諡天皇大帝，葬原陵，子玢立。

玢，初名洪度，昶第三子也，小字壽岳，初封賓王，改封秦王，昶子耀、龜、龜皆早死，玢次當立，而昶以不類，已欲立洪昌，陰與王翻謀，欲出之於荊州，并出其弟洪熙於容州，逾次立洪昌，會蕭益力諫不果，玢乃即位，改元光天元年，夏四月，遣使蕭規如金陵告哀，又即遣孫惠告即位，秋七月，妖人張遇賢反，自稱中天八國王，僞改元永樂，攻陷循州，玢遣弟洪昌、洪果攻之，不克，被圍於鏡島館，裨將萬景忻、陳道庠力戰救之，得免，玢在殯，召伶人作樂飲酒，宮中僕男女以為樂，或以墨縷與倡女夜行，出入人家，由是山海間盜賊競起，玢莫能省，洪熙日益進，聲伎誘為荒恣，玢亦頗疑諸弟圖己，勅宦官守宮門，入者皆露索，玢酷好手搏，洪熙令指揮陳道庠引力士劉思潮等五人，習為角觝，以獻，保大元年，光天二年春三月丙戌，玢與諸弟宴長春宮，閩角觝，至夜大醉起，道庠與思潮等掖玢拉殺之，年二十四，諡曰勇，弟晟立。晟，初名洪熙，昶之幼子也，封晉王，既弒玢，遂自立，改元應乾，夏五月，殺其弟洪果，晟既弒兄，立不順，懼衆不服，乃益峻刑法以威衆，已而洪果屢請討賊，陰勸誅劉思潮等以止外議，思潮等反，譖洪果有二心，遂及於禍，冬十一月丁亥，大赦，改元乾和，保大二年，乾和二年春三月，遣兄洪昌謁陵於海曲，至昌華宮，使盜殺之，冬十月丙午，又殺其弟洪澤於邕州，保大三年，乾和三年秋八月甲子，殺其弟洪雅，九月，又殺劉思潮等五人，陳道庠懼不自安，其友鄧仲以苟悅漢紀遺之道庠，莫能曉，仲曰：怒殺韓信，誅而彭越，皆在此曹矣，道庠悟，益懼，屢聞之大怒，以道庠、仲下獄，保大四年，乾和四年秋九月，殺道庠於市，夷其族，保大五年，乾和五年，劉知遠自立為帝，僞國號漢，更稱天福十二年，秋九月，晟殺其弟洪弼、洪道、洪益、洪濟、洪建、洪暉、洪照，恐於其子爭國，故同日見殺，是歲，置湯鑊鐵牀劍等刑，號曰生地獄，保大六年，乾和六年秋八月，遣工部郎中知制誥鍾允章求婚於楚，不許，晟怒，問允章：馬公復能經略南土乎？允章曰：楚兄弟方爭，亡不暇，安能害我？晟曰：然，希廣備而且吝，其士卒忘戰日久，此乃吾進取之秋也，冬十二月辛巳，遣巨象指揮使吳珣等將兵擊楚，攻賀州，楚遣決勝指揮使徐知辛將兵五千來救，未至，已拔賀州，珣鑿大罪於城下，覆以竹箬，加土於上，楚兵逼城，悉陷，城中死者無算，楚人皆走，珣復攻桂州，轉掠全州而還，保大九年，乾和九年春正月，郭威篡位，僞國號周，改元廣順，冬十二月，遣內侍潘崇徽等攻彬州，元宗使邊錫發兵來援，與崇徽等遇，戰不勝，崇徽等遂取彬州，晟益得志，遣巨艦指揮使暨資贊以兵入海，掠商賈金帛，作離宮遊獵，益修葺南宮，大明、昌華、甘泉、玩華、玉清、太微諸宮，凡數百，不可勝紀，殿側皆置宮人以候曉，名曰候窗監，管夜飲大醉，以瓜置伶人向玉樓頂，披劍斫之以試劍，因并斬其首，明日酒醒，復召玉樓侍飲，左右自已殺之，晟歎息而已，保大十年，乾和十年夏四月，元宗遣統軍使侯訓，全州刺史張樹攻彬州，楚兵伏於山谷待之，及戰，伏兵四起夾擊，訓死，樹退保全州，冬十月，湖南王進逵率溪洞蠻攻彬州，潘崇徽敗之於螺石，保大十一年，乾和十一年秋九月，晟寢疾，封子繼興、衛王，璇與桂王，慶與荆王，保興、禎王，崇與梅王，保大十二年，乾和十二年春正月壬辰，周主昶柴榮即位，改元顯德，晟親耕

藉田。交州吳昌濬遣使稱臣。初吳權據交州。權死。子昌胤立。又死。弟昌濬立。故來稱臣。時遣給事中李瑛以旌節招之。瑛至白州。昌濬使人止瑛曰。海賊爲亂。道路不通。瑛不果行。夏四月。昌濬殺其弟洪。遂於邕州保大十三年。乾和十三年夏六月戊午。又殺其弟洪。政於順州。於是與之諸子盡矣。保大十五年。乾和十五年。昌濬聞中朝。屢爲周人所敗。憂形於色。遣使入貢。又爲湖南所隔。乃治戰艦。修武備。又嘗自言知星。會月食。牛女間。出書占之。歎曰。吾當之矣。因爲長夜之飲。中興元年。乾和十六年春二月。卜葬城於興王府城北。連甃爲城。親臨視之。秋八月辛巳。昌濬年三十九。諡曰文武光聖明孝皇帝。葬昭陵。子銀立。銀初名繼興。封衛王。晟之長子也。及即位。改今名。改元大寶。晟性剛忌。不能任臣下。委政於宦者。至銀尤忌。專任龔澄。陳延壽。及才人盧瓊仙等。皆省備員而已。機密事多不與聞。又祖祖父之裔。立萬政殿。飾一柱。凡用白金三千。又以銀爲殿衣。間以雲母。無名之費。日有千萬。元宗交泰二年。大寶二年秋七月。尙書右丞參政事鍾允章請誅亂法者數人。以正紀綱。銀不從。宦官聞而惡之。冬十一月。內侍監許彥真誣允章謀反。龔澄。李託。證成之。銀殺允章。并其二子。交泰三年。大寶三年春正月甲辰。周禪位於宋。宋改元建隆。內常侍邵廷珪言。真主已出。必將盡有海內。其勢非一天下不已。宜修兵爲備。不然。悉珍寶奉中國。遣使通好。銀信然。莫以爲應。惡其言直。深恨之。三月。銀殺其弟璇。先是陳延壽進謀曰。先帝之所以得專陛下者。由盡殺羣弟也。銀領之。由是殺璇。與上下成怨。是歲。命蒞枝。時設紅雲宴。以樂後宮。以爲常。後主元年。大寶四年。芝菌生宮中。野獸觸殿門。苑中羊吐珠。并旁石自立行而仆。後主二年。大寶五年。龔澄。樞密許彥真謀反。因族誅之。後主三年。大寶六年冬十一月。銀作燒煮。剝剔刀山劍樹之刑。後主四年。大寶七年秋九月。宋將潘美。尹崇珂。克彬州。成將暨查贊。刺史陸光國死之。餘衆退保韶州。後主十年。大寶十三年秋九月。宋詔江南。以書諭銀。稱臣。銀怒。因使者龔慎儀。宋令潭州防禦使潘美出師。師次白霞。銀遣龔澄。樞密守賀州。郭崇岳。守桂州。李託。守韶州。以備未幾。美平賀州。冬十月。平韶州。又平桂州。十一月。平連州。銀曰。韶。桂。連。賀。本屬湖南。今北師取之。足矣。吾知不復南也。其恩如此。後主十一年。宋開寶四年春正月。宋平英。雄。二州。銀將潘崇徹。先降。師次龍頭。銀遣使請和。且求緩師。二月。師度馬。銀遣左僕射蕭濬。奉表請降。銀追復令整兵拒命。美等進師。銀遣弟保興。率文武諸軍。降。不納。龔澄。樞密等謀曰。北軍來。利吾國貨。爾焚爲空城。必不能住。乃縱燔其宮殿府庫。鎮以海船十餘。悉載珍寶。續將入海。宦官樂範。竊其舟以逃。歸。宋師次白田。銀素衣白馬。以降。獻俘京師。赦銀爲千牛衛大將軍。封恩。赦侯。太平興國五年。銀薨。年三十九。追封南越王。葬韶州。

述曰。劉氏以區區廣南之地。併號改元。傲很明德。荼毒生靈。抑且世濟其凶。視同氣如仇讎。乘人命猶草芥。宜其速亡。乃位歷三傳。年踰六十。其後亡也。猶幸也夫。

續唐書卷二十八

楚世家第七

馬殷。字霸圖。許州鄆陵人也。少爲木工。中和三年。蔡州秦宗權作亂。始應募從軍。初隨孫儒。渡淮。陷廣陵。及儒敗於宣州。殷隨別將劉建鋒。過江西。連陷洪。鄂。潭。桂等州。建鋒盡有湖南之地。乾寧元年。僖宗授建鋒湖南節度使。殷爲馬步軍都指揮使。建鋒庸人。不能帥其下。常與部曲飲酒。譁呼。軍卒陳贍。妻有色。建鋒私之。贍怒。以鐵槌擊殺建鋒。軍中推行軍司馬張佶爲帥。佶將入府。馬忽踞。傷佶。是時殷攻邵州未歸。佶語諸將曰。馬公英勇。吾所不及。真乃主也。諸將乃共殺贍。迎殷於邵州。殷至。佶肩輿入府。命殷升聽事。以留後讓之。卽趨下。率將吏拜賀。時乾寧三年夏五月也。秋九月。昭宗授殷潭州刺史。判湖南軍府。光化元年春三月。命殷知武安留後。未幾。進本軍節度使。遂有潭。衡。七州之地。天復二年春三月。昭宗使李儼宣諭江。淮。加殷同平章事。天復三年夏四月。楊行密遣使來言。朱全忠跋扈。請絕之。大將許德勳曰。全忠雖不道。然挾天子以令諸侯。未可輕絕。五月。荆南節度使成汭。赴援鄂州。殷假救杜洪之名。遣德勳將舟師。同汭。明兵。承虛襲江陵。大掠而還。天祐四年。朱全忠篡位。僞改元開平。殷遣使修貢。夏四月辛未。全

忠拜殷侍中兼中書令。封楚王。天祐七年。僞開平四年夏六月。殷上章請依太宗故事。乃加天策上將軍之號。又請官位內添制置靜江。武平。寧遠等軍事。皆從之。既封楚王。仍請依唐諸王行禮。置故事。詔天官幕府有文苑學士之號。知詔令之名。總制二十餘州。自署官吏。征賦不供。民間採茶。並抑而買之。天祐八年。僞乾化元年。鑄天策錢。文曰天策府寶。銅質。厚徑寸七分。重三十銖。二參。天祐二十年。莊宗即皇帝位。遂滅梁。故元同光。殷遣子希範。修京師。上梁所授洪鄂行營都統印。莊宗問洞庭廣狹。希範對曰。車烈南巡。繼堪飲馬爾。莊宗嘉之。是歲避唐廟諱。改岳州。昌江縣曰平江。同光二年夏四月乙亥。勅加殷兼尚書令。楚王。同光三年冬十一月。莊宗平蜀。殷大懼。表求致仕。莊宗報書慰勞。殷詔不許。是時關市無征。商旅輻輳。地故產鉛鐵。乃鑄鉛錢。以十當銅錢一。又鑄鐵錢。圍六寸。文曰乾封泉寶。用九文爲貫。以一當十。流行境內。凡天下商賈貨至者。祇以鉛鐵博易之無餘。遂致一方富盛。窮極奢侈。貢奉朝廷。不過茶數萬斤而已。於中原買茶之利。歲百萬計。又湖南不事蠶桑。殷令輸稅者。以帛代錢。由是機杼大盛。同光四年。莊宗崩。明帝即位。改元天成。殷遣使入賀稱賀。勅加殷守尚書令。天成二年夏六月。請建行臺。丙申。明宗封殷楚國王。有司言無封國王禮。請如三公用竹冊。乃遣尚書右丞持節以竹冊封之。殷以澧州爲長沙府。建國承制。自置官屬。分天子之半仗焉。天成四年秋八月。勅中書門下。凡署將相勅牒。宜落吳越王。鐸及楚王殷官位。長興元年冬十一月己巳。殷薨於位。年七十九。詔曰。馬殷官爵俱高。無以爲贈。可諡曰武穆。葬衡陽之上瀟。子希聲立。

希聲。字若訥。殷次子也。長興元年冬十一月丙戌。襲位。稱遺命。去建國之制。復藩鎮之舊。十二月。勅遣希聲爲武安。靜江等軍節度使。加兼中書令。希聲居喪無戚容。聞朱全忠好食雞。慕之。乃日烹五十雞。以供膳。長興二年。葬殷衡陽。希聲不入泣。頓食雞肉數器而起。其禮部侍郎潘起譏之曰。昔阮籍居喪。食蒸豚。世故不乏賢者。長興三年秋七月辛卯。希聲薨。追封衡陽王。弟希範立。希範。字實規。殷第四子也。長興三年秋八月辛酉。襲位。九月。勅希範爲武安軍節度使兼侍中。冬七月癸酉。進貢銀茶。請頒戰馬。明宗賜馬五十四。歸貢物。應順元年春正月壬辰。閔帝封希範爲楚王。清泰二年。末帝賜希範弓矢冠劍。清泰三年冬十一月。契丹立石敬瑭。僞號晉。改元天福。是時命修黃陵廟。致祭。并元元年。烈祖即位。僞天福二年。晉加希範江南諸道都統制置武平。靜江等軍事。改賜功臣號。增食邑有差。昇元三年。僞天福四年夏四月。晉加希範天策上將軍。開府置官。如殷故事。希範好學。善詩文。做太宗天策府文學館。立學士員。以盧光嗣。徐仲雅。李舉。拓拔常等十八人充之。是月。劉勳等進攻涇州。彭士然兵敗。棄州走保山寨。石崖四絕。勳爲棧梯上圍之。屢匡齊戰死。昇元四年。僞天福五年春正月。劉勳進攻彭士然寨。火箭焚之。士然率麾下逃入溪。錦深山。遣其子師。率諸蠻納溪。錦。三州印請降。二月。勳班師還長沙。希範徙涇州於便地。表士然爲涇州刺史。勳爲錦州刺史。涇州西接洋州。南通桂林。象郡。

希範素稱漢馬援裔。效伏波將軍故事。乃立銅柱爲表。命學士李崇銘之。勸誓狀於上。自是南寧州酋長莫彥殊。率其本部十八州。都雲酋長尹懷昌。率其昆明等十二部。牂牁蠻張萬溶。率其夷播等七州。皆先後來附。昇元六年。僞天福七年冬十月。希範大興土木。建天策府。其費鉅萬。始加賦於國。拓拔常切諫。以爲不可。昇元七年。僞天福八年。希範又作九龍殿。以八龍繞柱。自言身一龍也。自時厥後。契丹滅晉。中國大亂。希範耗國用而窮土木。牙將丁思規切諫不聽。思規扼喉而死。保大四年夏五月壬辰。希範薨。年四十九。諡曰文昭。弟希廣立。

希廣。字德不。希範同母弟也。希範平生惡拓拔常諫諍。堂入謁。希範呼開者曰。吾不欲見此人。乃謝絕之。及臥病。始思常言。以爲忠。召之。託以希廣。希範卒。常數勸希廣以位。奉其兄希夢。希廣不從。保大四年夏六月。契丹立劉知遠爲帝。僞號漢。仍以天福紀年。遣使告諭。秋七月。漢以希廣爲天策上將軍。武安軍節度使。江南諸道都統。兼中書令。封楚王。保大五年。僞天福十二年冬十月。希夢自朗州來奔喪。至秩石。希廣用其將劉彥瑫言。遣迎希夢。命將士釋甲而後入。止之於碧湘宮。厚賂以遣之。希夢憤然而去。乃遣使詣漢求封爵。請置邸稱藩。劉承祐不許。希夢怒。送款於唐元宗。舉兵攻長沙。希廣遣劉彥瑫等禦之。於僕射洲。敗之。希夢去。誘溪洞蠻寇益陽。希廣遣崔璉洪以步卒七千屯湘鄉。玉潭。以遏諸蠻。彥瑫以舟兵趨武陵。攻希夢。彥瑫敗於湘洲。希廣大懼。遣使請兵於漢。承祐不能出師。希夢率舟師沿江而上。自稱順天。王。攻岳州。刺史王彥堅城不戰。希夢責其有貳心。贊曰。願君王入長沙。不傷同氣。臣其敢不盡節。希夢引兵去。辛卯。經湘陰。至長沙。屯於水西。劉彥瑫許可。瓊屯水東。彭師。結登城望水西軍。入自希廣。請與可瓊水陸夾擊之。希廣許諾。而可瓊已陰送款於希夢。遂沮其謀。明日。師詰叱可瓊欲反。急自希廣請殺之。不聽。天尊攻長樂門。牙將吳宏。楊滌聞之皆潰。長沙遂陷。希廣率妻子匿於慈堂。明日。擒之。希夢見而惘然曰。此鈍夫也。豈能爲惡。徒爲左右惑之爾。願其下曰。吾欲活之何如。其下皆不對。遂殺之。師當葬之。劉陽門外。希夢自立。

希夢。殷之庶子也。剛很無禮。而其同母弟希崇尤狡險。希廣襲位時。希崇爲天策左司馬。陰遣書希夢言。劉彥瑫等違先王命。廢長立少。意欲以激亂也。希夢果與師爭國。及長沙已陷。希崇復從與推戴。希夢遂自稱楚王。以希崇爲節度副使判軍府事。湖南要職。悉以明人爲之。時保大八年冬十一月丁未也。保大九年春正月甲辰。希夢遣掌書記劉光輔入貢。二月。元宗以希夢爲天策上將軍。武安等軍節度使。兼中書令。封楚王。是月。光輔至金陵。元宗待之甚厚。光輔密言湖南民疲主驕。可取也。元宗乃以營屯都虞候邊錫爲信州刺史。將兵屯袁州。潛謀侵邊。希夢既得志。縱酒荒淫。悉以軍府事委希崇。希崇與楚舊將徐威等謀作亂。秋九月戊寅。希夢置酒端陽門。希崇辭以疾。威等縱惡馬十餘匹。以壯士執隨之。突入其府。劫庫兵。縛希夢。迎希崇以立。希崇遣彭師。詰囚希夢於衡山。希崇既襲位。亦縱酒荒淫。國人不服。丙戌。

師曷等奉希尊為衡山王。召募徒衆。遣判官劉虛己求救於金陵。徐威等見希尊所為必敗。又投朗州。衡山之逼。欲殺希尊以自解。希尊覺之。大懼。遣人表請兵於金陵。元宗命邊鎬自袁州將兵萬人趨長沙。冬十月辛卯。鎬引兵入醴陵。癸巳。希尊遣使犒軍。壬寅。遣天策學士拓拔常奉牋詣鎬降。是月。邊鎬起希尊率其族入朝。遂避馬氏之族於金陵。十一月辛未。遣使如衡山。起希尊入朝。元宗以希尊為江南道觀察使。守中書令。鎮洪州。仍賜爵楚王。以希尊為永泰軍節度使。兼侍中。鎮舒州。仍居揚州。保大十年冬十月。希尊入覲。元宗留之。數年。薨於金陵。諡曰恭孝。其後希尊奔周。為右羽林統軍。述曰。殷之開國也。自以為伏波之後。獨不念伏波之戒。子弟。願其效龍伯高之謙約節儉。乃不務令德。克家無人。驕泰成風。怙侈滅義。卒也。潰敗決裂。率族歸降。哀哉。

續唐書卷二十九

吳越世家第八

錢鏐。字具美。杭州臨安人也。父寬。生鏐之夕。方他適。鄰人急奔告曰。君家後舍聞甲馬聲甚衆。寬疾馳歸。而鏐已生。復有紅光滿室。怪之。將棄於邱氏之井。其大母知非常人。固不許。因小字曰婆留。而井亦以名。里有大木。鏐幼時與羣兒戲木下。坐大石。指麾羣兒為隊伍。號令頗有法。羣兒皆憚之。及壯。無賴。不事生業。以販鹽為盜。縣錄事鍾起。有子數與鏐飲博。起常禁其諸子。諸子多竊從之遊。豫章人有善術者。望斗牛間有王氣。錢唐分也。因遊錢唐。占之在臨安。乃之臨安。以相法隱市中。陰求其人。起與術者善。私謂起曰。占君縣有貴人。求之市中不得。視君相貴矣。然不足當之。起乃置酒。悉召縣中賢豪徧視之。皆不足當。一日。術者過起家。鏐適從外來。見起反走。術者望見之。大驚曰。此真貴人也。起笑曰。此吾旁舍錢生耳。術者召鏐至。熟視之。顧起曰。君之貴者。因此人也。乃憖鏐曰。子骨法非常。願自愛。遂與起訣曰。吾求其人者。非有所欲。直欲質吾術爾。乃去。起始縱其子與鏐遊。時時貸其窮乏。鏐善射與槊。稍通圖緯諸書。乾符二年。浙西鎮遏王郢作亂。石鏡鎮董昌募鄉兵討賊。表鏐偏將。擊郢破之。是時黃巢衆已數千。攻掠浙

東。至臨安。鏐曰。今鎮兵少而賊兵多。難以力禦。宜出奇兵邀之。乃與勣卒二十人。伏山谷中。巢先鋒度險。皆單騎。鏐伏弩射殺其將。巢兵亂。鏐引勣卒蹂之。斬其首數百級。鏐曰。此可一用耳。若大衆至。何可敵耶。乃引兵趨八百里。八百里地名也。告道旁媼曰。後有問者。告曰。臨安兵屯八百里矣。巢衆至。問媼語。不知其地名。皆曰。擲十餘卒不可敵。況八百里乎。遂急引兵退。都統高駢聞巢不敢犯臨安。壯之。召董昌與鏐俱至廣陵。久之。駢無討賊意。昌等不見用。辭還。駢遂表昌為杭州刺史。先是天下已亂。廣明元年。杭州始有八都。餘杭陳晟。於潛吳文舉。鹽官徐及。新登杜稜。唐山饒景。富春文禹。龍泉凌文舉。各聚數千人。以衛鄉里。而臨安則為董昌而鏐副焉。至此昌乃圍練八都兵。以鏐統之。中和二年秋七月。浙東觀察使劉漢宏與昌有隙。遣弟漢宥。都虞候辛約屯兵西陵。鏐率八都兵渡江。竊敵軍號。斫其營。營中驚擾。因焚之。漢宥等皆走。漢宏復遣將黃珪。何蕭屯諸暨。蕭山。鏐皆攻破之。與漢宏遇。戰大敗之。殺何蕭。辛約。漢宏易服持胎刀以避。追者及之。誑曰。我宰夫也。舉刀以示。乃免。中和四年。僖宗遣中使焦居璠為杭越通和使。詔昌與漢宏罷兵。皆不奉詔。漢宏遣其將朱褒。韓公政。施堅實等以舟師屯望海。成及夜。率奇兵破褒等於曹娥埭。進屯豐山。施堅實等遂攻破越州。漢宏走台州。台州刺史執漢宏送於鏐。斬於會稽。族其家。鏐乃奏昌代漢宏。而自居杭州。光啓三年。拜鏐左衛大將軍。杭州刺史。昌越州觀察使。景福元年。孫儒。楊行密交亂。淮。海。煙塵數千里。鏐常率師以為防禦。孫儒據宣州。不敢侵江浙。由是鏐勳名日著。景福二年。以鎮海軍節度使。仍移湖州軍額於杭州為治所。又立威勝軍於越州。董昌為節度使。昌漸驕貴。自言身應符讖。又為妖人王百藝所誑。僭稱尊號。遂僭國號大越。羅平。改元順天。僞命鏐為兩浙都將。鏐不受命。以聞。昭宗命討昌。乾寧四年。鏐率浙西將士破越州。擒昌以獻。朝廷嘉其功。賜鏐鐵券。又除宰臣王溥為威勝軍節度使。而兩浙士庶。拜章請以鏐兼杭。越二鎮。朝廷不能制。因而授之。改威勝軍為鎮東。鏐乃兼鎮海。鎮東兩藩節制。鏐既兼兩鎮精兵三萬。而楊行密連歲與戎。攻蘇。潤。節州。欲兼并兩浙。累為鏐所敗。然亦為行密侵盜數州。而口所部止十三州而已。天復二年。鏐大將許再思。徐綰叛。引宣州節度使田頌。謀襲杭州。田頌等率師掩至城下。鏐激軍士一戰敗之。生擒徐綰。田頌遁走。天祐元年夏四月。封鏐吳王。秋八月。昭宗崩。昭宣帝即位。遣使來宣告。鏐素服舉哀於軍門。天祐二年冬十一月。鏐建功臣堂。立碑紀功。列賓佐將校名氏於碑陰者五百人。天祐三年九月。昭宣帝遣使授鏐吳王竹冊。是歲。割睦州分水縣南新登五鄉隸杭州臨安縣。天祐四年春三月。勅升衣錦城為安國衣錦軍。夏四月。朱全忠篡位。僞號梁。改元開平。五月。進封鏐為吳越王。客有勸鏐拒梁命者。鏐笑曰。我豈失為孫仲謀邪。遂受之。鎮海節度判官羅隱。亦勸鏐舉兵討梁。鏐心義之而不從。秋八月。梁加鏐兼淮南節度使。天祐五年春正月。梁勅改臨安縣為安國縣。廣義鄉為衣錦鄉。夏六月。梁加鏐守中書令。是歲。鏐以中原喪亂。改元天寶。私行於境中。既而復通中國。或諱而不稱。天祐六年夏四月。梁加鏐守中書令。淮南兵圍蘇州。鏐遣其弟鏐。鏐救之。內外

夾攻遂大敗之。天祐七年，吳越天寶三年秋八月，始築捍海石塘，塘外植濕柱十餘行，以折水勢。先是江
 濤洶湧，版築不時就。鑄於疊雪樓，強弩五百以射潮，潮為頓斂。冬十月，鑄遊衣錦軍，作返鄉歌曰：三節
 返鄉兮掛錦衣，碧天朗朗兮愛日輝。功臣道上兮列旌旗，父老遠來兮相追隨。家山鄉眷兮會時稀，今朝
 設宴兮觥散飛，斗牛無字兮民無欺。吳越一王兮騎馬歸，天祐八年夏四月，梁加鑄守尚書令兼淮南宣
 徽等道四面行營都統，建生祠於衣錦軍。天祐九年春二月，梁朱友珪弑父篡位，遣使宣諭，授鑄尚父册
 禮。天祐十年，梁朱友珪自立，遣使宣諭，授鑄尚父册禮。天祐十三年秋七月，梁加鑄諸道兵馬元
 帥。天祐十四年冬十月，梁加鑄天下兵馬都元帥。天祐十五年春三月，鑄開府，置官屬。冬十一月，楊隆演
 取虔州，鑄始由海道入貢京師。天祐十八年夏五月，梁改元龍德，賜鑄詔書不名。莊宗同光元年夏四月，
 滅梁，遣宣諭使自淮甸至，賜鑄名馬玉帶香匣，同光二年，吳越寶大元年秋九月，鑄遣使餞詢入貢，求玉
 册。莊宗下其議於有司，羣臣皆以謂非天子不得用玉册，郭崇韜尤為不可，既而許之，乃賜鑄玉册金印。
 冬十月，勅授鑄天下兵馬都元帥尚父尚書令吳越國王，授鑄子元瓘兩浙節度使。同光三年秋八月，鑄
 起玉册，金券，詔書三樓於衣錦軍，遣使册新羅，渤海，王，海，中，諸國，皆封拜其君長。同光四年夏四月，莊宗
 崩，明宗即位，改元天成。吳越改元寶正。天成四年秋八月，唐賜烏昭遇自盡，時朝廷安重誨用事，鑄致書
 重誨，辭甚倨，重誨大怒，是時供奉官烏昭遇，韓致使吳越，既還，致誨昭遇稱臣舞蹈，遂有是命。重誨乃
 譴奏鑄大不敬。九月癸巳，詔削鑄王爵，元帥尚父，以太師致仕。長興元年冬十月，鑄附表引咎，元瓘等復
 遣人以絹表自陳，長興二年春三月，安重誨伏誅，明宗復鑄官爵，國王如故，依前不名。長興三年，吳越寶
 正七年春三月庚戌，鑄年八十一，諡武肅，子元瓘立。

夷王有之，偽梁時，欲厚於鑄，首為式例，故因而不改。保大二年秋七月，石重貴偽改元開運，保大四年，偽
 開運三年，晉授佐東南面兵馬都元帥。冬十一月，闔大亂，李遂乞師於吳越，乃召諸將計事，皆不欲行，佐
 奮然曰：吾為元帥，而不能恤鄰，將安用之？諸將皆素蓄養，獨不肯以身先我乎？有異議者斬，乃遣統軍使
 張筠、趙承泰等率兵三萬水陸赴之，以救闔。由是諸將皆服。佐立七年，溫恭禮士，躬勤政務，因民獻嘉禾
 而賜復三年，襲封吳越國王，玉册金印，皆如元瓘。保大五年春正月，契丹入東京，廢石重貴為負義侯。二
 月辛未，晉劉知遠僭稱帝於河東，仍稱天福十三年。夏六月乙卯，佐薨，年二十，諡忠獻，弟保立。
 保，字隆道，元瓘第七子也。末帝時，常以佐性寬善，而掌兵權者難制，及代佐為帥，以禮法繩下，宿將舊勳
 不甚優禮，大將胡進思殊不自安，乃謀於親軍去保。冬十二月，進思率甲士三百，大譟突入衙署，保閉戶
 拒之，左右與之格鬪，盡為進思所殺，遂遷保於別館，幽於衣錦軍。越二十年始薨，諡曰忠遜，是時進思帥
 諸將迎保異母弟保立。
 保，字文德，元瓘第九子也。保大六年春正月丙寅，漢劉知遠殂，子承祐襲偽位，改元乾佑。夏四月，胡進思
 疽發背死，吳越人快之。保大七年，偽乾祐二年，漢授保兵馬都元帥，吳越國王，仍賜玉册金印。保大八年
 春二月甲申，元宗遣劍州刺史陳誨攻福州，執吳越守將馬光進等。庚寅，永安軍留後查文徽至福州，知
 威武軍吳程等令閩人詐降，遂生擒文徽及行軍判官楊文憲等三十餘人於城下，斬馘萬計。陳誨等敗
 走。秋七月，勅歸馬光進等以易查文徽。冬十月，保遣文誨歸金陵。是年，漢郭威弑承祐而立，偽號周。改
 元廣順。保大十年，偽廣順二年，周授保天下兵馬都元帥，保大十二年，郭威弑，養子柴榮襲偽位，改元顯
 德。保大十五年，偽顯德四年秋八月，周遣諫議大夫尹日就，吏部郎中崔頌等使於吳越，且諭之曰：此行
 決平江北，卿等還，當陸來也。交泰二年，偽顯德六年夏六月，柴榮殂，子宗訓襲偽位，交泰三年春正月癸
 巳，宋祖稱帝，改元建隆元年。遣使諭保。三月丙辰，保遣使貢御服金帛，賀宋即位。夏四月，宋授保天下兵
 馬大元帥，建隆二年，元宗崩，後主立。開寶二年，保貢秘色窰於宋。開寶四年，後主貶國號，稱江南。後主十
 四年，宋開寶七年冬十二月癸亥，保兵攻常州。後主遣保書曰：今日無我，明日豈有君？一旦明天子易地
 賞功，王亦大梁一布衣耳。保覽書投地，表其書於宋。開寶九年春二月戊午，保朝於宋。冬十月癸丑，宋祖
 崩，晉王光義即位，改太平興國元年。十一月，保遣子惟道貢寶物詣宋稱賀。太平興國二年，詔保入朝，保
 舉族歸於京師，因除保自奉甚儉素，好書，善吟咏，性謙和，未嘗忤物，其為政也，寡民能墾荒田者，勿收其
 稅。由是境內無萊田，或請糾民遺田丁以增賦，即杖之。國人皆大悅。端拱元年秋八月，保薨，追封秦國
 王，諡忠懿。

僅美其事大勤王之節與荆楚湖湘不侔特其一端新修史記至謂其剝民而民不堪命非厚誣乎

祐六年僞梁開平三年夏五月進封閩王是時楊氏據江淮審知每歲朝貢汎海至登萊抵岸漂溺常十三四同光元年夏四月己巳莊宗即皇帝位時審知歸大鐵錢文曰開元通寶以五百文爲其同光二年春二月遣使入貢於朝制加功臣進爵邑審知雖起隴畝至富貴而儉約好禮下士王淡楊沂徐寅之徒皆依之又建學四門以教閩士之秀者三十年開省刑薄斂一境晏然同光三年冬十二月辛未薨年六十四諡忠懿葬福州鳳池山子延翰立

延翰字子逸審知長子也爲人長大美皙如玉好讀書通經史同光四年春三月辛酉授威武軍節度使已而莊宗崩明宗立改元天成夏五月甲戌加同平章事延翰乃取司馬遷史記閩越王無諸傳示諸將吏曰閩越古王國也吾今不王何待之有於是軍府將吏上書勸進冬十月己丑建國稱王而納稟唐正朔然驪淫奢侈跨城西湖築室號水晶宮每攜後庭游宴從子城復道以出數位逾月即出弟延鈞爲益州刺史又建州刺史延稟本姓周審知養子與延翰不協二人因謀作亂十二月延稟以兵入執延翰殺之延鈞立更名麟

續唐書卷三十

閩世家第九

王審知字信通光州固始人也父恁世爲農兄潮爲縣佐史廣明元年黃巢犯閩羣盜蜂起益州屠者王緒自稱將軍攻固始則潮與弟審邦審知有材勇號三龍召至以潮爲軍政時蔡州秦宗權方募士以益或乃以緒爲光州刺史召其兵會擊巢緒避留不行宗權發兵攻之緒率衆南奔所至剽掠自南康至閩入臨汀陷漳浦緒性猜忌部將有才者多殺之潮頗懼乃與衆首數輩共殺緒推潮爲主時泉州刺史廖彥若爲政貪暴軍民苦之則潮治軍有法耆老相率迎潮留爲州將潮即引兵攻彥若逾年克之光啟元年福建觀察使陳巖表潮爲泉州刺史大順二年巖卒其婿范曄自稱留後潮遣審知將兵攻之踰年城中食盡乃斬曄而降由是盡有閩嶺五州之地景福二年秋九月戊戌昭宗以潮爲福建觀察使審知爲副使審知長七尺六寸陸準方口常乘白馬軍中號白馬三郎乾寧四年冬十二月丁未潮卒審知以位讓其兄審邦審邦以審知有功不受於是審知自稱留後表於朝光化元年春三月己丑以審知充威武軍留後冬十月授本軍節度使累遷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天祐元年夏四月加檢校太保封瑯琊王天

祐六年僞梁開平三年夏五月進封閩王是時楊氏據江淮審知每歲朝貢汎海至登萊抵岸漂溺常十三四同光元年夏四月己巳莊宗即皇帝位時審知歸大鐵錢文曰開元通寶以五百文爲其同光二年春二月遣使入貢於朝制加功臣進爵邑審知雖起隴畝至富貴而儉約好禮下士王淡楊沂徐寅之徒皆依之又建學四門以教閩士之秀者三十年開省刑薄斂一境晏然同光三年冬十二月辛未薨年六十四諡忠懿葬福州鳳池山子延翰立

延翰字子逸審知長子也爲人長大美皙如玉好讀書通經史同光四年春三月辛酉授威武軍節度使已而莊宗崩明宗立改元天成夏五月甲戌加同平章事延翰乃取司馬遷史記閩越王無諸傳示諸將吏曰閩越古王國也吾今不王何待之有於是軍府將吏上書勸進冬十月己丑建國稱王而納稟唐正朔然驪淫奢侈跨城西湖築室號水晶宮每攜後庭游宴從子城復道以出數位逾月即出弟延鈞爲益州刺史又建州刺史延稟本姓周審知養子與延翰不協二人因謀作亂十二月延稟以兵入執延翰殺之延鈞立更名麟

麟審知次子也天成二年夏五月癸丑明宗授麟節度使守中書令封瑯琊王天成三年秋七月進封閩王初延稟之弑延翰也次日麟兵始至延稟自以養子推麟立之延稟還建州麟餓於郊延稟臨訣曰善繼先志毋煩老兄再來麟銜之長與二年夏四月延稟率兵攻麟擊西門率其子繼雄攻東門麟遣王仁達拒之仁達伏甲舟中僞立白幟請降繼雄登舟伏兵發斬之梟其首并執延稟麟謂之曰果煩老兄再下延稟不能對遂殺之六月作寶皇宮以道士陳守元爲宮主冬十二月守元稱寶皇之語語麟曰避位就道當爲天子六十年麟欣然遜位命其子繼鵬權主府事長與三年春三月甲辰復位麟上表言楚王殷吳越王錫皆爲尙書令今皆已薨請以授臣朝廷不報遂絕朝貢長與四年春正月黃龍見真封宅麟即皇帝位國號閩改元龍啟道尊父祖立五廟置百官以福州爲長樂府閩地狹小國用不足以中軍使薛文傑爲國計使多察民間陰事致富人以罪而籍及其貨以佐用閩人皆怨清泰二年僞龍啟三年春正月丙申朔大赦改元永和立淑妃陳氏爲后二月設傾筐會於甘露堂夏六月以宮人春燕賜其子繼鵬冬十月麟得風疾后與幸臣歸守明百官院使李可殷私通閩人惡之莫敢言麟次子繼滔與繼鵬久相惡欲殺繼鵬繼鵬懼與皇城使李傲圖之己卯麟疾甚傲使壯士挺殺可殷於家庚辰疾少開后訴之帝詰可殷死狀傲懼而出與繼鵬率皇城衛士鼓譟入宮麟聞變匿九龍帳中衛士刺之不列宮人不忍其苦爲絕之傲并殺后及繼滔歸守明麟立十年見殺諡曰惠子祀嗣

嗣原名繼鵬麟長子也既即位更名清泰三年自稱知福建節度事遣使奉表入朝大赦境內改元通文以李傲判六軍諸衛事傲有弑君罪心常自疑親患之因率軍伏甲執傲殺之梟其首傲部曲燒敗聖門奪傲首奔於錢唐昇元元年僞通文二年冬十月庚子烈祖遣使至閩告即位昇元二年僞通文三年

春二月。道內客省使如金陵賀即位。冬十一月。首以左散騎常侍盧損充册禮使。封視爲閩國王。封其弟繼恭爲臨海郡王。視遣進奉官林恩白執事。以既襲帝號。辭册命及使者。昇元三年。僞通文四年春二月。盧損至長樂府。視稱疾不見。令弟繼恭主之。又遣中書舍人劉乙勞損於館。損頗謂乙視怒。損還無所答。繼恭遣其佐鄭元弼隨損入貢。三月。命六宮設三味宴。以道士譚紫霄爲正一先生。夏四月。巫者林興傳神言。宗室將亂。乃命與率壯士殺叔父延武。延武并其五子。作三清殿於內庭。事無大小。皆與傳寶皇命決之。術者言宮中常有災。視徙南宮。爲長夜之飲。秋七月乙巳。北宮火。焚宮殿殆盡。控鶴軍使連重遇。控鶴軍使朱文進數爲視侮。內懷不平。至是視頗疑重遇縱火。欲誅之。內學士陳邦洩其言。重遇懼。夜率衛士焚南宮。視挾愛姬子弟斬關而出。宿於野次。重遇迎延義立之。延義令其子繼業率兵襲視。及之。射殺數人。視知不免。擲弓於地。繼業執而殺之。及其妻子皆死。諡視曰康。延義立。

視審知第二十八子也。初名延義。既立更名。昇元三年閏七月壬午。改通文爲永隆元年。遣使奉表稱藩於晉。然在國置百官。皆如天子之制。昇元四年。僞永隆二年春正月。曠與弟建州刺史延政有隙。二月。遣統軍使潘師達。吳行真將兵擊延政。焚廬舍。延政乞師於吳越。吳越命將援建州。三月戊辰。師達分兵出戰。延政遣將林漢徵敗之。丁丑。延政募敢死士入師達壘。縱火城上。殺師達。衆大潰。戊寅。復引兵攻行真寨。乘勝取永平。順昌二城。丙戌。遣使入聘金陵。夏四月。吳越兵至建州。延政以曠兵已解。請班師。不從。五月。延政大破吳越兵於城下。是月。烈祖遣客省使尙全恭諭曠與延政連和。六月。延政與曠盟於宜陵。已而猜恨如故。冬十月。曠因商人奉表於晉。以自理。十一月甲申。曠爲威武軍節度使兼中書令。封閩國王。十二月。遣客省使葛裕如金陵賀仁壽節。昇元四年。僞永隆三年秋七月。曠自稱大閩王。冬十月。即皇帝位。延政自稱兵馬元帥。昇元五年。僞永隆四年閏月。曠尙食使林宏嗣入聘金陵。秋八月。僞永隆通寶大鐵錢。一當鉛錢百。冬十二月。以鹽鐵使李仁遇爲左僕射兼中書侍郎。仁遇。曠甥也。以姿色嬖之。曠好爲牛飲。荒淫無度。鍛銀葉爲杯。目之曰冬瓜片。又名醉如泥。羣臣醉不勝。以酒過被殺者無算。是歲。遣徐績如金陵賀仁壽節。昇元六年。僞永隆五年春正月。延政稱帝。改國號殷。三月己卯。烈祖崩。閩遣使如金陵弔祭。保大二年。僞永隆六年。元宗降書。責曠兄弟尋戈。曠引周公誅管。蔡。太宗誅建成。元吉以復。連重遇執視。懼爲閩人所討。與朱文進結婚自固。曠心疑之。常以語相誚。重遇等流涕自辨。會李氏如尙妃之寵。欲圖曠而立其子亞澄。乃使人告重遇等曰。主上殊不平於二公。奈何。重遇等懼。三月乙酉。曠出遊醉歸。重遇等遣壯士拉於馬上殺之。諡曰恭。葬福州。

勳爲刺史。漳州將陳謨殺刺史程贊。迎王繼成爲刺史。汀州刺史許文進亦降於延政。遂得三州。重遇亦殺文進。福州將林仁翰又殺重遇。保大四年。僞天德三年春正月。臣民共迎延政都福州。復國號閩。元宗聞亂。發兵攻之。延政遣從子繼昌守福州。而大兵方急。延政福州將李仁達擒繼昌殺之。欲自立。懼衆不附。乃立雲峯寺僧卓儼明爲天子。已而又殺儼明而自立。用保大年號。送款於朝。元宗以仁達爲威武軍節度使。更其名曰宏義。而大兵攻破建州。遷延政之族於金陵。以延政爲羽林大將軍。保大五年。改延政安化節度使。降封鄱陽王。保大九年。徙封光山王。未幾。薨。贈福王。諡恭懿。

述曰。閩之發迹也。以景福二年。命王潮爲福建觀察使。審知爲副使。傳至延政。以保大三年而降於唐。計其始終。實五十三年。舊史及閩王列傳。紀年通譜。閩中實錄。皆云六十年。後人又強合騎馬來騎馬去之。識。以爲六十年。俱屬無稽。新修史記云五十五年。亦未深考耳。

南平世家第十

高季興。字貽孫。陝州硤石人也。本名季昌。避唐獻祖廟諱。更名季興。少爲汴州賈人李七老家僮。朱全忠鎮宣武。七郎以入質得養爲子。命友讓以子畜之。因冒姓朱。補制勝軍使。遷毅勇指揮使。天復二年。梁兵攻鳳翔。李茂貞堅壁不出。全忠議欲收軍還河中。季興獨進曰。天下豪傑。視此舉者一歲矣。今岐人已破。在早夕。而大王之所慮者。堅壁以老我師。此可以誘致之也。全忠壯其言。募勇敢士。得騎士馬。季興授以計。引見全忠。景曰。此行無還理。願錄其後。全忠惻然止之。景固請。乃行。景以數騎馳叩城門。告曰。汴兵將東。前鋒去矣。岐人以爲然。開門出追汴軍。汴軍隨景後以進。殺其九千餘人。景死之。岐後與汴和。昭宗出贈景官。諡曰忠壯。李興山是知名。天復三年。拜宋州團練使。從破青州。徙穎州防禦使。復姓高氏。天祐三年冬十月。襄州趙匡凝破出。遂恭於荆南。汴兵攻襄州。遂恭復寇荆南。時留後賀瓌殊怯。乃以李興爲荆南節度觀察。留後。天祐四年。僞梁開平元年夏五月。拜季興荆南節度使。天祐五年。僞開平二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天祐七年。僞開平四年夏六月。季興擊楚兵於汭口。斬首五千級。遂北至白田而返。

天祐九年，僞乾化二年，朱全忠被弑，季與見梁日衰，潛有據荆南之志。乃治城壘，設樓櫓，阻兵自固。天祐十年，僞乾化三年秋八月乙亥，朱友貞封季與為渤海王，賜以靈冕劍佩。天祐二十年，梁亡，晉王即唐帝位，改同光元年。下詔慰諭季與，司空勳等皆勸入朝，梁震以為不可，季與不聽。以騎士三百為衛，朝於洛陽。莊宗果欲留之，郭崇韜切諫乃止。加季與守中書令，厚禮而遣之。莊宗嘗問季與曰：「吾已滅梁，欲征吳蜀，何者為先？」季與曰：「宜先蜀。」臣請以本道兵先進。莊宗大悅，以手拊其背，季與因命工繕其手迹於衣，歸以為榮耀。季與已行，莊宗心悔遣之，密詔襄州劉訓圖之。季與行至襄州，心動，夜斬關而出，已出而詔書至。季與歸謂梁震曰：「不聽子言，幾不免，因曰：此行有二失，來朝一失，放還一失。且主上百戰以取河南，對功臣誘手鈔春秋，又曰：我於手指上得天下，其自矜伐如此，又荒於遊畋，政事多廢，吾可無慮矣。同光二年春二月丙午，加季與兼尚書令，進封南平王。季與謂梁震曰：「此恐吾與蜀連衡也。」同光三年秋九月，以季與為西川東南面行營招討使，伐蜀。仍詔取夔、忠、萬、歸、峽五州為巡屬。季與未出兵，魏王繼岌已破蜀。季與方食，聞蜀亡，遺失箸曰：「是老夫之過也。」倒持太阿，授人以柄，奈何！梁震曰：「不足憂也。」朝廷得蜀，安知不為我福。同光四年春二月，季與請襲忠、萬、歸、峽五州為屬郡。廷臣以為季與請自取之，而兵出無功不與。改元天成，夏六月甲寅，季與表請襲忠、萬、歸、峽五州為屬郡。廷臣以為季與請自取之，而兵出無功不與。明宗不得已與之。天成二年春二月，季與既轄夔、忠等州，復請勿除刺史，自以子弟為之。明宗不許，乃除別將西方郡為夔州刺史。季與拒而不納，初魏王繼岌遣押牙韓瑛都送蜀珍寶金帛四十萬，浮江而下。季與殺瑛等十餘人於峽口，盡掠其貨重。至是明宗大怒，制削季與官爵，乃以襄州劉訓為招討使，攻之不克。又命東川節度使董璋充東面招討使，而以西方郡副之。克其夔、忠、萬三州。天成三年夏六月辛巳，季與以荆、歸、峽三州復稱藩於吳。吳册季與為秦王。冬十二月丙辰，季與薨，年七十一。諡武信。葬江陵，子從誨立。

從誨，字道聖，季與長子也。為人明敏多權計，入梁為供奉官，累遷鞍轡庫使，告歸省季與，遂留為馬步軍都指揮使，行軍司馬。季與既薨，遂襲位。吳以從誨為荆南節度使，從誨以父自絕於唐，懼復見討，乃遣使聘楚。馬殷為之請命於朝，而從誨亦遣押牙劉知謙奉表自歸。進贖罪銀三千兩。明宗納之。長興元年春正月，拜從誨節度使，追封季與楚王。諡武信。三月，封從誨渤海王。應順元年春正月，改封南平王。清泰三年夏四月，從誨遣使如吳奉表，勸勸祖即帝位。冬十一月，契丹立石敬瑭為帝，僞號晉。昇元元年冬十月，烈祖稱帝，遣使告即位。十一月，從誨表請歸金陵。烈祖許之。昇元二年春正月甲子，從誨遣使守規如金陵，即位。昇元三年春二月，烈祖復姓李，復國號唐。從誨使王崇嗣如金陵賀南郊。昇元四年，僞晉天福五年，晉遣翰林學士陶穀為從誨生辰國信使，從誨宴於望沙。大陳戰艦於樓下，謂穀曰：「吳蜀不資久矣，願修武備，習水戰，以待師期。」穀乃其道其語，敬瑭大喜。復遣使賜甲馬百匹。昇元五年，僞天福六年夏

四月，晉安從進反，結從誨為外援，從誨外為拒絕，陰與之通。晉使致討，從誨遣將李端以舟師為應。昇元六年，僞天福七年夏六月，敬瑭殂，子重貴立。秋八月，晉高行周陷襄州，安從進舉族自焚。從誨求鄂州為屬，不許。保大五年，僞開運四年春正月，契丹滅晉，劉知遠起太原，僞號漢。從誨遣使入貢於契丹，亦遣使開道詣太原，奉表勸進，且言漢得天下，願乞鄂州為屬。知遠陽諾之。二月，知遠僭位，從誨遣使朝貢，仍求鄂州。知遠不與。從誨怒，發兵攻鄂州。為刺史尹實所敗，乃絕漢，附於唐。保大六年，僞乾祐元年，漢遣國子祭酒田敏使於楚，假道荆南，從誨問敏中國虛實，以為契丹之後，兵食皆殫，意欲以誦敏為杜重威，悉以晉戈甲降契丹。契丹置之鎮州，未嘗以北。而晉兵皆漢有也。從誨不悅，敏以印本五經遺從誨，從誨謝曰：「余之所識，不過孝經十八章爾。」敏曰：「至德要道，於此足矣。」因誦諸侯章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從誨以為護己，即以大臣問敏荆南地狹兵弱，介於吳楚，為小國，自吳稱帝，而南漢圖楚皆奉中原正朔，歲時貢奉，皆假道荆南。季與從誨常邀留其使者，掠取其物，而諸道移書責誦，或發兵加討，即復還之，而無媿色。其後南漢與閩，亦皆稱帝，惟從誨所贊稱臣，利其賜予，故諸國賤之，皆目為高賴子。里俗語謂奪攘苟得無媿恥者為賴子，猶言無賴也。冬十一月，癡疾，命子保融判內外兵馬事。癸卯，從誨薨，年五十八。諡文獻。葬龍山鄉，子保融立。

保融，字德長，從誨第三子也。莫知其得立之因。長與初，以蔭補太子舍人，賜緋，累加至檢校。保大十四年春正月，郭威篡位，僞國號周，改元廣順。周加保融兼中書令，封渤海郡王。保大十三年，僞顯德元年春正月，郭威殂，養子榮榮嗣位。周進封保融為南平王。保大十四年，僞顯德三年春正月，周師犯淮南，保融遣使率兵三千，出夏口以為應。又遣客將劉扶奉餼於元宗，勸附於周。中興元年，僞顯德五年春二月，周師入犯，至雒州。夏五月，元宗歸附於周。柴榮得保融所與餼，大喜，賜相百匹。荆南自後唐以來，數歲一貢京師，而中開兩絕，及僞顯德時，無歲不貢。又以器械金帛皆常產，不足効誠。乃遣弟保紳入朝，益蒙嘉獎。初，季與之鎮梁，以公五千為牙兵，衣食皆給於梁。至明宗時，歲給以鹽萬三千石，後不復給。至是乃命秦州給之。建隆元年春正月，宋受禪，保融懼，一歲三入貢。保融迂緩無能，政事悉委弟保勛。秋八月，保融薨，年四十一。諡忠懿。葬龍山，弟保勛立。

保勛，字省躬，從誨第十子也。鍾愛尤甚。季與在時，或因事盛怒，惟保勛一見自解。荆人目為萬事休。保融卒，拜節度使。建隆二年，遣弟保寅入貢，保勛少多病，頗有才，至是淫佚無度，又好營造，國政不理。軍民咸怨。從事孫光憲切諫不聽，未幾，寢疾。顧其將梁延嗣曰：「諸兄弟中，孰可昇後事？」延嗣曰：「繼沖長矣。」保勛領之。建隆三年冬十一月，保勛卒，年三十九。贈侍中。繼沖立。繼沖，字成和，保融長子也。保勛疾革，命繼沖判內外兵馬事。保勛既歿，宋除繼沖荆南節度使，命湖南周行逢卒子保權立。其將張文表作亂，建隆四年春正月，宋命慕容延釗等討之。假道荆南，約以兵過城外。

繼冲親校李景威力言城外之約不可信。孫光憲叱之曰。汝峽江一民爾。安識成敗。且中國自周已有混一之勢。況宋雙命。豈易當耶。亟勸繼冲去。斥城封府庫以待。繼冲以為然。於城出而歎曰。吾言不用。大事去矣。因扼吭而死。延劍兵至。繼冲出逆於郊。而前鋒遽入其城。繼冲亟歸。見旌旗甲馬。布列衢巷。乃以肩輿幕井上。給內人入與。多墮井死。遂詣延劍納牌印。盡籍其境內州府三縣一十七戶一十四萬三千三百。遣將軍表於宋。宋復命繼冲為節度使。夏六月。有事於南郊。繼冲上書願倍祠。秋九月。具文告三廟。率其將吏宗族五百餘人朝於京師。授武寧軍節度使。開寶六年。繼冲卒。年三十一。贈侍中。

述曰。路振編九國志。不列南平。以南平止江陵一隅。不予其為國也。後振孫繪作荆南志續之。或稱十國志焉。舊史入於世襲列傳。新修史記列諸十世家。劉恕十國紀年因之。揆其始終。實與岐相等。而與滅年世較久。故仍著為世家焉。

續唐書卷三十一

晉世家第十一

石敬瑭。太原人也。父臬振。本出於西夷。自朱邪歸唐。從朱邪入居陰山。其後武皇起雲。朔之間。臬振雜以善騎射。從征有功。官至涪州刺史。臬振雜生敬瑭。其姓石。不知其得姓之始也。敬瑭為人寡言笑。明宗愛之。妻以女。是為永寧公主。由是常隸帳下。號左射軍。天祐十三年春二月。莊宗已得魏。梁將劉鄩急攻清平。莊宗馳救之。未及陣。為鄩所掩。敬瑭以十餘騎橫槊深入。擊取以旋。莊宗拊其背而壯之。手唱以酥。陷酥。夷俗所重。由是知名。天祐十五年冬十二月。莊宗戰於胡柳。前鋒周德威戰死。敬瑭以左射軍復擊敗梁兵。天祐十九年。明宗戰胡盧套。楊邠。幾為梁兵所扼。敬瑭解之。莊宗即位。改元同光。歷數軍功。明宗及敬瑭居最。同光四年春二月。趙在禮作亂。明宗討之。至魏而兵變。明宗將自訴於天子。敬瑭獻計。不如速進夷門。得之可以成事。明宗然之。與之驍騎三百。渡黎陽為前鋒。明宗遂入汴。莊宗自洛後至。不得入。而兵皆潰去。莊宗西遷。明宗以敬瑭為前鋒。趣汜水。且收其散卒。夏四月。莊宗崩。明宗入立。改元天成。授敬瑭保義軍節度使。天成二年春二月。加檢校太保。兼六軍諸衛副使。冬十月。明宗幸汴。為御使。尋為

實武軍節度使。天成三年夏四月。徙鎮天雄。五月丁未。加駙馬都尉。長興元年夏五月。徙鎮河陽。冬十一月丁亥。加兼侍中。河東節度使。十二月。明宗崩。應順元年春正月。閔帝即位。加中書令。三月。徙鎮成德。清泰元年夏四月。岐陽兵亂。閔帝出奔。遇敬瑭於道。敬瑭殺帝從者百餘人。幽帝於衛州而去。未帝即位。疑敬瑭必反。清泰三年夏五月。徙鎮天平。敬瑭果不受命。未帝下詔削奪敬瑭官爵。命張敬達等討之。敬瑭求援於契丹。秋九月。契丹入自雁門。與敬達等戰。敬達等兵大敗。敬瑭夜出北門。見契丹。約為父子。冬十一月丁酉。契丹冊敬瑭為皇帝。國號晉。以幽。涿。薊。瀛。漠。蔚。朔。雲。應。新。媯。武。寰十六州入於契丹。己亥。大赦。改元天福。掌書記桑維翰為翰林學士。尚書禮部侍郎知樞密使事。尋遷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閏十一月丙寅。翰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郎趙瑩為門下侍郎。辛巳。未帝聚族與親將宋審虔等登元武樓。縱火自焚而崩。十二月乙酉。追降末帝為庶人。昇元元年。僞天福二年春正月。封唐宗室子為公。及附屬。公為二王後。以周介公備三恪。夏四月丁亥。赦囚。國民租賦。冬十月甲申。烈皇帝即位於金陵。國號唐。改元昇元。十一月戊辰。加吳越王元璣天下兵馬副元帥。進封吳越國王。昇元二年。僞天福三年春三月丁丑。禁民造銅器。秋七月辛酉。以皇業錢作命寶。八月戊寅。以馮道。劉昫為契丹冊禮使。己丑。獨水旱民稅。辛丑。歸伶官於契丹。冬十月庚辰。升汴州為東京。以洛陽為西京。雍州為晉昌。十一月辛亥。升廣晉府為鄴都。壬戌。除錢令。十二月丙子。封子重貴為鄴王。昇元三年。僞天福四年春三月丙辰。願調元歷。夏四月甲辰。廢樞密使。秋七月丙辰。復禁錢。九月癸未。封李從益為鄆國公。以奉唐後。冬十一月乙亥。立唐高祖。太宗。莊宗。明宗。閔帝廟於洛陽。昇元四年。僞天福五年春正月丁卯朔。除民公私債。冬十一月丙子。始用二舞。昇元五年。僞天福六年春正月戊寅。封唐叔虞為興安王。益融為昌寧公。三月。除民間二年至四年稅。冬十二月丙戌朔。徙封重貴為齊王。昇元六年。僞天福七年夏六月乙丑。敬瑭薨。年五十一。嗣子重貴立。

重貴。敬瑭兒子也。兄名敬儒。為莊宗騎將。早卒。敬瑭以其子重貴為子。敬瑭七子。六皆先死。而重貴幼。故重貴得立。重貴少善騎射。敬瑭使博士王震教以禮記。久之不能通大義。謂震曰。此非吾家事也。敬瑭為契丹所立。謀以一子留守太原。契丹使盡出諸子自擇之。指重貴曰。此眼大者可也。遂授為北京留守。知河東節度。累封齊王。僞天福七年夏六月乙丑。敬瑭薨。重貴立。庚午。使左驍衛將軍石德超以御馬二。撲祭相州西山。夷禮也。遣李仁舉如契丹。契丹亦遣使來。己卯。宋崇節。梁言使於契丹。丁酉。使石德超撲馬於相州西山。庚子。大赦。冬十二月庚午。北京留守劉知遠進百頭宮廬。夷所用也。保大元年。僞天福八年春二月。烈祖崩。元宗立。改元保大。夏五月丁亥。追封皇伯敬儒為宋王。六月辛未。括借民粟。殺藏粟者。冬十月庚午。括借民粟。保大二年。僞開運元年春正月甲戌朔。契丹寇滄州。己卯。陷貝州。庚辰。契丹入雁門。寇代州。辛巳。殿直王班使於契丹。至鄴都。不得進而還。乙酉。北征。丙戌。契丹寇黎陽。辛卯。講武於滄州。契

丹屯於元城。趙延壽寇南樂。甲午。劉知遠為幽州道行營招討使。括馬。丙申。契丹寇黎陽。辛丑。劉知遠及契丹戰於秀容。敗之。博州刺史周儒叛降於契丹。二月戊申。前都虞候李守貞及契丹戰於馬家渡。敗之。癸丑。北面行營都虞候馬全節及契丹戰於北平。敗之。三月癸酉。及契丹戰於咸城。契丹去。己丑。冀州刺史白從暉及契丹戰於衡水。敗之。癸巳。籍民為武定軍。夏四月。契丹陷德州。沿河巡檢使梁進敗之。取德州。甲寅。至自澶州。己未。馬全節及契丹戰於定興。敗之。辛酉。率借民財。夏六月。克瀋州。秋七月辛未。朔。大赦。改元開運。九月丙子。契丹寇遂城。樂善。代州刺史白文珂及契丹戰於七里。敗之。冬十二月丁巳。楊承勳因其父光遠以降。殺之。閏月乙酉。赦青州。契丹寇恆州。保大三年。僞開運二年春正月。契丹陷秦州。壬子。馬全節及契丹戰於榆林。兩軍皆潰。戊午。如南莊。張從恩留守東都。乙丑。北征。契丹去。二月己巳。幸黎陽。橫海軍節度使田武為東北面行營都部署。以備契丹。三月戊戌。契丹陷鄆州。刺史沈斌死之。丁未。敗于咸城。庚戌。馬全節克秦州。辛亥。易州成將孫方諫及契丹戰於狼山。敗之。甲寅。杜威克滿城。乙卯。克遂城。庚申。杜威及契丹戰於陽城。敗之。追奔至於衛都。又敗之。夏四月戊寅。勞旋於咸城。己卯。勞旋於王莽河。甲申。至自澶州。赦左右軍囚。庚寅。大賞軍功。五月丙申。朔。大赦。丙午。如南莊。六月乙丑。朔。御崇元殿。百官入閣。監修國史劉昫。史官張昭遠等。以新修唐書紀志列傳并目錄凡二百三卷上之。賜器帛有差。丁卯。射於繁臺。幸杜威第。秋八月甲子。朔。廢二舞。辛未。閱馬於茂澤。丁丑。括馬。九月己亥。閱馬於萬龍岡。幸李守貞第。冬十月庚午。遣使太子賓客羅周岳使副太子右庶子王延濟册兩浙節度使錢佐為守太尉。十二月乙丑。以兩浙節度使吳越國王錢佐兼東南面兵馬都元帥。丁丑。臘。敗于郊。保大四年。僞開運三年春正月癸巳。朔。命改錢天下合同印書。詔印御前。並以黃金為之。二月壬午。如南莊。夏六月。孫方諫以狼山叛。附於契丹。丙寅。契丹寇邊。秋七月丙申。兩浙節度使吳越國王錢佐加守太師。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北平王劉知遠加守太尉。八月辛酉。如南莊。召從臣宴樂。至暮還宮。九月辛丑。行營馬軍排陣使張彥澤及契丹戰於新興。敗之。癸卯。劉知遠及契丹戰於湖州。敗之。冬十一月。永靜軍節度使梁漢璋及契丹戰於瀛州。敗績。契丹寇鎮定。十二月己未。杜威軍於中渡。壬戌。奉國都虞候王清及契丹戰於漣沱。敗績。死之。壬申。杜威。李守貞。張彥澤以其軍叛降於契丹。張彥澤受契丹命。率先鋒二千人。自封邱門斬關而入。癸酉。彥澤頓兵於明德門外。京城大擾。大內都點檢康福全在寬仁門宿衛。登樓觀城。彥澤呼而下之。重貴奉表降於契丹。自稱孫臣某。甲戌。彥澤遷重貴及諸宮屬於開封府。遣控鶴指揮使李榮將兵監守。殺開封尹桑維翰。及宣徽使孟承誨。丙戌。晦。百官宿封禪寺。明日。百官列班。遙辭重貴於寺。以迎契丹。重貴舉族出封邱門。契丹遂入大內。至昏出宮。是夜。宿於赤欄。洛京留守景延廣扼吭而死。契丹以重貴為光祿大夫檢校太尉。封負義侯。安置黃龍府。遂滅晉。

終取喪亡。猶未盡其罪狀也。逆嗣重貴。奢淫驕縱。閱馬調鷹。任用非人。天怒民怨。以至族行萬里。身死窮荒。自古得國之醜。未有若彼者。而失國之醜。亦未有若彼者。以彼其醜。欲從而帝之。何三晉之大臣。不如鄭魯之僕妾哉。

續唐書卷三十三

漢世家第十二

劉知遠。太原人也。其先沙陀部人。父瑛。事武皇為列校。知遠面紫色。目多白睛。與石敬瑭俱事明宗。為偏將。明宗及梁人戰於德勝。敬瑭馬甲斷。知遠輟騎授之。取斷革者自跨。殿後而還。敬瑭感之。明宗踐阼。敬瑭留守北京。以知遠為押牙。應順元年。敬瑭鎮常山。明宗召赴闕。會閔帝出奔。與敬瑭遇於衛州。止傳舍。知遠遣勇士石敢。袖鐵植立敬瑭後。及有變。知遠擁敬瑭入室。敢與左右格鬪而死。知遠率衆盡殺閔帝左右。留敬瑭傳舍而去。清泰元年。末帝入立。敬瑭復鎮河東。已而有隙。敬瑭舉兵。知遠與桑維翰密贊成之。敬瑭僭位太原。以知遠為侍衛親軍都虞候。領保義軍節度使。契丹送敬瑭至上黨。指知遠曰。此都軍甚操刺。無大故勿棄之。昇元元年。僞天福二年。授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領忠武軍節度使。已而杜重威代領忠武。知遠領歸德。因恥與重威同制。杜門不出。敬瑭怒。欲罷其兵職。宰相趙整以為不可。乃遣端明殿學士和凝就第宣諭。知遠乃受命。昇元四年。僞天福五年。徙鄴都留守。尋授河東節度使。北京留守。自知遠從敬瑭起太原。有功勳。位已高。及敬瑭薨。重貴立。與契丹絕盟。用兵北方。重貴疑知遠有異志。每優

尊之拜中書令封太原王幽州道行營招討使又拜北面行營都統保大三年僞開運二年四月封北平王尋加守太尉然知遠未嘗出兵契丹寇涇州別遣偉王攻雁門知遠敗之於秀容保大五年契丹入晉重貴北遷知遠遣牙將王峻率表契丹耶律德光呼之為兒賜以木拐一木拐所貴如中國几杖非優大臣不得峻持拐歸虜人望之皆避道峻還為知遠言契丹必不能成大事乃議建國二月戊辰河東行軍司馬張彥威等上綬勳進幸未知道遠潛位稱天福十二年磁州賊帥梁暉取相州歸附都將史宏瑩取代州殺其刺史王暉晉州將藥可倚殺其守將駱從明及括錢使諫議大夫趙鼎歸附辛巳陝州留後王守恩歸附三月丙戌朔瀾河東雜稅延州軍亂逐其節度使周密壬辰丹州指揮使高查詢以其州歸附壬寅契丹遜以其將蕭翰為宣武軍節度使守汴州夏四月己未右都押衙楊那為樞密使蕃漢兵馬都孔目官郭威權樞密副使契丹陷相州殺梁暉乙丑侍衛親軍步軍都指揮使史宏瑩取潞州戊辰奉國指揮使武行德以河陽歸附史宏瑩取澤州丙子契丹耶律德光卒於薊城趙延壽於鎮州自稱權知國事五年甲午太原尹劉崇為北京留守丙申如東京蕭翰歸附於契丹以郇國公李從益知南朝軍國事戊申次絳州刺史李從訓歸附六月丙辰次河陽殺李從益及其母甲子至自太原戊辰改僞國號漢赦罪人蠲民稅是月劉昫卒秋閏七月乙丑禁造契丹服器天雄軍節度使杜重威反天平軍節度使高行周為鄴郡行營都部署以討之八月壬午朔護聖指揮使白再榮逐契丹以鎮州來歸丙申安國軍節度使薛懷讓殺契丹將劉鐸入於邢州庚辰北征冬十月甲申次草城救河北十一月壬申杜重威降十月二月癸巳至自鄴郡保大六年僞乾祐元年春正月乙卯大赦改元己未知道遠更名焜丁丑焜年五十四葬容陵子承祐立

承祐知遠第二子也姿貌白皙眉目疎朗知遠僞位授左衛上將軍大內都點檢兄承訓長而賢知遠愛之方屬以為嗣而承訓卒知遠不豫悲哀疾劇乃以承祐屬諸將相宰相蘇逢吉曰承祐未封王請頭封之未及封而知遠薨秘不發喪殺杜重威僞乾祐元年二月辛巳封承祐周王遂僞皇帝位壬辰右衛大將軍鳳翔巡檢使王景崇及蜀人戰於大散關敗之癸巳大赦三月丁丑李守貞反陷潼關夏四月辛巳陝州兵馬都監王玉克潼關壬午永興軍將趙思綰附於李守貞客省使王峻帥師屯於關西閏五月國子監奏雕印板九經內有周禮儀禮公羊穀梁四經未有印板今欲集學官校勘四經文字鑄板從之秋七月癸亥契丹鄭州刺史王彥徵來奔乙亥王景崇叛附於李守貞八月壬午郭威討李守貞九月西面行營都虞候尙宏遷及趙思綰敗績保大七年僞乾祐二年春正月乙巳朔赦囚二月丙子蜀民紐配租夏五月李守貞之將周光遜降乙丑趙思綰降秋七月丁巳郭威殺華州留後趙思綰於京兆甲子克河中八月郭從義殺前永興巡檢喬守溫丙戌郭威遣使獻俘冬十月庚午朔契丹寇趙魏羣臣進添都馬癸未監修國史蘇逢吉史官賈緯以所撰實錄二十卷上之丙戌契丹陷內邱己丑郭威及宜徽南院

使王峻伐契丹十一月契丹遜保大八年僞乾祐三年春正月西面行營都部署趙匡胤克鳳翔丙午郭威遣添都馬壬申趙匡胤獻俘冬十一月丙子殺楊那及史宏瑩王章皆滅其族郭威反庚辰成漢軍節度使宋廷渥叛附於威壬午威犯封邱秦軍軍節度使慕容彥超軍於七里店癸未勞軍於北郊甲申勞軍於劉子陂慕容彥超及郭威戰敗績開封尹侯益叛降於威乙酉承祐策馬至元化門遂與蘇逢吉郭允明詣西北郵舍允明知事不濟乃刺刀於承祐承祐薨年二十逢吉允明皆自殺其後郭威益承祐曰隱葬陽翟

曼初名崇知遠母弟也為人美鬚髯重瞳少無賴嗜酒好博嘗隸為卒知道遠石敬瑭為河東節度使署曼為都指揮使知道遠僞位以為太原尹北京留守中書門下平章事承祐嗣位改河東節度使兼中書令承祐年少政在大臣郭威為樞密使有功素與曼有隙曼與閻吏鄭珙謀乃罷上供征賦收濠傑籍民丁以自固保大八年僞乾祐三年郭威起兵承祐遇執曼乃謀舉兵威反狀已白而承祐諸臣不即推尊之故未敢即立謬請立曼子燾為嗣是時人皆知威非實意而曼獨喜曰吾兒為帝矣何害乃罷兵遣人至京師威少賤跡其頸上為飛雀世稱之為郭雀兒至是見曼使者具道所以立燾之意因自指其頸曰自古豈有離背天子幸公無以我為疑曼益喜信以為然太原少尹李驥勸其以兵下太行控孟津俟曼大駕驪離開父子命牽出斬之并殺其妻以其事自於母后以明無他已而威果篡位降封贊州公曼遣牙將李壽奉書於威求贖歸太原而後不得歸曼始思自立保大九年僞帝位於晉陽仍稱乾祐四年所有者并份代風憲隆沁遼麟石諸州之地以次子承鈞為太原尹判官鄭珙趙華為宰相都押衙陳光裕為宣徽使遣通事舍人李壽行使於契丹契丹與曼約為父子之國曼乃遣宰相鄭珙致書稱姪皇帝以叔父事之而已契丹遣使册命曼為大漢神武皇帝又以自愛黃龍九龍十二稻玉帶報聘已而兀欲為述軌所執述律代立曼遣樞密使王得中聘於述律請兵攻周述律遣蕭萬厥率兵五萬助曼曼出陰地攻晉州為王峻所敗德辰因取晉州保大十二年僞乾祐七年春正月郭威薨養子柴榮立曼聞之喜遣使乞兵於契丹契丹遣楊衮將鐵馬萬騎及諸奚部兵五六萬人號稱十萬以助曼曼以張元徽為先鋒自將騎兵三萬攻潞州與契丹兵南出圍柏屯梁侯驛昭義軍節度使李筠遣將逆戰於太平驛擊其不意自宰相馮道等皆謂不可榮意甚銳遂行與曼遇於高平楊衮望其師謂曼曰勁敵也未可輕動曼不聽王得中叩馬諫又不聽趨元徽進兵會馬頭為柴兵所殺曼遂大敗日暮收餘兵阻澗而守榮將劉繼至復乘勝追擊曼又大敗曼開道馳去夜失道得部兵民為鄉導誤趨平陽得他道以歸榮收軍潞州大宴軍士斬收將七十餘人軍威大振進攻太原遣符彥卿史彥超控柝口以斷契丹援路太原方四十里榮兵去城三百步圍之匝月自四月至六月攻之不克而彥卿為契丹所敗彥超戰歿榮乃班

師。安自敗高平已而被圍。憂憤成疾。冬十一月。薨。年六十。子鈞立。
 鈞。晏次子也。初名承約。少好學。工書。晏薨。鈞謂服喪以日易月。非禮也。始行三年之喪。奉表契丹。自稱男。
 契丹答詔。呼爲兒。遣使册命嗣位。其僭號仍稱乾祐。不改元。保大十三年。僞乾祐八年春二月庚申。遣使
 如契丹。請加上尊號。不許。保大十四年。僞乾祐九年冬。改明年爲天會。保大十五年。僞天會元年春正月
 乙丑朔。大赦。冬十一月。契丹遣高勳以兵助鈞。鈞遣李存瓌與勳擊周。至潞州而還。保大十六年。僞天會
 二年。契丹北伐契丹。下三關。契丹使告於鈞。將發兵而祭班師。乃已。中興三年。僞天會四年春正月乙巳。
 周禪位於宋。宋改元建隆。夏四月。周昭義節度使李筠起兵拒宋。遣牙將劉繼沖。判官孫平奉表稱臣。執
 其監軍周光遜。李廷玉。送於太原。乞兵爲援。鈞欲謀於契丹。繼沖述筠意。請無用契丹兵。鈞即率本國兵。
 自將出圍柏谷。羣臣餽於汾水。僕射趙華獨言。筠舉事輕易。不可爲恃。鈞至太平驛。封筠隴西郡王。筠見
 鈞儀衛不備。非如王者。心甚悔。因自陳受郭氏恩。不敢愛死。而鈞與郭氏世仇。聞其言亦不悅。遂使宣徽
 使盧贊監其軍。筠心益不平。與贊多不協。筠遣宰相衛融和解之。已而筠敗死。融被執。宋祖以鐵錘擊融
 首。不死。釋之。鈞懼。引師歸。僞天會七年秋七月。宋師侵邊。冬十月丙申。遣使告契丹。以抱腹山人郭無爲
 參議國政。鈞自潞州之敗。日懼宋師。既召無爲同平章事。復以五臺山僧繼頤署鴻臚卿。十二月。遣從子
 繼文如契丹。契丹拘之不遣。先是。晏凡舉事必稟契丹。及鈞立。禮文多略。契丹遣使責鈞改元。援李筠。數
 段常不以告。鈞惶恐謝罪。使者至契丹。輒見留。鈞奉之愈謹。而契丹相待益薄。宋祖常因喻上謀者謂鈞
 曰。君家與周世讎。宜其不屈。今我與爾無所開。何爲因此一方。若有志於中國。宜下太行以決勝負。鈞
 遣謀者復命曰。河東土地兵甲。不足以當中國之十一。然鈞家世非叛者。區區守此。蓋懼漢氏之不血食
 也。宋祖哀其言。笑謂謀者曰。爲我語鈞。開爾一路以爲生。故終其世不加兵。僞天會十二年秋七月。鈞以
 勢力窘弱。憂瘁得疾。戊申。遂薨。年四十三。諡曰孝和。養子繼恩立。
 繼恩。本姓薛。父釗爲卒。晏以女妻之。生繼恩。知遠以釗婿也。除其軍籍。置之門下。釗無才能。但衣食之而
 無用。妻以晏女。常居中釗罕得見。釗快。快。一日乘醉拔佩刀傷未死。釗即自裁。晏女後適何氏。生子繼元。
 而何及晏女皆卒。晏以鈞無子。乃以二子命鈞養爲子。鈞立。以繼恩爲太原尹。鈞嘗語郭無爲。繼恩非濟
 世才。無爲不對。鈞臥病。召無爲以後事付之。鈞卒。繼恩告哀於契丹。而後立。繼恩衰服視事。皆居勤政閣。
 而鈞故執事百官宿衛者皆在太原府廡。九月己酉。繼恩會諸臣飲酒。既罷。臥閣中。供奉官侯霸榮率十
 餘人。挺刃入閣。閉戶而殺之。無爲使人梯屋入。殺侯霸榮并其黨。繼恩立裁六十餘日。并人疑無爲授意
 於霸榮。殺之以滅口。而左右卒莫能明。無爲迎立繼元。
 繼元。鈞養子也。初授檢校司徒。累遷金吾衛大將軍。充大內都點檢。繼恩時。進太師。兼太原尹。僞天會十
 二年冬十一月。既襲位。仍稱天會不改元。復修好於契丹。天會十七年冬十二月。將改元。遣使稟命於契

丹。僞廣運元年春正月。改元。初。宋師引汾水灌城。并人大恐。會城中。有積草漂出。塞之得無害。郭無爲勸
 繼元出降。繼元特契丹爲援。未之許也。一日。因宴羣臣。無爲痛哭於庭曰。奈何以空城抗百萬師乎。蓋欲
 搖動并人。而并人守意益堅。太平興國四年夏五月。宋師北征。繼元窮窘。而并人猶欲堅守。前樞密副使
 馬峯入見。流涕以興亡諭之。五月癸未夜。繼元乃遣客省使李勳奉表請降。宋以繼元爲右衛上將軍。封
 彭城公。淳化中。繼元薨。
 述曰。後唐之廢也。固山敬則之篡逆。而知遠實左右之。罪亦大矣。及其乘虛竊據。僭號登宸。撫御無方。干
 戈不息。未及二年而身亡。承祐稚弱無能。又未及二年而身弑國亡。何其速耶。晏受郭威之欺。固山長城
 自壞。其得保一隅以圖存。歷四傳而殄滅。猶幸也夫。

續唐書卷三十四

周世家第十三

郭威。字文仲。邢州堯山人也。本常氏子。幼隨母適郭氏。故冒其姓。父簡。事石敬瑭爲順州刺史。劉仁恭破
 順州。簡見殺。威形神魁梧。負氣。好使酒。潞州留後李繼韜募勇敢士爲軍卒。威時年十八。以勇力應募。莊
 宗滅梁。繼韜伏誅。麾下牙兵悉隸從馬直。威年二十一。以通書算補爲軍吏。好讀圖外春秋。略知兵法。後
 爲侍衛軍吏。劉知遠爲侍衛親軍都虞候。尤親愛之。臨鎮晉以威從。契丹滅晉。知遠起兵太原。僞位拜威。
 樞密副使。保大六年。僞乾祐元年春正月。知遠疾革。以承祐託威。承祐嗣位。拜威樞密使。河中李守貞據
 城反。承祐遣將討之。久皆無功。乃加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使督諸將出戰。威大破之。守貞自焚死。僞乾
 祐二年秋八月。威自河中班師。承祐賜賚優厚。旋議賜勳。欲兼方鎮。威辭之。乃止。九月。加威檢校太師。兼
 侍中。冬十月。契丹寇邊。威以樞密使北伐。至魏州。契丹遜。僞乾祐三年春二月。師還。夏四月。授威鄆都留
 守天雄軍節度使。仍以樞密使行。詔河北諸州皆聽威節度。承祐與李業等謀。已殺史宏肇。又使李宏義
 殺王殷。又使郭崇殺威及王峻於魏。詔書先至澶州。宏義恐事不果。反以詔書示殷。殷與宏義遣人告威。

而詔殺威。威使者亦止。威匿詔書。召院吏魏仁浦謀之。仁浦勸威反。教其倒用留守印。更爲詔令。威誅諸將校以激怒之。將校皆憤然效。十一月丁丑。威遂舉兵渡河。承祐遣開封尹侯益等率兵拒威。又遣內養馮脫。馮脫所屬。脫爲威所得。乃附脫奏。請縛李業等送軍中。承祐得威奏。以示業等。業等皆言。威反狀已白。乃悉誅威家屬於京師。庚辰。威至滑州。宋延渥叛降。壬午。犯封邱。甲申。及慕容彥超戰於劉子陂。彥超敗績。奔於兗州。承祐遣使於趙郡。丙戌。威入京師。縱火大掠。率百官朝承祐。母后請立嗣君。庚寅。威立秦寧軍節度使。爲嗣。辛卯。請母后臨朝聽政。十二月甲戌朔。威北伐契丹軍於滑州。癸丑。至澶州。而旋。王峻遣郭崇以騎兵七百逆贊於宋州。殺之。庚申。母后制以威監國。保大九年。僞廣順元年春正月丁卯。威篡帝位。大赦。改元。僞國號周。戊寅。劉晏自立於太原。二月丁巳。尙書左丞田敏使於契丹。三月甲戌。武寧軍節度使王彥超克徐州。冬十月丙午。劉晏起兵討威。攻自晉州。十一月。王峻及王彥超拒之。十二月。慕容彥超反。保大十年。僞廣順二年春二月庚寅。府州防禦使折德辰克崑崙軍。癸亥。至曹州。赦流罪以下囚。乙亥。克兗州。壬午。赦兗州。夏六月乙酉朔。詣曲阜祀孔子。庚子。至自兗州。秋九月乙丑。契丹寇邊。保大十一年。僞廣順三年春三月甲申。封榮爲晉王。夏六月。尙書左丞兼判國子監事田敏進印版九經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各二部。保大十二年。僞顯德元年春正月。大赦。改元。壬辰。威薨。年五十一。遺令薄葬。葬嵩陵。養子榮立。

榮威之養子也。本姓柴。邢州龍岡人。柴氏女適威。榮幼從姑長威家。威愛其謹厚。遂以爲子。榮善騎射。略通書史。黃老。威爲漢樞密使。榮爲左監門衛左軍。威篡位。累拜節度使。檢校太傅。同平章事。授開封尹。封晉王。僞顯德元年春正月壬辰。威薨。祔不發喪。丙申。發喪。榮即位。仍稱顯德。不改元。三月辛巳。大赦。癸未。鄭仁誨留守東京。乙酉。如潞州以攻漢。癸巳。及劉晏戰於高原。敗之。追及於高平。又敗之。夏四月乙卯。汾州防禦使董希顏。遼州刺史張漢超俱叛附。辛酉。取鳳。憲州。壬戌。取石。沁州。庚午。赦潞州流罪以下囚。忻州監軍李勳殺其刺史趙舉。叛附。五月丙子。代州守將鄭處謙叛附。契丹救漢。丁酉。符彥卿及契丹戰於忻口。敗績。先鋒都指揮使史彥超死之。保大十三年。僞顯德二年春二月。求直言。甲戌。大毀佛寺。禁民親無侍養而爲僧尼及私自度者。秋九月丙寅朔。頒銅禁。閏月癸丑。向訓克秦州。冬十月辛未。取成州。十一月乙未朔。李穀爲淮南道行營都部署。以犯金陵。戊申。王景克鳳州。保大十四年。僞顯德三年春正月庚子。向訓守東京。壬寅。出師南伐。辛亥。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李重進犯金陵。及唐兵戰於正陽。敗之。壬申。克滁州。甲戌。朝廷遣使議行成。不答。壬午。朝廷使鍾謨下表。丙戌。取揚州。辛卯。取泰州。三月。取光。舒。常州。夏四月。常。秦州。復入於唐。五月乙卯。至自淮南。赦囚。秋七月。光。舒。滁州。復入於唐。八月乙丑。勳民種木及韭。冬十一月庚寅。廢諸祠不在祀典者。乙酉。殺唐臣孫晟。保大十五年。僞顯德四年春正月乙丑朔。赦非死罪囚。二月甲戌。樞密副使王朴守東京。乙亥。出師南伐。三月丁未。克壽州。夏四月己巳。至自壽州。冬十月

己巳。王朴留守東京。壬申。出師南伐。十二月乙卯。泗州守將范再遇叛降。庚申。濠州團練使郭廷謂叛降。丁丑。取秦州。中興元年。僞顯德五年春正月丁亥。取海州。壬辰。取靜海軍。丁未。克楚州。守將張彥卿。鄭昭業死之。二月甲寅。取揚州。丁卯。如揚州。癸酉。如瓜州。三月壬午朔。如泰州。丁酉。復如揚州。辛卯。如迎鑾鎮。己亥。克淮南十有四州。以江爲界。秋七月丁亥。頒均田圖。冬十月丁酉。括民租。十一月庚戌。作通禮正樂。十二月丙戌。罷州縣課戶俸戶。交泰二年。僞顯德六年春三月甲戌。北征。夏四月壬寅。取乾寧軍。辛丑。取益津關。以爲蘄州。癸卯。取瓦橋。以爲雄州。取淤口。關置寨。五月乙巳朔。取瀛州。甲戌。至自雄州。六月癸未。封子宗訓爲梁王。宗誼燕國公。癸巳。榮薨。年三十九。葬嵩陵。子宗訓立。

宗訓。榮第四子也。榮即位時。羣臣請封子爲王。榮謙抑久之。及北取三關。遇疾而還。始封宗訓。梁王。僞顯德六年夏六月癸巳。榮薨。甲午。宗訓即位。不改元。秋八月庚寅。封弟熙讓爲晉王。熙讓紀王。熙讓王。壬寅。高麗遣使朝貢。并進別序孝經一卷。孝經雌圖一卷。越王孝經新義八卷。皇靈孝經一卷。九月丙寅。左驍衛大將軍戴交使於高麗。十一月壬寅。高麗遣使來。交泰二年。僞顯德七年春正月辛丑朔。契丹入寇河東。癸卯。宋祖率兵北征。夜宿陳橋驛。未曙軍變。將士大譟呼萬歲。擐甲將刃。推戴宋祖卽大位。扶策升馬。擁迫南行。是日。宋祖遂下詔。詣崇元殿受命。封宗訓爲鄭王。奉周祀。開寶六年春。宗訓薨於房陵。年十八歲。諡曰恭。葬嵩陵。

述曰。知遠之臨終也。本以承祐託威。而威則陰據其位。墳土未乾。藐孤安在哉。榮起自賤微。頗知政事。崇儒學。關異端。可謂令主。獨恨其專犯南朝。自忘後患。天降之咎。不永其年。暫傳幼子。而國隨亡。誠不足惜。況當時北漢尙存。與周犄角。不帝漢。何帝周耶。

弟存渥。皇子繼岌就太原迎奉。莊宗親至懷州。迎歸長壽宮。太后素與劉太妃善。分訣之後。惘然不樂。俄聞太妃寢疾。尚醫中使。問訊結轍。既而謂莊宗曰。吾與太妃恩如伯仲。彼經年抱疾。但見吾面。差慰中心。吾暫至晉陽。旬朔與之俱來。莊宗曰。時方暑毒。山路崎嶇。無煩往復。可令存渥輩迎侍。太妃乃止。及凶聞至。太后痛哭累旬。由是不豫。尋崩於長壽宮。同光三年冬十月。上諡曰貞簡皇太后。葬於壽安陵。

莊宗神閔敬皇后劉氏。魏州成安人也。莊宗正室曰衛國夫人韓氏。其次燕國夫人伊氏。后又其次也。初封魏國夫人。后家世寒微。父劉資。黃鬚。善醫卜。自號劉山人。后生五六歲。武皇攻魏州。取成安。裨將袁建豐得后。納之晉陽宮。貞簡太后教以筆及歌舞。及笄。姿色絕衆。聲伎擅長。莊宗見而悅之。莊宗已爲晉王。太后幸其宮。置酒爲壽。自起歌舞。太后歡甚。命劉氏吹笙佐酒。酒罷去。留劉氏以賜莊宗。先是莊宗攻梁軍於夾城。得符道昭妻侯氏。寵專諸宮。宮中謂之夾寨夫人。莊宗出兵四方。常以侯氏從軍。其後劉氏生子繼岌。莊宗以爲類己。愛之。由是劉氏寵益專。自下魏。博戰河上。十餘年。獨以劉氏從。劉氏多智。善迎意承旨。其他嬪御。莫得進見。其父聞劉氏已貴。詣魏宮上謁。莊宗召袁建豐問之。建豐曰。臣始得劉氏於成安北陂。時有黃鬚丈人護之。乃出劉資示建豐。建豐曰。是也。然劉氏方與諸夫人爭寵。以門望相高。因大怒曰。妾去鄉時。略可記憶。妾父不幸死於亂兵。妾時環戶痛哭而去。此田舍翁安得至此。因命管於宮門。莊宗已卽皇帝位。欲立劉氏爲皇后。而韓夫人正室也。伊夫人位次在劉氏上。以故難其事而未發。宰相豆盧革。樞密使郭崇韜。希旨。上章言劉氏當立。莊宗大悅。同光二年四月乙卯。皇帝御文明殿。遣使册劉氏爲皇后。皇后受册。乘重翟車。鹵簿鼓吹。見於太廟。韓夫人等皆不平。乃封韓氏爲淑妃。伊氏爲德妃。莊宗自滅梁後。志意驕怠。宦官伶人亂政。后特用事於中。自以出於微賤。險次得立。以爲佛力。又好聚斂。分遣人爲商賈。至於市肆之間。薪芻果茹。皆稱中宮所買。四方貢獻。必分爲二。一以入中宮。宮中貨賄山積。惟寫佛書。饋賂僧尼。而莊宗由此佞佛。有胡僧自于闐來。莊宗率皇后及諸子迎拜之。僧由五臺山道中使供頓。所至傾動城邑。又有僧誠惠。自言能降龍。符過鎮州。王鎔不爲之禮。誠惠怒曰。吾有毒龍五百。當遣一龍搗片石。常山之人。皆魚鼈也。會明年。滹沱大水。壞鎮州關城。人皆以爲神。莊宗及后率諸子諸妃拜之。誠惠安坐不起。由是士無貴賤皆拜之。獨郭崇韜不拜也。是時皇太后及皇后交通藩鎮。太后稱誥令。皇后稱教命。兩宮使者。旁午於道。許州節度使溫韜。以后佞佛。因請以私第爲佛寺。爲后父薦福。莊宗數幸郭崇韜。元行欽等私第。常與后俱。其後幸張全義第。酒酣。命后拜全義爲養父。全義曰。遣姬妾出入宮中。間道不絕。莊宗有愛妾。甚有色而生子。后心患之。莊宗燕居宮中。元行欽侍側。莊宗問曰。爾新喪婦。其復取乎。吾助爾聘。后指愛姬請曰。帝憐行欽。何不賜之。莊宗不得已。作諾之。后趣行欽拜謝。行欽再拜起。願愛姬。后與已出宮矣。莊宗不樂。稱疾不食者累日。同光三年秋。大水。兩河之民。流徙道路。京師賦調不充。六軍之士。往往殍路。乃預借明年夏秋租稅。百姓愁苦。號泣於路。莊宗方與后荒於畝。

續唐書卷三十五

后妃傳第一

武皇帝貞簡皇后曹氏。莊宗之母也。太原人。以良家子嬪於武皇。姿質閒麗。性謙退而明辨。雅爲秦國夫人所重。從容謂武皇曰。妾觀曹姬。非常婦人。王其厚待之。武皇多內寵。乾寧初。平燕。勳得李匡侍妻張氏。有姿色。嬖幸之。姬侍罕得進御。惟太后恩顧不衰。武皇性嚴急。左右有過。必峻於隨罰。無敢言者。惟太后教誨。卽爲解顏。及莊宗載誕。體貌奇。武皇異而憐之。太后益寵貴。諸夫人咸出其下。太后亦恭勤內助。左右稱之。武皇薨。莊宗嗣晉王位。時李克寧。李存顯謀變。人情危懼。太后召監軍張承業。指莊宗謂之曰。先人把臂授公此兒。如聞外謀。欲孤付託。公等但置子母于有地。毋令乞養於沛。幸矣。承業因誅克寧。存顯以濟內難。莊宗善音律。喜伶人。諷浪。太后常提耳誨之。天祐七年。鎮定求援。莊宗促命治兵。太后曰。子齒漸衰。兒但不墜先人之業爲幸矣。何事備風沐雨。離我晨昏。莊宗曰。哀先王之命。須滅仇讎。山東之事。機不可失。及發。太后餞於汾橋。悲不自勝。莊宗平定趙。魏。駐於鄴城。每一歲之內。馳忽歸寧數四。人服其仁孝。太后初封晉國夫人。莊宗卽位。命宰臣盧損奉册上書。上皇太后尊號。其年。平定河南。西幸洛陽。命皇

游十二月己卯。獵敗於白沙。后率皇子後宮畢從。歷伊闕。宿龍洞。發未乃返。是時大雪。軍士寒凍。金槍衛兵萬騎。所至資民供給。壞什器。撤廬舍而焚之。縣吏畏恐。亡竄山谷。明年三月。客星犯天庫。有星流於天。諱古星者。言御前常有急兵。宜散積粟以禳之。宰相請出庫物以給軍。莊宗許之。后不肯。曰。吾夫始得天下。雖因武功。蓋亦有天命。命既在天。人如我何。宰相論於延英殿。后於屏間耳屬之。因取妝奩及皇幼子滿喜。置帝前。曰。諸侯所賞。給賜已盡。宮中所有。惟此耳。請賜以給軍。宰相惶恐而退。及趙在禮作亂。出兵討魏。始出物以給軍。軍士負而詬曰。吾妻子已餓死。得此何為。莊宗東幸汴州。從駕兵二萬五千。及至萬勝。不得進而還。軍士離散。所失大半。至罍子谷。道路隘狹。莊宗見從官執兵仗者。皆以好言勞之。曰。適報魏王平蜀。得蜀金銀五十萬。當悉給爾等。對曰。陛下與之太晚。得者亦不感恩。莊宗泣下。因顧內庫使張容哥。索袍帶以賜之。容哥對曰。盡矣。軍士叱容哥曰。致吾君至此。皆由爾輩。因抽刀逐之。左右救之而免。容哥曰。皇后惜物不以給軍。而歸罪於我。事若不測。吾身萬段矣。乃投水而死。郭從謙反。莊宗中流矢。傷甚。臥絳霄殿廊下。渴欲得飲。后令宦者進。不自省視。莊宗崩。后與李存渥等焚嘉慶殿。擁百騎出師子門。后於馬上以囊盛金器寶帶。欲於太原造寺為尼。在道因與存渥姦。及至太原。乃削髮為尼。明宗入立。遣人賜后死。晉天福五年。追諡曰神閔敬皇后。自唐末喪亂。后妃之制不備。至莊宗時。後宮之數尤多。有昭容。昭儀。昭媛。出使。御正。侍真。懿才。咸一。瑞芳。懿德。宜一等。其餘名號。不可勝記。莊宗遇弒。後宮皆散。走。朱守殷入宮。選得三十餘人。魏國夫人夏氏。以晉幸於莊宗。守殷不敢留。明宗立。悉放莊宗時宮人。還其家。獨夏氏無所歸。乃以河陽節度使夏魯奇同姓也。因以歸之。後嫁契丹突厥李贊華。贊華性酷毒。喜殺人。婢妾微過。常加刳灼。夏氏懼。求離。乃削髮為尼。以卒。而韓淑妃。伊德妃。皆居於太原。石敬瑭反時。為契丹所虜。又有昭儀侯氏。封沂國夫人。昭媛白氏。封沂國夫人。出使美宜鄧氏。封魏國夫人。御正楚真張氏。封涼國夫人。司簿德美周氏。封宋國夫人。侍真吳氏。封延陵郡夫人。懿才王氏。封太原郡夫人。咸一韓氏。封昌黎郡夫人。瑞芳張氏。封清河郡夫人。懿德王氏。封琅琊郡夫人。宜一馬氏。封扶風郡夫人。並同光二年十二月敕。

續唐書 卷三十五 后妃傳

明宗昭懿皇后夏氏。生秦王從榮及閔帝。同光初。后以疾崩。明宗即位。追封為晉國夫人。長興中。明宗以秦宋二王位。望既隆。因思從貴之義。乃下制曰。故晉國夫人夏氏。素推仁德。久睦宗親。嘗思內助之方。不見中興之義。予當御極。子並為王。有鶴巢之高。無靈衣之貴。貞魂永逝。懿範常存。致本朝之文。沿追封之制。將慰懷於九族。冀叶慶於四星。宜追冊為皇后。兼定懿號。既而有司。上諡曰昭懿。

和武顯皇后曹氏。生晉國公主。天成三年正月。冊為淑妃。長興元年正月十四日。冊為皇后。應順元年正月。冊為皇太后。至清泰三年閏十二月。隨末帝崩於後樓。

宣憲皇后魏氏。鎮州平山人也。初適平山民王氏。中和末。明宗狗地山東。留戍平山。得后以歸。明宗為神將。性闊達。不能治生。產曹后亦疏於畫略。生計所資。惟宣憲而已。居數年而宣憲后卒。葬於太原。生子從珂。是為潞王。明宗時。從珂已封王。乃追封魏氏為魯國夫人。末帝清泰二年二月。中書門下奏。臣聞漢昭帝承祚御歷。奉尊諡於雲陽。魏明帝繼體守文。思外家於甄館。而皆追從徽號。祈饗廟庭。克隆敬本之文。式叶愛親之道。又覽國史。竊有見明皇帝母曰昭成皇后竇氏。代宗皇后母曰章敬太后吳氏。始嬪朱邸。俄闕幽宮。鴻圖既屬於明君。尊號成追於聖母。伏以魯國夫人。發祥沙麓。貽慶河州。三后最賢。周母允成。於天統。四妃有子。唐宮先啓於帝基。仰惟當守之情。彌軫寒泉之思。久虛殷薦。虛損皇猷。臣等謹上尊諡曰宣憲皇太后。請依昭成皇太后故事。擇日備禮冊命。又臣等伏聞先太后舊陵永附先祠。則都下難崇別廟。既追尊諡。合剏闕宮。按漢朝故事。園寢不在王畿。或就陵所便。立寢祠。今商量上諡。後權立同廟。以申告獻。配祀之禮。請俟他年。從之時。方議建陵寢。而太原石敬瑭。乃於京師河東府東立寢宮。明宗時。內職德妃王氏。邢州餅家子也。有美色。號花兒羞。少賣梁故將劉鄩為侍兒。鄩卒。王氏無所歸。是時。明宗夏夫人已卒。方求別室。有言王氏子。安重誨以告明宗。而納之。王氏素得鄩金甚多。悉以遺明宗。左右及諸子婦人。人皆為王氏稱譽。明宗益愛之。而夫人曹氏。為人簡質。常避事。由是王氏專寵。明宗即位。議立皇后。而曹氏當立。曹氏謂王氏曰。我素多病。而性不耐煩。妹當代我。王氏曰。后帝匹也。至尊之位。誰敢干之。乃立曹氏為皇后。王氏為淑妃。如事皇后亦甚謹。每帝晨起。盥櫛服御。皆妃執事。左右及能朝。帝與皇后食。妃侍食。徹乃退。未嘗稍懈。皇后心亦益愛之。然宮中之事。皆主於妃。明宗病。妃與宦者孟漢瓊出納左右。遂專用事。殺安重誨。秦王從榮。皆與焉。劉鄩諸子。皆以妃故。封拜官爵。閔帝即位。冊尊皇后為皇太后。妃為皇太妃。初明宗後宮有生子者。命妃母之。是為許王從益。從益乳母司衣王氏。見明宗已老。而秦王握兵。心欲自託為後計。乃曰。兒思秦王。是時從益已四歲。又數教從益自言見秦王。明宗遣乳媪將兒往來秦府。遂與從榮私通。從榮因使王氏伺察宮中動靜。從榮已死。司衣王氏以為秦王。實以兵衛天子。而以反見誅。出怨言。閔帝聞之大怒。賜司衣王氏死。而事連太妃。由是心不悅。欲遷之。至德宮。以太后素善妃。懼傷其意而止。然待之甚薄。末帝入立。嘗置酒妃院。妃舉酒曰。願辭皇帝為比邱尼。帝驚問其故。妃曰。小兒處得命。若大人不容。則死之日。何面見先帝。因泣下。末帝亦為之悽然。待之頗厚。石敬瑭兵犯京師。末帝聚族將自焚。妃謂太后曰。事急矣。宜少回避。以俟姑夫。太后曰。我家至此。何忍獨生。妹自勉之。太后乃與帝俱焚死。而妃與許王從益及其妹。匿於鞠院。乃免。明宗時。昭儀王氏。封齊國夫人。昭容葛氏。封周國夫人。昭媛劉氏。封趙國夫人。孫氏。封楚國夫人。御正張氏。封曹國夫人。司贊郭氏。封魏國夫人。司贊于氏。封鄭國夫人。尙服王氏。封衛國夫人。司記蔡氏。封蔡國夫人。司膳翟氏。封滕國夫人。司醢吳氏。封莒國夫人。婕妤高氏。封勃海夫人。美人沈氏。封太原郡夫人。順御朱氏。封吳郡夫人。司飾柳氏。封潁川郡夫人。司衣劉氏。封彭城郡夫人。司藥孟氏。封咸陽郡夫人。梳篋張氏。封清河郡夫人。司服王氏。封太原

續唐書 卷三十五 后妃傳

郡夫人梅篋氏。封穎川郡夫人。知客張氏。賜號尚書。故江氏。追封濟陽郡夫人。以上皆長興三年九月敕。其名號皆中門下按六典內職。仿而行之。內人李氏。封陝西縣君。崔氏。封清河縣君。李氏。封成紀縣君。田氏。封咸陽縣君。白氏。封南陽縣君。並長興四年二月敕。前代內職。皆無封君之禮。此一。時之制。閔帝哀皇后孔氏。父循。橫海軍節度使。循陰遣人結王德妃。求納其女。德妃請娶循女為從厚妃。帝許之。庚寅。皇子從厚。納孔循女為妃。有賢行。初封魯國夫人。生四子。及即位。立為皇后。未及册命。而難作。閔帝出奔。后病。子幼。皆不能從。應順元年四月。末帝入立。后及四子俱見殺。

末帝劉皇后。應州渾元人也。父茂威。后性強戾。末帝素憚之。天成中。封為沛國夫人。清泰初。百官三上表請立中宮。遂立為皇后。其弟延皓。為人素謹厚。及貴而改節。以后故用事。自鳳翔牙校。環歲之間。歷樞密使。出為鄆都留守。及延皓為張令昭所逐。執政請行朝典。后力制之。止從罷色而已。寇兵入洛。后與末帝俱就燔焉。

述曰。自古一代之興衰。固繫於乾綱。亦由於坤道。觀夫貞簡太后。明敏慈祥。謙恭罪順。向無虧於懿範也。哉。劉后黷貨擅權。致為厲階。所謂亂離降自天。生自婦人也。至於明宗夏后。魏后降年不永。內政無聞。若曹太后及劉后。俱同末帝以崩。完真全節。以視王淑妃之誓以身免。忝顏受封。終歸見殺。蓋相去遠矣。

續唐書卷三十六

后妃傳第二

烈祖元敬皇后宋氏。小名福金。父相。江夏人。后幼流亂兵中。并州刺史王戎得后。烈祖娶戎女。后為媵。得幸。生元宗。及楚王景遜。晉王景遂。齊王景達。王氏早卒。義祖命烈祖以為繼室。封廣平郡君。晉國君治內有法。不苟言笑。雖妾媵之間。儼如賓客。義祖殂於金陵。烈祖在東都。將奔喪。后從容諫曰。移孝為忠。臣子之常。況權重身危。而輒能所執。何異太阿倒持。柄不在我矣。烈祖大悟。因疑其行。而命周宗赴金陵。天祚三年。封齊王妃。烈祖受禪。册立為皇后。神贊內政。多所受益。烈祖嘗曰。吾思有未達。后已悟矣。昇元末。烈祖服金石藥。多暴怒。賴后以。免。遺者甚眾。及崩。中書侍郎孫忌。懼魏岑。馮延巳。延魯。以東宮舊僚用事。欲稱遺詔。奉后臨朝。聽政。后不許曰。此武后故事。吾豈為之。元宗即位。尊為皇太后。每元宗朝。惟勞其良苦。至於治。無一言及之。常曰。婦人預外事。非國之福也。保大三年十月。崩。神葬永陵。諡元敬。后有姪宋壽。為參軍。以國戚官不顯。烈祖後宮神氏。名時光。江西良家女。性警悟。通書記。初入宮。年十六。久不得幸。宋后數數引。既承恩寵。服御輒亞於后。而諸宮罕得進御。生江王景遠。烈祖以受禪後所得子。甚愛之。神

氏寵日盛。烈祖性嚴整。嘗大怒。聲如乳虎。殿門環為震動。左右皆喪魂魄。神氏左手持食。右手進匕。從容如平時。烈祖怒亦頓解。他日。烈祖幸齊王。遇王親理樂器。大怒。數日未解。神氏負籠。輒乘間言。景遠才過齊王。烈祖正色曰。子有過。父教之。常禮也。若何敢爾。叱下殿。去。神氏幽於別宮。數月。命度為尼。景遠愛亦弛。終烈祖世。獨不加封。元宗即位。始封景遠保寧王。許神氏就養於景遠宮。封皇太妃。宋后挾舊怨。屢欲加害。元宗保全之。竟以壽終。烈祖後宮。又有汝南郡君周氏。追封許國太妃。

元宗光穆皇后鍾氏。虔州刺史太章之女。太章初。事吳為裨將。義祖謀誅張顯。令嚴可求。喻太章伏死。士三十輩。斬顯於府。太章許諾。義祖疑其怯。夜半往止之曰。僕母老。懼事不成。欲徐圖之。太章勃然曰。言已出口。豈有可已之理。明日。遂誅顯。後頗恃功。頗頑。烈祖疑其難制。義祖曰。昔吾赤族之禍。開不容髮。使無太章。豈有今日富貴耶。奈何以薄物細故疑之。乃命以太章次女配元宗。即后也。義祖初見。歎曰。非此子不敵此女。元宗起家。自尚書郎至將相。鍾氏始封縣君。累加國夫人。昇元中。封齊王妃。元宗即位。立為皇后。后少長富貴。不事玩好。副笄大練。淡如也。既居大位。歲時賜予。必先諸姬。然後及中宮。元宗樂推諸弟。終無間言者。后勉之為多。淮上兵起。國步多艱。后亦損常膳。不舉樂。數月。後主即位。册為太后。以父名。改稱聖后。后寢疾。後主朝夕侍側。衣不解帶。藥必親嘗。乾德三年十月崩。是日。雨沙於金陵。後主哀毀骨立。杖而後起。哀動左右。葬順陵。諡光穆。元宗後宮。有浚氏。生韓王從善。隨後主北遷。封吳國夫人。又有平昌郡公主孟氏。昭容吉氏。

後主昭惠后周氏。小字娥皇。司徒宗之女。十九歲來歸。通書史。善歌舞。尤工琵琶。嘗為壽元宗前。元宗歎其工。以所御燒槽琵琶賜之。燒槽者。卽蔡邕焦桐之義。或謂煥材而斲之。或謂因熱而存之。后於采戲奕棋。靡不妙絕。元宗南幸豫章。詔音存問。以令婦稱。後主即位。册立為后。寵嬖專房。創為高髻織裳。及首翹鬋。采之妝。人皆效之。嘗雪夜酣宴。舉杯請後主起舞。後主曰。汝能創為新聲。則可矣。后即命絃縱。韻喉無滯音。筆無停思。俄頃。謂遊醉舞。彼也。又有恨來。連破。亦后所製。故唐盛時。霓裳羽衣。最為大曲。亂離之後。絕不復傳。後得殘譜。以琵琶奏之。樂工曹生亦善琵琶。按譜。粗得其聲。而未盡善。后輒變易。訛謬頗去。注淫。繁手新音。清越可聽。於是開元。天寶之遺音。復傳於世。內史舍人徐鉉。聞覓。哀羽衣曰。法曲終則緩。而此聲太急。何耶。曹生曰。舊譜實緩。宮中有人易之。非吉徵也。後主以后好音律。因亦叱嗜。廢政事。監察御史張憲。切諫。賜帛三匹。以旌敢言。然不為報也。后生三子。皆秀異。其季仲宣。儼寧清峻。后尤鍾愛。自鞠視之。后臥病。仲宣甫四歲。保育於別院。忽遭暴疾。數日卒。后聞之。哀號頓仆。遂致大漸。後主朝夕侍膳。樂非親嘗不進。衣不解帶者累夕。后雖病亟。爽適非常。謂後主曰。婢子多幸。託質君門。冒寵乘華。凡十載矣。女子之榮。莫過於是。所不足者。子殤身歿。無以報德。親取元宗所賜琵琶。及平時約臂玉環為後主別。又自為書。請薄葬。越三日。沐浴正衣。妝口內含玉。殯於嘉光殿之西室。時後主四年十一月甲戌也。

年二十九明年正月午遷靈柩於園寢。後主哀苦竹立。杖而後起。自為諱曰。天長地久。嗟嗟燕民。嗜欲既勝。悲歎糾紛。綠情攸宅。觸事來津。貨殷世逸。樂勢愁殷。沈鳥遠免。茂夏凋春。年彌念曠。得故忘新。闕景頹岸。世閱川奔。外物交感。猶傷昔人。流夢高唐。謠諑洛浦。構屏平虛。亦憫終古。況我心摧。與哀有地。蒼蒼何辜。殲于伉儷。竊窺難追。不祿於世。玉潤珠融。殞然破碎。柔儀峻德。孤映雙輝。纖體挺秀。婉戀開揚。豔不至治。慈或無傷。盤紳奚誠。慎肅惟常。環珮發節。造次有章。含髮發笑。擢秀騰芳。疑雲留翠。眼采飛光。情瀾春媚。愛語風香。環姿異異。金冶昭祥。婉容無犯。均教多方。茫茫獨逝。捨我何鄉。昔我新婚。燕爾情婉。媒無勞辭。策無遠報。歸妹遊終。咸交協兆。俛仰同心。綢繆自道。執子之手。與子偕老。今也如何。不終往告。嗚呼哀哉。志心既達。孝愛克全。殷勤柔握。力泝危言。遺情盼盼。哀淚漣漣。何為忍心。覽此哀編。絕豔易凋。連城易脫。實曰能容。壯心是醉。信美堪餐。朝飢是慰。如何一旦。同心曠世。嗚呼哀哉。豐才富藝。女也克肖。采戲傳能。奕棋邊妙。媚動占相。歌繁柔調。茲發發質。奇器傳華。翠虬一舉。紅袖飛花。情馳天降。思棲雲涯。發揚掩抑。纖繁洪奢。窮幽極致。莫得微瑕。審音者仰止。達樂者興嗟。曲演來遲。破傳遊舞。利撥迅手。吟商還羽。制革常調。法移狂度。翦遏繁態。萬成新矩。霓裳舊曲。韜音淪世。失味齊音。猶傷孔氏。故國遺聲。忍乎湮墜。我稱其美。爾揚其秘。程度餘律。重新雅製。非子而誰。誠吾有類。今也則仁。永從遐逝。嗚呼哀哉。該茲碩美。鬱此芳風。事傳遐邇。人難與同。式瞻虛館。空持所蹤。追悼良時。心存日憶。景旭雕甍。風和繡綺。燕交音洋洋。接色蝶亂。落花雨晴寒食。接盤窮歡。是安是息。合桃薦食。畏日流空。林雕晚籟。蓮舞疏紅。煙輕麗服。雪疊修容。纖眉範月。高髻凌風。緝柔爾顏。何樂靡從。蟬響吟愁。槐凋落怨。四氣窮衰。奉此秋安。我心無憂。物莫能亂。弦爾清商。豔爾醉盼。情如何其。式歌且宴。寒生蕙帳。雪舞蘭堂。珠籠暮掩。金爐夕香。麗爾溼丹。婉爾清揚。脈脈夜飲。予何爾忘。年去年來。殊歡逸賞。不足光陰。先懷悵悵。如何倏然。已為時變。嗚呼哀哉。孰謂逝者。往苒彌疏。我思姝子。永念猶初。愛而不見。我心惘如。寒暑斯疾。吾寧御諸。嗚呼哀哉。萬物無心。風煙若故。唯日唯月。以陰以雨。事則依然。人乎何所。情情房櫺。孰堪其處。嗚呼哀哉。佳名鎮在。望月傷娥。雙眸永隔。見鏡無波。皇皇望極。心如之何。草樹蒼蒼。哀摧無際。歷歷前歡。多多遺致。絲竹聲情。綺羅香杳。想換乎切。但恍越乎憔悴。嗚呼哀哉。歲云莫兮。無相見期。情情亂兮。誰將因依。維昔之時兮。亦如此。維今之昔兮。不如斯。嗚呼哀哉。神之不仁兮。敘怨為德。既取我子兮。又毀我室。鏡重輪兮。何年。蘭麝香兮。何日。嗚呼哀哉。天漫漫兮。愁雲時。空曠曠兮。愁煙起。蛾眉寂寞兮。閉佳城。哀哀悲氛兮。竟徒爾。嗚呼哀哉。日月有時兮。龜著既許。蕭笳淒咽兮。旂常是舉。龍輜一忽兮。無來轍。金屋千秋兮。永無主。嗚呼哀哉。木交柯兮。風索索。鳥相鳴兮。飛翼翼。弔孤影兮。孰我哀。私自憐兮。痛無極。嗚呼哀哉。應痛皆感兮。何嚮不哀。窮求弗獲兮。此心隨摧。號無聲兮。何續。神永逝兮。長乖。嗚呼哀哉。杳杳香魂。茫茫天步。投血撫楸。遊於何所。苟雲路之可窮。冀傳情於方士。嗚呼哀哉。遂以其所製刻之石。與后所愛金屑檀栲琵琶同葬。又作書燭之與

訣。自稱嫁夫煜。其辭數千言。皆極酸楚。初烈祖為刺史時。后父宗給使左右。及贊禪代。尤為親信。元宗以宗為社稷元老。故聘其女為吳王妃。克相其夫。顯於諸子。而身居國母。可謂賢也。陵曰懿陵。諡昭惠。方是時。南唐雖去帝號。而其餘制度。尚未減損。如元宗之葬。猶稱皇帝。故昭惠雖謂之國后。而禮官議諡。及葬臣國人。皆稱曰皇后焉。

後主繼室后周氏。昭惠后妹也。警敏有才思。神采端靜。昭惠后感疾。后常出入宮內。而昭惠后未之知也。一日。因立帳前。昭惠后驚曰。妹在此邪。后幼未識。疑即以實告。曰。既數日矣。昭惠后悲怒返臥。至死而面不外向。后未勝禮。待年宮中。明年。後主居聖符后喪。故中宮位號久虛。至後主八年。始議立后。為繼室。南唐三世皆娶於潘邸。故皇帝婚禮。議者不一。乃命太常博士陳致雅。致古。今沿革。草具婚禮。又命學士徐鉉。史官潘佑參定。鉉曰。婚禮古不用樂。佑以為古今不相沿襲。故請用樂。鉉曰。按古房樂無鐘鼓。佑曲引詩窈窕淑女。鐘鼓樂之。則房樂宜有鐘鼓。后初見君。後魏書有后先拜後起。帝後拜先起之文。因此以為夫婦之禮。人倫之本。承祖宗。主祭祀。請若拜。佑以為王者婚禮。不可與庶人同。請不若拜。又車服之制。互有矛盾。議久不決。後主令文安郡公徐游評其異同。時佑方寵用。游希旨奏佑為是。遂施用之。既而游病疽。鉉對其不主己議。戲語人曰。周孔亦能為渠平。將納采。後主先令校稿代白雁。被以文緹。使衛書。侈靡不經。類如此。及親迎。庶民觀者。或登屋。至有墜瓦而斃者。后少以戚里。開入宮掖。聖后甚愛之。故立焉。成禮之翌日。大譴羣臣。韓熙載以下。皆為詩以諷。而後主不之聽。后被寵過於昭惠時。後主於羣花間作亭。雕鏤華麗。而極迫小。僅容二人。每與后酣飲其中。國亡。從後主北遷。封鄭國夫人。宋太平興國三年秋七月。後主死。后悲哀不自勝。亦死。後主保儀黃氏。世為江夏人。父守忠。避亂徙湘。湖事馬氏為將。馬希萼之難。守忠死之。邊鎬下湖南。得黃氏。甫數歲。奇其貌。納後宮。後主見其美。選為保儀。容態華麗。冠絕當世。顧盼微笑。無不妍媸。其書學伎能。皆出於天性。後主雖屬意。會小周后專房。由是進御稀。而品秩不加。第以工書札。使專掌宮中墨寶而已。黃氏服勤降體。以事小周后。故同時美女。率多遇害。而黃氏獨不遭譴。以其事之盡禮也。元宗。後主皆善書法。元宗學羊欣。後主學柳公權。皆得十九。購藏鍾。王以來墨跡至都。保儀賢章之。都城將陷。後主謂之曰。此皆先帝所寶。城若不守。汝即焚之。無為他人得。及城陷。陶籍俱燬。靡有遺者。黃氏隨後主北遷。卒於大梁。又有宮人流珠。性通慧。工琵琶。後主演念家山破。及昭惠后所作遊醉舞。恨來遲。二破。久而忘之。後主追念昭惠后。問左右。無知音者。流珠獨能追憶。無所忘失。後主大喜。後不知所終。又有喬氏及慶奴。秋水。官娘。皆後主宮人。

述曰。元敬皇后及光穆皇后。再世徽音。克修內政。幾與長孫媲美矣。昭惠后以色技邀恩。有乖治化。至於繼后。酷舞媚君。卒成亡國之禍。可歎也已。

存審救之。其兵解去。以功授蔚州刺史。雁門以北都知兵馬使。累遷澤代二州刺史。新州刺史。王郁叛入契丹。嗣肱進兵定。僞備三州。授山東北都團練使。同光元年。卒於官。年四十五。

克恭。武皇之諸弟。為決勝軍使。克修卒。以克恭代為昭義軍節度使。性驕橫不法。未嫻軍政。潞人素使克修之節正。以非罪暴卒。而惡克恭之縱恣。遷後院勳兵五百人。獻於武皇。行至銅鞮。其將馮霸以其徒叛。武皇遣李元審討之。戰於沁水。元審大敗。奔入潞州。牙將安居受亦叛。殺克恭。及元審使人召霸。霸不受命。居受懼出奔。行至長子。為野人所殺。傳首於霸。霸乃入潞州。自稱留後。以附梁。武皇命康君立討梁。獲霸等。誅之。乃以君立為昭義軍節度使。

克寧。武皇之季弟。為人仁孝。居諸兄弟中最賢。事武皇甚謹。武皇與赫連鐸戰雲。蔚間。後從遂靺入破黃巢。未嘗不從。武皇鎮太原。以為內外都制置藩漢。都知兵馬使。檢校太保。振武軍節度使。凡軍政皆決之。武皇疾篤。召莊宗侍。屬克寧。張承業曰。以子累公等。言終棄代。莊宗告克寧曰。兒年孤。未通庶政。雖承遺命。恐不足當大事。叔父勸德俱高。衆情推服。敢以軍府請制。以待兒之有立。克寧曰。亡兄之命。屬在我兒。孰敢異議。率先拜賀。莊宗嗣位。政事一切委之。武皇養子李存顯陰計於克寧曰。兄亡弟及。古之道也。以叔拜姪。理豈安乎。富貴功名。宜自取之。克寧曰。吾家三代。父慈子孝。先王土地。有歸。吾復何求。克寧妻孟夫人。素剛悍。存顯等各遣其妻人說夫人。屬迫克寧。克寧感之。會克寧因事殺都虞候李存質。而與張承業。李存璋有隙。又請兼領大同軍節度使。於是幸臣史敬鎔見太后告克寧與存顯叛。莊宗召承業存璋。謂曰。季父所為如此。奈何。然骨肉不可自相魚肉。吾即避路。則禍亂可紓矣。承業等謀誅克寧。乃伏兵於府。置酒大會。克寧與存顯既至。俱伏法。

存美。武皇子。莊宗第二弟。同光三年十二月辛亥。詔封晉王。莊宗敗。存美以病風得免。居於晉陽。其後不知所終。

存勳。武皇子。莊宗第三弟。與莊宗同母。同光三年。封永王。歷昭義。天平。河中三軍節度使。居京師。食俸而已。趙在禮作亂。乃遣存勳於河中。李嗣源兵反。擄京師。莊宗再幸汜水。徙存勳北京。留守李紹榮欲奔河中。就存勳。從兵稍散。存勳亦率衆千人。乘鎮奔晉陽。從兵逃散。惟使下康從奔不去。存勳削髮。衣僧服。謁符彥超。願為山僧。幸垂庇護。軍士爭欲殺之。彥超曰。六相公來。當取奏進止。軍士不聽。殺之於府門之碑下。

存禮。武皇子。莊宗第四弟。同光三年。封薛王。莊宗敗後。竟不知所終。

存渥。武皇子。莊宗第五弟。與莊宗同母。同光三年。封中王。莊宗敗。與劉皇后同奔晉陽。李彥超不納。行至風谷。為部下所殺。

存義。武皇子。莊宗第六弟。同光三年。封睦王。歷建雄。保大二軍節度使。娶郭崇韜女。是時魏州妖人楊十

續唐書卷三十七

宗室傳第三

克讓。武皇之仲弟。少善騎射。為振武軍校。從討王仙芝。以功授金吾衛將軍。留宿衛。初李氏以部屬歸朝。憲宗賜宅於親仁坊。其後武皇起雲中。殺段文楚。天子發兵致討。遣巡使王處存夜圍親仁坊。捕克讓。詰旦兵合。克讓與其僕何相。溫文寬。石的歷十餘騎。彎弧躍馬。突圍而出。官軍追至渭橋。克讓等射殺百餘人。官兵乃止。克讓奔於雁門。明年。武皇昭雪。克讓復還宿衛。黃巢犯關。克讓守潼關。為賊所敗。伏於南山佛寺。寺僧殺之。

克修。字崇遠。武皇之從父弟。從討龐勛。以功授朔州刺史。武皇鎮雁門。以為奉誠軍使。從入關討黃巢。為先鋒。遷左營軍使。潞州孟方立遷於邢州。武皇平潞州。乃表克修為昭義軍節度使。數出山東。擊方立。又與李罕之攻寇。懷孟之間。其後武皇自將伐邢。洛。還軍過潞。克修性檢齊。供饋甚薄。武皇怒而笞之。克修慚憤發疾卒。年三十一。二子。嗣弼。嗣肱。嗣弼為涿州刺史。天祐十一年。契丹陷涿州。嗣弼沒於虜。嗣肱少。有膽略。從周德威數立戰功。為馬步軍都虞候。李存審敗梁軍於胡壁。獲其將龐讓。梁兵圍蒲縣。嗣肱從

郎用事。自言有墨子術。能役使鬼神。卞召食物果實之類。又藉博必勝。人有拳握之物。以法必取之。又煉丹汞。易人形。破局輪。莊宗頗神之。官至尚書郎。賜紫。其妻出入宮禁。而士咸因之以求官爵。存及存渥等。往往朋淫於其家。及崇瓘被族。莊宗遣宦官陸察外議。以爲如何。而宦官因欲盡誅崇瓘親黨。以絕後患。乃誣言存又過十郎家。酒酣。擲臂號泣。爲婦翁稱冤。言甚怨望。莊宗遂存又而殺之。時朱友諒謀與存又爲郭氏報冤。莊宗遣朱守殷以兵圍其第而族之。并誅十郎。

存確。武皇子。莊宗第七弟。同光三年。封通王。莊宗敗後。爲霍彥威所殺。存紀。武皇子。莊宗第八弟。與莊宗同母。同光三年。封雅王。莊宗敗。亦爲霍彥威所殺。莊宗又有弟存矩。莊宗攻范陽。盧文進以先降拜壽州刺史。莊宗以屬存矩。存矩爲新州團練使。統山後八軍。會兵堰劉鄩。後爲亂軍所殺。

繼岌。莊宗長子。莊宗五子。惟繼岌爲劉皇后所出。次繼誼。繼嵩。繼曉。皆不著其母姓名。莊宗即位。以繼岌爲北都留守。同光三年九月。封魏王。是歲。伐蜀。以繼岌爲都統。郭崇瓘爲招討使。任圜爲翰林學士。李德裕參軍事。九月戊申。將兵六萬。自鳳翔入大散關。軍無十日之糧。而所至州鎮皆迎降。遂食其粟。至興州。蜀將程奉璉以五百騎降。因其兵修關道。以過唐軍。王衍將兵萬人屯利州。分其半。逆戰於三泉。爲先鋒。康延孝所敗。衍懼。斷吉泊浮橋。奔歸成都。唐軍自文州聞道。以八十月己酉繼岌至縣州。衍上牋請降。丙辰。入成都。衍乘竹輿。昇仙橋。素衣。羊草屨。首肉袒。銜璧與檟。羣臣衰絰。徒跣以降。繼岌下階取璧。崇瓘解縛焚榼。自出師至降。衍凡七十五日。兵不血刃。自古用兵之夏。未有如此。然繼岌雖爲都統。而軍政號令。一出崇瓘。初。莊宗遣宦者供奉官李從襲監中軍。高品李廷安。呂知柔爲典調。從襲等素惡崇瓘。又見崇瓘專任軍事。心益不平。及破蜀。蜀之貴臣大將。自王宗弼以下。皆爭以蜀寶貨妓樂奉崇瓘。而魏王所得。四馬束帛。唾壺屨柄而已。崇瓘日決軍事。將吏賓客。趨走盈庭。而都統府唯大將廷誦。牙門閻然。由是崇瓘等不勝其憤。已而宗弼率蜀人見繼岌。請留崇瓘鎮蜀。從襲等因言崇瓘有異志。勸繼岌爲備。繼岌謂崇瓘曰。陛下倚侍中如衡。華尊之廟堂之上。期以一天下。而制四夷。必不棄元老於蠻夷之地。此事非予敢知也。莊宗聞崇瓘欲留蜀。亦不悅。遣宦者向延嗣。繼岌班師。延嗣至成都。崇瓘不出迎。及見禮益慢。延嗣怒。從襲等因告延嗣。崇瓘有異志。恐危魏王。延嗣還。具言之。劉皇后涕泣請保全繼岌。莊宗遣宦官馬彥珪往視崇瓘去就。是時兩川新定。孟知祥未至。所在盜賊亡聚山林。崇瓘方遣任圜等分出招集。恐後生變。故師未即還。而彥珪將行。見劉皇后曰。臣見延嗣言蜀中事勢已不可過。禍機之作。聞不容髮。安能三千里往復。稟命乎。后以彥珪語告莊宗。莊宗曰。傳言未審。豈便可果決。後不得請。因自爲教與繼岌。使殺崇瓘。明年正月。崇瓘留任圜守蜀。以待知祥之至。崇瓘期班師。有日。彥珪至蜀。出皇后教示繼岌。繼岌曰。今大軍將發。未有登壇。豈可作此負心事。從襲等泣曰。今有密教。王苟不行。使崇瓘

知之。則吾屬無噍類矣。繼岌曰。上無詔書。徒以皇后手教。安能殺招討使。從襲等力爭。繼岌不得已。而從之。詰旦。從襲以都統命召崇瓘。繼岌登樓以避之。崇瓘入升階。繼岌從者李環搗碎其首。繼岌遂班師。二月。軍至泥溪。先鋒康延孝叛。據漢州。繼岌遣任圜討平之。四月。至興平。聞明宗反。兵至京師。欲馳救。行至渭南。師徒潰散。自縊死。繼誼。繼嵩。繼曉。皆爲光祿大夫。檢校司徒。蓋皆年幼未封。莊宗敗時。武皇子孫存者十有一人。明宗入立。其四人見殺。其餘不知所終。武皇之後遂絕。

從瑑。明宗長子。初名從審。性忠勇沈厚。推堅陷陳。人罕及焉。從瑑於河上。累有戰功。爲金槍指揮使。明宗軍變於魏。莊宗謂從瑑曰。爾父於國有大功。忠孝之心。朕自明信。今爲亂軍所逼。爾宜自往宣朕旨。無令有疑。從瑑行至中途。爲元行欽所制。復與歸洛。莊宗赴汴州。將士多亡於道。獨從瑑不去。左右或勸其逃。不聽。尋爲行欽所殺。天咸初。贈太保。

從榮。明宗第二子。天成初。授都留守。天雄軍節度使。三年。移北京留守。充河東節度使。四年。入爲河南尹。封秦王。一日。明宗謂安重誨曰。近聞從榮左右。有詐宜朕旨。令勿接儒生。儒生多儒。恐鈍志相染。朕方知之。頗駭其事。比以從榮方幼。出臨大藩。故選儒雅。賴其裨左。今聞此姦險之言。豈朕之所望。鞠其言者。將戮之。重誨曰。若遽行刑。又虛資從難處。且望嚴誡。遂止。從榮爲詩。與從事高登等更相唱和。自謂章句獨步一時。有詩千餘。自號曰紫府集。長與中。以本官充天下兵馬大元帥。從榮乃請以嚴衛捧聖步騎兩指揮爲秦府衛兵。每入朝。以數百騎從行。出則張弓挾矢。馳騁盈巷。既受元帥之命。即令其府屬僚佐及四方游士。各試檄淮南書一道。陳己將廓清宇內之意。初言事者請爲親王置師。傳明宗頗聞近臣執政。以從榮名勢既隆。不敢忤旨。即奏云。王官宜委。從榮乃奏刑部侍郎爲王傅。又奏翰林學士崔稅爲元帥府判官。明宗曰。學士代予詔令。不可擬議。從榮不悅。退謂左右曰。既付以元帥之任。而阻予請儆佐。又未諭制旨也。復奏刑部侍郎任贊。從之。後舉兵犯宮室。敗死。廢爲庶人。

從瑑。明宗諸子。性剛直。好客疏財。意豁如也。天成中。爲右衛大將軍。安重誨方秉事權。從瑑亦不之屈。重誨嘗以此忌之。明宗幸汴。留從瑑爲大內皇城使。一日。召賓友於會館園。酣酒之後。戲登御榻。安重誨奏請誅之。詔曰。皇城使從瑑。朕巡幸汴州。使警大內。乃全乖委任。但恣遊游。於予行從之園。頻恣歌歡。之會。仍施峻法。顯戮平人。致被喧譁。達於聞聽。方當立方。固不蕪親。宜貶房州司戶參軍。仍令盡命。長與中。重誨得罪。令復舊官。仍贈太保。

從益。明宗之幼子。宮嬪所生。明宗命王淑妃母之。嘗謂左右曰。惟此兒生於皇宮。故尤所鍾愛。長與末。封許王。石敬瑭篡位。以從益爲二王後。改封郕國公。其後與母歸洛陽。及契丹至汴。以從益遙領曹州節度使。復封許王。與王妃歸西京。劉知遠自太原起軍建號。從益召高行周。武行德欲拒之。行周等不從。且奏其事。知遠怒。命郭崇義先入京師。殺王淑妃與從益。淑妃臨刑號泣曰。吾母子何罪。吾既爲契丹所立。

非敢與人爭國，何不且留吾兒。每年寒食，使持一孟飯。瀝明宗陵寢，聞者無不泣下。
重哲，閔帝子，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

重吉，末帝長子，末帝一女為尼，號幼澄，皆不知其所出。末帝鎮鳳翔，重吉為控鶴都指揮使，與尼俱留京師，控鶴親兵也。閔帝即位，不欲末帝子掌親兵，乃出為亳州團練使。居幼澄於禁中，又徙末帝北京，末帝兵起，閔帝遣殿直楚光匡，執重吉幽於宋州，榜捶重吉，籍其家財，既而殺之，幼澄亦死。

重美，末帝第二子，幼而明敏如成人。末帝即位，自左衛上將軍領成德軍節度使，兼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改領天雄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雍王。其後聞兵敗，衆心大震，居人四出，逃散山谷，門者請禁之，重美曰：國家多難，未能為百姓主，徒增惡名耳。不若聽其自便，事畢自還，乃出令任從所適。衆心差安，皇后積薪欲燒宮室，重美諫曰：新主至，必不露居，他日重勞民力，死而遺怨，將安用之。乃止。卒與末帝俱自焚死。

述曰：繼及伐蜀成功，兵不血刃，尋遭內難，殞命中途，誠堪惋惜。從環臨陳有威名，而臨難無苟免，死於君側，克篤忠貞，從榮顯耀，儒雅自賞，風流皆禍之由，失之輕躁，從益一害於權臣，一迫於強敵，取不得善終，哀哉。重美以童齡之年，遭國家之變，乃能救流亡之百姓，止宮室之一燔，身雖自焚，史則垂名，其賢明若是，於唐室有光矣。

續唐書卷三十八

宗室傳第四

景遷，烈祖第二子，宋皇后所生，幼警敏，讀書一覽不忘。及長，美姿儀，風度和雅，尚吳上儔，公主為駙馬都尉，服用不尚華侈。歷衛內馬步軍都指揮使，海州團練使，左右軍都軍使，遂以左僕射參政事。留東都輔政，時市成童，尋加同平章事。知左右軍使，寢疾能歸金陵，為諸道副都統。以景遷代，輔政，景遷病逾年，竟卒，年十九。諡曰定，無子。初，術士謂景遷貴不可言，且壽最永，故烈祖愛之，至是始悟其妄。昇元元年，追封高平郡王，保大初，追封楚王。

景遂，烈祖第三子，宋皇后所生，仕吳為門下侍郎，烈祖受禪，自吉王進封壽王，除東都留守，江都尹，性純厚恬淡，有士君子風。讓王之喪，景遂受命往護喪事，望柩哀慟，觀者登歎。烈祖晏駕，元宗即位，讓景遂大臣固持之而止，徙封燕王，又改封齊王，加諸道兵馬元帥。明年，命景遂總樞政，已降詔，會謂不可，乃收所下詔，久之，立為太弟。凡太子官屬，皆改太弟官屬，景遂固辭不得，乃取老子功成名遂身退之意，自字曰退身，以見志。平居好客，善屬文，燕集無虛日，贊善大夫張易輔直喜盡言，景遂常賦詩賦，易面規之，景

遂敬納。又常怒碎玉杯於坐，景遂亟推謝無忤色，及易出使契丹，景遂手疏言易國士，宜夙夜納諫，無使汎不測之淵。元宗報曰：易奇士，海神當畏之。景遂行，景遂在東宮十三年，屢乞歸藩，交泰元年三月，始改授天策上將軍，江南西道兵馬元帥，洪州大都督，太尉尚書令，封晉王，以樞密副使李徵古為鎮南軍節度副使佐之，徵古習驕傲，至鎮，專恣尤甚，景遂積不能堪，欲斬之，而自拘有司，左右諫止。初，景遂之出鎮也，宏冀為太子，一日，被譴於元宗，有復立景遂意，景遂在鎮，亦頗忽忽多忿，常以忤意殺都押牙袁從範之子，宏冀刺知之，乃使親吏持劍從從範，使毒景遂，景遂斃，而禍索繫，從範毒藥進之，暴卒，年三十九。未殮體已潰。元宗素友愛，聞訃悲悼，左右欲稍慰之，因妄言太弟初得疾，忽語人曰：上帝命我代許旌陽元宗始少解，故被此事，竟不之知。廢朝三日，贈太弟，諡文成。

景遂，字子通，烈祖第四子，宋皇后生，時歲大旱，烈祖方輔政，極於焦勞，七月既望，擊而得雨，景遂以是日生，烈祖喜，因小名雨師，稍長，神觀爽邁，異於他兒。烈祖深器之，受禪，封信王，烈祖欲以為副，難於越次，及景遂，承先帝遺意，既迫於臣下，義不得行，乃立景遂為太弟。景遂自燕王徙封齊王，為諸道兵馬元帥，中書令，景遂孝友純至，常從游後苑，泛舟池中，元宗舟覆，景遂在他舟，初不善泅，遂投躍入水中，負元宗出。人以爲精誠所感，又性剛疾惡，朝廷嚴憚之。元宗每召宗室近臣曲宴，馮延巳、延魯、魏岑、陳覺輩，憑寵笑呼，旁若無人，景遂屢謂之：復極諫元宗，他日宴於東宮，延巳愧二弟之命，不出於己，欲以虛辭為德，陽醉撫景遂背曰：爾勿忘我。景遂不勝其忿，拂衣入奏，請斬延巳。元宗諭解，久之，乃已。張易語景遂曰：羣小構扇，其禍不小，殿下力未能去，自宜隱忍，景遂悟，自是畏禍，遇曲宴輒以疾辭，保大末，淮南交兵，景遂以元帥督師，陳覺為監軍，軍政皆決於覺，景遂署職尾而已。宋元之叛，壽州陷，皆覺為之，景遂不能語。初出師五萬，而俘死亡叛者四萬，景遂及覺引殘兵歸金陵，上還印綬，元宗恐其無功自愧，乃拜天策上將軍，軍節度使，景遂不敢當要鎮，力辭，改撫州大都督，臨川牧，在鎮十餘年，後主嗣位，加太師尚書令，甚尊禮之。卒於鎮，年四十八。在烈祖諸子中，最為永年。贈太弟，諡昭孝。遺命留葬江州廬山，初，景遂好神仙之說，記室徐鉉述仙賦以諷，遂絕所好，其勇於從善如此。

景遷，字宜遠，烈祖初受禪，以十二月二日為仁壽節，景遷以是日生，故小名仁壽，烈祖甚愛之，母種夫人得諡，宋皇后稱養景遷如己出。元宗嗣位，封信王，出為虔州節度使，簡易節儉，虔人安之。時諸王大臣皆喜淨居，獨景遷排斥佛書，專尊六經名教，賴令卒，尉邵季良攝令，以令成喪日，張樂宴飲，景遷立奏黜之，每有小過，掌書記孫規苦言規正，景遷大重之，晚卒，言及必流涕，厚恤其孤，後主立，進封信王，就拜侍中，在鎮十一年，卒，年三十一，贈中書令，諡昭順，子季操，官宗正卿。

宏冀，元宗長子，母為鍾皇后，政唐末民間相傳，有一真人在冀川，開口張弓向左邊，元宗欲其子應之，乃名之曰宏冀。初封東平公，徙南昌王。元宗嗣位，以弟景遂為兵馬元帥，景遂為副元帥，於烈祖梓

宮前約兄弟相傳而出宏冀留守東都及景遂為太弟又徙鎮潤州封燕王宏冀為人沈厚寡言周師陷廣陵吳越亦攻常州元宗念宏冀尚少不習軍旅召還都都將趙鐸曰王雖富於春秋然元帥之重衆心所恃一卻足則部下搖矣宏冀乃奏多量之秋義無就逸乞效用以死報國元宗許之遣龍武都虞候柴克宏右衛將軍陸孟俊救常州至潤州樞密副使李徵古以神衛統軍朱匡業代克宏歸宏冀察克宏有才略謂曰君第前戰吾當拒守表言克宏決可破賊常州危在且暮臨敵易將兵家所忌臣請以身保其功克宏亦感激思奮馳至常州果大破吳越兵斬首萬級獲其將佐數十人俘於潤州宏冀以時方艱危悉驅出驍門斬之人壯其決然元宗以其事專殺不悅者久之及太弟景遂力請歸藩景遂為元帥又奔潰南歸獨宏冀有功遂立為太子參決政事元宗仁厚羣下多縱弛至是宏冀以剛斷濟紀綱頗振起而元宗復怒其不遵法度一日以打毬杖笞之曰吾行召景遂矣宏冀大懼故景遂遇敵死元宗既請盟於周以在位久恥心降屈屢遣使如周欲傳位宏冀使為大國附庸周致書止之曰皇帝致書敬問江南國主茲賄來章備形縹緲叙此日傳讓之意述向來高尚之心仍以數載以來交兵不息爰陳追悔之事無非克資之辭雖古者者咎責躬因災致懼亦無以過也況君血氣方剛春秋鼎盛為一方之英主得百姓之歡心豈可高謝君臨輕辭世務與其慕希夷之道孰若懷匡濟之誠且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昔之聖哲所不能逃苟盛德之日新斯於福之彌遠諒惟英明必照誠懷元宗乃已周遣使至亦別賜宏冀宏信以為常交泰二年七月宏冀屬疾數見景遂為厲九月丙午卒有司謚曰宣武句容尉張泊上書言世子之德在視膳問安今標顯武功非所以防微杜漸也元宗善之下其謚改謚曰文獻泊由是進用

宏茂字子松元宗第二子幼穎異善歌詩容貌秀微年十四為侍衛諸軍都虞候封樂安公騎射擊刺皆精習又領兵職然不喜戎事每與賓客朝士燕游惟以賦詩為樂初宏冀剛嚴人多憚之故時望歸宏茂保大九年七月卒追封慶王葬金陵城南五里命韓熙載作碑文以表之宏茂幼時有異僧言人壽禍福多驗元宗使視宏茂僧手書九十一字以獻及卒年一十九

從善字子思元宗第七子後主同母弟器度凝遠初封紀國公進封鄧王使周會宋祖受禪厚其禮遣翰林學士王著送之初從善與鍾繡相附結謀輒請以從善為嗣元宗雖不從然意亦愛從善其遷南都也使主扈從諸軍元宗晏駕未御梓宮從善輒從徐游求遺詔游厲色拒之至金陵具其事聞後主素友愛略不介意愈加輯睦徙封韓王及貶制度降南楚國公後主十一年遣朝於宋宋以從善為泰寧軍節度使留京師賜甲第泮陽坊後主則命手疏求從善歸國宋以疏示從善加恩慰撫幕府將吏皆授常參官以寵之而後主愈悲每憑高北望泣下沾襟由是歲時游燕多能不講常製御登高文曰玉帶澄醪金盤繡糕菜房氣烈菊蕊香豪左右進而言曰惟芳時之月令可藉野以登高矧上林之伺幸而秋光之待復乎後主告之曰昔時之壯也意如馬心如孫情榮樂志驩賞忘勞惜心志於金石泥花月於詩騷輕五陵

之得侶隨三秦之選曹量珠聘妓緹縵維艘破牖宇以耗帛論邱山而委糟年年不負登臨節歲歲何會舍逸遊小作花枝金鞠剪長裁羅被翠為袍豈知雀華平性忘長夜之靡靡宴安其海累大德於滄海今余之齒老矣心悽焉而切切怡家難之如燬焚離緒之鬱陶涉彼岡兮跋予足望復關兮睇子目原有鶴兮相從飛嗟予季兮不來歸空若蒼兮風淒淒心躑躅兮淚漣漣無一驢之可作有萬緒以聯悲於戲噫嘻爾之告我非所宜從善妃屢請後主號泣後主聞其至輒避去妃憂憤而卒國人哀之國亡改授右神武大將軍再遷右千牛衛上將軍又十年卒年四十八

從善元宗第八子警敏能文初封舒國公改封蔣國宋征李重進遣從善詣行在後主嗣位封鄧王已而出鎮宣州後主宴饒綺霞開近臣俱賦詩後主自為序及貶制度降江南國公宋以不朝致討後主遣從善貢帛二十萬匹白金二十萬斤宋兵悉已南渡從善留汴京館懷信驛捷奏至百僚稱賀開門趣隨班入邸吏亦謂當有貢獻其介潘慎修以為國被討瀕亡而使者旅賀非禮但奉方物以待罪宋祖嘉其知禮為易供帳加賜牲饌命知制誥李穆送從善歸國諭令後主亟自歸仍命曹彬等緩攻以待之而後主卒不行以致城陷從善從後主北歸無何病卒

從謙元宗第九子後主同母弟數歲能奕棋詩有思致後主賞歎之歷封鄂國公宜春王進吉王出鎮江州及貶制度降鄂國公歸宋為右神武大將軍改名從誦又十九年以本官出為安遠行軍司馬不知所終

從慶元宗子長為楚定王後主時封昭平郡公北遷授左監門衛大將軍神武左廂都指揮使

從信元宗少子後主時封文陽郡公北遷為右監門衛大將軍元宗十子凡八人可見其二入逸其名

仲寓字叔章後主長子有文藝初封清源郡公北遷授左千牛衛大將軍居後主喪哀毀逾制終喪賜積珍坊一區久之自言族大家貧求治郡拜鄂州刺史在郡以寬簡為治吏民安之國亡後十九年卒年三十七子正言好學亦早卒後主之後遂絕

仲宣後主次子小字瑞保與仲寓同日受封仲宣封宣城公三歲誦孝經不遺一字聞奏樂輒舞音調宮中燕侍合禮度出見士大夫改容顧揖有若成人昭惠后尤愛之後主三年仲宣纔四歲一日戲佛象前有琉璃燈為貓觸墮地劇然作聲仲宣因驚病得疾竟卒追封岐王謚曰懷獻時昭惠后先崩疾聞仲宣天悲哀更劇不數日而絕

述曰景遷早歲顯名而降年不永術士之言安足信哉景遂好學能文功成知退而卒被訛毒莫自奇冤可傷也已景遂孝友性成疾惡從善終以隱忍自全在烈祖諸子中最純粹亦最永年景遂尊名教闢異端又能從諫可謂賢王若元宗諸子亦多有才略而後主卻登高文幾得與太宗鶴鶴頌並傳以視其所作昭惠誄豈不有裨風教也乎

之。梁軍方解。嗣昭復取汾。慈隱是時鎮定。皆已附梁。仍歲之開。孤城再圍。此時力戰。嗣昭功多。天復六年。與周德威攻梁潞州。降丁會。以嗣昭為昭義軍節度使。梁遣李思安將兵十萬攻潞州。築夾城以圍之。又遣人招降。嗣昭斬其使者。閉城拒守。踰年。莊宗始攻破夾城。嗣昭完緝兵民。撫養備切。胡柳之戰。為梁所敗。德威戰死。莊宗懼。欲收兵。嗣昭力諫。莊宗然之。時梁軍已登無石山。嗣昭轉擊山北。大敗之。德威既死。嗣昭權知幽州。後以李紹宏代之。嗣昭將去。幽州人號哭遮留。嗣昭夜遁。方得去。天祐十九年。從莊宗擊契丹於望都。莊宗被圍數重。嗣昭以三百騎突入圍。取莊宗以出。時遣閻寶攻張文禮於鎮州。寶為鎮人所敗。乃以嗣昭代之。鎮兵出掠九門。嗣昭以奇兵擊之。鎮軍且盡。餘三人匿破垣中。嗣昭馳馬射之。反為賊射中腦。回顧。中矢盡。拔矢於腦。射殺一人。還營而卒。嗣昭節制澤潞。自司徒太保至侍中。中書令。莊宗即位。贈太師。贈西郡公子七人。繼紹長而懦。次弟繼紹。因之而自立焉。

續唐書卷三十九

諸臣傳第五

李嗣昭。字益光。本姓韓。并州太谷民家子。武皇出獵。過其家。見林中鬱鬱有氣。怪而問之。適生兒。因遣以金帛取之。命其弟克柔養以為子。初名進通。後改名嗣昭。為人短小精悍。初嗜酒好樂。武皇徵戒之。遂終身不飲。少從征伐。為內衙指揮使。王珙與其兄珂爭帥於河中。遣嗣昭助珂。珙於猗氏獲其三將。泝軍救珙。嗣昭又敗之於胡壁堡。執其將。以功加檢校僕射。光化元年。澤州李罕之襲潞州。嗣昭與泝將丁會戰於合山。斬首三千級。執其將。遂取澤州。二年。李君慶攻梁潞州。為其所害。嗣昭攻克之。三年。出山東。取梁潞州。朱全忠自將攻之。嗣昭聞之。棄城而走。前遇伏兵。大敗。天復元年。梁破河中。舉兵圍太原。嗣昭以精騎出擊。會大雨。梁軍解去。汾州刺史李瑋叛降於梁。嗣昭復取汾州。斬瑋。遂出陰地。取慈州。又取陝州。皆降其刺史。是歲。梁兵西犯京師。圍鳳翔。嗣昭乘間攻梁。戰於平陽。執其將。進攻蒲縣。梁朱友寧。氏叔琮以兵十萬迎擊。嗣昭敗走。友寧追之。會李存信率兵迎嗣昭。存信又敗。遂圍太原。而慈隱。汾州復入梁。武皇大恐。謀走雲州。存信等勸奔契丹。嗣昭力爭以為不可。賴劉太妃亦言之。乃止。嗣昭晝夜出奇計擊

續唐書 卷三十九 諸臣傳

三五五

繼紹。小字留得。少狡狴無賴。因兄之事。莊宗出兵河上。未暇深究。命繼紹為昭義軍留後。繼紹委政於魏瑒。中蒙瑒等常教其反。繼紹未決。莊宗在魏。以事召監軍張居翰。節度判官任國瑒。瑒等以為召居翰等問繼紹事。必見誅。因以語趣之。繼紹乃遣弟繼遠入梁。梁即授繼紹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居數月。莊宗滅梁。繼紹將走契丹。會赦至乃已。因隨其母朝於京師。繼遠諫曰。不如閉城坐食積粟。以延歲月。繼紹不聽。其母楊氏善畜財。平生居積行販。至貲百萬。當嗣昭被圍夾城。軍用乏絕。楊氏之積。蓋有助焉。至是。乃齎銀數十萬至京師。厚賂宦官伶人。為言繼紹初無惡。緣奸人致誤。楊氏亦以賂謁劉皇后。為言嗣昭功臣而蒙恩貸。莊宗乃釋繼紹。數召從獵。寵幸無間。李存渥尤切齒恨之。繼紹不自安。復賂宦官伶人求歸鎮。莊宗不許。繼紹使人諭繼遠起變軍城。冀天子遣已安撫。事泄。斬於天津橋。其二子常質於梁。莊宗破梁得之。撫其背曰。爾幼猶能佐父反。長復何為。至是亦誅。即遣使斬繼遠。以繼紹知潞州事。繼遠充軍城巡檢。未幾。召繼紹赴闕。繼紹悉取繼紹婢妾玩好而不即行。繼遠怒曰。吾兄父子誅死。大兄利其所好。於心何安。乃服麻。引數百騎坐戟門。使人殺繼紹。嗣使李繼珂募市人千餘攻繼遠。繼遠自到死。嗣昭七子。至天成初。繼能坐笞殺母婢。為其家誣告謀反。與其弟繼襲皆見殺。惟繼忠一人僅免。繼忠家晉陽。楊氏積貲猶巨萬。嗣昭舊將裴約初事嗣昭在潞州。最親信。及繼紹之叛。約成潞州。召民泣諭。故使裴殺。即君即背君親。余寧傳刀自殺。不能送死與人。衆皆感泣。時梁以董璋為澤州刺史。率衆攻城。約拒守之。告急於莊宗。莊宗知其忠懇。謂諸將曰。裴約能分順逆。不附賊黨。先兄何不幸。生此鷓鴣。乃願李紹斌曰。為我取裴約來。朕不藉澤州彈丸之地。紹斌率騎赴之。未至。城已陷。約被害。時同光元年六月也。莊宗聞之。嗟痛不已。

續唐書 卷三十九 諸臣傳

三五七

城累遷振武軍節度使。號威信可汗。天祐十三年，從破劉鄩於故元城，收洛、磁、衛三郡。六月，還軍振武。契丹入代北，攻破蔚州，嗣本戰歿。

李嗣恩，吐谷渾部人。本姓略年十五，能騎射。侍武皇於振武，及鎮太原，補鐵林軍將，遷突陣指揮使。賜姓名，養為子。從敗康懷英於河西，充左廂馬軍都將。從李嗣昭援河中，與梁人力戰，稍中其口，戰不已。莊宗視其傷，深慰之。遷遼州刺史。從莊宗入魏，轉大雄軍都指揮使。劉鄩攻太原，兵越樂平，嗣恩從後追之。自陀道先入以守，鄩兵遁。辛之戰，以功遷代州刺史。石崇關以北，都知兵馬使，振武節度使。天祐十五年卒於太原，追贈太尉。

李存信，本姓張，父君政，回鶻部人也。存信少善騎射，能四夷語。通六蕃書。從武皇入關，破黃巢，補軍職。賜姓名，為養子。累遷馬步都校，與李存孝交惡。存信每沮激之。存孝卒，得罪死。而存信數從征，以功領郴州刺史。武皇將兵救朱宣，存信屯於幸縣，為維宏信所敗。武皇子落落從討劉仁恭，大敗於安塞。武皇大怒，願存信曰：「昨日我醉，公不能為我戰耶？」古人三敗，公已二矣。將殺之。存信泥首謝罪而免。由是常稱疾。天復二年卒於晉陽，年四十一。

李存孝，代州飛狐人。本姓安，名敬忠。武皇掠地代北，得之，給事帳中。賜姓名，為養子。常從為騎將，救陳許，逐黃巢，無不克捷。張濬之加兵於太原也，潞州軍亂，殺其帥李克恭，以城叛。梁將朱崇節入潞州，遣李諲攻澤州。李罕之告急於武皇，乃遣存孝率騎五千救之。梁人呼罕之曰：「相公常恃太原以為命，今張相公圍太原，沙陀將無穴以自處，何恃不降？」存孝選精騎五百，繞梁營呼曰：「我沙陀求穴者，待爾肉饌軍，可令肥者出關，梁將鄧季筠引軍出戰。存孝舞稍擒之。李諲敗走，追擊至馬牢關，還攻潞州。時朝廷以孫揆為潞州節度，揆儒者，以梁卒為衛，突衣先驅，引騎伏長于西崖谷間。存孝俟揆過，橫擊之，擒揆以歸。遂復取潞州。存孝猿臂善射，手舞鐵錘，以兩騎自從。戰酣，易騎上下如飛。其取潞州功為多。而武皇別以康君立為潞州留後，存孝怒，不食者累日。及走張濬，遷邢州刺史。徙邢州留後。是時連歲攻趙常山，存孝常為先鋒。下趙臨城，元氏，趙求救於幽州。李匡威兵至，存孝引去。存孝素與存信有隙，存信乃譖其有二心。趙趙不擊，存孝不自安。遂附梁通趙，因與幽州不協。反以兵擊存孝，存孝嬰城自守。武皇自將兵，傳其城。掘塹圍之。存孝出兵衝擊，塹不得成。軍校袁奉翰使人說以武皇將去，餘非公敵。雖塹何為？存孝然之。縱兵成塹，深溝高壘，難近。存孝遂窺城中食盡，登城呼曰：「兒受深恩，若非存信搆陷，曷為舍父子而附仇敵？願生見王一言而死。」武皇怒之，遣劉太妃入城慰勞，引與俱來。存孝泥首請罪曰：「兒有功無過，所以至此。由存信為之耳。」武皇叱曰：「爾為書檄，罪我多端，亦存信教耶？」繫歸太原，車裂於市。然武皇終惜其才，恨諸將之不能容為之廢事句日。

李存進，字光嗣，振武人。本姓孫，名重進。父佐，世吏單于府。武皇破朔州，得之，賜以姓名，養為子。從入關，破

黃巢，以為養兒軍使。從莊宗戰柏鄉，遷行營馬步軍都虞候。歷慈、沁二州刺史。莊宗初定魏，博授天雄軍都部署。按治梁亂，皆一切以法。有犯者即身磔於市，諸軍無不惕息。從戰河上，遷振武軍節度使。時王師據德勝渡，每以舟兵往返為勞，而河北無竹石，存進以葦笮維大艦為浮梁，莊宗大喜。解衣賜之。王師討張文禮於鎮州，史建瑑、閻寶、李嗣昭相次戰歿。乃以存進為招討使，軍於東垣渡。沙土散惡，築壘難成。存進伐木為柵，軍出芻牧。文禮子處球率兵犯柵，存進出戰橋上，殺之殆盡。而存進亦歿於陣。年六十六。追贈太尉。子漢韶，明宗時，復姓孫，為洋州節度使。末帝起鳳翔，漢韶與張度昭各帥會兵岐下，各軍皆降。惟漢韶與度昭不降，俱奔蜀。歷授永平，與元、武信節度使。年七十餘卒於蜀。

李存璋，字德璜，雲中人。初與康君立、薛志勤等從武皇入關，破黃巢，累遷養兒軍使。武皇病革，存璋與張承業受顧命，立莊宗。莊宗以存璋為河東馬步軍使。時軍士多犯法律，存璋一切繩之以法。境內為之一清。從攻夾城，戰柏鄉，以功遷汾州刺史。莊宗與劉鄩戰於魏，博、梁乘虛襲太原，存璋以汾州兵入，拒守有功。遷大同軍防禦，遂為節度使。天祐十九年卒，追贈太尉。

李存賢，字子良，許州人。本姓王，名賢，少為軍卒。善角觝。武皇擊黃巢於陳州，得之，賜以姓名，養為子。典義兒軍副兵馬，權知蔚州刺史。遷沁州刺史。先是州當敵衝，徙其南百餘里，據險立柵寓居。存賢至州，乃復城故所，立柵舍，梁兵屢攻，存賢拒守，卒不能近。遷武州刺史。山北圍練使，移刺磁州。天祐十八年，河中朱友謙來求援，命存賢帥師赴之。河中食少，人心多貳，謀者告曰：「將士欲拘公降，宜亟去。」存賢曰：「死王事固其所也。」卒擊走梁兵。莊宗即位，授右武衛上將軍。莊宗常與王都角觝較勝，頗以自矜。顧存賢曰：「爾能勝我，賞爾一鎮。存賢博勝之，同光二年春，幽州李存審病篤，莊宗方內宴，歎曰：「創業故人，零落殆盡。所存者存審耳。今方病篤，北方事付何人？」因目存賢曰：「無以易卿角觝之勝。吾不食言。」即日以為盧龍軍節度使。是歲卒於幽州，年六十五。贈太傅。

述曰：人臣而蒙賜姓，自古有之。至唐而更多。及其季也，且養以為子。號曰養兒軍。武皇之起并、汾，所依者皆英傑之徒。舊史所紀者九人。其一是為明宗，追維佐創業之功，嗣昭為烈，沒於王事，不愧完人。至於裴約以裨將而效命疆場，不尤可謂忠乎？存孝勇敢無敵，惜其終為叛臣，餘皆參再造之功，壯三軍之色，不負收養之恩矣。

梁人大恐。河無舟楫。紹文懼為王師所逼。乃割黎陽。臨河。內黃至魏州。歸於莊宗。莊宗嘉納之。賜姓名曰李紹文。分其兩將三千人為左右匡衛軍。仍令紹文。曹儒分將之。從周德威討劉守光。進檢校司空。移將匡衛軍。十二年。授博州刺史。預破劉鄩於故元城。歷貝。隰。代三州刺史。領天雄軍馬步副都將。屯德勝。從圍寶討張文禮。為馬步軍都虞候。從破王彥章於中都。同光中。歷徐。滑二鎮副使知府事。三年。從郭崇韜討西川。為洋州節度留後。領鎮江軍節度使。天成中。為武信軍節度使。尋卒於鎮。

符存審。字德詳。陳州宛邱人。初名存。父楚。本州牙將。存審少豪俠。多智算。言兵家事。常犯法當死。將就戮於郊外。臨刑。指腹垣謂主者曰。願就死於此。冀得垣土覆屍。主者哀之。為徙垣下。遷延之際。主將擁妓而飲。思得歌者助歡。妓曰。有符存者。常為妾歌。甚善。主將馳騎召存。方徙垣下。故未加刑。因往就召。歌而悅之。得不死。乾符末。河南盜起。存審鳩率豪右。庇捍州里。會郡人李罕之起自羣盜。授光州刺史。因往依之。後罕之為部將所逼。部下分散。存審乃歸武皇。賜姓名存審。以為義兒軍使。從擊李匡僞為前鋒。破居庸關。又從擊王行瑜。破龍泉寨。以功遷檢校左僕射。從李嗣昭攻汾州。執李璿。遷左右廂步軍都指揮使。又從嗣昭攻潞州。降丁會。從周德威破梁夾城。遷忻州刺史。領蕃漢馬步軍都指揮使。梁攻蒲縣。存審與史建瑑軍下博。擊走梁軍。以功遷領鄂。召磁。團練使。魏博歸款。莊宗遣存審率前鋒屯臨清。莊宗入魏博。存審殿軍魏縣。屈劉鄩於莘。西。敗之於故元城。圍寶以邢州降。乃授存審安國軍節度使。毛璋以滄州降。徙鎮橫海。就加平章事。契丹圍幽州。存審分兵擊走之。從戰胡柳陂。周德威陣亡。存審與其子查。圖力戰。敗梁軍於土山。遂取德勝。築南北城。遷內外蕃漢總管。梁將劉鄩攻同州。朱友謙求援。乃遣存審與李嗣昭等赴之。屯兵朝邑。按軍不動。會望氣者言西南有黑氣如龍。狀存審決戰。擊鄩大敗之。圍寶。李嗣昭等討張文禮。相次戰歿。最後遣存審破之。加檢校太傅。無何。契丹犯燕。勳授存審盧龍軍節度使。存審已病。力辭。懇論遣之。莊宗滅梁。入洛。存審以身為大將。不得與收復中原之功。舊疾愈作。堅求入覲。時郭崇韜權位已重。然名望素出存審下。不樂其來加於己上。因沮其事。存審妻郭氏泣訴崇韜曰。吾夫與國有功。而與公鄉里親舊。忍令死棄北方乎。崇韜益怒。存審累上章。輒不許。乃伏枕歎曰。老夫事主四十年。今日天下一家。四夷遠俗。至於亡國之將。射鈎斬祛之人。皆得面觀彤鼎。奉觴丹陛。獨余廢隔窮野。豈非命哉。崇韜度存審病亟。乃請許入覲。徙存審宣武軍節度使。卒於幽州。年六十三。遺命葬太原。臨終。戒諸子曰。吾少提一劍。去鄉里。四十年間。位將相。履鋒冒刃。得至此。因出其平生身中矢鏃百餘示之。曰。爾其勉哉。存審五子。查超。查饒。查胤。查能。查琳。查超為汾州刺史。明宗入洛陽。時查超為北京巡檢。永王存勗奔於太原。留守張憲欲納之。查超不從。存勗遂見殺。明宗德之。以為北京守。徙鎮昭義。改金吾上將軍。復為泰寧軍節度使。移鎮安州。查超家奴王希全。小名佛留。盜其貨。因責之。奴懼。夜叩其門。言有急。查超出見殺。贈太尉。次查饒。為汴州馬步軍都指揮使。歷曹。沂。饒三州刺史。清泰三年。拜忠正軍節度使。侍衛馬

續唐書卷四十

諸臣傳第六

李建及。許州人。本姓王。父質。建及少事李罕之。為紀綱。罕之謁武皇於晉陽。選部下勇者百人以獻。建及在焉。後以功署牙將。典義兒軍。賜姓名。授匡衛軍都校。柏鄉之役。相距鄆邑野河上。鎮定兵扼河橋。梁兵急擊。莊宗登高而望。鎮定兵將敗。願建及曰。如賊過橋。勢不可遏。奈何。建及選士二百馳擊之。梁兵敗走。從戰莘野縣。故元城。皆先登陷陣。以功遷遼州刺史。將銀槍效節軍。從攻楊劉。建及躬負葭葦。填壘先登。拔之。從戰胡柳。前軍逗撓。梁兵登山。建及一戰奪之。以授檢校司空。魏博內外衙都將。梁攻德勝南城。以竹箆維戰船於河。扼斷軍路。建及以壘積薪。自上流縱火燒船。箆其竹箆。梁軍皆遁。遂解圍。建及慷慨不羣。常以家資散士卒。莊宗遣宦官章令圖監其軍。令圖言其得士心。恐有異志。不可。令典牙兵。因改為代州刺史。建及快快而卒。年五十七。

李紹文。鄆州人。本姓張。名從楚。少事朱瑄為帳下小校。瑄敗。歸於梁。為四鎮牙校。累典諸軍。天祐八年。從王景仁戰。敗於柏鄉。紹文與別將曹儒收殘衆。退保相州。王師之攻魏州也。紹文率衆自黎陽將渡河。時

步軍都指揮使後為晉主所殺。

夏魯奇字邦傑青州人初事梁為宜武軍校與主將不協遂歸於莊宗以為護衛指揮使賜姓名曰李紹奇其後莊宗賜姓名者皆復其故從周德威攻劉守光於幽州守光將單廷珪元行欽以驍勇自負魯奇每與二將鬪輒不能解兩軍皆釋兵而觀之幽州平魯奇功居多梁將劉鄩軍於涇水莊宗以百騎覘敵遇鄩伏兵圍之數重幾不得脫魯奇力戰手殺百餘人身被二十餘創與莊宗決圍而出山是益奇之授磁州刺史中都之戰梁人大敗魯奇見王彥章識之單馬追及槍擬其頸彥章顧曰爾非余故人乎即擒之以獻莊宗壯之賜絹千匹梁平授鄆州防禦使同光四年遷河陽節度使天成初移鎮許州加同平章事魯奇性忠義尤通吏道撫民有術及徙鎮時河陽人遮留不得行父老謂京師乞留明宗遣中使往諭之乃得去頃之移鎮遂州董璋之叛與孟知祥反攻遂州魯奇閉城拒之旬日救兵不至城中食盡魯奇自刎而死年三十九贈太師齊國公。

元行欽幽州人為劉守光裨將天祐九年周德威攻幽州守光使募兵雲朔時明宗為將與之接戰於山北矢及明宗中股既而勢迫乃降明宗憐其勇因養以為子從戰數立功莊宗聞而取之以為散員都部署賜姓名曰李紹榮莊宗之營德勝也與梁軍戰於潘張師敗而潰梁軍追及攢稍攻之事將不測行欽識其賊馳一騎奮劍斷二矛斬首一級梁兵解去莊宗還營相持泣曰富貴與卿共之由是寵冠諸將拜沂州刺史遷武寧軍節度使莊宗宴羣臣於內殿酒酣樂作道平生戰陣事顧左右曰紹榮安在所司奏曰奉敕宴使相紹榮不得與也莊宗能會不樂明日即拜行欽同平章事由是但宴武臣而已趙在禮反於魏莊宗方擇將劉皇后曰此小事可趣紹榮指揮乃以行欽為都督行營招撫使將二千人進討攻不能下退保澶州莊宗復遣明宗討之明宗至魏軍城西行欽軍城南而明宗兵變入於魏與趙在禮合行欽退屯魏州以明宗反聞莊宗遣明宗子從瑒馳召明宗計事行至衛州而明宗已反行欽乃整從瑒於路明日自魏縣引兵而南行欽率兵趨還京師從莊宗幸汴行至滎澤聞明宗已渡黎陽復遣從瑒通問行欽即殺從瑒明宗入汴莊宗至萬勝鎮不得進與行欽相顧泣下行欽曰臣本小人蒙陛下撫養位至將相危難之時不能報國雖死無以塞責因與諸將百餘人解髮斷髮置地誓以死報莊宗還洛陽數日復幸汜水莊宗崩行欽出奔行至平陸為百姓所擒縣令裴進折其足檻車以獻明宗見之罵曰我兒何負於爾行欽曰直視曰先皇帝何負於爾乃斬於洛陽市市人為之流涕。

徒鎮武寧從明宗擊契丹明宗甚親厚之趙在禮反查威別討趙太於邢州破之還與明宗會兵郡下大軍夕亂明宗為其所迫入魏州部兵皆潰獨查威所將兵五千人衛護明宗至魏縣時明宗欲趨常山查威勸明宗南向莊宗崩從入洛陽首率羣臣勸進內外機事皆決於查威乃擅收段凝溫韜下獄安重誨曰凝韜之惡天下所知然內難方平豈公報讎之時乃止徙鎮平盧歷官至太尉兼中書令天成三年冬卒年五十七明宗輟朝終月不舉樂贈太師諡忠武。

王晏球字登之洛陽人也少遇亂為盜所掠汴人杜氏養為子冒姓杜梁選富家子有材力者置帳下號藍子都晏球與選遂為藍子都指揮使遷龍驤第一指揮使歷行營馬步軍都指揮使莊宗入汴晏球以兵入援行至封邱聞國喪即解甲來降莊宗賜姓名曰李紹慶後上章求還本姓名鄭之亂明宗入赴內難時晏球在瓦橋關遣人招之明宗至汴晏球從至京師以功授宋州節度使天成二年授北面行營副招討使以兵戍滿城王都據定州契丹遣禿飯率萬騎來援晏球引軍保曲陽都乘勝追之晏球督軍士令短兵擊賊回顧者斬符查卿以左軍攻其左高行珪以右軍攻其右中軍騎士抱馬項馳入賊軍都遂大敗自曲陽至定州橫尸棄甲六十餘里都與禿飯不敢復出契丹又遣楊隱以五千騎益都晏球遇之唐河追擊至滿城俘獲二千騎而還楊隱以餘衆北走幽州趙德鈞以兵邀擊之獲酋長七百餘人并傷隱送京師契丹遂弱晏球固定州既久明宗數遣使督其破賊晏球曰賊壘堅峻但入三州租稅撫恤黎民愛養軍士自當魚潰明宗然之晏球能與將士同甘苦所得祿賜施財盡以分給待軍士有禮軍中無不敬服是冬平賊自初戰至於城拔不戮一人上下得歡心焉以功授天平軍節度使移鎮平盧加兼中書令長興三年卒於鎮年六十二贈太尉子微官懷州刺史。

朱友謙字德光許州人初名簡以卒隸澠池鎮有罪亡去為盜後事陝州節度使王珙為軍校珙與其弟珂爭河中戰敗其牙將李璠與友謙謀共殺珂附朱全忠全忠表璠代珙友謙復以兵攻之璠得逃去全忠又表友謙代璠友謙事全忠益謹全忠更其名友謙錄為子全忠篡位徙鎮河中累遷中書令封冀王其後全忠遇弒友謙立加友謙侍中友謙不奉命遂附莊宗友謙遣將討之莊宗親親軍赴援戰於平陽大敗之因與友謙會於猗氏友謙辭疑帳中莊宗熟視之謂左右曰此真貴人也惜其臂短耳梁將劉鄩攻同州友謙來告急莊宗遣李存審赴援解圍而還封友謙西平王加守太尉莊宗滅梁入洛友謙來朝賜姓名曰李繼麟加守太師尚書令賜鐵券恕死罪以其子令德為遂州節度使令錫為許州節度使諸子及其將校為刺史者十餘人恩寵之隆一時無比時宦官伶人用事多求賂於友謙不得皆怒之郭崇韜伐蜀友謙閱其精兵命其子令德將以從軍及崇韜見殺伶人景進言大兵初出繼麟以為討己頗有拒命之意又言崇韜謀反以繼麟為內應崇韜死謀與存又為郭氏報冤莊宗初疑其事羣小言之不已友謙聞之將入朝都將皆阻之友謙曰郭公功倍於我尚為說死我不自明誰為我言者乃單車入朝景

遣使人詐為髮書告繼麟反。莊宗惑之，乃徒友讓滑州節度使。遣朱守殷以兵圍其館，驅出徽安門外而殺之。復其姓名，詔魏王殺令德於遂州。王思同殺令錫於許州。夏魯奇族其家，屬於河中。魯奇至其家，其家張氏率家屬二百餘口出見曰：「請疏骨肉名字，無及他人。」將刑，張氏取鐵券示之曰：「此皇帝所賜也，不知為何言語，魯奇亦為變色。天下哀之。」

康延孝，代北人，為太原軍卒，有罪亡命於梁。朱友貞遣段凝軍於河上，以延孝為左右先鋒指揮使。延孝見友貞任用羸小，知其必亡，乃率百騎來奔。見莊宗於朝城，莊宗解御衣金帶賜之，以為捧日軍使。兼南面招討指揮使，守博州刺史。莊宗屏人問梁兵機，延孝備陳利害。莊宗滅梁，延孝頗有力焉。以功授鄭州防禦使，賜姓名曰李紹琛。同光二年，遷保義軍節度使。三年，討蜀，以延孝為先鋒排陣斬使，破鳳州，取固鎮，降興州，與王衍戰三泉，衍敗走。斷吉柏浮橋，延孝造舟以渡，進取縣州，衍復斷縣江浮橋，延孝謂招撫使李嚴曰：「吾遠軍千里，入人之國，利在速戰，乘衍破膽之時，但得百騎過鹿頭關，彼將迎降不暇。若修繕橋梁，必留數日，使衍得閉關為備，則勝負未可知也。」因與嚴乘馬浮江，軍士隨之濟者千餘人，遂入鹿頭關。下漢州。居三日，後軍始至，衍弟宗弼果以蜀降。延孝屯漢州，以俟魏王繼岌。蜀平，延孝功為多。右廂馬步軍都指揮使董璋位在延孝下，然特見重於郭崇韜。遇有軍事，獨召璋與計議，而不問延孝。延孝大怒，責璋曰：「吾有平蜀之功，公等僕適相從，反使首郭公之門，吾為都將，獨不能以軍法斬公耶？」璋訴於崇韜，崇韜解璋軍職，署為東川節度使。延孝愈怒曰：「吾冒刃犯險，以定兩川，璋有何功，而得旄節？因見崇韜言其不可，崇韜曰：『紹琛反耶？敢違我節度，延孝懼而退。未幾，崇韜死，延孝謂璋曰：『公復使首何門耶？璋哀求以免，繼岌班師，延孝以萬二千人為殿，行至武連，詔以朱友謙有罪伏誅，令繼岌殺其子。遂州節度使令德、延孝大驚，及璋過，延孝軍又不調，延孝大怒，謂諸校曰：『南平梁，西取蜀，其謀盡出於郭公，而汗馬之勞，攻城破敵者，我也。今郭公已死，我豈得存而友謙與我俱背梁以歸者？友謙之禍，次及我矣。』延孝部下皆友謙舊將，知友謙被族，皆泣訴軍門曰：『朱公無罪，二百口被誅，將多從死，我等死必矣。』延孝遂擁衆自劍州返入蜀，自稱西川節度。三州制置等使，馳檄蜀人，集衆至五萬，繼岌遣任國以七千騎追之。及於漢州，會孟知祥夾攻之。延孝戰敗被擒，載以檻車，圍置酒軍中，引檻車至坐上，知祥酌酒飲之於車中，而謂曰：「公自梁歸命，遂擁節旄，今復有平蜀之功，何患不富貴，而入此檻車耶？」延孝曰：「郭崇韜佐命之臣，功居第一，兵不血刃而取兩川，一旦無罪，圍門受戮，願如延孝，何保首領，以此不敢歸朝耳。」任國東還，延孝檻車至鳳翔，莊宗遣宦者向延嗣質詔至，遂殺之。

袁象先，宋州下邑人，南陽王恕己之後。父敬初，梁太府卿，馬都尉。象先以梁甥，為宣武軍內外馬步軍都指揮使。後歷平盧軍節度使，徒鎮宣武。象先初為梁將，未嘗有戰功，徒以甥故，並以誅友珪有功，乃掌親軍，判京尹，拜平章事。及在宋州十餘年，苛斂其民，積貨千萬。莊宗滅梁，象先來朝洛陽，益其貨數十萬。

賂權貴及劉皇后，并伶官宦者，由是內外翕然稱其為人。莊宗待之甚厚，賜姓名為李紹安，改宣武軍為歸德軍。因侍宴，莊宗謂象先日：「歸德之名，無乃著題否？」象先拜謝而退，即命歸鎮。是歲卒於理所。年六十。一贈太師，子正辭，義俱官刺史。

段凝，開封人，本名明遠，為通德主簿。後棄官事梁，又以其妹納梁為美人，遂得見用，為懷州刺史。遷鄭州刺史，使監兵於河上。莊宗已下魏博，與梁相距於河上，梁以王彥章為招討使，以凝為副。是時梁室昏亂，小人趙徽、張漢傑等用事，凝依嚴等為姦，彥章用奇計，破德勝南城，而凝與彥章各上其功，嚴等匿彥章功狀，悉歸功於凝。凝又納賂嚴等，求代彥章，遂以凝為招討使。時莊宗已下鄆州，凝乃自酸棗決河東去，鄆以相隔絕，號護忽水。莊宗自鄆趨汴，汴兵悉已屬凝，國中無備，乃遣使馳騎召凝，未及而梁亡。凝率精兵五萬乞降，莊宗賜以錦袍御馬，賜姓名曰李紹欽，以為秦軍節度使。居月餘，用庫錢數十萬，有司詰責其價，莊宗釋之。契丹寇幽州，命李紹宏監諸將以禦之。凝軍瓦橋關，詔事紹宏，數薦凝可大用，郭崇韜每以為不可，遷武勝軍節度使。趙在禮反，紹宏請以凝招討，莊宗使凝條奏方略，所請裨將，皆其故黨，因疑之，乃止。明宗即位，勒歸田里。明年，長流遼州，賜死。

溫韜，華原人，少為盜，據華原，事李茂貞，冒姓李，名彥韜，為耀州刺史。後以耀州降梁，已而又叛歸岐，再降梁。復姓溫，更名昭嗣，為靜勝軍節度使。唐諸陵在境內者，悉發之，取所藏金寶，而昭陵最固，悉藏前世圖書，鍾王筆蹟，紙墨如新，皆取之。遂傳人間。惟乾陵風雨不可發，其後朱友謙叛梁，取同州，莊宗赴援，趨華原，韜懼，求徙他鎮，遂徙忠武。莊宗滅梁，韜自許來朝，因伶人納賂劉皇后為言之。莊宗待韜甚厚，賜姓名曰李紹冲，郭崇韜曰：「此劫陵賊，罪不當赦。」莊宗曰：「已宥之矣，不可失信。」遣還鎮。明宗入洛，與段凝俱收。述曰：諸臣之善惡不同，而溫韜則尤惡之大者，以其俱賜姓名，故以類列之云。

色阻。德威諭衆曰：賊兵徒飾其外，一甲值數十千，得足爲吾資。當勉以往取也。退而告莊宗，兵宜少待。莊宗欲速戰，德威固請。莊宗不悅，退臥帳中。德威謂監軍張承業曰：所以請待者，非怯也。去賊咫尺，限此一水，彼得舟楫渡河，吾無類矣。若退軍鄆邑，誘敵出營，擾而勞之，可策勝矣。承業入言，莊宗遂起曰：吾方思之耳。已而德威獲降人，知景仁治舟數百，將爲浮橋。果如所料，乃退軍鄆邑。德威遣騎挑戰，自以勁兵繼之。景仁怒，悉其軍以出。德威退而復戰，至於鄆南。兩軍皆陣，梁兵橫互六七里。莊宗欲前進，德威持馬諫曰：梁軍來，必不暇齎糧，縱齎亦不暇食，不及日午，人馬俱飢，因其將退而擊之，必勝。諸將皆然之。至未中時，梁軍東偏塵起，德威鼓譟而進，麾其西偏曰：魏滑軍走矣。又麾其東偏曰：梁軍走矣。梁陣不復整，乃皆走。遂大敗。景仁以十餘騎僅免，劉守光偕位於燕。遣德威將兵三萬出飛狐以擊之，遂取涿州。圍守光於幽州，破其外城，屢收諸郡。降者相繼，擒守光父子。幽州平，以功授盧龍軍節度使。莊宗與劉鄩相持於魏，鄩潛出軍擊太原，德威自幽州率千騎入土門以躡之。鄩至樂平，遇雨不得進而還。德威與之俱東，爭趨臨清。臨清有積粟，且轉餉要道。德威先馳據之，故莊宗卒能困鄩軍而敗之。天祐十五年，德威將燕兵三萬與鎮定等軍從莊宗於河上，自麻家渡進軍臨瀛，以趨汴州。宿胡柳坡，詰旦騎報曰：梁軍至矣。莊宗使問戰備，德威曰：此去汴信宿而近，賊之家屬盡在其間，家國繫此一舉，以吾深入之兵，抗彼激憤之衆，恐難力爭。請按軍無動，臣以騎軍擾之，使彼不得下營，餉不暇給，因其勞乏而乘之，可以決勝。莊宗曰：吾軍河上終日俟敵，今見敵不擊，更復何爲？乃率親軍成列，德威不得已從之。謂其子曰：吾不知死所矣。莊宗與梁將王彥章接戰，敗之。德威之軍居右，而輜重次之。梁軍犯輜重，衆駭奔入德威軍，因紛擾無行列。梁軍乘之，德威父子皆戰歿。莊宗慟哭謂諸將曰：吾不聽老將之言，使其父子至此，吾之咎也。同光初，追贈太師。天成中，詔與李嗣昭、存審配、梁宗廟、石晉追封燕王。子光輔，官至刺史。

史建瑑，字國寶，雁門人。父敬思，爲牙校。武皇節制雁門，授九府都督。從入關，定京師，擊秦宗權於汴，瑑將騎兵爲先鋒。武皇東追黃巢於冤胸，還過梁，舍於上源驛。梁兵夜圍而攻之，武皇方醉，敬思登驛樓射殺梁兵多人。會天大雨，左右扶武皇決圍而去。敬思後拒血戰以歿。武皇聞而流涕久之。建瑑少事軍中，爲裨校，自與李嗣昭攻汾州，率先登城，擒叛將李瑒以獻。授檢校工部尚書。梁將王景仁攻趙營於柏鄉，建瑑與周德威先出井陘，高邑之戰，建瑑督部落精騎，陷陣夾攻，長驅直入柏鄉，大敗之。論功加檢校左僕射。天祐九年，梁攻蔚縣，時王師併攻幽州，獨李存審與建瑑以三百騎屯趙州。梁軍已破棗強，存審扼下博橋，建瑑分麾下三百騎爲五軍，自將一軍深入，各命伴掠梁之芻牧者，還會下博橋，翼日，諸軍皆至。從芻牧者數百人，聚殺之，故縱數十人逸去。使告曰：沙陀軍至矣。梁人震恐，建瑑爲梁旗幟，與芻牧者相雜，併力以收燕者。建瑑之力也。後從莊宗入魏博，敗劉鄩於故元城，累以功歷貝、相二州刺史。天祐十八年，

續唐書卷四十一

諸臣傳第七

周德威，字鎮遠，小字揚五，朔州馬邑人。爲人勇而多智，狀貌雄美，笑不改容。初事武皇爲騎將，稍遷鐵林軍使。從討王行瑜有功，遷內衙指揮使。梁軍圍太原，令軍中曰：有生得周揚五者，賞以郡。驍將陳章者，號陳夜叉，常乘白馬，披朱甲，以自異。至是自言願擒之而得郡。武皇戒德威而善備之。德威曰：陳章好大言耳，安知刺史非臣作邪？因戒其部曰：如見陳夜叉，當伴走以避之。德威微服挑戰，部下僞退。章縱追之，德威背揮鐵鎚，擊章墮馬，生獲以獻。由是知名。與李嗣昭合燕軍攻梁，取潞州。遷代州刺史。蕃漢都將梁軍燕，舍攻潞，圍以夾城。嗣昭閉門拒守。德威與梁軍相持於外，嗣昭與德威素有隙，武皇疾亟，深以爲憂。既厭代，莊宗遣告德威以喪，且召其軍。德威即日還軍，徒步入謁，伏梓宮前，慟哭幾絕。羣情釋然。遂從莊宗復擊梁軍，破夾城，與嗣昭歡愛如初。以功加檢校太保同平章事，振武節度使。天祐七年，岐人攻靈夏，遣使求助。德威渡河應之，師還，授蕃漢馬步總管。是年，梁遣王景仁將兵七萬擊趙，趙王王鎔使人告急。莊宗遣德威先屯趙州，梁軍至柏鄉，莊宗自將會軍於河上。梁率精兵，人馬鎧甲皆被組繡，金銀炫耀，望之

與閻賈討張文禮於鎮州。建瑛以先鋒兵下趙州。獲其刺史王鏡。進逼鎮州。中流矢卒。年四十六。子匡翰。郭崇韜。字安時。代州雁門人。父宏正。崇韜初事武王。為典講。署河東教練使。臨事機警。應對敏捷。莊宗即位。尤器重之。天祐十四年。用為中門副使。與孟知祥。李紹宏。俱參機要。先是中門使吳珙。張虔厚等相繼獲罪。知祥懼。求外任。莊宗問所以代者。知祥乃薦崇韜為中門使。甚見親信。從張文禮於鎮州。時定州王都引契丹入寇。至新樂。諸將懼。欲請退。莊宗未決。崇韜曰。契丹之來。非救文禮。為王都以利誘之耳。況我軍新破汴寇。宜乘勢前驅。不宜退。莊宗然之。果敗契丹。同光元年。加崇韜兵部尚書樞密使。梁將王彥章陷德勝。敵勢滋蔓。莊宗問崇韜計安出。崇韜曰。敵兵志在鄆州。臣願得兵數千。據河築壘。以應鄆州。為名。彼必來爭。既分其勢。然後可圖。但版築難於卒就。陛下日以精兵挑戰。使不得東。十日壘成矣。莊宗以為然。乃遣崇韜與毛璋將萬人夜趨博州。視牙戟之端。有光。崇韜曰。吾聞火出兵刃。破賊之兆也。及渡河。版築晝夜不息。崇韜於葭葦間。據胡床假寐。覺袴間冷。左右視之。乃蛇也。其勵力如此。凡六日。壘成。梁軍果至。時方大暑。兵多熱死。又攻壘不克。所失又半。還趨楊劉。莊宗迎擊。遂敗之。康延孝自梁來奔。崇韜延之臥內。因言梁方召諸鎮兵欲大舉。莊宗患之。以問諸將。皆曰。盡棄鄆州。以河為界。毋相侵寇。莊宗不悅。獨臥帳中。召崇韜出計。崇韜曰。臣不知書。未能徵比前古。請以時事言之。陛下十五年與兵仗義。將士苦甲。黎民困挽輸。今募崇大號。河朔士庶。日望蕩平。而思休息。今得一鄆州。不能守而棄之。豈欲盡河為界。將誰守之。且自失南城。保楊劉。道路轉徙。糧餉耗亡。而魏博五州。秋稼不稔。賦斂僅支數月。此豈按兵持久之時。願陛下分兵守魏。固楊劉。而自鄆。長驅擄其巢穴。不出半月。天下定矣。莊宗然其言。曰。此大丈夫事也。即日下令軍中家屬還魏。夜渡楊劉。自鄆州入魏。汴州。八日而滅梁。策功。賜崇韜鐵券。拜侍中。成德軍節度使。仍前樞密使。崇韜以謀議佐命。功居第一。位兼將相。遂以天下為己任。遇事無所顧忌。而官官俗人方用事。每多不便。官者馬紹宏。素忌崇韜。至是尤側目焉。崇韜頗懼。語故人子弟曰。吾佐天子取天下。今大功已就。而羣小交與。吾欲避之。歸守鎮陽。庶幾免禍。可乎。皆對曰。公權位已隆。而下多嫉怨。但語云。騎虎者勢不得下。一失其勢。能自安乎。崇韜曰。然則奈何。又對曰。今中宮未立。而劉氏有寵。宜請立為皇后。而多建天下利害。以便民者。然後退而乞身。朝廷必不聽公去。是外有避權之名。內有中宮之助。又為天下所悅。雖有讒間。其可動乎。崇韜以為然。乃上書請立劉氏為皇后。崇韜素廉。自入洛。始受四方賂遺。左右以為疑。崇韜曰。吾祿賜巨萬。豈少此邪。但偽梁時賄賂成風。今方面藩侯。皆梁舊臣。乃吾君躬。倘斬祛人也。若一切拒之。豈無反側。且藏子私室。何異公帑。明年天子有事南郊。乃悉獻所藏。以佐賞給。莊宗既郊。遂立劉氏為皇后。崇韜累求堅辭樞密之位。并辭鎮陽。優詔不許。崇韜曰。臣從陛下軍。朝城之約。計破梁。陛下撫臣。約曰。事了與卿一鎮。今天下一家。後賢並進。臣懼矣。願乞身如約。莊宗曰。朝城之約。許卿一鎮。不許卿去。欲捨安之乎。崇韜因建天下利害二十五事。施行之。踰年征蜀。議擇大將。時明宗

為總管。當行。而崇韜以讒見危。思立大功為自安之計。乃曰。契丹為北患。非總管不可禦。魏王國之儲嗣。未著大功。宜依故事。以親王為元帥。俾成其威望。莊宗曰。繼及小子。豈任大事。卿當擇其副。崇韜未奏。莊宗曰。想無踰於卿者。乃以魏王為都統。崇韜為招討使。軍政皆決於崇韜。軍行入蜀。所過迎降。王衍弟宗弼。陰送款於崇韜。求為西川兵馬留後。崇韜以節度使許之。軍至成都。宗弼避行於西宮。悉取行嬪妓珍寶奉崇韜。及其子廷誨。又與蜀人列狀見魏王。請崇韜留鎮蜀。魏王疑之。崇韜無以自明。因以事斬宗弼。及其弟宗渥。宗勳。沒其家財。蜀人大恐。崇韜素嫉宦者。常謂魏王曰。王有破蜀功。師旋必為太子。侯主上千秋萬歲後。當盡去宦者。至於蜀。魏王亦不可騎。魏王監軍李從襲等。見崇韜專任軍事。心已不平。及聞此言。遂皆切齒。思有以圖之。莊宗聞破蜀。遣宦官向延嗣。勞崇韜不郊迎。延嗣大怒。因與從襲共搆之。延嗣還。上蜀簿。得兵三十萬。馬九千五百匹。兵器七百萬。糧二百五十三萬石。錢一百九十二萬緡。金銀二十二萬兩。珠玉犀象二萬。文錦綾羅五十萬匹。莊宗曰。人言蜀天下之富貴也。所得止於此耶。延嗣因言蜀之寶貨。皆入崇韜。且誣其有異志。將危魏王。莊宗怒。遣宦官馬彥珪至蜀。視崇韜去就。彥珪以告劉皇后。皇后教彥珪矯詔魏王殺之。崇韜有子五人。其二從死於蜀。餘皆見殺。其蜀中所得。皆藉沒。泥封尚澤。明宗即位。詔許歸葬。以太原故宅賜其一孫。崇韜用事。自宰相豆盧革。韋說等。皆傾附之。崇韜父諱宏。革等即因他事奏改宏文館為崇文館。以其姓郭。附會子儀之後。崇韜遂以為然。其伐蜀也。過子儀墓。下馬號慟而去。聞者笑之。

李襲吉。洛陽人。自言左相林甫之後。父圖。為洛陽令。因家焉。乾符中。舉進士。河中節度使李都擢為鹽鐵判官。後去之太原。武皇署為檢校。遂為掌書記。襲吉博學能文。尤諳國朝故事。遷節度副使。從討王行瑜。拜諫議大夫。師還。北武皇不獲入。為作遠離表。中有警句云。穴禽有異。聽舜樂。以納來。天路無梯。望堯雲而不到。昭宗覽之。嘉歎。詔襲吉論之。優賜特異。天復中。武皇欲修好於朱全忠。命襲吉為書諭之。辭甚辨麗。全忠讀之。至毒手竹竿。交相於暮夜。金戈鐵馬。蹂躪於明時。歎曰。李太原辟處一隅。有士如此。使吾得之。傅虎以翼矣。願其從事。敬翔曰。善為我答之。及翔所答。書辭不工。而襲吉之名愈重。自廣明亂後。方鎮割據。競延名士。以掌書檄。汴有敬翔。燕有馬都。華州有李巨川。荆南有鄭準。鳳翔有王超。錢塘有羅隱。魏博有李山甫。皆有文稱。與襲吉齊名。襲吉為人恬淡。視事之暇。手不釋卷。好獎誘後進。天祐三年。卒。以盧汝弼代為副使。汝弼字子誥。景福中擢進士第。工書畫。而文辭不及襲吉。其祖繪。貞元中有詩名。父簡。求為河東節度使。汝弼亦多知唐故事。時承制封拜官爵。皆出其手。自趙。魏。平。定。汝弼每請謁。迎勞。必陳說天命。永俟中興。朝中以宰輔期之。天祐十八年。卒。同光二年。贈襲吉禮部尚書。汝弼兵部尚書。述曰。莊宗之成帝業。賴有熊龍之士。以佐不圖。有若周德威等。皆不愧開國元勳。惜乎崇韜望重而身危也。若襲吉。汝弼者。以書檄敏才。參謀帷幄。蓋亦一時之選焉。

補益亦類此。錢鏐遣使入朝，寓書重誨，其禮慢。重誨怒，未有以發，乃遣其妻吏韓政，副供奉官烏昭遇，復使於鏐，而致持雙屨昭遇，因醉酒以馬箠擊之。鏐欲奏其事，昭遇以為辱國，因止之。及致還，反謂於重誨曰：「昭遇見鏐舞蹈稱臣，而以朝廷事私告鏐，昭遇坐死御史獄，乃下詔削奪鏐官爵，以太師致仕。於是錢氏不復朝矣。」孟知祥鎮西川，董璋鎮東川，二人皆有異志。重誨每日裁抑，務欲制其姦。二人益不自安，既而李嚴為西川監軍，知祥大怒，即日斬嚴。又分閬州為保寧軍，使李仁矩為節度使以制璋，且削其地。璋以兵攻殺仁矩，二人遂皆反。精兵戍蜀者積三萬人，其後知祥殺璋，兼據兩川，而精兵皆陷。初，明宗幸汴，重誨建議因以伐吳，明宗難之。後李鏐得吳諜者，言徐知誥欲奉其國稱藩，願得安令公一言為信。鏐即引諜者見重誨，重誨大喜以為然，乃以玉帶與諜者，使遺知誥為信。其值千緡，初不以其事聞。其後知誥之聞不至，始奏貶鏐行軍司馬。已有吏人李微度揚言於衆云：「重誨私募士卒，繕治甲兵，欲自伐吳。」又與諜者交私，明宗以問重誨，重誨惶恐，請究其事。明宗初疑之，大臣皆為之辨，既而少解。重誨因求解職，明宗未許。重誨奏請不已，明宗怒曰：「卿去不忠無人，即令武德使孟漢瓊至中書與宰相商議。」馮道言：「諸君苟惜安令公，解職為使，趙鳳以為大臣不可輕動，遂令范延光為樞密使，重誨如故。董璋等反，遣石敬瑭討之，而川路險阻，糧運甚艱，明宗憂之，而重誨請行，關西聞之，莫不惶恐。而重誨日馳數百里，所在料量督促，星夜登進，斃路道路者，不可勝計。重誨過鳳翔，節度使朱宏昭延之寢室，令妻子奉事甚謹。重誨言及被讒幾危，賴主上得保全族，因泣下。重誨既去，宏昭遣騎上言，重誨怨望，不可令至行營生事，而宜徵使孟漢瓊自行營使還，亦言西人震駭之狀。重誨行至三泉，被召還，過鳳翔，宏昭拒而不納。重誨懼，馳趨京師，未至，授河中帥，既至，鎮心不自安，遂請致仕，制初下，其子崇贊、崇緒走歸河中。二子初至，重誨驚曰：「渠安得來，已而曰：此非渠，為人所使耳。吾以一死報國，餘復何言？」翌日，中使至，見重誨號泣，重誨問故，中使曰：「人言令公據城有異志，朝廷遣人率兵至矣。」重誨言：「吾死未塞責，遑勞與師，以重明主之憂，時道趙光祿察重誨有異志，則誅之。既至，李從璋率兵圍其第，入拜於庭，重誨降而若拜，從璋以槌擊其首，其妻驚走抱之曰：「令公死未晚，何遽如此？」又擊之，夫婦皆死，流血盈庭，從璋檢其家資，不及數千緡而已。明宗下詔，以其絕饒饒，致孟知祥、董璋反，及議伐吳以為罪，并殺其二子，其餘子孫皆免。

安安全全，代北人，世為邊將，少曉勇善射，號能擒生路，伏事武皇為騎將，屢從征討，莊宗之救潞州及平河朔，皆有功。累官刺史，以病居於太原。天祐中，梁將王榷率師三萬，乘莊宗在鄴，來據并州，時城無備，兵敵兵奄至，監軍張承業大恐，率諸師丁匠登陴扞禦，而外攻甚急，金全退出謂承業曰：「此王業根本之地，一旦不守，大事去矣。」老夫雖憊，尚能為公破賊，承業即授以甲兵，金全披甲跨馬，召率子弟及退閒將吏，得數百人，夜出北門，擊榷於羊馬城，榷軍驚潰，俄而石君立自潞州至，梁軍退走，徵金全之力，城幾危矣。莊宗性於伐，不時行賞，故未錄金全之功。明宗與之有舊，及登極，授金全振武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

續唐書卷四十二

諸臣傳第八

安重誨，應州人，父福遷，為河東將，救竟，鞞而歿。重誨少事明宗，時得給事左右，及鎮邢州，以重誨為中門使，鄴城之變，佐命之功，獨居其右。明宗即位，領樞密使，俄進左領軍衛大將軍，累加侍中，兼中書令，嘗出過御史臺門，殿直馬延諷衝其前導，重誨怒，即臺門斬延諷，而後奏。是時隨從廳子軍士桑宏遷，歐陽相州錄事參軍，親從兵馬司安虔，走馬衝宰相前導，宏遷罪死，虔決杖而已。重誨已斬延諷，乃請降救處分。明宗不得已，從之。由是御史諫官無可言者。宰相任國判三司，以其職與重誨爭，不能得，國怒，辭疾，退居於磁州。朱守殷以汴州反，重誨遣人矯詔馳至其家，殺國，而後白誣國與守殷通謀。明宗皆不能詰。重誨恐天下議已，因取三司積欠二百餘萬請放之，冀以悅人而塞責。明宗勉下詔蠲除之，其威福自出多類此。明宗雖寬厚，然果於殺人。馬牧軍使田令方所牧馬疥而多斃，坐劾當死。重誨諫曰：「使天下聞以馬故殺一軍使，是謂貴畜賤人，令方因得減死。」明宗遣回馬候三傳馳至其國，侯三過禮泉縣，地素僻，無驛馬，其令劉知章出獵，不時給馬，侯三遽以聞。明宗大怒，械知章至，將殺之。重誨從容為言，知章乃得不死。其盡忠

事在鎮二年詔赴闕以疾卒

袁建豐不知其家世武皇討黃巢至華陰得之方九歲愛其俊爽收養之長習騎射補鐵林都虞候從擊王行瑜李匡威以功遷突陣指揮使從莊宗破夾城戰柏鄉遷左廂馬軍指揮使明宗為內衛指揮使建豐為副使從莊宗入魏取衛磁洛三州有功加檢校司空授洛州刺史擊梁將王遷斬首千餘級生擒七十餘人遷相州刺史指揮使孟謙據相州叛建豐討平之徙澤州刺史病風廢明宗嗣立以副貳之舊召還京師親幸其第撫慰甚厚加檢校太傅遙領鎮南軍節度使俸食其俸後卒於洛陽年五十六贈太尉西方鄴定州滿城人父再遇為州軍校鄴以勇力聞年二十南渡河游梁不見用復歸以為孝義軍指揮使累從征伐有功同光中為曹州刺史命以州兵屯汴州明宗自魏反兵南渡河而莊宗東幸汴州節度使孔循懷二志使北門迎明宗西門迎莊宗凡委積如一曰先至者入之鄴責循曰主上破梁於公有不殺之恩奈何欲納總管循不答鄴度不可爭而石敬瑭妻明宗女也明宗在汴鄴欲殺之以堅人心循知其謀取賊於家鄴無如何而明宗已及汴乃將麾下五百騎西迎莊宗於汜水嗚咽泣下莊宗亦為之噓晞使以兵為先鋒莊宗還洛陽遇賊明宗入洛鄴請死於馬前明宗嘉歎之明年荆南高季興叛明宗遣襄州節度使劉訓等討而以東川董璋為西南面招討使拜鄴夔州刺史副璋以兵出三峽已而訓等無功見黜諸將皆罷璋亦未嘗出兵惟鄴獨取三州乃以夔州為寧江軍拜鄴節度使已而又取歸州敗季興之兵鄴武人所為不中法度判官譚善達數諫鄴怒遣人告善達受人金下獄善達素剛辭益不遜遂死於獄中鄴病見善達為祟卒於鎮

符習趙州昭慶人少事王鎔為軍校自莊宗經略河朔鎔遣習率師從莊宗征討鎔為張文禮所害時習在德勝文禮上書請習歸鎮莊宗遣之習號泣曰臣本趙人受王氏恩故使皆以一劍授臣使自效自聞變故欲引劍自裁念卒無益願請擊賊報冤莊宗壯之乃使閻寶史建瑑等助習討文禮以習為鎮州兵馬留後及誅文禮將正授節度習不敢受乃割相衛二州置義寧軍以習為節度使習奏曰魏博六州霸王之府不宜分割示弱但授臣河內一鎮得自攻取乃授天平軍節度使東南面招討使習亦未嘗攻取後徙鎮安國又徙平盧趙在禮作亂遣習以鎮兵討賊習未至魏而明宗兵變習不敢進明宗遣人召之習見明宗於昨縣崔彥威謂習曰主上所召者十人公在其四何猶豫乎習從入汴明宗即位加兼侍中令歸本鎮屬青州守將王公儼拒命復授習天平軍節度使徙鎮宣武習素與安重誨不協希其旨者上言習厚斂汴人乃以太子太師致仕歸昭慶故里明宗以其子令謙為趙州刺史習以無罪快快失職縱獵劇飲歲餘中風卒贈太師子蒙嗣位

烏震冀州信都人少孤自勤於鄉校弱冠從軍為隊長稍遷裨校隸符習軍從莊宗於河上與習討張文禮而家在趙文禮執震母及妻子十餘人誘之不歸文禮乃皆斷其手足割而不殊縱至習軍觀者咸不

忍震一働而止憤激奮身攻破鎮州以功授深趙二州刺史震為人純質好學通左氏春秋工詩善書凡鄧亭寺觀皆有留題及為刺史以廉平有聲遷冀州刺史兼北面水陸轉運使擢河北道副招討使遙領寧國軍節度使代房知溫成於盧臺軍始至而兵阻陸等作亂見殺贈太師

李嚴幽州人初名讓坤事劉守光為刺史後事莊宗為客省使性明敏多技能涉獵書史善騎射有口辨同光三年使於蜀與王衍相見因於笏記中具述莊宗與復之功有云纔過汶水縛王彥章於馬前旋及夷門斬朱友貞於樓上音辭清亮衆人聽之皆竦動衍極密使宋光嗣召嚴置酒從容問近事嚴對曰前年天子建大號於鄴宮自鄆趨汴定天下不旬日而偽梁降兵猶三十萬謀臣猛將解甲倒戈東漸于海西極甘涼北備幽陵南踰閩嶺四方萬里莫不臣妾而淮南楊氏承累世之疆岐下李公恃先朝之舊皆遣子入朝稽首稱藩至於荆湖吳越修貢賦進奇珍願自比於列郡者至無虛月天子方懷之以德而震之以威天下之勢不得不一也光嗣曰荆湖吳越非吾所知若岐則蜀之姻親也其人反覆果可信否乃聞契丹日益強盛大國其無可慮乎嚴曰契丹之疆孰與僞梁光嗣曰比梁差劣耳嚴曰唐滅梁如拉朽況其不及若契丹如蚤蝨耳以其無害不足抓搔唐兵布天下發一鎮可以滅虜使無類但天生四夷不在九州之內自古王者存而不論蓋不欲窮兵黷武也光嗣聞其應對畏而奇之是時王衍失政嚴自蜀還具言可取之狀初莊宗遣嚴以名馬入蜀市珍奇以充後宮而蜀法嚴禁以奇貨出劍門其非奇物而出者名曰入草物由是嚴無所得惟金二百兩地衣毛布之類莊宗聞而怒曰物歸中國謂之入草王衍其能免入草乎於是決議伐蜀郭崇韜起軍之日以嚴為三川招撫使與先鋒康延孝將兵五千先驅所過州縣皆迎降延孝至漢州衍告曰得李嚴來即降衆皆謂伐蜀之謀自嚴始而衍怨嚴深不宜往嚴聞之喜即馳騎入益州衍見嚴以母妻為託即日以蜀降師還明宗以嚴為泗州防禦使兼客省使其後孟知祥備強於蜀安重誨稍裁抑之思有以制知祥者嚴乃求為西川兵馬都監將行其母曰汝前嘗破蜀之謀今行其以死報蜀人矣嚴不聽初嚴與知祥同事莊宗時知祥為中門使嚴有過莊宗命斬之知祥戒行刑者少緩入白莊宗曰嚴小過不宜輕殺乃命知祥監答嚴二十而釋之知祥雖與嚴有舊恩而惡其來蜀人亦皆惡之嚴至知祥置酒問曰朝廷遣公來耶抑自來耶嚴曰君命也知祥怒曰天下藩鎮皆無監軍安得爾獨來此此乃猛子焚惑朝廷爾即擒斬之明宗不能詰知祥由此遂反述曰重誨得擅權而反受其咎金全未錄功而得保其身是可知禍福乘除之故矣建豐被廢恩而獲考終鄴失法度而招悔吝習猶不忘故主震乃不憚其親諸人之賢否豈不判然可見哉若嚴之辭令優長可以不辱君命惜乎不聽母言而卒為人所戮也

再朝而已。明宗初即位，乃詔羣臣五日一隨宰相入見內殿，謂之起居。琪以謂非唐故事，請罷五日起居。而復朔望入閣，明宗曰：五日起居，吾思所以數見羣臣也，不可罷。而朔望入閣，可復。然唐故事，天子日御殿見羣臣，曰常參，朔望則食諸陵，有恩慕之心，不能臨前殿，則御便殿見羣臣。曰入閣，官政前殿也。謂之衙，衙有仗，紫宸便殿也。謂之閣，其不御前殿而御紫宸也。乃自正衙喚仗，由閣門而入，百官俟朝於衙者，因隨以入見，故謂之入閣。然衙朝也，其禮尊，閣宴見也，其事殺。自乾符已後，因亂禮闕，天子不能日見羣臣，而見朔望，故正衙常日廢仗，而朔望入閣有仗。其後習見，遂以入閣為重。至出御前殿，猶謂之入閣。其後亦廢，至是而復。然有司不能謹正其事，凡羣臣五日一入見中興殿，便殿也。此入閣之遺制，而謂之起居。朔望一出御文明殿，前殿也。反謂之入閣，琪皆不能正也。琪又建言：入閣有待制，次對官論事，而內殿起居，一見而退，欲有言者，無由自陳，非所以數見羣臣之意也。明宗乃詔起居日有言事者，許出行自陳。又詔百官以次轉對，是時樞密使安重誨專權用事，重誨前驕過御史臺門，殿直馬延誤衝之，重誨即臺門斬延而後奏。琪為中丞，投重誨不敢彈糾，又懼諫官論列，乃託宰相任國先白重誨而後奏，然猶依違不敢正言其事。豆盧革能相，任國議欲以琪為相，而孔循、鄭珪沮之，乃止。遷尚書右僕射，琪以狀申中書，言開元禮，僕射上事日，中書門下率百官送上，中書下太常禮院，言無送上之文，而琪已落新授，復舉上儀，皆不可。明宗討王都，已破定州，自汴遷洛，琪當率百官自上東門，而請至偃師奉迎，其奏章言：敗契丹之兇黨，破真定之逆城，坐誤以定州為真定，割俸一月，復查威卒，詔琪撰神道碑文，查威故梁將，而琪故梁相也。敍查威在梁事，不曰偽，為馮道所駁。琪少以文章知名，亦以自負，既貴，乃刻牙版為金字，曰前鄉貢進士李琪，常置坐側，以在內署時所為制詔，編為十卷，曰金門集，行於世。琪重然諾，喜稱人善，然少持重，不知進退，故每為當時所沮。以太子少傅致仕，卒年六十，子貞，官縣令。

鄭珪，故相察之諸孫，父微，為河南尹。張全義判官，珪少依全義，舉進士，數不中，全義以屬有司，乃得及第。昭宗時，官監察御史，入梁，累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莊宗入汴，朱友貞聞兵至，惶恐不知所為，召珪問計。珪曰：有一策，不知能行否？問何策？珪曰：願得傳國寶，馳入唐軍，以緩其行，而待救兵之至。友貞曰：寶固不足惜，願此行能了事否？珪俛首徐思曰：但恐不易了，於是左右皆大笑。及莊宗滅梁，珪迎謁道左，貶萊州司戶參軍。量移曹州司馬。張全義言於郭崇韜，復召為太子賓客。明宗即位，欲用任國為相，為安重誨所抑。孔循因言珪故梁相，性謹慎，美詞翰，乃拜珪平章事。珪在相位，既碌碌無所長，又病，屢求去職。章四上方，乃以左僕射致仕。賜鄭州莊一區，卒。贈司空。初珪應進士，十九年方登第，名姓為第十人。越十九年為宰相，又昆弟之次第十九人，時亦稱異之子。珪

李恂，字子晦，渤海無棣人。初慕安嬰之為人，名安平。家世業儒，父瞻，應舉不第，以詩書訓恩，恂亦好學，為文尚氣格，有韓柳體。始事滄州節度盧彥威，署安陵簿。丁母憂，解去。游關中，以書說韓建，不用。去而之

續唐書卷四十三

諸臣傳第九

李琪，字台秀，河西燉煌人。父毅，為王鐸都統判官。兄珽，唐末舉進士及第，為監察御史。丁母艱，貧無以葬，乞食而營之。飢臥廬中，聞者哀之。琪少舉進士，博學宏辭，累遷殿中侍御史，入梁，為翰林學士，與修實錄。累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能為太子少保。莊宗滅梁，得琪，欲以為相，而梁之舊臣多嫉之，乃以為太常卿。遷吏部尚書。同光三年秋，天下大水，京師尤甚，莊宗朱書御札，詔百僚上封事。琪上數疏千餘言，其意漫然無足取。莊宗獨稱重之，遂以為國計使。方欲以為相，遇蕭勳難作，乃止。明宗入洛，羣臣勸進，有司具儀用樞前即位故事，復查威、孔循等請改國號，絕土德。明宗武君，不曉其說，問曰：何謂改號？對曰：莊宗受唐錫姓為宗，繼昭宗而立，而國號曰唐，今天命已絕，宜改號曰新。明宗疑之，下其事羣臣。羣臣依違不決，琪議曰：殿下宗室之賢，立功三世，今與兵向闕，以赴難為名，而欲更易統號，使先帝便為路人，則然梓宮何所依倚？明宗以為然，乃發喪成服而後即位。以琪為御史中丞，自唐末喪亂，朝廷之禮壞，天子未嘗視事，而入閣之制亦廢。常參之官，日至正衙者，傳聞不坐，即退。獨大臣奏事，一見便殿，而侍從內諸司，日

洛陽舉進士宏詞。為河南府泰軍。白馬之禍。復去之山東。與李延光相善。延光仕梁為侍講。乃薦於朱友貞。擢為左拾遺。崇政院直學士。坐言事。罷為鄆州觀察判官。莊宗滅梁。遷朝京師。諸公卿素聞學古重之。拜主客郎中。翰林學士。魏王伐蜀。辟為都統判官。蜀道險阻。議者謂宜緩師待變。而郭崇韜以決於恐。恐曰。王衍荒怠。人皆厭之。乘其倉卒。擊其無備。利在速。不可緩也。崇韜以為然。而所至迎降。遂滅蜀。初軍行至資雞。招討判官陳又稱疾請留。恐厲聲曰。陳又見利則進。知難則止。今大軍涉險。人心易搖。正可斬之以徇。由是軍中無敢言留者。明宗即位。累遷兵部侍郎承旨。遇祀天南郊。恐為馮道。趙鳳草加恩。制道部其辭。能為太常卿。任國能相。乃拜恐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恐為相。不治第宅。借延賓館以居。恐有疾。明宗遣宦官視之。見其敗衽。徹席。四壁蕭然。明宗嗟歎。命以供帳物賜之。恐王兵犯京師。因帝出奔。恐與馮道至端門。開帝已出。欲止。中書問太后進止。道曰。恐王已徧處張勝招安。今即至矣。何暇俟太后旨邪。乃相與出迎。未帝入立。罷道出鎮。以劉陶為相。陶與道姻家。恐數以此誚之。兩人遂相喧詬。乃俱罷。恐守左僕射。時天下多事。恐欲依古以創理。請頒唐六典示百官。使各舉其職。州縣貢士。作鄉飲酒禮。皆以其迂闊不用。未帝謂恐等無政績。常目宰相曰。此粥飯僧爾。以謂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也。清泰二年。以疾卒。

司空頌。貝州清陽人。僖宗時舉進士不第。去為羅紹威掌書記。紹威卒。入梁為太府少卿。楊師厚鎮天雄。頌解官住依之。師厚卒。賀德倫代之。張彥之亂。命判官王正言草奏。詆斥梁君臣。正言素不能文辭。又為兵刃所迫。汗流浹背。不能下筆。彥怒。推正言下榻。詎曰。鈍漢辱我。願書吏問誰可草奏者。吏言頌。羅王時書記。乃馳騎召之。頌為亂兵劫其衣。以敵服蔽形而至。見彥長揖。神氣自若。揮筆成文。言甚淺率。彥以其易曉。甚喜。即給以衣馬。遂以為德倫判官。德倫以魏博降。莊宗仍以頌為判官。後令權軍府事。頌為郭崇韜所惡。數言其受賂。都虞候張裕多過失。頌屢以法繩之。頌有姪在梁。遣家奴往召。裕擒其家奴。以誚通書於梁。莊宗族殺之。

朱漢賓。字積臣。亳州離人。父元禮。為梁軍校。戰死。漢賓有膂力。朱全忠以其父死事。憐之。編入屬籍。梁攻鄆州。朱瑾募軍中曉勇。踰雙雁於頰。號雁子都。梁亦選數百人。號落雁都。署漢賓為軍使。當時目為朱落雁。歷安州節度使。莊宗滅梁。擢為左龍武統軍。待之頗薄。後莊宗因出游幸其第。漢賓妻進酒食。奏歌舞以娛之。漢賓自此有寵。明宗入立。以其有寵而惡之。以為右衛上將軍。安重誨用事。漢賓依附。相為婚姻。復得為昭義軍節度使。重誨死。漢賓能為上將軍。遂以太子少保致仕。漢賓未有戰功。而臨政能守法。施惠。清泰二年。卒。年六十四。

劉玘。汴州雍邱人。世為宣武軍牙校。從梁屢戰有功。累遷晉州觀察留後。凡八年。日與上黨。太原之師交戰。莊宗滅梁。玘來朝。莊宗勞之曰。劉侯亡志。控我晉陽之南鄙久矣。不早相聞。今日見訪。不其晚耶。玘頓

首謝罪。復命歸鎮。以為節度使。徙鎮安遠。天成元年。以史敬銘代之。玘還京師。卒於道。贈侍中。子師道。周知裕。字好問。幽州人。少為劉仁恭騎將。後奔於梁。梁特置歸化軍。以知裕為指揮使。凡軍士自晉歸梁者。皆隸於部下。與莊宗戰河上。摧堅陷銳。歸化一軍為最。然歲將一紀。位不及郡守。莊宗入汴。知裕與段凝軍河上。聞梁已亡。欲自殺。為賓客故人止之。乃降。莊宗尤優待之。諸將妒其寵。因獵射之。知裕走免。莊宗因殺射者。以知裕為房州刺史。明宗時。歷絳。淄二州刺史。遷宿州團練使。安州留後。所至皆有善政。安州近淮。俗惡病者。父母有疾。置之他室。以竹竿繫飲食委之。至死不近。知裕深患之。加以教道。由是稍革。長與未入。為右神武統軍。清泰初。卒於官。贈太傅。

劉岳。字昭輔。洛陽人。乾寧中。宰相崇望。其諸父也。岳名家子。好學。敏於文辭。善談論。舉進士。事梁為左拾遺。侍御史。累官至兵部侍郎。梁亡。貶均州司馬。復用為太子詹事。明宗時。為吏部侍郎。故事。吏部文武官告身。皆輸朱膠紙。然後給。其品高者則賜之。貧者不能輸錢。往往但得敕牒。而無告身。兵亂之後。因以為常。官卑者。無復給告身。中書但錄其制辭。編為勅甲。岳建言。制辭或任其材。或廢其行。或中以誠。而受官者。既不給告身。皆不知受命之所以然。非王言。所以詔告也。請一切賜之。由是百官皆賜告身。自岳始也。宰相馮道。世本田家。狀貌質野。朝士多笑其陋。道且入朝。兵部侍郎任贊與岳在其後。道行數反。頗贊問岳。道反。願何為。岳曰。道下兔園冊。爾兔園冊者。鄉校儒教田夫牧子之所誦也。故岳舉以相。道聞之大怒。徒岳秘書監。其後李愚為相。遷岳為太常卿。初。鄭餘慶常采唐士庶吉凶書疏之式。難以當時家人之禮。為書儀二卷。明宗見其有起復冥婚之制。歎曰。儒者所以隆孝弟而敦風俗。且無金革之事。起復可乎。婚吉禮也。用於死者。可乎。乃詔岳還文學。通古今之士。共刪定之。岳與太常博士段頤。田敏等增損其書。而其事出。岳皆當時家人女子傳習所見。往往轉失其本。然猶時有禮之遺制。後漸亡失。愈不可究其本末。其婚禮親迎。有女坐婿鞍。合巹之說。尤為不經。公卿之家。頗遵用之。至其久也。又益訛謬可笑。斯類甚多。岳卒於官。年五十六。贈吏部尚書。子溫賓。

馬縉。不知其家世。少舉明經。又舉宏詞。事梁為太常卿。以知禮見稱於世。莊宗時。累遷中書舍人。刑部侍郎。兼判太常卿。明宗入立。繼唐太祖。莊宗而不立親廟。縉言。漢諸侯王入繼統者。必別立親廟。光武皇帝立四親廟於南陽。請如漢故事。立廟以中孝享。明宗下其議。禮部尚書蕭瑒等請如編議。宰相鄭珪等議。引漢相。縉為比。以為相帝尊其祖。解渚亭侯淑為孝元皇。父甚為孝仁皇。請下有司。定祀四代祖考為皇。置園陵如漢故事。事下太常博士王丕議。漢相帝祖為孝穆皇帝。父為孝崇皇帝。縉以為孝穆。孝崇有皇而無帝。惟與孫皓尊其父和為文皇帝。不可以為法。右僕射李琪等議與縉同。明宗詔曰。五帝不相襲禮。三王不相沿樂。惟皇與帝。異世殊稱。然虞夏已兼厥號。朕居九五之位。為億兆之尊。奈何總二名於一。矧窮一字於先世。乃命宰相集百官於中書。各陳所見。李琪等稱為皇帝。高為皇。宰相鄭珪合羣議。

奏曰：禮非天降，而本人情，可止可行，有損有益，今議者引古，以漢為據，漢之所制，夫復何依！開元時，尊奉陶為德明皇，涼武昭王為興聖皇帝，皆立廟京師，此唐故事也。臣請四代祖考皆加帝如詔旨，而立廟京師，詔可其加帝，而立廟應州，劉岳修儀，其所增損，皆決於編，編又言：緘麻喪紀，所以別親疏，辨嫌疑，禮，叔嫂無服，推而遠之也。太宗時，有司議為兄之妻服小功五月，今有司給假為大功九月，非是。末帝下其議，太常博士段顯議：嫂功服給假以大功者，令文也，令與禮異者非一，而喪服之不同者五，禮，婦與皆服小功，令皆大功，妻父母皆外甥皆服總，令皆小功，禮令之不可同如此，右贊善大夫趙成又議曰：據禮為兄之妻服大功，令為兄之子母服小功，是輕重失其倫也，以名則兄子之妻疏，因名則嫂非卑，嫂服大功，其來已久，令國之典，不可滅也，司封郎中曹琛請下其議，并以禮令之違者定議，詔尚書省集百官議，左僕射劉詢等議曰：令於喪服無正文，而嫂服給大功假，乃假寧附令，而赦無年月，請凡喪服皆以開元禮為定，下太常具五服制度附於令，令有五服，自編始，編明宗時常坐獄不當，貶絳州司馬，復為太子賓客，遷戶部，兵部侍郎，盧文紀作相，以其迂儒，鄙之，改國子祭酒，卒年八十，贈兵部尚書。

述曰：自李琪已下，諸人皆事偽梁為顯官者，乃入新朝，居相位，全不知恥，當時風節，墮地盡矣，琪雖能文章，輝映朝野，然大質已虧，毛羽安足重哉。

續唐書卷四十四

諸臣傳第十

豆盧革，同州人，父瓚，舒州刺史，豆盧為世名族，唐末兵亂，革避地中山，王處直辟於幕下，有奏記之譽，因杜丹會賦詩，諷處直，以桑柘為意，言甚古雅，漸加器仰，轉節度判官，莊宗在魏，講求輔相，盧質以名家子舉之，召為行臺左丞相，同光初，拜平章事，及登廊廟，事多錯亂，除拜官吏，每失其序，常為省郎，蕭希甫駁正，革頗患之，時初滅梁，革乃薦章說為相，以其能知前朝事故，引以佐己，而說亦無學術，徒以流品自高，是時朝廷紀綱未立，議者以為宜革以漸，而崇積疾惡太甚，果於必行，革說心知其未可，而不能有所諫，言二人各以其子為拾遺，父子同省，為人所刺，遂改他官，革請說子游為宏文館學士，說請革子昇為集賢院學士，交致阿私，識者醜之，革自作相，不以朝政為務，惟事修煉長生之術，常服丹砂，嘔血數日，幾死，莊宗崩，革為山陵使，及升輔，不出私第，專俟施鎮，數日無耗，親故促令入朝，安重誨語之於朝曰：山陵使名銜尚在，不俟改命，遂履新朝，意謂武人可欺邪，諫官希旨上疏，誣革縱田客殺人，說坐與鄰人爭井，遂俱罷，革貶辰州刺史，說澈州刺史，所在馳騁發遣，宰相任圖，鄭珪三上章請毋行殺命，不報，革復坐請

俸私自入，說實官與選人，資授革陵州，說合州，皆長流，天成二年，詔陵合二州刺史監賜自盡，革子昇，說子濤，皆官至尚書郎，坐其父廢。

盧程，唐右族，祖懿，父繼，歷仕通顯，天復末，程舉進士，為鹽鐵出使巡官，避亂燕，趙，衣道士服，游諸侯間，豆盧革依王處直，盧汝弼來太原，二人皆名族知舊，因其薦之，為河東節度判官，莊宗嘗召程草文書，程辭不能，其後戰胡柳，掌書記王誠歿於陣，莊宗遣軍太原，置酒，謂張承業曰：吾以厄酒辟一書記於坐，因舉厄，尉巡官馮道，程位在道上，以嘗辭不能，故不用，而遷程支使，程大恨曰：用人不以門閥，而先田舍兒邪，莊宗登極，議擇相，而盧汝弼，蘇循已死，次盧質當拜，而質不樂任事，乃言豆盧革與程，皆名族當相，乃以程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時朝廷新造，百度未備，程革拜命之日，即乘肩輿，騎道噴沸，莊宗聞其聲，詢左右，則曰：宰相擔子入門，莊宗登樓視之，笑曰：所謂似是而非者也，程奉皇太后册，自魏至太原，上下山險，所至州縣，驅役丁夫，官吏迎拜，程坐肩輿，自若，少忤其意，必加笞辱，人有假驢夫於程者，程帖與唐府給之，府吏啓無例，程怒笞吏背，少尹任圖，莊宗姊婿也，詣程訴其不可，程戴華陽巾，衣鶴氅，據几決事，視圖罵曰：爾何處豸，特婦家方耶，宰相取給州縣，何事不可，圖不言而退，馳告莊宗，莊宗怒，謂郭崇韜曰：朕誤相此癡物，敢辱予九卿，趣令自盡，崇韜亦欲殺之，賴盧質力解，乃罷為右庶子，莊宗入洛，程於路墜馬，中風卒，贈禮部尚書。

任圖，京兆三原人，父茂宏，為西河令，有子五人，圖、回、固、固，皆有風采，武皇愛之，以宗女妻圖，歷代，憲二郡刺史，李嗣昭與兵晉陽，與圖游處甚洽，及鎮澤潞，請為觀察支使，解褐，賜朱紱，梁兵築夾城，圍潞州，嗣昭危甚，問圖去就，圖勸其堅守以待，不可有二心，已而莊宗破梁夾城，開圖為畫守計，甚嘉之，其後嗣昭與莊宗有隙，圖奉使往來辨釋，得以相安，圖之力也，從戰胡柳，擊收梁兵有功，莊宗勞之曰：儒士亦破體邪，仁者之勇，何其壯也，常山之役，嗣昭為帥，歿於軍，圖代總其事，號令如一，後復以上黨之師攻常山城，中萬人突出，大將孫文進死之，大軍危迫，圖應騎進攻，多所殺獲，嘗以禍福諭其城中，鎮人信之，使乞降，及城潰，誅元惡之外，官吏咸保其家，屬焉，其後以鎮州為北京，拜圖工部尚書，兼真定尹，北京副留守，知留守事，明年，郭崇韜兼領成德，改行軍司馬，仍知府事，同光三年，歸朝，守工部尚書，崇韜伐蜀，奏令從征，蜀平，累圖監南節度使，懇辭不受，魏王班師，行及利州，康延孝叛，魏王遣圖將三千騎，會董璋，孟知祥等，擊敗延孝於漢州，而魏王先至渭南遇害，圖悉將其軍以東，明宗嘉其功，拜平章事，兼判三司，是時新誅孔謙，圖選辟才俊，抑絕僥倖，公私給足，天下便之，是秋，豆盧革，章說罷相，圖與安重誨，鄭珪，孔循議擇當為相者，圖意屬李琪，而珪，循雅不欲琪，而推崔協，重誨亦然，他日，明宗問誰可相，重誨即以協對，圖前爭曰：重誨未請人物，為人所賣，虛協不識文字，而虛有儀表，號為沒字碑，陛下慎勿誤加採擢，相此不知書人，明宗曰：宰相重位，卿等再審，然吾識易州刺史章革，乃名家子，肅或未可，則馬書記先朝判官，稱為

長者可以相矣。馮書記者道也。議未決。重誨等休於殿廊。孔循不揖。拂衣去。且罵曰。天下事一則任國。二則任國。乃何人。國謂重誨。言李琪才藝可兼時輩百人。而讓夫忌能巧沮。若舍琪而相協。如蘇蘇合之。丸而取蚌。蚌之轉也。重誨笑而止。然終以循言為信。未幾。協與馮道皆拜相。協在位。人多嗤之。國與重誨交惡。自此始。國與重誨會於私第。出妓善歌。重誨欲之。國不許。二人嫌隙益深。先是使臣食券皆出戶部。重誨請自內出。國以故事爭之。不能得。遂辨於御前。聲色俱厲。明宗退朝。宮人問重誨論事者誰。明宗曰。宰相也。宮人曰。前在長安。見宰相奏事。未嘗如此。蓋輕大家耳。明宗山是不悅。而使臣給券。終自內出。國益憤阻。遂求罷職。乃除太子少保致仕。退居磁州。朱守殷叛。重誨誣國連謀。遣人矯旨賜自盡。國受命。怡然。聚族酣飲而死。明宗知而不問。國帝即位。贈太傅。

趙鳳。幽州人。少以儒學知名。燕師劉守光時。悉隸燕人以爲兵。鳳懼。髡爲僧。依帥弟守奇自匿。守奇奔梁。梁用爲博州刺史。表鳳爲判官。守奇卒。鳳去爲鄆州節度判官。莊宗取鄆州。聞鳳名。得之喜。以爲鳳。鳳學士。及即位。拜鳳中書舍人。改禮部員外郎。莊宗及劉皇后幸張全義第。酒酣。命后拜全義爲父。命鳳作戲。上全義。定往來儀注。鳳上書極諫。不納。天成初。置端明殿學士。鳳與馮道俱任其職。時宰相任國爲安重誨所傾。賜國自盡。鳳哭謂重誨曰。任國義士。豈肯謀逆。而公殺之。何以示天下。重誨不能答。是冬。權知貢舉。明年春。有僧游西域。得佛牙以獻。明宗以示大臣。鳳言世傳佛牙。鑄不壞。請試之。隨斧而碎。時宮中所賜已數千緡。聞碎乃止。天成四年。拜鳳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長與中。重誨得罪。羣臣無敢言者。獨鳳數言重誨盡忠。明宗以鳳爲朋黨。罷爲安國軍節度使。鳳在鎮。所得俸祿。悉以分將校賓客。未帝入立。召爲太子太保。病居於家。疾篤。自筮。投善而歎曰。吾家世無五十者。又皆窮賤。吾今壽過其數。而富貴復何求哉。清泰二年三月卒。

張憲。字允中。晉陽人。少沈靜好學。能鼓琴。弱冠通諸經。尤精左傳。莊宗素知其文辭。以爲天雄軍節度掌書記。及即位。拜工部侍郎。租庸使。遷刑部侍郎。判吏部銓。東都副留守。憲精於吏事。甚有能政。莊宗幸邺。定州王都來朝。乃命憲治鞠場。與都擊鞠。初。莊宗於東都爲即位壇於鞠場。於是憲言。即位壇。王者所以興也。漢汜水。魏繁陽。至今皆在。不可毀。乃別治宮西爲鞠場。未成。莊宗怒。命毀壇。以爲場。憲退而歎曰。此不祥之兆也。郭崇韜伐蜀。憲可任爲相。而宦官伶人不欲憲在朝廷。樞密承旨段徊曰。宰相在天子面前。事有非是。尙可改作。一方之任。非其人。則爲患不細。憲才誠可用。不如任以一方。乃以爲太原尹。北京留守。趙在禮作亂。憲家在魏州。在禮善待其家。遣人以書招憲。憲斬其使。不發其書而上之。莊宗遇秋。明宗入京師。太原猶未知。永王存勳奔於太原。左右告憲曰。今魏兵南向。主上存亡未可知。存勳之來。無詔書。而所乘馬斷其鞅。豈非戰敗者乎。宜拘之以俟命。憲曰。吾本書生。無尺寸之功。而人主遇我甚厚。豈宜懷二心以俾變。第可與之俱死爾。憲從事張昭遠。教憲奉表明宗。以勸進。憲涕泣拒之。已而存勳削髮見

符查超。願爲僧以求生。查超麾下兵大譟。殺存勳。憲聞變。出奔忻州。既而有司糾其委城之罪。賜死於晉陽。幼子凝隨亦見殺。

蕭希甫。宋州人。爲人有機辨。多矯激。少舉進士。爲梁開封尹袁象先掌書記。象先爲青州節度使。以希甫爲巡官。希甫不樂。乃乘其母妻。變姓名。亡之鎮州。自稱青州掌書記。謁趙王王鎔。鎔使爲參軍。尤不樂。居歲餘。又亡之易州。爲僧。居百丈山。莊宗將建國於魏。置百官。求天下隱士。幽州李紹宏薦希甫。爲魏州推官。同光初。詔定內宴儀。問希甫。樞密使得坐否。希甫以爲不可。張居翰聞之。怒。謂希甫曰。老夫歷事三朝。天子見內宴數百。子本田舍兒。安知宮禁事。希甫不能對。由是宦官用事者皆切齒。宰相豆盧革等附居翰。共排斥之。以爲都郎中。希甫失志尤快快。莊宗滅梁。遣希甫宣慰青齊。希甫始知其母已死。妻袁氏改嫁。希甫乃發喪服喪。居於魏州。人有引漢李陵書以譏之曰。老母終堂。生妻去室。時皆傳以爲笑。明宗即位。召爲諫議大夫。是時復置鹽。以希甫爲使。希甫建言。自兵亂相乘。王綱大壞。侵欺凌奪。有力者勝。凡掠人妻女。占人田宅。姦賊之吏。刑獄之冤者。何可勝數。而鹽一出。投訴必多。至於功臣貴戚。有不得繩之以法者。乃自天成元年四月二十八日。味爽已前。大辟已上。皆赦除之。然後出鹽。以示衆。初。明宗欲以希甫爲諫議大夫。豆盧革。韋說皆沮之。其後革。說爲安重誨所惡。希甫希旨。誣奏革縱田客殺人。說與鄰人爭井。并有寶貨。有司推勘。惟彼斧而已。革說卒。皆貶死。明宗賜希甫粟帛。拜左散騎常侍。希甫性褻而謀進。嘗遣人夜叩宮門上變。言河堰牙官李筠告本軍謀反。詰旦。追問無狀。斬筠。軍士詣重誨求希甫。啖之。是時朝廷將有事於南郊。羣臣習儀於殿。宰相馮道候班於月華門外。希甫與兩省班先入道等坐廊下不起。既出。召堂頭直省朝堂驅使官。責問宰相樞密見兩省官何得不起。因大詈。託疾還第。未幾。坐李筠事。貶風州司戶參軍。卒於貶所。

劉贊。魏州人。父玘。爲縣令。贊始就學。衣以青布衫襦。玘每食肉。而別置蔬食飯贊曰。肉食。君之祿也。爾欲食肉。當勤學問。山是贊益力學。舉進士。爲維紹威判官。去爲租庸使趙嚴巡官。莊宗入洛。租庸使孔謙表贊爲鹽鐵判官。天成中。累遷中書舍人。御史中丞。刑部侍郎。守官以法。權豪不能干以私。未幾。改秘書監。兼秦王傅。贊泣曰。禍將至矣。時秦王參佐皆新進小人。動多輕脫。阿意順從。惟贊從容諷諫。必獻嘉言。秦王嘗令賓客賦詩於坐。贊以師傅。恥與羣小爲伍。勉強操筆。終有不悅之色。秦王惡之。戒典客。贊至勿通。贊亦不往。月一至府而已。退則杜門絕交。而秦王果敗。或言贊止於奪官而已。乃服麻衣備。乘在門矣。聞其言曰。豈有天子之嗣。一旦舉室塗地。而贊佐僅奪官者乎。倘得免死。幸也。俄而臺史示教。長流風州。即時赴貶所。清泰二年。詔歸田里。行至石會關而卒。年六十餘。

何瓚。閩人。唐末舉進士及第。爲人明敏。通吏事。外若疏簡。而內頗周密。莊宗初。辟爲判官。每出征。留瓚承業守太原。承業卒。瓚代知留守事。及莊宗登極。拜瓚諫議大夫。瓚慮莊宗事不成。求留守北京。瓚與明宗

有舊天成初召還見於內殿勞問久之授西川節度副使時孟知祥已有二志以趙季良為心腹聞代
之即奏季良遂改行軍司馬璲恥於自辭不得已而往明宗賜子甚厚初知祥在北軍而璲留守太原知
祥以軍禮事璲璲繩之以法知祥意不樂及璲為司馬知祥勉待以禮知祥反能璲司馬置之私第璲飲
恨而卒

張全義字國維濮州臨濮人初名言昭宗賜名全義梁改為宗爽莊宗定河南復名全義祖璉父誠世業
農全義少役於縣為縣令所辱因亡入黃巢賊中巢陷長安以全義為吏部尚書水運使巢敗依諸葛爽
於河陽爽死事其子仲芳仲芳為孫儒所逐全義與李罕之分據河陽洛陽以附於梁後二人有隙全義
襲取河陽罕之求援於武皇武皇遣兵助之圍全義甚急全義乞兵於梁梁遣兵擊罕罕之以丁會守河
陽全義還為河南尹由是德梁出已盡心竭力躬載酒食勞民賦畝之間築南北二城以居之民賴其利
朱全忠劫昭宗東遷繕理府庫皆全義助之全忠兵敗修縣道病還洛遇暑避全義家旬日迫淫其妻女
其子繼祚憤恥不自勝欲刺全忠全忠戒之以謂恩不可忘乃止嘗有言全義於全忠者全忠召全義其
意不測全義妻儲氏有口辨遊人見厲聲曰宗爽種田夏耳守河南三十年開荒闢土捐拾財賦助創業
今衰朽已無能而疑之何也全忠笑曰我無惡意姬勿多言全義事梁累拜中書令天下兵馬副元帥封
魏王及莊宗滅梁全義自洛來朝泥首待罪莊宗撫慰久之以其年老令人掖而升殿宴賜盡歡命皇子
等皆兄事之全義因去梁時所名復其故名猶不自安乃厚謝劉皇后以自固先是天祐十五年朱友貞
自汴趨洛將祀於南郊而不果其儀仗法物猶在全義因請祀洛陽曰南郊儀物已具莊宗大悅加全義
太師尚書令明年二月郊禮畢改封全義為齊王數幸其第命皇后拜全義為父初莊宗欲掘朱全忠
墓剖棺戮尸全義謂梁雖讎敵今已屠滅其家足以報怨剖棺之戮非王者以大度示天下莊宗以為然
鑿去墓闕而已洛陽監軍常得李德裕平泉醒酒石全義求之監軍忿然曰自黃巢亂後洛陽園宅無復
能守豈獨平泉一石哉全義常在巢賊中以爲讎己因大怒奏殺監軍者其聽訟以先訴者為直百姓
苦之同光四年趙在禮據魏州諸軍進討無功時明宗已為羣小間諜端居私第以全義言乃遣明宗討
之及聞變以憂懼卒年七十五贈太師諡忠肅

述曰革程自本舊族名著新朝論其生平革較程為勝乃見嫉權臣無所逃命是可憫已國有濟世之才
風能直言極諫憲及希甫守正不阿贊璲亦明通有識可以謂之良臣至若全義乃無恥之徒而實錄敘
以為名臣舊史稱以為良玉何哉

續唐書卷四十五

諸臣傳第十一

王思同幽州人父敬柔娶劉仁恭女生思同思同事仁恭為銀胡轄指揮使仁恭為其子守光所攻思同
以部下兵歸太原年十六武皇命為飛騰指揮使從莊宗平定山東累與諸軍遷神武十軍都指揮使累
遷鄭州防禦使思同為人勇敢善騎射好學喜為詩與人唱和自稱薊門劍客魏王繼岌待之若子時內
養呂知柔用事思同頗不平呂為終南山詩末句有頭字思同和之曰料伊直擬沖霄漢賴有青天壓著
頭所為詩皆類此性慷慨輕財重義多禮文士然未嘗立戰功明宗時以久次為匡國軍節度使徙鎮維
武是時吐蕃數為寇而秦州無亭障思同列四十餘柵以禦之居五年來朝明宗問以邊事思同指畫山
川陳其利害思同去明宗頗左右日人言思同不營事能若是耶於是始知其材以為右武衛上將軍京
兆尹西京留守石敬瑭討董璋思同為先鋒指揮使兵入劍門而後軍不繼思同與璋戰不勝而却敬瑭
兵罷思同徙鎮山南西道已而復為京兆尹留守應順元年二月潞王從珂反鳳翔馳驛歸帥言茲臣乘
先帝疾病謀害秦王而立幼嗣使弱宗室動搖藩方陳己所以與兵討亂之狀因遣伶奴安十十五弦

技調思同欲因其權以通意是時諸鎮皆懷向背所得潞王書檄雖已上聞而不絕其使獨思同執十及所使郝翔等送京師因帝嘉其忠授鳳翔行營都部署三月會諸鎮兵圍鳳翔破東西關城中兵弱而守甚堅外兵傷死者衆潞王登陴泣諭於外聞者悲之張虔劍攻城西督戰甚急軍士齊訴反攻虔劍虔劍躍馬避之時羽林指揮使楊思權引軍入西門先降思同未之知猶督戰俄而嚴衛指揮使尹暉呼曰西城軍入城受賞矣何用戰邪士卒解甲棄仗聲聞數里遂皆入城降諸鎮之兵皆潰思同挺身走至長安西京副留守劉潼雍閉門不納乃奔潼關潞王引兵至昭應前鋒執思同以獻潞王責之曰罪可逃乎思同曰非不知從王得生恐終死不能見先帝於地下潞王魏其言乃殺之

姚洪本梁之小校嘗事董璋後歸莊宗爲指揮使長與中道洪將千人戍閩州蓋璋反遣人以書招洪洪得書輒投劍中及璋攻城洪悉力拒守者三日備禦既竭城陷被擒璋謂洪曰爾爲健兒我遇汝甚厚奈何相負邪洪罵曰老賊爾昔爲李七郎奴婦馬囊得一樹殘炙感恩不已今天子用爾爲鎮帥何苦反邪吾能爲國家死不能從人奴以生璋怒令軍士十人封其肉然鑊於前自取嚼食洪至死罵不已明宗聞之泣下錄其二子而厚恤其家

張敬達字志通代州人父審素有勇事武皇爲直軍使敬達少以騎射著名莊宗召令繼父職平河南有功加檢校工部尚書長與中爲河東馬步軍都指揮使領欽州刺史累遷彰國大同軍節度使時契丹舉族帳自黑榆林至云借漢界水草敬達每聚兵塞下以遏其衝契丹不敢南牧邊人賴之石敬瑭反詔以敬達爲太原四面招討使六月兵圍太原敬達爲長城連柵雲梯飛礮以攻之所爲城柵將成輒有大風雨水暴至以壞之敬達求救於契丹契丹入敬達大敗尋爲所圍末帝遣趙延壽范延光等救之延壽屯圍柏谷延光屯遼州相去甚遠而圍兵自晉安寨南長百餘里圍五十里布以氈帳用毛索掛鈴爲聲縱犬往來敬達營中有夜出者輒爲契丹所得由是閉壁不敢復出延壽等皆有二心無救之者敬達猶有兵五萬人馬萬匹久之食盡削木爲食以飼其馬馬死者食之已而馬盡副將楊光遠勸敬達降敬達不可促之不已敬達曰諸公何相迫邪曷殺我而降光遠遂斬敬達以降末帝聞其死也憤懣久之康思立晉陽人少善騎射事武皇爲爪牙署河東親騎軍使莊宗嗣位從攻夾城戰柏鄉累以功遷突騎指揮使天成中歷應鳳二州刺史宿州團練使昭武軍節度使從鎮保義皆有善政潞王反於鳳翔因帝遣王思同等討之思立有捧聖羽林屯兵千五百人乃以羽林千人屬思立思立聞至鳳翔思立聞之欲盡誅羽林家屬未及而潞王兵已至思立乃以捧聖兵城守潞王前鋒至城下呼曰西兵七萬已奉新帝爾五百人其能拒邪徒陷陝人於死耳捧聖兵皆解甲思立亦出迎末帝即位以思立初無降意頗不悅徙安遠又徙安國以年老能爲右神武統軍石敬瑭反太原末帝以思立爲北面行營馬軍都指揮使及烈幸懷州遣思立將從烈騎兵出圍柏谷救張敬達未至而敬達死楊光遠降思立因憤激以疾卒

康誠字信臣代北三部落人少以騎射事武皇從莊宗入魏補突騎使累遷本軍都指揮使從明宗討趙在禮至魏而軍變誠前陳莊宗過失勸明宗南遷明宗即位遷捧聖都指揮使領汾州刺史從做朱守殷遷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領河陽三城節度使累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秦王爲天下兵馬大元帥大臣皆懼誠及思自脫獨誠心結之遣其子事秦王府明宗病秦王謀以兵入宮朱宏昭馮贊等皆謂不可誠獨持兩端及秦王既誅明宗安烈因帝即位加檢校太尉判六軍諸衛事未幾鳳翔兵起西軍不利誠誠懼乃請行蓋欲盡率部下諸軍送降於潞以求免也會與朱洪實謀事不協洪實因厲聲言誠誠包藏之志因帝曖昧不能明辨而誅洪實及義誠率軍至潞安諸軍爭先趨陝解甲迎降誠以部下數十人見新王請罪潞王雖罪其姦回未欲行法清泰元年斬於與教門外夷其族

朱宏昭太原人祖攻父叔宗皆爲本府牙將宏昭少事明宗爲客將明宗即位爲文思使與安重誨有隙故常使於外董璋爲東川節度使乃以宏昭爲副使西川孟知祥殺其監軍李嚴宏昭懼求還京師璋不許遂相猜忌宏昭益開懷待之璋頗重其爲人後璋有軍事遣宏昭入朝宏昭乃免遷左侍衛大將軍內客省使宣徽內院使鳳翔節度使朝廷命石敬瑭帥師伐蜀久未成功安重誨自請西行至鳳翔宏昭迎謁甚恭延至府署使其妻妾侍飲重誨酒酣具言所以諷問之端宏昭即奏重誨怨望又陰遣人馳告敬瑭使拒重誨會敬瑭以糧餉不繼燒營返軍重誨亦以被讒召還過鳳翔宏昭閉門不納及重誨得罪宏昭入朝授左武衛上將軍充宣徽南院使久之爲山南東道節度使時明宗已病而秦王從榮禍起大臣皆欲引避樞密使范延光趙延壽日夕更見涕泣求去明宗怒而不許延壽使其妻與平公主入言於中延光亦因孟漢瓊王淑妃進說故皆得免未幾延壽出鎮汴州召宏昭於襄陽代爲樞密使加同平章事延光出鎮常山以三司使馮贊與宏昭對掌樞密與康義誠孟漢瓊同謀以殺秦王因帝即位宏昭以爲由己得立故於庶事高下在心及赦後厚恩宏昭首自平章事超加中書令素猜忌潞王遂以豐陳致禍潞王至陝因帝懼欲奔馳手詔召宏昭計事宏昭謂其客程延暉曰上召我急將罪我也吾兒婦君之女也可速歸毋令及禍中使繼至宏昭拔劍大哭欲自殺家人力止之使促之急宏昭曰窮至此邪乃自投於井以死安從進聞之亦殺贊於家并殺其妻子

藥彥稠沙陀三部落人初爲騎將明宗即位拜澄州刺史從王宴球破王都於定州遷侍衛步軍都虞候領壽州節度使安重誨矯詔遣河中指揮楊彥溫逐其節度使潞王以彥稠爲招討使明宗疑彥溫有所說戒彥稠得彥溫母殺將訊之彥稠希重誨旨殺彥溫以滅口明宗大怒然不之罪也長與中爲難難軍節度使党項阿埋屈悉保等族抄掠方渠矯殺回鶻使者明宗遣彥稠與康福會兵擊之阿埋等亡真山谷明宗以謂党項知懼可加約束而綏撫之使者未至彥稠等自牛兒族入自魚谷盡誅其族獲其大首

領運香等遣人上捷。明宗諭使者曰：吾討兗項，非有所利也。凡軍中所獲，悉與士卒分之。毋以進奉爲名。重敏軍士已而查稠以兗項所掠回鶻進奉玉兩團及遺秦王金裝胡鞍等求獻。明宗曰：吾已語查稠矣。不可失信。因悉賜之。查稠又遂隴州諸戎，取其所掠男女千餘。潞王反，查稠爲招討副使。王思同兵潰，查稠與思同俱東走。爲軍士所擒，以獻。時末帝已至華州，令拘於獄，已而殺之。

宋令詢，不知何許人。閔帝在藩時，補爲客將。樂善知書，勤習由禮。長與中，閔帝連典大藩，遷爲都押衙。參輔閔政，甚有時譽。故深委之。及閔帝嗣位，朱、馮用事，不欲帝舊臣在於左右，乃出爲磁州刺史。閔帝蒙塵於衛，令詢日令人奔問，及聞帝遇害，大慟半日，自經而死。

李仁矩，不知其家世。少事明宗爲客將。明宗卽位，以爲客省使左衛大將軍。明宗祀天南郊，東西川常進助禮錢，使仁矩趨之。仁矩恃恩驕恣，見藩臣不以禮。東川董璋置酒以召之，仁矩在傳舍，與娼妓酣飲，日中不赴。爲璋所訴，自是深銜之。仁矩素見信於安重誨，自璋有異志，思有以制之。乃分東川之閬州爲保寧軍，以仁矩爲節度使。遣姚洪將兵戍之。璋以書告其子光業曰：朝廷割我支郡，分建節旄，又以兵戍之。是將殺我也。若復遣一騎入成斜谷，吾必反矣。與汝從此而決。光業私以書示樞密使李虔微，使白重誨。重誨不省。仁矩至鎮，伺璋動靜，必以聞。璋益疑懼，遂決反。重誨又遣荀成，又將兵益戍。光業亟言不可。重誨不聽。成又未至而璋已反。攻閬州，仁矩召將校問策，皆曰：璋有二心久矣，常有利啖吾兵，兵未可用。而賊鋒方銳，宜堅壁以挫之。旬日，大軍必至。賊當自退。仁矩曰：蜀備安能當我精銳之師，卽驅之出戰。兵未交而潰。仁矩被擒，并其家屬皆見殺。

毛璋，涪州人。梁將戴思遠帥涪州，璋爲小校。莊宗下魏博，思遠棄州遁。璋據城歸降，以爲貝州刺史。璋有膽略，從征河上，屢有戰功。梁平，授華州節度使。王師討蜀，以璋爲行營左廂馬軍都指揮使。蜀平，璋功居多。明年，蕭牆禍起，魏王繼岌自西川至涪南，部下散亡。其川貨妓樂，爲璋所得。明宗卽位，錄平蜀功，授邠州節度使。璋歷藩鎮，又得蜀貨，既富而驕。嘗服絳袍縱酒，令蜀妓爲王衍宮中之戲。明宗聞而惡之，召爲金吾上將軍。東川董璋上書言：毛璋子廷贊持書往西川，慮有陰事。明宗遣人追還廷贊，并璋下御史獄。廷贊歎稱實璋假子，有叔在蜀，欲往省之，亦無私書。詔停任，令歸私第。初廷贊之蜀，與其客趙延祥俱。及召下獄，多指璋陰事欲言之。璋許重賂以塞其口，既出，責賂不與。乃詣臺自言，并璋復下獄。鞠之無狀。中丞呂夢奇以璋前蒙昭雪，今延祥以賂賂之，復加羅織，故稍宥璋。及款狀上聞，有告夢奇受璋賂，所以獄不盡情。乃移軍巡獄。璋具伏許賂延祥而未與。又云：曾借馬與夢奇，而無行賂事。璋坐長流。州賜死於路。

述曰：思同、洪敬達，皆死節之臣，足爲後唐生色。若思立、義誠，一則憤疾而死，一則依違見殺。二康之賢否自見也。宏昭、查稠，均以死報國，死獲其所，猶未及令詢之慷慨激烈。此一死也，洵堪與日月爭光哉。仁矩

雖被擒，不失爲義士。毛璋積惡以滅其身，死猶晚矣。

續唐書卷四十六

諸臣傳第十二

孔謙，魏州人。爲魏州孔目。莊宗既下魏博，以謙爲度支使。謙爲人勤敏而傾巧，善事人。上下皆悅之。自少爲吏，工書算，諸錢穀事，莊宗拒梁於河上，大小百餘戰，謙調發供饋，未嘗缺乏。所以成大功者，謙力居多。而民亦不勝其苦矣。莊宗初建大號，謙自謂當爲租庸使，而郭崇韜用魏博觀察判官張憲爲使，以謙爲副。謙已快快，莊宗滅梁，謙從入汴，謂崇韜曰：郡東都也，宜得重人鎮之。非張憲不可。崇韜以爲然。因以憲留守東都，而以豆盧革判租庸。謙益失望，乃陰求革過失，而革嘗以手書假租庸錢十萬，謙因以書示崇韜，而微泄其事。使革聞之，革懼，遂求假職以讓。崇韜亦辭避。莊宗問誰可者，崇韜曰：孔謙雖長於金穀，而物議未當居大任。不若復用張憲。乃趣召憲，憲爲人明敏，人頗忌之。謙因乘間謂革曰：租庸錢穀，悉在口前，委一小吏可辦。郡都天下之重，不可輕以任人。革以語崇韜，遂不召憲。以與唐尹王正言爲租庸使。謙益憤憤，因求解職。莊宗怒其避事，欲寘之法。賴伶官景進救解之，乃止。已而正言病風不任事，景進數以爲言，乃能正言以謙爲租庸使。賜豐財賄國功臣，謙無他能，直以聚斂爲事。朝廷方推恩天下，除百姓田

租放諸場務課利欠負者。謙悉遠詔督理。故事。觀察使所治屬州事。皆不得專達。上所賦調。亦下觀察使行之。而謙直以租庸帖調發諸州。不關觀察。觀察使交章論理。以謂制敕不下支郡。刺史不專奏事。唐制也。租庸帖。沿偽梁之弊。不可謂法。今唐運中興。願還舊制。詔從其請。而謙不奉詔。卒行直帖。又請減百官俸錢。省罷節度觀察判官推官等員數。以至際塞天下山谷徑路。禁止行人。以收商旅征算。遣大程官放豬羊柴炭。占庇人戶。更置括田竿尺。盡率州使公廩錢。由是天下皆怨苦之。明宗立。下詔暴謙罪。斬於洛陽市。籍沒其家。遂罷租庸使額。分鹽鐵度支戶部為三司。

張延明。汴州開封人。事梁以租庸使。明宗克鄆州。得延明。復以為糧料使。後徙鎮宣武。成德。以為元從孔目官。明宗即位。為莊宅使。宣武北院使。忠武軍節度使。長興元年。拜三司使。唐制。戶部度支。以本司郎中侍郎判其事。而有鹽鐵轉運使。其後用兵。以國計為重。遂以宰相領其職。乾符以後。天下喪亂。國用愈空。始置租庸使。用兵無常。隨時調餉。兵罷則止。偽梁專置租庸使。領天下錢穀。廢戶部度支。鹽鐵之官。莊宗滅梁。因而不改。明宗入立。誅租庸使孔謙。而廢其職。以大臣一人判戶部度支。鹽鐵。號曰判三司。延明因請置三司使。事下中書。中書用唐故事。拜延明特進工部尚書。充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兼判戶部度支事。詔以延明充三司使。班在宣徽之下。延明號為有心計。以三司為己任。而天下錢穀。亦無所建明。明宗嘗出游幸。召延明共食。延明不至。附使者報曰。三司事忙無暇。聞者笑之。歷泰寧。雄武軍節度使。末帝以為吏部尚書。兼中書門下平章事。判三司。石敬瑭有異志。三司財貨在太原者。延明悉調取之。敬瑭深以為恨。晉陽兵起。末帝議親征。然又采浮論。不能果決。延明與劉延朗等。勸帝必行。延明籍諸道民為丁。及括其馬。丁馬未至。晉兵入京師。延明被殺。

劉延朗。宋州虞城人。末帝鎮河中時。為郟城馬步軍都虞候。及鎮鳳翔。署為孔目官。末帝將圖起義。與其事者五人。節度判官韓昭允。掌書記李專美。牙將宋審虔。客將房嵩。而延朗為孔目官。計公私粟帛以贖其急。及西師納降。末帝赴洛。皆無所關焉。由是甚賞之。清泰初。除宣徽北院使。俄以劉延朗守郟。改副樞密使。累官至檢校太傅。時房嵩為樞密使。嵩本信鬼神巫祝之說。至是但高枕閒眠。啓奏除授。一歸延朗。由是得志。凡藩侯牧郡自外入者。必先賂延朗。後議進貢。賂厚者先居內地。賂薄者晚出邊藩。故諸將屢有怨訕。末帝不能禁之。及晉兵入。延朗以一騎走南山。過其家。指而歎曰。吾積錢三十萬貫於此。不知為何人所得。尋為追兵捕而殺之。

張承業。字繼元。同州人。本姓康。幼闇。內常侍張泰養為子。光啓中。主帥陽軍事。賜紫。入為內供奉。武皇討王行瑜。承業率使淮北。賊平。改酒坊使。昭宗將幸太原。先遣承業道意。因除為河東監軍。幸華州。就加左監門衛將軍。其後崔允誅宦官。凡宦官在外者。悉謂所在殺之。武皇偽戮罪人以應詔。置承業於斛律寺。昭宗崩。乃出承業。復為監軍。武皇病篤。屬承業曰。以吾兒累公等。莊宗常兄事承業。歲時升堂拜母。甚

親重之。莊宗為晉王。承制授開府儀同三司左武衛上將軍燕國公。固辭不受。但稱唐官。終身。莊宗與梁戰河上十餘年。軍國之事皆委之。而承業亦盡心不懈。凡所以成莊宗大業者。承業之功居多。時貞簡太后。韓德妃。伊淑妃及諸王在晉陽者。承業一切細之以法。權貴皆斂手。莊宗自魏歲時歸省。須錢滿博。賞賜伶人。而承業主藏錢不可得。莊宗乃置酒庫中。酒酣。使子繼及為承業起舞。承業出資幣馬為贈。莊宗指錢呼繼及小字語承業曰。和哥之錢。七哥可與錢一積。何用帶馬為邪。承業謝曰。國家錢非臣所得私也。莊宗以語之。承業怒曰。臣老使。非為子孫計。情此庫錢。為王基薪業耳。若欲用之。何必問臣。財盡兵散。豈獨臣受禍也。莊宗頗元行欽曰。取劍來。承業起持莊宗衣而泣曰。臣受先主顧命。誓雪國家之讎。今日為國家惜庫物而死。不愧先主矣。閱寶從旁解承業手令去。承業罵寶曰。黨朱溫逆賊。蒙晉厚恩。不能有一言効忠。而反詔諛邪。奮拳踏之。太后聞之。使召莊宗。莊宗性至孝。聞召甚懼。乃酌兩卮謝承業曰。吾杯酒之失。忤於七哥。且得罪太后。願七哥飲此。為吾分過。承業不飲。莊宗入內。太后使人謝承業曰。小兒忤特進。已答之矣。翌日。太后與莊宗俱至承業第慰勞之。是時盧質嗜酒傲忽。嘗呼諸王為豚犬。莊宗深嫉之。承業乘閒請曰。盧質多行無禮。臣請為王殺之。莊宗曰。吾方招賢納才。以就功業。公何言之過也。承業起賀曰。王能如此。天下可平矣。天祐十八年。莊宗已受諸道勸進。將即皇帝位。承業方臥病。聞之。自太原肩輿至魏。諫曰。大王父子與梁血戰三十年。本欲雪國家之讎。而復唐之社稷。今元兇未滅。而遽以尊名自居。非王父子之初心。且失天下望。不可。莊宗曰。此諸將之所欲也。承業曰。不然。梁為唐晉之讎。而天下所共惡也。今能為天下去大惡。復列聖之深讎。然後求唐後而立之。使唐之子孫在。孰敢當之。使唐無子孫。天下之士。誰可與王爭者。臣唐室一老奴耳。誠願大王之成功。然後退身田里。使百官送出洛東門。令路人指而歎曰。此本朝勳使。先主時監軍也。豈不臣主俱榮哉。莊宗不聽。承業知不可諫。乃仰天大哭曰。吾王自取之。悞老奴矣。仍歸太原。不食而卒。年七十七。同光元年。贈左武衛上將軍。諡曰貞憲。

張居翰。字德卿。故唐掖庭令張從致養子。昭宗時。為范陽監軍。與節度使劉仁恭相善。天復中。大誅宦者。仁恭給奏殺之。匿於大安山之北。籍以免。梁攻汴州。仁恭遣居翰從武皇。攻梁潞州。以率其兵。武皇取潞州。以居翰為昭義監軍。莊宗即位。與郭崇韜並為樞密使。莊宗滅梁。官用事。郭崇韜又專任政。居翰默然。荷免而已。蜀王衍既降。詔遷其族於洛陽。行及秦川。時關中已亂。莊宗慮衍為變。遣人馳詔殺之。詔書已印。畫時居翰在密地。覆視詔云。誅王衍一行。居翰以謂殺降不祥。即就殿柱拈去行字。改為一家。時蜀降人與衍俱東者千餘人。皆獲免。莊宗公怒。居翰見明宗於至德宮。乞歸田里。天成三年。卒於長安。年七十一。居翰性和而諍。諍悉舊事。在潞州累年。每課人有蔬種樹。敦本惠農。有仁者之風焉。述曰。謙與二延朗。俱聚斂之臣。而俱不得其死。積錢者究何補於生邪。承業以宦官而不忘唐室。終身以

敕使監軍自居。觀其對莊宗之言。堂堂正正。克篤忠貞。卒以死繼之。雖古之護臣。何以加此。居翰於詔書。改一字。存性命以千人。仁者舉筆。其利溥哉。舊史及新修史記。敘承業官爵多略。今從其神道碑加詳焉。

出入宮省。典宮室營繕事。游雖家世崇貴。然頗尚文學。居恆與文士輩時相過從。元宗創清涼殿於北苑。命游與張洎為學士。入直其中。後主嗣位。喜為文章。游以能文見昵。封文安郡公。遇宴飲則流連酣咏。更相唱和。雖后妃在席不避也。昭惠后好音律。時出新聲及故唐遺曲。游開從旁稱美。有狎客風。開居講論。古今得失。後主設問。游具以所聞對。或游有疑。以請。後主亦引經據古。稱制若之。君臣相矜。至國政廢弛。不悟也。游性多巧思。故器之制。久不傳。以意創製。皆合古法。後以疾卒。

續唐書卷四十七

諸臣傳第十三

徐知證。義祖第五子。事吳。歷州刺史。至節度使。烈祖封拜徐氏。與李氏同。知證初封江王。改魏王。徐氏諸子。知證最長。年及元宗之世。尤見優禮。內宴輒用家人禮。捧觴起舞。拜跪為壽。知證亦以叔父自處。無所讓。卒年四十三。

徐知諤。義祖第六子。吳時官太子中舍。累遷刺史。節度使。代兄知詢為金陵尹。烈祖受禪。封僖王。進封梁王。鎮潤州。兼中書令。知諤美容。好奇玩。有蜀估持鳳首至。自言得之微外。狀如雄雞。廣五寸。冠上正平。可用為枕。朱冠金。文彩煥爛如生。人咸異之。一日游蒜山。除地為場。聯虎皮為大帳。號虎帳。與賓僚會飲其中。忽暴風至。裂帳盡碎如飛蝶。知諤懼而歸。居疾數日卒。年三十五。平時常語人曰。人生七十為大限。吾生長王家。窮極歡樂。一日可敵世二日。年三十五其死乎。至是果如其言。烈祖悲悼。廢朝七日。復詔不視朝七日。敕以袞冕及尚方秘器。諡曰懷。所著文賦歌詩十卷。號閨中集。十子皆貴顯。徐游。知諤子。初名景游。後避元宗名。去景字。知諤遇元宗有恩。故元宗待游及游兄汝南郡公遠尤親厚。

周宗。字君太。廣陵人。少遇亂。孤窮。事烈祖為給使。嫻於棋相辭令。時方艱難。每使四方。輒稱職。端敏過人。恩順日洽。義祖歿於金陵。知詢語宗曰。僕射望高履危。無西渡。僕射謂烈祖也。宗堅請知詢手札示信。遂得故著紙書曰。不必奔赴。既而徐氏諸子果以不奔赴讓烈祖。烈祖因出所書著帖示之。知詢語塞。及烈祖鎮金陵。宗為都押牙。時因宋齊邱議迎吳讓皇都金陵。繕府治為宮。馬步都虞候蔡宏業為宮城營奉使。徙都統府於古臺城。令都教練使孔昌祚營之。都統府成。凡二千四百間。環一千五百步。烈祖已徙居。且迎讓皇矣。宗諫曰。若主上西巡。則公當東。勞費方始。怨嗟日聞。非便也。烈祖納之。託以歲不利而止。自是宗益預密議。齊邱漸忌之。一日烈祖臨鏡。見白髮。太息曰。功業成而吾老矣。奈何。宗適侍側。悟其旨。乃請如廣陵。讓讓皇以禪代事。亦請諭齊邱。齊邱心忌。議自宗發。及其將返。留與飲酒。而遺騎以手疏切諫。烈祖得之大悔懼。後數日。齊邱馳至金陵。為險語勸烈祖。請斬宗以謝國人。烈祖將從之。馬仁裕。徐玘。固爭。事乃已。但黜宗為池州刺史。玘又與李建勳等言。天人之望已集。密定大計。復召宗還舊職。俄而烈祖受禪。宗躡進至內樞使。同平章事。遷侍中。時以樞密為內樞者。猶避吳武王諱也。烈祖常召宗及宋齊邱。馬仁裕。宴於崇英院。歡飲道舊。他將相不得預。然待宗尤親厚。不甚以職務嬰之。宗亦能淳謹。自守。居家節儉。俸賜皆積不用。故齊邱黨卒不能害。久之。罷為江州節度使。有僉文貞者。早游烈祖幕府。宗及仁裕。皆趨走執事左右。及宗出鎮。文貞仕宦偃蹇。猶為其州巡官。方旅見。輒越次問曰。馬押衙亡恙。宗曰。馬相公已鎮廬州。文貞頗同列。匿笑而退。他日預公設。宗勸以酒。文貞俛首曰。下官飲量局。令公素知也。聞者愕然。而宗不之罪。其寬厚如此。徙宣州節度使。入覲。賜宴。元宗親為摺覆頭。以表殊禮。復出守東都。請老。以司徒致仕。未幾。周師起。馮延魯代為留守。廣陵陷。自斃而逃。仍被執於周。俛免死。時人皆以宗有厚德。故有厚福。無何。病卒。年七十餘。宋齊邱撫其棺哭曰。君大點。來亦得時。去亦得時。元宗聞之。不平。宗繼室生二女。皆為後主后。

之昇元四年卒年七十八。廢朝五日。謚忠懿。子二十八。第四子建勳。字致堯。少好學。能屬文。尤工詩。德誠在潤州。常秉燭夜出。候者以告。義祖疑有變。徙江州。德誠猶慮譴問。遣建勳入謁。義祖見之。釋然。以女妻建勳。所謂廣德公主也。建勳家世將相。又娶於徐氏。為國貴游。然杜門不預世事。所與交皆寒賤士。裘馬取其而已。烈祖鎮金陵。用為副使。預禪代之策。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加左僕射。監修國史。領滑州節度使。自開國至昇元五年。猶輔政。視他相最久。烈祖鑒吳之亡。山權在大臣。意頗忌之。而建勳無引退意。會建議政事。當更張者。且言事大體重。不可自臣下出。請以中旨行之。烈祖雖從之。未有命也。建勳遂召中書舍人草制。給事中常夢錫劾奏。建勳擅造制書。歸怨於上。烈祖得奏。適會本意。乃降制放還私第。廣德公主入謂烈祖曰。吾父亡恙時。兄亦嘗求見與李師古。今何見負。烈祖曰。此自國事。吾與李師古骨肉之情。固無間也。召見慰勉。未幾復相。元宗嗣立。以開國勳勞。又聯姻戚。尊遇之與宋齊邱埒。每謂為史館而不名。聽朝之暇。多開延英殿。召公卿議當世事。皆欣然望治。建勳獨謂所親曰。上寬仁大度。優於先帝。但性習未定。宜得方正之士。朝夕獻替。不然。恐未必能守先朝基業也。出為撫州節度使。建州之役。諸將無復紀律。建勳請官出金帛贖俘掠還其家。見聽。及出師平湖南。國人相賀。建勳獨以為憂。曰。禍始此矣。召拜司空。稱疾乞骸骨。以司徒致仕。賜號鍾山公。營亭樹於山中。放意泉石。或謂之曰。公未老。又無大疾。遽有此舉。欲復為九華先生邪。建勳曰。吾生平笑宋公輕出處。何至效之。自知不壽。欲求數年閒適耳。疾革。遺令曰。時事如此。吾得全歸幸矣。勿封樹立碑。貽他日毀斷之禍。保大十年五月卒。贈太保。諡曰靖國。亡時公卿塗城。鮮不發者。惟建勳不知葬所。獲免。宋齊邱當國。深忌同列。少所推遜。獨稱建勳曰。李相清談。不待潤色。自成文章。

徐玠。字蘊圭。彭城人。事郡帥崔洪為軍吏。洪避朱全忠。奔。玠先見吳武王。因得事吳。累居右職。師出江右。為糧料使。江西平。授吉州刺史。時烈祖輔政。以玠治郡貪穢。罷之。而義祖悅其善事人。引為副使。遂見親狎。玠挾宿怨。且希義祖意。乘閒言居中輔政之重。不可假異姓。宜以嫡子知詢代之。事垂行。而義祖殂。知詢繼立。玠本詭譎多智。善揣摩。非能為徐氏計也。至是察知詢必敗。反持其長短。自結於烈祖。烈祖亦遂愛之。盡忘前事。鎮金陵。以為行軍司馬。與周宗。李建勳。孫忌等參代吳祕計。遂以佐命拜右丞相。出為宣州節度使。徙洪州。兼中書令。復召為司徒。右丞相。然徒崇以名位。不復預政。老而益貪鄙。所至人患苦之。好神仙之說。常以賤價市丹沙。下者治丹。人以為笑。保大元年五月卒。年七十六。贈高平郡王。馬仁裕。字德寬。徐州人。故唐北平王燧裔孫。世為武寧軍校。仁裕母方娠。夢呼北平王來歸。及生。紫氣充庭。數歲。學兵法。通解若素習。遇亂南奔。事烈祖為昇州牙吏。烈祖領潤州。仁裕監蒜山渡。首開朱瑾之亂。馳入白之。烈祖即日渡江定亂。以功遷左領軍將軍。歷楚州刺史。右金吾大將軍。烈祖以女妻之。是謂與國公主。禪代後。拜潤州節度使。徙廬州。為政寬簡。廉平。甚得民心。昇元六年卒。於鎮。年六十三。諡曰匡。

初烈祖左右親信者。惟周宗。仁裕兩人。任遇略等。宗力贊禪代事。遂輔政。其後富盛冠一時。仁裕資長者。獨退然安於外鎮。晚益貧窶。不悔也。子文義。以蔭授千牛備身。建州之役。將更爭入府庫。取金帛。文義獨收民籍歸幕。遷贊善大夫。卒。子禹昌。甫二歲。妻朱氏。大將軍業女也。賻贈一無所受。人謂文義之廉。能化其妻如此。進曰。義祖六子。當昇元開國。惟知證。知諤在耳。知諤有子。頗尚文學。其世祿受封。與李氏諸王等齊。亦宜矣。周。李。徐。馬。惟玠差鄙。然皆中與佐命。定國元勳。而自安恬退。克享天年。視彼知進而不知退。抑且攬權納賄。殃及其身。豈不相去霄壤哉。

續唐書卷四十八

諸臣傳第十四

宋齊邱。字子嵩。世為廬陵人。父誠。為洪州鍾傅副使。卒於官。遂家洪州。齊邱好學。工文。尤喜縱橫短長之說。烈祖為昇州刺史。齊邱因騎將姚克瞻往謁。暇日陪燕游。託鳳皇臺詩見志。烈祖奇其才。待以國士。從鎮京口。入定朱瑾之變。常參祕畫。因說烈祖講典禮。明賞罰。禮賢能。寬征賦。多見聽用。烈祖為築小亭池。中以橋度。至則撤之。獨與齊邱議事。率至夜分。又為高堂。不設屏障。中置火爐。以鐵箸畫灰為字。隨滅去。人以比劉穆之。之佐宋高祖。然齊邱資性躁褻。或議不合。拂衣徑起。烈祖謝之。乃已。義祖惡之。乃以為殿直軍判官。凡十年。義祖始擢右司員外郎。進右諫議大夫。兵部侍郎。居中用事。行且為相。齊邱自以資望尚淺。不為國中所服。乃告歸洪州改葬。因入九華山。連徵不至。時元宗已為大將軍。烈祖以吳主命命往。致迫之。乃起。除中書侍郎。遷右僕射。平章事。烈祖出鎮金陵。以元宗輔政。委齊邱左右之。齊邱益樹朋黨。漸自封植。時烈祖權位日隆。中外皆知代謝之勢。烈祖慮羣下不協。陽為退抑。以待嗣君。齊邱亦盛贊其說。會都押牙周宗揣微旨。請急至都。以禪代事告齊邱。齊邱疾其先已也。請斬宗以謝國人。烈祖將從。

之徐玠固爭，因黜宗為池州副使。玠乃與李建勳等遂言宜從天人之望，復召宗還舊職。齊邱由是見疏，忌留為都統判官，加司空，無所關預。從容而已。俄而齊建國，猶以勳舊為左丞相而不預事。李德誠等持禪詔至，百官詣金陵勸進。齊邱獨稱疾，臥家不署表。烈祖心銜之，及即位，徐玠為侍中，李建勳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周宗為樞密使，齊邱但遷司徒，中懷不平。及宣制至，布衣之交，忽抗聲曰：「臣布衣時，陛下亦一刺史耳，今為天子，可不用老臣矣。」烈祖優容之，常夜宴天泉閣，李德誠曰：「陛下應天順人，惟宋齊邱不悅，因出齊邱諷止勳進書，烈祖却之曰：『子嵩三十年故人，豈負我者？』齊邱頓首謝，自是為求媚計，請降讓皇為公侯，絕與太子璉婚。久之，表言備位宰相，寧得不聞國政，又自陳為人所開，烈祖大怒，齊邱歸第，白衣待罪。而烈祖怒已解，謂左右曰：『宋公有才，特不識大體耳。』孤豈忘舊臣者，命元宗持手詔召見，遂以丞相同平章事，復復委任。兼知何書省事，與張居詠、李建勳更日入閣議政。契丹遣使來，齊邱陰謀開契丹，使與晉人相攻，則江淮益安。密請厚其原幣，遣還至淮。北潛刺殺之，契丹與晉人果成嫌隙。齊邱親吏夏昌圖盜官錢數百萬，特判貸其死。烈祖怒，切責所司，坐昌圖斬。齊邱稱疾求罷省事，許之，遂不復朝。烈祖遣王景遂勞問，許鎮故鄉，始入朝，因召與宴飲，齊邱酒酣，乃言曰：『陛下中興，實臣之力，奈何忘之。烈祖作色曰：『太保始以游客于朕，今為三公，足矣。』齊邱曰：『臣為游客，陛下亦偏裨耳，今不過殺老臣，遂引去。明日，烈祖手詔曰：『朕之性，子嵩所知，少相親，老相怨，可乎？』拜鎮南節度使，至洪州，改所居愛親坊為錦衣坊，大啓第宅，窮極奢麗，民不堪命。初赴鎮，烈祖曰：『衣錦盡行，古人所貴，賜以錦袍，親為著之。遂服錦袍視事。元宗即位，召拜太保，中書令，與周宗並相。而齊邱之客陳覺、魏岑等，深相附結，內主齊邱，共為造飛語傾宗。時人謂之五鬼。宗泣訴元宗，而覺、岑更相攻，於是出齊邱為鎮海軍節度使，齊邱快復，請歸九華舊隱。從之，賜號九峯先生，封青陽公，食青陽一縣租稅。元宗欲傳位齊王景遂，詔景遂總攝政，國人駭。齊邱自九華山上疏極論不可，會言者衆，元宗乃收所下詔，或謂齊邱先帝舊勳，不宜久棄山澤。元宗乃遣馮延巳召之，不起。遣燕王景遂再持詔往，乃起。拜太傅，中書令，封衛國公，賜號國老。奉朝請，然不得預政。益輕財好客，識與不識皆附之。薦陳覺使福州，諭李宏義入朝，覺至福州不敢言，而專命出兵敗事，會譴必坐誅。齊邱上表待罪，置不問。覺亦不死。齊邱方且怒韓熙載議其黨與，黜之。元宗不悅，復使鎮洪州。周倭淮北起，齊邱為太師，領劍南東川節度使，進封楚國公。齊邱固讓，仍為太傅，建議發諸州兵屯淮、泗，擇偏裨可任者將之。周人未能測虛實，不敢輕進。逮春水生，轉餉道阻，彼師老食匱，自當北歸。然後遣師乞盟，庶可無大喪敗。元宗惶惑不能用，又力陳割地無益，與朝論頗異。及明年暑雨，周棄所得淮南地北歸，議者謂扼險要，可以有功。且懲後，齊邱乃謂擊之怨益深，不如縱其歸，以為德。由是周兵皆聚於正陽，而壽州之圍遂不可解。終失淮南。時陳覺、李徵古同為樞密副使，皆齊邱之黨。驟安專肆，無人臣禮。自度事定必不為羣臣所容，若齊邱專柄可無患，乘間言天位宜禪太弟，而以國事一委宋公。元宗意

謀出齊邱，大衛之會，鍾謨使周還，屢陳齊邱乘國危殆，竊懷非望，且黨與衆，謀不可測。元宗遂命殷崇義草詔曰：『惡莫大於無君，罪莫深於賣國。於是賜覺、徵古死，而放齊邱於青陽，收鎖其第，穴牆給食。俄又絕之，以餒卒。年七十三。諡醜。無子。久之，元宗燕居，齊邱為厲，叱之不退，遂遷南都。後主立，召其家還金陵，廩給甚厚。齊邱為文，語發天然，而學問不廣，自謂古今獨絕。書札不甚工，亦自矜炫。性好術數，凡挾象緯之術，居門下者，率數十輩。同官多布私黨。國家有善政，同黨輒言宋公為之，或有不合者，則曰：『不用宋公言也。』其縱恣狂諱如此。有文集六卷，增補玉管照神經十卷，又化書六卷。本諱所，齊邱竊而有之。刁彥能，字德明，上蔡人。父禮，遇亂徙家宣州。彥能少孤，事母以孝聞。初事節度使王茂章，茂章叛吳歸吳，彥能以帳下當從，乃使家人扶其母俟於路。彥能泣告茂章曰：『老母在此，不能舍而從公，敢請死。茂章哀而許之。乃馳還宣州，而城中已亂。彥能登城，以劍招之曰：『我從王府來，大軍已近，爾輩無妄動。衆信之。稍定，義祖聞而嘉之，以為軍校。事其子知訓於廣陵。知訓狂恣，彥能每以書切諫，不聽，然亦不加罪。牙將馬謙以衆擁吳主登宮門，將殺知訓。彥能從朱璣入，手斬謙以獻，賞資甚厚。然彥能警敏，料知訓必敗，而人望在烈祖，心常附焉。知訓忌烈祖，數欲害之，常與烈祖飲酒，而伏劍士室中。彥能行酒，以爪指烈祖，烈祖悟，亟起去。又常從知訓宴，烈祖於山光寺，復欲加害，弟知諫以謀告烈祖，烈祖亦馳去。知訓取佩刀授彥能，追殺之。及於途，舉刀示烈祖，乃還。以不及告，及知訓死，義祖見彥能諫書，歎異，復使事知諫於潤州。遷神將，烈祖代吳，入為環衛，遷至天威軍都虞候，左衛使，金陵數大水，秦淮溢，東關尤被害，彥能請築隄，為斗門疏導之。水患稍息。元宗嗣立，出為饒州節度使，徙信州。又徙建州，留後，撫州節度使。彥能好讀書，在鎮委任文吏，頗有治稱。好作詩，開與李建勳相贈答。建勳因燕見，言及之。元宗笑曰：『殊不知彥能乃西班學士也。性於莊，燕居容服不少惰。所居雖傳舍，一日必葺。時貴宴飲，或蓬首裸袒，彥能在坐則肅然。保大末，卒。年六十八。子衍，字元賓，後主時，用蔭為秘書郎，集賢校理，直清暉殿，闕中外章奏。游簡言，字敏仲，建安人。父恭，吳郡部員外郎。知制誥。簡言少孤力學，起家秘書省正字。烈祖鎮金陵，以為戶曹參軍。典元帥府書檄，遷觀察推官。烈祖代吳，為中書舍人。元宗嗣位，遷禮部侍郎。貞介不附權要。元宗雅重其為人，命判中書省兼吏兵二部選事。裁抑僥倖，憎疾者衆。選人邵唐試判不中，上書言：『簡言父恭常為鄂州杜洪掌書記，洪獎成朱溫篡弒，恭預其謀。簡言逆臣子，當斬。』元宗怒，唐挾私忿，謗流饒州。及淮南交兵，吳越亦伺釁攻常州，執團練使趙仁澤歸錢唐。仁澤不屈，吳越王扶其口至耳。方議遣使詰責吳越，羣臣畏懼莫敢往。元宗乃命簡言，簡言獨不辭。請其子遜為千牛備身，將發，拜中書侍郎，未出境，召還。及遷都豫章，立吳王為太子，留都監國。命簡言為輔，簡言力辭，言久備近臣，不忍去。惟惟，元宗嘉其一心事主，無微後福意，即從其請，更用嚴續。而後主亦由是賢之。拜吏部尚書，知省事。簡言親治簿書，樞實嚴峻，人或以事請託，必固違拂，雖直亦不得申。議者譏其太過，拜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疾已篤不及視事卒年五十七諡曰宣靖。王會廬江人本名安少事吳武王為親兵王常臨戰升高家望敵會捧唾壺侍側左右皆注目前視忽有卒持稍徑趨王莫能禦者會置壺於地引弓射之一發而殛徐納弓破中復捧壺立色不變王喜撫其背曰汝器度如此他日必富貴積功至袁州刺史烈祖代吳用為百勝軍節度使虔州與嶺南地接南漢使者往來節度使常燕勞間遣而會故名犯漢祖諱乃賜今名昇元五年卒年七十三

張居詠仕吳為門下侍郎昇元元年烈祖以居詠為中書侍郎與張延翰李建勳皆同平章事未幾表請烈祖復姓進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居詠淳靜寡言為人長厚於朝廷無所表見元宗立能為鎮海軍節度使未幾卒賜號順天翊運功臣特贈太子太傅上柱國清河郡開國公諡曰懿

張延翰字德華宋州睢陽人故唐末仕陝州司馬從父慎思權徐州留後延翰往省之告以北方將亂欲避地江淮以存宗祀慎思是其言慨然遣之入吳為鹽城令有治績烈祖以平章事領江州表延翰為江州觀察巡官通判軍府事烈祖代吳入為侍御史判臺事張宣為左街使恃功驕暴延翰廷劾之彙強屏跡進禮部侍郎自以起疏遠遭時被知得盡己才感慨自奮時未設貢舉士有獻書論事者第其優劣選用烈祖悉以委延翰號為精覈稱職兼選事務進孤貧不負權勢吏畏之如神明不敢為奸元宗輔政常謂人曰張君議論公正處事具有條理至於簿領無不明析周詳吾得傾心聽之由是六司綜領殆備治績卓然人望歸焉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延翰時年才五十餘而衆論猶以柄用晚屬疾亟復不能治事烈祖重其品以為國器方一意任之雖聞其有疾不許其去遣使勞問再三賜良藥旁午於道惜延翰竟不起卒年五十七贈太傅

述曰齊邱本學申韓之術以天資刻薄之人乃又專權樹黨挾智要君宜其旋起旋廢終至餒死或言周師欲取江南故齊邱以反間使其言失實前人已取之矣若彥能之高見卓識簡言之儒雅安詳會之勇敢有為居詠之小心謹慎延翰之內直外方皆無忝厥職全始全終洵一時之賢良哉

續唐書卷四十九

諸臣傳第十五

王崇文字光福合肥人父瑄事吳為百勝軍節度使崇文以門第選尚烈祖妹廣德公主為人厚重儒雅博綜經史出為歙吉二州刺史贛陵民尚氣喜訟以先止為佳素號難治崇文以法治之不少貸訟為衰息遷百勝軍節度使建州初平移鎮永安所在安輯民忘其亂福州之役雖為大將然罪在陳覺元宗置崇文弗問頃之移鎮廬州入為神武侍御統軍復出鎮鄂州治亦如初崇文自開國來三十年間出更藩任內典禁兵位兼將相終始富貴而平居衰衣博帶與士大夫譚宴風度蕭散時人重之臨武昌口方閱騎士於鞠場傍古屋數十間崩壞聲震數里聞者莫知所為崇文指揮使令訖事不失常度竟亦不問後主立上疏歷陳朝政或諫曰公名位既崇且屬勳舊違言買怨在古人不免況嗣君新立嫌開易生謂宜少默崇文不為止後主亦賜書褒之加中書令未拜卒

王彥偉蔡州上蔡人少為州軍校同光末諸郡多亂彥偉亦見禍思奮會同列六人者來與謀曰四郊恂恂能者得富貴我輩不可後人彥偉許諾給曰今夕吾直府中公等可持兵來吾亦裹甲為內應既夜六

人者如約至，查侍伏劍盡斬之，持其首叩帳門，告刺史曰：姦盜竊發，幸伏其罪矣，請公亟號令以安衆心。刺史驚喜而出，查侍又斬之，乃委罪於六人，自領州事。大兵來討，查侍自計不能守，匿妻子於郡舍，奉父母南奔。烈祖輔吳，爲都押牙，歷和州刺史，始遣開使迎妻子南歸，查侍有政績，善撫境內，以報最入拜天威統軍，自以發迹兇亂，於是務爲謹恪，烈祖嘉之，常升堂拜其父，及受禪，擢池州節度使，常夢錫自給事中，以直諫貶判官，查侍待之盡禮，如在朝時，人士稱之，居數年卒於鎮。

王建封，上元人，少從軍，以任俠曉勇知名，元宗取建州，建封爲先鋒橋道使，焚建州外郭，克之，王延政降，何敬洙功最著，建封忿曰：我縱火先登，諸軍乃能入，我功當第一，敬洙因推之，具以聞諸朝，第賞拜信州刺史，人皆多敬洙而薄建封，陳覺、馮延魯、魏岑攻福州，李宏義圍之，敗吳越援兵，福州援絕，危蹙且拔矣，而覺、延魯、岑各欲功在己，不相應接，偏裨莫肯用命，故未克，覺奏請建封濟師，建封率五千人會之，破福州版寨，入東武門，而建封亦與諸將爭功，遂斂兵先退，宏義乘之，軍復敗，遂潰而歸，元宗深銜建封，願方治覺等擅與師，未及治也，建封內不自安，元宗懼其作亂，召爲天威軍都虞候，付以親軍，建封遂泰然，恃恩僭侈，無復忌憚，戶部員外郎范冲敏疾魏岑、李德明、鍾謨用事，諫建封上書，歷誣岑等，請更用正人，元宗遂發怒，謂建封握兵柄，敢干國政，謀進退朝臣，其漸不可長，流池州，未至，殺之，冲敏棄市，岑見冲敏爲厲，請道士上章訴天，數月，岑竟死，建封本武人，不識文義，族子有著動植疏者，其載鶴事，誤寫鶴爲人，日鳥，建封據爲故事，每人口開筵，必首進之，聞者無不竊笑。

柴克宏，汝陽人，父再用，事吳有功，至德勝軍節度使，克宏以父蔭爲郎將，遷宣州巡檢使，初至，城懸皆淫，兒不治，吏云：自田頌、王茂章、李迺相繼叛，無敢爲守備者，克宏笑曰：豈有是哉，大加營繕，後吳越兵至，賴以得全，積功遷泗州刺史，罷歸爲龍武軍都虞候，好施予，不事產業，故家常窮空，然性豪舉，博奕縱酒，自若也，元宗自以唐後，規取中原，復舊業，羣臣多爲大言，以迎合主意，獨克宏未嘗一語及軍旅，人亦不以爲知兵，以故不遷，久之，出爲撫州刺史，會淮南交兵，吳越伺間侵常州，克宏乃請効死行陳，元宗嘉之，授右衛將軍，遣與袁州刺史陸孟俊同救常州，時精兵悉在江北，克宏所將羸卒數千，樞密副使李徵古給戈甲皆朽鈍，克宏言於徵古曰：卒已非素練，得器械堅利，尤可用，奈何所給若此，徵古嬖罵之，見者皆忿，克宏知徵古狂生不足較，怡然不少動，至潤州，徵古終不快，奏召克宏歸，以神武衛統軍朱匡業代之，克宏母自表子可爲將，徵古抑之，母又言克宏有父風，苟不勝任，分甘孳戮，元宗卒遣行，克宏率師至常州，徵古猶馳使趣其歸，克宏案劍曰：吾計日破敵，爾何爲者，必殺氏姦人也，命斬之，使者告以受李樞密命來，克宏曰：李樞密來，吾亦斬之，遂斬使者以徇，然後勒兵進，大破吳越兵於常州，斬獲甚衆，自保大來，克敵之功，莫先克宏者，拜奉化軍節度使，復上疏請援壽春，行至泰興，發瘡，數日卒，國人莫不痛之，諡曰威烈。

何敬洙，廣陵人，軀貌短陋，而趨捷有力，幼遇亂，吳楚州刺史李簡得之，給事左右，簡性殘忍，僕使有小過，率置之死，敬洙與其伍戲小廳下，有持簡所寶硯過者，顧曰：誰敢破此，敬洙時被酒，奮曰：死生有命，何爲不敢，奪硯擲石階上碎之，翌日，簡視事退，聞硯毀，詰主者，具以實對，即命擒之，至，皆謂必死矣，簡妻素奇敬洙，匿之堂奧，旬日，簡謂已逃去，亦置不問，會有烏逐簡而噪，避之輒隨，至，大怒曰：恨何敬洙不在此，敬洙善射，命中無所遺，故思之，語未畢，敬洙挾朱彈鐵丸，拜於前，起一發斃之，簡大喜，不復治毀硯事，有董紹顏者，善相術，簡使視諸子，曰：雖皆善，然無及公者，獨指敬洙曰：此奇相也，殆過公，簡由是益愛之，及長，用爲軍校，簡卒，事烈祖爲裨將，進天威軍都虞候，建州之役，爲行營招討步軍都指揮使，會查文徽進討，敬洙堅謂闔地僻陋，不足勞大兵，文徽開營之，不得已而行，及平建州，功最著，將以功推王建封，無吝色，拜楚州團練使，敬洙自以初事李簡於是州，尤自感勵，常微服游里巷，察民疾苦，有科調，輒先爲經畫，民不知勞，坐聽事與賓佐譚議，有訴事者，輒引入，親自剖析曲直，皆厭服而出，保大八年，楚州節度使馬希範來附，且乞師，元宗命敬洙援之，遷武昌軍節度使，周侵淮南，命武安軍節度使王遠領所部州入江南境，遠奉周詔行，且遣部將潘叔嗣爲先鋒，取鄂州長山寨，殺三千人，元宗命敬洙清野入保，敬洙格詔出城，除地爲戰場，曰：敵至，吾與兵民俱死於此，丈夫豈能備備閉門自守邪，會叔嗣自長山回戈襲明州，遠狼狽而去，人重其決，加鎮國將軍中書令，後主嗣位，以病足乞解官，授右衛上將軍，封芮國公，致仕，給金俸，列門戟，四年二月卒，年七十七，廢朝三日，贈鄂州大都督，左衛上將軍，諡威烈。

劉崇俊，字德修，楚州山陽人，祖全，父仁規，世典濠州，仁規苛虐，崇俊繼之，盡反仁規之政，人懷其惠，數年，漸專恣不法，多畜不逞，使過淮，劉掠獲美女良馬，以自奉，元宗升濠州爲定遠軍，因拜崇俊節度使，以其子節尚太寧公主，然元宗亦惡其爲人，會壽州姚景卒，崇俊厚賂權貴，求兼領壽州，元宗陽若不解其意，命移鎮壽州，而遣楚州刺史劉查貞馳入濠州代之，崇俊自悼失計，頗革心循法度，未幾病卒，年四十，贈太尉，諡曰威。

劉查貞，兗州中都人，父信，事吳，積功至鎮南軍節度使，莊宗滅梁，遣諫議大夫薛昭文使闕，假道洪州，信宴勞之，謂昭文曰：皇帝知有信否，昭文曰：主上新平河南，未知公名，信曰：漢有韓信，吳有劉信，一等人也，因指牙旗，舉酒屬曰：幸而中此，願爲我飲，一發中之，烈祖受禪，以舊故贈太師，第四子查貞，以父任爲大理評事，遷屯田員外郎，父喪起服，將軍連刺海，楚二州善騎射，矢不虛發，軍中號曰劉一箭，更事亦以強濟見稱，遷濠州節度使，移壽州，始贖貨自殖，市肆不問貧富，概出資助之，而收其贏，州有安豐塘，溉田萬頃，以故無凶歲，查貞託以浚城濠，決水入濠中，民田皆潤，而督賦益急，皆賣田去，查貞擇其膏腴，以下價售之，乃復濬塘水如初，歲入不可勝計，時朝廷用事者多貪墨，查貞廣賂道以救弊，於是魏岑等雖然推其爲一面長城，在位久，疑當受代，輒妄造邊遊，以因其位，久之，入爲神武統軍，周師侵淮南，拜北

面行營都部署帥三萬人援壽州。次來遠鎮。兵車旗幟。其數百里。戰艦衝尾。敵淮而上。周將李穀慮師斷浮橋。腹背受敵。燒營退保正陽。彥貞雖名將子。生長富貴。不練兵事。神將武彥暉。張延翰。成師。明皆副將。無器略。見周師退。以為怯。追之惟恐不速。戰士未及朝食。即行以進。遇周將李重進。掠正陽東。彥貞置陳橫布。拒馬聯貫。以鐵繩維之。刻木為猛獸。擡擊狀。飾以丹碧。立陳前。號健馬牌。又以革囊貯鐵蒺藜。布於地。周兵望而知其怯。一鼓而戰。彥貞大敗。師等皆被擒。彥貞死焉。淮南喪地千里。其敗實自此始。彥貞雖死。王事不與也。交泰元年。贈中書令。諡曰壯。不錄其孤。

邊鎮。昇州人。少事烈祖。為通事舍人。以明敏稱。保大初。循州張遇賢度嶺。裴度州節度使賈浩閉門登陣。不敢出。遇賢據白雲洞。衆十餘萬。元宗遣洪州營屯都虞候嚴思率所部討之。鎬為監軍。度有書生白昌裕。沈密有謀。鎬引與定計。刊木開道。襲白雲洞。賊衆遂潰。其裨將李台執之以降。策功。遷洪州營屯諸軍都虞候。保大二年。查文徽以樞密副使出帥伐建州。鎬為行營招討。洪撫。饒。信。歙等州諸指揮都虞候。從文徽行。然衆才數千。戰敗退舍。元宗聞之。遣何敬洙。祖全恩。姚鳳來援。敬洙與鎬進兵奪其險要。自崇安進次赤嶺。與建兵方相持。為背水陣。文徽使驍騎出建兵之後。與敬洙。鎬夾擊。大敗。破之。遂取劍州。降王延政。鎬又取鎮州。事平。諸將皆爭功。鎬獨無一言。七年。楚馬氏兄弟相攻。希萼雖勝而尤無道。元宗知楚難方殷。以鎬為信州刺史。領屯營兵。兼湖南安撫使。駐袁州萍鄉。有警許便宜從事。楚人果復廢立。鎬自萍鄉帥師入潭州。遷馬氏之族及文武將吏於金陵。遂拜潭州節度使。南漢將潘崇徹攻郴州。鎬出兵爭之。敗績。遂失郴州。未幾而孫朗之亂作。朗故奉節軍校也。初成師。朗來歸。以其所部為奉節軍。從鎬入楚。屢給薄於楚之降卒。偶語怨望。而糧料使王紹顏。每給料。輒剗削之。朗欲殺紹顏。紹顏匿園下得免。官屬請斬紹顏以謝將士。鎬不聽。朗乃謀殺鎬及紹顏。夜率所部焚府門。火輒不發。良久。傳漏者覺之。以告鎬。鎬出牙兵與朗。亟令吹角以亂之。朗等以為將旦。斬關奔朗州。盡以潭州虛實告朗。言久懷叛志。得朗言大喜。遣其將王達。周行逢來攻長沙。時部下多稱言忠順。鎬不為備。及言兵已拔益陽。遂夜遁。竟喪楚地。遂削官流饒州。他將乘城者皆斬。湘中謠言馬去不用鞭。至是而驗。十四年。周師入犯。齊王景遂為元帥。出兵援壽州。起鎬為大將。戰敗被執。周主命為右千牛衛上將軍。及割淮南諸盟。乃歸鎬。元宗置而不。用。後卒於金陵。

朱匡業。廬州舒城人。父延壽。吳奉國節度使。以疑忌誘誅之。匡業時尚幼。嗜酒使氣。烈祖輔吳。拔為軍校。積功至諸軍都虞候。昇元中。出為歙州刺史。有政績。改建州留後。還朝。授神衛統軍。周倭淮南。中外震駭。盜多竊發。以匡業為內外巡檢使。嚴而無私。犯令無所貸。四郊肅然。夜戶不閉。正陽喪師。朱元叛。元宗議親征。召匡業及統軍劉存中問方略。匡業對曰。運數之興。天地將助。大事將去。雖英雄亦無如之何。存中從勞費之。元宗怒。貶匡業撫州團練使。流存中饒州。後主襲位。召拜神武統軍。加中書令。卒。子崇俊。

貌陋而善騎擊。馳突若神。早卒。述曰。崇文氣度雍容。彥守宅心仁厚。建封粗鄙而輕舉。克宏豪俠而功高。敬洙強毅而果敢。崇俊恣肆而寡謀。彥貞貪陋而致敗。鎬輕躁而喪地。諸臣之忠佞自見也。匡業言雖獲戾。心亦無他。與世之阿諛逢迎者異矣。

續唐書卷五十

諸臣傳第十六

常夢錫。字孟圖。扶風人。岐王李茂貞不貴文士。故其俗以狗馬馳射博奕為豪。夢錫少獨好學。善屬文。累為秦。隨諸州從事。茂貞死。子從儼襲位。承制補寶雞令。長興初。從儼入朝。以夢錫從。及鎮汴。為左右所譖。遂南奔。烈祖輔吳。召置門下。薦為大理司直。隨至金陵。改觀察推官。及受禪。擢殿中侍御史禮部員外郎。益見獎遇。遂直中書省。參掌制詔。進給事中。時以樞密院隸東省。故機事多委焉。夢錫重厚方雅。多識故事。數言朝廷因楊氏霸國之舊。尚法律。任俗吏。人主親決細事。繁碎失大體。宜修復舊典。為後代法。烈祖納其言。元宗在藩邸。有過失。夢錫盡言規正。無所撓。始雖不悅。終以諒直多之。及即位。首召見慰勉。欲用為翰林學士。而以不附宋齊邱。故坐封駁制書。貶池州判官。及齊邱罷。召為戶部郎中。遷諫議大夫。卒。以表裏。夢錫終日論諍。不能勝。能宣政院。猶為學士如故。乃稱疾縱酒。希復朝會。鍾謨。李德明分掌兵。吏諸曹。以夢錫人望。言於元宗。求為長史。以自重。除戶部尚書知省事。夢錫恥為小人所推薦。固辭不得。惟署

贖尾無所可否。延己卒。文致其間。門罪貶饒州團練副使。夢錫時以醉得疾。元宗憐之。留處東都。留守周宗力勸夢錫止酒治疾。從之。得少瘳。召為衛尉卿。改吏部侍郎。復為學士。交泰元年。方與客坐談。忽奄然卒。年六十一。卒後才逾月。齊邱黨與俱敗。元宗歎曰。夢錫生平欲去齊邱。恨不使見之。贈右僕射。益曰。康夢錫文章典雅。有承平風。歌詩亦清麗。然絕不喜傳於人。剛褊少恕。每以直言忤物。嘗與元宗苦論齊邱。置茲邪不可用。元宗曲為辨解。夢錫詞窮。乃頓首曰。大姦似忠。陛下若終不覺悟。家國將為墟矣。元宗不答。而心善之。及割地降號。公卿在坐。有言及周以為大朝者。夢錫笑曰。汝輩常言致君堯舜。何故今自為小朝邪。衆皆默然散去。每公卿會集。往往暗鳴大咤。驚其坐人。以故不為時所親附。然既沒。皆以正人許之。雖仇讎不敢毀也。

嚴績。字與宗。馮翊人。祖實。仕唐為江淮水陸轉運判官。徙家廣陵。父可求。為吳相。績年十餘歲。以父蔭補千牛備身。遷秘書郎。尚烈祖女。生長富貴。而性恭恪。歷兵部侍郎。尚書左丞。元宗即位。進禮部尚書。中書侍郎。時宋齊邱專國。公卿多附之。惟績持正不為屈。翰林學士常夢錫數言齊邱姦。元宗謂夢錫曰。吾觀大臣中。惟嚴績中立。然才短。恐不能勝其黨。卿宜助之。夢錫退。論旨於績。績善遇之。而不盡用其言。卒為黨人所排。夢錫罷官。院。績亦出為池州刺史。江文蔚揚言於朝曰。嚴績。國之勳戚。位在大臣。今以不附檢邪。橫遭斥逐。餘可知矣。於是羣黨迫公論。召還。復拜中書侍郎。兼三司使。已又出為奉化軍節度使。數年。仍入知尚書省。遂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割地後。能為少傅。元宗南遷。拜左僕射。使輔太子居守。後主立。改司空。同平章事。績自以肺腑。盡忠不貳。然寡學識。聽用多非其人。不能稱職。或作螃蟹賦以譏之。是時以軍興。百官政事。往往歸樞密院。績言多不見用。因求罷。拜鎮海軍節度使。周疾還都。已革。猶不亂。與客言論如平時。後主使內夫人問之。歷陳羣臣邪正。某當進。某當退。辭氣慷慨。不及其私。翌日卒。年五十七。諡曰懿。績以少貴。倦學。見輕同列。遂力教子弟。砥礪備業。子若孫舉進士者。累累不絕。晚歲尤屈身下士。壽春劉奐。性方直。績薦為監察御史。居舍人。時論善之。

張易。字簡能。魏州元城人。高祖萬福。唐金吾將軍。後徙萊州掖縣。性豪舉。尚氣。少讀書於長白山。又徙王屋及嵩山。苦學自勵。食無鹽酪者五歲。齊有高士王達。居海上。博學精識。少許可。易從之游。數年。入洛。舉進士。不中。昇元二年。南歸。授校書郎。大理評事。時方重赤縣。除上元令。元宗立。以水部員外郎。通判徽州。刺史。朱匡業平居甚謹。然醉則使酒。陵人果於誅殺。無敢犯者。易至。赴其宴。先已醉。就席。酒甫一再行。鄉杯推案。攘袂大呼。詬責鋒起。匡業尚醒。愕然不敢對。惟曰。通判醉甚。不可當也。易覲。語自若。俄引去。匡業使吏掖就。自是見易加敬。不復敢使酒。郡事亦賴以濟。太弟景遂初立。高選官僚。召為贊善大夫。景遂召飲。以玉杯行酒。因與坐客侮玩。至易。忽大言曰。殿下有重寶。輕士之意。何邪。抵於柱礎。碎之。坐皆失色。景遂不以為忤。待之益厚。遷刑部郎中。判大理寺。周師南侵。時江淮久安。人不知戰。師徒屢北上。

下震恐。易獨揚言朝路曰。國家被山帶海。守奕世之業。昔者夫差以無道之兵。威陵齊晉。孫權以草創之國。勢逼曹劉。今若上下并力。敵何足畏哉。元宗聞而異之。召使宿直禁中。議事。然亦不能用也。陳覺。李徵古。方用事。朝野側目。易一日退朝。歎曰。吾忝廷尉。職誅邪孽。當手斃二豎。以謝曠官。似以吳越犯邊。出為宣。徵招諭使。判宜州。前刺史方築州城。役徒數萬。一切罷遣之。曰。自守者弱。遠圖者強。何以城為。吳越聞之。懼服。不敢復犯。後主封吳王。召易為吳王司馬。東宮建。又為左庶子。後主即位。遷左諫議大夫。復判大理寺。尋乞解大理。改勸政殿學士。判御史臺。采武德至寶歷君臣問對及臣下論奏骨鯁者七十事。為七卷。曰諫奏集。上之。注太元未成。卒。年六十一。

張義方。不知其所以進。烈祖代吳。用為侍御史。義方既就職。即上疏曰。古之任御史者。非止平獄訟。肅班列也。有怙威侮法。棄忠賊義。樹朋黨。蔽聰明者。得以糾彈。至於人主好游畋聲色。說奢侈佞媚。實非功。謂非罪。得以論諍。使諸侯不敢亂法。百司不得盜權。則御史為不失職。今文武材行之士。固不為乏。而貪墨陵犯。傷風教。乘仁義者。猶未革心。臣欲奉陛下德音。先舉忠孝節廉。請頒爵賞。然後繩糾乖戾。以正典刑。小則上疏論列。大則對仗彈奏。臣每痛國家之敗。非獨人君不明。蓋官卑者畏罪而不言。位尊者持祿而不諫。上下苟且。至於淪亡。今臣誠不忍忘君親之義。有所不盡。惟陛下幸赦之。疏奏。烈祖大加稱賞。制曰。孤始任義方。以風憲。乃能力振朝綱。辭皆諷切。可宜示朝野。賜義方衣一襲。以旌直言。義方始名元達。烈祖方倚以肅正邪。取前朝王義方名。以易之。故義方得盡忠焉。後以誤餌丹丸病卒。

蕭儼。廬陵人。甫十歲。以童子擢第。及長。授秘書省正字。烈祖初。歷大理寺。除刑部郎中。以平允稱。昇元格。盜物直三緡者。處極刑。時豪民甲。曝衣篋庭中。俄失去衣。服直數千。疑鄰民乙竊之。白邑令。誣服為盜。詰其賊。則云。市中。蓋不勝楚掠也。已將行刑。呼冤。長吏具以聞。烈祖命儼覆案之。儼受命。卒不得其要。領。因齋沐禱於神。翌日。忽雷雨自西北起。至甲家。震死一牛。剖腹得所失衣。服。固牛所噉。猶未盡潰也。遂赦乙。而儼聲大著。烈祖晚服金石藥。多暴怒。近臣數被誣罰。宜徽副使陳覺不自安。稱疾在告者數月。及聞遺詔。即以其日造朝。儼劾奏覺傾耳私室。以幸禍變。宜重置於法。不報。烈祖輔與。設法禁以良人為賊。至是。馮延巳。延魯。欲廣置妓妾。輒矯遺制。稱民貧。許賣子女。儼駁曰。昔延魯為東都判官。已有此請。大行以訪臣。臣對曰。陛下納施之初。出庫金贖民。孰不歸心。今實運中興。人仰德澤。奈何欲使鬻子女。資豪家。役使乎。大行以臣言為然。將罪延魯。臣曰。此但智識淺陋耳。非有他也。罪之且塞言路。大行乃斜封其妻。抹三年持入宮。願求之宮中。既而果得延魯。奏會大臣。方以豪侈相尚。利於廣聲色。因共謂遺制已宣。行不當追改。遂已。元宗初。以國讓諸弟。羣下持不可。乃以齊王景遂為諸道兵馬元帥。燕王景遂副之。宣告國中。以兄弟相傳之意。儼極諫。謂夏殷以來。天下為家。父子相傳。不易之典也。景遂亦固讓。不敢當。然元宗意愈確。不之聽。江文蔚。韓熙載。與太常禮儀。議烈祖稱宗。儼獨建言。帝王已失之。已得之。謂之反。

正。非己失之。自己復之。謂之中興。中興之君。廟宜稱祖。先帝與已墜之業。不宜屈而稱宗。文蔚亦以儼議。爲當。遂用之。保大二年。元宗欲傳位於遂。下詔命總庶政。惟魏岑。查文徽得奏事。餘非特召不得對。儼上疏力爭。會宋齊邱。賈崇皆以爲不可。遂收所下詔。其後元宗於宮中作白尺樓。召近臣入視。皆歎其宏麗。儼獨曰。比景陽但少一井耳。元宗怒。貶爲舒州判官。孫晟爲節度使。遣州兵給儼。實防衛之。儼謂晟曰。僕以言獲罪耳。願命之日。君持異議。幾危社稷。君之罪不重於僕乎。反見防。何也。晟慚。即撤去。俄召還。爲大理卿。後主嗣位。數與僕作奕棋。儼入見。作色投局於地。後主大駭。詰之曰。汝欲效魏徵邪。儼曰。臣非魏徵。陛下亦非太宗矣。後主爲能奕。及國亡。儼以老病歸鄉里。杜門數年卒。年七十五。

述曰。夢錫才學優長。積性度嚴正。言論侃侃。不附私黨。中主業已深知。而屢加貶黜。使不得大展勳猷。何邪。二張與儼。皆直言骨鯁之臣。足爲朝廷生色矣。

續唐書卷五十一

諸臣傳第十七

江文蔚。字君章。博學工屬文。長與中舉進士。爲河南府館驛巡官。坐秦王重榮事奪官。南奔。烈祖輔吳。用爲宣州觀察巡官。歷比部員外郎。知制誥。改主客郎中。拜中書舍人。時國家禮儀草創。文蔚撰述朝覲會同祭祀宴饗禮儀。遂爲一代紀綱。元宗嗣位。以文蔚知禮。宜蒞治山陵。命爲工部員外郎。判太常卿事。與韓熙載。蕭儼共加討論。稱爲精練。保大初。遷御史中丞。持憲平直。無所阿枉。馮延巳嘗圖與弟延魯。魏岑。陳覺。竊弄威福。及伐國敗績。詔斬覺及延魯。以謝國人。而延巳。岑。置不問。文蔚對仗彈曰。賞罰者。帝王所重。賞以進君子。不自私恩。罰以退小人。不自私怒。陛下踐阼以來。所信重者。馮延巳。延魯。魏岑。陳覺。四人。皆權自下倣。驟升高位。未嘗進一賢臣。成國家之美。陰狡圖權。引用羣小。陛下初臨大政。常夢錫居封駁之職。正言諫論。首羅譴逐。此其始也。奸臣得計。欲擅威權。於是有保大二年正月八日。敕公卿庶僚。不得進見。履霜堅冰。言者恟恟。再降御札。方釋羣疑。御史張緯論事。忤傷權要。其貶官。敕曰。罔思職分。傍有奏論。御史奏彈。尙爲越職。況非御史。孰敢正言。嚴續國之賊里。備位大臣。不附奸險。尙遭排斥。張義方上疏。

僅免嚴刑。自是守正者得罪。朋邪者信用。上之視聽。惟在數人。雖日接羣臣。終成孤立。陛下深思遠慮。始信終疑。復常夢錫有密。擢蕭儼侍從。授張緯赤令。羣小疑懼。與酷吏司馬正彝。同惡相濟。迫脅忠臣。高越之於盧氏。義兼親故。受其寄託。痛於陵。訴於君父。乃敢蔽陛下聰明。枉法竄逐。羣凶勢力。可以回天。在外者握兵。居中者當國。師克在和。而三凶邀利。迭爲前卻。天生五材。國之利器。一旦爲小人忿爭妄動之具。使精銳者奔北。傾運者死亡。殺帛甲戈。委而資寇。取弱鄰邦。貽讎海內。同列之中。有敢議論。則馮魏毀之於中。正彝持之於外。構成罪狀。死而後已。今陳覺。延魯。雖已伏辜。而魏岑猶在。本根未殄。枝幹復生。馮延巳善柔其色。才業無聞。濫恃舊恩。遂階任用。蔽惑天聰。傲怨歸上。高審知果朝宿將。墳土未乾。逐其子孫。奪其居第。使與羣議。將帥狐疑。陛下下以孝理天下。而延巳母封縣太君。妻爲國夫人。與弟異居。捨棄其母。作爲威福。專任愛憎。咫尺天威。敢行欺罔。以至綱紀大壞。刑賞失中。風雨由是不時。陰陽以之失序。傷風敗俗。蓋政害人。蝕日月之明。累乾坤之德。天生魏岑。道合延巳。蛇豕成性。專利無厭。通逃歸國。鼠奸狐媚。諛疾君子。交結小人。善事延巳。遂當樞要。而欺人主。孩視親王。侍燕喧譁。遠近驚駭。進俳優以取容。作淫巧以求寵。視國用如私財。奪君恩爲己惠。上下相蒙。道路以目。征討之柄。在岑折簡。幣藏取與。在岑一言。先帝卑官勤儉。陛下守之勿失。而岑營建大第。廣役丁夫。雙子之居。過於內殿。亭觀之侈。逾於上林。前年建州勞還。文徽入覲。西苑會燕。捨爵策勳。岑披猖無禮。狂悖妄言。與延巳用意多私。行恩不當。俾軍士懷恨怒之志。受賞無感勵之心。將校爭功。誼動京邑。奸謀詭計。誑惑國朝。致漳州屠害使者。福州遠拒朝命。百姓肝腦塗地。國家帑藏空虛。福州之役。岑爲東南面應援使。而自焚營壁。縱兵入城。使窮寇擊心。大軍失勢。軍法逗留畏懦者斬。律云。主將守城。爲賊所攻。不固守而棄去。及守備不設。爲賊掩覆者。皆斬。昨救諸將。蓋以軍威政令。各非己出。岑與覺。延魯。更相遠戾。互肆威權。號令並行。理在無赦。烈祖孝高皇帝。極風沐雨。勤勞二紀。成此慶基。付之陛下。比諸鄰邦。我爲強國。奈何賞罰大柄。肆奸宄之謀。軍國資儲。爲凶狡所散。昨天兵敗。統內震驚。將雪宗廟之羞。宜隨奸臣之肉。已誅二罪。未盡羣情。盡去四凶。方祛衆怒。今民多饑饉。政未和平。東有伺隙之鄰。北有窮強之國。市里訛言。遐邇危懼。陛下宜軫慮殷憂。誅鉅虺。延巳不忠不孝。在法難原。魏岑同罪異誅。觀聽疑惑。請行典法。以謝四方。文蔚將上疏。先具小舟載老母。以待左降。元宗果怒。貶江州司士參軍。而覺。延魯。以宋齊邱救解。復皆不死。延巳雖暫罷。旋復柄用。方宜延巳制。百官在廷。常夢錫大言曰。自麻雖佳。要不如江中丞疏耳。是時文蔚直聲震江左。傳寫彈文。爲之紙貴。逾年召還。外元建國以來。言事遇合。即隨材進用。不復設禮部貢舉。至是始命文蔚以翰林學士知貢舉。略用唐故事。放進士盧陵王克貞等三人及第。元宗問文蔚。卿知舉取士。孰與北朝。文蔚曰。北朝公薦私調相半。臣一以至公取才。元宗嘉歎。中書舍人張緯。後唐應順中及第。大銜其言。執政者又皆不山科第進。相與排沮。貢舉遂復罷。保大十年。卒。年五十二。諡曰簡。

李貽業，廣陵人。故唐平章事蕭從曾孫。父戴，唐末第進士，奔吳為起居郎，卒於官。因家廣陵。貽業，升元中為翰林學士。烈祖晏駕，大臣欲奉元敬皇后臨朝，命書侍郎孫晟草遺制。貽業奮然曰：「此必姦人詐為者。」大行皇帝嘗謂婦人預政，亂之本也。安肯自為厲階，且嗣君春秋已長，明德著聞，今何忽有此言？若果宣行，貽業當對百官裂之。會皇后亦不許。於是臨朝之議遂寢。元宗立，語貽業曰：「疾風知勁草，於卿見之。樊榭有加焉。」保大中，進兵部尚書。卒。諡曰簡。初，戴為人簡率，貽業又甚於父。平居頽然，不言是非。國有大議，必首斷之。尤好飲酒，常折簡招親友曰：「今夕佳月，能相過乎？」比客集，貽業已大醉，指壺符曰：「本用相待，酒與忽來自傾之矣。」其疏豁類此。

歐陽廣，吉州吉水人。保大中，薄游湖湘，時邊鎮下湖南，遂取桂州。廣策其必敗，詣闕上書曰：「臣近游潭州，伏見節度使邊鎮初非將材，遇逢聖代，加之任使，措置乖刺，大失人心，致奉節兵士乘夜大呼，共焚譙門，會明而遁。不然，幾至大變。是仁不足惠下也。明陵近在肘腋，竹不為虎，乃圖桂林，以取奔敗，是智不足謀遠也。與監軍使昌延恭不相協和，動輒疑阻，是義不足和衆也。堂堂幕府，空無賢才，是禮不足得士也。軍中號令，朝出暮更，是信不足使人也。五者無一長，考之前古，未或不敗。請擇帥濟師，以全境土，毋入不省及失湖南。」元宗思廣言，命授以官，執政請召試。廣言：「非人主尊賢待士之意，不肯就試。」乃授本縣令，亦辭不受而卒。蓋無愧骨鯁臣云。

喬匡舜，字亞元，高郵人。弱冠能屬文，以典贈稱。烈祖補吳用為秘書省正字，及開國，宋齊邱辟置幕中十餘年。歷大理評事，屯田員外郎，齊邱喜人諛己，而匡舜特率真，故雖賞其文藝，未嘗薦拔。烈祖獨知之，常詔公卿舉可親民者，意齊邱且舉匡舜，奏上，竟不及。烈祖明然，謂常夢錫曰：「吾不意其舍匡舜也。」夢錫與韓熙載素惡齊邱，每相語曰：「宋公誤識亞元，正可怪也。」久之，齊邱出鎮洪州，始表為節度掌書記。保大中，召為都部郎中，知制誥，進中書舍人。周侵淮南，諸將無功，元宗議親率六軍拒之。匡舜上疏諫，元宗怒，坐以沮國計，動人心，流撫州。然亦卒不能親行也。後主嗣位，復起為司農少卿，歷殿中監，修國史，給事中，兼獻納使。知貢舉，放及第樂史等五人，多久滯名場者。時稱得人。而少年輕薄子嘲之，謂之陳橋皮勝，遷刑部侍郎。老病乞骸骨歸，後主憫其貧，給俸終身。後主十二年卒，年七十五。諡曰貞。

張泌，事元宗為句容縣尉。後主嗣位，國事日非，泌憤之，上書數千言，略云：「我大唐之有天下也，造功自高，祖重熙於太宗，聖子神孫，歷載三百，不祚中否，烈祖紹興，大勳未集，肆我大行嗣之德，則休明降年，不永。襲唐祚者，非陛下而誰？臣惟國家今日之急務，一曰：舉簡大以行君道；二曰：略繁小以責臣職；三曰：明賞罰以勸善懲惡；四曰：慎名器以杜作威擅權；五曰：詢言行以擇忠良；六曰：均賦役以恤黎庶；七曰：納諫諍以容正直；八曰：究毀譽以遠讒佞；九曰：節用以行克儉；十曰：克己以固舊好；亦在審先代之治亂，考前載之興貶，纖芥之惡必去，毫釐之善必為，密取與之機，濟寬猛之政，進經學之士，退措克之吏，察遺言以廣

視聽，好下問，以開閉塞，斥無用之物，罷不急之務，此而不治，臣不信矣。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書曰：微戒無虞，罔失法度。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言人君者，必懼天之明威，遵古之令典，作事謀始，居安思危也。臣觀今日下民，期陛下之政治，如百穀之仰膏雨，願陛下勉強行之。臣死罪死罪，謹言。後主覽書大悅，優詔慰答，然亦未竟用其言，遂至於亡。

述曰：文蔚抗疏四囚，直言不諱，足以大快人心，宜乎傳寫彈文，一時紙貴也。貽業力沮監國，匡舜極諫親征，俱切中要害，無愧名臣。泌之指陳十事，筆罄千言，幾於痛哭流涕，即漢賈生之治安策，何以異是。其如後主之不用何哉。

續唐書卷五十二

諸臣傳第十八

盧文進，字大用，范陽人。仕明宗，至安州節度使。石敬瑭起晉陽，與契丹約為父子，文進少常事契丹，娶契丹女，為其平州刺史。明宗時，率衆數萬來歸，至是不自安，且本燕人，尚氣，不能屈於晉，乃決計歸吳。烈祖輔吳為齊王，將受禪，乃遣將祖全恩以兵二千陳於安州近境，俟文進出，殿之而至，拜天雄統軍，宣潤節度使，委任資佐，政績甚美。潤州市大火，文進使馬步使救之，益熾，文進怒，自出府門，斬馬步使，傳聲而火止。人皆異之。召還，以左衛上將軍兼中書令范陽郡王奉朝請，猶給藩鎮俸，居無何卒。馮延巳惡文進，文進亦以素貴不少下，及卒，乃誣以陰事，盡收文進諸子，欲籍其家。文進以女妻高越，越乃上書訟文進冤，指延巳過惡，詞氣甚厲。時延巳方用事，人頗壯之。元宗怒，以越屬吏，貶斬州司士參軍，而盧氏亦賴得全。文進在金陵，為客言，昔陷契丹，嘗獵於郊，進晝晦如夜，星象燦然，大駭，偶得一胡人問之曰：「此之謂箕日何足異，頃自當復，良久果如其言。」日方午也。又曾至無定河，見人懸骨大如柱，長可七尺，皆為異事云。李金全，其先吐谷渾人，事明宗為斷養，以戰積功至龍武節度使，罷歸，入晉，為安遠軍節度使，金全素黷

直。不耐煩劇。中門使胡漢榮貪戾用事。失軍民心。石敬瑭徵漢榮還京師。金全將護不遣。敬瑭疑金全有異志。乃以馬全節代之。召金全還。將有處分。金全懼。遣從事張緯奉表歸附。烈祖納之。命鄂州屯營使李承裕。段處恭帥兵三千仰金全。陳於城外。俟金全出。殿之。金全行之。泌州引領北望。涕泣而訣。承裕等違命。輒大掠城中。得金帛不可計。乃還。將安審羅道及於馬黃谷。處恭死於陳。承裕帥餘兵扼雲夢橋。復為審羅所敗。執而殺之。金全至。拜天威統軍。出為潤州節度使。李守貞以河中叛。漢來乞師。魏岑。查文徽。議宜為出師。劉查貞以攻取自任。元宗欲藉金全宿將威望。以為北面行營招討使。救河中。查貞副之。文徽為監軍使。岑為沿淮巡檢使。出師沐陽。次沂州。金全曰。諸君以河中在何處。而欲自此轉戰以前。形勢必不相及。徒為國生事耳。於是乃止。岑耀兵淮上。與諸將會食帳中。候騎告北兵數百並潤。皆麻弱。諸將欲掩擊之。金全下令曰。敢言過潤者斬。及莫。伏兵四起。旗幟蔽日。金鼓聲聞十餘里。諸將乃服。金全善料敵。逾月。退保海州。遂引歸。金全曰。吾全師而還。不得為無功矣。拜右衛聖統軍。領義成軍節度使。兼侍中。保大八年八月卒於金陵。年六十。多內寵。子女凡三十二人。元宗命少府監王仲連持節冊贈中書令。諡曰順。

皇甫暉。魏州人。初事明宗。為陳州刺史。契丹入中原。暉與棣州刺史王建俱南奔。元宗遣使其舟楫迎之。將至。念本亂卒。懼不為人所容。欲赴秦淮河求死。舟人急援出之。自言如履大石。入朝。歷欽州刺史。神衛軍都虞候。江州節度使。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周師攻淮南。為北面行營應援使。會劉彥貞。姚鳳。兵以行。彥貞舉動躁擾。人測其必敗。暉獨持重。部分甚整。士亦樂為用。周人頗憚之。及彥貞敗。死。暉退保清流關。周主親帥師盡銳攻壽州。而分兵襲清流。暉陳山下。周兵出山後邀擊。暉大敗。猶收兵且戰且行。入滁州。刺史王紹顏已委城遁。無所歸。方斷橋自守。周兵涉水逾城而入。執暉。風送壽州行在。見周主曰。吾力憊。欲暫坐。及坐。曰。欲暫臥。不俟命而臥。神色自若。曰。暉自率伍起兵。佐明宗。後率眾投江南。位兼將相。大小數十戰。未嘗敗。而今日見擒者。乃南北勇怯不敵耳。周主賜之馬及衣帶。數日創甚。暉不肯治而死。子繼勳。

繼勳。少從暉兵。開為軍校。以父死難。擢將軍。歷池。饒。二州刺史。以吏事稱。入為神衛統軍都指揮使。時諸老將多死亡。繼勳年尚少。且無戰功。徒以家世。遂拜大將軍。資產優贖。名聞甲第。冠於金陵。多蓄聲妓。厚自奉養。及宋師薄城。繼勳保惜富貴。無效死意。第欲後主亟降。聞諸軍敗績。則幸災見於詞色。偏裨有募死士夜出奮擊者。輒鞭而囚之。由是軍情忿恚。百姓切齒。自度罪惡日開。稀復朝請。後主召議事。亦辭以軍務不至。又內結傅詔使。一切閉塞。及後主登城。見宋師旌旗壘欄。始大駭失色。誘繼勳入宮。責其流言不用命狀。遂以屬吏。方出宮門。軍士雲集。樹刺之。頃刻而盡。

堅降焉。文徽即以兵付之。出奇磨擊。所向有功。及馮延魯攻福州。堅亦在軍中。吳越援兵自海道至。沮漳不得登岸。延魯不知兵。急於破敵。欲斂兵誘而蹙之。堅諫曰。吳越兵進退俱不能。使得平地。必致死力。豈復可勝。延魯曰。吾自擊之。無預君事。吳越兵得平地。果不可制。李宏義兵自城中出。盡銳夾擊。延魯大敗。棄軍遁。堅力戰以死。時有長劍都指揮使孫謙。金陵人。隨伐閩。援兵不至。亦戰死。延魯雖貶。而其黨方盛。故死事多不錄。哀哉。

陳誨。字巨訓。建安人。始生數月。即能馳走。父異之。因名之阿鐵。及長。矯捷有勇力。時人呼為陳鐵。事閩王延政。為將。保大初。元宗遣將攻建州。傳其城。數出挑戰。先鋒橋道使王建封克外郭。擒誨將斬之。已解衣伏鎖。忽脫身絕馳。追者數十百輩莫能及。自歸於大將查文徽。文徽駭異。用為戰掉指揮使。領故部曲。從攻福州。馮延魯敗走。諸營皆潰。死者萬計。委軍實戎器不可勝數。誨獨殿後。收所棄金帛二十萬。以歸。文徽鎮建州。誨為建州刺史。謀者告吳越成兵。乘福州遁。誨暗而貪功。即率誨俱進。誨與戰。艦入閩江。適秋雨。江水暴漲。一夕七百里。抵城下。與吳越水軍遇。遂戰於江中。誨素善水。投入江。擊吳越樓船沈之。仍以木作蛟龍形。湧於江面。吳越兵驚潰。乃大敗之。擒其將馬先進。葉仁安。鄭彥華。始知福州未嘗有變。城中多誨親故。方遣開使招之。文徽勒步騎繼至。福州偽迎。文徽傳令入城。誨以所聞告。且曰。僕閩產也。豈不能料閩人之情。閩人寡信。未可速進。宜先立寨整衆。俟所招親故來。得其實。徐圖之。文徽曰。狐疑生變。乘機據城。上策也。應兵遽入。誨料其必敗。植旗鳴鼓。列兵江干。以須之。文徽入。果被執。誨全軍還劍州。獻馬先進於金陵。釋鄭彥華。用為將。福州兩交兵。皆大敗。塗地。誨在兵間。獨有功。號名將。遂遷建州節度使。兼侍中。訓兵積穀。隱然為大鎮。常破福州兵於南臺江。軍聲大振。由是朝廷委以南方。而名其軍曰忠義。周師入淮。誨遣子德誠率鎮兵赴難。誨在鎮十餘年。多薦舉儒學。甄升將校。時議多之。後主二年六月。誨引疾求罷。朝論難其代。乃以其弟誨為留後。召誨還都。後主親臨其第。視問慰勞。是年七月。卒。封閩國公。諡忠烈。閩之亂。士民幾殲焉。惟誨之宗族益盛。子弟悉至顯官。當世無不榮之。德誠少好學。才兼文武。有詩名。周師南侵。元宗遣潘承祐詣泉。建募驍勇。承祐奏言。陳誨子德誠。有才略可用。因命德誠引卒數千赴壽春。時諸將戰多不利。惟德誠出入堅敵。未嘗少挫鋒銳。班師日。特旌其軍曰百勝。以榮之。擢和州刺史。有政績。後與叔父謙繼領建州節度。世稱其有父風云。

林仁肇。建陽人。剛毅多力。身長六尺餘。姿貌偉岸。文身為虎。事閩為神將。軍中謂之林虎兒。與陳鐵齊名。閩亡。未有所遇。會周師攻淮南。元宗遣使至建州募勇士。潘承祐薦之。拔為將。率偏師援壽州。攻城南大寨有功。又破濠州水寨。擢淮南屯營應援使。時周人正陽浮橋初成。扼援師道路。仁肇率敢死士千人。以舟實薪芻。乘風舉火焚橋。周將張永德來爭。會風回。火不得施。勢少却。永德鼓譟乘之。遂敗。仁肇獨乘一馬為殿。永德引弓射之。壓將中。仁肇輒格去。永德驚曰。此壯士。不可逼也。遂舍之歸。及割地。元宗以為潤

孟堅。始事閩王延政。為建州裨將。驍勇多智略。延政與議有隙。堅知其必敗。保大初。查文徽討王氏之亂。

州節度使徙鄂州。又徙南都留守。仁肇密言於後主曰。宋淮南諸州。戍守單弱。而連年出兵。滅西蜀。平荆湖。又取嶺表。往返數千里。師旅罷敝。此在兵家。為有可乘之勢。請假臣兵數萬。出壽春。渡淝。據正陽。因其思舊之民。累年之粟。復取淮甸。勢如轉丸。兵起日。請以臣舉兵外叛為名。事成。國家享其利。不成。族臣家。以明陛下不預謀。後主懼而不從。時皇甫繼勳。朱令賢掌兵柄。忌仁肇雄略。謀有以中之。會朝貢使自宋回。擁使言仁肇密通於宋。已為築大第。并縣其畫像。以待其至。後主聞之。不知其行間也。使人持祝往毒之。仁肇少病風。口氣常臭。醫云。肺掩不正。及遇脫。家人怪其不臭。俄卒。初仁肇尤為陳喬所器重。至是喬歎曰。國勢如此。而殺忠臣。吾不知所稅駕矣。傷悼者累日。

述曰。文進。金全及。陳以。北人歸南。宜徵秦績。而文進折簡下士。金全料敵全師。陳舍生取義。皆以忠蓋報國。可謂完人矣。堅。海。仁肇。皆閩之故將。先後來歸。効功軍旅。或以驅場効命。或以忠義善終。或以反間致死。而全歸則一也。陳子不肖。誠為可惜。豈若海子披堅陷陣。克振家聲哉。

續唐書卷五十三

諸臣傳第十九

陳喬。字子喬。廬陵玉筍人。父濟。事吳為翰林學士。烈祖代吳。進兵部尚書。喬幼敏悟。文辭清麗。事親以孝聞。潯歿。收恤族黨。均財給之。親疏靡間。以蔭授太常寺奉禮郎。烈祖甚器重之。遷屯田員外郎。中書舍人。保大末。淮南兵興。元宗憂盛不知所為。陳覺。李徵古請以宋齊邱攝政。元宗乃召喬。掌詔。如覺。徵古所請。喬請對。排宮門入見。泣曰。陛下既署此。則百官朝請。皆歸齊邱。尺地一民。俱非陛下有。陛下縱脫屣萬乘。獨不念中興大業之艱難乎。讓皇幽囚丹陽宮。陛下所親見也。他日垂涕求為田舍翁。不可得矣。元宗愕然曰。微卿。幾落賊人轍中。引喬入見。后及諸子曰。此忠臣也。及齊邱黨與皆斥。喬與齊邱素善。獨得不坐。遷都豫章。以喬輔太子。留金陵。後主嗣位。歷吏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樞密副使。遂以門下侍郎兼樞密使。貶制度。改右內史侍郎。兼光政院使。輔政。喬風度淹雅。小心守法。時舉歸之。宋遣使徵後主入朝。後主欲往。以喬為介。喬曰。往必見留。如社稷何。後主懼見伐。喬曰。陛下不得已。當以臣為解。後主由是連年不朝。皆喬為之主也。及兵圍金陵。宋遣進奉使江國公從。從授指。欲後主自歸。且命曹彬緩攻以俟之。喬堅

續唐書 卷五十三 諸臣傳

四六三

持不可。劉澄以潤州降。後主方惶惑。欲置其家不問。喬憤切曰。人臣受重寄。乃開門延敵。此豈可容。悉取其父母妻子斬之。常語後主。勢難迫感。臣節故不墮也。及城將陷。後主自為降款。命喬與清原郡公仲寓詣曹彬。喬持款歸府。投承密中。復入見。自古無不亡之國。降亦無由得全。徒取辱耳。臣請背城一戰而死。後主握喬手。涕泣不能從。喬曰。如此。則不如誅臣。歸臣以拒命之罪。後主又不從。乃製手去。至政事堂。召二親吏。解所縛金帶與之曰。善藏吾骨。遂自殺。二吏微楊瘞之。金陵平。家人謀改葬。求尸不獲。或見一丈夫衣黃半臂。舉手障面。及發瘞。如所見。咸以為喬魄不泯云。

潘佑。幽州人。祖貴。事劉仁恭為將。守光殺之。父處常。脫身南奔。事烈祖為散騎常侍。佑生而氣宇孤峻。閉明苦學。不交人事。文章議論。見推流輩。陳喬。韓熙載交薦於元宗。起家秘書省正字。後主在東宮。開崇文館。以招賢。佑預其間。及嗣位。遷虞部員外郎。史館修撰。議納后禮。援據稱旨。遷知制誥。召草勅南漢。書文不加點。後主嘗賞。遷中書舍人。每以潘卿稱之。而不名。佑喜老。莊家言。常作文一篇。以擬莊周。後主十二年。更官名為內史舍人。初與張洎親厚。及俱在西省。所趨既異。情好頓衰。每歎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時朝廷日衰削。用事者充位無所為。佑憤切。上疏極論時政。歷詆大臣將相。詞甚激訐。後主雖數賜手札嘉歎。終無所施用。佑七疏不止。且請歸田廬。乃命佑專修國史。悉罷他職。而佑復上疏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臣乃者繼上表章。凡數萬言。詞窮理盡。忠邪洞分。陛下力蔽姦邪。曲容諂僞。使國家惜惜。如日將莫。古有桀紂。孫皓者。破國亡家。自己而作。尚為千古所笑。今陛下取則姦回。敗亂國家。不及桀紂。孫皓遠矣。臣終不能與姦臣難處。事亡國之主。陛下必以臣為罪。則請賜誅戮。以謝中外。詞既過切。張洎從而濟之。後主遂發怒。以佑素與李平善。意佑之狂直。多平激之。而平又以建白造民籍為諸臣所排。乃先收平屬吏。并使收佑。佑聞命自殺。年三十六。徙其家饒州。處士劉洞賦詩弔之。國中人人傳誦。為泣下。

廖居素。將樂人。歷仕烈祖。元宗。為人堅正。不為當國者所喜。困校書郎二十年。始得大理司直。後主嗣位。稍遷至瓊林光慶使。檢校太保判三司。後主屏昏。而羣臣方富貴。國益削。居素獨慷慨。諫。冀後主一悟。終不見聽。乃閉門却食。服朝衣冠。立死井中。已而得手書於篋。曰。吾之死。不忍見國破也。徐錯為文弔之。以比伍員。屈原。賈江。李觀為之傳。

孫晟。高密人。初名鳳。又名忌。篤學善文辭。尤工詩。少舉進士。如洛陽。時進士類修邊幅。尚名檢。晟舉狀。宕。不蹈繩墨。遂棄去。渡河客趙。魏開。莊宗建號。以立庶革為相。革雅知晟。辟為判官。遷著作佐郎。天成中。復為宋守殿判官。守殿伏誅。晟亡命至正陽。未及渡。追騎奄至。疑其狀偉異。視之。晟不顧。坐淮安岸。捫腹。衣齧。追者乃舍之。渡淮至壽春。節度使劉金得之。延與語。晟伴暗不對。授節。累日。忽謂漢淮南王安廟。金先使人伏神座下。悉聞其所語。送詣金陵。時烈祖輔吳。四方豪傑多至。晟口吃。造次不能道寒暄。坐定。

續唐書 卷五十三 諸臣傳

四六五

辨論風生上下古今聽者忘倦烈祖酷愛之使出教令輒令指遂預禪代秘計每入見移時乃出尤務謹密人莫窺其際烈祖受禪歷中書舍人翰林學士中書侍郎元宗立齊王景遂排之出為舒州節度使治軍嚴有歸化二卒求殺景不得遂刺死都押牙李建崇而逸景坐貶光祿卿元宗素重之不以爲罪累遷左僕射與馮延巳並相每部延巳悔前之卒先能保大十四年周師侵淮南圍壽州分兵破滁州擒皇甫暉江左大震以景爲司空使周奉表請得內附景見延巳曰此行當屬公然景若辭是負先帝也既行中夜歎息語其副禮部尚書王崇質曰吾行必不免然終不忍負永陵一坏土耳已而周人以樓車載景於壽州城下使招劉仁贍仁贍望見景或服拜城上景遙語之曰君受國恩不可開門納寇周主詰之景曰景爲唐大臣豈可教節度使外叛於是遣崇質歸而留景會暑雨班師景從至大梁館都亭驛遇朝會使班東省官後每召見必飲以醇酒問江南事景但言寡君實無二心周將張永德與李重進不相能倡言重進反金陵聞之以爲有閒可乘遣蠟丸書招重進重進上其書多斥瀆反閒之言由是發怒時鍾謨亦奉使在館俱召見責讓景正色請死無撓辭又問江南虛實終不肯對比出命都承旨曹翰護至右軍巡院飲之酒數酌輸起曰相公得罪請自盡景神色怡然整衣索笏東南望而拜曰臣受恩深謹以死報遂自盡從者二百人皆誅死於東廂國事元宗聞之流涕贈太傅追封魯國公諡文忠厚恤其家擢其子爲祠部郎中賜名魯嗣

劉仁贍字守惠淮陰洪澤人父金事吳爲濠州團練使長子仁規娶吳主女貴於其國仁贍其季子也性輕財重義略通儒術好兵書事烈祖歷黃袁二州刺史入爲龍衛軍都虞候拜武昌軍節度使元宗伐楚仁贍帥州師克巴陵撫納降附甚得人心未幾湖湘戍兵潰歸楚地復失上書者多謂周人有南侵之謀淮上石偶作人言元宗聞而惡之命斷其首時值亢旱長淮可涉民流入周城進殺之不能禁由是增修邊備以壽州最爲要害徙仁贍爲清淮軍節度使先是每歲淮水淺澗分兵屯守名曰把淺監軍吳廷紹以爲無事徒費糧糗能之仁贍力爭不可未及報而周師猝至州人大恐仁贍神氣閒暇部分守禦有若平常羣情乃安是時率兵拒周帥李穀者爲神武統軍劉彥貞殺戰敗退守正陽浮橋彥貞意其怯摩兵而進仁贍以爲敵也獨按兵城守而勸彥貞勿進彥貞不聽果敗死仁贍乃用周僞計破城南大寨斬獲無算周主至壽州則國之數匝徵丁夫數十萬備攻擊雲梯洞屋下臨城中數道進攻填壘陷壁晝夜不少休如是者累月鼓角聲震牆壁皆動援兵屢敗仁贍意氣彌壯周主在城下據胡牀督攻城仁贍素善射引弓射之箭去胡牀數步輒墮周主命移胡牀進前箭復遠數步而墮仁贍投弓於地曰天果不佑唐邪吾有死於此耳周主使人來言曰知公忠義但士民何罪又親臨城招之皆不從會暑雨周主乃還揚泰滌和舒斬諸州皆復固守周兵戍守澗口定遠亦皆破之江左幾復振而壽州之圍獨不解元宗遣齊王景遂以兵數萬來援列寨紫金山下仁贍出師殺周兵數百焚攻城洞屋甚衆周將李重

進兵力頗屈仁贍屢請乘機出戰景遂不許由是憤惋成疾其少子夜泛小舟渡淮謀紓家禍爲軍校所執仁贍命腰斬之監軍使周延構哭於中門又求救於仁贍妻薛氏薛氏曰崇諫幼子固所不忍然貸其死則劉氏爲不忠之門促命斬之由是士卒皆感泣誓以死守保大十五年周主復親征耀兵城北仁贍病甚已不知人副使孫羽遂詐爲仁贍書以降周主命昇仁贍至帳前撫勞嘉歎拜爲天平軍節度使兼中書令仁贍不受命而卒年五十八薛氏亦不食五日而卒時晝晦雨沙如霧州人皆哭偏裨及士卒自到以徇者數十人元宗聞而哭之備贈太師中書令諡曰忠肅加封衛王

述曰荷以拒命投綬佑以抗疏自盡居素以憂危沈井越以使臣守節寧死不撓仁贍堅守危城効忠殞命皆合聖賢所謂成仁取義雖死而凛凛然有生氣也仁贍既爲忠臣其妻亦爲烈女足以愧當時人臣之稽首馬前甘事二姓者矣

續唐書卷五十四

諸臣傳第二十

張彥卿不知其鄉里或以其名爲彥能保大末爲楚州防禦使周師南侵其鋒甚銳旬日間連破海泰二州及鎮海軍元宗下令命焚東都官寺民廬徙其民渡江周主親御旗鼓攻楚州自城以外皆已下發州民浴老鵝河遣齊雲戰艦數百自淮入江聲如震霆烈焰滔天彥卿獨不爲動及梯衝臨城鑿城爲窟室實薪而焚之城皆摧陷彥卿猶列陳城內誓死奮擊謂之巷關日暮轉至州麻長短兵皆盡彥卿取繩牀搏戰與兵馬都監鄭昭業等千餘人皆死之無一人生降者周兵死傷亦甚衆周主怒盡屠城中諸民焚其室廬然得彥卿子光祐不殺也元宗嘉彥卿忠詔贈侍中天長縣時升爲雄州刺史建武軍使易文授亦固守開楚州陷乃降

張雄或云姓李淮南人周侵淮南民自相結爲部伍以拒周師謂之義兵而雄所將最有功元宗命爲義軍首領及割地徙之江南歷袁汀二州刺史後主嗣位進爲統軍使仍守二州宋師入江南金陵危急雄謂諸子曰吾必死國難爾輩不從吾死非忠孝也諸子泣受命雄乃糾兵東下以救之至溧陽猝遇宋師

遂與宋將田欽祚戰。失利。與其子力戰俱死。不同行者。亦死於他陳。父子八人無生者。國人哀之。胡則不知其家世。保大末。為軍校。後主立。進為諸軍使。未幾。官江州指揮使。金陵陷。曹彬迫後主以手書。命郡縣悉以城降。書至江州。刺史謝資集將佐視之。謀納款。則獨憤形於色。亟出謂其下曰。吾屬世受李氏恩。安可負之。且都城久受圍。此書真偽不可辨。刺史不忠。欲污吾州。爾輩能從我死忠義乎。衆皆曰。善。乃率同列宋明德等。大譁入攻資。資懼。逃匿橋中。執而殺之。衆推則為刺史。號令肅然。莫敢不聽。則常從劉仁贍為壽州裨將。累年。盡得其城守方略。於是日夜閱丁壯。勒部伍。為堅壁死守計。宋命南面行營招安巡檢使曹翰攻之。城背江負山。樓櫓高險不可破。屢遣使招降。則誓死不從。圍城及三年。翰軍死傷者無算。詔書切責。會則疾革不能起。一日。則怒。妻人餽魚不精。欲殺之。其妻止之曰。士卒守城多年。暴骨滿地。奈何以一食殺士卒耶。乃舍之。是夜。妻人縋城走投翰。具言城中虛實。先是城西南。依險。素不設備。人引宋師攻之。城遂陷。衆猶巷鬪。雪涕奮擊不少退。翰軍猶多死。則僵臥牀上。翰執之。數其違命之罪。對曰。犬吠非其主。爾何怪也。即昇置木牀上。將殺之。俄死。腰斬其屍以徇。并殺宋明德。而墮其城。七尺。使後不可守。時宋右補闕張著被命。令江州。與翰偕行。既入城。翰軍士掠民家。民訴於著。著按法誅軍士。翰因發怒屠城。死者數萬人。取屍投江。流及井坎皆滿。因奏著擅殺罪。宋徒竄知饒州。民間貨貨鉅萬。翰悉取之。凡發大艦十餘艘。悉載金帛。置廬山。鐵羅漢象於上。號曰押綱羅漢。初宋祖以則並忠所事。聞江州垂破。遣使持詔諭救。拒命之人勿殺。使者至獨樹浦。大風斷渡。數日。比至。已無唯類矣。當翰攻城。莫能破。有善視地形者。言於翰曰。城形為上水龜。攻其腹脇則破矣。至是陷。從西南果城之脇云。

申屠令堅。山東人。少無賴。勇敢絕人。嘗漢開。常為盜。被獲。州郡繫械入獄。將至。遂路守吏曰。吾不死則為健卒。君等皆吾州鄉之人。吾與別。可飲數甌。以為永訣。時守者皆醉。因夜亡歸。會賊帥成師。明等掠淮。北乘至千餘人。令堅遂往。與官軍戰。殺傷無數。衆皆勇之。乃歸附金陵。保大末。禦周師於壽春。破城南。大若有功。擢神武都虞候。後主時。遷吉州刺史。吉州安福人劉茂忠者。為袁州刺史。茂忠本名微。或曰。劉微。乃漢武帝也。非人臣所得名。乃改焉。少亦為軍盜。會赦。書募盜為兵。茂忠出應募。且請擒盜自滿。乃詐亡命入盜中。自言工風雲占。盜信之。乃密約更為內應。悉擒無遺者。惟廬陵。鷓鴣洞賊帥吳先狡。有謀。且據巖險。不可捕。茂忠鞭二卒。使伴為得罪。奔先。示以鞭。先乃納之。月餘。斬先。其黨皆潰。州里慶之。呼為小劉侯射。積功為吉州兵馬都押牙。歷袁州刺史。金陵既破。令堅與茂忠兩人者。相約不以主存亡易節。誓死報國。前二年。令堅寐。則夢與人鬪。大呼而寤。乃聚侍婢歌舞。喧笑達旦。始能寐。至是。若與人搏擊於帳中者。逾時而卒。茂忠度不能獨奮。遂降。將行。悉播州縣軍與科斂文籍。所留田稅簿而已。哀人德之。茂忠微時。常有所持。劍將欲鬪。戰。必宿而鳴。即至殺戮。乃與潭帥戰。親持奮擊。前無堅敵。左右中者皆洞胸。

脇。殆百餘輩。因敗其膊。時遇陰。遂即加痛楚。至入宋後。疾作。臂不能舉。數日卒。周宏祚。舒州宿松人。父本。仕吳。為德勝軍節度使。宏祚其少子也。烈祖受吳禪。徐玠。周宗。輩率諸臣勸進。本時已老。又重念楊氏恩。不復與事。宏祚為門戶計。代署名上表。保大時。累官舒州刺史。周師大舉南侵。陷舒州。是時秦。斬。光諸州文武相繼奔降。宏祚獨慷慨不屈。赴水死。時人比之。稱紹死節焉。李延都。鄱陽人。元宗時。官漳州錄事參軍。會周師大舉南侵。攻城甚急。圍練使郭廷諤送款。令延都草降表。延都責以忠孝。不為其草。廷諤愧其言。然業已降。必欲得表。以兵脅之。延都投筆詬曰。大丈夫死耳。終不負國。為叛臣作降表。遂遇害。元宗聞之。悼惜良久。召見其子。命以官。鍾禧。字德林。隨兄懷建家豫章。尉辭教行。綽有時譽。起家藩府從事。與徐鉉。徐鉉兄弟游。累登臺郎。遷策賢殿學士。保大九年。為東都少尹。交泰時。齊王景達都督撫州。朝廷慎選僚佐。除觀察判官檢校屯田郎中。後主時。官勤政殿學士。未師入金陵。舊朝服坐於家。兵及門。舉族死之。禧工詩。有賦山。別知己與新鴻。諸篇盛稱於世。高彥。不知其家世。或云。女媧氏之後。去女為姓也。後主時。官池州刺史。已而入為將軍。金陵陷。百官多送款迎降。查獨與馬承信。承俊。率壯士數百巷戰。力屈而死。廖澄。順昌人。少負異才。偽梁開元二年。舉進士。連選不順。烈祖時。南奔。累官至大理寺評事。宋曹彬圍金陵。校書郎林特勸澄同降。澄歎曰。吾久仕唐。君臣之分。何可廢也。乃豫以身後事勸蒼頭。歸報城陷。從容更衣。仰藥而死。

朱令資。廬州舒城人。大將軍匡業從子。少從軍。椎額鷹目。趨捷善射。軍中號為朱深眼。積功遷至鎮南軍節度使。宋師圍金陵。後主召令資赴難。軍至湖口。與諸將謀曰。今為前進。則北軍據我後。上江阻隔。進未破敵。退絕餽餉。奈何。乃檄南都留守劉克貞赴軍。欲俟其至。便使拒湖口。及發而後。主危急。飛書督兵者。接踵令資不能守初議。乃與戰。擢都虞候。王暉乘流而前。自溇陽湖。編木為大筏。長百餘丈。大艦至容千人。將突下。斷采石。浮梁。會江水潤。舟楫艱阻。而宋師密樹長木於州渚間。若帆檣狀。令資疑有伏。不即進。比至虎蹲州。合戰。令資所乘艦尤大。建大將旗鼓。宋師舟小。聚攻之。先是令資創巨舟。實葭草。沃之以膏。名曰火油機。至是以火油縱燒。宋人不能支。會北風。反焰自焚。水陸諸軍十五萬。不戰皆潰。令資惶駭。投火死。糧米戈甲。皆焚無遺。煙焰不止者旬日。自是金陵外援遂絕。李元清。濠州人。周師侵淮南。元清父聚鄉里義士。裹紙為鎧。號白甲軍。與官軍同守濠州水寨。兵潰。徒金陵。元清趨捷善走。能及奔馬。常步入汴。洛刺事。後主嗣位。以吉州永新與湖南聯境。命元清為水新制置使。每數月。一託疾不坐衙。微服入湖南境。人無知者。敵人動息。元清常預知之。治境累年。邊陲寧安。先是夏賦。率貢見籍。民以變直折閱為苦。元清奏請納帛一疋。折錢一貫為定制。又常隨宜科率。民甚便之。歲

總諸科物十餘萬。數轉運入金陵。國用賴以少濟。南都失守。以故官起入汴。元清心不復仕。姓。因偽稱失明。召驗之。揮刃及頸。目不瞬。乃放歸潯州。卒。

趙仁澤。仕元宗為常州團練使。周人南侵。吳越乘間出兵攻常州。仁澤戰敗被執。歸之杭州。見吳越國主。不拜。責之曰。我烈祖皇帝中興。首與先王結好。質諸天地。今王見利忘義。將何面目入先王廟乎。吳越王怒。以刀抉其口。至耳。其相元德昭嘉仁澤之忠。以良藥傅瘡。後不知所終。

段處常。失其鄉里家世。保大中。為兵部郎中。周使淮南。元宗命處常浮海使契丹。乞援。處常為契丹陳利害甚辯。契丹雖通本國。徒持虛辭。利南方珠貝茶藥而已。至是了無出師意。而留處常不遣。處常怒其無信。誓死報國事。數面請契丹主。契丹主亦愧其言。優容之。以病卒於其地。

述曰。查卿以孤城拒敵。舍命不渝。可與劉仁瞻爭烈。乃昭業等為其副守。并力同死。尤難能也。雄之父子。喪元。則之全家殉難。令堅之誓死守節。皆可謂忠臣。獨怪夫劉茂忠與令堅相約同死。而不保其終耳。宏祚。延鄒。待查。令贊。皆能以一死報國。元清亦不懷二心事。君仁澤不懾服於強藩。處常不辱命於絕域。皆所謂誓不顧身。可感也已。

續唐書卷五十五

諸臣傳第二十一

韓熙載。字叔言。淮州北海人。少隱嵩山。同光中。擢進士第。父光嗣。平盧節度副使。軍中逐其帥符習。推光嗣為留後。明宗即位。討亂。光嗣坐死。熙載南奔。時烈祖輔吳。方修明法令。熙載年少放蕩。不拘名檢。初補校書郎。出為滁和。常三州從事。時人士自中原至者。多不次擢用。熙載在京洛。早負才名。乃獨落魄。不偶。亦不以介意。烈祖受禪。召為秘書郎。使事元宗於東宮。諭之曰。以卿早奮名場。疏偽未更事。故使歷州縣之勞。今用卿矣。宜善自修飾。輔吾兒也。熙載亦不謝。在東宮談笑而已。不嬰世務。元宗即位。拜虞部員外郎。史館修撰。兼太常博士。乃慨然曰。先帝知我而不顧用。是以我為慕容紹宗也。始數言朝廷事。所當施行者。展盡無所回隱。宋齊邱。馮延巳等皆側目。元宗意獨嘉之。命權知制誥。書命典雅。有元和之風。與徐鉉齊名。時號韓徐。契丹入汴。管少主北遷。熙載上疏曰。陛下有經營天下之志。其在今時乎。若契丹遁歸中原。有主則不可圖矣。不省。陳覺。馮延魯。福州喪師。初議置軍法。齊邱為之請。止削官爵。遷外郡。熙載奏請無赦。又數言齊邱黨與。必基禍亂。熙載不能飲。齊邱遂以酒狂。貶和州司士參軍。徙宜州節度推官。復

入為虞部郎中史館修撰。除中書舍人。周據中原。用事者猶議北伐。熙載曰。北伐吾本意也。但今已不可耳。郭氏奸雄。曹馬之流。雖有國日淺。守境已固。我兵安動。豈止無功邪。言雖切。而朝廷聞於機會。竟構兵不已。周人果以藉口。兵入淮南。齊王景遂以兵馬元帥臨邊。陳覺為監軍使。熙載言。出師大事也。當先正名。莫信于親王。莫重於元帥。安用監軍使哉。亦不從。熙載才氣逸發。多藝能。善談笑。為當時風流之冠。尤長於碑碣。他國人不遠數千里。並金幣求之。然性忽細。老而益甚。若妓至數十。縱其出與客雜居。物議。然熙載密語所親曰。吾為此以自污。避入相爾。老矣。不能為千古笑端。坐託疾不朝。貶右庶子。分司南都。熙載盡斥諸妓。後主喜。留為秘書監。俄復故官。欲遂大用之。而去妓悉還。後主歎曰。孤亦無如何矣。宿直宮中。多所裨益。後主手教褒之。進中書侍郎。卒。年六十九。後主曰。吾竟不得相熙載。欲贈平章事。古有是否。潘佑對曰。晉劉穆之贈開府儀同三司。故事也。乃贈右僕射同平章事。廢朝三日。謚文靖。命葬梅嶺。謝安墓側。著格言及後述三卷。擬議集十五卷。定居集二卷。

徐鉉。字楚金。會稽人。父延休。為吳江都少尹。遂家廣陵。鉉生四歲而孤。母方教其兄鉉就學。未暇及鉉。鉉自能知書。稍長。文詞與鉉齊名。昇元中。議者以文人浮薄。多用經義法律取士。鉉恥之。杜門不求仕進。鉉與常夢錫同直門下省。出錯文示之。夢錫賞愛不已。薦於烈祖。未及用。而烈祖宴。元宗嗣位。起家秘書郎。齊王景遂授記室。時殷崇義挾嫌誣奏。鉉泄禁省語。貶為江尉。歲餘。召還。授右拾遺。集賢殿直學士。論馮延魯有罪無才。人望至淺。不當為巡撫使。重忤權要。以秘書郎分司東都。然元宗愛其才。復召為虞部員外郎。後主立。遷屯田郎中。知制誥。集賢殿學士。改官名。拜右內史舍人。賜金紫。宿直光政殿。兼兵吏部選事。與兄鉉俱近侍。號二徐。初錯久次。當選中書舍人。游簡言當國。每抑之。錯乃詣簡言。簡言從容曰。以君才地。何止一中書舍人。然伯仲並居清要。亦物忌太甚。不若稍遲之。錯頗快快。簡言徐出。佐酒。所歌詞皆錯作。錯大喜。乃起謝曰。丞相之言。故錯意也。歸以告鉉。鉉歎息曰。汝擬絕。乃為數闕。歌換中書舍人乎。錯凡四知貢舉。號得人。後主哀所製文。命為之序。士以為榮。錯嗜嗜讀書。隆寒烈暑。未嘗少懈。後主嘗得周載齊職儀。江東初無此書。人無知者。以訪錯。一一條對。無所遺忘。其博記如此。既久。處集賢書卷不去手。非莫不出。少精小學。故所錄書尤審。每指其家語曰。吾惟寓宿於此耳。江南藏書之盛。為天下冠。錯力居多。後主常歎曰。羣臣勤其官。皆如徐錯。在集賢。吾何憂哉。宋季穆來使。見錯及鉉。歎曰。二陸之流也。嘗夜直。召對。論天下事。因及用人才。行孰先。後主曰。多難當先才。錯曰。有人才如韓彭而無行。陛下敢以兵十萬付之乎。後主稱善。時國勢日削。錯憂憤鬱成疾。謂家人曰。吾今乃免為俘虜矣。十四年七月卒。年五十五。贈禮部侍郎。謚曰文。著說文解字繁傳四十卷。說文韻譜十卷。歷代年譜二卷。方輿記一百三十卷。又古今圖典。賦苑。歲時廣記及他文章。凡數百卷。

州越又從之遂為其堂書記文進次女有才色能屬文號女學士因以妻越文進奔吳亦與俱行吳以為秘書郎烈祖受禪遷水部員外郎改祠部浙西營田判官與江文蔚俱以能賦擅名江表時人謂之江高保大初文進卒有欲傾其家者越上書訟之黜為新州司士參軍就遷軍士判官與隱士陳曙為物外交淡然不志榮利久之仍徙廣陵令還判吏部餘事御史知雜元帥府掌書記起居郎中書舍人淮南交兵書詔多出越手授筆立成詞采溫麗元宗以為稱職待與二徐等不徒官者累年後主始遷御史中丞勤政殿學士左諫議大夫兼戶部侍郎修國史以疾卒年六十二益曰穆貧不能葬後主為給葬世嘆其清兄子遠

遠字攸遠父操袁州別駕遠少孤為人夷雅沖淡而遇事有奇節杜門力學不交人事烈祖受禪招來四方秀傑得遠以為秘書省正字保大初遷校書郎兼太常修撰遂為太常博士淮南兵興元宗召見賜金紫使與成府書檄歷禮部員外郎樞密判官侍御史知雜史館修撰起居郎知館事遂為勤政殿學士國初命兵部尚書陳澹修吳史未成而卒其後領史職者多貴游或新進少年纂述殆廢遠自保大中預史事始撰烈祖實錄二十卷敘事詳密後主嗣位遠猶在史館與徐鉉喬匡彛潘佑共成吳錄二十卷遠又自撰元宗實錄二十卷未及上會屬疾取史稿及他所著書悉燬之卒年五十七贈給事中諡曰良後主欲修國史訪稿於其家無復存者遠有精識方邊鑄入潭州湖南悉平百官入賀遠獨曰我乘楚亂取之甚易觀諸君之才守之實難聞者愕然及後如所料乃皆服其先見

崩薨宣城人善屬文江南承唐末文體纖麗之弊士卒不能自振遠獨不事華藻以理趣為本得承平餘風然居鄉飲博無行不為人士所容乃去入廬山國學亡賴尤甚晚乃勵風操尚信義一言之出必復而後已嘗著龍尾硯友人欲之而不言遠亦心許之未及予也一日友人不告而歸遠悔恨徒步數百里追及授視而還猶以素行有司所指至後主末仕歸宋擢進士第以殿中丞致仕歸隱廬山數年卒

郭昭慶廬陵人父鵬保大初進士官至大理司直坐宋齊邱黨免官卒昭慶博學善著作常擬九經著唐春秋三十卷元宗時獻所著治書五十篇為左右所沮俾就進士舉昭慶不平上書言補綴雖蟲臣自少恥而不為因得召對授揚子尉辭不受歸里邑令修謁通問昭慶不與之見令銜之會閱編戶乃籍昭慶為新擬軍時後主嗣位昭慶復走金陵再獻經國治民論大抵指述池州采石諸要害之處及東海隅可恢拓之略擢著作郎時方奉事於宋凡歲慶賀貢方物表及朝廷宴餞之辭奉命昭慶為之昭慶與徐鉉錯兄弟不相能錯前通謁而不署名銜昭慶怒詆而擲之會客將李師義本與昭慶為鄰而與錯故姻婭也師義召昭慶飲置鴆於酒毒之明日昭慶晨起造朝暴卒昭慶治書內有禁絕三篇多天文孫吳之術及經國論等皆行於世惟唐春秋為鉉錯所匿不得見

馬之嘆一夕見人掌自牖隙入署讀易二字忽不見喬大歎異輒取易讀之探索精微越數年山中浮屠夢仰視見一大星芒色甚異旁有人指曰此伍喬星也既覺訪得喬乃傾資奉之使入金陵應舉進士及試盡八卦賦後望鍾山詩故事中選者主司必延之升堂置酒時有朱貞觀者首就座張洎續至主司覽其文而賞之揖貞觀南坐引洎坐於西酒數行喬始上卷主司歎為傑作乃徒貞觀處席北洎處席南而以喬居賓席無覆考勝出喬果第一洎貞觀次之時稱主司精於衡鑑焉元宗大愛喬文命勒石以為永式仕至考功員外郎卒有集一卷行世

魯崇範廬陵人家故貧窶不屬而讀書自若九經子史廣貯一室甲乙丹黃皆手自校定會烈祖初建學校典籍殘缺下詔旁求於郡縣吉州刺史賈皓就取崇範本進之以私結償其直崇範笑曰墳典天下公器世亂藏於家世治藏於國其實一也吾非書肆何酬償為皓赴闕與崇範俱至金陵表薦之授太子洗馬崇範復守廉儉惟以月俸自給凡四時錫賚及非次優與悉願之親舊之貧者元宗即位尤重之除東宮使卒於官

廖凝字熙積衡山人少隱居南嶽時登祝融峯頂觸思成韻語一時名流屈服元宗聞其名數往聘之初不赴詔後江南賊起凝曰與其抱道而死孰若就義以存吾宗遂出為彭澤令慕陶處士為人已而笑曰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吾寧久為人役即解印歸衡山久之復起為連州刺史與張居詠輩為詩友未幾復辭歸隱衡山有詩集七卷一云凝即匡圖弟楚亡遷金陵累官水部員外郎建昌縣令江州開練副使未知孰是

朱綱字君佐建州人舉明經第一授國子助教知廬山國學盧絳崩薨諸葛濤欲博不逞忠苦諸生學官依違無敢問者及綱至一切繩以禮法升堂講論座下肅然絳等亦愧服引去生徒自四方來者數倍平時入宋補衡山主簿秩滿致仕守嶽廟令食本官俸數年卒

述曰熙載文章爾雅氣度容容雖略於小節終無愧為名臣錯博雅宏通精深小學與兄鉉競爽而晚節克全賢於其兄遠矣越與兄子遠聯鑿克勤史職惜乎焚草無存遠精理為文自安恬退昭慶講求經濟出言有章乃鉉等匿其著作是誠何心喬嗜學而振奇崇範汲古而守廉凝工詩而知足弼持正以興教之數人者皆可謂士林之模範哉

使有遺育，乃并斬之。起由是知名，官至監察御史卒。

汪煥，歙州人。開國時第進士。至元宗，後主皆佞佛，而後主尤酷信之。莊嚴施捨，齋設持誦，月無虛日。宮中造寺十餘，都城塔剎寺幾滿。廣出金錢，募民為僧，所供養逾萬人。悉取於縣官，不計耗竭。上下狂惑，國事日非。時有二臣極諫，一徒一流，最後煥死諫。且曰：昔梁武帝佛剎血寫佛書，捨身為佛奴，屈膝為僧禮，散髮俾僧踐，及其終也，餓死於臺城。今陛下事佛，未見刺血散髮，捨身屈膝，臣恐他日猶不得如梁武也。後主得諫書，云：此敢死士也，不之罪，擢校書郎，而其言卒不用。

周彬，水川人。杜門讀書，不事生產。妻讓之曰：君家兄弟皆力田，致豐羨，而獨玩故紙，以自困，寧有益邪？彬笑曰：耕田不如耕道，非兒女子所知也。烈祖鎮金陵，招辟儒生，彬往依之。禪代後，制度草創，會有事於南郊，彬著郊望論數千言，廣陳前古得失上之。署諸衛巡官。元宗與壽王景遠賂書交辟，置之門下。賜子優渥，俄告歸。以其所得金玉緡幣列庭中，顧其妻曰：伯叔田畝竟斃，彬素為鄉里所輕，至是有言及者。彬曰：昔魯人偃孔子為東家某，況庸人乎？置不問。久之，歷大理司直，出宰本縣。累遷尚書郎，卒於官。

胡元龜，世為廬陵人。居永新，少有俊才，常謂本邑令見其風貌瓌傑，因隙間繪戲珠龍，屬元龜詠之時，邑令多所受賂，元龜題句曰：翻身騰白浪，探爪攫元珠。蓋諷之也。令為設飲食，盡歡而罷。會有發其意者，令大怒，追捕之。元龜亡入金陵，館吏曹徐某家，為其子作催妝詩，立就。而徐有同舍郎，雅自用，欲以詞賦答元龜。元龜裂箋據案，為回文體嘲之。郎一辭莫措，謝去。由是知名。未幾徐薦於宋齊邱，射策入官，授文房院副使。居數年，以省親歸。天威都虞候張嶷征桂林，班師與元龜有舊，訪其第，登堂拜母，盤桓信宿。其為嶷所重如此。俄授臨川令，頗著政績。是時齊王景達出鎮撫州，而元龜朔望起居有慢色，又常廷辱王府公侯。元宗將代之，已而坐妾訟者，婦免官，徙廣陵。久之，會赦求敘理，不報。遂撰怨詞三十篇，元宗聞而惡之。賜鳩卒，時年才四十。

康仁傑，泉州人。少祝髮為僧，喜儒學，頗自勵。陳德誠為池州刺史，仁傑適遊江淮，以詩投之。德誠勉令就仕，薦於朝。仁傑乃易儒服，至金陵。會朝貴宴飲，并元閣。仁傑造席和登閣詩，一座大驚。後主聞其名，召見。偏問風土民俗，仁傑對答無滯。詳言陳洪進據漳，泉本末，仍獻所業。授鄂州文學。補溧陽主簿。仁傑素性清儉，力矯浮華，門無私謁。已而出吉州，括景屯田，視肥磽以為高下。人多允服。仁傑雖一行作吏，而吟哦終日，曾不少息。晚年彌苦其志，常以詩召嘉不宰僧云：只在此山寧有意，向來求佛本無心。時皆稱善。入授汾陽令，及金陵敗，仁傑亦卒。

陳保極，永春人。登天成三年進士。仕南唐為大理評事，充武義軍節度掌書記。尚書左司員外郎。其詩詞含華葆光，吐蛇握鳳，與弟元亮同官於朝，俱以才學名。後主稱為二英。張惟彬，西昌令翊之弟也。幼以通誦二經中童子科，有能文之名。及長，授蘄州黃梅尉。未幾，改武昌，崇陽。

續唐書卷五十六

諸臣傳第二十二

姚景，始事劉金為廐卒。金暇日至廐中，見景晝眠，有二赤蛇蟠其面。少頃，入鼻竅而寤。金山是奇之，引為親信。俄遷裨將，金以女妻之。居數年，烈祖重其為人，使典親兵，歷制置使、刺史、拜清淮軍節度使。壽春為江淮重鎮，供億甚厚，而主將敏率浮於他郡，民尤苦之。景至，一切罷去，常俸不給，浣衣敝冠，漠然古風。初吏請家諱，景大署於牘尾曰：諱賊吏，於是屬僚拱手，皆勵廉隅。貪墨者稍知斂迹。諸子為牙將，景登城見其長子道從甚盛，過市，市人皆廢業辟路，景召其子杖之，未幾，卒於鎮江。淮人莫不惜之。

陳起，蘄州人。性剛毅，尤惡邪說。昇元中，以進士起家為黃梅令。縣境獨木村，有妖人諸佑挾左道，自言數世不食肉，能使富者貧，貧者富，俚民稍從之。初有徒數十人，積數年，從者至數百。男女無別，號曰忍辱。夜行晝伏，取資於盜，相與倡言祐有神術，能升虛空，入水火。州縣亦憚之不敢問。起到官，邑人畢賀，佑獨慙塞不至。起乃案戶籍，取佑為里正，不服。變言曰：吾且斷令頭。起告巡檢使周郡，出兵捕佑等，獲之。沃以豕血，佑迄不能神，皆就執縛。搜其家，得乘輿服器，遂斬之。郡欲宥其婦女童，起曰：此皆瀆亂人倫，不可

主簿俱著循績。復入選。除廬陵令。既代未行。而金陵陷。惟彬憂時感疾而卒。

鍾離瑾。合肥人。保大中。為縣令。與鄰邑許令締姻。瑾女將出嫁。適置一媵婢。偶使執箕帚治地。至堂皇之窪處。忽泣然淚下。瑾見之。詰其故。婢曰。幼時。妾父於此穴地為窰。導妾戲。歲久矣。而窪處未改也。瑾驚問曰。而父何人。婢曰。妾父前兩政縣令也。身死家破。妾遂落民間。更賣為婢。瑾遊呼牙倫及老吏質之。具得其實。是時許令子納采有日。瑾急以書抵許曰。吾買婢而得前令之女。吾特憐之。義不可久。辱當以吾女質裝。先求塔以歸此女。更俟閱歲。別辦裝以遣吾女。可乎。許令答書曰。昔遊伯玉恥獨為君子。君何必自專高義。願以前令女配吾子。然後君別求良家以嫁君女。何如。於是前令女遂歸許氏。

許規。高陽人。祖儒。義不食梁粟。自雍州襁負東走。隱江南山谷中。終身不出。儒生稠。稠生規。規好道家言。為人慷慨尚義。常糶於宣。欲開開旁舍生呻吟聲。就訊之曰。我某郡人也。察君長者。今我且死。願以骸骨屬。因指囊中黃金十斤曰。以是交長者。規許諾。經紀其喪事。負其骨千里。并黃金置死者家。死者有父母自內出。驚問狀。感規之義。因獻金如亡兒言。以為許君壽。規不顧竟去。聞者以規誠長者云。規子遜。事後主為監察御史。

述曰。古之稱循吏者。莫貴乎廉。若景之儉以養廉。可以化民成俗矣。起懲治妖言。煥抵排佛法。彬疏陳得失。元龜才做王侯。仁傑居官清白。保極。惟彬。弟兄濟美。瑾之嫁婢先女。規之尙義還金。皆古道照人。千秋勝事。故連類而及之云。

續唐書卷五十七

諸臣傳第二十三

史虛白。字畏名。北海人。隱居嵩少著書。中原喪亂。與韓熙載南渡。時烈祖輔吳。方任用宋齊邱。虛白誦言曰。吾可代彼。齊邱不平。欲窮其技能。召與宴飲。設倡樂奕棋博戲。酒數行。使製書檄詩賦碑頌。虛白方半醉。命數人執紙口占。筆不停輟。俄而乘籍悉就。詞采磊落。坐客驚服。因說齊邱以五可十不然之論。多引湯武伊呂事。齊邱謝曰。子道大吾不能了此。引見烈祖。烈祖曰。江南地如覆瓿。子何以教我。虛白為言中原方橫流。獨江淮豐阜。兵食俱足。當長驅以定大業。毋失事機。為他日悔。烈祖喜其言而不能用。擢為校書郎。署州從事。虛白恥其初言之失。謝病去。南游至九江。落星灣。因家焉。常乘雙轎。版輿。掛酒壺。車上山。童總角。負一琴。一瓢。以從。往來廬山。絕意世事。保大初。熙載為史館修撰。薦虛白可用。元宗召見。訪以國事。對曰。草野之人。漁釣而已。安知國家大計。賜宴便殿。醉溺於殿陛。元宗曰。真隱者也。賜田百頃。放還山。及淮甸不寧。元宗割江北地行成。虛白為割江賦。以諷曰。舟車有限。沿江島以俱開。魚鳥無知。尚浮游而不止。已而遷都南昌。次蘄澤。虛白鶴裘藜杖。迎謁道旁。元宗駐蹕勞問曰。處士居山。亦常有所賦乎。曰。近

得籍居詩一聯。使誦之曰。風雨揭却屋。全家醉不知。元宗變色。厚頰粟。別賜御醕數尊。徐鉉高越謂之曰。先生高不可屈。可使二子仕乎。虛白曰。野人有子。賢則立功業。以道事明主。愚則負薪捕麋。以養其母。僕未嘗介意也。不敢以累公。鉉越愧歎。卒年六十八。將終。謂其子曰。官賜吾美酒。飲之略盡。尚留一椀。吾死。置藜杖及此酒於棺中。四時勿用祭享。無益死者。吾亦不欲。子皆從之。著有鈞磯立談一卷。言江南事頗詳。又文集一卷。宋仁宗時。追號冲靖先生。

沈彬。字子文。洪州高安人。唐末。應進士不第。浪迹衡湘。隱雲陽山。好神仙。喜賦詩。句法精美。烈祖輔吳。表授祕書郎。與元宗遊。俄乞還山。以吏部郎中致仕。元宗南遷。彬年八十餘。來見曰。臣久處山林。不預世事。臣妻曰。君主人郎君。今為天子。何不一往。臣遂忘衰老而來。元宗命無拜。厚賜粟帛。以其子元為祕書省正字。彬先歲營別業於鍾山。有古柏為雷擊成四片。彬曰。此天所以賜吾也。亟命工治為椶。其子不敢違。又策杖郊原。手植一樹。識之。語其子曰。吾當藏骨於此。及卒。伐樹掘地。至丈餘。得一石椁。製作精麗。光潔可鑑。蓋上有篆八字云。開成二年壽。彬一。舉棺就之。廣袤中度。彬有過金陵。送客都門。二詩。盛稱於世。次子庭瑞。有道術。人呼為沈道者。嗜酒。卻粒。寒暑一單褐。跣行露宿。多在玉簪。浮雲二山。後不知所終。

劉洞。廬陵人。隱居廬山二十年。學詩於陳。賦。精思不倦。或至浹日不盥。長於五言律詩。自號五言金城。得賈島遺法。後主嗣位。尤屬意詩人。或以洞詩。遂獻詩百篇。卷首石城篇云。石城古渡頭。一望思悠悠。幾許六朝事。不羨江水流。後主讀之。感憤不怡者久之。因棄去。洞亦不復見。省金陵受園。洞猶在城中。洞作詩。畧於道旁云。千里長江皆渡馬。十年養士得何人。國變後。洞過故宮。徘徊賦詩。多感慨悲傷。不以不遇故作怨對語。未幾卒。有遺集行世。同時夏竦亦隱廬山。相與為詩友。洞有夜坐詩。竦有宿江城詩。皆見稱一時。號劉夜坐。夏江城云。

毛炳。洪州豐城人。隱居廬山。好學。不能自給。每為諸生。曲講。得錢即沽酒盡醉。時彭會好茶。而炳好酒。或嘲之曰。彭生說賦。茶三斤。毛氏傳經。酒半升。炳聞之。微哂而已。自後游螺川。諸邑。遇酒輒飲。不醉不止。常宿於酒家。醉甚。誤坐爐炭。翼日。尻痛。疑為所管。捷訊之。乃知其故。又嘗醉臥道旁。有里正掖起之。炳瞋目呵之曰。醉者自醉。醒者自醒。毋撓余睡。後徙居南臺山。數年。忽書齋壁曰。先生不住此。千載惟空山。一夕卒。同時高元淑者。駢族子。乘家視。博極羣書。善講說。而脫略跌宕。無日不醉。號為酒禿。後主召講。華嚴梵行一品。資金帛甚厚。元淑即日盡付酒家。日夜劇飲。醉則從小兒數十。浩歌道中。歌曰。酒禿酒禿。何榮何辱。但見衣冠成古邱。不見江河變陵谷。一日醉死。石子岡。

顏湖。平原人。魯郡公真卿之後。唐末。徙居永川。湖少孤。兄弟數人。事繼母以孝聞。雅善詞翰。修飾禮度。多循先業。晚年一門八口。家法嚴肅。男女異序。少長敦睦。子姪二十餘人。皆服儒業。每延賓客。寓門下者常十數。朝晨暮延。供饌燕笑。未嘗不躬自接對。雖遇姻戚冲齒。亦為之冠帶禮敬。就所居第。依泉石。築亭。

榭。開軒四敞。則碧蘚叢。翠微環列。蕭爽之趣。杜絕塵囂。水部員外郎孟賓于。常以詩美之云。園林蕭爽。開來久。欲訪因循二十秋。此日開襟吟不盡。碧山重疊水長流。又司農卿何蒙。殿中丞顏德。史簡孫伯純。各為詩文。以述其幽隱。謝開子弟。有與賓客戲者。未嘗面責。手書章昭博奕論。署於屋壁。使之自愧。家人亦未見其喜。慚。初季父非理。據鄉人案。詣邑求治。令尹下翻評之。翻償以緡。其訟遂止。卒年七十餘。

陳陶。字嵩伯。嶺南人。少學長安。昇元中。南至金陵。將見烈祖。自度與宋齊邱不合。乃隱洪州西山。常曰。世豈無麟鳳。國家自遺之耳。陶博物通天文。保大末。有星孛于參。芒指東南。陶語人曰。國其幾亡乎。已而果失淮南。元宗避南都。至落星灣。將訪以天象。恐陶不肯言。以其素嗜鮓。使人偽為賣鮓至門。陶出。啗鮓甚。賣鮓者曰。官舟至落星灣矣。處士知之乎。陶笑曰。星落不遠。元宗聞之不悻。既至南都。殿前得殘獸一足。無有知其故者。遣使問陶。曰。是夜乃貪狼星直日。故耳。元宗歎曰。真鴻儒也。將召見。會元宗安。遂絕意仕進。偕其妻采藥西山。日餽之。二子小字相。藥。或問其優劣。答曰。味雖不同。皆可於口。已而變姓名去。不知所終。宋開寶中。南昌市有老翁。鬚髮被褐。與老嫗賣藥。得錢則沽酒市鮓相飲。既醉。歌舞道上。其歌曰。藍采和。藍采和。塵世紛紛事更多。何如賣藥沽美酒。歸去青崖拍手歌。或疑為陶夫婦云。

陳況。閩人。性夷淡。孤貧力學。隱於廬山。幾四十年。慶弔人事。都未暫往。衣食之絕。不以動心。有季父時。賴其資給。苦思於詩。得句未成章。已播遠近。學者多師事之。元宗聞其名。以幣帛往徵。況入見。幘巾條帶。布素鹿裘。進止閒雅。有度。時方祁寒。元宗見其衣單。薄降手札曰。欲以絳綺衣賜卿。卿必不受。今賜朕自服。綱緜衣三十事。卿其領之。況賦景陽宮懷古詩。元宗稱善。詔授江州士曹掾。固辭。乃賜粟帛。遣還山。卒年七十五。

陳略。蜀人。常舉進士。唐末。避地淮南。寓居蘄州山中。鄉人有會集或祭神。略不待召而至。醉飽乃辭去。於是人多設虛坐。陳酒肴以俟之。同日或至數家。舍中惟一榻。素書數卷。與蛇虎雜居。不設窗戶。雨雪滿室。亦自若。有乘其出往關之者。略必自外來。凡數十年。顏髮不改。烈祖聞而召之。使者未至。忽歎曰。吾老矣。何益於國。而枉見召。後元宗復命中書舍人高越召之。終不肯起。保大中。常至夜。獨焚香於庭。仰天拜祝。退而慟哭。未幾。淮上與兵。人以爲預知也。後徙居鄂渚。邑人罕有見者。及卒。數日。方棺斂。而徧體發汗焉。陳寰。江州德安人。元和中。給事中。京之後也。十世同居。長幼七百。人。不置奴婢。日會食堂上。男女異席。未冠笄者。別爲一席。畜犬百餘。共以一器貯食。飼之一犬不至。則羣犬皆不食。築書樓。延四方學者。鄉鄰化其德。獄訟爲之衰息。有彭李者。世爲其備。父久喪。明。常開衾。子弟言。舜至孝。越普。暇日復明。李歸。效之。不數日。父目開。明。其戚人有如此。昇元初。州以開。元宗詔復徭役。表門閭。同時見旌者尚數家。皆五世同居云。

述曰。昔范蔚宗作後漢書。有逸民傳。盧白諸人。其殆古逸民之流歟。彼蓋有慨於國之將亡。而絕人逝世。

其意何嘗忘天下哉。陳袞為京之後。馬陸二書及徐鉉集。皆作陳袞。以新唐書宰相世系表推之。京繼從子。後為後。後仕鹽官。令生漉。漉生伯宣。伯宣生旺。旺生機。伯宣生元史。元史生徽。然則袞同京子。京為元和中人。袞令鹽官。當在穆宗。敬宗時。非南唐也。宋史孝義傳。陳袞。德安人。陳宜都王叔明之後。叔明五世孫。生京。無子。以從子。後為嗣。後至鹽官。令生漉。漉生伯宣。伯宣子崇。為江州長史。僖宗時。詔旌其門。南唐又為之立義門。崇子。江州司戶云。然則是袞非袞矣。崇既為京之後。不應取遠祖之名。以名其子。或因袞。袞二字形近而致誤歟。

續唐書卷五十八

諸臣傳第二十四

查文徽。字光慎。歙州休寧人。幼好學。能自刻苦。手寫經史數百卷。稍長。任氣好俠。聞人困乏。雖不識必濟之。家本富。坐是窮空。不悔也。或遺以金帛。一夕盜入其家。盡取去。文徽不言。雖鄰里莫知者。久之。盜敗於旁邑。移文信驗。人始知之。咸推其量。烈祖輔政。初入謁。烈祖召與語。偉其論。宋齊邱亦稱薦之。徐知諤鎮浙西。以文徽為判官。或獻玉杯。知諤喜。酬以錢百萬。趣開宴。出杯行酒。至文徽。偶墮地碎。一座皆驚。而文徽自若。烈祖受禪。入為監察御史。元宗立。改諫議大夫。中書舍人。遷樞密副使。國王延義與其兄延政相攻。延政以建州建國稱。而延義為其下所殺。推立大將朱文進。元宗欲討文進。文徽以為延政首亂。當先致討。有翰林待詔。與文徽同里巷。少常為買入闕。習知其山川險易。為陳進兵之策。文徽本好言兵。遂請行。元宗乃以為江西安撫使。命至境上。審觀可否。文徽銳於成功。至上僦復命。盛言必克。詔發洪州屯兵。以邊鎬為將。從文徽攻建州。建人厭王氏之亂。伐木開道以迎師。行至蓋竹。遇建州兵。至又聞漳。泉汀州皆歸延政。恐懼退保建陽。時威循亦為別將。屯邵武。延政襲破之。獲循斬於建州。軍聲大。元

續唐書 卷五十八 諸臣傳

四九五

宗遣何敬洙等來援。敬洙。鎬與建州兵相持。文徽得建之降將孟堅。使潛師出其後擊之。建州兵大敗。潰去。遂傳其城。建州雖下。然諸將無紀律。殺掠不禁。民始失望。有叛志矣。元宗知而不問。策功。遷撫州觀察使。又拜永安軍留後。由是文徽益自用。保大八年。吳越偽遣謀來告福州亂。文徽喜。遣劍州刺史陳誨副之。誨將舟師至福州城下。擊敗其兵。執吳越將馬先進等三人。久之。文徽以步騎至。吳越知威。武軍吳程陽。令數百人出迎。而設伏西門以待。誨以為未可。速進。文徽曰。疑則生變。傳令竟入其城。陷伏中。大敗。誨馬被執。送杭州。將士死者萬人。元宗遣使歸先進於吳越。而求文徽。吳越王遣還。將發。為舉酒。置毒。歸至金陵。誨始作。元宗使醫視之。醫以珠置口中。有頃。珠色變黑。醫曰。疾不可為。然猶十年乃死。文徽遂病。瘖。以工部尚書致仕。朱元北降。坐親黨安置宣州。卒年七十。距遇毒之歲。正十年云。諡曰宣。初。元宗詔齊王總庶政。惟文徽與魏岑得言事。舉朝駭愕。而文徽以附宋齊邱。晏然當之。不辭也。其恣肆如此。子五人。元方。元規。元素。元範。元賞。

馮延巳。字正中。一名延嗣。廣陵人。父令勳。事烈祖至吏部尚書致仕。常為歙州鹽鐵院判官。刺史滑言病篤。或言已死人。情調詢。延巳年十四。入闕疾。出以言命謝將吏。外類以安。及長。以文雅稱。白衣見烈祖。授秘書郎。元宗以吳王為元帥。用延巳掌書記。與陳覺善。因覺以附宋齊邱。同府位高者。悉以計出之。於是無居己右者。元宗亦頗悟其非端士。而不能去。延巳負其才藝。狎侮朝士。常謂孫晟曰。君有何所解而為丞郎。晟憤然答曰。僕山東書生。鴻筆麗藻。十不及君。談諧歌酒。百不及君。諂佞奸詐。累劫不及君。然上所以置君於王邸者。欲君以道規益。非遣君為狗馬聽色之友也。僕固無所解。君之所解者。適足以敗國家耳。延巳慙不能對。給事中常夢錫屢言延巳小人。不可使在王左右。烈祖感其言。將斥之。會安忽。元宗立。延巳喜形於色。未幾。政屢入白事。元宗方哀慕。厭之曰。書記自有常職。餘各有司存。何為不憚煩也。乃少止。保大初。拜諫議大夫。翰林學士。遷戶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又進中書侍郎。與其弟延魯。交結魏岑。陳覺。查文徽。侵損時政。時人謂之五鬼。四年。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罷為太子少傅。頃之。拜撫州節度使。以母憂去鎮。起復冠軍大將軍。召為太弟太保。領潞州節度。俄以左僕射同平章事。延巳素居柄任。揣元宗不能察其奸。遂謂己之才略。經營天下有餘。而人主躬覽庶務。大臣備位。立足致理。元宗果悉委以政。凡事奏可而已。延巳初以文藝進。實無他長。紀綱頹弛。吏胥用事。軍旅一切。屬邊帥。無所可否。愈欲以大言嚇衆。而惑人主。至譏笑烈祖戍兵。以為饑饉無遠略。常曰。安陸之敗。喪兵數千。輟食者。嗟者。旬日。此田舍翁。安能成天下事。今上暴師數萬於外。宴樂擊毬。未嘗少止。此英雄主也。九年。湖南平。而明州劉言叛。勢張甚。元宗亦知用兵之難。謂延巳與孫晟曰。湖湘之役。楚人求息肩。吾之出。不得已耳。今若授劉言旆節。使和其民。吾亦得休養。衡湘之民。固其庶幾乎。晟即欲奉行。延巳方以克楚為功。乃曰。本朝出偏師平一國。萬縣震動。今一旦三分。乘二傷。威損重。非所以示天下。且諸將行矣。功矣。持不下。又不欲緣軍與取。

續唐書 卷五十八 諸臣傳

四九七

資內幣乃遣使於長沙調兵賦山是重失民心言遂取長沙蓋據故楚地周人亦伺豈而動朝論籍籍延
 已力求去元宗待之如初及周師大人盡失江北地始罷延已相位猶為太子少傅數月復相會疾改太
 子太傅交泰三年五月卒年五十八諡忠肅延已工詩雖貴且老不廢如宮瓦數行曉日龍旗百尺春風
 論者謂有元和氣格尤喜為樂府詞元宗常因曲宴內殿從容謂吹簫一池春水何干卿事延已對曰安
 得如陛下小樓吹徹玉笙寒之句耶時喪敗不支苟安歲月而君臣相讓乃如此

馮延魯字叔文一名謚延已異母弟也少負才名烈祖時與延已俱事元帥府元宗立自禮部員外郎為
 中書舍人勅政殿學士有江州觀察使杜昌業聞之歎曰封疆多難御賢才必以爵祿延魯一言合指
 遷置高位後有立大功者當以何官賞之然元宗愛其才不以為嫌進管內宴出寶器貯龍腦數斤賜
 臣延魯曰臣請效陳平均分之比獨賜猶餘其半輒曰勅賜學士馮延魯拜舞懷之元宗為歡笑而罷保
 大中師出平建州以延魯為監軍使諸將欲乘勝遂取福州樞密使陳覺將自為功請命宜慰召李宏
 義入朝既見宏義不敢發還在劍州矯詔起邊兵命延魯將之元宗雖怒覺之專兵業已行因命延魯為
 南面監軍使與覺及王崇文魏岑會攻福州取其外郭會吳越將余安援兵自海道至白蝦浦將捨舟而
 潭漳不可行方布竹篙登岸延魯軍中集射之舟人戢矢如蟻延魯曰宏義不降恃此援耳若我軍稍
 退使吳越兵至平地盡勦之城立降矣裨將孟堅曰援兵已陷死地將盡力與我戰勝負未可知延魯不
 聽頃之吳越兵至岸鼓譟奮躍而前與城中夾擊延魯軍延魯敗走堅戰死諸軍大潰死者萬計委軍實
 戎器數十萬國幣為之虛耗延魯引佩刀自刺人救之不死朝廷議即軍中斬延魯及覺既有命矣會宋
 齊邱以常薦覺使福州自劾乃詔械延魯覺還金陵尉吏皆止流竄延魯流舒州遇赦復少府監元宗擇
 廷臣為巡撫使分案諸州延魯在焉右拾遺徐鍇上疏論其多罪無才不足辱臨道不聽使還遷中書舍
 人以工部侍郎出為東都副留守周師南侵分兵下東都延魯窘蹙自髡衣僧服而逃被執周主釋之給
 衣冠授給事中問江南事專對詳明留大梁累年放還為戶部尚書周淮南節度使李重進叛宋祖親平
 之元宗遣延魯如宋宋祖將乘兵鋒南渡延魯多方遊說宋祖感悟遣延魯歸遂罷南渡之議後主嗣位
 延魯頗自伐奉使之功常宴內殿後主親酌酒賜之飲固不盡誦詩及索琴自鼓以侑之延魯猶自若後
 主優容不責也楚國公從善如宋宋祖授以旌節留之後主復遣延魯入謝疾作不能行禮宋祖憐之遣
 醫護視放還金陵卒於家子五人僕儀儀仇延魯內躁競而喜言高退事常早朝集滿院歎曰元宗賜
 賀監銳湖三百里非所敢望今但賜後湖數曲亦遂素志徐鉉笑答曰上於近臣豈惜一元武湖恨無知
 章耳延魯默然

陳登揚州海陵人烈祖輔吳作禮賢院聚圖書萬卷及琴奕遊戲之具以延四方賢士政事之暇與講評
 古今覺亦預焉烈祖居金陵以次子故遷留東都輔政用宋齊邱薦命覺為之佐謂曰吾早莫與賢士相

接今老矣尚未達天下事景遷年少當國故屈君子無憚也景遷卒還朝為宜徵副使覺有兄居鄉里時
 海陵升為泰州覺兄犯法刺史褚仁規笞之覺挾私怨密請仁規貪殘御史王仲連亦劾之烈祖薄其罪
 止罷刺史仁規忿上章自訴烈祖即命覺馳往鞠之仁規惶恐伏罪詔賜死覺之竊弄威權始此烈祖晚
 多暴怒近臣多得譴覺心懼稱疾家居累月遣宣道詔日入朝判大理寺蕭儼勸之元宗不納遷光政院
 副使太僕少卿覺與李徵古皆齊邱客齊邱告歸九華逾年不召覺及徵古諷齊王景遂言於元宗齊邱
 乃得復起益以心腹寄覺欲使立功以取柄任時唐兵初得建州諸將請乘勝取福州齊邱獨薦覺為宜
 諭使俾召李宏義入朝可不勞寸刃盡得閩地元宗意方向覺遂遣之既至宏義偃甚覺氣折不敢言歸
 至劍州恥於無功矯詔召宏義自稱權知福州事擅與汀建撫信州兵及成卒命馮延魯將之攻福州大
 敗衆潰而歸死傷無算朝論謂覺必死元宗亦怒欲實軍法齊邱上疏待罪且援覺等甚力馮延魯已復助
 之於是貶斬州逾年復起任事乃與徵古為死黨相倡和如出一口淮南兵與元宗度不可支遣鍾謨李
 德明孫晟王崇質使周請獻壽深酒楚光海六州以罷兵周主不許乃遣德明崇質先還德明至金陵盛
 稱北兵之強請必割淮南地元宗不悅覺與李徵古素惡及德明乃誣崇質使異其詞覺徵古因極
 言德明賈國德明編忿知見排益肆言北師必克元宗怒斬德明於都市覺徵古勢焰益熾灼道路以目
 不復議請置乃命齊王景達率大兵拒周而以覺為監軍使軍政皆出覺聚兵五萬無決戰意朱元數有
 功覺忌之奪其兵元遂叛降周諸軍悉潰覺歸為樞密使如故方與徵古齊邱為耐久計會司天言天文
 變異人主宜避位祈禳元宗曰此固吾意第不知孰可付耳覺徵古以為誠言輒曰天命如此宜使宋公
 攝政陛下深居禁中俟國事定歸改未晚中書舍人陳喬固諫不可元宗嘻笑而止周師益進駐迎變鎮
 元宗遣覺奉表至鎮見周戰艦列江且南渡大懼請使人取本國畫江為界表周許之覺頓首謝退遣
 其屬劉承選南還以告畫江稱藩之議遂決周亦班師遣覺還初覺等以德明請割地為賣國誅死及是
 覺身自為之使還以兵部尚書致仕鍾謨自周還屢言覺等罪不可容覺常傳周人之語告元宗曰聞江
 南拒命謀出其相嚴績當殺績以謝我元宗知覺與績有宿怨疑之謨請至周覆實其事元宗遣謨行以
 手表引咎且言非績之罪周主省表大驚曰嚴績能拒命乃忠臣其可殺乎謨歸具奏元宗大怒齊邱既
 敗覺責授國子博士饒州安置遣殺之削徵古官爵賜自盡於洪州

魏岑字景山鄆州須城人善諂諛學揣摩尤為宋齊邱所知薦授校書郎保大中驟進至諫議大夫元宗
 自以唐子孫慨然欲定中原復舊都有司請行南郊禮元宗曰自天下為一然後告謝天地岑遂與陳覺
 馮延魯相唱和為拓境事常侍燕自言臣少遊元城樂其風土陛下還長安日臣獨乞任魏博節
 度使元宗欣然許之岑趨下殿再拜謝侍衛皆竊笑覺延魯攻福州岑為監軍應援使三人者皆儒專恣
 如一軍敗元宗初欲按軍法誅覺延魯而貸岑御史中丞江文蔚對仗彈奏請并誅岑於是貶太子洗馬

俄復還故官。李守貞叛漢來乞師，岑力請出兵赴救。元宗從之，即以爲沿淮巡檢使，無功而返。岑自復進，姦諂彌甚。鍾謨、李德明亦用事，其趨與岑異，而謀國則均。戶部員外郎范冲敏懷不平，怵大將王建封上疏，請盡逐之。元宗真冲敏建封於死，岑益無忌憚。壽州節度使劉彥貞以真厚結爲奧援，岑所得滋多。肆言彥貞御兵如韓、白，治民如魏、黃，其敢爲誕欺類此。一日見冲敏爲厲，請道士上章訴天，未幾卒。述曰：宋齊邱之黨，文徵等爲最惡。當時所謂五鬼者也。攬權納賄，排斥正人，以至兵連禍結，國隨以亡。夫以祖宗創業之難，而竟喪於五鬼之手，可哀也哉。

續唐書卷五十九

諸臣傳第二十五

鍾謨，字仲益，會稽人。徙建安，保大中與李德明俱爲尚書郎，敏於占對，而天姿皆淳樸。反覆嶮巇，朝士側目。號爲鍾、李，軍帥王建封既以詆謨，德明等見殺，謨益縱肆。旁若無人，元宗稱其有詞辨，以謨爲翰林學士。戶部侍郎德明遷工部侍郎，文理院學士周師南侵，淮右危急，元宗遣謨及德明奉表至軍前，并進服物。請息兵，周主不許，復請割濠、壽等六州以求成，又不納。謨請遣德明歸取表，蓋獻江北郡縣。周始許之。德明還，白朝議以爲賣國，元宗怒，斬德明，遂不復議割地。謨因留周不得歸，孫晟之死，謨亦在召中。已而貶爲耀州司馬，及元宗割地稱臣，如謨、德明初議，周主召謨至汴，授衛尉卿，遣授指於元宗，往復數四，謨既於肆，以爲周主聽其言，江左可藉無恐，元宗亦方賴其力，心雖憾之，體貌皆厚，以爲禮部侍郎。謨極言宋齊邱、陳覺、李徵古亂政之罪，三人緣是皆敗。又請雪德明冤，贈官賜諡，復以謨知尚書省事，而三省之事，靡不預聞。時文獻太子總參庶政，謨薦其客鬪式爲司議郎，百司開啓必由之，人多切齒。俄而周主殂，謨自揆無所恃，忽忽若失。元宗遇之寢薄，左都虞候張楷者，謨素所善也，每至謨所，屏人共語，或至夜分。

又常請率帳下兵巡都城，給事中唐鑑與謨有隙，廉得謨與楷構狀，因密言謨往來南北，挾周人以脅朝廷，今與兵者交結，又請令巡微並下，其心殆不可測。謨微聞之，念無以爲奇貨，會太子薨，後主以嫡弟當立，而謨常與元宗愛子從善同使周，相善，乃言後主器輕志放，無人君度，且或稱從善才，不知元宗建儲意已素決，以此忤旨，遂暴其交結張楷罪，貶國子司業，再貶著作佐郎，安置饒州。遣中使領侍衛軍十人，即日督趣上道，謨時方病風眩，在途賦詩十章，語極悽愴，改貶宣州副使，交泰三年正月，遣使即所在賜死。謨拜曰：臣無負國，使者曰：詔問卿昔與孫晟同使，而卿獨得官，卒又生還，何也？謨頓首伏罪，遂殺之，楷亦坐誅。

李平，本姓楊，名訥，少爲嵩山道士，與汝陰布衣舒元共學，數年業成，同遊蒲，客於河中節度使李守貞，守貞叛漢，使兩人懷表開行乞師於金陵，元宗出師數萬，爲之聲援，甫出境而守貞敗，兩人無所復命，且元宗遇之厚，因留事元宗，而訥始自稱李平，元亦易姓朱，皆以爲尚書郎，吳越侵常州，欲以平爲將，固辭，遷衛尉少卿，使領偏師巡江北，周兵取蘄州，不能復，棄而歸，乃以平爲刺史，朱元叛，元宗以平本與元同至，慮其不自安，召還金陵，使者失指，械平以歸，元宗大驚，慰勉之，拜建州節度使，召爲衛尉卿，初潘佑好老，莊平爲道士時，習神仙修養之說，而動多怪妄，常言仙人神鬼，佑因與交好，平又言佑父處常今已爲仙官，而已與佑亦名在仙籍，家置靜室，人莫能窺，後主時，佑既獲用，平亦上書請復井田法，家民有買民戶田者，勒令還之，又依周禮造民籍，復造牛籍，課民種桑，後主本好古務農，甚悅其言，使判司農事，平急於成功，施設無漸，人不以爲便，後主亦中悔，罷之，而佑力詆一，時公卿，獨薦平可大用，請以判司農府，羣議益不平，會佑以直諫得罪，因坐與平淫祀鬼神事，繫平大理獄，終死獄中，明年，宥其家，屢給之。

盧絳，字晉卿，宜春人，自言欲州刺史肇之後，初名家，慕晉魏絳，更焉，讀書稍通大旨，喜論當世利病，然脫略繩檢，每以博奕角觥爲事，舉進士不中，爲吉州回運務計吏，盜庫金事覺，當伏法，乃更儒服，亡命江湖，至新淦，客於土豪陳氏，與其子弟共學，絳好縱橫，兵家言，日夜射獵，陳氏察其非士流，謂曰：朝廷方求賢豪，吾子其可久留此乎？因厚其裝遣行，絳將還宜春，中途欲博，盡費其囊中金，比至家，母及兄弟咸鄙之，絳乃入廬山白鹿洞書院，猶亡賴，以屠販爲事，多奪取同舍生金，又持推貨，擅賣於山中，持人短長，索賂謝，人皆患苦之，與諸葛洪、蒯徹號廬山三害，朱弼爲國子助教，將捕治其罪，復亡去，往來金陵、丹陽間，遇大寒，平地躍起，拆檣梅爲薪，以自濟，守倉吏召歸，更躍倉檣，自氣樓入倉中盜米，一夕往返數十，乃上書論事，未報，詣樞密使陳喬，口陳所上書，詞辨縱橫，喬奪然異之，用爲本院承旨，授沿江巡檢，募亡命習水戰，使馬雄、王川等分將之，要吳越兵於海門，屢獲舟艦，以善戰聞，常密說後主曰：吳越仇讎，腹心之疾也，他日必爲北兵羽翼，以攻我，臣屢與之角，知其易與，不如先事出不意滅之，後主曰：然則北師且見討，奈何？絳曰：臣請詐以宜，欽叛，陛下聲言討賊，且路吳越乞兵，吳越之兵，勢不得不出，俟其來，拒擊

之而臣屬其後國可覆也。滅吳越則國威大振。北兵不敢動矣。後主不聽。及宋師南侵。絳為浚波都虞候。沿江都部署。守秦淮水欄。戰屢勝。諸將忌其能。共說後主。遣絳出授潤州。乃授昭武軍節度留後。帥八千人。陳於潤州城下。北軍不敢逼。入城拒守。而節度使劉澄謀因計事。斬絳以城降。絳覺之。澄乃謂絳曰。都城危甚。萬一不守。守此何為。絳曰。君為守。不可棄城。宜赴難者。絳也。是夕。澄遣裨將出送降款。絳帥部下。馳出。欲冒圍入金陵。圍堅不可入。乃走保宜州。金陵城陷。諸郡皆下。絳獨不降。募驍勇敢死千餘人。山宜州長驅而南。循海聚兵。謀南據閩中。以圖興復。過歙州。怒刺史龔慎儀閉城堅拒。殺之而行。宋祖使絳弟。襲招絳。絳初欲殺。以明不屈。已而卒降。至汴州。授冀州團練使。遇慎儀兄子贊善大夫穎於朝。詬絳曰。是殺我季父者。執至殿。詔屬吏。樞密使曹彬言其才略可用。願宥其死。宋祖曰。是貌類侯霸。何可留也。命斬於西市。絳既出。呼延贊當視行事。絳曰。萬乘帝王。斬一僞署節度使。可無訾悔乎。贊使馳奏。遂賜而斬之。臨刑。大呼曰。陛下獨不記以鐵券誓。誓招臣乎。籍榮。河東將。常降而復叛。歸絳。其主劉繼恩者。故深惡之。以為比。初絳未遇時。遊熱病。彌日且死。夜夢白衣女子。被真珠衣。持蔗漿一器。勸之飲。且歌詞以侑。又謂之曰。他日富貴。相見於固子坡。絳盡飲。寤而憶其玉京人去之闕。惟不測固子坡之說。至是適有婦人耿玉真者。以淫亂同斬。委貌宛如所夢。聞其受刑之地。即固子坡云。

慎儀。仕後主為給事中。後主十年。宋祖欲討南漢。未決。屬後主論其奉正朔。後主乃命潘佑。潘慎儀持書使南漢。漢得書大怒。囚慎儀。逾年不遣。後主以聞。宋祖遂決意與師討之。南漢平。乃得歸。江南之敗也。慎儀為歙州刺史。會昭武軍留後盧絳聞國破。謀起義。提兵自宜州入福州。道經歙。慎儀閉城拒守。絳大怒曰。慎儀吾故人。何為見拒。遣裨將馬雄攻之。慎儀朝服而出。為雄所殺。

劉承勳。不知其家世。以善心計。事烈祖。為糧料判官。遷德昌宮使。德昌宮者。內帑別藏也。自吳建國。撫有江淮。饒山澤之利。歲入不貲。比他國為最富。烈祖勵以節儉。一金寸物。不安費。其積如山。太子常欲一杉木作版障。有司以聞。烈祖怒。後曰。杉木不。但欲作戰艦。以竹代可也。然德昌官簿煩委。不克盡句核。承勳獨任其事。盜用無算。保大後。貢奉日繁。愈得以為姦利。又善於逢迎。每以寶貨遺賂權要。畜妓數十百人。每置一妓。價盈數百緡。教以藝。又費數百緡。而服飾珠犀金翠之屬。稱是。筵宴歌舞。窮極奢豪。故雖江南朱門甲第。如李德誠。皇甫繼勳輩。最號富侈。未能過也。宋平荆湖。詔沿江具舟。漕其米入汴京。承勳欲自結於宋。為異時地。乃請行。督巨艦。自長沙抵迎鑾。千柁相銜。宋祖覺其意而惡之。金陵失守。承勳歸宋。首自陳漕米事。宋祖曰。此汝主動王耳。汝安得有勞。叱出。特命弗殺。用久客無資。袒裸乞食。不勝凍餒而死。

通曰。鍾謨以輕躁而作奸。李平執左道以亂政。殺之固宜。盧絳欲起義而卒降。與慎儀知起義而拒守。厥罪惟均。若劉承勳者。估侈背君。視顏受辱。狗彘不食其肉矣。

續唐書卷六十

諸國臣傳第二十六

李彥琦。本姓楊。鳳翔李茂貞委以心腹之任。易姓李氏。齒于諸子。後昭宗西幸。朱全忠迎駕。攻逼岐下。累年。及昭宗東還。長圍方解。大軍之後。府庫空竭。彥琦請使甘州。以通回鶻。往復二載。美玉名馬。相繼而至。所獲萬計。茂貞賴之。

李繼徽。本姓楊。幼事李茂貞。養以為子。冒姓李。名之曰繼徽。表為靜難軍節度使。後朱全忠攻岐。未下。乃移兵攻邠州。繼徽迎降。全忠使復姓楊。命名崇本。遷其家於河中。以為質。繼徽妻有美色。全忠用兵往來河中。常姦之。繼徽妻頗愧恥。聞遣人謂繼徽曰。丈夫不能庇其伉儷。我已為朱公婦矣。無面視君。有刀繩而已。繼徽涕泣憤怒。其後全忠兵解岐圍。繼徽妻得歸。繼徽乃復背全忠。歸茂貞。茂貞西連蜀兵。會繼徽攻雍。華。關。西。大震。全忠以兵西至河中。遣其子友裕擊之。友裕至永壽而卒。全忠兵乃旋。繼徽屯美原。全忠復遣劉俊。康懷英等擊之。繼徽大敗。自此不復東。天祐八年。等其子彥魯所執。繼徽養子李保衡殺彥魯以降梁。

胡敬璋為李茂貞將。自王行瑜敗後。郡邑皆為茂貞所據。以敬璋為節度使。命高萬興為敬璋騎將。萬興河西人。與其弟萬金俱有武幹。効川軍中。每立戰功。時李繼徽為邠州節度使。朱全忠既弒昭宗。茂貞繼徽與西川王建之師會于岐陽。以圖興復。天祐五年冬。敬璋卒。繼徽以其愛將劉萬子為副。萬子以兇暴而失士心。又繼徽為梁人所攻。天祐六年二月。萬子葬敬璋。將佐皆集于葬所。萬興萬金因會縱兵攻萬子。殺之。歸葬于梁。

袁襲。廬江人。事吳為廬州刺史。襲仗策從軍。料事多中。畢師鐸之攻廣陵也。呂用之詐為高駢牒。署楊行密行軍司馬。徵兵入援。襲說行密曰。高公昏惑。用之姦邪。師鐸悖逆。凶德參會。而求兵于我。此天以淮南授明公也。行密遂帥廬州兵赴之。會師鏖殺高駢。行密入據揚州。而孫儒之亂復熾。行密閉空城。不無內怯。襲曰。吾以新集之眾收孤城。而諸將多高氏舊臣。非有厚恩素信。力制而心服之也。今備兵方盛。所攻必克。正諸將持彼此。因強弱。擇向背之時也。海陵鎮使高勣。駢之舊將。此必不為吾用者。因勸行密以軍令召勣。勣即率所部兵來。行密欲遣其屯天長。以拒備。襲曰。勣常挾兩端。我勝則來。不勝則判。今處之天長。是自絕其歸路也。且吾能勝備。無所用勣。不幸不勝。天長豈復有哉。公以疑備而名之。其可復用乎。不如殺之以并其眾。行密因伏甲誅勣。得其兵數千。襲又言廣陵饑餓已甚。蔡賊復來。民必重困。莫如避之。行密但遣延陵宗。蔡侍將兵分屯。而身留揚州。不發。明年。備果攻揚州。克其外郭。行密倉皇走。將奔海陵。襲曰。海陵難守。而廬州吾舊治也。城廩完實。可為後圖。行密乃走廬州。久之。未知所向。問襲曰。吾欲卷甲倍道。西取洪州。可乎。襲曰。鍾傳定江西已久。兵強食足。勢未可圖。趙錕新得宣州。怙亂殘暴。眾心不附。公宜卑辭厚幣。說和州孫端。上元張雄。使自采石濟師。侵其境。彼必來逆戰。公自銅官渡江會之。取錕必矣。行密大悅。乃引諸將攻錕。會孫端。張雄先為錕所敗。錕將蘇塘。漆朗統兵二萬屯姑山。襲曰。公領兵急趨姑山。堅壁自守。彼求戰不得。謂我實怯。因其意而乘之。可破也。行密用其言。塘等大敗。遂禽錕入宣州。已而朱全忠因與錕有舊。遣使來求錕。行密謀于襲。襲曰。不如斬首遺之。以杜後患。錕山是被殺。未幾。襲卒。行密哭之曰。天不欲成吾大功邪。何為折吾股肱也。吾好寬而襲每勸吾以殺。此其所以不壽與。高勣。舒城人。行密起淮南。辟掌書記。時軍興事繁。用度不足。行密欲以茶鹽易民布帛。勣諫曰。兵火之餘。十室九空。又漁利以困之。將復離叛。不若盡我所有。易鄰道所無。足以給軍。選賢守令。勸課農桑。數年之間。倉庫自實。行密以其言為然。悉從之。田頌聞之曰。仁人之言。其利溥矣。正助之謂也。

李神福。涪州人。隸上黨軍籍。高駢為諸道行營都統。神福隨州將成淮海。因投行密為親校。從至廬州。會率盜攻舒州。張甚。神福請多旂旗。開道入舒州。頃之。舒州兵建廬州旗幟而出。指畫地形。若有大陣狀。賊懼皆解去。積功至都指揮使。大順中。孫儒盡舉淮。蔡兵。濟江至溧水。行密使神福拒之。神福陽退示弱。儒軍以為質怯。不設備。神福夜襲之。俘斬千計。已而攻和。淞。降康睦。走安景思。神福功為多。景福初。儒兵

復盛。引攻宣州。行密欲退保銅官。劉威以為備地遠來。利在速戰。宜堅壁以老其師。可坐禽也。未幾。蔡作亂。神福討之有功。遷舒州刺史。已復職臨安。執浙將顧全武。其計臨安也。難猝拔。虛錢鏐截其歸路。乃遣人衛錢氏先壘以媚之。復多張旗鼓為虛塞以疑之。卒受和而還。轉昇州刺史。俄充鄂岳行營招討使。以繁杜洪兵。次鄂州。望城中積薪柴。顧監軍尹建峯曰。今夕為公焚之。建峯漫應之。時洪方求救于梁。神福遣部將秦泰至隘口。舉炬于樹杪。洪以為梁兵已至。焚薪以應之。其機略多類此。久之。荆南成汭及馬殷。皆遣兵。並至救洪。神福乘舟視之。知戰艦雖多。而不相屬。明日。逆擊于君山。大破之。因風縱火。兩赴水死。衆軍皆引去。洪雖未滅。而諸鎮氣奪。兵聲大振。會田頌叛於宣州。行密召神福討之。神福恐洪邀其前。宣言奉命攻荆南。勒兵具舟楫。及暮。沿江東下。始告將士以討頌之令。神福妻子故在金陵。頗襲破昇州。執其妻子以招神福。曰。公見機。分地而王。不然。妻子無遺。神福曰。吾以卒伍從吳王起事。今為上將。義不以妻子易志。顯有老母。不顧而反。三綱且蔑。焉足與言乎。斬其使。以自絕。顯遣將王壇。汪建將水師逆戰。執神福子承鼎示之。神福叱左右射子。已而陽敗。引舟沂流而上。壇。建追之。神福復順流擊其下。時壇。建樓船列火炬。神福令軍中望炬輒攻。壇。建軍滅火自匿。神福乘風揚火焚其艦。大敗之。顯聞敗。自將水軍來戰。神福遣使請發步兵斷其歸路。行密別遣蓋濠擊顯。顯敗死。即命神福為寧國軍節度使。神福以江西未平。固辭不拜。明年。復充招討使。將兵攻鄂州。未下。會疾發。還廣陵。尋卒。

張訓。廣陵人。祖昇官清流令。遂家焉。訓勇悍有膽略。時人謂之大口張。行密據合肥。訓往見甚歡。授親兵。遷黃頭都虞候。討舒州盜吳迴等。知名揚州之役。潛入城。滅餘火。得穀數十萬斛。以賑饑民。明年。擊殺甘露鎮使陳可言。遂取常州。復屯安吉。斷孫儒糧道有功。授常州刺史。乾寧初。駐軍漣水。備北師。時梁將龍師古屯清河口。訓率舟師與戰。斬師古。梁軍遂亂。遷淮海都遊奕使。海州成將陳漢賓請降。訓以其心叵測。與戲下王綰等將兵直入其壘。漢賓張樂大宴。飲酣。訓忽拔劍叱曰。吾衆已有欲歸。無語後悔。漢賓解甲聽命。轉向書左僕射。披山都指揮使。天復初。昭宗遣李儼封行密為吳王。得承制封拜。訓以功擢司徒。未幾。王茂章破密州。以訓為密州刺史。會茂章為梁兵所迫。解去。諸將請焚城大掠而歸。訓不可。乃封府庫。植旌旗于城上。遣羸弱居前。自以精兵殿後。頃之。梁將王壇來攻。遙望見旗幟。不敢逼。居數日。乃敢入。遂不復追。訓竟全軍而還。行密薨。訓謝病。再徙黃州刺史。卒。贈太傅。清河郡公。孫原泌。陶雅。合肥人。與行密同邑。故用為將。討定舒州盜吳迴等。命雅攝舒州刺史。未幾。為許勣所襲。奔還廬州。已而擊趙乾之子九華。破之。授池州刺史。改團練使。雅治池州有惠政。景福初。田頌攻歙州。久不下。徵人曰。得陶雅為刺史。請聽命。行密即命雅刺歙州。徵人納之。雅盡禮。故見刺史。裴樞送之還朝。久之。加檢校司空。河陽公。天祐末。遷觀察使。會李遇與徐溫不相能。雅懼。與劉威偕詣廣陵。布腹心。溫慰藉良厚。俾返歙州。累加都團練使。雅治歙凡二十年。卒。

周本舒州宿松人。漢南郡太守瑜之後。瑜非宿松子孫家焉。本少孤貧。有勇力。常獨格虎殺之。初爲趙
鏗將。行密破鎧。獲本。卽隸帳下。爲牙將。每奮躍先登。攻堅摧鋒。犯矢石。身無完膚。戰罷。輒自燒鐵烙其創。
言笑自若。累遷淮南馬步軍使。天祐六年。行密已取江西。撫州刺史危全誨率諸州兵十萬來寇洪州。屯
象牙潭。楚人固高安以援全誨。江西守將劉威督將至。行密謀可將者。判官嚴可求薦本。時本從軍取蘇
州。不能下。恥之。稱疾臥家。可求自往。強起本。本曰。姑蘇之役。非彼果強。徒以將帥權輕。下皆專命。故無功。
今必見起。勿用副貳乃可。許之。得精兵七千。晨夜兼行。行密初命其解高安圍。本曰。楚人非欲取高安。第
爲全誨聲援爾。今先敗全誨。楚人必棄高安走。何足擊哉。乃馳至象牙潭。亟擊之。大破其軍。擒全誨。楚人
亦遁。吉州刺史彭玕。信州刺史危仔昌皆棄城去。江西始定。本之初至也。卽揮兵進。劉威欲留安撫。不許。
或曰。敵兵盛。宜審觀形勢。本曰。賊衆加我十倍。使我兵知之。戰先奪氣矣。宜乘其鋒用之。乃可有功。已而
果如所料。行密奇其能。遂用爲信州刺史。居數年。閩。楚。吳。越。將兵二萬來攻信州。信州兵不滿數百。逆戰
不利。吳越兵圍之數匝。本命敢關。張虛幕于門內。召僚佐登城。作樂宴飲。飛矢雨集。略不爲動。吳越疑有
伏兵。解圍去。其臨陳決策多類此。莊宗入洛。行密遣司農卿盧蘋往聘。還言莊宗知本名。由是召爲雄武
統軍。俄出鎮壽州。改廬州。加安西大將軍。太尉。中書令。西平王。本不知書。然能尊崇儒士。遇僚屬以禮。士
民愛之。性朴拙無他才。惟軍旅之事。若生知者。烈祖將受禪。徐玠。周宗等以本及李德誠名位隆重。諷之
使率羣臣勸進。本已昏老。其少子宏祚懼家禍。代署表上之。本初不知。猶謂所親曰。我受吳室厚恩。老矣。
復能推戴異姓乎。臨川王濛廢居歷陽。卽將傳禪。乃殺監守者與親信兩人。走詣本。本卽欲出見之。宏祚
固執不可。本怒曰。我家郎君也。奈何不使我一見。宏祚拒閉中門。令外執濛告之。濛遂誅死。本愧恨。屬疾
數月卒。年七十七。本晚好飲酒樂施子。或謂公春秋高。宜少儲積爲子孫計。本曰。吾榮芒屨。事吳主位至
將相。何人所遺乎。既卒。大常準命廢朝三日。烈祖以本舊將。宜講求優典。禮官引前朝爲汾陽王郭子儀
廢朝五日。卽用其禮。諡恭烈。葬給園簿。子鄭祚。

應同列往使宅賀。乘莫測其所爲。既出教宜之。乃行密母史太夫人教也。大略言先王創業艱難。嗣王不
幸早世。隆演次當立。諸將宜無負楊氏。辭行激切。顯氣色皆沮。以其義正不敢奪。隆演乃得立。顯由此與
溫有隙。諷隆演出溫潤州。可求見溫曰。公舍牙兵而就藩郡。禍將至矣。溫患之。可求因說顯曰。公遷徐公
潤州。人皆言欲奪其兵權而殺之。信乎。顯曰。右牙欲之。非吾意也。業行矣。奈何。可求曰。易耳。是時行軍副
使李承嗣預軍府之政。可求詣承嗣曰。顯凶惡如此。今出右牙於外。意不徒然。恐亦非公之利。明日。邀顯
與承嗣過溫。陽瞞曰。責之曰。古人不忘一飯恩。況公楊氏宿將。今幼嗣新立。多事時。乃欲求自安于外邪。
溫亦陽謝曰。公等見留。不願去也。山是不行。顯知爲可求所賣。夜遣盜刺之。可求度不免。請爲曹辭府主。
盜執刀臨之。可求操筆無懼色。盜粗能辨字。見其辭氣忠壯。曰。公長者。吾不忍殺之。遂掠其資財以去。頃
之。溫令鍾泰章斬顯於牙堂。溫得除顯而專國政。可求之力也。事平。授揚州司馬。已而溫鎮潤州。留子知
訓與可求居廣陵。乘政宿衛將馬謙。李球作亂。知訓將出走。可求曰。公棄衆自去。衆將何依。乃闔戶而駭
駭息聞於外。府中以安。及朱瑾之變。溫遣使殺米志誠。可求恐其拒命也。以計擒斬之。而溫以瑾故。欲大
行殺戮。可求具陳知訓致禍之由。溫怒得稍解。未幾。改營田副使。武義元年。隆演卽吳國王位。遷門下侍
郎。順義中。拜尚書右僕射。已而兼同平章事。先是唐與梁戰。來徵兵。溫欲持兩端。發兵循海。助其勝者。可
求固爭不可。至是唐以滅梁來告。溫尤之曰。公前沮吾計。今將若何。可求笑曰。開唐主始得中原。志氣驕
滿。不出數年必內變。吾但卑辭厚禮。保境以待足矣。于是遣司農卿盧蘋報使。可求密條數事授之。蘋如
洛陽。凡所問者悉依所授以對。大厭莊宗心而歸。無何。莊宗遇害。可求之言遂驗。溫益重焉。俄進左僕射。
卒。子續。

昭知祥。合肥人也。雅能治金穀。遇事輒辨。初事田頎爲宣州長史。行密殺頎。以知祥爲淮南支計官。勵精
爲理。事無留滯。天祐中。徐溫乘國。知祥與嚴可求左右協力。可求任軍旅。知祥司財賦。時稱嚴略。初置選
舉。命知祥董其事。任用得人。世多服其精。久之。授鹽鐵判官。隆演卽位。遷中書侍郎。後數年卒。
汪台符。歙州人。少好學。博貫經籍。爲文不逐浮末。有王勣才。天復初。爲陶雅幕客。已而見天下苦兵戰。遂
居鄉里。執耒力田。齊王鎮金陵。台符自草間上書。陳民間九患及利害十餘條。書上。爲宋齊邱所沮。謂雖
有其言。必無其行。齊王猶未之信。齊邱始字超回。台符詰書謂之曰。聞足下齊先聖以立名。超亞聖而
稱字。齊邱慚而更其字曰子嵩。由是大怒。台符密使人誘其乘舟痛飲。至石頭。蚶蟻下。沈殺之。台符常
請括定田賦。每正苗一斛。別輸三斗。官授鹽一斤。謂之鹽米。入倉則有兩米。太和末。使民入米請鹽。卽其
法也。昇元中。限民物畜高下爲三等。料其均輸。以爲定制。又貨鬻有征稅。舟行有力勝。皆用台符之言云。
江夢孫。字非修。溧陽人。博綜經史。立行高潔。太和中。爲秘書郎。自言迂儒無益。平生讀書。欲小試理民。求
爲縣令。久之。補天長令。時中書令先持告身示之曰。今日受此。明日趣走庭下矣。曰。此素志也。庸何傷。及

至天長。吏白縣署聽事有淫厲。不可居。夢孫曰。長吏不坐堂。非禮也。是夕。果有怪並出。夢孫起焚香曰。步孫受命為吏。當治事於此。鬼神有祠。願邱。何不各歸其所。吾行不欺暗室。奚畏君等。語訖。皆斂迹。夢孫治縣寬簡。吏民安之。逾年。乘官去。縣人號泣送之數十里。還家事繼母盡孝。早暮潔衣冠。視膳羞。母食既徹。為諸生講禮。釋經義。凡至疑處。輒斂衽曰。此科先儒猶多同異。夢孫安敢輕言。諸君自擇所長可也。保大中。卒。年八十五。贈國子司業。葬之日。自遠方至者千人。而服者百許。

述曰。岐地小而世短。然亦有輔佐之臣。考諸載籍。僅得三人焉。吳本強大。所以運籌帷幄。決勝疆場者。若裴之算無遺策。屢奏膚功。惟其猛以濟寬。倘所謂亂國用重典。邪。劫之務農給用。民說無疆。仁聲之入人深矣。神福臨敵必勝。公爾忘私。訓之用兵有法。雅之撫民以寬。皆有功於社稷。本位顯功高。禮賢下士。晚乃抱徐廣流涕之心。殊可悲已。可求。知祥。嚴。略。齊名。同心協力。勳業爛然。台符之直言極諫。膽氣甚豪。惜乎不克全其身也。夢孫持正黜邪。克敦內行。風度端嚴。庶幾東漢郭泰一流人乎。

續唐書卷六十一

諸國臣傳第二十七

葛從周。字通美。濮州鄆城人。少從黃巢。巢敗受降。從朱全忠攻蔡州。全忠墜馬。從周扶起復騎。自與敵步鬪。被傷。偏將張延壽從旁擊之。從周遂得與全忠俱去。全忠盡黜諸將。獨用從周。延壽為大將。秦宗權掠地。穎。毫。及梁兵戰於焦夷。從周獲其將王涓。尋佐朱珍收兵淄。青。遇東兵輒戰。珍得兵歸。從周功為多。張全義襲李罕之於河陽。罕之奔首。召兵以攻全義。全義乞兵於梁。全忠遣從周。丁會等救之。敗管兵於沈河。潞州馮勣殺管守將李克修以降梁。全忠遣從周入潞州。管兵攻之。從周不能守。走河陽。全忠攻魏。從周與丁會先下黎陽。臨河。會全忠於內黃。敗魏兵於永定橋。從丁會攻宿州。以水浸其城。遂破之。全忠攻朱瑾於兗州。未下。留從周圍之。瑾閉壁不出。從周詐言救兵至。陽避之高。夜半潛遁城下。瑾以謂從周已去。乃出兵收外壕。從周掩擊之。殺千餘人。管攻魏。魏人求救。全忠遣侯言救魏。言築壘於汜水。全忠怒其不出戰。遣從周代之。從周擊敗管兵。管王自將擊從周。從周雖大敗。而梁兵擒管王子落落。送於魏斬之。遂從攻鄆州。擒朱宣於中都。又攻兗州。走朱瑾。全忠表從周兗州留後。以竟。鄆兵攻淮南。為淮兵所敗。

是時晉兵出山東。攻相。衛。全忠遣從周略地山東。下洛州。斬其刺史邢善益。又下邢州。走其刺史馬師素。又下磁州。殺其刺史袁奉滔。五日而下三州。全忠乃表從周兼邢州留後。劉仁恭攻魏。從周會全忠兵救魏。從周以五百騎出戰。破其八柵。仁恭兵走。追至於臨洺。擁之御河。溺死甚衆。全忠以之為宣義行軍司馬。遣其攻劉守文於滄州。以將陣監其軍。守文求救於其父仁恭。仁恭救之。陣語諸將不可迎戰。宜縱其入城。聚食倉廩。使兩困而後取之。諸將頗以為然。從周怒曰。兵在上將。豈監軍所得言。且陣之言。乃常談耳。勝敗之機在吾心。陣豈足以知之。乃勒兵迎仁恭於乾寧。戰於老鷓隄。仁恭大敗。獲其將馬慎交等百餘人。是時守文亦求救於晉。晉為攻邢。洛以率之。從周遣還。敗晉兵於青山。遂從全忠攻鎮州。下臨城。王鎔乞盟。全忠表從周兼軍節度使。從周遂還。敗晉兵於太原。不克。梁兵西攻鳳翔。青州王師範遣其將劉鄩襲兗州。從周家屬為鄩所得。厚遇之而不殺。全忠還自鳳翔。乃遣從周攻鄩。從周卒招降鄩。以功授檢校太傅。從周染疾。全忠命康懷英代之。授左金吾衛上將軍。以疾拜右衛上將軍。居於偃師。亳。鄆之別墅。友貞時。拜昭義軍節度澤。潞等州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侍中。守潞州大都督府長史。封陳留郡王。食其俸於家。卒。贈太尉。

敬翔。字子振。同州馮翊人。神龍中。平陽王暉之後。少好學。工書檄。乾符中。舉進士不第。乃之梁。有汴州觀察支使王發者。翔里人。遂往依焉。久之。發無由薦引。翔計窮。為人作賤刺。傳之軍中。朱全忠素不知書。翔所作皆淺近語。全忠愛之。謂發曰。聞公有鄉人。可與俱來。翔見全忠。全忠問曰。子學春秋。所記何事。翔曰。兵者應變出奇。以取勝。春秋古法。不可用於今。全忠大喜。補以軍職。非其所好。乃以為館驛巡官。全忠與蔡人戰。汴郊。翔時為謀畫。多中。昭宗自岐還長安。御延喜樓。召翔與李振。登樓勞問。授翔太府卿。初。昭宗遷洛陽。宴崇勳殿。酒半。起。使人召全忠入內殿。將有所託。全忠辭以疾。昭宗曰。可使敬翔來。全忠遂應翔出。翔亦伴醉去。全忠已破趙匡胤。取荆。襄。遂攻淮南。翔切諫。以為新勝之兵。宜持重。以養威。全忠不聽。兵出光州。遭大雨。幾不得進。進攻壽州。不克。而多所亡失。全忠始大悔。歸而忿。殺唐大臣幾盡。然益以翔可信。不軌之事。翔謀居多。全忠篡位。以唐樞密院故用官者。乃改為崇政院。以翔為使。遷兵部尚書。金變殿大學士。翔從全忠用兵三十餘年。盡心勤勞。晝夜不寐。自言惟馬上乃得休息。友珪弑全忠。以翔素為謀臣。懼其圖己。不欲與內職。乃以李振代為崇政使。授翔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翔稱疾。未嘗省事。友貞即位。趙巖等用事。頗離間舊臣。翔愈鬱鬱不得志。其後。王彥章敗於中都。友貞懼。召段凝於河上。是時精兵悉在凝軍。凝有異志。不來。友貞遣呼翔曰。居常忽卿。今急矣。卿其教我。翔曰。臣受國恩。將三紀。今雖為相。實朱氏老奴。爾敢有所隱。初用段凝。臣已爭之。今凝不來。大勢已迫。欲為之謀。則小人聞之。必不見聽。請先死。不忍見宗廟之亡。遂相向慟哭。莊宗入汴。詔赦梁羣臣。李振喜謂翔曰。有詔洗滌。將朝君。邀翔俱入。翔夜止高頭車坊。將旦。左右報曰。崇政李公入朝矣。翔歎曰。李振謬為丈夫矣。復何面目入梁國門。

乎乃縊而死。初史官李琪等修實錄三十卷。敘述非工。事多漏略。翔乃別纂成三十卷。目之曰大梁編遺錄。與實錄併行。

霍存。涪州曲州人。少從黃巢。巢敗歸梁。存素曉勇。善騎射。從攻王夏。擊破鐵林。並以善戰稱。尋佐朱珍取滑臺。攻淄州。取博昌。皆預立功。蔡賊張旺在汴北。存以三千人夕犯其營。破之。用本部騎兵。敗秦賢軍。連破四寨。從討盧瑋。張旺。殘萬餘人。存功居多。梁軍圍濮。有賊升眺樓大詬。存射之。矢一發而尸隕。復佐朱珍擒石瑋。破魏師。敗徐戎。又佐龐師古敗時溥。以是累遷官。梁得曹州。以存為刺史。兼諸軍都指揮使。梁攻鄆州。朱瑾來救。諸將或勸全忠縱瑾入鄆。全忠曰。瑾來必與時溥俱。不若遣存邀之。存伏兵蕭縣。已而瑾果與溥俱出。遂離。存發伏擊之。遂敗。瑾等於石佛山。存中流矢卒。後全忠閱騎兵於繁臺。顧諸將曰。使霍存在。豈勞吾親閱邪。他日語又如此。贈存太保。子彥威。

符道昭。蔡州人。為秦宗權將。宗權敗。乃依鳳翔李茂貞。茂貞愛之。養以為子。名繼遠。梁攻茂貞。道昭與梁兵戰。屢敗。乃歸梁。全忠表道昭秦州節度使。以亂不果行。李周彝以鄆州降。全忠用以為左司馬。遂授道昭右司馬。羅紹威將誅其牙兵。惡魏兵強。未敢發。求梁為助。全忠乃悉發魏兵使攻燕。而遣馬嗣勛助紹威誅牙兵。牙兵已誅。魏兵在外者聞之。皆亂。魏將左行遷據歷亭。史仁遇據高唐。以叛。道昭等從全忠悉破之。後與康懷英等攻潞州。築夾城為蟬壁。以圍之。逾年不能下。唐兵攻破夾城。道昭戰死。

劉捍。開封人。父行仙。宣武軍大將。捍少為牙職。明敏有威儀。善檣贊。全忠以為客將。使從朱珍募兵。淄。青。全忠北攻鎮州。與王鎔和。遣捍見鎔。鎔軍未知梁意。方嚴兵。捍馳一騎入城中。諭鎔意。鎔乃聽命。又移師攻定州。降王處直。捍復單馬入州安撫。而還。全忠圍鳳翔。遣捍入見李茂貞。計事。昭宗召見。問梁軍事。稱旨。賜以錦袍。拜登州刺史。賜號迎鑿。勇功臣。梁兵攻淮南。遣捍先之淮口。築馬頭下浮橋。以渡兵。全忠出光山攻壽州。又使捍作浮橋於淮北。以渡歸師。授宋州刺史。全忠篡位。遷左龍虎統軍。兼元從軍都虞候。出為佑國軍留後。同州劉知俊反。以賂誘捍。將吏執捍而去。知俊械之。送於李茂貞。見殺。全忠哀之。贈太傅。

寇查卿。字俊臣。開封人。祖瑄。父裔。皆宣武軍牙校。全忠鎮汴。以查卿為通贊官。累遷右長直都指揮使。領洛州刺史。羅紹威將誅牙軍。全忠遣查卿之魏。密謀悉誅牙軍。查卿身長八尺。隆準方面。語音如鐘。工騎射。好書史。善伺主意。勳皆如旨。全忠每曰。敬翔。劉捍。寇查卿。皆天為我生。其見愛如此。賜以所乘名馬一匹。全忠圍鳳翔。以查卿為都排陣使。乘鳥馬馳突陣前。全忠目之曰。真神將也。初全忠謀遷都洛陽。昭宗不許。後昭宗奔鳳翔。全忠以兵圍之。昭宗既出。全忠以兵至河中。遣查卿奉表。迫請遷都。查卿因悉驅徒長安居人。以東。道路號哭。仰天大罵曰。國賊朱溫。使我至此。昭宗亦願瞻陵廟。旁皇不忍去。謂其左右為僊語云。紇于山頭凍死雀。何不飛去。生處樂。相與泣下沾襟。昭宗行至華州。遣人告全忠。以何皇后有

娠。願留華州待冬而行。全忠怒。顧查卿曰。汝往赴官家來。不可一日留也。查卿復馳至華。即日迫昭宗上道。全忠篡位。授查卿威化軍節度使。歲餘。召為左金吾衛大將軍。充衛仗使。一日過天津橋。老民梁現不避道。前馳掉現投橋死。為御史所彈。全忠不得已。責授左衛中郎將。復授襄州防禦使。遷河陽節度使。友貞即位。徙鎮威勝。卒。年五十七。

王彥章。字子明。邯鄲人。祖秀。父慶宗。俱不仕。彥章少為軍卒。隸全忠帳下。自開封府尹押牙左親從。指揮使授左龍驤軍使。友貞即位。遷濮州刺史。彥章驍勇有力。能跳足履棘。針地走數十步。持一鐵鎗。騎而馳突。他人莫能舉也。軍中號王鐵槍。梁分魏。相六州為兩鎮。懼魏軍不從。遣彥章入魏。屯金波亭。以虞變。魏軍果亂。首攻彥章於館舍。彥章南走。魏人降晉。晉攻破澶州。虜彥章妻子。歸之太原。賜以第宅。供給甚備。開遣使者招之。彥章斬其使者。以自絕。後數年。其家被害。自梁失魏。博。與竹夾河而軍。彥章常為先鋒。遷汝。鄭。二州防禦使。匡國軍節度使。北面行營副招討使。徙宣義軍節度使。是時莊宗已盡有河北。以鐵鎗斷德勝口。築河南北為兩城。號夾寨。而友貞昏亂。小人趙巖。張漢傑等用事。彥章雖為招討使。而謀不見用。莊宗取鄆州。梁人大恐。宰相敬翔。顧事急。以繩內靴中。見友貞泣曰。先主取天下。不以臣為不肖。所謀無不用。今棄忽臣言。臣不如死。乃引繩將自經。末帝使人止之。問所欲言。翔曰。事急矣。非彥章不可。友貞乃召彥章為招討使。以段凝為副。友貞問克捷之期。彥章對曰。三日。左右皆失笑。彥章受命出。馳兩日至滑州。置酒大會。陰遣人具舟於楊柳。命甲士六百人。皆持巨斧。載治者。具糶炭。乘流而下。彥章飲酒方半。伴起更衣。引精兵數千。沿河以取德勝。舟兵舉鎗斷之。因以巨斧斬浮橋。南城遂破。蓋三日矣。是時莊宗在魏。以朱守殷守夾寨。聞彥章為招討使。驚曰。彥章驍勇。吾常避其鋒。非守殷敵也。然彥章兵少。利於速戰。必急攻我南城。即馳騎救之。行二十里。而得夾寨報者曰。彥章兵已至。比至而南城破矣。莊宗徹北城為橋。下楊柳。與彥章俱浮於河。各行一岸。每舟相及。輒戰。一日數十接。彥章至楊柳。攻之不克。時段凝已有異志。與巖。漢傑交通。彥章憤梁日削。而賊巖等所為。每曰。俟我立功。還誅姦臣。以謝天下。巖等聞之。懼。與凝叶力傾之。及楊柳之敗。凝乃上書言彥章使酒玩忽致敗。巖等從中毀之。乃罷彥章。以凝為招討使。彥章馳至京師。入見。以笏畫地。陳勝敗之迹。巖等諷有司劾其不恭。勒還第。唐

攻兗州。友貞使彥章守捉東路。時精兵皆屬凝。惟有保嬰五百騎。皆新募。不可用力。以屬彥章。而以漢傑監之。彥章至遞坊。戰敗。退保中都。又敗。唐將夏魯奇素與彥章善。識其語音。曰。王鐵槍也。舉稍刺之。彥章傷重。馬踏被擒。莊宗見之曰。爾常以孺子待我。今日服乎。又曰。爾善將。何不守兗州而守中都。此邑素無曠。何以自固。彥章對曰。大事已去。非人力所為。莊宗惻然。賜藥以封其創。欲全活之。使人慰諭。彥章謝曰。臣與皇帝血戰十餘年。今兵敗力窮。非死不足報主。豈有朝事梁而暮事晉。雖生。何面目見天下人乎。莊宗又遣明宗諭之。彥章病創不能起。仰顧明宗。呼其小字曰。汝非逸佖烈乎。我豈苟活者。遂見殺。年六

十一 彥章嘗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蓋其忠義出天性也。

張源德太原人少事武皇無所稱從李罕之以潞州叛降於梁罕之遣源德見朱全忠全忠以為金吾衛將軍歷蔡州刺史後魏博節度使楊師厚卒友貞分魏相等六州為兩鎮懼魏軍不從乃遣劉鄩將兵萬人屯於魏以虞變魏軍果叛迫其節度使賀德倫以魏博二州降莊宗當是時源德為鄩守貝州莊宗入魏諸將欲先擊貝州莊宗曰貝城小而堅攻之難卒下且源德雖特劉鄩之兵然與滄州相首尾今德州居其中而無備不如先取之則滄貝之勢分而易圖也乃先襲破德州然後以兵五千攻源德源德堅守不下大兵壅而圍之已而劉鄩大敗於故元城南走黎陽大兵攻破洛州而衛州刺史來昭邢州節度使閻寶皆以城降磁州刺史斬昭相州張筠滄州戴思遠皆棄城走當是時莊宗兵已先下全燕而鎮定皆附自河以北山以東四面千里六鎮數十地之地皆歸附獨貝一州圍之雖年不可下源德守既堅而貝人聞莊宗已盡有河北城中食且盡乃勸源德出降源德不從遂見殺源德已死貝人謀曰被圍已久窮而後降懼皆不免也乃告於晉曰吾欲被甲執兵而降得救而後釋之如何大兵許諾貝人三千出降已釋甲遂圍而盡殺之

劉鄩密州安邱人少事青州王敬武為小校敬武卒子師範為留後棣州刺史張增叛師範使鄩攻破之表鄩登州刺史以為行軍司馬時梁已破朱瑾等悉有兗鄆以為從周為兗州節度使從周將兵在外鄩使人負油鷄城中窺其虛實得知維城下水竇可入鄩以步兵五百從水竇入襲破之徙從周家屬而待之甚厚及師範兵敗降梁鄩乃亦降從周為具齋裝遂鄩歸梁鄩曰降將蒙恩不誅幸矣敢乘馬而衣裘乎乃素服乘轎歸梁全忠賜之冠帶飲之以酒鄩辭以量小全忠曰取兗州豈何大乎以為元從都押衙累遷左龍武統軍劉知俊叛陷長安全忠遣鄩與牛存節討之知俊走鳳翔全忠乃以長安為永平軍拜鄩節度使友貞嗣位領鎮南軍節度使為開封尹楊師厚卒分相魏為兩鎮友貞恐魏兵亂遣鄩以兵屯魏縣魏兵果亂劫賀德倫降太原莊宗入魏鄩以精兵設伏於河中俟至而圍之數匝殺獲甚衆復遣師由黃澤襲太原慮為其所迫乃結為人所縛旗於上以驢負之往來城上晉兵見之以故不追鄩至樂平遇雨不克進而旋急趨臨清爭魏積粟而周德威已先至鄩乃屯於莘縣久之友貞以書責鄩宜思良盡鄩報以未可擊宜待之友貞屢遣使督戰鄩召諸將謀曰主上居禁中與白面兒謀必敗人事今揣未可輕動諸將以為何如諸將皆欲戰鄩乃悉召坐軍門以河水一杯飲之諸將莫測或飲或辭鄩曰一杯之難猶若此滔滔河流可盡乎諸將皆失色鄩自率引軍襲魏州與莊宗戰於故元城鄩大敗南奔自黎陽濟河保滑州鄩授義成軍節度使河朔失守降為亳州團練使敗張萬寧於兗州遷秦寧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朱友謙叛陷同州以鄩為河東招討使行次陝州鄩為書招友謙友謙未報留以待之伊皓段凝素惡鄩乃謂鄩與友謙親家故逗留已而鄩兵敗乃罷鄩歸洛陽虢殺之年六十四贈中書令子

遂凝遂雍。

牛存節字贊正青州博山人初名禮事諸葛爽於河陽爽卒歸梁全忠愛之賜之名字以為小校張晳攻汴存節破其二寨梁攻濮州戰南劉橋范縣存節功多李罕之圍張全義於河陽全忠遣存節赴之破其軍罕之遁從全忠攻魏大破魏軍遷滑州牢城過後指揮使攻濮之役領軍先登遂拔其壘從葛從周攻淮南從周敗溲河存節收其散卒八千以歸遷亳宿二州刺史朱瑄召吳兵攻徐宿存節夜率兵直趨彭門吳兵震恐而退諸將益服其能遷潞州都指揮使全忠篡位拜右千牛衛上將軍從康懷英攻潞州為行營排陣使澤州被圍存節入城助守遇其穴地道以攻存節亦穴地道之戰於陵中乃解圍遷左龍武統軍充六軍都指揮使絳州刺史除鄆州留後劉知俊以同州叛奔鳳翔乃遷匡國軍節度使朱友謙叛附太原西連鳳翔存節東西受敵同州水鹹而無井存節禱而擇地鑿八十餘井水皆甘可食友謙卒不能下友貞立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徙鎮天平蔣殷反徐州遣存節破之加太尉存節病消渴尉河北用兵未嘗言病及病革召歸翼日而卒臨終語其子知業曰忠孝吾子也不及其他贈太師

略云。今日士德云。朱梁寇唐。雍都洛邑。盡是荆榛。江南山東。各有割據。欲以一方之強。舉萬全之策。恐憂不在於秦雍。而在於肘腋之下也。歷官至御史大夫卒。所著有南冠集。龍吟集。三卷。長樂集。十卷。子琴玉。

章莊字端己。杜陵人。唐臣見素之後。竹祖少微。宣宗時中書舍人。莊疏曠不拘小節。幼工詩文。應舉時。黃巢犯關。作秦婦吟。人稱爲秦婦吟秀才。乾寧中。登進士第。爲判官。晉秩左補闕。王建爲西川節度副使。昭宗命莊與李洵宜諱兩川。遂留蜀。同馮涓宜諱掌書記。文不加點。而語多稱情。尋擢起居舍人。天復間。建遣莊入貢。亦修好於朱全忠。談言微中。頗得全忠心。隨使押牙王殷報聘。昭宗遇弒。全忠遣告哀使司馬卿宜諱蜀士。與元節度使王宗綰馳驛上白。建頗內懷與復。莊以兵者大事。不可倉卒而行。乃爲建答宗綰書曰。吾蒙主上恩有年矣。表檄之上。寔輪如新。墨詔之中。淚痕猶在。犬馬尙能報主。而況人之臣乎。自去年三月東還。連貢二十表。而絕無一使之報。天地阻隔。叫呼何及。聞上至殺水。臣僚及宮僚千餘人。皆爲汴州所害。至洛。果遭弒逆。自聞此詔。五內糜潰。方杖戈待旦。思爲主上報讎。今使來不知以何言告。且令宗綰以此意諭之。卿乃惶懼而返。明年。建立行發於蜀。承制封拜。以莊爲安撫使。未幾。全忠篡唐改元。莊與諸將佐詣建勸進曰。大王雖忠於唐。唐已亡矣。此所謂天與不取也。於是帥吏民哭三日。擁建即皇帝位。進左散騎常侍。判中書門下事。凡開國制度。號令禮樂刑政。皆由莊所定。頃之。全忠復通好於建。推建爲兄。莊得書笑曰。此神堯驕李密之意也。其機敏多類此。累官至門下侍郎。吏部尚書。同平章事。卒。諡文靖。有集二十卷。箋表一卷。蜀程記一卷。峽程記一卷。又澠花集五卷。乃莊弟術所編。又常取唐人麗句勸成又元集。

續唐書卷六十二

諸國臣傳第二十八

馮涓字信之。婺州東陽人。唐吏部尚書宿之孫也。大中四年。宏辭科進士。有聲。是歲。遷羅國築高樓。遣使齎金寶奏請譔記。時以爲榮。補京兆府參軍。會宰相杜審權有江西之拜。制未下。密召涓。語以延辟之命。戒勿泄。涓漏其言於友人鄭資。資捧刺遊謁審權。審權鄙涓淺薄。不復與選。臨發之日。涓候別灞橋。審權略不展分。惟長揖道勉旃而已。由是隱商山數年。昭宗時。官祠部郎中。擢眉州刺史。時田陳拒朝命。不令之任。涓於成都墨池。灌園自給。著懷泰賦。及蜀賦。引以見志。王建分藩西川。表涓節度判官。天復中。兩川賦重。人多嗷嗷不敢發。涓因獻生日頌。先述功德。繼言生民重征之苦。建愧謝曰。如君忠諫。功業何憂。資金帛加等。時諸將多勸建乘岐王茂貞之衰。攻取鳳翔。涓曰。梁竹虎爭。勢不兩立。若并而爲一。舉兵向蜀。雖諸葛不能敵也。鳳翔之藩籬。不若與和親爲便。建善其言。竟與茂貞連和。朱全忠篡唐。將吏皆詣建勸進。謂天與不取。反受其咎。宜正皇帝位。以號令西土。涓獨獻請以蜀王稱制。曰。朝與則未爽。稱臣。賊在則不與爲惡。建卒自立爲帝。而見涓之辭。嚴義正。亦無以難也。涓由是杜門不出。是後建屢興兵。涓上疏

周庠。故龍州司倉也。建爲利州刺史。庠以客從。時楊守亮鎮山南西道。屢召建。建懼不往。謀於庠。庠曰。唐祚將終。藩鎮互相吞噬。公勇而有謀。得士卒心。立大功者。非公而誰。然葭萌四戰之地。難以久安。閬州地僻人富。楊茂實。陳田之腹心。不修職貢。若表其罪。與兵討之。可一戰擒也。建從其言。乃遂茂實而據之。守亮不能制。已而建與陳敬瑄相攻。以成都尙強。退無所掠。欲罷兵。庠以爲不可。且曰。邛州城斷完固。食支數年。足據以爲根本。建乃使庠草表。請討敬瑄以贖罪。因求邛州。得報可。無何。僖宗命章昭度討敬瑄。三年不能克。朝議以息兵便。建見能兵制書曰。大功垂成。奈何棄之。庠遂勸建請昭度還朝。獨取成都而有之。則兩川不足平。由是昭度東還。而建得奄有兩川。庠之謀爲多。累官御史中丞。遷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王衍踐阼。內給事王廷紹等用事。庠切諫不聽。俄進司徒。同平章事。領武平軍節度使。病卒。子仁矩。爲岷馬都尉。

彥師儒而無謀。欲為偷安之計。略以厚利。恃其救援。故堅守不下。今若遣人諭賊帥以禍福。來者賞之以官。不服者威之以兵。則彼反為我用矣。建從之。彥師勢遂孤而敗。久之。改眉州刺史。梁既篡位。德權上疏曰。案識文。李祐西王。逢吉。士德。兌與丹莫當。李祐者。唐亡也。西王者。王氏與於西方也。逢吉者。逢字如殿下之名也。士德。坤維也。兌與。亦西方也。丹莫當者。丹。朱也。言朱梁不致與殿下抗也。願藉合天命。仰膺寶籙。使天地有主。神人有依。建大悅曰。成我者叔舅也。及建即位。累遷太保中書令。卒贈太師。

張道古。一名。字子美。臨淄人。少有文辭。慕朱雲。梅福之節。乾符時。居王鎔幕府。景福中。舉進士。釋褐為著作郎。遷右拾遺。播遷之後。方鎮阻兵。道古上疏言五危二亂七事。謫施州司戶參軍。未幾。以左補闕徵。陳田之亂。西南路塞。復懼為建所憾。乃變姓名。賈卜導江青城市中。章莊習其名。薦為節度判官。道古又上建詩。致五危二亂事。為同僚所疾。遣茂州安置。及建開國。召為武部郎中。至玉壘關。謂所親曰。吾唐室諫臣。終不能拳踞與雞犬同食。雖召必再貶。死之日。當葬我於關東不毛之地。題曰唐左補闕張道古墓。入朝。果不為時所容。復貶茂州。後卒於灌州。鄭雲叟在華。聞其死。作詩弔之。道古深於象象。著易題數卷行於世。

陳翔。博州人。建鎮西川。辟翔掌書記。已而出為新井令。朱全忠既篡唐。建欲自立為皇帝。翔反覆以順逆禍福警之。不聽。遂棄官隱閬州之西水。終焉。

鄧元明。梓州人。以宮雄於鄉。光啟中。自建圓來。圍成都。軍食不繼。元明時時開扉。廩給之前。後以數百萬計。建欲官之。元明辭曰。不願也。願公安輯一方。不然。兩川皆魚肉矣。建欣然納之。官其子宏忠。州刺史。

趙季良。字德彰。濟陰人。初事莊宗。為魏州司錄。魏州稅多。莊宗時。為晉王過督之。季良曰。殿下方謀攻取。而不愛百姓。一旦百姓離心。恐河北非殿下有矣。莊宗大加欽重。累遷鐵判官。太僕卿。明宗天成元年。齋官誥拜孟知祥為侍中。即以三川制置使督蜀犒軍餘錢送京師。且制置兩川征賦。是時知祥鎮西川。頗不奉詔。會與季良有舊。遂留之。不遣。因請為西川節度副使。事無大小。悉以參決。久之。明宗詔徙季良果州團練使。知祥得制書。匿之。表留季良。不可得。復遣使至京師。論請。明宗不得已。曲從之。自是季良領身事知祥矣。季良通敏善謀。董璋時。遣人求昏自結。知祥心恨之。未許。季良以為宜合從。以拒唐使。長興時。進奏官言。明宗欲大發兵討兩川。季良請以東川先取。遂。然後并兵守劍門。則大軍雖來。吾無內顧憂矣。未幾。唐將石敬瑭因。遂。已。燒營北歸。軍前馳驛報知祥。知祥故藏其書。謂季良曰。北軍漸近。奈何。季良扣指曰。不過縣州必。問其故。曰。我逸彼勞。縣軍千里。糧盡能無走乎。知祥大笑。出書示之。由是甚服其智。無何。知祥疑璋有異圖。遣季良探之。季良歸言。璋作兩川之患。實甚。已而璋果與知祥交。惡。與兵破白楊林。聲勢極盛。知祥有憂色。季良言。璋不守巢穴。徑來野戰。用兵精銳。盡在前鋒。宜以羸兵誘之。以勁兵待之。又璋素負威名。故西川惶懼。公自出禦之。則人心自定。後悉如季良言。而璋遂敗。以季

良領武泰軍留後。頃之。知祥以提制署為節度使。是時明宗即下制以季良為武泰軍節度使。知祥即位。拜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知祥病篤。召季良與李仁罕。王處回等同受顧命。及知祥薨。祕未發喪。處回夜過季良。涕泣不已。季良正色曰。今強侯握兵。專俟時變。當速立嗣君。豈可徒相泣邪。遂與處回立剗而後發喪。以擁戴功。加司徒。進太保。與母昭裔。張業。分判三司。兼戶部事。卒。諡文肅。子元振。

趙廷隱。開封人。初事梁為裨將。王彥章被擒。廷隱與張漢傑。李知節等。俱為莊宗所執。已而隨知祥入西川。廷隱拳勇有智略。諸將士無及者。積功至檢校司空。守漢州刺史。充左廂馬步軍都指揮使。未幾。與大兵戰於劍門。時天寒。士卒觀望不進。廷隱流涕諭之曰。今北軍勢盛。汝曹不力戰卻敵。則妻子為虜矣。衆心乃奮。俄唐將石敬瑭引步兵來擊。廷隱擇善射者五百人。伏敬瑭歸路以待。及矛稍相交。乃揚旗鼓。衆卒敗之。又副李仁罕攻遂州。先登。會唐將李彥琦乘利州走。遷廷隱為昭武軍留後。廷隱因馳使白知祥曰。董璋多詐。必為患。乘其至劍州。勞軍而圖之。并兩川之衆。可以得志。知祥不許。廷隱歎曰。不從吾謀。禍未已也。久之。廷隱以昭武讓李肇。遂還成都。董璋入寇。命為行營馬步軍都都署。將兵三萬拒之。璋造詐書。誣廷隱及趙季良等與璋相通。知祥以示廷隱。廷隱投諸地曰。不過為閒。欲令殺副使與廷隱耳。未幾。將兵攻梓州。璋為部將所殺。廷隱取其首以獻。知祥既據有兩川。復於閬州置保寧軍。以廷隱為留後。旋以臺制節度使。充左匡聖步軍都都指揮使。知祥疾革。同季良等受遺詔輔政。刑即位。加兼侍中。為六軍副使。晉太傅。國有大事。就第問之。既而李仁罕。張業相繼以罪死。廷隱遂致仕。後官至太師。中書令。封宋王。廣政十一年冬十二月。以疾卒。諡忠武。子崇禎。

趙崇溥。不知其鄉里世系。廣政中。為威武軍都都監。時周將王景等連營圍鳳州。而韓通復分兵城固鎮。以絕西川援兵。未幾。城陷。節度使王環既被執。而崇溥及將士五千。盡為周兵所虜。崇溥堅不肯降。餓數日而死。

高彥休。太原人。父暉。宣威軍使。彥休從知祥入蜀。歷軍校。為昭武軍監押。嗣位。遷邛州刺史。改為步軍使。會漢兵入大散關。陷安都峒。彥休以所部先進。漢人燒峒。毀閣。避去。彥休盡銳追之。復其峒而還。未幾。領趙州刺史。遷奉州都都指揮使。加匡聖馬軍都都指揮使。真拜武定節度使。周將王景。向訓攻鳳州。利令彥休出兵解圍。未至。聞敗軍於唐倉。因潰歸。判官趙玘閉關不納。以城歸周。彥休遁歸。利不之罪。以為右奉鑾衛都都指揮使。改功德使。已而出授寧江軍都巡檢制置招討使。加宣徽知院事。昭武軍節度使。及宋師至魏州。彥休謂副使趙崇濟。監軍武守謙曰。北軍遠來。宜堅壁待之。為上策。守謙不從其言。獨領部下兵出戰。宋將劉光義。曹彬頓兵白帝廟西。遣騎將張廷翰等。引兵與守謙戰。豬頭舖。守謙敗走。廷翰等乘勝登城。光義率軍繼至。彥休出拒戰。宋師已乘城而入。彥休惶駭失次。計無所出。判官羅濟勸令單騎歸成都。彥休曰。我昔已失天水。今復不能守魏州。縱人主不殺我。我何面目見蜀人哉。濟又勸其降。

蓋傳曰老幼百口在成都若一人偷生舉族何負我今日止有死耳即解符印投濟其衣冠望西北再拜登樓縱火自焚死

母昭奇河中龍門人博學有才名知祥鎮西川辟掌書記唐客省使李嚴來監知祥軍昭奇請止嚴無內不聽知祥卒誅嚴然亦奇昭奇才思大用之及即位擢爲御史中丞嗣嗣位之次年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已又改門下侍郎詔奇上疏曰竊見非宗皇帝志貪西顧前蜀主意欲北行凡在廷臣皆宜諫疏殊無聽納遣安思謙應之昭奇上疏曰竊見非宗皇帝志貪西顧前蜀主意欲北行凡在廷臣皆宜諫疏殊無聽納有何所成只此兩朝可爲鑑戒洵不用其言竟無功後數年以太子太師致仕昭奇性嗜藏書酷好古文精經術常案雍都舊本九經命張德劍書之刻石於成都學官蜀士自唐末以來學校廢絕昭奇出私財營學官立黉舍且請利鏤版印九經山是文學復盛又令門人句中正孫逢吉書文選初學記白氏六帖刻版行之著有爾雅音略三卷

述曰涓莊皆命世之才而躬遭喪亂其在蜀也一則議以蜀王稱制一則請以帝位抗梁所見不同而涓爲深遠矣序與德權著勤勞之績道古翔元明有高蹈之風洵西蜀之良哉季良廷運籌決勝厥功甚鉅崇博查侍死守不屈忠義昭然若昭奇之校刊經籍文教事興其賢於世修降表之李家何可以道里計哉

續唐書卷六十三

諸國臣傳第二十九

趙光奇字煥業京兆奉天人僑居洛陽父隱唐尙書左僕射光奇少力學修行與兄光逢弟光胤皆第進士乾寧中光逢以中書舍人爲翰林學士承旨光奇累遷司勳郎中宏文館學士改膳部郎中知制誥兄弟對掌內外制命時論榮之後俱仕梁會朱全忠救劉隱爲清海靜海節度使命光奇以舊職充官誥使隱遂留之不遣辟置幕府已奏爲節度副使及隱子襲位改元進兵部尙書改門下侍郎與楊洞潛李殷衡同平章事居數年楚勢益張光奇言於襲曰自馬后之喪未嘗通使于楚親鄰舊好不可忘也因薦諫議大夫李紆有使臣才可以將命襲從其言楚亦隨遣使報聘光奇爲相二十餘年府庫完實政事清明輯睦四隣邊境無恐當時號稱賢相又兄光逢相梁弟光胤相唐及子損相繼爲相一家四相當世莫不歎美初光奇自以中朝甲族恥事新國常快快思歸襲乃習爲光奇手書開道至洛陽召其二子損益并其家屬皆至光奇驚喜出於不意故尤爲之盡心焉

楊洞潛字昭元始興人先世自唐祭酒潤生回爲遂寧太守回生勉由蜀逾嶺因家焉勉生垂垂生軫軫

生洞潛幼好經史開爽有政略天復間爲世管巡官秩滿客南海隱師事之表薦試大理評事清海建武節度判官時爲隱畫策取湖南容管頗爲楚人所懼由是顯名隱繼立洞潛首言刺史不宜用武流當廣延中州人士置之幕府選爲刺史俾宣政教則民受其福從之時鎮南將黎求殺其帥自立無何求暴死牙將李查圖代知留後事洞潛力請與黎取韶州刺史廖爽遂戰敗奔楚已而馬殷又來爭嶺南西道隱復用洞潛等謀累戰俱捷遂盡有五管諸地以功表洞潛節度副使御史中丞居二年梁使韋俄來和楚漢之難洞潛力勸黎聯姻楚國以靖邊隅隱僭位擢兵部侍郎同平章事洞潛以梁使趙光奇故宰相光逢之弟遂使位居己上龔嘉其意從焉洞潛遂乘間陳吉凶禮法請立學校開貢舉設銓選國家制度粗有次序醜作水獄以毒罪人洞潛極諫不聽又命子宏度募宿衛兵千人中多市井無賴子弟洞潛諫曰國之系屬宜親端士使治軍旅已難矣况呢羣小乎龔曰小兒輩教以戎事乃過煩公慮一日衛士掠商人金帛商人不致訴洞潛見之歎曰政亂如此安用宰相爲乃謝病歸久之不召卒

陳拙字用拙進州人以字行少習禮樂工詩歌天祐元年擢進士第授著作郎心惡朱全忠所爲假使節南歸加隱清海節度同平章事隱留用之未幾全忠篡位改元開平用拙力勸仍奉天祐年號隱多其義而不能遂遂草書記攝觀察判官比隱病革用拙撰表請龔權知留後龔既立益信任之奉使吳越錢鏐與語嘉其專對賈以金帛甚厚用拙遜謝歸以獻龔龔自立爲皇帝擢用拙吏部郎中知制誥久之卒有詩集八卷傳世尤精音律著大唐正聲琴籍十卷中載琴家論操名及古來善琴者又以古調缺徵音補新徵音譜若干卷

王定保南昌人光化三年舉進士第南遊湖湘不爲馬氏所禮已而爲唐容管巡官道亂不得還隱招禮之辟爲幕府及隱欲稱帝定保不從先遣定保出使荆南及即位而定保固知其心未善也預使促歸迎勞之且告以建國事定保曰建國當有制度吾入南門清海軍額猶在其不見笑於四方乎龔笑曰吾備定保久矣而不思此宜其讓也後定保官寧遠軍節度使又代趙損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不逾年卒定保善文辭龔常作南宮樞士木之盛定保獻南宮七奇賦以美之一時稱爲絕倫所著唐雜言十五卷所載進士應舉登科事甚詳定保妻吳氏侍郎融女也定保既無北歸意吳遂縋服終身誓不改適周傑精於歷算開成中登進士爲宏文館校書郎擢水部員外郎遷司農少卿常以大衍歷數有差因數衍其法著極衍二十四篇以究天地之數時天下方亂傑以天文占云惟嶺南可以避地乃遣弟鼎求爲封州錄事參軍天復中傑攜家來南隱習其名招之幕府待之上賓數問天道災變傑自以年老常策名中朝恥以星術事人時或稱疾不起隱亦未之罪也及龔即位強起之令知司天監事命占國祚享年幾何傑以周易筮之遇比之復斷曰卦有二土土數生五成於十二五相比以歲言之當五百五十四歲賞賚有加建德鑄錢適得五十五年蓋傑舉成數以避害謬稱十爲百也後還太常少卿卒年九十餘子

茂元。黃損字益之。連州人。少負大志。棲隱靜福山。罕與俗接。爲學以該通擅長。尤工詩賦。遇佳山水。留題殆遍。自謂所學未廣。乃携囊遊洞庭。諸名勝結交天下士。意豁如也。常著三書。類陰符。鬼谷之言。名曰三要。已而登進士第。歸自京師。適嶺南與中士隔絕。遂家居不復入汴。既嗣位。頗加親任。損獻十策。乞居幕府。自效。中多指切權貴。衆皆疾之。雖年授永州團練判官。累進尚書左僕射。襲取湖南諸州。其策皆自損出也。未幾。擢赴南薰殿。雖沈香爲泚柱。務極工巧。少不如意。輒誅工匠。前後十餘人。損極諫。致忤龍意。會宰相缺。羣臣多推損。謂左右曰。我殊不喜此老狂。無何。嬰足疾。退居永州北滄塘湖上。詩酒自娛。竟疾卒。損常與都官員外郎鄭谷。僧齊己。定近體詩諸格。爲湖海騷人所宗。有桂香集若干卷。射法一卷。簡文會。南海人。時改南海爲成寧。常居二縣。遂爲成寧人。幼穎異。工詩。性耿直。襲初開進士科。擢第一人。及第。累官尚書右丞。屢嗣位。性暴酷。文會切諫之。屢大怒。謫贛州刺史。盡心民事。卒於官。所居里有簡狀元井。

鍾允章。番禺人。博學。勝文辭。爲人侃直。不畏強禦。以進士及第。累遷中書舍人。凡詔敕碑記。多命允章屬草。後使楚求昏。馬希廣未許。怒。問允章。馬公復能經略南土乎。是時楚地兵起。湖南大亂。允章具言楚可取狀。屢於是毅然發兵。所向克捷。允章一言力也。已而承命輔導。及銀嗣位。擢尚書左丞。參知政事。允章素疾宦官。請誅亂法者數人。銀不能從。後爲內侍許彥真等誣。允章謀反。遂族誅。

姚章。汝南人。少沈勇。有智略。累官湖南總直軍將。節度使劉建鋒死。軍中推張佑爲帥。佑以馬傷左脾。遣章迎馬。般於邵州。般猶豫未行。章曰。公與劉龍驤。張司馬一體人也。今龍驤遇禍。司馬傷脾。天命人望。舍公誰屬。時不可失。願公勿疑。般乃意決。竟詣長沙。及事定。章請取衡。永。道。彬。五州。般從之。刻期而湖南平。授章澧州刺史。署靜江行軍司馬。遷寧遠節度副使。權知容州。會劉巖寇容州。章不能守。徙州民及府庫奔長沙。又攻鄂州。無功。踰年。辰。激。蠻。作。亂。章。指。授。方。略。悉。削。平。之。天。成。中。般。建。國。文武進秩。拜章左丞相。

徐仲雅。字東野。長沙人。有雋才。工詩文。爲昭順觀察判官。般子希範開天策府。以倭佐拓跋恆等十八人爲學士。仲雅年十八。與其列焉。楚人以爲榮。時楚修汰成風。因語及公府制度。奢僭過度。引典故以規之。希範善之。而不能及。希範弟希廣之變。仲雅閉門不出。唐邊鎮入潭州。益屏跡荒蕪。不免凍餒。周行逢爲武安節度使。浮慕其名。署爲節度判官。仲雅曰。行逢昔趨事我。奈何以幕吏辱我。辭以疾。行逢固迫脅之。面受文牒。仍不往。行逢怒。放之邵州。既而召還。會行逢誕日。諸道各遣使致賀。行逢有矜色。謂仲雅曰。吾奄有湖湘。兵強俗阜。四鄰其懼我乎。仲雅曰。公部內太保滿天。司空徧地。孰敢不懼。蓋譏其署官冗濫也。未幾。行逢大宴僚吏。席間呼音多誤。仲雅性滑稽。戲曰。不於五月五日剪舌。致使乖錯如此。行逢大怒。

復放之邵州。以仲雅故名望。未敢加誅。仲雅結廬山寺。偶觀蔡伯剝櫻樹。咏以寓志曰。葉似新蒲綠。身如亂錦纏。任君千度刺。意氣自衝天。其負氣不屈。皆此類也。

廖匡圖。字贊禹。虔州虔化人。父爽。事鎮南軍。留後盧延昌爲將。延昌表爲韶州刺史。般時爲廣南所攻。舉族來奔。部山隨至者數千人。般以其衆衆。將拒不納。或諫曰。廖者。料也。馬得料必肥。是家國強弱之兆。何拒爲。般遂禮接之。表爽爲永州刺史。匡圖故年少。善文辭。授江南觀察判官。希範時。選爲天策府學士。與徐仲雅等同十八人之列。居數年。卒於官。有高致集二卷。弟匡齊。以功署決勝指揮使。會溪州蠻作亂。匡齊戰死。希範遣弔其母。其母不哭。謂使者曰。廖氏三百口。受王溫飽之賜。舉族效死。未足以報。況一子乎。無以爲念。希範以母爲賢。厚恤其家。匡圖子儼。一名仁勇。少倜儻。喜奇節。通左氏春秋。班氏漢書。事般父子。自祕書郎爲裨將。戍衡山縣。會般子希範爲弟希崇所執。希崇遣彭師歸因希崇於衡山。使甘心焉。師爲歎曰。留後欲使我執君耶。吾喜爲是哉。至衡山。儼在焉。相與護視。希崇甚謹。未嘗失人臣禮。希崇意不快。復召希崇歸長沙。終欲加害。儼擇勇士百人。執兵衛希崇。晝夜擊柝。以警非常。遂築行府。與師詰奉希崇爲衡山王。請命于金陵。元宗遣將邊錡帥水兵趨長沙。希崇遂入朝于金陵。儼。岳。俱。隨。行。而。儼。爲。部。署。輜重指揮使。尤勤瘁。希流涕曰。吾遂於逆豎。非儼盡忠。豈能免禍。至金陵。元宗召見兩人。歎獎之。授儼左殿直軍使。萊州刺史。師歸。殿直都虞候。而使儼守道州。以備南溪。會朗州叛。潭州亦潰。儼所部多潭人。中夜作亂。儼率親力戰。不能支。極罵而死。元宗下制哀悼。贈右領衛大將軍。寧州刺史。諡曰簡。師歸不見。卒於金陵。保大時。豐城令劉虛己常移書史館。明儼大節云。

劉昭禹。字休明。桂陽人。爲湖南縣令。事般父子。歷官容管節度推官。天策府學士。終巖州刺史。有詩三百篇。爲集一卷。行世。昭禹少師林寬。爲詩刻苦。不憚改易。平居論詩曰。五言如四十賢人。不亂著一字。屠沽輩也。又云。搜句如獲玉匣。精求必得其寶。昭禹詩既甚稱于時。且好折節下賢。一日。見石文德詩於坐中。駭服曰。君文苑之雄也。力薦於希範。同隸天策府。其虛懷多此類。

石文德。連州人。形質駸陋。短小。好學。博覽文史。經目不忘。常讀范氏後漢書。摘其瑕璽數百條。辨駁之。識者謂史通不是過也。素不善草隸律詩。一日。得首帖數紙。及閱殷璠詩選。極力摹仿。久之。迴出流輩。遊遊湘。漢間。累獻詩希範。以其貌駸不加禮。用是頗窮悴。值端午宴集。文德賦艾虎長篇。學士劉昭禹見之。大爲稱許。秦國夫人之喪。天策學士各撰輓詩以進。文德亦獻十餘章。希範得詩。大驚曰。文德負此才。吾但以貌駸忽之。乃不如南宮小兒。卻能知人邪。品爲輓歌第一。承制授水部員外郎。名其鄉曰儒林。他日會宴長春堂。出玉杯賞賦詩者。李宏泉詩先成。得之。文德繼進。加美焉。寶以玉螭。諸學士疾其能。詩中譏出爲融州刺史。時營建征討無虛日。徵諸州檉楠皮。動至千萬計。文德上書切諫。幾觸希範怒。賴昭禹力救。獲免。無何。卒。文德性剛介。不苟合。晚年尤著著述。撰大唐新纂十三卷。事多可采云。

朱遵度，青州人。家多藏書，周覽略備。時稱為朱萬卷。避耶律德光之召，挈妻子攜書難而奔楚。希範待之甚薄，遵度杜門卻掃。諸學士每為文章，先問古今首末于遵度。國人號為書廚。後徙金陵，高尚不仕。著鴻漸學記一千卷，羣書麗藻一千卷，漆經若干卷。

述曰：光奇安境輯，洞潛設科立學。當時號稱賢相，拙與定保，皆心不忘唐。傑恥以星術事人，損能以極陳件意。文會亦以諫諍，尤章更以諷誄。蓋章智略過人，仲雅才夫過差。昭禹、文德均工險駭，遵度獨好藏書。諸人際遇，雖有幸不幸，要皆一時之雋也。若廖匡圖一家忠義，尤所難能。世謂偏勸無人哉。

續唐書卷六十四

諸國臣傳第三十

羅隱，字昭諫，新城人。祖知微，福唐縣令。父修古，應開元禮。隱本名橫，少英敏，善屬文，而貌寢陋。乾符初，舉進士，凡十上不第，遂更名隱。能詩，與族人虬、鄒齊名。時謂之三羅。初寓池州梅樸浦，刺史竇滂營墅居之。因自號江東生，尋為宰相鄭畋、李蔚所知。會天旱，詔大京兆作法祈雨，隱上疏切諫，詞涉規諷，竟不用。已而從事湖南，歷淮、潤諸鎮，復多不合。時招討使宋威征賊，不時進，隱詣軍門上書，大略責其優游不窮寇，威甚病其言。久之，歸杭州，謁錢鏐，懼其不納，以所為夏口詩標卷首，鏐覽詩大笑，加殊遇。詒以書曰：仲宣遠託婁州，都緣亂世。夫子樂為魯司寇，祇為故鄉。隱曰：是不可去矣。鏐初授鎮海軍節度使，命沈崧草謝表，崧言浙西繁富，咸以示隱。隱曰：今浙西兵火之餘，日不暇給，朝廷執政，方切于賄賂，此表入奏，執政豈無意要求邪？乃請更之。有云天寒而糜鹿常遊，日暮而牛羊不下，朝廷見之，曰：必難隱辭也。又為賀昭宗改名表云：左則姬昌之半字，右為虞舜之全文。京師稱爲極精，梁既篡唐，欲以虛傳廢強，進修吳越兩國，且以諫議大夫召隱，隱不行。請舉兵討梁，曰：王唐臣，義當稱戈北向，縱無成功，猶可退保杭越。自爲

東帝奈何交臂事賊，爲終古羞乎？鏐始以隱不遇于唐，有歎望心，及聞其言，雖不能用，而心竊義之。相待甚殷。時西湖日納魚數斤，號使宅魚。會召題額，鏐垂釣，隱借詩寓意，遂獨其征。初鏐成西府，命資傑巡覽，顧左右曰：百步一敵樓，足備金湯之固。隱徐曰：敵樓不若內向爲佳。及武勇都之變，援兵多自外攻內，人皆以爲先見。累官錢唐縣令，授鎮海軍軍書記節度判官鹽鐵發運副使。除著作佐郎，司勳郎中，遷諫議大夫，給事中，發運使。天寶三年卒。年七十七。著有諷書五卷，淮海言言七卷，靈壁子兩同書十篇，吳越掌記集三卷，江南甲乙集十卷，江東後集三卷，湘南應用三卷。

顧全武，餘姚人。從鏐爲親校，與杜棱、阮結等常侍左右。久之，授武勇使，知兵馬使。董昌作亂，昌將徐淑會淮南將魏約，共圍嘉興。全武將兵往救，破烏墩，光福二寨有功。還守西陵，以遇淮南安仁義之師，已而敗。昌將湯奮於石城，復攻餘杭，擒昌將徐章，又降袁州。昌嬰城自守，遂去帝號，會蘇州陷，成及爲淮南所虜。鏐徵全武赴西陵，使備淮南。全武曰：越州賊之根本，何垂克棄之？請先取越。後復姑蘇爲便。而是時昌有兄子異者，驍勇善戰，全武攻之，隄年不能下。異與其神將刺羽有隙，羽譖殺異，昌兵乃敗。全武執昌殺之。是役也，先登陷陣，設伏捕虜，圍城降敵，全武之功居多。於是復由海道至嘉興，破淮南十八營，虜其將魏約，頃之，拔松江，破無錫，連取常熟、華亭，逐海寇王騰，又攻蘇州，走蓋澤，敗周本，所向無敵。遂克蘇州，陷崑山，降其將秦裴，裴之守崑山也。全武帥萬人圍之，裴屢出戰，使弱者披甲執矛，壯者設弓弩，全武每爲之卻，至是勢迫降。鏐命設千人饌爲餉，裴出獻兵，不滿百人。鏐怒曰：軍弱如此，何敢久拒？對曰：裴義不負楊公，今力屈而降，非心降也。全武力勸鏐宥之，人皆稱其長厚。天復元年，有傳鏐爲盜所殺，吳遣李神福帥師取杭州，全武列八寨以待，而神福與全武相持久，縱抗俘，使出入臥內，伴爲諸將曰：抗兵尙強，我師且當夜還。抗俘走告，全武不意其詐也。海募神福故合麻兵先行，而使都將呂師造伏兵于青山下。神福親殿其後，全武索輕神福，引兵迫之，伏發，爲其所擒。鏐聞之，泣曰：喪我良將，隄年。吳以秦裴故遣全武來易，由是全武得歸。而武勇都之變作，初徐縮叛鏐，使全武備東府。全武曰：東府無慮，所慮者吳耳。縮急，必召吳兵至，患不細矣。楊公大丈夫，今以難告，必見闕。鏐以爲然。全武曰：獨行不濟，擇諸公子可與俱行者。鏐曰：吾常欲傳璫婚楊氏，乃使借住廣陵，縮果召田頌于宣州，全武等至廣陵，吳以女妻傳璫，趨徵頌，頌快然而還。是時徵全武力爲聯姻，抗越幾殆，未幾，陳詢判睦州，吳遣陶雅助兵，全武時爲指揮使，復與王球共禦雅，失利，居數年卒。

道。甲兵從土中夜入棧寢室，執棧于臥榻而去。已而縱歸。大順二年，鏐以淮南數侵邊境，令棧築東安城自固。棧相險易，度費用，越十月而訖事。昭宗以鏐領鎮海軍節度使，即以棧充副使。乾寧二年，鏐奉命討董昌，先師淮南，淮南將田頌、安仁義率眾攻東安，棧悉城自守，會乏水，穿井不得泉。棧默禱于神，泉即湧出。是時矢石交進，棧隨機拒之，殺敵無算。敵兵百端攻之不下，由是紫谿保城，靖江四鎮皆聚保。東安民懷其恩，因因其井曰杜公井。明年，董昌伏誅，改威勝軍曰鎮東，拜鏐鎮海軍節度使。進棧兩浙諸軍都指揮使、行軍司馬。又明年，安仁義來攻婺州，鏐遣棧將兵救之。仁義移兵攻睦州，竟不克。棧累官潤州刺史、卒。子建思、建孚、建徽，悉以功名顯。

建徽，字延光，棧之季子，強勇不與諸兒類。累從棧征伐，所至輒立功。軍中謂之虎子。乾寧中，從討董昌，被箭中左肩，猶力戰無少退。棧遷常州制置使，建徽代為武安郡將，會棧為淮南據，及歸，見建徽軍中嚴整，無改其制，稱甚之。棧將歿，散家財與衆子，惟授劍于建徽曰：「此吾歷諸任所乘者，獨汝能傳之耳。」徐綰、許再思之亂，建徽力拒，賊為氣奪。鏐山衣錦城歸，建徽及馬綽等分屯諸門，或有勸鏐渡江保越者，建徽案劍叱之曰：「事苟不濟，同死于此，豈可東渡傳命于賊乎？」乃止。天復三年，睦州刺史陳珣叛，珣與建徽兒女姻也，鏐頗疑其有他志，命馬綽伺其意。建徽曰：「詢負恩自詭一敗，既為姻婭，自當見疑，然累書敦諭，皇天后土實二臨之，已而詢親吏來奔，得建徽抵詢書，皆責以大義，無逆辭，宿疑頓釋。」天寶十六年，建吳越國，如天子制，以建徽為左丞相，每朝會，必目送之曰：「今日香輿一方，杜丞相力也。」建徽歷事四主，累官國子祭酒、涇源、昭化諸軍節度使、丞相兼中書令、封郡國公。卒年八十有八，贈太師，諡威烈。

成及，字宏濟，錢唐人，祖克許，唐嘉王府長史，父貞，國子博士，及性篤厚，為鄉里所重。乾符中，代聞人字隸八都之一，從鏐討平劉漢宏有功，俄鏐拜團練使，隨以及為副使，同事征戰，密謀多出于及，鏐以女妻及。子仁福，情好無間。北關鎮將劉孟安有貳心，即席奮劍犯鏐，及舉繩牀蔽之，得免。備將盛造旋執孟安誅死，以功奏遷散騎常侍，復為靜江鎮將。光啟中，奉命征薛朗，時常州刺史丁從實具牛酒以犒浙帥，且遣美女于諸將，及取而斬之，餘悉不納。隨克常州，尋平潤州，奏授兵部尚書，充本州防禦使。龍紀二年，代阮結為潤州制置使，累遷檢校司空。乾寧三年，改蘇州刺史，時淮南兵圍蘇州，常熟鎮使陸郢、巡檢郭用與其黨趙郡以城應楊行密，郢手刃其母妻子而盟，城陷，及倉卒被擄，行密聞及家所蓄惟圖書藥物，大加欣賞，歸署行軍司馬，及拜且泣曰：「及百口在錢公所，失蘇州不能死，敢求富貴乎？」願以一身易百口之命，引佩刀欲自殺，行密執其手止之。館于府舍，明年，淮南將士魏約等為浙所獲，行密計留及無益，遣及歸。以易約為解，鏐許之。除及鎮海軍節度副使，奏授司徒，加太傅。武勇都之變，鏐自衣錦軍回，不得入，及假建纛旗鼓，高牙大蓋，擁節先驅，與徐綰等戰，而鏐得微服進城，部署軍卒，大亂略平，及功居多，先是軍中以治溝洫過勞，有怨言，及亟請罷役，不聽，已而亂作，鏐性嚴急，每有檢發，必加斬決，或及至，雖盛怒輒

為之蹙額焉。累官保大、彰義等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贈太師，兼侍中。卒年六十七。鮑君福，字慶臣，餘姚人。唐太子少保防之裔也，少編貧，為人沈默純厚，有膽略，餘姚有井，而廣丈餘，每恣臥其上，無懼色。初隸劉漢宏部為牙將，曹娥隸之役，來歸，鏐使領一軍，號向明都，君福常側兜牟，臂弓注東矢，馬上輪雙劍如飛，出入陣中，望之若流電，人皆呼曰鮑龍，積功為衢州應援指揮使，屬刺史陳璋叛，淮南人入其境，君福為郡職，君福不納，鏐慮其遇害，密通帛書，令姑受命，以緩旦夕死。終堅拒不從，伺守者李元嗣醉，遂馳歸，尋授衢州刺史，吳將周本守信州，屢侵信安境，君福時率數騎追之，本乃遁去。鏐子傳球攻信州，從斬吳將李師造，擒偏將馮敏等，功為諸軍之冠。君福在衢州凡十二年，後遷湖州，累職鎮海軍節度副使、浙西行營司馬，奏授登州刺史，保大、保順等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兼侍中。卒年七十七，贈開府儀同三司，諡忠壯。君福有賜田在錢塘，今所謂鮑家田是也。子修讓，治軍嚴整，有法，累官上直指揮使，遷衢州刺史，後為成將，護李璠于福州，璠發叛，修讓隨殺之，傳首杭州，從吳程攻常州，以應周師，遷知福州彰武軍事，復改上直諸軍都鈐轄，同參丞相府事，卒。

曹圭，歙州人，父信，知嘉興監事，由欲徙杭，為臨平鎮將，入都建時，信因保嘉興與東界，遂家臨平焉。圭少負膽氣，事鏐為嘉興都將，淮南兵圍嘉興，圭與族人師魯環城固守，淮人望氣者曰：「此雖孤城，中有貴人，未可圍也。」時戎馬充斥，圭日與師魯登城樓，張樂豪飲，矢石交下，處之安如未幾圍解，圭以功超遷蘇州制置使，淮南兵復攻蘇州，會正月望夜，圭及師魯等盛陳燒燈之席，凡賊俘頌繫者，悉縱觀之，以示從容，已而圍亦解。久之，以浙西營田副使檢校太傅卒于蘇州，師魯形短而多智，鏐常稱曰：「今要嬰也。」人因號為曹嬰，居鎮而卒。圭之子仲達，本名宏達，後避錢氏諱，更名仲達，生於臨平，稍長，有膂力，為鎮東軍押牙。圭在蘇州日，常乞婚于睦州陳詢，至是遣仲達親迎，卜之曰：「陳非耦也，當聘他族。」及過錢唐，鏐奇其貌，遂以妹媵焉，授益處二州刺史，元瓊立，命仲達權知政事，及建國，拜丞相，宏佐即位，復攝行軍府事。仲達性仁厚好施，食不兼味，元瓊雅重之，每呼丞相而不名。卒年六十二，諡安成。

高彥，海鹽人，初與同縣沈夏受鏐意，密謀誅都將徐及，以其首歸，每從鏐戰有功，擢海昌鎮將。會湖州刺史李繼徽棄郡奔淮南，彥隨鏐親巡其地，由是雅屬意彥，題詩嬰閣堂壁云：「須將一片地，付與有心人。」及去，語彥曰：「吾以此州授汝矣。」宜善撫之。奏遷湖州制置使，旋升本州刺史，遙領費州，加檢校司空。渤海公彥性淳厚，居湖十一年，政尚寬簡，民甚便之。天祐三年冬，與道場山僧如訥訣別而卒，如訥口能容拳，手過膝，彥敬禮之。彥子滄，滄初從彥于湖州，鏐遣衣錦城，會有徐、許之亂，焚掠鄂州，將及內城，彥聞變，即遣滄赴難，滄遂率所部徑趨靈隱山，伏發遇害。後淮南推徐綰歸，鏐命剖心祭滄。屠瓊智，字寶光，其先河東人，曾將軍擊之後，祖某，避地澈浦之青山，遂為海鹽人，母頗，步抱壁有光而生，故名。瓊智姿貌偉傑，夙有勇力，更善屬文，累舉不第，鏐初起鄉兵，遂黃巢，瓊智仗劍相從，數以籌畫進得

參謀府董昌僭號。環智首勸討之。昌誅。以功授指揮使。乾寧四年。同顧全武等自海道救嘉興。生擒賊將楊勝。頓金等二十餘人。計功進領常州刺史。再遷越州指揮使。光化元年。衢州刺史陳岌叛。環智又同全武等討平之。調守湖州。天復二年。徐綰。許再思作亂。刺史高彥遣其子渭與環智入援。渭曰。今日不利。豈曰赴急難。何以吉辰為。環智排案起曰。違主不忠。畏縮無勇。死忠死勇。丈夫分也。借渭直抵靈隱山。賊勢甚張。合圍數匝。二人自朝至暮。轉戰數里。身創百處。時或奮刀一呼。手搏賊魁數人。即上馬刀之。矢盡援絕。同為伏兵所害。環智時年五十有二。鏐其忠。命以衣冠招魂歸葬。贈武康節度使檢校尚書右僕射。開府儀同三司。子龍驤。激水鎮使。是節度使。辰。湖州判官。

吳公約。字處仁。餘杭人。黃巢之亂。杭州既建八都。已又析為十三都。公約其一也。素以智勇為縣豪。會朱直起兵。應募西討。以功署西衙鎮使。未幾。從董昌禦黃巢。加御史中丞。奏罷都額。改峽石為訓兵所。摧鋒破銳。日有聲稱。鏐破越州。公約驍勇先登。兵罷。拜千牛衛將軍。劉浩平。鏐功。擢散騎常侍。已而徐約陷蘇州。委公約專征。授北面諸軍行營招討使。既克蘇州。竟讓軍功。以本都歸。鏐益嘉其忠。授義和鎮使。兼本軍水陸都遊奕使。淮人侵擾。公約扞禦疆域。屢挫敵鋒。遷工部尚書。乾寧四年。卒於峽石私第。公約澹於嗜欲。所得軍實。率分資戲下。為將數十年。家無長物。出則督勵將士。入則訓誨子弟。一時稱賢將焉。子重裕。

許俊。鹽官人。年十八。從鏐以驍勇稱。屢積戰功。官至節度使都押牙。兼御史中丞。實正三年。卒。皮光業。字文通。襄陽人。父日休。有盛名。為蘇州軍事判官。因家焉。光業生于姑蘇。十歲能文。及長。以所業謁鏐。與沈崧。林鼎。同辟幕府。累署浙西節度推官。鏐欲通誠于梁。而難其人。且中隔淮南。繞道為苦。于是以光業為才。使自建。汀。逾。度。柳。越。潭。岳。荆。南。入貢。朱友貞大喜。加鏐天下兵馬大元帥。開府置官屬。特賜出。且曰。可以市易。光業曰。我使介也。豈賈豎也。委置而去。淮人亟載隨之。尋兼兩浙觀察使。及建國。拜丞相。凡教令儀注。多所考定。光業美容儀。善談論。見者以為神仙中人。性嗜茗。常作詩。以茗為苦口。師。浙人多傳其辭。卒年六十七。諡貞敬。所撰皮氏見聞錄十三卷。子璨。官元帥府判官。著有鹿門家鈔。世以文顯。述曰。隱久困苦名場。幸逢霸主。其勸與師。誅無道梁。詞嚴義正。肝膽照人。與司空圖出處雖不同。而不忘唐室則一也。全武驍勇多智。棧果決善謀。及有守有為。如虎如熊。圭能發能收。查允文允武。環智死忠死勇。公約克儉克勤。俊。光業全名全節。而棧等有子承恩。世濟其美。嗚呼盛哉。

續唐書卷六十五

諸國臣傳第三十一

韓偓。字致堯。京兆人。龍紀元年。進士第。累遷諫議大夫。翰林學士。昭宗幸鳳翔。進兵部侍郎承旨。常與崔胤定策。誅劉季述。昭宗反正。論為功臣。每疾宦人橫暴。欲去之。偓盡策稱旨。昭宗前膝曰。此一事終始。周卿。偓因薦座主御史大夫趙崇。時稱能讓。李彥弼。偓甚。因譖偓漏禁省語。昭宗怒曰。卿有官屬。日夕議事。奈何不欲我見韓學士邪。昭宗勵精政事。偓處分機密。率與意合。欲相之。屢讓不受。朱全忠忌之。構毀。貶濮州司馬。昭宗執偓手流涕曰。左右無人矣。再貶榮經尉。徙鄧州司馬。昭宗被弑。昭宣帝復召為學士。還故官。偓不敢入朝。挈族南依王審知。居南安。自號玉山樵人。天祐三年。復有前命。偓又辭。為詩曰。豈獨鴟夷解歸去。五湖漁艇且備糟。已而全忠篡位。復召。亦堅辭不往。同光元年。卒於南安龍興寺。所著有金鑿密記五卷。內庭集一卷。香奩集一卷。自貶後。以甲子歷歷自記所在。其詩皆手寫成帙。歿之日。家無餘財。惟燒殘龍鳳燭一器。金縷紅巾百餘條而已。蓋為學士時所得也。子寅亮。終於閩。

陳崎。字延封。莆田人。父齊。生九子。崎其長也。弱冠能文。與高陽許龜圖。江夏黃彥修居莆田北巖精舍。未

幾復居北平山讀書光啟三年登進士第釋褐攝京兆府參軍審知兄弟入關辟為大從事遷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已又奏授大理司直兼殿中侍御史光化三年十月卒年七十五所著表記奏牘凡三百篇

黃滔字文江泉州莆田人乾寧二年崔凝知貢舉得及第進士張貽遠等二十五人昭宗覆試於武德殿黜落者甚衆而滔被留光化中除四門博士天復元年受審知辟以監察御史兼行充威武軍節度推官旋使錢唐與羅隱相得甚歡當時強藩多併位稱帝審知據有全閩而終其身爲節將者滔規正有力焉

徐資字昭夢莆田人乾寧中進士第試止戈爲武賦一獨已就破山加點擬成無人之句禮部侍郎李擇覽而奇之釋褐授秘書省正字常游大梁以賦謁朱全忠誤觸其諱全忠變色資狼狽出欲遁去恐不得脫乃作過大梁賦以獻略曰千金漢將威精魄以神交一眼僮夫望英風而膽落全忠得賦大喜遣歸五百匹蓋全忠曾夢淮陰侯指授兵法而武皇則眇一目者也已而走歸家里審知辟爲掌書記莊宗滅梁閩使賀登極莊宗遣問使曰徐資無恙乎歸語爾主父母之讎不共戴天資指斥先帝爾國何以容之使歸具以告審知曰如此則上直欲殺徐資爾今但不用可矣即日戒開者不得引接資拂衣去曰丈尺

八卷又賦五卷資賦膾炙人口渤海高元固來言本國得其賦家家以金書屏其重如此翁承贊字文楚福州人父巨隅榮王府諮議參軍承贊體貌甚偉且談諧工詩名動公卿乾寧三年舉進士擢宏詞科授京兆府參軍累官右拾遺戶部員外郎天祐元年受詔册封審知爲瑯琊王賜金紫以行易其居處名號曰文秀亭光賢閣畫錦堂黃滔爲詩榮之已仕梁爲諫議大夫復爲閩王册禮副使滔復

相勸建四門學以教閩士之秀者自號狎鷗翁卒有詩一卷子鑑載希愈鄭良士原名昌士字君夢仙遊人博學善屬文昭宗景福二年獻詩五百篇授國子四門學士累遷康恩二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天復元年乘官歸隱天祐十二年應審知辟命轉左散騎常侍沈厚寡言審知稱其長者有白巖集十卷中舉集若干卷子八人元弼元恭元素元龜元禮元振元瑜元忠俱能文爲學時

號鄭家八虎元弼事王昶爲禮部員外郎清泰三年元弼貢方物於昶所遣執政書辭言不遜略曰閩國一從興運久歷年華見北辰之帝座頻移致東海之風帆多阻又求用敵國禮致書往來石敬瑭大怒以元弼屬吏獄具引見元弼曰王昶熾夷之君不知禮義得其善言不足喜得其惡言不足怒陛下方示大信以來遠人臣將命無狀願伏斧鑕以贖刑罪敬瑭奇之實帛遣歸未幾利遇害義立授元弼諫議大夫

義常因事欲杖御史中丞劉贊贊將自殺元弼諫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中丞儀型百僚不宜加箠義正色曰卿何如魏鄭公乃敢強諫元弼曰陛下似唐太宗臣爲魏鄭公可矣義喜釋贊不答居無何元弼遷禮部尚書判三司朱文進執君自立元弼抗辭不屈黜歸田里將奔建州爲文進所殺

章仔鈞浦城人父修福州軍事判官仔鈞深沈有大度年踰四十晦迹不仕乾寧時審知代司空鎮閩奉表修貢仔鈞以審知尙知有唐乃詣軍門上謁投戰攻守三策先是獻策時仔鈞登嶺上下天其夕地湧神漢既至審知果大喜僞爲上賓執仔鈞手曰何相見之晚邪奏授高州刺史檢校太傅西北面行營招討使遣步騎五千命屯成浦城西巖山會南唐將盧某假道過山下忽鼓譟攻壘仔鈞堅守弗與戰遣二校乞援師于建安及兵退二校失期不至將斬之妻練氏止之曰時危未靖公奈何殺壯士仔鈞曰如廢法何練曰法固不可廢不若縱之使自逸耳仔鈞悟置不問或云二校者邊錫與王建封也仔鈞累加光祿大夫持節高州諸軍事卒練氏名德生而肉髮深沈端毅知識過人終日不苟言笑仔鈞以善言釋二

校是時撫使諸子論二校曰宜亟去無受戮于市且以金跳脫遺其行二校望拜且泣仰天誓夫人之恩苟不報有如日遂奔南唐久之仔鈞死舊居建州城建州之破也二校實在行間一爲行軍招討使一爲先鋒橋道使私念練夫人再生恩遣使持金帛貽撫授以白旗曰吾比殲此城矣夫人宜植旗于門已戒士卒勿犯矣撫卻金帛反其旗曰公今見報獨活我家耳豈足爲義邪閩城之人不下十萬未必皆有罪也公若思舊德願全此城必欲屠之吾家與衆俱死不獨生也二校感其言遂止曰夫人之仁使鬼爲人竟不復屠城後累封渤海郡賢德越國夫人有子十五人孫六十八人皆躋顯貴長子仁坦仕南唐至

檢校太傅武都郡開國伯三子仁燧仕南唐至檢校司空建州刺史尤爲早達時以爲活人之報留從效泉州永春人父璋蚤死幼孤事母兄以孝弟聞略知書好兵法朱文進之僭立也從效時爲泉州散指揮使與其黨王忠順董思安及所親蘇光誨相與圖謀復興一日謂同列曰朱文進屠滅王氏遺腹心分據諸州吾屬死有餘魄衆以爲然頃之從效引軍中所善壯士夜飲於家給之曰富沙王已平福州密指令吾屬討僞刺史黃紹頗諸君狀貌皆非久處貧賤者從吾言富貴可圖不然禍且至於是募勇敢

士得副兵馬使陳洪進等五十二人夜持白鎧踰城而入擒紹頗斬之泉州有繼勳者審知從孫也印持印詣之請主軍府從效等三人自署平賊統軍使洪進等皆爲指揮使是時元宗遣將討王氏之亂閩福州會與越發兵援文進於是唐將俱克汀建而歸福州遂爲吳越所有從效乘機竊其地乃以兵御繼勳送江南自領漳泉二州留後元宗即以泉州爲清源軍授從效節度使漳泉等州觀察使閩中五州之分自此始也累授同平章事兼侍中中書令封鄂國公進封晉江王從效在郡專以勤儉養民爲務衣布素

置公服於中門出視事則服之入則復衣布自言素貧賤不可忘本也民甚愛之延政有二女在郡從效事之如故資給甚厚每歲取進上朋經謂之秋堂唐淮甸失守從效因吳越奉表於周周以割地故不納

元宗遷都南昌，從效大懼，以為見討，乃遣子紹基質唐。又遣使假道吳越，入貢於宋。宋特命使厚賜以撫之。使未至，而從效發疽卒。年五十七。無子，以兄子紹基紹繼為嗣。

梁震，邛州依政人。初名震，會郎中劉象隨僖宗入蜀。震以所業詩詣象，象曰：「君才思明，誨定成大器。若不更名，將慮小阻。」緣名兩下從謁，以兩謁人未得輒見，請易震字。震從，辰辰者，龍也。龍遇雨變化必矣。因改名震。未幾，登進士第。流寓京師。天祐四年，歸蜀。道過金陵，高季興喜其才識，留之不遣。欲奏為判官，震自以唐臣，恥為強藩屬吏，即亡去。又恐及禍，乃曰：「震素不慕榮官，明公不以震為愚，必欲使參謀議。但以白衣侍樽俎可也。」季興心重之，俾與司空蕭王保義同為賓客。而震獨不受辟署，稱前進士。季興亦呼為先輩。莊宗滅梁，蕭等咸從。與季興朝京師，震堅沮以為不可。曰：「唐有并天下之志，嚴兵守險，猶恐不自保，況數千里入覲乎？且曾為梁將，安知不以讎敵相遇，行當為虜耳。」季興不從。而東身入朝，卒斬關始得出。歸謂震曰：「不用君言，幾不免虎口。」及唐師滅蜀，季興方食落箸，歎曰：「老夫過也。」震曰：「唐主得蜀益驕，亡無日矣。未必不為我福。」已而莊宗果罷邛都之禍，由是益加親信。明宗時，遣房知溫致討，季興伺其兵少，欲開城盡蹙之。震諫曰：「朝廷禮樂征伐所出，兵雖少而勢甚大，加四方諸侯各以吞噬為志，若不幸得戰勝，則中朝徵兵四方，其誰不欲仗順而取我土地邪？莫若致書主帥，且以牛酒為獻，然後上表自劾，庶幾可保。」會季興與疾不起，子從誨繼立，尤委任震。以兄禮事之。震常謂從誨為弟，一日從誨語震曰：「吾念念生平奉養已過，今欲捐一切玩好，以經史自娛，省刑薄賦，境內以安，是吾願也。震知其克勝厥任，因曰：「先王待我如布衣交，以嗣王屬我，今幸不墜先業，我老矣，不復事人矣。」固請退居監利。從誨為之築室於土洲上，震披鶴氅，逍遙若仙。自稱荆臺隱士。每詣府，輒跨黃牛至聽事，以為常。從誨亦時過其家，斗酒相勞，款敘平生，四時賜予甚厚。遂以詩卒。所著文集一卷行世。

孫光憲，字孟文，富春人。家世業農。至光憲，讀書好學。仕唐為陵州判官，有聲。天成初，避地江陵。季興奄有荆土，致招四方之士，用梁震薦，入掌書記。季興方大治戰艦，欲與楚角。光憲諫曰：「荆南亂離之後，賴公休息，士民始有生意。若又交惡於楚，一旦他國乘吾弊，良足憂也。」乃止。及從誨立，梁震乞休，悉以政事委光憲。從誨居恆羨馬氏豪華，謂僚佐曰：「如馬王可謂大丈夫矣。」光憲曰：「天子諸侯，禮有等差。彼乳臭子，驕侈僭汰，取快一時，亡無日矣。」又何足慕。從誨悟曰：「公言是也。」悔謝久之。光憲事南平三世，皆處幕中。累官判南節度副使，檢校秘書少監。試御史中丞。繼時，宋使慕容延釗等平湖南，假道於荆，約以兵過城外，親校李景威勸以嚴兵備之。光憲叱之曰：「汝峽江一民爾，安識成敗？中國自周已有混一之志，況宋受命未易當也。」因教其去斥堠，封府庫，悉獻三州地。宋嘉其功，授光憲黃州刺史。在郡卒。光憲素以文學自負，處荆南不得志，常慕史氏之作，頗恨居諸侯幕府，不足展其才。每謂知交曰：「寧知獲麟之筆，反為倚馬之用。性嗜經籍，聚書凡數千卷，或自鈔寫，孜孜校讎，老而不廢。自號葆光子。著有北夢瑣言二十卷，又撰續通

歷紀事、委書、荆臺集、橘齋集、玩筆備集、章湖編玩若干卷。

李景威，長陽人。仕保融為水手都指揮使。繼時，伐保融節鎮，景威時為帳下親校。會湖南張文表之亂，周保權求救於宋，宋命慕容延釗等往討。復詔江陵發水軍赴潭州。繼時遣景威將兵三千人以待。未幾，宋師假道荆南，聲言兵過城外。景威曰：「兵尚權詐，城外之約，其可信乎？」以巨觀之，直欲乘釁伐我耳。方今精卒數萬，訓練甚備，莫若嚴兵整旅以禦之。臣雖不才，願盡力以赴。少監孫光憲固謂不可。景威出而歎曰：「吾言不用，大事去矣。何用生為？」因絕吭而死。

連日，閩中建國賢士多歸，偃以唐之文學侍從。為逆臣相疾，舉族南依。而恬退自高，不染濁穢。垂死猶不忘舊君。蓋陶潛之流亞也。嶠、滔、資、承贊、良士、仔鈞皆閩產。或以嫻雅垂名，或以獻策知遇。大有造於閩邦。至練氏智釋二校，功保全城，尤為女中豪傑矣。從効削平患難，再造邦家，其功業抑何烈哉。南平起家寒微，頗能尊崇賢士。震之謀略，光憲之文章，景威之忠義，誰謂偏隅無良佐邪。

諸國臣傳第三十二

桑維翰，字國僑，洛陽人。父琪，事河南尹張全義為客將。維翰身短面長，每對鑑自歎曰：「七尺之身，不如一尺之面。慨然有志於公輔，初舉進士，主司惡其姓，以為喪桑同音，有勸其不必舉進士者。維翰持鐵硯示之曰：「硯穿則改從他仕，因著日出扶桑賦以見志。」卒以進士及第。石敬瑭辟為河陽掌書記。其後常以自從。敬瑭有異謀，以問將佐，皆懼不敢言。獨維翰與劉知遠贊成之。因使維翰為書求援於契丹。德光已許諾，俄而趙德鈞以重賂啖契丹求助。敬瑭懼其改謀，命維翰詣幕帳，陳利害甚辯。其約乃定。敬瑭篡位，以維翰為翰林學士禮部侍郎知樞密院事。遷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出為相州節度使。徙鎮秦州。吐渾白承福為契丹所迫，附鎮州安重榮以歸。重榮因請與契丹絕好，用吐渾以攻之。敬瑭重違重榮意，未決。維翰上疏言：「契丹未可與爭者七。敬瑭召維翰使者至臥內，謂曰：「北面之事，方提吾胸中，得則此疏計已決矣。可無憂也。」維翰又勸敬瑭詣都，敬瑭在都，維翰往見。徒鎮首昌，重貴即位，召拜侍中。而景延廣用事，與契丹敗盟。維翰言不能入，乃陰使人說重貴曰：「制契丹以安天下，非用維翰不可。」乃

續唐書卷六十六

續唐書卷六十六

續唐書卷六十六

續唐書卷六十六

續唐書卷六十六

續唐書卷六十六

續唐書卷六十六

出延廣於湖南。以維翰守中書令。再為樞密使。封魏國公。事無巨細。悉以委之。數月之間。百度浸理。初李瀚為翰林學士。好飲多過。敬瑛以為浮薄。遂廢翰林學士。案唐六典。歸其職於中書舍人。而端明殿學士。樞密院學士皆廢。及維翰為樞密使。復奏置學士。而悉用親舊為之。維翰權勢既盛。四方賂遺。歲積鉅萬。內客省使李彥韜。端明殿學士馮玉用。事共譏之。重貴欲驟出維翰。大臣劉詢。李崧皆以為不可。卒以玉為樞密使。既而以為相。維翰益見疏。重貴過飲得疾。維翰遣人陰白其母后。請為重資置師傅。重貴疾愈知之。怒乃罷維翰。為開封尹。維翰遂稱足疾。稀復朝見。契丹屯中渡。破樂城。杜重威等大軍隔絕。維翰曰。事急矣。乃見馮玉等計事。而謀不合。又求見重貴。重貴方調鷹於苑中。不暇見。維翰退而歎曰。吾不血食矣。契丹陷都城。遣張彥澤遣母后書云。可使彥維翰。景延廣先來。維翰時在府署。左右勸使逃避。維翰曰。吾國家大臣。何所逃乎。即坐以俟命。時重貴已受契丹撫慰之命。乃謀自全之計。因思維翰。請與契丹和。慮其窮究。則顯彰已過。欲殺維翰以滅其口。因令彥澤圖之。彥澤復利維翰家財。乃稱重貴命召維翰。維翰行過李崧。立馬而語。軍吏前白維翰。請赴侍衛司獄。維翰知不免。顧崧曰。侍中當國。使維翰獨死。崧不能對。是夜彥澤使人殺之。年四十九。即以帛加頸。告契丹以維翰自殺。契丹曰。我本無心殺維翰。維翰何必自殺。契丹至闕。使人檢其尸。信為殺死。乃以尸歸其家。而資財悉為彥澤所掠。

景延廣字航川。陝州人。父建。善射。常教延廣曰。射不入鐵。不如不發。由是延廣以挽強見稱。事梁朱友誨。友誨謀反。被幽延廣。去從王彥章戰中都。彥章敗。延廣僅以身免。明宗時。延廣從朱守殷為汴州軍校。守殷以汴州反。石敬瑭為六軍副使。誅其從反者。延廣當誅。敬瑭奇其才。陰縱之使亡。後錄為客將。敬瑭篡位。以為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領果州團練使。徙領寧江軍節度使。歷鎮義成。保義。復召為侍衛馬步軍都虞候。徙鎮河陽三城。遷馬步軍都指揮使。領天平。重貴嗣位。延廣有力。頗伐其功。晉大臣議告契丹。致表稱臣。延廣不肯。但致書稱孫。契丹怒。遣使讓晉。延廣令使者喬瑩告契丹曰。先帝北朝所立。今上中國。自册。可以為孫。無臣之理。且晉有橫磨大劍十萬口。翁要戰則來。他日不禁孫子取笑天下。由是契丹怒。日尋干戈。契丹陷甘陵。延廣從重貴北征。為御營使。相拒澶。魏之閒。先鋒石公勳遇敵於城。高行周。符彥卿兵少不能救。馳騎促延廣益兵。延廣案兵不動。三將被圍數重。幸而獲免。契丹常使人言曰。景延廣何不速戰。是時諸將皆力戰。而延廣未嘗見敵。契丹已去。延廣猶堅壁不敢出。自契丹與晉交惡。凡號令征伐。一出延廣。羣臣皆不得與。故契丹書檄。未嘗不以延廣為言。契丹去。重貴還京。乃出延廣為河南尹。留守西京。由是鬱鬱不得志。但縱長夜飲。大治第宅。置奴樂。惟意所為。重貴後亦追悔。遣供奉官張暉奉表稱臣以求和。契丹報曰。使彥維翰。景延廣來。而割鎮。定與我。乃可和。晉知其不可。乃止。契丹至中渡。延廣屯河陽。聞杜重威降。乃還。契丹行至相州。遣騎兵數千。雜晉軍渡河趨洛。以取延廣。戒曰。延廣南奔。吳西走蜀。必追取之。而延廣顧慮其家。未能引決。契丹奄至。乃與從事閻不輕騎見契丹於封邱。并不見。

鎮延廣曰。不臣從事也。以職相隨。何罪見鎖。不乃得釋。契丹責延廣曰。南北失權。皆因爾也。召喬瑩質其前言。延廣乃服。因以十事責之。每服一事。授一牙籌。授至八籌。延廣伏地不能仰視。遂叱而鎖之。將送之北。行至陳橋。止民家。夜分。延廣伺守者。引手扼吭而死。年五十六。

劉詢字曜遠。涿州歸義人。風儀秀美。文學優長。與兄暉。弟暉。皆以好學知名。燕薊之間。後為定州王處直觀察推官。處直為其子都所囚。暉亦為怨家所殺。詢乃避之滄州。莊宗即位。拜詢太常博士。尋擢翰林學士。明宗時。累遷兵部侍郎。端明殿學士。拜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詢詣中興殿門謝。是日大祠。不坐。乃入謝。端明殿。詢自端明殿學士拜相。時以為榮。末帝入立。遷吏部尚書。門下侍郎。監修國史。初末帝入。問三司使王政。幣服之數幾何。政言數百萬。及責以賞軍。而無十一。帝怒。罷政。命詢兼判三司。詢性察。而嫉三司。盡撤尤甚。乃句計文簿。覈其虛實。殘積積負。悉蠲除之。往時吏幸積年之負。蓋而不發。因以把持州縣求賂。及詢一切蠲除。民間歡然。而吏皆沮怨。皆時張從賓反於洛陽。殺敬瑛子重又。乃以詢為東都留守。判鹽鐵。未幾。拜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判三司。監修唐書二百二十卷。契丹入寇。詢以目疾。能為太保。卒。年六十。

崔悅字子文。深州安平人。父深。刑部郎中。悅少好學。頗涉經史。工文辭。舉進士甲科。為開封尹。王瓚從事。悅性至孝。其父病。不肯服藥。曰。死生有命。何用藥為。悅事之。衣不解帶。有資至。必拜泣告於門外。請勸進。藥父終不服藥。而卒。服除。明宗以為監察御史。不拜。踰年再命。乃拜。累遷都官郎中。翰林學士。入管。以戶部侍郎為學士承旨。權知貢舉。常草制。為宰相。桑維翰所改。悅以唐故事。學士草制。有所改者。當罷職。乃引經據爭。維翰不能詰。命權知貢舉。時有進士孔英者。素有醜行。為時所惡。悅既受命。往見維翰。維翰語本簡。謂悅曰。孔英來矣。悅不論其意。疑以孔英為言。乃考英及第。物議大以為非。遂罷學士。拜尚書左丞。遷太常卿。敬瑛詔太常復文武二舞。詳定正東朝位禮及樂章。自唐季之亂。禮樂制度。亡失已久。悅與御史中丞資貞固。刑部侍郎呂琦。禮部侍郎張允等。草定之。其年冬至。敬瑛會朝崇元殿。廷設宮縣。二舞在北。登歌在上。禮畢。大悅。實悅金帛。羣臣左右觀者。皆嗟歎之。然禮樂廢久。而制作簡繆。又繼以龜茲部。窻裳法曲。參亂雅音。其樂工舞郎。多教坊伶人。工賈避役者。又無良工教習。發聲悲離。如虞殯之音。舞者皆不應節。聞之悲憤。其年敬瑛卒。悅以風痺。改太子賓客。分司西京。以卒。其後太常少卿陶穀奏廢二舞。未幾。契丹滅晉。太常請備法駕奉迎。樂工教習。皆散。吹。都人觀之。為之流涕焉。

沈斌字安時。徐州下邳人。初事梁為小校。天祐三年。補同州左崇勇馬軍指揮使。入典衛兵。歷拱辰都指揮使。後事唐。從魏王繼岌破蜀。平康延孝。以功為虢州刺史。歷趙。隨等八州刺史。入晉。為祁州刺史。契丹入寇。至於榆林。過祁州。斌以契丹深入管地。而歸兵。斌之可懼。即以州兵邀之。契丹以精兵對門。斌兵多死。城中無備。賊將趙延壽留兵急攻之。延壽招斌降。斌從城上罵之曰。侍中父子無計。陷於腥膻。忍以大

羊之乘。殘賊父母之邦。斌能為國死。不效汝所為也。已而城陷。斌自到而卒。家屬皆為敵所據。

王清字去瑕。洛州曲周人。初事唐。為軍衛指揮使。入晉。為奉國都虞候。襄州安從進叛。從高行周討之。詔年不能下。清請先登。諸軍繼其後。遂破之。從杜重威戰陽城。功為步軍之最。加檢校司徒。重威軍橋南。契丹軍其北。以相拒。時契丹率精騎擊橋南。斬首餉道。清謂重威曰。晉軍危矣。請以步兵二千為先鋒。奪橋南。公率諸軍繼之。必濟矣。重威許之。道與宋瑋俱前。清一擊敗之。奪其橋。是時重威已有二心。猶豫不肯走。瑋亦退。清曰。我獨死於此矣。因力戰而死。年五十三。

吳魯字寶川。鄆州盧縣人。少舉明經。不中。清泰中。為大同沙瑋節度判官。敬瑋起太原。召吳魯為援。吳魯過雲州。瑋珣出城。為其所撈。城中推舉主州事。魯即開門拒守。契丹以兵圍之。敬瑋僭位。以雲州入契丹。而魯猶守城不下。凡七月。敬瑋義德所為。以書告契丹。使解兵去。乃召魯為武寧軍節度副使。諫議大夫。復州防禦使。重貴嗣位。與契丹絕盟。河北諸軍皆誓以謂貝州水陸之衝。緩急可以轉餉。乃積芻粟數十萬。以王令溫為永清軍節度使。令溫牙將郭珂。素驍狠難制。令溫奪其職。珂閉居無聊。乃陰使人亡入契丹。言貝州積儲多。而無兵守。可取。令溫以事入朝。心頗疑珂。乃質其子崇範以自隨。曾大臣以魯前守雲中七日。契丹不能下。乃遣魯馳驛。代令溫守貝州。魯善撫士卒。遇天寒。裂帷帳衣之。士卒皆感。珂因求見。願自效。魯推心信之。契丹圍貝州。魯命珂守南門。被圍三日。四面急攻。魯從城上投薪。焚其梯。斷其登。已而珂自南門引契丹入。魯守東門。方戰。而左右報珂反。魯顧城中已亂。即投井死。令溫家屬為契丹所撈。令溫。瀛州河間人也。

尹玉羽。京兆長安人。天復中。隨計京師。甚有文稱。會有直杖之喪。累歲麻疾。冬不釋菅屨。期不變俯履制。闕隱居杜門。無仕宦之意。梁劉鄩辟為保大軍節度判官。歷雍。汴。浚。從從事。開成時。石剋九經。一百六十卷。在務本坊。天祐中。韓建築新城。而石經委棄於野。及韓守長安。玉羽請登入城。鄩謂非急務。玉羽給曰。一旦敵兵臨城。碎為矢石。亦足以助戰。鄩然之。移至尚書省。清泰中。為光祿少卿。退歸秦中。以林泉詩酒自樂。號曰自然先生。宰臣張延明手書召之高臥不從。曰。庶孽代宗。不可仕也。及敬瑋入洛。以所著自然經五卷獻之。且告以老。即日置書褒美。頒其器幣。授少府監致仕。月給俸錢衣服。未幾卒。有武庫集五十卷行世。

鄭遵。字雲叟。滑州白馬人。避明宗廟諱。以字行。少好學。敏於文辭。見天下亂。攜妻子俱隱。其妻不從。乃入少室山為道士。其妻數以書勸其還家。輒投之以火。後聞其妻子卒。一慟而止。雲叟與李振故善。振後事梁貴顯。欲引之不順。後振得罪。雲叟徒步千里視之。聞者益高其行。其後聞華山有五粒松。脂入地千歲。化藥卻病。因徙居華陰。與道士李道殷。羅隱之友善。世目為三高士。雲叟種田。隱之賣藥。道殷釣魚而不餌。又能化石為金。雲叟驗其信然。不之求也。天成中。召拜左拾遺。不起。敬瑋聞其名。徵為諫議大夫。

亦因謝。號為消搖先生。卒年七十四。

趙登。字元暉。華州華陰人。風儀美秀。性復溫。和。為康延孝從事。同光中。延孝鎮陝州。會莊宗伐蜀。命延孝為騎將。留登監修金天神祠。明宗即位。以敬瑋為陝西兩使留後。登獨之。即奏署管記。自是徒鎮。常以登從。敬瑋將起兵太原。以問諸將。吏將或贊成之。登獨懼形於色。勸敬瑋毋反。敬瑋雖不用其言。心甚愛之。敬瑋僭位。拜登翰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累遷中書令。出為晉昌軍節度使。開封尹。時重貴。董晉。馮玉。李彥韜用事。與桑維翰爭權。乃共譖去之。以登柔而易制。故復引為相。契丹滅晉。登從重貴北徙。登事兀欲為太子太保。登子易則。易從。常其徒而北也。與易從俱。後登病將卒。告於契丹。願以尸還中國。契丹許之。及卒。遣易從護其喪南歸。

諸國臣傳第三十三
王周。魏州人。少以勇力從軍。事莊宗。明宗為裨校。以戰功拜刺史。入晉。從楊光遠討范延光於魏州。又從杜重威討安重榮於鎮州。皆有功。歷良州。涇州節度使。涇州張彥澤為政苛虐。民多流亡。周乃更為寬恕。問民疾苦。去其苛弊二十餘事。民皆復歸。歷遷武勝。保義。義武。成德四鎮。皆有善政。定州橋壞。覆民租車。周曰。橋梁不修。刺史過也。乃假民粟為治其橋。杜重威降契丹。契丹兵過鎮州。周使出降。周泣曰。受國之恩。不能死戰。而以城降。何面目南行見人主與士大夫乎。乃刺飲。求刀欲自引決。家人止之。事不獲已。乃見契丹。授武勝軍節度使。劉知遠入立。移鎮武寧。加同平章事。卒於鎮。贈中書令。

劉審交。字求益。幽州文安人。少略知書。通吏事。為與唐令。補范陽牙校。劉守光僭號。以審交為兵部尚書。守光敗。歸於太原。莊宗以為從事。其後趙德鈞鎮范陽。北面轉運使馬紹宏辟審交判官。歷慈州刺史。以母老去官。母喪。哀毀過禮。不出累年。石敬瑋僭位。楊光遠討范延光於魏州。審交復為供軍使。是時敬瑋分戶部度支。鹽鐵為三使。歲餘。三司益煩弊。乃復合為一。拜審交三司使。議者請檢天下民田。宜得益租。

續唐書卷六十七

蕃交曰。租有定額。而天下比年無閒田。民之苦樂。不可等也。遂止不檢。而民賴以不擾。遷右衛上將軍陳州防禦。出視民田。見耕器薄陋。乃取河北農具為範。為民更鑄。徙襄州。又徙青州。皆有善政。契丹破晉。蕭翰在都。復用為三司使。已而翰召李從益守京師。聞知遠起義於太原。從益召高行周拒之。而行周不至。從益母王氏與羣臣謀迎知遠。或以謂燕兵在京師者。猶數千。可以城守。而待行周。議未決。審交進曰。我燕人也。今為燕守城。當為燕謀。然事勢不可為也。乃止不設備。遣人西迎知遠。知遠至。能審交不用。承祐時。為汝州防禦使。有能名。卒年七十四。贈太尉。

蘇逢吉。京兆長安人。知遠鎮河東。逢吉父悅為從事。常代悅作奏記。悅乃言於知遠。即召見。喜其精神爽秀。乃以為節度判官。知遠性剛嚴。資佐稀得請見。逢吉獨入。終日侍立書閣中。兩使文簿盈積。莫敢通。逢吉輒納之懷中。伺其色平以進之。多以為可。故甚愛之。然逢吉貪詐無行。喜殺戮。知遠常以生日遣逢吉疏理獄囚。以所福。謂之靜獄。逢吉闕囚。無輕重曲直。悉殺之。報曰。獄靜矣。知遠建號。拜逢吉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制度草創。凡大事皆出逢吉。然素不學問。隨事裁決。任其意見。故漢政尤無法度。而不施德政。民莫有所稱焉。與蘇禹珪同在中書。除吏多違舊制。逢吉尤納貨賂。市權鬪官。誘者謹詳。然知遠方倚信二人。莫敢有告者。首相李崧從契丹以北。知遠入京師。以崧第賜逢吉。而崧別有田宅在西京。逢吉皆取之。崧自北還。因以宅券獻逢吉。逢吉不悅。而崧子弟數出怨言。其後逢吉乃誘人告崧與弟瓊。瓊等下獄。崧款自誣。伏與家僮二十人謀。因山陵為亂。獄上中書。逢吉改二十人為五十人。遂族崧家。時天下多盜。逢吉自草詔書下州縣。凡盜所居。本家及鄰保皆族誅。或曰。為盜族誅。已非王法。況鄰保乎。逢吉恠以為是。不得已。但去族誅而已。時有鄆州捕賊使張令柔。盡殺平陰縣民十七村。良由此也。逢吉性侈靡。好鮮衣美食。中書供膳。節而不食。乃命家廚進。備極甘珍。繼母死。不服喪。妻武氏卒。諷百官及州鎮皆輸綾絹為喪服。武氏未期。除其諸子為官。有庶兄自外來。未白逢吉。而見其諸子。逢吉恠託以他事。言於朝廷。杖殺之。逢吉常從知遠征。數使酒辱郭威於軍中。威恨之。其後承祐立。逢吉素善李筠。諷請能威與楊邪樞密。母后怒。遷離間大臣。罷海相。以楊邪兼平章事。事悉關決。逢吉。禹珪由是備位而已。後逢吉加拜司空。柴榮鎮鄴。不落落樞密使。逢吉以謂樞密之任。方鎮帶之。非便。與史宏肇爭。於是卒從宏肇議。宏肇怨逢吉。已適會飲。王章第。使酒坐中。宏肇怒甚。逢吉謀求出鎮以避之。既而中止。人問其故。逢吉曰。苟舍此而去。史公一處分。吾齋粉矣。時承祐少年。小人在側。宏肇等威制人主。承祐與李業等皆患之。逢吉每見業等。以言激之。卒殺宏肇。即以逢吉權知樞密院。方命草麻。聞榮起兵。乃止。逢吉夜宿金祥殿東閣。謂天官正王處訥曰。昨夕未眠。已見李崧在側。生人接死者。無吉事也。榮至北郊。官軍敗於劉子陵。逢吉宿七里郊。與同舍酣飲。將自刎。左右止之。至曙。與承祐走趙村。自殺於民舍。榮既入都。於其首。即崧被刑處。

史宏肇。字化元。鄭州榮澤人。為人踴勇。走及奔馬。梁調民七戶出一兵。宏肇在籍中。隸開道指揮。選為禁兵。知遠典禁兵。用為軍校。後知遠鎮太原。使將武節左右指揮。領雷州刺史。及知遠建號。以破王暉。功拜忠武軍節度使。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時契丹北歸。留耿崇美攻王守恩於潞州。知遠遣宏肇擊之。崇美敗走。守恩以城歸漢。而河陽武行德等皆迎宏肇自歸。宏肇入河陽。知遠從後至。遂入京師。宏肇為將。嚴毅寡言。麾下常少許。意立揭殺之。軍中為之股慄。以故知遠起義之初。宏肇行兵所至。秋毫無犯。兩京帖然。還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領歸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知遠疾革。與楊邪、蘇逢吉等同受付託。承祐時。河中李守貞等皆反。關西川兵。人情恐懼。流言朋興。宏肇出兵警。務行殺戮。時太白晝見。民有仰觀者。輒腰斬於市。凡民抵罪。更有白者。宏肇俱以三指示之。吏即腰斬。又為斷舌。決口。斷筋。折足之刑。李崧坐奴告變。族誅。宏肇取其幼女為婢。自是仕宦家畜僕隸者。皆尚姑息。而厮養往往脅制其主。因緣為姦。民抵罪者。莫敢告訴。燕人何福進有玉枕。直錢十四萬。遣僮買之。淮南以鬻茶。億隱其錢。福進嘗賈之。值乃誣告。福進得趙延壽玉枕。以遺吳人。宏肇捕治福進。乘市帳下分取其妻子。而籍其家財。宏肇不喜賓客。常言文人難耐。呼我為卒。郭威平李守貞。推功羣臣。拜宏肇中書令。自關西罷兵。承祐漸近。小人與後贊。李業等嬉游無度。而外戚頗行干託。宏肇與楊邪稍裁抑之。有外戚求補軍職。輒斬之。承祐始聽樂。賜教坊使等玉帶錦袍。往謝宏肇。宏肇怒曰。健兒為國征行者。未有偏賜。爾曹何功當此。悉取所賜還官。威出鎮魏州。議帶樞密以行。逢吉。邪以為不可。宏肇恨之。一日會飲。黃真固第。宏肇厲聲舉爵屬威曰。昨廷論何異同。今與公飲。此逢吉與邪亦舉爵曰。此國家事。何必介意。遂俱飲。宏肇曰。安朝廷。定禍亂。直須長槍大劍。若毛椎子安足用哉。三司使王章曰。無毛椎子。軍賦何從集乎。毛椎子。蓋言筆也。宏肇默然。他日會飲。章第。酒酣。為手勢令。宏肇不能為。客省使閻君卿屢教之。逢吉戲曰。坐有姓閻人。何憂罰。宏肇妻閻氏。本酒家倡。以為護己。大怒。以醜語誚逢吉。逢吉不校。宏肇欲殺之。逢吉先出。宏肇起。索劍欲追之。邪泣曰。若殺宰相。置君何地。宏肇馳馬去。邪送至第。而返。由是將相如水火。承祐遣王峻置酒公子亭和解之。時李業等用事。不喜執政。承祐漸長。為大臣所制。數有忿言。業等乘間譖之。謂宏肇威震人主。不除必為亂。承祐頗欲除之。夜聞作坊。鐵甲聲。以為兵至。遂且不寐。乃與業等密謀禁中。會宏肇與邪。章入朝。坐廣政殿東廡。甲士自內出。擒宏肇。邪。章斬之。并族其三家。楊邪。魏州冠氏人。少以吏給事。司府孔謙領度支。補為句押官。歷孟。華。鄆三州料糧院使。事知遠。為右都押衙。及知遠建號。拜樞密使。承祐即位。幸臣李筠。上疏請出邪與郭威樞密使。邪等泣訴。母后。遂罷邪。加邪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邪雖長於吏事。不知大體。以謂為國家者。務虛實。甲兵完而已。禮樂文物。皆虛器也。以故乘大政。而務苛細。凡前資官。不得居外。而天下行旅。皆給過所。然後得行。旬日之間。人情大擾。邪度不可行。而止。常與王章論事。承祐前。承祐曰。事行之後。勿使有言也。邪遠曰。陛下但禁

聲有臣在聞者爲之戰慄。承祐欲立所愛耿夫人爲后。邪以爲不可。夫人死。將以后禮葬之。邪又以爲不可。由是承祐大怒。而左右乘間構之。與史宏肇等同日見殺。邪爲人頗儉。四方之賂雖不卻。然往往獻於承祐。居家謝絕賓客。晚節稍通。延客門下。知史傳有功。乃謀吏傳寫。未幾及於禍。

王章。魏州南樂人。同光初。爲州孔目官。清泰末。事張令昭。令昭敗。章婦翁白文珂。託副招討李周。置章褚中。以囊駝負之。洛陽。藏周第。事定。乃出爲河陽糧料使。知遠典禁兵。補爲都孔目官。從至太原。知遠建號。拜三司使。檢校太尉。承祐即位。加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國用空乏。而關西三叛作。郭威用兵西方。章供饋軍旅。未嘗乏絕。然征利剝下。民甚苦之。往時民租一石輸二升爲鼠雀耗。乃增每石輸二斗爲省耗。緡錢出入。皆以八十爲陌。章減其出者。以七十七爲陌。州縣民訴田者。必全州縣覆之。以括其隱田。天下由此重困。尤不喜文士。常語人曰。此輩與一把算子。未知顛倒何益於國邪。百官俸廩。皆取供軍之餘。不堪者。命有司高估其價。估定又增。謂之盤估。意不滿。復增之。民有犯鹽。警酒。麴者。皆抵死。吏緣爲奸。民不堪命。已而與史宏肇等同見殺。

李驥。真定人。爲河東幕僚。慷慨善談兵。知遠以母弟。安爲太原尹。擢驥少尹以佐之。無何。承祐遇害。侍中郭威遣馮道等迎湘陰公贊於徐州。時人皆知威非實意。安心獨喜。以爲吾兒爲帝。夫何患。驥陰說安曰。知幾其神。時不可失。郭公舉兵犯順。其勢不能爲漢臣。并必不爲劉氏立後。不如疾引兵踰太行。據孟津。俟徐州相公即位。然後還鎮。則郭公不敢動矣。不然。且爲所賣。安大罵曰。驥腐儒。欲離間我父子。命左右牽出斬之。驥呼曰。吾負經濟才。而爲愚人畫計。死誠宜矣。然吾妻病。不可獨存。願與俱死。即并戮其妻。已而威果自立爲皇帝。弒湘陰公於宋州。安大哭曰。吾不用忠臣之言。至於此。爲驥立祠太原。

趙華。滎陽人。承祐時。爲河東觀察判官。安即位。擢戶部侍郎。同平章事。已又加僕射。安子鈞立。李筠奉表稱臣。乞師於鈞。鈞自將出。柏谷。羣臣餞之汾水上。華曰。李筠舉事輕易。陛下空國與師。臣實憂之。不聽。已而監軍盧贊。宰相衛融。率先後不還。鈞謂華曰。不聽公言。幾至於敗。然失融。贊二人。殊以爲恨耳。由是益重儒者。

李光美。河南人。安自立於太原。累光美客省使。光美常爲直省。素諳前後典故。至是應事草創。朝廷制度儀注。一出於光美之手。綱舉目張。頗得大體。時人比於晉王彪之。唐裴冕云。儀注。自中原多故。黎首受殃。求其嘉惠。問閭者無幾矣。惟周之善政。審交之惠民。或庶幾焉。逢吉應賜爲心。宏肇豺狼成性。邪章刻薄爲能。以此輔政。欲保其國家。其能久乎。驥。華。光美。尙知禮義廉恥。爲漢之後勳可也。

續唐書卷六十八

諸國臣傳第三十四

鄭仁誨。字日新。太原晉陽人。初事唐將陳紹光。其人恃勇使酒。常乘醉拔劍。將殺仁誨。左右皆奔走。仁誨端立無懼容。紹光擲劍於地。撫仁誨曰。汝有器度。必富貴。非吾及也。仁誨後乘紹光去還里。事母以孝聞。劉知遠鎮河東。郭威居帳下。時往過仁誨。與語甚歡。每有疑事相質。所對不阿。威益奇之。及威爲樞密使。即召用之。累官至內客省使。從討李守貞。多所參決。威建號。以仁誨爲大內都檢點。恩州團練使。樞密副使。累遷宣徽北院使。出爲鎮寧軍節度使。榮榮即位。拜樞密使。榮攻河東。仁誨留守東都。未幾。疾卒。榮親臨其喪。仁誨謙謹。守禮。不自矜伐。爲士大夫所稱。贈中書令。追封韓國公。諡忠正。

王朴。字文伯。東平人。少舉進士。爲校書郎。依漢樞密使楊邠。後邠恃權與將相交惡。知其必亂。乃去而東。歸未幾。邠與王章。史宏肇皆見殺。三家之客多及。而朴獨免。榮鎮澶州。朴爲節度掌書記。榮徙開封。拜朴右拾遺。爲樞密及榮即位。遷比部郎中。獻平邊策。榮覽之。愈重其器識。遷左諫議大夫。知開封府事。拜左散騎常侍。充端明殿學士。時榮銳意征伐。已獲羣議。敗劉晏於高平。歸而益治兵。慨然有平一天下

之志。數顧大臣問治道。選文學之士徐台符等二十人。使作爲君難爲臣不易論。朴在選中。而當時文士皆不欲急於用兵。朴言用兵之策。以江淮可先取。榮引與計議。事無不合。榮征淮南。以朴爲東京副留守。遣拜戶部侍郎樞密副使。遷樞密使。及再征淮南。以朴留守京師。廣新城。通道路。壯偉宏闊。多所規爲。朴有才智。非獨當世之務。至於陰陽曆算。無不通曉。奉詔校定大曆。削去流俗不經之說。設通經統三法。以歲軌離交朔望周變率策之數。步日月五星。爲欽天麻。又詔其考正雅樂。以謂十二律管難得其真。乃依京房爲律。準以九尺之絃十三。依管長短。寸分設柱。用七聲爲均。樂成而和。凡其所爲。當時無敢難者。朴奉命行視汴口。築斗門。遠過故相李穀第。疾作。仆於坐上。昇歸而卒。年五十四。榮親臨其喪。大慟。贈侍中。扈載。字仲照。北燕人。少好學。善屬文。舉進士高第。擢校書郎。直史館。遷監察御史。爲文以辭多自喜。常次歷代有國廢興治亂之迹。爲運原賦甚詳。又因游相國寺。見庭竹可愛。作碧鮮賦題其壁。榮聞之。遣小黃門就壁錄進。覽而稱善。因拜水部員外郎。知制誥。遷翰林學士。載已病不能謝。居百餘日。乃力疾入直。榮憐之。賜告還第。初載以文知名一時。樞密使王朴尤重其才。薦於宰相李穀。久而不用。朴以問穀。曰。非不知其才。然命薄恐不能勝。朴曰。宰相以進賢爲職。何言命邪。已而召拜知制誥。及爲學士。歲餘。卒。年三十六。

高行周。字尙質。媯州人。父思繼。兄弟三人。皆以雄武稱。劉仁恭守幽州。以思繼兄弟分掌燕兵。其後蓋爲武皇所誅。仁恭以思繼兄子行珪爲牙將。行周時年十餘歲。亦收之帳下。稍長。補以軍職。仁恭被囚。守光立。以行珪爲武州刺史。後守光叛。武州被圍。行周適從行珪在武州。即夜馳行周馳入見。莊宗因遣明宗救武州。行珪乃降。行周歸。明宗帳下。初爲裨將。從明宗襲鄆州。遇雨。乘其不意。夜馳入城。遂克之。莊宗滅梁。以功領端州刺史。遷絳州。明宗時。從平朱守殷。克王都。遷穎州。圍練使鎮武軍節度使。歷鎮彰武。昭義。入晉。爲西京留守。進鎮天雄。安從進叛。以行周爲襄州行營都部署。討平之。徙鎮歸德。契丹滅晉。留蕭翰守汴。又棄去。召許王從益入汴。而留知遠起太原。從益召行周。將以拒漢。行周歎曰。我世難輔。况兒戲乎。乃不從。知遠入京師。加行周守中書令。徙鎮天平。封臨濟王。入周。封齊王。卒年六十八。贈尚書令。追封秦王。王徽。武懿。子懷德。

史彥超。雲州人。性驍勇。有膽氣。威起魏時。彥超爲龍捷都指揮使。以兵從。威入立。遷虎捷都指揮使。戍於晉州。劉晏攻晉州。州無主帥。知州王萬敢不能拒。彥超以戍兵堅守。月餘。威遣王峻救之。晏兵解去。以功遷龍捷右廂都指揮使。領鄭州防禦使。周漢戰高平。彥超爲前鋒。先登陷陣。以功拜威德軍節度使。周兵圍漢。太原契丹救漢。出懈代。彥超符查卿拒之。以彥超爲前鋒。戰折口。彥超勇憤俱發。左右馳擊。解而復合者數四。遂歿於陣。榮痛惜良久。贈太師。優恤其家焉。

韓通。并州太原人。弱冠。以勇力應募。補騎軍隊長。劉知遠起太原。置通帳下。轉從至東京。累遷軍校。知遠

禮唐書 卷六十八 諸國臣傳

五八三

典衛兵。以通爲牙隊副指揮。從討杜重威。加檢校國子祭酒。知遠開國。加檢校左僕射。承祐即位。遷奉國指揮使。時郭威爲樞密使。統兵伐河中。知通謹厚。命之自隨。先登。身被六創。以功遷本鎮都虞候。威鎮大名。奏通爲天雄軍馬步軍都校。及入汴。通有力焉。授奉國左第六軍都校。領雷州刺史。及威開國。以通爲虎捷右廂都校。遷左廂。充孟州巡檢。繼領水陸二州防禦使。威征兗州。以通爲在京右廂都巡檢。時河溢。灌河陰城。命通率廣銳卒千五百人浚汴口。又都築河陰城。剏營壁。未幾。拜保義軍節度觀察留後。并州劉晏南侵。命通副河中王彥超出晉州。道擊敗於高平。以通爲太原北面向行營都部署。爲地道攻其城。俄班師。移鎮曹州。檢校太保。榮榮即位。以深。冀之閒。有胡盧河。東西橫互數百里。隄塌非峻。不能阻契丹。乃突命通與王彥超浚治之。未就。契丹至。通出兵迎擊。遂城李安口。爲靜安軍。四旬而完。又城東鹿及鼓城。并葺祁州。時大兵之後。遺骸布野。通悉收瘞爲萬人家。又城博野。安平。往來深。定。開。夜宿古寺。晝披荆棘。在安平。領百餘騎督役。會契丹騎數百奄至。通率麾下與戰。日暮。大風雨。契丹解去。擒十餘騎。又城百八橋鎮及武強縣。皆旬日畢。歸朝。會攻秦鳳。以通爲西南面向行營馬步軍都虞候。入大散關。圍鳳州。分兵城固鎮。以斷蜀餉道。未幾。拔鳳州。以功授侍衛馬步軍都虞候。榮征淮南。命通爲京城都巡檢。榮以都城狹小。役畿甸民築新城。又廣舊城街道。命將分督四面。通總領其役。功未就。榮詣淮上。留通爲在京內外都巡檢。權點檢侍衛司。是役也。期以三年。歲半歲而就。後追敘奏。風功。改領忠武軍節度檢校太傅。又改侍衛馬步軍都虞候。榮詣壽春。爲京城內外都巡檢。淮南平。爲歸德軍節度使。詔通案行河北河隄。因發徐。宿。宋。單等州民。浚汴渠數百里。榮將北征。命通與高懷德。張鐸先赴滄州。即領兵入契丹境。乾寧軍之南。俄爲陸路都部署。殿前都虞候。又命通巡北邊。自浮陽至淤口。浦城坊三十六。遂通瀛。莫。初克益津關。以爲新州。役涿。棣。民數千城之。命通蓋其役。師還。以爲檢校大尉。同平章事。充侍衛親軍馬步軍副都指揮使。宗訓即位。移鎮鄆州。宋祖奉詔北征。至陳橋。爲諸軍推戴。通在殿閣。聞有變。惶遽而歸。軍校王彥昇遇通於路。策馬逐之。通馳入其第。未及闔門。爲彥昇所害。妻子皆死。

和凝。字成績。鄆州須昌人。九世祖逢堯。爲唐監察御史。其後不顯。父矩。性嗜酒。略小節。獨好禮文。士每傾資以交之。故凝得與之游。凝自幼聰敏。形神秀發。舉進士。滑帥賀瓌辟爲從事。瓌與莊宗戰於胡柳。瓌敗。走凝獨隨之。反顧見凝。麾之使去。凝曰。大丈夫當爲知己死。吾恨未得死所耳。豈可去也。已而一騎追瓌。及凝叱之不止。即引弓射殺之。瓌遂得免。瓌歸。戒其諸子曰。和生義士。後必富貴。爾其謹事焉。因妻之以女。天成中。拜凝殿中侍御史。累遷主客員外郎。知制誥。翰林學士。知貢舉。時進士多浮薄。喜爲喧嘩。主司每放榜。則圍之以棘。閉省門。絕人出入。以爲常。凝撤棘開門。而士皆肅然。所取皆一時之秀。稱爲得人。初。拜端明殿學士。兼判度支。擢翰林學士。承旨。旋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石敬瑭將如鄆。而襄州安從進反。迹已見。凝曰。車駕離關。安從進或反。余何敬瑭曰。卿意如何。凝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請爲

禮唐書 卷六十八 諸國臣傳

五八五

寬教十餘通。密付開封尹。有急則命將擊之。敬璠從之。及開唐。鄧奏報。開封尹如所教。道將李建崇等討之。從進出於不意。遂敗走。重貴即位。加右僕射。除能平章事。遷左僕射。入漢。拜太子太傅。封魯國公。入周。卒。年五十八。贈侍中。有集百卷。自彙於版。華印行世。人多非之。然性樂善。好稱道後進之士。亦可取焉。王仁裕。字德望。天水人。少孤。不從師訓。年二十五。始就學。遂以文辭知名。秦帥辟為秦州節度判官。秦州入於蜀。仁裕因事蜀。為中書舍人翰林學士。莊宗平蜀。復以仁裕為秦州節度判官。王恩同鎮興元。辟為從事。恩同留守西京。以為判官。末帝舉兵鳳翔。恩同戰敗。末帝置仁裕於軍中。自起事至入立。馳驛請鎮。詔書告命。皆仁裕為之。以都官郎中充翰林學士。入首罷職。為郎中。歷司封左司郎中。諫議大夫。漢時。復為翰林學士。承旨。累遷戶部尚書。太子少保。入周。卒。年七十七。贈太子少師。仁裕曉音律。嘗初定雅樂。宴羣臣於永福殿。奏黃鐘。仁裕聞之。音不純。而無和聲。必有爭者。起於簾中。已而兩軍校鬪。升龍門外。聲聞於內。人以為神。喜作詩。少常夢剖其腸胃。以西江水灌之。願見江中沙石皆篆籀文。由是文思益進。乃集其詩萬首。為西江集百卷。

賈緯。鎮州鹿鹿人。少舉進士不第。州辟參軍。天成中。范延光鎮成德。辟趙州軍事判官。遷石邑令。緯長於史學。唐自武宗以後。無實錄。因采次傳聞。為唐年補錄六十五卷。讀者賞之。入晉為太常博士。數求為史職。改屯田員外郎。起居郎史館修撰。與修唐書。丁內艱。服除。知制誥。累遷中書舍人。諫議大夫。給事中。復為修撰。漢時。與修晉漢書。初。桑維翰為相。常惡緯為人。待之甚薄。緯為維翰傳言。維翰死。有銀八千錠。翰林學士徐台符以謂不可數。緯不得已。更為數千錠。首初。實錄成。緯求遷官不得。由是怨望。宰相王峻監修國史。緯書日麻。多言當時大臣過失。峻見之。怒曰。賈給事子弟仕宦。亦要門閥。奈何歷歷當朝之士。使其子孫何以仕進。言之於朝。貶平盧軍行軍司馬。未幾。卒於青州。有草堂集三十卷。並所撰唐年補錄六十五卷行於世。

楊凝式。字景度。華陰人。父陟。仕唐。歷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朱全忠篡位。陟當送傳國璽。凝式諫曰。大人為宰相。而國家至此。不可謂之無過。而更手持天子印綬。以付他人。保富貴。其如千載之後云云。何宜辭免之。時全忠往往陰探凝式言。大駭曰。汝滅吾族。於是神色沮喪。凝式恐事泄。即日作狂。後為張全義留守。巡官偽相趙光允奏為集賢殿直學士。改考功員外郎。同光初。授比部郎中。知制誥。尋以心疾罷去。改給事中。史館修撰。天成初。拜中書舍人。復以心疾不朝。而能長與中。歷右常侍。戶工二部侍郎。以舊疾免。改祕書監。清泰初。遷兵部侍郎。扈從末帝於京。悅以心疾諱。末帝優容之。詔道歸洛。後歷仕晉。漢。周。官至太子太保。致仕。卒於洛陽。年八十二。贈太子太傅。凝式工詩。善筆札。洛川寺觀多題。紀時號楊風子。

馮道。字可道。瀛州景城人。事劉守光為參軍。守光敗去。事宦者張承業為巡官。以其文學。為河東節度

掌書記。莊宗即位。拜戶部侍郎。充翰林學士。道能自刻苦。為儉約。火河之役。道居軍中。為一牙屯。不設牀席。臥東。與僕厮同器飲食。恬如也。諸將有掠得美女。以道道。不能御。置之別室。訪其主而還之。其解職。居父喪於景城。遇歲饑。悉出所有。以賑鄉里。而退耕於野。躬自負薪。有荒其田不耕者。與力不能耕者。道夜往。為之耕。其人後來愧謝。道殊不以為德。服除。復召為翰林學士。行至汴州。遇亂。孔循勸道少留。以待。道曰。奉詔赴闕。豈可自留。遂趨至京師。明宗即位。拜道端明殿學士。遷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天成。長與之閒。歲屢豐熟。中國無事。道戒明宗曰。凡蹈危者。慮深而獲全。居安者。患生於所忽。此人情之常也。明宗曰。天下雖豐。百姓濟否。道曰。穀貴。餓殍傷農。因請蠲火中田家。其言近而易曉。明宗顧左右錄其詩。常以自誦。有獻玉杯。其文曰。傳國寶萬歲。明宗愛之。以示道。道曰。此有形之寶耳。王者固無無形之寶也。明宗問之。道曰。仁義者。帝王之寶也。故曰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明宗武君。不曉其言。道已去。召侍臣講說其言。嘉納之時。以諸經外。與同列李恩。委學官田敏等。取西京所刊石經。雕版流布天下。明宗崩。相國帝復相。末帝出。領同州。旋拜司空。又事晉。為首相。敬瑄封道魯國公。重貴即位。加太尉。封燕國公。能為同州節度使。移鎮南陽。契丹滅晉。道又事契丹。契丹責其事。道無狀。道不能對。又問何以來朝。對曰。無城無兵。安敢不來。又謂之曰。爾是何等老子。對曰。無才無德。願老于契丹。喜。以道為太傅。契丹北歸。從至常山。漢建號。乃歸漢。以太師奉朝請。周滅漢。道又事周。拜太師。兼中書令。道能矯行。以取稱譽。事四姓十君。以舊德自處。當世無賢。皆仰之為元老。契丹常問道曰。天下百姓如何。得道曰。此時佛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人謂衣冠不至。傷夷者。賴一言之力也。方周師之入。立劉贊為漢嗣。道往迎於徐州。贊未至。而周兵北至。道州擁兵而返。遂伐漢。蓋道雖阻其謀。而緩之。而漢終為道所賣也。道視喪者亡國。未嘗屑意。方自號長樂老。著一書。以為策。道前事九君。未嘗諫諍。及劉曼攻周上黨。周將擊之。道切諫不聽。果敗。曼於高平。道不從行。以為山陵使。葬畢而道卒。年七十三。諡文懿。追封瀛王。述曰。仁壽重厚。謙恭。朴明。敏通達。載淹雅風流。行周智。能雄武。其得擁旌。備侍。奕世顯榮也。固宜。彥超以捍寇而殲陣。道以抗節而捐身。忠貞貫日。而舊。新。二吏。俱不為道立傳。豈非缺事。凝。仁裕及緯。能文而行不逮。惟凝式幹疊。伴狂。有足取焉。若道者。阿附卑庸。廉恥喪盡。又何論其他乎。

續唐書卷六十九

外國傳第三十五

契丹古匈奴之種其風土人物世代君長載前史詳矣乾寧中其部長遙登次立時劉仁恭鎮幽州數出兵摘星嶺攻之每歲秋霜降則燒其野草以困之馬多餓死即以良馬賂仁恭求市牧地請盟約甚謹諸部以遙登不任事遷於其衆以耶律阿保機代之是時仁恭子守光暴虐幽涿之人多亡入契丹契丹開入塞攻陷城邑俘其人民依唐州縣置城以居之自稱國主天祐四年大寇雲中武皇遣使連和因與之面會於雲中東城置酒約爲兄弟期共舉兵滅晉然後封冊爲甥舅之國又使以子弟三百騎入衛梁復遣使以詔書報勞別以記事賜之約共舉兵滅晉然後封冊爲甥舅之國又使以子弟三百騎入衛京師武皇聞之大恨會疾革臨終以一箭屬莊宗必滅契丹然終梁之世未嘗封冊天祐十三年契丹攻蔚州莊宗赴援於代其衆方退十四年新州大將盧文進殺新州團練使李存矩於祁溝關返攻新武周德威以衆擊之文進奔於契丹引其衆陷新州德威被圍莊宗遣明宗與李存審閱寶教之遂解其圍十八年莊宗討張文禮圍鎮州時定州王處直合謀遣威塞軍使王郁引契丹爲援契丹入攻圍幽州不克

又攻涿州陷之開處直廢而都立遂攻中山渡沙河都告急於莊宗莊宗親御鐵騎五千至新城北遇契丹前鋒萬騎莊宗自桑林馳出入馬精甲光明照日諸部愕然退卻莊宗分二廣以乘之諸部散走沙河冰薄其馬多陷乃退保望都會天大雪契丹人馬餓寒多死契丹願盧文進以手指天曰天未使我至此乃引兵去莊宗臨其後見其宿處布藉在地雖去不亂歎曰彼法令嚴蓋如此也契丹雖無所得而還然自此有窺伺意忠女真渤海等在其後欲擊渤海乘其虛乃遣使聘唐以通好同光開使者再至莊宗崩明宗遣供奉官姚坤告哀於契丹坤至西樓而契丹方東攻渤海坤追至慎州見之契丹錦袍大帶垂後與其妻對坐穹廬中延坤入謁問之曰聞爾河南北有兩天子信乎坤曰天子以魏州軍亂命總管令公將兵討之而變起洛陽凶問今至矣總管返兵河北赴難京師爲衆所推已副人望契丹仰天大哭曰晉王與我約爲兄弟河南天子即吾兒也昨聞中國亂欲以甲兵五萬往助而渤海未除志願不遂又曰天子既死當合取我商量安得自便坤曰新天子將兵二十年位至大總管所領精兵三十萬天時人事得其可遠其子突欲在側曰使者無多言踐田奪牛豈不爲過坤曰應天順人豈比匹夫之事祇如大王初領國事豈強取之邪契丹即慰之曰理當如是爾又曰吾聞此兒有宮婢二千人樂官千人放鷹走狗嗜酒好色任用不肖不惜人民所以敗也我自聞此禍即舉家斷酒解放鷹犬罷散樂官我亦有諸部家樂千人非公宴不用我若所爲類吾兒亦安能持久又曰吾能漢語然絕口不道於鄙人懼其效漢而怯弱也爾當先歸吾以甲馬三萬會新天子幽鎮之閒共爲盟約與我幽州則不復侵汝矣契丹攻渤海取扶餘一城以爲東丹國立其長子突欲爲東丹王已而阿保機病死其妻率衆護其喪歸西樓坤亦從行得報而還其妻立次子德光爲渠帥以總國事尋遣使告哀明宗爲之撤朝阿保機葬木葉山諡曰大聖皇帝遣使者以名馬聘唐并求碑銘明宗厚禮之遣飛勝指揮使安彥德報聘定州王都反明宗遣王安球討之都以蠟丸書走契丹求援德光遣禿髮安球於曲陽爲安球所敗德光又遣楊隱益騎七千安球又敗之於唐河幽州趙德鈞以生兵接於要路生擒楊隱等首領五千餘人獻闕下明宗斬禿髮等六百餘人由是契丹大挫數年不敢窺邊初阿保機死長子東丹王突欲當立其母述律遣其幼子安端少君之扶餘代之將立爲嗣然述律尤愛德光德光有智勇素已服其諸部安端已去而諸部希述律意共立德光突欲不得立長與元年自扶餘泛海奔唐明宗賜其姓爲東丹更名曰慕華以其來自遼東乃以瑞州爲懷化軍拜慕華懷化軍節度瑤順等州觀察處置等使其部曲五人皆賜姓名罕只曰罕友通穆葛曰穆順義撒羅曰羅賓德易密曰易師仁蓋壽曰蓋來賓以爲歸化歸德將軍郎將又賜前所獲赫連姓名曰狄懷惠程列曰列知恩前刺曰原知感福郎曰服懷造竭失訖曰訖懷宥其餘爲契丹直者皆賜姓名二年更賜突欲姓李更名贊華三年以贊華爲義成軍節度使契丹自失其名將而述律尤忿突欲數遣使聘中國求歸諸人唐輒斬其使不報此時中國之威幾振距幽州北七百里有榆關東臨海北

有免耳。獲舟山。皆斗絕。有狹路。僅通車。傍地可耕。唐時置東西狹石等戍。以扼契丹。自幽。薊。薊。戍兵廢。散。契丹因得出陷平。營。而幽。薊。薊。苦寇鈔。自破赫連等。又置三河縣於鹽溝之東。始得耕牧。而輸餉可通。德光乃西徙橫帳。居捺剌泊。出寇雲。朔之閒。明宗患之。以石敬瑭鎮守河東。總大同。彰國。振武。威塞等軍。禦之。應順。清泰之閒。調發餉餉。遠近勞敝。德光事其母甚謹。常侍立其側。國事必告而後行。石敬瑭反。唐遣張敬達等討之。敬瑭遣使求救於契丹。德光白其母曰。吾常夢石耶召我。而使者果至。豈非天邪。母召胡巫問吉凶。巫言吉。乃許之。契丹出雁門。車騎連亙數十里。將至太原。遣人謂敬瑭曰。吾爲爾今日破敵。可乎。敬瑭報曰。皇帝赴難。要在成功。不在速。宜少待之。使者未至而兵已交。敬達大敗。敬瑭夜出北門。見德光約爲父子。問曰。大兵遠來。戰速而勝者何也。德光曰。吾謂唐兵能守雁門。而扼諸險要。則事未可知。今兵長驅深入而無阻。知大事必濟。且吾兵多難久。宜速破之。此其所以勝也。敬瑭敗。退保晉安寨。德光聞之。唐遣趙德鈞。延壽救敬瑭。而德鈞父子案兵圍柏谷不救。德光謂敬瑭曰。吾三千里赴義。當微頭。乃築壇晉城南。立敬瑭爲皇帝。自解衣冠被之。册曰。咨爾子晉王。子視爾猶子。爾視予猶父。已而楊光遠殺敬瑭降晉。敬瑭自太原入洛。德光乃北執延壽以歸。行至潞州。鎮德鈞父子。除年。德鈞死。德光以延壽爲幽州節度使。契丹當明宗時。已陷營。平二州。及已立晉。又得雁門以北幽州節度管内合一十六州。敬瑭每遣使聘問。奉表稱臣。德光約敬瑭不稱臣。更表爲書。稱兒皇帝。如家人禮。敬瑭奉之甚謹。南唐烈祖與昇元二年。德光及其弟東丹王。各遣使以羊馬入貢。別持羊三萬口。馬二百匹來謁。以其價市羅縠茶藥。烈祖從之。於是翰林院進二丹入貢。詔中書舍人江文蔚作贊。四年。德光遣使獻馬百匹。於是烈祖遣通事舍人副四方館事歐陽遇。借鴻臚少卿使契丹。假道於晉。不可及境而復。元宗嗣位。遣使者公乘鎔航海繼好。既至而兀欲殺鎔。弟述律遣元宗書曰。大契丹天順皇帝。謹致書大皇帝。帝閣下。貴朝使公乘鎔。自去秋已達東京海岸。適遭國禍。今年二月。部署一行。并諸儀物兵鎧。已至燕京。茲蒙教念先朝。踐修舊好。既增摧痛。又切感銘。貴國長直官王明。陳篆。取開道先回。用附咨報。鎔等已遣伴送使同回。止俟使風。即令引道。而鎔亦以蠟封帛書云。臣鎔自去年六月離滎州。七月至鎮東關。遣王明奉表契丹。九月乃有番官夷離畢部牛車百餘乘。及鞍馬治路。置頓。十月至東京。留三日。契丹主遣使稱詔勞問。兼述泰寧王。燕王同行大事。兀欲即世。母妻併命。又遼東水潦。壞道。車馬不通。今年正月。方至幽州。館於慈惠寺。先迎御容入宮。言元欲識唐皇帝。乃引見如舊儀。問國書中機事。臣即述奕世歡好。當謀分裂之事。契丹主喜。問復有何事。臣云。軍機別有密書。契丹主接置袖閒。乃云。吾與唐皇帝一如先朝往來。因置酒合樂。又諭臣曰。使人遠泛巨海而至。不期骨肉閒。倏起此事。道路所聞。必亦憂恐。手得一玉鍾酒。先自吸。乃以勸臣。令飲。自且至哺始罷。自是數遣使宣勞。三日一賜食。謹遣王朗齋。散號子歸開泰。散號子。不知何等語也。初宋齊邱謀開晉。會契丹使燕人高霸來聘。歸至淮北。陰遣人刺殺之。霸子乾從行。匿之潞州。於

是契丹信爲蕭死出於晉人。保大十二年。述律遣其別來。夜宴清風驛。起更衣。忽仆於地。視之。失其首矣。厚賞捕賊不獲。久乃知周將荆罕儒知契丹使至。遣客刺之以閒唐。乃下令。能得吾枕者。賞三百緡。俄有劍客曰英得之。給賞如約。令屏人語之曰。能得江南番使頭。賞三千緡。英果得之。自是唐與契丹遂絕。及柴榮兵出淮南。所暴罪狀非一。然首以通契丹爲與師之名。方石晉以父事契丹。而契丹每以兄事南唐。蓋習見唐之威靈。故開後裔在江南。猶尊之不敢與他國齒。南唐亦頗恃以自驕。其實相結約機中原皆虛辭。非能爲助也。述曰。契丹之強。實自石敬瑭割地稱臣稱子而始。及至南唐。頗能禮儀相交。其意氣固有足多者焉。

外國傳第三十六
奚。本匈奴別種。常唐之季。居陰涼川。在營府之西。幽州之西南。皆數百里。有人馬二萬騎。分爲五部。一曰阿谷。二曰吸米。三曰粵質。四曰奴皆。五曰黑訖支。後徙居琵琶川。在幽州東北數百里。地多黑羊。馬趨前蹄堅善走。其登山逐獸。上下如飛。契丹阿保機強盛。室韋。奚。皆皆服屬之。奚人常爲契丹守界上。而苦其苛虐。奚主去諸怨叛。以別部西徙。州。依北山射獵。常采北山麝香。仁參。賂劉守光。以自託。其族至數千帳。始分爲東西奚。去諸之族。頗知耕種。歲借邊民荒地種稔。秋熟則來獲。塞之山下。人莫知其處。舉以平。底瓦鼎。煮糜爲粥。以寒水解之而飲。去諸卒。子搆刺立。莊宗破劉守光。賜搆刺姓李。更其名紹威。紹威卒。子拽刺立。同光以後。紹威父子。數遣使朝貢。初紹威娶契丹女舍利。遂不魯之姊爲妻。後遂不魯叛亡入西奚。紹威納之。石敬瑭割幽州雁門以北入於契丹。時紹威與遂不魯皆已死。德光已立晉。北師拽刺迎。謂搆刺曰。非爾罪也。負我者搆刺與遂不魯爾。乃發其墓。粉其骨而燬之。吐渾。本號吐谷渾。居青海上。至德中。爲吐蕃所攻。那族分散。其內附者。唐處之河西。其大姓有慕容。拓跋。

奚。本匈奴別種。常唐之季。居陰涼川。在營府之西。幽州之西南。皆數百里。有人馬二萬騎。分爲五部。一曰阿谷。二曰吸米。三曰粵質。四曰奴皆。五曰黑訖支。後徙居琵琶川。在幽州東北數百里。地多黑羊。馬趨前蹄堅善走。其登山逐獸。上下如飛。契丹阿保機強盛。室韋。奚。皆皆服屬之。奚人常爲契丹守界上。而苦其苛虐。奚主去諸怨叛。以別部西徙。州。依北山射獵。常采北山麝香。仁參。賂劉守光。以自託。其族至數千帳。始分爲東西奚。去諸之族。頗知耕種。歲借邊民荒地種稔。秋熟則來獲。塞之山下。人莫知其處。舉以平。底瓦鼎。煮糜爲粥。以寒水解之而飲。去諸卒。子搆刺立。莊宗破劉守光。賜搆刺姓李。更其名紹威。紹威卒。子拽刺立。同光以後。紹威父子。數遣使朝貢。初紹威娶契丹女舍利。遂不魯之姊爲妻。後遂不魯叛亡入西奚。紹威納之。石敬瑭割幽州雁門以北入於契丹。時紹威與遂不魯皆已死。德光已立晉。北師拽刺迎。謂搆刺曰。非爾罪也。負我者搆刺與遂不魯爾。乃發其墓。粉其骨而燬之。吐渾。本號吐谷渾。居青海上。至德中。爲吐蕃所攻。那族分散。其內附者。唐處之河西。其大姓有慕容。拓跋。

赫連等族。懿宗時。首領赫連鐸爲陰山府都督。從討虜虜。以功拜大同軍節度使。爲武皇所破。其部族益微。散處蔚州界中。莊宗時。有首領白承福者。依中山北石門爲柵。莊宗爲置軍。率化兩府。以承福爲都督。賜其姓名爲李紹魯。終唐時。常遣使朝貢中國。

達和。其種之遺種。本在奚。契丹之東北。後爲契丹所攻。而部族分散。居陰山者。自號達和。自唐季以名見中國。有每相溫於越。相溫從朱邪赤心討虜虜。其後武皇爲赫連鐸等所敗。嘗亡入達和。旋從武皇入關。破黃巢。山是居雲。代開。同光中。都督折文通數自河西來貢。明宗討王都於定州。都誘契丹入寇。明宗詔達和入契丹界。以張軍勢。宿州刺史薛敬忠。以所獲契丹圍牌二百五十。及弓箭數百。賜雲州生界。達和蓋唐常役屬之。長與三年。首集頡頏率其族四百餘人來附。

党項。西蕃之遺種。其國在禹貢析支之地。德宗時。党項諸部相率內附。居慶州者。爲東山部落。居夏州者。爲平夏部落。有大姓而無君長。不相統一。散處邠寧。鄜延之間。自同光以後。大姓之強者。各自來朝貢。明宗時。詔沿邊置場。市馬。諸夷皆入市中國。而回鶻。党項。馬最多。明宗招懷遠人。不爲馬之爲壯。皆售。常過直。往來館給。道路倍費。每至京師。御殿見之。勞以酒食。既醉。連袂歌呼。道其風土。以爲樂。去又厚以賜資。歲耗百萬計。大臣患之。數以爲言。乃詔吏就邊場。馬給直。止其來朝。而党項利其所得。來不可止。聞有犯邊爲盜。自河西回鶻朝貢使者。道其部落。輒邀劫之。明宗遣康福。藥查。等討之。福等擊破阿里。章。悉戮。驅埋厥骨。尾。及其大首領。連香。李八。薩王。都統。悉那。摩。侍。御。乞。埋。鬼。悉。通。等。族。殺。數。千。人。獲其牛羊鉅萬計。及所劫外國寶玉等。悉以賜軍士。由是党項之患稍息。

突厥名號。見於唐書矣。唐季爲諸夷所侵。都族微散。自天祐以來。常入朝貢。同光三年。渾解樓來。天成二年。首領張庭首來。長與二年。首領杜阿熱來。昇元五年。遣使者薛同海等入貢於晉。凡四至。其後不復來。吐蕃名號。見於唐書矣。天祐開吐蕃已微。回鶻。党項。諸羌。分侵其地。而不有其人民。值中國衰亂。不能撫有。惟甘。涼。瓜。沙。四州。常自通於中國。甘州。爲回鶻牙。而涼。沙。瓜。三州。將更稱唐官。數來請命。長與四年。涼州留後孫超。遣大將拓拔承謙。及僧道士耆老。楊通儒等。至京師。求旌節。明宗問孫超等世家。承謙曰。吐蕃陷涼州。張掖。人張義朝。募兵擊走吐蕃。唐因以朝爲節度使。發鄆州兵二千五百人戍之。唐衰。天下亂。涼州以東。爲突厥。党項。所隔。鄆兵遂留不得返。今涼州漢人。皆其戍人子孫也。明宗乃拜孫超節度使。清泰元年。留後李文謙來請命。後數年。涼州人逐出文謙。靈武。馮。輝。遣牙將吳繼勳。代文謙爲留後。吐蕃卒立世次。史皆失紀。獨瓜。沙。二州。常來。莊宗時。回鶻來朝。沙州留後曹義金。亦遣使附回鶻以來。莊宗拜義金爲歸義節度使。瓜州。等州。觀察處。置等使。天成三年。回鶻王仁輸來朝。吐蕃亦遣使以附來。自此數至中國。明宗常御端明殿。見其使者。問其牙帳所居。曰。西去涇州二千里。明宗賜以虎皮。人一張。皆披以拜。委身宛轉。落其冠帽。亂髮如蓬。明宗及左右皆大笑。

回鶻見於唐書矣。唐常以女妻之。故其世以中國爲舅。天復間。有居甘州。西州者。常見中國。甘州回鶻數至。猶呼中國爲舅。中國答以詔書。亦呼爲甥。莊宗時。王仁美遣使者來貢玉馬。自稱權知可汗。莊宗遣司農卿鄧綰持節。册仁美爲懷德可汗。仁美卒。其弟狄銀立。遣都督安子想來。同光四年。狄銀卒。呵咄欲立。天成二年。權知國事。王仁裕。遣李阿山等來朝。明宗遣使册仁裕爲順化可汗。高麗。本扶餘。其國地君世。見於唐。當唐之晚年。其王姓高。名躬。又同光元年。遣使廣評侍郎韓中一。副使春部少卿朴巖來朝。長與三年。權知國事。王建。遣使者來朝。明宗乃拜建玄菟州都督。充大義軍使。封高麗國王。高麗大族也。以開州爲東京。平壤爲西京。有六府九節度。百二十郡。內列十省。四部官。朝服。紫。丹。緋。綠。青。碧。以年序遷。緣以上。還才能賜之。俸祿。賦以田租。尙冠禮如古制。清泰三年。敗新羅。百濟。於是倭耽浮羅。於羅。羅。羅。東夷諸國皆附之。昇元二年。遣使來貢方物。所上書稱。大略云。今年六月內。當國中。原府入吳越國使張訓等。回伏聞大吳皇帝。已行禪禮。中外推戴。即登大寶。伏惟皇帝陛下。道契三無。恩涵九有。堯知天命。已去。即禪瑤圖。舜念厥敷。在躬。遂傳玉璽。速風惟庸。隨獲託生成。所恨沃日波遙。浮天浪闊。幸遇龍飛之且。粗申燕賀之儀。無任歸仁戴聖。鼓舞激切之至。儀式如表。而不稱臣。烈祖御武功殿。設細仗。見其使。自言代主朝。拜舞甚恭。宴於崇英殿。出龜茲樂。作番戲。召學士承旨孫忌侍宴。三年。又遣其廣評侍郎柳勳。來貢方物。保大初。元宗遣使徐弼。往聘高麗。後主時。以章僚充如京使。奉使高麗。具得其國山川事。述。讓海外使程廣記三卷。

新羅。弁韓之遺種。其國地君世。見於唐。其大族曰金氏。朴氏。自高祖時。封金真爲樂浪郡王。其後世常爲君長。同光元年。新羅國王金朴英。遣使者來朝貢。長與四年。權知國事。金海。遣使來朝。朴英。溥。世次。史皆失紀。已後不復至。

黑水靺鞨。本勿吉。蓋肅慎氏之地。其衆分爲數十部。而黑水靺鞨最處其北。尤勁悍。無文字之記。其兵角弓。楛矢。同光二年。黑水兀兒。遣使者來。其後常來朝貢。自登州泛海出青州。三年。黑水胡獨鹿。亦遣使來。兀兒。胡獨鹿。蓋其兩部酋長。各以使來。而其部族世次。史皆失紀。長與三年。胡獨鹿卒。子桃李花立。常請命中國。後遂不復見云。

南詔。見於唐。其國在滇故永昌郡之東。姚州之西。僖宗幸蜀。募能使南詔者。得宗室子李龜年及徐虎。虎。姪。龍。乃以龜年爲使。虎爲副。龍爲判官。使南詔。南詔所居曰苴咩城。龜年等不至苴咩。至善闡。得其要約。與唐爲甥舅。僖宗許以安化公主妻之。南詔大喜。遣人隨龜年等求公主。已而黃巢敗。收復長安。僖宗東還。乃止。同光三年。魏王繼岌及郭崇韜等破蜀。得王衍時所俘南詔蠻數十人。又得徐嵩。自言嘗使南詔。乃矯詔還其所俘。遣龜年等持金帛招撫南詔。諭以威德。南詔不納。至明宗時。益州山後兩林百蠻。都鬼主右武衛大將軍李卑晚。遣大鬼主傅能阿華來朝貢。明宗拜卑晚爲遠將軍。又以大渡河南山前印州。

黑水靺鞨。本勿吉。蓋肅慎氏之地。其衆分爲數十部。而黑水靺鞨最處其北。尤勁悍。無文字之記。其兵角弓。楛矢。同光二年。黑水兀兒。遣使者來。其後常來朝貢。自登州泛海出青州。三年。黑水胡獨鹿。亦遣使來。兀兒。胡獨鹿。蓋其兩部酋長。各以使來。而其部族世次。史皆失紀。長與三年。胡獨鹿卒。子桃李花立。常請命中國。後遂不復見云。

南詔。見於唐。其國在滇故永昌郡之東。姚州之西。僖宗幸蜀。募能使南詔者。得宗室子李龜年及徐虎。虎。姪。龍。乃以龜年爲使。虎爲副。龍爲判官。使南詔。南詔所居曰苴咩城。龜年等不至苴咩。至善闡。得其要約。與唐爲甥舅。僖宗許以安化公主妻之。南詔大喜。遣人隨龜年等求公主。已而黃巢敗。收復長安。僖宗東還。乃止。同光三年。魏王繼岌及郭崇韜等破蜀。得王衍時所俘南詔蠻數十人。又得徐嵩。自言嘗使南詔。乃矯詔還其所俘。遣龜年等持金帛招撫南詔。諭以威德。南詔不納。至明宗時。益州山後兩林百蠻。都鬼主右武衛大將軍李卑晚。遣大鬼主傅能阿華來朝貢。明宗拜卑晚爲遠將軍。又以大渡河南山前印州。

黑水靺鞨。本勿吉。蓋肅慎氏之地。其衆分爲數十部。而黑水靺鞨最處其北。尤勁悍。無文字之記。其兵角弓。楛矢。同光二年。黑水兀兒。遣使者來。其後常來朝貢。自登州泛海出青州。三年。黑水胡獨鹿。亦遣使來。兀兒。胡獨鹿。蓋其兩部酋長。各以使來。而其部族世次。史皆失紀。長與三年。胡獨鹿卒。子桃李花立。常請命中國。後遂不復見云。

六姓都鬼主淮安郡王勿定。擢沙爲定遠將軍。次年，遣左金吾衛將軍馬昭遠爲八蠻國信使。昭遠不能達而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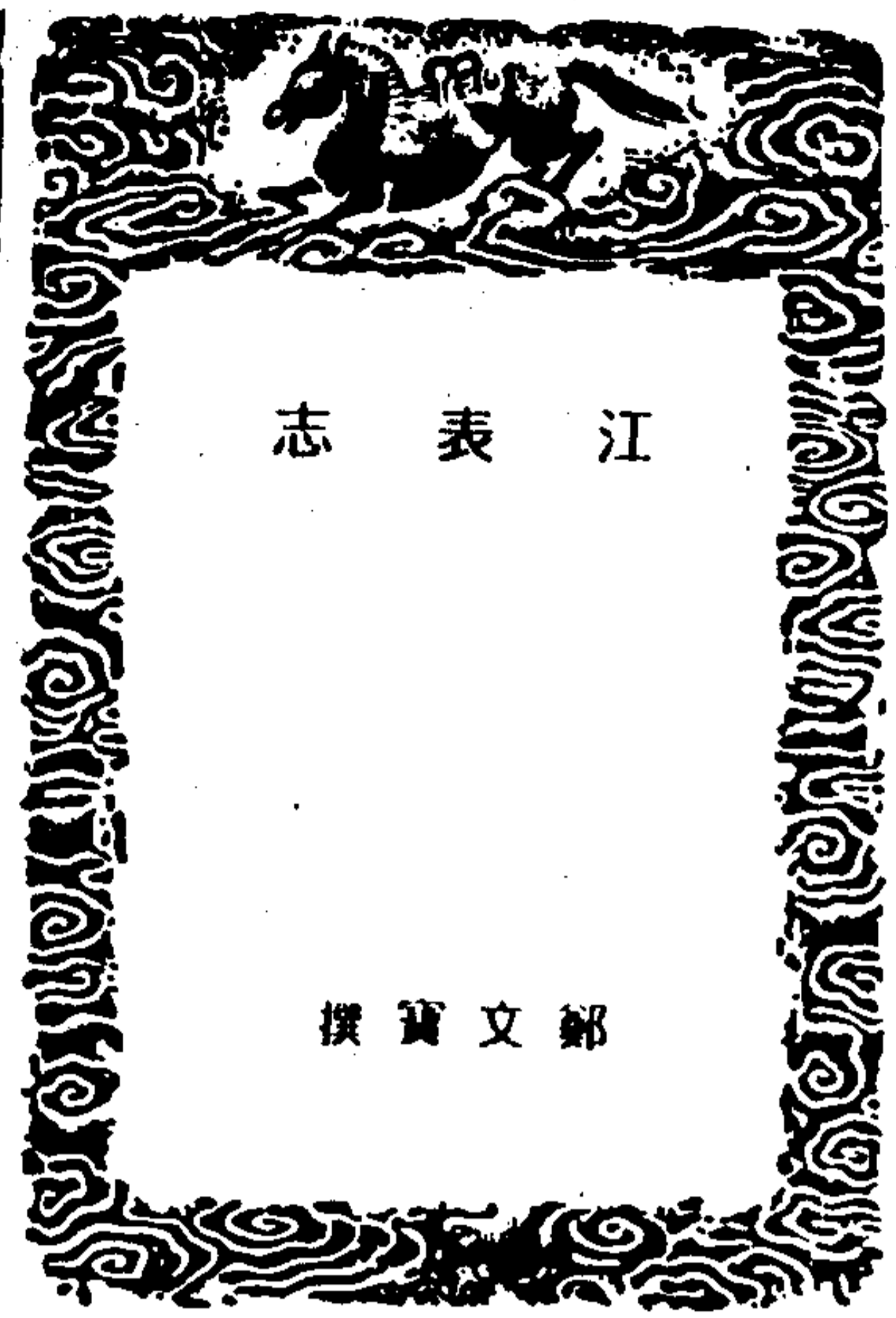
特刺蠻，在辰州西千五百里，以耕植爲生，而無城郭聚落。所有攻擊，則相屯聚，刻木爲契。其首領姓謝，其名見於唐。至天成二年，嘗一至。其使者曰滑州八郡刺史宋朝化，冠帶如中國，貢草豆蔻二萬個，朱沙五百兩，蠟二百斤。

昆明，在黔州西南三千里，地產羊馬。其人椎髻跣足，披熊其首，領披虎皮。天成二年，常一至。其首領號昆明大鬼主羅殿王、普露靜王。九部落各遣使者來，使者號若士，附特柯以來。

述曰：諸國中，以高麗爲聲明文物之邦，觀其所上書牋，詞致進順，藻采繽紛，雖中華才士手筆，何以加此。

自題續唐書後

唐祚延年六十餘，舊名五代儘刪除。河東自可共和比，江左還應季漢如。不羨子京添半臂，漫教無黨注新書。快哉此日翻成案，多少清流怨氣舒。
嘉慶十九年秋七月己丑朔，紫微外史陳鍾作。



江表志

鄒文寶撰

江表志卷上

宋 鄒文寶 著

南唐高祖姓李諱知誥生於徐州有唐鄭王疏屬之枝
 派父志祖榮俱不仕帝少孤有姊出家為尼出入徐溫
 家帝亦隨姊往來溫妻李氏以其同姓憐其明慧收為
 養子居諸子之上名曰知誥累典郡符溫為丞相封齊
 王出鎮金陵雷帝在都執楊氏政事帝沈機遠略莫知
 其際折節謙下中外所瞻綬及弱冠即秉大權楊都浩
 繁之地海內所聞率由儉素無所耽溺內輔幼主外弼
 學海類編 江表志上 史參

義父延楊祚十餘年帝之力也幼主即位而丞相溫
 總其兵嘗以議詞有東海鯉魚飛上天之語由是懷逼
 主禪位之心矣帝加九錫封齊王丙申年執政者欲以
 楊氏一朝然後受禪烈祖不可遂以國稱唐改元昇元
 始更李氏名昇追尊丞相溫為義祖皇帝吳帝為讓皇
 帝在位七年年五十六廟號烈祖諡曰孝高陵曰永陵
 元恭皇后宋氏附焉子璟立即元宗也

皇子

元宗晉王景遂 改封燕王 齊王景達 改封鄂王 江王景

卷上

邊中令弟

宰相

宋齊丘 王令謀 張延翰 李建勳 周宗 嚴球

張居詠 孫晟

使相

李德誠 張崇 張宣 周本 李簡 王與 劉

威 劉信 王綰 柴再用 劉金 徐价 馬仁裕

樞密使

杜光鄂 陳褒

學海類編 江表志上 史參

將帥

崔太初 王與 姚景 祖重恩 李鐸

文臣

楊彥伯 高弼 孫晟 李正明 龔凜 蕭儼 成

幼文 賈渾

嚴球為相是年王慎辭奉使北朝球在病請告烈祖授
 以論答凡百事皆中機務球欲一見就宅訪之球覽畢
 尤所深美請更添一二事北朝若問黑雲長劍多少及
 五十指揮皆在部下柴再用不曾赴任將何以對慎辭
 既到北朝一無所問首問黑雲長劍并柴再用所之慎
 辭依前致對梁太祖銳意南征即時罷兵慎辭還朝後
 宿金山嘗有詩云淮船分蠟點江市聚蠅聲烈祖性多
 猜忌聞之宋齊丘因而與諧收慎辭以竹籠盛之沈於
 江口

魏王知訓徐溫之子也烈祖曲宴引金觴賜酒曰願我
 弟百年長壽魏王意烈祖實毒引他器均之曰願與陛
 下各享五百歲烈祖不飲中漸高乘談諧而飲之納
 金鐘於懷袖亟趨而去到家腦潰而終

學海類編 江表志上 史參

江表志上

馬表類編

宋齊丘鎮鍾陵有布衣李匡堯累贊詞於宋宋知其忤
 物託以他故終不與之見一日宋公喪子匡堯隨中客
 造謁齊司復之乃就齊次大署二十八字安排唐祚挫
 強吳盡是先生說廟謨今日表難猶自哭讓王宮眷合
 何如

讓皇遷於秦州永甯宮數年未卒每有枯楊生枝葉延
 及五歲即有中使賜袍笏加冠即日而終

讓皇居秦州永甯宮嘗賦詩云江南江北舊家鄉三十
 年來夢一場吳苑宮門冷落廣陵臺殿已荒涼雲籠
 遠岫愁千片雨滴孤舟淚萬行兄弟四人三百口不堪
 回首細思量

中漸高宮因曲宴天久無雨烈祖曰四郊之外皆言雨
 足惟都城百里之地亢旱何也漸高云雨怕抽稅不敢
 入京翌日市征之令得蠲除

种氏者樂部中之官妓也有寵於永陵生江王景邊烈
 祖矜嚴峻整有難犯之色嘗作怒數聲金鋪振動种夫
 人左手擎飯右手捧匙安詳而進之雷電為少霽後封
 越國太妃

學海類編 江表志上 史參

四 史參

柴再用按家樂於後園有左右人竊於其門隙觀之柴
 知乃召至後園使觀按習曰隙風恐傷爾眸子

江表志卷上終

江表志卷中

宋 鄭 文寶 著

元宗名璪父烈祖母曰宋太后璟謙和明睿奮儉得中
搜訪賢良訓齊師旅政無大小咸必躬親又善曉音律
不至耽溺知理體洞明物理盛德聞於鄰國矣在吳朝
為太子諭德後累居丞相當於廬山構書堂有物外之
意烈祖即位為皇太子烈祖崩於柩前即位年四十六
在位十九年崩廟號元宗諡曰明道崇德文宣孝皇帝
陵曰順陵后光穆鍾氏號一保大文泰

學海類編 一 江表志中

史參

皇子

太子冀 少 陳王 少 保甯王 少 慶王宏茂 少 後

主從儒 韓王從善 少 鄧王從益 少 吉王從

謙 少 邵平郡公從度 文陽郡公從信

宰相

宋齊丘 李建勳 馮延巳 徐遊 孫晟 嚴績

陶潛 使相

李德成 王崇文 郭宗 柴克胤 謝匡 朱業

孫漢威 皇甫暉 劉彥真 劉仁贍

樞密使

嚴績 湯悅 李徵古 陳覺 唐綽 陳處堯

魏岑 偽主

楚王馬希萼 閩王王延政

將帥

馬先進 陳誨 魏詔 何洙 林仁肇 張漢卿

郭彥華 兵仁詡 陸孟俊 王建封 祖重恩 馬

江表志 卷中 江表志中

存貴

鄭再誠 張彥卿 劉崇進 張金約 時厚

武彥暉 成師朝 查文徽 許文基 邊綽 陳

承昭 高弼 文臣

江文蔚 王仲連 李夷業 游簡言 湯悅 常夢

錫 朱鞏 陳元藻 馮延魯 潘承祐 高遠 張

義方 田霖 高越 賈潭 張緯 鍾謨 李正明

張易 趙宣 陳繼善

元宗為太子日嘗問安寢門會烈祖酣寢未解夢便殿

有龍據闌檻蜿蜒可懼烈祖既寢命左右觀之即太子

也 蘇洪至揚州販築發一家不題姓名刊石為銘曰日為

箭兮月為弓射四方兮無終窮但見天將明月在不覺

人隨流水空南山石兮高穹隆夫人墓兮在其中猿啼

馬叫煙濛濛千年萬歲松柏風

右散騎常侍王仲連北土人事元宗元宗嘗謂曰自古

及今江北文人不及江南才子之多仲連對曰誠如聖

旨陛下聖祖元武皇帝降為毫州真源縣文宣王出於

學海類編 一 江表志中 三 史參

兗州曲阜縣亦不為少矣嗣主有媿色

兩浙錢氏偏霸一方苛慘急徵科賦凡欠一斗者多至

徒罪徐瑒嘗使越云三更已聞鹿號達曙問於驛吏

曰乃縣司徵科也鄉民多赤體有被葛者多用竹篾繫

腰開執事者非利不行貧者亦累千家

元宗割江南之後金陵對岸即為敵境因遷都豫章舟

車之盛旌旗絡繹凡數千里百司儀衛禁校帑藏不絕

者僅一載上每北顧忽忽不樂澄心堂承旨秦裕藏多

引屏風障之吟御製詩曰靈槎思浩渺老鶴憶崆峒

元宗友愛之分備極天倫登位之初太弟景遂江王景

邊齊王景達出處遊宴未嘗相捨軍國之政同為參決

保大五年元日天忽大雪上召太弟以下登樓展宴咸

命賦詩令中使第賜進士李建勳建勳方會中書徐鉉

勤政殿學士張義方於溪亭即時和進元宗乃召建勳

鉉義方同入夜分方散侍臣皆有興詠徐鉉為前後序

太弟合為一圖集名公圖繪曲盡一時之妙御容高冲

古主太弟以下侍臣法部絲竹周文矩主之樓閣宮殿

朱澄主之雪竹寒林董元主之池沼禽魚徐崇嗣主之

學海類編 一 江表志中 四 史參

圖成無非絕筆侍宴詩纔記數篇而已御製詩云珠簾

高捲莫輕遮往往相逢隔歲華春氣昨宵飄律管東風

今日放梅花素姿好把芳姿掩落勢還同舞勢斜坐有

賓朋罇有酒可憐清味屬農家建勳詩云紛紛忽降當

元會著物輕明似月華狂酒玉墀初散絮密粘宮樹未

妨花迴封雙闕千尋峭冷壓南山萬仞斜雨意 來中

使出御題先賜老臣家鉉詩云一宿東林正氣遮使隨

仙仗放春華散飄白絮惟分影輕綰青旂始見花落砌

更依宮舞轉入樓偏向御衣斜徐更待金門詔願布

堯言賀萬家義方詩云恰當歲日紛紛落天寶瑤花助

物華自古最先標瑞牒有誰輕擬比楊花密飄粉署光

同冷靜壓青松勢欲斜豈但小臣添興詠狂歌醉舞一

家家 陳覺李徵古少日依託鎮南楚公宋齊丘援引至樞密

使保大之末王室多故覺及徵古屢上變言天命已改

請元宗深居後苑委國老攝國事令陳喬草勅喬袖勅

上前曰陛下既 勅臣不復見陛下矣元宗使鍾謨

言於周世宗曰 罪大臣理合奏啓世宗曰自國家事

我國何預元宗乃命湯悅草制曰忠莫大於事君罪莫重於賣國宋齊丘本一布衣遭遇先帝不二十年窮極富貴陳覺李徵古言齊丘是造國之手理當居攝云云即日徙齊丘青陽安置覺徵古各賜自盡齊丘至青陽絕食數日後命至家人亦皆菜色中使云令公捐館方始共食家人以絮掩口而卒存黑色一道舟中起至貫九華

宋尊度本青州書生好藏書高尚其事開居金陵著鴻漸學記一千卷羣書麗藻一千卷漆書數卷皆行於世大平縣蕭氏女方十三隨母採薪母為暴虎搏去踰之將食女持刀自後跳上虎背用手交運割其頸虎奮擲不脫遂自困死女捨之歸告鄉人共收母屍

元宗嗣位李建勳出師臨川謂所稅曰今主上寬大之度比於先帝遠矣但性習未定左右獻納須得方正之士若目前所親終恐不守舊業及馮延魯陳覺出討閩中徵督軍糧急於星火建勳以詩寄延魯曰粟多未覺為全計師老須防有援兵既而福州之軍果為越人所敗歸并司空累表致政自稱爲鍾山公詔授司徒不起

學海類編 江表志中 六 史參
時學士湯悅致狀賀之建勳以詩答曰司空猶不受那敢作司徒幸有山公號如何不見呼先是宋齊丘自京口來退歸於青陽號九華先生未周歲一徵而起時論薄之建勳年德未衰時望方重或有以宋公比之因爲之詩云桃花流水須相信不學劉郎去又來捐館之夕告門人曰時事如此吾得保全爲幸已甚吾死不須封樹立碑冢土任民耕鑿無延他日毀斷之弊其後甲戌之歲公卿坐城爲兵發殆徧獨建勳葬所訖不及禍魏王知訓爲宣州帥苛暴斂下百姓苦之因入觀侍宴

伶人戲作綠衣大面胡人若鬼神狀旁一人問曰何綠衣對曰吾宣州土地神今入觀和土皮掠來因至於此張宗帥廬江好爲不法士庶苦之嘗入觀江都廬人辛其改任皆相謂曰渠伊必不復來矣崇歸聞之計口徵渠伊錢每年再入觀盛有罷府之耗人不敢指實皆道路相目持鬚相慶崇歸又徵持鬚錢嘗爲伶人所戲使一伶假爲人死有謔當作水族者陰府判曰焦湖百里一任作懶崇亦不慙

馮謫朝堂待漏因話及明皇賜賀監三百里鏡湖今不取過望但得恩賜元武湖三十里亦足當矣徐鉉曰國家不惜元武湖所乏者賀知章耳

徐公撰江南錄議者謂之不直蓋不罪宋國老故也國老當准甸失律之後援引門人陳覺李徵古掌樞密之任且授其意曰天命已著元宗當深居後苑國老監國元宗詔將行陳喬草詔爭之舉皆聞爲臣之道餘可知矣

文憲太子冀既正儲閣頗專國而又率多不法元宗一日甚怒撻之以毬杖且曰當命太弟景遂代之冀有慙色他日密使人持醑付昭慶宮使元從範從範從太弟在金陵未幾承範子從乾爲景遂雙臣宋何九讓構遂實之法從範懼而且怨會景遂擊鞠暑渴從範進漿遇醑即日薨未殯而體已潰矣

元宗誅戮大臣之後暮年於禁中往往見宋齊丘陳覺李徵古如生吐之不去甚惡之因而南幸太子冀既病數見太弟景遂爲祟於昭慶宮中
前進士韓熙載行止狀云熙載本貫齊州隱居嵩岳雖叨科第且晦姓名今則慕義來朝假身爲價既及疆境

合貢行藏集開釣巨鯨者不投取魚之餌斷長鯨者非用殺雞之刀是故有經邦治亂之才可以踐股肱輔弼之位得之則佐時成績救萬姓之焦熬失之則遁世藏名臥一山之蒼翠某安思幼稚便異諸童竹馬蓬弧固親於好弄杏壇槐里甯不倦於修身但勵志以爲文每棲心而學武得麟經於泗水甯怯義圖受豹略於邳

地方酣勇戰占惟奇骨夢以生松敢期隆印之文緬愧擔簦之路於是櫻龍編虎鬚繕獻捷之師徒築受降之城壘爭雄筆陣決勝詞鋒運陳平之六奇飛魯連之一箭場中就敵不攻而自立降旗天下鴻儒遙望而進

擢聖壘橫行四海高步出羣姓名遂列於煙霄行止遂離於塵俗且口有舌而手有指腰有劍而袖有鏡時方亂離迹猶飄泛徒以術探韜略氣激雲霓噴目張而閃電搖怒吻發而驚雷動神區鬼甸天蓋地車闐霹靂於山中未爲跨捷唱博蒲於筵上不是會豪植機謀而自有英雄伏勁節而豈甘貧賤但攘袂叱咤拔劍長嗟不偶良時孰能言志既逢昭代合展壯圖伏聞大興隆基

學海類編 江表志中 九 史參
海如砥變和天地巖廊有禹稷皋陶酒掃煙塵滿漢有韓彭衛霍豈獨漢稱三傑周舉十八凝王氣於神都吐祥雲於丹闕急賢共理俾漢氏之懸科待旦旁求類周人之設學而又鄰邦作吟敵境連封一條之雞犬相聞兩岸之馬牛相望彼則恃之以力數言而頓見傾亡此則理之以賢一坐而更無騷動由是興衰之勢審吉凶之機得上順天心次量人事且向明背暗捨短從長聖賢所圖古今一致然而出青山而裹足渡長淮而棄繻

朝伏惟司空楚劍倚天秦松發地言雄武則平寬絳灌

語兵機則高掩孫吳經授素王書傳元女莫不鞭撻宇

宙驅役風霆牟愁積而憐肉消順氣激而腕臂扼一怒

而豺狼鼠匿再呼而神鬼愁驚捷變鼓而鮫朱旗雷奔

電走掉燕鎚而揮白刃月落星飛命將拉龍使兵擒虎

可以力平鯨海可以拳擊鯨山破堅每事於先登敵無

不克策馬常居於後殿功乃非矜國家付以肺肝用為

保障勲藏盟府名鏤景鍾今則政舉六條地方千里示

之以寬猛化之以溫恭繕甲兵而耀武威綏戶口而郵

學海編類 江表志中 十 史參

農事設酒隨車之雨霑沃良田輕搖逐扇之風吹消滄

氣可謂仁而有斷謙而愈光賢豪向義以歸心奸宄望

風而屏迹行見秉旄仗鉞列土分茅修職貢以勤王控

臨四海率諸侯而定霸彈壓八方遐邇具瞻威名洽著

况復臨廣庭以待士開上宮以禮賢前席請論其韜鈴

危坐願聞於典故古今英傑孰可比論某方越通津已

觀至化及來上謁問棄諛才是敢輒述行藏盡鋪毫幅

况聞鳥有鳳魚有龍草有芝泉有醴斯皆佳瑞出應昌

期集辛處士謬知人理足以副明君之獎善恢聖代之

樂賢昔婁敬布衣上言於漢祖曹劌草澤陳謀於魯公

失范增而項氏不與得呂望而周朝遂霸使遠人之來

格賈正德之克昭謹具行止如前請準式順義六年七

月歸朝進士韓熙載狀

江表志卷中終

江表志中 十一 史參

江表志卷下 宋 鄭 文寶 著

後主諱煜字重光母曰鍾太后太子冀薨後主當立鍾

謨以其德輕志放請立其弟從謙元宗不可遂立煜為

太子以總百揆元宗初幸洪都留後主居守金陵數月

元宗殂遺詔煜就金陵即位稱北朝正朔建隆壬戌歲

也後主天性純孝孜孜儒學虛懷接下賓對大臣傾奉

中國惟恐不及但以著述勤於政事至於書畫皆盡精

妙然頗耽竺乾之教果於自信所以奸邪得計排斥忠

學海編類 江表志下 一 史參

讓土地日削貢舉不充越人肆謀遂為敵國又求援於

北齊行人設謀兵遂不解矣二十六即位十四年己亥

國亡封隴西公贈吳王葬北邙鄭國夫人周氏附起建

隆二年終開寶八年

皇子 岐王仲宣 少亡

宰相 徐游 游簡言 湯悅

嚴績 徐游 游簡言 湯悅

使相 王崇文 何洙 湯悅 朱業 景誨 黃

林仁肇 嚴績 柴克貞 皇甫繼貞 鄭彥華

廷謙 嚴績 柴克貞 皇甫繼貞 鄭彥華

將帥 陳德誠 孫彥祥 李彥虵 沙萬金 劉存

忠 胡則 宋克明 高彥 林益 張榮 張遇

馬信仁 蔡振 穆堅 譚宗 張進勳 張仁照

李雄 吳翰 龔慎儀 羅延原 馬承俊 謝彥質

謝文節

樞密使

江表志下 二 史參

嚴績 朱榮 陳喬

文臣 徐鉉 徐鉉 韓熙載 王見貞 張洎 龔隸 張

密 湯靜 朱鏡 喬舜 潘祐 湯濟 湯滂 郭

昭慶 孫舉 伍喬 孟拱臣 高遠 高越 馮謐

李平 張紹 賈彬 田霖 顧彝 趙宣輔

後主嗣位之初夜夢有羊昇 德殿御榻而坐甚惡之

泊乙亥冬太祖弔伐之初首命吏部郎中楊克讓知府

事故以陰數定也

柳宣為監察御史居韓熙載門下韓以帷簿不修責授

太子右庶子分司南都議者疑柳宣上言宣為自明乃

上章雪熙載事後主吐曰爾不是魏徵頗好直言宣曰

臣非魏徵陛下亦非太宗韓熙載上表其略云無漢章

之功可裨於國有滔天之罪自累其身又老妻伏枕以

呻吟稚子環牀而號泣三千里外送孤客以何之一葉

舟中泛病身而前去途免南行後臥疾終於城南戚家

山南後主賜金被以殮賜同平章事所以為無贈宰

相之故事後主曰當自我始徐鉉祭文所謂黔婁之衾

學海編類 江表志下 三 史參

賜從御府季子之印佩入泉扃

後主奉竺乾之教多不茹葷常買禽魚為放生

北苑水心西有清輝殿署學士事太子少傅徐邈太子

太保文安郡公徐游別置一院於後謂之澄心堂以皇

姪元楨元楨元楨元楨為員外郎及秘書郎皆在其內

出入內庭密畫中旨多出其間中書密院皆同散地用

兵之際降御札移易兵士密院不知皇甫繼勳伏誅之

後夜出萬人斫寨招討分兵署字不知何往皆出澄心

堂直承宣命者謂之澄心堂旨政出多門皆做此也

江表志下 三 史參

宋齊丘為儒日修啓投姚洞其大略云城上之鳴鳴曉
角吹入愁腸樹頭之颯颯秋風結成離恨又曰其如干
想萬端無奈飢寒兩字識者云當須殍死果如其言
胡則守江州堅壁不下曹翰攻之危急忽有旋風吹文
字一紙墜於地中其詞曰由來秉節世無雙獨守孤城
死不降何似知機蚤回顧免教流血滿長江翰攻陷江
州殺戮殆盡謂之洗城焉

開寶中將與兵吉州城頭有一人大面睨目多髮狀
如方相自旦至申酉時都人觀之眾所驚異明年國亡
之應也
學海類編 一八 江表志下 四 史參

二朝父子為相者嚴何為嚴績父子為將者劉信劉彥
直王綰王崇文周本周業陳誨陳德誠皇甫暉皇甫繼
勳弟兄與彥姪存忠亦為將兄弟承恩遇者馮延巳
延魯兄弟有大名者徐鉉徐鉉二人連呼文章則韓熙
載伍喬正直則蕭儼常錫權勢則鍾謨李德明
建康受圍二歲斗米數千死者相籍死無叛心後主殂
於大梁江左聞之皆巷哭為齋

國中至冤者多立於御橋之下謂之并橋甚有操長釘
搗斧而釘脚者又有進立於廟殿庭之下拜者為拜殿
進士曹觀南省下第其實釘足謝泌不第立殿稱冤卑
人之風掃地矣

後主即位之初張泌上言建隆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將
仕郎守江甯句容縣尉張某言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上書陛下行潦之水言徒善而不廣斗筭之器因虛受
而無補雖欲強其不能亦不自知其量也茲當陛下繼

服不阿光臨寶位百姓凝視仰微猷而注目四方傾聽
望德音而疏耳是陛下虛心側席克己納諫將敬以人
恩以布新命慰凡民騁騁之日非有朴直之士不能
千慮一得之言於視聽也我國家積德累世重華承
雖疆宇偏小而基構宏大矧賢智前後左右比肩繼踵
以導揚休命致康哉之化猶反掌耳又何以規規然如
管公之聽重人齊侯之用老馬豈重人逾百宗之善老
馬過管仲之智蓋尺有所短寸有所長此之謂也臣是
以待且不寐齋戒佇思以聞庶禋陛下惟新之政萬分
之一也伏惟我唐之有天下也造功自高祖重熙於太

宗聖子神孫歷載三百丕祚中否烈祖紹復大勳未集
肆我大行嗣之治教休明降年丕永焦勞臚瘠奄棄萬
民戶既歸仁天亦輔德襲居祚者非陛下而誰陛下居
吳邸庶事康而宗乘睦升儲位總百揆而黎民變當大
行齊巡狩之禮陛下膺監國之任兢兢業業神人咸和
令若秋霜澤如時雨泊宅夏深室而民無異望臣聞漢
文帝承高祖之後天下一家僅三十年德教被於物也
久矣而又封建子弟委用將相其朱虛東牟之力陳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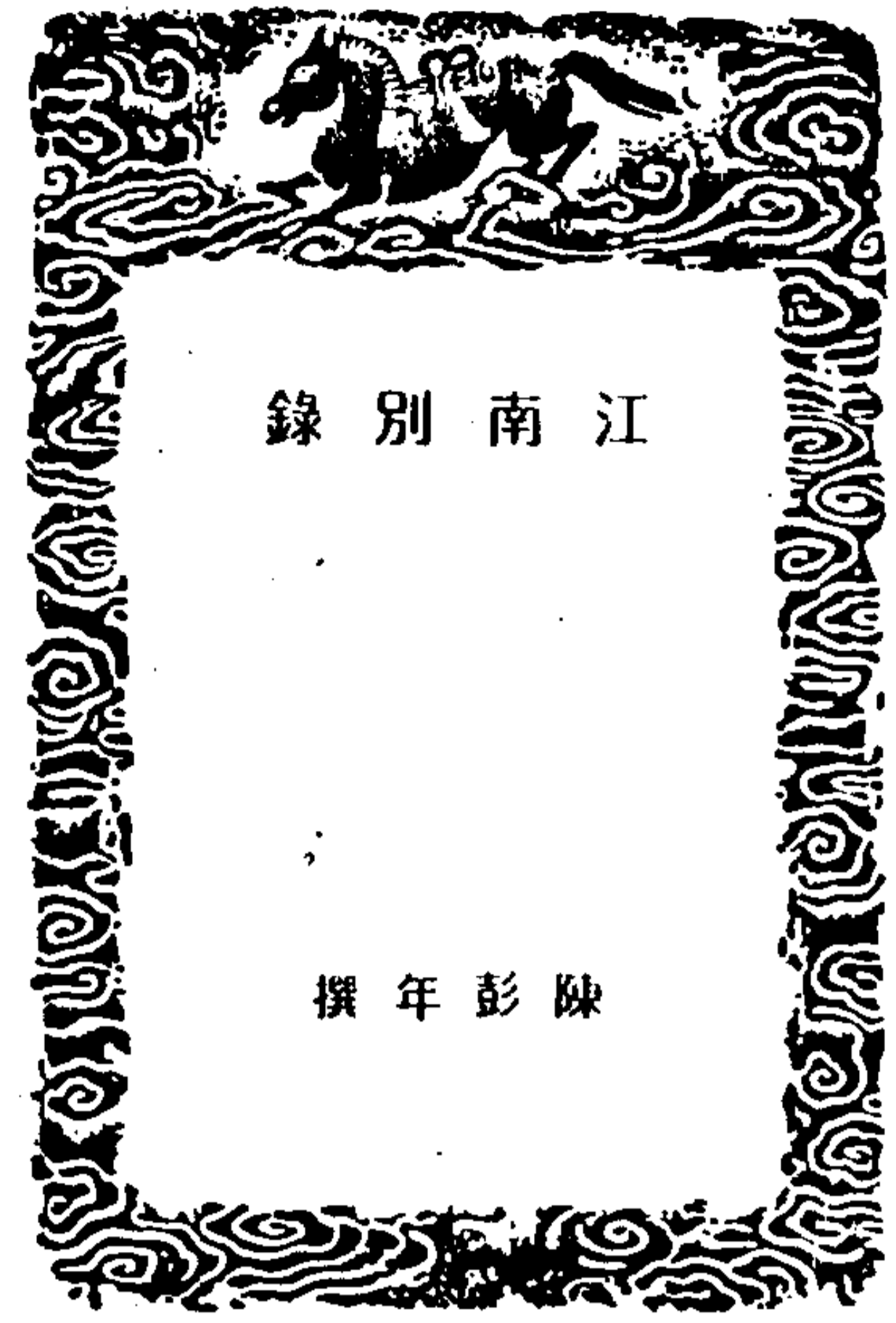
學海類編 二八 江表志下 六 史參
周勃之謀宋昌之忠諸侯之助由長子而立可謂宜矣
及即位戒慎謙讓服勤政事躬行節約思治舉賢良賑
鰥寡除收妻孥相坐之法去誹謗妖言之令不貴難得
之貨不作無益之費其屈己愛人也如此然而晁錯賈
誼賈山馮唐之徒上書進諫必激切至痛哭流涕之詞
者蓋懼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也而文帝優容不拂聖德
允塞幾致刑措王業巍巍千載之下風聲不泯皆勤勉
強而臻於此也今陛下當數歲大兵之後鄰封裝利之
日國困民匱力竭疲勞而內無劉章與居之親朝無絳

侯曲逆之佐可謂危矣非陛下聰明睿智視險若夷豈
能如是乎設使漢文帝之才處今日之勢何止於寒心
消志而已陛下以天未厭德民方戴舊則可矣若欲駭
遠近之聽慰億兆之思臣敢冒死言之夫人君即位之
初必在於發號施令行人之所難行者非率漢文帝之
心以布政則臣不知其可也臣以國家今日之急務略
陳其綱要伏惟陛下留聽幸甚一日舉簡大以行君道
二曰略繁小以責臣職三曰明賞罰以彰勸善懲惡四
曰慎名器以杜作威擅權五曰詢言行以擇忠良六曰
學海類編 二八 江表志下 七 史參

皇下副民望卿居下位而首進謙謀觀詞氣激揚快於披覽十事煥矣可舉而行朕必善始而思終卿無令直而後佞其中事件亦有已於敕書處分者二十八批

江表志卷下終

江表志



江 南 別 錄

陳 彭 年 撰

江 南 別 錄

宋 陳 彭 年 著

義祖徐氏諱溫烈祖之養父也剛毅寡言罕與人交眾中凜然可畏目為徐喚吳武王時淮南動兵數萬號黑雲長劍義祖為其裨將累以功遷右職與張顥同為衙內列校吳武王疾亟召左右謀後事判官周隱曰王之子未必能控禦諸將劉威長者必不負人可授以軍政使待諸子長也吳武王不答顥與義祖曰王親犯矢石而創基業安可使外人為王僕楊氏無兒有女亦可况

學海類編

江 南 別 錄

史 參

被誅月餘殺景王聲言暴卒立其母弟隆演是為宣王初顥與義祖約款置面以其地臣於梁梁既得志又欲害義祖義祖用嚴可求鍾奉章謀誅顥自為淮南行軍司馬專軍政時藩郡守將皆武王勳舊謂為所制心不能服宣州李遇謂人曰吾始不記有此人今日何忽乃爾遇不自安遂反及敗良賤百口皆死自是諸將屏氣矣李德誠為潤州秉燭夜出揚州遙見謂有變立命親兵千餘人渡江比明德誠盟激兵已入城除德誠為江州德誠惶怖即路帷帳皆不及取至江州懼禍未已令學海類編 江 南 別 錄 史 參 子繼勳來謁義祖見之歎曰有子如此非為惡人也以女妻繼勳移德誠於信州後數歲義祖出鎮建康以親子知訓代知淮南軍政知訓驕暴不奉法與宣王泛舟濁河酒酣宣王先起隨以彈丸擊之李德誠有女樂數十人遣使求之德誠報曰此等皆有所主又且年長不足以接貴人俟求少妙者進之知訓對德誠使者曰吾殺德誠并其妻取之亦易耳初學兵於朱瑾瑾悉心教之後與瑾有隙夜遣壯士殺瑾瑾手刃數人埋於舍後瑾出鎮泗州往辭知訓知訓約至瑾家為別及至瑾令妻出見知訓方拜瑾以笏擊踏斬其首入謁宣王曰為國去賊為民去害在今日矣時強兵皆在建鄴宣王恐事不濟以衣障面曰此事阿舅自為勿累於我退走入內宣王出於朱氏故舅呼瑾瑾怒曰妾子不足與語誤我大事遂自殺烈祖自京口入代知訓掌政自是中外甯謐時楊氏猶以東南道都統吳王承制行事義祖權柄雖重而名數猶卑遂請建國改號自為都統封齊王未幾隆演卒弟溥立是為讓皇三年莊宗克梁遣使來告義祖曰沙陀自稱中興來者必詔命逆告之曰若敵

學海類編

江 南 別 錄

史 參

國之書乃可餘則不奉命時果齋詔來使者盤桓果具驛書上問莊宗初平大敵意務懷柔遂用敵國之禮書曰唐皇帝謹命書與吳國王吳遣司農卿盧蘋北聘李德誠自信州來朝賜宴至夕而罷是夜宣王殂宮中以德誠進毒幽於殿內德誠親吏走告義祖以朝使不至慮有他變引親吏百餘人夜渡江斬關而入明日釋德誠立讓皇溥宣王之弟也義祖雖總大兵而身在外朝政皆遙稟烈祖居中任事徐玠數勸義祖除烈祖以次子知詢代之義祖亦知烈祖終為己害而烈祖勤於侍養又自幼畜之故不忍陳夫人於烈祖鍾愛尤切常曰我家貧賤養此兒今日富貴負之非人理也知訓又死知詢尚少因以大政委焉及聞玠之謀深以為不宜烈祖亦不自安求為江西義祖令知詢入覲明日詔下以知詢為相其夕宋齊丘與術士劉通微同宿聞鼓聲通微曰事必中變且有喪書至而義祖殂義祖晚有氣疾歲中數發發則困躓將殂之夕氣暴作醫者進藥無効而絕知詢自淮南奔喪翌日起為副都統威權同義祖而知詢暗懦待諸弟不厚徐玠知其終敗輸誠於烈祖學海類編 江 南 別 錄 史 參 祖知詢內為諸弟所構外為徐玠所賣而不知也意以己控強兵居重地烈祖雖管大政而無兵士制之甚易義祖喪將終遣使請烈祖至金陵烈祖十餘表而讓皇不允頃之知詢入朝烈祖疏其罪以讓皇之命黜為左都統軍盡奪其兵知詢面數烈祖曰先王之喪兄為人子而不親臨喪反罪我邪烈祖曰爾懸劍待我我亦不憚獨迫於君命不得往耳爾為人臣而畜乘與物非反而何知誨者知詢之弟娶吳功臣呂師造之女非正嫡所出知誨常切齒因醉刺殺後頻見呂氏為祟請僧

誦經亦見之僧為味因果呂曰吾不解此志在報冤知
詢之敗知誨有力焉烈祖德之以為江西至鎮歲餘不
見呂氏心中甚喜有家人自淮南歸於江心遇絲舟有
婦人乃呂氏也招家人曰為我謝相公善自愛我今他
通矣又以繡履授之曰恐相公不信謂爾詐此履時物
用以為信家人至江西以履進知誨熟視之未畢呂氏
已在側曰爾謂我不來也少時知誨卒知誨代之遇
其喪於中途撫棺而哭曰弟用心如此吾亦不怨但何
以見先王於地下聞者傷之烈祖受吳禪追上義祖尊
學海類編 一 江南別錄 五 史參

號徐氏諸子封拜與李氏同而知誨之後特盛子景遂
景遊皆出入宮禁預樞密專掌浮屠修造之任當時言
蓋政者以二人為首
烈祖諱昇唐之宗室也舊名知誨少孤為義祖所養有
相者謂義祖曰君相至貴且有貴子然非君家所生又
夢為人引臨大水中黃龍數十令義祖捉之義祖獲一
龍而寤明且乃得烈祖烈祖奉義祖以孝聞嘗從義祖
征伐有不如意杖而逐之及歸拜迎門外義祖驚曰爾
在此邪烈祖泣曰為人子者會父母何適父怒而歸母
子之常也義祖由是益憐惜長善書計性嚴明不可以
非理犯累為樓船指揮使宋齊丘者父為江西鍾傅副
使父卒羈旅淮南欲上書于誨而無紙墨行歎道中有
倡婦遇之問曰少年子何不樂如此齊丘以情告召歸
置食贈錢數千因曰侍郎至此不遺郎有所闕也齊丘
感之及貴納為正室騎將姚洞天薦於烈祖烈祖奇其
才與為布衣交動靜皆與之謀後烈祖除昇州刺史辟
齊丘為判官義祖出鎮建鄴改烈祖為潤州烈祖意求
宣州聞命不樂宋齊丘曰今三郎政亂敗在朝夕京口

江南別錄

江南別錄

江南別錄

學海類編

江南別錄

史參

去淮南隔一水若有變必先知之是天贊我也三郎知
訓也未幾果有朱瑾之事烈祖輕舟渡江鎮定內外以
待義祖之至義祖以己子既弗克負荷用烈祖猶愈於
他人因留輔政先是知訓待烈祖甚悖每呼為乞子與
諸弟夜飲遣召烈祖烈祖不至知訓怒曰不喫酒喫劍
乎餘皆類此及敗知訓宅上有土室封固甚固烈祖請
義祖開視其中絹圖義祖之形而身荷五木烈祖及諸
弟執縛如就刑之狀已被袞冕南面視朝義祖唾曰狗
死遲矣烈祖因疏其罪惡事遂少解死者猶數家烈
祖得政以愛民節用為本甚得當時之譽吳宣王即尊
位烈祖當相而勳舊有未登三事者烈祖不欲自尊大
乃以左僕射參政事時諸國交兵江淮為強盛烈祖增
修法度人獲又安識者歸心焉義祖知誨以罪廢大
政由己矣數歲出鎮建鄴封齊王制度如義祖以長子
景通居中輔政宋齊丘王謨皆為相孫晟自中原來奔
與語大奇之引居門下徐知詢卒李建勳來歸帳府遂
與大將周宗等進禪代之議受禪之日白雀見於庭江
西楊化為李信州李生連理詔遣李姓國號唐立高祖
學海類編 一 江南別錄 七 史參
已下七廟尊吳主為讓皇信州李德誠廬州周本皆楊
氏舊老上言吳王已遜位宜依晉魏故事降封王公出
居別邸烈祖曰曹馬之事非朕志也固請不已乃徒讓
皇於丹徒遷諸楊於泰州初吳武王諱行密謂杏為恬
梅及是復呼為杏故老有泣下者烈祖曰於勤政殿視
政有言事者雖徒隸必引見善揣物情人不能隱千里
之外如在目前詔立齊王景為皇太子王表願廢此禮
三表許之以大元帥總百揆信王景遠先娶德誠之女
中興後有司以同宗姓請離之制王南平王國之元子

學海類編

江南別錄

史參

婚不可離信王妃可以南平為氏南平德誠所封也景
遷母种氏晚歲尤承恩寵宋后罕得接見烈祖幸齊王
宮遇其親理樂器大怒切責數日种氏承閒言景遷之
才可代為嗣烈祖作色曰國家大計女子何預立嫁之
烈祖殂宋后欲甘心數四賴元宗保全之烈祖服大丹
藥而殂大漸齋元宗指見血曰北方有事不可忽也中
書侍郎孫晟草遺詔以宋后監國翰林學士李夷郭曰
此非先旨必姦人所為大行常云婦人預政亂之本也
安肯自作禍階且嗣君明德聞於天下汝曹何遽為亡
國之計若遂宣行吾對百僚裂之必矣遂寢元宗即位
謂夷郭曰疾風勁草卿之謂也
元宗諱璟烈祖長子也初名景幼為義祖所器常曰諸
孫中此子特貴虔州刺史鍾章恃功放恣烈祖欲繩其
罪義祖曰昔無章吾已死於賴手汝曹安所托乎今日
富貴章之力也背之豈人理乃令以章女配元宗義祖
初見歎曰此兒不敵此女即光穆皇后也元宗起家尚
書郎吳讓皇稱之曰朕諸子皆不及也烈祖出鎮建鄴
以元宗居中輔政甚得時譽烈祖即位為大元帥總百
揆烈祖遜於諸弟詞旨堅固中書令徐玠以袞冕衣
之曰大行陛下以神器之重昇陛下陛下固守小節非
所以尊先旨承孝道也乃嗣位改元保大太常博士韓
熙載上疏曰逾年改元古之制也事不師古何以訓人
時制書已行遂不改詔立皇弟景遂為皇太弟馮延巳
自元帥掌書記為翰林學士承旨延魯自水部員外郎
為中書舍人延魯急於趨進欲以功名圖重位乃與建
州之役延巳曰士以文行飾身忠信事上何用行險以
要祿延魯曰兄自能如此弟不能惜惜待循資宰相也

始王氏政亂聞人聞我師之至皆伐木開道壘柴奉迎既下建州軍無節制大掠數日民不堪其苦思効順者解體矣陳覺為招討使矯制進圍福州表言朝夕可剋元宗以為實令王崇文為統帥馮延魯亦往諸將爭功自相違貳崇文不能制會錢唐以兵數千來救我師不戰而潰詔鎮覺及延魯赴建鄴既至尋赦其罪始馬殷據湖南并桂管之地馬希範卒弟希廣立庶兄希萼自永州赴表判官李恆舉知欲為變未至以為朗州節度歲餘舉兵殺希廣代其位少弟希崇又廢希萼自立幽希萼送衡州將殺之大姓廖偃與匡凝以部曲數百人劫希萼於道奉為衡山王以伐希崇數日有眾萬人希崇遣使求救於我元宗命袁州刺史邊鎬督兵赴援其實襲之也時長沙童謠曰鞭打馬馬須走兵至希崇希萼皆降餘郡相次歸附乘亂取廣南桂管之地朗州劉言亦自為刺史命將軍李建期屯益陽以圖朗州將軍張榘屯零陵以圖桂州鎬以偏兵不百日而下一國四方聞之以為神鎬性輕信自朗州至者皆陳言之忠順鎬不為備歲餘朗州土豪王逵襲殺建期進逼長沙

學海類編 一 江南別錄

十 史參

奉言為主言不能制鎬棄城遁歸諸郡皆沒惟榘全軍而迴周師南伐進逼壽州劉彥貞督兵北征戰敗於正陽死於陣淮上方用兵錢唐乘虛圍我常州命將軍柴克宏往救常州有隋將陳仁杲祠克宏將戰夜夢仁杲曰吾遣陰兵助爾及戰有黑牛二頭衝錢唐之陣我師繼之乃大破之斬首萬餘遂解常州之圍以克宏為江州節度使冊仁杲帝號諡武烈右僕射孫晟使周給事中王崇質為介晟至汴京謂崇質曰吾觀事勢不生還矣君家百口當別為謀乃白世宗遣崇質歸計事會鍾謨李德明亦至世宗又遣德明至建鄴盛陳世宗威德請割地求和宋齊丘深惡德明使崇質與其言乃以賈國誅德明世宗召晟責之因曰諸將圍壽州久未剋汝能降之朕赦汝罪晟至城下見劉仁贍遙呼曰君受國家旌旄臣節不可墜也且援兵至世宗大怒囚至汴京斬之晟臨刑神色不變南望再拜曰死不負陛下矣既而泗州降北諸軍繼敗乃遣陳覺奉表割江北之地求成世宗許之遂去尊號稱國主用周正朔太弟景遂固請歸藩立長子冀為太子時丹徒得古銘曰天子冀州學海類編 一 江南別錄 七 史參

學海類編 一 江南別錄

七 史參

人眾以冀應之未幾冀卒識者謂冀州趙地也陳覺乘開言社稷禍在朝暮請陛下宴居宮中政盡付宋齊丘以紓喪亂元宗以戎事未甯隱忍不發鍾謨自汴京歸理德明之怨乃言人臣窺國理不可容遂誅覺幽齊丘於青陽尋亦卒諡醜謬使回為禮部侍郎任用權傾中外與信州刺史張榘有舊榘入為天德軍使每詣謨第常屏人獨語中夜乃止給事中唐鎬密言恐有他變宜先圖之會太子冀葬謨固請殺榘以所部兵馬為京城巡徼元宗乃下詔數譏侵官之罪貶於饒州縊死榘亦黜為宣州副使元宗殂於南都南都豫章也太子即位於建鄴榘宮至日南都羣臣表請殯於別宮後主下詔不許哭甚哀切乃殯於萬壽殿元宗神彩精粹辭旨清暢湖南使至歸與親友言曰爾識東朝官家南獄真君不如也

學海類編 一 江南別錄

三 史參

後主諱煜字重光元宗第五子也幼而好古為文有漢魏風母兄冀為太子性嚴忌後主獨以典籍自娛未嘗干預時政冀卒立為太子元宗幸南都後主監國於建鄴臨事明允甚得時譽元宗崩哀毀過禮即位立妃周氏為后句容尉張佖上書言為政之要詞甚激切後主手詔慰諭徵為監察御史周后疾後主朝夕臨視藥非親嘗不進衣不解帶者逾月及殂哀毀骨立杖然後起立后妹為后王者婚禮歷代少有詔中書舍人徐鉉知制誥播佑與禮官參議互有矛盾議久不決後令文安郡公徐遊評其是非時佑方寵用遊希旨奏佑為長月餘遊病疽鉉戲謂人曰周孔亦能為崇乎佑既居親密欲盡去舊人獨當國政後主亦惡之俄以本官專知國史佑彌不樂乃非詆公卿與戶部侍郎李平親狎上表言左右皆姦邪不誅為亂在即後主手書敦諭七表不止因請休官遠去李平初與朱元自北來元已叛去平深厚難測後主慮其同構大姦乃暴其罪而誅之後謂左右曰吾誅佑平逾月不決蓋不獲已也烈祖初立庶事草創未有貢舉至元宗始議興置時韓熙載徐鉉兄弟為當代文宗繼以潘佑張洎以才名顯後主尤好儒學故江左三十年文物有貞元和之風元宗稱臣於周惟去尊號用周正朔其諸制度猶未全改後主即位始制紫袍王師屯漢陽鄂州楊守中以聞人心大恟乃下制貶損臺省名號並皆改易王皆降封公遣長弟從善入貢因留質後主天性友愛自從善不還歲時宴會皆罷惟作登高賦以見意曰原有鶴兮相從飛嗟我季兮不來歸天朝使中書舍人盧多遜來聘南伐之謀兆於此矣後主微知之遣使願受封策太祖不許甲戌歲夏梁迴來聘從容謂後主曰今冬有柴燎之禮國主當來助祭後主唯唯不答秋初中書舍人李穆齎詔來曰朕以仲冬有事於園丘思與卿同闕犧牲後主辭以疾時大兵已在荆湖惟移之反命後主既不赴召遂決

進取九月舟師自大江直趨池州中外奮氣焚若水父
保大末爲漢陽縣令父卒家池州累舉進士不第至汴
京上書太祖謂之有才術累遷資善大夫平南之策多
所參預時雖得池州及姑熟餘郡皆未奉命糧道艱阻
若水請於采石繫橋以利輸輓每歲大江春夏暴漲謂
之黃花水及天兵至水皆退小識者知天命焉錢唐悉
兵來圍常州主將禹萬誠固守大將金成禮劫萬誠以
降而天兵已屯於建鄴城南十餘里錢唐又進圍潤州
兵初興議者以京口要害當得良將侍衛廂虞候劉澄
學海類編 一 江南別錄 史參

江南別錄

江南別錄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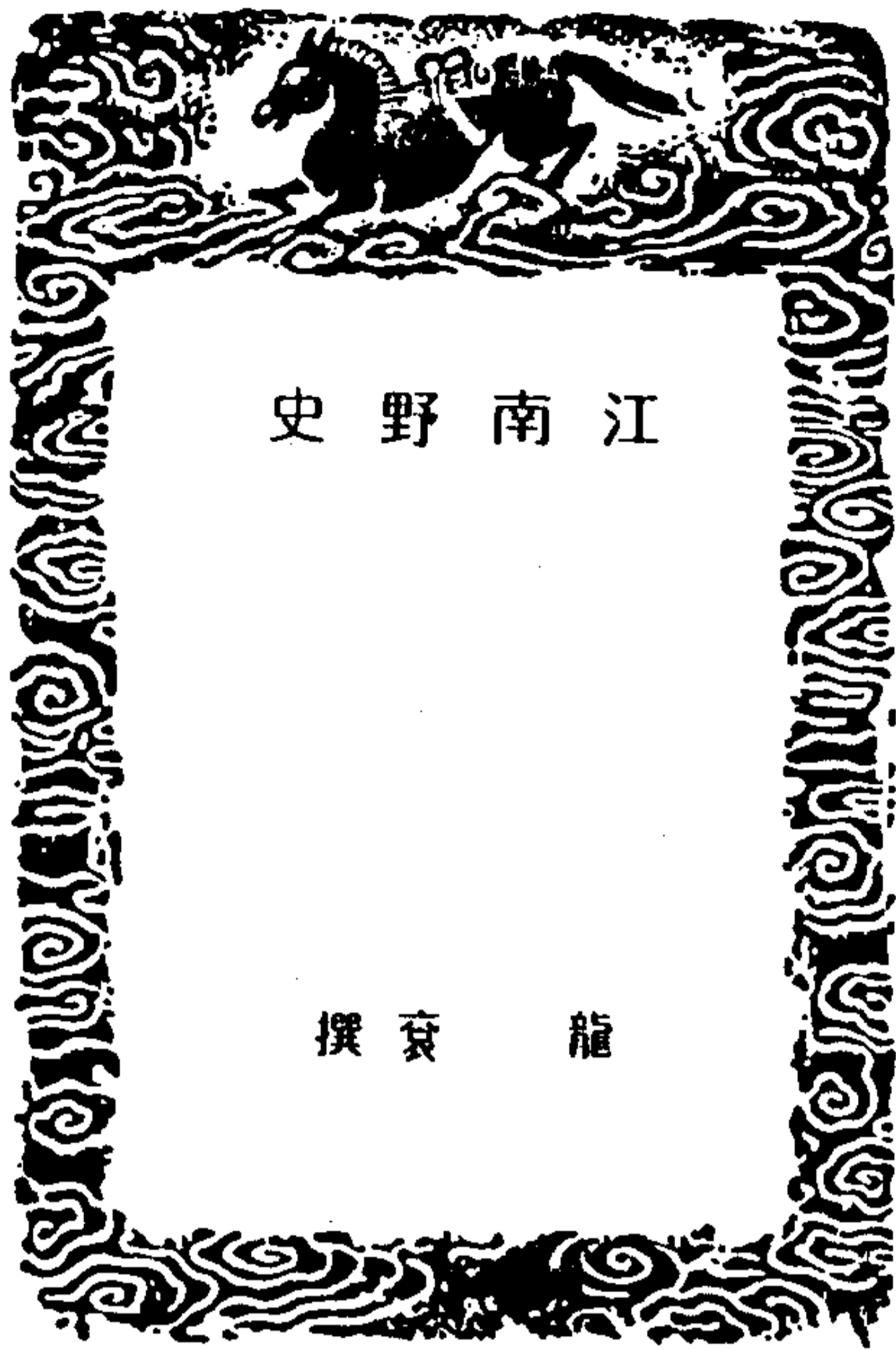
三

專治類編 一 三 史參
方交戰船爲天兵所圍城自救之被執餘兵皆潰建鄴
受圍經歲城中斗米十千死者相籍惟恃此救自潤州
降後不聞外信出降者相繼或云斌已敗死後主猶謂
不實城陷後主欲自殺左右泣涕固諫得止元宗後主
皆妙於筆札好求古迹宮中圖籍萬卷鍾王墨跡尤多
城將陷謂所幸寶儀黃氏曰此皆吾寶惜城若不守爾
可焚之無使散逸及城陷黃氏皆焚時乙亥歲十一月
也後主至汴京二歲殂南人聞之巷哭設齋後主初卽
位中使趙希操自建鄴奉使江西夜宿姑熟中宵忽聞
二人相語曰君自金陵來新王何以爲理一曰吾聞新
王以仁孝爲理又曰如是則明王也久之又聞一人曰
然則水木之歲當至汴梁希操心喜以後主終得中原
果以乙亥歲國除入天朝後主妙於音律樂曲有念家
山親演其聲爲念家山破識者知其不祥至甲戌歲有
衛兵秦福自毀其鞋跣足升正殿御座論者以鞋者履
也履與李同言李氏將敗此殿爲秦人所得也秦趙古
同姓焉後主酷好著述有雜說百篇行於代時人以爲
可繼典論江南大臣至中朝名最顯著者徐鉉字鼎臣
學海類編 一 江南別錄 史參

江南別錄終

江南別錄

三



江南野史

龍 撰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九

江南野史

載記類

提要

等謹案江南野史十卷宋龍家撰其書皆紀南唐事用紀傳之體而不立紀傳之名第一卷為先主昇第二卷為嗣主璟第三卷為後主煜而附以宜春王從諫及小周后第四卷以下載宋齊丘以下僅三十人陳陶孟賓于諸人有傳而查文徽韓熙載諸人乃悉不載攻鄭無遺志畧載此書原二十卷此本僅十卷殆佚其半歟叙次冗雜頗乖史體然其中如徐晟林文舉諸傳頗有異同可資考証馬令作南唐書亦多宋之流傳既久固亦未可廢也乾隆四十五年八月恭校上

總校官 臣陸費 坤

欽定四庫全書

江南野史

宋 龍家 撰

先主

江南先主姓李名昇字正倫其先唐憲宗之子建王恪之後祖志授署為徐州判官卒於任所父榮有器度不事產業每結交豪傑以任俠為事屬時亂離羣盜蜂起朱梁統制天下而揚行客專據淮南榮乃感憤欲圖興復之志然無少康一旅之眾數區十里之地久之聞賊

夏韶之眾甚盛欲因之以成大事既往而說韶曰僕大

唐之後少失怙恃遭世多難先祖基業蕩然橫流為人

所有自料以高祖太宗之遺德宗社稷未必杜絕其

間子孫必有興者吾雖不調風蘊壯志聞公英烈士卒

勁勇吾欲因公立事共取富貴苟成霸業古言魚水未

足為喻韶感其言於是從之遂率眾自海入淮轉掠沿

岸郡邑至濠梁間眾至數千人軍勢頗盛郡邑與戰多

為所敗行客聞之因自帥師攻之數敗乃為所擒因捕

其家盡誅之時先主方數歲且異常兒濠上一桑門與

行客有故乞收養以為徒弟後行客部下大將徐溫出

師濠上見先主方穎豐頤隆上短下乃攜歸為己子先

主雖少而天性穎悟風敦子道朝夕起居溫清左右承

顏侍膳過若成人及過溫戚屬皆能俯躬迎奉溫婦見

之而頗鍾愛撫養無異逮十餘歲溫知其必能幹事遂

試之以家務令主領之自是溫家生計食邑米地夏秋

所入及月俸料或頒賜物段出納府廩雖有專吏主職

然能於晦朔總其支費存蓄自給足之數無不知其多

少及四時伏臘薦祀特願饌饌珍餼賓客從吏之費粟

量皆中其度逮嬖婢嬖妾寒煖衣御紈綺幣帛高下之

等皆取其給家人之屬且亡間言溫之嫡子皆好勝田

獵先主唯習書計暇則射所志必精遂用徐姓名知

誥既長溫為娶其婦亦能奉蘋藻致柔順之美溫嘗卧

疾唯先主躬侍左右至於糞溺皆親執罷動至連月踰

時扶掖出入或通宵達曙曾不解帶或夜聞聲款扉乃

率婦同往者數四溫於惟問聞人至則問曰汝為誰耶

對曰知誥在斯又問曰彼更何人對曰知誥之婦溫見

其篤於孝養而復能幹家知非常品而諸子難及乃曰

吁汝雖異族然吾無親疎先主聞之侍奉愈謹未幾溫

起先主婦卒溫知其篤孝為之感嘆久之溫指侍右一

姬謂先主曰此必有福自歸吾家而門戶長溫不啻數

倍汝可婦之奉汝箕帚遂生嗣主及諸王後溫凡出征

討而殺其帳下故先主常得奉侍遂習熟武事因能騎

射起家為偏將會宣州叛亂時溫已乘軍政遂命大將

柴再用討之以先主監軍事既至乃帥部下先擊之賊

平先主功居最遷昇州刺史時諸郡皆以兵甲為務而

先主專尚文儒延納多士未幾會親信饒洞天薦南昌

人宋齊丘一見與語終日館於門下朝夕諮訪政治齊

丘遂說宜頒布六條以率羣吏定民科制勸課農桑薄

征輕賦禁止非儀在任十餘年民庶豐實郡邑安堵禮

律修舉庶位公廩城郭濬固軍器充積兵士輯睦人樂

欽定四庫全書

江南野史

三

然能於晦朔總其支費存蓄自給足之數無不知其多

少及四時伏臘薦祀特願饌饌珍餼賓客從吏之費粟

量皆中其度逮嬖婢嬖妾寒煖衣御紈綺幣帛高下之

等皆取其給家人之屬且亡間言溫之嫡子皆好勝田

獵先主唯習書計暇則射所志必精遂用徐姓名知

誥既長溫為娶其婦亦能奉蘋藻致柔順之美溫嘗卧

疾唯先主躬侍左右至於糞溺皆親執罷動至連月踰

為用義父溫開其完葺乃以嫡子知訓居廣陵輔政來
自領之遂移先主判守京口未逾期而知訓為大將朱
瑾所殺初知訓秉政朝廷譽之為昌華相公因是輕肆
驕傲辟命卿將鎮戍藩翰多所不道瑾頗銜之瑾為人
悍毅勇敢決烈獨任唐末屬朱梁篡逆瑾為郡守拒命
不從梁師累征不克會其兄珙以別郡先降梁祖親討
瑾乃遣珙於城下諭令歸順瑾大怒乃偽開壁請與兄
面語遂飛刀刺殺兄梁祖嘆攻圍愈急遂亡歸淮南
欽定四庫全書
時人壯之呼其小字為朱慈哥瑾既殺知訓乃持其首
詣吳主主曰他有父在非孤敢開卿善自為謀瑾乃大
呼於市朝因欲作亂時無附之者遂自剄先主乃帥部
下渡江以定亂瑾已死吳主遂委政先主遷左僕射參
政握兵權軍中之事莫不己出越人寇毘陵先主以府
兵拒之大戰於無錫越人奔潰隣境之內唯錢氏為仇
因是與之和好兵甲遂弭乃傾意折節奉上接下禮待
將校推其慈惠致之腹心以寬簡優柔存恤驍勇風將
元察素所跋扈者無不樂從互與歡飲士民富實桴鼓
不聞朝廷類綱以禮振舉上下既又遠邇樂推呼之為
政事僕射大江南北封境之間二十餘年治平如砥乃
治府署之內立亭號之曰延賓命宋齊丘為記以待多
士於是四方豪傑翕然歸之或因退休沐之暇親與之
宴飲諮訪闕失問民疾苦夜央而罷時中原多故名賢
風德皆亡身歸順乃使人於淮上以原幣資之既至廉
以爵祿故北土士人嚮風而至者殆數千人羽翼大成

禪佐彌眾或人諧先主於義父溫曰軍國大政請以嫡
嗣持之不得假於他人先主聞之乃未乞罷政務而宋
齊丘諫之請緩其事迨數日會溫發疾卒遂止其議時
義弟知詢代嗣父溫鎮金陵遙總朝綱每與先主爭衡
因使說之入朝遂以吳主之命留而不遣罷其政權由
是先主始獲專任朝野歸附位望日隆遷侍中中書令
守太尉諸郡軍事遂襲溫故事出鎮建康以長子璟參
政進封先主為齊王加禮建齊國置百官以宋齊丘徐
玠為左右丞相遂受吳禪奉吳主為讓皇徙居丹陽宮
改吳年號為昇元元年尊義父溫為武皇後為義弟知
詢等請歸姓先主猶懷徐氏鞠養之惠不忍改之百官
堅請於是復姓李氏立大唐宗廟祀高祖太宗而降追
尊四世祖恪為孝靜王奉孝榮為義祖封徐氏二子復
為王諸孫男女各為郡縣主百官進位有差乃郊祀園
丘禮畢羣臣皆賀復上尊號還而不行郡邑報符瑞數
十亦止而不書以丞相宋齊丘為洪州節度使將行請
欽定四庫全書
使通好契丹遂以宮女繒絲珠璣遺泛海而行明年蕃
使亦至於交聘往來者不絕是時江淮無事累歲豐
稔兵食盈積而梁宋屢亂而羣臣咸言土運中興宜復
先代疆宇之舊其歲吳越災焚其宮室府庫兵甲殆盡
羣議請乘其敝諸將奮勇者頗眾先主不納遣使唁之
厚饋幣粟以明其乏治將假而率之以入中土未幾會
先主疾篤使召宋齊丘受顧命託以後事長子吳王璟
嗣位即日殂於正寢時昇元七年年五十有六諡曰孝

高廟號烈祖先主身長七尺姿貌瑰特日晡如電語音
厚重望之憚人與語可愛少遭逆難長罹兵革民間疾
苦無細大皆知之刺建康有處士汪符上書陳九患
利害之說皆親閱覽窮究臧否不取下問稟而行之自
登位之後遣官大定檢校民田高下肥磽皆獲允當人
絕怨咨輸賦不稽然而仁孝之誠頗動天地園丘之祭
太史奏月延三刻是時上旬月當三更而沒升壇之際
皎然如日禮畢而落時饒州餘干民母因抱攜其孫失
手墜地其子怒拔刀斫之刀且未及自腰而下忽陷於
地先主遂命作閭刀鏟之又吉州豪民龍氏鬻穀而不
售上神岡禱廟求早為暴雷震死迨末年怒敦慈恕山
林數澤禁止以時恩澤渙汗及被吾民曰民各生父母
安用爭城廣地使之膏血塗於草野乎自握王權至禪
位凡數十年止一拒越師蓋不得已而為之將終乃謂
嗣主曰德昌宮凡積兵器緝帛七百餘萬吾死之後善
和好鄰境以安宗社不可釁煬皇之跡恃食阻兵自取
覆亡苟能守吾言汝為孝子百姓謂汝為賢君矣殂落
之日四方黔首嘆息涕泣而輟其食初有禪代之志忽
夜半寺僧撞鐘滿城皆驚遽旦召問將斬之云夜來偶
得月詩先主令白乃曰徐徐東海出漸漸入天衢此夕
一輪滿清光何處無先主聞之私喜而釋之又天祐中
諸郡童謠云東海鯉魚飛上天東海徐氏之望鯉與李
姓音同也天時人事冥符有如此者也
江南野史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江南野史卷二

宋龍象撰

嗣主

嗣主名璟字伯玉先主長子年始十歲出為郎連諸衛將軍典領軍事先主出鎮金陵以國政付之轉兵部尚書參政事明年亦赴建康拜司徒平章事知中外諸軍副都統先主受禪封吳王諸道元帥改封齊王尋嗣位乃改元為保大尊母宋氏為皇太后妃鍾氏為皇后以太保宋齊丘為相封三弟景達為王未幾告將禪位於東都留守景達固讓不許給事蕭徽極諫不聽封長子冀為南昌王是歲虔州妖賊張遇賢作亂皆絳其衣時謂之赤軍子襲取南康眾至十萬餘虔守輕之帥兵屢擊皆失利眾奄至空山去城十餘里為營嗣主遣將討之連破賊眾遇賢懼棄眾而走獲其副黃伯雄斬之是歲下令中外庶政並委齊王景達參決唯樞密使魏岑查文徽得入白事餘非召對不見宰相宋齊丘上疏極諫不聽其畧云臣事先朝逾三十年每議論之際常恐朝廷百官之中有忠赤苦口之人壅蔽不得達其意懇今始即位而不與羣臣相見是陛下偏專獨任是聖特賢而已是以古之帝王一人不能獨開故假天下耳以聽一人不能獨明故假天下目以視故無遠通羣情世態不必親見躬聞而可得而知之蓋能延接疎越異方之人未嘗隔絕也今深居遠處而欲聞民間疾瘼艱苦猶惡陰而入乎隧道也然臣老矣暮木亦既換矣桑榆

之景而可得以及乎於是黜齊丘為潤州節度使既行朝廷有位者咸竊排毀言與親信陳覺等樹朋黨嫌隙自此始矣齊丘因乞歸九華舊隱遂封為九華先生議征建州王延政與福州兄延義有隙遂各稱帝改正朔更相為亂嗣主使諭以禍福各不從阻兵相殘復會查文徽素知閩建山路險易遂以邊鎬與文徽帥師討之復遣祖全恩將兵至建陽建州兵亦隔水而陣因以建州降將孟堅引師自後攻之建人大敗退保其城時福州民李義殺延政之子自稱嗣後遣使納款降嗣主使以義為福州刺史延政由是師益失援遂平建州執延政以歸封鄱陽王鎮饒州自是汀泉漳等州皆降是歲改建州延平津為劍州以建州裨將陳誨為劍州刺史遣齊王景達徵九華先生宋齊丘與之俱還崇奉朝請而已是時福州李義專據其地叛乃詔建州防戍討之及命信州節度使王建封同團福州義初求援於越越以舟師浮海而至馮延魯縱之登岸而不能禦敵越人乃出李義家族將棄其城會王建封先揚言曰吾軍敗矣燒營而遁諸軍相顧而潰嗣主歸罪延魯使鎮至建康遂流於舒州是時遼主耶律德光陷汴梁遣二使來告其价言語通於中國嗣主問其故曰臣本范陽人歷世寇冕仕郡為從事昔後唐清泰主失御晉高祖以太原叛與契丹通好結為父子事之為君臣晉祖既因遼兵入洛陽登極割幽州五城之地入蕃以奉朝貢故令臣事於遼主守職為郎為嗣主曰契丹為治何如對曰

蕃不治漢漢不治蕃蕃漢不同治自古而然嗣主曰朝見何如對曰詔則呼漢兒蕃家既無翰墨何以徵賦對曰蕃地不產穀故無徵賦然臣仕單于道方數歲亦未嘗親遼廷之事或傳徵兵適以箭為號每一部落傳箭一雙何以限多曰以皮為約何謂皮約曰築隘巷以皮藉之兵騎踐而過焉以糜壞為度徵多則以駱駝次以羊以免為準卿主所以命孤者將奚為對曰晉少主逆命背約既遣入蕃遼主欲與君繼先君之好將冊君為中原之主矣嗣主曰孤守江南社稷系嗣與梁宋阻修若契丹不忘先好惠錫行人孤受賜多矣其他不敢拜命之辱蕃使聞之遂行是時中原無主寇盜縱橫嗣主乃歎曰孤不能因其厄運命將出師抗行中國恢復高祖太宗之土宇而乃勞師於海隅孤實先代之罪人也至於悔恨百端不能自強時秦州刺史皇甫暉王建及沿淮羣盜皆來降至明年命兵部尚書賈談入契丹報聘以太傅宋齊丘為洪州節度使漢中州節度使守司徒李守貞為漢師所圍遣從事朱元季平來乞師初晉少主世遼耶律德光再寇河北命守貞副杜重威帥眾禦之至中渡橋為遼主所圍遂降之德光既入梁圍明年歸蕃漢高祖自河東入踐阼重威因叛高祖征之出城降至隱帝即位恐重威復叛遂誅之守貞乃重威之黨疑不自安遂據城不順隱帝命周太祖征之攻其城且急守貞懼乃竊遣元等至其表略曰臣之先世乃唐之遠裔祖侯禰將代不絕人茂績殊勳著於簡冊昔日巢

臣事於遼主守職為郎為嗣主曰契丹為治何如對曰

寇犯闕傳昭失御宗社板蕩為人所有臣雖生於梁末
幼失怙恃零丁孤苦遭世多難迫能執戈捐身事晉征
討攻伐粗立戰功為高祖見擢伴典禁衛頗著勞績尋
屬顧命出守蒲津洎少主厄運遂沒北蕃晉鼎覆陳天
下橫流疆宇無主臣不勝恫憤痛心疾首欲效愚忠誅
鋤地豕恢復先業庶安宇內功未及立先蒙俄臨眾寡
不敵遂罹圍迫臣雖躬當矢石以帥羣下悉力固守冀
珍犬羊頑首不顧臣之分也然預備不虞有備不敗古
之善教也臣遠聞君王霸有江左雄跨淮甸禁暴弭亂
推亡固存有王者之風將繼巨唐有土者非君而誰況
臣忝宗盟敢罄誠款苟君王察臣忠勇憐顧本枝救患
郵郵逼強拊順爰遣偏將出為東援則君有五霸之功
不讓於桓文之主苟獲全濟實君之惠云云嗣主覽表
遂遣潤州節度使李全為北面行營招討使帥諸軍
並進至淮甸開河中城已陷守貞勢屈遂與妻子酣醢
於樓上使下舉火自焚於是班師而元等留江南誅節
度使王建封初招討使王崇文圍福州命建封分兵攻
其東城垂陷嗣主因其失機先詔崇文為福州節度使
建封聞之心不平遂受李義厚賂先燒營而遁國家以
前功未即加誅例轉同平章事建封不識大體求館中
書政事嗣主曰卿乃一使相耳安可亂常僭於台輔汝
無恙聞自是人號之為王惹聞日恣跋扈累表邀求發
言不巽嗣主震怒發其前後罪殺之州節度使馬
希萼遣使來乞師希萼乃楚武穆王之子其家法兄弟

江南野史 卷一

傳國兄希萼違命越次立同母弟希廣初希萼授桂林
節度使自鎮來奔喪未至希廣懼將害已使以舟師自
上流迎衛送至州州既而構隙欲誅希萼故來乞師為
援其表略曰昔先主早有勳業基有楚國不幸即世顧
命之夕顯令兄弟以天倫紹立庶奉宗廟以享國祚無
何嗣主不延永命奄棄社稷計告至日臣不勝痛切膚
骨泣血願時時奔走哀庭冀處苦塊用竭臣子之孝
不圖天未珍禍孽豎構隙離間我戚屬汨亂我先序潛
阻兵戈將謀勦絕苟不更圖殞在朝夕故臣敢遠遣行
介殫布腹心惟君存先主之昔好振大國之威武許出
兵援以附不腆庶俾盜黨免弄凶器云云嗣主乃遣將
何洙應之會希廣攻之不克希萼遂帥州兵及五溪蠻
攻殺希廣遂遷右僕射孫忌持節立希萼為楚王既立
荒淫驕恣不恤國政其將徐威等作亂乃囚希萼立其
弟希崇嗣主聞之遣邊錡討之希崇出降遂入長沙迎
希萼希崇歸以為王初南漢王劉氏之子嗣立開馬氏
兄弟敗亂從江南遂遣將進取桂林侯至桂陽界嗣主
遣大將張巖至邠連問復歸裨將楊勝侯忠帥袁吉二
郡鄉師合數千人分道而進至臨賀與廣人戰於城下
廣人敗績城守使壘上流以誘我忠等見水淺乘勝破
木柵而入因各爭功縱兵亂掠廣人伏兵拒之忠等失
利退遇水泛溢士卒溺死者大半餘眾宵遁繼未至桂
林聞忠等敗於是蠻班師秋分洪州高安縣為筠州以
右僕射孫忌為相州劉言叛襲長沙邊錡棄城走錡

江南野史 卷一

為人柔懦酷懼釋氏凡出征伐無威嚴號令苟幸克捷
多以生濟為利初平建州時人呼為邊羅漢至是攻出
羣小弱而無斷惟事桑門廣設雜施楚人罹苦謂之邊
和尚乃無守禦脫身夜遁遂流之於饒州是歲周太祖
登極明年建康災焚廬舍營署踰月乃止保大十一年
境內大旱自六月不雨至明年三月民大饑疫死大半
下令郡縣煮粥賑之饑民食者皆死城內外傍水際積
屍臭穢不堪行是歲兗州節度使慕容彥超奉表乞師
求援彥超乃漢高祖同母異父弟性驕狠而無謀漢祖
既登極遂授以兗州周太祖自鄴入京師彥超召帥部
下輔隱帝拒戰尋敗因收集餘騎歸兗據城不順周太
祖將親征之懼而求援嗣主遣兵數千至淮大為周師
所敗俘其將校遂誅彥超彥超嘗以金帛募海上容得
五百餘輩皆魁岸膂力勇敢及周師圍城容說彥超曰
今圍急城且將陷請開門以熱血相潑一場決勝敗安
能於危窘之地坐守誅戮彥超不能從周祖聞而義之
城陷命開圍東角縱之容結圍陣而出周祖使戒之曰
朕既赦汝所遣城邑無害民人對曰臣皆海曲之民少
負節義偶為彥超所誤不能成功臣之恥也今陛下既
釋臣等願歸漁農以奉聖朝敢有他志再取亡歿言訖
皆山呼而去太祖既平彥超乃釋所俘江南將校而諭
之曰卿歸語汝主朕征有罪乃為君之道何煩遠援以
附不庭朕方和結隣好休息邊境是所願也卿可言之
嗣主聞而悔恨忘食先是漢末遣使往湘潭市茶會邊

江南野史 卷一

萬斤備人船遺之自夏口轉入江陵而還... 宗嗣位明年夏擢天威軍都虞候劉仁瞻為壽州節度... 使冬周師入淮甸命裨衛統軍劉彥貞帥師向壽春... 禦之遣江州節度使皇甫暉將兵為援時周師棄營退... 據浮橋以俟我師彥貞議追之仁瞻以為周師姦謀恐... 其設伏不如養銳以俟其隙彥貞將家子少長富貴惟... 貪憚聚斂為務莫知兵法不經戰鬪多喜虛譽能射帖... 子俗謂之劉一箭乃曰敵知吾至乃先遁之不追何待... 裨將臧師朗等恃勇寡謀貪功輕敵不顧兵騎夜發晨... 食至正陽爭據其橋數戰不利為周師所敗諸將皆沒... 凡喪師計已七萬時江淮寧久民不知兵大軍既敗莫... 不惶怖諸郡無備皆棄城而北於是遣宰臣孫忌及鍾... 謨李德明相次奉表請稱藩以和周世宗使德明復命... 議盡割淮南之地為和好德明既還盛稱世宗英敏德... 明因請割地為便陳覺尤忌德明因是固執割地無益... 且言德明背國圖利然德明素無行義言多過謬舉朝... 不信德明知其說之不見用乃大呼於眾曰周師渡江... 國必亡矣嗣主怒乃斬德明使齊王景達與陳覺帥師... 向壽春為援先是諫皇一族徙居泰州至是命園苑使... 尹延範迎置京口時道路已亂延範慮有變取其二弟... 六十餘人殺之以其婦女渡江嗣主大怒腰斬延範楊... 氏遂絕既而嗣主泣謂左右曰延範之死乃成濟之徒... 與孤非不知之不得已矣初江北諸郡典屯田執事者

虐用民力人多怨之及周師至皆以牛酒迎之而周師... 不能安撫皆奴隸俘虜視之猶如草芥民乃不愜相與... 起義治農器為兵械紙為鎧處處保聚謂之白甲子... 周師討之每為所禦劉仁瞻厲志堅守遂襲城南大寨... 俘斬數千級裨將張全約周饒皆決以死誓時諸路進... 攻朱元復舒州李平克斬州唐進克秦州周師在諸郡... 者皆退舍壽春元帥景達與陳覺屯濠州聚兵五萬無... 決戰之計築甬道欲通壽春張全約與周饒不和仁瞻... 乃斬全約而周饒病死仁瞻亦發疾時朱元陳覺有隙... 將戰遂與部下叛裨將時厚卿止之元殺之而行於是... 諸軍大潰邊錫等為之擒景達陳覺奔還劉仁瞻疾篤... 不能視事副使孫羽以城降唯楚州守將張彥卿不下... 周師圍之矢石如雨民雖死困守益堅迨一年食盡方... 陷彥卿夙將之後善撫師旅共啗甘苦城破之日與軍... 一萬戰而沒無一生降者遂屠其城世宗召江南之俘... 劉承遇諭以通和嗣主遂遣宰臣馮延巳陳覺奉表至... 欽定四庫全書

舒州獻廬淦和蕪黃之地以和遂下令去帝號正朔從... 顯德以營屯應援使林仁肇為潤州節度使贈劉仁瞻... 太師追封衛王贈孫忌太傅追封魯國公贈張彥卿侍... 中故太傅宋齊立於池州九華舊隱初朱元之叛舉國... 震懾時陳覺李徵古每白嗣主言國祚將亡宋公本造... 國手非此公不可請舉國授之國事委行之後以聞陞... 下深居後苑與覺時從容奉談釋老而已嗣主乃命中... 書舍人陳喬具詔將行會極諫其議遂止陳覺自奉

先而以世宗之命告嗣主曰江南連年拒命知是宰相... 嚴續所為可殺以謝過鍾謨聞之不信白嗣主固請北... 使覆實其事乃遣謨告謝自責言非續之罪此乃本國... 之過也世宗曰必使續如是乃忠臣矣朕為天下之主... 肯殺忠臣乎謨既反命嗣主乃下令盡發其前後罪惡... 遣使監守宋齊丘因自縊而死貶陳覺李徵古皆殺之... 初既使孫忌奉表稱藩而世宗遣李德明反命議割淮... 南以和而不聽德明見殺復使景達出師世宗聞之怒... 欽定四庫全書

江南背約遂問忌江南可取虛實忌對曰臣本國雖小... 然甲兵尚三十萬餘未易可圖世宗讓忌曰江南不過... 十數郡而師旅太多何見欺欺忌曰精甲利兵即雖十... 餘萬然長江一條飛湍千里風濤激湧險過湯池所謂... 天塹也斯可敵十萬之師國老宋齊丘智運宏遠機變... 如神指授師徒坐制之勇乃王猛謝安之徒斯亦可敵... 十萬世宗聞而惡之乃載忌使諭劉仁瞻起降忌乃反... 其辭會左右譖忌於世宗云昔說朱守殷以汴州叛尋... 殺忌後使鍾謨還命曰朕與江南大義難定然宋齊丘... 不死殆難保和好尋齊丘之死亦由是焉時禁字頻見... 斗牛之分乃議遷都以避之嗣主以建康與敵隔境而江... 在下流敵寇若至則嬰城自固苟令外郡守節能救其... 難乃為劉禪陳叔寶耳今吾移都豫章據其上流而制... 其根本此為上策羣議未決唯樞密唐鑑贊成其議乃... 使修葺洪州為定都之計討次子從嘉為吳王居東宮... 貶禮部侍郎鍾謨尋殺之貶天威軍張繼於宣州殺之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與鍾謀逆故也改豫章郡為南都是歲宋太祖登極
建隆二年春嗣主如南都立吳王從嘉為太子監國所
過郡邑慰勞守宰存問高年疾苦次于廬山與從臣遊
於山中寺觀徧覽勝景賦詩談宴旬日而行三月至南
都洪州乃藩鎮之地及為王都則湫隘尤劇官府營署
十不容其一二自公卿以下軍士皂隸日夕思歸嗣主
恐生變憂忽煩悻此因唐錡阿旨欲置極法錡懼繼死
嗣主方議東還未幾而疾作殂於洪州年四十六歸葬
建康嗣主音容閑雅眉目若畫趣向清潔好學而能詩
然天性儒儒素昧威武自嗣立以來嘗欲脫去機務以
游泳澹寂而社稷所係不獲其已而聽悟迷惑濶於聽
斷政事多為左右所沮東征西討出不由衷刑辜戮姦
於怒是致號令無法長惡懲愆喪師虛國自己而作及
周師俄至頹然無備神情委懾若無所措先主顧命之
辭徒虛語爾孝子賢君不亦遠乎於是劬於割地愧作
藩臣情慮荒悖不能自懲遂遷都道強趨蜀亦叔世
欽定四庫全書
季年實可嗟悼既至南都常不自安將宴百寮於殿上
見故太傅宋齊丘自陞而趨進心惡之入而得疾數日
而殂識者謂信讒而害于賢良之故矣初先主既封齊
王將受吳禪有善相者至先主遂列諸子見之相者因
指齊王景達曰此雖不及於公然善持守者也先主復
問嗣主相者曰只恐不了公家事先主不從及嗣主繼
立嘗欲禪位景達與宋齊丘既不獲後果喪淮南而國
幾亡矣後景達出鎮臨川開寶中以壽終

欽定四庫全書
江南野史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江南野史卷三
宋 龍象 撰
後主 宜春王 後主后周氏
後主名煜字重光本名從嘉及嗣立改焉嗣主第六子
太子莫同母弟初封安定郡公周師入淮向遣神武都
虞候沿淮巡撫使因獵於野時周世宗怒不割淮南地師
衆將渡江征建康見白氣貫空使覘之乃後主與衆獵
馬嘆曰彼有人焉未可圖也遂止嗣主聞之因立為後
吳王參政嗣主南遷洪州遂立為太子監國嗣主殂遂
即位尊母鍾氏為太后立妃周氏為皇后封諸弟為王
百官皆加職罷諸郡屯田歸州縣委所屬宰簿與常賦
俱徵隨所租入十分錫一謂之率分以為祿廉諸朱膠
牙稅亦然由是公無遺利而屯田佃民絕公吏之撓刻
獲安業焉乾德二年始用鐵錢以十當銅之一初嗣主
即位征伐頻起先主德昌泉布既竭遂議鑄唐國錢其
眉曰唐國通寶約一千重三斤十二兩至數年而弊作
百姓盜鑄幾至一觔餘以一文置之水上浮而不沉雖
嚴禁不止至是有鐵錢之議既行至數年物價漸增諸
郡之民復盜鑄者頗多而輕小環外芒刺不及官場圓
淨國家難以法繩之犯者配遠郡民罹之者益衆而不
止又先主世不槩括定民產自正斛上別輸三斗於官
康受鹽二觔謂之鹽米百姓便之及世宗克淮南鹽貨
遂艱官無可支至今輸之猶為定制以林仁肇為南都
留守守南昌尹冬建州節度使陳誨卒時後主不恤政

務清曉於禁中臥內聽道場鐘有節數喜而召之與剃度為僧而童子奸猾對曰不敢獨受恩澤願陛下如佛慈悲廣置諸郡於是普度焉十月二日後主納國開寶三年冬後主因校獵於青龍山還大理寺親錄囚繫多獲原宥給事中蕭儼中書侍郎韓熙載等彈奏獄訟必申有司因囹之中非車駕所宜至請省司罰內幣錢三十萬充軍資庫用三年夏太白日見至秋方沒又兩日相觸時人以規見之是年韓熙載卒天王使至諷後主入朝煜不應詔初流言共謂北使竊同後主出餞至船必載之北渡自是後主懼不復登使者舟秋撫州齊王景達卒遣弟宜春王從謙入朝京師冬有商人上密事請竊往江陵焚燒北朝所造樓船戰艦數千艘乞割符驗後主懼事泄不敢聽於是商人遁去下令貶損制度下書稱教改中書省為左右內史府尚書為會府御史臺為司憲府翰林為弘文館樞密院為光政院降諸王為郡公初臺閣殿各有螭吻自乾德後天王使至則去之使還復用至是遂除四年冬南都留守南昌尹林仁肇卒遇鴆也誅內史舍人潘佑戶部侍郎李平以侍衛親軍都虞候申屠令堅為吉州刺史六年遣次弟鄧王從益朝京師尋遣回諭今後主入朝六年冬王師濟江克池州以天德軍都虞候杜真率師禦之敗績於當塗遂戒嚴城守下令去開寶之號公私牒籍稱甲戌歲募民獻納縑粟以裨國用而署之以爵秩時獻者頗多宋州洋鄉制置使劉茂忠破潭師於境內八年春有

彗星孛於東方初亘中天其末曲向北時謂之彗星迨曉幾亭午短如帚焉城將陷越人攻丹徒命同德軍都虞候盧錡督舟師出援之是歲閔民為司徒初先主之世既為量民田以奠科賦自二緡而上家出一卒謂之義師中有別籍分居亦出一卒謂之新生擬軍至民間有新置物產者亦出一卒謂之新擬軍又於客戶內有三丁者抽一卒謂之團軍後改為拔山軍使物力戶為之將校董之又嗣主之世許諸郡民划競渡船每至端午官給綵帛俾兩兩較其殿最勝者加以銀碗謂之打標皆籍其名至是盡蒐為卒謂之凌波軍民間傭奴贅婿謂之義勇軍又募豪民皆自備緡帛車服兵器招集無賴亡命輩謂之自在軍民應之者益多矣王師圍急乃竊降蠟書招百姓自老弱外能披執者謂之排門軍凡十三等名遣赴邊境及登城守把建康城陷方罷歸農其將校起發入京師數年放還鄉里夏誅神衛統軍都虞候皇甫繼勳秋洪州節度使朱令贇自潯陽湖口率水陸諸軍將校援建康進次虎蹲州與王師合戰眾皆潰令贇死之初後主以天兵圍近歷年百姓疫死士卒乏食俾陳喬作降款與太子出降使行人與約詰旦至午未決尋城陷都招討使曹彬既入後主出拜於宮門彬曰何故負約後主無辭唯言人心不一故也遂令左右奉璽綬上彬彬復令後主作書委諭諸郡令以城歸順唯江州不從其裨將胡則殺刺史監軍使遂據城叛先鋒曹翰率眾攻之師老而疲至明年冬食盡方

陷遂屠其城王師既入建康惟後主宮門不入時昇元寺閣數層高可十餘丈梁時為瓦官閣豪民富商之家避難於上逾千餘人為越人所焚一炬而燼彬乃使監守後主與二弟太子而下登舟赴闕百司官屬僅千艘將發號泣之聲滿於水陸既行後主於舟中時泣數行下因命筆自賦詩云江南江北舊家鄉三十年來夢一場吳苑宮闈冷落廣陵臺閣已荒涼雲籠遠岫愁千片雨打孤舟淚萬行兄弟四人三百口不堪閑坐細思量既至汴口欲登禮普光寺左右猶諫止後主怒而大罵曰吾自少被汝輩禁制都不自由今日家國俱亡尚如此耶遂登禮奉拳嘆息久之散施衣物緡帛至京師乃面縛銜璧羣臣輿觀以見太祖太祖以後主拒命勞師怒之然念稱藩入貢二十餘年乃赦之後主與臣僚素服徒步太祖御乾元樓乃告曰汝為江南國主已乎煜見左右班列儀衛嚴肅股栗久之不能對尋命赦罪賜冠帶遣就館封違命侯授左千牛衛上將軍

太宗登極改封隴西公太平興國三年秋後主因疾作上宣翰林醫視服藥遣中使慰諭者數四翼日而殂在江南臨益十五年四十二贈太師追封吳王給賜舍椁彌厚遣中使護喪事初後主既違朝旨拒命不行嘗謂人曰他日王師見討孤當躬擐戎服親督士卒背城一戰以存社稷如其不獲乃聚室自焚終不作他國之鬼太祖聞之謂左右曰此措大兒語耳徒有其口必無其志渠能如是孫皓叔寶不為降虜矣至是果然後主

自少俊遊喜肆儒學工詩能屬文曉悟音律姿儀風雅
舉止行措宛若士人酷信浮圖之法垂死不悟常於禁
中聚僧尼署寺宇于中所聚逾數百人朝退與后頂僧
伽帽衣絮袋專誦佛書手不暫釋拜跪頓顛至為虔費
親為桑門削作簡子誡之腮頰有少滋滯者再為治
之其手常抄乃學佛握印而行百官士庶則而效之由
是建康城中寺院僧徒迫至萬餘親給糜米幣蓋絳帛
以供之常召募有道士為僧者與之二金往往有會苟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

而為之者僧犯姦有司具牘還俗後主不聽曰僧人姦淫
本圖還俗今若從之是縱其欲勒令禮佛三百拜免其
刑北朝聞之陰選少年有經業口辨者往化之後主崇
奉謂之一佛出世號為小長老朝夕與論六根四諦天
堂地獄循環果報又勸說令廣施剎梵營造塔像身被
紅羅銷金三事後主謀其太奢乃曰陛下不讀華嚴經
爭知佛富貴自是襟懷慷慨兵機守禦之謀茫然而弛
困虛漸虛財用益竭又使寺僧於牛頭山大起蘭若僅
千間聚徒千眾旦暮設糜食無非異方珍饈一日食之
不盡明且再具謂之折倒時議謂折倒為煜自熾及天
兵至獲為營署北朝又俾僧於采石磯下草庵自云少
而草木食後主使為獻供伴為不受乃陰鑿穴及壘
石為塔潤數圍高逾數丈而夜量水面及王師剋池州
而浮梁遂至繫於塔穴且度南北不差毫釐師徒合圍
有小長老議其拒守對曰臣僧當遠退之於是登城大
呼而周麾兵乃小却後主喜令僧俗兵民念誦般若觀

江南野史

卷三

音菩薩滿城沸湧未幾四面矢石雨下士民傷死者眾
後主復使言之託疾不起及誅皇甫繼勳之後方疑無
驗乃鳩而殺之時城中有僧數千表乞披堅執銳出城
關戰後主不從曰不可毀他教法宰相湯說吏部尚書
徐鉉之徒但順非文過尸祿希曾不一言諫諍坐待
王師陰伺收亡隨作繫虜韓熙載諛佞苟容膏上疏云
諸佛慈悲尚容悔過言多此類釀成禍胎見危是幸迫
虛絳出水戰生殺裨校及甲士百人其校身狀容貌魁
岸甚武將見後主或告之曰若對官家善為詞說必免
其禍校乃抗聲彼則一國主何官家之有既見喏而不
拜後主喜而且懼因問北師中似汝輩者幾何對曰國
主若悟誠宜趣降為一城生民延命苟不如是且夕之
中適為魚肉如吾輩者幾萬何足問之後主默然無斷
久之令出為閩人所刺乃大呼曰我恨死不得其地矣
餘甲士皆重傷後主哀之給飲食藥餌治之迨愈引見
各給曰官家如佛慈悲好生惡殺臣等無以為報答願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

踰城竊斬北師以謝生成乃夜縱之迨旦皆割賊而至
後主喜之賞賜有加於是再遣之而不復至矣後主不
知賊則城外百姓耳獻焉故城中虛實之狀皆被測之
諸郡有斷死獄者當先奏牘既詳覆無疑乃於佛前炷
香蒸燈以達旦為驗若火滅則從之如燃則貸死富商
大賈有犯法者乃絡左右竊竊之而致獲宥者多矣其
為人茫昧如此不亡何俟初北朝兵將與吉州子城上
有神現頭如車輪額上有珠光燦于月軍民皆見數日

而沒今俗呼為天王樓又建康城外沿江排大樓航皆
有將軍之封忽一艘且吼如人聲聞於十數里後主乃
降杖決之又見鳧鴈自北而飛迫千羣至城側叫嘯悲
鳴遺糞於城屋及女牆上皆白而臭月餘乃止城中士
庶未碧服染時須經宿露則愈鮮妍時謂之天水碧盧
陵曾收將娶婦忽化為女後嫁之生子焉又有海鱗形
如大堤長數十丈至於潯陽值冬水涸不能轉掉每每
唼鴨水自腦而出或云海神取其珠矣迨死人食其肉
者至多或以骨為橋脊骨為白鱗者鯉之類也既死
則國亡其怪識之多若是煜之君若臣皆顛蒙不悟其
妖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

宜春王從謙嗣主第九子後主之同母弟幼而聰悟好
學有文辭年未弱冠有能詩之名嗣主嘗於苑中與宰
相奕而從謙侍側嗣主命之賦觀基詩乃援筆立賦曰
竹林二君子盡日意沉吟相對終無語爭先各有心恃
強終有失守分固無侵若算機謀處滄溟猶未深嗣主
覽之驚嘆令頒示百寮以為規誡士流爭寫紙價湧於
建康及後主嗣立封為王開寶中天王詔後主入朝煜
未行乃遣從謙奉朝貢既至數奏無失禮節太祖優恩
封之為克王賜第宅錫賚頗厚恩極藩戚未幾侍上上
從容謂之曰卿可貽書與國主令人朝奉朕當大駕抵
宋毫而迎封之以大府所謂彼此遭逢自無失時對曰
臣兄以庸菲之才嗣守宗廟陛下垂覆載之恩許之入
朝實千載之遇必須奉詔太祖因賜酒食絳帛而罷及

從謙為書使至建康喻以上意而後主為陳喬等所制乃不從及平建康後主繫關太祖詰以不從從謙之旨拒命勞師後主懼乃偽對以不聞其命太祖怒遂降從謙於南班既以家國喪亡爵秩貶損妃御不存默默不自安遂臥疾不數日而卒初從謙奉使入關質而不返其妃每哭詣後主無以為計每聞使至必避之而已兵未起以思慕不已而成疾卒

後主后周氏司徒宗之少女前後之妹少以姻戚往來宮中後主見其美姿容乃納之前后疾將亟忽見后入乃問妹妹幾時至宮來后時年幼不知嫌疑即以實對曰既數日矣后怒遂面壁而臥至死不顧后既殂嘗入禁中至納為后乃成禮而已將納采後主令交鴛被以繒綵使街書極於侈靡及親迎民庶觀者或登於屋有墜瓦而死者其夕燕羣臣韓熙載降階為詩以諷焉而後主不之謹自是士庶婚姻寢成風俗及後主封建命侯后封妃太平興國三年後主殂未幾后亦卒

欽定四庫全書

江南野史

卷三

江南野史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江南野史卷四

宋龍象撰

宋齊丘

宋齊丘字子嵩世為廬陵塗陽閩阜山人父誠因巢寇之亂與南昌人鍾傳同起於草野唐王不能制時高駢鎮淮南遂表傳為洪州節度使尋封南平王以誠為副使卒於任所齊丘因是以為故里焉齊丘少孤好學為文其體頗質樸而無師授業貧窶遠遊學於諸郡自以世亂乃篤志於商君長短機變權霸之術與之談者皆屈莫能究其涯淡時先主刺昇州其親友饒洞天出守廬陵齊丘因刺謁之與語終日延於門下且夕相為醢飲因訪時務未幾洞天解郡遂命載歸廬陵未至而洞天疾病且死因遺書薦之於先主既至棲遲遊旅寒餒罄乏因吁嘆數四其鄰娼優女魏氏聞之乃竊賂遺數錢由是獲備簡幅遂克技藝一見先主賓之以為國士大獲賂遺尋而娶魏氏館而給之因說先主廣延儒素務農訓兵黜陟臧否進用公廉修舉廢墜制節森雄凡數年間府庫盈積城濠完峻士卒驍勇義父徐溫聞之而往而自鎮之乃遷先主刺守潤州未幾溫嫡子知訓為朱瑾所殺齊丘乃勉先主帥兵渡江以平其亂冀衛社稷潛立大勳代秉其政若握重兵制禦羣下可成洪業既至遂果代之時吳主既弱政出多門君臣綱紀弛而不振乃修復政理動據禮法務輯民庶罷其不經總以要務寬省征賦農有定制官無虛祿輯睦公族撫存

欽定四庫全書

江南野史

卷四

江南野史

將校優給卒伍爵賞有功刑辟中度斥捕擗寇上下咸入皆齊丘帷幄之謀焉又說以虛懷待士博訪藝能遂立延賓亭招納賢豪以敦著時望復創一池中立亭宇每與先主登臨乃屏絕人跡以議家國或至夜艾今池亭猶存焉先主欲致之重位然為溫所忌遂署為府中從事温卒始拜右司員外郎復授諫議大夫兵部侍郎居府中日議庶政乃使人於淮上延接北土歸義之士大夫孫忌韓熙載等數十人皆以仁愛惠義致之推以心腹故得人莫不樂為之用齊丘自揆以草野之人遭逢英傑言聽謀從身居顯位儒家之榮於斯為盛遂告歸豫章改葬既退身卜居九華山下表乞致仕吳主累召乃數上表固辭其略曰昔高宗之夢得說西伯之獲非熊是皆天錫之英傑况臣非築巖之相釣渭之賢祿位彌重才力莫稱宜居山野云云時嗣主已為大將軍先主使齊吳主詔親往慰諭辭致勉留旬月然後乃起方舟並濟好狎如友既至先主喜分約父子授中書侍郎連僕射平章事先主位望崇重基構彌隆因謀為禪代乃請先主移鎮金陵以基王業交結鄰好綏悅守宰廣卓恩施撫輯遠通吾輔元子觀其間隙以待乎時然吳主恭默勞謙人心未殆而宮禁之內嬪御貴戚營欵噴軌之微齊丘莫不知之陰以聞建康議以劉穆之輔宋主無以過之吳主忽謂左右曰孤克己雖勤為下所奉然為徐氏制馭名存實喪今欲求為一田舍翁將安所歸乎遂泣數行下齊丘聞之乃還建康議連郁金

欽定四庫全書

江南野史

卷四

江南野史

陵吳主既半渡遂引至潤州安置號丹陽宮未幾使諷
吳主禪位先主既膺禪位齊丘復請歸姓以紹唐統冀
以德威四方遂遷左丞相司馬元勳乃就國步既安因
表罷相庶崇止足以避賢能遂除洪州節度使既至州
乃召故老親屬相與叙情舊飲宴彌厚薄雷饋遺乃改
舊里愛親坊為衣錦坊更易弊政補緝郡條庶民便
利莫不榮之迨先主疾篤詔還受顧命託以後事嗣主
立加太傅以前官相之嗣主襟量仁懦言幾玩狎恭已

欽定四庫全書

江南野史

無法大失統御或深居宮禁全忘宵旰齊丘每犯顏諫
正陳以味且之道馭朽之危又欲捐社稷傳位於太弟
於是上疏論及先主創立之艱憂勤之重極諫不從未
幾以齊丘為潤州節度使自是左右侍從皆東宮白面
少年儒流雅士韓熙載之徒多肆排毀以先朝老臣終
不為少主所用嗣主顧盼頗見慢色齊丘知之求罷其
政但奉朝請而已年既衰暮自負勳舊不能折節降身隨
時容眾為鍾謨常夢錫江文蔚蕭儼等承非順旨尤生
謗謔乃嘆曰烏盡免死則弓藏犬烹矣因表乞驛九華
舊居嗣主與左右皆以為詐激要君上乃賜號九華先
主封青陽縣公食一縣之賦至四年嗣主命齊王景達
就詔與俱還建康亦奉朝請而已至六年又出鎮洪州
九年復詔還拜太師因謀十一年復往南昌十三年周
師入淮向詔還謀難始齊丘賜號歸九華朝廷多用文
儒以年未為戲屢征問建復討湘沅外之師旅內竭幣
藏國用軍罷蕩然虛匱淮向疆境棄如土芥養老乞言

江南野史

卷四

以為迂典諮議詢謀恥而不行國師暴至遂失備禦方
詔還議軍事未至以劉彥貞為都統出援壽春齊丘聞
之曰斯乃蹴陶射帖之徒焉能總眾以禦敵辱國喪
師必是行矣既至因表乞急詔還彥貞聞之狼狽而行
未幾果沒復以朱元又叛諸郡皆陷選將閱師稱藩割
地皆非專謀復告老謝疾乞骸骨歸南昌既而嗣主自
亡淮南神情踈撓慌惚不安常曰孤欲展脫國務放心
雲鶴每思寄託恨未得人時陳覺李徽古等常見親密
因順旨而言齊丘先朝夙老謝家造國四方所知若委
之國事俾繼伊旦陛下暫輟萬機高宴深宮俟睿體隆
寧歸政何晚又會鍾謨北使返遂稱世宗曰朕與江南
分義既定然宋齊丘不死殆難永保和好合朝順非遂
成釁隙因是貶殺覺等時齊丘不知其旨乃具艱難被
詔促還歸九華既至遂絕糧七日而卒齊丘昔嘗著啟
有曰至於千懸萬端只為饑寒二字人見其死謂之自
識齊丘所薦進者惟能先明末兆智策宏遠才堪致化

欽定四庫全書

江南野史

理能易俗與已合志同方者乃授拔擢凡數十人名皆
顯達貴歷朝廷豈以尋章摘句賦賦經史殘剩古人之
詞為文士者哉故齊丘之學天才縱逸穎出超羣混然
而得非耗靈前修而為之辭至如鳳臺山亭詩延賓亭
記九華三表有古儒之風格化書五十餘篇頗幾於道
家凡建碑碣皆齊丘之文命韓熙載八分書之熙載嘗
以紙實其鼻或問其故答曰其辭穢而且臭時見諍誅
多此之類齊丘嘗與先主議選宮嬪雜以珠貝羅綺使

之泛海北通契丹欲復中原而遼主耶律德光使至厚
幣遣還迨至淮北乃使人殺之復遣沿海齊瑛以為報
聘遼主不知謂北朝殺己之使因漸構隙前後如是者
數四於是德光大怒數寇邊境及晉少主御極與之抗
禮遂入梁園遣使召江南主與之會醜嗣主謙抑辭而
不行故周世宗初征淮南詔書云結連并寇與我為仇
勾誘契丹至今未已皆齊丘之始謀也或云契丹母青媛
乃江南之嬪且當嗣主懦躁肆失言陳覺之徒諂諛
率爾詭對不能慎其樞機禍及正人亦非夙心素志同
誠協謀復會鍾謨遂除讒惡交亂庸君九華之墳土未
草而謨亦繼誅蕭儼以蒙替無文慙而復許江文蔚詞
賦常品學非博通常夢錫以帷箔之內糝雜不修韓熙
載淫而無行縱誕不持豈能知變識機立功定業當齊
丘秉政蒞任皆斥腐儒齷生聲誇行穢故不大用及位
已崇峻由是哆于頰頰背憎面譖辱誣讒十舌百喙
加之齊丘性度不能洪綽襟器斗筭苟不附已莫之容
忍汪台符譏其名字潛沉深淵初鎮南昌日有故識慢
言遂致之大辟乃勝其尸曰毀辱先主謗訕今上亂臣
賊子宜棄諸市斯亦可謂管仲之器小哉初囚九華乃
命筆作老牛歌以獻為忘之者所匿今猶傳於人口將
死謂人曰吾昔幽囚楊氏於泰州無一聊生吾之罪也
然今一死故無所恨遂自縊而卒年已七十餘矣有一
子先世而亡

欽定四庫全書

江南野史

江南野史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江南野史卷五

宋 龍象 撰

孫忌 劉仁瞻 陳誨 鍾謨 朱元

孫忌者本名晟山東齊郡人少家貧力學能屬文朱梁主舉進士會莊宗立號河北招募河南人忌因亡之著為著作郎直史館莊宗滅梁遂都於洛迫明宗嗣位以莊宗蕃漢馬步使朱守殷出鎮汴州辟忌為判官遷員外郎守殷猜之懼不能自安忌因說之叛明宗使安重誨攻之城陷守殷伏誅忌乃窘迫落髮為桑門將亡淮南時圖像索之頗急至正陽未濟追騎適至疑之乃踞岸偽捫蠅囓蟻追者睥睨久之乃去忌方獲渡至旅邸起坐先主常使親信於淮頭竊覘過客見忌姿儀偉重有異常僧乃走庭下啗之忌端然不答逆者知之乃聞先主使人迎置門下優容禮問忌以實對遂令畜髮冠帶後從先主渡江署節度巡官彌見親寵每至宴談迨旦迄夕與徐玠同預禪代推拜翰林學士知制誥文辭豐順優婉而古尋遷中書侍郎才宏口辯詞說泛濫嘗為宋齊丘所忌憚迨嗣主即位素所畏重累遷右僕射平章事與馮延巳俱相頗有志於重熙富庶變育疲民時已下湖南忌白嗣主楚國兄弟自取敗亂其民何罪使之困瘁且解桂林益陽之師以節鉞授劉言使自安輯冀惠有衡潭之地則二藩在吾彀中爾延巳恨憤不識大體不然其議未幾劉言果襲取長沙邊錫棄城而走忌鄙延巳謂人曰玉卮象既內成狗穢雞樹鳳池

棲集米程遂求罷相嗣主許之未幾會周師攻淮甸劉彥貞等全軍陷沒劉仁瞻固守壽春嗣主懼遣忌與王崇質鍾謨李德明相次奉表稱藩請和周世宗留忌等使德明反命請割淮南十四郡以江為界朝議不從殺德明遣齊王景達陳覺朱元等救援壽春與周人屢戰會朱元叛軍遂遁惟仁瞻堅守不下世宗怒江南失約遂引忌責之及話江南事實忌對以兵甲尚強宋齊丘良相也乃致忌於樓車令呼仁瞻趣降忌知終無生還之理不忍負國家恩顧至城下乃反其辭大呼曰劉仁瞻汝固守城池江南救援即至我遇強暴死在旦夕汝可効死立忠無為降虜使我羞於泉下左右交擊其口忌顏色自若世宗怒將殺之臨刑整衣冠望南而拜曰臣不忘主恩謹以死謝遂斬之忌家先為明宗所誅過淮娶妻婦高氏乃燕公駢之少女無子有隨婦子李紹慶嗣主優秩以慰之追封中書令魯國公

欽定四庫全書

江南野史

卷五

將性淳謹器度偉重喜怒不形於色總領兵士嚴而不殘有良將之才出典郡符剗治無滯有政績能名軍民樂其仁信詔入為天威軍都虞候常直宿衛復出江夏作鎮長沙之役師舟利安撫郡邑士民服從入典禁兵甚見親任保大十三年出鎮壽春未數月會前監軍使奏罷冬月沿淮把淺屯戍饋糧仁瞻奏以邊境備禦弛廢乞分重兵以防不虞未報周師奄至城中將校軍吏皆撓懼不知所措仁瞻按行城壘分兵指授守據要衝

視如閭隙眾心遂定劉彥貞援軍既至將追周師仁瞻固止之曰北人姦詐恐其設伏故宜按甲養銳以俟其隙彥貞性本佻侮不習兵術乃曰賊聞吾至必先遁走所謂縱敵武士之恥也不追則貽患於是奮行果為所敗自是羣下咸服其料敵各勵死力以聽任使周世宗師衆四面攻擊仁瞻支吾拒守經年不能下遂與裨將破城南大寨斬獲數千級北人大懾又表邊錫代已守城自帥兵決戰冀定得表嗣主畏懦惟加撫諭不從其表因憤恚而疾其子謀叛遂命立斬監軍使周建構哭而救之亦令并誅之及周世宗以樓車載孫忌於城下趣令仁瞻納降而孫忌反其辭大呼仁瞻曰汝可固守城隍効死立忠無為降虜等語士卒聞之益勵志奮勇心堅鐵石仁瞻猿臂善射發無不中一旦世宗親臨城下坐帷中觀戰士攻城仁瞻自上城射之矢去御座數尺輒墜左右驚愕咸諫請少避之世宗乃曰一箭射殺一天子天下寧復有天子乎遂命左右進牀坐于墜箭之上甫坐矢復至入遠數步而墜仁瞻知之因捐了投矢謂左右曰斯乃天也非吾不能中之吾世受國恩兄弟門列榮戟數人然不能治危杆敵寧靜邊境貽憂若父吾且恥之今雖病猶能奮力執戈與諸君背城血戰死於旗鼓之下乃吾之分終不以大丈夫之節屈身以事二姓矣久之世宗駕亦起仁瞻疾彌加不能視事副使孫羽等懼不能謀遂以城降世宗嘉其忠果使并至親自慰諭授以節鎮之任仁瞻不起以手指口而卒時日

欽定四庫全書

江南野史

卷五

大已可自... 欽定四庫全書

陰曠天雨黃沙士卒聞之人人莫不銜泣而哭之曰上天不仁而使吾父死也何用生為自到者數十人初仁瞻歷歲久周師攻之不克世宗城淮北為壽州追仁瞻死乃以故城為壽春縣君子曰以周世宗之神武雄斷當矢石而不懼歷觀古帝王之達者一人而已況太祖太宗躬總元戎而葛爾彥貞可禦諸乎仁瞻死未逾月而淮上兵起其能得士卒之心故樂為之用命若非良將又焉致之

陳誨者建陽人生而期月足動能履父母異之小字阿鐵為人勇敢足膂力長而任俠任至郡裨將軍中壯之呼為陳鐵諸軍圍建州誨每出戰前鋒懼之難與為敵及城陷為王建封之眾所獲將釋縛斬之自踴出於羣眾執者不能制追之不及乃奔查文徽軍中文徽素已知其驍壯遂以為小將俾領其舊部招集亡叛復與潘承佑薦於嗣主以為劔州刺史及征福州李義誨為前鋒大破之獲其將馬先達遂遷建州節度使委鎮邊境欽定四庫全書 江南野史 卷五 復有吏幹兼治農戰軍民化服及周師入淮甸誨遣長子德誠引卒數千赴難於壽春諸將戰多不利喪失師徒惟德誠出入堅敵未嘗少挫鋒銳班師之日獨賞其軍旌之為百勝投以和州刺史德誠自少好學才兼文武有能詩名後累刺池皮為郡有政績故誨之爵位累至同平章事在鎮數年多薦儒者甄升將校時議多之因疾求罷後主召至建康疾篤親臨其第視問慰勞即日而卒其諸弟輩一皆官至顯位焉

鍾謨會稽人徙居建安博學善為文章嗣主愛之遷自末品寵任異常轉至吏部侍郎謨為人諛諛佞媚反覆難信復多妬忌及奉使使周為周世宗所善使歸諭旨乃擅自益加諸潤色常以遷降為陳覺所排少與李德明親友頗怨覺等樹黨攻之固求北使覆驗覺言嚴續之事往來數四嗣主不能揣悟事理獨任偏辭貶殺覺等蒙加元老自謨始之時議以嗣主使鍾謨覆實而殺覺若使覺覆驗必殺鍾謨也及遷禮部侍郎知當事

欽定四庫全書 江南野史 卷五 主者之在多換其教權勢魏峻剝侵官百司之務多出於己李德明之死唐錫輔其謀至是錫懼不自安會信州刺史張巖入衛謨素與善每請謨第軒屏左右而語或至夜分錫知其陰構之謀及太子冀卒子幼從嘉乃冀同母弟當立謨與第七子紀公從善同使北朝尤胥優狎頗相稱譽因白嗣主言從嘉志德俱涼非社稷之寄感稱從善器度崇偉真神人之主嗣主由是積怒不已遂於饒州尋殺之謨始殺陳覺追唐錫除謨罪亦見誅不亦宜乎 朱元者蒲津人在本府節度使李守貞為從事周太祖輔少主將裨代守貞不從太祖帥師圍之急乃使元洎李平奉表來乞師嗣主以潤州節度使李金全為北面行營招討使與劉彥貞查文徽魏本等將兵救之聞其城陷而守貞自焚乃班師因是署以文資與平累遷至尚書郎及周伐淮南諸郡守將皆遁時元帥眾萬餘克平舒州會元帥齊王景達與監軍陳覺有隙疑其將叛

遂蒙表請遣元詣濠州議事元聞命恐為覺所害將叛其裨將時厚卿不從元殺之至紫金山將戰遂以所部降於世宗於是諸軍大潰景達陳覺亦奔還嗣主怒議斬元妻子元妻乃查文徽之女大徽妻表雪之誠款懇切嗣主釋其妻由只斬朱元妻不殺查家女文徽乃無詞世宗以所叛之眾別作一營以元為蔡州刺史

欽定四庫全書

江南野史卷六

彭昌 尹琳 彭珩 陳凱 沈彬

宋 龍衮 撰

彭昌者其先隴西人世習儒學為鄉里所推初唐相牛僧孺其祖遠仕交廣罷秩還至柳衙間為山賊所擄掠惟曾獨母子獲存遂亡入江南止於廬陵禾川焉迨長為母所訓遠習先業其北有山名紫芋源下有古寺古老傳為聰明臺其下有湧水曰聰明泉古今學者多

欽定四庫全書

江南野史

此成業僧孺乃舍其上而肄業焉連十數年博有文學會母死遂葬於縣之西南才德鄉大學里既隨計入長安遂以文授吏部韓退之與皇甫湜大為知遇使候其出乃往署門以譽之凡自拾遺補闕而下迨百人皆刺謁焉由是聲華蔚然擢上第不數年累秩相輔時昌四世居於僧孺母墓之側應諸科舉至京僧孺聞而引與見問其墳陵彭氏幼而不能知默不能對及歸為修其塋會僧孺罷相出鎮襄陽未幾暴薨故其墳未曾得封至今本縣圖經具載聰明泉側有牛相讀書堂餘址尚存其墓所左右前後峯巒絕秀宛如侍衛曲澗流波迂迴而旋繞頗為人所欽慕而昌之子若孫者或農或儒世不絕人焉

尹琳者其先世名濯者為晉平南將軍廣州刺史封都陽侯濯死葬於廬陵永新縣積慶鄉今墳猶在也而諸尹僅數百家皆其子孫也唐開元中尹氏一女姿容頗麗性識敏慧不由保母而盡歌唱之妙因重陽與羣女

欽定四庫全書

戲登南山之文峯而同輩命之歌乃顰眉緩頰怡然一曲聲逗數十里故俗者舊云尹氏之歌聞於長安時刺史因行部至邑聞而問之左右或對以尹氏之女乃使召之見其容質嫵婷年方及笄因表進入宮封為唱歌供奉日受恩寵喉音妙絕為天下第一於時海內樂人及王公貴戚至共以邑名呼為尹永新僉曰自秦青娥而後一人而已後改元大會燕於含光殿盡許長安百姓及戎狄之長入大內觀之時燕樂方酣百戲煩劇而羣音喧囂無由過禦聖情煩擾左右計無所出高力士因推永新出纓歌一聲羣噪皆默於是皇襟洞豁至夕而終今存始歌之處後人號為玉女峯為立廟祠四時祭祀或雨暘愆期禱之能應及唐末有任翰林大學士者改其才德鄉為大學里今尹氏子孫琳亦其後焉

欽定四庫全書

江南野史

彭珩者籍為廬陵人少好學通經傳唐梁之際天下阻兵遂以門籍率郡胥有大志常怏怏不樂於吏事每日肆坦不從職務時曹皆鄙之一旦吏酋李氏因私命僭屬燕飲而珩不之召自往赴之見十數輩已會久之李不具饌珩知其忌遂去偽遺其帽於席行數里乃復往見其宴笑飲嚼珩乃含笑取帽而去嘆曰大丈夫當取富貴食列鼎俎何必狎此鼠輩而聚飲嗟乎其婦聞之謂曰以箱奩之資易酒饌以致報何歎恨之為珩遂從之乃召李氏主客皆至酒酣謂客曰珩不調不能從事於諸君請自此決退耕於農矣既歸鄉里有山名王嶺遂破家鬻產治錢為兵卒牛練楮為甲冑與兄弟倡召

義師以自衛鄉黨為名得勇力無賴五百餘人珩乃建立偏裨與約號令聞於郡縣守宰不能禁未幾會羣盜數千攻剽撫州雖鍾傳都督江西八郡不能制禦時南城人危全諷兄弟亦起義師結連珩併力攻之斬其賊帥賊眾奔潰傳聞其勇敢不獲制之遂表全諷為撫州刺史珩為吉州刺史珩歸本郡乃廣城池務農訓兵禁約賭博時有數卒竊為之者珩乃斬之於市以令眾庶珩欲報李使人誘之博於其家李未之知遂圍之盡誅

欽定四庫全書

其妻孥數十口其偏裨將校袁大蟲等數十輩因私言曰使君今已位重吾等皆力成其功而諸將並無分祿之地珩潛聞之因雪寒伏甲士於幕下夜會諸將宴樂酒酣因盡殺之及揚行密據有江淮而鍾傳死南昌已歸順珩強項不從慮勢孤弱使通好潭州楚穆王馬氏為援因與危全諷及信州危仔昌虔州盧贄子等數州聚兵下攻方進取江州行密已遣大將周本征之珩等逆戰於象牙潭為本所敗退走乃使兄弟立寨於新塗二十里風岡拒之時寨中得玉笥道士劉守真能驅遣神鬼每吳兵掠寨劉則噴水調角風雨雷電倏忽而起吳不能進攻相持數年一旦劉道死遂戰不利棄寨而還珩夙將既先誅戮無以禦敵乃拋郡退保禾川遂連馬氏因盡掠百姓戶口幾千餘家入柳衙馬氏以珩為郴州刺史兄弟皆蒞縣邑迨十年而珩死因鄉首龍寶光裂裳為旗夜呼內外曰欲有返江南者請從此行凡得數百戶迨千餘人以歸其副使發兵數百遮之寶

義師以自衛鄉黨為名得勇力無賴五百餘人珩乃建立偏裨與約號令聞於郡縣守宰不能禁未幾會羣盜數千攻剽撫州雖鍾傳都督江西八郡不能制禦時南城人危全諷兄弟亦起義師結連珩併力攻之斬其賊帥賊眾奔潰傳聞其勇敢不獲制之遂表全諷為撫州刺史珩為吉州刺史珩歸本郡乃廣城池務農訓兵禁約賭博時有數卒竊為之者珩乃斬之於市以令眾庶珩欲報李使人誘之博於其家李未之知遂圍之盡誅

光乃帥丁壯列大斧長刀臨水拒之相與戰退追兵而還至今王嶺風岡寨址存焉及馬氏歸順江南餘民皆至惟玕之子孫恥而不返初玕既入湖南行客使掘其墳墓而墓上但見大蛇長二丈許目未開遂殺之玕亦死

處士陳貺者閩中人少孤貧好學遊廬山刻苦進修詩書蓄數千卷有詩名聞於四方傭於取仕隱於山麓歲時伏臘慶弔人事都不暫往時輩多師事之有李父為桑門每賴其給有詩數百首務強骨鯁超出常態頗有閩仙之致膾炙人口其咏景陽臺懷古有言景陽六朝地運極自依依一會皆同是到頭誰論非酒濃沈遠慮花好失前機見此尤宜戒正當家國肥嗣主聞之以幣帛徵之乃幞巾條帶布裘鹿鞞引見宴語因授以官貺苦辭不受嗣主見其言語樸野翔集疏遠不却其志因錫以粟帛放還舊居又十餘年而卒時及七十矣貺年五十方娶有慶之者曰處士新郎燕爾安乎貺答曰呵

呵僕少處山谷莫預世事不知衣裾之下有此珍美乃更哈及就徵或問處士細君置之何所對曰暫寄師叔寺中或曰婦人年少為德不一何不防閑答曰鎖之矣或曰其如水火何貺曰鑰匙亦付之矣其淳質如此名士過其故居多著詠焉

沈彬者筠陽高安人少好學讀書有能詩之譽屬唐末亂離隨計不捷南遊湖湘隱居雲陽山十年許與浮屠輩虛中齊已以詩名互相吹噓為流輩所慕尋歸鄉里

訪名山洞府與學神仙慕喬松虛無之道往來多之玉筍閣阜二山人遊息焉先主移鎮金陵旁羅隱逸名儒老宿命郡縣起之彬赴辟命彬知其欲取楊氏因獻觀畫山水圖詩有云須知手筆安排定不怕山河整頓難先主夙聞其名覽之而喜遂授秘書郎入贊世子未幾以老乞骸骨歸乃授吏曹郎致仕年將八十修養不怠嗣主至南昌彬乃撐舟往見嗣主以疇昔師授令免拜跪嗣主顧問對曰老臣自處山野不知老之將至世事不與因山妻謂老臣曰汝主人即君今為天子何不往拜冀免飢寒以畢殘齡老臣不覺歡忭忘老嗣主聞之甚加哀憫問其子息對曰臣垂老有子今尚幼遂署秘書省正字厚賜粟帛鹽貨放還尋卒彬生平虛懷好道積有年歲觀其出處未見功效然彬近居阜上有一大樹可數拱未殂前嘗指之謂家人曰吾死可葬於是處既葬穴其處乃古塚耳觀其間儼然且絕朽腐之物復見一石燈臺上設一漆盃壙頭獲一銅牌上鐫篆文云佳城今已開雖開不葬埋漆燈猶未熟留待沈彬來由是墳之其次子廷瑞亦為道士嗜酒酷於風雅嘗遊守宰之門皆貴之呼為沈道者然坦率不由刺候每直造堦署而坐如是者數數矣會宰治獄煩劇廷瑞輒醉至因忌而戲之曰沈道者何日道成時廷瑞乃應聲奪筆就案而書曰何須問我道成時紫府清都自有期手握藥苗人不識體舍仙骨俗爭知云云宰乃慚謝常衣褐單屨稍覆其體雖至窮冬凝沍風雪凜冽不加纊帛而

訪名山洞府與學神仙慕喬松虛無之道往來多之玉筍閣阜二山人遊息焉先主移鎮金陵旁羅隱逸名儒老宿命郡縣起之彬赴辟命彬知其欲取楊氏因獻觀畫山水圖詩有云須知手筆安排定不怕山河整頓難先主夙聞其名覽之而喜遂授秘書郎入贊世子未幾以老乞骸骨歸乃授吏曹郎致仕年將八十修養不怠嗣主至南昌彬乃撐舟往見嗣主以疇昔師授令免拜跪嗣主顧問對曰老臣自處山野不知老之將至世事不與因山妻謂老臣曰汝主人即君今為天子何不往拜冀免飢寒以畢殘齡老臣不覺歡忭忘老嗣主聞之甚加哀憫問其子息對曰臣垂老有子今尚幼遂署秘書省正字厚賜粟帛鹽貨放還尋卒彬生平虛懷好道積有年歲觀其出處未見功效然彬近居阜上有一大樹可數拱未殂前嘗指之謂家人曰吾死可葬於是處既葬穴其處乃古塚耳觀其間儼然且絕朽腐之物復見一石燈臺上設一漆盃壙頭獲一銅牌上鐫篆文云佳城今已開雖開不葬埋漆燈猶未熟留待沈彬來由是墳之其次子廷瑞亦為道士嗜酒酷於風雅嘗遊守宰之門皆貴之呼為沈道者然坦率不由刺候每直造堦署而坐如是者數數矣會宰治獄煩劇廷瑞輒醉至因忌而戲之曰沈道者何日道成時廷瑞乃應聲奪筆就案而書曰何須問我道成時紫府清都自有期手握藥苗人不識體舍仙骨俗爭知云云宰乃慚謝常衣褐單屨稍覆其體雖至窮冬凝沍風雪凜冽不加纊帛而

姿容如故或者憐而遺之衣服亦多轉施貧寒或伴為遺忘而已後卒於玉筍山死之日有人見乘舟江上而去後視其墳陷裂尺餘矣

江南野史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江南野史卷七

宋 龍衮 撰

陳省躬 周彬 孫魴 鄧洵美 李家明

賴川陳省躬者南昌人或作南安少負詞學與徐鉉兄弟友

善先主輔政射策入仕累官至廬陵永新令在任明察

治理吏不敢欺敏於判剖部民交訟不下吏議面訊其

由窮省情憐立分當否不勞案驗兩造甘懌其訟自弭

復恃其才幹往往判還郡符時柳衡之盜入境暴掠民

欽定四庫全書

江南野史

有防戍健卒扞禦者多為其所殺省躬遂給府緡市棺

殯冀郡守下符讓其專輒令認其愆尤省躬怒遂判符

後云開官庫使官緡買棺木葬官軍何過之有緡而

遣之郡守覽而不能屈部有教人者引及知見郡吏贊

符命之其人竄遂遂恐迫其婦婦懼乃自縊省躬械繫

郡吏仍致辭於上曰一夫抱恨六月降霜一婦深冤三

年大旱本為教人却致殺人請加明罰由是抵罪然有

過誤陷於刑者理之可憫嘗哀而出之其佐有蕭某者

執法不回捐牒不署蹈禮不迫而與令爭令欲毆之大

罵曰臭下輩簿對曰啞又手者即是下輩行拳却是上

輩令慚謝時太守武士也聞之怒其能慢乃使召之既

至下吏按驗省躬乃寫獨文答之吏稱不辨省躬背曰

何不使倅拭瞎讀之吏示倅亦不辨於是遣還省躬謂

人曰今朝廷識字者惟僕與徐家兄弟耳餘奚足算哉

初南越王劉隱之子跨據交廣絕朝貢之禮李太保使

諷後主俾以檄書諭以禍福朝議以省躬才辯遂任

為价既逾嶺至韶廣後主使水道而進既登舟遂以重

暮幕之舟中之人畧可相視逾數日又重幕圍之使登

岸徒步纜十許里至館中供帳頗異常物其主使勞慰

燕飲累日忽昇饋贖之物并報函復園而遺之至水濱

登前所幕舟日夕惟聞牽駕之聲然不知其泝沂七八

日復至韶而還死於舟中者幾數人省躬在治產子

逾月將名之問廳吏蕭德之曰汝有幾子對曰有男五

人省躬遂命子小名為蕭六省躬為人雖醜忌疾邪惡

然利於貨賂邑豪龍氏誘殺柳衡歸明人戶迫百口取

其貨并婦女事露後主遣尚書郎張佖就案之私使詢

於省躬驗其謬實龍氏竊知之饋白金殆百千省躬受

而偽諾之乃報佖曰彼固殺之矣故時以是不多其為

人入中朝而位終不顯遠者良由此類也故參政彭年

者乃其子蕭六也彭年於大中祥符初與內翰晁公今

相王君四人同知貢舉省榜將出入奏試卷天下舉人

壅衢而觀其出省諸公皆感額其容獨彭年揚鞭肆目

有驕矜費銜之色及榜出其甥不在選中遂怒入其第

會彭年未來於几上得黃勅乃題其背云彭年頭腦太

冬烘眼似朱砂鬚似蓬紕諺幸叨三字內荒唐仍預四

人中放他權勢欺明主落却親情責至公千百孤寒齊

灑淚斯言無路入克聰彭年一見怒不獲已遂抱劫入

奏真宗見而悅之因釋其罪彭年好勢附寵嘗與丁相

樹黨不頌已因人釋禍復更例場體式安立法制考覆

程試結怨士人後雖數月而卒時人謂之耕田手而非鼎

鼎之器也

周彬世為廬陵禾川人少不治產業服膺儒學刻苦進

修俸晝作夜其婦嘗讓之曰汝徒自如是卒有益乎汝

家兄弟皆能力稼穡營作豐益囊箱汝之不調而無思

悔單向如何答曰卿嘗與吾市油數金是亦力稼營已

而已但歲晚必得力後聞先主鎮金陵乃囊文而往未

幾會禪代歸姓制度草創無取士之科將有事於園丘

募四方英秀各為祝史之文彬之所著特加選用遂署

諸衛巡官嗣主與太弟景達賂書交辟置之門下賜資

頗厚得遷省拜以所賜緡帛金幣陳列於庭謂婦曰吾

昔與卿同營已者今一旦成矣比諸伯叔何者為勝耶

尚能讓於吾乎妻答曰斯男子之事非婦人女子所能

知時邑人有侮慢之言彬數數曰昔魯人俚孔子謂之

東家丘者果然入金陵待選授大理司考滿以母憂歸

葬謁本郡令直造其廳署令詰之曰公雖朝省直察其

如桑梓之禮何彬怒因誓之曰吾不歸令於此有白

日及復建康數月如前官歸宰本邑令慙謝而去鄉里

相慶榮其畫錦然為政廉平恩仇不錄將解任邑中者

艾緇黃輩數百人詣郡上疏乞留遂連任七考有相訟

者以理和解之而無適莫既而復選嗣主錫以銀童黃

綬以本官居職持法平直不阿權要朝廷憚之累遷尚

書郎出授武昌節度掌書記守江夏令未幾而卒

孫魴世為南昌人家貧好學及長會唐末喪亂都官郎

鄭谷亦避亂歸宜春魴往師之頗得其誘掖後有能詩

之名向與沈彬及桑門齊已虛中之徒為唱和傳信屬
吳王行密據有江淮遂歸射策授州郡從事與沈彬嘗
遊於李建勳為詩社彬為人口辯每好較人詩句時彬
有夜坐句美於時輩建勳因試之先匿鮒於齋中候彬
至乃問鮒之為詩何如彬答曰人言鮒非有國風雅頌
之體實得田舍翁火爐頭之作何足稱哉鮒聞之大怒
突然而出乃讓彬曰君何誹謗之甚而比之田舍翁言
無乃太過乎彬答曰子夜坐句云劃多灰漸冷坐久席
成痕此非田舍翁爐上作而何聞座大笑善彬能近取
譬也及題金山寺詩云萬古波心寺金山名目新天多
刺得月地少不生塵過櫓妨僧定驚濤浴佛身誰言張
處士題後更無人有集僅百篇皆此類先主受禪累遷
正郎後卒

鄧洵美世為湖柳郡人少有敏才長而工詩長於賦頌
天祐中與連人孟賓于共為廉使李侍郎所薦入洛陽
與故李司昉同年擢進士第以天下喪亂諸道割據遂
欽定四庫全書

李家明世為廬州西昌人嗣主時為樂部頭有學解滑
稽善諷諫為時所推從嗣主遊後苑登於臺觀望鍾
山雨曰其勢即至矣家明對曰雨雖來必不敢入城嗣
主怪而問之家明日懼陛下重稅嗣主曰不因卿言朕
幾不之知遂令權務降半而征之及見牛晚卧樹陰嗣
主曰牛且熱矣家明日臣不調敢上絕句曰會遭霖威
鞭敲角又被田單火燎身開背夕陽嚼枯草近來問喘
更無人時左右宰臣皆慚免冠謝宋齊丘晚得一子輒
死齊丘哭之慟逾月自親王宰察勉之不止家明謂主
曰臣能止之矣大王當復厚賜主許諾家明遂作一大
紙寫上書云欲與唐作草強吳盡是先生設計謀一个
孩兒拚不得讓皇百口合如何乘風鼓之至齊丘之弟
遂絕其縷使之墜下齊丘見之慚感而止家明大獲所
賞緡帛後嗣主於苑中命百寮臨池而釣諸臣皆屢引
其鱗惟嗣主無所獲家明見其猶豫乃曰臣昧死敢上
芻蕘曰玉焚金鈎興正濃碧池春暖水溶溶凡鱗不敢
吞香餌知道君王合釣龍嗣主嘉之喜極歡燕而散及
嗣主加王弟景遠等官而恩未即加於臣下因賜燕享
家明乃入末作二翁婦而出列坐令其新婦每進一飲
一食皆輒拜獻而禮頗煩劇翁婦怒而責之曰新婦自
家官自家何用煩拜耶嗣主聞之曰孤為一方之主而
恩不覃於外孤之過也家明之言不亦宜乎因厚賜之
而加百官焉先是建州王延政與閩州兄延義有隙遂
各稱帝嗣主遣將平之俘延政及百官入建康尋封王

欽定四庫全書

遂命王公宰察之屬其第時遣家明率樂部往延政
書於賄賂家明怒其寡而譏之曰賤工無伎大王優賜
不敢奉命然告大王敢乞一物延政曰吾家所有惟汝
所命家明日大王平天冠今且無用家明敢取之延政
默然慚恨而罷自是快快發疾而卒時家明母死欲歸
葬會嗣主聽政之暇坐於便殿秉筆於琉璃上開書草
字家明因詐曰臣每竊學人署字與之不疑嗣主曰卿
能學孤為乎家明日臣雖愚魯願效神蹤嗣主乃於麻
紙上大押字命試學焉家明得之輒於草字上書云宣
州上供庫支錢二百緡付家明安屠母親嗣主見之大
笑因而賜馬從嗣主幸南都時既已劃江舟楫多從南
岸至趙屯因輟樂停歌北望皖公山謂家明日好青山
數峯不知何名耶家明應聲對曰龍舟輕颺錦帆風正
值宸遊望遠空回首皖公山色翠影斜不到壽杯中嗣
主因慙免首而過及後主嗣位家明老而無寵焉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江南野史卷八

宋 龍峽 撰

江夢孫 陳陶 史虛白 孟賓子 孟貫

江為

江夢孫字聿修九江湓城人祖禰不仕以儒道自高夢孫少傳先業頗蘊經義旁貫諸書籍聲譽遠近崇仰諸生弟子不遠數郡而至者百人春誦夏絃以時開講鼓篋函丈庠序常盈先主輔政欲廣賢良之業聞其學術遂以幣帛聘之數四不得已乃起既至為共閣郎甚被親禮委之薦進時為得人迫數年忽自陳曰僕少長白屋頗知民間利病邑宰之政可以存革深冀願効一縣庶竭愚鄙先主不許曰令長之職徒勞之甚與臺閣之資清要不同夢孫曰苟獲所請無憚勤匱先主見其懇迫求且不已遂授近畿天長令既至縣吏告不寢大廳妖怪所憑前令居之不久而死請止便室以避其凶夢孫不從謂曰苟如是我自當之遂居焉既夜半果聞呼嘯而至漸逼近則披投床几復扣門戶且召令出夢孫卧聞答之曰諾乃整朝服秉燭出戶熱爐奠爵而祝曰不知何人輒敢召令為民長必有正廳以御羣吏汝或為神必當受民祭祀理合聰明正直與百姓為福何乃非禮與王者之宰爭居其地驚擾正人况吾以忠事主以信示人所為不二寧畏於汝汝若不悛其過乃更為厲則日月星辰昭晰於天吾當具奏請行誅戮雖汝後悔不亦晚乎由是聞然其怪遂絕於是召鄉里高

年存問疾苦蠲其非征任其便利有害於政者必表罷之見官槽有馬因問之左右對曰昔部民競之窮按道理各有所據前令未能區別遂繫於官且二年矣夢孫曰今固亦爾吾聞管仲之馬識道王恢之馬知其故弟遂命縱二馬於郊外任其所隨之以規焉其馬久廢棧阜得解羈束遂奔逸數十里果入一主之家其訟遂息先主聞之彌加優獎未幾稱疾而罷先主曰夢孫果賤宰邑之卑不能久居乃命代選邑之老幼遮道乞留殆十數里至都一見即辭歸鄉里先主固留不止既還家門生弟子復至乃率身耕稼躬事繼母且則冠帶入問溫清親饋飲饌退更常服力操耒耜耨暮歸則易衣侍膳畢然後就庠序集門生弟子說釋經義一如往時有生徒請之曰吾聞三百篇經聖人所刑定致遠而況然其間何謂兄弟閔于牆如是則聖人使人聞於內而後禦止於外也夢孫徐應之曰大哉子之問乎此疑為問字似乎非閔當時竹簡訛闕傳之者悞亦猶春秋

欽定四庫全書

江南野史

卷八

書閔月者之義也又拱而立曰夢孫味學不敢輕議其旨諸生宜自取其長焉其為人敦上謙下有如是者時號為搢紳先生一門百口敦睦如一子孫學業各授一經孝禮兼持江左稱之為最辛年八十有五葬之日自遠方至者幾千人而服練經徒跣者百許嗣主聞之美其才茂德逸故贈國子司業優賜葬物其後門人弟子仕途強半通顯者初夢孫解職而歸有羣盜謂有資鏹遂掠其家夢孫聞其至巾帶迎候使烹犬豕為設飲食

於盆盎中疑其懼鳩不食乃對之先飲七甌更嚼數臠然後與之食畢遂罄所有寒煖衣襦襦袍器皿之類盡致之既行見一鼎蓋尚在夢孫曰彼若遺此乃為不具之器遂遣與之羣盜皆驚歎曰吾輩小人實輕漬君子是夜還置其所割之物於門外而去夢孫啟戶見之一無所失焉

陳陶者世為嶺表劍浦人幼業儒素長好遊學善解天文頗長於雅頌自負台鉉之器不為干託既至南昌謀往建康聞宋齊丘秉政凡所進擢才彥名非顯達自計與齊丘鑿枘終不克納必為所屈乃愴然築室居西山以吟咏自資會齊丘出鎮南昌有蒲鞍之觀乃自詠曰中原莫道無麟鳳自是皇家結網罟陶少與水曹任皖相善又寓之詩云好向明時薦遺逸莫教千古弔靈均嗣主知而未及辟之會慧寺且見陶乃歎曰國家其幾亡乎遂失淮甸嗣主南幸以奠苟免迨至落星灣將欲往問而陶所居不與俗接惟嗜鮮一啗或至千嚮遂使衣商賈之服齋鮮往見既至陶即時而出乃問官家龍舟將抵何處對曰已遠落星矣因問陶曰星可避耶對曰星落不遷何俟嗣主躁急不俟反命已至南都既數日詰旦忽殿庭見殘燼一脚視之乃獸食之餘詢宿衛莫知攸底遂往詢於陶陶曰昨夜乃狼星所直故爾嗣主歎曰真鴻儒矣將召見會嗣主殂後主即位知其運祚衰替遂絕搢紳之望以修養燒煉還丹為事有詩云乾坤見了文章懶龍虎成來印綬疎又云儲溪老叟無

欽定四庫全書

江南野史

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人用開列查黎校六籍又曰近來世上無徐庶誰向桑
麻識卧龍陶所造西山先產藥物僅數十種開寶中嘗
見一叟角髮被褐與一老嫗舁藥入城鬻之獲資則市
鮓就爐二人對飲且唱旁若無人既醉且舞乃歌曰藍
采木塵世紛紛事更多爭如賣藥沽酒飲歸去深崖拍
手歌時人見其縱逸姿貌非常每飲酒食鮓疑為陶之
夫婦焉竟不知其所終或云得仙矣

史虛白者山東人世習儒業長而富於文與昌黎韓熙
載友善唐晉之間中原多事遂相與渡淮會先主輔政
偕詣建康聞宋齊丘總相府事虛白乃放言謂人曰彼
可代而相矣齊丘聞而俚之然欲窮其伎乃命寮屬寫
之以倡樂賦之以戲翰使女奴玩肆多方擾之虛白
談笑戲酬筆不停綴口手應接會未暫滯衆不能屈乃
延入與語政治多引伊呂湯武之說齊丘之志在霸術
以為虛白迂畧機務乃引見先主說之曰今君據有江
淮摘山煮海人庶豐阜京洛之地君家先業今且亂離

人思舊德君苟復之易若屈指先主雖喜其說然以初
基方輯睦隣境未暇他顧與韓熙載並署州郡從事聊
以羈縻俟更大用而虛白意頗不平耻其前言之失因
褰博衣冠縱橫南遊至廬山與佛老之徒耽玩泉石以
詩酒自娛不干世務久之嗣主即位韓熙載薦之詔至
金陵命登便殿宴飲與之計事虛白曰臣草野之人漁
釣而已邦國大計不敢預知因醉溺於階側嗣主曰真
處士也遂賜田五百畝遣還道十年嗣主幸南昌既至

江南野史 卷八

皇子渚復使召至問曰處士隱居必有所得乎對曰近
得漁父一聯乃命誦之虛白曰風雨揭却屋全家醉不
知嗣主聞之為之變色賜粟帛遣還未幾而卒有二子
次舉進士長早喪孫温咸平中擢登進士第

孟賓于湖湘連上人少修儒業早失其父事母以孝聞
長好篇詠有能詩名天祐末工部侍郎李若虛廉察於
湘沅賓于以詩數百篇自命為金齋集獻之大為稱譽
因採擇集中有可舉者十數聯記之於書使賓于馳詣
洛陽獻諸朝廷皆為數之其譽焉然至明年春與故李
司昉同年擢進士第尋屬亂遂歸寧親數歲天策府
馬氏辟為零陵從事及江南攻下湘湖賓于隨馬氏歸
朝嗣主授以豐城簿尋遷滄陽令因贖貨以贓罪當死
會昉遷翰林學士聞其縲紲以詩寄賓于云幼攜書劍
別湘潭金榜標名第十三昔日聲名喧洛下近年詩價
滿江南長為邑吏情終屈縱處曹郎志未甘莫學馮唐
便休去明君晚事未為慙後主見詩貸之復其官未幾

求致仕隱於玉筍山自號羣玉峯叟與道家者流遊處
迨暮年後主以水部員外郎起之金陵陷賓于遂歸老
連上時吉守祕閣郎馬致恭送以詩其斷章云今日還
家莫惆悵不同初上渡頭船既而歸未幾卒年八十餘
矣賓于嗜賂出宰縣邑未嘗一處無贓汚徒有詩名人
以是少之初賓于入江南生子名曰歸唐少亦能詩就廬
山國學遂得瀑布詩云練色有窮處寒聲無盡時鄰房
儒生亦得此聯遂互誦其句助教不能理因送江州各

江南野史

以全篇意勢定之而歸唐較勝大為時賢所仰遂除授
秘書省正字出為吉州民採歸于京師累遷大理丞後
以罪貶袁州司戶卒

孟貫世居嶺表為建陽人少好學出遊廬山與江泊大
諫楊徽之同學友善故徽之詩集中多與貫為者顯德
中周世宗征淮南幸廣陵貫潛渡江以所業詩一集於
駕前獻之世宗覽其卷首貽樓隱洞譚先生詩至不伐
有巢樹多移無主花乃宣貫曰朕以元戎問罪伐叛弔
民非懼強凌弱何有巢無主之有然獻朕則可若他人
卿應不免矣遂釋褐授官後不知其所終焉

江為者宋世淹之後先祖仕於建陽因家焉世習儒業
少遊廬山白鹿洞師事處士陳貺皓於詩句二十餘年
有風雅清麗之度時已誦之時金陵初擬唐風場屋懸
進士科以羅英造為遂入求應然獨能於篇什詞賦策
論一辭不措屢為有司黜為因是怏怏不能自已乃還
鄉里與同黨數十家結連欲叛入錢塘會其同謀上告
郡縣按捕得其逆狀盡誅之將死猶能吟詩以貽行刃
者初嗣主南幸落星灣遂遊白鹿國庠見壁上題一聯
云吟登蕭寺梅檀閣醉倚王家玳瑁筵乃顧左右曰吟
此詩者大是貴族矣於是為之集時輩慕重因此驕縱
謂可俯拾青紫矣

江南野史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江南野史卷九

宋 龍衮 撰

汪召符 胡元龜 張翊 劉洞 林仁肇

汪召符者歙郡人少好學博貫經籍善為文章不浮末有王佐雜霸之才見唐末天下苦於兵戰遂居鄉里執耒耜力於田穡先主輔政移鎮金陵遂詣上書陳民間利害之說有九患書上為宋齊丘所沮每議論私詆訾召符謂雖有其言必無其行先主猶豫未之果信齊

欽定四庫全書

江南野史

卷九

丘始字超回召符始書誌之曰間足下齊先聖以立名超亞聖而稱字齊丘漸而改之為子嵩後使人誘召符乘舟痛飲推沈於石城下先主聞而吁歎良久頗憾焉洎昇元年中更定民田諸般物產高下各為三等私額民獲均輸令為田定制及使民入米請鹽罷其科徵別籍簿征商旅貨鬻則收否則聽往舟無力勝郡縣奚降而有限以致民生數十年小康者賴由召符之言也

胡元龜世為廬陵人居永新有俊才嘗候本邑宰宰見其風貌瓌傑而禮趨生曠欲窮其學藝因以屏上新畫戲珠龍乃謂元龜曰子試詠之元龜執筆造次而成因諷宰受賂曰翻身騰白浪探爪攫明珠宰為設飲饌盡歡而罷後有人為宰發之宰怒使人追捕欲苦之元龜亡入金陵會吏曹徐郎之賓館焉未幾郎為子娶親迎之夕畢命眷屬設饌管徐有同舍郎在座問曰今夕詩相為誰答曰有螺江胡造士馬郎大吟以題試之元龜受毫裂縑不刻而成即覽之頷之而已元龜以迴文詩

朝之郎辭以賦題又連飛數章譏切皆以迴文體郎一辭不措伴醉而去由是眾慕之徐薦於宋齊丘遂射策入官授文房院副使迨數年歸家省親天威軍都虞候

張巒征桂林班師回與元龜有故過訪其第親拜其母留數日飲餞而別入授撫州臨川令頗著政績時齊王景達出鎮是邦而元龜朔望起居頗有慢色又嘗凌辱王府公僕嗣主知之將代之有訟其婦者元龜目之乃曲道而離之自娶而與其金訟主去詣金陵發之按窮其事免官徙廣陵數年會赦求叙理不報遂著叛呈怨詞三十首皆傳誦時俗國家聞而鳩之死之日方迨強仕矣

張翊其先京兆人世綿官緒唐末受任番禺屬劉隱將據交廣奪官北還至潭衡間馬氏據有潭澧遂挈家亡入江南至廬陵木川見廬陵沃壤乃探貨囊以易產畷而居焉及翊兄弟長力先業能屬文入廣陵先主輔政以射策中第授武騎尉先主移鎮金陵隨渡江見知於

宋齊丘署府中從事嗣主代立例受慶恩求以寧親授度州觀察判官西昌令假道還里人榮之在任多著政績然性褻躁恃才靡有寬恕每侮同寮凌暴左右致被鳩而卒昔往禾山有大舜二妃廟碑及邑中紫陽觀新興佛閣碑誌皆翊所撰其文婉麗今猶存焉弟惟彬幼以通誦二經中童子科造成人授蘄州黃梅尉周世宗下淮南起為武昌崇陽簿復入選授廬陵令既代未行而金陵陷疾作而卒

劉洞世居建陽少遊學入廬山師事陳耽學詩精究其術既卒而洞猶居二十年長於五言後主立以詩百篇因左右獻之後主素聞其名喜而覽之其首篇為石城懷古云石城古岸頭一望思悠悠幾許六朝事不禁江水流後主掩卷為之改容遂不復讀其餘者洞羈旅二年俟召對不報遂南還廬陵與同門夏寶松相善為唱和儔侶然洞之詩格清而意古語新而理粹嘗自謂得閩仙之遺態但恨不與同時言詩也或曰先生道既如是仍為善於寶松乎答曰吾為汨汨揚波而已為度州節度使陳德誠知重時金陵將危乃為七言詩大榜路傍云千里長江皆渡馬十年養士得何人又云翻憶潘

御章奏內陰陰日暮好霏中益潘佑表有云家國陰陰如日將暮也開寶中卒吉陽山其遺集行於世

林仁肇世為建陽人仕為郡裨將兄仁翰為福州王廷義內兒謂之南廊承旨先是福州連重遇殺廷義立朱文進為主以拒建州王廷政時仁翰救重遇與文進以城降仁肇少勇毅膂力絕人與陳鐵齊名身長六尺餘姿貌壯偉在建州立戰功建州陷歸金陵嗣主見而奇之署為將周師攻淮南仁肇出援壽春與劉仁贍相應

攻襲大寨斬俘甚眾及復濠州水柵累有戰功授淮南營屯應援使周師於正陽具浮橋而渡仁肇帥勇敢之士載芻蕘乘風潛至將燒絕橋道為返風所拒火不及發合戰敗退惟仁肇單騎而殿後周人駙馬都尉張永德後臂善射發無不斃人皆神之自岸見仁肇而射之

劉洞世居建陽少遊學入廬山師事陳耽學詩精究其術既卒而洞猶居二十年長於五言後主立以詩百篇因左右獻之後主素聞其名喜而覽之其首篇為石城懷古云石城古岸頭一望思悠悠幾許六朝事不禁江水流後主掩卷為之改容遂不復讀其餘者洞羈旅二年俟召對不報遂南還廬陵與同門夏寶松相善為唱和儔侶然洞之詩格清而意古語新而理粹嘗自謂得閩仙之遺態但恨不與同時言詩也或曰先生道既如是仍為善於寶松乎答曰吾為汨汨揚波而已為度州節度使陳德誠知重時金陵將危乃為七言詩大榜路傍云千里長江皆渡馬十年養士得何人又云翻憶潘御章奏內陰陰日暮好霏中益潘佑表有云家國陰陰如日將暮也開寶中卒吉陽山其遺集行於世

親乃唱曰這漢中口矣仁肇格却之永德曰不知何良

將也未易可圖及割地以前官鎮潤州頗有功能善撫

養士卒復鎮武昌追世宗朝李重進據揚州不順宋太

祖征平之既而淮南無屯戍諸郡所守不過十人仁肇

密疏曰今宋朝前年征蜀今取交廣往還數千里師必

困罷請假以兵數萬北渡直抵壽春分據正陽因其思

舊之民累年之粟取復淮南勢如轉丸縱彼求救亦一

二美臣當據淮對壘而禦之復請臣起兵之日聞於北

朝言臣據兵竊叛苟成功濟國家受利如其不利則

請族滅臣家以明陛下之二後主懼其無功徒勞師

旅乃不從開寶中以仁肇為南都留守尹南昌宋太祖

欲平江南患仁肇勇略私於仁肇左右竊取其存神侯

江南朝貢至以示其使曰汝以斯圖何似對曰此神似

本國林仁肇因曰仁肇且將至矣又使微指其空館曰

斯仁肇之弟也後主聞之不察其權詐遂使鳩殺之不

二年王師乃渡仁肇少有風疾其息氣頗穢時謂之肺

掩不正及遇鳩而家人怪其不臭俄卒

欽定四庫全書

江南野史

卷九

江南野史卷九

江南野史

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江南野史卷十

盧絳 朱令贊 申屠令堅 劉茂忠

盧絳字晉卿世為南昌人其父唐末仕南平王鍾傳署

館驛巡官有子七人絳乃其仲子也少好學書理無不

研精頗通大義不治產業每縱俠與博徒游初西京作

坊副使尹承諤少於後主世獻利便歸吉州興軍迴務

以資國用路過南昌絳能書計辟為本務吏暇則從博

徒奕角觥輩飲食無何貧困乃欺竊官緡罪當棄市承

諤且發絳懼易儒服逃於塗陽土豪陳氏家尋會赦復

免旦夕與陳氏諸子乃雜錄六韜之屬陳知其識度狀

貌非儒家者流乃謂絳曰吾竊知子頗有謀畧今國家

方急賢豪非子窮委之時也遂厚資贖以遣之絳不獲

已而行至豐城為曩昔交遊無賴相率飲博數日之間

囊裏皆罄遂無聊入南昌兄及母弟皆啜鄙不錄因自

慙憤聞廬山有白鹿洞書院遂詣國學與諸葛洪

蒯菴等善不聽講讀惟以屠沽販鬻為事同舍諸生中

有宦筭少豐而吝者則強取之弱者侮之及下山尋師

有書於賓道者乃陰持禁物誣之俾出緡帛洞中流輩

號為三害及朱弼新除國子助教欲疏理其罪絳遂亡

入金陵既至塊然旅邸素無知舊製裳既匱遂薄遊京

口往來壁澗寒雪薪炭若桂少有督力乃踊折簷椽而

燒時有守困吏見而壯之延歸既久遺歲饑更無以給

因俾絳夜躍困簷自氣樓間入竊官粟數十又一夕往

入見長人先立困中絳於是奮搏而束之乃為一柱冷

若水鐵頃之失所據乃懼而出遂中疴疾逾月既乏資

給疲瘵且極忽夢一白衣婦人頗姿態謂之曰子之疾

當食蔗即愈詰朝見鬻蔗者絳揣囊中半响之一錘惟

有唐韻一冊遂指易之其人曰吾輩乃小販鬻將出安

用哀君欲之志切遂貽數挺絳喜而食之至旦疾捐但

資用窘迫嘗默然不自持迨數夕又夢前白衣婦人謂

絳曰妾乃玉真也太尉富貴時可往詣都城妾有一詩

一緡以助行旅十年之後於孟家陂上自當會見言畢

乃歌其詩曰清風良月夜深時其帝盧郎恨尚遲他日

孟家陂上約再來相見是佳期言訖而去絳驚覺因思

其語呼已為太尉乃惘然又不測孟家陂在何所展轉

反側忽於卧旁果獲其緡由是自負襟懷豁然入金陵

畫策詣後主上疏陳京口至壁澗數處要衝之地宜立

柵屯戍廣設備禦并條利害數十事絳素有口辨敏捷

候數日不報復為書詣光政陳喬見之與語數日遂大

奇之因表署為本院承旨使督百卒於任所陳利便經

營制度頗見幹績尋就轉江諸屯兵馬監押兼巡檢

於是召募亡賴少年便於舟楫習水道者得馬雄王

川軍張三十四等數十人立為偏裨將校俾督卒伍號

今日嚴操練水戰金鼓使知前却示以旌旗指麾行列

部分次序進退遲速有法轉運如飛時有一艘應命稍

稽遂斬其長復試之可使蹈巨浪累於海門遮獲越人

船舫百餘艘鹽數萬石獻之後主賞其功遂封爵柱國

及王師渡江寇池州急召還授凌波軍都虞候城外沿江都部署王師累攻秦淮口水栅絳率舟師往援之前後興都統軍皇甫繼勳與鄭彥華忌絳功出已上說後主遣之出援丹陽絳因率大部舟百艘列之為八字陣而行曹彬等識所部開圍出之既至京口合舟登岸與之三戰越人三北其圍乃解乃以為潤州節度使守大部自絳出建康水陸之攻愈急後主數詔遣還為左右所沮未幾宣州叛乃授絳節度使討之遂平其城金陵

欽定四庫全書

江南野史

卷十

陷諸城皆下惟絳等不順謀割據嶺表使建州刺史陳德誠等往諭之過歙州龔慎儀閉門不納絳怒曰慎儀乃吾故人何故見拒使馬雄攻之城陷慎儀朝服而出為雄所殺既而絳弟奔宋太宗詔旨委諭罷兵入朝絳遂聚將校議之王川軍之徒皆屬聲拒命不從絳欲殺弟而行弟乃私謂之曰兄今不順詔命乃獨善一身其如老母并一族三百口何絳猶豫會先鋒曹翰使費鐵券至絳乃與馬雄張三十四等數十人脫身夜亡餘眾亦潰曹翰使衛送京師既見上問絳曰卿何不早歸朝廷勞朕詔命對曰臣受李煜厚恩只知事李煜未知事陛下上曰李煜已臣妾於朕卿於草野何侯曰臣聞李煜歸命未受王爵臣故不敢歸上聞其言頗近忠赤乃宥之授冀州團練使既數日入授
命曹翰亦入馬雄方侯恩於外時龔慎儀猶
等以手版擊之遂闖入殿門賴猶稱臣
殺上上怒方詰絳等曹翰先鋒被宣欽二郎
略

之因入奏曰盧絳乃一姦賊陛下存之為國家日後之患矣况冀州乃邊境之郡而使有重權不可上命皆斬之絳呼曰陛下以鐵券詔臣恕之以死今以微罪一旦見殺千古而下且彭陛下之無信上曰朕為龔慎儀殺賊而已何負於卿既出乃呼廷贊當視行斬將至梁門絳遂四顧見攤一白衣婦人未究同昔日夢中所見因歎曰玉真爾何至於此乎廷贊問其故絳乃白向時所夢將斬之絳曰萬乘帝王斬一偽署節度使可無禮禡乎替使馳奏上遂賜之絳復問孟家波持刀者曰斯場是矣因屈指追今果十年歎曰昔日之夢今果驗矣死復何恨玉真姓耿氏其夫死與前婦之子通當極法與絳同場斬焉絳孫器有文學今登進士第矣

欽定四庫全書

江南野史

卷十

朱令贊不知其先何許人乃大將朱業之從子幼隨業征討初署為小校趨捷善射鷹目軍中號為朱深眼後以軍功累遷為神衛軍都虞候開寶中林仁肇鎮南昌數年卒遂以令贊領其部王師攻金陵令贊於潯陽湖口縛大筏萬艘載糧併軍器數十萬戰艘上具爐炭將斷采石磯浮橋以援金陵既成或說之可乘盛夏江流泛溢時風便其勢迅急可以成之令贊不從至冬遂率水陸數萬進行數日至虎蹲州與王師遇令贊不曉兵機將戰獨乘大航高數十重危簷與親信數千人共載上建大將旗檣指麾而進王師見之聚舟併兵而攻之令贊勢蹙遂將火油機以禦之屬北風急迴焰迸星條忽自焚燎及大筏於是水陸諸軍不戰自潰令贊力窮

投火而死

申屠令堅山東人自少無賴好博斂力絕人晉漢間嘗為盜犯法州郡械繫入京將至逆賂守曰吾今見獲不死則為一健卒君等皆吾州鄉之人吾與君等別可飲數既以為永訣時守者皆醉因夜亡歸會賊帥咸帥朗等掠淮北眾至千餘人令堅因往與官軍轉戰殺傷頗眾軍賊勇之後從咸帥朗出援壽春與林仁肇應援劉仁贍同破城南大寨及復濠州大柵時勇冠軍中左右

欽定四庫全書

江南野史

卷十

奮擊前無勁敵因是錄功授神衛軍都虞候後主立益見親任常居侍從開寶五年除吉州刺史委以邊務既至緝理軍事完治城地鎮邊鄙頗有節制及建康陷後主委諭至命以順命令堅私約袁州刺史劉茂忠反殺監軍侍其慎割據不降未發而卒令堅未死於二年之間夜不安寢或瞑目夢與人鬪戰往往踴而叫呼所畜歌妓十數人常分為二至昏而代自夕迨旦令聲樂歌舞宴飲以復假寐而已及死之夕若中風狂於室內如與人搏擊踰時而絕矣
劉茂忠其先彭城人後徙居廬陵安城因家焉氏族實繁江南自嗣主委政之後法令彌弛兩地之民互相侵掠不能禁止茂忠自少畧通書史不事產業以豪縱自居結納亡賴剽掠鄉里頗為民害為郡邑所捕屢抵大罪會赦貸死與其徒黨各被械繫於金陵籍為官卒時上江軍盜趙嚴蕭崇彭先登數郡聚其徒至百數深潛巖穴出恣暴惡郡邑患之官健不習險阻收捕屢年

不獲茂忠乃上言乞就擒以自贖因許之遂亡入賊黨
為先倡掠得財帛多推分與之又得術士孤虛壬遊星
禽占候風角之書遂伏而習之皆驗衆愈信之因熟往
還與捕吏為內應討平之時廬陵鵠鵠洞有盜具先者
招集亡命刺掠四出郡不能制茂忠用計掩擊殆盡遂
斬先持其首詣郡奏授吉州兵馬監押錫資優厚遣還
與郡守繕理城隍戎事整肅復詔入授袁州萍鄉制置
使委以杆湘潭之境既至撫輯士庶條明法令精練步
騎若指諸掌王師初圍金陵茂忠撫巡界上因與兵縱
獵無何逐獸出界而潭人拒之茂忠怒乘勢掠至潭陵
而還時潭衛巡撫使祖洎怒其犯境欲襲取之會冬至
日意茂忠必醮會乃率步騎及白面潭民數千而至緣
邊營柵皆望樓烽烟驟起報騎亦至茂忠乃會郡吏
議衆洶洶不能謀惟茂忠顏色自若因命酒既數行報
騎又至衆請行茂忠笑謂之曰今日將肝如出師於主
將不利遂使間道往設伏兵焚絕橋梁然後躬擐甲胄
欽定四庫全書 江南野史 卷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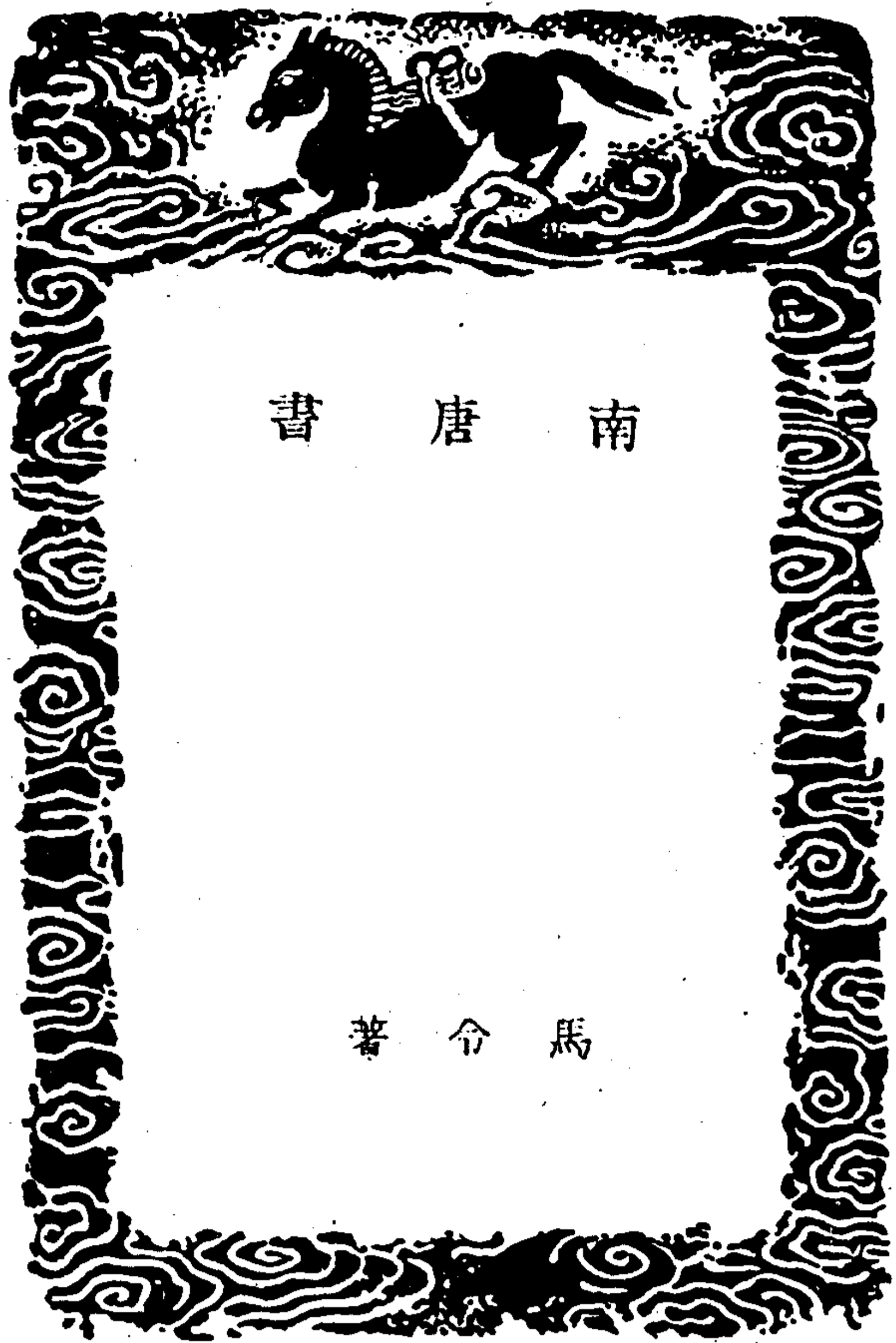
江南野史 卷十

吏復叱之令闕衣執仗庭恭既至京師上曰江南被陷
國已亡矣爾何相持之深茂忠對曰臣受李氏國恩惟
忠勇是奮雖陛下親征臣亦當殞身不顧太祖見其誠
怒待之頗厚乃授登州刺史之任既至未幾會前主歲
朱供奉抵罪貶為郡將公見其來亦不之憾令就職日
兩衙俾立膝下供奉逾月漸死在郡庶幹頗有政理迨
太宗即位任賭博事露左遷分司西京未幾會赦復資
任閩昔茂忠微時其常所持錫將有事戰鬪必於宿而
欽定四庫全書 江南野史 卷十

鳴即至殺戮乃與潭戰親操奮擊前無堅敵左右中者
皆洞胸脇迨百餘輩其勝亦因是負創傷時遇陰霾即
加痛楚至是疾作臂不能舉病數日卒追封某官茂忠
本名武後改徹以犯漢武諱因改焉在江南日雖軍戎
繁劇處置無滯然延接下士不憚儒術皆揖讓周酌詢
訪時務無不盡禮門館常盈或時飲宴武僚相伴處素
日郡君生一女居金陵城陷為兵人所掠在師中茂忠
使女人入諸營部托帶衣而竊求之遂表聞取還既至
皆喜因暑夕與庭下墩坐茂忠據拐忽見一人自外躍
劍刺之茂忠以拐自扞連舉數四拐迨絕刃不能中會
左右執之送軍巡司按訊斬之乃昔掠女兵人也初潭
師興其間有貪佞好勇者皆先授祖梁署以萍鄉令薄
之秩及敗溺不還至今孤幼猶哭且怨茂忠焉

江南野史卷十

總校官進士臣朱 鈐
校對官助教臣胡子襄
贈錄監生臣崔 堂



南唐書

馬令著

南唐書提要

南唐書三十卷。宋馬令撰。令宜興人。陳振孫書錄解題載令自序。稱其祖太博元康。世家金陵。多知南唐故事。未及撰次。今續先志而成之。實崇寧乙酉云云。則令乃北宋末人。此本不載令自序。蓋偶佚也。元趙世延所作陸游重修南唐書序。稱馬元康。胡恢等迭有所述。今復罕見。竟以為令祖元康所作。殆當時未睹其本。故傳聞致誤歟。其書首為先主書一卷。嗣主書三卷。後主書一卷。蓋用蜀志稱主之例。次女憲傳一卷。列后妃公主。而附錄列女二人。次宗室傳一卷。列楚王景遷等十二人。而從度從信二人有錄無書。次義養傳一卷。列徐溫及其子六人。附錄二人。次為列傳四卷。次儒者傳二卷。次隱者傳一卷。次義死傳二卷。次廉隅傳。次苛政傳。共一卷。次誅死傳一卷。次黨與傳二卷。次歸明傳二卷。次方術傳一卷。談諧傳一卷。皆優人也。而附以汪儒彭利用。次浮屠傳。次妖賊傳。共一卷。次叛臣傳一卷。次滅國傳二卷。閩王氏。楚馬氏也。次建國譜。次世系譜。共一卷。建國譜者。即地理志。世系譜者。敘李氏所自出也。每序贊之首。必以嗚呼發端。蓋欲規仿五代史記。頗類效製。於詩話小說。不能割愛。亦不免蕪雜瑣碎。自稱其書。又如建國譜之敘地理。僅有軍州而無縣。則省不啻省。

南唐書 提要

南唐書 提要

世系譜不過出自唐吳王恪。於先主書首一句可畢。而複述於唐書以前。尤繁不啻繁。亦乖史體。均不及陸游重修之本。然推輪之始。令亦有功。且書法亦謹嚴不苟。故今從新舊唐書之例。並收錄焉。

二

自序

傳曰。太熙之後。述史者幾乎闕矣。唐季五代。大盜割據。各亦有史。而太熙之風。往往有之。南唐寢滅。史官高遠。慮貽後悔。悉取史草焚之而死。徐鉉。湯悅。奉太宗皇帝敕。追錄所聞。而忘遠取近。率皆疎略。先祖太博元康。世家金陵。多知南唐故事。旁搜舊史遺文。并集諸朝野之能道其事者。未及撰次。遽捐館舍。今輒不自料。繼先志而成之。列為三十卷。雖有媿於筆削。而殊亂尊王。亦庶幾焉。崇寧乙酉春正月。陽羨馬令。

南唐書 自序

南唐書目錄

- 卷一 先主書
- 卷二 嗣主書
- 卷三 嗣主書
- 卷四 嗣主書
- 卷五 嗣主書
- 後主書
- 卷六

南唐書目錄

南唐書目錄

女憲傳

元恭宋后

光穆鍾后

周后

徐主

余洪妻鄭氏附

种氏

昭惠周后

保儀黃氏

永興公主

渤海吳媛附

卷七

宗室傳

楚王景遜

齊王景達

太子翼

韓王從善

吉王從謙

從信傳亡

晉王景遂

江王景遷

慶王茂

鄧王從益

從慶傳亡

宣城公仲宣

卷八

義養傳

徐宜祖

徐知詢

徐知諫

徐知壽

徐知訓

徐知誨子景遂

徐知證

卷九

列傳

周本

王興

王安

高審思

李德誠

李章

章建

卷十

列傳

南唐書目錄

三

二

李建勳
嚴 綬
游簡言
徐 玠
常夢錫
潘承祐
張延翰
李夷郡

卷十一
列傳

刁彥昭
馬仁裕
柴克宏
王崇文
周 宗
何敬洙
劉崇俊
邊 鎰

卷十二
列傳

盧文進
王彥侍
陳 壽
李金全
林仁肇
申屠令堅

卷十三
儒者傳

韓熙載
高 越
江文蔚
孫 魴

卷十四
儒者傳

劉 洞
汪台符
郭昭慶
伍 喬
夏實松
江 爲
史虛白
康仁傑
周 彬
徐 錯

卷十五
隱者傳

四

江夢孫
陳 旼
許 堅
顏 翊
沈 彬
陳 陶
毛 炳
鄭元素

卷十六
義死傳

劉仁贍
孫 晟

卷十七
義死傳

皇甫暉
陳 喬
朱令贊
孟 堅
劉彦貞
胡 則

卷十八
廉隅傳

姚 景
馬文義
許 規

卷十九
誅死傳

張 宣
李德柔

卷二十
黨與傳

潘 佑
李 平

宋齊邱

五

七

南唐書 目錄

卷二十一

黨與傳

陳覺

馮延巳

魏岑

李徵古

馮延魯

齊文徽

卷二十二

歸明傳

蕭儼

邵拙

盧絳

李元精

劉承勳

舒雅

劉茂忠

陸昭符

卷二十三

歸明傳

朱弼

潘賁

羅頊

邱旭

湯悅附

徐鉉附

孟賓于子歸慶

關懿

盧郢

黃欽

張洎附

卷二十四

方術傳

吳廷紹

李冠

潘辰

木平和尙

道士譚紫霄

女冠耿先生

卷二十五

談諧傳

申漸高

楊名高

李家明

王威化

南唐書 目錄

八

南唐書 目錄

卷二十六

浮屠傳

小長老

元寂

妖賊傳

張遇賢

卷二十七

叛臣傳

劉澄

劉從效附

卷二十八

滅國傳

閩王氏 殷

卷二十九

滅國傳

楚馬氏

卷三十

建國傳

世系附

北僧附

應之

諸粘

朱元

九

南唐書 目錄

一〇

南唐書卷一

先主書第一

宋馬令撰

士運中圯諸侯跋扈。基構自吳。紹于唐祚。作先主書。
 先主姓李。唐宗室裔也。小字彭奴。其父榮。榮之父志。志之父超。超早卒。志為徐州判司。因家焉。榮性謹厚。
 適丁世亂。晦迹民間。號李道者。彭奴以光啓四年生於彭城。未名故流寓溧泗。吳武王楊行密克溧州。得
 之。奇其狀貌。養以為子。而楊氏諸子不能容。行密以乞徐溫。乃姓徐。名知誥。溫嘗夢水中黃龍十數。溫獲
 一龍而寤。翌日得知誥。知誥奉溫。以孝聞。從溫出。不如意。杖而逐之。及歸。拜迎門。溫驚曰。爾在此也。知誥
 泣曰。為人子。捨父母。何適。父怒而歸。母子之常也。溫由是愛之。逮壯。身長七尺。廣額。隆準。精彩傑人。語聲
 清暢。常緩行。從者闕步不能及。相工云。此龍行虎步也。從溫攻伐。身先士卒。為樓船軍使。以舟兵屯金陵。
 柴再用攻宣州。用其兵殺李遇。以功拜昇州刺史。時江淮初定。州縣吏多武夫。務賦斂。為戰守。知誥獨好
 學。接禮儒者。能自勵為勤儉。以寬仁為政。遠近嚮風。郡政大治。徐溫鎮潤州。以昇。官。常。池。黃。為。屬。溫。聞。知

誥理昇州有善政。往視之。見其府庫充實。城壁修整。乃徒治之。而遷知誥潤州刺史。知誥初不欲往。屢求
 宣州。溫不與。時溫嫡子知誥為淮南節度副使。乘國政。知誥至京口。不樂。既而知誥為朱瑾所殺。溫居金
 陵。未及開。知誥居潤州。近廣陵。得先開。即以州兵渡江定亂。遂為淮南節度副使。溫至。以次子知詢等
 皆少。用知誥猶愈於他人。因留輔政。宋齊邱曰。潤州之命。實天贊也。初。徐氏諸子不齒。知誥而知誥尤特。
 皆召知誥飲酒。伏劍士欲害之。行酒吏刁彥能酒至知誥。以手爪搯之。知誥悟。起走。乃免。後知誥自潤州
 入覲。知誥與飲於山光寺。又欲害之。徐知誥以謀告知誥。知誥起遁去。知誥以劍授刁彥能。使追殺之。及
 於中途而還。給以不及。由是得免。及知誥死。溫意潤州預謀。就知誥。有士室。給畫溫像。身被五木。諸弟
 皆執縛受刑。而盡知誥妻正座。皆署其名。溫見之。唾曰。狗死過矣。知誥因得疏其罪惡。由是內外全活
 者甚衆。而死者猶數家。知誥與僧修睦親狎。得偽識數紙。皆修睦手書。溫求修睦殺之。越人寇毘陵。溫伐
 越。知誥以王府兵會戰於無錫。前軍敗。賊乘之甚急。溫暴得熱疾。不能治軍。知誥率所領疾戰。大破之。斬
 首數千級。越人棄輜重夜遁。時四境底定。惟越人為梗。因此請平。而兵甲遂戢。知誥之用事也。常陵弱楊
 氏。而驕侮諸將。遂以見殺。及知誥乘政。乃寬刑法。推恩信。起延賓亭。以待四方之士。引宋齊邱。略知誥。王
 令謀為館客。士有編旅於吳者。皆齒川之。常陰使人察視民間。有凶荒饑乏者。賙給之。盛暑未嘗張蓋操
 扇。左右進蓋。必卻之曰。士衆尚多暴露。我何用此。以故溫雖遙乘大政。而吳人頗歸知誥。武義元年。拜左
 僕射知政事。漸復朝廷紀綱。修典禮。舉法律。以抑強暴。中外謂之政事僕射。溫行軍司馬徐玢勸溫以己
 子代知誥。溫遣子知詢入廣陵。謀代知誥乘政。曾溫病卒。知詢奔還金陵。嗣溫為節度使。諸道都統。所為
 多不法。常謀知誥。知誥使諭之入朝。遂留為左統軍。吳主僧帝號。改元乾貞。知誥自欲尊大。故不稱帝。而
 矣。知誥累遷侍中。中書令。太尉。都督中外諸軍事。封溧陽公。改封豫章公。太和三年。公出鎮金陵。如溫之
 制。以長子景通為司徒。平章事。居中輔政。以王令謀。宋齊邱為左右僕射。同平章事。四年。封公為東海郡
 王。五年。進封齊王。始書小字。名。既而。公齊王。以見其漸。六年。召景通至金陵。為鎮海軍節度副使。以其次子景遷為太保
 平章事。與令謀等乘國政。天祚元年。王進位太師。天下兵馬大元帥。二年。景遷病。以次子景遂為門下侍
 郎。參知政事。冬。安遠軍盧文進來降。三年。閩越諸國皆遣使勸進。人望已歸。於是加殊禮。建齊國。置宗廟。
 以宋齊邱為左丞相。徐玢為右丞相。冬十月。受吳禪。攝太尉楊璘。奉上皇帝寶。國號大齊。改元昇元。策
 吳主曰。受禪老臣。知誥謹上策。皇帝為高尙思元。宏古讓皇帝。追尊考溫為武皇帝。自溫以上。不追尊。子
 景通與王。景遂皆王。弟知誥江王。知誥饒王。以建康為西都。廣陵為東都。十有二月。己卯朔。日
 有白虹二。以揚州海陵縣為泰州。割泰興。鹽城。興化。如皋。四縣屬焉。以海陵置使。褚仁規為刺史。廬州
 周本卒。凡其州某人。帝視視朝一日。食不舉樂。凡其州某人。帝視視朝一日。食不舉樂。凡其州某人。帝視視朝一日。食不舉樂。
 歲。閩王昶貢方物于京師。天子使散騎常侍盧損如閩。昶聞王不受。故不受。王昶凡其州某人。帝視視朝一日。食不舉樂。

以天子正統

二年春三月壬子日有白虹二壬申大星流于東方夏四月遷讓皇于丹陽以王與為浙西節度使留後

馬思讓為丹陽宮使以嚴兵守之徐氏諸子服請帝復姓帝謙抑不忍忘徐氏恩下其議百官百官皆請

乃復姓李改名昇國號大唐遂考服屬當吳王恪後建唐廟祀高祖太宗以下如唐舊典追尊吳王恪為

孝靜皇帝廟號定宗趙為孝平皇帝廟號成宗志為孝安皇帝廟號惠宗榮為孝德皇帝廟號憲宗奉徐

武皇廟號義祖徐氏二王如初諸孫皆郡公女郡縣主齊安門下侍郎張居詠中書侍郎李建勳皆平章

事吳中書侍郎張延翰為右僕射平章事以虔州李章鎮廣州神武統軍王安為百勝軍節度使秋七月

一時事冬十月戊寅天子受徵號于契丹曰英武明義皇帝尤非常錢元璣以嘉興縣為秀州十有一

月以步騎八萬討武于銅橋賜將吏以下金帛有差讓皇烈帝率百官素服哀臨命有司供具如吳舊禮

盜曰容十有二月福州亂連重遇秋其君親立王子時王子延政爭立於是僭位於建州國號大殷他國

者為保大三吳世子璉先娶帝女是為永興公主璉以公主故為中書令康化軍節度使

年取國號本三年春正月丙申詔曰比者干戈相接人無定主地易而弗茲桑隕而弗蠶衣食日耗朕甚憫之其嚮風

面內者有司計口給食願耕植者授之土田仍復三歲租役於噶仁不異遠化無泄邇其務宜流以稱朕

意二月池州楊璉卒以統軍王彥偽為康化軍節度使詔公卿以下議定郊祀門下侍郎平章事居詠中

書侍郎平章事建勳等議曰孔子云郊祀後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此萬世不易之法也

昔長孫無忌請祀高祖於圓丘以配昊天上帝祀太宗於明堂以配上帝蓋得之矣今國家嗣興唐祚追

尊孝德而以神堯為祭祀之祖宜以神堯配天於圓丘以孝德配上帝於明堂禮也其服物制度古有常

儀一切偽飾願皆能去奏可司徒齊邱請依春秋郊以四月上辛常夢錫駁曰案禮天子之郊以冬至不

卜日魯侯之郊以仲春卜上辛今之四月非郊之時齊邱固爭遂用夏四月夏四月齊邱固爭遂用夏四月

之詔曰禮莫重於享帝孝莫大於隆親事實重大承以輕豈可謂無其德而用其事祇加畏焉於噶爾公

爾侯各揚厥職不供通事國有常典夏四月上辛始郊祀於圓丘大赦境內是夜月當以子初沒而升壇

之際皎然如晝衆咸異之運行封賞羣臣請上徽號不許固請之帝曰朕以眇躬託于民上夙夜祇畏常

恐弗稱矧適徵號用揚虛美是重弗稱固不許因此廢徵號之禮州郡官符瑞者十數帝曰謹告在天聽

明自民魯以麟削葬以符亡常謹天戒猶懼或失之符瑞何為哉皆抑而勿揚言五代同居者七家其尤

著者江州陳氏元和給事中京之後宗族七百口每日設廣席長幼以次坐而共食有畜犬百餘其一半

食一犬不至諸犬為之不食建書樓於別墅以延四方之士肄業者多依焉鄉里率化獄訟希少遠近款

異之皆獨復征役旌表門閭秋七月庚子朔日有蝕之八月鄂州張寅卒以潤州留後王與代金吾衛大

將軍馬仁裕出為鎮海軍節度使留後冬十月

四年春正月夏四月樞密使周宗出為奉化軍節度使六月安州節度使李金全來降遣鄂州屯營使李

承裕帥師迎之承裕與晉將馬全節安審暉戰于安陸承裕及裨將段處恭戰死監軍通事舍人杜光鄰

及其兵五百人被執天子厚賜之遣還帝致書于晉復送光鄰等請以敗軍行法天子又遣之帝以甲士

臨淮拒之乃止天子晉高祖也帝以金全為宣威統軍洪州李德誠卒以宣州徐玠代以江州徐知證

為寧國軍節度使梁王徐知諤卒秋八月廬州李章卒以潤州馬仁裕代以天威統軍盧文進為鎮海軍

節度使冬十月辛東都存者故老寢于舊宅隲月還十有二月左僕射平章事張延翰卒

五年春正月庚州王安卒以統軍賈浩為百勝軍節度使三月誅秦州刺史褚仁規夏四月秋九月壬子

有星孛于天市錢元璣卒佐嗣位冬十有二月葬吳越文穆王凡他國則立年號

六年春三月廬州馬仁裕卒以滁州刺史周鄴為保信軍節度使留後夏四月南漢劉襲卒玠嗣位葬劉

璽璽諱天皇帝以其體極惡重故書與吳越異號劉氏遷讓皇子孫於海陵號永寧宮嚴兵守之

絕不通人久而男女自為匹偶吳人多哀憐之猶吳人者以詔吳王景通為太子景通表曰古之立太

子所以崇正嫡息胤嗣如臣兄弟稟承聖教實為敦睦願疑此禮三表許之乃以大元帥總百揆改封齊

王以鄆都郎中馮延巳為元帥府掌記壽州高審思卒以侍衛諸軍都虞候姚景為清淮軍節度使六月

乙丑天子崩高秋七月丞相大司徒宋齊邱為鎮南軍節度使以洪州徐玠為司徒待中帝曰豫章大

司徒維桑也衣錦盡行古人所貴以錦袍賜之齊邱至鎮衣以視事羣臣咸謂江淮之地頻年豐稔兵食

既足士樂為用天意人心未厭唐德宜廣土宇攻自潭越始帝曰吾少長軍旅見干戈之為民患甚矣吾

不忍復言兵革使彼民安則吾民亦安矣吳越吳宮室府庫中兵殆盡羣臣復請乘其弊帝曰今大敵在

北北方平則諸國可尺書召之何以兵為輕舉者兵之大忌宜畜財養銳以俟時焉使使唁于武林厚

幣以賜其闕冬十月詔曰前朝失御強梗崛起大者帝小者王不以兵戈利勢弗成不以殺戮威武弗行

民受其弊蓋有年也或有意於息民者尚以武人用事不能宜流德化其宿學巨儒察民之故者謹嚴之

下往往有之彼無路光亨而進以拊僞為嫌退以清事為樂則上下之情將何以通簡易之政將何所議

乎昔漢世祖數年之間被堅執銳提戈斬賊一日晏然而兵革之事雖父子之親不以一言及之則兵為

民患其來尚矣今唐祚中興與漢頗同而眇眇之身坐制元元之上思所以舉而錯之者覺覺在茲罔有

所發三事大夫可不務乎自今宜舉用儒者以補不逮於是稍用儒臣漸去苛察又將修復故事為後代

法采果行而帝疾作

七年春二月詔曰適公道遠越百執事欽承嗣命命爾保元子璉祇肅天察社稷宗廟永有終我不敢知

日其基永昌我亦不敢知日際命罔後天不爾離祐于有德厥位難哉翌日殂于路寢壽五十六葬永陵

諡光文肅武孝高皇帝廟號烈祖

延政以其統軍吳承祐立其弟仲卓繼明為主。繼明無統御之略。仁遠又殺之。而自稱留後。遣使來降。即以仁遠為威武軍節度使。延政益不振。建州之險。要曰西巖。延平。津。和。繼而平。夏。四月。秋。七月。庚辰。星見而風雨。八月。甲子。朔。日有食之。遂克建州。執王延政。歸于建康。授羽林大將軍。安化軍節度使。封鄱陽王。泉州刺史。王繼勳。漳州刺史。王繼成。汀州刺史。許文顯。皆請降。因而鎮撫之。諸將下建州。兵無節制。劉掠甚衆。閩人失望。帝以出師有功。不錄其過。升建州為永安軍。以祖全恩為節度使。查文徽為撫州刺史。何敬洙為楚州刺史。偏將王延封先登。功第一。為信州刺史。全恩未拜而卒。以廬州王崇文鎮建州。泉州將劉從效劫刺史王繼勳。使之入朝。從效自領州事。於是王繼成。許文顯皆至建康。以繼勳為池州團練使。繼成為和州刺史。文顯為新州刺史。即以劉從效為泉州刺史。冬。十月。皇太后宋氏殂。以延平津為劍州。劉建州之劍浦。汀州之沙縣。屬焉。以建州將陳誨為劍州刺史。以龍衛都虞候劉仁贍為武清軍節度使。升泉州為清源軍。以泉州刺史劉從效為節度使。

四年春正月。陳覺驪齊王景遂言。宋齊邱先朝布衣之舊。委諸山林。不允中外之望。帝使景遂至青陽。召之。拜太傅。奉朝請而已。以撫州李建勳為左僕射。門下侍郎。中書侍郎。劉延己拜平章事。吏部尚書徐述為鎮海軍節度使。二月壬戌朔。日有食之。命建州製的乳茶。號曰京挺。騰茶之貢自此始。罷黃陽羨茶。夏四月。侍衛諸軍都虞候賈崇為奉化軍節度使。留後。非元恭皇后于永陵。六月。壽州劉崇俊卒。以漳州觀察使劉彥貞為清源軍節度使。侍衛諸軍都虞候郭全義出為漳州觀察使。以劉崇俊子範為漳州刺史。建州之役。府庫中耗。民不堪命。故李仁遠。劉從效。皆蠲廢而已。至是。諸將請討之。不許。宋齊邱薦陳覺為福建路宣諭使。說仁遠入覲。不從。覺還至建安。矯制發建汀。撫信之師。及防戍之兵。掩其不意。徑至城下。時魏岑安撫漳泉。聞覺起兵。亦惶發兵應覺。帝大怒。謂延己等為言。兵業行。不可止。乃以王崇文為招討使。王建封為副使。益兵以會之。延己為南而監軍使。陳覺為諸軍監軍使。仁遠送款於吳越。吳越以兵三萬應之。覺等爭功。進退不相應。延己及吳越戰。延己敗績。諸軍皆潰。帝怒。遣使者鎖延己。至金陵。而延己已為宰相。宋齊邱亦預三公。稍解之。員外郎韓熙載諫曰。臣觀覺等罪不容誅。但齊邱延己。內為陳請。所以得全。且擅與者不罪。則疆場生事。喪師者獲存。則行陣解體。請行顯戮。以重軍威。帝曰。齊邱延己。有自咎之表。無請赦之辭。覺等五木被體。一家狼藉。水不錄用。與死何殊。乃流覺新州。流延己舒州。齊邱惡之。貶熙載和州司馬。冬。十有二月壬戌。契丹及晉帥戰于中渡。晉帥敗績。丙寅。杜重威。李守貞。以王師降于契丹。癸酉。張彥澤引蕃騎陷京師。彥澤剽劫。屠害甚衆。晉帝奉表納。願於我主。以其失利勢。是歲。中原無主。密州刺史臧式。青州刺史王建。及沿淮諸戍。皆來降。方且疲兵。東南不暇。北顧。劉延己延魯魏岑。陳覺。皆以姦回得用人。情不平。既流延己及魯。而延己為相。岑亦居近。密於是御史中丞江文蔚疏其罪曰。二凶雖去。未稱民情。四罪盡除。方明國典。帝大怒。貶文蔚江州司士。

南唐書 卷二

一三

卷二 亦罷延己為太子少傅。岑為太子洗馬。漳州將林贊殺監軍周承讓以叛。討平之。以泉州將。置恩安為漳州刺史。恩安辭以父名章。命改漳州為南州。副使劉從願殺恩安。自領州事。南州復為漳州。

南唐書卷三

嗣主書第三

五年春正月。晉帝舉族出封邱門。契丹主次于京城北。不見帝。彼不與之見也。文武百官素服。紗帽。俯伏俟罪。契丹主命起之。親加慰撫。遂入都城。據大內。改京師為都。己丑。斬張彥澤於東市。劫之。庚寅。洛京留守景延廣自扼其喉死。辛卯。契丹廢晉帝為光祿大夫。檢校太尉。封負義侯。黃龍府安置。此中事。悉書者。以下契丹使來告曰。晉少主逆命背約。自貽廢黜。吾主欲與唐繼先世之好。將册命唐為中原主。帝命近臣對曰。唐守江淮。社稷已固。與梁宋阻隔。若爾主不忘先好。惠錫行人。受賜多矣。其他不敢拜命之辱。遣兵部侍郎賈潭報聘。帝歎曰。閩役繼矣。其能抗衡中原乎。以齊王景遂為太弟。燕王景遂為元帥。改封齊王。元子南昌王翼為副元帥。封燕王。依前東都留守。安樂公茂為侍衛諸軍都虞候。二月丁巳。朔。契丹改晉都為大遼國。肆皆。改元會同。中。以無主也。不與契丹。契丹。辛未。漢帝即位。天子。則改晉開運四年為天福十二年。也。改元不書。此。會同。非。常。也。三月。宣州徐知誼卒。夏四月丙子。太白晝見。以皇甫暉為神衛軍都虞候。秋八月。以太傅宋齊邱為鎮南軍節度使。周宗為寧國軍節度使。錢

南唐書 卷三

一五

佐卒。餘數位。冬十有一月壬子。雨木冰。辛酉。雨木冰。癸酉。雨木冰。十有二月。越人胡進思廢其君保。因於

義和院。錢俶入。是歲。馬希範卒。希廣襲位。

六年。春正月。越人立俶。遷保于東府。丁丑。天子崩。以太子少傅馬延己為昭武軍節度使。夏四月。盧

州周鄴卒。五月。葬文昭王。葬吳越忠獻王。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秋。漢伐河中。圍李守貞。守貞遣

從事朱元。李平。奉表來乞師。以潤州李金全為西面行營招撫使。壽州劉彥真為副。諫議大夫查文徽為

監軍使。兵部侍郎魏岑為沿淮巡撫使。開河中平。遣班師。冬十有一月。高從誨卒。保庸嗣位。葬南平文獻

王。

七年。春正月。淮北諸盜來附。以神武都虞候皇甫暉。裨將張魯。蕭處恭。帥師出海。泗諸郡。以右散騎常侍

張義方為監軍使。納賊帥成師。以師。二月。以中書舍人嚴續為奉化軍節度使。以江州賈崇為神武統

軍侍衛。軍都指揮使。夏四月壬申。太白晝見。贈故廬山江夢孫國子司業。六月癸酉朔。日有食之。秋七

月。殺天威統軍都虞候王建封。八月。以建州王崇文鎮廬州。以諫議大夫查文徽為永安軍節度使。留後

冬十有二月。日暈三重。

八年。春正月。詔曰。春秋日食。地震。星孛。木冰。可謂甚矣。比者災異仍多。豈人君不德以召之耶。抑亦天心

之仁。愛而譴告之也。朕甚傷焉。爰者兵連閩粵。武夫悍將。不喻朕意。而務為窮黷。以至父征子餉。上違天

意。下奪農時。咎將誰執。在予一人。其大赦境內。窮民無告者。大賜粟帛。二月。以東都留守燕王冀為潤。宣

二州大都督。鎮京口。宣州周宗為東都留守。福州許言與越兵亂。殺李仁達。而遁。遣人告急于境。建州

節度使查文徽。劍州刺史陳誨。以舟師應之。文徽留誨屯江口。進至西門。伏兵發。文徽被執。誨與

越人戰。大敗之。獲其將馬先進。葉仁安等。歸于建康。帝送先進等還越。越亦歸文徽。夏四月。以劍州刺史

陳誨為永安軍節度使。秋七月。冬十有一月。甲子朔。日有食之。乙酉。天子崩。楚朗州節度使馬希萼

遣使來乞師。遂以楚州屯兵攻潭州。殺希廣。杖其妻。死於市。左右用事者。皆樹割之。希萼自稱楚王。邊鎮

統信州屯兵以觀楚。十有二月。漢將郭威領大軍北征。壬子。次澶州。何福進率壯士擁威為天子。見此以

亂。

九年。春正月。周帝即位。劉晏稱帝於太原。以其曲在周。初。契丹犯河南。晉帝北遷。韓熙載上書曰。陛下有

經營天下之志。當在今時。若戎主遁歸。中原有主。安輯稍定。則未可圖也。時以連兵南。至此方議北征。

熙載又上書曰。郭氏姦雄。雖有國日淺。而為理已固。兵若輕舉。非獨無成。亦且有害。乃命李金全。羅兵於

淮上。而止。夏四月。秋七月。樂安公茂卒。冬十月。楚人徐威。陳遷。魯公紹。陸孟俊。執其若馬希萼。囚于衡山。

立王子希崇。十有一月。楚人廖假等招合蠻獠。復立希萼為楚王。楚國大亂。邊鎮以信州屯兵出宜春。討

長沙。破其軍於龍回關。徐威等以希崇降。希萼亦送款于鎮。鎮盡遷馬氏之族于金陵。以希萼為洪州大

都督封楚王。希崇為舒州節度使。以邊鎮為湖南節度使。鄂州劉仁贍以舟師趨岳州。岳州降。以將軍宋

德權為岳州刺史。以客省引進使任鎬為監軍使。以馬光惠為朗州節度使。留後。宋齊邱拜太師。因辭。復

為太師。

十年。春正月。分洪州高安縣置筠州。割清江。高安。上卓。屬焉。以湖南行營糧料使王紹顏為刺史。三月。以

撫州馮延己為左僕射。平章事。右僕射孫晟守本官。平章事。潤州徐連中書侍郎。平章事。夏四月丙戌。日

有食之。五月。司徒致仕李建勳卒。秋。劉晟取桂管。將軍張勳爭之。不克。朗州裨將劉言執留後馬光惠。送

建康。言自領州事。遣李建勳屯益陽。將討劉言。而楚地新定。府庫空虛。宰相馮延己以克楚為功。不欲取

費於國。乃重斂其民。以給軍。邊鎮不能鎮撫。楚人皆怨。帝亦惡之。謂馮延己。孫晟曰。湖湘之役。楚民厭亂。

求息肩於我。今欲能桂陽之師。解益陽之戍。即授劉言以節鉞。使自安輯其民。吾亦得惠養湘衡之地。如

是則遠邇完實。二蕃在吾度內。爾公等亟行之。無為後悔。孫晟即欲奉行。延己曰。吾以偏師克全楚。天下

驚動。今三分喪二。何以為功。遂稽其命。未幾。劉言遣王進遠破益陽。殺建勳等。乘勝攻長沙。邊鎮遁歸。所

在屯戍。相繼散走。獨張勳全師而還。且戰且行。取資於道。岳州刺史宋德權。監軍使任鎬。皆棄城走。帝大

怒。削邊鎮官。流饒州。戮宋德權。任鎬。于大社。斬裨將中洪泰。尹建于都門外。以張勳為信州刺史。延己等

自劾。起之。孫晟請罪不已。乃罷為右僕射。冬十有二月。洪州大都督馬希萼入覲。留建康。弗遣。

十有二年。春正月。周行馮據潭州。三月。建康大火。陰月。廬舍皆暑殆盡。夏五月。以太傅宋齊邱為鎮南軍

節度使。秋七月。以鄂州劉仁贍為神武統軍。衛都指揮使。以濠州觀察使何敬洙為武清軍節度使。大

興。八月。不雨。冬十月。築楚州白水塘。以溉田。命州縣陂塘墮廢者。修復之。十有二月。木冰。

十有二年。春正月。大星墜于東北。聲如雷。兗州節度使慕容彥超遣使來乞師。以拒周。出兵數千至淮北。

不書將校。為周師所敗。俘其將校于京師。天子平彥超。釋唐俘。諭之曰。歸語爾主。朕誅逆命。何苦來援。帝

亦悔之。漢末。遣使潭州市茶。會邊鎮平馬氏。列俘于金陵。山是引對慰勞。以上茗萬斤。遣之。壬辰。天子崩。

自前年八月不雨。至于三月。民大饑。疫死者大半。下令郡縣糶粥以食之。劉晏乞師于契丹。以寇瀋

州。天子親征。大敗之。休兵瀋州。大饗將士。斬收將樊愛能等七十餘人。軍威大振。進圍太原。遣符彥卿。史

彥超等。北控圻口。以斷契丹援路。彥卿等敗績。彥超戰沒。天子遣班師。夏五月丁亥。月

重輪。秋七月。契丹使其舅來聘。昇元中。宋齊邱選宮嬪。雜以珠貝。羅綺。泛海。北通契丹。欲賴之以復中原。

而戎使至。則厚幣遣還。迨至淮北。輒使人刺之。復遣使沿海。齎琛寶以報聘。戎意昏。人殺其使。數犯中原。

至是。館戎使於清風驛。夜醢。更衣。盜斬其首。契丹自此不至。蓋中原開之也。冬十月。

十有三年。春二月。以門下侍郎嚴續守本官。平章事。夏四月。以壽州劉彥真為神武統軍。侍衛諸軍都指

揮使。以劉仁贍為清淮軍節度使。三月。周伐蜀。秋七月。蜀使來聘。冬十月。東都留守周宗乞罷鎮。詔曰。極

繼降誕生良弼。佐我先朝。施及朕躬。尚賴保庇。底于成績。而遐爾請罷。豈朕不德。不能優禮勳舊。而致然也。昔蕭何守巴蜀。而高祖無西顧之患。寇恂守河內。而光武無分民之嫌。今任公以何前之事。宜強飯扶力。以副朕意。於喧囂之安危。惟茲淮甸。慎始成終。非公而誰。所請宜不允。宗以老病。三表乃許。守司徒致仕。以中書舍人馮延魯為工部侍郎。東都留守。以待衛諸軍。都虞候賈崇為東都屯營使。十有一月。周師來伐。李穀為都部署。攻壽州。帝召洪州宋齊邱還都。齊邱請徵諸郡兵。屯於淮泗。以裨將有才略者主之。辭言偏師。敵人不可測其質。必難輕進。春水時至。糧道阻隔。懸軍日久。自當遁去。然後遣使請平。彼必樂從。議者不同。遂止。劉彥貞督兵以抗周師。江州皇甫暉帥師為援。李穀退屯正陽。天子命李重進為奇兵。以要彥貞。彥貞追殺至正陽。重進與穀腹背擊之。彥貞大敗。死于陣。諸軍皆潰。張全約以其衆奔壽春。自楊氏王吳。淮甸之人不識干戈者。二十餘年。及彥貞敗。民皆恟懼。帝欲親拒周師。中書舍人喬匡舜極諫。貶匡舜臨川。親行之議亦寢。天子先詔錢徽攻常宣二州。以誘我師。於是吳越伺間。攻常州。刺史趙仁澤被執。將軍柴克宏救常州。大敗越人。斬首千餘級。獲其將吏數十人。皆斬于京口。拜克宏奉化軍節度使。天子營于淝水之陽。徙正陽橋于下蔡。林仁肇。皇甫暉。爭之不勝。暉走滁州。大兵追殺之。以周師為天兵。太祖主兵故也。遂下滁州。帝惡之。遣泗州牙將王知朗至滁州。稱唐皇帝奉書。願效貢賦。陳兄弟之禮。天子不答。東都留守馮延魯。光州刺史張紹。舒州刺史周祚。秦州刺史方訥。皆棄城走。延魯削髮。偽為僧。遁歸。周人執之。斬州裨將李福。殺其刺史王承壽。降周。帝益惡之。始改名景。以避周廟諱。遣翰林學士鍾謨。文理院學士李德明。奉表稱臣。獻犒軍牛五百頭。酒二千石。金銀羅綺數千。請割壽。濠。泗。楚。光。海。六州。以求罷兵。天子不報。謨等皆留行在。分兵襲下揚。帝遣人懷蠟丸書。走契丹求救。為邊將所執。光州刺史張承翰降周。天子至淮南。下詔撫安楊氏之後。帝聞之。命閹苑使尹延範自秦州徙讓皇一族于京口。延範殺其子弟六十餘人。以其婦女渡江。周先鋒使劉重進得其玉硯。瑪瑙碗。翡翠瓶。以獻周。楊氏遂絕。帝罵曰。小人以不義之名累我。腰斬延範。歸之以專殺之罪。

南唐書卷四

嗣主書第四

十有四年春正月。遣司空孫晟。禮部侍郎王崇質。奉表于周。辭益卑服。削去帝號。天子猶不答。留晟等弗遣。鍾謨請歸取表。蓋獻江北之地。天子許之。遣崇質。德明。還。始賜江南書曰。自有唐失御。天步多艱。六紀于茲。瓜分鼎峙。自為聲教。各擅蒸黎。交結四夷。憑陵上國。華風不競。否運所鍾。凡百有心。孰不與憤。朕擅一百州之富庶。握三十萬之甲兵。農戰交修。士卒樂用。苟不能恢復內地。申畫邊疆。便議班旋。直同戲劇。至於削去尊號。願輸臣節。孫權事魏。蕭督奉周。古也雖然。今則不取。但存帝號。何爽歲寒。儒賢事大之心。必不迫人于險。德明等歸。盛稱周天子英武。帝尤惡之。宋齊邱。陳覺。等皆以割地無益。而德明賣國以圖利。帝怒。斬德明。二月。遣元帥景達帥師應壽春。陳覺為監軍使。拜邊鎮為大將。許文綬副之。中書舍人韓熙載上疏。請罷監軍使。不報。司徒致仕周宗卒。三月。江州柴克宏卒。諸郡屯田相率起義。以農器為兵。裝祗為鎧。處處保聚。號白甲軍。周師苦之。景達等趨壽州。其將朱元。李平。唐進。克復舒。新。秦。三州。夏。大雨。周師在揚。滁。和。者。皆欲諸將請要其險隘。擊之。宋齊邱曰。擊之怨深。不如縱之。以為德。誠諸將附壁。不得要

戰。周師皆集於壽州。故諸州雖復。而壽州之圍益固。天子駐于渦口。猶欲再幸揚州。宰相范質以師老泣諫。乃班師。以李重進攻廬州。向訓守揚州。訓乘揚州。併力以攻壽春。乃封府庫。付主者。遣淮南舊將按巡城中。秋。寇不犯而去。淮人大悅。皆負糗糧以送周師。秋七月。揚光滌和復歸于我。冬十有一月。周殺我行人孫晟。

十有五年。春。元帥景遂命其將朱元等屯紫金山。築甬道以餉壽州。二月。天子復來伐。徙下蔡橋于渦口。為鎮淮軍。築二城以夾淮。周師連破紫金山諸寨。賊軍陳覺乞能朱元。帝遣大將楊守忠代元。且召之。元憤怒。叛降周。諸軍皆潰。許文矩。邊繁。被擒。景遂以州兵奔還金陵。三月丁未。劉仁贍病且死。其副孫羽等以壽州降。仁贍病卒。夏四月己巳。天子班師。亂兵焚揚州。民皆徙江南。秋七月。冬十月。天子復來伐。圍壽州。壽州刺史郭廷謂降周。泗州守將范再遇叛降周。周師步騎數萬。水陸齊進。軍士作檣來之。聲聞數十里。北來者。但來。北人。即首。十有二月。天子駐于楚州城北。

十有六年。春正月。大赦。改元。交泰。周師攻楚州。守將張彥。鄭昭業。城守益堅。城壞。彥。昭業。戰死。周人屠其城而戍之。丁未。海州潰。壬辰。靜海軍潰。周人盡得海。秦。揚。楚之地。丁卯。周人攻揚州。癸酉。次瓜州。三月壬午朔。次泰州。丁亥。復次揚州。辛卯。遂幸迎鑾。以臨大江。周自居壽州。既奪人其後。駐等皆和壽。滌。泗。光。海。等州。已為周得。適遣陳覺率表獻。獻。舒。斬。黃。畫。江。以為界。天子許之。賜書曰。皇帝恭問江南國主。勞其良苦而已。四年。而後。夏五月。下令去帝號。稱國主。奉周正朔。以交泰元年。為顯德五年。鎮。鎮。延。魯。至自京師。國主復遣。鎮。等。奉表拜成。且請傳位。始。鎮。稱。國。主。傳。位。不。曰。傳。乎。天子優詔勞安之。傳位之意。遂止。以鎮。為。禮。部。侍郎。延。魯。戶。部。侍郎。以行營。使。林。仁。肇。為。浙。西。節。度。使。前。廬。州。孫。漢。威。為。奉。化。軍。節。度。使。贈。劉。仁。贍。太。師。追。封。衛。王。孫。晟。太。傅。追。封。魯。國。公。劉。彥。貞。中。書。令。張。彥。帥。侍。中。其。餘。將。士。死。國。難。者。追。贈。有。差。秋。泉。州。劉。從。效。奉。表。貢。于。京。師。天子不納。冬十月。禮。部。侍郎。常。夢。錫。卒。十有二月。流。陳。覺。于。饒。州。流。李。徽。古。于。洪。州。皆。殺。之。放。宋。齊。邱。于。青。陽。太。弟。景。遷。固。請。歸。藩。於是。以。長。子。冀。為。太子。以。景。遷。為。洪。州。大。都。督。封。晉。王。齊。王。景。遂。為。撫。州。大。都。督。信。王。景。遷。為。百。勝。軍。節。度。使。并。元。初。括。定。民。賦。每。正。苗。一。斛。別。輸。三。斗。於。官。廩。授。鹽。二。斤。謂。之。鹽。米。至。是。淮。甸。鹽。場。皆。入。於。周。遂。不。支。鹽。而。輸。米。如。初。以為定式。

顯德六年。春正月。宋齊邱縊死于青陽。夏。晉王景遂卒。秋七月。鍾謨請鑄大錢。以一當十。文曰。永通泉貨。以信州刺史張繼為天德軍使。九月。太子冀卒。初。丹陽古銘曰。天子冀州人。以冀應之。未幾卒。識者謂冀州趙地也。明年。皇朝受命之符爾。次子從嘉封吳王。居東宮。鍾謨曰。從嘉輕肆。請立紀國公從彝。國主怒。貶謨為國子司業。立從嘉為太子。天子使人謂國主曰。吾與汝大義已定。終虛後世不汝容。可及吾世。修城隍。治要道。為子孫計。國主因營繕諸城。謀遷都于洪州。曰。建康與敵境隔江而已。又在下流。敵兵若至。

閉門自守。借使外諸侯能救國難。即為劉裕。陳霸先爾。今吾徒豫章。據上流。而制根本。上策也。羣臣多不欲。惟樞密使唐鑑贊成之。夏六月。災感守心。光芒相射。癸巳。天子崩。周世宗。秋七月。升洪州為南昌。建南都。冬十月。流鍾謨于饒州。賜死。貶張繼為宜州副使。殺之。十有二月。鑄大錢。明年。周亡。編年之法。絕筆於周亡者。清風發而羣陰伏。理固然也。雖然。無所述而遂派其實。則何以著李氏之罪。故名器服物。慶賞刑威。直書其情。將以正其罪爾。

建隆元年。臣屬于皇朝。夏四月。太子太傅馮延巳卒。是歲。李重進使來乞師。拒之。遣馮延魯入質以聞。二年春。以世子從嘉監國。國主如南都。所過。皆勞守。幸存問。高年疾苦。會齊王景遂于廬山。歷覽勝境。與從臣宴。浹日而去。三月。至南都。以何洙為奉化軍節度使。洙。去。敬。字。豫。章。追。陞。宮。府。營。署。皆。不。能。容。羣。臣。日。夕。思。歸。國。主。悔。怒。唐。鑑。懼。發。為。卒。六。月。國。主。殂。于。南。都。年。四。十。有。六。在。位。十。有。九。年。秋。七。月。國。主。之。喪。至。自。豫。章。羣。臣。請。殯。別。宮。世。子。手。札。不。許。辭。甚。哀。切。世。子。手。札。未。即。乃。殯。于。萬。壽。殿。遣。使。入。朝。乞。追。復。帝。號。太。祖。皇。帝。許。之。諡。明。道。崇。德。文。宣。孝。皇。帝。葬。順。陵。廟。號。元。宗。先。諡。而。後。葬。者。因。徐。鉉。曰。嗣。主。工。筆。札。善。騎。射。資。禮。大。臣。致。陸。九。族。每。聞。臣。民。不。獲。其。所。者。輒。咨。嗟。傷。惻。形。於。顏。色。隨。加。救。療。居。處。服。御。節。儉。得。中。初。立。有。經。營。四。方。之。志。邪。臣。阿。諂。職。為。厲。階。晚。歲。悔。之。已。不。及。矣。少。有。至。性。仍。懷。高。世。之。量。始。出。閣。即。命。於。廬。山。瀑。布。前。構。書。齋。為。他。日。終。焉。之。計。及。迫。於。紹。製。遂。捨。為。開。先。精。舍。常。思。民。間。修。飾。第。宅。衣。服。咸。為。節。制。驅。惰。遊。之。人。率。歸。農。業。及。大。漸。之。際。羣。鶴。翔。于。空。雙。龍。據。殿。屋。遂。奄。然而。化。

嗚呼。甚哉。守成之難也。非特守之難。而授之者尤難。非授之難。而知其可受者為難。商有天下。成湯作之。太甲守之。而中有不類之憂。桀非阿衡之佐。則求其思庸之復也難矣。周有天下。武王作之。成王守之。而中有流言之變。桀非周公征之。則求其免驚之雅也。亦難矣。以唐太宗之豐功大業。一正天下。建不拔之基。而晉王之立。殺父之臣。失父之政。卒至於大亂。矧不及於太宗者乎。元宗即位。一十九年。有經營四方之志。約己慎刑。勤政如一。擢非任用羣小。屏棄忠良。國用不殫於閭巷。師旅不棄於淮甸。則庶幾完成之君也。志有之曰。楊者易生之木也。一人植之。十人拔之。無生楊矣。以新造之唐。而守之非道。不幾乎朝而夕振。其亡也不旋踵。故周世宗以衰世之錄。一鼓而十四州之地。撥如也。悲夫。

南唐書 卷四

南唐書 卷四

後主名煜，字重光，初名從嘉，元宗第六子也。少而聰慧，善屬文，工書畫。初封安定郡公，淮上兵起，為神武軍都虞候，沿淮巡撫，使累遷諸衛大將軍，諸道副元帥，封鄧王。太子冀卒，四兄皆早亡，以次為嗣，改封吳王，拜尚書令，知政事。建隆二年，元宗南遷，立煜為太子，監國。六月，元宗殂於豫章，七月，喪還建康，太子即位，尊母鍾氏為太后，太后父名太章，故改號崇尊后。妃周氏為國后，封弟從善為韓王，南都留守，從益鄧王，從謙宜春王，從度昭平郡公，從信文陽郡公，以右僕射嚴續為司空，依前平章事，大赦境內，文武進位有差，罷諸路屯田使，委所屬令佐，與常賦俱征。初南唐屯田使事，至北魏，其使而屯田，佃民絕公吏之號。八月，鄂州王崇文卒，以南郊巡檢使黃延謙為武清軍節度使，留後。冬十月，以南都留守韓王從善為司徒，兼侍中，諸道兵馬副元帥，以鄧王從益為司空，南都留守，下令諸司無職事官，四品以下至九品，日二員，待制於內殿，泉州劉從效遣其子紹基來貢。

三年，劉從效卒，州人立其次子紹基為留後，紹基未還，統軍使陳洪進執紹基，并其族，送于金陵，推立其副張漢思，漢思老不任事，洪進逐之，自稱留後，國主即以洪進為清源軍節度使，以紹基為殿直軍都虞候，紹基為監門衛中郎將，句容尉張秘，上官為理之要，詞甚激切，國主手批恩諭，召為監察御史，以神武統軍朱業為寧國軍節度使，以潤州林仁肇為神武統軍，秋七月，建州陳誨卒，禮部尚書潘承祐卒，以江州何洙為左武衛上將軍，封芮國公，以宣州朱業鎮江州，以神武統軍林仁肇為寧國軍節度使。

乾德元年夏，左武衛上將軍何洙卒，秋七月，以兵部尚書游簡言知尚書省，遷右僕射，是歲，南平高繼沖歸于京師，國除。初，金陵壽開殿庭，皆用鴟吻，自乾德後，朝廷使至，則去之，使還復用。

二年春正月，始用鐵錢，以鐵錢使戶部侍郎韓熙載為兵部侍郎，勸政殿學士，初，烈祖將殂，謂元宗曰：德昌宮泉布億萬緡，以給軍用，吾死，善修鄰好，北方有事，不可失也。及元宗即位，兵屢起，德昌泉布既竭，遂鑄唐國錢，其文曰唐國通寶，又鑄大唐通寶，與唐國錢通用，數年漸弊，百姓盜鑄，極為輕小，保大末，兵竄財乏，鍾謨改鑄大錢，以一當十，文曰永通泉貨，徑寸七分，重十八銖，字八分，背肉好，皆有周郭，謨遂廢，至是有鐵錢之議，每十錢，以鐵錢六，雜銅錢四，既而不用銅錢，民間但以鐵錢貿易，物價增踊，民復盜鑄，頗多芒刺，不及官場圓淨，雖重其法，犯者益衆，至末年，銅錢一當鐵錢十，禮部侍郎湯悅上言，泉布屢變，亂之招也，且蒙民富商不保其費，則日益思亂，累數百言，不報。夏，鄂州黃延謙卒，以宣州林仁肇代。九月，封長子仲寓清源公，次子仲宣宣城公，冬十月，仲宣卒，追封岐王，十有一月，國后周氏殂。三年春，葬昭惠后于懿陵，蜀孟昶俘于京師，國除，以江州朱業為神武統軍，侍衛都軍使，以虔州留後柴克貞為奉化軍節度使，夏，以司空平章事嚴續鎮潤州，秋九月，聖尊后鍾氏殂，召南都留守鄧王從益還都，以鄂州林仁肇為南都留守，南昌尹蔣光祿皇后于順陵。初，延謙元宗追復帝，故延謙稱皇后。四年夏五月，以吉州刺史楊守忠為武清軍節度使，留後。冬十月，神武統軍朱業卒，十有二月，潤州嚴續

南唐書卷五

後主世第五

嗚呼，春秋之時，君薨，明年正月公即位，自桓公始，宣成而下，未嘗革也。昭公薨于乾侯，定公於明年夏六月戊辰即位者，其故何哉？蓋非常之變，起於不可測，非常之禮，行於不得已。古之人觀會通以應世，則處非常之變，用非常之禮者，皆禮經之所不得而考也。義起於情而已矣。且諸侯薨于路寢，而昭公客死於乾侯者，非常之變，起於不測也。嗣君釋冕反喪，而定公即位於明年六月者，非常之禮，行於不得已也。元宗殂於豫章，後主留守建康，必待喪還，既殯而後即位，其偶合於定昭之事乎？且聖人制禮，立天下之大經，為天下之大防也。情偽之變無窮，而禮之所載有常，以有常之禮，御無窮之變，則亦隨其宜而已矣。故禮不盡而義有餘，則禮以義起，義不足而禮有餘，則義以禮達。君子遭變亂而無曠於禮者，在審其義爾。夫喪禮之大典，禮經載之詳矣，而曾子之所問者，禮經有所不及也。變禮之不測，曾子問載之詳矣，而國君薨于外，世子立于內者，曾子問有所不及也。非趨時而合義，其孰能與於此哉？

卒。五年春，命兩省侍郎諫議大夫、給事中中書舍人集賢勳政殿學士分夕於光政殿宿直。國主引與諫論，或至夜分。

開寶元年夏，江王景遷卒，冬十有一月，納后周氏昭惠之母弟也。

二年春，以左僕射游簡言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夏，簡言卒，以禮部侍郎湯悅為門下侍郎平章事。知制誥張洎上疏曰：「悅非經綸之才，不宜處鈞衡之地。」國主以悅文學舊臣，特加獎用，乃罷洎職。冬，較獵于青龍山，還憩大理寺，親錄囚徒，原貸甚衆，韓熙載奏：「獄訟有司之事，附圖之中，非軍駕所至，請捐內帑錢三百萬充軍資庫用。」國主從之，曰：「繩愆糾繆，其熙載之謂乎。」天子詔國主諭南漢稱臣，劉鋹怒，執我行人，嚴慎儀。

三年，中書侍郎韓熙載卒，贈平章事。命境內崇修佛寺，又於禁中廣置僧尼精舍，多聚徒衆。國主與后頂僧伽帽，衣袈裟，誦佛經，拜跪頓顙，至為痛費。由是建康城中僧徒道至數千，給糜米絹帛以供之。

四年春，劉鋹俘于京師，國除。夏四月，齊王景達卒，遺弟韓王從善入朝，留于京師，授泰寧軍節度使。國主表求從善還國，不許。自從善不還，四時宴會皆罷，登高賦文以見意，曰：「原有鶴兮相從飛，嗟嗟季兮不來歸。」常快快以國憂為憂，冬，有商人上密事，請往江陵竊燒皇朝戰艦，國主懼事泄，不聽。商人遁去。

五年春，皇朝屯師漢陽，鄂州楊守忠以聞，人心大恟，乃貶損制度，下書稱教，改中書門下省為左右內侍府，尚書省為司會府，御史臺為司憲府，翰林為文館，樞密院為光政院，降封韓王從善為南楚國公，鄧王從益為江國公，吉王從謙為鄂國公，其餘官號多有改易，殿庭始去鴟吻，每遇皇朝使至，國主衣紫袍，備藩臣禮，使退，服御如初。

六年春，皇朝使中書舍人盧多遜來聘，國主願受封拜，不許。洪州林仁肇卒，冬，中書舍人潘佑薦衛尉卿李平判司農寺，又薦平知司會府，羣情紛紛，以為朋黨，佑上書極言時政，凡七章，不止。有家國陰險，如日將暮之時，國主惡之，乃收平下大理，自縊，妻子徙饒州，次收佑，佑自剄，母及妻子徙虔州。

七年，皇朝使閩門使梁迥來聘，從容謂國主曰：「今歲國家有柴燎之禮，當入助祭，國主唯唯不答。秋，中書舍人李穆齋詔曰：「朕以仲冬有事于園丘，思與卿同閱犧牲，國主辭以疾，穆反命，遂決進取。九月，王師自荆湖直趨池州，池州主將戈彥乘城走，遂克池州，進軍當塗，將軍張溫、鄭彥華、杜真相繼敗績，下教去開寶年號，公私牘籍稱甲戌歲。江南自周世宗後，不復用兵，僅二十年，老將已死，主兵者皆新進少年，以功名自負，輒抗王師，聞兵興，踴躍言利害者，日有十數，及遇輒敗北，中外奪氣，戒嚴城守，國主遣徐鉉、周惟簡奉表乞緩師，不答。王師進屯建業城南十里，時雖下池州及姑熟，餘郡皆未奉命，糧道阻斷，樊若水請於采石繫浮橋以利轉輸，每歲大江春夏暴漲，謂之非花水，及王師至，水皆退小，故識者知其有天命焉。」

吳越圍常州，軍使余成禮劫刺史馮萬誠以降，吳越進圍京口，議者以京口要害之地，當得良將守之，乃拜親吏劉澄鎮海軍節度使，留後以凌波軍都虞候盧絳為援，澄已懷歸背，因說絳還金陵，而自率將吏降越。袁州萍鄉制置使劉茂忠破潭師於境內，拜茂忠袁州刺史。

八年春，閩民為師，徒并元初，均量民田，以定科賦，自二緡以上，出一卒，號義師，中有別緡分居，又出一卒，號新擬生軍，民有新置物產者，亦出一卒，號新擬軍，又於客戶內有三丁者，抽一卒，謂之圍軍，後改為拔山軍，使物力戶為帥以統之，保大中，許郡縣村社競渡，每歲端午，官給綵段，俾兩兩較其遊，勝者加以銀梯，謂之打標，舟子皆籍其名，至是盡蒐為卒，謂之凌波軍，又率民間備奴贖婚，謂之義勇軍，又募豪民能自備緡帛兵器，招集無賴亡命，謂之自在軍，又括百姓，自老弱外，能被堅執銳者，謂之排門軍，并屯田白甲之類，凡一十三等，皆使扞敵守把，夏，誅神衛統軍諸軍都虞候皇甫繼勳，秋，洪州節度使朱令贊將兵一十五萬屯潯陽湖，與諸將議曰：「今若前進，而王師反據我後，則上江阻斷，退乏糧道，亟為虜矣，乃以書招南郡留守劉克貞，代鎮湖口，克貞以病留，令贊亦未進，國主累促之，令贊以長筏大艦，帥水陸諸軍，至虎窟洲，與王師遇，舟筏俱焚，令贊死，餘衆皆潰，金陵受圍，經歲，城中斗米萬錢，死者相枕藉，自潤州降後，不聞外信，或云令贊已敗，國主猶意其不實，冬，百姓疫死，士卒乏食，詠云：「大軍決以十有一月乙未破城。」國主議遣其子清源公仲禹出通降款，左右以謂堅壘如此，天象無變，豈可計日取降，是日，城果陷，宮中圖籍萬卷，尤多鍾王墨蹟，國主嘗謂所幸保儀黃氏曰：「此皆累世保惜，城若不守，爾可焚之，無使散逸，及城陷，文籍盡燬，光政使陳番曰：「吾當大政，使國家致此，非死無以謝，乃自縊死，諸將戰沒者，猶數十人，昇元寺開崇構，因山為基，高可十丈，平且闊，影半江，梁時為瓦棺閣，至南唐，民俗猶因其名，士大夫輩豪民富商之家，美女少婦，避難於其上，迨數百人，越兵舉火焚之，哭聲動天，一旦而燼，大將曹彬整軍成列，至其宮門，門開，國主跪拜納降，彬答拜，為之盡禮，先是，宮中預積薪，煜誓言社稷失守，當攜血屬赴火，既降，國主既見彬，彬論以歸朝俸祿有限，費用日廣，當厚自齋裝，一歸有司之籍，即無及矣，遣煜入治裝，裨將梁迥、田欽、力爭以謂苟有不虞，各將誰執，彬笑而不答，迥等固諫，彬曰：「彼能出降，安能死乎？」翌日，治舟，彬遣健卒五百人為津致輜重登舟，一卒負籠下道，彬立斬之，負擔者因敢踐，煜以藏中黃金分道近臣辦裝，張似得金二百兩，詣彬自陳不受，請奏其事，彬以金輸官，而不以聞，煜舉族冒雨乘舟，百司官屬僅十艘，煜渡中江，望石城，泣下，自賦詩云：「江南江北舊家鄉，三十年來夢一場，吳苑宮闈今冷落，廣陵臺殿已荒涼，雲籠遠岫愁千片，雨打歸舟淚萬行，兄弟四人三百口，不堪閑坐細思量，至汴日，登普光寺，舉拳讚念久之，散施緡帛甚衆。」

九年春，俘至京師，封遠命侯，授左千牛衛上將軍，太宗皇帝登極，改封隴西公，太平興國三年，公病，命翰林醫官視疾，中使慰諭者數四，翌日，薨，在僞位十有五年，年四十二，追封吳王，以王禮葬洛京。

之北邙山。江南人聞之。巷哭設齋。王著雜說百篇。時人以爲可繼典論。又妙於音律。舊曲有念家山。王親演爲念家山破。其聲焦殺。而其名不祥。乃改徵也。復書王著。朝道封也。

徐鉉曰。嗣主諸子皆孝。而後主特甚。收陸親族。亦無不至。唯以好生富民爲務。常欲羣臣和于朝。不欲聞人過。章疏有糾謫稍計者。皆疑不報。酷好古道。而國削勢弱。羣臣多守常充位。不克如意。歎曰。天下無周公仲尼。吾道不可行也。刑法大寬。亦無過此。及大兵之際。上下感恩。故人無異志。威令不素著。故莫盡死力。蓋亦天授大宋。非人謀所及也。

嗚呼。隋文帝初輔政于周。內有五王之難。外羅尉遲迥。司馬消難。王謙之亂。方是時。指鹿逐兔。未知適從。武夫悍將。誰無銳劍。蕭承武。皇草國之長。有席卷山南之勢。而區區敬慎。不敢違衡。過策者。信其臣柳莊之言。預知隋公之必與故也。矧迥蓋爾江南。獲視真人之作。而不爲之退聽。其罪當如何哉。李氏有國。肇於天福。盛於開運。削於顯德。亡於開寶。豈非有幸於亂世。而不容於治世歟。以周世宗之時。削國降號。稽首稱藩。其勢固已蹙矣。及屬皇朝。普天之下。莫不翹首太平。而猶竊土賊民。十有六年。外示柔服。內懷僭僞。豈非所謂逆命者哉。及其計窮勢迫。身爲亡虜。猶有故國之思。何大慙之不靈也。若此。後主樂府詞。歸來雙淚重。又云。小園昨夜又四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皆思故國者也。

南唐書卷六

女憲傳第一

嗚呼。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齊家之法。在於女憲。而女之所以爲憲者。毋傾城之哲也。毋索家之言也。究德性之厚。原道化之本。不過於以順爲事。以貞爲節而已。順貞以化天下。何往不格哉。是故觀刑二女。虞舜惟帝。徵傅太妃。西伯惟王。帝王之德配天地。而推其本始以言之。必自於閨闈之近者。凡以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故也。易曰。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作女憲傳。

元恭宋后

先主元恭皇后宋氏。不知其世裔也。幼爲亂兵略取。義祖得之。常置帳下。會先主喪其正室。義祖指宋氏謂先主曰。是必有福。今以乞女。先主御之。不詳蓋之者。生嗣主及景澄。景澄遂立爲繼室。治內有法。不苟言笑。常以端嚴自持。雖妾媵之間。儼如賓客。義祖死于建業。知詢等督先主奔赴。先主欲往。宋氏從容諫曰。移孝爲忠。臣子之常。況權重身危。而輒能所執。何異太阿倒持。柄不在我矣。先主大悟。因疑其行。

而命周宗赴金陵。天祚二年。封齊王妃。先主受禪。册命爲皇后。昇元末。先主服餌金石。性多暴怒。左右賴后以死者甚衆。嗣主即位。上册爲皇太后。每元宗朝太后。言推勞其良苦而已。至於治理。無一言及之。常曰。婦人預外事。非國之福也。保大三年。殂。葬永陵。諡元恭。

种氏

先主种氏。不知其品秩也。江西良家女。性賢悟。通書計。常翫絃去飾。而態度閑雅。宛若神仙。初進入宮。年甫十六。久不得幸。宋后數數薦引。既承恩寵。服御輒亞於后。而得宮中得進御。及生江王景遷。倍修尤甚。一日。先主幸元子齊王宮。遇其親理樂器。先主大怒。切責數日。种氏乘間言景遷才過齊王。先主作色曰。子之過。父戒之。常理也。國家大計。女子何預。遂叱內臣。捧庭下。去簪珥。幽于別宮。數月。命削髮爲尼。先主死。种氏泣曰。人歿骨醉。復見於此矣。其後歸景遷宮。宋太后屢欲甘心。賴元宗保全之。竟以壽終。每於后御詳言之。

光穆鍾后

嗣主光穆皇后鍾氏。虔州刺史太章之女。太章初爲裨將。義祖用之以殺張顛。既而自大。先主欲禪之。義祖曰。昔無太章。吾族亦矣。汝曹安所託乎。今日當貴。太章力也。背之不可。乃命以太章女配嗣主。義祖初見。歎曰。非此兒不敵此女。嗣主起家自尚書郎。至于將相。鍾氏始封縣君。累加國夫人。昇元中。封齊王妃。嗣主即位。册爲皇后。后少長富貴。不事玩好。副笄大練。淡如也。既居大位。歲時賜予。必先諸嬖。然後及中宮。以故嗣主樂推諸弟。而終無聞言者。后勉之爲多。淮上兵起。國步多艱。后亦損常膳。不舉樂者數月。後主即位。册爲太后。以父爲太章。故號聖母。乾德三年。聖母后殂。葬順陵。諡光穆。

昭惠周后

後主昭惠后周氏。小字娥皇。大司徒宗之女。甫十九歲。歸于王宮。通書史。善音律。尤工琵琶。元宗賞其藝。取所御琵琶。時謂之燒槽者。賜焉。燒槽之說。卽蔡邕焦桐之義。或謂烙材而斷之。或謂因蒸而存之。元宗南幸豫章。詔音存問。以令婦稱。後主即位。册爲國后。后雖在妙齡。婦順母儀。宛如老成。唐之盛時。霓裳羽衣。最爲大曲。雅韻。管絃。其音遂絕。後主獨得其譜。樂工曹生亦善琵琶。按譜。粗得其聲。而未盡善也。后輒變易訛謬。頗去注淫。繁手新音。清越可聽。後主嘗演念家山舊曲。后復作邀醉舞。恨來遲。新破。皆行于時。中書舍人徐鉉問霓裳羽衣曰。法曲終慢。而此聲太急。何耶。曹生曰。其本實慢。而宮中有人易之。然非吉徵也。歲餘。周后子母繼死。後主國步浸微。音之所起。實由人心。而輒緩喉殺。治亂應之。豈虛言乎。后生三子。皆秀異。其季仲宣。儂軍清峻。后尤鍾愛。自稱視之。后既病。仲宣甫四歲。保育於別院。忽遭暴疾。數

日卒。后聞之哀號頓仆。遂致大漸。後主朝夕視食。樂非親嘗不進。衣不解帶者累夕。后雖病亟。爽適如常。謂後主曰。婢子多幸。託質君門。冒寵乘華。凡十載矣。女子之榮。莫過於此。所不足者。子孺身歿。無以報德。遂以元宗所賜琵琶及常竹玉環。親遺後主。又自爲書。請薄葬。越三日。沐浴正衣妝。白內含玉。列于瑤光殿之西室。時乾德二年十一月甲戌也。享年二十九。明年正月壬午。遷靈柩于園寢。後主哀苦。背立杖而後起。自爲誄曰。天長地久。嗟嗟蒸民。嗜欲既勝。悲歎糾紛。緣情攸宅。觸事來津。背盈世逸。樂勢愁殷。沈鳥遠矣。茂夏凋春。年彌念曠。得故亡新。闕景頽岸。世閱川奔。外物交感。猶傷昔人。詭步高唐。誕謗洛浦。搗屈平虛。亦憫終古。況我心摧。與哀有地。蒼蒼何辜。殲子仇讎。竊窺難追。不祿于世。玉潤珠融。殞然破碎。柔儀俊德。孤映鮮雙。纖纖挺秀。婉孌開揚。臨不至治。慧或無傷。盤紳奚誠。慎肅惟常。環珮愛節。造次有章。含翠發笑。擢秀騰芳。鬢雲留翠。眼彩飛光。情瀾春媚。愛語風香。瓊姿異異。金冶昭祥。婉容無犯。均教多方。茫茫獨逝。捨我何鄉。昔我新婚。燕爾情好。媒無勞辭。筮無遠報。歸妹適終。咸交協兆。俛仰同心。綢繆是道。執子之手。與子偕老。今也如何。不終往告。嗚呼哀哉。志心既遠。孝愛克全。殷勤柔握。力訴危言。遺情所呵。哀淚連連。何爲忍心。覽此哀編。絕隨易凋。連城易脆。定曰能容。壯心是醉。信美堪餐。朝饑是慰。如何一旦。同心曠世。嗚呼哀哉。豐才富藝。女也克肖。采戲傳能。弄非逞妙。媚動占相。歌榮柔調。茲發愛質。奇器傳華。翠虬一舉。紅袖飛花。情馳天降。思棲雲涯。發揚掩抑。纖緊洪奢。窮幽極致。莫得微瑕。審音者仰。止達樂者與嗟。曲演來遲。破傳遊舞。利撥迅手。吟商選羽。制革常調。法移住度。翳退繁態。蕩成新矩。霓裳舊曲。稍音淪世。失味齊音。猶傷孔氏。故國遺聲。忍乎湮墜。我稽其美。爾揚其秘。程度餘律。重新雅製。非子而誰。誠吾有類。今也則亡。永從遐逝。嗚呼哀哉。茲頌美。懋此芳風。事傳遐禩。人難與同。式瞻虛館。空尋所蹤。追悼良時。心存自憶。景旭離堂。風和繡額。燕燕交香。洋洋接色。蝶亂落花。雨晴寒食。接聲窮歡。是宴是息。含桃薦實。畏日流空。林彫晚籟。迷舞疎紅。煙輕麗服。雪整修容。纖眉籠月。高髻凌風。輯柔爾顏。何樂靡從。蟬響吟愁。楓凋落怨。四氣窮哀。萃此秋安。我心無憂。物莫能亂。絃爾清商。醜爾醉盼。情如何其。式歌且宴。寒生蕙帳。雪舞蘭堂。珠籠暮捲。金爐夕香。麗爾滄丹。婉爾清揚。狀狀夜飲。予何爾忘。年來殊歡。逸賞不足。光陰先懷。快如何。倏然已爲。嗚呼哀哉。孰謂逝者。在苒爾珠。我思妹子。永念猶初。愛而不見。我心熾如。寒暑斯疾。吾寧御諸。嗚呼哀哉。萬物無心。風煙若故。唯日唯月。以陰以雨。事則依然。人乎何所。悄悄房櫳。孰堪其處。嗚呼哀哉。佳名鎮在。望月傷娥。雙眸永隔。見鏡無波。皇皇望絕。愁如之何。莫樹蒼蒼。哀摧無際。歷歷前歡。多多遺致。絲竹聲情。綺羅香杳。想渙乎切。但忧越乎。嗚呼哀哉。歲云莫兮。無相見期。情替亂兮。誰將因依。維昔之時。今亦如此。維今之心。今不如斯。嗚呼哀哉。神之不仁兮。故怨爲德。既取我子兮。又毀我室。鏡重輪兮。何年。蘭麝香兮。何日。嗚呼哀哉。天漫漫兮。愁雲暗。空變變兮。愁烟起。蛾眉寂寞兮。閉佳城。哀寢悲氛兮。竟徒爾。嗚呼哀哉。日月有時兮。傷著既許。簫笳淒咽兮。旌常是舉。龍輜

17A

一駕兮無來轅。金屋千秋兮永無主。嗚呼哀哉。木交柯兮風索索。鳥相鳴兮飛翼翼。弔孤影兮孰我哀。私自伶兮痛無極。嗚呼哀哉。應痛皆感兮。何響不哀。窮求弗獲兮。此心豈摧。摧號無聲兮。何痛。神水逝兮長車。嗚呼哀哉。杳杳香魂。茫茫天步。披血撫楸。題于何所。苟雲路之可窮。冀傳情於方士。嗚呼哀哉。每於花朝。月夕。無不傷懷。如又見桐花發舊枝。一樓烟雨暮淒淒。凭欄惆悵人誰會。不覺潸然淚眼低。屏城無復見。嬌姿佳節。纏哀不自持。空有當年舊烟月。芙蓉池上哭蛾眉。皆因后作。又嘗與后移植梅花于瑤光殿之西。及花時。而后已殞。因成詩見意曰。殷勤移植地。曲檻小欄邊。共約重芳日。還憂不盛妍。阻風開步障。乘月既寒泉。誰料花前後。蛾眉卻不全。此不特敘其幽思。且以與內助之艱難。而不得與之同樂。又云。失卻烟花主。東君自不知。清香更何用。猶發去年枝。此足以見光景於人無情。而人於景物不可認而有之也。悲夫。至於書靈筵手巾云。浮生苦憔悴。壯歲失嬋娟。汗手遺香漬。痕眉染黛烟。書琵琶背云。侑自肩如削。難勝數縷條。天香留鳳尾。餘燼在檀槽。觸物寓意。類如此。初烈祖爲刺史時。后父宗。給使左右。及贊禪代。尤爲親信。元宗以宗爲社稷元老。故聘其女爲吳王妃。克相其夫。顯於諸子。而身居國母。可謂賢也。陵曰。懿陵。設昭惠。方是時。南唐雖去帝號。而其餘制度。尙未減損。如元宗之葬。猶稱皇帝。故昭惠雖謂之國后。而羣臣國人皆稱曰皇后焉。

繼室周后

後主繼室周后。昭惠之母弟也。警敏有才思。神彩端靜。二后之與。昭惠感疾。后常出入臥內。而昭惠未之知也。一日。因立帳前。昭惠疑曰。妹在此耶。后幼未識。疑即以實告曰。既數日矣。昭惠惡之。返臥不復顧。昭惠殞。后未勝禮服。待年宮中。明年。鍾太后殞。後主服喪。故中宮位號。久而未正。至開寶元年。始議立后。爲國后。南唐享國日淺。而三世皆娶于藩邸。故國主婚禮。議者不一。昭中書舍人徐鉉。知制誥潘佑。與禮官參議。鉉曰。婚禮古不用樂。佑以爲今古不相沿襲。因請用樂。鉉曰。案古房樂無鐘鼓。佑曲引詩窈窕淑。女鐘鼓樂之。則房樂宜有鐘鼓。后初見君。後魏書有后先拜後起。帝後拜先起之文。鉉因此以爲夫婦之禮。人倫之本。承祖宗。主祭祀。請答拜。佑以爲王者婚禮。不可與庶人同。請不答拜。又車服之制。互有矛盾。議久不決。後主令文安郡公徐遊評其是非。時佑方龍川。遊希旨。奏佑爲是。既而遊病疽。鉉戲謂人曰。周孔亦有崇乎。將納采。後主先令校尉代白雁。被以文繡。使銜書。修飾不經。類如此。及親迎。民庶觀者。或登屋樞。至有墜瓦而斃者。后自昭惠殞。常在禁中。後主樂府詞。有杖屨步香階。手提金縷鞋之類。多傳于外。至納后。乃成禮而已。翌日。大醮羣臣。韓熙載以下皆爲詩以諷焉。而後主不之識。歸于京師。去號位。從夫之爵。太平興國三年。隴西公苑周氏亦薨。

保儀黃氏

後主保儀黃氏。世爲江夏人。父守忠。遇亂。流徙湘湖。事馬氏爲裨將。馬希萼之難。守忠死之。邊竊下湖南。

得黃氏甫數歲。奇其貌。內後宮。後主即位。選為保儀。容態華麗。冠絕當世。顧眄笑。無不妍姣。其書學伎能。皆出於天性。後主雖屬意。會小周專房。由是進御稀。而品秩不加。第以掌墨寶而已。黃氏服勤降體。以事小周。故同時美女。率多遇害。而黃氏獨不遭。以其事之盡也。初。元宗後主。皆妙於筆札。博收古書。有獻者。厚賞之。宮中圖籍。萬卷。尤多鍾王墨蹟。皆繫保儀所掌。都城將陷。後主謂黃氏曰。此皆吾所寶惜。城若不守。即焚之。無使散逸。及城陷。圖籍俱燬。雖有遺者。黃氏隨後主。存至京師卒。

嗚呼。得文公成禮于齊。春秋譏之。謂其非婚姻之正也。矧周氏御於宮中者數年。然後以迎禮歸之。吁。可怪哉。周官九嬪。世婦女御。有德則充。否則闕焉。故無常數。而又掌于家宰。則知先王之所以治內。至正而盡禮也。後世德不勝色。肆情敗度。怨女以千數。淫費以萬計。況亂世乎。以烈祖之英傑。尚困於神氏。牝雞之徵。幾致家索。元宗適丁兵革。擾攘。女禍之盛。舊史不載。觀其樂府。靡麗。則天機亦淺矣。後主二周。抑又甚焉。故予悉書之。皆不免為春秋之罪人也。

徐主

徐主義祖長女也。性淵睦。動循禮法。嘗偃塞擇配。初。義祖疑李德誠有貳志。德誠不自安。因使其子建勳入謁。義祖見之。大驚曰。有子如此。非惡人也。以主妻之。烈祖受禪。徐為郡公主。建勳為宰相。上章改時政。許之。建勳密表曰。制置大事。若可以臣下請。是以善師己。以過歸君也。請宣中旨行之。表未報。而建勳命書舍人草制。給事中常夢錫奏。建勳專造制書。烈祖大怒。欲罷建勳。徐主入謂烈祖曰。吾父在日。兄不嘗求兒與李郎耶。何棄之速。烈祖曰。此國事也。吾與李郎親舊如故。召入禁中。慰喻久之。建勳致政。賜號鍾山公。徐主四時拜賜。自稱鍾山老媪。而不稱所封郡國。蓋將有所激也。元宗優容之。先建勳卒。

永興公主

永興公主。烈祖女也。烈祖為吳相。乘政。以女為吳世子璉妃。及禪代。宋齊邱請離其婚。烈祖不許。封永興公主。人每稱爲公主。則流涕憤惋。或問其故。曰。吾爲家婦。而廟不血食。可不悲乎。諸兄惡之。烈祖曰。內夫家而外父家。婦人之德也。何罪之有。乃以吳世子爲中書令。池州節度使。璉卒。主亦繼卒。吳人哀之。嗚呼。三代而下。彤史詳矣。南唐載籍。疏脫。婦順女憲。不可得而書也。老媪之稱。流涕之感。其旨微哉。

余洪妻鄭氏

余洪妻鄭氏。洪舉王延政。爲大將。會南唐平建州。鄭氏有殊色。爲亂兵略取。裨將王建封逼之。鄭氏志不可奪。劫以利刃。亦不爲屈。建封嗜人肉。而略婦人百許人。日殺一人以食。引鄭示之曰。汝懼乎。鄭曰。願早充庖。爲幸多矣。建封終不忍殺。以獻查文徵。文徵見之。曰。國色也。將以薦牀席。鄭大罵曰。王師弔伐。凡義夫節婦。宜加旌賞。以勵風俗。王司徒出於卒伍。不識禮義。且無足怪。若侯知書。爲國大將。當有表舉。羣下風化遠方。乃欲加非禮於一婦人。以逞其欲。妾有死而已。速殺爲惠。文徵大慚。下令城中。召其夫。付之。

南唐書卷七

宗室傳第二

嗚呼。性有善惡。法有賞刑。非可樂論也。漢察秦之弊。而宗戚子弟。茅土過制。魏規漢之失。而黃初之後。宗戚虛封。襲漢則善惡兼容。沿魏則賢否并棄。賞刑惡得。而辯哉。唐有天下。子弟得預外任。格則庸。否則戚。故入爲尚書九卿。出爲都督刺史。間有人焉。南唐宗室。委任尤重。豈沿唐之舊歟。抑亦董之得其道歟。蓋天下分裂。若無世臣。臣無定主。委任宗室。猶愈於他人故也。作宗室傳。

楚王

楚王景遷。烈祖第二子。元宗母弟也。幼警悟。讀書一覽輒不忘。及長。美姿儀。風度和雅。向吳公主。爲駙馬都尉。而服用素儉。不事華侈。烈祖愛其純謹。大和三年。烈祖出鎮金陵。以元宗爲司徒。平章事。居中輔政。宋齊邱每忌元宗。欲自結於景遷。乃薦陳覺爲景遷教授。以買其聲聞。齊邱參決時政。多爲不法。輒歸過於元宗。而盛稱景遷之美。烈祖於是召元宗至金陵。授鎮海軍節度副使。即以景遷爲太保。平章事。代乘國政。有奪嫡之漸。此齊邱謀也。所以然者。以景遷幼懦。他日得國授之。己爲元老。易於竊竊。烈祖覺之。遂

能齊邱以爲己副。景遷猶總大政。天祚二年。景遷病。請以兄弟自代。乃其弟景逵爲門下侍郎參政事。景遷卒。葬飲馬池之陽。禪代之後。諸子例封王爵。保大初。元宗改封諸弟。追贈景遷王。命江文蔚爲碑。以表其墓。以其早死無子。故後主亡國詩云。兄弟四人三百口。謂元宗。景逵。景邁也。景遷不與焉。

晉王

晉王景逵。烈祖第三子。元宗母弟也。制行雅循。有君子之風。天祚二年。景遷病。不能輔政。即以景逵爲門下侍郎參政事。政在李氏也。烈祖受禪。封晉王。讓皇殂於丹陽。景逵往督喪事。望松哀慟。觀者悅之。元宗即位。改王燕俄以景逵代儲副。因讓不許。遂立爲太弟。景逵因易字曰洪身。以示不處之志。參總政事。時有獻替。問與朝士官。賦詩。皆以玉杯行酒。座客傳故。以爲寶。寶善張易乘醉擲之。曰。貴寶輕士。殿下得無累乎。座皆失色。而景逵傲容謝之。由是待易愈謹。易遷工部侍郎。泛海使契丹。景逵手疏曰。朝臣如張易者。宜置諸左右。不宜使之泛不測之淵。投足遠夷。元宗答以此行非易不可。遂行。顯德五年。累表讓儲副。乞守舊封。授江西道兵馬大元帥。封晉王。適當危疑。啓求大臣以自副。命兵部侍郎李徵古副之。以徵古傲狠專恣。陵忽過甚。景逵欲斬徵古而自拘於有司。徵古諫止。一日暴疾。徵古願掛。退謂左右曰。上帝命我代許旌陽。遂卒。年三十七。復贈太弟。諡文成。

齊王

齊王景達。字子通。烈祖第四子。元宗之母弟也。順義四年。早。七月既望。夢視得雨。景達以是日生。因小字兩師。成童爽悟。與羣兒異。烈祖器之。初封信王。元宗即位。改封鄂王。景達侍中。進封燕王。及景逵爲太弟。以景達爲元帥。中書令。徒王齊。爲理嚴察。人多憚之。好神仙修鍊之事。記室徐鉉述仙賦以諷。遂絕所好。嘗從元宗遊苑中。乘小舟而覆。左右惶駭。景達入水。負元宗出。性非善水。而能蹈之者。忠誠之至也。元宗多與宗戚近臣曲宴。如馮延巳。陳覺。魏岑之徒。喧笑無度。景達每呵責之。嘗與延巳會飲。延巳欲以詭佞賈恩。作醉撫景達背曰。爾不得忘我。景達大怒。入白元宗。請致之死。元宗樹諭而已。出謂所親曰。吾儕不先斬以聞。太子贊善張易從容謂景達曰。羣小構扇。其禍不細。大王力未能去。自宜隱忍。景達由是罕預曲宴。每被召。輒辭以疾。景達雖剛毅。而不歷軍容。及爲元帥。帥淮上。軍政皆出於陳覺。署紙尾而已。朱元叛。諸軍大敗。景達與覺遁還金陵。上印綬。尋拜浙西節度使。景達復以用兵之地。固辭。改撫州元帥。自淮南敗績。日以酬飲爲務。及至鎮。委任寮屬。怠於視事。後主即位。就加太師尚書令。奉以叔父之禮。開寶四年。卒於鎮。年四十七。追贈太弟。葬廬山。諡孝昭。

江王

江王景邁。字宜遠。烈祖第五子也。烈祖初受禪。以十二月二日爲仁壽節。南唐諸節唯此一見。景邁以是日生。故小字仁壽。烈祖嬖其母种氏。而景邁爲季。由是愛遇之意。過於諸子。及种氏得罪。景邁尙幼。元恭

皇后鞠之如己出。烈祖以其母嘗有改立之請。故封爵不加。以遠嫌也。至元宗即位。始封保寧王。改封信王。出爲虔州節度使。簡易節儉。虔人安之。時諸王大臣皆喜浮屠。而獨景邁非毀佛書。專以六經名教爲事。贛縣令卒。成喪之日。其府郡緇良張樂飲酒。景邁立奏黜之。書記孫峴每能謗其過失。景邁爲之加禮。及峴卒。厚給其家。時人以此美之。後主即位。徙王江。就拜侍中。開寶元年。卒。年三十二。贈中書令。諡昭順。

太子

太子冀。元宗元子。初封東平郡公。元宗即位。徙王南昌。避儲副之位。留守東都。保大三年。立景逵爲太弟。以冀爲燕王。依前東都留守。八年。移鎮潤州。周師至廣陵。越人寇常州。元宗以冀尙少。不習軍事。召還都。冀會將吏問之。裨將趙鐸曰。大王爲元帥之重。衆心所恃。一御足。則部下搖矣。冀乃奏多蠶之秋。義無就逸。乞效用。以死報國。元宗許之。乃命柴克宏將兵爲援。以救常州。克宏未至。樞密副使李徵古遣使追而代之。冀奏克宏可用。果敗越帥。擒獲甚衆。先是有吳以來。戰獲將士皆不殺。至是冀盡殺之。越人不敢西嚮者二十年。顯德五年。始還儲副之地。參決國事。蓋下有法。未幾卒。有司以其靖難之功。諡宣武。句容尉張洎。冀所薦進士也。上書論之。以太子之德。承順孝愛而已。不當標顯武功。以垂後世。非防微杜漸之旨也。其言甚切。元宗善之。下其議有司。改諡文獻。洎由是知名。改上元尉。遷監察御史。冀之門人若是。亦可想見其爲人也。

慶王

慶王茂。字子松。元宗第二子。甫數歲。容貌秀淑。有成人風。封安樂公。拜侍衛諸軍都虞候。時有木平和尙者。言人禍福壽夭。輒驗。元宗以茂見之。曰。其餘不足問。所欲知者壽數爾。木平爲書九十九乙字。後至十九歲卒。追贈慶王。葬建業城南五里。命韓熙載碑以表之。

韓王

韓王從善。元宗第七子。後主之母弟也。初封紀國公。後主即位。進王韓。器識沈遠。尤喜武略。開寶中。江南迫蹙。後主憂之。從善自請朝京師。以紓國難。乃奉表朝貢。太祖悅之。留授泰寧軍節度使。錫寶頗優。因命從善貽書後主。督之入覲。從善曰。臣兄以庸非之才。嗣守宗廟。陛下垂覆載之恩。許其入朝。實千載一遇。敢不奉詔。從善遂爲書。喻以上意。而後主不從。王師之討。兆於此也。金陵平。從善病卒。初。從善與鍾謨親狎。嘗有改立之請。謨亦由此得罪。元宗殂於豫章。獨從善扈從。因懷非望。就徐遊求遺詔。遊正色不與。至建業。具其事以聞。後主不問。待之愈厚。從善奉使不返。其妻泣詣後主。後主無以爲辭。每聞其至。輒避之。妻憂思卒。國人哀之。

鄧王

鄧王從益。元宗第八子也。嘗敏有文。初封信公。進王鄧。開寶初。出鎮宣州。後主率近臣餞綺霞閣。自爲詩

序以送之其詩云秋山滿翠暮雲澄空愛公此行暢乎遐覽其詩有咫尺煙江幾多地不須懷抱頂瀟瀟之句君臣庶賦可為盛事徐鉉詩云禁裏指光似水清林煙池影共離情暫移黃閣只三載卻望紫垣都數程滿坐清風天子送隨車甘雨郡人迎約說關上詩題在從此還應有頌聲最為警策五年南唐貶制度從益去王爵封江國公

吉王

吉王從謙元宗第九子後主母弟也風采峭整喜為律詩動有規誨後主燕閒嘗與侍臣弈從謙甫數歲侍側後主命賦觀耕詩曰竹林二君子晝日竟沈吟相對終無語爭先各有心恃強斯有失守分固無侵若算機籌處洽洽海未深後主賞歎久之始封鄂公俄王宜春徙封吉開寶五年損制度降封鄂國公

從信傳七

宣城公

宣城公仲宣後主子也小字瑞保三歲讀孝經若成誦然聞奏樂輒審音調宮中燕侍頗合禮度出見士大夫改容顧揖如成人禮乾德二年卒年四歲始封宣城公追贈岐王諡懷獻母昭惠先病聞仲宣死哀苦增劇遂至於殞故後主挽辭曰珠碎眼前珍花凋世外春未銷心裏恨又失掌中身玉筍猶殘藥香在已染塵前哀將後感無淚可沾巾又豈質同芳樹浮危道略同正悲春落實又苦雨傷殘體覩今何在飄零事已空沈沈無問處千載謝東風皆并其子母悼之初仲宣卒後主哀甚然恐重傷昭惠常默坐飲泣而已因為詩以寫志云永念難消釋孤懷痛自嗟雨深秋寂寞愁引病增加咽絕風前思昏朦眼上花空王應念我窮子正迷家吟詠數四左右為之泣下嗚呼春秋魯君未踰年而卒者書子卒以其不全乎君也先君未葬而嗣君卒者書子某卒於云父前子名也皆不作諡太子冀有諡固非春秋之法至於仲宣幼殤則又甚矣東晉瑯琊世子卒而復循以為不可作諡君子謂其知禮

南唐書卷八

義養傳第三

嗚呼大亂之世三綱五常掃地盡矣故動干戈於骨肉假父子於異類皆滅天性之厚而反人倫之正也烈祖之奉徐溫彌篤於諸子者豈得已哉抑為之而已傳曰賑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鴛兒則以嘔大觀則已矣由是觀之親疎恩義不亦遠乎作義養傳

徐宜祖

徐溫字端美海州响山人烈祖之養父也剛毅寡言罕與人交衆中凜然可畏目為徐曠會唐末大亂販鹽為盜從吳武王楊行密起合淝勦兵數萬號其軍為黑雲長劍所與舉事者劉威陶雅之徒號三十六英雄獨溫未嘗有戰功行密用其謀殺朱延壽以功遷右衛指揮使始預謀議行密病出長子渥為宣州觀察使溫私謂渥曰今王有疾而出嫡嗣必有姦人為謀若它日召子非溫使者慎無應命渥涕泣謝溫而去行密病甚命判官周隱作符召渥隱慮渥幼弱不任事勸行密用舊將有威者代主軍政乃薦大將劉威行密未許溫與殿可求入問疾行密以隱議告之溫等大驚遂詣隱所計事隱未出而渥見隱作

召符猶在案上。急取遺之。溫見使者。乃行。行密卒。泥嗣立。召隱曰。汝欲賣吾國者。復何面目見楊氏乎。遂殺之。溫之入廣陵也。留帳下兵三千於宣州。以其腹心陳瑋。范遇將之。既入立。惡溫與張顯與兵。瑋等爲東院馬軍。以自備。而溫。顯。瑋等。因擁衛兵。入瑋等斬之。溫由是失政。而心憤未能發。溫。顯。益不自安。共遣蔡盜入。中。欲謀殺溫等者。皆爲刺史。蔡盜皆。唯紀詳不從。執溫。殺之。初。溫。顯。之謀。殺溫。約分其地。以臣於梁。及溫死。顯欲背約自立。溫忠之。問其客。嚴可求曰。顯雖剛愎。而開於成事。此易爲也。明日。顯列劍戟府中。召諸將議事。自大將朱瑾而下。皆去衛從。然後入。顯問諸將。誰當立者。諸將莫敢對。顯三問。可求前密啓曰。方今四境多虞。非公主之不可。然恐爲之太速。且今外有劉威。陶雅。李簡。李遇。皆先王一人也。公雖自立。未知此輩能降心以事公否。不若輔立幼主。漸以歲時。待其歸心。然後可也。顯不能對。可求因趨出。書一敕。內袖中。率諸將入賀。諸將莫知所爲。及出。敕宣之。乃溫母史氏。敕言楊氏創業艱難。而嗣主不幸。隆演以次當立。告諸將以無負楊氏而善事之。辭旨激切。聞者感動。顯氣色皆沮。卒無能爲。隆演乃得立。顯由此與溫有隙。溫演演溫潤州。可求謂溫曰。今捨衛兵而出外郡。禍將至矣。溫亦憂之。可求因說顯曰。公與徐溫同受顯托。議者謂公奪其衛兵。是將殺之。信乎。顯曰。事已行矣。安可止。可求曰。甚易也。明日。從顯與諸將造溫。可求陽贊溫曰。古人不忘一飯之恩。況公楊氏二世將。今幼嗣新立。多事之時。乃求居外以苟安乎。溫亦待謝曰。公等見留。不願去也。由是不行。顯覺可求有附溫意。將殺之。可求謂溫。謀先殺顯。陰使鍾太章。選壯士三十人。就衛堂斬顯。太章諸之。而溫猶疑其不果。夜半往約曰。吾有老母。懼事不成。且止。太章曰。言已出口。寧可已乎。明日。遂殺顯。及紀祥等。歸以弑溫之罪。入白溫母史氏。史氏泣曰。吾兒年幼。禍亂若此。得保百口。以歸合淝。公之惠也。溫遂專政。隆演備位而已。宣州節度使李遇。心尤不平。溫乃遣徐玠使越。而道過宣州。因說遇入。遇初許之。玠乘酒呼曰。君言入謁。是良圖也。不爾則爲反矣。遇怒曰。君言遇反。且殺景王者誰也。溫乃使柴再用族遇於宣州。行密舊將。人人自疑。溫因僞下之。恭謹如見行密。諸將乃安。八年。溫遷行軍司馬。潤州刺史。史。鎮海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十年。遣招討使季濤攻越。戰于臨安。裨將曹筠奔于越。濤敗。被執。溫聞。遣人語筠曰。吾用汝爲將。汝軍有求。吾不能給。是吾過也。故笞妻子不誅。厚遇之。秋。越人攻毘陵。溫戰于無錫。筠感溫前言。臨陣奔歸。遂收越兵。十二年。封溫齊國公。兼浙西招討使。始就鎮潤州。以昇。常。宣。池。黃。六州爲齊國。城昇州。建大都督府。十四年。溫徙治之。以其子知訓輔隆演於廣陵。而大政溫遙決之。知訓爲朱瑾所殺。烈祖自潤州先入。遂得政。溫雖多疑。而善川將吏。江西劉信。閩虔州。久不克。信使人說該全播出降。遣使報溫。溫怒曰。信以十倍之衆。攻一城不下。而反用說客降之。可以威敵國。吾其使者而遣之。曰。吾以信也。因命濟師。遂破全播。或譏信逗留將反。信聞之。因自獻捷至金陵。見溫。溫與信博。信飲。散子。厲聲祝曰。劉信欲背吳。願爲惡采。苟無二心。當成潭花。溫遂止之。鄉六子皆赤。溫慙。自以卮酒飲信。然

終疑之。及唐師伐蜀。溫急召信至廣陵。以爲右統軍。託以內備。遂奪其地。溫客尤見信者。唯略知祥。嚴可求。可求善籌畫。知祥長於財利。溫常以軍旅問可求。國用問知祥。吳人謂之嚴。略。溫亦自喜爲智。許。尤得吳人之心。初。隨行密破趙鏗。諸將皆爭取金帛。溫獨據餘米。作粥以食餓者。十六年。溫請隆演即皇帝位。不許。又請以吳王稱制。乃許。遂建國。改元。拜溫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封東海郡王。隆演卒。溫越次立。其弟溥。順義七年。溫又請溥即皇帝位。未許。而溫病卒。年六十六。追贈齊王。諡曰武烈。祖受禪。諡武皇帝。廟號義祖。

徐知訓

知訓。溫長子也。少學兵法。不能竟。尤喜劍士角抵之戲。估溫權勢。多爲不法。溫出鎮潤州。留知訓輔政。常陵侮諸將。而對吳主隆演無君臣禮。隆演幼懦。嘗飲酒樓上。命優人高貴卿侍酒。知訓爲參軍。隆演鶉衣。髮髻爲若鶉。知訓因使酒罵座。語侵隆演。隆演愧泣。涕。而知訓愈凌辱之。左右扶隆演起去。知訓殺一吏。乃止。李德誠有女樂。知訓求之。德誠曰。此輩皆有所生。且復年長。不足以接貴人。俟求少妙者進之。知訓對德誠使者罵曰。吾殺德誠。并取其妻。亦易爾。初。學兵於朱瑾。瑾力教之。後因求馬於瑾。瑾不與。遂有隙。夜遣壯士殺瑾。瑾手刃數人。瘞舍後。知訓知曲在己。隱而不聞。俄出瑾爲靜淮節度使。瑾詣知訓別。且願獻前馬。知訓喜。往謁瑾家。瑾妻出拜。知訓答拜。瑾以笏擊。遂斬知訓。提其首。入告吳主曰。爲國去賊。爲民除害。在今日矣。吳主驚曰。彼有父在。吾不敢預聞。瑾怒曰。豎子不足與語。遂自殺。坐誅者數家。初。宿衛將李球。馬謙。挾隆演登樓。取庫兵以誅知訓。陣于門橋。知訓與戰。頻卻。朱瑾適自外來。以一騎前視其陣。不足爲也。因反顧一麾。外兵爭進。遂斬球。謙。亂兵皆潰。瑾嘗有德於知訓者也。及其凶終。吳人皆謂曲在知訓。知訓凶性多兒。烈祖嘗曲在知訓。與才產能傳此不復書。

徐知詢

知詢。溫第二子也。烈祖乘吳政。威權浸盛。金陵行軍司馬徐玠諷溫曰。居中輔政之重。不宜假於他人。宜以親子代之。溫即遣知詢入覲。謀代烈祖輔政。而溫暴卒。知詢奔還金陵。僭位如溫。而知詢暗懦。待諸弟不厚。徐玠知其終敗。乃輸誠於烈祖。知詢內爲諸弟所構。外爲徐玠所賣。而不知也。意以己控強兵。居重地。烈祖雖管大政。而無兵。去之甚易。溫喪未終。屢請烈祖至金陵。烈祖反使人諭之入朝。因疏其罪狀。責授左統軍。知詢面數烈祖曰。先王之喪。爾爲人子。而不親臨。反罪我耶。烈祖曰。爾懸劍待我。我亦不憚。獨迫於君命。不得往爾。爲人臣而畜乘輿。非反而何。周廷望者。知詢之親吏。嘗僞買款於烈祖。時得烈祖之陰謀。以告知詢。將入朝。廷望諫止。不從。知詢既行。廷望曰。公之此行。有往日而無還日。泣送之。至是。知詢以廷望之言質烈祖。烈祖曰。以爾所爲告我者。亦廷望也。遂斬廷望。知詢被誣。金陵爲之一空。後數歲。知詢復起爲潤州節度使。往時幕府皆去。獨李建勳隨之。知詢至鎮。常會寮佐。譚宴終日。遂絕願望。移鎮

江西卒於任。

徐知誨子景遂以避

知誨溫第三子也。溫卒。知詢守金陵。所為多不法。知誨每得其陰謀。以告烈祖。知詢之敗。知誨構之為多。烈祖德之。以為江西節度使。知誨先娶吳功臣呂師道女。非嫡出。知誨常切齒。因醉刺殺之。後呂氏數為厲。知誨惡之。請僧誦經。為陳因果。僧亦見呂氏曰。吾不解此。志在報冤。爾及鎮江西。歲餘。呂氏不復見。知誨喜甚。有家人自淮南迴。於江心遇採舟。有婦人。漸暈。視之。乃呂氏也。招家人曰。為我謝相公。善自愛。我今它適矣。因遺繡履。曰。相公謂爾不信。以此示之。家人至江西。首語其事。以履示知誨。知誨熟視未畢。輒見呂氏在側。曰。爾謂我不來耶。頃刻。知誨暴卒。以知詢代鎮江西。遇其喪於中途。知詢撫棺哭曰。弟用心如此。吾亦不怨。但何面目見先王於地下。聞者傷之。烈祖受禪。追尊溫為義祖。徐氏諸子。封拜與李氏同。而知誨之後特優。子景遂。景遂。出入宮禁。預聞機務。專掌浮屠修造之事。當時言蠹政者。以二人為首。景遂後避元宗諱。改名景及。後主封文安郡公。尤信任焉。

徐知誨

知誨溫第四子也。爽悟喜文。徐氏諸子。知誨最為雅循。初。知訓輔政。無所阻藉。溫留知誨陰助之。諸將常惡知誨。而已。而以知誨為長者。烈祖自潤州入覲。知訓會飲山光寺。是日。知訓大沈酣。決欲害烈祖。知誨以謀告烈祖。烈祖獲免。後事亡。其不害烈祖也。

徐知證

魏王徐知證。溫第五子也。在吳歷刺史。節度使。烈祖受禪。封江王。改王魏。徐氏諸子。知證最為長年。及元宗之世。尤見優禮。每入宮。元宗輒以家人遇之。親捧觴為壽。自起舞以祝之。知證亦以叔父自處。卒年四十三。

徐知諤

梁王徐知諤。溫第六子也。起家為太子中舍。累遷刺史。節度使。使知詢敗。以知諤為金陵尹。烈祖受禪。封饒王。進王梁。知諤博采奇物。寶貨。充物其家。有蜀客持鳳頭至。自言得於南蠻賈者。知諤以錢五十萬易之。其頭正類雄雞。廣可五寸。冠上正平。可以為枕。朱冠。紺毛。金喙。星眼。飛禽之枯首也。來自萬里。而毛羽不脫。文彩如生。人咸異之。嘗遊秣山。除地為廣場。編虎皮為大帳。率寮屬會于下。號曰虎帳。忽遇暴風。飄虎帳。碎如飛蝶。知諤驚遽棄歸。數日病卒。嗚呼。惟厲與君子難言。存而勿論。可也。呂氏之事。載于別錄。陳公彭年作也。其辭典雅。頗有史法。而公歸皇朝。參大政。為名臣。願其言可不諒耶。

南唐書卷九

列傳第四

周本

周本。舒州宿松人。漢南郡太守瑜之後。嗣廟隴畝。皆在子孫。守故土者。猶數十戶。本少孤貧。嘗在田里。獨格猛虎。唐末大亂。投揚行密軍中。以勇敢聞。常先登。深入。蒙犯矢石。身無完肌。及歸營。自燒鐵烙其創。飲噀言笑自若。軍中猛將皆服之。累遷淮南馬步軍使。大祐五年。楊氏始得江西。撫州刺史危全諷率諸郡兵十萬來爭其地。屯於象牙潭。楚人取高安。為之援。江南守將劉威告急。判官嚴可求薦本可用。時本從軍圍蘇州。不克。稱疾不出。可求即臥內強起之。本曰。蘇州之役。非彼強我弱也。蓋上將權輕。下皆專命。故爾。今必見用。願無任偏裨。可求為言楊氏許之。得選兵七千。使救高安。本曰。楚人非欲取高安也。為全諷聲援爾。若先敗全諷。楚人必走。乃疾趨象牙潭。劉威要之。宴輻。不留。或曰。賊勢甚盛。宜審觀形勝。計定而後進。何其遽也。本曰。賊有十倍之衆。使吾軍知之。必將奪氣。須乘其銳而用之。既至。指授諸將。戮力急攻。大破其軍。擒全諷。諸郡之兵皆潰。楚人果逆。吉州刺史彭玕。信州刺史危仔昌。乘城走。於是江西之

地始定以本為信州刺史。越將陳瑋據衢州。歸款。越人圍之。本受命以兵迎瑋。既至。越人解圍。陣於城下。瑋以其衆來奔。裨將呂師道曰：敵去我咫尺。而陣不動。是輕我也。必擊之。本曰：吾受命迎陳使君。陳君今在此。吾事訖矣。何為復戰？且彼近而不動。必有以待我也。擊可勝乎？待其先動。擊未晚也。瑋亦以為然。乃還。越人驅之。至中道。宿。半夜作驚。乘輜重走。先設伏於道左。越人急追。至伏所。前後夾擊。盡殲其衆。越人累至。皆敗之。唐莊宗入洛陽。吳遣司農卿盧瑋使于洛陽。莊宗問吳之名將存否。而本預焉。由是召入。為雄武統軍。出為壽州節度使。移鎮廬州。拜太尉。中書令。封西平王。本不知書。而愛重儒士。賓禮寮屬。不撓其權。吏民愛之。性純朴。技藝無能者。唯軍旅之事。則如夙習。烈祖將受禪。徐玢、周宗等以本及李德誠皆位望隆重。故諷之以為推戴之首。本已昏耄。仍不知時變。皆少子祚左右其事。時吳宗室臨川王濛廢處。陽。聞將授終。乃殺監守者。與親信二騎。趨詣本。本將見之。祚固執不可。本怒曰：我家郎君也。何不使我一見。祚閉中門拒之。濛被殺。吳室遂移。本隨衆至建康。勸進。由是愧恨。數月而卒。子鄰。有戰功。亦至廬州節度使。

李德誠

李德誠。廣陵人也。少事宣州趙錕為給使。吳攻宣州。錕敗。德誠及韓球猶隨左右。城中推立裨將周進思為主。錕使德誠往諭。進思以城降。德誠暴得熱疾。委頓不能受命。乃使球往。進思斬球。擲其首於外。德誠是夕即愈。錕死。事吳武王。常從征討。累遷淮南馬步軍使。擒安仁義於潤州。以功拜潤州留後。歷撫、虔、洪三鎮。加中書令。封南平王。烈祖建齊國。德誠率諸將勸進。乃其子建勳之謀也。昇元中。德誠自洪州入朝。烈祖以德誠前代功臣。父子皆參佐命。優禮之。聞其來觀。遣內夫人迎於道。宮中。德誠因百寮候於門。朝堂設帳。為其每有大議。遣執政就第諮問。信王景達先娶德誠女。烈祖復姓。有司以同姓非禮。制曰：南平王國之元老。婚不可離。信王妃可氏南平。楊氏將帥。德誠最無大功。特以姻婭顯達。而名位壽考。諸將莫及。有子二十人。建勳為相。而建封為將。相無阿黨。將死。國事。君子善之。其餘皆任右職。建勳別傳。

王與

王與。少與兄紹俱事吳武王。與始為小校。從周本伐危全諷。將戰。本親臨水柵。分命諸將。指山頭一小營。謂與曰：往攻彼以撓賊。與唯唯不行。本曰：爾憚往耶？與曰：公必若以與為可。願得此柵攻之。往彼何為？本大喜曰：亦知此為賊要害耶？乃命之。與乘輕舟先進。破其前鋒。因排柵而入。諸軍乘之。遂擒全諷。累遷諸軍都虞候。讓皇之世。祿去公室。掌禁兵者。尤難其人。烈祖以與為控鶴都虞候。持重有法。出為光州刺史。先是與兄子孫為海州副使。叛入北方。以為刺史。聞與在光州。遣親信通書幣。與執之以聞。因求罷郡。復為控鶴都虞候。遷左金吾大將軍。除浙西節度使。從讓皇至潤州。移鎮鄂州。監軍甄庭堅與與不協。或告庭堅交通境外。烈祖使中使繫庭堅下大理。與先知之。密見庭堅曰：可乘輕舟。自歸闕庭。無與中。

使遇。庭堅懼。從其計。遂獲免。由是寮屬稱其長者。與少時從軍圍潤州。為大弩射中右耳。自左耳出。旁一人中之。猶死。與臥病百許日。及愈。耳亦不聾。又嘗攻潁州。夜夢道士告之曰：且有流星下墜。能避。當富貴。及旦。與仗劍倚柵木。驅士攻城。城中飛大石。正中其柵。及與鎧甲之半。皆糜碎。而與無傷。與曰：所夢流星是也。由此自負。終為使相。卒年七十四。兄紹為虔州節度使。先卒。

李章

李章。廬江人。從吳武王為騎將。與朱瑾相悅。瑾殺徐知訓。自剄。烈祖入誅瑾黨。章與同事六人當斬。五人已斬。次至章。厲聲曰：四郊多壘。而斬壯士耶？時馬仁裕監斬。壯其言。聞於烈祖。釋之。隸洪州。為軍校。累遷雄武軍都虞候。左街使。章雖老。而心尚壯。善撫士卒。勤於職務。出為虔州節度使。為理嚴重。禁戢左右。資禮寮屬。會周本卒。移鎮廬州。加中書令。卒年九十。

王安

王安。廬江人也。少投吳武王。為親兵。武王嘗升高塚望敵。安捧匣器侍側。左右皆注目前視。陣旁有執槩者。疾走徑趨王所。左右驚惕失措。安置匣器於地。取弓射之。一發而殞。徐內弓中。復捧器如初。顏色不變。武王奇之。曰：汝有器度。當富貴。因加獎拔。累遷袁州刺史。歷典數郡。皆以沈默寬厚為理。事烈祖。為神武統軍。代李章為虔州節度使。卒年七十三。

章建

章建。少居吳武王軍中。嘗從征討。以膂力聞。後隸虔州王綰。為裨將。郡境曠遠。旁接谿洞。羣盜充斥。建率勵勇士。所至克獲。百姓賴之。累遷諸軍都虞候。為左衛使。出為袁州刺史。建不知書。而性淳厚。清靜自處。無所侵撓。郡中大治。數年。入為統軍。以劉仁贍代之。仁贍敏悟。親綜簿書。時有釐革。郡政益治。而百姓猶思建焉。歷任皆如是。至老不衰。出為鄂州節度使。卒年八十。

高審思

高審思。少事楊行密。以驍勇聞於軍中。劉信平虔州。審思為裨將。屢立戰功。審思為人。重厚寡言。烈祖奇之。常使總領親兵。拜壽州節度使。增修城隍。守備甚嚴。或謂之曰：以公威略。守此堅城。何懼。而過為畏備也。審思曰：兵機多變。不可不懼。過為之防。上策也。顯德之役。壽州城隍最堅。亦審思之遺績爾。後事傳。

不得行。其為詩。少時猶浮靡。晚年頗清淡平易。見稱於時。保大十年卒。臨卒。顧謂門人曰。吾死。斂以布素。曠野深瘞。任民耕闢。不須封樹。暨甲戌之役。公卿營城。越人發掘殆盡。而獨建勳以不知葬所獲免。

常夢錫

常夢錫。字孟圖。少警悟。通書記。事岐王李茂貞。為秦隴判官。茂貞卒。從僞襲位。補寶雞令。從僞左右有惡之者。夢錫渡淮。詣廣陵。烈祖辟致門下。薦為大理司直。從至金陵。為觀察推官。烈祖受禪。拜殿中侍御史。禮部員外郎。每從容奏事。烈祖以為有識量。命直中書省。參掌詔命。夢錫重厚。詞氣方直。多知故事。除給事中。時以樞密院隸門下。機務多委焉。夢錫數言時政繁碎。宜修復舊典。為後代法。又言宋齊邱。陳覺。姦邪。馮延巳。魏岑。並小人。不宜左右春宮。元宗即位。許以翰林學士待之。而以齊邱故。黜為池州節度判官。及齊邱罷。召為戶部郎中。遷諫議大夫。翰林學士。時特置宣政院於內庭。命夢錫專掌。逾年。罷宣政院。為學士如初。既而姦黨愈熾。夢錫終不能勝。遂稱病縱酒。希復朝謁。會輔諫。李德明。分掌吏兵二部。以夢錫人望。求為長吏。以自重。乃除戶部尚書。知省事。固辭不獲。署紙尾而已。夢錫無子。以其婿王繼沂掌家務。或言繼沂亂內。夢錫盡出妻妾。室為之一空。奏黜繼沂于虔州。時馮延巳為相。勸夢錫。貶饒州團練副使。病留廣陵。東都留守周宗嘗教喻之。明年。奉復。尋改吏部侍郎。轉禮部尚書。割地之後。公卿在座。有言及大朝者。夢錫笑曰。羣公常欲致君為堯舜。何故今日自為小朝耶。座皆失色。每公集。往往暗鳴大咤。以故不為士大夫景慕。然其循公忘私。固亦古之遺直也。顯德五年卒。年六十一。諡曰忠。宋齊邱敗。元宗歎曰。夢錫生平欲殺齊邱。恨不見之。贈左僕射。

嚴續

嚴續。字興宗。父可求。善書畫。為吳相。續以父廢。補千牛備身。遷秘書郎。烈祖以女妻之。少長貴勢。性恭恪。拘拘如也。烈祖受禪。為兵部侍郎。尚書左丞。元宗即位。改禮部尚書。中書侍郎。方宋齊邱用事。續常守正。不為黨附。常夢錫屢言齊邱姦黨。元宗謂夢錫曰。吾觀大臣中。唯嚴續能中立。雖然。無與援者。卿可助之。夢錫因喻旨於續。續亦善遇之。不盡用其言也。及夢錫能宣政院。續亦出為池州刺史。頃之。復為中書侍郎。兼三司使。出守江西。久而不召。數歲。入為中書侍郎。知尚書省。尋拜門下侍郎。平章事。割地之後。能為少傅。元宗南遷。拜左僕射。使輔太子居守。後主即位。改司空。平章事。其後機務歸樞密院。續亦與羣輩不協。遂出鎮浙西。逾年。稱疾罷歸。卒于私第。晚歲尤屈身下士。座別善惡。壽春人劉兔有學識。性方直。動多忤物。續薦之為監察御史。起居舍人。時論善之。續自以少貴。倦學。命羣從子弟皆曠以儒業。諸子及孫舉進士者十餘人。續疾病不亂。與賓客談論如平常。後主使內夫人問之。續道託國事。言不及私。又極陳羣臣所宜用捨者。辭氣慷慨。翌日卒。

潘承祐

潘承祐。字承祐。南平王德誠之子。初。德誠守潤州。乘燭夜出。候者以聞。而徐溫疑其有變。徙鎮江州。德誠猶不自安。乃遣建勳入謁。溫見之。歎曰。有子如是。非惡人也。即以女妻建勳。起家為金陵巡官。徐溫卒。知詢代鎮。而建勳仍佐幕府。及知詢被徵。寮屬皆受譴。獨建勳自全。烈祖出鎮金陵。以為副使。預禪代之計。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元宗即位。東宮官屬稍侵權。能建勳為撫州節度使。召拜司空。乃營亭榭於鍾山。適意泉石。累表乞骸骨。以司徒致仕。賜號鍾山公。先是。宋齊邱退居青陽。號九華先生。未幾。一徵而起。時論薄之。建勳年齒未衰。時望方重。或謂曰。公未及老。無大疾苦。遠有是命。欲復為九華先生耶。建勳曰。平生常笑宋公輕出處。吾豈敢違素心。自知非壽考者。欲求數年閑適爾。因為詩以見志曰。桃花流水須相信。不學劉郎去又來。建勳博覽經史。民情政體。無不詳練。惜乎怯而無斷。未嘗忤旨。故雖有蘊藉。而卒

南唐書卷十

列傳第五

嗚呼。論其時。則南唐號為文獻之地。繩以法。則可嘉之士無幾。幸而獲全始終者。菰蘆之才。信有之矣。

李建勳

李建勳。字致堯。南平王德誠之子。初。德誠守潤州。乘燭夜出。候者以聞。而徐溫疑其有變。徙鎮江州。德誠猶不自安。乃遣建勳入謁。溫見之。歎曰。有子如是。非惡人也。即以女妻建勳。起家為金陵巡官。徐溫卒。知詢代鎮。而建勳仍佐幕府。及知詢被徵。寮屬皆受譴。獨建勳自全。烈祖出鎮金陵。以為副使。預禪代之計。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元宗即位。東宮官屬稍侵權。能建勳為撫州節度使。召拜司空。乃營亭榭於鍾山。適意泉石。累表乞骸骨。以司徒致仕。賜號鍾山公。先是。宋齊邱退居青陽。號九華先生。未幾。一徵而起。時論薄之。建勳年齒未衰。時望方重。或謂曰。公未及老。無大疾苦。遠有是命。欲復為九華先生耶。建勳曰。平生常笑宋公輕出處。吾豈敢違素心。自知非壽考者。欲求數年閑適爾。因為詩以見志曰。桃花流水須相信。不學劉郎去又來。建勳博覽經史。民情政體。無不詳練。惜乎怯而無斷。未嘗忤旨。故雖有蘊藉。而卒

潘承祐。晉安人。仕吳。為光州司法參軍。郡有大獄。羣吏不直。承祐固爭之。不得。因棄官歸闕。及王氏據閩。仕至大理少卿。王延政鎮建州。辟為度支判官。延政與福州構隙。承祐極諫。不納。會晉安使至。延政大閱以誇示之。辭氣益悖。承祐長跪固諫。其言甚切。延政大怒。謂軍士曰。汝可為我食判官肉。承祐曰。與其不義而生。孰若抱義而死。事勢如此。蚤死為幸。久之乃解。及延政僭號。以為吏部尚書。而用其幸臣楊思恭為僕射。承祐復爭。遂逐承祐歸私第。查文徽下建州。以禮致之。元宗以為衛尉少卿。遷鴻臚卿。委以南方之事。升降人物。制置郡縣。多用其言。薦陳誨。林仁肇。皆著功效。老病乞骸骨。以禮部尚書致仕。卒於洪州西山。其子慎修。官至員外郎。

嗚呼。續薦劉免。以其直。承祐薦陳誨。林仁肇。以其忠。忠直之效。獨立於亂世。難矣哉。然非忠直之難。而知其忠直者為尤難。予於續承祐。有取焉。

游簡言

游簡言。字敏仲。其先建安人。父恭。登進士第。有名於時。仕吳。為駕部員外郎。知制誥。簡言少孤。力學。起家為祕書省正字。烈祖鎮金陵。辟為戶曹參軍。掌元帥府文翰。遷觀察巡官。及禪代。歷虞部員外郎。知制誥。中書舍人。保大中。為翰林學士。禮部侍郎。守職恭恪。國家之務。非其任者。未嘗肯言。貞介獨立。不為阿附。元宗重之。俄判中書省。兼兵部選事。及淮上兵起。越人背盟。寇毘陵。乃除簡言中書侍郎。奉使讓越。先見其子。懇為牛備身而後行。至境。召還。元宗南遷。以簡言輔太子居守。辭以不能事少貴。乃令從行。後主即位。初未之知。後頗重之。自吏部尚書遷左僕射。委以南省之事。簡言躬親簿領。督責稽緩。勵以威嚴。寮吏畏之。於是六職辦集。以執方不為羣輩所附。人有請托者。必固違戾。不復顧其理道。數年。以疾辭。不許。及拜相而疾頓。卒。年五十七。

張延翰

張延翰。字德華。宋州碭山人。少遊長安。後避亂江淮。事吳。為鹽城令。有治績。遷楚州行軍司馬。烈祖輔政。以滎陽為封邑。乃以延翰為工部郎中。判江州。入為知雜侍御史。張宣以功臣為左街使。率意驕暴。延翰勅之。由是豪猾屏跡。遷禮部侍郎。時貢院未備。士有獻書可采者。隨即考試。公平詳密。士論美之。兼知選事。吏不容姦。畏之如神明。進擢孤寒。不附貴勢。元宗輔政。大臣中唯重延翰。謂左右曰。張君凡所議論。必盡公正。成有條理。至於簿領。無不明白。吾得傾心信之。由是六司總領殆遍。及禪代。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延翰有時望。當其作相。人為之晚。既而多病。機務廢闕。烈祖素以國器推重。不許免相。醫藥勞問。不絕于道。卒。年五十七。士大夫歎惜之。贈太傅。

徐玠

徐玠。字繼珪。彭城人也。敏幹有辭辯。事郡帥崔洪為軍吏。與洪同歸于吳。吳武王畧玠為糧料使。拜吉州

刺史。貪穢不治。罷之。徐義祖出鎮潤。并辟玠行軍司馬。性流便。善揣人意。會烈祖輔政。人望頗歸。玠諷義祖曰。居中輔政之重。不可假於異姓。宜以嫡子代之。溫即遣其子知詢入廣陵。將代烈祖輔政。會溫暴卒。知詢還金陵。拜昇州節度使。如溫之制。所為多不法。玠知其必敗。反自結於烈祖。烈祖出鎮金陵。仍以玠為行軍司馬。與周宗。李建勳。孫晟。首贊禪代。遂拜右丞相。出鎮宣州。玠妻楊吳武王女也。先適宣州節度使李遇之子。義祖攻宣州。族誅。楊以王女免。更適玠。至是玠得宣州。楊感憤卒。玠連鎮宣。洪。二郡。皆以貪濁為理。營求百端。人多鄙之。罷鎮。復相。拜司徒。兼侍中。特以舊人。崇其虛名。實不與政。好修養服餌。常以賤價市丹砂之最下者。其鄙尚如此。保大元年卒。

李夷鄴

李夷鄴。不知何許人也。昇元中。為翰林學士。烈祖。大臣欲以宋后監國。命書侍郎孫晟草遺詔。夷鄴曰。此非先旨。必姦人詐為。大行嘗云。知人預政。亂之本也。安肯自作禍階。且嗣君明德。聞於天下。汝曹何遽為亡國之事乎。若遂宣行。吾對百寮裂之必矣。於是監國之議遂寢。元宗即位。語夷鄴曰。疾風勁草。於卿見之。夷鄴性率易。好飲酒。不拘小節。常遺親友書曰。今宵好月。能相過乎。赴召者甚眾。夷鄴已醉。指酒盃曰。本用相待。酒興輒來。自倒之矣。其疎豁多類此。

嗚呼。士之可貴者。信義而已。履信抱義。而不奪於勢利。則終始一節。尚何論哉。徐玠始甚構先主。既而附之以聞知詢。與夫崔暹反覆於彥範。三思之間者。何異。初。徐溫忌李遇功。使玠伺隙。旋覆遇宗。楊氏遂以隗人為所天。及觀舊治。適感憤卒。壽也不能即死。以全其節。既又貳於新人。而懷其舊。與夫從一而終者異矣。

齊委任文吏郡政修理亦好篇詠嘗與李建勳贈答建勳奏之元宗笑曰吾不知彦能乃西班學士也性倜儻所居雖傳舍一日必葺周宗何敬洙皆故人也每飲酒常蓬首裸袒彦能在座則皆儼然卒年六十有八

周宗

周宗字君太秣陵人也常給使烈祖左右署為牙吏多使喻旨四方敏於事任恩寵日洽義祖卒于金陵知詢謂宗曰僕射望高履危無西渡宗堅請知詢手札示信遂得故著帖書曰不必奔赴既而徐氏諸子果以不奔赴讓烈祖烈祖因出所書著紙示之知詢視而巳及烈祖鎮金陵宗為都押衙烈祖位望已重常履嫌疑因理白其狀曰國家安而吾老矣宗竊窺其意請如廣陵告宋齊邱以禪代之事齊邱手疏天時人事未可請斬宗以滅口烈祖懼欲斬宗而行軍司馬徐玠固爭得免黜于池州數月復召如初既贊禪代累遷樞密使宗亦淳謹自守而已初俞文正為烈祖幕賓而宗及馬仁裕皆從給使至是宗出鎮江州文正猶為九江巡官輒問宗曰馬押衙何在宗知其涼德笑曰馬相公出鎮浙西久矣文正愕預公宴俛首昨曰下官飲益甚局令公素知之座皆愕然而宗不之罪其寬厚類如此連歷將相奉法循理然貨產巨億儉嗇愈甚論者鄙之留守東都以老病乞骸骨乃以司徒致仕周兵初起而宗卒宋齊邱撫棺哭曰君太能點來亦得時去亦得時元宗聞之不平宗妻繼室生二女皆國色繼為國后侈靡之盛冠于當時

馬仁裕

馬仁裕字德寬北平王燧之後遇亂徙居彭城世為將仁裕母方娠夢人謂曰北平來歸及生有紫氣滿庭數歲學兵書若成誦然初同周宗給使烈祖左右小心敏幹署為右職烈祖移鎮潤州仁裕監蒜山渡首開宋瑄之亂馳白烈祖即日以州兵渡江定亂烈祖得政基於此也以功拜左領軍將軍烈祖以女妻之是為興國公主出為楚州刺史入為左金吾大將軍烈祖受禪遷潤州節度使明年移鎮廬州為理寬簡吏民便之烈祖左右小臣貴達者唯仁裕與周宗為親信周宗後富而仁裕常貧宗力贊禪代之事仁裕多就外任無所關預時人稱其長者卒年三十九子文義別傳

何敬洙

何敬洙幼為吳將李簡所養簡性殘忍左右過憊鮮獲全活敬洙存與蔡兒戲庭下有蒼頭取簡所愛端硯戲諸童曰誰敢破此羣僮皆屑舌相視敬洙厲色曰死生有命乃一擲破之明日簡責破硯之由敬洙自陳因壯其果敢捨之勿殺簡鎮鄂州令相術董紹顯備閱諸子紹顯曰諸郎皆善然紹顯無及公者

南唐書卷十一

列傳第六

刁彥能

刁彥能上蔡人也父禮遇亂徙居宣城彥能少孤貧事母以孝聞初隸節度使王茂章為親兵茂章叛入越彥能常從使家人扶其母俟於路彥能至抱母泣告茂章曰老母在此不能從公茂章許之乃馳入宣州城中已亂彥能登城以劍招之給曰我從王府來爾輩無動大軍且至矣衆信之稍定義祖聞而嘉之以為軍事校使尉徐知訓知訓恣橫彥能每以書切諫雖不見納亦常寵遇牙將馬謙帥衆劫吳主登門欲誅知訓朱瑾麾兵卻之彥能手劍斬謙知訓忌烈祖每欲加害嘗召烈祖飲伏劍士於室中彥能飲酒以手招烈祖而推之烈祖悟起去又嘗從知訓會烈祖于山光寺是日知訓大沈酗決欲害烈祖徐知諫以謀告烈祖烈祖乃奔知訓授彥能劍使追殺之及於中途彥能舉劍揚袖以示烈祖還給以弗及既而朱瑾殺知訓義祖稍知其罪惡將吏多被譴責見彥能諫書善之復使事知諫於潤州烈祖受禪召入禁衛敍其舊恩遷天威軍都虞候左衛使元宗即位出為饒信二州刺史建州留後撫州節度使彥能喜諷

時敬洙待側。指敬洙曰。此奇相也。可與公齊。簡由是益奇之。視如己子。及長。用為軍校。敬洙驅視短陋。而趨捷有力。簡卒。烈祖以為金陵裨將。累遷天威軍都虞候。建州之役。為應援使。初至。以為僻陋山郡。不當勞師。辭氣甚憤。查文徽開喻之。勢不可止。乃與選錫協心戮力。破西巖。延平。軍威大振。遂下建州。敬洙應受上賞。王建封爭之。以為己功。敬洙於是推建封功第一。除敬洙楚州刺史。嘗從數人親出里巷。察民疾苦。吏之苛刻。無不知之。每坐廳事。與賓客譚宴。民有白事者。隨其所言。親加剖析。無不厭服。會連歲出師。楚州當衝。地民不知勞。亦敬洙為之節制也。及移鎮鄂州。稍自矜驕。周師伐淮南。元宗使敬洙移鄂。外居人入城。備敬洙不從。乃背城除地為戰場。曰。賊當效死於此。安能閉門自困也。元宗善之。未幾。召還。都年老有足疾。後主以其勤奮。優禮之。拜上將軍。奉以上公之秩。列門戟。卒年七十七。

柴克宏

柴克宏。吳功臣再用之子。疏爽任義。不拘小行。以父廢為郎將。累遷龍武軍都虞候。常與賓客博奕。以擊酒為務。雖職當偏將。而未嘗言兵。時皆以為非才。故久不遷。亦不屑意。淮甸兵起。越人寇常州。以克宏為撫州刺史。克宏上書。乞從軍效用。元宗善之。使帥師救常州。時精兵皆在江北。克宏將老弱數千。介冑朽。盡入白樞密副使李徵古曰。今以羸兵赴難。器甲當得堅利者。此色何用。徵古素輕其為人。因慢罵遣之。衆皆憤怒。而克宏怡然。進及京口。徵古使召還。以朱業代將。克宏不從。至常州。徵古又使召之。克宏曰。吾刻日破敵。爾來召我。必姦人也。命斬之。使者告以李樞密之命。克宏曰。李樞密親來。軍容在我。況其使乎。遂斬以徇。常州有附末陳果仁。果仁見夢於克宏曰。吾與陰兵助爾。及戰。有黑牛二頭衝突。越兵克宏繼之。大敗。越人俘馘甚衆。克宏奏封果仁為武烈大帝。賊走。朱業方至。克宏善遇之。以功拜江州節度使。復請北出。命未下。而發揚卒。克宏嘗為宣州巡檢使。宣州城隍不修。戰守無備。問其故。史云。自頃年田頔。馮繼。後為宣州者。無復為兵備。克宏大笑曰。時移事異。安有此理。即善修守禦之備。不日完緝。明年越寇至。郡人安之。

劉崇俊

劉崇俊。字德修。楚州山陽人。祖金。事吳有功。為濠州刺史。振威名於境上。世典濠梁。崇俊弱冠。嗣父仁規。位為濠州刺史。仁規苛酷。崇俊初立。頗務仁惠。數年之後。亦漸專恣。不拘文法。多蓄無賴。使之過淮。剽掠鄉邑。獲美婦良馬。以自奉。雖然。郡中畏懼。政亦甚理。嘗招集騎士數百人。則被以精甲。貢于金陵。以幸恩寵。俄升濠州為定遠軍。遂拜節度使。其子節。尚元宗女太寧公主。會濠州姚景死。崇俊重賂權要。求兼領壽州。元宗伴不認其意。乃移鎮壽州。而使楚州刺史劉彥貞馳入濠州代之。崇俊自悼失計。卒年四十。

王崇文

王崇文。字光福。吳功臣紹之子。性重厚。儒雅。博綜經史。少為軍校。小心敏幹。尚烈祖妹廣德公主。出為徵。

吉。二州刺史。吉州民多爭訟。古稱難治。崇文奉法循理。無所侵擾。吏民便之。遷虔州節度使。初平建州。崇文鎮之。即日安輯。人忘其亂。三十年間。出領諸鎮。入掌禁兵。官至使相。常夜衣博帶。與士大夫談弄。風度夷曠。時人親重之。福州之役。迫於君命。雖為大將。上則陳覺專恣。下則王建封。劉從效。跋扈。崇文不能制。及師潰。元宗歸罪於陳覺。馮延魯。而崇文及諸將皆不問。頃之。移鎮廬州。入為神武侍御統軍。復出夏口。其治皆如初。後主即位。崇文手疏時宜政體。備陳箴誨。加中書令。未拜而卒。

邊鎬

邊鎬。不知何許人也。事烈祖。累遷通事舍人。保大初年。張遇賢為營屯諸軍都虞候。查文徽出師建州。鎬率洪州屯兵與之俱行。遂下建陽。建。泉。汀。漳等州。諸將皆爭功。而鎬獨不言。人以此多之。拜鎬信州刺史。八年。馬希萼入潭州。楚國大亂。命鎬以州兵如界上。規楚。九年。鎬率所領出宜春。遂討長沙。破其軍於龍回關。希萼。希崇。相繼送款。鎬盡遷馬氏之族歸于金陵。以功拜湖南節度使。鎬性柔備。御下無法。初平建州。民所剋獲。唯以全活為務。閩人德之。號邊羅漢。及剋湘潭。市不改肆。楚人益喜。號邊善。既而敢出多門。荏苒無斷。人皆失望。遂號為邊和尚。由是用事者以剋楚為功。不欲取費於國。乃重斂於楚。鎬不能振撫。楚人多怨。及劉言破益陽。乘勝攻長沙。鎬不能守。挺身宵遁。將吏皆奔潰。元宗削鎬官。流饒州。未幾復用。世宗伐淮南。遣鎬帥師出拒周兵。及朱元叛。鎬與許文績皆被擒。

南唐書卷十二

列傳第七

盧文進

盧文進。字大用。范陽人也。為劉守光騎將。唐莊宗攻范陽。文進先降。拜蔚州刺史。莊宗以屬其弟存矩。存矩為新州團練使。統山後八軍。莊宗與劉相拒于幸。召存矩會兵擊鄴。存矩募山後勁兵數千人。謀民出馬。民以十牛易一馬。山後之人皆怨。而兵又不樂南行。至祁溝關。聚而謀為亂。文進有女少而美。存矩求為側室。文進以其大將。不敢拒。雖與心常歡之也。因與亂軍殺存矩。反攻新州。不剋。攻武州。又不剋。遂奔于契丹。契丹使守平州。明宗即位。文進自平州率衆數萬歸唐。明宗得之。喜甚。以為義成軍節度使。居歲餘。徒鎮威勝。加同平章事。入為上將軍。出鎮昭義。徙安遠。晉高祖立。與契丹約為父子。文進懼。不能自安。天福元年冬。殺其行軍司馬姚知光。副使杜重貴。送款于烈祖。烈祖遣祖全恩以兵二千陣于安陸。俟文進出。殿之。而至。文進居數鎮。頗有善政。兵民愛之。其將行也。從數騎至營中。別其裨將李藏機等。告以避契丹之意。將士皆拜為訣。烈祖以文進為天雄統軍。宣潤節度使。文進身長七尺。狀貌偉然。自其奔契

丹也。數引契丹攻掠幽薊。虜其人民。教契丹以中國織紉工作。無不備。契丹由此益強。同光中。契丹數以輕騎出入塞上。攻掠幽薊。人無寧歲。唐兵屯涿州。歲時饋運。自瓦橋關至幽州。嚴斥堠。常苦抄奪。為唐患者十餘年。皆文進為之也。及其來奔。始晦迹。務恭謹。禮接文士。謙辭若不足。其所談論。近代朝廷儀制。蓋開故事而已。未嘗言兵。入為武衛上將軍。以病卒。初。文進攻新州不克。夜走。暨一躍而出。明日視之。乃郡之黑龍潭也。絕岸數丈。深不可測。又嘗有大蛇徑至座間。引首及膝。文進取食飼之而去。由是自負。反復南北。終無挫衄焉。

李金全

李金全。其先出於土谷。金全少為唐明宗所養。以驍勇善騎射。常從戰伐。以功為刺史。天成中。為龍武節度使。務為貪暴。罷歸。獻馬百匹。居數日。又獻明宗。謂曰。卿患馬多耶。何進獻之數也。且卿在涇州。治狀如何。無乃以馬為事乎。金全慙不能對。徒饋橫海。久之。能為右衛上將軍。晉高祖時。安州屯防使王暉殺節度使周瓌。高祖遣金全將騎兵千人以往。下詔招暉。許為刺史。又以信箭諭安州。不數一人。且戒金全曰。無失吾信。金全未至。襄州安從進意。暉必走江南。以精兵遮其要路。暉聞金全來。果西走。為從進兵所殺。金全後至。得暉餘黨數百人。皆送京師。暉之亂也。大掠城中三日。金全利其所掠貨。因擒其將武克和等十餘人。殺之。克和呼曰。王暉首亂。猶賜之信誓。以為刺史。我等何罪。反見殺耶。若朝廷之命。何以示信。苟將軍持詔而殺。亦將不免也。晉高祖不能詰。即以金全為安遠軍節度使。金全左都押衙胡漢榮用事。所為多不法。晉高祖患之。不欲因漢榮以累功臣。為選廉吏賈仁沼代之。且召漢榮。漢榮教金全留己。而不遣。金全客龐令圖。諫曰。仁沼昔事王晏球。有大功。晏球欲厚賞之。仁沼退而不言。此天下之忠臣也。及頌賜所俘物。仁沼悉以分故人。親戚之貧者。此天下之廉士也。宜納仁沼而遣漢榮。漢榮聞之。夜使人殺令圖。而鳩仁沼。天福五年夏。晉高祖以馬全節代金全。而仁沼二子欲詣京師。訴其父冤。漢榮大懼。給金全曰。前日天子召漢榮。公違詔而不遣。仁沼之死。其二子將訴于朝。今以全節代公。是召公對獄也。金全信之。遂送款于烈祖。晉高祖發兵三萬。授馬全節討之。烈祖遣鄂州屯營使李承裕帥師迎之。金全來奔。行至泌川。引領北望。涕泣而訣。承裕入安州。大掠而還。為晉兵所驅。大敗我師于馬黃谷。承裕戰死。烈祖以金全為天威統軍。遷潤州節度使。漢隱帝時。李守貞以河中反。乞兵于金全。金全與查文徽等出師。沐陽諸將銳于進取。金全獨以為遠不相及。乃止。保大九年。以金全為大將。耀兵淮上方。與諸將會食。候言洞有賊兵數百。欲掩之。金全不許曰。過洞者斬。及暮。伏兵四起。旌旗蔽日。金鼓聞數十里。金全曰。適可與戰乎。及歸。語人曰。吾得全軍而還。為功大矣。其後不復用。卒于鎮。

王彥偽

王彥偽。上蔡人也。少為本郡軍校。同光末。諸郡皆亂。同輩六人告彥偽曰。天下紛紛。能者先立。我輩空自

因可相與起事。彥偽給曰。吾當宿直。爾以兵入。吾為內應。是夜。六人果至。彥偽伏劍盡斬之。呼刺史曰。查僕巡警無狀。姦盜竊發。幸伏其罪矣。請公親出。以安衆。刺史出。彥偽又斬之。自領州事。衆不附。遂來奔于吳。烈祖以為都押衙。累遷和州刺史。入為天威統軍。彥偽自以發迹凶亂。于是小心勤恪。烈祖善之。親至其家。拜其父。及烈祖受禪。拜池和節度使。時給事中常夢錫左遷池州幕府。彥偽待之盡禮。人稱其有識量焉。

林仁肇

林仁肇。建陽人也。剛毅有膂力。姿質偉岸。文身為虎兒。因謂之林虎兒。事閩為裨將。閩亡。潘承祐處之。署為軍校。周世宗征淮甸。仁肇將偏師出援壽州。攻城南大寨。斬獲甚衆。遂破濠州水柵。以功授淮南屯營應援使。周人據正陽浮橋。以為糧道。仁肇率敢死士。載芻糞舉火焚橋。逆流逆風。火弗及。戰不克。仁肇殿而退。周駙馬都尉張永德。驍勇善射。發無不斃。追仁肇射之。矢至。仁肇輒落去。永德驚曰。彼有人焉。未可逼也。及割地。拜潤州節度使。移鎮武昌。會李重進以揚州叛。朝廷討平之。而淮南諸郡所守。各不過千人。仁肇密說後主曰。中原承衰亂之後。前年征蜀。今取交廣。還往數千里。兵必罷弊。請假臣兵數萬。北渡直抵壽春。分據正陽。因其思舊之民。累年之粟。復取淮甸。勢如轉丸。仍乞臣起兵之日。聞于北朝。言臣據兵竊叛。事成歸國。否則請族臣家。以明陛下之無貳。後主驚曰。爾無妄言。宗社危矣。乾德三年。以仁肇為洪州節度使。留守南都。仁肇素出于偏伍。雖在將帥之位。常與士卒均食同服。以故多得士心。又與皇甫繼勳。朱令贊。繫不協。因構仁肇求援皇朝。欲自王江西。後主潛使人鳩之。仁肇少有風疾。口氣頗臭。醫工云。肺掩不正。及過鳩。而家人訝其不臭。翌日卒。仁肇見知于陳喬。喬曰。令仁肇將外。吾掌機務。國雖迫蹙。未易圖也。及仁肇死。喬歎曰。事勢如此。而殺忠臣。吾不知其死所矣。此為喬死後本。

陳誨

陳誨。建安人也。始生數月。足動能履。其父異之。因小字阿鐵。及長。趨捷有勇。又呼為陳鐵。事王氏。有戰功。建州被圍。誨數出挑戰。唐兵多苦之。及城陷。為王建封所獲。將殺之。誨走自歸。查文徽。文徽禮之。復以為將。使領兵招懷散亡。文徽數表其能。閩人潘承祐亦薦之。授劍州刺史。破馬先進。以功拜建州節度使。委以南方之事。誨繕修守備。郡政無敦。周師伐淮甸。誨遣其子德誠率師赴難。壽春之役。諸將多逗撓。唯德誠力戰。未嘗挫衄。師還。拜德誠和州刺史。誨由是恩寵日加。改其軍名忠義。以旌之。諸子皆至顯職。在鎮十年。以疾求罷。乃以其弟劍州刺史誨為留後。召誨還都。疾甚。後主親往視之。未幾卒。

申屠令堅

申屠令堅。山東人也。無賴好博。膂力絕人。晉漢之間。為盜犯法。械送京師。未至。謂守吏曰。吾不死則為健卒。因市酒為飲。守者皆醉。令堅破械逃去。保大七年。附賊帥成師明來歸。起卒伍。累遷偏將。淮甸兵起。出

授壽春。與林仁肇同破城南大寨。左右奮擊。前無勳敵。遂復濠州。以功授神衛軍都虞候。後主即位。常奉親兵。開寶五年。除吉州刺史。委以邊務。頗有節制。後主歸于京師。委諭順命。令堅私約。袁州刺史劉茂忠不降。未發而令堅卒。

南唐書卷十三

儒者傳上第八

嗚呼。西晉之亡也。左衽比肩。雕題接武。而衣冠典禮。會于南史。五代之亂也。禮樂崩壞。文獻俱亡。而儒者奮服。盛于南唐。豈斯文之未喪。而天將有所寓歟。不然。則聖王之大典。掃地盡矣。南唐累世好儒。而儒者之盛。見于載籍。燦然可觀。如韓熙載之不羈。江文蔚之高才。徐鉉之典瞻。高越之華藻。潘佑之清逸。皆能擅價于一時。而徐鉉。湯悅。張洎之徒。又足以爭名于天下。其餘落落。不可勝數。故曰。江左三十年間。文物有元和之風。豈虛言乎。作儒者傳。

韓熙載

韓熙載。字叔言。北海人也。弱冠擢進士第。同光末。北海軍亂。推熙載父光嗣為留後。明宗即位。平北海。光嗣見殺。熙載來奔于吳。放蕩嬉戲。不拘名節。里民趙氏女有美色。熙載娶為正室。連補和常滌三州從事。亦晏然不介意。烈祖受禪。除秘書郎。補元宗于東宮。熙載譏笑而已。不預世務。及元宗即位。拜虞部員外郎。史館修撰。于是始言朝廷之事。所當條理者。前後數上。又吉凶禮儀不如式者。隨事舉正。由是宋齊邱

之黨大忌之。烈祖山陵。元宗以熙載知禮。遂策太常博士。時江文蔚判寺。所議雖同。而禮法剛嚴。皆成于熙載之手。既葬。遷知制誥。熙載性剛直多闕。為馮延巳劾奏。罷其職。陳覺等喪師南闕。特赦不誅。熙載上疏請置于法。元宗手札教諭。而宋齊邱大怒。乃以醉酒披猖。馳為和州司馬。其實熙載生平不能飲。久之。徵為虞部郎中。史館修撰。拜中書舍人。制誥典雅。有元和之風。建鐵鏡之儀。遷兵部尚書。既而錢貨漸弊。頗亦自悔。奉使中原。為感懷詩三章。署于館壁。云。未到故鄉時。將為故鄉好。及至親得歸。爭如身不到。日前相識無一人。出入空傷我懷抱。風雨蕭蕭旅館秋。歸來聽下和衣倒。夢中忽到江南路。尋得花中舊居處。桃臉蛾眉笑出門。爭向前頭擁將去。又。僕本江北人。今作江南客。再去江北遊。舉目無相識。金風吹我寒。秋月為誰白。不如歸去來。江南有人憶。或問江南何不食。剝皮羊。熙載對曰。江南地產羅執。故爾時皆不喻。迨熙載去。乃悟。使追之不及。中原使至。熙載接伴。給曰。老夫竊觀吾子音容氣貌。一若先德。況忝世舊。故不可晚。使者因拜之。熙載才名遠布。四方建碑表者。皆載金帛求為之文。而常俸賜賚。月不下數千緡。廣納儒生。苟有才藝。必延致門下。以舒雅之徒。為門生。高第凡數十輩。由是所用之資。月入不供。及奉使臨川。借官錢三十萬。所司以月俸預納。熙載上書斬之。云。家無盈日之廚。野乏百金之產。累數百言。後主批其奏云。言偽而辯。古人惡之。熙載俸有常秩。賜賚尚優。而謂廚無盈日。無乃過歟。命有司放免。逐月所刻料錢。仍賜內庫絹百匹。綿千兩。以充時服。熙載上謝御批。其略曰。水火相濟。日月無私。既示其瑕。又憐其憔悴。免逋欠。使資于吾旦。賜綿絹。令禦其風霜。神造雖洪。粉身未報。熙載畜女樂四十餘人。不加檢束。恣其出入。與賓客聚雜。後主累欲相之。而惡其如此。乃左授右庶子。分司于外。入朝辭。復上表乞住闕下。其略曰。朽作無生之骨。猶思仰基于聖賢。生為萬物之靈。事使困窮于終老。魂凝象闕。心滯金門。程限至終。炎蒸漸盛。重念臣向化將踰于四紀。扞誠已歷于三朝。無橫草之功。可資于國。有滔天之罪。見絕于時。陛下以無為之心。示好生之德。雖一命已寬。于時宥。叨感深仁。而再遷欲赴于遐。征轉資陰德。今則羸形愈憊。壯志全消。老妻對面而呻吟。稚子環牀而號哭。勁風振樹。豈得長寧。逝水朝宗。不堪永訣。表上未報。于是盡出羣婢。使之即散。後主乃喜。遂以為秘書監。羣婢俄集如初。後主笑曰。吾于今乃知卿之心矣。復上書極陳時政。論古今之得失。書曰。皇極要覽。進中書侍郎。開寶三年。病卒。年六十三。後主深痛惜之。以為不得熙載為相。欲追贈之。前代有此否。潘佑以謂晉劉穆之贈開府儀同三司。即其事也。乃贈熙載平章事。諡文靖。葬梅岡。謝安墓側。命集賢殿學士徐鉉集其遺文。藏之書殿。熙載才高氣逸。無所卑屈。舉朝未嘗拜一人。初。嚴續請熙載撰其父可求神道碑。欲苟稱譽。遺珍貨巨萬。仍報未勝衣歌妓。姿色纖妙者歸焉。熙載受之。文既成。但敘其諸裔品秩而已。續慍之。封還熙載。熙載亦卻其贈。上寫一闕。千泥金帶云。風柳搖搖無定枝。陽臺雲雨夢中歸。他年蓬島音塵斷。留取樽前舊舞衣。宋齊邱自署碑碣。每求熙載寫之。熙載以紙塞鼻。或問之。對曰。文臭而穢。喜提獎後進。每見一文。可探者。輒自繕寫。仍為播

其聲名善謬論聽者忘倦審音能舞分書及畫名重當時見者以為神仙中人

江文蔚

江文蔚字君章許人也長與中舉進士為河南府巡官避權勢有高才與韓熙載名相上下而熙載不持檢操文蔚既擅價一時又勵行義自為郎時南唐禮儀草創文蔚撰述朝覲會同祭祀宴饗禮儀上下遂正朝廷紀綱烈祖殂元宗以文蔚知禮宜董治山陵事除文蔚工部員外郎判太常寺以議葬禮于是烈祖山陵制度皆文蔚等裁定既葬以文蔚遷居諫職以熙載遷知制誥論者美之以為各當其任文蔚之居諫職秉心貞亮不容阿順每將言事必多左遷時宋齊邱陳覺馮延巳魏岑皆以容悅得用人情不平及宋齊邱拜為諫議大夫而延巳為相魏岑亦居近密文蔚上表其言曰二公移去未稱民情四罪盡除方明國典表既上而元宗惡其大言黜為江州司士延巳亦罷相出鎮臨川岑猶在職未幾延巳自臨川再入相宣內制舉拜恩闕下百寮皆言曰白麻甚嘉猶不稱文蔚表爾其直言見重于時者如此

高越

高越燕人也少舉進士清警有才思文價藹于北土時威武軍節度使盧文進有女美而慧善屬文時稱女學士越聞而慕焉往謁文進文進以妻之晉高祖即位文進南奔越與之俱來初投鄂帥張宣久不見知越以應詩請之曰晴空不礙摩天翮未肯平原淺草飛遂至廣陵烈祖愛其詞學時齊國立制凡禮祠燕饗之文越多為撰之烈祖受禪累遷禮部員外中書舍人保大中諸將取潭衡舉朝稱慶越謂潭衡一時之凶亂取之甚易觀諸將之才善守為難既而進兵于衡遂殺李建期進攻潭州邊鎮遂歸諸郡皆降舉無遺策是時越與江文蔚俱以辭賦知名故江淮士者品論人物皆以越為首稱多亡

孫紡

孫紡字伯魚性聰敏好學唐末都官員外郎鄒谷避亂歸江淮紡從之遊故其所吟詩頗有鄭體及吳武王據有江淮文雅之士駢集遂與沈彬李建勳為詩社彬好評詩建勳嘗與彬議時紡不在席以紡詩語之彬曰此非有風雅製度但得人問煙火氣多爾紡遂出讓彬曰非有風雅固然而謂得人問煙火氣何邪彬笑曰子夜坐句云劃多灰雜蒼虬蹟坐久煙消寶鴨香非爐上作而何聞坐大笑金山寺題詠乘因稱道唐張祐有僧歸夜船月龍出曉堂雲之句欲和衆皆閉筆紡復吟云山戴江心寺魚龍是四鄰樓臺懸倒影鐘磬隔霧塵過橋妨僧定驚濤礙佛身難書題詠處流響更無人時人號為絕唱有詩百篇行于世烈祖召見授宗正郎卒

嗚呼居田里中而妄意天下者士之志也昔賈誼欲保單于之頸遠構南越未必踐言而志之所向豈易量耶韓熙載初與李穀相善及熙載南奔穀送至正陽酒酣臨訣熙載謂穀曰江淮用吾為相當長驅以定中原穀曰中國用吾為相取江淮如探囊中物爾周師南征命穀為將以取淮南而熙載將魄終不得

大用及其既死假之名器與夫生不能用死而誅之者何異哉

南唐書卷十四

儒者傳下第九

劉涓

劉涓廬陵人也少遊廬山學詩於陳貺精思不懈至浹日不寢貺卒涓居二十年詩長於五言自號五言金城後主即位詣金陵獻詩百篇後主覽其首篇石城懷古云石城古岸頭一望思悠悠幾許六朝事不禁江水流後主掩卷為之改容不復讀其餘者涓稱旅二年俟召不報遂還廬陵與同門夏實松相善陳貺嘗謂已詩堪買島涓亦自言有浪仙之體恨不得與之同時言詩也虔州陳德誠尤重其詞學及金陵受圍涓為詩署于路旁云千里長江皆渡馬十年養士得何人又云蘇儂潘郎章奏內陰陰日暮淚沾巾初潘佑表云家國險陰如日將暮涓以讒之開寶八年卒其遺集行于世

江為

江為其先宋州人避亂建陽遂為建陽人遊廬山白鹿洞師事處士陳貺居二十年有風人之體時金陵初復唐制以進士取人為有題白鹿寺詩云吟登蕭寺旂檀閣醉倚王家玳瑁筵元宗南遷駐于寺見其

詩稱善久之。為由是傲肆。自謂俯拾青紫。乃詣金陵求舉。屢黜于有司。為快快不能自已。欲束書亡越。而會同謀者上變。按得其狀。伏罪。為嘗吟隋堤柳詩云。錦纜龍舟萬里來。醉鄉繁盛忽塵埃。空餘兩岸千株柳。雨葉風花作恨媒。盛傳于時。

汪台符

汪台符。歙州人也。能文章。通古今。有王佐才。聞烈祖移鎮金陵。台符上書陳民間利害十餘條。大率以富國阜民為務。烈祖善之。而宋齊邱疾其才高。屢為詆訾。台符由是不平。齊邱始字超回。台符貽書謂之曰。聞足下齊大聖以為名。超亞聖以稱字。齊邱大慚。改字子嵩。因使親信誘台符乘舟痛飲。推沈石城。蚬城磯下。昇元中。限民田物畜高下為三等。科其均輸。以為定制。又使民入米請鹽。貨鬻有征稅。刑行有力。勝皆用台符之言。

史虛白

史虛白。山東人。世儒學。與韓熙載友善。唐晉之間。中原多事。遂因熙載渡淮。聞宋齊邱相府事。虛白放言曰。彼可代而相矣。齊邱欲窮其伎。因宴哀屬而致虛白。酒數行。出詩百詠。俾庶焉。妾女奴玩肆。多方挽之。虛白談笑。賦酬筆不停綴。衆方大驚。及見烈祖。說之曰。今據江淮。撫養山海。人民豐阜。咸洛之地。陛下之先業。世亂久矣。人思舊德。反旆長驅。易若屈指。烈祖雖善其說。然以初基。方輯睦鄰境。未暇北顧。乃畧郡從事。虛白恥其初言之失。意頗不平。遂南遊廬山。以詩酒自娛。元宗即位。韓熙載薦之。召見。問為治之理。虛白曰。臣草野之人。漁釣而已。邦國大計。不敢預知。因醉溺于殿陛。元宗曰。真處士也。賜田五頃。遣還。及齊江為界。虛白為割江賦以請云。舟車有限。沿汀島以俱閑。魚鼈無知。尚浮游而不止。元宗南遷。至星子渚。復召至。問處士隱居。有所得乎。對曰。臣得漁父一聯云。風雨撥卻屋。全家醉不知。元宗變色久之。復賜粟帛。遣歸。卒于家。年六十七。

郭昭慶

郭昭慶。其先為廬陵禾川人。父鵬。保大初進士官至大理司直。或告故南平王鍾鐔夫人與僧通姦。大理卿蕭徽按法議徙。鵬曰。法之行。自貴者始。遂曲法誅之。人皆以為冤。會宋齊邱得罪。鵬坐黨免官。卒。昭慶博通經史。擬元經。作唐春秋三十卷。著治書五十篇。皆引古以勵今。獻之。為左右所沮。俾就舉進士。昭慶不平。復上書曰。臣所述皆先聖之遺旨。以懲勸褒貶為任。其餘摘裂章句。補綴離章。臣自少恥而不為。因得召對。補楊子尉。不受。復歸禾川。邑宰賢之。修謁往候。昭慶不與之見。宰銜之。會閩編戶。乃籍昭慶為新軍。昭慶復走金陵。再獻經國治民論各十餘篇。大抵皆指述池州。采石。諸要害備禦之處。及東海隅。可以拓之之略。後主覽而悅之。遂署為著作郎。常以才名自居。然朝無引援。久之不遷。開寶歲。貢方物。表及使命。廷勞。燕饗之辭。一出於昭慶。皇朝諸公亦推其辭。徐鉉。徐鉉。尤嫉之。錯前通謁。而不署名。街昭

慶怒。乃詬而擲之。由是有隙。昭慶之居。與客將李師義為鄰。而師義與鉉為姻。鉉因令師義召昭慶飲。潛置鴆于酒。昭慶飲之不疑。詰旦入朝。及階而仆。扶出。遂絕。諸數皆出血。昭慶前所獻治書。內有禁絕三篇。多天文孫吳之術。及經國論等。皆行于世。唯唐春秋為鉉。錯所匿。

康仁傑

康仁傑。泉州人也。少祝髮為僧。喜儒學。頗自勵。因遊江淮。會陳德誠出次池陽。仁傑以詩投之。有紅旆渡江。霞水青。鮑出。德誠勉令就仕。乃薦仁傑于執政者。仁傑易儒服。至金陵。會羣公旬沐。宴昇元閣。仁傑造席。和登閣詩。有雲散便疑千里望。日斜長占半城陰之句。座皆大驚。後主聞之。問左右曰。仁傑如何人。或對曰。亦時中苦吟者也。然其遠人慕化而至。宜姑息而已。時陳洪進據漳泉。遂召問其風土民俗。仁傑對答無滯。仍獻所業。授鄂州文學。補溧陽簿。考滿出。吉州。括量屯田。仁傑視肥磽。稽田疇。無不允當。性循素儉。門無私謁。其所進待。乃儒生名士。吟嘯終日。曾不少忘。晚年彌苦其志。嘗以詩召嘉禾峯僧云。只在此山事有意。向來求佛本無心。時皆稱善。入授汾陽令。及金陵敗。仁傑亦卒。

伍喬

伍喬。廬江人也。性嗜學。以淮人無出己右者。遂渡江。入廬山國學。苦節自勵。一夕。見人掌自牖隙入。中有請易二字。候爾而卻。喬默審其詳。取易讀之。探索精微。追數年。山下有僧夜夢人指大星曰。此伍喬星也。僧與喬初不相知。遂旦入國學。訪問得喬。喜甚。勉之進取。喬以匱乏告。僧輒罄囊予之。喬出與郡計。明年春試。畫八卦賦。喬後望鍾山時。是歲同試數百人。初中有司之選者。必延之陸堂。而加慰飲焉。先是。宋貞觀登坐。張洎續至。主司覽程文。遂揖貞觀南坐。而引洎西首。酒數行。喬始上卷。主司讀之驚嘆。乃以貞觀處席北。洎居南。登喬為賓首。覆考勝出。喬果第一。洎第二。貞觀第三。時稱主司精於衡鑑。元宗命勒喬程于石。以為永式。署宜州幕府。考滿遷考工郎。卒于官。

周彬

周彬。禾川人也。杜門讀書。不治產業。其妻讓曰。君家兄弟皆力田畝。以致豐羨。而獨不調。玩故紙以自困。事有益耶。彬笑曰。耕田不如耕道。非兒女子所知也。聞烈祖鎮金陵。招辟儒生。彬因獻所習。烈祖善之。禱代之後。制度草創。無取士之科。會有事于南郊。彬著郊望論數千言。廣陳前古得失。上之。署諸衛巡官。元宗與壽王景遂貽書交辟。置之門下。賜予頗優。告歸省母。以所得金玉幣幣陳列于庭。彬顧其妻曰。伯叔田畝執意。妻曰。此男子之事。非婦人所能知。彬素鄙於鄉里。至是猶有謔言者。親友以告。彬笑曰。昔魯人偃孔子。謂之東家邱。況庸人乎。授大理司直。以母憂歸葬。請禾川令。直造其廬。署令詰之曰。君雖朝省直察。其如桑梓何。彬怒。因自誓曰。吾不歸令于茲。有如白日照。閣。請建康。以前官出宰禾川。前令視顏而去。為政廉平。鄉里率化。有爭訟者。以理和解之。秩滿。邑人詣郡乞留。連任七考。累遷尚書郎。卒于官。

夏實松

夏實松，廬陵吉陽人也。少學詩於建陽江為。為驛旅以病。實松躬嘗藥餌。夜不解帶。為德之。與處數年。終就其業。與詩人劉洞俱顯名于當世。百勝軍節度使陳德誠以詩美之曰。建水舊傳劉夜坐。螺川新有夏江城。蓋劉洞嘗有夜坐詩最為警策。而實松有宿江城詩云。雁飛南浦砧初斷。月滿西樓酒半醒。又曉來驛驛依前去。目斷遙山數點青。故德誠紀之。其為當時延譽。類如此。晚進儒生。求為師事者。多齎金帛。不遠數百里。輻輳其門。實松贖貨。每授弟子。未嘗會講。唯貨帛稍厚者。背乘輿。而給曰。詩之旨訣。我有一葫蘆兒。授之。將待價。由是多私賂焉。

徐錯

徐錯，字楚金。與兄鉉同有大名於江左。錯第進士。累遷屯田郎中。知制誥兼實殿學士。鉉、錯兄弟俱參近侍。而其文相軋。議者方晉之二陸云。錯著質論十餘篇。後主札批其首。後主文集復命錯為序。君臣上下互為賞飾。儒者榮之。錯以開寶八年卒于金陵圍城中。卒之臘月。南唐亡。鉉略附

南唐書卷十五

隱者傳第十

嗚呼。古之所謂隱士者。道德足乎己。而時命大際。則泊然自適於性命之真。而非違物離人以為高也。物與人莫為之累而已矣。此伯夷、叔齊、朱張、柳下惠之徒。所以有德於天下。後世也。自秦漢而下。士之隱者。雖不足以語此。而前史載之詳矣。南唐之士。僅可觀者。敘次于左。作隱者傳。

江夢孫

江夢孫，字季修。溧陽人也。博綜經史。儒行高潔。烈祖輔政。辟置門下。薦為秘書郎。久之。夢孫自陳迂儒無所裨益。且平生讀書。意在施惠於民而後己。因求一縣以自效。烈祖曰。縣邑非所以優賢者。不許。因求之。乃補天長令。烈祖召之。從容示以語。指庭下地曰。今日受此。明日即趨走於彼矣。如何。夢孫曰。苟遂素志。無恤其他。乃授之。至縣。吏告曰。正廳甚凶。前令居之。鬼怪畢見。請陳設便廳。夢孫固不可。曰。長吏不居正廳。非禮也。禮上之夕。若數十人傾倒几案。叫嘯甚喧。夢孫從容整衣冠。呪曰。夢孫為縣令。合居此廳。爾為鬼神。應有祠宇。邱墓安得爭此。即命復陳設如初。自此寂然無患。後入安之。其治以簡易仁恕為事。邑人

大悅。踰年稱疾。求歸田里。躬勸耒耜。事繼母甚謹。每晨夜。具潔服。問安侍膳。訖乃集諸生講禮。朝廷累召不起。保大中。卒。年八十五。贈國子司業。

沈彬

沈彬，筠陽高安人。讀書能詩。屬唐末亂離。南游湘湖。隱于雲陽山。十年餘。與僧盧中齊已為詩侶。迄不遇世。乃歷名山。治方術。烈祖鎮金陵。命所屬郡縣辟致之。彬知其欲取吳國。因獻畫山水詩云。尺素隱清輝。一毫分險阻。授校書郎。入輔吳世子。建於東宮。未幾。乞罷。以尚書郎致仕。禪代之後。絕不求進。高安士人多為給其粟帛。元宗南遷。彬年八十。詣南昌求見。曰。臣自處山野。世事不預。臣妻謂臣曰。汝主人郎君。今為天子。冀接清光。死且不朽。元宗優禮待之。賜粟帛遺還。署其子元為秘書省正字。彬尤工詩。而未嘗喜名。如再遇金陵詩云。玉樹歌終王氣收。雁行高送石城秋。江山不管興亡事。一任斜陽伴客愁。又都門送客詩云。岸柳蕭疎野荻秋。都門行客莫回頭。一條灞水清如劍。不為離人割斷愁。皆盛稱於士大夫。惜乎簡編散失。不得見其全集。彬學方外之術。迄無所異。唯手植一樹。命諸子曰。吾死葬此。及彬卒。發之。得石槨一。上有篆刻八字云。開成二年。壽椿一所。因就葬焉。

陳昶

陳昶，南閩人。性沉澹。志操古朴。而不苟於仕進。一臥廬山三十年。學者多師事焉。元宗以幣致之。布裘鹿鞵。進止閑肆。因獻景陽臺懷古詩云。景陽六朝地。運極自依依。一會皆同是。到頭誰論非。酒濃沉遠慮。花好失前機。見此尤宜戒。正當家國肥。元宗稱善。欲授以官。昶固不受。賜粟帛遺還舊隱。卒年七十。

陳陶

陳陶，世居嶺表。以儒業名家。陶挾册長安。聲詩歷象。無不精究。常以台鉉之器自負。恨世亂不得逞。昇元中。至南昌。將詣建康。聞宋齊邱秉政。凡所進擢。不愜士論。自料與齊邱不合。乃築室於西山。日以詩酒為事。會宋齊邱出鎮南昌。陶志不屈。而齊邱亦不為之薦辟。陶作詩自詠曰。一願成周力有餘。白雲閑釣五溪魚。中原莫道無麟鳳。自是皇家結網疎。陶少與水部員外郎任昉相善。嘗以詩貽之云。好向明朝薦遺逸。莫教千古弔靈均。元宗雖聞其詩名。而未及召之。會有星孛。陶歎曰。國家其幾亡乎。既而果失淮甸。陶所居幽邃。性尤嗜鮓。元宗南遷。至落星灣。欲有所問。而恐陶不盡言。因使人賈鮓至陶門。陶果出啗鮓。喜甚。賈者曰。官舟抵落星矣。翁知之乎。陶笑曰。星落不還。元宗至南都。未幾殂。不還之說果驗。陶後以修養煉丹為事。有時云。乾坤見了文章懶。龍虎成來印綬疎。又云。長愛真人王子喬。五松山月伴吹簫。任他浮世悲生死。獨駕蒼龍入九霄。又題徐稹亭詩云。伏龍山橫洲渚地。人如白蘋自生。死。洪崖成道二千年。唯有徐君播青史。陶所通西山。先產藥物數十種。陶採而餌之。開寶中。嘗見一叟角髮被褐。與老嫗貨藥於市。獲錢則市鮓對飲。旁若無人。既醉。行舞而歌曰。藍採禾。藍採禾。塵世紛紛事更多。爭如賣藥沽酒飲。

歸去深崖拍手歌。或疑為陶之夫婦云。

許堅

許堅不知其家世。或曰晉長史穆之裔。形陋而怪。或寓廬阜白鹿洞。桑門道館。行吟自若。幘巾芒屨。短褐至。亦無蕭裝。唯自負布囊。常括不解。每沐浴不脫衣。就溪澗。出而噴之。或問其故。則言天象昭布。雖白晝亦常參列。人自昧之爾。其可裸。極乎。堅癖嗜魚。或得大魚。則全體而烹。不加醃鹽。熟即嚼之。遊溟陽下山寺。吟詩曰。地枕吳溪與越峰。前朝恩賜雲泉額。竹林層巒塔塔高。石室幽棲幾禪伯。荒榛蕪沒蒼苔深。古池香泛荷花白。客有經年說二林。落日猿啼情脈脈。後或居茅山。或入九華。適意往返。人不能測。舊與樊若水相善。若水北度後。因轉輓于江南。遇堅于簡寂觀。勉之以仕。則擊掌不答。堅嘗至陽羨。人不之識。一日涉西津。渡波闊步。若平地然。衆防神之。不知其所在云。

毛炳

毛炳豐城人也。好學不能自給。因隨里人入廬山。每與諸生曲講。荷獲貨錢。即市酒盡醉。時彭會好茶。而炳好酒。或嘲之曰。彭生說賦茶三斤。毛氏傳經酒半升。炳聞之。小哂而已。自後或遊螺川諸邑。遇酒即飲。不醉不止。嘗宿于酒家。大醉。誤坐爐炭。主人出之。翌日尻痛。炳疑因酒。乘舟。遣其管提。訊之乃知。又嘗醉于道旁。有里首張谷掖之而起。炳眼目曰。起于者為誰。對曰。張谷也。炳呵之曰。毛炳不干於張谷。張谷不學於毛炳。醉者自醒。醒者自醉。醒醉之道。兩者固殊。安用掖為。復呵之曰。汝可速去。無撓于臥。由是人頗重之。是真全於酒者也。後聚生徒數十。講於南臺山。迨數年。自署于齋壁云。先生不在此。千載只空山。因大醉。一夕卒。有詩集傳于世。

顏明

顏明魯郡公真卿之後。唐末。徙居木川。少孤。兄弟數人。事繼母。以孝聞。雅辭翰。禮法。多循先業。迨末年。一門百口。家法嚴肅。男女異序。少長敦睦。子姪二十餘人。皆服儒業。每延賓侶。寓門下者常十數。躬晨暮延揖。飲饌燕笑。未嘗不躬自接對。雖遇姻戚冲孺。亦為之冠帶盡禮。就所居第。依泉石。築庭榭。開軒四敞。則碧鮮盡透。翠微環列。蕭爽之趣。杜絕塵囂。水部員外郎孟賓于嘗以詩美之云。園林蕭爽開來久。欲訪因循二十秋。此日開襟吟不盡。碧山重疊水長流。又司農卿何夔。殿中丞劉翥。史館孫伯純。各為詩序。以述其幽隱。明聞子弟有與賓客戲者。未嘗面責。手寫章昭博奕論。署于屋壁。使之自愧。家人未嘗見其喜愠。初。季父非理。據鄉人桑。詣邑求治。令尹下翻評之。明憤以己緒。其訟遂止。卒年七十餘。

鄭元素

鄭元素。京兆華原人也。少習詩禮。避亂南遊。隱居于廬山青牛谷。高臥四十餘年。採薇食蕨。鼓歌自若。楊綠對茅於舍後。會集古書。殆至千餘卷。元素溫恬之甥也。自言始發昭陵。從誕道下。見宮室制度。闕麗不

異人間。中為正寢。東西廂列石牀。牀上石函中有鐵匣。悉藏前世圖書。鍾王墨跡。紙墨如新。稍悉取之。始死。元素得之為多。

嗚呼。業不素修。自羣鹿豕。斯謂之隱者。樵夫牧子之事爾。非吾所謂隱也。故隱士儒術。出處雖異。易地則皆然。或曰。江夢孫。沈彬。嘗仕矣。而列于隱士。劉洞。史虛白。嘗隱矣。而列于儒術。何哉。曰。彬與夢孫。志於隱。而仕。不得已焉。洞與虛白。志於仕。而隱。不得已焉。予何容心乎。亦各成其志而已。至如陳陶。默然有改。而所得多矣。志不足言之也。

南唐書卷十六

義死傳上第十一

嗚呼。大哉。君乎。猶天之覆焉。猶地之載焉。天地以為籠。而東西南北。鬼方殊域。無出於天地之度內。則君臣之義。孰可逃哉。此專君者無適而非君也。且人情莫不喜安存而惡危亡也。及以身事人。而與君同戚。則由是而循義。由是而死節。將以終吾身而已。又豈偷生忍恥。以獲罪於天下。後世歎曰。大夫死衆。士死制。子思曰。如彼去君。誰與守此。君臣之義盡矣。雖然。仕以行道。而致君為堯舜。時為太平者。君子之所欲也。所欲者不可必得。則不擇地而安之。不臨難而免之者。亦所以行吾道也。故唐虞之際。君臣都俞於廟堂之上。則所謂守節循義者。存之而弗試。不幸罹於亂世。而人君威威於憂勞之地。則上焉學士大夫。下焉武夫悍卒。披肝瀝膽。夷險一節。忠義皎然。貫諸白日之上。是亦憂世之意也。魏鄭公所以願為良臣。而不願為忠臣者。可謂有意於致君矣。嗚呼。三代而下。精神先生多能言之。五代之際。勳績角立。君無世臣。臣無定主。而窺神器為遺虜。則士之全節者無幾。劉仁贍之守孤城。孫晟之不負永陵一抔土。與夫張彥能。皇甫暉。孟堅。陳喬。劉彥貞。朱令賈。胡則之徒。雖非蹈道。有足稱者。作義死傳。

劉仁贍

劉仁贍字守惠彭城人也。父金事吳武王為濠、滁、二州刺史。以驍勇知名。仁贍為將。輕財重士。法令嚴肅。頗通兵法。事烈祖為左監門衛將軍。黃、袁、二州刺史。拜武昌軍節度使。平楚之役。仁贍以舟師克巴陵。撫綏降附。人皆悅。集入掌親軍。出鎮壽州。先是。每歲淮水淺涸。分兵屯守。謂之把淺。監軍吳廷紹以為境上無事。虛費糧用。悉罷之。仁贍以為不可。未及報。而周師至。郡人皆恐。仁贍神氣閑暇。部分守禦。有若平常。羣情乃安。五代史周師先至。而後以仁贍守壽州。此先除仁贍而後周師至。故周師不用其言。以至喪敗。故仁贍軍令益信。用周饒計。破城南大寨。虜獲甚衆。仁贍按兵城守。世宗圍之數重。以方舟載礮。自澗河中流擊其城。又東巨竹數十竿。上施版屋。號為竹龍。載甲士以攻之。又決其水。若入澗河。攻之百端。自正月至于四月。不能下。而歲大暑。霖雨彌旬。周兵營寨水深數尺。淮源暴漲。礮舟竹龍皆飄南岸。為唐兵所焚。周兵多死。世宗東趨濠梁。以李重進為監壽都招討使。元宗遣元帥齊王景達等列營紫金山下。為夾道。以屬城中。而重進與張永德兩軍相疑不協。仁贍屢請出戰。景達不許。由是憤惋成疾。明年正月。世宗復至淮上。盡破紫金山砦。壞其夾道。淮兵大敗。諸將多見擒。而廣陵馮延魯、光州張經、舒州周祚、秦州方訥、泗州范再遇等。或走或降。皆不能守。江南君臣亦皆震懼。奉表稱臣。願割土地。輸貢賦。以效誠款。而仁贍獨堅守不可下。世宗使江南使者孫晟等至城。諭仁贍降。晟望城中。改其辭呼曰。無辜臣節。援兵即至矣。仁贍於是城守益堅。仁贍子崇諫幸其父病。謀與諸將出降。仁贍立命斬之。監軍使周廷構哭于中門。救之不得。於是士卒皆感泣。願以死守。三月。仁贍病甚。喘喘垂死。其副使孫羽詐為仁贍書。以城降。世宗命昇仁贍至帳前。歎嗟久之。賜以玉帶。御馬。復使入城。養疾。是日卒。世宗制曰。劉仁贍盡忠所事。抗節無虧。前代名臣。幾人可。比。予之南伐。得爾為多。乃拜仁贍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天平軍節度使。仁贍不能受。而卒。年五十八。世宗遣使弔祭。喪事官給。追封彭城郡王。以其子崇讓為懷州刺史。賜莊宅各一區。元宗聞仁贍卒。哭之慟。及贈太師。焚其誥曰。魂兮有知。鑒周惠邪。歆吾命邪。夜夢仁贍拜舞下。若受命然。壽州故治壽春。世宗以其難尅。遂徙城下蔡。而復其軍曰忠正曰。吾以旌仁贍之節也。

孫晟

孫晟。初名鳳。又名忌。密州人也。好學。有文辭。尤工於詩。少為道士。居廬山簡寂宮。嘗責唐詩人賈島。像于屋壁。晨夕事之。節寂宮道士惡晟為妖。以杖驅出之。易儒服。北之趙魏。謁唐莊宗于鎮州。莊宗以晟為著作佐郎。天成中。朱守殷鎮汴州。辟為判官。守殷反。伏誅。晟乃棄其妻子。亡命陳宋之間。安重海惡晟。以謂教守殷反者晟也。盡其像購之。不可得。遂族其家。晟來奔于吳。時烈祖輔政。多招四方之士。得晟甚喜。晟為人口喫。遇人不能道寒暄。已而坐定。談辯風生。聽者忘倦。烈祖尤愛之。引與計議。多合意。以為右僕射。與馮延巳並相元宗。晟輕延巳為人。嘗曰。金碗玉杯。而盛狗屎。可乎。晟事烈祖。元宗二十餘年。官至司空。家益富。每食不設几案。使衆妓各執一器。環立而侍。號肉畫盤。時人多效之。周世宗征淮。元宗懼。始遣泗州牙將王知朗至濠州。奉書以求和。世宗不答。又遣翰林學士鍾謨。文理院學士李德明。奉表稱臣。不答。乃遣禮部尚書王崇質。副使孫晟。表。謨與晟等皆言。唐顧勗。濠、泗、光、海、六州之地。歲貢百萬。以佐軍。而世宗已取濠、揚、泗諸州。欲盡取淮南。乃止。因留使者不遣。而攻壽州益急。謨等曰。願陛下寬臣五日之誅。容臣還取江南表。盡獻江北諸州。世宗許之。遣供奉官安宏道押德明、崇質、南還。而謨與晟皆見留。德明等既還。元宗悔。不肯割地。世宗亦以暑雨。班師。留李重進、張永德等分攻廬、壽州兵。所得揚、泰、諸州。皆不能守。唐兵復振。重進與永德兩軍相疑。有隙。永德乃上書言重進反。世宗不聽。初。晟之奉使也。語崇質曰。吾行。必不免。然吾終不忍負永德一坏土。及崇質還。而晟留。與鍾謨俱至京師。館于都亭驛。待之甚厚。每朝會入閣。使班東省官後。召見必飲以醇酒。已而周兵數敗。盡失所得諸州。世宗憂之。召晟問江南事。晟不對。世宗怒。亟召侍衛軍虞候韓通。收晟下獄。及其從者二百餘人。皆殺之。晟臨刑。世宗猶遣近臣問之。晟終不對。神色怡然。正其衣冠。南望而拜曰。臣以死報國。乃就刑。其後世宗頗憐晟忠。悔殺之。元宗聞晟死。贈魯國公。

張彥能

張彥能。為楚州守將。周師伐淮南。諸郡皆降。獨楚州不可下。周人圍之數月。城中兵食殆盡。而彥能與其副鄭昭業。城守益堅。世宗親督兵洞屋穿穴而焚之。彥能昭業戰死。餘衆皆死。誓無降者。世宗屠其城。嚴兵以戍之。元宗嘉彥能忠。贈侍中。

延魯曰。城所以不下者。恃此為援也。却吾軍以誘之。登岸。賊其援。城必降矣。堅曰。敵至此已久。進退不可。求一戰而死。無路爾。今與之戰。必致死力。可盡殺乎。不若堅壁以拒之。援兵遠涉大海。不戰而困。城可圍也。延魯不聽。援兵少卻。越人登岸未定。堅曰。可擊矣。延魯又不聽。既而合戰。延魯敗走。堅死之。諸軍皆潰。

陳喬

陳喬。字子喬。世為廬陵玉簡人。祖岳。仕大唐為南昌觀察判官。著唐書。自高祖訖于穆宗。為統紀一百卷。行于世。父濬。仕吳為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撰吳錄二十卷。喬幼敏悟。耽讀文史。以廢授太常寺奉禮郎。烈祖即位。頗器重之。遷尚書郎。拜中書舍人。元宗既失淮甸。恥其降號。欲授機務于太弟。而陳覺之徒。因有窺竊之計。輒謂元宗曰。宋齊邱嘗贊烈祖變家為國。終成大業。是社稷之臣也。今若委以國事。庶事邊鄙。而陛下優游遠處。以養喬松之壽。遊鼎湖之躅。亦千載一遇也。元宗由是欲傳位。而以齊邱輔政。喬聞之。排闥而入。諫曰。臣聞社稷之重。焉可假之他人。今且授之。則百官朝請皆歸齊邱。一民尺土。非陛下所有。尚能制齊邱而再有之乎。臣見洩齒。李兌。復作。而讓皇幽囚于丹陽。亦陛下之所親見。一日垂涕泣。求為田舍翁。不可得矣。元宗愕然曰。微卿。幾落賊人彀中。於是引喬入見。后及諸子。指喬曰。此忠臣也。他日國家急難。汝母子可託之。我死無恨矣。傳位之意遂止。而齊邱黨與亦由此以敗。及元宗南遷。留喬輔太子。監國。後主即位。遷吏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門下侍郎。兼樞密使。遂總軍國事。政由己出。李平。潘佑之死。亦因喬間焉。開寶中。太祖皇帝遣使召後主入朝。後主欲往。以喬為介。喬曰。陛下與臣俱受先帝顧命。委以社稷大計。今往而見留。則國非己有。悔將何及。臣雖死。實視面於先帝。後主曰。苟不得已而入。其如種。緩之讓何。喬曰。臣請坐之。後主由是連年拒命。皆喬為之謀也。及王師問罪。喬誓以死守。時樞密院為光政院。喬為光政使。而張洎為副。同掌機密。嘗語後主。勢難迫蹙。二臣之節不墜也。及城將陷。後主自為降款。俾喬與世子仲宣開城門納之。喬避歸府。以款投於承鬻。後主促之愈急。喬入見曰。自古豈有不亡之國乎。降無益也。喬欲與後主。臣請城下一戰而死。後主執其手泣曰。豈與我北歸。喬曰。臣當大政。而致國家如此。非死無以報。臣死而歸之以逆命之罪。則陛下保無恙也。掣其手去。入視事堂。召二親吏。解所服金帶遺之曰。吾死。掩屍無泄。遂自縊。二吏徹榻瘞之。後主求喬不得。張洎曰。已死北軍矣。詰未畢。而王師遽入。後主俘于京師。太祖皇帝責其拒命。勞師。果以陳喬固執為對。喬為人孝悌敦睦。宗族之貧者。分祿以給之。雖居權要。家無餘貨。先喪其妻。後主為娶國戚。喬曰。臣家素貧。不能成禮。後主貨之。俾就婚焉。惜乎不知時變。死非其所。然亦忠於所事者也。金陵既平。改葬喬。初求喬屍。不得。或見丈夫衣黃牛。臂舉一手障面。及發其瘞。以右手加額。如所見焉。

劉彥貞

劉彥貞。吳功臣信之子也。授大理評事。累遷屯田員外郎。父喪免。起為將軍。遂歷武職。連刺洶。楚。二州。長

南唐書卷十七

義死傳下第十二

皇甫暉

皇甫暉。山東人也。事石晉為密州刺史。契丹陷中原。暉與秦州刺史王建來歸。授神衛軍都虞候。俄拜江州節度使。周師伐淮南。暉率江州屯兵。會劉彥貞等。以拒周師。彥貞舉止躁撓。失大將體。而暉獨持重。軍陣整肅。士樂用命。雖中原名將。往往憚之。及彥貞敗死。天子徙正陽橋于下蔡。暉與林仁肇爭之。不勝。周有神將。操鉞一麾。暉衆大敗。收兵返走。且戰且行。欲退保滁州。時滁州守將王紹顏先遁去。城中已亂。暉力戰創重。死于天兵。子繼勳。別有傳。光武訓曰。太祖擒皇甫暉於滁州。是受命之端也。國。

孟堅

孟堅。初事王昶。為建州裨將。延政與暉有隙。堅知其必敗。會邊鎬伐建陽。堅以其衆先降。鎬等資其策。以取南閩。及陳覺矯命攻晉安。堅隸馮延魯軍中。李仁達先求救於越。越以兵數千人入城助守。而江淮諸軍大集。四面合勢。晉安窘甚。越人沿海濟師。旁岸阻濤。藉簣乃可登。南面諸軍聚而射之。簣不得施。久之。

於吏事。聲績日洽。拜濠州節度使。承劉崇俊虎政之後。裁以法度。吏民頌服。及移鎮壽春。漸自矜大。務為聚斂。以奪民利。壽春有安豐塘。溉田萬頃。彥貞既以浚城隍。大興工役。決水城下。而田畝皆涸。因急其徵賦。民皆鬻田而去。彥貞取上腴者賤價買之。於是復漲塘水。歲積巨億。賂遺權要。以沽聲名。魏岑受賄尤劇。羣議難然。推唱以謂彥貞用兵如韓彭。理民如龔黃。倚之若長城。及周世宗征淮甸。命大將李穀攻自壽州。元宗使彥貞督諸路兵。出拒周師。以江州皇甫暉為援。李穀曰。吾無水戰之具。而使唐兵斷正陽浮橋。則我背腹受敵。乃焚其芻糧。退屯正陽。是時世宗親征。行至圍鎮。聞穀軍却。意唐兵必追之。遣李重進。急趨正陽。曰。唐兵且至。宜急擊之。彥貞等聞穀退軍。皆以為怯。裨將成師朗曰。追之。可大獲。劉仁贍使人。嚮之曰。君來赴援。未交戰而敵人退。不可測也。慎勿追逐。君為大將。安危以之。脫有不利。大事去矣。前軍張全約亦曰。不可追。彥貞曰。軍容在我。汝輩何知。沮吾事者。斬。其舉止。躁撓。貪功自任。類如此。比至正陽。而重進先至。未及食而戰。彥貞施利刃於拒馬。維以鐵索。又刻木為獸。號捷馬牌。以皮囊布鐵。繫于地。周兵見而知其怯。一鼓敗之。彥貞死于陣。初。彥貞鼓行。劉仁贍曰。未戰而奔。必有伏兵。我師遇之。無遺類也。乃號令軍中。為城守之備。既而彥貞果敗。諸軍皆潰。惟張全約帥所領奔壽州。以其覆軍喪地。自彥貞始。故恩不及其子孫。交泰元年。贈彥貞中書令而已。

朱令璽

朱令璽。大將軍業從子也。常從業軍。初為小校。超捷善射。椎首鷹目。軍中號朱深眼。累遷神衛都虞候。會林仁肇卒。以令璽為鎮南軍節度使。王師問罪。後主召令璽赴難。令璽至湖口。與諸將議曰。今若前進。而王師據我後。則上江阻隔。退乏糧道。亟為虜矣。乃以書招南郡留守劉克貞。代鎮湖口。克貞病不能舉。令璽遲之。後主命益急。使者旁午。令璽不得已。自潯陽湖縛大筏。載軍糧。器用。戰艦數百艘。欲斷采石浮橋。直趨金陵。或說令璽曰。江水淺澀。不利舟筏。可俟盛夏。大江汎溢。順流而下。勢不可禦。令璽曰。業已進。俟盛夏乎。遂帥水陸一十五萬。至虎踞洲。與王師遇。令璽不識兵機。自乘大航。危簷重構。建大將旗幟。中流指麾。王師聚攻之。令璽先創巨舟。實葭葦。灌膏油。欲順風縱火。謂之火油機。至此勢蹙。乃以火油機前拒。而反風迴煽。自焚大筏。水陸諸軍。不戰而潰。令璽投火死。糧器俱焚。煙焰不絕者浹日。自是金陵絕無外援。以至于亡。

胡則

胡則。為江州副使。金陵既下。後主歸于京師。諸郡皆送款。則謂所部曰。吾等世受主恩。忍負之。遂殺謀降者。嬰城固守。朝廷遣使諭旨。猶不奉命。將軍曹翰帥師圍城三年。則誓以死守。城將陷。太宗皇帝嘉其盡節於所事。遣使喻輸。城下日。拒命之人盡赦之。使人至獨木渡。大風。數日不可濟。及風定而濟。則翰已屠江州無遺類。適一日矣。

嗚呼。甚哉死之難也。非死之難。而處死者為難也。非處死之難。而擇其所處為尤難。是故或輕鴻毛。或重太山。其死雖一。而輕重之異者。在得其所與不得其所爾。劉仁贍輩。于死生之際。亦庶幾焉。

南唐書卷十八

廉隅傳第十三

嗚呼。崇高富有。人之所欲也。其崇高乎天地之間者。若鷦鷯巢於一枝。一枝之外。無所居也。其富有於萬物之上者。若偃鼠飲於長河。滿腹之外。無所容也。天地亦大矣。萬物亦衆矣。一身之所為。曾未得其萬萬之一。而固已厭足。則一身之外。我何與焉。古之人。其志有在於是者。許由聞其風而悅之。其無待於外。而傲睨於萬物之上。則在我者皆道之真。而在彼者皆物之粗。道者吾之所固有。而物者時之所儻來。故棧題數尺。後車數十乘。不足以望吾泰山嵯巖之安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不足以易吾飲水曲肱之樂也。古之人。其志有在於是者。王子搜聞其風而悅之。大而天下重。而一國有所不受。則修吾身。以標準於天下。不亦貴乎。馴致後世。喪已於物。忘真於利。則清風不競。而廉隅遂喪。如姚景之取予有節。魯崇範之一介不受。馬文義之不入府庫。許規之不顧遺金。皆後世之難能者。作廉隅傳。

姚景

姚景。始事劉金。為廐卒。金暇日至廐中。見景晝眠。有二赤蛇。悠揚景面。少頃入鼻。竅而寤。金由是奇之。引

為親信。俄遷神將。金以女妻之。烈祖亦重其為人。使典親兵。歷制置。刺史。拜清淮軍節度使。壽春望鎮。供
德滋厚。而主將傲率。浮於他郡。民尤苦之。景至。一切供億悉罷。去常俸不給。刊衣弊冠。漠然古風。初。吏請
家諱。景大署于紙尾曰。諱賊吏。於是屬吏拱手。稍知廉隅。諸子為牙將。景登城。見其長子。道從甚盛。過市。
市人皆廢業辟路。景召其子杖之。

魯崇範

魯崇範。廬陵人也。龜薪不屬。而讀書自若。烈祖初建學校。丁亂世。典籍多闕。旁求諸郡。崇範雖窮。九經子
史。世藏于家。刺史賈皓。就取進之。薦其名。不報。皓以己婚。償其直。崇範笑曰。墳典天下公器。世亂藏于家。
世治藏于國。其實一也。吾非書肆。何估直以償邪。卻之。皓謝曰。俗吏淺濁。以遺先生羞。不然。何以見高義。
會皓赴闕。與崇範俱至金陵。表薦之。召試東宮。授太子洗馬。復守廉儉。唯食月俸。其餘四時錫賚。非次優
與。拜而弗取。悉班諸親舊之貧者。元宗即位。尤重之。除東宮使。卒于仕。

馬文義

馬文義。彭城人也。父仁裕。事烈祖為使相。文義以廩授千牛備身。補浙西支使。建州之役。隸祖全恩。為判
官。既下建州。將吏皆入府庫。爭取金貝。文義獨收民籍歸幕。故建雖經亂。而民皆安堵。文義與有力焉。遷
贛善大夫。卒。子禹昌。甫二歲。妻朱氏。大將軍業女也。贖贈一無所受。蓋其廉如此。故能率其妻如此。

許規

許規。高陽人。祖儒。義不食粟。自雍州襁負東走。隱江南山谷中。終身不出。儒生稱。規好道家言。
故不事事。嘗羈旅宜。歛問。聞旁舍呻呼。就訊之。曰。我某郡人也。察君長者。且死。願以骸骨屬。因指囊中黃
金十斤。曰。以是交長者。規許諾。敬負其骨千里。并黃金置死者家。父驚愧之。因獻金。如亡兒言。以為許君
壽。規不顧。竟去。聞者以規為長者云。子述。事後主。為監察御史。亦有清節。後仕皇朝。

苛政傳第十四

嗚呼。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剛與柔。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夫陰陽和同。剛柔相濟。然後交通成
和。而物生焉。人位其中。戴仁抱義。所以贊天地之化育也。苟忿戾殘忍。而不全乎仁義。則猶天之獨陽而
無陰。地之獨剛而無柔。其於生成也殆矣。古之聖人。所以德刑並用。而治于民心者。凡以知此而已。循致
後世。依勢作威。倚法以削。則滅天地之德。刻生民之性。苛細慘烈。無所不為。可不痛哉。昔孔子適楚。有婦
人哭於路而哀。使子貢問之。曰。爾之哭。重有憂乎。曰。然。子貢問其故。曰。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
又死焉。是以哀之。子貢曰。何不去也。曰。無苛政。孔子聞之。曰。少子志之。苛政猛於虎。作苛政傳。

張宣

張宣。字致用。少事吳為軍校。錄大將柴斐。斐愛人。戴下。諸將化之。唯宣頗肆暴戾。部曲苦之。從劉信圍虔

州。虔人乞師於楚。信遣宣及高審思分兵禦之。大敗楚師。累遷諸軍都虞候。徙為左街使。皆以嚴酷為理。
及鎮鄂州。置地室以鞠罪人。罪無問大小。入之則無全活。未幾。境內大治。道不拾遺。會雪中炭。肆有鬪者。
錄問之。言市炭一秤。而輕不及數。宣使秤之。信然。乃斬賣炭者。梟首懸於市。自是賣炭者率以十五斤
為秤。無敢輕重。

李德柔

李德柔。字子恢。鄱陽人也。始為小吏。善伺人之私。捕獲亡命。所至必得。時目為李貓兒。累遷大理卿。持法
苛峻。獄有未成。則以蘆席卷囚。而倒置之。死者甚衆。德柔本無學術。安稱博學。每呼馬為韓盧。染工為俗
倫。雖然。不附姦佞。善守職分。故終其天年。初。元宗欲置北寺獄。德柔諫曰。世豈乏士。而俾閹豎得以弄其
文墨邪。其議遂寢。論者疑之。

嗚呼。唐末大亂。方鎮倍擬。悉以官官給事。考諸前史。吳越最多。唯南唐載籍脫略。閹人內侍。用否輕重。不
可悉考。案浮屠傳。後主對佛像。燃命燈以決大辟。自夕至旦。火滅則誅之。不滅則贖之。由是富商大賈。道
賂內官。俾結燈。獲免者甚衆。而此又有置獄北寺之說。則閹豎之職。雖無考據。而伺隙抵巇。竊弄威德。亦
已甚矣。幸而國君儒雅。未嘗嬖倖。故不見斥於當時。

南唐書卷十九

誅死傳第十五

嗚呼。三代之際。刑不上大夫。而霸者之命。亦曰。無專殺大夫。則古之所以任大夫者。未嘗不以賢。而所以
待大夫者。未嘗不以禮。及其世亂。刑濫。故殺之之甚。有見於春秋者。書人以殺。殺以其罪也。稱國以殺。殺
不以其罪也。是以為人君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陷誅死之
罪。後世君子。恥於自明。而為小人之所誣。則賢不肖駢死於市朝。而陷其君於首惡之名者。無世無之。良
史所以直筆書之。使後世為臣者。知法之不可犯。為君者。知刑之不可濫。如陳蕃。李固之死。君子觀之。未
嘗不扼腕而歎之。董卓。王甫之死。君子觀之。未嘗不慨然而快之。是其刑之當否。雖千載之後。猶足以感
發人之喜怒也。南唐享國日淺。可名之士無幾。而誅死大半。如宋齊邱。陳覺。李徽古。李德明。鍾謨。張鬱。褚
仁規。王建封。范沖敏。皇甫繼勳。林仁肇。潘佑。李平。皆死於非命。就其未死之行。以考之。則知其所死者。不
能無當否矣。然則南唐之亡。非人亡之。亦自亡也。為國而自去其股肱。譬諸排空之鳥。而自折其羽。孰
有不困者哉。昔孔子滿晉。至河而還者。聞晉殺賢。鳴犢。舜華也。故曰。刳胎而麟不至。覆巢而鳳不翔。君子

惡傷其類也作誅死傳

褚仁規

褚仁規字可則廣陵人也始爲軍中小吏勤幹敏給可被繁使累除右職出爲海陵鹽監使海陵民好爭訟吏多不能直乃以仁規兼縣事所部魚鹽竹葦之地財用所出國家每有大役常賦不能給仁規使行視民家所有舉籍取之事訖則以次償備罔有遺遺以故民不甚怨而供億公費不知限極烈祖喜之及以海陵爲泰州遷仁規爲刺史不移治所政亦如故晚年國家少事仁規措克不已多入私門刑罰滋暴加以奢縱宜徵使陳覺有宿嫌密啓其狀侍御史王仲連亦劾之烈祖陽不聞而陰欲罷其郡會將東巡乃召以爲靜江軍都虞候督舟師以從及還都遂留不遣仁規方承恩遇猥被摧折不勝忿恚乃上書自陳無過而爲讒佞所間辭甚詳斥烈祖下其事命陳覺充泰州按鞠使仁規聞赴按款曰吾嘗孤立所知者主上而已陳覺首構吾事而今以屬之何以自明遂自動即日收付大理賜死妻子徙和州

王建封

王建封少爲軍校驍勇任俠平建州功冠諸將拜信州刺史爲人剛鷲無所忌憚及陳覺等矯命討李仁達建封帥師圍福州與諸將爭功城垂尅而先退諸軍由此潰散遂失晉安元宗大怒陳覺獨延魯皆被流竄而建封不自安元宗召還慰撫之使掌禁兵建封怙罪愈多僭侈時魏岑鍾謨李德明皆嘗清要而岑魏尤甚謨及德明亦輕脫俱不協衆望戶部員外郎范冲敏頗耿介負氣深疾岑等而與建封相善以建封方被寵任可去羣黨因勸建封上書歷歷用事者請盡去羣小進用正人元宗大怒以其武臣擬禁兵不當干預國政流建封池州賜死于路冲敏棄市

李德明

李德明不知何許人也落魄負大節累遷兵部員外郎文理院學士周世宗伐淮南下滁州元宗懼先遣牙將王知朗奉書于世宗不答未幾揚光舒泰斬相次潰元宗益懼乃遣德明與鍾謨率表稱臣請獻壽濠泗楚光海六州以求罷兵世宗亦不答德明與鍾謨皆留行在明年元宗復使孫晟王崇質削去帝號願效貢賦世宗猶不答於是鍾謨等見世宗英武而師甚盛乃曰願陛下寬臣五日之誅還取江南表獻江北諸州世宗許之遣供奉官安宏道押德明崇質還江南而謨晟皆見留德明等歸盛稱世宗英武元宗惡之宋齊邱陳覺等皆以割地無益德明實圖以圖利元宗大怒命斬德明于市而益兵以拒周初德明與鍾謨皆以尙書郎待制特恩用事百官側目號爲鍾李及謨遠因覆案齊邱黨與追贈德明袁州刺史

皇甫繼勳

皇甫繼勳江州節度使暉之子少以父廬爲軍校常從暉軍中滁州之役暉力戰甚急繼勳欲遁暉操戈

擊之弗及遂逸以暉死事故繼勳恩澤優渥累遷將軍池饒二州刺史性謹厚勤於爲理吏民安輯入爲諸軍都虞候數年南唐老將亡殆殆盡繼勳雖少遂拜大將軍貨產優贖而錫賚頗優於是營第宅侈車服蓄妓樂備珍美擇近郊之地植花構亭珠翠環列擬於王室及王師來伐繼勳保惜貨富無效死之志欲後主速降而口不敢發每於衆中但言國數窮促而已或聞敗績則怡愉竊喜或有敢死之士請出效命則杖而拘之由是軍情忿恚百姓切齒近侍屢以爲言後主優容之後託以軍旅稀復朝見召之亦不至後主於是不能容乃親巡城勞軍還誘繼勳入宮責其流言不用命之狀收付大理始出門而衆軍之士爭集繼勳繼勳頃刻而盡

嗚呼天屬之厚不可薄也於其所厚而薄之則其他無不薄矣皇甫繼勳叛父於垂死之際及其事君又可知也忠孝人之大倫而不忠不孝者無容於天地之度內然則繼勳之死豈特人怨哉

鍾謨

鍾謨字仲益會稽人也僑建康少爽悟博學屬文類脫時輩元宗寵用之拔自下位累遷吏部郎中顯德中周師下揚光等州元宗遣謨與李德明奉表於世宗未報而孫晟王崇質繼至謨等謂世宗曰唐畏陛下神武保無二心願歸取表盡獻淮南之地世宗許之遣德明崇質還江南而晟與謨皆留行在既而江南拒命世宗大怒案誅晟及館中二百餘人同死獨赦謨以爲耀州司馬謨在耀州以其時貽州將其略云副副歸盡塞垣鴻般般驚開墊戶蟲渭北離愁春色裏江南家事戰塵中江南暨周平世宗召謨授衛尉卿放還國謨作詩以獻其略云三年耀武羣侯服一日迴鑾萬國春南北通歡永無事謝恩歸去老陪臣世宗覽而悅之賜黃金五百兩意將以問其君臣也元宗果銜之謨歸爲禮部侍郎判尙書省國政悉乘於中臺相府但糾轄而已謨既秉權鑄大錢改制度恃其才能挾中朝之勢尤橫恣不法世宗每遣使至必賜詔存問時太子冀參摠庶政謨薦其所知閻式爲太子司議郎百司關啓多由之初李德明與謨善德明之死給事中唐錡與宋齊邱同議至是錡不自安又頗納賄謨知之面詰其狀錡大懼及謨復使周以世宗之旨覆按齊邱黨與陳覺李徵古以下皆伏誅錡益懼會信州刺史張魯入爲天威軍都虞候嘗詣謨第相歡或至夜分錡時掌樞要因構謨與魯謀爲不軌元宗疑之太子冀卒從嘉以次當立而謨曰從嘉輕肆請立紀國公從善元宗大怒尙以世宗之故未卽加誅乃罷其職爲國子司業及世宗崩遂貶謨著作佐郎饒州安置遣中使領侍衛軍十人卽日監督上道馳驛發遣家屬自後而去謨時病風眩作絕旬十餘章其辭皆悽愴至郡月餘遣人就繼殺之謨尤好古碑奉使中原每道旁碑碣必駐馬歷覽嘗見碑跌大碣半沒水中謨欣然解衣以手捫揣默記其文他日水涸以所錄本就證之無差其爽邁如此初使者至謨望拜曰臣無負國使者曰詔問孫晟獨死狀謨復拜曰臣聞命矣遂就絀繼亦賜死于宜州

潘佑散騎常侍處常之子氣宇孤峻閉門讀書不營貨產文章瞻遠尤敏於議論時譽騰然中書舍人陳喬戶部侍郎韓熙載薦之以秘書省正字釋褐俄直崇文館輔後主於東宮後主即位遷虞部員外郎史館修撰後主納后歷代久無其禮開元禮亦多闕博士陳致雍習知沿革隨事補正後主使徐鉉與佑參議佑立論以沮之文采可觀後主奇其議頗見施用由是恩寵日洽改知制誥明年居中用事極論時政無所迴避後主手札敦喻佑七表不止因請休官遠去乃徙佑專知國史悉罷其職時江南衰削國步多艱佑所上諫疏有家國險陰如日將暮之辭後主惡之又其所薦黜與時輩不協因誣以他事劾佑佑自到母及妻子徙饒州佑自言其母方娠夢古衣冠人告曰我顏延之也與夫人爲子及生七歲始能語曰兒誤傷白龍爲上帝所罰也因吟詩曰只因騎折玉龍腰謫在人間三十六至是果以三十六歲卒

李平

李平初爲河中李守貞從事漢隱帝立守貞據城叛隱帝命周太祖討之守貞遣平與朱元奉表來乞師未返而河中平遂留江南越人寇毘陵平自言有武略因以爲將固辭乃遷衛尉少卿使領偏師巡江北進逼蘄州周師先通平入保其城即以爲蘄州刺史會朱元叛元宗恐其不自安召之還都使者失旨鎖平送建康元宗慰勉之拜建州節度副使徵爲衛尉卿平本好神佛修養之事而動多怪妄自言傷人神鬼常與通接潘佑亦好仙平因與親善之言佑父處常今已爲僊官而已與佑亦僊官也家置靜室人莫能窺佑既獲用請復井田法深抑豪民有買貧戶田者使即還之又依周禮造民籍復造牛籍曠土盡令種桑薦平判司農寺以督之命行于下急如火星州縣吏胥因以爲姦百姓大擾聚而爲亂後主知立法之病卽罷之佑復薦平知尚書省由是羣議紛紛以爲壞法殃民皆由平始乃先收平下大理使收佑佑自剄平送于獄妻子徙虔州明年宥其家康給之

南唐書卷二十

黨與傳上第十六

嗚呼漢以黨錮衰唐以朋黨滅漢唐之亂雖愚者與知焉迨乎利害相攻則爲之而不知其非蓋小蔽於好惡之情而已南唐之士亦各有黨智者觀之君子小人見矣或曰宋齊邱陳覺李徵古馮延巳延魯魏岑查文徽爲一黨孫晟常夢錫蕭儼韓熙載江文蔚鍾謨李德明爲一黨而或列爲黨與或各敘於傳者何哉蓋世衰道喪小人阿附以消君子而君子小人反類不合故自小人觀之因謂之黨與而君子未嘗有黨也予之所論一入于黨與則宜無君子而各著于篇者未必皆小人嗚呼弗可不察也作黨與傳

宋齊邱

宋齊邱豫章人也其父誠爲江西鍾傳副使卒於任時天下已亂經籍道熄齊邱獨好學有大志及鍾傳敗齊邱益窮隨衆東下餬口於倡優魏氏烈祖時爲昇州刺史延四方之士齊邱依焉因以鳳皇臺詩見志曰嵯峨壓洪泉崑崙捧碧落宜哉秦始皇不驅亦不擊上有布政臺八顧背城郭山盤龍虎健水黑蟻壓作白虹欲吞人赤驥相搏雜畫棟泥金碧石路盤礧礧倒掛哭月鏡危立思天鶴監池養蛟龍栽松樓

鷺鷥梁間燕教雛。石罅地懸殼。養花如養賢。去草如去惡。日晚嚴城鼓。風來蕭寺鐘。掃地驅塵埃。剝蒿除鳥雀。金挑帶葉摘。綠李和衣嚼。貞竹無盛衰。媚柳先搖落。塵飛景陽井。草舍臨春閣。芙蓉如佳人。迴首似調羹。當軒有直道。無人肯駐脚。夜半鼠窸窣。松孤不易立。石醜難安着。自憐啄木鳥。去盡終不錯。曉風吹梧桐。樹頭鳴噪噪。羨羨江令石。青苔何淡薄。不語興亡事。舉首見渺渺。吁哉未到此。福劣同尺蠖。龍鶴羨兔毛。猛虎愛蝸角。一日賢太守。與我觀葵藿。往往獨自語。天帝相唯諾。風雲偶不來。寰宇鎖一略。我欲烹長鯨。四海為鼎鑊。我欲取大鵬。天地為煇燿。安得生羽翰。雄飛上寥廓。烈祖奇其才。以國士待之。歎人汪台符投書于烈祖。齊邱忌其名。頗排斥之。齊邱本字超回。台符因是貽書侮之曰。閉足下齊大。聖以為名。超亞聖以為字。齊邱即改字子嵩。隨烈祖鎮京口。入定朱瑾之難。雖參謀議。而性於鼓鑄。故不預戰功。烈祖輔政。勵精為理。修舉禮法。以遏強乘。親附卿士。寬循薄賦。人用安輯。齊邱頗有力焉。烈祖欲進用之。而為徐義祖所惡。乃以為殿直軍判官。凡十年。義祖卒。始拜右司員外郎。累遷左諫議兵部侍郎。居中用事。期以相之。齊邱自以名望甚盛。欲為退讓。以自重。乃告如豫章。改葬其父。因入九華山。求退居。吳主連徵不至。元宗時為大將軍。烈祖使元宗親往敦迫。乃起。除中書侍郎。遷右僕射。中書事。烈祖出鎮金陵。以元宗入輔政。委齊邱左右之。齊邱於是益樹朋黨。潛自封植。時烈祖權位日隆。中外皆知有禪代之勢。而烈祖恭謹守道。懼羣下不協。欲待嗣君。齊邱亦密贊其說。與烈祖意合。烈祖次子景遷。吳主之婿也。美姿儀。風度雅烈。祖鍾愛特甚。齊邱使陳覺為景遷教授。以買其聲價。齊邱參決時政。多為不法。輒歸過於元宗。而盛稱景遷之美。幾有奪嫡之計。所以然者。以吳主少而烈祖老。必不能待他日得國。授於景遷。景遷易制。已為元老。威權無上矣。此其日夕之謀也。烈祖覺之。乃召齊邱如金陵。以為己副。遙兼節度使。無所關預。從容而已。行軍司馬徐玠。副使李建勳。判官孫晟。賈潭。吳相。王令謀。都校周宗之徒。相為推挽。決行大事。既建齊國。以齊邱為左丞相。遷司空。徐玠為右丞相。明年。烈祖即位。徐玠為使相。張居詠。張延翰。李建勳。皆平章事。周宗為樞密使。齊邱但遷司徒而已。自悼失計。復私無功。不勝其忿。受宣之日。聞制辭云。布衣時。陛下乃一刺史爾。今日為天子。可不用老臣矣。拂衣而出。闔門請罪。烈祖但遜辭以喻之。不為改官。齊邱久之。計無所出。乃更上書請讓。遷讓皇他郡。以絕人望。吳世子璉。烈祖子。璉也。又請絕其婚而斥遠之。其詞云。非獨婦人有七出。夫有罪。亦可出之。聞者莫不大笑。居數年。復自陳。以輔相之重。不可不與政。烈祖許其入中書視事。又以兩省事多委給事舍人。而中外繁劇之務。皆在尚書省。乃求知尚書省事。亦許之。於是悉取朝廷附己者。分掌六司。下及胥吏。皆用所親。吏視事。數月。有親吏夏昌圖者。盜官錢三百萬。齊邱特貸其死。烈祖大怒。切責所司。刑部官吏自動請罪。久之。乃解。昌圖坐斬。齊邱臥疾不出。烈祖遣妻王景遂往問之。許其出鎮本州。旬日。遂起拜洪州節度使。委任專小。政事不治。所居舊里愛親坊。改為錦衣坊。大啓第宅。窮奢宏壯。居坊中人。皆使修飾。廳屋門巷。極備華潔。民不堪命。

相率逃去。坊中為之空。前後四任本州。其行事多類此。在富貴權要之地三十年。唯欲人之順己。其一言不同者。必被排擠。酷好術數。凡天文地理占相卜祝之徒。在門下者。數十人。厚祿以給之。相傳言齊邱少時。曾夢乘龍上天。凡文武百司。皆布朋黨。每國家有善政。其黨輒但言宋公之為也。事有不合。羣望者。則曰不用宋公之言也。每舉一事。必知物議不可。則羣黨競以巧詞先為之地。及有議論者。皆以墮其計中。羣臣敢言者。常夢錫。蕭徽。江文蔚。韓熙載等十數人。而常蕭尤甚。夢錫性褊而簡言。儼無文而辭繁碎。故皆不能勝。然雖正人切齒。而流俗疏遠之人。猶瞻仰以為元老。故趨附者益多。及國家多難。因欲遂其窺竊之計。卒以此敗。元宗謂近臣曰。齊邱之才。安能當此大難。不過率國中以降。自為功爾。大難之時。齊邱及放歸青陽。即舊第之外。別院處之。重門外鎖。穴牆以給食。明年。自縊死。年七十三。諡醜謚。齊邱初館于倡妓魏氏。藉其資給。遂以為正室。亦封國夫人。無子。以從子慶詰為嗣。及後主即位。召其妻子還建康。館給之。連坐者皆齊邱為文有天才。而寡學不經。師友議論。詞尚詭誕。多違戾先王之旨。自以古今獨步。書札不工。亦自矜銜。而嗤鄙歐虞之徒。馮延巳亦工書。遠勝齊邱。而伴為師授以求媚。齊邱謂之曰。子書非不善。然不能精意。往往似虞世南。其何堪也。其狂謔如此。承二君不世之恩。而自陷刑辟。識者知其有天道焉。

嗚呼。俗說江南。堅甲精兵。雖數十萬。而長江天堑。險過湯池。可當十萬。國老宋齊邱。機變如神。可當十萬。周世宗欲取江表。故齊邱以反聞死。斯言殆非君子之說。聞巷小人之語也。龍衰因是著于野錄。以欺惑後世。而後世之人。亦頗信之。且民之至愚。欺之則易信。況齊邱益樹朋黨。以買譽於當時。自非特立獨行之士。安能知其妄偽哉。孔子嘗以鄉人皆好之為未可。蓋鄉人之情。未必必公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則信善矣。嗚呼。善人吾不得見。則齊邱之事。安所考信哉。蓋亦考其所言與其所行而已。觀其善書云。畫者不敢易圖像。苟易之。必有咎。刻者不敢侮木偶。苟侮之。必貽禍。始制作於我。又要敬於我。又真禍於我。此意以社稷之功。自任而無復君臣之禮也。又云。見食象者。食牛不足。見戴冕者。戴冠不足。則窺竊之計。於是乎萌矣。予是以知齊邱之所言也。伐南閩。攻仁達。以空其國用。遂常夢錫。韓熙載。江文蔚。以聞其忠言。予是以知齊邱之所行也。然則齊邱之死。自速辜爾。謂之反間者。妄也。

軍情方撓。不欲暴其事。及使中原回。乃罷近職。覺以世宗之命告元宗曰。江南連年拒命。知是宰相嚴積所為。可殺以謝過。元宗知其與積有宿嫌也。不信。鍾謨請覆實其事。乃遣謨告謝實己。言非積之罪。世宗大驚曰。積果能如是。乃忠於所事也。何罪之有。朕為天下主。肯教人殺忠臣乎。謨還報。元宗乃下令數覺前後罪惡。貶饒州安置。使殺于路。

李徽古

李徽古。宜春人也。昇元末。第進士。時宋齊邱廣樹黨與。以張聲勢。徽古常出入門下。保大中。與陳覺同掌機密。淮甸兵起。劉彥貞敗死。人心惶懼。元宗歎曰。吾家國一至於此。因泣下。徽古曰。陛下當以兵力拒敵。泣有何益。杯酒過量。邪。乳保不至邪。元宗變色。左右皆戰慄。徽古亦自若。又與陳覺乘間言。社稷禍在朝夕。請陛下燕居深宮。國事盡付宋齊邱。以紓夷亂。元宗以戎事未戢。隱忍不發。及畫江罷兵。鍾謨至自京師。判尚書。兼三省之職。權勢特甚。尤切齒齊邱黨與。常曰。人臣竊國。理不可容。及陳覺奉使中原。欲矯世宗之命。殺嚴積。謨乞復使周。覆實其事。齊邱黨與遂敗。貶徽古洪州。殺之。

馮延巳

馮延巳。字正中。廣陵人也。父令頤。事本郡為軍吏。烈祖署為歙州鹽鐵院判官。神將樊思勳作亂。燒營而火。及令頤第。賊卒皆釋兵救火。其得人心如此。時刺史滑言病甚。中外不知存否。人心惶惶。延巳年十四。徒步入見。言復傳言。教出謝將吏人情。乃安。及長。有辭學。多伎藝。烈祖以為秘書郎。使與元宗遊處。累遷駕部郎中。元帥府掌書記。與陳覺友善。自結於宋齊邱。以固恩寵。同府在己上者。稍以計遷出之。元宗愛其多能。而嫌其輕脫貪求。時以舊人不能離也。孫晟面數之曰。君常鄙晟。晟知之矣。晟文筆不如君也。技藝不如君也。談諧不如君也。諛佞不如君也。然上置君於親賢門下者。期以道藝相輔。不可讓邦國大計也。聞者疑其言。烈祖季年亦惡之。復為常夢錫彈劾。必欲斥去。未果。而烈祖殂。元宗即位。延巳喜形於色。未聽政。廣入白事。一日數見。元宗不悅曰。書記自有常職。此各有所司。何其繁也。由是少止。遂與宋齊邱更相推唱。拜諫議大夫。翰林學士。復與其弟延魯交結魏岑。陳覺。查文徽。侵損時政。時人謂之五鬼。保大四年。自中書侍郎拜平章事。時論不平。出鎮撫州。亦無善政。延巳無才。而好大言。及再入相。乃言己之智略。足以經營天下。而人主躬親庶務。宰相備位。何以致理。於是元宗悉以庶政委之。奏可而已。延巳遲疑。願望。責成胥吏之手。又常笑烈祖戢兵。以為鯁鯁無大略。安陸之役。喪兵數千。而輟食吝嗟者旬日。此田舍翁。安能成大事。如今上暴師數萬於外。而宴樂擊鞠不輟。此則真英雄主也。故國殃民。實此之由。為相之後。動多徇私。而故人親戚。殆於謝絕。與弟延魯如仇讐。延魯所生。乃延巳之繼母也。亦至疎隔。既失湖湘。人皆歸咎。延巳自劾。元宗復使親政。割地之後。始乞罷相。乃遷為宮傅。逾年卒。年五十七。著樂章百餘闕。其詞天詞云。曉月墜。宿雲披。銀燭錦屏圍。建章鐘動玉繩低。宮漏出花遲。又歸國詔詞云。江水碧。

南唐書卷二十一

陳覺傳下第十七

陳覺

陳覺。宋齊邱之客也。齊邱薦為楚王景遷教授。累遷兵部侍郎。宣徽使。覺在外。恣佞苛酷。及居家。不能制。義於一妻。其妻李氏。妬悍。親執庖爨。不置妾媵。宋齊邱嘗選三婢予之。頗有容質。李氏亦無難色。奉事三婢。禮如舅姑。晨夕承侍。未嘗輒離左右。人問其故。則曰。此令公寵侍之人。見之若面。令公敢倨慢邪。三婢不自安。求還宋第。覺唯唯聽從而已。李仁達據福州。齊邱因薦覺有智略。可使喻旨於仁達。必不勞寸刃。坐致闕下。元宗許之。乃以覺為福州宣諭使。既至。說仁達入覲。仁達曰。安撫未定。請俟他年入覲。覺還至建安。恥說之不行。乃矯制發建汀。撫信之兵。往討之。既而諸軍皆潰。士之戰死者無幾。國用遂為一空。於是鎖覺送建康。中外皆謂其必誅。而齊邱上表為請。乃赦之。沈覺於斬州。未幾。復用如初。及救壽春。又與朱元有隙。而寤之太甚。卒致元叛。淮甸既陷。舉國震恐。齊邱等因之以圖變。覺與李徽古俱為樞密副使。徽古每於官議。無復臣禮。覺請元宗深居後宮。委國事於宋公。臣時得入奉。從容諍釋老而已。元宗以

江上何人吹玉笛。扁舟遠送瀟湘客。蘆花千里霜月白。傷行色。明朝便是關山隔。見於世。元宗樂府詞云。小樓吹徹玉笙寒。延已有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之句。皆為警策。元宗嘗戲延已曰。吹皺一池春水。干卿何事。延已曰。未如陛下小樓吹徹玉笙寒。元宗悅。初。蕭徹深惡延已。常廷斥之。及徹為大理卿。斷獄失入。舉朝皆欲誅徹。獨延已力爭。以為赦前失入。罪不當死。徹終獲免。人皆歸之。以謂裴冕指怨。無以加此。延魯延己異母弟也。初為江都判官。累遷水部員外郎。中書舍人。延魯銳於進取。常欲用事四方。以要功名。延己詰曰。士以文行飾身。勤恪居職。則寵光至矣。何用行險以圖祿利。延魯曰。兄自能如此。弟不能。惟恃循資為宰相也。建州之役。雖查文徽尸其事。而延魯實贊之。閩人先苦王氏亂。敗。開唐師至。皆伐木開道。壘柴奉迎。既建州。軍無節制。大掠數日。民不堪命。故雖下其地。而人皆解體。劉從效。李仁達之徒。得以鳩集其民。專據郡縣者。因其隙也。及陳覺矯命。討晉安。表言朝夕可克。元宗不得已。發諸路兵。應之。延魯亦請行。拜南面監軍使。李仁達求救於越。越人遣兵助守。既而延魯魏岑。王崇文等。各領兵萬數。四面俱至。圍城數匝。聲動天地。有國以來。出師之盛。未之有也。延魯等各務為己功。犄角不相應。諸將皆忘莫肯用命。故兵勢雖盛。而城久不下。越之救兵。無所施力。欲出不可。越人復以舟師浮海而至。旁岸阻薄。不可登。延魯軍中集射之。舟人賊矢如蟻。延魯曰。城所以不下者。恃此救也。今不與之戰。則襄糧坐甲。何為哉。不如卻軍。俟其登岸。盡殺之。城必降矣。神將孟堅諫曰。賊勢已窮。堅壁困之。功在漏刻。延魯不聽。越人登岸。果致死力。延魯遇敵先走。其下皆潰。孟堅死之。諸軍相次亦潰。士之戰死者無幾。而軍資器械委棄。元宗大怒。命銷延魯陳覺。至建康。韓熙載勸奏。請置之死。宋齊邱固爭。乃流延魯于舒州。未幾。復用為東都留守。延魯初至。自晉安。身被五木。鎖鑰甚固。延己歎曰。弟不肯為循資宰相。一至於此。兄弟由是有隙。淮甸兵起。延魯棄揚州。削髮為沙門。逃歸。周人執之。歸于京師。時諂之曰。執節分符。始作大軍之帥。被緇削髮。潛為行脚之僧。割地之後。世宗以為刑部侍郎。遣歸報聘。遂留金鑰。拜戶部侍郎。建隆初。李重進來乞師。元宗命延魯出告其使曰。吾不相救。非乏兵也。大丈夫不得志而反。固有所之矣。但不得其時爾。昔周世宗初崩。人心未一。上黨作亂。大兵北征。君不以此時反。今天下晏然。乃以一城之地。抗萬乘之師。此自速死爾。吾安能救速死之人乎。太祖皇帝親征。延魯入貢。太祖曰。爾國運吾叛臣乎。延魯徐曰。陛下徒聞之而未知之。乃以實對。太祖領之。因曰。朕以大軍渡江。爾國能拒朕乎。延魯曰。重進。天下之姦雄。陛下下一鼓平之。蕞爾江南。安足以抗天威。但士大夫感其主恩。有必死之志。陛下能棄數萬之卒。與之血戰。則可矣。且大江設險。風波不常。備進未尅。城退乏糧。道亦官守之責也。太祖笑曰。聊戲卿爾。吾與江南大義已明。何至於此。乃頌師。以上皆見陳彭年別錄。

魏岑

魏岑。字景山。鄆州人也。篤學強識。而拙於屬文。常遊覽四方。凡天下山川勝勢。風土美惡。無所不知。避亂

淮南。署郡從事。久不得志。數以計策干宋齊邱。薦授校書郎。尤好諛佞。善揣人意。元宗即位。銳意天下。有尅復中原之志。岑請親祀南郊。元宗曰。俟天下為一。然後告謝天地。及下南園。意以為諸國可指麾而定。岑因待宴。自言臣少遊元城。好其風物。陛下平中原日。臣獨乞任魏州。元宗許之。岑趨下拜。謝人皆以為佞。保大六年。李守貞乞師。以岑兼沿淮巡撫使。聞守貞敗。罷為屯田使。入為兵部侍郎。拜樞密副使。事

查文徽

查文徽。不知何許人也。用宋齊邱薦。授元帥府掌書記。遷祕書郎。元宗即位。拜中書舍人。保大中。閩人連重遇。朱文進。弒其君。遣使告亂。馮延已請執其使。以伐閩。俄以民疫。寢其議。文徽獨以為可討。王延政首亂。宜攻自建州。議者多不從。唯馮延魯贊之。翰林待詔臧循者。與文徽同閩。嘗買於閩。具知山川險易。為陳進兵之計。文徽因是決行。邊鎬帥洪州屯兵。與文徽會。建安之民。苦王氏亂。皆伐木開道。以迎我師。遂下建陽。方且傳檄諭福州。而王延政先遣統軍使吳承祐。以遊兵巡福州境。給曰。唐為我討賊。大軍至矣。福州信之。裨將林仁翰殺連重遇。函其首。歸承祐。延政以其子繼昌守福州。親率眾以拒文徽。文徽始以福州之亂。伐閩。至此延政已平福州。五郡之兵。大集。敵勢甚盛。文徽等次于蓋竹。退復屯建陽。啓求濟師。臧循。偏師屯邵武。縣民擒之。斬于建州市。元宗復遣祖全恩。何敬洙。率萬人至建陽。與延政隔露水而陣。全恩使建陽降將孟堅。潛師出其後。神將武彥思。馬存貴。以輕銳。繼之。腹背夾擊。延政大敗。退而城守。福州復亂。李仁達殺繼昌及吳承祐。以卓儼明為主。儼明老僧也。徒眾數千。目有重瞳。垂手過膝。故推立之。既而無統御之略。仁達復殺之。而自稱留後。延政益不振。建州之險。要曰西巖。延平津。相繼下。俄克建州。執王延政。歸於建康。漳。泉。汀。皆平。而唯福州羈縻而已。遂以文徽為撫州刺史。入為諫議大夫。拜建州節度使。及陳覺矯命。敗績。福州遂屬吳越。後二年。福州許言吳越成兵亂。殺李仁達而遁。文徽與劍州刺史陳海帥舟師。應福州。以兵出迎。海曰。越人謊信。人語也。未可速進。文徽曰。久則生變。乘其未定。亟取之。留海屯江口。進至西門。伏兵發。文徽被擒。海與越人戰。大敗之。獲其將馬先進等。元宗送先進等還越。越亦歸文徽。亡。

遺詔已出不可改遂行烈祖山陵儀與韓熙載江文蔚同定禮儀法遷大理卿兼給事中因斷獄失入用事者欲誅之賴宰相馮延巳固爭以謂赦前失入罪不當死遂貶南昌令因歸葬廬陵懷中素樹詣郡應設拜敬守桑梓言談服御不改鄉俗會講故老姻舊語笑雍穆俄復舊官後主初嗣位屢與嬖倖對弈儼入白事舉盃投于地後主大怒曰汝與魏徵執愈儼從容曰臣若非魏徵陛下亦非太宗矣後主默然罷弈儼乘身方直彈奏不阿百官貴戚斂衽避之歸皇朝以老病居鄉里因訟至郡言辭舛錯郡倖不知其疾以爲愚謬乃詰之曰江南用汝輩爲正卿不亡何待卒年七十至無一金

劉承勳

劉承勳不知何許人也美風度善數計事烈祖爲郡從事改糧料判官出納無弊號爲稱職遷德昌宮使南唐自吳建國保有江淮龍山澤之利幣藏頗盈德昌宮其外府也金帛泉貨多在焉禪代之後邦國新造而簿籍淆亂鈎校不明承勳由是多入私家盜用無算家畜妓樂道百數人每置一妓費數百緡而珠金服飾亦各稱此承勳善爲詭佞常以寶貨遺賂權要故雖朱門甲第窮極富奢而久弗之誅太祖皇帝既平荆湖詔江南具舟運湖中米承勳請行乃督巨艘數百艘自長沙抵迎鑿本以姦心預自結於皇朝爲異時計及金陵平承勳歸于京師首陳運米事以爲己績太祖曰此李煜勤王之戰豈汝功邪特弗敘用既而窮困裸袒丐食於路不勝其苦凍餒而卒

邵拙

邵拙宜城人也孤峭不撓博通經史飲酒常至百盞偶沉酣遂絕飲雖筵宴終日唯茶漿而已著書埒韓柳有詩三百篇尚書郎孫邁爲之序命曰庶獄集曹郎趙慶以詩貽之云適古文章金鸞驚出羣行止玉麒麟歸皇朝就應制科有司以聞未詔而卒郡將哀之籍其裝得拙手書史傳文集三百卷藏于官府時悼其苦學能文而不得達于名位或議其詩有萬國未得雨孤雲猶在山之句斯爲應矣門人袁氏買地葬之

舒雅

舒雅世爲宜城人姿容秀發以才思自命因隨計金陵以所學獻于吏部侍郎韓熙載熙載一見如時昔館給之雅性巧黠應答如流熙載待之爲忘年之交出入臥內曾無間然熙載性懶不拘禮法常與雅易服燕戲狎侍婢入未念酸以爲笑樂或云熙載所著格言半雅之辭迨數年會熙載知貢舉以雅爲第一朝野無聞者以雅之才爲當也歸皇朝守舒州出見山水奇秀田疇沃壤遂有終焉之志考滿以本官尋靈仙觀卒

盧絳

盧絳字晉卿南昌人也讀書略通大義不事事常以博奕角觝爲務鄉里鄙之絳慙憤入廬山國學與諸

南唐書卷二十二

歸明傳上第十八

嗚呼生草昧之世事偏據之國君臣上下冥行而已矣及其一觀聖人之化而得其所歸則何異於離蓀屋之幽即天日之鑒哉故南唐之士及事皇朝者皆謂之歸明而歸明之士未必皆善也作歸明傳

蕭儼

蕭儼廬陵人也甫十歲詣廣陵以童子擢第及長志量穩正交不苟合授秘書省正字烈祖受禪遷大理司直拜刑部郎中明清平恕號稱職烈祖季年性下急羣臣多貽詞責陳覺居近職不自安請告數月烈祖矧覺以官遺詔日出參儼劾曰陳覺側聆私室以俟升遐請案其罪不許元宗即位委政齊王景遂馮延巳魏岑之徒因以隔絕中外儼上書極論遂出聽政昇元之法禁以良人爲賤賣奴婢者通官作券至是馮延魯等欲廣置妓妾因矯遺制許私私買己子儼駁曰此非大行之命延魯矯爲之爾昔延魯爲東都判官上疏貧民不自給者聽鬻己子大行問臣臣曰往者陛下出府金以贖民子故得天下歸心大賈自至今乃許民賣子以資豪民非防微之道也由是延魯之請不行今復行之故知其矯先旨也議者以

萬壽、劉龍、相善。諸生能簡稍豐。輒強取之。山下桑門。亦苦其無賴。號為廬山三害。會朱弼為國子助教。規其過。遂亡去。往還湖。遇大雪。乏薪。絳特斫力。隨折薪。燒之。病店且死。夜夢白衣婦人頗有姿色。歌善。隨擊。勸絳樽酒。其辭云。玉京人去秋蕭索。畫簾鶴起梧桐落。欹枕情無言。月和殘夢圓。青燈惟暗泣。甚處。嗚聲急。眉黛小山橫。芭蕉生暮寒。歌數闕。因謂絳曰。子之疾。食蔗即愈。請朝求蔗食之。疾果差。迨數夕。又夢前白衣麗人曰。妾乃玉真也。他日富貴。相見於園子披絳。襟懷豁然。唯不測園子披之說。後入金陵。請後主上書。陳京口至洲。盤要衝之地。宜立柵屯戍。其餘利害數十事。書上。未報。復為書詣光啟。陳喬。喬與語數日。大奇之。因表為本院承旨。經管制置。頗見幹績。俄轉沿江諸營兵馬監押。絳於是召募無賴少年。便習舟楫水道者。得馬雄王州軍等數十人。立為偏裨。使督卒伍。日習水戰。節以金鼓。應以旗幟。迴舟轉戈。皆如節制。時有一舟。應節稍遲。即斬其舟長。復試之。可使泝逆流。蹈巨浪。常於海門。遮獲越人船。舫貨。獻于金陵。後主賞其功。拜上柱國。及王師克池州。授陵波軍都虞候。沿江都部署。王師屢攻秦淮。口水柵。絳數拒之。皇甫繼勳。鄭彥華等忌絳功名。出已說。後主遣絳出援丹陽。絳率所部百艘。為八字陣。突圍出。至京口。應兵三戰。越人三北。就拜絳大帥。自絳出。建康水陸之攻。愈急。絳還赴難。會宜州叛。乃授絳宜州節度使。討平之。金陵既平。諸郡皆下。絳獨不順。殺歙州刺史饒慎儀。謀奔嶺表。朝廷遣使喻旨。絳遂降。授冀州團練使。會饒慎儀。廷頭為右贖善大夫。上言求復季父之誓。乃命斬絳。絳臨刑。有白衣婦人同斬。詔宛如所夢。聞其受刑之地。即園子披也。婦人姓耿。名玉真。其夫死。與前婦之子通。當極法。與絳同斬焉。

劉茂忠

劉茂忠。廬陵安城人也。貌魁雄。善用大稍。剿略旁縣。頗為民患。縣吏捕獲之。械送本郡。會赦。減死論。時上江羣盜。趙晟。蕭榮等。聚徒數百。郡縣捕之。彌年不獲。茂忠於是自陳擒晟等。以贖餘罪。郡將釋之。示以恩信。茂忠感憤。因亡入賊中。與捕吏為內應。討平之。署茂忠諸色捕捉軍頭。又廬陵有吳先等。招集亡命。居鷓鴣洞。四出攻剽。茂忠掩擊殆盡。遂斬先。持其首詣郡。奏授吉州兵馬監押。繕理城隍。戎事。勳。遷袁州。潭鄉制置。以捍潭衛之境。因縱獵出界。潭人拒之。茂忠怒。乘勢大略。至澄陵。而還。潭衛巡撫使祖洎。惡其犯境。欲襲取之。會冬至。日。意茂忠。飲乃率步騎數千。直趨潭鄉。屯寨皆近。候騎告急。座皆懼。茂忠飲昭。自若。酒數行。報騎又至。將士請行。茂忠笑曰。日。肝矣。此時出師。主將不利。潛出奇兵。臨潭人後。焚橋梁。伏道左。然後躬擐甲胄。去寨十里。與潭師遇。合戰。追。勝負未決。茂忠下馬。持大稍。深入敵陣。所向無前。潭人奔還。而橋路已絕。旁遇伏兵。腹背擊之。殺傷殆盡。遂執其副使。以軍禮見之。後主嘉其功。拜袁州刺史。未幾。金陵平。後主入朝。吉州刺史申屠令堅。約茂忠為亂。事未發。而令堅卒。茂忠遂降。舟次淮口。修。稱袁州刺史。關津吏擲刺于地。大罵曰。亡國之俘。何刺史也。遂以榜帖。贊見。將隨其趨。吏復叱之。令執

杖庭參。至京師。授登州刺史。數月。吏抵罪。編管。適隸登州。茂忠令日兩衙。立於庭下。吏數憤死。南唐季世。每除節度刺史。皆質其家于都城。茂忠守袁州。金陵城破而亡。其妻女。茂忠意為軍士所略。及歸京師。潛使女奴賣衣於諸營。得其狀。以聞。遂取還之。後因據揚夜坐庭下。忽一人自外躍刺茂忠。茂忠以拐自捍。運舉。四。而拐絕。刀不能中。會左右執送軍巡按斬之。乃略女兵也。茂忠微時。所持大稍。後將有戰。則夜響。嘗與潭人挑戰。親持斧。前無堅敵。左右中者。皆洞胸。茂忠因敗其陣。至是。疾作。臂不能舉。數日卒。

李元清

李元清。涿州人也。周世宗征淮南。其父聚鄉里義士。裝紙為鎧。號白甲軍。與官軍同守涿州水寨。周人。略。為前鋒。涿人驚駭。不戰而潰。元清渡江。居建業。趨捷有勇。走及奔馬。常入梁宋。伺周人情狀。間。以吉州永新與潭衛接壤。因改永新為制置。以元清充使。每數月。一託病。不坐衙。潛入潭部。人不知。先是。夏賦。準。有見。民苦之。元清奉請。納帛一疋。折錢一千。以為定制。常以便宜科率。民無怨望。總諸科物。十餘萬。數。清運入金陵。以濟國用。金陵平。例歸京師。元清偽為目疾。召驗之。揮刀而目不瞬。遂放歸。上卒。

陸昭符

陸昭符。金陵秣陵人。開寶末。朝廷問罪。江南。後主遣潘慎修入質。且求緩師。昭符時為進奏使。以其物數難辦。請市於富民。石守信家。得絹十萬疋。後主以昭符善計度。累加任使。金陵平。盧絳入歙州。胡則據江州。昭符集逃民。欲應絳。則朝廷遣使宣喻。示以恩信。昭符送款。朝廷錄之。昭符常為常州刺史。常州當吳越之衝。城邑荒。戶不滿千數。昭符為理寬簡。招納散亡。未幾。戶口蕃庶如初。一日。坐郡廳。忽遇。雷。遣庭。官吏震。昭符撫案叱之。雷。頓止。及舉案。得大鐵索。重數百斤。人尤駭之。而昭符神色自若。命收鐵索。付官庫。以示後人。

杭州縣。往往有學。方是時。廢君如吳越。弒主如南漢。叛親如閩。楚亂臣賊子。無國無之。唯南唐兄弟。輯睦君臣。奠位於他國。最為無事。此亦好儒之效也。皇朝初。離五代之後。詔學官。訓校九經。而祭酒孔維。極討杜鎬。苦於詛。及得金陵藏書十餘萬卷。分布三館。及學士舍人院。其書多警校精審。編秩完具。與諸國本不類。昔韓宣子適魯。而知周禮之所在。且周之典禮。固非魯可存。而魯果能存其禮。亦為近於道矣。南唐之藏書。何以異此。

孟震子

孟震子。湖湘連上人。少孤。力學。事母以孝聞。天祐末。工部侍郎李若虛。廉察沅湘。震子以詩數百篇。自命為金龜集。獻之。若虛稱善。採警策數聯。舉諸朝廷。由是詩名益振。明年春。擢進士第。未幾。以離亂。還鄉。會馬殷開府。辟為零陵從事。亦不顯用。及馬氏敗。震子自歸南唐。授豐城簿。遷澄陽令。黜貨當死。時李昉事皇朝。為翰林學士。乃震子同年進士也。聞震子。以詩遺之。曰。幼攜書劍別湘潭。金榜標名第十三。昔日聲塵喧洛下。近年時價滿江南。後主見詩。貨之。復其官。俄致仕。隱于玉筍山。自號翠玉峰叟。餘年後。主以水部員外郎起之。金陵平。歸老連上。秘閣馬致恭。以詩送之。其落句云。今日還家莫惆悵。不同初上渡頭船。卒年八十三。震子好助。每為佐令。輒有賦。故雖負詩名。人不多之。初歸江南。生子名歸唐。亦能詩。肄業廬山國學。嘗得瀑布詩云。練色有窮處。寒聲無斷時。隣房生亦得此聯。遂交爭之。助教不能辯。歸于江州。各以全篇。格定之。而歸唐為勝。開寶中。授秘書省正字。出為吉州民。歸于京師。累遷大理丞。時江州郡吏有仕于皇朝者。指歸唐曰。此乃謫詩生也。以罪貶袁州司戶卒。

潘貢

潘貢。字子文。宜陽人也。七歲能詩。性寒特。自負才器。以藐勢位。既而動多屯蹕。五舉猶為白丁。及屬皇朝。左僕射沈義倫奇其才。致門下。貢凡三過省闈。每廷試。輒以目疾止。故貢書與故人書云。八叨殿試。三對天顏。會沈公薨。遺表薦之。表上而貢疾作。謂人曰。挾冊為儒。聖偽兩朝。白首場屋。不登一第。豈非命邪。吾受沈公知遇過厚。生不能報。死得事公於泉下。足矣。詰下而貢已卒。年六十。沈氏諸子買棺葬之。

蒯鼈

蒯鼈。宣城人也。善屬文。有才思。嘗曰。夫文章者。所以達道德之本。發才智之蘊。使旨勝於辭。理過於文。為得之矣。其餘摘裂章句。鉤校屬辭。綺麗悅目。清新泊耳。則吾不知也。聞者善之。鼈少亦無賴。常與盧絳為友。後頗改過。以廉直自勵。苟寒煖略備。則一介不于於人。嘗有歙州龍尾硯。友人欲之。而口不言。鼈心與之。而未及遣。一日。友人告而去。鼈乃悔。臨至數舍。與之。時有不給。而躬謁於人。苟愆其期。後雖困于亦弗之受。其抱信義如此。歸于皇朝。擢進士第。以殿中丞致仕。隱于廬山。數年卒。

羅頤

羅頤。字子文。宜陽人也。七歲能詩。性寒特。自負才器。以藐勢位。既而動多屯蹕。五舉猶為白丁。及屬皇朝。左僕射沈義倫奇其才。致門下。貢凡三過省闈。每廷試。輒以目疾止。故貢書與故人書云。八叨殿試。三對天顏。會沈公薨。遺表薦之。表上而貢疾作。謂人曰。挾冊為儒。聖偽兩朝。白首場屋。不登一第。豈非命邪。吾受沈公知遇過厚。生不能報。死得事公於泉下。足矣。詰下而貢已卒。年六十。沈氏諸子買棺葬之。

南唐書卷二十三

歸明傳下第十九

朱弼

朱弼。字君佐。建安人也。精究五傳。旁貫數經。開寶中。詣金陵。一舉以闕頭中第。授國子助教。知廬山國學。生徒數百。苦無賴。聖如盧絳。諸葛濤。蒯鼈之徒。事飲博。多橫逆。學官曠職。循緣而已。及弼至。性本嚴重。動持禮法。每升堂講釋。生徒環立。各執疑難。問辯鋒起。弼應聲解說。莫不造理。雖題非己出。而事實聯綴。宛若宿構。以故諸生誠服。皆循規範。絳等稍稍引去。四方肄業者多造焉。弼短一足。時謂之跛子先生。及建康平。例入京師。授衡山簿。居官廉潔。事上無詔。每俸給不充。則虛腹度日。妻子服御。寒暄不繼。時皆歎服。出見衡嶽崇峻。遂有終老之志。秩滿致仕。守嶽廟令。食本官俸。數年卒。四壁蕭然。衣衾稍殮。皆資于故人。君子以為清。

嗚呼。學校者。國家之矩範。人倫之大本也。唐末大亂。干戈相尋。而橋門壁水。鞠為茂草。嗣至五代。儒風不競。其來久矣。南唐踰有江淮。鳩集典墳。特置學官。濟漵淮。開國子監。復有廬山國學。其徒各不下數百所。

羅頴、南昌人也。經傳涉獵，與里人彭會友善。皆以詞賦稱。開寶中，詣金陵，舉進士第。例以黃衣守選。及王師問罪，後主銜璧，頴再應。鄉舉下第，道經漢高祖廟，頴題詩。其落句云：「梅華豪誇大度，可憐容得辟陽侯。」少頃，輒自免冠，鞠伏廟庭。口陳自咎之言，掖而去。數日卒。頴初就舉金陵，試銷刑鼎賦，儒術之本論。有司以頴及為第一，頴為末。綴榜既上，後主遷頴第二。手筆問其名，頴是夕夢黑氣環身，有長人自上挽而出之。

盧鄂

盧鄂，金陵人也。好學，有才藝，而精力過人。善吹鐵笛。乾德中，後主以韓德為在城烽火使，常督無賴輩。且事巡警，諸科士人微犯禁，往往羅鞭朴。會德籍出，鄂調笛不輟，使數卒捕鄂，鄂奮腕搏之，卒不能羈。鄂遂去，後與黃夢錫等自國子監出，行遇德，不避其呵導。德驚，駐騎詰曰：「汝等乞索，豈不知憲制，敢無禮邪？」因叱左右收鄂等，鄂等爭投瓦石，擊走其導從。德驚，詣後主訴之。後主讓曰：「國子監先帝教育賢材之地，孤亦賴此輩與之共治。汝關監前，是必越分陵辱士人，既為戎帥，不能自持，宜其見毆。遂罷德職。」鄂由是橫肆益甚。明年春，試王度如金玉賦，鄂唱第為第一。徐鉉娶鄂妹，鉉嘗受後主旨撰文，數日不能就，因語鄂。鄂曰：「願試為之。」因弄百鈞石毬，以較力，少頃引一卮酒，復弄如初。若是者數四，鉉視之曰：「非吾徒也，其何能為？」且試詰之。鄂曰：「既就矣。」命筆吏口授而書之。鉉大驚，遂以鄂文進。後主謂鉉曰：「語勢逾健，似非卿作。」鉉以實對。鄂由是知名。歸皇朝，累遷南全守，頗著治績，病卒。

邱旭

邱旭，字孟陽，宣城農家子也。少以書產為事，弱冠始讀書，學為詞章。因隨計金陵，凡九舉而與白者六七。然自勵彌篤，不以為恥。既而困窘，無進取意。秋賦將還，寡嫂劉敬問行期，旭以匱乏告。劉曰：「苟濟榮望，雖孤兒可謂沉費用乎？」於是罄家遺之，旭不得已，再就鄉舉。明年春，試德厚載物賦，旭為第一。釋褐歸鄉，而家人猶疑其未調。暨鄉老會長謁，賀其改署里名，乃知上第。及金陵平，例歸于京師，補鎮將。數年，詣南曹敘理。會呂公蒙正判銓，問旭名，問曰：「汝非能為賦者乎？」對曰：「江南賦，適為第一。」呂公曰：「久聞爾名，謂為古人，乃並世邪？」因令取所集。旭初著文，多為人取去，無留巾箱者。輒於書肆訪之，獲舊本，獻焉。呂公憐之，薦授令，錄遷京秩。卒于衡州。旭嘗慕自古賢俊遺言，為賓朋宴語，行于世。其為詞賦，得有唐程度體，後人以為法。

黃載

黃載，字元吉，其先江夏人。世為農，載弱冠釋耒耜，就學于廬山。事虔人劉元亨，篤志自勵，精究經史，能為文章。一舉不中第，歎曰：「士之賤也久矣，規模於淺淺之文，去取於有司之手，其於進退，不亦遠乎？遂不復進取。肄業之士多從之，事母至謹，承顏侍膳，溫清寢處，未始離左右。兄弟數人，皆仰載資給，或勉之就仕。

則曰：天下分裂，終合為一。一繁仕版，死生以之。事適意乎？及金陵平，祿食之，多俘于京師，而載乃安處。邱國，人皆以為先知。會母卒，廬于墓側，哀毀過禮。服闋，出游湘潭，州將辟致序，講說之際，未嘗敢演注疏。肆口成言，曾不滯泥。性頗嗜酒，函丈之間，常置罍缶，與來輒飲，而義理不亂。受業者以百數，苟獲貨錢，飲歡之外，一無所畜。或有假貸，則欣然予之，不計其多少。待人均一無所愛惡。雖遇橫逆，亦笑謝焉。復喜遊市肆，嘗墟者，靡不相善。豪民富商，間遺緡帛，則轉施貧民。每出入城郭，卽童幼稚隨而悅之。嘗詣郡署，見一媼策羸荷校，執於公徒。載問其故，媼泣曰：「夫負官緡而死于獄，亡家鬻子，猶有餘責。當盡命而已。載愴然，乃罄囊償官而免之。一夕，自城醉歸，聞嬰兒哭于莽中，載驚呼左右，寂無一人。自脫衣裹歸，獲一女，以貲購乳於隣婦，迨數歲，教以書計。女工長，擇所配，竟不知其誰氏。因習性黃，載嘗釋緡，獲百千一。且為人竊取，載笑曰：「彼無貨者也，將藉此以成家，亦我之德，了不介意。諸生醜會，市羊以備饋，載夢一羊前跪請命，晨出見羊跪伏如所夢，載以已緡償諸生，而畜其羊。又畜一犬，亦頗馴，載每出入，則羊犬聯隨。潭倅夏中正為作大羊仙序，以記其事。天禧末，載因醉卒于宗人黃茂館。年七十，載妻與其子先卒。嗚呼！視日月而知乘星之度，拂清風而知羣陰之晦，然則觀異人之作者，偏據之國，不足與有明矣。余作歸明傳士之得其所歸，可謂詳矣。如湯悅、張洎、徐鉉，特不著其本末者，以其顯名皇朝，而行事具于國史也。此弗敢述，姑志其故國之聞爾。」

湯悅

湯悅，其先陳州西華人。父殷文圭，唐末有才名，悅本名崇義，仕南唐為宰相。建隆初，避宣祖廟諱，改姓湯。悅嘗撰揚州孝先寺碑，世宗親征淮南，駐蹕于寺，讀其文，賞歎之。及畫江請平，元宗使悅入貢。世宗待之加禮，自淮上用兵，凡書檄教誥皆出於悅，特為典贈。切於事情，世宗每覽江左書奏，形於嗟重。後仕皇朝，奉太宗皇帝敕，撰江南錄十卷，自言有陳壽史體。

張洎

張洎，南譙人。王師圍金陵，洎在城中，作蠟丸帛書，使間道走契丹，求援。為邊候所得，及金陵平，太祖皇帝召洎詰責，以書示之。洎神色自若。徐曰：「此臣在國所作。」上曰：「汝國稱藩事大，何乃反覆如此？」洎為之咎，將誰執。洎曰：「當危急之際，望延歲月之命，亦何計不為？」臣所作帛書甚多，此特其一爾。上善曰：「無欺也。」南唐之士歸于皇朝，洎最顯焉。

徐鉉

徐鉉，字鼎臣，開寶末，王師圍金陵，後主命朱令贊盡括江南士客義師一十五萬，作巨筏，沿江而下。以按金陵，未至而圍益急。後主選近臣入朝，且求緩師。鉉請行，後主曰：「卿之行也，當止上江救兵，勿令東下。」鉉曰：「今社稷所賴，惟此步兵，何可輒止？」後主曰：「既以和解為名，而復徵兵入援，自成矛盾，於汝豈不危乎？」鉉

曰臣此行未必能紓國難但置之度外爾後主泣下授鉉左僕射參知左右內史事鉉固辭乃以隱士周惟簡假給事中爲鉉副鉉等至京師對於便殿鉉懇述江南事大之禮甚恭且無王祭不共之罪徒以被病未任朝謁非敢拒詔乞緩兵以全一邦之命其言甚切太祖皇帝與語反覆數四鉉辭氣愈壯曰李煜無罪陛下出師無名太祖大怒請畢其說鉉曰煜效貢賦二十餘年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過失奈何見伐太祖曰爾謂父子者爲兩家可乎鉉等無以對而退後仕皇朝與湯悅同奉敕撰江南錄至於李氏亡國之際不言其君之過但以歷數存亡論之君子有取焉

故以木之陽實勝之木王則金絕矣馮公嗜山鷄鷓鴣二鳥皆食鳥頭半夏薑豆乃解其毒爾羣醫大服木平和尙保大中至金陵知人禍福死生所言輒驗傾都瞻禮闕塞街巷金帛之遺日積萬數元宗召見于百尺樓百尺樓元宗新建以備登覽制度宏壯木平指曰此宜望火初不喻其意後數載淮甸兵起龍安山燄烽候以應江北常登此樓以觀動靜又慶王尙幼元宗問壽命幾何木平曰郎君聰明智者預知九十年事遂書九乙字予之保大九年慶王卒年十九其書九十而繼之以乙字者乃乙其九十而爲十九也

李冠

李冠善吹中管嘗預宋齊邱夕宴當坐吹噓聲韻悠揚清入霄漢元宗聞其名屬閩楚多故戎務日繁不獲召見大司徒李建勳以詩送之曰勻如春澗長流水怨似秋枝欲斷蟬可惜人間容易聽清聲不到御樓前見禮於士大夫類如此周世宗時多遊梁宋每乘醉長嘯於市人罕知者

譚紫霄

道士譚紫霄泉州人也與陳守元相善事王昶封正一先生闕亡寓廬山棲隱洞其徒百餘人有道術離星宿事黑煞神君禹步魁罡禁沮鬼魅禳祈災福頗知人之壽夭武昌軍節度使何敬洙寵婢獲怒非中死人無知者建隆初敬洙遺疾召紫霄中夜被髮燃燈靜室見女厲自訴爲祟之由紫霄詰且具言之敬洙曰信然乃丹書符送之敬洙即愈有僧於溪澗瓶亭苦大石橫直累工不能平紫霄往見曰斯固易也因以指捻訣含水噴之命鍾其石應手如粉後主聞之召至建康賜之道號階以紫金比蜀之杜光庭皆讓而不受凡所獲醮祭之施轉以給四方貧旅金陵既下紫霄無疾卒人謂之尸解莫知其壽算歸葬之日有祥雲白鶴盤繞送之

潘辰

潘辰常遊江淮間自稱野客落托有大志鄭匡國爲海州刺史辰往謁之匡國不甚禮遇館於外廡一日從匡國獵匡國之妻因詣廡中成辰栖泊之所弊榻莞席竹籠而已籠中有錫彈丸二顆餘無所有辰還發籠視之大驚曰定爲婦人所觸幸吾緝其光錠不爾婦人類矣圍人異之聞于匡國匡國密召辰問曰先生其有劍術乎辰曰素所習也匡國曰可一觀乎辰曰可當齋戒三日趨近郊平曠之地請試之匡國如期召辰俱至東城辰自懷中出二錫丸置掌中俄有氣二條如白虹微出指端須臾旋轉遂匡國頭其勢奔擊其聲鏗鏗匡國據鞍危坐神魄俱喪謝曰先生神術固已知之幸收其威靈辰笑舉一手二白氣復貫掌中少頃復爲二錫丸匡國自此禮遇逾厚表薦于烈祖辰居紫極宮道數年遂失其術不復能劍矣臨死上言乞桐棺葬近地後當尸解烈祖命中貴人護葬于金波閣保大中發塚視之骸骨尙在迄

南唐書卷二十四

方術傳第二十

嗚呼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寡能備神明之德而徒駭天下之觀聽茲爲怪誕誇張而已聖人中其身以爲天下之標準則制行於外者莫非可行之常也人之所不可行者聖人能之而弗爲故六合之外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論而弗議斯道甚夷而後世猶有詭辭抗說高出於天地之外者是豈聖人之罪歟嗚呼甚哉民之好怪也久矣其徒紛紛其說譎譎縱橫蔓衍未始不自以聖人爲宗也彼既自誣於聖人而不以聖人之道攻之孰知其非聖人之道哉是故由堯舜禹湯文王周公孔子孟軻者吾知其爲正道反是者吾知其爲他道君子正而不他作方術傳

吳廷紹

吳廷紹爲太醫令不甚知名烈祖喉中痒澀進藥無驗廷紹進楮實湯服之頓愈宰相馮延巳嘗病腦痛醫工旁午累日不痊及廷紹至先詰其家人曰相公嗜嗜何物對曰每食山鷄鷓鴣廷紹進薑豆湯一服立差羣醫默志其方他日以楮實治喉痒以薑豆治腦痛皆無效或問其故廷紹曰烈祖常服餌金石吾

無異焉。

耿先生

女冠耿先生。鳥爪玉貌。宛然神僊。保大中。遊金陵。以道術修鍊為事。元宗召見。悅之。常止於臥內。先是。大食國進龍腦油二器。其味辛烈。服之獨疾。元宗秘惜。先生見之曰。此非嘉者。當為陛下致之。乃以絹囊懸龍腦於屋棟。頃刻灑液如注。香味逾所進者。嘗謂靈為銜燕之成金。指痕隱然猶在。又因宮人掃除。取箕中糞壤。燒為白銀。開寶中。金陵內庫猶有耿先生糞壤銀。元宗嘗購真珠數升。欲得圓者。先生曰。易致也。就取小麥淘洗。以銀釜炒之。勻圓皆成蚌胎。未幾有孕。將誕。謂左右曰。我子非常。產夕當有異。倏忽雷電繞室。大雨傾瀉。詰旦儼然空腹。人莫見其所生。元宗召先生不復入宮。往來江淮。竟不知其所之。嗚呼。耿先生之事著矣。鄭文寶自謂親授於徐率更。而徐率更目覩其事。雖然。鄭氏之編載之。而徐氏不錄。是可疑也。豈鄭氏欲重其言。而引徐以為辭。抑徐氏恐感後世。而弗著於書歟。是未可知也。

南唐書卷二十五

談諧傳第二十一

嗚呼。談諧之說。其來尚矣。秦漢之滑稽。後世因為談諧。而為之者多出乎樂工優人。其鄙人主之。偏心。談當時之弊政。必先順其所好。以攻其所蔽。雖非君子之事。而有足書者。作談諧傳。

申漸高

申漸高。不知何許人也。在吳為樂工。吳多內難。伶人不得志。漸高常吹三孔笛。賣樂於廣陵市。昇元初。案籍編括。漸高以善音律為部長。時關司斂率尤繁。商人苦之。屬近旬亢旱。一日宴于北苑。烈祖謂侍臣曰。幾旬雨。都城不雨。何也。得非獄市之間。達天意歟。漸高乘談諧進曰。雨懼抽稅。不敢入京。烈祖大笑。即下令除一切額外稅。信宿之間。膏澤告足。當時以謂優旌。遂城。優孟葬馬。無以過也。烈祖受禪。吳朝老將唯周本為元勳。烈祖慮其難制。因其勸進。至金陵。曲宴便殿。引煬賜本。本疑之。旁取一卮。均酒之半。跪進曰。臣與陛下千載一遇。陛下不飲此酒。殆非君臣同體也。烈祖變色。左右莫知所從。漸高解袖升殿。併飲之。內金盞於懷。趨出。烈祖密使親信詣漸高第。賜藥解之。不及是夕。漸高腦潰而卒。

李家明

李家明。廬州西昌人。談諧敏給。善為諷刺。元宗好遊。家明常從。初。景遂。景遠。皆以皇弟加爵。而恩未及。臣下因置酒殿中。家明俳戲。為翁媪列坐。諸婦進飲食。拜禮頗繁。翁媪怒曰。自家官自家家。何用多拜耶。江都。即家。元宗笑曰。吾為國主。思不外單。於是百官進秩有差。家明母死。未葬。會元宗乘間。書草字於便殿。家明給曰。臣竊署字。與之不疑。元宗以麻紙大押字。命試學焉。家明輒於草字上署曰。宜州上供。庫支錢二百緡。付李家明葬母。元宗大笑。因以賜焉。建州王延政僭號。元宗遣將平之。俘延政于建康。封鄱陽王。命公卿宴其第。延政吝于賜。家明諷之曰。賤工無伎。優賜巨富。然告大王。乞取一物。延政曰。汝何求。家明曰。大股平天冠。今已無用。家明取為優服。延政默然。慚恨而罷。自是快快病卒。元宗賞花後。死。率近臣臨池垂釣。臣下皆登魚。唯元宗獨無所獲。家明因進詩曰。玉盤垂釣與正濃。碧池春暖水溶溶。凡鱗不敢吞香餌。知是君王合釣龍。元宗大喜。賜宴極歡。嘗見牛晚臥美蔭。元宗曰。牛且熱矣。家明乘談諧曰。曾遭雷賊鞭敲角。又被田單火燎身。閑向斜陽嚼枯草。近來問喘為無人。相輔皆慙。宋齊邱無子。晚年一子輒死。逾月猶哭。齊王景遂勉之。不止。家明曰。臣能止之矣。乃作大紙。蓋其上。云。欲與唐神草。強吳。盡是先生起廟。一小孩兒。拚不得。讓皇百口。合何如。尹延範族吳氏。齊邱為謀。因以誚焉。乘風放之。故暨齊邱中庭。齊邱見之。哭亦止。從元宗遷南都。時已失江北十四郡。舟楫多行南岸。至趙屯。因較樂。停船北望皖公山。謂家明曰。好青峭數峯。不知何名也。家明應聲對曰。龍舟輕駛錦帆風。正值良遊望遠空。迴首皖公山色翠。影斜不到壽盃中。元宗歎之。俛首而過。後主即位。家明老而無龍。

揚名高

揚名高。本名復。名高。其優名也。寓黃幡綽。著笑林。頗行于時。辭鄙不載。

王感化

王感化。善調歌。聲韻悠揚。清振林木。繫樂部。為歌板色。元宗嗣位。宴樂擊鞠。不輟。嘗乘醉命感化奏水調詞。感化唯歌南朝天子愛風流一句。如是者數四。元宗輒悟。覆盃歎曰。使孫陳二主得此一句。不當有銜璧之辱也。感化由是有寵。元宗嘗作浣溪沙二闕。手寫賜感化。曰。菡萏香銷翠葉殘。西風愁起碧波間。還與容光共憔悴。不堪看。細雨夢迴清滿。小樓吹徹玉笙寒。淋漓淚珠多少恨。倚欄干。手捲珠簾上玉鉤。依前春恨鎖重樓。風裏落花誰見主。思悠悠。青鳥不傳雲外信。丁香空結雨中愁。迴首綠波春色暮。接天流。後主即位。感化以其詞札上之。後主感其賞賜。感化甚優。

彭利用附

彭利用。廣陵人也。顯德中。周師下淮南。遂奔建康。僑居陵。利用性朴鄙。頗拘古禮。雖燕居。常拱手正坐。對家人稚子。下逮奴隸。言必據書史。斷章破句。以代常談。俗謂之掉書袋。因自為彭書袋。每出遠途。雖冒雨。

雖然田業頗厚而貨不加多。故率常勞而用不加乏。豈各因其俗歟。

妖賊傳第二十三

嗚呼。神性茫茫。若存若亡。而仲尼不語。吾何考信焉。若張遇賢。諸祐之事。姑存而不削者。非好為神性也。將以戒妖妄於後世爾。春秋之法。雖五石六鶴之微。皆不泯其實。傳曰。五石六鶴之辭不設。則王道不亢。況遇賢輩。動阡陌之兵。駭衆人之耳目者。其可泯哉。作妖賊傳。

張遇賢

張遇賢。秦州羅縣小吏也。縣之刻衫。有神降於民家。所言禍福。輒驗。遇賢往購之。因留事甚謹。會羣盜大起。各擁數百衆。相與購於神。求爲主者。神曰。張遇賢是第十六羅漢。當爲汝主。於是共推遇賢爲中天八國王。改元永樂。署置百官。皆衣絳衣。遇賢庸懦。無統御之略。賊帥各以便宜攻剽州縣。告其進退而已。屢爲州兵所窘。復告於神。神曰。可過嶺取虔州。當成大軍。遇賢遂襲南康。百勝軍節度使賈浩始輕之。不設備。賊衆連陷諸縣。州兵擊之。不勝。浩戒嚴守城。遇賢據白雲洞。造宮室營署。羣盜四出攻劫。未幾。通事舍人邊錫。洪州屯營都虞候殷恩。各帥師數千。出援虔州。賊衆大敗。焚其營署。走數十里。又敗之。遇賢困窮。復告於神。神不復語。遂棄營潛遁。賊帥李台知其無神也。執遇賢及其副黃伯雄。謀主僧景全。皆斬於建康市。

嗚呼。許嵩云。羅陽有神。自稱王表。言語飲食。與人無異。而不見其形。予始觀之。以爲妄誕。及得遇賢之事。然後知嵩言無足佐也。古者以鬼無靈。物無疵癘。爲至德之世。則舉世大亂。神怪畢出。固其所也。且以孫權之奇英。猶不能無惑。況遇賢乎。

諸祐

諸祐。新州獨木人。自言不茹葷者數世。能使貧者富。富者貧。俚民稍稍效之。其徒十數。男女孫雜。互易匹耦。謂之忍辱。生子不知其父。行之數年。積數百衆。夜行晝息。取資於盜。號相推唱。云祐術能升虛空。入水火。妄意民。竊潛使致之。而民弗覺也。先陳起僑。斬春。惡其妖。昇元中。起第進士。授黃梅令。到官之日。里會畢。賀祐不至。數日。起命籍祐爲里長。不服。祐媿言曰。吾取令頭。殺置子爾。起聞大怒。會周郡爲巡撫使。師次黃梅。起藉其兵。以執祐等。并其婦人幼稚。皆縛沃以豕血。祐迄不能神。因索其家。得與服用。皆埒至貴。郡將即斬祐等曰。婦人何能爲。幼稚宜無預。意且貫之。起曰。此皆潰亂人倫。去無遺類。遂并斬之。起由是知名。遷監察御史卒。

南唐書卷二十七

叛臣傳第二十四

嗚呼。諸侯死社稷。大夫死衆。士死制。又豈違道以亡其國乎。五代之際。憂起蕭牆。禍生天屬。而大夫不能死宗廟。士不能死邱墓者。無國無之。且爲人臣者。身非我有。死君之難而已。職非我有。任君之事而已。富貴非我有。享君之祿爵而已。又況土地人民。我何有焉。而專以予人。其獲罪於天下後世。當如何哉。春秋之法。稱君之士而致於人。則曰。以某地來奔。若邦庶其。莒夷牟之類是也。據君之地以專於己。則曰。入某地以叛。若晉荀寅。衛孫林父是也。其文雖異。而其叛一矣。作叛臣傳。

劉澄

劉澄。宣城人也。保大中。後主掌禁兵。澄趨使左右。元宗南遷。後主爲太子。監國。署澄爲軍校。累遷侍衛。都虞候。及王師圍金陵。越人乘間陷常州。進攻潤州。議者以京口要害。當得良將守之。後主以澄舊事藩邸。尤爲親信。乃拜澄潤州節度使。留後。臨行。後主謂澄曰。卿本不合離孤。孤亦難與卿別。但此行非卿不可。澄涕泗奉命。歸家。盡罄金玉以往。謂人曰。此皆國家前後所賜。今國家有難。當散此以圖勳業。後主聞

之。登喜及越兵初至。營柵未成。左右請出兵掩之。時澄已懷向背。乃曰。出兵不勝。則立為虜矣。當俟應援。然後圖戰。未幾。盧絳率師為援。絳至。越兵屢卻。絳防入城。圍復合矣。澄與絳固守累月。自相猜忌。絳怒一裨將殺之。未決。澄私謂曰。盧公怒爾。爾不生矣。裨將泣請命。澄曰。吾有一言告爾。非徒免死。且得富貴。因諭以降事。令先出道意。裨將曰。奈家口在都城何。澄曰。事急當為身謀。我家百口。亦不暇顧矣。是夜。裨將躍城出。絳猶未知。明日。澄與絳同食。與軍者來告。澄偽作色曰。吾謂公已斬之。何得令走。徐謂絳曰。聞官都城受圍日急。若都城不守。守此何為。絳亦知金陵終陷。乃曰。君為守將。不可棄城。宜赴難者。唯絳爾。澄偽為難色。久之。曰。君言是也。絳憤圍出。澄遣召將卒。告曰。澄守城數旬。志不負國。事勢如此。須求生計。諸君以為如何。將卒皆發聲大哭。澄懼變。亦泣曰。澄受恩深於諸君。且有父母在都城。寧不知忠孝乎。但力不能抗爾。諸君不聞楚州邪。初。世宗圍楚州。久不下。既寇遂屠之。故澄以此膏焉。於是率將吏開門請降。後主聞澄已降。猶欲救其家屬。光啟使陳壽令收澄父母。妻子皆斬於市。澄女許嫁未適。美而醜。喬欲活之。女曰。叛逆之餘。義不求生。遂斬之。

朱元

朱元。蘭津人也。事本郡節度使李守貞。為從事。漢高祖崩。守貞謂漢室新造。人心未一。天下易以圖。乃以河中反。漢命周太祖討之。元與李平率守貞表。來乞師。未復而守貞敗。元遂留金陵。累遷尚書郎。或言元有反相。不可委以外任。及進旬兵興。諸郡相繼陷。劉仁贍守壽州。元宗命齊王景達帥師應之。元隸景達軍中。善撫士卒。甘苦共之。遂率所領克舒州。斬秦。楊。光。滌。亦相繼而復。元自繁金山築甬道以餉壽春。兵勢甚盛。會景達監軍使陳覺先與元有私隙。召元至壽州計事。且欲害之。元不住。覺因奏元不受節制。元宗遣楊守忠代元。且召還都。元憤怒。以其乘降周。諸軍皆潰。元宗怒。命斬元妻子。元妻乃宣徽使查文徽女。年少有國色。文徽累表救之。賊款懇切。元宗署其表曰。只斬朱元妻。不殺查家女。文徽辭窮。遂斬元妻。尸於市。文徽以珠籠覆尸。哭之大慟。市人為之泣下。世宗以降虜別作一營。授元壽州刺史。亦不顯用。

劉從效

劉從效。泉州人也。仕本郡為統軍使。閩亡。從效說其刺史王建勳入朝。而自領州事。元宗即以從效為泉州刺史。從效出自寒微。知人疾苦。及得郡。以勤儉為務。衆所不便者。皆除去之。常衣布素。置公服於中門。出視事。則服之。入則復衣弊布。自言我素貧賤。不可忘本也。由是大得民情。據有漳泉之地。閩主王氏遣二女在郡。從效事之如故。資給甚厚。陸泉州為清源軍。拜從效節度使。加中書令。封鄂國公。及淮甸失守。從效因越人奉表貢於世宗。世宗以割地之故。不納。建隆初。元宗遷都南昌。從效大懼。以為見討。乃遣其子紹基來貢。會元宗殂。因至建康。後主善待之。紹基未還。從效病卒。州人立其子紹繼。未幾。統軍陳洪進執紹繼。歸於建康。言其將召越人為叛。推立副使張漢思為留後。洪進為副使。漢思老而憲。事無巨細。

皆決於洪進。漢思諸子為牙將。伏劍士殺洪進。不克。洪進遂逐漢思。自稱留後。後主即以洪進為泉州節度使。紹繼至建康。釋之。以為監門衛中郎將。紹基為殿直軍都虞候。嗚呼。附劉從效於叛臣之後者。豈無意哉。蓋亂臣賊子。皆春秋之所誅也。臣於人而反覆不常。是亦春秋之罪人爾。從效始事閩而閩亡。幸家國之亂。遂劫其使君而自領州事。元宗因而予之。亦已厚矣。及淮甸失地。國步多艱。從效伺多壘之秋。而附越人以貢於上國。其意之所圖者。固可知也。故洪進之徒。相繼作亂。蓋從效所圖不軌。則不軌之事。應會子曰。出乎爾。反乎爾。為人臣者。可不戒哉。

南唐書卷二十八

滅國傳上第二十五

嗚呼。閩楚之捷。不償於殫殘。而淮甸之役。輒喪其膏腴。曷曰。智小而謀大。鮮不及矣。戒之哉。戒之哉。作滅國傳。

閩國

王氏

王審知。字信通。光州固始人也。世為農。唐末。羣盜起。審知與兄潮。俱起草莽。衆推潮為主。略地至泉州。軍行整肅。其耆老相率進道留之。潮引兵圍城。逾年。殺其刺史廖彥若。光啓二年。福州觀察使陳巖表潮。泉州刺史。景福元年。巖卒。其婿范暉自稱留後。潮遣審知攻暉。殺之。唐即以潮為福州觀察使。潮以審知為副使。審知為人狀貌雄偉。常乘白馬。軍中號白馬三郎。乾寧四年。潮卒。審知代立。唐以福州為威武軍。拜審知節度使。累遷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琅琊王。唐亡。梁太祖加拜審知中書令。封閩王。陸福州為大都督府。審知儉約好禮。王侯。楊。沂。徐。寅之徒皆依焉。又建學四門。以教閩士之秀者。歲遣使泛海入貢于梁。

後唐同光三年，審知卒，諡忠懿。長子延翰立，建國稱王，而猶東唐正朔。延翰長大，美智如玉，其妻崔氏，兩而淫，延翰不能制，審知喪未期，微其几筵，又多選良家子為妾，崔氏性妬，良家子之美者，輒幽之于別室，繫以大械，刺木為人手，以擊其頰，又以鐵錐刺之一歲之中，死者八十四人。崔氏後病，見祟而卒，十有二月，延翰弟泉州刺史延鈞，審知養子建州刺史延爽，同以兵入，執延翰，殺之，而延鈞立，更名麟，麟審知次子也。莊宗即拜麟節度使，累加檢校太師、中書令，封閩王。麟既立，延爽還建州，麟錢于郊，延爽臨訣謂麟曰：「善繼先志，無煩老兄復來。」麟銜之，長興二年，延爽率兵擊麟，麟遣王仁達敗之，執延爽，謂之曰：「予不能繼先志，果煩老兄復來。」延爽不能對，遂殺之。三年，麟上書求為尚書令，唐不報，麟遂絕朝貢，即皇帝位，改元龍啓。國號閩，追諡審知為昭武孝皇帝，廟號太祖，立五廟，設百官，龍啓三年，改元永和，王仁達為麟殺，延爽而有功，與親兵，麟心忌之，麟謂人曰：「仁達智略，在吾世可用，不可遺後世。」因誣以罪，殺之。麟妻早卒，麟室金氏，賢而不答，審知婢金鳳，陳氏，麟愛之，遂立之為后，初，麟有嬖吏，守明者，以色見侍，號歸郎，麟後得風疾，陳氏與歸郎姦，又有百工院使李可殷，因歸郎以通陳氏，麟命工作九龍帳，國人歌曰：「誰謂九龍帳，惟貯一歸郎。歸郎春蠶有，其子繼麟蒸之，麟已病，繼麟因陳氏以求春蠶，麟快與之，其次子繼翰，謀殺繼麟，繼麟懼，與皇城使李傲圖之，乃令壯士先殺李可殷，率皇城衛士入，繼翰鼓噪擊走，繼九龍帳中，衛士刺之不死，宮人不忍其苦，為絕之，繼翰及陳后歸郎，皆為傲所殺，麟立十年，見殺，諡曰惠皇帝，廟號太宗，繼麟長子也，既立，更名純，改元通文，晉天福二年，純遣使貢于京師，高祖遣散騎常侍盧損冊閩王，拜其子繼恭，臨海郡王，損至閩，純稱疾不見，令繼恭主之，又遣中書舍人劉乙勞損于館，乙衣冠偉然，騎甚盛，他日損遇乙于塗，布衣芒屨而已，損使人謂之曰：「鳳閣舍人何遽仄之甚也？」乙羞愧，以手掩面而走，純好巫，妖人林興以巫見，三年，夏，虹見宮中，林興傳神言，此宗室將為亂之兆也，乃命與帥壯士殺審知子延武、延望及其子五人，後與事敗，亦被殺，而純愈惑亂，立父婢春蠶為淑妃，後立以為皇后，純募勇士為宸衛，都自衛，其賜予給賞，獨厚於他軍，控鶴都將連重遇，拱宸都將朱文進，皆以此怨，重遇等夜帥衛士，縱火焚南宮，純挾愛姬，子弟黃門衛士，斬關而出，宿于野次，重遇迎延恭立之，延恭令其子繼業率兵襲純，及之，射殺數人，純知不免，擲弓于地，繼業執而殺之，及其妻子皆死，無遺類，延恭立，諡曰康宗，延恭審知少子也，既立，更名暉，遣使朝貢于晉，改元永隆，鑄大鐵錢，以一當十，暉自絕世，偏強難制，純相王俊每抑折之，暉立而俊已死，命發塚戮尸，俊面如生，血流被體，泉州刺史余延英嘗矯命掠取良家子，暉怒，昭下御史劾之，延英進買宴錢千萬，暉曰：「皇后土貫何在？」延英又獻皇后錢千萬，乃得不劾，暉嘗嫁女，朝士有不賀者，晉之御史中丞劉贊坐不糾，暉將加笞，諫議大夫鄭元弼切諫，乃止，暉弟延政為建州節度使，封富沙王，自暉立，不協，數舉兵相攻，暉由此惡其宗室，多以事誅之，諫議大夫黃峻昇規諫朝堂，極諫，暉怒，貶峻漳州司戶參軍，校書郎陳光逸上書，疏暉過惡五十餘事，暉命衛

南唐書卷二十八

一八一

士鞭之百而不死，以繩係頸，掛于木，久而乃絕，國計使陳匡範增算商之法，以獻，暉曰：「匡範，人中之寶也，已而歲入不登其數，乃借於民以足之，匡範以憂死，其後知其借於民也，制匡範棺，斷尸，棄之水中，暉性淫虐，而妻李氏悍而醜，酒，賢妃尚氏有色而寵，暉嘗謂李仁遇：「曠錫也，以色嬖之，用以為相，曠錫為牛飲，宰臣侍酒，有詐及私棄酒者，輒殺之，并殺其替者，連重遇既殺，常懼為國人所討，曠心疑之，以語諸重遇等，重遇等流涕自辯，李氏妬尚氏之寵，欲圖曠而立其子亞澄，乃使人謂重遇等曰：「上心不平於二公，奈何？」重遇等懼，六年三月，曠出遊，醉歸，重遇等遣壯士拉於馬上，殺之，諡曰景宗。

殷

延政，審知子也，曠立為淫虐，延政數貽書諫之，曠怒，遣杜建崇監其軍，延政逐之，曠乃舉兵攻延政，為延政所敗，延政乃以建州建國稱殷，改元天德，明年，連重遇已弒曠，集閩羣臣告曰：「昔太祖皇帝親冒矢石，遂啓有闕，及其子孫，淫虐不道，天厭王氏，當求有德，以安此土，乃掖朱文進陞殿，率百官北面而臣之，文進以重遇判六軍諸衛事，王氏子弟在福州者，無少長，皆殺之，以黃紹勳守泉州，程贊守漳州，許文縝守汀州，用晉正朔，稱開運元年，泉州軍將劉從效許其州人曰：「富沙王取福州矣，吾屬世為王氏臣，安能交臂事賊乎？」州人共殺紹勳，迎王繼勳為刺史，漳州聞之，亦殺贊，迎王繼成爲刺史，皆王氏之諸子也，文縝懼，以汀州降于延政，南唐聞亂，命查文徽等帥師伐之，遂下建陽，延政遣統軍吳承祐往給福州曰：「唐兵助我討福州信之，故連重遇殺朱文進，裨將林仁翰殺連重遇，謀迎延政都福州，會南唐兵方急，建州延政乃遣其子繼昌守福州，而自拒唐兵，福州軍將李仁達謂其徒曰：「唐攻建州，富沙王不能自保，其能有此土耶？」乃換繼昌及吳承祐，殺之，欲自立，權衆不附，以尊崇僧卓徽明示衆曰：「此非常人也，被以袞冕，率諸將吏北面而臣之，已而又殺徽明，乃自立，送款于南唐，南唐以仁達為威武軍節度使，文徽等下建州，俘延政于金陵，封延政都陽王，閩主劉從效自領泉州，李仁達自領福州，繼成而巳，明年，福州附于吳越。

南唐書卷二十八

一八三

南唐書卷二十九

滅國傳下第二十六

楚國

馬殷

馬殷字霸圖。許州鄆陵人也。唐中和三年。蔡州秦宗權遣孫儒。劉建峯。將兵萬人。屬其弟宗衡。略地淮南。殷初為儒神將。儒殺宗衡。自將其兵。取高郵。逐楊行密。行密走宜州。儒以兵圍之。久不討。遣殷與建峯掠食旁縣。儒戰敗死。殷乃推建峯為帥。殷為先鋒。轉攻豫章。略虔吉。有衆數萬。趨潭州。殺其刺史鄧處約。自稱留後。唐僖宗授建峯湖南節度使。殷為馬步軍都指揮使。出攻邵州。建峯庸人不能率其下。常與步曲飲酒。譏呼軍卒。陳贍妻有色。建峯私之。贍怒。以鐵槌擊殺建峯。軍中推行軍司馬張吉為帥。吉乘馬傷帥。臥病。語諸將曰。吾非汝主也。馬公英勇。可共立之。諸將乃共殺贍。磔其尸。遣姚彥章迎殷於邵州。殷至。吉肩輿入府。殷拜謁於庭中。吉召殷上。乃率將吏下。北面再拜。以位與之。時乾寧三年也。唐拜殷潭州刺史。殷遣其將秦彥暉。李璣。攻連。邵。郴。衡。道。永。六州。皆下之。桂管劉士政懼。遣其將陳可璠。王建武等。率兵守

南唐書 卷二十九

一八五

義全歡。殷遣使聘于士政。至境上。可璠等不納。殷怒。遣李璣等以兵七千攻之。擒可璠等。及其兵二千餘人。悉坑之。遂圍桂管。虜士政。盡取其屬州。殷表瓊桂管觀察使。四年。拜殷武安軍節度使。梁太祖即位。拜殷兼侍中。中書令。封楚王。樓行密將呂師周來奔。師周勇健豪俠。頗通緯候兵書。殷聞師周至。大喜曰。吾方南顧嶺表。而得此人。足矣。以為馬步軍都指揮使。率兵攻嶺南。取昭。賀。梧。蒙。韶。富。等州。殷表師周昭州刺史。於是潯。辰。澱。并溪洞諸蠻。皆附于殷。殷請陞朗州為永順軍。表張吉節度使。殷乃請依唐太宗故事。開天册府。置官屬。太祖拜殷天册上將軍。殷以其弟璣為左相。弟存為右相。廖光圖等十八人為學士。未帝時。加殷武安。武昌。靜江。寧遠等軍節度使。洪。鄂。四面行營都統。唐莊宗滅梁。殷遣其子義範修貢京師。上梁所授都統印。莊宗問洞庭廣狹。義範曰。車駕南巡。纒塔飲馬爾。莊宗嘉之。莊宗平蜀。殷大懼。表求致仕。莊宗下勅書慰勞之。殷初兵力尙寡。與楊行密。成。納。劉。劉。等為敵國。殷患之。問策於其將高郁。郁教殷尊王仗順。外誇鄰敵。然後退修兵農。又諷殷自京師至襄。唐。鄂。復。等州。置邸務以買茶。其利十倍。又鑄銀鐵錢。以十當銅錢一。又令民自造茶。以通商旅。而收其算。歲入萬計。由是地大力完。數要封爵。天成二年。請建行寧。明宗封殷楚國王。用竹册。如三公禮。殷以潭州為長沙府。建國承制。自置官屬。以姚彥章為左相。許德勳為右相。李鐸為司徒。崔頌為司空。拓拔常為僕射。馬拱為尚書。子弟皆出為節度使。文武皆進位。餘其曾祖曰文肅。祖正曰莊穆。父元豐曰景莊。立三廟于長沙。長興元年。殷卒。年七十九。諡武穆。子義聲立。義聲字若訥。殷次子也。殷建國。以義聲判內外諸軍事。荆南高季昌聞殷將高郁素教殷以計策。而楚以強。思之。嘗使謀者問殷。殷不聽。義聲用事。謀云。季昌聞楚用高郁。大喜。以為亡馬氏者必郁也。義聲素愚。以為然。遂奪郁兵職。矯殷命。殺之。明日。吏以狀白。殷拊膺大哭曰。吾老荒如此。而殺吾勳臣。殷語左右曰。吾亦不久於此矣。明年殷卒。義聲立。授武安。靜江。等軍節度使。義聲嘗聞梁太祖好食雞。慕之日。烹五十雞。以供膳。葬殷。義聲不泣。頓食雞肉數器而起。其禮部侍郎潘起讓之曰。昔阮籍居喪而食蒸豚。世豈乏賢耶。長興三年。義聲卒。追封衡陽王。弟義範立。義範字寶規。殷第四子也。殷子十餘人。嫡子義振。長而賢。其次義聲。義範。同日而生。義聲母袁夫人。有美色。義聲以母寵得立。而義振素官為道士。居于家。故義聲卒而義範以次立。襲殷官爵。封楚王。清泰二年。賜弓矢冠劍。天福四年。加天册上將軍。開府承制。如殷故事。義範好學。善詩文。士廖光圖。徐仲雅。李暉。拓拔常等十八人。皆故殷時學士。義範性奢侈。光圖等皆博徒。飲博。惟呼。獨常沉厚長者。上書切諫。光圖等惡之。襄州安從進。安州李金全叛。高祖詔義範出兵。義範遣張少敵以舟兵趨漢陽。漕米五萬斛。以饋軍。金全等敗。少敵乃旋漢州。刺史彭士然率鎰。與諸蠻攻潭州。義範遣劉勳等擊之。士然大敗。勳等攻溪州。士然走獎州。遣其子師高率諸蠻酋降于勳。溪州西接牂柯。南通桂林。象郡。義範乃立銅柱以為表。命學士李暉銘之。於是南寧等十八州。夷播等七州。昆明等十二部。皆附于義範。義範作會春園。嘉宴堂。其費鉅萬。始加賦於國中。拓拔常切諫。以為不可。義

南唐書 卷二十九

一八七

範又作九龍殿。以八龍繞柱。自言身一龍也。是時契丹滅晉。中國大亂。義範牙將丁思觀誅義範曰。先王起卒伍。以攻戰而得此州。倚朝廷以制鄰敵。傳國三世。有地數千里。養兵十萬。今天子蒙塵。中國無主。真霸者立功之時。誠能悉國之兵。出荆襄以趨京師。倡義於天下。此桓文之業也。奈何耗國用而窮土木。爲兒女之樂乎。義範謝之。思觀目視義範曰。子終不可教也。乃扼喉而死。開運四年。義範卒。年四十九。諡文昭。義廣立。義廣字德丕。義範母弟也。義範平生惡拓拔常諫諍。嘗謝絕之。及臥病。始思常言。以爲忠。召之。託以義廣。義範卒。常數勸義廣以位。奉其兄朗州節度使義華。義廣不從。義華來奔喪。義廣將劉彥瑫曰。武陵之來。其意不善。宜出兵迎之。以備非常。使其解甲釋兵而後入。張少敵。則廷誨曰。王能予之。則已。不然。宜早除之。義廣泣曰。吾兄也。焉忍殺之。分國而治可也。遂以兵迎義華於硤邱。止之於碧湘宮。厚賂以遣之。義華憤然而去。乃遣使詣京師求封爵。請置邸稱藩。漢隱帝不許。降璽書慰勞之。義華怒。遂送款於南唐。乞師攻長沙。義廣遣劉彥瑫許可。彥瑫敗義華於僕射洲。義華去。誘溪洞諸蠻寇益陽。義廣遣崔洪璉以遏諸蠻。劉彥瑫以舟兵趨武陵。攻義華。彥瑫敗於湘州。義廣大懼。遣使請兵京師。漢隱帝不能出師。義華率舟兵沿江而下。自號順天將軍。趨長沙。攻長樂門。長沙陷。義華率妻子匿于慈堂。明日擒之。遂斬義華。杖其妻。死于市。左右用事者。皆樹劉之。乾祐三年。義華自立。明年。遂臣於南唐。唐册封義華楚王。義華悉以軍政屬其弟義崇。義崇與楚舊將徐威。陸孟俊。魯綰。謀作亂。義華置酒端陽門。義崇辭以疾。威等縱惡馬十餘匹。以壯士執搥隨之。突入其府。劫庫兵。縛義華。迎義崇以立之。義崇遣彭師。廖。廖假。囚義華於衡山。師。高。率義華爲衡山王。臣於南唐。義崇懼。亦遣使詣南唐送款。唐遣邊備等帥師入楚。盡遷馬氏之族于金陵。封義華楚王。居洪州。義崇領舒州節度使。居揚州。周世宗下淮南。詔撫安馬氏子孫。義崇率其子弟十七人歸京師。

南唐書卷三十

建國譜第二十七

嗚呼。唐之盛時。制天下爲十道。統之以都督。而遐荒四達。合爲一家。中世多故。始立方鎮。大者連城十數。小者猶兼三四。雖東爵命。而其勢已分。信昭之世。則又甚焉。盜會強卒。相與爲亂。而一旦破城殺帥者。卽以其鎮予之。於是下竊土地。上要封册。終以亡唐。而大者稱帝。小者稱王。故自江以南。昇、潤、常、歙、鄂、池、饒、信、江、洪、撫、袁、吉、虔、一十五州。自江以北。揚、楚、泗、和、滁、光、黃、舒、蘄、壽、海、濠、一十三州。合二十八州。楊行密專據。以建吳國。南唐因之。置秦州、筠州。又取汀、建、漳、泉、四州。復得劍州。共三十五州之地。號爲大國。迨乎顯德。世宗出師。而遂取淮南一十四州。南唐君臣相顧。猶懼其不免。乃奉表稱貢。趨走不暇。削國降號。何其速哉。大抵僭服興亡。不在於強梗庸懦。而在乎世之治亂。世苟治矣。偏據之國。雖大必亡。逮德下衰。一夫倡亂。遂爲敵國。爲天下者。可不戒哉。可不戒哉。作建國譜。

州三十五

昇州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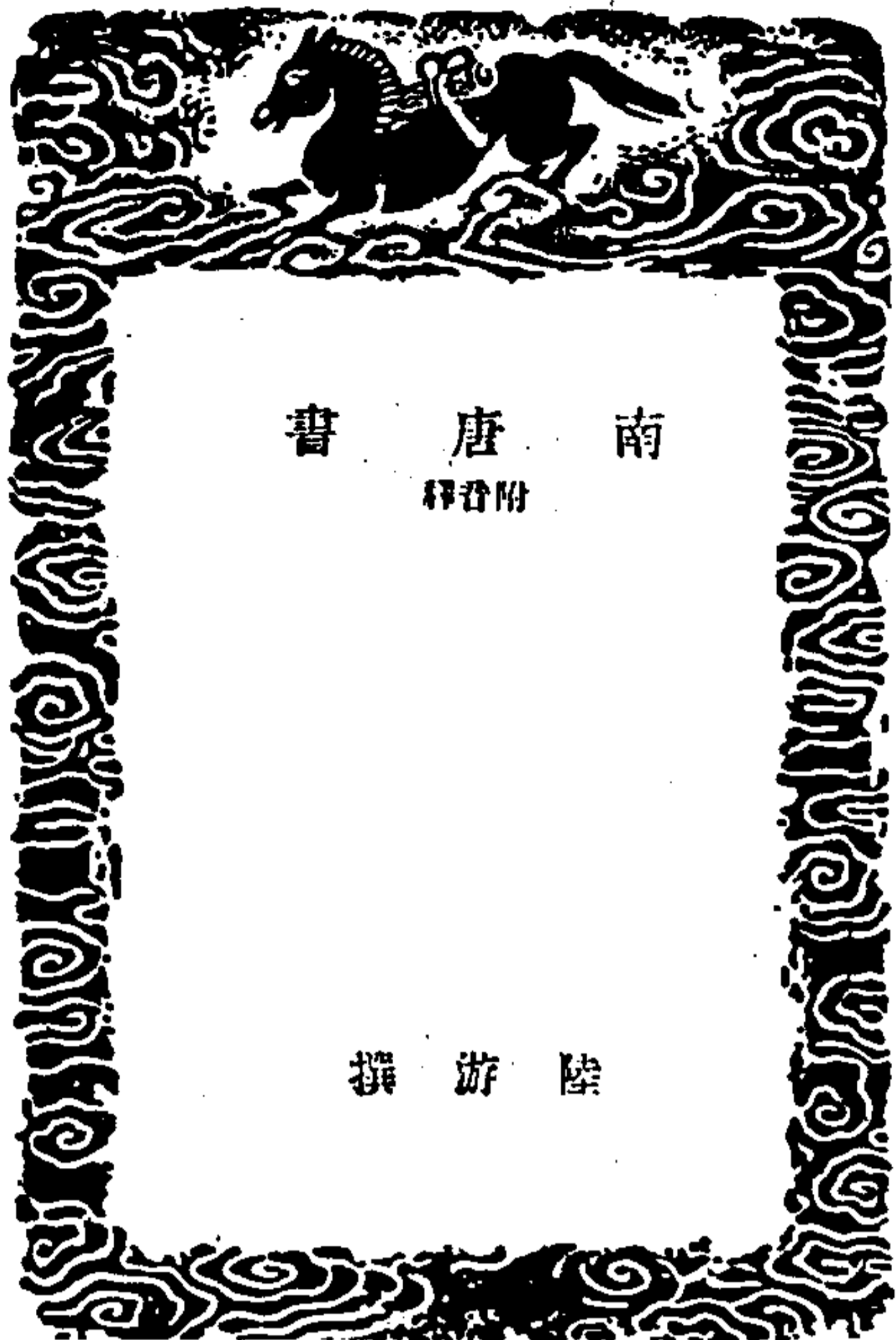
吳因唐爲昇州。徐溫感節。陸建康軍。南唐都。置江寧府。

- 〔潤州鎮海軍〕 置丹陽宮，尋罷。
- 〔常州〕 以江陰縣別置軍。
- 〔宣州寧國軍〕
- 〔江州奉化軍〕
- 〔洪州鎮南軍〕 顯德五年，東都入于周，以州屬南都。
- 〔撫州昭武軍〕 以東南境別置建武軍。
- 〔袁州〕
- 〔吉州〕
- 〔虔州百勝軍〕 保大十年置。
- 〔筠州〕
- 〔揚州淮南建東都〕 以六合置雄州，俄罷，復來隸，以天長置天長軍。
- 〔鄂池饒信四州〕 顯德五年入于周。
- 〔楚州順化軍〕 顯德五年入于周。
- 〔泗州靜淮軍〕 顯德五年入于周。
- 〔滁州〕 顯德五年入于周。
- 〔和州〕 顯德五年入于周。
- 〔光州〕 顯德五年入于周。
- 〔黃州〕 顯德五年入于周。
- 〔舒州〕 顯德五年入于周。
- 〔蕪州〕 顯德五年入于周。
- 〔廬州保信軍〕 顯德五年入于周。
- 〔壽州清淮軍〕 顯德五年入于周。
- 〔海州〕 顯德五年入于周。
- 〔泰州〕 昇元元年置，顯德五年入于周。
- 〔濠州定遠軍〕 顯德五年入于周。
- 〔建州忠義軍〕 保大三年取，陞永安軍節度，俄改忠義，後降軍事。
- 〔汀州〕 保大三年取。

- 〔劍州〕 保大三年置。
 - 〔彰州〕 保大三年取，改爲南州，俄復舊。
 - 〔泉州清源軍〕 保大三年取，清源軍節度。
 - 取之而復失者，十有一州。
 - 〔福州〕 保大三年取，羈縻而已，四年入吳越。
 - 〔潭州〕 保大九年取，十年失。
 - 〔衡州〕 保大九年取，十年失。
 - 〔澧州〕 保大九年取，十年失。
 - 〔朗州〕 保大九年取，十年失。
 - 〔岳州〕 保大九年取，十年失。
 - 〔道州〕 保大九年取，十年失。
 - 〔永州〕 保大九年取，十年失。
 - 〔邵州〕 保大九年取，十年失。
 - 〔全州〕 保大九年取，十年失。
 - 〔辰州〕 保大九年取，十年失。
- 嗚呼！乘窳以圖捷者，勝之固易，地來而民去者，守之極難。南唐之克楚，始雖因其內闕，而終以任用匪人，不能振撫，故割言之，徒得以復張，嗣主初欲聽桂陽之師，解益陽之戍，即授言以節鉞，與夫曹公之應二袁者，可同論乎。
- 世裔譜第二十八
- 嗚呼！春秋之法，疑以傳疑，信以傳信，可不慎乎！先主以幼稚轉徙民間，故其所祖，難於考究。案徐鉉江南錄，承建王恪後，而五代史著南唐世家，亦以恪係四親廟，是亦傳疑之意歟。作世裔譜。
- 舉陶爲士師，期于無刑，而治其好生之德於天下，則盛德之流光，宜舉祀於百世矣。故歷虞、夏、商，世爲大理，以官命族爲理氏。至紂之時，有理微者，爲冀隸中，與伯弗合於紂，抱道而死。其妻陳國契和氏，與子利貞，避亂於伊侯之墟，食木子得生，遂改理爲李氏。利貞亦娶契和氏女，生昌祖，爲陳大夫，家於苦縣。生彤，德彤，德會，孫碩，宗周，康王時，賜采邑於苦縣。五世孫乾，字元果，爲周上御史大夫，娶益壽氏女，嬰敷，生耳，字伯陽，一字聃，周平王時，爲太史，著書九篇，以明道德。至唐祖之，以爲元皇帝，其後有李宗，字尊祖，魏封於段，爲干木大夫，守道不屈，生同，爲趙大將軍，生兌，爲趙相，生躋，趙陽安君，二子曰：日，日，格，格，生洪，秦太子太傅，生興族，字育神，秦將軍，生雲，字貴遠，趙柏人侯，入秦，爲御史大夫，葬柏人，西生四子：崇，辨，昭，玟。

崇字伯祐。隴西守。南鄭公。生二子。長曰平燕。次曰瑤。字內德。南郡守。狄道侯。生信。字有成。大將軍。隴西侯。生超。一名伉。字仁高。漢大將軍。漁陽太守。生二子。長曰元曠。侍中。次曰仲翔。河東太守。征西將軍。討叛光于秦昌。戰沒。贈太尉。葬隴西狄道東川。因家焉。生柏考。隴西河郡太守。生二子。曰尚。曰向。尚。成紀令。因居成紀。生廣。前將軍。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匈奴畏之。二子。長曰當戶。生陵。字少卿。慷慨有大志。為騎都尉。陷匈奴。次曰敢。字幼卿。郎中令。關內侯。生禹。字子通。弟忠禹。生丞公。河南太守。生先。字敬宗。蜀郡北平太守。生長宗。字伯禮。漁陽丞。生君況。字子期。博士。中大夫。生本。字上明。郎中。侍御史。生次公。字仲君。巴郡太守。西夷校尉。弟恬。次公。生軌。字文逸。魏臨淮太守。司農卿。弟潛。軌。生隆。字彥緒。長安令。積弩將軍。生艾。字世績。晉驍騎將軍。魏郡太守。生雍。字雋熙。濟北東莞二郡太守。生二子。長曰倫。次曰柔。字德遠。北地太守。柔。生弁。字季子。前涼張駿天水太守。武衛將軍。安西亭侯。生紀。字伯堅。涼太子侍講。生焉。字元盛。西涼武昭王。與聖皇帝。十子。諱歡。讓。情。恂。豫。宏。眺。亮。愔。會。孫。系。孫。孫。三人。曰丞。曰茂。曰冲。曾孫曰成禮。豫元。孫曰剛。諱士業。西涼後主。八子。曰紹。重耳。之。崇。明。崇。廣。崇。祐。重耳。字景順。以國亡。奔宋。為汝南太守。後魏克豫州。以地歸之。拜恒農太守。復為宋將。薛安都所陷。後魏安南將軍。豫州刺史。生獸祖。諱熙。字孟良。後魏金門鎮將。生懿祖。諱天賜。字德真。三子。長曰起頭。長安侯。生達摩。後魏羽林監。太子洗馬。長安縣伯。其後無聞。次曰永祖。諱虎。次曰豆虎。西魏時。賜姓大野氏。與李弼等八人。號八柱國。周閔帝受魏禪。虎已卒。乃追錄其功。封唐國公。虎生世祖。諱暭。裴封唐公。兩生高祖。於長安。體有三乳。性寬仁。裴封唐公。隋文帝相周。復高祖姓李氏。煬帝南遊。天下盜起。高祖兵二萬。起自太原。敗宋老生于霍邑。有衆二十萬。遂入京城。立代王侑為皇帝。遙尊煬帝為太上皇。改元義寧。高祖進封唐王。五月戊午。隋帝遜于位。高祖即位。是為大唐。憲宗子。建王恪。先主之始祖也。恪。元和元年始封。時緇青節度使李師古死。其弟師道。巧符節。故昭恪為鄂州大都督。平盧軍緇青等節度大使。長慶元年。無子。以宗室子為嗣。史亡其名。其後有李超者。或以為建王後。懿。儲之時。宗室世遠。遂與異姓之臣雜。而仕宦。至或流落民間。超之子志。為徐州判司。志。生榮。號李道者。榮生先主。先主即位。是為南唐。嗚呼。春秋之時。天子失政。而諸侯擅之。自平王始。諸侯失政。而大夫擅之。自漢梁始。蓋陵夷之勢。不可復振。而觀觀之心。無所鑿足。則亂臣賊子。傲尤為之者。豈特春秋之時乎。有唐失御。方鎮之帥。或浸長於健卒。或崛起於羣盜。而楊行密以江淮二十八州。輒建吳國。則是春秋諸侯之罪人也。行密既死。諸子庸懦。而弒溥。溥。祿去楊氏。則又漢梁大夫之罪人。且楊氏建國未久。政在徐溫。而知訓。知諤。景通。景遷。景遂。繼乘國政者。三十餘年。隆行與溥。位號空存而已。故實崇謂嗣主曰。臣事先朝二十餘年。韓熙載謂後主曰。嚮化歸於四紀。胡則曰。我等世受主恩。由是觀之。先主雖以季年得位。享國六年。而擅命專制。其來尚矣。





南唐書

陸游撰

南唐書題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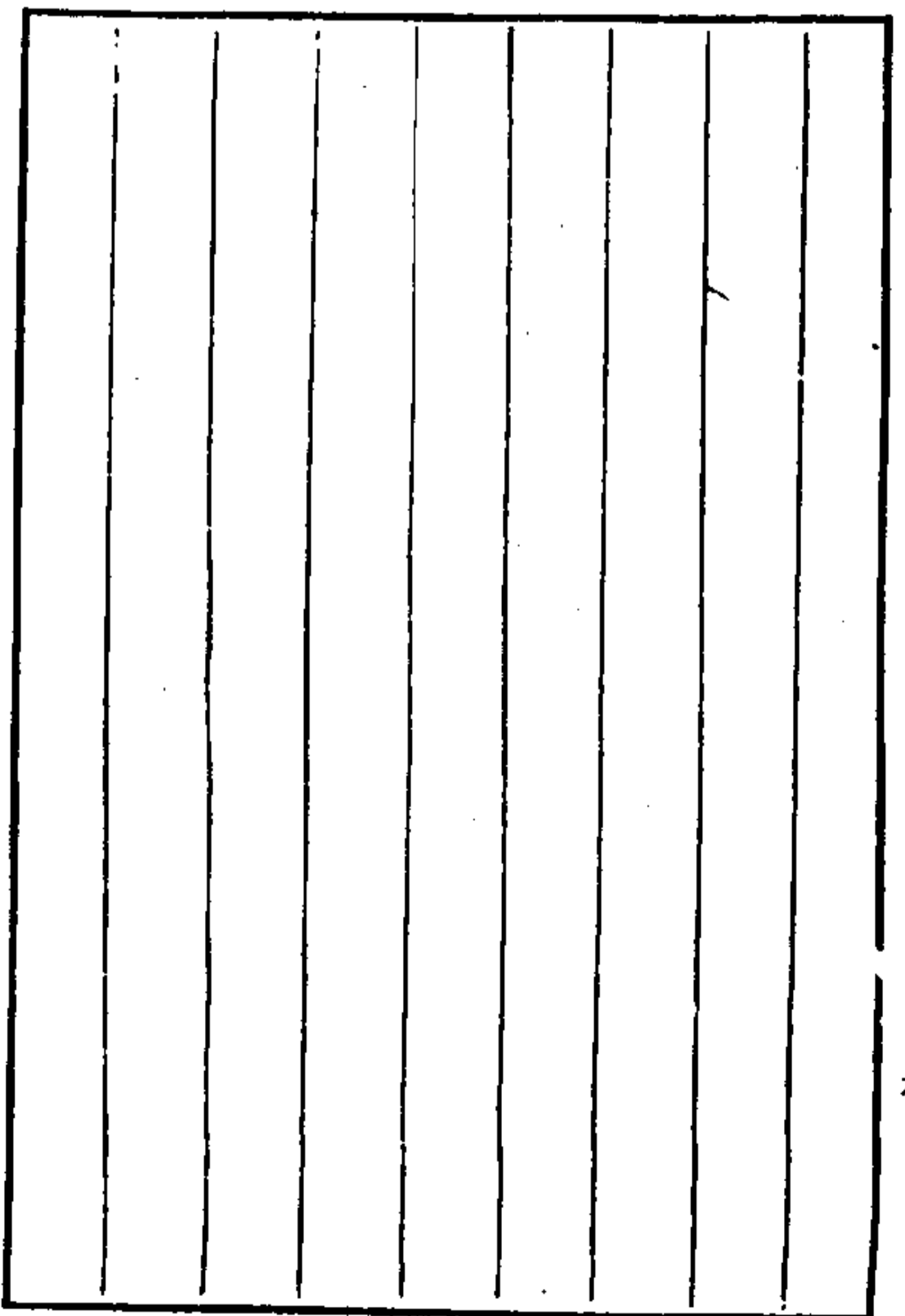
按陸游新修南唐書止十五卷今合三紀得十
以卷又戚光音釋一卷而光注謂游亦不著名
汝他書考而知之不知劉仁贈傳論甚明更無
沒者何必他書然以陸視馬今書雖少十餘卷
新菱維稗穢折衷諸家殊得史氏家法如三主
直稱曰紀不必如馬以書字寓貶其列傳若宋
太后不許臨朝聽政亦一賢后故以奔通道流
一事潛置耿先生傳宋齊丘老而無子馬謂其

有窺竊之計因斷其誓之太過周后誅詞馬書
全載從善傳馬不錄登高文陸則翦誅附文蓋
重友于戒佚思也孫忌死于使周馬有肉臺盤
事李元清不二心之臣馬有科飲事陸皆棄而
不載蓋重其節略其微也至若馬之所有如柴
克宏有陳果仁助陣潘佑是顏延之後身盧絳
夢耿玉真後與同刑伍喬憲中人掌孫忌謂淮
南王庶事俱以怪誕觸斥而馬之所無如劉仁
贈無夫人五日不食死江文蔚不載奏疏景遂

無弘並行鳩刁彥能無子衍孫約徐錯傳寥寥
數語陸皆考補無遺其他若申屠令堅之誓死
報國庾居素之立死井中李鄒延之不早降書
見殺段處常之面誚契丹死虜中趙仁澤之不
拜吳越王張雄之滿門死難喬匡舜之極諫親
征張義方之力振紀綱歐陽廣之疏劾邊鑄高
遠之料楚難守陳襄之十世同居此皆馬書所
無賴務觀以顯則馬之疎陋可見而陸之史筆
足貴矣沈士龍題

余始得馬今南唐書以為政可作酒後談資耳
及得陸游新修南唐書讀之乃知正史稗官迥
自懸別未可以偽史忽之因以二書相較則馬
視陸書凡益徐溫徐知訓知誨知誨知誨徐主
李章韋建孫鮑康仁傑周彬夏寶松許賢顏訓
鄭元素姚景崇範馬文義許規張宣李德柔
褚仁規李德明李徵古邵拙舒雅劉茂忠孟賓
于潘資羅頴丘旭黃載湯悅張洎徐鉉木平和
尚李家明楊名高王感化彭利用應之小長老

有窺竊之計因斷其誓之太過周后誅詞馬書
全載從善傳馬不錄登高文陸則翦誅附文蓋
重友于戒佚思也孫忌死于使周馬有肉臺盤
事李元清不二心之臣馬有科飲事陸皆棄而
不載蓋重其節略其微也至若馬之所有如柴
克宏有陳果仁助陣潘佑是顏延之後身盧絳
夢耿玉真後與同刑伍喬憲中人掌孫忌謂淮
南王庶事俱以怪誕觸斥而馬之所無如劉仁
贈無夫人五日不食死江文蔚不載奏疏景遂



南唐書音釋

尚有其書戚光既校之并音釋

本紀一之三

南唐書一之三

烈祖第一 昇 又喜樂貌或作作 憲宗第八子 凡二
宗室世系 表 城 昇州 古金陵 唐稱昇州 城如東
後 東 赤 山 在 鎮 江 城 押 閩 子 有 押 閩 蘇 秦 學
京 傳 銅 山 西 三 里 押 閩 子 有 押 閩 蘇 秦 學
揣 摩 銅 山 西 三 里 押 閩 子 有 押 閩 蘇 秦 學
草 多 也 詩 南 郊 傳 爲 是 山 見 浮 屠 傳 太 廟 志 今
非 厥 豐 草 南 郊 傳 爲 是 山 見 浮 屠 傳 太 廟 志 今

玄武湖

見馮延鍾山在城東北十五里

迎鑾鎮

見揚馬元康胡恢宋陽羨山東南

別錄四卷 宋陳彭年撰 吳唐四主傳 南唐近事
二卷 江表傳 三卷 金齋文實 撰江南野史 二十
卷 宋龍家撰 凡八十四卷 後三舉 路 彭 年 撰 序
徐鉉等奉詔爲江南錄 以史稱而充尤甚 熙寧
八年得鄭君所遺 於楚州 其事有六家 所遺或
小異者 剛 落 是 正 以 類 相 從 云 鄭 君 序 者 皆 不
以他折衷 成 比 書 也 游 亦 不 著
名 書 考 而 知 豈 時 以 私 考 遊 也
元宗第二 璟 俱 承 切 邊 字 通 近 濁 唐 天 文 志 流 星
微 入 濁 大 星 自 東 濁 際 西 流 有 聲 如 雷 實 子 音
訓 曰 天 與 地 際 處 曰 濁 宋 天 文 志 有 星 出 濁
有 星 出 東 壁 東 北 速 行 至 濁 沒 六 月 朔 日 食 五
分 至 西 六 刺 帶 二 分 入 濁 不 見 七 月 朔 日 食 五
刻 虧 見 東 北 方 食 及 二 分 半 入 濁 不 見 食 甚 及
復 五 分 月 食 成 一 刻 虧 見 東 南 方 出 濁 未 圓 大

南唐書音釋

南唐書音釋

分在東井度中至五刻復以日月食朔望出沒

少微長垣

音彭答聲也漢善榜也

於遇謂之過 漢少康滅之以封諸侯 其地漢求
某被縣北 過 縣 是 也 宋 季 有 尚 書 郎 勳 望 出 高
守 尚 或 以 爲 過 因 氏 焉 三 輔 決 錄 有 扶 風 太
過 後 世 以 爲 過 因 氏 焉 三 輔 決 錄 有 扶 風 太
以 古 帝 名 爲 氏 如 趙 爲 媯 亦 非 也 鄭 樵 與 族 略
池 牧 守 自 唐 康 震 蕭 蕭 而 去 玄 文 爾 察 秋 浦 志 載
九 十 五 人 借 彥 鍾 禧 字 德 林 案 徐 鉉 王 夫 人 墓
事 績 莫 考 也 邢 從 娶 馬 氏 子 長 懷 建 朝 書 傳 父
歷 東 都 督 府 司 馬 次 子 也 屬 詞 教 行 從 事 戚
讓 龍 景 臺 郎 爲 集 賢 學 士 會 中 令 齊 王 避 親
州 觀 察 判 官 檢 校 屯 田 郎 中 既 拜 而 夫 人 疾 亟
大 九 年 送 德 林 員 外 赴 東 府 亞 尹 詩 序 鉉 等 饒

玄武湖

見馮延鍾山在城東北十五里

迎鑾鎮

見揚馬元康胡恢宋陽羨山東南

於石頭城分題爲詩 傳有賦 山別詠 知已詩云
暮 景 江 亭 上 雲 山 日 望 多 只 愁 離 離 綠 長 恨 隔
雙 蛾 有 意 圖 功 業 無 心 憶 薜 蘿 親 朋 將 遠 別 且
其 醉 筵 歌 又 克 復 揚 州 後 以 荷 輟 侍 從 揚 州 正
東 府 鉉 等 分 韻 賦 詩 爭 鋒 亦 與 有 序 情 有 得 新
鴻 別 語 同 志 詩 云 隨 陽 來 萬 里 點 點 度 遙 空 影
落 長 江 水 聲 悲 半 夜 風 殘 秋 辭 絕 漢 無 定 似 驚
蓬 我 有 離 羣 恨 飄 飄 類 此 鴻 南 之 才 暮 亦 可 見
矣 但 馬 承 信 兄 弟 事 不 詳 舊 嘉 瑞 青 山 案 郡 志
坊 在 今 城 內 東 南 隅 舊 倉 甸 切 青 山 案 郡 志
青 龍 山 一 批 狐 觸 網 涕 下 稽 顙 履 頓 其 腹 後 王
命 虞 人 守 之 其 夕 生 二 子 還 幸 大 理 寺 親 錄 因
一 大 辟 婦 以 孕 在 獄 適 產 二 子 因 得 減 歎 出 在
城 東 三 十 五 里 然 城 南 四 十 里 亦 有 青 山 但 郡
志 所 傳 若 膜 拜 膜 音 謨
唐 年 世 總 釋 凡 七 十

南唐書音釋

南唐書音釋

唐天祐元年

年 癸未 晉莊宗復唐 二年 甲申 三年 乙酉 天祐元年
丙戌 四年 丁亥 五年 戊子 六年 己丑 七年 庚寅
八年 辛卯 九年 壬辰 十年 癸巳 十一年 甲午 十二年
十三年 乙未 十四年 丙申 十五年 丁酉 十六年 戊戌
十七年 己亥 十八年 庚子 十九年 辛丑 二十年 壬寅

南唐書音釋

年 癸未 晉莊宗復唐 二年 甲申 三年 乙酉 天祐元年

南唐書音釋

年 癸未 晉莊宗復唐 二年 甲申 三年 乙酉 天祐元年

年 癸未 晉莊宗復唐 二年 甲申 三年 乙酉 天祐元年
丙戌 四年 丁亥 五年 戊子 六年 己丑 七年 庚寅
八年 辛卯 九年 壬辰 十年 癸巳 十一年 甲午 十二年
十三年 乙未 十四年 丙申 十五年 丁酉 十六年 戊戌
十七年 己亥 十八年 庚子 十九年 辛丑 二十年 壬寅
二十一年 癸卯 二十二年 甲辰 二十三年 乙巳 二十四年
丙午 二十五年 丁未 二十六年 戊申 二十七年 己酉 二十八年
二十九年 庚戌 三十年 辛亥 三十一年 壬子 三十二年 癸丑
三十三年 甲寅 三十四年 乙卯 三十五年 丙辰 三十六年 丁巳
三十七年 戊午 三十八年 己未 三十九年 庚申 四十年 辛酉
四十一年 壬戌 四十二年 癸亥 四十三年 甲子 四十四年 乙丑
四十五年 丙寅 四十六年 丁卯 四十七年 戊辰 四十八年 己巳
四十九年 庚午 五十年 辛未 五十一年 壬申 五十二年 癸酉
五十三年 甲戌 五十四年 乙亥 五十五年 丙子 五十六年 丁丑
五十七年 戊寅 五十八年 己卯 五十九年 庚辰 六十年 辛巳
六十一年 壬午 六十二年 癸未 六十三年 甲申 六十四年 乙酉
六十五年 丙戌 六十六年 丁亥 六十七年 戊子 六十八年 己丑
六十九年 庚寅 七十年 辛卯 七十一年 壬辰 七十二年 癸巳
七十三年 甲午 七十四年 乙未 七十五年 丙申 七十六年 丁酉
七十七年 戊戌 七十八年 己亥 七十九年 庚子 八十年 辛丑
八十一年 壬寅 八十二年 癸卯 八十三年 甲辰 八十四年 乙巳
八十五年 丙午 八十六年 丁未 八十七年 戊申 八十八年 己酉
八十九年 庚戌 九十年 辛亥 九十一年 壬子 九十二年 癸丑
九十三年 甲寅 九十四年 乙卯 九十五年 丙辰 九十六年 丁巳
九十七年 戊午 九十八年 己未 九十九年 庚申 第一百年 辛酉

南唐書音釋

本紀一

烈祖

本紀二

元宗

本紀三

後主

列傳一

宋齊丘

列傳二

周宗

邊鏞

列傳三

周本

王會

列傳四

徐玠

常慶錫

陳况

江慶孫

列傳五

徐知誼

王建封

朱令贊

申屠令堅

列傳六

徐知諤

王彥儔

王崇文

喬臣舜

南唐書

劉彥貞

陳覺

列傳七

張義方

江文蔚

列傳八

馮延巳

彭師曷

列傳九

孟堅

朱元

列傳十

劉仁瞻

嚴續

列傳十一

郭廷謂

盧絳

陳起

高越遠

李德誠

李金全

歐陽廣

皇甫輝

孫忌

廖偃

陳誨

韓昶載

潘佑

張易

李平

張彥卿

林仁肇

陳喬

鄭彥華

劉洞

江為

伍喬

李貽業

郭昭慶

劉承勳

李元清

王與

朱弼

王與

魏岑

後宮种氏

元宗后鍾氏

後主國后周氏

烈祖五子

景遷

景邊

元宗十子

弘異

從鑑

從信

保儀黃氏

景遂

景達

從善

從謙

從慶

從善

從慶

從慶

後主二子

仲寓

仲宣

吳廷紹

御厨

史守冲

張雄

鄭氏

列傳十五

浮圖

契丹

高麗

潘辰

李冠

譚紫霄

趙仁澤

陳褒

永興公主

吳媛

南唐書目錄

烈祖本紀第一

南唐

宋陸游撰 明沈士龍胡震亨同校

烈祖光文肅武孝高皇帝名昇字正倫小字彭奴徐州人姓李氏唐憲宗第八子建王恪之玄孫恪生起早卒起生志仕為徐州判司卒官因家焉志生榮榮性謹厚喜從浮屠遊多晦跡精舍時號李道者帝以光啓四年十二月二日生於彭城六歲而孤遇亂伯父球携帝及母劉氏避地淮泗至濠州乾寧二年淮南節度使揚行

密見而奇之養以為子行密長子溫惡帝不以為兄弟行密乃以與大將徐溫曰是兒狀貌非常吾度溫終不能容故以乞汝遂曰姓徐氏名知誥帝事溫盡子道溫妻李氏以其同姓鞠養甚至及長身七尺方額隆準脩上短下語聲如鍾精采鏗人常緩步而從者疾行莫能及溫有疾與其婦晨夜侍旁不去溫益愛之行密亦謂溫曰知誥雋傑諸將子皆不遠也天祐六年六月自元從指揮使遷昇州防遏使兼樓船軍使治戰艦于昇七年五月授昇州副使知州事九年副柴再用平宣州以功遷昇州刺史時江淮初定守令皆武夫專事軍旅帝獨褒廉吏課農桑求遺書招延四方士大夫傾身下之雖以節儉自勵而輕財好施無所愛吝以宋齊丘王令謀王翊主論議曾禹張洽孫飭徐融為賓客馬仁裕周宗曹煢為親吏十一年加檢校司徒始城昇州十四年五月城成溫來觀喜其制度壯麗徙治焉而以帝為檢校太保潤州團練使帝

本意在宣州不悅時溫子知訓以內外馬步都軍副使專制揚州驕淫失眾宋齊丘納說曰知訓旦暮且敗是行天所贊也十五年朱瑾殺知訓馬仁裕自蒜山渡馳告帝帝即日帥師入廣陵定亂遂代知訓為淮南節度行軍副使內外馬步都軍副使勤儉寬簡盡反知訓之政上下悅服吳王建國以帝為左僕射參政事國人謂之政事僕射乘刺亂之後曾未期歲紀綱憲度粲然並舉溫雖遙執國政而人情頗已歸屬于帝有徐玠者事溫為金陵行軍司馬工揣摩押

閩密說溫曰居中輔政豈宜假之它好請更用嫡子知誥帝刺知皇恐表乞罷政事出鎮江西表未上而溫疾亟遂止溫卒知誥嗣為金陵節度使諸道副都統數與帝爭權帝好使人誘之來朝留為左統軍悉奪其兵而帝以太尉中書令出鎮金陵如溫故事吳帝命開大元帥府置僚屬進封齊王用天子制度改名誥

昇元元年冬十月吳帝禪位乎我甲申即皇帝位改吳天祚二年為昇元元年國號齊以十二月二日為仁壽節尊吳帝為高尚思玄弘古讓皇帝上冊稱受禪老臣詰追尊考溫為太祖武皇帝丙申以平章事張延翰為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門下侍郎張居詠中書侍郎李建勳皆為同平章事以建康為西都廣陵為東都改尚書省為尚書都省東都尚書省為留守院丙戌改齊明門為朝元門丁亥封弟知證為江王知諤饒王戊子降吳太子璉為弘農郡公

辛卯降吳建安王琪江夏王璘等十一人爵一等而加官增戶邑詔獄訟未經本處論決者毋得請闕詎乙未降吳公主為國君甲午立王后宋氏為皇后丙申封女弟杞國君為廣德長公主庚子遣使如漢闕吳越荆南告即位辛丑追封吳歷陽公濠為臨川王謚曰靈以禮改葬戊申封子景通為吳王諸道副元帥判六軍諸衛事十一月庚戌朔改東都舊第為崇德宮癸丑改承宣院為宣徽院丙辰追冊故妃魏國君楊氏為順妃丁巳追封長子景遷為高平郡王長女為豐城公主改辭狀司為清訟院立姪景邁為晉陵郡公景遜為上饒郡公景遜為桂陽郡公景逸為平陽郡公封女五人為盛唐太和永興建昌玉山公主戊午立子景遂為吉王景達為壽陽郡公以景遂為東都留守江都尹赴東都已未陞東都海陵縣為泰州割鹽城泰興如阜興化縣屬焉丁卯高從誨表請置郊建康從之己巳吳越王使將軍袁韜來賀即位乙亥追封故高平王景遷妃吳上饒公主為燕國君謚貞莊十二月庚寅上太祖武皇帝改曰定陵追尊高祖以下皆為公王而稱宗配皆稱國君及妃墓皆稱陵惟武皇帝之配李改曰明德皇后丙午有星孛北方

昇元二年春正月己酉朔日有食之避殿停朝賀甲子高從誨使龐守規來賀即位甲戌詔臣僚三品以上追贈父母將相贈三世二月壬戌閩使內客省使朱文進來賀即位夏五月讓皇

屢請徙居南平王李德誠等亦引漢隋故事有請戊午改潤州州治為丹陽宮以平章事李建勳充迎奉讓皇使已未漢使集賢殿學士鄒禹謨來賀即位甲寅徙讓皇居丹陽宮丁卯廣濟倉災焚米二十萬石作渾天儀六月庚辰日入太微西華門犯右執法辛巳犯東垣上相甲申陞池州為康化軍是月高麗使正朝廣評侍郎柳勳律來朝貢秋七月壬申以左丞相宋齊丘為平章事八月戊寅陞洪州淵灘鎮為靖江縣不隸州丁亥契丹使梅里祿盧古來聘冬十月丙子立太學命刪定禮樂癸未新羅使來朝貢壬辰命吳王璟勅步騎八萬講武銅駝橋十二月辛丑讓皇殂詔不視朝二十七日帝率百官素服舉哀是歲徙吳王璟為齊王

之丙寅至壬申齊王璟等三上尊號曰應乾紹聖文武孝明皇帝不許詔曰迺者干戈相尋地茅而不執桑殞而弗養衣食日耗朕甚閔之民有嚮風來歸者授之土田仍給復三歲二月乙亥改太祖武皇帝廟號義祖己卯帝御興祥殿復姓為考妣發哀與皇后皆服斬縗居廬如始喪禮服考妣喪各二十七日凡五十四日不視朝旦暮臨詔國事委宋齊丘惟軍旅以聞羣臣固諫詔以墨縑聽政帝初欲更名昂以犯文宗

南唐書

諱乃名是或云朱全忠名也又更名坦御史王鶴言字從旦犯睿宗諱庚寅詔更名昇甲午月犯南斗第六星乙未契丹使曷魯來以兄禮事帝蜀使來賀即位追尊高祖建王恪曰定宗孝靜皇帝貞妃程氏曰貞靜皇后曾祖超曰成宗孝平王配崔氏曰平貞妃祖志曰惠宗孝安王配盧氏曰安莊妃考榮曰慶宗孝德皇帝配劉氏曰德恭皇后庚午作南郊行宮于閏夏四月庚辰朝享于太廟辛巳有事于南郊以高祖神

堯皇帝配用上辛也夫赦賀官進位將士勞賜有差民三年藝桑及三千本者賜帛五十疋每丁墾田及八十畝者賜錢二萬皆五年勿收租稅詔曰朕以眇躬託于民上常懼弗類以羞高祖太宗之遺業羣公卿士願欲舉上尊號之禮朕甚不取其勿復以聞戊子進封李德誠趙王徐知證韓王知諤梁王辛亥進封景遂壽王景達宣城王丙寅以齊王璟為諸道兵馬大元帥丁未吳越王使左武衛上將軍沈韜文荆南高

從誨使王崇嗣來賀南郊作北郊于玄武湖西榮惑犯月秋七月丙午放諸州所獻珍禽奇獸于鍾山命有司作昇元格與吳令並行甲寅歲星晝見自五月不雨至于閏七月冬十月丁丑御後樓閣戰馬

南唐書

書令趙王李德誠卒秋八月立齊王璟為皇太子仍兼大元帥錄尚書事璟固讓從之丁卯月掩歲星九月戊辰契丹使梅里掠姑米里來聘獻狐白裘冬十月癸巳朔月榮惑填歲星聚于南斗壬寅以齊王璟讓儲貳救殊死以下京師賜酺內外諸軍給優賜禁表奏言聖睿二字違者以大不敬論乙巳詔幸東都命齊王璟監國唐成帝自保德門御舟辛亥次迎鑿鎮甲寅至東都入建元門帝感念疇昔泫然流涕不已遣使問東畿士民不能自存者已未高麗使廣評侍郎柳兢質來貢方物十一月乙丑宴羣臣于崇德宮故第也以廳事為光慶殿庚辰改東都文明殿為乾元殿英武殿為明光殿應乾殿為垂拱殿朝陽殿為福昌殿積慶宮為崇道宮西都崇英殿為延英殿凝華內殿為昇元殿後為雍和殿興祥殿為昭德殿積慶殿為穆清殿乙酉賜東畿高年疾苦俾獨米人二石漢使都官郎中鄭朗聞使客省使葛裕吳越使刑部尚

書楊巖來賀仁壽節十二月丙申帝至自東都昇元五年春二月己未發秦州刺史褚仁規五月戊辰契丹使來秋七月詔曰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監脩國史李建勳幸處台司且聯戚里靡循紀律敢瀆彝章其罷歸私第八月有星孛于天市長數尺七十日沒遣使振貸黃州是傷戶口是歲吳越水民就食境內遣使振恤安集之

南唐書

月甲申明政天長制置使為建武軍庚寅漢使
虛延保來以癸巳閩使尚食使林弘嗣來聘都
下大水秦淮溢東都火焚數千家二月己丑以
左丞相太保宋齊丘知尚書省事初齊丘累求
聘政帝許中書視事又以西省事多委給事舍
入劇務多在尚書省又察知省事許之夏五月
左丞相太保宋齊丘罷為鎮南軍節度使六月
常宜欵三州大雨漲溢漢使蕭規來告表廢朝
三日庚午契丹使掠姑米里來聘獻馬五馴大

南唐書 卷一

一九

蝗自淮北蔽空而至辛巳命州縣捕蝗瘞之庚
辰熒惑犯房次將辛未禁節度刺史給攝署牒
秋八月甲申漢使法物使公孫惠來謝襲位九
月庚寅頒昇元制定條冬十月詔曰前朝失御
四方崛起者眾武人用事德化墜而不宣朕甚
悼焉三事大夫其為朕舉用儒者罷去苛政與
吾民更始十二月閩使徐弘績漢使滕紹英吳
越使右武衛大將軍蔣蟠來賀仁壽節

昇元七年春正月契丹使達羅干等二十七人
來聘獻馬三百羊三萬五千二月庚午帝崩于
昇元殿年五十六十一月壬寅葬永陵帝臨崩
謂齊王璟曰德昌宮儲戎器金帛七百萬汝守
成業宜善交鄰國以保社稷吾服金石欲延年
反以速死汝宜視以為戒帝生長兵間知民厭
亂在位七年兵不妄動境內賴以休息性節儉
常躡蒲履用鐵盆盥暑月寢殿施青葛帷左右
官婢裁數人服飾樸陋建國始即金陵治所為
宮惟加鴟尾設闌檻而已終不改作元宗為太

南唐書 卷一

三

子欲得杉木作板障有司以聞帝曰杉木固有
之但欲作戰艦以竹作障可也江淮間連年豐
樂兵食盈溢群臣多請恢拓境土帝歎息曰吾
少在軍旅見兵之為民害深矣誠不忍復言使
彼民安吾民亦安矣吳越國大火焚其宮室帑
藏甲兵幾盡將帥皆言乘其弊可以得志帝一
切不聽遣使厚持金幣唁之仁厚恭儉務在養
民有古賢主之風焉

論曰昔馬元康胡恢皆嘗作南唐書自烈祖以
下元康謂之書恢謂之載記蘇丞相相頌得恢書
而非之曰夫所謂紀者蓋摘其事之綱要繫於
歲月屬於時君秦莊襄王而上與項羽皆未嘗
有天下而史遷著於本紀范曄漢書又有皇后
紀以是質之言紀者不足以別正閩陳壽三國
志吳蜀不稱紀是又非可法者也蘇丞相之言
天下之公言也今取之自烈祖而下皆為紀而
用史遷法總謂之南唐紀云

南唐書 卷一

三

元宗本紀第二
宋陸游撰 明沈士龍胡震亨同校
元宗明道崇德文宣孝皇帝名璟字伯玉烈祖
長子母曰宋皇后初名景通風度高秀幼工屬
文起家駕部郎中累進諸衛大將軍烈祖為齊
王立為太子固讓昇元初烈祖受禪封吳王
徙齊王四年八月立為皇太子復固讓曰前世
以嫡庶不明故早建元良示之定分如臣兄弟
交愛尚何待此烈祖為下詔稱其守廉退之風

師忠貞之節有子如此予復何憂救殊死以下
臣民奉廢齊王如太子禮七年二月烈祖病疽
秘之人皆莫知庚午疾亟大醫吳廷紹密遣人
告帝帝馳入宮侍疾於東閣是夕烈祖崩秘不
發喪而下詔命帝監國大赦頒賚有差丙子始
宣遺詔
保大元年春三月己卯崩烈祖殂已旬日帝猶
未嗣位方泣讓諸弟奉化節度使周宗手取袞
冕衣帝曰天行付陛下神器之重豈得固守小
節是日即皇帝位大赦改元不待逾年遽改元
識者非之百官進位二等將士皆有賜錫民進
負租稅賜鰥寡孤獨粟帛皇后為皇太后立
如鍾氏為皇后以鎮南軍節度使宋齊丘為太
保兼中書令奉祀軍節度使周宗為侍中徙封
壽王景遂為燕王宣城王景達為鄂王閩使來
吊祭升濠州為定遠軍秋七月徙燕王景遂為
齊王鄂王景達為燕王仍以景遂為諸道兵馬
元帥居東宮景達為副元帥仍詔中外以兄弟

南唐書 卷一

三五

元宗本紀第二
宋陸游撰 明沈士龍胡震亨同校
元宗明道崇德文宣孝皇帝名璟字伯玉烈祖
長子母曰宋皇后初名景通風度高秀幼工屬
文起家駕部郎中累進諸衛大將軍烈祖為齊
王立為太子固讓昇元初烈祖受禪封吳王
徙齊王四年八月立為皇太子復固讓曰前世
以嫡庶不明故早建元良示之定分如臣兄弟
交愛尚何待此烈祖為下詔稱其守廉退之風

南唐書 卷一

三七

傳國之意八月乙卯立弟景邊為保寧王冬十月庚戌有星孛于東方嶺南妖賊張遇賢犯虔州詔遣洪州營屯都虞候嚴恩帥師討之以通事舍人邊鎬監其軍其後擒遇賢及其黨黃伯雄曹景全斬于金陵市十二月以太保中書令宋齊丘為鎮海軍節度使

保大二年春正月侍中周宗罷為鎮南軍節度使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張居詠罷為鎮海軍節度使辛巳詔齊王景遂總庶政惟樞密副使魏岑查文徽得奏事餘非召對不得見初

烈祖尤愛景遂帝奉先志欲傳以位故有是詔宋齊丘蕭儼皆上書切諫未見聽侍衛都虞候賈崇叩閣請見曰臣事先帝三十年孜孜詢察下情猶患壅隔陛下始即位所委何人而頻與臣下疎絕如此因嗚咽流涕帝感悟命坐賜食遂收所下詔夏五月閩將朱文進弒其君曦自稱閩王遣使來告帝因其使將討之議者謂閩亂由王延政當先討乃釋閩使遣還秋九月庚

午朔日有食之冬十二月樞密院使查文徽請討王延政詔以文徽為江西安撫使往規建州文徽固請乃以邊鎬為行營招討其攻延政敗績于益竹

保大三年春二月以何徽洙為福建道行營招討祖全恩為應援使姚鳳為諸軍都監會查文徽進討秋七月星見而風雨八月甲子朔日有食之克建州執王延政歸于金陵拜羽林大將軍升建州為永安軍冬十月皇太后宋氏殂是

歲升建州延平津為劍州以建州之劍浦汀州之沙縣隸焉

保大四年春正月以青陽公宋齊丘為太傅兼中書令昭武軍節度使李建勳為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及中書侍郎馮延巳皆平章事夏五月以樞密使陳覺為福建宣諭使使諭李弘義入朝不克覺擅發汀建撫信州兵趨福州帝遂命王崇文魏岑馮延魯會攻福州秋九月淮南蟲食稼除民田稅冬十月庚辰圍福州改漳州為

保大五年春正月立齊王景遂為皇弟徙燕王景達為齊王拜諸道兵馬元帥徙南昌王弘冀為燕王副元帥晉密州刺史皇甫暉棣州刺史王建來歸契丹耶律德光以滅晉來告捷且請會盟於境上帝不從遣工部郎中張易聘之請命使者如長安脩奉諸陵契丹亦不從二月已亥吳越救福州兵自海道至我師與之戰敗績諸將皆潰夏四月壬申詔即軍中斬陳覺馮延魯餘將帥皆赦不問已而復詔械覺延魯還都既至質死覺流斬州延魯流舒州五月帝聞契丹棄中原遁歸詔曰乃眷中原我之故地以李金全為北面行營招討使六月間漢入汴兵遂不出而金全猶不罷秋閏七月丁丑夜有彗出東方近濁其尾迹近側掃少微及長垣至八月壬辰乃沒八月太傅兼中書令宋齊丘罷為鎮南軍節度使

保大六年夏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九月漢護

國軍節度使李守貞間道表求援師以鎮海軍節度使李金全為北面行營招討使收河中師次沂州冬十一月退保海州

保大七年春正月淮北盜起以神衛都虞候皇甫暉將軍張奮蕭處質監軍散騎常侍張義方帥師萬人出海泗招降納亳州蒙城鎮將咸師朗等以歸夏六月癸酉朔日有食之冬十月我師度淮攻正陽敗績十二月泉州刺史劉從効兄南州刺史從願殺刺史董思安據南州自稱刺史我不能問因升泉州為清源軍以從効為節度使

保大八年春正月李金全始罷北面行營招討使二月福州遣諜者請建州留後查文徽告吳越戍卒亂殺李弘義棄城去文徽信其言襲福州大敗被執而別將建州刺史陳誨以戰掉敗福州兵執其將馬先進俘于金陵秋七月歸馬先進于吳越而求查文徽八月尚書郎周游等三人奔漢九月楚朗州節度使馬希萼表請師

詔加同平章事賜以鄂州今年租稅命楚州團練使何徽洙帥師後之冬十月越歸查文徽十一月甲子朔日有食之十二月馬希萼攻陷潭州弒其君馬希廣楚將李彥溫劉彥瑫各以千人來歸

保大九年春二月楚王希萼使掌書記劉光翰來貢方物三月壬戌朔以右僕射孫晟客省使姚鳳為楚王策禮使又以洪州管屯都虞候邊鎬為湖南安撫使便宜進封淮南僞夏五月辛

保大九年春二月楚王希萼使掌書記劉光翰來貢方物三月壬戌朔以右僕射孫晟客省使姚鳳為楚王策禮使又以洪州管屯都虞候邊鎬為湖南安撫使便宜進封淮南僞夏五月辛

保大九年春二月楚王希萼使掌書記劉光翰來貢方物三月壬戌朔以右僕射孫晟客省使姚鳳為楚王策禮使又以洪州管屯都虞候邊鎬為湖南安撫使便宜進封淮南僞夏五月辛

保大九年春二月楚王希萼使掌書記劉光翰來貢方物三月壬戌朔以右僕射孫晟客省使姚鳳為楚王策禮使又以洪州管屯都虞候邊鎬為湖南安撫使便宜進封淮南僞夏五月辛

保大九年春二月楚王希萼使掌書記劉光翰來貢方物三月壬戌朔以右僕射孫晟客省使姚鳳為楚王策禮使又以洪州管屯都虞候邊鎬為湖南安撫使便宜進封淮南僞夏五月辛

保大九年春二月楚王希萼使掌書記劉光翰來貢方物三月壬戌朔以右僕射孫晟客省使姚鳳為楚王策禮使又以洪州管屯都虞候邊鎬為湖南安撫使便宜進封淮南僞夏五月辛

保大九年春二月楚王希萼使掌書記劉光翰來貢方物三月壬戌朔以右僕射孫晟客省使姚鳳為楚王策禮使又以洪州管屯都虞候邊鎬為湖南安撫使便宜進封淮南僞夏五月辛

保大九年春二月楚王希萼使掌書記劉光翰來貢方物三月壬戌朔以右僕射孫晟客省使姚鳳為楚王策禮使又以洪州管屯都虞候邊鎬為湖南安撫使便宜進封淮南僞夏五月辛

木有星大如五升器自西南流墜西北光燭地
聲如雷六月楚靜江軍指揮使王達執朗州節
度使馬光惠歸于金陵推展州刺史劉言為朗
州留後來請命秋九月楚將徐威等廢其君希
命邊錡出萍鄉以討楚亂冬十月壬寅武安
留後馬希崇請降錡入涪州癸丑武昌節度使
劉仁贍帥舟師取岳州湖南遂率南漢來攻郴
州陷之周亮州節度使慕容彥超來乞援師從
之

南唐書卷二

三七

保大十年春正月陞洪州高安縣為筠州以清
江萬載上高三縣隸焉授亮州之師敗績于沐
陽周人執我指揮使燕敬權二月周人歸敬權
使來言曰吾賊臣背畔爾國助之豈長計哉且
使穎州郭瓊遺我壽州劉彥貞書其詞曰大周
穎州團練使郭瓊致書于淮南壽州節度使唐
下自古有國皆惡叛臣貴那何為常事招誘吳
中多士無乃淺圖帝頗愜其言以翰林學士江
文蔚知禮部貢舉放進士王克貞等三人及第
旋復停貢舉三月以太弟太保馮延巳為太僕
射前鎮海節度使徐景運為中書侍郎及右僕
射孫忌並同平章事帝以南漢乘楚亂據桂宜
等州將取之以知全州張沔兼桂州招討使夏
四月丙戌朔日有食之命統軍侯訓帥五千人
會張沔攻桂州敗績于城下訓死之沔收餘眾
保全州周興順指揮使白進福以族來歸秋九
月召朗州劉言入朝冬十月劉言將王達周行
逢攻潭州壬辰拔益陽寨戍將李建期死之丙

南唐書卷二

三九

申潭州節度使邊錡棄城遁辛丑劉言將蒲公
益攻岳州刺史宋德權監軍任錡棄城遁十一
月劉言盡滅故楚地詔流邊錡于饒州斬朱德
權任錡于太社斬裨將申洪泰尹建于都門外
平章事馮延巳孫忌皆罷延巳左僕射忌右僕
射十二月雲都令趙暹奔周洪州大都督楚王
馬希萼來朝留不遣是歲大旱
保大十一年春三月以左僕射馮延巳同平章
事金陵火逾月焚官寺民廬數千間復設貢舉
夏六月不雨井泉竭涸淮流可涉旱蝗民饑流
入周境冬十月築楚州白水塘以溉屯田遂詔
州縣陂塘湮廢者皆修復之於是力役暴興楚
州常州為甚帝使親吏車延規董其役發洪饒
吉筠州民牛以往吏緣為姦強奪民田為屯田
江淮騷然百姓以數丈竹去節焚香於中仰天
訴冤者不可勝數知制誥徐鉉因奏事白之帝
曰吾國兵數十萬安肯不食捍邊事有大利則
舉國排之奈何鉉又力陳其弊帝乃遣鉉行視

南唐書卷二

四一

利害鉉至楚州悉取所奪田還民詰責車延規
欲榜之百姓感悅而帝左右交譖以為擅作威
福帝大怒趣歸將沉之江中既至怒少解流舒
州而白水塘等役亦賴以止
保大十二年春正月有大星貫于西北聲如雷
二月命吏部侍郎朱鞏知禮部貢舉自十一年
六月至于今年三月大饑疫命州縣鬻粥食餓
者秋七月契丹使其舅來聘夜宴清風驛盜斬
契丹使亡去捕之不得或以為周人也自是契

南唐書卷二

四三

卅遂不至
保大十三年春二月以中書侍郎知尚書省嚴
續為門下侍郎平章事夏六月周攻秦鳳蜀使
開使來告難周下詔罪狀我遣將李穀王彥超
韓令坤等侵我淮南攻自壽州帝乃以神武統
軍劉彥貞為北面行營都部署帥師三萬赴壽
州奉化節度使同平章事皇甫暉為北面行營
應援使常州團練使姚鳳為應援都監帥師三
萬屯定遠縣召鎮南節度使宋齊丘入朝謀難

南唐書卷二

四五

冬十二月以安定郡公從嘉為沿江巡撫使是
歲天裂東北共長二十丈
保大十四年春正月壬寅周帝親征劉彥貞與
周師戰于正陽敗績彥貞戰死二月周師兼道
襲清流關皇甫暉敗保滁州周師破城俘暉及
姚鳳以歸壬戌有星孛于參芒東南指帝遣泗
州牙將王承朗奉書至徐州求成于周稱唐皇
帝奉書于大周皇帝願以見事歲獻方物大弟
景遂亦移書周將帥皆不報已卯遣翰林學士
鍾謨大理院學士李德明使周奉表至下蔡行
在貢金器千兩銀器五千兩錦綺絳帛二千疋
及御衣犀帶茶藥又奉牛五百頭酒二千石犒
軍請罷兵乙酉周師陷東都執副留守馮延魯
丁亥左神衛使徐象等十八人自壽州奔周天
長制置使耿謙以城降于周遣園苑使尹廷範
護遷讓皇之族于潤州廷範殺其男子六十人
誅廷範以謝國人周師陷泰州刺史方納棄城
遷帝遣間使求援于契丹至淮北為周人所執

南唐書卷二

四五

吳越侵常州宣州靜海制置使姚彥洪奔吳越三月遣司空孫晟及禮部尚書王崇質使周削去帝號奉表請為外臣猶不許光州兵馬都監張延翰以城降于周刺史張紹逖還丁酉周師陷舒州刺史周弘在赴水死斬州將李福發知州王承馬降于周戊戌天威軍使蔡暉自壽州奔周周師陷和州詔斬李德明於都市坐奉使請割地也吳越陷常州之郭執團練使趙仁澤燕王弘冀遣龍武都虞候柴克宏救常州王于大敗吳越兵于常州斬獲萬計俘其將數十至潤州弘冀悲斬之壬戌壽州軍校陳廷貞等十三人奔周是月命諸道兵馬元帥齊王景達拒周夏四月復泰州五月周帝北還秋七月復東都舒斬光州和州州之圍愈急冬十月周人害我行人孫晟從者二百人皆死獨貸鍾謨以為耀州司馬是歲詔省淮南屯田之害民者保大十五年春二月乙亥周帝親征齊王景達自濠州遣邊錡許文稹朱元帥兵數萬援壽州

景達用監軍使陳覺言謀奪朱元兵以揚守忠代之元遂舉寨降周俾將時厚卿獨不從見殺壬辰周師盡破我諸寨執邊錡許文稹楊守忠餘眾悉奔滑景達亦逃歸金陵是役也所喪四萬人三月誅朱元妻子丁未壽州劉仁瞻病革副使孫羽等代仁瞻署表降于周辛亥晝晦雨沙如霧夏四月周帝北還冬十一月周帝復親征十二月濠州刺史郭廷謂泗州刺史范再遇皆舉城降帝知東都必不守遣使焚其官私廬

舍徙其民于江南周師入揚州丁丑周師攻陷秦州都城大火一日數發

交泰元年春正月改元中興丙戌周師陷海州壬辰周師陷靜海軍丁未陷楚州防禦使張彥卿兵馬都監鄧昭業死之周師屠其城焚廬舍始盡周師次雄州刺史易文贊舉城降州天長縣也三月大赦改元交泰以皇太子景遂為天策上將軍晉王立燕王弘冀為皇太子參治朝政丁亥周帝次揚州辛卯遂至迎蓋鎮壬辰耀

兵江口帝懼周師南渡遣樞密使陳覺奉表貢方物請傳位太子弘冀以國為附庸周帝始采唐報回紇可汗故事答帝書稱皇帝致書敬問江南國主帝遣閤門承旨劉承遇上表稱唐國主盡獻江北郡縣之未陷者鄂州漢陽漢川二縣在江北亦獻焉歲輸土貢較十萬而乞海陵鹽尚屬不許後歲給贍軍鹽三十萬石庚子周帝賜書許帝奉正朔罷兵而不許傳位太子甲辰遣平章事馮延巳等使周犒軍及買宴夏五月下令去帝號稱國主去交泰年號稱顯德五年置進奏邸于汴都凡帝者儀制皆從貶損改名景以避周信祖諱告于太廟告廟之日金陵大霧通夕不解左僕射平章事馮延巳罷為太子太傅門下侍郎平章事嚴續罷為太子少傅已酉周帝遣太府卿馮延魯衛尉少卿鍾謨賜國主御衣金玉帶錦帛羊馬及犒軍帛十萬凡士卒俘于周者皆遣還凡五千七百五十人冬十月甲午周帝歸我臣馮延魯許文稹邊錡

周廷構國主皆不復用十一月己亥暴宋齊丘陳覺李徵古罪放齊丘歸九華山覺安置饒州徵古削官爵覺徵古等皆賜自盡齊丘明年正月亦幽死

顯德六年秋七月鑄大錢文曰永通泉貨一當十與舊錢並行又鑄唐國通寶錢二當開通錢之一九月丙午太子弘冀卒冬十一月建洪州為南都南昌府

建隆元年春正月遣何荏誅鍾謨于饒州誅張勳于宜州大宋太祖皇帝受周禪放江南降將三十四人來歸二月始鑄鐵錢三月遣使朝賀千京師秋七月遣禮部郎中龔慎儀朝于京師貢乘輿服御自是貢獻尤數歲費以萬計冬十一月宋揚州節度使李重進叛來求援不許十一月丁未太祖平李重進國主遣右僕射侯續犒軍蔣國公從鑑戶部侍郎馮延魯朝貢

建隆二年春二月國主遷于南都立吳王從嘉為太子留金陵監國國主舟行旌麾仗衛六軍百司凡千餘里不絕所過勞問高年疾苦大宴于當塗至宋家洲暴風飄國主舟幾至北岸翼日從官皆乘輕舟奔問三月國主至南都太祖以國主遷都遣通事舍人王守貞來勞問南都追隘群下皆思歸國主亦憐選北望金陵醫士不樂澄心堂承旨秦承祿常引屏風障之復議東遷未及行國主寢疾不復進膳惟啜蔗漿嗅藕華六月己未疾革親書遺令留葬西山累土數尺為墳且曰違吾言非忠臣孝子及有大星

實于南都庚申殂于長春殿年四十六後主不
忍從遺令迎喪還秋八月至金陵丁未殯于宮
中萬壽殿生哀于京師且請追復帝號太祖許
之

三年正月戊寅葬順陵元宗多才藝好讀書便
騎善射在位幾二十年慈仁恭儉禮賢睦族愛
民字孤裕然有人君之度少喜棲隱築館於廬
山瀑布前蓋將終焉迫於紹襲而止然自以唐
室苗裔詠於斥大境土之說及福州湖南再喪

師知攻取之難始議弭兵務農或曰願陛下十
數年勿復用兵元宗曰兵可終身不用何十數
年之有會周師大舉寄任多非其人折北不至
於感國降號憂悔而殂悲夫

論曰元宗舉閩楚之師境內虛耗及契丹滅晉
中原有隙可乘而南唐兵力國用既已弗支熟
視而不能出世以為恨予謂不然唐有江淮比
同時割據諸國地大力強人材衆多且據長江
之險隱然大邦也若用得其人乘閩楚昏亂一
舉而平之然後東取吳越南下五嶺成南北之
勢中原雖欲睥睨豈易動哉不幸諸將失律倉
功輕舉大事弗成國勢遂弱非始謀之失所以
行之者非也且陳覺為延魯章用師閩楚猶我
敗若此若北鄰而爭天下與秦晉趙魏之師戰
于中原角一旦勝負其禍可勝言哉故予具論
其實如此後之覽者得以考觀焉

後主本紀第三

南唐書三

宋陸游撰 明沈士龍胡震亨同校

後主名煜字重光元宗第六子初名從嘉母曰
光穆皇后鍾氏從嘉廣穎豐頰駢齒一目重腫
子文獻太子惡其有奇表從嘉避旣惟單思經
籍歷封安定郡公鄭王文獻太子卒徙吳王以
尚書令知政事居東宮建隆二年遂立為太子
元宗南巡太子留金陵監國以嚴續殷崇義輔
之張洎主機奏六月元宗殂太子嗣立于金陵

南唐書 卷三

五九

更名煜居喪哀毀幾不勝救境內尊鍾后曰聖
尊后以后父名太章也立妃周氏為國后從信
王景暹為江王鄧王從善為韓王立弟從鑑為
鄧王從謙為宜春王從信為文陽郡公從度為
昭平郡公從度景暹子也令諸司四品至九品
無職事者日二員待制於內殿以右僕射嚴續
為司空平章事餘進位有差遣中書侍郎馮延
魯于京師奉表陳襲位太祖賜詔答之自是始
降詔秋九月太祖遣鞍轡庫使梁義來吊祭冬
十月太祖遣樞密承旨王文來賀襲位初元宗
雖臣于周惟去帝號他猶用王者禮至是國主
始易紫袍見使者作退如初服十二月置龍翔
軍以教水戰
建隆三年春三月遣馮延魯入貢京師泉州節
度使中書令晉江王劉從劾卒子紹鑑自稱留
後夏四月泉州將陳洪進執紹鑑推金陵副使
張漢思為留後六月遣客省使程如璧入貢京
師太祖放降卒千人南還冬十一月遣水部郎

南唐書 卷三

六一

中顧彝入貢京師

乾德元年春正月太祖遣使來賜羊馬橐駝三
月太祖出師平荆湖國主遣使犒軍夏四月泉
州副使陳洪進廢張漢思自稱權知軍府來告
國主即以洪進為節度使秋七月太祖詔國主
遣還顯德以來中朝將士在江南者及令揚州
民遷江南者還其故土十二月國主表乞罷詔
書不名之禮不從

乾德二年春三月行鐵錢每十錢以鐵錢六權
銅錢四而行其後銅錢遂廢民間止用鐵錢未
年銅錢一直鐵錢十比國亡諸郡所積銅錢六
十七萬緡命吏部侍郎修國史韓熙載知貢舉
放進士王崇古等九人國主命中書舍人徐鉉
覆試舒稱等五人稱等不就國主乃自命詩賦
題以中書官蒞其事五人皆見黜秋八月太祖
於江北置折博務禁商旅過江九月立子仲寓
為清源郡公仲宣宣城郡公十月甲辰仲寓卒
國后周氏已瘵疾哀傷增華遂亦卒十一月太

南唐書 卷三

六三

祖遣作坊副使魏丕來吊祭
乾德三年夏五月司空平章事嚴續罷為鎮海
軍節度使秋九月雨沙聖尊后鍾氏殂冬十月
太祖遣染院使李光圖來吊祭
乾德四年秋八月國主遣龔慎儀持書使南漢
約與俱事中秋九月慎儀至番禺被執
乾德五年春命兩省侍郎諫議給事申中書舍
人集賢勳政殿學士更直光政殿詔對咨訪率
至夜分

開寶元年春三月戊申以樞密使右僕射殷宗義為左僕射同平章事境內旱太祖賜米麥十萬石冬十一月立國后周氏

開寶二年三月以游簡言為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夏五月簡言卒是歲右僕射同平章事殷崇義罷為潤州節度使同平章事

開寶三年夏太白晝見二日相觸

開寶四年冬十月國主聞太祖滅南漢屯兵於漢陽大懼遣太尉中書令鄭王從善朝貢稱江

南國主請罷詔書不名從之有商人來告中朝造戰艦數千艘在荆南請密往焚之國主懼不敢從

開寶五年春正月國主下令貶損儀制改詔為教中書門下省為左右內史府尚書省為司會府御史臺為司憲府翰林院為文館樞密院為光政院大理寺為詳刑院客省為延賓院官號亦從改易以避中朝初金陵臺殿皆設鳴吻元宗雖臣于周猶如故軋德後遇中朝使至則去之使還復設至是遂去不復用降諸弟封王者皆為公從善楚國從鑑江國從謙鄂國內史舍人張佖知禮部貢舉放進士楊遂等三人清耀殿學士張洎言佖多遺才國主命洎考覆遺不中第者於是又放王倫等五人閏月癸巳太祖命進奉使楚國公從善為奉寧軍節度使留京師賜第汴陽坊示欲召國主入朝也國主遣戶部尚書馮延魯謝從善辭命延魯至京師疾病不能朝而歸

開寶六年夏太祖遣翰林院學士盧多遜來國主聞太祖欲興師上表願受爵命不許以司空殷崇義知左右內史事冬十月內史舍人潘佑上書切諫佑素典戶部侍郎李平交厚國主以為事皆由平始先以平屬吏遣使收佑佑自殺平縊死獄中皆徙其家外郡

甲戌歲秋國主上表求從善歸國不許太祖遣閣門使梁迥來使從容言曰天子今冬行柴燎之禮國主宜往助祭國主不答九月丁卯復遣知制誥李穆為國信使持詔來曰朕將以仲冬有事

丘思與卿同閱犧牲且諭以將出師宜早入朝之意國主辭以疾且曰臣事大朝冀全宗祀不意如是今有死而已時太祖已遣穎州團練使曹翰率師先出江陵宜徵南院使曹彬侍衛馬軍都虞候李漢瓊賀州刺史田欽祚率舟師繼發及是又命山南東道節度使潘美侍衛步軍都虞候劉暹東上閣門使梁迥率師水陸並進與國信使李穆同日行冬十月國主遣

江國公從鑑貢帛二十萬疋白金二十萬斤又遣起居舍人潘慎修貢宴帛萬疋錢五百萬築城聚糧大為守備閏十月王師拔池州國主於是下令戒嚴去開寶紀年稱甲戌歲辛未王師進拔蕪湖及雄遠軍吳越亦大舉兵犯常潤國主遣吳越王書曰今日無我明日豈有君一旦明天子易地賞功王亦大梁一布衣耳吳越王表其書于朝王師次采石磯作浮橋成長驅渡江遂至金陵每歲大江春夏暴漲謂之黃花

水及王師至而水皆縮小國人異之國主以軍旅委皇甫繼勳二事委陳喬張洎又以徐元瑀才術為內殿傳詔而遽書警奏日夜狎至元瑀等輒屏不以聞王師屯城南十里閉門守陴國主猶不知也初烈祖有國凡民產二千以上出一卒號義軍分一者又出一卒號生軍新置產亦出一卒號新提軍客戶有三丁者出一卒號拔山軍元宗時許郡縣村社競渡每歲重午日官閱試之勝者給絲帛銀枕皆籍姓名至是盡

取為卒號凌波軍民奴及替媾號義勇軍募豪民以私財招聚亡賴亡命號自在軍至是又大蒐境內自老弱外皆募為卒號都門軍民間又有自相率拒敵以紙為甲農器為兵器號白甲軍凡十三等皆使捍禦然實皆不可用奔潰相踵

乙亥歲春二月壬戌王師拔金陵開城三月丁巳吳越攻我常州權知州事馮萬誠以城降誅神衛都指揮使皇甫繼勳出五車色白長五尺夏六月轉見西方犯太微六十日滅王師及吳越圍潤州留後劉澄以城降吳越遂會王師圍金陵洪州節度使朱全贇帥勝兵十五萬赴難旌旗戰艦甚盛編木為棧長百餘丈大艦容千人今贇所乘艦尤大擁甲士建大將旗鼓將旛采石浮橋至皖口與王師遇傾火油焚北船迤北風反焰自焚我軍大潰全贇及戰權都虞候王暉皆被執外援既絕金陵益危感王師百道攻城晝夜不休城中米斗萬錢人病足而死

南唐書 卷三

者相枕藉國主兩遣徐鉉等厚賁方物求緩兵
守祭祀皆不報冬十一月白虹貫日晝晦乙未
城陷將軍尚彥馬承信及弟承俊帥壯士數百
力戰而死勤政殿學士鍾蒨朝服坐於家亂兵
至舉族就死不去光政使右內史侍郎陳喬請
死不許自縊死國主帥司空知左右內史事殷
崇義等肉袒降于軍門明年正月辛未至京師
乙亥授右千牛衛上將軍封違命侯太宗即位
加特進改封隴西公太平興國三年六月辛卯
殂年四十二是日七夕也後主蓋以是日生贈
太師追封吳王葬洛陽北印山後主天資純孝
事元宗盡子道居喪哀毀杖而後起嗣位之初
屬保大軍興之後國削勢弱帑庫空竭專以愛
民為急蠲賦息役以裕民力尊事中原不憚卑
屈境內賴以少安者十有五年憲司章疏有繩
糾過許皆寢不下論決死刑多從末減有司固
爭乃得少正猶垂泣而後許之常獵于青山還
如大理寺親錄繫囚多所原釋中書侍郎韓熙

載奏獄訟有司之事囚囹非車駕所宜臨幸請
罰內庫錢三百萬以資國用雖不聽亦不怒也
殂問至江南父老有巷哭者然酷好浮屠崇塔
廟度僧尼不可勝算罷朝輒造佛屋易服膜拜
以故頗廢政事又置澄心堂於內苑引能文士
及徐元機元楡元樞兄弟居其間中旨由之而
出中書密院乃同散地兵興之際階御札移易
將帥大臣無知者皇甫繼勳誅死之後夜出萬
人斫營招討使但署牒遣兵竟不知何往蓋皆

澄心堂直承宣命也長圍既合內外隔絕城中
之人惶怖無死所後主方幸淨居室聽沙門德
明雲真義倫崇節請榜嚴圍覺經用鄱陽隱士
周惟簡為文館詩易侍講學士延入後苑講易
否卦賜惟簡金紫羣臣皆知國亡在旦暮而張
洎猶謂北師已老將自遁去後主益其言晏
然自安命戶部員外郎伍喬於圍城中放進士
孫確等三十八人及第其所施為大抵類此故
雖仁愛足以感其遺民而卒不能保社稷云

南唐書 卷三 七五

宋齊丘列傳第四

南唐書四

宋陸游撰 明沈士龍胡震亨同校

宋齊丘字子嵩世為廬陵人父誠與鍾傳同起
兵高駢表傳為洪州節度使以誠副之卒官因
家洪州齊丘好學工屬文尤喜縱橫長短之說
烈祖為昇州刺史齊丘因騎將姚克瞻得見暇
日陪燕游賦詩以獻曰養花如養賢去草如去
惡松竹無時衰蒲柳先秋落烈祖奇其志待以
國士從鎮京口入定朱瑾之難常參祕畫因說

烈祖講典禮明賞罰禮賢能寬征賦多見聽用
烈祖為築小亭池中以橋度至則徹之獨與齊
丘議事率至夜分又為高堂不設屏障中置灰
爐而不設火兩人終日擁爐畫灰為字旋即平
之人以比劉穆之之佐宋高祖然齊丘奔蹤福
或議不合則拂衣徑起烈祖謝之乃已義祖獨
惡其為人每欲進拔輒不果沉浮下僚十餘年
義祖末年議者多請以徐氏諸子執國政烈祖
聞之亟欲自請出鎮齊丘請徐之俄而義祖殂
自殿直軍判官擢右司員外郎進右諫議大夫
兵部侍郎居中用事且倚以為相齊丘自以資
望尚淺或不為國中所服乃告歸洪州改葬因
入九華山累啓求致仕不許時元宗已為大將
軍烈祖以吳主命元宗躬往迎之於是齊丘
託不得已而起遂拜中書侍郎遷右僕射平章
事烈祖出鎮金陵以元宗入輔委齊丘左右之
初烈祖權位日隆舉國皆知代謝之勢吳主謙
恭無失德烈祖懼羣情未協欲待嗣君與齊丘

議合已而都押衙周宗揣微指請急至都以禪代事告齊丘齊丘默計大議本自已出今若遽行則功歸周宗欲因以釣名乃留與夜飲亟遣使手書切諫以為時事未可後數日馳至金陵請斬宗以謝國人烈祖亦悔將從之徐玠固爭財黜宗為池州副使玠乃與李建勳等遂極言宜從天人之望復召宗還舊職齊丘由是頗見疎忌留為諸道都統判官加司空無所關預從容而已數請退烈祖以南國給之俄而齊國建猶以勳舊為左丞相而不預事李德誠周本自廣陵持吳帝詔來行傳禪齊丘謂德誠于建勳曰尊公吳室元勳今日掃地矣獨稱疾卧家不預勳進烈祖既受禪徐玠為侍中李建勳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周宗為樞密使齊丘但遷司徒中懷不平及宣制至布衣之交忽抗聲曰臣為布衣時陛下亦一刺史耳今為天子可不用老臣矣烈祖優容之嘗夜燕天泉閣李德誠曰陛下應天順人惟宋齊丘不悅因出齊丘諷止

勸進書烈祖却之曰子嵩三十年故人豈負我者齊丘頓首謝自是為求媚計更請降讓皇為公侯絕吳太子連婚久之表言備位丞相不當不聞國政又自陳為人所間烈祖大怒齊丘歸第白衣待罪而烈祖怒已解謂左右曰宋公有才特不識大體爾孤豈忘舊臣者命吳王璟持手詔召見遂以丞相同平章事寢復委任兼知尚書省事與張居詠李建勳更日入閣議政契丹耶律德光遣使來齊丘陰謀間契丹使與晉

人相攻則江淮益安家請厚其原幣遣還至淮北潛令人刺殺之契丹與晉人果成嫌隙齊丘親史及昌圖盜庫金數百萬時判傳輕典烈祖命斬昌圖齊丘慙稱疾求罷省事許之遂不復朝謁帝遣壽王景遂勞問許鎮故鄉始入朝因召與飲齊丘酒酣輒曰陛下中興實老臣之力乃忘老臣可乎烈祖怒曰太保始以游客于朕今為三公足矣齊丘詞色愈厲曰臣為游客時陛下亦偏袒耳今不過殺老臣遂引去烈祖頗悔明日手詔曰朕之性于嵩所知少相親老相怨可乎拜鎮南節度使至鎮起大第窮極宏麗坊中居人皆使修飾垣屋民不堪其擾有逃去者初赴鎮烈祖曰衣錦晝行古人所貴賜以錦袍親為著之遂服錦袍視事元宗即位召拜太保中書令與周宗並相齊丘之容最親厚者陳覺元宗亦以為才馮延巳延魯魏岑查文徽與覺深相附結內主齊丘時人謂之五鬼相與造飛語傾周宗宗泣訴於元宗而岑覺又更相攻於是出齊丘為鎮海軍節度使齊丘快快力請歸九華舊隱從之賜號九華先生封青陽公食青陽一縣租稅元宗欲傳位齊王景遂詔景遂總庶政惟魏岑查文徽得奏事餘非時召不得見國人大駭齊丘自九華上疏極論不可會言者舉元宗乃收所下詔或謂齊丘先帝勳舊不宜久弃山澤遣馮延巳召之不起遣燕王景達再持詔往乃起拜太傅中書令封衛國公賜號國老奉朝請然不得預政益輕財好客識與

不識皆附之薦陳覺使福州諭李弘義入朝覺至福州不敢言而專命出兵敗事僉謂必坐誅齊丘上表待罪置不問覺亦不死齊丘方且怒韓熙載議其黨與黜之元宗不悅復使鎮洪州周侵淮北起齊丘為太師領劍南東川節度使進封楚國公共謀難齊丘固讓仍為太傅建議發諸州兵屯淮泗擇偏裨可任者將之周人未能測虛實勢不敢輕進及春水生轉饑道阻彼師老食匱自當北歸然後遣使乞盟度可無大喪敗元宗惶惑不能用又力陳割地無益與朝論頗異及明年暑雨周弃所得淮南地北歸議者謂扼險要擊可以有功且懲後齊丘乃謂擊之怨益深不如縱其歸以為德由是周兵皆聚於正陽而壽州之圍遂不可解終失淮南方是時陳覺李徽古同為樞密副使皆齊丘之黨躁妄專肆無人臣禮自度事定必不為群臣所容若齊丘專大柄則可以無患覺乃乘間言宋公造國於艱危如此陛下宜以國事一委宋公元

宗意謀出齊丘大術之會鍾謨使還看周以為已重所言率見聽而謨本善李德明欲為報仇屢陳齊丘乘國危殆竊懷非望且黨與眾謀不可測元宗遂命殷崇義草詔曰惡莫甚於無君罪莫深於賣國放歸九華山而不奪其官爵初命穴墻給食俄又絕之以餒卒謚醜終覺徵古皆誅死未幾元宗燕居見齊丘為厲叱之不退遂遷南都後主立召其家還金陵廩給甚厚方齊丘敗時年七十三且無子若謂窺伺謀篡竊

頗悔明日手詔曰朕之性于嵩所知少相親老相怨可乎拜鎮南節度使至鎮起大第窮極宏麗坊中居人皆使修飾垣屋民不堪其擾有逃去者初赴鎮烈祖曰衣錦晝行古人所貴賜以錦袍親為著之遂服錦袍視事元宗即位召拜太保中書令與周宗並相齊丘之容最親厚者陳覺元宗亦以為才馮延巳延魯魏岑查文徽與覺深相附結內主齊丘時人謂之五鬼相與造飛語傾周宗宗泣訴於元宗而岑覺又更相攻於是出齊丘為鎮海軍節度使齊丘快快力請歸九華舊隱從之賜號九華先生封青陽公食青陽一縣租稅元宗欲傳位齊王景遂詔景遂總庶政惟魏岑查文徽得奏事餘非時召不得見國人大駭齊丘自九華上疏極論不可會言者舉元宗乃收所下詔或謂齊丘先帝勳舊不宜久弃山澤遣馮延巳召之不起遣燕王景達再持詔往乃起拜太傅中書令封衛國公賜號國老奉朝請然不得預政益輕財好客識與

造國於艱危如此陛下宜以國事一委宋公元宗意謀出齊丘大術之會鍾謨使還看周以為已重所言率見聽而謨本善李德明欲為報仇屢陳齊丘乘國危殆竊懷非望且黨與眾謀不可測元宗遂命殷崇義草詔曰惡莫甚於無君罪莫深於賣國放歸九華山而不奪其官爵初命穴墻給食俄又絕之以餒卒謚醜終覺徵古皆誅死未幾元宗燕居見齊丘為厲叱之不退遂遷南都後主立召其家還金陵廩給甚厚方齊丘敗時年七十三且無子若謂窺伺謀篡竊

宗意謀出齊丘大術之會鍾謨使還看周以為已重所言率見聽而謨本善李德明欲為報仇屢陳齊丘乘國危殆竊懷非望且黨與眾謀不可測元宗遂命殷崇義草詔曰惡莫甚於無君罪莫深於賣國放歸九華山而不奪其官爵初命穴墻給食俄又絕之以餒卒謚醜終覺徵古皆誅死未幾元宗燕居見齊丘為厲叱之不退遂遷南都後主立召其家還金陵廩給甚厚方齊丘敗時年七十三且無子若謂窺伺謀篡竊

宗意謀出齊丘大術之會鍾謨使還看周以為已重所言率見聽而謨本善李德明欲為報仇屢陳齊丘乘國危殆竊懷非望且黨與眾謀不可測元宗遂命殷崇義草詔曰惡莫甚於無君罪莫深於賣國放歸九華山而不奪其官爵初命穴墻給食俄又絕之以餒卒謚醜終覺徵古皆誅死未幾元宗燕居見齊丘為厲叱之不退遂遷南都後主立召其家還金陵廩給甚厚方齊丘敗時年七十三且無子若謂窺伺謀篡竊

則過也特好權利尚詭譎造虛譽植朋黨矜功
忘能飾詐護前富貴滿溢猶不知懼狃於要君
關於知人繫隙遂成蒙大惡以死悲夫
論曰世言江南精兵十萬而長江天塹可當十
萬國老宋齊丘機變如神可當十萬周世宗欲
取江南故齊丘以反間死方五代之際天下分
裂大亂賢人君子皆自引於深山大澤之間以
不仕為得而馮道有重名於中原齊丘擅眾譽
於江表觀其人可以知其時之治亂矣周師之

犯淮南齊丘實預議論雖元宗不盡用然使展
盡其籌策亦非能決勝保境者且世宗豈畏齊
丘機變而間之者哉蓋鍾謨自周歸力排齊丘
殺之故其黨附會為此說非其實也予論序齊
丘事盡黜當時愛憎之論而錄其實覽者得詳
焉

宋齊丘列傳第一

南唐書四

周徐查邊列傳第二

南唐書五

宋陸游撰 明沈士龍胡震亨同校
周宗字君太廣陵人少遇亂孤窮事烈祖為給
使開於積相辭令方時艱難每使四方輒稱職
端敏可仗恩顧日洽烈祖鎮金陵為都押衙時
用宋齊丘議迎吳讓皇都金陵繕府治為官馬
步都虞候蔡弘業為官城營奉使徙都統府於
古臺城使都教練使孔昌祚營之都統府成凡
二千四百問環一千五百步烈祖已徙居且迎

讓皇矣宗請問曰若王上西遷則公當東駕勞
費方始怨嗟將日聞矣烈祖納之託以歲不利
而止自是宗益預議論齊丘始忌之一日烈祖
臨鏡理白鬚太息曰功業成而吾老矣奈何宗
適侍側悟微指乃請如廣陵諷讓皇以禪代事
亦請論齊丘齊丘心忌大議自宗發及其將還
猶與飲酒而遣騎以手疏切諫烈祖得之大悔
懼後數日齊丘馳至金陵為險語動烈祖請斬
宗以謝國人烈祖將從之徐玠固爭事乃已但
黜宗為池州副使玠乃與李建勳等言天人之
望已集密定大計復召宗還舊職烈祖受禪宗
躡進至內樞使同平章事遷侍中時以樞密為
內樞者猶避吳武王諱也烈祖常召宗及宋齊
丘馬仁裕宴於崇英院歡燕道舊為樂他將相
莫預然待宗尤親厚不甚以職務嬰之宗亦能
澹然畏遠權勢居家節儉俸賜皆積不用故齊
丘黨雖日讒之不能害久之乃罷為江州節度
使有俞文貞者早遊烈祖幕府宗及馬仁裕皆

趨走執事左右及宗出鎮文貞任宦踰躄猶為

其州巡官方旅見輒起次問曰馬押衙亡恙宗
曰馬相公已鎮廬州文貞頷同列匿咲而退他
日預公設宗勸以酒又貞俛首曰下官小戶令
公所熟知也聞者大駭而宗怡然不動其寬厚
如此徙宣州節度使入覲賜宴元宗親為摺襪
頭脚以表殊禮復出留守東都請老以司徒致
仕歸金陵馮延魯代為留守會周師陷廣陵延
魯自斃而逃見執於周人東縛桎梏僅得免死
時人益以宗享福終始為異俄而宗病卒年七
十餘宋齊丘時以太傅奉朝請撫其棺哭曰君
大點來亦得時去亦得時元宗聞之不平宗二
女皆為後主后

徐鉞字楚金會稽人父延休字德文風度淹雅
故唐乾符中進士昭宗狩石門無學士草詔延
休來調官適在旁近逆旅左右言其工文辭即
召見命視草昭宗善之及還長安不得用梁蔣
玄暉辟為其佐延休棄去依鍾傳於洪州吳取

江西得延休仕至光祿卿江都少尹卒二子鉉
錯遂家廣陵錯四歲而孤母方教鉉就學未暇
及錯錯自能知書稍長文詞與鉉齊名昇元中
議者以文人浮薄多用經義法律取士錯耻之
杜門不求仕進鉉與常夢錫同直門下省出錯
文元之夢錫賞愛不已薦於烈祖未及用而烈
祖殂元宗嗣位起家秘書郎齊王景達奏授記
室時殷崇義為學士草軍書用事誤錯竊議
之崇義方得君誣奏錯泄禁省語貶為江尉歲

餘召還授古命遺集賢殿直學士論馮延魯有罪無才人望至淺不當為巡撫使重忤權要以秘書郎分司東都然元宗愛其才復召為虞部員外郎後主立遷屯田郎中知制誥集賢殿學士改官名拜右內史舍人賜金紫宿直光政殿兼兵吏部遺事與兄鉉俱在近侍號二徐初錯久次當遷中書舍人游簡言當國每抑之錯乃請簡言簡言從容曰以君才地何止一中書舍人然伯仲並居清要亦物忌太盛不若少違之

南唐書卷五

九

錯頗快簡言徐出妓佐酒所歌詞皆錯所為錯大喜乃起謝曰丞相所言乃錯意也歸以告鉉鉉歎息曰汝癡絕乃為數闕歌換中書舍人平錯比四知貢舉號得人後主哀所製文命為之序士以為榮錯嗜嗜讀書隆寒烈暑未嘗少輟後主嘗得周載齊職儀江東初無此書人無知者以訪錯一一條對無所遺忘其博記如此既久處集賢朱黃不去手非暮不出少精小學故所讎書尤審諦每指其家語人曰吾惟寓宿於此耳江南藏書之盛為天下冠錯力居多後主嘗歎曰羣臣勤其官皆如徐錯在集賢吾何憂哉李穆來使見錯及鉉歎曰二陸之流也嘗使直召對論天下事因及用人才行孰先後主曰多難當先才錯曰有人才如韓彭而無行陛下一敢以兵十萬付之乎後主稱善時因勢日削錯憂憤鬱鬱得疾謂家人曰吾今乃免為俘虜矣開寶七年七月卒年五十五贈禮部侍郎謚曰文著說文通釋方輿記古今國典職歲時

南唐書卷五

廣記及他文章凡數百卷錯卒逾年江南見討比國破其遺文多散逸者

查文徽歙州休寧人幼好學能自刻苦手寫經史數百卷稍長任氣好俠聞人困乏雖不識必濟之家本富坐是窮空不悔也或遺以金帛一久盜入其家盡取去文徽不言雖隣里莫知者久之盜敗於旁邑移文訊驗人始知之咸推其量烈祖輔政初入謝烈祖召與語偉其論宋者丘亦稱薦之徐知諤領浙西以文徽為其判官或獻玉杯知諤喜酬以錢百萬趣開宴出杯行酒至文徽偶墮地碎一坐皆驚而文徽自若烈祖受禪入為監察御史元宗立進諫議大夫中書舍人樞密副使閩主延義與其兄延政相攻延政以建州建國稱股而延義為其下所殺推立大將朱文進元宗欲討文進文徽以為延政首亂當先致討有翰林待詔臧循者與文徽同里巷少嘗為賈人閩習知其山川險易為陳進兵之策文徽本好言兵遂請行元宗乃以為江

南唐書卷五

一〇三

西安撫使令至境上審觀可否文徽銳於成功至上饒復命盛言必克詔發洪州屯兵以邊鎬為將從文徽攻建州建人厭王氏之亂伐木開道迎我師行次蓋竹遇建州兵至又聞泉漳汀州皆歸延政恐懼退保建陽時賊循亦為別將屯邵武延政襲破之獲循斬於建州軍聲大烈元宗遣何敬洙等來援敬洙鎬與建州兵相持文徽得建之降將孟堅使潛師出其後擊之建州兵大敗潰去遂傳其城雖下建州諸軍無紀

律殺掠不禁民始失望有叛志矣元宗知而置不問策功遷撫州觀察使又拜建州留後出是文徽益自用時李弘義挾吳越兵據福州僞遣謀來告福州亂文徽喜率劍州刺史陳誨赴之誨將舟師至福州城下擊敗其兵執吳越將馬先進等三人文徽以步騎繼至弘義陽遣卒數百人出迎而設伏西門以待文徽傳令徑入其城陷伏中大敗墜馬被執送錢塘將士死者萬人元宗遣使歸馬先進於吳越而求文徽吳越

南唐書卷五

一〇四

王遣還將發為置酒遇毒歸至金陵毒始作元宗使醫視之醫以珠置口中項珠色變黑醫曰疾不可為然猶十年乃死文徽遂病瘖以工部尚書致仕朱元降周坐親黨安置宣州卒年七十距遇毒之歲正十年云謚曰宣子元方元規元素元範元賞元方事後主為水部員外郎吉王從謙掌書記從謙朝京師太祖命知制誥盧多遜燕從謙於館多遜奕棋次顧元方曰江南竟何如元方歛衽曰江南事大朝十餘年極君臣之禮不知其他多遜推枰媿謝曰勿謂江南無人使還通判建州盧絳據歙州傳檄至建元方立斬其使及絳平太祖聞元方所為大悅擢殿中侍御史知泉州卒官元方子道龍圖閣待制始徙家海陵純厚長者以文行稱於時道從凡陶及事後主國公入朝仕至秘書少監知客刑院與道尤極友愛自金陵破士族流離多貧困失職惟道兄弟盡力收恤聚食常數十百人得任于恩皆以與族人以少長為先後無親

南唐書卷五

一〇七

疎之間異姓亦分俸給之時其婚姻由是常苦貧而查氏至今為海陵望族許國猶皆其後也邊鎬金陵人少事烈祖為通事舍人以通敏稱保大初循州人張遇賢本羅縣小吏有神降於縣之刻杉鎮語人曰張遇賢非常人當事我遇賢往視之會州境羣盜起各擁眾數百無所統相與禱於神神又大言曰張遇賢汝主也遇賢遂稱王改元置百官度嶺襲虔州節度使賈浩閉門登陴不敢出遇賢據白雲洞眾十餘萬元宗遣洪州營屯都虞候嚴思率所部討之鎬為監軍虔有書生白昌裕沉密有謀鎬引與定計刊木開道襲曰雲洞會遇賢所事神棄去不復降語賊眾遂潰其裨將李台執之以降策功遷洪州營屯諸軍都虞候二年查文徽以樞密副使出師伐建州詔鎬為行營招討洪撫饒信歙等州諸指揮都虞候從文徽行然眾繼數千戰敗退舍元宗聞之遣何敬洙祖全恩媿鳳來援敬洙與鎬進兵奪其險要自崇安進次赤嶺與

建兵方相持為背水陣文徽使騎緣出建兵之後與敬洙鎬夾擊大破之遂取建州降王延政復取漳州事平諸將皆爭功鎬獨無一言七年楚馬氏兄弟相攻希萇雖勝而尤無道元宗知楚難方殷以鎬為信州刺史領屯營兵兼湖南安撫使駐袁州萍鄉有警許便宜從事楚人果復廢立鎬自萍鄉帥師入潭州遷馬氏之族及文武將吏于金陵遂拜潭州節度使南漢將潘崇徹攻郴州鎬出兵爭之敗績遂失郴州鎬懼

南漢寇邊未已請除道全二州刺史詔以廖偃為道州刺史張繼權知全州然湖湘之憂實不在南漢也自馬氏廢立以來帑藏空竭土地既歸我馮延巳為相矜平楚之功不欲取費於國專措歛楚人以給經費人心已離鎬柔而無斷日飯沙門希福紀綱頹弛不之問初成師朗來歸以其所部為奉節軍從鎬入楚廩給薄於楚之降卒偶語怨望而糧料使王紹顏每給奉節糧輒刻削之軍校孫朗欲殺紹顏紹顏匿園下

得免官屬請斬紹顏以謝將士鎬不聽朗乃謀殺鎬及紹顏據湖南歸中原夜率所部取草燒府門火輒不覺良久傳漏者覺之以告鎬出衙兵與閻勝負未決鎬命吹角亂兵少以為將且亟斬閻奔朗州蓋以潭州虛實告劉言言久懷叛志得朗言大喜遣其將王進遠周行逢來攻鎬亦備言已而聞人謂忠順傾意信之及言兵已拔益惕遂夜棄城出奔列城皆潰盡喪楚地坐削官流饒州而他將棄城者皆斬湘中謠言馬去不用鞭至是而驗十四年周師大入齊王景達為元帥出兵援壽州起鎬為大將戰敗被執世宗命為右千牛衛上將軍及元宗割淮南地請盟世宗乃歸鎬卒於金陵

周徐查邊列傳第二

南唐書五

周崇何王張馬游刁列 第三 南唐書六 宋陸游撰 明沈士龍胡震亨同校 周本舒州宿松人漢南郡太守瑜之後瑜葬宿松即墓為祠子孫居其旁者猶數十家本少孤羈貧有勇力嘗獨格虎殺之吳武王起隸帳下勇冠三軍每奮躍先登攻堅摧鋒蒙犯矢石身無完膚戰罷輒自燒鐵烙其創食飲言咲自如累遷至淮南馬步使武王取江西撫州刺史危全諷率諸州兵十萬來爭其地屯象牙潭楚人

圍高安以援全諷江西守將劉威警書至武王謀可將者列官嚴可求薦本時本從軍取蘇州不能下恥之稱疾臥家可求自往強起本本曰吳門之役非賊果強徒以我將帥權輕下皆專命故無功今必見起勿用偏裨乃可許之得精卒七千晨夜兼行武王初命之解高安圍本曰楚人非欲下高安第為全諷聲援爾今先敗全諷楚人必棄高安走何足擊哉乃馳至象牙潭急擊之大破其軍擒全諷楚人亦避吉州刺史彭玕信州刺史危仔昌皆棄城去江西之地始定本之初至也即揮兵進劉威欲留宴稿不許或曰敵兵盛宜審觀形勢何遽如此本曰賊眾加我十倍使我兵知之戰先奪氣矣急乘其鋒用之乃可有功已而果如所料武王奇其能遂用為信州刺史吳越將陳璋據衢州歸欵越人圍之武王遣本迎璋越人解圍出璋而列兵不動本遂以璋還裨將呂師造曰越有輕我心必急請擊之本不可越人躡我軍至中道宿夜半

本陽驚棄輜重走而設伏於旁越人果急追伏發前後夾擊盡殲其衆唐莊宗入洛吳遣司農卿盧蘋往聘還言莊宗知本名由是召爲雄武統軍俄出鎮壽州改廬州加安西大將軍太尉中書令西平王本不知書然能尊禮儒士遇僚屬以禮士民愛之性朴拙無他才惟軍旅之事若生知者烈祖將受吳禪徐玠周宗等以本及李德誠名位隆重諷之使率羣臣勸進本已昏老其子祚懼家禍代署表上之本初不知猶謂所親曰我受吳室厚恩老矣復能推戴異姓乎吳宗室臨川王濛廢居歷陽聞將傳禪乃殺監守者與親信兩人走詣本本即欲出見之祚固執不可本怒曰我家郎君也奈何不使我一見祚拒閉中門令人執濛告之濛遂誅歿本愧恨屬疾數月卒年七十七本晚好飲酒樂施予或曰公春秋已高宜少儲積爲子孫計本曰吾繫芒屨事吳武王位至將相何人所遺乎既卒太常言準令廢朝三日烈祖以本舊將命有司

講求優典禮官言前朝嘗爲汾陽王郭子儀廢朝五日詔用之謚恭烈葬給園簿子鄴新本長子也少驍勇每從其父征討本爲信州刺史略地至建州道經險阨被圍垂困鄴躍馬救之手殺數十人翼本而出建人駭懼潰去事烈祖典親軍出爲滁州刺史暴猛戾常蓄飛揚之志烈祖以本故優容之聞歷陽公楊濛被執歎憤逾月國人亦以此稱其好義本卒後仕至廬州節度使昇元六年卒

柴克宏父再用事吳有功至德勝軍節度使克宏以父仕爲郎將嘗爲宣州巡檢使初至城墜皆堙圯不治吏云自田頌王茂章李遇相繼叛無敢爲守備者克宏嘻笑曰豈有是哉大加營繕後吳越兵至賴以得全積遷泗州刺史罷歸爲龍武軍都虞候好施予不事產業故家常窮空然性豪舉博奕縱酒自若也時元宗自謂唐後規取中原復舊業羣臣多爲大言以迎合主意克宏獨未嘗一語及軍旅人亦不以爲知兵

以故不遷久之出爲撫州刺史時淮南交兵吳越伺間來寇克宏乃請効死行陣元宗嘉之授右衛將軍遣與右衛將軍袁州刺史陸孟俊同救常川精兵悉在江北克宏所將財贏卒數千樞密副使李徵古給戎甲皆朽鈍克宏言於徵古曰卒已非素練得器械堅利猶可用奈何所給乃此等徵古媢罵之見者皆忿克宏知徵古狂生不足與較是非怡然不少動至潤州徵古終不快白召克宏歸以神武衛統軍朱匡業代之燕王弘翼獨以爲克宏可任卒遣行克宏帥師至常州徵古猶遣使趣其歸克宏曰吾計日破寇爾何爲者必錢氏所遣姦人也命斬之使者曰受李樞密命來克宏曰李樞密來吾亦斬之遂斬使者以徇然後勒兵進大破吳越兵於常州斬萬級獲其將數十人自保大來邊事大起克敵之功莫先克宏者拜奉化軍節度使復上疏請援壽春行至泰興發蕩數日卒國人莫不痛惜謚威烈或云初克宏母自表其子可爲

將徵古抑之母又言克宏有父風苟不勝任分其孽戮元宗始川焉及徵古誅必詔暴其罪亦以折辱克宏爲言云何敬洙廣陵人幼過亂吳將楚州刺史李簡得之給事左右簡酷暴僕使有小過率置之死不少貸敬洙與其伍戲小廳下有持簡所寶硯過馬顧曰孰敢毀此者敬洙時被酒奮曰死生有命何不敢之有奪硯擲石階上碎之翼且簡視事退聞硯毀詰詰至者具以實對即命擒至皆謂必死矣簡妻素奇敬洙區之堂與旬日簡謂已逃去亦置不問會有烏逐簡而噪避之亦隨至大怒曰恨何敬洙不在此敬洙善射命中無所遺故思之語未畢敬洙挾朱彈鐵丸拜於前拜起一發斃之簡大喜不復詰毀硯事有善相者簡使相諸子曰雖皆善然無及公者獨指敬洙曰此人殆過公簡由是益愛之及長用爲軍校簡卒事烈祖爲裨將進天成軍都虞候建州之役爲行營招討長步軍都指揮使會查文徽進

討敬洙堅謂闔地僻陋不足勞大兵文徽聞聲之不得已而行及平建州敬洙功最諸將然以功推王建封無吝色拜楚州團練使敬洙自以初事李簡於是州尤自感勵常微服遊里巷察民疾苦有科調輒先爲經畫民不知勞坐聽事與賓佐譚讌民有訴事者立引入親自剖折曲直皆厭服而出保大八年楚州節度使馬希萼來附且乞師元宗命敬洙援之遷武昌軍節度使周人侵淮南命武安軍節度使王進逵領

南唐書卷六 二三五

度使周人侵淮南命武安軍節度使王進逵領

所部州師入江南境進奉詔行且遣部將潘叔嗣為先鋒取鄂州長山寨殺三千人元宗命敬洙清野入保敬洙格詔出城除地為戰場曰敵至吾與兵民俱死於此大夫豈能喘喘閉門自守邪會叔嗣自長山回戈襲朗州進遠狼狽而去人重其決加鎮國將軍中書令後王嗣位以病足乞解官授右衛上將軍芮國公致仕給全俸第門列戟乾德二年二月卒年七十七廢朝三日命樞密使中書侍郎朱翥持節冊贈鄂

州大都督左衛上將軍諡威烈

王會廬州廬江人本名安少事吳武王王嘗臨戰升高冢望敵安捧唾壺侍側左右皆注目前視忽有卒持稍徑趨王莫能禦者會置壺於地引弓射之一發而殪徐納弓發中復捧壺立色不變王喜撫其背曰汝器度如此他日必富貴積功至袁州刺史烈祖代吳用為百勝軍節度使虔州與嶺南地接南漢使者往來節度使當燕勞問遣而會故名犯漢王祖諱乃賜今名昇元五年卒七十三

張延翰字德華宋州睢陽人故唐之末任為陝州司馬從父慎思擢徐州將後延翰往省之告

以北方將亂欲避地江淮以全家祀慎思是其言慨然遣之入吳為鹽城令有治績烈祖以平章事領江州封潯陽侯表延翰為江州觀察巡官通判軍府事烈祖代吳入為侍御史判臺事張宣為左衛使恃功驕暴延翰廷劾之強豪屏跡進禮部侍郎自以起疏遠遭時被知得盡已

才感傑自蓋時未設貢舉士有獻書論事者第其優劣選用烈祖悉以委延翰號為精覈稱職兼選事務進孤貧吏不敢為姦利元宗輔政謂人曰張君議論公正處事悉有條理吾得傾心聽之由是六司綜領殆遍時望歸重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時年財五十餘人猶以為柄用晚屬疾益侵不復能治事烈祖以為國器方一意任之不許其去遣使勞問賜良藥勞午於道卒年五十七贈太傅

馬仁裕徐州人唐北平王燧裔孫世為武寧軍校仁裕母方娠夢傳呼北平王來歸及生紫氣

充庭數歲學兵法通解若素習遇亂南奔事烈祖為昇州牙吏烈祖領潤州仁裕監蒜山渡首開朱瑾之亂馳入白之烈祖即日渡江定亂以功遷左領軍將軍歷楚州刺史右金吾衛大將軍烈祖代吳拜潤州節度使徙廬州為政寬簡庶平甚得民心昇元六年卒於鎮初烈祖左右小臣親信者惟周宗及仁裕兩人任遇略等宗力贊禪代事遂輔政其後富威冠一時仁裕資長者獨退然安於外鎮晚益貧窶不悔也卒年六十三諡曰匡

游簡言字敏中建安人父恭吳駕部員外郎知制誥簡言少孤力學起家秘書省正字烈祖鎮金陵以為戶曹參軍典元帥府書檄遷觀察推

官烈祖代吳為中書舍人元宗嗣位遷翰林學士禮部侍郎貞介獨不附權要元宗頗重其為人命判中書省兼吏兵部選事數抑僥倖憎疾

者眾選人邵唐試判不中上書言簡言父恭嘗為鄂州林洪堂書記洪獎成朱溫篡弒恭預其謀簡言逆臣子當斬請正國法元宗怒唐挾私忿謗譏決杖流饒州及淮南交兵吳越亦同舉攻常州執團練使趙仁澤歸於錢塘仁澤見吳越王責以敗盟吳越王怒挾其口至耳方議遣使詰責吳越羣臣畏懼莫敢往元宗以命簡言簡言不辭見其子孫為千牛備身將發拜中書侍郎未出境召還及遷都豫章立吳王為太子

蜀西都監國以簡言為輔簡言力辭言久備近

臣不忍去惟懼元宗嘉其一心事王無微後福意即從其請更用嚴續而後王亦由是賢之拜吏部尚書知省事簡言親治簿書督責嚴峻人或以事親寄必固違拂雖直亦不得伸議者譏其過拜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疾已篤不及視事卒年五十七

刁彥能字德明上素人父禮遇亂徙家宣州彥能少孤事母篤孝家貧無以養乃事節度使王茂章茂章叛吳歸吳越彥能以帳下當從乃使

家人扶其母俟於道左彥能泣告茂章曰彥能有老母在此不能捨而從公敢請從茂章哀其意許之乃馳還宣州而城中已亂彥能登城以劍招之曰我從王府來大軍已近爾輩無妄動眾信之稍定義祖聞而嘉之以為軍校事其子知訓於廣陵知訓狂恣彥能每切諫不聽然亦不加罪牙將馬謙以眾擁吳王登宮門將殺知訓彥能從朱瑾入手斬謙以獻賞甚厚然彥

能警敏觀知訓必敗而人望在烈祖心常附焉
 知訓忌烈祖數欲害之嘗與烈祖飲酒而伏劍
 士室中彥能行酒以爪語烈祖烈祖悟亟起去
 又嘗從知訓宴烈祖於山光寺復欲加害彥能
 諫摘語烈祖烈祖亦馳去知訓取佩刀投彥能
 使追殺之及於途舉刀示先主乃還以不及告
 及知訓歿義祖見彥能諫書歎異復使事知諫
 於潤州遷裨將烈祖代吳入為環衛遷至天威
 軍都虞候左衛使金陵數大水秦淮溢東關尤
 被害彥能請築隄為斗門疏導之水患稍息元
 宗嗣立出為饒州節度使徙信州文徙建州留
 後撫州節度使彥能好讀書在鎮委任文吏頗
 有治稱好作詩嘗與李建勳相贈建勳因燕
 見及之元宗咲曰殊不知彥能乃西班學士也
 性矜莊燕居容服不少情時貴宴飲或蓬首裸
 袒彥能在坐則皆肅然保大末卒年六十八子
 衍事後主為秘書郎集賢校理以文翰見知擢
 直清輝殿閣中外章奏國公入朝仕至兵部郎

中直祕閣崇文院檢討淳淡夷粹恬於仕進假
 日鼓琴圍碁不交人事行孫約亦名士久在三
 館晚樂室潤州號藏春塢王安石蘇軾皆尊愛
 之

徐高鍾常史沈三陳江毛列傳第四

南唐書七

宋陸游撰 明沈士龍胡震亨同校
 徐玠字蘊圭彭城人軍帥崔洪為軍吏洪避朱
 仝忠南奔遣玠先見吳武王因得事吳累居右
 職師出江西為糧料使江西平授吉州刺史玠
 初為小校以幹敏稱及治郡貪狼不治烈祖輔
 政罷之而義祖悅其善事人引以為副使遂見
 親狎玠挾宿怨且希義祖意每與嚴可求言烈
 祖疎財結士不宜久執國權請以嫡子知詢代

之事垂行而義祖殂知詢繼立玠本諂諂多智
 善揣摩非能為徐氏計也至是察知詢必敗反
 持其長短自結於烈祖烈祖亦遂愛之盡忘前
 事鎮金陵以為行軍司馬與周宗李建勳孫忌
 等參代吳秘計遂以佐命拜右丞相出為宣州
 節度使徙洪州兼中書令復召為司徒右丞相
 然徒崇以名位不復預政老而益貪鄙所至人
 患苦之好神仙之說嘗以丁價市丹砂惡者治
 丹人以為笑保太元年五月卒年七十六高

平郡王

高審思失其家世鄉里少以驍勇事吳武王從
 劉信平處州有功為人重厚沉默烈祖愛之用
 為神武統軍出鎮壽州兼侍中在鎮治守備常
 如有警或曰以公威略守堅城何太懼邪審思
 曰事變無常不可不過為之備及保太末周人
 來侵諸郡往往一鼓而下惟壽州能堅守以世
 宗英武將士皆精練然逾年極兵力不可取雖
 劉仁贍善守亦審思之遺績也卒於鎮年七十

五廢朝三日贈太師諡曰忠初術者悉言審思
 位不至刺史嘗受命刺常州固辭不敢行而其
 後位兼將相終始富貴術之不足信有如此
 鍾謨字仲益會稽人徙建安李德明失其家世
 鄉里保大中俱為尚書郎敏於占對元宗愛之
 而天資皆浮躁沾沾自銜反覆嗾朝士側目
 號為鍾李時魏岑已斥復用姦諛彌其諷德明
 雖與岑若不同至為惡則合符券戶部員外
 郎范沖敏使軍帥王建封上書歷詆之請選
 用正人元宗建封武人握兵不當輒議
 國政流建封池州未至殺之沖敏棄市諷德明
 自謂君寵可怙愈縱肆若無人德明嘗奏事
 別殿取元宗所御筆記事元宗不能堪曰卿它
 日自可持筆來德明亦自若謀遷翰林學士戶
 部侍郎德明遷工部侍郎大理院學士元宗雅
 稱兩人有詞辯欲令說周罷兵遣如壽州城下
 貢御服及犒軍牛酒世宗前知其欲以口舌游
 說大陳兵衛戈戟以見之謂曰江南自謂唐室

苗裔衣冠禮樂異於它國與朕隔一水未嘗遣
 使修好惟航海通北虜此何禮也今人比朕六
 國愚主謂可說使罷兵何其不知朕也歸語若
 主必臣事我則兵可罷不然徑往金陵借府庫
 犒軍若君臣得無悔乎兩人股栗不敢出言惟
 日察君震畏天威願獻壽濠泗楚光海六州及
 歲輸方物世宗以淮南諸州繼陷欲盡取江北
 地不許德明見周師急攻壽州度且暮且下乃
 曰寡君未能知大國兵力乃爾願寬臣數日之

誅歸國取表盡獻江北郡縣世宗遣德明歸以書諭江南君臣語多誦讓陵肆國人已不堪而德明方威稱世宗威德請必割地元宗惡其言宋齊丘力詆割地為益陳覺言德明賣國以悅敵不可救德明佻薄語多過實知割地之說不行攘袂大言謂周師必克元宗益怒遂斬德明於都市不復議割地諜因得不得歸及孫忌之次也諜亦在召中得不死貶為耀州司馬及元宗割地稱臣如漢德明初議世宗乃召諜至

南唐書 卷七

一四七

京師授衛尉卿賜黃金五百兩遣諜指於元宗往復數四諜既矜肆以為世宗聽其言江左可籍以無恐元宗亦方賴其力心雖憾之體貌皆厚以為禮部侍郎判尚書省而三省之事靡不預之勢焰赫然宋齊丘陳覺李徵古之次皆出其計又自請雪德明之罪贈光祿卿諜曰忠太子弘冀參總庶政諜薦其客間式為司議郎百司關者必由之俄而世宗崩諜自揆無所恃頗若有失元宗失之亦寢薄初李德明被誅唐鑑預其事至是鎬懼修怨不自安會鎬以納賄聞諜面詰其狀鎬愈懼信州刺史張魯入為天威軍都虞候諜素與之善每屏人共語或至中夜又嘗請使齎帥帳下兵巡都城鎬庶得之因密言諜往來兩國挾周人以脅制朝廷今與典兵者交結又請令巡徽輦下其包藏殆不可測諜微聞之念無以為奇貨會弘冀卒後主以母弟當立而諜嘗與元宗愛子從善同使周相與親厚乃言後主器輕志放無人君之度因威稱從

南唐書 卷七

一四七

善才不知元宗建儲之意已決更以此忤指乃暴其交結張巒等罪貶國子司業又貶著作佐郎安置饒州遣中使領侍衛軍十人即日督促乘驛而去諜時方病風眩在途賦詩十章語皆悽愴巒出為宜州副使建隆元年正月元宗聞太祖受周禪乃遣使如饒州賜諜歿問曰卿昔與孫忌使周忌歿而卿獨生還何也諜頓首伏罪遂繼殺之巒亦坐誅諜有女感家禍不嫁一道士名守一博通孔老書尤善講說端拱中京師建洞真宮召守一為道職云

南唐書 卷七

一四八

常夢錫字孟圖扶風人或曰京兆萬年人也岐王李茂貞不貴文士故其俗以狗馬馳射博奕為豪夢錫少獨好學善屬文累為秦隴諸州從事茂貞歿子從儼襲父位承制補實雞令後唐長興初從儼入朝以夢錫從及鎮汴為左右所譖遂來奔烈祖輔吳召置門下薦為大理司直及受禪擢殿中侍御史禮部員外郎益見獎遇遂直中書省參掌詔命進給事中時以樞密院謀東省故機事多委焉夢錫重厚方雅多識故事數言朝廷因楊氏霸國之舊尚法律任俗吏人主親決細事煩碎失大體宜修復舊典以示後代烈祖納其言頗議簡易之法元宗在東宮有過失夢錫盡言規正無所撓始雖不悅終以諒直多之及即位首召見慰勉欲用為翰林學士以自近宋齊丘黨惡其不附已坐封駁制書貶池州判官及齊丘出鎮召為戶部郎中遷諫議大夫卒以為翰林學士復置宣政院於內庭

南唐書 卷七

一四八

以夢錫專掌密命而魏岑已為樞密副使善迎谷外結馮延巳等相為表裏夢錫終日論評不能勝罷宜政院猶為學士如故乃稱疾縱酒希復朝會鍾謨李德明分掌兵吏諸曹以夢錫人望言於元宗求為長史拜戶部尚書知省事夢錫取為小人所推薦固辭不得請惟著牋尾無所可否延巳卒文致其閨門罪貶饒州團練副使夢錫時以醉得疾元宗憐之留處東都留守周宗力勸夢錫止酒治疾從之乃少瘳召為衛

南唐書 卷七

三二四

尉卿改吏部侍郎復為學士交泰元年方與客坐談忽奄然卒年六十一卒後財逾月齊丘黨與敗元宗嘆曰夢錫平生欲去齊丘恨不使見之贈右僕射諡曰康夢錫文章典雅有承平之風歌詩亦清麗然絕不喜傳於人剛褊少恕每以直言忤物嘗與元宗苦論齊丘輩元宗辯博曲為解釋夢錫詞窮乃頓首曰大姦似忠陛下若終不覺悟家國將為墟矣元宗不荅而心善之及割地降號之後公卿在坐有言及周以為大朝者夢錫大笑曰汝輩嘗言致君堯舜何故今日自為小朝邪眾皆默然散去每公卿會集輒喑鳴大咤驚其坐人以故不為時所親附然既沒皆以正人許之雖其仇讎不敢訾也史虛白字畏名世家齊魯虛白隱居嵩少著書中原喪亂與北海韓熙載來歸時烈祖輔吳方任用宋齊可虛白誦言曰吾可代彼齊丘不平欲館其技能召與宴飲設倡樂奕棊博戲酒數行使製書檄詩賦碑頌虛白方半醉命數人執

南唐書 卷七

三二四

紙口書筆不停綴俄而衆篇悉就詞采磊落坐
 客驚服虛白數為烈祖言中原方橫流獨江淮
 豐阜兵食俱足當長驅以定大業母失事機為
 他日悔烈祖不能從虛白乃謝病去南遊至九
 江落星灣因家焉常乘雙犢版輅掛酒壺車上
 山童總角負一琴一酒瓢以從往來廬山絕意
 世事保大初熙載為史館修撰薦虛白可用元
 宗召見訪以國事對曰草野之人漁釣而已安
 知國家大計賜宴保殿醉溺於殿陛元宗曰真
 隱者也賜田五頃放還山及元宗南遷豫章次
 蠡澤虛白鶴裘藜杖迎謁道旁元宗駐蹕勞問
 曰處士居山亦嘗有所賦乎曰近得谿居詩一
 聯使誦之曰風雨揭却屋渾家醉不知元宗變
 色厚賜粟帛上樽酒徐鉉高越謂之曰先生高
 不可屈肯使二子仕乎虛白曰野人有子賢則
 立功業以道事明主愚則負薪捕麋以養其母
 僕未嘗介意也不敢以累公鉉越媿歎卒年六
 十八將終謂其子曰官賜吾美酒飲之略盡尚

留一榼吾亦置藜杖及此酒於棺中四時勿用
 祭享無益歟者吾亦不散于皆從之孫温天聖
 中仕為虞部員外郎獻虛白文集仁宗皇帝愛
 之追號虛白冲靖先生
 沈彬洪州高安人唐末浪迹湖湘隱雲陽山好
 神僊喜賦詩句法清美烈祖輔吳表授秘書郎
 與元宗遊俄懇求還山以吏部郎中致仕元宗
 遷南都彬年八十餘來見曰臣久處山林不預
 世事臣妻曰君主人郎君今為天子何不一往

臣遂忘衰老而來元宗命母拜厚賜粟帛以其
 子為秘書省正字彬先歲嘗策杖郊原手植一
 樹識之語其子曰吾嘗藏骨於此及卒伐樹掘
 地至夫餘得一石槨製作精麗光潔可鑑蓋上
 有篆云開成二年壽柳舉棺就之廣袤中度次
 子廷瑞有道術嗜酒却粒寒暑一單褐數十年
 不易跣行日數百里林棲路宿多在玉筍浮雲
 二山老而不衰後不知所終
 陳况閩人性爽澹隱於廬川四十年衣食之絕

不以動心苦思於詩得句未成章已播遠近元
 宗聞其名召見時方祁寒元宗見其衣單薄降
 手札曰欲以綾綺衣賜卿卿必不受今賜朕自
 服細縑衣三十事俄授江州士曹掾固辭歸卒
 於山中年七十餘
 陳曙蜀人嘗舉進士唐末避地淮南多遊於蘄
 州山中鄉人同會集或祭神曙不行召而至醉
 飽乃辭去出是人多設虛座陳酒肴以俟之同
 日或至數家舍中惟一榻素書數卷與蛇虎雜
 居不設牖戶雨雪滿室亦自若人有乘其出往
 闕之者曙必自外來凡數十年顏髮不少異元
 宗命書舍人高越召之不肯起後徙居鄂渚
 及洪之西山不知所終

陳陶嶺南人少學長安昇元中南奔將求見烈
 祖自度不合乃隱洪州西山歎曰世豈無麒麟
 國家自遺之耳保大末有星孛於參芒指東南
 陶語人曰國其幾亡乎果失淮南元宗南遷豫
 章至落星灣將訪以天象恐陶不肯盡言以其

素嗜鮮乃使人偽言賣鮮至門陶果出嚼鮮喜
 甚賣鮮者曰官舟至落星矣處士知之乎陶笑
 曰星落不還元宗聞之不憚遂不復問是歲果
 晏駕西山產靈藥陶與妻曰斷而餌之不知所
 終開寶中南昌市有一老翁了結被褐與老嫗
 賣藥得錢則沽酒市鮮相對飲唱既醉歌舞道
 上其歌曰藍采和藍采和塵世紛紛事更多何
 如賣藥沽美酒歸去青崖拍手歌或疑為陶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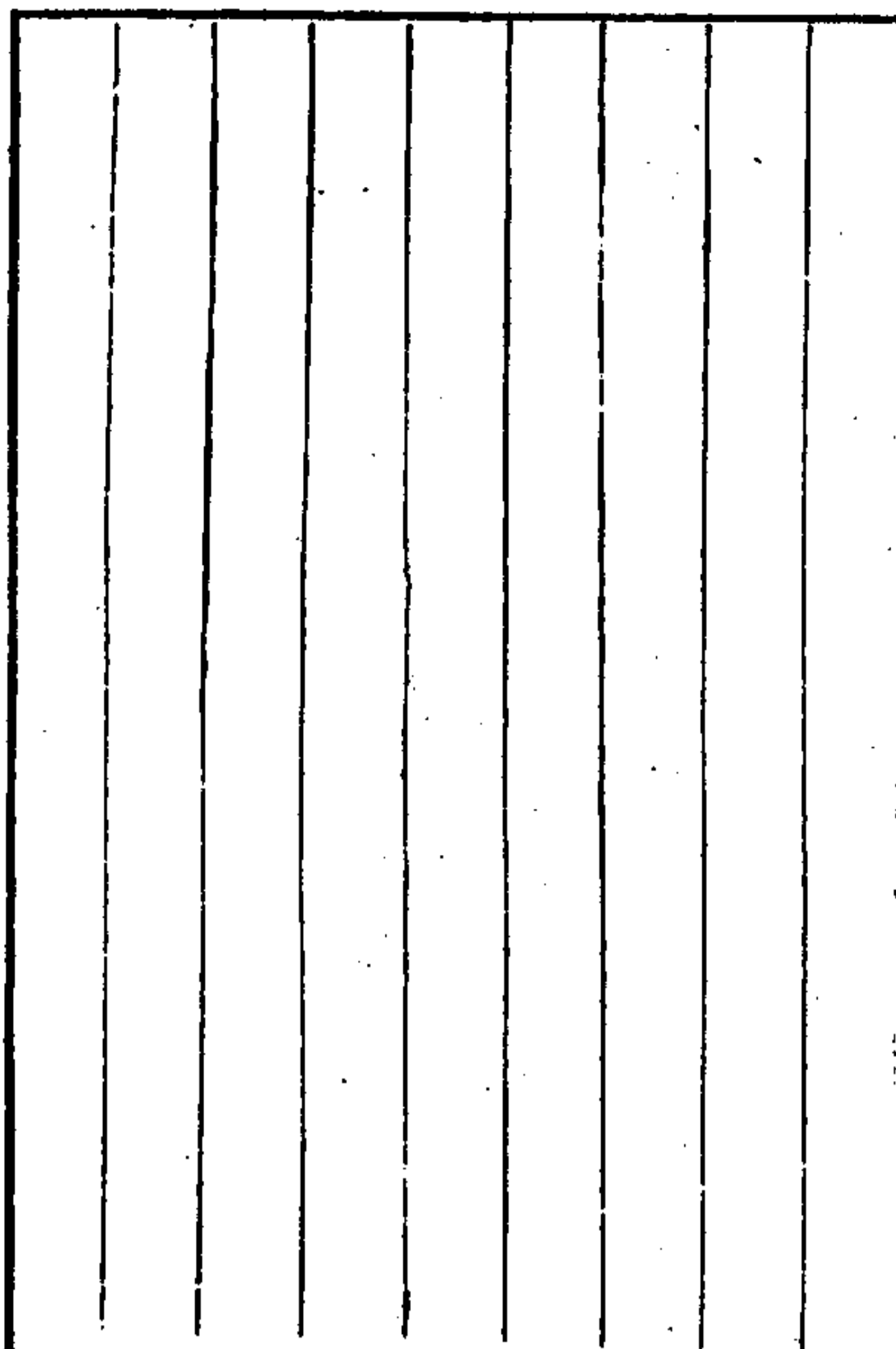
江夢孫字聿修潯陽人烈祖輔吳表為秘書郎
 夢孫數自言迂儒無裨益平生讀書欲小試於
 治民求為縣令方是時士之客於烈祖者率以
 功名富貴自許而夢孫言獨如此烈祖以為不
 情不之許也求不已乃補天長令烈祖先持告
 身示之曰今日受此明日趨走庭下矣曰此素
 志矣庸何傷乃授之至天長吏白縣署正寢有
 淫厲不可居夢孫不從是夕果有怪並出夢孫
 起焚香曰夢孫受命為令常治事於此鬼神有

祠廟丘壟胡不各歸其所吾行不欺暗室奚畏
 君等語訖皆斂迹夢孫治縣寬簡吏民安之逾
 年棄官去縣人號泣送之數十里還家事繼母
 盡孝早暮潔衣冠視膳羞母食既徹為諸生講
 禮凡至疑義輒斂衽曰此科先儒猶多異同夢
 孫安敢輕言諸君自擇所長可也保大中卒年
 八十五贈國子司業
 毛炳洪州豐城人隱居廬山時為諸生講得錢
 即沽酒嘗醉臥道旁有里正掖起之炳瞑目呵

之曰醉者自醉醒者自醒亟去毋撻予睡後徙居南臺山數年忽書齋壁曰先生不住此千載惟空山因大醉一夕卒與炳同時又有酒禿者馬酒禿姓高氏駢族子棄家祝髮博極羣書善講說而晚略跌宕無日不醉後主召講華嚴梵行一品資金帛甚厚玄寂即日盡送酒家日夜劇飲醉則從小兒數十浩歌道中歌曰酒禿酒禿何榮何辱但見衣冠成古丘不見江河變陵谷一日醉歿石子岡

南唐書 卷七

一六三



三徐三王二朱胡申屠壽睦列傳第五 南唐書 卷八 朱陸游撰 明沈士龍胡震亨同校 義祖生六子知訓知詢知誨知諫知證知諤及烈祖開國惟知證知諤在餘皆前卒 徐知證義祖第五子也事吳歷州刺史至節度使烈祖初尊義祖為太祖復姓改義祖封拜徐氏與李氏同知證王江改王魏元宗嗣位尤見尊禮內宴用家人禮起舞拜跪為壽知證亦以叔父自處無所讓卒年四十二

南唐書 卷八

一六五

徐知諤義祖第六子在吳亦為節鎮代知詢為金陵尹烈祖初封饒王進王梁鎮潤州兼中書令好奇寶物所蓄不可計有蜀估持鳳首至自言得之微外蠻夷狀如雄雞廣五寸冠上正平可用為冠朱冠金喙文彩煥爛如生人咸異之一日遊蒜山除地為場連虎皮為大幄號虎帳與賓僚會飲其中忽暴風至裂帳盡碎如飛蝶知諤懼而歸屬疾數日卒平生常語客曰人生七十為大限吾生長王家窮極權樂一日可敵世人二日年三十五其死乎至是如其言廢朝七日烈祖悲悼復詔不視朝者七日飲以衣冕及上方秘器謚曰懷十子皆貴顯國中所著文賦歌詩十卷號閣中集 徐遊知誨于也初名景遊避元宗名去景字知誨於元宗有舊恩故元宗待遊及兄汝南郡公遼尤親厚出入官省備顧問預籌畫專典宮室營繕及浮屠事當時言蠹政者以兩人為首後主嗣位好為文章遊復以能屬文見昵封文安

南唐書 卷八

一六七

郡公燕飲則流連酣咏更相倡和雖后妃在席不避也昭惠后好音時出新聲或得唐盛時遺曲遊輒從旁稱美有三閣狎客之風閒居講論古今得失後主設問遊具以所聞對或遊有疑以請後主亦引經義或古事稱制答之君臣相矜至國亡不悟也遊有巧思歌器之制久不傳人無知者遊獨以意創製皆合古法太平興國中蘇易簡為學士得之暇日試於玉堂太宗皇帝聞而取視之歎賞不已方金陵之將亡也徐錯屬疾忽夢巨人持大鐵筵取已及兄鉉并遊同納筵中從之錯與遊皆墜地而鉉獨否俄錯遊皆以疾卒云

南唐書 卷八

一六九

王建封上元人少從軍以任俠驍勇知名元宗取建州建封為先鋒橋道使焚建州外郭克之王延政降何敬洙功寘諸將建封忿曰我縱火先登克城諸軍乃能入我功當第一敬洙因推之曰君言是也具以聞諸朝第賞拜信州刺史人皆多敬洙而薄建封陳覺馮延魯魏岑攻福州李弘義圍之敗吳越援兵福州援絕危蹙且

南唐書 卷八

一六九

振矣而覺延魯岑各欲功在已不相應接偏裨莫肯用命故未能克覺奏請建封濟師建封率五十人會之破福州版寨入東武門而建封亦與諸將爭功遽歛兵先退弘義乘之我軍復敗遂潰而歸元宗深銜建封顧方治覺等擅興未及治也建封內不自安元宗懼其作亂召為天威軍都虞候付以親軍建封遂泰然恃恩僭侈無復顧憚戶部員外郎范冲敏疾魏岑鍾謨李

德明用事林建封上書歷詆岑等請更用正人
元宗遂發怒謂建封武臣握精兵敢干國政謀
進退柄臣其漸不可長流池州未至殺之冲敏
藥市未幾岑見冲敏為厲請道士上章訴天數
月竟死云

王彥儔蔡州上蔡人少為州軍校唐同光末諸
郡多亂彥儔亦樂禍思奮會同列六人者來與
謀曰四郊恟恟能者得富貴我輩不可後人彥
儔許諾且曰今夕吾直府中公等可持兵來吾

亦舉甲為內應既夜六人者如約俱至彥儔伏
壯士盡捕斬之持其首叩帳門告刺史曰姦盜
竊發幸已伏誅懼有伏黨為變願公亟號令以
安眾心刺史驚喜而出彥儔即斬之歸其罪於
六人者翼日悉族六家據蔡州無敢動唐兵來
討彥儔自計不能守匿其妻子於村舍奉父母
來奔烈祖輔吳以為都押衙歷和州刺史始遣
間使迎妻子南歸彥儔有政績善撫境內和遂
為富州入拜統軍自以發迹兇亂於是務為恭
謹烈祖嘉之嘗陞堂拜其父開國以為池州節

度使常夢錫自給事中以直諫貶判官彥儔事
之如在朝廷人士稱之卒於鎮

朱匡業廬州舒城人父延壽以姊為吳武王夫
人姑自少得幸從征討推堅陷陣功冠諸將好
以寡擊眾不勝而返者必盡戮之嘗與梁戰遣
二百人持大劍斫陣將行指一卒留之卒請行
延壽以違命立斬之其令出必行皆類此然每
得賞賜悉分養其下無以入家者唐昭宗在岐

下聞其名遣使間道授延壽蔡州節度使武王
疑其難制誘殺之出夫人使更嫁然猶以舊功
貸其妻子時匡業尚幼稍長授以官烈祖輔吳
振為軍校積功至諸軍都虞候嗜酒使氣烈祖
優容之出為欽州刺史有政績改建州留後還
朝授神衛統軍周侵淮南中外震駭盜投縛多
竊發以匡業為內外巡檢使嚴而無私犯令無
所貸中外肅然夜戶不閉正陽喪師朱元叛元
宗議親征召匡業及統軍劉存中問以方略匡
業輒對曰運數之興天地皆助大事若去雖英
雄亦無如之何存中從旁贊之元宗怒貶匡業
撫州團練使流存中饒州後主襲位召拜神武
統軍加中書令卒子崇俊短陋羸瘠而妙於騎
擊馳突若神早卒

朱令贊大將軍業從子少從軍椎額鷹目趨捷
善射積遷至鎮南節度使開寶中後主見討王
師兵已圍金陵召令贊赴難軍至湖口與諸將
謀曰今為前進則北軍據我後上江阻隔進未

破敵退絕餽饌奈何乃檄南都留守柴克貞赴
軍欲俟其至使代拒湖口乃發而後主危急
書督兵者接踵令贊不能守初議乃與戰棹
虞候王暉乘流而前自潯陽湖編木為大棹長
百餘丈大艦至容千人將突下斷采石浮梁會
江水洄舟楫艱阻王師得設備北至虎踞洲合
戰令贊所乘艦尤大建大將旗鼓王師舟小聚
攻之令贊以火油縱燒王師不能支會北風反
焰自焚水陸諸軍十五萬不戰皆潰令贊惶駭

赴火灰糧米戈甲俱焚無孑遺烟焰不止者旬
日自是金陵外援遂絕以至於亡是時王師上
露布稱生獲令贊則非也

論曰金陵之被圍也以守倚任皇而繼勳以外
援付朱令贊繼勳既懷戒心而令贊孺子復非
大將才其亡宜矣使林仁肇不以間歟盧絳得
當攻守之任胡則中屠令堅輩宜力圍城中雖
天成臨之豈易遽亡哉然則江南雖弱曹彬等
所以成功者獨乘其任人乖刺而已吾以此知

伐國之難也

王崇文父綰吳大將崇文以門地選尚烈祖妹
廣德公主歷百勝永安二鎮廬陵民尚氣喜訟
以先止為怯素號難治崇文一以法治之不少
貸訟為衰息建州初平崇文安集之民忘其亂
又涉武昌自南唐與崇文內典禁兵出更藩任
位無將相始終始富貴而平居被服儒雅風度夷
曠在武昌方閱騎士於鞠場傍古屋數十間崩
壞盤震數里聞者莫知所為崇文指揮使令訖
事不失常度竟亦不問後主初立上疏歷陳朝
政賜書褒之加中書令卒

胡則不知其世家後主末為江州指揮使金陵
陷曹彬輸後主以手書命郡縣悉以城降書至
江州刺史謝彥賓集將佐視之謀納款則憤形
於色亟出謂其下曰吾屬世受李氏恩安可負
之且都城久受圍此書真偽不可知則史不忠
欲污吾州爾輩能從我效忠義乎眾皆曰善乃
帥同列宋德明等大譁入攻彥賓彥賓懼逃詹

魯中執而殺之衆推則爲刺史號令肅然莫敢不聽則嘗爲壽州裨將從劉仁贍城守累年盡得其方略乃日夜閱丁壯勒部伍爲堅壁必守計太祖命南面行營招安巡檢使曹翰攻之城帶江負山樓櫓高險堅不可破屢遣使諭降則誓死不從翰軍成傷者衆詔書切責督戰會則疾革不能起城始陷衆猶巷鬪雪涕奮擊不少退翰軍尤多歿則臥床上翰執之數其遺命之罪對曰犬吠非其主爾何怪也即昇置木驢上將殊之俄成腰斬其屍以狗并殺宋德明而隳其城七尺使後不可守時右補闕張霽被命知江州與翰偕行既入城翰軍士掠民家民訴於霽霽按誅軍士翰因發怒屠城歿者數萬人取其屍投井坎皆滿溢餘悉投江流因誣奏霽太祖薄霽罪徙知饒州民家貨鉅萬翰悉取之初太祖聞江州城垂破遣使持詔賜翰使勿多殺使者至獨樹浦大風斷渡比至已無噍類矣申屠令堅山東人少無賴勇敢絕人晉漢間嘗

爲盜被獲以計脫來歸保大末禦周師於壽春破城南大若有功擢神武都虞候劉茂忠吉州安福人本名徹或謂之曰劉徹乃漢武帝也非人臣所能名乃改焉少亦爲羣盜會赦書募盜爲兵茂忠出應募且請擒盜自洗前乃詐亡命入盜中自言工風雲占盜信之乃密約吏爲內應悉擒戮無遺者惟廬陵鷓鴣洞賊帥吳先狡有謀且據嚴險不可捕茂忠鞭二卒使伴爲得罪奔先示以鞭創先乃納之月餘斬先其黨皆

潰積功爲吉州兵馬都押衙開寶中令堅爲吉州刺史茂忠爲袁州刺史金陵破後主歸京師兩人者相約不以主存亡易節誓死報國前二年令堅寐則夢與人鬪大呼而寤乃聚侍婢歌舞喧笑達旦始能寐至是若與人搏擊於帳中者踰時而卒茂忠度不能獨奮遂降將行悉燔州縣軍輿料歛文籍所留田稅簿而已衆人德之入朝舟次淮口謁關吏稱袁州刺史吏擲刺於地曰此亡國之俘何刺史也叱令執杖庭參

至京師授登州刺史關吏抵罪適編管登州茂忠見之曰乃汝即日責拜謁兩衙必令植立庭下吏慚憤歎茂忠還朝病金瘡卒喬匡舜字亞元高郵人弱冠能屬文以典贍稱烈祖輔吳用爲秘書省正字開國來齊丘辟置幕中十餘年歷大理評事屯田員外郎齊丘喜人諛已而匡舜真率故雖賞其文藝未嘗薦拔烈祖獨知之嘗詔公卿舉可親民者意齊丘且與匡舜奏上烈祖喟然謂常夢錫曰吾不意其

拾匡舜也夢錫與韓熙載素惡齊丘每相語曰宋公誤識亞元正可怪也久之齊丘出鎮豫章始表爲節度掌書記保大中召爲駕部郎中知制誥進中書舍人周侵淮南諸將無功元宗議親率六軍拒之匡舜上疏切諫帝怒坐以沮國動人心流撫州然亦率不能親行也後主嗣位復起爲司農少卿歷殿中監修國史給事中兼獻納使知貢舉放及第樂史輩五人多久滯名場者時稱得人而少年輕薄子嘲之謂之陳橋

成榜遷刑部侍郎老病乞骸骨後主憫其貧給俸終身開寶五年卒年七十五謚曰貞睦昭符金陵人不知所以進保大中爲常州縣刺史當吳越之衝屢交兵城邑荒殘昭符爲政寬簡招納逋亡未幾遂富實一日坐廳事雷雨暴至電光如金蛇遠案吏卒皆震仆昭符不懼按撫叱之雷電遽散及舉案惟得鐵索重百斤昭符亦不變色徐命舉索納庫中顯德五年元宗既稱藩於周秋八月命昭符爲進奏使置邸大梁太祖受周禪昭符乃更名後主嗣位御宮門立金雞竿降赦如天子禮太祖聞而怒召昭符詰之色甚厲昭符徐以鄙語對太祖爲笑因置不問然昭符常往來金陵時後主數貢奉帑藏空竭昭符市於富民石守信家得絹十萬後主大悅太祖已遣李穆召後主人朝因問昭符曰汝度汝主來否對曰君命召不俟駕安有後來及後主稱疾王師致討昭符又言於太祖曰臣主必歿社稷已而後主降罷奏邸不得調卒

初名匡符建隆初改以避上名云

劉高盧陳李廖列傳第六 南唐書九

宋陸游撰 明沈士龍胡震亨同校

劉彥貞兗州中都人父信初為羣盜戰敗奔吳事武王數有功王遇之厚嘗召信計事醉不能言王嬖罵之信即仗一劍素去左右請追之王曰信醉耳醒當復來明日果至積功至鎮南軍節度使宣王建國加征南大將軍唐莊宗滅梁遣諫議大夫薛昭文使閩假道洪州信燕勞之謂昭文曰皇帝知有信否昭文曰主上新平河

南未知公之名信曰漢有韓信吳有劉信一等人也因指牙旗銀首舉酒屬昭文曰幸而中此願為我飲一發中之烈祖受禪以舊故贈太師

彥貞信第四子以父任為大理評事遷屯田員外郎父喪起復將軍連刺海楚二州善騎射矢不虛發軍中號曰劉一箭更事亦以強濟見稱遷濠州節度使移壽州始贖貨自殖市肆不問貧富槩出資助之而收其贏州有安豐塘溉田萬頃以故無凶歲彥貞託以浚城濠決水入濠中民田皆涸而督賦益急皆賣田去彥貞擇尤膏腴者以下價售之乃復瀦塘水如初歲入不可勝計時南唐政衰用事者多貪墨彥貞廣賂遺以致聲譽於是魏岑等雜然推倡其用兵治民之能以為一面長城在鎮久疑當受代輒妄造邊遽以固其位久之乃入為神武統軍及周師侵淮南拜北面行營都部署帥三萬人援壽州次來遠鎮兵軍旗幟亘數百里戰艦銜尾蔽淮而上周將李穀慮我師斷浮橋腹背受敵燒

營退保正陽彥貞雖名將家子生長富貴初不練兵事禪將武彥暉張延翰成師則皆闔將無籌略見周師退以為快惟恐不得速戰士未及朝食即督以追遇同將李重進於正陽東彥貞置陣橫布拒馬聯甯利刃以鐵繩維之刺木為猛獸攫擊狀餉以丹碧立陣前號捷馬牌又以革囊貯鐵蒺藜布於地周兵望而笑其怯銳氣已增一戰我師大敗師朗等皆被擒彥貞於陣南唐喪地千里國幾亡其敗自彥貞始雖於王事議者不與也後數年贈中書合謚曰壯亦不復錄其孤云

高越字冲遠幽州人精詞賦有名燕趙問虛文進鎮上黨具禮幣致之初以客從及文進徙安州越又從之遂為其掌書記文進仲女有才色能屬文號女學士因以妻越文進奔吳亦與俱行吳以為秘書郎烈祖受禪遷水部員外郎改祠部浙西營田判官與江文蔚俱以能賦擅名江表時人謂之江高保大初文進卒有欲傾其家者越上書訟之出為蘄州司士參軍語在文進傳就遷軍事判官與隱士陳曙為物外交淡然不志榮利久之仍徙廣陵令還判吏部歷事御史知雜元帥府掌書記起居郎中書舍人淮南交兵書詔多出越手援筆立成詞采溫麗元宗以為稱職不徙官者累年後主立始遷御史中丞勤正殿學士左諫議大夫兼戶部侍郎修國史卒年六十二謚曰穆貧不能葬後主為給葬費世歎其清兄子遠

遠字攸遠父操袁州別駕遠少孤為人夷雅冲淡而遇事有奇節杜門力學不交人事烈祖受禪招來四方秀傑得遠以為秘書省正字保大初遷校書郎兼太常修撰遂為太常博士淮南兵興元宗召見賜金紫使典成府書檄歷禮部員外郎樞密判官侍御史知雜史館修撰起居郎知館事遂為勤政殿學士國初命兵部尚書陳澹修吳史未成而卒其後頗史職者多貴游或新進少年纂述殆廢遠自保大中預史事始撰烈祖實錄二十卷敘事詳密後主嗣位遠猶在史館與徐鉉喬彛潘佑共成吳錄二十卷遠又自撰元宗實錄十卷未及上會扁疾取史藁及他所著書凡百餘卷悉燔之卒年五十七贈給事中謚曰良後主欲修國史訪藁於其家無復在者遠有精識方邊鑑入潭州湖南悉平百官入賀遠獨曰我乘楚亂取之甚易觀諸君之才守之實難聞者愕然以為過及後如所料乃皆服其先見

盛文進字大用幽州人事後唐明宗至安州節度使事具五代史晉高祖起晉陽與契丹耶律德光約為父子文進少嘗事契丹吳虜公王為其平州刺史明宗時率眾數萬來歸至是不自安且本燕人尚氣不能屈於晉乃決計歸吳時烈祖輔吳為齊王將受禪吳遣將祖令恩以兵二千陣於安州近境俟文進出殿之而至拜天雄統軍宣潤節度使委任賓佐政績甚美潤州市大火文進使馬步使救之益熾文進怒自出

府門斬馬步使傳聲而火止人皆異之召還以左衛上將軍兼中書令范陽郡王奉朝請猶給藩鎮俸卒馮延巳惡文進文進亦以素貴不少下及卒乃誣以陰事盡收文進諸子欲籍其家文進以女妻高越越乃上書訟文進冤指延巳過惡詞氣甚厲時延巳方用事人頗壯之元宗怒以越屬吏貶斬州司士參軍而盧氏亦賴以得全文進在金陵為客言昔陷昇丹嘗獵於郊遇晝晦如夜星緯燦然大駭偶得一胡成問之曰此謂之笄日何足異頃自當復良久果如其言日方午也又嘗至無定河見人脛骨大如柱長可七尺云

陳覺揚州海陵人烈祖以東海王輔吳作禮賢院聚圖書萬卷及琴奕游戲之具以延四方賢士政事之暇多與之講評古今覺亦預焉烈祖居金陵以次子景遷留東都為同平章事知左右軍使輔政命覺為之佐謂曰吾蚤慕與賢士相接今老矣尚未達天下事景遷年少當國故

屈君子無憚也景遷卒還朝為宣徽副使烈祖晚多暴怒近臣多得譴罰覺心懼稱疾家居累月以宣遺詔日入朝判大理寺蕭儼劾之元宗不從遷光政院副使太僕少卿覺有兄居鄉里時海陵已為秦州覺兄犯法刺史稽仁規笞之覺挾私怨密請仁規貪殘侍御史王仲璉亦劾之元宗薄其罪止罷刺史仁規忿上章自訴元宗命覺馳往鞠之仁規皇恐伏罪覺還條其罪狀甚眾詔賜死覺之竊弄威福蓋始於此覺與

李徵古皆宋齊丘客散古者袁州宜春人於齊丘有中外事齊王景達為官齊二告歸九華逾年不召徵古使其僚謝仲宣諷景達言於元宗曰齊丘先帝布衣之舊雖不用不當棄之齊丘既召歸益以腹心寄覺欲使立功以取柄任時唐兵初得建州諸將請用其鋒攻取福州齊丘獨薦覺為宣諭使召節度使李弘義入朝可不勞寸刃盡得閩地元宗意方向覺遂遣之既至弘義倨甚覺氣折不敢言歸至劍州恥於無

功矯詔召弘義自稱權福州事擅興汀建撫信州兵及戍卒命馮延魯將之攻福州收績眾潰而歸者萬計亡失金帛戈甲之類不可勝數朝論謂必死元宗亦怒欲真軍法齊丘上表待罪實營救覺等馮延巳助之於是財貶斬州逾年復起任事始與徵古為黨相倡和如出一口淮南兵興我師屢北度不可復交元宗遣鍾謨李德明孫忌王崇質使周世宗請獻壽濠泗楚光海六州以罷兵世宗不許而壽州日危慶

德明懼乃自世宗言願寬臣數日之誅歸白寡君盡獻淮南地周乃遣德明王崇質先還德明至金陵感稱周兵之疆請必割地元宗不悅齊丘覺徵古素惡忌及德明謫語王崇質使其詞覺徵古因極言德明賣國德明福念知見排攘袂大言周師必克元宗遂斬德明於都市覺徵古勢焰益熾灼道路以目德明既誅不復議請盟乃命齊王景達率大兵拒周而以覺為監軍使軍政皆出覺聚兵五萬無決戰意朱元數

有功覺忌之奪其兵元遂叛降周諸軍悉潰覺歸為樞密使如故而徵古為副使不以敗事自咎方相與挾齊丘為耐久計議事元宗前橫甚元宗嘗言及家國感慨泣下徵古輒曰陛下當以兵力拒敵涕泣何為飲酒過量耶乳保不至耶帝色變左右股栗而徵古驚然自若司天言天文度異人主宜避位祈禳元宗曰此固吾意第不知孰可付耳覺徵古遂以為誠言輒曰天命如此宜使宋公攝政陛下深居禁中俟國事

定歸政未晚元宗亟召中書舍人陳喬草詔實出於憤怒喬固陳不可元宗嘻笑而止周師益進世宗駐迎鑾鎮元宗遣覺奉表貢方物覺至迎鑾見周之戰艦陳列江津且南渡矣大懼請遣人取本國畫江為界表世宗可之覺頓首謝退遣其屬劉承通南還以告盡江稱藩奉正朔之議遂決周亦班師遣覺還錫餐豐渥覺將發獻詩一首叙感別賜金器百兩初覺徵古以德明請割地為賣國誅及是覺身自為之使還

以兵部尚書致仕徵古先出為洪州節度副使時晉王景遂為帥不堪徵古之傲狠常欲斬之自拘於有司左右力諫乃已鍾謨自周還屢言齊丘覺徵古之罪不可容覺嘗傳世宗之語告元宗曰聞江南拒命謀出其相嚴續當殺續以謝我元宗知覺與續有宿怨疑之謨請至周覆實其事元宗遣謨行以手表引咎且言非續之罪世宗省表大驚曰嚴續能拒命乃忠臣朕為天下主其肯教人殺忠臣乎謨還具奏之元宗

大怒齊丘既斥覺亦貴授國子博士饒州安置
 遭殺之徵古削奪官爵賜自盡於洪州
 李德誠廣陵人少事宣州節度使趙錙為給使
 吳攻宣州錙出降德誠與韓球俱從之不去城
 中復推立裨將周進思以拒吳錙使德誠入城
 說進思降將行暴得疫疾委頓不克往乃改命
 球球既至進思斬之擲其首城外德誠是日即
 愈人皆異之錙死事吳武王常從征討積功為
 江南馬步軍使與諸將圍潤州安仁義諸將每

南唐書 卷九

二〇七

見仁義臨城督戰必嫚罵之德誠獨否及城破
 仁義操弓矢坐城上眾莫敢近德誠至仁義忽
 顧曰汝見我獨不失禮且有奇相他日將大貴
 吾以為汝功即擲弓矢就執武王即拜德誠潤
 州刺史歷撫虔洪三鎮節度使平南大將軍中
 書令烈祖受禪拜太師封南平王進封趙王德
 誠事吳最久至南唐之興又為佐命首與周本
 勸進初無大勳勞特以際會至高位富貴壽者
 世罕及者然為人謙恭沈厚終始如一自洪州
 入覲烈祖命官人逆勞於途百官班謁於都門
 人對日朝堂設次以待之昇元四年卒年七十
 八廢朝五日謚忠懿子二十八人第四子建勳
 建勳字致堯少好學能屬文尤工詩德誠在潤
 州嘗秉燭夜出候者以告義祖疑有一從江州
 德誠猶慮讒聞遣建勳入謁義祖見之釋然妻
 建勳以女所謂廣德公主也建勳家世將相又
 娶於徐氏為其國貴游然杜門不預世事所與
 交皆寒賤裘馬取具而已烈祖鎮金陵用為副

南唐書 卷九

二〇九

南唐書 卷九

二一〇

使預禪代之策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加左僕
 射監修國史領滑州節度使自開國至昇元五
 年猶輔政比他相寂久烈祖鑒吳之亡出權在
 大臣意頗忌之而建勳無引退意會建議政事
 當更張者且言事大體重不可自臣下出請以
 中旨行之烈祖雖從之未有命也建勳遽命舍
 人草制給事中常夢錫劾奏建勳擅造制書歸
 怨於上烈祖得奏適會本意乃降制放還私第
 廣德公主剛果有智入謂烈祖曰吾父亡恙時
 兄亦嘗求見與李郎書今何見負烈祖曰此自
 國事各與李郎骨肉之情固無間也召見慰勉
 馬未幾復相元宗嗣立以開國勳勞又聯姻戚
 尊遇之與宋齊丘埒每謂為史館而不名聽朝
 之暇多開延英殿召公卿議當世事人皆欣然
 望治建勳獨謂所親曰上寬仁大度優於先帝
 但性習未定宜得方正之士朝夕獻替不然恐
 未必能守先朝基業也出為撫州節度使建州
 之役諸將無復紀律建勳請官出金帛贖俘掠

還其家見聽及出師平湖南國人相賀建勳獨
 以為憂曰禍始於此矣召拜司空稱疾乞骸骨
 以司徒致仕賜號鍾山公營別墅於山中放意
 泉石或謂之曰公未老又無大疾恙遽為此舉
 欲復為九華先生耶建勳曰吾平生笑宋公輕
 出處何至效之自知不壽欲求數年閑適爾疾
 華遺今日時事如此吾得全歸幸矣勿封樹立
 碑貽他日毀斷之醜保大十年五月卒贈太保
 謚曰靖及南唐亡公卿冢墓鮮不發者惟建勳

南唐書 卷九

二一一

不知葵所宋齊丘當國深忌同列少所推遜然
 獨稱建勳曰李相清談不待潤色自成文章
 論曰李建勳非不智也知湖南之師必敗知其
 國且亡皆如著龜然其智獨施之一已故生則
 保富貴死猶能全其骸於地下至立於羣枉間
 一切無所可否唯諾而已視覆軍亡國君父憂
 辱若已無與者方區區請出金帛以贖俘虜真
 婦人之仁哉
 廖居素將樂人仕烈祖元宗之間為人堅正不

南唐書 卷九

二一二

為當國者所喜困校書郎二十年始得大理司
 直後至嗣位稍遷至瓊林光慶使檢校太保判
 三司後主屏昏而羣臣方充位保富貴國益削
 居素獨慷慨諫冀後主一悟終不見聽乃閉
 門却食服朝衣冠立於井中已而得手書大字
 於篋笥曰吾之歎不忍見國破也徐錯為文弔
 之以比屈原伍員後幾百年將樂父老猶叩頭
 稱之盱江李觀為之傳云
 劉高盧陳李廖列傳第六
 南唐書九

張李皇甫江歐列傳第七 南唐書十

宋陸游撰 明沈士龍胡震亨同校

張義方不知其所以進烈祖代吳用為侍御史
義方既就職即上疏曰古之任御史者非止平
獄訟肅班列也有怙威侮法棄忠賊義樹朋黨
蔽聰明者得以糾彈至於人主好遊畋聲色說
奢後佞媚賞非功罰非罪得以論爭使諸侯不
敢亂法百司不得盜權則御史為不失職今文
武材行之士固不為乏而貪墨陵犯傷風教棄

仁義者猶未革心臣欲奉陛下德音先舉忠孝

潔蕙請頒爵賞然後繩糾乖戾以正典刑小則
上疏論列大則對仗彈奏臣每痛國家之敗非
獨人君不明蓋官卑者畏罪而不言位尊者持
祿而不諫上下苟且至於淪亡今臣誠不忍忘
君親之義有所不盡惟陛下幸赦之疏奏烈祖
親禮曰孤始受禪任義方以風憲乃能力振朝
綱詞皆謹切可宣示朝野賜義方衣一襲以旌
直言義方始名元達烈祖方倚以肅正邪惡取
前朝王義方名以易之故義方得盡忠馬後之

議者謂義方為御史彈劾姦邪諫正過失則可
若請舉善頒爵賞則為奪輔相權矣然所言凜
然守正有漢唐名臣之風惜其事迹散落不得
盡載云

李金全其先吐谷渾人事唐明宗為廝養以戰
功貴事具五代史晉高祖時為安州節度使任
中門使胡漢榮漢榮貪戾專政失軍民心高祖
遣賈仁沼代歸京師金全奏漢榮病不任行仁

召至醜殺之事聞高祖乃以馬全節代金全鎮

安州漢榮懼詔告日邸吏劉珂密遣人馳報朝
廷召公有異處分金全懼使其從事張緯奉表
請金陵請降烈祖命鄂州屯營使李承裕段處
恭帥兵三千人逆金全陳於城外俟金全出殿
之而東承裕等至之夕金全帥數百人來奔而
承裕違命輒大掠城中得金帛不可計數乃還
晉將安審輝追敗之於馬黃谷處恭於陣承
裕帥餘兵扼雲夢橋復為審輝所敗執而殺之

金全至拜天威統軍出為潤州節度使漢隱帝
時李守貞以河中叛來乞師魏岑查文徽議宜
為出師劉彥貞以攻取自任元宗欲藉金全宿
將威望以為北面行營招討使救河中彥貞副
之文徽為監軍使岑為公淮巡檢使師出沐陽
次沂州金全曰諸君以河中在何處而欲自此
轉戰以前耶勢必不相及徒為國生事爾嘗會
食帳中候騎告北兵數百並潤皆羸弱諸將欲
掩擊之金全下令曰敢言過潤者斬及暮伏兵

四起旗幟蔽日金鼓聲聞十餘里諸將乃復金
全善料敵逾月退保海州遂引歸金全曰吾全
軍而還不得為無功矣拜右衛聖統軍領義成
軍節度使兼侍中保大八年八月卒於金陵年
六十多內寵子男女凡三十二人元宗命少府
監王仲連持節冊贈中書令謚曰順金全卒後
閩楚之役與用事者皆少年不更軍旅覆敗相
踵周人乘我罷弊攻取淮南國遂衰削不復能
振人始思金全恨其已卒云

皇甫暉魏州人事唐晉事具五代史契丹入中

原暉時為密州刺史與棣州刺史王建俱來奔
元宗遣使具舟楫逆之將至暉念本起盜賊不
自安至秦淮赴水不舟人援出之自言如履
大石入朝歷欽州刺史神衛軍都虞候江州節
度使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周師攻淮南為北
面行營應援使會劉彥貞姚鳳兵以行彥貞舉
動躁撓人測其必敗暉獨持重部分甚整士亦
樂為用周人頗憚之及彥貞敗成暉鳳退保清

流關周世宗親帥眾盡銳攻壽州而分兵襲清
流暉陳山下周兵出山後要擊暉大敗猶收兵
且戰且行入滁州滁州刺史王紹顏已委城遜
暉無所歸方斷橋自守周兵涉水踰城而入執
暉鳳送壽州行在見世宗曰臣力德欲暫坐及
坐曰欲暫臥不俟命而臥神色自若曰臣非不
盡力國事南北勇怯不敵臣在晉屢與契丹戰
安能如今日大朝兵甲之盛昨退保滁州城不
意大軍攀堞如飛而入臣智力俱殫故被擒耳
世宗賜之馬及衣帶數日創甚暉不肯治而死

子繼勳
繼勳少從暉兵間為軍校以父歿難權將軍歷
池饒二州刺史頗以吏事稱入為神衛統軍都
指揮使諸老將繼勳雖尚少且無戰功徒
以家世遂為大將資產優贍名園甲第冠於金
陵多蓄聲妓厚自奉養及開寶中大兵傳城繼
勳保惜富貴無効死之意第欲後主亟降聞諸
軍敗績則幸災見於詞色偏裨有募死士謀夜

出奮擊者輒鞭而囚之自度罪惡日聞稀復朝請後王召議事亦辭以軍務不至內結傳詔使一切蔽塞及後王登城見王師旌旗壘柵彌徧四郊始大駭失色繼勳從還至宮乃以屬吏始出宮門軍士雲集鬪之斯須皆盡

江文蔚字君章建安人博學工屬文後唐明宗時擢第為河南府館驛巡官坐秦王重榮事奪官南奔烈祖輔吳用為宣州觀察巡官歷比部員外郎知制誥國初改王客郎中拜中書舍人

烈祖殂元宗以喪亂之後因恤舊典散亡命文蔚以給事中判太常卿事與韓熙載蕭道成共加討論時稱其精練保大初遷御史中丞持憲平直無所阿枉馮延巳當國與弟延魯魏岑陳覺竊弄威福及伐閩敗績詔斬覺及延魯以謝國人而延巳岑置不問文蔚對仗彈奏曰賞罰者帝王所重賞以進君子不私自恩罰以退小人不由私怨陛下踐祚以來所信重者馮延巳延魯魏岑陳覺四人皆擢自下僚驟升高位未嘗

進一賢臣成國家之美陰狡圖權引用羣小陛下初臨大政常夢錫居封駁之職正言讜論首權譴逐棄忠拒諫此其始也姦臣得計欲擅威權於是保有保大二年正月八日敕公卿庶僚不得進見履霜堅冰言者恟恟再降御札方釋羣疑御史張緯論事忤傷權要其貶官敕曰罔思職分傍有奏論御史奏彈尚為越職况非御史孰敢正言嚴續國之戚里備位大臣不附姦慝尚遭排斥張義方上疏僅免嚴刑自是守正者

得罪朋邪者信用上之視聽惟在數人雖日接羣臣終成孤立陛下深思遠慮始信終疑後常慶錫有密權蕭儼侍從授張緯赤令羣小疑懼與酷吏司馬正彝同惡相濟迫脅忠臣高越之於盧氏義兼親故受其寄托痛其侵陵訴於君父乃敢蔽陛下聰明枉法竄逐羣凶勢力可以回天在外者握兵居中者當國師克在和而三凶邀利迭為前却天生五材國之利器一旦為小人忿爭妄動之具使精銳者奔北饋運者

亡穀帛戈甲委而資寇取弱鄰邦貽譏海內同列之中有敢議論則馮魏毀之於中正昇持之於外構成罪狀從而後已今陳覺延魯雖已伏辜而魏岑猶在本根未殄枝餘復生馮延巳善柔其色才業無聞憑恃舊恩遂階任用蔽惑天聰欽然歸上高審知累朝宿將墳土未乾逐其子孫奪其居第使輿臺竊議將率狐疑陛下方以孝理天下而延巳母封縣太君妻為國夫人與弟異居捨棄其母作為威福專任愛憎咫尺天威敢行欺罔以至綱紀大壞刑賞失中風雨由是不時陰陽以之失序傷風敗俗蠹政害人蝕日月之明累軌坤之德天生魏岑道合延巳蛇豕成性專利無厭適逢歸國鼠姦狐媚讒疾君子交結小人善事延巳遂當樞要而欺人主孩視親王侍燕諠譁遠近驚駭進俳優以取容作淫巧以求寵視國用如私財奪君恩為己惠上下相蒙道路以目征討之柄在岑折簡帑藏取與繫岑一言先帝卑官勤儉陛下守之勿失

而岑營建大第廣役丁夫孽子之居過於內殿亭觀之後踰於上林前年建州勞遠文微入觀西苑會燕捨爵策勳岑披猖無禮狂悖妄言與延巳用意多私行恩不當俾軍士懷恨怒之志受賞無感勵之心將校爭功誼動京邑姦謀詭計誑惑國朝致漳州屠害使者福州違拒朝命百姓肝腦塗地國家帑藏空虛福州之役岑為東南面應援使而自焚營壁縱兵入城使窮寇堅心大軍失勢軍法逗遛畏懦者斬律云主將守城為賊所攻不固守而棄去及守備不設為賊掩覆者皆斬昨勅赦諸將蓋以軍威政令各非已出岑與覺延魯更相違戾互肆威權號令並行理在無赦烈祖孝高皇帝梯風沐雨勤勞二紀成此慶基付之陛下比諸鄰邦我為強國奈何賞罰大柄肆姦宄之謀軍國資儲為凶狡所散昨天兵敗血統內震驚將雪宗社之羞宜醢姦臣之內已誅二罪未塞羣情盡去四凶方祛眾怒今民多饑饉政未和平東有伺隙之鄰

北有羈強之國市里訛言遐邇危懼陛下宜軫慮殷憂誅鋤他虺延巳不忠不孝在法難原魏岑同罪異謀觀聽疑惑請行典法以謝四方文蔚將上疏先具小舟載兄母以待左降元宗果怒貶江州司士參軍而覺延魯以宋齊丘救解復皆不從延巳雖斃罷旋復柄用方宣延巳制百官在廷常夢錫大言曰白麻雖佳要不如江文蔚既耳逾年召還南唐建國以來憲度草創言事遇合即隨材進用不復設禮部貢舉至是

始命文蔚以翰林學士知舉略用唐故事放進士盧陵王克貞等三人及第元宗問文蔚卿知舉取士孰與北朝文蔚曰北朝公薦私調相半臣一以至公取才元宗嘉歎中書舍人張緯後唐應順中及第大術其言執政又皆不由科第進相與排沮貢舉遂復罷矣保大十年辛年五十二謚曰簡

歐陽廣吉州吉水人保大中詣闕上書曰臣近遊潭州伏見節度使邊鎬偶逢聖代初非將才

措置乖刺大失人心致奉節兵乘夜呼噪共焚譙門會明而遁不然幾致大變是仁不足惠下也朝陵近在肘腋曾不為虞乃圖桂林以取奔敗是智不足謀遠也與監軍使昌延恭不相協和動輒疑阻是義不足和眾也幕府無賢才是禮不足得士也號令朝出夕改是信不足使人也五者無一長考之前古未或不敗請擇帥濟師以全境土書入不省及失湖南元宗思廣言命授以官執政請召試廣言非人主尊賢待士之意不肯就試乃授本縣令亦辭不受而卒

張季皇甫江歐列傳第七

南唐書十

馮孫廖彭列傳第八

南唐書十一

宋陸游撰 明沈士龍胡震亨同校 馮延巳字正中一名延嗣廣陵人父令頤事烈祖至吏部尚書致仕嘗為歙州鹽鐵院判官刺史滑言病篤或言已死人情頗詢延巳年十四入問疾出以言命謝將吏外賴以安及長以文雅稱白衣見烈祖起家授秘書郎元宗以吳王為元帥用延巳掌書記與陳覺善因覺以附宋齊丘同府位高者悉以計出之於是無居已

右者元宋亦頗悟其非端士而不能去延巳負其材藝狎侮朝士嘗謂孫忌曰君有何所解而為丞郎忌憤然答曰僕山東書生鴻筆藻麗十生不及君詠諧歌酒百生不及君諂媚險詐累劫不及君然上所以寘君於王邸者欲君以道義規益非遣君為聲色狗馬之友也僕固無所解君之所解者適足以敗國家耳廷已慙不得對給事中常夢錫屢言延巳小人不可使在王左右烈祖感其言將斥之會晏駕元宗立延巳

喜形於色未聽政屢入白事元宗方哀慕厭之謂曰書記自有常職餘各有司存何為不憚煩也乃少止保大初拜諫議大夫翰林學士遷戶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又進中書侍郎四年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罷為太子少傅頃之拜撫州節度使以母憂去鎮起復冠軍大將軍召為太弟太保領潞州節度使以左僕射同平章事延巳數居柄任揣元宗不能察其姦遂肆為大言謂已之才略經營天下有餘而人主躬覽庶

務大臣備位安足致理元宗果謂然悉委以政

凡事奏可而已延巳初以文藝進實無他長紀綱頹弛吏胥用事軍旅一切以委邊帥無所可否愈欲以大言蓋眾而惑人主至譏笑烈祖戢兵以為齷齪無大略嘗曰安陸之後喪兵數千輟食咨嗟者旬日此田舍翁安能成天下事今上暴師數萬於外宴樂擊鞠未嘗少輟此真英雄主也九年湖南平而朗州劉言叛勢張甚元宗亦知用兵之難謂延巳與孫忌曰湖湘之役楚人求息肩吾之出師不得已耳今若授劉言旄節使和其民吾亦得休養衡湘之民國其庶幾乎息即欲奉行延巳方以克楚為功乃日本朝出偏帥平一國寓縣震動令一旦三分棄其二傷威毀重非所以示天下且諸將行奏功矣持不下又不欲緣軍與取資於國以損其功遣使於長沙調兵賦苛征暴欲重失民心言遂取長沙盡據故楚地周人亦伺釁而動朝論籍籍延巳力求去而元宗待之如初及周師大入盡

失江北地始罷延巳猶為太子少傅數月復相會疾改太子太傅建隆元年五月乙丑卒年五十八謚忠肅延巳工詩雖貴且老不廢如官瓦數行曉日龍旗百尺春風識者謂有元和詞人氣格尤喜為樂府詞元宗嘗因曲宴內殿從容謂曰吹皺一池春水何干卿事延巳對曰安得如陛下小樓吹徹玉笙寒之句時喪敗不支國幾亡稽首稱臣於敵奉其正朔以苟歲月而君臣相諱乃如此延巳晚稍自厲為平恕蕭儼嘗

臣相諱乃如此延巳晚稍自厲為平恕蕭儼嘗

廷斤其罪及為大理卿斷軍使李甲妻獄失入
坐從議者皆以為當死廷已獨揚言曰儼為正
卿誤殺一婦人即當以死君等今議殺正卿他
日孰任其責乃建議儼素有直聲今所坐已更
赦宥宜加弘貸儼遂免人尤稱之弟延魯
延魯字叔文一名謚少負才名烈祖時與兄延
已俱事元帥府元宗立自禮部員外郎為中書
舍人勤政殿學士有江州觀察使杜昌業者聞
之歎曰封疆多難駕御賢才必以爵祿延魯一

言合指遽真高位後有立大功者當以何官賞
之然元宗愛其才不以為躡進嘗內宴出寶器
貯龍腦數斤賜羣臣延魯曰臣請効陳平均分
之比逾賜猶餘其半輒曰救賜錄事馮延魯拜
舞懷之元宗為驩笑而罷保大中師出平建州
以延魯為監軍使諸將欲乘勝遂取福州樞密
使陳覺欲自為功乃請銜命宣慰召李弘義入
朝既見弘義不敢發還至劍州矯詔起邊兵命
延魯將之元宗雖怒覺之專兵業已行因命延
魯為南面監軍使覺及王崇文魏岑會攻福
州取其外郭會吳越將余安援兵自海道至白
蝦浦將捨舟而潭淖不可行方布竹簣登岸我
軍曹射之贊不得施延魯曰弘義不降恃此援
耳若座我軍稍退使吳越兵至半地盡勦之城
立降矣禪將孟堅爭曰援兵已陷地將盡力
與我戰勝負未可知延魯不聽頃之吳越兵
至岸鼓噪奮躍而前與城中夾擊我延魯敗走
俘賊五千人孟堅戰死諸軍遂大潰死者萬計

委軍實戎器數十萬國帑為之虛耗延魯曰風
刀自刺人救之不殊朝廷議即軍中斬延魯及
覺既有命矣會宋齊丘以嘗薦覺使福州自劾
乃詔械延魯覺還金陵屬吏皆江流寘延魯流
舒州會赦復少府監元宗擇廷臣為巡撫使分
按諸州延魯在焉右拾遺徐鍇上疏論其多罪
無才不足辱臨道不聽使還遷中書舍人以工
部侍郎出為東都副留守周師南侵分兵下東
都延魯窘蹙自髡衣僧服而逃被執世宗釋之
賜衣冠授給事中問江南事占奏詳華賜予加
厚留大梁累年遷刑部侍郎得還拜戶部尚書
宋興揚州節度使李重道叛伏誅元宗遣延魯
朝於行在大祖將乘兵鋒南渡旌旗戈甲皆列
江津厲色詰延魯曰爾國何為敢通吾叛臣延
魯色不變徐曰陛下徒知其通謀未知其事之
詳也重道之使館於臣家國主命臣語之曰大
丈夫失意而反世亦有之但時不可耳方宋受
禪之初人心未定上黨作亂大兵北征君不以

此時反今內外無事乃欲以數千鳥合之眾抗
天下精兵吾寧能相助乎太祖初意延魯必恐
懼失次及聞其言乃大喜因復問曰諸將力請
渡江卿以為何如延魯曰重道自謂雄傑無與
敵者神武一臨敗不旋踵况小國其能抗天威
乎然亦有可慮者本國侍衛數萬皆先主親兵
誓同死生固無降理大國亦損數萬人乃可况
大江天塹風濤無常若攻城未下餓道不一事
亦可虞太祖因大笑曰朕本與卿戲耳豈聽卿

遊說哉會捕重進叛卒日戮數十人延魯因奏
事言曰叛者獨一重進乎亦眾人乎謂眾人則
陛下應天順人烏有此理獨一重進則脅從者
何罪太祖感悟後獲者皆貸不誅厚賜遣延魯
歸南渡之師由是亦輟後主嗣位延魯頗自伐
奉使之功嘗晏內殿後主親酌酒賜之飲固不
盡誦詩及索琴自鼓以侑之延魯猶自若後主
優容不責也楚國公從善入朝太祖受旄節留
之闕下後主復遣延魯入謝疾作不能朝太祖

待之素厚至是尤憐之遣使挾太醫護視詔放
還金陵卒於家子俱韓熙載知貢舉放及第覆
試被黜後與其弟侃儀仗入宋繼取名第南
唐公卿家莫能及者价仕至殿中丞知福州至
道咸平間歷典藩郡以政績聞延魯銳於仕進
然喜言高退事嘗早朝集漏舍數曰玄宗賜賀
監三百里鏡湖非僕所敢望得賜玄武湖亦遂
素意徐鉉笑答曰上於近臣豈惜一玄武湖恨
無知章爾延魯不能對
孫忌高審人一名鳳又名晟少舉進士始濟陽
為進士者例修邊幅尚名檢忌豪舉跌宕不能
蹈繩墨遂亡去渡河客趙魏間唐莊宗建號以
豆盧革為相革雅知忌辟為判官遷著作郎明
宗天成中與高輦同事秦王從榮從榮敗忌亡
命至正陽未及渡追騎奄至亦疑其狀偉異睨
之忌不顧坐淮岸捫髻衣鬻道者乃捨去渡
淮至壽春節度使劉金得之延與語忌陽瘖不
對授館累日忽謁漢淮南王安廟金先使人伏

神座下悉聞其所禱乃送詣金陵時烈祖輔吳四方豪傑多至忌口吃初與人接不能道寒暄坐定辭鋒鋒起人多憎嫉之而烈祖獨喜其文辭使出教令輒合指遂預禮代祕計每入見必移時乃出尤務謹密人莫窺其際烈祖受禪歷中書舍人翰林學士中書侍郎元宗立齊王景遂排之出為舒州節度使治軍嚴有歸化卒二人正晝挺白刃入府求忌殺之入自西門吏士倉卒莫能禦適忌間行在東門聞亂得民家馬乘之奔桐城叛卒不得忌乃殺都押衙李建崇而逸忌坐貶光祿卿元宗素重之不以爲罪累遷左僕射與馮延巳並相每鄙延巳侮誚之卒先罷保大十四年周師侵淮南圍壽州分兵破滁州擒皇甫暉江左大震以忌爲司空使周奉表請爲外臣忌見延巳曰此行當屬公然忌若辭則是負先帝也既行知不免中夜歎息語其副禮部尚書王崇質曰吾思之熟矣終不忍負承陵一杯土周世宗以樓車載忌於壽州城下

使招仁瞻仁瞻望見忌戎服拜城上忌遙語之曰君受國恩不可開門納寇世宗詰之忌謝曰臣爲唐大臣豈可教節度使外叛於是遣王崇質歸而留忌會署兩班師忌亦從至大梁館都亭驛遇入間使班東省官後屢召見飲以醇酒問江南事忌但言寡君實北面無二心周將張永德與李重進不相能倡言重進且反唐人聞之以爲有間可乘遣蠟丸書招重進重進表其書於世宗皆斥瀆反間之言世宗遂發怒時鍾

謀亦奉使在館俱召見責讓忌正色請成無抗辭又問江左虛實終不肯對比出命都承旨曹翰護至右軍巡院猶飲之酒數酌翰起曰相公得罪賜自盡忌怡然整衣索笏東南望再拜曰臣受恩深謹以成謝從者二百人亦皆誅於東相國寺世宗性暴急莫敢救者忌已死乃始追悔元宗聞之流涕贈太傅追封魯國公謚文忠厚恤其家擢其子爲祠部郎中賜名魯嗣完論曰南唐之衰劉仁瞻歿於封疆孫忌歿於奉

使皆天下偉大夫事雖敵讐不敢議也區區江淮之地有國僅四十年覆亡不暇而後世追考猶爲國有人焉蓋自烈祖以來傾心下士士之避亂失職者以唐爲歸烈祖於宋齊丘字之而不敢名齊丘一語不合則挈衣笏望秦淮門欲去追謝之乃已元宗接羣臣如布衣交問御小殿以燕服見學士必先遣中使謝曰小疾不能首饋欲冠帽可乎於序是誠足以得士矣苟舍血氣各人類者烏得不以成報之耶傳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詎不信夫

廖偃彭師曷皆楚馬殷之臣偃處州處化人祖奕父匡圖仕皆至刺史偃少儻喜奇節通左氏春秋班固漢書馬殷有國自祕書郎爲裨將戍衡山縣殷子希萼與弟希崇爭國希萼敗見執師曷不知其世家自殷時爲將與希萼有舊怨希崇避殺兄名於是命師曷幽希萼於衡山使其甘心焉師曷歎曰留後欲使我弑君耶吾豈爲是哉至衡山偃在焉相與護視希萼甚謹未

嘗失人臣禮希崇意不快復遣召希萼歸長沙終欲加害偃擇勇士百人執兵衛希萼晝夜擊柝以警非常遂築行府與師曷奉希萼爲衡山王請命於金陵元宗爲出師定楚亂希萼遂入朝偃師曷俱從行而偃爲部署輜重指揮使尤勤瘁希萼流涕曰吾逐於逆豈非偃盡忠豈能免禍至金陵元宗召見兩人嘆獎之授偃左殿直軍使萊州刺史師曷殿直都虞候而使偃守道州以倚南漢會朗州叛潭州亦潰偃所部多潭人中夜作亂偃率親卒力戰不能支極罵而歿元宗下制哀悼贈右領衛大將軍寧州刺史謚曰節而師曷不見用卒於金陵後王時徐鉉爲史官有豐城令劉虛已移書明偃大節云

論曰史之失傳者多矣廖偃彭師曷之事可謂盡忠所事者而五代史則以爲馬希崇遣師曷偃囚希萼而師曷奉希萼爲衡山王是偃亦同受囚希萼之指而師曷獨能全之也江表志則以爲師曷且從希崇害希萼偃百計誘諭而寢其謀及衛希萼也師曷之計乃無所施是師曷實欲害希萼獨賴偃以全耳嗚呼何其異也惟十國紀年言兩人者俱有功差可考信故多采之大抵忠於故君兩人實同而偃功爲多不可誣也張巡許遠之事著若日星兩家子弟猶有異論况偃師曷耶

其謀及衛希萼也師曷之計乃無所施是師曷實欲害希萼獨賴偃以全耳嗚呼何其異也惟十國紀年言兩人者俱有功差可考信故多采之大抵忠於故君兩人實同而偃功爲多不可誣也張巡許遠之事著若日星兩家子弟猶有異論况偃師曷耶

爲孫廖鼓列傳第八

南唐書十一

孟陳韓朱列傳第九

南唐書十二

宋陸游撰 明沈士龍胡震亨同校

孟堅始事建州王延政為將保大初查文徽討王氏之亂堅來降文徽即以兵付之出奇擊有功及馮延魯之攻福州也堅亦在兵間吳越援兵自海道至阻滯不得登岸延魯不知兵急於破敵欲歛兵誘而變之堅諫曰吳越兵進退俱不能方致歿於我使得至平地未見可勝也延魯大言曰吾自擊之無預君事吳越兵得平

南唐書 卷十二

二六二

地果不可制李弘義兵自城中出盡銳夾擊延魯大敗棄軍遁堅力戰以歿延魯雖貶而其黨方盛故堅之歿事不見錄國人哀之

陳誨建州人生數月趨健能馳走其父異之名之曰阿鐵長事王延政為將唐師攻建州傳其城誨數出挑戰先鋒橋道使王建封克外邪擒誨將斬之已解衣伏鎖忽脫身絕馳追者數十百輩莫能及自歸大將查文徽駭異用為戰棹指揮使領故部曲從攻福州馮延魯敗走諸營皆潰必者萬計委軍實戎器不可勝計誨獨殿後收所棄金帛二十萬以歸文徽鎮建州誨為劍州刺史謀者告吳越戍兵棄福州遁又微暗而貪功即率誨俱進誨以戰艦入閩江適

春雨江水暴漲一夕七百里抵城下擊敗福州兵復其將馬先進葉仁安鄭彥華始知福州未嘗有變誨親故多在城中方遣間使招之文徽勒步騎亦至福州來迎文徽傳今入城誨以所聞告且曰僕聞人也豈不能料閩人之情宜先

南唐書 卷十二

二六三

南唐書 卷十二

二六四

立寨整眾俟所招親故來得其實徐圖之文徽曰狐疑且生變乘機據城上策也遂入誨知其必敗植旗鳴鼓列兵江干以頌之文徽果敗被執誨全軍還劍州獻馬先進於金陵用鄭彥華為將唐兵兩敗福州皆大敗塗地誨在兵間皆有功號名將遂為建州節度使兼侍中訓兵積殺隱然為大鎮嘗破福州兵於南臺江軍聲大震由是朝廷委以南方事而名其軍曰忠義及周兵入淮南誨遣子德誠率鎮兵赴難諸將多

南唐書 卷十二

二六五

敗惟德誠頗有戰功拜和州刺史建隆三年六月誨引病求罷朝論難其代乃以弟劍州刺史謙為留後召誨還都後主親臨視七月卒諡忠烈閩之亂士民幾殲焉惟誨之宗族益盛謙與德誠後亦繼領建州旌節諸子悉至顯官

韓熙載字叔言北海人少隱嵩山唐同光中擢進士第父光嗣平盧節度副使軍中逐其帥符習推光嗣為留後明宗即位討亂光嗣坐歿熙載來奔時烈祖輔吳方修明法令熙載年少放蕩不守名檢補和常滁三州從事時人士自中原至者多已推用熙載在京洛早負才名乃獨

落魄不偶亦不以介意烈祖受禪召為秘書郎使事元宗於東官諭之曰以卿早奮名場踈篤未更事故使歷州縣之勞今用卿矣宜善自修飭輔吾兒也熙載亦不謝在東官談燕而已不嬰世務元宗即位拜虞部員外郎史館修撰兼太常博士乃慨然曰先帝知我而不顯用是以我為慕容紹宗也始數言朝廷事所當施行者

南唐書 卷十二

二六六

展盡無所回隱宋齊丘馮延巳等皆側目元宗意獨嘉之命權知制誥書命典雅有元和之風與徐鉉齊名時號韓徐契丹入汴晉少帝北遷熙載上疏曰陛下有經營天下之志今其時以若戎王道歸中原有主則不可圖矣不省陳覺馮延魯福州喪師初議宜軍法齊丘為之請止削官遷外郡熙載上疏請無赦又數言齊丘黨與必基禍亂熙載不能飲酒齊丘誣以酒狂貶和州司士參軍徙宣州節度推官復入為虞部

南唐書 卷十二

二六七

郎中史館修撰遷中書舍人周太祖有天下用事者猶議北伐熙載曰北伐吾本意也但今已不可耳郭氏姦雄曹馬之流雖有國日淺守境已固我兵妄動豈止無功耶言雖切而朝廷聞於機會經營中原之意終不已周人果以籍口兵入淮南齊王景達以兵馬元帥臨邊陳覺為監軍使熙載言出師大事也當先正名莫信於親王莫重於元帥安用監軍使哉亦不從熙載才氣逸發多善談笑為當時風流之冠尤

長於碑碣他國人不遠數千里輦金幣求之然性忽細謹老而益甚畜妓四十輩縱其出與客雜居物議闕然熙載密語所親曰吾為此以自污避入相爾老矣不能為千古笑端坐託疾不朝貶右庶子分司南都熙載盡斥諸妓後王喜留為秘書監俄復故官欲遂大用之而去妓悉還後主歎曰孤亦無如之何矣宿直官中賜對多所弘益後王手教褒之進中書侍郎卒年六十九後主謂侍臣曰吾竟不得相熙載欲贈平

章事古有是或對曰晉劉穆之贈開府儀同三司即故事也乃贈右僕射同平章事廢朝一日謚文靖命葬梅嶺謝安故墓側著格言及張述三卷擬議集十五卷定居集二卷初熙載嘗使周及歸元宗歷問周之將相熙載曰趙點檢顧視非常殆難測也及太祖受禪人服其識朱元穎州沈丘人本姓舒少儻通左氏春秋與揚訥同為河中李守貞客守貞叛俱來乞兵揚訥者李平也語在平傳元既督事南唐以駕部員外郎待詔文理院數上書論事言今幸中原多故苟支歲月非所以為國當取湖湘閩越錢塘以固基本且請專任軍旅以次討定用事者嫉其言共譖之以為遠人謀握兵包藏莫測遂罷待詔元失意縱酒不事事朝廷亦優容之保大末周師入淮南元請對言兵事元宗大悅命從齊王景達救壽州元善撫士卒與之同甘苦每臨戰誓眾詞慷慨流涕被面聞者皆有効死赴敵之意破舒和二州以功加淮南西北

面行營應援都監與邊鎬許文縝柵紫金山軍聲頗振益柵且及壽州元恃功時或違景達節制監軍使陳覺與元素有隙且嫉其能屢表元本學縱橫不可信不宜付以兵柄元宗乃命楊守忠代之守忠至元帥府景達檄元計事元憤怒欲自殺其客宋均曰丈夫何往不可乃為妻子歎遂舉寨萬餘人降周由是諸軍皆潰邊鎬許文縝楊守忠皆被擒壽州不守遂盡江請盟矣元在江南娶查氏文徽女至是伏誅文徽

累表乞貸不從以珠襖覆尸於市哭之隕絕觀者皆為垂泣元歸周復姪舒世宗愛其驍果以為蔡州團練使其母猶在沈丘遂迎養焉太祖受禪遷汀州防禦使太平興國初卒論曰亡國之君必先壞其紀綱而後其國從焉方是時疆場之臣非皆不才也敗於敵未必誅一有成功讒先殺之故強者玩寇弱者降敵自古非一世也南唐如陳覺馮延魯查文徽邊鎬輩喪敗塗地未嘗少正典刑朱元取兩州於周

兵將遜之時固未為雋功而陳覺已不能容此元之所以降也元降諸將束手無策相與為俘繫以去而唐遂失淮南臣事於周雖未即亡而亡形成矣欲知南唐之亡者當於是觀之

劉潘李嚴張襲列傳第十 南唐書十三 宋陸游撰 明沈士龍胡震亨同校 劉仁贍字守惠淮陰洪澤人父金事吳武王有戰功至濠州團練使長子仁規娶武王女貴於其國嘗為清淮軍節度使仁贍略通儒術好兵書有名於國中事烈祖歷黃表二州刺史入為龍衛軍都虞候拜鄂州節度使元宗伐楚仁贍帥州師克巴陵撫納降附甚得人心保大中湖湘戍兵潰歸復失故楚地上書者多謂周人有

南侵之謀淮上石偶人言元宗聞而惡之斷其首自六月至冬不用長淮可涉民流入周邊城遮殺之不能禁唐亦與屯田修邊備以壽州為要地十三年從仁贍為清淮軍節度使自楊氏有吳歲暮淮泗輒增戍以備侵軼謂之把淺監軍吳廷紹以為無事徒費糧糗罷之仁贍表陳不可罷未及行周已遣將李穀王彥超韓令坤等帥師大入詔書暴我納李金全援李守貞慕容彥超結契丹太原之罪報至上下失色仁贍獨部分號令宴勞吏士閒暇如平時十一月出兵破城南大柵殺周兵數千人元宗遣神武統軍劉彥貞將三萬人救壽州十四年正月彥貞至來遠鎮距壽州二百里軍容甚盛李穀燒營夜遁保正陽彥貞率戰艦數百艘泝淮而上仁贍曰敵已畏君矣當持重養威以俟聞若遽求戰而不能勝則大事去矣彥貞不從仁贍曰周人遜必設伏遇之將敗績乃率勵其下益兵固守彥貞果大敗沒於陣伏尸三十餘里亡戈

甲三十萬周世宗自將攻城屯於城西北泚水之陽徵宋毫陳頴許秦徐宿州丁夫數十萬備攻城雲梯洞屋下臨城中數道同時進攻填塹陷壁晝夜不少休如是者累月每鼓角四聲聲震墻壁皆動我援兵在外者見利輒進常陷伏中以故屢敗而終不悟仁贍雖知外援之敗意氣益壯規世宗在城下據胡牀督攻城仁贍素善射自引弓射之箭去胡牀數步輒墮世宗命進胡牀於箭墮處後箭復遠數步而墮仁贍知之投弓於地曰若天果不佑唐耶吾有死於城下耳終不失節於是世宗遣中使來諭曰知卿忠義然士民何罪又親駕臨城招之皆不從自正月至四月不可下世宗還京師楊泰滁和舒斬諸州皆復為唐守渦口定遠周兵戍守者亦皆為我師襲破江左幾復振而壽州之圍獨不解元宗遣元帥齊王景達以兵數萬來援分重兵據紫金山列寨十餘處與城中傳烽相應葉甬道抵城通餽餘六月仁贍出兵殺周兵數百

焚攻城洞屋甚眾周將李重進等兵力頗屈仁贍因請乘世宗之歸以邊鎬守城自出決戰景達畏懦又方任陳覺固不許仁贍憤鬱得疾少子崇諫夜泛小舟渡淮謀紓家禍為軍校所執仁贍命腰斬之監軍使文德殿使周廷構哭於中門又求救於仁贍妻薛氏薛氏曰崇諫幼子固所不忍然貸其死則劉氏為不忠之門促命斬之然後成喪聞者皆為出涕十五年二月世宗復親征屢戰皆克唐軍被俘虜者四萬人餘

南唐書卷十三

眾不能復整朱元朱仁裕孫璘皆降周仁贍聞之扼吭憤難世宗知壽州且下心獨嘉仁贍之忠恐城破殺之乃下詔諭使自擇禍福三月甲辰又擢兵城北而仁贍已困篤不知人監軍周廷構管田副使孫羽等為仁贍表請降戊申世宗次城北受之昇仁贍至帷前撫勞嘉歎拜天平軍節度使兼中書令命還城養疾辛亥晝晦雨黃沙如霧世宗在下蔡疑有變馳騎覘之乃仁贍卒年五十八州人皆哭偏裨及士卒自剄

以殉者數十人世宗遣使弔祭追封彭城郡王錄其子崇諫為懷州刺史賜莊宅各一區元宗聞仁贍歿哭之慟贈太師中書令謚忠肅嘆曰仁贍有知其肯捨我而受周命耶是夕夢仁贍若拜謝庭中加封衛王後王立進封越王開寶中仁贍子崇諫為進奉使太祖嘉其忠臣之後特命為都官郎中仁贍至今廟食壽春不絕論曰政和中先君會稽公為淮西常平使者實請於朝列仁贍於典祀且各其廟曰忠顯後又嘗寓家壽州宗攻下壽州廢為壽春縣而徙壽州於下蔡故壽春父老喜言仁贍歿時事言其夫人不食五日而傳記所不載廟在邑中歲時奉祀甚盛軋道淳熙之間于遊蜀在成都見梓潼令金君所藏周世宗除仁贍天平軍節度使告身白紙書墨色印文皆如新金君言仁贍獨一裔孫賣藥新安市客亦無後故得之其詞與王溥所修周世宗實錄皆合若歐陽氏五代史所稱盡忠所事抗節無虧前代名臣

南唐書卷十三

幾人可比予之南伐得汝為多蓋摘取制中語載之本不相聯屬又頗有潤色也以仁贍之忠天報之宜如何而其後於今遂絕天理之難知如此可悲也夫

潘佑幽州人祖貴事劉仁恭為將守光殺之父處常脫身南奔事烈祖為散騎常侍佑生而猶介高潔閉門苦學不交人事文章議論見推流輩陳喬韓熙載共薦於元宗起家祕書省正字後王在東宮開崇文

南唐書卷十三

南唐書卷十三

若轅下駒安得
如列禦寇莊周者焚天下之轅釋天下之駒浩
浩千復歸於無物歟此吾平昔所言也足下之
行書以贈別開寶五年更官名改內史舍人初
與張洎親厚及俱在西省所趨既異情好頓衰
每歎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時南唐日

南唐書 卷十三

二八七

乘削用事者充位無所為憤切上疏極論時
政歷詆大臣將相詞甚激訐後主雖數賜手札
嘉歎終無所施用佑七疏不止且請歸田廬乃
命佑專修國史悉罷他職而佑復上疏曰三軍
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臣乃者繼上表章
凡數萬言詞窮理盡忠邪洞分陛下力蔽姦邪
曲容諛偽遂使家國情憤如日將暮古有桀紂
孫皓者破國亡家自己而作尚為千古所笑今
陛下取則茲回敗亂國家不及桀紂孫皓遠矣
臣終不能與姦臣雜處事亡國之主陛下必以
臣為罪則請賜誅戮以謝中外詞既過切張洎
從而擠之後主遂發怒以潘佑素與李平善意
佑之狂直多平激之而平又以建白造民籍為
所排乃先收平屬吏併使收佑佑聞命自剄年
三十六徙其家饒州處士劉洞賦詩弔之國中
人人傳誦為泣下及王師南征下詔數後主殺
忠臣蓋謂佑也于華仕宋至屯田員外郎以疾
致仕景德中真宗皇帝憐佑之忠起華於家授

南唐書 卷十三

二八九

故官

論曰佑學老莊齊先生輕富貴故其上疏縱言
詆訐若惟恐不得必者雖激於一時忠憤亦少
過矣後主非強懷雄猜之君而陷之於殺諫臣
使佑學聖人之道知事君之義豈至是哉不幸
既歿同時諸臣已默然為降虜矣猶醜正嫉言
視之如仇詎以狂愚惑溺淫祀左道之罪至斥
為人妖雖後之良史有不能盡察其說者於戲
悲夫

南唐書 卷十三

二九〇

李平本姓名曰楊訥少為嵩山道士與汝陰布
衣舒元共奉數年業成同游蒲中客於節度使
李守貞守貞叛漢使兩人懷表間行乞師於金
陵元宗為出師數萬為之聲援甫出境而守貞
叛兩人無所復命且唐遇之厚曰嘗事唐而訥
始自稱李平元亦易姓宋元宗皆以為尚書郎
吳越侵常州欲以平為將固辭迂衛尉少卿周
兵取蘄州不能有復棄而歸乃以平為刺史朱
元叛元宗以平本與元同歸唐慮其不自安召

南唐書 卷十三

二九一

還金陵使者失指械平以歸元宗大驚慰勉之
拜達州節度使召為衛尉卿潘佑好老莊平少
為道士習其說因相與遊平請復井田法造民
籍復造年籍課命種桑後主本好古務農甚悅
其言使判司農寺平急於成功施設無漸人不
以為便後主亦中悔罷之而佑歷詆一時公卿
獨稱薦平請以判司會府羣議益不平會佑以
直諫得罪因坐以典平淫祀鬼神事繫平大理
獄縊於獄中

南唐書 卷十三

二九五

嚴續字與宗馮翊人祖實仕故唐為江淮水陸
轉運判官徙家廣陵父可求為吳武王謀臣及
景王宣王嗣立又皆有功宣王建國可求為尚
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大和二年卒續十餘歲以
父蔭補千牛備身遷祕書郎尚烈祖女生長富
貴而性恭謹歷兵部侍郎尚書左丞元宗即位
進禮部尚書中書侍郎出牧池州復拜中書侍
郎無三司使又出為江州節度使數年復入知
尚書省遂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初續之未出

南唐書 卷十三

二九三

池州也宋齊丘專國公卿多附之惟續持正不
為屈翰林李士常夢錫嘗指言齊丘過咎元宗
語之曰大臣惟嚴續能自立然才短恐不能勝
其黨卿宜助之夢錫退論指於續七因與夢錫
親厚然不能盡用其言也卒為黨人所排與夢
錫俱補外及為相雖自以肺腑盡忠不二然寡
字識聽用多非其人不能稱職或作螭蟹賦以
譏切之是時以軍與百司政事往往歸樞密院
續言多不見用求罷拜鎮海軍節度使屬疾還
都已革猶不亂與客言請如平時後王使內夫
人問之歷陳羣臣邪正某當進某當退辭氣慷
慨不及其私翼日卒年五十七謚曰懿初續以
不學見輕同列遂力教子弟諸子及孫卒進士
者十餘人
張易字簡能魏州元城人高祖萬福故唐金吾
將軍後徙萊州掖縣易性豪率尚氣少讀書於
長白山又徙王屋及嵩山苦學自勵食無鹽酪
者五歲齊有高士王達靈居海上博學精識少

許可易從之遊數年入洛幸進士不中以昇元三年南歸授校書郎大理評事時方重赤縣拜上元令元宗立以水部員外郎通判歙州刺史朱匡業平居甚謹然醉則使酒陵人果於誅殺無敢犯者易至赴其宴先已飲醉就席酒甫一再行擲杯推案攘袂大呼詰責鋒起匡業尚醒愕然不敢對惟曰通判醉甚不可當也易魏我暗嗚自若俄引去匡業使吏掖就馬自是見易加敬不敢復使酒郡事亦賴以濟太弟景遂初立高選官僚召為贊善大夫景遂召飲以王杯行酒因與坐客傳玩至易忽大言曰殿下有重寶輕士之意何耶抵於柱礎碎之坐皆失色其他規正皆類此景遂不為忤待易益厚遷刑部郎中判大理寺周人南侵時江淮久安人不知戰我師屢北上下震恐易獨揚言朝路曰國家被山帶海守奕世之業昔者夫差以無道之兵威陵齊晉孫權以草創之國勢過曹劉今若上下併力敵何足畏哉元宗聞而異之召使宿直

禁中議事然亦不能用也陳覺乎徵古方用事朝野側目易一日朝退歎曰吾參廷尉職誅邪孽當手戮二豎以謝曠官俄以吳越犯邊出為宣歙招諭使判宣州前刺史方築州城役徒數萬一切罷遣之曰自守者弱遠圖者強何以城為吳越聞之懾服不敢復犯後主封吳王召易為吳王司馬東官建又為左庶子後主即位遷右諫議大夫復判大理寺尋乞解大理改勤政殿學士判御史臺集武德至寶曆君臣問對及

南唐書 卷十三

臣下論奏骨鯁者七十事為七卷曰諫奏集上之註太玄未成卒年六十一
 奠儀後主時為給事中開寶三年高祖欲封南漢未決詔後主論劉銀令奉正朔後主乃遣慎儀持書使南漢書曰僕與足下叨累世之盟雖疆畿阻闊休戚實同敢奉尺書敬布腹心昨大朝伐楚足下疆吏弗靖遂成曩隙初為足下危之今弊邑使臣入貢皇帝幸以此宣示曰彼若能幡然改圖單車之使造廷則百萬之師不復出矣不然時有不得已者僕料大朝之心非貪土地也怒人不賓而已且古之用武不計強弱小大而必戰者有四父母宗廟之讐一也彼此為合民無定心二也敵人進不捨我退無守路戰亦亡退亦亡三也彼有敗亡之勢我乘進取之機四也今足下與大朝無是四者而坐受天下之兵夾一旦之命有國家利社稷者固如是乎夫疆則南面而王弱則王事大屈伸在我何常之有違天不祥好戰危事天方相楚尚未可爭而況今日之事耶地莫險於劍閣而蜀亡矣兵莫強於上黨而李筠失守矣竊意足下國中必有矜智好謀之臣獻尊王強國之策以謂五嶺之險非可遽前堅壁清野絕其饑道依山阻水射以強弩彼雖百萬之兵安能成功不幸而敗則輕舟浮海猶足自全豈能以萬乘之主而屈於人哉此說士之常談可言而不可用異時王師南伐水陸並舉百道俱進豈暇俱絕其饑道盡保其壁壘或用吳越舟師自泉州航

復出矣不然時有不得已者僕料大朝之心非貪土地也怒人不賓而已且古之用武不計強弱小大而必戰者有四父母宗廟之讐一也彼此為合民無定心二也敵人進不捨我退無守路戰亦亡退亦亡三也彼有敗亡之勢我乘進取之機四也今足下與大朝無是四者而坐受天下之兵夾一旦之命有國家利社稷者固如是乎夫疆則南面而王弱則王事大屈伸在我何常之有違天不祥好戰危事天方相楚尚未可爭而況今日之事耶地莫險於劍閣而蜀亡矣兵莫強於上黨而李筠失守矣竊意足下國中必有矜智好謀之臣獻尊王強國之策以謂五嶺之險非可遽前堅壁清野絕其饑道依山阻水射以強弩彼雖百萬之兵安能成功不幸而敗則輕舟浮海猶足自全豈能以萬乘之主而屈於人哉此說士之常談可言而不可用異時王師南伐水陸並舉百道俱進豈暇俱絕其饑道盡保其壁壘或用吳越舟師自泉州航

南唐書 卷十三

海不數日至足下國都矣人情恟恟則舟中皆為敵國忠義效死之士未易可見雖有巨海孰與足下俱行乎敢布腹心惟與大臣熟計之史館修撰潘佑之辭也銀得書怒因慎儀不遣後主表聞太祖遂決與師南漢平乃得歸後主之亾也慎儀為徽州刺史會昭武留後盧絳聞國破提兵自宣州欲入福建過歙慎儀閉城拒守絳怒曰慎儀吾故人何為見拒遣裨將馬雄攻之慎儀朝服而出為雄所害
 劉潘李嚴張龔列復第十

郭張林盧蒯二陳列傳第十一 南唐書十四

宋陸游撰 明沈士龍胡震亨同校

郭廷謂字信臣彭城人父全義仕為濠州觀察使廷謂幼好學善書札騎射補殿前承旨出為濠州中門使全義卒擢莊宅使即為州監軍周侵淮南廷謂與州將黃仁謹約以死守籍州民不逞者聚於僧寺嚴兵守之日給食隨所能使造守具故周師終不知城中虛實久不可下元宗歎其忠因大發戰權命與林仁肇援壽州周

南唐書 卷十四

三〇三

世宗聞之徙下蔡浮橋於渦口築壘夾淮東西以護橋扼濠壽之衝暑雨淮漲廷謂掩不備輕舟泝流急趨渦口將麾兵斷竿周人規知設伏待之廷謂將至揣得其情駐軍不進襲敗周將武行德周務勅於定遠斬首數百行德挺身逃卒焚浮橋周兵死者不可計遂盡焚軍資取良馬數百進武功殿使就遷州刺史猶以為賞薄又遷團練使兼上淮水陸應援使及紫金山戰唐將帥多降於周廷謂獨還軍守濠州治壁壘繕戈甲為守備世宗復南征廷謂表金陵請援且言周師日張願早辭請和以俟機會夜出敢死士千餘襲破周營焚雲梯洞屋周人大驚相蹂踐死者甚眾然援師不至世宗親攻城焚戰艦數百艘殺二千人進攻羊馬城又殺數百人遣謀持詔諭降廷謂廷謂度不能支奉表於周懇言世受本國爵命家在江南欲遣使稟命國王世宗許之為緩攻及廷謂使還知金陵卒不能救集將士於壘門南嚮慟哭再拜乃降世宗

南唐書 卷十四

三〇四

見廷謂賜宴勞之曰兵興以來江南敗亡相踵惟卿能犯渦口浮橋破定遠寨足報國矣濠州小城使汝主自守豈能固哉賜襲衣金帶良馬及器皿萬餘拜亳州防禦使以其弟廷讚為和州刺史因命帥濠州兵東攻天長下之遷樓櫓戰權左右廂都監入朝官至靜江軍節度觀察留後知梓州代歸賜第東都卒年五十四廷謂事母孝朝夕束帶立侍寒暑不變為政亦有惠愛方廷謂降周時令其錄事參軍鄒陽李延鄒草降表廷謂責以忠義不為具草廷謂愧其言然業已降必欲得表以兵脅之延鄒投筆曰大丈夫終不負國為叛臣作降表遂遇害元宗聞之召見延鄒子命以官

南唐書 卷十四

三〇九

張彥卿史失其鄉里世家保大末周世宗南侵彥卿為楚州防禦使周師銳甚旬日間海泰州靜海軍皆破元宗亦命焚東都官寺民廬徙其民渡江世宗親御旗鼓攻楚州自城以外皆已下發州民濟老鶴河遣齊雲戰艦數百自淮入江勢如雷霆烈焰彥卿獨不為動及梯衝臨城鑿城為窟室資薪而焚之城皆摧地遂陷彥卿猶列陣城內誓死奮擊謂之巷鬪日暮轉至州廨長短兵皆盡彥卿取繩床搏戰及兵馬都監鄒昭業等千餘人皆歿之無一人生降者周兵歿傷亦甚眾世宗怒盡屠城中諸民焚其室廬然得彥卿子光祐不殺也元宗下詔贈彥卿侍中天長縣侯陞為雄州刺史建武軍使易亦固守聞楚州陷遂降彥卿馬元康書以為彥

南唐書 卷十四

三一

能亦莫知孰是也

論曰彥卿守楚州孤壘無援當百倍之師身可碎志不可踰雖劉仁贍殆不能過而史家傳載獨略至其各亦或不同於庠何其重不幸也

林仁肇建陽人事閩為裨將沉毅果敢文身為虎軍中謂之林虎子閩亡久不見用會周侵淮南元宗遣使至福建募勇士得仁肇及陳德誠鄭元華皆拔為將仁肇率偏師援壽州攻城南大寨有功又破濠州水柵推淮南屯營應援使

時周人正陽浮橋初成扼援師道路仁肇率敢死士千人以舟實薪芻乘風舉火焚橋周將張

永德來爭會風回火不得施我兵少却永德鼓噪乘之遂敗仁肇獨騎一馬為殿永德引弓射之屢將中仁肇輟格去永德驚曰此壯士不可逼也遂捨之而還及割地元宗以為潤州節度使徙鄂州又徙南都留守開寶中密言於後主

曰宋淮南諸州戍守單弱而連年出兵滅蜀平荆湖今又取領表往返數千里師旅罷弊此在兵家為有可乘之勢請假臣兵數萬出壽春渡淮據正陽因思舊之民以復故境彼縱來援吾形勢已固必不得志兵起之日請以臣舉兵外

叛聞事成國家饗其利不成族臣家明陛下不預謀後主懼不敢從時皇甫繼勳朱全贊掌兵柄忌仁肇雄略謀有以中之會朝貢使自京師回適使言仁肇密通中朝見其畫像於禁中且

已為築大第以待其至後主方任繼勳等惑其言使人持醜往毒之仁肇少病風口氣常臭醫

云肺掩不正及過醜家人惟其不臭俄卒初仁
肇尤為陳喬所知至是喬歎曰國勢如此而殺
忠臣吾不知所稅駕也然不能白其誣仁肇卒
逾年後主遂見計又逾年國為墟矣

盧絳字晉卿宜春人自言唐中書舍人欽州刺
史肇之後初名充慕晉魏絳更焉讀書略通大
指喜論當世利病然脫略繩檢每以博奕角觝
為事舉進士不中為吉州回運務計吏盜庫金
事覺當伏危法乃更儒服亡去至新淦客於士
豪陳氏與其子第共學絳好縱橫兵書日夜讀
之陳氏察其非士流謂曰朝廷方求賢豪君子
其可久留此乎因厚具裝遣行絳將還宜春中
途飲博盡費其裝比至家母及兄弟皆鄙謂之
絳乃入廬山白鹿洞書院猶亡賴以屠販為事
多脅取同舍生金又持推貨誣山中浮屠以邀
賄謝人皆患苦之與諸葛濤蒯聶璠廬山三害
朱弼為國子助教將捕治其罪復去已往來金
陵丹陽間遇大寒平地躍起折簷桶為薪以自

濟守倉吏召歸使躍倉簷自氣樓入倉中盜米
一夕往返數十久之乃上書論事未報詣樞密
使陳喬口陳所上書詞辨從橫喬然異之用
為本院承旨授沿江巡檢某亡命習水戰使馬
雄王川軍等分將之要吳越兵於海門屢獲舟
艦以善戰聞開寶中密說後主曰吳越仇讐腹
心之疾也他日必為北兵鄉導以攻我臣屢與
之角知其易與不如先事出不意滅之後主曰
然則大朝且見討奈何絳曰臣請詐以宣歙叛

南唐書 卷十四

陛下聲言伐叛且賂吳越乞兵吳越之兵勢不
得不出俟其來拒擊之而臣躡其後國可覆也
滅吳越則國威大振北兵不敢動矣後主不聽
及王師來討以絳為凌波都虞候沿江都郡署
守秦淮水柵戰屢勝諸將忌其能共說後主遣
絳出援潤州乃授昭武軍節度督後帥八千人
陣於潤州城下北軍不敢逼入城拒守而節度
使劉澄謀因計事斬絳以城降絳之澄乃謂
絳曰都城危甚萬一不守守此何為絳曰君為

守不可棄城宜赴難者絳也是夕澄遣裨將出
送降款絳帥部下馳出欲冒圍入金陵圍堅不
可入乃委保宣州金陵城陷諸郡皆下絳獨不
降謀南據閩中過歙州怒刺史龔慎儀不出迎
殺之而行太祖使絳弟襲招絳初欲殺襲以
明不屈已而卒降至京師授冀州團練使遇龔
慎儀兄子贊善大夫頴於朝詬絳曰是殺我叔
父者執至殿陛詆詔屬吏樞密使曹彬言其
才略可用願宥其死使自効太祖曰是貌類侯
霸榮何可宥也斬於西市絳臨刑大呼曰陛下
不記以鐵券誓書招臣乎霸榮河東將嘗來降
已而復叛歸弑其主劉繼恩者故太祖深惡之
蒯聶宣城人善屬文南唐承唐末文體纖麗之
弊士率不能自振奮獨不事華藻以理趣為本
有承平餘風然居鄉飲博無行不為人士所容
迺去入廬山國學亡賴尤甚晚乃勵風操尚信
義一言之出必復而後已嘗蓄龍尾硯友人欲
之而不言龍亦心許之未及予也一日友人不

告而歸龍悔恨徒步數百里追及投硯而還猶
以素行為有司所擯終國亡不仕久之遊京師
擢進士第仕至殿中丞樊若水欲薦於朝龍恥
之亟致仕歸隱廬山數年卒

南唐書 卷十四

三七

陳喬字子喬廬陵王笥人父睿事吳為翰林學
士烈祖時以兵部尚書卒喬幼敏悟文辭清麗
事親以孝聞睿死撫恤族黨均財給之親疎無
間起家為太常寺奉禮郎歷屯田員外郎中書
舍人淮南兵興元宗憂感不知所為陳覺李徽
古請以宋齊丘攝政元宗怒度羣臣必持不可
乃促召喬草詔如覺徵古言喬請對未報排宮
門入頓首曰陛下既署此則百官朝請皆歸齊
丘尺地一民非陛下有陛下縱脫屣萬乘獨不
念先帝中興大業之艱難乎讓皇幽囚丹陽官
陛下所親見也他日垂涕求為田舍翁不可得
矣元宗笑而止引喬入見后及諸子曰此忠臣
也及齊丘黨與皆斥喬與齊丘尤親厚獨得不
坐遷都豫章以喬輔太子緝金陵後主嗣位歷

吏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樞密副使遂以門下
侍郎兼樞密使貶制度改右內史侍郎兼光政
院使輔政喬風度淹雅小心守法度然短於才
略吏胥多交通權倖侮文法不能察也太祖遣
使召後主入朝後主欲往以喬為介喬曰往必
見留如社稷何後主懼見討喬曰陛下不得已
當以臣為解及兵圍金陵太祖又遣進奉使江
國公從鎰諭指欲後主自歸且命曹彬緩攻以
俟之而喬堅持不可劉澄以潤州降後主方惶

南唐書 卷十四

南唐書 卷十四

惑欲置其家不問喬憤切曰人臣受重寄一旦開門迎敵此豈可容悉取其父母妻子斬之於是人皆知喬必效國事矣及城將陷後主自為降欵命喬與清源郡公仲寓詣曹彬喬持欵歸府投承露中復入見云自古無不亡之國降亦無由得全徒取辱耳請背城一戰而歿後主握喬手涕泣不能從喬曰如此則不如誅臣歸臣以拒命之罪後主又不從乃掣手而去至政事堂召二親吏解所服金帶與之曰善藏吾骨遂

自縊二吏徹榻瘞之金陵平家人謀改葬求尸不獲或見一丈夫衣黃半臂舉手障面及廢瘞如所見云

陳起蘄州人性剛硬尤惡妖異昇元中以進士起家為黃梅令時縣境獨木村有妖人諸佑挾左道自言數世不食肉能使富者貧貧者富俚民稍稍從之初有徒數十人積數年從者至數百男女無別號曰忍辱夜行晝伏取資於盜相與倡言佑有神術能升虛空入水火州縣亦憚之不敢問起到官邑人畢賀佑獨偃蹇不至起乃按戶籍取佑為里正不服慢言曰吾且斷令頭起告巡檢使周鄴出其捕佑等獲之不能神皆就執縛搜其家得乘輿朋器遂斬之鄴欲宥其婦女童稚起曰此皆瀆亂人倫不可使有遺存乃併斬之起由是知名官至監察御史卒

郭張林盧蒯二陳列傳第十一 南唐書十四

周鄭李三劉江汪郭伍蕭李盧朱王魏列傳第二

南唐書十五

宋陸游撰 明沈士龍胡震亨同校

周惟簡鄱陽人隱居明易後主聞其名召至金陵起布衣為集賢殿侍頃之以虞部郎致仕還山金陵受圍間道召還入後殿講否卦後主思得奇士能使兵間者張洎薦惟簡可以譚笑和解乃授給事中副徐鉉使京師後主手疏言惟簡託志妙門存心道典伴臣修養不預公途蓋

為之聲價冀動朝聽比至太祖召見詰責鉉猶懇奏不已惟簡惶恐反言曰臣本野人未嘗仕宦李煜強遣來未嘗預聞使指伏聞終南山多靈藥願得棲隱太祖許之金陵平命為國子周易博士判監事或謂曰終南之言不訓且得罪惟簡不得已上表求解官以遂初志改虞部郎中致仕授其子縉京兆鄠縣主簿使就養太平興國中復表求仕授太常博士遷水部員外郎卒緒後舉進士中第仕亦尚書郎

鄭彥華福閩人祖父世為福建諸州刺史彥華少隸節度使李弘義帳下常射殺乳虎以勇聞元宗出師攻福州大將王崇文遣卒李興登樓車罵弘義弘義不勝憤募生得興者彥華請行夜縱出城外伏壕傍與猶慢罵不已彥華操長鉤鉤得興挾以登城城上皆鼓譟弘義得興而甘心焉崇文不能下城遂去歲餘劍州刺史陳誨以水軍來攻彥華適出屯候官以所部降誨誨與語奇之署軍校南唐與周師相拒淮南彥

誨與語奇之署軍校南唐與周師相拒淮南彥

華大小百餘戰身被五十餘創累遷至鎮海軍節度使加同平章事後主見討王師自采石作浮梁渡江後主命彥華督舟師萬人又遣別將杜貞率步兵萬人同逆戰後主親遣行戒之曰水陸兩軍相表裏則吾事濟矣比與王師遇貞以所部力戰彥華擁兵不救貞敗而潰金陵聞之喪氣遂閉壘自守以至國破亦不能正彥華之罪矣彥華從後主入朝為右千牛衛將軍太宗征大原及幽州用彥華為將無功猶歷諸衛將軍至左千牛衛大將軍卒年七十三子文寶初仕後主以文學選為清源公仲寓掌書記遷校書郎歸朝南唐故臣皆許錄雨文寶獨不自言後主以環衛奉朝請不納客謂令寶乃被策荷笠作漁者以見寬譬久之後主嘆其忠後中進士第仕至兵部員外郎國史有傳

李貽業故唐時平章事蔚從曾孫父戴唐末第進士奔吳為起居郎貽業事烈祖至翰林學士烈祖晏駕大臣欲奉宋后臨朝命書侍郎孫

忌草遺制貽業獨奮曰此姦人所為也大行常謂婦人預政亂之本也安肯自為此若果宜行貽業當對百官裂之會宋后亦不許於是臨朝之議遂寢元宗語貽業曰疾風知勁草於卿見之保大中以兵部侍郎卒謚曰簡初戴為人簡率無威儀貽業又甚於父平居頽然不言是非國有大議必首斷之尤好飲酒常折簡招親友曰今夕佳月能相過乎比客集貽業已大醉指酒壺曰日本用相待酒與忽來自倒之矣其疎豁

酒壺曰日本用相待酒與忽來自倒之矣其疎豁

大抵如此

劉崇俊字德修楚州山陽人祖全以功臣為濠州刺史有威名全卒子仁規繼其任為政苛虐及卒崇俊繼之盡反仁規之政人懷其惠數年漸專恣不法多畜不逞使過淮剽掠獲美女良馬以自奉元宗陞濠州為定遠軍因拜崇俊節度使以其子節尚太寧公主然元宗亦惡其為人會壽州姚景卒崇俊厚賂權貴求兼領壽州元宗乃陽若不解其意命移鎮壽州而遣楚州

刺史劉彥貞馳入濠州代之崇俊自悼失計頗革心循法度未幾得疾卒年四十贈太尉諡曰威

劉洞廬陵人隱居廬山二十年能詩長於五字唐律自言得賈島法後主嗣位尤屬意詩文或以洞言者洞遂獻詩百篇卷首石城篇其詞石城古渡頭一望思悠悠幾許六朝事不禁江水流後主讀之感愴不怡者久之因棄不復觀洞亦不復見省金陵受圖洞猶在中國公洞過故宮關徘徊賦詩多感慨悲傷不以不遇故有怨懟語未幾卒與洞同時有夏竦者亦隱廬山相與為詩友洞有夜坐詩竦有宿江城詩皆見稱一時號劉夜坐夏江城云

江為宋人避亂徙閩元宗初設貢舉為屢為有司所黜嘗有題白鹿寺詩元宗南遷過而愛之為由是愈自負傲睨一時卒無為引者居懷憤憤東書欲東走吳越為同謀者所發按得其狀伏誅

汪召符歙人能屬文烈祖初嘗上書論事合指宋齊丘頗抑之台符貽齊丘書謂其疾已才齊丘大怒密使人誘台符乘舟痛飲至石頭蚬蚶磯下沉殺之

郭昭慶廬陵人博學能自力嘗著唐春秋三十卷保大中獻所著治書補楊子尉辭不受後主時復獻經國治民論權著作郎時方奉中朝凡歲慶賀貢方物牋表及廷勞宴餞之辭率命昭慶為之一日方晨起造朝暴卒

伍喬廬江人居廬山國學數年力於學詩詞寒苦每有瘦童羸馬之歎山中浮屠夢仰視見一大星芒色甚異旁有人指之曰此伍喬星也既覺訪得喬乃傾資奉之使入金陵舉進士及試畫八卦霧後望鍾山詩故事中選者主司必延之陞堂置酒時有宋貞觀者首就坐張洎續至主司覽其文揖貞觀南坐引洎坐於西洎至數行喬始上卷主司歎其傑作乃從貞觀處席北洎處席南以喬居賓席及覆考榜出喬果為首

洎貞觀次之時稱主司精於銜鑑元宗亦大愛喬程文命勒石以為永式仕至考功員外卒蕭儼廬陵人幼舉童子中其科稍長命為秘書省正字烈祖初歷大理司自刑部郎中以平恕稱烈祖晚服金石藥多暴怒近臣數被譴罰宜徽副使陳覺不自安稱疾在告者數月及聞遺詔即以其日造朝儼劾奏覺傾耳私室以幸禍變宜重置於法不報烈祖輔吳設法禁以良人為賤至是馮延巳延魯欲廣置妓妾輒矯遺制

託稱民貧許賣子女儼駁曰昔延魯為東都判官已有此請大行以訪臣臣對曰陛下納麓之初出庫金贖民孰不歸心今寶運中興人仰德澤奈何欲使鬻子資豪家役使乎大行以臣言為然將罪延魯臣曰此但智識淺陋耳非有他也罪之且塞言路大行乃斜封其奏抹三筆持入官願求之官中既而果得留中章奏千餘皆斜封有一抹至三抹者遂得延魯奏然大臣亦方以豪侈相高利於廣聲色因共謂遺制已宣

行不當追改遂已元宗初以國讓景遂羣下持不可乃以景遂為諸道兵馬元帥景遂副之宜告國中以兄弟相傳之意儼極諫謂夏殷以來天下為家父子相傳不易之典也景遂景達亦固讓不敢當然元宗意愈確不之聽江文蔚韓熙載典太常禮儀議烈祖稱宗儼獨建言帝王已失之已得之謂之反正非已失之自己復之謂之中興中興之君廟宜稱祖先帝與已墜之業不應屈而稱宗文蔚亦以儼議為當遂用之保大二年元宗終欲傳位景遂下詔命總庶政惟樞密使魏岑查文微許奏事餘非特召不得對儼上疏力爭會宋齊丘賈崇皆以為不可遂收所下詔其後元宗於官中作大樓召近臣入觀皆歎其宏麗儼獨曰比景陽但少一井耳元宗怒貶舒州副使孫忌為觀察使遣州兵給儼實防衛之儼謂忌曰僕以言獲罪耳顧命之日君持異議幾危社稷君之罪豈不重於僕乎反見防何也忌慚即撤去俄召還後主初嗣位數

見防何也忌慚即撤去俄召還後主初嗣位數

與嬖倖奕棋儼入見作色投局於地後王大駭詰之曰汝欲效魏徵耶儼曰臣非魏徵則陛下亦非太宗矣後主為罷奕南唐亡儼以老病歸鄉里杜門數年卒年七十餘

劉承勳失其鄉里以善心計事烈祖為糧料判官遷德昌官使德昌官者蓋南唐內帑別藏也自吳建國有江淮之地他國家為富饒山澤之利歲入不貲烈祖勵以節儉一金不妄用其積如山太子嘗欲一杉木作版障有司以聞烈祖書奏後曰杉木不乏但欲作戰艦以竹代之可也然德昌官簿煩委無由勾校承勳獨任其事盜用無筭係大後貢奉事與倉猝取辦愈得以為姦利畜妓樂數十百人每置一妓價數十萬教以藝又費數十萬而服飾珠犀金翠稱之又厚以寶貨賂遺權要故終無發其罪者太祖平荆湖詔江南具舟漕其米入京師承勳狡黠計後主終不能有其國欲預自結中朝為異時計乃請行督巨艦自長沙抵迎鑿千柁相銜太

祖覺其意而惡之及國亡承勳歸京師首自陳清米事太祖曰此汝主勤王耳汝安得有勞叱出特命勿叙用久客無資裸袒乞食不勝凍餓而歿

李元清涿州人徙金陵趨健善走能及奔馬常步入梁宋刺事開寶中後主以吉州永新與湖南隣命元清為永新制置使每數月一託疾不坐衙輒微服入湖南境人無知者以故敵人動息皆知之累年邊障晏然國亡歸京師元清心

不欲仕二國偽稱失明召驗之揮刀將及頸而目不瞬乃放歸涿州卒

盧錫金陵人工屬文有勇力好吹鐵笛德中後主命韓德霸為都城烽火使警察非常怙權暴橫國人望其前驅莫不奔避鄂嘗遇之調笛自若德霸叱左右捕執鄂奮臂擊十餘人皆顛躓乃直前摔德霸墜馬歐之敗而傷目德霸入訴後主叱之出顧近侍笑曰我帥遇一措大不能自全面目尚敢訴耶遂罷其職後鄂舉進士

試王度如金玉賦擢第一徐鉉娶鄂姊嘗受後主命撰文累日未就鄂曰當試為君杼思適庭下有石千夫不得舉鄂戲取弄之有頃索酒頻飲數升復弄如初忽顧筆吏口占使書不窳易一字鉉伏其工後主亦以為道俊可愛國亡歸朝知金州卒

朱弼字君佐建州人舉明經第一授國子助教知廬山國學盧絳刺釐諸葛濤飲博不逞思苦諸生學官依違無敢問者及弼至一切繩以禮法每升堂講說座下肅然絳等亦愧服引去徒自四方來者數倍平時回亡補衡山縣王簿秩滿求為南嶽廟令卒

王輿合肥人少與兄緒俱事吳武王輿初為小校從周本攻危全諷臨戰本視賊水柵部分諸將指旁山頭一小營謂輿曰爾往為我取彼輿唯唯而色不欲行本曰爾憚往耶輿曰公必不以輿為不武請得此柵破之拾而趨彼何為本大喜曰爾亦知此為必爭之地耶吾本自行今

為爾功勞而遣之輿乘輕舟襲破其前鋒遂排柵入諸軍繼進賊大潰積功遷至諸軍都虞候烈祖輔吳以腹心所寄進控鶴都虞候持重有謀甚見倚任久乃出為光州刺史初輿兄子為海州刺史叛附梁聞輿在光山遣間使通問輿執以歸金陵因求罷郡入為左宣威統軍歷鎮海節度督後金吾衛大將軍武昌節度使與監軍甄廷堅不相得會廷堅被誣告有貳志烈祖遣使城廷堅屬吏未至輿刺知之密告廷堅因為謀曰今獨可即日乘輕舟歸闕待罪毋與中使遇廷堅恐懼不暇為他謀即從其計至金陵遇赦且以其先自歸得免入推其長者元宗嗣位加同平章事保大二年卒年七十四輿少從軍攻潤州為巨弩所射中右耳矢自左耳出又中旁一人猶立死輿扶歸營臥百餘日復起耳至老不贖亦無痼疾攻潁州倚管門仗劍驅士卒登城城上機石發中管門及鎧之半皆糜碎而輿不傷莫不異之兄緒亦至虔州節度使

魏岑字景山鄆州項城人善誦學揣摩尤為宋齊丘所知薦授校書郎保大中驟進至諫議大夫元宗自以唐子孫慨然有定中原復舊都之意有司請行南郊禮元宗曰俟天下為一然後告謝天地岑遂與陳覺馮延巳延魯更相倡和為拓境事嘗侍燕自言臣少遊元城樂其風土陛下還長安日乞為魏博節度使元宗欣然許之岑趨下殿再拜謝侍衛皆竊笑覺延魯攻福州岑為監軍應援使三人者暗懦專恣如一

軍敗元宗初欲按軍法誅覺延魯而貸岑御史
中丞江文蔚對仗彈奏請并岑誅之於是貶太
子洗馬俄復遷故官李守貞叛漢來乞師岑乃
力請出兵赴救於是元宗從之因以岑為汝淮
巡檢使無功而還岑自復進姦諂彌甚鍾謨李
德明亦用事其趨向與岑雖異而迷國則均戶
部員外郎范冲敏懷不平怵大將王建封上疏
請盡逐之更用正人元宗怒并置冲敏建封於
必岑自謂得主眷愈無所憚壽州節度使劉彥

貞以厚賂結岑為其援岑所得不可數知遂肆
言稱彥貞為將如韓白治民如龔黃其敢為誣
欺如此元宗方倚以柄任會見冲敏為厲召遣
士上章訴天未幾卒

周鄭李三劉江汪郭伍蕭李盧朱王魏列傳第
十二

南唐書十五

后妃諸王第十三

南唐書十六

宋陸游撰 明沈士龍胡震亨同校

烈祖元敬皇后宋氏小名福金父韞江夏人后
幼流離亂兵中昇州刺史王戎得后烈祖娶戎
女后為媵得幸生元宗王氏早卒義祖命烈祖
以為繼室封廣平郡君晉國君治內有法不妄
言笑義祖殂於金陵烈祖在東都將奔喪后密
以大計諫止焉烈祖為齊王封正妃及受禪立
為后從容禪贊多所弘益烈祖嘗曰吾思有未

達后已悟矣昇元末烈祖服金石藥多暴怒賴
后以免譴者甚眾及殂中書侍郎孫忌懼魏岑
馮延巳延魯以東宮舊僚用事欲稱遺詔奉后
臨朝聽政后不許曰此武后故事吾豈為之元
宗即位尊后為皇太后保大三年十月卒祔葬
永陵

烈祖後官神氏名時光性警惠年十六入官列
樂部中俄得幸生景暹烈祖以受禪後所得子
甚愛之神氏寵日盛烈祖性嚴整嘗大怒聲如
乳虎殿門環為震動左右皆喪魂魄神氏左手
持食右手進匕從容如平時烈祖怒亦頓解他
日烈祖幸齊王宮遇王親理樂器大怒教日未
解神氏負寵乘間言景暹才過齊王烈祖正
色曰子有過父教之常禮也若何敢爾叱下殿
去簪珥幽於別宮數月命度為尼景暹愛亦弛
終烈祖世獨不加封爵元宗即位始封景暹保
寧王許神氏就養於景暹宮中封王大妃宋后
挾舊怨屢欲加害元宗力解之乃止

元宗光穆皇后鍾氏父太章事吳為義祖裨將

義祖謀誅張灝令嚴可求喻太章伏於士二十
輩斬灝於府太章許諾義祖疑其怯夜半往止
之曰僕母老懼事不成欲徐圖之如何太章勃
然曰言已出口豈有可已之理明日遂誅灝後
頗恃功頑頑烈祖疑其難制義祖曰昔者吾赤
族之禍問不容髮使無太章豈有今日富貴耶
奈何以薄物細故疑之乃命以太章次女配元
宗即后也昇元中封齊王妃元宗即位立為皇

后後主即位為太后以父名改稱聖皇后后寢
疾後主朝夕侍側衣不解帶藥必親嘗乃進乾
德三年十月卒是日雨沙於金陵後主毀瘠骨
立扶而後能起哀動左右奔順陵
後主昭惠國后周氏小名娥皇司徒宗之女十
九歲來歸通書史善歌舞尤工琵琶嘗為壽元
宗前元宗歎其工以燒槽琵琶賜之至於采戲
奕棋靡不妙絕後主嗣位立為后寵嬖專房創
為高髻織裳及首翹鬢髻之教人皆效之

夜酣燕舉杯請後主起舞後主曰汝能創為新
聲則可矣后即命殿綴譜喉無滯音筆無停思
俄頃譜成所謂邀醉舞破也又有恨來遲破亦
后所製故唐盛時霓裳羽衣最為大曲亂離之
後絕不復傳后得殘譜以琵琶奏之於是開元
天寶之遺音復傳於世內史舍人徐鉉聞之於
國工曹生鉉亦知音問曰法曲終則緩此聲乃
反急何也曹生曰舊譜實緩宮中有人易之非
吉徵也後主以后好音律因亦就嗜廢政事監

察御史張憲切諫賜帛三十疋以旌敢言然不為輟也未幾后臥疾已革猶不亂親取元宗所賜燒槽琵琶及平時約臂玉環為後主別乃沐浴粧澤自內舍王幸於堦光殿年二十九葬懿陵後主哀甚自製誄刻之石與后所愛金屑檀槽琵琶同葬又作書燔之與訣自稱鰥夫煜其辭數千言皆極酸楚或謂后寢疾小周后已入官中后偶褻慢見之驚曰汝何日來小周后尚幼未知嫌疑對曰既數日矣后恚怒至死而不

外向故後主過哀以掩其迹云

後主國后周氏昭惠后妹也昭惠卒未幾後主居聖尊后喪故中宮久虛開寶元年始議立后為繼室命太常博士陳致雍攷古今沿革草具婚禮又命學士徐鉉史官潘佑參定文安郡公徐遊評其異同遊多是佑議遂施用之逾月遊病疽鉉對其不主已議戲語人曰周孔亦能為屬乎后少以戚里聞入宮掖聖尊后甚愛之故立焉被寵過於昭惠時後主於羣花間作亭雕鏤華麗而極道小僅容二人每與后酣飲其中國亡從后主北遷封鄭國夫人太平興國二年後主殂后悲哀不自勝亦卒
後主保儀黃氏江夏人父守忠事湖南馬氏為偏裨邊鎬入長沙得黃氏納後宮後主見其美選為保儀以工書札使專掌官中書籍二周后相繼專房燕暱故保儀雖見賞識終不得數御幸也元宗後主俱善書法元宗學草欣後主學柳公權皆得十九購藏鍾王以來墨帖至多保

儀寶掌之城將陷後主謂之曰此皆先帝所寶城若不守汝即焚之無為他人得及城陷悉焚無遺者保儀亦從北遷卒於大梁又有官人流珠者性通慧工琵琶後主演念家山破及昭惠后所作邀醉舞恨來遲二破久而忘之後主追念昭惠問左右無知者流珠獨能追憶無所忘失後主大喜後不知所終
烈祖五子宋皇后生元宗楚王景遷晉王景遂齊王景達神氏生江王景暹

景遷字子通幼警敏讀書一覽輒不忘烈祖輔吳景遷尚吳公主為駙馬都尉歷衙內馬步軍都指揮使海州團練使左右軍都軍使遂以左僕射參政事督東都輔政時甫成童尋加同平章事知左右軍使寢疾罷歸金陵為諸道副都統以景遂代輔政景遷病逾年竟卒年十九謚曰定無子初術士皆謂景遷貴不可言故烈祖在諸子中尤愛之及是始悟術士之妄
景遂仕吳為門下侍郎烈祖受禪封壽王純厚

夷淡有士君子之操讓皇之喪景遂受命往護喪事望極哀慟觀者登歎烈祖元宗以位讓景遂大臣固持之而止明年又命景遂總庶政已降詔命謂不可乃收所下詔久之又以為大弟凡太子官屬皆改為太弟官屬景遂固辭雖不得命終恐懼不敢安處乃取老子功成者遂身退之意自為字曰退身以見志平居好客善屬文燕集無虛日贊善大夫張易峭直喜盡言景遂嘗賦詩頗纖麗易面規之景遂敬納又嘗

怒碎玉杯於坐景遂亟推謝無廷色及易出使契丹景遂上言力諫以為易國士也宜夙夜納誨今使航不測之淵報聘遠夷非國之利元宗報之曰易固奇士海神當畏之竟遣行景遂在東宮十三年屢乞歸藩交泰元年三月始改授天策上將軍江南西道兵馬元帥洪州大都督太尉尚書令晉王以樞密副成李徵古為鎮南節度副使佐之徵古習驕場至鎮專恣尤甚景遂積久不能堪欲斬之而自拘有司左右諫止

初景遂之出鎮也弘冀為太子弘冀嘗被譴於元宗有復立景遂之意景遂在鎮亦頗忽忽多忿譟嘗以忤意殺都押衙索從範之子弘冀刺知之乃使親吏持醜遺從範使毒景遂遂擊鞠而渴索漿從範毒漿以進之暴卒年三十九未歿體已潰元宗素友愛聞計悲悼左右欲少慰釋之因妄曰太弟初得疾忽語人曰上帝命我代許旌陽元宗始少解故被醜之事竟不之知廢朝七日贈太弟謚文

景遂生於吳順義四年是歲大旱烈祖方輔政極於焦勞七月既望零而得雨景遂以是日生烈祖喜故小名雨師稍長神觀爽邁異於他兒烈祖深器之受禪封信王烈祖欲以為嗣難於越次故不果烈祖殂景遷已前死元宗稱疾固讓景遂欲以次及景遂承先帝遺意既迫於羣下之議不得行乃立景遂為太弟景遂自燕王徙封齊王為諸道兵馬元帥中書令景遂卒友純至嘗從遊後苑泛舟池中元宗舟覆景遂在

他舟初不善泅遽躍入水中負元宗出人以爲
 精誠所感性剛正疾惡朝廷嚴憚之帝每召宗
 室近臣曲宴馮延巳延魯魏岑陳覺輩馮寵笑
 呼旁若無人景達屢訶詰之復極諫元宗他日
 宴於東宮延巳愧二弟之命不出於已欲以虛
 辭爲德陽醉撫景達背曰爾勿忘我景達不勝
 其忿拂衣入奏請斬延巳元宗諭解久之乃已
 張易語景達曰殿下力未能去羣小而數面折
 之使之懼而自謀豈易測哉景達悟自是畏禍
 遇曲燕輒以疾辭保大末淮南交兵景達以元
 帥督師陳覺爲監軍使軍政皆決於覺景達署
 牘尾而已朱元叛壽州陷皆覺爲之景達亦不
 能詰初出師五萬而俘亡叛者四萬景達及
 覺引殘兵歸金陵上還印綬元宗恐其無功自
 愧乃拜天策上將軍浙西節度使景達不敢當
 要鎮力辭改撫州大都督臨川牧在鎮十餘年
 後主嗣位加太師尚書令甚尊禮之卒於鎮年
 四十八在烈祖諸子中最爲壽矣贈大弟謚昭

孝遺命晉葬江州廬山初景達好神仙道家之
 說記室徐鉉獻述仙賦以諷行於世
 景邊字宜遠烈祖初受禪以十二月一日爲仁
 壽節景邊以是日生故小名仁壽烈祖甚愛之
 母种氏得譴宋皇后鞠養景邊如已出元宗嗣
 位封保寧王徙封信王出爲虔州節度使簡易
 節儉度人安其政賴令卒尉邵繼良攝令以令
 成喪日張樂宴飲景邊立奏黜之每有小過掌
 書記孫峴苦言規正之景邊大重之峴卒言及

必流涕厚卹其孤後主立進封江王加兼中書
 令元宗後主皆酷好浮屠羣臣化之政事日弛
 景邊獨尊六經名教排斥浮屠不少撓在鎮十
 一年卒年三十一贈中書令謚昭順
 元宗十子弘冀弘茂後主從善從謚從謙從慶
 從信凡八人可見而從慶從信失其官封又二
 人并逸其名鍾皇后生弘冀後主從善從謙自
 弘茂以下皆不知其母

鯉魚飛上天而烈祖果育於徐氏因信符識又
 有識曰有一真人在冀川開口持弓向在邊元
 宗欲其子應之乃名之曰弘冀初封東平公徙
 王南昌元宗嗣位以弟景遂爲兵馬元帥景達
 爲副元帥誓於烈祖梓官前約兄弟相傳而出
 弘冀留守東都及景遂爲太弟又徙鎮潤州封
 燕王弘冀爲人沉厚寡言周師陷廣陵吳越亦
 攻我常州元宗念弘冀尚少不習軍旅遣使
 召還都部將趙鐔曰王雖富於春秋然元帥之
 重衆心所恃忽棄其師而歸則部下必亂歸欲
 何之弘冀善其言聞於元宗即日大爲戰守之
 備部分諸將皆愜服士心元宗使能武都虞候
 柴克宏右衛將軍陸孟俊救常州至潤州樞密
 副使李徵古白以神術統軍朱匡業代克宏歸
 弘冀察克宏有才略謂曰君第前戰吾當拒守
 表言克宏決可破賊常州危在且暮臨敵易將
 兵家所忌臣請以身保其功克宏亦感激思奮
 馳至常州果大破吳越兵斬首萬級獲其將佐

數十人俘於潤州弘冀以時方艱危悉驅出
 門斬之人壯其決然元宗以其專誅殺不悅者
 久之及太弟景遂力請歸藩而景達爲元帥奔
 潰南歸獨弘冀有功遂立爲太子參決政事元
 宗仁厚羣下多縱弛至是弘冀以剛斷濟之紀
 綱頗振起而元宗復怒其不遵法度一日怒甚
 以打毬杖笞之曰吾行召景遂矣弘冀大懼故
 景遂遇醜語在其傳元宗既請盟於周以在位
 久耻於降屈屢遣使請於世宗欲傳位弘冀使
 爲大國附庸世宗賜書力止之其詞曰皇帝致
 書敬問江南國主茲睹來章備刑緝旨叙此日
 傳讓之意述向來高尚之心仍以數載以來交
 兵不息倘陳追悔之事無非克責之辭雖古者
 省咎責躬因災致懼亦無以過也况君血氣方
 剛春秋鼎盛爲一方之英主得百姓之驩心豈
 可高謝君臨輕辭世務與其慕希夷之道孰若
 懷康濟之誠且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昔之聖哲
 所不能逃苟盛德之日新則景福之彌遠諒惟

英敏必照誠懷書詞溫潤略似敵國元宗每已
 世宗遣使至亦別賜弘冀國信以爲當德大
 年七月弘冀屬疾數見景遂爲厲九月丙午卒
 有司謚曰宣武句容尉張洎上書謂世子之德
 在侍饌問安今標顯武功垂示後世非所以防
 微杜漸也洎知元宗猶銜弘冀專殺事其說蓋
 出於揣摩元宗果大以爲然改謚曰文獻而洎
 山此進用
 弘茂字子松元宗第二子幼穎異善歌詩格調

清右年十四為侍衛諸軍都虞候封樂安公騎射擊刺皆精習久領兵職然不喜戎事每與賓客朝士燕遊惟以賦詩為樂初弘冀剛嚴人多憚之故時望歸弘茂保大九年七月卒追封慶王弘茂之幼有異僧言人壽天禍福多驗元宗使視弘茂僧書九十一字以獻及卒年十九從善字子師元宗第七子器度凝遠封紀國公使周會帝即位厚其禮遣翰林學士王著送之初從善與鍾謨相附結謨輒請以從善為嗣元

南唐書 卷十六

三十七

宗雖不從然意亦自愛從善其遷南都也使王扈從諸軍元宗祖未御梓宮從善輒從徐遊求遺詔遊厲色拒之至金陵具以事聞後主素友愛略不以介意愈加輯睦進封韓王及貶制度降南楚國公開寶四年遣朝京師太祖已有意召後主歸闕即拜從善秦寧軍節度使督京師賜甲第汴陽坊封其母凌氏吳國太夫人後主聞命手疏求從善歸國太祖不許以疏示從善加恩慰撫慎府將吏皆授常參官以寵之而後主愈悲思每憑高北望泣下霑襟左右不敢仰視由是歲時遊燕多罷不講常製却登高文曰王尊澄醪金盤繡餽菜房氣烈菊蕊香豪左右進而言曰惟芳時之令月可籍野以登高矧上林之伺幸而秋光之待懷乎予告之曰昔予之壯也意如馬心如猿情樂恣驩賞忘勞怡心志於金石泥花月於詩騷輕五陵之得侶陋三秦之選曹量珠聘妓紉絲維艘被堵宇以耗帛論丘山而委精年年不負登臨節歲歲何曾捨

南唐書 卷十六

三十七

逸遊小作花枝金剪菊長裁羅被翠為袍豈知荏苒乎性忘長夜之靡靡宴安其毒累大德於酒酒今予之齒老矣心悽焉而惻惻愴家艱之如燬繁離緒之鬱陶陟彼岡兮歧予足望復關兮睇予目原有鶴兮相從飛嗟予季兮不來歸空蒼蒼兮風淒淒心踟躕兮淚連灑無一驩之可作有萬緒以纏悲於戲噫嘻爾之告我曾非所宜從善妃屢詣後主號泣後主聞其至輒避去妃憂憤而卒國人哀憐之國亡改授右神武大將軍太平興國初改右千牛衛上將軍雍熙四年卒年四十八

南唐書 卷十六

三十九

從鑑元宗第八子初封舒國公改封蔣太祖親征揚州李重進遣從鑑朝行在進封鄧王出鎮宣州後主宴餞綺霞閣與近臣俱賦詩而後主自為序及貶制度降江國公太祖以不朝來討後主遣從鑑貢帛二十萬疋白金二十萬斤大兵悉已南渡從鑑督京師館懷信驛捷奏至百僚稱賀閣門趣隨班入邸吏亦謂當有貢獻其介潘慎修以為國被討且亡而使者旅賀非禮但奉方物待罪太祖嘉其知禮為易供帳加賜牲餼上樽命知制誥李穆送從鑑歸國諭指令後主自歸仍命曹彬等緩攻以俟之而後主卒不行以里城陷從鑑從後主北歸改名從浦卒從謙元宗第九子數歲為奕棋詩有思致後主賞歎之歷封鄂國公宜春王吉王及貶制度降鄂國公歸朝為右神武大將軍淳化五年九月以本官出為安遠行軍司馬後失其所終

從慶失其官封從信逸其行實

後主二子仲寓仲宣皆昭惠周后所生仲寓字叔章初封清源郡公國亡北遷宋授右千牛衛大將軍居後主喪哀毀逾制太宗臨之遣使勞問終喪賜積珍坊第一區久之自言族大家貧求治郡拜郢州刺史在郡以寬簡為治吏民安之淳化五年八月卒年三十七子正言好學亦早卒於是後主之後遂絕初江南聞後

南唐書 卷十六

三十八

主函問父老皆巷哭及是其嗣續珍絕遺民猶為之興悼云

仲宣小字瑞保與仲寓同日受封仲宣封宣城公三歲誦孝經不遺一字宮中燕侍合禮如在朝廷昭惠后尤愛之宋乾德二年仲宣纔四歲一日戲佛像前有大琉璃燈為獨觸墮地劃然作聲仲宣因驚癩得疾竟卒追封岐王謚懷獻時昭惠后已疾甚聞仲宣天悲哀更遠數日而絕后妃諸王第十三

南唐書 卷十六

雜藝方士節義列傳第十四 南唐書十七

宋陸游撰 明沈士龍胡震亨同校

吳廷紹為太醫命烈祖因食餽喉中噎國醫皆莫能愈廷紹尚未知名獨謂當進楮實湯一服疾失去焉延已苦腦中痛累日不減廷紹密詰厨人曰相公平日嗜何等對曰多食山雞鷓鴣廷紹曰吾得之矣投以苳豆湯亦愈羣醫默識之他日取用皆不驗或扣之答曰噎因苳起故以楮實湯治之山雞鷓鴣皆食鳥頭半夏故以

苳豆湯解其毒耳聞者大服

潘宸往來江淮間自稱野客嘗依海州刺史鄭匡國不甚見禮館之馬廐旁一日從匡國獵近郊匡國妻行至廐中因視宸所居四壁蕭然葦席竹筍而已發笥視二錫丸亦頗恠之宸歸大驚曰何物婦人觸吾劍賴吾攝其光芒不然身首殊矣或以告匡國匡國竦然曰殆劍客也求學其術宸曰姑一試之乃俱至靜院探懷出二錫丸置掌中俄而氣出指端如二白虹旋繞匡國頸有聲鏗然匡國汗下如雨曰先生之術神矣觀止矣宸笑引手收之復為錫丸匡國表薦於烈祖召居紫極宮數年卒

南唐書 卷十七

三八三

及烈祖受禪御膳宴設頗之略有中朝承平遺風長食味有鴛鴦餅天喜餅馳蹄餃春分餃密雲餅餡糟炙瓊瑰餠紅頭簪五色餛飩子母餠餃舊法具存

申新高倭人開元中為教坊部數時關征苛急屬畿內旱一日宴北苑烈祖顧侍臣曰近郊頗得雨獨都城未雨何也得非刑獄有寬乎新高遠進曰大家何恠此乃雨畏抽稅故不敢入京爾烈祖大笑明日下詔弛稅額信宿大雨霑合

周本自吳時有威望烈祖慮其難制因內宴引鴛鴦酒賜本先覺之輒取御杯均酒之半以進曰願以此上千萬壽庶明君臣一心烈祖失色左右莫知所為漸高託俳戲舞袂升殿曰勅賜臣漸高併飲之納杯懷中而出烈祖密遣中人持藥解之不及腦裂而卒至元宗時又有李家明亦優人宋齊丘止一子驟歎悲哭踰月齊王景達勉之不從家明曰是易喻爾作祗為大書其上曰一子不能捨如讓皇百口何縱之墜其策

中齊丘取觀為收淚而止元宗失江北邊豫章龍舟至趙屯舉酒望皖公山曰好青峭數峰不知何名家明對曰此舒州皖公山也因獻詩曰皖公山縱好不落御簾中元宗太息罷酒去諱紫霄泉州人幼為道士初有陳守元者亦道士刷地得木札數十貯銅盎中皆漢張道陵符篆朱墨如新藏去而不能用以授紫霄紫霄盡能通之遂自言得道陵天心正法劫鬼魅治疾病多效聞王王昶尊事之號金門羽客正一先

南唐書 卷十七

三八六

生閔亡遁居廬山棲隱洞學者百餘人武昌節度使何徽誅嘗殺女奴投尸井中人無知者遇疾召紫霄中夜被髮仗劍考治見女厲自訴詰且屏人以語敬誅乃丹篆符遺之疾即愈廬山僧開路有大石堅不可鑿紫霄往視曰此回易爾索杯水嘆之命工施鑿應手如粉後至聞其名召見賜官階辭不受俄無疾卒年百餘歲今言天心法者皆祖紫霄

史守冲潘宸皆不知何許人烈祖嘗夢得神丹

南唐書 卷十七

三八九

既覺語左右欲物色訪求而守冲適詣宮門獻丹方辰亦以方繼進烈祖皆神之以為僊人使鍊金石為丹服之多暴怒羣臣奏事往往厲聲色詰讓嘗以其藥賜李建勳建勳乘間言曰臣服甫數日已覺炎躁此豈可常進哉烈祖笑曰孤服之已久寧有是事諫者皆不從俄而疽發遂至大漸臨終謂元宗曰吾服金石求長年今反若此汝宜以為戒也

耿先生者父雲軍大校耿少為女道士王貌鳥爪常著碧霞帔自稱比丘先生始因宋齊丘進嘗見官婢持糞埽謂元宗曰此物可惜勿令棄之取置鑪中烹煉良久皆成白金嘗遇雪擁鑪索金盆貯雪令官人握雪成錠投火中徐舉出之皆成白金指痕猶在又能燭麥粒成圓珠光彩粲然奪真大食國進龍腦油元宗秘愛取視之曰此未為佳者以夾縑囊貯白龍腦數斤懸之有頃瀝液如注香味逾於所進遂得幸於元宗有娠將產之夕雷雨震電及霽娠已失矣久

南唐書 卷十七

三九一

之官中忽失元敬宋太后所在耿亦隱去幾月餘中外大駭有告者云在都城外二十里方山寶華宮元宗亟命齊王景遂往迎太后見與數道士方酣飲乃迎還宮道士皆誅耿亦不復得入官中然猶往來江淮後不知所終金陵好事家至今猶有耿先生寫真云

古史官書忠義考行列女各為傳南唐偏方短世又史牒放逸不能盡見檢其僅可書者合為節義傳

段處常失其鄉里家世保大中為兵部郎中周侵淮南元宗命處常浮海使契丹乞援處常為契丹陳利害甚辨契丹本通南唐徒持虛辭利南方茶藥珠貝而已至是了無出師意而留處常不遣處常怨其無信誓死國事數面請虜王虜王亦媿其言優容之以病卒於虜

趙仁澤失其鄉里家世保大中為常州團練使周人來侵吳越乘間出兵攻常州仁澤戰敗被執歸之錢唐仁澤見吳越王不拜責之曰我烈

祖皇帝中與首與先王結好廣諸天地王今見利忘義將何面目入先王廟乎吳越王怒以刀抉其口至耳丞相元德昭嘉仁澤之忠以良藥傳瘡獲愈後不知所終

張雄失其鄉里家世周人來侵淮南民自相結為部伍以拒周師謂之義軍而雄所將最有功元宗命為義軍首領及割地徙之江南歷袁汀州刺史後主見討保大中舊將無在者乃擢雄統軍使雄謂諸子曰吾必死國難爾輩不從吾

必非忠孝也諸子泣受命與田飲柞戰於溧水敗績他將皆遁士卒死者萬餘人雄與其子力戰俱死不同行者亦死於它陳父子八人無生存者時金陵已危處不復議贈卹國人哀之陳袁江州德安縣人唐元和中給事中京之後十世同居長幼七百人置奴婢日會食堂上男女異席未冠笄者別又為一席畜犬百餘共以一船貯食飼之一犬不至則羣犬皆不食築書樓延四方學者鄉隣化其德獄訟為之衰息

昇元初州以聞詔復從役表門閭同時見旌者尚數家皆五世同居云

宋齊丘請離婚烈祖不聽公主自以為吳室家婦而國中懷憤悒聞人呼之為公主輒悲傷流涕烈祖愧之乃以璉為中書令池州節度使璉卒公主哭之過哀亦感疾卒

余洪妻鄭氏洪為閩將唐師下建州裨將王建封得鄭氏以其有色而自持堅貞不撓不敢犯獻之大將查文徽文徽欲納之鄭大罵曰王師平伐當褒錄節義以表勵風節建封出行伍尚知見憚君元帥也乃欲為禍首耶文徽大慚亟訪其夫歸之

吳媛浚儀人唐史官兢之後父志野義不仕梁南遊吳遂家廬陵媛適段甲生子未晬段卒父毋以媛少議嫁之媛羞面自誓事舅姑極備敬謹教所生子為善士韓熙載使江南表其節云雜藝方士節義列傳第十四 南唐書十七

浮屠契丹高麗列傳第十五 南唐書十八

宋陸游撰 明沈士龍胡震亨同校

嗚呼南唐偏國短世無大淫虐徒以浸衰而已要其最可為後世監者酷好浮屠也初烈祖輔吳吳都廣陵而烈祖居建業大築其居窮極土木之工既成用浮屠說作無遮大齋七會為工匠役夫死者薦福俄有胡僧自身毒中印土來以貝葉旁行及所謂舍利者為贊烈祖召豫章龍興寺僧智玄譯其旁行之書又命文房書華

嚴論四十部套帙副焉并圖寫製論李長者像班之境內此事佛之權輿也然烈祖未甚惑後胡僧為姦刺遂出之國人則寢已成俗矣及其末年溧水大興寺桑生木人長六寸如僧狀右袒而左跪衣械皆備其色如純漆可鑑謂之須菩提縣提置龕中以仁壽節日來獻烈祖始大驚異迎置官中奉事甚謹其徒因夸以為感應而識者按譙氏五行書知且有喪不三月烈祖殂及元宗後主之世好之遂篤幸臣徐遊專

至齋祠事羣臣和附惟恐居後宮中造佛寺十
餘出餘錢募民及道士爲僧都城至萬僧悉取
給縣官後王退朝與后頂僧伽帽服袈裟課誦
佛經胡跪稽顙至爲癡癡手常屈指作佛印僧
尼犯姦淫獄成後王每日此等毀戒本圖婚嫁
若冠笄之是中所欲命禮佛百而捨之奏於
刑日適遇其齋則於宮中佛前焚燈以達旦爲
驗謂之命燈未且而滅則論如律不然率貸以
富人賂官官竊續膏油往往獲免上下狂惑不

恤政事有諫者輒被罪欽州進士汪渙上封事
言梁武惑浮屠而亡陛下所知也奈何効之後
主雖擢換爲校書郎終不能用其言開寶初有
北僧號小長老自言募化而至多持珍寶恠物
賂貴要爲與助朝夕入論天官地獄果報之說
後王大悅謂之一佛出世服飾皆縷金絳羅後
主疑其非法答曰陛下不讀華嚴經安知佛富
貴因說後主多造塔像以耗其帑度又請於牛
頭山造寺千餘間聚徒千人日給盛饌有食不
能盡者明且再具謂之折倒蓋故造不祥語以
挫人心及王師渡江卽其寺爲營又有北增立
石塔於采石磯草衣藿食後主及國人施遺之
皆拒不取及王師下池州繫浮橋於石塔然後
知其爲間也金陵受圍後王召小長老求助對
曰北兵雖強豈能當我佛力登城一麾圍城之
師爲小却後主真以爲佛力合掌歎異厚賜之
下城軍民皆誦收苦菩薩聲如江濤未幾梯衝
環城矢石亂下如雨倉皇復召小長老稱疾不

至始悟其姦後之羣僧懼併坐誅乃共乞受甲
出闕疾國難後主曰教法其可毀乎弗許及國
亡後主入朝過臨淮往禮普光王塔施金帛猶
以千計其後弟從諶之子祝髮爲僧名惟淨景
德祥符中天下治安西域獻佛書其衆惟淨博
聞通梵學繙譯精審莫能及者積官試光祿卿
譯經三藏亦南唐之餘習云

契丹事見唐書本傳及五代史四夷附錄今取
其事之繫南唐者爲傳

烈祖昇元二年契丹王耶律德光及其弟東丹
王各遣使以羊馬入貢別持羊三萬口馬二百
匹來鬻以其價市羅純茶藥烈祖從之於是翰
林院進二丹入貢圖詔中書舍人江文蔚作贊
其詞曰皇帝建西都之歲神功邁於三古皇風
格於四裔華夷咸若駿奔結軌粵六月契丹使
梅里捺盧古東丹使兵器寺少令高徒煥奉書
致貢咸集都邑公卿庶尹拜手稽首稱賀以爲
文德所服受命之符也若迺鴻荒以降驟步相

俾耀武以信威有所不及任算以御物有所不
從詩頌太原之師則用伐矣漢開朔方之地則
崇力矣若我宣猷大麓儼德無私刑于朝廷以
及于荒服旃裘左袵捧日分光殊方異產充庭
納賚曰垂衣裳而天下治斯之謂矣有司紀美
烈於績事傳曰主上明聖而德不聞有司之過
也臣職在翰墨親觀隆平敢獻贊曰赫矣聖武
纂堯之緒要荒之長駁奔臣附伏波之柱單于
之臺遺鏃徒費獻琛靡來我后穆穆我綱恢恢

重譯日貢皇哉唐哉四年德光遣使獻馬百匹
於是烈祖遣通事舍人副四方館事歐陽遇借
鴻臚少卿使契丹假道於晉高祖不可遇及境
而復元宗嗣位遣使者公乘銜航海繼好既至
而契丹王兀欲被殺弟述津遣元宗書曰大契
丹天順皇帝謹致書大唐皇帝閣下貴朝使公
乘銜等自去秋以達東京海岸適遭國阨今年
二月二十六日部署一行并諸儀物兵鎧已至
燕京茲蒙敦念先朝踐修舊好既增推痛又切

感銘貴國長直官王朗陳篆取間道先回用附
容報公乘銜等已遣伴送使陳植等同回止俟
便風卽今引道而公乘銜亦以蠟封書其詞
曰臣銘自去年六月離罽油七月至鎮東閣遣
王朗奉表拜丹九月乃有番官夷離畢部牛車
百餘乘及鞍馬治路置頓十月至東京留三日
契丹主遣閭廐使王廷秀稱詔勞問兼述泰寧
王燕王九月同行大事兀欲都世母妻併命又
遼東以西水潦壞道數百里車馬不通今年正

月方至幽州館於愍忠寺先迎御容入宮言无
欲識唐皇帝面乃引見放舊儀問國書中機事
臣卽述奕世歡好當謀分裂之事契丹主喜問
復有何事臣云軍機別有密書契丹主接置袖
間乃云吾與唐皇帝一如先朝往來因置酒合
樂又諭臣曰使人遠泛巨海而至不期骨肉間
倏起此事道路所聞必亦憂恐手斟一玉鍾酒
先自啜乃以勸臣令飲爾自且至日晡始罷自
是數遣使宣勞三日一賜食謹遣王朗齋散疏

子歸聞奏數號子不知何等語也初宋齊丘謀
 間晉會契丹使燕人高勳來聘歸至淮北唐陰
 遣人刺殺之勳有子乾從行匿之濠州於是契
 丹頗信以為霸之效出於晉人保大十二年述
 律遣其舅來夜宴清風驛起更衣忽仆於地視
 之失其首矣厚賞捕賊不得久乃知周大將荆
 罕儒知契丹使至思遣客刺之以間唐乃下令
 能得吾枕者賞三百緡俄有劍客田英得之即
 給賞如約仍屏人語之曰能得江南番使頭賞
 三千緡英果得之自是唐與契丹遂絕及世宗
 兵出淮南勅暴我罪曰蠢爾淮甸敢拒大邦跋
 扈飛揚垂六十載幸累朝多事與北虜交通厚
 起戎心誘為邊患所罪狀我雖非一然首以通
 契丹為與師之名方石晉以父事契丹而契丹
 每以兄事南唐蓋戎狄習見唐之威靈故聞後
 裔在江南猶尊之不敢與他國齒南唐亦頗恃
 以自驕其實相結約撓中原皆虛辭非能為南
 唐助也

南唐書 卷十八

四二

高麗事具唐書及五代史四夷附錄今書南唐
 所載異聞及高麗通南唐之見於傳記者
 高麗至五代初國名曰大封其王高氏名躬又
 躬又晚年果於誅殺吳順義二年當梁之龍德
 二年為海軍統帥王建所殺建自立去大封之
 名復稱高麗以開州為東京平壤為西京吳天
 祚二年當晉之天福元年敗新羅百濟於是倭
 耽浮羅於羅鐵勒東夷諸國皆附之有二京大
 府九節度百二十郡內列十省四部官朝服紫

丹緋綠青碧青碧以年序遷綠以上選才能賜
 之俸祿賦以田租尚冠禮略如古制婚姻男女
 執手自相媒許儀重區頭生男且旦按壓其首
 惟恐不區也昇元二年遣使來貢方物所上書
 稱牋大略云今年六月內當國中厚府入吳越
 國使張訓等回伏聞大吳皇帝已行禪禮中外
 推戴即登大寶者伏惟皇帝陛下道契三無恩
 涵九有堯知天命已去即禪璽圖舜念歷數在
 躬遂傳玉璽建風惟庸陋獲託生成所恨沃日

南唐書 卷十八

四三

波遙浮天浪闊幸遇龍飛之旦阻申燕賀之儀
 無任歸仁戴聖鼓舞激切之至儀式如表而不
 稱臣烈祖御武功殿設儀仗見其使自言代主
 朝觀拜舞甚恭宴於崇英殿出龜茲樂作番戲
 召學士承旨孫忌侍宴三年又遣其廣評侍郎
 柳勳律來貢方物其後史冊殘缺來與否不可
 攷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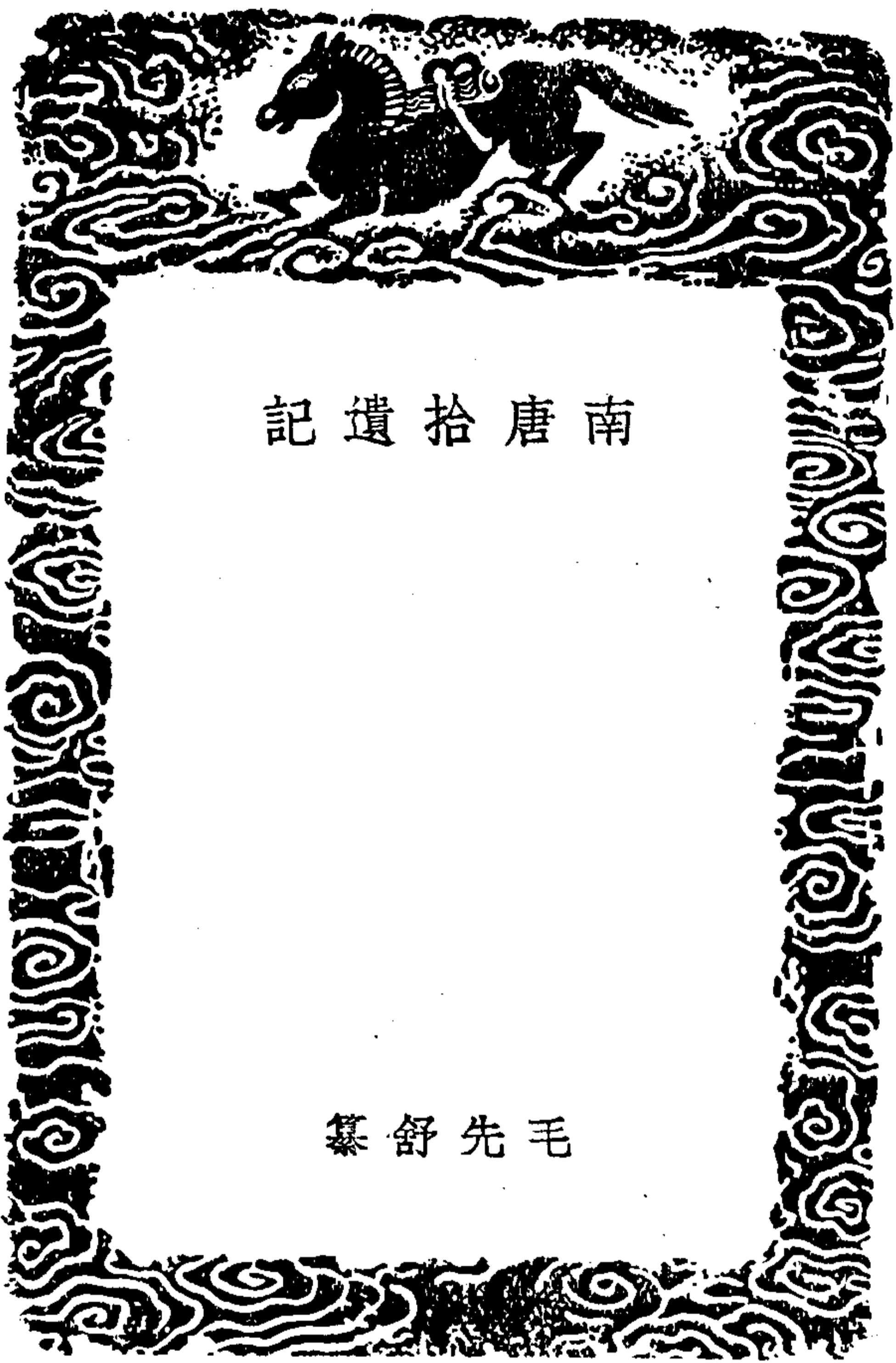
浮屠契丹高麗列傳第十五 南唐書十八

南唐書附錄

秘册本卷十三第五葉後九行開崇文下。至第七葉前四行若轄下駒句。原係墨釘。凡缺四百字。按汲古閣本祇三百六十九字。惟錢叔寶鈔本字數與之合。謹據錢鈔本補錄於後。並附趙世延序。館以招賢士。佑預其間。後主嗣位。遷虞部員外郎。史館修撰。議納后禮。援據精博。合指。遵知制誥。召草南漢主書。文不加點。後主吝賞。遷中書舍人。每以潘卿稱之。而不名。佑酷喜老莊之言。嘗作文一篇。名曰贈別。其辭曰。莊周有言。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僕佩斯言久矣。夫得者。如人之生。自一歲至百歲。自少得壯。自壯得老。歲運之來。不可却也。此所謂得之者時也。失之者。亦如一歲至百歲。暮則失早。今則失昔。壯則失少。老則失壯。行年之去。不可留也。此所謂失之者順也。凡天下之事。皆然也。達者知我無奈何。物亦無奈何。兩不相干。故泛然之也。故浩然之也。其視天下之事。如奔車之歷蟻垤也。值之非得也。去之非失也。燕之南。越之北。日月所生。是為中國。其間含齒戴髮。食粟衣帛者。是為人。剛柔動植。林林而無窮者。是為物。以聲相命。是為名。倍物相聚。是為利。榮首而芸芸。是為事。事往而記之於心。為喜為悲。為怨為恩。其名雖衆。實一心之變也。始則無物。終復何有。而於是強分彼我。彼謂我為彼。我亦謂彼為彼。彼自謂為我。我亦自謂為我。終不知孰為彼耶。孰為我耶。而世方徇欲嗜利。繫心於物。局促

序

天曆改元。余待罪中執法。監察御史王主敬謂余曰。公向在南臺。蓋嘗命郡士戚光纂輯金陵志。始訪得南唐書。其於文獻遺缺。大有所考證。裨助良多。且為之音釋焉。因屬博士程熟等。就加校訂。鈔板。與諸史並行之。越明年。余得告還金陵。書適就。光來請序。按南唐本紀。李昇系出憲宗。四世間關。困阨。纔有江淮之地。僅餘三十年。卒不復振。而宋滅之。雖為國偏小。觀其文物。當時諸國。莫與之並。其賢才碩輔。固不逮蜀漢武侯。而張延翰。劉仁贍。潘佑。韓熙載。孫忌。徐鉉之徒。文武才業。忠節聲華。炳耀一時。有不可掎矧。其間政化得失。與衰治亂之蹟。有可為世鑒戒者。尤不可泯也。竊謂唐末契丹雄盛。虎視中原。晉漢之君。以臣子事之。惟謹。顧乃獨拳拳於江淮小國。聘使不絕。宵獻。寢馳并羊馬千計。高麗亦歲貢方物。意者久服唐之恩信。尊唐餘風。以唐為猶未亡也邪。宋承五季周統。目為僭偽。故其國亡。而史錄散佚不彰。然則馬元康胡恢等。迭有所述。今復罕見。至山陰陸游。著成此書。最號有法。傳者亦寡。後世有能秉春秋直筆。究明綱目統緒之旨者。或有所考而辯之。姑識其端。以俟君子。余前忝史館。朝廷嘗議修宋遼金三史。而未暇。他日太史氏復中前議。必將有取於是書焉。集賢大學士奎章閣大學士光祿大夫知經筵事趙世延序。



南唐拾遺記

毛先舒纂

南唐拾遺記

明 錢塘毛先舒稚黃纂

敍曰予觀李後主雅好儒學善文章繼統江南屢有美政惜其智略不優而喜游宴又瀕于酒遂以亡國然非有吳主皓東昏侯之酷虐淫酗亡國也歸命之後謂宜優饒小詞何罪致慘禍以死無乃宋人實甚予讀馬令陸游諸公所撰著及他外紀所載竊悲之嗟乎煜未為太子時以兄翼性嚴忌獨遠嫌避跡執喪哀過其禮可不謂孝友出天性者哉太宗號宋英主然太祖十月崩十二月即改元傳位後致弟姪俱不得其死開寶皇后崩羣臣不成服天倫之際愆德實多故迹成敗以議而賢否繫之非篤論也予故略采江南遺事諸不見正史者附於馬陸二書鄭文寶近事陳彭年別錄及陳霆唐餘記傳之後名曰南唐拾遺記以備覽古者之蒐擇且以懲喪失家國者不必盡極亂之主而不能自強于為政雖才華明敏為守文令辟亦終不免辱於銜壁云

宋藝祖事周世宗功業初未大顯會世宗征淮南駐蹕正陽備壽州時劉仁贍未下而藝祖分兵略滁州滁四面皆大山去州三十里為清流關則平川而又有西澗在滁城西是時江南李璟據一方國力全盛聞世宗親至淮而滁州其控扼地且欲援壽州命大將皇甫暉將兵十萬扼其地藝祖以周軍數千與暉遇於清流關陸路周師大敗暉將師入憩滁州藝祖兵聚關下且虞暉再至問邨人云鎮州趙學究在邨

南唐拾遺記

南唐拾遺記

二

教學多智計邨民有爭訟者多詣以決曲直太祖微服往訪之學究者固知為趙點檢也迎見加禮太祖再三叩之學究曰皇市暉威名冠南北太尉以其與己如何曰非敵也學究曰然彼兵勢與公如何曰非其比也曰然兩軍之勝負如何曰彼勝我敗畏其出兵所以問計于君也曰然則使彼將軍再來則師絕歸路無復有遺類矣藝祖曰當復奈何學究曰我有奇計所謂轉敗為勝者也今關下有徑路人無行者雖牌軍亦不知之乃山之背也可直抵城下方阻西澗水大漲之時彼必謂公既敗無敢臨其後者公能由山背小路率兵浮西澗水至城下斬關而入彼方戰勝而驕解甲休衆不虞公來公可以得志所謂兵貴神速出其不意者也藝祖大喜且要學究為導學究亦不辭遣人導之即夜出小路行軍皆跨馬浮西澗以迫城暉果不為備奮門而入既入暉始聞之率親兵投甲與藝祖巷戰三縱而三擒之帥既被擒或謂周師且大至城中亂自相蹂踐死亡不可計數遂下滁州即國史所載太祖曰餘人非我敵須即斬皇甫暉頭者此時也滁州既破則壽州孤軍故周人得以擒仁贍自破滁州始也暉擒送正陽御寨世宗大喜見暉於篋中金劍被體自撫視之暉仰面言我自貝州卒伍起兵佐李嗣源遂成唐莊宗之禍後率衆投江南位兼將相前後南北二朝大小數十戰未嘗敗而今見擒於趙匡胤者乃天贊匡胤也因盛稱藝祖神武遂不治創不食而死至今滁人一日五時鳴鐘以資薦暉云蓋淮南無山惟滁州有高山大川為淮南屏蔽去金陵才一水隔耳既失滁州則不惟中斷劉李相接之勢而淮南盡為平地無復阻險自是世宗得以乘勝勢而盡收淮南使李璟割地稱臣者由藝祖擒皇甫暉首得滁州之地故也此皇甫暉所以稱藝祖為神武者蓋暉非常人知其天授非人力也其後真宗建原廟於滁而殿名曰端命以太祖歷試於周王業自此而始故號曰端命蓋宋之鎬沛也趙學究即韓王普也實與太祖定交於滁引為上介歸德軍節度巡官以至太祖受命為宗比比跡于蕭曹者蓋建策自滁州始也

江南李昇問道士王棲霞何道可致太平棲霞對曰王者治心治身乃治家國今陛下向未能去饑噴飽喜何論太平宋后自簾中稱嘆以為至言

韓熙載在南唐多置女僕晝夜歌舞客至羅坐熙載請僧德明云吾為此行正欲避國家入相之命僧問何故避之曰中原常虎視於此一旦真主出江南棄甲不暇吾不能為千古笑端

韓熙載字叔言本青社人事江南三主時謂之神仙中人風采照物每縱辯青城秋苑人皆隨觀談笑則聽者忘倦審音能舞善八分及畫筆皆冠絕于時簡介不屈舉朝未嘗拜一人每獻替多嘉納吉凶儀制不如式者隨事稽正制諸典雅有元和之風欲為相者屢矣為宋齊丘深忌之終不大用

韓熙載好謔浪有投贊太荒謬者熙載使妓炷艾熏之俟其人來乃故出嗅之曰子之卷軸何多艾氣周世宗時陶尚書奉使江南韓熙載遣家妓奉盃及且以書來謝有云巫山之麗質初臨霞伎鳥道洛浦之妖姿自至月滿鴻溝舉朝不能會其辭熙載召家妓訊之云是夕忽當流灌江南徐鍇嘗奉命撰文與其兄鉉共論雜事鉉疏得二十事鍇曰未也適已億七十餘事鉉曰楚金大能記明且云夜來復得數事鉉撫掌稱美楚金鍇字也

南唐拾遺記

三

南唐拾遺記

四

孫晟為南唐尚書郎國主賜一宅在鳳臺山西園壘之間。徒居之日。卒公卒止。韓熙載見其門巷卑陋。謂孫曰。欲隘若此。豈稱相第耶。舉坐莫喻其旨。明年。晟拜御史大夫。旬日果正台席。

江南孫晟使周世宗待之甚厚。召見飲以醇酒。至問唐事。晟但言唐王畏陛下神武。事陛下無二心。及得唐主蠟書。誘將李重進。皆誘毀反開之詞。帝大怒。責晟以所對不實。晟正色抗辭。後問唐虛實。又默然不對。送軍巡院。更使曹翰從容問之。終不言。翰乃曰。有勅賜相公死。晟神色怡然。索袍笏。披衣冠。南向拜曰。臣謹以死報。乃就刑。

江南李氏時有縣令鍾離君。與鄰縣許令為婚姻。女將出適。買一婢從嫁。一日。婢執帚堂前治地。熟視竄處。黯然淚流。鍾離君怪問之。婢泣曰。幼時我父於此穴地為菑窟。導我戲。歲久而穴處尚未改也。鍾離君驚問其父。婢曰。我父乃兩政前縣令。身死家破。我遂落民間。更賣為婢。鍾離君呼牙儂問之。復咨於老吏。其得其實。遂以書抵許氏。曰。吾買得前令之女。義不可久。辱當懷德。先求婿嫁之。更一年。別為吾女。辦具送還。許答書曰。選伯玉恥獨為君子。君何自專仁義。願以前令之女配吾子。君女當別求良配。於是前令之女遂歸許氏。

先舒按。是條語林德行之科也。然鍾許兩家自為婚。前令之女。不患無匹。輒為贈。可謂慈義。何緣易婿子人。致女改行。是鍾離之女。無罪而見擇于夫。許氏之子。無故而得離其婦。若二令者。蓋貪讓立之小名。忘人綱之篤誼。何氏不列於此。而蹟之德行。味鑑裁矣。

江南徐壽得畫牛。畫草闌外。夜則歸臥。中以見後主煜。煜獻闌下。太宗問羣臣。俱無知者。惟僧贊寧曰。南倭海水或減。則微露灘。倭人拾方諸蚌殼。中有餘淚數滴。得之。和色著物。則畫隱而夜顯。沃焦山時。或風燒飄。忽有石落海岸。得之。滴色染物。則畫顯而夜隱。衆皆奇之。

先舒案。此事見清波雜志。又見語林。作徐知諤。又稱贊寧云云。諸學士皆以為無稽。贊寧曰。見海外異物記。後杜鎬檢三節書目。果見于六朝舊本中。載之。

李煜在國。微行倡家。遇一僧張席其中。煜遂為不速之客。僧酒令。吟吹彈。莫不高了。見煜明俊。體藉契。合相愛重。煜乘醉大書石壁曰。淺斟低唱。假紅倚翠。大師驚恐。寺主傳持風流教法。久之。僧擁妓之屏帷。煜徐步而去。僧妓竟不知是煜。煜密語徐鉉。鉉言於所親焉。

先舒按。此事見清異錄。是錄所載。又有相國寺比丘澄暉。事院牌勅賜雙飛之寺。與此略同。疑一事也。宋建隆中。曹彬潘美伐江南。城既破。李煜白衣紗帽。先見美。設拜。美答之。次見彬。設拜。彬使人語之曰。介胄在身。拜不及答。識者善之。彬美先登舟。召煜飲茶。舟前獨設一木脚道。煜體儀甚盛。時獨登舟。徘徊不能進。彬命左右掖而登焉。既一啜茶。彬謂煜趨歸。請且會此。同赴京師。未曉。如期而赴焉。美始甚感之。曰。詎可放歸。彬曰。適來獨木版。尚不能前。畏死甚也。既許其生。赴中國矣。焉能復死。衆皆服其識量云。

太祖性不好殺。其取江南也。戒曹秦王彬潘鄴王美曰。江南本無罪。但朕欲大一統。容他不得。卿等勿妄

南唐拾遺記

五

南唐拾遺記

六

殺人彬美兵臨其國。城久不下。乃奏曰。兵久無功。不殺無以立威。太祖覽之怒。批其所奏曰。朕寧不得江南。不可妄殺。詔至。城已破。計城破日。乃批狀時也。天人之相感如此。

南唐胡則守江南。堅壁不下。曹翰攻之急。忽有旋風吹片紙墜城中。上書一絕句云。山來乘節世無雙。獨守孤城死不降。何似知機早回首。免教流血滿長江。後城陷。屠殺殆盡。謂之洗城。

宋太祖一日小宴。顧李煜曰。聞卿能詩。可舉一篇。煜思久之。乃舉咏扇詩云。掛讓月在手。動搖風滿懷。太祖曰。滿懷之風。何足尚耶。

李煜歸宋後。鬱鬱不樂。見於詞話。在賜第。七夕命故妓作樂。聲聞于外。太宗怒。又傳小樓昨夜又東風。併坐之。遂被禍。龍袞江南錄云。李國主小周后。隨後主歸朝。封鄭國夫人。例隨命婦入宮。每一入。輒數日出。必大泣。罵後主。後主多宛轉避之。又韓玉汝家有李國主歸朝後與金陵舊宮人書云。此中日夕以眼淚洗面。

李後主歸宋後。每懷故國。且念嬪妾散落。鬱鬱不自聊。嘗作長短句。簾外雨潺潺云云。情思悽惋。未久下世。

徐鉉歸朝為左散騎常侍。遷給事中。太宗一日問鉉。曾見李煜否。鉉對曰。臣安敢私見之。上曰。卿第見之。但言朕令卿往可矣。鉉遂徑往。望門下馬。一老卒守門。鉉言願見太尉。卒言有旨不得與人相接。豈可見也。鉉云。奉旨來見。老卒入報。鉉立庭下久之。老卒遂取舊椅子相對。鉉遙見。謂卒曰。但正衙一椅足矣。頃聞李主紗帽道服而出。鉉方拜。而遽下階。引其手以上。鉉辭賓主之禮。李主曰。今日豈有是禮。鉉引椅少偏。後主相持大笑。乃坐。已默不言。忽長嘆曰。當時悔殺了潘佑。李平。鉉既去。有旨召對。詢後主何言。鉉不敢隱。遂有秦王賜奉機樂之事。奉機樂者。服之前卻數十回。頭足相就。如牽機狀也。又後主在賜第。七夕命故妓作樂。聲聞於外。太宗聞之大怒。又傳小樓昨夜又東風之句。併坐之。遂被禍云。

南唐後主煜。太宗召侍臣撰碑。時有與徐鉉爭名者。欲中傷之。因言知吳王事跡。莫若徐鉉。太宗詔鉉為之。鉉遂請對。泣曰。臣舊事李煜。陛下容臣存故主之義。乃敢奉詔。太宗許之。鉉為碑文。但推言歷數已盡。天命有歸。有云。東鄰播禍。南箕扇疑。投杼致慈。親之惑。乞火無里。媼之談。始勞因。之師。終後。徐山之會。太宗覽讀。歎賞。每對宰臣。稱鉉忠義。

李後主葬北邙。故吏張保。後官河南。每清明。親拜其墓。哭之甚哀。李氏子孫陵替。必常分俸贍給焉。

李芳儀。江南國主李璟女也。納土後。在京師。初嫁供奉官孫氏。為武彞都監。為遼中聖宗所獲。封芳儀。生一公主。趙至忠。虞部。自北虜歸宋。管仕遼。為翰林學士。修國史。著虜庭雜記。載其事。時晁補之為北都教官。覽其書而悲之。與顏復長道作芳儀曲。江州廬山真風觀。李主有國日。施財修之。刊姓氏於石。有太宰公主。永嘉公主。皆李景女。不知芳儀者孰是也。

先舒按。李景即元宗。初名馬令。陸游南唐書。俱云初名景通。陳彭年江南別錄。乃云初名景。此事見游遊著漫抄。及據別錄。與己書矛盾。其亦失考之故耶。中載芳儀曲。調頗蕪完。今記刪之。

南唐拾遺記

七

宋伐江南時。大將獲李後主寵姬。夜見燈。輒閉目云。煙氣易以蠟燈。亦閉目云。煙氣愈甚。曰。然則宮中未嘗點燭耶。云。宮中本開每至夜。懸大寶珠。光照一室。如日中也。

李後主手書金字心經一卷。賜宮人喬氏。喬氏後入宋太宗禁中。問後主。白內庭出經。捨相國寺西塔。資薦。且自書于後。云。故李氏國主宮人喬氏。伏遇國主百日。謹捨昔時賜妾所書般若心經一卷。在相國寺西塔院。伏願彌勒尊前。持一花而見佛云云。後江南僧持歸。故國置天禧寺塔相輪中。寺後火。相輪自火中墮落。而經不損。為金陵守王君玉得之。君玉卒。子孫不能保。歸僧鳳子儀家。喬氏書在經後。字整潔。而詞愴惋。所記止此。徐鉉集南唐制誥。有宮人喬氏出家誥。豈斯人耶。

徐常侍鉉。自江南歸朝。歷右散騎常侍。貶靖難軍行軍司馬。而卒於邠州。鉉無子。其弟鉉。有後。居金陵。攝山前開茶肆。號徐十郎。有鉉。誥勅。備存甚多。客嘗過求觀之。有自江南入宋。初授官誥云。歸明人僞銀青光祿大夫守太子率更令云云。

李後主嘗買一硯山。徑長幾逾尺。前登三十六峯。皆大猶手指。左右則引兩阜。坡陀而中。鑿為硯。及江南國破。硯山流轉數十家。為米老元章得。後米老之歸丹陽也。念將卜宅。久未就。而蘇仲恭學士之弟。雅稱好事。甘露寺下。竝江一古基。多葦木。竹唐人所居。蘇有宅焉。米欲得宅。而蘇謂得硯。於是王彥昭侍郎兄弟。與登北固為之和會。蘇米竟相易。後號海岳庵者是也。硯山藏蘇氏。未幾。索入九禁矣。

江南李重光。染帛多為天水碧。天水。宋國姓也。是時藝祖方授命。言天水碧者。時謂逼迫之兆。已宋師果下建業。及政和末。復為天水碧。時爭襲慕江南風流。有識者甚惡之。未幾。大戎寒盟。亦逼迫之兆也。世畫韓退之。小面而美髯。著紗帽。此乃江南韓熙載耳。尚有當時所畫。題志甚明。熙載諱文靖。江南人謂之韓文公。因此遂謬以為退之。退之肥而寡髯。元豐中。以退之從享文宣王廟。郡縣所畫。皆是熙載。後世不復辨之。遂為熙載矣。

宋陶穀使江南。甚欲假書。韓熙載令館伴驛中。贈六朝書。半年乃畢。穀見秦蕤蘭。遂敗慎獨之戒。作長短句贈之。明日。中主燕穀。穀毅然不可犯。中主持觥。立使秦蕤蘭出。歌續斷絃之曲。侑觴。穀大慚。而能詞名風光好。云。好姻緣。惡姻緣。祇得郵亭一夜眠。別神仙。琵琶撥盡相思調。知昔少。再把鸞膠續斷絃。是何年。李煜既降宋。太祖嘗因燕煜。顧近臣曰。當不忝作一翰林學士。

南唐張迥。苦吟。夢吞五色雲。遂精雅道。韓熙載在江南。造輕紗帽。謂為韓君輕格。江南晚祀。建陽進茶油花子。大小形製各別。宮嬪縷金於面。皆淡粧。以此花餅施額上。時號北苑粧。李後主長秋周氏。居柔儀殿。有主香宮女。其焚香之器曰。把子蓮。三雲風折腰獅子。小山神。口字金鳳。口嬰王太古容華鼎。凡數十種。金玉為之。徐鉉兄弟工翰染。崇飾書具。嘗出一月團墨。云。價值南金。宜春王從謙。喜書札。學晉二王楷法。用宣城諸葛筆一枝。酬十金。勁妙甲於當時。從謙號為翹軒寶帚。

韓熙載工翰墨。四方膠煤。多不協意。延敏工朱逢燒照。命其所曰。化松堂。墨曰。元中子。又曰。名麝香月篋。

而寶之。後熙載歿。俱為諸妓妾攜去。無復存矣。李璟保大七年。召大臣宗室。赴內香宴。凡中國外夷所產。以至和合煎飲。佩帶粉囊之類。九十二種。江南素所無也。李後主坐碧落宮。召馮延巳論事。至宮門。逡巡不敢進。後主使促之。延巳云。有宮娥著青紅錦袍。當門而立。故不敢進。使隨共諦視之。乃八尺琉璃屏。畫黃光也。蓋黃源之筆。與孫權彈蠅事絕相類。詞女紫竹。愛綴詞。一日。手李後主集。其父問曰。後主詞中。何處最佳。答曰。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張泌。江南人。字子澄。仕南唐。為內史舍人。初與鄰女浣衣相善。經年不復視。而精神凝至。夜必夢之。嘗寄詩云。別夢依依到謝家。小廊迴合曲欄斜。多情只有春庭月。猶為情人照落花。

李後主獵青山。一牝狙觸網。見後主。兩淚潸潸。自指其腹。後主憫之。戒虞人守之。是夕生二狙。伶人王感化。少聰慧。未嘗執卷。而多識故事。發口諧捷。滑稽無窮。會中主引李建勳。嚴續二相。苑中游觀。見繫牛于柵。令感化賦詩。詩有獨向殘陽嚼枯草。近來聞喘更何人之句。蓋譏二相也。

中主徒豫章。潯陽遇大風。甚不悅。因命酒獨飲。指北岸山。問舟子。云。皖公山。意愈不釋。王感化獨前獻詩云。龍舟萬里駕長風。漢武潯陽事正同。珍重皖公山色好。影斜不落壽杯中。中主大悅。以束帛贈之。先舒按。此事見細素雜記。又江南野錄。亦載其事。與此小異。王感化作李家明。中主作嗣主。未審孰是也。

對花焚香有風味。味相和者。其臭味妙。木犀宜龍腦。酸醜宜沈水。蘭宜四絕。含笑宜麝。菴菊宜檀。韓熙載著五宜說。李先主初有禪代之意。忽夜半寺僧撞鐘。滿城皆驚。詰旦。將斬之。僧云。夜偶得月詩。自喜故耳。因誦云。團圓海嶼。漸漸出雲衢。此夜一輪滿。清光何處無。先主大喜。遽釋之。

李先主昇。將受禪。欲諷動寮屬。雪天大會。出一令。借雪取古人名。仍詞理通貫。昇舉杯自言曰。雪下紛紛。便是白起。宋齊丘曰。著屐過街。必須雍齒。時徐融在坐。意欲挫昇等。遽曰。明朝日出。爭奈蕭何。昇大怒。是夜收融。投於江。

李後主天性友愛。初即位。遣長弟從善。入貢于宋。宋因留質不返。每歲時宴會皆罷。又作登高賦。以見意。曰。原有鶴兮相從飛。嗟哉季兮不來歸。

賈魏公尹京師日。忽有人來展刺。謂曰。江南國主李煜。相見則清雅道人也。公曰。太師物故。何得及此。曰。某幼探釋氏。未誤有所見。今為獅子國王。偶思鍾山。故來耳。懷中取一詩授公。公讀之。隨聲灰滅。

南唐王建封。不識文義。其族子作動植疏。建封俾吏錄之。中載鶴事。傳寫謬誤。分一字為三。作人日鳥。故建封每人日。必進此味。李後主歌樓上。春寒水四面。學士刁衍起奏。陛下未視大者遠者。人疑其有諷。諷之云。風乍起。吹皺一池

春水又作紅羅帶子。四面栽紅梅花。作豔曲歌之。韓熙載和云。桃李不須誇爛漫。已輸了春風一半時。已劉淮南與周矣。

江南後主忠清。嘗開前草生。徐鍇令以桂屑布磚縫中。宿草盡死。呂氏春秋云。桂枝之下無雜木。蓋其味辛螫故也。

江南徐鉉善小篆。映日視之。畫中心有一縷濃墨。至屈折處亦然。無稍偏側。乃筆鋒直下。不倒側。故錄常在畫中。此用筆法也。鉉嘗自謂。晚年始得螭尾之法。凡小篆。喜瘦而長。螭尾之法。非老筆不能也。

江南中主時。北苑使董源善畫。尤工秋風遠景。多寫江南真山。不為奇峭之筆。後建業僧巨然。祖述源法。皆臻妙理。大抵源及巨然筆。皆宜遠觀。其用筆甚草草。近視之。幾不類物象。遠觀則景物粲然。幽情遠思。如視異境。如源畫落照圖。近視無功。遠觀邨落。杳然深遠。悉是晚景。遠峯之頂。宛然反照之色。此妙處也。

宋齊丘智謀之士也。自謂江南有精兵三十萬。士卒十萬。大江當十萬。而已當十萬。江南初主。本徐溫養子。及僭號。遷徐氏於海陵。中主繼統。用齊丘謀。徐氏無男女少長皆殺之。後齊丘嘗有小兒病。閉閣謝客。中主遣燕召之。亦不肯出。有老樂工且雙臂。作一詩書于紙。放入齊丘第中。讀之。海陵州宅東。有小兒墳數十。至今纍纍。皆當時所殺徐氏族也。

李後主宮嬪官娘。纖麗善舞。後主作金蓮。高六尺。飾以寶物。細帶纏絡。蓮中作品色瑞蓮。令官娘以帛繞脚。令纖小屈上。作新月狀。素纈舞蓮花中。回旋有凌雲之態。唐詩曰。蓮中花更好。雙翼月長新。由是人皆效之。婦人足以纖弓為妙。以此知紫脚自五代以來方為之。

南唐李咸化善謳歌。聲韻悠揚。清振林木。元帝嘗作浣溪紗詞二闕。手寫賜咸化。茵茗香銷翠葉殘。與手捲珠簾上玉鉤。是也。後主即位。咸化上其詞。後主感動。乃優賞之。

李後主詞云。三十餘年家國。數千里山河。幾曾慣干戈。一旦歸為巨虜。沈腰潘鬢消磨。最是倉皇辭廟日。教坊猶奏別離歌。揮淚對宮娥。蘇子瞻云。後主既為焚若水所賣。舉國與人。固當痛哭九廟。而後行。願乃揮淚宮娥。聽教坊離曲哉。

先舒按。此詞或見遺賦。倘煜是時猶作詞。則全無心肝矣。至若揮淚聽歌。特詞人偶然語。且據煜詞。則揮淚本為哭廟。而離歌乃伶人口。煜辭廟而自奏耳。奚必果如項籍之飲帳中。口口之別華容耶。

宋師圍江南。後主在圍城中。作長短句未就。而城破。櫻桃落盡春歸去。蝶翻金粉雙飛。子規啼月小樓西。曲欄金箔。惆悵掩金泥。門巷寂寥人去後。望殘烟草低迷。後有人見其殘葉。點染晦味。心方危窘。不在書耳。蘇祖云。李煜若以詩詞工夫治國。豈為吾虜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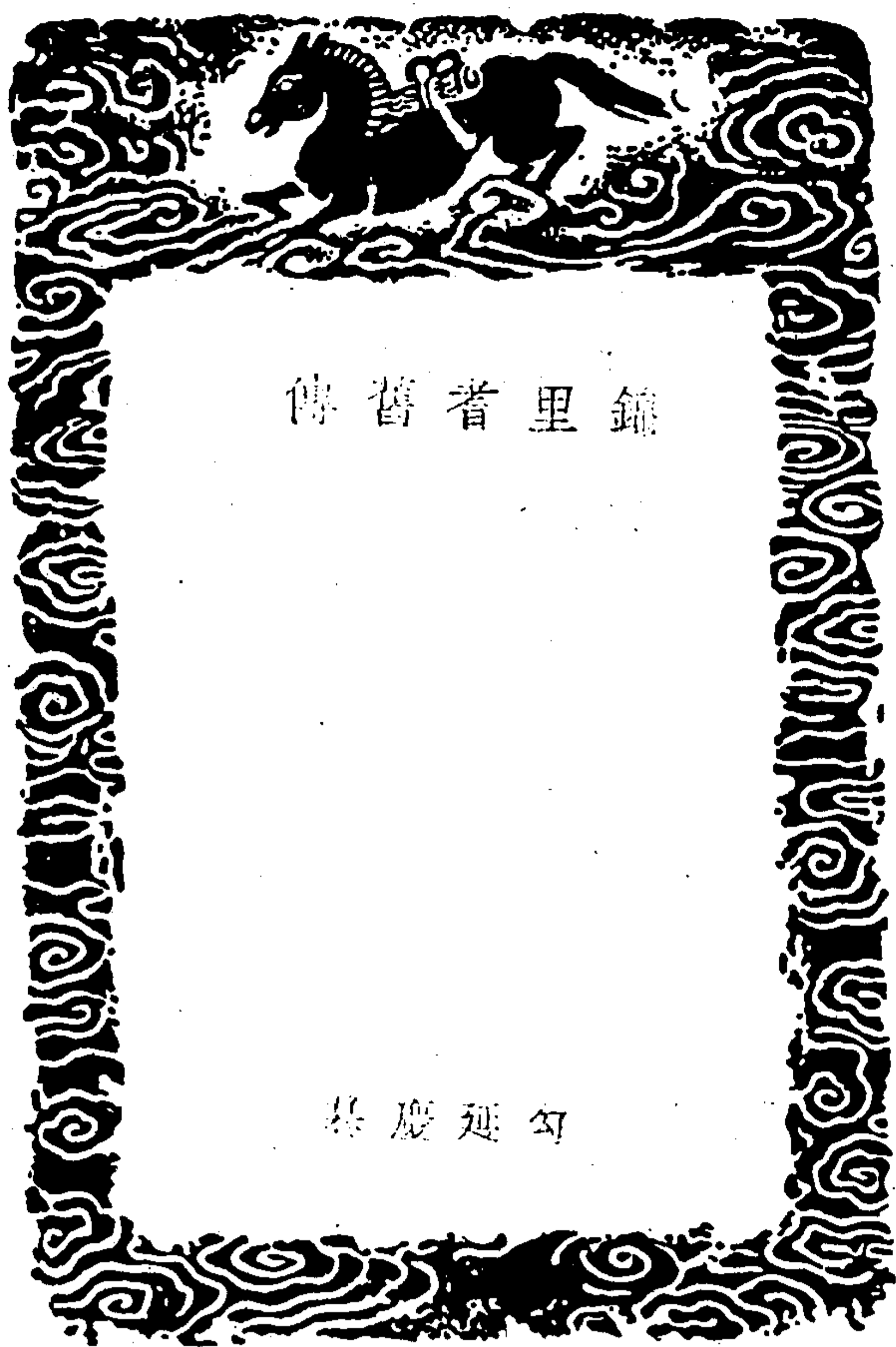
先舒案。櫻桃一闕。蓋未完臨江仙詞也。後有為續之者。然又有人親見後主梵業書。塗著數字。未嘗不完。烟草低迷。後云。爐烟閒島鳳兒。空持羅帶。回首恨依依。蘇子由題詞後云。淒涼怨慕。真亡國之音也。

後主煜三年二月相國時人見之。

也。

釋妙空名守訥。嗣法於雪峯。卯一齋。住嘉佑禪院。江南李氏三詔不起。

南唐傳國三葉。僅歷三十七歲而亡。然殺繁臣民之患。其典章文采。至今可想。先舒按。正史而外。諸家紀江南事實多同。特小有抵牾。茲記悉載。凡若干條。然是率爾就編。故不必該備。其複者。則徑刪之。至江南臣僚。北歸以後之事。與故國無預者。亦所不錄。宋元人載筆。辭多冗弱。開亦稍加擇節。不以為惜也。稚黃子又識。



錦里耆舊傳

延慶

錦里耆舊傳卷第五

宋 前榮州應縣分句延慶

宋 前榮州應縣分句延慶

正月地動。一月十餘度。以七曜占之。多兵飢饉。三月。改光啓元年。夏四月。維州山崩石墜。飛塵滿空。

五月。除授顧彥朗東川節度使。

二年。東川遣鄭君雄率衆侵略。至德陽縣殺賊。斬鄭君雄。又常厚日峽中率兵據左縣。僖宗皇帝到京後。天下十道。其修京闕之次。胡魯子反。燒悉盡。駕幸寶雞。又幸山南。干戈復起。四海不寧。

三年。冬十月。十軍軍容使山令孜除授西軍監軍使。十一月到府。

昭宗皇帝即位。改元文德元年。秋八月。除授韋太尉。昭度劍南西川節度使。陳太師知之。乃治兵講武。

更置黃頭軍三都監軍使。以書召閬州王司徒建。計其過縣水即出兵拒之。將激其怒。必攻諸州。所在發兵交戰。韋太尉來。以兵隔之。則誣以王司徒起兵侵境。九月。王司徒大軍至。閉城門不納。冬十月。

丁卯。川軍與王司徒戰。川軍敗退入城。是日天色陰慘。先主廟上黑霧起。至暮。王司徒抽軍回七里亭。

丙子。王司徒引軍入漢州界。攻剽四面州縣。東西兩川皆懼之。

龍紀元年。春二月。庚午。陳太尉發軍。與王司徒大戰於三郊。川軍敗績。於是別修葺寨。點丁半城。夏四月。

月。軍容前定戎軍節度楊晟。建節於彭州。與陳敬瑄爲裏也。五月。三郊軍敗。退歸府城。王司徒據漢

錦里耆舊傳 卷五

錦里耆舊傳 卷五

州城。出軍把斷北路。又彌牟鎮下先鋒寨。新都縣下中軍寨。秋七月。節度使韋太尉到川。用王司徒爲衙內都指揮使。奏割印蜀黎雅四州。充永平軍節度使。川莊陳大帥守城。韋太尉具旌節於城下。以示城內百姓。軍人告之曰。新使在此。何閉城門。陳大帥令左右語罵。城下云。有鐵券見在。豈可違先帝命乎。王司徒於東北面下寨。韋太尉城西北下寨。未經旬日。嘉州州降。

大順元年。春正月。分兵擊邛州。都知兵馬使任可知殺刺史毛湘以城降。又東川助兵三千人。城外置軍行府。徵科諸州稅賦。嘉州州運糧供軍。內飢乏死者。不可勝數。父母委棄。不相保養。居人多以藜藿充濟。皆有菜色。殍仆者甚衆。軍人多偷刈新麥。每一斗直二千餘金。亦潛於韋太尉寨。市易鹽酪。相次人數稍多。遂成隊。有聞於太尉。太尉曰。一城飢餓。忍不救之。豈不要問。城內亦有聞於陳太師。太師云。吾尚恨無計救卹。一任逐使。以此稍有市井。夏五月。城內乏食。民俗惶惶。遞相欺凌。無所怕懼。所在斬殺。處處暴尸。其有軍都處則稠。別街巷則寂靜。是月。資雅黎三州。相次歸降。時以攻圍日久。其城未拔。王司徒自韋太尉曰。今領數萬之衆。勞師以事。近聞洛陽以來。藩鎮相噬。朝廷姑息不暇。主上憂勞。不如以兵威靜中原。是國之本。相公盡歸親。面奏此事。韋公然之。翌日。又諷三軍於行府門書糧闕。乃執韋公親吏。略別鶴樹而食之。韋公益懼。因召王司徒謂曰。某年衰風恙。恐不任持。已具奏聞。即便離任。今表申奏。舉授司徒節度。留後行營。招討使。候至闕庭。奏聞。請降西川。旌節。在後。更保功業。以慰民望。乃以牌印授之。六月。己卯。進發。王司徒祖饗。送至新都。韋公請回。無更遠離。帳帳。韋太尉發後。王司徒移居中軍寨。城內百姓往來交易。販米入城。以竹筒量賣。截筒深一寸。闊一寸。二百文。須三五人共買。一人接錢。兩人把手。定則以米寫衣袖中。將歸。研之。煮湯共喫。老弱者難買。或聚或散。固無行鋪。遇一夜風雨。來日便成白粉。

冬十月。發兵圍彭州。大順二年。秋。城內糧盡。八月。庚寅。陳敬瑄田令孜開城門。搦牌印出降。王司徒與之。鼓鑼入城。安撫軍人百姓。放陳太師歸花林坊本宅。田令孜歸碧雞坊宅。時克定川府之後。以萬民久罹塗炭。初見廓清。行滌蕩之恩。布寬仁之政。

景福元年。春。有詔。貶田令孜授湖南監軍。陳敬瑄於雅州安置。王司徒慮其生變。總令孜於府城。斬敬瑄於新津。具表疏其惡也。三年。夏。彭城內窘。初年米每斛五千。第二年十千。三年糧盡。百姓遞相啗食。五月。庚申。楊晟自刻城門開。自景福元年五月二十日圍城。至三年五月二十三日。首尾三年。蓋楊晟不識天時。致害民庶。秋七月。與東川顧相公修好。結秦晉之姻。是歲改爲乾元元年。

二年。春三月。創徵雜稅。綾一匹一百文。絹一匹七十文。布一匹四十文。豬每頭一百文。時修寶曆寺。有僧智廣俗姓崔氏。善治病。以竹片爲杖。拍其痛處。決之。無不立愈。癩者使伸。跛者能行。其餘疾苦。應手痊損。川主司徒崇重之。請於寶曆寺爲人療病。所得錢物。回用修造。遂於寺內。五丈天王閣下。居止。於是病者競來。皆得痊愈。日獲三千。告諸貧者。不用施錢。時號聖僧。初在雅州開元寺。

錦里耆舊傳 卷五

三

三年起軍收東川。
 四年秋九月平定東川。
 五年秋九月改爲光化元年。江濱池魚無數皆死。浮出水面長尺餘。以車載之。送於城外。
 二年秋八月。差發決軍使山。帥統押兵士三指揮。收獲圓州。次克巴蓬。暨三州。
 三年春三月。山帥師移軍收渝州。
 四年改元天復元年。封蜀王。
 二年春三月。發舟師一萬五千人鎖峽。是歲大水。嘉州漂蕩尤甚。時有呪士僧念尊勝。修淨業寺。
 三年三川安寧。五稼豐稔。梁漢襄峽東西五十餘里。山河肅靜。
 六年昭宗皇帝遇害。少帝福位。梁時三軍編素舉哀。
 七年秋九月。文武勳進。羣議云。蜀主即皇帝位。改唐天復七年爲武成元年。郊祀天地。大赦境內。赦文曰。蓋方輿萬葉。共資其覆載。春生夏長。四時不息。於推遷。所以成歲功。舉遂物性。帝王取象。文質遞興。道革故之令。徵數鼎新之至理。朕上膺天命。俯仰崇推。宗廟告虔。孝思既展。郊丘備禮。嚴配式遵。欽承享國之符。允叶奉天之道。祀奉成秩。有感必通。雲龍方覩於在天。雷雨須聞於作解。且湯開三面。延景祚六百餘年。漢革五刑。繼丕圖二十四世。皆以恤辜。有罪勸善。與仁特行。激蕩之恩。用致洽平之化。自唐朝運改土德。數終初乃召寇。以繼兵。竟至遷都而滅國。賢良塗炭。朝士丘墟。生人既失其所。天大事須歸於有土。遂至盤庚。遷款。士庶傾心。謂蜀都同章武之時。兼漢嗣絕山陽之號。其陳天命。屬在朕躬。一從踐位以來。倍慘臨深之懼。每念生靈塗炭。刑政猶繁。因告類於穹昊。合流恩於屬縣。紀年定歷。既正鴻名。布澤行春。式和均氣。可大赦天下。改唐天復八年爲大蜀武成元年。正月十日。昧爽已前。大辟罪已下。罪無輕重。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見繫囚徒。常赦不原者。咸赦除之。唯十惡五逆者。屠牛鑄錢。固意殺人。擅竄造印。結聚徒黨。逃走背軍。合和毒藥。私鹽茶麪。持杖行劫。官典犯枉法贓。兼濫濫身名。冒授官爵。圍園之內。官吏用情。致令冤濫。不問有職。不在赦限。左降官不問罪輕重。並與並移。其有情無殺。益不邪。口者。委中府門下的。益於貸。使與奉復授官。州縣典吏及諸色人。配流在遠。已經懲斷者。宜釋罪。放歸。兼有軍人百姓。先因公事。關連。逃避諸州縣鎮。不敢放歸。還者。亦任却歸本貫。所在不得勒問。擾視。朕自援旗誓衆。仗鉞平戎。廓定封疆。安生聚業。克成帝業。實用武功。每思將帥之勞。宜獎初終之効。其在城及東川山南武定武信武泰等道。并兩路軍前諸鎮。都頭節級將士等。一時即位日。雖已各有頒賜。既經大禮。更示殊恩。應都兵知馬使已下。至節級官健。今有優給。各有等第。處分。稼穡。登黎元未泰。每於旦夕。常所焦勞。將漸致於昭蘇。已累行其於放。但念方屯。帥旅。難闕賦征。祿同切於又安。宜共資於贍給。自去。年八月已後。十月已前。繼有指揮。併通欠。非無惠澤。下及蒸人。尙慮疲羸。未息艱苦。畿內諸州及諸州。府應徵今年夏稅。每以量放二百文。今年正月九日已前。應在府及州縣鎮軍人百姓。先因侵欠官中錢物。或保累填陪。官中收沒屋舍庄田。除已有指揮及有人經官收買外。餘無人射買者。有本主及妻兒見

在無處營生者。宜宜給還。却據元額。輸納本戶稅賦。冬選之人。例開編旅。常思任用。以救邊。兼勸進官。俾人不少。朕昨繼登寶位。便布憐恩。或擢在班行。或委之州縣。凡選用略。盡搜羅其間。或有誤結前銜。妄稱入仕。既未辨其真偽。又可哀其困窮。是用銓衡。冀分玉石。切在精研。選士。撫實推公。自執規繩。勿隨請託。但曾經赴任。委不敗官。不犯刑章。又無贓污。告赤。則備。考課分明。便仰依資注官。銓司不得稽滯。如有失墜。告赤。無以自明。但有失墜時公。及於本任官處。取得文解者。宜准例參選。然則自唐朝兵革之後。滄澗尤多。附勢力者。未必有材。抱孤直者。或則無位。自今以後。委有司博求幹濟。慎擇端良。請熟吏途。詳明法律。先能潔己。然可理人。就中令錄之尤難。切在銓衡之精選。或有節度刺史。上表論薦。皆須審諸行事。顯著才能。保無苛虐之心。方允奏陳之命。如開失舉。必罪所知。諸州府或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達於教化。明於吏材。政術精詳。軍謀宏遠。穎光待用。或智辨過人。或詞華出格。或隱山林之跡。或開鄉里之稱。仰所在州府。奏聞。當與量材。自唐室傾淪。梁嗣篡奪。上國俄成於茂草。中原莫有其遺民。三百年之文物。一空。數千里之生靈。無主。星辰既紊。運祚俄遷。指王氣之東沈。聽鐘聲之西起。率土之黔黎。老幼。竟獻臣心。滿朝之文武。忠賢。皆陳天意。克隆基業。合重獎酬。應內外文武官等。或賜功臣名號。或與一子出身。兼進勳官。資以旌勳業。宜當積有處分。朕頃事唐。臣嘗居親衛。受藩鎮封崇之貴。著冊書鍾鼎之勳。至於朝右公卿。方面侯伯。皆契忘家之誓。俱同許國之誠。非歿身王事之中。遇禍賊庭之內。首及念此。痛憤良深。應自僖宗朝。凡在有功文武大臣。顯忠孝者。宜委中書門下。追贈。仍搜訪骨肉。量材錄用。又在閩州起義之日。應有隨駕大將。効命功臣。或遺疾以淪亡。或當鋒而天枉。皆是捐軀爲主。臨難喪生。殊功無日。而暫忘。遺烈千年。而不泯。宜委中書門下。抄錄次第。各與追贈。有子孫者。特授官榮。所冀澤被幽明。仁常存沒。又自朕剖符之始。分關已來。副子委用之心。臣贊勳庸之士。同甘共苦。竭節輸誠。推公不避於流言。臨事唯思於盡瘁。則有故武信軍節度使張琳。操持勁直。才術縱橫。成今日之鴻基。自斯人之懿績。不享朝天之祿。遽與失手之悲。言念前功。常思厚報。宜追贈太尉。以報幽冤。其嗣子更加正官。仍賜章綬。故山南節度使王宗濬。早膺任用。累著勳勤。征行不憚於風塵。陳敵常先於士卒。論其實效。可謂勞臣。無何以富貴生。驕。吳殃自撥。不守初終之節。違明悖慢之心。駭人情而共憤。滿盈。定國法而難私。斷割。遂行典憲。深用於傷。當連景之初興。在故臣之可念。宜加洗雪。用慰幽冥。宗濬。却還。在身官。爵。故茂州刺史張道。故蜀州刺史李師泰。故邛州刺史李簡。故眉州刺史張勳。故漢州刺史宗裕。都知兵馬使劉璋。奉禮蓋。張全真。張行立。韓在。田威等。宜追贈。朕自臨蜀。實庇齊民。皆資先哲之威靈。獲王故都之城邑。方邀幽贊。以永天休。上蒼元功。宜追舊號。先主昭烈皇帝。宜委中書門下。追崇尊號。備冊儀。忠武侯諸葛亮。別加美諡。追贈王爵。應有名山大川。靈祠聖跡。皆豐因所繫。水旱是司。宜追贈公侯。以酬元服。朕爰自統臨八國。同心諸藩。部落首領。已下。宜差使臣。各賜詔勅。分物宜論。其見在鴻臚禮院。入朝游客等。各賜分物。續有勅旨。處分。刺史縣令。身皆受職。胤在分憂。非唯効答於恩榮。亦在保全於終始。將申報國。只計安人。其有徭役不均。刑法不中。鄉縣凋弊。稅賦通懸。必當分命使臣。大明黜陟。若清廉可

獎課績有開或就轉官資或超加任用或舉勳德之命以彰悔過之名太倉及諸州縣受納斛斗或仰太府寺准舊例校勘逐年給付所司除本分耗剩外不得加一勝一合致百姓積累通弊如有因違必行朝典其有外州遠縣官吏等輒徵估價或詐百姓誣論論訴不計官職高卑並正刑名處分在京百司禁囚徒推勘案成皆招本罪本官詳斷只據所中情節深文便行極法或恐推司人吏抑過代書既不坐其本情實慮遺其枉法自今後委御史尋常加覺察若有冤濫便具奏聞必當別遣推窮重行懲斷致理之源無先養老化民之本尤在恤孤或於黃髮之年或念白華之節或老者宜加口卹孤悖者亦在撫安應國內有耆老年八十已上賜米二石九十已上賜米三石一百歲已上賜米五石兼給酒肉有差並仰所在長吏切加安存其有不幸者量與津置殮送仍撫其孤弱義夫節婦孝子順孫並加旌表門閭終身優假國之教化庠序為先民之威儀禮樂為本廢之則道替崇之則化行其國子監直令有司約故事述其修之兼諸州應有舊文宣王廟各仰崇飾以時釋奠應是前朝舊制或有開國新制勅之所未該教化之所未備或刑法不中或倫序有乖則諫臣不可不言宰執不可不奏且諉木之說本俟證臣函函所收先覽冤狀所以凡關利病悉要聞知自今已後或有便宜理非允當並須旋具論奏共議改更必當留折權以旌賢無或懼鱗而避事應南郊行事亞獻終獻攝事行禮官吏等改轉優賜並候續勅處分應飛龍閣殿內作器仗諸雜工巧黃衣三衛四色細仗掌扇黃鍾典彭等亦各委所司分析姓名申奏當議優賞駙馬都尉普恩之後仍各賜一子八品正員官赦內有未該恩例及合條流事件各仰所司起請施行開國之初既勤行於德惠收元之後尤企望於樂推惟是革弊從新去華務實有利於民者不得不用有害於政者不得不除公平必致於民安富庶自成於國斷恩雖不悛法且無私赦宥者各仰自新蓋革者皆宜共守俾從游滌永致清平敢以赦前該恩事相告者以其罪罪之挾藏軍器亡命山澤百日不首復罪如初赦書日行五百里仍付所司牒至准勅故牒

錦里耆舊傳卷第六

起武成三年
同光四年

三年大梁遣使通聘晉曰夫唐虞致治選禪讓之明文湯武開基元神人之至願必有神器是膺皇圖況古今迭代之期英豪興隆之數莫不上關天命下順人心啓王霸之宏機爲子孫之大計咸遵軌轍並載簡編且念與皇帝八兄頃在前朝各封異姓土茅分裂皆超將相之尊魚膺往來久約弟兄之契歎盟甚固功業相推俄阻絕於音塵止因緣於閒諜以至時衰土德運應金行雖手足胼胝初平多難而星辰符瑞謬付厥躬當百辟之羣情極四方之積患爰都河洛用答乾坤尋開皇帝八兄奄有西陲盡朝三蜀別尊位號復統高深一時皆賀於推崇兩國願通於情好微曹劉之往制各有君臣追楚漢之前蹤當分疆宇所冀同清夷復俱活生靈載籍具存恢張無爽去歲密聞風旨遐慰寤思憤岐隴之猖狂通褒斜之封微欲資奉制用速掃除遂委永平軍節度使劉鄩特遣行人先導深意旋已徑差精甲將擊妖巢念數鎮之驍雄鼓六師之威勢尋聞退遁殆至滅亡允懷犄角之謀尤得輔車之利近併覽同華奏報皆進呈褒詳書題具悉事機良多歎沃今專馳卿列備述衷懷重論金石之交別卜損僥之分山河共永日月長懸瞻佇好音言不盡意今遣光祿卿盧珪閣門副使少府少監李元聊馳書幣專戒道途兼有微禮具在別幅謹白

馬一十四匹紅纓子鞍轡各一事

紅可叱驃馬一匹。金玉開裝四垂鞍轡一副。
紫叱驃馬一匹。白玉裝鞍轡一副。
白驃馬一匹。金鍍開裝鞍轡一副。
烏叱驃馬一匹。金鍍開裝鞍轡一副。
烏叱驃馬一匹。金鍍開裝鞍轡一副。
白驃馬一匹。金鍍開裝鞍轡一副。
青叱驃馬一匹。裏花五垂銀鞍轡一副。
青叱驃馬一匹。陷金玉五垂鞍轡一副。
驪叱驃馬一匹。金鍍開裝五垂銀鞍轡一副。
紅耳叱驃馬一匹。金鍍五垂開裝銀鞍轡一副。
玉犀腰帶二條。并雜物等。
黃排方瑞琳腰帶一條。頭尾順缺十二事。
通牡丹犀排方腰帶一條。頭尾順缺十二事。
金香一十斤。
犀一十株。

麝香五十劑。
琥珀二十斤。

金梭琉璃碗十隻。
金花銀裝廚子一對。

銀梭秘色鈔羅二百。
金花潭銀裏洞風儀注槍四條。并硝子犀牛紅子全。
金花銀裏洞風儀注槍四十條。并硝子犀牛紅子全。
金銅甲二副。并副牌兜鍪全。
藥物一十三味。
茯苓一十斤。
酸棗仁五十斤。
新羅人參一十斤。
枳殼一十斤。
赤箭一十斤。
顆棗一千枚。
牛黃一百銖。

茯苓一十斤。
玉髓五斤。
牛膝一十斤。
五味子五斤。
鹿茸一十對。
羚羊角五對。

右件藥物等。或來從燕市。或買自炎方。或得香能助於煎爐。或華妙可資於寶玩。至於劍插星斗。藥有君臣。願伸兩國之情。重固千年之約。愧非稱禮。粗達深衷。特希檢留。幸甚。謹白。

晉書。大蜀皇帝。謹致書于大梁皇帝。閣下。竊念早歲與皇帝共逢昌運。同事前朝。俱榮倚注之恩。竝受安危之寄。豈期王室如燬。大事莫追。橫流泛濫於八方。衰慶凌夷於九廟。此際與皇帝同分茅土。其統邦家。扶危者力。既不宜。握兵者計。無所出。某忝列同盟之分。幸居平蜀之功。所宜治兵甲以固封疆。聚征賦以修進貢。望星使而經年不至。指雲鄉而就日無期。遠聞皇帝應天順人。開基立極。拯生靈於塗炭。示恩信於豚魚。東南之王氣咸歸。河洛之殊祥畢至。四門盡開。百度唯貞。口無競於與邦。止施仁而濟衆。以此內量分限。不在經綸。七十州自可指揮。八千里半因開拓。遂至萬民叶議。八國言朝。爰徵史冊之文。亦有變通之說。且東漢亂離之後。三國齊興。西周微弱之時。六雄競起。俱非恃強逼讓。皆以行道濟時。雍容於揖讓之前。輕重於英雄之內。況西蜀開山立國。燒棧爲謀。稱雄雖處於一隅。避狄曾安於二帝。鼎峙之規。模尙在山呼之氣象。猶存。永言梁蜀之權。合認弟兄之國。今蒙皇帝遠神舊好。專降嘉音。俱無開謀之嫌。再敘始終之約。疑慮則春冰共泮。開通則東海可歸。光榮遂被於子孫。暢遂成敷於朝野。今則盡樵勞而口已。用儉勤以師資。嘗瞻假草之風。以繼用天之道。又蒙厚加賜。別降珍奇。十驥連鑣。六龍並駕。稱德會參於萬乘。呈才皆過於千金。載觀戀主之心。益勵懷恩之志。寶帶輟異方之貢。名香加遠國之珍。奇鋒利過於雪霜。雅器價齊於金玉。入用多慙於未識。捧持方喜於初觀。望恩而一日三秋。仰德而跬步千里。自此榮道天路。繼道星槎。絨章不俟於飛。齋裂帛勞於繫。鴈欣榮慰喜。併集此時。敬以專使。虛聊等回。略陳所志。幸望開覽。謹白。

謝信物等。

右件鞍馬及腰帶甲冑槍劍。辟障琥珀玳瑁。金梭碗。越瓷器。并諸色藥物等。皆大梁皇帝降使賜。既離鞍馬。玉堅甲。燦金。十國希世之珍。六轡絕塵之用。槍森蛇。劍耀龍。金梭合寶。碗之光。秘色。抱青瓷之。上藥。非蜀郡所紀。名香。從外國稱奇。遠有珍華。竝由惠好。願酬謝而增愧。仰滯澤。以難勝。捧閱品名。實慙祗受。

二年春。册皇太子。
永平元年。秋九月。築柳堤。
二年。秋七月。皇太子元膺作亂。樞密使唐道襲等率兵敗之。至翌日擒獲。戮之於廢河池畔。初。五月二十三日丑時。天上忽震一聲。有電光飛數丈。或明或潛。滅皆云天狗也。占云。其下殺萬人。至是勳戮之數也。斯驗矣。
三年。冬十二月。雲南蠻寇邊。大渡河至沈黎。
四年。春正月。遣王將兵討之。殺退溺河者。不知其數。歸降者三千餘人。斬獲坦綽布。雙清平官等。收奪器甲。馬牛軍資財用五千餘事。凱歌而還。是月。荆南高令公發兵攻峽路。嘉王率衆。且戰艦。流下峽。未至。襄州刺史王先成已殺退。嘉王以王先成伐功。悔而後。奏帝甚怒之。
天漢元年。戎州界獠胡連等反。七州捕盜使王球領兵討平之。

光天元年春三月西域胡僧滿多三歲來游峨嵋山却歸西國 夏六月帝崩 太子衍即皇帝位改元乾德 秋八月先皇陵殿

二年春正月有事於南郊大赦國內 二月雲南遣使朝貢 夏六月雙虹頭入福威寺後堂內光輝照溢廊宇良久而沒

三年春三月築子城西北夾渠引水入大內御溝水出東流仁政樓 五年春二月丙午日有食之

六年春雲南進江豬 夏四月於大內造村坊立市肆令宮嬪著布衫裙開酒肆食店雜男女之飾貨柴麪一如民間叫喚爭打男女混雜交易而退帝與諸妃后以爲笑樂

咸康元年夏六月續添閏十二月歷日一紙印造施行春初頗歷只以十二月暨至夏方知唐朝歷日閏添之也是歲道林學士歐陽彬通聘洛京回莊宗皇帝遣客省使李嚴來修好嚴朝見笏記曰 伏自

朱溫肆逆連屬昭宗三年痛別於西秦一旦逼遷於東洛誅殘南地焚蕪宮闈雖列藩悉是於唐臣無一處不從其僞命緣是大唐中興皇帝念高祖太宗之業條爾爾張憤朱溫亂之徒同謀篡竊遂乃神機

迴發心鼎獨燃竭洽漢而誓鯨鯨變林莽而決除虎兇十年對壘萬陣交鋒口久困於生靈口再逃其死士縲過汾水縛王鐵槍於馬前旋及夷門斬朱友貞於樓下劍霜未匝槍雪猶輝段凝統八萬雄師倒戈伏死趙嚴知一人應運引頸待殊遂使賊將寒心謀夫拱手取乾坤只勞於八日救塗炭遂定於四方

備振皇威咸運帝力今則秦庭貢表兩浙稱臣淮南陳負拜之儀回紇備朝天之禮繼安宇宙便息干戈未盡島夷方議除荆豈謂大對皇帝柔懷遠邇居安慮危喜我帝時中興妖氛悉滅特遣蘇張之士來追

唐蜀之歡吾皇迴感於蜀皇復禮遠邇於厚禮臣則叨承元造獲奉皇華載馳得面於天顏戰汗不任於踴地臣無任感恩荷聖踴躍屏營之至 冬十月庚申朔甲子帝幸天雄軍 文武臣僚諫諍不允

駕至利州唐國發大軍已過金牛帝大驚慰從百官旋各分散從嚴倉皇奔馳歸闕 十一月庚寅朔丙申帝歸入內京城沸騰至壬寅唐國使李嚴走馬入城宣唐敕命安撫三軍萬姓又云六軍使齊王宗弼

先已有狀歸降與聖太子今見引領大軍相次即到帝與太后一時號泣左右悉悲哀帝遂召歐陽彬修降表曰 臣聞滄海澄波納百川朝宗之水皇風扇物來萬邦向化之人蓋由負罪不誅銜冤獲免鄭伯

沐焚棺之惠許男荷解縛之仁得不頂戴寫長仰祈渥澤恭惟皇帝陛下承乾啓運握鏡開圖發機而上應天心恤物而下民從欲繼十八祚崇隆之德高步泰階應一千年挺特之風廣施王道混車書於天下

走聲於於域中而臣僻在遐方遠居蜀部承先父經營之業爲巴人主者之司但荒雙鬢之迷罔顧危亡之思玉帛既垂於正朔苞茅共闕於薦羞殊不知唐德惟新元功再造致王師之遠辱勞雄武以遐臨太

陽口而冰雪自消容澤敷而黔黎盡泰而臣自知罪孽不敢道逃命戎士以倒戈挈壺而塞路遂即昇棺麾下束手馬前向丹闕以馳魂掩黃沙而聽命豈謂魏王布惠其宰垂仁入臣境無犯纖毫問臣罪不加一二傳陛下好生之旨闕堯天口惡之文釋發生於蠟撲之燈全必死於魚戲之鼎使肌膚重生於聖

日憔悴再沐於天波然則盡節輸誠安足以贖臣之罪塗肝碎膽不足以報君之恩幸得捧日傾心歸明向化積懼而鋒銛聚背推忠而丹赤貫心今則已遠寇城將趨鳳闕雖亡家國喜歸有道之朝縱別鄉園幸在太平之化臣以正月二日與母親并姊妹兄弟骨肉等發離當道奔赴京師攀聖聖慈無任瞻天仰

德惶懼戰越死罪之至發表後魏王車駕至漢州 乙巳王宗弼領兵先入城是夜王宗弼遷帝於西宮至丙午自稱兵馬留後散差人收內庫金銀寶玩并諸王節相宅內財物以戊申救榜曰朕以蜀部封疆

本是我唐境土爰從兵革遠阻江山當僞梁篡竊之時致宗廟凌夷之難遂茲割據蓋運使安雖行建號之謀乃是從權之道況復蜀主先父素是本朝舊臣常懷忠孝之心每俟興隆之運唯期恢復却敢傾輸

朕以初珍寇讎重興社稷撫諭之恩既廣優勤之意常深須務殺和貴諧混一遂令元子兼命宰臣遠安侯后之心既叶來王之願遐想王師行李已及彼地城池遠降詔書明行示諭料其素志必契夙心當符

魚水之歡永保山河之誓應僞蜀文武官僚等或本朝舊族或本朝舊賢或抱節於軍戎或著名於鄉曲久從曠隔常服憤憤宜知乃睦之恩各勵歸誠之款今以降敕命誠約諸道兵帥如西州果決歸明到城

內不得擅擾但思効順勿至懷疑 己酉齊王宗弼斬東院開府宋光嗣西院開府景閔澄北院開府歐陽晃成都尹韓昭等出榜示奉魏王教令宋光嗣等久居內庭恣行權柄幼惑小主滅削三軍仰處斬訖

奏 甲寅蜀主與宰臣王楷文武百官素服銜璧牽羊與楓出城降魏王太子於是焚柵釋罪望北拜恩却歸入城魏王遣李嚴於三市慰諭軍人百姓 丁巳魏王與勝太子入城 閏十二月己丑朔斬僞齊

王宗弼并男駙馬都尉承班等榜曰 竊以前件人等擅廢本主專殺內臣潛取資財將爲己物爰自收降城邑又無犒賞三軍俱是元兇須加顯戮初王宗弼多收內庫并諸節將宅資貨於城外獻魏王及招

討郭令公魏王曰蜀之山河皆我家之有方欲普施惠化何用資貨而爲遂不受至是誅之又斬秦州節度使王宗休以其修行宮迎蜀主又引軍收蜀竊以王宗休食人之祿於國不忠貴權節旄位居屏翰飾

宮室以誤主引師旅而收城悖逆之深莫甚於此豈可君親臣在國改家存顯示梟夷人神狀快 同光四年春正月戊午朔前戎州刺史蕭懷武眉州刺史鮮于崇作亂擒與從皆伏誅 庚申蜀主及

太后廢妃宰臣王楷唐傅素張格許寂等進發入洛歸朝 甲子走馬使到宣敕斬招討使郭崇韜父子四人爲到蜀取家金錢馱載歸京關 戊申奏遂降救誅之 甲戌北都留守孟知祥除授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充劍南西川節度使到府 戊寅魏王以孟公至大慈寺拜佛宗御容又至延祥院見僞蜀少主真容竝令掃抹 梁北方天王一身至今存焉 庚寅魏王發離成都歸京至綿州康延孝以殿後軍作

亂回趨成都屯廣漢川主頗有憂色護軍焦彥資討伐與東川節度使董璋會軍擒康延孝送至利州魏王斬之於是兩川平定 夏四月丁亥朔己丑蜀主與母徐氏太后諸王公嬪妃至雍州時莊宗出

征王皇后矯詔就秦川驛害之至明宗朝追封順正公葬於京兆府三趙村是月明宗即位改元天成元年甲午魏王平蜀回至渭南諸軍潰散爲帳下親事所縊

錦里耆舊傳卷第七

明成化二十五年

二年春二月壬午朔己亥川主斬南川監軍使李殿時明宗篡位川主以前朝德感心不自安至是內客省李殿承樞密使安重海密旨貯圖謀之意添驛部網羅於兩川乃斬之聞奏自是方思割據兵秣馬與東川董相公

三年冬築羊馬城

四年非餓死米計四百文

長興元年秋兩川起兵討遂府利國并黔南襄萬等州勝示曰蓋聞皇王御下恩信乖而叛離臣子事君猜忌生而權變固不可刮席而忍恥膠柱口移音開戶牖以啓式長根芽而稔患以至舉戈問罪哲衆首征旁庇齊民式求多福某國朝德感受命莊宗自節制於西川過鼎移於東洛且以時變則變喪君有君因盡節而傾誠遂梯航而入貢五年之內發運無虛積數五十萬緡繼給中朝之費此則勵勸蓋於天子欲表率於諸侯宇內皆知人誰不見至於屢加官秩亦荷寵光不幸開謀潛與窺覷於閩中而立節就列鎮而益兵搖動我軍民控扼我喉背頻將異議累其上聞冀蘇軾之懷柔希稍安於方面而朝廷不以爲德轉深其疑竟乖魚水之歡自絕雲龍之契某與東川相公已聯姻好况密封圻朝聞雞犬之聲暮接笳鼓之響地雖分於兩鎮人心何異於一家勢比同舟事資共濟今與東川點檢馬步軍十五萬

錦里耆舊傳 卷七

二一

錦里耆舊傳 卷七

人騎分路往武信關路險難等州問逐制置之由屯集之衆其行師法令別載條章務口妥寧必無侵唐况王氏開國久竊成都東則鐵鎗於鼎唐北則泥封於大散自是子孫失守將相離心全在蜀之孫人固未忘於竊主某因衆多之威僭奮武旅以開疆守道四民各安其業然後花林步月錦水行春繁華何讓於往年得祿重新於此日凡百士庶宜體端倪

秋九月辛酉朔丙辰收下閬州勝曰昨者兩川以朝廷日生疑貳不體忠良信讒賊之開言致諸侯之離德始則閬州節度使李仁矩兩來奉使頻此規窺謂於果閩之間便是控臨之地安與謀畫濫置節旄及姦計之遂心猶陰邪而未已數聞奏報背請兵師欲結禍階自爲戎首所以東川相公慮其稔惡須議權兇連與魏武之師共破豺狼之窟自今月二十九日酉時得東川相公來書云二十五日夜三更三點親領兩川大軍四面圍襲攻打閬州城池至其日平明打破斬到李仁矩首級并活捉到都指揮使姚洪馬軍指揮使王景步軍指揮使賈暉等訖餘城下見機來投指揮使都頭已下便與賞給安存兼本城軍人百姓敢不傷動外餘拒敵黨類殺戮無餘此則天贊兵威人叶勇力遂至元兇斬首同惡就擒我師四合以環圍逆壘一攻而瓦解捷書雷迅喜氣山橫想與士民同多慶快見便乘勝前進攻收利州只期反掌之閒更俟克敵之捷冬十月辛卯朔辛亥左廂馬步都指揮使張業收下葭州并黔南勝示曰今月二十一日據峽路行討伐招收使狀報黔南節度使去今月二十七日將手下元戎兵士拋本州下水奔竄尋差衙隊指揮使朱儁都領左右飛掉并諸指揮兵士乘戰船十五隻往黔南安慰至今月二日午時回其黔南節度使今見在渠溪圍點元隨兵士及旋添水軍卻有五百餘人排比小戰船候寧江應接兵士到卻欲歸復本州其朱儁當日辰時都領戰船往渠溪襲逐至午時與賊軍相見交戰趁下水約百餘里至鄂都頭殺獲賊軍一百餘人斬黔南內外都指揮使郭太尉吳近思張瓊等三十餘人奪得衣甲器械不少收獲牌印四副其黔南節度使則攜餘黨乘小舟沿流直下忠州者竊以大舉舟師遠征峽路旗鼓纓開其下潮雲檣等指於上游連降郡城緘收營盤勢且疾於破竹聲有類於蕪蓬今則更聞捷書屢聞勝策况寧江軍以黔南爲肘臂之地以渝合爲饋運之衝我已斷之彼何望矣節帥奔城而竄遁神將兼隊而迫擒倣俘擒以既多收禮中而亦衆指期蕩定以固封隅凡曰軍民使同快慰十一月左廂馬步都指揮使趙廷隱收下利州十二月左右廂馬步都指揮使李仁罕打破遂州殺節度使夏魯奇於是朝廷夷東川董相公一族

二年天子歸罪安重海後川主卻修職貢三年夏四月辛巳東川董相公擁兵來襲我至漢州昭武軍節度使趙廷隱討平之勝示曰蓋聞皇天無親唯德是輔明神不昧稔惡則亡逆賊東川節度使董璋包藏禍心良背盟約暴與士馬急寇封圻迎鋒而沒全軍單馬而竄歸本府昭武司徒統領大衆追襲餘妖則有前陵州刺史王暉視其將亡因圖轉禍爲斬董璋父子雙獻其元口保軍城待余旌節念其智勇足可嘉稱且謀不自於衆人罪止歸於元惡既除心腹之患永固邦國之基某親往東川慰諭軍民次六月軍府將吏等詣衙陳狀請川主令

錦里耆舊傳 卷七

二二

公通押兩川公事

四年春觀察判官元溥上疏請行墨制曰。伏以我蜀被山帶江。足食足兵。實天下之強國也。我公本仁。祖義。允武。允文。乃天下之賢主也。以我公之賢。拓土開封。取威定霸。固得其宜矣。而況內則有紅蓮上客。參韓之謀。外則仗細柳將軍。專斧鉞之任。率土之內。足可保磐石之固。太山之安。顧惟穴隙。何補高明。但念智者百慮必有一失。愚者百慮必有一得。狂夫之言。聖人擇之。樵童之歌。哲王聽之。敢繫詞誠。懇管見。仰干明察。伏切任。惟願與刑國之利器。懲惡勸善。君之要權。不可偏行。猶須具舉。歷觀往典。備考前規。或王命而不通。或公室以多難。列國率聞於專制。諸侯或可以從權。苟有利於生靈。又何辭於通變。昔來欽那。馮擅命於征伐之間。蜀主岐王。承制於隔絕之際。際俱非已。實欲安仁。一昨降近。諸藩開。上國有虎視狼貪之意。阻君臣魚水之歡。添益兵師。動搖生聚。況我公恒修職貢。不虧楚子之茅。遠構。謀邪。竟鬱甘參之杆。以至兩川。敵血。合從連衡。列校齊心。奉辭伐罪。今則旋平狄穴。漸拓鴻基。立功者。悉。望昇榮。向化者。皆思敘進。方屬途路有阻。恩信未通。二星不見於雲霄。三蜀久倦於雨澤。將期勸善。切在。報功。時合議於策動。列爵宜遵於故事。自今以後。若且行墨制。以布鴻恩。式副羣情。無虧大體。先宜。諭。後可施行。所冀設爵待功。免授職時之賞。尤宜稱霸之口。秋七月。唐國進封蜀王。册曰。朕祇膺天。度。荷帝。敷大信。而仰法。吳。乘至公。而俯臨。億兆。彰善。必分。涇渭之流。崇德。報功。敢忘。山河之誓。其有榮。聯。成。里。任。重。侯。藩。佐。白。水。而。中。興。為。皇。家。而。盡。節。雖。勞。綠。註。誤。而。竟。保。忠。貞。疏。鑿。未。通。湖。海。之。波。淵。阻。風。霧。既。定。拱。辰。之。光。耀。如。初。表。章。皆。驗。於。推。誠。琛。贖。遠。修。於。述。職。得。不。顯。其。丹。赤。懋。以。旌。酬。益。數。魚。水。之。歡。永。契。君。臣。之。道。爰。求。吉。日。乃。降。徽。章。具。官。孟。某。五。緯。佐。天。三。山。鎮。地。七。年。乃。辨。其。為。梁。棟。之。材。十。德。俱。全。信。是。瓊。璫。之。器。先。皇。帝。經。綸。八。極。濟。活。兆。人。李。通。首。述。其。緯。皆。鄧。禹。常。參。於。霸。案。同。心。同。德。竟。扶。歸。馬。之。朝。不。伐。不。矜。罔。恃。灑。龍。之。寵。泊。朕。慕。承。風。紀。緊。爾。鎮。守。寇。城。鐵。石。彌。堅。普。茅。不。置。山。川。險。絕。每。度。向。日。之。心。玉。帛。駿。奔。來。助。郊。天。之。禮。有。臣。若。此。當。代。何。加。董。璋。久。作。厲。階。終。萌。逆。節。既。辜。恩。於。覆。載。欲。嫁。禍。於。勳。賢。豈。以。封。章。疏。其。隣。道。度。劉。我。生。聚。離。間。我。忠。良。爾。外。示。叶。同。潛。懷。憤。激。聲。更。言。而。誘。諭。彼。既。不。回。俟。良。便。以。誅。鋤。乃。期。自。雪。以。至。敢。驅。我。黨。徑。逼。仁。封。吹。鴆。毒。以。傷。人。奮。牙。而。暴。物。爾。則。妙。施。成。算。徑。出。全。圖。鼓。鼓。纒。纒。旋。開。落。爪。窺。巢。自。潰。已。致。噬。臍。梓。州。之。妖。霧。風。驅。涪。水。之。狂。波。鏡。淨。解。吾。胥。肝。膽。爾。躬。鈐。囚。當。銘。在。景。鐘。豈。止。光。於。信。史。况。復。備。輸。懇。款。益。驗。傾。度。彼。魯。館。之。賓。綠。述。沛。中。之。舊。事。深。心。可。見。亮。節。期。彰。不。有。疾。風。焉。知。勁。艸。儻。無。異。數。曷。報。崇。庸。由。是。致。築。將。增。顯。昇。王。爵。兼。兩。藩。之。奧。壤。啓。一。字。之。真。封。仍。循。益。地。之。通。規。別。改。旌。功。之。懿。號。賜。以。旌。車。雖。加。等。之。寵。光。爾。皆。不。吝。在。睦。親。之。義。分。予。亦。無。厭。於。賦。天。際。甚。明。為。善。者。降。之。福。祉。君。恩。不。黨。立。勳。者。厚。以。獎。酬。唯。敬。慎。以。始。終。可。延。長。於。富。貴。勉。承。兌。澤。來。鎮。坤。維。可。授。依。前。檢。校。太。尉。兼。中。書。令。行。成。都。尹。劍。南。東。川。兩。節。度。使。管。內。營。田。觀。察。處。置。統。押。近。界。諸。蠻。兼。西。山。八。國。雲。南。安。撫。制。置。等。使。仍。封。蜀。王。加。食。邑。一。千。五。百。戶。實。封。二。百。戶。改。賜。忠。貞。匡。國。保。大。功。臣。散。官。勳。如。故。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册。命。主。者。施行。秋。八。月。下。教。曰。取。威。定。霸。乃。諸。侯。

權變之方。捨爵策勳。乃皇王敘酬之典。其或兵屯萬旅。地廣三川。周環列國之山河。奄有全蜀之封部。儻不從權而徇衆。則稽錄効以報功。今稟命於中朝。得專制而賞。但念承世家之餘慶。受旌鉞之殊榮。窮奢極侈。固斷意而不為。講武教民。在安邊而有作。往歲方勤。連職務保永固。不幸諸藩。構成深隙。此際主兵將帥。爭陳排難之功。運策資僚。成展出奇之略。因興武旅。分蕩渠魁。累破竹以焚枯。連開疆而拓土。其次諸司奉職。庶吏推誠。咸著勳勞。豈忘獎答。一昨聖上以顯分忠。俊遂降册封。礪岳帶河。銘大君之異寵。輅車珠冕。表列國之殊榮。仍示優崇。俾行墨制。上自藩方之任。下及州縣之官。凡陟幽明。許先。而後奏。自可保不僭不濫之典。賞立功立事之人。必無患於不均。庶有觀於允當。布告遐邇。咸使聞知。長興五年。夏四月。文武勳進即皇帝位。大赦國內。改唐長興五年為明德元年。以副使趙季良為相。掌書記母昭賢為御使。中丞章書記李昊。觀察判官徐光溥為翰林學士。左右馬步軍都指揮使李仁罕。趙廷隱。張業。侯洪質。分掌軍權。夏四月。庚午朔。地震。興元節度使張虔劉。武定節度使孫漢韶。率部來歸。由是盡得山南土宇兵甲。秋七月。己亥朔。甲子。帝寢疾而崩。葬和陵廟號高祖。遺制册元子昶。於柩前。即皇帝位。年十四。翌日。殺李仁罕。并其左右。佞者宋讓等數人。初仁罕入蜀後。充馬步軍都指揮使。恣為奢。聚前蜀主元妃有國色。欲娶之。又懼高祖。至是乃有跋扈之意。樞密使王處回。左廂馬步都指揮使趙廷隱。慮其難作。遂請殺之。三年。春三月。地震。

四年。晉高祖發兵侵昭武。至劍門。保寧軍節度使趙廷隱領兵拒退之。是歲改廣政元年。秋八月大水。二年。春。邊陲無擾。百姓豐肥。以輔相得人也。四年。夏四月。蝗。五年。春。閏三月。甲申。西域胡僧來朝。六年。至九年。大有。十年。秋七月。殺宰臣張業。以其判度支。虐徵商稅。於是籍沒其家。樞密使侍中王處回免官致仕。上以翰林學士李昊。徐元溥為相。伊審微為通奏使。知樞密院事。上始親臨庶政。是月。秦州節度使何重建。鳳州刺史石奉。率所部來歸。十一年。十二月。時平俗阜。十三年。春。始置貢舉。十五年。夏六月。大水。入京城。漂蕩五門。以其城內溺死者衆。於是大赦境內。秋九月。東川兵馬都監王承丕反。殺知府刑部侍郎郭延鈞。并其家族。於是都指揮使孫欽。率手下兵士。斬王承丕首級。奏送。貢差客省使趙季札。往梓州安慰。夷王承丕家族。十八年。冬。上國舉兵攻秦州。蜀失之。十九年。戎瀘州獠賊羅維。雅雅反。左街都巡檢使趙季文討降之。

二十一年昌州獠反殺巡檢使趙漢瓊於是左界巡檢使申彥瑋討平之
二十四年册皇太子
二十五年行川鐵錢

錦里耆舊傳卷第八

起蜀漢政二十八年
冬五龍德四年春

國朝收蜀十二月癸亥高蜀太子泰王元結統領兵士至劍門時昭武諸路兵馬竝已奔退遂回入城
正月癸酉口路前軍都部署王太傅全斌統領大軍至漢州界蜀主差偽通奏使伊密微走馬送降款
十七日軍都部署請先鋒都監康延澤入城安撫十九日大軍至昇邊蜀主具禮降二月四日
南路戰都部署劉太傅光文收峽路至府是歲大宋乾德三年也十七日蜀主與偽太后妃嬪發離
成都水路下峽朝天先差弟僑雅王仁贊北路走馬奉表曰臣聞三皇御宇萬邦歸有道之君五帝垂
衣六合順無爲之化其或未知歷數猶昧存亡致與天討之師實懼靈臨之罪敢祈英容俯聽哀鳴臣誠
驚誠懼頓首頓首伏念生自井門長於蜀地幸以先君之基構得從幼歲以承承只知四序以推遷不識
三靈之改卜伏自皇帝陛下大明出震帝德居乾聲教被於遐荒慶澤流於中夏當靈旒玉殿之始闕以
小事大之儀洎告類圖丘已來稽執玉持帛之敬蓋屬地途遐僻阻隔微猷已愆先見之明因有後時之
責今則皇威赫怒聖略風行干戈所指無前雖鼓纛施而自駭山河郡縣半入於華封將率倉儲幸歸
於文籍但念臣中外二百餘口慈母七十餘年日承訓撫之恩蠶劬孝愛之道實願克終甘旨冀保終年
其次則口子孫之團圓守血食之祭祀伏乞皇帝陛下容之若地蓋之如天特軫仁慈以寬危辱臣輒敢
微其故實上以展願念劉禪有安樂之封叔實有長城之號肯恩歸款得獲生全願眇昧之餘魂得保

全而爲幸庶使先君寢廟不爲樵採之場老母庭除且有同安之便見今保全府庫巡邊軍城不使毀傷
終期臨照軍書混世文軌正朔奉於靈臺敢布腹心恭聽教旨臣謹率文武見仕職員望闕拜首上表歸
命披瀝肺腑以聞又上宰臣樞密使狀竊念頃自北京即爾先父泊臨西蜀嗣守餘基自量小國之
封疆常阻大朝之正朔伏自皇帝位登宸極禮極郊禋令節梯航願同臨照而以阻滯障障稍易歲時今
則遠勞王師恭行天討有征無戰詎可抗威乘甲倒戈等皆效順具陳降款上達冕旒所希者存濟活於
蒼生報劬勞於老母忠惟奉主孝則養親自於生平無所觀望計男銜璧已蒙解釋之儀願垂垂衣保
安全之望丹誠備寫雪涕難勝伏惟某官叶贊萬機懷柔八表迴敷恩信竝及幽遐願垂前席之言特加
敷奏冀遂保家之懇終養晨昏烏反哺以知恩竊將比喻雀銜環而報德以荷生成倚賴銘陳詞罔
遺瞻德宇但離度誠今專遣親弟仁贊詣闕上表待罪救蜀主省上表率文武見仕官等望闕懇歸命
事具奏朕自皇天降命率土樂推將期德服萬方不特威加四海乃瞻益部僻處一隅苟黎庶之安非
經營之在意外昨吳繼蜀地自井門既與王者之師遂授將軍之號事非獲已須用至兵我具其詞彼
衆自敗下劍門而賈勇指井絡以長驅中宵火然兆庶何罪徑馳駟騎嚴戒前鋒廣宣來者之懷徧諭弔
民之愷能率官屬而效順拜表疏以祈恩託我慈親述乃寢廟封府庫而待罪保生聚以輸誠朕方示
信懷來不逼人險保無他慮當體隆國有舊章不違來請所宜悉也春寒想比清休書旨不多及四
月一日殺西川兵士三萬人初前軍都部署瑯琊公受降入城後應是西川歸降兵士竝皆安撫相以點
駢要起發赴京衆軍動搖將謀作亂乃引就夾城內點檢俾其不意遂盡殺之參政呂侍郎餘慶知成
都府軍府事爲蜀指揮使全師雄反自稱王據漢州金堂縣三學山聚徒數萬人攻成都并諸縣與官軍
格鬪又陵州賊袁廷裕反資州黃承浦普州劉澤時人號之劉便弓昌州趙令等反各據本州與全師雄
應接所在州郡道路不通又嘉州馬承逸反屯犍爲山進攻州城前軍戰棹副都署武節擊破之盡戮
徒黨夏五月十六日蜀主到京朝見皇帝卯時御大明殿蜀主見左右金吾六軍儀仗殿中省法物竝
於殿前卓立三軍於明德門外著隊排立蜀主并弟仁贊男元結等宰臣李昊已下三十二人五更三點
自玉津園乘馬到明德門西廊於暮次下馬至寅時著白衫小帽子勒帛詣明德門立班閣門使李廷選
至蜀主遣官屬一員持表待罪將入大內奉傳宣旨釋放赦示諭竝俯伏於地令通事舍人持起有敕取
法上天廣覆下土既叶混同之慶永乘臨照之光方喜來朝何勞俟罪體茲瞻待無至兢憂蜀主以下謝
恩訖奉宜賜衣服鞍頭鞍等物謝恩却歸暮次換衣服冠帶各乘馬入厚載門右銀臺門下馬閣門使李
廷選引蜀主入明德殿外暮次祇候見蜀主進

金器八百兩

玉腰帶二條

銀錠一萬兩

集賢相公參知政事侍郎及文武官已下江南兩浙進奉使竝立班陪位稱賀宜徽使承旨奉禮畢索扇
下簾皇帝歸內皇帝自大內乘道遊子上明德樓宣詔蜀主已下上樓立班奉宜徽詔諸軍於樓前遂隊

安歸營後却來道遙子赴大明殿宴奉宜宰臣蜀主已下就赴宴勸教坊樂蜀主進
命酒器一副重一百六十兩
幸臣節相已下進賀

蜀主朝見宜賜蜀主

衣一副六件

金鞍轡馬一匹

絹五千匹

錢三千貫文

銀稜漆器一千六百事

錦繡被褥二副

錦繡被褥二副

鋪陳備用什物全

又賜國母李氏

衣一對

絹一千匹

蜀主弟仁贊仁裕仁操男元詰元珪各賜

衣一襲

玉腰帶

衣著各五百匹

散馬各一匹

錦被褥鋪陳全

雅王孟仁贊別宜賜

交倚水罐子銀大燎爐并銀器二百五十兩

尋有除目

李吳工部尚書

張元傲工部郎中

胡韞司天少監

韓保昇殿中監

尹文學領部郎中

劉嵩少府少監

通龍犀腰帶一條

玉腰帶一條

散馬五匹

錦綺綾羅紗綾衣著一千匹

金銀漆器四百事

索漆器五百事

宅一院四百八十間

金器三百兩

備用銀器一千兩

幘頭轉笏等

銀器各七百五十兩

絹各一百匹

金銀鞍轡馬各一匹

鮮于操祠部員外郎

丘世隆比部員外郎

孟仁操左監門衛上將軍

孟元珪左千牛衛上將軍

李進右千牛衛大將軍

袁可鈞左屯衛大將軍

蘇廷超清道率府率

授蜀王秦國公制

門下伯禹導川黑水本梁州之城河圖括象岷山其井絡之墟考職方之地圖比劍南之微道屬中原多

事遠服未賓山河既限於侯封車服逾輸於王制朕削平屬縣重正皇綱復周漢之舊疆龍綏羣后探唐

庚之大訓協和萬邦六載于茲百揆時敘禮樂征伐之柄出自朕躬蠻夷戎狄之鄉咸修職貢一昨順先

帝而受律法時雨以興師舜于野舞於兩階湯網常開於三面弔民之罪朕無愧焉咨爾僭蜀王孟昶挺

生公族稟慶侯門值唐朝將季之辰襲蜀士已成之業撫黃郡邑久歷歲華而能察天地之惡盈知人神

之助順盡率羣吏來降大君望北闕以拜章折南陔而請命得不開懷禮遇撫弱流恩官班特越於蘇章

保護彌光於大信豈比夫魏封劉禪縱升驃騎之班隋待蕭瑄惟列莒公之號今茲示亂以欲從人命作

帝師俾榮開府帶漢相專車之貴列秦川萬戶之封併而授之斯為異數仍加祿俸用表優隆爾宜思前

代之命官體我朝之加等勉行非常之澤無忘匪懈之心佩服恩光往踐厥位可封秦國公

授孟元珪兗州節度使制

門下朕聞魏將降蜀君臣俱列於散官隋帝平陳子弟不聞於封爵皇家順景風而行賞同時雨以濟師

當敵境未賓遠下戒嚴之令暨危邦請命雲垂利澤之恩矧復降婁古封掌武崇秋曲阜是伯禽之國太

尉乃周勃之官山河距九州之雄綬冕冠三公之貴舉為賞典斯實異恩偽國長子孟元詰禮法於莊神

彩英秀駛駟途於早歲播命聞於蜀川正朔未同於列國而人稱世子車書既混於大朝而自是良臣以

爾昔在三川常居二職贊厥父之效順保祖母之高年予嘉乃心豈限彝制是命陟將壇於東夏整武事

於南宮憲秩封侯用光殊渥將表臨戎之密更增光祿之勳爾其分天子之憂勤出將軍之法令與其改

弦而易調不若從容以安民布政加條予誠有望榮家奉國爾宜勉之

夏六月蜀主薨遺表曰

臣聞大教有限萬化無窮歷觀今古以儉同而在賢愚而不免將啓手而歸土再瀝懇而聞天臣誠悲誠戀

頓首頓首伏念臣繆承父業繼據坤維數千里之山河四十年之統緒雖有臨深之懼且無事大之規是

以遠勞王師恭行天討上思老母下念生民潛收拒轍之心旋露投戈之請伏惟皇帝陛下納汗道廣來

遠恩寬遺頒彩鳳之書遠釋牽羊之罪伏自遠辭錦里獲親瑤堦帝澤天恩曾無虛日皇華駟騎長是

門仍賜官勳方爾謝不謂偶之疾疹遽也伏望皇帝陛下修容念以殊深降國醫而荐至比冀稍聞聖損何期漸見彌留將別聖朝即歸幽壤祀拜章於雙闕一息雖存命易資於病躬五神已耗伏惟皇帝陛下長新鳳凰永新鴻圖鎮居四海之尊永作兆民之慶臣之老母臣之孤遺仰荷聖恩復何憂慮臣無任瞻天戀聖涕泗悲哽激切屏營之至

夏六月十九日榮州賊楊德輝等反陵州袁廷裕助五千餘人圍邛州城是月二十六日南路都部署彭城公討平陵州賊袁廷裕二十九日楊德輝潰散所在縣鎮悉歸口略盡秋九月嘉州指揮使呂翰反殺前軍戰棹副都署武懷節據州城自稱相府是月漢州山青賊全師雄死徒黨潰散冬十一月彭城公擊呂翰破之收下嘉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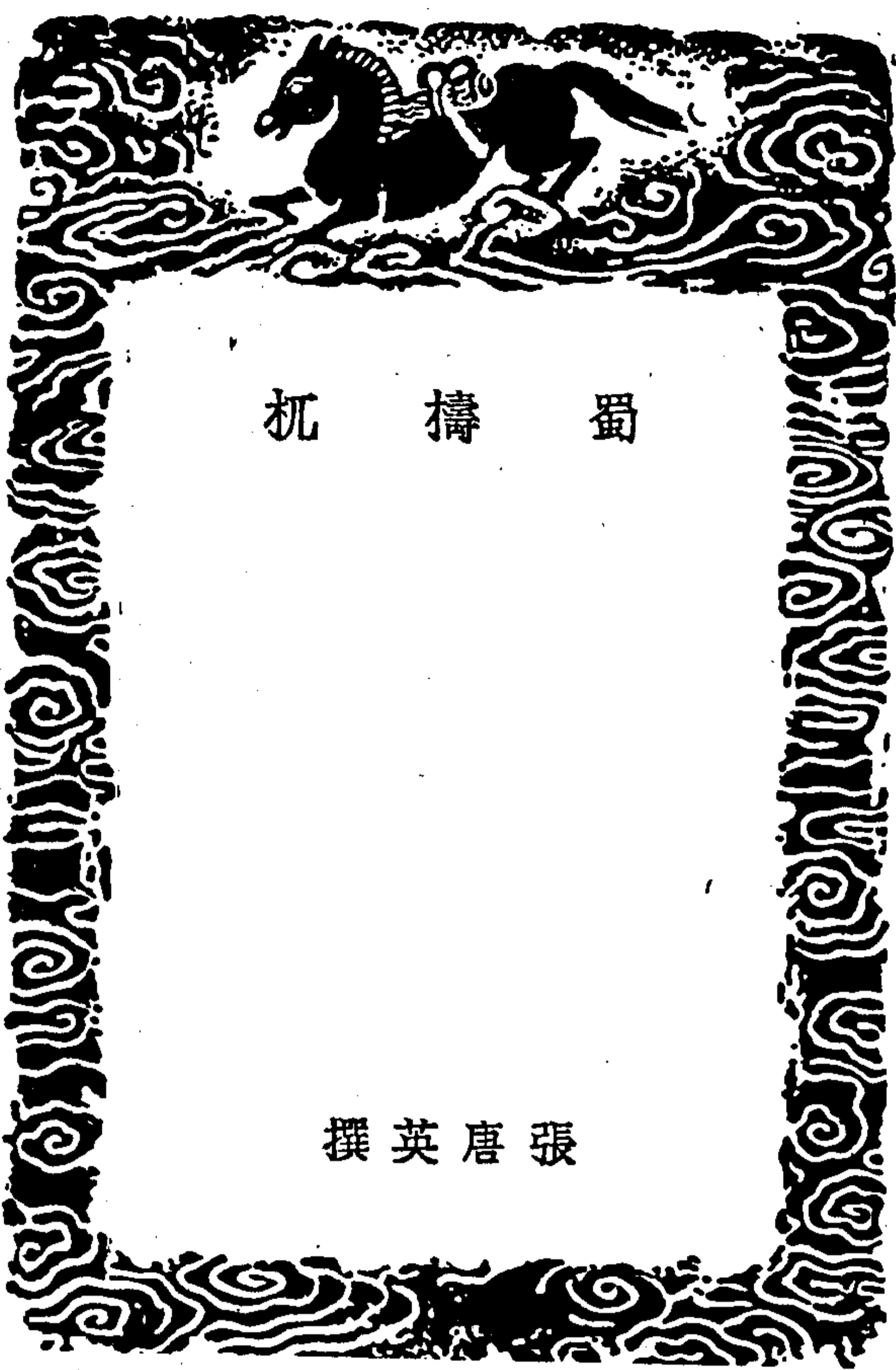
四年春三月資州賊黃承浦榮州賊楊德輝等歸投起遣上京自楊德輝趙令等脇從夷獠依附山林擁衆叛離不順朝化南路都部署彭城公命偏將討平之今則污萊之囚盡闕在符之盜漸除萬民知歸兩蜀寧靜觀堯湯之代備億兆之心矣

錦里耆舊傳八卷自洪武五年壬子歲秋七月十五日庚申寫起至廿八日癸酉錄畢於華亭集賢酒北村居之映雪齋且噴茶處在家道人誌七十有六

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攷云陳直齋書錄解題曰前蜀靈縣令平陽勾延慶昌裔撰開寶三年轉書丞劉蔚知榮州待此傳其詞雅穢請延慶所之改曰成都理亂記天成之後別加編次起咸通九載迄乾德四年百餘年蜀事大略具矣給傳蜀人張緒所撰起乾德乙丑迄祥符己酉自平蜀之後朝廷命官倣姓名及政事因革以至李順王均劉旻作亂之迹皆略載之知新繁縣太常博士張約爲之序七月廿九日甲戌白露節記

是編得之門人秦汝操氏汝操又得之沈辨之氏惜乎祇後四卷闕前四卷未得爲全書大抵古書之存於世者多殘缺不全先達傳文莊公嘗云麟角鳳毛奚以多爲愚於是編亦云
嘉靖戊午冬十一月月幾望勾吳臬山人姚咨舜咨甫識時年六十有四





自序

嘗觀自古姦雄竊據成都者皆因中原多故而閉關恃險以苟偷一時之安譬夫穿窬之人利於梓膜之夕至於白晝公然則無能為也且章阜守蜀二十餘年其材智機權過于王孟遠矣止欲兼兩川節鉞而不能得劉闢惑術士之言自謂才過項羽不數月就檻車之縛蓋是時朝廷清明刑政修舉賢者在位紀綱整齊彼雖欲不臣勢不能為也使卓關在五代時其為惡必有過於王孟者以此知朝廷治則蜀不能亂朝廷不治則不惟蜀為不順其四方藩鎮之不順亦有不下於蜀者當王衍之入洛也三蜀之人盡喜中國之有聖人而非宗總制失取中外繼叛蒲禹卿慟哭曰觀天下事勢如此蜀人豈有安泰之期耶必重不幸爾泊知祥入蜀之後明宗頗以蜀人為疑凡高貨有力者盡令東徙張丕立歎曰蜀中之叛非蜀人為之也皆朝廷所委用之臣所為也其言蓋有激而云爾善乎田龍游之論曰僭偽之主改應堂為宮殿改紫綬為赭袍改僚佐為卿相改前驅為警蹕改妻妾為后妃何如常稱成都尹永無滅族之禍耶茲可謂玉石切至之言也王孟父子四世九八十年比之公孫述輩最為久遠其間善惡之跡亦可為世之鑒戒然編錄者如若舊傳鑑戒錄野人閑話之類皆本末顛倒鄙俗無取真宗時知制誥路公振修九國書有前蜀後蜀世家列傳然而煩簡失當尚多疎略如張扶馮涓張士喬段融蒲禹卿張雲陳及田淳之徒諫草章疏皆有益于世教盡棄而不錄此觀者所以惜其有未備也予家舊藏前蜀開國記後蜀實

蜀檮杌 自序

蜀檮杌

張唐英撰

蜀檮杌 自序

錄凡三十六卷欲焚棄而不忍今因檢閱始終削去煩冗編年敘事分為二卷其間事實未顯如擬須肥遺遠望積長馮樞蒲騷之類各為解一失誤凡五代史及皇朝日曆所載者皆略而不書名曰蜀檮杌蓋取楚史之名以為記惡之戒非徒衍其小說亦使亂臣賊子觀而恐懼云耳張唐英汝功撰

蜀檮杌卷上

宋 張唐英纂

唐英字汝功宋史作次功自號黃松子蜀州新津人宋丞相商英之兄第進士蜀武賢良方正不取調官城守神宗即位授殿中侍御史入對帝問何向衣綠對曰前者固得之同有史料實著仁宗政要宋名臣傳

王建字光嗣其先潁川郟城人後徙居項城隆眉廣穎身長七尺與晉暉輩以剽盜為事被重罪繫許昌而獄吏縱之使去武當僧處洪謂曰子骨相異常貴不可言何自陷為盜建感其言因隸軍於忠武而節度使杜審權拔為列校從討王仙芝有功所乘馬死剖之得一小蛇于心間私自異之秦宗權據淮南募建補軍虞侯廣明中僖宗幸蜀建與晉暉韓建張造李師泰同謀率三千人奔行在僖宗大喜乃分其兵使建等五人主之號隨駕五都田令孜皆錄為假子駕還分典神策軍光啓元年令孜與河中王重榮有隙移鎮易定重榮遂舉兵向關二年正月僖宗再幸興元以建為清道使負玉璽以從至堂塗驛而鄂寧昌符朱玫等遣人焚棧道建翼僖宗過于烟焰中夜宿坡下僖宗枕建膝而寢賜以金券至褒中以建遙領壁州刺史令孜悔禍求為西川監軍以楊復恭代為觀軍容使復恭慮建不附已出為利州防禦使十月駕還楊守亮鎮興元屢召建建疑其圖已遂招募精兵八千攻陷閬州殺楊行遷入據其城自稱刺史十一月昭宗即位陳敬瑄叛于成都慮建與東川顧彥朗膠固為患頗憂之令孜曰建吾子也可折簡召之

蜀檮杌 卷上

遂與建書曰中原多故惟三蜀可以偷安陳公恢廓無疑同建大事吾父子輔之無不可也建大喜領兵趨成都敬瑄參謀李又謂曰建今之奸雄狼顧久矣必不為人下若為將校亦非公之利建至東川敬瑄遣人止之建怒進攻破鹿川入據漢州進攻成都顧彥朗亦懼建反戈相襲上表雪其罪建亦奏請擇大臣帥蜀乃召宰相韋昭度為成都尹制蜀蜀黎雅置永平軍于邛州以建為節度使建發兵迎昭度于劍門敬瑄不受代昭度於城東置行府以建為衛內都指揮使大順元年十月建度敬瑄垂敗心冀全蜀乃給謂昭度曰相公與數萬之衆未有討賊之效而饋運不繼大衆囂然今關東藩鎮相噬國傾國家社稷朝廷姑息不暇相公為國大臣其心安忍不如東還以清中原此根本之策也劍外之事願以相委必不負屬策昭度猶豫未決建陰令軍士擒昭度帳下吏略保蒼頭保樹食之昭度大懼乃以符節付建即日東還詔復敬瑄官令建罷兵歸邛州建不從急攻成都令汝懼登城與建語曰老夫與八哥素厚何為相扼如此建曰建與軍容有父子之恩何心敢忘但太師負國而朝廷使建討之苟太師改心便可釋憾令汝與敬瑄議以勢不可敵其父令汝持符印即建營授之翌日以成都讓建自稱留後表成其事龍紀元年春制授成都尹西川節度使仍知節度事管內觀察處置雲南八國招撫等使敬瑄廢處雅州以其子為刺史既行建遣殺于三江令汝仍監其軍四月以令汝陰附鳳翔擒下獄餓死光化三年詔建私門立載加中書令封琅邪王四年封建西平王

三年昭宗還長安建奉表貢茶布等十萬八月封建司徒蜀王四年八月朱全忠弒昭宗建率將吏百姓舉哀制服七年全忠篡位改元開平巨入見青城山鳳皇見萬歲保左右勸進三進而後從九月僧即偽位號大蜀改元武成以王宗信為中書令韋莊為散騎常侍判中書門下事唐道襲為樞密使任知元藩帥為宣徽南北院使王宗裕為太傅王宗侃為太保兼侍中以唐軍容嚴道美為內侍監授唐至舊臣王洵等三十二人官爵有差十月下偽詔改聖字廳館為宮殿其略曰帝君之居上應神象朝貢臻華夷會同宮闕殿閣之深嚴益省府寺之宏壯頒分名號以正觀瞻況我肇啓丕圖數有嘉瑞尤協上元之觀式光萬世之基至于廚廡之標制倉庫之曹列並宜從革用永維新

大衙門為宣德門獅子門為神獸門大廳為會同殿建場門為神武門建場廳為神武殿蜀王殿為承乾殿清風樓為壽光閣西亭子廳為成宜殿九頂堂為承乾殿會仙樓為龍飛閣西亭門為東上閣門亭子西門為西上閣門節堂南門為日華門行庫角門為月華門萬里橋門為光夏門笮橋門為坤德門大東門為萬春門小東門為瑞鼎門大西門為乾正門小西門為延秋門北門依舊大元門子城南門為崇禮門中隔為神雀門東門為神政門西門為興義門鼓角樓為大定門北門為大安門中隔為元武門昌橋為應聖橋舊宅為昭聖宮堂為金華殿摩訶池為龍躍池設廳為詔光殿軍資庫為國計庫衙庫為內藏庫衙內趨佑庫為齊天庫衙內雜庫為廣潤庫貫設庫為常盈庫貫設行庫為殿前庫南倉為天宮倉贍軍東庫為左金藏庫北倉為大倉甲仗庫為天武庫舊三使院為彰信門尚書省于舊使院置御史臺于府司置府城為皇城使防城使司依舊兩馬步使為左右街使麻旗候為街巡使

後稍為飛龍院客司為客省使樂營為教坊使廚為御食廚戟門添置三十六戟神策營為糧料司六軍為支計院成都府移在子城外遂穩便處署立府所司新西宅為天啓宮堂為玉華殿武成二年正月祀南郊御樓肆赦以韋莊為吏部侍郎張格為中書侍郎並平章事因謂曰不恃權不行私惟正是守此宰相之任也三月瀘州奏武部郎中張道古卒道古臨瀘人少有文詞慕朱雲梅福之節景福中舉進士釋褐為著作郎進右拾遺時播遷之後方鎮阻兵道古上疏言五危二亂七事貴授施州司戶參軍未幾以補闕徵由蜀赴闕陳田之變乃變姓名賈于溫江建聞其名奏為節度判官又上建詩序二亂五危七事為同僚所嫉遂茂州安置開闢召為武部郎中至玉壘關謂所親曰吾唐室諫臣終不能舉與雞犬同食今須召還必須再貶于此死之日非吾于關東不毛之地題曰唐左補闕張道古墓至蜀果不為時所容復貶茂州卒于路五月立周氏為皇后宗懿為太子十月講武星宿山步騎三十萬遂宴于行宮謂左右曰得一二如韓信而將之中原不足平也宗信跪曰臣雖不才自願可驅策兵部郎中張扶進曰陛下雄才大略尚不能得岐關尺寸之士宗信小子狂妄願陛下無以中原為意宗信憾之論危人置藥而殺之扶字子持廣都人博學善文凡書奏履履皆屬之贈諫議大夫制封諸子為王王建十一子馬娘生宗仁白娘生宗懿宋娘生宗恪陳娘生宗智宗時喬娘生宗傑褚娘生宗鼎宗平宗澤徐娘生宗衍撲殺晉國公王宗信宗信本姓甘氏建未有子錄為養子以戰功累遷中書令侍位隆功高所為不法連上表求為太子建勉諭令出而不肯去言詞甚悖因叱衛士撲殺之

三年六月下詔勸農桑曰昔劉先主入蜀武侯勸其閉關息民十年而後舉兵震搖關內朕以猥眇托于人上爰念蒸民久罹干戈之苦而不暇力于農桑之業今國家漸寧民用休息其郡守縣令務在惠綏無侵無擾使吾赤子樂于南畝而有臨風七月之詠焉八月吏部侍郎平章事韋莊卒莊字端己杜陵人見素之後乾寧中舉進士建奏為掌書記昭宗遇弒梁祖即位遣使宣諭與元節度王宗紹馳驛曰建謀與復莊以兵者不可倉卒而行乃為建符宗籍教其略曰吾家受主上恩有年矣衣衿之上宸翰如新墨詔之山泪痕猶在犬馬猶能報主而況人之臣子乎自去年二月車駕東還連貢二十表而絕無一使之報天地阻隔嗚呼何及聞上至谷水臣僚及宮妃千餘人皆為汴州所害及至洛果遭劫逆自聞此詔五內糜潰今兩川銳旅誓雪國恥不知來使何以宣諭示此告勅令自決進退梁使遂還梁祖遣使通好以建為兄莊得書笑曰此神堯驕李密之意也建之開國制度號令刑政禮樂皆莊所定拜平章事卒有浣花集二十卷十二月大赦改元永平

永平元年十一月周德權卒德權汝南人建之妻弟從建入蜀以戰功累遷眉州刺史梁祖既篡德權上表曰按譚文李祐西王遂吉昌士德兌與丹莫當李祐者唐亡也西王者王氏與于西方也遂字如殿下之名也士德坤維也兌與亦西方也丹莫當者丹朱也言朱梁不敢與殿下抗也願稽合天命仰膺寶錄使天地有主神人有依建大悅曰成我者叔引也建即位累遷太保中書令卒贈太師二年正月贈張魯扶義公諸葛亮安國王二月朔遊龍華禪院召僧貫休坐賜茶藥綵段仍令口誦近詩

時諸王貴戚皆賜坐，賈休欲諷，因作公子行曰：錦衣鮮華，手擎鶴，開行氣貌多輕忽，難雜穢穢，皆不知五帝三王為何物，建稱善，賈休皆怨之。賈休本幽州人，善詩，與齊己齊名，有西岳集十卷。三月，詔平章事張格專編纂開國以來實錄，獲王璵于田，令致之，故第以爲國寶，其文曰：有德承天，其祚永昌。八月，什邡縣獲銅碑，石記有賈昌之文，改什邡爲通計縣，改太子名爲元膺。

三年七月，大昌軍使徐瑤等脅太子元膺，舉宮中以叛，諸軍討之，斬元膺。瑤伏誅，以衍爲太子。瑤字伯玉，長葛人，從建入蜀，勇猛善格鬪，建初在章昭度幕府，其兵皆文身，鰲黑，衣裝詭異，衆皆稱爲鬼兵。稱瑤爲鬼魁，建克成都，瑤多汚辱衣冠士女，富人李希妻俞氏，有異色，瑤虜而逼之，俞氏曰：吾夫以骨爲鄉，貴進士風流儒雅，人比之相如，吾尚以非吾匹，爾健兒也，焉得無禮于吾？瑤杖劍謂曰：爾畏此乎？俞氏曰：吾寧死，必不受辱。瑤欲殺之，左右謂曰：城中婦人無限，何必逞暴？釋之。

四年二月，太子衍判內外六軍事，詔以東宮爲崇賢府，凡文學道術之士，得延納訪問。重陽，建出游寶歷寺，妃后皆從，其日宮女四人逃匿，搜尋不獲，明日得之，乃寺僧誘之，藏于民家，與僧二十二人同斬于龜化橋。十月，樞密使潘炕卒，炕字凝夢，其先河南人，有器量，家人未嘗見其喜怒，娶于美妾，解愁遂夙，恙成疾，解愁姓趙氏，其母夢香海棠花，蓋而生，有國色，喜爲新聲，及工小詞，建嘗至炕第見之，謂曰：朕宮無如此人意，欲取之，炕曰：此臣下賤人，不敢以薦于君，其賢新之弟，謂曰：綠珠之禍，可不戒耶？炕曰：人生貴于適意，豈能愛死而自不足于心耶？人皆服其有守。十二月，御大安門，受秦鳳陪成之信，大赦，改元通正。時大霖雨，于奇相之祠。

唐英按：古史震蒙氏之女，竊黃帝元珠，沉江而死，化爲此神，即今江濱廟是也。

通正二年正月，梁遣使來聘，二月，翰林學士庾博昌卒，博昌後周義成侯信之後，富文藻，著金行啓運錄二十卷，書字載筆記十五卷，玉堂集二十卷，三月，宏農郡王晉暉卒，暉許州人，少有膽勇，初與建爲盜，夜泊武陽古墓中，聞人呼墓中鬼曰：穎州設無遮會，可同行否？墓中應曰：蜀王在此，不得相從，二人相會曰：蜀王誰是也？暉曰：八哥狀貌有異于人，必有非常之事，建嘗與飲，飲後暉曰：武陽墓中言果不謬耳，建笑曰：始望不及此，卒建親往臨弔，十一月，大赦，改元天漢元年，國號改大漢，以廣成先生杜光庭爲戶部侍郎。

天漢元年正月，封張飛爲靈應王，鄧艾爲彰順王，張儀爲昌化王，五月，祀黃帝于南郊，翌日，祀地祇于方丘，六月，賜百官飛雪丸，十一月，祀昊天上帝于圓丘，大風拔木，幕帷皆裂，改元光天，依舊稱大蜀國。光天二年四月，有狐鳴于寢室，鶴鳴于帳中，鶴鳴于摩訶池，建因感疾，其爲召大臣賜坐，示手書曰：朕比遭亂離，以干戈定秦蜀，賴卿等忠勳夾輔，遂正名號，撫有神靈，兢兢業業，惟不克負荷，幸托天地之靈，廟社之祀，力隅底定，民黎樂康，二氣叶暢，五穀豐稔，然以萬機之大，不免勤勞于夙夜，成此疾恙，藥石弗救，太子雖幼，有賢德，然次不當立，卿等固請于外，后妃亦甚爲愛，朕不能違，立爲儲貳，勉力輔戴，無負吾那家之休，又謂曰：太子若不克荷，但置之別宮，選立賢者，慎勿害之，徐氏兄弟，但優與俸祿，以豐其家。

勿令掌兵，以速其禍，詔太子入侍疾，六月，建薨，年七十二，僞諡神武聖文孝德明惠皇帝，廟號高祖，葬永陵。

黃松子曰：唐自廣明之亂，天下凌遲，奸猾亡命之徒，攘袂督衆于菑蒲之下，而所在橫潰，建于此時，乃與晉暉相據，于許蔡之郊，藏匿于墟墓之間，其暴不足以驚動郡縣，及抵罪被繫，死在旦夕，而孟彥暉縱之使去，此豈獄吏知其必貴而佑之耶？抑天爲之耶？遂能奮跡士伍，奔赴行在，忠義感激，貫白日，執戈披銳，與衛乘輿于烟焰之中，其勤至矣，巨闔猜忌，自壁遷利，遂舉兵掩關，止謀自全之計，泊陳田召而不納，遂抗表請師，猶有勤王之節，章昭度章句，生柔雅，禮藉非有將帥之才，駕馭之術，建察其可取而代，中以機智，奪其符印，遂摧敵克城，節制全蜀，而納貢述職，道不絕使，及梁祖受禪，非有武高光之德，建誓師寧恥，而爲岐所阻，自視才略，不在梁下，其肯甘心俯首而爲之臣耶？因借竊位號，亦時使之然也，觀其委任將佐，擢用才智，撫養士卒，惠綏黎庶，勸課農桑，輕省徭賦，臨終顧託，至誠無疑，前視劉備，可以無愧，予嘗始終考究建之誠心，使全忠不篡，昭宗尚克享國，必不忍爲鼎足之勢，此予所以不深罪之也。

衍字化源，建幼子，舊名宗衍，八歲封郪王，爲左奉駕軍使，元膺死，建以淮王宗輅類己，信王宗傑明敏有才，欲選立之，衍母徐氏有寵，密以金百鎰，宰相張格言：上已許衍爲太子，願相公助之，格遂抗表言衍才器英武，實堪社稷之托，遂得立，開崇賢府，置僚屬，頗好經詩賦，即位年十八，時梁貞明五年也，立妃周氏爲皇后，十月，詔選良家女二十人備後宮，十二月，拜永陵，詔以來年正月有事于南郊，改明年爲乾德元年，以龍躍池爲宣華池，即摩訶池也。

二年八月，衍北巡，以宰相王鐸判六軍諸衛事，旌旗戈甲，百里不絕，衍戎裝，披金甲，珠帽錦袖，執弓挾矢，百姓望之，謂如灌口神，后妃餞于昇仙橋，以宮人二十人從，至漢州，駐西湖，與宮人泛舟奏樂，飲宴彌日，九月，駐軍西縣，自西縣還至益昌，泛舟巡閩中，舟子皆衣錦繡，衍自製水調銀漢曲，命樂工歌之，郡民何廉女有美色，將嫁，衍取之，賜其夫家百緡，其夫一慟而卒。

三年三月，衍還成都，五月，宣華苑成，延袤十里，有重光、太清、延昌、會真之殿，清和、迎仙之宮，降真、蓬萊、丹霞之亭，土木之功，窮極奢巧，衍數于其中，爲長夜之飲，嬪御雜坐，寫履交錯，嘗召嘉王宗壽赴宴，宗壽因持杯諫，衍宜以社稷爲念，少節宴飲，其言慷慨，激切流涕，衍有愧色，佞臣潘在迎、顧珣、韓昭等奏曰：嘉王從來酒悲，不足恠也，乃相與諧謔戲笑，衍命宮人李玉簫歌，衍所撰宮詞，送宗壽酒，宗壽懼禍，乃盡飲之，在迎曰：嘉王聞玉簫歌，即飲，請以玉簫賜之，衍曰：王必不納，衍宮詞曰：揮輝亦赤浮五雲，宣華池上月華新，月華如水沒宮殿，有酒不醉真癡人，宗壽字永年，王建之族子，八月，衍受道籙于苑中，以杜光庭爲傳真大師，崇真館大學士，光庭字賓聖，京兆杜陵人，寓居處州，方千見之，謂曰：此宗廟中寶玉大圭也，與卿雲叟應百符，舉不中，入天台爲道士，傳宗召見，賜紫衣，出入禁中，上表乞游成都，隱青城山白雲溪，卒于蜀，年八十五，顏貌如生，衆以爲尸解，有文十餘卷，皆本無爲之旨，九月，詔從賢良方正，博通經史，明達吏

千里江山喜得行。所恨風光看未足。却驅金翠入龜城。太妃詩曰。翠驛江亭近蜀京。夢魂猶是在青城。此來出看江山景。却被江山看出行。徐氏父名耕。成都人生二女。皆有國色。耕教為詩。有藻思。耕家甚貧。有相者謂之曰。公非久貧。當大富貴。耕因使相其二女。相者曰。青城山有王氣。每夜微天者一紀矣。不十年後。有真人乘運。此二子當作妃后。君之貴由二女致也。及建入城。聞有姿色。納于後房。姊生彭王。妹生衍。建即位。姊為淑妃。妹為貴妃。耕為驃騎大將軍。衍即位。册貴妃為順聖太后。淑妃為聖太妃。兄延瓊弟延珪。皆致位太師。侍中。衍既荒于酒色。而徐氏姊妹亦各有倖臣。不能相規。正至于失國。皆其致也。十月。衍還成都。是月。莊宗遣與慶宮使魏王繼岌。樞密使郭崇韜來伐。中外皇駭。衍有所私秦州節度使王承休。妻嚴氏。至是自統精兵入秦州。以巡邊為名。左右切諫。皆不聽。補關西。禹卿上疏。衍不納。禹卿。成都人。從衍入洛。及衍被誅。乃慟哭曰。蜀人自此重不幸也。乃題詩于驛門而逃。不知所終。衍離成都日。天地冥晦。兵不成列。有羣鴉泊于旗杆上。其鳴甚哀。次梓。大風暴起。發屋拔木。知星者趙廷又言曰。此貪狼風。千里外必有破軍殺將之凶。衍親騎張亞子廟。抽符待逆。天者殃四字。不悅。次綿谷。唐將李彥琛等圍鳳州。刺史王承捷以城降。衍乃以王宗勳。宗昱。宗儼為三招討以禦之。唐師至三泉。諸將皆棄城塞。逆還。衍令斷桔栢津梁。自綿谷還。留王宗弼以兵固守。仍令斬宗勳等三將。俄而宗弼亦棄綿谷奔白芬。與三將同謀。納款于魏王。十一月。衍至成都。宮人及百官迎謁于七里亭。衍入妓妾中。作回紇隊以趨城中。知唐師已逼。但掩袂泣下。既而宗弼擁兵還成都。遂劫衍及母妻諸子。遷于天啓宮。收其璽纓金寶。後魏王至德陽。衍報曰。比與將校謀歸朝廷。為樞密使宋光嗣。景濤。宣徽使周勣。歐陽晃等異謀。焚感。各已處斬。謹函首以獻。又邀李嚴相見。以母妻為托。因上表曰。臣先人受鉞坤維。作藩唐室。一開土宇。垂四十年。屬梁室挺災。皇綱解紐。不能助逆。遂至從權。勉狗與情。止王三蜀。速臣纂紹。罔敢怠息。自保土疆。以休生聚。皇帝陛下。嗣唐虞之業。興湯武之師。廓定中區。奄征下國。梯航畢集。文軌大同。臣方議改圖。便期納款。遽聞致討。驚危。今則委千里封疆。盡為王土。冀萬家臣妾。皆沐皇恩。輿輿有歸。負荆侯罪。望回日月之照。特寬斧鉞之誅。願符德音。以安反側。謹奉表歸命。翌日。魏王至七里亭。衍備亡國禮以降。魏王入居東內。崇韜止天府。十二月。魏王斬宗弼。宗勳。宗儼於東內。夷其族。宗弼姓魏。名洪。夫。隸忠武軍。隨建有功。賜姓名。莊宗下詔慰勞。衍曰。固當裂土而封。必不薄人于險。三辰在上。一言不欺。衍恠然曰。不失為安樂公。乃率其宗屬及僞宰相王鐸等。將佐家族上下及數千人。東赴洛陽。四年三月。至鳳翔。是時關東危急。蜀中未寧。莊宗令宦者向延嗣往中路誅之。四月。衍至長安。延嗣至。與留守張筠誅衍于秦州驛。夷其族。時年二十八。母徐氏臨刑呼曰。冤哉。吾兒以一國迎降。反以為戮。信義俱棄。吾知爾禍不旋踵矣。建自唐光啓三年冬入蜀。父子相承。凡四十年而亡。天成三年。衍舊臣王宗壽上表乞改葬。明宗下詔追封為順正公。以諸侯禮葬于長安南三趙村。

黃松子曰。衍幼無英特之質。長于綺紈富貴之中。及元膺被誅。次當以格傑為嗣。而衍母專寵。大臣表裏叶謀。遂得嗣立。變位之後。不能委任忠賢。躬決刑政。惟宮苑是務。惟宴遊是好。惟儉巧是近。惟聲色

是尙閹官執政于外。母后司長于內。張士喬輩以諫諍而得罪。王宗壽輩以鯁忠而見侮。既不卑詞厚禮以睦鄰。又不選將練武而守國。唐師壓境。尙謀宜在于藩臣之家。而不采光葆之義。其滅亡也宜哉。然子觀莊宗之才。非司馬文王之比。崇韜繼岌。庸兒繆彤。非鍾會鄧艾之比。是天下郡國。十未得五六。藩鎮跋扈。經略未暇。雖意在伐蜀。亦未有必然之計。止于求金帛錦繡。以自足其所欲。衍誠能啗之以利。結之以好。勤勞斯政。勇于為治。尙可延數十年。俟其主應運。納土歸命。不失為資融。而以郢客招禍。不免而縛。及拜裂土之詔。忻然自得。以不失為劉禪。屬天未厭亂。中外有變。非辜殞命。可哀也哉。

蜀檮杌卷下

張唐英纂

孟知祥字保胤。荊州隴岡人。為郡衙吏。以咸通十五年甲午歲四月二十一日生。有火光照室。鄰里皆異之。有僧見而撫曰。此五臺山靈也。弱冠補太原衙內都指揮使。李克用鎮太原。妻以其弟克讓之女。累遷親衛軍使。天祐五年。莊宗嗣晉王位。改馬步軍教練使。出知鳳州。召為中門使。莊宗與梁祖夾河領兵。知祥參謀應變。事無留滯。中官屢以罪被誅。知祥懼禍。乃薦郭崇韜為副。而辭疾。補馬步軍都虞候。莊宗即位。于鄴。除太原尹。知留守事。同光三年十二月。魏王繼岌與崇韜伐蜀。崇韜素德于知祥。臨行奏曰。西川平。陛下擇帥無如知祥。因以知祥為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朝于洛陽。有司出內府帳幙珍玩。館于宮中。莊宗既疑崇韜有異志。戒知祥誅之。知祥曰。崇韜國之勳舊。必無二心。俟臣至蜀觀之。如無他志。即遣歸闕。知祥之石壕。中使馬彥圭至。言往誅崇韜。知祥自洛至蜀。凡十七日。時天成元年正月。則崇韜已被誅。諸將憤憤。知祥承制宣慰。人心稍定。初蜀人擊拂。以初人為孟入。又王氏宮殿皆題匠人孟德姓名。及知祥至。人以為先兆。時魏王尙駐于府舍。知祥乃館于徐延瑤之第。延瑤即衍之舅。衍嘗幸其第。說其華麗。于壁書孟字以戲之。蓋蜀中以孟為不佳故也。延瑤以紅紗籠之。知祥見而笑曰。疎狂蕩豎。亦預知與我。殆知吾居此耶。四月。明宗即位。十月。加知祥檢校太傅。兼侍中。長興元年二月。南郊知祥加中

壽令改封其妻魏華公主為福慶長公主。三年長公主薨。朝廷遣使來歸。並附晉國雍順長公主。六月進封蜀王。承制行賞。諸將進秩有差。九月葬長公主于星宿山。四年二月命修王建墓。禁樵採。三月宴府僚于王氏宜華苑。因謂左右曰。使衍不荒于政。有賢臣輔之。繼及小子。豈能遠取耶。趙季良曰。亦天時也。不有所廢。君何以興。知祥大喜。九月立三廟。十一月明宗崩。制服大臨。五年正月黃龍見。魏為白鶴。集玉局。白鶴遊于宜華苑。季良上表陳符瑞。率百官勸進。知祥曰。德薄不足辱天命。以蜀王而老。于孤足矣。季良曰。將士大夫盡節效忠。于殿下。止望攀麟附翼。今不正大統。無以足軍民推戴之心。聞正月二十八日。遂僧即位。其日大風。晝暝。以季良守司空平章事。季仁宰為衛聖諸軍。馬步軍指揮使趙廷隱。張業為左右匡聖步軍都指揮使。三月追尊晉祖。伏為孝元皇帝。廟號太祖。祖察為孝景皇帝。廟號世祖。考顯為孝武皇帝。廟號顯宗。遣宗使持書至洛。稱為大蜀皇帝。四月受玉寶玉册。追册長公主為皇后。册夫人李氏為貴妃。御得寶門大赦。改元明德。六月往大慈寺避暑。觀明皇位宗御容。宴羣臣于華嚴閣下。七夕與宮人乞巧于丹霞樓。是月寢疾。命子起監國。季良召術士周仲明問知祥壽。仲明曰。上合為真王。食蜀中二十年祿。既登九五。于壽無益。季良曰。可為金膝乎。曰。此天數也。非人力可為。季良又問子孫壽何如。曰。二紀外有真人出。天下一統。爾季良默然。二十六日薨。年六十一。偽諡文武聖德英烈明孝皇帝。廟號高祖。葬和陵。初有丐者自號醋頭。手攜一燈。所至處卓之。呼曰。不得燈。便倒。至是人以為應。知祥好學問。性寬厚。撫民以仁。惠。馭卒以恩。威。接士大夫以禮。薨之日。蜀人甚哀之。

魏字保元。知祥第三子。母李氏。雍順公之。生於太原。天威初。知祥迎入蜀。累遷西川衙內馬步軍都指揮使。明德元年七月。知祥寢疾。以起監國。翌日册為太子。知祥薨。于柩前即位。加季良司徒。仁罕兼中書令。判六軍副使。張業檢校太尉。李肇兼侍中。十月仁罕伏誅。仁罕字德美。陳留人。十一月李肇以太子太傅致仕。張陰人。二年二月。尊母李氏為皇太后。季長公主之。晉夢大星自天墜。落其懷。以告公主。公主曰。此婢有福。相當生貴子。乃令知祥幸之。遂生起。六月。江原縣民張元母死。負土成墳。有白兔馴繞其廬。羣鳥銜土置墳上。賜帛三十段。及米酒。仍付史館編錄。七月。閬州大雨。雹如雞子。烏雀皆死。暴風飄船上民屋。女巫云。灌口神與閬州神交戰之所。致三年四月。吳越遣使來聘。十月。遣使報聘。十二月。晉高祖即位。改元天福。四年三月。晉高祖遣使來聘。敘姻親之。其書略曰。大晉皇帝奏書大蜀皇帝。伏自中原多故。大魏繼興。朱氏不道。而皇天不親。沙陀背義。而蒼生失望。不期景運。猥屬眇躬。方鼎足以分鼎。宜鄰好之講睦。況有姻親之。敢交玉帛之歡。機務方殷。保攝是望。十月。百姓誰本。罵母。忽然化成虎。上城。趙廷隱射殺之。因見起言曰。虎山林之獸。而人化之。入于城。疑虎旅中有不軌之士。其夜張洪謀叛。翌日。為其黨所告。伏誅。洪太原人。剛勇猛厲。軍號為張大蟲。至是有虎上城被誅。即其驗也。十二月。起耀兵大元門。翌日大赦。改元廣政。

二年六月地震。惱惱有聲。三年正月。上元觀燈。露臺舞。娟李蘭娘有姿色。召入宮。賜其家錢十萬。五月地震。起問大臣曰。頃年地頻震。此何祥也。對曰。地道靜而屢動。此必強臣陰謀之事。願以為慮。六月。教坊部頭孫延慶。王彥洪等謀為逆。廷隱遣廷隱之優人。以能選入教坊。有尼謂曰。君貴不可言。至是謂其徒胡走曰。今苦竹開花。侯侍中家馬作人言。銀槍營中井水湧出。地又數震。此叛亂之兆也。搆得十二人。期以宴日。因持仗為俳優。盡殺諸將。而奪其兵。為其黨趙廷規所告。搆而誅之。九月。眉州刺史申貴。責授維州司戶。貴。潯州人。殘虐聚斂。諭獄吏令賊徒引富民為黨。以納其賂。常指獄問曰。此吾家錢。被訴下獄。責于維州。至率浦賜死。民家相賀。十月。地震從西北來。聲如暴風。急雨之狀。四年五月。起著官箴。頒于郡國曰。朕念赤子。吁食宵衣。託之令長。撫養安綏。政在三異。道在七絲。驅雞為理。留犢為規。寬猛得所。風俗可移。無令侵削。毋使瘡痍。下民易虐。上天難欺。賦與是切。軍國是資。朕之得賞。固不踰時。爾俾爾。民膏民脂。為人父母。罔不仁慈。特為爾戒。體朕深思。起好學。凡為文。皆本于理。嘗謂李吳。徐光溥曰。王衍浮薄。而好輕隨之。辭朕不為也。五年正月。地震。二月。湖南遣使來聘。三月。宴後苑。賞瑞牡丹。其花雙開者十。黃者三。白者三。紅白相間者四。從官皆賦詩。十月。地震。摧民居者數百。六年春。大選良家子。以備後宮。限年十五歲以上。二十以下。州縣騷然。新津縣令陳及之疏陳。起嘉其言。賜白金百兩。然采擇不止。于是後宮位號十有四品。昭儀。昭容。昭華。保芳。保香。保衣。安晨。安暉。安情。修媛。修娟等。秩比公卿大夫士。八年九月。保寧軍節度使張公鐸卒。鐸太原平樂人。涉獵文史。為政清嚴。民受其賜。及卒。起哭曰。嚴而不猛。清而不虐。張公而已。九年八月。司徒趙季良卒。季良字德彰。濟陰人。諡文肅。十年八月。諸王宮侍讀劉保。又青州人。治尚書。左氏。性嚴急。日施鞭楚于諸王。及起諸子。乳媪密令諭之。保又曰。符梁之性。不捷之則他日為豚犬耳。八月。漢州西水縣令范。其子文通居喪。以孝聞。有盜發冢。不。虎逐之。文通廬于墓側。虎見之。引耳而去。賜羊酒。束帛。以旌之。是歲。漢高祖即位。改元天福。十一年十二月。宋王趙廷隱卒。廷隱開封人。十二年八月。起游浣花溪。是時蜀中百姓富庶。夾江皆翫亭榭。游賞之處。都人士女。傾城游。珠翠綺羅。名花異香。覆郁森列。起御龍舟。觀水嬉。上下十里。人望之如神仙之境。起曰。曲江金殿。鎖千門。殆未及此。兵部尚書王廷珪賦曰。十字水中分島嶼。數重花外見樓臺。起稱善久之。十月。召百官宴芳林園。賞紅梅。花。此花背城中。進三粒子種之而成。其花六出而紅。清香如梅。當時最重之。十一月。漢兵陷鳳翔。王景崇自焚死。十三年五月。起第三子元寶卒。年七歲。起因此乃封弟仁殷為夔王。仁資為雅王。仁裕為彭王。仁操為嘉

王子元詰為秦王判六軍諸衛事。元瑛為王元寶幼而奇異。既亂。誦詩書萬言。親悲悼不已。乃下詔封為遂王。贈青城大都督。九月。令城上植芙蓉。盡以幃帳遮護。是時蜀中久安。賦役俱省。斗米三錢。城中之人子弟不識稻麥之苗。以箕乎俱生于林木之上。蓋未嘗出至郊外也。村落開卷之間。絃管歌聲合筵。社會晝夜相接。府庫之積。無一絲一粒入于中原。所以財幣充實。城上盡種芙蓉。九月。開盛陽。望之皆如錦繡。起謂左右曰。自古以蜀為錦城。今日觀之。真錦城也。十一月。左丞歐陽彬卒。彬字齊美。衡山人。博學能文。起以為嘉州刺史。喜曰。青山綠水中。為二千石。作詩飲酒。為風月主人。豈不嘉哉。

十四年春。周高祖即位。改元廣順。三月。宴後苑。放土庶人觀。時俳優有唱康老子者。起問李吳等。其曲所出。吳不能對。徐光溥曰。康老而無子。故制此曲。

唐英按。老子即長安富家子。開元中。落拓不事生業。好與梨園樂工游。一旦家資蕩盡。窮悴而卒。樂工歎之。因為此曲。又一名曰。得至寶。光溥不知而妄對。

四月。太子太傅致仕王處回卒。回字亞賢。彭城人。初有道士朱桃椎。謂之于堦前。以劍授。士取花子三粒。種之。須臾成花。三朵。謂處回曰。此仙人旌節。花公富貴之兆。處回後歷三鎮。果如其言。性寬厚。愛養士。家資巨萬。初幼時。相者周元豹見之曰。此實精也。當大富。故處回積錢比內藏三之二。

十五年正月。下詔勸農。三月。以趙廷隱別墅為崇勳園。幅員十餘里。臺榭亭沼。窮極奢侈。六月朔。宴教坊俳優。作灌口神隊。二龍戰鬪之象。須臾天地昏暗。大雨雹。明日。灌口奏岷江大漲。鎖鑰處。鐵柱頻撼。其夕大水漂城。壞延秋門。深丈餘。溺數千家。摧司天監及太廟。令宰相范仁恕騎羊觀。又遣使往灌州。下詔罪已十一月。地震。十二月。天雨毛。

十六年三月。地震。五月。端午。起侍其母游波。波。前蜀宣。八月。以翰林學士范馮。兼簡州刺史。九隴人。父虔為衛。少落拓。鬪雞走狗。隨母改適。張氏因。自。姓。張。有道士謂曰。子骨法異常。若讀書。他日必大貴。遂入丹景山。從師苦學。天中。登第。始。復。姓。上。郡。守。啓。曰。昔。年。上。帝。偶。標。張。祿。之。名。今。日。故。闈。復。作。范。之。裔。知。祥。以。為。榮。陽。令。召。人。侍。太。子。起。嗣。位。累。遷。翰。林。學。士。性。吝。嗇。好。聚。財。求。守。外。郡。起。不。欲。其。出。令。兼。簡。州。刺。史。乃。召。陽。安。白。直。至。成。都。歲。令。輸。錢。數。千。緡。三。堂。貢。舉。賄。厚。者。登。高。科。而。評。其。直。無。有。愧。色。馮。贊。奏。為。布。衣。交。家。資。無。餘。終。不。放。第。後。從。起。歸。朝。為。鴻。臚。卿。有。門。生。白。陽。城。至。相。見。甚。歡。延。話。終。日。乃。曰。吾。近。鑿。一。井。水。甚。甘。乃。各。飲。一。杯。竟。不。設。其。其。鄙。嗇。如。此。九。月。有。鷄。鷄。集。瑞。鼎。門。觀。者。以。為。不。祥。

十七年。同。世。宗。即。位。改。元。顯。德。

十九年正月。大赦。賜。民。今。年。夏。租。以。周。師。出。境。也。

二十年六月。周。世。宗。歸。善。秦。鳳。之。俘。起。遣。使。致。書。謝。稱。大。蜀。皇。帝。世。宗。不。答。起。曰。朕。郊。祀。天。地。稱。天。子。時。爾。方。鼠。竊。作。賊。何。得。相。薄。耶。十。二。月。旌。表。遂。州。孝。子。程。崇。雅。門。以。割。股。啜。父。及。泣。竹。林。而。得。冬。斧。以。療。母。疾。也。

二十一年十二月。天雨血。

二十三年正月。人日。起。謁。和。陵。正。月。龍。見。玉。壘。關。時。慕。祖。皇。帝。建。隆。元。年。也。十。一。月。宰。相。李。昊。請。對。言。曰。臣。觀。大。宋。運。不。類。漢。周。天。祚。亂。久。矣。一。統。天。下。其。在。此。乎。若。通。職。貢。亦。保。安。三。蜀。之。長。策。也。起。曰。卿。且。去。朕。徐。自。圖。之。吳。字。寫。佐。唐。和。神。後。王。師。來。伐。吳。勸。封。府。庫。以。降。太。祖。知。其。始。有。歸。國。之。謀。拜。工。部。尚。書。賜。宅。一。區。其。妻。劉。氏。至。夷。陵。卒。吳。追。感。亦。卒。年。七。十二。贈。左。僕。射。吳。事。前。後。蜀。五。十。年。資。貨。巨。萬。奢。侈。靡。度。妓。妾。數。百。符。誠。王。位。石。崇。博。笑。曰。窮。儉。乞。兒。以。此。為。富。可。笑。可。笑。王。衍。及。起。降。表。皆。吳。為。之。蜀。人。鄙。其。所。為。夜。書。其。門。曰。世。修。降。表。李。家。

十二月。太。后。夢。背。衣。神。言。是。官。中。衛。聖。龍。神。乞。出。居。于。外。乃。于。招。覺。寺。廡。下。建。堂。自。內。引。出。置。于。寺。中。禮。者。以。為。不。祥。

二十四年十月。漢州什邡縣井中有火龍騰空而去。起書兆民賴之四字。誤以兆為趙。十一月。民訛言國。

二十五元正月。以元詰為太子。元詰字道聖。起長子。歸朝受奉寧節度。知只州封滕國公。知滑州潞州卒。

年二十九。弟元珪入朝為統軍卒。二月。豐州白石縣巨蛇見。長百丈餘。徑八九尺。三月。王師平荊湘。起權將發使朝貢。樞密使王昭遠固止之。

二十六年四月。遂州方義縣雨雹。大如斗。五十里內飛鳥六畜皆死。

二十七年春。起遣使賈帛。書通好于太原。尊劉鈞為天子。至境上為疆吏所獲。太祖命王全斌。顧彥進等。六將由鳳州路。劉光弼。二將由夔州路。領兵來討。遣昭遠。趙崇。韓保正。李珪。率兵拒戰。起謂昭遠曰。今日之師。皆卿所召。勉力為朕立功。命宰相李昊。錢于城外。昭遠酒酣。攘臂言曰。此行非止克敵。當領此雖。而惡少數萬人。取中原。如反掌。及行。執鐵如意。指揮諸將。自比孔明。人竊笑之。十二月。王師至興州。所在不戰而下。遂拔利州。崇。縉。布。陣。將。戰。昭。遠。據。胡。牀。不。能。起。免。而。逃。為。追。騎。所。獲。起。大。懼。出。金。帛。募。兵。令。元。詰。統。之。守。劍。門。成。都。震。恐。皆。怨。昭。遠。召。禍。而。恨。誅。之。不。速。也。昭。遠。成。都。人。依。東。郭。院。僧。為。小。沙。彌。知。祥。飯。僧。見。其。黑。點。留。給。侍。視。左。右。累。遭。推。搡。使。通。奏。使。知。樞。密。院。未。幾。卽。至。山。南。巡。邊。至。汝。州。見。古。冢。有。屍。如。生。誌。云。大。中。年。汝。州。步。軍。都。虞。候。文。和。之。墓。命。判。官。文。谷。作。文。重。葬。之。夢。文。和。謂。曰。吾。已。為。太。乙。真。人。侍。者。子。當。有。兵。刀。之。厄。既。能。葬。吾。可。以。免。禍。至。是。為。王。師。所。獲。至。關。下。太。祖。詰。曰。汝。何。謗。起。而。精。劉。鈞。昭。遠。曰。臣。愚。無。知。但。忠。于。本。國。耳。太。祖。釋。之。以。為。領。軍。大。將。軍。開。寶。中。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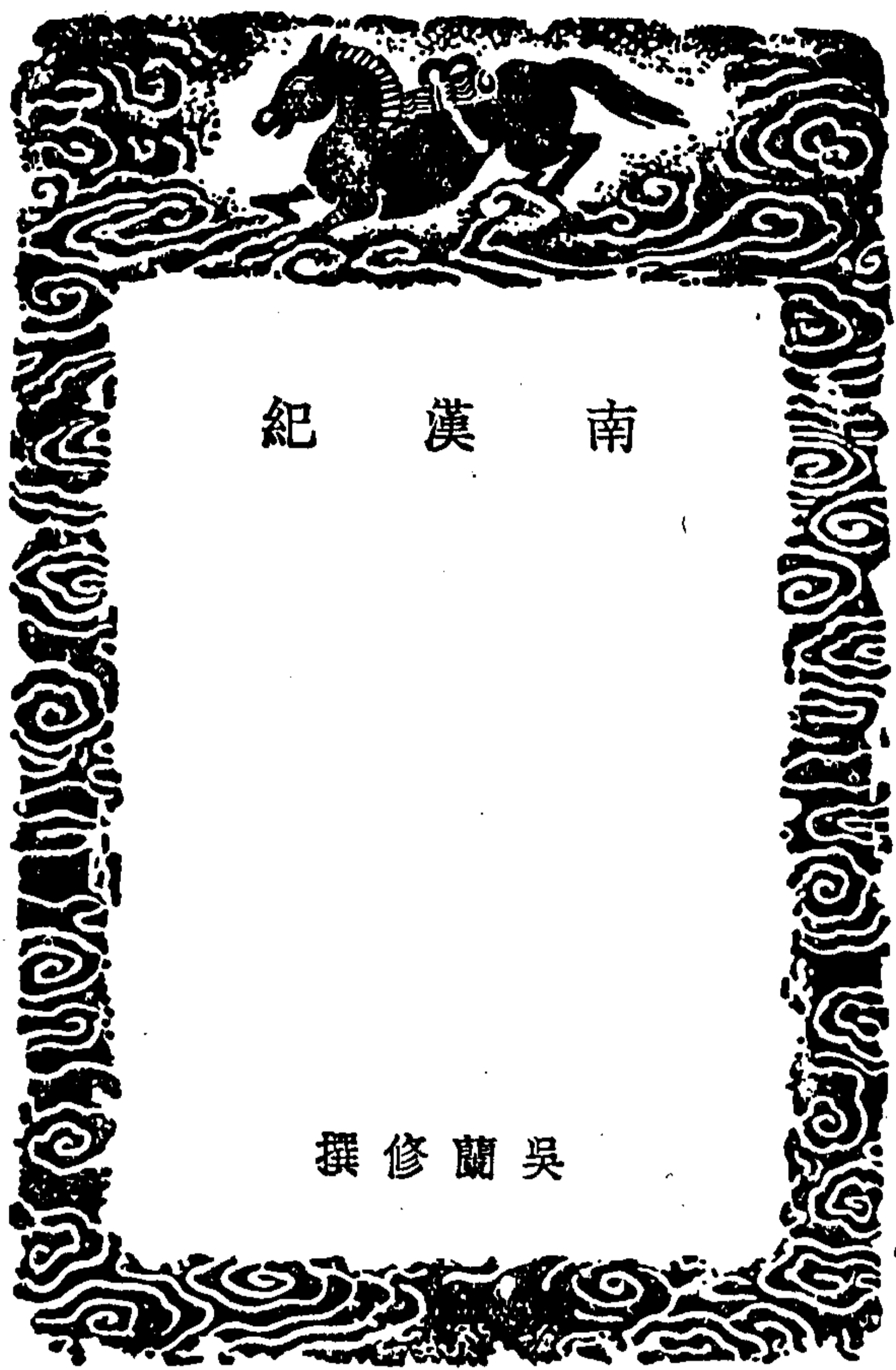
二十八年正月。王師陷夔州。節度使高彥。自焚死。彥。太原。人。是。月。劍。門。不。守。元。詰。奔。還。問。計。于。左。右。老。將。石。寶。曰。北。軍。遠。來。勢。不。能。久。可。堅。壁。以。老。之。起。沉。吟。久。之。乃。彈。指。歎。曰。吾。父。以。豐。衣。美。食。養。兵。四。十。年。無。一。人。為。吾。東。向。發。一。箭。今。若。閉。壘。誰。肯。效。命。乃。遣。通。奏。使。伊。審。微。贊。表。詣。魏。城。乞。降。其。表。略。曰。臣。生。自。并。州。長。于。蜀。土。幸。以。先。人。之。基。構。得。從。幼。歲。以。算。承。只。知。四。序。之。推。移。不。識。三。靈。之。改。下。伏。自。皇。帝。陞。下。大。明。出。震。聖。德。居。尊。榮。教。被。于。遐。荒。慶。澤。流。于。中。夏。當。旋。旌。正。殿。虧。以。小。事。大。之。儀。及。告。類。圖。丘。贖。執。

贊奉琛之禮。蓋蜀地居遐僻。路阻關。已漸先見之明。因有後時之責。今則皇威電赫。聖略風馳。干戈所指。而無前。鼓鼓纓纓。而自。山河郡縣。半入于提封。將卒倉儲。盡歸于編籍。但念臣中外骨肉。二百餘人。高堂有親。七十非遠。弱齡侍奉。只在庭闈。日承訓撫之恩。粗勤孝養之道。實願克終甘旨。保此衰年。其次得子孫之團圓。守血食之祭祀。伏乞皇帝陛下。容之如也。蓋之如天。特矜仁慈。以寬危疑。臣敢輒敘故事。上瀆嚴聰。竊念劉禪有安樂之封。叔寶有長城之號。皆因歸款。盡獲全生。顧眇味之餘魂。得保家而為幸。庶使先人寢廟。不為樵採之場。老母庭除。尚有問安之所。見今保全府庫。巡邏軍城。不使毀傷。將期臨照。臣親謹率文武。見任官。望闕上表。歸命。全贊。至昇仙橋。視備亡國之禮。見于軍門。全贊。奉制釋罪。翌日。舉族并其官。同詣闕。自眉。乘舟至荊州。出安陸。太祖遣使迎勞。并遣其母湯藥。五月。至京。素服待罪。赦之。封秦國公。時乾德三年也。錄其子弟。舊臣僅百人。願皇朝日。歷是歲卒。年四十七。追封楚王。諡恭惠。葬洛陽。視幼聰悟。材辨。自襲位。頗勤于政。邊境不。國內阜安。其後用王昭遠。韓保正。掌軍國事。其母謂曰。如昭遠者。始以微賄。事汝左右。保正世祿。素不知兵。一旦邊境有急。此輩制敵必先。敗。惟高彥俸是汝父故人。可以委任。視不能用。及卒。其母不哭。以酒酌地曰。汝不用吾言。不死社稷。貧生以至今日。吾所以不死者。以汝在。汝既死。吾何用生為。因不食。亦卒。先是。蜀人質錢取息者。將徙居。必其門曰。召主收贖。周世宗先欲平蜀。而不果。至太祖始克之。蜀未亡前一年。歲除日。視令學士幸寅。進題桃符板于寢門。以其詞工。視命筆自題云。新年納餘慶。佳節賀長春。蜀平。朝廷以呂餘慶知成都。長春乃太祖誕聖節名也。其符合如此。視之行。萬民擁道。哭聲動地。視以袂掩面而哭。自二江至眉州。沿路百姓。懣絕者數百人。蓋與王衍不同耳。

黃松子曰。知祥以賊里之親。領三蜀之寄。館留宮中。宴居臥內。其恩可謂隆矣。及明宗即位。重誨專政。始構疑貳。遂變誠節。擅誅李嚴。專留季良。遂結董璋。攻遂。其跋扈之心。若矣。議者以王孟僭竊。其惡均一。予以建之不。猶有可恕。皆論之于前矣。知祥使未臣于後唐。托葭莩之援。陪將相之貴。故當勤王戮力。為國藩輔。而乃儼然自帝。不復顧忌。其素心。真亂臣賊子也。視戒王衍驕淫。荒佚之失。孜孜求治。與民休息。雖利。則稍峻。而不。唐人頗安之。然不識天時。用庸臣之謀。結并州之援。此至愚極昏者之所不為。而視為之。固宜誅之無赦。及王師弔伐。能翻然束手歸命。生享大國之封。死有真王之贈。子孫俱享厚祿。太祖皇帝。具有恩于降虜哉。

後序

治平四年夏六月。兩當縣鄧君惟良。顯甫自京師歸。傳殿中侍御史。裏行張唐英汝功。前在閩中。監征時所編蜀檮杌二卷。予嘗得而觀之。其編年敘事之體。若荀悅漢紀之例。至於褒貶善惡。本末貫穿。駁駁乎馳於漢魏作者之間。有古良史風。英召試秘閣。在仁宗時。上大水災異書。時政十四事。又在英宗朝。上慎始書水災封事二道。皆究極乎治亂之變。而探索乎天人之際。今天子特排羣議。而擢為御史。以其勇於敢言也。汝功舊有國體論十卷。唐史誅姦發潛論五卷。總要監今論五卷。滄南集十卷。補楚詩十三篇。樂府歌詩千餘篇。皆秘而不傳於人。而是編後出。顯甫好事。密購以歸。予因以刊行之。昔人得王充論衡。藏之以自衛其辯。豈予之志哉。陸昭迴。(據學海類編本補)



南漢紀

吳蘭修撰

唐之末造。亂賊竊據。隨地邊滿。大抵莫正於北漢。莫強於南唐。莫狡於吳越。餘皆瑣細不足數。而莫穢於南漢。劉氏建國。非有恩德要結斯民也。非有奇功偉略震動一時也。其臣盡庸庸。雖文學士避地廣南者。多有徒文詞相矜為夸美而已。騷。繼跡。奢僭逾滋。淫刑無藝。奄人之禍。互古所無。救此一方。宋祖以之興歎。性牢視民。歐陽所為深尤也。地僻朝陋。私史闕如。宋人紀載。則有新舊五代史。九國志。隆平集。東都事略。皆隨所聞見。不能暇備。彼此乖午。靡所折衷。國朝吳志。伊十國春秋。則又徒為稗販。都無別擇。治絲而棼。抑又甚焉。吾友石華博士。自以桑梓之邦。數典宜駁。乃博綜諸家。尋其條貫。鎔裁就理。識鑒居宗。義必深嚴。事求翔實。勒成五卷。體雖約少。亦苟。哀。兩漢之偉矣。為附錄考異。注其下。以期囊括無遺。厄當不。漏。別為地理志以補諸家之遺舛。為金石志以搜當時之軼聞。皆詳而有體。核而不華。夫珍裘以集腋而成。大廈以羣材合構。雖財用資於都料。而良苦辨於國能。徒以博聚為工。孟浪勦說。虛張卷軸。罔別乖濫。則亦何關典則。奚取重價。至乃因文成格。無所抒其跌宕之辭。述事省煩。不足見其恢奇之美。是則劉子元所云。端者史亦拙。事美者書亦工。時無奇卓。人乏英雄。區區碌碌。抑惟恆理者也。其為之也。十年乃成。其成之也。諸家可廢。於心彌苦。於護抑甘。兆洛雖在番禺。與聞商榷。今觀殺青。曠若發矇矣。道光十五年十一月。武進李兆洛序。

南漢紀序

南漢紀卷一

清 嘉應吳蘭修石華撰

烈宗紀

烈宗。姓劉名隱。諸版九其先蔡州上蔡人。王禹偁東都事略劉鎮傳。宋史南漢世家同。考吳唐書劉知謙傳云。蔡州上蔡人。隱修按唐書地理志。上蔡屬蔡州。隸河南道。下蔡屬壽州。隸淮南道。傳誤也。薛居

正五代史。册府元龜。並祖安仁。歐陽修五代史。南漢世家。司馬光資治通鑑。馬端臨文獻通考。王

云。彭城人。蓋稱族望耳。祖安仁。象之與地。紀勝同。考吳唐書。册府元龜。宋史。並作仁安。仕唐為潮州長史。因家嶺表。

薛史。劉鎮傳。册府元龜。二百一十九同。考吳唐書。册府元龜。宋史。並作潮州刺史。歐史。通考。上蔡人。後徙閩中。而買南海。因家焉。

五國故事。上蔡人。徙閩之仙遊。復遷番禺。因家焉。輿地紀勝。泉州下。引清源。云。劉亞。墓在南安縣。地名劉店。馬。之西。即廣州。臨漢。劉

之祖。葬於此。吳任臣十國春秋。上蔡人。後父謙。字德光。劉知十國紀年。考吳唐書。本傳。作劉謙。京丹。傳。作劉謙。按十

從閩中。家泉州之馬舖。死。遂葬焉。語說互異。父謙。字德光。國紀年。云。劉謙。字德光。亦名知謙。後止名謙。諸書皆作劉謙。是也。唐書

兩傳。不素有才識。咸通中。宰相韋宙出鎮南海。謙時為牙校。職級甚卑。薛史。劉鎮傳。考吳唐書。劉知謙傳。作清海

軍。數傳宙以兄女妻之。衆謂不可。考吳唐書。宙妻。以非其類。堅止之。係光。蓋北

誤也。宙曰。若人狀貌非常。吾以子

南漢紀 卷一

孫託之。 (考異) 國修按唐書丹傳以此為孫仲孫。仲孫之弟也。南傳不顯其與。又按東部...

湖、湘間率盜賊結。 (考異) 國修按唐書通鑑。 (考異) 唐書云知。 (考異) 唐書云知。 (考異) 唐書云知。

丑。授封州刺史。兼賀水鎮使。以遇栢。桂。謙。撫。納。流。亡。 (考異) 唐書云知。 (考異) 唐書云知。

人。多具戰艦。城內肅然。久之疾病。召諸子曰。今五嶺盜賊方興。吾有精甲犀械。爾勉建功。時哉不可失也。

唐書。乾寧元年冬。謙卒。 (考異) 國修按唐書通鑑。 (考異) 國修按唐書通鑑。 (考異) 國修按唐書通鑑。

及居喪於賀江。 (考異) 國修按唐書通鑑。 (考異) 國修按唐書通鑑。 (考異) 國修按唐書通鑑。

召補右都押牙。 (考異) 唐書通鑑。 (考異) 唐書通鑑。 (考異) 唐書通鑑。

二年七月。以薛王知柔為清海節度使。 (考異) 唐書通鑑。 (考異) 唐書通鑑。 (考異) 唐書通鑑。

十二月。薛王知柔行至湖南。廣州牙將盧琳。譚宏。 (考異) 唐書通鑑。 (考異) 唐書通鑑。 (考異) 唐書通鑑。

之。使宏守端州。宏結。許妻以女。 (考異) 唐書通鑑。 (考異) 唐書通鑑。 (考異) 唐書通鑑。

(胡三省注) 按方城志。自封州東南。歷廣州。 (考異) 唐書通鑑。 (考異) 唐書通鑑。 (考異) 唐書通鑑。

光化元年十二月。韶州刺史。 (考異) 唐書通鑑。 (考異) 唐書通鑑。 (考異) 唐書通鑑。

戰破之。韶州將劉道。復。 (考異) 唐書通鑑。 (考異) 唐書通鑑。 (考異) 唐書通鑑。

以徐彥若同平章事。 (考異) 唐書通鑑。 (考異) 唐書通鑑。 (考異) 唐書通鑑。

為節度副使。 (考異) 唐書通鑑。 (考異) 唐書通鑑。 (考異) 唐書通鑑。

二年。度州刺史盧光稠攻嶺南。 (考異) 唐書通鑑。 (考異) 唐書通鑑。 (考異) 唐書通鑑。

使其子延昌守之。 (考異) 唐書通鑑。 (考異) 唐書通鑑。 (考異) 唐書通鑑。

譚全播戒其持重。不聽。 (考異) 唐書通鑑。 (考異) 唐書通鑑。 (考異) 唐書通鑑。

歐史盧光稠傳。 (考異) 唐書通鑑。 (考異) 唐書通鑑。 (考異) 唐書通鑑。

延昌有度州之援。未可遽取。 (考異) 唐書通鑑。 (考異) 唐書通鑑。 (考異) 唐書通鑑。

光稠自度州引兵救之。 (考異) 唐書通鑑。 (考異) 唐書通鑑。 (考異) 唐書通鑑。

光稠出。 (考異) 唐書通鑑。 (考異) 唐書通鑑。 (考異) 唐書通鑑。

水。 (考異) 唐書通鑑。 (考異) 唐書通鑑。 (考異) 唐書通鑑。

攻度州。 (考異) 唐書通鑑。 (考異) 唐書通鑑。 (考異) 唐書通鑑。

爾乃選精兵萬人。 (考異) 唐書通鑑。 (考異) 唐書通鑑。 (考異) 唐書通鑑。

嚴遂大敗。 (考異) 唐書通鑑。 (考異) 唐書通鑑。 (考異) 唐書通鑑。

天祐元年正月己亥。 (考異) 唐書通鑑。 (考異) 唐書通鑑。 (考異) 唐書通鑑。

使爾後昭宗未許。 (考異) 唐書通鑑。 (考異) 唐書通鑑。 (考異) 唐書通鑑。

劉師。 (考異) 唐書通鑑。 (考異) 唐書通鑑。 (考異) 唐書通鑑。

朱全忠乃奏以。 (考異) 唐書通鑑。 (考異) 唐書通鑑。 (考異) 唐書通鑑。

梁祖即表其事。 (考異) 唐書通鑑。 (考異) 唐書通鑑。 (考異) 唐書通鑑。

王全忠更名。 (考異) 唐書通鑑。 (考異) 唐書通鑑。 (考異) 唐書通鑑。

彭郡王。 (考異) 唐書通鑑。 (考異) 唐書通鑑。 (考異) 唐書通鑑。

江南。 (考異) 唐書通鑑。 (考異) 唐書通鑑。 (考異) 唐書通鑑。

陳州。 (考異) 唐書通鑑。 (考異) 唐書通鑑。 (考異) 唐書通鑑。

陳州。 (考異) 唐書通鑑。 (考異) 唐書通鑑。 (考異) 唐書通鑑。

壽寧書記攝觀察推官。其在壽寧縣志云：（附錄）壽寧縣志云：壽寧縣在唐天祐元年，置壽寧州。唐天祐元年，置壽寧州。唐天祐元年，置壽寧州。...

腦腰帶珍珠枕壽壽等。十一月，進龍形通犀腰帶金托裏合棧玳瑁器百餘副，香藥珍巧甚多。...

二年九月，楚王馬殷遣步軍都指揮使呂師周將兵侵嶺南，與隱十餘戰，陷昭。...

以膳部郎中趙光奇、右補闕李殷衡充官告使，隱皆留之。...

三年正月，郊禮禮畢，加隱檢校太師兼中書令。...

四月甲寅，封南平王。...

五代會要云：（考異）開平初，封南平王。...

七月，隱賈犀玉及船上蓋徽水。...

昌魯為高州防鎮使，及隱據嶺南，二州不從，隱遣弟巖攻高州，昌魯大破之。...

谷以待之。彼必入城，我以全軍掩之，彼外無繼援，可擒也。巨昭曰：馬氏方興，今雖勝之，後將何如？不若具牛酒迎之，彦昭不從。巨昭殺之，舉州迎降。彦昭進至高州。...

其子廷昌據韶州高州刺史劉昌魯新州

刺史劉潛及江東七十餘寨皆不能制

化元年五月甲申朔梁大赦改元

度使

又按吳長元五國故事云此書傳抄多誤

幕府出爲刺史由是刺史無武人

播病發兵攻韶州破之刺史廖爽奔楚

許德勳以桂州兵救之姚彥章不能守

四年夏取容管及又取容管

開嶺南與楚相攻甲戌以右散騎常侍章瓚

嚴獻金銀犀牙雜寶貨及名香合估數千萬

估五百餘萬

八月廣州白龍見

宿衛將趙巖等殺友珪即帝位

海王

四年五月巖遣供軍巡官陳用拙使吳越

志

楚王殷遣永順節度使存送之

海之

梁帝不許巖謂僚屬曰今中國紛紛孰爲天子

乾亨元年

補吳越備使

貞明三年丁丑

節度副使楊洞潛爲兵部侍郎

幕府

止

南

爲禮部侍郎

建三廟

通鑑注九年... (考異)通鑑九年... 漢主以女增城公主妻之...

八年... 漢主引兵伐閩... (考異)唐莊宗同... 光二年...

定保獻南宮七奇賦以美之... (附錄) (考異)漢東...

九年... 漢主聞莊宗平梁... 遣宮苑使何詞通聘... (考異)通鑑...

國強弱二月甲申詞至魏... 魏主大漢國主... (考異)本作...

且言本國已發使臣大陳物貢期今秋即至... 及還言帝驕淫無政不足畏也...

通中國... (考異)胡三省注... 無敵國外患... 漢主既知唐之不足畏...

龍見南宮三清殿... 漢主憂畏中外震懼... 會詞臣王宏以為白龍見上賦以賀之...

進十官翰林學士... 又更名龍以應龍見之祥... (考異)漢東...

歷韓休學士... 見時多奇政... 遂求去... 韓休... 於仲淵酒不返... 上國以觀光當其... 韓休... 於仲淵酒不返...

以寶焚其米程通... 伏何人而講益... 征輪... 韓休... 於仲淵酒不返...

而假宗支有托... 韓休... 於仲淵酒不返... 上國以觀光當其... 韓休... 於仲淵酒不返...

驚懼古之思... 別惟對秋風之夕... 韓休... 於仲淵酒不返... 上國以觀光當其... 韓休... 於仲淵酒不返...

而殘霞淡淡... 恨陰海之深... 韓休... 於仲淵酒不返... 上國以觀光當其... 韓休... 於仲淵酒不返...

命歸存母... 錫資皆不受... 韓休... 於仲淵酒不返... 上國以觀光當其... 韓休... 於仲淵酒不返...

白龍二年... 唐明宗天成元年... (考異)漢東...

南漢紀 卷二

三年... 唐明宗天成二年... 十二月漢主如康州... (考異)通鑑... 廣州南至康州一百九十里...

大有元年... 唐明宗天成三年... 春行籍田... 三月楚大舉水軍圍封州... (考異)封州兵敗於賀江...

舟以強弩夾江射之... 盡殺楚人... (考異)通鑑... 楚軍大敗...

以獻有象文曰... 丁與水同宮... 王將耳口同... 尹來居口上... 山岫護重重... (考異)文獻通考... 國之莫之辨...

二年... 唐明宗天成四年... 唐明宗長... 九月遣將梁克貞... 李守暉... (考異)通鑑... 攻交州拔之... 執靜海...

節度使曲承美... 承美... 承美... 承美... (考異)通鑑... 漢主登儀鳳樓... 承美... 承美... 承美...

今反而縛... 何也... 承美... 承美... (考異)通鑑... 承美... 承美... 承美...

州刺史漢主謂左右曰... 交趾民好亂... 但可羈縻而已... (考異)安南志略... 承美... 承美... 承美...

貞入占城... 取其寶貨而歸... (考異)通鑑... 承美... 承美... 承美...

四年... 唐明宗長... 愛州將楊廷藝... 殺假子三千人... 圍復交州... 交州刺史李進知之... (考異)通鑑... 承美... 承美... 承美...

受其路不以... 聞是歲廷藝舉兵... 圍交州... 廷藝出戰... 寶敗死... (考異)通鑑... 承美... 承美... 承美...

未至城陷... 進逃歸... 漢主殺之... 寶敗死... (考異)通鑑... 承美... 承美... 承美...

南漢紀 卷二

南漢紀 卷二

南漢紀 卷二

南漢紀 卷二

南漢紀 卷二

宜風掃及番禺黃殿新會上蓋玉環了... 高祖初生時有日者視之謂

代祖曰公諸子惟少者貴耳... 爲人排察多權數... 倍位之後廣聚南海珠璣西通黔蜀得其珍玩窮

奢極修... 城中番禺兩山相屬命鑿平之就番山積石爲朝元洞後更名清虛洞而以沈香爲臺觀

於禺山... 南海百詠引番禺志... 番禺志云番禺在子城之西北... 番禺志云番禺在子城之西北

湖產也... 番禺志云番禺在子城之西北... 番禺志云番禺在子城之西北

其源以濟舟... 番禺志云番禺在子城之西北... 番禺志云番禺在子城之西北

種刺木棉... 番禺志云番禺在子城之西北... 番禺志云番禺在子城之西北

登粵秀山... 番禺志云番禺在子城之西北... 番禺志云番禺在子城之西北

氏創昌樂... 番禺志云番禺在子城之西北... 番禺志云番禺在子城之西北

東當從海... 番禺志云番禺在子城之西北... 番禺志云番禺在子城之西北

今城四六... 番禺志云番禺在子城之西北... 番禺志云番禺在子城之西北

王蠻夷呼... 番禺志云番禺在子城之西北... 番禺志云番禺在子城之西北

酷果於殺... 番禺志云番禺在子城之西北... 番禺志云番禺在子城之西北

支解劍則... 番禺志云番禺在子城之西北... 番禺志云番禺在子城之西北

作血肉交... 番禺志云番禺在子城之西北... 番禺志云番禺在子城之西北

有司俟其... 番禺志云番禺在子城之西北... 番禺志云番禺在子城之西北

計故專任... 番禺志云番禺在子城之西北... 番禺志云番禺在子城之西北

南漢紀卷二

南漢紀

高祖第三子... 九國志云... 高祖第三子... 九國志云

洪度... 九國志云... 洪度... 九國志云

日皇太妃... 九國志云... 日皇太妃... 九國志云

帝於康陵... 九國志云... 帝於康陵... 九國志云

博羅縣民家... 九國志云... 博羅縣民家... 九國志云

言而不見... 九國志云... 言而不見... 九國志云

小吏... 九國志云... 小吏... 九國志云

時循州盜... 九國志云... 時循州盜... 九國志云

唐書因漢漢與家人訣別於... 於是漢主謀誅諸弟以越王洪昌賢而得衆... 尤忌之建武節度使... 武朝二書云當作

越武是也今... 齊王洪弼自以居大鎮懼禍求入朝許之七月指揮使萬景忻敗張遇賢於循州遇賢告於

神神曰取虔州則大事可成遇賢率衆踰嶺趨虔州... 虔州刺史張遇賢... 虔州刺史張遇賢... 虔州刺史張遇賢...

十月命韶王洪雅致仕十一月丁亥祀南郊大赦改元乾和... 羣臣上尊號曰大聖文武元德大明至道

大廣孝皇帝... 乾和二年... 三月命中華令都元帥越王洪昌謁宗陵於海曲至昌華宮使盜殺之... 史作是夏事

戶部侍郎陳偃同平章事六月乙巳幽齊王洪弼於私第十月丙午毒殺鎮王洪澤於邕州... 鎮王居邕

州有善政是歲鳳凰見邕州漢主怒使人祝殺之... 鳳凰見邕州漢主怒使人祝殺之... 鳳凰見邕州漢主怒使人祝殺之...

三年... 八月殺韶王洪雅九月殺劉思潮林少強林少良何昌廷譚令禮... 人而通德不及譚令禮殆誤脫也

外皆懼不自保... 是歲於程鄉縣置敬州... 太平廣字記... 考其... 考其... 考其...

四年... 劉思潮等既死陳道庠內不自安特進郭仲道之漢紀... 仲道... 仲道... 仲道...

仲道... 道庠同其故仲曰慈嶽此書有誅韓信... 誅韓信... 誅韓信... 誅韓信...

云道庠大懼... 道庠大懼... 道庠大懼... 道庠大懼... 道庠大懼...

道庠大懼... 道庠大懼... 道庠大懼... 道庠大懼... 道庠大懼...

道庠大懼... 道庠大懼... 道庠大懼... 道庠大懼... 道庠大懼...

道庠大懼... 道庠大懼... 道庠大懼... 道庠大懼... 道庠大懼...

道庠大懼... 道庠大懼... 道庠大懼... 道庠大懼... 道庠大懼...

道庠大懼... 道庠大懼... 道庠大懼... 道庠大懼... 道庠大懼...

五年... 二月辛未劉知遠即皇帝位更稱天福十二年六月戊辰改國號曰漢九月漢主恐

諸弟與其子爭國殺齊王洪弼貴王洪道定王洪益辨王洪濟同王洪簡益王洪建恩王洪輝宜王洪照

盡殺其男納其女充後宮... 漢高祖紀... 漢高祖紀... 漢高祖紀...

六年... 八月遣知制誥鍾允章... 求昏於楚楚王希廣不許漢王怒問允章馬公復能

吾進取之秋也十二月辛巳以內常侍吳懷恩為開府儀同三司西北面招討使... 與巨象指揮使吳均

知新等將兵五千救之未至懷恩已拔賀州擊大穿於城外復以竹箔加土下施機軸自壘中穿穴通穿

中知新等至引兵攻城遣人自穴中發機楚兵悉陷從而擊之楚兵死者以千數知新等遁歸希廣斬之

漢兵復取昭州... 昭州... 昭州... 昭州... 昭州...

七年... 十二月漢主如英州... 英州... 英州... 英州...

藏焉... 十國春秋... 十國春秋... 十國春秋... 十國春秋...

藏焉... 藏焉... 藏焉... 藏焉... 藏焉...

藏焉... 藏焉... 藏焉... 藏焉... 藏焉...

藏焉... 藏焉... 藏焉... 藏焉... 藏焉...

藏焉... 藏焉... 藏焉... 藏焉... 藏焉...

藏焉... 藏焉... 藏焉... 藏焉... 藏焉...

藏焉... 藏焉... 藏焉... 藏焉... 藏焉...

藏焉... 藏焉... 藏焉... 藏焉... 藏焉...

和十三年爲嶺州節度使始設也。

十四年 周世宗顯德三年 三月乙未 甘泉宮使林延遇卒 初閩惠宗妻烈宗女清遠公主使宦者閩清林延遇置邸於番禺專掌國信高祖賜以大第廩賜甚厚數問以閩事延遇不對退謂人曰去國語閩去越語越處人

宮禁可如是乎高祖聞而賢之以爲內常侍使鈞校諸司事及開惠宗遇秋求歸不許素服向其國三日

遇病甚 萬內給事龔澄極自代 漢主即日擢澄樞密承宣院及內侍省 是歲周遣使來聘 十國春秋 附錄 清異錄 南漢地狹力貧不自播種有數四方使中國之志每見北人僑居嶺海之強世宗遣使度嶺館接者以美藉文其名曰小南強及本朝錄主而總歸臣到閩見洛陽牡丹大駭嘆有緝緝謂曰此名大北勝

十五年 周世宗顯德四年 北漢天會元年 漢主聞南唐屢敗憂形於色遣使入貢於周爲湖南所附乃治戰艦修武備既而

縱酒酣飲曰吾身得免幸矣何暇慮後世哉 胡三省注 此所謂生而待亡者也又古語云民主國

郎嗣平章事盧廣卒 十六年 周世宗顯德五年 南唐中興元年三月改元交泰 六月望夜宴於甘泉宮是夕月有食之測在牛女之度漢主自覽占書既而

投之於地曰自古豈有長存者乎因縱長夜之飲 薛史劉崇 考異 十國春秋作十五年事 卜葬域於城北連壁爲城親臨視

之 歐史南漢世家 考異 十國春秋作是春未知何據 八月辛巳漢主殂 通鑑 九國志同 考異 吳年三十九 歐史南漢世家 九國志同 諡曰文武光

聖明孝皇帝 廟號中宗 陵曰昭陵 薛史劉崇 歐史南漢世家 唐中宗率性荒暴 薛史劉崇 既弑兄不順懼衆不服

乃益峻刑法以威衆 歐史南漢世家 又造生地獄凡湯鑊鐵牀之類無不備焉人有小過咸被其苦 薛史劉崇 陰遣巨

艦指揮使陳彥魯以兵入海掠商人金帛作離宮游獵有南宮大明昌華甘泉玩華秀華玉清太微諸宮

凡數百不可悉紀 歐史南漢世家 殿側置宮人司關應以候曉謂之候曉監 薛史 每宴會則獨處殿庭間侍宴臣僚

皆結彩亭列坐殿之兩側宴酣則有司以盤獸進兩旁翼以戈戟漢主親持弓矢下殿遂巡獸出移庭而

上引弓射之兩旁戈戟競進獸乃斃其爲樂皆類此 五國 故事 宵夜飲大醉以瓜置伶人向玉樓項拔劍斬之

以試劍因并斬其首明日酒醒復召玉樓侍飲左右白既殺之嘆息而已 歐史南漢世家

南漢紀卷五

後主紀

後主名鋹 九國 初名繼興 封衛王 歐史南漢世家 宋史 南漢世家 九國志同 中宗長子也 薛史劉崇 傳 九國志同 八月辛巳即帝位更名鋹改元

大寶 時年十七 薛史劉崇 傳 五國故事 考異 通鑑 宋會要長編 宋史 並作年十六 國事皆決於宦官玉清宮

使腹潯樞 胡三省注 歐史白 劉氏作 薛史 以遊獵有南宮大明昌華甘泉玩華秀華玉清太微諸宮皆從使領之 及女侍中盧瓊仙等 考異 宋史 作才人盧瓊仙 蓋省官備位而已

十一月辛亥葬文武光聖明孝皇帝於昭陵 通鑑 考異 本作文武光孝皇帝 歐史 補

大寶二年 周世宗顯德六年 以中書舍人鍾允章藩府衙僚擢爲尚書右丞 考異 歐史 廣州 人物傳並作左丞 參政事甚委任之允

章請誅亂法者數人以正綱紀漢主不能從宦官聞而惡之十一月漢主將祀園丘前三日允章帥禮官

登壇四顧指揮設神位內侍監許彥真望之曰此謀反也即帶劍登壇允章叱之彥真馳入宮告允章欲

於郊祀日作亂。漢主曰：朕待允章厚，豈有此邪？王清宮使張澄樞內侍監李托等共證之，以查其言為然。乃收允章繫合章樓下，命宦者與禮部尚書薛用丕雜治之。用丕素與允章善，告以必不免。允章執用丕手，泣曰：老夫今日猶机上肉耳，分爲仇人所烹，但恨邑昌幼，不知吾冤及其長也。公爲我語之。彥真聞之，罵曰：反賊欲使其子報仇邪？復白漢主曰：允章與二子共登壇，潛有所謀，俱斬之。

劉彥真科取士，允章以進士及第，累遷至中書舍人。允章知其文思敏捷，嘗建康宮碑記，彥真多命爲之。彥真雖須，彥真自出是名聞於諸國。遊羅浮山，題詞爲詩文多稱旨。每日允章倚馬才也。拜工部郎中，知制誥。被殺之日，天色晦，道以允章素忠，其禁於家，雖然脂草淨洗，萬世猶有異。當彥真時，自有宦者以求進者，其於允章豈不何如也？（梁廷佐廣州府志）彥真一犯，妻率氏有賢行，允章就賢臣而性吝，遂獲賜其以未嘗分遺人。年語曰：妾昔事君子，家無餘財，只用一錢，猶且款待賓友，今我貴矣，而義路極塞，焉用此富貴爲也？乃出以示允章。允章大駭，自是稍相敬矣。（考異）彥真尤章宣化人，廣州郡縣傳其先世州人，徙家番禺，開修按唐書地理志，宣化屬恩州。自是宦官益橫，辛亥祀園丘，大赦。彥真上尊號曰睿聖文武隆德高明宏道大光孝皇帝。陳守中雲門山匡聖宏明大師碑：（考異）開修按雲門山碑立於大寶七年，所稱尊號，上於何年，諸書無考。以中宗乾和元年南郊大赦，彥真上尊號例之大寶之初，惟是年郊祀大赦，上尊號當在此時，今考之。未幾以飛澄樞爲左龍虎親軍容使，內太師，軍國之事皆取決焉。彥真謂彥真皆自有家室，顧子孫不能盡忠，惟宦者親近可任。彥世家。凡羣臣有才能及進士狀頭或僧道可與談者，皆先下羣室，然後得進，亦有自宮以求進者，亦有免死而宮者。初高祖雖寵任中官，其數裁三百餘，位不過掖庭諸局令丞，至中宗時千餘人，稍增內常侍諸謁者之稱，至是漸至七千餘。（考異）彥世家。有爲三師三公者，但其上加內字，諸使名不翅二百，女官亦有師傅令僕之號，自百官爲門外人。

宋史南漢世家：（附錄）（粵地紀勝）雲浮山，長沙人，爲劉時知廣州，其後五代時尹程輝，以清簡仁愛聞。邑民有瘵，輝以藥愈，由是遠近聞名。日以千計，公乃以大劑藥於井，令病者飲之，是後邑民病，飲水愈疾，如初。南漢書：高祖上命程輝使使武義公率大兵五萬由東原陷海軍至，感疾，輝武義公之井水，溢出以給軍旅，復濟秋公使輝，首以公井泉爲言。仁皇降制，諡忠孝公。且賜飛白書，許氏忠孝祠，大字。（附錄）曾井記：刻於元延祐四年七月。（羅浮山志）黃勳，南漢大有末官，廣州刺史時，涉淫刑，峻法，使官入水，灌溺左結，茅居之時，服黃衣，繫鼻，懸玉，遇病者投以藥，輒效。宋高宗時，猶存。紹興中，封真達先生。（粵西文獻）周邦，字若，南人，南漢進士，歷官御史大夫，以直節著。風采凜然。（又）劉博古，南漢乾和中，州刺史，有惠政，民多愛之，曾植橘於陸公井傍，人稱曰橘井。蓋其遺澤如此。（附錄）自古

南漢紀 卷五 五五

寺之盛，未有如劉氏者。陰陽并易，冠履倒置，如蒙、簡、諸臣，皆所謂門外人也。咸十五年，已晚矣。（考異）輿地記：陸建井在貴州城內，東偏有橋一林，乃乾和中刺史劉博古所植，修按三國陸績曾爲林太守，故貴州城有橋，橋功博古稱橋，亦此意也。當從紀勝作貴州刺史，文獻與。澄樞等既專政，漢主乃與宮婢波斯女等淫戲後宮，不復出省事。（附錄）（清異錄）劉彥真得波斯女，年歲瓜黑，而慧黠，淫戲之，賜號波斯。自稱蕭開大夫。宦者陳延壽，引女巫樊胡子，自言玉皇降胡子身，漢主於內殿設帷帳，陳寶貝，列珍玩，設玉皇坐。胡子冠遠遊冠，衣紫霞裙，（考異）長安云：紫霞裙，中官禍福，呼漢主爲太子皇帝，國事皆決於胡子。盧瓊仙、張澄樞等爭附之。胡子乃爲漢主言，澄樞等皆上天使來輔太子，有罪不可問。歐史南漢世家：（附錄）（宋史南漢世家）又踵祖父之奢縱，立萬政殿，飾一柱凡用銀三千兩，以銀爲殿衣，間以雲母。鑄鐵柱十二，爲乾和殿。（附錄）（南海百詠）張鑄鐵柱，今府之治事，餘不知所在。（郭榮嶺南名勝記）今藩司署後柱是也。建二十八寺，列布四方，以應二十八宿。南海百詠：（附錄）（南海百詠）一沒於城東，一沒於司泥湖中。（附錄）今布政司堂存二柱。建二十八寺，列布四方，以應二十八宿。南海百詠：（附錄）（南海百詠）以寺名爲詩，東七寺曰慈度、天王、覺華、普應、化樂、興聖、雙性，西七寺曰文殊、千佛、真來、水月、定林、昭瑞、集福，南七寺曰寶光、千古、勝、延、地、其二寺失，北七寺曰國清、淨慧、聖果、報恩、地祇、報國、悟性。（考異）開修按南海百詠，不著年月，蓋清通志云：慈度寺在州東南，大寶開建，又王文風慈度寺，海珠慈度寺，傳在州東南，南漢大寶開創，合定林等二十八寺，列於郡之四方，以應列宿，則皆建於慈時矣。輿地記：勝又云：淨慧寺劉以長壽寺也。劉之宗女爲尼居之，按即今將軍署西六榕寺在二十八寺之外。起天華宮於羅浮山。都師正羅浮山指掌圖：（附錄）（蘇軾東坡集）天華宮在羅浮山之西，南漢主建，有甘露、羽蓋等亭，雲閣、命巾，雲舍人，神有章作記。初南漢主夢神人指羅浮山之西，去延壽寺西北，有兩峯相並，一洞對流，可以爲宮，訪之則金沙洞也。又夢金龍起於宮所，遂改爲黃龍洞。（又）以嶺南清淨，南漢立殿，遺址尚存。（又）銅玉皇像，併二侍從，在沖虛觀，南漢所建。（宋廣雅羅浮山志）會編：天華宮故址左爲舍陽門，右爲起雲門，刻石猶存，萬曆戊子，歐大任猶及見之。（又）長安塘上有橋曰奉宸，南漢主由此往天華宮，故名。（考異）開修按羅浮山志，方輿紀要，並云：周顯德六年，建天華宮。無名之役，日有千萬。五國即大寶二年也。今從之。十國春秋載於大寶元年，歐必元羅浮山志，云：此作天華宮並誤。故事。

三年，正月，宋太祖受周禪，奉周帝爲鄭王。宦者陳延壽言於漢主曰：陛下所以得立，由先帝盡殺羣弟故也。漢主以爲然。三月丁巳，殺其弟桂王璇與。李焘資治通鑑長編：（原注）日據司馬光朝記。以四月誕日爲乾德節，光孝寺東。於荔枝熟時設紅雲宴。（清異錄）（附錄）（廣語）城北方春園，東接嶺南之水，可以通舟，其橋曰流花，與女侍中盧昭仙、黃瓊芝、李船娘等爲紅雲宴於此。廷珪爲內常侍，時漢主春秋已長，而未知稼穡，荒於游宴，人心危懼。廷珪每從容言曰：宗社安危，繫於陛下，願加檢慎。漢主建馮餘宮在城東南六十里，山水奇絕，漢主避暑多往焉。廷珪雅所愛尚，因請解兵職。

南漢紀 卷五 五七

南漢紀 卷五 五七

祖東其爲劉... 守備州... 光緒... 漢主命潘崇微代其

初內常侍... 漢主命潘崇微代其... 光緒... 漢主命潘崇微代其

八年... 初邵廷珪屯於沈口... 漢主命潘崇微代其... 光緒... 漢主命潘崇微代其

帥兵三萬人... 漢主命潘崇微代其... 光緒... 漢主命潘崇微代其

六年... 漢主命潘崇微代其... 光緒... 漢主命潘崇微代其

九年... 漢主命潘崇微代其... 光緒... 漢主命潘崇微代其

是漢主命... 漢主命潘崇微代其... 光緒... 漢主命潘崇微代其

首陷船中... 漢主命潘崇微代其... 光緒... 漢主命潘崇微代其

十年... 漢主命潘崇微代其... 光緒... 漢主命潘崇微代其

手植蓋四百餘年... 漢主命潘崇微代其... 光緒... 漢主命潘崇微代其

往視其軍... 漢主命潘崇微代其... 光緒... 漢主命潘崇微代其

夜之飲... 漢主命潘崇微代其... 光緒... 漢主命潘崇微代其

爾在嶺南... 漢主命潘崇微代其... 光緒... 漢主命潘崇微代其

州刺史王繼勳... 漢主命潘崇微代其... 光緒... 漢主命潘崇微代其

主諭意令漢主先歸湖南舊地九月南唐主遣使致書漢主不從高州大風雨壞麻宇及舍五百區十月

浮山不果方輿紀要(考異)東坡集云本朝革命四方皆叛以次誅服劉氏備焉將欲遣羅浮爲安免之穴命於江口

十二年宋太祖開六月癸未宋以右補闕王明爲荆湖轉運使將用兵於嶺南也長有兵過慶州黎明遇獵

十三年宋太祖開八月南唐主復令知制誥潘佑作書數千言勸漢主歸款於宋遺給事中魏慎儀來使

憂戚之思均皆不同每思會面而論此懷抵掌而談此事交談其所短各陳其所長使中心釋然利害不

必戰也今足下與大朝非有父母宗廟之讎此必戰也彼此烏合民無定心存亡之機以戰爲命此必戰也敵人有進

息取與翁張屈伸萬端在我而已何必膠柱而用壯輕禍而爭雄哉且足下以英明之姿撫百越之衆北

面受敵非計也。及昭、桂、連、賀、已克，并力攻韶州。七月，宋師陷韶州。韶州刺史山行稠棄城遁。桂州刺史李承進亦奔還。遂陷韶州、桂州。

（原注）十一月初四日壬寅，昭、桂、連、賀、已克，其克時必在此月。宋史未得其日耳。在是月之初，今移入。宋史未得其日耳。在是月之初，今移入。

（考異）宋史未得其日耳。在是月之初，今移入。宋史未得其日耳。在是月之初，今移入。

（考異）宋史未得其日耳。在是月之初，今移入。宋史未得其日耳。在是月之初，今移入。

（考異）宋史未得其日耳。在是月之初，今移入。宋史未得其日耳。在是月之初，今移入。

（考異）宋史未得其日耳。在是月之初，今移入。宋史未得其日耳。在是月之初，今移入。

（考異）宋史未得其日耳。在是月之初，今移入。宋史未得其日耳。在是月之初，今移入。

（考異）宋史未得其日耳。在是月之初，今移入。宋史未得其日耳。在是月之初，今移入。

（考異）宋史未得其日耳。在是月之初，今移入。宋史未得其日耳。在是月之初，今移入。

（考異）宋史未得其日耳。在是月之初，今移入。宋史未得其日耳。在是月之初，今移入。

（考異）宋史未得其日耳。在是月之初，今移入。宋史未得其日耳。在是月之初，今移入。

（考異）宋史未得其日耳。在是月之初，今移入。宋史未得其日耳。在是月之初，今移入。

（考異）宋史未得其日耳。在是月之初，今移入。宋史未得其日耳。在是月之初，今移入。

（考異）宋史未得其日耳。在是月之初，今移入。宋史未得其日耳。在是月之初，今移入。

（考異）宋史未得其日耳。在是月之初，今移入。宋史未得其日耳。在是月之初，今移入。

（考異）宋史未得其日耳。在是月之初，今移入。宋史未得其日耳。在是月之初，今移入。

（考異）宋史未得其日耳。在是月之初，今移入。宋史未得其日耳。在是月之初，今移入。

（考異）宋史未得其日耳。在是月之初，今移入。宋史未得其日耳。在是月之初，今移入。

（考異）宋史未得其日耳。在是月之初，今移入。宋史未得其日耳。在是月之初，今移入。

（考異）宋史未得其日耳。在是月之初，今移入。宋史未得其日耳。在是月之初，今移入。

（考異）宋史未得其日耳。在是月之初，今移入。宋史未得其日耳。在是月之初，今移入。

（考異）宋史未得其日耳。在是月之初，今移入。宋史未得其日耳。在是月之初，今移入。

（考異）宋史未得其日耳。在是月之初，今移入。宋史未得其日耳。在是月之初，今移入。

軍觀軍容使李托深阻其議。國中震恐。漢主始命甄東濠為拒守計。賴諸將無可使者。宮嬪梁贊其薦其

養子郭崇岳可用。乃以為招討使。功為國人。以懸點。乾和中為內侍。監殿。位遷內侍中。大徵宮使。與大將植廷曉統

乘六萬屯馬。列柵以拒宋師。距番禺百餘里。長編。宋史未得其日耳。在是月之初，今移入。

（考異）宋史未得其日耳。在是月之初，今移入。宋史未得其日耳。在是月之初，今移入。

（考異）宋史未得其日耳。在是月之初，今移入。宋史未得其日耳。在是月之初，今移入。

（考異）宋史未得其日耳。在是月之初，今移入。宋史未得其日耳。在是月之初，今移入。

（考異）宋史未得其日耳。在是月之初，今移入。宋史未得其日耳。在是月之初，今移入。

（考異）宋史未得其日耳。在是月之初，今移入。宋史未得其日耳。在是月之初，今移入。

（考異）宋史未得其日耳。在是月之初，今移入。宋史未得其日耳。在是月之初，今移入。

（考異）宋史未得其日耳。在是月之初，今移入。宋史未得其日耳。在是月之初，今移入。

（考異）宋史未得其日耳。在是月之初，今移入。宋史未得其日耳。在是月之初，今移入。

（考異）宋史未得其日耳。在是月之初，今移入。宋史未得其日耳。在是月之初，今移入。

（考異）宋史未得其日耳。在是月之初，今移入。宋史未得其日耳。在是月之初，今移入。

（考異）宋史未得其日耳。在是月之初，今移入。宋史未得其日耳。在是月之初，今移入。

（考異）宋史未得其日耳。在是月之初，今移入。宋史未得其日耳。在是月之初，今移入。

（考異）宋史未得其日耳。在是月之初，今移入。宋史未得其日耳。在是月之初，今移入。

（考異）宋史未得其日耳。在是月之初，今移入。宋史未得其日耳。在是月之初，今移入。

（考異）宋史未得其日耳。在是月之初，今移入。宋史未得其日耳。在是月之初，今移入。

（考異）宋史未得其日耳。在是月之初，今移入。宋史未得其日耳。在是月之初，今移入。

（考異）宋史未得其日耳。在是月之初，今移入。宋史未得其日耳。在是月之初，今移入。

（考異）宋史未得其日耳。在是月之初，今移入。宋史未得其日耳。在是月之初，今移入。

（考異）宋史未得其日耳。在是月之初，今移入。宋史未得其日耳。在是月之初，今移入。

（考異）宋史未得其日耳。在是月之初，今移入。宋史未得其日耳。在是月之初，今移入。

之兆也。宋史南漢世家。考異。文獻通考。開寶三年九月庚午。廣州民見紫雲。皆北流。知星者言。劉氏當舉國以歸中原。明年廣南平。則按宋史太祖紀。九月己亥朔。則是月無庚午。據南漢世家。九月八日推之。當為丙午之禍也。十國春秋作大寶十

一年事。誤。附錄。青箱雜記。大寶末。有稻田自海中浮來。止魚藻門外。民聚觀之。有書曰。布衣林楚材見。而嘆曰。水魚。水魚。水魚。當時好事者。有記其詳者。謂宋師平。活美。為部。聖。方。信。為。潘。字。附錄。按。水。魚。一。作。水。念。南。漢。既。平。港。范。曼。知。邕。州。兼。水。陸。轉。運。使。是。年。十。月。南。漢。知。州。官。官。郭。存。忠。

劫。考異。長。編。世。宗。知。州。官。官。宋。史。南。漢。傳。云。劫。知。州。官。官。也。非。郭。存。忠。也。又。云。容。州。都。推。官。使。

土人二萬衆。攻圍州城七十餘日。屢屢出與戰。矢集於胸。猶力疾督戰。衆遂少卻。曼創甚。乃堅壁固守。遣使問道。求援於廣州。前後十五輩。始得達。援兵至。圍解。賜璽書獎之。宋史。范。曼。時。存。忠。與。南。漢。開。府。樂。範。紹。州。帥。周。思。瓊。奉。恩。道。都。指。揮。使。麥。漢。瓊。等。據。五。州。之。地。以。叛。尹。崇。珂。討。之。數。月。盡。平。其。黨。八。年。十。二。月。己。未。遷。後。主。左。監。門。衛。上。將。軍。封。彭。城。郡。公。九。年。十。一。月。進。封。衛。國。公。

長。編。考。異。宋。史。世。宗。云。太。平。興。國。初。進。衛。國。公。則。按。是。時。太。宗。即。位。至。十。二。月。甲。寅。始。改。元。長。編。仍。稱。開。寶。九。年。是。也。宗。紀。年。三。十。九。太。宗。廢。朝。三。日。贈。太。師。追。封。南。越。王。

宋。史。南。漢。傳。云。太。平。興。國。初。進。衛。國。公。則。按。是。時。太。宗。即。位。至。十。二。月。甲。寅。始。改。元。長。編。仍。稱。開。寶。九。年。是。也。宗。紀。年。三。十。九。太。宗。廢。朝。三。日。贈。太。師。追。封。南。越。王。

宋。史。南。漢。傳。云。太。平。興。國。初。進。衛。國。公。則。按。是。時。太。宗。即。位。至。十。二。月。甲。寅。始。改。元。長。編。仍。稱。開。寶。九。年。是。也。宗。紀。年。三。十。九。太。宗。廢。朝。三。日。贈。太。師。追。封。南。越。王。

宋。史。南。漢。傳。云。太。平。興。國。初。進。衛。國。公。則。按。是。時。太。宗。即。位。至。十。二。月。甲。寅。始。改。元。長。編。仍。稱。開。寶。九。年。是。也。宗。紀。年。三。十。九。太。宗。廢。朝。三。日。贈。太。師。追。封。南。越。王。

宋。史。南。漢。傳。云。太。平。興。國。初。進。衛。國。公。則。按。是。時。太。宗。即。位。至。十。二。月。甲。寅。始。改。元。長。編。仍。稱。開。寶。九。年。是。也。宗。紀。年。三。十。九。太。宗。廢。朝。三。日。贈。太。師。追。封。南。越。王。

宋。史。南。漢。傳。云。太。平。興。國。初。進。衛。國。公。則。按。是。時。太。宗。即。位。至。十。二。月。甲。寅。始。改。元。長。編。仍。稱。開。寶。九。年。是。也。宗。紀。年。三。十。九。太。宗。廢。朝。三。日。贈。太。師。追。封。南。越。王。

宋。史。南。漢。傳。云。太。平。興。國。初。進。衛。國。公。則。按。是。時。太。宗。即。位。至。十。二。月。甲。寅。始。改。元。長。編。仍。稱。開。寶。九。年。是。也。宗。紀。年。三。十。九。太。宗。廢。朝。三。日。贈。太。師。追。封。南。越。王。

宋。史。南。漢。傳。云。太。平。興。國。初。進。衛。國。公。則。按。是。時。太。宗。即。位。至。十。二。月。甲。寅。始。改。元。長。編。仍。稱。開。寶。九。年。是。也。宗。紀。年。三。十。九。太。宗。廢。朝。三。日。贈。太。師。追。封。南。越。王。

宋。史。南。漢。傳。云。太。平。興。國。初。進。衛。國。公。則。按。是。時。太。宗。即。位。至。十。二。月。甲。寅。始。改。元。長。編。仍。稱。開。寶。九。年。是。也。宗。紀。年。三。十。九。太。宗。廢。朝。三。日。贈。太。師。追。封。南。越。王。

宋。史。南。漢。傳。云。太。平。興。國。初。進。衛。國。公。則。按。是。時。太。宗。即。位。至。十。二。月。甲。寅。始。改。元。長。編。仍。稱。開。寶。九。年。是。也。宗。紀。年。三。十。九。太。宗。廢。朝。三。日。贈。太。師。追。封。南。越。王。

宋。史。南。漢。傳。云。太。平。興。國。初。進。衛。國。公。則。按。是。時。太。宗。即。位。至。十。二。月。甲。寅。始。改。元。長。編。仍。稱。開。寶。九。年。是。也。宗。紀。年。三。十。九。太。宗。廢。朝。三。日。贈。太。師。追。封。南。越。王。

宋。史。南。漢。傳。云。太。平。興。國。初。進。衛。國。公。則。按。是。時。太。宗。即。位。至。十。二。月。甲。寅。始。改。元。長。編。仍。稱。開。寶。九。年。是。也。宗。紀。年。三。十。九。太。宗。廢。朝。三。日。贈。太。師。追。封。南。越。王。

宋。史。南。漢。傳。云。太。平。興。國。初。進。衛。國。公。則。按。是。時。太。宗。即。位。至。十。二。月。甲。寅。始。改。元。長。編。仍。稱。開。寶。九。年。是。也。宗。紀。年。三。十。九。太。宗。廢。朝。三。日。贈。太。師。追。封。南。越。王。

宋。史。南。漢。傳。云。太。平。興。國。初。進。衛。國。公。則。按。是。時。太。宗。即。位。至。十。二。月。甲。寅。始。改。元。長。編。仍。稱。開。寶。九。年。是。也。宗。紀。年。三。十。九。太。宗。廢。朝。三。日。贈。太。師。追。封。南。越。王。

宋。史。南。漢。傳。云。太。平。興。國。初。進。衛。國。公。則。按。是。時。太。宗。即。位。至。十。二。月。甲。寅。始。改。元。長。編。仍。稱。開。寶。九。年。是。也。宗。紀。年。三。十。九。太。宗。廢。朝。三。日。贈。太。師。追。封。南。越。王。

咸平中為侍禁。亦貧。真宗賜白金百兩。語宰相曰。諸僞主子孫。率多貧迫。蓋僞修之後。不知稼穡艱難所致也。後至內殿崇班。天禧中。又錄為閣門祗候。守通供奉官。守正子克昌。為三班奉職。國昌為借職。宋史。南漢。傳。云。咸。平。中。為。侍。禁。亦。貧。真。宗。賜。白。金。百。兩。語。宰。相。曰。諸。僞。主。子。孫。率。多。貧。迫。蓋。僞。修。之。後。不。知。稼。穡。艱。難。所。致。也。後。至。內。殿。崇。班。天。禧。中。又。錄。為。閣。門。祇。候。守。通。供。奉。官。守。正。子。克。昌。為。三。班。奉。職。國。昌。為。借。職。

世。家。附。錄。宋。史。真。宗。紀。大。中。祥。符。三。年。九。月。詔。南。漢。劉。氏。子。孫。未。食。祿。者。聽。發。用。仁。宗。紀。明。道。二。年。六。月。壬。寅。錄。劉。氏。

世。家。附。錄。宋。史。真。宗。紀。大。中。祥。符。三。年。九。月。詔。南。漢。劉。氏。子。孫。未。食。祿。者。聽。發。用。仁。宗。紀。明。道。二。年。六。月。壬。寅。錄。劉。氏。

世。家。附。錄。宋。史。真。宗。紀。大。中。祥。符。三。年。九。月。詔。南。漢。劉。氏。子。孫。未。食。祿。者。聽。發。用。仁。宗。紀。明。道。二。年。六。月。壬。寅。錄。劉。氏。

世。家。附。錄。宋。史。真。宗。紀。大。中。祥。符。三。年。九。月。詔。南。漢。劉。氏。子。孫。未。食。祿。者。聽。發。用。仁。宗。紀。明。道。二。年。六。月。壬。寅。錄。劉。氏。

世。家。附。錄。宋。史。真。宗。紀。大。中。祥。符。三。年。九。月。詔。南。漢。劉。氏。子。孫。未。食。祿。者。聽。發。用。仁。宗。紀。明。道。二。年。六。月。壬。寅。錄。劉。氏。

世。家。附。錄。宋。史。真。宗。紀。大。中。祥。符。三。年。九。月。詔。南。漢。劉。氏。子。孫。未。食。祿。者。聽。發。用。仁。宗。紀。明。道。二。年。六。月。壬。寅。錄。劉。氏。

世。家。附。錄。宋。史。真。宗。紀。大。中。祥。符。三。年。九。月。詔。南。漢。劉。氏。子。孫。未。食。祿。者。聽。發。用。仁。宗。紀。明。道。二。年。六。月。壬。寅。錄。劉。氏。

世。家。附。錄。宋。史。真。宗。紀。大。中。祥。符。三。年。九。月。詔。南。漢。劉。氏。子。孫。未。食。祿。者。聽。發。用。仁。宗。紀。明。道。二。年。六。月。壬。寅。錄。劉。氏。

世。家。附。錄。宋。史。真。宗。紀。大。中。祥。符。三。年。九。月。詔。南。漢。劉。氏。子。孫。未。食。祿。者。聽。發。用。仁。宗。紀。明。道。二。年。六。月。壬。寅。錄。劉。氏。

世。家。附。錄。宋。史。真。宗。紀。大。中。祥。符。三。年。九。月。詔。南。漢。劉。氏。子。孫。未。食。祿。者。聽。發。用。仁。宗。紀。明。道。二。年。六。月。壬。寅。錄。劉。氏。

世。家。附。錄。宋。史。真。宗。紀。大。中。祥。符。三。年。九。月。詔。南。漢。劉。氏。子。孫。未。食。祿。者。聽。發。用。仁。宗。紀。明。道。二。年。六。月。壬。寅。錄。劉。氏。

世。家。附。錄。宋。史。真。宗。紀。大。中。祥。符。三。年。九。月。詔。南。漢。劉。氏。子。孫。未。食。祿。者。聽。發。用。仁。宗。紀。明。道。二。年。六。月。壬。寅。錄。劉。氏。

世。家。附。錄。宋。史。真。宗。紀。大。中。祥。符。三。年。九。月。詔。南。漢。劉。氏。子。孫。未。食。祿。者。聽。發。用。仁。宗。紀。明。道。二。年。六。月。壬。寅。錄。劉。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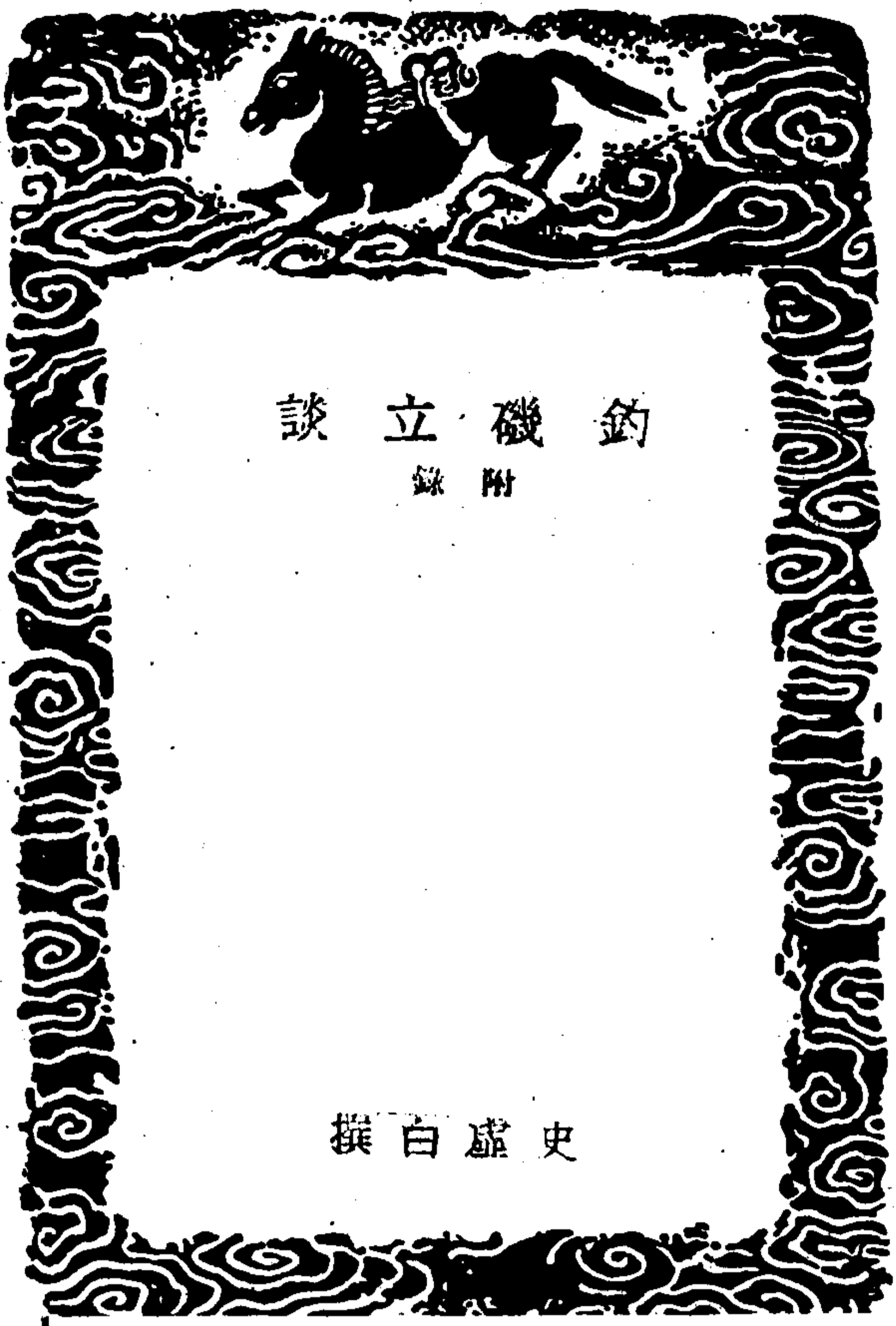
世。家。附。錄。宋。史。真。宗。紀。大。中。祥。符。三。年。九。月。詔。南。漢。劉。氏。子。孫。未。食。祿。者。聽。發。用。仁。宗。紀。明。道。二。年。六。月。壬。寅。錄。劉。氏。

世。家。附。錄。宋。史。真。宗。紀。大。中。祥。符。三。年。九。月。詔。南。漢。劉。氏。子。孫。未。食。祿。者。聽。發。用。仁。宗。紀。明。道。二。年。六。月。壬。寅。錄。劉。氏。

世。家。附。錄。宋。史。真。宗。紀。大。中。祥。符。三。年。九。月。詔。南。漢。劉。氏。子。孫。未。食。祿。者。聽。發。用。仁。宗。紀。明。道。二。年。六。月。壬。寅。錄。劉。氏。

世。家。附。錄。宋。史。真。宗。紀。大。中。祥。符。三。年。九。月。詔。南。漢。劉。氏。子。孫。未。食。祿。者。聽。發。用。仁。宗。紀。明。道。二。年。六。月。壬。寅。錄。劉。氏。

世。家。附。錄。宋。史。真。宗。紀。大。中。祥。符。三。年。九。月。詔。南。漢。劉。氏。子。孫。未。食。祿。者。聽。發。用。仁。宗。紀。明。道。二。年。六。月。壬。寅。錄。劉。氏。



釣磯立談序

叟山東一無聞人也。清泰年中。隨先校書避地江表。始營釣磯於江渚。先校書意薄簪組。心許泉石。每乘雙犢版輅車。車後挂酒壺。山童三五人。例各總角。負瓢并席。具以自隨。遇景物勝槩。則取酒徑醉。或為歌時。自號釣磯閒客。荆江之後。先校書不祿。叟嗣守弊廬。頗窺先志。不復以進取為念。會王師弔伐。李氏挈宗以朝。湖海表裏。俱為王人。大同之盛。有識之所共。咸以為百生不可逢之盛際。叟獨何者。而私自怫鬱。如有懷舊之思。追惟江表自建國以來。烈祖元宗。其所以撫危斯人。蓋有不可忘者。時移事往。將就蕪沒。叟身非朝行。口不食祿。固無預於史事。顧耳目之所及。非網罟之至議。則波濤之窺語也。隨意所商。聊復疏之於紙。僅得百二十許條。總而題之曰釣磯立談。使小子溫。成誦於口。粗以存其梗概云。吁。文慚子山之麗。興哀則有之。才愧士衡之多。辨亡亦幾矣。

釣磯立談
錄附

史虛白撰

釣磯立談

自楊氏奄有江淮。其牧守多武夫悍人。類以威驚相高。平居齋几之間。往往以斬伐為事。至有位居侯伯。而目不識點畫。手不能捉筆者。及烈祖以軍功收昇州。初以文藝自好。招徠儒俊。共論治體。總督廉吏。勤恤民隱。由是遠邇宅心。以為己歸。義祖聞之。自京口往視其所為。見其城隍凌整。樓堞完固。府署中外。肅成有條理。寔自徙治而居之。更以京口付烈祖。時金陵之民。頗懷其惠。莫不心折氣沮。但逼迫義祖之威。而無敢建白者。初烈祖雅不欲朱方之行。句為宣城。而義祖不之許。尚遲迴若有所待。客有宋齊邱者。私勸烈祖曰。昔項羽叛約。王沛公以漢中之地。時皆以為失職左遷。唯蕭何贊之。以為語有天漢。其稱甚美。今明使君中有大志。而忽得京口。其名殆不可失也。且西朝拱己。知訓童昏。老臣宿將。不甘詬辱。度其勢亂在旦暮。蘇山之津。曾不一昔。而可以定事。更捨此利而求入宣城山中。卒卒度歲月。其亡聊奈何。烈祖驚起執其手曰。善哉。子嵩。非吾子。吾無所聞之。中夕促翼而之官。其在京口。政猶金陵也。居無何。朱瑾殺知訓。廣陵大亂。烈祖以兵宵濟。朝不易位。而中外晏如。遂代知訓執政柄。霸圖兆於此矣。

叟曰。禍福之來。雖各象德。而事有機會。皆相憑藉。是以風旋而上升。水激則彌悍。有情之所忘。每為無情之所轉。大空之中。夫時覺之哉。譬若義祖本無欲羨金陵之心。則烈祖不得徒鎮矣。又烈祖以梅治

南唐 史虛白撰

自乞或如其欲則亦無因而至京口矣。京口之不至則廣陵之亂孰恃而弭。廣陵之功不在烈祖則斷圖亦無自而託業矣。吁。夫豈人謀之所及也邪。非人謀之所及然後有以知天命之至。不可以幸而冀也。昔者伊尹以媵女而相成湯。百里奚以羊而見知於秦。竇姬行號而母漢室。袁婦伏膝而媿曹宗。是故非意之意。實為事之基胎。一日之濩落。君子不以病焉。知卒業之有所在故也。

趙王李德誠有客能言天文。以之占測時事。十有七八。一旦謂德誠曰。昨夕元象大異。揚州當流血無限。朝貴陷首穴胸。後考其日乃朱瑾殺知訓之夕也。又烈祖執政柄時。義祖忌之。將啓以知詢為代。中外岌岌。人無固志。宋齊邱夜召知術者劉通微。同宿而徵其事。坐久聞鼓聲。通微投袂而起曰。子嵩事必中變。政事僕射安若太山。不足多慮也。彼懷惡志者。自當受禍。金鼓之聲。漸漸然。殆有大喪與。夕未曙。捷步至。白義祖死矣。

叟曰。吉凶之萌。未見兆朕。而上動躡次。旁聞聲象。彼知術者乃能言之於事先。若合契券。曾無毫釐之差。然則阪之不可以為陵。陵之不可以為隄。高下隆殺。固已有經分而懸定于冥默間者矣。世之昧者。方且逞智計。勞思慮。虛矯夸毗。以意其所不可必。顛狂妄行。而卒與禍會。吁。可勝恨也。邪。

吳王稱號淮海時。廣陵殷盛。士庶駢闐。忽一旦。夕。有黃冠道人。狀如病狂。手持一竿。竿首。挂一木刻為鯉魚形。自云。鍾離人也。行歌於市曰。盟津鯉魚肉為角。濠梁鯉魚金刻鱗。盟津鯉魚死欲盡。濠梁鯉魚始驚。人又云。橫排三十六條鱗。箇箇圓如紫磨真金。為甚竿頭挑著走。世間難遇。識魚人。大率。如此意者。凡數十篇。時人莫能曉。歲餘。忽不知所之。其後武義年中。江南謠言。又有東海鯉魚飛上天之語。及烈祖受命。復姓李氏。立唐社稷。其言方驗。

叟曰。鯉之與李。聲相通也。魚而肉角。則龍矣。雖以金刻鱗。猶為魚也。江南雖為強國。而以偏霸終焉。魚之象也。頃嘗讀西天竺書。說因相。與皆如且之有夕。相隨不捨。其言將信然。大抵帝王稱制。其德澤方廣。滋被滲漉。流以及遠。根葉專布。雖五運互迭。不無興衰。要其種姓。當有肖似者。是以二帝三王。共祖軒轅。卯金之祚。絕而復續。江南諸藩。雖享國之日淺。然無大罪戾。向契丹使。至江南。適云。有蕭氏者。與耶律氏相為始終。由是觀之。濠梁豈出盟津。厥有旨哉。

烈祖初得政。盡反知訓之所為。接御士大夫。曲加禮敬。躬履素樸。去浮靡。而又寬刑勸理。孜孜不倦。是時方鎮窺伺。事資彈壓。烈祖視聽不安。指擣中節。平居。自號曰政事僕射。高位重爵。推與宿舊。故得上下順從。人無異意。齊臺之建。擢宋齊邱。徐玠。為左右丞相。於其所居第旁。創為延賓亭。以待四方之士。道人司守。關微物色。北來衣冠。凡形狀奇偉者。必使引見。語有可采。一求。隨卽陞用。聽政稍暇。則又延見士類。談宴賦詩。必盡歡而罷。了無上下賤貴之隔。以此二十年間。委曲庶務。無不通。知與利去。害。人望日隆。沈彬先事。獻山水畫障。詩云。須知手筆安排定。不怕山河整頓難。及將受禪。頭陀范志嵩賦詩云。徐徐東海出。漸漸到亭衢。此夜一輪滿。清光何處無。槩以是言之。人之與能也。有自來矣。是以吳社遷換。而國中夷然無易姓之感。蓋盛德之所移故也。

叟曰。峻極之山。神明憑依。翳符之邱。雲氣出焉。凡水之有旋桓。折。波者。必生隋時。帝王之量。其亦有以異。人者。嘗賦觀孝宗。高皇帝。其總收權綱。維御羣臣。富國匪解。敦守純朴。雖漢之高光。不是過也。徒以其崎嶇偏左。之國。地勢不便。加以天之付畀。自有。限。只是遠回之所。就。僅足以稱。而已。惜夫。

武義中有童謠云。江北楊花作雪飛。江南李樹玉團枝。李花結子可憐在。不似楊花沒了期。及烈祖受禪。其日白雀翔於庭。郡國以符瑞言者。不。可以數計。其尤。著者。江西楊化為李。臨川李樹生連理。於是始。下。遠宗之議。初立唐宗廟。定郊堂之位。闕丘。瑟祀之夕。迺孟夏上旬。月。三鼓。當夜而升壇之際。皎然如晝。柴燎畢。乃沒。太史奏。言月延三刻。遠近歎以為異事。

叟嘗見長老相與言。頗有疑以為未必然者。其意蓋以謂南唐在六合間。才數州之域。詎得天應以祥。告。如是之密也。叟辯之曰。人之精誠。上下感假。且盡之所接。精誠之所交。亦何所不有。昔衛先。生畫長平之策。而太白。月。燕丹謀秦。而白虹貫日。魯陽揮戈。而羲輪輟御。宋景公有。一言之善。而法星退舍。以至柳起上林。石立太山。亦伏登漢。金雞識管。或曲為一姓。或專為一人。亦有。庶女含冤。而赤地千里。阻霜殺。匹夫致孝。而魚躍冰開。冬竹生萌。近世馬仁。充庭。廬文進出。軍失律。而黑蜃擁膝。及其。也。赤氣。有星落如杯。景。蛇游於。王與夢有流星之警。而幾斃於飛石。凡此數子。者。位不過節。將。然猶。又況。五十年中。江表無事。為。人神主。對。耶。說者乃以隋志。日行上道。遂疑往事無準。固不可以執一而廢百也。

烈祖每言百姓皆父母所生。安用爭城廣地。使之。肝腦異處。皆草野。是以執吳朝之政。僅將一紀。才一拒越師。所謂不得已而用之。大受禪年。兩江。諸侯最廣。兵力雄。盛氣可以吞。謀臣策將。方有建立功名之意。一曰內。坐有詔曰。知足不辱。道祖之至。戒革。則裂。前哲之元龜。與一二卿士大夫。共斯服。討伐之議。願勿復關白也。其後錢塘大火。宮室器械。為之一空。宋齊邱乘間進言曰。夫越與我。唇齒之國也。我有大施。而越人背之。度劉我。我原泉。股不附。終非我用。今天實棄之。我師。出而。其。願勿失機。為後世。烈祖慨然久之。曰。疆域雖分。生齒理一人。各為主。其心未離。橫生屠。戮。朕所弗忍。且救災。治古之道。朕。子孫。付之於天。不願以力營也。大司徒其勿復以為言。於是特命行人。厚。遣之。金粟。善和。以安宗。為。不宜。隋煬帝之迹。恃食。以自取亡。覆也。于時中外。耕織。滋。文物。彬煥。漸有中朝之風采。元宗之初。尚守先訓。改元保大。蓋有止戈之旨。三四年間。皆以為守文之。良主。會元老去。位。新進後生。用事。以事業。自許。以謂。定天下。可以。指日而就。上意。移於多口。由是。構怨。連。國之勢。遂如。其後宋齊邱復起於。諫之中。謀為自固。更相。和。兵結而不。

誓於外曹劉說。廷則寬刑平政。得以施之於統內。男不失乘衣。女無廢機織。如此數年。國必殷足。兵旅訓練。積日而不試。則其氣必倍。有如天啓其意。而中原忽有變故。朕將投袂而起。為天下倡。倘得遂北平濟。竊寧又復都。然後拱揖以招諸國。意雖折簡可致也。亦何以兵為哉。於是孫思及宋齊邱同辭以對曰。聖志遠大。誠非愚臣等所及也。曹劉說。上嘗服金石藥。道劇將崩。呼元宗登御榻。囑其指至血出。戒之曰。他日北方當有事。勿忘吾言。保大中。查文徵。馮延魯。陳覺等爭為討閩之役。馮延巳因侍宴為嬖。言曰。先帝覬覦無大略。每日戢曹劉說。兵自喜。過量偶殺一二人。則必齋齋動邑。竟日不怡。此殆田舍翁所為。不足以集大事也。今陛下暴師數萬。流血于野。而俳優燕樂。不輟於前。真天下英雄主也。元宗頗領其語。其後閩土判渙。竟成遷延之兵。湖湘既定。而復變。地不加闢。財乏而不振。會耶律南入。中國大亂。邊地連表請歸命。而南唐君臣束手無能。延納者。韓熙載上疏。請乘釁北略。而兵力頓匱。茫茫不可為計。割傷表創。會未得稍完。而周祖受命。世宗南征。全淮之地。再戰而失。元宗始自歎恨。厭厭以至於棄代。時有隱君子。作為割江賦。以譏諷其事。又有隱士詩云。風雨揭卻屋。渾家醉不知。將避幸南都。曹劉說。而伶人李家明亦獻詩云。龍舟悠漾錦羅風。雅稱宸遊望遠空。偏恨皖公山色翠。影斜不入酒杯中。故知傾國之漸。良由廢烈祖之聖訓而致然也。按所云隱士。即

馮曰。國之將亡。反本塞源。元宗自在藩邸。仁孝播聞。及忱於賊臣之諛言。至誣譴先烈以自聖。曹劉說。嚙指願命。忽如風之過耳。天不祚唐。可為傷心。吁。儉人小夫。不足以共謀國也。如此。更每貪念于中。則不覺為之墮墜。
烈祖使馮延巳為齊王賓佐。孫晟面數延巳曰。君常輕我。我知之矣。文章不如君也。技藝不如君也。談諧不如君也。然上置君子曹劉說。親賢門。下期以道義相輔。不可以誤國朝大計也。延巳失色。不對而起。
馮曰。昔賈誼為漢建治安之策。其言反覆。每以太子為根本。及太宗皇帝朝。劉泊亦推明其說。蓋傳付曹劉說。之重。當慎厥初。伏觀元宗天資粹美。聞見卓遠。備使重厚識體之臣。左右前後。助成聖德。則必能拱手垂衣。克承負荷。更聞長老說。馮延巳之為人。亦有可喜處。其學問淵博。文章穎發。辨說縱橫。如傾懸河。暴而聽之。不覺膝席之屢。前使人忘疑與食。但所養不厚。急於功名。持頤曹劉說。豎頗先意。希旨。有如脂膩。其入人肌理也。習久而不自覺。卒使烈祖之業。委靡而不立。夫然後知孫丞相可謂有先知之明。世之議者。乃指以為由伎心而發。豈其然耶。
陳覺不俟詔旨。進討福州。馮延魯貪功。亟謀倚角。及戒曹劉說。律大撓。與尸不歸。元宗大怒。命二臣至國都。奪官。流之支郡。秘書丞韓熙載上疏。請錄斬之。曹劉說。以謝國人。其略云。擅興者無罪。則疆場生事之臣。恬不知畏。喪師者獲存。則行陣效死之士。何視而勸。元宗不能用其語。
更初聞江南老人言。熙載素惡於二馮。又與陳覺故不相知。是以因其隙而危攻之。其言不無過也。及見後主歸命。家國湮沒。求其傾圮之漸。乃兆於討閩之役。然則雖斷二子之首。蓋不足以贖責。自樊若冰哀取陰事。輸之於天朝。國人恨之。入於骨髓。至發其先墓。投骨於江流。山是以考之。韓之至言。當自

為體國而發。彼輕以小人之心而揣量君子。殊愧前聞之陋。
元宗神彩精粹。詞旨清暢。臨朝之際。曲盡委制。湖南嘗遣法正將聘。既返。語人曰。汝未曹劉說。識東朝官家。其為人。粹若琢玉。南嶽其君。恐未知也。是以荆渚孫光憲。欲通歷云。聖表開於四鄰。蓋謂以此也。又其天性雅好古道。被服朴素。宛同儒者。時時作為歌詩。皆出入風騷。士子傳以為玩。服其新。是時承烈祖勤儉之後。國家富給。羣臣操觚。管小技。侍從左右。承開納科。曹劉說。說多自謂國勢崇盛。如舉太山以壓朽壤。澁定之期。指日可俟。會閩荆兄弟爭國。有聲可乘。上亦味曹劉說。於幾先。營惑利口。於是連兵十許年。曹劉說。國削民乏。渺然視太平之象。更若捕風繫影。初惠昭曹劉說。太子。少有遠見。力諫。不知息兵養民。不蒙聽納。忽忽自失。以至暴亡。至是上痛自懲艾。復思太子語。往往涕下交頤。自議南

復陰險。如日就暮。因成揚雄論。魯不用其儒。曹劉說。之說。又傳稱是儀也。非禮也。唯禮為能定國。吁。非真備不足以救國之危削。非明禮不足以權國之安榮。曹劉說。元宗之字。君臣。殆亦有道。恨於此。西平王周本。經事諸楊。最為純臣。雖不知書。而愛重儒士。資禮寮屬。不撓其權。故所至稱治。後唐莊宗初。入洛。吳道胤。致賀。曹劉說。帝歷數南朝大臣。尤多本。以為忠勇。更嘗記危全諷。以十萬衆。據象牙潭。楚人為國高安。以為之聲援。朝廷既食。嚴可求。薦本可以為將。本堅辭不肯起。徐自建白曰。往年長洲之戰。非不敵也。特以上將權輕。下皆專命。互相觀望。曹劉說。以至軍不克振。今必見委。倘不設偏裨。老臣願出死力。以報厚恩。朝廷許之。本方。曹劉說。乃具選兵七千人。計日齋糧。晨夕兼馳。朝貴或有追送者。不肯少留。且曰。兵事神速。停營信宿。眾寡情見。則不可用也。吾欲及其銳而使之。是時高安危急。人皆謂當先策。援本曰。不然。楚人非有戰心也。姑欲牽綴我師。使全諷。曹劉說。得畢力爾。我必先擒此賊。彼自當解。遂直搗象牙潭。曹劉說。其壘。疾攻之。全諷少。曹劉說。其衆且笑。本率易。殊不顧者。本先道勁卒。穿出其後。乘高疾呼。撫人大崩。矢石未及接。爭赴水以死。本建大將旗。鼓徐趨而薄之。全諷據胡牀。瞪視不及指揮。而就擒。我軍大譁。楚人果宵遁矣。
更嘗壯西平此舉。以為近世未有成功之速如此比者。嘗見中朝常丞相。袋有言曰。自二漢以來。每有兵戎。必建專征之帥。衝青。衮去病。專統五道。連率九郡之師。遂清漠北。竇憲發北軍五校。黎陽沿邊。十

二郡騎。及羌胡匈奴兵。卒勒燕然。魏命夏侯惇都督二十六軍。留鎮於集。終成帝業。晉命王濬杜預等。七軍都督。二十萬衆。卒平東吳。後周時。奚胡雜種。叛於放。曹劉說。夏州一城之難。賊衆至少。猶命于謹。於字。置大行臺。統五州軍事。以討平之。隋五原部。落難叛。敗甚易取。亦使高穎。曹劉說。領行軍元帥。以出征。及國初。輔公祐。曹劉說。反丹陽。命李靖為副元帥。統李勣。曹劉說。等七總管。以擒之。吐谷渾。曹劉說。寇邊。命任城王。王道宗等。五軍擊。降之。開元以後。天下無事。戎鎮玩安。沒茶經制。然至德以來。尙有統帥也。唯郭。城之役。九節度之師。遂巡而滑。以無統帥。無所制命。故也。吁。機索。俱長。則

非命者非不幸也。曹刻云非所

常夢錫性曠直。初陞曹刻。朝見黨人互相推挽。日以謬悠宵試之說。譬朝朝。夢錫大驚。因發狂。歸杜門。旬外補。又數年。復還朝。會上巳日。朝貴出秦淮遊。坐中有誣大朝事者。夢錫瞪目戟手曰。諸君平時每言致君如堯舜。今返自爲小朝耶。衆莫之對。夢錫遂上表。歷指權要。朋私賣國。及發幸執狼籍數事。朝廷不能加察。以其語大忤。奪官流徙。夢錫因忽忽不得志。以卒。曹刻。後主時。方追加甄贈。

曳臂謂言。上古之時。人僞未熾。曹刻。有所謂指邪戒佞之草。非能切痛於人也。然其芒穎之所。搖已足以破非心於肝。而德之下。文姦而飾詐者漸起。於是神羊獬廌之獸。造形而致觸。然未向未。曹刻。有聲氣也。而其頭角之所取。亦足以判曲直。明是非。德又下衰。混淆而區處。以智力相軋爭。其消息乃如寒暑之序。而莫得其端倪。不可復以衡。今從曹刻。決矣。適有悻悻類怒之氣。鍾於中。不能之節士。不能中節之士。叫號疾呼。陵等。曹刻。而犯分。不惜其軀命。而貪以其不背之孤力。思有以拔山之根。雖且不惜以死亡。猶。曹刻。將使後世之下。粗有操操者。亦皆爲之毛髮森懼。有如夢錫者。其其人歟。吁。自草而獸。自獸而人。至於人亦極矣。而又且不能勝焉。吾不知繼其後者。又將執持以寄其直耶。冥冥之上。不曰有天乎。借或天且忽然。而不以爲事。則吾知其末如之何矣。

晉王斌遂性好寶玉。嘗以玉杯行酒。坐客傳玩以爲希世之奇。贊善張易。佯醉抵之地曰。貴賈賤士。大則王不當如是。坐上客皆矚眙失色。王斂容謝之。自是每慰薦易。及易當使海東。王驚促入白上。以爲朝臣如張易不可多得。奈何遠使。使之冒犯風濤也。上曰。無憂也。如知。曹刻。易之爲人。海神豈敢侮。曹刻。耶。

曳臂謂人之常情。甘於耳目之近玩。而睡於左右之諛言。泯泯以終其身。而不知覺者。舉皆是也。古語有之。自。曹刻。非聖人。不能受人盡言。張易輕以胸臆。而迴宗藩之嗜好。非惟不加憐惜。而更得敬焉。故張易言之無難也。晉王受之爲難。迴視坐上。遂意而贊奇之人。何曾奴顏婢膝乞句者之所爲。夫彼既忍於是。能矣。卒。曹刻。然而正直之言。橫出於其所不意。求其不沾沾巧譏。以媚嫉正士者。幸矣。則其矚眙瑟縮。顏色不能自主。亦無足怪也。今晉王乃能超然出於流俗。尋常之見。而危受國士之言於羣枉之中。至爲之終身愛惜。惟恐其不至。以是而迹王之所存。其有以大過人者。世之人連連於形迹之僞。而促爲斂容以謝者。蓋有之矣。然未必由衷也。未必由衷。則不能如王之慰薦易者矣。嗚呼。九泉而可作也。曳其。曹刻。擁篲於竹邱之門。

天長令江夢孫初至官。吏白大廳妖怪。不可居。請止便。曹刻。室夢孫曰。勿卹。吾自當之。既夕。果有魅呼笑而至。掀投牀。几。叩寢室。疾呼曰。江夢孫速出。夢孫臥。問答之以。乃整服朝服。乘執出戶。蒸籠饌。得而祝曰。不知何人。輒敢召縣令。夫令。爲民長。必有正。應以御羣吏。汝或爲神。必當受民祠。祠。豈得非。與王者主。爭居官府。日月昭晰。吾當奏白。汝雖後悔。其可及乎。由是闕然。不復聞靈。

曳曰。太古之時。民神雜處。中命重黎。絕地天通。禹錫九鼎。以圖神靈。使人人。曹刻。通知其名。象雖入山林。而繆。非祥之氣。弗敢好也。聖人之所以慮天下後世者。可謂詳盡矣。今天長之魅。乃據縣令治所。而與其官長爭處。吁。豈不怪矣乎。然而人之。曹刻。心靜者。天地可鑑也。日月可照也。出其言而不戾於正。則羣枉者。必將撓服。考夢孫之所以行己者。魅固不格矣。奈何。尚且恣睢作爲淫威。及聞正言。然後情得意沮。藏匿伏息。彼亦下愚之類。非所謂黠鬼也。

宋子嵩初佐烈祖。招徠俊傑。布在班行。如孫晟。韓熙載等。皆有特操。議論可聽。及晚年。感於陳覺。馮延巳等。更疎薄。平時素所知獎者。新進用事之人。勢聲氣。往往炙手可熱。孫丞相等。皆所歎。一日。晟聞見齊邱曰。君侯以管樂之材。當阿衡之地。好惡舉動。不可不審。且人主所與共心者。近則法從數君子。遠則七人之列。與三院御史。皆細微糾繆之任。又勸講金華。所以開發上聽。羽儀儲宮。所以。隆重國本。皆須搜擇碩德。其性方整。重。有守而不回邪之人。比日所除。羣聽尚且不慊。將復何所冀耶。齊邱曰。無忌素以大。稱。能。異者。方今大業草創。實藉衆俊。奈何銖稱而衡較。且人全材實不易得。若以一節一目。而廢其尋常。僕懼無時。而可以得人也。晟曰。不然。僕聞之。昔墨子見染素絲者。而歎曰。所入者變。其色亦變。凡五入而爲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舜染於許由。伯陽。染於皋陶。伯益。湯染於伊尹。仲虺。武王染於太公望。周公旦。此四王者。所以染當。故王天下。夏桀染於羊辛。殷紂染於。岐。紂之戎。紂染於崇侯。惡來。厲王染於虢公長父。榮夷。幽王染於虢公鼓。祭。數。此四王者。所染不當。故爲天下。今晟之私。過計。非謂求備於人材也。畏所入者變。則其色亦變也。夫戒在於所。染。豈惟人主則然。自千乘之國。百乘之家。以至於士庶人。無不其然。君侯德操內定。洞鑒情偽。灼知事物之數。小夫偷人。固無。最。九。四。之。路。不宜。倘若左右前後。至。政。有。受。之。或。以。移。之。斷。當。爾。之。日。君。侯。方。將。其。其。之。契。領。無。所。及。矣。最。本。羈。旅。之。餘。智。意。昏。悔。誠。感。主。上。不。世。之。遇。而。懷。君。侯。推。轂。之。私。故。貪。竭。其。之。之。思。唯。君。侯。才。幸。又。數。日。韓。熙。載。入。見。齊。邱。曰。小。人。今。且。出。郊。見。羣。兒。爲。飛。燕。之。戲。竊。有。所。感。激。也。今。爲。相。君。言。之。可。乎。齊。邱。曰。願。聞。之。熙。載。曰。夫。飛。燕。之。初。逝。也。其。絲。發。於。輪。緩。急。在。掌。握。之。閒。或。上。或。下。蓋。唯。羣。兒。所。欲。爾。及。空。迴。風。迅。線。尾。端。直。一。直。時。或。激。昂。動。搖。羣。兒。相。語。曰。此。名。索。線。也。慎。不。可。縱。縱。則。斷。線。而。去。矣。執。線。輪。者。心。知。其。如。此。然。獨。念。其。決。起。一。時。之。觀。而。又。力。亦。有。所。不。能。加。力。不。能。加。力。則。雖。欲。不。縱。亦。不。可。得。也。既。縱。之。後。悻。悻。如。鼓。危。絃。其。聲。琤。琮。忽。一。得。勢。則。大。挽。裂。以。往。或。盤。珊。太。虛。之。上。或。投。於。滄。洲。杏。澗。之。外。或。冒。於。積。莽。翳。谷。之。閒。羣。兒。斷。緒。窮。荒。徑。盡。日。力。而。不。可。得。踵。穿。衣。決。而。返。至。爲。其。親。加。扑。捶。嗟。夫。世。事。大。有。似。此。者。願。相。君。以。爲。念。齊。邱。曰。日。者。無。忌。有。言。於。齊。邱。之。心。鼎。鼎。然。今。叔。言。之。辨。可。謂。微。矣。吾。方。思。之。異。日。有。以。教。我。願。有。所。承。熙。載。曰。天。下。之。勢。蓋。又。有。勢。於。此。者。須。別。日。之。及。馮。陳。朱。查。之。黨。成。齊。邱。地。在。嫌。甚。不。得。已。遷。於。九。峯。之。谷。一。日。晨。起。覽。鏡。曰。吾。貌。有。漸。色。應。愧。孫。無。忌。俾。叔。言。蓋。謂。此。也。

應愧孫無忌俾叔言蓋謂此也。

叟曰：檢拾之移人也。顧不怪哉。宋子嵩心知其故而且不免焉。古詩有之：當路莫栽荆棘樹。他時免挂

子孫衣。乃如子嵩則身推其難。山其用智之不明故也。惜夫。山東有隱君子者。素負傑出。人之材。與昌黎韓熙載同時。南渡。初以說于宋齊邱。為五可十必然之論。

大抵多指湯武伊呂事。齊邱曰：子之道大。吾懼不能了此。因引以見烈祖。烈祖曰：江南之好地。如覆瓿。子幸何以教我。對曰：昔關中父老語劉德與曰：長安千門萬戶。是公家百姓。五陵聯絡。是公

家墳墓。捨此將欲何之。故小人亦以是為明使君。願倘不能拓定中土。王有京雒。終不足言也。烈祖頗喜其言。然以南國初基。未能用也。遂擢為校書郎。歷以羣從事。雅非其所欲也。於是放意泉石。以詩酒自娛。及嗣主登位。韓叔言表薦其名。召將用之。見於便殿。曰：臣草野之人。漁釣而已。邦國大計。非臣所能知。嗣主賜之以酒。飲即醉。溺於殿陛之下。上笑曰：真隱士也。賜田五畝。以遺之。遂卒不仕。

叟嘗聞帝者得其根莖。王者得其附枝。小之不可以為大。猶東之不可以為西也。有如

之人者。邀說烈祖以王者之事而不合。則有卷之而已矣。夫豈肯斷而小之也哉。

昌黎韓熙載。字叔言。慷慨有才學。嘗著書。號格言。傳於世。家故富。頗好修。不為烈祖所禮。元宗愛其詞章。且東宮舊僚也。故驟見任用。在朝挺挺諒直。不為權勢所喜。至誣以縱酒。黜為和州司馬。其實熙載酒量。涓滴而已。久之。復入綸掖。誥令典雅。有元和風采。江表碑碣。大手筆。咸出其手。初熙載自以編旅被

遇。思展布支體。以報人主。內念報國之意。莫急於人材。於是大開門館。延納雋彥。凡占一伎一能之士。無不加以意。唯恐不及。雖久病疲茶。亦不廢。接對。至誠。獎進後輩。乃其天性。每得一文筆。手自寫。繕展轉愛玩。至其紙生毛。猶不忍。遺捨。後房。皆天下妙絕。彈絲吹竹。清歌。舞之觀。所以娛賓賓客者。皆曲臻其極。是以一時豪傑。如蕭儼。江文蔚。常夢錫。馮延巳。馮延魯。徐鉉。徐鉉。潘佑。舒雅。張洎。之徒。畢集其門。熙載又長於劇談。與相反。復論難。多深切當世之務。故熙載每有表疏。論列。聞者。翕然以為當。後主即位。適會元。反。叛。頗有疑北客之意。唯待熙載不疑。又熙載曾將命大朝。留不得道。有詩題館中曰：我本江北人。去作江南客。還至江北時。舉目無相識。清風吹我寒。明月為誰白。不

如歸去來。江南有人憶。時幸見而憫之。為白天子。遣還。以此之故。嫌疑不及。然熙載內亦不自安。因彌事荒誕。始於廢日。日作詩。日俸祿之數。不得充其用。及身沒之日。後主痛惜。曰：天奪吾良臣。何速也。遂不爰立。爰立。顧左右曰：今將贈熙載以平章事。前代嘗有此例否。或對曰：劉穆之贈開府儀同三司。即其例也。後主即日出手書。詔贈以平章事。追諡曰文靖。葬於梅嶺岡。謝安墓側。江南人思禮少有其比。

叟嘗謂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此與王之命典也。及讀虞書。稱天秩五禮。天討五罪。又大易之辭曰：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乃知與王之所。柄以賞罰者。是乃天意也。宋子嵩。孫無忌。以才名高於南唐。子嵩在位三十許年。歷處樞任。然雖自大而尤恨人之不同己者。無忌鐵心石腸。落落以

忠赤自許。至其論人材。則門下蓋如掃焉。二丞相之死。雖其事不同。而皆非命。并其孫子殄滅無遺。叟意其為天之所殄。故也。韓叔言。雖奉養過。動。議。處世。迫。略。無。好。然。身。死。之。日。備。享。哀。榮。蓋。其。平。生。特。以。愛。禮。人。士。為。稱。而已。矣。人。士。為。稱。矣。叟。又。意。其。為。天。之。所。佑。故。也。夫。天。之。所。為。人。莫。之。知。雖。勇。如。若。責。育。者。不。能。支。亦。不。能。移。也。後。之。有。位。之。君。子。其。戒。之。哉。其。戒。之。哉。

劍浦人陳陶。學通天人。自負古鉉之器。不肯安于託。及聞宋子嵩秉政。凡所薦擢。率淨。陶自知決不能入。因築室南都之西山。以吟詠自放。及齊邱出鎮。陶更有蒲輪之望。仍自詠曰：中原莫道無鸞鳳。自是皇家結網疎。故與水曹郎任。晚相善。以詩寄之云：好向明時薦遺逸。莫教千古弔靈均。朝廷亦自知其名。欲加召用。會齊邱多故。未暇也。是時江南多妖孽。韓季晝見陶。察其神。不可扶持。遂絕意於薦紳。專以服食鍊。氣。為。事。又。詩。有。云。乾。坤。見。了。文。章。懶。龍。虎。成。來。印。語。疎。又。云。近。來。世。上。無。徐。庶。無。徐。庶。誰。向。桑。麻。識。臥。龍。又。云。蟠。溪。老。叟。無。人。問。開。列。相。梨。教。六。箱。相。架。其。二。子。小。字。也。或問其優劣。陶答曰：味雖不同。皆可於口。

叟嘗謂明王。取世。哲。匠。幸。物。要。當。使。一。世。之。士。一。世。之。中。相。為。低。昂。無。有。庸。志。遺。恨。者。夫。然。後。物。物。得。其。其。三。平。夫。是。之。謂。太。平。昔。應。侯。與。賈。子。坐。於。堂。上。開。門。有。鼓。琴。之。聲。應。侯。曰。一。何。悲。耶。賈。子。曰。張。急。調。下。故。使。之。悲。耳。夫。張。急。者。良。材。也。調。下。者。卑。處。也。取。彼。良。材。而。卑。處。之。能。勿。悲。矣。乎。是。故。騷。騷。不。遺。能。於。良。樂。良。寶。不。藏。耀。於。隋。隋。蓋。其。輝。輝。光。夜。射。則。價。高。秦。趙。飛。颺。滅。沒。則。則。則。豈。論。燕。越。物。向。有。之。士。亦。宜。然。庚。闌。有。云。桂。林。生。於。五。嶺。杞。梓。出。於。南。荆。夫。以。井。木。之。盛。猶。載。在。方。志。况。千。里。之。朝。懷。其。良。彥。而。俾。之。滯。於。常。流。傳。之。滯。於。常。流。莫。登。於。龍。津。者。乎。故。叟。以。陳。陶。之。志。業。考。之。有。以。知。唐。室。之。不。說。錢。遵。王。讀。書。敏。求。記。稱。叟。為。山。東。人。不。著。名。氏。清。泰。中。避。地。江。表。營。釣。磯。以。自。隱。李。氏。亡。國。追。記。南。唐。興。廢。事。得。百。二。十。餘。疏。于。此。書。今。本。直。刊。為。史。虛。白。撰。不。知。何。所。據。也。錢。又。引。其。自。序。中。語。云。文。甄。子。山。之。麗。興。衰。則。有。之。才。愧。士。衡。之。多。辨。亡。亦。幾。矣。今。無。此。序。而。事。亦。止。二。十。九。條。知。所。刻。非。全。本。也。乾。隆。丙。申。重。九。枚。菴。漫。士。吳。翌。鳳。記。

明年丁酉九月十日。借滋蘭堂朱氏所藏汲古閣舊抄本。校正誤闕。補錄卷首脫簡。略成善本矣。何小山一跋。并附于左方。漫士又書。

釣磯立談。往見崑山徐司寇大字宋本。紙刻精好。迄今猶在目中。昨于殘臘。買得此本。頗以背抄拙劣。為弄頃。偶將舊氏新刻相較。曹刻脫誤。不勝其多。開册便缺。二版兩行。又少一序。後此脫誤。版版皆是。不可枚數。康熙乙未秋末。小山記。

右釣磯立談一卷。作者自稱曰叟。不著姓名。據十國春秋。以為南唐史虛白撰。棟亭曹氏刻于維揚。遂以其名列之首。簡予以自序及他書考之。蓋虛白仲子之筆也。虛白在烈祖時。曾為校書郎。故序稱先

校書。又龍袋江南野史云。虛白二子。長早卒。次舉進士。孫溫。咸平中擢第。今序有云。使小子溫成誦于口。知其出于仲氏矣。卷中述虛白事。曰。隱士曰。山東隱君子。並諱先校書之稱。或者疑之。考虛白初以說于烈祖。度不能用。遂絕意世事。領車載酒。山童負瓢。超然塵埃之外。身隱焉。文此固其先志也。元本凡百二十條。已亡佚過半。棟亭刊本。復多殘闕。枚菴漫士得汲古閣舊鈔。凡假徵榘構榘等字。俱諱末筆。一仍宋刻之舊。頗稱完善。因就曹本詳加詳勘。補錄自序一首。脫簡二。釀訂其缺誤。復數百字。頓還舊觀矣。丁酉孟冬。予訪舊吳閩。從枚菴借錄。既賞毛本之佳。益惜曹刻之陋。遂命梓氏重刊正之。且以酬枚菴校錄之勤也。乾隆戊戌二月上浣。得閒居士鮑廷博識。

附錄

處士史虛白。北海人也。清泰中。客遊江表。卜居于潯陽落星灣。遂有終焉之志。容貌恢廓。高尚不仕。嘗對客弈棋。旁令學徒四五輩。各乘紙筆。先定題目。或為書啓表章。或詩賦碑頌。隨口而書。握管者略不停綴。數食之間。衆製皆就。雖不精絕。然詞彩磊落。旨趣流暢。亦一代不羈之才也。晚節放達。好乘雙犢版。挂酒盞於車上。山童總角。負瓢以隨。往來廬阜之間。任意所適。當時朝士咸所推仰。保大末。淮甸未寧。割江之際。虛白乃為割江賊。以諷曰。舟車有限。浪汀島以俱開。魚鼈無知。尚交游而不止。又賦隱士詩云。風雨揭卻屋。潭家醉不知。其諷刺時政。率皆類此。元宗南幸。道由蘄澤。虛白鶴髮杖藜。謁鑾輿於江左。元宗駐蹕存問。頗之殷帛。又知其嗜酒。別賜御醪數甕。以厚其意也。他日病將終。謂其子曰。皇上賜吾上樽。飲之略盡。固留一榼。藏之於家。待吾死日。殮以時服。置拄杖一條。及此酒於棺中。葬之足矣。四時慎勿享奠。有益勞費。何利死者。吾當不散矣。泊卒。家人一遵遺命。而其子頓絕時祀。每因節序。必修奠訖。燕紙縞於靈座。紙皆不化。用意焚之。火則自滅。遂不復更祭奠矣。此句似有 史虛白者。山東人。世習儒學。長而富文。與昌黎韓熙載友善。唐晉之間。中原多事。遂相與渡淮。會先生輔政。借詣建康。聞宋齊邱總相府事。虛白乃放言謂人曰。彼可代而相矣。齊邱聞而恨之。然欲窮其伎。乃命寮屬宴之以倡樂。試之以戲翰。使女奴索酒。弄脫。多方擾之。虛白談笑獻酬。已貽他和。口手應接。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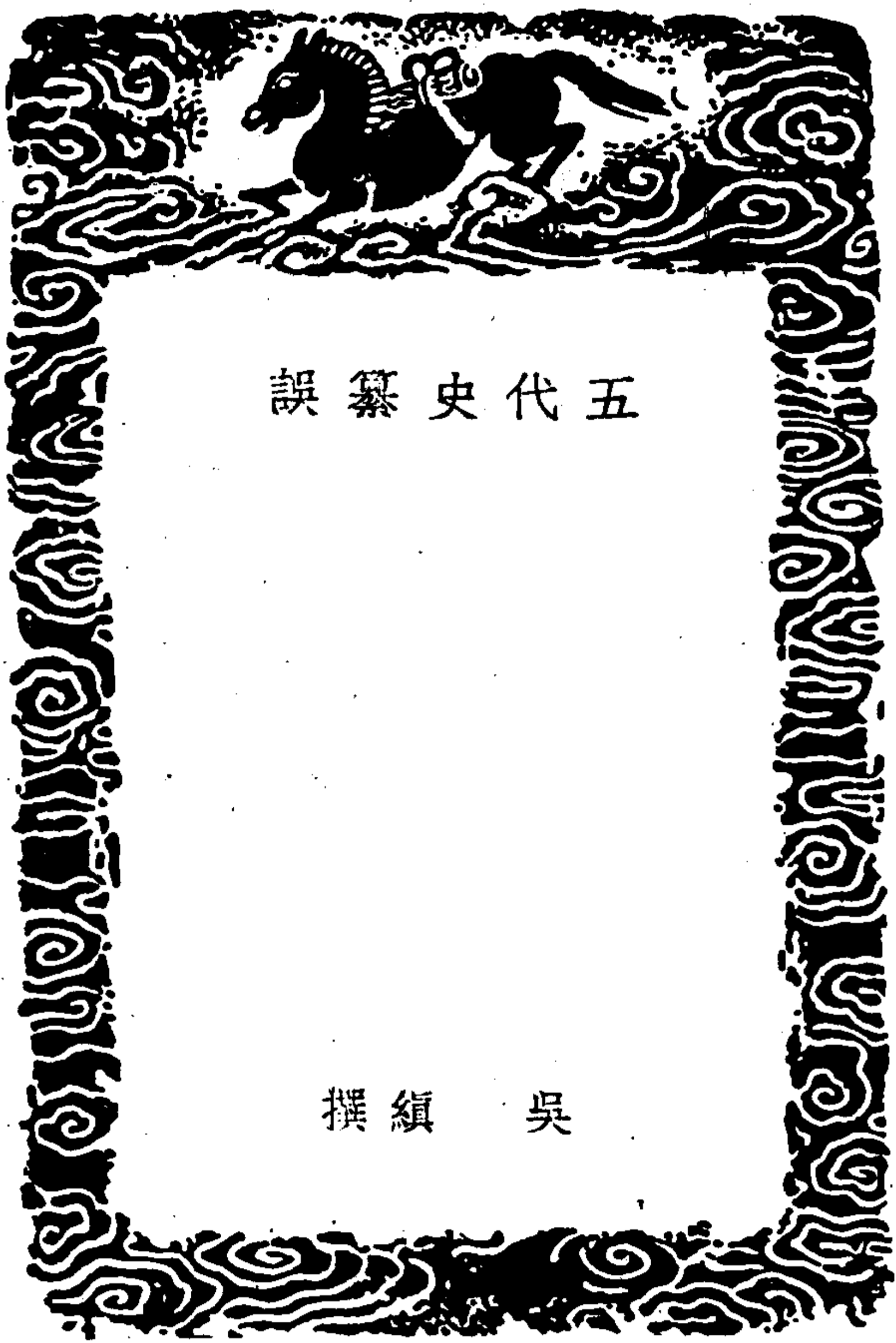
未暫滯。衆不能屈。乃延語政治。多引湯武伊呂之說。齊邱之志。乃窮術。以虛白為選略機務。此句似有 乃引見先主。說之曰。今君據有江淮。橫袤山海。人庶豐阜。京洛之地。君家先業。今且亂離。人思舊德。君苟復之。易若屈指。先主雖喜其說。然以初基。方輯睦鄰。未暇他顧。與韓熙載並署州郡。從事聊以羈縻。俟更大用。而虛白意頗不平。恥其初言失。因夜衣博帶。縱橫南游。至廬山。與佛老之徒。耽玩泉石。以詩酒自娛。不干世務。久之。嗣主即位。韓熙載薦之。詔至金陵。命登使殿。燕飲與之計事。虛白曰。臣草野之人。漁釣而已。邦國大計。不敢預知。因醉溺於階側。嗣主曰。其處士也。遂賜田五百石。還。迨十年。嗣主幸南昌。既至。星子。潘復使召至。問曰。處士隱居。必有所得乎。對曰。近得漁父一聯。乃命誦之。虛白曰。風雨揭卻屋。全家醉不知。嗣主聞之。為之變色。賜粟帛遺還。未幾而卒。有二子。次舉進士。長早喪。孫溫。咸平中擢進士第。此句似有 史虛白字畏名。家齊魯。虛白隱居嵩少著書。中原喪亂。與北海韓熙載來歸。時烈祖輔吳。方任用宋齊邱。虛白謫言曰。吾可代彼齊邱。不不欲窮其技能。召與宴飲。設倡樂。弈棋博戲。酒數行。使製書檄詩賦碑頌。虛白方半醉。命數人執紙口占。筆不停綴。俄而衆篇悉就。詞采磊落。坐客驚服。虛白數為烈祖言。中原方橫流。獨江淮豐阜。兵食俱足。當長驅以定大業。毋失事機。為他日悔。烈祖不能從。虛白乃謝病去。南遊至九江落星灣。因家焉。常乘雙犢版。挂酒盞車上。山童總角。負一琴一酒瓢。以從。往來廬山。絕意世事。保大初。熙載為史館修撰。薦虛白可用。元宗召見。訪以國事。對曰。草野之人。漁釣而已。安知國家大計。賜宴便殿。醉溺於殿階。元宗曰。其隱者也。賜田五頃。放歸山。及元宗南遊豫章。次蘄澤。虛白鶴髮杖藜。迎謁道旁。元宗駐蹕勞問曰。處士居山。亦嘗有所賦乎。曰。近得路居詩一聯。使誦之。曰。風雨揭卻屋。潭家醉不知。元宗變色。厚賜粟帛。上樽酒。徐銍高越謂之曰。先生高不可屈。肯使二子仕乎。虛白曰。野人有子。賢則立功。業以道事明主。愚則負薪捕麋。以養其母。僕未嘗介意也。不敢以累公。銍越愧歎。卒年六十八。將終。謂其子曰。官賜吾美酒。飲之略盡。尚留一榼。吾死置藜杖。及此酒於棺中。四時勿用祭享。無益死者。吾亦不欲。子皆從之。孫溫。天聖中。仕為虞部員外郎。獻虛白文集。仁宗皇帝愛之。追號虛白沖靖先生。此句似有 史虛白山東人。世儒學。與韓熙載友善。唐晉之間。中原多事。遂因熙載渡淮。聞宋齊邱總相府事。虛白放言曰。彼可代而相矣。齊邱聞而恨之。然欲窮其伎。乃命寮屬宴之以倡樂。試之以戲翰。使女奴索酒。弄脫。多方擾之。虛白談笑獻酬。已貽他和。口手應接。會

白誦言曰。吾可代彼。濟邱不平。欲窮其技能。召與宴飲。設倡樂。弄棋博戲。酒數行。使製書。徵詩賦碑頌。虛白方半醉。命數人執紙。口占筆不停。綴俄而衆籍悉就。詞采磊落。坐客驚服。因說齊邱以五可十必然之論。多引湯武伊呂事。齊邱謝曰。子道大吾不能了。此引見烈祖。烈祖曰。江南地如覆瓿。子何以教我。虛白爲言。中原方橫流。獨江淮豐阜。兵食俱足。當長驅以定大業。毋失事機。爲他日悔。烈祖喜其言而不能。用撥校書郎。稍遷州從事。以編廢之。虛白恥初言失。謝病去。南遊至九江。落星灣。因家焉。常乘雙犢版。挂酒壺車上。山童總角。一琴一酒。飄以從。往來廬山。絕意世事。保大初。熙載爲史館修撰。薦虛白可用。元宗召見。訪以國事。對曰。草野之人。漁釣而已。安知國家大計。賜宴便殿。醉溺于殿陛。元宗曰。眞隱者也。賜田百頃。放還山。及淮甸不寧。元宗獻江北地。求成。虛白乃爲對江賦。以諷曰。舟車有限。浪汀島以俱閒。魚鼈無知。尙交游而不止。已而遷都南昌。元宗舟次蕪澤。虛白鶴髮童顏。迎謁道旁。元宗駐蹕。勞問曰。處士居山。亦曾有所賦乎。曰。近得谿居詩一聯。使誦之。曰。風雨揭御風。揮家醉不知。元宗變色。厚粟粟帛。又知其嗜酒。別賜御醞數壺。徐鉉高越謂之曰。先生高不可屈。可使二子仕乎。虛白曰。野人有子。賢則立功業。以道事明主。愚則負薪捕麋。以養其母。僕未嘗介意也。不敢以累公。鉉越媿嘆。卒年六十八。將終。謂其子曰。官賜吾美酒。飲之略盡。尙留一榼。吾死。置杖墓。及此酒于棺中。四時勿用。祭享無益。死者吾亦不歆。子皆從之。著有鈞磯立談一卷。言江南廢興事頗備。吳任臣十國春秋。

刊誤

舜染於許由。許由。子仲。伯陽禹染於臯陶。伯益湯染於伊尹。仲虺武王染於太公望。周公旦。此四王者。所以染當。字。當考。故王天下。夏桀染於羊辛。岐踵之戎。于辛。推。夏桀染。紂染於崇侯。惡來。厲王染於虢公長父。榮夷終。厲公。長父。榮夷終。幽王染於虢公鼓。祭敦。虢公。鼓。祭敦。虢公。鼓。祭敦。○踵之戎。無之。字。祭敦。虢公。鼓。祭敦。

右應補宋子嵩初佐烈祖一條內。



五代史纂誤

撰 吳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五代史纂誤。宋吳縝撰。縝嘗作新唐書糾繆。以正宋祁歐陽修等躐駁抵牾之失。已著於錄。此則專取修所撰五代史。摘其舛類。輯為一書。晁公武讀書志。陳振孫書錄解題。俱作五卷。尤袤遂初堂書目。不著卷數。宋史藝文志。則作三卷。南渡後。曾與新唐書糾繆合刻於吳興。附唐五代二史之末。今糾繆尚有明代槧本流傳。而纂誤獨久佚不見。惟永樂大典各帙中。頗載其文。探綴彙集。猶能得其次序。據晁公武志稱。所列二百餘事。今檢驗僅一百十四事。約存原書十之五六。然梗概已略具矣。歐陽修五代史。文章法度。足亞史漢。而攷證則往往疎舛。如司馬光通鑑攷異。所辨晉王三矢付莊宗等事。洪邁容齋三筆。所摘朱梁輕賦等事。皆為訛漏之甚者。至徐無黨注。不知參核事蹟。寥寥數語。尤屬簡陋無當。縝為抉其缺誤。一一臚攷。而折衷之。雖其間如周太祖紀甲辰之當作甲申。今歐史不誤。乃縝所見刊本偶譌。而亦執以攷修之短。頗不免於吹毛求疵。然其校勘實為精審。凡修輕改舊文。首尾失檢之處。無不疏通剖析。切中癥結。故宋代頗推重之。章如愚山堂攷索。亦具列紀傳不同各條。以明此書之不可以不作。至如所稱唐明宗紀趙鳳龍條。徐無黨注中忘其日三字。檢今本無之。又晉出帝紀。射鴈於繁華句。今本亦無鴈字。足見後來行世之本。其文視昔已復多所脫遺。此類尤足以存古本之舊。五代向惟歐史孤行。學者每病其太簡。今薛居正舊史。既已胥粹成

五代史纂誤 提要

五代史纂誤 提要
編而是書亦得撥拾遺殘。復顯於世。於以參稽互訂。固讀史者所宜取資也。謹依宋史目次。釐為三卷。其間有與薛史同異者。並略加附識於下。以備攷證焉。

五代史纂誤目錄

卷上

- 梁本紀三條
- 晉本紀七條
- 唐家人傳四條
- 漢家人傳二條
- 梁臣傳八條
- 唐本紀十六條
- 周本紀五條
- 晉家人傳一條
- 周家人傳二條

卷中

- 唐臣傳九條
- 周臣傳一條
- 唐六臣傳五條
- 雜傳十三條
- 漢臣傳二條
- 死事傳二條
- 義兒傳四條

卷下

- 雜傳十八條
- 司天攷一條

五代史纂誤 目錄

後蜀世家五條
東漢世家二條

南唐世家二條

二

五代史纂誤 卷上
末帝紀。貞明二年。丙子。二月丙申。楊涉罷。
涉本傳云。唐亡。事梁。為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在位三年。俛首無所施為。罷為左僕射。知貢舉。
後數年卒。

以上涉之再入再罷。紀傳既已不同。至于貞明二年二月丙申。但書涉罷而不見其入之年。月。此尤
為可疑。無乃史遺其入歟。或誤書其罷歟。注者亦不述其因。莫知其說也。

貞明四年。秦軍節度使張守進。叛附于晉。彥州。圍城。使劉鄩為兗州安撫。制置以討之。五年冬十月。劉
鄩克兗州。張守進伏誅。

今按劉鄩劉處讓傳。皆為張萬進。紀傳不同。未知孰是。案薛史。梁本紀及張萬進傳。俱云萬進降於梁。
唐本紀。

莊宗一事
存幼年十一。從克用破王行瑜。遣獻捷于京師。

今按唐書本紀。并王行瑜傳。克用以昭宗乾寧二年冬。破斬王行瑜。是年歲在乙卯。若是時。莊宗年十
一。則當以乙巳生。然莊宗紀末云。同光四年四月。莊宗崩。其注云。年四十三。是歲丙戌。推其生年。則莊
宗合以甲辰生。此其證一也。又唐廢帝紀云。莊宗呼帝小字曰阿三。不徒與我同年。其取戰亦類我。按
廢帝崩時。年五十三。是歲丙申。推其生年。亦合是甲辰生。此其證二也。又按莊宗紀。克用破孟方立于
邢州。還軍上黨。置酒三垂岡時。莊宗在側。方五歲。而孟方立傳云。文德元年。方立乞兵于王鎔以攻晉。
乃遣將奚忠信攻晉。遂州。忠信大敗晉兵。乘勝攻之。文德元年。歲在戊申。時莊宗方五歲。推其生年。則
亦合是甲辰生。此其證三也。由此言之。則莊宗從破王行瑜獻捷時。當為年十二也。案五代會要及薛
史。年四十二。是歐陽史本不
誤。惟徐無黨注作四十三。為誤耳。

明宗九事
三月壬子。嗣源至魏。

今按莊宗紀。四月丁亥朔。莊宗崩。則三月內。不當有壬子日。當為二月壬子也。案三月壬子。嗣源至魏。
以正月戊午朔。五月丙辰朔。推之。則莊宗紀之三四兩月。朔實誤。歐陽史分采兩紀之文。未嘗考核。月
日。遂致前後參差。附訂于此。

甲寅軍變。嗣源入于魏。與在禮舍。夕出止魏縣。
今按舊唐書傳云。明宗入城。與趙在禮置酒大會。而部兵在外者。聞明宗反。皆潰去。獨彥威所將五千
人。營城西北隅。不動。居二日。明宗復出。得彥威兵。乃之魏縣。今此乃云甲寅軍變。與魏叛兵合。夕出魏
縣。二說不同。未知孰是。

壬寅。左驍衛大將軍孔循。為樞密使。
今按孔循傳。止自左衛大將軍為樞密使。與此不同。未知孰是。

五代史纂誤卷上

宋 吳 縝撰

梁本紀。案韋如愚。山堂叢書。宋史。歐陽史。前後并誤。如梁太祖。本末友。而列傳作
友。則梁太祖。而永樂大典。闕之。

末帝三事

帝與趙巖謀討友珪。自始謀以至即位。事二百餘字。文多不錄。

今按此事。既見于此紀。而袁象先。楊師厚。趙巖。傳又三見之。象先傳。亦二百餘字。大旨皆與此紀同。頗
為重複。師厚。巖。傳。比象先傳稍減。然亦有繁詞。此宜刊定。從一。或見于此紀。或象先傳。餘人則取當記
之要事。約略載之可也。如是則省文多矣。

貞明二年春二月丙申。楊涉罷。

今按楊涉之相及罷。以本紀及傳攷之。頗有異同。列之如左。

太祖紀。開平元年歲次丁卯四月。皇帝即位。五月。以唐相楊涉為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案今本本紀。開平元年五月止。以涉為門下侍郎。未嘗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二年歲次戊辰四月。楊涉罷。十一月。左僕射楊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三年歲次己巳九月。楊涉罷。

甲寅。端明殿學士尚書兵部侍郎趙鳳為門下侍郎兼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今按趙鳳傳。鳳以端明殿學士禮部侍郎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無以兵部侍郎拜平章事及工部尚書之事。況本傳敘事自宜比帝紀加詳。而此乃不然。何也。

壬寅。殺樞密都軍使李行德。十將張儉滅其族。

今按凡紀所書當殺與不當殺者。其辭不同。如梁開平二年六月己酉。殺右金吾衛上將軍王師範。滅其族。其注曰。當殺曰伏誅。不當殺者。以兩相殺為文。此王師範不當殺者也。故其辭如是。又開平三年七月。襄州軍亂。殺其留後王班。九月。行營招討使陳暉克襄州。執其首惡李洪。辛酉。李洪伏誅。此李洪當殺者也。故其辭如此。蓋一吏之例也。今此李行德張儉二人。以安重誨及趙鳳傳殺之。乃以誣告極密而被誅。是其當殺者也。而其辭乃與無罪不當殺者同。使後世不知者。則反以為無罪被殺。此所未論者一也。又按重誨及鳳傳。此一時而族誅者三人。謂李行德張儉邊彥溫也。而此紀止書行德儉不。述彥溫。此所未論者二也。

長興二年三月。趙鳳罷。注云忘其日。案今本五代史。無此注。疑有遺闕。

今按謂之亡或失其日可也。忘則未可也。

四年春正月庚寅。端明殿學士兵部侍郎劉昫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今按劉昫傳。乃是長興三年拜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非四年也。而紀又不載兼官。未知孰是。

壬申。幸上和亭。得疾。十一月壬辰。秦王從榮以兵入興聖宮。不克伏誅。

今按秦王從榮傳云。十一月戊子。明宗幸宮西上和亭。得傷寒疾。己丑。從榮與朱弘昭入問起居。帝不能知人。從榮等去。宮中皆哭。至夜半後。帝驟然自興。因進粥一器。至旦疾小愈。此即庚寅日也。而從榮稱疾不朝。乃謀以兵入宮。使押衙馬處鈞告弘昭。弘昭大懼。明日從榮遣馬處鈞告馮贇曰。吾今日入居興聖宮。此即辛卯日也。是日從榮自河南府擁兵千人以出。至天津橋。陳兵橋北。端門已閉。見朱弘實率騎兵從北來。從榮驚懼。後軍來者甚眾。從榮乃走歸河南府。安從益殺之。然則明宗得疾之日。紀傳既已不同。而從榮作亂伏誅之日。又亦不同。今以從榮傳稍詳。且因而推之。則是戊子。明宗得疾。己丑。從榮問疾不應。庚寅。乃謀入宮。辛卯。且引兵向端門。而兵潰歸河南府被殺。其次序蓋如此。而紀傳乃爾交互。且又從榮傳云。後六日而明宗崩。明宗以戊戌崩。而傳止據壬辰從榮死。故云爾。今若據此傳是辛卯死。則自辛卯至戊戌。乃七日也。其即位時。春秋已高。不遜聲色。不樂遊畋。在位十年。今按明宗以同光四年丙戌歲四月即位。長興四年癸巳歲十一月崩。在位止七年七月。可強名八年耳。以為十年則誤也。

愍帝一事

愍皇帝明宗第五子從厚也。

今按明宗家人傳。明宗凡四子。而愍帝第三。今此乃謂之第五。未知其說。案五代會要及薛

廣帝五事

母魏氏少寡。明宗為騎將過平山掠得之。魏氏有子阿三。已十餘歲。明宗養以為子。名曰從珂。

今按明宗家人傳云。魏氏初適平山民王氏。生子十歲矣。明宗為騎將掠平山。得其子母以歸。又唐太祖紀云。景福二年。克州出兵井陘。擊王鎔。急攻其平山。景福二年。歲在癸丑。又廣帝紀載莊宗之言曰。阿三不徒與我同年。蓋莊宗亦甲辰歲生。而又徐氏注。廣帝崩時年五十三。推其生年。亦是甲辰。至癸丑。正十年。明宗掠平山。得從珂時年十歲者明矣。而紀云十餘歲者。誤也。

己巳。次陝州。康義誠叛于唐來降。

今按愍帝紀。愍帝以三月戊辰如衛州。而此乃書己巳日事。訖方書愍帝之出。又傳義誠行至新安而降。從珂。今乃書云降于陝。皆誤也。

雄武軍節度使張延朗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今按延朗傳云。延朗歷奉寧雄武軍節度使。廢帝以為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三司。殊不言其為中書侍郎也。

翰林學士禮部侍郎馬胤孫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今按胤孫傳云。廢帝入立。以為戶部郎中翰林學士。久之。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殊不言其自禮部侍郎拜平章事也。

三月。河東節度使石敬瑭反。夏五月乙卯。建雄軍節度使石敬瑭為太原四面都招討使。

今按晉高祖紀云。天福元年。即清泰三年也。五月。徙鎮天平。敬瑭果不受命。今此乃書敬瑭反于三月。馬胤孫為平章事之下。然後書五月乙卯。命張敬達討之。此二紀不同。必有誤者。

晉本紀

高祖六事

晉高祖聖文章武明德孝皇帝。

今按出帝紀。止云聖文章武孝皇帝。二者不同。未知孰是。

愍帝即位。加中書令。三月。徙鎮成德。清泰元年五月。復鎮太原。來朝京師。潞王從珂反于鳳翔。愍帝出奔。遇敬瑭於道。

今按愍帝紀。潞王以愍帝應順元年二月庚寅反于鳳翔。三月丁巳。以兵東。四月壬申入京師。其初蓋因是年正月。中孟漢瓊自魏請入朝。乃議徙成德范延光代漢瓊。而北京留守太原也。石敬瑭代延光。鳳翔潞王從珂代敬瑭。三人者。皆唐大臣。以漢瓊故。輕易其地。又不降制書。第遣使者監其上道。從珂由此遂反。以上見朱弘昭傳。然則從珂正與敬瑭同時易地。從珂既以二月反。何緣敬瑭却以三月徙。

鎮成德乎此其誤一也。且潞王既以三月丁巳東來。而愍帝以是月戊辰出如衛州。潞王以四月壬申入京師。乙亥即皇帝位。愍帝以戊寅遇弒矣。安得有五月復鎮太原。來朝京師。與愍帝相遇于道之事乎。其事皆顛倒交互。此其誤二也。此徒鎮成德事。當其於正月。其次書三月中入朝京師。與愍帝相遇。然後書愍帝即位。清泰元年五月。復鎮太原。如此方得其序。因帝急詔帝赴國。清泰元年五月。復鎮太原。與愍帝相遇。

廢帝即位。疑敬瑭必反。天福元年五月。徙鎮天平。敬瑭果不受命。

今按劉延朗傳云。帝既入立。高祖不得已來朝。而心頗自疑。欲求歸鎮。且難言之。乃陽為羸疾。灸灼滿身。冀帝憐而遣之。延朗等多言敬瑭可留京師。韓昭胤李專美曰。敬瑭與趙延壽皆尚唐公主。不可獨留。復授高祖河東而遣之。是時契丹數寇北邊。以高祖為大同。振武威塞彰國等軍。蕃漢馬步軍都總管。屯于忻州。而屯兵忽變。擁高祖呼萬歲。高祖懼斬三十餘人而後止。于是帝益疑之。罷高祖總管。徙鎮邠州。又張敬達傳云。清泰二年。契丹數寇邊。廢帝以河東節度使石敬瑭兼大同彰國振武威塞等軍。蕃漢馬步軍總管。屯於忻州。明年夏。徙敬瑭鎮天平。敬瑭遂反。廢帝紀。清泰元年九月。契丹寇邊。十月。契丹寇雲州。二年五月。契丹寇邊。此即契丹數寇之驗也。由此言之。則晉高祖自廢帝即位之初。即已入朝。是年五月。復得鎮太原。至清泰二年。以契丹數寇邊。始兼大同振武等軍。既而有軍變之事。至清泰三年五月。徙鎮天平。遂不受命。其事之次序當如此。而紀傳中皆參錯互見。不能明了。故次第之。

從資寇河陽。殺皇子重又。寇河南。殺皇子重信。

今按晉家人傳云。重信天福二年二月拜河陽三城節度使。是歲范延光反。詔前靈武節度使張從賓發河陽兵討延光。從賓亦反。重信見殺。又云。重又。高祖幸汴州。以為東都留守。張從賓反。攻河南見殺。又劉昫傳亦云。從賓殺重又于洛。以此三傳而攷于紀。則正相違舛。疑紀之誤也。案晉史晉高祖本紀。從賓使重信。皇子重又。重信。重又。與列傳同。

西京留守楊光遠殺太子太師范延光。

今按范延光傳。延光時已致仕。而紀不書。蓋脫漏也。案晉史作太子太師。范延光。

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從進反。十一月丁丑。西京留守高行周為南面軍前都部署以討之。十二月丙戌朔。鄭王重貴為廣晉尹。徙封齊王。先鋒都指揮使郭金海及安從進戰于唐州。敗之。

今按安從進傳云。從進反。鄭王以空名刺授李建崇郭金海等討之。從進引兵攻鄧州。不克。進至湖陽。遇建崇等大駭。以為神速。復為野火所燒。遂大敗。從進以數十騎奔還襄陽。高祖遣高行周圍之。踰年。相盡。從進自焚。和凝傳云。從進以高祖方幸鄴。不意晉兵之速也。行至花山。遇建崇等兵。以為神速。遂敗走。以本紀言之。則是從進既反。先命高行周討之。次即先鋒郭金海與戰于唐州。敗之。既而圍襄州。至次年八月克之。以從進和凝傳言之。則是從進反。先遇郭金海李建崇于湖陽。戰敗。而後遣高行周圍

五代史纂談 卷上

九

之。踰年而破死事。王清傳亦云。踰年。二者各有不同。且和凝傳又有花山之敗。高行周傳云。為襄州行營都部署。亦與本紀及從進傳不同。皆未知孰是。其郭金海金海之類。覽者自見。不復云也。案晉史。從進軍。以四京留守高行周為南面行營都部署。率兵討之。以前州節度使宋彥琦為副。以安及詳其耳。又改詳其耳。從進軍。以四京留守高行周為南面行營都部署。率兵討之。以前州節度使宋彥琦為副。以安襄州行營都部署。歐陽史不載。惟知軍州事。遂至紀傳。數官互異。

出帝一事

六月丁卯。射雁于繁臺。

周本紀

太祖二事

太祖聖神恭肅文武孝皇帝。

今按世宗紀云。聖神文武恭肅孝皇帝。二者不同。未知孰是。

甲辰。及秦寧軍節度使慕容彥超戰于劉子陂。

今按隱帝紀。乃是甲申。其辰字誤也。案今本歐陽史作甲申。隱帝紀。乃是甲申。其辰字誤也。與氏所見非當時善本也。

世宗三事

顯德元年三月癸巳。及劉晏戰于高原。敗之。追及于高平。又敗之。

今按劉晏世家。止云顯德元年三月親征。甲戌戰于高平而已。

顯德元年五月丙子。代州守將鄭處謙叛于漢來附。

今按劉晏世家云。晏遣王得中送楊褒歸契丹。至代州。將桑珪殺防禦使鄭處謙。以城降周。并送得中于周。今本紀止書鄭處謙叛漢而來附。二者不同。未知孰是。

顯德六年六月。封子宗誼燕國公。

今按家人傳。乃是封宗誼。其名誼者。雖亦世宗子。然已先亡矣。

唐家人傳

莊宗劉皇后四事

自下魏博戰河上十餘年。獨以劉氏從。

今按本紀。梁末帝貞明元年。乙亥。魏博諸州入於晉。至龍德三年。癸未。梁亡。首尾共九年。不得為十餘年也。

同光二年四月己卯。皇帝御文明殿。遣使册劉氏為皇后。

今按莊宗紀。乃是同光二年二月癸未。立皇后劉氏。與此不同。未知孰是。

明年三月。同光。客星犯天庫。有星流于天格。占星者言。御前當有急兵。宜散積聚以禳之。宰相請出庫物以給軍。莊宗許之。后不肯。宰相論于延英。惶恐而退。及趙在禮作亂。出兵討魏。始出物以資軍。

五代史纂談 卷上

一一

今按莊宗紀趙在禮以同光四年二月癸巳反于貝州甲午陷鄆都甲辰李嗣源討在禮三月嗣源反然則趙在禮反及嗣源討之皆在一月而星變在三月今此先敘三月星變之事而後乃及趙在禮作亂則顛倒失序矣

莊宗東幸汴州從兵二萬五千及至萬勝不得進而還軍士離散所亡太半

今按郭從謙傳云李嗣源兵反將京師莊宗東幸汴州而嗣源先入莊宗至萬勝不進而還軍士離散尙有二萬餘人且古人每謂三分之二爲太半今東幸從兵二萬五千去其大半則有八九千人耳假令尙及萬人而從謙傳乃云尙及二萬餘人則二說自不相合也

晉家人傳

李太后一事

開運三年十二月耶律德光犯闕等事數百字文多不錄

今按其事既見於此傳又見於張彥澤傳及契丹附錄皆數百字其間亦有異同如此傳云四年正月丁亥朔德光入京師帝與太后肩輿至郊外德光不見簡于封禪寺而附錄亦云出帝與太后出郊奉迎德光辭不見曰豈有兩天子相見於道路耶四年正月丁亥朔且晉文武百官班于都城北望帝拜辭素服紗帽以待德光德光入自封丘門此則是帝與太后皆出北郊迎之而不得見也而張彥澤傳云德光遣彥澤以二千騎先入京師壬申夜五鼓自封丘門斬關而入明日遷帝于開封府以兵監守內外不通帝與太后所上德光表章皆先示彥澤乃敢遣德光渡河帝欲郊迎彥澤不聽遣白德光德光報曰天無二日豈有兩天子相見於道路耶乃止則是帝與太后未嘗出郊以迎之也又如出帝與太后奉表謝罪而德光報使勿疑之語此傳與附錄皆載既重複而又不同又封出帝爲負義侯遷黃龍府之事亦皆兩載如此之類儻能判定從一則其繁冗之辭省去多矣非惟簡要且免異同之感也

漢家人傳

李皇后二事

周高祖起兵將京師慕容彥超敗于劉子陵帝欲出自臨兵太后止之曰郭威本吾家人非其危疑何肯至此今若按兵無動以詔諭威威必有說則君臣之際庶幾尙全帝不從以出遂及於難

今按漢隱帝紀乾祐三年十一月壬午郭威犯封丘泰寧軍節度使慕容彥超軍于七里店癸未勞軍于北郊甲申勞軍于劉子陵慕容彥超及郭威戰敗績則是帝先出勞軍而後慕容彥超戰敗之次日帝崩矣今此乃先云彥超敗于劉子陵而帝欲出自臨兵失其序矣況李后所言皆未戰前之意也

周高祖起兵將京師

今按周本紀郭威廟號太祖今呼高祖誤

周家人傳

德妃一事

五代史纂談 卷上

一一

太祖即位詔故第二子青哥贈太尉賜名侗

今按其後顯德四年四月詔故皇帝弟贈太保侗贈太傅則此處似誤矣

世宗子一事

羣臣請封世宗世宗以謂爲國日淺恩信未及于人須功德大臣慶流于世而後議之可也

今按功德大臣未曉其語無乃功德大成之誤耶

梁臣傳

敬翔二事

太祖取荆襄遂攻淮南翔諫不聽兵出光州攻壽州不克太祖始大悔歸而忿躁殺唐大臣幾盡

今按此傳稱殺唐大臣幾盡所殺果何人耶以爲裴樞等耶則殺樞等乃天祐二年六月而全忠攻淮南日是其年九月後與裴樞等事不相連屬以爲別有大臣耶則歐陽五代史本紀及唐本紀各不略載既云大臣則名字必有著者無容漫無姓名況其年六月方殺裴樞等而貶死者數百人朝廷爲之一空臣傳豈有九月又以用兵失利歸而忿躁又殺大臣幾至于盡雖全忠凶賊悖戾亦當不至于此忿躁殺大臣事無所指歸蓋誤書也

從太祖用兵三十餘年

今按朱全忠以中和三年癸卯歲爲汴州節度使至建國受禪迄于乾化二年壬申歲遇弒正三十年不得云三十餘年也

楊師厚二事

劉知俊叛晉周德威攻晉州以應知俊師厚敗之于蒙坑

今按唐本紀莊宗天祐六年劉知俊自梁來乞師王自將至陰地關遣周德威攻晉州敗梁軍于蒙坑此一事在梁臣傳則稱敗晉軍在唐紀則稱敗梁軍二者不同未知孰是

晉軍攻燕王劉守光求援于梁太祖爲之擊趙以牽晉屯于龍花遣師厚攻梁三日不能下太祖怒自往督戰乃破塔之進圍齊縣晉史建瑋以輕兵夜擊梁軍梁軍大擾太祖與師厚皆乘輜重南走太祖還東都師厚留屯魏州明年太祖遇弒

今按梁太祖本紀乾化二年三月丙戌屠梁強是年壬申即唐莊宗六月鄧王友珪反太祖崩同是一年之事此傳言明年誤也案薛史無

王景仁三事

梁太祖遣子友寧攻王師範于青州是時梁太祖方攻鄆州聞子友寧死

今按家人傳友寧乃梁祖兄存之子其後中書上議亦皆謂之皇姪今此乃以子名之誤也

乾化元年正月庚寅日有食之崇政使敬翔白太祖曰兵可憂矣太祖爲之厭食是日景仁及晉人戰大敗于柏鄉

五代史纂談 卷上

五代史纂談 卷上

五代史纂談 卷上

五代史纂談 卷上

五代史纂談 卷上

五代史纂談 卷上

五代史纂談 卷上

五代史纂談 卷上

五代史纂談 卷上

五代史纂談 卷上

今按梁太祖紀云乾化元年春正月丁亥王景仁及晉人戰于柏鄉敗績又司天攷云乾化元年春正月丙戌朔日有食之然則史之所紀者二事日食與戰敗也今司天攷則云正月丙戌朔日食本紀則書正月丁亥戰敗而景仁傳則書正月庚寅日食是日戰敗三者所書皆不同未知何者為是再其間丙戌庚寅相距五日而皆書日食此為甚誤也

末帝命景仁伐淮南戰于霍山景仁敗

今按楊隆演世家乃是徐溫與景仁戰于霍丘非霍山也案詳史及通鑑並作霍丘

王虔裕一事

太祖遣虔裕以精兵百人疾馳夜破晉圍入邢州

今按孟遷傳云梁太祖遣虔裕將騎兵三百助遷守二者不同未知孰是

五代史纂誤卷中

唐臣傳

周德威一事

天祐七年秋梁遣王景仁擊趙

今按天祐七年即梁開平四年也以梁太祖紀唐莊宗紀王景仁王鎔傳校之皆是開平四年冬十一月獨此傳以為秋誤也

史建瑭一事

晉王東追黃巢於冤句還過梁軍其城北梁王置酒上源驛

今按本紀李克用追討黃巢於冤句而還時即中和四年甲辰歲也至光啓二年丙午歲朱全忠始封沛郡王天復元年辛酉歲始封梁王當中和四年克用追黃巢還過梁時朱全忠未封梁王也

李嚴二事

同光三年使于蜀為王衍陳唐興復功德之盛嚴自蜀還具言可取之狀于是決議伐蜀冬魏王繼岌西伐

今按王衍世家云乾德六年莊宗遣李嚴聘蜀衍與俱朝上清而蜀都士庶簾帷珠翠夾道不絕嚴見

其人物富盛而衍驕淫歸乃獻策伐蜀明年唐魏王繼岌郭崇韜伐蜀是歲衍改元曰咸康十月幸秦州至綿谷而唐師入其境又十國年譜云莊宗同光二年甲申歲即王衍乾德六年而同光三年乙酉歲即王衍咸康元年仍注云是歲蜀亡蓋嚴以二年使蜀次年西伐今嚴傳乃云同光三年使蜀是冬魏王西伐顯誤一年矣案詳史及通鑑並作蜀

王衍告曰得李嚴來即降嚴聞之喜馳騎入益州

今按成都唐初雖嘗有益州之名尋即改為蜀郡自後遂升為府亦嘗建為南京後復為府即不復有益州之稱唐末王建既得蜀大順二年十月唐以建為檢校司徒成都尹其後建遂以蜀王僭號開國

衍既破亡而莊宗命孟知祥西來亦為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守蜀然則成都自唐末歷五代不復謂之益州況此正古蜀郡成都之地而古益州實不在此今遂呼為益州恐未可也案詳成都府志

初帝與晉高祖俱事明宗而心不相悅帝既立高祖不得已來朝

劉延朗三事

今按唐愍帝及晉高祖漢高祖紀王弘贊朱弘昭傳其高祖入朝事始因應順元年正月孟漢瓊自魏來還朝途從范延光自德成鎮魏石敬瑭自河東往成德而徒潞王從珂自鳳翔往河東二月從珂反三月戊辰愍帝出如衛州途與敬瑭相遇于衛州之東是時敬瑭已自稱成德軍節度使則是受命移鎮後入朝邂逅與愍帝相遇也既而敬瑭盡殺愍帝從者留之衛州而身自入朝適會廢帝入洛即位而留駐耳非為廢帝既入立不得已而來朝此甚非其實也

司天趙延義

今按雜傳乃是趙延義也

敬瑭上書言帝非明宗子而許王從益次當立帝得書大怒手壞而投之召學士馬胤孫為答詔曰宜以惡語詆之

今按廢帝紀清泰三年三月丙午翰林學士馬胤孫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河東節度使石敬瑭反夏五月乙卯建雄軍節度使張敬達為太原四面都招討使晉高祖紀云天福元年即清泰三年五月乃命張敬達討之依此傳則敬瑭反後胤孫尚為學士草答詔三說疑三參攷互不相合是必有誤者矣

趙鳳二事

晉取鄆州莊宗聞鳳名得之喜以為冠冕學士莊宗即位拜鳳中書舍人翰林學士

今按莊宗紀云同光元年四月己巳皇帝即位閏月壬寅李嗣源取鄆州今鳳傳乃先得鄆州而後即位誤也

又云任圖爲安重海所殺而趙鳳哭之次乃述周玄豹事然後述朱守殷反事

今按明宗紀天咸二年十月朱守殷反已丑自殺乙未殺太子少保致仕任圖傳云朱守殷反於汴州重誨誣圖與守殷連謀遣人結制殺之而重誨傳亦同今趙鳳傳乃先述殺圖而後敘守殷反事失先後之序矣案詳史通以傳先述朱守殷反後載安重海殺任圖與歐陽史異

漢臣傳

蘇逢吉一事

鳳翔李永吉初朝京師逢吉以永吉故秦王從驥子家世王侯

今按李茂貞雖載其晉封秦王至從驥嗣位則不言其襲封今逢吉傳稱其王爵蓋晉襲封而本傳闕書也且又本傳止敘至從驥之卒而不及永吉以至於入朝之事皆不載亦闕文也案從驥襲封秦王見詳史世襲傳

史弘肇一事

乾祐元年冬十月十三日弘肇與楊邠王章等入朝坐廣政殿東廡甲士數十人自內出擒弘肇邠章斬之并族其三家

今按漢隱帝紀是年冬十一月丙子殺楊邠及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史弘肇三司使王章皆滅族周太祖紀云十一月丁丑威遂舉兵渡河然則史弘肇傳以爲十月十三日者誤當爲十一月也案詳史世襲傳本紀同

周臣傳

王朴一事

治君之用能置賢知于近

今按其上下文意此治君之用當是治國之君傳寫之誤爾

張源德二事

梁貞明三年魏博節度使楊師厚卒末帝分魏相等六州爲兩鎮

今按梁本紀唐本紀賀德倫傳其分魏相六州爲兩鎮乃貞明元年事是歲乙亥即莊宗元年也此傳以爲三年者誤也案通鑑改賀德倫傳與此書同

遺劉鄩將兵萬人屯于魏以虞變

今按賀德倫傳云六萬未知孰是

唐六臣傳

楊涉一事

祖收唐懿宗時宰相父暉

今按唐書楊收傳并宰相世系表叔父遺直生四子名發假收嚴蓋取四時爲義四人所生子其名亦

然故發子名皆從木收子名皆從金嚴子名從水惟假之子傳中表中皆不載然亦推而可知案游宦楊氏名皆從火以是言之則收與嚴乃兄弟非父子今書爲涉祖則誤矣

趙光逢一事

事梁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累遷左僕射以太子太保致仕末帝即位起爲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以司徒致仕

今按梁本紀開平三年九月太常卿趙光逢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至末帝貞明元年三月丁卯罷二年八月丁酉太子太保致仕趙光逢爲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四年四月罷與傳不同未知孰是

蘇循一事

梁兵攻楊行密大敗于泝河明年梁太祖即位

按唐以天祐四年丁卯歲四月禪位于梁今此傳云明年梁太祖即位則梁攻楊行密而敗于泝河是天祐三年丙寅歲也編攷唐書紀及行密傳并歐陽史梁本紀楊行密世家皆無天祐三年梁兵攻行密敗于泝河之事且行密以天祐二年十一月已卒矣安得有三年敗梁兵之事耶此甚誤矣按梁太祖凡四出兵攻淮南而皆敗其初以大順元年遣龐師古攻孫儒于淮南大敗而還是歲次以乾寧四年遣龐師古葛從周往攻楊行密而大敗于清口泝河是歲次以天祐元年十一月又攻淮南取光州攻壽州不克而旋此三敗雖見梁太祖紀其次以天祐二年九月又出光州攻壽州不克大敗而歸凡梁祖紀及歐陽史公以天祐二年壽州之敗爲泝河之敗故有是說殊不知泝河之敗去此已九年矣其實天祐二年攻壽州敗歸至天祐四年唐始遜位其所謂明年梁祖即位者亦誤也

杜曉二事

父讓能爲唐相昭宗時王行瑜李茂貞兵犯京師昭宗殺讓能於臨臯以自解曉以父死無罪居喪哀毀服除布衣幅巾自廢十餘年崔胤判鹽鐵辟巡官除畿縣尉直昭文館皆不起崔遠判戶部又辟巡官

按唐本紀杜讓能以景福二年死是後推曉服除及宰相表崔胤崔遠判鹽鐵戶部年數次序校之各與此傳不相應其杜曉布衣幅巾自廢顯無十餘年蓋此誤記今各依年次編列之庶覽者易悟

癸丑景福二年十月讓能死九月崔胤判鹽鐵中書門下平章事

甲寅乾寧元年六月崔胤爲

乙卯二年三月崔胤檢校左僕射同平章事

丙辰三年七月崔胤檢校右僕射同平章事

丁巳四年六月崔胤判戶部

戊午光化元年正月崔胤判戶部

己未二年正月崔胤判戶部

庚申三年六月使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趙鼎

辛酉大復元年正月使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趙鼎

壬戌二年正月使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趙鼎

癸亥三年二月使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趙鼎

甲子天祐元年正月使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趙鼎

乙丑二年六月使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趙鼎

開平二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今按本紀開平三年九月辛亥翰林學士承旨工部侍郎杜曉為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傳不同未知孰是

義兒傳

李嗣昭一專

嗣昭初喜嗜酒

今按喜即嗜也賸喜字案薛史作初

存孝二專

求救于幽州李匡威斥威兵至

今按王鎔傳乃是李匡威作斥則非也案斥當是斥兒蒙主恩位至將相

今按本傳存孝止是為邢州留後又未嘗為平章事何故云位至將相耶意謂傳載其所歷之官必有脫漏者矣案薛史作位至將帥歐陽史誤作

存賢一事

天祐十八年梁兵攻朱友謙于河中莊宗遣存賢援友謙是時友謙新叛梁歸晉而河中食少人心多貳謀者因謂存賢曰河中人欲殺子以歸梁宜亟去存賢曰死王事吾志也復何恨哉卒擊走梁兵八年辛巳即梁末帝龍德元年也

今按梁末帝紀貞明六年夏河中節度使朱友謙襲同州殺其節度使程全暉叛附于晉秦寧軍節度使劉鄩討之貞明七年夏又唐莊宗紀天祐十七年朱友謙襲同州梁遣劉鄩擊友謙李存審敗

梁軍于同州姓符梁紀與唐紀皆云十七年而存賢傳以為十八年者誤也案薛史作十八年又按朱友謙符存審劉鄩載鄩討友謙存審救之而鄩敗其事始末甚明即無存賢擊走梁兵之事況大將自是存審安得隱其姓名而存賢獨有其功乎案薛史李存賢傳止作存賢擊走梁兵之事況大將助守河中是以有謀者勸其亟去之事而存賢能與存審協力同破劉鄩史氏欲多存賢之功故於其傳言之如其自能破敵然其實擊走梁兵者乃符存審其功非存賢所得專有也

今按本紀紹威與太祖謀誅牙軍時天祐三年丙寅歲也又按唐本紀代宗廣德元年史朝議將田承嗣以魏州降自後田氏據有魏博者累世廣德元年歲在癸卯至天祐三年實一百四十四年爾謂之二百年則誤也

雜傳

羅紹威二專

魏博自田承嗣始有牙軍牙軍歲久益驕至紹威時已二百年父子世相婚姻以自固結紹威乃開遣使告梁乞兵欲盡誅牙軍梁太祖許之

今按本紀紹威與太祖謀誅牙軍時天祐三年丙寅歲也又按唐本紀代宗廣德元年史朝議將田承嗣以魏州降自後田氏據有魏博者累世廣德元年歲在癸卯至天祐三年實一百四十四年爾謂之二百年則誤也

燕王劉守光囚其父仁恭與其弟守文有隙

今按守光傳守文乃其兄也

李茂貞二專

傳中載茂貞犯京師屯于三橋昭宗殺杜讓能茂貞乃罷兵等事且云明年河中節度使王重盈卒其諸子珂珙爭立

今按本紀此茂貞犯京師殺杜讓能乃景福二年癸丑事次年改乾寧元年甲寅今既述景福二年事訖便云明年王重盈卒則是乾寧元年重盈卒也然據本史李克用紀云乾寧二年河中王重盈卒其諸子珂珙爭立而又唐昭宗本紀亦云乾寧二年乙卯正月壬申護國軍節度使王重盈卒其子珂自稱留後正與克用紀相符則茂貞傳所謂明年者誤也當為乾寧二年

又云昭宗自石門還益募安聖捧辰等軍萬餘人以諸王將之茂貞謂唐將討己遂犯京師昭宗遣單王拒之單王至三橋軍潰昭宗出居于華州

今按韓建傳云乾寧三年李茂貞復犯京師昭宗將奔太原次渭北遣子允諲幸華州又唐昭宗本紀云乾寧三年六月庚戌李茂貞犯京師嗣廷王戒丕禦之丙寅及茂貞戰于婁館敗績七月癸巳行在渭北甲午韓建來朝夾華州以是言之則茂貞犯京師而唐使拒之者延王戒丕而其敗在婁館昭宗因而幸華州者也歐陽史謂單王拒之而潰於三橋者誤也考唐書茂貞凡以兵犯京師來朝及與王師戰前後共五至其初景福二年則嗣單王嗣周為招討使戰于興平敗績茂貞遂犯京師一也即歐陽史所謂戰于盤屋屯于三橋者是也乾寧元年正月以兵來朝二也乾寧二年與王行瑜韓建同犯京師則李克用起兵乃去三也乾寧三年疑唐募兵討己治兵請親遂犯京師遣嗣廷王戒丕禦之戰于婁館敗績昭宗為之幸華州四也乾寧四年以茂貞為西川節度使嗣單王嗣周為鳳翔隴右節度使茂貞不受命嗣周及茂貞戰于奉天敗績五也此唐本紀具載甚明而歐陽史茂貞本傳止書其三而其所遺親王及戰之地又皆交錯不明此其誤也

李仁福一事

當僖宗時有拓拔思恭者為夏州偏將後以與破黃巢功賜姓李氏拜夏州節度使思恭卒乾寧二年以

其弟思諫為節度使自唐末天下大亂史官實錄多闕朱攻之亂思諫與鄭州李思孝皆以兵屯滑橋其後黃巢陷京師思諫與復京師然皆未嘗有所可稱故思諫之世次功過不顯而無傳梁開平二年思諫卒

今按唐本紀黃巢以廣明元年庚子十一月入京師中和三年癸卯四月復京師四年甲辰七月巢伏誅光啓二年丙午正月朱攻叛乾寧二年乙卯李克用討王行瑜時保大軍節度使李思孝為北面招討使定難軍節度使李思諫為東北面招討使二人姓名至此方見于紀其次第如是今此傳所敘如朱攻黃巢之類先後錯亂年時交互殆不可攷且又按王建世家天祐中有武信軍節度使洋州拓拔思敬以地降於建建遂有山南道豈亦思諫之族耶而唐書昭宗紀則亦書為思諫此又何耶豈本是一人而所從書之異耶案思諫一作諫

朱宣一事

宣璋既還乃馳檄兗郟言宣璋多誘宣武軍卒亡以東乃發兵收亡卒因攻之

今按梁本紀云朱宣朱瑄兵助汴以破宗權東歸王移檄兗郟誣其誘汴亡卒以東乃發兵攻之然則宣傳所謂卒亡以東乃誤也當為亡卒以東

李振一事

振奏事長安舍梁郟官劉季述謀廢昭宗因郟吏程巖見振謀之振駭然曰百歲奴事三歲主而敢爾耶今梁王百萬之師方仗大義尊天子君等無為此不祥也振還季述卒廢昭宗

今按李振乃全忠逆黨全忠之篡與敬翔為謀主昭宗被弑實振同謀故當時有鴟梟之名蓋其好亂樂禍之心著于世久矣方幸王室之災變得以逞其凶志安有如是之言哉今傳中所載決非振之辭也何哉蓋季述被誅之後全忠方封梁王當其議廢立之際安得先有梁王之稱耶斯言誣妄實此可以具見此蓋振在梁貴顯之日史官畏其權勢及凶險之素為撰此言欲文掩其惡以佞之而歐陽公亦從而誤載之爾歐陽公本於薛史通

劉知俊一事

知俊奔蜀王建以為武信軍節度使返攻茂貞取秦鳳階成四州

今按王建世家云永平五年遣王宗僖攻岐取其秦鳳階成四州至大散關梁叛將劉知俊在岐于是以其族來由此言之則是王建先已得秦鳳階成四州而後知俊來奔其說與知俊本傳不同必有誤者也

張全義一事

梁亡莊宗入汴全義自洛來朝泥首待罪莊宗勞之全義因請幸洛陽曰南郊儀物已具莊宗大悅加拜全義太師尚書令明年十一月莊宗幸洛陽南郊而禮物不具因改用來年十二月然不以前語責全義今按本紀莊宗以同光元年四月即皇帝位是歲癸未十月己卯滅梁十一月甲子如洛陽十二月庚

午朔自汴州二年是歲甲申二月己巳朔有事南郊山此觀之則莊宗以元年十月滅梁入汴十一月入洛次年二月即南郊也而全義傳乃云莊宗入汴全義來朝明年十一月幸洛陽而又改用來年二月南郊顯差一年蓋傳內贖明年二字致此誤也案薛史無

朱友謙一事

徙鎮河中累遷中書令封冀王太祖遇弑友謙立加友謙侍中

今按友謙傳云既即位以河中朱友謙為中書令友謙不受命即無加侍中之事友謙本傳則友謙當太祖時先為中書令矣二說不同未知孰是

莊宗既殺友謙又殺其子令德令錫

今按恰官史彥瓊傳則友謙仍有子建徽被殺今傳內止述二子亦闕文也

朱漢賓一事

父元禮為軍校從梁軍戰歿于清口梁太祖以其父死戰憐之以為養子是時梁方東攻兗郟州朱瑄募其軍中曉勇者監雙雁于其頰號雁子都太祖聞之乃更選勇士數百人號落雁都以朱漢賓為指揮使漢賓貴人猶以為朱落雁

今按梁太祖紀及朱宣朱瑄傳攻之則此節蓋皆參錯按太祖紀乾寧四年正月克郟斬朱宣又克兗州朱瑄奔淮南至九月梁兵方敗于清口蓋楊行密用朱瑄而敗梁兵也若元禮以此時戰歿則兗郟先已破亡久矣與此傳全不相符況竟朱瑄是朱宣今則云郟州朱瑄又甚誤矣案薛史朱漢賓之攻兗郟也朱瑄募勇士為雁子都梁祖更選勇士為落雁都歐陽史改用是時二字遂有此誤

周知裕一事

事劉守光兄守文守光攻殺守文

今按守光傳守文因討守光戰而被殺非被攻也

見。又附楊光遠請降。不報。延光遂堅守。攻之逾年不克。師老糧匱。宗正丞石昂上書極諫。請赦延光。願以單車入說而降之。高祖亦悔悟。三年九月。使謁者入魏。赦延光。乃降。其說與處讓傳不同。未知孰是。唐制樞密使。常以宦者爲之。自梁用敬翔李振。至莊宗始用武臣。而樞重將相。時以宰相桑維翰李穀兼樞密使。處讓與諸宦者心不平之。光遠之討延光也。以晉重兵在己掌握。舉動多疑。其所求請。高祖頗裁抑之。處讓爲光遠言。此非上意。皆維翰等嫉公耳。光遠大怒。及兵罷。光遠見高祖。訴以維翰等沮己。高祖不得已。罷維翰等。以處讓爲樞密使。處讓在職。凡所陳述。多不稱旨。處讓丁母憂。高祖遂不復拜樞密使。以其印付中書。而廢其職。

今按楊光遠傳云。范延光反。以爲魏府都招討使。延光降。而光遠自以握重兵在外。始爲恣橫。高祖每優容之。樞密使桑維翰惡之。數以爲言。光遠自魏來朝。屢指維翰擅權難制。高祖不得已。罷出維翰於相州。亦徙光遠西京留守。奪其兵職。又桑維翰傳云。高祖即位。以維翰爲翰林學士。禮部侍郎。知樞密院事。遷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天福四年。出爲相州節度使。李穀傳云。晉高祖入京。師爲戶部侍郎。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丁外艱。起復。出帝即位。以穀兼判三司。與馮玉對掌樞密。又高祖紀云。天福元年十一月。皇帝即位。掌書記桑維翰爲翰林學士。禮部侍郎。知樞密使事。閏月丙寅。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二年正月。兵部侍郎李穀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六月。天雄軍節度使范延光反。楊光遠爲魏府行營都招討使。三年九月。赦延光。是月。宣徽南院使劉處讓爲樞密使。四年四月。廢樞密使。閏月壬申。桑維翰罷。以楊光遠傳及處讓傳攷之。大意皆同。止微有小異。然處讓傳云。兵罷。光遠訴高祖。高祖罷維翰。以處讓爲樞密使。而高祖紀云。二年九月。赦范延光。是月。劉處讓爲樞密使。四年閏四月。桑維翰方罷。即與處讓傳所述不同。此其一也。處讓傳云。維翰李穀兼樞密使。處讓爲光遠言。皆維翰等嫉公耳。及兵罷。光遠訴維翰等。高祖不得已。罷維翰等。今以紀傳攷之。自罷兵之後。止有維翰一人罷。即不知所謂罷維翰等。復指何人。此其二也。樞密使之廢。處讓傳則在維翰罷之後。本紀則在維翰罷之前。二說未知孰是。此其三也。

張廷鑑一事

李繼韜叛于潞州。莊宗遣明宗爲招討使。元行欽爲都部署。廷鑑爲馬步軍都指揮使。將兵爲前鋒。廷鑑至潞。日已暮。即率兵百餘。踰濠登城。城守者不能禦。遂破潞州。明且明宗與行欽至。明宗心頗嫌之。今按梁本紀。末帝龍德三年。即唐莊宗同光元年癸未歲也。三月。潞州李繼韜叛于晉。來附。閏四月。唐人取鄆州。十月。梁亡。又按唐莊宗紀云。同光元年三月。李繼韜以潞州叛。附于梁。四月。皇帝即位。閏四月。壬寅。李嗣源取鄆州。十月。如鄆州。以梁梁己卯滅梁。明宗紀云。同光元年。梁唐相拒于河上。李繼韜以潞州叛。降梁。莊宗有憂色。召嗣源帳中。謂曰。繼韜以上黨降梁。而梁方急攻潞州。吾出不意。攻其鄆州。以斷梁右臂。可乎。嗣源曰。夾河之兵久矣。苟非出奇。則大計不決。臣請獨當之。乃以步騎五千。涉濟

五代史纂談卷下

雜傳

王晏球一事

定州王都反。以晏球爲招討使。討之。契丹遣塔納一作禿奴將萬騎救都。今按契丹附錄云。定州王都反。唐遣王晏球討之。契丹遣塔納等以騎五千救都。與晏球傳不同。未知孰是。

王建立一事

建立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三司事。居歲餘。自言不識文字。願解三司。明宗不許。久之。建立稱疾。乃出爲平盧軍節度使。

今按明宗本紀。天成三年三月癸亥。成德軍節度使王建立爲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十一月甲午。王建立罷。自三月至是。止八九月爾。而傳中云歲餘。誤也。

劉處讓二事

延光有降意。而遲疑。處讓入城。譬以禍福。延光乃出降。今按延光傳云。延光反。高祖決意討之。延光初無必反意。及孫銳等敗。延光遣牙將齊表自歸。高祖不

至鄆州人無備遂襲破之即拜天平軍節度使王彥章急攻鄆州莊宗救之嗣源為前鋒擊敗梁軍追至中都擒彥章自後至有謀自鄆襲汴之事以至梁滅並無為潞州招討使之行此其一也元行欽傳亦並無此行此其二也繼嗣傳云繼嗣遣其弟繼遠入梁末帝即拜繼嗣中書門下平章事居數月莊宗滅梁繼嗣將走契丹會救至乃已因隨其母朝于京師劉皇后為言宜蒙恩貸由是莊宗釋繼嗣此則繼嗣之叛始末甚明並無明宗元行欽張廷蘊攻潞州破城之事此其三也以是觀之則廷蘊傳中所載殆皆虛也案薛史繼嗣傳作李繼嗣故將出立莊宗之破潞州傳付繼立非對李繼嗣也歐陽史刪去故將傳立四字遂有此誤

馮暉一事

是時隱帝昏亂馮玉李彥韜等用事暉曲意事之
今按五代之君惟漢有隱帝而馮玉李彥韜用事乃在晉出帝之世其出帝在舊史謂之少帝歐陽史改為出帝未嘗有隱帝之號況方彼馮暉仕晉世之事則當為出帝其隱帝字誤也

王峻一事

漢宗室蔡王信在許州洹州軍變太祖入京師峻遣馬鐸率兵之許州伺變遂殺信
今按漢家人傳云信自殺與信傳不同疑家人傳誤也案通鑑從峻傳

劉詞一事

從破張從賓楊光遠以功遷奉國第一軍都虞候從馬全節破安州以功遷指揮使從杜重威破鎮州以先登功拜沁州刺史晉軍討安從進為襄州行營都虞候以功遷沁州團練使

今按張從賓以晉高祖天福二年六月反是年為丁酉楊光遠以出帝天福八年十二月反是年為癸卯去丁酉七年矣馬全節以高祖天福五年破安州是年為庚子杜重威以高祖天福七年正月破鎮州是年為壬寅安從進以高祖天福六年十月反是年為辛丑至出帝天福七年八月死是年為壬寅以是推攷年月前後無復倫次其差誤多矣

王環一事

孟昶遣其秦州節度使高處信以兵援環
今按本史世家止有高處信無處信王環傳數處皆誤也案薛史及通鑑俱作高處信

范延光一事

安重海死復召延光與趙延壽並為樞密使
按明宗紀長興元年九月甲申成德軍節度使范延光為樞密使是時安重海尚為樞密使也十二月安重海討董璋二年二月辛丑安重海罷四月甲辰宣徽北院使趙延壽為樞密使五月殺安重海又安重海傳云重海因求解職趙鳳以為大臣不可輕動遂以范延光為樞密使而重海居職如故由此言之則召范延光為樞密使之時安重海未死今延光本傳以為重海死後乃召為樞密使者誤也

楊光遠一事

召夷狄為天下首禍卒滅晉氏疢疾中國者三十餘年皆光遠為之也
今按此說不知以召夷狄首禍自何時為始若以晉安樂光遠降契丹為首禍則當日乃石敬瑭召之非因光遠又是年歲在丙申至本朝太祖受禪建隆元年庚申歲止二十五年爾自建隆以後契丹自畏威屏迹無復侵軼可以為中國疢疾者非五代之末時有陵犯猾夏之虞也若以光遠在青州反日召契丹入寇為首禍則是歲在癸卯至建隆元年止是十八年爾不知定起何時為三十餘年疑是誤計也其子承祚為單州刺史淄州刺史今按本紀晉天福八年十一月齊州刺史楊承祚奔青州紀傳不同未知孰是

李愬二事

任國龍和乃拜愬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今按明宗紀天咸元年丙戌五月工部尚書任國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至二年丁亥六月罷十月被殺長興二年辛卯三月太常卿李愬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自任國罷至此已五年矣竊謂與愬入相年月太相遠按是年三月失其日趙鳳罷相而丁亥愬即拜命蓋史之所書本謂趙鳳而誤為任國也案薛史李愬傳長興初除太常卿趙鳳罷相而愬入立罷馮道出鎮同州以劉昫為相

今按明宗紀長興四年正月庚寅端明殿學士兵部侍郎劉昫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十一月明宗崩是時宰相則馮道李愬劉昫也歷愬帝至廢帝清泰元年五月道罷七月太常卿盧文紀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傳云馮道與昫同為相然則馮道相與李愬劉昫同列久矣道既出而盧文紀入今愬傳謂廢帝罷道出鎮而以昫為相則誤也案薛史馮道出鎮同州愬加特進太常卿家道出鎮兩人在中書或廢帝事不便要益舉者對論不定與歐陽史異

劉昫一事

馮道與昫為姻家而同為相道罷李愬代之
今按廢帝以清泰元年四月即位是時宰相則馮道李愬劉昫也至五月而道罷七月太常卿盧文紀為相今此傳謂道罷李愬代之則誤也

崔棹二事

晉高祖時以戶部侍郎為翰林學士承旨權知天福二年貢舉維翰素貴嚴尊而語簡
今按桑維翰父珙嘗事張全義而感其有恩維翰止以進士及第節度使幕賓偶因晉祖開國為相天福二年晉祖方即位之二年而維翰為相僅一年許爾皆未可云素貴況宰相之重人皆尊之非獨維翰自尊而後尊也何不曰維翰素於嚴而語簡蓋維翰本傳云維翰素以威嚴自持故也案薛史維翰傳

天福八年高祖詔太常復文武二舞詳定正冬朝會禮及樂章稅等章定之其年冬至高祖會朝崇元殿

廷設宮縣二舞在北。登歌在南。王公上壽。禮畢。高祖大悅。賜稅金帛。明年正月。復奏于廷。聞者皆悲憤。其年高祖崩。

今按晉本紀。天福七年六月。高祖崩。安得有八年。謂復二舞之事。此其一也。又按本紀。天福五年庚子十一月。丙子。冬至。始用二舞。至七年壬寅六月。高祖崩。今此傳乃云其年冬至會朝。殿廷設宮縣二舞。明年高祖崩。其說又與紀不同。此其二也。此紀傳必有誤者。

賈緯一事

宰相王峻言之。高祖貶緯平盧軍行軍司馬。

今按王峻為相。正周太祖時。今呼為高祖者。誤也。

王松一事

守貞反。松以子故。上書自陳。高祖憐之。但使解職而已。

今按漢本紀云。乾祐元年正月丁丑。皇帝崩。二月辛巳。皇帝即位。三月。李守貞反。又李守貞傳云。高祖崩。杜重威死。守貞懼不自安。以謂漢室新造。隱帝初立。天下易以圖。乃決計而反。由此言之。李守貞反時。高祖已崩。王松傳所云。誤矣。

司天攷一事

三年春正月壬申。金火合于奎。九月庚辰。土木合于箕。辛巳。金火合于軫。十二月壬寅朔。金木相犯于斗。四年二月辛酉。月及火土合于斗。乾祐三年十月辛酉。太白犯木。

今按司天攷書星。皆謂之歲。鎮熒惑太白辰星。然于其間。又復于此類書之。豈土木火金水星與歲鎮熒惑太白辰星各異乎。其別有意義。或史之駁文乎。

後蜀世家

孟知祥四事

先鋒康延孝反。攻破漢州。

今按延孝乃後殿。非先鋒。其誤已在唐家人傳第十四解訖。

天成二年正月。李嚴至成都。知祥置酒召嚴。執嚴下斬之。三年。唐徙趙季良為果州團練使。是歲。唐師伐荆南。

今按明宗本紀。天成二年二月。西川節度使孟知祥殺其兵馬都監李嚴。戊戌。山南東道節度使劉訓為南面招討使。以伐荆南。又西方鄰傳云。明宗入洛。明年高季興叛。明宗遣襄州節度使劉訓等招討。由此言之。則明宗以天成二年伐荆南明矣。而世家以為三年。則誤也。

敬瑭軍既旋。所在守將。又棄城走。明宗憂之。以資安重誨。重誨懼。自請行。

今按安重誨傳云。孟璋等反。遣石敬瑭討之。西川路險阻。糧運甚艱。每費一石而致一斗。自關以西。民苦輸送。往往亡聚山林為盜賊。明宗謂重誨曰。事勢如此。吾當自行。重誨曰。此臣之責也。乃請行。重誨

行至三泉。被召還。又朱弘昭傳云。石敬瑭伐蜀。久無功。明宗遣安重誨督軍。重誨至鳳翔。弘昭迎謁。禮甚恭。弘昭即奏言。重誨怨望。又陰遣人馳告敬瑭。使拒重誨。會敬瑭以糧餉不繼。遂燒營返軍。重誨亦以被讒召還。得罪。由是言之。則是非敬瑭軍既旋。而後重誨請行也。世家之說誤矣。

道工部尚書盧文紀。册封知祥為蜀王。

今按盧文紀傳。文紀雖嘗為工部尚書。自後左遷。嘗使蜀時。乃太常卿耳。

孟昶一事

李昊云。唐德宗皇子評生四歲而卒。贈揚州大都督。封肅王。此故事也。

今按唐肅王名詳。非評字也。此蓋李昊以犯知祥姓名。故易之為評耳。今史記不明述其因。而註者又解之。讀者何從而知也。

南唐世家

李景二事

楚王馬希廣為其弟希萼所弑。希萼自立。

今按馬希廣世家。希萼乃希廣之兄也。

十年。分洪州高安。清江。萬載。上高四縣。置筠州。

今按職方攷中。已具言之矣。今此又書。顯為重複也。

東漢世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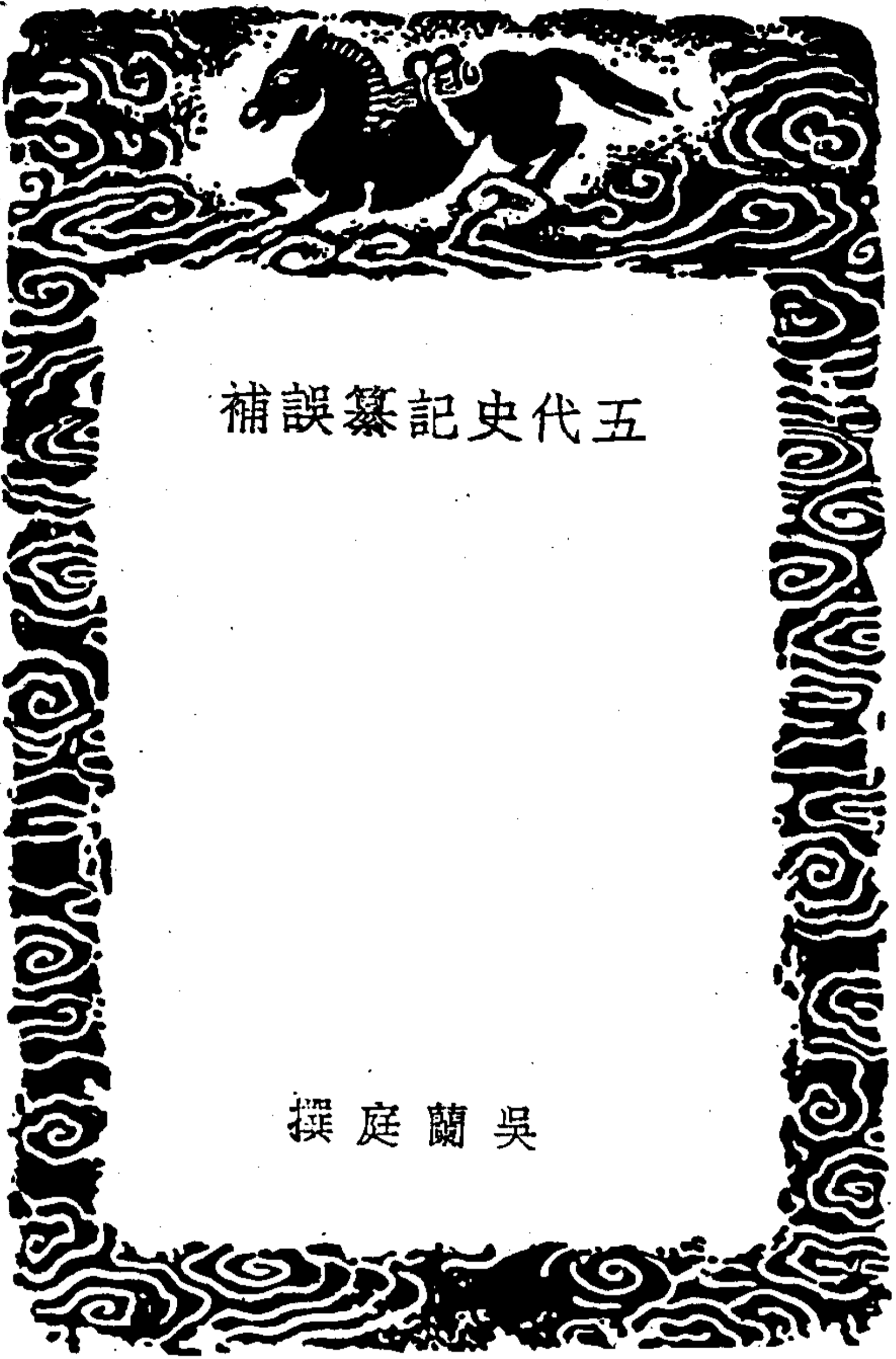
劉晏二事

晏出陰地攻晉州。為王峻所敗。

今按王峻傳。晏聞周兵大至。即解去。未嘗與峻交鋒。安得云為峻所敗也。

晏自敗于高平。已而被圍。以髮得疾。明年十一月卒。

今按本紀。周太祖以廣順四年甲寅歲正月丙子朔。有事于南郊。大赦改元。為顯德元年。是月壬辰。太祖崩。丙申。世宗即位。二月。漢人來討。攻自潞州。三月乙酉。如潞州。癸巳。及劉晏戰于高平。敗之。六月乙巳。班師。又按十國年譜。甲寅。世宗顯德元年正月即位。即劉晏之乾祐七年。乃注云。是歲承鈞立。以此推之。則是世宗以顯德元年甲寅歲圍太原。至六月班師。是歲晏卒。承鈞立也。今世家乃云明年十一月卒。則與本紀年譜不相應。蓋世家誤有明年二字也。



五代史記纂誤補

吳蘭庭撰

有宋朝請大夫吾家廷珍氏續所作五代史記纂誤其書久佚今武英殿聚珍版所采集者以晁氏讀書志核之約存原書之十五六則其亡失者為可惜也今年秋校武英殿本五代史點定之餘不無管見輒錄而次之益以書賢緒論并近時人訂正所及因名之為五代史記纂誤補其辭氏舊史及新舊唐諸書有及五代時事而語或歧出者別為考異之書不在此數夫末學庸見敢謂有裨前哲然微類以稽則疑所證也緣隙以求則徑所通也飛蟲弋獲庶千慮之一得乎殿本向有考證係今上初詞臣所輯附載各卷業已布諸學官無藉贅錄即事蹟離合其已具詳史考證及通鑑考異者概不復著若夫十國四夷歐史本多不備且有遺史宋史及吾家志伊氏任臣之十國春秋在茲亦開為標舉不欲繩所本無也又朝請所著新唐書糾繆有字書非是一例勘核精密然點畫小疵或屬刊本偶譌茲既經校正亦略不著第辭氏書名五代史歐陽氏書則名五代史記今行本止作五代史而纂誤標名亦無記字均係傳刻之謬云乾隆四十三年冬十月歸安吳蘭庭識

五代史記纂誤補卷第一

清 歸安吳蘭庭撰

梁本紀

太祖

徐州時溥注云凡稱某州某人者皆其節度

謹按此注舉例未詳如晉高祖紀所稱亳州李鄴普州安崇阮等高萬興傳之坊州李彥昱不必皆節度也

十二月徙封吳興郡王

謹按此本辭氏舊史若新舊唐書及通鑑則皆無其文考舊唐昭宗紀龍紀元年四月朱全忠以沛郡王進封東平王即辭史于光啓二年已改封吳興矣而文德元年五月乃云改帝鄉里為沛王里則何也

至是張溶私與汴交

謹按此首見張溶而不著其官非也據汪文盛本張溶上有宰相二字河東叛將馮勣殺潞州守將李克恭來降

謹按唐家人傳作潞州牙將安居受殺克恭與此異

十一月曹州將郭紹賓殺其刺史郭曉來降

謹按新唐書宋瑄傳云瑄復取曹以郭詞為刺史通鑑係之光啓三年十月此脫去瑄復取曹一節則前此全忠已取曹州此復言來降語失據矣

多友裕取濮州

謹按紀前於光啓三年十月言取濮州以後不言復失惟通鑑於光啓三年十一月書朱全忠遣朱珍還濮州而友裕傳于景福元年云是時朱全忠在濮州張歸霸傳亦云友裕攻郛屯濮州則朱全忠于斗門再勝之時當復取濮州而史略之也

十一月保義軍亂殺其節度使王珙推其牙將李瑤為留後其將朱簡殺瑤來降

謹按朱友謙傳云瑤立友謙復以兵攻之瑤得逃去與此異蓋此紀傳俱本薛史而薛史記傳自各異也

四月甲辰天子至自西都

謹按新舊唐書昭宗紀俱作閏四月甲辰此脫閏字

以宣武宣義天平護國天雄武順佑國河陽義武昭義武寧保義忠義武昭武定泰寧平盧匡國鎮國荆南忠武二十一軍為魏國

謹按舊唐書哀帝紀武昭作武昭通鑑注云武昭領金均房此仍薛史之誤

秋濟陰王

謹按此事舊唐書哀帝紀作二月二十二日新紀亦係二月通鑑作二月癸卯癸卯正二月二十二日也此則上係正月與新紀如出二手恐誤

戊寅封鴻臚卿李崧介國公為二王後

謹按薛史崧作崧又五代會要梁開平二年三月以唐宗子李崧封萊國公為二王後其年十二月禮儀使奏唐朝以魏元氏子孫封韓國公為三恪周宇文氏子孫封介國公隋楊氏子孫封鄴國公為二王後今國家封唐李氏宗子李崧為萊國公請以介國公為三恪鄴國公萊國公為二王後從之今此

下十二月明有以介國公為三恪鄴國公萊國公為二王後之文知此崧字介字並誤

癸巳下郊

謹按監本下有改字

翰林學士承旨禮部侍郎張策為刑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謹按唐六臣傳策以工部侍郎奉旨拜刑部侍郎不言自禮部為刑部也考容齋四筆云舊制執政轉官六侍郎則升兩曹以工禮刑戶兵吏為敘宰相為侍郎者升三曹為尚書者雙轉如工侍轉戶侍禮侍轉兵侍竊意宋制故有所本而微不同此張策當以工侍轉刑侍為升兩曹也又梁改承旨為奉旨

故策與杜曉傳俱作奉旨而紀俱仍作承旨亦是紀誤

三年春正月甲戌如西都

謹按世多以梁為都汴州其實不然考通鑑於開平二年云是歲帝將遷都洛陽語蓋本薛史薛史云三年正月己巳遷太廟神主赴西京甲戌發東都己卯入西都是梁此時實自東都遷於西都而此僅以如西都為文非也然不特此也薛史開平元年十月帝以用軍未暇西幸文武百官久居東京漸及疑訝今幸臣張文蔚已下並先於西京候候云云又乾化元年二月壬戌詔曰東京舊邦久不巡幸宜以今月九日幸東都云云似是梁因乎唐本以洛陽為都特以襲位伊始未遽議遷且制置東方利於便近故於受命之邦並建東都而郊禮大禮仍就西都行事厥後均王定亂袁象先遣趙巖齋傳國寶至東都請王即位於洛陽而王報之曰大梁國家創業之地何必洛陽通鑑見可知洛陽自為上都而東都則止是唐東都之比故晉張昭遠所奏亦僅云汴州在朱氏稱制之年有京都之號見薛史則知此下乾化二年所書四月己巳至自魏州戊寅如西都其內開封而外洛陽者語亦不合也

夏四月丙午知俊克延鄆坊三州

謹按紀前於天復二年云鄆坊李周降以後不言鄆坊復附於岐考新唐書昭宣帝紀於天祐三年書九月乙亥匡國軍節度使劉知俊陷鄆坊十月辛巳楊崇本會鳳翔涇原鄜延秦隴兵以討朱全忠蓋鄆坊之地岐汴得失不常而史亦不備著也

秋七月甲申襄州軍亂殺其留後王班

謹按劉琨傳作山南節度使王班

辛未護國軍節度使楊師厚為西路行營招討使以伐岐

謹按師厚傳無徙鎮河中事此時鎮河中者為朱友謙師厚無由為護國節度也通鑑作鎮國節度使此護國當是鎮國之誤

癸巳天雄軍節度使楊師厚為北面行營招討使

謹按本傳師厚為山南東道節度使以克劉知俊功遷保義又徙宣義已而從太祖擊趙明年留屯魏州明年師厚逐節度使羅周翰友珪因以師厚為天雄節度使羅紹威傳亦云子周翰乾化二年為楊師厚所逐考通鑑乾化元年正月以楊師厚為北面招討使將兵屯河陽二月師厚引兵救邢魏留屯魏州二年七月招討使宣義節度使楊師厚於魏州引兵入牙城據位視事則當師厚初為招討時羅周翰尚在天雄師厚并未即屯魏州也此云天雄軍節度使者誤

宋帝

武寧軍節度使蔣殷反天平軍節度使牛存節討之

謹按此事薛史統係九月通鑑先書殷叛繼書九月命將討之此不具時月直屬之四月丁丑之後誤矣

三月鎮南軍節度使劉鄩及晉人戰於故元城敗績。

謹按唐紀晉王敗劉鄩上緊正月通鑑則在二月此據薛史。

秋七月晉人取相州張筠奔於京師安國軍節度使閻寶叛附於晉。

謹按唐紀晉人取相州邢州在八月又職方考邢州梁為保護軍莊宗改曰安國此安國軍當作保護軍。

橫海軍節度使戴思遠奔於京師。

謹按唐書方鎮表太和五年齊德滄節度賜號義昌軍通鑑乾化二年改義昌為順化軍此橫海軍當作順化軍。

四年正月。

謹按此脫春字。

是歲秦寧軍節度使張守進叛附於晉。

謹按秦寧軍節度使張守進叛附於晉。秦州團練使劉鄩為兗州安撫制置以討之。注云舊史不書亡其月日故書於歲末。

謹按監本制置下有使字此脫誤。又按薛史張守進歸晉本紀繫於五年三月五代春秋張萬進傳作四年七月劉鄩傳仍作五年通鑑考異晉並舉紀傳之互文以明薛史之難據因定從莊宗實錄作四年八月此書於四年之末亦有不敢微質之意然則非舊史不書而亡其月日也。

河中節度使朱友謙襲同州殺其節度使程全暉叛附於晉。

謹按朱友謙傳作遂程全暉語本薛史與此異。

唐本紀

莊宗

唐以太僕卿盧簡方為振武節度使會幽并兵討之簡方行至嵐州軍潰。

謹按唐書懿宗紀咸通十四年三月以盧簡方為振武節度使至嵐州而卒此嵐字當作嵐字又軍潰上亦當有卒字此脫誤。

六州三部落使

謹按六州即六胡州謂魯麗舍塞依契也舊唐書李吉甫傳云元和九年於經略軍故城置有州六胡州通鑑德宗貞元二年河曲六胡州注云六州時已為宥州蓋諸部酋長各以舊州名帶刺史故於時猶有六胡州之名三部落謂沙陀薩葛安慶三部此注云六州三部落皆不見其名處失考也。

明年孟方立死其弟遷立。

謹按新舊唐書昭宗紀方立之死俱在龍紀元年上距昭召克用討朱致中間已隔二年此明年二字誤。

是時晉軍渭北遇雨六十日。

五代史記纂要補 卷第一

謹按通鑑克用平邢州在十一月丁卯其旋軍渭北上係辛亥泊十二月辛亥引兵東歸計辛巳至辛亥亦止三十一日此云六十日蓋仍薛史蓋寓傳之誤。

三年正月昭宗復以張洸為相。

謹按新唐書張洸傳云昭昭度死復用孔緯為相故洸亦拜兵部尚書將復用舊唐書同通鑑亦作上欲復相之此復字上當脫欲字或將字。

秋李嗣昭復取澤潞。

謹按薛史光化元年十二月武皇遣李嗣昭下澤州二年三月汴人復陷澤州新唐書昭宗紀同此既節去此二條則此處復字於澤州未協。

西突厥有鐵勒延陀阿史那之類為最大。

謹按監本延上有薛字此誤脫。

六月及王彥章戰於新羅敗之。

謹按王彥章傳云晉人築壘博州東岸彥章引兵攻之不克還楊劉戰敗郭崇韜傳略同疑此所云戰新羅者非也。

甲子魏王繼岌殺郭崇韜及其三子於蜀。

謹按郭崇韜傳崇韜有子五人其二從死於蜀考薛史作廷訓廷誨隨父死於蜀此三字當作二字。

鄆都軍將趙在禮反於貝州陷鄆都武寧軍節度使李紹榮討之。

謹按薛史同光二年六月以前保義軍留後李紹真為徐州節度使以徐州節度使李紹榮即元為宋州節度使考本史宦彥威傳莊宗滅梁彥威自陝來朝明年徙鎮武寧明是紹榮徙歸德而彥威代之也今行欽傳既略之而此又仍作武寧節度使誤矣。

謹按鉅鹿在邢州東北。正直魏州之北。嗣源自魏南行不得。道出鉅鹿也。據康福傳。明宗自魏過相州。福以小坊馬二千匹歸命。則鉅鹿當是相州之誤。又別本於紀之二千有作三千者。與康福傳不合。當從二為是。

雲南山後。爾林百贊都鬼主。右武衛大將軍李舉晚。

謹按爾林。四夷附錄作爾林。考薛史亦作爾林。此誤。

秋七月甲子。隨州刺史西方郡取夔忠萬州。

謹按郡傳作夔州刺史。薛史紀傳並同。此隨字誤。

三年春正月丁巳。契丹陷平州。

謹按此本薛史明宗紀及契丹傳。通鑑此條下注云。元年冬。盧文進來奔。唐得平州。至是復為契丹所陷。四夷附錄亦云。契丹當莊宗明宗時。攻陷營平二州。考薛史劉守光傳。守光僭號之日。契丹陷平州。其年為晉之天祐八年。又遼史太祖紀。天贊二年正月。克平州。二月。以平州盧龍軍置節度使。遼之天贊二年。乃唐莊宗同光元年。即四夷附錄固已云。自唐末。幽薊割據。成兵廢散。契丹因得陷平州。而于下方紀莊宗之末。趙德鈞鎮幽州云云。知契丹之陷平州。實在明宗之前。再考張希崇傳云。明宗時。盧文進自平州亡歸。契丹以希崇代為平州節度使。通鑑所記亦同。是文進歸唐。未嘗奉平州以來。此正如張希崇代鎮平州。後亦率其麾下南歸。而平州之屬契丹者如故也。則明宗時不當復有契丹陷平州之事。疑不能明。

壬寅殺捧聖都軍使李行德。大將張儉。

謹按安重誨傳。作十將張儉。此大字誤。

甲寅董璋陷遂州。武信軍節度使夏魯奇死之。

謹按夏魯奇傳。作董璋攻遂州。城中食盡。魯奇自刎死。與此同。而董璋傳則云。孟知祥攻陷遂州。後蜀世家亦云。李仁罕克遂州。夏魯奇死之。語各異。又薛史考證曰。考通鑑正月庚午。李仁罕陷遂州。夏魯奇自殺。薛史云。四月甲寅。以遂州節度使夏魯奇。於王事廢朝。則遂州之陷。自在正月。而歐史誤以奏聞之日為城陷之日也。愚案歐紀誠誤。然蜀世家于李仁罕克遂州。係之二年正月。卻又不誤。壬申。幸士和亭。

愍帝

左僕射權判河南府盧質為橋道頓遞使。

謹按質傳。作右僕射。薛史紀傳並同。此誤。

廢帝

明宗入立。拜從河河中節度使。封潞王。謹按從珂封王。在長興四年。已在鎮鳳翔之後。此先書封潞王。而下以是時起事。且方紀長興三年。非也。

西京留守劉遂雍叛於唐來降。

謹按潞王雖自為一家。然其號猶是唐也。此專以唐字屬愍帝言之。非矣。下並同。

慈州刺史宋令詢死之。

謹按薛史。慈州作磁州。此誤。

三月辛丑。忠武軍節度使趙延壽為樞密使。

謹按薛史。作以前汴州節度使趙延壽為許州節度使兼樞密使。而此乃云云。則似延壽自許州入為樞密使矣。語未諦。

夏五月辛卯。宣徽南院使劉延皓為樞密使。

謹按是年正月丙申朔。二月丙寅朔。則五月不得有辛卯。薛史作四月辛卯者得之。

夏五月乙卯。建雄軍節度使張敬達為太原四面都招討使。義武軍節度使楊光遠為副。

謹按此本薛史。考此下有戊申己酉壬子等日。則五月中不應先有乙卯。通鑑以此係之六月甲戌。范延光為天雄四面招討使之下者得之。

晉本紀

高祖

以幽溪薊檀順瀛漠肅朔雲應新媯儒武寰州入於契丹。

謹按漢當作莫。後並同。

丙子。安州屯防指揮使王暉殺其節度使周環。右衛上將軍李金全討之。

謹按李金全傳。周環作周環。此誤。

十一月辛亥。升廣晉府為郡都。

謹按薛史。唐天成四年六月。詔郡都仍舊為魏府。今職方考既略之。明宗紀亦不著其語。則莊宗紀同。

光三年己丑。改東京為郡都。而此復云升為郡都。語失據矣。

出帝

如京師。使李仁廓使于契丹。

謹按如京師。官名也。此循師字。若云此帝自郡都如京師。無論無此書法。即下八年正月。明有如東京之文。誤又顯然。

二年春正月。契丹陷秦州。三月庚戌。馬全節克秦州。

謹按馬全節傳。秦州作秦州。遼史太宗紀同。考五代會要。唐天成三年。升奉化軍為秦州。以清苑縣為

理所晉開運二年九月移治滿城周廣順二年廢州其滿城縣割隸易州此秦字並當是秦字之誤杜重威李守貞張彥澤傳同

丙寅契丹寇邊已丑李守貞為行營都部署義成軍節度使皇甫遇為副

謹按契丹以丙寅寇邊而此以己丑命將相去凡二十四日疑太遲考通鑑作己丑定州言契丹勒兵壓境詔以李守貞為北面行營云云者似為得之

十一月永靜軍節度使梁漢璋及契丹戰於瀛州敗績

謹按九域志永靜軍唐景州周為定遠軍宋改永靜考薛史於此作貝州節度使梁漢璋通鑑正作永濟節度使此靜字當是清字之誤

漢本紀

高祖

與晉高祖俱事明宗

謹按明宗上當有唐字

六月丙辰次河陽

謹按薛史作丙辰車駕至洛此河陽當是洛陽之誤

隱帝

二年注云帝名承祐年名乾祐舉國臣民共稱而不改避當時莫大之失

謹按何焯曰承天之祐禮運語也禮本士帝名當是祐字五代雖不知禮何至并此昧之祐字傳寫誤耳

周本紀

太祖

思綰景崇相次降

謹按王景崇使其將偽降而自焚以死固未嘗降也此語未合

加貞固司空逢吉司徒

謹按漢紀天福十二年貞固已守司空蘇逢吉傳乾祐二年加拜司空不言又加司徒薛史於此作加貞固司徒逢吉司空者得之

請立秦寧軍節度使賀為副

謹按秦寧係兗州軍號若徐州則武寧軍也此誤

冬十月丙午漢人來討攻自晉州注云自晉州者見漢兵營誅罪人於京師自晉州而入耳攻城無得失不書此書者許漢來討

謹按薛史廣順元年二月晉州王晏奏河東步騎萬餘人來攻州城以今月五日五道齊攻然則漢之不書此書者許漢來討

攻晉州已前此矣前不書而此書者前祇州將拒戰而此則朝廷特遣大將也注語似密實疎

世宗 本姓柴氏邢州龍岡人也柴氏女適太祖是為聖穆皇后

謹按周家人傳太祖后柴氏邢州堯山人與太祖同里薛史則云后龍岡人龍川別志又云周柴后魏成安人宋史張永德傳柴后父亦稱魏人柴翁語各異

榮為左監門衛將軍

謹按汪本將軍上有大字

三月辛亥李景來置宴

謹按上云三月壬午朔則辛亥乃三月三十日也是年閏在七月而四月有癸丑見薛庚申等日則此三月二字衍也

丁酉括民租

謹按薛史云遣左散騎常侍艾穎等均定河南六十州稅賦通鑑亦云艾穎等三十四人分行諸州均定田租而此乃以括民租為文似失之矣

宵夜讀書見唐元稹均田圖慨然歎曰此致治之本也王者之政自此始乃詔頒其圖法

謹按困學紀聞目考之會要世宗見元稹在同州時所上均田表因製素為圖賜諸道崔頌傳云世宗

額元稹均田疏命頌寫為圖賜近臣遣使均諸道租賦史謂元稹圖誤也

額元稹均田疏命頌寫為圖賜近臣遣使均諸道租賦史謂元稹圖誤也

額元稹均田疏命頌寫為圖賜近臣遣使均諸道租賦史謂元稹圖誤也

額元稹均田疏命頌寫為圖賜近臣遣使均諸道租賦史謂元稹圖誤也

額元稹均田疏命頌寫為圖賜近臣遣使均諸道租賦史謂元稹圖誤也

額元稹均田疏命頌寫為圖賜近臣遣使均諸道租賦史謂元稹圖誤也

額元稹均田疏命頌寫為圖賜近臣遣使均諸道租賦史謂元稹圖誤也

額元稹均田疏命頌寫為圖賜近臣遣使均諸道租賦史謂元稹圖誤也

額元稹均田疏命頌寫為圖賜近臣遣使均諸道租賦史謂元稹圖誤也

額元稹均田疏命頌寫為圖賜近臣遣使均諸道租賦史謂元稹圖誤也

額元稹均田疏命頌寫為圖賜近臣遣使均諸道租賦史謂元稹圖誤也

額元稹均田疏命頌寫為圖賜近臣遣使均諸道租賦史謂元稹圖誤也

額元稹均田疏命頌寫為圖賜近臣遣使均諸道租賦史謂元稹圖誤也

額元稹均田疏命頌寫為圖賜近臣遣使均諸道租賦史謂元稹圖誤也

額元稹均田疏命頌寫為圖賜近臣遣使均諸道租賦史謂元稹圖誤也

額元稹均田疏命頌寫為圖賜近臣遣使均諸道租賦史謂元稹圖誤也

額元稹均田疏命頌寫為圖賜近臣遣使均諸道租賦史謂元稹圖誤也

額元稹均田疏命頌寫為圖賜近臣遣使均諸道租賦史謂元稹圖誤也

額元稹均田疏命頌寫為圖賜近臣遣使均諸道租賦史謂元稹圖誤也

額元稹均田疏命頌寫為圖賜近臣遣使均諸道租賦史謂元稹圖誤也

額元稹均田疏命頌寫為圖賜近臣遣使均諸道租賦史謂元稹圖誤也

額元稹均田疏命頌寫為圖賜近臣遣使均諸道租賦史謂元稹圖誤也

額元稹均田疏命頌寫為圖賜近臣遣使均諸道租賦史謂元稹圖誤也

謹按友裕之王。係梁祖即位後追封者。史家從後稱之也。張歸霸楊崇本傳並同。天福元年后以疾卒。

謹按通鑑注云。張后殞於唐昭宗天祐元年。然考通鑑天復元年二月。云全忠開張夫人疾。顯。遼白河。中東歸。似后當以其時卒也。今汪本正作天復。若天福為石晉年號。其誤不辨可知。貞明五年妃病甚。帝遂册為德妃。

謹按五代會要。少帝妃張氏。乾化五年九月二十四日。册為德妃。通鑑作貞明元年九月壬午。乾化五年。即貞明元年也。此云貞明五年。誤矣。莊宗入宮。

謹按汪本。莊宗上有唐字。宮作汴。末帝時。為忠武軍節度使。徙鎮武寧。

謹按河南許州龍興寺佛頂尊勝陀羅尼石幢。有梁貞明三年十一月丁丑。蔡陽鄭義記。記言義為武寧軍親王。元從家寄。取盟主。當許下云云。武寧親王。即謂友璋。知友璋實自許遷徐也。許州軍號。唐及後唐稱忠武。而梁則稱匡國。此云忠武者。誤。

妖人母乙董乙等。攻劫州縣。末帝發兵擊滅之。貞明四年。友能以陳州兵反。謹按本紀。陳州妖賊作亂。在貞明六年。友能反在龍德元年。與此異。太祖兼鎮護國軍。以友裕為留後。遷忠武軍節度使。

謹按本紀。天復元年五月。以王兼護國節度使。通鑑天復元年十一月。以韓建為忠武節度使。以前商州刺史。李存權知華州。徙忠武節度使趙瑒為匡國節度使。是梁祖之兼護國。下距韓建之徙忠武。僅數月耳。考趙瑒傳。瑒為忠武節度使。弟昶代立。兄弟居陳二十餘年。梁太祖已降韓建。徙瑒為同州留後。則昶去而韓建代之。其間不應有友裕又鎮忠武也。薛史宗室傳云。太祖兼鎮河中。以友裕為留後。尋遷華州節度使。通鑑於天復三年二月云。以朱友裕為鎮國節度使。天祐元年十月云。鎮國節度使朱友裕。薨於梨園。蓋李存先權知華州。而友裕繼。實鎮其地。傳中無此一節。則此忠武當是鎮國之誤。

拜韓勅忠武軍節度使。謹按韓建傳云。建鎮許州。太祖崩。許州軍亂。見殺。牛存節傳云。遷匡國軍。為作忠武軍。說。節度使。末帝立。徙鎮天平。考職方考。許州唐故曰忠武。梁改匡國。同州唐故曰匡國。梁改忠武。平二年五月。故太祖

紀劉知俊為許州行營都統。在三月壬午。則其時匡國軍節度使。而六通鑑於此。正作領匡國節度。蓋此時牛存節方在同州。而許州無帥。則韓勅自是領許州也。此忠武軍當作匡國軍。以末帝為汴州留後。

謹按梁以汴州為東都。故末帝紀云。以王為東京留守開封尹。此云汴州留後。非也。

五代史記纂誤補卷第二

梁家人傳

然原其本。

謹按汪本。句下有末字。

梁太祖母曰文惠皇后王氏。單州單父人也。

謹按職方考。單州唐末以宋州之碭山置輝州。已而徙治單父。後唐改輝州為單州。此單父若據唐言。當稱宋州。據梁言當稱輝州。不得據後唐稱單州也。下張皇后傳之單州碭山縣同。

然行義未必如先人也。

謹按汪本。如上得有字。

太祖少以婦聘之。

謹按北夢瑣言云。張氏父曾為宋州刺史。溫在同州。得張於兵間。因以婦禮納之。考后既富家子。又為溫同縣人。則素知溫者也。溫少時方備食作賊。未必能聘婦者。且作賊後。尚不知存歿。則后又當以何時歸溫乎。似瑣言之云。為可信也。

柁王友裕攻徐州。

唐家人傳

誰能從公。

謹按汪本能作首。

後嫁突厥李贊華。

謹按李贊華本名突欲。非突厥也。此誤。

太祖四弟曰克讓。克修。克恭。克寧。皆不知其父母名號。

謹按薛史云。克修。武皇從父弟。父德成。則其父未嘗無名號也。又云克恭。武皇之諸弟。考唐書宰相世系表。國昌子克恭。克儉。克川。克柔。四人則克恭乃太祖之兄。且同父也。克柔亦見義兒傳。薛史李嗣昭傳亦云。武皇母弟克柔。唐書沙陀傳。武皇又有弟克勤。此俱不著何也。

明年太祖復歸唐。克讓還宿衛京師。黃巢犯長安。克讓守潼關。

謹按此節語俱本薛史。薛史明年武皇昭雪云云。通鑑考異謂國昌以乾符五年拒命。六年。克川未嘗昭雪。克讓何從得入宿衛。廣明元年。國昌父子逃入鞏。其冬黃巢陷長安。克讓何嘗守潼關。考薛史。武皇紀。於克用之殺段文楚。係之乾符三年。歐史唐紀。從莊宗功臣列傳及舊唐書懿宗紀。係咸通十三年。則唐紀固云明年僖宗即位。招克用拜大同軍防禦使。亦得以昭雪言之。第唐紀於招輯之後。復備著沙陀侵叛。朝廷命將討擊之。其時克讓何緣得留宿衛也。此傳語明與紀不符。

入說孟氏。數以迫克寧。

謹按汪本孟氏下仍有孟氏二字。

太祖子八人。

謹按本紀云。克用戰洹水。亡其子落落。薛史武皇紀云。落落。武皇長子也。而莊宗紀。落落存信傳並同。盧文進傳。莊宗有弟存矩。薛史唐紀。存矩。薛史梁紀。有克用男廷覺。此皆不載。又通鑑考異引實錄。謂克用遺子存貞。詣行在。當即是存易之誤。而鑑於中和四年。書克用將李存貞敗黃揆於沙苑。乾寧二年。書克用遣其將李存貞。為前鋒。及敗邠寧軍於梨園。則河東固自有李存貞其人者。據薛史。則敗邠寧軍於梨園者。自為李存信。又不可解也。

同光三年十二月辛亥。詔封存美等七人為王。

謹按五代會要。存美等並同光三年閏十二月封。通鑑亦作閏月辛亥。蓋閏十二月二十三日也。此脫閏字。

存勳歷昭義。天平河中三軍節度使。

謹按職方考。潞州唐故曰昭義。梁曰匡義。唐改安義。此昭義當作安義。餘倣此。

存美素病風。居太原。身存禮皆不知其所終。

謹按國書云。唐莊宗弟薛王存禮。值郭從謙之亂。匿名避難。樂延平山水窟居焉。

十月己酉。撤及至蘇州。街上乞請降。

謹按本紀作十一月己酉。此十下脫一字。

先鋒康延孝叛。據漢州。

謹按纂誤。於後蜀世家。先鋒康延孝條下云。延孝乃後殿。非先鋒。其誤已在唐家人傳解訖。今檢纂誤。於此無其文。蓋采綴時所闕者也。

乃非從益為信軍節度使。

謹按職方考。曹州晉開運二年。置威信軍。漢廢。周廣順二年。置彰信軍。通鑑於此。正作威信節度使。此誤。

明宗四子。曰從璟。從榮。從厚。從益。

謹按明宗有子從諱。見薛史本紀。天成三年。此不著。

三年。徙鎮河東。長興元年。拜河南尹兼判六軍諸衛事。

謹按應帝紀云。三年。出為宣武軍節度使。明年徙鎮河東。薛史云。天成四年四月壬子。以皇子從榮為河南尹。從厚為北京留守。明是從榮去河東而應帝代之也。此云長興元年。誤。

見者震懼。

謹按汪本。震上有皆字。

宏實騎兵五百。自左掖門出。方渡河。

謹按大業雜記云。東都城南臨洛水。出端門百步。有黃道渠。過渠二百步。至洛水。有天津浮橋。過洛二百步。又疏洛水為重津渠。宋會要亦云。唐洛陽。端門前舊有四橋。曰穀水。曰黃道。在天津橋之北。曰重津。在南。並為疏導洛水。據此。上云從榮行至天津橋。因陳兵橋北。而端門已閉。則朱宏實自左掖門出。所渡乃洛水也。史他處如沈河。滑河之類甚多。然尚係以本名。此徑從土俗語作渡河者。更誤。

有姪四人。曰從璨。從璋。從溫。從敏。

謹按薛史。明宗紀。有李從璨。為明宗諸子。此不載。

出鎮保義。徙河中。長興四年夏。封洋王。晉高祖立。徙鎮威勝。

謹按廢帝紀。帝為鳳翔節度使。徙北京留守。以李從璋為代。蓋帝旋以鳳翔反。而從璋亦未赴鎮也。考薛史。應順元年正月。以安彥威為河中節度使。二月以前。河中節度使。洋王從璋。權知鳳翔軍府事。本史廢帝紀。亦見河中安彥威。知從璋固早去河中。而晉初之授威勝。不可以言徙鎮矣。此傳不具且未核也。

明宗應帝為一家。

謹按薛史。應帝有子重哲。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見明宗紀。此闕不著。

晉家人傳

后初號永寧公主。清泰二年封魏國長公主。

謹按薛史唐明宗紀長興四年九月永寧公主石氏進封魏國公主。末帝紀清泰二年三月皇妹魏國夫人石氏封晉國長公主。蓋薛史本五代會要。會要惟魏國公主作魏國長公主。清泰二年三月作四月。為少異耳。此則語有脫誤。

子曰重貴、重信、重義、重英、重允、重容、重果。

謹按監本重允作重進。若重允則固在六弟之數矣。

重允鄭王。

謹按五代會要高祖第三子重允刺王。刺當是鄭。知此鄭字當亦鄭字之誤。

三年五月。遣宗正卿石光贊云云。

謹按上已書三年。此為復出。

漢家人傳

注云隱帝舊史實錄皆無皇后。帝立三年崩。時年二十。蓋未嘗立后也。

謹按楊邠傳帝欲立耿夫人為后。邠以為不可。薛史作邠以為太速。蓋謂甫除三年喪也。會耿夫人亦卒。自是遂不及立后矣。注語甚。又未悉也。

周家人傳

瑀官至太子左贊善大夫。

謹按汪本左作右。

梁臣傳

龐師古

師古營清口。地勢卑。或請就高為柵。不聽。淮人決水浸之。請者告曰。淮南決河。上流水至矣。

謹按淮人當作淮南人。蓋淮特水名。若淮南人可稱淮人。則河南江南之人亦可稱河人。江人乎。別本下淮南并作淮人。謬甚。史他處如淮人淮兵之類甚多。不欲枚舉也。又清口即今之清河。淮南人所決之水。即淮水也。此從俗作河者亦誤。

葛從周

秦宗權掠地類。及梁兵戰於焦夷。

謹按此事在唐光啓元年。考新唐書地理志。亳州城父。天祐二年更名焦夷。此從後稱焦夷。非也。

以蔣暉監其軍。

謹按薛史作都監蔣元暉。此當以諱去元字。然太祖紀及蔣殷傳俱作蔣元暉。宜刊定從一。

崔存

太祖曰。璩來必與時溥俱。不若遣兵邀之。

崔存

謹按薛史作都監蔣元暉。此當以諱去元字。然太祖紀及蔣殷傳俱作蔣元暉。宜刊定從一。

太祖曰。璩來必與時溥俱。不若遣兵邀之。

謹按監本汲古閣本兵作存。

張存敬

太祖表存敬護國軍留後。復徙宋州刺史。未至。卒於河中。

謹按存敬本為護國留後。徙宋州。而卒於河中。則當云未行或未赴。而不當云未至也。

寇彥卿

徒鎮威勝。

謹按職方考。鄆州梁置宣化軍。唐改威勝。此威勝當作宣化。

康懷英

謹按懷英本名懷貞。傳不著避諱更名事。殊也。

因取其翟州而還。

謹按太平寰宇記。郟城縣。李茂貞建為翟州。梁改郟州。宋已廢州。故職方考不著。然徐氏於此不注。殊矣。

劉知俊叛。奔於岐。以懷英為保義軍節度使。西路副招討使。

謹按懷英。陝帥也。職方考。陝州。梁曰鎮國。唐曰保義。若梁之保義。自在邢州。考王檀傳。太祖即位。遣保義軍節度使。力戰全邢州。紀於開平三年。先書保義軍節度使。王檀為潞州招討使。繼書鎮國軍節度使。康懷英伐岐。可見命將致討。各就近鎮。此處之保義。當依紀作鎮國。固在陝而不在邢也。又按紀於三年十一月。書康懷英伐岐。當是懷英主兵。而非副人以行者。四年八月。書楊師厚為西路行營招討使。以伐岐。通鑑作師厚為招討使。而以會感化節度使康懷貞為文。疑懷英於四年徙感化後。乃為副招討耳。此從薛史本傳。

劉鄩

鄩大敗南奔。自黎陽濟河。保滑州。末帝以為義成軍節度使。明年河朔皆入於晉。

謹按梁唐本紀。劉鄩故元城之敗。在梁貞明二年。而衛磁相洺邢滄貝諸州。即相繼入晉。故通鑑於是年九月。即云於是河北皆入於晉。惟黎陽猶為梁守。然則此所云明年入晉者。豈據黎陽言之乎。考郭崇信傳。諸將曰。鄆州隔河難守。不若棄鄆與梁。而西取衛州。黎陽以河為界。其語已當龍德三年。可知黎陽又終為梁守。而貞明中並未入晉也。此明年二字誤。

牛存節

同州劉知俊叛。奔鳳翔。乃遷存節匡國軍節度使。

謹按此以存節鎮同州也。下云同州水鹹而無井。高萬興傳亦云劉知俊叛。徙牛存節守同州。此匡國軍當作忠武軍。

牛存節

同州劉知俊叛。奔鳳翔。乃遷存節匡國軍節度使。

謹按此以存節鎮同州也。下云同州水鹹而無井。高萬興傳亦云劉知俊叛。徙牛存節守同州。此匡國軍當作忠武軍。

牛存節

同州劉知俊叛。奔鳳翔。乃遷存節匡國軍節度使。

謹按此以存節鎮同州也。下云同州水鹹而無井。高萬興傳亦云劉知俊叛。徙牛存節守同州。此匡國軍當作忠武軍。

牛存節

同州劉知俊叛。奔鳳翔。乃遷存節匡國軍節度使。

謹按此以存節鎮同州也。下云同州水鹹而無井。高萬興傳亦云劉知俊叛。徙牛存節守同州。此匡國軍當作忠武軍。

牛存節

同州劉知俊叛。奔鳳翔。乃遷存節匡國軍節度使。

謹按此以存節鎮同州也。下云同州水鹹而無井。高萬興傳亦云劉知俊叛。徙牛存節守同州。此匡國軍當作忠武軍。

牛存節

同州劉知俊叛。奔鳳翔。乃遷存節匡國軍節度使。

謹按此以存節鎮同州也。下云同州水鹹而無井。高萬興傳亦云劉知俊叛。徙牛存節守同州。此匡國軍當作忠武軍。

牛存節

同州劉知俊叛。奔鳳翔。乃遷存節匡國軍節度使。

徐懷玉

拜保大軍節度使。友珪立。朱友諒附於晉。以懷玉授之。

謹按此本薛史本傳。據云懷玉以開平三年授鄆州節度使。乾化二年。為朱友諒所害。然考本史高萬興傳。劉知俊叛。以萬金為保大軍節度使。貞明四年。萬金卒。乃以萬興為鄆州節度使。劉知俊之叛。在開平三年。高萬金即以其時鎮鄆州。至貞明四年而死。則於中不應又有徐懷玉在鄆州也。再考朱友諒傳。本史及薛史俱並無懷玉之事。疑有誤也。

楊師厚

楊師厚。潁州斤溝人也。

謹按通鑑注。九域志。萬壽縣有斤溝鎮。萬壽唐汝陰之百尺鎮也。此仍薛史之文。然溝字下當有里字。拜山南東道節度使。

謹按薛史。師厚以徐州節度遷襄州節度也。此略不具。又舊唐書哀帝紀。天祐三年六月甲申。救襄州忠義軍額宜停廢。依舊為山南東道節度使。此當天祐二年。而云山南東道非也。

以功遷保義軍節度使。

謹按薛史。梁紀。作開平四年二月。楊師厚赴鎮於陝。師厚傳亦作四年二月。移陝州節度使。陝州梁為鎮國軍。本紀開平三年。鎮國軍節度使康懷英伐岐。而康傳誤從唐軍號作保義。此則懷英敗後。師厚繼為節度招討。故與康傳之誤同也。

師厚遂逐其帥。

謹按師厚以宣義軍節度使兼北面都招討使。軍於魏州。而羅周翰自為天雄軍節度使。此上云師厚悉領梁之勁兵。而於遂羅周翰直云遂逐其帥。非也。

賀瓌

貝衛洛磁諸州。皆入於晉。

謹按職方考。磁州梁改曰惠州。唐復曰磁州。此磁字當作惠字。張源德朱漢賓傳並同。又按新唐書地理志。惠州本磁州。天祐三年更名。然則磁之更惠。尚在唐時。職方考之徑作梁改惠州者亦誤。

晉軍取楊劉。末帝乃以瓌為招討使。

謹按本紀。貞明三年十二月。宣義軍節度使賀瓌為北面行營招討使。己巳如西都下郊。晉人取楊劉。語與此異。考薛史本紀。於三年十二月丁卯。云以賀瓌充宣義軍節度使。而不言為招討使。於下云是月晉人陷楊劉。賀瓌傳。瓌授招討使。在三年十二月。晉取楊劉。在四年春。通鑑則云十二月丁卯。以賀瓌為北面行營招討使。戊辰晉取楊劉。語又各異。

唐臣傳

郭崇韜

李嗣源為成德軍節度使。從崇韜忠武。

謹按薛史。莊宗紀。帝欲以李嗣源為鎮帥。移郭崇韜兼領汴州。又册府元龜。載同光中崇韜再表辭鎮。批答曰。卿始納常陽。請歸上將。又稱崇韜不可兼權。其再讓汴州。所宜依允。蓋嗣源先鎮宣武。崇韜實領成德。茲欲兩易其處也。此忠武當是宣武之誤。

安重誨

我因當死。但恨不與國家除去潞王。

謹按重誨死於長興二年。而從珂於四年始封潞王。此重誨口稱潞王。蓋仍五代史闕文之誤。

周德威

贈德威太師。明宗時。加贈太師。配享莊宗廟。

謹按太尉亞於太師。德威以太師而加太尉。乃事之必不然者。薛史惟言天成中。詔配享莊宗廟庭。而已。此疑有衍文。

符存審

存審三子。彥超、彥饒、彥卿。

謹按薛史。存審子尚有彥圖、彥能、彥琳。此止云三子何也。

西方鄴

西方鄴。定州滿城人也。

謹按新舊唐書地理志。滿城屬易州。九域志。化外州下亦云易州領滿城。此仍薛史之誤。

符習

明宗乃以房知溫代習鎮平盧。拜公儼登州刺史。公儼不時承命。知溫擒而殺之。

謹按本紀。天成元年八月。平盧軍節度使霍彥威殺其登州刺史王公儼。語同薛史。考薛史。明宗紀。天咸三年十一月。青州節度使霍彥威卒。以王建立為青州節度使。長興元年三月。鄆州節度使王晏球移鎮青州。三年八月。晏球卒。鄆州節度使房知溫移鎮青州。明是彥威卒於青。建立代之。建立去後。晏球代之。而知溫又承晏球之後也。再考本史。房知溫傳。天成元年。拜秦寧軍節度使。明年為北面招討使。屯於盧臺。效節軍亂。知溫以騎軍盡殺亂者。是知溫於天成二年間。不得在青州。而殺王公儼者。固霍彥威也。此云房知溫。乃因盧臺誅亂事相類而誤耳。

孔謙

晉與梁相拒河上十餘年。大小百餘戰。

謹按晉與梁相拒河上。在收魏博後。而魏博入晉。在梁貞明元年。距梁亡首尾僅九年。通鑑所云戰於河上。殆將十年者是也。此云十餘年。誤。官者傳。莊宗在魏。與梁戰河上十餘年。周知裕傳。梁晉相拒河上十餘年。其誤並同。纂誤說在唐劉皇后傳。

開崇翰曰。北都也。宜得重人鎮之。非張憲不可。崇翰以為然。因以憲留守北都。

謹按本紀。同光元年四月。以魏州為東京。鎮州為北都。十一月。復北都為鎮州。以太原為北都。此以北都稱魏。誤。

李仁矩

光業私以書示樞密承旨李度。徵。

謹按薛史。董璋傳。徵作徵。此誤。

毛璋

莊宗滅梁。拜璋華州節度使。在鎮多不法。議者疑其有異志。乃徙璋鎮昭義。

謹按李承約傳。天成中。邢州節度使毛璋有異志。明宗拜承約涇州節度使。何璋動靜。後遣人代璋。璋即時受代。薛史毛璋傳。梁平。授華州節度使。明宗嗣位。授邢州節度使。動多不法。移授昭義。薛史同。光三年十二月。王成以華州節度使毛璋為邢州節度使。與璋不同。是其所為不法。自在邢州。而此以在鎮不法。語即係華州節度之下。又不言當明宗時。殊非事實。

劉延朗

延朗等請帝親征。乃行至懷州。契丹已立敬瑄為天子。以兵而南。帝惶惑不知所之。遣審度將千騎至白司馬坡。踏戰地。審度曰。何地不堪戰。雖有其地。何人肯立於此。不如還也。帝遂還。

謹按廣帝紀。九月戊申。如河陽。閏十一月丁丑。至白司馬坡。乃在洛陽之北。河陽之南。故薛史於踏戰地之日。係之己卯。明是帝還洛陽後事。此於帝不知所之之下。便接至白司馬坡。而以帝遂還之語終之。則似帝此時始自懷州還者。殊矣。

廣帝以昭允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為河陽節度使。與審度文遇。皆不知其所終。

謹按薛史。韓昭允之入相。在清泰二年四月。其罷在十二月。此於帝紀皆不詳。漏也。昭允之罷。薛史云充河中節度使。而此云河陽。考薛史。清泰二年九月。以宋審度為河陽節度使。三年五月。以河陽節度使宋審度為河東節度使。然則昭允罷相。不容亦在河陽。而固當在河中矣。謹按明史。昭允又薛史晉紀。天福四年四月。以韓昭允為兵部尚書致仕。則昭允亦非不知所終者也。

康義誠

親軍之號。始於明宗。其後又有殿前都指揮使。亦親軍也。皆不見其更置之始。

謹按石林燕語云。殿前軍起於周世宗。是時太祖為殿前都虞候。初。詔天下選募壯士。送京師。命太祖選擇其武藝精高者。為殿前諸班。而置都點檢。位都指揮上。太祖實由此受禪。見於國史。歐公五代史。乃云不知所始。蓋考之未詳也。

藥彥稠

拜澄州刺史。

謹按職方考。無澄州。考唐地志。俱有澄州。太平寰宇記。澄州於開寶六年併入邕州。元豐九城志。作開寶五年廢澄州。知五代時故自有澄州也。然則職方考之闕略者多矣。

盧程

與唐少尹任國。莊宗姊婿也。程視國罵曰。爾何蟲豸。恃婦家力。邪。國不對而去。

謹按通鑑云。光祿卿兼與唐少尹任國。國之弟。帝之從姊婿也。云云。考薛史。任國傳。國弟。國妻武皇宗女。而國則新舊傳亦俱無為與唐少尹事。此仍薛史盧程傳之誤。

張憲

憲出奔沂州。

謹按通鑑。沂作沂。此仍薛史之誤。

晉臣傳

吳楷

而楷猶守城不下。

謹按何焯曰。守城疑是城守。

漢臣傳

史宏肇

蘇公漢宰相。

謹按何焯曰。此漢字疑衍。

劉錫

高祖即位。拜永興軍節度使。

謹按薛史。乾祐元年三月。改晉昌軍為永興軍。此及王景崇趙思綰傳之永興。史皆從後書之。

周臣傳

王朴

王朴字文伯。東平人也。

謹按史。言唐地。每州郡互舉。然自乾元以後。改郡為州。則此東平當作鄆州。他傳如稱譙郡。范陽。虛文。瑯琊臨沂。王度。常山真定。皇山。常山石邑。其失並同。

鄭仁海

太祖入立。以仁海為大內都點檢。恩州團練使。樞密副使。

謹按本紀。廣順二年三月。內客省使鄭仁海為樞密副使。五月。仁海為大內都點檢。語稍異。

寇載

寇載字仲熙。北燕人也。

謹按幽燕之地在春秋時稱北燕若唐之北燕州則在附涿郡之懷戎縣武德七年因北齊舊名置貞觀八年改名幽州是唐初雖有北燕州而此時則已久名幽州矣據東都事略冠戴之兄蒙係幽州安次人則此當作幽州人也

謹按唐紀來昭作米昭薛史同此誤

張敬遠

徒鎮武信晉昌

謹按通鑑注云明宗置武信軍於遂時為孟知祥所陷晉始改長安為晉昌軍通鑑前書敬遠自建雄節度代敬瑄建雄軍晉州也歐史誤以為晉昌又不知武信緣何而誤致薛史本傳清泰中自彭門移鎮平陽彭門武寧軍也此傳不言鎮武寧則武信當是武寧之誤若敬遠之為建雄節度已見唐紀清泰三年固顯以晉州誤晉昌也

王清

開運二年冬從杜重威戰陽城清以力戰功為步軍之最加檢校司徒是冬重威軍中渡橋南

謹按本紀杜重威戰陽城在二年三月又紀及杜重威皇市遇張彥澤等傳重威軍中渡在開運三年此俱誤

史彥超

周漢戰高平彥超為前鋒先登陷陣以功拜威德軍節度使

謹按五代無威德軍宋之威德軍在耀州致薛史世宗紀作華州節度使華州鎮國軍也此誤

孫晟

因留使者不遣而攻壽州益急

謹按馬氏南唐書劉仁贍傳陸氏書孫晟傳俱載晟於壽州城下呼仁贍以死守語此大事也此闕不著而仁贍傳亦略之何也

一行傳

鄭述

述與李振故善振後事梁貴顯欲以祿邀述不願後振得罪南竄述徒步千里往視之

謹按全祖望曰據李振傳在唐時嘗自金吾將軍出為台州刺史非以罪竄然亦未嘗之任而即以時去投梁今云仕梁後南竄也愚按此本薛史本傳然薛史自誤

唐六臣傳

謹按張來云六人者為唐大臣挈國而輸之賊北面而事之為史者從而正其罪何所不可但其書謂之五代史記而中有一卷忽謂之唐非五代也雖不云爾尚可以貶辱也班書有後漢事范史有前漢事未以為若因及之雖越數代猶為無害但立名標卷事似難行何始謂此論頗當惟宋史書周三臣則得闡幽之道又當通其例之變也

唐天祐三年梁王欲以婁延廷範為太常卿

謹按新唐書婁延等之貶死俱在天祐二年此誤作三年下云明年唐帝遜位于梁則又踵此而誤

五代史記纂要補卷第三

死節傳

王彥章

王彥章字子明鄆州壽昌人也

謹按唐書地理志鄆州有壽張縣壽昌縣歐陽公王彥章畫像記亦作壽張人此誤

是時晉已盡有河北

謹按時黎陽尚為梁守晉未能盡有河北此語未核

裴約

顧符存審曰

謹按薛史莊宗紀是年三月以李存審為幽州節度使八月梁人陷澤州而遣救澤州者則李紹斌也裴約傳同此作符存審誤

死事傳

張源德

晉軍攻破洺州而衛州刺史來昭邢州節度使閻寶皆以城降晉

五代史記纂要補 卷第三

也。

張文蔚

昭宗遷洛，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謹按新舊唐書帝紀宰相表及張揚傳，文蔚入相，在天祐二年。惟薛史本傳作天祐元年，而此仍之疑誤。

薛貽矩

薛貽矩，字熙用，河東聞喜人也。

謹按唐人每稱河東聞喜，然唐之河東郡，即河中府，而聞喜縣自屬絳州，此其誤又不特不係州而係郡也。表迪傳同。

義兒傳

李嗣昭

本姓韓氏，汾州太谷縣民家子也。

謹按唐宋地里志，太谷縣俱屬并州，此疑誤。

天祐三年，與周德威攻梁潞州。

謹按本紀，克用謂天祐非唐號，不可稱，乃仍稱天復。梁滅唐，克用復稱天祐四年，則是年當稱天復六年。

莊宗為契丹圍之數十里。

謹按里當作重。

嗣本

契丹入代北，攻破蔚州，嗣本戰歿。

謹按本紀，作契丹寇蔚州，執振武節度使李嗣本，契丹附錄同，俱與此異。

存孝

康君立素與存信相善，方二人之交惡也。君立每左右存信以傾之。

謹按敬齋古今雜云，歐公因存信傳，已用交惡二字，故並用之，以為開無他事，但舉二人，則知其為存信與存孝，其實二人各自為傳，文勢不當如此。

存進

唐軍皆降於從珂，獨漢韶與度劍軍不降。

謹按王思同傳，與元張虔劍攻城，西督戰甚急，士卒苦之，反兵攻虔劍，楊思權傳亦云士卒反兵逐虔劍，諸鎮之兵皆潰，然則獨漢韶與虔劍不降耳，此軍不降之軍字衍。

宦者傳

漢瓊西迎廢帝于潞。

謹按通鑑云，漢瓊至通池西路，王命斬于路隅，此潞字當是路字之誤。

雜傳

王鎔

景福元年，乃大舉擊趙，下臨城，明年晉會王處存攻鎔，堅固新市。

謹按唐紀，晉取臨城，在大順二年，其明年晉會王處存攻鎔，乃為景福元年，舊唐書昭宗紀王鎔傳並同，此疑誤。

鎔于梅子園。

謹按夢溪筆談云，鎮陽池苑之盛，甲于諸鎮，乃王鎔時梅子園也。鎔人於大其池，謂之潭園，蓋不知昔晉謂之海子矣，知此梅字誤也。

開平四年冬，遣供奉官杜廷隱監魏博將夏謹以兵三千襲深冀二州，以王景仁為北面行營招討使，鎔懼乞兵於晉，晉人擊敗景仁於柏鄉，梁遂失鎮定，鎔德晉甚，明年會莊宗於承天軍。

謹按唐紀，天祐八年正月，敗梁軍於柏鄉，七月會趙王鎔於承天軍，梁紀亦書乾化元年正月，王景仁及晉人戰於柏鄉，蓋乾化元年，即開平四年之明年，而晉之天祐八年也，此誤。

天祐十八年冬，鎔自西山宿鶴營莊，將還府，親軍皆懼，文禮誘以為亂，夜半，親軍千餘人，踰垣而入，斬鎔首袖之而出。

謹按唐紀，張文禮殺王鎔，在十八年正月，梁紀亦作龍德元年春，薛史梁唐紀俱作十八年二月，而鎔傳作冬十二月，此仍其誤。

羅紹威

幽州劉仁恭，以兵六十萬攻魏，屠其城。

謹按劉守光傳，仁恭父子率兩鎮兵十萬，號稱三十萬，以擊魏，屠貝州，舊唐書羅威傳，新書紹威傳，劉仁恭傳並同，此六字衍，而攻魏下又脫貝州二字。

王處直

後徙鎮海而卒。

謹按鎮海軍在杭州，考薛史王庭允傳，作改涪州節度使，此鎮海當是橫海之誤。

劉守光

昭宗幸，以守文為橫海軍節度使。

謹按橫海軍當作義昌軍，呂琦傳同。

李茂貞

及梁太祖即位，諸侯之強者，相次稱帝，獨茂貞不能，但稱岐王，莊宗已破梁，茂貞稱岐王，上晟以季父行。

自處及開入洛乃上表稱臣莊宗甚尊禮之改封秦王

謹按舊唐書昭宗紀景福二年七月以岐王李茂貞為山南西道節度使十一月李茂貞進封秦王是景福中茂貞已山岐而進王秦通鑑考異引實錄同光知此所云莊宗入洛始自岐王封秦王者非也

或曰大唐秦王重脩法門寺塔廟碑記是壬午年立在莊宗滅梁之前一年而已稱秦王知茂貞當諸侯稱帝時已自稱秦王及莊宗破梁復仍稱岐王至同光二年乃即其所自號者封之則疑史之但稱岐王其岐字或是秦字之誤也又馮班曰法門寺碑稱天復十九年二十年至壬午忽稱天祐蓋自天祐四年丁卯梁改元開平晉人則稱天祐岐人自稱天復及莊宗破梁更稱天祐不敢自異于晉也史之不詳乃如此

遺其子從職來朝

謹按薛史唐明宗紀天成元年九月詔鳳翔節度使李勣宜於本名上加從字此從後書之又薛史茂貞傳作遺子繼職蓋茂貞諸子俱從繼字而入通於唐則又避莊宗子行之繼字故單稱職耳若馬陸南唐書俱作從繼以繼弟祖照詳薛史之名例之知更誤也

廢帝入立復以從職為鳳翔節度使卒年四十九

謹按薛史本傳云開運三年冬卒于鎮是從職至晉末始卒也此直屬之唐廢帝入立之下疎矣

韓建

行至興元逐牛叢據山南

謹按舊唐書僖宗紀牛叢作牛蔚新紀作牛蔚詳薛史考蓋與蔚俱牛僧孺子而蔚則田令孜腹心以賭毬而得山南西道者也新書叢傳不言鎮興元蔚傳惟言為山南西道節度使以吳行魯代還亦不言為韓建等所逐也通鑑從新紀作蔚此疑仍薛史王建傳之誤前蜀世家同

言為韓建等所逐也通鑑從新紀作蔚此疑仍薛史王建傳之誤前蜀世家同

建出降太祖以建從行昭宗東遷建從至洛昭宗舉酒屬太祖與建文多太祖以故尤德之表建平盧軍節度使

謹按薛史本傳天復元年建乞降表為許州節度使昭宗東遷以建為佑國軍節度使京兆尹車駕至陝召太祖與建侍宴云云天祐三年改青州節度使此於建之鎮許鎮雍俱略不著直似自華出降後失職從行又至洛久之而始得青州者殊為失實又據薛史建與太祖侍宴當昭宗在陝時而此云建從至洛亦誤

李仁福

當唐僖宗時有拓拔思敬者為夏州偏將後以與破黃巢功賜姓李氏拜夏州節度使文多

謹按後山談叢云拓拔思恭思敬兄弟也而五代史誤作一人考舊唐書舊五代史宋史及通鑑其與破黃巢者俱作拓拔思恭或作李思恭而拓拔思敬又見於本史前蜀世家為武定節度使文苑英華亦載有張元晏授李思敬武定軍節度使制文據此傳思敬卒而思諫立已當乾寧二年固不應至天

復二年而思敬尚在洋州也然據纂誤所錄李仁福傳文凡今之作思敬者俱作思恭且意洋州之思敬為其族人則知吳氏時史本本是思恭而後人以宋諱敬字展轉改寫遂誤混兩人為一人也餘具通鑑考異

韓遜

天成四年洙卒即以洙子澄為朔方軍留後

謹按康福傳作韓洙死弟澄立考薛史韓遜傳亦作洙弟澄薛史康福傳澄作洙而明宗紀又云天成以留後韓遜為朔方軍留後韓遜傳亦作洙弟澄三年七月壬子以韓洙卒廢朔方軍方節度使語各異知此誤也

高萬興

是時周密為彰信軍節度使

謹按職方考延州唐曰彰武是時周密鎮延州觀下文及晉紀與劉景嚴傳自明此信字當是武字之誤

溫韜

其後朱友謙叛梁取同州晉王以兵援友謙而趨華原韜懼求徙他鎮遂徙忠武

謹按此溫韜以崇州徙許州也許州自梁言之當為匡國而忠武則同州也此作忠武誤

盧光稠

開平五年光稠病以符印屬全播全播不受光稠卒全播立其子延昌而事之

謹按開平五年即乾化元年是年五月改元考通鑑於開平四年書光稠卒即本傳下又紀乾化元年疑五年當是四年之誤然據通鑑考異引此及十國紀年俱云開平五年方卒不可解也

雷滿

天祐中滿卒子彥恭自立

謹按新唐書滿以天復元年卒子彥威自立弟彥恭逐之此據薛史然薛史不言天祐中滿卒也又成滿之死在天祐三年此滿卒於天祐中故襲破江陵亦係滿事然趙匡胤傳又云雷彥恭襲取荆南則何也

王師範

同光三年贈師範太尉

謹按同光上嘗有唐字

李罕之

遣子順送于梁

謹按薛史順作順考下云罕之歸梁其子順得莊宗駿馬奔于梁則此送晉守將于梁者當是順非順也

孟方立

軍於淦水之西

謹按此安金俊攻磁州而軍于水西也。考元和郡縣志磁州理潞陽以在潞水之陽故曰潞陽此淦字當是潞字之誤。

王瓚

貞明五年代賀瓚為北面行營招討使與晉人相持經年大小百餘戰瓚卒無功末帝遣戴思遠代瓚。謹按梁末帝紀貞明五年八月開封尹王瓚為北面行營招討使十二月天平軍節度使崔彥威為北面行營招討使龍德元年秋天平軍節度使戴思遠為北面行營招討使崔彥威傳亦云徙天平兼北面行營招討使與晉軍相持河上彥威屢敗降為陝州留後明是王瓚召還代以崔彥威則一年而戴思遠又代之也此徑作以思遠代王瓚蓋從薛史瓚傳與紀及彥威傳不符據通鑑思遠代瓚即在貞明五年是瓚於八月受招討之命十二月代還未及半年即薛史亦無相持經年語也再考薛史崔彥威傳語同歐史本與王瓚傳參錯歐史又兩仍之故多不合。

馮行襲

行襲為州校乃陰選勇士伏江南

謹按南人得水皆謂之江北人得水皆謂之河然江河自是定名考元和郡縣志均州理武當縣漢水去縣北四十里則均州所阻漢也漢水與江水會始有北江之目其先得稱江也此從薛史稱江者誤下並同安從進傳之恃江為險及云移青州在漢江南者其誤亦同。

以功遷匡國軍節度使

謹按此時廢戎昭軍故行襲自均州徙許州也許州在梁固為匡國軍第行襲徙鎮在唐天祐三年其時匡國軍號尚在同州此從薛史據更號後稱之則疑于同州矣通鑑注云行襲自均州徙同州又薛史行襲傳云天祐元年兼領洋州節度使仍改為武定軍通鑑考異曰武定乃洋州軍額今以行襲兼領洋州節度使非改武昭為武定軍也此亦不具

李彥威

是時昭宗改元天祐遷於東都為梁所迫而晉人蜀人以為天祐之號非唐所建不復稱之但稱天復王建亦傳檄天下舉兵誅梁

謹按潘耒曰前蜀世家云建與唐隔絕而不知故仍稱天復其說不同愚謂據法門寺碑則蜀字疑是岐字之誤觀下王建別自為文可見

蔣殷

以福王友璋代殷殷不受代

謹按監本不上有權字

劉知俊

敗州岐兵於幕谷

謹按梁紀幕谷作漢谷宜判定從一考通鑑作莫注云莫谷即漢谷

丁會

光啓四年東都張全義襲破河陽

謹按光啓四年即文德元年是年以二月改元而張全義襲河陽在四月乙亥見唐書則不得仍稱光啓也

閻寶

貞明三年賀德倫以魏博降晉晉軍攻下洛磁相衛移兵圍邢州寶遂降晉

謹按魏博入晉在貞明元年而洛磁相衛及邢州之降俱在二年此以三年起事誤也幕說在張源德傳

十八年晉軍討張文禮於鎮州

謹按上云貞明三年就梁言之也此自晉言之則為天祐十八年此省去天祐二字于義未協

張全義

命皇后拜全義為父改封濟王

謹按濟當作齊此時無濟州濟又非古國名考五代會要薛史本傳唐莊宗紀及周劉傳俱作齊王則此誤也隋書樊子蓋傳進爵為濟公言其功濟天下特為立名無此郡國也胡三省曰濟讀當如字則又是一說

袁象先

在宋州十餘年

謹按薛史本傳云象先在宋凡十年考象先於梁開平四年權知宋州留後僅得五月後于貞明四年鎮宋州至唐同光二年而卒統計不過八年薛史十年已誤此既不著先知宋州語而云十餘年則又仍薛史傳中所云如是者十餘年之語而益之誤也

道之還鎮是歲卒

謹按薛史本傳莊宗初定河南象先率先入朝明年復來朝即命歸鎮其夏卒考莊宗紀象先卒於同光二年六月此上云莊宗滅梁象先來朝洛陽於下不言明年復朝而第云是歲卒似為卒於同光元年者殊誤

拜雄州刺史州在靈武之西吐蕃界中

謹按職方考有三雄州而吐蕃界中之雄州不與焉考新唐書地理志雄州在靈州西南百八十里中和元年徙治承天堡為行州

漢安軍節度使

謹按職方考。安州梁置宣威軍。唐改曰安遠。此安遠軍。當作宣威軍。

趙在禮

乃求徙鎮橫海。歷鎮秦寧。匡國。天平。忠武。武寧。晉昌。在禮在宋州。已而罷去。既復受詔居職。契丹入汴。在禮自宋馳至洛陽。遇伊喇等共侵辱之。行至鄭州。中夜自經而卒。

謹按薛史。在禮鎮匡國。後以長興四年移鎮襄州。清泰三年。移鎮歸德。晉祖登極。徙天平。天福六年。又徙忠武。八年。徙武寧。開運二年。再移秦寧。三年。授晉昌軍節度。及契丹入汴。自鎮赴闕。此于在禮所歷節鎮。脫略失次。至謂契丹入汴。在禮自宋馳至洛陽。則又大誤。考通鑑。天福十二年正月。書晉昌節度使趙在禮入朝。注云。自長安入朝於大梁。本史晉紀於開運元年。書武寧軍節度使趙在禮。高行周傳云。行周鎮歸德。出帝時代景延廣為侍衛親軍都指使。求歸鎮。唐許王從益入汴。遣人召行周。通鑑亦作從益。召行周於宋州。然則自晉出帝之未立。以迄漢祖入京師。其間鎮歸德者。俱為高行周。而在禮之鎮歸德。自在唐時。繼此而天平。而忠武。而武寧。而秦寧。而晉昌。至契丹入汴時。實自雍赴汴。故至洛陽而遇侵辱。又行至鄭州而自經也。若謂自宋至洛。為赴鎮晉昌。則已至洛陽。亦不應轉而至鄭州矣。蓋五代史補云。在禮在宋制移永興。當作晉昌。上表更求宋州一年。似是歐公所據。然初移雍州而不赴。不必一年之後。定移雍州也。此似多誤。

霍彥威

徙鎮義成

謹按職方考。滑州唐故曰義成。以避梁王父諱。改曰宣義。此當作宣義。和凝傳同。

王晏球

又徙平盧。累官至兼中書令。是歲卒。年六十二。

謹按薛史。明宗紀。王晏球于長興元年三月鎮青州。三年八月卒。本傳亦云鎮青州。就加兼中書令。長興三年卒。時年六十。此多不合。

郭延魯

當是時。刺史皆以軍功拜。而延魯父子。特以善著焉。

謹按監本汲古閣本。善下有政字。著下有開字。

楊彥詢

明年拜威德軍節度使。

謹按威德。監本作威德。考宋史地理志。威德軍在保安軍之北。威德軍在耀州。若五代。則此二軍俱無之。考薛史本傳。天福二年。出為鄆州節度使。鄆州于時為威勝軍。此當是威勝之誤。

明宗時。拜武信軍節度使。徙鎮靜難。歷武寧。安遠。永興。宣武四鎮。
謹按薛史本傳。長興清泰中。歷徐安雅汴四鎮。考雍州漢曰永興。此於唐時稱永興誤。
相里金。字奉金。云云。天福五年卒。贈太師。
謹按此傳大略本薛史。朱彝尊曰。相里金墓碑。辭與五代史傳略同。惟史稱字奉金。而碑云字國寶。史稱贈太師。而碑云贈太子太師。則碑為可信已。
張廷龜
元行欽為都部署。
謹按此語本薛史。考通鑑作以武寧節度使李紹榮行欽為都部署。注云。部署之官。始見於通鑑。本在招討使之下。其後有都部署。遂為專征主帥之任。然則似本無都字也。
盧文進
唐莊宗攻范陽。文進以先降。拜壽州刺史。
謹按通鑑注云。壽州屬吳。盧文進遙領刺史。蓋薛史本傳固云遙授壽州刺史也。愚考馬氏南唐書。壽州作蔚州。似為可據。
李金全
天成中。為彰武軍節度使。
謹按職方考。延州彰武。涇州彰義。此傳下云。卿在涇州。則彰武當是彰義之誤。
金全。遂南奔。行至泌川。
謹按泌川。別本作泌州。注本作汝州。據金全自安州南奔。必無走泌州之理。而汝州則又無是州也。此泌川。當是汝川。蓋汝川。此時屬鄂州。為南唐北界。安州南出界首。即為汝川。故金全至此。引頸北望。涕泣而去也。其字從水旁。又音又。宋以太宗嫌名。故汝川縣改為漢川。即今縣也。俗本多譌作汝。而此又轉譌為泌耳。
不知其所終。
謹按陸氏南唐書。金全於保大八年卒。贈中書令。諡曰順。
王周
歷遷武勝。保義。義武。成德四鎮。
謹按自安重榮死。晉改威德軍為順德軍。當作順州軍。見職方考。鎮州為恆州。史多以舊軍州名書之。餘倣此。
高行周

晉高祖時。為西京留守。徙鎮天雄。安從進叛。以行周為襄州都部署討平之。

謹按晉紀。安從進反。西京留守高行周為南面軍前都部署以討之。此處語本薛史本傳。與紀不同。然薛史晉紀與傳。故自不同。考紀云。天福三年十一月。以西京留守高行周為都留守。六年七月。以前

鄭都留守高行周為西京留守。改鄭都留守。其時行周已去鄭都。而此則稱前都留守也。十一月。安從進叛。以西京留守高行周為南面行營都部署以討之。是行周自西京徙天雄。後復留守西京。

而討安從進時。則固西京留守也。傳略不具。

徙鎮歸德。出帝時。代景延廣為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是時李彥韜馮玉用事。乃求歸鎮。

謹按薛史本傳。晉少帝嗣位。行周以都留守移鎮睢陽。代景延廣為侍衛親軍都指揮使。移鄆州節

度使。尋改歸德。以李守貞代掌兵柄。許行周歸藩。故宋史高懷德傳。固云行周再鎮宋州也。此脫去移

鄆州一節。而以前後之兩鎮歸德。混而為一。疎矣。

漢高祖入京師。加行周守中書令。徙鎮天平。

謹按慕容彥超傳。杜重威反。以天平節度使高行周討之。後重威出降。以行周為天雄軍節度使。薛史

本傳。漢祖入汴。代李守貞為天平節度使。鄭平。授都留守。乾祐中。復授天平節使。此多不具。又考薛

傳。行周以漢初自宋州徙鄆州。而高祖紀則云。以鄆都留守杜重威為宋州節度使。徙行周為鄆都留

守。而其代李守貞為天平節度者。則白文珂也。蓋紀傳又復互異云。

皇甫暉
以衛將軍居京師。
謹按當時無衛將軍官。此當有脫誤。

孫方諫
孫方諫。鄆州清苑人也。
謹按新唐書地理志。清苑縣屬莫州。莫州本鄆州。開元十三年。以鄆鄭文相類更名。此鄆州當作莫州。

并不得作鄆州也。王延傳同。又按方諫本名方簡。後以避周諱改。傳亦不著。

劉詞
贈侍中。
謹按薛史。詞加兼侍中行京兆尹。卒贈中書令。非贈侍中也。此誤。

折從阮
漢高祖入立。於府州建永安軍。以從阮為節度使。明年以其族朝京師。徙鎮武勝。

謹按薛史。從阮為永安節度。在天福十二年四月。其入朝在乾祐三年三月。徙武勝在四月。此明年二

字誤。又職方考。鄆州唐曰威勝。周改武勝。此武勝當作威勝。吳玘。段凝。劉玘。皇甫遇。劉景巖。王周。武勝

常思等傳並同。

五代史記纂誤補 卷第三

五九

從阮歷徙宣義。保義。靜難三鎮。

謹按職方考。滑州。唐故曰義成。梁改宣義。唐滅梁。復其故。此宣義當作義成。

五代史記纂誤補卷第四

雜傳

董璋

長興元年九月。知祥攻陷遂州。璋攻陷開州。

謹按唐紀。長興元年十月乙巳。董璋陷開州。語本後蜀世家。長興二年正月。通鑑作正。李仁罕陷遂州。此概屬之。長興元年九月者誤。

范延光

延光復鎮成德。而用朱宏昭馮贊為樞密使。已而宏昭贊皆及禍以死。末帝復召延光為樞密使。

謹按唐紀。清泰元年。天雄軍節度使范延光為樞密使。朱宏昭傳云。孟漢瓊至魏。召愍帝入立。漢瓊權

知後事。明年乃徙成德。范延光代漢瓊。考薛史唐紀。應順元年二月。以鎮州范延光權知鄆都留守事。

清泰元年。五月。以天雄節度范延光為樞密使。此傳脫去自鎮徙魏一節。蓋薛史延光傳。本與

安從進

故在位七年。而反者六起。從進最後反。

謹按晉紀天福六年十月安從進反十二月安重榮反此云從進最後反者誤

東平王建立來朝

謹按東平係鄆州郡名王建立固嘗鎮鄆州今方由青徙潞則東平疑當作平盧考薛史王建立傳天福三年封東平王此當以封爵稱之然本史于建立傳不著此封號而此則云東平王頗為未易了了也

李守貞

領天平軍節度使又領歸德契丹以守貞為司徒拜天平軍節度使

謹按薛史晉少帝紀開運二年四月兗州節度使李守貞移鎮宋州李守貞傳為兗州節度使開運二年四月移鎮宋州三年移鎮鄆州契丹授守貞司徒依前鄆州節度使此以守貞之領鄆州係之領宋州之前而謂契丹時復改領鄆州者恐誤

張彥澤

拜彰國軍節度使

謹按彰國唐應州軍號此時已入契丹考薛史本傳少帝即位彥澤出鎮安陽此彰國當是彰德之誤又使求酒於李崧

謹按李崧汪本作李筠考薛史亦作李崧然此上云遣李筠監守薛史作李崧內外不通則似作筠為近

趙思綰

其判官程讓能謂思綰曰謹按汪本程作陳

慕容彥超

而彥超徒鎮秦寧

謹按薛史漢紀天福十二年十一月以涇州節度使慕容彥超為鄆州節度使乾祐三年三月鄆州慕容彥超徒鎮兗州則彥超非即以鎮寧徒秦寧也此誤

馮道

道相明宗十餘年

謹按明宗在位僅八年此語誤

李琪

下黃為北齊所廢在今陳留

謹按隋書地理志梁郡陳留有小黃縣後齊廢入困學紀聞曰按五代通錄李琪曰河南有外黃小黃漢地理志陳留有外黃小黃縣五代史改小黃為下黃誤也

以琪為御史中丞

謹按五代會要天成元年六月以李琪為特進御史大夫自後不除據通鑑于是月亦見御史大夫李琪此疑有誤

李忠

李忠字子晦渤海無棣人也

謹按舊唐書地理志滄州渤海郡天寶元年改為景城郡乾元元年復為滄州此渤海當作滄州并不得作景城也

劉响

是時馮道罷相為司空至响為僕射自以由宰相罷與道同乃隨道出入

謹按此本薛史職官志考薛史唐末帝紀清泰元年十月戊寅劉响罷相守右僕射二年十二月己丑通鑑作以前同州節度使馮道為司空以尚書右僕射劉响為左僕射歐史唐帝紀及然則道未為司空時响已先為僕射也與志語不合

劉岳

兔園冊者鄉校儒館教田夫牧子之所誦也

謹按薛史馮道傳曰兔園冊皆名儒所集考困學紀聞云兔園冊府三十卷唐蔣王暉令僚佐杜嗣先做應科目策自設問答引經史為訓注世武以為暉太宗子故用梁王兔園名其書又北夢瑣言云

北中村墅多以兔園冊教童蒙然此乃徐庾文體非鄙朴之談但家藏一本人多賤之其說不同要皆非田夫牧子之所誦也此所云不知何據

馬縞

請凡喪服皆以開元禮為定下太常具五服制度附於令令有五服自縞始也

謹按闕若璩曰舊唐禮儀志顯慶二年長孫無忌奏今律疏有以報甥之服則五服制度附於令不自後唐始又曰縞馬縞後有盧縞而此無其傳何也

和凝

和凝字成績鄆州須昌人也

謹按須昌後唐避諱改為須城此本舊名書之

陛下幸鄴從進必因此時反云云

謹按此節事已具安從進傳存此去彼可也

疑舉進士及第時第五後知貢舉選范質為第五

謹按容齋四筆云和凝以唐長興四年知貢舉取范質為第十三人蓋凝在梁貞明中及此級故以虛質云三朝史質本傳亦書之而新史疑傳誤為第五以登科記者之而非也愚按東都事略及邵氏聞

見錄西溪叢話等書俱作疑第十三登第云。

盧質字子微。

謹按汪本微作微考薛史作字子貞知此微字誤。

莊宗即位拜太原尹北京留守。

謹按同光元年四月以太原爲西京鎮州爲北都其復太原爲北都則在十月滅梁之後此下方云從平梁而於太原則稱北京蓋仍薛史本傳之誤前唐臣何瓚傳及後後蜀世家其失並同。

龍敏

敏父盛式。

謹按盛監本作成汪本作威。

又謂李懿曰。

謹按薛史作帝親將李懿通鑑作前鄭州防禦使李懿周燧榮曰五代史無懿傳而此處不著其官非也。

李崧

崧謂草書呂柔曰魏王皇子天下之望。

謹按唐家人傳繼岌同光三年封魏王則當領鎮州時尙未封王此已稱魏王非也又家人傳繼岌征蜀時有高品官呂知柔爲典謁未知卽此呂柔否耶。

今遠軍五千里。

謹按此謂自洛陽距蜀之路也語本薛史然唐家人傳馬彥珪止言三千里與此有二千里之差考舊唐書地理志成都至東都三千二百一十六里元和郡縣志作二千八百七十里太平寰宇記亦作二千八百七十里據今時路程實三千一百餘里此五千里當是三千之誤。

晉高祖召爲戶部侍郎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謹按晉紀戶部作兵部考通鑑云崧爲兵部侍郎判戶部此宜刊定從一。

王仁裕

以文辭知名。

謹按汪本句下有秦隴開三字。

司天考

明九道以步月。

謹按步月汪本作合宿。

統法通朔交定日。

謹按監本統上有經字。

天福二年七月丙寅日有食之五年十一月丁丑日有食之開運元年三月戊子日有食之九月丙戌日有食之顯德三年十二月癸酉日有食之。

謹按以上凡五日食薛史及通鑑皆無其文考薛史天福二年五月壬子朔則丙寅七月十五或十六日也五年十二月壬辰朔則丁丑十一月十六日也開運元年三月癸酉朔則戊子十六日也九月庚午朔則丙戌十七日也顯德三年十二月己未朔則癸酉十五日也此五日字俱係月字之誤又通鑑開平三年二月丁酉朔顯德元年六月乙卯朔天福三年正月己酉朔顯德二年二月庚子朔五年五月辛巳朔俱書日有食之其顯德元年顯德二年者亦見遼史太祖及穆宗紀而新舊史皆不載并識于此。

職方考

竟梁有秦寧。

謹按秦寧當作秦。

青平盧晉有襄山南東道晉有。

謹按通鑑天福十二年復青襄節度使注云晉以楊光遠反廢平盧軍以安從進反廢山南東道也考降襄陽爲防禦見安從進傳而此俱不著。

同匡國周有。

謹按薛史顯德五年正月廢匡國軍此闕不著。

慶岐有。

謹按九域志慶州唐定安軍節度使後唐降軍事文獻通考慶州李茂貞建安定軍梁爲武靜軍當以安定爲是考唐書方鎮表不見慶州軍號而此亦不著。

秦漢有成漢有隋漢有鳳漢有。

謹按前明云劉氏之初秦鳳階成復入于蜀此四有字俱當作蜀字。

乾岐李茂貞置。

謹按新唐書地理志乾寧二年以奉天縣置乾州方鎮表則云乾寧元年以乾州置威勝軍節度語既不合而威勝之號此亦不著。

貝永清周有。

謹按薛史顯德元年十月廢永清軍此不著。

定梁有義成。

謹按成當作武。

楚周有。

謹按九域志。楚州。後唐順化軍節度。周降防禦。此不著。

福國武威。

謹按唐書方鎮表。宋九域志。武威俱作威武。此誤。下五代之際。外尉之州條及閩世家並同。

惠南漢。

謹按九域志。惠州。後漢州名。同仁宗廟諱。天麟五年。改惠州。通鑑注。南漢改唐之河源縣為龍川。徙循州治焉。以循之舊治歸善縣。置順州。此于南漢之順州。徑作惠州。似失實也。

梁初改京兆府曰大安。佑國軍曰永平。

謹按劉鄩傳。劉俊走鳳翔。太祖乃以長安為永平軍。考劉知俊奔岐。在開平三年六月。故前此梁紀及王重師劉捍傳。俱言佑國軍。而劉鄩及康懷英張筠傳。俱稱永平軍也。此初字未詳。

滑州。晉天福九年。置鎮寧軍。

謹按薛史。開運元年八月癸亥。置鎮寧軍於滑州。考開運元年。即天福九年。然是年于七月改元。此稱天福九年誤。

鎮州。故曰成德軍。梁初以成音犯廟諱。改曰武順。唐復曰成德。晉又改曰順德。

謹按唐書方鎮表。天祐二年。更成德軍號武順軍。是時雖改出朱氏。然唐室尚存。此不得徑云梁初也。又按晉紀。開運元年八月。順德軍節度杜威為都招討使。考薛史。天福七年正月癸亥。改鎮州為恆州。

成德軍為順國軍。丙寅以杜重威為恆州順國軍節度使。本史馬全節傳。亦云開運二年。徙鎮順國。知此失書恆州。與所云晉改順德及紀所書順德節度者誤也。若杜重威傳云。拜成德軍節度使。則又沿而不改者爾。

應州。故屬大同軍節度。

謹按胡三省曰。唐書地理志。未有應州。歐史不載其建置之始。意晉王克用分雲州置應州也。

潞州。唐故曰昭義。梁末帝時。屬梁。改曰匡義。歲餘。唐滅梁。改曰安義。晉復曰昭義。

謹按唐紀。同光元年三月。潞州附於梁。十月滅梁。義兒傳云。居數月。莊宗滅梁。此云歲餘者誤。又五代會要。潞州。唐同光元年為安義軍。長興元年三月。復舊名昭義。是昭義之復。故不始于晉也。

益州。梓州曰劍南東西川。

謹按益州當作成都。纂誤說在李嚴傳。

權州。李茂貞置治華原縣。梁初改曰崇州。唐同光元年復為耀州。

謹按此節語已全見前耀州本華原縣條。此為復出。

潤州。州之方集。寧州之末波。烏嶺。三鎮為屬。

謹按九域志。末作木。烏作馬。此誤。又考漢書地理志。北地郡。馬領縣。師古曰。以川形似馬。領故名。元和郡縣志云。隋開皇十六年。於慶州置合水縣。在馬領白馬二水口。大業元年。分置馬領縣。復漢縣舊名。

五代史記纂補 卷第四

七二

也。其字作領。不作流。此與隋志。新舊唐志。及通典。續通典。通鑑。九域志等書並誤。

鄆州。周顯德六年。克益津關。置治永清。割漢州之文安。瀛州之大城為屬。

謹按漢書作莫。又按續通典。大城本漢東平舒縣。北齊為平舒縣。五季改大城縣。此略不著。

汝川。故屬河州。

謹按五代時無河州。唐之河州。已廢於寶歷二年。所屬漢陽汝川二縣。往屬鄂州。南唐制淮南十四州與周。又以鄂州之漢陽汝川二縣。地在江北。亦并獻之。足明汝川亦屬鄂州。此於漢陽云故屬鄂州。而汝川則云故屬河州。何也。

吳世家

楊行密

五年。錢鏐攻蘇州。及周本戰於白方湖。本敗。蘇州復入於越。

謹按乾寧五年。即光化元年。是年以八月改元。考錢氏攻蘇州。固在未改元之前。而蘇州之入錢氏。則已在九月。此五年固當作光化元年為是。

友寧。梁太祖子也。

謹按友寧。乃梁祖兄子。纂誤說在王景仁傳。

楊隆演

八年。徐溫領昇州刺史。治舟師於金陵。

謹按昇州。唐初雖有金陵之縣。尋即改為白下。為江寧。又為上元矣。楊溥於武義二年七月。始改昇州大都督府為金陵府。此處已稱金陵。非也。下及南唐世家並同。

楊溥

十一月庚戌。御文明殿。即皇帝位。改元曰乾貞。

謹按容齋四筆云。鄂州南樓磨崖碑。其文曰。乾正元年。按楊溥改元乾貞。紀年通譜書為乾正。云避仁宗嫌名。而此直以為乾正。一時所立。不應有誤也。

南唐世家

李景

遇賢自號中天八國王。

謹按何焯曰。寧獻王天運紹統。八作大。疑此誤。

世宗至楚州。北神振。齊雲舟大不能過。乃開老鵝河以通之。

謹按通鑑。鵝作鶴。注云。今楚州城西老鵝河也。此誤。

李煜

封弟從善。王從益。鄭王。

五代史記纂補 卷第四

七三

431

謹按徐鼎臣附省集有太尉中書令鄭王從善詩又有鄭王加元帥江寧尹制詞又馬氏南唐書作鄭王從益紀傳並同後主亦有送鄭王二十弟從益詩然則是從善鄭王而從益鄭王也陸氏書亦作鄭王而益作從

按五代舊史及世宗實錄顯德四年十月壬申世宗方復南征五年正月丙午始克楚州二月己亥景始盡獻淮南諸州畫江為界當是保大十五年也

謹按監本汲古閣本十五作十六此誤

但江南錄誤于景立之年改元保大所以當差一年也

謹按監本汲古閣本當作常此誤

而悅等書滅王氏割淮南自各差二年爾

謹按二當作一

前蜀世家

王建

敬瑄遣將句維立逆建建擊敗之遂攻彭州敬瑄遣眉州刺史山行章將兵五萬屯新繁建又擊敗之敬瑄發兵七萬益行章與建相持濠陽新都百餘日

謹按通鑑王建攻彭州山行章壁新繁俱在文德元年十二月王建破行章及行章屯濠陽俱在龍紀元年正月而本史此下方紀文德元年六月疑有誤

昭宗遣左諫議大夫李珣為兩川宣諭和協使

謹按舊唐書僖宗紀光啓四年陳敬瑄告難於朝詔中使諭之則是僖宗而非昭宗也本史此下方紀文德元年此當因下昭宗遣諫議大夫李珣宣諭兩川之文衍出而又訛珣為珣也

蘇州刺史常厚執道弼以攻梓州

謹按延綏鎮志云考蘇州刺史為楊守厚通鑑與唐書同而五代史名之為常厚豈別有所據歟余又得蜀檣柎考之亦無常厚名字乾寧元年守厚卒於蘇州而復恭守亮守信皆斬於獨柳蓋守亮守信守厚皆復恭子也按新唐書復恭子復恭十國紀年所載諸書猶有遺而未備歟愚考常厚之名見新唐書成納傳通鑑則在文德元年為秦宗權餘黨也以鄭王為鳳翔節度使

謹按通鑑考異曰順宗子經封鄭王嗣周當是其後後避武宗諱改鄭作覃則此當作覃別本或作刻更誤

子諷蜀至于龜龍麟鳳屬虞之類世道所謂王者之嘉瑞莫不畢出於其國

謹按監本蜀下有書字世下無道字此脫衍

龜元物也

謹按丁元采口元物無解即元之本字宋人亦避不用據周禮儼人職知元字當是互字之誤

南漢世家

劉昶

乾化三年加檢校太傅末帝即位悉以隱官爵授昶昶對南海王

謹按監本昶封作昶封此誤又按梁紀末帝即位復稱乾化三年此先言三年後言即位誤也

劉晟

十一年晟病甚封其子繼興衛王旋興桂王

謹按下文作桂王璇與通鑑于此則亦作璇字疑此誤

劉鋹

十三年詔潭州防禦使潘美出師師次白霞鋹遣張澄樞守賀州郭崇岳守桂州李託守韶州以備是歲潘美平賀州十月平韶州又平桂州十一月平連州錢喜曰韶桂連賀本屬湖南今北師取之足矣其不復南也其愚如此十二月平韶州

謹按十月平韶州十二月又云平韶州語複出考東都事略太祖紀作十月克賀州十一月克韶桂二州十二月克連州韶州劉鋹傳作鋹遣張澄樞守賀州薛崇舉守桂州李託守韶州是歲平韶桂連賀等州又平韶州潘美傳同宋史南漢世家作十月韶州陷十二月韶州陷潘美傳同此十月平韶州及韶桂連賀二韶字俱係韶字之誤

鋹遣其弟祥王保興率文武詣美軍降

謹按通鑑周廣順三年南漢立其子保興為禎王此作祥王史避諱也

楚世家

馬殷

乾寧元年入湖南次澧陵

謹按通鑑注曰澧當作醴

周行逢

顯德元年拜行逢武清軍節度使權知潭州軍府事

謹按東都事略世宗授行逢武平軍節度使宋史湖南世家授行逢朗州大都督武平軍節度使此清字當是平字之誤

注云殷自唐乾寧二年入湖南至周廣順元年凡五十七年

謹按馬殷以乾寧元年入湖南以三年自立其載於本史者甚明徐氏獨斷自乾寧二年而計之為五十七年不可解也

閩世家

王審知

王淡，唐相溥之子。謹按唐書宰相世系表，王溥出太原房，不言有子。王溥出琅邪房，有子曰俊，為河南府文學，與此俱不合。此下有親相王俊，疑此淡字，當是俊字之誤，而其父亦不知是溥與否也。

王延義

舉臣侍酒醉而不勝，有訴乃私乘酒者，輒殺之。

謹按馬氏南唐書，詐作詐，乃作及，此誤。

東漢世家

劉承鈞

承鈞立十三年，病卒。

謹按十國世家，承鈞之立，在顯德元年甲寅。考東都事略，承鈞死於開寶元年，是年為戊辰，則上距甲寅為十五年，即據周世宗實錄，薛史周世宗紀，遼史穆宗紀等書，謂劉晏卒于顯德二年，而承鈞之立，已得十四年矣，此誤。

十國世家年譜

予聞於故老，謂吳越亦常稱帝改元，而求其事迹，獨得其封落星石為寶石山，制書稱寶正六年辛卯，則知其嘗改元矣。

謹按容齋四筆云，錢武肅三改元，有天寶、寶大、寶正三名，歐陽但知其一耳。

四夷附錄

契丹

是謂黃水之南，黃龍之北。謹按此語，本在唐書，考薛史作契丹居潢水南岸，據通鑑晉紀注，黃水，即潢水也。為人多智勇而善騎射。

謹按一本智下有略字。

德光立三年，改元曰天顯。

謹按遼史，太祖以天贊五年改元天顯，其年崩，太宗紀則云帝即位，有司請改元不許，知此所云誤也。於鹽溝置良鄉縣云云，又於其東置三河縣。

謹按後唐置良鄉三河兩縣，而職方考不書，蓋在宋已屬化外州也。然唐地志故皆有此兩縣，與此不合。

德光顯其通事高唐英曰云云，因答唐英一百。

謹按遼史張儼傳，高唐英作高彥英，考太宗紀大同元年，以高唐英為昭德軍節度使，當別

為一人，此疑誤。

漢乾祐元年，兀欲率萬騎攻邢州，陷內丘。

謹按五代會要，契丹陷內丘，在漢乾祐三年十一月。考遼史世宗紀，在天祿四年十月，正漢之乾祐三年也，此作元年誤。

吐蕃

涼州人逐出文謙，靈武馮暉遣牙將吳繼助代文謙為留後，是時晉天福七年，明年晉高祖遣涇州押牙陳延暉，詔安撫涼州。

謹按此襲薛史外國傳文也。考晉高祖崩於天福七年六月，明年為天福八年，然已非高祖矣。薛史高祖紀，天福六年七月，涇州奏西涼府留後李文謙以今年二月四日閉宅自焚，七年二月，涇州奏差押牙陳延暉往西涼府，與傳不同，則傳所云是時天福七年者，誤也。又紀云李文謙自焚，而傳作涼州人逐出文謙，語亦各異。

沙州

天福七年，沙州曹元忠、瓜州曹元深，皆遣使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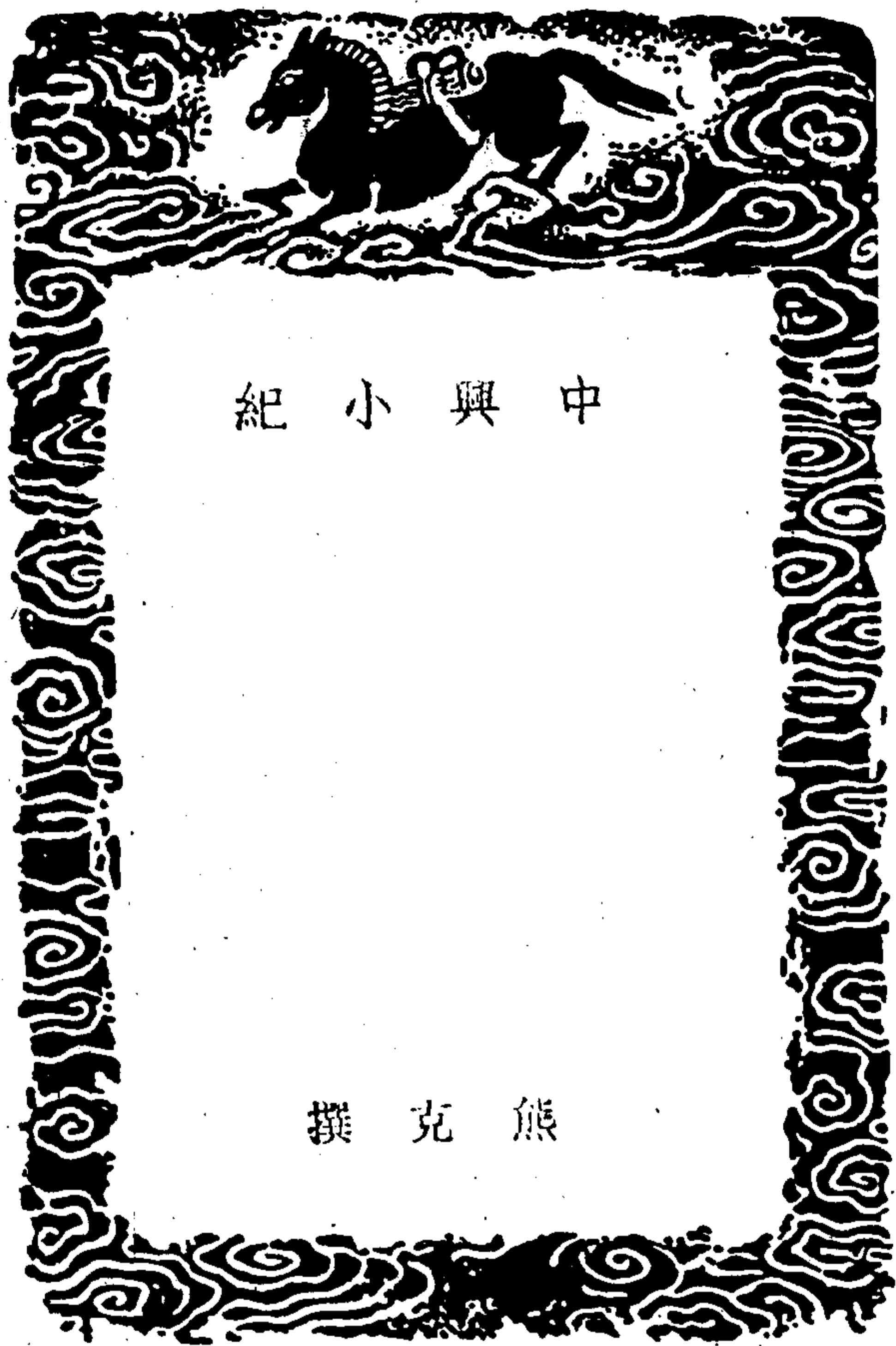
謹按晉紀作沙州曹元深、瓜州曹元忠，宋史太祖紀，作沙州曹元忠，又作瓜沙歸義節度使曹元忠，未知孰是。

回鶻

莊宗遣司農卿鄭績持節冊仁美為英義可汗，是歲卒云云。天成二年，權知國事王仁裕遣李阿山等來朝云云，而仁裕訖五代常來朝貢。

謹按據此則唐天成以後，回鶻之名仁美者，其死已久矣。然唐紀應順元年，清泰二年，晉紀天福三年，四年，俱書有回鶻可汗王仁美，則又何也。又鄭績，五代會要作鄭質，監本作鄭績，又唐紀李阿山等來，在天成三年二月，會要亦作三年，此云二年，蓋傳寫誤。

伯兄石氏讀書格古多所著述其詩擬已出而問世世亦聞有知之者然兄尤熟於史學詩固其餘事也今年夏自河南來京師示余以五代史記纂要補蓋其悉心於此者已歷有年所噫日鑽故紙未見所止然余念其功名困踴鬱鬱無所就今且髮白面皺老態日出夫世之窮年矻矻而卒於泯沒無傳者非必其一無可傳者也乃爲任讐校之事付之剗削而識之如此外尙有考異四卷當俟續出此時力又未暇也乾隆四十八年秋八月母弟蘭史謹跋



中興小紀目錄

- 卷一 起建炎元年五月盡六月
- 卷二 起建炎元年七月盡十二月
- 卷三 起建炎二年正月盡六月
- 卷四 起建炎二年七月盡十二月
- 卷五 起建炎三年正月盡三月
- 卷六 起建炎三年四月盡八月
- 卷七

中興小紀 目錄

一

- 中興小紀 目錄
- 起建炎三年閏八月盡十二月
- 卷八 起建炎四年正月盡六月
- 卷九 起建炎四年七月盡十二月
- 卷十 起紹興元年正月盡六月
- 卷十一 起紹興元年七月盡十二月
- 卷十二 起紹興二年正月盡六月
- 卷十三 起紹興二年七月盡十二月
- 卷十四 起紹興三年正月盡六月
- 卷十五 起紹興三年七月盡十二月
- 卷十六 起紹興四年正月盡八月
- 卷十七 起紹興四年九月盡十二月
- 卷十八 起紹興五年正月盡六月
- 卷十九 起紹興五年七月盡十二月
- 卷二十 起紹興六年正月盡十二月
- 卷二十一 起紹興七年正月盡六月
- 卷二十二

中興小紀 目錄

三

起紹興七年七月盡九月

卷二十三

起紹興七年十月盡十二月

卷二十四

起紹興八年正月盡六月

卷二十五

起紹興八年七月盡十二月

卷二十六

起紹興八年正月盡六月

卷二十七

起紹興九年七月盡十二月

卷二十八

起紹興十年正月盡十二月

卷二十九

起紹興十一年正月盡十二月

卷三十

起紹興十二年正月盡十二月

卷三十一

起紹興十三年正月盡十四年十二月

卷三十二

起紹興十五年正月盡十六年十二月

卷三十三

起紹興十七年正月盡十八年十二月

卷三十四

起紹興十九年正月盡二十年十二月

卷三十五

起紹興二十一年正月盡二十三年十二月

卷三十六

起紹興二十四年正月盡二十五年十二月

卷三十七

中興小紀 目錄

四

起紹興二十六年正月盡二十七年十二月

卷三十八

起紹興二十八年正月盡二十九年十二月

卷三十九

起紹興三十年正月盡十二月

卷四十

起紹興三十一年正月盡三十二年六月

六

中興小紀卷一

宋 建陽熊克撰

建炎元年歲在丁未夏五月庚寅朔。大元帥康王即皇帝位於南京。上道君皇帝之第九子。母曰賢妃章氏。以大觀元年五月乙巳夜。生於宮中。紅光照室。初賜名。授武定軍節度。封蜀國公。二年。進封康平郡王。宣和四年正月。冠於文德殿。賜字德基。三月。出外第。拜太保。遂安慶源兩鎮節度。封康王。上博涉經史。道君問以古事。及應詔制述。率皆稱旨。五年。娶邢煥次女。封嘉國夫人。嘗侍道君習射於郕王府。上挽弓至一石五斗。宣和末。金人內侵。淵聖皇帝方受內禪。敵騎抵城下。遣燕人吳孝民齎書請和。欲得親王宰相為質。時諸王皆從道君南幸。惟上與肅王西京師。淵聖召上。具言孝民所陳。上毅然請行。遂命少宰張邦昌副上。使於金寨。時敵兵四遠。上意氣閒暇如平日。數與大將沃哩布原名幹其不。今改正下同。觀蹴鞠。雜伎。置軍中。經月會都統制姚平仲。以所部兵劫寨。平仲。古子也。金人以用兵責使者。邦昌懼而泣。上止曰。為國家何愛身邪。沃哩布由是懼之。不欲上聞。更請肅王。淵聖嘉上忠勤。還拜太傅。靖康改元冬。金人再入寇。刑部尚書江都王雲。奉使至金寨。先遣親吏李裕。回道沃哩布語。須康王親封。議乃可成。於是上奉詔使沃哩布軍。請殺師雲副之上。請門下侍郎開封府南仲偕行。淵聖曰。南仲老矣。乃令其子中書舍人延禧。與觀察使高世則為參議官。世則。瑗孫也。以十一月丁丑發京師。晝夜行。庚辰。至相州。民遮道曰。肅王已不反。乞大

五

王起兵拒敵。不宜北去。幸已至磁州。初王雲使金歸。過磁州。勸二郡為清野計。二郡從之。悉徹近城民居。運粟入城。泊金人再至。果以磁相無糧。由他路入。二郡人怨雲。以為雲通於敵。磁有崔府君祠。乃東漢之崔子玉也。封嘉應侯。號曰應王。上至州人擁神馬。謂應王出迎。守臣秘開柙。獲義烏宗澤塔。上宜謁其廟。雲從上入。上既出。雲為百姓所害。上檄澤捕得雲者斬之。乃定。磁人力請上毋北去。謂離北門五六十里。即有敵兵。知相州直龍圖閣。祁門汪伯彥。蠟書至。亦言金遣五百餘騎。沿路問上所在。於是延禧等皆勸上回相州。閏十一月。朝廷議遣河。遣僉書樞密院臨川。昌之河東。耿南仲之河北。皆為割地使。昌偕金使至絳州。絳人殺之。南仲偕金使王洵至衛州。衛人殺之。南仲遂如相見上。乃與南仲連街揭榜。召兵勤王。人情大悅。戊申。上登郡。國飛仙亭。因持弓矢。呪之曰。若次第中此牌字。則必開京師。若果三發三中。左右動色相賀。己酉。上與幕府從容語曰。夜來夢皇帝脫所御袍賜吾。吾解舊衣而服所賜。此何祥也。頃之。報京師使臣來。乃武學生借開門。祇候秦仔。蠟書命上為大元帥。陳亨伯。元帥。汪伯彥。宗澤。副元帥。速領兵入衛。上捧詔。嗚咽。軍民感動。上乃命耿南仲同預軍謀。十二月壬戌朔。大元帥開府。除汪伯彥為集英殿修撰。上初開府。服排方玉帶。語伯彥等曰。吾陛辭日。皇帝賜以龍行。吾遂辭久之。皇帝曰。朕昔在東宮。太上解此帶賜朕。卿宜收取。不得已拜賜。癸亥。南仲等言。軍行先藉糧食。今勤王之師。經由河北京東兩路。乃差微餼。開直學士河北都漕樂壽張。直龍圖閣京東漕臣邵武黃潛厚。並隨軍應付。乙丑。閣門祇候侯章。蠟書至。催發勤王兵。章言。陛辭日。皇帝諭臣曰。康王辟中書舍人。從行。可令便宜草詔。盡起河北兵。守臣自將入援。是夜上命耿延禧草詔。曉諭諸郡。惟中山慶源被圍不得達。元帥府五軍總一萬人。上遣使招刺賊楊常景等皆效順。又得一萬餘人。丁卯。上欲領兵渡河。與幕屬謀所向。或請出滑滑。或請渡王俞。或請趨魏縣。言人人殊。猶未決。汪伯彥獨曰。非出北門。濟子城不可。衆莫能奪。上從之。仍遣前軍統制劉浩。統兵出南門。陽為滑滑之行。以疑金。乙亥。上發相州。使臣馳報黃河未凍。衆失色。上禱於天地河神。至子城渡。報河凍已合。丙子。上總帥渡河。至大名。都漕權府事張。與北道副總管奉符顏岐。率衆郊迎。時京城圍久。及上駐北門。而四方事皆取決於帥府矣。壬午。副元帥宗澤部兵二千入自磁州。先諸軍至。士大悅。癸未。知信德府直徽。欲開梁揚祖兵萬人。馬千匹。繼至。諸將兵官如張俊。苗傅。楊沂中。田師中。皆在麾下。揚祖子美子。傅授子俊。成紀人。沂中。崞縣人。師中。秀容人。上問揚祖執俊。揚祖以俊對。上亦喜俊。自此常在左右。上置揚祖為隨軍轉運使。甲申。始聞金人登城。斂兵不下。淵聖詔。見通和。卿等兵未可動。上涕泣。知紹書為敵人所迫。宗澤請進師。直趨開德。解京城之圍。汪伯彥執講和之說。且言敵兵十萬。吾軍纔一萬三千人。如何解圍。合使大王安居。更檄宣總司。陝西江淮勤王之師。約日俱進。乃可破敵。時北道總管趙野至南京。與宣撫使范訥。合軍。自號宣總故也。野訥並開封人。伯彥請上移軍東平。則藉身於安地。身安。國難可圖。上問耿南仲。亦以為然。遂決東去。澤請自領軍至都城。許之。戊子。澤兵行出南門。進屯開德府。揚聲大元帥在軍中。庚寅。上離北京。二年正月辛卯。劄士人東平府界。癸巳。帥臣盧益。漕臣黃潛厚。率衆出迎。上遂府治。丁酉。右文殿脩撰知冀州權邦彥。以兵千人至上。命屯開

德。隸於宗澤。壬寅。徵猷開待制。知河間府黃潛善。與高陽副總管楊惟忠。將數千兵至。益開封人。邦彥樂善人。潛善。潛厚弟。惟忠。西戎部族也。潛善請上移書沃哩布。與辨曲直。令退軍通京城之間。耿南仲曰。使敵知元帥府所在。非利也。潛善計不行。乞成兵於曹。從之。上置惟忠為元帥府都統制。丁卯。上以京東漕臣閻邱生所領濮州兵。及深州守臣姚鵬。博州守臣孫振等兵一萬四千。隸宗澤。新降到賊軍丁順。及軍州王徽。廣濟軍孟世寧等兵三萬七千人。隸潛善。壬申。上以約諸路合兵而來東平。去京師差遠。與幕屬議進屯濟州。庚辰。上發東平府。癸未。至濟州。諸路兵大集。軍費日廣。梁揚祖言京城圍久。鹽法不通。宜比權貨物法。許人入錢給鈔。請鹽上從之。繼及一月。給鈔一百萬緡。公私俱便。宗澤帥兵至。京城與金大取。敗之。丙辰。上奏除澤徵猷開待制。丁巳。黃潛善以機事赴府稟議。且引探事人張宗得。金人偽赦。并迎立孟太后。書上揮淚大慟。期身先士卒。追二聖於河北。諸將曰。此將臣職爾。大王乃宗社所繫。不可輕舉。時兵部尚書呂好問。亦遣勇士李進持帛書至。好問。希哲子也。戊午。上以便宜除汪伯彥。顯閣待制充元帥。而黃潛善為副元帥。癸亥。耿南仲等率文武官吏勸進。書再上。上流涕不受。諸路率守監司推戴無虛日。使臣鄭安。自京回。傳到少帝。齋血書。襟詔。上讀之。慟哭。南仲以下。又言帝王之興。必有受命之符。大元帥。皇帝賜以排方玉帶。大元帥建府。有賜袍異夢。四方申呈。或曰。靖王。今始悟靖之為字。皇帝立十有二月。而元帥府建。則靖康紀元。實為符兆。願大王亟即位。以應天心。上不納。丙寅。張邦昌以諸目至。大略言國禍之酷。權以濟事。故寧忍死而報之於殿下。上答邦昌書。亦曰。九廟不毀。生靈獲全。皆相公之功。邦昌又遣上舅忠州防禦使章淵。齋書稱臣。且言封府庫以待。又曰。臣之所以不死者。以君王之在外也。丁卯。吏部侍郎汝陽謝克家。以邦昌命齋玉璽至。文曰。大宋受命之寶。克家跪進。上慟哭。命汪伯彥司之。皇太后遣左丞安岳馮淵。權右丞相李回。來奉迎。解康邸傷人也。又令姪權衛尉卿孟忠厚。齋書詣上。略曰。王其速驅輿。入處宸居。上以安九廟之靈。下以弭四方之變。上覽書。乃命移檄諸道。具言邦昌恭順之意。約束不得亂入京城。於是濟之父老。請上即位於濟。宗室仲瑄。議用晉武陵王遵承制故事。幕屬難之。謂宜如唐肅宗即位。以定天下。又宗澤言。恐邦昌等陰與金結。毋或深信。且開封於南京。乃祖宗受命之地。取四方中。汴濟尤易。庶為萬全。時使臣曹勛自河北歸。進道君御劄曰。便可即真。來救父母。上慟哭拜受。由是決意趨應天。庚辰。上發濟州。鄭延副總管劉光世來。上命光世都提舉五軍。光世延慶子也。僉書樞密院沙縣曹輔來。癸未。上至應天府。甲申。皇太后遣吏部尚書仙井王時雍。開封尹永嘉徐秉哲。奉乘輿服御來。而張邦昌繼至。伏地慟哭請死。丙戌。上以便宜進汪伯彥。黃潛善。為雜學士。於是耿南仲議改元。謂宜做藝祖建隆之號。且本朝以火德王。請曰建炎。云改元大赦天下。除常赦所不原者。赦書首令從臣監司都守訪求文武才略出倫之士。雖布衣亦聽舉。又誤國害民如蔡京。童貫。王黼。朱勳。孟昌齡。李彥。梁師成。諛正。及其子孫。見流竄者。更不復赦。民貨常平錢穀。悉與蠲放。又散放青苗。本以便民。歲久法弊。反為大患。亦令罷去。祖宗上供。自有常數。後緣歲增。不勝其弊。當裁損以紓民力。比來州縣受納租稅。務加槩量。以現出利。可令禁止。應臨難死節。義不受辱。出使軍前。及因守戰歿於王事。許其家自陳

優與褒賞。應遠法賦。與民間疾苦。許臣庶具陳。言雖謬計。亦不加罪。初。離陽當五代之末。有狂僧日呼於市曰。此地將有聖人出世。及我太祖以歸德之節。受周禪而國號宋。人以為應矣。至是乃正應其語。上之將即位也。門下侍郎耿南仲等。請用漢光武故事。為壇於宋之陽。先告天地。北望二聖。然後受命。及上登壇受表。涕泗交流。百官環侍。無不感動。因名其壇曰中興受命之壇。初。靖康以金人入寇。置四道都總管。分制諸路。以衛京師。有詔事得專決。財得通用。官得辟置。兵得調發。有警則置其副以守。而都帥自將入援。既而南道都總管張叔夜統兵三萬。至京城下。與金戰。遂除僉書樞密院。從二聖北狩。南道都總管胡直儒亦統兵勤王。戰敗。為金所獲。後遣之還。惟副總管直龍圖閣朱勝非。留治應天府事。勝非頗能。均節調度。幣藏得以不空。至是上即位。賜半出於此。叔夜者之孫。直龍圖閣人。勝非上蔡人也。辛卯。上謂宰執曰。少帝事上皇。仁孝升開。爰自臨御。沈機淵斷。聖不可測。乃遭厄運。暫為北狩。朕念手足之恩。皆若神會。太后當二聖北轅。以聖德起於宮闈。乃眷朕躬。應天歷數。累章勸進。於國有功。靖康皇后宜上尊號曰孝德淵聖元祐皇后。册為隆祐太后。壬辰。宰執奏事。張邦昌先退。上問黃潛善等曰。朕何以處邦昌。潛善等曰。邦昌借號。罪在不貸。然為金人所脅。不得已而從權。惟陛下容斷處之。上曰。邦昌小心。不幸逢此。雖不能死。然遭變從權。使宗廟不隳。社稷不壞。一城生靈。獲全肝腦。金人縱遣人齎書赴慰。及歸寶輿。駭奔來朝。北面事朕。既貸其初。欲取以王爵。異時金人有詞。使邦昌具書報之曰。中國不忘趙氏。彼師不旋踵。而天下勤王之師皆左袒歸宋。故邦昌懼。不待問罪。幸保首領。而反藉於朕。使金人知天下之歸。出於自然。卿等以為何如。潛善等曰。陛下聖意高遠。非臣等所及。於是邦昌能為太保。奉國軍節度使。同安郡王。五日一赴都堂。參決大事。上即命潛善等募忠信能專對之士。奉使通問。除作國書。命邦昌更作金人書。早遣使行。尋詔加邦昌太傅。依文彥博故事。每月兩赴都堂。以稱朕優禮之意。册賢妃章氏宜和皇后。立嘉國夫人邢氏為皇后。侍御史續漢初劾。言今日措畫中原。宜法藝祖命郭進。李漢超。董遵海等守邊之術。以三京關陝。析為四鎮。拱潁昌。隸東京。鄭汝河。隸西京。恩濮開德。隸北京。而同華陝。隸京兆。擇人為節帥。使各以地產之賦。養兵自衛。且援鄰鎮。如犬牙相錯。又京幣積錢千餘萬。緡宜給四鎮為緡本。若四帥得人。則隱然為國長城。庶幾中原不失。江左可居。詔付三省。未幾。言者謂舜陟為臺官。而事僞庭。遂除秘閣修撰。知廬州。其議遂寢。門下侍郎耿南仲告老。癸巳。除觀文殿學士。提舉洞霄宮。而大元帥府參議官耿延禧。高世則。亦皆以宮觀去。上欲命相而難其人。黃潛善。汪伯彥。皆元帥府舊寮。新擢執政。人望未孚。惟資政殿大學士李綱。嘗靖康京城初被圍時。能建議力守。後宜撫河南。救太原。雖無功。而士論怨之。謂其平日有志。在今日可用。甲午。綱自外除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綱。邵武人。先是淵聖除綱領開封府。道梗尚未赴也。金主晟起燕雲。上中京。遼東西長春。平州。凡八路民兵。隸於諸萬戶。分寇兩河。於是渤海萬戶托下嘉。今改正。下。同。屯河間府。女貞副統蘇林。今改正。下。同。屯真定府。契丹都統馬五屯。平陽府。女貞萬戶尼楚赫。今改正。下。同。屯太原府。女貞萬戶婁宿屯。河中府。而雄霸風憲澤路諸州。皆有萬戶入屯。自金之初入寇也。朝廷許諸郡得便宜行事。故各務自保。遂路帥司不調。

發。無連衡合縱之勢。又金兵方盛。非一州之力所能敵。故令得併兵。既破一州。又攻一州。至是女貞副統蒙克。今改正。進據磁相。詔遣統制官馬忠。張煥。將所部各五千人。自恩冀趨河間以與之。時靖康執政皆去。而僉書樞密院曹輔。已被病。丙申卒。丁酉。詔宣仁聖烈皇后。保佑哲廟有大功。而奸臣造言。仰誣盛德。著於史牒。以欺後世。可令國史院據實而脩。播告天下。於是蔡卞。邢恕。皆貶之。詔遣統制官薛廣。張璠。將所部各三千人。廣自內黃。璠自開德。過河北。山水寨。義兵二萬。同復磁相。尋以宣教郎臨江傅。等。借工部侍郎為祈請使。又令廣璠等。且駐河南。戊戌。以吏部侍郎謝克家。為翰林學士。徽猷閣待制北道副總管顏岐。為御史中丞。翰林學士莫俛。除述古殿學士。承旨吳升。除龍圖閣學士。皆奉祠而去。歸安人。升。清流人也。知揚州。許份言。濟鄆與寇為鄰。南京雖與王之邦。而寇騎屢至。惟揚州前江。後淮。有險可恃。願駐蹕於此。是日詔略曰。屢方勤於北顧。難遽議於東巡。份。侯官人。將子也。初。江寧府禁卒周德等。叛。執知府宇文粹。中殺官吏。嬰城自守。會經制官尉官鮑貽遜。統勤王兵七千。至城下。發運判官方孟卿。檄貽遜進兵。通城。德等乃受招安。粹。華陽人。靖康初。自右丞出帥。貽遜。龍泉人。孟卿。鄱陽人也。時新除右僕射李綱。行次江寧。因與漕臣權府事吳人李彌遜。謀。是日誅首惡五十人。其衆千餘人。令提舉常平官王枋。部赴行在。資政殿學士宋城路允迪。靖康初。為僉書樞密院。未幾奉祠去。丁未。召為吏部尚書。學士。京師。城。路。允迪。守吏部尚書。資政殿學士。建陽。范致虛。靖康末。以前執政帥長安。皆統兵復兩京。擒金酋守高世由。未幾兵敗。退駐潼關。至是復命為京兆經略安撫使。初。西路總管資政殿學士王襄。北道總管資政殿學士趙野。皆以前執政任總帥。雖率兵赴關。而遷延不進。至是襄。野。並責分司。詔略曰。豈有兩君之在野。略無一騎之入關。故取迂塗。以為遁計。尋又各以散官安置。襄。永州。野。邵州。野。開封人。襄。南陽人也。戊午。詔太常少卿周望。借給事中。充大金軍前通問使。武功大夫趙哲。除遂州刺史。副之望。上蔡人也。是月。以龍圖閣學士朱勝非。為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時事皆草創。詔書填委。而院無凡案。勝非嘗懲敗鼓。草。然文氣嚴重。如平時。勝非因奏。陛下新即位。宜正始。正始之說。無他仁義而已。仁義者。天下之大柄也。人主當持之。而朝廷奉承之。則人主尊。朝廷當持之。而四方順從之。則朝廷尊。中國當持之。而遠人欽服之。則中國尊。人主失其柄。必有大臣跋扈之患。朝廷失其柄。必有尾大不掉之患。中國失其柄。必有外國交侵之患。國家與北敵結好。一百二十餘年。彼既亂弱。乃遂交金。人為夾攻之計。天祚匿於近塞。遣使指蹤。令金人取之。且露章稱賀。是中國失其柄矣。金人內侵。每以渝盟失信為辭。此皆燕人之語。怨我背契丹之約也。不然。金人通好以來。何嘗違其意哉。願容聖務。思其本。凡進退人才。弛張法度。禮樂征伐。慶賞刑威。一語言。一嘯笑。必加詳審。合於仁義者行之。不合於仁義者置之。則可以弭兵保民。紹復大業。迎還兩宮矣。上嘉之。時在京權貨物。鬻鹽鈔茶引。而道塗未通。發運使梁揚祖。請權於其州置司。詔揚祖兼領其事。於是歲入六百萬緡。入。上之相李綱也。御史中丞顏岐。張邦昌為金人所喜。雖已位三公。宜增其禮。綱為金人所惡。宜置閑地。六月己未。朔。綱至行。

在入見首言陛下用臣為相而外廷之論如此。臣願歸田里。至如命相於金人所喜惡之間。更望聖心審處。上曰。朕嘗有此言。朕告以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所喜者。岐無辭而退。綱乃赴堂治事。辛酉。詔濟邸名升陽宮。先是園城百官中有余大鈞、陳沖、王及之、洪篤等八人。皆誘內人為妾。及因鈔金銀。自盜入己。事覺。送御史鞫治。壬戌。李綱再論園城中受僞命者。上曰。國家顛覆。士大夫不聞死節。往往因以為利。如余大鈞、洪篤、誘宮嬪為妾。王及之坐蕃衙門。諸王卿知否。曰。見鞠之必得其情。綱又曰。靖康之禍。在內惟李若水。在外惟崔安國。死節甚著。而吳玠、莫俸、王時雍、徐秉哲、皆奉金人指立張邦昌。及捕宗室戚里。又受僞命為執政。此為罪首。先是若水已贈觀文殿學士。至是詔贈崔安國延康殿學士。時雍、高州、升、永州、皆全州。並安葬。案上文。吳玠、莫俸、王時雍、徐秉哲、皆四人。並官。此安國不及。其罪。綱又曰。時在園城中者。綱槩欲以叛逆罪之。右丞呂好問曰。王業艱難。正合垢納汗之時。遽繩以峻法。懼者衆矣。責以不能死。則可若直謂之叛逆。彼豈無辭乎。綱意不厭。乃遣其客正字晉陵胡理。要說好問。區別園城人為三等。以差行戮。且曰。必如是。方可表公之忠節。好問謂理曰。某與君俱處城中。乘以為可罪者。纔十許人。其餘人本末。吾輩可共悉。寧可以叛逆加之邪。綱由是不樂。呂本中雜說曰。金人再犯京師。謝克家、歐陽文忠公、相繼以園城中事。中傷之。以邦昌僞號。凡在園城中者。皆次第誣罪。呂好問謂理曰。園城中。不可謂若輩。以不聽死節。彼無所逃罪矣。然其間。尚有一曲。折若輩。以叛逆罪之。則彼必有辭矣。恐反為害。出是綱不悅。即使百者。中好問上深以為非。然好問亦不敢留綱。亦旋罷去。山。癸亥。詔略曰。朕惟祖宗。涵養士類。至矣。靖康之變。仕於中都者。曾無仗節死難。而多偷生取容。甚者乘時為奸。靡所不為。中國羞。姑取其尤。置加竄責。以為臣子之戒。至於卒伍。理當闕略。以責後效。既而某獄具。余大鈞等皆當市。上曰。有司之法。如此。新政重於殺士大夫。李綱等亦言。天地之大德曰生。於是詔流余大鈞、與陳沖、洪芻於沙門島。王及之、與張卿才、李韓、周懿文、胡思、皆廣南諸州安置。案上文。李綱又奏。張邦昌恃金人盜神器。國破而資之。以為利。君辱而攘之。以為榮。知陛下總師於外。天人所歸。乃始退還班。遣使奉迎。今日處王爵。平章大政。方且偃然自得。倘或逃誅。何以立國。臣請以春秋之法。斷之。若都城人則謂因邦昌得生而德之。若元帥府則謂邦昌不待討而怨之。若天下則謂邦昌易姓建號而憤之。都城人德之。元帥府怨之。私也。天下憤之。公也。春秋之法。人臣無將。將則必誅。今陛下欲中興。當先正朝廷。乃崇信逆之臣。以示四方。其誰不解體。若執政中有議不同者。臣乞與之廷辨。上乃召黃潛善、呂好問、汪伯彥、再對。潛善主邦昌甚力。綱曰。陛下必欲用邦昌。乞罷臣相。上顧好問曰。卿在城中。知其詳。謂當何如。好問曰。邦昌僞位。人所共知。既已自歸。惟陛下裁處。綱又曰。邦昌罪當誅。陛下以其自歸。則貸死而遠竄之。潛善乃言。在遠不如在近。是日詔邦昌以散官潭州安置。初。知陳州趙子崧。知汝州趙汝樸。知蔡州閻孝忠。皆密通寇兵。能保全境內。知襄陽府黃叔放。知漢陽軍李彥卿。通判鄂州陳規。皆扞禦有勞。又荆南府帥臣鄧雍。棄城而去。敵欲乘勢破公安縣。知縣程千秋。率民禦之。敵不敢犯。是日。詔子崧、陸二秩、汝樸、實文、開直學士。叔放、秘閣直學士。忠彥、卿。皆直秘閣。千秋、陸一秩。就除本府通判。叔放、公寧人。並開封人。現臨沂人。尋詔雍為禁從。敵來先送。落職。與宮祠。既而襄陽復不守。叔放落職。陸充監當。甲子。召通奉大夫

中興小紀 卷一

二

傅學。為禮部尚書。龍圖閣學士。知潭州。郭三益。為刑部尚書。墨卿。山陰人。前知舒州。以武昌寇作。遣其孥還越。道由江寧。遇周德之變。一家盡死。墨卿方遺忠。不及就職。三益。嘉興人也。初。上諭宰執。令置登聞鼓。殿院以通下情。至是。置於行宮門外。李綱言。今日中興規模。有先後之序。當脩軍政。變士風。裕邦財。寬民力。改弊法。省冗費。誠號令。信賞罰。擇帥臣。選監司。使吾政事已脩。然後可議興師。上曰。誰可任此者。綱因薦前監察御史張所。於河北。直祕閣。傳亮於河東。乃詔借所直龍圖閣。招撫河北。又以樞密副承旨王瓌。經制河東。而亮副之。皆賜錢百萬緡。以備募兵。又給半歲糧。及空名告千餘道。用京畿兵千人。為衛道之瑛。成紀人。所。益都人。靖康末。嘗至河北募兵。時因論黃潛善坐貶。亮。馮翊人。號知兵。初以布衣得召。權京西統制官。將兵數千。直至汴京城外。與金戰。至是。綱皆引用之。丁卯。詔曰。行在將士。適當除弊。禁賭之久。尤軫朕懷。又賦斂之繁。當謀減法。令之弊。當議改更。潰兵為盜。因開舊掠。殘破郡縣。已降敕令。當遣使招集。許令自新。賊吏為姦。乘時掎克。重困吾民。罪不可貸。當遣使案治。真於典憲。靖康開政言之士。或至竄逐。宜悉詔還。自今有智謀之人。如能獻諫。宜悉擢用。協成治道。以篤中興之烈。上登極。赦書。已罷天下神霄宮。是日。又詔本宮錢穀。並付轉運司。以充省計。既又詔道士林靈素。鄭知微。傅希烈。家資。令溫處二州籍沒。上初。詔取進士。命給事中兼權直學士院河南王綽。條所當行者。綽言。經義當用古注。不專取王氏說。乃詔復元祐詩賦經義兼收之制。鴻臚主簿鄧肅。沙縣人也。宣和間。因進花石綱。時得名。李綱為起居舍人。論京師水災。請沙縣監稅。與肅游相善。靖康間。肅被召得官。京師破。還入統制官。傅亮軍中。至是以肅為右正言。肅首論園城中。有以侍從官而為僞執政者。有庶官而為侍從者。有為張邦昌撰敕文者。有因邦昌而改名者。是皆不復知有宋德。請悉以叛臣目之。其上者。實於嶺外。次則遠處編管。卿監而下。朝廷本不以國士待之。亦難於國士責之。但籍其姓名。自是不復任為臺諫侍郎。若用此則一網而盡。不惟上報二聖之德。亦破天下奸雄之膽也。時右司諫潘良貴。亦論園城中人。乞分三等定罪。良貴。金華人。也。呂本中雜說曰。綱前一年。因李綱得官。時又用汪伯彥。伯彥為。癸酉。詔河外陝西山東與鄰路相援。如常山之蛇。首尾互應。令金腹背受敵。每路帥臣統之。猶一人而連四體。寇至援兵四集。則賞不踰時。遠者必到。無赦。詔諸路添置武尉一員。戊寅。同知樞密院汪伯彥。進知樞密院事。己卯。詔於沿河沿淮沿江置帥府。要郡以控鎮之。帥府帶安撫。要郡鈐轄。各武臣為之。副。又別置浚波水軍。上之初即位也。即命率武軍節度使范訥。為京城留守。庚辰。詔能訥。仍降授承宣使。淄州居住。先是。詔延康殿學士張慤。為戶部尚書。慤至。首言陛下當判忠邪。忠邪判。則治亂分。壬午。遂除慤。同知樞密院事。兼提舉戶部財用。初。詔舊相觀文殿學士宋城。徐處仁。為大名尹。處仁時已被病。至是卒於大名。初。言者論靖康末。折產實為宜。撫錢蓋為制。置高亢總兵守河。皆不戰而退。今置不問。則後將何以使人。彥質。可求子。可求見知常州。猶未陷於敵。蓋惟演孫也。詔貶彥質。昌化軍。蓋落職。高亢。編置海外。充行次南康軍。知軍。李定。通判韓琦。奏允欲謀變。已誅之。且待罪。右僕射李綱曰。元將兵守河。敵未至而先走。朝廷不能正軍法。一軍壘守。乃敢誅之。必健俠也。使後之受命持敵者。少知所戒。是當賞。上曰。然。乃詔定韓琦各傳

中興小紀 卷一

三

一官。初，金人左副元帥尼雅滿原名精罕，今改正自河東歸至雲中，右副元帥沃哩布自河北歸至燕山，至是聞上龍飛雁陽，張邦昌入覲，遂會於山後草地議事，沃哩布中著死，乃以其弟鄂勒理原名精高，今改正為右副元帥。時國主晟皆遣使諭尼雅滿止南寇之兵，尼雅滿報以本朝數使人要結契丹漢兒，其攻其國以激怒之，蓋尼雅滿專權，晟不能令，至是命相亦取決焉。晟守虛位而已。初，錢蓋制置陝西，嘗議溫都之地，於朝廷無毫髮利，而歲費不貲，不若立唐唐之後，使為藩臣，有益麻黨征者，故王之子，國人所服，倘立之，必得其力。至是用蓋策，乙酉，復蓋原官，除陝西總制，使齎告報益麻黨征，仍賜姓名曰趙懷恩，因召五路兵赴行在。以延康殿學士宗澤為東京留守，時馬軍都指揮使郭仲荀見統禁旅在京城，執政黃潛善、汪伯彥頗疑澤，故就命仲荀副之，又以顯謨閣待制杜充為北京留守，仲荀、遼孫、尤、安陽人也。詔罷州縣職田，右僕射李綱請諸路買馬及募民出財助軍費，且言熙豐時內外禁旅五十九萬，今禁旅軍弱，何以捍強敵而鎮四方，故莫若取財於東南，募師於西北，若得數十萬，付諸將以時練之，不久皆成精兵，此最為急務。丙戌，乃詔陝西河北各募三萬，京東各募二萬，合為十萬，仍創曉勝、壯捷、忠勇、義成、龍武、虎威、折衝、果毅、定難、靖邊、凡十號，每號四軍，每軍二千五百人。丁亥，上諭宰執、東京發到內庫寶器，有玻璃瑪瑙之屬，皆遺方異物，內侍陳烈以進，朕念玩物喪志，悉令碎之。汪伯彥曰：陛下初即位，便能以道養志，不役於物，中興之功，不足致也。詔河東河北自太原真定失守之後，列郡被圍，誓以死守，昔有一城固守不下，則載信史以耀後世，今數千里之廣，無一人忍負國者，忠義之俗，古所未有，訪聞失職之吏，失次之軍，失業之民，渡河而南，未有所歸，其令帥臣監司，悉心措置，分布而收之。初，淵聖登極，高麗國遣使入賀，詔遣吏部郎官華亭衛敏為宣問使，至明州，迺始許使人春見，而金人已逼京城，詔令不通，使人坐館淹久，日費以萬計，衛敏度不可留，乃以幣易金，厚餉其使而遣之，還朝，請矯制之罪，上嘉賞，遷為衛尉少卿。至是，虜使言虜者虜犯汴京，乘輿保金湯而居，固善，然知敵雖棄去，秋必復來，而向嬰城，此大臣不知變之過也。今兩河諸郡，幸皆堅守，臣謂宜陰以帛書許其世，封使人知自愛，不為敵有，陝西山東淮南，則令增埤濬澗，訓齊其人，而擇大臣以鎮撫之可也。

中興小紀卷二

建炎元年秋七月己丑朔，以徽猷閣直學士董耘為兵部尚書，耘，須城人，嘗為元帥府參議官，初以兵部侍郎召，至是擢用之。己亥，詔省臺寺監，以繁簡相兼，館職學官減半，開封府曹推依舊為推官，諸提舉常平，併歸提點刑獄司，兩浙福建市舶，併歸轉運使，諸州司錄依舊為倉判，曹掾官依舊為節察推判官，支史、掌書記、錄事、司戶、司理、司法、參軍，縣不滿萬戶，不置丞，罷吏員三分之一，堂吏遵祖宗法，轉官止朝散大夫，初除外任，只為通判，前宰執子弟緣恩數帶貼職及待制以上，并罷，宰執并見任宮觀寺闕，未有差遣，京朝官以上俸錢，並權減三分之一。右僕射李綱言：中原根本，一去之則人心搖，臣昨建議，以適義陽為次者，示不去中原，且係其心爾。近外議紛紛，謂陛下將幸東南，果然，臣恐中原非復我有，上曰：但欲奉太后及六宮往東南，朕當留中原。綱曰：陛下英斷如此，雖漢之高光，唐之太宗，不過是也。乞降詔，上乃命綱擬詔。辛丑，詔略曰：朕將親督六師，以援京城及山東河北諸路，已迎奉隆祐太后，津遣六宮及衛士家屬，置之東南，朕與羣臣，獨留中原，應在京屯兵聚糧，脩樓櫓，治器具，令留守司趣辦之。壬寅，以右僕射李綱為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門下侍郎黃潛善為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時初建御營司，綱與潛善並兼使，而同知樞密事張愨副之，又擢鄭延禧為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綱、潛善、愨、延禧皆好問，除資政殿學士，知宣州。時好問家傳曰：時延禧官多，綱所荐，因論國城本并，以中好問上出，于綱付尚書，其

心迹與餘人不同官所不知仰命書者行下於是好問力求去乃除職
 知江州七月乙酉也家鄉記好問難改日與建英諸官所書皆不同
 許翰為右丞翰長邑人靖康時為同知樞密院與李綱最厚故復用之
 乙巳李綱言今未能幸關中宜
 適南陽乃詔委守臣修繕城隍又詔鈔鹽錢帛令漕臣范之才儲糧草及命江湖綱運由湘江通漕并四
 川轉輕貨自歸峽以輸於鄂於是中書舍人劉珪言當今之要在審事機愛日力為急自金北歸已再臨
 時陛下中興已既數月矣而六飛時巡靡所定止攻戰守備闕然不講臣聞近臣有欲幸南陽者南陽密
 邇中原易以號召四方此固然矣然今日兵弱財單陳唐諸郡新列於亂千乘萬騎何所取給南陽城巖
 亦不可恃夫騎兵金之長技而不習水戰金陵天險前據大江可以固守東南久安財力富盛足以待敵
 又衛尉少卿衛敏亦言建康實古帝都望諸東幸徐關北向為萬全之策廷長與人也 丙午戶部侍郎
 郎黃潛厚遷尚書於是中書舍人劉珪言潛厚乃幸臣親兄祖宗以來無兄弟居同一省者上遣同知樞
 密院張德諱珪所論固當以潛厚明於國計姑從權宜可也 丁未以虞部郎中張浚為殿中侍御史浚
 綿竹人咸子也時諸路沿各縣管已西詔四道都總管並罷右諫議大夫臨印宋齊愈初在圍城中自外
 至會議處寫張邦昌三字至是鞠於御史臺獄具于子賜死 初江浙經制使翁彥國橫賦暴斂致亂東
 南而其黨兩浙轉運判官吳昉助之為虐人不聊生至有擊登聞鼓以訴者時彥國移知江寧府上乃面
 罷二人丁巳降詔引咎略曰比緣時巡深戒有司從儉而彥國與昉同惡相濟今彥國罪盈物故而昉已
 罷庶幾吾民少安先是左僕射李綱以彥國姻黨庇之至貶改聖旨而獨罪昉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朱
 勝非言舍渠魁而責支黨臣所未諭卒正彥國罪彥國崇安人也 初諸路發禁兵會東總管司勤王至
 則總管胡直孺已陷於敵遂留南京上即位遣諸路兵還時杭州兵糧三百餘人有故置其下勝捷殘兵
 而為盜將兵者遂誘以足數軍校陳通等見杭州富饒甲東南因謀歸為亂八月戊午朔通等夜劫庫兵
 以叛拘帥臣龍圖閣直學士葉夢得殺轉運判官吳昉與副將白均以下凡十二人時轉運副使顧彥成
 方出巡通欲俟其歸害之彥成歸及城外而變作遂復走秀州通等遁令前執政特進薛昂領郡事昂不
 能拒夢得吳縣人昂餘杭人也 己未浙東帥臣翟汝文集兵於西興渡以禦杭寇且奏乞令浙西兵亦
 聽其節制 壬戌詔御史中丞顏岐除待制提舉明道宮 初右正言鄧肅言陛下昨欲進兵援京城為
 耿南仲父子所沮時南仲為觀文殿學士提舉洞霄宮已詔并其子龍圖閣學士延禧並落職至是侍御
 史侯官王賓復累疏論南仲罪己酉責授散官建昌軍居住 丙子詔依祖宗故事改帝姬復為公主
 先是杭寇申復汝文云若得內翰親至即降汝文信之於是以兵七千渡江時經制司遣屬官鮑貽遜領
 鎗杖手二千人亦至城下賊不聽命汝文復回越州 初左僕射李綱薦張所招撫河北傅亮經制河東
 至是所言乞置司北京俟措置就緒即渡河而權北京留守張益謙奏以為招撫不當置司北京亮亦言
 經制司兵糧萬人河外皆金界乞權置司陝府右僕射黃潛善頗沮所又以兵少不如勿遣罷之綱言潛
 善力沮二人乃所以沮臣使不安其職臣每鑒靖康末大臣不和之失凡事必與潛善等議而後行不謂
 彼乃設心如此乞歸田里殿中侍御史張浚與宋齊愈素善知齊愈死非其罪謂上初立而綱以私意殺

中興小紀 卷二

一九

侍從典刑不當有傷新政恐失人心於是首論綱罪 丁丑綱能為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制辭略曰
 謀猷弗效狂誕罔悛虧恭謹之通規負刑誥之初望既盡括郡縣之私馬又竭取東南之民財出符於
 公議則屢抗以邀留用刑佛於羣情則力祈於親制以至貶改已盡之旨茫其外親之姦茲遣防秋之師
 實為渡河之援預頒告命厚賜緡錢費踰百萬之多僅達京師而止專制若此設心謂何綱相凡七十五
 日有丞許翰因求去且力言綱忠義英發非綱無可與共建中興之業者今綱罷而留臣無益既而張所
 亦罪去傅亮引兵歸陝西招撫經制司皆廢矣 馬軍都指揮使郭仲荀自京東部禁旅詣行在 仲荀以
 至是詔仲荀護衛陝西太后之江寧府及制置東南盜賊 初李綱建議買馬及勸民出財至是上慮擾
 民且東南非產馬之地已卯詔罷之惟陝西每州令買百匹 辛巳提舉明道宮顏岐再除御史中丞不
 就職遂改工部尚書 詔遣殿中侍御史馬伸往湖南四路監察御史院寇防往江淮四路吏部郎官黃
 次山往京東四路兵部郎官汪端友往兩浙福建四路並為撫諭使伸須城人次山南昌人也 尚書右
 丞許翰見陳東死謂所親曰吾與東皆爭李綱者今東戮於都市吾在朝堂可乎乃力求去丙戌罷為資
 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時正字胡程為東潤澤齊榮又使友攝他官從綱而行同舟東下既而言者論之
 詔停其官送梧州編管 以給事中瑞安許景衡為御史中丞 資政殿學士宗澤留守京城於四壁置
 統帥官募義兵分隸之仍團練軍民之可用者以備緩急及治城池修器械略備而宗廟臺省宮室皆隨
 宜緝治澤乃上書乞不南幸其辭甚切又遣使將兵保護西京陵寢華蓋並起王善兵十萬據京東王再
 與兵五萬掠京西楊進號沒角牛兵尤衆圍光州甚急澤偏遣人招之悉聽命而宰執黃潛善汪伯彥皆
 忌澤將能之於是許景衡言得宗澤方能保東京有東京行在始安枕上悟避封所上章示澤故終景衡
 之去澤賴以安景衡又言澤都南陽無險阻城池而密邇盜賊且漕運不繼不如建康天險可據請定計
 巡幸凡八上疏爭之 初詔發建州禁卒守京西滑州為金人所攻而退復回本州請卸甲錢轉運司不
 即交九月乙丑因大閱軍校張員等遂作亂殺本路都監田其姓者及害漕臣毛奎拘守臣張勤提舉官
 王淩明嬰城固守於是提點刑獄陳檄檄朝請郎王淮為統制官率諸縣弓手士軍及南劍州將兵集於
 城下討之奎西安人勳侯官人淩明金華人檄永嘉人也 時江東漕臣劉蒙提舉官陸友諒合奏乞優
 加翁彥國贈典於是言者以謂彥國乃李綱姻黨為之腹心原蒙等之意蓋欲附綱使綱未遂其計得行
 則為綱所擢何疑庚寅詔蒙友諒各降五官 先是詔兩江諸州兵糧捕杭寇委提刑司節制時文臣周
 格武臣高士瞻並領憲司事士瞻戚里子也欲招安之浙東帥臣翟汝文奏以諸浙東軍與經制司鎗仗
 手合萬人兵勢已盛而諸軍為賊誘去者甚衆人無鬪志又諸處所集皆鄉兵不識金鼓一日賊自小坂
 門出衝散浙東兵次攻鮑貽遜奏貽遜率將士迎敵殺賊兵七百餘人於是朝廷遣統制官辛道宗將
 西兵二千人討之道宗至秀州其軍自亂潰而去者六百人趙萬郭青為之首賊勢益張提刑司所領蘇
 秀及淮南兵數百人緣此亦騷辛丑夜賊攻周格寨害格蘇秀兵遂脅淮南之衆其入杭投賊淮兵不從
 盡為所殺即自往投之致賊衆愈衆又刺城中百姓為兵且擄子女以分其黨復以金帛遣人誘諸郡不

中興小紀 卷二

二一

遣使據城相應。復汝文慮變生肘腋。亟引軍而去。此據汝文。丁未。提舉特進崇福宮白時中卒。戊申。詔淮浙等路當三錢並許用。從同知樞密院張慤請也。時銀金人犯河陽汜水。已逼東京。於是聚臣多請幸東南。丙辰。下詔暫駐淮甸。應接四方。稍定即還京。仍命知揚州呂頤浩。脩城池。騰部郎中陳亮。幹辦頓遞。虞部郎中李傳。具舟船。頤浩。歷城人。靖康中為燕山清臣。金人入寇。執至京城下。講和乃送之還。時淮揚帥辛道宗下叛兵。回至平江府。守臣趙研。集軍兵登城嚴備。賊畏之。自城外徑過。一城帖然。至常州。守臣何資不為備。且厚犒之。賊既受犒。即劫府庫及居民之家。幾盡。復拘通判曾緯以行。至無錫。知縣鄒漸。單馬造賊中大言曰。聖駕幸東南。先驅且至。知之乎。皆言不知。漸曰。若等無他。宜於此轉禍為福。衆相視。雖然不敢動。即送之出境。研。高密人。漸。臨清人。緯。布子也。至鎮江府。守臣趙子松。禦之甚銳。及與賊。府兵收。子松領親兵渡江保瓜州。賊入城。據之。其後子松以散官貶南雄州。金人遣左監軍達蘭。改正下。將兵圍中山。時河北官軍多自亂。河東守臣皆棄城走。於是敵乘而取之。惟中山慶源保莫所落。冀不降。久而方陷。冬十月丁巳朔。上登舟幸淮甸。宰執侍從。百司三衛。禁旅。御營。司將佐。扈衛而行。知秀州權浙西憲司趙叔近。往招安杭寇。時鎗杖手屯秀州。賊畏之。遂聽命。甲子。叔近以素隊入城。然賊兵猶不解甲。時諸處有寓居即待次。官多擅自募兵。以勤王為名。或自稱材武子弟。皆徒為紛擾。有害軍政。戊午。詔禁止。仍命帥臣憲司察之。隆祐太后至高郵軍。聞叛兵焚鎮江。遂遣兵控扼瓜州。戊午。太后入揚州。先是雄州失守。知歸信縣李成者。本縣之弓手。以勇聞於河朔。累功為縣令。成妻子在城中。為亂兵所殺。乃率其衆數萬來歸。詔授忠州防禦京東河北都大提殺使。朝廷慮成衆太盛。命二千人往南京。一千人於宿州就糧。餘衆令成率赴行在。成遣其將史亮。部所分兵以行。亮至宿而殺掠居民。且焚汴河橋。成臨其後。亦有道士陶子思者。喜談兵。成道遇之。子思謂成面有潤澤之相。勸成西往取蜀。成感其邪說。遂叛。分兵寇兩淮。乙丑。命江淮制置使劉光世領統制官苗傅兵二萬討賊。光世下令。得成者以成官爵與之。故士皆力戰。賊衆大潰。降者數千。擒史亮及其黨張勝。王宜等數人。成僅以身免。收殘兵北走。初。靖康末。有勸停人前忠翊郎趙叔向者。於京城募兵。以救駕為名。所募皆游手之人。上即位。與敦武郎而叔向。向謀作亂。至是亦命光世擒之。詔罷招新軍。其凌波等水軍亦罷之。戊辰。率執登御舟奏事。上曰。昨日有內侍至自京師。進內府珠玉二囊。朕投之汴水。黃潛善曰。可惜。有之不必棄。無之不必求。上曰。太古之世。摘玉毀珠。小盜不起。朕甚慕之。庶幾求以息盜爾。庚午。上次泗州。壬申。詔升天長縣為軍。以其近行在也。初。藝祖六世孫選之子。傳。原。宋。史。子。傳。為。張。氏。夢。緣。衣。神。人。自。言。崔。府。君。擁。一。羊。謂。之。曰。此。為。誠。已。而。有。娠。戊。寅。子。傳。次。子。生。於。嘉。興。縣。是。夜。赤。光。滿。室。如。日。正。中。子。傳。以。歲。在。協。洽。其。屬。為。羊。故。字。之。曰。羊。己卯。隨。駕。後。軍。至。楚。州。寶。應。縣。作。亂。逼。逐。左。正。言。盧。臣。中。陸。水。死。殿。中。侍。御。史。張。浚。以。為。難。在。艱。難。中。豈。可。廢。法。即。論。都。統。制。韓。世。忠。師。行。無。紀。士。卒。為。變。乞。正。其。罪。有。旨。從。贖。而。中。書。後。省。言。世。忠。若。止。刑。金。何。以。懲。後。於是。浚。再。論。且。乞。擒。捕。為。變。者。遂。係。世。忠。觀。察。使。既。又。謂。臣。中。知。無。不。言。而。死。於。非。命。特。贈。諫。議。大。夫。臣。中。飲。縣。人。世。忠。廣。施。人。也。庚辰。詔。遣。御。營。

使司都統制王淵。捕浙西羣盜。既而淵總兵入鎮江城。賊猶不知。悉解甲就招。淵給以勳王。先遣步兵過江至瓜州登岸。盡殺之。騎兵百餘人。毀於市。淵。福津人也。既而言者論浙東帥臣顯謨。開學士。復汝文。總兵臨城。不肯會戰。詔令其析汝文言。自抗賊作亂。首提孤軍。與賊鏖戰。而諸將悉為憲臣所制。除飽貽。遜餉仗手在城下。與臣相聞外。無單車一介。以為犄角。不知使臣與誰會合。兼前後乞討賊。奏。賊具在焉。可誣也。詔汝文降充雜學士。癸未。上至揚州駐蹕。初。觀文殿大學士李綱。還至鎮江府。而潰兵趙萬已迫常州。遂由外江歸宜興。且出家財犒之。至是言者謂綱獨擅朝政。杜絕言路。遂諫官則陷以罪。或真之。閣散。又括馬之擾。招兵之暴。與勸民納財之虐。皆優立賞格。召吏為姦。民無所告。以至陛下德意。綱沮之。而不行。陛下號令。綱改之。而自專。人臣不道。無過於此。遂詔綱落職。戊子。言者又論綱。梓兵輕狂。嘗易詔。令以芘翁彥國之親黨。用金帛。以資張所。傅亮之妄用。姦逆謬狀。皆不逃聖鑒。昨綱初相。首置檢院。蓋欲引羣不逞。以舉己爾。綱以小人舉己。則己尊。己尊則朝廷可以脅制。而政事皆由其出。甚者造成靖康之伏闕。雖人主不得而令。又辛道宗兵叛以來。綱居無錫。乃傾家貲。制緋衣數千。遣其弟給迎賊。且綱不任討賊之責。避之可也。豈有甘言重幣。與之交。如常州閩閩之俗。浮淺。知有李綱而已。萬一賊起。藉綱為名。臣恐國家之憂。不在金人而在蕭牆之內。於是貶綱鄂州居住。時虛傳貶綱。南綱單騎南去。既而知無後命。乃還。庚寅。詔以二聖母后在遠。兩遣使迎請。未副所期。而中原固守之圖。亦虞弗至。思得忠信宏博。可使絕域。知謀果毅。能將萬衆者。以成朕志。慮其湮沒。弗能自達。不以有官無官。並許詣登聞鼓。院自陳。朕將優禮遇之。以禮部侍郎朱勝非。為翰林學士。乙未。以同知樞密院事張慤為尚書左丞。工部尚書顏岐。為同知樞密事。慤仍兼御營副使。先是。慈言。三河之民。怨敵入骨。欲殲殄之。請依唐人澤潞步兵。旌遊子弟。遺意。募民聯以什伍。而寓兵于農。使合力抗敵。謂之巡社。又太中大夫許翰。陳利害。請使州縣什伍其民。而教之戰。以效唐昭義步兵之制。詔委付慤。遂著為法。每五人為甲。五甲為隊。五隊為部。五部為社。各有長。至五社則為都社。有正及副。如兩都社及萬人以上。擇土豪二人為都副總轄。其借補官之制。則萬人以上成忠郎。千人以上保義郎。八百人以上承信郎。自甲長至都總轄。三歲遞遷。諸州以守為統制官。縣以令為統領官。歲終以較守令優劣。而逐路提刑為提舉官。書成。詔頒於天下行之。丙午。再遷慈為中書侍郎。仍提舉措置戶部財用。顏岐為尚書左丞。又以刑部尚書郭三益。為同知樞密院事。吏部侍郎周武仲。為刑部尚書。武仲。浦城人。鄧肅時為諫官。言武仲宜和。開任中丞。願望王黼等。不敢出一言。又嘗與趙良嗣同使金國。去年良嗣已殺。武仲不殺。亦云厚矣。其可復使之出入禁闥。以誤國乎。不報。至是復進任之。初。宣教郎傅粲。奉使自河陽渡河。急馳十餘日。至雲中。見敵人在。監軍烏克紳。改正下。同。至是回時。又得脩職郎王倫。授以朝官。借刑部侍郎。充大金軍前通問使。倫。且孫也。是月壬辰。辛亥。除粲為考功郎官。既而倫至河東。尼雅滿軍前。為其所圍。初。右諫議大夫衛膚敏。入對。勸上以守法度。重賞數事。上曰。崇寧大觀以來。所以亂祖宗法者。由宰相持祿。惟恐失人主之意。故於政事無所可否。馴至前日之禍。自今當以為戒。至是有旨。建承慶院。令內侍典之。膚敏乃請以承慶之役。付之楊。

州并升陽宮造事亦歸有司。又請禁中差除須索。必關三省。其有反祖宗之法。許大臣執奏。大臣不正。救者。顯黜之。時中書舍人劉珪。又言。陛下以前朝房院故。建水慶院。而論者以為修營濫費。陛下以降。太后故。則有御筆指揮。而論者以為內降復出。蓋護視工役。領之內侍。而除授不歸中書。此其言所以藉藉也。今陛下既以承慶之役。付之揚州矣。願因是凡所興辦。悉付有司。既以二人除官為不當矣。願因是申命三省。皆許執奏。則衆論悉息矣。初。諸州進士合於今春赴京省試。緣軍興已展一年。上方急於取人。慮寒賤無自而達。然巡幸既非久居。又四方道梗難赴。十二月丙辰朔。詔以省試合取人數。分下諸路。於轉運置司處類試。仍令提刑司差考官。每十四人取其一。詔朕念親儒臣。以稽先聖之格言。雖羽檄交馳。巡幸未定。亦不可廢。可差講官四員。萬幾之暇。令於內殿講讀。自中原假擾。內外財賦多失。往往吏毀其籍。漫無可稽。上獨委中書侍郎張懋理財。而懋曉錢穀利害。吏無敢欺。元豐舊制。中書專取旨。大臣所擬者。懋輒屏不奏。時宗澤守東京。右僕射黃潛善。門下侍郎汪伯彥。皆笑其狂。曰。如澤之忠義。若得數人。天下定矣。於是二人語塞。直龍圖閣知秀州權浙西提刑趙叔近。招到抗卒陳迪等。戊午。叔近言。抗卒初無叛心。止緣守臣葉夢得。不以時支賞。遂致紛紛。今已招安。乞給告身。修武從義。填給之。仍乞不依常格注擬。詔從之。於是給事中劉珪言。自羣盜蜂起。率用招安。此叛者所以滋熾也。屬者金陵之亂。凶黨無不得所欲。故道宗之師。建安之卒。相挺為變。今與與諸營。又以反側告矣。其視逆上命。殺長吏。習以為常。朝廷又從而寵之。謀國若此。豈可謂工哉。今叔近所請。給告身二百二十餘人。朝廷不以為過。而遽從之。或者謂是逆而動。將見得賞不足。以給之矣。先是以隆祐太后兄之子徽猷。開待制。孟忠厚。為顯謨閣直學士。皇后父右文殿修撰邢煥。為徽猷閣待制。右諫議大夫衛尉卿殿中侍御史張浚。皆論以為不可。甲子。煥改授觀察使。而上以太后故。不忍罷忠厚職名。給事中劉珪。中書舍人汪藻。引故事極論之。德輿人也。於是翰林學士朱勝非言。所敬所論。有故事。陛下即位。四方引領。以望新政。今乃坐咸里而去。非所以示天下也。都統制王淵。至秀州。下令訓兵十日。行。杭寇陳通等聞之。為備稍緩。翌早。淵馳至杭州。通走不及。遂出迎。淵入城撫定。癸亥。斬通。并其黨一百八十餘人。乃詔帥臣龍圖閣直學士葉夢得。落職奉祠。知秀州趙叔近。落職罷任。丙子。御史中丞許景衡。除向書右丞。以右諫議大夫王資為中丞。初。故崇政殿說書河南程頤。以道學為天下倡。其門人高弟。則有故監察御史建陽游酢。與今徽猷閣待制將樂楊時。是日以時為工部侍郎。時年七十九矣。入對首言。自古聖賢之君。未有不以典學為務者。以君德在是故也。時詔時兼侍講。是時如有丞許景衡。右文殿修撰胡安國。左司郎官吳棫。殿中侍御史馬伸。皆號得頤之學。安國。崇安人。給須城人也。自後傳之甚廣。其間志於利祿者。託其說以自售。而世亦莫辨其偽矣。初。建州禁卒張良等。既叛。統制官王淮。雖駐兵城下。未嘗破賊。有軍校魏勝者。獨不從亂。頗能訓練其黨。於是守臣張勤。與提舉官王凌。明。令勝諭良等。已奉制。軍人本無叛意。緣轉運司不支餉甲錢。以致作亂。自此稍定。是月有詔。本州招安。補勝承信郎。

權監押。賊遂開城門。縱人出入。勤與凌明各罷去。金人左副元帥尼雅滿之自池歸雲中也。遣使往夏國。約同入陝西。夏人從之。及知張邦昌已廢。遂率諸將分道而入。右副元帥鄂勒環。以其弟烏珠。改名兀朮。自燕山率衆。由滄州渡河。寇山東。尼雅滿自雲中率衆下太行。將由河陽渡河。攻西京。又別遣萬戶羅索。改名羅索。副以萬戶薩里。改名薩里。及李董。黑峯。寇陝西。又萬戶烏珠等寇漢上。燕山軍欲先圍汴京。又分兵趨揚州。時留守宗澤。增脩禦敵之備。城外地方千里。無糧可因。烏珠乃遣人告尼雅滿。謂獨力難攻。尼雅滿報以將輟西京之行。併力圍汴。既而知未可圖。如烏珠所言。遂已。於是燕山軍肆暴於京東諸路。而羅索等至河中府。本朝官軍扼蒲津西岸。敵不得渡。遂潛由上流韓城縣。一夕履冰而過。直犯長安。於是蒲津官軍不戰自潰。時河東之民心懷本朝。所在結為紅巾。出攻城邑。皆用建炎年號。見有脫身南歸者。往往助以衣糧。且言只俟天兵過河。亦不須多。當藉聲勢。盡執敵人戮之。金衆之在河東者。稍稍避以北去。金之兵械。亦不甚精。但心協力齊。奮不顧死。故多取勝。然河東人與習熟。略無所懼。是年於澤潞之間。起左副元帥尼雅滿。幾復之。故今捕紅巾甚急。然不能得其真。則捉平民以塞責。有舉村被害者。故強壯者多奔以逃命。而紅巾愈勝矣。

中興小紀卷三

建炎二年戊申。春正月丁亥。復詔。河東河北郡縣失職之吏。失次之軍。失業之民。渡河而南。仰陝西京西帥臣監司。悉心措置。於沿河州縣。分布收納。官員即赴行在。公人補充職役。兵士就填逐處。闕額百姓。給以官田。假其牛種。仍令於寺觀居住。金將尼楚赫兵號二十萬。攻鄆州。先是詔諸道貢賦。皆聚於鄆。守臣直龍圖閣兼京西帥劉汲。營繕儲峙。以待乘輿之具。甚備。戊子。城陷。汲死焉。庚寅。以秘閣修撰呂源。為兩浙轉運使。直龍圖閣姜仲謙。副之。源。升卿子也。於是言者謂源家富於財。初結林靈素。孟昌齡。而得監司。結梁師成。而為廣帥。若仲謙則為譚祺之奴。至除秘閣。今兩浙人心未安。豈堪二小子擾之邪。詔與別路。既而改源。知揚州。仲謙。廣西轉運副使。先是杭溫二州。上供物。留鎮江府。有以螺鈿為之者。上惡其奇巧。命守臣錢伯言毀之。壬辰。伯言奏。已毀於市。觀者悅服。上因謂宰執曰。朕早來詔御史張浚。曰。還淳反。須人主以身先之。天下自然嚮化。黃潛善曰。誠如聖諭。初。權貨務都茶場。既移真州。至是戶部尚書黃潛厚言。其地近行在。而兩處給鈔。引非便。請并歸一司。從之。時給事中論劉珪。潛厚不已。遂除延康殿學士。提舉醴泉觀。先是有擢勳勇文者。揭於關羽廟中。其言雖悞。而切略曰。敵兵擾亂。甚久。百姓因而破家者。皆當復讎力戰。若不能此。枉作男兒。雖活何益。去歲敵來。百姓已錯。今年防敵。不可怯懦。汝若怕敵。則敗。不怕則勝。況敵有五事。易殺。敵連年戰。辛苦易殺。馬倒不聽。走見殺。深入重地。力孤。

易殺多帶金銀易殺作虛聲嚇人易殺各宜齊心協力共保今歲無虞於是直隸開京西提刑謝昺得而
 上之詔兵部刊而散示諸路 初本朝取士制進士外有諸科而明法在其中熙寧以來能諸科備明法
 為時所向故存之然以舊科但取記誦之學乃號新明法許曾應諸科人試崇寧初併入進士類此科
 遂廢至是大理少卿吳璠言法官闕人乞復立明法之科進士曾豫薦者聽其試癸巳詔從之 殿中侍
 御史張浚言兵部尚書董耘諸事重責南征北伐首尾幕中納賄賂以市官資飾表章以肆欺罔海內咸
 怨陛下總師濟鄆資緣獲進蓋有所自豈可濫居高選丙申以耘為延康殿學士提舉洞霄宮遂詔徵
 開待制知東平府盧益為兵部尚書 金人將羅乘地大震進攻長安時城中兵僅千人帥臣龍圖閣
 直學士唐重嬰城固守援城無至者戊戌經制判官傅亮以所部降金城遂破重與轉運副使桑景詢
 管楊宋閔通判曾謂皆死重眉山人後諱曰恭愍宗閔嶧縣人景詢擇孫也先是重辟雅州知錄丹稜楊
 仁欲以自助仁辭不至乃為重言今全陝之重必宰輔親臨大號召天下之兵勢可百倍昔婁敬脫輓輅
 一言漢高感悟即日駕關中況近臣為帥有請上當必從重未及用而死 金人左副元帥尼雅滿攻河
 南府雷守孫昭遠遣驍將姚慶拒之於偃師軍敗慶死昭遠命將官王仔奉啓運諸殿神御開道走行在
 至是敵兵益熾昭遠戰不利己亥其下擁昭遠南去避敵昭遠罵之曰若等衣食縣官不以此時報國南
 去何為叛兵怒擊昭遠死焉昭遠孫也時神御乃至行在時尼雅滿恐東京留守宗澤以兵邀擊萬
 戶尼楚赫故自據西京與澤相持使尼楚赫無後顧之憂云 庚子以主客郎官謝亮為陝西撫諭使

事盜有張遇等號一窩蜂初犯江寧府江淮制置使劉光世截其後軍破之遇轉由真州是日攻陷鎮江
 府守臣錢伯言棄城而去 內侍邵成章不守本職輒言大臣辛丑詔自祖宗以來未有內侍言大臣者
 成章可除名南雄州編管 先是劇賊丁進號一箭者以萬餘人攻壽春府守臣直隸閣康允之率軍民
 固守賊解圍去允之奏至甲辰上謂宰相曰此郡守得人之效也卿等六人宜廣詢人材若人得二人則
 列郡便有十餘守臣稱職然須參議不可徇私張慤曰崔祐甫嘗謂非親非舊安敢與官今日當問所除
 當否耳上曰徇私用親舊固不可果有其實實能是親舊乃不取用亦非也但挾公道抑僥倖自無嫌怨
 矣黃潛善曰好惡之言事定則是非方見如周公亦未免於疑所以古人多期於後世之君子上曰然尋
 除允之直隸閣閣 鳳翔府奏以方士彭知一所燒金發來上割付三省曰朕不忍燒假物以誤後人令
 發遣之仍毀其燒金之具 乙巳右僕射黃潛善言臣等伏讀親筆如陛下側身脩政勤民以行四方鼓
 舞蓋德之舉也上曰當與卿等共持此誠以隆中興之業 初詔在京三省樞密院省臺寺監百司當
 番人吏到駐蹕處先轉一資事定別推賞不到者勒停編管至是中書舍人汪藻取門下省七十九人中
 書省七十一人尚書省一百八人皆當轉資庚戌上問宰相曰到者二百五十八人其不到者何不具此
 實未可行候見當罰人數同上於是黃潛善等惶懼蓋上勵精庶政洞察如此 右諫議大夫衛膚敏因
 論孟忠厚不合改除中書舍人不肯就職辛亥上以問宰相黃潛善等曰給事中劉珪亦未書牘殿中侍
 御史張浚章再至中書舍人汪藻亦言忠厚與邢煥事同難獨草煥制於是張浚涕泣曰陛下循祖宗成

憲惟忠厚冒此職士議甚喧諫官臥家幾月臣竊惜之郭三益曰屈法於忠厚為太后也慈流涕而請為
 天下也願從慈言潛善與汪伯彥亦論忠厚當換武階陛下重遠太后即乞以臣寮論疏納東朝自降處
 分上曰不若以疏付忠厚令自請則事體兩全壬子宰相奏事上曰太后令與忠厚換武階矣遂除正任
 承宣使上曰朕為茲事不下懷今月餘矣潛善曰天下幸甚慈又曰昨高遵惠之子能言其父在元豐未
 除待制宣仁不敢私之但遷一秩其後遵惠為侍從乃紹聖間非宣仁垂簾時也時忠厚以遵惠藉口故
 朝論不平因詔后族自今勿任侍從官著為令 初一窩蜂賊張遇既破鎮江府遂屯於金山寺及楊
 子橋衆約三萬詔兩浙制置使王淵招安之賊遂聽命至是淵歸自將數萬騎穿過寨而過遇見淵軍器
 械精明惶懼迎於馬首淵曰汝等賴我來晚受降若來早已無遺類矣淵奏授遇開門宣贊舍人其黨劉
 立等各補官守臣錢伯言始歸鎮江既而詔降伯言二秩淵自承宣除德軍節度使 初言者乞以崇
 寧無狀之人編為一籍省臺各錄副本不許塗除及任守宰已得旨行矣是日詔略曰朕為臣寮趨操非
 端致貽國患理宜昭示好惡使人同知然念才難於兼全一告不可終廢除罪重人外並隨材選用如
 率職勵行可補前失則與擢用 以吏部尚書路允迪為僉書樞密院事言者因論允迪嘗託朝士郭太
 沖買妾遂薦為本部郎官於是允迪以疾乞祠二月丙辰除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 宣教郎馮錫言
 今潰兵為害乞令鄰州之在五百里內者互相策應是日詔諸路鄰州三百里內互相策應承報而不去
 者重賞之法 言者論龍圖閣直學士鄭梈年乃居中之子顯謨閣直學士劉阜民乃正夫之子徽猷閣
 余日章自彥暉乃深與時中之子皆乳臭小兒初無出身及文學政事乞並錮其職是日詔從之 龍圖
 閣直學士知洪州胡直儒奏江西五害經制司科額瓦萬數浩大一也誘民以私財助國旁及寺觀使臣
 人吏亦均其數二也州縣受納米一石加五斗三也朝廷所需皆取之行戶動一千計四也監司多不體
 國務收已恩為保家之計不因有勞巧為輟設動搖軍情致其愈驕帥守之威令不伸五也望詔除此五
 者以固人心然後汰監司之躁妄去官兵之愚怯者實中興之先務也詔獎之 辛酉刑部尚書周武仲
 移吏部以御史中丞王資為刑部尚書戶部侍郎兼知揚州呂頤浩進尚書時劇賊張遇等雖受招安而
 猶縱兵四劫乃詔頤浩率江淮制置使劉光世兩浙制置使王淵等圖之於是頤浩單騎入賊營遇等出
 迎惟劉彥不至乃主謀不降者頤浩斷其足釘於楊子橋餘黨怖而釋甲 時四方薦士皆試於中書後
 省潭州布衣何烈對策用廷試體稱臣王中諫官李處遯請黜烈劾考官於是降烈充末名而中書舍人
 汪藻滕康補廣敏並罷處遯河南人淑孫康宋城人也 三月乙酉朔詔遣御營使司左翼軍統制韓世
 忠統領官陳思恭及新招到張遇等一萬人赴西京 時金將羅索自長安進攻秦鳳右都護張殿擊
 敗之又金將尼楚赫既破鄆遂併掠汝金房凡四郡之民以歸左副元帥尼雅滿聞世忠將至而羅索已
 敗親援之乃留左監軍烏克紳改名潛至今 與右都監伊都改名余觀今 以待世忠庚子尼雅滿盡焚西
 京掠其民而去知河南府霍進遂入洛陽城進伊陽人也 初靖康幸執何栗陳過庭聶昌皆居二聖北
 符丙午除栗觀文殿大學士提舉玉局觀過庭資政殿大學士提舉太平宮昌資政殿學士提舉崇福宮

中興小紀 卷三

時昌已死朝廷未之知也。初浙東副總管楊應誠嘗為廉訪使者至是頗為帥臣復汝文所抑不能自安遂首應詔願使絕域謂皆隨其父任邊吏熟知敵情若自高麗至女真其路甚徑請身死三韓結雞林以圖迎二聖是日詔應誠借刑部尚書充大金高麗國信使以武臣韓衍借忠州防禦使副之於是汝文奏應誠欺罔君父自為身謀實無奇策可返翠華苟應誠至高麗辭以大國之使假道以問二聖之所敢不承命或金人聞使臣至自敵邑卻請問津以窺吳越將何辭以對決辱命取侮遠人臣已微四明若應誠至毋濟其行不報應誠聞此乃自杭州登海船以往時諸路方行巡社之法東平府守臣權邦彥亦奏河東縣民自相糾集為巡社寇不敢犯而臣以謂其法利於西北而不利於東南乞罷之夏四月乙未詔陝西河北巡社依舊餘並罷時杭溫二州已就緒請存留亦不聽言者以謂近日帥守之棄城者習以成風如鄂雍之於荆南何志同之於建昌趙子棖之於鎮江皆擁兵先逃今則安居薄責而未正其罪又康允之於壽春陳彥文之於九江以數千之疲旅捍十萬之強寇而允之只選一職彥文復舊官義為感焉願著其賞罰以示勸懲是日詔從之時經筵講論語及讀資治通鑑故事五月至八月能講庚申上諭宰執曰朕履茲艱難方孜孜經史若廢之累月則疑義無所質朕欲勿能可乎宰執皆稱善遂詔勿罷又上欲旌賞將士嘗命綾錦院監官姜煥揀工匠權赴軍器所織戰袍以備賞賜或言少府監於織造所掠人而監丞許任申初無是事宰執以奏上始知言者之妄因問少府官為誰黃潛善等曰監少馬居中張元膺皆小心能辦事張怒曰若只付綾錦院織令長貳督之保不誤事詔可潛善曰陛下洞察人情庶政各歸攸司深察前日因事置局紊亂綱紀之弊蓋中興之漸也初上登極赦恩轉官朝請大夫至中奉不限止法而三省樞密院吏亦有合轉官者宰執奏取旨甲子日上曰吏雖該恩豈宜與士夫一等可令同授有服親黃潛善等曰陛下既分流品增築士類則人知欣臨相率赴功此政治之本也乙丑御營使司左翼軍統制韓世忠至西京時金將烏克紳伊都之衆屯河陽世忠約河南府翟進及新降丁進及孟世寧等三軍併力與金戰丙寅進夜攻金營而金已預知反為所襲而烏克紳復入據西京進乃為世忠前導再與金戰於永安縣會丁進等不至而統制官陳思恭領後軍先走世忠敗績其將張遇救之僅得免收潰兵數千歸於行在先是寇聖駕後軍至寶應縣而亂既又殺統制官姓胤人遂去為盜有孫琦者為之首衆至五萬琦等入據唐州初二聖北狩諸親王皆從獨皇弟信王棧至慶源府遁歸乃變姓名隱於真定境內又宣和末童貫宣撫河東自太原遣保州廉訪使者馬擴往真定募兵或告擴於帥巨剡謂擴欲獻城於金給收擴繫之獄給崇安人擴欲道人政子也既而給去金陷真定城擴與棧因走出為金所擄不死時有武翼大夫趙邦傑者聚忠義鄉兵於五馬山作寨擴往依之邦傑與擴聞信王在民間遂率兵擊棧以歸奉之為首故兩河遺民聞風響應皆受旗榜至是棧奏雖未達而朝廷已聞信王有渡河入京師之謀五月乙酉乃詔朕將還京闕恭謁宗廟仰三省樞密院御營使司條具當辦者取行行之左僕射黃潛善等以右丞許景衡議論與己異始其排之初李綱去而又遷都南陽之計格遂幸維揚汝衡復請上渡江潛善等因已降詔回京故言者以汝衡之說為非至是能為資

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未幾卒誠者哀之言者以為頃歲民間養馬州縣民注之於籍時或租庸亦借用之人苦其擾乞今後不得拘籍仍免贖借丙戌詔從之陝西京東諸路及北京留守並奏金人分兵渡河羊卯詔統制官韓世忠等各領本部兵迎敵令京城留守宗澤遣新招到楊進等援之世忠至京東為金兵所敗其將張遇死焉甲午山救河北陝西四路時江淮等路發運復添副使一員是日以祕閣修撰知揚州呂源為之太常寺少卿周望奉使未行除起居郎先是責授散官韶州安置宇文虛中應詔願使絕域遂詔赴行在丙申詔宇文虛中復資政殿學士羣盜有號李鐵棒者與靳養等合兵四萬人擾隨州是日破光山縣壬寅中書侍郎張憲卒士庶皆痛惜之諡曰忠穆熙河經略使華陰張深奏走馬承受內侍蘇淵尚智故態收凌帥臣乙巳詔承受見帥臣如屬官禮己酉秀州禁卒徐明等叛囚守臣詔帶御器械張浚統兵往討遂平之擒明獻於行在復秀州在六月是月金人將羅索至鳳翔府熙河帥張深遣偏將劉惟輔統兵三千禦之惟輔以精騎千餘夜逾新店金恃勝不虞惟輔奮勇刺其將黑峯大王者羅索勢窮遁走深更檄右都護張嚴以兵繼進嚴趨鳳翔戰五馬山下兵敗而死金謀趨涇州時涇源統制官曲端與本路正將吳玠屯軍原上有統領官劉彥希自鳳翔退歸端斬以徇乃遣玠率前軍據青溪嶺以拒敵端鎮戎人玠隔干人也端知書善屬文而長於兵略與金戰屢捷金頗勇之左副元帥尼雅滿聞嚴已敗取平陸渡河由解縣晉汾以歸雲中羅索遂自馮翊渡河破潼關陷同華陝西於是直龍圖閣知延安府王庶遣將屯神水峽斷其歸路金人遂遁時有詔陞庶龍圖閣待制六路軍馬制置使庶慶陽人也傳修入初建州叛卒張員等雖受招安而疑樞密押魏勝圖己一日勝於通衢呼員等曰我心為汝而見疑如此可決於神若卜不吉汝當殺我員等舉拳擲之而吉自此始安時以職方郎邵武謝如意為福建轉運判官如意自建陽密遣人結路分都監黃濤及勝兵共誅員等首惡六人勝招員等赴路分應受宣劄既至悉擒誅之後數日如意入城人情稍定既而新守臣莆田方承被命啟放榜諭衆卒承留建陽不敢進六月丙辰夜軍校葉復叛突城而出遂犯福州古田縣戊午以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王綯為御史中丞時內侍康履用事諸將有奉之者而綯不敢言野記借刑部尚書楊應誠等奉使至高麗丁卯見國王楷傳聖言借道以達金國楷拜謝與應誠對立論事且言事大朝日久皇帝即位方欲入貢遼蒙降使昨聞二聖遠征本國惶懼金人舊時弱今兵威如此亦皆遣兵來奪去所築九城因此不和應誠等言本朝累聖待貴國最異非他國之比今時偶多難假道北去只是講和於貴國無害楷曰大朝自有山東海道何不由登州以往應誠等曰不如貴朝去金最徑但煩國王報金國應誠至界首待報而後行兼三節人皆自齋糧不敢以洩貴國惟借馬二十八匹而已楷曰容與諸臣議遂遣門下侍郎富僧至館議曰聞金人見遣海船欲往兩浙若引使至其國恐彼卻要借路至兩浙則何以處應誠等曰女真不能水戰付曰東女真常於海道往來況女真舊臣本國近卻要臣事以此可見強弱留數日楷又遣中書侍郎崔洪宰知樞密院事金富欽來議亦守前說蓋其君臣畏金人之強堅不肯假道且言二聖見留燕雲不在金國又曰金國決不肯和應誠等不得已遂回亦言

者以為東南武備利於水戰宜於江上廣造戰艦列於南岸仍防姦人有乘風盜賊之患設不此圖則姦
 不足以致騎誤事必矣已卯詔沿江措置限一月畢資政殿學士東京留守宗澤病諸將楊進等曰今
 四方義士雲集都城幾百萬糧糶亦備聞河北金兵殊少脅從者日望王師之至而留守嬰疾進等憂焉
 遂力疾而起合諸將銳兵數十萬汨日渡河復抗疏請上還京且曰臣若誤國一子三孫甘被顯戮是月
 澤卒後諡曰威愍殿中侍御史行殿張守言今防秋在邇而朝士往往引去頗妨朝堂以戒救之秋
 七月先是湖州薦選人張體純就道赴行在授江東茶鹽司幹官又提領措置茶鹽所辟朝官鄭待問為
 屬官於是言者論體純待問皆以進領得官豈可冒部使者之屬矣未期詔罷罷之仍詰問湖州及提領
 官以二人皆係濫補因何舉辟體純金壇人待問江山人也丁亥宰執奏楚州發來歸朝官事上曰聞
 諸州多囚繫此輩經歲不釋小有疑則加害朕甚閱之覆時之間皆吾赤子偶生邊地豈可與金人一槩
 待之金人與吾戰率諸國之衆莽冒鋒鏑使肝腦塗地彼亦何辜朕欲悉發行在存附之庶可召和氣汪
 伯彥曰王者仁不遺遠陛下皆與生全蓋如天矣黃潛善曰陛下視同仁愛之如傷此盛德所以通於
 神明矣是日詔國步多艱人材為急如蔡京王黼當國日久孰不由其擬授果賢或材豈可不用自今
 毋得分別使自奮忠義三省遵行之戊子詔宰執曰朕昨親筆外人頗聞之否黃潛善曰陛下廣收人
 才以濟時艱天下士聞之必歸心矣潛善又曰內侍王嗣昌以何罪送吏部上曰嗣昌為門司好大言議
 國政與郡成章為死黨不可不斥潛善曰臣一刻之間三開陛下大哉王言此中興之兆也

中興小紀卷四

建炎二年秋七月丁亥以吏部尚書周武仲為龍圖閣學士提舉太平觀新通判襄陽府程千秋昨因
 守公安縣有功朝廷再加二秩就命通判荆南昨有諳其知於帥臣唐愷者千秋請避之改倅襄陽未行
 荆南轉運司擒千秋實之獄巧誣以罪其弟千乘詣闕訴冤已得旨免勒而愷猶未肯釋緣有全軀保妻
 子乘城與敵者欲依公安千秋以其位居已上恐肘擊敗事拒之不納賊平悉懷愧恨謀殺於愷欲殺之
 以快其意愷加鍛鍊遠詔不釋言者謂忠義立功之士不該收繫年與建此為言者之辭今據改所宜加
 卹罪猶當宥況無罪乎已亥詔釋千秋仍降愷貼職為直祿開辛丑詔略曰迺者春多雨霖夏仍旱暵
 飛蝗為患除寇尙存弗能道天地之和何以弭邦家之患永惟厥咎當在眇躬應政事有未便者俾郡守
 監司條上被災處驗實與免租稅楚因淹延趣其結絕甲辰詔樞密直學士大名尹杜充為東京留守
 令又以馬軍都指揮使郭仲荀為殿前都指揮使副之仍召龍圖閣學士四廂都指揮使楊惟忠赴行在為主
 管馬軍時已遣宇文虛中使金國新請二聖道由京城乃令攝留守司事既而仲荀先充以至虛中乃行
 先是提舉洞霄宮謝克家因言者論其皆從僞命著職遂進狀自辨略曰國家傾危二聖播遷臣不能
 徇節以死何所逃刑願如言者所論則為未之察也三月七日張邦昌為金人通符圍城士大夫侍陛下
 之在外也其為後圖呂好問不能獨任其責方邦昌之在尚書省也好問遣人起諸退人故次日皆仍舊

職臣等遣長男俊往見李回欲同詣元帥府中回言將令高世賞同臣以行而胡直儒李權繼道邦昌之
 言且趣之出與回言合臣始見邦昌面決行日則臣復出為陛下出也四月八日本質繼出門十二日見
 陛下於濟州蒙陛下洞然照知委任元帥府差提舉一行事務自濟還京不復入省即辦辦儀物催發百
 司官吏前往南京粗免關懷如臣才短力微方多事日享祠官之祿臣分已足但所造罪名至醜使如章
 言則為大惡不宜尚齒精神否則為至冤亦不宜有脫字如臣所陳涉妄甘受欺君之誅若原情昭洗
 死無所恨丁未召克家為吏部侍郎時殿中侍御史馬伸聞召克家及中書舍人晉陵孫覿已去復召乃
 言克家與覿皆小人之雄不可用二人在靖康間皆附耿南仲倡為和議助成敵謀有不主和者則欲執
 送金營人畏其險而不收較陛下即位均見其情遂去是矣近者不知誰為之地皆得被召復將用望
 之遠方以禦魘魅不報於是克家乞郡除龍圖閣待制知台州是月丁酉先是朝議大夫惠厚下及密
 院小吏楊雄皆自金陵逃歸言中原之人聞上登極咸以手加額曰聖明既立將有息兵之望又有錄登
 極救書奏道君者聖情甚悅趣宜和皇后作禮相賀厚下華原人也辛亥宰執早朝以奏上敘容不語久
 之曰宣和皇后性極儉每得月賜未嘗妄用衣或破則補而服之黃潛善曰躬節節用服潛善之衣詩人
 所美臣等今聞后之儉德如此豈勝幸甚所擬聖訓王予詔圭田士以養廉自今毋借是月燕山府
 人劉立雲聚眾攻城破邑立雲論衆曰吾欲致南北太平所至不殺掠但令饋糧於是邊上之民歸者甚
 衆時吏部案牘散逸殆盡選者與吏並緣為姦多冒名寄版之弊右選侍郎吳江魏憲在宜和間已貳
 餘曹熟於典選至是乃請嚴保任以嚴實開告賞以扼姦急期會以取闕故奸弊稍戢憲屢言古未有背
 天險而為郡者金之勁騎由京西不四五日可至淮泗宜有以備之未幾憲以雜學士奉祠而去戶部
 所餘金帛尚數百萬尚書呂頤浩侍郎葉夢得皆慮倉卒難於盤運遂以行在府庫充物為言請自今上
 供之物兩浙福建者寄平江府江湖二廣者寄江寧府從之始葉夢得言者請復常平官修補助之條
 廣儲蓄之具八月癸丑詔從之既又詔常平之法歲久多弊頃以紹述為名雖公私不便當增損者亦
 不敢言今止為常平本法所係甚大非可他司兼領宜復置提舉官然慮襲前弊反致害民遂令葉夢得
 與中書舍人孫覿張澈共討論之澈舒城人也戊午以夢得為翰林學士覿為給事中初徽猷閣待制
 江淮等路發運使梁揚祖兼措置真州茶鹽至是就緒戊辰進揚祖為雜學士時諸路類試合格進士
 並集行在甲戌上御集英殿策試既遂賜李易以下四百五十人及第出身易江都人也上曰聞易其
 寄食於人黃潛善曰易揚州學正郡庠正錄學業必優上又曰御藥院舊例七十名文卷於御前定高下
 朕謂取士至公考官足信豈以朕一人之見更自陞降潛善等再三稱賀試辭學兼茂科考到朝奉郎袁
 正功合格正功晉陵人也初信王榛已上奏復遣前保州廉訪使者馬擴詣行在乞師擴至東京見留
 守宗澤遂遂行在擴自離五馬山塞麾下五百人至是不滿百人上識榛書蹟即除河外兵馬都元帥辭
 略曰寬封章之近奏聞行役之獨留慨然壯圖願朕本旨依舊顯於臨制庶盡總於營屯以迎二聖之還
 以慰州河之望又以擴為元帥府都總管俾將兵北討與馬擴自敘初道君北狩自燕京渡河郡一日

謂駙馬都尉蔡條曰：宸極失御，播越至此。荷天眷祐，建炎中興，今草得一書，欲厚遺本路都統，求通於左副元帥。先是御史中丞江南泰，曾靖康末不肯推立異姓，為金人驅去，亦寓此地。道君乃使條以書示，檜讀之，嗚咽不勝，謂條曰：天祐吾宋，必將有主。聖慮如此，定應昭假，遂具酒餼，延本路都統，後聞此書得達，尼雅滿是月，道君徙居韓州。先是諸王有得春秋闕之道者，曰：春秋多弑君父之事，為人臣子，豈宜觀哉。條曰：春秋者，孔子所以正褒貶，故司馬遷曰：春秋禮義之大經也。願陛下試取觀之。他日道君謂條曰：比讀春秋，始知宜聖之深意也。恨見此書之晚，付因聖壽節宴，道君賦詩以與，謂聖曰：乃用親仁善鄰事，曰：此出春秋也。道君每南望，必注目久之，曰：陵寢在何處，泣數行下。遇忌辰，時輟膳，追慕終日。雖在慶慶，教子必以義方。宗室自孝宗以下，九百餘人，每相見，撫問再三，有挾私恨而致爭者，必告以身在他鄉，幸得相聚，毋挾私憤。然紹述神宗之志，未嘗忘懷。適有貨王安石日錄者，綴衣而易之。先是殿中侍御史馬仲言，陛下龍飛河朔，近得黃潛善、汪伯彥，以為宰輔，任之不疑。其器識非高，如制敵人在今，實難不取。望之若中國常事，皆可施設。豈宜恃謬以敗中興之業也哉。且二帝北狩，宗社不絕如綫者，繫陛下一人。三鎮未復，不當都汴以處危地，而前日下還都之詔，以謫許景衡，其輕詔令如此。待闕官俸，減三分之一。又有闕不許差，權所以省用，而近日廣宮祠之請，與復提舉，添教授，皆與初意相反。其市私恩如此。草茅對策，誤不如式，考官賂金可也。而一日黜三舍人，乃取其門人孫觀諸輩，小以掌絲綸，其黜陟不公如此。詩江二州官吏，均能守城，遂則推賞，江則不賞，其政令不一如此。郡成章緣上言遠望，今日近侍以言為諱，其害言路如此。舊制臺官有闕，中丞學士各處，而三省不與，潛善乃自除李處題之徒，欲為己助，其毀法如此。張憲宗澤，許景衡才皆可任，乃忌而沮之，至死使不得展，其妨功如此。人有問以救危拯溺之事，則曰：難言。其意蓋謂陛下制之，或問陳東，則曰：外廷初不知。蓋謂事在陛下也。其歸過於君如此。又曰：呂源狂橫，陛下遂去。數日由郡守而升發運，凡陛下所欲用者，必去之。所欲去者，必留之。其強狠自尊如此。又御營使實主兵權，而潛善、伯彥各別置親兵一千，所給優於衆兵。此何意哉。疏奏，改仲為衛尉少卿。九月癸未，仲自乞誅責，詔仲言事不實，送吏部。差濮州監酒。初，上嘗語宰執，以廷中從班未富，又謂黃潛善曰：求賢宰相之職也。宜加意詢訪，乃詔取舊從臣姓名來上，亦有召還復用者。上意猶未足。黃潛善曰：祖宗時多命從官各舉所知三二人，以俟選擇。上從之。乃詔行在從官各舉所知。於是列曹尚書呂頤浩、盧益、王賓、翰林學士葉夢得、端明殿學士黃潛厚、御史中丞王綽、列曹侍郎劉珪、張浚、康執權、給事中黃哲、中書舍人黃唐、傅張激、各奉詔舉二人。執權、開封人，哲、華陽人，唐、侯官人，時頤浩、舉議大夫褚宗、鄒、職郎李迨、益、舉朝請郎惠柔、民、賓、舉前知公安縣程千秋、夢得、舉直龍圖閣知澶州辛炳、朝散郎致仕王廷秀、潛善、舉登州教授鄒紉、舉通直郎蔡向、珪、舉崇德縣令鄧根、浚、舉校書郎富直柔、執權、舉前知水州李公彥、哲、舉杭州教授李誼、唐、傅、舉知興化軍張讀、激、舉從政郎周虎臣、宗、高、密、人、柔、民、晉、陵、人、炳、侯、官、人、庭、秀、鄧、縣、人、潛、弟、根、鄧、武、人、直、柔、劉、孫、公、彥、臨、川、人、誼、南、昌、人、讀、閩、縣、人、虎、臣、館、城、人、壬、辰、宰、執、進、呈、上、曰：所舉人卿等有識者否。黃潛善曰：臣等未識，然皆名士。上曰：朕得人才，又近三十人，殊可喜也。

也。權管密州杜彥進瑞芝一本，狀辭曰：草葉純赤，實得建炎美號，形如指掌，應股肱宣力之義。始將有熊熊之士，蓋產自謂也。時上親寫書之，旅葵及易之大有大畜二卦，與孟子之言於座右，宣示宰執。甲辰，黃潛善等謝曰：陛下於書取護德昭德之義，於易取有賢畜賢之道，蓋正心誠意以齊家治國者，在德。立政造事，以致君澤民者在賢。與孟軻之格言，皆今日之急務。因知心術之妙，不以字畫為工也。潛善又曰：自古千歲乃生聖人，後世之君，欲法堯舜文武，必待偶聖而生，則多歷年所，願治之志莫就。蓋存則人亡，則書陛下聽朝之暇，擇經史之言，寫之於屏，所謂日與聖賢對。汪伯彥曰：陛下聖賢垂範之言，真諸左右，則非為翰墨也。乃竹德進業，日躋之盛也。上曰：如孟子言用賢與殺，皆察於國人，朕每味斯言，欲謹守之。潛善曰：願陛下允蹈其言，則天下幸甚。己酉，同知樞密院事郭三益卒。初，成都路轉運司官安居趙開奏，祖宗以三司總諸路轉運使，此成憲也。熙寧後因事設官，而漕司遂至不足。今權茶買馬，乞依嘉祐故事，併歸漕司，仍減額以蘇茶戶。減價以惠茶商，則私販衰而盜息。是秋，擢開主管川陝茶馬事，使推行之。開乃先更茶法，官買官賣茶並罷，酌政和都茶場法，印給茶引，使茶商執引與茶戶交易，改成都茶場為合同場，仍置茶市，交易者必由市，而引與茶必相隨。茶戶茶鋪皆籍其名姓，使之互察，此其大略也。冬十月甲寅，借刑部尚書楊應誠等奏，使高麗回，具奏高麗君臣見拒之意，宰執皆欲罪其負恩。上亦怒形於色。朱勝非曰：彼國為北金密邇，與中國隔遠，近利害甚明，自是前此待之太厚，安能責報。黃潛善曰：若以巨舟載精甲數萬，往造其國，彼能無懼乎。勝非曰：越海征伐，燕山之事可戒也。上怒稍解。後兩月，高麗奉使表謝罪，執禮甚恭，優詔答之。此據朱勝非。監察御史寇防，宜論江淮四路回，因奏祖宗朝三京各置留守司，御史臺每於月旦率屬拜表如宜詔，其餘列郡附遞以進。故三京之俗，號知禮義。今諸州亦望依三京故事，月旦拜表。庶幾四方咸知尊君之義。戊午，詔從之。時四方貢賦，不能如期而至，行在仰給，惟茶鹽鈔法，然視商賈去來，不可為準。初宜和因方臘之亂，江浙被賊諸州，皆獨其賦，而官兵無所給。乃詔發運使陳亨伯，經制東南，亨伯請以七路之財補其乏。始設比較酒務，量添酒價，及商稅額，亦增一分半。賣契紙與公家出納，每緡收二十三文，並號經制錢，斂之少，聚之多，而無損於民。靖康罷之，至翰是林學士葉夢得言設經制之法，添酒價，增稅額，并賣契紙，頭子等錢，皆求於民之所欲，而非強其所不欲。故酒價雖高，未有驅之使飲，稅額雖增，未有迫之為商者。其他類此，望復行之。戶部尚書呂頤浩亦言經制之法，始於陳亨伯，若循之可以助國，而無害於民。賢於緩急暴斂多矣。知浦縣李膺又言：方今費廣，昨經制司所收積微而多，償行之所補不細。壬戌，乃詔諸路提點刑獄司，仍依封樁錢法，不可擅用。金人右副元帥鄂勒瑯，以衆渡河，攻下開德府，遂攻濮州。癸亥，奏至，詔御營使司統制官張俊、左軍統制官韓世忠、各帥所部兵，俊由京師至開德，世忠由徐州往東平府迎敵。又令見屯冀州總管馬擴，援之。或者謂俊乃中軍統制，不可遠去，遂以統制官范瑄、代俊行。初，知河南府翟進，與金人夾河而戰，屢破之。至是留守司道所招到楊進者，來與同捍敵，乃擁衆數十萬，殘汝洛間，翟進諭之不聽。癸酉，楊進忽遣數百騎絕水犯翟進營，翟進已謀知其姦，乘半渡縱擊之，追北數十里，而翟進躍馬墮壕遇害。時御營

使司都統王淵。頗忌楊進。故進權而復叛。知樞密事汪伯彥有子曰似。與其女之婿梁汝霖者。博皆為金人掠去。拘於湯陰縣寨中一年矣。至是似汝霖同日而逝。至河。偶得漁舟以濟。都水使者榮蕙馳報伯彥。十一月壬午。伯彥以其事奏。且曰。二聖在遠。陛下無足以解憂者。臣於子培之愛。宜在所後。已不令入城。徑歸鄉矣。癸未。詔獎伯彥。略曰。卿仰思二聖之未還。不忍一門之私喜。初。金嘗遣萬騎渡河。先攻魏。後圍陝。知陝州李彥仙極禦之。敵不能破。金人至拜於城下而去。復攻魏州。陷之。有內侍高選。嘗官陝西。至是彥仙寓書於選。言其與金戰獲捷之狀。又言鄭延帥王庶。節制六路之後。將士用命。亦屢勝敵。彥仙輩縣人也。己丑。上以語宰執。且曰。朕聞之喜而不寐。黃潛善曰。選得彥仙書。是何月日上。朕不欲觀其私書。潛善曰。前代帝王。或復道窺人之私。此陛下盛德事也。既而朝請鄭延帥。自北地歸。言每見漢兒說彥仙名。乞朝廷究其實。而優獎之。寅敷。致虛子也。先是庶用涇原統制官曲端為都統制。庶政嚴。多誅將士。嘗曰。設曲端忤我。亦當斬之。端聞而恨。未有以報。時敵驟至。延安正軍纔二萬。庶召諸道兵未集。端不出兵為援。庶退屯龍坊。敵乘虛陷延安。數日。端至龍坊。以兵衛庶。且曰。節制何自至此。端固知愛身。不知為天子愛城乎。庶曰。吾數令不從。誰其愛身者。端怒。謀即軍中誅庶而併其兵。因問庶印何在。欲奪之。會朝廷遣主客郎官謝亮。使夏國。端夜往見之。曰。延安五路。喉衿今既已失。春秋大夫出疆之義。得以專之。使者苟一誅敗將。南歸而報。乃使者展節時也。亮曰。奉使有指。以人臣而擅誅於外。是跋扈也。公為則自為之。亮無與也。端乃去。庶以故忿端。欲死之。時新知鳳翔府王玘自陝州將兵三千人之新任。亦為端所襲。而敗。遂將其餘衆轉入西蜀。初。直隸開張所。招撫河東。有前河東王彥。投所軍中。所奇其才。不數月。擢都統制。彥以効用人岳飛為軍將。彥河南人。飛安陽人也。久之。飛見疑於彥。乃去。自為一軍。至是飛降於東京。留守杜充。又故大將。種師道。帳下小校桑仲。為潰兵所推。亦降於充。並用為統兵官。未幾。郡盜張用。王善等來寇。充命飛仲與戰。破之。李成之敗也。獲其黨之家屬。詔分養於真秦楚之州。至是江淮制置使劉光世。具上男女六百餘人。上謂宰執曰。此曹身且不顧。豈顧其家。朕念作亂。非其家屬之罪。故令分養之。黃潛善曰。臣聞光世凱旋過楚州。降卒見家屬無恙。皆感泣。仰戴聖恩。朱勝非曰。郊赦中可載此。以見陛下德意。上又曰。昨於光世處得李成所用持刀一重七斤。成能左右手運兩刀。所向無前。惜也。惑於紂子思邪說。使朕不得用之。潛善曰。陛下武英大度。惜人才如此。金人既陷延安。又破綏德。遂犯晉寧軍。初。守臣徐徽言。與府州折可求。約出兵夾攻敵衆。時可求之子彥文自東京來。徽言執至雲中。左副元帥尼雅滿以利啖之。使為書以招其父。於是可求遂降於金。可求與徽言親也。金挾可求招徽言於城下。徽言登陴。以大義責之。可求曰。君與我胡無情。徽言曰。爾於國家不有情。我尚於爾何情。即引弓射之。可求走。徽言因出兵擊金兵。大敗之。斬羅索貝勒之子。時河東環境為盜區。惟管軍獨存。其地勝號天下險。而徽言設械甚備。金數負不得志。一夕。內應者啓扉以納敵。徽言率帳下士力戰。金兵狼狽。被執。羅索百端誘之。不屈。遂遇害。徽言。西安人。後諡曰忠壯。時秦使宇文虛中。甫渡河。辛卯夜。上夢道君在延福宮。前往往拜之。壬辰。上以語宰執。且曰。朕何時得見上皇邪。黃潛善曰。陛下夙夜以

二聖為念。孝弟之至。無所不通。故與上皇神交如平日。近聞虛中十月二十六日過河。與金人議事。自茲二聖歸。必有期。望陛下小寬聖抱上領之。時吏部尚書呂頤浩。戶部尚書葉夢得。御史中丞張汲。給事中孫覿。其討論常平法。謂此法不宜廢。如免役坊場亦可行。惟青苗市易當罷。上曰。青苗法亦勿復行。夢得請選實歷州縣通世務者為提舉官。而頤浩又請追還常平糶本。皆從之。時立法已定。未及頒行。此非頤浩及朱勝非所編。及朱勝非。先是詔遣常德軍承宣使孟忠厚。從衛陵祐太后往杭州。癸巳。宰執奏所經州縣日用飲食事。上曰。太后比朕雖相留。亦不以口腹勞人。如朕於兩膳。物至則食。未嘗問也。向自相州渡河。野中寒甚。燒柴溫飯。用瓢酌水。與汪伯彥於茅舍下同食。伯彥曰。追念此事。與光武滹沱河煠火食麥飯何異。皆中興之象也。黃潛善曰。陛下可謂險阻艱難。備嘗之矣。願崇儉以濟斯民。天下幸甚。初。太學生建安魏行可。應詔願使絕域。遂借禮部侍郎。充大金軍前通問使。仍兼河北北京畿撫諭。時有金人之舅王策者。拘囚在東京。行可經由。或勸之取旨帶行。庶可為悅金之計。行可不敢有請。徑馳北去。戊戌。渡河。至開德府右城敵寨。是日紅巾四出。金人曰。既云奉使。乃欲以計襲我邪。然紅巾亦不知行可為奉使。既見使旌。乃引去。此據行可。詔有司築圍壇於南門外。初。政和所造九寶。其八為金人劫去。惟鎮國寶在焉。至是上以宣示宰執。玉色溫潤。真希世寶也。己亥。上朝享太廟。辛丑。宿齋於行宮。壬寅。冬至。自常平殿詣壇祀昊天上帝。以太祖配。大赦天下。是日又詔。略曰。朕適歲當郊。大懼非德。弗獲願。故乃者先事三日陰翳。震於朕心。逮祖廟及壇。垂象燦炳。夜氣晏溫。迨用成禮。顧朕眇昧。敢曰馨香。上聞。實惟祖宗之靈相祐在天。亦爾萬方有衆。不替忠順。協於天心。股肱大臣。其同寅協恭。輔朕不逮。耳目之言必忠。毋營於私。有官君子。惟職是修。爪牙之臣。咸奮忠力。至於怙衆為暴。亦當革心自效。朕言不渝。爾無怠忽。初。信王棧遣馬擴請兵於行在。而五馬山寨中有亡歸金者。告於見屯真定女貞萬戶蘇赫。蘇赫馳稟東京。元帥府謂擴將兵而來。於是右元帥鄂勒瑋。右監軍達蘭。報左副元帥尼雅滿。共為之備。尼雅滿留左監軍烏克紳守雲中。而自率其衆下太行。南渡黎陽。然尚未至。鄂勒瑋。達蘭。先會衆攻破山寨。信王不知所在。而擴持大軍。方次於北京之清平。鄂勒瑋。達蘭。復攻敗之。擴下統制官阮師中。衆仲平。力戰而死。任琳引衆叛去。擴總餘兵歸行在。尼雅滿進攻澶涿。為將官姚端。夜襲而敗。再攻陷之。盡屠其城。東京留守杜充。慮敵西來。決大河阻之。不能西。遂東會鄂勒瑋同入寇。初。遣統制官范瑄。將兵拒金。瑄至東平府。金衆方盛。守臣保文開直學士權邦彥。力不能守。棄城而去。瑄乃召邦彥與之南歸。濟南府守臣劉豫者。阜城人。中元符第。嘗為導官。因論禮制局事。道若批曰。劉豫河北村叟。不識禮制。遂黜于外。至是縱復為郡。時金人來攻。豫遣其子麟。部兵出戰。為金所圍。豫檄通判張東。援之。金人解去。尼雅滿乃遣人唱豫以利。豫即詣敵軍前。通款。甲辰。金人陷德州。都監趙叔飯死之初。杜充。尹大名。提點刑獄。郭永。為充畫策。充不能。用。永曰。人有志而無才。好名而遺實。以此而當大任。難矣。充愧謝之。充移守東京。詔舊除漕臣張益。益代充為尹。時北京與東平實相犄角。東平已陷。大名塊然孤城。當敵之衝。叛臣劉豫。舉濟南之衆。引敵騎來攻甚急。益謙與轉運司判官裴益。皆縱縱無能為。或勸益謙委城遁者。永曰。北守所以遮梁宋。敵得志則

席捲而南。朝廷危矣。信力不敵。猶當死守。徐挫其鋒。以待外援。因自率兵。晝夜乘城。且募士。瘠瘠。晝夜絕。城出詣行在告急。且請朝廷先為之備。敵俘東平濟南人大呼城下曰。二郡已降。降者富貴。不降者無噍類。益謀相顧色動。永曰。今日正苦饑。盡節之時。乃行城。撫將士曰。王師至矣。衆皆感泣。甲申。城陷。益謀。率衆迎降。金人曰。城破而降。何也。皆以永不從。爲辭。金人遺騎召之。永正衣冠。南面再拜。訖。易幅巾而入。尼雅滿曰。阻降者誰。永執視曰。不降者我。金人見永狀貌魁傑。且夙聞其賢。欲以富貴啗之。永罵曰。無知之徒。恨不醢爾。以報國。何說我降乎。時大名人在禁者。無不出涕。敵並其家害之。永元城人。後贈資政殿學士。諡曰節勇。是月有狂人。其衣冠。執香爐。掛絳囊。朝於行宮門外。內侍以聞。以赴都堂詰之。但云天使我爲官家兒。送揚州根治。亦無他語。雖加箠楚。終不言其姓名。乃釋之。中書舍人周望請除鄉兵。外民有子弟願習射者聽之。仍籍其姓名。守令每月一試。取藝高者。賞以銀絹。而最優者如三路保甲法。量與補官。十二月己卯。詔尙書省立法。隆祐太后御舟。以是月至杭州。詔鼎州團練使苗傅爲扈從統制官。駐軍奉國寺。上初開府時。傅爲右軍統制官。與楊維忠比肩。如王淵。張俊。韓世忠。皆出其下者。先是建州叛卒葉濃等破古田縣。徑犯福州。入西門。劫前太宰余深家金帛。且欲縱火。本路提刑李芘。登城諭之。深芘皆閩縣人。濃遂犯寧德縣。官軍追及之。不利。濃等回破建之政和。浦城。建陽。三縣。復歸城下。時詔御營中軍都統制張浚。遣兩浙武縣趙哲。統兵二千人。號萬人。討之。大軍至。賊迎戰。連敗。東走。哲遣人招安。庚申。濃等遂降。後濃至浚軍中。復謀爲亂。浚擒而誅之。己巳。以右僕射黃潛善爲左僕射。兼門下侍郎。知樞密院事。汪伯彥爲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汪伯彥時政。謂伯彥入謝。上曰。潛善作左相。伯彥作右相。所記其果有之邪。若果有之。則豈不濟更同心。以副朕意。若無之。則豈不不能。所謂期期益深矣。尙書左丞顏岐。爲門下侍郎。右丞朱勝非。爲中書侍郎。兵部侍郎盧益。爲僉書樞密院事。中丞張浚言。建卒之殘。福州一方騷動。余深以前宰相與提刑司郎吏王宏謀。率郡人申朝廷。乞留知州江常。蓋常善而易制。故爲此奸謀。以窺朝廷。又杭卒之叛。薛昂不緣君命。自知杭州。又耿南仲。李綱。往救河東。以致軍潰。蓋不卹國事。用此報讎。又許翰與綱最厚。方在樞府。則迫紳師中。急攻太原。致其覆師。及綱作相。引爲執政。此四人者。豈可置而不問。時深爲特進衛國公。昂爲金紫光祿大夫。皆已致仕。南仲見講散官。臨江軍居住。翰見任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丁丑。詔深責臨江軍。昂責徽州。南仲授別駕。依舊臨江軍居住。翰落職。未幾。南仲卒。言者論刑部尙書王資。乃李綱之黨。昨爲中丞。無一字及綱。比盧益爲副樞。資翊日講筵。留身。夫侍從選居政府。身偶後於他人。而躐進如此。庚子。資除龍圖閣學士。典郡。初。敵陷東平。襲慶二府。有土人前左司郎官吳給。朝奉郎孫德。並於徂徠山。建寨保聚。兩處軍民。又累下山與敵戰。至是京東帥臣益都劉洪道。聞於朝。乙亥。詔給爲徽猷閣待制。知東平府。德爲直龍圖閣。知襄慶府。戶部尙書葉夢得。言請上南渡。阻江爲險。以備不虞。上曰。自揚至瓜州。五十里。聞警而動。未爲晚也。夢得曰。運河僅通一舟。恐非一日可濟。復乞命重臣爲宣總使。一居淮上。總兩淮及東方之師。以待敵。一居金陵。總江浙之路。以備退保。不報。上一日。詔諸軍議事。帶御器械張浚奏。敵勢方張。宜且南渡。俟國勢定。圖之後。請移左藏庫於鎮江。又吏部侍郎劉珪。亦言備敵之計。兵食爲先。

今以降人爲見兵。以羅本爲見糧。二者無一可恃。維揚城池未修。卒有不虞。何以待之。宰執皆不以爲然。初。遣統制官范瑄北征。支金帛數萬。令其犒師。瑄悉以入己。且買女色。以自奉。乃引所部軍。由開道自淮西趨江東。至是又轉而之江西。時金人橫行山東。羣盜李成輩因之爲亂。金左元帥尼雅滿。由東平歷徐泗以犯行在。左右僕射黃潛善。汪伯彥。皆無遠略。且斥堠不明。自京城至泗州。道途甚遠。其京城斥堠。但委之御史臺。南京則委之留臺。泗上則委之郡守。未嘗多以金帛。專遣人探金人之動息。成雖前爲江淮制置使。劉光世所敗而走。然成衆猶未解也。是月。淮北屢有警報。皆謂成餘黨無足畏者。金人規知朝廷不戒。亦僞稱成黨以款我師云。初。成之來歸也。朝廷既授以官。復多給空頭官誥與之。成敗皆爲光世所奪。遂以賞所部立功將士。凡書填五十道。至是光世中納其餘。且言恐軍中有得之者。亦傲其書填。異時真僞不辨。乞除所申姓名外。許人告捕。詔從之。仍立賞錢三百緡。月二日。今。初。夏國因契丹爲金人所敗。遂率衆取其天德八館之地。八館者。晉庚產稻。夏國得之。殊喜。至是金人怙強。遣使求之。謂他日以陝西奉饋。夏國懼不敢遠。而中懷怨憤。又夏國世爲知府州折氏所困。時折可求已降於金。故金欲因折氏以併夏國。

中興小紀卷五

建炎三年己酉春正月。中丞張浚言邊事未寧。請詢於衆。爲禦敵之策。從之。於是吏部尙書呂頤浩奏曰。天下多事。聖哲馳驚。而不可定。金人已破河北山東。於陝西諸郡。近復引兵渡河。駐於澶灑之境。祈請之使。雖行而未報。韓世忠。范瑄。統兵北去。亦未有戰期。致展慮焦勞。下詢羣策。今敵騎漸備。京東若民心一搖。淮南望風而下。則不能枝梧。望降哀痛之詔。曲救河北。京東兩路。獨其二稅與公私積欠。及人戶避敵而南者。令州縣優恤。又敵長於攻城。若難以堅守。許官吏與民入山避賊。庶免全部皆爲魚肉。凡此皆以收民心也。夫敵兵雖勇。而素無陣法。若遇節制之兵。一敗必至。願沛但令王師。古陣法。常山蛇勢。雖茫昧不陳。而陣圖別有可攻。願早圖之。己丑。大金國信使李鄴。周望等一語。上諭宰執。令擇日進發。朱勝非曰。須支金帛。方能辦私覓物。彼方辭所進官職。恥於自乞。上命依格支。仍優加其數。且曰。國家惜財。正所謂積以待用。若二聖得歸。朕豈吝金帛之數。時羣臣準詔。論防邊事。皆送御史臺。辛丑。詔有警見任官輒散家者徒二年。因而動搖人情者流二千里。故一時開管未敢動。此。戶部尙書葉夢得請以行在所藏金帛五十萬。分其半。併歸姑蘇金陵二處。從之。夢得即具舟楫。從大將假二千。人津發。一日而畢。然公私舟交河中。跬步不通矣。夢得復請以戶部所餘物。前期支六軍春衣及官吏俸一月。亦從之。時禮部尙書王鈞。以爲金人必犯行在。率從官三三人。同對使殿。上命詣都堂議。鈞等見

豈有是哉。上春秋鼎盛。一旦遜位。似非所宜。烏乎。天祐我宋。所以保衛聖躬者。歷歷可數。出質則敵畏之。而不留。奉使則民謳歌。而有所與。孰能廢之。二兒得符。與其俱至都堂。言凌見詆。以為逆賊。何以能堪。如呂樞密則曉事。朱勝非曰。能張而以兵權付呂。無事矣。辛丑。黃凌散官。彬州安置。中書舍人李陵草制。有輕脫寡謀之語。時有小黃門急趨聖宮。傳太后之命曰。張凌不得已貶彬州。上方暇。不覺覆於手。朱勝非聞居。言平江。二兒怒。此時。張凌復。二兒得。手。書。立。具。劉。子。乞。諱。臣。以。今。天。下。朱。勝。非。力。止。之。見。其。狂。悖。已。甚。恐。生。變。遂。遣。之。王。寅。願。潛。至。平。江。府。凡。兵。三。萬。人。張。凌。乘。小。舟。遊。之。於。郵。中。得。堂。帖。乃。貶。彬。州。之。命。凌。恐。將。士。觀。望。即。袖。之。語。書。吏。云。有。旨。趣。赴。行。在。令。中。速。發。之。命。是。夜。共。宿。城外。願。潛。呼。其。屬。謂。定。官。李。承。造。草。檄。文。凌。為。潤。澤。之。時。韓。世。忠。兵。寡。願。潛。與。張。凌。議。分。凌。兵。濟。之。凌。乃。以。統。領。官。劉。質。一。軍。二。千。人。借。世。忠。二。兒。矯。制。召。世。忠。世。忠。陽。為。語。以。報。曰。殘。兵。不。多。欲。部。至。行。在。二。兒。許。之。時。張。凌。下。將。安。義。陰。結。二。兒。欲。伐。俊。奪。其。兵。斷。吳。江。橋。以。應。賊。凌。乃。遣。世。忠。屯。秀。以。伐。其。謀。世。忠。至。秀。稱。疾。不。行。而。造。攻。具。二。兒。始。駭。諸。將。皆。謂。賊。窮。則。逃。遁。泛。海。凌。又。遣。統。制。官。陳。思。恭。幸。道。宗。治。舟。師。於。海道。以。遮。賊。南。遁。於是。傳。檄。內。外。以。忠。世。為。前。軍。凌。以。精。兵。襲。之。願。潛。總。中。軍。劉。光。世。親。以。選。卒。為。游。擊。而。分。兵。以。殿。於是。知。晉。江。府。湯。東。野。悉。倉。儲。以。餉。軍。用。不。乏。二。兒。聞。之。甚。恐。願。潛。知。可。動。即。白。右。僕。射。朱。勝。非。曰。張。侍。郎。以。國。步。艱。難。正。當。馬。上。治。之。主。上。傳。位。幼。子。恐。有。不。測。之。變。縱。主。上。因。執。內。禪。猶。有。一。說。主。上。受。淵。聖。詔。為。兵。馬。大。元。帥。今。日。當。以。淵。聖。為。主。容。聖。稱。皇。太。弟。依。舊。大。元。帥。嗣。聖。易。稱。皇。太。后。太。母。垂。簾。聽。政。大。元。帥。治。兵。征。伐。於。外。此。最。為。得。策。勝。非。令。輜。輶。二。兒。議。二。兒。有。許。意。遂。拉。同。議。都。堂。甲。辰。輜。輶。奏。太。后。許。之。議。定。癸。卯。詔。百。官。赴。聖。宮。奏。請。人。皆。歡。呼。以。謂。復。辟。至。則。宜。詔。容。聖。皇。帝。稱。皇。太。弟。依。舊。康。王。天。下。兵。馬。大。元。帥。皇。帝。宜。稱。皇。太。后。於是。中。丞。鄭。毅。極。論。不。可。百。官。退。詣。容。聖。宮。上。御。殿。引。見。二。兒。勞。問。有。加。詞。色。粹。然。二。兒。以。手。加。額。曰。聖。天。子。度。量。如。此。二。兒。歸。營。逆。黨。張。遠。曰。趙。氏。安。矣。苗。氏。危。矣。王。世。修。大。懼。夜。入。勝。非。府。變。其。事。復。欲。改。正。嗣。皇。依。舊。而。容。聖。之。名。止。稱。處。分。天。下。兵。馬。大。元。帥。勝。非。不。能。奪。輜。輶。力。爭。勝。非。曰。勿。與。較。其。實。一。也。乙。巳。勤。王。之。師。五。萬。發。平。江。時。久。陰。乍。晴。識。者。知。必。破。賊。先。是。二。兒。懼。外。師。之。至。檄。杭。州。集。保。甲。選。器。械。局。城。門。塞。河。道。守。臣。康。允。之。悉。不。為。行。是。日。將。下。詔。率。百。官。請。上。復。辟。朱。勝。非。召。傅。等。六。人。至。語。之。令。軍。中。自。為。一。奏。傅。無。語。劉。正。彥。尚。以。為。疑。勝。非。曰。勤。王。之。師。未。至。者。使。此。開。自。反。正。耳。所以。召。君。等。議。蓋。欲。上。下。和。同。不。然。下。詔。率。百。官。六。軍。請。上。還。宮。君。等。置。身。何。地。正。彥。退。立。傅。長。吁。曰。獨。有。死。耳。勝。非。以。責。世。修。於是。世。修。以。言。信。傅。不。能。答。勝。非。乃。使。世。修。草。奏。持。歸。軍。中。諸。將。皆。名。丙。午。除。世。修。工。部。侍郎。賜。金。帶。而。內。帑。適。無。乃。用。七。百。緡。市。於。戶。部。尚。書。孫。觀。家。以。寵。之。勝。非。即。召。學。士。李。邠。直。院。張。守。分。作。百。官。章。三。奏。三。答。及。太。后。手。詔。與。教。文。皆。具。詔。移。輝。江。寧。府。以。禮。部。侍郎。御。營。使。司。參。贊。軍。事。張。浚。為。同。知。樞。密。院。事。浚。不。受。翰林。學。士。李。邠。御。史。中。丞。鄭。毅。並。為。端。明。殿。學。士。同。知。樞。密。院。事。二。兒。並。賜。錢。券。丁。未。文。武。百。官。赴。容。聖。宮。迎。請。復。辟。是。日。復。還。行。宮。都。人

夾道焚香。衆情大悅。勤王之師次秀州。呂頤浩問韓世忠曰。賊計有他虞乎。對曰。彼估勢憑衆。符收鐵券。自謂不死。安有他虞。是夜有刺客至張浚帳前。浚顧左右已睡。問爾何如。對曰。某初讀書。知逆順。豈為賊用。況侍郎志節。安忍相害。但見為備不嚴。恐有後來者。浚下執其手。問姓名。曰。言之是。遂後利。某河北人有母在。今徑歸矣。浚翌日取獄郡死。因斬以徇。曰。此刺客也。後亦無他。是春。山東河決。歲復大饑。自上渡江之後。羣盜紛起。閩泉衆二萬。據維州。張成衆五萬。據萊州。有萬進者來攻青州。帥臣劉洪道擊走之。時尼雅滿自揚州歸。東平府。遣衆攻青州。洪道築城而去。乃密約安邱巨寇宮儀。同復青州。不克。又約閩泉並兵劫敵寨。復值大雨。火滅而止。副總管王渙。領將崔邦弼。復青州。聞洪道退軍。尋亦棄去。洪道又同儀。舉攻密州。杜彥直敵騎亦來。儀舉戰。於是濰萊密三州皆降於敵。宮儀等野無所掠。至以車載乾尸充糧。洪道領兵二千赴行在。於是諸重鎮相繼為敵所陷。

中興小紀卷六

建炎三年夏四月戊申朔。上御朝。太后便欲還政。上以問朱勝非。對曰。捲簾當先降詔。乃乞太后暫出。仍下詔。明日捲簾。并復建炎年號。勝非又奏。二兒未有二處。乃並除淮南兩路制置使。許以所部兵行。仍以其屬張遠為本路轉運判官。二兒請鐵券。乃令有司檢故事。如法製焉。二兒又言。王世修尚可從軍否。勝非曰。渠為從官。難復預軍謀矣。時傳遣其弟翊。伏赤心軍於臨平。伺擊勤王之師。御營前將軍韓世忠曰。乳臭兒敢爾邪。是日翊戰敗。二兒遣兵救之。朝廷諸將皆集皇城門外。守臣康允之以為不可。不若遣人諭二兒速引兵去。是夕。二兒乃開湧金門以出。遇大雨。倉迫而遁。世忠勤王之師至北關。辛亥。入城。擴工部侍郎王世修。及中軍統制官吳玠。皆戮之。壬子。以禮部侍郎御營使司參贊軍事張浚。為知樞密院事。時中司闕官。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朱勝非。因薦中書舍人張守。以為守預聞反正。謀議。詔以守為中丞。勝非因力請解政。癸丑。出為觀文殿學士。知洪州。以資政殿學士同知樞密院事呂頤浩。為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一時執政俱罷。於是門下侍郎顏岐。為資政殿學士。提舉鴻慶宮。中書侍郎王孝迪。為端明殿學士。提舉崇福宮。尚書右丞張浚。為資政殿學士。知江州。資政殿學士金書樞密院事路允迪。以本職提舉醴泉觀。兼侍讀。惟金書樞密院事李邠。遷尚書左丞。同知樞密院事鄭毅。進金書院事。詔管軍王元。左言。各資散官。並浙西機宜時希孟。並安置元英州。言賀州。希孟吉陽軍。初議反正。樞密都承旨馬擴。亦往

來其間。至是以擴為觀望。停其官。責水州居住。初倉部郎中張處卿等一十九人。皆乞建藩鎮。朱勝非
 符奏其事。謂嘗做藝祖之初。權時制宜。以行在為京師。淮北為鎮。淮南為郡。至是勝非去。未果行之。處卿
 建安人也。甲寅。以奉國軍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劉光世。為太尉御營副使。世嘗書密院院光世力辭
 定國軍承宣使帶御器械韓世忠。為武勝軍節度左軍都統制。寧武軍承宣使帶御器械張俊。為鎮西軍
 節度右軍都統制。餘皆進一級。乙卯。大赦天下。知樞密院事張浚。薦朝奉大夫趙鼎。鼎。江州人。以上
 常德軍承宣使孟忠厚。除寧遠軍節度使。遂以鼎為司勳郎官。鼎。開喜人也。詔崇寧以來。內侍
 用事。自今不得與主兵交通。及干預朝政。如違。並從軍法。初。敵攻淮甸。發運副使呂源以兵三千自衛
 而遁。為中丞鄭汝諧所論。已詔停其官。送邵武軍編管。至是軍器監葉宗壽。除直龍圖閣。與右文殿脩撰葉
 煥。並為發運副使。辛酉。今。戊午。戶部尚書孫觀。除龍圖閣學士。知温州。既而改知平江府。苗
 傅攻衢州城。守臣曾陵胡唐老。禦之。會大雨。賊引兵去。時言者引元祐宰臣司馬光并三省狀。乞舉行之。
 詔侍從臺諫集議。中丞張守以謂光之所奏。較然可行。若更集眾。徒為紛紛。庚申。右僕射呂頤浩等乃言。
 欲左右僕射不兼門下中書侍郎。並帶平章事。舊門下中書侍郎改為參知政事。其左右丞並罷。從之。於
 是左丞李邴改參知政事。詔都亭驛同文館並罷。都水監仍置使者一員。癸亥。以給事中周望為江
 浙制置使。乙丑。望言乞降賞以徠賊之降者。從之。丁卯。上發杭州幸江寧府。命御營左軍都統制韓世
 忠。亦為江浙制置使。統一軍追捕苗傅。初。賜門下詔。略曰。東朝有垂簾保祐之勞。元子有踐祚承承之
 託。宜上徽稱於長樂。正家嗣於青宮。太后上尊號曰隆祐皇太后。嗣君立為皇太子。皆令有司擇日。壬申。
 乃克行禮。於是禮部尚書王綬。除資政殿學士。權太子太傅。時殿帥劉光世。遣其將王德。喬仲福。追賊
 至信州。皆令受周望節制。初。朝廷遣統制官巨師古。將兵討山東賊趙不忙。至是回信。上與德等遇。而韓
 世忠下。韓將陳彥章。亦至。德與之同見郡守。語不協。彥章欲刺德。德手刃殺之。苗傅等聞信。城有兵。不
 敢進。乃屯於衢信之間。且踞居民為兵。其衆方盛。時未可擒。言者謂王鈞甫。馬柔吉。初不預謀。見將赤心
 隊為先鋒。以拒王師。宜下詔寬二人之罪。以誘致其降。從之。時州縣添差官。如平江府監酒四五
 員。湖州監稅五六員。安吉縣監酒六七員。是月。詔官尤。盡則理當澄汰。除宗室歸朝官外。餘悉罷之。監司
 屬官。亦依此行。初。勤王所檄至湖州守臣梁燾。會寄居梁步。得買安宅。曾懋等。謀之。衆未及言。主營
 既而端被賞。至是中丞張守言。紆首明大義。詔除顯謨閣。而殿中侍御史楊廷秀。亦言杭州通判章誦。首
 叱時希孟。使人知逆順。詔撤誦為倉部郎官。安宅。歸安人。懋。縣人。紆。南豐人。布子也。初。叛臣劉豫。據
 濟南以降金。至是金徒豫知東平府節制河南。於是右副元帥鄂勒。與監軍達蘭。分占山東諸郡。惟
 濟軍與仁廣濟。以水阻尚存焉。五月。戊寅朔。以知樞密院御營副使張浚。為川陝宣撫使。初。命浚
 為招討使。左司郎官權中書舍人江都李正民。言川陝吾境。難名招討。請用唐表度故事。從之。仍留浚使

宜黜陟。正民未幾除中書舍人。時秘書省權罷。而日曆之局亦廢。正民謂宜置著作一二員。選文學之士
 兼領。仍以日曆案隸門下省。亦從之。辛巳。上次鎮江府。諭宰執曰。張浚。古之遺直。陳東。誅死可念。二人
 皆非郡境。已親割令有司致祭。可更議卹其家。先是右僕射呂頤浩建議。幸武昌為趨陝之計。既又欲
 徙中原之民於東南。御史中丞張守。右建議大夫滕康。皆不可。守曰。東南今日根本也。康語守曰。昔曹當
 以死爭之。於是上擢為翰林學士。癸未。又以康為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康既執政。再懇言之。上悟
 而止。頤浩語康曰。公真執政也。孰有受命二日而能決此大計者乎。乙酉。上至江寧府。仍改爲建
 康府。時以保寧寺充行宮。時統制官王德。欲與江浙制置使韓世忠戰。世忠曰。苗劉未平。若與之戰。乃
 是更生一敵。不如避之。丙戌。苗傅等寇浦城縣。韓世忠將兵夜至縣北十里。賊跨溪據險。設伏於路。世
 忠使統制官馬彥輔擊賊。伏發。死之。賊乘勝至中軍。世忠率親兵力戰。傅大敗。遂擒劉正彥。有舉子程安
 者。崇安人。時擄在傅軍。乃為傅畫策。領餘衆由小路入崇安縣境。既又夜棄其軍。變姓名作賈人。偕安及
 其愛將張政。西走至歙錄村。為土豪承節郎所擄。寄留數日。政覺不免。密告標曰。此苗傅也。標即報
 福建提刑林紀。遂聞於朝。紀。永嘉人。既而告者謂政本誘傅出降。紀等惡分其功而殺之。故紀標皆就逮
 紀除名。連州安置。而標死於獄。林紀。福建人。苗傅。福建人。劉正彥。福建人。張政。福建人。皆福建人。
 其徒數人。變姓名。竄伏人。其徒數人。變姓名。竄伏人。其徒數人。變姓名。竄伏人。其徒數人。變姓名。竄伏人。
 明矣。蓋宋末。傳天。其徒數人。變姓名。竄伏人。其徒數人。變姓名。竄伏人。其徒數人。變姓名。竄伏人。
 直學士提舉萬壽觀。兼權直學士院。義。紹興人。未幾。乞祠。詔升徽猷閣學士。提舉洞霄宮。以示優禮。
 癸巳。詔諸路預和買絹帛。即支其直。違置之法。丁酉。尚書省言。欲將江池使信為江州路。知州帶安
 撫使。建康太平官徽廣德為建康路。知州帶安撫使。庶幾責任稍專。從之。己亥。宰執請依祖宗官
 制。置中書門下檢正官。樞密院檢詳官。各二員。仍減左右侍郎官兩員。從之。初。草盜薛慶。斬。皆嘯聚
 淮上。慶據高郵。軍衆至數萬。知樞密院事張浚。聞其欲歸麾下。請自往招撫之。繼渡江。而峯率兵降於浚。
 浚徑至高郵。入慶壘。從行者不及百人。出黃榜諭之。慶感服再拜。慶欲求厚賞。留浚三日。而外間不知。浮
 言皆動。其州守臣以聞。宰執議。慶除資政殿學士。奉祠。仍遣統制官王璵。提兵往平其事。璵渡江。慶
 先以兵衛浚而出。乃召浚赴行在。浚辭曰。高郵之行。徒恃忠信。雖不至如所傳聞。然身為大臣。輕動損威。
 其罪莫大。詔不允。辛丑。浚還。上嘆息。即日趣就職。既又改高郵軍為承州。仍命慶守之。先是上方擇人
 使金。宰執薦持服人朝散郎鄧陽洪皓。擢為徽猷閣待制。借禮部尚書。奉使大金軍前。以明州觀察使
 孫。副之時。淮上賊蜂起。李成甫就招安。詔皓兼淮南南京撫諭使。命成以兵護至南京。皓至淮南。成方引
 兵與耿堅。共圍楚州。責守臣趙立。謂其降賊。而成堅。因持叛心。立。彭城人也。成以汴泗及虹有紅巾為辭。
 且言非五千騎不可。准軍絕食。不克惟命。皓知堅可城。遣人說之曰。山陽縱有罪。當稟命於朝。今擅兵攻

名勳王質作賊耳。堅遂強成飲兵。皓既疏言李成以朝廷不之卸而積餉餉。有引乘納命建康之語。斬賽據維揚。薛慶據高郵。若三叛連衡。何以待之。此舍垢之時。宜遣辯士諭意。優進其秩。昇以京口。綱運如晉待王敦可也。上遂遣宣贊舍人賀子儀撫諭成。給米五萬石。而皓轉由淝陽以至太原。六月己酉。詔初下。劉珪忽謁告。一日之蔣山。明日同舍問獨登山樂乎。珪曰。非登山也。特往拜舒王墓耳。誅苗傅。劉正彥。張達。等於建康市。而呂頤浩。王記。乃十五日壬戌。三省樞密院置賞功司。自軍興以來。立功將士。許其持文自陳。各以輕重推恩。甲寅。吏部侍郎劉珪遷尙書。時舊相黃潛善。汪伯彥。袁植。皆已遠貶。戊辰。秀王見上曰。昨見罷植之命。有曰忠厚之言不聞。殺戮之事可戒。大哉王言也。太祖以來。未嘗戮大臣。國祚久長。過於兩漢者此也。未幾。潛善卒於貶所。是日詔將親閱諸軍。庶幾知諸將能否。仍令宰執預觀。辛未。御史中丞張守再論呂頤浩難以專任。而張浚不宜西去。甲戌。除守禮部侍郎。以中書舍人范宗尹爲中丞。時殿中侍御史王庭秀。亦論頤浩除擬不公。詔庭秀罷職。與郡。於是右正言呂祉言。今日緣論大臣。移一言官。明日緣論大臣。罷一言官。則後日大臣行事有失。誰復敢言。願陛下以言章示大臣。使之自省。置身無過之地。庶兩全之。如或不悛。黜之何惜。社建陽人也。時以華藏寺爲建康府治。而江浙制置使韓世忠。權住蔣山。詔世忠候建康府。移保寧宮。即聽居華藏。緣保寧有先朝房院尙在。守臣顯謨。開直學士安陸連南夫。未及遷入。而世忠逼其骨肉。狼狽出寺。於是殿中侍御史趙鼎言。世忠躬率使臣。排闥而入。逐天子之京尹。此而可爲。則無不可爲者矣。南夫治郡。緩不急事。願先罷之。然後降詔切責世忠。仍治其使臣之先入者。此爲兩得。上深嘉納。且曰。唐肅宗與靈武諸事。草創得一李勉。然後知朝廷尊今朕得卿。無愧昔人矣。於是諸將帖然畏服。亦能南夫。而以兵部侍郎湯東野兼知建康府。秋七月。祕閣修撰知廬州胡舜陟言。金人見侵。變輿頻動。使之深入中原。往來自如。我莫敢抗。惟務逃遁。何時而已。臣願身當江北之地。以護行在。倘仗天威。稍摧敵鋒。則生靈休息。庶幾有期。今淮南羣盜。多者數萬。少者數千。臣欲以本州將兵鄉兵。及所降劉文舜之衆。共二萬餘人。仍更招羣盜。須得數萬。結之以信。輔之以威。足以捍敵。今日待從近臣。多擇閩浙大郡。以往而臣乃欲當江北地。非狂則愚。第以忠義所激。不敢愛生。若其養兵之物。與夫屯泊訓練戰陳之方。乞容臣赴闕面奏。甲申。詔舜陟議論慷慨。除徽猷閣待制。淮西制置使。時江浙制置使韓世忠。已除兩鎮節度使。於是周望自給事中爲兵部尙書。立功將佐皆第賞之。世忠訟王德擅殺陳彥章。詔鞠於御史臺。殿中侍御史趙鼎攝德下獄。案成。以死刑定斷。朝廷以德有戰功。貸其命。於是鼎言德總兵在外。而擅殺不顧。此風一長。其禍有不可勝言者。乃編置德於江州。丁亥。皇太子勇薨。諡曰元懿。命書樞密院事鄭穀卒。己丑。詔恩數依郭三益。上慘然語宰相曰。穀論事豈易得。昨元子薨。朕雖動懷。然聞穀亡。尤悼之。初。金人入京東。命平寇前將軍范瑄。領兵轉入江西。至是右正言呂祉論其罪。且進取璫之策。乃詔璫赴行在。時璫駐軍南昌。徘徊觀釁。詔監察御史松溪陳猷。趣其入覲。猷至。璫整兵而後見。且刺人以懼之。猷諫曰。聖上勇智天錫。宵旰圖治。將軍宜戮力濟難。以遺澤於子孫。效郭汾陽朝聞命夕引退可也。璫尙未決。猷曰。將軍不見苗劉之事乎。願熟計之。璫翻然北向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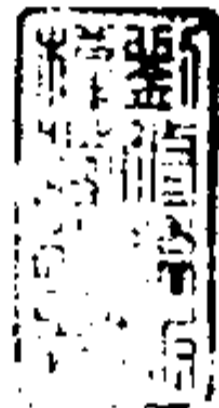
恩遂引兵赴闕。既至。未嘗背釋兵。自陳祖宗以來。三衙不任河東北及陝西人。且乞除殿前司之職。又言自鄂岳以來。凡招盜一十九萬。上謂宰相曰。璫罪甚大。靖康圍城。日與金人交通。逼宗室出城。且爲張邦昌之衛。都人恨不食其肉。貸而不誅。以安反側。今復無禮如此。且盜雖多。安有十九萬人。璫言此欲以恐動朝廷耳。張浚曰。臣自平江勤王。凡三遣人致書。約令進兵。璫皆不答。今呼吸羣兒。布在列郡。以待竊發。若不乘時顯戮。他日必有王敦蘇峻之患。上深以爲然。命浚詔璫赴都堂議事。密謀誅之。浚與樞密院檢詳文字劉子羽。選院吏數輩。作文字劄榜皆備。領吏於府中。子羽。崇安人。輪子也。壬辰。遣御營前將軍張俊。以千人渡江。若捕它盜者。使皆甲而來。因召璫。俊及殿前都指揮使劉光世。詣都堂計事。爲之設食。食已。相顧未發。子羽坐廡下。恐璫覺事變。遽取寫敕黃紙趨前。舉以壓璫。曰。有敕。將軍可詣大理置對。璫愕不知所爲。遂擁置與中。衛以俊兵送獄。仍使光世出撫其衆。數璫罪狀。且曰。所誅止璫身。若等固天子自將之兵也。衆皆投刃曰。諾。初河北制置使王彥。在太行山聚兵。皆刺其面。曰。誓殺金人。不負趙王。號八字軍。金人頗畏之。璫之往山東也。彥與偕行。彥以疾留其州。璫併領其衆而去。時浚彥爲御營使。司統制。遂以璫衆分隸神武諸軍。而八字兵復隸於彥。皆頃刻而定。璫至獄。猶不伏。大理少卿王衣鞠治之。璫稱無罪。衣鞠以圍城鼓衆不順語折之。遂曰。璫死罪。衣願吏曰。因辭伏矣。道賜璫死。衣。歷城人也。詔朝奉郎監諸司審察院權繼。除右文殿修撰。借工部尙書。充奉使大金。軍前武節郎開門宣贊舍人郭元明。借遙郡刺史副之。繼。臨川人也。初。上問大計於張浚。浚請身任西事。置司秦州。乞別委大臣與韓世忠鎮淮東。令呂頤浩。劉光世等。從行。庶與秦州首尾相應。議已定。庚子。浚發行在。王彥統八字軍隨之。時浚之屬官馮康國等往別。謀諫殿中侍御史趙鼎謂之曰。元樞新立大功。出當川陝。半天下之責。邊事外悉當委。蓋大臣在外。忌權太重也。時金人左副元帥尼雅滿。自東平府歸雲中。右副元帥鄂勒哩。自濱州歸燕山。右監軍烏珠請提兵窺江浙。二大將許之。仍留左監軍連屯濱州。以守山東。乃遣女真渤海漢軍諸萬戶。并大起燕雲河朔民兵。付烏珠將之入寇。上以金人將入寇。方遣兵守淮。及控扼上江。未有順動之意。壬寅。下詔奉隆祐皇太后率六宮先往南昌。詔略曰。朕念邊陲日擾。國制拾掇。因時變通。隨事參酌。合三省樞廷之任。總百司庶府之繁。爰命近臣。俾司厥職。若征伐財用。賞罰選任等事。悉屬其營。其關朕聽。其常程有格法事。如四方刑獄奏案。吏部注受。並隸樞州。三省樞密院。遂以參知政事李邦。同僉書樞密院事。康權。並爲資政殿學士。邦。權。知三省樞密院事。康。權。同知。扈從以行。監察御史陳俄一員。而從官郎吏。皆分其半。又詔東京留守杜充。已至。是日除充同知樞密院事。俄。行。狀。沈。本。用。二。員。而。金。人。試。舉。人。於。蔚。州。初。太。原。帥。張。孝。純。因。城。陷。金。見。尼。雅。滿。不。肯。拜。敵。莫。能。強。執。歸。雲。中。至。是。以。孝。純。主。文。檄。使。孝。純。能。守。初。志。寧。死。不。污。於。敵。後。必。以。爲。忠。臣。今。乃。爲。敵。用。是。時。遼。人。皆。用。詞。賦。兩。河。人。皆。用。經。義。而。孫。九。鼎。者。爲。第一。忻。州。人。也。九。鼎。政。和。開。遊。太。學。與。洪。皓。同。舍。陷。敵。十。年。始。登。第。皓。在。北。方。屢。見。之。八。月。己。酉。詔。添。發。運。副。使。從。太。后。往。江。西。以。直。祕。閣。劉。寧。止。爲。之。仍。命。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楊。維。忠。領。兵。萬。人。以。從。初。有。司。月。供。太。后。錢。一。千。緡。后。性。儉。約。至。是。斥。買。本。殿。絹。二。十。匹。充。費。

上方知時常用度不足。因謂宰執曰。朕事太后。與所生母同。近買得衣絹千匹。即先分獻。飲食亦然。今往洪州。未有回期。除禁中自分納外。令戶部供錢絹各二萬。銀一萬。可趣令辦之。資政殿學士權知三省樞密院事李邦彥。與左僕射呂頤浩。議不合。力求去。詔以本職提舉洞霄宮。壬子。更命資政殿學士滕康。權知三省樞密院。而樞密院尚書劉珪。為端明殿學士。以武之。賜康等手詔。許縱宰執等奏事。實帖都堂。於是頤浩言。人謂陛下雖下詔。固守建康。而陰為避寇之計。如竹憊尙疑之。況小民乎。宜量留頤浩。掌批奏牘。以固人心。且免令內臣權管。恐其不密。或緣此開端。上納之。壬戌。陳祐太后登舟以行。東京副留守殿帥郭仲荀。以敵遁京城。軍儲告竭。乃領兵赴行在。都人從之南來者以萬數。遂以京畿轉運使上官悟為東京留守。悟。邵武人。均子也。詔浙西安撫司。移於鎮江府。仍改杭州為臨安府。帶管內安撫使。丙寅。上聞道君遣二內臣。二宮女。將與高麗人使同至。壬申。謂宰執曰。朕聞之。一則以喜。一則以悲。朕別二聖已三年。忽得安信。豈不喜。但道君當承平之久。以天下奉一人。今彼中凡百。隨陋。而朕居深宮。廣殿極不迫安。且朕父母兄弟及妻。皆在異域。惟一子及孫。子然一身。當此艱難。所以悲也。玉音未已。潸然淚下。呂頤浩曰。願陛下少寬聖抱。力恢中興之業。周望曰。此必金人之意。若非彼意。數人者雖至高麗。高麗亦不肯令來。上曰。然。甲戌。兵部尚書謝克家言。今之官冗。外方尤甚。如添招弓手。蓋以舊尉足矣。乃更置新尉。又諸州不分大小。例置訓練官三員。請悉罷之。以紓民力。又言官軍軍寡。而郡縣皆有土豪。宜令自相推擇。有智勇者各守一方。又言有關官處。乞許郡守自辟。吏銓無礙。則付以告身。若其徇私。則監司御史得以糾之。又言京東西及江淮。悉為榛莽。難用常法。宜建藩鎮。文武並授。令便宜從事。財賦亦聽自用。如捍敵有功。則許世襲。又言國典不存。宜酌諸郡。訪求傳錄。俟駐蹕既定。悉上送官。凡此皆急務也。

中興小紀卷七

建炎三年閏八月丁丑朔。詔百官議。朕今定居建康。不復移蹕。與右趨岳鄂。左駐吳越。孰安孰危。其明以告朕。於是宰執召百官詣都堂。應詔條具者二十五封。皆以岳鄂道遠。恐饋餉難繼。又慮聖駕一動。江北萃盜必乘虛以窺吳越。則二浙非我有矣。戊寅。上猶未觀。呂頤浩等曰。祖宗時遇大事。亦召公卿集議。上曰。但恐封事中趣轡不一。大凡公生明。偏生闇。人能至公。議論自有見處。昔真宗澶淵之役。陳堯叟蜀人。則欲幸蜀。王欽若南人。則欲幸金陵。唯寇準決策親征。人臣若不以家謀。專以國計。則無不利矣。初。宰執奏淮西制置使胡舜陟。請專治軍旅。前迎大敵。仰護行在。王綯曰。舜陟語甚壯。似可託以方面。上曰。言未可信。須在行事。宰執奏在六月。至是改舜陟為沿江制置使。知建康府。湯東野令隨駕應辦。仍先往平江府。見知平江府孫覿。職罷。以資政殿學士李昉代之。乙酉。上謂宰執曰。士大夫間有言李綱可復用者。朕以其人心雖忠義。但志大才疏。用之必至誤國。故不復用。呂頤浩曰。志大才疏。誠如聖諭。上曰。如聽那僚之計。遂結餘堵。敵人至今以為登岸。周望曰。如宣撫河東以救太原。先於河陽置納級軍。敵聞而笑之。亦足以見其疏也。時僚知州。未幾以僚始禍。除名。送英州編管。僚在九月辛。丁亥。以右僕射呂頤浩為左僕射。同知樞密院事。杜充為右僕射。並同平章事。兼御營使。是日。上謂諸將張俊。韓世忠。辛金宗等。問以移蹕之地。俊。金宗。勸上徑之潭州。世忠後至。曰。官家已失河北山東。若又棄江淮。更有何

去留於其城內侍者不備。令自陳於朝。人衆。喧有謀。遂激於一時。非本謀也。後數日。二十餘人。時金人已渡浙江。知越州李邦泰聞甲申。幸執早朝。上於御袍中出示之。乙酉。上登舟。戊子。詔六曹百司官吏。從便寓於明越溫台。諸處於是左右御營使司參議官。以次皆留。時留者有兵火之虞。去者有風濤之患。皆而無人色。此據田。壬辰。宗尹等至明州。昨隨從縱奉使人盧仲。自敵中歸。時敵破和州。得歸朝官程暉。令與仲偕來。所攜國書。語極不遜。既非專使。宗尹遂不見之。癸巳。上次昌國縣。命戶部郎官李承造往台州。刷錢帛。杜充所遣副官直徽。微聞陳起宗至。言充敗。欲引衆趨行在。面路不通矣。是晚。呂頤浩折高與范宗尹言。充在儀真甚。浙東制置使張俊。自越州領兵至明州時。已無船可載。俊因納隱士劉相如之策。遂留以抗敵。丁酉。上謂宰執曰。昨者朕將御舟。令從官聚議。都堂。鄭望之不肯同衆所論。亦未爲通。呂頤浩曰。望之在假。猶到不知衆人所對。王綬曰。崇宣以來。大臣專權。不容立異。比者會議都堂。更相詰難。臣不意復見此氣象。皆陛下優容忠議所致。望之自守所見。乃朝廷之福也。上嘗問望之曰。苗劉時。卿在甚處。對曰。臣竄在嶺表。得之道途。臣以爲陛下甚錯。上曰。何故。曰。二兒既就擒。陛下不送天獄。卻付韓世忠軍中。今日在陛下左右者。得以面諂耳。上又問卿見洪皓三番國書否。望之曰。臣無緣得見。上命內侍取示之。蓋上以望之累使敵中。欲使之料敵情也。望之未幾奉祠而去。戊戌。金人犯越州。帥臣李邦以城降敵。即渡其家。屬先往錢塘。鄭邦兒也。既而邦坐此亦落資政殿學士。親事官唐寶。袖石擊金將烏珠。不克死之。金人犯明州。張俊下令曰。天子且巡海道。汝輩官用命。進者重賞。不進者不貸。癸卯。歲除。敵至城下。俊令統制官劉寶先趨之。戰若不勝。則以兵橫之。既而寶兵少。卻統制官楊沂中。田師中。統領官趙密。與之戰。又不勝。寶率兵再進。沂中棄舟登岸。與師中。密等皆死戰。而守臣劉洪道率州兵以射其旁。遂大破之。殺數千人。密。太原人也。金人既破杭州。乃遣人檄秀州令降。守臣程俱言。小邦不敢專。遂解裝入赴平江。宣撫司。又虛見襲。遂率官吏乘城。出保華亭縣。朝廷遂命俱押米綱赴行在。於是同知樞密院宣撫使周望。追俱赴司。幾爲所斬。遂勅之云。朝廷私此一人。遂失億兆之心。士論是之。先是。奉使洪皓。自太原至雲中。左副元帥尼雅滿軍前。而奉使王倫。亦留在彼。有商人陳忠。因倫從者楊永亨。見倫。密告兩宮太母起居狀。倫遂與皓共以金道忠。令聞於兩宮。以爲倫輩皆本朝遣來通問。於是兩宮始知建炎中興之實。既而皓爲尼雅滿送於冷山。遂依左監軍烏克紳以居。爲之教子。



中興小紀卷八

建炎四年歲在庚戌春正月甲辰朔。上至台州章安鎮駐蹕。兩浙宣撫副使郭仲荀。既不能退敵。又棄越城而遁。其兵多散爲盜。至是來朝。貴授散官。廣州安置。上以敵騎驚擾。慮隆祐太后徑入閩廣。已酉。詔遣使臣齎書至虔州。尋問賊舟之所。詔浙西制置使韓世忠赴行在。世忠言見駐華亭江灣。願將所部全軍往昇潤。邀金人歸路。盡死一戰。丙午。詔從之。丁未。御史中丞趙鼎。諫議大夫富直柔。戶部侍郎葉份。中書舍人李正民。茶崇禮。太常少卿陳騫。同對於舟中。時扈從泛海者。宰執外。惟此六人。而給事中汪藻。與其餘。皆未至也。戶部侍郎李迨。自明州來。戊申。入見。言張俊在明。爲戰守備。城外民居盡蕪之。其意亦欲赴行在也。金烏珠引衆再犯明州。丙辰。浙東制置使張俊率兵禦於高橋。一日戰數合。慮其益兵復來。俊與守臣劉洪道俱避去。烏珠遂破明州。屠其城。時提舉明道宮鄭億年。避地山陰。爲金所得。驅以北去。億年居中子也。敵乘以紅犯昌國縣。欲追襲御舟。時提舉海舟張公裕。引大船擊敗之。敵遂退。初。金萬戶羅索。及尼楚赫。與吾叛將折可求。聯衆十萬。圍陝州。時關以東獨陝在焉。寧州觀察使李彥仙。守禦甚備。遇士卒有恩。食既盡。盡以啖其下。而取汁自飲。至是金亦無食。欲去。有人告以急擊可入。彥仙不悅。繫年嬰。改正。金兵攻之愈急。丁巳。城陷。彥仙巷戰而死。雖民之婦女。猶升屋以瓦擲賊。哭李觀察不絕。金人殺其家。陝民無噍類。金人始放西而全陝沒矣。先是宰執謀會金益山寺。范宗尹密語趙鼎曰。

近日諸將端等進見太數。所賜極厚。國用窘甚。見上幸一言也。戊午。鼎草奏以聞。上以在四明時。衛士紛擾。盡廢禁直。獨中軍統制辛全宗有兵數千。而端即御營使呂頤浩親兵之將。其素獨盛。所以優遇之也。己未。夜。大雨。庚申。上謂宰執曰。昨雷聲頗厲。符志以雷發聲非時。為女主顯權。若弱臣強。四夷兵不制所致。朕與卿等當共修德以回天也。癸亥。上曰。昨日雷再發聲。今日方二月節。要亦非時也。與晉志所占無異。惟發類者應速耳。甲子。詔中書舍人李正民。往江西問安隆祐太后。仍稱撫諭使。中丞趙鼎。京官永嘉吳表臣。林季仲。補官之闕。季仲避地未至。而表臣先對。是日除監察御史。時聞明州失守。海道可虞。丙寅。上移次温州館頭。殿中侍御史張延壽。論權知三省樞密院。及同知劉珪之罪。詔罷康珪。仍並落資政殿學士。遂以新復端明殿學士盧益。權知三省樞密院。而參知政事范宗尹。因薦李回。時回以散官居吉州。召復端明殿學士。以為之貳。戊辰。中丞趙鼎對。因言豫章之擾。上曰。太后僅以身免。乘輿服御之物。悉棄之。宮人失一百六十餘人。上又曰。已黜康康。劉珪。用盧益。李回。替之矣。已。上幸水陸寺。侍御簽省官稍集。班列差盛。幸未。詔侍從官條具金人退與不退。如何措置。及於何處駐蹕。戶部侍郎葉份言。淮鹽路梗。妨阻客販。浙鹽數少。積壓客鈔。請權以福建鹽通商。仍指還買鹽本錢。即本路官般官買。兩不相妨。壬申。詔從之。初政和中。遣左司郎官張察。至本路參定鹽法。歲以三分為率。二分歸朝廷。許商人輸錢於權貨務給鈔。即本路受鹽一分歸漕司。許自買鹽。積於海滄。令上四郡及尉縣般賣以辦歲計。時商販官般二法並行。靖康復擾。商販殆絕。故官悉自製。至是份請行鈔法。而姦民乘之。盜販多矣。金萬戶羅索。與其副薩里罕及黑峯等。寇邠州。宜撫處置使張浚。遣都統制曲端率兵拒之。一日兩戰皆捷。至白店原。薩里罕據高原而陳。羅索與黑峯引來犯。為端所敗。薩里罕乘高望之。懼而號哭。金人因目之為涕泣郎君。既而敵勢復振。端所部統制官張中孚。李彥琪。連戰不利。敵亦引去。二月乙亥。上至温州江心寺駐蹕。因改日龍翔。東有小軒。遂曰浴日。皆宸翰書額賜之。詔啓運宮神御於福州奉安。焚惑犯紫微垣。侵相位。癸未。呂頤浩乞解機務。不允。知温州盧知原有治績。詔除右文殿修撰。知原。乘子也。丙戌。知明州劉洪道奏。已復本州。詔明晚移蹕明州。金元帥烏珠。尙據臨安。聞浙西制置使韓世忠。自江陰復趨鎮江。恐邀其後。丁亥。烏珠遣引衆殺掠而去。縱火城中。數日方滅。戊子。詔萬壽觀會聖宮章武殿神御於温州天慶宮奉安。時右僕射杜充。已降敵。而御營副使劉光世。猶奏充敗事。未知存亡。光世又言。金人遣兵由湖州攻兩浙。而王瓚所統前軍亦潰。韓世忠自浙西上海。入城。且獻策平其直以禦官產。既而剽掠一月。所費不貲。皆取足於官產之直。弼。永嘉人也。王瓚引餘軍赴行在。自觀察使降為防禦使。先是詔募海船百餘隻於福建廣東。備廣東漕漕。所發之船。先諸路而至。福建漕臣祖秀實。得與權提刑梁澤民。共負一路經費之餘。得銀八萬兩。上之。位。安西人。括之孫。秀實。浦城人。僑鹽海人。澤民。邵武人也。初。鼎州武陵縣有土豪鍾相者。以左道惑衆。乃結集為忠

中興小紀 卷八

九一

義民兵。其徒呼相為老父。士大夫之避地者多依之。相所居村有山曰天子岡。遂即其處築壘。以捍賊為名。且承帥徽。聚眾閱習武藝。時有中州潰兵孔彥舟等。據湖南。詐稱鎮相民兵。相聞之。懼。又因其子奪監司之馬於白沙渡。是月相等遂作亂。遠近響應。僭號楚王。改元天載。自補官制。尋詔湖南北帥司發兵討之。於是鼎之武陵桃源龍陽沅江澧之澧陽安鄉石門慈利。荆之松滋公安石首。潭之湘陰益陽。湘鄉。岳之華容。辰之沅陵。諸處皆為盜區矣。時太常少卿陳瓘。諫。準詔論時事。其略謂。兵將用命。則寡可以敵衆。不用命。則多適以敗。今之握兵柄。乘龍。非則即賊也。國之典刑。不能加之將。將之威令。不能施之軍。宜申嚴紀律。使進退左右。惟命之從。則敵可破矣。先是。知真州向子志。官。昨據本州金帛。皆為韓世忠所奪。且言杜充以投降而去。麾下兵有走回者。癸巳。上謂中丞趙鼎曰。自聞充之報。不即位以來。執政中張憲。最直。願浩曰。終未病時。嘗語臣云。惟一許少伊不轉了。少伊景衡字也。臣以景衡累與憲同。宜容意之不忘也。乃詔以官屋賜其家。丙申。以金退。赦諸路烏珠引金乘回至平江府城下。同知樞密院事兩浙宣撫使周望。與守臣湯東野。力不能拒。棄城避之。初。郡人特望以為安。敵至欲遁。而舟楫皆為諸軍所奪。故不能脫。戊戌。敵入城。縱兵焚掠而去。過吳縣。宣撫使統制官陳思恭。以舟師邀於太湖。擊敗之。幾獲烏珠。既而報思恭為御前後軍統制。丁酉。中丞趙鼎。諫。議大夫富直柔。同對。御史僕射杜充。乞先罷相。俟得其投降的報。則別議罪。上欲幸平江府。三月丙午。趙鼎首萬一敵去未遠。或作回戈之期。何以待之。於是行期稍緩。左僕射呂頤浩。奏。戶部侍郎葉份言。駕幸浙西。須早除發運使。臣觀可任。漕計極難得人。開有之又素行不修。上曰。有德者率淳直。或不能辦事。有才者是小人。如梁揚祖。誠無學術。使為發運使。則有餘矣。大抵小人在不可在侍從之列。若藉其才任之於外。亦何不可。是月遷份為尙書。宣撫指置使張浚。奏。大食國進奉珠玉至熙州。己酉。上謂宰執曰。大觀以來。川茶不以博馬。惟市珠玉。故武備不修。今若復捐數十萬緡。易無用珠玉。易若惜財以養戰士。乃謂浚勿受。量賜以答其意。既而上曰。浚指置陝西。極有條理。呂頤浩曰。陛下雖失之杜充。復得之張浚。上曰。浚自薦幸與宗作。秦帥比之陝西。見孫渥才優。即奏罷與宗。而用渥。蓋其用心公也。上謂在是月。時浚聞金人入寇。上浮海東征。願治兵入衛。未至襄漢。遇德音。知金退。乃復還關陝。王。之。以。長。乘。仲。而。不。敢。近。乃。以。王。均。州。後。其。將。王。國。英。去。復。還。而。亡。於。是。西。帥。之。東。下。者。星。散。盡。矣。梁。仲。知。浚。長。已。而。四。帥。之。具。與。也。益。亡。矣。所。謂。已。未。上。謂。天。慶。觀。朝。辭。九。廟。宰。執。百。官。扈。從。自。渡。江。至。是。始。有。此。禮。上。登。舟。回。鑾。以。禮。部。尙。書。會。懋。為。顯。謨。開。直。學。士。知。洪。州。是。月。金。左。監。軍。達。蘭。自。維。州。遣。泰。伊。今。改。正。一。貝。勒。玷。玷。今。改。正。等。提。兵。南。下。以。援。烏。珠。因。圍。楚。州。守。臣。趙。立。乘。城。禦。之。金。進。圍。揚。州。朝。廷。恐。守。臣。張。績。力。不。能。支。許。退。保。鎮。江。積。不。肯。動。金。乃。至。真。州。積。金。壇。人也。時。東。京。雖。城。守。而。勢。益。危。金。人。更。遣。河。北。簽。軍。守。領。縣。昌。領。來。攻。守。上。官。悟。力。不。能。拒。城。破。為。金。所。害。夏。四。月。丙。午。上。至。餘。姚。縣。海。舟。大。不。能。進。詔。易。小。舟。仍。許。百。官。從。便。先。發。癸。丑。上。至。越。州。駐。蹕。州。治。烏。珠。回。至。鎮。江。而。浙。西。制。置。使。韓。世。忠。已。提。兵。駐。揚。子。江。魚

中興小紀 卷八

九三

山以邀之。左僕射呂頤浩請駕幸浙西。下詔親征。以為先聲。亟命銳兵策應世忠。庶擒烏珠。此一奇也。參知政事王綽亦請遣兵與世忠夾擊。甲申。乃下詔親征。中丞趙鼎以為平江殘破最酷。人心不樂。是行即奏曰。臣在溫台。屢言當俟浙西寧靜。及建康之寇盡渡江。然後回蹕。今遽有此舉。必以韓世忠之報敵騎窮蹙。可以剷除耳。萬一所報不實。及建康之衆未退。或回戈衝突。何以待之。策饒信處賊未除。王玘潰軍方熾。陛下遽捨而去。茲乃社稷存亡至危之道也。時臺諫亦皆言之。乃除鼎翰林學士。鼎力辭。改吏部尚書。亦不受。遂復為中丞。時敵衆百萬。世忠戰士才八千。烏珠遣使與世忠約日合戰。世忠募海船百十艘。進泊金山下。仍立一旂。書姓名於上。敵望見大笑曰。此吾几上肉耳。世忠預命工鍛鐵相聯為長繩。貫一舟而入。敵不得去。復遣使願還所掠及獻馬五千。世忠不聽。曰。只留下烏珠乃可去。時達喇所遣之兵在儀真。江之南北兩岸皆敵衆。而世忠據中流與之相持。知揚州張績亦命偏帥控扼要處。與世忠為援。烏珠閉門不敢出。乃即城之西南隅鑿渠三十里。欲潛師渡建康。而地勢高潮不應。金之在儀真者。又於城外鑿大渠三十里。屬之江。以通漕。烏珠刑白馬殺婦人。自刃其類。以祭天。幸風濤之息。使載以逃。世忠諜知之。悉師督戰。而風弱帆緩。我師不利。統制官孫世詢。嚴永吉。死之所掠金人。又為奪去。金以輕騎絕江而遁。世忠曰。窮寇勿追。使去。先是世忠視鎮江形勢。無如龍王廟者。敵來必登此望我虛實。因遣將蘇德以二百卒伏廟中。又遣二百卒伏江岸。遣人於江中望之。戒曰。聞江中鼓聲。岸下人先入廟。中人又出。數日敵至。果有五騎至龍王廟。廟中之伏。聞聲而出。左騎者振策以馳。僅得其二。有人紅袍白馬。既墜。乃跳馳而脫。詰二人者云。則烏珠也。是舉也。俘獲殺傷甚衆。金所遺輜重山積。又得龍虎大王舟十餘艘。龍虎大王者。乃偽封王爵而監龍虎軍。烏珠之婿也。自主管川陝茶馬趙開。變權茶法。怨貫四起。至是主者以為合能。若謂軍費所資。即乞割與。宣撫使張浚行之。詔下其說。浚不為之變也。知宣州李光奏。鎮江建康。金人悉已遁去。先是湖北帥司撤本路提殺官孔彥舟。權副總管。領兵往鼎州捕緝。彥舟過澧州。而澧州之民有應相者。乘而攻之。彥舟喪甲。僅以身免。及入鼎。虛復有應相者。遂屠其城。民死十八九。餘悉歸為兵。時賊勢甚盛。彥舟據城時。出兵與戰。勝負相當。彥舟每得賊黨不殺。惟斷其指及耳鼻。縱之出。曰。汝爺有神。能為汝續則復來。相得之。惡其彰己之妄。而養之密室。自是其黨亦生疑心。彥舟乃聚竹為筏。若將去者。且為竹籤題云。爺若休時我也休。依舊乘舟向東流。遇獲相黨。回簪其首而遺之。相得籤喜。謂實將避己。彥舟又潛遣人投相。謂之入法。相素自誇。喜人從己。亦受之。至是彥舟乘筏夜渡。而入法之人內應。相敗走。癸未。獲之。并其妻子及偽官。悉檻送行在。詔擢彥舟為利州觀察使。時宣撫處置使。亦撤彥舟權北湖副總管。辛卯。詔淮浙鹽場已復。昨行編鈔法可能之。廣南鹽司乞罷催稅戶長。依熙豐法。村疇三十戶。每科輸差甲頭一名。壬申。詔可。仍推行於諸路。乙未。遠安軍奏。近緣御前後軍統制陳思恭。到州兩日。軍士竄者四十七人。皆思恭誘去。乃詔宰執召思恭赴都堂約束。中丞趙鼎等交論左僕射呂頤浩之失。乃能為鎮南軍節度開府儀同三司太一宮使。制曰。下吳門之詔。則有失於先時。

請浙右之行。則力遠於衆論。於是參知政事范宗尹。攝行相事。以浙東制置使張俊。為浙西江東制置使。除劉光世。韓世忠。外。諸將並受節制。以文說略四字。節制。令同知樞密院事兩浙宣撫使周望。以所領兵付俊。是月。以戶部侍郎李道。為江浙諸路發運使。湖寇鍾相雖已敗。而餘黨所在。如慈利縣之陳寓信。松滋縣之李合。汝陽縣之英宜。各有衆百千。其後亦稍撲滅。惟龍陽之楊華。楊廣。楊太。最為劇盜。太年少。楚人謂幼為么。故曰楊么。時么之名未著。惟稱華廣。至是知蔡州直龍閣程昌禹。彼召。以募兵三千人。統制官杜湛。統領官邵宏淵。以下自隨。道則澗。撫諭使馮康國。以羣盜方盛。乃奏乞留昌禹攝帥事。於是權副總管孔彥舟。引全軍去。昌禹入鼎州。自此每遣杜湛等與賊戰。常獲小捷。五月。癸卯。言者謂御舟經由。知明州張汝舟。應奉簡儉。租館給足。知台州晁公為。頗務豐華。不免擾民。乞行賞罰。以示好惡。參知政事范宗尹曰。若黜公為。則温州盧知原。發運使宋輝。皆當貶矣。上曰。只裏汝舟。則好惡自明。如公為。不必皆黜。乃詔汝舟加一官。時諸路盜起。大者至千萬人。朝廷力未能制。范宗尹以謂此皆烏合之衆。急之則併死力。以抗官軍。未易禦也。莫若折方鎮以處之。羣盜有所歸。則衆當懷土。是不攻而自清矣。乃奏曰。昔太祖受禪。與趙普合謀收藩鎮之權。天下晏然無事。一百五十餘年。可謂良法。比年國難如此。四方帥守皆束手環視。莫知所出。蓋軍力單寡。不可以有為。此法之敝也。今日救敵之道。當稍復藩鎮之制。況諸郡為盜所據者。凡十數州。藩鎮之勢。駸駸已成。朝廷雖不為。人亦自為之矣。曷若朝廷為之。使恩有所歸也。今亦不盡行之。天下且裂。河南江北數十州為之。少與之地。而專付以權。擇人久任。以屏王室。實今日之當務也。羣臣多以為不可。宗尹力陳。上亦決意行之。甲辰。知光州吳玠。報敵中事。宜庚戌。上謂宰相曰。聞杜充在南京。受劉豫節制。遣人誘陷東京。朕待充自庶官除從官建節。遂召同知樞密。未幾拜相。可謂厚矣。何故至是。王綽曰。陛下去秋若不相充。無知者俗至今。必以為恨。陛下待之既盡。彼自失節。國家何傷焉。詔三省樞密院同班奏事。令輪修時政記。辛亥。上謂宰相曰。從班極少。卿等當共議。務取其實。不厭多也。朕乘輿服御。悉從簡儉。如除一省。卿費亦不多。苟得人其利溥矣。范宗尹曰。用人之法。須擇可為執政。方除從官。可為從官。方除省郎。則選精而真才出矣。上曰。然。上又言神宗選將。必詳攷然後命之。庶必有成。因曰。祖宗多有所傳家法。外人豈得盡知。王綽曰。如宣帝所謂漢家自有制度是也。壬子。召知成都府盧法原。知泉州諸克家。知洪州胡直。並為尚書。法原吏部。克家工部。直孺刑部。法原不及供職。改知夔州。庚子也。癸丑。御史中丞趙鼎為端明殿學士。食樞密院事。時宰相未兼樞密。而同知樞密院周望。在平江府。故一院之事。食書得以專總。前此兵政悉歸御營使司。事權既分。又再經大變。文移分亂。至是鼎始檢故事。舉行以正西府之體。參知政事王綽。累章求退。上曰。綽醇厚。嘗為朕宮僚。事朕始終如一。不欲令去。時朝廷開登萊多積粟。因知海州李彥先遣使至。上曰。綽率執奏欲委彥先用海舟轉輸。以助軍食。上曰。登萊道梗。今既未能厚恤。乃反責其積粟以輸。行在於理未安。范宗尹等退曰。聖慮高遠。非羣臣所及。時占象者言。夜有赤氣蔽天。中又有白氣如練。貫之殿中。侍御史德清沈與求言。此天心仁愛陛下。出變以示警也。且天子所在。謂之朝廷。今度州一朝廷。秦州

不幸陷金。逸為敵用。其本心可憫。張守曰。若散歸軍。豈能遠叛。上曰。然守曰。陛下好生如此。天人必助。信順實為中興之基也。先是醫官開州團練使王繼先。遇登極。特許不轉防禦。換武功大夫。給事中富直柔封還錄黃。謂侍醫當還本色官。何與武功。宜惜名器。以勵戰士。三省亦奏。伎術官法不許換前班。上曰。朕於言無不從。但頃冒海氣。繼先診視有功。彼未嘗請。皆朕意耳。直柔抗論不撓。朕當屈意從之。甲午。詔廢前命。於是范宗尹等退而嘆曰。上從善如轉圜。中興之業。其庶幾乎。中書門下奏行在仰食者衆。粟粟不豐。今秋成可期。宜及時儲蓄。乃詔委諸路漕臣。廣東令褚宗濤。糶十五萬石。福建令魯登。糶十萬石。各運至漳泉福州。仍以所部年額上供為本。餘糶與人也。己亥。又詔宋輝。糶之浙西。給銀十萬兩。度牒直十萬緡。運至華亭縣。徐康國。糶之浙東。又給銀十萬兩。屬郡糶非茶鹽及朝廷寄椿者。如經制折帛。贍學之類。皆許為糶本。衛葵運至越州。越溫台皆即其地儲之。諸統兵官。非有制書而妄取。及所在州安發與之者。皆從軍法。戶部尚書葉份。皆言。人主以清心省事為本。以節用愛人為先。凡無名之費。不急之務。皆所當去。至是言者謂份。宗女為妾。下吏物之。乃份為都司時。同舍郎有姓同者。誤以為份也。事雖白。份亦求去。乃除龍圖閣學士知泉州。金右監軍烏珠。回江北。屯於六合縣。時左監軍達蘭。在山東。遣人謂烏珠。入寇無功。令止於淮東。候秋高相會。再寇江南。烏珠以前日渡江之事。為恥。會聞王師將出。陝右。因西往。應之。留渤海萬托。戶下嘉等軍於淮東。以待達蘭。通泰鎮撫使岳飛。統兵捕劇賊。賊方至。是方始就招安。

中興小紀卷九

建炎四年秋七月。時已除開府儀同三司呂頤浩。建康府路大帥甲辰。宰執擬提舉太平觀劉洪道為參議官。上曰。不可。是又欲與頤浩同官。趙鼎曰。頤浩之來。尚遲。今先令洪道往池陽。措置防江。上乃許之。因曰。議者謂頤浩多引用山東人。且頤浩為相。當收天下人材。而獨私鄉曲。非公道也。張守曰。立賢無方。正為此耳。既而頤浩過關。見上言。臣自去國。不知金人之實。似聞已渡淮北去。然敵情多詐。而難測。臣比經四明。見朝廷集海舟於岸下。是必為避寇之備。夫避寇固當預辦。然禦寇之計。尤不可緩。臣仰料聖駕萬一避寇。不過如永嘉及閩中耳。望鑒去歲敵騎追襲之事。選兵二萬。分爲二項。以頓江東。或據水鄉。或扼山險。邀而擊之。使將士戮力。如四明城下之戰。則無不勝矣。萬一今冬敵不渡江。則願宰執預為之計。俟來夏則遣兵北向。分二萬由海道趨文登。以搖青齊。分二萬由淮陽趨彭城。以城鄆濮。蓋金人用兵。深忌夏月。我必乘其忌而攻之。故大暑用兵。臣前後屢陳此計。然安危治亂之要。尤在人主能察。方去冬金人分三路追襲。廷臣皆以航海為非。惟陛下斷而必行。故至今帖然無虞。夫難得易失。若天之時。難成易敗。若人之功。臣願陛下愛情分陰。汲汲圖之。近臣有獻計者。必參以行事。而驗其是非。則人不難知矣。此陳蕃所謂成敗之機在察言也。願留聖意。丙午。右諫議大夫黎確言。陛下念劉光世之功。寫資峻秩。舉無所吝。今又與舊相並命為大帥。處以鎮江。光世乃預擇便地自安。而委郡政於添倅。陛下聖斷不從。尚避

延未行。公議憤之。詔以章示光世。確。邵武人也。辛亥。右僕射范宗尹言。張俊自浙西來。稱岳飛可用。上曰。飛。杜充愛將。充於事君失節。而能川飛。亦有知人之明也。新張慶府。鈐轄曾納者。初以貢獻得官。後因忤梁師成。以至編置籍沒。上憐其無辜。令宰執與一差遣。而曾者乃謂納。因請託得之。戊午。上曰。朕何嘗有此。可取能前命。使中外曉然。趙鼎曰。納已除鈐轄。猶上言乞郡不已。乃詔并鈐轄罷之。知平江府湯東野。乞祠。乙丑。上謂宰執曰。向聞趙鼎言。東野與康允之皆有才。但當外任繁劇。不可處獻納之地。范宗尹曰。議者謂允之優於東野。張守曰。二人皆能辦事。而允之不擾。上曰。既能辦事。無不擾之理。己巳。禮部尚書謝克家奏。故翰林學士范祖禹。當元祐中。終始實在經筵。所著唐鑑。已進御。又有仁宗訓典。及帝學二書。深裨治道。今其子前宗正少卿沖。見寓衢州。乞給札令沖投進。許之。初。河北賊鄧瑒等五萬人來降。浙西大帥劉光世。遣統制官新泰。往招納之。又饒信間有妖寇王念經等。聚衆數萬。光世亦命統制官王德。同泰。總兵致討。德涉彭蠡。道出饒州。羣盜劉文輝攻城甚急。守臣連南夫馳書求救。德引兵歷壘而陣。賊舍兵請降。時權知三省樞密院盧益。護迎鄧太后過撫州。勸德進兵。德遂抵貴溪。一鼓而擒念經。是月。獻俘行在。道君自韓州徙居五國城。金人請道君。減去隨行官吏。道君力懇之。不從。乃詔諭之曰。卿等相隨而來。憂樂固當同之。但事屬他人。無如之何。言訖泣下。官吏皆呼號而出。宗室亦不許隨行。惟孝慈嫡孫有奕等六人從焉。五國貝勒巴克塔打。今改正下。通事慶哥。詐傳巴克塔之言。求北珠。道君與之。他日事發。巴克塔欲殺慶哥。遣人審覆。道君曰。初無此事。恐復誤傳。北人聞之。皆手加於額。太子烏拉罕。今改正下。遣人奉書求內侍兩輩。道君不悅。曰。雖肯往者。然忤太子。不可不遣。乃遣王個。陳思正。且復書曰。二人自汴京隨至此。艱苦萬狀。望優容之。時開府劉光世。以公事移牒六曹。八月。甲戌。詔新江州鈐轄張忠彥。聽朱勝非節制。上謂宰執曰。勝非當苗劉之變。不為無功。范宗尹曰。勝非能使二兇不疑。以待勤王之師。議者咸稱其有謀。上曰。是時惟勝非。鄭毅。與之抗。若顏岐雖好士人。亦儲怯。不能為。故人以威武不能屈為大丈夫也。先是。江西湖南北路正賦外。多別科米。則有正耗補欠和糶解面等。自一石輸及五六石。錢則有大禮免夫贖軍等。自一緡輸及七八緡。吏緣為姦。其名曰新復調丁。壯把隘。俗稱。富者出財。貧者出力。民不堪命。則據險結黨。抗拒縣官。既免征徭之苦。且獲擄掠之利。故多去為盜。至是。勝非上疏極論。而宗尹未嘗歷州縣。不甚知民疾痛。但降旨依畧降赦令而已。參知政事謝克家。請日輪從官一員。以前代及本朝之關治體者。具兩事進入。庶裨聖學。從之。命侍臣進故事自此始。既而吏部侍郎直學士院蔡崇禮。乞止令講讀官三五日一進。乃詔翰林學士兩員如前。詔丁丑。詔故言官常安民。江公望。皆抗節直詞。觸權姦之怒。擯斥至死。可並贈諡議大夫。仍召安民子同赴行在。隆祐太后自江西回。庚辰。上出行宮門外。迎之。初。侍御史沈與求言。右僕射范宗尹。年少驟進。不更世務。恐誤國事。上頗難之。既而戶部侍郎李燾。乞詔宰執於罪累中。選其賢實能。量付以事。責功補過。雖蔡京。王黼。張邦昌。之所主者。亦不以一告廢其終身。詔崇諫勿復以言。遂榜朝堂。至是與求同右諫議大夫黎確。右正言吳表臣。論列以為自古豈有禁諫不得言者。且不應勝。表臣。永嘉人也。上命撤之。

負未分而敵鐵騎出不意直擊環慶軍他路無援者會趙哲離所部晉軍見處起驚諸軍亦退敵乘勝而前於是陝西人情大震浙西大帥劉光世解到降光昭分隸五軍乙丑三月晉軍下推赤心置其腹中固盛德事然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國家前日招納已陷郭欽江統所論之失今日不可不思魏徵所爭議者以為戒也乃令諸軍常察之先是光世畏敵騎之衆不能拔揚楚止遣統制官王德鄧連將輕兵趣承州時淮西之食諸將多猶豫不進獨海州鎮撫使李彥先以兵至淮岸金人攻其衆彥先將揚揚使郭仲威兵屯天長掠往來之人以自給德等至承州有兩校不應命斬之通泰鎮撫使岳飛亦屯三墩爲援至是金急攻楚州鎮撫使趙立中戰死城遂陷而朝廷尙未知也時金留淮上未退一日宰執奏邊事范宗尹曰敵未必能再渡趙鼎曰勿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可也乃乞詔州縣各爲移治自保之計毋得拘留百姓及敵至即脫身而遁使民肝腦塗地又曰三省常爲敵不來而爲陛下拔人材脩政事密院常爲敵見侵而爲陛下中軍律治兵甲即兩得之上曰卿等能如此朕復何憂忽有諜報謂敵引舟自漕渠而南行在震擾鼎謂宗尹曰不速動恐復有維揚之變宗尹曰今日之事在維揚則不可在會稽則可鼎曰相公定道著李回曰丞相之言差強人意此據范宗尹題被召人朝散大夫毛隨言案漢志歲星所在國不可伐昔湯之元祀歲星順行與日合於房心宋堯分也周武王至豐之明年歲星順行與日合於柳建留於張其分實河洛之墟故武王定鼎而周公迄營成周今年冬歲星當躔於斗牛吳越之會蓋與商周之事略同天其或者將厭亂而興宋乎金不南渡矣然禦戎上策莫先自治今宜保天險脩城備權宜定都不可輕動以係四方之觀聽則士氣日壯隨江山人也冬十月初建州軍賊作過時將官曹維繼到任而浙西提刑趙哲招撫賊衆劾維之罪又衢之開化縣最僻叛將苗劉所不到縣令范頊乃結守臣胡唐老作守禦有勞改京秩至是言者論之庚午朔並究實改正先是兩浙漕臣李承造言嚴秀二州守倅及漕司官吏催科預辦乞行推賞詔二州守倅各轉一官癸酉言者謂恐此例一開則州縣之吏以重辦相勉若嚴秀成命既行不欲追疑即漕司官吏更不推賞詔從之是日諫官論監司體量減裂等事上喜謂宰相曰近來臺諫官自有章疏未嘗放過一事范宗尹曰陛下開廣言路是以人得盡言無隱此朝廷美事也責授中奉大夫余深昨因渡江救復還鄉里至是過郊禮乞奏薦在法應責降而官品高者取裁丙子宰執奏深乃蔡京死黨乞勿令奏薦詔從之上因曰如蔡下其所謂姦邪比閱王球家所收御製鶴鶴賦京下皆賦於其後下賦盛言繼述哲宗之志屏斥元祐黨人因致斯瑞且後死蓋茂珍禽翔集乃其常事太平時不無綠飾而其言若此豈非姦邪也耶范宗尹曰紹聖以來賊害忠良皆下之力謝克家曰下之險險過於京也言者論防海利害有可慮者三不足畏者三大略謂海道風帆瞬息千里舟師徑至勢難枝梧又出沒不測牽制王師揚旗伐鼓中夜而至我若驚潰彼計得行所可慮者此也日涉洪濤敵衆方病乘其未定易以進擊又或爲風阻咫尺不前海道回曲加以泥濘其險易乘不足畏者此也由是言之無備則可慮有備則弗畏今莫若委之沿海巡尉及民社兵大抵海舟不能齊一未集而擊之必可成功甲申詔從之是日宰執奏諫官有疏乞詔劉光世渡江解楚州之圍上

曰趙立堅守孤城雖古名將無以過之遂以手札賜光世趣令渡江辛卯詔故中書侍郎張慤忠實剛毅乃心王室其子瑜久已服除宜與差遣是月贈故執政南仲爲觀文殿學士先是宣撫處置使張浚聞軍潰自邠州退保奉州而金侵軼未已浚復退保興州斬敗將趙哲以徇陝右兵各散歸本路諸帥皆寓治它所知鳳翔府吳玠收秦鳳餘兵閉大散關以斷敵騎來路統制官關師古收熙河餘兵以保岷鞏知秦州孫渥收巡原餘兵於階成鳳三州以捍蜀口既而大散關又不守浚惟有親兵千餘人實從或建議徙治夔州參議官劉子羽曰若東走夔州則與關中血脈不相通矣今當且留興州外繁關中之望內安全蜀之心浚乃止遂令子羽以單騎至秦亭分遣腹心召諸亡將時敵騎四出道阻不通忽聞子羽至諸將悉來浚檄玠與提刑郭浩收拾散卒視大散關之東有險日和尙原方據險列柵守之而賊已抵原下矣浚於是又退保利州或謂吳玠漢中扼蜀口宜屯以安蜀玠曰我保此敵決不敢越我而進堅壁臨之彼懼吾逼其後是以保蜀也敵知我有備乃引去王之望四事記曰張浚於當平也金人退走關中陝西諸郡不虞於金人者皆爲浚兵所破矣前宰臣杜充降金至雲中見左副元帥尼雅滿不之禮久乃令知相州時巨寇李成據江湖十餘州衆號百萬與羣盜合謀造文書符檄以動州縣江東大帥呂頤浩欲之池州治所而成道其黨馬進圍江州於是頤浩駐兵饒州會建武軍節度使楊惟忠有兵七千屯州境頤浩乃請惟忠同解江州之圍合一萬五千人自饒乘舟趣南康軍十一月庚子朔遂復南康頤浩遣統制官巨師古引兵往江州幾至城下遇伏爲賊所敗賊衆三萬乘勝至南康與官軍鏖戰頤浩惟忠以乘渡江避之陣於北溪洲癸卯詔元祐故臣呂公著呂大防范純仁皆盛德元老而遭罹貶斥未獲昭雪可各贈太師追封魯宣許三國公其餘黨籍令有司具名取旨褒贈上欲除神武副軍都統制羊企宗爲節度使端明殿學士食書樞密院事趙鼎格詔遂再乞罷甲辰鼎以本職提舉洞霄宮鼎既去上欲申前命參知政事謝克家曰企宗非有大功今若必行前命是使鼎得名企宗得利而陛下獨負議論於天下後世也上感悟乃止前御史中丞秦檜自敵中歸時朝士多疑之惟右僕射范宗尹及同知樞密院事李回力薦其忠丙午檜入對仍進其所與金將達蘭書有直秘閣李允文者處陽人初受辟於宣撫處置司時諸路潰兵益集於湖北之域復辟允文知鄂州兼節制兵馬如張用曹成馬友李宏皆劇盜亦頗爲之用又李成方擾江西故允文得以自恣一切便宜從事邀留上供綱運且遣其屬孫濟耿棫用軍法奪取州縣物以千萬計知鄂州袁植條其姦狀復置以聞爲允文所得亟遣兵執植至鄂丁未沈於江而殺之戊申上謂宰相曰秦檜忠樞可用朕昨爲之喜而不寐蓋聞二聖諸后起居而又得一佳士也范宗尹曰檜在沙漢四年昨至都堂議事氣不少衰李回曰檜奮會除資政殿學士可以經筵留之上曰未須如此遂除禮部尙書以春官事簡也張守曰陛下旌檜如此可以風厲多士上又以檜初歸用乏賜之銀絹各二百金朱勝非聞居錄曰秦檜自京師歸去已後金人遣關那君任用檜南來爲取千緡其行檜之初歸自言殺金人之數已者以御史中丞富直柔爲端明殿學士食書樞密院事建賊范汝爲衆益盛官軍多失利庚戌詔神武副軍都統制辛企宗將兵一萬討之企宗入

令獲同增與賊戰於湖口之南。增大捷。乘勝至江州城下。而守臣以糧盡。已棄城去矣。賊魁李成據城而處。又遣其黨馬進南犯筠。而招討使張俊大軍五萬。由江西路已至南昌。辛卯。詔頤浩與俊協力攻賊。毋失機會。於是頤浩言。權湖北總管孔彥舟。昨勦滅鍾相。師律甚嚴。因又詔彥舟統兵。亦至筠。擒捕。癸巳。詔侍從。諫官條上。刑盜之術。湯金之策。與夫豐財強兵之要。朕當虛己而力行之。於是兵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汪藻承詔言。略曰。臣昨履跡永嘉。陛下賜以條對。臣謂所急。惟取將一事。更無他說。時亦頗蒙採納。臣區區之意。猶守前見。敢再陳之。今之諸將。爵祿極而家貲盈。習成驕而無圖志。一方有警。輒狐疑相視。雖復奮然請行。或迫之不得已而行。則必過有邀求。朝廷為之阻勉。曲從。不啻如牽驢子。是豈能為國立功者哉。臣有三說。一曰。示之以法。夫君之於將帥。刑賞未嘗偏廢。豈有獨恩無威。漫然不治。如今日之甚者。謂國難未已。方藉此曹以為腹心。若不孜孜拊循。誰肯前死。此言是也。臣所謂以法治之者。豈欲明主自親其文哉。必有人為任其責。唐李祐縛吳元濟。其功大矣。遠詔進馬。溫造勦之。祐自言。廢於溫御史。臣竊聞今諸將驕驕。亦尚畏法。使知朝廷有人。小過不貸。則惡意不復萌於胸中矣。二曰。連之以權。君之於將。必有得其要領。而後使之心畏而心服。唐杜黃裳令高崇文將兵討蜀。然崇文素憚劉潼。黃裳乃使人謂之曰。君不奮命者。當以濼代。崇文懼盡力縛賊以獻。陛下於平居時。亦嘗察其好惡。如以濼代崇文之術。不可不知。三曰。別之以分。唐太宗所與謀者。房杜而已。英衛之徒。則不得而與也。上然之。時有司方以財賈為憂。而大慶明堂。已下詔矣。江南招討使司。隨軍轉運使。詹至言。今大敵在前。國勢不立。請停大禮。悉以其費佐軍。仍督諸將分道攻守。以慰祖宗在天之靈。繼志述事。孰大於此。至。桐廬人也。初。桑仲據襄陽。纒兩月。有盜張莽蕩者。引來來攻。仲遣其將李橫拒之。橫。高密人。本黃河歸兵。以勇自負。莽蕩為橫所敗。而去。是後。羣盜皆畏仲。不敢犯其境。仲跨有鄂。隨。鄖等數州。益無所憚。放兵四出。久之。野無所掠。其軍絕食。乃以人為糧。每遇打請。則全隊撥男女給之。至自食其愛妻。於是襄民。穰焉。然仲性頗孝。或盛怒欲殺人。其母戒之即止。每自稱桑仲本王官。終當以死報國。以故能服其下。至是有衆號二十萬。而無食。仲自知不可以久。長驅西上。有吞蜀之志。先遣橫攻金州。金房鎮撫使王彥。與參謀官橫。密策以數千衆。扼險拒之。橫敗走。彥追至竹山縣。橫據房州。彥合諸統兵官。章知幾等。軍二萬。以備之。既而復與戰於房。橫連敗。乃還襄陽。王之。然。而。退。賊。益。得。以。驅。使。其。衆。故。漢。上。之。橫。皆。沒。為。之。軍。盜。不能入蜀者。亦其時。右僕射范宗尹。念其鄉國被禍之酷。請赦仲罪。遂以仲為鄂隨鄖州鎮撫使。朱。仲。房。錄。曰。范。宗。尹。以。其。兄。宗。禮。在。桑。仲。軍。中。故。授。仲。鄂。隨。鄖。州。鎮。撫。使。使。地。大。人。衆。皆。為。忠。又。王。錄。亦。言。仲。投。襄。陽。鎮。撫。使。今。據。汪。藻。外。制。乃。鄂。隨。鄖。三。州。而。襄。陽。不。在。其。數。合。依。汪。藻。制。辭。仲。分。橫。屯。鄖。州。又。令。別。將。振。明。屯。鄂。州。明。皆。為。中。都。親。事。官。性。尤。嗜。殺。初。仲。結。義。兄。弟。九。人。橫。明。皆。其。一。也。

三月辛丑。宰執奏。事李回曰。江上渡軍有覆舟者。上顧秦檜曰。卿在軍中。備知此亦常事。軍行無不損者。如出軍一萬元。未見敵而回棹未出之數。已減數百。要是兵其不得已之事。稍得已。不如戢兵之念也。辛亥。詔諸路開田甚多。百姓虛將來租役。且乏牛種。遂不敢耕。彌望荒蕪。今遣官則慮成播擾。若立法又土俗不同。宜俾守令各以所宜措畫。或官耕。或子民。或假貸以取贏。或召募以共利。凡百施設。朝廷並

中興小紀卷十

紹興元年。辛亥。春正月己亥朔。詔改元。癸卯。上謂宰執曰。張浚短於知人。所用多浮薄妄作。李回曰。浚行倉猝。故不暇詳擇。上曰。國人皆曰浚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用人豈可不審也。尙書省言鄂岳道遠。合撥還湖北。其江南仍舊分為東西路。東路以池州。西路以江州為帥府。戊申。詔開府儀同三司呂頤浩充江東安撫大使。兼知池州。觀文殿學士朱勝非充江西安撫大使。兼知江州。主管開門宋錢孫。早事漕郎。為內知客。至是親筆轉橫行一官。上曰。錢孫稍習朝儀。而法非橫行。不使知開門。故與進一官。朕藩邸人人皆與外任。蓋恐其請託。或紊朝政。惟錢孫姑留之。甲子。上曰。天下事非一二著可勝。又曰。治亂安危。固有天命。亦必修人事以應之。若人事不至而專聽天命。固無是理。二月辛未。詔和州鎮撫使趙霖。以屯田法發兵。己卯。宰執奏。乞候就緒。日優與推恩。上曰。此不須行。凡以賞行法。則吏必恣賞。而不恤擾民。俟其成功。朝廷自賞之可也。范宗尹曰。此非臣等愚慮所及。當如聖訓。初。皇祐明堂合祭。天地。率太祖太宗真考並配。而五帝神州地祇亦親獻之。日月河海諸神。悉如國丘從祀。至是上取法仁宗。欲舉行之。癸未。詔將來明堂一遵元祐之制。建炎初。權能祕書省。丙戌。復置監。少監。承郎。著作郎。佐郎。各一員。校書。正字。各二員。以直祕閣程俱為少監。俱。開化人也。神武前軍都統制王玚軍至饒州。江東大帥呂頤浩乃趨左蠡下。其地在饒池之境。會淮南水軍統制官崔增。有衆八千。頤浩以書招置麾下。

不牽制唯在簡而可行公私兼濟候秋成復實其有效者當擬以不次如古循吏入為公卿次猶增秩賜金或忘情因循視為文具亦必按其罪以懲不恪 變路安撫司奏昨有楊文貴者作過募土人捕殺依乞元許推賞戊午上謂宰執曰朝廷事急時多許人賞典事平則不能如所許與之甚不可也范宗尹曰當以此為戒 己未張俊捷報至上謂宰執曰李成雖號數萬其實皆吾民被擄若殺其寡人擒成餘皆不問所活多矣秦檜曰只此心便可以破賊張守曰若降敵書體尤正非若遣使之比范宗尹因言今日之事不可削弱上曰豈可削弱祖宗基業宏固偶遭戎寇故劉豫李成輩跋扈猖獗或謂止於淮上作藩落朕甚不取要當以次收復須一統乃已宗尹曰君臣情體以次圖之甲子乃詔除李成不赦外餘並許出首先是上聞捷曰兵既精又治器甲所以成功以此知軍器營留意朕計見甲已四萬范宗尹曰得十萬相足上曰可令軍器所足之財固當惜但合用處亦難吝也 是日詔樞密副都承旨辛道宗與外任上謂宰執曰近者從官條對以為辛氏兄弟擅權市恩朕未深信至為福建提刑柳斌乞章服始信人言之不謬朕嘗往者羣小侵紊朝政求章服雖小事漸不可長范宗尹以下共奏外議稱儀服上之英斷是月召顯謨閣直學士致仕翟汝文為翰林學士 時有司議明堂配祀疑於嚴父之文不克時定禮部郎官江都王居正議曰古之帝王非肇造區夏者皆無配天之祭聖宋廟起非有始封之祖太祖則周之后稷配祭於郊者也太宗則周之文王配祭於明堂者也皇祐宗祀固宜以太祖太宗配當時蓋拘嚴父之說故配帝並及其宗其後英宗朝孫抃請專配以近考司馬光呂晦爭之以為祖進父而神宗亦謂周公宗祀在成王以文王為祖則明堂非配考明矣今主上紹統自真宗至於神宗均為宗廟獨躋則患無明文並配則同給饗請今祭昊天上帝皇地祇於明堂宜奉太祖太宗配上是其議 是春金左監軍達蘭引衆攻秦州水寨張敵萬為敵萬所收擒其塔瓦戶布拉原名不刺殺五千餘衆 初契丹之亡也其族有大石林牙佛頂林牙者竄於漠北據曠地以自立至是金右副元帥尼雅滿在雲中欲圖之雲中距曠地三千里而右都監余都乃本土人知其巢穴於是尼雅滿遣余都將女真及燕雲漢軍二萬往攻之然不付以契丹兵且留其妻子蓋疑之也又起燕雲及河東夫負糧隨去蓋金自用兵以來驅民征役民不憚者往時有擄掠無戰鬪計其從軍之費及回日所獲數倍自立劉豫之後南則寇淮西則寇川有戰鬪無擄掠生還者少而得不償費民始為患故漠北之行人不勝其苦矣 是春詔分鄂岳漢衡永道彬桂陽八郡為湖東路安撫置司於鄂分鼎澧辰沅靖合邵金武岡九郡為湖西路安撫置司於鼎 初湖南帥臣向子諲既罷去以本路清臣賈收權帥事有節制兵馬王以寧者開封人因宜撫處置使司所辟徑來潭州令駐軍未幾鼎澧鎮撫使孔彥舟引兵擊以寧逐之有詔起子諲復帥湖南而率盜馬友自江北趨潭子諲欲得人以利害說友令受招安前戶部郎官致仕賀允中適在潭境乃為子諲見友說之曰宋祚更興足下正宜立功名何自棄於此自古有盜賊而終終者乎友心動改容謝允中卒不犯城而退子諲乃檄友共擊彥舟敗之又宜章土寇李冬至方接縣境而益陽有吳錫者提精兵數千屯本縣告邵州守臣魏舜臣乞糧不得錫以兵趨邵舜臣懼而走於是子諲遣人招錫錫忻然歸附遂遣錫討

冬至滅之時分路詔下子諲方欲之鄂而劇寇曹成擁衆數萬自江北掠湖南屯於攸縣時鼎之諸縣大半為賊所據賦入絕少米貴升直二千而養兵頗衆軍糧屢竭有五日糴給糯米一對軍人鬻妻子以自活至是鼎守程昌禹策湖西帥即調兵糧於鼎事急上聞得報不及為諸司所動又水陸道阻民力頗為之困 夏四月庚辰降祐太后崩詔以繼體之重當從重服於是討論冊禮上諭宰執曰太后失位於紹聖其後欲聖復之再廢於崇寧雖事出大臣恐天下不能戶曉或得以竊議兩朝范宗尹曰太母聖德在人心自陛下推崇四海忻悅前後之廢實由章惇蔡京非二聖之過上曰然昔高宗欲立武氏長孫無忌褚遂良皆以為不可李勣獨曰此陛下家事何須問外人帝意遂決則隆祐之廢出於惇京明矣宗尹因論宰相非其人則人主不難骨肉不能相倚如明皇相李林甫以刑措受賞上曰明皇相姚宋而治相林甫而亂明皇在天寶比開元時如兩人所為宗尹曰誠如此富直柔曰陛下推崇隆祐天下以為當亦不尤者願與上皇願陛下無復疑之既而禮部郎官王居正以謂國朝追冊母后皆由前日未及尊稱恭惟太后蚤懷宸極蒙祐紹聖退處道宮按元符三年五月已復為元祐皇后則上皇受命欽聖獻肅皇后復家婦之意甚明崇寧初權臣悖禮願以卑廢尊是太后降名定位已正於元符而不在於靖康變故之日也謂宜專用元符詔書明指姦臣格沮之意告於天地宗廟可也遂不果冊 金左監軍達蘭自為張敵萬所敗其氣挫折又馬災多死是月遂歸河北休兵於宿遷縣時渤海萬戶托卜嘉亦北歸過淮揚與知軍張煥飲於舟中因語及劉豫僭立事托卜嘉歎曰某契丹之大臣渤海之大姓初金人見招許開國遼東累載從軍披堅執銳今雖一郡之守亦不可得豫山東郡守勢孤而降乃當是任豈不負我哉煥孝純猶子也 五月丙子真揚鎮撫使郭仲威擅補官謀與劉豫連和浙西大帥劉光世遣統制官王德渡江誘而擒之癸丑詔斬仲威於平江府將佐本非同謀皆釋其罪 自建炎初罷大府寺至是復置丞一員既而加三員後又復置長武復置長武在李成既敗江西大帥朱勝非以是月入江州城而賊猶據江北不退勝非與之對壘又虔州有寇而吉州李亨仁者與虔寇相交通勝非遣辯士彭世範誘亨仁出降然後諸郡解嚴民稍返業先是九江被禍最酷異於他處勝非奏臣被詔赴任來自桂嶺至衡州境有屠無人至潭州境有屋無壁至袁州境則人屋俱無良民可憫陛下幸降寬詔獨其苛擾招降首領量與補官收隸軍籍而散遣其徒則江西之亂庶可指日平也不然為盜者益衆勢必南軼湖廣皆不得全矣 以兵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汪藻為翰林學士 江東大元帥呂頤浩自左監軍師回饒州時帳下兵不滿萬而淮南劇賊張琪衆五萬渡江寇諸縣進犯饒境郡人大恐統制官閻皋者頤浩之愛將也方捕擊盜胡江於臨川走檄呼之皋已招到江等在路星馳以赴頤浩召諸統制兵官姚端崔邦弼皆令馳舉節制端軍為左邦弼軍為右皋將中軍頤浩自畫戰圖授之繼出城五里而賊先鋒已至前軍將張守忠失利琪恃其衆直犯中軍皋力戰而端邦弼兩軍夾擊遂大破之追奔五十里橫尸滿路賊又遣精銳為水軍分道而進頤浩自將水軍禦之賊敗走溺死者不可勝計 金有皇姪摩哩郎君原名沒立郎君者與其別將鄂拉札哈原名烏魯折合數萬衆分兩道入寇摩哩自鳳翔鄂拉札哈自階城出散關約日皆

會時知鳳翔府吳玠與弟統領官璘以散卒數千人駐和尙原之上朝間隔絕軍儲匱乏將士家屬往往陷敵人無固志有謀劫玠兄弟北去者募官陳遠欲入白玠與璘遂召諸將勵以忠義敵血而誓諸將咸泣爲備益力已而鄂拉札哈先期而至陣於原北玠率諸將列陣待之更戰迭休鄂拉札哈大敗由它道遁去摩哩力攻箭箐關玠復別選將擊退之兩軍卒不相合初水賊邵清樓通泰有大小戰船三千餘至是抵太平州城下詔浙西大帥劉光世討之賊又犯江陰軍及崇明鎮遂爲光世兵所圍勢蹙乃降宜州駐劄韓世清者故嘗爲盜有衆五千朝廷既招安之令屯宜州而世清復招亡命至萬五千人月費錢十萬緡米五千石頗凌州縣時江東大帥呂頤浩言世清可疑上曰頤浩之言亦不爲無理防其可疑自當賞其功如郭偉奏邵清解圍而劉光世乃謂因其招安清之去恐或因光世然偉之守城亦自當賞功過不相掩則賞罰信矣范宗尹等曰謹遵聖訓韓世清在江東彈壓有勞民間惟恐其去至畫象祠之時呂頤浩方招安張琪而世清襲擊破之頤浩以世清壞其事故不樂徵人羅汝楫在言路嘗欲爲世清辯白而未果今數文關直學士程大昌亦徵人知其事實親與克言之初詔諸路轉運司類試進士專委提刑司差官至是言者慮有私請望於帥臣漕憲中擇文學之臣總其事甲戌乃詔江東差帥臣呂頤浩江西差帥臣朱勝非兩浙差憲臣施炯福建差帥臣程邁荆湖差漕臣孫授廣東差帥臣趙存誠廣西差漕臣王次翁川陝令張浚於逐路選之炯晉陵人授須城人存誠高密人次翁歷城人也時將葬隆祐太后已得地於越州之寶山證慈禪院議者欲稱園陵以直賢文關會紆爲修奉官紆言上曰恢復中原奉隆祐歸祔此但撥宮耳當先正名朝論是之乃以同知樞密院李回爲總護使而有司復援異時園陵之制給事中陳俄上疏以謂陛下念太后保祐之勞社稷之勤務急追崇而有司觀望禮或失當中外切疑他日歸祔泰陵復用何禮耶且外總護使司以大臣爲之而頓遞修奉之類各設其所內有大都監以園寺爲之而提點按行之屬復異其名辟置官吏增加俸給賜予宴犒數亦不資且謂會稽之山無可採而欲取他山之石廟禁之卒不足用而欲調諸郡之夫並緣爲姦騷動州縣又況梓宮僅取周身明器止用銀錫而有司誇侈如此豈不違太后慈儉之遺訓而失陛下之本意乎於是一切鑄省壬午昭慈獻烈皇后掩攢宮初舊相吳敏方謫居涪州范宗尹薦敏復觀文殿學士知潭州敏以祖母年高力辭遂改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至是又復敏觀文殿之職充廣西湖南宣撫使敏既受新命暫駐司桂州以便宜起永州流人馬擴爲本司都統制兼諸軍事既而擴與參謀官范直方不協辭去初鄂州李允文殺袁植江東大帥呂頤浩即奏其事植有愛將袁袞詣行在聲登聞鼓訟冤而臺臣繼亦論列參知政事張守素與植厚乃啓上密諭招討使張俊令收允文俊既破李成即與統制官陳思恭謀思恭言允文兵亦衆須以計取有前三省樞密院尉官汪若海者欲縣人被罪責英州行至臨川允文以書招之至是招討司參議官湯野引若海謂俊曰君與李節制善盍往說之與俱來免盛夏提師至鄂若海曰說與俱來而招討誅之則若海爲賣友俊曰某以百口保之若海先以書與允文曰張少保既破李成欲移戈指武昌若海言君無反狀其屬曰節制非命而殺袁植與留四川綱運非反而何惟少保言以百口

相保今有三說劉豫新立君能引張用之衆擒豫以取重賞一也或引秦西投宜撫使張樞密既相辟必爲君白於朝二也信少保百口相保之言三也君勿恃張用之徒爲強彼見李成既破皆已喪魂若知朝廷怒君必回戈相逐矣允文感悟乃舉軍東下因檄若海併招張用亦以衆俱來於是俊執允文歸行在詔付大理寺既而遂正典刑附植直隴園閣復若海承務郎時俊得允文與用之衆軍勢益盛矣時以張用爲舒斬鎮撫使江西大帥朱勝非極言其不可并論處置乖方之狀又乞歸帥司於洪州且言陛下志在撥亂事須務實乃可圖功不當徇虛名又謂安撫大使與宜撫使名甚重而無錢糧及兵實不及一小邑其辭切直皆類此時資政殿學士王洵刑部尚書胡直孺並兼侍讀中書舍人胡交術兼侍講一曰上賜經筵官屬皆取杜甫詩句親書與之於洵則曰霖雨思賢佐丹青憶老臣直孺則曰文物多師古朝廷半老儒交術則曰相門韋氏在經術漢臣須蓋上之光寵儒臣如此

中興小紀卷十一

紹興元年秋七月乙未是歲當祀明堂文武有合轉官者右僕射范宗尹以爲多所僥倖乃建言論崇觀政宜以來濫賞而參知政事秦檜力贊之壬寅上謂宰執曰議得當否朕不欲人每以此事議及上皇聖德時吏部侍郎高衛主右選上疏誣之乃詔先罷武臣討論既而同知樞密院李回自言宜和問任詞臣以校正御前文籍轉官恐是濫賞乞削秩罷政上曰人若留意文籍命臣下校正有勞轉官豈與濫賞同科願謂宗尹曰且如卿等以功轉官若與小人同一割目亦自難處宗尹力奏此事如回者無幾其它亦不足惜遂詔侍從及館職兼領校正者罷既而上批大臣討論亦罷大意以爲不欲歸過君父敏怨士夫而宗尹堅謂可行即日求出於是秦檜復以此事擢宗尹而侍御史沈與求條宗尹罪狀二十宗尹力請解政癸亥能爲觀文殿學士提舉洞霄宮上謂執政曰宗尹既去惟王侯萬格以刻薄附會討論事招致人言當罷此外宜置勿論恐分朋植黨非國家之福皆曰此陛下盛德也侯華陽人格鄱陽人時並爲都司未幾宗尹落職初詔赦令所以嘉祐救與政和救對脩命工部侍郎韓肖胄等詳定至是脩成赦令格式八月戊辰提舉官參知政事張守上之肖胄忠彥孫也先是諫官韓璜論堂吏俞宗道滑浩二人預討論事浩已罷職璜言執政不當寬宗道而不問是日執政奏事富直柔曰臣聞宗道誠不預言者誤聽秦檜曰吏承行文書不必罪之李回曰如罪兩都司彼自無詞上曰爾都司殊刻薄爲朝廷建議須有

忠厚之風。張守等仰贊聖訓。於是不罪。遂以浩送吏部。初靖康京城圍急。胡唐老時為殿中侍御史。言萬一不守。則本支俱覆。則康邸至。磁相開。為民所留。此天意也。請建為大元帥。領兵入援。至是其弟吏部郎官世將。繳唐老劄子。且為之請。王中上謂執政曰。當時事亦偶然。何功之有。於是張守等退。而嘆曰。大哉王言。內侍楊公恕自敘。皆在潛邸。欲求差遣。執政擬與兵馬都監。上曰。以潛邸恩與一都監。亦不為僥倖。但其人難使之近。富直柔曰。近有任鈞者。至密院干差遣。陛下知其為人否。上曰。鈞乃珪之子。尤狠愎。豈可任使。此輩稍不循理。朕不欲使之在左右。於是執政退而悚服。參知政事張守。薦魯相。濟遠軍節度使汪伯彥之才可用。詔復官。提舉洞霄宮。癸酉。伯彥復觀文殿學士。除江東安撫大使。兼知池州。既而左司諫韓璘論伯彥不可用。詔罷之。依舊提舉洞霄宮。上曰。治天下為公。朕安得而私也。於是參知政事秦檜退而仰服聖訓。時沈與求再歸。言路中疑其論范宗尹所引用者悉出之。與求曰。近世人材。視宰相出處為進退。蓋習以成風。今當別人之正邪。能而公言之。豈可謂一時所用皆不賢。而使視宰相為進退哉。中書省言池江二州地勢僻隘。失祖宗公道置帥之意。庚辰。詔江東西路依舊以昇洪為帥府。癸未。執政奏劉光世繳到劉豫偽詔。詔尾乃其子偽左相銜也。上曰。可見豫福。李回曰。藝祖即位。用范質。王溥。皆數年而後代。以趙普。秦檜。因曰。帝王自有受命之符。陛下靖康初。為生靈請行。此即受命之符。正所謂保民而王者也。時揆席久虛。秦檜倡言曰。我有二策。可以竦動天下。或問何以不言。檜曰。今無相不可行也。己亥。中書門下省言。文臣舊法。曾分有無出身。帶左右守。若賊罪則悉去。左右庶有所別。今欲復舊。詔從之。仁宗嘗親親明堂及飛白門。壬寅。上謂宰相曰。行宮殿小。難以模範。已別書六字。第以嗣天子巨名恭書。代孝子嗣皇帝親禮。蓋以祀天為主也。秦檜等曰。以祀天為主。深合禮意。有條令所小使臣楊球者。被旨召試。侍御史沈與求言。陛下復祖宗故事。問四方豪俊。令中書策試。而用之於臺省館閣。皆極一時之選。今球乃預其列。不知薦者為誰。望能球使歸。右選。詔從之。甲寅。上曰。朕以眇躬。獲主大器。位居九祀。而王室益微。念茲永懷。慘若焚灼。比因崇祀明堂。投誠上帝。冀獲悔禍。以雪神人之恥。而赦文夸大。殊拂朕心。又除呂頤浩制。首為中興聖緒。兼創業守文之言。徒使四方謂於有識。可與外任。於是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席益。以顯謨閣待制。與郡而去。江南招討使張俊。言承務郎汪若海。說李允文有功。乞充本司幹辦官。丙辰。上以問宰相。呂頤浩曰。若海頃與何大圭。以語言交關。膝康。劉珪。致二人和。遂有兵火之變。皆編置嶺外。尚未放還。上曰。若容在軍中。恐後為累。後有罪者。亦必援例。第勿許之。朕自以諭俊也。於是頤浩等。陳服聖訓。戶部侍郎孟庚。進尚書。時江湖上供錢糧久虧。而羣盜尙聚。己未。詔廣為宣諭。制置使。詔近降赦恩。慮州縣奉行不虔。委逐路提刑親行體訪。務令實惠及民。若所載寬恤事。或有未盡。亦令監司條上。初。李成之黨李粦。為成計謀。至是張俊獲粦。而成勢蹙。將殘蕪。遁居順昌。詔淮蔡二鎮掩殺。成遂奔偽齊。餘衆趙瑞等降。言者謂洛為國西宅。而覆輿於僅存之地。萬死一生。率師護陵。戰屢獲捷。相自立基。望錫軍名。使知國家惟倦不忘之意。壬午。詔名忠護軍。吏部郎官廖剛言。因江南探報事宜。頗致懷慮。羣臣每以維揚之事為戒。無敢任其責者。

臣謂動靜之間。在審其緩急而已。料今歲敵騎勢分。必無南渡之事。望姑寬聖念。以慰天下。臣所陳下策。正如李孝子操賊之藥。厥疾已瘳。則無所用矣。初。翰林學士汪藻言。自元符以來。至建炎。並無日曆。此國之重事。願留聖心。上納之。既而宰相請所付。上曰。無以易藻矣。至是除藻龍圖閣直學士。知湖州。詔領日曆如故。金左監軍達蘭大憾之。平劉豫。不遺餘力。出迎呂頤浩。出此文。錄述未明。盡卻所獻之物而去。豫遣偽相張孝純。隨而和之。數日乃回。達蘭至鄆州。遷其民而出。仍許只攜行李。其錢穀之類。皆留。遂以鄆城為元帥府。先是建炎末。敵方南牧。有朝奉郎趙俊者。宋城人。居城北。或勸其避地。俊曰。但固吾所守耳。死生命也。逃將安之。時劉豫以俊為虞部郎官。俊稱疾不受。豫不能強。凡文字不肯用。豫僭號。但書甲子。未幾卒。時有武功大夫蘇易。緣守奉化縣界。轉一官。於是中書舍人程俱言。武功大夫轉入橫行。則官益以輕。其害尤大。祖宗之法。武臣自開門副使。至內客省使。皆為橫行。不係磨勘。即非皇城使。所得轉入之官。皆特旨而受。故元豐官制。以承務郎至特進。為寄祿官。而武臣獨依舊。不以寄祿官易之。蓋有深意。政和間。改武官稱為郎大夫。遂并橫行易之。為轉官等級。今據宋史。程俱言。此當時有司不習典故。率意而改。以開僥倖之門。故流弊日深。且文臣庶官。轉不得過中大夫。而武臣乃得過皇城使。此何理也。自改使為大夫以來。常調官轉為橫行者。不可勝數。其弊已極。而他人莫能言也。冬十月乙丑。以新除給事中兼侍講洪擬為吏部尚書。言者謂擬未嘗歷州縣。擬請外。遂除龍圖閣待制。知温州。言者以為近差甲頭催稅。其害又甚於保長。戊辰。戶部奏甲頭於三十戶輪差。初無高下。而大保長乃有力。可以倚仗。詔從之。初。金右監軍烏珠駐兵於熙河秦雍。至是乃移寨。欲窺蜀。宣撫處置使張浚。令陝西都統制吳玠。於鳳翔府之和尙原。先處戰地。誘致其來。烏珠乃引衆十餘萬。造浮橋於寶雞縣。渡渭來攻。玠遣統制官吳玠。雷仲。率諸將選勁弓強弩。分番迭射。號駐隊矢。接發不絕。繁密如雨。金稍卻。則以奇兵旁擊。斷其糧道。又劫破金寨。乙亥。與金戰。凡三十餘陣。烏珠中箭而遁。俘其將英格貝勒。及隊領三百。甲兵八百。殺敵衆橫屍滿野。是役也。烏珠往返萬里。始末三年。其衆之損者。論半。皆呻吟扶攜以歸。烏珠初有從馬數百。至是僅留其六。道由平陽府。守臣蕭慶以三馬奉之。於是北歸燕山。王之。四。事。記。曰。玠一軍。和尙原。以守。金人。入。不。克。大。破。軍。殺。其。將。帥。人。多。疑。不。實。夫。失。身。之。敗。四。子。因。未。可。知。然。敵。若。不。敗。則。今。已。無。四。川。矣。故。陝。西。之。敗。皆。洩。為。之。然。而。金。人。不。能。取。蜀。亦。其。用。玠。之。力。也。乙酉。宰執言。郭仲荀初除管軍。例得開職。上曰。祖宗待三衙之厚如此。富直柔曰。祖宗時。三衙用邊功。戚里班行各一人。蓋有深意。上曰。參用戚里。固祖宗法。然礙處亦多。恐不可用。於是宰執退而歎曰。此言可以為後世法。丁亥。宰執奏。有司勸到偽造告身。事連知開門事潘永思。上曰。雖戚里既有過。安可廢法。於是令罷開職。就逮。秦檜退而嘆聖德曰。卓哉此舉。初。工部侍郎韓肖胄在都司時。嘗言國以兵強。兵以食為本。宜理淮南以修農事。則轉輸可省。遂命屯田。郎官置局建康。行屯田之法於兩淮。上又親書趙充國傳。刻石摹本。賜諸將以厲之。於是荆南鎮撫使解潛。於部內五郡屯田。且辟直祕閣。宗綱為措置官。而公安知縣孫倚。率先辦集。詔加兩秩。既而言者復請江之南岸。亦與屯田。戊子。江西大帥李回。又言。江州亦地千里。望依淮浙。委監司與營田。並從之。初。知興元府利夔路制置使王庶。籍興元。及諸縣良家子。

第號曰義士以縣令爲軍正而武勇知邊事者則之尺籍伍符皆如舊制軍聲甚振至是宣撫司上其狀
甲申庶自待制爲徵榷開直學士呂大綱見開缺曰王庶立義士其法甚妙紹興初太平大勇之拔兵率
三丁取二丁與免月下物力錢二百千每五十人爲一隊知縣爲軍正副日閱武於縣川取丁
州不中者有兵二十萬每遇州校則以爲兵之數四有方可以出戰則令尉使與改秩今川口義士尙聚
之也
已丑吏部郎官庾剛言臣前所獻幸國之說姑備一時之急耳國家艱難極則必反今乃圖新
之時故經營建康殆不可緩歲晚因所未暇依有國會可乘當觀據六師往爲固守之計彼敵雖點詎能
妄意吾之虛實而輒窺也哉且東南建國無易金陵臣則劉豫在齊魏開省衛薄賦專務姑息招徠人士
誘以僞官安知其不圖吾根本乎要當出其不意而徒居焉亦先事制人之道也尋除剛起居舍人剛
又言伏見陛下詳延儒臣採摭故實爲說以進而游意翰墨博覽羣書亦可謂好學矣然帝王之學與文
士異堯舜禹湯文武仲尼汲汲皇皇是其用心亦必有在矣且按孟子所言天下國家之本在身與大學
之治國平天下其端在正心誠意願陛下去末學之無益坐進此道則可以福羣生也 初建寇范汝爲
未平而本路制置使幸金宗聖兵玩寇一路驟然詔以大理少卿朱宗爲本路制置使宗游入紱子也宗
入對言民困無聊弄兵以延一旦之命陛下第道還制置使以此事付臣可毋戰而平也上詔宗行而金
宗方議募兵徵取錢糧數多宗遣書責之曰公擁兵彌年州縣餽餉百萬而責取未已民在溝壑矣公
爲則自爲之初詔金宗散汝爲之蘇金宗乃奏汝爲乞於福州就糧不遵聖旨遂詔金宗持畫而金宗
怯備不能制賊反屯其衆於建之城外上乃擢吏部郎官胡世將爲監察御史往福建撫諭世將既至言
汝爲懷反側猶肆剽掠而招撫官謝懋陸榮願與賊通亟捕獲榮與制置司屬官施達付獄又樞密院計
議官沙縣張致遠請歸鄉因白宰執乞遣兵討之而福州程邁亦請改命將臣又是時曹成馬友有衆
數萬轉掠湖南北而山東賊白晁劉忠者皆與烏珠戰頗頗而南自隴其額號花面賊據潭之白綿山
號爲最強左僕射呂頤浩建言先平內寇然後可禦外侮十一月戊戌乃詔參知政事孟爲福建江西
湖南宣撫使太尉武城威懷軍節度使韓世忠副之發大軍由台溫路先往福建次赴餘路仍罷金宗以
其軍隸韓世忠庚遂辟致遠充隨軍機幕既而世將奏謝懋陸榮及施達皆械送行在檣架死於路遠得
以歸罪二人止從輕典遂還郡制管中途逸去後改名宜生竄入僞境 詔紹興府德興縣難以免
可移歸臨安府 初景靈宮萬壽觀會昌宮章武殿神御並在温州中辰詔差內侍岑峯充迎奉主管官
時又迎奉太廟神主亦令內侍省選官主管仍能提點官鄭士彥別命郎官一員赴温州充提點官凡有
事移牒州縣並申提點官其主管官毋得輒行初萬壽觀有章獻皇后用黃金所鑄真像及后像既而
上曰置金像外方人所側目若不取入是海爲盜也因愀然謂宰相曰朕播遷至此不能萬享宗廟奉衣
冠出游令祖宗神御越在海隅念之坐不安席事在明年 先是淮南賊張瑄既爲統制官閻舉等
所敗其黨姚興王悅引所部詣統制官巨師古降瑄西走追擒之送行在己已戮於市 初常州府臣周
杞坐殘虐敗官是夏大旱上御邇英閣問所以致旱之由給事中胡交修爲中書舍人對曰此殆杞妖詞
遂以杞屬吏至是獄具甲寅上曰當官者小過未有害惟濫刑爲當懲聞杞數濫殺人豈得不治朕自聽

斷若任情殺人豈不可乎願非理耳於是宰執將順聖德退而記之以垂訓焉時杞謂交修己乃上
書告其罪詔遣大理寺丞胡蒙詣常州按驗反覆窮究交修無所挂然羣從亦多抵罪蒙歷城人也 初
詔左僕射呂頤浩復相而面同知樞密院事富直柔與司諫韓琦及神武中軍統制官辛永宗兄弟見上多
言呂頤浩之短至是侍御史沈與求言直柔與頤浩等結爲朋黨丙辰罷直柔爲提舉洞霄宮而頤浩亦皆
黜去 初復江淮等路發運使以寶文閣直學士權邦彥爲之邦彥開而傲士論不與至是呂頤浩又薦
邦彥爲兵部尚書 初選人永嘉黃亮嘗陳宗社大計深契上意已與改官至是以爲監察御史制略
曰爾上書論事虛則深既遷一官朕意未足中書舍人程俱辭也 宜撫使孟廣德大軍道由温州守
臣龍圖閣待制洪擬趣庚辰赴援庚辰於嶺外命擬爾等驍帥情已即行擬歸未及州治軍人已塞滿庭下
顯顯且不測擬即借封楮錢用之事已自勸詔書獎其知變加秩一等 金人僉軍之法以家業高下定
之者曰家戶軍以人數多寡定之者曰人丁軍謂家戶者不以人數稱人丁者不以家業時雲中有陳氏
姑婦持其產簿訴於右副元帥尼雅滿謂父子俱已陣亡願盡納產免免充軍左監軍烏克紳怒其沮法
贊尼雅滿誅之於是國人皆怨而尼雅滿又禁諸路之民不得擅去鄉里凡出必先告官給番漢守公放
然後可行左監軍達爾雅滿謂西路之軍有解鹽可贖而東路無之乞劉齊境滄州鹽場以贖其用
蓋達爾雅滿劉不拜欲奪其利而尼雅滿乃專橫花樣故不之許然達爾雅滿自此懷豫深矣 初呂頤浩帥
江東置司池州既召入令知池州劉洪道攝帥事 是月以資政殿學士葉夢得爲安撫大使始還帥府
於建康時建康荒殘見兵不滿三千人諸將散居他郡夢得至乃奏移宜州駐劄韓世忠一軍屯建康追
水軍統制官崔增屯采石及統制官巨師古闔皋分守要害而世清尙未至也於是夢得召集流民稍稍
復業商販亦通 時羣盜蜂起右文殿修撰胡安國二日謂其門人楊調者曰昔寇起燕山則關中河北
可避及入關河則淮南漢南可避今至湖外惟二廣耳又焉保二廣之無寇也至此可謂窮矣只得存心
以聽命問曰存心如何安國曰行善而莫爲惡耳 十二月丙寅詔依祖宗故事置樞密都承旨一員
以兩制爲之 建寇范汝爲聞大軍將至亟入據州城監司守宰以下皆遁去賊將葉徹往犯南劍州先
是制置司撥統制官任士安一軍駐城西賊至未肯力戰守臣張魯獨率州兵出拒射徹死而退賊魯侯
官人也魯知士安方懼無功即函徹首與之州兵皆憤魯曰早晚賊必再至非與大軍合不能破也士安
得之大喜遂馳報諸司謂已斬徹未幾徹二子曰文臣武果引衆擊復父讎縞素來攻於是士安與州兵
偕戰賊大敗汝爲自此益挫庚午詔略曰聞汝爲曠日久而久今再遣師剪除其從有能執汝爲請命者當
受重賞其餘賊赦之上因諭宰相曰若不許其自新何以示好生之德奏稱曰天地大德曰生聖人大
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唯仁則能好生而配天地以守其位也既退呂頤浩請記以爲訓時宜撫使司軍
已次福州於是孟廣留福而韓世忠總兵趣建知福州程邁謂世忠曰賊銳宜少休以俟元夕世忠笑曰
吾以元夕凱旋見公矣時賊於正南路植巨木爲鹿角及設陷馬坑以拒王師世忠命諸軍假旗仆鼓由
小路徑至鳳凰山繞出賊背范汝爲震怖以謂從天而下於是列寨以環其城賊夜遁衆劫寨戰敗而走

丁丑右司諫方孟卿言比年大兵所過恣為剽掠有甚於賊願賜丁寧乃詔自今出師毋得秋毫無擾樞密院察大將統制統領官以下遞察犯者並行軍法初宜撫處置使張浚移軍閩州令參議軍事劉子羽於閩外調護諸軍子羽頗得衆心又總領趙鼎兼都漕號善理財不加賦於民而軍用足戊子宰執奏浚居閩為水運以給西軍上曰朕料浚必能立功秦相言臣初至行朝見論浚者紛紛可駭賴陛下保全使得安迹萬一有功實陛下知人善任使不感浮言之效也上因論天下事有利必有害但利多害少皆可為如前年航海一板之外使為不測使感於浮言遂不決豈不敗事於是宰執退至省未食而浚和尙原捷報已至乃相與歎仰聖明知人善料敵如此願恐人臣不才無以稱任使耳既而浚以功除定國軍節度使職仍舊壬辰吏部尙書胡直孺卒鄧錫珪鎮撫使桑仲雖已受朝命而猶恃兵衆再圖取金州是冬復引衆攻房州金均房鎮撫使王彥與戰於青林間又大敗之建炎初詔西外宗司居高郵軍南外宗司居鎮江府及渡江以來遷徙不常是年西外宗居福州南外宗居泉州其後兩宗學各置教官如諸州例云時金左監軍達蘭居祈州而其衆尙留承楚浙西大帥劉光世守鎮江欲搆武之乃以金銀銅爲三色泉其文曰招納信寶獲金人則燕饒而遺之未幾羅至得衆數萬給良馬利器用之如華人因創赤心奇兵兩軍頗得其用初五路既陷金人悉割以屬偽齊金以陝西重地自右監軍烏珠敗走都統羅索病死而忠護軍翟興屯伊陽山又知鳳翔府吳玠見保和尙原右副元帥尼雅滿欲固人心遂以女真萬戶薩里罕爲經略駐兵鳳翔府以守之

中興小紀卷十一

紹興二年壬子春正月甲午復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待制以下各舉一人但學業優長不拘已仕未仕詔略曰祖宗以來百餘年間嘗以是科獲致豪俊朕方求才以濟艱難之運尙期得人遠追前烈庶無愧於斯焉劇寇曹成擁潭帥向子諶見在道州而荆湖宣撫使吳玠尙未率師度嶺於是右文殿修撰胡安國始書於徵謂帥臣見執而方伯不能治此方伯之恥不知策將安出願速追前軍進由昭賀以通春陵北撤韓京自衡移永東撤吳錫嚴兵宜章而親總中軍急度嶺而北下臨清湘據三湖上流之地然後詰問曹成擅移屯所與執帥臣之罪就撤子諶赴使司軍前議事若其悔罪自新則與之招安不然斷而討之勝負可決若復延久必生內變矧迫東作之期民失耕種不待接刃已拮於溝壑矣未幾成送子諶歸宣撫副使韓世忠圍建城辛丑夜賊稍怠官軍梯而上城遂破殺賊衆一萬餘人賊將葉諒以一軍徑走邵武范汝爲竄入回源洞自縊死世忠遣兵追捕并賊曉將張雄等皆擒戮之初世忠意城中人皆附賊欲盡殺之至福州見觀文殿學士李綱綱曰建城百姓多無辜世忠受教故民得全活及師還父老送之請爲建生祠世忠曰活爾曹者李相公也壬寅上幸浙西壬子以侍御史沈與求爲中丞與求以軍儲窘乏首陳屯田利害爲集議二卷上之又以禁衛軍寡乃言陛下將圖大舉則先務之急宜莫如兵漢有南北軍唐自府兵騎之法城內有禁兵外有鎮兵故無偏重之勢今兵權不在朝廷雖有

樞密院及兵房兵部但奉行文書而已願命大臣講求利害使人情不駭而兵政益修以助成中興之業時邵青李捧單德忠三盜皆就招已至臨安乙卯上詔宰執往汰其衆萬人中留銳卒三千可備出戰者庶國無虛費時三盜有衆二萬三千於是呂頤浩秦檜與大將張俊同閱其間可留者僅七千一如上所料先是節制兵馬王以寧擅與外境徑造漳州戮命官移守將爲言者所論繼降官充監營又利州觀察使孔彥舟累蒙超除遂不悔罪愈肆猖獗大掠湘中下趨鄂渚及得舒蘄二州鎮撫而宣撫處置司機宜傅野入彥舟軍遂爲之川所至文檄皆以宣司爲名誅求州縣右文殿修撰胡安憤之因貽書右僕射秦檜以政刑失當莫甚於此宜正國法又言馬友據岳陽犯長沙買馬招軍大集亡命而鼎帥程昌禹乃與關通公行文牒謂已奏爲湖東總管曹成擁衆西侵而反畏成分有其城遂致書誘令取全道以入廣西成遂南掠令諸寇連衡民不奠居已迫東作之期若更遲之失其農業無食無衣同歸於盜朝廷雖除前宰臣公敏宜撫三路而廣西兵莽宜就遣大將韓世忠以爲之副早令殲殄羣寇收拾遺民又子諶忠節在今日可以扶持三綱願憐其無救而陷於賊復加任用俾收後效時已召安國爲中書舍人尙未受命也二月甲子詔御府圖籍經遷徙散亡比開平江府賀家見書所藏書令守臣悉買之以付秘書省鼎寇楊華自去冬出降而楊廣爲其徒所殺惟楊女在有衆數千爰與黃誠俱爲賊首又曹成自道州南寇賀州乙丑宰執奏事呂頤浩等因陳天下大勢謂當用二廣財力事荆湖南兩路遂通京西以接陝右此天下左臂而京東諸州爲叛臣所據正如國初河東且留以蔽敵諸路先定并力圖之似未爲晚秦檜因謂自湖外當一面效羊祜鎮襄陽之體上曰卿等當居中運軍材不可授人以柄於是頤浩等奉詔感歎而退時湖廣三路宜撫使吳玠不能制賊爲言者所論而能降爲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又知道州向子諶亦爲監司勳能於是新除中書舍人胡安國寓書於左僕射呂頤浩略曰昔韓忠獻公秉政十年勳蓋一時權震天下然議者亦或排之則孫公弼李公參呂公誨王公陶與司馬公光是也衆人常情唯賊必報而忠獻公於是數人皆引用之各盡所長不以爲怨而近世諸人借國威福行其私意取快一時欲救往迷正在今日相公中間均逸亦有異同之論今者公袞言歸進退賢否賞罰功罪固以至公無我爲先報復恩讎爲戒然比於忠獻猶有不足未免天下之疑豈甲兵之間日至廟堂機務叢委偶未察也以貴者言之如舊相吳觀文起帥長沙繼除三路宜撫吳雖辭免而軍書羽檄輻輳門巷又以劇盜方集境中恐失事機惶恐拜命鳩兵選將夙夜究心亦未爲失一旦賜罷自觀文降資政自通議降太中傳播諸方駭動觀聽所可疑一也以微者言之向子諶之守道錫治姦猾雖犯衆怨識者是心爲相施於貴者將存其事體施於微者當海度容之若改正此二事則不遠公議釋疑於天下矣夫宰相時來則爲不可擅爲己有人才亦各自負不可蓋以爲己長安國見辭新命冀賜片言俾從所欲則受賜大矣丁卯詔選人七階悉分左右字吏部侍郎李光李彌大並遷尙書光吏部彌大戶部彌大吳縣人也庚午詔觀文殿學士李綱爲湖廣宣撫使兼知潭州樞密院就福建差統制官任士安以兵三千

從之時人多賀綱。其客有臨川陳冲用者。獨不賀。或問其故。冲用曰。丞相在靖康末。以天下安危自任。人望所歸。今雖開居。其望猶重。若因此成功。尚蓋前失。萬一又無所成。平日之名掃地矣。何賀之有。初。福建等路安撫副使韓世忠。統兵自江西入湖南。至是曹成已入賀州。世忠遣提舉官董安馳往招之。又馬友為其下所殺。衆皆出降。惟白鹿堡劉忠。據潭之白綿山。阻湖水以自固。世忠曰。此宜急擊。宜撫使孟庚曰。功幸已成。而師久勞。若趨白綿不捷。則前功盡廢。世忠曰。兵家利害。非參政所知。請期半月。當馳捷以獻。庚不能奪。世忠所部與賊對壘。按兵不動。一夕先遣銳卒二千。銜枚夜進。伏白綿山上。戒之曰。俟賊空壘出戰。汝疾馳入奪中軍望樓。植燈張蓋。既而世忠引兵進攻。賊悉棄拒戰。勝負未分。而所遣銳卒已立旗蓋於賊之望樓。傳呼如雷。賊回顧驚潰。遂大敗。乘小舟逃去。欲投劉豫。徒棄斬其首。持詣世忠以降。時宣州駐劄韓世忠。估衆跋扈。又李成、劉忠、餘黨尙在淮西。丁丑。復置中書省。門下檢正官一員。宣撫處置使張浚。奏金人首領有不免者。已卯。上謂宰執曰。此知天意所在。朕當加長以祈天弔禍。國庶幾其有瘳乎。奏稱曰。近陛下風已從。中外臣民莫不感悅。召前尙書郎南昌徐俯。為右諫議大夫。於是中書舍人程俱。密奏俯之子。而黃庭堅之甥。雖才俊氣豪。然所歷尙淺。今以前任省郎。又除諫議。自元豐更制以來。未之有也。考之古今。斐然傑出。如陽城、種放。亦未嘗不循資望而進。臣願陛下須其至。姑以所應得者命之。他日置之左右。何所不可。如元稹在長慶間。命知制誥。以至翰林。真不忝矣。止緣自荆南判司。命從中出。召為省郎。便知制誥。遂喧朝聽。時謂荆南監軍崔潭峻引之。近傳俯與中官唱和有魚須之句。名曰警策。恐外人不知陛下所以得俯之由。以此為疑。仰累聖德。如臣言可采。乞收還前命。乙酉。上諭宰執曰。人主待臣下。當以至誠。知其不可用。不若罷去。疑而留之。無益也。又曰。人主之德。莫大於仁。仁之字。非堯舜不能。於是呂頤浩等嘆聖學高明。以誠仁二者。治心脩身。正家平天下。有餘裕矣。退而以為當記。先是知明州吳懋。進錢五萬緡。戊子。殿中侍御史開化江濟言。朝廷受此無名。恐小人觀望。效尤。殘民以為己利。望斥還之。仍加黜罰。詔委憲臣勘實。如係科民。即仰給還。既又降懋兩官。懋乃自陵入。時四明承喋血之餘。公私掃地。列將陳思恭統步軍二萬。張公裕統水軍一萬。皆留戍郡境。軍費不貲。懋得權酷之贏。以供稍糜。民不知兵。朝廷嘗以直秘閣寵之。至是貶秩而去。尋察其枉。除湖外轉運判官。右僕射呂頤浩。屢請因夏月引兵北向。以復中原。且謂人主天時。今皆可為。何者。昨自維揚之變。兵械十亡八九。未幾敵分三路入攻江浙。兵皆散而為盜。自陛下專意軍政。揀汰其冗。脩飾器甲。今張浚軍三萬。有全裝甲萬副。刀槍弓箭皆具。韓世忠軍四萬。岳飛軍二萬三千。王玠軍一萬三千。雖不能如浚之軍。亦皆精銳。劉光世軍四萬。老小至衆。選之亦可得其半。又神武中軍楊沂中。後軍陳思恭。皆不下萬人。而御前忠銳如崔增、姚端、張守中等軍。亦二萬。臣上考太祖之取天下。正兵不過十萬。況有十六七萬。何憚不為。且向者郡守擾通。張琪劫徽饒。李成破江筠。范汝為據建劍。孔彥舟、馬友、曹成等。為亂於江湖。朝廷枝梧不暇。今悉已定。又自金之南牧。莫敢擊其鋒者。近歲張浚獲捷於四明。韓世忠扼於鎮江。陳思恭擊於長橋。而張榮又大捷於淮甸。良由金貪殘太甚。天意殆將悔禍。又金以中原付之劉豫。而豫煩碎不知國

體三尺童子。知其不能立國。事固可料。觀宇文虛中密奏。雖未可盡信。然金人連年不至淮甸。必有牽制。則天意固可見矣。今韓世忠已到行在。臣願審斷早定。命世忠、張浚及臣等。共議決策北向。令世忠由宿泗。劉光世由徐曹以入。又於明州留海船三百隻。令范溫、閔皋、乘四月南風北去。徑取登萊。此數路皆有糧可因。不必調民餽運。大兵既集。豫必北走。所得諸郡。就擇土豪守之。金舉兵來爭其地。則彼出我入。彼入我出。投之數年。中原可復。況今之戰兵。其精銳者皆中原之兵。恐久而銷磨。異時勢必難舉。此可為深惜者也。初。北賈有至建康者。言中原民苦劉豫虐政。皆望王師之至。前後所言略同。知壽春府陳辨。始貳於豫。兼用紹興阜昌年號。又知濠州寇宏。本羣盜。與偽宿州守胡斌通。至是建康大帥兼淮西宣撫使葉夢得。遣使撫之。辨、宏皆聽命。因與以錦袍銀鎗之屬。既而豫遣其將王彥充攻壽春。為辨所敗。而宏遂與斌絕。夢得乃令二州布本朝德意。務以懷來。辨遂復固始縣。宏招納吳青等二千餘人。會豫衆復犯二州。夢得令統制官王冠等援之。豫衆遁去。遂復光州。三月。言者以為中原未復。而米多出二浙。今虛存發運一司。以催綱為名。歲費十六七萬緡。以養無用之官吏。彼自知無所職。乃請於朝。繼米以塞責而已。戊戌。詔罷之。先是江東招撫副使李光、王玠。總兵至宣州。言者謂去冬嘗降御劄。略曰。張浚行軍。秋毫無犯。頗慰朕懷。堯言一布。天下孰不傳誦。今玠副光。出使江東。恐未能仰副德意。望下臣章付光。申飭玠等。遵稟聖訓。詔劄付光。玠既與光擒世清。誅之。仍揀其衆。玠部之赴行在。左僕射呂頤浩因奏其事。上曰。去歲累諭范宗尹。此乃腹心之疾。而宗尹遲疑未決。不知毫芒不除。將尋斧柯也。時知建康府葉夢得請祠。己亥。以光為端明殿學士。知建康府。兼壽春和宣撫使。上曰。江東一路。遂帖然矣。癸丑。詔諸縣造簿之歲。姦賊狼藉。民被其害。自今產去稅存之戶。盡時催割。庶民不被橫斂。如違官吏。並竄海島。知通監司不舉者。同罪。許民越訴。詔昨誘淮東民佃田免稅二年。異時止。據當年已種畝數令輸。其結懇到田亦據實數添焉。庶人戶曉。然易以安業。如州縣論數。罪以遠制。諸路省試合格進士。並集行在。甲寅。上御集英殿策試。上曰。試舉人以鯁直為上。諛佞者降之。冀士知朝廷所向。習成風俗。崇寧以來。宰相惡人敢言。士氣不作。流弊至今。不可不革。既遂賜張九成以下二百五十九人及第出身。九成餘杭人也。上曰。凡士人須自初進別其忠佞。庶可冀其有立。如九成對策。上自朕躬。下逮百執。言之無所迴避。擢為首選。其誰曰不然。時有犯廟諱者。依格降等。至有犯御名者。上曰。朕豈以己名妨人進取耶。命本等收之。時隴州移治方山原。軍儲芻穀多聚其中。是月。吾叛將張忠彥。誘衆入。等引金將來攻。城將陷。陝西都統制吳玠。自和尙原遣同統制官楊政。引兵救之。圍既解。連戰又捷。於是宜撫處置使奏。擢政知鳳州。政。臨涇人也。夏四月庚午。神武前軍都統制王玠。奏起復單知微。為准備使。言者以謂知微乃省吏。單知彰之兄。異日有言。玠用知微。刺取省中事機者。何以自解。昔郭子儀在汾州。嘗奏除一州縣官不報。子儀謂侯佐曰。兵興以來。方鎮跋扈。凡百所求。朝廷尙委曲從之。此無他。反疑之也。玠在蒲。有所奏不從。亦私喜曰。上不疑我。今陛下待二三大將。豈可不如唐之待子儀與瑊乎。乃寢前命。左右僕射呂頤浩。奏稱。同乘國政。檜多引傾險浮躁之士。列於要塗。以為黨助。且謀出頤浩而專朝權。乃令其黨建言。周

宣王內脩其政。外用其威。故能中興。今二相宜分任內外之事。遂除顧浩都督江淮等路諸軍。奏未。詔略曰。朕登庸二相。禮貌惟均。凡一時所薦之士。隨才任使。尙慮分朋黨。互相傾搖。自今或阿附以害善治。令臺諫糾之。嚴實諸法。於是顧浩言近聞金同劉豫合兵以窺川陝。若於來春舉兵北向。必可牽制川陝之急。萬一王師遂劉豫。則彼必震恐。因令韓世忠徑至西京入關。此亦一奇也。戊子。乃詔顧浩總師北向。置都督府於鎮江。宣撫處置使張浚言。已運米五萬石至荆南。欲理川口與行在相接。是日。上謂宰執曰。兩日前言者猶謂遣人調浚。朕謂委之不專。難以責成。秦檜曰。誠如聖訓。時中書舍人胡安國上時政論大略。謂陛下登極六年。謀議紛紜。未有一定。昨嘗降詔。定都建康。而六龍暫駐杭越。乃以湖北爲分鎮。恐非設險守邦之意。且朝廷近棄湖北。遠留川陝。謂蜀貨可以富國。秦中可以強兵也。萬一有桀黠得之。守峽江之險。則蜀貨不得東。塞武關之阻。則秦中不得南。猶一身束其腰臂。而首尾不相衛矣。臣謂宜必都建康。且不以湖北爲分鎮。則全據上流。出秦中。下蜀貨。而血氣周流矣。又近者分鎮京畿。淮甸。多使暴客錯雜居之。獨安陸命文臣陳規。荆渚命武帥解潛。若降指揮。以湖北與諸鎮不同。宜有更張。考二人之積規。宜因任潛。宜改移。無不可者。仍復漕運二司。以理財治盜。若襄陽雖以分鎮。然時方用兵。乘便分割。亦豈無機會。然後上流之勢全矣。安國又言。今日之勢。宜以襄陽隸湖北。岳陽隸湖南。而鄂渚隸江西。蓋祖宗都汴。其勢自內而制外。今都江左。當自南而制北。與祖宗時事雖殊。而意則同。此復中原之勢也。時朝廷已除主管明道宮呂祉爲湖東提刑。呂祉因言荆湖分東西。地勢人情皆不便。乞依舊爲湖南北。從之。時軍中所上功狀。動以萬計。其中亦多冒賞。先是詔吳世昌。孫舜卿。王懷寶。田師孟。燕埴。周濟等。轉官有差。殿中侍御史江濟言。軍賞濫則無以勸其功。比言者皆謂奏有繁名之弊。陛下令御史臺覺察。今遠者臣未能悉。姑以目前言之。如世昌等有轉至五官者。皆貪競無恥。而非有勞。望行追寢。癸丑。從之。時劉豫欲遷居東京。而忠義軍復與屯伊陽山。以阻其路。豫每遣人往陝西。則假道於金山。懷衛太行。取蒲津。濟河以達。豫患之。嘗遣迪功郎蔣頤持書誘與。以王爵與。與而焚其書。於是豫力請於左副元帥尼雅滿。期必破與。會與將楊偉降金。其陳破與之計。乃命女真萬戶察罕瑪勒波河攻與。與盡發兵應之。而偉潛引賊兵由間道以襲與營。與力戰而死。豫遣人至元帥府議。遂乘勢以是月遷居東京。至之日。大風拔木。都人震恐。豫曲教以安之。因與民約曰。今後更不肆赦。及不用宦官。不度僧道。文武雜用。不限資格。且奉其祖父爲帝。從祀郊社。從弟益爲京兆留守。禮部侍郎鄭益年爲開封尹。時僞相張孝純。致仕。豫更以李邦。范恭。爲左右丞相。其後上密詔孝純。及李侍。令束身來歸。當待之如初。孝純等不奉詔。僞太常博士直史館祝簡。獻遷都及國馬賦。其賦堯之言略曰。益爾蠻荆。弗資弗降。固將突騎長驅。不資一革之杭。豈惟觀長淮飲大江而止哉。豫批云。文賦非治天下者所尙。此賦極陳馬之爲用。有補馬政。與滅磨勘。以示無言不酬。西京奉先營卒賈玉。梳髮非民間物。拘之。知得於山陵。遂以僞臣劉從善爲河南淘沙官。求金人所收不盡之物。有前尚書郎李互者。乾封人。建炎未。避地不及。遂爲豫用。豫使留守北京。既而互謀歸本朝。豫族誅之。閏四月甲午。上諭左僕射呂頤浩曰。卿者艾有勞。今總督之任。方以大

事委卿。不當復親細務。昔諸葛孔明罰二十直以上皆親之。司馬宣王以爲必不能久。唐太宗諫房杜。聞公聽受詞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乎。卿自今凡事繁大體者裁決。其餘細務。閣略可也。乙未。都督呂頤浩。辟戶部尚書李彌大。祕書少監傅崧。爲參謀官。明州觀察使馬擴。爲參議官。彌大求對。言東晉王導。謝安。以師傳都督。未嘗離朝廷。今邊圍幸無他。顧浩不宜輕動。乘塞視師。臣僚等當任之。且請諸將悉置軍正。如漢朝廷故事。以察官郎官爲之。欲殺其專。自都督府始。丙申。上諭宰執曰。朕用顧浩都督諸軍。彌大乃云。已爲天子從官。非顧浩可辟。陛下必欲遣臣與崧。別爲一司。專伺顧浩之失。密啓以聞。如此語。乃問朕君臣檢人也。令速與一郡。乃以彌大爲顯謨閣直學士。知平江府。未幾爲言者所論。落職奉祠。丁酉。罷後苑工作。惟留老工數人。作弓鏡以爲武備。戊戌。詔紹興府權貨務都茶場移於建康府置局。時金人欲入攻。辛丑。上謂宰執曰。金人用兵十八年矣。子女玉帛。劫擄已盡。猶犯順不已。必有不堪自焚之禍。朕相時待變可也。乙巳。宰執擬大理卿章誼。知平江府。上曰。大理人命所繫。獄官多慘刻。少恩。誼儒者。賴其奏。誠平恕。可使民不冤。勿令外補。都督呂頤浩。屢言淮南宜撫使劉光世。兵完不練。必敗事。欲移其一軍。丁未。上謂顧浩曰。聞光世軍糧不足。若驟移必潰。卿至鎮江。先犒諸使。恩信洽。然後料簡。雖光世唯卿所用。不必移也。朕之恐見如此。云云。不。今據。要。錄。增。入。參。知。政。事。翟。汝。文。退。書。聖。語。以。爲。上。對。臣。下。稱。恐。此。盛。德。之。事。不。可。不。書。壬子。劉光世之父檢校太傅延慶。陷敵中。後與本朝同陷敵者。結約逃歸。爲敵所覺。遂遇害。至是保捷卒王進。自敵寨走還。光世始知父死。乞解官。戊午。詔起復。初。詔神武副軍都統制岳飛討曹成賊黨。至是成衆猶三萬。飛追至賀州。大破之。殺萬餘人。乃詔飛乘勝掩捕。及錄上有功將士。初。金薩里罕與僞齊合兵。屯於鳳翔長安。以窺蜀。久不得志。遂欲出奇取之。至是無故拔營悉去。又刷五路軍盡從以行。時陝西都統制吳玠。以秦鳳經略使。戍鳳州之河池縣。同都統制王彥。以金房鎮撫使。戍金州。二鎮皆飢。而徽猷閣直學士王庶。知興元府。乃過爲守備。閉石門。仙人二關。塞與斜路。商販不通。二鎮病之。因有違言。是月。宣撫處置使張浚。自閬州趣興元。徵召諸將會議。初。欲調護庶。與彥。玠。結好。玠。彥。言與庶相遇無善狀。浚至益昌。庶亦覺有間。己乃以索隊百人馳會。浚問以進取之策。庶曰。富平之敗。屬耳軍未可用也。浚遂徙庶知成都。而以便宜命參謀官劉子羽知興元府。子羽至。即弛禁。通商輸粟。以濟二鎮。初。李光爲吏部侍郎。因上疏言。前知臨安府孔覲。受諸縣獻錢四萬貫。及盜取激賞庫金銀。并緝官米。受百姓財萬計。於是光疏作言。章行。出送大理寺。至是獄具。用衆證。覲坐受錢一千八百貫。詔貸死。鞫管象州。既而覲上書訴枉。久之得放還。兵部尚書權邦彥。獻十議。以圖中興。五月。辛酉。以爲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給事中程瑀言。邦彥之謬。不聽。瑀。鄱陽人也。上以宗室子。僞之子。生有聖質。生有理實。鞠於宮中。賜名瑗。蓋默契於崔府君之名也。丙子。劉豫自去冬起。登萊密三州兵。與敵衆合犯山東之忠義軍寨。失利而去。遂廣造戰船。以張威。又送旗勝偽赦。欲問衆心。統制官范溫收繫其使。至是以聞。且乞賜糧船。自誘商人販米。從之。詔以溫爲遙郡團練使。壬午。詔中原士夫流寓東南。往往乏媒嫁。可令內外侍從及監司郡守。各薦三兩人。以備器使。初。呂頤浩之

長天官也。嘗請寺監書局以上。依舊堂除。餘悉付吏部。然有合堂除及專法奏舉者。至是吏部以爲言。丁亥。賞授中奉大夫。余深原任觀文殿大學士。該教復原官。給事中程瑀言。深實蔡京心腹。使深官可復。則京倘未死。官亦可復也。夫曠蕩之澤。雖曲示於寬恩。而災告之赦。難例書於臣蠶。乃詔寢前命。戊子。詔太祖符令百官轉對。自今行在百官。日輪一人。面對各宜展盡底蘊。以救時弊。朕虛佇而聽。將有非常之選。時有樞密院編修官王大智。進所造戰車。上謂宰執曰。車戰可用否。古法既廢。不復開用。車取勝。莫若且令多造強弩。復汝文曰。強弩可制敵人。上曰。朕謂不在此。制敵在脩文德。古人用兵。以師直爲壯。曲爲老。曲直之間。遣使往來。便可休兵。金人豈能以此論耶。上又曰。宜和問謀國之誤。當時契丹可救。不可伐。若契丹尙爲鄰。豈使金人侵軼中國。蓋親仁善鄰。國之寶也。進士有陳邊事可采。及自河北京東遠來者。詔樞密籍之以充効。士月給錢十緡米一石。六月甲午。曹成之奏。自賀州至郴州。湖廣宣撫使李綱。遣使臣齋勝諭之。成與其徒赴司參。於是綱奏成已就招。乃詔成自榮州團練陞防禦使。會書樞密院事權邦彥。初知東平府時。令舒翰撫使孔彥舟。在其麾下。因事叛去。至是聞邦彥居本兵之地。心不自安。又宣州韓世清比伏誅。而福建等路宣撫使韓世忠。已破諸盜。順流東下。疑其圖己。遂有異志。詢於幕官王玠。玠。長洲人。烈士也。正色責之曰。總管被命鎮撫二州。任優祿厚。豈可負朝廷。想自陷不義。彥舟不聽。玠再見之。癸卯。詔川陝合赴省試人。令宣撫司於置司處試。仍差職司充監試官。川陝類試自此始。時四方上奏未決。吏緣爲姦。參知政事翟汝文。語右僕射秦檜。宜責都司。考其稽違者。峻懲之。後因對乞治堂吏受賄者。檜面劾汝文擅治吏。汝文言。臣位執政。按吏而宰臣見劾。豈可無恥居位。即求去。於是諫官方孟卿。劾汝文與檜不和。且不顧大體。不循故事。批狀直送省部。不關其長。每宰執聚議。則目視雲漢。未嘗交談。豈能共濟今日之事。蓋見防秋將近。緣故而去。乃詔與郡。言者再論。遂令致仕。先是。詔知建康府李光。修行營以備巡幸。乙巳。宰執奏裁減事。上曰。可令只如州治足矣。若止一殿之費。雖用數萬緡。亦豈爲過。但廊廡又須相稱。則土木之侈。傷財害民。何所不至。象箸之漸。不可不戒。都督呂頤浩奏。鎮江一軍。月費二十二萬餘貫。朝廷給一十一萬二千餘貫。猶少一十萬餘貫。緣臣在外。即無應副。劉光世錢糧案牘。可照望差。省官各一員來此。乙卯。上謂宰執曰。卿近設修政局。令百官各條利害。甚善。所謂修車馬備器械。內修外攘之事。宜更講求。上又曰。金人恃強。擊兵十五年不休。自古豈有外國常強。中國常弱。又劉豫僭立。不明逆順。秦檜權邦彥曰。陛下聖慮周遠。其論極至。上文武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檜曰。陛下宵旰不忘。天下幸甚。自五路既陷。馬極難得。初議者以爲嶺外於西南。夷接境。有馬可市。而大理特磨諸國。所產尤多。又工部侍郎韓肖胄。亦言戰以騎兵爲勝。今川陝馬綱不通。兩廣右鄰諸蕃。可用錦帛。向博易。宜卽邕州置市。專責成功。乃詔帥臣收市。至是安撫司上大觀所定橫山寨買馬格。凡八等。詔可。夫取馬嶺表。以資兵用。自古未有。今乃得之。是夏。金試舉人於白水泊。左副元帥尼雅滿密諭試官。令勿取中原人。金知制誥韓昉。燕人也。有磁人胡礪者。被擄。借昉鄉貫。應副。時止用詞賦。不用經義。蓋承尼雅滿之意。欲中原人例皆黜之。而獨擄作燕人。遂爲第一。或爲賦以譏之。有草地賦試。

南人不預之語。金自此失中原之士心矣。初。起居郎王居正。准詔言事。於省費尤切。其略曰。宋興一百七十三年矣。自朝廷至四方。所行蓋彌文也。今天下幅裂。陛下所居曰行宮。所至曰行在。而一二日駐劄之間。以數路之所出。欲盡爲向者一百七十三年之事。不忍暫廢。臣以爲能奉行祖宗之故事。則可。非所謂知時變也。夫不知隨時以省事。而乃欲隨事以省費。故今日例有減半之說。究其實。未始不重費。而徒示人以弱。如國初歲舉進士。不過數十。今至四五百人。此其費亦大矣。然御試之日。臣備員考官。有司給燭半挺。曰。此省費也。嗚呼。其亦拙矣。他皆類此。臣願詔大臣論定。若非懇悔備邊與恤民之事。一切姑置。則費省而國裕矣。初。右僕射秦檜之參大政也。與王居正善。聞而論天下事。意銳甚。至是所言皆不酬。居正一日言於上曰。秦檜嘗語臣。中國之人。惟當著衣啜飯。共圖中興。時臣心服。其言謂有志於中興者。要當如此。又自謂使檜爲相數月。必有驚動天下。今施設乃止。於是願陛下以臣所言問檜所行。於是檜慙而怒。未幾居正以右文殿修撰出知婺州。居正出守。時故崇政殿說書程頤之學盛行。胡安國曰。伊川之學。不絕如綫。可謂孤立。而以爲盛行。何也。豈以其說滿門。人人傳寫。耳納口出。而以爲盛行乎。自是服儒冠者。多以伊川門人。妄自標榜矣。

中興小紀卷十三

紹興二年秋七月辛酉。上諭宰執以福建昨緣盜作。連兵蕩平。其被焚劫之家。並與免稅。秦檜等曰。謹奉德音。既又謀帥。時資政殿學士張守。以內祠侍讀召。而守力辭。遂擬除守。乃以知福州蔡卞。上謂宰執曰。內侍諸司。可省。卽令修政局條上。如修內祠與牛司。已見允費。秦檜曰。陛下及此。盛德事也。大觀政宣間。屢裁允費。終不能行。今斷自淵衷。誰敢不應。上曰。只要凡事當人心。權邦彥曰。人心合則天意得。萬事無不成矣。檜曰。聖德既著。遠人自服。陛下近命有司。碎銷金屏風。遠邇咸知。莫不欣戴。上曰。凡事至誠力行。善惡人自知。不可掩也。上又曰。儒臣講讀。若其說不明。則如夢中語耳。何以發朕意。欲令胡安國兼讀春秋。不必作解義。朕將諮詢。昔英宗時。司馬光請乞詰問。若知則進其說。不知則退而討論。此於帝學最爲有補。於是檜等仰贊聖學之知要焉。安國時以給事中兼侍講。又給事中侍講。廖剛嘗從容奏言。凡經筵講罷。因留進對。惟許論說治體。汲引賢材。不得私有所請。及排斥人物。上深然之。時有議廢修政局以搖秦檜。而左司郎中平陽林待聘。檜客也。方兼本局檢討官。乃上言。聞之蘇軾曰。治道之病。其始不立。則其卒不成。惟其不成。是以厭之而愈不立。今日是也。陛下卽位六年。更用八相。而積用弗著。此無他人。無常責而各有心。則治何以立。陛下願今廷論。猶前日爾。委弊極矣。宜更張之。則樂於循故。完極矣。當裁抑之。則惡於害己。臣恐修政之舉廢。則亦祇歲歲日而已。臣願陛下奮剛明之斷。嚴勸搖之憲。以

成復古之勳天下幸甚。乙亥上謂宰執曰朕每務至公泛觀萬事如學道之人慮之無心秦檜曰公乃王王乃天惟公與天合如文王受命乃在無然粹潔無然散羨誠先登於岸上曰此豈文王無欲所致耶檜曰惟無欲則先登於岸觀世人之擾擾如在水中央耳初都督呂頤浩北征領統制官巨師古趙延壽崔增等軍行至丹陽縣後軍叛去淮南宜撫使劉光世遣統制官王德追至建平縣滅之於是頤浩不能進引疾求罷遂詔頤浩赴闕已卯頤浩入奏都督府事因言常潤蘇秀大稔米價極賤上曰若此何事不成頤浩曰米斛二百正如陛下初幸淮南時也上曰太賤亦恐傷農先是創沿海制置使以集英殿修撰仇愈為之建司於浙西甲申左僕射呂頤浩言近創此司最為得策然敵舟從海來有二道一自海北岸來至明之定海一自南岸來至秀之海鹽萬一有警遠不能及乞令仇愈專管浙西別命人管浙東從之丙戌以御史中丞沈與求為吏部尚書兼權翰林學士戶部侍郎黃叔敖選尚書自渡江以來玉牒等文散失至是宗正少卿李易乞旋行編次丁亥詔從之監察御史劉一止嘗言人材進用太遽而仕者或不由銓選朝士入而不出在外雖有異能不見召用執親喪非軍事至起復為州縣官皆倖倖之門不寒而至公之路不開耳又請選近臣曉財利者做唐劉晏法於浙江置司自辟官吏以制國用鄉村皆設義倉以備水旱及增重監司轉運副使提點刑獄以曾任侍從官為之是月擢一止為起居郎一止奏事上曰卿朕親擢也自六察遷二史祖宗朝有幾一止曰臣不知舊典尙記宣和間張徹李棧與臣實同願臣何以當此八月庚寅上謂宰執曰朕見凡詢衆集議二三其說事愈不決呂頤浩曰誠然魏相言漢家自有制度諸儒皆是古非今如漢三傑唐房杜豈須多耶上曰朕即位六年備嘗艱險非天相之何由脫艱今盜平殺稔天意可知假如寇或南來避與不避如何頤浩曰若盡遣諸將禦江寇豈便能渡但先定計以定之上曰未聞千里而畏人者頤浩曰聖意如此諸將誰敢不前耶起居舍人鄧揚張巖言自古用師未有不知敵人之情而能勝者願詔大臣諸將以府以募可用之人遣往伺敵撫養家屬以係其心資之財本使或為商賈或為伎藝以混其跡庶盡死力凡敵人動息皆得知之是日詔諭松江諸將及都督府壬辰詔參知政事孟庚權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時庚同太尉韓世忠討賊湖外就用之也癸巳給事中胡安國言京都圍城中人乞再行遣仍薦李綱可用上問安國所知綱如何曰綱作小官敢言水災上曰綱以此得時望然皆為相矣如綱昔擁重兵解太原圍與官屬只在懷州相去千餘里卒無成功綱多掠世譽虛美以此協比成朋變白為黑相附者爭稱之朕今界以方面於綱任亦不輕甲午上以語宰執呂頤浩曰陛下之言誠是靖康伏闕亦綱之黨鼓唱乃至殺近侍莫能止此風不可再也是日詔韓世忠滿平諸寇連奏大捷已優加擢其告內外諸軍統制官各務立功報國共濟中興以光史册時言者以為今日理財治兵最為急務如鎮江建康江湖皆大帥總重兵又命宰執都督諸路措置規模亦漸可觀望陛下乘此機會更遣侍從官提振江上與大將周旋於金鼓矢石之間同力捍禦詔侍從官願行者聽於是給事中胡安國言提振者提領振舉之稱必有事權乃可今長江表裏悉命宰臣都督執政權領次則有宜撫劉光世在鎮江劉世忠在建康侍從官往詣軍前若只遵約束即為虛

行若別授事權又非特命執政專制圖外之意况人主近臣入則陪侍出則扈從今遠去觀闕誠非所宜以臣所見其說不可用也時起居郎胡世將應詔言事請以神武五軍並隸都副統制以分其勢益增三衙精卒為萬乘扈衛以備非常人以為中於時病己亥左僕射呂頤浩自江上還欲傾右僕射秦檜而未得其方過平江守臣席益知頤浩意謂之曰目為燕可也然燕魁在瑣闥當先去之頤浩乃引觀文殿學士朱勝非為助至是以勝非為同都督江淮荆襄諸軍事胡安國言勝非與黃汪同在政府誠附會馴致渡江南渡之初又下詔尊邦張昌結好金人許其子孫皆得錄用淪滅三綱乃至於此及為相苗劉肆逆不能死之何足倚仗於是勝非乞守越不許上曰勝非非作相三日值苗劉之亂當時調護有力朕豈不知言者再論之勝非惶懼復辭會稽遂以勝非為禮泉觀使兼侍讀日赴都堂議事特命書舍人檢正黃龜年書行仍趣其來上曰勝非近能同都督士人多上書論其功惟一不與既而勝非至雖在經筵而實預國論位知樞密院之上安國求去頤浩言時方艱難安國欲以微罪而去其自為謀則善矣百官象之如國計何戊申安國落職提舉仙都觀於是檜三上章乞留安國不報龜年永福人也大理少卿張宗臣言諸郡戎器廢削殆盡作院句呈之法僅成虛文酒計方闕不給以料工匠散充他役雖有舊管或大兵經塗或帥臣捕盜盡取而去今防秋在邇素手臨敵可乎宜下諸路監司察其破裂或若帥司及大軍所索先足州司方給其餘庚戌詔從之時南雄州境有賊鄧慶吳忠聚黨千餘州兵不能敵守臣奏江西帥司有統兵官傅樞見駐南安軍雖在別路去本州纔九十里願得其兵擊賊辛亥詔傅樞總兵累年糜費錢糧未嘗立功仰躬率所部兵捕賊如敢逗留重賞典憲殿中侍御史黃龜年論右僕射秦檜以為主和則遂沮止國家恢復遠圖且植黨日衆將專國自恣漸不可長檜即上章辭位甲寅授觀文殿學士提舉太平觀前一日上召當制學士蔡崇禮諭以檜二策仍出其原奏云以河北河東人還金以中原人還劉豫如斯而已故崇禮載之制詞略曰自詭得權而舉事當發動於四方逮茲居位以陳謀首建明於二策罔獨厥理殊乖素期既而言者論檜不知治體信任非人專務滅刻人心大搖且引給事中程瑀等布之要路何俟不譴乃詔落職於是瑀與侍御史江躋起居舍人張巖相繼罷去丙辰上與宰執言癸丑夜星變昨夕出次東北朕懼欲避正朝又止一己減常膳食素用謹天戒卿等深思政闕益務修舉皆惶懼請罪曰臣等失職致虧於理陛下克自抑畏宜即消伏然所次分野甚遠上曰今不論所次齊魯燕趙之分天象示譴朕敢不畏天之威耶提舉仙都觀胡安國道過衢州遇教官福清黃祖舜師承安國者也時秦檜已罷相於是祖舜言檜不曉事安國未以為然初朝廷所遣通問使自宇文虛中之後率募小臣借官使敵如王倫朱弁魏行可崔縱洪皓張瑄並為所留先是倫在雲中副元帥尼雅滿皆遣都提點烏凌阿思謀今改正下同即見倫與講和事既而尼雅滿亦到朝至是乃以事授倫歸報而朱弁洪皓皆得以家問附倫而入見其奏敵中事上優獎之以為右文殿修撰左僕射呂頤浩謂當遣使以驗敵意九月壬戌乃詔承義郎潘致堯假吏部侍郎為大金奉使武經郎高公給假忠州刺史副之仍兼軍前通問令倫作書與耶律紹文并附茶藥納兩宮道君金三百兩銀三千兩

淵聖登二百兩銀三千兩。寧德宣和二后金各一百兩。銀一千兩。又以金銀賜宇文虛中及其下。以路由東京。乃令宰執作書與劉豫。而金相國亦以金二百兩銀二千兩與之。時道君在五國城。其後金人傳達道君見之。泣謂羣臣曰。荷天眷命。未亡趙氏。得中興之主。而繼焉。今日信至。可謂幸會。老夫晚年。復觀盛際。使我得歸。一日。暇日足矣。羣臣皆賀。除藥材留以備用。餘皆賜一行親屬官吏。時上已擢宣州觀察使。揚沂中為神武中軍統制。而言者多謂增衛兵。癸亥。上謂宰執曰。此論與朕意不同。彼但見承平禁衛之盛。今亦不少。一衛士所給。可贖三四兵。朕命沂中治神武中軍。此皆宿衛兵也。卿等可增修器械。乃為先務。遂命沂中兼提舉宿衛親兵。然不滿三千。沂中歎曰。句陳天仗。單弱乃爾。於是招丁壯營壯。圍未半歲。軍容果張。由是上益眷之。既遂改中軍為殿前司。命沂中主管本司公事。初置六部監門一員。比寺監丞。乙丑。以觀文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朱勝非為右僕射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時左僕射呂頤浩猶帶都督諸軍事。勝非奏此官宜罷。執政言方防秋未可。勝非又奏孟庚姑從之。頤浩所領當罷也。時宜撫處置使張浚。自興元復回閩州。浚奏金人與夏國頗睦。夏國遣人至吳玠軍中。丙寅。廣東漕臣汪召嗣奉其父觀文殿學士提舉洞霄宮伯彥之官。辛未。執政請除廣帥呂頤浩曰。汪伯彥長於治郡。上曰。伯彥為郡。朕豈不知。恐外議以朕藩邸之舊。復云未協。朱勝非曰。漢用蕭曹故人。唐用房杜舊僚。今使伯彥任方面。未為過舉。詔伯彥就知廣州。伯彥未拜命。盜數萬侵廣東圍城邑。郡人相率請伯彥討賊。伯彥乃上領帥事。既而賊亦遁去。先是醫官樊彥端湯藥有勞。御筆特遣郡刺史免執奏。言者以為陛下臨御以來。深戒僥倖之弊。事有不由朝廷者。皆許覆奏。所以絕羣小之求。天下幸甚。今奉御筆。臣恐斜封墨敕。復自此始。願下三省評議。乃詔寢前命丙子。上謂宰執曰。凡御筆處分。雖出朕意。必經由三省樞密院。與以前不同。若或未由。當許卿等奏稟。給舍繳駁。朱勝非曰。不由鳳閣鸞臺。不謂之詔令也。初。鎮江府有緘羅。歲貢御服花羅數千匹。兵興能貢。至是內藏庫舉行。守臣胡世將奏。民力凋弊。無所從出。有司劫世將違旨。府寮皆懼。世將曰。某以身任諸公無憂。戊寅。詔罷之。上曰。軍興匱乏。豈可以御服之物為先。且省七萬緡。以助劉光世軍也。辛巳。上謂宰執曰。湖南巨盜既平。殘黨復能作過否。呂頤浩曰。有未滅者。令李綱收之。然則綱縱暴。其治潭恐無善狀。上曰。朕選任賢才。惟恐有遺。朕蓋嘗任綱。不知其有何功可紀。若宣和論水災。以此得望。可也。權邦彥曰。綱只是掠虛美。頤浩曰。綱之為黨。與蔡京一體。靖康伏闕薦綱者。皆其黨。陳公輔。張覿。余應求。程瑀。鼓唱為之。至殺內侍。幾生大變。上曰。如伏闕事。儻再有當誅之。自兵興以來。急於除用人材。並無降詔之體。至是學士蔡崇禮言。望舉行故事。是日詔從之。湖廣有統制官張忠彥者。駐軍廣州。頗擾一路。宜撫使李綱召之不來。綱察忠彥意。樂為郡。傲令權知岳陽。忠彥果至。即械送所司。取旨誅之。乙酉。詔諸路帥臣帶宣撫使者並罷。於是李綱知潭州。止帶湖南安撫使。丙戌。詔龍圖閣待制知温州洪擬。為禮部尚書。主管川陝茶馬趙鼎。做大觀東南北鹽法。從合同場鹽市。驗視稱量封記發放。與茶法大抵相類。鹽引每斤納錢二十五。土產稅及增添等共約九錢四分。鹽所過每斤納錢七分。住買納錢五分。若以錢引折納。別輸稱提勒合錢六十。自此始推行之。金

諸將請其主晟如中京。以觀遼王及兩河之地。是秋。左右副元帥尼雅滿。鄂勒琿。監軍烏克紳。都監烏珠拳。元帥白皆會於燕山以逐之。雷左監遠喇守邢州。都監伊都守雲中。伊都久不遷。常快快有叛意。至是約燕京統制浩里。以名補。同反。蓋統軍之兵。皆契丹人。伊都密諭燕兩河郡守之契丹漢兒。令盡誅女真人。天德知軍偽許之。遣妻來告。時烏克紳獵於居庸關。見二騎交馳甚速。追獲之。於靴中得其反狀。悟室回燕。統軍來謁。縛而戮之。伊都既覺。父子以游獵為名。遁入夏國。不納。遂之。韃靼先已受烏克紳之命。以兵圍之。伊都父子皆死焉。烏珠馳至雲中。凡預謀者悉誅之。並殺尼雅滿。次室蕭氏。烏珠回燕。請罪於尼雅滿。曰。蕭氏乃天祥元妃。與兄實仇。然忍死以事兄者。蓋將有待。今事既不成。他日惟聞不測。寸刃可以害兄矣。某愛兄故擅殺之。尼雅滿泣而謝。於是令諸路盡殺契丹。其得脫者皆西亡入夏。北奔沙漠矣。冬十月。戊子朔。宰執奏言者乞置監收馬事。上曰。若復孳生馬監。當就水草地。於是三省樞密院條上。欲以饒州為牧地。郡守帶提領。仍選使臣五員。專管其事。上曰。兵以馬政為先。唐開元間。馬多至四十萬匹。當時用一縑易一馬。亦要得人。又如王毛仲。陳馬若錦。其盛如此。起居舍人胸山王洋言。近百官進對。所奉訓誥。皆不關史氏。慮歲久失實。請自今有得聖訓事。關休戚非具報者。聽史官論列。從之。時諸路盜賊稍息。左僕射呂頤浩。慮守令不虔。請分御史循行諸路。上乃詔三省選強明廉謹之人。臺察不足。則以郎官攝之。皆令引對。面給親劄。御寶歷回日。考其殿最。以著賞罰。乙丑。詔遣曾統。朱異。明察。胡蒙。劉大中。薛徽言等。分往諸路。並以宣諭為名。異。桐廬人。蒙。長沙人。大中。楊子人。徽言。永嘉人也。詔各賜內帑絹二百匹。統等辭免。上曰。朕欲出使無擾。不受一切饋遺。若不賜予。何以養廉。聞司馬光曰。儻衣食不足。安肯為朝廷而輕去就耶。至今人多誦此語。時資政殿學士李回。以老儒知洪州。雖仁厚有餘。而智略不足。故下多縱弛。帥司屯兵數萬。皆招收潰賊。既無所憚。又軍食不足。恣其所為。郡民夜不解衣。惟恐生變。大中至江西。以回為不職。且言其縱子弟預政。及多辟親黨攝官。凡二十餘事。朝廷初疑太多。再下大中審實。大中言十中之一二耳。事有大於此者。乃詔落職。罷之。回歸饒州而卒。先是有富順民李勃者。因與娼阿王詐稱徐王到饒州。守臣鄧迪申宣撫司。遂津送赴行在。道由衢州。吏白守臣鄧人汪思溫。親王至州。當避正堂。思溫曰。即乘輿至。何以待之。治供帳如大賓客之儀。勃至行在。驗得其詐。送大理寺根問。獄具。庚寅。詔勃依軍法。阿王決杖編管。起居舍人王洋。乞封錢氏之後。甲午。上謂宰執曰。洋面對。舉不急之務。可降一官。且曰。朕虛已求言。如盜賊等事。可言者非一。洋姑應詔。豈朕所以望臣下之意。若獻言者。有補治道。朕當厚賞。既而洋知吉州。猶得直徽徽開而去。自能江淮等路發運使以來。頗失上供錢物。至是新置江浙荆湖廣九路都轉運使。丙申。以大理卿張濟為之。仍除集英殿修撰。從司湖州。言者謂今年閏四月。壬辰。有詔戍兵於本州。知通依階級法。蓋朝廷灼見官軍在外。恣橫之弊。然經由州縣。一切不卹。擅發倉庫。奪錢穀。甚至笞撻官吏。肆為凶暴。豈可姑息不問。望今後統兵官經由州縣。如屯駐法。從之。己亥。上謂宰執曰。錢曹若不為人吏舞文。即無留滯。長武官肯閱文案。自然難欺。呂頤浩曰。臣昨任吏部尚書。頗見其弊。臣以為四選人吏作過。大即流配。次當勒停。上曰。赴部之官。往往

以細事難知。動涉旬月。不可不革也。初。金人陷南京。守臣休寧凌唐佐降之。復以為南京守。至是唐佐密疏劉豫虛實。遣人持蠟書歸朝。為人所告。豫執唐佐還汴都。庚子殺之。因其妻田氏於穎昌府。其後京西招撫使李橫下穎昌。田氏謀其事。橫以聞。詔贈唐佐徽猷閣待制。中書舍人胡松年面對。論吳越楚漢皆有謀臣。如吳不用申胥。楚不用范增。則為越與漢所滅。乙巳。上以語宰執。於是朱勝非曰。唐肅宗用李泌。以白衣為謀臣。上曰。德宗幸奉天。一時謀議。盡出學士陸贄。故號內相。庚戌。宰執奏禁私酒。事上曰。私酷亦害國計。呂頤浩曰。茶鹽權酷。今日仰以養兵。若唐府兵可復。無養兵之費。則可能。不然。舍此何出。朱勝非曰。權酷自漢武時因用兵而有。上曰。行之千餘年。不能改。亦見久利也。朱勝非上疏。陳經營淮北五事。一謂國家屯軍二十萬。月費二百萬緡。儲無變通。理必坐困。逆豫方行。什一法。聚以資敵。若王師不出。豫計得行。今當渡江。取彼所積。以資邊圉。淮南既實。民力自寬。二謂逆豫招到山寨已二十六項。彼得之。未必為用。我失之。人心必去。且謂官軍不敢出。逆豫能驟來。以江南為危地。北為樂土。若承此時。擄其巢穴。則淮北振擐而江南自安。三謂金使既行。未有要約。而豫之惡。可以藉口。況彼姦詐。但計強弱。如尙強。和必不集。與其併力南向。易若先破豫兵。以去其助。四謂大軍一出。當明諭將帥。凡官幣金幣。皆以賞軍。此藝祖伐蜀。惟取土疆之意也。五謂渡江之後。有助順土豪。可率業者。擢為守將。俾自為備。則兵勢益張。如此。不三二年。中原可定。上從之。右諫議大夫徐俯言。大臣不可立威。當與諸將論事。上謂俯曰。昨杜充一向威嚴。將帥不敢議事。朕詔執政與諸將會食。共議。卿知未。十一月己未。宰執進呈俯章。呂頤浩曰。將相和則國安。豈可人情不通。上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然亦不可偏廢。如司馬稷直。文能附衆。武能威敵。此蓋難事。己巳。宰執奏新除太尉韓世忠。合依兩府恩制。上曰。朕昨命中使賜世忠帶笏。披座以寵之矣。昔周賁晉侯。賜之大輅。戎輅形弓盧矢。拒嚮。今世忠有功。宜厚予之。吏部尙書兼權翰林學士沈與求。除龍圖閣學士。知潭州。與求乞祠。改以禮部尙書提舉太平觀。庚午。洪擬奏有官必有吏。然先世之吏。正後世之吏邪。故有所謂猾。有所謂豪。有所謂黠。有所謂深。有所謂刻。有所謂賞。張湯。王溫舒。之徒。猶能制而用之。故能勝其任。近時吏強官弱。官不足以制吏。官有以財用不給而罷者。吏未嘗過而問也。官有罪。吏告之。有司治之。惟恐後。吏有罪。官案之。則相與疑曰。豈寬縱致然邪。故任職者皆以不案吏為得計。宜其所在。姦吏專權擅勢。大作威福。臣竊憤之。願詔有司立法。應官除名者。吏勒停。官銜替者。吏放罷。官能自案吏。則許免失覺察之坐。如此。則吏強官弱之風。浸衰矣。上謂宰執曰。朕思此一事。要在官得其人。吏不敢舞文為姦。呂頤浩曰。緣官不知法。故吏得以欺也。權邦彥曰。昔有三不欺。不欺。不欺。在威。不能欺。在明。不忍欺。在德。上然之。辛未。上謂呂頤浩。朕嘗思創業中興事。祖宗創業。困難。中興亦不易。中興必顧祖宗。以行法度。如何。壞者欲振。墜者欲舉。然天不假易。朕敢不勉之。辛巳。上謂宰執曰。昨日大理少卿元袞面奏。朕戒以持法。明知如宜。和開封尹。盛章。王革。可謂慘刻。呂頤浩曰。惟明克允。乃用刑所先也。時袞奏。昨政和新書。曾未數歲。而論議紛紛。衝改幾半者。皆自紳紳之臆說也。願降旨。若於新書有所增損。乞更加參訂。可否。勿使輕紊成憲。乃詔今後。臣寮所請。若祖宗法意。并

新書有所增損。令刑部參酌中省。江西宣諭薛徽言奏。漢薛宣守左闕。時頻陽縣當數郡。且多盜。令薛恭所職不辦。而粟邑縣小。僻在山中。民樸易治。令尹賞以茂材。遷乃奏。賞與恭。未幾兩縣皆治。蓋材有長短。邑有劇易。望許臣所到州縣。視吏無大過。止坐才窮。而事不辦者。聽兩易其任。如薛宣故事。詔如合移官。中省取旨。初。詔知湖州汪藻。修元符以來日曆。至是。藻言東觀凡例。臣嘗預聞。今本州不經兵火。案牘具存。且多藏書之家。臣於郡政之餘。當自元符庚辰。至建炎己酉。編年類進。以備採擇。壬午。詔從之。初。婦人阿易。詐稱帝姬。台下嫁。曹成。致宗室趙士倫。中荆南鎮撫使解潛。送赴行在。至是。驗知其詐。下大理寺獄。具十二月丁亥朔。詔易杖死。士倫等皆編管。右諫議大夫徐俯。右司諫劉棻。言。湖南安撫使李綱。慢君父。輕朝廷。及改制書等罪。甲午。詔綱提舉崇福宮。朱城人也。宰執奏御筆批出。令舉舊制。禁民間絕銷金事。上曰。昨因閱韓琦家傳。論賊里多用銷金衣服。朕聞近來行在銷金頗多。若日銷不已。可惜廢於無用。朕又觀春秋正義。謂賈則用物貴。淫則侈物貴。蓋淫侈不可不革。先是。通州歲支鹽二十萬袋。時淮南宣撫使劉光世。下統制官喬仲福。置私鹽做官袋。而用舊引貨於池州。人不放問。言者以為。今歲緣此。支鹽僅三萬袋。實損課額。於是尙書省言。茶鹽之法。朝廷利柄。今養兵大費。多仰鹽課。若將佐容縱。狡詐。非獨妨客販。即養兵大費必闕。乃詔光世。追仲福。取問。仍誠所部將佐。不得販鹽。違者重賞。高麗國遣人入貢。己巳。司封郎官鄭士彥。奏國以兵故強。兵以教故精。國家承平時。禁軍教法甚嚴。況今艱難。而諸州往往完占。大抵以將迎為急務。以教習為虛文。望詔有司。申嚴故事。每州選兵。宜專主歲終。則較其精粗。而賞罰之。辛亥。詔割付諸路帥司。左司郎中。金壇張綱。奏。欲今後。令州縣月具繫囚存亡之數。長吏結罪保明。申提刑司。歲終較其多少。多則黜責。少則褒賞。壬子。詔從之。自中原失守。諸重鎮多失。惟德安府獨存。鎮撫使陳規。與羣盜屢戰皆勝。至是。規奏屯田事。請以兵為農。因農為兵。其策甚可行。諫官乞推賞官吏。遂降詔獎規。甲寅。言者又謂。規深得古者寓兵於農之意。望頒其法於諸鎮。使倣而行之。以參知政事權都督。江准荆浙諸軍。孟庚。為同都督。蔡州歲貢。羅建炎中。已減定為三萬匹。是歲計。臣格前詔。乞復崇寧之舊。守臣王居正。三上章。且遣其屬詣都堂。白宰執。仍手一疏。五不。可以聞。乃詔依已減定之數。初。金人以伊都之叛。收平州守郭藥師。和州守杜充。平陽總管蕭慶。皆下元帥府獄。既而悉免之。惟雲中副留守李處能。預謀族誅。左副元帥尼雅滿。問充爾欲復南歸耶。充曰。他人敢歸南朝。惟充不敢歸也。尼雅滿顧而笑之。時金主晟。已至中京。欲途之燕雲。以伊都亂復還本土。至是。副元帥而下。知其主已回。亦各歸所部。時鼎寇楊玄。黃誠。聚眾至數萬。玄主謀殺。據江湖。以為巢穴。其下有周倫。楊欽。夏誠。劉衡。分布遠近。其有軍船。皆玄主謀殺。據江湖。三州及湘江。龍之類。皆兩重。或三重。或千餘人。又設柁等。其制如大桅。長十餘丈。上置巨石。下置鐵。作鐵。其制如大桅。長十餘丈。上置巨石。下置鐵。多數百隻。或千餘隻。蓋軍船如陸戰之陣。海戰船如陸戰之輕兵。而官軍船不能近。每戰輒敗。大率倫。欽。雖各有寨。而專恃船以為強。誠。衡。雖各有船。而專恃寨以為固。誠。衡。南據芷江。東北阻湖。惟西有陸路。又設重城。及陷馬坑。衝。寨。北據芷江。東西南皆阻湖。誠。衡。每託曰。地險如此。除是飛來。是月。詔鼎寇

鎮撫使程昌禹與荆南鎮撫使解潛分遣兵討之既而昌禹奏殺賊五千餘人
初諸州錢監惟饒之永平最古蓋自唐乾元初已創本朝於至道中增池之永豐成平增江之廣寧而
度之錢院大觀末始建兵興以來鼓鑄殊損舊數而官吏猥衆往往虛糜廩給是年始令永豐監卒寓
役於饒廣寧監卒寓役於慶蓋移少以就多也 郭隨鄧鎮撫使桑仲與其下謀再攻金房李橫曰不奉
三軍入西川即殺敵以報國乃坐困於此查明不從曰朝廷旣招安我輩無事且已竟無行意仲怒自
馳至鄧州起軍明謂其黨曰大太尉來定見害明度仲以駿馬日馳三百里皆必解散預備有力者爲之
束髮坐定明卑辭謝曰擇日即起兵豈敢違大司命事未須遽莫理髮否仲欣諾有力者既得皆即擒而
殺之遂以仲再反聞於朝仲之母奔告李橫橫自鄧州率兵爲仲報仇進圍鄧城明有口辨登城呼曰仲
心難保先殺明次及兄矣何如吾二人分其衆與地請命於朝橫不聽攻之愈急明開門與戰大敗而走
既而自歸行在授洪州兵官橫旣爲仲報仇義聲稍著詔授襄陽等州鎮撫使 僞河南尹孟邦雄盜發
永安陵河南鎮撫使霍瑛憤不能平思出奇以擒之又知虢州董煊初嘗從僞至是復歸正乃將所部與
瑛併力謀取西京瑛與子也

中興小紀卷十四

紹興三年癸丑春正月丁巳朔霍瑛引衆擄孟邦雄營邦雄方醉臥遂將其族以歸 甲子詔戶部侍郎
姚舜明往建康府總領都督府錢糧仍選官屬充糧料院審計司舜明曠縣人也 初金將薩里罕等衆
十萬自鳳翔長安聲言東去其實由商於出漢陰直趨金商至是入洵陽界斥候將部龍與敵遇退走金
房鎮撫使王彥倉卒召兵使別將二千人迎敵初亦以小勝旣而金諸軍萃焉二將併沒彥則敗乙丑退
保石泉縣敵遂入金州 初令廣西帥臣許中市戰馬皆弱不堪用至是降中兩官壬午詔從貨馬司於
邕州馬必高四尺二寸以上每百匹爲一綱 先是言者論工部侍郎郎賈安宅以爲張邦昌之體立也莫
僞以書報安宅安宅欲往從之聞上登極僞旣被罪乃遣請致仕又謂苗劉之變呂頤浩等微書至湖州
守武及寄居葉步得欲相率皆行安宅斷然以爲不可於是安宅被旨分析旣上委臺臣驗其寶始知安
宅致仕在僞被罪已前亦未嘗沮步得等勤王之議惟與王輔連親是月安宅以徽猷閣待制奉祠而去
言者不已遂降爲集賢殿修撰 兼吏部尚書席益言魏晉而下甄別人物專在選曹至唐而銓法密矣
然不盡拘以徵文激濁揚清時出度外故杜淹表薦四十餘人後多知名草屣謙坐公事負殿高季輔選
擢爲監察御史國初猶存舊制乾德四年詔曰自今常調舉選人吏部南曹取歷任中多課績而無闕失
其人材可擢者具名送中書引驗加獎則是尙或任人而不專任法也其後官制益改與選者一切不得

中興小紀 卷十四

一六七

以意從事振幽拔滯無復關焉望裕用乾德詔書凡常調中材行可取者許長武其名以聞二月丁亥朔
詔從之 辛亥廣西買馬置提舉官旣又撥本路上供錢七萬緡付之爲本自是歲得千匹雖極費力
於道者常半然於治軍亦非小補 以右諫議大夫徐俯爲翰林學士先是俯爲侍讀進春秋解義桓公
四年天王使宰渠伯來聘引左氏傳及杜預釋謂伯來父在攝父之職出聘列國故名以謙之上曰桓
公篡立天王當致討旣四年不問乃使其幸往聘失政刑矣書名貶之也因顧右僕射朱勝非曰卿更爲
朕討論而俯亦乞以聖諭編之記注旣而勝非又奉親筆以爲天王之失而孔子名宰所謂指行示褒
貶者是勝非奏陛下天縱之能日新之學臣曷足以副隆旨然嘗陪經幄不敢固辭謹奉致經傳衆說
庶幾推廣聖言臣聞刑威者主之大柄分守者臣之大節桓公聽羽父姦謀竊而自立擅易許田貪取部
鼎如是四年天王不問乃使其幸往行聘禮所謂主柄臣節今盡廢矣故經學幸名所以譏周王也望依
俯所奏以宸翰付經筵且編之注記永爲大訓 癸巳詔從之 乙未上覽權邦彥遺表謂宰執曰邦彥虛
奉國事避爾論謝深可傷惻卿等可往弔之問其家所須呂頤浩言邦彥歸舉家皆陷今惟一女嫁韓積
乃詔以所得恩數分給其女 知興元府劉子羽聞金州失守即遣統制田晟率兵守饒風嶺且報陝西
都統制吳玠玠驚曰事迫矣當亟邀於險諸將不能辦我當自行遂自河池縣一夜馳三百里至饒風
列營拒之官軍萬七千人益以洋川義士爲三萬玠以黃柑遺金薩里罕得之始知玠東來敵衆仰攻玠
師連勝薩里罕怒斬其千戶貝勒數人募死士由饒風之左間道援崖而上丁酉犯租溪關繞出玠後玠
遽還仙人關己亥金人陷興元府壬寅子羽退保三泉縣從兵纔三百子羽遣玠書與之訣玠得書泣統
制官楊政勸玠往救子羽玠乃引麾下下兵由間道趨三泉縣子羽留數日兵稍集而統制官王俊又以五
千人至於是軍聲復振 辛丑宰執奏禁中神御薦慶禮科上曰朕嘗自閱有一事可議神御二十五位
各用羊肚一須殺二十五羊恭惟祖宗以仁覆天下豈欲多殺物命謹以別代代之在天之靈亦必欲也
呂頤浩等言陛下盡誠以率先而仁恩及於微物天下幸甚 初建康府守臣潘昉以支軍
衣絹不足嘗借用上供絹是月下本府具當職官時光已奉祠去而潘昉學士趙鼎爲守鼎以爲光爲
守臣直移文有司取而用之誰復敢議安可併及他官遂止以光聞因奏潘司不時應副且迫於軍衣光
不得不爾詳稱莫若輕非其罪也光之罪行及臣矣始朝廷頗怒得鼎奏乃薄光罪時參知政事同都督
諸軍孟庚江東宣撫使韓世忠各駐軍於建康軍中多是招安強寇鼎爲二府素有剛正之風庚世忠皆
加禮兩軍亦肅然知懼民旣安堵商賈通行未幾移鼎帥江西 劉豫之母僞太后死諡曰慈憲是月葬
於東平縣 三月戊午宰執奏池州勇軍作過上曰此事雖由小人喜亂亦守臣臣之失宜呂頤浩曰
請先拙作過敢勇且分汰其餘衆乃議守臣之罪上可之 丁卯宰執奏棟親親從親事官上曰凡招軍
之費動輒萬緡人但見萬緡耳不知皆生民汗血豈可輕用誠不得已也 浙東沿海制置使呂源因賜
對輒奏私事爲言者所劾是日詔今後上殿不得出論私事 初襄陽府鎮撫使李橫旣得帥權思立奇
功以自固又軍中乏食往往以人爲糧朝廷所給梓州縣虛檮之數橫乃與信陽軍鎮撫使牛皋相約同

中興小紀 卷十四

一六九

領兵北去。裴穎昌府。遇金人。賊屢捷。舉魯山人也。金人自入中國。少能抗之。不意橫等卒至。悉潰而去。遂復穎昌及汝州。葉縣等處。至是橫等傳檄諸軍。將復東京。略曰。偽齊僭號。自速誅夷。國運中興。王師已進。西歷淮泗。東過海沂。又曰。金商之帥出其先。荆湖之帥繼其後。倘能納款。則悉仍舊貫。執迷不悟。則後悔難追。時橫已除京西招撫使。吳玠會劉子羽於三泉。子羽以潭毒山形斗拔。其上寬平有水。乃築壁壘。凡十六日而成。且儲粟守之。初諸叛以利就金。謂四川唾手可得。金所忌者獨玠。故道險從金商。不意玠之越境而戰也。破金商無所得。已失望。而洋州公私之積。皆實他所。至是野無所掠。殺馬而食。且盡遂殺西河食軍食之。又春。橫方作。至金牛鎮。距我師數十里而退。且遣人齎書招子羽及玠。子羽斬之而縱其一。聞玠遣汝來。曰。國相。國相。謂劉益也。壬午。子羽與玠謀遣兵邀於武林關。而金棄輜重已去。擊其後軍。敗之。先是宣撫司官。有勸張浚移治潼州府者。軍士聞之皆怒。子羽馳書請勿徙。浚從其言。乃定以太尉江東宣撫使韓世忠。為淮東宣撫使。於泗州置司。兵部郎官劉景真。論淮南守臣當久正。奏未上。曰。守臣固當久任。至於選任。則不同。股肱近郡。止於承流宣化。惠養百姓而已。准甸密邇。須曉軍事。知撫兵御將之宜。然後能扞一方。不可不擇也。夏四月。先是河南鎮撫使翟瑄。擒孟邦雄。奏至。上大悅。超授瑄利州觀察使。而邦雄之黨梁進者。復為劉豫守。裴琮於伊陽。瑄設伏擊之。盡殲。京西招撫使李橫。以聞。丁亥。以橫兼商鎮撫使。詔瑄押邦雄赴行在。戊子。上謂宰執曰。沈與求。席益。前為吏部長貳。甚有能聲。今乃不如方員多闕。少士大夫失職者。倘非痛戒。豈安得注擬無差。可召洪擬等論之。己丑。宰執奏刑部郎中韓膺。請誤入人死罪者。乞依祖宗法。終身廢之。經赦不原。上曰。此仁宗之事也。其仁民詳刑如此。上又謂吏部曰。亂後文書不存。吏緣為姦。長吏尤當痛懲其弊。使差注無滯。權尚書洪擬。雖累歷亦恐失於濡緩。席益曰。擬甚用心。上曰。治吏以法。使之畏威。乃不敢侮文也。呂頤浩曰。唯上德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也。庚寅。以浙西大帥劉光世。為江東宣撫使。於池州置司。時光世與韓世忠更戍。世忠已至鎮江。而姦細入池州城。潛燒倉庫。光世憐而鞠之。皆云世忠所遣。於是世忠與光世交訴於上。詔光世移司建康府。而世忠又欲以兵襲其後。上遣使和解。仍書後漢寇恂復事戒之。登仕郎鄒況。上書言其兄浩直諫。且乞雪昭慈獻烈皇后之謗。辛卯。上謂宰執曰。此是哲宗朝事。言之無傷乎。徐俯曰。陛下母事昭慈。追崇極典。天下共知。謗已息矣。上曰。昭慈勳臣之家。當時備禮而納。正后。此本朝盛事。俯曰。宣仁聖烈太后。尤重家法。正后生九子。繼萬世之統。以哲宗少年。戒之在色。不欲以多近嬪嬙。小人陰連宮掖。因是得行媒孽。遂致廢后。上曰。皆當時大臣不諫之罪也。壬辰。詔都督府移於建康。浙東宣諭朱異。薦鎮東軍。會判張九成等五人政績。是日。詔各轉一官。上曰。增秩賜金。古所以賞守令。故郡縣之政。克舉。呂頤浩曰。內姜仲開。臣之外親。乞勿賞。恐外議以臣為私。上曰。不可。有功必賞。乃所為公。使有罪。雖卿之親。亦不當貸也。癸巳。上曰。鄒況乞雪昭慈之謗。今當大祥。因此時下詔。如況言可也。上遂問昭慈得罪秦陵之因。俯對以昭懷上僧及左道之誣。席益曰。此皆章惇。蔡卞之罪也。遂詔昭慈諡號。別加討論。甲午。上曰。況浩之弟。欲擢之。乃令上殿。徐俯曰。鄒浩亦有子名柄。然皆為李綱客。今當以其父故用

之。若終嫌其陷於綱黨。浩更有次子。上曰。直臣之子。復擢用之。為御史使言事。聳動四方。亦足為國家之光也。尚書省言浙中去歲大稔。今韓世忠移軍屯泗上。非借民力。恐餽餉不集。乃命戶部尚書黃叔放。與江浙都轉運使張公濟。兩浙轉運副使梁汝嘉。以空名告身誘富民。糴米五十萬石。芻五十萬束。乙未。叔放等奏。今來博糴。與當時不同。乞不作納粟。仍與免試注官。汝嘉。醜水人也。時鼎寇楊彥。乘至數萬。僭號稱大聖天王。旗幟亦書此字。且用以紀年。乃詔湖南帥臣折彥質。令節制潭鄂荆湖諸軍。會於鼎州。討之。於是鼎潭制置使程昌禹。先遣統制官杜洪。引兵攻賊寨。以俟諸軍來會。既而潭州統制官劉深。鄂州統制官顏孝恭。共二千人。荆南將官羅廣。三百人。並至屯鼎之城外。而軍食不繼。辛丑。鄂潭之兵南還。癸卯。荆南之兵北還。而洪亦歸矣。戊申。宰執奏。咸里高士瞻。乞落階官及差遣。詔除權客省四方館公事。仍轉一官。上曰。士瞻宣仁近親。又最長。故優異之。然不可躡等。高爵厚祿。留待立功。將士朕於外戚。未嘗假以恩澤。今後宮之家。官未有過侯。義節者。呂頤浩曰。洪有恩澤。侯本朝固無也。上曰。此曹何厭之有。雖與之正任承宣使。又留節鉞矣。己酉。上諭宰執曰。人材當須長養成就。今每除一監司。常患無人。向遣五使宣諭。意在利民。至於賊吏。所當深治。然所在多置獄。橫及無辜。非朕本意。此後唯謹。擇監司。不必遣使。遂詔諸緣宣諭所發置獄。除正犯外。並放。時神武後軍都統制巨師古。駐軍揚州。淮東宣撫使韓世忠。欲令聽其節制。師古不服。世忠劾能之。詔主管殿前司郭仲荀。兼統神武後軍。初。詔李橫。牛泉等直趨京城。或徑往長安。與宣撫司夾擊。時朝廷方嘉橫勇敢向前。而江西帥臣趙鼎。獨奏襄陽居江淮上流。實川陳襟喉之地。以橫鎮撫。誠為得策。今聞橫與牛泉共起兵往東京。又聞偽齊亦會金人。及遣李成領衆西去。恐緣此紛擾不定。橫烏合之衆。將不能禦。則決失襄陽。江湖震動。其害可勝言也。近有來自襄陽。臣竊訪之。云橫止緣乏食。兼無衣。則其出兵固非獲已。臣望詔有司。時有資給。使橫衣糧足。則不假他圖。然後責其守疆待敵。不得因小利出兵。則可為持久之計矣。上覽奏。頗憂之。橫等軍本羣盜。雖勇而無律。見金所遺子女玉帛。縱掠數日。置酒高會。金人聞而易之。偽齊將李成與金合衆二萬。復來橫等。多無甲。戰敗而走。賊亦不敢深逐也。參議官殺賊。讓世則。為賊所執。令其臨江漢招橫。橫不答。世則遇害。穎昌府復陷偽境。至是。荆南鎮撫使解潛。奏。橫已回襄陽。及金犯鄧州境。與本鎮甚近。緣四川總領財賦趙開。遇橫。將士饑餓。望下湖南撥兵。同保上流。仍下川路備糧。詔以付宣撫司。鼎寇楊彥。拒官軍累年。賊徒亦多被殺。至是以諸處會兵來討。人心頗搖。乃偽肆赦。立鍾相之幼子子義為太子。自與黃誠以下。皆盡臣禮之。以固其黨之心。初賊有寨僅七十。中間為官軍所破。或背或磨。惟夏賊。劉衡。二寨。險不可破。上每日朝退。即閱羣臣章疏。及四方奏報。中時付外。乃習射。晚則復覽投匭封事。日以為常。未嘗少怠。五月乙卯朔。上因以語宰執。且曰。每日中時付外。章奏至。卿等處。特刻皆定。可見也。河南鎮撫使翟琮。奏去朝廷遠。緩急乞隸宣撫處。使張浚。戊午。詔從之。己未。資政殿大學士吳敏卒。自渡江以來。大宗正權於度廣二州。從司。至是。詔行在處。陸親宅。辛酉。宰執奏。當作屋百間。上曰。此非今所急。然事有不得已者。故春秋得其時。則不書。不書者。聖人之所許也。近時營造之令。一下。郡邑卽科於民。故民輒

受獎。若物物和買則民不與知。乃令有司條上。是年冬始成。南班宗室至而居焉。初。樵貨務都茶場概稱行在。至是詔鎮江府吉州置司者別爲名。時御筆增小官俸。下有司條具。壬戌。上曰。小官俸增。雖變舊法。亦所以權一時之宜。祖宗成憲。固當謹守。至於今昔事有不同。則法有所不得。亦須變而通之。自元豐增選人俸至千二百。當時物價甚賤。今飲食衣帛之價。比宣和間猶不啻三倍。則選人何以自給。而貴以廉節難矣。初。遣本使潘致堯高公繪等往金國軍前通問。至是回。乙丑。以致堯爲刑部郎中。公繪爲浙西都監。金顯再遣重臣以取信。丁卯。遂以吏部侍郎韓肖胄除端明殿學士。同僉書樞密院事。辛未。命肖胄爲金國軍前通問使。仍撥給事中胸山胡松年爲工部尚書。副之肖胄等辭。奏曰。緣大臣各徇己見。致戰和未有定論。臣等已行。願毋先渝約。或半年不復命。必別有謀。宜速進兵。不可因臣等在彼而緩之也。癸酉。宰執奏稟國書。上曰。有天下者。當持之以謙。易曰。謙尊而光。則知能謙者尊而光矣。時有上殿官李長民者。正民之弟也。戊寅。上問宰執曰。長民比正民如何。呂頤浩對曰。二人皆淹博。文辭則長民優。上曰。陳襄薦司馬光等。朕得其策。以示從臣。而正民以光等爲皆不合時宜。士大夫笑之。徐俯曰。正民父景淵長者。持論平允。不以元祐爲非。臣嘗戒長民當繼父志。上曰。願長民力行如何。爾元祐人雖賢。其子孫亦不必備用。餘人亦不可偏廢。惟賢則用之。上又問。郡況何如。人頤浩等對以浩之弟。上曰。浩固賢。今更當論況之賢否。席益曰。陛下不以正民之過而廢長民。雖已知浩之賢。又問況之賢否。可謂至公矣。上曰。朕心至公。未嘗偏有好惡。況用人乎。既而除長民監察御史。常與改秩。湖南宣諭薛徵言。薦通判永州劉延年。祈陽縣令張登。欲就任增一秩。己卯。上問宰執曰。延年何如。人呂頤浩等皆曰。不識。上曰。古人求賢如不及。然人固未易知。聖人猶難之。大臣既不識。何由知其賢否。乃召延年赴行在。登就任增秩。上又謂宰執曰。監司守令。皆有勸農之名。未聞勸農之實。呂頤浩曰。漢力田與孝悌同科。以重農事也。上曰。觀文帝詔。足知當時重農事矣。席益曰。大觀政和間。亦嘗舉行勸農事。而吏不以實應。徒爲文具。至有追集農夫物。留累日以待守令之行。阡陌者。今當令縣行勞來之實。上然之。初。淮東宣撫使韓世忠。遣統制官解元。杜琳等。將兵渡淮北去。至是詔世忠。金人已約講和。所遣兩軍。且駐盱眙。勿侵齊國之境。是月。劉豫僞戶部侍郎張長寧。與監察御史許伯通。同十一稅法。與阜昌敕令格式皆成。二法並行。文意相妨者。從稅法。其說以謂宋之稅法。爲民大蠹。權豪交通州縣。而欺愚弱。入田宅不承其說。間有陳詞。官吏附勢。不爲推劑。產已盡而稅猶在。監固拘囚。死而後已。官攤逃戶之稅。使邑里代輸。又方田高下。土色不實。朝行寬恤之詔。暮下割剝之令。故民窮而起爲盜。大率皆吠堯之言也。資政殿學士許翰。自湖北遷居江西。六月。戊子。卒。金人之由襄斜谷而去也。宣撫處置使司遣軍追擊。俘女真二千口。至是張浚奏捷。時副使王似繼至。而朝廷末之知也。上曰。賴敵自退。兩蜀無虞。左僕射呂頤浩曰。臣深以爲憂。今強敵自敗。皆陛下聖德所致。所有張浚取旨。上曰。可速其來。仍督王似慮法原之任。庚寅。曲救川陝令吳玠。速上將士功狀。既而法原亦至。仍置司於閬州。於是總領四川財賦趙開。白似等。求能。且言自改脩茶鹽酒已壞之法。歲有常息。起建炎己酉。至紹興癸丑。共收一千五百餘萬緡。兼陝西茶賦及陝西造銅

錢引紐。計川錢又八百三十餘萬緡。惟是官吏營私。惡其不便於己。其與謗議以爲據。今老矣。恐誤國事。似等知軍食方急。不可以無聞。乃疏乞因任。詔從之。自川陝屯兵一歲之用。可計者糧一百六十餘萬石。而對籍居其半。錢三千餘萬緡。而鹽酒稅亦半之。此其大略也。此據鄭剛。上謂宰執曰。爲法不可過有輕重。然後可以必行。朕嘗語徐俯。異時宮中有所禁。則令之曰。必行軍法。而犯者不止。朕深惟其理。但以常法處之。後更無犯者。乃知先王立法。貴在中制。所以必可行也。鼎寇楊玄。犯鄂之公安。石首。兩縣。甲午。詔天武捧日四廂都指揮神武前軍都統制王玘。爲荆南潭鼎岳岳制置使。率所部全軍。并帶統制官崔增水軍。持其巢穴。仍仰淮東宣撫使韓世忠。江東宣撫使劉光世。各以船五百隻與玘。又詔統制巨師古。以兵二千。亦隨玘去。併力討之。玘又請金字牌。欲招安其衆。上曰。建炎以來。盜賊起而不息者。由黃潛善專事招安。而無弭盜之術。高官厚祿。以待渠魁。是實盜也。故不逞之徒。皆動爲盜。楊玄罪惡貫盈。何以招爲。仍命將來破賊。誅止渠魁。貸其脅從。許以自新。庚子。給事中黃唐傳。乞立武選格。以科舉人數三分之一。待武士。中第者注縣尉。他日有統兵官闕。並先選武士。詔兵吏二部條上。建炎中。國子監併歸禮部。丁未。始詔駐蹕所在。國子監。監養士。仍置博士。然未果行焉。初。呂頤浩以養兵費廣。乃稍更鹽法。循法爲序。使商賈入納奔湊。又經理淮甸。以護通泰。專鹽利。而堂吏張純獻計。頤浩增定私鹽刑名。多配嶺南。犯者相屬。於是殿中侍御史常同言。法已極重。貧民所負至少。而受捕家。結羣持仗。則法不能及。宰臣循蔡京之舊。亦用張純。提領兩務。而戶部與胥吏通姦利。已有顯狀。上諭同曰。凡舉事不能有利無害。第當擇利多害少者爲之。非卿言。朕不知其害。至是亟命有司更定其法。下純大理寺治罪。取兩務復隸戶部。時選部案牘不存。吏得爲姦。川陝官到部者。多以徵文沮抑。往返輒經歲。於是考功郎官歷陽魏玘。奏請細節不問者。悉先放行。人以爲便。自後踵行之。

都漸爲提舉生監牧事。然馬性利高寒。鄱陽地卑溼。既而因暑。馬死者衆。漸坐此罷。先是講筵所祇應人。經進書推恩內門下。後省私名。莫允中拔進義副尉。左司諫唐焯論以爲不當。乞追改。焯與縣人也。已卯。宰執進呈。上曰。此講筵所奉御寶批也。既有例當行。席益曰。此事固有前批。然副尉而煩諫官論列。乞陛下允所奏。上領之。徐俯曰。既有例當如何。上曰。然。凡朝廷事既有例。因言者論列而改。則是朝廷所行果非也。且此小事。非繫國體。呂頤浩固請從焯之說。上可之。先是久旱。中雖得雨。微潤而止。上極憂勞。省躬脩政。而副嘉應。至於祈禱。皆蔬食以致潔誠。自此月己巳之後。屢雨。至是始足。庚辰。上謂宰執曰。日者亢陽。朕甚慮之。以爲禱事無望矣。今猶足如此。殆將有秋。春秋三百四十年。書大有年者一。有者再而已矣。以此知難得也。呂頤浩等退而相謂曰。上至誠憫雨如此。宜豐年之來格也。初。劉豫將李成。統衆與金合兵二萬。攻盧氏縣。河南鎮撫使董先率兵五千禦之。衆寡不敵。遂棄元守州縣。將二千餘人退寓襄陽府。願聽李橫節制。許之。金僞兵復犯襄陽。橫以食盡不繼。遂引其兵棄城而遁。金僞兵南至隨郢。遠近震恐。橫欲奔荆南以俟朝命。其屬趙去疾。闖大鈞等。勸使歸朝。待罪橫曰。我有烏合之衆。所至自謀衣食。人皆指爲賊。萬一諸部不見納。若何。二人曰。我亦官軍也。何至是。既而鄂帥鈞洪道果拒之。橫大怒。欲殺二人。皆呼曰。江西帥趙樞密可歸也。橫猶未決。而趙鼎已遣米船至。其衆遂安。董先與信陽軍鎮撫使牛泉。先渡江至洪州。鼎復以銀數千兩犒橫之衆。且檄知黃州鮑貽遜。迎勞於境。橫大喜。是月。詔橫駐洪州。既而鼎發橫赴關。將佐以下隨之。橫至關。爲桑仲詔冤。乃追洪州都監崔明。送大理鞠之。亦竟薄其罪。時召德安鎮撫使陳規。至行在。規首乞罷鎮撫使。又言諸將跋扈。請用偏裨。以分其勢云。詔復沿海制置使。乃以殿前都指揮使郭仲荀。知明州兼之。仲荀將兵三千之任。因陸辭乞解軍職。遂加檢校少保。仲荀至明。正當風汛。賊舟南來之時。即遣小舟入海。爲斥候。屯兵港口。據要會以待之。八月己丑。宰執奏分屯軍馬。遠近輕重。呂頤浩曰。第恐無糧。上曰。撫國家給餉餉。自古亦須運糧。豈有無糧之理。余塔初叛。遠主亦以謾言不給糧之故。往附女真也。時言者欲罷都轉運司。於是度支郎中侯懋等言。自發運司罷後。上供錢物頓失。遂改爲都漕。蓋緣以辦上供爲事。今罷此。亦可省吏之費。第諸路漕臣。又以上供移用。他時復置。即非朝廷舉措。矧自置司。一歲間已增八十餘萬貫矣。第漕臣不得自便。故同忌嫉。以此見存廢利害甚明。庚子。詔從之。上以雨暘不時。又蘇湖地震。甲辰。詔中外之臣。令極言無隱。先是諸州有積年所欠禁軍關錢。已委逐路憲司起發。上復恐不便於民。遂諭宰執。令速蠲放。繼又手詔三省樞密院行之。大指慮有追呼禁繫。蓋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至是上又曰。紹興元年以後。合椿之數。亦未須起。欲與諸路招軍令填足舊數也。初。河南布衣王忠民。隱居不出。靖康中。因上書被召。又嘗以策干長安帥范致虛。致虛喜。欲致之不能。時諸鎮如翟興。董先。李彥仙。皆禮重之。劉豫僭立。忠民作九思圖。及定亂四象。遣人送金樂與故遼之境。以斷天下之疑。宣撫處置使張浚。補以官不受。復薦之。至是忠民詣行在。左僕射呂頤浩。會書樞密院徐俯。謂之曰。上知君來甚喜。既見上。所奏皆留中。授右宣義郎。忠民辭不獲命。則以告納於腹中。藏之七寶山下而去。後撰三國和議狀。遣使臣岳知常散於敵中。知常越豫

中興小紀卷十五

紹興三年秋七月丙辰。左僕射呂頤浩辭提舉國史。不允。上曰。朕觀歷代史。後人皆不及前人。邊因雖下於左氏。辭猶奇偉。范蔚宗以還。不足觀也。至唐史尤不及前人。遠甚。頤浩曰。陳壽三國志亦佳。上曰。壽頗簡略。事實多在注中。又諸家互相矛盾。席益曰。歐陽脩五代史。乃有褒貶。義例過范蔚宗等遠矣。工部侍郎歷城李攸奏。乞參紹聖大觀法。別立博學宏詞一科。己未。詔從之。時行在百官。以職之高卑。而差其人數多寡。月給雇募之直。亦是撥請之也。時大旱。上曰。和買未爲良法。今支錢一千州縣吏更不奉行。重困吾民。可下監司數實。勿爲文具。甲子。手詔略曰。朕於民事未嘗敢緩。其和買細絹錢已虧。而多有不止。民咨怨而傷和氣。因以致早。可索逐路未支實數條上。言者謂艱難以來。中原隔絕。祖宗開國功臣。子孫凋喪幾盡。乞訪其後。量才錄用。從之。樞密院計議官王大智。所造戰車不可用。壬申。詔罷之。上曰。器械之利。古今異宜。古所便者。未必便於今。然古人雖用。亦或不和。如矜絳而止之類。蓋車非利器也。席益曰。古人用車或勝。而後人用之必敗。蓋古人彼此用車。至於彼徒我車。已有侵軼之權。而後人每以車敵騎。其敗固宜。呂頤浩曰。房琯失利於陳濤。正坐此也。甲戌。宰執奏置學生監牧馬。呂頤浩因論廣西買馬。雖置提舉官。須令帥司與之直。庶無乏事。上曰。固也。然當擇帥。若不擇人。而每事待朝廷處置。則雖百執亦不能辦。治天下者要在官得人。而使之各任其事。則天下治矣。時置監於饒州。以左朝請大夫

境被執。忠民於是編置福州。未幾得免。初同僉書樞密院事韓肖胄。工部尚書胡松年。使金道經淮甸。見田畝多廢。幣帛相腐。密附奏。乞展限起常賦。及立賞掩遺骸以廣上恩。是月肖胄等至雲中。軍前與金議和。金頗見信。而有悔禍之意。給事中黃唐傳言。都漕不可罷。力營救之。於是言者論唐傳附會大臣。九月乙卯。以唐傳為徽猷待制。提舉太平觀。未幾落職。丙辰。兼詳定一司。敕令章誼言。比修紹興敕令格式。書務速成。論廢專決。州縣推行。已漸見抵牾。望詔監司守臣條上新書之闕。命官審訂。去其謬誤。著為定法。從之。右僕射朱勝非等奏。近泉州水暴發。壅城郭廬舍。已行詰問。上曰。國朝以來。四方水旱。無不上聞。故修省獨貸之令。隨之。近日蘇湖地震。泉州大水。輒不以聞。何也。乃詔諸路有水旱。監司郡守。即時具奏。如敢隱則置之法。時天象多變。臺諫交章。論左僕射呂頤浩之過。而殿中侍御史常同疏其十罪。戊午。罷頤浩為鎮南軍節度。開府儀同三司。提舉洞霄宮。制下。言者又請鑄去將相崇資。於是改觀文殿大學士宮祠如故。設昭慈獻烈皇后曰昭慈聖獻。己未。詔略曰。昨舉祖宗之制。欲杖賊吏於朝堂。亦以刑止刑之義。復思祖宗時。絹值不滿千錢。故以一貫三百計。後因論列。遂增至二貫。足今絹價不下四五貫。豈可尚守舊制。每匹宜更增一貫。足今後賊吏犯法。夫復何言。先是皇后父邢煥卒。妻福國夫人熊氏進狀。乞賜第及官子弟門客。皆除常制。癸亥。上令補二子官。一子有官者。進二秩。餘悉不行。且願宰執曰。祖宗待戚里。皆有常憲。朕不敢踰。豈以後族故私之耶。後復以皇后受冊。乞恩。上曰。朕於外戚不敢有私也。況待后家。又不敢與宜。和皇后家等。前此官邢氏中外戚。已減於韋氏矣。乃詔追贈煥少師。嘉國公。許造進酒而已。甲子。起居郎曾統言。本朝多以諫臣兼記注。且聽直前奏事。元豐更制。不復併任諫列。然有事亦許直前。頃者權臣用事。言路寢塞。居是官者。既無言責。率以出位為嫌。甚非祖宗兼聽之意。乃詔依元豐舊制。丙寅。詔江西大帥趙鼎兼制置大使。既又詔江西制置使岳飛。駐軍江州。而舒新二州亦隸節制。初。飛與前帥李回不協。至是鼎至。誠待之。飛亦心服。江陰軍進士李翰。蘇白。遠詔不詣檢院。乃伏闕上書。是日。詔押赴本貫。上曰。所言者皆細務。如戡宗子之類。自可行。非有詆訐之語。願不當伏闕耳。此風皆李綱輩啓之。不可不懲也。上謂宰執曰。議者多言諸大將不可復益兵。此為不知時宜者。如漢高祖定天下。諸將兵至數十萬。未嘗以為疑。故能有成功。今劉光世。韓世忠。縱各及五萬。張浚不滿三萬。而議者已患其多。非也。朱勝非曰。漢初諸將。最為用者。韓信。彭越。英布。三四人。兵最多。徐俯曰。光武常中分戲下之師。以與鄧禹。席益曰。方用兵之時。御諸將當如高祖。既定之後。待功臣當如光武。上然之。上自南渡以來。每兩月輒一賞衛士。勝非及其時。則命吏為文書置袖中。俟命而後進。久而上覺之。問何不早進。勝非曰。此異恩也。當出自陛下。若舉之。非市恩而何。上嘉歎之。殿中侍御史常同言。朝廷設官。有當廢而置。當存而罷者。近諸路屬官。寢增舊員。而寺監之官。不除。臣謂當減屬官。而復寺監。一則分掌郎曹之務。二則養人材以觀其能。三則資邊者不至飄遷。庚午。上謂宰執曰。郎官高選。前此歷寺監丞。乃得之。渡江以來。序進人材。則徑至郎官。其議復置。如同言。朱勝非等言。今歲防秋事。上曰。今有兵備三十萬。當更精擇。止得勝兵二十萬。器械悉備。訓而用之。可以復中原。外敵矣。豈獨防捍險阻哉。

大理少卿張杓論。淮南帥臣守令。當加精擇。壬申。上曰。縣令尤為近民。須一任有舉主及格。乃得為之。比來一切之制。行或初官便為令。已蓋正矣。當謹守之。昔子皮欲使尹何為邑。子產謂有美錦而使人學製。蓋民之師帥。非練習政經者不可為也。中書舍人晉陵孫近言。艱難以來。軍期機速之事。先以白劄子行下。然後乃經給舍。循習寢久。凡擬官斷獄之類。亦徑下有司。今欲由舊制。乃詔。非機速者。仍命給舍書牘。祕書省正字晉陵陳祖言。乞修建炎以來日歷。從之。冬十月壬午朔。詔。昨者遣使。出自朕意。授以手歷。澄清諸道。逮胡夔等還朝。偶緣他事。相繼而去。皆非有失使指。深慮四遠。不知其由。妄意揣摩。將已行之事。苟簡滅裂。未還二使。不無疑慮。三省可下諸路。所陳利害。令監司郡縣。遵守舉薦人材。取旨錄用。自南渡以來。官無籍吏。隨事立文。號為省記。出入自如。先是言者。乞令使將所省記。類而成冊。從之。遂詔修七司敕令。又得廣東轉運司錄到元豐元祐吏部法。與七司所省記者。參修命禮部。尚書兼吏部。洪擬總之。而兵部侍郎章誼。同定擬立朝最久。諳練典故。定著曲當。至是吏部敕令格式書成。而擬除徽猷閣直學士。奉祠以去。癸未。右僕射朱勝非上之。上謂宰執曰。武備在於軍器。弓甲尤為先務。今戰士無慮三十萬。皆披堅執銳。加以弧矢之利。雖強敵無足畏也。然造弓必用良工。兼須善價。今御前所造弓。其直八千。可以為式。宜令軍器所。及張俊軍中分造。庶使盡其藝也。戊子。以工部侍郎李擢為禮部尚書。尋除徽猷閣直學士。知婺州。時荆南制置使王玠。總軍討楊么。至鄂州。玠言。湖水瀾漫。未可進兵。壬辰。詔俟水落。速去擒捕。既又詔西北無歸之人。為賊誘脅者。別給旗牌。付玠招收。甲午。廣西宣諭明彥言。大理國欲進奉。及賣馬事。上諭宰執曰。進奉勿許。安可利其虛名。而勞民乎。朱勝非曰。異時廣西嘗奏大理入貢。言者指以為妄。事可為鑒。上曰。彼云進奉。實利於買販。但令帥臣償其馬直。則馬當繼至。可增諸將騎兵。不為無益也。戊戌。詔略曰。朕以眇躬。親逢厄運。愧無德化。而士大夫趨向多歧。附益奔競之風。不息。則朋比之勢漸成。若不以時警懼。辨其邪正。尚且曰。內修外攘。得不負愧於天下。可令臺諫察其微而劾之。三省樞密。差除。常加遴選。朕有賴焉。淮東宣撫使韓世忠奏。見管兵四萬四千餘人。乞揀去老弱。詔世忠軍練已精。陝西西北山東兵。隨世忠累經出入。難以例汰。令存恤之。初。世忠之在建康也。以金衆善射。常以騎兵取勝。世忠乃選少年敢死士。為一軍。號曰背嵬。如古羽林。飲飛之類。皆以一當百。又自出新意。造克敵弓。斗力雄勁。每射鐵馬。一發應弦而倒。蓋二者皆足以制敵。至是愈精矣。初。福建鹽法。以三分為率。二分商販。一分官搬。比年商販殊少。鹽鈔不行。邵武軍判官趙不已。上言。乞併令轉運司撥賣。歲認鈔錢二十萬緡。漕司以鈔錢太重。請減為十五萬緡。從之。時虔寇竊發。多緣羣入閩。廣販鹽以致作亂。至是知梅州陳杲。乞散賣小鈔。謂非特可助國計。亦使細民得販。則暗消其為盜之端。事下權貨務。己亥。本務言。福建二分客鈔。已令轉運司歲輸一十五萬緡。而廣東亦係官搬。杲所言。不惟有侵漕計。兼礙成法。遂格不行。杲。建陽人也。壬寅。以龍圖閣學士曾慥為禮部尚書。既而殿中侍御史常同言。慥不當除。遂寢前命。丙午。宰執奏。廣南捕盜事。上曰。凡擒盜多緣賊首未殄。遂以奏功。兵退又復聚眾為寇。兼監司州縣。不能恤民。散而為盜。有盜又不時奏。致使滋長。可嚴戒之。先是手詔吏部注擬。茲繁事。

詔意以為安得以皇甫縛之流，鈴制姦吏，除其弊源。上始用錢事，蓋獨取其初能制吏耳。錢後作姦迎合，數貫羨餘，唐史所譏。上意深嫉，恐臣下不察，有疑御筆，改曰安得如毛玠清公，使天下之士莫不以廉潔自勵。丁未，上謂宰執曰：他時詔未嘗三省，可使奏陳改定。徐俯曰：陛下始用御事，特取其為郎時事，後惡其姦，改以毛玠煩之天下，益足以見盛德矣。己酉，宰執奏事，帝益請諸軍所造馬黃弩，改令造弓，詔從之。上曰：弩但可守，戰則須弓。朱勝非曰：前者李橫、牛皋與金人戰，既勝之，金益兵來，橫等皆無甲，是以敗。上曰：無甲何以禦敵？今治兵所先者器甲，而弓尤急也。徐俯曰：臣見張俊云：近歲軍中，方知帶甲之利。今有甲士十萬，則無懼於強敵。上曰：俊隨朕久，士之帶甲者，俊練之也。荆南制置使王玠至岳州，水路下流，進兵先遣統制官右世達領二千人至鼎州，與程昌禹下統制官杜湛合兵，以當上流。令世達聽昌禹指縱，世達勇而和泚，方患兵少，遂與協力攻賊。至龍陽縣之沅洲，奪賊小德山船一賊，連敗庚戌，官軍入黃賊寨，奪偽太子樓，獲龍牀龍屏之類。是日，璣在下流，船小與賊戰不利，乃留水軍統制官崔增、吳全於喬口，而自持神武前軍，由鹽陽縣路次於下芷江口。金左都監烏珠、鳳翔府與萬戶薩里罕會，再謀攻蜀。又金乘東寇楚泗，時江東宣撫使劉光世駐軍在建康，扼馬家渡，光世將兵直搗蘄壽，金人乃引去。崔增、吳全自喬口進兵，攻賊失利。二將皆渡，王玠與程昌禹議，方欲橫鼎江下流，植椿留船守之，以防賊衝。然後悉衆泝芷江，併力攻賊，將及賊，劉光世等急，戊申，玠持兵趨鄂，留統制官王滉、趙興等軍，權聽昌禹節制，移駐上芷江口。十一月丙辰，宰執奏修運河事，上曰：有言當役不堪出戰之卒，固不可。又言調民而役，滋不可。惟發旁郡廂軍壯城捍江之屬為宜。至於糜給之費，則不當吝。朱勝非曰：開河似非急務，而餽餉艱難，為害甚大，故不得已。但時方甚寒，役者良苦，臨流居民，悉當遷避，及富家以饋屋取費者，皆非所便。恐議者惑之，上曰：禹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浮言何恤哉！開封布衣李漢英上書，以為國家之弊，在於用柔太過，故敵得逞。丁巳，上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聖人之德，時剛時柔而已。光武治天下，以柔道行之，復興漢業，顧豈柔為不可哉！漢英語雖強易，而朕不為忤也。時劉豫調民修城運糧，又擇其壯者以備戰。戊午，諸路探至，上惻然曰：中原之民亦勞矣，吾民之不陷偽境者，雖兵與有年，朕未嘗敢以科調煩之，庶其休息，夫使民各安田業，治道之要也。朝廷當力行之。自建炎初，置司農寺，庚申，始復置丞二員。明年，又得置長貳。僉書樞密院韓肖胄、工部尚書胡松年，使金回，自上即位，遣使入金十數輩，未嘗報聘。至是，劉豫兵敗，始遣其臣文州團練使李永壽、職方郎中王翊等九人隨肖胄同來。詔前奉使潘致堯、高公繪、接伴之。朱勝非聞居諫曰：秦始自初，用美以河，七事欲盡取北人與，二策正出於金人也。兵部侍郎趙子婁為館伴，時敵情反側，人以館客為難，子婁彌縫應對，而永壽驕倨自肆。又命右文殿修撰王倫與之議事，倫為翊道雲中舊故，翊慢少損，倫即曰：上嘉公輩遠來，特命倫相勞，此殊恩也。宜拜以謝。二人始拜就命，倫充送伴使。於是殿中侍御史常同言：先振國威，則和戰常在。若一意議和，則和戰常在。彼靖康以來，分為兩事，可為鑒戒。上因從容語及武備，曰：今養兵已二十萬，有奇。同日，未聞二十萬兵而畏人者也。時御史六察所隸官司，有免隸察者，常同請依舊制，乙丑，詔閣門客

省四方館並隸察，獨皇城司專掌禁廷，依祖宗法不可易耳。同又言：六曹武長，拘執繩墨，願少假以權，使隨事裁決。上曰：國朝以法令御百執事，故凡有司以奉法為能，而不敢以私意更令。三代皆有所尚，兩漢而下，亦各自有制度。祖宗成憲，朕之家法，不敢改也。祕書省言：元豐官制後，國史別置院，所有日歷歸本省國史案。今乞以修國史日歷所為名，從之。初，元祐司馬光為政，請設十科以取人材，曰：行義純固，可為師表；曰：節操方正，可備獻納；曰：智勇過人，可備將帥；曰：公正聰明，可備監司；曰：經術精通，可備講讀；曰：學問該博，可備顧問；曰：文章典麗，可備著述；曰：善聽獄訟，盡公得實；曰：善治財賦，公私俱便；曰：練習法令，能斷諸獄。歲令侍從以上各舉三人，紹聖以來，此科遂廢。至是，三省樞密院請復舉行。乙亥，詔從之。宣和皇后弟韋淵，乞磨勘遷秩，時淵官為橫行，吏部言橫行於法無以年勞遷者。丙子，上曰：若宣和泉后來歸，勢必加恩外家，姑留此以需母后之歸可也。乃命留以俟之。吏部郎官劉大中言：鼓鑄為國利源，度饒兩司歲鑄一百五萬緡，留四十五萬緡，循環為本，合發五十九萬餘緡，而元二年上鑄二十萬緡，截支外止發一十二萬緡，卻同本錢，給兵匹總三十五萬餘緡，除實鑄外，虛費一十九萬餘緡，豈止所得不償所費而已。事下工部，本路言：江州廣寧監合鑄二十四萬貫，池州永豐監合鑄三十四萬貫，比經殘破，以兩監工匠併入饒江併入度外，其鑄額合令認發。十二月癸未，詔從之。甲申，宰執奏故侍御史洪炎葬事，朱勝非曰：此蓋近例。上曰：炎以文學稱，其死有恤典，今既致言者當罷之，然聞其家貧，可依胡直孺例，支與銀絹，炎蓋黃廷堅之甥也。徐俯曰：庭堅自有親孫，見在臨安府為筦庫，其家極貧也。先是建炎中，將作軍器二監皆併歸工部，己丑，始復置監，少監丞，等員。將作乃總少府之事。時監司有闕，或以干堂壬辰，言者請避棟公正可任之人，書於籍，庶杜其求。且去待闕之弊。上曰：奔競之風未息，每有一闕，必致干乞，可明戒不得具闕。庶少俯士檢也。癸巳，廣西經略使劉彥通言：南丹州莫公晟，領賊兵三千犯觀州，右僕射朱勝非曰：此皆崇觀政和所開新邊，近來往往棄而不守，如觀州亦下本路相度而帥臣監司以為所據控扼，不宜棄之上。前日用事之臣，貪功欺罔，其實傷民費財，使遠俗不安也。彥適又乞與公晟一職，詔從之。乙巳，宰執奏：正旦使人入見，故事百官俱入，上曰：全盛之時，神京會同朝，廷百官之富，所以夸示敵國，今暨駐於此，事從簡便，舊日禮數，無庸俱入。兼元日亦未嘗受賀也。時朝廷館金使禮既簡，而所乞還俘囚及西北士民之在東南者，且請畫江以益逆豫之疆，朝廷皆不從。於是李永壽等褻氣而去。時將遣參知政事席益為報使，而益以母老辭，上問誰可代行，乃薦樞密都承旨章誼，明日誼對，上諭以金之說，誼徑承命，詔加誼龍圖閣學士以行。

州文龍至威茂命統制官劉錡主之屯巴西。洪岷至階成命統制官關師古主之屯武都。特遣師古率統制官李進、戴鉞、王師古等引衆打糧於河州。因襄大潭縣叛將蔡洵拔寨遁去。師古深入敵境，忽遇金兵與戰，大敗。師古歸大潭，內懷慙懼，遂隻身降敵。吳玠念其下忠義，不從師古以叛，亟撫定之。玠既併其衆，所統益以精強。然自此遂失洪岷之地，獨存階成而已。參知政事席益既辭使金，及金使對榻前，又無一言之助。於是臺諫交論其失。二月壬午罷，以資政殿學士提舉太平觀論者不已，尋詔落職。癸未，上曰：國家任用小人，當退之也。案二語頗不辭，要其作是言，曰：大君有命，則朱勝非曰：陛下於天下初無愛憎，始謂其賢則用之，既知其非則退之，所以爲公也。上又曰：人或以開河爲非急務，朕語之曰：禹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孔子以爲無間，然安可謂非急務，要措置有方耳。先是議廢觀州，下廣西帥司相度未上。二月乙酉，上謂宰執曰：知其無益於國，便可廢之。然當時取之不足爲利，今日廢之亦須慮患。徐俯曰：誠如聖諭。元祐間，渠渠陽勿勿城中人未出者，爲蠻所殺。紹聖中，唐義問所以被讒，蓋禍始於此也。鼎寇楊么，既爲官軍所敗，其黨雖出降，而賊防之甚嚴，鄰居失覺者其罪死，間有得達官地，保甲利其隨身之物，又殺而奪之。鎮撫使程昌禹乃募人能引隨者，與獲級同。故降者稍衆，遂申朝廷，乞招安。時知樞密院張浚自蜀還，是月朔日留其屬官馮樞、同湖南帥臣折彥質，措置招安。丙戌，宰執奏其事。上曰：女等憑民嘯聚守令之罪，苟欲自新，令王夔、折彥質招之，以成朕好生惡殺之意。既而行下招安，而賊以不堪昌禹殺戮爲辭，尋有詔除昌禹徵徵閣待制，知鎮江府，候招安畢日行。是月，知樞密院事張浚還朝，浚之出使也，嘗以秦川館爲學舍，以待河東陝西之士來歸者，給衣食養之。又新復諸郡，乞鑄印，浚以去朝廷遠，亦先鑄給，而後奏聞。又浚被命取道東蜀夔峽，其至稍遲，於是侍御史辛炳言：浚被命宣撫，不能成功，輕失五路，坐困四川，用劉子羽輩皆小人，而殺曲端、趙哲，爲無辜，以至設秘閣以崇儒，擬尙方以鑄印，及被詔不肯出蜀，乞行黜責，炳侯官人也。金左都監烏珠與萬戶薩里罕領衆十萬，復大入，犯仙人關。宣撫司都統制吳玠乃預爲壘於關旁，號殺金坪，嚴兵待之。統制官楊政言於玠曰：此地爲蜀扼塞，死不可失，當臨以強弩，彼不敢捨此而犯關，且地名亦善，破之必矣。於是金人至，亦據高阜，且戰且攻，壘與烏珠約相見，烏珠誘玠以王爵，不從。三月辛亥朔，金兵攻壘益急，玠命統制官吳玠領射士號駐隊者更迭射之，矢下如雨，敵死者布地，而復踐以登。玠遣政與統制官田晟出銳兵，持長刀大斧，擊其左右，夜布火滿四山，大震鼓隨之。壬戌夜，壘中大兵出，敵不意，攻烏珠薩里罕兩大寨，破之，連戰皆捷。金萬戶韓常爲官軍射損左目，金不能支，遂遁去。統制官王俊追百餘里，至鳳州，又敗之。是役也，金自元帥以下皆令擣擊而來，又選取豫腹心爲四川招撫使，期不徒還，既不得聘，則還據鳳翔，授甲士田爲久留計，不敢復妄動矣。丙辰，端明殿學士江西大帥趙鼎在洪三年，賊吏愛民，盜賊屏息，一方賴之。至是召還。辛酉，詔舉賢良方正，能言極諫，是日福建漕臣鄭士彥進讀，上曰：閩中地狹民貧，勿縱吏槌剝以重困之。官吏姦賊者，當劾不可默也。癸未，以侍御史辛炳爲中丞。時宣州奏疑獄不當奏而輒奏者，不論罪而給事中孫近因疏駁大理寺之失，論宣州有觀望，乞併罪之。甲子，上謂宰執曰：宣州可貸，今若加罪，則諸郡後

中興小紀卷十六

紹興四年甲寅春正月丁巳，宰執論遣使事。上舉申包胥曰：秦伯初無伐吳存楚之志，感申包胥之誠，爲賦無衣，秦師乃出。然則合兩國之成，回難回之意，只在使人耳。鼎澧鎮撫使程昌禹遣統制官杜湛與制置司統制官王渥、趙興、同引兵攻楊么，已未，破皮真寨，俘賊黨陳欽等八十人，奪船三十。於是湖中小寇皆震恐不自安矣。時殿中侍御史常同論制置使王夔討賊久未有功，壬戌，上謂宰執曰：王夔使據上流，可令岳飛自下流進兵，賊無所逃矣。今賊恃險與水，曠聚甚久，譬如人病，若淹歲月，必生他疾，宜速除之。戊辰，上諭執政論北方事，朱勝非等退而相語曰：上神武撥亂，而以至仁御世，內外歸心，清蹕所駐，億兆畢從，自然成都，敵所以不能窺者，正恃人心以爲固耳。先是宣撫處置使張浚奏四川霖雨地震，蓋名山大川，久闕降香，乞製文付下，時浚已出蜀而奏，繼至。癸酉，工部尙書胡松年遷吏部，端明殿學士同僉書樞密院韓肖胄與朱勝非議不合，力求罷，詔以本職知温州。既又辭不赴，改提舉洞霄宮。先是御史臺檢法官李元倫論保正稅長之弊，上諭宰執曰：役法推行幾久，失其本意，致富者益富，貧者至貧，民力重困，此宜講究。甲戌，上又曰：元倫所論，乃是民事，祖宗法固不可改，然民事急務也。孟子所謂民事不可緩，其令州縣條利害上之。初，川陝宣撫處置副使王似、盧法原同在閬州，及分陝蜀之地，責守於諸將，自秦鳳至洋川，命經略使兼都統制吳玠主之，屯和尙原，金房至巴達，命鎮撫使王彥主之，屯通

有疑獄不復奏矣。趙鼎曰：此正國家立法之意也。乙丑，罷浚為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尋又詔落職。福州居住。朱鼎非開元時人，其後世出使陝西，與金角一戰，殺金角，金角之子羽謀殺趙鼎，趙鼎之將士山是也。趙鼎以叛漢，漢以自免，奔還開元，趙鼎之子羽謀殺趙鼎，趙鼎之將士山是也。趙鼎以叛漢，漢以自免，奔還開元，趙鼎之子羽謀殺趙鼎，趙鼎之將士山是也。

進二百卷，詔送國史日曆所。江西制置使岳飛奏：虜州盜發，已遣兵討焉。甲戌，上曰：盜發不免加兵，然皆理其末也，不若理其本。如守令得人，能奉行詔旨，無以擾之，即民自安樂，盜何自而作耶？時梁衡之地，悉淪僞境，河南鎮撫使翟琮，以數城孤立，力不能敵，乃引部曲突圍而出，自歸於本朝。詔琮知壽春府，琮以母老力辭，改授江東鈐轄。其衆分隸諸軍。先是僞宿遷令張澤，率其邑二千餘人，自拔來歸。泗州守臣徐宗誠納之，官撫使韓世忠奏至，僞書樞密院徐俯，欲斬澤送首劉豫，參知政事趙鼎力爭，遂令宜撫司婉詞約回澤等，仍械宗誠赴關。鼎復奏：若恐妨和議，令宰執以諭世忠密受之，卻報僞境，謂北界人來，以朝廷約束不放受，遂恃衆作過，已遣兵逐散，是亦兵家一術也。殿中侍御史常同言：金澤議和而兩界人交歸，未嘗有禁，僞書明使歸受館，厚立賞以招吾人，既遣李成侵襲鄧州，又遣衆兵攻川口，今乃御澤人心自此離矣。況宗誠起土豪，不用縣官財賦，募兵而自養之，爲國障捍，今因受澤而械之，以阻士氣，非策也。乃詔釋宗誠罪，命澤以官且給開田，處其衆於淮西。夏四月庚辰朔，以鎮西軍節度陝西都統制吳玠，爲川陝宣撫副使，免書本司事，專治戰守。言者謂：軍興以來，陛下不吝推賞，以旌戰士，而所屬上功，類不覈實，有盜賊自去而曰收復州縣，有寇過境上而曰保守無虞，如惠州及東莞縣，皆經殘破，而守令以禦寇推賞，不知何所據而奏。州縣且然，況於軍伍，似此姦罔，詎可置而不問？辛巳，詔兵部申嚴奏功不實之法。右諫議大夫唐輝等言：前宣撫司參贊軍事劉子羽、程唐，皆爲張浚主謀，而尚列從班，望行貶竄。癸未，詔貶子羽於句州，程唐於白州，安慶唐唐職奉祠。先是浚令前宣撫司隨軍副使直祕閣張浚，張浚統本司兵萬人出蜀，詔赴至行在，及浚以次皆貶，而浚獨入對，未幾避直微閣，除漕江西。江西制置使岳飛奏：川陝宣撫司於仙人關，與金人戰獲捷，飛奏中頗有輕敵之意。乙酉，上語宰執曰：用兵當持重，飛宜深戒之。朱勝非等曰：誠如聖訓。丙戌，詔閣門各省四方館，依祖宗舊制，並屬中書省，不隸臺察。言者乞撥免役錢以充和買，下轉運常平兩司共議，兩浙轉運司言：於本司無妨，而浙東西常平司皆言：役錢限充和買，則役人無可以給，庚寅，乃詔轉運司多方那支。丁酉，衢州奏：直容思殿鄭弼，經由常山縣騷擾，是日詔降弼兩官。襄陽重地，既爲僞將李成所據，湖湘之民，亦不奠枕，士大夫自蜀來者，茫然不知所向。一日宰執奏事，朱勝非謂當先取之上，曰：今便可議，就委岳飛如何？時飛爲江西制置使，駐軍鄂岳，趙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徐俯獨以爲不然，鼎既與俯異，即請上令韓世忠以萬人臨泗，上爲疑兵，劉光世選精兵出陳蔡，庶幾兵勢相接。會光世乞奏事，鼎曰：方議出兵，而大將遊離本軍，非使俯欲許之，鼎力爭以爲不可。時言者以鼎爲是，俯求去，丙午，以本職提舉洞霄宮。時上欲令江東宣撫使劉光世分兵巡邊，右僕射朱勝非謂遣中使賈子付之，庶無滯滯，上慮內侍到軍中多擾，止於急遞發行。初，南昌潘興嗣高蹈不仕，自嘉祐以來，趙抃、韓琦、唐介，交薦於朝，起爲筠州推官，辭不就。元符中，

黃履引徐復、孫侔、李泰伯例，乞官其孫淳，授星子縣尉。及蔡京用事，追奪之，淳既死，趙鼎前知洪州，奏乞加恩於興嗣之孫淳，以爲廉退自守之勸。丁未，兩浙移文婺州，市御爐炭，非若胡桃紋、鴉色者，不中程。戊申，上對宰執語及盛然曰：當艱難時，豈宜以此擾人，因詔罷買，有似此類，悉禁止之。初，上欲重修神宗舊宗兩朝實錄，殿中侍御史常同亦奏：二史議論不公，所以當脩之意，且言惟故范祖禹之子沖知其本末，時已召沖未至。五月壬子，上諭宰執曰：二史失實，非所以傳信後世，可趣沖來，令兼史事。朱勝非曰：神宗史緣添入王安石日錄，舊宗史緣蔡卞之手，是所當修，今修之，足以彰二帝之盛美矣。言者以爲祖宗朝，宰執每聚議都堂，頃駐蹕會稽，大臣會議，日至三四，自呂頤浩再相，始不相關，願復故事，以禮前世都俞之風。是日詔從之。川陝宣撫使王似等奏：吳玠仙人關之捷，是日詔宣撫司速上功狀，考功郎官孔端朝言：唐德宗時，陸贄建言：盜滿天下，宜痛自引咎，以言謝之，庶叛者格心，故所下制書，武夫悍卒，無不感涕。今陛下刻意恢復，而播告之言，或未有以發之，謂宜因事見辭，痛自引責，以收人心。時淮西宣撫使劉光世、屯建康，淮東宣撫使韓世忠、屯鎮江，以私隙未下，殿中侍御史常同奏：二臣蒙恩，不思協心報國，一旦有急，其肯相援，望分是非，正典刑，以示國威。上以章示劉韓兩軍，至是世忠乞差劉光烈充本軍統兵官，辛酉，上謂宰執曰：茲事未便，恐光世疑也。光世弟光烈，與世忠弟世良，皆帶御器械，光烈近召世良，世良峻拒之，作世忠語及此，朕諭之曰：世良等內諸司耳，設有不和，罷其一可也。至如大將，國家利害所係，漢賈復寇，恠以私憤幾欲交兵，光武一言分之，即結友而去，卿與光世不睦，議者皆謂朝廷失駕馭之術，朕甚愧之。世忠頓首曰：敢不奉詔。他日見光世，當負荆以謝。時世忠於平江府私第，建閣寶藏御書，乞賜名，有旨賜名懋功，學士蔡崇禮奏罷之。世忠請賜閣名，時日曆所乞閣內東門司取會禁中，應出納更改事務，甲子上謂宰執曰：禁中百事，皆守典故，不惟祖宗家法，不敢輕改，亦厭紛紛多事也。朱勝非曰：今日皆從簡約，自無輕改之理。自紹興初，修今上日曆，始置修日曆所，既又號國史日曆所。癸酉，復詔以史館爲名。時宰臣薦吏部尚書胡松年爲執政，徵猷閣待制趙思誠爲六曹武選，高密人也。殿中侍御史常同言：松年乃王黼客，宜和問劉安世復直龍圖閣，松年在詞掖，常醜詆之，今乃營求，欲爲執政可乎？思誠挺之子，崇寧初，挺之首陳紹述實致國禍，且與京黼同時執政，今公道既開，豈可使其子尚當要路？是月，以同爲起居郎。六月己亥，曲救慶州土賊。初，上命江西制置使岳飛復取襄陽，亦命淮西宣撫使劉光世，發精兵萬餘人援之。飛率統制官王貴等，自鄂渚趨襄陽，右僕射朱勝非許飛迄事建節，且命司農少卿歸安沈昭遠，往總軍餉，參知政事趙鼎請上親筆，飭上流監司帥守餉飛軍毋闕，庶幾必濟。飛等進軍，於是劉豫求救於金，金僞之兵俱來，我師與遇，連戰大破之。遂復襄陽及郢隨諸州。飛分遣統制官王貴、張顯，進擊敵兵，及復鄧州時，軍聲大振。先是內降，以使臣王誨、爲秀州敵浦巡檢，右諫議大夫唐輝上書，引康定元年詔及嘉祐中陳升之勳，鎮江軍留後李璋，內降轉官，正其干請之罪，以爲祖宗至公如是。今一巡檢不足道，深恐此風滋長。壬寅，乃詔罷之。時川陝無執政爲大帥，言者數上章，以謂若無大帥，必失兩蜀。上因諭朱勝非曰：西帥難其人，朕欲以趙鼎知樞密院，爲之如張

言金人比至天長縣得親筆手詔墨本謂良臣曰恤民如此民心安得不歸丁丑上謂宰執曰向下詔丁
 事欲刑無寬爾胡松年曰臣伏觀詔書載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其情忠之屬也可以一戰使敵人讀
 至此能無懼乎張浚奏以樞密副都承旨馬擴為沿江制置使軍于鎮江府且令湖南制置大使席益
 撥統制官崔邦弼等軍赴擴益不從詔落其職淮西宣撫使劉光世奏統制官王德機偽官朱從己卯
 上謂宰執欲釋之既而曰先軫有言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釐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讐忘亡無日矣
 諸將方與敵人對壘今獻俘輒釋之恐其意勿殺可也趙鼎曰此皆吾民誠不必殺乙酉宰執薦進
 士王翦賜出身除正字上曰翦起草茅而議論若素官于朝大抵儒者不能通世務所謂腐儒胡松年曰
 治天下安用腐儒上曰然爾侯官人也庚寅上因論十二夜太陰犯昴宿有可以為敵滅之象胡松年
 曰天象如此中興可期上曰范蠡有言天應至矣人事未盡也趙鼎曰正當修人事以應之辛卯上謂
 宰執曰韓世忠近進鮑魚鮓朕戒之曰艱難之際不厭菲食卿當立功報朕而胃口味非愛君之實也已
 卻之沈與求曰陛下示以好惡如此諸將敢不用命世忠能擒劉豫父子編致行闕誅之而分贖於諸侯
 此乃足以報陛下也乙未川陝宣撫副使吳玠奏夏國主數通書不忘本朝之意又府州折可求族屬
 列狀申玠見訓練士馬俟玠出師渡河當為內援以擊敵戊戌上謂宰執曰此祖宗在天之靈扶祐所致
 亦見人心憤北敵也知樞密院張浚至鎮江府召大帥韓世忠劉光世張浚與議且勞其軍既部分諸
 將乃留鎮江以節制之於是世忠與金帥烏珠書謂張樞密已在此矣浚因奏擇禦次第且言相持既久
 恐有別生姦計已與諸將議凡可以克敵者無不為也上曰浚措置如此金必不能遂為衝突參知政事
 沈與求曰晉元帝時石勒寇壽春相持三月晉臣至有勸降勒者王導拒之金今遠來久相持非其利也
 上曰朕得浚何愧王導先是太史言來歲正月朔日當蝕侍御史魏劭請下有司講求故事上曰春秋
 日蝕必書謹天戒也已亥乃詔百職各為朕講求所以消變弭災者辛丑金人之衆屯於竹墩會雨雪
 乏糧又聞上親征而其主辰病篤萬戶韓嘗勸烏珠曰士無鬪志苟強驅之過江必多叛者況吾君疾篤
 內或有故惟速歸為善烏珠聽之聞於諸寨一夕遁去方遣人馳諭劉麟劉猷倉皇輜輳北走麟既歸
 乃率僞官上言略曰以中原制江表強弱之勢何啻得百二之利故自古王者興起必於河北山東之地
 然後為真若乃崛起及遁居吳越之會計其強者能自保一隅有不道則中原之兵已進而墟其國者非
 一也於是豫以其言曉示僞境初親征詔未至廬州衆譁然棄淮保江知府仇愈得詔急錄以示人皆
 思奮且遣其子間道告急上命以官及敵進據壽春念率兵出奇直抵城下敵戰敗欲走渡淮是月金增
 兵復來愈盡發成軍千人拒之無一遺者遂求救於京西制置使岳飛飛遣統制官牛皋及愛將徐慶以
 二千餘騎造廬既見愈坐未定金驅甲騎五千且破城矣皋與慶以從騎出城遙謂金人曰牛皋在此爾
 輩胡為見犯乃展幟示之金衆愕然皋率騎進敵疑有伏即奔潰皋率騎追之金兵自相踐死餘皆遁
 去或問趙鼎敵何以遽遁鼎曰敵衆雖盛特因劉豫邀請而至既非本心當擇利乃進故不如前日之忘
 命也是歲道君在五國城一日諭王若冲曰一自北遷於今八年所履風俗異事多矣深欲著錄未有

其人詢之蔡條以謂文學無如卿者高居山東躬稼之餘為子記之善惡必書不可隱晦將為後世之戒
 道君謙虛待下隨行羣臣不以大小未嘗名呼每有使令則溫顏諭之

中興小紀卷十八

紹興五年乙卯春正月乙巳朔日有蝕之丙辰上謂宰執曰大臣朕之股肱臺諫朕之耳目事均一體
 或有官非其人所當黜者卿等宜亟以告朕不必須待論劾書曰股肱肱元首起哉百工熙哉股肱得
 人則萬事皆治矣趙鼎曰臣等猶怯何足仰承聖訓然為治之要在於用人陛下以此訓臣可謂得其要
 矣己未金兵之遁也留程師回張延壽為殿後二將彼中之驍將也至是張俊命統制官張宗顏引兵
 追及之繼又遣統制官王進等邀其歸路薄之於淮敵衆悉潰墜淮而死師回延壽勢蹙而降初以俊為
 凌既降始悟曰吾以為張樞密今乃關西也行宮留守孟庚請上還臨安府從之金之溥淮也劉光
 世遣統制官鄺瓊統兵過淮由間道徑趨光州偽知州許約守城甚堅又劉麟遣統制官李知柔以衆三
 千助之瓊說約降不從即進兵急攻城欲破約勢窮乃降遂復光州甲子奏至上謂宰執曰許約為劉豫
 結連楊么及劫張昂山寨兇逆宜誅今來歸朕不欲失信當貸之沈與求曰陛下方圖復中原倘示大信
 安反側臣見壺漿載道以迎王師矣初金之故主曼與今主晟相約互傳位於其子孫曼在日以晟為
 安班貝勒安班貝勒者儲嗣之位也即晟代曼即捨己之子宋王宗賢而以曼之長孫梁王寶小名哈爾
 滿者為安班貝勒仍領都元帥之職是月晟卒宋王宗賢與曼之子涼王固倫及左副元帥尼雅滿皆爭
 立而寶為嫡遂立之蓋尼雅滿自去歲為鄂勒琿所代已失兵柄故不得立時鄂勒琿達蘭諸帥自江上

至謀變。蓋兆於此也。未幾鄂勒琿死。以達蘭代之。而進左監軍烏珠為右副元帥。夏四月。甲辰朔。言者請做景德會計。列紹興以來歲計。量入為出。詔送戶部。戊申。本部先撥去歲收支數餘。乞容續錄。從之。初。太廟神主寓於溫州。歲時薦饗。委之守臣。司封郎官林待聘。嘗言。原廟之在郡國。有漢故事。而太廟神主。禮宜在都。今新邑未奠。宜效古師行載主之義。還之行闕。以彰聖孝。至是始就臨安府建太廟。遣權太常少卿沙縣張銖。迎至行在。既而奉安。上行款謁之禮。明年親征。遂奉木主以行。先是侍講范冲。乞依仁宗通英閣故事。寫書無逸。孝經。天子四章為圖。設於講殿之壁。上從其請。親御宸翰。寫成二圖。庚戌。上以臨幸。執於是。趙鼎贊上從善汲汲之意。且曰。冲以世守官。入侍經幄。乞修故事。宜也。沈與求曰。宋環獻無逸圖。以為元龜。今宸翰昭回。非環所獻之比。陛下方夙夜自警。則恢復可期。天下幸甚。乙卯。詔直寶文閣曾紆齋其父布所著正論。赴闕。中道除紆知信州。戊午。上謂宰執曰。昨閱曾布正論。其言皆正。當趙鼎曰。臣嘗官陝西。嘗見此。乃布親筆。近復得於紆處。蓋相去二十年矣。宛然如故。沈與求曰。韓璜言紆造正論。蓋不知其詳也。上顧鼎曰。布有奏稿。薦陳璘等十餘人。卿跋尾。其言曾見。正論曰。臣誠有之。先有詔發。常平倉米賑糶。已未。宰執奏。欲每日糶一千石。上曰。陰霖不止。細民艱食。官為發廩。則穀價自平。趙鼎等曰。陛下憂民如此。臣等期有以副聖意。官既賑濟。則富家不至閉糶。上曰。富家惟務厚糶。而不知散。鼎曰。厚糶而不知散。所以致富。及子孫驕奢。安用。則家道往往不振。上曰。立國亦然。子孫不知祖宗創業艱難。習成驕奢。則致禍亂。亦可以為戒也。沈與求曰。周公陳王業艱難。以戒成王。七月之詩是也。余雖下念。祖宗創業艱難。日復一日。臣知賊定有期矣。甲子。道君皇帝崩于五國城。聖壽五十有四。太皇太后。先是道君嘗命隨行王若冲。錄北邊事。迹未克成。書丙寅。淵聖申命若冲。以謂先王嘉言善行。不可無紀。乃許隨行官吏。各具見聞。送若冲編修。仍令蔡條提點。未幾書成。即所謂太上道君北行行錄是也。徵猷閣待制程昌禹守鼎州。六年。賊不能犯。是月除昌禹都督府參議官。乃移知岳州。程千秋因之。千秋在岳時。賊已頗出降。及至鼎。始覺賊無就招意。時統制官杜滿。亦改為都督府左軍統制。千秋因留滿所領蔡兵以捍賊。是夏。金主亶以其國有親喪。慮本朝乘而伐之。令右副元帥烏珠屯於黎陽。而左副元帥達蘭歸所州。初。金攻熙河。蕃漢官盡降。隨右郡王趙懷恩。乃攜老小入蜀。至是乞依兄懷德例。別帶一職。五月己卯。詔除懷恩正任觀察使。辛巳。上殿官李椿年言。歲蠶度牒不下萬數。是失一萬農也。積而累之。農幾盡矣。昔越王報吳。生男女有貧。嫁娶不時。有罰。今則反是。上曰。越王養兵二十餘年。然後報吳。椿年曰。陛下知此道矣。願斷而行。上首肯之。椿年。浮梁人也。己丑。左司諫趙鼎言。安不忘危。治不忘亂。安危治亂之機。相倚伏。昨丁陽九厄運。比者皇威始震。仇讐遠遁。已肇中興之業。天其或者殆將悔禍。所謂安危治亂之機。不可一日忘也。漢光武初定天下。馮異來朝。詔曰。倉卒蕪蕪。亭豆粥。庠泮河麥飯。異頓首曰。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唐太宗既平高昌。魏徵舉小白無忘在莒之事。以戒之。帝曰。朕不敢忘布衣時。公不得忘叔牙之為人。臣亦願陛下無忘親征時。臣無忘屈從時。則恢復可期矣。辛卯。詔諸論奏得諫臣之體。令尙書省寫成圖。進入。時貴州防禦使瑗在宮中。上嘗

以語宰執曰。此子天資特異。儼如神人。朕親自教之。讀書性極強記。至是趙鼎得旨。遣書院于行宮門內。以為資善堂。欲令就學。上曰。朕年二十九。未有子。然國朝自有仁宗故事。今未封王。止令建節封國公。似合宜。以朕所見。此事甚易行。而前代帝王多以為難。鼎曰。自古帝王以為難。而陛下行之甚易。此所以莫敢跋及也。上曰。藝祖創業至勤。朕取字字行于宮中。庶仰慰藝祖在天之靈。孟庚曰。陛下念藝祖創業而聖慮及此。帝王所難之事也。己亥。環為保慶軍節度使。建國公。宗正少卿范冲。起居郎朱震。並為資善堂翊善。震。邵武軍人也。趙鼎言。震。正當所差。官亦有名。仍一依皇子建節封國公。鼎與同列。議遣范冲。朱震。為翊善。初。以二人為極天下之選。上亦嘗謂鼎曰。前日台諫因對。語及資善之選。皆曰。如朱震。范冲。天資。此二人為今日資善之用。可謂得人矣。然。是時建資善。及命官與出閣之日。適張浚在外。故檢入。得以問。都督張浚。謂楊玄據洞庭湖。實占上流。不先去之。為腹心害。將無以立國。然。寇阻重湖。春夏則耕耘。秋冬水落。則收糧于寨。賊老小於船中。而驅其衆四出。為暴。前此朝廷以夏多水潦。必冬乃出師。故寇得併力。而我多不利。今乘其怠而討之。彼衆既散。一旦復合。固已疲于奔命。又不得守其田畝。禾稼。則有絕食之憂。黨與必攜。可招來也。雖已命湖南制置使岳飛往討。而兵將必未喻此。或遣兵殺戮。則失勝算。傷國體。遂奏請自行。上許焉。浚因辭樞密。都督馬擴為都督府都統制。初。湖南制置大使席益。獲楊玄探者數百人。皆傳致遠縣囚之。浚行至醴陵縣。召囚問之。盡釋其縛。給以文書。俾分示諸寨。曰。今既不得保田畝。禾稼。必乏食且餓死矣。不如早降。不死。數百人歡呼而往。及潭州。而首領黃誠。周倫等。先請受約束。然。皆殺招安使。人猶不自安。浚令岳飛分屯鼎澧益陽。壓以兵。戊戌。飛至鼎之城外。置寨列艦。飛素有威望。而軍律甚嚴。乃遣先出降人楊華入賊招安。華未降時。為賊魁。以寬厚得衆。遂與故部曲潛結。玄黨。殺玄以降。時大旱。湖水涸。如冬間。六月甲辰。言者謂康定初。陝西用兵。詔樞密院邊事與宰相同議。又因晏殊言。參知政事亦許同議。今二府同班奏事。與舊制別班。再上不同。而宰臣已兼知右府。欲乞邊事之大者。三省同批旨。密院官押劄子。庚戌。詔從之。甲寅。以久旱。詔禁屠。以禱雨。右諫議大夫趙鼎言。自來斷屠。止禁豬羊。而不及鴿鴨。請併禁之。中書舍人胡寅見疏。曰。一疏無三百言。而用鴿鴨字。以十數。況諫職。乃及此乎。開敵中統兵者。號龍虎大王。脫或入攻。當以鴿鴨諫。詔拒之。時人以爲名對。戊午。詔贈故觀文殿學士鄧洵仁五官。中書舍人劉大中言。洵仁兄弟。相繼執政。專以諂諛固寵。望賜追寢。戊寅。詔從之。自靖康初。追復元祐諸臣官職。後亦稍稍擢其子孫。然。議論不一。是非混淆。趙鼎夙有此志。是以身任之。因大中繳洵仁辭頭。遂歷言熙寧崇觀政事人材。善惡利害。首尾甚備。上嘉納。即詔勝之朝堂。先是都督張浚。親臨湖以觀賊勢。疑未可攻。復欲還朝。為防秋之計。會制置使岳飛來。以小圖白浚曰。此易擒耳。浚曰。恐誤防秋之期。飛請浚少留八日。擒之。浚乃遣飛往。初。湖南制置官任士安。王俊。郝斌。領兵二萬餘。慢王瓊。不稟其命。以此無功。飛始至。鞭士安。以折其氣。使為賊餌。先揚言岳太尉兵二十萬至矣。及是。止見士安等軍。賊併力拒之。飛伏大兵四合。賊敗走。悉乘舟入據水寨。賊將陳瓘內變。劫偽太子鍾子義。船。獲金交牀。與龍鳳等。詣飛降。楊玄赴水死。黃誠。周倫。遂挾子義奔潭州。都督府降。餘黨相繼皆降。飛入水寨。殺賊衆殆盡。惟夏誠。蔡特險固守。飛擇善罵者二十人。夜往罵之。且悉衆運

草木流下填滿。乃長驅入營。遂擒賊。果應飛來之讖。於是凌言除楊玄觀戮外。招到黃誠。周倫等衆。十餘萬。湖寇盡平。李通年記曰。本末曰。初賊自恃其險。官軍雖與。則入湖。水攻。則登岸。賊中爲之語。飛命軍士。伐君山之木。爲巨筏。無敢賊。意謂以木筏。塞諸港。賊必敗。賊亦不。初。張浚與淮東宣撫使韓世忠。合移屯泗上。既而世忠。退屯承楚之間。與初議。小異。浚遂請祠。上乃降詔。諭世忠。且謂。宰執曰。世忠移屯。既略如議。浚復何疑。趙鼎曰。臣等已作書報浚。而世忠將董。亦自謂他日有警。老小必還鎮江。則積糧淮南。非便。浚必曉此意。至是董敗。擄親筆。詔至軍前。世忠拜詔。感泣。軍情共戴聖恩。

中興小紀卷十九

紹興五年秋七月壬申朔。上謂趙鼎曰。內侍亦有動人者。如軍器所。初緣內侍李至道。措置有法。至今整齊。至道左右手。籌計不差毫釐。是亦人妖。爾鼎曰。惟其精敏如此。使非國家之福。丙戌。都督張浚。以知徐州。何洋所條屯田利害來上。癸巳。上謂宰執曰。淮北之民。撻負而至。朕爲民父母。豈可使其失所。可賦田予之。更加優恤。以廣招徠之路。趙鼎曰。彼乍歸。無所居。當賑助之。沈與求曰。立國不當爲朝夕計。就耕之民。若獨租稅。更助之。五年以後。兩淮荒土。已闢。亦爲無窮之利。上曰。然。內軍器庫。保明前行徐才良者出職。乙未。上謂宰執曰。內諸司。轉官出職。文字。祖宗法。並用御寶。朕守之甚嚴。但今有司。依法行之。趙鼎曰。陛下雖細事。亦謹守祖宗之法。中外幸甚。自建炎兵興。四方舉子。不能至行在。遂以省額分於諸路。謂之類試。所收多不當。至是始復開省闈。一如舊制。八月乙巳。觀文殿學士。提舉洞霄宮。范宗尹卒於台州。時宗室趙繼之。趙不愚。皆有職。爲言者所論。而趙鼎皆薦此二人。乃乞解機政。丁未。上曰。事有輕重。卿薦士之失甚。輕而朕之罷相甚重。況頃。臺臣論季處。勸罪。呂頤浩爲相。皆處。處。勸亦自陳。今案牘在中書。可見也。卿既自劾。復有何嫌。宜體朕懷。勿再有請。己酉。詔四川比歲軍興。百姓供億不易。恐吏緣爲姦。令宣撫司按治。詔故趙普佐太祖開基。非他勳臣之比。官其五世孫六房各二資。戶部尙書章誼求去。癸丑。除龍圖閣學士。知温州。先是起居郎任申先。乞追贈其父伯雨官。且言伯雨因論章惇。蔡

下。誣謗宜仁。后有廢立之意。遂被責。仍以伯雨手澤進之。乃詔贈伯雨諫議大夫。上曰。朕嘗親奉隆祐之訓。今果爾。三省可議。追貶惇節度副使。下圖練副使。子孫不得除在內職任。於是倉部郎官章傑。出知婺州。太府寺丞章僅。出爲江東提舉官。給事中廖剛。封還詔書。謂如此。豈足以示懲。乃詔僅并與外祠。而新監進院章保亦罷。既而保登進士第。只補外任。試中博學宏詞科。新勅居。刪定官王璧。新明州教授石延慶。並與堂除。壁。鄞縣人。延慶。山陰人也。淮東宣撫使韓世忠。奏獲到僞官王供等十人。乞推恩將士。壬戌。上曰。宿遷僞官。本是吾民。他時邊臣如此。小利不須賞。庶免生事。今世忠既保明。姑量與推恩。知貢舉翰林學士孫近。上合格進士樊光遠等。癸亥。上御集英殿策試。上謂宰執曰。復詩賦累年。未有卓然可稱者。依唱名。取高等陸甲。以勸多士。既遂。賜汪洋以下二百二十人及第出身。先是有官人黃中第一。上曰。故事如何。沈與求曰。皇祐初。有官人沈文通第一。仁宗曰。朕不欲以貴胄先天下寒賤。遂以馮京爲第一。文通爲第二。上曰。此故事也。乃擢洋第一。而省闈賦魁鄭厚。依第三。名光遠。錢塘人。洋。玉山人。中郡武人。厚。蒲田人。仍賜洋名應辰。時言者請賜新進士。儒行及中庸篇。詔正字高闕校。正。上將親書以賜。聞言儒行說詞。誇大。類戰國縱橫之學。蓋出於漢儒雜記。望止。賜中庸。庶使學者。知聖學淵源。而不惑于雜。上乃止。賜中庸。闕。鄞縣人也。丙寅。曲赦潭州。復岳諸州。初。詔常州布衣陳德一。撰統元新曆。至是成。中書舍人朱震。上之。詔震爲之序。己巳。右僕射張浚。以平楊玄功。自宜奉加左金紫光祿大夫。詔祕書省以十八員爲額。自南渡以來。百司日有申明。皆臨時裁決。初無定制。三省樞密院尤爲濫冗。至是左僕射趙鼎。請委後省。及都司取會前後所行之例。約以中制。立爲定法。付之有司。遵守而行。吏不得以爲姦矣。是月。劉豫之子麟。出獵于陳留。有義黨百餘人。欲擒麟而歸。其徒首之。悉斬于汴京。豫又以其弟復。知濟南府。觀知淮寧軍。九月壬申。都督張浚。奏江上諸軍。精強非前日之比。壬午。宰執進呈。趙鼎曰。承平時。陝西並邊兵。亦未必如此。皆陛下累年。葺治之力。沈與求曰。去歲陛下。英斷。亦特有此。可以御敵也。上曰。皆卿等協贊。向使朱勝非。尙爲相。必勸朕退避。今已無江浙矣。湖南北制置使岳飛。以平楊玄功。除檢校少保。重修神宗實錄。書成。乙酉。監修國史趙鼎。上之。史館奏乞以故東京留守宗澤行實。與前宰臣汪伯彥等。所進建炎中興日曆。參照俱錄。斷自聖意。付之史館。戊子。上謂宰執曰。朕昨使事。今十年。歷歷可記。趙鼎曰。臣聞宗澤勸陛下。勿爲河朔之行。信否。上曰。誠有之。澤云。肅王一去不回。況敵騎已逼。大王去無益。澤留朕雖有功。然朕不甚喜。蓋淵聖委朕以事。使朕不能成。有遺恨也。時破人亦不放朕去。然疑王公爲姦而殺之。澤不爲無力。沈與求曰。澤留陛下。此乃天命。至不能救。豈得無過哉。案。繫年要錄。以此爲趙鼎之言。而小者。有云。使澤一言。以問陛下。己丑。上謂宰執曰。祖宗朝人才。中外迭用。故無偏重之弊。邇來士大夫。以內爲重。今身至侍從。而不歷州縣者。宜少革之。初。元符來上。書范柔中等三十人。皆以直言獲罪。定爲邪等。壬辰。上謂宰執曰。此乃蔡卞之罪。獻言者。有可取則行。無可取則容之。如是。則上無拒諫之名。下有收言之士。何至目爲邪等。其誤道君。皆此類也。唐馬周言貞觀初。米斗直一錢。而天下恬然。知陛下憂之也。今一錢。易粟十餘斛。而百姓怨。以爲陛下不憂之也。其言可謂切

矣。太宗亦優容之。復加擢用。先是國子監丞正平張戒上書。幾八千言。自謂恐忤聖意。願陛下容之。自南渡以來。國計所賴者為鹽。每因闕用。即改新鈔。以幸入納之廣。第目前不知利權悉為商賈所持。去年冬。鼎請立對帶之法。商賈聽命。而鹽法遂為定制。除去積年之弊。是秋加以出刺。立為分數。計入納與對帶二法。並行。出入有常。源源不絕。始不為巨猾所制矣。冬十月。上御書車攻詩。宣示宰執。癸卯。趙鼎等入謝。上曰。車攻宜王中興之詩。今當與卿等夙夜勉勵。以修政事。制仇敵。鼎等曰。臣等庸才。何足以副陛下此意。然陛下神翰墨之間。亦不忘恢復。臣等敢不自勉。都督張浚。自湖湘轉由兩淮。會諸將議防秋。至是還。庚戌。入見。上曰。羣盜既就招撫。以成朕不殺之仁。卿之功也。趙鼎曰。湖湘既平。則川陝血脈通。他日可漸為恢復之圖矣。時有武略郎成希靖。以策干浚。言國家阻江據關。深得禦敵之道。彼之騎兵。蓋無所施。近年北軍終不得志於吳蜀。必將遣我以破殘之地。使吾取之。則兵勢遂至分而。又約以和好。使吾信之。然後出吾不意。以此詭道而圖吳蜀。一落其計中。為害不細。金將薩里罕。郎君常與其腹心人黃職方者。於陷蕃人賀正。處言之。以謂有金國王子。定計要入川不難。第陝西秦下三四。年不顧。南兵必來作主。則一舉而四川可取。其後存歸朝。授官為秦鳳都監。時金已歸我河南陝西。故地。仔始言之。壬戌。上謂宰執曰。比須得二聖安報。朕當親筆諭四方。使知朕朝夕不忘二聖之意。遣降。辛詔略曰。二聖遠狩。九年于茲。迎請之使屢馳。侍膳之期尚遠。晨昏在念。忱惕靡容。間緣首敵之來。歸。每。喻。兩宮之安報。惟孝悌之至。可通神明。而小大之臣。共堅忠義。庶幾多難。克成厥功。趙鼎等曰。陛下聖意。如此。天必降之福。迎還兩宮有日矣。時温州有唐顏真卿之後裔居焉。詔守臣推擇。遣到顏部。顏卓。各。齋。真卿所有書告身。又顏彥輝。乃真卿直下第十一世孫。乙丑。上謂宰執曰。人有一死。或輕於鴻毛。或重。於泰山。在處死為難耳。真卿死節。可謂得所處矣。今艱難之際。欲臣下盡節。可量推恩以勸忠義。況仁祖。時。會命顏似賢以官。自有故事。趙鼎曰。真卿死節一時。而名重萬世。人安可不勉於善。既而部。卓。彥輝。皆。補初品官。先是都督府參議權川陝宣撫副使邵溥。自閬州移司綿州。凡戰守皆副使吳玠專行。溥。不得與。玠急於軍食。與總領四川財賦趙開謀不合。玠欲從陸運糧。開執言不可。玠自為之。時調夫兩川。運米十五萬石至利州。費民間僱夫錢六百餘萬緡。丁卯。以端明殿學士席益為資政殿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詔益乃前執政。令位川陝宣撫司之上。既而益至成都。言蜀民已病。而軍尚乏食。圖以救弊。不一而足。欲以上流水澁之時。併運於閬利。俟春水生後。則運至軍前。如今夏頓闕。又於閬利。就糴入中。庶免多支腳錢。又於瀘敘嘉黔官伐木造船。庶免拘船。致商人逃避。又於洋州就糴十萬石。庶。免陸運。民多役死。上以益所陳曲盡利害。降詔從之。是月。館職高閔言。太祖欲平僭偽。嘗置神衛水軍。至真宗祥符中。以兵備不可廢。乃選水卒於金明池習戰陣。仍置營池側。號虎翼軍。當無事之日。向爾。今。添江雖有舟師。而繫於岸下。乞時令按習。以精其能。庶幾緩急可用。不至誤事也。十一月。庚午朔。中書。舍人胡寅言。縣令近民之官。尤在精擇。宜依漢制。管為臺省寺監官者。分宰百里。有政績則擢以不次。以。增重其權。軍屯本縣者。許之節制。詔付三省。初。宣撫副使兼營田大使吳玠。苦軍餉不繼。遂於洋川及。

關外或鳳嶺三州。治屯田。歲收十萬斛。又調戍兵治襄城廢堰。民知灌溉可恃。皆願歸業。至是就緒。甲戌。降詔獎之。先是利路漕臣成都郭大中。言於玠曰。漢中歲得營田粟萬斛。而民不敢復業。若使民自為耕。則所得數什百於此矣。玠用其言。歲入粟多。玠又將陸運。大中曰。利路幸小熟。請以本司緡錢就糴。徐資。兩路備船之直。以償玠從之。丁夫得不死於路。而餉亦不乏。大中又患水運亡失。以策誘賈販。省費十之。五。庚辰。給事中呂祉言。侍從官以論思獻納為職。豈可與庶官論對。願勿拘時從之。甲申。以翰林學。士孫近為吏部尚書。仍兼學士。刑部侍郎兼權直院胡交修。為翰林學士。乙酉。以顯謨閣直學士李光。弼。兵部侍郎都督府參議折彥質。徽猷閣待制李彌大。竝為尚書。光。禮部。彥質。兵部。彌大。工部。初。總領四。川財賦趙開言。總領之職。於四路漕計。或不相關。必正其名。俾知有所統。至是乃以開為四川都轉運使。仍兼宣撫使參議。領茶馬等如故。癸巳。有親從官趙勝。自金國歸。還言二聖萬福。上悲咽不自勝。左僕。射趙鼎曰。願少寬聖慮。強於自治。天必悔禍。二聖終有還期也。是月。劉豫令偽境民有鬻子者。依商稅。法。計民而收其算。十二月。乙亥朔。詔以湖北制置使岳飛。兼湖北北京西招討使。川陝宣撫副使吳玠。遣其子拱來奏邊事。庚子。上謂宰執曰。玠比乞入覲。今遣子來。得事君之體矣。玠握兵在外。乃能如此。良。可嘉也。是日。詔神武乃北齊軍號。久欲益正。宜改為行營護軍。仍分中軍。江東。前軍。淮東。後軍。湖北。左軍。淮西。右軍。川陝。並聽本路宣撫司節制。後亦謂之右護軍。其中軍權隸殿前司。遂以都統制楊沂中權殿。帥事。既而左僕射趙鼎又曰。都督府軍馬。合撥隸三衙。上曰。祖宗故事。軍馬未有不隸三衙者。今釐正之。甚善。其名既正。則軍政漸可復舊。禮部尚書李光言。江浙為根本之地。宜卹民而寬其力。今寬其力。漕。司不任轉輸之職。而趣辦于州縣。乞檢舊例。應上供。及軍糧錢帛。令漕司自備腳費。癸卯。詔從之。辛亥。太府少卿沈昭遠。請久任計臣。是日。上謂宰執曰。祖宗時三司使如陳恕。任最久。號稱職。今內外計臣。儘。能稱職。就加秩以寵之。不須數易。張浚曰。他官有稱職者亦兼。上又曰。孔門文學政事。各是一科。朝廷用。人。若取文學而疎於政事。亦非通才。至於侍從。論思獻納。尤須兼二者之長。趙鼎曰。誠如聖訓。殿中侍。御史晉陵周葵言。監登聞檢院隸諫省。而敕令所刪定官為書局。望皆俾輪對從之。初。葵言。今天步尚艱。非臣子諷諫之時。臣願直言其失。大抵務虛文而無實效。因數近所行之事。不當。凡二十許。上曰。趙鼎張。浚。為朕任事。不可以小事形跡之。葵曰。陛下即位。已相十許人。其初皆極意委之。卒以公議不容而去。大。臣亦無固志。假如陛下有過。尚望大臣納忠。豈大臣有過。而言者指陳。便謂形跡。臣願因人言使大臣易。意。不唯可救朝廷之闕。亦可保全之上。上曰。此論甚奇。至是朝廷議大舉。而葵三章力言。此存亡之機。不必。更論安危治亂。自古未有不自治其國而成大功者。或謂葵沮國大計。遂遷司農少卿。初。御前軍器。所。以內侍提舉。不隸工部。是年。始罷提舉官。日輪工部郎官及軍器監赴本所視之。罷諸鎮撫使。劉。豫遣人持海道圖及戰船樣。獻於金人。乃與燕雲兩河夫四十萬人。蔚州交牙山。採木為棧。由唐河運入。虎州。金人於龍州北立城曰虎州。造戰船。將由海道以窺我也。自靖康以來。中原之民。不從金者。於。太行山相保。聚。初。太原張橫者。有衆二萬。築寨於二。往來嵐憲之境。嵐憲知州同知。領兵一千五百人。入。

山捕之為橫所敗。兩同知俱被執。又梁小哥者。有衆四千。破神山縣。神山距平陽帥府百里而近。本府遣兵三千。付總管判官鄧曉。案繫年要。將而討之。金軍遙見。小哥旋輒不敢進。既而有都統馬五者。領契丹鐵騎五百至。責曉逗遛。併將其軍與小戰。亦敗而死。小哥名青。懷衛間人也。

中興小紀卷二十

紹興六年。丙辰。春正月。詔四川都轉運使趙開。親董餉至宜撫使吳玠軍前。都督張浚亦奏請開遠慢。又詔四川安撫大使席益。趣開行。且除開徵關待制。復降指揮轉運使。不當與四路漕臣同繫銜。凡此皆所以解開隙。趣應辦也。辛巳。陸玠官撫使。仍罷綿州宣撫使軍馬。聽玠移撥錢物。委開拘收。都督張浚請親行邊郡。分命諸將。以觀機會。上乃令浚往視師。初。言屯田者甚衆。而行之未見其效。至是浚兼領屯田。以出始置官屬。凡所行之事。皆畫一而去。趙開事。實曰張浚再出。江上欲謀大舉。深慮諸將議論不同。此行未能使事。莫若兼領屯田。而後出。屯田見上。猶足以藉手。浚大以爲然。遂事未成。當大作屯田。而歸不爲無補。於是置官屬。畫一而去。先此言屯田者甚衆。至是始爲之。其後歲收十萬。遠今獲其利也。己丑。上謂宰執曰。前日三大帥屬官陳桷等。引對朕。論以朝廷養兵之久。國用既竭。民力已困。須專意屯田。此亦自古已成之效。況軍中亦須先立家計。若有機會。方圖進取。趙鼎等曰。如此措置。社稷之幸。時軍需甚急。故有需商及配賣度牒錢引數事。朝士多以爲不可。於是言者論之初。中書舍人任中先。趙鼎客也。至是獨助張浚。乃攜臺諫章示館職張戒曰。此論何如。戒言不知。中先曰。子以臺諫之言不敢論耶。於是給事中呂祖謙。謂人曰。中先姦邪。第知附右相。不悟人之唾己。然或者以爲社之附浚。又甚於中先者也。時參知政事沈與求。累乞罷。癸亥。除資政殿學士。知明州。以僉書樞密院折彥質。權參知政事。與求未幾。提舉洞霄宮。時趙鼎。張浚。俱帶都督諸路軍馬。置司於行在。浚出視師。江上。以行府爲名。而鼎居

中總政事。表裏相應。然浚所行之事。亦有關三省樞密院者。先是與求及知樞密院孟庚。皆不能平。常曰三省樞密院。乃奉行行府文書耶。庚已稱疾求罷。至是與求復去。趙鼎事。實曰。時張浚在江上。經營與求多故。遇人主特達之知。心惟至公。務要協濟。未嘗有所疑忌。而行府所行之事。往往往來。三知樞密院。孟庚。參知政事沈與求。憤然不平。曰。三省樞密院。乃奉行行府文書耶。各稱疾罷去。鼎乃一切罷。未嘗計較。無分彼此。所事國事。都督張浚。至江上。會諸大帥議事。乃命韓世忠。據承楚。以圖淮陽。命劉光世。屯盱眙之計。以招淮。北。命張俊。練兵。建康。進屯野。命楊沂中。領精兵。爲後翼。命岳飛。進屯襄陽。以窺中原。於是國威大振。上御書。裴度。傳遺賜浚。以示至意。浚於諸大帥中。獨稱世忠與飛。可倚以大事。時劉豫頗於僞境聚衆。世忠自楚州引兵渡淮。擊敗之。直至淮陽而還。上手書賜浚曰。世忠既捷。整軍還屯。進退合宜。不失事機。亦卿指授之方。卿更審虛實。徐爲後圖。或遣岳飛。一窺陳蔡。使賊枝梧之。不暇也。二月。庚寅。宰執奏四川制置使席益。按察路帥臣罪狀。上曰。蜀去朝廷遠。號令久不及。官吏無復知畏。前日周秘論蜀中銓選事。朕再三勉之。云蜀中利害。久無人論及。今日方見此章。秘歷城人。時爲殿中侍御史。時前宰臣汪伯彥等。進建炎中興日曆。詔付史館。修元帥府事實。既而纂一十卷書成。鼎上之。鼎上。府事。實。在。四。先是去歲旱傷。湖南尤甚。安撫制置大使呂頤浩。入境。即奏。截撥上供米三萬石。及令廣西帥漕兩司。備五萬石。水運至本路。以充賑濟。又乞降助救度牒。誘上戶糴米。民不能耕。則借之糧種。夏稅亦俟秋成併輸。全活甚衆。先是榷衡桂陽。草盜紛起。頤浩遣統領官步諒。裴鐸。招捕悉平。鼎寇楊幺。既滅。有雷進者。尙據慈利縣。是春。其黨伍佐。斬首詣知鼎州張玘。玘遣統領官覃。梁吉。提兵悉撫定之。初。劉豫毀明堂。得金龍之金四百兩。大銅錢三百萬。是月。以明堂基爲講武殿。改其門亦號講武。時豫再開貢舉。取進士邵世矩以下六十九人。夏四月。庚子。戶部郎官兼主管都督行府財用張澄。請依四川法。造交子。與見緡並行。仍先造二十萬。用于淮。江。既又詔造百五十萬。充糴本。而未椿到見錢。于是右諫大夫趙鼎等。謂恐失信于民。且言其弊有五。望詔大臣詳議。而速罷之。丙午。送戶部。時翰林學士胡交修。亦上疏力陳其害。以爲寧崇大錢。覆轍可鑒。方大臣廷議。舉朝無敢非者。法行未幾。錢分兩等。市有二價。竊民盜鑄。死徙相屬。終莫能勝。今之交子。校之大錢。無銅炭之費。無鼓鑄之勞。一夫日造數千百。紙鬼神莫得窺焉。真贋莫辨。轉手相付。旋以僞券抵罪。禍及無辜。久之。見錢盡歸藏之家。商賈不行。細民艱食。必無束手待盡之理。比及悔悟。恐無及矣。遂詔不行。時臨安府火災。或數刻。燬千家。趙鼎建言。請峻其刑名。仍保五均坐。庶火初作。衆亟撲滅。事下刑部立法。禮部尙書李光。適兼權刑部。不奉詔。乃抗論。天災譴告。人君宜修德以厭之。不當峻法。濫及無知之民。朝論謂刑部有司也。抗疏爲非。而諫官之論。宜略爲施行。中書舍人董舜白。宰執曰。二者之論。俱不爲過。使兩易之。則各爲舉職矣。五月。壬辰。正字喻。轉言。祖宗制科。以待非常之才。猶許士人應選。近設宏辭科。望詔舉人有願兼應者。聽送禮部。其後不行。都督張浚。奏。以戶部郎官主管都督行府財用張澄。爲兩浙轉運副使。時駐蹕之所。計司已劇。而淮南漕職。亦命澄兼領。是月。左宣教郎平陽蕭振。召對稱旨。上欲除臺官。適無闕。趙鼎欲授以樞密院副承旨。上令與秘書郎。越數日。鼎薦人爲監察御史。御批除振。六月。丁未。宰執奏前日地震。上曰。上天

癸巳翰林學士朱震言。今以戰馬為急。而買於廣右。深慮夷人為姦。伺我虛實。乞諭帥臣。凡買馬必擇謹密之士。庶消息於未然。異時西路通則漸減廣馬之數。乃詔帥臣提舉買馬官。皆諷察之不得。因以生邊患。時右司諫王縉。以大臣不和為憂。乃言。今陛下所與共濟艱難。復大業者。二三大臣爾。或出而總戎。或處而秉軸。交修政事之間。進退人才之際。謀慮有不和。則初意未必盡同。苟無私心。惟其當而已。願戒大臣。俾同心同德。絕猜間之萌。以協濟國事。至再三言之。多十萬賊眾十萬。已次濠壽之間。張浚拒之。即詔并以淮西軍屬。浚主。管殿前司楊沂中為浚統制官。浚遣沂中至泗州。與浚合。且使謂之曰。上待統制厚。宜及時立功。取節鉞。或有差跌。浚不敢私。諸將皆聽命。戊戌。沂中統兵至濠州。癸卯。上謂宰執曰。劉光世之意。欲退保采石。趙鼎曰。諸處探報。殊無金人。自當應戰。若官軍不能勝。賊則何以立國。但光世隨處分兵捍賊。已見失勢。今已渡淮。當遣張浚軍與光世合。乃為得計。萬一賊得志於光世。則大事去矣。折彥質曰。誠如趙鼎所論。上顧鼎曰。卿此策頗合朕意。度金人行兵不如此。必止是劉豫之衆。合軍擊之。無不勝者。時賊軍東路既敗。引數騎挺身逃去。西路麟所統。麟聞賊敗。亦望風而遁。光世乘勢追襲。亦捷。通兩路所得。船數百艘。車數千兩。器甲金帛錢米軍需之物。不可勝計。京東金人尋亦退走朔方。大恐。上以手背賜浚。略曰。賊雖犯順。侵擾及濠。卿獎率師徒。臨敵益壯。遂使因渠宵遁。同惡自焚。寤寐忠勤。不忘嘉歎。仍令浚具上都督府隨行官吏軍兵推賞。浚言。賞或濫加。則將士解體。遂惟保奏有戰功者。諫官陳公輔言。前日賊犯淮西。諸將用命。捷音屢奏。邊上稍寧。蓋廟社之靈。而陛下威德所至。然行賞當不踰時。廟堂必有定議。臣聞濠梁之急。張浚遣楊沂中來援。遂破賊兵。此功固不可掩。劉光世不守廬州。而濠梁戍兵。輒使抽回。如渦口要地。更無人防。若非沂中兵至。淮西焉可保哉。光世豈得無罪。此昭然無可疑者。又楊沂中之勝。以吳錫先登。光世追賊。王德尤為有力。是二人當有崇獎。以為諸軍之勸。若韓世忠屯於淮東。賊不敢犯。岳飛進破商號。擄賊腹脅。二人雖無淮西之功。宜特優寵。使有功見知。則終能為陛下建中興之業矣。既而賞功。加浚少保三鎮節度使。沂中為保成軍節度使。殿前都虞候。除浚及十二月。今。戊申。上語及張浚平李成。得敗卒八千人。而浚纔有萬眾。明日又戰。恐其為亂。夜遣陳思恭盡殲之。事雖不得已。然朕今思之。尚寒心也。上又謂宰執曰。近日淮西有警。朕常夜分方軫。奏報到。輒披衣而起。或至再三。趙鼎曰。致陛下憂勞如此。臣等之罪也。時楊沂中奏捷。俘戮甚衆。辛亥。上愀然謂宰執曰。此皆朕赤子。賊迫之南來。既犯兵鋒。又不得不殺。念之痛心。願趙鼎曰。可更救諸將。爾後務先招降其陣亡者。而瘞之。癸丑。以巡幸隨軍轉運使梁汝嘉為浙西淮東沿江制置使。仍兼隨軍轉運之職。先是詔湖北東西招討使岳飛。往駐江州。癸酉。飛奏已至。上曰。淮西既無事。飛不須更來。趙鼎曰。此有以見諸將知尊朝廷。上曰。劉麟敗北。朕不足喜。而諸將知尊朝廷。為可喜也。司馬光作通鑑。首論魏斯。趙鼎韓處。為諸侯。以為禮莫大於分。莫大於名。何謂分。綱紀是也。何謂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又曰。貴以臨賤。賤以事貴。上之使下。猶心腹之運手足。根本之制枝葉。下之事上。猶手足之衛心腹。枝葉之庇根本。其措意深矣。有國家者。當以此為先務也。十一月。丙辰。金人遣使問劉豫罪。豫懼。免兇為庶人以謝之。於

是金廢豫之意決矣。起居舍人呂本中言。自古中興。必有根本之地。以制四方之地。有根本之兵。以制四方之兵。今根本之地。不過江浙福建。而諸路凋殘。民力已困。若根本之兵。則禁衛是也。而單弱不可用。令大臣先求二者之要。而行之。時本中權中書舍人。有益階州倉草場苗豆者。以賊獲罪。詔歸之本中。繳奏曰。近歲官吏犯賊。多抵罪。且既名士。人行法之際。宜有所避。况四方之遠。或有枉濫。何緣盡知。若違施此刑。異時察其非辜。雖欲深悔。亦無所及矣。論者以嚴刑上法。祖宗之時。臨機制變。事有不得已者。然自仁宗而降。寬大之政。久已成風。累聖相承。不敢輒易。今一旦盡改。成法。欲用祖宗權宜之制。則將重失人心。臣未見其可也。又此刑既用。臣恐後世不幸。姦臣弄權。必且借之以及無罪。直言私議。亦不能免。何者。用之已熟。彼得藉口。不以為異也。使國家此刑不絕。則紹聖以來。儼人盜柄。搢紳遭此。殆將無遺類矣。願酌處。極罰。以稱陛下仁厚之意。凡兩奏。從之。十二月。甲午。朔。曲赦淮西。召龍圖閣學士孫近。為吏部尚書。三省官。昨遣使諸道。惟川陝未曾選官。乃詔右司員外郎范直方。宣諭兩路。及撫問吳玠一軍。右僕射張浚還平江。隨班入見。具奏劉光世屯事。上曰。卻賊之功。盡出右相。時趙鼎等已議回蹕。臨安。浚力請幸建康。且言天下之事。不倡則不起。不為則不成。今四海民心。孰不思王室。而金偽脅之以威。雖有智勇。無緣展竭。比三歲間。賴陛下一再進撫。士氣稍振。今當示以形勢。激忠興備。則三四大帥。不敢偷安。蓋天下者。陛下之天下。陛下不自致力。以為之先。則人有解體之意。日復一日。終以削弱。異時復詔巡幸。其誰信之。何者。彼知以此為避地之計。無意於圖天下故也。論者不過曰。萬一有警。難於遠避。夫將士用命。扼淮而戰。敵有餘。苟人有離心。則何地容足。又不過曰。當秋而戰。及春而還。此但可以紓一時之急。年年為之。人皆習熟。難立圖矣。又不過曰。敵占上流。順舟可下。今襄漢我有。舟何自來。使賊有餘力。水陸皆進。陛下深慮臨安。亦能安乎。鼎言。弱不敵強。且宜自守。未可以進。乙巳。鼎罷。除觀文殿大學士。知紹興府。朱勝非開。除知樞密院事。時張浚專任國政。浚首言親民之官。治道所急。比年內重外輕。流落於外者。終身不用。經營於內者。積歲得美官。又官於朝者。多不歷民事。請以郡守監司。有治狀者。除郎官。郎曹淺者。除監司。郡守。館職未歷民事者。除通判。仍乞降詔。從之。乃下詔。略曰。朝廷設官。本以為民。比年內重外輕。殊失治道之本。自今監司郡守秩滿。考其治效。內除郎官。而未歷民事者。使復承流于外。庶幾民被實惠。以稱朕意。辛亥。召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張守。為參知政事。丙辰。湖南大帥少保荆湖南路安撫制置大使。呂頤浩為浙西安撫制置大使。行宮留守。翰林學士朱震。請編古循吏傳一書。以賜守令之有治行者。上曰。不若行治行者。進擢。無治行者。隨輕重責罰。自有勸懲。賜循吏傳。恐無補於事。己未。以兵部尚書劉大中為龍圖閣直學士。知處州。辛酉。言者請以寺監丞簿編修。刪定檢鼓等院官。未歷民事者。竝堂除大邑。下其書左右司。辛酉。都司言。寺監丞簿。已准者。劄別措置。外其編修。刪定檢鼓等院。欲堂除遇闕大邑。從之。遂以山陰及諸餘杭富陽江寧上元南昌分寧等四十處為大邑。浙東帥觀文殿大學士趙鼎在越。惟以東吏民為務。每言不東吏。雖善政不能行。蓋除害然後可以興利。易之豫利。建侯行師。謂建侯行師。乃所以致豫。解公用射隼于

高塘之上。謂射集而去小人。乃所以致解。鼎之學得於易者如此。至是姦猾屏息。又場務利入之源。不令
侵耗。財賦遂足。是冬。劉豫遣其偽皇子府參謀官馮長寧。請於金主。欲立子麟為儲嗣。曰。先主立
爾者。以謂有德於南。爾子亦有德耶。予當遣人訪之。時豫兵敗。故以此探金之意。不從。豫自知危矣。
夏國馬多為韃靼所盜。是歲夏國興兵。自河清軍渡河。由雲中境徑之。韃靼取馬而歸。往來皆不假道於
金國。初。大帥尼雅滿。烏克紳。皆鎮雲中。故夏人不敢動。二帥已罷兵柄。而左監軍薩里罕代守雲中。夏人
知其無能為。所以徑行不顧。金人亦不敢問也。

中興小紀卷二十一

紹興七年。丁巳春正月。癸亥朔。詔朕將親臨大江。駐蹕建康。以察天意。時左司諫陳公輔勸上幸建康甚
力。公輔又論今世尚程頤之學。以鄙言怪語為伊川之文。高視闊步為伊川之行。人能習此則為賢。而舍
是皆非也。上因詔學者。令以孔孟為師。時錄黃下禮部。吏欲鑿版。中書舍人董敦仲權侍郎曰。少俟之。郎官
黃次山申臺。謂莽沮格詔令。於是侍御史周秘彈莽出之。除集英殿脩撰。知衢州。事胡世將。舉次山自代。
胡世將。字伯玉。嘉興人。紹興初。為太僕寺卿。次山。字伯玉。嘉興人。紹興初。為太僕寺卿。次山。字伯玉。嘉興人。紹興初。為太僕寺卿。
胡安國聞之。與其子中書舍人寅書曰。子發求去晚矣。當輔公之說。上若據正論力爭。則進退之義。明
今不發一言。默然而去。豈不負平日所學。惜哉。且復問宰相云。某當去否。既數日。又云。今少定矣。此何等
語。遇緩急。即是為偷生。免死計。豈能為國遠慮。平生讀易何為也。於是安國自上奏曰。士以孔孟為師。不
易之至論。然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程頤始發明之。而後其道可與。至今使學者師孔孟。而禁不得從頤
之學。是人室而不由戶也。夫頤之文。於諸經語孟。則發其微旨。而知求仁之方。入德之序。則鄙言怪語豈
其文哉。頤之行。則孝悌顯於家。忠誠動於鄉。非其道義。一介不以取與。則高視闊步豈其行哉。自嘉祐以
來。頤與兄顥。及邵雍。張載。皆以道德名世。如司馬光。呂公著。呂大防。莫不薦之。頤有易春秋傳。雍有經世
書。載有正蒙書。惟頤未及著書。望下禮官討論故事。加此四人封爵。載在祀典。比於荀楊之列。仍詔館閣

真其遺書。以羽翼六經。使邪說不得作。而道術定矣。丙寅。上謂宰執曰。昨日張俊呈馬。因為區別良否。
皆不差。張俊曰。聞陛下問馬足聲。而知其良否。上曰。然。因論觀墨。惟李廷珪墨有骨有肉。昔道君令潘谷
及蔡京令張滋造墨。皆用珪法。而谷止得其肉。滋止得其骨。雖暗中入亦可知也。俊曰。物有易知。惟知
人為難。上曰。人誠難知。張守曰。惟以為難。則用捨必不苟。俊曰。孔子言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
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此兩言為要。上曰。是。孔子於人。其始未能無失也。俊曰。聖人待人以誠。故聞
其言而信之。至為小人所給。而後加察焉。故必觀其行。上以為然。先是諸路贍大軍錢。令轉運司於經
制權節。征商等數內。逐月椿辦。因號月椿錢。然所椿不能什之二三。餘州縣之吏。隨時措畫。銷銖而積。僅
能充數。一月未畢。而後月之期已迫。戊辰。戶部郎官張璠言。月椿錢病民最甚。乞詔守臣具所椿窳名。幾
何。與臨時措置者若為而辦。朝廷召諸路漕臣。稟決其可否。而能行之。又江西湖南認發岳飛軍月椿錢。
亦令具申省。己卯。吏部尚書孫近。請詔三省樞密院。凡所以靖中原。制敵國者。日夜講求。而常程之事。
付之有司。上諭宰執曰。近所論甚當。常程事可付之六曹。張守言。六曹有常法。故不敢專決。而朝廷則可
取旨行之。上曰。六曹長貳不任責。則事且細。皆取決於朝廷。若任責。則朝廷事自然清簡。要當選擇長貳
而已。淮東宣撫使韓世忠。與偽境淮陽軍對壘。引兵攻之。未能下。世忠奏已回楚州。召資政殿學士
提舉洞霄宮沈與求。為提舉萬壽觀兼侍讀。既至。癸未。以翰林學士陳與義為參知政事。與求為同知樞
密院事。乙酉。詔。此下。本兵之地。事權宜重。依祖宗故事。置樞密使副。而知同僉書。亦皆仍舊。
初。以道君遠在沙漠。乃遣問安使何壽等往金國通問。至是。始知道君及寧德皇后。已相繼上仙。丁
亥。宰執入見。上號勸耕。終日不食。張浚等力請方進少粥。是時禮儀皆正。字權禮部郎官眉山孫道
夫。草定方議論之際。翰林學士朱震。多依違人。或罪其緘默。獨著作佐郎王翥。以謂君子發建明。是已取
名而歸過於上也。子發之意。或出於此。以觀文殿學士禮泉觀使兼侍讀秦檜為樞密使。舊
例。宰執新除。雖到堂。即時歸第。是日。以何鮮等回。留檜議事。不許歸第。初。馬軍帥解潛。與樞密院都統
制王彥。不協。兩軍之士。嘗交關於通衢。中外譟。是月。平江民居火。潛所部入人室。聲言救火。而攘其貨。
有旨。兵士免推治。管轄使臣劉舜臣。降兩官。給事中胡世將駁奏曰。潛統軍無律。不黜無以
明賞罰。乃詔能潛及彥。以浙西淮東制置副使劉錡。主管馬軍。併兩軍以屬之。初。河南布衣尹焞。漸之
孫也。師故程頤。得其師學。靖康初。召至京。授和靖處士。建炎兵亂。鎮撫使翟興聘之。不就。徙居長安。劉豫
僭立。使偽帥趙彬。招以厚禮。焞逃去。遂入蜀。止於涪。先是范冲在經筵力薦。焞之不去。遂用程頤故事。授
左宣教郎。崇政殿說書。先是焞至九江。值左司諫陳公輔論學。程氏者之弊。復辭曰。學程氏者焞也。於是
右僕射張浚。顯言其嘗拒劉豫之節。焞始就職。自復賢良方正科。久未有應詔者。未幾。焞有文。二
月。戊午。詔太尉湖北。西。女撫副使岳飛。為宣撫使。時淮東宣撫使韓世忠。江東宣撫使張俊。皆已立功。
而飛以列將拔起。世忠。不能平。先是飛皆屈己下之。書數通。俱不答。及飛被楊么。獻樓船各一。兵徒戰
守之械畢備。世忠始大悅。而俊益忌之。飛奏議官薛弼。雖每勸飛調護。而幕中之輕銳者。復教飛勿苦降

將為兵部侍郎。壬申，鄧瓊至汴京，劉豫偽授靜難軍節度使，知洪州，以斬養等為統制官。次為諸州副鈐轄。餘授準備使喚之類。正軍所請，皆不及在朝廷之日。人人悔恨，獨瓊以為得策。中丞周秘言：右僕射張浚，輕而寡謀，愚而自用，德不足以服人，而恃其權，誠不足以用衆，而專任其數。若喜而怒，若怒而喜，雖本無疑貳者，皆使有疑貳之心。予而復奪，奪而復予，雖本無怨望者，皆使有怨望之意。無事則主威恃勢，使上下有睽隔之情；有急則甘言美辭，使將士有輕侮之志。鄧瓊以此懷疑而叛，然則浚平日視民如草菅，用財若糞土，竭民膏血，而用之軍中者，曾何補哉！陛下若不遂浚，綱紀何由而張，如尙欲觀其後效，臣謂浚之才止如是而已。願早正其誤國之罪，殿中侍御史石公揆論浚輕脫寡謀，失機敗事，尙居宰府，何以率百寮。右正言李道，亦謂浚頃以樞臣宣撫，妄作威福，致全陝傾覆，健將奔亡，其罪合誅。姑從薄責，未幾召還為相，而尙循故轍，措置乖方，致鄧瓊以數萬衆叛去，望收還政柄，置之閑散，而右司諫王縉獨言：劉光世屯淮西士卒數萬，惟王德一軍忠勇敢戰，餘皆驕怠自肆，不可用也。一旦以德耀光世之後，鄧瓊等憚其威嚴，訴於朝，既為之改命，而召瓊等赴行在，乃懷疑貳，相率北去，則潛為此謀有日矣。今張浚引咎求罷，方防秋之際，二大將又入奏事，朝無宰相，無乃不可乎。時已詔都督府與樞密院，於是參知政事張守力開陳上前，未減浚罪。壬申，罷浚為觀文殿大學士，提舉太平觀，都官郎中趙令衿獨上疏，乞留浚而令衿亦罷。既而秘等再論，乞投遠方，以為誤國之戒。遂詔落職。時江東宣撫使張俊見都統制王德在建康，每以厚幣結之，故德以兵八千歸於俊。右正言李道言：張浚在陝，得專制陝，自紹興三年至今，凡二千三百七十員，便宜推恩，有自選人為員郎，自借官為選刺，自副甲頭而至橫行，蓋僅逾三年，而遷補如是之衆，朝廷加厚遠人，隨其所授，與換給真本，可謂寬矣。然不可不審，今累勞當遷者，吏部必寸量尺度而後與，其他折減執俘，上功幕府一級或差，文吏必繩以法，何獨於此闕略之甚。臣請除軍士外，文武官更改其濫冒者，量折減之。癸酉，詔三省權以參知政事當筆，俟除相仍舊。湖北宣撫使岳飛以鄧瓊軍叛，乞提全軍進屯淮甸，降詔獎之。大理少卿薛仁輔奏：天下獄有半年未決者，乞委提刑親問，一年未決者，具事因申省。乙亥，執政張守等言：累降聖旨，催諸路結獄，不得淹滯，如仁輔所奏，則許半年或一年矣。上以為然，且曰：獄重事也，朝廷須當留意。舜之戒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死者不可復生，朕未嘗送一人入獄，秦桧等曰：陛下好生，實與天地同德，此舜之用心也。先是禮部侍郎陳公輔言：淮西軍叛，或謂朝廷緣此諸事稍沮，見謀改圖，不知今日當何如耶。謂帥不應罷，將復任之耶。謂兵不可馭，將姑息之耶。謂大臣無謀，將別用之耶。謂進建康為失，將回蹕耶。此皆徒為紛紛，未見有益。臣謂正當鎮靜，使敵無所窺，上以為然。至是公輔又言：臣嚮者妄奏，偶合聖心，則今陛下赫然改圖，所罷帥果已復召，所移兵更令姑息，大臣又以無謀賜罷，惟未回蹕臨安爾。是臣所言，上感聖聰，無一可取，當退俟宸覽。然尙有餘說，若遂不言，死不瞑目。臣竊謂光世之召，非出聖心，乃因大將之言。如此則朝廷威令可否，皆在諸將，今後大將有過，何以處之耶。張俊一軍久在盱眙，今令過淮西，而老小不欲，遂養之於行在，議者謂俊兵祇欲住此，緩急恐難進行，若任其自擇，何姑息之甚耶。張浚之罷，亦緣稍振紀綱，衆皆不喜，遂激

中興小紀 卷二十二

二五九

中興小紀 卷二十二

二六一

怒陛下言者乘此擊而去之，疑於助將帥而能宰相，何倒置之甚耶。至於回蹕，則臣恐深以為不可。臣向奏事，親聞玉音，謂建康若不可立，臨安又豈能保。聖斷如此，但恐羣臣主進者少，主退者多，則陛下不能無惑。更望陛下勿因小害而沮，則中興之功可望。臣蒙起置諫垣，今又列在侍從，乞骸以去，故卒獻此說。惟陛下貸其狂，公輔未幾以集英殿修撰奉祠而去。時江東宣撫使張俊軍中營寨未辦，執政乞增支錢，上因言財皆出民力，若此之費，實不得已。苟可已者，須極惜之。張俊嘗奏軍中費陛下無限錢，朕即詰之。朕何嘗有一錢與卿，皆百姓膏血也。卿須知百姓膏血不可竭，務與朝廷為一體，則中興之功不難致矣。觀文殿大學士萬壽觀使趙鼎至行在，論曰：臣聞陛下北顧，見諸將帥，皆以私利為心，臣恐其有變也。上第恐上意不許，謂鼎曰：不然，其大矣。若以宣撫使處之，淮上張相方以近事不察，補過急必有以。況不遺遠相，公決無此舉。鼎曰：不然，其大矣。若以宣撫使處之，淮上張相方以近事不察，補過急必有以。官不遺遠相，公決無此舉。鼎曰：不然，其大矣。若以宣撫使處之，淮上張相方以近事不察，補過急必有以。見少補萬分，今固無及。然臣愚慮不在淮西，恐諸將竊議，謂因能劉光世不當，遂有斯變。自此肆驕，益難號令，朝廷不可自沮，為人所窺。上以為然。丙子，以鼎為左僕射兼樞密使。吏部尙書孫近除龍圖閣直學士，知紹興府。丁丑，上問趙鼎防秋大計，鼎曰：淮西雖空，當以壯根本為先務。又問去留如何，鼎曰：來已失之，遽去不可復爾。今國威少挫，須勉強自振，上以為然。且曰：初聞淮西之報，未嘗輒動，執政奏事皆惶懼失措，反以安慰之。鼎曰：正須如此，見諸將尤須安靜，使之固測，不然益增其驕恣之心矣。仍以控制之事專責之二將曰：光世之兵，本不為用，我之所賴，惟汝二人，彼必感陛下倚任之重，且不敢以朝廷為弱也。前此大臣曾以此啓否。上曰：彼皆倉皇無地措足，何暇及此。鼎曰：臣竊謂陛下每以回蹕為言，今日復回蹕，身向淮西，必謂此事當身任其責，無與鼎事。鼎曰：不然，其大矣。若以宣撫使處之，淮上張相方以近事不察，補過急必有以。鼎曰：不然，其大矣。若以宣撫使處之，淮上張相方以近事不察，補過急必有以。乙酉，交趾郡王李陽煥卒，以印付其長子天祥。既而上遣表及貢方物，詔追封陽煥為南平王。封在明年三月。上親書羊帖傳，賜樞密使秦檜，檜力請刻之石，以頒宰執大將從官。從之。戊子，以淮西制置副使劉錡知廬州，遂召提舉太平觀解潛為主管步軍司公事。自金主晟既卒，高慶裔伏誅，而尼雅滿繼亡，劉豫已失助矣。至是因鄧瓊投彼，豫復遣偽皇太后府參謀馮長寧，乞兵於金主亶。且言瓊欲過江自效，請用為鄉導，乘勢併力南下。時亶已議廢豫，慮其有兵之多，陽許豫行，因遣使馳至東京，以防瓊詐降為名，立散其衆。先是徽猷閣待制王倫等奉使至淮陽，劉豫授簡鴻慶宮，遲之不遣，移文取國書及問所傳何命，倫報豫國書非金主而受不授，若所銜命，即祈請梓宮是已。彌旬而金使至，是月倫渡河，見金左右副元帥達蘭烏珠於涿州，達蘭問倫入境久，願來遲何也。倫具言豫邀索國書，因曰：齊豫營私，民皆嗟怨，且其心忍負本朝厚恩，使得志，能保其不背上國乎。達蘭曰：我委劉齊於宋，度能制其死命乎。倫曰：吾君神武，劉齊犯天下不義，以順討逆，掃除何難也。

中興小紀卷二十三

紹興七年冬十月。中丞周秘殿中侍御史石公揆。右正言李誼。論張浚不已。丙申。夜御批浚謫散官。安從...

中興小紀 卷二十三

二六三

中興小紀 卷二十三

二六四

諫或以浚里黨論之。望陛下垂察。上曰。朝廷用人。正當論才不才。頃竊諫好以朋黨罪之。如罷一相。則凡...

中興小紀 卷二十三

二六五

上駕取諸將。至於偏裨。亦知其材之所長。蓋照臨無遺如此。戶部尙書章誼言。自權貨務。復置提舉官。見係臣獨領。緣無同官商議。竊恐誤事。望仍隸戶部。壬午。詔從之。時權貨務。買度牒。而遠方不能就買。宰執欲付之諸路。上曰。如此則州縣將苛於民矣。趙鼎等曰。不限以數。則無此弊。上曰。宜嚴爲約束。毋使民受患。初。江西大旱。而觀文殿大學士知洪州李綱。乃課民修城。一方頗怨。至是侍御史石公揆言。綱妄自尊大。恣爲苛擾。初張浚謫居於福。綱與之交。意其復用。以爲己援。近乃遣書痛詆。傳至行在。欲以取譽。復冀相位。繼知已用趙鼎。其意大沮。又稱感時憂憤成疾。聞者笑之。又殿中侍御史金安節。左右正言辛次膺。李誼。亦論綱違法虐民。毒流一路。乞再詔綱提舉洞霄宮。既而公揆等再論。乞鑄職。上曰。前宰執朕所禮貌。已罷帥足矣。趙鼎等曰。陛下遇臣如此。誰敢不竭心圖報。安節。欲縣人。次膺。掖縣人也。是日宰執奏復置川陝茶馬官。舊有主管。有同提舉。有都大提舉。凡三等。上曰。此轉運副使判官之比。當擇人考其資歷而命之。茶本以博馬。而近乃易珠玉紅髮之類。須禁止之。趙鼎奏來春去留之計。望更留聖慮。恐回蹕之後。中外謂朝廷無意恢復。上曰。張浚措置三年。竭民力。耗國用。何嘗得尺寸之地。而壞事多矣。此等議論。不足恤也。趙鼎因奏事。論及修神宗實錄。上曰。止修訛謬。非有所改也。鼎曰。所降御筆如此。上曰。乃宰相議定者。鼎曰。起居注載著作郎張嶠所得聖語亦然。上駭曰。安得有此。即詔嶠所記勿存。留鼎乃知是事本非上意。鼎言何論本與秘閣修撰曾統所進本小異。嶠乃蜀本有朱字處。統本卻無之。自合重修。其李綱正。胡聖。不應引嫌避史職。令依舊兼之。上曰。未勾去者大宥。鼎曰。此乃美事。蔡卞輩不學。故不知去取。如吳圭傳載有曰。臣願陛下爲堯舜主。不願爲唐德宗。卞乃刪去。臣謂主聖則臣直。載之乃見神宗之聖也。使魏徵王珪傳不載其直言。則後世不知太宗納諫也。上曰。然。鼎又曰。臣自去國半載。今觀聖意。稍異前日。上曰。尋常造膝。每以孝悌之說相搖撼。其實紹述之謀也。鼎曰。莫有正論否。上曰。無之。自卿去。惟朱震不改其舊。鼎曰。臣觀持中論者皆感聖聽。乃是沮善之術。故以爲不可太分。當兼收而用。則得人之路廣。臣謂君子小人並進。何以爲治。與其多得小人。寧若少得君子之爲愈也。蓋分善惡。惟恐不嚴。稍寬則落其姦。使君子於小人常怨。小人於君子不怨也。上復以爲然。是月。工部尙書李綱大出爲廣西安撫使。初。淮西軍中諸使臣爲鄭瓊劫去。至是復歸者甚衆。有司以文券不明。例降所給。趙鼎與執政議不合。乃密白於上曰。此曹去僞歸正。當優假之。今乃降其所請。反使悽悽有不足之歎。上即批出。各還其本。於是人心忻然。來者相繼。劉豫不得而防之也。江東宣撫使張俊。引兵還建康府。十一月。丙午。俊入對。因言劉光世解軍政。閑居自適。有登仙之歎。上不樂。因諭之曰。卿初見朕時。何官。曰。脩武郎。是時賫如何。曰。貧甚。嘗從陛下求戰袍以禦寒。上曰。今日貴極富溢。何所自耶。曰。皆陛下所賜。上曰。卿既知此。宜思自效。而有羨於光世何耶。俊惶懼頓首。至於流涕。誓死以報。乙未。宰執奏事。上以此語之。趙鼎等曰。陛下御將之道。可謂盡矣。丁酉。宰執奏臨安府火禁。放火者行軍法。遣火延燒數多者亦如之。上曰。放火遣火。豈可同罪。大凡立法太重。往往不能行。趙鼎曰。遣火延燒者。取旨可也。上曰。止於徒足矣。庶可以必行。策刑罰太重。非朝廷美事。先是川陝宣撫使吳玠。遣使臣呂政。來求軍中犒賞。上諭政曰。

歸語吳玠。自小官拔擢至此。皆出於朕。非緣張浚也。大丈夫當自結主知。何必附託人以進。朕已撥一百五十萬緡。非因浚進退有所厚薄也。他所關可具奏。朕一一應副。又諭以川茶自來博馬。今聞盡易珠玉。紅髮無用之物。政曰。吳玠則不敢。諸將恐或有之。上令博馬外不可別易一物。是日。上語宰執。以此趙鼎等曰。玠聞聖訓。不惟感激涕零。亦佩服聖德矣。壬寅。上謂宰執曰。張俊臨事不易得。獨好營土木。朕數論。莫能改也。比因入對。而論以建康行宮。皆因張浚所修。疑殿之後。雖廢。而皆無朕不允。營數間。爲居當與卿觀之。初。不施丹雘。俊曰。略加雅飾。不過三二千緡。朕諭以財方艱。不忍三二千緡。以崇土木之飾。俊感歎而去。有使臣李發者。齎到奉使朱弁書。報金國尼雅滿等相繼而死。樞密使秦檜曰。金國多事。勢須有變。上曰。金人暴虐。不亡何待。秦檜曰。陛下但積德中興。固自有時。上曰。此固有時。亦須有所施爲。然後可以得志。金主亶欲廢劉豫久矣。至是金尙書省勅豫治國無狀。宜詔左右副元帥達蘭。烏珠提兵以寇江爲名。徑之東京廢豫。而豫方請兵入寇。金示以難色。而豫請愈堅。金若不得已而應者。乃令先調發山東兵會於淮上。約其子麟。以二百騎至滑州。即爲金所擒。二帥徑引從騎入東華門。逼豫入見。達蘭以鞭撻命。命麟馬載之而去。因於金明池。廢爲蜀王。時豫弟益守陝西。又別遣左監軍薩里罕。提兵擊言攻蜀。即長安擒益。其廢豫之詔。略曰。建爾一邦。速令入寇。尙勤吾成。何以爲國。豫既廢。達蘭逼其北行。至上京。給舊天子廟以居之。張浚行。遣使入蜀。勸諸將入蜀。諸將亦爲之。如能誘至金人。使之勝以歸。則入蜀地。故遣之。大抵謂豫已和結約。故遣使等。降前首再乞兵於金。十月。金副元帥烏珠復遣使來。請其有也。豫初僭立。作楮幣。自一貫至百貫。皆識其末。曰。過八年不在行用。蓋其數已兆矣。金遂於汴京建行尙書省。以張孝純。蕭三寶。爲左右丞相。張通古爲左丞。又恐汴人不安。曰。汝舊主人少帝在此。於是民心稍定。而北軍亦不敢擾民。豫之廢也。汴京有錢九千八百餘萬緡。絹二百七十餘萬匹。金一百二十餘萬兩。銀一千六百餘萬兩。糧九十萬石。而方物不在此數。初。達蘭久居山東。回易屯田。徧於諸郡。每認山東以爲己有。其立豫也。深存悔割山東之意。故達蘭屢畫山東河北。圖獻議於故主。曰。營腴之地。鹽鐵桑麻所出。盡在舊河以南。我初與議。以河爲界耳。今新河且非我決。彼自決之。以與我。豈可棄之。當以新河爲界。晟不從。及達蘭專權。遂議取山東。諸將曰。獨取山東。恐驚豫之心。不若廢豫以取之。豫之廢也。不惟結怨於諸帥。亦以山東爲累耳。初。薩里罕在雲中。嘗因軍事。召知府州折可求至。密諭以將廢豫而立可求之意。至是達蘭之意。欲割河南以歸本朝。薩里罕恐可求失望。生變。罪歸於己。一日。燕可求而真。可求食之。既去。卒於路。初。宣和間。進士王問。進書萬卷。補承務郎。上即位。有越州布衣諸葛行仁。亦因進書得進功郎。至是吏部以爲不倫。追問兩官訴之。詔與改正。中書舍人李綱遂以爲不當改正。丙午。上謂宰執曰。求遺書自美事。朕方多難之時。故行仁之賞薄。宣和承平。留意墳典。授京秩不爲過。然既有論駁。可鑄一官。十二月己巳。詔淮東宣撫使韓世忠。移司鎮江府。仍留兵守楚州。樞密使秦檜曰。老小既得所。萬一有警。諸帥當盡力捍寇。上曰。朕竭民膏血以養之。緩急豈容不盡力。正使無內顧之憂也。於是世忠奏乞留全軍於楚。以蔽江淮。從之。先是紹興初。劉大中宣諭。

江南薦臨川布衣鄧名世召對。賜出身。除刪定官。是月。以名世為校書郎。禮部侍郎常同。請令大臣屏去細務。專意帷幄之謀。責任六曹。隨事裁決。凡禮文及法令。悉令裁定。以趣簡便。乙亥。上謂宰執曰。聞三省文書極繁。卿等省閱。日不暇給。皆由六部官不任責。事事申明故也。豈有為尚書不能任一部之事。朕若擬為執政。便可裁天下之務。昨常同亦奏此事。陳與義曰。今日事比承平時極多。趙鼎曰。承平時朝廷尊嚴。上下有分。昨一小使臣馬前喧呼。臣恐其誣冤。乃求差遣耳。政由臣等不才。致朝廷之勢陵夷。上曰。此須與行遣。天下事實爾而已。若有罪不罰。漸成姑息之風。誠為不便。劉豫既廢。金國左副大帥遼蘭。送王倫等回。謂曰。好報江南。既道途無梗。和議自此平達。至是倫還。丙子。泗州奏至。上製贊謂趙鼎等曰。朕以皇太后未還。夙夜憂懼。未嘗去心。若金人能從朕所求。其餘一切非較也。鼎等曰。仰見陛下孝心焦勞。上曰。國家但能自治以承天心。豈無復振之日。癸未。倫等還。上錫予特異。丁亥。以倫為徽猷閣直學士。樞密都承旨。充迎奉梓宮使。借拱衛大夫高公綸副之。知泗州劉綱。乞調滁州。千夫修城。有旨從之。言者以為非是。甲申。上謂宰執曰。百姓誠不可勞。但邊城利害至重。天下之事。亦權輕重而為之。朕愛民力。一毫不敢動。惟此役不得已也。趙鼎曰。昨得旨。已令優給錢米矣。是月。以禮部侍郎常同為御史中丞。劉豫之將有宋超者。帶兵千餘。詣知州劉錡。錡帶兵入奏事處。超等既定。錡復還合。趙鼎曰。趙鼎與錡兵萬餘。四圍數千。士相謂曰。前日大作指。未進一步。亡者五六萬。今不動聲色。自致士馬如趙人矣。時徽宗小祥。近且逾七月之期。而迎請梓宮。使者未有來耗。禮官謂不可久停常祀。於是綿蕪其儀。返虞祔廟。以左僕射趙鼎為禮儀使。金主亶以皇伯領三省事。宋國王宗彜乃先主晟之長子。豪猶難駁。而東京留守堯王宗傑。案繫年要。即親親叔。且素有才望。乃除太保領三省事。以制之初。金有國。自長晟以來。雖名為帝。而與其下無尊卑之別。其主所獨享者。惟一殿曰乾元。四隅栽柳。作禁園。邊壁皆設大坑。時與諸臣雜坐於坑。后妃躬持飲食。自置初時。詞臣韓昉。已教之學。稍能賦詩染翰。既即位。左右儒士日進諂諛。導以宮室之壯。侍衛之嚴。出則清道警蹕。入則端居九重。視舊功大臣如草芥。非時且莫得見。盡失女真之故態。至是宗彜入相。願與宗彜等合謀而亂作矣。

中興小紀卷二十四

紹興八年。歲在戊午。春正月。言者請今後從官作守。不許衛見任人。壬辰。宰執奏事。趙鼎曰。祖宗以來。侍從官如此。上曰。若遇從官。無異庶官。遇宰執無異從官。則非朝廷之體。陳與義曰。人臣何有重輕。但望陛之勢不得不存。秦檜曰。嚴堂陛乃所以尊朝廷也。奉使王倫之還也。言金人廢劉豫之謀。自己使人發之。癸巳。起居舍人勾龍如淵言。倫迎梓宮。問諱曰。使指也。梓宮未還。諱日猶秘。而一言之合。遂使廢豫。此其可信哉。上曰。不然。倫奉使時。朕嘗以此意諭之。渠果能游說。亦未可知。如淵曰。此固臣之所不知。如淵導江人也。參知政事張守。乃張浚所引。浚罷相。人知守必去。時已議還都臨安。守力請且留建康。以為遠圖。議不合。戊戌。以資政殿學士知婺州。趙鼎亦留。守言曰。張浚水州之命。既下。張守與陳與義。乞議上。皆許其去。守言去。二參在坐。聞之。極不憚。二人既衛。而後去。其後秦檜。獨相。亦不免。辛丑。詔復幸浙西。初龍圖閣直學士汪藻。罷知撫州。奉祠而去。翰林侍讀學士范冲。言日曆國之大典。比詔藻纂集未成而中止。恐積久散逸。後人益難措手。今藻就間。願詔令勿輟。俾三朝文物。著在方策。非小補也。詔許藻。辟官屬二員。且賜史館修撰錢。力辭不受。至是藻又進政和三年以後詔旨未成者。乞從史館論議。癸丑。藻仍就纂集。先是。以歸朝官馬欽。人馬。隸張俊軍。既而親筆欽。差江南鈴轄。俊堅欲留之。不遣。乙卯。樞密院奏。欽赴任。上曰。昨俊入見。朕嘗諭之。聞馬欽於卿素懷不足。卿必欲留之。軍中萬一欽病死。人必謂卿殺於

卿亦便乎。俊悚然謝曰：臣慮不及此。不敢復留欽矣。上平日訓諭將帥，皆切於理，使其利害曉然於胸中，可謂盡駕馭之道也。是月四川謀帥，上問刑部侍郎胡交修，廷臣孰可將者？交修曰：臣從子世將可用。時世將為兵部侍郎兼直學士院，遂除樞密直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兼成都府，自重兵聚關外，以守蜀，而備道險阻，漕舟出嘉陵江，春夏漲而多覆，秋冬涸而多膠，紹興初，規行陸運，調成都瀘州利州三路，夫十萬，縣官部送，微費爭先，倍道而馳，晝夜不息，十斃三四，至是交修言：兵所以保蜀也，民不堪命，則腹心先潰，尚何保蜀之云？臣愚欲三月以後，九月以前，第存守關正兵，餘悉就糧他州，如此則給守關者水運有餘，分戍者陸運可免。上乃命學士院述交修意，詔宣撫使吳玠行之。既而世將至蜀，玠以軍無見糧，奏請躡至，世將被旨，約玠於利州會議，異時制置使以文臣多事邊幅，而玠起行伍，不十年為宣撫，故莫肯相下，誠意不通。初水運泝江千餘里，半年始達，率以七十五斛而致一斛，至是世將與玠反覆共論，玠亦曉然知利害所在，乃復前大帥益轉般撥運之法，軍儲少充，公私為便。金主宣肆赦，改元天眷，時左右副元帥達蘭、烏珠、左都監托卜嘉，並在汴京，左監軍薩里罕居長安，右都監巴克實居鳳翔，既而達蘭歸所州，薩里罕歸雲中，而烏珠、托卜嘉、巴克實皆留如舊。先是左僕射趙鼎以徽猷閣直學士王庶為知兵，召歸除兵部侍郎。二月丁巳朔，遷庶為尚書。癸亥，上發建康府，至東陽鎮行宮，幸執事上曰：昨日六宮既發，張俊來奏事，朕召至宮中，與論邊事，因戒之曰：朕來日東去，卿在此，無與民爭利，無與土木之功，俊悚懼承命，見地無輒面，再三嘆息。朕諭之曰：艱難之際，一切從儉，庶幾少紓民力。朕為人主，雖以金玉為飾，亦無不可，若爾非特一時士大夫之論，不以為然，後世以朕為何如主也。先是上將回鑾，詔知建康府張澄陸職，改知臨安府，澄受命星馳而至，不數日，前所缺者率皆辦焉。中丞常同奏吳玠頃行屯田，常得褒詔，願問玠近來積穀幾何，減餉幾何，趙鼎、李道、相繼為都漕，先後運至，幾何，各令條上。然後案實講究，以紓民力。從之。戊寅，上至臨安府駐蹕。三月庚寅，台州有匿名書，稱長平主管官李椿年刻薄，欲率衆作亂，言頗不遜。壬辰，上謂宰執曰：兵興以來，官物皆陷失，既差官檢察，若稍留心，便生誣毀，此必州縣吏所為。萬一作過，當遣官助殺，於是趙鼎以下，退而服上之英明。以樞密使秦檜為右僕射，平章事兼樞密使。時朝士皆相慶，惟吏侍郎晏敦復，有憂色。或謂敦復曰：相之作相，天下之福，公獨不悅何耶？敦復曰：姦人相矣。時鼎定官都陽方時，聞是語，其後以告給事中張致遠，吏部侍郎魏玠，而二人亦以敦復之言為過也。久在樞府，憂憤怨怒，誓將曰：大臣必不爾然用之。在陛下耳。況自有國是日，遂館院，檢再相上既與議，參知政事陳與義乃張浚所引，以久病乞退。甲午，為資政殿學士，知湖州。起居舍人勾龍如淵言：戶部非肇劃財賦之地，宜置一使以總諸路漕臣，蓋諸路權輕勢分，但見一路利害，若一使總之，則可有無。審虛實，為朝廷久長之計。又言：此事當以戶部長貳判諸道水陸度支轉運等使為名，如蘇如洪可以置司。若以外官為之，則事必掣肘，不能久矣。上然之。壬寅，工部侍郎趙鼎，不為趙鼎所知，是以徽猷閣直學士出知袁州。以兩浙都轉運使徽猷閣待制向子諲為戶部侍郎，子諲言安邊固圉，必資儲蓄，江西宜於洪州置糴，於江州置轉般倉，以給淮西，湖南於潭州置

糴於鄂州置轉般倉，以給襄陽，湖北於鼎州，淮西於廬州，淮東於真州，仍多造船，則遣戍出兵，往無不利。又言：今天下急務，在考兵籍，究戶版，汰老弱，升勇健，創簿正言，使諸州上報於兵部，諸將上報於樞密府，著鄉貫，書事藝，季申歲考，所以除詐冒也。凡詭名挾戶，典買推收，進丁退老，分烟析產，田畝升降，貨殖盈虛，必以時覈實，所以革欺弊也。此其大略耳。推而行之，則在乎人焉。金人又於燕京建行臺，尚書省，改燕山樞密院為之，以三司使杜充食省事，先是金人主計之任，在燕山曰三司，在雲中曰轉運，在京中曰度中，在京上京曰鹽鐵，在京東曰戶部，時充在燕京，就充之也。是春，金左右副元帥達蘭、烏珠，皆在祈州，奉使王倫，行至祈見二帥，時韓世忠、岳飛、吳玠軍，各遣間招誘中原民，金得其蠟彈旗榜，出以詰倫曰：議和之使來，而暗遣諜，如此君相給且不測進兵也。倫言所議靖民，乃主上誠意，邊臣見久而無成，或乘時希尺寸為己勢，則不可保。主上決不之知。若上國孚其誠意，雖許之平，則朝廷一言戒之，誰敢爾者？二帥相視無語。夏，人乘金人有折可求之喪，攻府州奪之，可求子彥文，攜其家走河東，其後金令彥文知代州。夏四月，上旋踰臨安，中丞常同言：今去淮益遠，邊民多不安，宜遣重臣出按兩淮，有荒田，縱民耕勿收租，數年之後，粒米狼戾，百姓足而國用足矣。又言：江浙民困於月椿，幾不聊生，上憮然，遂減月椿數千緡。至是詔遣樞密副使王庶視師淮上，調諸路兵，預為防秋計，且以同奉付庶行之。自鄧瓊叛，諸將稍肆，庶條上，請臨發犒軍於都教場，庶便服坐壇，自三衛大將而下，雖身任使相，悉以戎服，步由轅門，庭趨受命，拜賜而出。蓋自多事以來，未嘗行也。時主管殿前司楊沂中，怒其統制官吳錫，收繫之獄，戶部侍郎向子諲，力言於庶，謂錫可用，庶奏釋之。使統兵屯淮西，內寅庶辭，上因論王霸之道，不可兼行，當以三王為法，今之諸將，不能恢復疆宇，他日朕須親行，不殺一人，庶幾天下定矣。秘書少監尹焞於經筵留身，乞致仕甚力，上許除內祠。癸酉，上語宰執曰：焞云士大夫不知進退，安川所學，劉大中曰：焞學有淵源，且老成，若得之，亦是朝廷氣象。趙鼎退至開子，誦杜甫詩：文物多師古，朝廷半老儒之句，秦檜曰：老成人重於典刑。劉大中曰：蔡京惟用少年，所以誤國，可為戒也。戶部侍郎李綱進言：祖宗之法，有可行於今者，發運一司是也。大概權六路豐凶，以行平糶之故，然今比昔少異，當師其意，損益行之。臣謂宜復此司，別給糴本數百萬緡，俾廣儲以待恢復之用，數年必見其效。丁丑，詔從之。王庶奏：辟屬官，戊寅，上謂宰執曰：昨王庶辭，朕諭之云：張浚待諸將以狎昵，取侮呂祉，以做肆取敗，皆可為戒。劉大中曰：庶到堂亦誦陛下之言，深佩聖訓。初，胡寅自中書舍人出知嚴州，其父徽猷閣待制安國，以書諭之曰：汝在桐江一年矣，大凡從官當郡，經年未遷，即有意意，汝今宜作三年計，日勤一日，思遠大之業，若有遷擢，自是朝廷非我所親也。既而移守永州，未上，至是詔實除禮部侍郎，尋丁憂去。朱勝非開居錄曰：胡寅，忠義之臣，行伯魯亦嘗論不吝，乃稱父安國者，病在湖湘，乞歸，於是差知永州，實謂於非，改知嚴州，雖旋罷，累月數日，將行，告之安國，安國不吝，乃稱父安國者，病在湖湘，乞歸，於是差知永州，實謂於非，改知嚴州，雖旋罷，累月間至，寅懼之，作安國，安國不吝，乃稱父安國者，病在湖湘，乞歸，於是差知永州，實謂於非，改知嚴州，雖旋罷，累月對，因言諸將權太重，上曰：若言跋扈則無迹，兵雖多，然聚則強，分則弱，雖欲分未可也。戒曰：去歲能劉光

輔陷偽境時爲同州守世輔怒薩里罕無禮因殺其從者百人將擒以歸本朝會敵騎追逼世輔折箭爲誓縱之去於是世輔不克南歸亡入夏國初召秦檜之來道出婺州時左朝散郎王次翁致仕居婺與檜遇既而中書舍人樓炤爲檜言次翁甚貧因曰呂頤浩次翁郡人也頤浩再相次翁困一至此檜笑曰非其類也遂落次翁致仕以兵部郎官召之是月移爲吏部郎官是秋金人括京畿及陝西錢穀皆轉移北去蓋有割地以歸本朝之意也冬十月重修祿秩救令書成丙辰右僕射秦檜上之侍御史蕭振論參知政事劉大中與父不睦何以事君望正典刑以厚風俗大中亦累草乞罷丁巳以爲資政殿學士知處州振復論遂改提舉洞霄宮趙鼎事實曰初鼎與秦檜力求外補且其鄉人矣秦檜欲留鼎在處州至是不復以爲詞秦檜欲留鼎在處州至是不復以爲詞秦檜欲留鼎在處州至是不復以爲詞

是欲臣妾我也論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嗚呼自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說昭陛下然卒無一驗則敵情亦可知矣向者陛下問關海道危如累卵向不忍北面而臣敵今無故而反臣之百官軍民皆欲食倫之肉倫不足道而秦檜亦爲之近者曾開引古誼以折檜檜厲聲曰侍郎知故事檜獨不知耶檜畏天下議已又令侍從從議議以分謗孫近傳會檜議遂得執政臣謂倫可斬近亦可斬也願斬三人頭竿之裝街然後編留使者而與師問罪則三軍之氣不戰而自倍不然則臣有蹈東海而死耳辛亥詔銓狂妄上書意在鼓衆除名勒停昭州編管時銓有孕妾臨月遂寓湖上僧舍欲少遲行而臨安府已差使臣挾綱身來矣館職范如圭與刪定官方時同見吏部侍郎晏敦復爲銓求緩收復曰某嘗言秦檜之姦諸公不以爲然今方專國便敢如此趙元鎮雖無狀不至是也此人得君何所不爲敦復即往見知府張澄語之曰銓論宰相天下共知祖宗朝言事官被謫開府必不如是澄愧謝曰即追回矣方檜在時見趙鼎於稽山語及敦復復有趙鼎無狀之語鼎曰某初亦出此語乎時曰某說聞之時又曰敦復久在參知政事望遠而歸而鼎則執事於中鼎曰敦復久在參知政事望遠而歸而鼎則執事於中鼎曰敦復久在參知政事望遠而歸而鼎則執事於中

上曰朕屢諭趙鼎更不肯行若悉將上供等錢權辦自不必科敷兼江東既闕劉光世一軍其錢糧亦通用蓋上哀憫元元之意其切如此甲戌以端明殿學士韓肖胄為僉書樞密院事乙亥詔肖胄充金國報謝使以樞密都承旨錢頤副之是月以起居郎劉一止為中書舍人兼侍講太府寺丞莫將賜出身為起居郎一止願言將丞九列職級從班人以為將上書助和議而得之臣之誤恩與將同制臣若不言人必謂臣自為地而不忠乞併臣罷之不報將歸安人也先是左僕射秦檜嘗因語國事云此事大係安危禮部侍郎曾開於坐中抗聲曰丞相今日不當說安危止合論存亡耳檜巽然驚其言而罷是月開以資文閣待制出知婺州此據呂大初初吏部郎官黃祖舜以父憂去位至是免喪自度與時論不合即乞奉祠浮湛里中以著書自娛家貧屢空而處之常晏如也時淮東宣撫使韓世忠伏兵於洪澤詐令為寇俟金國使回則劫之以壞和議而世忠將郝卞密以告漕臣胡紡紡白之奉使僉書樞密院韓肖胄故金國使由淮西以去世忠不得而劫焉金人既割河南之地以歸本朝遂移行臺尚書省於大名府仍遣行臺左丞相張孝純還上詔孝純赴闕孝純自慚乃白右副元帥烏珠願歸徐州致仕而卒時金人以舊嘗臣劉豫者李鄴為翰林丞旨馮行事為戶部使戶部在平陽府二人受命皆使服以赴焉初北使之來也校書郎范如圭上書於右僕射秦檜責以曲學倍師忘讎辱國之罪且曰公不喪心病狂奈何一旦為此若不早改必且遺臭萬世矣檜怒至是如圭輪對言南京版圖既入則九廟八陵瞻望咫尺而朝修之使未遺何以仰慰神靈下遂民志上悽然曰非卿不聞此言遂命遣使檜以其不先自己益怒久之如圭率祠而去

中興小紀卷二十六

紹興九年歲在癸未春正月甲申上諭宰執曰朕每有意候邊事平與民休息如月椿錢之類宜悉蠲之秘書少監永州居住張浚上言今敵中有故上下分離故天屬盡歸河南途復我必德其厚賜將來內變既平指瑕造隙肆無厭之欲發難從之請其將何辭以對臣罪戾之餘深不欲論事顧利害至重不敢自默惟陛下留意乙酉宰執奏赦條事上曰凡臣僚抵罪大則竄黜小則停降雖其才可用而資實小人亦不可輕赦而復進蓋世無用小人之理或偶因微罪既當濬澤豈可不滿洗收錄若以前事論列不已乃使人材終廢亦可惜也上甄別賢否愛惜人材如此丙戌詔監察御史蕭田方庭實宣諭三京癸巳上謂宰執曰今當削宮殿以俟太后之還秦檜等曰漢有長樂宮所以奉母后也臣聞聖人之德莫大於孝自輿地將歸陛下出令皆以祖宗母兄為先有以見聖孝通於神明宜乎上天悔禍而強敵之革心也時經制發運司總糶米四十萬斛言者以謂舊發運使總六路財賦而餉中都兵興以來既無轉輸但以糶事委之自朝廷給本錢無慮五六百萬緡又諸路常平既使香鹽司兼領又別差主管官有司莫知適從今欲將發運使並常平主管官罷之丁酉詔去發運二字命戶部部長貳一員兼領仍別置副使或判官一員不時巡按諸路其常平官並改充經制某路幹辦官尋以戶部侍郎梁汝嘉兼江淮荆浙廣經制使司農卿權為判官先是鹽法屢變其課逋虧自汝嘉貳版曹課乃復登戊戌名徽宗陵曰永固

以同僉書樞密院王倫爲東京留守昭化軍節度使郭仲荀副之。以少師萬壽觀使劉光世爲陝西宣撫使。移四川制置使胡世將副之。仍加世將文閣學士。會光世弟光遠疏光世之短於言路。於是中丞勾龍如淵言。光世不可遣。乃罷其行。

其地以食。因其人以守。不可移東南之財力。虛內以事外也。於是秦檜等竊嘆上規模素定。皆萬世之計。非臣下所能及。既而東京副留守郭仲荀請兵及糧。上曰。朕今日和議。蓋欲消兵。使百姓安業。留守司豈用多兵。但三二千人。彈壓內寇足矣。錢糧亦祇據所入贖之。豈可虛內以事外耶。朕見前朝開邊。如陝西燕山。曾不得尺帛斗粟。而府庫已竭。此可爲戒矣。

報與書有抵牾處。乞許新舊俱存。庶他日可考。仰稱陛下厚本之意。剛中。金華人。二月。壬子朔。史館進祖宗實錄。上曰。朕要見景德中興契丹講和後故事。今日可遵行者。每於靜中留意機務。頗覺有得。於是宰執秦檜等退。而贊上心虛靜。萬幾之暇。留意典籍。每行一事。必以祖宗爲法。規模宏遠矣。以給事權直學士院樓炤爲翰林學士。上欲用太常少卿邵武謝祖信爲臺官。癸丑。諭宰執曰。朕恐祖信不

人皆服上之英斷如此。其後檜擬除如淵知遂寧府。上曰。此人用心不正。遂已。三月。今檜嘗之。初。諸路月椿各有寘名。其後多爲滯司。占留。遂不免敷民。甲子。宰執請均於諸路不得偏重。上曰。若所發寘名

錢不足。自合從朝廷給降。不得一毫及民。朕欲養兵。全藉民力。若百姓失業。則流爲盜矣。上知月椿之害。每每宜諷。憂形於色。此臣下所當奉承也。丁卯。上諭宰執曰。太后歸。略備從物。務從質朴。如器皿塗金可也。朕自即位。飲食器用。未嘗妄費。卿等所知。秦檜等退。相謂曰。上天資儉德。雖奉太后。猶不欲過。漢文履革鳥衣。弋綈不能過也。時內侍黃冕解免製太后褱衣事。上曰。太后聖性恭儉。服用簡素。今回鑾有期。朕得盡東朝之養。時上喜見辭色。檜等退而贊上之聖孝出於天性。其屈意求和。實緣太母。宜乎上天悔過。強敵革心。誠非常之慶也。癸酉。詔史館見修徽宗實錄。今以實錄院爲名。右僕射秦檜兼提舉。其修撰檢討官。令檜辟差。於是吏部侍郎范同爲修撰。禮部員外郎劉昉爲檢討。昉。朔陽人也。上嘗謂宰執曰。徽宗內禪之事。誠意素定。非因人言。初。築北宮夾城甬道。皆論梁師成曰。吾他日釋下重負。欲與嗣聖往來。其間。抱孫自娛。宜和末。遂踐此言。而小人乘時多事。貪天之功。以爲身謀。乘筆之士。不可不知也。檜等曰。當時玉音如此。臣等疏遠。若非聖諭。實所未知。戊寅。殿中侍御史謝祖信言。今天意助順。與地自歸。而朝廷乃在江吳。道路遼遠。所以宜至意。收人心。惟在號令。宜推誠引咎。使叛者革心。詔制付詞臣。時已遣內侍陳成之往陝西撫諭。仍先至吳玠軍。次之逐路。於是右諫議大夫李誼言。成之素不與諸將相識。情未易通。訪聞知金州郭浩。父成爲邊將。張中。中。皆出其門。慈。事。浩之父。亦成部曲。而趙彬貧時。又嘗依浩。實於諸將有契。望詔成之與浩同去。所冀衆心早得以定。上欲得元臣調護陝西諸將。是月。召少傅禮泉觀使呂頤浩赴行在。頤浩以年垂七十。力辭不至。其附奏金人無故歸地。其必有意。臣記五路元是張中。中彥。募游之徒爲帥。今必仍舊。然皆久據一方。慮亦難令。當論以德。許之久。任。庶不致疑。既而再越頤浩至關。竟聽其辭。及將東歸。復言秦爲天下脊。今宜於長安。與元。襄陽。各置宣撫司。而重兵屯襄陽。且建行臺。仍即五路。選精騎三萬。赴行在。請上親提萬騎。不時勞軍。使金人聞知六飛所在。以伐其謀。自爾不敢復窺江淮。而中興之業。由茲起矣。詔提舉洞霄宮張浚。復資政殿大學士。知福州。召徽猷閣直學士知漳州廖剛。既至三月。丙戌。除御史中丞。戊子。殿中侍御史謝祖信言。和豫買爲民之病。有司變爲折錢帛。又甚患者也。祖宗時。官使錢於春。而民輸糧於夏。故公私兩利。其後官無本可依。則名爲豫買。其實白著。是歲於常賦之外。又輸倍軍興。久而財益絀。遂行一切之政。數歲前。織價高而折錢或至十千八千。今價減而有司猶執前直。一例折錢。使民纓縲而求繇。此又甚病也。二病固未能去。求以少紓民力。惟在均而已。欲下諸路。各具所敷之宜。或以稅錢。或以畝頭。使戶無高下。依夏稅法。則羣民猾吏。詭名折產。無所容其伴。而所出均矣。詔戶部措置。甲午。士謂宰執曰。士卒暴露。累年。瘧。廬下。寒暑燥溼之苦。豈人情所堪。俟聽事稍定。當爲蓋營屋。使各安居。於是秦檜等退而竊嘆。上恤士卒如此。人豈得不樂爲之死也。中書門下言。京城已差留守外。其南京。西京兩處留守。乞權以本府守臣充之。丁未。上謂宰執曰。河南新復。州縣官當擇弟慈惠之人。庶爲朕撫養凋瘵。使不失職。秦檜等曰。陛下仁意惻如此。臣等敢不承也。夏四月。庚戌朔。上以陝西新復。不宜置宣撫使。當遣大臣諭以德意。辛亥。乃詔僉書樞密院樓炤往焉。以秘書少監鄭剛中爲參謀官。初。環慶將官慈洵叛。至是安撫

使趙彬奏已殺沛餘衆多降。癸丑，秦檜奏曰：「陝西已無事，皆陛下聖德所致。」上曰：「朕何以致此，乃祖宗在天之靈默佑，然朕自來惟持不殺之說，於是秦檜等贊曰：『此乃陛下爲天人所歸也。』」孟子曰：「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陛下堅守和議，不煩干戈，坐得中原，豈非不殺之功乎？右諫議大夫會統殿中侍御史謝祖信皆論趙鼎久位宰司，專權植黨，在靖康末，嘗受張邦昌僞命，近上章納節，敢以富弼自列，臣子共憤，望加流竄。時鼎以少傅奉國軍節度使，知泉州，乃詔落節，吏部尚書張復力請奉祠，詔除寶文閣直學士，知衢州。戊午，步帥解潛爲趙鼎所厚，至是請奉祠，出爲福建路副總管。初二，聖北狩，上每遇朔望，率羣臣遙拜，自徽宗升遐之後，遙拜淵聖如故，至是中丞廖剛言：「兄弟同列，方兄爲君，則君事之，及己爲君，則兄事之而已。今淵聖之歸，有期，望能遙拜，唯淵聖節，百官仍舊祝壽，下禮部太常寺即而討論。欲遇朔望，上用家人禮遙拜於禁中，郡臣於宮門外遙拜從之。」東京留守王倫奏：「金國元帥謂所降赦文，載割河南地，不歸德於金國，倫一面改定，謂元降赦文非真，卻要國書意與符同。甲子，上曰：『待外國當以誠，因舉寶訓故事，契丹使耶律元在館，嘗詢左右，館中日聞鼓聲，豈非習戰耶？或對以優人戲場，真宗聞之，謂宰臣曰：『不若以寶諭之，諸軍比無征戰，習武藝耳。』」宰執秦檜等退，相謂曰：「上每推誠待物，動法祖宗，庶永保和好，使敵人無隙之可乘也。」庚午，殿前司募鈞容樂工，上慮其擾，令但留舊人，不得增募。上曰：「朕未嘗好世俗之樂，少頗善彈琴，自居亮陰，久亦忘之，蓋上清心寡慾，無聲色之娛，免後不許募樂工，蓋防微杜漸，規模遠如此。」知樞密軍劉議自言：「嘗汚僞命，乞放歸田里。」壬申，宰執擬依赦仍舊任。上曰：「新復州軍，他時悉用文臣，卿等爲朕擇循良之吏，武臣不曉法，直不可與郡。上久勞於外，深達治體，更用文武之意，同符舊祖矣。」是日，宰執又奏：「京城親從官王琪，以三朝御容來，上曰：『近有司自京城來獻真宗御容，有司辨其非真，復獻筆百官，雖微物，朕不欲受，恐來者不已也。』」是月，資政殿學士席益卒。

庚辰，右諫議大夫會統言：「自去冬以來，凡七遣使，初命韓肖胄報聘，又命王倫交地，又遣方庭實宣諭三京，郭仲荀留守東都，周鼎宣諭陝西，士優張濬恭謁陵寢，樓煥又至永興，布宣德意，所攜官吏軍兵甚多，借請不知其數，竊聞熙寧初，宰臣韓絳宣撫陝西，經費十八萬緡，時論沸騰，以爲大吝，今一使之費，已數倍於昔，蓋自崇寧權臣用事，務爲華侈，以悅人情，至今未革，將來兩宮南還，其費不少，謂宜擇忠實通練之臣，以舊制裁定，庶無妄費從之。」時新復州皆免賦役三年，而亳州民自願輸以助國用，上曰：「中原遺民，久困暴斂，今喜於來歸，誠意樂輸，然乍出塗炭，尤當加恤，兼信豈可渝，乃令依赦蠲免，仍降詔獎諭。」新復諸州進天申節銀絹，癸巳，上謂宰執曰：「新復州無餘財，此寧免於擾民，可悉退回，秦檜曰：『陛下詔節，人臣皆致享上之誠，而聖意加恤新民，卻而不受，可謂盛德之事也。』」丙申，上謂宰執曰：「鋪翠銷金之飾，屢詔禁止，今宮中雖無敢犯，而有司奉行不虔，市肆公然爲之，可重立告賞，務在必行。」秦檜等曰：「陛下以儉德理天下，而風俗尙習故態，官吏格詔，宜痛加繩治。」戊戌，資政殿學士宇文粹中卒於成都府。癸卯，上謂宰執曰：「太祖時強藩悍鎮，與方面之臣，既歸朝，皆貸之，今中原官吏復還，朕方以天下爲度，凡舊染之污，一切兼容，秦檜曰：『陛下天覆之德，如此四海孰不歸心，上曰：『今羣臣正當叶心，共成治道，然在

外者，輒辭難避事，在內者，議論多徇私立異，風俗如此，何以求治，卿等當分別之，明示賞罰。」檜曰：「陛下聖明，灼知治道，臣等敢不奉詔。」乙卯，上諭宰執曰：「近除邢孝揚園練使，朕思顯肅皇后家，尙未推恩，乃先及孝揚，恐失先後之序，秦檜等退，檢會顯肅園計曰：『其家已推恩，上曰：『今與鄭藻落階官足矣。』』」上每行一事，反覆精思，務協公議，雖成里間，未嘗以私意行之也。時以觀文殿學士汪伯彥知宣州，仍趣朝行在，伯彥將至國門，丁巳，上謂宰執曰：「伯彥相見，便會之官，庶免紛紜，且曰：『伯彥潛潛舊僚，去國十年，漢高光不忘豐沛南陽故舊，皆人情之常，秦檜退而竊嘆曰：『伯彥遭遇聖主，乘風雲之會，致位宰輔，雖勤烈無聞，然上終始眷之，可謂至矣。』」初，伯彥未第，有祁門縣令王本者，築館曰「英材」，延之授經，檜與其兄弟皆從，伯彥游至是，伯彥蒙異寵，亦檜之力，詔伯彥元帥府舊臣，特依見任執政給俸，於是給事中劉一止曰：「節度使俸借減尙不薄，況郡有供給圭田之厚，以郡守而依執政，殆與異時非待制而視待制，非兩府而視兩府者類矣，乃詔罷之。」詔徵獻閣直學士仇愈爲陝西都轉運使，愈以病固辭，言者論其避事，詔罷職，尋貴居全州。殿中侍御史周葵論國用軍政士風三事，已未，上謂宰執曰：「國用當藏之於民，但百姓足，國用非所患也，上於百姓涵養休息，雖兵興未嘗橫斂，宜中興之民，藏之愈久而不忘也。」時有被召人鮮于參到闕，兩黃秦檜奏參乃王庶所薦，人材似可取，乞令上殿，臣備位宰司，人材苟有可用，不敢輒分黨與，上曰：「朕豈能盡知天下人材，但付之宰相，宰相賢則賢人皆聚於朝矣，檜退而竊嘆曰：『上任相之意，可謂得其要矣。』」開府儀同三司士儂，兵部侍郎張濂，歸自西京，已入朝，士儂等曰：「諸陵下石泐水自兵與以來久涸，二使到日，水即大至，父老驚嘆，以爲中興之祥，於是上以語宰執秦檜等，謂濂必不安言，檜等退，朝謂曰：『石泐水至之祥，可謂異矣，濂之言能使人主信重，雖甚異事，不以爲妄，其立身行己無愧矣。』」張濂奏徵宗山陵，乞不用金玉，幸未，上曰：「前此厚葬之意，如循一軌，金玉之物，朕意不用，或謂朕以天下之富而薄於親，如後世譏議何，朕既灼知薄葬之益，使先帝神靈有萬世之安，雖以朕爲不孝，不敢辭。」蓋上通經博古，見利害之實，非流俗之言所能奪也。初，僉書樞密院事韓肖胄充報謝使，既入北境，其接待者謂當稱謝恩使，肖胄以使命名，不敢輒易，論難三四，卒不能奪，辛未，肖胄還至東京，壬申，僉書樞密院事樓煥，至永興軍，留十餘日，初，僉書將李世輔亡入夏國，其家悉爲鄰延帥宗僞所害，世輔欲從夏國借兵復讐，夏國主曰：「爾能爲吾立功，則不靳借兵，時有會蒙號青面夜叉者，特衆擾邊，乃屬世輔圖之，世輔請精騎三十，晝夜疾馳，奄至其穴，擒之以歸，國主大悅，即出兵授之，世輔至延安府，殺宗僞等二人，因剖心以祭，會金國已還三京，世輔說夏人南歸，而夏人多懷疑懼，與願從者二千人來，而夏國招撫使王樞，反說世輔還夏，世輔遂攜樞同來，緣入境，即望闕遙拜，言本國主喜甚，再三感聖恩，將遣使入貢，奏至，上謂宰執曰：「夏人既有此意，其待遇之禮，令有司果故例行之。」上諭在三月丙寅，至是樓煥與宣諭使周鼎皆招納世輔歸朝。甲戌，上諭新除京畿都轉運使李迥，迥行，不然而須重貶，蓋迥於公議，雖與朕有潛藩之舊，不得而私也，迥惶懼上道，蓋上之威斷，足以警儆，儆儆也。時同僉書樞密院王倫尙留守東京，先是金國右副元帥烏珠歸其國，徑之祁州，元帥府密奏於國主，云：「河南地本達蘭宗誓

與以來久涸，二使到日，水即大至，父老驚嘆，以爲中興之祥，於是上以語宰執秦檜等，謂濂必不安言，檜等退，朝謂曰：『石泐水至之祥，可謂異矣，濂之言能使人主信重，雖甚異事，不以爲妄，其立身行己無愧矣。』」張濂奏徵宗山陵，乞不用金玉，幸未，上曰：「前此厚葬之意，如循一軌，金玉之物，朕意不用，或謂朕以天下之富而薄於親，如後世譏議何，朕既灼知薄葬之益，使先帝神靈有萬世之安，雖以朕爲不孝，不敢辭。」蓋上通經博古，見利害之實，非流俗之言所能奪也。初，僉書樞密院事韓肖胄充報謝使，既入北境，其接待者謂當稱謝恩使，肖胄以使命名，不敢輒易，論難三四，卒不能奪，辛未，肖胄還至東京，壬申，僉書樞密院事樓煥，至永興軍，留十餘日，初，僉書將李世輔亡入夏國，其家悉爲鄰延帥宗僞所害，世輔欲從夏國借兵復讐，夏國主曰：「爾能爲吾立功，則不靳借兵，時有會蒙號青面夜叉者，特衆擾邊，乃屬世輔圖之，世輔請精騎三十，晝夜疾馳，奄至其穴，擒之以歸，國主大悅，即出兵授之，世輔至延安府，殺宗僞等二人，因剖心以祭，會金國已還三京，世輔說夏人南歸，而夏人多懷疑懼，與願從者二千人來，而夏國招撫使王樞，反說世輔還夏，世輔遂攜樞同來，緣入境，即望闕遙拜，言本國主喜甚，再三感聖恩，將遣使入貢，奏至，上謂宰執曰：「夏人既有此意，其待遇之禮，令有司果故例行之。」上諭在三月丙寅，至是樓煥與宣諭使周鼎皆招納世輔歸朝。甲戌，上諭新除京畿都轉運使李迥，迥行，不然而須重貶，蓋迥於公議，雖與朕有潛藩之舊，不得而私也，迥惶懼上道，蓋上之威斷，足以警儆，儆儆也。時同僉書樞密院王倫尙留守東京，先是金國右副元帥烏珠歸其國，徑之祁州，元帥府密奏於國主，云：「河南地本達蘭宗誓

主謀割於南宋，二人必陰結彼國。今宋使已至汴京，未可令過界。倫有雲中舊吏，隸烏珠帳下，嘗來謁倫。言烏珠謀誅達蘭，倫即馳奏乞早為之備。上以示宰執，而秦檜但趣倫過界。乙亥，倫始解留倫，將使指北行。是月，川陝宣撫使吳玠卒於仙人關，後諡曰武安。玠取嚴而有恩，故士樂為之死。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嘗問玠所以勝者，於其弟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璘曰：金令酷而下必死，先兄每與之戰，非累日不決，大抵舉中國所長而用之耳。蓋中國弓矢勁利，金士卒堅耐，吾常以長技洞重甲於數百步外，又選據便利，出銳卒以更換之，使不得休，彼雖堅耐，亦不能無弛，此待之要也。吏部侍郎謝祖信，除徽猷閣待制知潭州，祖信事實曰：先是謝祖信官力論秦檜，於是秦氏請孫成與閣下再謀，理亦併出朕意，祖信何得與有從官為之主，謂者執政與祖信事有改，變此乃信聞之大駭，歸家謂其妻曰：日由爾家累我，以至黜而死者，皆之曰：使祖信在朝，日收於祖信而用之，未必不出其妻小人唯利所在，初不以是夏，金國左副元帥達蘭之蔭州避暑，達蘭下令，諸處避我而逃者，家長罪死，籍其產及人口，半以充賞，四鄰之家，共追賞錢三百緡，仍發番軍分諸路搜捕，民間大擾，羣起為盜，以拒番軍，遂復止之。達蘭在諸帥中，最號寬恕，今願為此，蓋陰與皇伯宗磐同謀，將以致亂，使民嗷聚，則耕之起兵，又令中山府拘奉使王倫於館，且會諸路僉事以復取河南為名，皆所以應宗磐也。初，南安李乾德，有庶子智之，奔大理國，改姓趙，號為平王，至是知李陽煥卒，其子天祥襲封大理國遣兵三千送智之歸，要代天祥，天祥不肯，領兵與戰，又敗之，智之欲進奉朝廷，仍乞借兵廣西經略司以聞，詔令諭以婉辭，勿引之生事。

中興小紀卷二十七

紹興九年秋七月己卯朔，金國有郎君仲和什，案原抄本作為克神，注云原名吳失，今改正，謂當有誤下與之同名，故繫年要錄作仲和什，今據改者反擒獲之下大理獄，事連宋國王宗磐，交國王宗雋，虞國王宗英，滕國王宗偉，宗英與國王宗偉，殿前左副點檢軍都，原名宗英，時金主夏與右丞相陳王烏克剌室謀誅諸父，因期且伏兵於內，宗磐等入見，擒送大理獄，辛巳，悉夷其族，詔略曰：周行管叔之誅，漢致燕王之辟，惟茲無赦，古不為非，翰林韓昉作也。時左副元帥魯國王達蘭方握兵在外，難遽誅之，乃除達蘭為燕京行臺左丞相，又以僉書杜充為右丞相，仍擢右副元帥烏珠為都元帥，命下達蘭語使者，我開國功臣，何罪而與降奴，杜充為伍耶，不受命而叛，初欲歸本朝不克，既而北走沙漠，烏珠遣右都監托卜嘉追獲之，下祁州元帥府，獄具殺之，達蘭臨刑，謂烏珠曰：我死之後，禍必及爾，宜速圖之，烏珠俛首無言，遂囚達蘭子泰伊，原名泰伊今改。久之，因赦得出，東京父老百餘人詣闕稱賀，乙酉，上臨軒以見，皆補官遣之，甲午，上謂宰執曰：朝廷惟要辨君子小人，君子小人既辨，則治道無不成，秦檜等退而竊歎聖謨，切見立政用人為帝王之先務，蓋堯舜禹湯文武之治，何以出此，吏部侍郎張巖、遷尙書，時久旱，上齋居蔬食，以祈雨澤，己未，秦檜奏曰：致之典禮，陛下惟當損太官常膳，上曰：雖損膳，豈免日殺一羊，檜曰：陛下推不忍之心如此，何患天意不格，既而甘雨應禱，先是奉使王倫，至中山府，留十四日，倫以九日丁亥至中山，傳云魯

王達蘭見在草地，後月半方來，庚子，始聞其國內變，倫以下皆憂，俄傳四太子烏珠作都元帥，昨夜抵城外，已回祁州矣，少頃，引接者至，令倫等悉赴元帥府，即趨之行，是晚達祁州，初，右護軍凡七萬三千人，馬九千匹，時宣撫副使胡世將，置司於鳳州之河池縣，熙河帥吳玠，總二萬人，秦鳳帥楊政，總三萬人，戊申，世將奏二人皆故吳玠大將，威名素著，乞命璘於鳳翔及寶雞以來，命政於鞏州及白石以來，駐軍則應接川陝，其勢兩便，仍乞璘充右護軍都統制，政充宣撫司都統制，既又請命永興帥郭浩，以所統九千人於邠州二州捍禦，皆奏以俟朝命，僉書樞密院事樓炤，會諸帥議移軍事，秦鳳經略使吳玠言：移軍陝右，則蜀口空虛，金或逾盟，自南山擣蜀，邀我陝右，則我不戰自屈矣，當且依山為屯，以控要害，俟敵情見力疲，則漸可進，璘遂止以牙校三隊赴秦州，且飭階文等築以備之，至是世將使事畢，己酉，離秦鳳翔府以歸，陝西雖號新復，然自金偽變易之後，軍民尚懷本朝，時諸路禁軍得三萬四千有奇，而涇原八千人尤勁，雖分隸諸帥，然各有將分，仍存正副，蓋祖宗之軍政猶在，又弓箭手亦得七萬，時御營右護軍自蜀出者，皆駐西秦兩路，而諸郡見管之粟，與和糴相當，足以支一歲之食，先是轉運使張深，上言：乞裁減軍士，糜賜於是諸軍出關，歸怨於建議者，洵洵幾變，而閩州戍卒，欲殺其守臣孫澁，會謀泄不果，宣撫副使胡世將，亟下令悉如舊數，不減，即條利害上之，議者謂當待報，世將曰：朝廷置大將，事有特報不及者，固許之，不然，某上章乞罪，以罪去無憾也，先是樓炤奏：差環州保安軍守臣乙卯，上諭宰執曰：陝西沿邊控制夏國，最為要害，當擇久在軍中，諳練邊事，或本土武人，方能保固，障塞，民得安業，可割付炤，令諭諸帥，秦檜等退而竊歎，上留意疆場，愛惜生靈，可謂明見萬里之外矣，先是夏國將李世輔，與偽招撫使王樞，同至長安，時環慶路又獲夏國一百九十餘人，於是僉書樞密院樓炤，奏陝西新復，正與夏國為鄰，此等留之無益，還之可使知恩，遂遣樞等歸夏國，既而世輔至闕，上獎其忠義，授護國軍承宣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兼樞密院都統制，賜名顯忠，言者謂宣撫司便宜補官，歲約一千員，乃倍於三歲科舉補蔭之數，今既能便宜，而又陳換給，其來不已，乞限以年，庶息姦弊，詔限一年，言者謂蜀宿重兵，一歲供億無慮四十萬緡，民力殫矣，賴陛下念之，徙兵隴右，謂此可以寬民力，而官吏多擇善地，至新蜀則固辭，今後避事之人，當重黜之，淮東宣撫使韓世忠奏：金人近誅宗族大臣，國內紛擾，淮陽所屯兵皆抽回，世忠意欲乘虛襲之，丙寅，上謂宰執曰：世忠武人，不識大體，金人方通好，若因其無備襲之，是乘亂而幸災也，異時何以使鄰國守信義乎，戶部郎官孫邦奏：私酷條已免，拆屋茶鹽，尙有沒法，亦乞除之，癸酉，上謂宰執曰：法果弊宜亟改，若行已久而無甚害，且循祖宗之舊也，先是金國欲得趙榮、王威二人，已詔遣還之，於是韓世忠以書與秦檜曰：榮威不忘本朝，以身歸順，父母妻子，屢遭屠滅，相公尙忍遣之，無復中原望耶，乙亥，檜奏外間頗有異論，上曰：榮威在偽朝，力捍官軍，金人已割還舊疆，宿將乃腹心之地，榮威輩避罪奔逃，貪功生事，無故驅掠西州之民，罪不容誅，宜勝論此意，初，提舉明道宮鄭億年，為敵執北去，遂臣劉豫，為吏部侍郎，戶部尙書，遷右丞，除資政殿學士，河南初復，右僕射秦檜與億年為親，乃召之還，除直學士，提舉醴泉觀，奉朝請，至是檜又欲復其偽授職名，參知政事李光以為不可，乃已，非聞

任中都官爲榮。朕謂百姓國家根本。當以親民官爲重。無內外之限。旬嘉興人也。先是少保開府儀同三司孟忠厚。乞河南一郡。給事中劉一止言。后族業文。如忠厚不可多得。但此例一開。有出忠厚下者。何以御之。又有嘗事僞楚人徐偉達者。差知池州。一止言。邦昌僞位。凡仕僞之人。皆諱其官稱。惟偉達至今自謂郎中。豈稍有廉恥者。一郡既可惜。且無以示好惡於天下。上皆爲罷之。中丞廖剛曰。是臺臣所當言者。皆爲劉君先矣。金主亶論其政省。今後四時游獵。春水秋山。夏冬拉必。原作刺林。今改正。下同。皆循契丹故事。拉必者。契丹語所在之意。然契丹先世雖然游獵。未嘗立四時定制。自中興講好之後。復併諸番。境內無事。始於每歲。春水獵。秋山射。夏則避暑於長嶺。冬則就暖於陽城。既畢然後歸。既歸則受禮。卒至亡其國。亦緣四時無定。遠近騷動。時亶方親戚內叛。寇盜外擾。不知自警。乃循契丹覆敗之轍。其後果不令終。蓋已基於此矣。十二月甲辰。言者謂翼祖積累深厚。與我宋萬世之基。而保州陸宗院既陷於敵。其南奔者十數人。而有官者僅四人。望權依西京宗室例。先次注官。丁巳。詔從之。宗正丞鄭南奏。乞以常平錢於民輸賦未畢之時。悉數和糴。壬子。詔從之。上謂宰執曰。常平法不許他用。惟待賑荒。惟儲取於民者。還以與民也。秦檜曰。陛下語簡而理盡。無不本於愛民。高侯官人也。初。詔侍從各舉所知。而給事中劉一止。起居郎周葵。皆以宣教郎呂廣問應詔。廣問。夷簡孫也。李光欲除廣問館職。至是殿中侍御史餘杭何鈞言。二人非知廣問者。因光之囑。迫於勢而舉之。相與以欺陛下也。今光已去。二人之罪。豈容不正。己巳。詔一止。葵。並以奉祠而去。金僉軍之法。自元帥府下諸路帥。帥下節鎮。鎮下支郡。郡下諸縣。縣下籍民戶。丁多寡之數。令備軍械軍裝。以聽點集。用兵以來。皆尼雅滿之徒專之。至是國主亶始令諸路不得從元帥府須見裏面使臣所持御畫牌。割方許僉發。蓋疑其下也。然元帥府距其國都甚遠。苟有緩急。豈能應機而用哉。

中興小紀卷二十八

紹興十年。歲在庚申。春正月辛巳。右僕射秦檜等奏。前日外間有匿名書。非毀朝廷。當繳進。上曰。已見之。無足恤。又曰。度近日上封事言臣等。陛下掩蔽者多矣。上曰。無事。凡所上書。朕無不覽。若有言卿等過。豈可令卿等知。卻致積成大過耶。時遷工部侍郎李誼。爲尙書。欲借誼資政殿學士。奉使金國。誼辭行。乙酉。上謂宰執曰。朝廷遣人往新羅。多辭不行。奉使亦辭。若不黜。是爲姑息之政。即詔罷之。丙戌。詔新除工部侍郎莫將。充迎梓宮使。以知閣門事韓恕。副之。壬辰。詔上殿官唐文若。改合入官。仍舊潼州府教授。秦檜奏。近制初改官人。須任親民。不許堂除。此可以養成人材。上曰。非特養成人材。亦足以抑奔競之風。文若。庚之子也。癸巳。上諭宰執曰。朕選任將帥。下至偏裨。必審知其材。然後用。非其人。至於失職。不過罷之。蓋將兵之官。所繫非輕。豈可不審也。初。太尉郭仲荀。既兵交。與淮東宣撫使張俊。下統制官雷仲。至是乞祠。甲午。以爲醴泉觀使。既而俊薦仲。荀有才。遂令知鎮江府。詔陝西買馬。已及千匹。自此必益多。宜指畫收養。庶幾蕃息。以備戰騎。癸亥。上諭宰執曰。舊徐州有鐵監。陝西諸路亦多坑冶。今當置作院。以造軍器。各有土俗所宜。倘非所宜。不惟枉費。亦非所用。豈除戎器之意哉。秦檜曰。臣仰體聖意。安不忘危。而留意於武備如此。二月癸丑。以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主管馬軍劉錡。爲東京副留守。錡帶騎司之軍以行。即王。所刺八字軍也。廖剛又請起舊相之有人望者。處之近藩。秦檜滋不樂。初。秦檜

請下有司。討論史館之制。至是禮部言。依元豐制合併。歸秘書省國史案。以著作郎修纂日曆。過術國史。即置國史院。修實錄亦置實錄院。所有見今史館。罷歸元處。既而著作郎丹陽王揚英又言。國史案移文諸處。多不報。於是復以國史日曆所為名。初淮南諸路已置教官。至是言者又謂四川士人衆多。宜選分教。乞諸州並置立。丁未。詔從之。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韓肖胄請去。除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壬申。上謂宰執曰。爵祿本是厲世磨鈍之具。凡肯任事赴功者。朝廷當與進擢。至如崇虛譽。飾空言。與避事保身者。豈可加獎。秦檜曰。臣等敢不仰遵聖訓。言者請復置勳官。癸酉。詔付吏部。三月己卯。詔陝西諸路前環慶帥顯謨開直學士趙彬。前永興帥寧國軍節度使張中孚。前涇原帥清遠軍承宣使張中彥。前鄜延帥雄武軍承宣使關師古。皆入覲。而彬已到闕。於是禮部侍郎鄭剛中言。臣聞陝西二三大帥。被旨入覲。朝夕且至。陛下有顯秩以寵其身。慶澤以暢其意。彼方戴德而感激震驚之不暇。陛下引見之日。所以推誠而收其心者。雖不可後。亦當折其氣而責以後效。不然。恐不知有朝廷之尊。苦英布歸漢高祖。牀見之。布悔來。欲自殺。出就舍。又大喜過望。赤眉之降。世祖陳兵臨洛。問盆子曰。汝知當死否。其衆請命。則又曰。得無悔降乎。吾不強屈汝。既服。然後陳其三善而釋之。又賜田宅。使居洛陽。今日朝廷所以待之。聖心自有恩威之度。臣蓋不能自己者也。至是入見。遂除彬為兵部侍郎。中孚禮泉觀使。中彥提舉佑聖觀。師古馬軍都虞候。未幾師古卒。其後諡曰毅勇。先是上嘗諭秦檜曰。比聞州縣多創添稅務。因此商旅不行。所有貨少為公私之害。又州縣違法。差夫騷擾。被差一夫。須備十千。動止數十人。而借者或止收錢而去。己未。檜具稟。乃詔所增稅務並罷。差夫嚴行禁止。上曰。二事責在漕臣。違者重置之法。先是禮部侍郎蘇符為金國賀正使。知開門事。王公亮副之。丙申。符等回符執孫也。初陝西沿河諸郡。謫者言。金欲以修大慶關水岸為名。將與兵渡河。州陝宣撫副使胡世將。遂言與金講和。今已驗年。梓宮天眷。未有還期。本朝使命。尚留彼國。竊慮敵情難信。萬一以精騎自河中府突來。不數日可至川口。近探報金果於河中廣積糧草。並獲到奸細王萬。稱金復要與兵。乞先事為之。以防意外之警。策永興涇原環慶三帥。皆已入覲。宜早擇帥。臣機不可失。況本路統兵官。多是降敵之人。亦乞更加選擇。及早去留。萬一有不測。應于軍事。或待報不及。許臣隨宜措置。至是世將又奏。金帥薩里罕等。復來蒲解。緣薩里罕等久在陝西。窺我四川。去而復來。其意安在。今分兵太遠。老少同行。緩急呼喚難集。又收復陝西。今已暮歲。人情苟簡。軍政廢壞。若自大慶關深入秦地。則沿河諸郡。決不能守。是雖得其地。與未得同。又陝西諸帥。皆嘗從偽。不敢訓兵。策器甲絕少。皆謂北軍若來。惟有投拜。是雖得其兵。與未得同。惟望早擇良將。兼選將佐。如不此圖。但謂已復陝西。其勁兵良馬。我悉得用。實為誤國。丁酉。詔世將隨宜措置。庚子。詔徽宗裁定管杖之制。德意深矣。有司昨拘舊文。請從重比。殊昧於理。可依政和敕遞減。庶幾省刑。以彰先帝之美。時川口諸隘。如仙人關和尙原。殺金坪有稍壞之處。是月。胡世將令忠勇軍伐木十餘萬條。并興洋一帶。皆葺治之。夏四月。實錄院檢討官朱登言。作史之道。法有取於簡。事不費於繁。癸亥。上謂宰執曰。史欲垂信萬世。事關治亂。乃當載之。豈貴繁也。上又曰。陝西弓箭手。祖宗良法。其初置提舉官。務在廣招。

苟取充數。以希賞。而地不足以給之。削其頃畝。法因以壞。乃詔樞密院行下帥司。見田招刺。不必拘以舊額。五月甲申。詔建敷文閣。藏徽宗御集。置學士直學士待制直閣等官。時殿前司有將領湯尚之者。詔與外任。乙酉。上謂宰執曰。屢戒楊沂中。凡將領有不可用者。並令汰遣。所養人必可充戰士。必可備戰騎。然後可收。不惟皆得實用。亦不枉費糧芻。盡耗國計也。戊子。上謂宰執曰。朕於聽言之際。未嘗曲徇。惟視理之所在。苟當於理。雖小臣所陳必聽。不當於理。雖大臣有所不從。秦檜竊欺。上如天之無心。故聽言之際。任理而不任情如此。時吏部差鄂州巡檢。而湖北宣撫司不許其上。御史宗丞王次翁奏勅之。壬辰。上曰。天下之事。當謹其小。小之不圖。積習寢久。將有大於此者。次翁所論。深明國體。乃令詰問宣撫司。時有詔令侍從舉所知。給事中林待聘。因薦新台州教官永嘉張闡。召對。張闡言。金歸我關中。此地古號天府。乃祖宗社稷之靈。天下莫大之福。而議者過計。以為金棄空城。以餌我。他日富實。敵將復至。不如守蜀之得策。其說疏矣。天與不取。反受其咎。願擇大帥。為必守之計。秦中根本既固。則中原之復可冀。於是闡試館職。為正字。除正字。初。金元帥烏珠將淪盟。乃舉其國中之兵。集於鄆州。元帥府大閱。至是分四道入寇。一寇山東。曰岳峙。貝勒。今改正。者將之。一寇陝西。曰三郎。君者將之。三郎君。即薩里罕也。一寇河南。以吾叛將李成將之。而烏珠同三路都統。及號龍虎大王。與將軍韓常。擁精兵約十五萬。渡大河。丙戌。入東京。執留守孟庚。於是烏珠駐紮龍德宮。而三路都統。以次長驅南下。破穎昌。淮寧三府。蔡州遂降於金。先是馬軍帥東京留守劉錡。領兵之任。沂江淮至穎上。錡與屬官杜亨道。王義賓。及將佐捨舟陸行。抵順昌府。庚寅。守臣顯謨開直學士陳規。得報金騎已入東京。規以示錡。時錡所部選鋒游奕兩軍。及老幼輕重。相去甚遠。錡遣騎趣之。是夕纔抵岸。錡見規曰。事急矣。城中有糧。則能與君共守。規曰。有米數萬斛。錡曰。可矣。規亦力留錡共守。錡又見劉豫時所蓄毒藥。猶在。足以害敵。壬辰。乃召諸將議曰。吾軍遠來。未及息。敵已壓境。今當如何。有欲就便舟順流而下者。有欲守者。錡曰。某本赴官留司。今東京既陷。幸全軍至此。有城池可守。機不可失。當盡心力。以死報國家。衆議始定。即鑿舟沈之。示無去意。通判王若海。緣府檄至行在。錡以奏附若海行。即與屬官等登城區處。城外有居民數千家。恐為盜賊巢。悉焚之。分命諸統制官許青。守東門。守西門。守南門。杜杞守北門。且明斥堠。及具修壁壘。凡六日。粗畢。而敵之遊騎。已渡河至城外矣。初。右護軍七萬二千人。馬六千一百匹。自復故疆。進屯陝右。其留保川口者。不過二萬。多是秦鳳帥兼右護軍都統制吳玠所部。時永興帥兼樞密院都統制郭浩八千。在邠耀二州。餘則分於利路帥兼樞密院都統制楊政。及涇原帥田晟。環慶帥范綜。鄜延帥王彥。熙河帥孫深。布於諸路。至是金大帥薩里罕自河中府渡入同州界。馳二百五十里。破永興軍。直趨鳳翔府。據之。而我陝右諸軍。皆隔在敵後。遠近震恐。宣撫副使胡世將。倉卒召諸帥。時吳玠孫深。已隨世將。在河池。而楊政。田晟。亦繼至。惟范綜。王彥。仍守其地。諸軍稍集。世將即遣瑋。政。晟。同率大軍。會諸路統兵官涇原曲汲。環慶屈元。鄜延趙維清等。分據渭河南一帶。外捍六路。內保四川。先是張巖出帥成。

而憫其家禍不待殊功著績而置高位。據邊遠聞。誠顯忠竭盡之秋也。而計奪於聲。懼形於色。屈指命日以策州陝之陷。安在其謀且勇。兵纔二千。行迨宿泗。什亡其七。安在其得士心。緡錢十萬。與爲軍資。盡且復乞。又三倍所求。無厭必驕。且望願。寢其賜。從之光世。又請以舒斬等五州爲一司。選置將吏。宿兵其中。爲藩籬之衛。右正言。萬俟卨。言欲以五州爲根本。將斥旁近地自廣。以襲唐李藩鎮之跡。不可許也。時方多故。武夫怙亂。高又言諸大將起於行伍。知利不知義。畏死不長法。高官大職。子女玉帛。已極其欲。查示以逗遛之罰。敗亡之誅。不用命之戮。使其知所懼焉。時東京留守孟庚。南京留守路允迪。悉已降金。閏六月甲戌。詔送其家屬居於滄州。癸未。上曰。順昌淮陽。戰士捐軀。死於國事。宜令逐處設奠。仍作浮屠水陸法事。以慰忠魂。使知朕不忘之意。甲申。時陝西秦提金既不敢度隴。蜀道以安。分屯之軍亦各全師而還。丙戌。以知秦州兼節制陝西諸軍右護軍都統制吳玠。及知興元府宣撫使胡世將。亦政。知永興軍兼樞密院都統制郭浩。並爲節度使。璘。西軍。武當軍。浩。奉國軍。而宣撫使胡世將。亦自寶文閣學士陞端明殿學士。時有獻計。決淮水以灌敵壘者。辛卯。上謂宰相曰。決水所及。京東民田。有被其害者。秦相曰。陛下聖度兼愛如此。宜無敵於天下也。特進趙鼎自泉州罷。來居紹興府中。丞王次翁言。鼎近聞邊報。喜見顏間。幸將有警。規圖復用。直抵近輔。略不避嫌。門下黨與。往來臨安。鼓惑衆聽。又論鼎在靖康末。結王時雍。薦之張邦昌。遂受僞命。爲京畿憲。退而與人言。有親奉玉音之語。又向以元樞。都督荆襄。未幾拜相。而乾沒官錢十七萬緡。皆有實跡。望鼎貶於法。章三上。丁酉。鼎責秘書少監。分司南京興化軍居住。次翁言之不已。遂以散官潮州安置。趙鼎事見前。時鼎連失法。謂二子與親知。鼎以私門如此。其酷然。造物者方且困之。未使其驚。強顏苟活。惟是貴躬無地。自容耳。戊戌。賜諸帥詔曰。狂敵不道。薦肆凶殘。王師所臨。無往弗克。捷奏繼至。俘獲踵廷。尙慮狂吾。屢勝之威。忽彼不虞之戒。天下本吾一家。豈貪尺寸之利。金人亡在朝夕。必滅爲期。咨爾六軍。咸體朕意。湖北宣撫兼招討使岳飛。時屢獲捷。至是詔書不許深入。飛遂班師。而所取州縣。旋復失之。岳飛事見前。岳飛在燕。密奏順昌之役。金人震懼喪魄。燕之珍寶。悉徙而北。意欲捐燕以南棄之。王師亟還。自失機會。惜也。福建安撫使張浚。復條海道利害。仍大治海舟。至千艘。爲直指山東之計。以俟朝命。秋七月。癸丑。太尉殿前副都指揮使楊沂中。進都指揮使公事。爲淮北宣撫副使。又以馬軍都虞候沿淮制置使劉錡。爲淮北宣撫判官。沂中自行在引兵出泗上。時淮北無敵騎。遂復還臨安。亦詔錡班師。次於鎮江府。時方用兵。當嚴斥。城已未。宰執奏罷錡事。上曰。錡帥兵極可憫。月糧雖案。月支。錡屋亦須如法。有虎狼處。必用兩重籬落。秦相既退。竊歎仁心周備。真堯舜之用心也。招討使韓世忠。遣統制官王勝。王權。攻海舟。破之。擒僞守王山。獲金人。押至行在。王山即隨敵至順昌城下者也。順昌城。韓世忠曰。王山言。金人見只有鳥珠。主兵。極先時。舉國內兵。更有一項兵。乘此而來。敵可破也。乙丑。詔卻押回世忠軍。隨宜區處。秦相請今後獲敵。不必解來。上曰。不然。須押數人來問之。庶得其實。不敢妄奏也。相曰。陛下於庶政。數實如此。孰敢欺乎。時世忠怒。統制官呼延通。通赴淮而死。丁卯。詔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遣銳兵千人。具舟百艘。載柴草膏油。自丹州順流

而下。至河中府。焚毀金人所繫浮橋。及選萬人由斜谷出潼關。皆以絕金歸路。世將奏已差統領官。與帶五百人往。會知丹州傅師禹。知陝州吳琦。知華州潘道。及忠義軍統制官傅信忠。同指畫斷毀橋河。又臣前遣永興副帥王俊。領選鋒四千人。已復興平。醴泉。二縣。永興之屬邑也。今正與大敵相距。且當盛夏。中傷者多。不容更遣兵。兼王俊在彼。可以乘間斷其歸路。其後與與至永興之外邑。與王俊會。雖同傅師禹。結到河東。忠義秦海等一千餘人。皆補以官。然亦不能成功。八月。癸丑。上曰。御將用兵。當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不能自運。豈立國之道。秦相曰。此漢高帝取英雄之意也。己卯。宰執奏徵宗隨龍人乞恩。例。上曰。若舊人尤當優恤。凡事干微廟。非唯朕奉先之孝。所當自致。亦欲風動四方。使人知有君親之恩也。秦相等退而竊歎。上於一命一令。存教化於其間。所謂明王以孝治天下。蓋如此也。己丑。宰執奏准東宣撫使韓世忠。見圍淮陽。期於必滅。上曰。攻城當開其生路。不可合圍。既得城。多殺何爲。秦相曰。此成湯視網去其三面之意也。言者以爲民間詞訟。郡縣監司。不以時決。壬辰。上謂宰相曰。朕昔以元帥在河北。京東。見縣民有訴縣於州者。復委之縣。郡民有訴郡於監司者。復委之郡。如此則民冤何緣得直。當申嚴約束。秦相曰。陛下察見郡縣之弊。知吏治得失。雖漢之宣光。殆無以過也。詳定一司。敕令張宗元。奏。刪定官序位。甲午。詔在樞密院編修官之下。詔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今日事勢。以力保關隘。爲先。又陝西將士與右護軍不同。正當兼容。有仗義自奮者。優獎之以厲其餘。於是世將奏川口諸隘。及梁洋一帶。先已修畢。見分遣吳璘。在白石至秦州以來。過熙秦之衝。楊政。在寶雞。過永興。鳳翔之衝。及永興副帥王俊。亦在整屋作寨。牽制敵勢。兼自金人再犯陝西。諸會受僞命人。並許收使。如能立功。就上遷轉。緣從僞既久。率望風降拜。臣亦開其自新之路。多方誘諭。已招到一萬一千五百餘人。總管傅忠。安撫朱勇。將官梁炳。及統制統領。各給袍帶。移住老幼。居於近裏。又有總管魏价等十四員。帶城寨兵一千五百。亦加勸獎。官各授差遣。卒各支請給。與右護軍相參爲用矣。時楊政在寶雞。金大帥薩里罕。陰遣刺客。詐爲降人。政覺而誅之。辛亥。合祀天地於明堂。以太祖太宗並配。大赦天下。先是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聞金分兵。欲侵川界。遣右護軍都統制節制陝西諸軍吳玠。總兵至秦州之北。丁巳。攻城拔之。守臣武誼。將官邵卞。成紀。知縣湯諫等。皆降。戊午。宰執奏事。上謂秦相曰。士大夫多樂在朝廷。不樂在州縣。蓋朝廷遷進多。州縣遷進少。卿等可擇州縣吏之有治狀者。當如漢增秩賜金。使內外之勢均也。庚申。吳璘進兵刺家灣。與敵將賀珍。郎君。原作胡。郎。戰。兵大潰。時行在遣火。壬戌。宰執奏犒設救火諸兵事。上曰。累令去葺屋作瓦屋。皆不奉行。朕已戒內侍。如敢不遵。比衆罪當加重。卿等更戒諸房吏。亦依此。若內侍堂吏奉行。則衆不敢違戾。癸亥。上曰。朕觀自昔守令。能抑強振弱者。始號循良。今豪右稍不滿意。必中傷之。自今州縣吏有能稱職。而或誣以非辜者。須朝廷主張。庶使吏得自效。而民被其惠矣。甲子。上曰。近世禮器。大不合古制。如前崇義三禮圖。極可笑。俟兵事稍定。當講論改造。況亦無大費也。是秋兩浙轉運司類試。凡解二百八人。而温州自計四十二人。宰執子姪。皆豫其選。揭榜之日。士論大駭。自置舉場以來。未嘗有也。宋時非開居錄曰。東南諸道。解類少。舉子多。求職試於轉運司。每七人取一名。比之

買備國柄凡舉士具其口鼻者皆受其相誤探其勢矣夫日暹月復無復程度是年有司觀望所
 不然而河南府奏檢視諸陵除永定永昭永裕永泰並無損惟永安永昌永熙神靈鑿裂冬十月乙亥詔
 本府委官修之 敕令所修在京通用敕令格式書成戊寅右僕射秦檜表上之 右正言方俛高論淮
 北宜撫司范直方怯懦沮師丁亥上曰陸黼必明當其功罪可鑄職與遠小監當初直方之行上寵以列
 卿賞賚優渥至是出於威斷勸沮若此臣下孰敢不奮勵而赴功也 臺臣論信州守臣劉岑歷守三郡
 妄收官幣以市私恩己丑上曰朕於軍興調度尙恐有傷百姓其可以無名之費重困吾民乃詔重貶之
 是月臨安府居民遭火延燒省部官舍 宋勝非聞居錄曰初上駐蹕臨安府又取二萬緡緡緡緡緡
 元樞爲川陝荆襄都督須錢七百萬緡有官中與之浙初御營使激發庫銀百星緡緡緡緡緡緡
 相因淮上用兵遂以三百萬緡入三省激發庫銀是建炎初御營使激發庫銀百星緡緡緡緡緡緡
 旨支降傳充軍書發開探八十萬緡也庫存緡於三省內結諸官外交諸將首尾五年御史謝祖備
 至是庫金出入多於此數時所積緡日增緡不繼十年下令軍兵數緡緡緡緡緡緡緡緡緡緡緡
 中五等貧民無得免者所積緡不復復緡緡緡緡緡緡緡緡緡緡緡緡緡緡緡緡緡緡緡緡緡緡緡緡緡緡
 士罹汝文卒 十一月戊午時御書皇太后玉册癸亥右僕射秦檜言陛下字法遒勁絕類雲天之體上
 曰學書必以鍾王爲法然後出入變化自成一家檜曰陛下天縱多能無不造其至妙推而上之所以治
 天下蓋必以堯舜爲法臣下自非堯舜之道安敢輒陳於前也 是月兵部尙書兼翰林學士胡交修外
 除端明殿學士知台州 十二月戊寅上曰凡觀人者必觀其行事則可以察其心之微漢高帝平時
 好色喜貨至於入關秋毫無所犯唯范增能察知其志在取天下於是秦檜等仰歎聖學淵妙商推古今
 非羣下所能及也 壬午上皇太后册寶上躬詣殿廷祇發赴慈寧殿禮成百官於宮門外遙賀太后先
 是冬溫無雪上以樽春疾疫爲慮是日禮樂備物百寮在列凝雲閣雪不降至夕大雪人情懼悅道途和
 慶甲申秦檜奏曰陛下聖孝感通天意昭格明堂禮成然後雨尊冊禮成然後雪若出符契陛下再三謙
 抑不居臣等仰見聖意欽天之命雖休勿休如此 丙戌禮部侍郎蘇符遷尙書 初建寧軍承宣使知
 代州王忠植將兵至延安府爲叛將所執令拜金國詔書忠植毀罵被害至是川陝帥司以聞丁亥詔贈
 忠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官其子孫十人 言者乞令諸大帥各薦偏裨之可任者乙未上曰諸帥所
 隸統制統領官智愚勇怯朕皆孰知之倘有所使便可抽擢何必更令薦舉蓋上於人材大小無不徧察
 下至偏裨已深簡於淵察矣 婺州東陽縣賊竊發丁酉詔遣殿前司裨將王滋往捕之上令宰執論
 滋不以多殺爲功未幾賊平

中興小紀卷二十九

紹興十一年辛酉春正月辛亥時有進保獨論者上既覽之甲寅謂宰執曰彼但探三國志語殊不切時
 事又多引請葛亮爲證不知古今事異亮方出蜀以圖進取今欲守蜀以圖扞禦豈可同日而語於是秦
 檜等仰服聖學洞察古今之理 初金元帥烏珠自順昌戰敗而歸遂保汴京留屯宋亳出入許鄭之間
 復僉兩河軍與蕃部凡十餘萬以謀再舉上亦逆知敵情必不一挫便已乃詔大合兵于淮西以待之至
 是烏珠果入寇乙卯犯壽春府境己未命淮北宣撫判官劉錡統所部兵三萬渡江禦之時淮西宣撫使
 張俊已至行在亟令回建康拒敵知壽春府孫暉與統制官雷仲皆棄城而去遂陷壽春殺守兵十餘人
 繫橋淮岸以渡其衆而廬州守臣樞密直學士陳規病卒故守備皆缺惟有宣撫兵二千餘人亦相率南
 遁 乙丑劉錡至廬州城下敵騎大集錡少退以避其鋒丙寅金入廬州遣輕騎數千追錡而不放迨相
 持至暮各散去 言者以爲敵人盜邊歲以爲常在在我有備則外可制侵擾之患內可安搖動之情比者
 敵犯壽春如雷仲孤軍兩捷而劉錡全軍繼達則士氣益張當有以遏其勢惟是民間妄傳以惑羣聽宜
 下臨安府覺察是日丙寅詔從之 二月丁丑上曰朕於諸帥聽其言則知其用心觀其所爲則知其才
 人皆言劉錡善戰者順昌之勝所謂置之死地然後生爾錡之所長在於循分守節危疑之中能自立不
 變爲可取也蓋上之知人善任使得堯舜則哲之難如此 江西帥臣梁揚祖擒捕諸盜殆盡詔自維學

預聞軍政不獨職餉而已。備布孫也。癸卯詔諸軍統制官王勝、劉寶、岳超、成閏等克職大敵。宜頒賞典。勝、寶、超為四廟都指揮使。超承宣使。閏防禦使。辛亥上謂宰執曰。朕與諸將論兵。未嘗論勝。惟先論敗。漢高祖屢戰屢敗。終成帝業。項羽屢勝不能成事。一敗而遂亡。故凡論兵者。不必論勝。惟先慮敗。冀終成也。上遣樞密使張俊與副使岳飛同往楚州。總淮東一路全軍。駐鎮江府。壬子。上謂宰執曰。士大夫言恢復者。皆虛辭。非實用。兵自有次第。朕比遣二樞使按閱軍馬。措置戰守。蓋按閱於先。則兵皆可戰。兵既可戰。則能守矣。待彼有衅。然後可進討。以圖恢復。此用兵之序也。言者以謂綱紀正。則朝廷尊。向者三宣撫司。有軍期文字進奏院。不以時達。故權宜置承受官。今韓世忠、張俊、岳飛既除樞密。文字自經通進司投進。則承受官宜罷。丙辰。詔從之。是日開府儀同三司汪伯彥卒於饒州。甲子。御前都統制田師中、王德、竝除節度使。師中定遠軍。德清遠軍。賞破敵之功也。六月。辛未。戶部具贖刑文字。壬申。上曰。朕謂凡為政之本。必抑強扶弱。民乃能立。今使富者犯死法。得以金自贖。則貧無金者豈能獨立乎。贖刑既非祖宗法。似未可用也。乙亥。以右僕射秦檜為左僕射。仍兼樞密使。封慶國公。初。樞密使韓世忠宣撫淮東。日與敵戰。常以射敵弓取勝。至是獻其式。辛巳。上謂宰執曰。世忠以射敵弓勝金。朕取觀之。賊工巧。然猶未盡善。朕籌累日。乃小更之。遂增二石之力。而減數斤之重。今方盡善。後雖有作者。無以加矣。秦檜曰。百工之事。皆聖人作。非諸將所及也。乃詔工部下軍器監選良工製之。光州探到金人內亂事宜。癸巳。上謂宰執曰。探報虛實。未可盡信。自治可也。在我者。既自治矣。待彼自亂。方可臣服。漢武帝乘文景富庶之後。竭天下之力。不能致匈奴之服。其後五單于爭國。自相殘滅。而孝宣兵革事力不及武帝。十之三四。足以臣匈奴矣。今當自治以待彼之衅。乃可致中興也。三京招撫使劉光世以疾丐祠。上謂宰執曰。光世功臣。朕未嘗忘。聞其疾中無聊。昨日以玩好物數種賜之。光世大喜。乘燭夜觀。幾至四更。朕於宮中。凡玩好之物。未嘗經目。止要賜勸奮賢勞爾。秦檜曰。不實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遠人安。書以戒武王。而陛下優為之。賢古帝王遠矣。詔以光世為萬壽觀使。奉使洪皓在敵中。求得皇太后書。是夏遣邵武布衣李徽齋來。上大喜。因御經筵。謂講讀官曰。不知太母消息幾二十年。雖遣使百輩。不如此一書。遂命徵以官。初。有詔史館修徽宗實錄。至是書成。六十卷。秋七月。戊戌。左僕射秦檜等上之。尋加檜少保。庚子。以翰林學士范同為參知政事。右諫議大夫方俊高言。樞密副使岳飛。議棄兩淮地。專守大江以南。且飛提重兵十餘萬。無捍禦之勞。倡言棄兩淮以動朝廷。此不臣之漸也。癸丑。宰執奏事。上曰。山陽要地。屏蔽淮東。無山陽則通秦不能固。敵來徑趨蘇常。豈不搖動。其事甚明。比遣張俊岳飛往。以措置戰守。二人登城行視。飛於衆中倡言。楚不可守。城安川修。蓋將士戍山陽。厭久欲棄而之也。飛意在附下。以要譽。故其言如此。朕何賴焉。秦檜曰。飛對人之言。乃至是中外。或未知也。時有上殿官趙公煥。自言罪廢累年。老幼不給。王室孤弱。同姓凋零。宗子無在朝者。且侍從之臣。當參用皇族。陛下欲求其人。臣願備數辛酉。上以語宰執。且言公煥持摺圖之說。自嚮求進。朕為大元帥時。公煥嘗率宗子勸進。因是識之。亦慶與陸權。今其言僭妄。不循分守。不顧廉恥。當議竄責。以為小人之戒。秦檜曰。公煥非佳士。昨為

中興小紀 卷二十九

三三五

湖南郡守陵蔑監司與之交訟。幸而善罷。陛下誠於濬藩而用之。今知其小人而竄之。賞罰無私。真天地之心也。先是臨安城大旱。上自是月初不御葦。遣有司歷走羣望。又命執政宗室從臣。奏告天地宗廟。社稷禱無所不至。決滯獄。出繫校。詔令之下相踵。凡二十有四日。癸未。大雨。自午未達旦。遠邇霑足。甲子。宰執稱賀。上曰。朕日來臥不安席。夜分猶未交睫。懼德不類。或政有闕失。每事循省。殆獨恐旱災必有致之之由。若乃祈禱之禮。但具其文耳。秦檜等曰。雲漢周宣王能遇裁而懼。側身修行。陛下躬行之。實尤符前王。天心安得不昭答乎。是月。端明殿學士徐俯卒。先是樞密使張俊奏事。乞權准西之賞。上曰。功賞後時。在將帥不在朝廷。俊問所以然。上曰。軍士有出戰者。有輜重及守營者。凡所謂戰功。皆戰士也。今更不分。全軍皆要推賞。助數萬人。朝廷何以行之。俊曰。誠如聖諭。初因一軍如此。故諸軍效之。臣今既蒙專任。當戒諸統制官。只保明實出戰者。庶可漸革前弊也。八月。庚午。宰執奏功賞事。上以此語之。辛未。宰執擬除吏部郎官姜師仲等為卿監。上曰。凡事必謹始。館職寺監丞。乃郎官卿監之選也。郎官卿監。乃侍從官之選也。凡除館職寺監丞。必擇他日可補郎官卿監之闕者。凡除郎官卿監。必擇他日可補侍從之闕者。如此則士安分守。而奔競之風息矣。若不謹始。用非其才。久而不遷。則士有留滯之歎。以序遷之。又有不稱職之謂。不可不謹。於是秦檜等仰承聖訓。願遵守之。時樞密使張俊副使岳飛皆在鎮江府。而右諫議大夫方俊高等論飛罪。以今春敵犯淮西。張俊全師遇敵。趨飛來而飛固積殿詔。略至舒鄆而不進。比與俊按兵淮上。又執偏見。欲棄山陽不守。致誼外議。所幸俊止其言。紛紜遂定。於是飛上章乞罷甲戌。以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飛既罷。而俊獨留鎮江為備。癸巳。陝西宣撫副使胡世將。方乘機進討。遣節制陝西諸軍吳玠。出秦州。本司都統制楊政。出隴州。樞密院都統制郭浩。出商州。而世將母康氏亡於竹陵。癸巳。詔特起復。世將仍治軍事。後數日。下秦隴二州。及破岐下諸屯。取華號二州。又入陝府時。大理寺有未結公事。甲午。上曰。省刑罰。薄稅斂。王道之本。國步方艱。未能弭兵。斯民稅斂無術。可以薄之。朕心實不足。至於刑罰。豈可不省。而獄繫淹延。或至踰歲。何也可。令提刑司覈察州縣提刑失職。令御史臺彈奏。務要訟平刑清。以副朕意。是月。資政殿大學士顏岐卒。資政殿學士翟汝文卒。湖南漕臣汪叔蔚以書白左僕射秦檜。言岳飛頃於鄂渚置酒庫。日傳數百緡。襄陽置通貨場。利復不實。自飛罷。味有所付。乞令統制官張憲主之。庶杜欺弊。九月。辛丑。檜奏其事。以為可行。乃詔統制官王貴與憲同掌。時有上殿官鮑瑀。頗疏通。上因命遣瑀往軍前。括錢物。歲入幾何。諸路月椿。以贍本軍。有名無實。而斂於民者幾何。當議省之。丁未。宰執論進退人材及內外除授。上曰。朝廷用人。初無內外之異。士大夫唯以仕進為心。奔競苟得。居內則為遷。在外則為黜。夫外任責以民事。自朕觀之。其勢實重於內。而數十年閒。風俗墮壞。趨嚮倒置。要思所以革其弊也。初。朝廷遣工部侍郎莫將。知閣門事韓恕。奉使金敵。為敵所留。至是敵不因聘諭。忽自遣將恕等歸。戊申。泗州奏至。上諭宰執曰。此殆上天悔禍。敵有休兵之意。爾朕料所以致此者有二。夫今春烏珠提兵南來。謂我可虜。而淮西濠梁之敗。有所懲創。一也。始謂我將帥各自為家。莫相統一。今聞盡歸朝廷。綱紀既立。軍政必修。望風畏備。二也。朕每欲與講。和非

中興小紀 卷二十九

三三七

之也。重念祖宗有天下二百年。愛養生靈。惟恐傷之。而日募干戈。使南北之民。肝腦塗地。所願天心矜
 憫。消弭用兵之禍耳。秦檜曰。每恨敵情難保。未能仰副陛下憫亂之意。甲寅。將等還至近郊。上曰。將等來
 敵意未可知。但救諸軍嚴為之備。彼若議和。何傷於好。如懷姙詐。初無失策。昨張俊奏事。符與議及此。俊
 亦深曉。云兵交使在其間。和與戰自不相妨也。丙辰。詔利州觀察使劉光遠。充金國通問使。忠州防禦
 使曹勛。副之。著作佐郎鄧名世。臨川人也。初。劉大中宣諭江西。薦之。自布衣除刑部郎中。入館。久。兼史
 職。左僕射秦檜過局。皆書其史。其後為得體。然嫉嫉者衆。至是因擅寫日曆。為言者所劾。罷去。久之卒
 於家。多十月。丁卯。以樞密都承旨鄧剛中。為川陝宣諭使。時川陝宣撫司都統制楊政。駐兵寶雞。金
 人萬戶通檢李蓋屯渭北。政欲拔其城。戊辰。黎明。通檢將精甲萬衆出戰。政賈勇士。摩戰。至日。哺五
 十餘合。勢未分。政遣裨將單騎突出陣後。山上。執轍以招。陽為麾軍。金人望見大呼曰。伏發矣。遂驚而潰。
 政乘勝掩殺。通檢至城。開門而橋已絕。遂擒之。己卯。上曰。凡事必謹於微。若事已成則難改。故書稱制
 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荆襄守臣。許崇。勿令久任。以漸易之。非特謹微。亦所以保全之也。先是少保
 岳飛。舊所部統制官節制鄂州兵馬。張憲陰謀。冀朝廷還飛復軍兵。而己為之副。未幾。開為御前都統制。
 王貴所告。時樞密使張俊。在鎮江府。亦奏其事。右僕射秦檜。乘此治飛。詔委俊收憲。送大理寺。命丞何
 錡。大理卿周三畏。拘之。戊子。幸執奏制勸院乞道人證。張憲公事。上曰。刑所以止亂。若妄有追證。動搖人
 心。非用刑之本意。至於兵亦然。王者兵以仁義為本。故恩夫人之害仁。敗義者。若兵出無名。反致害敗。亦
 豈惡人之意哉。此據野史 太保樞密使韓世忠乞罷。癸巳。以為太傅醜泉觀使。其兄主管步軍世良。亦罷
 為提舉醜泉觀使。仍加奉國軍承宣使。此據野史 世忠自此杜門謝客。絕口不論兵。時跨驢攜酒。從一二
 童奴游西湖。以自樂。平時將佐。罕得見其面云。金大帥烏珠率衆復犯泗州。詔樞密使張俊。於鎮江府
 置司。措置江淮戰守。俊命其姪統制官子蓋。提兵於淮陽盱眙之間。伺敵進止。俊不以兵渡江。恐妨和議。
 既而敵騎久不至。俊以問鎮江府劉子羽。曰。北敵與時入寇。飄忽如風雨。今更遲遲。是必有他意也。初。
 嘉州界外虛限蠻人。屢塔等。領衆犯中鎮銅山寨。官兵力不能制。棄將茹大猷。遂為掠去。本州連年防範。
 所費不貲。是月。屢塔降。遣蠻將軍葉過帶蠻子。送大猷等還本州。委知義眉縣梁端。修同權中鎮寨。曹謹
 修於界首與之折箭。重立盟誓。自後不敢犯邊。遂申川陝宣撫司。依便宜黜陟。補歷塔進義校尉。仍以錦
 袍銀帶給之。十一月。丙申。宰執擬李迨知洪州。上曰。迨能吏。肯以身任怨。不恤人毀譽。朕深知之。但此
 州寄居多。必有造謠者。不可不察也。迨道無他。但不以毀譽為賢否。常核實以行賞罰。則迨道成矣。齊宣
 王封即墨而烹阿。齊國大治。蓋知核實以為政。而不拘毀譽之空言也。丁酉。參知政事范同。或自奏事。
 不稟秦檜。而衆方以建和議。及能諸帥。皆同之。檜與同共政。繼四月。至是疑而忌之。此據野史 故言者論
 同。以謂自初執政。即至建康遊。所過多擾州縣。又朝廷收天下兵柄。歸之有密。同乃貪天之功。以為己
 有。望罷其機務。己亥。以同為提舉嵩山崇福宮。既而再論。遂降分司。癸卯。幸執奏。言者乞詔六部守法。
 不得妄有申明。事。上曰。祖宗法令嚴備。附在有司。吏舞文出入。而六部長貳。不肯任責。事事申明。取決朝

中興小紀 卷二十九

三三九

廷。此何理耶。朝廷選為長貳。乃苟簡自便。甚失委任之意。當顯出一二以懲之。長貳盡心。則吏不敢舞文
 矣。時金道行臺戶部侍郎蕭毅。翰林待制同知制誥邢具瞻。為使副。來審議。而我所遣通問使魏良臣
 王公亮等。與之同入界。乙巳。詔公亮先奏事。良臣權充接伴。劉子羽語曰。金使臣搆大旗舟。上曰。江
 之翌日。遣使往見。其有異。大懼以為請。且以請。子羽曰。某為守臣。言者論資政殿學士李光
 朝。論無所與。然欲揭此於吾州之境。則吾有死而已。請不巳。出城乃還之。 言者論資政殿學士李光
 因近日二使遞還。鼓唱萬端。致會稽之民。騷然。原光之意。蓋幸有韓以觀復用。乃詔光資授散官。蘇州安
 置。上曰。司馬光言。政之大本在於賞刑。朕於光輩。聞其虛名。而用之。見其不才。而能之。逮其有罪。而責之。
 皆彼自取。朕未嘗有心也。若用虛名。而不治其罪。則有賞無刑。政何以成。賢之四時。有陽無陰。豈能成歲
 乎。時金使在。見有日。而殿陛之儀。議猶未決。右僕射秦檜。訪於知閣門事鄭藻。藻曰。單禁衛則非所
 以隆國體。嚴環列。則適駭敵情。先聲一出。異端盡起。或誤大事。惟臨期戒設。伏蔽以帶幕。班定。徹帷。出不
 意。則無復措詞矣。自是卒為定制。藻。開封人也。壬子。金國密議。使蕭毅等入見。於是宰執奏。誓書。自古盟
 會。各出意以為之誓。未有自彼出。而反復更易。必欲如其所要者。上曰。朕固知之。然朕有天下。而養不
 及親。徵宗既無及矣。太后年踰六十。朕日夜痛心。今雖與之立誓。當告天地宗廟社稷。明言金若歸我
 太后。則不憚屈己。以與之和。如其不然。則此要盟。神固不聽。朕亦不憚用兵也。乙卯。以右諫議大夫方
 俟。高為御史中丞。時張憲之獄未成。何鑄以除執政奉使。乃改命高推鞠。而少保岳飛。與其子忠州防禦
 使雲。皆繫獄矣。初。飛之在湖北也。新湖南提刑辛次膺。舟行過鄂。飛燕待之。既而延入小閣。盡出所被宸
 翰。具言上眷之渥。且執次膺手曰。前夕夢為棘寺。逮對獄。獄吏曰。辛中丞。被旨推鞠。飛方懼。不敢告人。而
 公道至。公自諫官補外。他日必為獨坐。飛或不幸下獄。公救之。次膺悚然。不知所對。至是。飛悟昨夢。乃新
 中丞也。此據洪邁夷堅志 是月。戶部侍郎張澄。遷尚書。十二月。乙丑朔。上謂宰執曰。和議已成。軍
 備尤不可弛。宜於沿江築堡。駐兵。令軍中自為營田。則敵不及。而軍食常足。可以久也。仍修建康為定
 都之計。先宗廟。次太學。而後宮室。於是秦檜等。仰服聖訓。知所先後。禹卑宮室。不足過也。壬申。上謂宰
 執曰。晉平吳之後。天下混一。武帝又勤於政事。宜若可見太平。而旋至禍亂。天下分裂。何也。秦檜等方思
 所以對。上曰。惟禮可以立國。君臣上下。如天地定位。不可少亂。武帝呼羣臣。又以珊瑚株等。助臣下以
 侈靡。相勝。廢禮如此。其能國乎。子太叔謂禮。天之經地之義。自古明禮。無如子太叔者也。癸酉。工部侍
 郎莫將。遷尚書。左僕射秦檜。言。致之經。傳人君莫難於聽納。上曰。朕觀自古人君。不肯聽納者。皆因有
 心。或好大喜功。或窮奢極欲。一實其衷。則凡拂心之言。皆不能入矣。若清心寡欲。豈有不聽納乎。朕於宮
 中。觀書寫字之外。竝無嗜好。凡事無心。故羣臣之言。是則從。非則否。未嘗惑也。檜曰。詩稱。學有緝熙于光
 明。陛下光明之性。如日。竝照。又力學以緝熙之。則羣臣進言。豈能妄說。以惑聖聽乎。戊子。詔以新刊米
 芾字畫。本分賜宰執。上曰。芾雖無事業。不見於世。至於字畫。古今一絕也。中丞方俟。高大理卿周三畏。
 同。勸岳飛等。獄成。飛坐金人南侵。受親札。凡十五。逗遛不赴。援及指斥乘輿。又因罷兵權。令右朝散郎孫
 革。作書與憲。令持置。壁畫。看畢焚之。又令憲。虛申。探得四太子兵犯上流。雲。又與憲。咨目。稱可與得心腹。

中興小紀 卷二十九

三四一

兵官商議。憲為收飛及雲書。遂謀反。僧澤一向憲言。宜先以兵兩隊守總領轉運司。癸巳。詔賜飛死。斬憲。雲於市。令殿前都指揮使楊沂中。莅其刑。家屬並遷廣南。且籍其家貲。而配澤一。初。秦桧之居永嘉也。今。秘閣修撰主管王龍觀。薛弼。嘗遊其門。又高為湖北提刑。弼時經撫本路。除劇盜伍俊。歸功於高。至是治。飛獄。弼雖嘗為飛參謀。官無一辭累及。先是獄之成也。太傅韓世忠嘗以問秦桧。桧曰。飛子雲與張憲。世。雖不明其事體。莫須有。世忠曰。相公言莫須有。此三字何以使人甘心。固爭之。桧不聽。飛知書而得士。且。濟人之貧。用兵秋毫無犯。民間安堵。不知有軍。先計後戰。屢勝強敵。誠為良將。其死也。天下冤之。後諡曰。武穆。野史。時朝廷以淮東湖北諸屯不安。命樞密使張俊往撫循之。或謂俊查為備。俊曰。何自疑如此。於是宣布德意。遣人諭武昌。皆帖然安堵。

中興小紀卷三十

紹興十二年。壬戌在春正月。癸卯。樞密使張俊措置江淮戰守回。參議官以下分三等推恩。行府結局。俊乞罷樞務不許。且薦其將定遠軍節度使田師中。掌故岳飛之兵。又薦遠軍節度使王德。往金陵。於是並詔為御前都統制。師中於鄂州。德於建康駐劄。此據野史。戊申。言者論敷文閣待制知徽州朱芾。秘閣修撰知宣州李若虛。皆嘗為岳飛謀議官。主帥有異志而不能諫。望黜以示戒。詔竝落職。初。奉使何鉉曹助等。至金國。見其主置於春水閣。先殿。其陳上意。力加祈請。伏地者再。鉉不能言。金主令起之。曰。先朝已如此行。豈有輒改。助反覆懇請。語甚切至。金主首肯數四。大帥烏珠傳命。使之歸館。尋有館伴張鈞來言。皇帝及國王見使人所言甚喜。次第有恩也。是晚館伴耶律紹文等到館。又傳金主命。早來使人上殿。所請宜允。仍出回書示之。有許還梓宮及太母語。至是助等以書歸。羣臣猶疑。獨上兩操和戰之策。以兵威摧折敵勢。而厚禮至誠。以感動之。敵雖驕暴。亦回心革面。以順上之志也。是月。太保萬壽觀使劉光世卒於行在。後諡曰武穆。光世遺奏。援例乞免其家差徭科敷。中書舍人張擴持之。以為不可。時擴在後省。見事有不當人心者。皆為上言之。二月辛未。詔建國公進封普安郡王。王天性忠孝。自幼育宮闈。晨省昏定。未嘗離膝下。上與皇后尤所鍾愛。至是出就外第。初。太祖受命北征。次於陳橋。軍中有知星者苗訓。引親吏楚昭輔仰視日色。其下復有一日。訓舉手加額曰。此天命也。及王既受封。有日者尤若訥。私謂普

乃竝日二字。合乎易所謂明兩作離。蓋不特同符蓋祖。而大人拱明照四方之象。已兆於此矣。己卯。殿中侍御史胡汝明論監司不按州縣之吏。壬午。上謂宰執曰。汝明所論甚當。朝廷分道命使。正要幾察州縣。可申嚴行。若州縣賦污不法。而監司不能按致。有辜諫章疏者。當併黜之。汝明。黔縣人也。己丑。詔吏部尚書吳表臣。禮部尚書蘇符。侍郎陳桷。郎官方雲翼。討論典禮。不詳具祖宗典故。專恃己意。懷姦附麗。可竝罷雲翼。永嘉人也。三月。貢院上博學宏辭合格人京官洪邁。選人沈介。洪邁。詔賜邁出身。邁同出身。介循一資。介德清人。邁。皆徽猷閣待制。皓子也。皓奉使久在敵中。至是和議定。皓報太后歸耗。辛酉。宰執賀太后來有期。上曰。洪皓身陷敵國。乃心王室。誠可嘉也。二子並中詞科。亦忠孝之報。遂詔邁館職。適教令局刪定官。自中興設詞科以來。即入館自進始。上又言邁之文。於三人最勝。殿謂文貴適用。若不適用。譬猶畫虎刻鵠。何益於事哉。知貢舉給事中鄱陽程克俊。上合格宗子善能附正奏名。試以示勸獎。上謂宰執曰。天孫之貴。溺於晏安。往往自陷非法。若一以邦典繩之。則非所以示悼睦之恩。豈而不問。又無以立國家之法。惟擇其好學從善者。稍加崇異。以風厲其餘。是亦教化之術也。乙卯。上御集英殿策試。遂賜陳誠之以下二百五十三人及第出身。初。秦熈第一。熈有官。左僕射。子也。遂降第二。溥。永嘉人。此案句上當有批文。政繁年。要錄。乙卯。上御射殿。引試。溥。省。人。何。人。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時。在。鳳。州。之。河。池。方。結。陝。西。河。東。忠。義。首。領。俾。為。內。應。而。朝。廷。與。金。敵。講。和。就。差。川。陝。宣。撫。使。鄭。剛。中。照。舊。吳。玠。劉。豫。所。管。分。畫。地。界。世。將。奏。秦。商。二。郡。元。不。係。玠。所。管。合。自。二。州。以。南。為。界。惟。和。尚。原。係。玠。立。秦。元。非。劉。豫。地。分。宜。依。舊。保。守。且。言。探。報。敵。人。欲。以。鐵。山。為。界。果。爾。鐵。山。在。河。池。縣。裏。則。和。尚。原。等。關。隘。悉。為。所。占。其。四。川。並。無。限。隔。雖。金。州。殺。金。坪。仙。人。原。稍。險。別。是。平。路。得。以。入。川。利。害。灼。然。不。可。許。也。時。世。將。已。病。丙。辰。卒。尋。詔。川。陝。津。置。其。喪。以。歸。夏。四。月。丁。卯。上。曰。孫。近。嘗。言。用。人。乃。人。主。獨。斷。不。可。委。之。臣。下。朕。以。為。用。人。雖。人。主。之。權。然。深。宮。之。中。安。能。盡。知。賢。否。惟。在。論。一。相。耳。一。相。得。人。選。簡。乃。倏。而。薦。之。則。人。君。當。斷。而。用。之。若。人。君。好。要。則。百。事。詳。好。詳。則。百。事。荒。此。善。論。人。君。之。道。也。廣。西。買。馬。歲。額。一。千。五。百。匹。而。去。年。買。發。二。千。四。百。匹。至。是。詔。經。略。使。胡。舜。陟。提。點。買。馬。官。知。邕。州。俞。僊。以下。各。進。一。秩。上。以。淮。上。用。兵。成。不。戰。卻。敵。之。功。丙。子。詔。推。恩。宰。執。於。是。秦。檜。等。言。此。皆。容。算。無。遺。諸。將。戮。力。臣。等。何。功。之。有。上。曰。漢。高。祖。善。取。羣。臣。每。諸。將。奏。功。必。賞。蕭。何。張。良。蓋。以。指。從。之。功。也。卿。等。同。寅。輔。朕。以。底。成。績。朕。何。敢。忘。檜。等。再。拜。而。退。相。謂。曰。君。能。下。下。以。成。其。政。何。以。仰。稱。隆。遇。之。意。哉。兩。浙。漕。臣。王。喚。等。進。銀。以。助。迎。奉。兩。宮。之。費。己。丑。皇。后。邢。氏。已。上。仙。丁。亥。訃。音。纒。至。於。是。太。常。寺。討。論。服。制。上。謂。宰。執。曰。先。王。制。禮。無。過。不。及。適。於。中。而。已。宜。參。古。今。之。制。使。等。威。有。辨。而。合。於。禮。庶。可。垂。法。於。後。世。也。金。遣。其。臣。烏。陵。贊。謀。至。陝。西。議。分。地。界。川。陝。宣。諭。使。鄭。剛。中。出。白。馬。關。外。見。之。贊。謀。欲。盡。取。階。成。岷。鳳。秦。商。六。州。指。鐵。山。以。西。為。界。剛。中。曰。此。難。即。割。須。俟。旨。可。也。贊。謀。曰。講。和。而。不。退。和。尚。原。之。兵。何。也。剛。中。曰。割。地。之。旨。朝。下。晚。退。矣。贊。謀。不。能。奪。剛。中。乃。上。奏。曰。秦。商。二。州。并。和。尚。原。皆。陝。西。要。害。不。可。許。也。其。後。割。秦。商。地。之。半。乘。和。尚。原。仍。於。大。散。關。內。得。與。趙。原。以。為。控。扼。之。所。五。月。甲。午。就。除。剛。中。端。明。殿。學。士。宣。撫。副。使。先。是。宣。撫。司。嘗

居閩中。自移於河池縣。饋餉不繼。人以爲病。剛中奏移司利州。務從省費。既而剛中欲移屯一軍。都統楊政不從。剛中呼政語曰。宜撫欲移軍而都統制不肯。某雖書生。不畏死也。聲色俱厲。政即日聽命。丙申。詔於盱眙軍置糧場。其後安撫軍光州皆置。甲辰。詔諸州無教官處。令尙書省選差。既而禮部立到試教官法。上謂宰執曰。士大夫不可不學。惟學故能考前世與衰治亂。以爲龜鑑。則無過舉而政皆適當矣。朕在宮中。未嘗一日廢也。立法在是月乙。丙午。詔禮部住給度僧牒。雖特旨亦令執奏。先是臨安府乞度牒修觀音殿。上不與。第給錢五千緡。曰。朕觀人主欲消除釋老二教。或廢其像。或斥其徒。皆不適中。往愈熾。今不放度牒。可以漸消而吾道勝矣。庚戌。工部尙書莫將等。議上。大行皇后諡曰懿節。先是上以太后回鑾。普天同慶。可召和氣。猶慮諸處州奉迎爲名。緣此科率。徇致嗟怨。已降詔。悉令戶部自支。不使諸州經費。庶不擾民。言者論鑾路有殺人祭鬼之事。乞嚴禁止之。己未。上謂宰執曰。此必有大巫唱之。但治巫則此自止。西門豹投巫於河以救河伯妾婦。蓋知此道也。六月甲子。大金國送觀文殿學士前東京留守孟庚。徵徵開待制前知淮寧府李正民。還朝。庚等奏。昨兵渡河。不能死節。陷身辱國。乞正典刑。詔放罪。任便居住。詔放罪在是月乙亥。宰執奏。上殿官安孝純。乞禁止父母在別籍異財之事。上曰。此固當禁。然恐行法有弊。州縣之吏。科率不均。民畏戶口大而科率重。不得已而爲。誠可憐者。宜併申嚴科率之條。於是秦檜等仰欺聖聰。周知民情。如此。時川陝都統制吳玠入覲。上問玠前此所以勝敵之方。玠曰。先令弱者出戰。強者繼之。丁丑。宰執奏。玠功。事上。因以玠所對語之。且曰。玠善用兵。此正孫贖三嗣之說。一敗而二勝者也。上又曰。賞須令適中。政有賞罰。如醫之用藥。不及則不能治病。太過又傷氣也。時有學子上書。乞用王安石三經新義。爲言者所論。癸未。上曰。六經所以經世務者。以其言皆天下之公也。若以私意妄說。豈能經世乎。王安石學雖博。而多穿鑿以私意。不可用。甲申。宰執奏。言者所論監禁事。上曰。古今事異。今國用仰給於海者十之八九。豈可捐以與人。散利雖王者之政。然使人專利。亦非政之善也。吳王渙之亂。漢實使之。使瀛不專於海之利。雖欲爲亂得乎。初興元府有六堰。引襄水溉民田至數千頃。故漢中地極膏腴。兵興以來。歲久弗治。堰壞而田多荒。至是帥臣武當軍節度使兼川陝宣撫使。都統楊政。率衆修復。偶夏水堤決。政親往督役。其後堰成。歲省漕計二千餘萬石。又漢江水數至城下。政仍作長堰捍之。水遂趨南岸。城賴以安。是年召宜州觀察使趙密。於建康。爲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主管步軍。秋七月。言者論福州僉判官胡銓。文過飾非。用欺羣聽。士之無知者。往往從而宗之。望竄斥以爲感衆之戒。癸巳。詔銓除名。新州編管。皇太后回鑾。大金國遣少監高居安等。扈送甲午起發。癸卯。吳玠乞用初任團練承宣使恩例。爲其子授文資。上許之。中書舍人張擴以爲不可。乙卯。上謂宰執曰。武臣換文資。恐將帥之材。後難得矣。張俊曰。須試而後換文可也。上曰。俊言甚是。宜降指揮以革其後。上因舉杜甫詩。將軍不好武。稚子總能文之句。謂甫意蓋指此也。於是秦檜等仰見聖心之不忘武備如此。戊申。宰執奏事。因論車服用有用玉者。上曰。將來郊廟玉器。當先製朕觀今所用祭器。皆別山樽自有山樽之制。犧樽自有犧樽之制。如玉鬯玉爵之類。今皆未備。豈可不先制也。上尊事天地。奉先思

孝。故凡服食器用。必以祀事爲先。秦檜等不勝嘆服。上自南巡。儀物草創。至是諸王宮教授石延慶言。國朝郊廟大禮。有三駕之制。恭聞皇太后鑾輿還闕。陛下將迎於郊。而儀衛未講。望詔大臣集禮官。蒐舉往憲。有詔車輅儀仗。委工部尙書莫將。戶部侍郎張澄。同內侍邵諤。製造己酉。太常寺言。五輅之制。惟玉輅以玉飾之。今當先玉輅。又按本朝黃麾仗共二千二百六十五人。其數最爲酌中。欲依此製造。從之。是日上又諭宰執曰。吳玠功。賞事早與了。使之歸。秦檜曰。已與張俊議。呼玠到堂面定。庶幾允當。上可之。且曰。賞須令適中。今日邊面。正賴將士協力守之。賞須當乃慰其意。且免姦人動搖軍情也。大金國遣金吾衛大將軍完顏宗賢。秘書監劉詢等來。癸丑。上謂宰執曰。郡守條上五事。其間頗有可採。又有欲祈見行法者。宜詳之。可行即行。秦檜曰。如莊綽所上。有可行者。何錄。守臣中有志於民者。所論定不苟。上曰。然於是檜等仰見上厲精庶政。臣寮所上利害。躬覽不忘。如此中興豈難致乎。時因有宗子犯法。乙卯。上謂宰執曰。見宗學教官。今日率宗子講書作功課。庶使用心不爲惡事。於是秦檜等仰見上留意宗子。以教爲先。惇敘之實。莫大於此。上殿官宇文剛言。湖外米賤。乞行收糴。戊午。上諭宰執。令即行之。且曰。水旱饑湯。所不能免。惟有以備之。則民免流移之患也。八月乙丑。宰執奏。湖北帥臣劉錡言。沅州衛人作過事。上曰。權夷但當緩撫。不可擾之。慮致生事。於是秦檜悲竄聖訓。以諭錡焉。丙寅。皇太后渡淮。言者論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何錡。首董岳飛之獄。閱日滋久。初無一言敘陳。既而以樞臣使金。乃謂以讞獄不合。遂致遠行。又言飛之獄。本其徒所告反狀甚明。而錡所遷延。乃在黨惡。遂罷錡以本職。提舉太平觀。尋落職。責徽州居住。既又論殿中侍御史胡汝明。及監察官歸安施鉅。長洲李益。皆錡所薦。詔悉與外任。先是迎護梓宮。當差大臣。而左僕射秦檜辭不行。乃詔少保判紹興府孟忠厚。爲迎梓宮禮儀使。又以參知政事王次翁。爲迎太母禮儀使。並往楚州迎接。戊辰。上問宰執曰。界首猶未得皇太后報。秦檜曰。據王次翁奏。九日可到界首。以理接之。此事必不爽約。前蕭毅行。陛下明與約言。若太后果還。自當謹守誓約。如今歲未也。則替文爲虛設。此最切當。上曰。亦以此事。下和議諸否。若還我太后。則是大金亦守和議也。皇太后回鑾已近。辛巳。上至臨平鎮。奉迎。上入帳。朝見。宰臣文武百官。班班外起居。上初瞻慈容。喜深感極。淚溼龍綃。軍衛歡呼。聲震天地。父老童稚。攜持夾道擁看。以手加額。咸歎曰。不圖復見聖神。子母之重。歡如此也。太后以北方開太傅。醴泉觀使韓世忠名。召至籓前。曰。此爲韓相公耶。世忠問良久。乙酉。上以語秦檜等。且言太后既歸。宮中事一切不復顧矣。於是秦檜等仰戴聖德之至。宜其篤生上聖。以建中興。而慶言旋。爲天下之母也。徽宗及顯肅懿節二后。梓宮回。己丑。上至臨平。迎奉以歸。初太常少卿施州。請於皇城迎處。權設龍德別宮。至是即奉安焉。九月乙未。以少保護軍節度判紹興府信安郡王孟忠厚。爲樞密使。戊戌。詔皇太后俸錢月一萬貫。冬。寒。食。生。辰。各二萬貫。生。辰。加絹一萬匹。左僕射秦檜進所撰徽宗哀册。辛丑。上諭檜曰。哀册極佳。蓋語皆紀實。故也。向昭慈挽詞。衆人所作。文雖可觀。皆不紀實。朕當時所撰。有俯隨遺詔。日猶想御儀。時要紀實。爾檜曰。向陛下書扇賜經筵官。皆當其實。上曰。朕閱唐史。見太宗面評羣臣。才德短長。似有所感。朕所書皆杜甫詩。蓋因以見意

也。有阿李者，本乾明寺尼，法名善靜，因被虜在此界，詐作柔福帝姬，逃歸後，朝廷差宣政使馮益、并宗婦吳心兒往紹興府識認，遂收入內，加爲福國長公主，降駙馬都尉高世榮。至是因內侍李鄂等隨梓宮回，其言柔福帝姬在北界降徐遠，去年已死，還近自北界以其骨歸，後因還父中立訴於朝，遂下法寺勘實。是日辛丑，詔阿李杖死，益心兒以識認不審，編管外州。乙巳，少保左僕射秦檜加太師，檜而辭新命，上曰：梓宮歸喪，慈寧就養，皆卿之功，此未報百分之一，不必辭也。詔福建官買茶送樞場，仍戒有司即時支價錢。上曰：官中買物，往往不即支還價錢，故人憚與官交易。蓋上通察民情如此。戊申，詔參知政事王次翁、充大金報謝使、德慶軍節度使、副之，製玉輅畢工。大金遣中書侍郎劉筥、刑部尚書完顏宗表等來，庚戌，引見，以給事中直學士程克俊、爲翰林學士。辛亥，詔差內侍藍珪、主管慈寧殿事務。上謂宰執曰：朕戒諸人凡有闕不得白太后，只來自朕。蓋太后年已六十，惟胸中無一事，動作如意，即壽考康寧無窮矣。於是秦檜等仰服聖孝，以謂養志會參之所難，而上優爲之，此舜之盛德也。初中書舍人張擴、爲左僕射秦檜所知，不數年至侍從，屢發詞頭，人多不樂。至是吏部引赦行詞，擴每乘燭草制，言者謂其太遽而文不工，擴乃罷去。丁巳，詔戶部侍郎沈昭遠爲大金賀生辰使，知閣門事王公亮副之。新除中書舍人楊原爲大金賀正使，知閣門事何彥良副之。原、山陽人也。冬十月壬戌，言者論錢塘駐蹕之地，而城壁摧剝，僅不加飾，何以肅遠近之瞻。況臨安府昨被旨置回易庫，收其贏以備此舉，幾年矣，今宜取而用之，詔臨安府措置。初，卜地爲永固陵，得於紹興府會稽山，昭穆穆聖廟后殯宮之西北，乃遣中丞方俟高、又詔資政殿學士鄭億年、相繼按行，皆以其地可用，丙寅，權殯徽宗聖文仁德顯孝皇帝、及顯肅懿節二后。戊寅，詔隨從梓宮官吏、扶護萬里，勤瘁可嘉，自內侍官李鄂以下四十四人，推恩有差。庚辰，詔鎮江府依沿海制置使例，罷帶沿江安撫使。癸未，詔軍器院復置官吏，甲申，皇太后生辰，始燕於慈寧宮。時朝廷欲以福建職茶，就行在置局給賣，丁亥，詔福建見任提舉市舶官更不兼茶政，別差官提舉茶事，置司於建州。初，參知政事方俟高、奉使大金國，行次汴京，奴隸輩有爲人致書訪其子者，彼之伴使以爲言，高曰：兩朝以玉帛相見，而後敢以私書入境，然父子之情，不過候安否爾，發書視之，果然。及次涿州，又以南宮殿擔夫告者，且曰：一行裝齋，悉以車載，不復調夫矣。高曰：殿擔夫者，請得其名治之，不調夫則止於此，以聽大國之命，伴使語塞，遂已。至是使還，詔高提舉詳定一司敕令，詳請品之，高曰：萬之復命也，宰相秦檜假金人舉已數十言，屬高給上，而高曰：十一月，庚寅，上謂宰執曰：人君惟虛心則事至自見，秦檜曰：虛心則臣下或有迎合，亦無所逃，上曰：臣下迎合，孟子所謂逢君之惡其罪大。程克俊曰：此不容誅也。秦檜曰：陛下虛心照臨，百官士庶，孰不精白以承休德哉。左朝奉大夫黃達如者，前守南雄州，爲提點坑冶鑄錢官，韓球所按，至是任滿奏事，言太后回鑾，梓宮還闕，茲爲盛事，望宣付史館。然後大明黜陟，異論者正典刑，主和者加旌賞，庶上慰徽宗二后在天之靈，少紓太母滯鬱之氣，遂擢達如爲監察御史。辛卯，禮部侍郎直學院王賞、編付史館，達如、建陽人，賞、開封人，球、瑛弟也。初，太師左僕射秦檜與太傅樞密使張俊、同主和議，約盡罷諸將，獨以兵權歸俊，故俊力助其謀，及

諸將已罷，而侍御史江道數言俊之過，於是俊求去位，癸巳，罷爲醴泉觀使，復還三鎮舊節，封清河郡王，遷建德人，公望猶子也。此據野史兩浙轉運副使李椿年言：臣聞仁政必自經界始，自兵火之後，文籍散亡，豪民猾吏，因緣爲姦，有田者未必有稅，有稅者未必有田，富者日益兼併，貧者日益困窮，皆由經界不正，且言其利害有十，臣比訪得平江府歲收七十萬石，著在石刻，今按籍雖有四十萬，而實入纔二十餘萬，皆以爲逃田，皆聞朝廷有按圖覈實之情，其事始於吳江縣，而知縣石公轍盡復其數，蓋按圖而得之也，欲望陛下斷而行之，將吳江之驗，施之一郡，一路以及天下，則經界正而仁政行矣。上謂宰執曰：椿年之論，頗有條理，秦檜曰：其說簡易可行，陳克俊曰：比年百姓避役，止緣經界不正，若行之誠公私之大利也，乃詔專委椿年措置，椿年請先往平江諸縣，俟其就緒，即往諸州，要在均平爲民除害，更不增稅額，從之。椿年遂即平江創經界司，於是守臣周葵見椿年曰：今欲均稅耶？增稅耶？椿年曰：何敢增稅，葵曰：若不欲增，何言本州苗米七十萬石，椿年曰：倉記云爾，葵曰：倉記云穀七十萬石，謂倉中所容總數耳，五穀皆穀也，豈獨米乎？椿年曰：審爾則用圖經三十萬爲準，未幾葵罷去。己亥，始詔立大學，士旣而權以三百人爲額，仍復置祭酒司業博士正錄等官，初，永固陵殯宮，以戶部侍郎張澄爲橋道頓遞使，澄熟知會稽地理，自發引至復土反虞，皆先事而備，至是遷澄爲尚書。右諫議大夫欽廉羅汝楫言：陛下近因臣寮之奏，以前日異論者明正典刑，此誠今之先務，然初定議和，而謗議紛紛，往往出於愚而無知，不足深責，惟趙鼎、王庶、曾開、李綱、遜、四人者，同心併力，鼓率其黨，必欲沮害此事，賴皇明洞照，不惑浮言，今開與彌遜，尙以美職而食祠祿，失刑已甚，望賜貶黜，鼎、庶見在謫籍，近赦恐合量移，乞令有司勿復舉行，亦足少懲，丙午，詔從之。於是開、彌遜、竝落職，汝楫又言：前年殿中侍御史張戒，最與鼎厚，引居言路，凡鼎之風旨，奉承不暇，故助鼎以沮和議，鼎能相戒，戒失所賴，復請留之，既被黜，則往依岳飛於江夏，其趨操可知，庚戌，詔停戒官。少保樞密使孟忠厚求去位，罷爲少傅，依舊信安郡王，判福建，既而與知建康府觀文殿學士葉夢得兩易其任，時閩中之寇未平，詔夢得挾御前士便道之鎮。十二月，庚申，上謂宰執曰：梁汝嘉頭爲戶部尚書，號稱經制財用，徒耗官錢，公私交易，無補於國，爲汝嘉身謀則得矣，如國計何。初，命戶部尚書張澄等，詳重修六曹寺監庫務敕令格式，至是皆成。壬申，太師左僕射秦檜上之。言者謂南巡以來，三歲之祀，獨於明堂，而冬至郊天，曠歲未舉，今既治安，願於來歲用郊祀之儀，庶應祖宗故事，詔禮部太常寺討論中省。甲申，上曰：祥瑞何用，朕所不取，唯年穀豐登，乃莫大之瑞也。

止一宿。毋枉費人力。只隨宜絞縛。務從簡省。秦檜等曰。茲誠陛下盛德之事。臣等敢不奉詔。言者謂自元豐始。廣景苑宮。以奉祖宗衣冠之遊。即漢之原廟也。自艱難以來。庶事草創。而原廟神遊。猶寄永嘉。四孟薦饗。旋即便朝設位。未副廣孝之意。望命有司擇地。做景靈舊規。以建新廟。迎還列聖時容。庶幾四孟躬行獻禮。用慰祖宗在天之靈。丁酉。詔禮部太常寺討論申省。既遂。建於新莊橋之西。其地乃故劉光世妻向氏所獻。庚戌。上曰。將來郊祀詣景靈宮。可權宜乘輦。此去十里。若乘輦則拆民居必多。蓋上愛民之誠如此。言者以謂吏部告身在官告院。其監官但置籍授吏。而弗預書告。萬一姦弊。無所察知。乞亦命書告甲寅。詔從之。兵部侍郎程瑀言。將來郊祀用國初大駕儀仗。總一萬一千二百餘人。除已有黃麾半仗。及玉輅法物儀仗外。見關金象木革四輅。留下所屬製造。詔以類代。仍差兵部郎官錢時敏。軍器監劉才邵。主簿宋暉。同檢視之。賦。欽縣人也。辛酉。宰執奏。上殿官范正國。論廣南鹽事。上曰。法必有弊。而後改。若未見其弊。遂議更作。非特無利。必至為害。凡法皆然。不止鹽也。癸酉。以右諫議大夫羅汝楫為御史中丞。前知澶州韓岳。請復孝悌力田科。丙子。上曰。漢有此科。固可以厚風俗。然祖宗時未嘗行。宜令講究。不可輕易創立。岳。侯官人也。兩浙漕臣張叔獻奏。相度秀州華亭縣。宜置閘以捍鹹潮事。丁亥。宰執奏事。上曰。數日來。太后輒行冊命。中宮之禮。朕乞太后降一指揮。太后不肯。云我但知家事。豈豫外庭。太后知國體。故慎重如此。秦檜等曰。太后有定命。陛下奉行可也。五月。癸亥。中書舍人楊愿請依唐乾元及國朝故事。詔天下置放生池。祝聖壽。乙亥。詔諸路監司措置申省。先是詔立聖節。紫宸殿上壽儀已成。丁丑。天中節。百官上壽如儀。知大宗正權主奉漢王祠事。士街奏言。自前編濮王仲湜。權奉神主。安於紹興府之光孝寺。今欲以法堂權充國廟。從之。臨安府並屬縣獄皆空。甲申。詔獎守臣數文開待制王曉。喚珪之孫也。六月。戊子。詔知興元府川陝宣撫司都統楊政。令仍改為四川宣撫司都統制。臨安府宗子學生師。因師顏。訟教官鮑同不法事。己丑。上謂宰執曰。此乃論師長。恐起告訐之風。可送宗司拘管。教官須先正己。然後可以率人。若自為不法。人豈服之。鮑同令本府體究。果有不法。亦當黜之。既而體究。上所論多不實。上曰。朕不罪同。師顏。須與行遣。秦檜奏。乞送大宗正士寮庭訓。同不可為教官。欲罰銅。對移別職。從之。殿中侍御史李文會。論江陰軍僉幕蔡桑不法事。壬辰。上諭宰執曰。不按發。監司須當行遣。天下事。寧寧安能盡知。監司乃朝廷耳目之官。豈可容縱不舉。且與降官。自所畏矣。鄂州御前都統制田師中奏。諸軍統制等官。有老病者。已蒙朝廷與差遣。離軍。今不可闕官。乃詔先鋒軍統制李道為前軍統制。餘以次陞焉。初。詔權任驛度牒。至是。壽星寺乞每歲撥放。詔以故岳飛宅。為太學。丁酉。端明殿學士。會書樞密院事。程克俊求去位。壬寅。詔依前職。提舉洞霄宮。甲辰。宰執擬差太學官。上曰。師儒之任。尤當遴選。須得心術正者。為之。將以經旨。命後進。萬一有邪說。學者從而化之。為害非細。秦檜曰。謹遵聖訓。翰林學士秦梓引疾。乞退。辛亥。以為龍岡閣學士。知宣州。先是詔守臣到任半年。具上民間利害及邊防五事。癸丑。上謂宰執曰。近觀諸處所奏。固有法已該載。亦有方之便朝廷未知者。宜委都司詳之。其便民者。即與施行。無事虛文也。初。徵獻閣學士。胡舜陟知靜

中興小紀卷三十一

紹興十三年。癸亥。春正月。癸巳。詔祖宗朝殿帷悉用純綵。後來寔多文繡。今當屏去。止用緋黃二色。既而知信州葉三省乞。宜付史館。上未允。左僕射秦檜曰。此陛下盛德事。合付史館。於是檜等仰歎。其所謂示教。樸以先天下者也。三省。桐廬人也。戊戌。加上徽宗尊諡。曰體神合道駿烈遜功聖文仁德憲慈顯孝皇帝。先是陰雲欲雪。己亥。上親饗太廟。日霧濛濛。皆誠孝所格。禮部侍郎王貺請。宜付史館。從之。壬子。上謂宰執曰。近有士人進說。以為春秋無褒貶。議論似偏。恐非聖人本意。程克俊曰。觀春秋命名。正寓褒貶。罰賞之意。上以為然。二月。己巳。上謂宰執曰。古今琴制不同。各有所寓。朕近出意作。示不忘武備之意。於是秦檜等稱贊。時殿中侍御史。江李文會。以朝廷方守和議。不言兵。乃奏仁義之說。曰。陛下文德柔遠。兼愛南北之民。仁也。昔金人猖獗。陛下毅然請行。既即位。猶念二聖遠狩。宵旰圖治。宗廟再安。義也。願陛下力行此道。天下幸甚。庚子。上謂宰執曰。文會力陳二義。甚善。朕今錄一本。置之几案。欲常觀鑒也。己卯。宰執奏。福建安撫使葉夢得。措置盜賊之事。上曰。盜之竊發。多緣守令非人。措克所。致宜令帥司條具。凡有害於民者。除之。自此夢得或招或捕。或誘之相戕。三策並用。然頗與監司相異。至交奏其事。監司謂盜魁林元仲。必不可致。既而夢得遂招致之。又謂俞徹。明必再叛。萬少。任必大熾。而夢得處之皆定。異議遂息。此據葉夢得行述。三月。禮部侍郎王貺奏。將來郊禮。宿齋處及祭等事。乙未。上謂宰執曰。三年郊禮

江府因奉詔捕賊餘黨。以餽餉不繼。與廣西轉運副使呂源有隙。源劾源沮軍事。時有府吏徐竿者。因獲罪。舜陟杖而逐之。竿乃陰求舜陟之失。得其邕州買馬折閱事。以告源。源即誣告舜陟受金。且以書抵秦檜。言舜陟非笑朝政。檜素惡舜陟。遂入其言。差大理寺丞袁杗。杗仰之。於靜江府制勸。竿亦對獄。舜陟入獄二十日。至是。死。人皆冤之。杗歸。及家而卒。既而舜陟妻汪氏訴於朝。上曰。舜陟是從官。罪未至死。勘官不可不細。杗仰之。並送吏部。相等送吏部。杗在明。是月。資政殿學士張徵卒。時度寇擾江西及閩廣。而州縣多無備。又官兵有常屯。不敢越他界。以故賊得往來如志。環數千里。民被其害。於是殿中侍御史李文會。言州縣事同一家。願令三路帥臣監司。共議合兵。將以據要衝。仍定期會。共為掩襲。使賊出輒遇兵。則竄無所逃。庶易殄滅。從之。秋七月。己未。復置國子監書庫官一員。禮部太常寺修定景靈宮四孟朝獻儀。詔從之。温州進士蔡大中上書。論人主誠心等十事。謂當有始有終。其說頗有理。詔與永免文解。辛酉。上謂宰執曰。朕觀史書。自古人君。未見有始無終而能長久者也。秦檜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有始有終。乃聖人日新之德。上曰。然。以唐太宗之明。而魏鄭公有不克終之戒。終始惟一。古所難也。帶御器械吳益。以皇后受冊。陳乞恩數。丁卯。上諭宰執。令依例與之上。皇太后甚嚴。無例事。必不敢乞皇后意。欲除內禍。且令閉門讀書也。壬申。宰執奏池州都統王俊。申乞將官中任。上令樞密院約束諸軍。揀去老弱。存其強壯。日加訓練。以備朝廷不測。差官按試。上曰。此事今日所當為者。異時緩急調發。誤事也。時國學新成。試補生員。四方來者。甚衆。幾六千人。丙子。揭榜。取徐曠等三百人。曠浦城人。時上出孟襲。有唐突者四人。其一乃宗子為注籍事。八月乙酉朔。上謂宰執曰。既來唐突。恐須有說。且令其近屬保明。若是宗室。不可使之失所。不然。須與行道。既到朕前。當別其是非也。乙未。詔有司檢太宗幸學。曾令學官講經。及各有恩例故事。川陝宣撫副使鄭剛中。進金一萬兩。己亥。上謂秦檜曰。頃年張浚曾獻金三萬兩。是時錢物有餘。卿可論與剛中。不須循舊。有餘則進。若率於民不可也。舊制三年科舉。川廣福建例。先諸路一月引試。至是。言者以謂。剛中。則福建為甚。恐試下舉人或冒名。再試他州。請以八月五日領院。詔從之。初。奉使洪皓。張邵。朱弁。自金國歸。上眷皓厚。皆曰。雖蘇武不能過也。是月。除皓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萬壽觀。權直學士院。時金人取趙彬。三十家。詔悉歸之。皓言昔韓起買環於鄭。鄭小國也。能引義不與。金既限淮官屬皆吳人。留不遣。蓋慮知虛實也。彼方困於蒙古。示強以背中國。若違從之。彼將謂秦無人而輕我矣。人言王倫輩以身殉國。棄之不取。緩急何以使人。至是。皓見秦檜。又言張浚所憚。乃不得用。又言錢塘暫駐蹕。而景靈宮太廟皆極土木之工。示無中原意耶。檜不悅。兵部侍郎程瑀。遷尚書。九月。丁巳。宰執奏。江東提刑洪興祖。欲進石碑事。上曰。石碑安用。不善刻者。皆失其真。學書惟視筆法精神。朕得王獻之洛神賦墨跡六行。真之。凡閱十數過。覺於書有所得。近已寫尙書終篇。學字若便寫經。不惟字進。而筆亦熟。秦檜曰。平時諸生。未有能寫經一部。此仰見聖學之不倦也。御史李文會。論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萬壽觀權直學士院洪皓。以謂皓在朝必生事。亦因及宇文虛中事。甲子。上謂宰執曰。朕嘗觀書。見臣之事君。不可有二心。臣而有二心。春秋之所不恕。乃詔皓

以本職出知饒州。丁卯。以御史中丞羅汝楫。為吏部尚書。戊辰。上曰。諸處有癯老廢疾之人。依臨安府例。令官司養濟窮民無告。王政之所先也。以兵部尚書程瑀。為龍圖閣學士。知信州。太府寺丞張子儀。乞三歲考守令。以戶口復業登耗。為陞黜之典。己巳。乃詔准東京西監司。歲終。取州縣所增戶口以聞。知司郎官梁弁。以病乞祠。是月。司業高闕。因經筵講畢。奏曰。國學落成。臣奉詔試補諸生。幾六千人。自中興以來。雖三年省闕。亦未有如此之盛。上曰。乍脫干戈。人皆向學。此誠可喜。聞曰。近來場屋。無懷挾假授之弊。前日頓革。皆不敢犯。上曰。朕亦聞之。此美事也。聞曰。臣待罪學官。見此美事。諸生以謂陛下方假武修文。與太祖初定天下之時。同符。輒舉建隆故事。願陛下講臨雍之禮。言未畢。上曰。已令討論矣。蓋是時。上已有幸學之意。闕未之知也。先是。闕請修監學法。以元豐法為主。詔敕令所監修。至是。成冬十月己丑。太師左僕射秦檜上之。祕書丞嚴抑言。國朝會要。仁宗時。自建隆修至慶歷。神宗時。自慶歷修至熙寧。而後來向未編集。事無所考。望令儒臣。續而為書。抑又言。禮儀之制。祖宗所留意。渡江以來。闕然無有。乞下太史局。重創。皆從之。抑歸安人也。時景靈宮成。祖宗帝后神御。初自温州海道迎來。上曰。此事至重。朕甚慮之。及聞出陸。朕心始安。秦檜曰。念祖宗如此。益見聖心之孝誠也。至是。遂行。在上。乃詣天章閣西殿告遷徽宗及顯恭顯肅二后神御。乙未。並奉安於景靈宮。侍御史李文會。論新除國子監丞石廷慶。輕儻無行。丁酉。上曰。太學風化之本。使人充監官。何以取重於士人。即詔罷之。辛未。宰執奏。差郡守。上曰。其中有老不任事者。又無顯過。可論。第千里之民。受其害爾。朕嘗與官說此。秦檜曰。有不奉行詔令。如朝廷免稅。仍舊催科者。皆緣郡守非其人也。上曰。如此者。當黜一二。人自懼矣。祕閣修撰張九成。與徑山主僧宗杲。為莫逆交。時緇流之赴宗杲者。皆百舍重趄。凡二千餘衆。徑山雖巨刹。至無所容。宗杲更做千僧閣以居之。而九成往來其間。左僕射秦檜恐其議己。於是言者論九成宗杲。誘訕朝政。詔九成落職。滿居南安軍。而宗杲編管衡州。先是。九成寓鹽官縣。借利一夕。夢水陸遠行。至一城郭。亦寓小刹。似憶。不樂。及至南安。皆如所夢。十二月甲申。九成私議之。辛卯。宰執奏。禁止江西私鑄錢事。上曰。卿等見錢樣否。此更不成錢。皆消錢而私自鑄者。當嚴禁止。公私皆不得用。不然。盜錢愈多。尤費力也。自建炎中。龍內轡庫。是日始詔復置。新知永州熊彥詩。上言。欲依嘉祐治平故事。補中監學生。命詞給綾紙從之。甲午。上詣景靈宮行恭謝禮。乙未。再詣。皇后遷葬父母。欲青石作墓。前羊虎。己亥。上謂宰執曰。此石出平江。朕不欲行下郡邑。恐科率於民。只支錢付守臣。王鐵依市價置買。卿等可論與之。鐵。南昌人也。大金國遣右宣徽使完顏日暉。祕書少監馬謬。來賀正旦。己酉。見於紫宸殿。資金注椀。金盤各一。金盞四。雜色綾羅紗。約三百。良馬六。上謂宰執曰。今次使人來。事體皆正大。體既正。則小節不足較。觀金人之意。和議必須堅久。秦檜曰。此皆陛下御得其道。上曰。非卿學識過人。堅主和議。豈能至此。自是使命往復不絕。而歲貢物數。亦無增損。初。北使之來也。命戶部尚書張澄。館伴。是禮久不講。澄頗知舊制。凡使人入見。及謝辭燕犒賜予之儀。澄皆傳之。悉合朝度。遂為定式。至是以澄兼權兵部尚書。先是。虔州有統兵官程師回。本蕃將來降。時詔歸北境人。而師回有新兵數百人。憚不欲行。守臣薛弼論

之曰公從卒多不可花。公能遣此屬。朝廷必多公。花不遺矣。師回即承命。既而省符。趨師回就道。遂去。師回舟行。過大孤山。舟人告毋作樂。恐龍怒。師回故命其徒奏樂。少頃。黑雲四合。有物湧波。開目如金盤。師回射中其目。即還入水。風亦息。安流而濟。人皆服其勇也。

紹興十四年甲子春正月戊午。衢州龍遊縣士民。舉縣黃鉞有政績。乞令再任。下兩浙漕司究其實。至是漕司奏鉞無治狀可稱。且有違法事爲人所訴。庚午。上謂宰執曰。此必計會來不可從也。朕嘗謂天下惟在賞罰。若賞當賢。罰當罪。則人知勸沮。天下無不治。朕每留意民事。如縣令治狀顯著。不特再任。便當拔擢。方可激勸也。癸酉。以侍御史李文會爲中丞。殿前都指揮使楊存中。請刺本軍人以防諸處。互招仍乞嚴賜約束。丙子。太師左僕射秦檜奏。舊有二法。一招別軍人。並依軍法。此太重難行。一立賞。許人告以犯人所請計賊坐罪。將校取旨。此法可行。上曰。善。立法不貴太重。而貴必行。法必行。則人莫敢犯矣。告以犯人所請計賊坐罪。將校取旨。此法可行。上曰。善。立法不貴太重。而貴必行。法必行。則人莫敢犯矣。

二月庚辰。詔太學養士三百。太學宜更增二百人。秦檜與參知政事方俛。高。一日同奏事。退坐殿廡中。批旨除某官吏。鈐紙尾進。高曰。偶不開聖語。檜怒。於是御史中丞李文會。右諫議大夫詹大方。皆論高。遣詔除職。與郡。而給事中楊恩。奏丙午。乃以高提舉太平觀。己酉。文會又論中書舍人劉才邵。祠部郎官王觀國。皆附高以進。亦詔與外任。大方。建德人也。以資政殿學士。新知建康府。樓焯。爲僉書樞密院事。時左僕射秦檜。方專政。而軍監陳康伯於檜府。澹然無求。檜雖稱其靖重。然常越次用他人。是月始遷康伯爲吏部侍郎。蓋欲遣之出。康伯。弋陽人也。三月甲午。宰執奏鎮江府御前都統制王勝。軍中減放兵數。上曰。昨旨指揮諸軍。減放人數。令即招填。可嚴切行。下招足。不然。恐損軍額。緩急謀事宜預備之也。時皇太后修宅。有遷徙居民。詔隨安守。臣張叔獻。借支船擊之費。及對檄官屏。毋令失所。丁卯。宰執奏。故將官劉實。死事。特給文歷。以養其弟。通事上曰。實。饒勇忠實。昨任淮西。遇敵力戰有功。朕聞其死。爲之不食者一日。秦檜曰。陛下配功。孤如此。將士安得不盡死節。以圖報乎。己巳。上幸太學。祇謁先聖先師。止於大成殿門外。步趨登殿。執爵灌獻。注視親像。翼贊欽慕。復覽太祖真宗徽宗所製贊文。又命有司。悉取從祀諸贊。併錄以進。遂升堂。頌手詔。示樂育詳延之意。賜諸生坐。命國子司業高。因講易泰卦。學官內外舍生。推恩有差。復幸養正持志二齋。願諸生肄業之所。徘徊久之。卽除閣部侍郎。首者以爲盛事。請宣付史館。從之。於是上親製文宣王贊曰。大哉宣王。斯文在茲。帝王之式。古今之師。志則春秋。道由忠恕。賢於堯舜。日月其華。維時載雍。戒此武功。肅昭盛儀。海宇聿崇。閱奏曰。陛下頒示御製宣王贊文。形容盛德。無愧於古。上曰。唐明皇嘗作贊文。乃斥先聖先師之名。非尊儒重道之意。閣曰。此尤見聖學高。出前代帝王之上。既又御製七十二子贊。其序略曰。朕茲幸太學。延見諸生。因作文宣王贊。機政餘閒。屢取頤而。下七十二人。亦爲贊。并刊石置於太學。夏四月己卯。宰執奏。太史局製渾儀。乞依舊例。差官秦檜曰。在廷之臣。罕能通曉。上曰。此事關無已。卽宮中製成。小範可以觀測。日以晷度。夜以樞星爲則。蓋樞星中星也。非久降出。當以爲式。但廣其尺寸爾。檜曰。因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聖主有焉。於是命檜提舉修製。辛巳。上謂宰執曰。昨日蘇籀上殿。乞以近世儒臣所著經說。纂而成編。以補唐

之正義。其言甚當。若取善者。願諸學官。使學生有所宗一。則師王安石。程頤者。不至紛紜矣。秦檜因乞禁野史上。曰。此尤爲害事。如靖康以來。私記極不足信。上皇有帝尊之心。禪位淵聖。實出神斷。而一時私傳。以爲事由。蔡攸吳敏矣。上皇曾論幸。執謂當時若非朕意。誰敢建言。必有族滅之禍。檜曰。上皇聖論。亦嘗報行。天下所共知也。檜曰。近時學者。不知體者。謂司馬遷作謗書。然武紀但盡記時事。不敢自立議論。臣嘗委史局。撰神宗史。志有一日而成者。輕率如此。豈可用也。上曰。朕向嘗論范仲修徽宗實錄。惟當記政事之大。可爲法者。其細事。自不必書。大抵史官。須有經學。乃可用也。北境泗洲。移文楊州。約發人數。丁亥。上謂宰執曰。但令楊州回報去。朝廷見依舊書津遣。蓋舊書所載。淮北人遺歸者。取其願也。卿等謂如何。檜曰。如此便成。樓焯曰。早來檜所論。仰符聖訓。上曰。人情不相遠。理之所在。自然契合。福建羣盜未滅。而海賊朱明熾甚。是日。詔統制官張守忠。往討之。上曰。民愚爲盜。不足平。第憂被驅脅者。雖釋其罪。縱之歸業。生理已蕩析矣。時秘書省所校祖宗實錄。猶多舛誤。戊戌。詔令再校。後更有差。卽具名以聞。南蕃來貢。是日。詔廣西經略司。依舊例。於橫山寨。管營造之回。五月辛亥。朔。宰執奏諸路已置放生池。上曰。此事固善。但恐妨細民漁採。所害亦大。止令元有處。復舊可也。李文會。詹大方。同論資政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樓焯。不可以居政塗。甲子。焯罷。依舊職。提舉太平觀。乙丑。以御史中丞李文會。爲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先是經筵講畢。上謂禮部侍郎高閎曰。向來張九成嘗問朕云。左傳載一事。或千餘言。春秋只一句書之。此何也。朕答之云。聖言有造化。所以寓無窮之意。若無造化。卽容易知。乃常人言爾。閎曰。說春秋者。雖多。終不發明。正如窺造化也。上曰。九成所問。極是。閎曰。陛下答語亦極是。旣而秦檜奏事。上問及九成。檜疑閎薦之。時給事中楊恩。亦在經筵。檜呼恩詢其事。丙寅。言者論閎。遂罷去。時有宗室子攸。獻文欲換文資。上曰。朕固欲宗室。然文資豈可僥倖。須令後省試策。乃可也。己卯。以右諫議大夫詹大方。爲御史中丞。右正言何若。請進君子。退小人。丙午。上諭若曰。朕擢卿爲諫官。正要別君子小人。何時無小人。但時察而去之。乃不害治矣。若。江寧人也。是月。大金國主亶。生子。詔其境內。童行有籍於官者。悉度爲僧。道士亦如之。秋七月庚戌。朔。新知漳州李觀民。上殿。上戒令毋招集流亡。戊午。上復以語宰執。俾申諭之。初。端明殿學士王倫。爲大金國所留。居河間府者六年。金欲用之。爲平滌三路轉運使。倫不從。是日被殺而死。未幾。其子述。使北人訪其骨。得之以歸。其後。上嘗語宰執曰。倫雖不矜細行。乃能死節。此爲難也。冬。上語在十月。先是諸軍請衣賜。所差使臣多弊。易取良織。而軍所得皆怯薄者。庚申。始詔戶部。委官封記。仍令總領所差官。倍奉軍使臣同領。以絕其弊。祕書省舊有提舉官。見麟臺故事。先是少監游操言。彙建新省。望依故事。壬戌。乃詔以禮部侍郎秦熺兼之。操。建陽人也。丙子。上幸秘書省。賜本省詔略曰。仰惟祖宗。肇開冊府。累朝名世之士。由是以興。一代致治之原。自此而出。朕一新史館。親御榜題。幸從望幸之誠。以示右文之意。於是本省及實錄院。官各進一秩。八月癸巳。吏部尚書兼侍讀羅汝楫。請外。丁酉。除龍圖閣學士知嚴州。旣而以刑部侍郎周三畏兼權吏部尚書。庚子。殿中侍御史汪勃。言國學初建。衆方拭目。以觀取舍。今次舉場。乞諭諸生。俾皆知正習

甲辰。上謂宰執曰。物所論極善。曲學臆說。誠害經旨。抑之則人之心術自正矣。勃。彭縣人也。戶部侍郎。秉謙之言。議者謂自古理財之臣。皆無善終。所以近世習而成風。不復以理財為言。臣以為不然。聚斂而興利。固非所宜。如經常賦以足國裕民。又安可緩。今日官物多陷失。而州縣漫不加省。宜有以救其弊。而革之。至於勸農欲舉無遺利。督撫欲輸無通期。廣儲蓄之計。以備水旱。遊茶鹽之法。以通商賈。凡若此者。宜悉令條上。謙之。任城人也。顯謨閣待制。提舉明道宮。葛勝仲。自紹興初。築室寶雞之上。奉祠。累任至是。十有四年。辛亥。卒。勝仲。江陰縣人。在宣和間。為大司成。以文鳴於世。及卒。上悼惜之。其後諡曰文康。庚申。上因與宰執論治道。秦檜曰。數十年來。止是臣下互爭勝負。致治道紛紛。今當平其勝負之端。以復慶歷嘉祐之治。乃國家之福。上曰。正與朕意合。如是則宗社有無窮之慶矣。辛酉。四川宣撫副使鄭剛中言。欲分利州為兩路。西路以吳玠。東路以楊政。並充安撫使。其金房開達安撫使郭浩。欲除落經略二字。文成階鳳等州。帶沿邊安撫。亦各除落。從之。上因曰。川陝地遠。為將尤難。璘統兵有法。肯為朝廷出死力。諸將所不及也。時和議方堅。而璘獨嚴備。日為敵至之虞。故西路之兵。為天下最。初。璘與政共佐其兄玠守蜀。同心協力。義均手足。至是分鎮蜀門。政雖貴於璘。而執門下之禮。益恭。世頗賢之。政。璘。壬戌。宰執奏大理寺詞訴事。上曰。此皆官吏弛慢所致。可委長吏親察之。如非其人。即與沙汰。又獄吏但以諸州吏充。逐時更易。漏泄獄情。非便宜。令吏久於其職。不可替也。先是趙鼎在潮州。有編管人王文獻。與鼎相見。歷問行朝事宜。因及禮部侍郎高閔。鼎所厚也。鼎又嘗語守臣張寬。稱文獻切直。令縱其自便。鼎復以錢米饋之。初。閔患近世禮學不明。因禮尤甚。嘗著厚終禮。鼎因以書寓文獻。達閔求所作厚終禮。文獻至行朝。閱以罷去。文獻偶坐事。送臨安府鞠之。獄具。文獻與寬皆已行道。於是中丞薛大方。請寬鼎以御魘魅。使天下曉然知其終身不齒。壬申。上謂宰執曰。可遷之遠地。庶其門生故吏。知不復用。於是移鼎吉陽軍安置。寬。建陽人也。時鼎子汾力乞侍行。鼎不使之。以無事而俱死。瘞地。手批付之曰。紹聖初。呂微仲丞相謫嶺南。惟一子曰景山。愛之。不令同行。而景山堅欲隨行去。不可卻。既至度。將過嶺。呂顧其子泣曰。吾老矣。非如此。萬死何惜。汝何罪。欲俱死瘞鄉耶。我不若先死。使汝護喪而歸。吾猶有後也。呂遂縱飲而死。吾不令汝侍行。亦呂之意。微仲。大防字也。時秦檜用事久。職臺諫者多其耳目。每薦進。必先諭以己意。檜嘗謂秘書郎張闌曰。君久次。欲以臺中相處如何。闌曰。丞相苟見知。老死秘書幸矣。檜默然。先是。席益為潭帥。嘗辟闌置之幕下。而檜初罷相。益蓋有力。故深憾之。至是。殿中侍御史汪勃。論闌借助付益。多十月。戊寅朔。宰執奏其事。有詔罷闌。檜因言近臣學者多說春秋。乃不知孔子作經本意。在尊王而已。蓋盛則周召佐之。衰則桓文扶之。使桓文不借。與周召何異。上曰。春秋蓋為諸侯之借也。學者明其綱領。方達聖經之旨。若泛然無主。徒誦其文。何益哉。宣州守臣秦梓。遣官軍入魔寇巢穴。擒兪一等。殆殺戊子。詔梓與通判趙公智各遷一秩。壬辰。上謂宰執曰。祖宗實錄。多有不必書者。謂之實錄。蓋紀其實。可為後世之法也。以工部尚書莫將。為敷文閣學士。知福州。十一月。戊申朔。以御史中丞薛大方。為工部尚書。癸丑。以給事中楊愿為御史中丞。壬戌。上諭宰執曰。冬至假內。朕欲閱戰士稍精者。儻

賞。庶諸軍不至怠惰。秦檜曰。陛下不忘武備如此。將見人百其勇也。先是觀文殿大學士朱勝非。自罷相居湖州。嘗就除知本州。既而得提舉洞霄宮。食祠祿八年。寓天聖僧舍。杜門卻掃。留心內典。與世事相忘。乙亥卒。時吏部闕官。壬申。宰執乞以軍器監趙子厚。暫權侍郎。秦檜曰。今日宗室。當崇獎之。令聚於朝。上曰。如會中第。不生是非之人。寺監秘書省。皆可處之。祖宗不用作宰執。其慮甚遠。可用至侍從而止。檜曰。欲置宗學以教育之。乃令討論舊法。十二月。金國黃龍之北大雪。色如血。赤。至暮方消。

紹興十五年。乙丑。春正月。丁未朔。上御大慶殿。行大朝會之禮。初。四川宣撫副使鄭剛中。於階成二州。開營田。抵秦州界。凡三千餘頃。歲收十八萬石。至是。剛中言。川路軍興以來。人戶賦外對糴米。惟成都最多。臣今欲以營田所積對減三分之一。并本司激賞犒餼一百八十萬貫外。更減二十萬貫。丁卯。詔從之。上曰。累年民力已覺少寬。此皆休兵之效也。三月。宰執奏步軍司乞換手射弓事。上曰。朕頃在京。見內庫弓箭皆太宗真宗所製。經歷百年。記識如新。蓋其製造之精故也。知舉右諫議大夫何若。上合格進士。林機等。己巳。上御集英殿。試所問。略曰。朕所賴以濟。惟真賢實能。而德行或同於鄉原。智略或專於謀身。從政而苟趨。辦摛文而徒華藻。平居則肆貪得。臨事則蔑首公。上謂宰執曰。策題蓋欲入仕者。知趨向之正。秦檜曰。士人趨向不正久矣。願陛下力變此風。上曰。朕觀五十年前。人材皆自仁宗時涵養。為累朝之用。以此知人材正須養育成就。既遂。賜劉章以下三百人及第出身。機。侯官人。章。龍遊人也。初。主司擬章第三。及進呈。上親擢為首。夏。四月。彗出東方。上諭宰執曰。彗星見。朕甚懼焉。卿等可圖所以消弭之道。秦檜因奏。太宗真宗朝。嘗緣彗星。疏決獄囚等事。上曰。可且降詔。以四事為主。癸未。詔略曰。朕征科苛擾。獄繁淹延。致傷和氣。上干垂象。令監司郡守條上便民之務。務在必行。以施實德。丁亥。大赦天下。五月。壬戌。宰執奏。湖北帥司放散迎神百姓事。秦檜曰。臣觀其意。似欲以此邀功希賞。上曰。古人所以不賞

中興小紀卷三十一

邊功蓋有深意也。大理寺丞周彬請復置六部架閣官。是日詔從之。秋七月初皇后嘗臨蘭亭帖。逸在人間。太傅禮泉觀使成寧郡王韓世忠以錢百萬得之。識者以為真。修禊所書世忠表而獻之上。除驗。禮文乃知為中宮異時臨本。是月以賜保康軍節度使吳益。益刊之於石。時金國境內大旱。飛蝗蔽日。是月詔蠲民稅。八月自南渡以來。六曹長貳廳皆未知壁記。至是戶部侍郎王鑑始致建炎逮今一十九載。凡任常伯亞旅者三十餘人。為其姓名刊於石。九月戊午。本部郎官邊之白。為作序。略曰。六官之設。凡以為民。而地官獨稱民部。蓋於民為最親。故獻其數則王拜而受。有負版則聖人式之。不已重哉。鑑。南昌人。知白。吳縣人。是時他部亦未有繼為之者。自建炎初。省諸路提舉常平官。併其職於提刑司。次年朝議復置。且討論其非。書成未頒。而上南渡。繼而言者謂常平之法不可行。遂疑中。則常平之職常隸發運司。亦隸經制司。已而復隸提刑司。至是王鑑言。常平之司。錢穀斂散。宜專使領之。乞復置諸路提舉官。己亥。詔以諸路提舉茶鹽官。為提舉茶鹽常平公事。川廣以憲臣兼領。知和州劉將乞展免夏稅一年。壬戌。上謂宰執曰。言事與行事不同。若此行事。便有實利及民。秦檜曰。儒者所陳王道。不過愛民而已。上曰。然。上御書一德格天之閣。賜太師左僕射秦檜。又以金銀洗鑪唾盂照匣等物賜之。時度梅及福建劇盜。有號管天下五黑龍。滿山紅之屬。其徒稍衆。攻劫縣鎮。鄉民多作山岩自保。先是福建帥臣莫將言。漳泉汀劍四州。接江西廣東之境。緣遊手輩從賊。熟識山路。引其徒直衝縣鎮。如入無人之境。官軍不習山險。多染瘴癘。艱於掩捕。乞委四州守臣。募強壯遊手。每州一千人為效用。時統制官張淵。措置本路盜賊。有旨委將同措置。淵請遂州先招五百人。既而將改帥廣東。以知度州集英殿修撰薛弼為福建帥。是月弼入閩境。寇方盛。道上客勸弼改途避之。及遊兵至。弼趨隊伍揚金鼓。分道並進。聲言新帥以度兵全將至矣。賊無敢近者。十月癸未。以翰林學士承旨秦檜為知樞密院。煇力請。依李淑故事。避親而罷。庚辰。以為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恩數視執政。主管馬軍司事田晟。乞支軍器。上諭宰執曰。戎器不用則難宜令善護之。又奏鎮江府御前統制王勝秋。教武藝出格人。上曰。自教習以來。軍人之武藝頗精。師固不可不素練也。侍御史汪勃。請置四川總領四川宣撫司。錢糧為名。錄此條語有誤。詳年要。錢糧一司專。既而上謂秦檜曰。卿前日所論置四川總領。甚當。如此方與諸軍一體。上諭檜在是月。是月以承事郎劉章。為秘書省正字。章今春廷試首擢。不待一任。回使除館職。蓋用往歲陳誠之例也。十一月戊午。以右諫議大夫何若。為御史中丞。先是司封郎中李淵言。端拱之初。固嘗親耕藉田。以先天下乞講求故事。既而禮官討論。元豐中。度地國南。以合先王之制。而政和新舊品式具載。今可行之。既而宰執奏。將來藉田降詔。上曰。先帝藉田。亦不每歲常講。惟務勸農。祇蓋庶屋。事畢撤去。庶不至擾。秦檜曰。陛下紹述先朝勸農之意。戒諭如此。憂民深矣。己未。乃詔以來歲之春。親耕藉田。閏月。秘書省請下諸路訪遺書及先賢墨跡。戊寅。上謂宰執曰。所訪圖書。邇來所得甚多。非時平無事。安能及此。今欲訪臣寮藏書之家。從本所說。論關係。仍令所在州軍。送秘書省鈔畢給還。十二月。太尉禮泉觀使郭仲荀。卒於台州。初。建康府御前都統制王德。以清河郡王張俊之姪子。蓋及俊親將馬立。願。並為統制官。至是俊

解兵柄已久。德乃背俊。不禮子蓋等。而能之。俊怒。每訴諸朝。左僕射秦檜亦忌其勇。詔能德為浙東總管。以統制官王權代之。時福建羣寇未平。本路鈴轄李貴。領兵討管天下。貴失利。為賊生得有統制官張淵。在本路措置盜賊。自為一所。或語帥臣薛弼。事惡二三。合請以措置所隸帥司。弼不從。曰。惟和則可以濟事。先是舊帥莫將。嘗乞招遊手為效用。及將移鎮。而轉運司以軍須浩濶。申樞密院言。閩中人勇於私鬪。怯於公戰。此等遊手。易聚難散。慮賊平之日。官軍既還。或能作過。亦未為使。遂下安撫司共議。弼以為廣東總管韓京。每出必捷。正以所部多土人。今本路素無此等故連年受弊。弼又謂前守贛上。有武翼郎周虎臣。成忠郎陳敏。各有家丁數百人。皆能戰。比之官軍。一可當十。遂辟虎臣為本路將官。敏為汀漳巡檢。皆從所請。弼又採取二人家丁。日給錢米。責以捕賊。期於必滅。與漕司合奏。選一千人號奇兵。詔可。自此歲費錢三萬六千緡米九千石。而草寇遂平。虎臣開封人。敏。石地人也。時監司郡守多獻羨餘以希進。袁州雖小。是年幣屢適充溢。或謂知州事王師心。查獻諸朝。師心不欲。諸縣民有通租。乃悉為代輸之。福建措置盜賊張淵。所部統領官邵宏淵。性質直而喜功。淵惡不用。且恨其嘗對衆相折杖之。斥人卒伍。宏淵之客蜀士鍾鼎。走行在上。書為辨曲直。左僕射秦檜怒。始創聽讀之名。編鼎於編之郡學。鼎。紹興十六年。在春正月戊寅。上諭宰執曰。將來藉田降詔。須語簡意足。使民曉然知勸農之意。如漢文帝每歲親耕。詔當時民知務農。遂致富庶也。壬辰。上親親先農行藉田之禮。三推畢。耕藉使秦檜。請以耒耜授有司。上不從。遂推至九。癸巳。檜乞付史館。從之。甲午。檜又奏曰。陛下耕藉過三推之數。少勞聖躬。上曰。朕本欲終畝。以卿屢奏乃止。命書樞密院。李若谷奏曰。父老觀陛下躬耕。極感悅。上曰。太宗朝。每駕出城。必宣集父老。訪以民間利病。況耕藉為農之勸。朕豈憚勞耶。丁酉。宰執奏除直龍圖閣高世定。浙西提刑。上因諭曰。監司郡守。若奉職宜加。若不恤民奉法。郡守令監司按劾。監司令御史彈劾。如此上下有紀綱。不至委靡也。二月辛亥。初。史館修日曆。凡藩邸舊事。與帥府建置本末。人無能知者。時慶州觀察使提舉佑神觀開封韓公裔。悉省憶上送書成。論者謂向多放逸。時楊愿為史官。左僕射秦檜請遣願質之。公裔所記皆實。檜欲賞公裔。檜使來請。會有詔除公裔保康軍承宣使。檜疑公裔舍己而自求於上。是月言者因論公裔罪。謂與愿往來。詔罷之。初。建炎開復置新科明法。自紹興十一年。禮部始定本科中選人。將來廷試賜第。次年遂得王子淳一人。至是禮部復言。崇寧初。此科已併進士額。今有官人自許試法。其新科明法欲罷。己巳。詔從之。上以文武之道不可偏廢。三月庚午朔。詔興武學。養士。其以百人為額。置博士員。新除資政殿學士秦梓卒。癸酉。詔依執政贈典。仍令江東漕司。為辦葬事。先是茶馬司設買馬兩務。一在成都府。市於文敏黎珍等州。號川馬。一在興元府。市於西和之巖昌。築階之峯。貼峽。號秦馬。凡馬五十疋為一綱。然涉數千里之遠。故多斃於道。至是眉州進士侯鳳。獻馬綱利害。丁丑。上諭宰執。謂其言雖未足取。然朕固知其弊。未有一處無之。每一綱到。所損甚多。皆緣部綱人作過。卿等宜措置革之。初。詔展皇城。及創修外闕。臨安府守臣端明殿學士張澄。以天府之力。與漕臣分綜其半。及

親耕藉田。所設蠶壇御榻殿。次舍倉廩什器。澄悉先具。至是除澄慶遠軍節度使從官。得旋賦。本朝絕少中外榮之。自建炎中。湖南。人楊再興父子占奪民田。且招叛亡。添寨柵。意欲作過。先是。委帥臣劉昉。審度措置。遺屬官論以逆順禍福之理。許令改過自新。再興即散其徒。且還侵地。誓永不收犯邊。失業之人。遂獲安處。下本管憲司保明。昉。委有前績。夏四月壬寅。上謂宰相曰。猛人久侵省地。今盡以歸。可見向化。大抵。猛人須加存撫。此既不擾。彼亦豈敢為過。詔除防直賢文閣。先是。宰相奏。修圖境。詔付臨安府。上因曰。昨所進禮器。極精緻。制頗近古。三禮圖之謬。誠無足取。癸卯。上又曰。昨降祭服。令禮官考古以製。庶將來不闕也。知道州李侑言。真宗御製七條。仁宗慶曆中常再舉行。乞下諸路於守令。應揭示。己酉。詔從之。庚戌。上謂宰相曰。近日全無事。秦檜曰。御前諸處。奏到可見。上曰。前此文字極多。朕有至夜分不寐。頓減如此。豈非和議之效。蓋上聽覽萬幾。夙夜留心。如此。禮器局成。鐘。甲寅。上曰。須聲和而應律。乃可用。更令禮官審之。初。再置諸路提舉學事官。通選本路監司之有出身者。兼之。至是有獻言者。乞於憲漕二司。專委其一。下禮部。既國子監。申請專司。轉運司。有出身者。兼領。如俱有出身。即從上一員。五月壬申。詔從之。時。臨安府北。關外。河道壅塞。漕舟往往卸於門外。再搬入倉。極為費力。而商販亦阻。是日。詔令開治。淮東鹽課增羨。丁未。宰相奏。推賞。上曰。法不足改。只循其常。若改而稍增。次年必虧。大抵民之食鹽。每歲只如此也。戊午。宰相奏。大理寺。臨安府。決獄事。上曰。隆暑之際。恐諸郡未能悉體。朕懷。速繫淹延。可令監司。備諸所部。決遣。詔禮器局。鑄景鐘。故事。學士撰銘。宰相書之。己未。上謂秦檜曰。卿一就撰銘。以為萬世不朽之傳。於是。檜撰銘以進。曰。皇宋紹興十六年。中興天子。以好生大德。既定寰宇。乃作樂暢天地之化。以和神人。惟茲景鐘。首出樂天。天子專用。諸禮。有詔。臣檜。惟文德武功。猶陰陽之時。而虞舜周文之用心。世莫之識。蓋較勝則績顯。策懷則度宏。不可使後世無傳也。夫銘。天子令德。臣敢對揚休命。謹拜手稽首。而獻銘。曰。德純懿兮。舜文繼。躋壽域兮。執內外。薦上帝兮。偉茲器。聲氣應兮。同久視。貽子孫兮。彌萬世。既而上謂檜曰。卿所進銘。詞翰甚美。檜曰。天子銘德。諸侯記功。臣淺陋。豈能形容盛德。上謂在七月甲乙丑。監察御史石堄。王鑑。請建高禩祠。庶獲聖嗣。詔付禮部。既而本部言。祖宗以來。未嘗親祠高禩。惟兩制。事。詔用親祠禮。仍改大禮。使為親祠。使。初。春補試者。五千人。遂分數場。有改名冒試。至於再三。秋七月辛未。中丞何若言。今秋補試。人數又多。乞於貢院。引試。上曰。士人進取之弊。一至於此。所係甚大。不可不革。今日之所發。則他日之所為可見也。八月戊戌朔。司封郎中。邊知白。除將作監。吏部郎中。初。宣州有督太守。桓。廟。封忠顯王。其子。溫。亦封宣威公。至是。請加封。於是。太常寺。丞。王。洪。主簿。陳。積。中。皆預討論。而中丞。何若。論。擬。封。不當。甲寅。上曰。桓。溫。逆。跡。屢移。晉。祚。賴。大臣。扶持。不然。晉。不。血。食。久。矣。昨。推。恩。顏。真。卿。子。孫。今。推。封。溫。事。屬。相。反。執。中。與。洪。俱。外。任。時。臨安府。河道。已。落。通。壬戌。詔。居民。不得。填。塞。舟。船。並。令。船。城。外。興。化。進。士。方。子。寶。獻。所。訪。遺。書。丙寅。上曰。昨。較。遺。書。至今。獻。者。尚。少。蓋。監。司。郡。守。視。為。不急。可。申。殿。制。先是。以。湖。南。都。鈐。轄。威。方。為。步。軍。司。統。制。九月己丑。宰相。奏。方。已。到。供。職。上曰。自。兵。興。以來。諸。將。出。入。若。身。之。使。臂。無。不。如。意。茲。為。可。喜。也。

初。右。朝。請。大。夫。無。錫。衰。復。一。為。廣。南。提。舉。市。舶。至。是。三。佛。齊。國。王。寓。書。市。舶。官。言。近。年。商。販。乳。香。頗。虧。直。市。舶。遂。以。致。進。壬辰。上。謂。宰相。曰。市。舶。之。利。頗。助。國。用。宜。循。舊。法。招。徠。遠。人。於是。鑄。復。一。官。一。等。時。禮。器。新。成。十。月。戊戌。太。師。左。僕。射。秦。檜。言。制。作。甚。精。上曰。所。用。皆。是。今。次。大。鑄。太。廟。一。新。戊申。上曰。昨。日。三。衙。習。射。皆。精。宜。加。賞。以。激。之。秦。檜。曰。今。天。下。無。事。可。見。陛。下。之。不。忘。武。備。也。上又曰。祕。府。求。書。進。者。未。多。宜。加。賞。格。以。勸。來。者。己酉。上曰。今。天。下。無。事。民。事。最。急。監。司。郡。守。須。是。擇。人。得。人。則。為。縣。者。自。不。作。過。蓋。縣。官。皆。銓。注。難。別。賢。否。全。在。考。察。昏。謬。不。任。者。別。與。差。遣。清。強。有。才。則。宜。擢。用。之。知。臨。安。府。沈。該。乞。展。兩。淮。起。稅。之。限。庚戌。上。謂。宰相。曰。財。賦。須。知。取。予。之。道。如。知。取。之。為。取。不。知。予。之。為。取。非。久。利。也。淮。南。民。若。盡。歸。業。則。其。利。甚。廣。也。甲寅。三。省。擬。右。朝。奉。大。夫。唐。遵。除。淮。南。漕。原。按。旬。下。別。無。事。只。不。生。事。便。了。秦。檜。曰。今。天。下。無。事。第。恐。庸。人。擾。之。又曰。若。無。庸。人。擾。之。天。下。自。治。案。此。條。案。年。要。錄。作。癸。丑。蘇。州。上。曰。淮。南。今。已。必。靜。只。不。生。事。為。善。檜。曰。今。天。下。無。事。第。恐。庸。人。擾。之。十一月。言。者。乞。以。科。舉。餘。分。人。數。取。經。義。庚午。詔。從。之。甲戌。朝。獻。於。靈。宮。乙亥。饗。太。廟。丙子。合。祀。天。地。於。南。郊。大。赦。天。下。初。上。致。齋。而。雪。作。及。朝。獻。則。是。日。麗。空。至。郊。夕。微。陰。登。壇。即。霽。三。台。星。見。時。知。南。外。宗。正。司。士。源。將。滿。甲寅。上。諭。宰。執。曰。士。源。可。與。合。得。恩。數。別。選。人。替。之。宗。司。得。人。則。宗。室。皆。循。理。不。得。人。則。紀。綱。廢。至。於。揚。州。縣。宜。謹。擇。之也。初。明。彙。宣。諭。廣。東。薦。洛。陽。遺。民。朱。敦。儒。召。至。闕。賜。進。士。出。身。除。館。職。遷。吏。部。郎。中。至。是。任。浙。東。提。刑。而。右。諫。議。大。夫。汪。勃。言。其。疏。諫。辛卯。上。謂。宰相。曰。爵。祿。所。以。厲。世。如。其。可。與。則。文。臣。便。至。侍。從。武。臣。便。至。建。節。如。其。不。可。雖。一。命。不。容。輕。授。乃。詔。罷。之。初。選。人。皆。京。秩。川。舉。主。五。員。數。中。之。一。必。得。轉。運。副。使。或。提。點。刑。獄。號。為。職。司。至。是。吏。部。侍。郎。林。又。請。待。制。以。官。師。一。路。者。其。薦。廣。視。此。遂。著。為。令。故。事。告。身。書。吏。不。過。一。二。人。時。大。禮。後。奏。補。封。贈。填。委。又。請。擇。善。書。吏。窮。日。力。繕。寫。且。識。其。姓。名。以。備。稽。考。又。尤。溪。人。與。秦。檜。有。怨。引。至。侍。從。其。才。雖。未。協。衆。望。然。頗。勤。於。所。職。選。人。薦。舉。應。格。未。引。驗。而。舉。主。有。故。或。差。之。一。日。則。失。之。終。身。又。雖。休。日。亦。引。於。其。私。第。以。此。人。亦。稱。之。十二月乙亥。慧。見。越。七。日。乃。伏。進。士。章。公。奎。上。言。今。國。家。假。兵。而。未。免。預。借。之。稅。望。即。除。之。上曰。此。事。有。否。朕。與。鄰。國。通。和。正。為。百。姓。若。預。借。以。擾。民。失。朕。本。意。乃。詔。戶。部。條。上。丁巳。上。謂。宰相。曰。諸。案。屢。令。主。帥。措。費。給。錢。與。之。自。蓋。不。然。恐。勞。民。力。也。庚申。秦。檜。奏。臘。前。已。見。三。白。上曰。二。麥。可。望。又曰。上。殿。官。論。捕。獲。私。販。茶。鹽。往。往。枝。蔓。可。令。有。司。看。詳。恐。追。逮。無。辜。傷。和。氣。也。時。秦。檜。以。為。時。已。太。平。日。與。彌。文。諱。言。兵。事。深。忌。崇。信。軍。節。度。使。萬。壽。觀。使。張。浚。初。浚。居。長。沙。蓋。屬。六。十。糧。且。為。堂。榜。曰。盡。心。蓋。以。奉。其。母。而。言。者。論。浚。下。宅。逾。侈。至。擬。五。鳳。建。樓。上。不。以。為。然。檜。道。起。居。舍。人。吳。秉。信。以。使。事。至。湖。南。有。所。案。驗。秉。信。造。浚。見。其。所。居。不。過。中。人。常。產。可。辦。不。覺。歎。息。反。以。檜。意。密。告。之。歸。被。黜。秉。信。鄞。縣。人。也。至。是。浚。因。星。變。言。今。日。事。勢。譬如。養。成。大。疽。於。頤。目。心。腹。之。間。不。決。不。止。決。遲。則。禍。大。而。難。測。決。速。則。禍。輕。而。易。治。惟。陛。下。斷。之。以。獨。謹。察。情。偽。預。備。倉。卒。庶。幾。社。稷。有。安。全。之。理。不。然。日。復。一。日。後。將。噬。臍。異。時。以。國。與。敵。者。反。歸。罪。正。議。此。臣。所。以。食。不。下。咽。而。不。能。一夕。安。也。於是。中。丞。何。若。言。浚。包。藏。禍。心。惟。冀。天。下。多。事。則。僥。倖。再。用。乃。詔。浚。落。節。以。特。進。提。舉。太。平。興。國。

宮連州居住。後之學尤深於易。自至貶所。精思大旨。述之於編。以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太極一也。兩儀二之也。分爲二而七八九之數成。五行之象。於是大著。又曰。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天地之中數也。何以知其然。蓋一三五七九合爲天數。而天數不過五。二四六八十合爲地數。而地數不過五。天地奇耦合之爲十。總之爲五十有五。自然之數。皆不離於中。故變其道不窮。聖人神而明之。用數之中。故消息盈虛之妙。闡造化之機。皆在於我。而動靜不遠焉。中其全矣。又嘗論剛柔之義。以示子姪。曰。君道主剛。而動則用柔。接下撫民。莫非柔也。故乾動爲坤。臣道主柔。而動則用剛。犯顏正色。莫非剛也。故坤動爲乾。故觀於剛柔之中。而究其所以用。則可以類推矣。先是奉使金國者。得自辟十人。以從。賞典既厚。願行者多。納金以請。遂爲故事。時禮部侍郎周執羔。爲賀大金國生辰使。始拒絕之。集英殿修撰鄭望之上章告老。從之。時望之居上饒。築室名寓居。蓋取晉陶潛寓形宇宙之意。後嘗有詔落職。復召。上語近臣曰。鄭望之不特是君臣。乃是故人。望之時已八十一。不復出矣。

中興小紀卷三十三

紹興十七年。春正月。戶部侍郎李椿年言。兩浙經界已畢。若止令人戶結申。虛形勢之家。尙有欺隱。乞依舊畫圖造簿。本所差官覈實。若先了而民無爭訟之煩。則申朝廷推賞。如守令慢而不職。奏劾取旨。丁卯。詔從之。詔令後孟鑿詣景靈宮。及皇太后皇后或時出入。自支錢米。不須隨安應辦。恐擾及市民。癸巳。資政殿學士提舉高壽觀兼侍讀。奏燻加大學士。二月。乙未。朔。以右諫議大夫汪勃爲御史中丞。臨安府奏減定房錢。辛丑。上諭幸執曰。官私須合均。奏棺曰。臣有以知陛下無心應物而施政平也。丁未。上親祠高嶽。少保殿帥楊存中奏。諸軍營昨用草。蓋深已壞。乞造瓦屋。辛亥。上曰。草屋經夏尤難處。第令改造。雖未即成。可旋爲之。壬子。詔陣亡恩澤。自今不須裁定。可依祖宗法。言者論參知政事李若谷。辛酉。能爲資政殿學士。提舉太平觀。再論遂奪職。令江西居住。二月。丁卯。以給事中段拂。爲翰林學士。拂。江寧人也。己卯。幸執奏。國信所乞裁減。接伴北使官屬事。上因諭曰。奏使邊知白。渡淮數日而尙未至。恐滯於中路。則從人不能無擾。可降指揮。今後計程赴行在。夏四月。辛亥。上謂秦檜曰。近來任滿轉官。減半添給。陳乞攀援者多。可禁止之。悉遵舊法。犯者論以逆制。戊午。幸執奏。殿前司中訓練官董彥起復事。上曰。須見在中軍。不免從權。若施行寬名。規免執喪。有害風教。可禁止之。先是徽宗忌辰。皇太后親詣景靈宮。少師昭慶軍節度使充高壽觀使。平樂郡王韋淵。因

赴起居。妄出辨語。詆毀太后。既而命殿中侍御史上饒余堯弼。就其家鞠治其伏。庚申。資散官袁州安。六月。癸巳。朔。上諭幸執曰。臨安居民。皆汲西湖。近來爲人撲買作田。種菱藕之類。沃以糞穢。豈得爲便。況諸庫引而造酒用於祭祀。尤非所宜。可禁止之。又曰。沿江石岸。宜令速修。遲則衝損害民。費工必倍。乙未。幸執奏。放臨安府房錢事。上曰。雨澤稍頻。細民不易。秦檜曰。昨蒙宣問。常潤及江東。雨。臣弟赴宜州新任。近報雨已霑足。上曰。秋成有望。可喜也。殿中侍御史余堯弼。論知上饒縣。韓暉。非理貪求。上諭幸執曰。縣令非人民受其弊。若銓擇則員多有所不暇。第責之監司。去其貪暴昏謬。庶幾百姓均被實惠。堯弼。上饒人也。秋。七月初。四川宣撫使鄭剛中。卽利州置監鑄小鐵錢。欲以救川引之敝。遂就除資政殿學士。剛中在蜀六年。秦檜忌之。而剛中服用亦或賒制。四川總管趙不棄。欲盡取剛中所儲。剛中不與。至是不棄自四川回。己巳。上曰。不棄深知四川財賦計。今調度給足。則軍興以來。所賦並可獨罷。朕所以休兵講好。蓋爲蘇民力爾。如其不然。殊失本意。時不棄頗文致。剛中事。尋以不棄爲工部侍郎。甲申。提舉太平觀張擴。投閑五載。居於德興之先廬。日從賓客。以爲樂。至是疾革。請老。丙戌。上謂幸執曰。此吾中興辭命之臣。詔除數文閣待制。致仕。八月。乙未。幸執奏。除臨安府帥臣。上因諭曰。朝廷於臨安。不免時有所需。如御膳米。初日供。今則月一取之。庶幾不敢緣此擾民也。九月。乙丑。幸執奏。殿前招到海賊。分隸諸軍事。上曰。海賊若竄。須立賞捕之。仍常加恤。毋使去爲民患。知大宗正主管漢祠士。赴行在供職。乞奏事。乙亥。上謂幸執曰。南班有分處紹興府者。比之。日奉朝謁。勞佚不均。祖宗待遇優。間有朕湯藥假。原按此句。朕念宗子貧者衆。時有以助其費。秦檜曰。嚮日郊賜加厚。足見聖慈。悼敘之意。是月。戶部具到諸路月椿錢。以緡計者。江東信州五萬四千。徽州五萬八千。宣州四萬九千。江西吉州六千七百。撫州二萬五千。江州一萬一千。筠州六千九百。建昌軍二千三百。臨江軍四千六百。南安軍六千六百。上曰。科斂之煩。富者猶不能堪。下戶何所從出。若計諸州羨餘。以減月椿錢。誠寬民力。秦檜曰。指揮之下。百姓想皆歡欣鼓舞。上曰。朕備嘗艱難。知細民闕乏。雖百錢亦不易得。故尋常不欲妄費。或有餘財。卽命椿留以待緩急。庶幾臨時不至失措。言者論資政殿學士四川宣撫使鄭剛中。奢修妄作。丙子。詔罷剛中。仍於鄂渚候旨。既而落職。責桂陽軍居住。其後又以在蜀日。有盜過界偷馬。詔剛中捕捉。而奉行不均。又擅自鬻度僧牒。及與監鑄。以所收到直便支費。且欲併都轉運司入宣撫司。又不喜朝廷置四川總領官。卻說諭統兵官。云今爲總領。交出錢物。無可送還。再爲言者所論。制勘獄成。剛中累貶封川。其子書寫機宜良嗣。并官屬張漢之。皆除名編管。己卯。幸執奏。脩太醫局事。上曰。醫官如王繼先輩。恐難有繼者。宜立法試選醫士。然須有自得處。徒誦方書。不能意解。豈足爲良醫也。人命所繫。誠不可忽。是月。金國主宣出獵。至陰山之北打圍。遂至雲中府。冬十月。復歸上京。十一月。辛酉。朔。日當蝕。陰雲不見。初。命刑部尙書周三畏等。詳定重脩常平免役。赦令格式。至是書成。丙寅。太師左僕射秦檜上之。十二月。辛卯。朔。上謂幸執曰。昨日閱試殿前馬步諸軍。武藝皆精。秦檜曰。陛下以賞激之。上曰。引硬射新奮以二百人爲率。自後當增至三百人。庶使遞相教習。緩急可用。癸巳。幸執擬差左奉議郎吳質。知容

州上曰廣東西關官自來多是權攝如海外州軍監司巡歷不到朕每以為慮有愿就者宜早與差遣自駐蹕以來歲祀天神太一於惠昭借利官者以為未稱欽崇之意癸卯詔兩浙轉運司營太一宮甲辰右正言巫伋請以前後詔書編次成冊付州縣遵行上曰朕屢降寬恤指揮如守令不能奉承安得惠及百姓當使監司按劾以警慢吏壬子宰執奏四川命官因罪停降遇恩該敘復者元係宜撫司行令與遠之省部上曰四川人多只官川中今可量與注擬東南庶使遠近人情無彼此之問初宜撫司得使宜補官皆豫給敕牒至是會萃令吏部換給奏檜疑其未實多格不行吏部侍郎周執羔言於檜以謂朝廷本許以一切不宜失信乃從之此據執羔行述殿中侍御史余堯弼論浙東提刑林帥說敢為異議甲寅詔罷之上曰人心不同豈能盡知但當試用若肯協濟國事自須進擢如意懷二三狙詐謀身者不免斥去以示之好惡庶革士風之儉薄也建劍汀郡在閩中號上四郡每歲上供諸費皆仰鹽以辦時建之鹽綱不集且官鹽莫之售私鹽莫之禁故公家之用匱守臣敷文開待制林又熟其弊蓋鹽綱非請託不行或綱未入手而本錢為之一空坐是故得而不行行而不至公私俱困又乃選使臣皂隸之廉幹者十餘人以授之且犒勞良厚戒之毋藉餘兩至是損其直鬻之故鹽貨流行郡以不乏是歲金國主賈遣使挾相士下兩河諸路選民間室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者凡得四千餘人皆令入宮紹興十八年歲在戊辰春正月庚申朔宰執奏淮南轉運副使錢端禮乞將本路應副國信使宿食處併作一十二額上曰此亦免官吏乘時擾民詔從之甲子言者謂先朝春秋二仲以太常少卿薦獻諸陵季秋則御史按視今永祜陵在會稽一水之隔望舉行舊制從之戊子上與宰執語及人材因謂秦檜曰士專謀身國家何賴厲世磨鈍惟其進賢退不肖檜曰此乃政治之要上曰不須與較但審其賢否而進退則人自勸沮矣二月癸巳上諭宰執曰兩浙漕司舉人聞有勢力之家行賂假手濫占解名甚喧士論今鎖院在近可令禮部立賞許人告捕甲子詔假手者許就試舉人告獲取旨補官仍賜出身殿中侍御史余堯弼右正言巫伋論參知政事段拂天資陰邪不識廉恥建炎間金陵倖楊邦義仗節以死而拂遂攝倖恬不知恥何以躡居政府乙未詔除資政殿學士與宮祠再論遂落職壬申監登聞鼓院徐璉言自昔帝王必有佐命之臣功銘鼎彝侑食清廟以勸萬世國家遠稽三代肇建原廟凡在佐命輔弼皆繪像廟廷以示報功之意陛下紹開中興復崇原廟如祖宗之制而累朝配饗輔弼不過十餘人今其家之子孫必有繪像在焉望詔有司訪求奉於景靈宮庭之兩壁壬申詔禮部措置中省三月禮部侍郎沈該奉使金國賀正回詔該兼直學士院該歸安人也壬申名行宮之南門曰麗正北門曰和寧時殿前司招軍多誘致鄉民及負販者上慮其失業丁丑乃諭宰執可令川中二大將吳玠楊政招流民之失所者發米填額初建太一宮期以半年至是告成辛巳詔許士民燒香三日既而上謂宰執曰太一宮亦不華靡朕自謁款後有一食牛肉人至宮宮有毀譽抵暮遂卒自此都人莫不信向也辛酉今聯書壬午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秦熿再除知樞密院事一日左僕射檜以問樞密院事胡寧曰兒子近除外議如何寧曰外議以為公相必不襲蔡京之迹於是檜怒寧崇安人安國子也夏四

月戊子朔太陽當蝕陰雲不見貢院考到博學宏辭科合格選人周麟之李南壽並與堂除麟之海陵人南壽龍泉人也知貢舉吏部侍郎邊知白上合格進士徐履等庚寅上御集英殿策試既遂賜王佐以下三百三十人及第出身履永嘉人佐山陰人也知樞密院事秦熿自言父子共政理當避嫌庚子以熿為觀文殿學士提舉秘書省立班左右僕射之次殿帥楊存中乞於平江府添蓋牧馬屋壬寅詔所費並令官給見緡不得科民癸丑宰執奏除監司上因諭曰時著旅中人不見凡到闕人早與差遣令去殿中侍御史余堯弼論敷文閣直學士知建康府晁詠之輒與趙鼎通書又嘗與王庶辟客詔罷之時京西謀帥以慶遠軍節度使張澄為之是月澄至襄陽府襄陽地平當江漢之衝環以大隄歲久為水所圯澄始相葺之度民不可勞而江夏諸將私田占籍境內者倍於編戶澄乃諭使出力脩隄皆欣然聽命既成比舊增高週迴數十里民蒙其利禮部下諸路轉運司於祖宗配饗功臣之家訪到趙普曹彬薛居正石熙載潘美李沆王旦李繼隆王曾呂夷簡曹寶臣韓琦曾公亮富弼司馬光韓忠彥凡一十六人繪像五月乙丑詔並畫于景靈宮廷之壁初兩浙漕司運米所差使臣押綱例皆參部有礙志在盜羅官物雖賞罰不能為之勸沮歲久欠多有至數千石者至是言者請付銓曹選有心力使臣無欠而願併押者聽則官物不失亦救弊之一端也詔送吏戶部其後逐部欲依所請從之甲戌太常寺主簿林大鼎莆田人初為舉子答策言今左僕射秦檜靖康忠義之節檜時聞居永嘉見其文默識之至是稍獲薦用先是鄭剛中罷利西路帥吳璘利東路帥楊政等元帶四川宜撫司都統制並已改為御前諸軍都統制甲申又詔罷四川宜撫司就除知成都府徽猷閣直學士開封李璆為四川安撫制置使先是諸路每歲決獄專委憲司而但遣屬官代行徒為文具六月癸巳乃詔提刑須親到所部決獄仍具中省甲午上諭宰執曰郡守條上民事可委官詳之有可採者即行庶不為虛文也時有布衣上書言縣令非理擾民己亥上謂宰執曰朝廷自和議以來未嘗有取於民可令監司郡守察之庚子乃檢前後約束行下上又曰自今有作事或過及老而昏謬者並與祠祿庶不為民害也丁未上諭宰執曰近者有布衣上書乞行三舍法恐未暇及此內有言民事宜送戶部可行者即行之士民曹溥等一千三百餘人進表乞上尊號戊申上謙抑不受令有司毋得復收乙卯上諭宰執曰祕府見求遺書古跡四川不經兵亂可委諸司尋訪仍令提舉官每月趣之兩浙漕司奏劾秀州添倖向子昌不法事秋七月辛酉詔本司取勘具奏上因諭宰執曰親民之官莫如縣令縣令至衆不能皆賢但得監司郡守縱有不法亦自知畏更須留意擇人乙丑宰執奏江西漕臣賈直請乞於縣官中選有出身者兼縣學教諭事上曰令禮部檢舊法中省言者乞令諸州建閣以藏宸翰上以勞民不許戊寅諭宰執曰治道貴清淨治民惟在於不擾知臨安府湯鵬舉言僱兵以來皇華交費結轍於道而淮浙沿流館無虛二十所尙或未就望增額有司簡建五字令資至如歸詔從之時久旱庚辰上曰前此朕甚憂之近來密足秋成有望殊為可喜八月丙戌朔上謂宰執曰知揚州向子固己丁憂去盱眙軍畢良史又易守他郡今未得人頗以為慮於是就除淮南漕臣蔡熿知揚州而良史復還舊任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注

勃以親老乞歸。丙申，詔仍舊職，提舉太平興國宮。丁酉，以工部尚書詹大方為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尋權參知政事。前知鄧州趙叔潛言：陛下即位以來，用人多矣，而說持異議，故投艱引亂，略無寧歲。自專任一相，坐致太平，望以今日得人之效，宜付史館。癸卯，上可其奏。因顧左僕射秦檜曰：此卿之功也。朕記卿初自敵中歸，嘗對朕言：如欲天下無事，須是南自南，北自北，遂首建和議。朕心固已判然而便於乘論，久而方決。今南北罷兵六年矣，天下無事，果如卿言，檜頓首謝曰：和議之謀，斷自宸衷，臣奉行而已，何功之有。侍御史余堯弼言：刑部尚書周三畏，由法吏以陞八座，結紳所鄙，乃詔與外祠。初，左太中大夫范同，以前執政太平州秩滿，詔令再任，而同治郡無政聲，通判陳良弼貪汙恣橫，同不能制，是月同卒。始復資政殿學士。崇寧軍節度使葉夢得卒於湖州。自紹興改元以後，每歲戶部降本下江浙湖南和糴，以助軍儲，至是以兩國通和，戶部財賦自足。閏八月庚申，宰執奏乞與蠲免上喜曰：朕向在河朔，見民以為苦，朝廷所降本錢，往往州縣移用，不即時給，縱有給處，又為吏多端，乞取十不得一二。今幸時和歲豐，軍儲粗足，朕豈得而不已也。甲子，戶部言：今淮東西湖北三總領所收糴軍儲省般運之費，民無科派之患，實為久利。浙西產米浩瀚，欲令轉運司於臨安平江府處蓋倉，以行在省倉場為名，歲各糴二十萬石，又行在省倉三界亦立定，歲額上界六萬石，中界五萬石，下界二十五萬石，三總領所各糴十五萬石，淮西加一萬五千石，從之。時江浙士人補中太學，雖告假限而皆不除籍，以此補試不行，禮部侍郎陳誠之請入學五年，不豫薦及公試不入等者，來歲終檢校而除其籍，戊辰，詔從之。甲申，宰執奏奉使大國禮物，上曰：朕觀金國和意甚堅，自講好以來，於今七年，禮物之外，未嘗他有一毫邀求，朕每遇遣使，必再三戒勸，毋得生事，蓋所以固兩國之歡，期於與民休息而已。御史臺主簿陳夔言：常平著令歲給窮民，起十月止，三月送來所給之米，或移他用，請令監司察之。癸未，上謂宰執曰：義倉所以備水旱而救民之艱，食比年州縣奉法不度，窮民不被其惠，非所以稱朕矜恤之意，令戶部行下，夔、永嘉人也。初，福建自創奇兵，而虔梅草寇不復敢入境，至是悉平，帥司散遣將官周虎臣下衆兵，只留巡檢陳敏所部四百人，歲猶費錢一萬四千緡，米三千六百石，至是有旨，敏下奇兵及漳州駐劄周浩、盧真、汀州駐劄翟泉、溫立、下官兵，並改充殿前司左翼軍，就撥敏為統制官，專令彈壓，先嘗遣殿前司選鋒軍統制官劉寶在本路，遂詔寶回司。詔寶回司在明年今詳書之新知湖州趙叔潛言：守令皆帶勸農，而漫不加省，望詔有司考其戶口增耗以陞黜之。九月己丑，上謂宰執曰：淮南流民未盡復業，建隆初，以戶口增耗為守令歲課之法，所以明示勸戒，令吏部行下。甲辰，以侍御史余堯弼為中丞。丙午，僉書樞密院事詹大方卒。是月，金國主賈道虛訪使蘇裕，徧至諸路，詢民間自郡官以下，皆究其治狀而陞黜之。時國嗣未立，豈以故宋王宗幹之子岐王亮為左丞相，亮有包藏窺伺之意，祚王元者乃故主太祖之孫，地居嫡長，以次當立，亮欲先除去以為己計，因河南叛兵妄稱皇弟者，亮誣以語相符合，實欲結連，乃譖於寶真之重法，國人皆謂寶真淫於刑，不知由亮之所陷也。亮頗能矯情飾貌，欺世盜名，故竊弄權柄，害其宗黨如此。此寶真入冬十月丙辰，以御史中丞余堯弼為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乙丑，上曰：前日內教武

藝極精，挽強中的者比去歲多百人，更一二年愈精，則中者益多。上又曰：招箭班始於何時，似亦無用，若箭發誤中，必致殞命，以朕所見，此宜罷卻，以一般班分處之。丁卯，詔紹興府守臣林待聘，誕設宜頭罷去，其財賦令戶部經理。辛未，宰執奏知婺州錢端禮，勸知義烏縣徐時敏不法事，上曰：知縣乃銓注員，多難辨真否，但治行者優擢，罪惡者重責，則咸知勸懲，因此可以得人材矣。壬申，上謂宰執曰：諸州月椿錢，昨已例減，當盡罷，秦檜曰：論戶部侍郎李椿年，宋睨以經制錢贖軍，先是荆南府闕帥，宰執依旨具上諸路副總管姓名，秦檜曰：其地非輕，恐更有可選之人，上曰：徧詢三衙主帥，庶得其人也。此亦在十月是月，以戶部侍郎宋睨兼權吏部尚書。十一月壬辰，上諭宰執曰：荆南重地，中興以來，多差武帥，今疆場安靜，宜依舊選文臣，庶能舉職，於是以前閣僚知虔州曾慥移知荆南。初，已詔米免稅，州縣不得收力勝錢，至是猶未能盡禁，戶部再請乞許人越訴監官，丁酉，詔從之。皇太后明年七十，戊戌，上諭宰執令禮臣檢會國朝慶典，以正旦行之。先是紹興府旱傷，詔本府依實檢放民稅，仍發義倉米賑之，他郡有被災處，亦令戶部多方措置。此事在十月十二月乙卯朔，上復諭宰執曰：紹興流民有過江者，命臨安府給費遣還，并令紹興依已得旨賑濟，無致失所。乙丑，又詔昨命提舉常平官躬詣旱傷賑濟，上慮閩遠稽遲，許季屬官分行，將來春耕，當借之種糧，俾得及時，則公私兩濟。

中興小紀卷三十四

紹興十九年，歲在己酉，春正月，時春使臣踏射克敵弓，己酉，宰執奏乞依格推恩，上曰：克敵弓最為強勁，雖彼重甲，亦須洞徹，若得萬人習熟，何可當也。二月丁巳，上謂宰執曰：春雨利農，農務種糧為急，已詔被傷處令常平司給借，更丁寧戶部應副。上以王雲奉使忠義，而死於絕塞，甲子，詔錄其子奉議郎，為六院官，仍賜銀絹各五百。乙丑，上謂宰執曰：昨令開河，因以濟饑民，朝廷所給錢米，慮公吏邀阻減耗，或於諸縣調夫，反有搔擾，可諭湯鵬舉、曹泳令體此意，躬身察之，毋致或戾，時鵬舉為臨安守，泳兩浙漕臣也。未幾，濬河工畢。丁卯，上謂宰執曰：近有監司郡守上殿所奏，第應文書，自合並奏民事。庚辰，布衣劉勉之者，建陽人，少得易象之學於涪陵譚定，又嘗游南京，故諫議大夫劉安世，一見器重，悉告以平日所得之要，及出處大致，遂歸隱故山，先是呂本中為中書舍人，率從臣張致遠等五人合薦之，召赴行在，既至，而本中等已去，有司但令於後省試策，勉之乃引疾而歸，十餘年，益昌所學，是月卒，勉之通經術，識治體，非拘儒曲士索隱之流也。三月己酉，宰執因奏四川州縣奉行經界賞罰，上曰：奉行如法，其恩不限員數，庶使人人知勸，經界均稅，極為便民，初行時有肆異議沮壞者，暨平江均稅畢，紛紛之議始息，秦檜曰：當時獻議，欲逐戶自陳，若使自陳，豈無失實，上曰：李椿年通曉次第，中間髮去，領以別官，便有失處，時四川措置經界官鄭克、頗峻、貴州縣通判漢嘉楊承日、仁政而虐行之，非法意也，上不違令，下不擾

民則仁政得矣。乃隨事區處。召諸縣令曰。平易近民。美成在久。吾儕其謹行之。皆曰。如奉使之傲何。承曰。忽上令而畏使。傲此非諸君之罪。風俗之罪也。但行其無愧於心者。雖罪何畏焉。遂成。獨漢嘉爲列郡。最克開封人。承臨邛人也。五月壬午朔。上謂宰執曰。諸州禁軍。願可令招填。卿等切宜留意。癸未。遂奏立招軍賞罰格。元法止及都監。至是守臣賞罰。欲與一體。詔從之。仍令月申樞密院。上又曰。頃者程師回捕度賊。皆用本處兵。若招足而習武藝。緩急可用也。戶部郎中周莊仲言。今禮文畢舉。宜因臘之日。併行蜡祭。乙酉。詔從之。莊仲。浦城人。武仲弟也。六月辛亥朔。宰執奏前知南雄州朱同。乞以千金等方治療氣者。集爲一書。頒之廣南。詔從之。新脩吏部積降七司。通用法成書。戊午。太師左僕射秦檜上之。己未。詔略曰。朕累下詔寬恤。而勞來安集之政。不聞於郡縣。是吏奉詔不虔也。比又詔監司守臣。奏對非民事勿陳。慮至意不周。俾吾赤子不被其澤。是用咨爾在位。各揚乃職。使主德宣而民罔不獲。則予汝嘉。其或誕謾不恭。亦不汝赦。賞信罰必。欽哉。殿中侍御史曹筠言。溧陽知縣馮德。長洲知縣尹機。不法事。癸酉。上諭宰執。二人罪頗大。俟案重加責之。上因曰。知縣能否。朝廷亦難徧察。須責之監司守察之。如治狀可嘉。卽與轉官再任。或陞擢之。庶可勸也。筠。當塗人也。丙子。上謂宰執曰。福建盜已除。惟海道間有作過。只緣巡尉非人。可令帥司察其不可倚仗者罷之。前知舒州楊惇。乞脩水利。詔戶部脩治。秋七月甲申。詔時當大暑。趣令諸路提刑詣所部決獄。辛卯。鎮江府徵借苗苗米。爲右諫議大夫巫覥所論。癸卯。詔守臣曾惇罷之。初。廣東竊盜尙多。詔統兵官韓京。戊循梅以彈壓之。久而未代。秦檜意其難制。令新廣帥薛弼圖京。是月。弼至南雄州。京來謁。弼即席諭京。京馬罷。遣人送之出嶺。而命別將馳入戍所。統其軍。初。言者謂祖宗以來。定公私職三等之罪。以糾天下之吏。原其意未嘗不在於保民。矜綠州縣官。率多不虔。而民被其害。於是又立民事一罪。在公私職三等之外。然有公罪雖輕。而亂民事則遂爲終身之累。甚於私罪之極重者。是以疑似之際。吏肆其姦。得以舞文而出入之。不可不察。望敕有司更加詳議。庶協於中。事下敕令所。既而本所奏。謂民事被罪。謂擅行科率及應因害民之事。以被罪者。則不注知通及縣令差遣。緣民事被罪。難與犯公罪者同。欲乞依見條。八月辛亥。從之。華亭縣鹽戶訴請鹽本錢。戊辰。上曰。鹽戶宜恤。不則逃去。其害非細。乃詔戶部措置。先是景靈宮配製功臣繪像。祖宗朝皆有副本。在天章閣及祕閣。兵亂不存。甲戌。詔各具副本。藏之二閣。九月。大理寺丞郭唐卿奏。本寺取會未圓情節。往往不以時報。庚子。上謂宰執曰。緣道遠故。乃詔申舊法。令今後速報。時劉章以廷魁任館職。左僕射秦檜意其不附己。而祠部郎官胡寧。乃故相趙鼎之客。是月。言者謂鼎寓居衢州。章爲衢人。故與寧交通。俱罷之。冬十月己酉。宰執奏太常寺中將來郊祀。躬謝禮畢。合詣太一宮行燒香之禮。上曰。此祖宗故事。可行也。十一月庚寅。朝獻景靈宮。己亥。言者謂淮南湖北寧靖。民稍復業。而曠土尙多。惟縣令親民。此未有賞格。可以勸之。乃下戶部。遂併立守令懲田增減賞罰之格。初。詔於臨安府西溪蓋馬軍寨屋。令戶部侍郎宋觀親往觀之。無得侵民田。至是未畢。十二月壬子。上曰。天氣寒凜。可趣令畢工。庶免軍人暴露。著作佐郎林機言。邪謀害正。偽說汨真。乃古今之通患。然著迹於昭昭者。易以見。而匿

形於冥冥者。難以察。陛下道德言行。無愧於古之帝王。臣備員史館。豫聞記注。得以特書服書。垂示無窮。然訪聞有異意之人。匿於近地。作爲私史。集其邪謀偽說。臣若不聞。則異日害正汨真之患。臣實任其咎。望密加搜索。嚴爲禁絕。庶幾信史著而後世。不爲傳私者所誣。甲寅。上謂宰執曰。此事不應爲。乃詔許人告。令州縣覺察。及監司按劾。御史臺彈奏。並取旨優加賞罰。己未。宰執奏瑞雪應時。詔給諸軍雪寒錢。金國主竄立十五年矣。不日嗜殺。晚年性尤暴。宗族大臣。皆懼不免。相與結約以伺其間。是夜入寢殿所。先收其兵械。然後數輩殺之。詰旦。未知所立宗族大臣中。惟左丞相岐王亮。相知書。遂共立亮。大赦境內。除常所不原者。文武官各轉一秩。放民租稅一年。降詔爲東昏侯。以謂刑餘之人。故不得入廟。亮既立。改元天德。時四川部所招屠衛人到闕。己巳。宰執奏給賞賜。上曰。發來已滿千人。可令制置司今後歲招三百。庶幾不至闕人。資政殿學士王次翁。卒於明州。初。朝廷委廣西帥臣卽橫山寨市馬於羅殿自杞。原按宋史外編。大理諸蠻。歲損金一百兩。銀五萬兩。錦二百匹。緇四千匹。及於麻州石康倉。撥鹽二百萬斤。皆資博馬之直。歲額市一千五百匹。五尺爲最高。價銀一百兩。下者四尺三寸。三十一兩。四尺二寸。二十六兩。以是爲差。良馬三十四匹。一綱。常馬五十四匹。一綱。遣使臣部選至行在。建康。鎮江。太平州。五處。不願斃於道則有賞。先是石康之鹽。分令欽橫貴等縣。藤象柳容等州。轉至橫州山倉。然諸州科民則苦富戶。差吏則難私販。往往陷沒留滯。是月。帥臣陳璘。始令官支腳錢。選委使臣。給以積食。若般及一十萬斤。卽與押良馬一綱。至行在。左僕射秦檜。與故給事中胡安國。及其子徽猷。開直學士。實皆厚善。實是年省其所生母於建州。復還湖南。檜以白金助其行。實書謝之。略曰。願公循政用賢。勿替初志。尊內攘外。以開後功。檜謂其諷己。始大怒之。時禮部侍郎張九成。與前步帥解潛。居南安軍。一日。潛病劇。九成往省之。曰。太尉平日所懷。亦有不足者否。潛泣曰。平生惟仗忠義。誓與敵死。以雪國恥。而不敢議和。遂爲秦公所斥。此心惟天知之。九成曰。無愧此心足矣。何必令人知。然人亦無不知者。但有遲速耳。潛曰。聞此言。心中豁然矣。卽逝。九成因嘆曰。武人一念正氣。猶待人以決。吾儕讀書畫平。日安可不正此心。

所已結絕。其未行處。委漕司及守臣依平江行之。本所管幹官四員。與諸路覆實官。並罷從之。未幾。詔曰。昨李椿年乞行經界。初欲去民十害。遂從其請。今聞凌失本意。可逐路委監司一員。詳其便民者行之。其反為民害。則日下改正。詔在三月二十。前廣西提刑路彬奏。靜江府昭州折帛錢。昨因張浚領督府。每正增及兩倍。因詔戶部裁損。戊午。上謂宰執曰。昨令監司郡守任滿。以民事奏。彬乞免所增折帛錢。可除職。以示勸。以彬為直。祕閣。利州路提點刑獄。初。奉使湯鵬舉。往賀大金生辰。時朝廷未知前主置已。被殺。至是。鵬舉奏見彼國接待使言。新主亮登位。見報諸國。乃下有司排辦。准備。既而有司奏。每年大金賀正。且人使到關。朝見日。依五禮新儀。設黃麾角仗一千五十六人。將來大金人使到日。亦乞依新儀。設黃麾角仗。壬戌。詔從之。三月庚辰。大金國遣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完顏思恭。翰林學士翟永固。來報登位。貢金注梳二。綾羅三百。良馬六。初。金國故主璽之被殺也。今主亮身豫其謀。至是。亮得位。而大事已定。凡當時與之同謀者。亮皆加以殺君之罪。曹王宗敏。乃故主太祖之孫。屬最為尊。亮忌其名重。首加戮之。又納其妻於宮中。梁王宗弼。開國有功。惟一子曰韓王亨。亦以無罪見害。是月。亮詔中外。庶皆令直言朝廷闕失。與軍民利害。如若可採。自應聽用。其或不當。弗加之罪。苟能裨補公私。別議旌賞。夏四月。癸酉。新知廬州吳達。請置力田之科。募民就准甸耕。賞以官資四千。補進武校尉。三千。補進義副尉。下至七百。亦補副尉。作力田出身。在武舉之上。得應轉運司舉。從之。遂崇安人也。五月丁丑。宰執奏。前知臨江軍彭合。乞調清江縣加耗米。詔從之。上曰。合昨任縣官。當有監司列薦。今可與監司。初。起居舍人兼玉牒所檢討官王曠等言。見脩今上皇帝玉牒。先脩到今上聖德。乞以中興聖統為名。至是。書成。己丑。奉安於天禧殿內。聖祖天尊大帝之西。先期陰雨連夕。是日。雲霞絢綵。杲日麗天。觀文殿大學士萬壽觀使秦燿。乞宣付史館。從之。侍御史曹筠。論前知太平州徐渥。專利自恣。壬辰。詔今後不得與渥親民。其治郡有聲者。優擢之。祕書少監湯思退等言。有旨以師臣秦檜忠義大節。付在史館。止有今來事迹。及張那所奉之書。餘則闕。望詔令檜錄奏。宣付庶得廣記。甲辰。上謂檜曰。思退乞將卿靖康事記為別錄。以示天下。後世可依其奏。檜謙退久之。上曰。不然。後代無以知卿忠義。僉書樞密院丞倣曰。檜之大節。天下共知。要當令史書不一。庶使後世姦賊悚懼。上然之。六月丁未。是夏。故相趙鼎之子汾。奉鼎之喪。歸葬於衢州常山縣。守臣章傑。知中外士大夫平時與鼎有簡牘往來。至是。又攜酒會葬。意為奇貨。乃遣兵官下縣。同縣尉翁蒙。以搜私釀為名。馳往掩取。復疑蒙之漏言。潛戒左右伺察之。蒙之書片紙。走僕自後垣出。密以告汾。趣令盡焚篋中書及弓刀之屬。比兵官至。一無所得。傑怒。方深治蒙之。而遂汾與故侍讀范冲之子仲彪。拘於兵官之所。蒙之母訴於朝。左僕射秦檜答傑已甚。詔移蒙之為婺州蘭溪縣尉。下其事於浙東安撫司。未幾。遂息。時士氣猶未泯。所喧問鼎。議論時事。固非一家。而集英殿脩撰魏玘。與鼎尤厚。是日。非蒙之則根株牽連。當起大獄。蒙之初被委。苟避免。固足取名。然慮更委小人。則禍徧及善類。故詭承而潛泄之。仲彪亦鼎之家。賴以舒禍。蒙之雖微官。而仁智勇皆可尚也。時傑有館客魏揆之。見傑為此。亦慨然以書譙之。長揖而去。蒙。崇安人。揆之。建陽人也。秋七月。端明殿學士何若卒。先是。措置

諸路遞角所屬官王彥融。乞逐路提舉馬遞鋪官。令轉運司長官兼領。事下兵部。本部言。若委之漕臣之長。則權辦鋪兵衣糧。為便。八月庚戌。詔從之。資政殿學士韓肖胄。嘗帥浙東。既奉祀。則家於越。與弟直秘閣膺。尤相友愛。先是。家藏書甚富。散於南渡。僅存家集。肖胄刻意搜求。迄復其舊。且明習典章。多識前輩言行。至是。卒。初。其祖忠彥之帥定武也。不接疑有脫誤。頗快快。及忠彥入相。擢為大學博士。始愧服。而肖胄。士亦不以為己力。人謂其有祖風烈。九月。特進提舉太平興國宮。資居連州張浚。自去國二十年。退然自斂。若無能為者。而四方之士。莫不傾心。健將悍卒。見之者。必咨嗟太息。下至兒童。亦知有張都督。每使者至。金國。其國必問浚。今安在。是月。浚移永州。浚舊居永。人情相樂。聞其歸。喜相與出迎。見浚所養勝前。皆賀之。初。故相趙鼎。嘗謂其客。謂定官方。曰。張德遠。建炎復辟之功。豈可忘也。上待臣下有恩。想必講求矣。時曰。今日擔子極重。秦相欲獨負之。恐難也。不知故相中誰可辦者。時李綱。朱勝非。尚存鼎。曰。伯紀一輩。不濟事。惟德遠可爾。第恐不容復來。至是。浚果為相所忌。屏居湖外之久。如鼎言也。建國。甌寧縣有洞曰回源。其地與建陽接壤。乃建炎初。劇寇范汝為。竊發之地。民性悍而習為暴。小遇饑饉。即羣起剽掠。去歲因旱。兇民杜八子。乘時嘯聚。首被建陽。遂官吏。殺居民。是夏。張大一。李大二。復於洞中作過。本路帥臣。仍率官軍。蕩定。進士魏揆之。謂民之易動。蓋緣艱食。乃請於提舉。常平官。袁復一。得米一千六百。以貸鄉民。至冬。而取。遂置倉於邑之長灘鋪。自後。再歲散。斂如常。民得以濟。不復思亂。而草寇遂熄。人謂揆之所請。乃社倉遺意。使諸鄉各是倉儲粟。則緩急可恃。蓋本朝自景祐中。王琪引隋唐故事。謂復置義倉。而石介著書。亦謂隋唐義倉最便。若每村立一倉。委有年德者主之。遇饑。僅量口而給。則民不乏矣。後以議者多同異而止。熙寧初。齊唐同三州守臣王廣淵。趙尚寬。高賦。皆乞置義倉。乃詔三州講求。且圖經久之法。而陳留知縣蘇洵。亦言。臣領畿邑。請為天下倡。戶五等。自二石至十斗。出粟有差。每社有倉。各置守者。若為成納。官為籍記。歲凶。則出以賑民。歲之。則又為立法。使新陳相登。即詔行之。既而上與王安石論其法。安石曰。人有餘粟。藏之於家。何所害。而固欲使之成官。非良法也。安石意在青苗。不主是法。故一言而罷。元豐初。復詔行義倉。府界提點蔡承禧言。二石而成一斗。所取至輕。然臣所領二十二邑。其九已行幾萬石矣。乞併行之。乃令畿邑皆立倉。而將作監主簿王右文言。畿邑已試不擾。請行於諸路。遂詔京東西如畿縣法。仍聽就縣倉輸。自是。義米入縣倉。元祐末。御史黃慶基言。比歲旱潦。至使江湖運米。濟之。然捐重費。以惠一時。不若舉良法。以惠萬世。義倉良法也。先帝元豐復行。以為隋唐取之太重。慮民不堪。故納苗一石者。止輸五升。可謂薄矣。夫樂歲雖多。取之猶不為虐。況取至少乎。蓄之稍豐。自足濟民。未幾慶基去。而倉竟不立。紹聖著令。諸縣義倉米。斗收五合。即元豐舊法也。大觀初。乃增令斗收一升。以備賑荒。至今行焉。然義米。不留諸鄉。而入縣倉。悉為官吏移用。始也。縣倉於民。猶近。厥後。上三等戶皆令輸。即義米。帶入郡倉。轉充軍食。或資煩費。豈復還民。故每遇凶年。無以救民之死。今若以常歲所取義米。令諸鄉各建倉貯之。縣籍其數。主以有年。德如揆之輩。乃建陽已試之效。遇饑。僅還以賑民。且不勞遠致。推行於諸郡。則斯民被實惠矣。右迪功郎安誠。曾受故相朱勝非。辟為江西帥司屬官。勝非之

亡也。誠於佛寺飯僧。自撰疏文。詢及朝政。為郡守所發。刑寺拘寔。冬十月。戊辰。詔停誠官。惠州編管。庚午。參知政事余堯弼。僉書樞密院丞。乞今後朝退。依典故權赴太師秦檜府聚議。從之。十一月。己丑。言者謂昨緣軍興。諸縣教閱弓手。皆添置將領。今既寧息。乞罷去。從之。十二月。秦檜久患在告。甲子。始赴朝參。二孫直寶文開墳。直顯謨開墳。扶掖以入。詔免拜。上喜甚。且得與卿相見。檜頓首謝。上曰。瑞寧應時可喜。又人使在途。並無須索。足見省事。

中興小紀卷三十五

紹興二十一年。春正月。癸未。宰執奏知歷州吳遠。乞涵養淮南復業之民。未可起稅。乃詔下戶部。與展年數。上又曰。還俗僧圓覺。宗果。撰聖者偽妙喜禪。皆藉祥謗。誣之語。誕謾無禮。鼓惑軍民。此最害事。宜禁止之。戊子。上親覽景靈宮。既事而雨。雪。癸巳。上以語宰執。秦檜曰。此陛下孝誠所格也。甲午。宰執奏差衢州守臣。上曰。可差曹筠。臺諫無大過。當假之初。筠任侍御史。以言失當。至是復用也。禮部兼侍讀陳誠之。奉使大金國。初。故主亶之存也。本朝太后歲與亶妻禮物。巨萬。至是亮代亶立。遂輟此禮。誠之入北境。豫為遜辭論之。彼國竟不敢言。及還。上嘉之。自左僕射秦檜用事。士大夫平日少失其意。輒禍不測。集英殿脩提舉太平興國宮魏玪。當初講和時。與議不合。檜欲除近郡。玪遜辭不就。奉祠。凡四任。寓衡之常山僧舍。蕭然一室。乞免於禍。是月卒。士論傷之。初。故相趙鼎。嘗謂其客刪定官方時。曰。自鼎再相。除政府外。所引從官。如常同。胡寅。張致遠。張九成。潘良貴。呂本中。魏玪。皆有士望。其日決可保其無他。時曰。願公徐觀之。鼎曰。此等人材。如何變得。其後諸賢。流落之久。皆壁立竄伏。雖死不悔。至是始信鼎之能知人也。五月。前知大安軍張輔世言。四川惟利路創置。義士於保丁內選充。而文其手。就令土豪官領之。土豪官。案原抄本。此五。率邀求役無虛月。甚為民病。今邊燧無警。望放歸農田。詔制置司申樞密院。時利西路安撫使吳玠。鎮興州已久。上乃親御宸翰賜璘。以守邊安靜。加拜太尉。璘嘗自

著書兵要大略。謂金人有四長。我有四短。當反我之短。以制彼之長。蓋彼之所長。曰騎兵。曰堅忍。曰甲重。曰弓矢。吾當集漢番所長而兼用之。故制其騎則有分隊之法。制其堅忍則有更休迭戰之法。制其甲重。則有強弩制其弓矢。以遠射。以強制弱。其說甚備。至於陣法。有圖而無書焉。大理寺丞謝邦彥。乞給病因藥。丙申。詔從之。邦彥。侯官人也。上御書大學篇。賜新第進士。甲子。上謂宰執曰。賜宴日。適朕二十日早下筆。食時已畢。因言黃庭堅樂毅論墨本。皆有淵源。秦檜曰。陛下留神翰墨。精敏如此。臣下所未聞也。秋七月。壬寅。以集英殿脩撰曹筠。為敷文閣待制。代李璘。蜀。初。命刑部侍郎韓仲通等。詳定重脩茶鹽政令格式。至是書成。八月。辛未。左僕射秦檜上之。上曰。是書纖悉備具。若能遵守。永遠之利也。壬申。太師通議郡王韓世忠卒。後諡曰忠武。時有言贍學公田。多為權勢之家所占。九月。戊戌朔。上謂宰執曰。緣不度僧。常住多有絕產。令戶部撥以贍學。癸丑。詔諸路昨差泛押綱使臣。多不會到部。故無賴作過。今後並差見任使臣。冬十月。癸未。秦檜之初相也。徵猷閣待制王居正。時為左史。嘗奏。上以檜作相。前所言皆不詳。檜憾之。及檜再相。國居正。慮為所害。屏居常州。時事一不掛口。書祠官之考。十有二。案原抄本。至是檜權益張。尤忌善類。大誅諷以立威。多竄之嶺外。居正。繼亦為三經辨學。與時月卒。居正素不取王安石之學。故工部侍郎楊時。嘗著三經義辨。以示居正。居正繼亦為三經辨學。與時之說相經緯。上謂宰執言。時守臣龔鑾。頗安靜。秦檜曰。朝廷報對境文字。豈不放心處。必來申明。百官皆留意所職如此。則無不濟矣。是月。御製秦檜畫像贊曰。維師益公。識量淵沖。盡關異議。決策和戎。長樂溫清。寰宇阜豐。其永相子。凌煙元功。仍親瀛展。賜之。右諫議大夫章復。殿中侍御史林大鼐。共論參知政事余堯弼。傾邪姦險。朝廷有大議論。則默而不言。望貶之以清政府。堯弼亦奏乞祠。十一月。庚戌。詔除資政殿學士。提舉外祠。復等再論。遂落職。復。宣城人也。前知池州。黃子游言。農田水利。所係甚重。望飭諸路提舉官。俾建塘陂。以備旱暵。丁巳。上謂宰執曰。須常平官得人。若監司用心。事無不濟。近時監司多端坐不出。提點刑獄。職在平反。尤當備臨所部。宜戒飭之。詔僉書樞密院事。丞。兼權參知政事。十二月。戊辰。司封郎官王葆言。近日民間多銷錢為器。詔令工部禁止。時雖連日小雨。而雪未應期。上遣人禱太一祠。辛巳。晚。雪作。壬午。宰執奏事。上曰。昨晚寒甚。使得雪。甚可喜。秦檜曰。陛下至誠昭格如此。當率百官表賀。丁亥。檜奏曰。臘雪應期。中外共慶。去年臘中三日雪。果大有秋。上曰。自此二麥可望。不惟時豐。疫病亦自消矣。

諫官陳璘守金陵，人望所歸，不勞兵而賊可破。識者謂其真良策，其長不能用，靖康末，張邦昌僭位，遣人持救書至廬州，問其家子，誦時為發運副使，據郡守馮詢，及提舉鹽香官范沖，拘之，故給事中胡安國，嘗謂其忠節，可以扶持三綱者，蓋指此也。癸酉，以右諫議大夫章復為御史中丞，初復論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丞，執政無補，而林大鼎亦論，復營私，丙子，詔以本職奉外祠，復等再論，落職。辛巳，以中丞章復為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時住露度僧道，歷已久，其徒益少，又福建官自運鹽，頗為民患，乃遣太府寺丞鍾世明，下本路措置寺觀田產，凡僧道之見存者，計口給食，餘則為寬剩之數，籍歸於官，并究運鹽之弊，世明方行，殿中侍御史林大鼎言，慮民間未知指意，或有疑惑，辛酉，上諭宰執，明降指揮以曉諭之，世明將樂人也。五月，殿中侍御史林大鼎言，民間有事，先訴於縣，結絕不當，然後經州，以次及監司，臺省，今兩浙民訟，監司州縣未決，多徑至臺省，請申舊法禁止，辛亥，上諭宰執曰：如此則朝廷多事，從之。主管崇道觀付恬，少嘗尊事故楊時，謝良佐，陳瓘，劉安世，得存心養性之學，及為大宗正丞，一日，攝行宗正事，吏有慢令不恭，即繩以法，無敢違者，時奏檜專政，士多求媚，以取要官，而恬自守，無所訕，巧祠以去，寓常熟之僧利，投閑幾十年，是月卒，恬故相公亮之孫也。六月，丁丑，宰執奏知嘉州王知遠乞罷歸，小鐵錢事，上曰：此於錢引實有利害，可令總領與漕司同措置。以刑部侍郎韓仲通，兼權吏部尚書，秋七月乙巳，上謂宰執曰：聞四川所起禁衛卒，所費多出於軍樂，可令總領司應副。初，江西多盜，而虔州尤甚，後雖撲滅，慮其復作，乃留殿前司吳進一軍彈壓，而本州禁軍，皆隨前總兵官程師回，往來捕寇，頗勇，與進軍素不相下，丁巳夜，兩軍交鬪，州兵因而作亂，焚民居，逐官吏，守臣鄧陽余應求，有父安行，年老欲走，忽墜城死，應求遂以丁憂為辭而去，於是叛軍據城自守，八月丙寅，領殿帥楊存中奏，據本司統兵官吳進，申虔州將兵反，江西帥臣張澄，亦奏請遣兵入已卯，上諭宰執曰：聞有欲走湖南者，乃詔鄂州都統制田師中，速發兵，仍令澄集本路兵擒捕，事定日，具有功人，申樞密院，辛巳，又詔殿前司遊奕軍統制官李耕，統所部兵一千六百人往討之。先是，累禁私泛海商人，而泉州境內尚多有此，上聞之，恐別生事，戊子，詔申其禁。虔州叛兵突出，徑走南康軍，而寓居左朝奉郎田如鼐為其所得，遂復歸據虔城，時統制官李耕，總軍繼入江東界，殿前司右翼軍統制官陳敏，見駐福建，被本路帥檄統所部一千五百人，護閩境，於是領殿帥楊存中奏，敏本虔人，且於江西捕寇有功，乞敏進兵至虔，與耕併力討賊，九月乙未，詔從之，就命如鼐權本路提刑，令即城中撫定，既而耕敏與鄂州田師中，所遣統制官張訓等，各以兵至城外。戊戌，宰執奏前知蘄州周琳，乞脩河堤事，上曰：不獨蘄州，凡沿淮有水旱，悉令漕司守臣措置。初，紹興八年，除李光為參知政事，有右司從政郎楊煒者，寓行在，聞之曰：此吾鄉先生也，今得位，必將盡所學，久之無所聞，時煒振任侍御史，朝廷方與金人議和，煒不以為是，作書欲獻光，因先見振，說書中意，振曰：亦恐金人難信，煒遂以書責光，有同槽共食之語，光遣人專語煒，以不及答書，至是振知蘄州，煒為黃岩縣令，政頗有聲，每聞煒大言無顧忌，則擊節稱善，遂薦煒改秩，復移書浙東提刑秦昌時，俾同薦之，昌時，左僕射檜猶子也，因屬吏密語振曰：煒嘗以書責光，尤太師某，其姪義不當舉。

如待制亦不可舉也，振曰：吾業已許之，豈可中輟，俄有縣吏得煒書，有誑時相語，以告昌時，昌時以聞於朝，詔送大理寺，仍下所司發卒大索，得其萬言書，譏刺時政，獄具，庚辰，詔除煒名，送萬安軍編管，其兄選人炬亦連坐，編管蘆州，振能，仍落徽猷閣待制，於池州居住。先是，林大鼎在言路，嘗奏錢塘江浸淫為患，十一月壬寅，上諭宰執，令臨安府同漕司乘冬月水不泛溢時，治之為易，又舊有塔廟，陰以相之，雖出小說，亦不可廢也。丙午，朝獻景靈宮，丁未，朝饗太廟，戊申，冬至，合祀天地於圓丘，大赦天下。有軍人龐翼者，教人學道，起居舍人林機，因與翼遊，遂出知信州，丁巳，上諭宰執曰：機信翼邪說，遂亡上下之義，機既令出，翼亦不當留，士大夫向為動，況軍中乎。時守臣監司不輸常賦，專以進奇羨相尚，太府卿徐宗說，攝貳版曹，乃言：今後當令先補常賦所逋，仍乞以賦入殿，殿最行賞罰，詔從之，於是上諭宗說曰：版曹久賈，卿所論甚當，是日以宗說權戶部侍郎，宗說頗有心計，於經費出入盈縮之數，皆知其要，吏不能隱，然附秦檜以至侍從，嘗為檜私營田產，士論鄙之，而檜無敢言者，宗說開化人也。神龍衛四廂都指揮使知虔州李耕，率諸軍以乙卯登城，盡取叛卒誅之，而奏捷猶未至，於是領殿帥楊存中，奏遣人送鞋襪與耕軍中，己未，上曰：虔賊閉城拒官軍，且四十日，城中百姓何以活，令存中更遣兵，勉期蕩平，庶脫良民於禍也。十二月，直祕閣前知太平州韓膺言：州縣小吏，喜怒自私，驅無罪之人，不白長官而禁於獄，或終不加刑，徒繫以苦之，望詔有司嚴禁，甲子，詔刑部立法。故端明殿學士王雲之猶子積，以雲死事乞推恩，戊寅，上謂宰執曰：雲奉使極效忠，率先衆人勤事而死於難，乃與積迪功郎。有袁敏求者，妄撰語言，丁未，宰執奏合編管，上曰：小人妄生是非，既得其罪，當行遣，以為感衆者之戒。初，興元府兵亂以來，城內生荆棘，官舍民居皆茅屋，而幣藏諸僧刹，太尉楊政，再為帥，始以次繕治，至是一新，戶口浸盛，如承平時矣，政所統將士，自休兵之後，十餘年未嘗輕以陞遷，蓋深體朝廷之意也。福建舊行產鹽法，民歲輸錢而受鹽於官，其後法壞，輸錢如故，而民不得鹽，其間多私鬻以給食，而官亦不問，至是帥臣龍圖閣學士張宗元，始再權鹽，犯者滋衆，人不以為是，帥司屬官胡憲，上書於宗元，告以為政大體，宗元不悅，久之，憲請獄胡而去，同時在幕中，有輕薄者用其姓名，為詩嘲之曰：獻陳利害知何益，蓋憲獻同音，謂胡憲也。金國主亮造燕京宮室，至是年，率其文武百官，遂遷都焉，亮因以燕京為中都，隸以平薊，派易雄保順遂州，號中都路，舊上京為北京，隸以興中府，錦義宗利州，號北京路，遼陽府故地，為東京，隸以廣寧府，潘復登辰州，號東京路，雲中府為西京，隸以宏豐朔應蔚勝州，號西京路，開封府為南京，隸以曹單陝鄆鄭陳蔡穎宿泗，號南京路，又以河間真定平陽太原益都東平大名京兆延安臨洮慶陽會寧咸平臨潢十四府，為總管府，河北東路河間府，冀莫清滄深景州隸焉，西路真定府，邢洛相定濟衛州隸焉，河東南路平陽河中府，隸懷晉澤潞解州隸焉，北路太原府，汾代嵐忻石平定州隸焉，保德軍隸焉，山東東路益都濟南府，沂密濰濱淄萊登萊州隸焉，西路東平府，徐充濟博德州泰安軍隸焉，大名府路，恩濮開滑隸焉，京兆府路，鳳翔府路，同華號耀州隸焉，延安府路，鄜坊州保安綏德軍隸焉，臨洮路，隴秦隴鞏河會川積石鎮戎軍隸焉，慶陽府路，平涼府環逕邠原寧州隸焉，會臨府路，鞏齊信州隸焉，咸寧府路，韓

紹興二十三年。癸酉春正月。先是前禮部侍郎高閔。退居明州。時秦檜之弟棣為明守。檜欲下閔。向背。因

其鄉人姚孚者。遂意於閔曰。季華弟止一女。願與公結姻。閔辭之。遂致其仕。閱自此每對人。唯舉前言往。未嘗及時政之得失。人物之臧否。觀書終日。絕意榮望。己亥卒。閔喜。故程頤之學。及嘗見楊時。每語竟日。深相悅服。中年勇退。人甚高之。是月。資政殿大學士知建康府楊愿卒。二月。右正言鄧縣史才言。吏部尚書林大鼎。狂躁欺誕。且負不孝之實。若不亟去。必搖國是。己巳。乃詔罷之。尋之泉州。時吏部侍郎陳相奏。淮南開捐處甚多。不止洪澤。丙子。上諭宰執。令漕臣脩之。以使人使來往。相合肥人也。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知贛州李耕。其立功一萬三千餘人。辛巳。奏至。於是第賞有差。癸未。以耕為金州觀察使。此據野史。方輅之亂也。謫居人祕書少監分司南京孫近。走吉州避之。至是賊平。復歸贛州。未幾卒。夏四月。癸亥。宰執奏諸州守臣。上曰。士大夫在此者。所當得爾。可早與之。壬寅。宰執奏。上書者言。舉債之家。如還本已足。利當盡放。上曰。如此則上戶不肯放債。反為細民之害。宜詳細措置。是月。慶遠軍節度使張澄。自江西移帥福建。初。閩中佛剎數千區。其徒猥衆。地占膏腴。州縣經賦。視為上戶。自鍾世明至。計口給食。悉拘所餘。澄既入境。即剖析利害言之。乃詔委澄措置。澄請計其租賦。農工僧行廟役之用。給之。而收其餘。較前所拘。十還六七。公私皆以為利。六月。時行在霖雨。諸軍營多壞。已詔賜錢七萬貫。令脩俾得安處。至是。上又聞民田有被水害。癸亥。詔戶部下州縣。差官檢放苗稅。時皇太后目疾。下諸路召醫人。惟四川未發。到秋七月。戊子朔。詔趣逐路帥臣。搜訪津道。右諫議大夫史才言。浙西民田甚廣。而不憂旱者。太湖之利也。比年瀕湖之地。諸軍下人多據以為田。擅利妨農。其害實大。乞委監司究治。盡復太湖舊迹。使兵民各安其職。農民有賴。庚戌。詔從之。福建安撫司參議官賀允中。嘗為閩漕平鹽。貨見謂稱職。秦檜以其不肯下己。授祠觀者五年。復令入帥幕以抑之。是月。允中之任。八月。知靜江府陳璘奏。乞增和糴米價。及折納適中。以紓民力。辛亥。上謂宰執曰。璘善治郡。可與直祕閣。知潭州。其他處有昏耄不任職之人。令自陳宮觀。先是總領四川財賦符行中。有子豫。意潼川府僉書判官趙達。必為類試考官。密以文屬之。達不啓。既試。符氏子不豫奏名。行中因他事拮據。達峻甚。然亦不能害之。行中。南城人。冬十月。庚申。侍御史江寧魏師遜言。太府寺丞史孫。交通匪人。上曰。學先王之道。而從妄人。孫士道習妖術。以惑衆。若只罷之。無以戒後人。可令吏部與監官。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宋樸。乞罷。戊辰。詔以樸職奉祠。於是諫議大夫史才言。樸為士而不自愛。乃遠道問俗。與丐者為伍。不當以樸殿名。名之。遂落職。壬申。以才為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時諸路推行養濟事。恐其滅裂。戊寅。上謂宰執曰。須令實給錢米。以施實惠。侍御史魏師遜為中丞。監察御史鄭仲熊為右正言。時秦檜秉政久。言路皆其所引。於是仲熊首論定國是。久任用。抑奔競。節浮靡。與推誠於有功之宿將等事。然其間不無阿附。仲熊。西安人也。十一月。時經筵講尚書終篇。癸巳。上謂宰執曰。朕記此書。自說書官尹焞

始。初焞以范冲游撥講筵。既數日。輒乞致仕。其徒相與謀曰。必得朝廷見留。乃可為高。翌日趙鼎奏。果言焞志在山林。不樂居此。願以禮留之。焞遂不復致仕。觀焞進講。皆其師程頤之說。餘無可取。秦檜曰。程氏之徒。祖宗諱不避而諱其師之名。甚嚴。事君之道。恐不當有厚薄。兼已受官。乃更欲與人繼業。庖人繼肉。曾不思孟子處賓師之地。仕而不受祿。則有此禮。上曰。孟子當戰國之時。自處如此。不可以為常法也。先是經筵官皆進詩。侍讀奏。熈詩卒章曰。兢兢矜修。戒誓不愧。周官辛丑。上對宰執再三稱善。以熈第日。賜御書周官也。上又曰。哲宗朝。蘇軾進御書古詩。魏師遜。鄭仲熊。所進詩。皆謾做其體。上萬機之暇。他無所嗜。專意於文如此。時編類宗正司新成。上閱之。甲辰。以諭宰執曰。所脩甚有條理。可即頒之。十二月己未。宰執奏事。上顧秦檜曰。昨日遣使戒之云。歲遣信使。已有定例。使指之外。不可生事。上周慮如此。其得宗祖柔遠人之家法。宗社無疆之福也。閏十二月丙申。上諭宰執曰。諸郡守條具民事。如遠方四軍興科民。至今未能者。非因條具。何由得聞。宜委官詳其可行者行之。戊戌。詔委中書檢正左右司郎官。具其可行者。申省取旨。蓋聖意恤民。故致詳如此。先是夏間。宣州大水。其流泛溢。至太平州。太平境內。汾湖諸墟。悉為衝決。是冬。詔遣太府寺丞鍾世明。至州相視。條築守臣直祕閣洪楫。集屬邑共議。知當塗縣事張津。謂被水農民。流徙過半。若令逐墟自脩。力不能辦。遂用其說。共興長堤。週迴一百八十里。包諸小城。未幾成。然自此小城壅塞。一遇水決。則通被其害。故農民屢請於官。欲各與中壩。以防患焉。初。池州青陽縣稅。視鄰邑為重。如貴州縣田。每畝上等八升。而青陽一斗九升。中等六升。而青陽一斗五升。下等四升。而青陽一斗七升。幾於三倍。蓋自南唐李氏賜此一縣之地。與其臣宋齊邱為邑。齊邱增賦。以肥私家。遂成定額。是年江東轉運常平司為之申請。詔以十分為率。稅苗減二分。課米減二分。然議者猶謂所減。乃經界虛增之數。而齊邱重賦未嘗損也。至乾道中。始能再蠲之。皆據方志。

程好物抑而不受。至用柿油退印以壞之。卻縱攬子多取民錢。輸以薄絹。上察其為民害。命申嚴其法令。監司御史臺劾之。聽民越訴。五月己巳。三省擬差蘇策。張杞。陳孝則。為知州。上諭宰執曰。尙有待差知州人。宜早與之。盛暑旅邸不易。上曲盡人情如此。策。賦孫也。初。黎雅二州邊備。相為表裏。歲月既久。浸墮舊制。至是知雅州楊仁。籍並邊之人。嚴設條目。以應緩急。左自始陽及碭門。右自廬山及靈岡。凡數百里。皆有屏蔽。夷之冒吾禁者必繫之。識者曰。此雄邊子弟之遺法也。前此夷多掠邊戶為婢奴。有與之嚮道者。官不能禁。仁得訟者大書其牒。下其長悉。即以取回。執嚮道者械之獄。歲饑。旁郡流民至境。仁發廩粟賑之。吏以無外。令更諫。仁曰。須令下。索吾人於溝壑矣。不為動。所活甚廣。是月卒。民畫其像以祠之。此據邵溥中 六月癸未。左太中大夫汪藻。黜居永州八年。累赦不宥。常以疾乞致仕。不許。是日卒。言者論高郵軍使吳祖度。乃流入拜之子。拜買國立偽楚。今祖度乃與拜增知廬州會稽。分守淮郡。宜加斥逐。乙酉。詔並罷。上因諭宰執曰。吳拜。莫儔。王時雍。在漢法當誅。且族。朝廷寬大。一切置之。若復錄用其子。何以示天下。自今無與堂除。上顧秦檜曰。當時忠義無若卿者。檜曰。臣一時守職。遭遇陛下降輿。遂依日月之光。上曰。卿謙辭也。御史中丞魏師遜。右正言鄭仲熊。論端明殿學士詹書樞密院史才。天資陰賊。嘗受李光薦。不憚數千里貽書於光。謀為國害。癸巳。詔才以舊職奉祠。師遜等再論。遂落職。甲午。以師遜為端明殿學士。詹書樞密院事。初。右朝散郎王循友。知建康府。嘗斷配秦檜族人檜銜之。而循友差右朝散郎。韓參。為機宜。因與參謗訕朝政。遂與獄根治。既而大理寺言。循友盜取官錢。受所部乞取金銀。冒請宣借口券入己。及減價詭名收買沒官田產。辛丑。詔循友特貸死。藤州安置。子右承務。並除名。而參送德安府編管。時衢州饑。民嗷聚為盜。而守臣王曠。措置乖方。且有賊汗不法之事。甲辰。宰執奏欲先罷曠。上謂秦檜曰。曠是卿之親戚。今罷之。勝能其他十數人也。既而盜捕獲。而猶未定。詔以提舉太平興國宮王師心。知衢州。民始安堵。言者論二廣鋪兵之弊。乙巳。上謂宰執曰。宜令州縣時給月糧。此曹方久住。不至闕事也。夔州路地接蠻獠。易以生事。至是或告濠夷叛。其家帥。請遣兵致討。帥臣周執羔。使誠之曰。朝廷用爾為帥。今一方釋賊。責將焉往。能盡力則貫爾而已。一兵不可得也。豪帥懼。斬叛者以獻。此據周 先是沅州守臣李景山。與通判丁濤。交惡。判官鞏淙。聞之。遂與獄。追逮數百人。及溪洞時方盛暑。有繫死者。湖北提刑楊椿。曰。吾職在平反。其可使無罪之人淹繫至死哉。即奏於上。乞罷三人。釋其衆。詔從之。於是秦檜曰。部使者不當如是耶。椿。眉山人也。秋。七月。癸丑。太師體泉。親使清河郡。王張俊。卒。甲寅。上曰。張通古之來。俊極宣力。與韓世忠等不同。己未。上又曰。武臣中無如俊者。比韓世忠相去萬萬。宜檢祖宗故事。優其贈典。既而有司欲依世忠例。上曰。俊於國有功。明受間。俊有兵八千屯吳江。朱勝非降指揮與秦州差遣。俊不受。進兵破敵。當與小國一字王。遂贈循王。後諡忠烈。時贛州守臣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李耕。將滿。上諭宰執。選文武臣為之代。庚申。又曰。昨贛寇竊發。民有應之者。今宜留兵屯廬。得安。癸亥。宰執奏。縣令能布德惠。民有政績者。令監司郡守保奏。上曰。或遷或陞。庶有激勸。如失不保。奏令御史臺劾之。初。詔廣西帥臣直祕閣呂愿中。招撫西南番。至是愿中言。宜州諸蠻。并南丹州莫。

中興小紀卷三十六

紹興二十四年。甲戌。春正月。初。詔諸軍統制官滿十五年。與轉一官。至是承宣使戚方。當依格回授。其次觀察使梁斌。係帶軍職。令轉一官。乃敍位在戚方上。辛巳。詔方以所得特帶軍職。庶與斌齊。次不至陞降。上於將將精審如此。中興所由致也。二月。甲辰。上謂宰執曰。連日雨。恐傷麥。已降旨祈晴。上意恤民。惟恐一物之不得其宜如此。知貢舉御史中丞魏師遜。上合格進士秦墳等。三月。辛酉。上御集英殿策試。既。遂賜張孝祥以下三百五十六人及第出身。張孝祥。歷陽人也。大理評事劉敏求。言州縣不依法。即時割稅。有害於民。戊寅。有司具到見行法。上因言法令固在。如官吏奉行不虔。雖中嚴行。下終亦無益。知州須歷民事。通曉民利病者為之。乃命監司察其不如令者按之。夏。四月。丙戌。上謂宰執。以三衙諸軍。闕額久未敷足。於是樞密院擬均下諸路帥司招填。期以三年。課其殿最。從之。有利州民王孝先。邀駕。訴知閬州王陞。慘酷不法事。辛卯。上諭宰執。宜押送本路監司究實。蓋上慮蜀道遙遠。追逮為勞也。上欽恤刑罰。屢形詔旨。至於纖悉委曲。聖慮如此。守臣不知體至懷宣實惠。乃或背公徇私。逞威廢法。鉗民之口。無復忌憚。銜冤窮民。豈能人人詣闕自訴。付之有司。審其虛實。明典刑以待之。使長民皆知奉法。究心民事。以厚風俗。誠措刑之本也。大府寺主簿李文中言。比歲州縣多侵用常平義倉米。既失經常之制。亦乖惠恤之方。望詔有司申嚴其禁。從之。庚子。宰執言。言者所論諸路州縣受民輸絹。官吏作弊。雖中。

公最皆願歸順仍畫圖以進丙子上諭幸執曰得丹州非以廣地但猛人不作過百姓安爾既又曰且喜一方寧靜秦檜曰陛下兼懷南北定計休兵小寇豈敢不順上曰若非休兵安能致也上諭幸執在八月詔陞原中直徽猷閣先是靜江府有驛名秦城時原中約賓寮共賦秦城王氣詩以侈其事衆人皆賦其不賦者惟寓居奉祠官劉芮常平司幹官李燮本府支使羅博文三人芮擊孫也時論對官多請假避免九月前知滁州魏安行多奏墾荒田及令本州具實不及五之一餘皆紛擾爲後政之害有司勅安行意在冒賞上曰如此誕妄不可不懲也案墾年要錄此下有於是魏安行見任是年雖稔亦有小早傷處冬十月丁丑詔依條檢放其公私所欠亦住催初實錄院檢討官朱翌命史官編徽宗御集藏之延英閣至是書成一百卷壬午太師左僕射秦檜上之權奉安天章閣丙戌幸執奏年例臨安府自十一月支錢米糶濟丐者上曰此一事活人甚多案墾年要錄此下有是年雖稔亦有小巴州右朝散郎張軒知劍州上曰川中須擇不生事之人遠地舉措朝廷無由盡知欽晉江人也時天章閣新成十一月壬子上曰不擾民而易成甚得崇奉之要矣時戶部侍郎徐宗說久病甲寅亟遷直顯謨閣知臨安府曹泳爲戶部侍郎以代之而改宗說兵部泳乃秦檜姻黨藉勢妄作又甚於宗說矣於是宗說謂人曰吾在戶部自郎而貳涉十年錙銖權會不敢委吏今疾矣尋以敷文閣學士知明州宗說得美職而去檜主之也殿中侍御史董德元論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魏師選懷姙嗜利不恤國事乙丑詔以舊職提舉太平興國宮德元再論遂落職丁卯以吏部侍郎施鉅爲參知政事吏部侍郎鄭仲熊爲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自秦檜專國前後執政無敢少違其意者於是仲熊嘆曰爲官至此可以行志而不得行遇主如此可以同報而不得報負愧多矣是月刑部侍郎韓仲通遷尙書通判武岡軍方時坐與流人胡銓通書爲守臣李若樸所告令江西提刑張常先鞠之送永州編管先是四川等路買馬司於宕昌峽峽兩處權場買馬每歲買馬綱至樞密院往往多斃十二月庚辰詔自明年撥付殿前司後年撥付馬步二司以此循環仍令逐司自選使臣就買馬場圍發大金人使將到丙申詔諸路差牽挽人並給錢米遠者在內御史臺在外轉運司彈劾之是年行在建康鎮江三權貨務都茶場共收二千六十六萬餘緡荆南府人口舊數十萬寇亂以來幾無人迹紹興口賦以安集之然十未還一二先是議者希朝廷意謂流民歸復可使稍輸什二而歲增之吏不能供顧無敢言者至是積逋二十餘萬緡他負亦數十萬戶部侍郎曹泳責債甚急曰不且有證時秦檜晚年怒不可測而泳乃其黨凶焰赫然帥臣孫汝翼懼欲賦於民以塞責通判范如圭力勸止之汝翼晉陵人也時前祕閣修撰張九成謫居南安軍已十餘年嘗自言人苟無識一味貪進往往如飛蛾投火隨焰而滅昔楊國忠方盛或勸陝郡進士張彖見之富貴可立圖彖曰君特楊如泰山吾以爲冰山爾若倏日一出君得無失所恃乎遂隱於嵩山後國忠敗人方仰彖之先知吾今居嶺下人皆以爲彖鄉然吾於此已久著書窮理亦甚安之何愧嵩山之隱耶時南康士子春試回有見九成者言秦氏子取高第而嗟洪皓之被斥洪公厄北庭十餘年艱險萬狀死亦不畏義氣凜凜照映古人秦公以私害之不久天必伸之矣

紹興二十五年乙亥春正月敷文閣待制新知饒州蘇符請祠甲戌上謂幸執曰朝廷初議休兵符頗以爲然及王倫被留遂復二三今不復肯出川矣乃以符提舉崇道觀二月丙子幸執奏事上曰守臣鄭思永言還魂度牒緣僧道死而官司不追毀致童行冒名又言監司委縣令造船擾民可悉禁止之三月初十日太常少卿權吏部侍郎陳夔言兩淮尚有曠土而耕牛農器資之江浙比年州縣違法例收其稅癸丑詔戶部禁止夔永嘉人也戊戌詔福建四川所印私書悉禁止之先是新除校書郎趙達家尚留蜀秦檜欲出百金助達以家來達不答檜怒人頗爲遠危之夏四月侍御史董德元右正言王珉言參知政事施鉅傾邪詭秘嘗與李光交又爲何鉉引用鉉既斥心常快快比因國忌行香擁蓋入景靈宮門衆論大喧始送其卒於有司亦不待罪乙酉鉉罷爲資政殿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宮德元再論遂落職珉玉山人也初諸路上供數外又號無額上供錢及一萬貫以上推賞有差其後言者又論若數少不該賞典卽所積錢不復發矣乞糶及二千貫以上卽與推賞從之二千貫以上推賞見二十九年先是經筵講易終篇仍賜御筵辛丑左僕射秦檜等謝蓋上萬機之暇專意經術既親御翰墨書易與書經刻於堅珉聖學淵源固已深得與旨猶命儒臣細釋其說那寒隆暑略無倦色逮茲終篇眞帝王之高致也五月戶部言諸路免行錢所取苛細詔罷之秦檜久專朝政而士大夫之急於進者多附檜意持樞人之語以爲謗誦通判常州沈長卿舊常與前參知政事李光啓曰指紳守和親甘出妻欽之下策敵人難信結執盧吐蕃之卻盟檜時已惡之至是與左從政郎芮諤同賦壯丹詩爲鄉舍人所告以爲譏議送大理寺獄具檜奏其事僉書樞密院兼權參知政事鄭仲熊默無一語罷朝檜頗咎之時有旨皆除名編管長卿永州武崗軍長卿皆爲程人也選人陳祖安緣與長卿密交亦嘗追證而仲熊營營救祖安故得脫免於是侍御史董德元右正言王珉論仲熊以謂此豈政府所爲六月己卯仲熊罷爲提舉太平興國宮又有前知泉州趙令衿居衢州因觀秦檜家廟記口誦君子之澤五世而斬之句通判汪錫教授莫汝皆於坐間聞之因告令衿謗誦守臣王師心勸之不能止既而詔令衿於汀州且置獄召錫迫其行師心復調護之召錫伯彥子汲歸安人也時安南國遣使入貢禮部具到典故儀範上諭幸執令照行其驛以懷遠爲名秋七月甲寅幸執奏浙東總管李顯忠再任上曰爲將要當知書以不戰而勝爲武若殘忍好殺非良將也秦檜曰趙充國知未可戰故守屯田之議卒以破羌上曰然古之名將文能附衆武能威敵正謂是爾先是遣戶部郎官鍾世明至四川與安撫制置使符行中總領財賦湯允恭同措置減免錢物務在不妨軍食可以裕民至是行中等言總領及茶馬司歲各有剩二項減科民間錢引二百餘萬道又州縣贖軍無名錢引七十萬道利州糶米引錢五十萬道又除兩年州縣所欠折估糶本及水脚等錢二百九十萬道如已減而復催者許民越訴丙辰詔從之丁巳上諭幸執曰諸州貢物朕恐勞民皆罷獨福建貢茶祖宗舊制未欲罷也殿中侍御史西安徐嘉論知靜江府呂愿中妄作不法辛酉上諭幸執曰聞諸蠻之來盡令於帥司敵血此乃亂世諸侯事其妄作如此詔與奉祠仍令漳州居住壬戌幸執奏昨廣西帥司乞南丹州英延沈推恩事上曰愿中既能恐諸蠻生疑可檢典故優與推恩以慰其向化之

心。於是除提舉太平興國宮施鉅為資政殿學士知靜江府。仍令鉅論諸番以愿中自緣別有不法事能於外國不相干庶絕其疑也。丙寅宰執奏廣西帥司申奏本路轉運副使王利用違法差發緒者權欽州通判與南安使人爭立班事上曰遠人來貢要待之以禮豈可生事乃詔以緒付吏憲司根治。時南丹州莫延沈已襲父官乞給長生券庚子上謂宰執曰新封南平王莫延沈等告可詳視仍脩收播告遠人要得體也謂秦檜曰昨醫者謂卿脈弱今已安可喜更當節飲食檜謝曰上感聖恩初詔守臣到任半年具裕民五事八月辛巳上謂宰執曰守臣陳利害當令國與民皆足乃為稱職如建炎間時用賈復汝文知越州盡放和豫買及鑑湖官租不恤國計而專欲沽名如此等人國何賴也秦檜曰陛下誠中興國之功而知民疾苦蓋兼漢孝宣光武之事業上曰朕何敢望二帝然志所深慕乃詔權刑部尚書韓仲通等詳所陳利害詔以故韓世忠所納居第作左藏庫及倉仍令兩浙漕司即倉基造二府以處執政至是猶未興工壬辰上命呼至都堂傳旨趣之先是知饒州洪興祖者擬之猶子以經學得名龍圖閣學士程瑀嘗注論語而興祖為之序摘取瑀發明聖人忠厚之言所謂不使大臣怨乎不以者表而稱之興祖嘗忤秦檜故因此譴謫得入檜疑興祖託經以議已遂責昭州安置是月卒人謂興祖通經早以此席英舉晚以此賈奇禍及其後追贈直敷文閣九月言者請於產茶地分差官置場收買庶免私販之患辛亥上問宰執曰今天下一歲茶利所入幾何秦檜曰都茶場三處共得二百七十餘萬貫上曰比承平少陝西諸路故其數止此是月以刑部侍郎沈虛中兼權吏部尚書秦檜喜前吏部郎中朱敦儒之才欲為其子孫模楷時敦儒已致仕強之復出自建炎初鴻臚寺併歸禮部冬十月庚辰始除敦儒為鴻臚少卿敦儒掛冠復起士論少之此據魯爲初和議定時國書中有不得輒易大臣之語蓋秦檜恐前宰臣張浚之復用也至是檜有患失之心而尤忌浚臺臣每有彈章語必及之至論知洪州張宗元章則謂浚為國賊湖南提舉汪錫娶檜兒女嘗告許趙令於故遺同浚又江西轉運判官張常先箋注宗元所與浚詩亦與獄株連及浚又捕故相趙鼎之子汾下大理獄令自誣與浚及李光胡寅等有異謀凡五十三人獄上而檜病篤不能書矣乙未上幸檜第問病丙申進封建康郡王加其子少傅觀文殿大學士煇為少師是夕檜卒煇亦致仕乃詔僉書樞密院湯思退權知政事方洪獄之與也逮百餘家帥臣王師心隨事救之賴以免者為多檜卒乃煇丁酉上諭宰執曰秦檜力贊和議天下安寧自中興以來百度廢而復備皆其輔相之力誠有功於國傷惻久之遂贈申王諡曰忠獻殿中侍御史徐誥右正言張扶論戶部侍郎兼知臨安府曹泳以秦檜黨招權怙勢又朱敦儒者趙鼎之心友杜師旦者李光之上客泳恣置之門下內則為卿少外則為監司若不亟去必致生事丁酉詔停泳官送新州安置敦儒復致仕師旦罷其後泳又移吉陽軍而卒扶金壇人也十一月癸丑召敷文閣直學士魏良臣參知政事占城國遣貢使至辛酉朝獻景靈宮壬戌朝獻太廟時文武官候差遣者甚衆上乃詔文臣郡守以上到堂者依格將上武臣將副於樞密院亦如之通判以上及大小使臣令吏部左右選措置注擬勿令久在逆旅初秦檜之卒也其子煇乞以敷文閣學士王會知建康府共辦父喪事且云

庶得相聚至是言者謂建康守臣所寄非輕若止為私家相聚朝廷何賴焉辛未詔與會宮觀仍共集檜之葬事其後會再被論遂貶瓊州會响弟也詔近歲士風澆薄持告許為進取之計深害風教或有不檢重賞於法是月上批右正言張扶除太常卿執政言自來太常不置卿遂改宗正復言之乃以為國子祭酒十二月甲戌召直龍圖閣湯鵬舉為殿中侍御史乃詔年來臺諫用非其人與大臣為友黨而濟其喜怒朕今親除公正之士以革前弊繼此者宜盡心乃職宜惟結主知毋更合黨緝交以亂成法乙亥上謂宰執曰張士襄去歲奉使回當朕前奏事欺罔不實宰臣止以奉使不肅罷之續又處以宮祠卿等可與遠小監當以為將來奉使之戒士襄江寧人初以左司郎官出使至是上記而黜之殿中侍御史湯鵬舉言敷文閣直學士徐宗說身位版曹而專為故相營田產詔宗說落職時人目秦檜諸客以曹冠為館客宗說為莊客冠金華人也以和州防禦使士代為集慶軍節度使嗣濮王壬午執政奏莫汲張常先陸隆之等八人以告許濫叨官爵上曰此大壞風教悉送郡編管又詔編管人李孟堅王之奇陳祖安等皆令自便上曰如此行遣想見人情忻悅感召和氣殿中侍御史湯鵬舉論參知政事董德元附會權臣乙酉罷為資政殿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宮鵬舉再論遂落職參知政事魏良臣言節度使劉錡一時名將久閑上曰朕聞其貧已賜田一百頃良臣言見軍帥張柄乞與宮祠以錡代之詔可侍御史湯鵬舉者首薦前婺州通判周方崇見權明州通判陸哲先後召到悉除監察御史哲供職纒七日是日辛卯遵右正言方崇海陵人哲吳縣人也召敷文閣待制前知夔州沈該到闕該始陛見上問曰秦檜何忌卿之深該曰臣誤蒙陛下拔擢初因秦檜泊登從班聖知益深檜稍相猜上曰然甲午以該為參知政事該首奏曰朝廷機務至繁所賴以同心協濟者惟二三執政比歲大臣怙權參樞始皆取充位政事不關決宜特詔三省務各盡誠以贊國事初敷文閣直學士陳誠之服除上欲召之為秦檜所沮令以雜學士知泉州視事纒數日至是召為翰林學士丙申詔罷添差官時行在百司闕官甚多是月詔令侍從官共舉三十人務要真才實能不得輒有私意儻不如所舉必罰無赦

設除授四方不得盡知於是右正言陸哲深論其弊請罷去定本復祖宗舊制以通上下之志庚辰詔從之侍郎湯鵬舉殿中侍御史周方崇右正言陸哲論參知政事魏良臣有不公之迹假以歲月殆有甚於秦檜良臣亦自言輔政無狀乞罷辛卯以為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初詔修祖宗寶訓置國史院未幾而罷至是著作佐郎周麟之請修神宗寶訓兩朝寶訓癸巳詔從之國子司業王大寶奏乞減折帛錢甲午上謂宰執曰大寶近又乞放度牒殊未曉朕意人多以度牒為利亦以視人主壽延洪國祚為言且佛法自漢永平方流入中國五帝三王之時人主壽至百歲卜年八百此時佛法安在哉朕為人主但當事合天心而仁及生民自然享國久長如高齊蕭梁奉佛皆無益也付徒不耕而食不織而衣無父子君臣之禮以死生禍福恐無知之民蠹民傷教莫甚於此豈宜廣也沈該等曰陛下聖識高遠度越前古天下幸甚是日以吏部侍郎張綱兼權尚書三月丙寅詔略曰講和之策斷自朕志故相秦檜但能贊朕而已近者無知之輩鼓唱浮言以惑衆聽至有偽撰詔命召用舊臣抗章公車妄議邊事朕甚駭之內外之臣咸體朕意如敢肆議當與典刑丁卯詔軍器監工匠除本所見役八百六十人依舊外其餘州發到一千五百人以三分為率減去二分令還本州仍給以路費上之愛惜民力如此己巳執政奏京西淮南開田乞許人請佃其租課沿邊免十年次邊免五年又四川地狹人稠欲令制置司散勝諸路募人往京西墾田上皆可之且曰下戶恐卒無牛具種糧官宜貸之上之恤民周至如此夏四月己卯上諭執政曰文武一道今太學就緒而武學幾廢致有遺才祖宗武學養士自有成法可令禮部兵部速具以聞上之留神學校兼隆文武如此時大金國主亮加尊號庚寅以翰林學士兼侍讀陳誠之假資政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充賀使誠之自紹興十八年賀生辰至是凡三入彼國頗見信後有往聘者必問其安否云戊子詔温州就試人多置增解額初司農寺王炎嘗乞以見管常平錢糴米赴行在而權戶部郎官鍾世明亦請令諸路歲發陳米十五萬石赴行在至是侍御史湯鵬舉言其壞祖宗常平成法望賜黜之乙未詔炎世明各降一官炎安陽人也五月壬寅以參知政事沈該為左僕射乃侯尚為右僕射並同平章事先是執政薦直秘閣知婺州辛次膺時已到闕上欲用之而思足不能拜乃升秘閣修撰令復還任上因曰用人須盡公道若以私喜怒則其才實能何由進也上於用人留意如此甲辰端明殿學士俞樞密院湯思退進知院事丁未以侍御史湯鵬舉為中丞右正言陸哲言比年臣寮坐罪卒於貶所死生無告乞量原犯條上或復其官職或錄其子孫庶幾仁澤下及泉壤戊申宰執奏前宰執及從官昨遭貶屏已死者十五人量輕重分為五等復舊職及與致仕恩澤上曰此甚當於是溥博之惠及存沒焉言者謂近年朝廷免米麥耕牛等稅錢而不與稅務量減歲額既重則他貨必須重征以求敷數所以商旅不通辛亥上謂宰執曰此說極有理宜令戶部立法時諸州大辟雖情法相當類以奏裁遂獲貸配右正言陸哲以謂如此則殺人者幸矣被殺者冤何所伸乃請非實有疑慮及無可憫者不得具奏壬子上下曰但恐諸路滅裂將實有疑慮情理可憫之人一例不奏有失欽恤之意致傷和氣乃令刑部坐條及前後指揮行下上於用刑欽恤如此故是歲諸路斷大辟三十人甲寅三省

中興小紀卷三十七

紹興二十六年丙子春正月殿中侍御史湯鵬舉言禮部侍郎王珉吏部侍郎徐嘉皆附會秦檜辛亥珉嘉俱罷鵬舉又論兵部侍郎沈虛中符密報秦檜已取墳為奏名之首以罷之虛中廣德人也論虛中今聯書新執政政府三位成癸丑各令遷入東位魏良臣中位沈該西位湯思退於是良臣等言仰荷聖恩何以報上曰比年執政府上瀟下溼蓋不堪居卿等曾到京見宰執府入位諸事如法所以待天下賢俊禮當如此時言者謂諸縣巡尉不用心捕強盜反令隣保備賞捉賊擾之及捕到官卻令板有力之家悉追入獄恣行乞取望嚴禁止上曰朕深知之惟得一好守臣即此弊自革不得人約束雖嚴不能禁也魏良臣等奏曰自今每一郡闕敢不究心搜才仰副陛下之意特進張浚丁母憂奏至丙辰上謂宰執曰士大夫起復非所以厚風俗唯軍中人乃可爾時沈該因奏蜀中人材上曰蜀人多能文然士當以德行為先文章乃其餘事該曰有文章者多不於細行往往輕肆傲物德行為先誠如聖訓是月右中大夫段拂卒二月甲戌詔累年所造軍器內庫山積諸軍亦各自製可令工部具已造之數其諸州合發物料特與減免見役工匠亦宜減放時有言乞諸州修聖祖殿者丙子上曰惟淮南兵火以來未修聖祖殿乃奉先之所固不可無但行下恐因而擾民令隨宜措置可也先是秦檜當國進奏院所報事必令自具本先納俟定方許報行謂之定本其下頗遲又官吏迎合刪去要事止具常程文書故朝廷施

擬監司條目。上曰：近邊選監司得人，諸路稍按發不職之吏，罰既行矣，賞亦不可無。今後郡守有治狀，令諸司具奏，當議復，則善惡知所勸沮，蓋上之留意用人如此。潭州南岳廟災，丁巳，詔罷監官，仍令轉運司計合用錢數，申省撥下，免敷及於民。六月，辛未朔，中丞湯鵬舉乞久任守令監司，課其政績，舉之再任。癸酉，上謂宰執曰：此在謹擇監司，監司得人，則舉刺公當。於是沈該等請諸路監司帥臣，共考其績，列舉再任有異政者，不次陞擢，從之。先是，以端明殿學士程克俊知湖州，令過關奏事，丁丑，除參知政事。戊寅，宰執奏臣等子弟，並令歸本貫應舉，並無贖國子監及轉運司試者，因檢故事，乾德中陶穀之子邵中，第命申書覆試，上曰：秦熿登科，猶是公選，後在翰苑，文亦可觀，其後填中甲科，所對策皆格。燿語灼然可見，朕抑之置在第三，不使與寒士爭先，祖宗故事，今可舉行，遂詔舉人有要親者覆試。戶部尚書韓仲通乞以上供米所餘之數，歲椿一百萬石，別廩貯之，遇水旱則助軍糧，及減收糶，號豐儲倉。壬午，詔從之。上曰：所儲備遇水旱，誠為有補，非細事也。丁亥，上謂宰執曰：近日雨澤甚足，暑中雨絕難得，可喜也。萬俟卨曰：此秋成可望，皆聖德和氣所召也。戊子，宰執奏：倉部郎官黃祖舜，乞科舉取士之外，有學行為鄉里所推，其卓異者，聞之於朝，上曰：若果有德行，不求聞達之士，所當搜揚，乃下禮部詳之。時以初伏，辛卯，宰執奏差醫官給散夏藥，上曰：比聞春夏間，民病多是熱疾，如服熱藥及消風散，多能害人，惟小柴胡湯為宜，曾令醫官揭榜通衢，問服之者所活甚衆，上留神醫藥，恤民疾苦如此。秋七月，丁未，夜禁出東方井宿間，戊申，詔朕已避殿減膳，尙慮朝政有闕，許士庶直言，仍令監司郡守條上便民之事。庚戌，左僕射沈該等言：臣等輔政無狀，天象譎見，便合引咎待罪，以兩夜微雲，星不見，所以未敢違勸聖聽。上曰：天象自有數，卿等待罪何益，朕當與卿等思所以應天，施實德以銷變可也。上又曰：若所臨分野當在秦晉間，然朕以天下為憂，豈當問遠近耶。時禮兵部主官開文字杜萃老言：彗辰氣所生，歷考史牒，多為兵兆，國家為民息兵，而將驕卒惰，軍政不肅，今因天戒以脩人事，思患豫防，莫急於此。因指陳時事十弊，時應詔者衆，上悉以付後省，令精擇第而之上，衆議以萃老為首，未幾遷救局，刪定官。乙卯，上謂宰執曰：往時士子上書，忤宰相意，詔往諸處聽訟，遂妨取應，可檢舉行之。沈該等曰：聖慮及此，寒士之幸也。先是，近臣進故事，講筵所寄吏多取副本，癸亥，中丞湯鵬舉言：此必懷姦之人，恐臣下獻忠，有違其意，乞不許索從之。是日上諭宰執曰：比年大金人使到館，朕給內庫錢一萬付都亭驛，備人使買物，先為還其直，若有遺即撥填，或還不盡亦不較也。初，福建鹽貨轉運司積於海倉，令上四州及屬縣取而鬻之，以充歲用，近年州縣船運過多，吏緣為姦，鹽斤兩數虧而多難，官肆不售，即接籍而敷，號口食鹽，閩下戶無一免者，民甚苦之。甲子，湯鵬舉極論其弊，乞令憲臣據紹興元年綱數，立為定制，以去一路之弊。乃詔提刑吳遵憲實其數。丙寅，上諭宰執曰：昨卿等乞改正近年積降指揮與祖宗法相戾者，有司至今不見上，沈該等曰：六部謂若一頓改正，恐致紛紜，欲因事正之上曰：此固善，然恐吏輩臨時舞文，不若一番改正之也。癸酉，上諭宰執曰：臨安民有納本戶絹一疋被退，因詢之云：官中以不經撥戶不肯受，朕令人用錢五千五百買之，乃好衣絹，已令韓仲通根治，近在葦葑尙爾，外方想不勝其弊。

矣。沈該等曰：陛下灼見弊原如此，天下幸甚。右正言陸賈言：改官之弊，至多行貨路，薦章一紙，費五六百千，救弊之術，惟在增考第，減舉員耳。戊寅，上謂宰執曰：祖宗舊法，未易輕改，但嚴舉官之令，有犯贓者，舉主同罪，必與行之，則人自知畏，前弊可革。沈該等曰：陛下察見弊原如此，臣等謹遵聖訓。時鄂州都統制田師中，已平湖南，猛賊楊再興，且招到其族楊通議等，乞各與補官，事下刑部，以謂前無此例，欲令本軍收充效用，日量給之。陸賈言：猛人無故擾邊，官軍招之，非藉內應，焉能直搗巢穴，何惜一資一級，以慰其心，且為來者勸。於是通議等卒得補官。庚辰，中丞湯鵬舉言：欲寬民力，在於省吏，今州縣皆徒最冗，為民之害，望詔逐路常平官立定吏額，從之。淮南漕司具到米價最賤處，每斗一百二十三文，癸未，上謂宰執曰：昨聞淮南米賤，恐太賤傷農，故欲乘時收糶，今則未須急，候價減每石一千，至時若戶部無錢，朕自支一百萬貫，令收糶也。沈該等曰：陛下愛民之心如此，可謂至矣。庚戌，交趾國使貢賀昇平綱。言者論川中折帛錢太重，一匹私直五千，而官估十千，他物稱是，去歲裕民所減不過一千，癸巳，上諭宰執曰：須與減，若行下未必濟事，不若便令四川總領司且合減數，申朝廷，庶幾民受實惠，朕自即位以來，未嘗一有妄用，凡以為民而已。九月，辛亥，詔錢塘江岸為潮水所損，久則費工愈多，令漕司同臨安府速修治之。壬子，詔監司郡守具到裕民事，令給舍詳之。武學博士歸安周操言：乞自今武學登科高等者，樞密院籍記，任滿有績，即加擢用，其次者亦免充筦庫之任，從之。是月，戶部尚書韓仲通除敷文閣直學士知廣州。時以內教有司依年例供進賞物，有旨退還者半，冬十月，辛未，宰執奏：此仰見陛下儉德，雖禹湯無以過。上曰：賞賚無用許多，能如此撙節，有司一歲可省數萬緡，沈該等曰：陛下每事省約，以寬財賦，此非獨有司之幸，實天下之幸也。壬申，上諭宰執曰：宗室中有才學者，選三兩人除行在官，京師盛時，從官建節者甚衆，今不可以舊比，但如南班亦少，朕甚念之。沈該等曰：仰見陛下隆族之意，雖堯舜用心，不過如此。初，詔寶錄院編皇太后回鑾事實，及徽宗梓宮還闕本末，至是先修回鑾事實，書成，丙戌，右僕射萬俟卨上之。時左僕射沈該言：昨進安奉回鑾事實禮物，陛下悉退出不受，皇太后聖性節儉，而陛下仰承太后之美，天下幸甚。上曰：宮中無用許多禮物，皇太后今七十七歲，而康健如五六十人，自古帝后無有也。庚戌，參知政事張綱奏：皇太后生日，回賜臣銀絹過多，上因曰：太后前以飲食動輒贖，近已安健，粥藥皆朕親進，又得皇后侍奉甚謹，太后聖慈無比，然性亦嚴，惟皇后賢淑，能順其意，朕每日臨朝，所以得心安也。綱曰：太后聖德聞於天下，春秋既高，皇后又能承順，周家太任太妃之美，在今日可以比隆矣。乙丑，中書舍人王綸言：近詳守臣具到五事，其間惟二三的實，餘皆細務，祇取充數，亦以為五條所拘，不得盡言，望今後不拘其數，庶以副陛下務施實德之意。從之。綸，江寧人也。十一月，禮部侍郎辛次膺請考每歲財賦出入之數，以廣儲蓄。甲戌，上謂宰執曰：此誠今日急務，然止有三說：生財、理財、節財，是也。比年生財之道，講求略盡，唯理財多緣官司失職，致有拖欠，使州縣得人，必不至此，若節財則用莫大於給軍，既有定額，無可裁損，今但當撙節，不可妄費，夫理財得人，又能撙節如此，數年蓄積，自有餘矣。沈該等曰：誠如聖訓。時太學補試揭榜中程者一百九十八人，詩賦多而經義少，壬

午上謂宰執曰。後生輩往往皆詩賦。數年後恐經義科廢矣。宜令兼習經義。沈該等欲來年省試。後經義與詩賦兼行。上曰善。初知嘉州朱昌裔。知萬州李莘民。知秦寧監費行之。皆因監司所舉。籍其姓名。至是行之任滿。辛卯。宰執擬知邛州。上令更與轉官。於是昌裔。莘民。亦皆轉一官。浙東提舉官趙公稱奏。准詔定吏額。據本路人吏四千二百六十。今減去二千一百九十。庚午。上謂宰執曰。若諸路依此。非惟省事。民亦受無窮之賜也。初詔戶部侍郎王俱詳定重修貢舉敕令格式。至是書成。癸丑。右僕射萬俟卨上之。初。上親製孔子并七十二賢贊。皆瀛以宸翰。至是臣僚請勒石國子監。以為不朽之傳。仍摹本賜諸郡學。戊午。詔從之。己未。宰執奏。臺臣論左朝奉大夫陳惇。左朝請大夫趙迪之罪狀。乞屏於遠方。上曰。所論未知其否。且下逐路監司體究。沈該曰。既是臺章。恐不須體究。上曰。朕見人材難得。未嘗不留意愛惜。每論以臺諫風聞言事。不可容易。須再三詢訪。朕惟言者之聽。豈可不審。今二人者。合如何施行。該曰。乞送吏部與監當。上曰。且依此。時上方委戶部郎官向伯奮。措置財用。言者論其素有脫空之名。上謂宰執曰。朕見累任監司。亦嘗委以捕盜。今既有言章。須與一郡。於是差知吉州。章不報行。庚申。上謂宰執曰。昨下詔。言四方之士。陳獻甚多。朕一一披覽。所言利害。極有可取。宜擇其議論尤切當者。量與推恩。庶幾有以勸之。沈該等曰。仰見陛下樂聞善言。天下幸甚。壬戌。三佛齊國遣使入貢。是年罷提點坑冶鑄錢官。以其事歸諸路轉運司。金國主亮改元正隆。復修汴京大內。遣其臣左相張浩。領行臺尚書省以督其事。且用本朝內侍向陷敵中。梁其姓者為提督官。號大使。於是暴役橫斂。以務速成。而中原之民。重罹其毒矣。

紹興二十七年。正月。監登聞鼓院王述。以其父倫死事乞外任。戊子。上曰。王倫頃年奉使於金。欲留之許以官爵。倫不從。乃冠帶南嚮。再拜訖死。此事亦人所難。宜恤其後。可特添差平江府通判。時敷文閣直學士蕭振。再為四川帥。上念屬民久困供億。詔振與總領四川財賦湯允恭。提舉茶馬李淵東。西漕臣許尹。王之望。同措置。俾實惠及民。可以經久。尹。鄱陽人之望。穀城人也。至是之望獨奏乞減四川上供之半以裕民。辛卯。上謂宰執曰。須見得四川每年出入之數。常賦幾何。有極數幾何。軍儲所須與無名之費多少。朕不惜減以裕民。為諸司未有定議。遽先如此。萬一闕乏。何以善後。之望有愛民之志。但臨事不審。率爾有請。湯思退曰。四川財賦。誠如聖訓。可趨辦振等條上。上曰。甚善。時起居郎趙達亦奏四川在萬里外。其取民之塗有二。如激賞絹之類。官以民所當納者揭於通衢。上下共知。此明告之而取之也。激賞錢之類。總係以若干數下之州縣。必陽戒之曰。無損歲計。無傷民力。若然則須官吏自備而後可。官吏不能自備。其勢不得不暗增有額之數。私應無名之索。此陰取而不告者也。是故取激賞等錢。民不悟也。能激賞錢。民不與也。臣願詔振等凡總司錢物。必分為二。曰。此上下通知者。其不通知。當根其所自出而放之。然後吏不能沮而惠徧逮矣。既而振等會議於成都。奏請。蜀東西路對羅米十六萬石。變路激賞絹五萬疋。減絹估錢二十八萬有奇。是月。詔侍從各薦宗室大臣京官以上材。識治行者兩人。特與召對。二月。上問諸處將官。全不舉職。已亥。乃詔宰執具出東南共幾員。其不職者。別與一般差遣。

御令諸將舉會歷軍事者充。此事出於朕意。卿等更委曲相度。湯思退曰。不曉兵事者。即與別差遣。可任者依舊存留。江東提刑劉天民。劾知信州周葵。不恤郡政。壬寅。上謂宰執曰。大抵先歷知縣。諸政事。然後付之一郡。必優為之。朕頃在河朔。見汪伯彥治郡。全不費力。以其經歷多。事皆通曉。向來命侯知紹興府亦然。今周葵止因昨在言路。好論事。遂得虛名。魏良臣力薦之。及治郡。乃不職。與宮觀宜矣。沈該等曰。汪伯彥河朔事。至此三十餘年。上記人之善。久而不忘如此。廢江陰軍為縣。浙西帥榮彥請也。丁未。貢院考到博學宏辭合格選人。周必大。詔與堂除。必大。滎陽人也。戊午。以御史湯鵬舉為參知政事。己未。以少保信安郡王孟忠厚。提舉秘書省。甲子。上曰。蜀中舉子赴廷試不及者。皆賜同出身。庶其間俊秀能取高第。獨令就下列亦可惜。今來者尙少。展日以待之。沈該等曰。臣等議有赴試不及者。欲試策一道。第其優劣而高下之。今聖諭令展日。則待士人禮盡矣。是月。太尉御前諸軍都統制楊政卒。於興元府。後諡曰襄毅。侍御史周方崇。請京局改官人並注知縣。三月。己巳。以上以問宰執。沈該曰。選人改官後。須歷親民。實為良法。上曰。微宗嘗言仁宗朝。每除執政大臣。須先問曾歷親民否。蓋歷親民。必能通世務。置之廊廟。天下利病。知過半矣。此朕昔年恭侍親聞玉音。誠可為萬世法也。沈該等曰。微宗蓋以愛民為先務。陛下欽佩祖宗語。固敢失墮。雖虞舜堯舜之念。何以過此。壬辰。右僕射萬俟卨奏。論曰。忠靖先是刑部侍郎張杓。薦主官誥院胸山鮑覺。有旨賜對。既而覺對不稱旨。杓為言者所論。降一官罷。反四月。甲寅。知樞密院湯思退等言。杓薦人不當。失陛下信任之意。昨已罷之。甚合公論。上曰。朕居深宮中。何由盡識天下人材。侍從不足信。朕何所取信。初見覺上殿。已覺不如所舉。況又臺諫論列較其罪。自合遠竄。只降一官罷。已是寬典。思退曰。誠如聖訓。時武舉第一人趙應熊。已與閣門祗候。壬戌。擬授江東安撫司屬官。上曰。應熊有用之才。朕親觀其所試。皆可採。微宗時。如馬擴。馬識遠。並以武舉擢用。不可謂今無人。知樞密院事湯思退曰。應熊初入仕。且如此處。之以養其資望。上曰。善。是月。少師信安郡王孟忠厚卒。戶部侍郎王俱除工部尚書。尋為言者所論。以奉祠去。吏部侍郎陳康伯遷尚書。時四川制置使蕭振在蜀中已一年。而職事舉五月。丙寅。宰執欲與進職名。上曰。四川善政。前有胡世將。今有蕭振。振蜀科救蜀人安之。近薦帥臣又皆得人。與之不為過。遂進秩四品。自待制除敷文閣學士。未幾卒。六月。初。秦檜當國。雖不廢轉對。而所論者第應故事。至是著作佐郎黃中言。頃者大臣好候惡直。一時往往以言為諱。不過塞責而已。望敕在位。自今轉對。要切於治道。庶補萬一甲辰。上曰。中所言頗合朕意。詔從之。戊申。以知樞密院事湯思退為右僕射同平章事。初。荆南府為上流重地。而兵力寡弱。戶部侍郎王師心時為帥。嘗奏乞分鄂渚重兵留屯。以示形勢。從之。至是師心又言。鄂渚戍兵。市馬北境。宜禁止。以窒邊釁。又鼎澧歸峽產茶。民私販入北境。利數倍。自知整法不赦。因去為盜。由引錢太重。貧不能輸。故抵此。望別創激由。輕立引價。既開其衣食之門。民必悔過。改業而盜可消矣。上然之。秋七月。庚午。上曰。茶鹽禁權。本為國用所需。若財賦有餘。則摘山海之利。朕當與民共之。時坑冶鑄錢事。已付之諸路漕臣。於是戶部侍郎林覺言。國朝慶曆以來。歲鑄一百八十餘萬緡。其後亦不下百萬。如前年猶得一十四萬。

緡去年猶得二十萬緡。而提點司官吏徒糜祿。朝廷罷之。殊快人意。但付之漕司。日久亦未有效。望復饒贖及三監。各令通判主之。漕臣往來措置。三監所虧。權以十五萬爲約。仍不得以舊錢代發。庚午詔從之。是月。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程克俊卒。後諡曰章靖。八月。己未。知樞密院湯鵬舉言。近能抗治錢事。歸諸路轉運司甚善。但戶部近日欲撥本錢別差官。所以章論列。又恐抗治司省罷官。在此倡爲異議。願陛下專委之轉運司。必能就緒。上曰。此一舉。朕諭之士大夫亦無他說。獨王珪再有章。朕謂凡有建立人。各以所見相可否。歸之至當。而後已。若一人倡之。百人和之。事或未當。朕則何取。九月。參知政事張綱求去位。癸酉。除資政殿學士知婺州。辛巳。以給事中王師心爲吏部尚書。冬十月。戊申。經筵進讀三朝寶訓終篇。侍讀王師心奏曰。祖宗創業垂統。所以長慮。卻願爲子孫萬世之計。甚備。熙寧大臣私意改作。流毒至今。不可不監。又言帝王之於史。其要在觀得失。究治亂。今進讀漢書。願摘切於治體者讀之。詔可。戶部言。義倉米歲隨苗輸。而州縣吏不據數令椿。故令臨時有誤。願給下逐路常平司。勸其遠戾者。癸丑。詔從之。初。福建鹽自提刑吳遠。奏定綱額及減價三分。轉運司鹽本錢亦減。只收一十九文。且不許科買。雖民力稍寬。而州縣無以供百費。且尤非轉運司利。故衆論搖之。朝廷加遠直祕閣。移守鼎州。遠憤而死。有旨下本路諸司。以達所奏。相度更定。至是。諸司條上。歲般一千六百萬斤。如達數而鹽價惟減一分。鹽本錢收二十五文。上方與宰執共議。提舉常平官張汝楫別奏。請行鈔法。庚申。上以問宰執。陳誠之曰。福建山溪之險。細民冒法私販。雖官買鹽猶不能絕。若百姓賣鹽。豈免私販之弊。第恐不盡請鈔。有虧課額。上曰。大中開福建會用鈔法。未幾復罷。若可行。祖宗已行之。不待今日。正如萬戶酒前後有榷者甚多。然終不可行。大抵法貴從俗。不然。不可經久。先是福建歲認鹽鈔錢三十萬緡。至是與減八萬。減鈔鹽錢在十一。自此轉運司及州縣少舒。不復科買於民矣。時詔直祕閣曾幾入對。幾言士氣久不振。陛下欲起之於一朝。矯枉者必過直。雖有折檻斷鞵。牽裾還笏。若直沽名者。宜皆優容。獎激之上。大悅。以爲祕書少監。幾承平時已爲是職。至是三十八年。以老臣自外用。幾鬚皓然。衣冠甚偉。人皆感歎。以爲太平之象。幾舉故事。每與同舍會說前輩言行。臺閣典章。從容竟日。於是右僕射湯思退語客曰。惜思退川魯在前。不得當斯時。從會君游也。左正言何溥。請久任郡守。毋庸數易。十一月。辛巳。殿中侍御史葉義問言。知樞密院事湯鵬舉。乃秦檜黨中之姦。在言路時。率多賈直。癸未。罷爲資政殿學士。提舉在外宮觀。義問再論。遂落職。義問壽昌人也。甲申。宰執奏。接伴使副徐林。張倫。乞將人使往回宿食頓具。有不擾而辦。或過爲擾民。皆許具奏。以行賞罰。上曰。朕再三思之。此止是增重接伴事權。恐州縣觀望。卻成騷擾。接伴逐客爾。何用如此。前後指揮已備。只令兩路漕臣檢察足矣。沈該退而仰嘆。上英明洞見物情。出人意表。無不心服。林建安人也。先是吳國長公主請女夫直祕閣鄭珙。轉兩官。仍添差浙東參議官。珙建安人。穀子也。給事中賀允中封駁詞頭。丙戌。上曰。命下逾兩旬。珙已被受。乃始封駁。恐非故事。可諭令書讀。於是宰執召允中至堂面論聖旨。允中執所見不易。丁亥。上曰。雖稍後時。所論極有理。當曲從之。沈該等曰。諫行言聽。使言者得以自安。此盛德事也。時故太師張俊三子授待制。集英

殿修撰。允中亦封駁。又沈該乞其子便私差遣。有旨改合入宦者二人。仍與內外科闕。允中言。寒士改官。視爲再第。內則筮庫。外則屬官。俾宰相子任之。則主司執號令。昔司馬康以光之子扶持改服色。光猶力辭。今陛下既新萬務。宰相正當忘其私。臣甚爲該惜也。不然。棺槨覆轍。可不杜其漸哉。上覽而稱嘆。初。諸路漕憲及常平司。皆得互舉所部選人。改官舉員及格。吏部引驗。始爲啓請。遂依例。皆得放散。本所屬官或用他薦者。引驗訖。仍須取旨。寒士病之。至是。吏部侍郎凌哲。始爲啓請。遂依例。皆得放散。十二月。殿中侍御史葉義問論禮部侍郎周方崇。兵部郎官李庚。工部郎官褚籍等。與湯鵬舉交結。上曰。朕深不欲朝廷分朋植黨。今方崇等交結。所幸覺之於早。當戒其漸。姑從輕典可也。庚。臨海人。籍。丹陽人。也。甲午。方崇等罷。戊戌。吏部侍郎凌哲。乞小郡。上曰。哲綠鵬舉所薦。不自安。故求外。此亦善人。非方崇比也。朕嘗與葉謙論大臣出處。或以罪去。但其身足矣。至所薦引。當觀其人。若不問賢否。一切斥逐。是使之爲朋黨。非公正之道也。時已獨賦以寬民力。而嘉州賦外之斂。方急。四川制置使李文會曰。違法科斂。與違制罪均。況蜀去朝廷遠。詔令裕民。吏猶不承。恃執甚焉。乃勅官吏之罪。悉罷逐之。

紹興二十八年。歲在庚申。春正月。時令平江府改造牧馬瓦屋。而不降錢物。上慮必致科擾。庚午。乃諭宰執。據問架支錢付逐軍自蓋。庶即可集。如戶部闕錢。從內庫支錢。沈該等曰。臣等仰見聖心愛民。可謂切矣。言者論殿前司強刺人充軍。壬申。上謂宰執曰。士大夫往往以招軍爲不切事宜。殊不知無事之時。當爲先事之備。今殿前司見闕數千人。積之歲月。必至暗失軍額。但當約束。無令擾人足矣。上又曰。守令舉職。已許監司力薦。而監司賢否勤惰。將使誰察之。宜依守令。別爲考察之法。時臨安府申釐官爲軍中招去。殿中侍御史葉義問曰。在禮以足蹴路馬。獨猶且有誅。況天子之釐官。其可刺以爲軍。此而不言。則下凌上替。他日有不可勝言者。遂力陳之。自是軍中少戢。又福建帥臣沈調。以招軍進秩。其弟左僕射該辭免。有旨降詔不允。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楊椿言。招軍之勞薄。而上宰之兄有嫌。此賞一行。將有強刺良民以希進者。乞許其辭。從之。三月。著作佐郎周麟之。請就日曆所纂神宗哲宗兩朝寶訓。至是神宗寶訓書成。丁卯。左僕射沈該等。併仙源積慶閣上之。嚴州遂安縣賊徒嘯聚。有擒獲者。甲申。上謂宰執曰。招安非良法。命之以官。是誘之使爲盜。不若移此以賞捕盜之人。盜知必見獲。則可使無盜。沈該等曰。聖慮高遠。非臣等所及。夏四月。南劍州禁軍作亂。甲辰。福建轉運判官趙不濞奏。至。上曰。治軍與民不同。又事有難大而可闕略。雖小而不可貸。顧其情如何耳。此豈可姑息。自今有犯。但當行法。更須精擇守臣。使任

中興小紀卷三十八

紹興二十八年。歲在庚申。春正月。時令平江府改造牧馬瓦屋。而不降錢物。上慮必致科擾。庚午。乃諭宰執。據問架支錢付逐軍自蓋。庶即可集。如戶部闕錢。從內庫支錢。沈該等曰。臣等仰見聖心愛民。可謂切矣。言者論殿前司強刺人充軍。壬申。上謂宰執曰。士大夫往往以招軍爲不切事宜。殊不知無事之時。當爲先事之備。今殿前司見闕數千人。積之歲月。必至暗失軍額。但當約束。無令擾人足矣。上又曰。守令舉職。已許監司力薦。而監司賢否勤惰。將使誰察之。宜依守令。別爲考察之法。時臨安府申釐官爲軍中招去。殿中侍御史葉義問曰。在禮以足蹴路馬。獨猶且有誅。況天子之釐官。其可刺以爲軍。此而不言。則下凌上替。他日有不可勝言者。遂力陳之。自是軍中少戢。又福建帥臣沈調。以招軍進秩。其弟左僕射該辭免。有旨降詔不允。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楊椿言。招軍之勞薄。而上宰之兄有嫌。此賞一行。將有強刺良民以希進者。乞許其辭。從之。三月。著作佐郎周麟之。請就日曆所纂神宗哲宗兩朝寶訓。至是神宗寶訓書成。丁卯。左僕射沈該等。併仙源積慶閣上之。嚴州遂安縣賊徒嘯聚。有擒獲者。甲申。上謂宰執曰。招安非良法。命之以官。是誘之使爲盜。不若移此以賞捕盜之人。盜知必見獲。則可使無盜。沈該等曰。聖慮高遠。非臣等所及。夏四月。南劍州禁軍作亂。甲辰。福建轉運判官趙不濞奏。至。上曰。治軍與民不同。又事有難大而可闕略。雖小而不可貸。顧其情如何耳。此豈可姑息。自今有犯。但當行法。更須精擇守臣。使任

其責。五月甲戌，宰執奏朝士楊傑，乞將取應宗子比府監進士理年免舉。上曰：此自有成法，遵守可也。祖宗以來，律料之數，乃稍就格，此若可行，不至今日矣。是月，金國主亮坐薰風殿，召其臣吏部尚書李通、翰林直學士蕭廉，語以股夜夢至上帝所，殿中人語如嬰兒，少頃有青衣特室授朕天策，上將令征宋。國朕受命，出而上馬，見鬼兵無數，朕發一矢射之，衆皆暗而應，既覺，聲猶在耳。既遣人至殿中視所乘馬，其汗如水，取箭數之，亦亡其一。此異夢也，豈非天假手於朕，令取江南乎？通等皆賀。京戒無令泄於外。六月，福建帥司奏擒獲海寇，已戮其渠魁三人，餘乞斷配。辛巳，上謂宰執曰：士大夫持論多，以姑息為好生，殊不知殺人，是謂失刑，卿等更審處之。已而旨下帥司，具逐人情犯申省。其後刑部侍郎陳正同，又奏諸路死囚例多降配事。上曰：刑非務刻，要當其罪。若專事姑息，廢法用刑，則人何所畏，卿等可令遵守成憲。沈該等曰：邇來獄案，臣等一一親閱，情斷罪務，適其中既不殘民，又不廢法，期以仰稱陛下欽恤之意。正同、沙縣人，瓊子也。著作郎陳俊卿，在普安郡王邸已二年，每當講必傅經啓沃。王深器之。一日，王習毬鞠，俊卿微誦韓愈諫張建封書以諷，王即為誦全文，不遺一字。俊卿退而喜曰：王聰明而樂從諫，社稷之福也。秋七月，左正言何溥，請詔大臣擇大縣闕為室除。辛未，上謂宰執曰：朕謂天下事治其末者，不若事其本。縣令，未也。監司郡守，本也。若監司郡守盡得人，則縣何患不得人？卿等為朕選監司郡守足矣。沈該等曰：聖訓及此，深得為治之要。昔姚崇為唐玄宗言，令擇十道採訪使，猶慮不得其人，況天下四百餘州，其縣令豈能盡擇，正與聖意合也。丙子，詔置國史院修神宗、哲宗、徽宗三朝正史。以右僕射湯思退兼監修。先是起居舍人洪遵論錢利害，上曰：遵論頗有可採，前後銅禁行之不嚴，殆成虛文。銅雖民間常用，設以他物代之，亦可。今若上自公卿貴戚之家，以身率之，一切不用，然後申嚴法禁，宜無不戒者。於是旨於御府出銅器千餘，付外銷毀。其士庶之家，照子及寺觀佛道像鑪、鑪鏡、官司銅鑼，許存外，餘並納官。翌日，知樞密院陳誠之奏事，因及此。且曰：陛下以身率之，自然令行禁止。上曰：所得之銅固不多，徒欲使人知不用，即不復鑄矣。八月，徽宗寶錄書成，宰執請擇日稱賀。上舉感久之曰：若可以不賀否？壬辰，再奏禮當拜表，第問極之恩，深憫聖懷，若免稱賀，亦以昭孝道。欲竟不賀，詔可。戊戌，右僕射湯思退上之。九月，端明殿學士知成都府李文會卒。右僕射湯思退言：故翰林學士汪藻，嘗纂元符以來詔旨，比修寶錄，所取十蓋七八，深有力於斯文。甲子，詔贈藻端明殿學士。子恪等與堂除，未幾，徽宗寶錄書成，思退上之。十月，時大學私試，有前列者賦落韻，一學闕然，博士金華唐堯封函取駁放，於是侍御史葉義問論堯封罷之。國子正闕方，亦改差戶部架閣，乃降詔戒飭諸生，略曰：較藝不精，朕固黜之矣。自今有不率教者，長貳具名以聞。方安岳人也。初，大理寺丞環周言：臨安平江湖秀低田，多為水浸。蓋緣諸水併歸太湖，湖水分為二派，東南一派，由松江注之海，東北一派，由諸浦注之江。其諸浦中惟白茅浦最大，今為淤塞，望令有司於農隙開決，俾北派流通，實四州無窮之利。詔漕臣措置，既而轉運副使趙子浦，知平江府，將燦言：太湖者，數州之巨浸，而獨洩以松江之一川，宜其勢有所不逮，是以昔人於常熟之北，開二十四浦，流而導之楊子江，又於崑山之東，開一十二浦，分而

納之海。凡三十六浦，後為湖沙積，而開江之卒亦廢。於是民田有淤沒之憂。天聖間，漕臣張綸嘗於常熟崑山各開衆浦，景祐間，郡守范仲淹亦親至海浦，浚開五河，政和間，提舉官趙霖又開三十餘浦。此見於已行者也。今諸浦壅塞，又非前比。總計用工三百三十餘萬，錢三十餘萬貫，米十萬餘石，緣平江積水已兩月未退，望速行之。己巳，詔監察御史任古覆視，既而古至平江，言常熟五浦通江，委是快便。若依子浦所請，以五千人為率，來歲正月入役，月餘可畢。又言平江四縣，舊有開江兵二千人，今乞止於常熟崑山兩縣，各招填百人，從之。燦、晉陵人。古，定陶人。壬申，戶部言：兩浙江湖歲認發米，以石計者，兩浙一百五十萬，除三十五萬，折錢一百一十萬緡。今發八十五萬，江東九十三萬，今發八十萬，江西一百二十六萬，今發九十七萬，湖南六十五萬，今發五十五萬，湖北三十五萬，今發三十萬，欲且依減下之數，以憑科降，詔依限發足。上將祀南郊，禮部侍郎孫道夫言：神祖時，執政以國用不足，乞罷郊賜，司馬光贊之，而王安石執不行。臣謂將來郊禮，宜申光之義。許兩府侍從皆辭賜賚，宗室刺史以上，減半節用。自貴近始以風示天下。上曰：朕在宮中，衣服飲食，皆從儉約。道夫曰：陛下可謂於禹無間然矣。既遂除道夫兼侍講。辛巳，以建州觀察使漢園令士輻為昭化軍節度使，嗣濮王。壬午，領殿前都指揮使楊布中言：本司監造戰船，乞置虎翼水軍一萬人從之。時平江紹興湖秀諸處被水，欲除下戶積欠，癸未，宰執擬令戶部具有無損歲計。上曰：止令具數，使於內庫撥還。朕平時無妄費，內庫所積，正使備水旱爾。本是民間錢，卻為民間用，復何所惜。戶部侍郎趙令畧請將州縣義倉陳米出糶，及水旱不須檢放，及七分便許賑濟。乙酉，右僕射沈該等言：義倉米在法不應糶，糶之恐失豫備。上曰：逐郡米自有數，若糶十之三，其價次年復糶，亦何所損。又高下必須檢放，七分方賑濟，則賑濟處絕少矣。餓民何繇得食，卿等可別為措置。冬十月初，上於禁中作損齋，又親灑宸翰為之記。至是，吏部尚書賀允中請推廣損齋節儉之意，詔諭中外。庚寅，上謂宰執曰：朕禁中嘗開一室，名為損齋，屏去聲色玩好，置經史古書，朝夕燕坐於此。嘗作記以自警，不謂外間亦聞之。允中比於經筵問朕好道之意，朕謂之曰：朕之好道，非世俗之所謂道也。世俗修身鍊形以求飛昇不死，若果能飛昇，則秦始皇漢武帝當得之矣。若果能長生，則始皇武帝至今存可也。朕惟治道貴清淨，苟修心一生，雖欲自抑，有不能已者。故所好惟恬淡寡欲，清心省事，所謂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期，與一世之民同躋仁壽。如斯而已。嘗降出碑本以賜卿等。朕又惟比年修廢成風，如婚祭之類，至有用金玉器者，此亦不可不戒。沈該等曰：損齋之象，在於慈忿室欲。陛下此道制世御俗，唐虞之治不難致矣。若降御記以迪在位，過於詔書遠甚。然尙慮四方未知，續當擬詔進呈。十一月，壬戌，宰執奏近蘇湖松三郡大水，放大戶積欠，蒙聖恩，捐內庫錢助戶部歲計，以寬民力。所進大禮金銀錢帛，又令減半，深恐錫賚之際，或不足用。上曰：大禮支費，朕半年前豫立定格，無分毫濫比。之前郊綬及十之五，沈該等曰：陛下恭儉出於天性，豈前代帝王所可及。辛丑，朝獻景靈宮，戊寅，朝饗大廟。己卯，冬至，合祀天地於圓丘，大赦天下。皇太后新歲八十，上將以正旦於宮中行慶壽之禮。十二月，辛卯，宰執請依建隆故事，率臣僚詣文德殿稱賀。從之。辛丑，上謂宰執曰：近州縣官吏曾經臣

僚論列而監司郡守失於按發雖已行道一二其餘待罪者皆放罪恐公然容庇姦賊之吏無所忌憚自今更不許待罪

紹興二十九年己卯春正月丙辰朔詔皇太后仁德天祐聖壽無疆新歲八十朕於宮中行賀禮當與普天同慶應京朝官選人使臣及得舉進士父母年八十以上者並特與官封有差壬戌詔諸軍揀汰人逐州立定員數極邊處二十員如三次立功者添差帥司監司指使先已詔客販食米不得收稅仍除州縣稅額所冀民不闕食至是訪聞諸路奉行減裂遇販米船雖無他貨亦故作淹延屈伏收稅又聞廣路例皆販穀場務巧稱非米抑令納稅乃詔米穀悉同若無他貨並即時放行如有違慢許民越訴委轉運司檢點月具申省二月己丑以侍御史葉義問為吏部侍郎庚寅殿中侍御史任古奏事因請義問出臺之由上曰義問在臺稱職今委料理銓曹未幾兼史館修撰及侍講二職詩以義問兼權尚書初諸路多開田右司郎官鍾世明嘗請出賣而未行仍許民佃緣歲獲厚而租輕復增租以擾之謂之割佃故詞訴繁與官以為病知温州黃仁榮建言請盡蠲之則訟自息而利在官詔從之至是仁榮授淮南帥入對上曰卿嘗論割佃戶部得緡錢五百萬矣何必為淮西行也遂除度支郎官三月不雨癸未上謂宰執曰祈雨略應未至澤滯雖今斷屠三日所免止是豬羊民間緣此說食雞鵝魚蝦之屬者害物命多過百倍可更斷三日生命徵物悉禁之時殿前司統制官陳敏上戰車之法中戊上曰戰車雖出於古然用各有所宜知樞密院事陳誠之曰戰車非澤國所用同知院事王綸曰房瑄猶敗於中原況澤國乎今之軍士不知車為何物上曰姑令三帥議之免令武人有乘一得之嘆也丙子宰執奏擬獨放諸路積欠詔意上曰輕徭薄賦所以息盜歲之水旱所不能免備不寬恤而惟務催科有司從而又加之以刑罰豈使民不為盜之意故治天下當以愛民為本湯思退曰本固邦寧誠政之所先此詔既頒實惠廣被真天王之用也夏四月己亥右僕射湯思退言三省實總萬機各有本省之法自大觀間修中書門下敕令格式歷年既久而尚書省第有省記條冊望下有司重修三省成法從之其後刑部侍郎此至乾道六年降詔復修戶部侍郎趙令諤言自臨安至鎮江河水淺澀留滯運綱望令守臣與修堰閘辛丑詔從之五月己未上與宰執論及內外儲蓄事上曰比緣河流淺澀綱運稽緩已支內帑錢五百萬緡以佐調度朕自息兵講好二十年所積豈以自奉哉蓋欲備不時之須免臨時科取重擾民爾可令戶部會計每歲經常之費量入為出而善藏其餘自非饑饉師旅勿得妄支湯思退曰昔漢文帝嘗言朕為天下守財爾今陛下聖德過漢文帝遠矣六月知樞密院陳誠之乞罷除資政殿學士知泉州於是侍御史朱倬殿中侍御史任古言誠之附會秦黨無補國論其去已為僥倖望鶴職罷郡以協公議詔與宮觀而左司諫何溥等再論遂落職朱倬任古何溥與右正言都民望等言左僕射沈該在政路數年無所建明而該亦上疏請老己酉罷為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俾等再論遂落職致仕民望德化人也敕令所別定官開人滋乞選人歷任及十考無過雖舉狀不及格望許降等改官仍約累年中數以舉狀年勞參用庶抑貪冒而養廉素詔吏部長貳參酌務可久行閏六月給事中王稀亮中書舍人張

孝祥洪遵議以謂此法一開則出官十餘年坐待京秩其不可有四難如所請從之滋嘉興人稀亮苗田人也初朝廷以四川道遠舉人難於赴省令就官撫制置司類試行之三十年矣至是禮部侍郎孫道夫兼侍講一日極論四川類試之弊上曰早方與宰執議今歲已無及其後舉當遣御史監之道夫曰御史監試事體固重然所關防不過試闈中傳義代名等弊其有前期投所業問題日以祕語為契驗則無跡可尋必令赴禮部乃為允也既而事下國子監兵部侍郎兼祭酒楊椿曰蜀士多貧而使之經三峽重湖狼狽萬里可乎欲去此弊一監試得人足矣遂詔止令監司守俸子弟力可行者赴省餘不在遣中秋七月丁未以吏部尚書賀允中為參知政事癸巳以戶部侍郎趙令諤為崇慶軍承宣使魏封安定郡王八月己卯起居舍人浦城楊邦弼言紹興起居注所未修者凡十六年緣久無正員因循積弊望令兩省逐月修進外其前未修者帶修一月庶譏次有倫克盡中興之美從之御史臺主簿張闡前為提舉兩浙市舶請編本司法上以兩浙閩廣三路市舶不同令逐司具上將委官詳定九月壬午上曰朕嘗問關船司歲入幾何關言歲約二百萬緡如此即三路所入不少皆在常賦之外宜復取戶部收支實數以聞時有言金國將敗盟上命同知樞密院王綸等奉使彼國驗之至是綸等回言鄰國非順和好無他丙戌宰執賀賀上曰前日諸處安傳中外紛紜之論或欲沿邊屯戍軍馬移易將帥儲積錢糧便為進取之計萬一遂成輕舉則兵連禍結何時而已今後宜安邊息民以圖長久乃為良策湯思退曰遣使尋盟和好益堅皆陛下威德所致中飭邊境務令安靜敢不仰遵聖訓庚子皇太后崩於慈寧宮殯前一日宰執召禮部赴堂曰有旨問合玉之制杜莘老曰禮院故事所不載以周禮典瑞鄭玄所注製之其可因立具奏上覽之曰是真禮官也時百官朝暮臨將避辰日起居郎權中書舍人黃中以爲非經且引唐太宗哭張公謹事爭之既而下殯日適在權制釋服之外有司誡百官以吉服陪位中又論之曰唐制殯在易月之內則曰百察各服其服啓殯在易月之外則曰各服其初服今殯雖過期獨不得以啓殯例之而服其初服乎且喪與其易寧戚惟稽古定制有以仲臣子之至情可也冬十月癸酉王綸奏樞密院除常程細事外其大者亦與三省商議方敢決上曰樞密雖五代之制疑是太祖太宗曾入思慮五代弊法祖宗掃除略盡惟存此一二大者必有深意太祖太宗不血刃取天下以堯舜之聰明更加思慮豈可易也都民望曾有章云軍政豈可令宰臣不與意謂樞密不法朕已收之矣上又云大臣固不當疑雖人告其不軌朕亦不信若有姦邪即罷之不當任而疑也綸曰自古帝王用人之道無越於此矣時金國主亮再役諸夫匠遣軍器於燕京令其臣右丞李通董之又命戶部尚書蘇保衡侍郎韓錫造戰船於潞河夫匠之死者甚衆十一月先是皇太后回鑾事實既進而祔陵之書亦成然告囚之禮不可相襲未敢以聞己亥左僕射湯思退始請以永祔陵奉錄為名仍於顯仁后神主前廟以前進呈奉安於敷文閣從之丙午樞密顯仁皇后於永祔陵之贊宮先是有持陰陽家說欲於殯宮舊禁之外廣立四隅以二十里為禁城數有慕在其間皆當徙去湖東帥臣王師心力言其不可時監察御史任文薦奉詔監掩殯宮就令按視於是獲免者七百六十有奇又薦獻之物舊取於民師心謂聖心極其誠意豈可使

民勞費請以上供錢給其直從之。十二月淮南漕臣魏安行言。淮東多開田。今誘民以耕。宜借之口糧。次給農器。定爲分數。俟見利還官。仍立賞格。如招到一百家。有官人充部押官。無官人補進勇副尉。五百家。有官人充部押官。無官人補承信郎。依效用補官法。理爲責任。丙寅。詔從之。安行。鄱陽人也。以端明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張燾。爲吏部尚書。侍御史朱倬爲中丞。辛未。同知樞密院王綸。進知院事。初。詔內外各薦武臣。如有才藝超卓。衆所別薦者。別具取旨。至是中書舍人洪遵。刑部侍郎黃祖舜。共薦新浙西副都監李寶。乙亥。詔除寶帶御器械。又資政殿學士知潭州魏良臣。薦浙東副總管李橫。淮西總管劉綱。皆籍記。先是。御前置甲庫。凡乘輿所需圖畫計物。有司不能供者。悉於甲庫取之。故百工技藝之精巧者。萃於其間。日費無慮數百千。禁中既有內酒庫。而甲庫所釀尤勝。以其餘醑賈。頗侵戶部贖軍諸庫課額。以此軍儲常不給。於是吏部尙書張巖言。王者以天下爲家。不當私置甲庫。以侵國用。上從其請。盡罷之。人由是知甲庫之設。非上本意也。初。本朝尤重告老之制。宣和以前。士大夫未有既死而方乞致仕者。南渡之後。故實散亡。朝奉武翼郎以上。率爲此舉。甚者宰相大臣。考終於內。其家發哀舉服。已降旨。聲鐘給賻。而方且爲之告。廷出命制。詞中不免有親醫藥介壽康之語。如故相秦檜。方俟高。知樞密院沈與求。是也。其在者。非易發。屬續。不復有請。是年吏部郎官洪邁言。乞令吏部立法。今後當得致仕恩澤之人物。故者。即以告所在州。上首部。然後考其平生。於式無累者。輒官其後人。若真能陳義引年。或辭榮知止者。則厚其禮節。以厲風俗。賢於天下爲僞也。上曰。朕記得此事之廢。方四十年。當如卿語。時執政多以爲然而左。僕射湯思退難之。其議遂寢。此據洪邁時開府儀同三司領御前諸軍都統制判興州吳麟。官資已窮。其下姚仲。王彥之。僑。皆建節統全軍守巨鎮。異時蜀帥以文令則玩於柔。以武競則失於暴。至是四川制置使王綱。中開心見誠。不立崖壑。頗得將使之情。詔加綱中寶文閣直學士以寵之。

中興小紀卷三十九

紹興三十年。歲在庚辰春正月。初。詔知荆南劉錡。招置效用三千人。已支回。易錢四十萬緡。至是再招三千人。錡請更支三十萬緡。庚寅。詔從之。仍令御前給賞庫支銀二十萬。樵貨務支通鈔一十萬。二月。庚戌朔。金國遣左宣徽使大懷忠。禮部侍郎努延溫屯。都護原作努延溫等。來弔祭。貢院考到博學宏詞合格西安主簿唐仲友。詔與堂除。仲友。金華人。堯封子也。庚申。以同知樞密院事葉義問。爲金國報謝使。義問入金境。見金已聚兵。有人侵意。及回。密奏。金人以剋剌不卹爲能。以殺戮不恕爲威。窮奢極侈。似秦隋之所爲。如燕京已剋壯麗。而又修汴京。伐木琢石。車載塞路。民勞而多死於道。天人共怒。觀此豈能久也。又海州賊黨未平。而任契丹出沒太行。臣去時。聞破藩之衛縣。回時。聞破磁之邯鄲。北使三人。皆被賊傷。奪去銀牌。不驚南使。在處不寧。今欲遷汴京。且造戰船。金人皆有深意。以臣度之。若果遷都。則在彼先棄巢穴。今江淮既有師屯。獨海道宜備。臣謂土豪官兵。不可雜處。蓋土豪諳練海道之險。憑海食之利。能役船戶。平日自如。若雜以官兵。彼此氣不相下。難以協濟。今欲於沿海要處分築。以土豪爲寨主。令隨其便。使土豪據於舟楫之間。官兵扼於塘岸之口。則官無虛費。民無橫擾。此策之上者也。於是右僕射陳康伯言。金謂我和好滋久而兵備弛。其南牧無疑。因條上兩淮守禦之計。上嘉納之。殿中御史汪澈。亦極陳利害。且曰。慮之有素。則事至而安靜。慮之無素。則事至而倉猝。自講和以來。諸將各擁重兵。高爵厚祿。養成驕

忒朝廷宜有以憫其心作其氣戰士以伎藝回易專於雜役而又老病之不汰逃亡之不補宜有以蒐閱之使有闕心而樂為川文武官平居常患其穴隙事則無人可用當豫選賢才不泥資格以備緩急之用云。上欲封建宗英以隆本支之勢甲子左僕射湯思退留身言適奉聖訓出於獨斷非古帝王所能及上曰朕久有此意以顯仁皇后意所未欲故遲遲至今上又曰朕嘗覽唐宣宗事羣臣有議及儲嗣者輒怒斥去可謂不達理矣思退曰昔周文王十五年而有嗣子而文王壽幾百年天人之理非聖哲孰能知之吏部尚書張滋告老丁卯詔除資政殿學士致仕甲戌詔翰林學士周麟之兼權吏部尚書乙亥召兵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楊椿諭以指意鎮院甚嚴丙子詔略曰昔安郡王璠藝祖七世孫也自幼鞠於宮闈聰哲端重元於宗藩歷年滋久望隆淵懿中外所聞其以為皇子賜名璠是日以皇子璠為寧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進封建王初宜詔於文德殿百官莫知其事既聞以普安為皇子精神動色相慶中外無不鼓舞丁丑宰執入賀上曰昨日宜詔想見人心喜悅湯思退等曰豈惟士大夫閭巷細民無不鼓舞仰見睿謨英斷合天人之心如此先是編國朝會要久未就緒戊寅殿中侍御史汪澈乞纂元豐以後仍付之秘書省官詔禮部秘書省條具取旨淮西總領都督言江東所屯歲費錢七百萬緡米七十萬石而監司守武恬不加意乞將弛慢尤甚者按劾黜責三月庚辰朔詔從之兵部尚書楊椿薦階成副總管楊從儀湖南副總管李師顏可充將帥詔從儀轉一官籍記師顏知夔州知貢舉御史中丞朱倬上合格進士劉翊等戊子詔集英殿策試既遂賜梁克家以下四百一十人及第出身朔苗田人克家晉江人也癸巳上謂宰執曰監司郡守所寄非輕須平日選有人望者以待有關便可除川湯思退曰聖慮及此可謂知本矣臣等當公心選用無毫髮之私庶合衆望丙午以少保恩平郡王璠判大宗正寺紹興府從司丁未上謂知樞密院王綸曰曩昨日之除如何綸曰陛下春秋鼎盛已為宗社無窮之計今日談笑裁決略無難色上曰朕決此計已九年矣建王所璠玉魚乃初置榷場朕令買此玉以備今日之用舉此即可知矣今二王之除皇后意與朕合綸曰陛下英斷如神規模素定然堯舜文武亦由內助祖宗神靈在天自此篤祐陛下與宮中者曷有既耶夏四月乙丑詔自今臣寮乞上殿令徑投狀通進司不許如都堂納劄子永為成法初神宗嘗以御史關員手詔臺臣同舉忠純體國之人共成篤厚之政至是獲當時石本丙子詔付三省令重刊御史臺朝夕瞻仰庶幾上廣聖意下息澆薄稱朕意焉是月工部侍郎黃中奏御前軍器所領屬中人其調度程品工部軍器監有不得而聞者非祖宗正名建官之意請得隸屬稽考之不報初吏部侍郎劉章在工部時郊恩賞資給絹主皆欲以絹自入而下其直以予衆不服請於章語皆曰如所直以市百緡可乎蓋謾為辭以折服之爾皆遂誣章以實買絹有摘其語於言事者疏始上上愕然曰劉章必無此事言者執不已遂罷章為提舉崇道觀事在二月朝士皆知其冤無敢言者至是起居王佐於上前極論其事言者復以為朋比而併攻之佐亦罷出知永州初言者乞令兩省臺諫卿監郎官各舉所知一二人為令至是給事中王晞亮請將山陰等四十大縣以待薦舉之士悉由堂差吏部更不許注五月癸未詔從之先是提點坑冶錢官李直奏歲額錢內藏

庫二十三萬緡左藏庫七十餘萬緡皆是至道之後額數自紹興以來歲收銅止及二十四萬斤鉛二十萬斤錫五萬斤比最多之數紐計鑄錢一十萬緡外有拘到諸路銅器二百萬斤搭以鉛錫可鑄六十萬緡乃時暫所拘乞據逐年所產權立為額丙戌工部言若依所請委是數少且以酌中之數五十萬為額從之太常奏金國遣使來賀天申節詔工部侍郎黃中充館伴使故事錫宴使者謝於庭下至是辭以方暑請拜廡下中持不可乃如故事既又遣中為送伴使中還言聞金日籍兵不休且其重兵皆屯中州宜有以待之壬寅右正言沈濬言兩浙漕臣湯允恭不孝其母詔刑部侍郎黃祖舜嚴實祖舜言允恭無不孝事迹不應罪之是月改濬為吏部郎官六月戊申殿前馬步三司申明逃亡軍人首身之限知樞密院事王綸引疾丐罷庚午詔除資政殿學士知福州尋改提舉洞霄宮七月戊戌同知樞密院葉義問進知樞密院事御史中丞朱倬為參知政事翰林學士兼侍讀周麟之為同知樞密院事於是義問奏應變持久二說以謂兩淮形勢在今為急荆南劉錡則均襄隨鄧通化襄陽之所隸也鄂渚田師中則安復信陽漢陽之所隸也九江成方則蕪黃之所隸也池陽李顯忠則龍舒無為軍之所隸也建康王權則滁和之所隸也鎮江劉寶與馬帥成閔則真陽通泰之所隸也江陰正控海道宜自鎮江分兵以扼之至於濠梁固始安豐諸郡近邊亦宜總之合肥比已分屯諸將臣欲仿其擇地勢險要廣施豫備又金人用兵之久貪驕恣意今所用皆非舊臣而多僉軍僉軍本吾民也其首為敵效死乎此應變之說也臣又見秋冬之交淮水淺涸徒步可過若金人今歲未動乞以沿淮一帶遴選武臣為守公私荒田悉撥以充屯田使人募耕之暇則練習專務持重勿生毀謗來則堅壁勿戰去則入堡勿追使其終無所得而自困此持久之說也八月丙辰詔修吏部敕令格式及刑名疑難斷例至是書成右僕射陳康伯上之既而上謂宰執曰頃未立法加以續降太繁吏部無所遵承今既有成法若更精擇長貳尊其法以清湯思退曰頃未立法吏緣為姦上曰今既有成法不可更令引例也思退曰一如聖訓丁巳州縣經總制錢或委守臣亦委知通或又令知通同掌其法屢更後因戶部侍郎李朝正建言始屬通判既而復命知通同掌至是言者以為通判專行因得盡力往歲所入至一千七百二十餘萬緡昨自改法通判歷於長官之勢恐其侵用迄今無歲不虧請復委通判己未詔從之金國主莖聚兵將南侵是月令其臣戶部尚書梁球兵部尚書蕭德溫先計女真契丹奚家三部之衆不限丁數悉僉起之凡二十四萬壯者為正軍弱者為伊勒希一正軍以二伊勒希副之類為一十二萬又中原漢兒與渤海軍總一十七路惟中都路遣軍器河南路修汴京免僉外其一十五路每路一萬通為二十七萬做唐制分二十七軍是月僉軍數已定遂以百戶為謀克千戶為明安原作猛安萬戶為統軍則有正副諸軍悉令番漢相兼無獨用一色人者先是亮遣其臣禮部尚書施宜生為賀正使隱置工於中俾密寫臨安之湖山城郭以歸亮令繪為軟壁而圖己之像策馬於吳山絕頂後題以詩有立馬吳山第一峯之句詭曰御製其實翰林修撰蔡珪作也建劍邵汀在閩號上四郡例盤鹽自鬻以辦歲費鬻而不售則科於民時汀之長沙縣鬻鹽嚴暴民走轉運使司訴之知縣事陳夢遠乃漕司主管陳正綱之族子正綱為白漕臣王時升押訴者還

汀而本州見差巡檢官於鄉下督鹽錢。民因共留巡檢。乞州釋訴者兩易之。是月汀守謂民喧聚。亟遣兵捕戮。復疑平民與之關通。皆繫之獄。欲論以重辟。錄事參軍劉師尹爭不能得。致仕而去。帥臣王師心。即移文釋諸囚。具薦師尹於朝。既而步遠與州之守武皆坐罷。而師尹復仕。正綱。沙縣人。子。師尹。闕縣人也。先是前四川帥李文會。王綱中。漕臣王之望。提點刑獄王弗。變路提舉官王适。皆舉武德郎。董誠。堪充邊將。九月丙子朔。上謂宰執曰。五人皆薦。可見其公。詔與邊郡。仍籍記以俟。他時選用。言者謂今日產馬之地。無出於川廣。如沈晦帥廣西一年。買馬三千匹。今每歲率不及二千。竊見廉雷二州鹽積於白石場。不知其幾。若運置橫山寨以備博馬。是以無用而有用也。丁丑。右諫議大夫何溥言。比年朝廷作假。多於百司三分之一。又有前後相因為例不入省者。似非祖宗法意。矧陛下宵旰求治。責成政地。獨可略乎。望詔三省稍加裁損。仍令吏部兩消後他司出局。庶幾事無壅積。詔從之。冬十月初。殿帥楊存中。以官三司。班立樞密上。校書郎王十朋。因輪對言。三衙管軍與北司深交。盜陛下之大權。養成跋扈之勢。且權之大者。莫如名器與財兵。今以管軍而位三公。其盜名器極矣。古無有也。祖宗時無有也。凡天上利路舉入其門。培剋聚斂。不知既極。且身總禁旅。久而不代。密結私黨。深慮宿將。不容其進。自恃兵柄在手。有輕朝廷心。夫樞密者本兵之地。號令節制天下之諸將者也。今殿廷立班管軍。傲然居前。樞密甘心其後。不以為恥。事勢倒置如此。其能節制號令之耶。又其子弟親戚。布滿清要之職。臺諫有論列者。朝廷為之庇覆。俾其言卒不得行。夫臺諫言及侍臣大臣。隨之罷斥。獨不行於管軍之門。其何以為國耶。至若諸軍承受。甚於唐之監軍。皇城邏卒。甚於周之監謗。內外諸將。剝下路上。結怨於三軍。道路之間。捕人為卒。結怨於百姓。皆非治世事也。至是知樞密院葉義問。以謂三衙本隸樞密院。祖宗舊例。不許接坐。所以正名分。示等級。豈當以官高卑而不以職之上下。冠履倒置。非朝廷福。請各為班著。從之。乃詔文武臣合班。如遇親王使相。立西班。即令樞密院官。樞密院東班。即親王使相。請假則立西班。先是宰執奏中官承受事。上曰。今之承受。即祖宗走馬承受。專令掌邊將奏報。近日士大夫或論其賄賂。至云恐後如漢石顯之類。朕前次不知。亦嘗降詔戒約。意謂空言。不若以實事示之。故前此屢諭諸將貢獻。此事朕無固必。丙午。乃詔罷內侍官承受。今後諸軍奏狀。並於通政司投進。湯思退曰。陛下英斷。洞照今古。臣等謹遵聖訓。癸亥。日方中無雲而有雷聲。十一月庚辰。福建漕臣王時升言。到官繼一考。見橋上供庫錢三十萬緡。欲代納本路拖欠鈔鹽錢。從之。丙申。宰執奏恐合旌賞。上曰。漕臣能節妄用。而代納百姓積欠。理宜激勸。然未可遽行。恐他路聞之。妄認以為羨餘。可俟政績有聞。與陞職名。時升益都人也。前池州都統制李顯忠。請令諸軍屯田。丁酉。上謂宰執曰。朕思之甚詳。先須根刷。諸將留池州分荒田。兼取見沿江所在頃畝。初年給牛種。三兩年間。且盡與地利。使之歲入有得。則不勸而自耕矣。湯思退曰。當先根刷。別具奏聞。上又曰。此事在今日誠可議。但行之當有先後之序也。侍御史汪澈等。欲論左僕射湯思退。方摺撫其過。殿中侍御史陳俊卿曰。為相無物望。而天災亟至。此固當敗。何以庇為。乃言思退始由秦柏父子以致身。及掌文衡。而取其孫。緣此遂至政府。自居相位。惟務招延親黨。佐其羽翼。慶曆初。京師一日無

雲而雷震。仁宗以天變如此。由夏竦姦邪。亟命黜之。前日無雲而有雷聲。人情駭異。其變蓋在大臣。十二月乙巳朔。思退能為觀文殿大學士。提領太平興國觀。敬等欲鐫其職。俊卿曰。思退未有罪。雖非相才。然比之沈該。則有間矣。該猶以大學士家居。而思退願不得此。則執法之地。所以議賞罰者偏矣。不從。於是澈等再論。思退遂落職。初。戶部侍郎錢端禮。知臨安府日。嘗建言。用楮幣已行之累月。至是端禮又奏。近有旨以合支官錢造會子。流轉而輸官。亦許用之。庶公私皆便。今有立定分數品搭。從之。端禮。惟演孫也。時殿前司乞招軍。并三衙兵。亦增過紹興丙子歲人數。戊申。諸路經總制司錢。以十九年為額。其數太多。侍御史汪澈言。財賦所出。當究源流。十九年經界初行。民輸隱漏之稅。蓋是適然。今當取十年間酌中之數為額。癸丑。上諭宰執。令戶部具十年中數。仍合減多少。若不與減。恐虛掛簿書。又盧州縣科敷取足。以困百姓。陳康伯曰。聖德寬明。灼見事源。臣謹奉詔。乙卯。權中書舍人楊邦弼。奏請超轉一官。不當。蓋因秦檜放行王珣等。致援例者衆。實違令。丁巳。上謂宰執曰。秦檜不獨此一事放行。且如禁軍換易。亦改動祖宗格法。上又曰。朕因思漢靈光專政。殺許后。廢昌邑。威震天下。魏相乞除秦事。副封奉行。祖宗故事。孝宜是以致中興之功。祖宗成憲。豈可不守。朕無一事敢違舊章。陳康伯曰。當以邦弼所奏報行。庶絕後來援例之弊。上曰。善。戶部侍郎錢端禮言。元祐中。蘇轍任戶部。嘗以一歲出納之舊。纂成會計錄。今若不講。則恐有限之數。不應無窮之用。臣已具去歲所用。編類成冊。望詔宰執。侍從臺諫。同議無為文具。要在可行。此今之急務。乙巳。詔戶部條上均節等事。翰林學士洪遵。以草湯思退罷相制。不册著其罪。丙寅。除徽猷閣直學士與宮觀。初。朝廷宿重兵守蜀。雖無事。而總計之。臣常思不給是用。除太府少卿王之望。代總領四川財賦。計其時本所見錢引一千四百四十餘道。糧三百三十餘萬石。此其大略也。

中興小紀卷四十

紹興三十一年辛巳春正月安南獻馴象。己卯。上曰。蠻夷貢方物。乃其職。但朕不欲以異獸勞遠人。可令帥臣詳論。今後不必以馴象入獻。甲午。殿中侍御史陳俊卿言。自秦檜之死。其黨皆逐。獨韓仲通管因獄事附檜。今猶以敷文閣直學士帥建康。是月。詔罷之。初。正字胡憲。以年老求去。詔改京秩。三館之士。分韻作詩。共饒其行。以兵部尚書楊椿兼權吏部尚書。二月。丙午。宰執奏。昨有詔開儀鸞司。換舊陳設。有無支收事。上曰。陳設不過饗廟及殿中。并人使至時用之。何至一歲五易。朕已令以新易舊。仍據數支收矣。上又曰。朕宮中未嘗用此。惟以儉為尚。陳康伯曰。陛下儉德。天下所知。雖大禹不過如是。少師殿前都指揮使楊存中。在殿岩幾三十年。至是。上章丐閑。中寅。除太傅。封和義郡王。為醴泉觀使。以開府儀同三司主管步軍司事趙密。代為殿帥。存中。行述云。同列有謀。奪其權者。蓋謂密也。方存中之制未降也。上曰。可令趙密於未宜麻前。便交職事。昔唐神策軍使王駕鶴。久典衛兵。權震中外。議欲易之。崔祐甫召駕鶴留語。移時。而代者已入軍中矣。朕讀唐史。深喜祐甫善處事。可以為法。又以龍神衛四廂都指揮殿前司統制李捧。主管步軍司事。而神龍衛四廂都指揮使主管馬軍司事成閔。仍舊職焉。甲子。詔於都茶場置會子務。仍撥左藏庫錢一十萬貫為本。時戶部侍郎錢端禮。經畫為六務。出納制用皆有法焉。是月。少師觀文殿大學士秦燾卒於建康府。詔贈煒太傅。給事中黃祖舜言。三公非有大功德。不以輕授。陛下保全秦檜家。

中興小紀 卷四十

四五九

俾煇休致而歸。不加罪。恩亦至矣。今乃贈以帝傅之秩。又因其遺奏。許之推恩。異寵併加。殊駭物聽。遂寢其命。三月。己卯。以何浦為翰林學士。兼權吏部尚書。壬午。以兵部尚書兼權翰林學士兼侍讀楊椿為參知政事。夏四月。自廣西歲於橫山寨買馬。費九萬緡。而多斃於路。至是。言者請今後止令部至靜江府南北兩務收養。令所撥請軍自往取之。詔經略司相度中樞密院。己未。上謂宰執曰。朕思州縣通欠。若民果貧。固自合蠲放。或已納足。而官吏侵用。則當與嚴實。明示罪責。治道貴信。賞必罰。若漫不經理。則是姑息。雖堯舜不能治也。是日。四川總領王之望。上備驅殿最事目。乃詔諸路依此行之。時左僕射陳康伯。與參知政事楊椿密議。敵將敗盟。其兆已見。當先事為備。其策有四。令兩淮諸將分畫地界。使自為守。一也。措置民社。密為實兵之計。二也。淮東劉寶。將驍卒少。不可專用。三也。沿江諸郡。增壁積糧。以為歸宿之地。四也。時舊相惟張浚在。於是殿中侍御史陳俊卿言。浚忠謹。兼資文武。可付以關外。臣素不識浚。雖聞其嘗失陝服。散淮師而許國之心。白首不渝。今杜門念咎。老而練事。非前日浚也。臣望聖慈。勿惑讒謗。雖未付以大柄。且與一近郡。以係人心。庶緩急可以相及。俊卿復論鎮江都統制劉寶。軍律不嚴。哀刻過度。比有朝命。分卒戍黃魚梁。而寶遠不遣。乃詔責寶。以散官安置。朝論快之。金國主亮率其衆北巡。至北平山。因改名其山曰太平。五月。金主亮恃其強暴。欲渝盟犯塞久矣。至是遣其臣龍虎衛上將軍高景山。刑部侍郎王全。來賀天申節。辛卯。引見於紫宸殿。全因道亮意求淮漢之地。及指取將相近臣議事。并報淵聖皇帝訃音。且言亮以九月北巡。今所指近臣。當於八月至其國。大率皆慢辭也。於是宰執聚都堂。議舉哀典。故時有謂上不可以凶服見使者。欲俟其去乃發哀。工部侍郎黃中問之。曰。此大事。一失禮。謂天下後世何。且使人或問故。將何以對。於是始議行禮。及調兵守江淮之策。甲午。宰執召三衙帥趙密。成閔。李捧。及太傅和義郡王楊存中。至都堂議舉兵。既又請六漕長武浚景夏。汪應辰。錢端禮。金安節。張運。黃中。給舍黃祖舜。虞允文。楊邦弼。臺諫官汪澈。劉度。陳俊卿。聚議。久之而退。宰執百官入和寧門。舉哀。仍進名奉慰。景夏。餘杭人。度。歸安人也。時朝廷命浙西總管李寶。駐江陰軍。以防海道。於是提舉浙西市舶曾懷獻言曰。航海之役。船有輕重。篷有疾遲。風有大小。竊嘗聞於高麗之商。謂有同日離岸。而隔歲不至者。有同時出洋。而經月不至者。況北人之便。惟在乘騎。縱使至岸。無馬不能捨舟。如猛獸失林。將自投於罪。若海道過為之備。徒分兵力耳。朝廷亦以為然。懷公亮孫也。六月。壬寅。御前諸軍都統制田師中。成鄂。潘李道。成江陵。吳拱。成襄陽。朝廷以上流重地。邊面關而兵力分。宜主以大將。乃詔遣慶遠軍節度使馬帥成閔。總禁旅三萬。往上海控扼。壬子。閔率衆發臨安。尋以閔為湖北東西制置使。閔至鄂。未幾。移屯應城縣。在鄂鄂之間焉。乙卯。以鎮江都統制劉錡。為淮南江南浙西制置使。上以金敗盟。命同知樞密院事周麟之。往聘。麟之憚行。左僕射陳康伯。以國事勉之。語侵康伯。康伯曰。上儻遣康伯。即命即行。大臣同國休戚。雖死安避。麟之竟辭。於是言者論之。上曰。為大臣臨事辭難。何以率百僚。庚申。龍麟之為在外宮觀。時前吏部侍郎徐禧。前戶部侍郎劉岑。皆願使金。並召至行在。而岑對不合。戊辰。以禧為敷文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借資政殿學士。充起居稱賀使。武臣張掄。副之。仍留岑戶部待

秋七月，新德安府教授王質，以近方登科，召試館職，為書者所論，癸酉，詔從之。甲申，左僕射陳康伯、率羣臣詣南郊，請淵聖皇帝諡，宜天錫之，諡曰恭文順德仁孝，詔恭依。右司諫山陰梁仲敏言：前同知樞密院周麟之，懷姙辭難，巧避出疆之命，望行誅竄。戊子，責授麟之秘書少監，筠州居住。徐嘉等出使，未至盱眙，金主遣翰林學士韓汝嘉，先在泗州，壬辰，相見於淮岸口，汝嘉傳亮語，謂卿等雖來，即非所召，可回，令元指定近，上一二人來，須九月初定到。是月，金主亮南徙汴京，其臣自左丞相張浩以下，具九節儀從，迎亮於南薰門，及門而雨暴至，儀從皆不可舉，亮入內，至承天門，迅雷大作，天變如此，亮不知懼也。其母太后立諫，南征，亮怒，使護軍將軍持嘉彥忠，原作嘉彥忠，今改正即宮中弑之，以威言者。於是左右縮頸，國人以目，而後徒單氏與子光英復諫，亮亦欲誅之，母子俱避去三日，而後出，亮一日召其臣問曰：許多宰執，孰有能為統軍者？右丞劉諤曰：臣請為之。亮喜，即拜諤為統軍，將二萬衆，歷唐鄧以瞰荆襄，又以金紫光祿大夫張中彥、統步軍，孟州防禦使王彥章副之，將五萬衆，據秦鳳，以伺巴蜀。工部尚書蘇使衡、統水軍，驍騎上將完顏正嘉奴，原作嘉奴，今改正副之，由海道將趨二浙，餘兵亮自將焉。淮南制置使劉錡、新創踏射威強弓兵。八月，戊申，醫官昭慶軍承宣使王繼先、怙寵干法，富埒公室，子弟直延閣，通朝籍，姻戚黨友，莫非貴游，撤民屋以廣第舍，別業外幣殆遍畿甸，數十年間，未有敢搖之者，自聞邊警，日登重寶歸吳興，為避敵計，於是殿中侍史杜幸老、上疏數其十罪，上曰：初以太后餌其藥，稍假恩寵，不謂小人驕橫，乃爾。幸老曰：繼先之罪，擢髮不足數，今臣所奏，其大凡耳。上曰：有恩無威，有賞無罰，雖堯舜不能治天下，乃詔貶繼先福州，子孫停其官，都城第宅皆籍沒，強買奴婢，悉縱還之。先是言者謂今日正當節浮費，責其贏以濟軍興，監司自浙漕始，郡守自臨安始，各具裁省之數，以聞，頒示外路，俾之為式，至是浙漕以二萬緡，臨安以五萬緡來上。癸丑，上諭宰執，椿留外府，若不下諸路，切戒無得科數，如昔時羨餘，適資賊吏而擾吾民也。初，浙西總管李寶，遣其子公佐，同將官遊士寧，潛入敵境，伺動靜，甲寅，寶以舟師三千人發江陰，既而以風未順，退泊明州澳，而士寧適自密州回，言其子公佐已挾歸正官魏勝得海州矣，寶大喜，趣其下乘機進發。上念出戍官兵之勞，特捐內幣錢七萬緡，分犒其家，殿中侍御史杜幸老言：諸軍負回易子錢甚夥，例償以月廩，不先除此弊，緡出禁幣，入將帥私室矣。上悟，既又聞諸營勘請回易處，仍舊剋除，或非理斂索，丙寅，詔悉禁止，違者重賞之法，士皆歡舞拜賜。己巳，朝獻景靈宮。九月，庚午朔，朝饗太廟，辛未，崇祀上帝於明堂，以徽宗配，大赦天下。金帥喀齊喀，原名合寶，今改正號西元帥，以五千餘騎自鳳翔大散關入川界三十里，甲戌，攻黃牛堡，時人情惴懼，四川制置使王剛中，單騎日馳百里，抵仙人原，見宣撫使吳玠於帳中，玠大驚，剛中曰：大將臨戎，義同休戚，安得高枕而臥？於是官軍用神臂弓射退敵騎，玠遣將官高松往為之援，仍與本堡管隊官張操、同力拒之。初，建炎末，陝西諸將如張中孚、張中彥兄弟，皆叛歸北境，中間金還我河南故地，乃召二人至行在，復授官，以仍奉內祠，及和議成，悉為金索而去，中孚未幾死，至是惟中彥為金將兵在陝，王剛中即遣蠟書說之，又剛中聞大將劉錡制置淮上，因對玠談錡之美，玠曰：信叔有雅量而無英概，今天下雷同舉之，玠恐其不能當亮也。剛中

未以為然。冬十月，庚子朔，下詔親征。初，金主亮肆虐，國人久不堪之，有葛王褒者，晉王宗輔之子，而太宗晟之孫也，時中原豪傑並起，大名王友直、濟南陳俊，皆倡義集衆，而契丹之後耶律鄂哈，原名鄂哈，今改正亦興於沙漠，於是渤海一軍萬人叛亮，歸會寧府立褒為帝，在六月改元大定，赦其境內，黃河以北皆下之。左丞相張浩，自汴京錄褒教馳以報亮，亮歎曰：朕欲俟江南平後，取一戎衣大定之義，以紀元，是子乃先我乎。命取書一帙示其下，果豫識改元之事，亮即遣先鋒將郭安國、率衆攻褒，令盡誅黃河以北之叛己者。癸卯，詔四川宣撫使吳玠、分陝西河東路，淮南制置使劉錡、分京東河北東路，湖北制置使成閔、分京西北西路，並為招討使。時新復海泗二州，乃詔歸正官魏勝知海州，夏俊知泗州。金帥喀齊喀犯黃牛堡，旬餘不退，宣撫使吳玠、別遣將直至寶雞，泗河，夜劫橋頭大寨，獲捷。於是四川制置使王剛中、即日馳還，謂其屬李燾曰：將帥之功，吾何有焉？燾曰：公以身督戰，而功成不居，過人遠矣。時屯戍兵將暴露日久，丙午，宰執請再加賞犒，上詔所在總領所撥給，仍具數以聞，令內帑給還。戊午，以知樞密院葉義問、督視江淮荆襄軍馬中書舍人虞允文、為參議軍事。時四川總領財賦王之望、區處調度頗有條理，葉義問力薦之，上有撥用之意。陝西河東招討使吳玠、遣將官彭清強、張德等，攻破隴州方山原。辛酉，左光祿大夫湯思退、復觀文殿大學士、充醴泉觀使兼侍讀，既至，除行宮留守。甲子，特進張浚復觀文殿大學士、判潭州。左大中大夫湯鵬舉、復資政殿學士、知太平州。浚尋改判建康府。先是浙西李寶舟師至東海縣時，金兵已圍海州，寶應兵登岸，金人驚出意外，亟引去，於是魏勝出城迎寶寶遣精士四人，招納降附。時山東豪傑王世隆、明椿、劉異、輩皆各以義旗聚衆，爭為應援，寶與子公佐，引舟師至密之膠西石臼島，而金舟已出海口，泊唐島，相拒止一山，候風即南，不知王師之猝至也。寶伺敵未覺，遣裨將曹洋、黃端禮、禱於石臼神，祈風助順，丙寅，風自南來，衆爭奮，引帆擄刃，俄頃過山，薄敵鼓聲震，敵驚失措，敵帆皆以錦纜為之，觸互數里，忽為波濤卷聚一隅，齊聲搖兀，無復行次，寶命以火箭射之，煙焰隨發，延燒數百，火不及者，猶欲前拒，寶命健士躍登其舟，以短兵刺擊，燈之舟中，其餘金軍皆中原舊民，脫甲而降者三千餘人，獲金將完顏正嘉奴等六人斬之。惟統軍蘇保衡未發，不可獲，旋聞自經死，得獻議造船人倪荀、商簡、梁三兒等，皆淮浙姦民，且為敵嚮導者，又獲其統軍印與詔文書器甲糧斛以萬計，寶欲乘勝而進，而聞亮已濟淮，遂旋師駐東海，視緩急為援。遣曹洋飛小舟奏捷，既至上，命降詔獎之。除寶靖海軍節度沿海制置使。丁卯，知樞密院葉義問、至鎮江權立行府。先是淮東制置使劉錡、遣都統王權、將兵迎敵，逗留不進，錡再檄權往壽春，權不得已，僅發軍至廬州戍守，故敵得維橋以濟，權棄廬州而遁，敵騎至尉子橋，統制官姚興以一軍三千人力戰，權擁羣刀斧自衛，殊不援，與敵戰數百人，以援兵不至而沒。癸亥，權又棄和州，先奔采石。初，京西招討使成閔、遣統制官趙樽，以四千人守德安府，擇乘虛攻蔡州，入其城，斬敵首楊萬餘衆，去。時金人既入兩淮，而上流惟鄂州、荆南二軍，朝廷亟命成閔、總諸軍併舟師回援淮西，而荆南軍新創，金將劉諤、擁衆十萬，揚聲欲取荆南，又欲分軍自光黃擄武昌，朝廷以金人昔嘗由此入江西，慮搖根本，命都統吳玠、遣兵護武昌一帶津渡，玠將引兵

回鄂。宜諭使王澈聞之。馳書止琪。而自發鄂之餘兵。進成黃州。敵果犯襄陽。琪與戰於襄水之上。時武昌令薛季宜嘗獻計於澈。謂閔已得蘇。有破竹之勢。宜勿遣令閔乘虛下。穎昌經陳汝超。汴梁敵內顧必驚。潰不果。川季宜永嘉人。微言子也。時詔淮漢郡縣。籍民為兵。淮南乃選丁壯。欲涅其手。而從大軍。使民駭而逃。殿中侍御史杜莘老言。敵未至而先敗吾民。非計。宜令兵民止聽部縣官節制。征役無出鄉從之。淮民乃定。先是金萬戶高景山。以兵數萬犯揚州。劉錡提大兵禦之於清河。敵以匪裝舟載糧。挽而上。劉錡募善沒者。擊舟沈之。敵大驚。錡病。血死。不能支。猶乘肩輿。臨敵指揮。俄而敵犯揚州。錡欲以邀。錡以兵保瓜州。敵騎逼江。錡遣麾下員琦。設伏於皂角林。與敵接戰。誘敵入。張弩俄發。敵大敗。斬景山。俘數百人。十一月庚午。宰執奏。楚軍關額事。上曰。訪常兵集。自有定數。當此多事之時。額外招收。不必拘也。詔江浙福建。揀軍發赴三衛。其關額令自招填。詔下。關額之令。登仕郎八千貫。依奏。陸人例。仍免銓試。一次。度僧牒。亦減價為三百貫。金房駐劄都統王彥。統兵復饒州。金亮為內變所撓。於是親統細軍。駐和州之雞籠山。臨江築壇。刑馬祭天。必欲由采石而渡。朝廷詔王權至行在。以池州都統制李顯忠代之。命書舍人虞允文。趣顯忠交權軍。時顯忠未至。乙亥。允文夜見建康留守張瑄。議禦敵之計。瑄但言已當死留。丙戌。左僕射陳康伯等言。時當雨。戰守諸軍。暴露不易。乞再加優恤。上乃詔。總領所每人支絹一匹。家屬在營者。經以薪炭之直。康伯等曰。此其受陛下挾纊之賜也。亮自采石之敗。乃北抵瓜州。時淮南制置使劉錡。退屯鎮江。而錡病已劇。知樞密院葉義問。以都統制李橫。代錡之職。趣令渡江。錡之姪中軍統制官汜。隨橫以往。軍戰不利。橫併其都統制印失之。時上怒甚。將先按誅王權。以厲諸將。同知樞密院黃祖舜。密言於上曰。權敗軍之罪。誠合誅。然劉汜亦須正典刑。若汜而誅。是謂同罪異罰。願劉錡大有功。今聞其病已殆。汜誅。錡必愧忿以死。是國家以一敗而自殺三大將。得無為敵所快乎。願陛下少留聖恩。上大悟。權汜得不死。癸未。乃詔湖北制置京西等路。詔討使成閔。為淮東制置。淮北泗宿招討使。鄂州駐劄都統制吳玠。為湖北制置京西等路。招討使。建康府駐劄都統制李顯忠。為淮西制置。淮北壽亳招討使。上以李橫。劉汜等。不利。急遣御營衛使楊存中。措置守江。中書舍人虞允文。亦自建康馳至鎮江。時江岸有軍船二十四艘。賊已瞰江。恐期不堪。駕用存中。允文。同淮東總領朱夏卿。鎮江守臣趙公偁。和與臨江按試。命戰士踏車船。徑趨瓜州。迫岸復回。敵兵皆持滿以待。其船中流上下。回轉如飛。敵衆相顧駭愕。時亮已聞李寶由海道入。西焚其戰艦。而荆鄂成。諸軍方順流而下。亮愈忿。乃回揚州。召諸帥入。約三日畢。濟過期。盡殺之。諸帥相與謀曰。南軍有備如此。進有奔殺之禍。退有敵殺之憂。奈何。其中有一人曰。等死。求生可乎。衆皆曰。願聞教。有總管萬載者曰。殺即主卻與南宋通和。歸鄉則生矣。衆口一辭曰。諾。亮有紫茸等細軍。不遣臨敵。專以自衛。諸人雖欲殺亮。而細軍衛之嚴密。衆因謂諸軍曰。淮東子女金帛。皆逃在泰州。我輩急欲渡江。汝等何不白郎主。往取之。細軍欣然共請亮從之。於是細軍去者過半。亮語威勝。統軍耶律勸農曰。爾所將勝兵。我明日自點。數少必誅。勸農自計兵已過半。與其子宿直。將軍穆爾。今改正。謀亦欲弑亮。乙未。諸帥集兵萬餘人。控

弦直入亮寢帳中。左右親兵散走。諸帥射帳中。矢下如雨。亮即死。并殺其太傅及三妃。與謀事者十餘人。丙申。亮細軍破泰州。統制官王剛。棄城走江陰。是日。饒州金軍雷政渡江。報亮已被殺。時樞密行府留建康。先是有知數者。詣行府上書曰。以太一局致之。金亮不煩質斧。冬至前。當有蕭牆之變。人皆未以為然。至是驗之。是月。以吏部侍郎汪應辰。兼權尚書。初。馬軍司統制官趙鼎。離蔡州至麻城縣。復被詔會鄂。諸帥吳玠。江陵帥李道。併力進攻。擄領兵還攻蔡州。刺史蕭懋德。攻城立寨。十二月。己亥朔。黎明。擄潛師入城。懋德遁去。時有司用紹興七年巡幸故事。辦殿中侍御史杜莘老言。今親征與曩日事異。宜悉從簡。以幸所過郡縣。上曰。此行中宮及內人不往。止與建王行。令偏識諸將。雖朕服用。亦自省約也。壬寅。淮東制置使成閔。復揚州。敵衆已散。亮欲遣使報我。訪得瓜洲所俘成忠。郎張真。使持牒請和。甲辰。金都督府牒本朝樞密院云。正隆失德。無名與師。兩國生靈。枉被塗炭。今已從廢。見議班師。各務戢兵。以敦舊好。上將撫師於建康。而欽宗未附廟。留守湯思退。請省處以速。禮部侍郎黃中。持不可。上納之。然議者猶謂。因服不可以即戎。上曰。吾固以縞素詔天下。乙卯。李獻忠戰退金兵。己未。上次鎮江府。宰執奏。肆救事。上曰。向已下哀痛之詔。今日恩宥。不必更揚。完顏亮過惡。但專罪己。以稱朕畏天愛民之意。陳康伯等奏。宜諭詞臣。仰道聖旨。壬戌。曲赦新復州軍。上諭宰執曰。前日過平江。守臣洪道進。洞庭柑。卻之。今過常潤。兩郡俱無所獻。必是聞風而能也。朕意無他。正恐受之。則後來所歷之郡。必競為奢侈。有過於柑子者矣。陳康伯等因贊此。非獨仰識陛下儉德。又以見聖慮之深遠也。癸亥。建康留守張浚言。金人已退。兩淮皆定。初。金亮既被弑。子光瑛留汴京。亦為其乘所殺。亮遣先鋒將郭安國。行至滑州。聞變。留不進。金國新主。稷知亮已死。乃與其子允升。允迪。擁甲騎一萬。趨燕京。時詔沿江監司條上恢復事。江東提舉常平洪适言。金亮既殞。大定僭號。未必諸國服從。自淮以北。別無爭立之人。宜傳檄中原。使義士各取州縣。因以畀之。王師但屯淮上。募兵積粟。以為聲援。不必輕涉其地。與之力爭。俟蜀漢山東之兵。俱集。遲以歲月。必有機會可乘。此萬全之策也。初。諸路歲鑄銅錢一百六十萬貫。自紹興以來。權以五十萬貫為額。而近歲虧甚多。是年止及一十萬一千貫。數內惟嚴州神泉監。密通行都令徑自運。而建之豐國。詔之永通。與贛之錢銅錢院。悉赴提點官所。就饒之永平監。團綱津發。泛大江轉入浙西。漕渠納之京師。是年。詔籍鄉兵。知荆南府續。乃請籍民為義勇。其法取於主戶之雙丁。每一萬戶為一甲。五甲為一團。甲團皆有長。又擇一邑之豪為總首。歲於農隙。教以武事。而官給其糧。其後隸於籍者。至七八千人。江陰。又武昌令薛季宜。亦求得故河北陝西弓箭手。保甲法。五家為保。二保為甲。六甲為隊。據地形便利。則為總。不限以鄉總首領焉。諸總皆有射圃。教民射。而旗幟亦隨總而別。其色紹興三十二年。壬午。春正月。戊辰朔。日有食之。初。鄂州安撫蕭中一。率先歸正。上嘉其忠義。嘗欲築館待之。使其至如歸。至是。為亂兵所害。州民乞立廟。襄陽。都統制吳玠。知均州。武鉅。列上其事。丙子。上諭宰執。官與贈官併賜廟額。仍令玠。董致其孤。於武昌。多方恤之。時江東提舉常平官洪适。因上殿言。江鄉

之民以旱荒而徙淮甸。比遭敵騎之擾。復還故鄉。所棄之產。已為官司估賣。形勢之家。買者十不償一。佃者量納租課。無補於官。有害於民。乞斷自紹興二十八年以後。州縣所賣遺產。許元業人子孫以元估價就贖。專委提舉常平官覺察從之。先是京東忠義軍耿景等。以占東平府遣使來奏。己丑。以景為天平軍節度。就知東平府。仍節制京東河北忠義軍。二月。戊戌朔。以中書舍人權直學士院虞允文為兵部尚書。川陝宣諭使。於興州置司。癸卯。上發建康府。初。上欲付留守張浚以江淮之事。已而中止。乃以宿衛使楊存中為宣撫使。中書舍人劉珪不書錄黃。且論其不可。珪子羽子也。上謂珪曰。劉珪之父為張浚所知。比奏事。專為浚地耳。然存中宣撫之命亦寢。專措置而已。乙巳。上次鎮江府。乙丑。上至臨安府。己未。以觀文殿大學士行宮留守湯思退知紹興府。先是統制官趙撝。再得蘇州城。復為金兵所圍。撝戰卻之。會鄂帥吳玠進軍駐南陽。遣統制官成皋華旺等。各以所部來援。而金帥裴滿率精兵十萬止於城西。依汝水為寨。一日。浚且來攻。統制官焦元中流矢。敵乘勝登城。撝牙將王世顯募敢死巷戰。敵敗退。再來攻。又不利。敵燒營而遁。屬有旨班師。乙丑。撝軍還信陽。閏二月。太尉提舉萬壽觀劉鑄卒。右諫議大夫梁仲敏。殿中侍御史吳希左。正言劉度。言參知政事楊椿。無所建明。三月。丁酉朔。罷為資政殿學士。奉外祠。再論。遂降授端明殿學士。壬寅。詔諸路帥府。各置會子庫。上之幸建康也。翰林學士何浦。以屬疾不能履從。至是力求去。己巳。以浦為龍圖閣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宮。夏。四月。御史中丞王澈。宣諭荆襄回。戊寅。入見。遂除參知政事。甲申。上諭宰執。論及近年諸將之子。職取科第。有居清望官者。上曰。武臣子孫。只宜為武臣。清望須還白屋。今以將家居之。則公議自然藉藉。於是陳康伯等退而仰歎不已。是月。資政殿學士魏良卒。太傅和義郡王楊存中。罷措置兩淮。詔以建康留守張浚兼之。四。川宣撫使吳玠。時已復大散關和尚原。至是。又遣都統制姚仲。率師攻德順軍。未下。敵眾來援。玠恐士有退志。即自秦馳赴。率數十騎繞城呼。城中之人。欲識玠面。不發一矢。敵氣自索。既戰。又為我軍所敗。遂遁去。璘入城。父老擁拜馬前。幾不可行。開府儀同三司領殿前都指揮使趙密。累章乞解印。尋除萬壽觀使。奉朝請。五月。甲辰。宰執奏。近探報。皆言黃河南北。蝗蟲為災。今已數年。天意可見。而江淮之間。蠶麥大稔。此實聖德所召。上愀然曰。去歲完顏興師。無名彼曲。我直豈無天理。朕德不足以動天。賴祖宗仁澤所致。今幸蠶麥告登。更望有秋。設或邊事未息。必可枝梧。於是陳康伯等惶懼仰歎而退。戊申。太傅和義郡王楊存中。罷御營宿衛使。復為醴泉觀使。壬戌。龍圖閣學士洪遵。復為翰林學士。望仙橋東新葺宮成。六月。戊辰。詔以德壽為名。己巳。立皇子建王為皇太子。改名登。初。民間識語曰。朝廷自有龍兒在。頭角生時方見天。至是識者謂從天而加二點。乃頭角之生。其下從日。則如日當天而天下利見。此見天之義也。右僕射朱倬。罷為觀文殿大學士。奉祠而去。制辭略曰。君子邦家之基。未聞成效。元良天下之本。乃觀時庸。未幾落職。甲戌。皇太子賜字元永。故宗室秘閣修撰子偁。追封秀王。妻宜人張氏。封王夫人。內降御劄。皇太子可即皇帝位。朕稱太上皇帝。皇后稱太上皇后。應軍國事。並聽嗣君處分。丙子。上行內禪之禮。有司設仗紫宸殿。下百寮起居畢。宰執陳康伯。葉義問。汪澈。黃祖舜。言臣等不才。輔政令

陛下超然獨斷。高蹈堯舜之舉。臣等心實欽仰。但自此不獲日望清光。犬馬之情。不勝依戀。因再拜辭。相與泣下。已至號慟。上亦為之揮涕。曰。朕在位三十六年。今老且病。久欲閑退。此事斷自朕意。非由臣下。開陳卿等當悉力以輔嗣君。康伯等復奏曰。皇太子仁聖。天下所共知。似聞謙遜太過。未肯便御正殿。上曰。朕前此固嘗與之言。早來禁中。又面諭之。即步行徑趨側殿門。欲還東宮。朕已再三勉邀。留今在殿後矣。上即還內。羣臣移班殿門外。宣詔畢。入班殿廷。案此上九字。原鈔本注。今太子服履袍。內侍扶掖至御榻前。側立不坐。百官拜舞。山呼起居畢。康伯等升殿奏。願陛下即御坐。以正南面。仰副太上皇傳授之意。天顏愀然曰。君父之命。出於獨斷。此大位。懼不敢當。尚容辭避。康伯等再奏。陛下應天順人。龍飛寶位。臣以驚下之材。恐不足以仰副新政。然依乘風雲。千載之遇。實與四海蒼生。不勝大慶。賀畢。駕還內。百官赴祥曦殿。候太上皇登慈。扈從至德壽宮而退。

宋史本傳文苑七

熊克字子復。建寧建陽人。御史大夫博之後。將生。有翠羽雀翔臥內。克幼而翹秀。既長。好學。善屬文。郡博士胡憲器之。曰。子學老於年。他日當以文章顯。紹興中。進士第。知紹興府諸暨縣。越帥課賦頗急。諸邑率督趣以應。克曰。寧吾獲罪。不忍困吾民。他日。府遣幕僚閱視。有亡時。方不雨。克對之泣曰。此催租時耶。部使者芮輝。行縣至其境。謂克曰。莫知子文墨而已。今乃見古循吏。為表薦之。入為提轄文思院。嘗以文獻會觀。觀持白于孝宗。喜之。內出御筆。除直學士院。宰相趙鼎甚異之。因奏曰。翰院清選。熊克小臣。不由論薦而得。無以服衆論。請自朝廷召試。然後用之。上曰。善。乃以為校書郎。累遷學士院權直。上御選德殿。召論曰。卿制誥甚工。且有體。自此燕閒。可論治道。克自以見知於上。數有論奏。嘗言。金人雖講和。而不能保於他日。今宜以和為守。以守為攻。當和好之時。為備守之計。彼不能禁吾不為也。邊備既實。金人萬一猖獗。必不得志於我。退而乘我。曲不在我矣。且今日之守。莫重淮東。金犯淮西。負糧自隨。其勢必難。若犯淮東。清河糧船。直下易耳。然則守淮之策。以墾田修堰。教民兵為先。援淮東之策。莫若即江陰建水軍。緩急可相應。然驟立一軍。慮敵生疑。當託以海道。商賈之衝。多徵擾。置一巡檢。警督之。自此歲增兵。不出十年。隱然一軍矣。中興之際。不患兵不可用。而患將權難收。今日之弊。不患將不可用。而患軍情易動。往時諸大將拊士卒如家人。自罷諸將兵權。御前主帥。更徙不常。凡軍中筭權之利。所以養士卒者。今皆轉而為苞苴矣。又腹其餘以佐之。得無怨乎。宜嚴戒將帥。毋縱掊削。帝嘉其有志。召草明堂教書。克言。二浙荐饑。

媼且起。赦亦不宜飾詞。帝嘉其識體。除起居郎兼直學士院。以言者出知台州奉祠。克博聞強記。自少至老。著述外無他嗜。尤淹習宋朝典故。有問者。酬對如響。家素儉約。雖貴不改。舊所居卑陋。門不容輟。雖部使者郡守至。必降車乃入。嘗愛臨川童子王克勤之才。將妻以女而乏資。遣會草制。獲賜金。遂以歸之。人稱其清介。卒年七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中興小紀四十一卷 宋樂大

宋熊克撰。克字子復。建陽人。孝宗時。官至起居郎。兼直學士院。出知台州。事蹟具宋史文苑傳。是編排次南渡以後事蹟。首建炎丁未迄紹興壬午。年經月緯。勒成一書。宋制凡累朝國史。先修日記。其曰小紀。蓋以別於官書也。陳振孫書錄解題。稱克之爲書。往往疏略多抵牾。不稱良史。岳珂程史。亦摘其記金海陵南侵。誤以薰風殿之議與武德殿之議。并書於紹興二十八年。合而爲一。蓋以當時之人。記當時之事。耳目既有難周。是非尙未論定。自不及李心傳書。纂輯於記載詳備之餘。然其上援朝典。下參私記。綴緝聯貫。具有倫理。其於心傳之書。亦不失先河之導。初始難工。固未可一例論也。宋史藝文志載克所著。尙有九朝通略一百六十八卷。今永樂大典僅存十有一卷。首尾零落。已無端委。僅此尙爲完本。惟原書篇第。爲編纂者所合并。舊目已不可尋。今約略年月。依宋史所載原數。仍勒爲十卷。

欽定四庫全書簡明目錄

中興小紀四十卷

宋熊克撰。原本久佚。今從永樂大典錄出。所載南渡事迹。起建炎丁未。迄紹興壬午。蓋高宗一朝之史。其曰小紀。蓋宋制凡累朝國史。先修日記。故以小別之。明非官撰也。

直齋書錄解題

中興小紀四十一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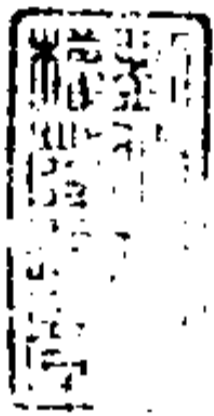
熊克撰。克之爲書。往往疏略多抵牾。不稱良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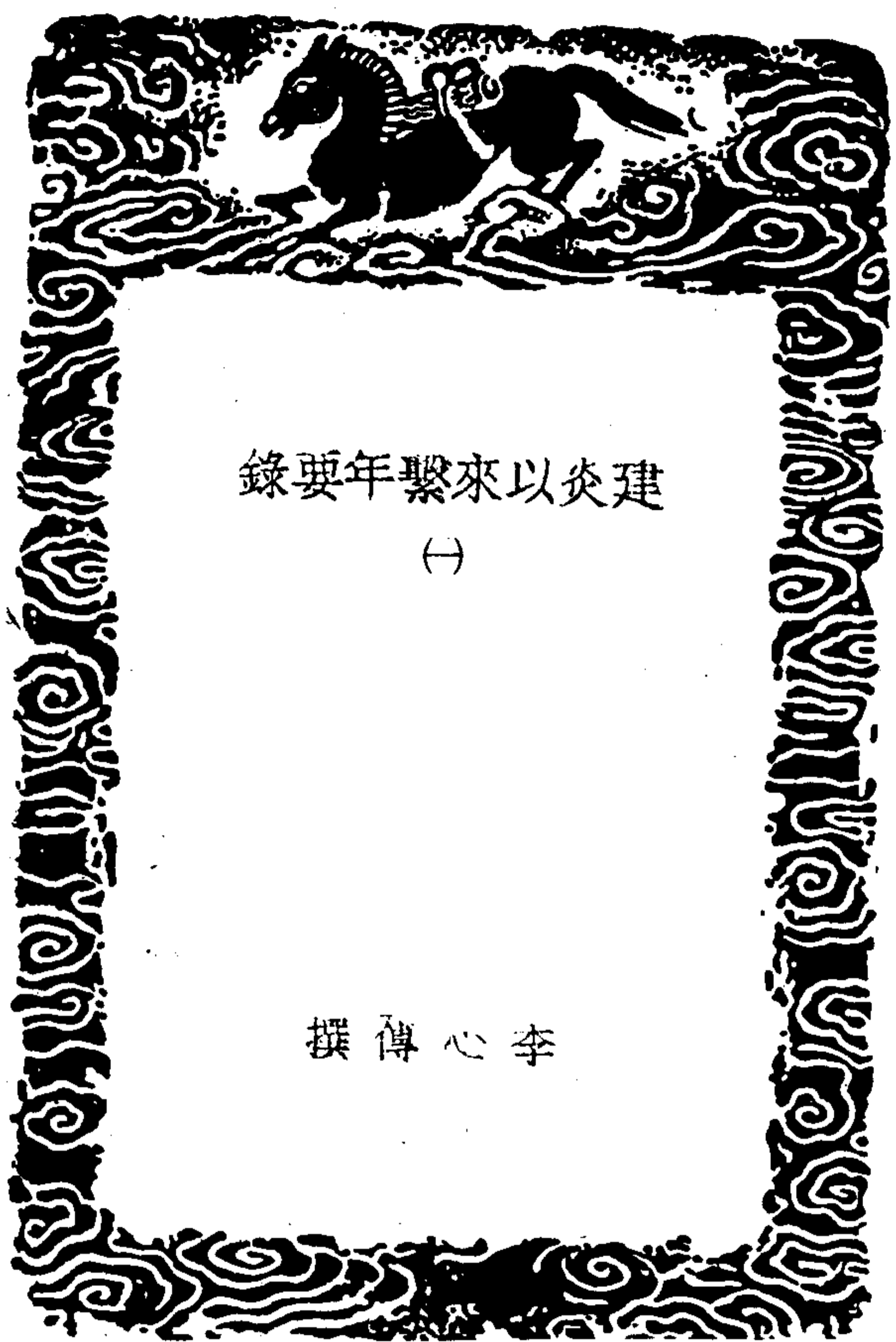
鐵琴銅劍樓書目

中興小紀四十卷 宋樂大

宋熊克撰。排次南渡以後事蹟。始建炎丁未。終紹興壬午。宋史藝文志作四十卷。陳氏書錄解題作四十一卷。是書前列四庫提要云。原書篇第。爲編纂者所合并。舊目已不可尋。今約略年月。依宋史所載原數。仍勒爲四十卷。蓋從四庫本傳錄者也。

是書爲巴陵方氏傳鈔本。原文譌敝。不可卒讀。今據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朝野雜記。宋史。金史。諸書。詳加校正。隨綴案語。其可疑者。亦附注俟攷。原鈔本間有案語。未審爲誰。以原案別之。至云原作某。今改正。及據某書修入者。則熊氏自注也。原引各書。止空一格。殊與正文相混。且前後語意。未免隔斷。今改作夾注。附當句下。以便觀覽。案四庫總目。原書久佚。蓋從永樂大典錄出者。提要言約略年月。依宋史所載。仍勒爲四十卷。致直齋解題本四十一卷。殆別目錄數之也。宋史文苑傳。稱克好學善屬文。尤淹習宋朝典故。然觀此書所紀。多詆抑李綱趙鼎諸賢。而傅會和議。是非已謬於當時。君臣諛頌之辭。瑣屑必錄。而韓岳戰功。反略。武穆之冤。未能表白。所徵引如汪伯彥時政記。朱勝非閒居錄等書。尤屬誣辭。殊少別擇。文語亦復艱澀。陳伯玉譏其書往往疏略多抵牾。非苛論也。雜記載克以上所著九朝通略。遷官。而此書未嘗進御。乾道八年秋。商人戴十六者。私持渡淮。盱眙軍以聞。遂命諸道帥憲臣。察郡邑書坊所鬻。凡事干國體者。悉令毀棄。則當時已少傳本。要錄所引。類多摘瑕訂誤。以其爲宋人舊帙。於中興事蹟。亦有可備參攷者。故刊而存之。光緒十六年五月南海廖廷相識。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一)

李心傳撰

宋史本傳

李心傳字微之。宗正寺簿舜臣之子也。慶元元年。薦於鄉。既下第。絕意不復應舉。閉戶著書。晚因崔與之許。奔魏了翁等。合前後二十二人之薦。自制置司敦遣至闕下。爲史館校勘。賜進士出身。專修中興四朝帝紀。甫成其三。因言者罷。添差通判成都府。尋遷著作佐郎。兼四川制置司參議官。詔無入議幕。許詳官置局。踵修十三朝會要。端平三年。成書。召赴闕。爲工部侍郎。言臣聞大兵之後。必有凶年。蓋其殺戮之多。賦斂之重。使斯民怨怒之氣。上干陰陽之和。至於此極也。陛下所宜與諸大臣掃除亂政。與民更始。以爲消惡運。迎善祥之計。而法弊未嘗更張。民勞不加振德。既無能改於其後。而殆有甚焉。故帝德未至於罔愆。朝綱或苦於多紊。廉平之吏。所在鮮見。而貪利無恥。敢於爲惡之人。挾敵與兵。四面而起。以求逞其所欲。如此而望五福來備。百穀用成。是緣木而求魚也。臣考致旱之由。曰和糴增多而民怨。曰流散無所歸而民怨。曰檢稅不盡實而民怨。曰籍費不以罪而民怨。凡此皆起於大兵之後。而勢未有以消之。故愈積而愈極也。成湯聖主也。而桑林之禱。猶以六事自責。陛下願治。七年於此。災祥儼僅。史不絕書。其故何哉。朝令夕改。靡有常規。則政不節矣。行齋居送。略無能日。則使民疾矣。陪都闕廟。工作甚殷。則土木營矣。潛邸女冠。聲焰益熾。則女謁盛矣。珍玩之獻。罕聞卻絕。則苞苴行矣。鯁切之言。類多厭棄。則讒夫昌矣。此六事者。一或有焉。猶足以致早。願亟降罪己之詔。修六事以回天心。羣臣之中。有獻聚斂剽竊之論。以求進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宋史本傳

一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宋史本傳

者。必重黜之。俾不得以上誣聖德。則早雖烈。猶可弭也。然民怨於內。敵逼於外。事窮勢迫。何所不至。陛下雖謀臣如雲。猛將如雨。亦不知所以爲策矣。帝從之。未幾。復以言去。奉祠居湖州。淳祐元年。罷祠。復予又罷。三年。致仕。卒。年七十有八。心傳有史才。通故實。然其作吳獵。項安世傳。褒貶有愧乘筆之旨。蓋其志常重川蜀。而薄東南之士云。所著成書。有高宗繫年錄二百卷。學易編五卷。誦詩訓五卷。春秋考十三卷。禮辨二十三卷。讀史考十二卷。舊訓聞誤十五卷。朝野雜記四十卷。道命錄五卷。西陲泰定錄九十卷。辦南遷錄一卷。詩文一百卷。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總目

- 卷一 建炎元年丁未正月辛卯朔之庚申 ○一
- 卷二 建炎元年丁未二月辛酉朔之庚寅 三七
- 卷三 建炎元年丁未三月辛卯朔之己未 六三
- 卷四 建炎元年丁未四月庚申朔之丁亥 八七
- 卷五 建炎元年丁未五月庚寅朔之戊午 一一五
- 卷六 建炎元年丁未六月己未朔之戊子 一四一
- 卷七 建炎元年丁未六月己未朔之戊子 一七三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總目

- 建炎元年丁未七月己丑朔之丁巳 卷八 一九五
- 建炎元年丁未八月戊午朔之丙戌 卷九 二二一
- 建炎元年丁未九月戊子朔之乙卯 卷十 二二九
- 建炎元年丁未十月丁巳朔之十一月辛亥 卷十一 二四七
- 建炎元年丁未十二月丙辰朔之乙酉 卷十二 二六三
- 建炎二年戊申正月丙戌朔之甲寅 卷十三 二八一
- 建炎二年戊申二月乙卯朔之壬午 卷十四 二九五
- 建炎二年戊申三月乙酉朔之辛亥 卷十五 三〇七
- 建炎二年戊申四月甲寅朔之五月己酉 卷十六 三二七
- 建炎二年戊申六月甲寅朔之七月辛亥 卷十七 三四三
- 建炎二年戊申八月癸丑朔之九月丁酉 卷十八 三五七
- 建炎二年戊申十月癸丑朔之十二月戊寅 卷十九 三九九
- 建炎三年己酉正月庚辰朔之己酉 卷二十 三八九
- 建炎三年己酉二月庚戌朔之戊寅 卷二十一 四一一
- 建炎三年己酉三月己卯朔之丁未 卷二十二 四六三

- 建炎三年己酉四月戊申朔之丁丑 卷二十三 四八一
- 建炎三年己酉五月戊寅朔之丁未 卷二十四 四九一
- 建炎三年己酉六月戊申朔之乙亥 卷二十五 五〇五
- 建炎三年己酉七月戊寅朔之壬寅 卷二十六 五一九
- 建炎三年己酉八月戊申朔之乙亥 卷二十七 五二九
- 建炎三年己酉閏八月丁丑朔之乙巳 卷二十八 五五三
- 建炎三年己酉九月丙午朔之十月癸卯 卷二十九 五六九
- 建炎三年己酉十一月乙巳朔之甲戌 卷三十 五八三
- 建炎三年己酉十二月乙亥朔之癸卯 卷三十一 五九七
- 建炎四年庚戌正月甲寅朔之二月辛丑 卷三十二 六一九
- 建炎四年庚戌三月癸卯朔之四月辛丑 卷三十三 六三九
- 建炎四年庚戌五月壬寅朔之庚午 卷三十四 六五七
- 建炎四年庚戌六月辛未朔之己亥 卷三十五 六七三
- 建炎四年庚戌七月辛丑朔之己巳 卷三十六 六八五
- 建炎四年庚戌八月辛未朔之戊戌 卷三十七 七〇一

- 建炎四年庚戌九月辛丑朔之內寅 卷三十八 七一七
- 建炎四年庚戌十月庚午朔之己亥 卷三十九 七三一
- 建炎四年庚戌十一月庚子朔之內寅 卷四十 七四三
- 建炎四年庚戌十二月己巳朔之丁酉 卷四十一 七五三
- 紹興元年辛亥正月己亥朔之內寅 卷四十二 七六三
- 紹興元年辛亥二月戊辰朔之丁酉 卷四十三 七七七
- 紹興元年辛亥三月戊戌朔之四月乙未 卷四十四 七九五
- 紹興元年辛亥五月丙申朔之癸亥 卷四十五 八〇九
- 紹興元年辛亥六月丙寅朔之癸巳 卷四十六 八二一
- 紹興元年辛亥七月乙未朔之八月癸巳 卷四十七 八四一
- 紹興元年辛亥九月甲午朔之癸亥 卷四十八 八五五
- 紹興元年辛亥十月甲子朔之癸巳 卷四十九 八六九
- 紹興元年辛亥十一月甲午朔之壬戌 卷五十 八八三
- 紹興元年辛亥十二月癸亥朔之壬辰 卷五十一 八九三
- 紹興二年壬子正月癸巳朔之二月庚寅 卷五十二 九一五

- 紹興二年壬子三月壬辰朔之己未 卷五十三 九三九
- 紹興二年壬子四月壬戌朔之閏四月己未 卷五十四 九四九
- 紹興二年壬子五月庚申朔之戊子 卷五十五 九六五
- 紹興二年壬子六月庚寅朔之戊午 卷五十六 九七七
- 紹興二年壬子七月己未朔之丙戌 卷五十七 九八九
- 紹興二年壬子八月己丑朔之丙辰 卷五十八 一〇〇三
- 紹興二年壬子九月戊午朔之丁亥 卷五十九 一〇一七
- 紹興二年壬子十月戊子朔之丙辰 卷六十 一〇二九
- 紹興二年壬子十一月戊午朔之甲申 卷六十一 一〇四三
- 紹興二年壬子十二月丁亥朔之丙辰 卷六十二 一〇五七
- 紹興三年癸丑正月丁巳朔之乙酉 卷六十三 一〇六七
- 紹興三年癸丑二月丁亥朔之三月甲申 卷六十四 一〇八五
- 紹興三年癸丑四月丙戌朔之癸丑 卷六十五 一〇九九
- 紹興三年癸丑五月乙卯朔之辛巳 卷六十六 一一一一
- 紹興三年癸丑六月甲申朔之癸丑 卷六十七 一一二七

- 紹興三年癸丑七月甲寅朔之八月辛亥 卷六十八 一一四三
- 紹興三年癸丑九月壬子朔之庚辰 卷六十九 一一六三
- 紹興三年癸丑十月壬午朔之辛亥 卷七十 一一七七
- 紹興三年癸丑十一月壬子朔之庚辰 卷七十一 一一八七
- 紹興三年癸丑十二月辛巳朔之庚戌 卷七十二 一一九九
- 紹興四年甲寅正月辛亥朔之庚辰 卷七十三 一二〇九
- 紹興四年甲寅二月辛巳朔之丁未 卷七十四 一二二一
- 紹興四年甲寅三月辛亥朔之己卯 卷七十五 一二三三
- 紹興四年甲寅四月庚辰朔之戊申 卷七十六 一二四七
- 紹興四年甲寅五月庚戌朔之丁丑 卷七十七 一二六一
- 紹興四年甲寅六月己卯朔之丙午 卷七十八 一二七三
- 紹興四年甲寅七月戊申朔之丁丑 卷七十九 一二八九
- 紹興四年甲寅八月戊寅朔之乙巳 卷八十 一二〇三
- 紹興四年甲寅九月丁未朔之甲戌 卷八十一 一二二一
- 紹興四年甲寅十月丙子朔之乙巳 卷八十二 一二四三

- 紹興四年甲寅十一月丙午朔之癸酉 卷八十三 一二五九
- 紹興四年甲寅十二月乙亥朔之癸卯 卷八十四 一二七三
- 紹興五年乙卯正月乙巳朔之癸酉 卷八十五 一三九一
- 紹興五年乙卯二月乙亥朔之甲辰 卷八十六 一四一三
- 紹興五年乙卯閏二月乙巳朔之癸酉 卷八十七 一四三五
- 紹興五年乙卯三月甲戌朔之癸卯 卷八十八 一四六三
- 紹興五年乙卯四月甲辰朔之壬申 卷八十九 一四七九
- 紹興五年乙卯五月甲戌朔之壬寅 卷九十 一四九七
- 紹興五年乙卯六月癸卯朔之辛未 卷九十一 一五一一
- 紹興五年乙卯七月壬申朔之辛丑 卷九十二 一五二九
- 紹興五年乙卯八月壬寅朔之己未 卷九十三 一五四三
- 紹興五年乙卯九月辛未朔之戊戌 卷九十四 一五五一
- 紹興五年乙卯十月庚子朔之己巳 卷九十五 一五六五
- 紹興五年乙卯十一月庚午朔之丁酉 卷九十六 一五八一
- 紹興五年乙卯十二月己亥朔之戊辰 卷九十七 一五九七

- 紹興六年丙辰正月己巳朔之戊戌 卷九十八 一六〇九
- 紹興六年丙辰二月己亥朔之丙寅 卷九十九 一六一一
- 紹興六年丙辰三月戊辰朔之丁酉 卷一百 一六三七
- 紹興六年丙辰四月戊戌朔之丙寅 卷一百一 一六四九
- 紹興六年丙辰五月戊辰朔之丙申 卷一百二 一六六五
- 紹興六年丙辰六月丁酉朔之癸亥 卷一百三 一六七九
- 紹興六年丙辰七月丁卯朔之乙未 卷一百四 一六九一
- 紹興六年丙辰八月丙申朔之乙丑 卷一百五 一七〇五
- 紹興六年丙辰九月丙寅朔之癸巳 卷一百六 一七一五
- 紹興六年丙辰十月乙未朔之十一月壬辰 卷一百七 一七三七
- 紹興六年丙辰十二月甲午朔之辛酉 卷一百八 一七五一
- 紹興七年丁巳正月癸亥朔之辛卯 卷一百九 一七六三
- 紹興七年丁巳二月癸巳朔之三月庚寅 卷一百十 一七八一
- 紹興七年丁巳四月壬辰朔之戊午 卷一百十一 一七九一
- 紹興七年丁巳五月壬戌朔之六月己未 卷一百十二 一八一

- 紹興七年丁巳七月辛酉朔之戊子 卷一百十三 一八二三
- 紹興七年丁巳八月辛卯朔之丁巳 卷一百十四 一八三七
- 紹興七年丁巳九月庚申朔之戊子 卷一百十五 一八五五
- 紹興七年丁巳十月庚寅朔之丁巳 卷一百十六 一八六七
- 紹興七年丁巳閏十月己未朔之戊子 卷一百十七 一八七七
- 紹興七年丁巳十一月己丑朔之十二月丁亥 卷一百十八 一八九七
- 紹興八年戊午正月戊子朔之三月壬子 卷一百十九 一九一九
- 紹興八年戊午四月丙辰朔之五月壬子 卷一百二十 一九三五
- 紹興八年戊午六月乙卯朔之癸未 卷一百二十一 一九五一
- 紹興八年戊午七月乙酉朔之八月癸未 卷一百二十二 一九六七
- 紹興八年戊午九月甲申朔之十月壬午 卷一百二十三 一九七九
- 紹興八年戊午十一月癸未朔之壬子 卷一百二十四 二〇〇七
- 紹興八年戊午十二月癸丑朔之庚辰 卷一百二十五 二〇三三
- 紹興九年己未正月壬午朔之庚戌 卷一百二十六 二〇四七
- 紹興九年己未二月壬子朔之庚辰 卷一百二十七 二〇五九

- 紹興九年己未三月壬午朔之四月丙子
- 卷一百二十八 一一〇七三
- 紹興九年己未五月庚辰朔之癸卯
- 卷一百二十九 一一〇八三
- 紹興九年己未六月己酉朔之丁丑
- 卷一百三十 一一〇九五
- 紹興九年己未七月己卯朔之丙午
- 卷一百三十一 一一一〇五
- 紹興九年己未八月戊申朔之丙午
- 卷一百三十二 一一一一五
- 紹興九年己未九月戊寅朔之十月辛酉
- 卷一百三十三 一一一二一
- 紹興九年己未十一月戊寅朔之十二月己巳
- 卷一百三十四 一一一四五
- 紹興十年庚申正月丁丑朔之三月癸卯
- 卷一百三十五 一一一六一
- 紹興十年庚申四月己巳朔之五月壬寅
- 卷一百三十六 一一一七七
- 紹興十年庚申六月甲辰朔之庚子
- 卷一百三十七 一一一九九
- 紹興十年庚申七月癸酉朔之九月辛未
- 卷一百三十八 一二二一七
- 紹興十年庚申十月壬申朔之十二月己亥
- 卷一百三十九 一二二二七
- 紹興十一年辛酉正月辛丑朔之三月丁卯
- 卷一百四十 一二二四五
- 紹興十一年辛酉四月己巳朔之六月丙申
- 卷一百四十一 一二二六一
- 紹興十一年辛酉七月丁酉朔之九月乙丑
- 卷一百四十二 一二二七九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總目

- 紹興十一年辛酉十月丙寅朔之十一月壬戌
- 卷一百四十三 一二二九五
- 紹興十一年辛酉十二月乙丑朔之癸巳
- 卷一百四十四 一二三〇五
- 紹興十二年壬戌正月乙未朔之三月辛酉
- 卷一百四十五 一二三一九
- 紹興十二年壬戌四月甲子朔之六月己丑
- 卷一百四十六 一二三三五
- 紹興十二年壬戌七月壬辰朔之九月戊午
- 卷一百四十七 一二三五九
- 紹興十二年壬戌十月辛酉朔之十二月丁亥
- 卷一百四十八 一二三七五
- 紹興十三年癸亥正月己丑朔之閏四月乙卯
- 卷一百四十九 一二三九三
- 紹興十三年癸亥五月庚申朔之八月壬子
- 卷一百五十 一二四〇九
- 紹興十三年癸亥九月乙卯朔之十二月己酉
- 卷一百五十一 一二四二二
- 紹興十四年甲子正月癸丑朔之六月丙午
- 卷一百五十二 一二四四三
- 紹興十四年甲子七月庚戌朔之十二月丙午
- 卷一百五十三 一二四六一
- 紹興十五年乙丑正月庚戌朔之六月辛丑
- 卷一百五十四 一二四七七
- 紹興十五年乙丑七月乙巳朔之十二月戊辰
- 卷一百五十五 一二四九九
- 紹興十六年丙寅正月戊寅朔之十二月壬戌
- 卷一百五十六 一二五二三
- 紹興十七年丁卯正月丙寅朔之十二月丁巳
- 卷一百五十七 一二五四九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總目

- 紹興十八年戊辰正月戊辰朔之六月乙卯
- 卷一百五十八 二五六一
- 紹興十八年戊辰七月壬戌朔之十二月庚辰
- 卷一百五十九 二五七五
- 紹興十九年己巳正月甲申朔之六月丁丑
- 卷一百六十 二五八九
- 紹興十九年己巳七月辛巳朔之十二月戊寅
- 卷一百六十一 二六〇三
- 紹興二十年庚午正月甲申朔之十二月己巳
- 卷一百六十二 二六二七
- 紹興二十一年辛未正月辛巳朔之十二月癸巳
- 卷一百六十三 二六五一
- 紹興二十二年壬申正月丁未朔之十二月戊子
- 卷一百六十四 二六七七
- 紹興二十三年癸酉正月己亥朔之六月丁亥
- 卷一百六十五 二六九一
- 紹興二十三年癸酉七月己丑朔之閏十二月庚戌
- 卷一百六十六 二七〇九
- 紹興二十四年甲戌正月癸酉朔之六月己酉
- 卷一百六十七 二七二二
- 紹興二十四年甲戌七月癸丑朔之十二月乙巳
- 卷一百六十八 二七四一
- 紹興二十五年乙亥正月丁巳朔之六月癸卯
- 卷一百六十九 二七五五
- 紹興二十五年乙亥七月戊申朔之十月甲辰
- 卷一百七十 二七七五
- 紹興二十五年乙亥十一月戊申朔之十二月辛丑
- 卷一百七十一 二八〇一
- 紹興二十六年丙子正月丁未朔之二月庚子
- 卷一百七十二 二八二三

- 紹興二十六年丙子三月壬寅朔之五月己巳
- 卷一百七十三 二八四三
- 紹興二十六年丙子六月辛未朔之七月丁卯
- 卷一百七十四 二八六三
- 紹興二十六年丙子八月庚午朔之九月戊辰
- 卷一百七十五 二八八一
- 紹興二十六年丙子十月己巳朔之十二月甲子
- 卷一百七十六 二九〇一
- 紹興二十七年丁丑正月丙子朔之四月壬戌
- 卷一百七十七 二九一七
- 紹興二十七年丁丑五月乙丑朔之九月辛卯
- 卷一百七十八 二九三七
- 紹興二十七年丁丑十月乙未朔之十二月戊午
- 卷一百七十九 二九五三
- 紹興二十八年戊寅正月己巳朔之六月乙卯
- 卷一百八十 二九七五
- 紹興二十八年戊寅七月己未朔之十二月甲寅
- 卷一百八十一 二九九九
- 紹興二十九年己卯正月丙辰朔之四月辛亥
- 卷一百八十二 三〇一九
- 紹興二十九年己卯五月甲寅朔之六月己卯
- 卷一百八十三 三〇四一
- 紹興二十九年己卯七月壬午朔之十二月己卯
- 卷一百八十四 三〇六九
- 紹興三十年庚辰正月庚辰朔之三月丁未
- 卷一百八十五 三〇九一
- 紹興三十年庚辰四月己酉朔之八月癸酉
- 卷一百八十六 三一五
- 紹興三十年庚辰九月丙子朔之十月癸酉
- 卷一百八十七 三二二一

- 紹興三十年庚辰十一月乙亥朔之十二月辛未
- 卷一百八十八 三三三九
- 紹興三十一年辛巳正月甲戌朔之二月庚午
- 卷一百八十九 三三五五
- 紹興三十一年辛巳三月甲戌朔之四月辛未
- 卷一百九十 三三六九
- 紹興三十一年辛巳五月癸酉朔之六月辛未
- 卷一百九十一 三三九三
- 紹興三十一年辛巳七月壬申朔之己亥
- 卷一百九十二 三三〇七
- 紹興三十一年辛巳八月辛丑朔之九月己亥
- 卷一百九十三 三三二九
- 紹興三十一年辛巳十月庚子朔之戊辰
- 卷一百九十四 三三五五
- 紹興三十一年辛巳十一月己巳朔之戊戌
- 卷一百九十五 三三八七
- 紹興三十一年辛巳十二月己亥朔之丁卯
- 卷一百九十六 三三〇五
- 紹興三十二年壬午正月戊辰朔之丙申
- 卷一百九十七 三三二九
- 紹興三十二年壬午二月戊辰朔之丙寅
- 卷一百九十八 三三三三
- 紹興三十二年壬午閏二月戊辰朔之三月癸酉
- 卷一百九十九 三三五五
- 紹興三十二年壬午四月丙子朔之五月甲子
- 卷二百 三三七九
- 紹興三十二年壬午六月丙寅朔之十二月丁亥

臣等謹案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二百卷宋工部侍郎并研李心傳撰心傳精於史學通知故實詳見宋史儒林傳中是書乃纂述高宗朝三十六年事蹟仿通鑑之例編年繫月與李燾長編相續寧宗時嘗被旨取進永樂大典別載賈似道跋稱寶祐初曾刻之揚州而元代修宋遼金三史時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總目

二七

廣購遺書其目具見袁桷蘇天爵二集並無此書之名是當時流傳已絕故修史諸臣均未之見至明初始得其遺本錄之而文淵閣書目祇有一部二十冊藏諸祕府其他諸家書目亦並未備及之者蓋其失傳久矣誠已軼僅存之善本也宋自南渡後史學盛行紀述之書最稱該備迄今存者固多而踏駁亦復不少獨心傳是編以國史日歷為主而參之以稗官野史家乘誌狀案牘奏報百司題名無不羅採異同以待後來論定故文雖繁而不病其冗且其於一切是非得失之迹皆據實錄絕無軒輊飾於其間尤為史家所僅見即如宋人議論多右張浚心傳獨能直書不諱并朱子行狀而亦不敢盡從未嘗以蜀人稍為掩覆宋史本傳謂其重川蜀而薄東南之士實有不盡然者綜而論之其書雖取法李燾而精審較勝至視熊克陳均趙姓之諸家相去殆懸絕矣原本所載秦檜張誼諸論是非錯謬疑為後人攙入又於本注外載有留正中與聖政呂中大事記何備龜鑑諸書當亦修永樂大典時所附入者今既無別本可證姑依文錄存間加駁正有與宋史互異者亦各有辨證附注下方其書中所載金人地名等音譯均多舛誤謹依欽定金史國語解之例詳加訂正別為考證附載篇末用以訂訛傳信仍依原第蓋為二百卷至此書命名文獻通考作繫年要記宋史本傳作高宗要錄標名互有不同今據心傳朝野雜記自跋及王應麟玉海定為繫年要錄編次如左乾隆三十八年十一月恭校上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八十七金人地名考證

- 尼瑪哈 原書作結罕 誤改見卷一
- 幹喇布 原書作幹離不 誤改見卷一
- 伊都 原書作餘都 誤改見卷一
- 札木 原書作曠日 誤改見卷一
- 洛索貝勒 原書作曠留字 蓋誤今改正
- 固新 原書作兀室 誤改見卷一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考證

一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金人地名考證

薩里干

原書作撒離哥，誤改見卷十一。

呼善

原書作虎山，即金史之胡山，並誤今改正。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

井研李心傳撰

建炎元年

歲次丁未，金太宗天會五年，春正月。

臣謹案，建炎改元，在五月之朔，今為所載乃中興事，始改，後資治通鑑及系朝實錄載中改元例，即於歲首書之，或謂建炎元年無書，當依舊文用建炎二年紀事，臣謂不然，春秋齊定公以六月即位，是六月以前，國人必稱昭公三十三年矣，而孔子稱之曰元年，春王三月，齊人執宋仲孫於京師，夏六月，戊辰，公即位，執謂定公元年之無春乎，故臣此書，以元加在，蓋亦竊取春秋之義。

太上皇帝於延福宮，是日，兵馬大元帥康王軍行次陽穀縣。

王名構，字德基，道君皇帝第九子，母曰章賢妃。

謹案實錄載制，嘗云顯仁皇后章氏，則顯仁三十年以後所書也，日麻此時顯仁未正尊，則云宣和皇后章氏，建炎元年五月以後所書也，今臣此書，以事繫日名，則書法當如此。

大觀元年五月乙巳夜，生於東京大內之宮中，紅光照室。八月丁巳，賜名，拜定武軍節度使，檢討太尉，封蜀國公。二年正月庚申，徙鎮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封廣平郡王。宣和三年十月，拜太保，遂安慶源軍節度使，進封康王。

日麻四年正月封康王，會慶及熊克中與小麻並云四年三月封王，誤也，蓋三年冬進封，明年春乃出關耳，今從汪藻所編元符庚辰以來詔。

識明疆記，日誦千餘言，挽弓至一石五斗。七年冬，金人入犯。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一

遷水名國也，金太祖實錄云，太祖以遠天慶五年建國曰遼，以續繼為國號，蹟繼建聖剛終有消風，惟此一色，最為真寶，自今本國，可被大金，二說不同，未知孰的也。 靖康元年正月庚辰，被命使軍前議和，金國者在遼之東北，蓋古肅慎氏之地，其國在漢稱伊楸，南北之間稱和奇，隋、唐稱默爾赫，至五代始稱女真，祖宗時，嘗通中國，後臣屬於遼，建中靖國元年，遼海濱王耶律禧立，號天祚皇帝，立十五年。

女真完顏旻始叛，女真姓與廟諱同音，今依漢韻韻要，遼本例，為字不成，案宋法，姓名皆避，欽宗諱，旻，即阿古達，其先新羅人也，金太祖實錄云，太祖生於庚申七月，其先為完顏部人，後因以為氏，洪皓松漠記云，女真君長乃新羅人，號完顏氏，完顏猶漢言王也，苗裔神武記云，女真始祖，始布出自新羅，奔至愛新，無所歸，遂依完顏，因而氏焉，後女真乘結盟，推為首領，七傳至阿古達，乃大聖武元皇帝，侍中韓企先，則名曰旻，張鑑節要云，阿古達即位，以王為姓，以文為名，韓邦直，燕行程錄云，遼主名文小字阿古烈，案此諸書，阿骨打姓名及小字皆不同，然趙良嗣奉使錄，馬擴茅野自叙，洪皓記聞等書，並作阿骨打三人，皆身至遼廷，此必不謬，惟史學金人亡遼，據作阿骨打，疑謂音之訛也，洪皓記聞又云，武元初，只識旻，後有武臣申請云，旻，聞也，遂併聞字，諱之，臣案，紹興二十六年，朝旨，令國信所，辦旻字，又謂與諱相異，殊為異，其源，李正民，遼史，遼主改名，改作正文矣，而三十年十月，洪亮文出使，乃去文字，備改名，尤不知何故，豈非或主書名，而及易為旻耶，遼事不可詳，姑附此，以俟考，案金太祖名阿古達，今已詳定，李心傳不知，誤文錯互，由於譯音之訛，非復加辨訂，實屬支贅，但原注乃屬考異，同之，文未可刪，加改正，姑仍其舊，後做此。

是宦者武康軍節度使童貫特命使遼，政和元年九月辛巳，為遼主禱所辱，貫怒，會燕人馬植得罪於其國，開道邀貫，說以取燕之策，貫納之，政和四年，女真既叛，四年五月，植自雍州來奔，更姓名曰李良嗣，欽實錄童貫附傳云，馬植得歸於其國，開道邀貫，說以取燕之策，貫納之，約以來歸，至則贖之，案，秦賜名為趙良嗣，鄭居史云，政和二年，燕人馬植者，乘歸，匿於童貫家，植能文，辭數，上書，喜，賜姓名李良嗣，燕中與小麻，政和二年，童貫為遼國生辰，使實還，有燕人馬植者，密邀於路，為言取燕之策，貫挾以歸，奏賜姓名李良嗣，王傳東都事略，亦附錄云，貫回至遼，河夜召見植，擁之以歸，易姓名曰趙良嗣，屬於朝，案三國謀諜錄，良嗣以政和五年三月壬申，上蠟書，雄守和既以開，辛巳，蔡京童貫奏許之，四月戊子，入界，壬寅，至雄州，丁卯，入見，童貫與之約而後納之，非獨以歸也，附傳及諸書皆差誤，或謂貫植既已相約，不當更涉三年有餘而後至，恐亦不然，案良嗣附傳云，天慶五年三月，而中有天祥，親征女真，軍無固志之語，天祥以辛卯歲歲乾統十一年為天慶時，當時政和元年四年秋，女真始叛，五年春，天祥下詔親征，女真與此書合，謂貫誘之以歸者，恐誤。

預樞密院事，遂謀出師，七年春，尚書司封員外郎陶悅使遼而歸，二月，具言敵未可圖，會知樞密院事鄧洵武亦不以為然，事得暫止。此以陶悅奉使錄參修錄云，二月，中甸，實北伐，前軍發，悅歸，奏敵未可圖，事乃寢，建炎未幾，悅以此贈德園修撰，其年夏，薊州人高藥師見遼國亂，自海道奔登州，言女真攻遼，奪其地大半，守臣王師中以聞，良嗣、澈陰人，涉獵書傳，有口才，先是師中間朝廷，略略用兵，全家來忻，代，詔令赴朝，質以並邊業事，師中謀與良嗣同，遂令知登州，以伺其事，事聞，太師蔡京總三省，童貫領樞密院，命師中募人持詔，以市馬為名，伺其實，八月，女真不納，蔡係紀實，高藥師等遣使，謂雖已到彼，薊州界，望見岸上女真兵甲，多不敢近而回，於是上為精怒，頗疑外廷臣意，遂召師中，因謂元事，信補入并將校一行，并編配巡邏，又降御筆，通好女真事，監司師師，師師不許干預，是誠實實，又上其平燕策，答公不報，一日，留身如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一

貫壤邊事上乃... 和元年春... 詔武議大夫馬政與其子承節... 及平海軍

遊政狄道人也... 慶興政借來... 廣安軍進士安堯臣疏論邊隙不可開... 詔補堯臣承務郎

主禱册金主晏為東懷國皇帝... 詔京貫召問... 以本朝賜詔為非禮... 怒拘之冬始遣師

人趙秉直也... 有開至登州而死... 謀報遼人與女真議和... 朝廷聞之遣呼延慶送善慶歸

副以右文殿修撰再使... 遣良嗣與其臣錫林赫嚙以國書來... 且言歲幣

目報聘... 於是童貫已有出師意... 乃命河北軍與陝西河東更戍... 九月已未蔡絛北征紀實乃載

兵宿將會京師冬... 耶律伊都以議得罪... 遂奔女真... 秋上皇以貫未還用太宰祥符王黼議授赫嚙書歸不遣使

金主晏意朝廷絕之... 乃悉其衆渡遼而西... 以伊都為前鋒... 四年春破中京... 遂主歸燕燕京

遼史以來繫年要錄 卷一

去三月... 國人立其從父秦晉國王淳為帝... 三月乙酉... 遼吏以聞... 詔太師童貫為河東北宣撫使... 三月... 貫自江浙還以諫取花石事與輔有隙... 貫遣京坐深語輔大懼... 遣貫書曰若北行願盡死力貫大喜... 貫又與師成力阻貫因得且止及魯公請對力諫北伐事多不錄... 將行上皇以三策授貫上策取燕中策耶律淳稱藩下策全師而還... 童貫發京師... 四月... 復以少傅蔡攸為宣撫副使... 五月... 攸京長子為上皇所信愛使監其軍... 吳曾漫錄云宣和四年金人攻大遼使王璋來乞師宰相王輝明主其議以童貫為宣撫使... 蔡房安副之案史金人止撥代州不得受逃亡人未嘗遣使請書亦無王輝乞師事今不取... 貫至雄州... 五月... 遣開門宣贊舍人馬擴入燕招諭... 又遣都統制保靜軍節度使神師道將兵十餘萬隨之耶律淳大懼欲稱藩... 五月... 會師道進兵與西都統林牙耶律遠錫遇... 松溪說聞作大實林牙案諸書多用此注... 敗於白溝... 五月... 遂已始貫攸之出師也... 其參謀官中書舍人宇文虛中論此事乃安危存亡之所繫... 願罷將帥還朝毋開邊隙... 輔不聽師道世衡孫... 世衡洛陽人... 遼錫遼宗室... 虛中廣都人也... 未幾耶律淳死... 六月... 妃蕭氏權主國事... 貫以遼尙盛遂班師... 六月癸巳起復延康殿學士詹度時守中山言燕人無主願納土上皇疑未決王黼力主再興師之議秋詔貫攸毋歸異議者斬益發諸路兵二十萬會三關... 七月... 朝散郎安陽宋昭提舉江西茶鹽公事還上疏論女真決先敗盟其言切至朝廷怒械送連州編管... 九月... 金人聞貫出師恐我師先入關不得歲幣遣通議使烏色高慶裔來議夾攻責以不先示起兵... 辛酉... 詔趙良嗣馬擴報聘朝議始傾心倚金人以取燕地既而遼易州將高鳳以城來附... 九月... 常勝軍管押郭樂師亦以涿州地及所部詣宣撫師降... 九月... 蕭太后權命乾文閣待制韓昉奉表稱臣... 貫攸不受... 九月... 冬貫使樂師師道諸將以輕騎襲燕入之諸將甫入燕軍無紀律遼樞密使蕭幹以兵來援諸將遁... 七月... 良嗣至奉聖州... 本古... 金主晏口不言而心許雲中地... 十月... 都統制鎮海軍節度使劉延慶自盧溝焚其營夜遁... 十月... 童貫不得燕而懼遣使臣王環密將金主使圖之... 十一月... 金主先遣國信使李靖計議使烏凌噶色喀美來許山前七州漢地漢民且言平蔡深三州雖貴朝克復不在

策取燕中策耶律淳稱藩下策全師而還... 童貫發京師... 復以少傅蔡攸為宣撫副使... 五月... 攸京長子為上皇所信愛使監其軍... 吳曾漫錄云宣和四年金人攻大遼使王璋來乞師宰相王輝明主其議以童貫為宣撫使... 蔡房安副之案史金人止撥代州不得受逃亡人未嘗遣使請書亦無王輝乞師事今不取... 貫至雄州... 五月... 遣開門宣贊舍人馬擴入燕招諭... 又遣都統制保靜軍節度使神師道將兵十餘萬隨之耶律淳大懼欲稱藩... 五月... 會師道進兵與西都統林牙耶律遠錫遇... 松溪說聞作大實林牙案諸書多用此注... 敗於白溝... 五月... 遂已始貫攸之出師也... 其參謀官中書舍人宇文虛中論此事乃安危存亡之所繫... 願罷將帥還朝毋開邊隙... 輔不聽師道世衡孫... 世衡洛陽人... 遼錫遼宗室... 虛中廣都人也... 未幾耶律淳死... 六月... 妃蕭氏權主國事... 貫以遼尙盛遂班師... 六月癸巳起復延康殿學士詹度時守中山言燕人無主願納土上皇疑未決王黼力主再興師之議秋詔貫攸毋歸異議者斬益發諸路兵二十萬會三關... 七月... 朝散郎安陽宋昭提舉江西茶鹽公事還上疏論女真決先敗盟其言切至朝廷怒械送連州編管... 九月... 金人聞貫出師恐我師先入關不得歲幣遣通議使烏色高慶裔來議夾攻責以不先示起兵... 辛酉... 詔趙良嗣馬擴報聘朝議始傾心倚金人以取燕地既而遼易州將高鳳以城來附... 九月... 常勝軍管押郭樂師亦以涿州地及所部詣宣撫師降... 九月... 蕭太后權命乾文閣待制韓昉奉表稱臣... 貫攸不受... 九月... 冬貫使樂師師道諸將以輕騎襲燕入之諸將甫入燕軍無紀律遼樞密使蕭幹以兵來援諸將遁... 七月... 良嗣至奉聖州... 本古... 金主晏口不言而心許雲中地... 十月... 都統制鎮海軍節度使劉延慶自盧溝焚其營夜遁... 十月... 童貫不得燕而懼遣使臣王環密將金主使圖之... 十一月... 金主先遣國信使李靖計議使烏凌噶色喀美來許山前七州漢地漢民且言平蔡深三州雖貴朝克復不在

貫至雄州... 五月... 遣開門宣贊舍人馬擴入燕招諭... 又遣都統制保靜軍節度使神師道將兵十餘萬隨之耶律淳大懼欲稱藩... 五月... 會師道進兵與西都統林牙耶律遠錫遇... 松溪說聞作大實林牙案諸書多用此注... 敗於白溝... 五月... 遂已始貫攸之出師也... 其參謀官中書舍人宇文虛中論此事乃安危存亡之所繫... 願罷將帥還朝毋開邊隙... 輔不聽師道世衡孫... 世衡洛陽人... 遼錫遼宗室... 虛中廣都人也... 未幾耶律淳死... 六月... 妃蕭氏權主國事... 貫以遼尙盛遂班師... 六月癸巳起復延康殿學士詹度時守中山言燕人無主願納土上皇疑未決王黼力主再興師之議秋詔貫攸毋歸異議者斬益發諸路兵二十萬會三關... 七月... 朝散郎安陽宋昭提舉江西茶鹽公事還上疏論女真決先敗盟其言切至朝廷怒械送連州編管... 九月... 金人聞貫出師恐我師先入關不得歲幣遣通議使烏色高慶裔來議夾攻責以不先示起兵... 辛酉... 詔趙良嗣馬擴報聘朝議始傾心倚金人以取燕地既而遼易州將高鳳以城來附... 九月... 常勝軍管押郭樂師亦以涿州地及所部詣宣撫師降... 九月... 蕭太后權命乾文閣待制韓昉奉表稱臣... 貫攸不受... 九月... 冬貫使樂師師道諸將以輕騎襲燕入之諸將甫入燕軍無紀律遼樞密使蕭幹以兵來援諸將遁... 七月... 良嗣至奉聖州... 本古... 金主晏口不言而心許雲中地... 十月... 都統制鎮海軍節度使劉延慶自盧溝焚其營夜遁... 十月... 童貫不得燕而懼遣使臣王環密將金主使圖之... 十一月... 金主先遣國信使李靖計議使烏凌噶色喀美來許山前七州漢地漢民且言平蔡深三州雖貴朝克復不在

貫攸不受... 九月... 冬貫使樂師師道諸將以輕騎襲燕入之諸將甫入燕軍無紀律遼樞密使蕭幹以兵來援諸將遁... 七月... 良嗣至奉聖州... 本古... 金主晏口不言而心許雲中地... 十月... 都統制鎮海軍節度使劉延慶自盧溝焚其營夜遁... 十月... 童貫不得燕而懼遣使臣王環密將金主使圖之... 十一月... 金主先遣國信使李靖計議使烏凌噶色喀美來許山前七州漢地漢民且言平蔡深三州雖貴朝克復不在

劉延慶自盧溝焚其營夜遁... 十月... 童貫不得燕而懼遣使臣王環密將金主使圖之... 十一月... 金主先遣國信使李靖計議使烏凌噶色喀美來許山前七州漢地漢民且言平蔡深三州雖貴朝克復不在

童貫不得燕而懼遣使臣王環密將金主使圖之... 十一月... 金主先遣國信使李靖計議使烏凌噶色喀美來許山前七州漢地漢民且言平蔡深三州雖貴朝克復不在

金主先遣國信使李靖計議使烏凌噶色喀美來許山前七州漢地漢民且言平蔡深三州雖貴朝克復不在

遣國信使李靖計議使烏凌噶色喀美來許山前七州漢地漢民且言平蔡深三州雖貴朝克復不在

遣國信使李靖計議使烏凌噶色喀美來許山前七州漢地漢民且言平蔡深三州雖貴朝克復不在

遣國信使李靖計議使烏凌噶色喀美來許山前七州漢地漢民且言平蔡深三州雖貴朝克復不在

遣國信使李靖計議使烏凌噶色喀美來許山前七州漢地漢民且言平蔡深三州雖貴朝克復不在

許與之限。上皇諾之。十二月後三日。金主旻入燕。林牙達錫以七千騎奔夾山。蕭太后偕行。為遼主解

所殺。蕭幹亡入奚。十二月自號大奚國皇帝。獨遼與兵節度副使張覺繕兵守營。平地。金人遣故遼參

知政事康公弼詔諭。十二月授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建平州為南京。趙良嗣至燕。十二月金主責之

復遣李靖與烏凌噶色時美來議。以本朝不來攻。欲得燕地租賦。十二月慶裔、渤海人。本東京戶部司

譚譯吏。稍知書。藥師。鐵州人。防。燕人。幹。奚人。延慶。保大軍人。其先西蕃熟戶。環。師。中子。靖。賓州人。色

美。女真人也。魏博。馬。擬。自。敘。作。徽。徽。博。今。從。張。顯。節。度。及。趙。良。嗣。奉。使。錄。張。覺。買。子。莊。陷。燕。此。作。張。效。五年春。金人求燕地

租賦。使者三返。遂命龍圖閣直學士趙良嗣持御筆誓書至軍前。許歲賂銀絹五十萬匹兩。代租貨一

百萬緡。而請燕山地。三月丁巳。蔡條紀實云。劉廷慶師。王。歸。入。言。曰。二。帥。不。足。仗。臣。當。自。主。之。上。意。歷。欲。罷。反。為。軍。小。所。約。東。乃。使。趙。良。嗣。奉。使。金。用。事。者。及。契。丹。舊。臣。猶。持。不。可。金。主。旻。獨。許。之。前。已。得。涿。易。二。州。夏。金。人。以。燕。京。及。檀。順。良。嗣。奉。使。

景。薊。四。州。漢。地。漢。民。歸。我。四月後九日。貫。儀。以。全。軍。入。燕。初。曰。交割。後。曰。撫。定。未。踰。月。金。太。祖。旻。卒。於

白水泊。五月其國相宗維遙册晏弟烏奇邁為帝。更名晟。宗維。晏伯父和琛孫尼瑪哈也。金太祖實錄云。太祖生於戊申乙丑。

天輔七年八月己未。終於布圖樂。在位九年。享年五十有六。與諸書皆不同。史。金。人。亡。遼。錄。云。烏。奇。邁。名。慎。邦。直。行。程。錄。云。金。主。名。慎。小。字。普。克。理。與。諸。書。亦。不。同。今。不。取。洪。皓。記。謂。云。尼。瑪。哈。者。烏。奇。邁。三。從。弟。名。宗。維。其。庶。弟。名。宗。憲。靖。康。日。麻。欽。宗。實。錄。亦。云。阿。古。達。以。其。弟。烏。奇。邁。尼。瑪。哈。為。謀。主。張。顯。節。度。云。天。會。四。年。夏。以。皇。弟。尼。瑪。哈。為。左。副。元。帥。此。諸。書。皆。同。案。阿。古。達。子。姓。名。皆。連。宗。字。尼。瑪。哈。兄。弟。亦。然。則。決。非。其。弟。也。史。應。亡。遼。錄。云。阿。古。達。有。弟。姓。曰。烏。奇。邁。尼。瑪。哈。蓋。烏。奇。邁。乃。其。弟。尼。瑪。哈。乃。其。姪。此。為。得。之。然。宋。王。宗。幹。乃。武。元。之。子。海。陵。之。父。又。紹。興。二。十。六。年。十。二。月。朔。旨。令。國。信。所。避。受。法。在。幹。四。字。則。宗。幹。決。非。尼。瑪。哈。名。皓。久。在。金。不。知。何。以。差。誤。張。棟。金。志。云。尼。瑪。哈。乃。烏。奇。邁。親。弟。薩。拉。噶。之。子。恐。亦。不。然。今。從。前。權。神。說。記。案。金。太。宗。名。烏。奇。邁。及。尼。瑪。哈。名。今。改。正。姑。仍。原。注。

仍原。自尼瑪哈始擅兵。愈不欲交雲中地。而蔚。朔。武。三州守將以城來附。金南京留守張覺亦上表歸

命。六月上皇疑未聽。燕山宣撫使真定王安中以營。平形勝。勸上皇受之。覺邀回金人所遷燕京職官

戶口。乃拜覺奉軍節度使。世襲平州。金主旻之未死也。議取燕北人民。童貫以常勝軍為重。乃奏以

燕地六州富民與之對換。蓋利其田宅以贖常勝軍。比富民歸而貨產已散。皆流離困頓。遂重失燕人

心。然常勝軍月費縣官糧猶十餘萬斛。率自山東。河朔運至燕。由是齊。趙。晉。代之閒。民力皆竭。而卒盜

竄起。太傅王勳大懼。遂令天下皆出免夫錢。凡六千二百餘萬緡。此並抄蔡條。北征紀實。上皇以貫無功。命貫致仕。

十月。蕭與少保梁師成共薦太尉譚稹為河東北宣撫使。師成。稹皆宦者。使之圖雲中。冬。金人克平州。

己未。張覺奔燕山。金人檄疏我罪而取之。朝廷不得已。命太尉同知燕山府郭藥師斬首以送。繇是

五年十一月。張覺奔燕山。金人檄疏我罪而取之。朝廷不得已。命太尉同知燕山府郭藥師斬首以送。繇是

常勝軍皆解體。是歲。奚人饑。其部曲殺蕭幹。傳首於我。十二月譚稹知常勝軍不可制。六年春。乃募雲

朔漢兒數萬。號義勝軍。初燕之未得也。趙良嗣許貸金人糧。積不與。金人怒。秋。取蔚州及飛狐。雲邱兩

縣。六月稹坐是貶。復命童貫總師。八月乙卯。孫觀撰章。稹。稹。為。宜。撫。使。朝。廷。命。公。為。參。謀。官。時。金。人。納。夏。美。之。請。制。雲。中。以。北。三。千。餘。里。道。之。止。以。朔。武。防。我。夏。人。駭。駭。河。州。州。境。積。積。兵。討。之。太。上。皇。親。筆。督。戰。至。入。九。公。益。持。不。可。曰。金。人。以。我。納。叛。論。罪。為。爭。端。今。因。塌。天。下。盡。於。燕。山。此。無。善。後。之。策。況。雲。中。乎。退。而。疏。燕。決。不。可。守。之。狀。反。覆。數。千。言。皆。社。稷。安。危。之。決。越。稹。上。之。稹。讀。奏。大。驚。曰。安。得。此。不。祥。之。言。公。言。揮。毫。若。紙。論。數。日。稹。不。得。已。擢。取。一。二。紙。上。之。書。奏。稹。罷。公。落。職。還。京。更。命。童。貫。出。師。遂。敗。敵。遼主蕭與林牙達錫猶在夾山。夾山者在沙漠之北。

有泥濘六十里。獨契丹能達。它國所不能至。羣小共謀。遣一蕃僧斯御筆。約使來歸。待以殊

禮。禧大喜。剋期相接。貫以是落致仕。出使。金人每以力不能入夾山為恨。會帛書屢返。金伺知之。冬。貫

遣武功大夫和州防禦使馬擴見金將完顏希尹。議交雲中。十一月希尹不許。是月。王勳致仕。十一月

蔡京領三省事。十二月貫上疏。經畫雲中。京進呈。尚書右丞宇文粹中持不可。乃復留侯。粹中。虛中

兄也。七年春。遼主禧略山後地。希尹遇之於歸化州。本。舊。武。州。以兵遮其歸路。遣貝勒洛索擊而俘之。天。祐。被。獲。

國。史。載。之。宣。和。七。年。正。月。末。蓋。因。馬。擴。自。敘。及。汪。藻。曾。履。錄。所。謂。烏。珠。獻。年。月。蔡。條。北。征。紀。實。亦。同。然。元。符。諸。官。童。貫。實。表。為。云。契。丹。丹。皆。主。以。二。月。九。日。北。走。二。月。二。十。七。日。準。大。金。騰。背。注。已。出。首。前。來。則。在。七。年。二。月。矣。諸。書。皆。誤。亡。遼。錄。云。保。大。四。年。秋。烏。珠。天。祐。保。大。四。年。乃。宣。和。七。年。若。繫。之。於。是。秋。尤。甚。誤。今。不。取。案。文。獻。通。考。北。征。紀。實。二。卷。蔡。條。據。此。書。或。作。紀。錄。或。作。紀。實。今。俱。改。從。通。考。以。歸。遼。一。遼。錫。以。殘。衆。奉。其。子。梁。王。北。奔。洪。皓。松。漢。記。謂。錫。亦。降。後。與。尼。瑪。哈。離。離。爭。道。尼。瑪。哈。心。欲。殺。之。而。口。不。言。遂。錫。既。歸。錫。即。棄。其。妻。攜。五。子。背。道。深。入。幽。安。立。天。祐。之。子。梁。王。為。帝。而。相。之。案。三。國。謀。議。錄。兩。國。編。年。皆。云。達。錫。不。聽。錫。病。不。行。若。達。錫。亦。降。則。梁。王。何。以。得。免。皓。所。記。恐。誤。也。諸。書。皆。云。天。祐。四。子。趙。晉。秦。許。四。王。而。無。梁。王。當。是。希。尹。是。從。子。誤。音。固。新。固。新。名。希。尹。據。洪。皓。記。謂。皓。又。記。天。會。二。年。希。尹。加。恩。制。云。為。諸。父。故。其。後。一。王。改。封。也。今。從。之。知。為。從。子。也。實。錄。作。兀。室。蓋。據。馬。擴。蔡。條。所。傳。然。皓。曾。為。其。節。客。必。不。誤。苗。繼。神。說。云。固。新。母。孕。三。十。個。月。而。生。名。曰。洛。索。女。真。人。也。秋。金。益。兵。雲。中。頗。經。營。南。犯。九。詔。廣。陽。郡。王。悟。室。乃。三。十。也。今。從。之。案。固。新。名。今。已。改。正。姑。存。原。注。

童貫往太原宣撫。速行毋留。九月初。遼海濱王既廢。其貴臣劉彥宗。蕭慶之徒。朱。邦。基。靖。康。餘。錄。云。劉。彥。宗。本。河。北。人。奔。大。遼。上。東。使。中。原。計。天。祐。惡。其。敗。盟。置。好。流。於。錢。金。人。克。之。召。入。讓。計。事。大。悅。其。謀。以。為。樞。密。使。節。制。諸。軍。案。馬。擴。自。敘。阿。古。達。抵。燕。京。北。朝。兩。府。漢。兒。官。左。企。弓。劉。彥。宗。等。開。門。迎。降。張。顯。節。度。金。人。立。漢。兒。劉。彥。宗。時。立。愛。為。相。二。人。皆。燕。人。以。環。欄。田。園。之。故。愈。勤。畝。入。使。彥。宗。

非河北人又天祥時已知樞密院事非
金人始用之其所以聞者謂今不取
復入金用事故內外合謀共勸南侵且言中國無人因兵就糧可也冬

國相宗維撤宣撫使問罪遂侵河東大邑耿氏有書痛流淚編載此文云天會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蓋起兵之日也國史尼瑪哈達遠在十二月內都經路處置使宗

傑自檀州入河北翰州布州州在十二月朔其使義勝軍之在河東者皆執其守將以叛童貫聞之遁十二月甲

常勝軍亦囚其宣撫使保和殿大學士徐欽十二月乙巳遂以燕降十二月丙午邊遊聞十二月辛丑官官猶

秘其事後五日十二月丙午命陝府西路轉運判官鉅野李勣持萬金及三省樞密院牒詣金軍

迎獻太原中山河間三鎮地以和且言內禪十二月乙未宗傑晏仲子幹喇布也金太祖實錄云太子名宗望案

幹喇布諸書多作寓里字案故所上澗聖書用於是上皇意已決乃用給事中直學士院楊子吳敏計禪位於皇

太子是為淵聖皇帝十二月庚申明年改元靖康保和殿大學士蔡備請駕幸長安會兵以圖收復詔以備

知京兆府正月丁卯備兄攸忌其成功改知鎮江府金人聞內禪大驚欲引去郭藥師言南朝未必有備乃

遣藥師先渡河武泰軍節度使官者梁方平河東北副都統制武康軍節度使祥符何灌皆潰正月庚辰太

保領樞密院事蔡攸夜奉下皇乘舟東幸正月己巳童貫與殿前都指揮使開封高俅繼領勝捷軍及禁衛

三萬五千人扈從太宰開封白時中等請幸襄陽淵聖皇帝用新除尙書兵部侍郎邵武李綱計固守

正月且召諸道兵入援金攻城不下乃遣員勒吳孝民來議和正月自言奉其主命如趙皇悔過再乞

權盟仰就便酌中施行此為紹興十五年六月戊戌秦檜始稱少帝詔尙書駕部員外郎彭城鄭望之同知

樞密院事臨沂李棁往使望之以葵酉稅稅等與金議割三鎮以宰相交地親王送大軍過河太宰河內

李邦彥亟請如約以紓禍王慷慨請行遂與少宰東光張邦昌乘一楫渡濠自午及夜分始達敵寨

辛巳上皇次鎮江府淵聖皇帝以王輔首禍流之湖外庚寅又使盜殺之輔之死實錄長編係於壬辰案靖康

王輔二十四日五通州縣水曹鄉為盜所殺取江淮發運副使盧宗原以行宮之命遇漕舟與郵傳俾不得西趣

京師又留湖兵泗州司錄事詹大和言童貫且為變甲午以戶部尙書岳岳山為發運使黔州觀察使權

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薛安為副往誅貫尙書右丞李綱固諫乃罷行黜梁師成爲彰化軍節度副使

行一日追殺之趙姓之中與趙氏陳東黃未及行會執平仲之敗繼有嚴中官太學生伏闕事再貶福州安置師成知其

不免遂自縊秦繼國史後補師成得歸趙殺之但其自縊即附秦師成之說在乎出師之前亦無再貶

宗原乘子乘德濟人龍大和遂安人山臨川人也王留金軍旬日意氣開暇二月丁酉朔京

畿等路宣撫使制誦于姚平仲夜以西兵萬人襲虜寨不克亡去戊戌遂罷尙書右丞親征行營

使李綱以謝虜命尙書左丞蔡懋為守禦使之辛丑遣資政殿大學士宇文虛中持割地詔至敵軍

是日太學生陳東等伏闕上疏請留李綱士民喜至者十餘萬淵聖皇帝大驚復以綱為守禦使平仲

保靜軍節度使古養子懋子權子韓晉江人元東丹陽人也始姚平仲之襲金人也金以用兵責使者張邦

昌恐懼涕泣王不為動金人因懼王不欲留更請肅王乙巳王遣詔割三鎮以北二十州地遣皇弟肅

王樞遷張邦昌太宰以為質又許金繒銀帛五千七百萬匹兩以和和和綱爭不聽丙午王以勞遷太傅

是日金人退師同知樞密院事神師道請薄諸河而擊之又不聽庚申斬梁方平於都市罷諸道勤王

之師辛酉遣將將兵援三鎮始上皇留鎮江未返幸臣寧遠軍節度使吳縣朱勳邀上皇幸其里第朝

廷變之少宰吳敏請令蔡攸勸上皇北歸以贖罪四月己亥上皇還京師金國相宗維在雲中聞宗傑

獲金幣不貸而已無所得遣使者蕭仲恭來求賂大臣以勤王之師雖至有輕敵意初命尙書度支員

外郎邢儉客邵伯溫辨云儉係司農少卿宗師謂客案仲恭以四月離

以元帥府右都監耶律伊都貳於金人願歸大國欽宗實錄云初幹喇布軍既還尼瑪哈達使數輩來求賂大臣風厲

以情告那邪云云所謂使者散輩史無其名王傳東都事略略略略略略略略略略略略略略略略略略略

伊都遺書注此據李綱辨伊都事淵聖當作蕭倫案實錄所書全據宣和錄惟沈良疇與錄作蕭倫此亦不然好漢要盟錄

有黃精詔本云比者使人蕭仲恭趙倫之來云云蓋仲恭乃使命而倫其部管也宜和錄脫仲恭名今載詔書全文於後以補實錄

書之闕焉其書云靖康元年四月日大宋皇帝致書於左金吾衛上將軍右都監耶律太師昔我烈祖聖皇帝與大遼締好澗淵敦

信修睦自餘年邊境晏安許生榮福義同一家雖有兵革戰國之事通和之久振古所無金人之道不若稱兵朔方拘廢天祥窮誠其國

在於中國誓好之誓當與師以拯難危而奸臣童貫等遂圖擅命阻國信使給納離仇構以金帛分據燕土金使之約礙在廟祧委

乘弗遵人神恫怒致金人之強暴致肆陸梁被擄邊境達於都梁則惟此之故道君太上皇帝深悼前非因成內禪肆啟初即大位惟

願永圖念烈祖之遺德思大遼之舊好暇食與念無時敢忘凡前日大臣先誤國攝禍皆已竄遂思欲重體先時親仁善鄰以為兩國

宗維大怒。趙姓之遺史。先是麟府折可求獻寶。寶圖之北。有天祥子。...

五月甲戌。河東北制置使種師中戰死於榆次。後十日。制置使姚古敗於盤陀。...

仲議以知樞密院事李綱為河東北宣撫使。將兵二千人以援太原。...

爭不聽。乙酉。蔡京南遷。至長沙而死。辛卯。誅童貫。...

南關。居四日。潛潰。李綱猶在懷州。八月丙申。召綱赴闕。...

弟南仲。開封人也。金人既不得三鎮地。癸卯。以書來責叛。...

左副元帥宗維陷太原。十月丁酉。右副元帥宗傑破其定。...

死。實錄無月日。附於九月。上申黃安之後。故附傳云。...

省著作佐郎周季若水再見二帥而歸。言金人堅欲得地。...

於延和殿。右諫議大夫鄧綬宗尹等七十人請與之。...

軍分道渡河。實錄。韓州布以十四日自魏縣泛舟渡河。...

師。奉袞冕玉輅以行。尊金主為皇帝。上尊號十八字。...

紙背皆字。文獻中帥青林時。監司郡守所通書尺。...

於後。大宋攝太尉光祿大夫少師兼中書門下侍郎。...

之。支通干載之權。既和好之克。豈欲崇之可。...

也。輕地重民。體仁可見。時耶修好。傳信無疑。...

大金崇天繼序昭德定功體仁懷德修文成武光聖皇帝。...

保兩昭之盟。允為萬世之則。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

以為不可。二府怒。罷之。汪藻為太常少卿。草定冊文。...

今年正月。車駕再出城時。今附見此。但以崇天繼序四字。...

直學士與知東上閣門事高世。則並為參議官。...

家艱。豈敢辭。因泣下。淵聖皇帝。曰。官同奏事。...

臣南仲。雖御批奏之云。麻王為國出使。臣之子。...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一

一七

令其子廷選代行。南仲奏。臣老。臣老。臣老。...

官楊公恕。內知客修武郎韓公裔。從世。公裔。...

帝解排。方玉帶以賜。朝議欲拜王為元帥。...

烏宗澤曰。蕭王一去不返。今敵騎已迫。大王去無益於事。...

奉王入金。王午。執雲殺之。汪伯彥。建炎中與日麻。...

南仲分使金軍。許盡割河東北地。昌。即山也。...

亦以蠟書請王還相。癸未。王以所部千人抵相州。...

州衛人不受。南仲馳至相州。辛丑。見王。辭以面受。...

王之師。殿中侍御史胡唐老見京城危。議以王為元帥。...

筆蠟書。總城詣相州。拜王河北兵馬大元帥。...

濟大功。其辭與汪伯彥日麻不同。淳熙十三年九月。...

節受使。獨在河北。用能光啓中與符一馬化龍之兆。...

一紙於故相何處家。然後當時事蹟。倏如日星。...

知州郡糾合軍民。共欲起義。此皆祖宗百年滄桑。...

汪伯彥。充副元帥。同力協謀。以濟大功。欽宗批云。...

到。蓋閏月十三日所行也。欽宗與諸將。今猶在與弟。...

日麻。以彰示萬世。為火德復輝之符。奉聖旨。依案。...

見此御筆。或者疑。狀擬入。而後來淵聖又自刪。...

元帥。直龍圖閣。知相州。主管真定府路安府使公事汪伯彥。...

元帥。俾率兵入援。唐老。宿曾孫。宿晉陵人。治。...

得殿前司判員郭京。擢為大將。使募市井游惰。...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一

一九

金之再圍城也。何處等

獨率神兵七千餘

569

人以出未幾京敗金人登城士卒以無賞不肯戰殿前副都指揮使河南王宗濬引衛兵下城傳呼救
 駕四壁兵遂大潰及午城陷敵下令縱火屠城何真率都民巷戰聞者皆奮敵由是不敢下復僞倡和
 議辛酉淵聖皇帝幸敵營秦仔至相州於頂髮中出蠟書黃絹三寸王讀之嗚咽軍民感動十有二月
 壬戌朔王開元帥府有兵萬人蓋樞密院官劉浩即相州所募義士及信德府勤王兵大名府救河東
 兵與所招太原真定府遂州潰兵而已分爲五軍是日淵聖皇帝將還宮而金帥宗維未得見欲先得
 表乃命中醫舍人晉陵孫觀乘筆而何真輩潤色之

此表實錄不實案孫觀與宋有舊與宋休云淵聖幸青城金人索表翰林學士吳玠其舊皆稱淵聖召觀而諭曰朕歸心如飛煩卿草一表不辭時承乏西掖奏曰雖非臣職事君父在難不辭辭表去卻回要說南朝劫奪我軍結伊都城我國遂如其說敵二事以爲大臣誤國致北朝與兵如此又卻回令作四六體來於是宰相何真利部侍郎程振起居即胡交與觀四人同撰而觀下筆表至淵聖讀訖誠感尼瑪哈設飲別是日大駕還內城初上駐蹕維揚官馬伸論觀草表之罪上曰大臣誤國至此教他奈何又觀進表初辭待制奏狀與此略同其末云表往不合淵聖諭臣曰朕欲返歸耳卿勿計空言可也表亦不從遂自操筆爲之宜和錄趙姓之遺更略載表語與丁特起孤臣泣血錄亦同其質皆誤表本具靖康要盟錄

又令軍昌軍節度使蕭慶入居尚書省朝廷動靜並先關白此據是日王以便宜命河北都轉運司龍圖閣直學士張懋京東轉運副使直顯謨閣黃潛厚並兼大元帥府隨軍應副汪伯彥中興日所作直龍圖閣黃潛厚汪伯彥中興日所作直龍圖閣黃潛厚懋京人潛厚邵武人也王之至相也河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王起之提舉常平等事王淵提舉茶鹽公事秦伯祥被旨守黎陽皆馳至相王訝之汪伯彥悉薦以爲幹

辦事又以王府都監藍珪康履內知客韓公裔等並主管機宜文字武顯大夫陳淳都統制五軍兵馬甲子閣門祇候侯章自京師至傳命盡起河北一路兵守臣自將時有使臣劉定亦持蠟書趣王入援且言京城且破王憂之命耿延禧草詔布諸郡左副元帥宗維聞王在河北丙寅遣甲士三千人與簽書樞密院事沙縣曹輔齋詔書召王與諸將議引兵渡河康履等言相州守禦嚴備宜留相王叱之秦仔侯章劉定請自涪州以帛索攀援渡河轉戰而南汪伯彥以李固渡賊壘可虞乃議往北京會兵而進乙亥王率五軍離相丙子履冰渡河丁丑發元水鎮迷失道汪伯彥得羊羹炊餅而進晚泊大名府初副元帥宗澤在磁屢乞會兵奪李固渡斷敵歸路衆議不可澤自遣其將秦光弼等領兵趨渡斬

首百級獲其府糧耿延禧建炎中興記云時金索攀李固渡宗澤屢乞會兵破之衆議以爲小而堅勝之不武不勝爲笑且敵歸路不可過澤不聽自以破入攻之王麟爲先鋒澤爲中軍集烏合之衆遣李固渡爲敵所破市井無賴先得脫與質錄所載不同今不取會帥府約赴大名癸未澤以所部二千人先諸軍至汪伯彥中興日曆丁丑王至大名澤以所部二千人先諸軍至汪伯彥中興日曆丁丑王至大名澤以所部二千人先諸軍至

城將兵漸集宗澤黃麟兵不滿三千人遂揚州州兵中大夫知信德府梁楊祖以兵萬人馬千匹繼至兵官張俊苗傅楊沂中田師中皆在麾下王壯之時中山受圍將士請以楊祖代爲元帥楊祖辭乃以爲祕閣修撰隨軍轉運使楊祖子美子子美須城人適孫俊成紀人本河東宣撫副使劉給部曲傳授孫授上元豐殿前副都指揮使傳乃履之子沂中嶧縣人師中秀容人給崇安人也曹輔至與仁守臣徽猷閣待制韓縣台林詰之輔乃裂衣襟出御筆蠟封乃樞密院蔡書以遺林林告於王甲申破蠟封乃淵聖皇帝手詔略曰金人登城不下見議通和仰大元帥康王將天下兵分屯近甸毋得輕動汪伯彥等皆以議和爲可信宗澤獨曰女真狂謔事勢至此是必欲款我師今即信之後悔無及丙戌澤請直趨澶淵爲壁次第解圍衆曰金兵十倍圍京城控守要害吾當量力何論解圍澤曰京都圍閉日久君父相望入援何曾飢渴今但進屯近畿設敵有他謀則吾兵已在城下矣王然之是日金人犯相州幕府聞曹輔已還輔以是月恐金人知王所在且再至戊子命澤以萬人進屯澶淵宗澤遣事云命公提兵二萬先行誤也案

共五千人及招到常景二千人王麟千人錄之明年春乃益以孔彥威所部萬人備遺事恐誤揚聲王在軍中自是澤不復與府中謀議建炎中興日曆云宗澤渡河王遣發王語伯彥等曰宗澤渡河方到過行言不由衷次日下令限一日起發澤語王告曰一行兵且乞令歇三日五日要備辦乾糧置買草履澤退王笑曰送我謀矣案澤以癸未至大名甲申乃開城陷丙戌澤始請解圍丁亥分軍戊子進發伯彥謂澤進行而又止者恐妄伯彥等請王如山東庚寅發大名府至是次陽穀縣是日澤以所部至開德府時遣精銳與敵挑戰初京城圍久號令不通王軍在相州天下不得聞動靜及是渡河駐軍天下中陳四集取決窮府矣臣謹案編年之體不當追錄前書已載之事今以金人和戰命濟王榻景王杞出賀二帥左副元帥宗維亦遣其子珍珠大王入賀命濟王榻景王杞出賀二帥左副元帥宗維亦遣

壬辰延康殿學士高伸落職左金吾衛大將軍高傑降充左衛率府率傑伸皆僕兄坐根括犒軍金銀而相與隱匿爲婢所告也金人二十一人詣國子監謁宣聖此據趙姓之遺史癸巳王次東平府顯謨閣待制孫麟卒謚通靖江都人奉上皇爲殿中少監甲午詔諭河東北諸州守臣令趣降初朝廷既割兩河地累旬日惟知石州席秩以郡降餘皆不下金人患之復以爲請乃下是詔焉太常少卿汪藻兼權起居舍人藻婺源人也蕭慶在都堂聽講月令洪範此據趙姓之遺史是日武翼大夫閣門宣贊舍人元帥府先鋒統制楊青爲濮人所殺青大名人去爲盜先是磁相間有盜常景者衆衆二千人據天平山青自衛潛趨天平破之青有衆萬人左右使令稱宣贊行移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一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一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一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一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一

稱閣門最為凶狡。既而青景以其衆詣相州降。王以青爲先鋒統制。景爲宗澤右軍統領。

大名命青以所部屯柏林鎮。青行至濮州。肅州守關中。漢人擊殺之。

汪伯彥中興日曆正月七日。濮州中。今月三日。楊宣發來城下。待應副錢糧。次日早。親自帶領二十餘人。安打水榭。擡上城。直至州衙。

王擢其將常謹代青。謹疑懼。欲復叛還西山。帳下承信郎孔彥威以計斬謹。

丙中以徽猷閣待制董耘爲元帥。府參議位耿延禧下。高世則上。日赴軍中謀議。耘須城人也。王在軍中。

戊戌。何處使軍前乞減金銀表緞之數。左副元帥宗維不從。於是令御史臺直籍自宰執以下未納金銀。

己亥。車駕詣延福宮。以將出郊也。尙書吏部侍郎李若水兼權開封尹。

聖皇帝以問慶。慶曰。須陛下親見元帥乃可。前一日。左副元帥宗維以書來約車駕出城。議加其主徽號。

淵聖皇帝難之。簽書樞密院事曹輔請毋行。吏部侍郎李若水使金歸報。力勸出行。以爲必無他。右僕射。

何處主其說。帝疑焉。金使兵部尙書高慶裔者奏曰。陛下不必親出城。但遣親王大臣可也。帝欲無往。恐。

敵縱兵殘民。遂決計出城。南壁統制官閣門宣贊舍人吳革聞之。入白稟曰。天文帝座甚傾。車駕若出。必。

細雨共斜風。作輕寒。左右及金使皆笑。翌日。軍駕再詣金營。先是門下侍郎耿南仲既走相州。而同知樞。

密院事蕭昌爲絳人所殺。去年閏。朝廷遣中書侍郎陳過庭割河東北地。四月。宰執見在者惟何處。曹輔。

與尙書左丞馮澥。同知樞密院事孫傅。簽書樞密院事張叔夜。至是稟。澥輔從行。乃以傅兼太子少傅。輔。

皇太子謀監國。叔夜時彈壓於外。不與謀。遇於太學前。叩馬諫。帝曰。朕爲生靈。勢不得已。即策馬行。叔夜。

姓名俱同者。史臣誤也。宗澤事實作常景。亦誤。代青在此。

丙中以徽猷閣待制董耘爲元帥。府參議位耿延禧下。高世則上。日赴軍中謀議。耘須城人也。王在軍中。

戊戌。何處使軍前乞減金銀表緞之數。左副元帥宗維不從。於是令御史臺直籍自宰執以下未納金銀。

己亥。車駕詣延福宮。以將出郊也。尙書吏部侍郎李若水兼權開封尹。

聖皇帝以問慶。慶曰。須陛下親見元帥乃可。前一日。左副元帥宗維以書來約車駕出城。議加其主徽號。

控其勒不能止。則號慟再拜。帝猶回首字之曰。稚仲。努力。遂行。衆皆哭。革開封人。國初樞密使延祚七世。

孫。過庭。山陰人。澥。安岳人。傅。東海人。叔夜。若什孫也。

自是並稱制行事。傅勞建炎通問。節作李綱。京城初下。二太子曾與國相商量。自古北兵到南朝。未嘗不被其國。據其主面。

自去後。來其議。復變。謂國家事。大不可不爲。長久之計。二太子亦曾力爭。言不惟無一段恩義。且恐兵端未已。然累日商議不成。遂從。

因新即君之旨。臣案。韓。刺。布。於。本。朝。素。稱。有。善。意。何。所。云。理。

軍民自金再圍城。四方師帥。望風不進。時敵以兵五萬守潼關。扼西兵來路。陝西制置使錢蓋乃將十萬。

衆由商。號而東。至穎昌。去年十一月。聞敵登城。遂乘軍奔湖北。江淮等路發運使兼浙江。福建。經制使翁彥。

國。亦將東南六路兵。與峒丁槍杖手合數萬人。徘徊泗上。始議置四道都總管。俾召天下兵勤王。惟南道。

張叔夜以三萬人援京師。因留不去。十一月。東道胡直。爲金生得。既而歸之。十一月。西道王襄。乘河南。

走襄漢。去年。北道趙野。自大名亂後。提其兵往南京。與河東北宣撫使范訥合。自號宣總司。淵聖皇帝奪。

野職。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十一月。而以河北都轉運使張怒爲延康殿學士。大名尹。至是將出城。遣彬。

持詔至北道總管司。略曰。金人圍城。已及一季。援兵尙爾稀遲。使社稷生靈。坐以待盡。比已登城。不獲已。

許帝姬和親。立大河爲界。而金人實未斂兵。欲質我太上皇帝。又欲使朕南遷。咨爾河北之民。與其陷於。

蕃敵。孰若抱孝懷忠。更相推立總首。保守疆土。天下安平。與汝等分土共享。朕言及此。痛若碎首。

南道等語。蓋。惟。演。曾。孫。仁。宗。朝。樞。密。使。彦。國。崇。安。人。直。隴。南。昌。人。襄。南。陽。人。野。訥。皆。開。封。人。也。是。夕。

帝留宿青城。實。錄。李。若。水。附。傳。云。二。月。丙。寅。敵。謀。中。城。案。二。帝。北。狩。乃。金。本。謀。時。雖。召。張。邦。昌。將。使。督。位。選。留。備。月。蓋。俟。金。主。詔。書。

辛丑。淵聖皇帝在青城。遣人通謁。二帥不見。禮數迥異於前。蕭慶風李若水留儀衛三百。命侍衛親軍馬。

軍副都指揮使郭仲荀統之。仲荀。遠孫也。於是鄆王楷。景王杞。濟王榘。祁王模。萃王植。徐。

王棣。沂王樞。和王棣。信王棣等九人。與宰執何處。馮澥。曹輔。翰林學士承旨吳玠。學士莫備。中書舍人權。

直學士院孫觀。禮部侍郎譚世勳。太常少卿汪藻。皆留城外。餘悉令入城。并清流人。僑歸安人。世勳。長沙。

人也。帝之再幸青城也，舍於親王位，供帳蕭然，饋餉皆不至。羣臣相顧失色，於是敵人以數輩持兵守關，誰誰何日將入掩關外向，以鐵繩維之，然漸擊折，呼連且帝不堪幽閉之辱，往往出涕。此據實錄及宜和錄孫觀狀等修

右文殿修撰知冀州樂壽權邦彥以勸王兵千人至帥府，王命進屯涇州。

王質高陽關路安撫使黃潛善自將本路兵二萬五千人至東平，王軍益振，潛善潛厚弟也。軍賊視進，王在攻德安府，通直郎權府事陳規率軍民拒之，初京城之破也，鎮海軍節度使劉延慶奪萬勝門，率班直長入祗候西兵萬餘人而出，皆護駕還鋒也，甫過普安院，為金人所邀，延慶死，其徒李孝忠、黨忠、祝進、薛廣、曹端、王在之徒，皆去為盜，黨忠、王在引眾數千犯涇州，守臣胡請節先遁，官吏民悉走大洪山，在掠強壯為兵，取其財而去，薛廣繼至，劫掠盡，廣又攻郛，復二州，守臣直龍陶開舒舉，中大夫趙縱之亦遁，忠遂往來隨州，德安之閒，先是規知縣陸縣，率民兵數千援京師，至蔡州，道梗不能達，還及境上，會祝進攻德安府，守臣李公濟遁，父老請規攝府事，規辟進士韓之美及寓居十餘人為屬官，遣射士張立率民禦進，卻之，人心稍固，時府城壞，規植竹編木，橫門扉於上，代女牆以捍矢石，而施其焉，是日，王在遣人持檄諭規開門，規不答，翌日早，遊騎至城下，與祝進軍合，又翌日引眾攻城，規乃遣人出城縱火，佛舍與民居皆盡，繼其藏賊也在，又以礮石礮車之屬進攻城東，規登樓問之曰：何故至此？在曰：京城已破，我等皆爭門而出，所以至此，德安人聞之，莫不墮淚，蓋時未知敵已登城也，規謂此皆詭辭亂語，叱退之，在圍城十有七日而去，是時黨忠亦時復出沒，張立者，規常用以出戰，後擢為將官，德先嘗為御史中丞，規安邱人之美，安陸人也。熊克小州云：規，臨沂人，通判鄆州，州押賊有勢，規也。今從規行狀。

癸卯，樞密院編修官胡璣以駕久不歸，為書上右副元帥宗維，略曰：優禮我寡君，則康王懷恩，忠卹我都，城則河北義書凡千餘言，璣，晉陵人也。是日，太學諸生余覺民等數百人並詣南薰門上書，請車駕還內，朝廷恐生事，令樞密院轉達彈壓官止之。金遣兵百人衛司馬光墳。甲辰，再詔括金銀，初，帝幸金營，約五日必還，至是金以犒軍金帛未足為詞，邀留不已，留守孫傅以民間所有已竭，乃取上皇旨，凡宗廟供器及諸王公主第，盡括之。尚書省正月十三日奉御批，累見大金高尙書傳元帥，遣令為金銀表，數少且拘留在此，俟見足方可以還。可速依下項，並仰檢所有數目，明批上層，限至十五日。時帝在齋宮無聊，何舉奏宜賦詩以遣興，夜遣中使劉當時，謂送納如有吝惜，檢院御告發，便行軍令。

召孫觀賦事詩，詩成，賜酒，仍召馮淵、曹輔、吳玠、李若水、譚世勣、汪藻同賦，皆以歸，回二字為韻，羣臣見帝意所在，不覺款款。此以孫觀狀，呂本中補定錄考修，本中又云：上詩曰：慷慨有懷平滿日，留無忘在當時。詩曰：慷慨人留駕，乃其素議，蓋是以金銀不足為詞，非因此詩也。劉當時亦不用時字，蓋本中得於傳聞，夏少曾朝野食言云：上在齋宮，高尙書曹少傅與吳玠、孫觀等對上詩，唱和恐高尙書置未必然能吟詩，今不取。

乙巳，雪。籍梁師成家支百官俸。金人將易代，懼民不聽，欲以中原地擇人君之，度大臣無肯任者，乃

講即軍中取前太宰張邦昌立之，始邦昌既渡河，遙能為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靖康元年二月己巳，城始破。

金驛召邦昌於燕，至是邦昌與肅王至城外。案邦昌上王書云：臘月二十日還闕，正月十五日至城外，乙巳，十五日也。氏編：金人曉諭諸節文云：城破之後，驛召而至，是金人立邦昌之意，已定於去冬矣。今參考修入。

是日上元節，二帥即劉家寺張燈宴設甚盛，凡景龍門所用金燈、琉璃珠環、翠羽飛仙之屬，皆取去，統制官吳革以駕久不歸，請往軍前計議，不則死之，孫傅不許。趙銜之遺史云：乙巳，金人於劉家寺放上元，請帝觀燈，宴設甚盛，有致語云：七將渡河，漢軍屯之禁旅，八人登旗，播千仞之聖城，宜和錄云：自帝家歷，二帥既不許見，日道滿慶須乘城中物，帝傳旨取之，此與銜之所云請帝觀燈不同，今並附此，當求他考。

丙午，降授通奉大夫劉韜死於金營，韜守真定有威名，金人知之，欲用為尙書僕射，許以家屬行，韜不可，手書片紙，遣使臣陳瓘持遺其子曰：金人不以予為有罪，而以予為可用，夫忠臣不事二君，此子所以必死也，乃沐浴更衣，酌卮酒，以衣條自經於城南壽聖院，年六十一，中興贈資政殿大學士。贈官在六月丁卯，今因其死節併書之。

諭忠顯。中興姓氏錄云：京城陷，給自縊而死，諡曰，靖康小雅劉給篇云：時金之樞密使韓正年高，尼瑪准此。哈欽用公代之，公力辭，因戶自縊，此亦誤。案其錄附傳韓正時為尙書僕射，不為樞密使也。太學生徐揆出見金帥，請車駕還宮，為所殺，始城中傳金人以張燈留上，宴罷即歸，至是不還，揆與諸生丁特起、汪若海、何烈等各為書欲遺二帥，留守司不許，接獨詣南薰門，誰云獻金銀，守門者白之，俄遣騎取揆赴軍中，揆出其書，略曰：羣者都城失守，民無一生之望，蒙再造之仁，圖報無地，況金銀外物，豈復有祈第自去歲以來，根括殆盡，恐京邑之藏，不足以償拋降之日，雖以天子為質，猶無益於事也，願元帥存始終之惠，反其君父，班師振旅，緩以時月，使求之四方，然後遣使入獻，則中國之人，德元帥之仁，豈敢引忘，二帥見書，詰難，揆厲聲抗論，為所殺，揆，江山人，舉進士，為開封第一，待試省闈，途逢國難，後贈宣教郎，官其家一人。

丁未，霧氣四塞，人對面不相視，敵下合輝門，剽掠，焚五嶽觀。實錄附傳云：揆詣南薰門守門者，乞逢二帥，請車駕還宮，二帥遣騎取揆赴軍中，詰難，揆厲聲抗論，為所殺。案揆始以訕敵得赦，敵退而殺之，附傳則遺失其詳，揆小雅徐揆篇云：駕幸金營，被留未歸，君以太學生具海梅陳以請為元帥之計，莫若親來，則大金獲無窮之利，苟君不歸則中原必自此亂，亂則家無餘財，出豈大金之利哉。特起，合肥人，若海，歙縣人，烈，潭人也。

戊申，留守司蔡景繁宮供具納軍前，敵退太祖皇帝殿什物，令張設如初。宜和錄。初，高陽關路安撫使黃潛善至東平，見董耘除參議官，欲效之，謁康履不遂，乃獻言於王，請遣書幹喇布辯曲直，大略謂捧登城不下之詔，今險時矣，士大夫信大金之有義，而戰士憤大金之不還，萬一賈勇而前，有傷和好，耿南仲恐敵得書知王所在，力折之。

是日，潛善發東平，時高陽關路馬步軍副總管楊惟忠，知蔚州辛彥宗將所部與潛善偕來會，元帥府

都統制陳淬成瀆淵遂以維忠爲元帥府都統制維忠環州人西戎部族彥宗長安人故將叔獻從子也

己酉詔權住納金銀徐夢莘北盟會編王子御批付徐夢莘打聽軍情金銀並限來日交納軍前違絕在此後三日當考

敵從城中人買酒軍民持澗水與之敵怒辛亥開封府榜自今以諸雜物博易者從軍法

壬子軍民以車駕遷延未回詣留守司請軍器以備緩急不許即相率私造留守司慮其生事捕鼓唱者李寶等十七人戮於市梟其首

甲寅陝西宣撫使范致虛以勤王兵次華州初西道都統王襄既南走淵聖皇帝擢水部員外郎孫昭遠爲祕閣修撰西道副總管去年十一月乙亥昭遠以三騎出國門道招潰卒得數百人山南陽入商洛遂至京兆

會陝西制置使錢蓋兵潰致虛檄諸路合兵勤王昭遠督之詞氣慷慨聞者感動於是環慶經路使王似熙河經路使王倚各以兵來會而涇原經路使席賁秦鳳經路使趙點鄜延經路使張深皆不至昭遠凡二十八疏勸之賁竟不行點亦纒遣將官李安領兵入援秦州州學教授周良翰見點責以京城危急勸

點自行點不聽致虛合六路兵得十餘萬以右武大夫成州團練使知西寧州馬昌祐統之昌祐官職他書不見案史宜和

六年五月以右武成國除西寧州建炎二年二月丙寅自先是致虛在長安繕兵爲守河計河西沿流壁壘相望致虛不曉軍事往往取獻陳者利便案文施設州縣軍民不勝其擾有萬花寺僧宗印者孝義人本姓趙避亂過河中題詩佛寺守臣徵飲開待制席益見而奇之薦於致虛致虛喜其口辯善談兵即以便假宗印中散大夫直龍圖閣充宣撫使參議官兼節制軍馬奇兵軍正以統制官王偉等隸之宗印請築長城起龍關迄龍門雖致虛行移峻急而上下皆不以爲是築城及肩應命而已宗印以僧爲一隊謂之尊勝隊以行者爲一隊謂之淨勝隊致虛以大軍遊陝而命宗印以舟師趨西京天章閣待制知同州唐重開之爲書遺致虛爲言今日之事可爲朝廷慮者三可爲關中慮者五大率謂中都倚秦兵爲爪牙諸夏恃京師爲根本今京城圍久人無鬪志若五路之師遂巡未進則所以爲爪牙者不足恃而根本搖矣然潰卒爲梗禁谷通行關中公私之積已盡甲馬全無又聞西夏侵掠鄜延爲腹背患今莫若移檄蜀帥及川陝四路使者輸財用益軍器市戰馬以資關中守禦之備合秦蜀以衛王室初京城既破敵遣修武郎包某閣門宣贊舍人董某持登城不下之詔以止援師致虛即斬之重又遣致虛書言和議已定不當抗詔出師致虛不聽

劉岑唐書重德云范致虛提六路兵勤王留陝州不進公自同州遣書責之曰金人犯京師半年王室存亡未可知臣子豈宜何如說且京城以秦兵爲爪牙四方以京城爲根本今擁秦兵坐視不救是爪牙不足恃而根本搖矣其言累千皆切至讀者感涕而致虛竟不能前也案此乃重第一書謂可爲朝廷慮者三事然其全書大指則止致虛之行半斷章取之蓋以拔其要非其實也京城二使不見於他書此以重第二書增入遂引而東及是次華陰

軍勢大振昭遠抹會孫抹眉山人致虛建陽人似安陽人賁河南人深華陰人益且子且河南人故重眉

山人也乙卯金人來索內侍伶官醫工妓女後苑作思文院修內司將作監工匠廣固搭材役卒百工技藝等數千人初元帥府統制官劉浩遣裨將承信郎丁順先渡河爲金人所敗聚衆三千人圍濟州時汪伯彥等已有奉王居濟州意中興日層駭伯彥謀計李昱事云濟州始在大元帥駐泊之地宜宜破破蓋伯彥引軍而東之意久已先定今考取附見乃以順爲武翼大夫閣門宣贊舍人將其兵屯廣濟軍受黃潛善節制是日大雪數尺京城死者甚衆

丙辰金人來索法駕仗衛自帝蒙塵二帥日遣蕭慶須索城中物帝傳旨取之至是殆盡又遣鴻臚卿康執權祕書省校書郎劉才邵國子博士熊彥詩等押監書及道澤經板館開閣籍納敵營執權開封人才邵廬陵人彥詩本孫也本郡陽人元豐吏部侍郎徐夢莘北盟會編癸丑御批付徐夢莘朕於土床之上睡者凡二十餘日矣不敢憊勞凡有所須雖極且竭力應副今附見此實錄無之龍圖閣待制

丁巳太學諸生爲書欲詣軍前不得進淵聖皇帝以手劄諭都人云此事豈口舌所能下金人取內庫香藥犀象司天監陰陽官大晟樂工等初左副元帥宗維開王在開德遣甲士與中書舍人張激持詔召王戊午至滑淵副元帥宗澤怒命壯士射之激乃去激舒城人也濮州民兵首領王善以其兵千人隸帥府王命進屯興仁竟賊李昱張遇破任城縣勢甚張元帥府遣中軍統制張俊討之俊至任城遇伏幾殆小校趙密連射數賊統制苗傅扼其前遂大敗之斬千餘級密太原人也

己未金人索朝服祭器尙方藥餌下至博奕之具車載而往者不可勝計庚申金人索九鼎八寶天下圖籍本朝開國登位赦書西夏進貢書本於是皇帝殿玉寶十四金寶九皇

后皇太子妃金寶印各一盡予之靖康要盟錄云金人又取皇帝殿白玉之寶十四奉天休延萬億永無極一也受命於天既皇帝信寶八也御書之寶九也御書之印十也無字寶十一也皇帝恭膺天命之寶十二也宣和御筆之寶十三也又皇帝恭膺天命之寶十四也皆王之寶二其一傳國寶其二受命於天既壽永昌所謂樂寶者金寶九御前之寶一宣和殿寶二御書之寶三天下同文之寶四天下合同之寶五又御前之寶六御前賜之寶七書詔之寶八皇帝欽崇國祀之寶九銀印一尙書內省出納之印皇后殿金印一皇后之寶太子殿金印一皇太子寶太子妃金印一太子妃印

惟上皇所作定命寶在

軍勢大振昭遠抹會孫抹眉山人致虛建陽人似安陽人賁河南人深華陰人益且子且河南人故重眉

丙寅。金左副元帥宗維傳其主之命。議立異姓。平旦。遣蕭慶遊淵聖皇帝詣端誠殿。從官皆喜。謂果得歸矣。才出門。忽有撤黃屋者。衆方驚愕。泊至門外。則已望北設一香案。隨駕官於百步外排立。帝獨前下馬。已上殿。兵部尙書高慶裔宣金主。展詔書。其書略曰。賂河外之三城。既而不與。結軍前之二使。本以開爲。既爲待罪之人。盍爲異姓之事。所有措置條件。並已宣諭。元帥府施行。慶裔讀詔已。慶迫帝易御服。

實錄李若

水傳云。敵遣蕭太師。即慶也。李若水事跡云。武節郎張玠。賊圍城中作樞門。第二次從駕出郊。親見當日粘罕在殿上。高尙書讀詔。詔使蕭慶裔。脫御服。侍御前。左手抱帝。右手指而罵之。丁特起。孤臣泣血。錄云。金人迫上脫去粘袍。並皆擄掠。蔡條。國史後補所謂國家破。尋皆在端誠殿。即指此也。或主詔本見於耿氏編。今不錄。時事出不意。與等皆震懼。不知所爲。吏部侍郎李若水獨前持帝曰。陛下不可易服。敵命數人曳以去。復大呼曰。吾君華夏真主。若輩欲加無禮耶。敵擊之。面目爲傷。若水氣結仆地。良久乃蘇。於是每執政。監以二金兵。每侍從。監以二燕兵。各分散。獨留鐵騎數十。俾宗維令曰。必使李侍郎無恙。遂掖至青城門。廡下。日三飯飲之。若水絕不食。病如中風狀。與亦伏地固請。敵怒。囚之。若水母張氏聞變。哭且言曰。吾子死難必矣。已而果然。

沈良琦錄云。二月六日夜。宗維請上相見。何某。李若水。孫觀。並從。火炬如畫。野錄云。若水抱持上馬。賊不已。尼瑪哈令持若水去。生縛。以爲號令。因何某於土壘中。數日。案若水被殺在牛月之後。野錄誤也。何某伏地。被髮。本傳及他書皆不見。然金人立主。謂云。惟何某。李若水不許。與賊則二人同爭。必矣。何某死。則若水亦死。何某死。則若水亦死。不能強爭耳。今併附見。

混一。然念舉兵。且非貪土。請前宋在京臣僚。一面請上皇併后妃兒女親眷王公之屬出京。仍集老軍民。共議舉地。爲人主者一人。不限名位高卑。所貴道德隆茂。衆皆推服。長於治民者。從軍前備禮冊命。淵聖皇帝亦附手割。略云。今於元帥府拜受大金皇帝詔書。以屢變盟誓。別立異姓。自惟失信。固當如此。猶許舊地。別立賢人。其於萬姓。爲幸非細。幸早請上皇以下。舉族出京。無拘獲分。妄爲禍福。速招連累。時執政侍從集內東門。見敵書讀之。皆號哭。兵部尙書呂好問曰。今計無所出。但當率衆懇告耳。若其不從。上皇出城。亦未遲也。入內侍省。都知李石出帝手割。好問曰。此乃不得已而書也。夜半不能決。初。左副元帥宗維與諸軍帥議。欲留蕭慶裔居汴京。以守河南地。慶不敢當。衆又推漢軍都統制劉彥宗。彥宗亦不敢當。右副元帥宗傑語於衆曰。他日趙氏必復興。今吾務廣地而兵力不能周。是自貽患也。不若以河爲界。宗維是之。遂有就城中別擇賢人之議。

此據傳勢通。好問。希哲子也。希哲。公著子。元祐崇政殿說書。臨城人。宗維。大金元帥。府近以降表申奏。今同附錄。

降旨。先皇帝有大造於宋人。而宋人悖德。故去歲有開禧之師。乃因遣使軍前。請遂許自新。既而變渝。遂致攻討。擊城摧破。方中待罪之禮。況近奉命。有違斯約。子孫不絕。社稷危殆。今既伏罪。宜從約。宋之舊封。亦未可廢。我有一意。念舉師止。爲中後。本非貪土。宜別擇賢人。立爲屏藩。以王茲土。其汴都人民。願隨主遷居者。聽。右所降聖旨。在前。今請宋宰相文。武百官在京。臣寮一面共請上皇以下。妃兒女親眷王公之屬出京。仍集老軍。道依聖旨。共議舉地。爲人主者一人。不限名位。尊卑所貴。道。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二

【建炎元年】二月壬戌。案是月辛酉朔。金人索后妃服。渾天儀。琉璃玉器等。

乙丑。再括金銀。時開封府言。括金銀盡絕。而內侍監等。在軍前。言家有窖藏。乞搜取。二帥大怒。進士黃時儼。段光遠。遣金人。言忻等。皆前日侍濫渠魁。今挾怨生事。罪不可赦。宜斬首以徇。又言不當以金帛久留乘輿。不報。時儼等言。實錄無之。以趙姓之遺史。王明清。據後錄增。入。但遺史係光遠。上書於正月丙午。恐太早。今併附見。鄭延經。略使張深。引兵次朝邑縣。先是本路副總管。威武軍承宣使。劉光世。將步騎三千。援京師。至唐。鄧州。道梗不得進。聞范致虛傳。檄諸路。光世與其將。喬仲福等。議引兵會之。會淵聖皇帝。遣使臣黃深。持御劄。以和議已定。止勸王兵。光世曰。不可。以詔示衆。宜速圖進發。既而潰兵。踵至。具聞城中事。衆心惶惑。光世矯以蕃官山。嚶來自京城云。二聖決圍南幸矣。乃遣使臣葛宗。齎奏往荆襄。江浙。開尋二聖所在。衆情稍安。光世因引兵入關。及是與深會。

光世。延慶子也。此以趙姓之遺史及李觀。靖康勤王。罷行錄。參修。是日。淵聖皇帝。赴二帥。擊毬之集。何奩。馮澥。曹輔。郭仲荀。從。帝爲主。左副元帥宗維。爲客。酒九行。帝起。謝曰。某久留軍前。都人願望。欲乞早歸。宗維問帝。去將何之。帝失色。不復言。罷歸。右副元帥宗傑。聯騎至行宮門外。曰。天命如此。無可奈何。帝悵然不怡。而奩亦有憂色。

隆茂勳業著素為衆所推服長於治民者雖無衆者有一於此亦合屬事當依禮制備禮命趙氏宗人不預此議應宋之百司軍事新君其國侯得姓氏隨册出號所部之地地日共議天會五年二月六日有金書衛上將軍右都監押王子右副元帥押你移備勃極烈左副元帥押請被勃極烈都元帥押臣家藏圖城雜書載此手訓云今月六日於元帥府拜受大金皇帝詔書以歷歷盟誓別立異姓仍依舊章俟上皇以下后妃諸王公主以下內族出京俾令團聚自惟失官因當如此猶許舊地別立賢人其於萬姓為幸非細今因元帥府差人廣文字入城附此誠意幸為曉諭早請上皇以下舉族出京外諸事並從元帥府指揮方是長計無拘分妄為編編速招連累右備錄皇帝御書在前今晚示官員耆老等令知悉二月七日案此手訓丁特起泣血錄中亦有之邦昌上皇邸書亦云尋奉御筆今依元帥指揮云云蓋指此也案原本所載文字句脫誤今悉依北盟會編補正

丁卯道君太上皇帝出詣京營時敵令翰林學士承旨吳升學士莫憐遜上皇出郊上皇疑不聽敵以其事付京城四壁巡檢溫州觀察使范瑄平旦金人大啓南薰門鐵騎極望闕門而范瑄與升偕及內侍李石偕至延福宮請上皇與寧德皇后同詣軍前懇告上皇末應瑄以言逼之遂御轎車出宮至南薰門敵自甕城以鐵騎擁之而去都人望之皆慟哭

此以欽宗實錄及宜和錄幼老春秋三國謀謀錄參修實錄所載北狩聞見錄云徽宗在壽安宮李石與吳升偕入見石奏請到南薰門御金拜表乞皇帝歸闕金人意欲成本朝一段惡情亦無他意石又道淵聖謂云不可緩恐失水機徽宗欲求道出姜皇后曰敵情詐偽不測更宜速殺徽宗將行內人皆哭徽宗曰若以為我為實得官家歸保宗社亦無所辭又取常所佩御刀令丁學佩之乃出至南薰門徽宗頓足與中曰事非變矣呼字取佩刀已被敵人搜去申初到南薰宮止於大王位從人皆不許隨後三日惟呼幼老與中在左右幼老春秋云吳升莫憐遜持元帥府文字入城見係傳王時難徐乘哲謂之曰軍前有旨如上皇已下申時不出即解兵四面入來殺人傳與時難徑見太上皇乞與諸王后妃諸軍前懇告上皇未應范瑄以言逼之上皇滿懷流涕不得已乃乘竹轎而出案諸書孫傳未嘗見上皇時處此所云恐誤然傳並一狀亦云太上皇以下不敢有違令旨見起赴軍前同仲懇告則傳亦必預聞矣今併附此庶不失實

王樞已出質耶王樞等九人從淵聖皇帝在青城於是安康郡王樞相國公樞瀛國公樞建安郡王樞嘉國公樞溫國公樞儀國公樞昌國公樞潤國公樞等九人及龍德宮王貴妃喬貴妃章賢妃王婉容閻婉容任婉容王婕妤喬婕妤小王婕妤崔夫人康王夫人邢氏與諸王夫人帝姬及上皇十四孫皆出

錄有取宗族數云王并夫人朱氏男二人女宗姬六人肅王并夫人任氏男二人女宗姬二人濟王并夫人曹氏廣王不在京夫人邢氏邢王并夫人曹氏辛王并夫人趙氏徐王并夫人王氏沂王和信王以上係藩府宅未出關郡王國公十人係在諸閣分已出降肅帝帝姬都尉曹寅安德帝姬都尉宋邦光崇德帝姬都尉曹法出使茂德帝姬都尉蔡隆押赴軍前成德帝姬都尉向子房洵德帝姬都尉田丕順德帝姬都尉向子辰順德帝姬都尉劉文彥未出降肅帝帝姬令福帝姬純和帝姬寧福帝姬永福帝姬柔福帝姬諸妃宗實錄云上皇詣青城王以下三十餘王皆從也案九五正月辛丑已賢妃開封人留青城從上皇出者乃未出關諸王耳上皇三十一子自淵聖肅王康王及先已發外亦不應有三十餘人實錄甚誤

邢氏祥符人朝請即壞女也日將午父老邀上皇不及道逢燕王侯越王偲而邀之燕王泣曰金人欲之將安所避民曰願與王俱死若何開封尹永嘉徐乘者捕斬為首者益兵衛上皇出南薰門左副元帥宗維令其禮部侍郎劉思易御服

續漢以來繫年要錄 卷二

四二

哈南阿阿里布四向聞上皇玉音甚厲汝稱先皇帝有大造於宋反是我有大造於汝也若大造於我當所甘心汝去年與師善傳位與嗣君遂割地歸軍汝等乃還今與兵稱嗣君失信汝等曾誓否汝不自首乃肅王王洵等汝等為之可呼肅王等來與面書豈長一死帥皆無言肅王等亦自不出少頃上皇起行東顧見上扶上皇號泣久之上皇謂上曰汝若聽老夫之言不違今日之命上皇初欲與帝出幸何與苦汝乃止此所云諸書皆無之今且附見

初敵遣升偕遜上皇出并取諸王兩守孫傅欲置不遣升示以真定府路走馬承受宦者鄧述等所供名字乃盡發焉獨恭福帝姬才周昨不為敵所知與賢德懿行大長帝姬淑慎長帝姬不與遣燕越王神宗子二帝姬神宗哲宗女也

廣平郡王捷年十六給使何義奉捷及乳母隱民間後數日敵徵徐乘哲取之捷遂不免

此韓汴都記及何烈草史二書皆稱韓國公而無名臣謹案四朝國史韓國公捷靖康元年封廣平郡王蓋捷封月日淺故都人但以韓國呼之草史又云公與阿保同日被害則恐不然案靖康皇族數似紹興十二年太后南歸日隨行內侍所具云廣平郡王見在足明捷未嘗為金人所害今不取

開封人自卒伍補官屢平河北山東諸盜金人入寇瑄以所部援京師因圍不去至是遂為敵用是日同知樞密院事孫傅率文武百官寮僧道者老為盡一狀詣軍前云准大金皇帝指揮傳等開命震越善當即死然念世被本朝德澤至深至厚嗣君皇帝親政才及期年恭儉憂勤無所不至遽蒙廢絕實非臣子所敢聞知謹忍死陳詞上于臺聽一太上皇以下不敢有違令旨見起發赴軍前同仲懇告一嗣君即位以來並無失德惟是失信一事上累譴詞蓋緣觀政之初為謀臣所誤繼以盡行竄責顯是嗣君悔悟前失非有他心一嗣君在東宮即有德譽比既即位中外歸仰今若未加廢絕尚可以歲修臣事之儀如拋降金銀表段之數雖日下未能數足將來下外路取索分歲貢納實為大金無窮之利若一旦廢棄遂同匹夫雖有報恩之心何緣自効一伏詳來旨令別擇賢人以主茲土許汴都人民隨主遷居具見仁慈存卹之至據今中外異姓實未有堪充選舉者若倉卒册立四方必不伏從緣此兵連禍結卒無休息之期非所以上副元帥愛惜生靈之意一今日之事生殺予奪全在元帥雖大金皇帝詔有廢立然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則關外之事元帥可專行一汴京兩經搜索公私所有各已罄竭顯見將來難以立國迄班師之後退守偏方以備藩屏如蒙大恩特許嗣君已廢復立所有稱呼位號一聽指揮敵不報傳又自為狀云伏觀詔書宜擇賢人立為藩屏竊見國主自在東宮恭儉著聞若欲擇賢人必無出其右者兼本國自太祖皇帝以來累世並無失德惟上皇信聽姦臣國主年幼新立為大臣所誤以致違盟失信上干國典伏望元帥許其自新復主社稷以責後効再念趙氏祖宗德澤在民未泯或未允從前懇亦望哀憫許於國王子弟中擇一賢者立之或不欲立上皇之子乞於神宗皇帝二子中選擇建立使得北面永為藩屏非惟不滅趙氏亦使一國生靈蒙被恩澤永有依歸又不報

戊辰吳升莫憐復以檄來督舉異姓孫傅等以狀答曰本國將相多是日前誤國之人將帥率敗亡之餘其他臣寮悉皆碌碌若舉於草澤之間亦非開望素著人心必不歸向孰肯推戴兼趙氏德澤在人至厚若別立異姓城中立生變亂非所以稱皇帝及元帥府愛惜生靈之意若自元帥府選立趙氏一人不惟恩澤有歸城中及外方立便安帖或天命改卜歷數有歸即非本國臣民所敢預議乞自元帥府推擇金

續漢以來繫年要錄 卷二

四三

人報書曰。自昔運數既衰。必有繼興者。若言敗亡之世。必無可繼。則三王之後。迄至於今。安有君臣之道。人倫之序。何不詳道理之深也。今垂論丁寧。而輒言及趙氏。雖不忘舊。其違命之罪。亦已深矣。此後不宜更復若此。如欲元帥府推擇。則在軍皆北地漢兒。既舉北人。與混一無異。若欲推擇見在軍前南官。亦請具姓名申報。惟不許何與。李若水預此議。如或在京內外俱難自舉。各具名銜。管依元帥府所舉推戴狀中。書中所謂在軍前南官。蓋屬張邦昌也。

元帥府判子。據文。武臣軍民。備道者。若大夫孫樞。密等狀中。事已洞悉。朝廷所以廢趙氏者。豈徒然哉。以不守信誓。不務聽命。非天命改卜。豈有如此之盛哉。皇上猶以寬度別立賢人而已。其可謂大義矣。今垂論丁寧。而輒言及趙氏。雖不忘舊。其違命之罪。亦已深矣。此後不宜更復若此。又必無可繼。則三王之後。迄至於今。安有君臣之道。人倫之序。何不詳道理之深也。再請恭依已降聖旨。早舉堪為一人。當依已去判子施行。如或必欲元帥府推擇。緣會驗在軍前皆北地漢兒。若舉北人。即與混一無異。實違所降聖旨。若欲推擇南人。其見在軍前南人。亦樞密等之所共知也。未審果有可舉者否。若果有。則請具姓名見示。亦與依應。惟不許何與。李若水等預此議。如或在內及外俱難自舉。仍請諸官各銜。管依元帥府所舉推戴狀中。書五年二月八日。

吳革聞上皇已出。入白孫傅。請力留皇后皇太子。至是引見。革頓首請太子堅避以固國本。傅許諾。且問策焉。革為畫計。乃於啓聖院置局。名賑濟所。募士就食。一日之閒。至者萬計。革陰以軍法部勒。且告急於王。及在外諸大臣。約日大舉。

實錄附傳云。上皇后妃。出軍入白孫傅。請太子。引見。而三國謀謀。謀殺之。此月庚午。案上皇以下。卯出南薰門。革在南壁。不應三日。後乃入白孫傅。錄錄也。今移附戊辰。

取光祿少卿范寅敷等四人赴軍前。寅敷致虛子也。是日上皇在青城。自製發願文。祈天請命。諭景王。杞曰。適來密詞罪已損壽。以全趙氏。自登位以後。過失甚多。敢不自陳。以回天譴。杞頓首稱贊。

此據王若冲北狩行錄。曹助所逃。聞己已。內前揭示長榜。坐金人檄書及孫傅等議狀。都人始知欲立異姓。相顧號絕。孫傅復為見錄亦有之。

百官軍民狀遣金人云。本國趙氏。祖宗德澤。在人日久。今未渝盟失信。止是上皇與前主。其子及支屬。並不干預。上冀恩造。更賜詳酌。庶得中外帖然。不致生事。若不容傅等死請。必欲推擇異姓。自中及外。委無其人。兼實難於自舉。伏乞元帥府推擇。敢不一聽。聽命。傅又與張叔夜別具狀云。伏以前主皇帝。遠犯盟約。既已屈服。服而舍之。全在元帥。不然。則有監國太子。自前主恭命出郊以來。鎮撫軍民。上下帖然。或許就立。以從人望。若不容傅等申臣子之情。故立異姓。天下之人。必不服從。四方英雄。必至雲擾。生靈塗炭。卒未能安。傅等自知此言。罪在不赦。然念有宋祖宗以來。德澤在人。於今九世。天下之人。雖匹夫匹婦。未忍忘之。況傅等世食君祿。方主辱臣死之時。上為祖宗。下為生靈。苟有可言。不敢愛死。時在京士民。郭錫等亦詣善利門。以狀白金帥云。上雖失信。其於天下萬姓。略無過失。若立異姓。恐民心無統。姦雄竊發。望元帥垂天地之恩。復立今上。以主此土。若元帥以失信廢之。則監國太子。肅王。景王。皆有賢德。人所共知。乞賜選擇。不報。

庚午。孫傅復為狀遣金人。乞軫恤趙氏。存全社稷。許國主歸國。降號稱藩。或立監國太子。以從人望。或選立趙氏近屬。使本國生靈有主。中外安帖。以全大國弔伐之義。傅等今在南薰門拜泣俟命。遂率百官父

老集門下號泣數刻。吏部尚書王時雍獨不預。是日。右副元帥宗傑親至左副元帥宗維營中。共議軍民告立趙氏事。宗維不許。吳昇。莫備復至。督舉異姓。催取皇族甚峻。金徽略云。若謂廢舊立新。衆難服從。緣向因推戴。尚可。今依聖旨。擇賢共立。孰云不可。又云。行府於在京官寮。未請可否。但想目下。為首管幹者。必是可舉。欲立本官。拜。僞云。尼瑪哈大怒。明日二事不了。即舉兵入城。遂會百官議。侍從以下。乞致仕者。四十人。時兵部尚書呂好問在禁中。亦乞致仕。孫傅謂好問曰。尚書畏死耶。傅以執政留守。當死軍前。尚書世受國恩。當任興復之責。好問乃止。時雍。仁壽人也。張叔夜為狀遣金人云。奉令旨。立見今為首管幹之人。緣本官非衆所推。乞自元帥府於嗣子。或趙氏支屬。擇立一人。所貴恩歸元帥府。永為藩輔。而趙氏宗廟。尚得血食。

此據叔夜家傳。上刺據丁特起泣血錄。吳昇。莫備所請。元帥府判子云。吳水官。同。廣文武百官軍民備道者。孫樞密等狀二道。并初新集難服。緣推戴尚。可。何。況。依。聖。旨。擇。賢。共。立。孰。謂。不。可。無。早。有。文。字。惟。其。道。德。不。限。名。位。高。卑。本。欲。利。民。今。請。官。軍。民。備。道。者。既。乞。行。府。擇。擇。行。府。於。在。京。官。寮。未。請。可。否。但。想。在。京。目。下。為。首。管。幹。者。必。是。可。舉。所。以。行。府。欲。立。本。官。請。在。京。文。武。百。官。軍。民。備。道。者。老。照。會。此。意。若。所。指。在。京。目。下。為。首。管。幹。官。員。可。以。共。立。早。具。本。官。名。銜。狀。中。如。亦。未。可。即。依。已。去。文。字。須。得。共。議。一。人。限。不。過。今。月。十。一。日。狀。中。趙。氏。支。屬。不。過。今。日。發。遣。出。城。如。此。度。不。見。舉。薦。又。不。發。遣。必。當。別。有。悔。吝。無。得。再。遣。天。會。五。年。二。月。十。日。又。大。金。元。帥。府。屬。等。告。乞。立。趙。氏。文。狀。并。孫。樞。密。等。今。月。七。日。八。日。九。日。三。次。共。五。道。錄。白。為。言。此。事。已。經。共。議。差。官。入。京。須。得。別。行。薦。舉。外。將。利。門。下。人。員。以。親。受。之。狀。請。錄。成。此。處。在。京。人。員。以。投。狀。為。詞。別。致。任。請。在。京。諸。官。孫。樞。密。等。照。會。依。吳。承。旨。莫。備。等。去。文。字。日。限。行。不。得。住。滯。

祥曦殿。請。冠。駕。突。圍。以。出。何。桌。恐。其。為。亂。執。而。殺。之。及。是。帝。命。賜。其。家。各。三。百。緡。以。旌。忠。義。辛未。監國皇太子。請出詣敵營。初。留守孫傅議以五千金。匿太子於民間。殺狀類太子者。送之。給以都人。遮留。誤。擊。太子。居五日。無肯當之者。統制官吳革請以所募士。微服潰圍以出。傅不從。時金人以淵聖皇帝手劄諭傅。上皇亦劄云。尚賴元帥寬仁。使我父子團聚。速令太子出來。

此據丁特起泣血錄。始拜。傅督督不已。傅未聽。至是事益急。傅在皇城司。其子來省。傅叱之曰。吾已分死國矣。汝曹速去。勿亂人意。其子亦曰。大人以身殉國。某何言哉。范瓊恐變生。先以危言警衛士。是晚。以兵衛皇后太子。共約一車中。詣敵營。

起泣。從車凡十兩。百官軍民奔隨號哭。太學諸生擁拜車前。哭聲震天。時已薄暮。將近門。猶聞車中呼云。百姓救我。金人在門下者迫行。

此據宣和錄。傅言於人曰。上蒙塵。託孤於傅。豈可自脫。分付與人。請從太子往死生以之。遂以留守事付王時雍而出。守門金人不許。是夕。傅留宿門下。

然未顯然言之也。至是越百官立異姓。不即屠城。時雍在皇城司。令中書舍人李會預為議狀曰。自古受命之主。必上膺圖錄。下有勳德在民。今本國臣僚如孫傅等。被川日淺。率皆驚下。迷誤趙氏。至於亡國。在內官僚。委無其人。乞於軍前選令某人。以治國事。并傳微言。金有立邦昌意。時雍疑未定。左司員外郎依政宋齊愈適自外至。時雍問以敵意所主。齊愈取片紙。書張邦昌三字示之。與所傳同。

中興遺史有齊愈狀甚詳。雖當時對之詞。不無詭譎。然所記似以爲齊愈告鄉人於道。而爲半糊所中。則亦恐不盡然。餘見七月癸卯注。叔夜不可。實錄云。是日不書議狀。惟孫傅。張叔夜。案此時傅已解留守事。在南薰門。故王時雍得主其議。傅不但不書狀而已。

壬申。傅叔夜坐堅遠詔旨。告立趙氏。押赴軍前。叔夜至敵營。抗論如初。不少屈。敵拘之。沈良精廉遠錄云。孫傅既遣。皇族爲尼瑪。

哈召至青城。令見舊王。上見謂曰。無煩重相。斷送我一門家眷。傅無對而退。趙姓之遺史云。張叔夜赴軍前。尼瑪哈召叔夜給之曰。孫傅不立異姓已殺之。公年老。大家族。豈可與孫傅同死邪。可快狀。叔夜曰。累世荷國厚恩。國家俱存亡。實不願立異姓。趙之數四。雖不從。唯請死而已。虜散撤城中。令軍民共舉張邦昌。連名申上。有異議者。令別具狀。惟不許引隱趙氏。有敢已金人皆殺之。

還。當按軍法。夜。開。備復入城。留守司據今月十二日。吳承旨。其內翰自軍前來。齎大金元帥府指揮。請急進。勾集在內大。小官員。不限已未。共議。并備遺書。老軍民等。更乞。嚴諭。商議。知。並。舉。張。邦。昌。即。便。進。營。各。於。本。衛。親。軍。其。名。背。後。下。押。字。仍。於。年。月。日。議。議。用。在。上。官。印。限。十。三。日。申。上。便。與。身。立。入。京。知。別。有。異。見。別。具。狀。申。不。許。引。隱。趙。氏。若。舉。其。人。者。亦。許。不。阻。有。敢。違。留。不。赴。議。所。者。當。按。軍。令。是。夜。三。鼓。御。史。告。報。文。武。百。官。不。限。大。小。使。臣。雖。致。仕。在。京。宮。觀。僧。道。軍。民。老。幼。限。十。三。日。絕。早。並。赴。宣。德。門。集。議。內。有。官。員。不。來。具。狀。申。元。帥。府。依。軍。法。無。請。住。滯。右。錄。二。月。十。二。日。夜。元。帥。府。指。揮。在。前。今。殘。示。各。令。知。悉。

癸酉。王時雍行留守事。揭榜通衢云。金人許推擇趙氏賢者。集百官秘書省共議。何烈精廉遠錄云。范瑄許言。金許立哲宗之後。陳王子爲。

對曰。某等所見。意殆不然。瓊慮軍民視效。即抗聲折之。時雍恐百官不肯書。乃先自書以率之。百官亦隨以書。於是文武數百人以大卷相受。若州縣胥吏書。勿歷者。略無留滯。不終朝而畢。其間亦有欲泣悲呼。而不敢出辭者。忽下坐。一朝士面目嚴冷者。厲聲曰。二百年趙氏天下。豈可赴他姓。吾乃異議者。請如所令。其右汴士大慟曰。吾請同行。時雍詰之。自列名氏曰。奉直大夫寇岸。朝請郎高世彬。岸。山東人。世彬。瓊裔孫也。此據東少曾朝野僉言及。孫傅疏請野史傳入。監察御史馬仲言於衆曰。吾曹職爲爭臣。豈可坐視不吐一辭。當共入議狀。

乞存趙氏。中丞秦檜以爲然。即具單狀曰。檜身爲禁從。職當盡諫。荷國厚恩。甚愧無報。今大金擁重兵。臨已拔之城。操生殺之柄。必欲易姓。檜死以辯。非特忠其主也。且明兩國之利害耳。趙氏自祖宗以至嗣君。百七十餘載。頃緣姦臣敗盟。結怨鄰國。謀臣失計。誤主喪師。遂至生靈被禍。京都失守。皇帝至躬出郊。

求和於軍前。兩元帥允其議。已布聞中外矣。且空竭幣藏居民之所積。迫取變與御服之所用。割兩河之地。恭爲臣子。今乃變易前議。人臣安忍畏死而不論哉。且宋之於中國。號令一統。綿地數萬里。澤加於百姓。前古未有。興亡之命。雖在天有數焉。可以一城而決廢立哉。昔西漢絕於新室。而光武乃興。東漢絕於曹氏。而劉備王蜀。唐爲朱溫篡奪。李克用猶推其世序而繼之。蓋繼世之久。德澤在人者深。其業雖陵遲。英雄猶畏而不敢窺其位。古所謂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之謂也。晉武帝因宣景之權。以竊魏之神器。德澤在人者淺。加以惠帝昏亂。五王爭柄。自相戮害。故劉淵。石勒。得以據中原。猶賴王導。溫。麟。輩。輔翼元皇。江左之盛。踰於西京。石晉欺天。罔人。交結外邦。以篡其主。得之以契丹。失之亦以契丹。況少主失德。任用非人。會無德澤。以及黎庶。特舉中國藩籬之地。以賂戎人。天下其何思之哉。此契丹所以能滅晉也。宋有天下九世。比隆漢。唐。竊觀今日計議之士。多前日大遼亡國之臣。畫策定計。所以必滅宋者。非忠於大金也。特假威以報怨耳。頃上皇誤聽姦臣。因李良嗣父子之怨。滅契丹盟好之國。乃有今日之難。然則因人之怨。以滅人之國者。其禍可勝言哉。必又曰。滅宋之策。在絕兩河懷舊之思。除鄰國復仇之志而已。又曰。大金兵威。無敵天下。中國之民。可指揮而定。大金果能滅宋。兩河懷舊之思。亦不能亡。如其不能。徒使宗廟賢德之士。倡義天下。竭國力以北向。則兩河之民。將去金而歸宋矣。且天生南北之國。方域至異也。晉爲契丹所滅。周世復定三關。是爲晉報恨。然則今日。豈必趙氏然後復仇哉。中國英雄。亦將復中國之恨矣。又況禍莫大於滅人國。昔秦滅六國。而六國滅之。苻堅滅燕。而燕滅之。頃童貫。蔡攸。貪士以奉主欲營私而忘國計。屯兵境上。欲滅遼取燕。雲之地。方是時也。契丹之使。交馳接境。祈請於前。爲貫。攸。之計者。當從其請。爲國遠慮。乃欲邀功以兼人之地。遂貽患今日。雖焚尸戮族。又何益哉。今元帥威震中原。功高在昔。乃欲用離間之論。而矜一己之功。其爲國計。亦云失矣。貫。攸。之爲。可不鑑哉。自古兵之強者。固不足恃。大金自去歲開罪中國。入境征戰。已踰歲矣。然所攻必克者無他。以大金久習兵革。中國承平百年。士卒罕練。將帥未得其人也。使異日士卒精練。若唐藩鎮之兵。將相得人。若唐肅代之臣。大金能必其勝負哉。且世之興亡。必有德而代無德。以有道而易無道。然後皇天祐之。四海歸之。若張邦昌者。在上皇時。附會權幸之臣。共爲蠱國之政。今日社稷傾危。生民塗炭。雖非一人所致。亦邦昌爲之力也。天下之人。方疾若仇讎。若付以土地。使主人民。四方英豪。必共起而誅之。終不足以爲大金屏藩矣。如必立邦昌。則京師之民可服。而天下之民不可服。京師之宗子可滅。而天下之宗子不可滅也。楡不願斧鉞之誅。戮族之患。爲元帥言兩朝之利害。望稽考古今。深鑒忠言。復嗣君之位。以安四方之民。非特大宋蒙福。實大金萬世之利也。

修潤令不抵牾。明清兩朝第三錄載。檢爲議狀已。即稱疾守本官職致仕。

檢致仕。實錄不傳。案日。紹興元年。檢乞養。賜狀云。靖康二年二月十三日。准告依前朝。

王申十三日也。衣增入。始百官既集。祠部員外郎喻汝礪。開舉邦昌事。捫其膝曰。不能爲賊臣屈。遂掛衣冠去。

於是監察御史吳給。御史臺檢法官王庭秀。皆致仕。而秘書省校書郎胡寅。太常寺主簿張浚。開封府司。

儀曹事趙鼎。相率逃太學中。以避亂。故皆不書議狀。仲給。須城人。汝礪。仁壽人。庭秀。鄞縣人。寅。崇安人。右。

文殿修撰安國子。浚。成子。成。編竹人。已見。鼎。開喜人也。堂吏張僅。自秘書省歸。取平生所受告牒。悉焚之。遂。

自爲布衣。此據孫傳。金人索南班宗室。開封誤遣朝議大夫將之。敵曰。所取宗室。無大夫名。將之曰。我。

魏王後也。將之。魏王。廷美五世孫。莫備謂左副元帥宗維曰。第取玉牒。即見實數。戶部侍郎邵溥在南薰門下。與宗。

正少卿黃哲共議。貯以陶器。坎而藏之。給以爲亂兵所焚。由是疏屬獲免。此據溥。哲。莫備。溥。宗。西。金人於宗正寺取玉牒。溥。指名取南。

班宗室。自二王宮以近屬及官序高者先取。而中與會要乃云。宗澤。陳。等。皆於初渡江時失之。則是玉牒果爲所。

留也。王明清。後錄云。秦檜對方滋言。二帥爲搜求宗室。有未盡者。其後計乞取玉牒。其中有名者。盡行搜括。在旁曰。尙書。

矣。譬如人家宗族不少。有難。同姓而情好。極疏者。平時當共。一旦禍患。乃欲與之。恐無此理。尼。溥。雅。孫。雅。共。城。人。元。

哈曰。中丞曾是由此。其待之。案取玉牒之日。尙未出城。此說也。或。是三月庚子。再取宗室時。姑附此。俟。豐。廉。節。處。士。

哲。華陽人也。時。陸。親。宅。嗣。漢。王。仲。理。廣。親。宅。保。軍。節。度。使。克。暢。親。賢。宅。晉。康。郡。王。孝。憲。棣。華。宅。永。寧。郡。

王。有。恭。已。下。舉。宗。北。徙。惟。唯。二。都。宗。室。得。全。仲。理。襄。王。宗。愈。子。克。暢。魏。悼。王。孫。孝。憲。吳。榮。王。子。有。恭。楚。

榮。憲。王。子。也。於。是。太。祖。後。宗。子。益。疏。無。至。節。度。使。者。甲。戌。拜。僑。所。金。牒。據。文。武。百。官。中。乞。立。張。相。治。國。事。已。申。本。國。册。立。爲。皇。帝。訖。令。取。册。寶。及。一。行。册。命。禮。

教。乙。亥。金。人。取。秦。檜。及。太。學。生。三。十。人。博。士。正。錄。十。員。趙。姓。之。這。史。金。人。取。太。學。生。博。通。經。術。者。三。十。人。人。給。三。百。千。俸。治。

等。作。大。議。策。論。各。要。汝。等。陳。鄒。士。方。略。利。害。諸。生。有。川。人。閩。人。者。各。爭。持。紙。筆。陳。山。川。險。易。古。人。攻。戰。據。取。之。由。以。獻。又。妄。指。婦。女。爲。妻。

要。取。諸。軍。前。後。金。人。從。其。尙。賤。復。退。者。六。十。餘。人。士。之。無。守。有。如。此。者。沈。良。道。錄。曰。金。人。初。取。太。學。三。十。人。正。錄。皆。擢。乃。私。誘。學。中。者。無。

廉。恥。者。以。充。數。即。日。出。城。其。齋。糧。並。爲。敵。所。奪。之。中。何。某。已。下。隨。得。在。軍。前。人。並。取。家。屬。初。統。制。官。吳。革。革。既。募。

兵。後。遷。居。同。文。館。附。者。至。數。萬。人。多。兩。河。曉。悍。之。士。又。引。太。學。諸。生。吳。銖。朱。夢。說。徐。偉。等。數。十。人。與。參。謀。

察御史馬伸。張所。奉議郎致仕吳給等數人。好問欲遣人持書詣王。訪得那煥女弟之夫。開門官贊舍人。

蔣師愈。又與門下省錄事張思聰謀。募效用李進。純。城。以。蠟。書。來。上。進。行。至。開。德。府。守。臣。顯。謨。開。直。學。士。

王。隸。疑。之。進。以。實。告。乃。遣。人。伴。送。至。帥。府。夢。說。桐。廬。人。致。和。未。嘗。上。書。直。諫。士。論。推。之。所。益。都。人。隸。子。

也。芳。安。石。子。元。豐。龍。圖。閣。直。學。士。

丙子。金。人。遣。曹。少。監。郭。少。傅。同。開。封。尹。徐。乘。者。治。事。先。是。京。師。事。務。皆。取。稟。軍。前。故。也。敵。又。索。內。藏。元。豐。

大。觀。庫。簿。籍。悉。取。寶。貨。及。大。內。諸。庫。龍。德。兩。宮。珍。寶。奇。物。如。西。海。夜。珠。王。中。正。陳。搏。燒。金。之。類。其。他。真。珠。

美。玉。珊。瑚。瑪。瑙。琉。璃。花。犀。玳。瑁。之。屬。各。以。千。計。上。皇。平。時。好。玩。有。司。所。不。能。知。者。內。侍。王。仍。輩。曲。奉。金。帥。

指。其。所。在。而。取。之。真。珠。水。晶。繡。履。珠。翠。步。障。紅。牙。火。櫃。龍。爵。沈。香。樂。器。犀。玉。雕。樓。屏。榻。古。書。珍。畫。絡。繹。於。

路。此。據。宜。和。錄。及。少。曾。朝。野。食。言。宣。和。錄。又。云。金。人。入。內。復。取。諸。庫。珍。珠。四。百。二。十。三。斤。玉。六。百。二。十。三。斤。珊。瑚。六。百。斤。瑪。瑙。一。千。二。

百。斤。北。珠。四。十。斤。西。海。夜。珠。一。百。三。十。箇。綠。紗。二。萬。九。千。斤。水。晶。一。萬。五。千。斤。花。犀。一。千。八。百。四。十。斤。象。牙。一。千。四。百。六。十。斤。

麟。一。百。二。十。斤。金。一。百。四。一。葉。王。先。生。燒。金。陳。搏。燒。金。高。麗。進。奉。生。金。甲。金。頭。飾。各。六。副。金。鞍。金。馬。鈔。金。刀。金。子。四。百。二。十。五。副。

玉。作。子。六。百。副。花。犀。帶。金。帶。東。帶。玉。東。帶。金。帶。金。魚。袋。等。上。皇。開。分。金。錢。四。十。貫。銀。錢。八。十。貫。皇。帝。開。分。金。錢。二。十。貫。銀。錢。四。十。貫。

皇。后。開。分。金。錢。十。一。貫。銀。錢。二。十。二。貫。銀。火。爐。一。百。二。十。隻。金。火。爐。四。隻。金。棒。子。一。百。二。十。隻。銀。交。椅。二。十。隻。金。合。大。小。四。十。隻。金。水。桶。

四。隻。金。盞。盞。八。百。副。金。注。碗。二。十。副。金。銀。匙。匙。不。計。數。金。湯。瓶。二。十。隻。琉。璃。盞。一。千。二。百。隻。琉。璃。托。子。一。千。二。百。隻。珊。瑚。托。子。四。百。隻。瑪。

瑙。托。子。一。千。二。百。隻。真。珠。扇。子。四。百。合。紅。扇。一。百。合。藍。扇。一。百。合。行。鑾。扇。三。百。五。十。合。火。扇。六。十。合。車。一。百。合。

不。下。數。十。人。壁。中。珍。寶。山。積。初。李。若。水。既。爲。金。所。囚。蕭。慶。謂。若。水。曰。事。已。爾。無。可。奈。何。徒。死。無。益。前。日。

公。雖。贊。國。相。國。初。無。過。公。意。若。今。日。順。從。即。明。日。得。美。官。若。水。歎。曰。天。無。二。日。若。水。寧。有。二。主。哉。其。從。

隸。謝。寧。亦。勉。之。曰。侍。郎。父。母。春。秋。高。兄。弟。衆。仰。侍。郎。以。生。若。少。屈。萬。一。得。復。歸。若。水。叱。曰。忠。臣。事。君。有。死。

無。二。吾。今。不。復。顧。家。矣。雖。然。吾。親。老。汝。若。歸。勿。遽。言。恐。重。傷。吾。親。意。令。兄。弟。輩。徐。言。吾。死。國。也。是。日。左。副。

元。帥。宗。維。引。若。水。諭。意。若。水。不。聽。復。囚。之。戊。寅。王。以。京。師。久。無。耗。檄。諸。將。帥。伺。其。實。若。敵。未。有。去。意。即。引。兵。近。畿。副。元。帥。宗。澤。見。之。謂。諸。將。曰。敵。情。

都統制陳淳曰：敵方熾，未可輕舉。澤怒，將斬之。諸將羅拜乞代淳效死。會元帥府檄至，澤乃引兵屯南華境上。謂淳曰：汝當先諸將一行，以贖前日之過。淳曰：願盡力，遂進兵。未十里，與敵遇，出敵不意，敗之。即據南華縣。是時澗、濮、濟、單、曹、亳、陳、頤、應、天、廣濟諸郡，皆有勤王兵。敵又犯亳州，直趨開京。轉運副使兼江淮發運副使向子諲遣使臣持書遺金人，以會合勤王兵馬所為名。大略言兵勢逆順，令退保河外。敵遂以毫、宋等州守禦所廢報之。約日率戰，諸道兵畏縮不進。子諲、敏中元孫也。敏中開封人。

辛巳，尚書吏部侍郎李若水為金人所殺。時左副元帥宗維再召若水，問以不肯立異姓狀。若水言：主上仁孝恭儉，未有過失，豈可輕議廢立？宗維曰：趙皇失信，使南北生靈如此，安得為無過？若水知敵不可以義動，即曰：若以失信為過，則公乃失信之尤者。乃歷數其五事，且曰：汝伐人之國，不務安全生民，徒掠金帛子女，以自豐汝滅亡不久矣。因肆罵不已。宗維大怒，即圍邸下殺之。若水將死，監刑者復問侍郎服未乎？若水奮臂愈切，敵怒，以刃裂頤斷舌，然後殺之。梟其首。此據若水遺事 金人相謂曰：大遼之破，死義者以十數。今南朝惟李侍郎一人，咸歎重之。初，若水之出使也，淵聖皇帝擢監右藏西庫修武郎王履為之副。使還，邈州觀察使履抗敵不回，卒與俱死。履，開封人。累世右職，元符末，坐上書入籍，編管新州。若水死年三十五。中興時，若水觀文殿學士，後諡忠敏。贈履武勝軍節度使。案履事蹟甚偉，而實錄乃無一字及之，殊不可曉。今以履事蹟及靖康忠臣三傳詳錄錄入，實錄附傳，若水臨死，為歐詩，卒年云：靖康間，天分不幸，忠信信教，死分亦何怨履事，遂乃以為謂履所賦，今且附此後考。

金主遣諸軍都部署 英宗廟 尚書左僕射權簽書樞密院事韓正持册來立張邦昌。要盟錄有册文云：尚書左僕射韓某，而不言其名。王明清撰後錄云：具官韓某，奉命本朝人，事遼為事韓正持册來立張邦昌。知制誥庚戌年七月册劉豫為副使，猶居此官。此時無韓某為僕射，實錄劉劉附傳云：命其尚書僕射韓正館，即此人也。今增入。 金遣吳玠、莫俸集百官於皇城司，議遷都之地。衆以揚州、江寧為請。敵命都江寧。

壬午，鄭延經略使張深引軍屯陝府。先是，宣撫使范致虛欲聚兵為長驅河洛之計，深不敢戰，乃議各圖進取，互為聲援。使彼固測，且戰且前。庶有先到國門者，議久不決。深遂行，翌日，熙河經略使王倚、環慶經略使王似、西道副總管孫昭遠皆來會。

癸未，金令百官拜表請立張邦昌。光祿大夫中太一宮使唐恪既書議狀，仰藥死。實錄附傳云：恪聞議立張邦昌，而國家至此，斯力不能救，獨有死耳。乃仰藥自殺。其後張邦昌攝位，朝士貴賤多拱手臣之。獨恪先事而死。識者推其節。王偁東都事略云：恪既書名，乃仰藥死。二書不同。案議立邦昌在此月，西門格以前宰相居城中，皆不書名。金人無不詰難之，理又無由。經十有餘日，尚不書議狀也。更少曾言曰：臣於秘書省議推張邦昌，格大恚。一少年斥格曰：公為丞相，不能為國家計事，以至於此，況平時與官爵，皆蔡京不法所為，猶厚顏赴議舉其姓名，國家笑之何益？據此則格亦在議中。未嘗先事而死。明矣。汴都記曰：是時金人正取人，格以前宰相恐不免，遂服大黃作廢疾以死。王明清撰後錄云：金立張邦昌，欲更書名，仰藥而死。述炎中，張達明為中司通欽，與家，曠乞辭與達明，欽不能抗敵之命，雖死不足為辭。由是恩數盡。迄今不能理也。明清所云詳，但小舛誤。紹興二年十一月

乙亥，唐恪男承進狀。先臣格任觀文殿學士中太一宮使，以臣僚上言，任少安日，不許計到三鎮事，落職。乞依故道復官。唐復觀文殿學士。丁丑，中書舍人胡松年奏：陳請其父不獲，伸迎請二聖之謀，乃欲樂以死聖恩，或謂累經赦宥，特與復職，臣不敢輕議。若曰：嘉其死節，臣願請有司更加詳致實狀，請前降復職指揮，更不施行。明請所云，誤以松年為張澄也。實錄附傳云：觀文殿學士唐恪，仍前不書落職事，此不惟疏略，當必有故。是日，王次濟州。時元帥府官軍及羣盜來歸者凡八萬人，自黃河以南，分地而屯。濟州凡九千五百人，以為王之衛。隸都統制楊惟忠、開德府萬九千人，濮州七千人，以拒敵之在衛南。章城、臨濮者，並隸副元帥宗澤。與仁府萬九千人，廣濟軍八千人，單州六千人，柏林鎮三千人，以拒敵之在考城者。並隸節制軍馬黃潛善。大凡官軍民兵六萬四千五百人。孔彥威、常謙、丁順三盜萬五千人，分屯六州。而向子諲在宿，何志同在許，趙野、范納在宋。趙子樞在陳，皆圍繞京師未得進。

甲申，金人取太學錄黃豐、楊愿赴軍前。二人託疾得免。愿，山陽人也。敵遊騎五百至濮州，雷澤境上。尉向拱禦之，拱勇而有謀，先結繩桑下，賊至挑戰，已而偽遁。敵追奔，馬絪而止，悉擒斬之。元帥府以拱為閣門祇候。

乙酉，大風拔木。戶部尚書梅執禮、禮部侍郎陳知質、刑部侍郎程振、給事中安扶為金人所殺。初，金人括金銀急，命執禮等八人董之。未幾，執禮等議曰：敵所以留軍者，為金銀也。今欲足元數，雖銅鐵亦不給。不如結罪中絕，塞其所請。官者謂金人曰：試許士庶人金銀易米麥，當有出者。已而果然。二帥大怒，是晚召執禮等四人，責以金銀不足，曰：胡不賦之於民？四人同辭對曰：今天子蒙塵，臣民皆願前死，雖肝腦不計也。於金猶何有哉？願誠亡以塞責。敵大怒，問官長安在，欲加其罪而置其餘。振恐執禮坐之，遽前曰：皆官長也，敵不勝其忿，先取其副侍御史胡舜陟、殿中侍御史胡唐老、監察御史姚舜明、王侯、各杖之百。幾死。執禮等猶為之請命，既而遣還。至南薰門，有呼於後者，曰：尚書且止，有元帥台令。四人皆下馬跪聽命。則以次殺之。梟其首。趙姓之遺史稱胡唐老遂死蓋誤矣。 乃下令曰：根括官已正典刑，金銀或尚未足，當縱兵自索。執禮、

浦江人、振、樂平人、扶、潁子、濼、開封人、元祐、舜陟、績溪人、舜明、嵯縣人、侯、宛邱人也。後贈執禮資政殿學士。知質、振、端明殿學士。自城破至此，凡再納金二十一萬兩，銀七百十四萬兩，表緞一百萬匹，皆有奇。敵猶以為少，故殺之。朝野僉言：二月二十八日，大金以金銀事執梅執禮，陳知質、程振、安扶殺之。監察御史黎確等知四人由，將欲結兵，以救二聖。曾與王時雍等議，時雍不從。金人欲正其罪，恐動衆心，故以金銀事殺之。若謂金銀少，自有四壁根括官執禮之事，本傳及墓誌無容不書。記者得於傳聞，又誤以安扶為安復也。今並不取。 是日，再括金銀，留守司差官百員，分坊巷徧加相檢。左諫議大夫洪芻等分詣慈觀，蕃衍宅諸妃嬪位，所至與宮人飲，又頗匿餘金以自奉。吏部員外郎王及之至沂王府，遂坐番衍宅門罵諸王。此據李綱記上語修芻、南昌人也。入八月戊午行遣。

丙戌，陝西宣撫使范致虛以勤王兵至陝府。初，致虛抵華陰，京西轉運副使劉汲遣書勸以一軍自蒲中

趙河陽焚虜積聚絕河橋一軍自陝洛直抵鄭許與諸道運衝敵必解散致慮以書謝汲遂行

入但公選稱致書汲兵華陰汲以書謝汲云云致慮以書謝汲遂行

三不聽乃取其部兵馳入援汲丹稜人嘗為開封府判曹掾介直有守至是稍擢用之

丁亥資政殿大學士知中山府陳亨伯為步將沙振所殺初金左監軍完顏昌圍中山府亨伯冒圍入城

固守雖半年敵不能下至是呼總管使括城中兵擊賊以衆寡不敵斬以徇復呼振使往振素有勇

名亦固辭亨伯固道之振懼濟夏刃入府有妾好定者

堂中次子錫與僕妾十七人皆被禍振出帳下卒噪而前曰大敵臨城安得殺吾父執而碎裂之身首無

餘趙姓之遺更金人以此是北狩至中山府其帥陳遵登城上呼呼遵曰道君皇帝也遂慟哭曰陛下何得至此

下有道君皇帝必金人之詐也以箭射之遂鼓噪而殺遵其子錫在旁側身護遵乃并殺之於是振自守中山

安得過中山若然則亨伯死不在此時與與之必有一誤臣修此錄凡繫日月者必以

後城破敵見其尸曰南朝忠臣也

斂而葬諸鐵柱寺中與贈特進諡曰愍節昌金程宗楊鳴子達寶也

奸臣伏罪述賊使行外侮內連情狀甚著又一詔云建炎等力言為不道既矣不若以河南地賜與大宋

戊子金百官作勸進張邦昌表禮部員外郎吳愬當草表自稱疾求罷

將引繩自裁有宰非常者僕曰僕請為之公由是獲免而王時雍用事坐政事堂公憤憤時雍

曰反賊吾不能擊汝如段秀實耶時雍雖面頰赤不能對公因以疾求罷不聽遂稱疾歸於家

實錄於是時執政馮淵曹輔前執政路允迪軍器監王紹獨口念之久矣何不亟為因探懷出表以示衆為切齒

皆在金營城中前執政惟李同一人當政

晉陵人也於是吳升莫儔齊司農少卿胡思所改定在京百官勸請狀語敵營其辭略曰伏惟大宰相公

名高今古學通天人位冠冢司身兼衆美伏望以蒼生為憂而不以細行自飾以機政為慮而不以固避

自嫌上體大金擇立存撫之意下副國人推戴為主之望升等至二帥遣知樞密院事漢軍都統制劉彥

宗禮部侍郎劉思兵部尚書應奉御前文字高慶裔持詣邦昌邦昌呵責彥宗又罵城中百官因不食金

不聽使人守之

傾措置財用初王在濟州軍食不繼楊祖言京城圍久鹽法不通權印賣東北鹽鈔王許之未踰月商人

入納至百餘萬緡軍餉遂給逮元帥府結局乃止

是日延寧宮火元祐孟皇后徒步出居相國寺前之私第

先是淵聖皇帝與李若水議更張弊政乃尊后為元祐皇太后已草詔書未及行也

是六宮有位號者皆從二帝北徙惟后以廢得存

與府尹徐乘言云趙氏注孟子可相度分會金人以後廢久無預時事故不復取案金取宗族皆歸管宮內侍所供名字

外宮故不為敵所指名未必欲取而復止也沈良靖廉錢云上皇出宮數日有手帖至開封府尹徐乘言云欲得趙氏注孟子煩為送

及火是日太后脫身何所都人亦知其無恙故皆得遣臣謹案靖康之變幸而太后與皇儲存遺天意也故詳著之

庚寅吳升莫儔來報邦昌來日入城以觀人情仍告語城中萬一有不虞盡行屠戮於是治尚書令應及

西府以待之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三

建炎元年三月辛卯朔范瓊率諸將陳兵以近張邦昌金人以鐵騎送之及門而返時邦昌入居尚

書省百官班迎邦昌與百官交拜於道司門郎中徐俯獨不拜對王時雍大呼號擲掛冠而去俯諱子也

入城臣案邦昌上天元帥書錢金人道符事甚詳初無此說況太子出城已久未嘗入城此說妄也且好問開具謝克家分斷因依狀云

三月一日邦昌入居尚書省臣為有相公曾錄今日人情所向乎今日人情所向乎邦昌曰

誠如是臣今日康王在外元祐皇后在內天意亦可見邦昌曰是邦昌之心也案此事惟好問奏狀及秦洪回天錄有之今且附見

壬辰金人以兵部尚書呂好問工部侍郎何昌言給事中章壽隆

李熙靖左諫議大夫洪芻光祿卿黃唐傳軍器監王紹

工部員外郎李士觀刑部員外郎呂勤倉部員外郎曾慥秘書省著作郎顏博文為事務官限三

日立邦昌不然下城盡行焚戮都人震恐有自殺者邦昌亦欲自殺或曰相公城外不死今欲以死塗炭

一城耶衆人泣勸再三乃止昌言新塗人壽隆餘杭人熙靖晉陵人唐傳侯官人士觀防孫

光世自延安引兵東出此時尤未至瀋陽三月十五日西兵方至瀋陽邦昌已入矣

當時金索劉延慶家屬而光世諸子也況南仲非金所嚴懼張邦昌何用言之今不取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三

晉江人博文安德人也昌言芻紹及之健博文皆與時雍等同趣而僑娶吳升女故金用之

癸亥吏部尚書王時雍等中今來軍民悉願推戴張太宰緣京城無主日久伏望早賜道備禮儀施行

江淮發運副使向子諲遣進士李植贊金帛詣元帥府且悉獻本司錢糧之在濟州者以助

鄭延經略使張深自陝府將所部改塗趨虢州初諸帥既集宜撫使范致遠欲盡取五路兵與敵

丙申統制官閣門贊舍人吳革為范瓊所殺革將起兵其參謀吳銖等曰事急矣緩則有不測之禍

是日吳升莫倚至自敵營時金人在南薰門謂吳好問曰康王我眼中物當以五千騎取之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三

六四

丁酉金人册張邦昌為皇帝册文略曰太宰張邦昌天賦疏通神資睿哲處位著忠良之譽

維天會五年歲次丁未二月辛酉朔二十一日辛巳皇帝若曰昔先皇帝肇造區夏務安元元

金國下舞跪受金使韓正退邦昌服緒袍張紅蓋百官導引步自大慶殿至文德殿前進榮御不御

乞東南一郡以奉祖宗遺祀宗維不許 王若冲北狩行錄云軍前已議北遷今委韓正書寫

向書王時雍乞差官分督職事 此據呂好問 以時雍權樞密院事兼權領尚書省兵部尚書

門下省開封尹徐乘哲領中書省尚書左丞馮澥守舊職延康殿學士提舉萬壽觀李回權右丞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三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三

六六

翰林學士承旨吳升權同知樞密院事吏部尚

日李回原係簽書樞密院事權依舊十八日權領中書省二十五日自備

翰林學士承旨吳升權同知樞密院事吏部尚

翰林學士承旨吳升權同知樞密院事吏部尚

翰林學士承旨吳升權同知樞密院事吏部尚

翰林學士承旨吳升權同知樞密院事吏部尚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三

六五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三

六七

齊兼翰林學士莫倚權簽書樞密院事。案莫倚時雖以官自吏曹除不知吏曹何以有二員總除吏曹在去年六月三日別時雖不見除日當是倚從從往金營而時倚權之耳沈良餘錄云邦昌既立以時倚為太師何烈草史云王時雍領三省事

大理卿周懿文為開封尹吏部員外郎王履之權都水使者大抵往來議事者拜倚也。迺逐上皇以下者時雍乘者也。倚權都人者范瓊也。遂皆擢用。回江寧人靖康初簽書樞密院事及是前執政在城中者惟回一人時馮淵曹輔留敵營邦昌素善淵將歸之而輔不在請中故以回補其處時雍既受命請用二府蓋薦許之。都人號時雍賣國牙郎。案紹興中王次翁曾統制祖信勸趙鼎受邦昌而買錢不盡蓋誣之也呂好問開具因依狀云初七日王時雍乞差官分營辦事其時臣不敢承命門下省人更來參臣亦設法請坐以承空不承當之意邦昌自謂臣曰忘者中之言耶若虛著竊圖該軍前差將人來如何臣當時已傾心陛下再三思得利害實如此若軍前差人則城中束手無事不得矣所以含忍忍險者以邦昌之僭立也。有司趨百官入賀太學博士孫逢吉獨堅臥不屈。國大計也。好問此說雖以自辨理亦有之今並附見。

夜既半同僚強起之不從垂泣而與之訣事畢有司舉不至者以達及駕部員外郎喻汝礪為請欲以復於金人邦昌以畢至告乃得免逢聞之曰是必將肆殺選官以重汚我我其可矣遂發疾而卒逢眉山人也。逢事建炎後所傳修人譚案作汝礪年譜云公既不願為乃為主議者解赴軍前二帥係坐見公莫不從軍令公乃曰也宋思澤在天命未厭忠義之氣形於顏色或欲辱公二帥曰此義士各為其主姑釋之案史及諸書汝礪未嘗出城蓋誤也

戊戌尚書吏部侍郎謝克家兵部侍郎盧襄中書舍人李擢並落職任集英殿修撰范宗尹權右諫議大夫克家良佐弟子。良佐見今年八月壬申襄西安人擢歷城人也克家以疾辭邦昌遣之書曰既無由自裁不食五七日又不能死願豈得已哉公能諒此心則其安海內以究遠圖之事尚可冀也況銓綜舊職非敢以此累公公無以疾辭則幸甚書用尚書內省之印龍圖閣直學士胡直孺權戶部尚書司農少卿胡思權戶部侍郎戶部員外郎葉中鈞權司農少卿顯謨閣待制李熙靖詹又並權直學士院熙靖不受宗鈞秦寧人又籍雲人也。

己亥王時雍領尚書門下省事時呂好問未就職故時雍兼之邦昌遣戶部侍郎邵溥使左副元帥宗維中書舍人李會使右副元帥宗傑報以欲詣軍前致謝二使及門先以狀申金答云皇帝不須出城好治人民俟要相見自往請也。

庚子金人來取宗室徐秉哲令坊巷五家為保毋得藏匿開封少尹夏承力爭不聽添差少尹余大均主其事前後凡得三千餘人秉哲悉以引押赴軍前當行者皆令衣袂相連屬而往濟王之夫人仲氏避難它出秉哲捕而拘之。此以欽宗實錄趙姓之遺史李綱遺志趙子松家傳參修開封府提事使臣資鑒曰我生為大宋之臣豈忍以大宋宗室交與敵人乎遂自縊而死。權戶部尚書胡直孺免權職太府卿朱宗權尚書刑部侍郎戶部員外郎陳師尹權太府卿庫部員外郎葉份權左司郎官戶部員外郎李健權右司郎官宗紱子。統仙遊人曾為給事中

份劍浦人也。河東軍賊高才以二千人歸正出語不遜王誅之命右軍統制苗傅代領其衆傅盡收才金帛子女王曰傅賊耳與才何異自此惡之。金人自宛邱引衆逼興仁列塞而屯復分兵犯開德宗澤遣統制官孔彥威與戰敗之度敵必犯濮州急戒右文殿修撰權邦彥以所部冀州兵為之備敵果至與戰又敗之。

辛丑金人遣慶賀使崇祿大夫兵部尚書高慶裔副使彰武軍節度使李士遷入城其書曰固倫尼伊拉齊貝勒左副元帥皇子右副元帥同致書於大楚皇帝向承明詔擇立賢人爰及庶士之謀已諒英聰之德具聞天關優降冊書禮命初行華情胥悅未遑伸於慶版不圖辱於華絨幸容先導微悛繼陪高論別幅遣邦昌衣著百二十段馬四匹既見邦昌與慶裔等燕於禁中。金人分兵犯濟州至柏林鎮距州纔百里王聞之命都統制楊維忠維忠懼曰諸少將不出首推老耆王曰此遊騎伺吾虛實耳乃令維忠嚴五軍翼擺堤上張滿以待又命軍統制張俊以所部為疑兵夜金拔寨遁去是日知冀州權邦彥與敵再戰殺傷相當京都轉運判官直龍圖閣邱隱亦以所募民兵出戰宗澤自南華縣遣二千騎援之敵引去復向開德邦彥與澤所部統制官孔彥威夾擊大敗之。陝西宣撫使范致虛兵潰於千秋鎮初致虛率諸路兵過陝州與敵遇戰十數殺傷相當復得潼關參議官趙超印以舟師至三門集津亦屢得小捷致虛乃授宗印河東制置使整軍出潼關偽西京留守高世由聞之遣使告急於左副元帥宗維乞兵為援宗維謂諸將曰致虛儒者豈知用兵當使斥候三千殺之。案北盟會編作雷明斥候使三千人殺之致虛前軍出武關山

鄧州澠池之間屯於千秋鎮宗維遣貝勒洛索將精騎自伊陽直衝之王師不備遂棄輜重而奔死者幾半西道副總管孫昭遠環慶經略使王似熙河經略使王倚留居陝府致虛收餘兵入潼關世由瓊孫也致虛之離陝也裨將李彥仙說致虛曰陝為軍後蓋少遺之兵行者利速多為支軍則舍不致淹敗不致覆不然衆屯聚出殺澠一賊於險則敗矣致虛業已發傳怒彥仙沮解能不用彥仙彭原人後徙葦葦騎射喜言兵嘗為神師中部曲入雲中斬首二級稍得遷校尉其說致虛不見聽至是果敗。致虛千秋之敗案觀紀行錄皆在三月十一日辛丑而實錄於月未附書之蓋不得其本日本也實錄又稱自正月至三月十五日大戰十數既得潼關乃引衆東出亦恐差誤

壬寅金遣使入景靈宮取神御等物。此據實錄未知與宣和錄正月戊申所書有無重疊今其兩書之自邦昌出令之初王時雍等皆以聖旨行下邦昌下令曰夫聖孔子不居則予豈敢自今議定及而陳得旨事稱而旨內批稱中旨傳諭所司稱宣旨以手詔為手書。偽楚錄邦昌下令曰子以寡陋向道大國之威俾敢斯長於兵火而諸公橫見推過不吝自裁忍死以理國事豈其心哉願德弗類實難稱奉出令之初有司乃以聖旨行下載循味陋殊覺危夫聖孔子不居則子豈敢自今以三省樞密院議定處分及內外官司而陳得旨事稱而旨內批稱中旨傳諭所司稱宣旨洪為非常之變適會於斯時倘議有水之圖訖救事於區區庶幾多士共識此情始野錄云邦昌內批稱中旨命於外曰命旨與此不同蓋傳聞之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三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三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三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三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三

城圍日久，下項事可以先次施行。應罪人所犯無輕重，不以已未發覺，當放所不原者，並與釋放。應文臣承承郎武臣承承郎以上，內臣及致仕官並與轉官。在職選人，兩資校尉，比類施行。合應勸者，仍不隔。應武官承承郎以上，合應勸者，亦不隔。應武官承承郎以上，合應勸者，亦不隔。應武官承承郎以上，合應勸者，亦不隔。

權右丞，改權禮部尚書。為楚錄戊申，徐秉哲權領樞密院，李同權領中書省，吳升權領尚書省。
 己酉，邦昌遣權國子監祭酒董道撫諭太學諸生。陝西宜撫使前軍統制官霍興，襲西京，斬敵所命西京留守直龍圖閣高世由，大金隨軍轉運使右文殿修撰張友極，與伊陽人習知地利，范致虛既敗去，與聞世由之怠，出其不意，與族弟進提步卒數百，掩甲夜趨，潛入洛陽，擒世由斬之。友極前為河東轉運使，世由知澤州，金人再入，以城降，因為敵用。
 庚戌，尚書吏部侍郎謝克家，戶部侍郎邵溥，並權本部尚書。實錄：溥權戶部在此月丁酉，案戶部先差胡直，胡乃改命，出告不見於史。光復會，謝克家聞宜發舍人宋源陳乞轉官，係三月二十日下庚戌二十日也。故因除吏部長二附見克家，不治事，謝克家所云，然宋源選官，係尚書右選所行，是時吏部尚書王時雍在都，若克家果不治事，未知復是何人告此，此事當致。

時邦昌雖不改元，而百司行移，必去年號，獨呂好問所行文書，稱靖康二年。
 辛亥，金人以貝勒明珠為河北路統軍，屯滹阿里，為河東路統軍，屯河陽。諸軍有不服，並令處斬。初，金人欲留兵為邦昌衛，邦昌辭之。呂好問謂高慶裔曰：「南北異道，恐北人不習南朝法令，或致驚擾，奈何？」慶裔曰：「留一貝勒在此節制可也。」好問曰：「貝勒貴人，南方暑熱，即有病癘，則南朝負罪益深，慶裔然之。」於是命二人分屯兩河，以為邦昌聲援。
 壬子，權戶部尚書邵溥兼提舉京城所，都水使者陳求道依舊職。
 癸丑，淵聖皇帝以手劄付徐乘哲曰：「祖宗創業幾二百年矣，宗廟社稷一朝傾危，父子宗族不能自保，皆因諸公相誤，追念痛心，悔恨何及。見已治行，闕少廚中所用什物，煩於左藏庫支三千緡，收買津發，非晚成行，勉事新君，無念舊主。某上徐尹士庶傳聞，血淚併路。」
 公而臣家，闕城中手劄，則但云：「某上徐尹士庶傳聞，血淚併路。」
 公而臣家，闕城中手劄，則但云：「某上徐尹士庶傳聞，血淚併路。」

劉觀在圍城中，與少卿兼權起居舍人汪藻，謀夜以栗木更刻，祖宗諸后神主二十四，而取九廟神主，累朝冊寶，金鐘玉磬，悉埋之太廟中，觀、眉山人也。
 是日，罷括金銀，時邦昌致書二帥，懇其事。
 又況創業遺始之君，惟務德布惠，收天下之心，然後作為事業。固其根本，由漢唐以來，率由此道。後世子孫，終必賴之。皆百代不易之理也。邦昌材質庸淺，道義無聞，仰荷大金皇帝天造洪恩，遂令軍民官吏推戴，册命昇以帝王，使主斯民，以為屏翰，以事大國，方日夜砥礪，無以報稱。思臨士民，坐視困苦，莫之拯救，痛傷肺腑，殞身無門。見今京都百姓，自來前皇帝朝，以括括金銀數次，雖有藏匿，官吏搜索，悉皆窮盡。今又蒙元帥科降，數日括括，大難以充足，雖軍前遣人搜檢，亦無所得。百姓嗷嗷，並疾餓死者，日以萬計。復懼括括金銀，數不能足，重念大金皇帝，以邦昌主斯民，而從政之初，民心離散，恐誘突與邦昌，恐以此主國，必致傾仆。惟元帥慈恩洪溥，智燭高明，曲照物情，俯加矜恤，止絕再降金銀數目，庶使億兆生靈，保全性命，不陷顛危。邦昌所圖，竊冀其安。仰副大金皇帝建立屏藩之德，邦昌不勝哀懇之至。

金報曰：自來所取金帛，皆係犒賞軍兵之所急用，雖不能足數，亦且期大半。今楚國肇造，本固則安，慮因根括之急，重困斯民，已議捐止。邦昌令尚書省榜諭。
 甲寅，從事郎胡杞為宣教郎，權司農寺丞。
 尚書考功員外郎虞蕃致仕。
 温州觀察使四壁都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三
 七九

巡檢使范瑄為京城內都巡檢使，帶御器械，鄭建雄，樞密副都承旨王璣為四壁都巡檢使，璣，成紀人也。

西安義兵潰散無所歸，與其徒去為盜，掠汝穎間，鄭延經略使張深招降之。

乙卯，邦昌致書左副元帥宗維，欲乘大軍未退，修城池以備寇，宗維許焉。延康殿學士權禮部尚書李

回乞罷權尚書，以祕殿舊班暫領省事，乃以回為資政殿學士領尚書省事，位王時雍下，尚書刑部郎

中張卿材、太僕少卿陳沖同幹辦總領起發懿親宅物色，沖等至徐王府，日呼宮人飲酒歌笑，聞者憤之。

宗欽在三月二十五日，顯謨閣待制提舉醴泉觀李熙靖卒，始邦昌以熙靖直學士院，熙靖拒之，因憂忿不

食，疾且篤，謂友人曰：百官何日再朝天子，泣數行下。至是，卒。中興贈延康殿學士

丙辰，王承制以集英殿修撰兵馬副元帥宗澤為徽猷閣待制，賞章城之功也。江淮發運副使向子諲

檄廬州密切關防張邦昌家屬，時邦昌之弟邦基通判廬州，奉其母以居，故邦昌之妻子咸在。至是遣人

持救書往問，道出亳州，子諲知之，即檄郡守直秘閣馮詢提舉淮西香鹽公事，范沖使拘之以俟王命，詢

京子，京，武昌人，元豐，沖，祖禹子也。祖禹，成都人，元祐翰林學士，汪伯彥中興日，四月六日，元帥府勅會邦昌家屬在淮東寄

知樞密院事，知樞密院事，居劉發運判官向子諲行下所屬州縣嚴為防守，在此後八日，蓋子諲申制中，不別出。

丁巳，金右副元帥宗傑退師，道君太上皇帝北遷，自滑州路進，后妃諸王以下皆從，惟建安郡王樸先薨

於青城，此據靖，景王杞自出郊日侍上皇，衣不解帶，食不肉味，比行，鬚髮盡白，此據曹助北，時金人以牛車

數百乘，奉諸王以下，自過滑州，即行生路，至真定乃入城云。曹助北特見聞錄，徽宗北狩日，乘平日常人所乘牛車，牛

帝姬紀綱聞分內人，不限次數，車計八百六十餘輛，自過河經滑州城外，敵騎約圍百姓不得看，惟寶食物載入，近前助以銀二兩許，得

偽教文以歸，欽宗實錄云：宗得邦昌偽教文，金人偽謂邦昌偽教文，及迎立太后，遣各一紙，案宗以三月丁巳至濟州，而邦昌四月

丁亥始崩，太后宗自東京至真定，又自真定來濟州，必經涉旬餘，則其離京師必在三月甲申，安得有此

書也。蓋汪伯彥、張延禧，轉運使黃潛厚聞之，入見王，嗚咽不能語，王問之，潛厚曰：二聖已去，張邦昌僭立，王聞

之痛切，即與潛厚同見耿南仲，召潛善還濟州，幕府請以都統制楊維忠代領其衆，維忠辭，汪伯彥言：潛

善所部統領官知廣信軍張煥有將材，乃命煥節制興仁府廣濟軍軍馬，煥，陝西人也。潛善持李宗書見

王，王曰：朕聞中興日，王時雍所以告李宗，使潛善者，人其得聞也。潛善至曹州，引宗見上，高世則欲與宗屏人語，潛善聞之，潛善

又引宗至臣，仲甫、仲嘉、臣廷呼李宗，潛善亦隨之，潛善退，李宗後失所在，或云為潛善所殺，故或謂潛善得王時雍書，不知

何等詳，惟李宗以告人耳。案日所，紹興中，趙鼎嘗以此事奏陳，上曰：不然，當時措置，皆

是潛善，李宗見存，自可問也。然則宗未嘗死，特延禧怨潛善當國，斥己而誣之，今不取。王讀之，涕泣。

戊午，王以集英殿修撰兵馬副元帥汪伯彥為顯謨閣待制，充元帥，復潛善徽猷閣待制，充副元帥。

汪伯彥，中興日，汪伯彥自河間初來，已帶待制，諫也。案潛善是時奪職，未復，今始還之，當以實錄為正。

參議官龍圖閣直學士耿延禧為樞密直學士，徽猷閣待制董耘為

徽猷閣直學士，親衛大夫明州觀察使高世則為通都承宣，但隨軍轉運使，中大夫梁揚祖為集英殿修

撰，中興日，州，攝前衛，隨軍應副，直顯謨閣黃潛厚，陞直龍圖閣幹辦公事，直秘閣王起之，陞直龍圖閣

朝請大夫楊淵，朝請郎秦百祥，並直秘閣，世則不受，潛厚謝王訖，以與揚祖並為漕臣，而汪伯彥除已職

獨異，不肯用新銜，中興日，州，潛厚自小便除秘，撰亦誤，今從實錄及中興記。邦昌遣金書曰：孫傅、張叔夜、秦檜，緣請存於趙氏，遂留質於

軍中，既知徇義於前朝，必能盡心於今日，宜蒙寬宥，使遂旋歸，不許。邦昌書云：比深懇誠，仰干恩造，可憫臣之復職。

之始，尤先盡節之張、唐、趙、國、人、以、彰、名、教、孫、傅、張、叔、夜、秦、檜、緣、請、存、於、趙、氏、遂、留、質、於、軍、中、既、知、徇、義、於、前、朝、必、能、盡、心、於、今、日、恭、惟、上

國、方、慎、宏、圖、以、忠、孝、而、勵、節、臣、以、信、義、而、聞、鴻、業、宜、蒙、寬、宥、使、遂、旋、歸、式、昭、全、度、之、仁、垂、副、盡、忠、之、願、其、如、度、即、即、究、數、宜、金、人、答、書、云

早、承、遠、謫、願、復、舊、臣、以、謝、鴻、圖、之、老、成、郭、仲、荀、榮、推、忠、誠、此、外、臣、寮、如、非、欲、留、之、人、遣、資、政、殿、學、士、提、舉、醴、泉、觀、路、允、迪

乞、下、道、還、之、令、其、已、旋、歸、者、係、神、贊、時、政、或、留、未、還、者、俱、是、欲、留、仰、冀、照、知、無、煩、理、會、中、書、舍、人、張、徽、還、京、師、允、迪、宋、城、人、靖、康、初、以、簽、書、樞、密、院、事、使、左、副、元、帥、宗、維、軍、言、割、地、

允、迪、以、元、年、二、月、丙、午、出、使、未、見、為、所、拘、至、是、得、釋、金、人、遣、蕭、慶、來、議、以、陝、西、沿、邊、城、寨、畫、界、與、西、夏、邦、昌、遣、權、吏、部、侍、郎、王、仲、往

謝、且、辭、之、金、不、許、金、又、遣、邦、昌、書、言、地、有、分、割、民、有、凋、敝、特、免、歲、貢、錢、二、百、萬、緡、銀、帛、二、十、萬、匹、兩、每、歲

只、議、納、三、十、萬、匹、兩、銀、帛、各、半、邦、昌、書、云、比、雖、柔、翰、質、忱、誠、冀、還、文、武、之、官、庶、神、中、外、之、任、誠、惟、深、澤、深、負、隆、恩、台、慈

親、加、訓、誡、俾、使、臣、節、之、修、備、念、孤、危、永、賴、臣、工、之、助、以、至、金、帛、緡、貨、之、數、實、軍、前、急、用、之、資、蒙、深、於、疲、瘁、遂、復、舒、於、楛、括、與、言、進、造、之

木、賜、以、安、固、之、圖、豈、惟、佳、性、之、生、靈、德、歸、元、造、茲、為、萬、世、之、大、惠、尚、報、鴻、私、務、垂、以、難、周、錫、肝、心、而、莫、致、今、差、吏、部、侍、郎、王、仲、恭、請、鑒

宗承信邸不受，實錄作補修武郎，恐誤，今從汪伯彥日曆狀是補中興記。

乞歸報時雍縱之，宗得都城所印寶邦昌借號文，金人偽詔，邦昌

宗承信邸不受，實錄作補修武郎，恐誤，今從汪伯彥日曆狀是補中興記。

乞歸報時雍縱之，宗得都城所印寶邦昌借號文，金人偽詔，邦昌

宗承信邸不受，實錄作補修武郎，恐誤，今從汪伯彥日曆狀是補中興記。

乞歸報時雍縱之，宗得都城所印寶邦昌借號文，金人偽詔，邦昌

中神樹，仰惟英靈，俯見卑軀。金人書云：會宗時，除依遠國舊例，歲納銀絹五十萬匹，兩錢一百萬貫，初以代燕地所出，今若依舊例輸納，且念地有分割，民有凋敝，特免錢一百萬貫，減放銀絹二十萬匹，兩錢三十萬匹，兩錢絹各半，其數依舊例交割。

書省著作郎沈晦以所假官真拜給事中

己未，金兵下城，盡絕我兵，分四壁屯守。邦昌詣敵營，服精袍，張紅蓋，王時雍、徐秉哲、吳升、莫俸從。所過起居並如儀。二帥見邦昌，請還孫傅等書，大怒曰：取三人者，豈非欲講前日事耶？遂而詰再三，且云：今日進兵非無名，然亦駐兵不遠，當觀變而動。邦昌懼不能對，及午還宮。初，孫觀既歸，金人以觀初不與還，復追還之，觀即舍傍從刑部郎中張卿材自匿，又開行詣權刑部侍郎朱宗越。七日，金使坐都堂，趣還甚急，而卿材從開封吏卒至門，宗越以計緩之，翌日，敵引去，觀乃得免。元帥府斬閣門祇候侯章，初命章監丁順軍，章聞張邦昌僭立，自廣信軍馳至濟州，言曰：事已如此，諸公別無措置，奈何？且以言侵汪伯彥等。伯彥請於王，以章扇搖軍情，斬以徇。

汪伯彥中興日所云：侯章本出入張邦昌門下，至是以險誦道王，勸王急為渡江計，自具呈權作大元帥府京東等路轉運使入衙，與丁順同共措置招收人兵，先計會案吏，捕入然事文字帶押，王送伯彥面呈，伯彥言：外則借言搖軍情，內則懷惡逼逐大王，案共作過，乞斬章以徇，潛善、延禧、秘世則皆憤疾，曰：可斬王，且與送獄，尋獲到丁順所與章戰袍頭巾及丁順書簡，遂斬之，人情大定。欽定建炎中興紀云：侯章欲往京城，下道

遷李宗，宗具以事告章，章走濟州，明言之。三軍洶洶，事既如此，而諸公別無措置，此皆賴作其侯章以先報事為功。助三軍鼓，汪伯彥斬章以徇，人情大定。二書所云，與實錄不同，蓋伯彥已誅章而誣之，延禧所云，差近事實。宗澤自南華移屯臨濮，閣門宣贊舍人申彥臣自軍前復還，先是有勤王兵至咸平縣，敵人遣使來問，欲盡殺，為復要招安，可急將赦書來。邦昌遣彥臣齎手書往，金人以三千騎送至咸平以南七十里，不見我師而還。初，有詔起京東士兵射士勤王，宿遷尉崔某以所部至沂州莊子城，有王嗣者唱眾為亂，遂縱掠城中。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四

【建炎元年】夏四月庚申朔，金左副元帥宗維退兵，淵聖皇帝北遷。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何處、同知樞密院事兼太子少傅孫傅、資政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張叔夜、御史中丞秦檜、尚書兵部侍郎司馬樸從。樸、光兄孫也。城始破，樸詣軍前納款，遂將北還。樸遣書二帥，請存趙氏，金人憚之，挾以北去。靖康野錄云：馬樸、樸云：吾祖有大功德於前朝，樸不才，安敢作此累吾祖之德，樸有死而已。案他書，金人未嘗有立樸之議，今不取。

初，淵聖皇帝以肅王樞熟敵情，欲與俱，王泣曰：遠使乍歸，不願離膝下，請甚確，遂以祈王樸侍行。此據曹勛北狩聞見錄帝在軍中，頂青氈笠，乘馬，後有監軍集之，自鄭門而北，每過一城，輒掩而號。此據孤城泣血錄，三國謀謀錄亦有之，其進序云：編成此書，以代管贖之苦，庶幾會稽之恥未忘，東門之役必報，今從之。初，敵縱兵四掠，東及沂、密、西至曹、濮、兗、鄆，南至陳、蔡、汝、潁，北至河朔，皆被其害，殺人如刈麻，吳聞數百里，淮、泗之間，亦蕩然矣。邦昌委范瑄交割城池，敵置檄書數百道，具言志在弔民，本非貪土，并述邦昌以死辭避不獲之意，使邦昌傳諭四方。

金檄書云：宋之道君少主，后妃以下，並已北遷。應文武百官，皆道者，老軍民共議，舉樸為主者一人，御準文武百官，皆道者，老軍民同知樞密院事孫傅等狀，乞自元帥府推擇其人，永為藩屏，又乞於軍前選立太宰張相公，以治國事者，行府會驗本論四方。

官乃去年同康王爲質者也既許善好之後夜犯營寨即時破滅以其敗盟遂臨京城將欲進攻本官哀泣曰身爲宰執出質軍前而不意于犯不虞罪當萬死然主上年少治事日淺蓋由姦臣所誣且乞緩其攻圍遣使詰其少主過迎使人泣而謝罪及至和成泊從軍北行以州縣或不降每欲進擊必自求其往有可懲之意及重兵再舉乞道使理會雖賊之鋒刃不避也欲引而南遂曰豈有大臣親出質不能救兵以致交惡而向敵人忍觀其仇主也願可斷身不可去城破之後驛召而至請及廢國之際號泣對諸將謂交流皆乞再遣不見容或以屬國柱或以首投地幾至自絕乃知忠孝剛毅出於其倫忽聞共賊果得此人然恐難奪其志泊在京官差到翰林學士承旨吳升翰林學士莫備實狀勸請曰聞建邦立都必立君長則國御俗允賴仁賢恭以大金皇帝道合三元化包九有於從諸夏俾遠列藩契勸雖不許存立趙氏既擇賢人以主茲土則於國於民爲幸亦已深矣伏惟太宰相公名高古今學通天人位冠家司身兼衆美願德備望早羽儀於百工嘉謀赤心久勸勞於三事敢望以蒼生爲憂而不以細行自飾以機政爲慮而不以固避自嫌上體大金擇立存撫之意下副國人推戴爲主之望及別狀申行府今文武百官皆道耆老軍民共請太宰相公以治國事竊慮別有辭讓伏望元帥府更賜教諭本官早從望望請知樞密院事漢軍都統制劉仲彥宗禮部侍郎劉思應奉御前文字高慶裔同詣具陳其由勃然奮怒曰國雖破在臣子之分豈容聞此由以先有防備不獲自絕而閉目掩耳背立僞誓終不爲聽但罵文武百僚曰以諸公畏於兵威置我於賊亂之罪甯甘心死於此不可活矣晚後世被以篡奪之名也然行府以軍國務重不可久曠尋錄中奏今降判實勸雖多方勉諭以事在已然雖死無悔何如就册用救生靈不飲食累日幾至滅性遂擁迫入城乃有在京官使僧道耆老等共集勸請於天會五年三月初七日方

二帥之在城下也遣人於民麥地內分立牌令諸蕃部刈之至是諸路兵稍進

自以幅重繁多恐不得歸乃爲北渡先是邵溥應副城南蕃官頗呢言左副元帥宗維主謀者有高慶裔劉思右副元帥宗傑主謀者有劉彥宗及多昂摩國王凡謀事者即預事其有密謀也各馳馬於空迴無人之境盤旋數刻而後退若衆議則不以高下皆環坐一室畫字爲灰可否立定不復開語其密如此資政殿學士提舉禮泉觀路允迪爲觀文殿學士佑神觀使太僕少卿陳冲權太僕卿都水使者陳求道權太僕少卿簽書樞密院事曹輔請罷政不許鄭延經略使張深駐軍穎昌會其斥候騎得吳革所遺陝西制置使錢蓋誓言書二聖幸青城邦昌僧立趣使進兵深得書召副總管劉光世及諸計將事趙之遺史曰張深行次魯山聞張邦昌即爲位召光世及諸將議事深對將士曰諸公好事在目前以所持扇左右扇其腹腹往住偶語出異論光世乃遣使臣王默張深等將漢番弓手一百人騎資狀前去招安盜賊俾深因測光世密諭之曰聞康王領大元帥駐兵京東汝等當詣元帥府分明按下文字而回金人既退兵深與光世進至朱德鎮款待元帥府制子二道一云仰劉光世將所部軍馬速赴大元帥府一云仰張深將所部軍馬回興仁府只於本府駐劄及差使臣劉宗傑來深得制子失聲惶懼光世即辭去以所部至濟州光世乃遣使臣王默等賀狀詣元帥府先是敵破穎昌焚掠無遺及是其去纔數日也李觀靖康勤王紀行錄云穎昌者敵破而進丁巳次穎昌府敵騎圍大軍至即去城中遂爲瓦礫積尸滿地案此時金人將欲退師非因四軍而後去也今不取是日江寧軍亂先是資政殿學士宇文粹中守江寧驛倂不法其官屬多相從燕飲取下殘酷軍校周德因人心之怨夜鼓衆作亂執粹中囚之殺通判府事奉直大夫王章東南第五將閣門宣贊舍人王宗韓司錄事朝奉大夫王巖等十一人江東轉運判官朝請大夫薛良顯爲亂兵所傷而去官屬之不死者皆遁德等遂焚舟船掠財物嬰城自守公私爲之一

空此事當見於欽宗實錄而不書今以建炎元年七月十三日江東提刑奏狀修入但建炎所起不能詳耳北盟會編質士周紫芝上宇文粹中之守建康臣生東南親見其事做說慘毒無所不至誠恐數百以誅元帥爲名至於害及平民血流滿野拘繫囚囚徒粹中身爲大臣風首下城處之恬然不能抗厲以死偷活須臾下汚士類上辱朝廷日所建炎二年十月庚子江東轉運司奏中大夫徐時等狀迪即安誠以詔諭得親於宇文粹中出入其家朝夕無間江東帥司爲無主管理宜文字粹中以誠故粉墨機府政大小悉決於粹中粹中之喜怒予奪惟誠所使又據破將兵充白直及與倡優往還凡所惡之人輒誣以重罪故周德等結衆作亂又紹興二年十月十四日臣僚上言靖康末宇文粹中知江寧府方東京圍閉之時粹中爲大臣不能投袂赴難惟事燕飲以夜繼日榮情共惡兵士周德因之爲變今並附此或可修潤增入

辛酉邦昌降手書曰天下承平幾二百年百姓安業豈復知兵乃者姦臣首結邊難招致禍變城守不堅嗣君皇帝越在郊野予以還歸橫見推迫有堯舜之揖讓無湯武之干戈四方之廣弗通者半年京城之大無君者三月從宜康濟庶拯艱危此文據爲建炎及鄧肅勸博文疏修入廣說又云至於廟議更不復顧蓋安懿王諱當得其詳但爲建炎錄修於初四日恐誤今用其文而移其日庶不悞沈良靖建炎錄云初四日邦昌降書略云乃大赦天下諸道勤王入兵當國家危急不能進援京師失守乃欲偷安雖無誠節亦已勤勞宜歸本質別聽中旨此恐非邦昌本文今不取可仍舊行香官吏並與推恩勤王之師令管押歸元來去處存恤諸處宗室除於租稅招免賊盜等事令禮部備牒施行赦與覃恩同但改赦字爲手書而已時四方勤王兵大集吳昇莫備爲邦昌謀令散還諸路故爲赦首及之其文祕書省著作郎顏博文所草也初江淮發運使遣吳樞者至京師探事王時雍薦上殿見邦昌陳利害具言在外兵數請遣使止之辭語不順邦昌乃授樞文林郎用其策遣郎官爲四方密諭使侍御史黎確管陳三事勸邦昌罷東南貢賦以收人心有憂勤恭儉過於前王之語又請邦昌修德以應天及邦昌求奉使止勤王者確請行遂奉邦昌手書擁黃旗以詣趙野

以應天及邦昌求奉使止勤王者確請行遂奉邦昌手書擁黃旗以詣趙野

付某人又內云邦昌上某官仍用內侍省印

等出使。蓋在此前，觀所記恐誤。欽宗實錄稱：發運副使向子諲在亳州，邦昌遣其甥劉達發手書以往，子諲不啓封，以汪洙使光世又與觀所云不同，亦當致。

而焚之，械繫達於獄，遣使勸進於王。邦昌手書至虹縣，縣令已下，迎拜宣讀如常式。武尉徐端益獨不屈，膝而走。事定，子諲言於朝，易文資，端益金華人。向子諲徐端益並據王明清揮筆錄附入，然明清云：子諲時為淮南又云：道官奉表勸進於河北，皆小誤，今刪。令不無特。

義大夫同恩李興、潘謙，持偽尙書省劄子往濟、鄆等州，訪尋康王所在，令遂州守臣等具軍法文狀中，省劄子不書年，後有王時雍、李回二押字。案：潘謙時為左丞，不知何以不書劄子，若潘元不供，與呂好問相類，則後來何以坐事偽朝，請官當致。

醴泉觀權直學士院詹又罷，從所請也。先權直學士院中書舍人孫觀，令日下供職。元帥府以檄書諭四方，自京都受圍，不通朝命，參議官耿延禧、高世則建請布檄諸路，以定人心。王然之命，延禧面草檄以行。是日，敵營始空，其行甚速，以勤王兵大集故也。華人男女，驅而北者，無慮十餘萬，營中遺物甚衆，祕閣圖書，狼籍泥土中，金帛尤多，踐之如糞壤。二百年積蓄，一旦掃地，凡人間所須之物，無不畢取以去，皆官者國信所提舉，郭珪、李之命、范瑄領兵出城搜空，得金人所遺寶貨表段，米麥羊豕之屬，不可勝計。又有遺棄老弱病廢及婦女等，至是皆遷入城，敵之圍城也。京城外境，掘發掘路，掘出屍骸，取以為食。開疫死者幾半，物價踴貴，米升至三百，豬肉斤六千，羊八千，驢二千，一鼠亦直數百，道上橫屍，率取以食。開有氣未絕者，亦剝剔以去，雜豬馬肉之。蔬菜竭盡，取水藻苔之，以資楛槐方芽，採取唯簡枯枝，城中猶大殘盡，游手凍餒死者十五六，遺骸所在枕籍。時河東北宜撫使范訥屯雍邱，其定府路馬步軍副總管王淵為先鋒，是晚方遣三千騎抵城下，邦昌遣人持帛勞之，且令諭訥速來議復辟事，淵、福州人也。王戌，邦昌置修城司，命權戶部尙書邵溥總領其事。副元帥宗澤引兵次大名府，澤得金所掠人，始知二帝北去，澤聞之，謀引兵渡河，據賊歸路，而對壘諸寨。一夕解去，澤號，即自臨濮引兵趨滑州。及是抵大名城下，欲帥師渡河，而勤王之兵，無一人至者。又知張邦昌僭立，擬先行誅討，乃將所部復還屯衛南。是日，徽猷閣學士京西北路安撫使知穎昌府何志同、徽猷閣直學士知淮寧府趙子崧、徽猷閣直學士江准等，路發運使兼經制使翁彥國。案：實錄，去年十一月甲戌，已除彥國實文閣直學士，充經制使。彥國兵入援，不知此時何以尙帶徽猷閣直學士當致。都水使者榮蔭，同盟於淮寧之教場。初，永昌陵既復，土司天監苗昌裔私謂內侍王繼恩曰：太祖之後，當再育天下。太宗大漸，繼恩與參知政事李昌齡謀立燕懿王之子冀康孝王惟吉。事泄，以貶死。繼恩中，昌齡孫逢為臨沂簿，與方士李士寧、導懿王之曾孫右羽林衛大將軍秀州防禦使世居謀不軌，復坐誅。子崧在邸中習聞其說，至是適天下大亂，子崧傳檄中外，語頗不遜。時彥國在壽春，聞敵漸遠，引兵至陳，與子崧會。二人爭長，子崧曰：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彥國曰：我奉王命入衛，公陳守耳。子崧方築壇告上帝，殺三牲，飲血，而推

盟主未定，先是敵犯穎昌，志同棄城走。去年十二月丁丑。至是引所部亦至曰：大元帥康王在濟州，吾輩何主盟之推，乃同上書帥府，然彥國卒為誓文，行登壇飲血之禮云。志同、執中子、蘆、謹孫也。執中龍泉人，政和中和，幸任城人，縣宰戶部副使。

案：子崧移檄事，它書不見，獨王明清揮筆錄錄之，其略云：繼恩遣邦，千輪而符，其運，皇天佑宋，六業而生，此躬，果如所言，則子崧真亂臣賊子矣，恐未必爾，然則所云道，鄭徽猷京口究治情得上不欲舉其事，以他非，實之，則亦不為無據，實錄載子崧盟文云：敬告衆士，金人再犯京國，使傷暴虐，人神共憤，聖天子屈已讓和，猶未退師，曠日持久，包藏禍心，宗社危存，王命隔絕，天下臣子，各奮忠勇，誓不與俱生，今諸道之師，大集於近輔，凡我同盟，毋得私相異謀，其戮力合謀，共安王室，以效臣節，三軍之士，視死如歸，千萬人，惟一心，進則厚賞，榮於家邦，退則重刑，殺及妻子，有渝此盟，神明殛之，皇天后土，太祖太宗，實鑒斯言。案：此時子崧已知大元帥在濟州，而盟文略無一字及之，亦可怪也。胡寅封事黃潛善，鄭徽猷小人，本無遠見，自南都以至維揚，誅其之利，疑忌之意，相尋繼見，足明當時皆有是說。今日且云傳檄不遜，更俟攷詳，明年二月戊寅行遣。

癸亥，邦昌請元祐皇后入居延福宮，敵之始退也。權領門下省呂好問謂邦昌曰：查舉欽聖故事乎？邦昌曰：敵去未遠，請俟隙境，好問曰：何可緩也？邦昌乃集百官赴文德殿，降手書曰：余世受宋恩，身相前帝，每欲舍生而取義，惟期尊主以庇民，豈圖禍變之非常，以致君臣之易位，既重罹於羅網，確難迫於刀繩，杵臼之存，趙孤，惟初心之有在，契丹之立，晉祖，考殊迹以甚明，裁惟本朝開創之圖，首議西宮，尊崇之禮，號同母后，國繫周朝，茲為臣子之至恭，以示邦家之大順，恭惟哲宗元祐皇后，聰明睿智，徵柔懿恭，雖嘗即瑤華崇道之居，亦既奉欽聖還宮之詔，久棲神於靖館，積氣望於縱區，今二聖已遷，山川方震，是用祇伏掖庭之次，恭陳舊國之儀，揭不號以正名，開列宮而移御，幅員時又，庶臻康濟之期，京邑既安，更介洪長之祉，宜上尊號曰：宋太后，御延福宮。時后在兒子通直郎忠厚所，邦昌又密上后書，具述復與之事。此據同天錄。

后惶恐不知所避，之不免，翌日入居西宮。案：條國史後補云：延福宮，國初號西宮，蓋太后嘗居之，故邦昌用此故知所以。案：后此時雖入居西宮，尙未垂簾也，則清所云小誤，今刪。附入。

元帥府檄至京師，邦昌命開封府榜諭士民，都人讀之，莫不感動。遣權吏部尙書謝克家往山東迎大元帥，先是呂好問謂邦昌曰：公宜遣使推戴康邸，則城中便為功臣，若先為諸道所推，則城中即叛臣矣。為功臣，為叛臣，在此一舉，豈可少緩？邦昌以為然，王時雍謂邦昌曰：今如騎虎勢不得下，後日噬臍無悔也。宜熟慮之。徐秉哲亦贊其言，邦昌不從，乃止。此以秦漢回天錄沈良道錄參攷修入。尙書左司員外郎朱齊愈請致仕，不許。門下侍郎耿南仲在軍中，率僚勸進，王避席嗚咽，掩面流涕，辭遂不受。使臣鄭安自金回，傳淵聖皇帝留血書襟，詔略曰：宋德不興，禍生莫測，不幸用非其人，兵未抵京，而衆先潰，使道君皇帝兩女全族，驅賈復，聞宗社亦非我族，涕淚橫流，衛士潛歸，播告四方，忠臣義士，奮心一舉，猶可為朕報北轅之恥也。王讀之，痛哭。江淮發運副使向子諲遣將官王儀統勤王兵至城下，徽猷

閣學士知淮寧府趙子崧聞金退師與發運使翁彥國引兵之襄邑北道都總管趙野河東北宣撫使范
訥亦以所部來會時從事郎范填爲斬州司儀曹事率都兵勤王子崧因遣填與承事徐文中偕至帥府
請進發大軍移屯南京且言國家之制素無親王在外者主上特付大王以大元帥之權此殆天意今若
稍有猶豫則事去矣兼恐四方姦雄乘變而起猝難平定望大王遵故事以天下兵馬大元帥承制號召
四方旬月之間可傳檄而定填鎮會孫也鎮成都人熙寧翰林學士子崧引兵事據家狀在四
月四日故附此其所上書當在此時今家述書之 金左副元帥宗維

還軍次鄭州此據范仲
熊北記

甲子邦昌遣閣門宣贊舍人蔣師愈承務郎程巽王府內知客蔡琳齋召目詣王曰邦昌伏自拜遠已而
北去所遭禍難不可備詳昨自臘月二十日還闕正月十五日到城方知國家禍變之酷主上蒙塵於郊
二月七日又聞金帥之令遷二帝太子太上皇后妃嬪帝姬宗室近屬劫質敵營既而又欲焚燒宗社洗
蕩生靈俾推戴異姓方免屠毒尋奉御筆付孫傳等令依元帥指揮方爲長計無拘舊分以速咎累於時
公卿大夫號慟軍前以救君父邦昌哀號擗踊以身投地絕而復蘇敵執成命終莫肯回度非口舌可爭
則以首觸柱求死不能又緣甲士防虞晝夜監守雖欲引繩揮刃赴井陷河皆不可得豈謂城中之人相
與逃死乃嫁大禍臨於一身變出不圖死安足惜忽劉彥宗等齎城中文字與吳玠莫俤俱至邦昌詞責
彥宗又罵城中百官爲自免計逼人以首惡之名使邦昌有兵定與大金相抗不共戴天彥宗等語塞邦
昌因不復飲食六七日垂死而百官陳述禍福謂勢已至此雖臣民盡死莫能回二帝之遷惟有從權庶
幾保全宗社可爲後圖若堅持一節以就死地恐上累二帝豈得爲忠臣乎邦昌身爲宰相世荷大恩主
辱而不能死復何面目以見士民然念興復之計權以濟事故忍死於此茲幸敵騎已還道路可通故遣
齎此以明本心今則社稷不隳廟主如故祖宗神御皆幸存全伏惟殿下盛德在躬四海系望願寬悲痛
以幸臣民續次別差謝克家等開道齎御寶一紐詣行府當別賞陳初夏方喧更乞倍保珍重邦昌無任
瞻望激切之至四月五日邦昌惶恐香目上覆康國大王殿下帥愈已見
二月乙亥 是日李興潘謹肅至濟州元

帥府以趙子崧爲寶文閣學士元帥府參議官東南道都總管何志同等皆屬焉欽宗實錄云先是趙子崧與
翁彥國以帥勤王相推爲盟

去適何志同以穎昌兵至曰大元帥康王總兵濟州蓋赴應下聽命何主盟之有子崧言於康王曰志同等雖各擁兵不相統一乞令聽
子崧節制王承制除子崧寶文閣學士充參議官東南道都總管欽宗與志同子崧是除蓋王有所聞并載推舉與翁彥國爭長事
二書不同案推舉之盟以王成而參議之除以甲子相距二日王在濟州無容
即知之或者二人未盟之前爭爲盟主而王已有所聞也今併附此更須參攷

援亮募兵事粗見
去年六月壬戌 道陳蔡開羣盜紛然皆爲亮所破因以便宜假亮通直郎爲統制官率之以行亮自朱僊

鎮直抵青城左副元帥宗維後軍大驚狼狽而去邦昌遣使召亮亮曰二聖北狩大元帥康王未還城中
遣使爲誰欲斬之僞使遁歸亮馮翊人也簽書樞密院事曹輔遣太學錄楊愿上書帥府太學生汪若

海、陳林等繼至權領門下省呂好問監察御史張所亦遣人以蠟書來上蠟已見二月甲申若
海已見正月丙午 書中有言十
大夫趨向者王悉焚之以安反側而命愿等爲元帥府屬官欽宗實錄云呂好問爲邦昌權門下侍郎先遣蠟書
言圖城中及朝廷短長監察御史張所尤甚上命取蠟

井舉人所上書中書士大夫者併焚之案好問等所上書謂之言報京城見修守禦之具王曰果如此則諸道兵必人
城中事可也謂之書士大夫則非也今略刪其語庶不失實

人爭先以屠吾民乃命耿延禧草書貽諸道帥未得近京城已至城下者毋得趨入又檄諸道二月六日
以後所受偽詔文移等勿行初童貫自太原遁歸遣武功大夫和州防禦使馬擴募兵於真定會擴與

安撫使劉翰之子直祕閣子羽有違言或謂擴有叛意翰囚之靖康元年
正月癸巳 及真定破擴自獄易服奔出竄

西山之和尙洞元年十
月丁酉 時兩河義兵各據山寨屯聚自保衆推擴爲首與金人相拒或一日十數戰然新

集之衆兵器甲冑非良至是擴與敵挑戰擴騎無甲遂重傷仆地爲敵所執

乙丑百官朝太后於延福宮邦昌始不坐迎陽門於內東門聚三省樞密院官議事中書舍人李擢權
直學士院 元帥府遣從事郎劉默迎資政殿大學士李綱於湖北初綱既召還連請寧江軍節度副使

夔州安置綱去年九月戊寅除觀文殿學士知揚州庚寅落職
宮觀十月癸巳罷散官建昌軍安置庚申再謫臨江 城欲破始復職領開封府閏十一
月甲午 綱行至長沙聞命

遂自長沙與龍岡閣學士湖南安撫使郭三益偕率本路兵入援三益嘉興人也王聞綱來承制盡復綱

故官且貽書曰方今生民之命急於倒垂諒非不世之才何以協濟事功閣下學窮天人忠貫金石想投

袂而起以副蒼生之望即命默持書訪綱焉默初以綱守
梁司奏補官 初有傳金人以郭藥師爲樞密使留兵萬五千以

衛邦昌者王憂之乃遣宗澤趙子崧等書諭以受賊付託之人義當征誅然慮事出權宜未可輕動澤復

書略曰自古人臣豈有服赭袍張紅蓋御正殿者況邦昌改元肆赦又挾蓋世以令天下欲散諸路勤王

之兵其篡亂蹤跡無可疑者自古姦臣初未嘗不謙遜而中藏禍心況惡狀彰著如此今二聖二后諸王

皇族悉渡河而北惟大王在濟天意可知宜早正天位興復社稷以傳萬世不可遲疑率於不斷惟大王

圖之

丙寅邦昌令寺觀建聖壽節道場至壬申罷侍御史胡舜陟言於邦昌曰臣竊見陛下正位宏遠非出

本心外迫大金兵火之威內念黎元塗炭之苦故自踐阼以來謙虛抑畏起居命令不敢同於至尊今大

金已反其國而君臣大義豈可一日而廢第恐姦言熒惑謂大金爲可恃謂天位爲不可失謂自古有亡

必有與此皆輕慮淺謀不識禍福之機者也本朝自祖宗以來恩德在人至深至厚九州四海豈有一夫

不心懷趙氏者今勤王之師雲蒸霧集皆爲趙氏而來豈肯從吾號令閉戶拒之有同兒戲伏望即降指

揮正其名位請元祐皇后垂簾聽政於內陛下以太宰治事於外特遣大臣往迎康王明以此事播告將

士孰不忻然悅服。此萬世一時也。伏惟採擇狂愚而加意焉。案詳入文字在馬仲之前。實錄不載。而汴都記。備楚錄。有之。但備楚錄。附此書於初四日。蓋誤。今依汴都記。附初七日。

東南道總管趙子崧。以朝奉郎趙令儻通判廬州。子崧聞張邦昌家在廬。檄馮詢令存恤。又以令儻觀察之子崧。即爲書告王。請捕誅邦昌子母。以絕姦心。又言。自圍城以來。朝命隔絕。乞下諸州軍。自今凡有事宜。並中大元帥府予決。如有姦詐。僞冒文字。皆無得施行。近京州縣。皆經敵人焚掠。宜捐其稅。又言。范訥爲宜撫使。逗撓自營。罪狀明白。况大元帥已開府。則宜撫司自當亟罷。又言。金人見據都城。勢力漸回。理宜速營江寧府。以備緩急。乞早行措置。淮南。荆。浙。盜賊。恐乘機據有。形勢之地。益難制禦。宗室忠翊。向聚衆數千屯青城。入至都堂。叱王時雍等曰。當速歸政太后。不然。縱兵與汝輩相周旋。朝野僉言。四月五日。劉光世。趙汝舟。自穎州至。案光世。自華陰。徑如京。東未嘗至城下也。泣血錄。叙向初十日。至城下。今從之。

叔向。魏悼王曾孫。城破日。潛出之。京西聚衆。至是自穎昌而來。是日。蔣師愈等至。濟州。邦昌又遣章賢妃弟拱衛大夫忠州防禦使。構當軍頭引見。司淵及邦昌甥直祕閣吳何持書遣王稱臣。具言封府庫以待大王。顏子曰。子在。回何敢死。邦昌所以不死者。以君王之在外也。先是邦昌遣謝克家持寶來。或者謂邦昌自爲楚。則庸大宋寶來。彼蓋無用者耳。既而聞邦昌迎太母等恭順狀。王始不信。召吳何而賜之酒。錫寶甚渥。乃遣成忠。郎黃永錫持書答邦昌。略曰。今奉來教。備陳終始。有伊尹之志。達周公之權。然後知所期之不謬。又曰。九廟之不毀。生靈之獲全。相公之功。已不愧於伊。周矣。答書全文云。某者。日。上。太宰。相。公。閣。下。天。降。大。禍。不。使。某。前。期。預。滅。而。使。聞。君。親。之。流。離。見。宗。族。之。蕩。覆。肝。心。摧。裂。涕。泗。不。禁。窮。天。下。之。焚。非。不。足。以。爲。噓。飲。引。繼。伏。刃。而。二。聖。之。變。與。未。復。四。方。之。兵。馬。方。集。將。士。忠。憤。貴。以。大。義。故。泣。忍。死。力。圖。奉。迎。今。河。北。河。東。忠。義。之。兵。數。萬。皆。欲。奉。迎。率。皆。以。觀。聞。人。音。而。懼。然。念。與。相。公。去。歲。同。處。敵。營。從。容。決。計。自。謂。知。心。故。比。來。之。事。聞。流。言。而。不。信。士。夫。將。佐。亦。皆。云。耳。今。奉。來。教。備。陳。始。終。有。伊。尹。之。志。達。周。公。之。權。後。知。所。期。之。不。謬。天。或。悔。禍。可。冀。二。聖。之。復。也。所。論。謝。克。家。之。意。誠。之。愕。然。夫。何。敢。承。顧。皆。誠。誠。內。府。貴。在。守。者。俟。變。與。歸。而。上。之。九。廟。之。不。毀。生。靈。之。獲。全。相。公。之。功。已。不。愧。伊。周。矣。某。方。身。率。士。卒。圖。援。交。見。願。相。公。協。忠。盡。力。奉。迎。二。聖。復。還。中。都。克。終。伊。周。之。志。某。身。背。敵。手。受。賜。而。死。交。方。寸。潰。亂。修。謝。不。能。多。及。何。烈。靖。康。康。王。屯。兵。濟。州。遣。報。使。來。爲。宰。相。王。時。雍。以。下。撤。世。殺。之。盜。傳。聞。遠。矣。今。不。取。

丁卯。謝克家以大宋受命之寶至濟州。王慟哭跪受。命汪伯彥司之。邵溥神道碑云。金宋大宋皇帝之寶。溥給以隨寶。其文與史不同。蓋誤。

且貽書諸道帥臣。具言邦昌恭順之意。毋得擅發一人一騎入京城。書後王親批數語。或命耿延禧代書焉。遂以謝克家提舉一行事務。自濟州還京師。趣辦儀物。副元帥宗澤言。敵騎渡絕。已使人焚河橋。訖。王乃檄兩河諸將。邀擊敵兵。迎還二聖。此據中興紀。

監察御史馬仲言於邦昌曰。伏見金人犯順。劫二帝北行。且逼立相公。使主國事。相公所以忍死就尊位者。自信敵退必能復辟也。忠臣義士。不即就死。城中之人。不即生變者。亦以相公必立趙孤也。今敵退多日。吾君之子。已知所在。獄訟謳歌。又皆歸往。相公尙處禁中。不反初服。未就臣列。道路傳言。以謂相公外挾強敵之威。使人遊說康王。且令南遊。然後爲

久假不歸之計。一旦喧聞。孤負初心。望速行改正。易服歸省。庶事取太后命以行。仍速迎奉康王歸京。日下開門撫勞。勤王之師。以示無閒。應內外教書。施恩惠。收人心。等事。權行拘收。竝立趙氏。日然後施行。庶幾中外釋疑。轉禍爲福。不然。仲有死而已。必不敢輔相公爲宋朝叛臣也。自邦昌僭立。凡言事者。皆用君臣之禮。至仲始移書稱太宰相公。書入。邦昌命一切改正。陳雨潰散。戈兵。李忠。率衆入和州。清水鎮。濠州。巡檢。及定遠。界士。豪許氏。徐氏。金氏。槍杖手。遮境拒之。殺李忠。是日。開城門。

戊辰。邦昌召侍從官議事。晚降手書曰。以身殉國。嘗爲質於軍前。忍死救民。姑從權於葦下。幸外兵之悉退。方初志之獲伸。裁惟遭變之非常。本以濟國於有永。今則保存九廟。全活萬靈。社稷不墜。衣冠如故。奉迎太母。實追少帝之玉音。表正萬邦。猶假本朝之故事。蓋以敵方退舍。師未渡河。尙虞殿後之師。或致回戈之舉。據今開探。漸已北轍。既禍亂之稍紓。豈權宜之敢久。延福宮太后宜遵依欽聖憲。肅皇后詔旨。上尊號曰元祐皇后。入居禁中。緣未審康邸行府所在。軍國庶務。不可曠時。恭請元祐皇后垂簾聽政。以俟復辟。子位家宰。實總百工。誓殫樸忠。以輔王室。惟天心之悔禍。啓帝胃之應期。二帝雖遷。賴吾君之有子。多方時又。係我后之在斯。邦其永孚於休。子亦有辭於世。是書既出。中外大悅。追還諸路赦文。并毀所立宋后手書不用。秦淵回天錄云。三月二日。延福宮太后。元祐皇后。仍舊所歸。步入相國寺中。前軍器少監孟思厚。厚家。三月未。女。其有宋太后。呂公曰。此事發端於子。若云宋太后。則人心疑懼。必以子謀爲非。遂以疾在告。不與其事。是晚孟思厚。密攜邦昌手書。及改曰子來。且述復與之事。乃知前日之事。或有教之者。畏逼故也。五日。元祐皇后入居延福宮。呂公又啓邦昌歸政事。邦昌曰。以軍退未。遂欲未開。遂召百官。太后以是入禁中。

權門下侍郎呂好問步白紫宸殿。趨延福宮。白元祐皇后。言不當謙遜。以濟大計。有司以儀衛進后入宮。邦昌率從官迎拜於道。元祐皇后以尙書左丞馮澥爲奉迎使。權右丞李回副之。又遣兄子權。衛尉卿忠厚持手書遣王。汪伯彥中興日曆。丁卯。謝克家來歸玉璽。孟思厚。厚家。太后手書。至。王受寶。讀書訖。居二人以客禮。延福中興紀云。克家忠厚同資大宋之寶。來上案。太后書中。有百辟建書。請權聽政之語。則思厚出京。當在戊辰後。不應丁卯已至濟州。現思厚與澥。同回受命而解。以王申出京城。丁丑方至帥府。則思厚亦當相踵而至。今從實錄附注。

濟之父老。請王即位於濟州。幕府羣僚。耿南仲等。會於麟嘉堂。議未定。宗室承宣使仲綜等曰。汪伯彥中興日曆。仲綜。實錄因之。案仲綜後知大晉安帝蒙塵。大將軍武陵王遵承制行事。今二帝北狩。王不當卽位。宜衣淡黃衣。稱制。不改元。下書諸四方。參議官耿延禧。高世則。引唐肅宗故事。折之。仲綜議屈。會副元帥宗澤言。邦昌久在敵中。范瓊亦是草澤中起。恐其陰與敵結。未可深信。南京乃藝祖興王之地。取四方中漕運尤易。又有白敵寨脫歸者。道二帝語云。可告康王。卽大位。爲宗廟社稷計。王慟哭。由是決意趨應天。

己已。權知樞密院事兼權領尚書省王時雍。權門下侍郎呂好問。權中書侍郎徐乘者。權尚書右丞李回。權同知樞密院事吳升。權簽書樞密院事莫俦。乞各還舊職。奉旨。依仍。且兼權見領職事。實錄已已。王時雍等六人

曾請罷權領三省樞密院職事。元祐皇后不許。案。邦昌雖以初九日降手書。而十一日始廢政。史臣誤也。今從舊錄。於是時雍撤蓋去。權呵從稍減。拜。倚。又請免兼權樞密院

職事。從之。給事中章誨。隆乞罷。奉旨。依舊。微猷。開。待制奉祠。權開封尹周懿文。奏徐乘。哲已依舊。開封尹。竊恐亦合還大。理寺。奉旨。可。依舊。權開封尹。見權執政官。並免簽書舊職。尚書兵部員外郎。唐恕。乞致仕。不許。恕。淑問子。淑問。江陰人。介子。崇寧初。為華容令。不能奉命。茶法。作使者。謝病免歸。靖康初。

許翰。薦用之。是日。邦昌。偽赦。至太康縣。東南道都總管趙子崧。傳檄諸路。不行。權士司郎官李健。等持手書。繼至。發運使翁彥國。得之不發。遣使白王。子崧。獻書於邦昌。曰。人臣。委質事君。義命而已。見得思義。見危授命。人臣之常節。議者。籍籍。謂。請。傾危之計。閣下。或與聞之。不然。何。金人。曲折。拒孫。傅之請。卒以與閣下。蓋必有定論矣。子崧。亦疑是說。自閣下。入居禁中。躬受金冊。子崧。結集大軍。立壇。歃血。專意致討。三軍之士。千萬人。推一心。踴躍奮迅。期得閣下。而甘心焉。今兵既大集。忠憤難遏。亦可畏已。忽李健。陳。猷。持書致翁中丞。有反正之心。羣情尤疑。或引馮。瀛。王語曰。公此舉。由衷乎。子崧。獨謂。殆天誘閣下。為斯舉也。傳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不可。況其下者乎。閣下。前日。迫於敵威。不得已而從之。今敵既遠去。則當避而歸之正。豈不本末明白哉。既出至誠。便當斷以不疑。不可猶豫。速出居相府。易服自貶。親書示於軍中。哀鳴。以請帥府。使三軍。曉然。知閣下。前日。權於濟難。實不忘於吾宋。子崧。等亦按兵下。以待大元帥之命。若遲疑不決。則三軍。必曰。以天下之師。誅天下之逆。非子崧。等所專也。閣下。老母垂年。伶俜一夫。身將五十。必不肯為滅族之計。其深照之。迫於宗社大計。肝心。潰裂。言不成文。子崧。又遣王時雍等七人書。大略云。諸公。平日所學。自謂過人。今相與亡人之國。務首僞朝。居之不疑。方且自謂。佐命功臣。此與唐六臣何異。聞張公有反正之意。古人。權以濟事。遂立殊勳。惟識事機。知禍福者能之。儻彼。遂久假不歸。諸公。願為王偉。源休。亦所自擇。

庚午。元祐皇后御內東門小殿。垂簾聽政。邦昌以太宰。退處資善堂。侍從官以上。詣祥曦殿。起居元祐皇后。畢。邦昌服紫袍金魚犀帶。獨班歸西府幕次。沈良餘錄云。邦昌自稱太宰。雖自換。猶與舊事。入朝不趨。登拜。不名。靖康野錄云。孟后垂簾。邦昌稱監國。大師皆誤。今不取。邦昌

僭立至是。凡三十二日。不御正殿。不受常朝。不出呼。見百官。稱子不稱朕。不稱聖旨。至於禁中諸門。悉緘鎖。題以臣邦昌謹封。承議郎。權諸王宮記室徐偉。達權。勝部員外郎。偉。達。新城人也。此據偉述。紹興三年六月。乙未。乞改正受命狀。修

尚書禮部侍郎兼侍讀。世勛。卒。世勛既得歸。邦昌命權直學士院。世勛稱疾。堅臥不起。邦昌知不可奪。

遂已。後贈延康殿學士。諡端潔。辛未。監察御史姚舜明。齊之禮。太常博士華初。平乞致仕。不許。時四方勤王之師漸集。道路稍通。京城內都巡檢使范瑄。揭榜云。探報。金人後軍。尙屯滑州界上。仰四方客旅。未得輕出。見者訝之。壬申。以明達皇后。園寢為敵所發。遣監察御史張所。案視陵寢。汴都記云。明達寢為敵所發。掘。屍。取棺板。以為營權。今從實錄。先是。左副元帥宗維。軍行至永安。遣人詣昌。昭二陵。致祭而去。禁止諸軍。毋得劫陵廟器物。此據三國。至是。遣官案視之。

權尚書吏部侍郎王琮。罷為右文殿修撰。知鄧州。紹興日。附載。蔡勳。稱王時雍。除秘書省著作郎。劉岑。直秘閣。知鄧州。岑。述曾孫。述。德。清。人。熙寧初。嘗為侍御史。時從。邦昌。出使。未還也。濟州守臣張存。率官吏士民。勸進。王不許。此據

四年六月五日。存子右迪。副元帥宗澤。聞京城反正。復為書。貽王。言今日國之存亡。在大王行之得其道與不得其道耳。所謂道者。其說有五。一曰。近剛正而遠邪。二曰。納諫諍而拒諂諛。三曰。崇恭儉而抑驕奢。四曰。禮賢勸而忘逸樂。五曰。進公實而退私僞。澤謂所親曰。怨結王之左右矣。不恤也。

癸酉。權尚書左僕射張邦昌。率在京百官。上表勸進。太常少卿兼權起居舍人汪藻。為表文曰。二帝出郊。既蒙塵而未反。九祿之祀。將攝。祿以為名。使生靈相顧。以無歸。雖溝瀆自經。而奚益。輒慕周勃。安劉之計。庶幾程嬰存趙之忠。王不許。殿中侍御史胡唐老。知無為軍。監察御史姚舜明。知衢州。王侯知江州。甲戌。元祐皇后告天下手書曰。比以敵國興師。都城失守。殺戮宮闈。既二帝之蒙塵。誣及宗祏。謂三靈之改卜。衆恐中原之無統。姑令舊弼。以臨朝。扶九廟之傾危。免一城之慘酷。乃以衰癯之質。起於閒廢之中。迎置宮闈。進加位號。舉欽聖已行之典。成靖康欲復之心。永言運數之屯。坐視邦家之覆。撫躬獨在。流涕何從。緬維藝祖之開基。實自高穹之眷命。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毀。而敷天同左袒之心。乃眷賢王。越居近服。已徇羣臣之請。俾膺神器之歸。懸康邸之舊藩。嗣宋朝之大統。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茲乃天意。夫豈人謀。尙期中外之協心。同定安危之至計。庶臻小憫。漸底不平。用敷告於多方。其深明於吾意。先是。御史胡舜陟。上疏。請降詔。諸路。使知中國有主。康王即位。有日以破亂臣賊子之心。呂好問言。今日布告之書。當令明白易曉。不必須詞臣。遂命太常少卿汪藻。草書。御封付御史臺看詳。然後行下。大元帥府約。束。自三月八日以後。稱中旨。而面旨事。並勿行。差到官不許上。凡事。並申帥府子決。以徽猷閣待制。北道副總管。顏岐。為元帥府參議。朝議大夫。滕康。宣教。郎。周望。並為記室。岐。復子。復。泰。符。人。亮。公。四十八。康。宋。城。人。望。真。陽。人。也。是日。李綱。檄

至京師。

乙亥。命禮官討論車駕將至國門。臣僚前路奉迎。至大慶殿儀。資政殿學士提舉。禮泉觀路充迪。為奉

入

請車駕進發使左諫議大夫范宗尹副之。文武百官再上表勸進於王。復不許。初京城既破。武略大
夫光州刺史郭京自宣化門南遁。事見去年閏月丙辰。引所部六甲神兵二千人至襄陽府屯洞山寺。欲立宗室為帝。

陝西制置使錢蓋西道都總管王襄統制官張思正等止之不聽。思正乘間會兵執京囚之。至是以聞。實錄

云京北路安撫使官收復襄陽府。據郭京初京敗。引兵潛遁。破襄陽。既而思正持京以獻。道為劇盜李孝忠所奪。思正刺
之。至是就擒。案趙姓之遺史。載此事頗詳。而實錄略。今從遺史。

京殺之。思正殺京在五月。辛卯。今併書之。思正始以隨州觀察使將兵援河東。兵敗。坐停官。道州編管。未行。孝忠京百司健

兒京城破。隨衆奔萬勝岡。得脫。與其徒張世等十人聚衆為盜。是日。金人陷陝州。武經郎權知州事。種

廣死之初。范致虛既敗。遣敵併兵攻陝。諸師皆遁去。敵圍城九日而陷。武經郎監在城酒務統領軍馬劉

達戰死。敦武郎兵馬都監朱弁。成忠郎監甘棠驛孫且悉遇害。後贈廣武翼大夫雄州防禦使。達等皆官

其家一人。此事當見於欽宗實錄而不書。今以劉達家乞推恩狀修入。狀稱靖康二年四月八日。金人攻陝州。至十六日。城

丙子。温州觀察使京城內都巡檢使范瑄為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兼四壁都巡檢使。錄京城彈壓之功

也。東南道都總管趙子崧等獻書王府。大略言京城事體。既已反正。願望大王入主社稷。以安生靈。遲

疑未發。事久變生。不可不慮。或聞議者以謂京師已經殘破。不可復入。止欲即位軍中。使國遷徙。子崧恐

慮深為未然。今禍變非常。姦偽未戢。欲致中興。當謀舉措。理宜先入京師。謁宮廟。親太后。明正誅賞。降

幣四方。若京師果不可都。自可徐議所向。子崧等前乞移軍南京。當時敵未退。事勢與今日不同。訪聞趙

野。范訥。不戢其下。縱令虜掠。人心皆怨。又兩軍時有分爭。萬一行府入南京。二軍必趨帳下。恐有郭汜。李

催之變。伏乞徑還京城。早定大計。以副人望。初。邦昌偽赦。既為子崧等所格。李健因雷太康縣。以狀中於

王時雍。邦昌具遣使奉迎。次第以堂帖報之。子崧取以白王。因有是請。

丁丑。尚書左丞馮澥。權尚書右丞李回。奉元祐皇后手書至濟州。文武百官三上表勸進。王答以俟入京

城。躬謁宗廟。若變與未還。即撫定民庶。權聽國事。副元帥宗澤檄至京城。

戊寅。尚書兵部員外郎唐恕知復州。命書舍人張激措置排辦行在所至程頓事務。直龍圖閣東

道副總管權應天府朱勝非至濟州。勝非。邦昌友婿也。械繫邦昌使者。以兵來衛。先是。金分兵犯應天府。

勝非惶懼。易衣逃匿。民間皇皇。會宣總司前軍統制嘉州防禦使韓世忠將官楊進引所部擊破之。勝非

始出視事。民心稍安。此韓中興姓兵。韓勝非。非南都聖紀曰。靖康元年冬。勝非除東道副總管。到南都三日。都總管胡直。提兵動王。謂本道財賦甲兵。以自隨。所餘贏卒僅三百人。而食才支旬日。既而敵直趨以還。應天府大火。城為効用。都聖射中敵帥之目。擊馬而死。乃增陣設險。益備守備。射損甲士。卒同食。余夜宿。城上凡數日。敵攻圍之。計自出度而應之。敵不能犯。南京遂安。案勝非此言。不無飾說。今不取。世忠。廣施人。少年善鬪。嘗犯

法當死。簽書彰武軍節度判官公事建陽陳豫借其勇。白經略使釋之。始隸延安兵籍。此韓孫觀。機惟。已而為王

淵部曲。從討西夏。方臘。及山東河北諸盜。屢有功。至是以其軍赴帥府。遂衛王如南京。趙子崧傳檄京

師。己卯。侍御史胡舜陟言宗澤文字。稱康王未忍歸朝。款謁宗廟。竊恐謙虛退託。未忍違當大寶。此去濟不

遠。乞遣京城父老僧道往濟迎請。并令百官勸進。以見推戴迫切之誠。庶車駕早至闕下。從之。成忠郎

黃永錫自京師回。庚辰。王發濟州。命張換。孔彥威。劉浩。丁順等悉以其軍從。晚次新興店。鄭延路馬步軍副總管劉光世引

所部兵來會。王以光世為五軍都提舉。先是光世與經略使張深自穎昌進發。次尉氏。夜被帥府之命。令

光世領本部赴行府。而深總大軍屯與世。深不自安。遣屬官李觀先以兵籍來上。遂自與仁如南京。實錄

庚辰。王次新興。張深。劉光世自陳州至。此蓋承汪伯彥中興日。所書出李觀紀行錄。深以此月癸未至南京。伯彥實甚誤。簽書樞密院事曹輔。資政殿學士路允迪。右諫議大夫范

宗尹至自京師。辛巳。通直郎知安陸縣陳規為朝奉大夫直龍圖閣知安德府。賞守城之勞也。時盜黨忠戰敗遁去。規招

王存降之。詔授存武翼郎。而規有是命。其官屬進士韓之美等。皆授官有差。東南道都總管趙子崧等

奏疏元祐皇后。大略言陛下已垂簾聽政。恐諸路先聞二帝北遷。易姓改國。忠義憤發。兵革四起。其間或

假討逆之名。竊據郡縣。使宰臣至誠本心。終不能白。況其家屬在外。或致疎虞。伏望速下明命。詔諭四方

以臨朝遣使迎立康王。庶幾人心安帖。姦宄自消。是日。王次單州。守臣中大夫王喚率官吏郊迎。東南

道都總管趙子崧。延康殿學士何志同以所部兵來會。喚。珪孫也。珪。華陽人。元豐

壬午。王至虞城縣。先是陝州既陷。西道副總管孫昭遠用其屬韓武。張延齡計。止河東。綱於河池。籍以募

兵。得數千人。時西道都總管王襄尚留襄陽。聞四方勸進。遂會王於虞城。實錄壬午。王至虞城。西道總管王襄。孫昭遠以所部來會。此誤也。案昭遠家傳

昭遠此時尚在陝西。王即位始召之。蓋史臣承汪伯彥之誤。而不深攷爾。

癸未。王至南京。駐軍府治。大元帥府榜。近者金師深入。奄及郊畿。京都失守。二聖播遷。欲立異姓。覆我宗

社。賴大臣因時權宜。濟此難危。以存九廟。保全生靈。實社稷之大計。乃心可嘉。深慮官吏士民。尚懷疑慮。

曉諭各令知悉。甲申。王率僚屬詣鴻慶宮。朝三殿御容。哭移時。詔備車駕法物。仗衛等詣南京。迎請康王。百司庶務。各

分其半。龍圖閣直學士知揚州許份請王即位於揚州。不許。份。梓子也。梓。候官人。崇寧門下侍郎。是日。張邦昌詣南

京見王。且待罪。中書舍人李擢。太常少卿汪藻同行。元祐皇后遣宗室士儂。乃了。押圭寶。因密護之。士儂

漢王仲孫。康孝王仲御子也。

乙酉王時雍徐乘西奉乘與服御自京師至揚州張邦昌繼至伏地痛哭請死王以客禮見且慰撫之右武大夫忠州防禦使屈堅爲金人所殺初金人破陝府堅引所部救之圍解堅爲敵所執堅曰始吾所以來爲解圍也城苟全吾死何憾叱使速殺之後贈三官錄其家五人

丙戌元祐皇后遣內侍邵成章以乘輿服御來上尙書司門員外郎宋彥通爲右文殿修撰元帥府以兵馬元帥顯謨閣待制汪伯彥副元帥徽猷閣待制黃潛善並爲本閣直學士參議官樞密直學士耿延禧爲龍圖閣學士徽猷閣直學士董耘爲直字親衛大夫明州觀察使高世則落階官爲越州觀察使

丁亥詔政和海行法非御筆修立者許引用初議者請參用嘉祐元豐法以俟新書之成奏可

詔律令用嘉祐斷刑依元豐至是復有此命

爲集英殿修撰知湖州交修宿孫也

祭酒董道率太學諸生詣南京勸進門下侍郎耿南仲兵馬元帥汪伯彥副元帥黃潛善進呈教書事

目常教所不原者咸除之張邦昌及應干供奉行事之人一切不問凡命官流徙者悉放還罪廢者皆復

故官職故事登極赦書不及惡逆而士大夫貶責者以次量移絀用至是南仲等一以邦昌爲赦爲準議

者皆之

士民使出自與殘兵數百守城以示必死敵疑有備遂不復渡河重募人開道抵京城久乃得達王時雍

授以官使歸報及至同州且言二帝北狩王統兵在濟南重即移檄川秦諸路帥臣各備禮物欲往軍

前奉迎且招其友人成都府路轉運判官趙開入關計事開安居人也先是尙書吏部員外郎華亭衛

膚敏率詔達高麗賀康登極使者會京師陷膚敏以幣易銀帛得六千匹厚賜其使而移文遣之是

月末高麗使始離樂賓館凡留明州百三十餘日云初上皇行至邢趙之閒金右副元帥宗傑請觀打

圍遂遣郭樂師奏謝上皇曰天意如此非公之罪樂師慚而退燕王侯以絕食薨於慶源境上斂以馬槽

猶露雙足上皇道中苦渴摘桑椹食之

宮閣門宣贊舍人曹勛曰我夢四日並出此中原爭立之象不知中原之民尙肯推戴康王否翌日出御

衣三襯自書領中曰可便節真來救父母並持寶符信命助開行詣王邢夫人亦脫所御金環使內侍

持付勛曰爲吾白大王願如此環早得相見并見吾父爲道無恙賢妃以下皆哭上皇又諭勛曰如見座

王第奏有清中原之策悉舉行之毋以我爲念又言藝祖有誓約藏之太廟誓不殺大臣及言事官違者不祥又宜諭密賜王馬價珠犀合子及王啓浹河漕金人爲驗助陽翟人父祖宜和以閣門宣贊舍人爲符思殿應制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五

建炎元年五月庚寅朔兵馬大元帥康王即皇帝位於南京改元建炎

知之湯有補德武未盡善况於後世乎漢高祖唐太宗雖爲賢君然其得天下也以爭其傳天下也以讓其傳天下也以

太上皇帝之中興也謳歌賦詠歸而不釋則不得已而繼大位及夫爲天下得人則舉成業授焉不詢事臣不謀下策惟視天意之所在

而已自堯舜以來數千載始有太祖及我太上皇帝豈非希圖其盛之際哉

則起不激則靡天之開聖人蓋如是也且我高宗之生紅光耀瑞蓋大觀之元年也是年金人欲背違國已三歲矣豈能終非我哉心之

不滅天寶知之於是生聖人以平之我高宗之封靖康符蓋宣和之三年也是時金人倚我爲助又五歲矣以燕伐燕虐尤甚焉

安知其不加諸於我哉國事之失圖天寶念之於是天任聖人以定之迨其末年四郊多壘敵於我乎請命我以單車隨之而見者

氣靖康改元不虞萬至敵於我乎俟命又以一身當之而聞者縮頸垂頭而百姓運道次濟而父老迎謁人心歸矣渡於河而冰合

磁州而神馬迎天心眷矣開府之初宗澤自磁州至王顯自滑州至張汝楨自德府至張汝楨自德府至張汝楨自德府至張汝楨自德府至

受惟三月丙寅張邦昌以稱臣之意至越翌日丁卯謝克家以受命之寶至四方民大和會侯旬羣后咸在然必候道君便可即位之

儀朕延禧以爲必築壇告天王然之乃令有司築壇於應天治門之左命王府記室參軍滕康作册告天

京。而同華、陝府、隴京兆。擇人為節帥。使各以地產之賦。養兵自衛。且撥隣鎮。又京帑積錢千餘萬緡。宜給四鎮為繼本。若四帥得人。庶幾中原不失。江左可居。詔付三省。未幾。舜陟罷去。議遂格。癸巳。遙尊章賢妃為宣和皇后。國朝循前代之制。帝母稱皇太妃。至是以道君皇帝在行。而特上尊號。立嘉國夫人邢氏為皇后。趙銜之遺史云。上帝欲立後。當潘氏為皇后。呂好問諫以為不可。乃以為賢妃。皆無之也。 門下侍郎耿南仲能為觀文殿學士。

提舉杭州洞霄宮。上薄南仲之為人。因其告老。故有是命。耿延禧中與記云。張邦昌已復辟。臣耿南仲與臣素拙。得遺子乞大王保全。上曰。今日之事。吾甚痛心。其大門下侍郎父子耳。且老矣。月以數百千養一前朝老師。傳直耳。人言豈譽。何足信。因泣下。案南仲諫。天下共知。非因行遺棄。而後排也。今不取。

甲午。資政殿大學士新除領開封府職事李綱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案上在濟州與綱書。已稱伯紀親文相公。而此猶自大資政除。蓋未有成命故。 趣赴闕。先是黃潛善、汪伯彥自謂有攀附之勞。虛相位以自擬。上恐其不厭人望。乃外用綱。二人不

平。緣此與綱忤。直龍圖閣東道副總管權應天府朱勝非召試中書舍人。延康殿學士何志同知應天府。日曆志同前街帶。定武軍承宣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大明府路馬步軍副總管大元帥府都統楊維忠為建武軍節度使。主管殿前司公事。賞翎戴之功也。日曆。維忠建節在八月庚申。案維忠以都統制。通直郎。無錄。百餘日方有錄。今從維忠之遺史附此。 傅亮直秘閣。通判滑州。亮為人勁直。議論不能屈折。執政不喜之。滑兩經殘破。無城壁。會趙子崧薦亮之才。得召見。亮上疏自陳曰。陛下能歸東都。則臣能守滑。陛下未歸。則臣亦不能守也。執政責其語。以為悖傲不遜。降通判河陽。日曆。傅亮除直秘閣。通判滑州。用趙子崧薦。召對。改通判西京。蓋因汪伯彥中與日曆所書也。案李綱。進退志。載亮本末。詳今。擢取附入。但綱稱亮除知滑州與諸書不同。恐誤。亮通判河陽在五月戊申。 中書侍郎黃潛善同知樞密院事。汪伯彥共議罷民兵及降盜。而揀其士馬之精銳者。隸五軍。是日以元帥府左軍副統制孔彥威為東平府兵馬鈐轄。右軍副統制劉浩為大明府兵馬鈐轄。先鋒統制丁順為滄州兵馬鈐轄。乘義郎黃善為雷澤尉。浩所將皆民兵。而順與彥威帥府所降諸盜也。未幾。順善作亂於河北。

乙未。恭謝鴻慶宮。上大憫。羣臣皆哭。太常少卿劉觀因導駕而陳。藏九廟神主事。上嘉嘆久之。以五月二十一日為天中節。尚書右丞馮澥罷為資政殿學士。知漳州府。延康殿學士提舉萬壽觀李回知洪州。兵部尚書呂好問守尚書右丞。好問持元祐太后手書來賀。此書好問辭。上勞之曰。宗廟獲全。皆卿之力。受僞命詞子。 遂有是命。尚書右司員外郎宋齊愈試起居郎。齊愈自京城走行在。自言以病在告。不與僞楚事。故擢用之。工部尚書王時雍提舉成都府玉局觀。放謝辭。言者論時雍昨畱守東京。金人取皇族。遣之殆盡。及取其婿太學博士熊彥時。則設計為免。後金書廢帝。百官相持以泣。時雍獨無戚容。已而百官哭於南薰門。時雍亦不預。又竊禁中寶物。以遺金使為名。自以兼將相之重。請用二府。權蓋會不知愧。有何面目

復見陛下。故時雍遂罷。自是受僞命者稍稍引退矣。照見小册。時雍自吏部。尚書罷。蓋誤。今從日曆。 詔自今天文休咎。並令太史局依經奏聞。如或隱蔽。當從軍法。李綱行至太平州。聞上登極。上疏論時事。大略謂和不可信。守未易固。而戰不可必勝。此三者臣慮之至熟。非望清光於咫尺之間。未易殫言。又言恭儉者人主之常德。英哲者人主之全才。繼體守文之君。則恭儉足以優於天下。至於與衰撥亂之主。則非英哲不足以當之。惟其英故用心剛。足以斷大事。而不為小故之所搖。惟其哲。故見善明。足以任其君子。而不為小人之所開。在昔

人君體此道者。惟漢之高。光。唐之太宗。本期之藝祖。太宗。願陛下以為法。日曆於乙未載綱所上書。乃誤載綱十入。呂中大事記。嗚呼。天之受人其矣。有感於人事之變。而迫於氣數風神消息之不齊。然後不得已而降災。然氣之屈於此也。則必有以伸於彼。其消於今也。必有所以息於後。是以天將降非常之禍於斯世。則必為之預出非常之人。以弭之。使夫國家將有所依。而立生民之類。不致於糜爛。而無餘。是則理勢之必然。而天所以為天者。其心固如此也。若李公者。其天之所出以弭災。而靖康之禍。而開建炎。紹興之業也。然當上帝位之初。誤國之臣不可用。僞命之臣不可用。繼之德望未孚。天下人望之所歸者。李公一人而已。上不自內用汪。黃。而自外召綱。則高宗之志。主於恢復。可見矣。綱未即位時。與公書云。王室多故。乘輿輿。方今生民之命。急於倒垂。諒非有不世之才。何以成協濟之功。則高宗固意於公久矣。適為汪。黃所擠。緣七十五日而去位。豈天意未欲恢復耶。賊黨

忠犯淮陰村。從事郎權羅山縣尉李迥。乘議郎監酒稅趙士壯率民兵拒戰。為所殺。此據紹興四年二月辛卯。八年九月甲子趙士壯家狀修入。 乞推恩。金左副元帥宗維既班師。畱諸帥分守河東北地。於是女真萬戶尼楚赫屯太原。女真副統素赫屯真定。女真萬戶洛索圍河中。女真副統蒙克進據磁相。渤海萬夫大託卜嘉圍河間。是日命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馬忠。通侍大夫忻州觀察使張換。將所部合萬人。自恩冀趨河間以襲之。丙申。尚書右丞呂好問兼門下侍郎。集英殿修撰新知湖州胡交修召試中書舍人。朝散大夫王府記室滕康守太常少卿。尚書工部員外郎蘇運守右司員外郎。連轍子也。轍。眉山山人。元祐門下侍郎。 觀文殿大學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徐處仁為大名尹。北道都總管。初南都之圍也。處仁在城中。都人指為姦細。殺其長子直祕閣庚。處仁因感疾。此據林泉野記。至是猶力疾入見而行。處仁附傳云。上為大元帥。移軍睢陽。以處仁為大名尹。日曆五月丙申。徐處仁大名尹。張繼發來赴闕。今從日曆。 延康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曹輔薨。時前執政皆免。上獨畱輔。始輔至南都。首陳五事。一曰。分屯要害。以整兵伍。二曰。調理新郡。以便公私。三曰。甄拔人才。駕取用之。四曰。經制盜賊。恩威並行。叛而討之。服而赦之。五曰。毀近邊之地。為數節鎮。以謹防秋。上嘉納。未幾。輔得傷暑病。至是薨。後諡忠達。諡在淳熙十年。今因輔。併書之。後准此。

丁酉。中書侍郎黃潛善兼御營使。同知樞密院事汪伯彥兼御營副使。自國初以來。殿前侍衛馬步司三衙禁旅。合十餘萬人。高俅得用。軍政遂弛。靖康末。衛士僅三萬人。及城破。所存無幾。至是殿前司以殿班指揮使左言權領。而侍衛二司猶在東京。禁衛寡弱。諸將楊維忠。王淵。韓世忠。以河北兵。劉光世。以陝西兵。張俊。苗傅等。以帥府及降盜兵。皆在行朝。不相統一。於是始制御營司以總齊軍中之政。今因其所部

為五軍以真定府路馬步軍副總管王淵為使司都統制諸將韓世忠張俊苗傅等並為統制官又命鄭延路馬步軍副總管劉光世提舉使司一行事務潘善伯彥別置親兵各千人優其廩賜議者非之

英置御營司乃軍政之大者而史官不能紀其本末熊克小曆略其事乃係於今年七月重命二相時其甚誤矣克又云除劉光世為都統制亦誤潘善伯彥別置親兵官書不見馬仲勳疏有之呂中大事記謂劉兵權隸於三衛本之樞府樞府有發兵之權而無擬兵之重三衛有擬兵之重而無發兵之權今不復三衛而別置御營司分委之樞府而置御營使使其後專掌兵權樞府不得而後議者以本朝故事分為兩府又置御營使是政出於三此趙鼎所以舉行故事以正西府之權也

詔西京統制官翟興團結義兵保護祖宗陵寢命陝西諸帥招兵積糧遣統制官詳廣以所部三千人出內黃張瓊以三千人出開德共復磁相廣本班直去為盜掠隨郢復諸郡至是就招中奉大夫提舉成都府玉局觀王時雍授安化軍節度副使黃州安置以言者論時雍圍城中擅行三省事也

無前衙案元符詔旨時雍宜和六年以朝議大夫除戶部侍郎今增入其他史無前衙者皆以書補定之翰林學士承旨吳玠言國家禍變不能死節乞正典刑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莫倚言久置散地疏皆三上詔拜充龍圖閣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侍述古殿直學士提舉亳州明道宮尚書吏部侍郎謝克家為翰林學士知制誥克家以祖諱辭乃命中醫舍人李擢朱勝非兼權直學士院時庶事草創書詔填委而院無几案勝非常懇敗草詔然辭氣嚴重如平時

愈試左諫議大夫監察御史馬仲舒中侍御史承議郎潘良貴為左正言鴻臚寺簿鄧肅守右正言奉議郎盧以中守監察御史良貴金華人嘗為尚書郎靖康中召還坐狂率斥去至是復用以中歛縣人也熊克小曆吳玠謝克家謝克家除罷並在戊戌今從日曆戶部侍郎鄧溥兼京城副留守右武大夫惠州團練使韓恕知東上閣門事恕琦孫其父嘉彥尚神宗女為瀛海軍承宣使

戊戌詔曰故尚書吏部侍郎李若水忘身為國不懼忠義之節無與比倫達於朕聞為之涕泣可贈觀文殿學士賜其家銀帛五百匹兩官子孫五人時尚書右丞呂好問為上言若水之忠故有是命資政殿學士提舉禮泉觀路允迪龍圖閣直學士提舉南京鴻臚宮兼侍讀耿延禧為京城撫諭使副熊克允迪等出使在己亥秋延禧中與詔亦云初十日臣受命赴京修職郎王倫特選朝奉郎假刑部侍郎充大金通問使進士朱弁為修武郎副之從事郎傅季特選宣義郎假工部侍郎充大金通問使武功大夫趙哲副之

汪藻行倫制有言出公家貧無行好椎牛沽酒往來京洛間以俠自任數犯法幸免京城之陷也淵聖御宣侯之句而傳者遂因之德門都人喧呼不止倫乘勢徑造御前曰臣能彈壓之帝即解所佩夏國寶劍賜倫曰臣未有官豈能彈壓遂自薦其才帝亟取片紙書曰王倫可除尚書兵部侍郎倫下樓挾惡少數人傳旨撫定都人乃息宰相何處以倫小人無功除命太峻奏補修職郎斥不用

直道拜於堂下士笑問其所以正道自言願隨相公一至禁中有欲白於上士笑曰方退閣士非所預也正道自此日始其門曾有旨令前參執赴殿廷議事正道久拜而無言曰此倫致命之時也士笑不得已因摺之而入倫自陳於殿下曰臣真宗故相王且之孫也致君澤民之術無路而不得進宜和中上書言大遠不可滅女真不可盟果如臣言今國城既危倫無計策臣謹當募死士數萬願陛下上皇挾請王奪萬勝門決圍南幸欽宗忠之慰勞甚厚解所佩寶劍以賜且以片紙批曰王倫事成日可除尚書兵部侍郎倫既拜賜翌日再對自言已得家僮萬餘願陛下勿疑即行時宰相何處文據已主和議正道怒上沖冠文據斥曰何人敢至此耶正道曰何人乃至此又曰為一天子蒙塵雖相公數百輩何益文據怒以為狂生言既不用恐為亂請上誅之且乞就令衛士執之上意未決正道懼無以自脫時孫仲益在禁中正道少與仲益有布衣舊因求計仲益曰前日所拜小或文字在否正道懼取御批示之仲益曰得此足矣子但立於從班中誰敢呵子豈有無故就殿上披一侍耶之理乎倫從其言入閣侍臣之列人果不敢前翌日文據始言送御史府倫已得聞出都矣正道論字也臣謹案李邦彥以靖康元年二月罷相未幾出知鄆州尋持餘服方城時未嘗召前宰相議事邦彥亦未嘗入朝明清實其誤今以趙鼎之遺史及中興姓氏錄倫未嘗修入明清又云面斥何處與欲捕倫倫立從官班中乃得免恐亦不然今但云與倫不用處不極

至是上書自伸前志乞使沙漠問二聖起居故有是命既而黃潛善汪伯彥共議改書為祈請使閣門宣贊舍人馬識遠為副而倫弁哲不遣倫弁十一月國書外又令張邦昌作書遣二帥時潛善等復主張和因用靖康誓書畫河為界始敢求割蒲解圍城中許之潛善等乃令刑部不得贖赦文下河東北兩路及河中府解州

賊罪不得改官故求出使此據續編二十七年五月乙丑王廷勳疏修入弁婺源人識遠山東人也遂安民倪從慶等為盜浙江安撫使招降之至是以聞

己亥手詔天下曰朕將謹視舊章不以手筆廢朝令不以內侍典兵權容受直言斥去浮靡非軍功無異賞非戎備無僱工若宰臣狃於故習導諛諂過大臣蔽賢所舉非實臺諫糾謬有言非公凡此之屬必罰無赦何備遺鑑治天下不出此數十條回天下之勢者在人主一動念一轉手則耳觀此一思有差時諸道勤王兵皆至行在於是陝西將官王德初隸都巡檢使劉光世為右軍將官德鞏隸人號王夜叉者也迪功郎胡憲假通直郎宗正少卿為高麗國信使承節郎黃鉞假閣門宣贊舍人副之

是日李綱誅軍賊周德於江寧德既作亂曾經制司屬官文林郎鮑貽遜統勤王兵七千至城

下江淮發運判官直微猷開方孟卿撤貽逐進兵逼城德乃受招而振甲乘城殺掠如故宣教郎知深陽縣楊邦又起民兵討之綱至太平州遣使諭以勤王德始受綱節制然猶驚怒不以時登舟欲乘間遁去綱次江寧遂與江南東路轉運判官權安撫司事李彌遜謀大擒羣賊於轉運司執德與其徒孟旺皆磔於市又誅亂黨四十四人而令提舉常平公事直微猷開王枋統其餘兵千人俱進貽遜龍泉人邦又吉水人孟卿鄱陽人彌遜吳縣人枋安石從孫也

庚子詔以靖康大臣主和誤國特進李邦彥授建寧軍節度副使安置漳州責授崇信軍節度副使漳州安置吳敏移柳州責授秘書少監亳州居住蔡懋移英州遂責正奉大夫提舉南京鴻慶宮李梈於惠州中大夫提舉亳州明道宮宇文虛中詔州承議郎提舉亳州明道宮鄭望之連州通直郎提舉杭州洞霄宮李鄴賀州並安置邦彥敏靖康初共政稅虛中望之鄴皆使金請割地者故責之

地為與李邦彥等皆隨其計蓋小人始者惟以拓地邀功及敵已入中國小人無功之可邀則惟幸和之可成故政和之開地者即宜利和之人而宜和之求和者即謂廣國之人也此小人以和誤國猶甚於敵之以和誤我也秋南仲既以和誤國雖以和阻高宗授兵此小人之尤者上至欲手劍擊之此高宗之初心改諸司諸軍專構司為審計微猷開待制新知揚州梁揚祖為江淮等路制置發運使直祕閣京畿轉運副使向子諲遷直龍圖閣充副使詔朝奉郎提舉淮南西路茶鹽公事范冲宣教郎上官悛常同令乘驛赴關三省審察用趙子椿之言也既而以冲為尙書虞部員外郎明年悛至行在除祕書省校書郎同卒不至

辛丑詔曰張邦昌知幾達變動在社稷朕寵以王爵欲與同理萬務而牢避莫奪可以文彥博例一月兩赴都堂急速大政令宰執就第商議以稱朕優賢倚賴之意

先是御史中丞顏岐言邦昌金人所喜雖已為三公宜加同平章事增重其禮附十二日辛丑更求他書參攷之

李綱金人所不喜雖已命相宜及其未至能之以為中太一宮使兼經筵官置散地會邦昌累章求退故有是命岐又請罷綱章五上上曰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所喜岐乃退奉議郎致仕吳給復為監察御史壬寅封後宮潘氏為賢妃妃開封人父永壽直翰林醫官局上在康邸宣和皇后為納之有寵及邢后北去妃以無名位獨得西至是遂封以梁師成第賜其叔父永思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五

江淮等路發運使梁揚祖提領措置東南茶鹽公事尙書工部員外郎楊

淵同提領置司真州時東北道梗鹽莢不通揚祖言真州東南水陸要衝宜遣官置司給資鈔引所有茶鹽錢並充朝廷封樁諸司無得移用朝廷以為然故有是命

微猷開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延康殿學士趙子椿言臣聞京城士人籍籍謂王時雍徐秉哲吳玠莫倚范瑄胡思王紹王及之顏博文余大均皆左右賣國逼太上皇收皇太子汙辱六宮捕繫宗室盜竊禁中之物公取嬪御都城無大小指此十人為國賊此天下之所不赦者也張邦昌未有反正之心敵騎甫退此十人者皆日夕締交密謀勸以久假未肆赦開又復督迫之時雍奴事敵人肆出詭計辱君父以安己忘社稷以要功秉哲大均追捕宗室急於寇盜至拘濟王夫人於橫坊閉如牢獄拜偽邀請上皇言氣軒輊上皇至泣下皇后及東宮將出都人號泣遮道斃斬數人以徇及之為敵人搜索宮嬪而藏其美者邦昌既僭號思獻赦文直用濮安懿王諱邦昌惶思曰如今更理會甚濮王博文則曰雖欲避堯之子其如畏天之威至紹則尤為悖逆其言不可道竊聞時雍秉哲落職宮觀既不足以正典刑又不足以安反側伏望將此十人付獄鞠治明正典刑以為萬世臣子之戒

是日淵聖皇帝次代州遂渡太和嶺至雲中留十餘日淵聖自離都城舊臣無敢候問起居者比至代州惟工部員外郎滕茂實迎謁於道茂實臨安人靖康初假工部侍郎副路允迪出使時茂實兄綯通判代州已先降敵左副元帥宗維素重茂實乃遷之代州又自京師取其弟華實同居以慰其意茂實聞淵聖將至即自為哀詞且蒙宋工部侍郎滕茂實募九字取奉使黃旛裹之以授其友人朔寧府司士曹董誥翌日淵聖及郊茂實具冠帽號哭迎拜宗維通令易服茂實力拒不從見者墮淚茂實請侍僦主俱行不許

癸卯詔以二聖未還能天中節上壽常禮自是至紹興十二年皆如之

修官忠州刺史姚平仲再復吉州圍練使所在出榜召赴行在平仲之劫寨也既不得所欲即惶懼遁去傳者以為亂兵所殺靖康末復官再召上思其才疑其不死命所在訪之平仲竟不至或云平仲隱九江山中

乙巳詔諸路勤王兵還營日令所在人賜錢三千先是勤王兵至城下者皆遣還而武義大夫淮東諸司州軍統制勤王軍馬張憲言無以激勸乃有是命時諸道兵多有散而為盜者顯謨開直學士知東平府盧益落職奉祠直龍圖閣京東轉運判官閔邱陞責授濮州團練副使封州安置益開封人坐不勤王而陞以反轅門之令為臺臣所劾也

資政殿學

士簽書樞密院事張叔夜薨。叔夜既北遷，道中惟時飲湯，養不食其粟，至白溝。實錄：叔夜從淵聖在尼瑪哈軍中，何過白溝。御者曰：過界河矣。乃翼然而起，仰天大呼，遂不復語。翌日，扼吭死。時上聞叔夜與御史中丞秦檜之忠，遂拜叔夜觀文殿大學士，贈泉觀使，棺落致仕。充資政殿學士，提舉醴泉觀，而何處孫傳輩以誤國，故不復錄。稟至金國，不食死。年三十九。

世傳：稟在金國，謀奉淵聖，則道亡歸事。金人繼以油布而焚之。今從實錄，附傳二年三月丙午除職。傳北遷年五十一。後不知所終。

此據傳附傳：林泉野記云：建炎初，遂加傳觀文殿學士。終以不風卒於金國。而傳無之。紹興元年四月己巳贈官。叔夜沒，年六十三。呂中大車記曰：靖康之難，能死節者，前有勤王之師，無一不至者。獨叔夜以孤軍入衛，其忠已足稱。及北遷之後，猶不食其粟，不入其境，則始終之義無憾矣。李若水嘗主軍，親出城者，也使其不死，亦在誤國十人之數。惟其一死之明白昭晰，故誤國之罪遂釋。而官忠義者，亦首稱焉。若何處孫傳輩，身爲大臣，乃引其君降敵求生，其不忠不義，無父無君，孰大焉。使其能爲若水之死，已不足以贖誤國之罪，而乃死於敵，則其死不足言矣。論者以二子不風於敵，爲忠夫風於大而不風於小，不風於前，猶或有益，不風於後，復何補哉。

丙午，追貶故相汝南忠懷王蔡確爲武康軍節度副使，知樞密院事衛國文正公蔡卞爲寧國軍節度副使。故御史中丞贈少師邢恕爲常德軍節度副使，坐誣謗宣仁后。且自言有定策功也。紹興五年八月己未再貶。詔覃恩進秩，惟待從及宗室南班官給告。餘並尙書省出敕。三年二月，保靜軍節度使姚古知河南府，帶御器械鄭建雄知河陽，徽猷閣待制知興仁府曾楙陞直學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通議大夫王復知徐州。

直祕閣通判秀州趙不試陞直龍圖閣，知相州。尙書虞部員外郎姜剛之知棣州。案：原本州上空一字，查北盟會編，宋史作棣，乃明人避成祖諱也。今補入棣字不詞。

州，顯謨閣直學士知開德府王楙，以守境有勞，陞述古殿直學士，集英殿修撰，知涪州杜充陞天章閣待制，充安陽人也。楙，真定人也。古先坐覆師責散官，廣州安置。至是趣召。天章閣待制知同州唐重上疏，論五月一日赦書所施行，皆非國家大利害，生民大休戚。今急務有四，大患有五，所謂急務者，大率以車駕西幸爲先，其次則建藩鎮，封宗子，使守我土地，緩急無爲敵有。又欲通夏國之好，繼青唐之後，使相犄角，以緩敵勢。所謂大患者，法令滋彰，而吏緣爲姦，朝綱委靡，而士大夫相習誕誕，軍政敗壞，而將兵相扇奔潰，國用竭矣。而利源又失，民心離矣。而調發方興，欲救此者，莫若於守祖宗成憲，登用忠直，大正賞刑，選將漕之臣，擇循良之吏，誠天下之大計。劉孝維重筆，載此疏。於除水與帥之後，恐誤。

是日，金人陷河中府。左武大夫貴州防禦使權府事郝仲連死之。徐夢莘北盟會編：河中府，在此月乙巳，案張均中與忠義錄：在五月十七日丙午，蓋據川陝宣撫司案牘也。今從之。初，金人犯河中，守臣徽猷閣待制席益遁去，陝西宣撫使范致虛遣仲連節制河東軍馬屯河中，就權府事。至是，洛索以重兵壓府城，仲連率所部力戰，外援不至，仲連度不能守，先自殺其家，已而城陷，仲連終不屈，洛索使擊殺之。久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五 一三三

之，贈侍中大夫明州觀察使仲連，昌元人也。呂中大車記曰：昔觀元年金之內陸三道也，不惟監司帥府，如四京之孫昭遠，之，道不試，大名府之郭水，汝州之楊中，開寧府之楊欽，皆軍軍之徐徽首，長安之唐重，楊宗閔，桑景詢，曹鼎，郭中孝，皆死於難。雖以通判如郝仲連，郭伯振，縣官如陸有常，張侃，丁興宗，郭贊，將校如李政，杜毅，趙叔交，楊彭年，亦死於難。降者惟劉豫，傳英等三人耳。彼之所以固守者，以朝廷必不棄，而必有援兵也。而元年即位之秋，利部指揮已不勝報於河之東北，陳之蒲解，是明棄三路矣。使忠臣義士守孤城以待，豈惜哉。

丁未，資政殿學士京城撫諭使路允迪守吏部尙書。熊克小舟允迪，靖康初爲簽書樞密院事，奉制去。丁未，召爲吏部尙書。案允迪今年四月自京回，爲奉請軍糧使，因隨行在，非此時始召之。克不詳致也。太常少卿滕康爲起居舍人，兼權給事中。資政殿學士西道都總管王襄領開封府職事。

左諫議大夫洪芻等坐誘納宮人及括金銀自盜，召御史鞫之。時芻在東都未至也。詔文武臣僚，非疾病危篤及篤疾廢疾不能任職者，毋得陳乞致仕。時士大夫避事求退者衆，故條約焉。初，命經制司鄧蔡京，王輔田爲總本，至是經制司翁彥國言：恐生弊，請仍租與客戶，歲收課利，損其二分。從之。文林郎鮑貽遜特改宣教郎，以發運使翁彥國言其招安江寧盜賊有功也。於是宣教郎知溧陽縣楊邦義亦以討亂之勞，就陞通判江寧府。楊邦義，續附傳，不入。是日，道君太上皇帝次燕山府，館於延壽寺。趙

祇燕雲錄：道君丁未五月十八日到燕山，離門三里。二太子道君看柳枝打毬，飲宴至暮。次日，入門於延壽寺，駐蹕。金人供奉甚厚。六月初二日，太子請道君登打毬宴會。太子捧卮跪勸道君，道君在燕山所云：日月必不安，今從之。凌噶色呼時有迎奉勞，道以後宮曹氏、曹氏、武穆王彬之裔，寧德后近侍也。此據張應所，進節要附入。時兵部侍郎司馬

林亦在燕，有傳建炎登極赦書至者，林私遣持詣上皇，爲人所告，金主憐其忠，特釋之。此據林傳附見，案頭載夫惠厚下及樞密院小吏楊維，自燕境逃歸，言有傳登極赦書者，聖情大悅，應宜和皇后開宴，費用頗廣。建炎二年七月辛亥，宰執以奏上，敕答不語久之。蔡條鐵圍山叢話云：太上皇既北狩，略不得中原音問，日以宗社爲念，久之，且命皇族之從行者，食御手因親將調羹，呼左右令出市，而香，左右偶持黃紙包以饋香來，太上皇視之，乃中興敕書也。始知其事。於是天意大喜，從行者皆拜舞稱慶。此事聞之，慈寧皇太后之猶子，某侯，臣謹案：草草所云當不妄，乃與前所記不同。道子祇燕雲錄云：康王登寶位，敕文傳至燕山，二太子得之，封呈道君，即召賢妃相賀，喜動龍顏。此恐非其實也。子祇所錄又云：戊申二月間，一南人貨烟肉瓦橋來，買得故紙，內有本朝足本敕書，同馬朴營求得之，爲京師醫官新洪告於燕山，留守收朴，枷項禁獄，成中元帥府已爲食死，杖七十，依舊養濟。附傳所云，或即據此而稍潤色之也。洪皓行述又云：暗被拘雲中，因以金遺商人陳忠，令密告兩宮，以本朝道來通問。於是二帝始知建炎中興之實。此所云與前諸書又不同，今併附此，更求他傳參攷。閣門宣贊舍人曹助自燕山得

開道歸，宣和皇后令助奏上，以稱使軍前時，有宮人見四金甲神人持弓劍衛上。戊申，勅停人李仲洵復武翼郎，知滑州。仲洵始坐棄城得罪，至是再用之。庚戌，天中節，羣臣詣東上閣門拜表稱賀。新除給事中沈晦充集英殿修撰，知舒州。言者論晦市井馴僧之流，雖嘗使金，年不無艱苦，而封駁之職，政事得失所繫，恐不可以賞功，故出之。徽猷閣待制宗澤充龍圖閣學士，知襄陽府。右文殿修撰知冀州權邦彥充天章閣待制，知荆南府。直祕閣知深州姚鵬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五 一三五

陸直龍圖閣。知洪州。時黃潛善等不欲澤居中。故與河北勤王守臣並命。

辛亥。太師鎮南軍節度使中太一宮使樂平郡王鄭紳謁告往江浙改葬。許之。紳開封人。故為直省官。

道君皇后父也。城始破。為金所執。既而歸之。未幾。薨。諡位靖。沈良琦康餘錄曰。正月二十七日。尼瑪哈請上皇相見。上皇乘船至。門者紫服。帶道。道市。

尼瑪哈不答。頃皇后自外至。云妾得與合從。上皇北還。但妾家不與朝事。故乞留尼瑪哈。頭許之。

壬子。太保奉國軍節度使同安郡王張邦昌以厚恩遷太傅。此據偽楚錄。日併無之。都水使者陳求道貶秩五等。

坐汴河水減。不即補治。為御史所劾。故絀之。徽猷閣學士知青州曾孝序。陸延康殿學士。孝序。晉江人。

癸丑。中書舍人孫觀充徽猷閣待制。知秀州。觀聞李綱且至。上疏言。靖康初任侍御史。首論諸生伏闕之罪。責知和州。今綱為中書相。而臣預省屬。典章書命職在論思。設有愚見。因事納忠。則益不安位。請得罷去。故有是命。

甲寅。中書舍人兼權直學士院李擢試給事中。御史臺主簿鄭毅為監察御史。毅。建陽人。邦昌之僧也。毅挺身見上於濟州。至是擢用。陳新立御史遺名記。與與成臣中之除。皆在六月。今從日併附此。

乙卯。熙河經略使張深辭行。詔留深所部鄜延統制官孫澧一軍衛行在。餘兵復還本路。澧。武都人也。

丙辰。監察御史張所為尚書兵部員外郎。所案視陵寢。還。上疏言。恭聞行在。南南京。軍民俱怒。道路藉藉。不知誰為此謀者。又失計矣。京師重城。八十里之廣。宗社宮闕。省闔百司。不可遷也。況居之足以控制河東。河北之地。而河東。河北者。天下之根本。不可失。去年誤用姦臣之謀。始割三鎮。繼而盡割兩河之地。遂使兩河之民。煩冤沈痛。怨流骨髓。今聞兩河兵民。無不扼腕。用之可藉以守。若或棄京師而不居。則兩河之民。無所係望。陛下事去矣。今急還京師。誠有五利。奉宗廟。保陵寢。一也。慰安人心。二也。繫四海之望。三也。釋河北割地之疑。四也。早有定處。而加意於邊防。五也。一舉而五利。而陛下不為。不知誰為此謀者。臣知其必無長策。曾不過緩急之際。意在南渡。而殊不知國家之安危。在乎兵之強弱。將相之賢不肖。而不

在乎都之遷與不遷也。誠使兵弱而將相不肖。雖云渡江而南。安能自保。徒使人心先離。中原先亂耳。大河不足恃。則大江不足恃。亦明矣。誠使兵強而將相賢。正須坐撫中原。以制強敵。倘何遷都之有。雖然。計有出萬全者。宜若創業之君。無以精兵自衛。而圖任將相使之協謀共力。經營乎朔方。然後鼓勇河東。河北忠憤之人。使自為戰。則強敵可摧。土宇可保。而京師可以奠枕而都也。不能如此。徒欲南渡以自便。是偷朝夕之安。非所謂社稷大計。臣知其不可。時所又條上兩河利害。上欲以其事付所。會所復言黃潛善兄弟姦邪不可用。恐害新政。潛善引去。上諭旨留之。乃罷所言職。潛善意未已。尋責所鳳州團練副使。江

州安置。所事他書不見。今以李綱建炎進退志。修入日併所奏議於六月。月已。實其議矣。所於江州。月未見。今併附此。更尋他書改證之。是日。李孝忠破襄陽府。守臣直徽猷閣黃叔敖棄城去。孝忠遂入城。肆焚劫掠。掠子女。盡驅強壯為軍。叔敖。廉子也。康公寧人。元祐中給事中。

丁巳。資政殿大學士知京兆府范致虛。陸觀文殿學士。太常少卿劉觀。召試中書舍人。起居舍人。滕康為起居郎。太常少卿汪藻為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承議郎兩浙路提點刑獄公事季質。尚書考功員外郎周望。並試太常少卿。質。張邦昌子。婿。聞邦昌僧位。自繫越州獄。提舉茶鹽司以聞。詔嘉獎。至是擢用之。詔獎實在此月。甲寅。今併附見。承議郎葉三省守右司員外郎。朝奉大夫諸王府贊讀汪思濟行吏部員外郎。朝請郎陳俄為虞部員外郎。三省。桐廬人。思濟。郢縣人。俄已見四。月辛酉。思濟與俄皆為上宮僚。故用。未幾。思濟卒。朝請郎郎主管亳州明道宮邢煥為朝議大夫。充右文殿修撰。朝散郎宋昭為尚書膳部員外郎。仍賜白金百兩。以昭自言嘗上書論開邊事遠竄。故錄之。昭元降旨與郎官。今併附見。月後准此。朝見今年正月。

戊午。太常少卿周望假給事中。充大金通問使。武功大夫趙哲。領遠州刺史副之。初。上用黃潛善。汪伯彥計。遣傅雱使金軍。祈請二帝。未行。朝論欲更遣重臣以取信。會尚書戶部侍郎邵溥乞赴行在。潛善等因白用溥。溥辭。乃黜溥知單州而更命望。溥之罷在甲寅。今併附此。資政殿學士宇文粹中。降授朝奉郎。降充龍圖閣待制。錢蓋並落職。提舉亳州明道宮。粹中坐江寧軍亂。蓋坐陝西棄師也。初。執政論蓋功。進職名中書舍人。朱勝非封還錄黃。乃有是命。資政殿學士新除領開封府事王襄。資政殿學士趙野並落職。襄。襄陽府。野。青州。並居住。權中書舍人汪藻草制曰。豈有兩君之在野。略無一騎以入關。故取迂途。以為緩計。故事。宰執初除。賜銀帛各千匹。至是中書侍郎黃潛善等以國用不足。辭所賜。許之。其後詔皆減半。休兵後乃盡復之。詔以邊事未寧。遇休暇日。百司仍入局治事。紹興元年正月丙辰。是月。皇叔光山軍節度使士復知南外宗正事。士復首論大臣誤國。故黃潛善斥之。日併。紹興七年八月二十九日。士復劄子。建炎元年。蒙恩除

簡劄子。昨自陛下立極之初。首論大臣誤國。蒙恩寬貸。改差知南外宗正事。臣既離維揚。不旋踵有渡江之變。案南外今年八月移鎮江府。三年又移泉州。此所云既離維揚。不旋踵有渡江之變。則改差又非元年事。當改。朝議大夫京東西

路提點刑獄公事王資為侍御史。資。候官人。嘗為御史去。至是復用。資之除。日併不詳。今州神稷山。屢與金人戰。時金將鶴眼屯安邑。執其弟翼招之。與不願。飲泣死戰。大破金人之軍。鶴眼。洛索子也。

使王時雍既貶。上釋秉哲之罪。使諭敵求和。秉哲不受。奉國軍節度使王宗濬。授定國軍節度使。鄧州安置。坐首引衛兵逃遁。致都城失守也。言者請減州縣及五司官以省費。而中書侍郎黃潛善乞差官討論。乃以起居郎滕康。舍人汪藻兼檢討官。詔太傅張邦昌特給節度使俸。龍圖閣學士新知襄陽府宗澤。自衛南分兵屯河上。以數百騎赴南都。是日入對。澤首上三事。其一論人主不可以喜怒為賞罰。其二論人主職在任相。願於稠人廣眾中。不以親疏。不以遠近。虛心謹擇。參以國人左右之言。爰立作相。而毋使小人參之。其三論諫官人主耳目。臣下有懷姦藏隱。嫉賢蔽善者。當使耳目之官。游心彈糾。毋有所隱。以絕後艱。上納其言。將留澤。而黃潛善。汪伯彥惡之。乃令之襄陽。澤除襄陽日。麻在五月庚戌。汪伯彥在六月癸亥。三書俱不同。意者澤先已外除。至南都始受命耳。今從日麻略為刪削。不無損。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六

【建炎元年】六月己未朔。新除尚書右僕射李綱至行在。先是右諫議大夫范宗尹力主議和。乃言綱名浮於實。而有震主之威。不可以相。章三上不報。綱行至寶應。乃聞拜相之命。次泗上。會有詔四方勤王之師還本道。綱遂留昇。潭兵於泗。而獨與數百人詣南都。詔中使王嗣昌趣綱入覲。綱至穀熟。御史中丞顏岐遣人持劾綱遺綱。封以御史臺印。上聞綱且至。命徽猷閣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董耘往勞。又命執政燕綱於金果園。綱力辭。上趣召入見於內殿。綱涕泣。上亦感動。綱辭新命。且言臣愚忝。但知有趙氏。不知有金人。固宜為其所惡。然岐之論臣。謂材不足以任宰相。則謂為金人所惡。不當為相。則不可。且為趙氏之臣。而金人喜之。而反可以為相。則自古賣國以與人者。皆為忠臣矣。外廷之論如此。臣豈敢當此任。願乞身以歸田里。至於陛下命相。於金人所喜所惡之間。更望曲留聖慮。上曰。朕知卿忠義。智略甚久。在靖康時。嘗欲言於淵聖。使遠人畏服。四方安寧。非相卿不可。今朕此志已決。卿其勿辭。綱頓首謝。詔幹辦御藥院邵成章。宣押赴都堂視事。中興姓氏錄云。淵聖即位。內侍用事者多貶罷。超擢成章。知入內侍省事。李綱自紀成章乃御藥幹辦。今從之。時日已夕。上命黃潛善等留省中。以俟之。綱復固辭。猶未受命也。侍御史王賓言。責受秘書少監王襄。趙野罪大誦輕。移襄永州。野邵州。並安置。徽猷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徐乘哲。假資政殿學士。領開封尹。充大金通問。

在六月癸亥。三書俱不同。意者澤先已外除。至南都始受命耳。今從日麻略為刪削。不無損。

庚申。詔李綱立新班奏事。執政退。綱留身上十議。且言陛下度其可施行者。願賜施行。臣乃敢受命。其一曰。議國是大略。謂今日之事。欲戰則不足。欲和則不可。竊恐國論猶以和議為然。蓋以二聖播遷。非和則所以速二聖之禍。臣竊以為不然。漢高祖與項羽戰於滎陽。太公為羽所得。置之機上。者屢矣。高祖不顧其戰彌力。羽卒不敢害。而還太公。然則不顧其親而戰者。乃所以還太公之術也。昔金人與契丹二十餘戰。戰必割地厚賂以講和。既和則又求釁以戰。卒滅契丹。今又以和惑中國。至於破都城。隳宗社。易姓改號。而朝廷猶以和議為然。是將以天下昇之敵。而後已。為今之計。莫若一切罷和議。專務自守之策。建藩鎮於要害之地。置帥府於大河及江淮之南。修城壁。治器械。教水軍。習車戰。使其進無抄掠之得。退有邀擊之患。則雖有出沒。必不敢深入。三數年間。軍政益修。甲車咸備。然後大舉以討之。報不共戴天之仇。雪振古所無之恥。彼知中國自強如此。豈徒不敢肆橫。而二聖有可還之理矣。且金人於國家。雖奉藩稱臣。竭天下以予之。亦未為德也。必至於混一區宇。而後已。故今日法句踐嘗膽之志。則可。法其卑詞厚賂。則不可。臣謂止當歲時遣使奉問。二聖至於金國。我不加兵。專以守為策。俟吾政事修。士氣振。然後可以大舉。六月丁卯。下詔守兩河。已卯。置帥府要郡及水軍。丙戌。教車戰。招軍買馬。乙亥。遣傅勞奉表南宮。二曰。議巡幸。大略謂天下形勢。關中為上。襄鄧次之。建康又次之。今四方多故。除四京外。宜以長安為西都。襄陽為南都。建康為東都。各命守臣。葺城池。治宮室。積糗糧。以備巡幸。三都成而天下之勢安矣。陛下用臣此策。其利有三。一則藉巡幸之名。使國勢不失於太弱。二則不置定都。使敵國無所窺伺。三則四方望幸。使姦雄無所觀覲。議者或欲留應天。或欲幸建康。臣皆以為非計。夫汴梁。宗廟社稷之所在。天下之根本也。陛下即位之始。豈可不見宗廟。以安都人之心。願先降救榜。以修謁陵寢為名。擇日巡幸。計無出於此者。六月壬戌。施行。三曰。議赦令。大略謂惡逆不當赦。選人不當盡循資格。罪廢之人。不當盡復。今登寶位赦書。一切比附張邦昌偽赦。非是。宜改正以法祖宗。六月壬戌。施行。四曰。議僭逆。大略謂張邦昌久與機政。擢冠宰司。國破而資之以為利。君辱而攘之以為榮。易姓建邦四十

餘日。建炎人既退。方降救以收恩。考其四日之手書。猶用周朝之故事。今方曰。王僑極其衰崇。秋高馬肥。敵騎縱橫。挾借其勢。陛下將何以制之。願肆諸市朝。以為亂臣賊子之戒。六月癸五日。議僞命。大略謂國家更大變。士大夫屈補於僞庭者。不可勝數。宜依唐肅宗六等定罪。以勵士風。六月癸亥。七月辛丑。施行。

大略謂軍政久廢。宜一新紀綱。賞罰必信。六月乙亥。施行。七日。議守。大略謂於沿河及江淮。措置抗禦。以扼敵衝。六月己卯。八日。議政本。大略謂朝廷天下之本也。政事法度。於是乎出。故中書進擬。門下審駁。尚書奉行。皆所以宣布天子之命令。使四方稟承焉。政出於一。則朝廷尊而天下安。政出於二三。則朝廷卑而天下危。天下之安危。係於朝廷之尊卑。而朝廷之尊卑。係於宰相之賢否。與夫人主聽任之重輕。其可忽乎。唐至文宗之朝。可謂衰弱矣。武宗既立。得一李德裕相之。而威令遂振。何哉。由德裕知所本故也。其初為相。即上言曰。宰相非其人。當亟廢罷。至天下之政。則不可不歸中書。武宗聽之。號令紀綱。咸自此出。故能削平僞僞。號為中興。然則於艱難多事之秋。所以出政者。尤不可以不一也。自崇觀以來。政出多門。閣官恩倖。女寵皆得以干預朝政。所謂宰相者。保身固寵。不敢以為言。遂失其職。法度廢弛。馴致靖康之禍。非一朝一夕之積也。願陛下深思天下安危之本。察德裕之言。而法武宗之任人。監崇觀之失。以刷靖康之大恥。宗社生靈。不勝幸甚。九日。議責成。大略謂靖康開進退。大臣太速。功效蔑著。宜擇人而久任之。以要成功。十日。議修德。大略謂初膺天命。宜益修孝弟恭儉之德。以副天下之望。上與黃潛善等謀之。翌日。出其章付中書。惟僞逆僞命二章不下。案綱述進退。上語有云。執政中有與僞論不同者。俟款曲商量。蓋指潛善等也。皇叔祖靖康軍節度使知西外宗正

事仲湜為開府儀同三司。封嗣濮王。仲湜。楚榮王宗輔子也。安懿王孫百二十有六人。至此紹封者五人。是日。金左副元帥宗維還屯雲中。辛酉。名潛邸為升陽宮。詔新除郎官未經上殿者。並引對。資政殿學士領開封府尹徐奐。責授昭信軍節度副使。梅州安置。坐使金辭行也。

壬戌。李綱同執政進呈議國是劄子。上曰。今日之事。正當如此。可付中書省遵守。次進呈議巡幸劄子。上命促留守司修治京城。祇備車駕。還闕款謁宗廟。詔永興軍。襄陽。江寧府。增葺城池。量修宮室。官府以備巡幸。次進呈議赦劄子。僉謂藝祖登極之初。嘗赦惡逆。今已行。難追改。乃命選人。惟在職者。循資左降。官等第。復執政退。綱兩身奏張邦昌僞逆。及受僞命。臣僚二事。皆今日政刑之大者。乞早賜施行。上曰。執政中有與卿論不同者。少遲議之。綱曰。邦昌僞逆明白。若都人則謂因邦昌立而得生。且免括金帛而德之。若元帥府則謂邦昌不待征討。遣使奉迎而恕之。若天下則謂邦昌建號易姓。其奉迎特出於不得已。而憤疾之德之恕之者私也。憤疾之者公也。執政中有論不同者。臣請與之廷辨。上乃遣小黃門召黃

潛善。呂好問。汪伯彥。再對。上語之故。潛善猶力辯之。綱詰難再三。乃言在遠不若在近。好問亦曰。唐德宗幸奉天。不挾朱泚行。後以為悔。綱曰。邦昌當正典刑。何遠近之有。借使在近。當幽繫。而反尊崇之如此。何也。況其已僞逆。豈可置之朝廷。道路指目曰。此亦一天子哉。因泣拜曰。臣不可與邦昌同列。正當以笏擊之。陛下必欲用邦昌。第罷臣勿以為相。無不可者。伯彥曰。李綱氣直。臣等不及。上曰。卿欲如何。措置。綱曰。邦昌之罪。理當誅夷。陛下以其嘗自歸。貸其死。而遠竄之。受僞命者。等第謫降可也。上乃出綱奏。詔置檢鼓院於行宮便門之外。差官權攝。李綱言曰。今日急務。在通下情。乃置院以達四方章奏。綱又請置看詳官二員。臣民封事。簽擬可行者。將上取旨。從之。詔察官職守。自今依官制施行。延康殿學士大名尹張憲。試戶部尚書。御史中丞顏岐。充徽猷閣待制。提舉亳州明道宮。岐以嘗論李綱。上疏待罪。執政欲令依舊供職。上不許。乃有是命。熊克小麻云。岐除待制。奉詞。於是右諫議大夫范宗尹亦求去。詔以宗尹為徽猷閣待制。知舒州。日麻。宗尹六月庚午落職。未知何日。徽猷閣待制。提舉亳州明道宮。錢伯言為開封尹。徽猷閣待制。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呂頤浩為徽猷閣直學士。知揚州。伯言。魏子。魏。吳越王孫。元祐翰林學士。頤浩。樂陵人。宣和末。為燕山府路都轉運使。金人內侵。郭藥師執之以降。已而得歸。至是復用。熊克小麻云。頤浩。歷城人。面黃。兼行狀。乃云。樂陵人。今從行。

初。應天尹。闕。大臣薦通議大夫。提舉亳州明道宮。李偁才可用。詔召入。假。徵之。孫。徵之。子。在。以媚蔡京。累遷龍圖閣直學士。靖康中。斥去。假。復。請奉祠。會知廣州孫。喚還朝。甫至。行在。乃以為應天尹。偁。除尹。日麻不見。此以附傳。入。案。應天。初。除。何。志。同。後。用。孫。喚。其。命。偁。必。不。願。未。至。闕。時。則。在。候。受。命。之。前。也。當。改。詔宗室銜位不書姓名。官司毋得受。自熙寧以來。宗室外官。單銜奏事。並不著姓名。其後更革不常。至是延康殿學士趙子崧知鎮江府。以表謝上。中書侍郎黃潛善援近旨劾之。乃申明行下。趙子崧中外遺事云。宣和三年。子崧對。上疑。宗室出姓。以別之。若。詳。見。謝。及。獨。銜。奏。事。自。不。著。姓。上。曰。終。是。相。故。可。討論。奏。來。五。年。余。從。見。正。之。召。對。上。又。及。此。遂。批。出。宗。室。外。官。不。著。姓。朝。廷。不。復。致。故。事。詔。出。識。者。大。駭。而。有。司。不。以。官。職。高。下。皆。名。別。之。七。年。夏。子。崧。出。守。淮。寧。辭。曰。為。上。極。言。之。云。此。雖。小。事。所。繫。甚。大。周。曰。姬。氏。漢。曰。劉。氏。唐。曰。李。氏。今。無。故。忘。國。姓。不。祥。上。情。激。中。書。計。議。遂。復。用。熙。寧。法。建。炎。元。年。今。上。皇。帝。中。興。子。崧。除。延。康。殿。學。士。知。鎮。江。府。上。謝。表。黃。潛。善。在。中。書。乃。令。進。奏。官。退。回。為。不。合。不。著。姓。因。欲。見。沮。而。不。致。者。令。也。至。今。雖。大。宗。正。司。宗。室。亦。稱。皇。叔。皇。兄。具。官。仍。著。姓。遂。任。過。正。誤。矣。案。元。符。詔。旨。宣。和。五。年。六。月。乙。未。御。筆。內。外。宗。室。並。不。稱。姓。七。八。月。戊。午。御。筆。宗。室。外。官。除。見。辭。榜。子。外。餘。依。熙。寧。法。著。姓。此。即。子。崧。所。請。也。今。乃。云。潛。善。見。沮。而。不。致。者。令。誤。矣。

宗室外官除見辭榜子外。餘依熙寧法著姓名。此即子崧所請也。今乃云潛善見沮而不致者。令誤矣。癸亥。中書侍郎黃潛善為門下侍郎兼權中書侍郎。太傅同安郡王張邦昌責授昭化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李綱同執政進呈議僞逆劄子。黃潛善猶左右之。退奉御筆。邦昌僞逆。理合誅夷。原其初心。出於迫

安。置。李綱同執政進呈議僞逆劄子。黃潛善猶左右之。退奉御筆。邦昌僞逆。理合誅夷。原其初心。出於迫

舒州傅墨卿守禮部尚書。龍圖閣學士知潭州郭三益試刑部尚書。墨卿山陰人。先是其家過江寧。遭周德之亂。閉門俱死。由是辭不就職。朝奉大夫周武仲試尚書吏部侍郎。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曾楙試禮部侍郎。徽猷閣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董耘試兵部侍郎。武仲浦城人。宣和末。為御史中丞。坐論童貫事。責黃州安置。至是復用。時右正言鄧肅新進。不知前朝事。上疏論武仲為中司。觀望王輔。曾無一言。且當建伐燕之謀。乞誅殛以謝天下。上察其非實。不聽。右文殿修撰知通州胡安國。朝奉郎提舉杭州洞霄宮許景衡並試給事中。朝散大夫提舉亳州明道宮劉珏試中書舍人。景衡瑞安人。珏長與人也。靖康末。三人俱在後省。坐黨附李綱斥去。至是並用之。他日諫官潘良貴入對。上諭曰。朕今不用文華之士。已令召許景衡於海濱矣。景衡廷叩命。冒暑赴朝。安國辭不至。景衡附傳云。上即位之八日。以給事中召。而日麻附此後者。題名亦在六月。不知附傳何以不同。

尚書右司員外郎吳巖夫守光祿卿。集英殿修撰新知亳州翁彥深守太常少卿。朝奉郎李光守秘書少監。巖夫執中子。執中。松溪人。大觀中。中丞。彥深。彥國弟。光。上虞人。靖康中。為侍御史。以論事去。朝奉大夫辛炳守尚書右司郎中。炳。侯官人也。太中大夫提舉南京鴻慶宮許翰復延康殿學士。赴行在。

日麻作復。韓明翰。襄邑人。靖康中。同知樞密院事。朝奉大夫提舉杭州洞霄宮曾開復顯謨閣待制。知潭州開。林弟也。始張邦昌既廢。京城都巡檢使范瑄不自安。朝廷以其握兵。是日為降詔。言節義所以責士大夫。至於武臣卒伍。理當闕略。惟王宗濬首引衛兵逃遁。致都城失守。不可不責。自宗濬外。一切不問。以責後効。此據李綱遺奏。進退志參修。

乙丑。龍圖閣學士新知襄陽府宗澤知青州。澤聞黃潛善等復唱和議。上疏言。河東之北。案北。指河東之北。澤之語。非與蒲。解。此三路者。祖宗基命之地。奈何輕聽姦邪。張皇之言。遂自分裂。今日之事。正宜與敵。弗共戴天。弗與俱生。今四十日矣。未聞有所號令。但見刑部指揮。不得騰播。救文於河東。河北。陝之蒲。解。茲非新人耳目。是欲蹈東晉既遷之覆轍。裂王者一統之緒。為偏竊耳。為是說者。不忠不孝之甚。臣雖驚怯。當躬冒矢石。為諸將先。上壯之。以澤知青州。召延康殿學士知青州曾孝序赴行在。初。澤至南都。見李綱。與之語。國事。澤慷慨流涕。時開封尹缺。綱為上言。綏集舊都。非澤不可。上曰。澤在磁。每下令。一聽於崔府君。綱曰。古事。澤亦有權術。假於神以行其令者。如田單火牛之類是也。京師根本之地。新經擾攘。人心未固。不得人以撫之。非獨外憂。且有內變。上乃許之。徒澤知開封府。

丙寅。新除太常少卿季質主管亳州明道宮。承議郎陳公輔為尚書吏部員外郎。朝奉大夫程瑀行司勳員外郎。朝散郎余應求為考功員外郎。公輔。臨海人。瑀。鄱陽人。應求。德興人。靖康中。三人為言事官。坐

黨附李綱。責監川。陝諸商稅。至是並召。丁卯。手詔河東。北郡縣。諭令堅守。詔略曰。河東。河北。國之屏蔽也。朝廷豈忍輕棄。靖康開。特以金人憑陵。不得已割地賂之。將以保全宗社。而金人日橫。攻破都城。易姓改號。劫遷與北。則兩河之地。又何割哉。方命帥道師。以為聲援。應州縣守臣。能竭力保有一方。及能力戰破敵者。當授以節鉞。應移用賦稅。辟置將吏。並從便宜。其守臣皆選官進職。次第錄之。命諸路詢訪死節者。以聞。詔朝請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晁說之赴行在。說之。宗憲元孫。宗憲。清豐人。康定中。參知政事。元符末。坐上書入黨籍。靖康初。起復。既老。用為中書舍人。又斥去。至是召還。尋除徽猷閣待制兼侍讀。用李綱薦也。說之。除職。未見月日。今召命附見黃華新編。經籍所題名。說之兼侍讀。在今年七月。尚書祠部員外郎喻汝礪為四川撫諭官。初。汝礪自京師入見。上復命為郎。汝礪因對論邊都利害。以為敵可辟。都不可遷。汴都者。天下之根本也。若舍汴都而都金陵。是一舉而擲中州之地。以資於敵矣。夫以諸葛之奇才。而不能軋曹操。李克用之驍勇。而不能抗朱溫。何哉。曹魏。朱梁。先定中原。庸蜀。晉陽。特踞一方之伯者耳。安足以當中原之強大乎。臣謂中原決不可舍。以為與王之資。汴都決不可遷。以蹈金人之計。既對。上命赴都堂與李綱語。綱大奇之。汝礪尋以母老乞歸省。遂除撫諭官。且令督輸四川漕計。羨緡及常平錢物。汝礪入辭。復奏言。金人決渡河。陛下宜急為之防。毋以晏安之故而成此訛毒。上嘉納之。日麻。日併。汝礪。江。黃。次。山。寇。防。為。諸。路。撫。諭。而。八。月。乙。酉。又。書。之。案。端。友。七。月。辛。卯。方。除。兵。部。員。外。郎。赴。行。在。日。麻。誤。也。蓋。此。時。世。道。波。瀾。其。後。繼。道。三。人。其。謬。案。作。汝。礪。年。譜。云。被。旨。以。禮。部。郎。中。為。四。川。宣。諭。使。此。亦。不。然。建。炎。四。年。十。一。月。八。日。宣。諭。使。汝。礪。到。子。臣。據。前。祠。部。員。外。郎。喻。汝。礪。狀。云。云。可。見。初。未。嘗。遷。禮。部。郎。中。也。實。錄。附。傳。亦。云。為。宣。諭。使。蓋。史。誤。撰。纂。因。年。譜。所。云。而。史。臣。又。不。詳。考。其。今。並。不。取。年。譜。又。云。上。聞。公。名。欲。欲。大。用。之。而。汝。氏。父。子。居。相。用。之。地。且。素。忠。公。者。乃。為。所。沮。案。建。炎。之。初。汝。氏。父。子。已。困。廢。矣。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六 一五三

既而青州民詣南都借雷孝序。上許之。孝序。召。及。再。留。日。麻。全。不。書。今。據。本。傳。附。見。何。備。靈。鑑。曰。自。綱。之。入。無。由。反。在。其。後。今。從。澤。道。事。既而青州民詣南都借雷孝序。上許之。孝序。召。及。再。留。日。麻。全。不。書。今。據。本。傳。附。見。何。備。靈。鑑。曰。自。綱。之。入。無。由。反。在。其。後。今。從。澤。道。事。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六 一五五

時晉守之議決。而國是明晉之罪。而士氣作。幸部之謀定。而人心安。他如修軍政。變士風。定經制。改弊法。設檢校。以進下情。置賞功。以伸國法。滅上供之弊。以寬州縣。修茶鹽之法。以通商賈。對東南官。而軍民給餉。俾保甲。而官為教閱。招兵買馬。分

得其民也。得其民有道。得其心也。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是以得民之道。在察其心。之所欲。與其心之所惡而已。此古所以有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之語。求民之和。豈必家至戶到。一一而求之哉。應順天人。承天下之大順。則民不期而和。而自和矣。臣蒙恩差知開封府。臣雖衰老無能。然久識開封。染習諸統制。下皆是招集惡少。亡命無檢者。臣既領府事。更不敢徇身自顧。但以正道。嚴賊威。不決旬開。彼惡少輩。咸知格心。斂迹。遁去。其間巷。亦自然。無敢肆橫。以是人鼓舞。仰陛下之威。懷陛下之惠。拳拳慕戀。不啻嬰。慈之愛父母。咸思發憤。敵其所。臣每聞王畿內外。日

久嘉靖。熙熙皞皞。將如我祖宗慶祐。熙熙時。臣觀人心。念念。望者。惟願陛下。六龍之御。警蹕之聲。千乘萬騎。來歸九重。以副萬邦。切切繫戀之誠。取進止。

本律漢漢。宋史。建元元年。詔。遠獨與蜀兵數百之河南。昭遠五月丙午。出知開封府。六月辛亥。依舊。西道副總管。今奉進。其除西京。日麻。不載。因。向。改。除。附。此。 金紫

大夫王鼎復集英殿修撰。唐之邵子也。之。邵。山。人。故。叙。事。董。賈。以。進。參。其。謀。議。鼎。革。子。用。官。者。薦。父。子。迭。為。京。尹。殺。戮。無。辜。不。可。勝。計。倫。迪。孫。進。郵。城。人。天。舊。出。朱。勳。之。門。累。典。方。面。靖。康。初。皆。坐。斥。去。至。是。用。救。復。職。而。權。中。書。舍。人。汪。藻。不。書。錄。黃。乃。復。革。龍。圖。閣。待。制。唐。寶。文。閣。待。制。倫。祕。閣。修。撰。鼎。直。龍。圖。閣。責。授。成。州。團。練。副。使。柳。州。安。置。李。擢。改。軍。器。少。監。分。司。西。京。筠。州。居。任。以。擢。靖。康。末。已。經。降。謫。故。也。 此。似。因。論。宋。帝。愈。故。為。李。綱。所。校。試。

庚午。降充龍圖閣待制。知台州。謝克家。徵。龍。圖。閣。待。制。知。舒。州。范。宗。尹。坐。營。事。偽。庭。並。落。職。提。舉。杭。州。洞。霄。宮。尚。書。右。司。員。外。郎。蘇。遲。直。秘。閣。知。高。郵。軍。既。而。遲。至。高。郵。守。臣。趙。士。瑗。以。發。運。司。舉。雷。進。境。不。受。代。詔。貶。士。瑗。二。秩。令。依。舊。在。任。徙。遲。知。婺。州。權。中。書。舍。人。汪。藻。今。以。士。瑗。為。非。則。方。命。不。從。者。堯。囚。凶。之。罪。也。不。可。使。之。在。任。以。士。瑗。為。是。則。借。雷。在。任。者。漢。循。吏。之。恩。也。不。可。使。之。降。官。一。士。瑗。之。身。而。一。日。之。

開。可。賞。可。罰。臣。竊。感。之。願。斥。去。士。瑗。以。為。後。來。鄙。夫。之。戒。不。從。日。麻。書。蘇。遲。與。東。南。郡。檢。正。左。右。司。題。名。元。年。六。月。蘇。遲。知。婺。州。並。不。見。士。瑗。再。任。事。今。以。汪。藻。奏。議。增。入。題。名。 監察御史吳給守尚書左司員外郎。以論事件黃潛善也。修職郎李勢。迪功郎胡理。並為祕

書省正字。月。癸。卯。 朝奉大夫郭永提點河北東路刑獄公事。永。元。城。人。也。詔。親。征。行。營。副。使。司。河。東。宣。撫。使。司。官。尉。見。責。降。人。朝。奉。郎。方。元。若。奉。議。郎。裴。慶。直。秘。閣。沈。瑄。朝。奉。大。夫。韓。璠。劉。正。彥。奉。議。郎。張。藻。承。務。郎。鄭。柄。宣。教。郎。何。獻。從。事。郎。何。大。奎。劉。默。張。牧。等。十。七。人。並。與。差。遣。元。若。桐。廬。人。嘗。為。祕。書。少。監。廩。嘗。為。鴻。臚。少。卿。正。彥。法。子。法。正。和。開。為。照。藤。根。子。根。德。與。人。仕。河。經。略。使。死。事。至。直。龍。圖。閣。大。奎。無。錫。人。與。璠。皆。嘗。為。祕。書。省。正。字。柄。浩。子。

辛未。以賢妃潘氏生皇子。赦天下。藉諸路神符宮財。殺付轉運司充省計。拘天下職田錢隸提刑司。士民封事可採者。令看詳官由尚書省取旨。旌擢黨籍及尚書人盡還。合得恩數。命諸郡各舉才謀勇略。可仗者三人。赴御營司量才錄用。始李綱為上言。陛下登寶位。赦已曠蕩。獨河東。北而不及勤王之師。天下尚缺。望夫兩路為朝廷堅守。而赦令不及。人皆謂已棄之。何以慰忠臣義士之心。至於勤王之師。雖未嘗用。然在道半年。損甲荷戈。冒犯霜雪。亦已勞矣。況疾病死亡者。不可勝數。恩卹不及。後復有急。何以使人。願

因今赦。併示德意。上嘉納。故皇子赦於二者特詳。天章閣待制知同州唐重充天章閣直學士。知京兆府時長安謀帥。初命張深。范致虛。皆不果。遣會直秘閣劉岑。自河東使還。行在上。問可守關東者。岑薦重可用。又薦朝請大夫提舉陝西常平公事鄭麟。除直秘閣。知同州兼沿河安撫使。通判京兆府。會謂為陝西轉運判官。驥。玉山人。謂。公亮從孫也。公亮。晉。江。人。嘉。祐。中。宰。相。謂。除。陝。西。日。麻。不。見。汪。藻。集。有。制。詞。今。以。岑。所。撰。唐。仲。基。誌。增。入。 時軍興之後。軍府壁立。重乃

告乏於成都府路轉運判官趙開。藉其資。修城池。備供張。且率長安父子弟。請上駐蹕漢中。治兵關中。驥亦疏言。長安四塞。天府之國。項羽棄之高祖。李密棄之太宗。成敗灼然。願早為駐蹕之計。壬申。李綱請降見錢鈔三百萬緡。賜兩河市軍需。因遣使臣。齎夏藥。編賜兩河守臣將佐。且命起京東夏稅。絹於北京。川綱河東衣絹於永興軍。以待支取。於是人情翕然。蠟書日至。應募者甚眾。是日。頒軍制。二十一條。凡師行。剽掠者。違節制者。死。臨陣先奔者。族。敗軍者。誅。全隊一軍。危急而他軍不救者。刑主將。餘如將法從事。

癸酉。中大夫新知潼川府馮澥提舉玉局觀。乙亥。同知樞密院事汪伯彥請兩河。京東西增置射士。縣五百人。悉募士人有產籍者。武尉尉以掌之。縣令領其事。凡四縣。置二將。射士挽弓至二石五斗以上。及教頭滿七年無過者。皆補官。江浙。淮南諸路大縣增二百人。小縣百人。從之。尋用知光州任詩言。每半歲令通判詣縣按閱。十一月。未。幾。復。增。於。閩。廣。荆。戊。戌。

趙英以來繫年要錄 卷六

今金人乃撥吾心腹。請命諸路州軍。以漸修葺城池。繕治器械。朝廷量行應副。乃命城池應修者。降度牒與之。又令淮。浙。荆。湖。六路。以常平錢造納衣二十萬。及市竹槍箭鏃弩檣輸行在。綱常因從容及靖康間事。上問靖康初能守京城。金人再來。遂不克守。何也。綱曰。金人初來。未知中國虛實。雖渡河而尼瑪哈兵失期不至。及再來。則兩路並進。初時勤王之師。數日皆集。再來則城始召天下兵。遂不及事。初時金人棄於西北隅。而行營司兵屯城外要地。四方音問不絕。再來。朝廷自決水浸西北隅。而東南無兵。敵反據之。故外兵不得進。又淵聖初即位。將士用命。其後賞刑失當。人稍懈體。金人初來。城中措置有序。其後無任責者。敵至。造橋渡濠。恬不加恤。敵遂登城。此前後所以異也。

壬午。戶部尚書張慤。同知樞密院事。時黃潛善等力薦慤。故上卒用之。李綱言。臣前願少緩慤除命。非沮之。正欲藉其力。措置版圖事。今陛下已用慤。且以版圖事委之。乃命慤兼提舉措置戶部財用。時新除給事中許景衡。且至上。欲用景衡為中丞。而以侍御史王賓為諫議大夫。綱奏曰。陛下用景衡為中丞。誠得人。然故中丞無外除者。王賓選則臺中無長官。請俟景衡至而並命。上許之。徽猷閣待制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王綯。試給事中。河南人。嘗為上宮僚。朝奉大夫祕閣修撰提舉亳州明道宮邢煥。遷徽猷閣待制。觀文殿大學士大名尹徐處仁薨。

癸未。樞密院編修官張浚。守尚書吏部員外郎。將作監丞翁瑛。守考功員外郎。彥國兄子也。甲申。詔尚書戶部右曹所掌坊場免役等法。及所轄庫務。並併歸左曹。以尚書總領。太學生李廷彥。特補迪功郎。以在濟州言利害故也。此補與四年八月三日廷彥乞差遣狀。入狀云。六月二十六日補官故案於此日。於是太學錄楊恩以元帥府結局。

恩。補修職郎。太學進士陳汴。補迪功郎。此亦以楊恩。陳汴。自陳狀。入狀云。六月。以兵馬大元帥。乙酉。詔監司州縣職田並罷。令提刑司具數。申尚書省。戶部侍郎黃潛厚言。南軍左藏庫見在錢物不多。乞應東南上供綱運。令行在戶部相度。隨宜分撥南京或東京下卸。從之。日麻。戶部尚書黃潛厚奏云。案潛厚今年八月方除尚書。或者非此時所與。必必有一誤。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宗澤。為延康殿學士。開封尹東京留守。澤道事云。八月壬戌。兼副留守。今姑附此後改。

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宗澤。為延康殿學士。開封尹東京留守。澤道事云。八月壬戌。兼副留守。今姑附此後改。不願後四十餘日始為副留守。但日麻既於此日書澤除留守。而八月乙丑又書之。疑是此日降旨。八月乃出告耳。日麻如此者甚多。今不盡辨也。大名尹北京留守。澤首抗疏請上還京。繼聞有金陵之議。復上疏曰。今將士商旅。與士大夫懷忠義者。皆願陛下歸京師。臣前在臨濮寨中。實憂羣臣無遠識。見恐陛下下去金陵。維揚。又見京城有賊臣張邦昌。僭稱與范瑄。擅行威福。所以乞暫駐蹕南都。以察人心。而觀天意。臣料今臣僚中唱為異議。不欲陛下歸京者。不過如張邦昌等。姦邪輩。陰與敵人為地。願陛下早降敕命。歸謁宗廟。垂拱九重。毋一向聽邦昌輩與敵為地之語。幸甚。熊克小原云。宗澤為京城留守時。郭仲荀統兵在京。城黃潛善。汪伯彥頗疑澤。因就仲荀謂之。此承林泉野史所書。而不收其真也。仲荀除副留守在明年七月乙未。蓋聞澤卒而後除之。詳見本日并注。

閩門宣贊舍人劉錫。知滄州。錫。武仲子也。武仲。成紀人。故。降授朝奉郎。提舉亳州明道宮錢蓋。復龍圖閣待制。充陝西總制使。右武大夫。恩州觀察使。主管西蕃部族趙懷恩。特封隴右郡王。初蓋在陝西。嘗建議青唐無毫髮之得。而所費不貲。請求喚氏後而立之。必得其力。至是用其策。俾持告賜懷恩。因召五路兵赴行在。懷恩者。土蕃董氈從孫。安化郡王懷德弟。益麻黨征也。議者以其為蕃部所推。故復封之耳。日麻。

復舊職。陝西總制使。持告屬益麻黨征。置置。而不言益麻黨征。所除何官。熊克小原因之。但云。仍賜姓名。日趙懷恩。案紹興日麻五年四月二十九日。趙懷恩。劉錫。白付身。元係右武大夫。恩州觀察使。特封隴右郡王。今擬取附入。蓋懷恩。案紹興日麻也。克又云。復舊職。陝西總制使。與日麻所書不同。案蓋先降五官。後用登極。特旨。後復。今所謂復舊職者。蓋指待制也。邵伯溫聞見錄云。靖康中。錢蓋請募。趙懷恩。其於陝西。而皆欲符。結集地。無敢任其責者。乃及金人陷陝西。六路兵入。即求。趙懷恩。以其地與之。案蓋以靖康元年三月。除陝西總制使。其到官。當在夏初。而是年十一月。蓋即將兵入。授則其建此議。必在夏秋之間。特朝廷多事。未暇行之耳。此云無敢任其責者。未知所據。更俟詳改。初。京西北路提點刑獄公事許高。河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許元。總帥防洛口。望風奔潰。坐奪官。流瓊州吉陽軍。高亢自願。昌以五百騎趨江南。至南康。謀為變。知軍事李定。通判韓琦。以便宜斬之。及是以聞。衆謂擅殺非是。李綱言高亢之棄其師。朝廷不能正軍法。而一軍壘守。俾取誅之。必健吏也。使後日受命捍賊者。知退走而郡縣之吏有敢誅之者。其亦少知所戒乎。是當賞。乃命進一官。高亢。祥符人。琦。德曾孫也。日麻。高亢。諱海外在。日中與會。亦同。而缺宗實錄。靖康元年十一月丙子。已書許高許元除名。勒停。送瓊州吉陽軍編管。此必有一誤。

丙戌。李綱。匪身上三議。一曰。募兵。大略謂熙豐時。內外禁旅。合五十九萬人。崇觀以來。闕而不補者。幾半。今所存無幾。何以捍敵。為今之計。莫若取財於東南。募兵於西北。河北之人。為金人所擄。未有所歸。而關陝。京東。西流。而為盜者。不知其幾。請乘其不能還業。遣使招之。合十萬人。於要害州軍。別營屯戍。使之更番入衛。行在。二曰。買馬。大略謂金人專以鐵騎取勝。而吾以步兵敵之。宜其潰散。今行在之馬。不滿五千。可披帶者無幾。權時之宜。非括買不可。請先下令。非品官將校。不許乘馬。然後令州縣籍有馬者。以三等價取之。嚴隱寄之法。重騷擾之禁。則數萬之馬。尙可得也。又請命川陝茶鹽司。益市馬。募商人結攬廣南之馬。以給諸軍。三曰。募民出財。賞以官告度牒。詔三省以次施行。其募兵。陝西。河北。各三萬人。委經制招撫司。京東。西。各二萬人。委本路提刑司。潰卒廩軍。皆許改刺。詔京東。西。河北。東路。永興軍。江淮。荆湖。等路。皆置帥府。要郡。初。李綱。欲因帥府以寓方鎮之法。黃潛善等言。帥府。要郡。雖可行。但未可如方鎮。割據州郡。仍命帥府。要郡。屯兵。有差。遇朝廷出師。則要郡。副帥。轄副都監。皆以其軍從師。既指。置兵。馬。就緒者。當優賞之。綱。又言。步不足以勝騎。而騎不足以勝車。請以車制騎。於京東。西路。使製造。而教習之。因繪圖進呈。其法。用靖康。開統制官。張行中所創。兩竿。雙輪。上載弓弩。又設皮羅。以捍矢石。下設鐵幫。以衛人足。長兵。禦人。短兵。禦馬。傍施鐵索。行則布。以爲陣。止則聯。以爲營。每車。用卒二十有五人。四人。推竿。以運車。

一人登車以發矢。餘執軍器夾車之兩傍。每軍二千五百人。以五之一為輜重及衛兵。餘當車八十乘。即布方陣。則四面各二十乘。而輜重處其中。諸將皆以為可用。案此軍制每四軍萬人為軍三百二十。乘止有射士三百二十人。恐太少。當改。乃命兩路憲臣總領。中大夫淮南轉運副使李傳正。近時濟卒聚為郡盜。驚劫縣鎮。望於諸路無武臣提刑處。權添一員專管捉殺。從之。傳正。壽州人。善射。知軍事。父淑。翰林學士。

丁亥。責授鳳州團練副使張所。借通直郎直龍圖閣。充河北西路招撫使。初。上皇既北遷。龍德宮器玩。皆為都監帶御器械王球所竊。球。燕國長公主子也。主。美。榮。女。王。師。約。至是。內侍陳烈以其餘寶器來上。皆退方

異物。李綱諫。上亟命碎之。時綱每甕身奏事。多所規益。內侍石如岡素凶悍。吳。敷。內。謂。記。云。上。皇。厚。善。如。岡。以。自。衛。當。改。淵聖斥之。上嘗召如岡。綱諫而止。又論開封府封賢童女。及待遇諸將恩數宜均一。上皆嘉納之。此。據。李。綱。建。炎。進。退。志。修。入。此。事。非。一。日。事。因。陳。烈。附。見。日。麻。所。載。不。如。是。之。詳。也。石。如。岡。諸。書。不。見。所。領。官。職。

詔文臣許養馬一匹。餘官吏士民之有馬者。並赴官委守。令籍為三等。以常平封棊錢償其直。馬高四尺六尺為上等。率直百千餘。以是為差。有田之家。則折其稅。僧道則以度牒取價。限半月籍定。有隱寄者。以違制論。每買及百匹。則守倅令佐選一官。不及者等第推賞。應諸軍團練。以五人為伍。伍有長。五伍為甲。甲有正。四甲為隊。五隊為部。皆有二將。五部為軍。有正副統率。此。以。一。千。二。百。五。十。人。

凡招軍。量增例物。其自身充募者。全給。潰兵降盜及他軍改刺者。半之。陝西六路。仍聽支諸司錢。及截川綱金銀。如有良家子願備弓馬從軍者。依敢勇法。月給錢米。應天下官吏寺觀民戶。願以私財助國者。聽於所在送納。等第推恩。仍令當職官勸誘。而憲臣總之。然後解赴行在。皆用李綱請也。右諫議大夫宋齊愈。入對。論招軍買馬。勸民出財助國。非是。時庶事草創。就置三省於行宮門內。尙書虞部員外郎張浚。夜過齊愈於省中。見其方執籌布算。問之。齊愈笑曰。李丞相今上三議。李公素有名譽。其建明乃爾。浚問之。故則曰。胡可為也。今西北之馬不可得。獨江淮之南。而馬不可用。括民之財。豈可盡極。至於兵數。若郡增二千。則歲資千萬緡。以養。今豈堪此。齊愈將極論之。浚曰。不可。齊愈愕然曰。何也。浚曰。宰相不勝任。論去之。諫官職也。豈有身為相。未幾上三事。而公盡力駁之。彼獨不悲且怨。齊愈不樂。曰。吾固為其有虛名。第欲論此三事。聊扶持之。是日。執政奏事退。齊愈入對。出過省門。執浚手曰。適上向者之章。上甚喜。浚接手曰。公受禍自此始矣。此。據。張。浚。私。記。日。麻。六。月。癸。未。齊。愈。進。議。議。大。夫。送。御。史。登。校。勘。乃。在。李。綱。上。三。議。之。前。恐。誤。

戊子。承務郎張緯。上給田募兵法。緯以為將來防秋之後。應給田土。並畫圖置籍。每出戰。步人一名。給田百畝。有馬人增其半。鞍馬器甲自備。量地肥瘠。紐計第一等折土為準。凡係官或天荒戶絕逃田。聽民從

便自占其稅役科配。皆獨之。即逃田雖已給。而田主自歸者。聽個人別占。出戰人疾病事故。許餘丁承佃。緩急點集。並將帶武勇家人投狀效用。官為置籍。一等支糧。每五十人立一名為長。五百人又立一名。皆以有材武。可部轄。衆所推者為之。各等第借補官資。若所部技精及無逃亡者。依格遷轉。否則停廢。別選州委通判為幹辦官。選監司提舉。出戰人赴點集後時。或輒逃避。並依軍法。從之。後不克行。是月。以迪功郎富直柔為秘書省正字。直柔。弼孫也。此。據。諸。書。名。顯。謨。關。學。士。知。越。州。召。汝。文。奏。陸。下。即。

位。赦書。祖宗上供。悉有常數。後為獻利之臣所增者。當議裁損。如浙東郡預買絹。歲九十七萬六千匹。而越乃二十萬五百匹。以一路計之。當十之三。如杭越起之額。蓋與越等。杭去年已減一十二萬匹。獨越尚如舊數。矧方經寇焚劫。戶口凋耗。蕭山一縣。家業才一百七十緡。則民力之困可知。今乞將戶三等已上減半。四等已下。權罷。及身丁錢鹽。舊皆有定制。其後米太而已。今悉為帛。臣以為宜令納見直從之。汝文。丹陽人。嘗為翰林學士。金人命元帥府選南人文武八員。與皇孫仲諫。待前燕山府司錄事張巖等。並除尙書虞部郎中。令赴御案。此。據。趙。子。孫。燕。謀。錄。貢士周紫芝。應詔上書。言。今金人盛強。憑侮中國。雖驅天下之

兵以脅之。不足以當其強。竭天下之財以餌之。不足以厭其欲。盡天下甘言以悅之。不足以回其意。臣深思之。不過一言。曰。上策莫如自治而已。自治之策無他。在力救前日之弊耳。陛下亦嘗思所以致今日之禍者乎。用人不專。黜陟不明。剛斷不足。此三者所以召禍亂之本也。李綱危言。議論天下。發聞。朝廷知其為賢。既委以輔相。豈當責以將帥之事。遂致覆師。以貽竄逐。綱之用舍。係一時之輕重。願陛下盡以國計傾心付之。忽惑於詆訐不根之言。毋責以勝負不常之勢。臣所望陛下專於用人。以救前日之弊者。此也。六賊之惡。暴著遠邇。當時猶且遷延歲月。處以善地。元惡有如蔡京。猶得保其腰領而死。其同惡之臣。非特不能盡去。方且依以為用。或付以兵柄。或委以重鎮。凡今日奔軍之將。亡國之大夫。皆前日姦佞。聞其可誅而不誅。可去而不去者。如此人。向在要路。則幾何而不致於喪師割地。誤國欺君者哉。臣願陛下大明黜陟。以正忠邪。屏除畏懦軟弱之徒。旌擢骨鯁難犯之士。使天下曉然。皆知忠義者必賞。姦邪者必誅。則忠臣爭效死節。壯士勇於敢為。庶幾可以雪恥。臣所望陛下大明黜陟。以救前日之弊者。此也。淵聖皇帝虛以受諫。常若不及。惜其羣言交至。一切聽納。受之泛然。無所甄別。而人主之權。遂歸姦諛。敵圍初解。議者欲追擄之。既而惑於羣言。不能斷以必往。而割地之盟。棄不復用。明年敵騎果入。而惑於衆議。守城不遷。至有今日之禍。臣所望陛下勇於聽斷。以救前日之弊者。此也。夫任用之專。最為人主難事。今既得賢而用之。不能去姦邪。則其勢必不兩立。此三者。在陛下勉之而已。紫芝。江東人也。此。書。見。於。徐。夢。莘。北。盟。會。編。今。採。其。要。語。附。入。但。步。

等係之。建炎三年春末。買其誤交。許中乞專任李綱。綱以今年五月初拜相。故附此。於六月末。或可移附今年八月。並命二相時。紫芝書中又云。去年復春。去年行詩賦。去年前舒王配享之文。今年復元豐。澤莫之制。皆元年事。若係之三年春末。則綱避海外。未許放還。決非其時。附上明矣。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六

擊斬之。既而用爲淵所殺。餘悉殄平。丁順者。嘗爲滄州兵馬鈐轄。王善者。爲雷澤尉。皆以罷從軍不得志。事見五。楊進者。進初見四。以其才爲淵所忌。懼罪亡去。號沒角牛。兵尤衆。又李孝忠。既破襄陽。擾京西諸郡。綱以京城都巡檢使。温州觀察使。范瑄反側不自安。因命瑄討李孝忠。使離都城。且示以不疑之意。瑄乃將所部赴行在。既而丁順等皆赴河北。招撫司自效。盜益衰。

辛卯。籍東南諸州神霄宮田租及贍學錢以助國用。從禮部請也。尙書兵部侍郎董耘試兵部尙書。小麻在丁。其本部屬名在辛卯。今從日麻。

右諫議大夫宋齊愈罷。初齊愈既論尙書右僕射李綱之過。會朝廷治從逆者之罪。言者論齊愈在皇城司首書張邦昌字以示議臣。由是罷諫議大夫。下臺獄。制曰。所幸探符之未獲。奈何。援筆以遺書。遺書至今。造端自汝。或曰。齊愈論綱不已。綱故以危法中之。

趙姓之遺史曰。宋齊愈新除諫議大夫。是時李綱爲給事中。與齊愈在皇城司。皆非純臣。與齊愈謀。諫官必論已。必得罪。且曰。先發制人。乃不書黃而繼駁之曰。昨三月初。王時雍等在皇城司。案議乞立張邦昌。拜大金詔。書議狀時。雖時雍亦恐懼不敢填邦昌姓名。而齊愈奮然大書張邦昌三字。仍自持其狀以示人。四座無不驚駭。齊愈自言。從二月在皆不出。欺誑若此。今除諫議大夫。當是陛下未知其人邪。後而朝廷未有人論列。更乞罷職。遂罷諫議大夫。令王質樞勸。案日。齊愈以今年五月戊戌除諫議大夫。而綱以五月甲寅除給事中。在其後半月。不知何以錄黃方過。後省兼綱以六月癸亥坐爲楚事。賈湖南。去此已踰月。不知所犯何以下。姓之所記。恐或有誤也。然齊愈除諫議時。綱已爲中書舍人。或者當時有論列而不行。至是李綱方檢舉。將上亦未可知。附此更求他書攷之。

尙書兵部員外郎端友。休復孫也。休復。南昌人。嘉祐中。修起居注。案史。端友無前。衛此據。邵伯溫辨。所載端友上欽宗書增入。隱居京城東郊。躬耕蔬食。素有高行。蔡京欲辟之。不能致。靖康初。上書論事。後用吳敏薦授官。至是召用。徽猷閣待制。知平江府。鄭滋責授秘書少監。分司南京。筠州居住。坐圍城時日事燕飲。爲轉運判官顧彥成所劾者。滋。建德人。彥成。邵武人。或曰。李綱之罷行營使也。滋當具責詞。頗肆醜詆。故彥成以私書言之於綱。復下彥成體量。而有是命。二年八月。辛未改正。

甲午。案原本缺甲午。日查十月六日壬戌。陸龍圖閣待制。知杭州。葉夢得復龍圖閣直學士。奉議郎李邠。朝請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陸藻並復徽猷閣待制。邠。鄴人。藻。侯官人也。大觀中。嘗爲給事中。靖康初。坐避事奪職。至是始復之。是日。案二年四月丁卯。註。士瑒於甲午入洛州。則是日爲甲午無疑。皇叔右監門衛大將軍貴州團練使士瑒。以義兵復洛州。初。士瑒從上皇北狩。次洛州。城東五里。與諸宗室議。欲遁還據城。謀未就。而敵圍已合。同行皆散去。無一人留者。士瑒得塞驢。跨之西馳。夜半爲盜所奪。徒步疾走。避明抵武安縣。憩於張氏酒肆。語其人曰。我皇叔也。縣官聞之。俱來謁。資以衣冠鞍馬。得少壯者百餘人。從至磁州。舍於州治。乃召集義軍以解洛圍。不旬日。得兵五千人。歸附者至數萬。以王江。李京將之。先是直寶文閣知洛州王麟。自將勤王兵千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七

【建炎元年】秋七月己丑朔。温州觀察使樞密院事都承旨王瓌爲河東經制使。通直郎直祕閣傅亮爲副使。詔諸路常平司。見在金銀並起發赴行在。龍圖閣學士提舉鴻慶宮兼侍讀耿延禧。知宣州。延禧與李綱不協。自京城使還。以父老乞去。故有是命。朝請郎李積中。知襄陽府。奉直大夫趙岍。知平江府。朝請郎周杞。知常州。積中。南昌人。宜和末。爲宗正少卿。坐元祐黨送吏部。至是再用之。岍。高密人也。庚寅。命御營使司都統制王淵討軍賊杜用。都巡檢使劉光世討李昱。御營使司左軍統制韓世忠。前軍統制張俊。分討魚臺。黎驛亂兵。自宜和末。羣盜蜂起。其後勤王之兵。往往潰而爲盜。至是祝靖。薛廣。黨忠。閻瑾。王存之徒。皆招安赴行在。凡十餘萬人。李綱爲上言。今日盜賊。正當因其力而用之。如銅馬。綠林。黃巾之比。然不移其部曲。則易叛。而徙之則致疑。正當以術制之。使由而不知。乃命御營司委官分揀。凡潰兵之願歸營。與良農願歸業者。皆聽之。所發至數萬。又擇其老弱者縱之。其他以新法團結。擇人爲部隊。將及統制官。而其首領皆命以官。分隸諸將。由是無叛去者。獨淮寧之杜用。山東之李昱。河北之丁順。王善。楊進。皆擁兵數萬。不可招。而拱州之黎驛。單州之魚臺。亦有潰卒數千爲亂。綱以爲專事招安。則彼無所畏。憚勢難遽平。乃自遣淵等率所部分往討之。時李昱犯沂州。守臣某閉門拒守。以官妓十人遺之。昱乃去。至滕縣。掠民董氏女。有美色。欲妻之。董氏罵昱而死。昱自費縣引兵圍長清。光世遣其將喬仲福追

人至大名既而以母老求去。上疑其有異志。然卒遣之。及金人遺萬戶伊時園洛州。驃帥軍民以城迎拜。軍民怒併其家殺之。趙姓之遺史云。金人圍洛州。以知州王麟是實舊屬官。遂於城下呼為王。姑丈聞其民心軍民信之。殺麟全家。與此不同。今據歐陽文忠公傳入。獨餘統制官韓一在城。

中。士瑀至邯鄲。而統制官李琮亦以兵會。時金兵未退。士瑀夜半薄城下。力戰破其寨。翌日入城。部分守禦。金人力攻之。士瑀勵將士以火礮中其攻具。以計生獲其將領。乃解圍而去。士瑀、岐簡獻王少子。岐簡獻王宗治子。

天資警敏。方童稚。凜然如成人。至是繼弱冠也。此據士瑀附傳及建炎三年正月河北東路制置司提舉參政傳云。至邯鄲。朝廷亦遣李制軍來會。未至而李兵叛去。遂收其散亡。得六千餘人。自將之。擢史。李制軍失其名。而據報云。不期又有都統制軍馬李琮等兩項人兵。共議起發。則李制軍即琮也。琮非朝廷所遣。當是河北兵自稱王命者。今略謂趙姓之遺史云。金人自京師回。經由洛州境內。軍民劫之。得南進宗室士瑀。遂留為九州之。

乙未。温州觀察使京城內都巡檢使范瑄為定武軍承宣使。御營使司同都統制。徽猷閣待制知密州郭奉世統兵勤王。久而不至。詔本路諸司尋訪以聞。此為杜彥瑄密州張本。奉世行遣未見。當致求附書之。

丙申。詔諸路米綱以三分之一輸行在。其餘悉赴京師。先是汴河上流為盜所決。閉塞久不合。綱運不通。乃責都水使者陳求道。築蘆為散官。仍領監事。與提舉京城內侍陳良弼董治之。再踰旬而水復故。時京師軍民方闕食。故命濟之。仍以空舟載六曹案牘及甲器赴行在。舊京師米升三百。及是始平。朝奉郎曹大同落致仕。提舉淮南西路刑獄公事。大同宣和七年七月除。部員外郎。未知何時致仕。直龍圖閣江淮發運副使向子諱言。

去歲閏月。劉順齋到淵聖皇帝蠟詔。令監司帥守募兵勤王。臣即時鏤板。徧檄所部。非不勤王。而六路之閒。漠然無有應者。閒有團結起發去處。類皆兒戲。姑以避責而已。非有救災弭難之誠意也。惟淮東一路。臣親率諸司為之。粗成紀律。然諸司猶有占吝錢物。不肯應副。略不念君父幽處圍城之中。臣當時恨無利刃以加其頸。今京城既已失守。二帝既已播遷。夫復何言。然竊謂儻置賞罰而不行。則臣恐今日已後。金人復為邊患。陛下復欲起天下之兵。而諸路玩習故常。恬不知畏。則朝廷何恃以協濟艱難哉。願明詔大臣。按劾諸路監司。昨承蠟詔。指揮廢格。不勤王者。與夫號為勤王。而滅裂者。悉加顯黜。以為將來誤國忘君之戒。詔諸路提刑司究實以聞。日麻臣做上言無姓名。以事致之。則子諱也。

戊戌。正議大夫忻州觀察使張煥為河北置制使。詔京東帥司相度。自登萊至海州。置斥候烽燧等事。先是朝請郎知海州魏獻言。海州至登萊最近。而登萊與金人對境。近聞金人於燕山造舟。欲來東南。望造戈船。修樓櫓。依登萊例。屯兵二三千人。以備緩急。許之。至是代獻言。復有此請。直祕閣知恩州趙子防。貶秩三等。仍奪職。坐河決所部也。東都宣武卒杜林謀掠成都以叛。伏誅。時淮甸秦隴皆用兵。蜀人洶懼。林本山東羣盜。後成成都。乘勢以其徒二十九人。謀招集亡命。大掠成成都。驅民之東川。由中水出峽。

南奔。以應金兵。自夏及秋。計議已定。至是會於城南漢昭烈廟。將乘夜襲官船取器仗。部分未發。廟祝馬古與其子信覺之。馳詣府告變。兵馬都監陸世情等率吏士捕斬之。後錄古等功。以為承信郎。初。平陽府吏張昱坐法。既而亡歸。聚眾數千。會磁州無守。軍民共議迎昱入州。權領州事。金人屢犯其境。皆不攻。徑過。至是以昱為開門祇候。知磁州。俄金人復引兵來攻。磁州無城不可守。昱遂率其眾出奔。金人陷磁州。撫定而去。此據趙姓之遺史。金國通問使傅勇發東京。此據勞通問錄。日麻於此月。王辰。方勇發使官出使發議。是日。淵聖皇帝自雲中至燕山府。居於感忠寺。趙子諱。建炎七月初至自雲中。七月。上旬。二聖相見。戊戌初十日也。故附此日。

己亥。詔臺省監官減學官館職之半。三年五月。庚申。又減。以常平事歸提刑司。十二月復。罷。市舶事歸轉運司。三年五月。罷。諸州分曹制。縣戶不滿萬。勿置丞。堂吏磨勘。止朝請大夫出職。止為通判。宰執子弟任待制以上者。並罷。執政官減奉錢三分之一。京官奉祠者亦如之。先是宰臣李綱言。艱難之際。賦入狹而用度增廣。當內自朝廷。外至監司州縣。皆省冗員。以節浮費。上命中書省條具。至是行下。自蔡京用事。子孫皆至大官。其後宰相鄭居中。劉正夫。余深。白時中。諸子。悉以恩澤為待制雜學士。故綱有此請。然未及行。二年二月。居中。辛酉行。事見今年四月末。

開封人。正夫。西安人。深。閩縣人也。尚書吏部員外郎衛尉少卿。廣敏自明州還朝。事見今年四月末。上書伏矯制之罪。上嘉賞之。廣敏言。屢者金犯汴京。乘輿保金湯。而居固善。然知金雖棄去。秋心復來。而向嬰孤城。此大臣不知變之過也。今兩河諸郡。幸皆堅守。臣謂宜陰以帛書許其世。封使人知自愛。不為賊有。其陝西。山東。淮南。則令增陣濬隍。訓齊其人。而擇大臣以鎮撫之可也。尚書言。浙江民閒有釣魚船。謂之釣槽。其船尾闊可分水。而敵可容兵。底狹尖。可以破浪。櫓儲器仗。置之篋版下。標牌矢石。分之兩傍。可容五十卒者。而廣丈有二尺。長五丈。率直四百緡。請下浙江諸州。募豪民入中。每十五艘。授迪功郎從之。願謨。開學士。知越州。資汝文貶秩二等。先是汝文用赦。放民租。為四十萬緡。言於朝。未報。事見今年六月末。

兩浙轉運判官吳昉。以淮南軍衣不足。詰汝文。汝文檄昉言。宜和七年登極。赦文。應州縣有合寬恤事。許逐路帥臣。一面施行。訖奏。今來漕司。乃敢故違。抗拒君命。未欲奏勅。防懇於朝。故貶。徽猷閣待制知平陽府高衛。坐棄城落職。衛。安陽人也。

辛丑。詔曰。朕權時之宜。法古巡狩。駐蹕近甸。號召軍馬。以防金人秋高氣寒。再來犯界。朕將親督六師。以援京城。及河北。河東諸路。與之決戰。已詔奉迎元祐太后。津遣六宮。及衛士家屬。置之東南。朕與羣臣將士。獨留中原。以為爾京城及萬方百姓請命於皇天。庶幾天意昭答。中國之勢。寔強。歸宅故都。迎還二聖。以稱朕夙夜憂勤之意。應在京屯兵聚糧。修治樓櫓器具。並令留守司。京城所。戶部。疾速措置施行。時李綱入朝。月餘。邊防軍政。已略就緒。獨軍駕行幸。未有定所。綱聞為上言。今縱未能入關。猶當適襄鄆。以示

不忘中原之意。選任將帥。控扼要害。使今冬無虞。車駕還闕。天下之勢遂定。而近議紛紜。謂陛下將幸東南。果然。臣恐中原非復我有。上曰。但欲迎奉太后及六宮往東南耳。朕當與卿等圍中原。綱再拜賀。因乞降詔。上乃命綱草詔。頗之兩京焉。右正言鄧肅請斥邦昌偽命之臣。右司諫潘良貴亦言。宜分三等定罪。上以肅在園城中。知其姓名。令肅具奏。肅言。叛臣之上者。其惡有五。一曰。諸侍從而為執政者。王時雍。徐乘者。吳玠。莫備。李回是也。其二曰。諸庶官及宮觀而起為侍從者。胡思。朱宗。周懿文。盧襄。李擢。范宗尹是也。其三曰。撰勸進文與撰教書者。顏博文。王紹是也。今紹已投嶺外。而撰教書者。止令分司。亦何私於博文者。其四曰。事務官者。金人已有立偽楚之語。朝士集議。恐不能如禮。遂私結十友。作事務官。講册立之儀。搜求供奉之物。悉心竭力。無所不至。其五曰。因邦昌更名者。何昌言。昌辰是也。已上數等。乞定為叛臣之上。實之嶺外。所謂叛臣之次者。其惡有三。其一曰。諸執政侍從。臺諫稱臣於偽楚及拜於庭下者。是也。所謂執政者。馮澥。曹輔是也。所謂侍從者。其餘已行道矣。獨有李會。尚為中書舍人。所謂臺諫者。洪芻。黎確等。及舉臺之臣是也。當時臺中有為金人根括而被杖者四人。以病得免。其餘無不在偽楚之庭矣。其二曰。以庶官而陞擢者。此不可勝數。乞委國守司按籍考之。則無有遺者。其三曰。願為奉使者。黎確。李健。陳職是也。已上數等。乞定為叛臣之次。於遠小處編管。時王時雍。徐乘者。已先竄。乃詔責授昭信軍節度副使。吳玠。移昭州。黃授寧江軍節度副使。莫備。移惠州。太中大夫盧襄。通直郎提舉杭州洞霄宮范宗尹。朝奉郎朱宗。責成。忻。祈三州團練副使。裴衡。州。宗尹。鄂州。並安置。中大夫提舉成都府玉局觀馮澥。朝請郎試中書舍人李會。並降三官。為秘書少監。分司南京。澥。成州。會。筠州。居住。故尚書工部侍郎何昌言。追貶隰州團練副使。通直郎新通判南劍州何昌辰。除名。永州編管。朝請大夫黎確。朝散郎李健。尚書虞部員外郎陳載。並與遠小監當。承議郎侍御史胡舜陟。朝散郎新知無為軍胡唐老。奉議郎守殿中侍御史馬伸。朝散郎監察御史齊之禮。朝請大夫新知衢州姚舜明。宣教郎新知江州王侯。皆降二官。撰勸進文及事務官。令國守具姓名。中尚書省。唐老。舜明。侯皆坐嘗為臺官。仲嘗請邦昌復避而不自言。故例貶秩。日麻。六月乙亥。胡舜陟。胡唐老。姚舜明。王侯。各降二官。有謂謂。而於此又書之。案此月所書。比前為詳。今從之。呂本中雜記曰。鄧肅前一年因李綱進得官。時又用汪伯彥時為右正言。故附會綱意。專以園城為言。既而潘良貴又乞分三等。等詳。

觀文殿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耿南仲。龍圖閣學士新知宣州耿延禧。坐父子主和。並奪職。仍以延禧提舉江州太平觀。用鄧肅再疏也。日麻。南仲。海賊於此日。五月癸亥。兩書之。盜誤。

詔江寧府因軍變走避官。並放罷。

王寅。侍御史胡舜陟。充秘閣修撰。知廬州。舜陟嘗論宰相李綱之罪。上不聽。舜陟因求去。會言者論其嘗事偽庭。乃命出守。日麻。五月壬子。胡舜陟。秘閣修撰。知廬州。七月壬寅。舜陟。宣教郎守待御。史胡舜陟。特授秘閣修撰。道州。案五月壬子。舜陟。未降官。今附七月。

時淮西盜賊充斥。廬人震恐。日具舟楫。為南渡計。舜陟至。修治城池。建樓櫓。戰棚。具蘭石。布渠答。又增築東西水門。疏決壅澇。固濠。壘以備衝擊。繇是廬人始安。起復朝請郎王圭言。金人攻城。多是數處併攻。如攻東者。安稱西壁已破。

攻南者。安稱北壁已破。俟喧囂不定。即乘隙登城。又金人多用黑旗上城。務令守人奪取以惑衆。金人多拋大砲。宜用鐵鑊。懸於敵樓。則砲不能害。又女牆頭宜各置木樵一具。遇敵登梯。以椎擊之。不費矢石。詔下其說。使沿邊知之。圭。真定人。金人之入汴也。圭方持喪。率衆數萬。保山寨。屢與敵角。聞上登極。自山寨開道來歸。故起復之。徵猷閣侍制提舉亳州明道宮王資。深卒。資。胸山人。事上皇為中書舍人。卒年七十八。寶寧閣學士知江寧府兼江南東西路經制使翁彥國卒。此翁對家自辨。狀日麻無之。

癸卯。尚書右丞呂好問。充資政殿學士。知宣州。初。好問與李綱論事不合。會鄧肅奏偽命臣僚。其言事務官。頗及好問。侍御史王賓。亦上疏。極論好問在園城中。方謂聖拘於敵營。宜以蠟書至元帥府取兵。而反勸進。懷貳挾姦。無大臣節。況嘗汙偽命。不可以立新朝。上手札賜綱曰。好問心迹。與餘人不同。言者所不知。仰尚書省行下。好問慚。力求去。且上疏自理曰。昨金人圍閉。邦昌僭號之時。臣若閉門避事。以潔其身。實不為難。況臣於邦昌未入城之際。曾乞致仕。重念臣世受國恩。異於衆人。親受賢者之責。身任宗社之重。故忍恥含垢。道死朝夕。不避金人滅族之禍。遣人衝圍。齎書於陛下。而又畫謀奉迎。幸而天祐神助。得觀今日中興之業。則臣之志願畢矣。向者金人羅網得臣之書。而臣之謀。實萬一洩露。則臣之一身。與臣之家。族當如何。區區之忠。皇天后土知之。宗廟社稷知之。陛下又知之。臣之心迹。顯然明白。今若不速自引退。使言者專意於臣。而忘朝廷之急。則兩失其宜。疏入。乃有是命。好問家傳云。好問罷職。在七月己酉。而日麻是矣。列得旨。而己酉出告耳。

延康殿學士提舉南京鴻慶宮許翰。守尚書右丞。靖康中。李綱與翰同在樞府。知其賢。至是力薦於上。謂翰外柔內剛。學行純美。謀議明決。宜在左右。參決大政。上亦喜其論事。遂用之。日麻。翰除命於此及八月。

甲子。兩書。是日。腰斬通直郎宋齊愈於都市。齊愈初赴獄。以文書一縑。授虞部員外郎張浚曰。齊愈不過遠貶。他時幸為我明之。此李會勸進張邦昌草藁也。時御史王賓。勸齊愈未得實。聞齊愈有文書在浚所。遂發篋取之。賓密諭會。使妄自拊而證齊愈。且歸議狀事於王時雍。齊愈引伏。法寺當齊愈謀叛。斬該大赦。罰銅十斤。情重取旨。黃潛善等。頗營救之。上曰。使邦昌之事。成。置朕何地。乃詔齊愈探金人之情。親書姓名。謀立異姓。以危宗社。造端在先。其罪非受偽命。臣僚之可比。特不原赦。議者或以為冤。熊克小麻云。詔旨云。依法定斬。非賜死也。張斌私記云。張邦昌之挾賊以借也。在金營議以定宋。退翁自會議所歸。道遇鄉人問之曰。今日金所立者誰。退翁疏書邦昌姓名於掌以示之。而李丞相以為退翁自會議所即取紙筆書邦昌姓名。造端謀立丞相與王賓。又密諭李會。使妄自拊。而歸其事於退翁。丞相竟會勸進。而執其章。論退翁死。李公旋離相。齊愈案款云。軍前遣吳弁持文字。稱贈淵聖皇帝。齊愈傳等在皇城司集議。遂到本司見案官及吳子。有王時雍等。衆議推舉張邦昌。狀章齊論。問王時雍。誰時雍云。金人令吳弁來密諭。意舉張邦昌。今已寫下文字。只空著姓名。又看金人原來文字。舉說請舉軍前南官。以此參驗。王時雍辨言。即是舉張邦昌。齊愈恐違時別有不測。為王時雍。吳弁密諭。張邦昌亦欲早圖了結。齊愈自筆於紙上。書張邦昌姓名三字。欲要於舉狀內填寫。卻將時雍

其時雖稱是又節次備在慶元集議官齊意道張邦昌... 乙巳手詔京師未可往... 甲辰衛尉卿孟忠厚...

紹興六年八月一日臣僚

乙巳手詔京師未可往... 惟金人乘間以樓閣輔盜賊且將蜂起...

丙午綱及潛善等議於上前綱曰今乘舟順流而適東南...

厚爲本部尙書提舉巡幸一行事務... 運副使李祐爲隨行轉運使

人父友聞集英殿修撰補清臣也... 用惟東南歲運最爲大計自治平嘉祐歲以前...

備促自冀州至京糧運... 丁未詔兵部郎官太常寺官各一員內侍二員詣京師...

公奉詔即出金人帳之上表謝... 事所謂無事者非泊然無所爲於事也...

洪水滔天續用弗成之患遂因水之性而順導之...

意以察人心仰蒙聽從... 在具奏時原止二物價市肆漸同平時...

忠義者咸曰若陛下歸正九重是王室再造... 大略言開金人尙有屯河北者萬一有數千騎猝然而南...

至來春復還京師。此萬全之策。西兵驍勇異於他卒。今車駕將巡幸。正宜留以為用。竊聞先遣西兵二萬往江寧府屯駐。臣竊又疑之。又二聖播遷。正宜內講攻守之具。外示謙屈之體。乞今後詔令。不必指斥金人。亦可緩其侵犯。江寧既不建都。乞止令改建兩殿。庶幾不至擾民。車駕如幸東南。所有西京以來舟船。乞並令東下。萬一金人窺伺。不得藉以為用。時李綱已建議於南陽。而廷未知也。詔明達皇后。明節皇后。應於典禮。並依溫成皇后故事施行。二后皆上皇後宮。追冊之初。悉用后禮。至是始蓋正之。

己酉。徽猷閣待制錢伯言。試尚書吏部侍郎。本部題名。在六月。罷四道都總管。初。李綱請於陝西。京東西。河北東。路各置制置使。假以便宜。使遠近相應。援上然之。遂罷四總管。而置諸路制置使。時西道都總管孫昭遠。初至河南路。調陝西。河北義兵合萬人。柵伊陽。使民入保。會罷四總管。昭遠改除京西北路制置使。日麻。不書。

置制使。月日。今因罷。起復朝請郎王圭為直祕閣。提振民兵。庚戌。詔諸兵已令八月會行。後期者必誅無赦。癸丑。衛尉少卿衛敏言。今汴都蹂躪之餘。不可復處。雖陽駐蹕。咸以為宜。但城不高。池不深。封域不廣。不足以容千乘萬騎。而又逼近河朔。敵易以至於。況我斥堠不明。烽燧不謹。萬一奄至。將如之何。建康實古帝都。外連江淮。內控湖海。為東南要會之地。伏望觀察時變。從權遠避。趣下嚴詔。示期東幸。別命忠勇大臣。總領六師。固守京邑。願詔有司。分築堡寨。扼江之險。又行清野於河北。山東諸道。則可伐彼之謀。而沮其南牧之志。俟軍聲國勢少振。然後駕還中都。則天下定矣。時上雖用李綱議營南陽。而朝臣多以為不可。中書舍人劉珪亦言。當今之要在審事機。愛日力為急。自金北歸。已再踰時。陛下中興。亦既數月矣。而六飛時巡。靡所定止。攻戰守備。闕然不講。臣聞近臣有欲幸南陽者。南陽密邇中原。易以號召四方。此固然矣。然今日兵弱財殫。陳唐諸郡。新列於亂。千乘萬騎。何所取給。南陽城惡。亦不可恃。夫騎兵金之長技。而不習水戰。金陵天險。前據大江。可以固守。東南久安。財力富盛。足以待敵。於是汪伯彥。黃潛。善皆主幸東南。故士大夫率附其議。呂中大事記曰。李綱請營南陽。宗澤請幸京城。汪黃請幸東南。三省不同。言京城之險。為大河皆已通流。陝西。京東。西。河。東。北。盜賊皆已歸附。又非靖康戰守無備之比。失此一機。中原絕望矣。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甚也。然李綱之請。又在宗澤規模未成之前。故其謀請先幸襄陽。以係中原之望。西鄰關陝。可以招兵。北近京畿。可以進接。南通巴蜀。可以取財。東達江淮。可以運穀。俟兩河就緒。即還汴京。亦可也。而汪黃待高宗以乳哺。赤子之術。曰。上皇之子。將將三十人。今所存惟聖體。不可不自愛重。故建幸東南之策。不知我往敵亦往。上如揚州。而敵亦至揚州。上如鎮江。而敵亦至鎮江。行幸所至。即為邊境。譬如泉流。不知所歸矣。

乙卯。改府州靖康軍為保成軍。以守臣折可求言其犯年號也。可求。德辰五世孫。自國初以來。世襲州事。德辰。其先靈中人。仕。初。李綱請改刺西北潰散之卒。以為新軍。既行之矣。六月。至是。上批有。害軍政。宜罷。至永安軍節度使。

之。綱復力爭。事得暫止。

丙辰。河北招撫使張所。河東經制使王瓌。副使傅亮。辭行。先是。李綱建議遣所。亮措置兩河。所。六月丁亥。除。亮。七月己丑。除。

乃自上賜所內府錢百萬緡。為半年之費。給空名告千餘道。又以京畿卒三千人為衛。將佐官屬。許自辟置。一切以便宣從事。所入見。條上利害。上喜。賜五品服。遣行。時起復直祕閣提振真定民兵王圭。尚在南都。綱奏用為宣撫司參謀官。使佐所。所請置司北京。招諭山寨民兵。俟就緒日。渡河。先復懷。衛。潘州及真定。次解中山之圍。給地養民為兵。如陝西弓箭手法。亮。瓌入辭。上賜瓌器甲袍帶。亮五品服。且予亮兵萬人。及蜀綱之在陝西者。亮請置司陝府。許之初。靖康之割兩河也。所為御史。獨建言以蠟書募河朔民兵入援。士民喜。故所之聲滿河朔。所。建炎兵事。見去年十一月己丑。狀。延禧中。與。記。云。有使臣楊。中。書。書。募。兵。河。北。者。乃。張。所。中。提。領。監。察。御史。張。所。都。大。提。領。右。儀。衛。射。何。與。上。喜。而。遣。之。知。舉。所。經。舉。如。此。汪。伯。彥。中。與。日。麻。云。上。在。相。州。日。關。門。祕。候。楊。中。兄弟。將。權。貨。務。兒。便。銀。錢。空。名。關。子。三。十。萬。緡。往。洛。州。募。士。所。差。劉。子。孫。何。與。張。所。提。領。其。後。止。募。得。五。百。人。妄。稱。萬。人。皆。以。諸。山。水。寨。保。聚。民。兵。姓。名。數。數。錢。關。子。所。存。無。幾。遂。延。亮。西。人。習。古。兵。法。綱。與。語。謂。可。為。大。將。即。奏。用。之。上。猶。以。亮。前。疏。為。言。疏。見。五。月。戊。申。案。綱。曰。亮。所。言。但。欲。激。陛。下。歸。京。師。耳。況。言。勁。氣。直。乃。關。陝。果。銳。氣。習。之。常。不。足。深。資。亮。疏。見。甲。午。日。

上乃召見而遣之。亮言。今經制司所得兵才萬人。皆盜賊及潰散之兵。未經訓練。難以取勝。陝西正兵及弓箭手皆精銳。當以重賞賞。不賞。隱於民間。每應點集者。皆其家人也。今厚資給以募之。并將家子弟。不旬日可得二萬人。與正兵相表裏。其勝可必。度州縣可復。即復之。綱以為然。遂命亮募兵。令陝西京西。漕臣悉力應付。所亮既行。兩河響應。門下侍郎黃潛善疾綱之謀。建議遣河北經制馬忠節制軍馬。俾率兵渡河。忠。節。經。制。使。已。有。雄。州。歸。信。縣。弓。手。李。成。者。以。勇。聞。河。朔。積。功。為。本。縣。令。及。雄。州。失。守。成。妻。子。在。城。中。為。亂。兵。所。殺。成。以。衆。數。萬。來。歸。累。官。忠。州。防。禦。使。河。北。京。東。都。大。提。舉。潛。善。以。成。為。可。用。令。將。所。部。與。忠。同。擢。敵。虛。欲。使。敵。釋。兩。河。之。圍。以。自。救。綱。曰。今日。士。民。兵。弱。恐。未。可。深。入。且。忠。在。靖。康。中。雖。嘗。宣。力。其。後。官。崇。志。滿。不。肯。決。戰。屢。至。敗。屢。宜。不。足。以。任。此。責。莫。若。令。與。所。協。力。潛。善。固。執。上。卒。從。之。綱。復。奏。以。河。北。制。置。司。張。換。為。副。於。是。權。始。分。矣。換。除。經。制。已。見。七。月。戊。戌。王。明。清。揮。鞭。後。錄。云。政。和。間。置。西。城。所。西。北。之。人。不。堪。命。皆。去。而。為。盜。其。後。如。曹。成。張。遇。鐘。相。李。成。之。徒。皆。其。人。也。案。張。遇。真。定。府。馬。軍。也。曹。成。換。也。役。卒。也。鐘。相。州。土。卒。也。李。成。歸。信。縣。弓。手。也。其。為。盜。悉。在。中。原。既。亂。之。後。與。西。北。公。田。事。不。相。干。蓋。方。滋。誤。記。之。明。清。又。弗。深。致。耳。案。此。注。但。引。王。明。清。之。言。而。無。方。滋。之。說。蓋。傳。寫。脫。耳。

工部員外郎李士觀言。江池。饒。建。四。州。監。鐵。錢。銀。百。三。十。三。萬。餘。緡。淮。南。等。九。路。十。七。州。歲。造。上。供。軍。器。亦。百。餘。萬。件。多。未。輸。者。望。令。發。運。司。委。官。催。督。從。之。閣。門。宣。贊。舍。人。曹。勛。自。燕。山。開。行。至。南。都。以上。皇。所。授。御。衣。進。上。見。衣。中。八。字。泣。以。示。輔。臣。事。初。見。今。年。四。月。末。詔。華。國。靖。恭。夫。人。李。氏。杖。背。配。軍。營。李。氏。既。以。宮。人。私。侍。張。邦。昌。及。邦。昌。還。東。

府。李氏送之。有語斥乘輿。上聞。命甬守司同御藥院官即內東門推治。李氏辭服。上曰。邦昌敢居寢殿。私宮人。此其情可見。李綱曰。邦昌既僭位。此乃細故耳。上由是深罪邦昌。有誅之之意矣。上因言王時雍迫逐上皇之狀。綱曰。邊事稍定。當再議之。

丁巳。詔慰撫東南諸路。先是經制司翁彥國被旨修江寧城。治宮室。彥國言所錫錢不足用。事見五月辛卯。李綱

白上。益以淮浙鹽錢四十萬緡。且令因陋就簡。不事華壯。時彥國方暴賦橫斂。而兩浙轉運判官吳昉助之為虐。人不堪命。至有擊登聞鼓以訴者。黃潛善汪伯彥以彥國女為綱弟維婦。因密啓之。時彥國已卒。而朝廷未知。前一日。上批彥國防騷擾東南。並落職與宮觀。令學士院降詔慰撫。命未下而江寧奏彥國卒。綱為同列言。昉無職名可落。又奉祠太優。至是進呈。綱白上以彥國已亡。因貼改所書旨而獨能昉。且降詔慰撫東南。仍起復直龍圖閣趙明誠知江寧府。兼江東經制副使。明誠。挺之子也。挺之。舉西人也。崇寧右

月已亥。除知江寧府。而趙明誠以元年八月到任。中書舍人權直學士院朱勝非言。含渠魁而責支黨。臣

所未諫。請正彥國罪。不從。勝非行狀云。用勝非言。正彥國罪。按彥國追削在十一月庚子。注深宮制。中興玉堂制。草賊勝非草

通問使傅雱等至鞏縣。即檄河陽具舟。守臣張巨以國號不同。拒不納。雱曰。主上以皇弟康王。勉徇羣臣之請。即皇帝位。嗣大宋正統。金人曰。黃河以南。知有張楚而已。不知有宋也。雱曰。張楚乃國朝大臣。皇帝即位。命五日一起都堂。參議大事。使人之來。張公實預其謀。巨乃馳使稟命於雲中。凡九日而還。河

陰至雲中一千八百。雱乃得濟。里。四日到五日回。

是月。賜故武功大夫淄州團練使廣南西路兵馬都監知融州李拱家銀帛百匹。錢百千。以拱領兵入

援京城。死於敵也。此據會要。賊史斌據興州。僭號稱帝。斌本宋江之黨。至是作亂。守臣向子龍望風逃去。先

是子龍在州。設關隘甚備。陝西士民避難入蜀者。皆為子龍所掘。流離困餓。死於關隘之下者。不可勝計。斌未入境。子龍棄城先遁。斌遂自武興謀入蜀。成都府利州路兵馬鈐轄盧法原先與本路提點刑獄邵伯溫共議遣兵掘劍門拒之。斌乃去。蜀賴以安。法原。乘子伯溫。雍子也。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八

【建炎元年】八月戊午朔。朝散大夫洪芻等八人流竄有差。初。芻等坐圍城中事。屬吏。上命殿中侍御史馬仲勅之。及是獄成。芻坐納景王寵姬曹氏。降授朝散郎。陳沖坐括金銀自盜。與宮人摘花飲酒。朝請郎余大均坐盜禁中廚。及私納喬貴妃侍兒喬氏。朝散大夫周懿文。朝議大夫張卿材。朝奉郎李彝皆坐與宮人飲。朝請郎王及之坐苦辱寧德皇后女弟。皆辭服。刑寺當芻彝罪流。沖賊罪絞。大均及之賊罪流。卿材。彝。賊罪徒。懿文賊罪杖。並該赦。日曆載此事甚略。今以芻等案款增修。議者以為芻。沖。大均當死。上閱其獄甚怒。李綱等共救解之。上亦以新政重於殺士大夫。乃詔芻等三人皆貸死。長流沙門島。責懿文。卿材。彝。及之為隴。文。茂。隨四州別駕。懿文。英州。卿材。雷州。彝。新州。及之。南恩州。並安置。始言者論及之。汙染國戚。嘗辱諸王。及是以他罪貶。彝。嘗為主客員外郎。預根括事。故得罪。張邦昌之貶也。朝散大夫胡思坐立邦昌時有不臣語。詔御史鞠之。思引中書舍人劉觀為證。觀為辨其誣。及獄具。思坐於推擇邦昌表內。添改詔奉之詞。有司當削銅七斤。責沂州別駕。連州安置。功老春秋曰。周懿文。余大均等不死。惟從臣。君子以知李綱請人不能輔佐。恢復河東北之疆土也。曰。失其刑矣。朝議大夫知通州郭疑言。通州地界東北。正係海口。南接大江。最為要害。已措置教閱水戰人兵。及募人許備戰船。入海卓望。

查以旌旗夜以明火為號。應港汶兩岸多積柴薪之屬。俟賊徒進入。即縱火焚之。仍於要害處築土壘。望及募民閒語。會出船入水之人。相兼土軍使喚。凡出海船用簞簾。便於使風。添長槳。速於追寇。或處石灰以眩其目。或塗泥漿以滑其足。行則用蒙衝以長鎌刀割其帆。止則使善泅者以利刀斷其碇。繼以火箭手砲木掉竹牌手弩戈矛等。從宜用之。乞下揚州都作院支降神臂弓。下屬縣支錢和買戰船。詔沿江淮海州軍依此措置。徙諸宗室於江。淮以避敵。於是南宮北宅皆移江寧府。願爾京師者聽之。南班至江寧者三十餘人。又移南外宗正司於鎮江府西外。於揚州西外。二年正月甲午。宗正司。三年四月。月辛酉。南外。三年十二月。又移。是日。

杭州軍亂。初上之立也。遣勳王兵遺諸道。抗兵才三百。其將得童貫殘兵。與之俱。軍校陳通等見杭州富實甲東南。因謀為變。會軍士以衣糧不足。有怨言。結約已定。而兩浙轉運判官顧彥成行部未返。需其還殺之。至是彥成歸。宿於城外。夜三鼓。軍士百餘人縱火殺彥成。及副將白均等十二人。翌日。執守臣龍圖閣直學士葉夢得。詣金紫光祿大夫致仕薛昂家。殺兩浙轉運判官吳昉。彥成聞亂。亟奔湖州。軍士見昂。數夢得不給衣糧之罪。昂諭遣之。衆乃推通等七人為首。釋夢得而囚之。逼昂權領州事。浙東安撫使翟汝文聞變。自將七千人屯西興。且奏請浙西兵受其節制。昂餘杭人。嘗為門下侍郎。日曆。六月甲子。詔。杭州軍賊陳通作。

亂閉守城壁。差王淵。張浚領兵。前去擒討。此時通未作亂。日曆誤也。又熊克小解稱通等逼使進。昂領州事。案昂。靖康元年已落特達。不詳考耳。克又稱彥成。為轉運判官。使承洪邁。吳玠志之說。
已未。元祐太后發京師。都人始望車駕還內。及太后行。莫不垂泣。上遣御營前軍統制張俊。(案)原本作張。凌。今從宋史本。奉迎。至是擢俊帶御器械。上初未識太后。比至宮中。愛上如己出。衣服飲食必親調製焉。
庚申。侍衛親軍馬軍都虞候戚繼武軍承宣使御營使司提舉一行事務都巡檢使劉光世為奉國軍節度使。光州觀察使帶御器械御營使司左軍統制韓世忠為定國軍承宣使。拱衛大夫徐州觀察使帶御器械御營使司前軍統制張俊落階官。並賞平賊之勞也。世忠後遷官。日曆不載。會要云。以平契丹。魚鱗。兵。各。三。官。時。內。侍。康。履。始。用。事。光。

祿曲意奉之。此據林采野記。附見。日曆。庚申。楊。維。忠。王。淵。劉。光。世。並。除。節。度。使。而。明。年。二。月。二。十。六。日。庚。辰。又。書。淵。除。節。度。使。日。有。制。詞。不。知。何。謂。侯。考。
辛酉。右司諫潘良貴罷為尚書工部員外郎。洛州防禦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李岸為東京副留守。時侍衛馬軍副都指揮使郭仲荀將所部扈元祐太后至南京。故以岸代之。(案)岸近以登極。風方復防禦使。而日曆稱龍神衛使李岸為東京副留守。

都水使者陳求道坐河決責單州團練副使。且令主管本監公事。
壬戌。衛尉少卿衛尉敏言。河朔國家根本之地。前日既不能有。判以與敵。幸其能守而不下。為今之計。莫若陰降蠟書。許以世守。俾各知愛其土地。而不輕與人。又令墜壁清野。使敵無所剽掠。以至陝西。京東。淮南諸路。並令增障。浚隄。徙民入城。多市積粟。此不戰而屈人兵之道也。御營司都統制范瑄將至襄陽。

李忠孝聞之。率兵犯荆南府。入其郭。置酒高會。瓊追及之。孝忠乘醉跨馬迎敵。遂大敗。其將校死者四人。孝忠率趨景陵。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兼御營使李綱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門下侍郎兼權中書侍郎兼御營使黃潛善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先是綱為上謀。以秋末幸南陽。上許之矣。潛善與知樞密院事汪伯彥力請幸東南。上意中變。於是綱所建白。上多不從。客或謂綱曰。士論洵謂東幸已決。南陽聊復耳爾。盡且從其議乎。不然。事將變。綱曰。天下大計。在此一舉。國之存亡。於是焉分。果然吾當以去就爭之。綱知潛善之言。其入已深。一日。留身奏事。言臣近者屢蒙宸翰。改正已行事件。又所進機務。多未降出。此必有閒臣者。因極論君子小人不可並立之理。且言疑則當勿用。用則當勿疑。上但慰勉之。綱拜謝而退。後數日。遂有並相之命。建炎日曆。中興制軍。並命二相。在今年七月。小曆亦載於七月壬寅。而李綱建炎進退志云。八月五日。告罷。綱自記。自不妄。今從進退志。 同知樞密院事張憲兼御營副使。

癸亥。命御營副使大閱五軍人馬。自是執政皆有親兵。日曆。張。憲。除。御。營。副。使。在。王。中。恭。親。
丙寅。京畿轉運判官上官悟請悉發諸路坊場錢。為行在贍軍之費。詔諸路提刑司具見在常平錢物數。以聞。自崇寧後。州縣常平錢。未嘗那移上京。故所積甚厚。悟既以為言。其後悉令計置。輕贖金帛。赴行在。悟均子也。

丁卯。三省樞密院奏以諸路民兵為忠義巡社。令憲臣提領。張憲之為戶部尚書也。建言河朔之民。憤於兵亂。自給巡社。請依唐人澤潞步兵三河子弟遺意。聯以什伍。而寓兵於農。使合力抗敵。且從靖康詔旨。以人數借補官資。仍做義通增修條畫。下之諸路。未及行。會許翰與京東西路安撫大使兼知東平府權邦彥繼以為言。乃以忠義巡社為名。仍自本院參酌立法行下。其法。五人為甲。五甲為隊。五隊為部。五部為社。皆有長。五社為一都社。有正副。二都社。有都副總首。二都社共為一甲。長已上。免身役。所結及五百人。千二百五十人。已上。借補官有差。即有功或藝強及都總首滿二年無過者。並補正。犯階級者杖之。歲冬十月。按試於縣。仍聽守令節制。歲中巡社增耗者。守二令尉。黜陟皆有差。論者以為其法精審而詳。整可以久行。前此論民兵者。皆莫及也。

戊辰。江南經制司遣幹辦公事宣教郎鮑貽遜將福建槍仗手二千五百人往杭州討叛兵。
己巳。詔諸路兵非專被旨者毋得會行在。命江淮發運副使李祐自南京至真州。躬督糧運。及見在金帛赴行在。直祕閣宋晦落職。權中書舍人汪藻言。自崇觀以來。兼官據勢者。無非贊結權倖。與開邊誤國。奴事閹宦之人。今當盡行削奪。何足一一煩朝廷詞命。望詔官制局取會凡有職名者。自觀文殿大學士而下。直祕閣而上。共若干人。各具得職奪職因依。及其勞效過惡。申尚書省。用祖宗舊法。每等止兩數人。無其人則闕。其餘取旨雖未奪者。並行追奪。不止於不敘而已。又有雖嘗落職而官乃叨竊至銀青通議者。皆前日姦兇邪佞之人。非所當得。亦乞降至中大夫而止。如前宰執子弟因恩澤帶貼職及待制已。

上者並乞明降指揮執爲當罷指定姓名鑄板施行奏可然未克行明年二月辛酉所書可參考是日通問傳等至

河陽金遣使伴使王景彝來近止許勢以五人自隨日行八十里庚午名元祐太后所居曰隆祐宮用學士院擬定也於是后更稱隆祐太后隆祐本欽聖憲肅皇后宮名不當用蓋權直學士院王綱朱勝非失之

壬甲召布衣議定赴行在定涪陵人學於伊川程頤靖康中召爲崇政殿說書定以言不用辭不受至是猶在東都尙書右丞許翰薦於朝詔宗澤津遣赴行在自熙豐開程頤以道學爲天下倡其高弟門人有故監察御史建陽游酢監西京竹木務上蔡謝良佐今徽猷閣待制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將樂楊時其後黨禍作頤屏居伊闕山學者往從之而定與尹焞爲首至大觀以後時名益重陳瓘鄒浩皆以師禮事時而胡安國諸人實傳其學宣和末或說蔡攸以時事必敗及召時至經筵淵聖皇帝擢爲諫官以論事不合去呂好問在政府首言時之賢於上復召還朝未至而又召定是時給事中許景衡左司員外郎吳給殿中侍御史馬伸皆贊得頤之學已而傳之浸廣好名之士多從之亦有託以是售於時而誠

其者寡矣焞漸孫也浙河南人仁宗朝爲都守焞紹興五年赴召詔真州守臣以禮敦遣長蘆隱士張自牧赴行在宣和末或有言自牧沈毅知兵召至東都賜進士服以不肯屈下梁師成不果用許翰言其才可任以河北山東之事乃召之既至授從事郎充御營使司准備差使延康殿學士知鎮江府兩浙西路兵馬鈐轄趙子崧言

杭州軍變遣京畿第二將劉俊往捕又命御營統制辛道宗將西兵二千討之中興遺史云道宗時爲江南都統劉俊直祕閣

新知高郵軍侍其傳移知真州

癸酉通議大夫提舉杭州洞霄宮秋南仲責授單州團練副使南雄州安置侍御史王賓論南仲罪大責輕上曰南仲誤淵聖天下共知朕嘗欲手劍擊之乃有是命小州作出昌軍居住誤也明年二月戊午改臨江

乙亥尙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兼御營使李綱能先是河北招撫使張所後至京師河北轉運副使權北京留守張益謙附黃潛善意奏所置司北京不當且言所欲起北京戍兵給用器甲爲非是又言自置招撫司河北盜賊愈熾不若罷之專以其事付帥司同知樞密院事張憲素善益謙每與之相表裏綱言所

今置京師以招集將佐故尙未行不知益謙何以知其騷擾朝廷以河北民無所歸聚而爲盜故置司招撫因其力而用之豈由置司乃有盜賊今京東西華盜公行攻掠郡縣亦豈招撫司過邪時方艱危朝廷欲有所經略益謙小臣乃敢非理沮抑此必有使之者上乃令益謙分析是月甲子命既下知樞密院事

汪伯彥猶用其奏詰責招撫司綱與伯彥怒爭於上前言其不當沮抑之以害大計伯彥語塞而止所方招來豪傑以忠翌郎王彥爲都統制效用人岳飛爲準備將彥河內人世爲高平大姓後徙居單懷蒙縱

不事生產讀韜略習騎射其父奇之使詣京師隸馬子弟所稍遷清河尉能與敵角二聖北狩彥慨然棄家奔京師求自試所奇其才故擢爲都統制飛安陽人嘗爲人庸耕去爲市游微使酒不檢上之在相

州也飛以效用從軍至北京論事罪廢飛建炎初論事坐罪他書皆無之紹興日曆十年九月二日辛酉岳飛奏臣昨建炎初因論事罪廢幸免死實出聖恩因投權使張所一見與言及兩河利害臣自

白身備補武郎閣門宣贊舍人充中軍統領又陞充統制八年六月十三日丁卯飛又奏臣始從陛下至北京岳飛侍臣老母云云以此知飛嘗在元帥府軍中但不知所論何事耳今併附見

副使傅亮軍行才十餘日伯彥等以爲逗遛復命東京留守宗澤節制使即日渡河亮言今河外皆屬金人而遣使亮以烏合之衆渡河不知何地可爲家計何處可以得糧恐誤大事綱爲之請潛善等不以爲然上依違者累日綱留身極論其理且言潛善伯彥力沮二人乃所以沮臣使不安職臣每念靖康大臣不和之失凡事未嘗不與潛善伯彥熟議而後行不謂二人設心乃如此如亮事理明白願陛下虛心觀之

上曰朕批出如元指揮可也既而潛善有密啓翌日上批亮兵少不可渡河可能經制司赴行在是日辛未

綱留御批再上上曰如亮人才今豈難得綱曰亮謀略知勇可以爲大將今未嘗用而遽罷之古人之用將恐不如此因求去上不語綱以御批納上前曰聖意必欲罷亮乞以御批付潛善施行臣得乞身歸田里綱退聞亮竟能乃再章求去上猶以不允答之於是殿中侍御史張浚亦極論綱案浚字原本誤後字今改正以爲綱雖負才氣有時望然以私意殺侍從典刑不當有傷新政不可居相位又論綱杜絕言路獨擅朝政士夫側立不敢仰視事之大小隨意必行買馬之擾招軍之暴勸納之虐優立賞格公吏爲姦擅易詔令竊庇姻親等十數事浚素與朱齊愈厚且潛善客也是日上召綱入對論曰卿所爭細事耳胡爲乃爾綱曰人主之職在論一相宰相之職在薦進人材方今人才以將帥爲急恐不可以爲細事若以爲細臣以去就爭之而聖意不回臣亦安敢不去因再拜曰潛善伯彥自謂有攀附之功方虛位以召臣蓋已切齒及臣至而議論僞楚建請料理河東北兩路謂軍糧宜留中原皆不與之同宜其相嫉無所不至臣東南人豈不願陛下順流東下爲便安哉願一去中原後思有不可勝言者故不敢雷同衆說以誤大事望陛下勿以臣去而其議遂改也因泣辭而退遂上第三表劾客或謂綱曰公決於進退於義得矣願說者不止將有患禍不測奈何綱曰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吾知全吾進退之節而已畏禍患而不去彼獨不能諷言者詆毀而逐之哉天下自有公議此不足慮是夕上召禮部侍郎兼直學士朱勝非草制責綱以狂誕

罔悛謀諛弗效既請盡括郡縣之私馬又將竭取東南之民財以喜怒自分其賢愚致賞罰弗當於功罪出令允符於公議屢抗直以邀留用刑有拂於羣情必力祈於親割以至帖改已盡之旨巧蔽外姻之姦茲遣防秋之師實爲渡河之援豫頒告命厚賜緡錢賞賚百萬之多僅達京師而止每教促其速進輒沮抑而不行設心謂何專制若此時浚章不下綱所坐皆潛善密以傳勝非翌日遂罷綱爲觀文殿大學士

提舉杭州洞霄宮仍加恩綱在相位凡七十五日綱以六月己未入朝八月癸酉免去日曆綱免相在八月二十日綱行狀云八月十八日嘗廷汪伯彥時政記亦同從之○呂中大事記曰初

論水災於宣和之時而爲宣和大臣所斥建守城之策陳道舉之謀於靖康之時而爲靖康大臣所擯建炎之初公爲首相慨然以修內

翼外爲己任而爲潛善伯彥所沮一人之身三定大策而三受重劾無勝之所至名亦隨之使公之旨用於宣和之初則都城必無遺道

之憂。用於靖康則國家必無顧慮之危。用於建炎之時則中原不至於淪沒也。以高宗即位之初。召於貶所。而任以台衡。待之非不專。而公亦以一身任天下之重。邊防軍政。已略就緒。中山之功未成。而謫謫盡矣。公之去也。甚輕。而關於天下之安危者甚重。繼在位則措置兩河兵民。精練。綱去則中原無兵。而中原沒矣。綱在位則僞臣叛黨。綱去則僞臣在朝。而政事乖矣。綱在位則必主善。綱之策。必從宗澤。宗澤之疏。綱去則維揚有警。而翠華南幸矣。當此時。綱以靖康京城之禍。建炎維揚之禍。皆於綱小人之無忌憚。一至於此。此左正言鄧肅言。人主之職。在論一相。陛下初登九五之位。召李綱於貶所。而任以台衡。待之非不專也。

然李綱學雖正而術疎。謀雖深而機淺。陛下嘗顧臣曰。李綱真以身殉國者。今日罷之。而責詞甚嚴。臣所以疑也。且既非臺章。又非諫疏。不知道詞者何所據而言。臣若觀望。豈為愛君。且兩河百姓。雖願效死。而數月閒。茫然無所適從。及綱措置不一。而兵民稍集。又僞楚之臣。紛紛皆官於朝。綱先逐邦昌。而叛黨稍正其罪。今綱去。則二事將何如哉。兩河無兵。則強敵驕。叛臣在朝。則政事乖。綱於此。不可謂無一日之長也。肅尋與郡而言者。極論其罪。上曰。肅亦何罪。然猶送吏部。尚書右丞許翰亦言。綱忠義英發。舍之無以佐中興。今綱能而留。臣無益。因力求去。上未許。然潘善等皆怒。有逐之之意矣。

丙子。浙東安撫使翟汝文。以兵七千渡江。先是。杭賊陳通等。給汝文來受降。汝文至城下。賊不聽命。汝文復還越州。於是通等盡刺城中強壯為軍。有衆數萬。

丁丑。隆祐太后發南京。侍衛親軍馬軍副都指揮使遂安軍承宣使郭仲荷。落副字。都禁旅從太后行。且制置東南諸盜。應江。淮。浙。閩。廣諸州。皆為所隸。仲荷請經制使已下。並受節制。許之。日曆。前都指揮使郭仲荷。明年七月自烏。東都。名。自。除。本路軍馬並節制。

己卯。詔曰。近者大臣以擅朝誤國去位。而小人在外。乃謂請還京師。執事而去。未燭厥由。可檢會李綱乞都江寧府奏狀。榜示。以解衆惑。綱之奏曰。臣蒙恩復官。見取真陽使路赴行在。勘會都城。實難安守。宜有遷都之議。以從一時之權。江寧江山雄勝。實為帝王之宅。自五朝以來。多都之。今天下形勝之地。惟西有長安。逼近夏戎。與河東土壤相接。非有昔時阻固之利。則建康之都。理無可疑。願斷自淵衷。早定其議。然後控扼沿河江淮之險。保有東南。制御西北。任使材智。養民訓兵。此最急務。此奏與綱元。初綱嘗請減上供之數。以寬州縣。修鹽茶之法。以通商賈。剗東南官田。募民給佃。做陝西弓箭刀弩手法。養兵丁於農籍。陝西保甲。京東西弓箭社。免支移折變。而官為教閱。上命中書省條具。會綱去位。皆不果行。至是黃潛善汪伯彥共議。悉罷綱所施行者。是日罷諸路買馬。惟陝西諸州各買百匹。其勸民出財助國。指揮勿行。已而傅亮以母病歸同州。張所亦以罪貶。招撫經制司皆廢矣。

二年正月丁酉降金。○何倫魁曰。綱之言。阻之宗尹。皆仕邦昌者也。於公已至而阻之。宋齊愈。又黨保立邦昌也。及與公議國事。又從而阻之。君子難進易退也如此。加之潘邸。督人公肆排毀。並相之命下。而綱之權已分。綱制之司罷。而綱之去已決。中山之功未成。而謫謫盡矣。綱之策。必從宗澤。宗澤之疏。綱去則維揚有警。而翠華南幸矣。當此時。綱以靖康京城之禍。建炎維揚之禍。皆於綱小人之無忌憚。一至於此。此左正言鄧肅言。人主之職。在論一相。陛下初登九五之位。召李綱於貶所。而任以台衡。待之非不專也。

庚辰。詔賜杭州黃榜。招諭作過軍民。若能率衆歸降。當赦其罪。一切不問。仍審量事狀情理。命以官貨。若敢抗拒。仍舊為惡。則掩殺正賊外。父母妻子並行處斬。如大兵會合。已到城下。即令來改過出降。放罪推賞。指揮更不施行。仍令監司召募土豪。自率鄉兵。會合討蕩。亦許先次借補官職。建炎後以黃榜招安叛兵自此始。

辛巳。徽猷閣待制提舉亳州明道宮顏岐。復為御史丞。辭不拜。改工部尚書。

壬午。斬太學生陳東。撫州進士歐陽澈於都市。先是。上聞東名。召赴行在。東至上疏。言宰執黃潛善汪伯彥不可任。李綱不可去。且請上還汴。治兵親征。迎請二帝。其言切直。澈亦上書。極誣用事者。其間言如何。以此案東者。章凡三上。潛善等憾。欲以伏闕事。中東。然未有聞也。會澈亦上書。極誣用事者。其間言本不傳。今且附此。

宮禁燕樂事。上諭輔臣。以澈所言不審。潛善乘是密啓。誅澈。併以及東。皆坐誅。東始未識綱。特以國故至為之死。行路之人有為之哭者。上甚悔之。東死年四十二。中興姓。東。東。澈。伏闕。上書。黃潛善汪伯彥及諸內侍。謂東。澈。於市斬之。澈者。其忠直且知亂未已也。

甲申。給事中許景衡為御史中丞。中書舍人朱勝非試尚書禮部侍郎。仍兼直學士院。起居郎滕康起居舍人汪藻。並遷中書舍人。康仍召試。後行。以名。除。舍人。在。奉直大夫。寇。庠。知單州。二月癸酉。進士王茂麟。州鄉貢進士。何洋。並補迪功郎。以言利害可採也。洋。青神人。舊游河朔間。陝西轉運使直龍圖閣何漸。言其有文武才。召對。獻河防守禦圖。言利害五十一事。故有是命。

乙酉。遣使往諸路撫諭。時以金人內犯。朝廷命令隔絕。盜賊蜂起。民不奠居。乃議遣朝臣分往諸路。體訪官吏廉汙。軍民利病。命殿中侍御史馬仲使湖廣。吏部員外郎黃次山使京東西。兵部員外郎汪端友使閩浙。監察御史寇防使江淮。皆持詔書撫諭。寇防。等四人同日受命。而日。於明年九月庚寅。又書。以監察御史寇防。為江淮四路撫諭。不知何故。時。祠部員外郎喻汝礪。往四川。剗刷錢物。而王瓌。馬忠。經制河東北。錢蓋。在陝西。因就命之。尋詔撫諭官所至決獄。即死罪當議者。許酌情減降。以聞。以道路不通。用端友之請。次山。南昌人也。許決獄。在九月。御史中丞許景衡言。臣聞議者多指開封尹宗澤過失。未知所指何事。若指拘留金國使人。此誠澤之失也。然原其本心。但激於忠義。未審國家事體耳。臣自浙渡淮。以至行在。聞澤之為尹。威名政術。卓然過人。誅鋤強梗。撫循善良。都城帖然。莫敢犯者。又方修守禦之備。歷歷可觀。臣雖不識其人。竊用欣慕。以為去冬京城之內。有如此澤等數輩。赤心許國。相與維持。則其禍變未必如此其酷也。今若較其小疵。便以為罪。不顧其盡忠報國之節。其不怨亦已甚。且開封宗廟社稷之所在。苟欲罷澤。別選留守。不識今之縉紳。其威名政績。亦有加

於澤者乎。伏望聖慈。上為宗社。下為億萬生靈。特賜主張。厚加任使。先是論者多以澤為非。景衡入朝。以病未得見。首上疏辯之。疏入。上大悟。詔朝廷別無行遣。亦無臣僚章疏。仍封景衡奏示澤。由是澤賴以安。景衡又言。南陽無險阻城池。而密邇盜區。且漕運不繼。不如建康天險可據。請定計巡幸。凡八上疏言之。丙戌。尚書右丞許翰充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陳東死。翰謂所親曰。吾與東皆爭宰相者。今東戮都市。吾在廟堂。可乎。乃力求去。故有是命。翰之罷。日曆在乙酉。今從熊克小曆。

丁亥。詔天下諸州於天寧節並前一。即寺觀建新福道場。靖康聖節依此。

是月。監察御史盧臣中守右正言。臣中除正言。諫院職名在六月。御史察風名在七月。日曆無之。案此月亦屬始置右正言。臣中當是代。今且移附此俟考。

京西轉運判官程

昌寓為尚書吏部員外郎。昌寓。昌弼兄也。初為鄆州武使臣。其後皆換授。昌寓之除。日曆不載。此據家傳。博州卒宮儀聚

衆數萬人。迺避寇萊州。至是據即墨縣。時又有潰卒李汲。劉三將合數千騎犯萊州。儀利其馬。給至神霄宮。與之會。伏兵擊殺之。盡併其衆。軍勢甚盛。通問使傅雱。馬誠遠至雲中。金左副元帥宗維在草地未還。左監軍完顏希尹遣其大理卿昭文館學士李侗館伴。問雱使指。雱以二帝表及國書授之。凡六日乃得見。希尹與右監軍耶律伊都。知樞密院事時立愛。席地重氈。參坐堂上。兵部尚書高慶裔立其傍。雱聽其語。希尹先言本朝不割三鎮事。又言通問之初。安可遽及二帝。即不得請。殆以兵取之耶。雱遂謝再三。乃能就舍。立愛。其先臨洛人。石晉之亂。徙涿之新城。立愛事遂為太子少保。侗。燕人。粗知書。宣和末。避地中山。詹度以侗知飛狐縣。開為言。雱幹喇布與南朝有善意。而尼瑪哈與烏舍持之。疑是二帝北遷之舉決矣。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九

【建炎元年】九月戊子朔。衛尉少卿衛廣敏為起居舍人。詔諸軍團結五人為伍等指揮並罷。

己丑。建州軍亂。先是調健卒住守滑州。為金人攻退。故例當得卸甲錢。轉運司不時與。是日大閱。軍校張員等作亂。殺福建轉運副使毛奎。判官會仔。執守臣直龍圖閣張勤。提舉常平公事直祕閣王浚明。嬰城固守。提點刑獄公事陳檄朝請郎王淮將士軍射士討之。不能克。後詔奎。仔各官子孫一人。奎。西安人。仔。勤。侯官人。浚明。金華人。檄。永嘉人也。御營使司同都統制范瑗至京西。屢與李孝忠戰。敗績。會諸郡兵皆至。瑗與統制官喬仲福及孝忠戰於福州之靈澤。大敗之。斬其首。其黨張世立其弟孝義以拒王師。辛卯。尚書都官員外郎權太常少卿滕庚請巡幸所過。遣官祠名山大川。從之。庚。康兒也。壬辰。詔有司涓吉巡幸淮甸。以御史中丞許景衡言。謀報金人侵河陽。汜水等處。逼近東京。乞車駕南巡。以慰人心故也。既而有司請用十一月朔日。從之。河北經制使馬忠貶秩二等。坐逗遛不進也。先是金左副元帥宗維自草地還。中。遂起燕京。西京。中京。上京。東京。平灤。遼西。長春。八路民兵。付諸萬戶。遣保靜軍節度使楊天吉約夏國內犯。天吉請書不見其官。要置條問即書中有之。今增入。夏國主乾順許之。金人民兵之法有二。一曰家戶

軍以家產高下定之。二曰人丁軍。以丁數多寡定之。諸稱家戶者。不以丁數論人丁者。不以家業。每簽軍。則元帥府符下諸路帥司。帥司次第下節鎮支郡諸縣。縣籍戶口家業定訖。乃諭民間。以所當軍數多寡。然後市鞍馬。置器械。備餼糧。或親丁不足。則募人代行。貧者稱貸於人。以應軍役。俟其足備。然後選千戶百長人等。部之以行。其屯戍。則人自營田以供糧。無田者用給七斗粟。每出疆。不以遠近。人持一月糧。將戰。各以所負米造飯而食。食罷而出。故其國平時無養兵之費。行軍無餽運之苦。此其大略也。初。金太祖畏之。正室生二子宗政。宗政早死。繼室立。亦生二子。長曰宗傑。次曰宗傑。其庶長子曰宗幹。次曰宗輔。次曰宗弼。次曰宗敏。金主旻既建國。舍其子而傳其弟。旻嗣立。復以其季弟。養言為安班貝勒。都元帥。金人謂大為安班。謂官人為貝勒。昔金主旻自是官而稱帝。故相承以為儲副之名焉。始宗傑等既陷京城。養言嘗謀誅兩南人而未果。及是卒。時宗政已死。其妻為宗幹所納。故其子梁王。養於宗幹家。金主旻遂以養言為安班貝勒。都元帥。宗政為右副元帥。宗政即勝果。宗幹即博勒和。宗幹即固倫。宗輔即鄂爾昆。宗弼即烏珠也。此據苗補於是宗弼尙少。乃以女真萬戶。選索為陝西諸路選鋒都統。先是河東之民。心懷本朝。所在出攻城邑。皆用建炎年號。金兵之在河東者。稍稍北去。金之兵械亦不甚精。但心協力齊。奮不顧死。以故多取勝。然河東之人。與之諍熟。略無所懼。又於澤潞間。劫左副元帥宗維。幾獲之。故金捕紅巾甚急。然紅巾終不可得。但多殺平民。亡命者益多。而紅巾愈熾。朝廷先遣王瓚。馬忠。經制河東北。及聞敵且至。又命帶御器械鄭建。知河陽府。而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保軍軍承宣使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圖勛助之。勛本以班直授。至是管軍。時瓚頓軍陝府。忠逗遛不前。故坐貶秩。於是黃潛善。汪伯彥共政。方決策奉幸東南。無復經制兩河之意矣。秘閣修撰黃叔敖。落職與監當。坐失襄陽也。朝奉郎江南東路轉運副使劉蒙。朝奉郎提舉常平公事陸友諒。奏請國亡。請加優卹。上以其觀望李綱風旨。命削蒙友諒二官。中書舍人汪藻言。向使綱未逐。而蒙等之計得行。有為綱所擢何疑。今既敗露。而所黜止於如此。則國家號令賞罰。將何所持。所有錄黃。未敢書行。乃貶秩各五等。蒙。濱州人也。未幾。追奪產國寶文閣學士。其後蒙以嘗舉勳產國不法事。訴於朝。復其官。意圖奪職在十一月庚子。蒙自訴復官在明年五月癸巳。今併書之。言

者謂去歲京城之破。將士弛慢。嬉戲城上。坐觀填壕。縱敵攻城。公然逃遁。請命留守宗澤。於金人登城之所。考驗將士效命與逃遁者。而誅賞之。詔以付宗澤。直徽猷閣京東轉運副使程昌弼。貶秩二等。坐舉錯專恣。為知青州曾孝序為勳也。武翼郎知麟州韓嗣宗。為將士所逐。詔奪秩罷之。朝奉郎方開降兩官。衝替。坐前提點江東刑獄。不討江寧軍賊也。起居舍人衛膚敏言。東南之地。繁華富貴。甲於天下。金人所知。其航海而可至者。無慮數處。明。蘇。秀。楚。海等州是也。東南城壁不修。屯戍單弱。彼若以數千兵奄忽而至。何以禦之。望特詔州縣增修城壁。撥封樁錢米。仍勸誘民戶。以助其役。兼招募勇兵弓手。勤加訓練。遣使按視。而賞罰之。不惟金人不能窺。而盜賊亦不能竊發矣。詔江。池。饒。建州所儲錢。以建炎通

實為文。甲午。命知揚州呂頤浩修城池。發運副使李祐。淮南轉運副使李傳正。並為隨軍轉運使。以將南巡也。此小原下巡幸詔及修揚州城併附徽猷閣侍制席益。坐棄河中落職。直龍圖閣江准發運副使向子諲。仍此月己酉。今依日歷各附本日。奪職制略曰。私擁衆而多耗官財。擅補官而不由王命。子諲為李綱所喜。故黃潛善斥之。初命兩浙提點刑獄公事周格。高士瞻。督捕杭寇。士瞻。威里子也。欲招安之。浙東安撫使翟汝文。奏。今浙東軍與經制司槍仗手合萬人。兵勢已盛。而憲臣意在黨賊。已受其降。昨嚴賊有倪從慶者。止十數輩。跳跋山谷。朝廷不責帥臣。諷誘苟就招安。致人無所畏。今杭賊恃甚。至於主帥橫死。漕臣斷首。而反亂以官。是誘人作賊也。時帥臣葉夢得。但為賊所拘。而誤報已死。故汝文之語如此。賊乃遣其黨往秀州。誘士瞻及轉運判官顧念成。來杭州受降。復劫寓居朝奉郎李光至。秀。約士瞻以甲午率隊入城。比士瞻纔至。賊百餘騎突出。欲執以入。賴鮑貽遜。下槍仗手在北門。士瞻跳奔獲免。繼而格亦領兵至。士瞻與格始別議約日進兵。然諸軍為賊誘者甚衆。人無鬪志。又諸處所集皆鄉夫。不識金鼓。故遇賊輒敗。先是御營統制官辛道宗。奉詔討賊。軍行至鎮江府。守臣趙子崧。驕賜甚厚。道宗掩有之。行次嘉興縣。始命給軍士人五百錢。衆皆怒。是夜。其來自潰。亂而去者六百人。道宗挺身得小舟奔還鎮江。衆推高勝為首。勝者太行山之盜也。謂之高託天。亂兵攻秀州。守臣直龍圖趙叔近。城守。人遣以四緡。賊乃北趨平江府。叔近。魏悼王元孫。榮良孝公克類子也。秀州軍亂。未見本月日。案李綱行狀云。九月中。抵鎮江府。聞辛道宗之兵。據於秀州。以地理考之。必九月上旬事也。日歷附書於十四日辛丑。蓋不得其本日本。今併附此。當以他書考之。是日。東京留守宗澤。引兵至河北視師。時真定。懷。衛。開。金。兵甚盛。州郡有乘城固守者。金大治兵。為攻拔計。澤乃自游家渡過河。會河西忠義統制等議所宜。翌日以聞。且乞罷講和。仍修武備。丁酉。詔荆襄。關。陝。江。淮。皆備巡幸。並令因陋就簡。毋得騷擾。凡所過與所止之處。當使百姓莫不預知。朕飲食取足以養氣體。不事豐美。亭傳取足以庇風雨。不易卑陋。什器輕便。不求備用。供帳簡寡。不求備儀。可斷以行。皆毋取於州縣。橋梁舟楫。取足濟渡。道路毋治。官吏毋出一切無所追呼。有司百吏敢騷擾者。重賞於法。惟是軍馬芻糧。必務豐潔。將士寒糲。必令寬爽。官吏毋得少懈。播告諸道。咸使聞知。戊戌。杭賊陳通。自小堰門出兵萬餘。先衝浙東安撫司兵潰。次攻臨海。貽遜率將士迎敵。殺七百餘人。詔勒停人葉著。復朝奉大夫。著。蔡京子。塔也。靖康初。自顯謨閣直學士。斥去。至是用赦復之。己亥。皇子。勇。為檢校少保。集慶軍節度使。封魏國公。詔內外官。司。用。元。豐。嘉。祐。敕。以。俟。新。書。庚子。道君太上皇帝。淵聖皇帝。自燕山徙居。中京。中京者。在燕山之北千里。金謂之曷都。蓋古奚國也。二帝既至。即相府院居焉。時嗣濮王仲理等千八百餘人。尚在燕。金人計口給糧。監視嚴密。宗室之死者甚衆。中書侍郎陳過庭。亦在燕。左副元帥宗維。議縱遣之。俄押赴顯州。令厚加養濟。此以北狩行錄及趙子砥燕雲錄參修是日。宗澤自河北引兵還京師。

日。宗澤自河北引兵還京師。

辛丑。杭賊夜劫直隸開兩浙路提點刑獄公事周格。殺之。提刑司所統蘇秀兵遂入杭與賊合。時格所部淮南兵不肯從。遂為浙兵所害。賊復以金帛遣人誘諸郡不逞。使據城相應。浙東安撫使霍汝文慮變生肘腋。遂引兵還越州。賊勢愈熾。

壬寅。詔遣官具舟奉迎太廟神主赴揚州。就命徽猷閣待制從衛提舉一行事務孟忠厚幹辦禮儀公事。合用禮器。隨宜充代。萬新物令本州酌量應付。直隸開河北西路招撫司參謀官王珪陞招撫判官。代張所也。於是所直龍圖閣。嶺南安置。死貶所。張所罷相。月日及貶嶺南事。皆不見。此錄。岳飛奏狀。修入。所。紹興九年十月丙辰復官。新除左司員外郎辛炳

守朝奉大夫致仕。從所請也。起居舍人衛膚敏言。今二聖北狩。變與未復。寰宇痛心。況陛下抱父兄之念。為如何哉。惟陛下至誠克己。慮心積慮。不忘報雪之志。處堂陛則思二聖。垂溫清之宜。御飲食則思二聖。失膳羞之節。念土地有所未復。念人民有所未安。日慎一日。深自貶損。卑宮室。非飲食。惡衣服。減嬪御之數。斥聲業之奉。以至歲時上壽。春秋賜燕。一切罷之。雖享郊廟。亦不用樂。必俟奉迎二聖。歸復宮庭。然後修禮之常。庶幾孝悌之誠。上有以格天下。下有以感人人。人心得而天意孚。則我之所向。無有不遂矣。

甲辰。勅停人劉備復承議郎。備宣政閣以大臣府道錄院。備宣政閣待制。靖康初廢。至是乃復之。無此。今以紹興五年六月二十一日。備乞復職。修入。

乙巳。詔沿河控扼州縣。團練民兵。明遠斥候。若金人欲乘船渡河。先使善泅水手。鑽穴其舟。併力掩殺。上下應援。毋為自守之計。有能沒兩舟者。白身與進義副尉。沿海州軍依此。東京留守宗澤復上表請車駕還京師。時澤募義士守京城。且造決勝戰車千二百乘。每乘用五十有五。運車者十有一。執器械輔車者四十有四。回旋曲折。可以應用。汪伯彥中興日。麻云。宗澤戰車。初是劉浩創造。每一兩以二十五人為左角。二十五人為右角。二十五人為前拒。二十五人為後拒。共四隊。凡一車用百人。今案澤車制。其備與伯彥所說。殊不同。疑伯彥得於傳聞。今不取。又據形勝。立二十四壁於城外。駐兵數萬。澤往來案試之。周而復始。沿大河鱗次為壁。

結連兩河水寨。及陝西義士。開五丈河。以通西北商旅。京畿瀕河七十二里。命十六縣分守之。縣各四里有奇。皆開濠深廣丈餘。於其南植鹿角。又團結班直諸軍及民兵之可用者。乃上表曰。臣聞君陳之尹。東郊深。救謀猷之告。后宋璟之守。京兆極。明得失而進言。皆所以啓沃君心。箴規政闕。矧荷聖神之知。眷有懷宗社之安危。敢忘斧鉞之誅。仰瀆冕旒之聽。中謝。竊以天子居九重之奧。窳不可蒙塵。京師為諸夏之本。當思奠枕。倘值艱虞之會。未詳利害之幾。或輕萬乘以遠巡。致駭四方之羣聽。則本根斯弱。華夏奚安。遠稽唐室之寢微。實乃商鑒之可擬。粵自運啓炎宋。卜都大梁。宅中而包三萬里之幅員。創業以貽。二百年之基緒。重熙累洽。端拱垂衣。非緣三歲之親祠。曷見六龍之遠御。鑿值瀟湘之役。或陳楚蜀之巡。賴有直臣。卒排異議。星奔一蹶。靡落四陲。豈圖奸蠶之擅朝。繼被強鄰之犯闕。二聖既以北狩。中都幾至內訌。所幸人無離心。市不易肆。日俟真人之繼統。心傾我后之來蘇。果致宗廟降靈。上穹賜福。皇帝陛下。

天縱上聖。運叶中興。載續璇圖。增光火德。親屈靈輿。以冒犯霜露。躬整師旅。以恢復封疆。然行在久留於別都。清蹕未回於魏闕。敵師尚熾。羣盜繼興。比聞遠近之驚傳。已有東南之巡幸。此誠王室安危之所繫。天下治亂之所關。仰祈聖慮之深詳。宜戒屬車之輕動。且以中國之倚恃。實為兩河之盛強。前自敵騎長驅。列城畏道。獨懷忠憤。糾進義兵。力抗敵鋒。率多俘馘。然久闕王師之助。援已深。民庶之睽疑。近者雖時遣將徂征。渡河深入。尚闕膚功之奏。先傳南幸之音。慮增四海之疑心。謂置兩河於度外。因成解體。未喻聖懷。倘金人乘之而縱橫。則中國將何以制禦。臣叨膺委寄。代置留司。茲緣密託於靈天。偶逢救事於畿甸。遽報翠華之移幸。深虞中外之難安。願罄孤忠。冀回淵聽。昔奉春委轡。猶止洛陽之郡。張禹驛馬抗章。尚返江陵之駕。矧生聖世。曷愧前修。伏願陛下。乘虞舜策言之明。體成湯從諫之聖。輟巡南服。回駕汴都。以安東北兵民之情。以慰海濱雲霓之望。則人神悅豫。中外謐寧。邊陲指日以肅清。盜賊不令而衰息。咸資容斷。用度危機。澁個叩關。罔避龍鱗之觸。傾都拭目。佇迎天仗之還。願俯徇於愚誠。誓益堅於忠憤。臣無任不報澤又上疏曰。臣聞聖人。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夫中原。天下之中也。京師。又中原之中也。我太祖太宗。受天景命。始基於汴。肇造無疆。大恩服人。因欲傳之億萬世。偶去冬今春。信憑敵人欺誑。遂致二聖蒙塵。陛下不得已。應天順人。纂承寶緒。四海生靈。謳歌竹舞。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罔不率俾。以俟庶績成熙。萬邦嘉靖。陛下既即位。乃晏安南京。四方聞之。懷疑背動。遞相鼓舞。聞諸州縣。聞有驚劫傷殘之患。蓋是小民無知。因疑致憂。因憂致變。旋相殘賊。弗奠攸居。茲無他。由陛下寅畏過當。駐蹕別都。俯徇奸謀。預圖遷幸。使狡獪簧惑。敢爾橫肆。盜據竊發。因循踟躕。案此下。有闕文。以歸獻。以操耒耜。鑄劍為農器。思不犯於有司。爾若陛下救翠華之御。俾千乘萬騎。回復葦葦。莫枕九重。臣竊謂可垂衣裳而天下治。可以坐視人民之阜。王室自然再造。大宋可以中興。倘何敵患之足憂。盜賊之足慮乎。古先哲王。凡有大疑。必詢之左右。又詢之卿士。又詢之國人。又詢之卜筮。臣蒙陛下於憐顧。遇待罪開封。臣夙夜思念。竊恐陛下所親信左右補弼之臣。於對揚獻納之際。不思祖宗創業之艱難。與致一統之匪易。輕徇臆說。有誤國家大計。所以狂妄冒死。觸犯天威。臣不勝憂憤。戰慄激切之至。取進止。再上疏曰。臣恭惟我大宋深仁厚德。滲漉方夏。幾二百年。一旦金人遊。迎二聖。京師士民。惶惶無依。嗷嗷無告。若窮民無所歸者。若嬰兒失其慈母者。忽聞陛下龍潛於濟。於是謳歌竭蹶。交走道路。茲乃祖宗滿德浹洽。得其心故也。陛下紹登寶祚。尚留南都。臣自到京師。聞道路籍籍。咸曰。陛下何不認我宗廟乎。何不眷顧我朝廷乎。何故使我社稷無所依乎。何輕舍我生靈。使我未有所仰乎。是都人之望陛下也。切切如此。臣願早回六龍。俾人咸翠華之至。深慰其心。臣前創具奏。以為得其民當得其心。其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弗施爾也。若陛下回鑾汴邑。是人心所欲也。願陛下與之聚之。陛下聽奸邪畏避強敵之言。妄議遷幸。是人心之所惡也。願陛下勿施爾也。老臣血誠。言不盡意。取進止。又不報。遂抗疏言曰。學問膚淺。不能式是古訓。對揚天休。今再瀝悃。誠干冒容聽。以臣耳目所親聞見事。一二疏進。伏望陛下哀憐。特賜俞允。伏觀國家嘗變更三舍。

再瀝悃。誠干冒容聽。以臣耳目所親聞見事。一二疏進。伏望陛下哀憐。特賜俞允。伏觀國家嘗變更三舍。

之法以取士。意謂舉、廢、禹皆自此塗出。卒之迫於月試。剽竊時文。罔有稽古者。是三舍果不足以取士也。又嘗尊崇道教以奉真。亦謂神仙莊。老皆自此塗出。卒之誕謾誤怪。汙染成風。罔有成就者。是道術果不足以奉真也。又嘗進賞花石以享上。卒之騷淫誇誇。盡耗財計。無有紀極。是賞花石果不足以享上也。又嘗結好金人。欲以息民。卒之邀迎二聖。劫掠侵欺。靡所不至。是守和議果不足以息民也。當時行之。固有阿意順旨。作為歌頌。以叨富貴者。其間亦有毅然獨立。不相詭隨。以夔亮獲罪者。陛下觀之。昔富貴者為是乎。被罪者為非乎。臣每思之。宗廟社稷。岌岌如是者。蓋由奸邪險人。鼓倡四事。俾民病歟。幾不聊生。所以致有今日之患。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茲覆轍正。陛下蕭牆之鑒。今之言遷幸者。猶前日之言四事為可行。阿諛諂佞。動為身謀。翕翕訛說。更相助成。今之言不可遷幸者。猶前日之言四事不可行。而罹其罪者也。且我京師。祖宗二百年積累之基業。是天下大一統之本根。陛下奈何聽先入之言。輕棄之。欲以遺海陬敵國乎。臣觀河東、河西、河北、京東、京西之民。咸懷冤負痛。感憤激切。想其慷慨之氣。直欲吞此強敵。陛下何忍恬聽諛順。而不令剛正之士。率厲同心。痛雪此恥乎。今東京市井如術。上下安貼。但嗷嗷之人。思望翠華之歸。謁款宗廟。垂衣九重。不啻飢渴之望飲食。大旱之望雲霓也。臣竊謂陛下。一歸則王室再造矣。中興之業復成矣。陛下如以臣為狂誕妄。願延左右之將士。試一詢之。昔周勃入北軍。使左祖右祖。以下劉、呂。蓋非獲已也。臣區區誠意。願陛下以遷幸大計。不獨謀之一二大臣。當與億萬之衆同之。臣忠憤不勝涕淚交下。激切屏營之至。取進止。澤每疏奏。上以付中書省。黃潛善汪伯彥皆笑以為狂。張慤獨曰。如澤之忠義者。若得數人。天下定矣。二人語塞。

丁未。中書舍人劉珪言。伏聞聖旨。擢黃潛厚為戶部尚書。臣竊以潛厚乃右僕射潛善之親兄。祖宗以來未有弟為宰相。兄為八座。而同居一省者。惟蔡京、蔡卞、蔡攸。意則不然。方紹聖間。卞為右丞。則京為翰林承旨。蓋有所避也。及京既專政。無所忌憚。京為左相。則卞為元樞。京領三省。則攸領樞密院。其說則曰。出於上意。不可辭也。當是之時。雖使蔡氏門人一言及此。上皇必以為異論。蔡氏必以為背己。必斥逐竄殛之。而後已。其肯聽之乎。如其聽之。則國家當無金人之禍。蔡氏當無僞南之患矣。竊聞潛厚、潛善。皆有章疏力辭。潛善身為宰相。必不肯私其兄。以壞祖宗之法。潛厚身為法從。必不敢冒榮進而負天下之公論。從而尤之。亦所以全其謙抑守法之美。而不置之於有過之地。陛下必以潛厚通於財計。熟於邊事。不若優與之職名。使之總計巡幸財用。或命之密院。都承旨。亦足以示恩眷之厚於舊僚。示法之公於天下也。潛厚之初除也。珪以寒疾在告。至是遣朝首及之。疏入。上遣同知樞密院事張慤諭旨曰。卿所論固當。但以潛厚明於國計。姑從權宜可也。珪言不已。於是潛厚卒改命。直祕閣。新知真州。侍其傳充集賢殿修撰。知杭州。特進。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慶國公。白時中薨於鎮江府。

戊申。監察御史齊之禮罷。坐奉使江淮。催促綱運。數月不還。且無措置故也。之禮罷御史日麻及本送題名記皆不存今從會要 李孝

義張世引步騎數萬。襲德安府。詐稱來受詔。守臣陳規登城視其營。曰。此詐也。中夜。孝義引兵圍城。規

已為之備。大敗之。孝義遁去。河北招撫司都統制王彥率裨將張翼、白安民、岳飛等十一將。以所部七千人渡河。與金人戰。破之。是日。遂復新興縣。

己酉。詔謀報金人欲犯江。浙。可暫駐蹕淮甸。捍禦稍定。即還京闕。不為久計。應合行事件。令三省樞密院措置施行。先是。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朱勝非嘗言。唯陽特以基命。故列聖建別都。而要非用武之國。股有緩急。大駕一動。則河之南。淮之北。皆盜區矣。今敵騎充斥。兩河雲擾。雍洛不可卒至。惟襄陽接蜀。漢而引江。淮。可以號令四方。乞鑿與幸之。控制南北。以圖中原。執政不納。中書舍人劉觀亦言。今兩河為金所躡。獨有渡江而南。駐蹕金陵。而別詔老將。總六師。據長江以自衛。徐觀金人所向。然後設奇出伏。以攻其南北。使金兵不專。則其勢易乘。而吾可以得志。今陛下不念天下之大勢。而遲遲於唯陽。以幸一日之安。臣所不取。其言與執政合。至是。決策幸維揚。乃下此詔。詔中嚴斥。斥。通報平安。除在京已有御史臺外。應天府、泗州各留監察御史一員。督責傳報。仍令察視軍政等事。其後不果留。直祕閣知秦州趙鼎。勒停。坐獻馬於李綱也。上初令奪職。而中書舍人汪藻言。點奴事關官。所至輒以賊敗。乃者以進馬為名。而擇其良者獻於相府。卓然居羣馬之上。附下背上。罪當誅竄。詔點特勒停。尋又坐不動王。責全州居住。點再責在明。募民入貨授官。自迪功郎以下凡六等。尋命每路以監司一員董其事。命監司在二年六月乙卯年正月己丑。今併書之。紹興元年六月己巳可。

是日。賊軍高勝等入常州。先是。勝等過平江。守臣奉直大夫趙研乘城為備。募舉人出城外招安之。勝坐舉人於木。碎之。城下。研乃誘勝使人。即樹之。乘樓而退。推其徒趙萬為首。至無錫縣。觀文殿大學士李綱時方寓居。懼及。出家財散之。賊乃去。熊克小麻云。宜無錫縣。知縣趙萬。造賊中大言曰。聖恩幸東南。先相視不敢動。遂送之出境。此蓋據孫觀所。作無錫縣。恐未必果然。今姑附此。俟考。 至常州。守臣朝散大夫何資恬不為備。厚以金帛。誘之。賊入城。呼婦女痛飲。大掠三日。執通判州事會緯而去。緯。布子也。布。南豐人。建中初。右僕射。

庚戌。始通當三大錢於淮、浙、荆、湖諸路。用同知樞密院提舉措置戶部財用張慤請也。政和舊法。當三大錢。止行於京畿、東西及河東北。由是東南、小平。錢甚重而物輕。西北反是。慤為上言。大錢始不行於東南。慮私鑄耳。其後改當十為當三。則自無私鑄之利矣。何為而不可行。況財貨多出於東南。嘗慮錢寶不足於交易。望特詔三省參論。以革因循之弊。從之。時更軍旅之後。諸道財賦。亡於兵火。委於川途。乾沒於胥吏者。不可勝計。自中都府藏。迄於州縣倉庫。往往毀案。籍。匿印章。出納之際。漫無稽考。慤在河朔時。雅以心計為上所知。自長地官。至於執政。上獨委以理財之事。慤嚴明通敏。論錢穀利害。猶指諸掌。文移所至。破奸若神。東南諸路。皆惕息承命。國用賴以無乏。然慤在中書。至於自作酒肆。議者或以為苛碎焉。慤作酒肆。此據朱勝非秀水開居錄附入。慤克小麻載。大錢通用在戊申。今從日麻。

辛亥詔自今京畿府縣官初到任並進秩一等任滿無遺闕亦如之

此事日麻不齊今以紹興二年三月十七日淮南通判剛獎指揮增入

壬子詔責授昭化軍節度副使張邦昌賜死始李綱議誅邦昌黃潛善汪伯彥皆持不可及是聞金以廢邦昌為詞復犯界

張國節云高慶裔語宗維曰吾君以邦昌廢逐故再有河南之役又云金人入犯山東止以邦昌為名蓋金人惡陸始附此為說耳今刪潤修入

共議賜邦昌死以其事付河南撫諭官馬仲諤曰張邦昌初聞以權宜攝國事嘉其用心詭以高位雖知建號肆赦度越常格優支賞錢數百萬緡尤以適於金人之勢其示外者或不得已比因物治他獄始知在內中衣赭衣履黃紉宿福軍殿使宮人侍寢心迹如此甚負國家遂將盜有神器雖欲容貸懼祖宗在天之靈尙加惻隱不忍顯肆市朝今遣殿中侍御史馬仲問狀止令自裁全其家屬令潭州日給口券常切拘管仲至潭州邦昌讀詔已徘徊退避不忍自盡執事者共迫之乃登平楚樓而縊

蔡條百朝談云邦昌死於平楚門下官舍王明清揮麈錄語云平楚樓在天寧寺今

於是高州流人王時雍亦坐誅

此據偽楚錄附見不得其日建炎四年七月壬子

時雍妻潘氏乞歸葬狀云亡夫得期朝廷死於貶

所當未行遣之時即無不許歸葬指揮今案經敘恩欲遣親人收拾殘骸歸葬得

癸丑詔曰朝廷以連年兵革國勢未強所以長慮卻顧巡幸淮甸訪聞小人業於僥倖撰造言語妄倡事端意在扇惑軍民成其私計不可不治應敢妄議欲搖動朝廷者許人告有官人轉五官白身人補保義郎同謀或為首始謀之人能自首者免罪依此推恩其同謀及知情曾見聞不告之人並行處斬

邦昌死年四十七

甲寅詔行在及東京百司官如擅離任所並停官根捕就本處付獄根勘以尙書省有請也

乙卯詔成都京兆襄陽荆南江寧府潭州皆備巡幸帥臣修城壘治宮室漕臣積錢糧京城留守宗澤

上疏言伏觀朝廷前遣翁彥國營繕金陵比有詔復欲遣官奉迎太后六宮以往且謂朕當獨留中原臣

伏讀詔書私竊疑之此必有進言者勸陛下過江避敵而不思天下大計託為愛君之迹以濟其不忠臣願陛下察其利害之實斷自淵衷早賜定論重念本朝提封萬里京師號為腹心以祖宗都此垂二百年宗廟社稷所在而民人依之以居者無慮萬萬計今兩河雖未敢寧猶一手臂之不伸也而乃遽欲去而之他非惟不能療一手臂之不伸并與心腹而棄之豈祖宗所以託付之意與天下睽睽萬目所以仰望之心哉彼進言之臣談何容易且利害之端曉然可見臣乞陛下且駐蹕南都未可輕議舉動臣雖老矣尙當擊鑼鼓勇立辦禦敵之具以圖萬全之舉然後掃除宮禁嚴備扈從奉迎鑾輿謁見九廟非特使神祇祖考安樂之庶幾中原增重不失天下之大勢也不然則是徒為走計爾示敵以弱非唯不恤兩河抑又不恤中原且去宗廟社稷而不顧陛下豈忍乎臣重為陛下惜者此爾故敢直輸血誠幸陛下留意無忽昔景德間契丹寇澶淵警報一聞中外震恐是時王欽若江南人即勸章聖幸金陵陳堯佐蜀人即勸幸成都惟寇準毅然請帝親征卒用成功願臣庸謬何敢望準然事適相類不敢不以章聖望陛下也臣又自期既已奉迎鑾輿還都即當身率諸道之兵直趨兩河之外親迎二聖以歸庶雪靖康一再之恥然後奉觴玉殿以為聖天子億萬斯年之賀臣之志願始畢矣竊自謂愛陛下者無踰老臣然不知臣者必指臣以為狂妄臣亦非所恤也伏望陛下觀事之宜察臣之心則知臣之忠於為國取進止

此紹興元年八月癸初通聞

已刑部檢舉狀修入

是月降授朝請郎提舉亳州明道宮鄧雍勸停以言者復論其棄城之罪也

此據道子

李侂自以乳香白金等贖之

此據道子

金人遣直史館王樞持册使高麗

使傅粲既見金元帥府右監軍完顏希尹於雲中留彌月會河北經制使馬忠制置使張瑄招撫使張所繼遣兵渡河皆失利換為亂軍所殺金以用兵責使者粲遂謝希尹乃以國書授粲等還書中索河東北人之在南者及為夏人請熙豐以來侵地又欲於河陽置榷場以通南貨粲受書以歸金人無聘幣伴使李侂自以乳香白金等贖之

此據道子

金人遣直史館王樞持册使高麗

幸成都惟寇準毅然請帝親征卒用成功願臣庸謬何敢望準然事適相類不敢不以章聖望陛下也臣又自期既已奉迎鑾輿還都即當身率諸道之兵直趨兩河之外親迎二聖以歸庶雪靖康一再之

聽然後奉觴玉殿以為聖天子億萬斯年之賀臣之志願始畢矣竊自謂愛陛下者無踰老臣然不知臣者必指臣以為狂妄臣亦非所恤也伏望陛下觀事之宜察臣之心則知臣之忠於為國取進止

此紹興元年八月癸初通聞

是時宗廟宮室臺省澤皆營繕略備又以東門乃回鑾奉迎之地特增修之

徵獄開直學士知成都府

盧法原奉詔修城費九縣市易常平錢八萬緡有奇時苗役羨錢自市輕薪勤王及撫諭官根刷之餘猶存此數

修城明年

河北撫招司都統制王彥及金人戰於新鄉縣賊績兵潰彥奔太行山聚眾準備將岳

飛引其部曲去自為一軍初彥既得新鄉傳檄諸郡金人以為大軍之至也率眾數萬薄彥壘圍之數重矢注如雨彥兵寡且器甲疏略疾戰輒不利乃決圍以出其眾遂潰敵盡銳追擊彥與麾下數十人馳赴之所向披靡轉戰數十里弓矢且盡會日暮得免他將復渡河以還彥收散亡得七百餘人保魏城縣西

二月擊工

常慮變生不測夜即徙其疑所部曲感其義乃皆刺其面曰赤心報國以示其誠彥益自感勵與士卒

同甘苦未幾兩河響應忠義民兵首領傅選孟德劉澤焦文通等皆附之綿亙數百里俱受彥約束金人患之列戍相望遣勁兵撓彥糧道彥每勒兵待之斬獲甚眾岳飛聞彥兵復振單騎扣壁門請罪左右

勸彥斬之

彥壯其勇而惜其才賜飛危酒而罷自是兩人始有隙是日賊趙萬入鎮江府境守臣延康

殿學士趙子崧遣將逆擊於丹徒調鄉兵乘城為備禁居民毋出良久府兵敗歸鄉兵驚潰子崧率親兵保焦山寺賊踰城而入縱火殺人莫知其數萬遂據鎮江

此以紹興元年八月癸初通聞

是月降授朝請郎提舉亳州明道宮鄧雍勸停以言者復論其棄城之罪也

使傅粲既見金元帥府右監軍完顏希尹於雲中留彌月會河北經制使馬忠制置使張瑄招撫使張所繼遣兵渡河皆失利換為亂軍所殺金以用兵責使者粲遂謝希尹乃以國書授粲等還書中索河東北人之在南者及為夏人請熙豐以來侵地又欲於河陽置榷場以通南貨粲受書以歸金人無聘幣伴使李侂自以乳香白金等贖之

此據道子

金人遣直史館王樞持册使高麗

幸成都惟寇準毅然請帝親征卒用成功願臣庸謬何敢望準然事適相類不敢不以章聖望陛下也臣又自期既已奉迎鑾輿還都即當身率諸道之兵直趨兩河之外親迎二聖以歸庶雪靖康一再之

此據道子

金人遣直史館王樞持册使高麗

幸成都惟寇準毅然請帝親征卒用成功願臣庸謬何敢望準然事適相類不敢不以章聖望陛下也臣又自期既已奉迎鑾輿還都即當身率諸道之兵直趨兩河之外親迎二聖以歸庶雪靖康一再之

此據道子

金人遣直史館王樞持册使高麗

瞻仰天淵。循伏百拜。然後臣填溝壑。如生之年。死骨不朽。論語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京師乃我祖宗基命肇造。二百年大一統。其業本根之地。陛下奈何偏聽如張邦昌輩邪佞之語。以巡幸為名。輕去其所。使四海來享來王之民。徇徂道。於偏僻州軍。作朝廷之地。臣果得以老身俯伏道左。迎陛下千乘萬騎。垂拱九重。奉陛下指揮號令。強敵可以消弭。寇盜自然平蕩。王室於焉再造。大宋可以中興。必若誕妄之人。言臣欲以海陬餘孽。貽君父憂。即臣自頂至踵。甘俟斧鉞。臣已修正御街御廊。謹道。杖子。平整南薰門一帶御路。開萬邦百姓寓京師者。日夜顛顛。望陛下迎奉祖宗之主。與降祐太后。皇后妃嬪皇子天眷。歸安大內。以福天下。臣夙夜憂思。眷眷念之。繼之以泣。願陛下憐臣孤忠。於臣衰暮。惟恐心力不逮。或有誤陛下國家大計。今年河冰不冰。惟陛下斷自淵衷。毋惑羣邪之議。書曰。惟克果斷。乃罔後艱。臣不勝激切之至。取進止。始澤條上五事。曰。近者有旨。榜占器甲。不得擅支。今命將出師。而榜占軍中當用之物。此可疑一也。近募兵丁。四城守禦。今樞密院問所募人。繫何色類。如此則古人使食使。皆不可矣。此可疑二也。臣為平常防河。止以數千卒沿河分布。如有數騎。即奔潰不支。故開濠築寨。亦似允當。而樞密院乃用陝西例。令三分出戰。七分助軍。今京畿殘破。民未復業。勞來安集。猶恐散去。又何以助軍。錢之使速去耶。此可疑三也。今守禦之具。與夫城池。雖以粗辦。尚多鹵莽。而三省樞密院指揮所雇工役。不令支錢。此可疑四也。臣竊見僕射黃潛善。福建人。樞密汪伯彥。徽州人。內張憲。雖是北人。然無公識。無遠見。議論偏頗。皆欲贊陛下南幸。此可疑五也。既而澤見詔書。有埃四方稍定。即還京關之語。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十

【建炎元年】冬十月丁巳朔。上登舟幸淮甸。翌日發南京。戊午。隆祐太后至揚州。初。太后過高郵。聞叛兵焚鎮江。乃遣兵掘瓜州渡。及是入城。駐於州治。名州之正衙曰車駕巡幸駐蹕之門。

庚申。詔諸路官司及寄居待次官。或非王命備補之人。以勳王為名。擅募民兵。潰卒者。並令散遣。有擅募者。帥憲司案劾以聞。東京留守宗澤復上疏論其治兵。且言。臣契勘京城四壁。濠河樓櫓與守禦器具。其當職官吏。協心并力。夙夜自公。率勵不懈。增築開濠。起造輜理。寢皆就緒。臣又製造決勝戰車一千二百兩。每兩用五十有五人。一卒使車。八人推車。二人扶輪。六人執牌。二十人執長槍。隨牌輔車。十有八人執神臂弓弩。隨槍射遠。小使臣兩員。專幹辦閱習車事。每十車差大使臣一員。總領為一隊。見今四壁統制官。逐日教閱。坐作進退。左右回旋曲折之陣。悉可以應用。又沿河十六縣。與上下州軍相接。作聯珠寨。以嚴備禦。臣見使王彥。曹中正在河西攻擊。收復州縣。西京河陽鄭滑等州。同為一體。把截探伺次第。敵人畏懼。已不敢輕動。臣自到京。奉揚陛下仁風。布宣陛下德意。今街巷市井。人情物態。皆以忻悅。敘寧嘉靖。同祖宗太平時。願臣犬馬之齒六十有九。比緣陛下委付之重。宵思才力不任。惕惕憂懼。近日頓覺衰瘁。萬一溘先朝露。辜負陛下眷恤憐憫之意。臣死目不瞑。倘使臣與官吏士民。望翠華回轅之塵。

壬戌。澤上表以謝。表曰。臣今月六日承遞報車駕將還闕者。恭聞明命。肅詔回鑾。歡騰率土之謠。和泮中天之氣。里閭喜悅。如嬰孺之相見慈親。道路光輝。若翳繖而忽瞻白日。人情至此。天意可知。中謝。竊以列聖格言。先王垂裕。天難諶而聰明自我。人至乘而好惡匪殊。但觀自我之是非。可驗匪殊之嚮背。是知人所欲者。自然天亦從之。所以君子不務小同。然後天下能成大順。恭惟皇帝陛下。以道觀政。以德行仁。密箱神武之機。獨幹乾剛之斷。正齊萬乘。來歸九重。宇宙澄清。預想屢豐之慶。廟堂肅穆。式隆宏濟之休。昊穹降福。以穰穰。寰海來崇。而濟濟。六軍有雷動雲行之勢。四夷蒙風驅電掃之威。赫奕重光。崇高再造。列辟駿奔。而竹舞。寰區竭厥。以欽承。臣無任。又上表曰。恭膺明命。肅詔回鑾。下蘇後后之情。仰對在天之意。惠慈佳氣。增光二百年之休。勉勉遠猷。駿惠大一統之盛。佇觀丕應。幸享咸寧。中謝。竊以太祖肇基。奕世嗣服。並據本根之地。宏施實德之風。宅四表而率服。吾君。奄九有而來崇。真主。擁綠辰告。暫聽時巡。知人久戀於容慈。聚議獨形於英斷。欲繼志而述事。遂幹乾而轉坤。時方奉於詔書。願忽聞於雷震。是天喜悅。為人音聲。想來惟呼。應時舞蹈。河伯安流。而迎駕。雨師灑道。以清塵。兒童爭提。攜於壺漿。父老願治。平於道路。里閭皞皞。田野熙熙。收兩河山塞之心。鎮遠徵人民之聽。然後御端門而肆赦。滌舊染以惟新。款宗廟而告歸。儼威容而如在。憂勤祖述。恭儉緝熙。大成有截之功。永以無疆。惟惟。臣無任。先是羣盜王再興。以兵數萬人。王貴萬餘人。往來河上。王善以車百乘寇漢州。楊進兵尤衆。連擾京西諸郡。至德安府。守臣

直龍圖閣陳規晝夜不解甲。晝則與戰，夜則劫其營，相持凡十有八日。而進技窮，乃以百餘人自衛。直抵濠上，求和。規即出城，與進交臂而語。進感其至誠，折箭為誓。明日，引衆去。圍光州甚急，澤遣使招之。皆聽命，即以進為留守。司統制，且擇其軍中老弱萬餘人釋之。進明年二月，澤理財有方，凡兩河及京東西諸郡

求軍須者，皆綴東京所有與之，不以為間。上遣中使撫問，既而澤聞上已南幸，又上疏請還京。臣聞易於漢之卦曰：渙汗其大號。此言人君發號施令，如汗焉一出而不可反也。臣竊觀陛下踐膺大寶，權時之宜，駐蹕近甸，天下之民，延頸企踵，日望變輿之歸。經理中原，以建中興之業。故適者親降詔書，即將還闕，恭謁宗廟，延見父老，中外聞之，莫不鼓舞相慶。以謂陛下英斷如此，何事不就，何功不立，何浮言之可惑。何強敵之足憂。太平基業，正在此舉。下詔之後，日復一日，尙未聞千乘萬騎，涓吉啓行。民心不能無疑焉。臣愚竊意陛下乾剛不撓，離明並照，洞見安危之機，必不肯失信於天下。是必有奸臣誤陛下，負失信之謗也。伏見邇者河陽水漲，斷絕河梁，有姓馬人妻王氏，率衆拒敵，敵勢窮窘，不知所為。此天亡之時也。夫天與不取，反受其咎。臣欲因此時，遣閻勛、王彥各統大兵，乘其孤危，大振軍聲，盡平敵壘。伏願陛下亟還京關，以繫天下之心。則孰不用命，且投機之會，固不容穉。願陛下毋惑於奸臣之言，斷自淵衷。臣謂自此可保萬全，無可疑者也。或奸謀蔽欺天聽，未即還闕，伏願陛下從臣措畫，勿使奸臣沮抑，以誤社稷大計。陳師鞠旅，與之決戰，掃盡邊塵。肅清海宇，然後奉迎鑾輿，歸還京關，以快天下之心。以塞奸臣之口。臣蒙陛下知遇，誓效死節，區區愚忠，不能自已。伏望聖慈，特賜容納。天下幸甚。取進止。上優詔答之。澤上五年在，戊午，今來進書。

之。徽猷閣待制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陸藻卒。藻已見七月甲午。

癸亥，募盜能併滅賊衆者授以官。甲子，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李綱落職，依舊宮祠。時殿中侍御史張浚論綱罪未已，大略言：綱杜塞言路，獨擅朝政，所陳敷奏之語，無非殺戮之事。蓋欲陰為慘毒，外弄威權。當時臺諫如顏岐、孫觀、李會、李權、范宗尹，重者陷之以罪，輕則置之閒散。若非察見之早，而養成其惡，則宗廟之寄，幾敗於國賊之手。可不為之寒心耶。向使綱之輔相，止於任職不欺，當此危難，尙當借綱行法，以示懲戒。矧其得罪於宗廟百姓，與夫不道之蹟，顯著如此，願早賜竄殛，以厭士論。章再上，乃有是命。龍圖閣直學士錢伯言移知鎮江府。初，兩浙提點刑獄周格既死，直龍圖閣知秀州趙叔近權提刑司事。招杭賊陳通降之，賊聞伏槍手屯秀州界，其兵精，遂聽命。是日，叔近以素隊數十人入城，通等猶不解甲。叔近與通等相近置酒，推心腹待之，使皆馴伏，以待朝廷撫定之。城中稍定。

乙丑，詔帥府輔郡等招置新兵，初不計合用錢糧，止仰度煤紫衣之屬，及許雜兵改刺，紊亂紀律，為害甚大。其罷之。水軍進此。三年二月壬午，又說新軍。

丁卯，御營使司都統制王淵為捉殺杭州盜賊制置使，仍賜銀帛萬匹，兩為軍費。有內侍自京齎內府珠玉二囊來上，上投之泔水，翌日以諭輔臣黃潛善，善曰：可惜，有之不必棄，無之不必求。上曰：太古之世，璫玉毀珠，小盜不起，朕甚慕之。庶幾求所以息盜耳。

庚午，上次泗州。辛未，幸破照寺，賜度僧牒金鉢孟。壬申，升揚州天長縣為軍，以其近行在也。丁丑，侍御史王賓試右諫議大夫。詔東南諸州縣所椿私茶鹽鑾賞錢，每處各以千緡計，綱赴行在，用都省請也。案：案狀：江東一路起五萬八千緡，則通戶部言：諸路所收民間助國錢，乞今計置輕贖赴行在，從之。請路為三四十萬緡，未知後來所收如何。

詔自今獲到強盜罪至死情理巨重者，更不申提刑司詳覆，令本州一面依法處斬。俟盜賊衰息，日仍舊。初，太祖少子奉一作康惠王生英國公惟憲，惟憲生新興侯從郁，從郁生華陰侯世將，世將生東頭供奉官令諱，令諱生子偁，中進士第，至是為嘉興丞。一夕，其妻張氏夢神人自稱崔府君，東漢崔瑗，在臨沂封縣侯。

一羊謂之曰：以此為識，已而有娠。戊寅，生子伯珍，是夕，赤光滿室。如日正中，或聞庭下馬嘶劍甲之聲。己卯，上次寶應縣，御營後軍作亂，孫琦者為之首，左正言盧臣中從駕不及，立船絃叱賊，為所逼，墜水死。上命求臣中所在，得之水中，拱立如故。殿中侍御史張浚以為難在艱難中，豈可廢法，乃勅統制官定國軍承宣使韓世忠帥行無紀士卒為變，詔世忠罰金，中書舍人劉廷言無以懲後，浚再上章論，且乞擒捕為變者，乃降世忠觀察使。朱熹後行狀云：浚勸世忠上為韓世忠親筆，案世忠在南京已除承宣使行狀，恐誤今改作降字，庶不抵牾。

中知無不言，而終於非橫，特贈左諫議大夫，賜其家銀帛百匹，兩。官子孫二人。臣中附官在此月乙丑，今併書之。案已卯是二十三日，前此初九日是乙丑，後無乙丑此字恐誤。

承議郎李則言，舊制闕廣市舶司，抽解船貨，以其貴細者計綱上京，餘本州打套出賣，大觀後始盡。今計綱費多而弊衆，望復舊法，仍許商人赴行在納錢，執據往本州償其數，從之。自能常平司，而諸路提舉官多以未受命為詞，居職如故，偽黨之被竄逐者，往往不行。又崇觀以後，因父兄得貼職之人，用近旨當追奪，而所在自如。言者以為國家再造之初，所恃以號令天下，振起中興之業者，威信而已。今稽違王命，無所忌憚如此，不可以不申戒。乃詔帥臣監司體量罷奪，其竄斥人獲送貶所，有隱庇者重坐之。

庚辰，命奉國軍節度使御營使司提舉一行事務劉光世討鎮江府叛兵。武功大夫達州刺史趙哲提舉兩浙路巡社兼提點刑獄公事。

辛巳以劉光世為滁和太平州無為軍江寧府界招提盜賊制置使御營統領官苗傅為制置使司都統制從光世行

苗傅與光世相善光世素信苗傅苗傅與光世素信苗傅與光世素信苗傅與光世素信苗傅與光世素信苗傅與光世素信

苗傅與光世相善光世素信苗傅苗傅與光世素信苗傅與光世素信苗傅與光世素信苗傅與光世素信苗傅與光世素信

苗傅與光世相善光世素信苗傅苗傅與光世素信苗傅與光世素信苗傅與光世素信苗傅與光世素信苗傅與光世素信

苗傅與光世相善光世素信苗傅苗傅與光世素信苗傅與光世素信苗傅與光世素信苗傅與光世素信苗傅與光世素信

苗傅與光世相善光世素信苗傅苗傅與光世素信苗傅與光世素信苗傅與光世素信苗傅與光世素信苗傅與光世素信

苗傅與光世相善光世素信苗傅苗傅與光世素信苗傅與光世素信苗傅與光世素信苗傅與光世素信苗傅與光世素信

苗傅與光世相善光世素信苗傅苗傅與光世素信苗傅與光世素信苗傅與光世素信苗傅與光世素信苗傅與光世素信

苗傅與光世相善光世素信苗傅苗傅與光世素信苗傅與光世素信苗傅與光世素信苗傅與光世素信苗傅與光世素信

苗傅與光世相善光世素信苗傅苗傅與光世素信苗傅與光世素信苗傅與光世素信苗傅與光世素信苗傅與光世素信

苗傅與光世相善光世素信苗傅苗傅與光世素信苗傅與光世素信苗傅與光世素信苗傅與光世素信苗傅與光世素信

苗傅與光世相善光世素信苗傅苗傅與光世素信苗傅與光世素信苗傅與光世素信苗傅與光世素信苗傅與光世素信

苗傅與光世相善光世素信苗傅苗傅與光世素信苗傅與光世素信苗傅與光世素信苗傅與光世素信苗傅與光世素信

苗傅與光世相善光世素信苗傅苗傅與光世素信苗傅與光世素信苗傅與光世素信苗傅與光世素信苗傅與光世素信

苗傅與光世相善光世素信苗傅苗傅與光世素信苗傅與光世素信苗傅與光世素信苗傅與光世素信苗傅與光世素信

苗傅與光世相善光世素信苗傅苗傅與光世素信苗傅與光世素信苗傅與光世素信苗傅與光世素信苗傅與光世素信

苗傅與光世相善光世素信苗傅苗傅與光世素信苗傅與光世素信苗傅與光世素信苗傅與光世素信苗傅與光世素信

苗傅與光世相善光世素信苗傅苗傅與光世素信苗傅與光世素信苗傅與光世素信苗傅與光世素信苗傅與光世素信

苗傅與光世相善光世素信苗傅苗傅與光世素信苗傅與光世素信苗傅與光世素信苗傅與光世素信苗傅與光世素信

苗傅與光世相善光世素信苗傅苗傅與光世素信苗傅與光世素信苗傅與光世素信苗傅與光世素信苗傅與光世素信

苗傅與光世相善光世素信苗傅苗傅與光世素信苗傅與光世素信苗傅與光世素信苗傅與光世素信苗傅與光世素信

苗傅與光世相善光世素信苗傅苗傅與光世素信苗傅與光世素信苗傅與光世素信苗傅與光世素信苗傅與光世素信

苗傅與光世相善光世素信苗傅苗傅與光世素信苗傅與光世素信苗傅與光世素信苗傅與光世素信苗傅與光世素信

苗傅與光世相善光世素信苗傅苗傅與光世素信苗傅與光世素信苗傅與光世素信苗傅與光世素信苗傅與光世素信

苗傅與光世相善光世素信苗傅苗傅與光世素信苗傅與光世素信苗傅與光世素信苗傅與光世素信苗傅與光世素信

苗傅與光世相善光世素信苗傅苗傅與光世素信苗傅與光世素信苗傅與光世素信苗傅與光世素信苗傅與光世素信

苗傅與光世相善光世素信苗傅苗傅與光世素信苗傅與光世素信苗傅與光世素信苗傅與光世素信苗傅與光世素信

苗傅與光世相善光世素信苗傅苗傅與光世素信苗傅與光世素信苗傅與光世素信苗傅與光世素信苗傅與光世素信

苗傅與光世相善光世素信苗傅苗傅與光世素信苗傅與光世素信苗傅與光世素信苗傅與光世素信苗傅與光世素信

苗傅與光世相善光世素信苗傅苗傅與光世素信苗傅與光世素信苗傅與光世素信苗傅與光世素信苗傅與光世素信

苗傅與光世相善光世素信苗傅苗傅與光世素信苗傅與光世素信苗傅與光世素信苗傅與光世素信苗傅與光世素信

雖無制敵之策遠慮之明亦可為奮身以殉國矣而乃小器易盈不知涵養貪名自用競氣好私忠義

日虧遂失所守謂蔡京之罪可略蔡攸之才可用交通私書深計密約凡蔡氏之門人雖敗事誤政力加

薦引綱之負宗廟與夫存心險惡抑亦有素若不早加寬宥臣恐非所以靖天下言者又奏綱之用心在

於專營小人之譽靖康之初綱知小人之情在於懷土故倡為守城之計卒之二聖北遷至今未復者綱

之所致也和議之後綱知小人之情在於憤敵故倡為劫寨及解太原之圍覆師曠將結怨兵擊敵再犯

城闕者又綱之所致也逮陛下中興綱來自江淮知巡幸東南為便既抗章力陳矣及至行在聞小人不

樂東去者即遺為幸鄧之計當是時雖三尺童子知其不可而綱決為之蓋綱之心急於盜名雖使國家

顛沛一切不可顧陛下聖明灼知其奸亟行罷黜不然禍亂可勝計哉頃綱之入相也至南京之日於政

事未有所問先差登聞鼓院并理檢院人吏蓋欲引罪不逞之徒以譽己耳綱以小人譽己則己尊已尊

則朝廷可以脅制而政令皆由己出甚者至於造成伏闕之事雖人主不得而令此謂聖皇帝所以謂其

跋扈也訪聞近日辛道宗叛兵自蘇秀而來綱傾其家貲數千緡并製造緡巾數千道其弟迎賊不知其

意安在令陛下駐蹕維揚人情未安綱居常州無錫縣去朝廷不三百里綱素有狂悖無上之心復懷快

快不平之氣而常州閭閻風俗淺薄知有李綱而已萬一盜賊羣起藉綱為名臣恐國家之憂不在金人

而在蕭牆之內以為李綱者陛下縱未加銖銖之誅猶當責之嶺海遐遠無盜賊之虞庶幾國家可以少

安故有是命申書舍人汪藻草制曰朋奸罔上有虞必去於驩兜欺世盜名孔子首誅於正刑言者又奏

承議郎知無錫縣趙鼎劾綱曰且與之燕漸坐除名漸清人也綱嘗言其弟日綱嘗言其弟日綱嘗言其弟日綱

生而幼年之見及黨汪黃而攻李綱不已何哉使其移攻李之輩而攻汪黃豈不大快公議哉嘗乎胡安國之疏曰當謂政事之綱必先

核實而核實必自大臣與聖謀始波流以前所任相其賢否則有公論矣而昔者獨收綱為甚一言而罷相再言而罷相又再言而投諸

海島施於網者亦其峻矣然人心未服則以前所任相其賢否則有公論矣而昔者獨收綱為甚一言而罷相再言而罷相又再言而投諸

則失人心在他人行之則謂之賢此不核實者一也自仲尼大聖猶待三年有成而乃賞綱以一時未聞報政孫觀章降表賤薄二

聖死有餘其待賢輕矣乃以為社稷首路此不核實者二也綱既放於鄂州流離之後若如昔者所論國家宜少安矣而李成敗選丁

進縱橫所向在如彼此不核實者三也金昭京城遺諸二聖乃何異挾權邪京用事綱方遠脫不預戰守之謀而固欲竊綱前日回鑾

之功指以為罪此不核實者四也綱本以建州樂敵守城之策為孝慈皇帝所知而綱與機政而以為欺君之功不實之罪此不核實者五

也切察之事人以爲純平仲諸於惟綱神道李綱之所不與也而乃謂綱之用心欲置君於何地此激怒為不實之罪此不核實者六

也胡安國之疏如此然以親而庶幾國之罪以怨而抵宋齊愈 初既行逃社法於諸路而通判亳州鄧浚明乞鄉村

三丁點一以為民兵至是朝議大夫知宿州李孝揚言其相妨乃止孝揚迪孫 迪 鄧城人天 宣和間嘗為中

正丞 是日張遇入池州遇本真定府馬軍聚衆為盜號一窠蜂自淮西度江水陸並進至是犯池州守

臣朝請帥陳祐乘城走遇遂入城縱掠驅彊壯以益其軍始遇驅民為兵民辭以不習戰遇曰吾教汝即

命二人取器械相擊殺一人乃止曰此戰勝法也能殺彼則汝可活耳

己丑詔諸路無額上供錢依舊法更不立額自來年始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十 一三九

庚寅。詔以二聖母后未歸。有忠信宏博可使絕域。及智謀勇毅能將萬衆者。詣檢校院自陳。其後得宇文
虛中。二月二日。劉誨。二月二日。楊應試。二月三日。劉正彥。二月二日。皆擢用之。尚書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朱勝
日壬戌。月丁丑。月丁未。月戊寅。

非爲翰林學士。徵徵閣直學士知揚州呂頤浩試尚書戶部侍郎兼權知揚州。頤浩嘗入見。上言。竊觀
天下之勢。以撥亂爲急。撥亂必先任賢。退不肖。信賞必罰。理財節用。積粟訓兵。裁抑恩倖。毋令機朝廷之
權。搜選將帥。大開諫路。總攬羣策。則何爲不成。何戰不勝。上稱善。給事中王綬試尚書禮部侍郎。仍兼
直學士院。中書舍人劉珪試給事中。降授承務郎充徵徵閣待制孫觀復朝奉郎。試中書舍人。初。張浚
因劾李綱罪。論觀不當。由是復用。觀爲張浚所訟。見李綱劾。延康殿學士新知婺州何志同坐棄穎昌奪
職。提舉杭州洞霄宮。

辛卯。詔政和以來。諸慶節號奠元。寧天。天符。天應者。皆罷之。惟開基節如故。詔諸路守臣勤王在
道者。並與進貢恩澤。金人圍磁州。此據建炎二年正月。河。朝奉郎王倫爲大金通問使。時河東軍前通問
使宜教郎傅秀。副使閣門宣贊舍人馬謙遠至汴京。詔趨還。問所得金人意。復遣倫與閣門宣贊舍人朱
弁見左副元帥宗維議事。五月。初。已授命但未成行。遂秀歸而始遣耳。克亦小。秀見留守宗澤。論使縱遣所拘
北使。澤不從。秀至揚州。以金國書對於後殿。爲上言。兵交使在其間。今留之不足以壯威。徒使鄰國交惡。
上納其言。擢秀朝請郎尚書考功員外郎。秀辭命在此月。辛亥。今重書之。

壬辰。詔自今雜犯死罪有疑及情理可憫者。許酌情減降。斷訖以聞。俟道路通行日如舊。
甲午。詔福建路招募槍仗手已行住罷。今後非被受朝旨。輒敢發諸司錢物及以勸誘爲名。抑勒民間出
錢者。並不得施行。仍具職位姓名中尚書省。以本路常行司言。自鮑貽遜等起發軍兵。凡用本司錢米銀
五十二萬貫石兩。他司錢不與。公然隱落。會問不報。故條約之。

乙未。同知樞密院事張懋守尚書左丞兼御營副使。兼提舉戶部財用工部尚書顏岐同知樞密院事。
十月。己未。中丞顏岐除右丞。十一月乙。初。河北招撫司都統制王彥聚兵西山。常慮糧儲不繼。一日。盡發軍士
未。有丞許翰資政殿學士宮觀進議。運粟。會有亡告金人者。金乘虛擊之。衆稍卻。彥大呼鼓勇。士卒皆奮。且以強弩飛石齊發。金人乃退。遂圍
之。絕彥餽運者旬餘。彥徵招諸寨兵大至。圍乃解。

丙申。曲救南京。宿。泗。楚。揚。州。高郵軍。以上巡幸所將過也。
丁酉。詔江淮發運司幹辦公事鮑貽遜以福建槍仗手移屯江寧。給事中劉珪言。杭寇猖獗。今已數月。翟
汝文之師。既無功於前。高士瞻之兵。又潰散於後。唯貽遜之師。屹然不動。蓋杭卒頗有窺浙西之心。所以
未敢大肆者。以槍仗手爲之捍蔽也。彥寇之說。欲遣散槍仗手。乃就招安。趙叔近已令退舍。而寇猶未降。

則其說果可信乎。今陛下深念二浙生靈。方以成算授之王淵。令其招捉。彼槍仗手久屯於彼。望有尺寸
之功。今乃遣之江寧。萬一快快不滿。復有反側。是又生一寇也。設或槍仗手已來江寧。而杭寇未肯就招。
不知淵之兵果能殲滅之乎。當是時再欲來應援。如其遲疑不前。又將何以處之。昔唐裴度平蔡。李光顏
等六人各以師會。今淵豈不能容數千槍仗手而用之乎。願且令在杭州同共討捕。候至錢塘蕩平。然後
遣屯江寧。或令歸福建。皆未晚也。從之。
日。月。云。降。官。會。要。云。劉。正。彥。中。命。王。淵。且
令。槍。仗。手。在。杭。州。同。共。討。捕。之。今。增。入。

甲辰。河北經制使馬忠落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降充經制副使。忠全軍退舍。故有是命。初。戶部尚書
黃潛厚建議諸路監司郡守計置輕賈金帛勤王。至是知濠州徵徵閣待制連南夫言。刻剝到軍資庫紬
絹二千匹有奇。欲輸行在。詔軍資庫物帛本非上供。當留以爲軍衣之用。諸路視此者悉歸之。南夫安陸
人也。

乙巳。詔自今被受中使傳宣者。當時密具所得旨實封以聞。如事有未便者。許執奏。又詔凡官旨及官司
奏請事。元無條貫者。並中書樞密院取旨。非經三省樞密院者。官司無得受。復舊典也。龍克小。龍克此旨。因
年十二月。戊辰注。

丙午。尚書左丞張懋守中書侍郎兼知如故。龍克小。龍克上。委。整理。財。元。龍。龍。中。書。專。取。旨。大。臣。所。擬。者。龍。龍。不。奏。案
呈。龍。三。者。同。上。已。奉。旨。制。之。舊。矣。政。者。恐。龍。龍。是。財。用。司。事。
而行。狀。修。潤。失。實。日。所。附。傳。又。從。而。因。之。克。不。深。考。耳。今。不。取。

丁未。戶部尚書黃潛厚請許淮浙鹽入東京。每袋納借路錢二千。許之。東京。舊東北鹽地分也。時濱海鹽
道不通。金部員外郎吳直夫以爲言。潛厚因請令商人特納借路錢二千。就行在送納。別儲之以待用焉。
戊申。同知樞密院事顏岐守尚書左丞兼權門下侍郎。御史中丞許景衡守尚書右丞。先是景衡陳十
事。謂方今人材未備。而政事不立。法度未修。而宿弊尙存。浮費不節。而國用空虛。賦役頗重。而民力困敝。
命令不行。而事多壅滯。賞罰未明。而人無懲勸。盜賊繼作。而吏民被害。邊境危急。而武備弗嚴。奸賊未逐。
而貪墨滋多。公議未伸。而親黨害政。上歎息曰。真今日之急務。未幾。遂擢爲執政。日。麻。十二。月。庚。午。許。景。衡。除
輔。名。十二。月。丙。午。許。景。衡。除。右。丞。二。書。不。同。案。御。史。臺。題。名。王。實。今。年。十一。月。自。右。議。議。大。夫。除。中。丞。實。代。景。衡。日。曆。十二。月。庚。申
起。居。舍。人。衛。廣。敏。除。右。議。議。大。夫。實。代。廣。申。在。庚。午。前。十。日。在。丙。子。前。十六。日。不。應。併。除。右。議。二。員。蓋。景。衡。實。以。十一。月。遷。也。又。案。今
年。十二。月。朔。日。詔。置。議。官。而。王。善。奏。議。以。爲。其。父。實。爲。中。丞。時。所。請。則。景。衡。實。之。除。皆。在。十一。月。無。疑。詳。考。其。故。景。衡。有。丞。之。命。當。在
十一。月。二十。二。日。戊。申。而。記。事。者。誤。繫。之。十二。月。二十。一。日。丙。子。日。月。五。差。一。字。故。也。景。日。曆。於。十二。月。庚。午。許。景。衡。除。右。丞。
則。二。人。同。除。自。可。知。今。移。附。此。以。正。諸。書。之。誤。

刑部尚書郭三益同知樞密事。右議議大夫王賓試御史中丞。實之除實代景衡。日曆
尚書吏部侍郎周武仲試刑部尚書。龍克小。龍克武仲及顏岐並。初。黃受安化軍節度副使趙野行至密州。
乘推野領州事。時山東羣盜縱橫。劇寇宮儀據即墨。不退。野患之。是日棄城去。

初。黃受安化軍節度副使趙野行至密州。乘推野領州事。時山東羣盜縱橫。劇寇宮儀據即墨。不退。野患之。是日棄城去。

己酉樞密院言昨翁彥國爲經制使令江西轉運司認定錢百萬緡而本路諸州軍食不給詔獨之初上至龜山而御厨人員賀進等求家民間難得之物所受賦以萬計至是曲赦獲免言者論其有害聖德請特不原赦仍鏤板傳布四方從之 婺州蘭溪縣僧居正乘亂據松山以叛民不逞者爭附之其衆漸盛

庚戌杜彥據密州趙野將輜重家屬棄城而去軍民偶語兩日不定彥守衛軍校與軍士李達吳順謀曰方今盜賊縱橫一州生靈豈可無主乃自稱權知州事而達順左右之追執野於張蒼鎮後三日彥坐黃堂上數野以棄城之罪命樹之而分其室梟其首於市惟一子學老得脫彥盡刺城中人以益其軍

辛亥中書舍人汪藻言今中外所當推行者固非一事然軍政不修則無以立國望特詔侍從官以上各以所見考古軍制可行於今者條具以聞不得汎爲迂闊之論陛下與大臣詳擇其中幸今冬敵騎不來汲汲爲備毋使歲月廢弛因循有後時之歎從之 朝奉大夫郭太冲行尚書吏部員外郎太冲茂桐子也嘗用李彥辟通判秀州吏部尚書路允迪率同列薦於朝乃有是命既而言者以爲太冲嘗爲允迪買妾用是得薦遂罷之

孫某權府事金人至城下盡力禦之高陽關路走馬承受官李某者屢率兵與金人戰軍民服其忠勇至是城西北角破城內爲月城以護之凡築月城三層與雲一營相近會營中道火喧亂金渤海萬戶大託卜嘉督將士乘亂攻之城遂陷二人皆爲金殺 知秀州權兩浙提刑司事趙叔近言杭卒初無叛心止緣葉夢得不時支賞遂致紛爭今已就招請官其徒二百二十人自修武郎至校尉乞降告身書填許之給事中劉珪言今盜賊數殘郡縣其勢未即殄滅者以招安之說誘人也金陵賊徒既被厚賞錢塘之兵建安之卒道宗之師又襲是跡而動今湖又見告矣其視殺消寇守倅若判草菅然非徒無罪且有子女金帛之獲紫袍象簡之寵此風一煽人人有富貴之心今之爲監司將帥者不亦難乎今叔近所乞乃羣盜逼作此奏皆不可從之事如欲加誅責即乞留此奏不下或欲令招安即乞量給官告三二十道彼見朝廷重於與之當亦有信朝廷之心御史中丞許景衡亦言官吏無罪而被誅夷軍卒有罪反受爵命其爲爵賞不亦倒置乎上用二人言乙卯寢其命

是月湖州軍士有謀作亂者爲其徒沈賓所告捕斬之詔以賓爲保義郎 初壽春卒丁進被罪而竄遇亂復還鄉里聚衆於蘇村後至數萬皆而刺六點或入火二字進自號下一節遂圍壽春府守臣直祕閣康允之悉取銀帛以賞將士士皆效死允之以城危急勞進士呂某權安撫司幹辦公事出城見進許以金幣犒使進怒殺死者盡取士卒家屬之在城外者戮之圍城二十五日不能

拔乃引去其後軍張勝以所部自趨光州進不能禁允之淮軍人也 江淮置制使劉光世討張遇於池州光世至近郊行伍不整或請嚴爲之備光世曰遇烏合之寇見官軍則自潰矣命速進兵奪城將士叩南門賊望之曰官軍少且不整可破也自城西出時湖水涸爲平地賊越湖占長堤透出官軍之背官軍亂遂敗績光世遁去幾爲賊所執前軍統制官王德敷之得免遇率衆循江而上光世亦整兵追之

【建炎元年】十有二月朔丙辰詔朕朝日延見大臣咨訪庶務羣臣進對隨事進言退閱四方奏牘少夕則披覽載籍鑑觀前古獨於講學久未遑暇念雖羽檄交馳巡幸未定亦不可廢其以侍從四員充講讀官萬幾之暇就內殿講讀先是御史中丞王賓乞開講筵上納其言故有是旨 正月二十四日王將所奏修入詔諸路轉運司類省試以待親策先是諸州發解進士當以今春試禮部會國難不果上以道梗難赴乃命諸路提刑選官即轉運司所在州類省試每路選官六員臨期實封移牒漕臣一員監試不得干預考校仍用省額統計率十有四人而取一人省試之有類蓋自此始

丁巳詔朕固好游畋有以鷹犬輒稱御前者流海島以朝請郎王翺爲兩浙路提點刑獄公事 戊午詔省臺寺監百司官各有存留在京員數如全闕官止差一員通管職事見權官並能以言者論置守司違法差權官數多又便文往諸路倍請添給故也其已給者皆追還之 初命侍從監司郡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十一

庚申起居舍人衛膚敏試右諫議大夫 辛酉詔應焚劫州縣令監司巡歷一歲再徧其所措置以聞將考其當否而陞黜之

守各舉所知一人。至是悉令赴郡堂審察。除應侍報人外皆罷之。白身人送中書省試策一道取旨。三年二月

丁卯。是日御營使司都統制王淵入杭州。初。淵至秀州。下令治兵。十日乃行。杭賊陳通等聞之。為備稍緩。及是淵與統制官張俊馳至城下。傳呼秀州趙鼎圖來。通出不意。遂出迎。淵慰勞之。後二日。乃諭以朝廷遣賜告身。令通等祗受。通等皆喜。淵入州治。命軍士分守諸門。通等三百人立於譙門之外。淵召其守三十人至庭下。遞執之。通呼曰。已受招安。何為乃爾。淵曰。我受詔討賊。不知其他。遂執其餘黨於門外。悉腰斬之。凡百八十餘人。百姓皆相賀。後取杭州角妓張種以歸。淵誅陳通在此月癸亥。今從日麻附辛酉入城之日。

壬戌。資政殿學士京東東路經略安撫使兼制置使知青州曾孝序為亂兵所殺。先是臨朐土兵趙晟聚眾為亂。孝序付將官王定兵千人捕之。大顯而歸。孝序令毋入城。且責以力戰自贖。不則將議軍法。定自知不免。乃以言賊敗卒奪門斬關而入。孝序度力不能制。因出據廳事。賊目罵賊。遂與子宣教郎許皆遇害。年七十有九。詔贈五官為光祿大夫。諡曰威愍。諡正中與忠義錄作威愍會無怒字。

癸亥。金人犯汜水關。初。左副元帥宗維聞上幸維揚。乃約諸軍分道入寇。宗維自河陽渡河攻河南。十二月入

四。右副元帥宗輔與其弟宗弼自滄州渡河攻山東。明年春 陝西諸路選鋒都統洛索與其副撒離喝自同州渡河攻陝西。明年正月戊 撒離喝者。金主晟從弟也。撒離喝或作撒里喝。今從金國謂本撒離喝為從弟。不見他子。昭長安。曹明德傑與功績紀云。紹興二年春。魯魯弟撒離喝犯梁洋。薩里干賽音名。今改正。姑存原註。時西京統制官崔進拔清河。白岳。九鼎 帶御器械鄭建雄守河陽。敵不得濟。

宗維乃屯重兵於河陽北城。以疑建雄。陰遣萬戶尼楚赫自九鼎渡河。背攻南城。尼楚赫陷南城。建雄遂潰。西京留守孫昭遠既罷。西道都總管所調西師。以非所隸。悉引去。昭遠數以洛無城池。而強敵對境。侵軼之狀聞於朝。且遣其子魯曰。今日捍禦甚難。若假一歲。庶幾可保。吾四男二女。今不復念。要為忠義死耳。乃遣曉將姚慶拒之於假師縣。軍敗。慶死之。昭遠知城危。即命其將親衛大夫王仔奉啟進宮。神御問道。行在。既而金人大入。昭遠引餘兵南去。翟進率軍民上山保險。宗維據汜水。引軍而東。命尼楚赫分軍犯京西。先是知階州董岸以勤王兵入援。潰散無歸。東京留守宗澤以岸知鄭州。澤聞金兵入境。遣將劉達援之。未至。岸棄城走。是日尼楚赫至鄭州。不入城而去。遂徑如西京。中原大震。

甲子。徽猷閣待制提舉亳州明道宮刑煥為光州觀察使。用右諫議大夫衛膚敏疏也。先是膚敏上疏論三事。一曰。守法度。二曰。慎爵賞。三曰。正紀綱。何謂守法度。本朝列聖莫不盡循祖宗之法。后族戚里。不得任文資。恐撓法而干政也。欽聖憲肅之父。向經賞為尚書郎矣。乃改授貴州防禦使。逮至崇觀。宣和間。姦臣秉政。戚里內侍。公然請託。內降御筆。日以十數。三省奉行。文書而已。故皇后之父。至為太師。帝女之夫。乃作侍從。其他妃主之家。如王義叟之徒。亦登從班。錢端義之徒。並為寺監。其他不可以枚舉。前此所以

產亂招禍者。實基於此。固陛下所親見也。是宜痛掃崇觀之積弊。悉復祖宗之成憲。而迺者邪煥除徽猷閣待制。孟忠厚除顯謨閣直學士。士大夫莫不駭驚。比來又降中旨。王義叔與郡。王義叟除太府寺丞。以片紙錄。親屈宸翰。以行之。於是物議大喧。以至相視失色。陛下若欲敦椒房之重。奉太母之歡。則當撫卹其家可也。時有賜贊可也。若以公朝爵位私之。則不可也。惜夫人臣無有如杜行者。執之以為不可。致使陛下不得已。屈法以從之。豈能不仰累聖政哉。伏願斷自宸衷。改正煥及忠厚官職。悉從舊法。及罷義叟差遣。且重立法禁。以止絕干求請託之門。庶幾惟新之政。酌而無疵矣。何謂慎爵賞。人君之於慶賞。所以厲世磨鈍者也。比年以來。羣姦擅朝。近習用事。戚里道流。干政撓法。固有不蘇科舉而命官賜第者。又有虛作隨軍治河。因權俸保奏而改京秩者。又有因賄賂權倖而傳宣賜帶。因父兄乘政無出身而得貼職者。前此臣僚論列。固以降指揮悉行追奪矣。而有司奉行不虔。其僥倖得官及改秩者。不唯未有褫奪。往往以赦恩而轉行者多矣。至於帶職名。服章服者皆如是。故朝廷之命不行於下也。害治之大。孰甚於此。願申命有司。悉行檢舉。一洗而去之。庶幾爵位重於朝廷。而天下知所勸矣。何謂正紀綱。比年以來。人或玩法。將相侍從。出典州郡。多以貴傲自恃。監司欲振舉其職業。往往違戾而不肯從。又將領之於士卒。平日黷貨。恣行侵削。不復明階級之法。至簡省其教閱。養成其驕惰。少有責罰。則悖慢無禮。無所不至。或至殺州將。掠居民。而無所畏。朝廷旋即招安。而命之以官。此何理也。又宗室承寇盜侵軼之際。譚州縣與賊通。因而殺之。此又不可長也。願特降睿旨。今後監司規畫事理可行。而諸州遠戾不從者。重加之罪。

若士卒違犯將帥所統之官。則申明階級之法。使斷者不疑。若殺州將。掠居民者。不許行招安之策。必擊戮而後已。庶為將來之戒也。至於處宗室於外。非祖宗之舊制。始於崇觀。其在於外也。至於推牛釀酒。窩藏竊盜。甚則有羣聚殺人之事。今若日給錢米。而散處於東南。庶不為蘇常二州之蠶。至於聚眾殺人。則當重其罪。不可以皇族而貸也。此三者皆當今之切務。而不可移者。惟陛下加誠意。而聖念天下。幸甚。疏入。上以隆祐太后故。未忍奪忠厚職名。乃詔。歷考祖宗朝。后父無任文臣侍從官者。朕欲遵依舊制。以復祖宗平治之時。豈可以近親違戾。羣姦。刑煥可特換光州觀察使。於是膚敏所言數事。皆次第行之。義叔。開封人。其兄女為龍德宮婕妤。宜和末。累遷戶部侍郎。殿中監。靖康初。省義叔之母。隆祐太后女兄弟也。故至是復有此命。日麻附辛酉。六月四日隆祐上仙。特恩赦內親戚之子。通直郎王義叔等並轉一官。案宋史職官志。靖康元年。龍慶中。省六尚局。詔入內高品趙彞。揚州兵馬都監徐洪。並日下監押出門。

乙丑。諫官衛膚敏言。比來王義叟除命。旨自中出。用御寶以行。下。既不由宰臣之進擬。又不由銓部之差注。議者咸謂因戚里佞幸。干請而與之。舜輔及洪。初不由臺臣之彈奏。又不由部使者之糾劾。議者咸謂因近習諂譖而遂之。此二者者甚微。而所繫於國體者甚大。前此所以召亂致禍者。皆由於此。在今日不可不戒。願特詔有司。自今除授並行遣有罪之人。並須經由三省及宰執進呈。方得施行。或有干求請託。乞御寶以行下者。並重寘於法。令御史臺察以聞。庶幾政事之本。一出朝廷。而天下治從之。

丙寅張遇寇江州守臣承議郎陳彥文視事始十日固守不下遇引去江淮制置使劉光世截其後軍破之彥文絳曾孫

丁卯詔諸路都總管司走馬承受公事使臣依舊法隸屬帥司先是政和中改走馬承受為廉訪使者其權與監司均敵朝廷每有所為輒為廉訪所難黃樞密院藉以搖宰相靖康初復舊尋命且依見行條法施行及是樞密院以為言乃復舊制

戊辰右諫議大夫衛膚敏上疏論營繕工作內降錫賚等四事時先朝頗御皆至行在乃建承慶院以處之又置升賜宮以治兵器及服御所須之物於其間而使內侍典其役上在禁中下有司取金幣或母后戚里之家有所干請開以內批御寶行之膚敏言此數事各有所因蓋非得已而議者罔然以為禁中修造復興御前生活復作宮中費用復廣內降指揮復出蓋獲視工役屬之內侍而除授不由中書此人言所以籍籍也望以承慶營繕之役付之揚州升賜造作之事歸之有司特降明詔戚里內侍有所干請過例者勿復降出遠礙者勿復進呈中明三省每奏執其服御之用則令有司依故事共進其錫賚之費則朝廷量功支賜如此則籍籍之論不戒而自平矣給事中劉珣亦奏疏論內降營繕二事上皆嘉納之

韓城縣初京兆府路經略制置使唐重在中以將官曲方為沿河安撫使方老而繆統兵屯韓城日以飲酒蹴鞠為事未嘗治軍政也時河東經制使王瓌在陝府遣人渡河劫寨洛索遂自慈隰引兵而南重遣兵馬都監武功大夫貴州刺史劉光弼齎金帛至河上犒師光弼至華州聞敵過河遂留不進洛索至河中府官軍扼蒲津西岸洛索思之夜潛由上流龍門清水曲履冰渡河方猶飲酒以告者為安洛索出龍門山並河而南距韓城四十里方始覺之乃引兵遁去光弼聞之不歸長安而走郊岐間先是武功大夫榮州團練使陳迪自瀘南安撫司走馬承受公事還行在重以敵兵逼近奏遣迪提舉兵馬措置民兵以備敵又有嘉州軍事推官王尚被敵過岐下重辟尚主管機宜文字重長安時京兆餘兵皆為經制使錢蓋調赴行在重度敵且入以書別其父克臣曰忠孝不兩立義不苟生以辱吾父克臣報之曰汝能以身殉國吾含笑入地矣重聞敵已濟復移書成都漕臣趙開屬以身後見者皆義之光弼光世弟尚青神人也

日麻建表元年六月二十五日癸未中侍大夫明州觀察使陳迪召赴行在紹興五年十一月八日丁丑陳昌壽狀交迪在武功大夫榮州團練使瀘南安撫司走馬承受公事在任召赴行在十二月內到永興軍制置唐重與請司委充提舉水軍軍

加贈橫行通察而日麻乃以為生前官職之今不取

建表以來繫年要錄 卷十一

二五三

庚午除名勒停人李志道復內客省使保慶軍承宜使添差入內侍省都知志道憲養子

名犯上嫌名以字行宜和末為檢校少保慶遠軍節度使直保和殿靖康末坐典炮失職有旨俟解嚴日遠竄至是復用之右諫議大夫衛膚敏言志道在上皇朝用事最久其弄權怙寵勢可炙手一時達官貴人多出其門撓法害政以亂天下其惡不在黃貫譚稹梁師成之下今縱未能竄逐奈何用赦復之上亟疑其命

壬申直龍圖閣知秀州趙叔近罷仍奪職以直龍圖閣朱希代之時叔近既招降抗寇陳通而言者論其嘗受賊金由是免官拘繫於郡

癸酉詔諸路學錢令轉運司拘收許移用

甲戌洛索犯同州守臣直秘閣鄭驥死之先是驥聞上幸維揚上章請自楚泗汴洛以迄陝華各募精兵鎮守有急則首尾相應庶幾敵勢不得衝決奏上不報至是敵及韓城驥帥兵扼險擊之師小卻敵乘勝徑至城下通判以下皆遁去驥獨曰所謂太守者守死而已翌日同州門閉驥赴井死

韓城縣初京兆府路經略制置使唐重在中以將官曲方為沿河安撫使方老而繆統兵屯韓城日以飲酒蹴鞠為事未嘗治軍政也時河東經制使王瓌在陝府遣人渡河劫寨洛索遂自慈隰引兵而南重遣兵馬都監武功大夫貴州刺史劉光弼齎金帛至河上犒師光弼至華州聞敵過河遂留不進洛索至河中府官軍扼蒲津西岸洛索思之夜潛由上流龍門清水曲履冰渡河方猶飲酒以告者為安洛索出龍門山並河而南距韓城四十里方始覺之乃引兵遁去光弼聞之不歸長安而走郊岐間先是武功大夫榮州團練使陳迪自瀘南安撫司走馬承受公事還行在重以敵兵逼近奏遣迪提舉兵馬措置民兵以備敵又有嘉州軍事推官王尚被敵過岐下重辟尚主管機宜文字重長安時京兆餘兵皆為經制使錢蓋調赴行在重度敵且入以書別其父克臣曰忠孝不兩立義不苟生以辱吾父克臣報之曰汝能以身殉國吾含笑入地矣重聞敵已濟復移書成都漕臣趙開屬以身後見者皆義之光弼光世弟尚青神人也

日麻建表元年六月二十五日癸未中侍大夫明州觀察使陳迪召赴行在紹興五年十一月八日丁丑陳昌壽狀交迪在武功大夫榮州團練使瀘南安撫司走馬承受公事在任召赴行在十二月內到永興軍制置唐重與請司委充提舉水軍軍

庚午除名勒停人李志道復內客省使保慶軍承宜使添差入內侍省都知志道憲養子

名犯上嫌名以字行宜和末為檢校少保慶遠軍節度使直保和殿靖康末坐典炮失職有旨俟解嚴日遠竄至是復用之右諫議大夫衛膚敏言志道在上皇朝用事最久其弄權怙寵勢可炙手一時達官貴人多出其門撓法害政以亂天下其惡不在黃貫譚稹梁師成之下今縱未能竄逐奈何用赦復之上亟疑其命

壬申直龍圖閣知秀州趙叔近罷仍奪職以直龍圖閣朱希代之時叔近既招降抗寇陳通而言者論其嘗受賊金由是免官拘繫於郡

癸酉詔諸路學錢令轉運司拘收許移用

甲戌洛索犯同州守臣直秘閣鄭驥死之先是驥聞上幸維揚上章請自楚泗汴洛以迄陝華各募精兵鎮守有急則首尾相應庶幾敵勢不得衝決奏上不報至是敵及韓城驥帥兵扼險擊之師小卻敵乘勝徑至城下通判以下皆遁去驥獨曰所謂太守者守死而已翌日同州門閉驥赴井死

韓城縣初京兆府路經略制置使唐重在中以將官曲方為沿河安撫使方老而繆統兵屯韓城日以飲酒蹴鞠為事未嘗治軍政也時河東經制使王瓌在陝府遣人渡河劫寨洛索遂自慈隰引兵而南重遣兵馬都監武功大夫貴州刺史劉光弼齎金帛至河上犒師光弼至華州聞敵過河遂留不進洛索至河中府官軍扼蒲津西岸洛索思之夜潛由上流龍門清水曲履冰渡河方猶飲酒以告者為安洛索出龍門山並河而南距韓城四十里方始覺之乃引兵遁去光弼聞之不歸長安而走郊岐間先是武功大夫榮州團練使陳迪自瀘南安撫司走馬承受公事還行在重以敵兵逼近奏遣迪提舉兵馬措置民兵以備敵又有嘉州軍事推官王尚被敵過岐下重辟尚主管機宜文字重長安時京兆餘兵皆為經制使錢蓋調赴行在重度敵且入以書別其父克臣曰忠孝不兩立義不苟生以辱吾父克臣報之曰汝能以身殉國吾含笑入地矣重聞敵已濟復移書成都漕臣趙開屬以身後見者皆義之光弼光世弟尚青神人也

日麻建表元年六月二十五日癸未中侍大夫明州觀察使陳迪召赴行在紹興五年十一月八日丁丑陳昌壽狀交迪在武功大夫榮州團練使瀘南安撫司走馬承受公事在任召赴行在十二月內到永興軍制置唐重與請司委充提舉水軍軍

加贈橫行通察而日麻乃以為生前官職之今不取

建表以來繫年要錄 卷十一

二五五

初直龍圖閣知黃州趙令歲奉詔修城及是始果會張遇自江州西

二年春河東制置司兵始至蜀蓋以今冬入蜀而明年春始取於內郡今併附見

既而發屯屯久軍餉不繼成都府路轉運判官趙開等乃率兩川民間助軍錢

以佐之又以便宜截用遞歲應輸陝西河東三路綱川陝屯西兵自此始

初直龍圖閣知黃州趙令歲奉詔修城及是始果會張遇自江州西

二年春河東制置司兵始至蜀蓋以今冬入蜀而明年春始取於內郡今併附見

既而發屯屯久軍餉不繼成都府路轉運判官趙開等乃率兩川民間助軍錢

以佐之又以便宜截用遞歲應輸陝西河東三路綱川陝屯西兵自此始

初直龍圖閣知黃州趙令歲奉詔修城及是始果會張遇自江州西

上招令出城相見且酌酒飲之令成舉而盡曰固知飲此必死願諸軍勿殺城中軍民遇大驚曰酒誠有毒然先以此試公耳更取毒酒潑於地地裂有聲羣盜皆重令成之器識乃引軍東去未幾丁進及羣寇來犯令成皆擊卻之

乙亥命守令勸農賑乏罷借及獻助錢物監司察官吏不如詔者重黜之

丙子詔侍讀官於所讀書內或有所見許讀畢具劄子奏陳用翰林學士朱勝非請也 宣政使昭慶軍承宜使容機落致仕與外官觀機淵聖隨龍內侍也園城中乞致仕至是復起中書舍人汪藻既草詞而右諫議大夫兼侍講衛膚敏言自古官官用事未有不為國家患者帝王作興當蒐求賢俊以自輔如晉起謝安於既廢唐用李靖於已老故命下之日識者交慶未聞有求閣官於閒退之中而進用之者況機爵尊祿厚方時艱危則引身而去王室再造乃有媒進之心徇利不忠孰甚於此命遂格膚敏嘗入對因及崇觀政事上曰崇觀以來所以變亂祖宗之法者皆由宰臣持祿固寵唯恐忤上皇之顏色也故於政事未嘗少有可否所以致前日之禍自今當以為戒 親衛大夫寧州觀察使知東上閣門事章淵言橫行五司向未遵元豐舊制乞並引進司歸客省東西上閣門合而為一以省冗費從之遂命淵同管客省四方館閣門公事

丁丑詔宗室歸朝官添差者勿罷已去任者復還之始議以軍興悉罷州縣添差官以紓民力至是惟二

得留 戊寅言者請以臺諫論奏係國之治亂民之休戚有裨今日政事可以為鑒誠者陳諸輔展之側詔自來年正月為首置簿令大臣擇其已施行者編寫進入 京西轉運副使李茂誠請令諸路撫諭官點檢忠義巡社從之

己卯詔自今年五月以前非專奉朝旨及五月朔以後借補之人並拘收付身其有繫盜賊招安者命帥司驗實以聞自軍興諸路帥監司率以便宜借補官資議者以為濫故也 是日尼楚赫陷汝州初金右副元帥宗輔既渡河議先攻汴京且分兵趨行在而東京留守宗澤增修守禦之備城外千里無糧可因敵擾瀕河州郡諸將請斷河梁嚴兵自固澤笑曰去歲城破正坐此爾向可襲其軌乎命統制官劉衍趨滑州劉達趨鄭州各率車二百乘戰士二萬人且戒衍毋得輕動極力保護河梁以俟大軍北渡金人聞之夜斷河梁而遁完顏宗弼乃遣使告左副元帥宗維謂獨力難攻宗維將輟西京之行併圍汴京既而知澤未可圖遂已時孫昭遠既棄河南去西京殘民無主乃開門出降宗維入西京

李嗣本知河南府自屯西京大內與澤相持嗣本者燕人宣和末以都統制守代州宗維入代義勝軍執之以降因為金用金人既陷汝州將兵挾京西北路提點刑獄公事謝金以遁金人擊殺之州民王氏二婦為金兵所得擁置舟中遂投漢江以死尸皆浮出不壞

數萬 庚辰詔除京畿東西河東北陝西等路依元隆指揮置巡社外後來增置路分並罷以言者論州縣追呼點集致農民失業殊乖朝廷立法本意故也 給事中劉珪試尚書吏部侍郎右諫議大夫衛膚敏試中書舍人仍兼侍講初膚敏受命幾兩旬言事至十數黃潛善等忌之會膚敏論孟忠厚未已殿中侍御史張浚

望有功在人豈可輕以除授今葭李姻親無故得之執不解體廷言忠厚與那煥皆為戚里陛下因臣僚論列易煥以廉察之秩而釋忠厚不問臣嘗究觀歷世之君隆私后家以撓法者比比皆是未有能降恩於諸母之黨而行法於中宮之家如陛下者然臣竊謂憲度者祖宗所以維持天下列聖奉之而不敢違者陛下欲承隆祐太后之意而拂於祖宗之法臣恐非所以為孝也忠厚與煥均以外戚而被超擢均以文資而得法從今一則易為廉察一則尚仍舊授豈惟煥之不服天下聞之亦必悵然不平臣恐非所以為公也蓋漢以祿莽閹梁亂天下唐以武韋楊氏撓王政故祖宗深監於此未有后之姪而為法從者雖韓琦之子嘉彥本文資也神祖既命尚主則授以右列況況肯與之法從乎論者如以高遵惠嘗權侍郎向宗且嘗歷卿士則有說矣考遵惠宗且之世業則高遵向敏中乃將相之家而遵惠宗且又宜仁欽聖之疏屬也論其資歷則遵惠宗且皆登進士第乃其後來自以材奮非緣二后之恩寵也忠厚烏得援以為列職疏入詔那煥朕之后父即令換武忠厚繁隆祐太后之親兼前朝太后父亦有任文臣者宜體朕優奉太后之意書牘行下於是潛善等以上意論珪廷堅持不可膚敏奏昔司馬光論張方不當參知政事自御史中丞除翰林學士光言臣言是則方不當能若以為非則當貶臣今兩無所問而遷臣臣所未喻臣不肯固不敢望光但事有近似故輒援以言之況忠厚乳臭小兒日不知書一旦以外戚子擢之從班擬累聖之法害中興之政此臣所以不能自己也願陛下察臣所言是非而行之若臣言是則當罷忠厚法從之職臣言非則當正臣妄言之罪詔朝廷以次遷除非由論事膚敏力辭時珪亦論戶部尚書黃潛厚當避親乃以潛厚為延康殿學士提舉醴泉觀同提舉措置戶部財用

故日麻於今年十一月歲通東南際事當以備禦至明年正月壬辰乃擊新衛耳但史失其月日而小麻於明年正月附書之亦誤戶部題名潛厚改除在十二月故且附此俟其本月

不出 徽猷閣待制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楊時試尚書工部侍郎時年七十五矣時入見建言自古聖賢之君未有不以講學為先務者上深然之

患在中國不在外敵在朝廷不在邊鄙在士大夫不在盜賊天下之人皆以尼瑪哈幹喇布此兩人者為吾中國之患臣獨以為非也尼瑪哈幹喇布王於大漠之北足未嘗踐中國之地目未嘗識中國之人所以能為吾患者中國有以來之也今不治中國而欲治外敵不治朝廷而欲治邊鄙不治向之士大夫而

欲治盜賊。臣竊以為過矣。日者郡縣之閒。有不肖之人。乘時射利。進其身於朝廷。人皆知其汙佞。蠹國害民。為天下毒孽久矣。朝廷曾不加罪。往往百姓盜賊共起而攻之。至掠其家。奪其財。執而戮諸市。曰此宜和。與國之人也。夫朝廷不戮。而使百姓盜賊得以誅之。國柄倒置。主命下移。如此而欲治外敵。邊鄙盜賊。豈不難哉。臣願陛下委諫官御史。取崇寧以來。饕餮富貴最亡狀之人。編為一籍。已死者著其惡。未死者明其罪。且曰。此以開邊用兵進者也。此以花石應奉進者也。此以三山河賞進者也。此以刻剝聚斂進者也。此以交結宦官。貨賂權倖進者也。如此之類。列為數十條。概其罪惡。疏其名氏。有司鑠板播告天下。與衆棄之。如此外敵聞之。莫不畏。盜賊聞之。莫不服。然後忠賢安於朝。而太平中興之業。可得而定。今不早正其罪。使晏然自以為得計。陛下踐祚踰半歲。臣謂緩急先後之序。幾且失矣。疏奏。上嘉納。遂命彙錄其名以聞。三省樞密院參酌。省臺各錄副本。不許堂除及任守令。後不果行。

日麻載事於二年二月庚午。案二年正月辛亥。已有衝改指揮。不應詳述。請乃在其後。觀其狀云。陛下踐祚踰半歲。則非明年所上。明矣。今因觀改除。參酌附此俟考。

武翼大夫閣門宣贊舍人丁進特放罪。仍遷二官。進既去。壽春。東京留守宗澤遣使招進。進遂納款。澤以便宜補授。言於朝。詔進充京城四壁外巡。以所部赴京城四面屯駐。初。溫。杭二州。上供物寄甯鎮江。其間椅棹。有以螺鈿為之者。守臣龍圖閣直學士錢伯言奏。發赴行在上。惡其美。亟命碎之通衢。

癸未。直龍圖閣提舉杭州洞霄宮張恣復右文殿修撰。除名人魏伯芻復朝奉大夫。恣。金壇人。嘗為中醫舍人。伯芻。開封人。故省吏也。王黼用為徽猷閣待制。提舉在京權貨務。宣和末。為蔡京所廢。至是並用赦復之。

乙酉。詔百官言闕失。詔曰。自今服采在職。其各悉心極言。凡言動舉措之過差。暨軍旅財用之闕失。人情之逆順。政事之否臧。號令不便於民。法制無益於國。若時施設。咸得指陳。切至而有根原。忠鯁而無顧忌。亟當獎擢。昭示勸旌。

中興聖政臣等曰。忠言之於國。猶脈理之於身也。脈理通而後身安。忠言用而後國治。否則手足不相為用。君臣不能無異意矣。漢高祖。唐太宗。俱以能聽言而開創大業。武帝。晉宣。皆能容一諫。而武后。淫虐。能容一狄仁傑。而不至於亂。亡言之有益於人之國也如此。太上皇。海內。使言。委曲。無所不至。三紀之閒。博謀。兼聽。見於設施者。不可勝紀。固有逆耳拂意之論。自敵以下受之。所不能堪者。亦欣然聽用。而不拒。非其盛德。其何能爾。中興之功。有光前代。端自是而致之。

帶御器械張俊自杭州移兵討蘭溪僧居正。破之。是月。奉議郎張守為監察御史。守。晉陵人。宣和末。為是官。以憂去。至是免喪復用。初。建卒張員等既叛。統制官朝請郎王淮。雖駐兵城下。未能破賊。有軍校魏勝者。獨不從亂。頗能調護其黨。至是有詔。招安。員等聽命。守臣張動。提舉常平公事王浚。明皆坐失職罷去。會淮持喪。乃起復故官。知建州。使之撫定。而以勝為承信郎。權本州兵馬監押。時員等雖開門。然軍情尤未定也。

淮之除。史及諸書不見。日麻。明年正月丁亥。詔持。見於此。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十一

是歲。御史臺檢法官王鄰為監察御史。鄰及張守之除。並據御史臺記。

保靜南渭永順州夷人彭儒武等詣澧州獻方物。以道路未通。具令回峒。此以紹興四年四月二十二日。湖北安撫司奏狀錄入。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十一

【建炎二年】歲次戊申。金太。宗。天會六年。春正月丙戌朔。上在揚州。

丁亥。詔錄兩河流亡吏士。又於沿河給官田牛種。以居流民。（中興聖政）詔略曰。河東。河北。郡縣。自太原。既定。失守之際。同守不下。則流亡。信史。考。後世。今數千里之廣。億萬之衆。無一人。忍負國者。忠義之俗。前古未有。訪聞失職之吏。失次之軍。失業之民。渡河東南者。未有所歸。其令帥臣。監司。悉心。措。分。布。收。係。〔臣等正等〕曰。親之於子也。有無窮之恩。故子之愛親。亦無窮。非之於民也。有無窮之德。故民之戴君也。亦無窮。舜禹之民。嚮。歌。獄。訟。者。皆。歸。非。私。於。舜。禹。也。私。其。德。也。國家一祖。入宗。聖聖相承。深仁厚澤。同結民心。兩河千里之廣。億萬之衆。遭罹兵禍。所以寧忘死以捍賊。而不忍偷生以負君。聖詔失職之吏。失次之軍。失業之民。皆在所恤。則其德意厚。而民戴之也。愈固。雖其地未即歸。版圖。臣。知。人。心。之。猶。在。恢復之功。無難矣。

朝散大夫陳瑊知建州。瑊。瑊弟也。時建州亂軍甫定。故更命瑊守之。

直龍圖閣知德安州陳規言。近以羣賊日滋。府司遂措置印造被俘人出首免罪公憑。給令歸鄉。非嚴禁捕盜人等。不得妄加損害。節次。據張世黨內陳智等三百餘人。皆執本府文榜前來投首。乞下諸路有盜賊軍州。準此施行。從之。詔廣南東路轉運判官尹忠臣。徐庚。同根括鄭良寶貨以聞。初。廣東帥闕。轉運使直龍圖閣陳述。攝行帥事。述所為貪酷。朝廷命顯謨閣待制陳邦光知廣州。至則發其姦。遂詔廣西提刑司劾治。始述以御史出使。有訴廣東西漕臣右文殿修撰鄭良姦利者。朝廷即以述為代。使併治之。

良、英州賈人素事宦者以進，獄甫上而良死，藉其資以鉅萬計，述頗私有之，御史以爲言，故有是命。會庚亦奏述賊狀，且言其賊殺不辜以百數，述遁去，詔捕獲者補保義郎，既而送獄窮治，述坐除名。英州編管死既所，邦光石城人也。

戊子，金女真萬戶尼楚赫陷鄧州，初，觀文殿學士京西南路安撫使范致虛既受命，會河東制置使趙宗印引兵自商山出武關，欲趨行在，與致虛會於方城，因將其軍借至，致虛之未至也，轉運副使右文殿修撰劉汲攝守事，營繕儲峙，所以待乘輿之具甚備，時中原假擾，汲初受命，即遣家屬還鄉，益治兵爲戰守計，至是尼楚赫將壓境，州兵不滿萬人，致虛聞風亟遁，汲除安撫使。

九月壬寅，劉汲知鄧州，今案趙姓之遺吏，則致虛以去年十二月初到官，致虛乃過，而汲惟帥與史及家傳不同，然乾道六年太常寺擬汲職狀亦云：權京西安撫使則是姓之所云非誤也，中興會要汲死於直龍圖閣，而家傳云：升右機，必得其詳，今從家傳。語諸將曰：國家養汝曹，久不力戰，無以報，且吾不令汝曹獨死也，士皆感奮，汲募敢死士得四百餘人，乃遣兵馬都監戚鼎以兵三千出東門迎敵，新儀以兵九百出南門，趙宗印以兵三千出西門，皆以牙兵四百登陣以望，見宗印遁，即自至鼎軍中，歷其衆陣，以待敵至，士爭死，敵爲卻，俄而儀亦敗，敵以二軍夾乘之，矢如雨，軍中請汲去，汲不許，曰：使敵知安撫使在此，樂爲國致死，敵大至，汲死之，宗印率軍民自房陵奔襄陽，事聞，贈汲大中大夫，後諡忠介。

是日，金陝西諸路選鋒都統洛索圍長安，先是河東經制副使傅亮自陝府歸，馮翊會唐重除永興帥，因與亮俱西，城中兵才千人，重悉以授亮，嬰城固守，金益兵攻之，己丑，直祕閣謝脫提點京西北路兼南路刑獄公事，專切總領招提賊盜，先是有撰勸勇文者，揭於關羽廟中，論敵兵有五事易殺，連年戰辛苦，易殺，馬倒便不能起，易殺，深入重地，力孤，易殺，多帶金銀，易殺，作虛聲嚇人，易殺，各宜齊心協力，共保今歲無虞，既得而上之，詔兵部鑲板散示諸路。

辛卯，詔自今武臣未至武功大夫，不得除遙郡，雖係軍功特旨，亦不施行，以中書有請也。戶部侍郎兼知揚州呂頤浩轉對，論官軍所至爭取金帛之罪尤小，劫掠婦女之禍至深，願申論將帥，自今有犯，必罰無赦，昨鎮江城中婦女有尙在軍中者，亦乞速令放歸，詔以付諸將。壬辰，龍岡閣直學士知鎮江府伯言奏，已依處分螺鈔椅棹於市中焚燬，萬姓觀者莫不悅服，上曰：朕早來語御史張浚曰：還瀆返樸，須人主以身先之，天下自然嚮化，黃潛善曰：誠如聖訓，詔併真州權貨。

務都茶場於揚州，以行在務場爲名，以延康殿學士同專一措置財用黃潛厚言，真州地近行在，而兩處給鈔引非便故也，潛厚在維揚，率遺人於近州村坊市酒，入都城鬻之，得息至倍，議者謂之。此以紹興二年十月丙午劉焜論潛厚因軍餉修入，不得其年月，因事附見。

癸巳，復置明法科，皆得解或被貢人許就試，用大理少卿吳璣請也，初，本朝取士之制，自進士外，有諸科而明法在其中，熙寧中，既罷諸科，而獨存明法，然以舊科但取記誦之學，故更置新科，崇寧初，併其額歸進士，至是璣以法官闕人爲請，遂從之，然未及行。紹興十一年七月庚子可參攷。朝請郎季陵守尙書右司員外郎，陵，龍泉人也。

人汪藻論源以資給林靈素，孟昌齡，梁師成而得監司，仲謙奴事譚橫而升廷閣，今兩浙人心未定，豈堪二小子擾之，於是源、仲謙皆改命。朝奉大夫謝亮行尙書主客員外郎，亮初以余深門客恩補官，後從章貢軍，因得調，宣和末，用爲尙書郎，至是懼當討論，乃求使絕域，遂有是命。詔應崇寧以來諸寺院改爲宮觀者，自天寧觀外，餘悉還之。

甲午，上詣壽寧寺，謁祖宗神主，殿中侍御史張浚論兵部尙書董耘，自布衣諸事董貫，陛下總帥濟，鄒彥綠獲進，蓋有所自，尙書高選，耘邪佞有素，豈可濫居，詔以耘爲延康殿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迪功郎御營使司準備使喚周公彥言，今茲正二月之交，乃太一正遷之日，宜於禁中設壇望拜，上以問輔臣，黃潛善曰：太一所遷之方，災祥應之，如設壇望拜，不可爲也，許景衡曰：修德愛民，天自降福，停官人崔稔復朝奉郎，稔，張闢子，培也，大觀間，蔡京責太子少保，開爲翰林學士，草制詞，明著其罪，京城之開封尹，章阿京意，劫稔不能事母，文致其罪，至是稔母沈氏訴於朝，中書侍郎張縉因白其事，上曰：抱冤者獲伸，則人心悅而天意格矣，如兀等事，卿能助朕行之，豈不賢於周公彥築壇望拜之禱乎，開河陽人也。移揚州宗室於泰州高郵軍，命祕閣修撰趙令憲。

士從添差同知西外宗正事，主管高郵軍家子，令憲，燕懿王元孫舒益公世逢子。蕭王生昌州，韓使惟圖，惟世士從，仲湜子也。刑部尙書兼侍讀周武仲上言：前朝得罪黨人，既已復官，宜並還其恩數，上納之，乃詔係籍及上書人，令其家自陳，當與贈諡碑額，其致仕遺表恩澤皆還之。盜據宿遷縣。日麻無此，今以正月十五日臣僚上。

是日簽書武勝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權鄧州李操叛降於金人。初劉汲既死，金得種縣小吏格某，使人城招諭曰：尼楚赫大王兵十萬，取今日已時攻城，城破，雞犬亦不問，惟速降可以免禍。有士曹參軍趙某者，欲投拜，操不可，曰：當死節，趙曰：豈不知盡節為忠，顧死無益，奈一城生靈何？操許諾，乃借見尼楚赫於城外，尼楚赫折箭為誓，遂入城，操、河南人也。

乙未，詔自今犯枉法自盜贓人，令中書省籍記姓名，罪至徒者，永不敘用。按察官失於舉劾者，並取旨科罪，不以去官原免。時議者以為崇，觀以乘，其害民甚於盜賊，故條約之。初，武經大夫維州團練使東平府兵馬鈐轄孔彥威與帥臣權邦彥不和，彥威嘗私室室女，邦彥欲按之，彥威叛去，邦彥率兵追及，彥威射中邦彥，邦彥乃還。既而彥威更名彥舟，聚衆漸盛，遂引兵之淮西，至是犯黃州，圍其城，守城趙令巖率軍兵拒之，凡六日乃解。此據隆興元年七月本州乞為合成立廟狀增入他書，蓋無有也，狀以為建炎二年正月十日事，故附此。

丙申，金萬戶尼楚赫陷均州，守臣楊彥明遁去。添差武當縣丞任雄翔以城降，雄翔，燕山人也。趙姓之遺史，先是靖康初，金人犯河北州縣，軍民皆殺，獨雄翔官均州有添差武當縣丞任雄翔者，燕山人，三世及第，有智算，聞亂即率燕人之家所有器刀及有馬者皆納之，以明不反，知州事，彥明信之，未幾，有漢兵犯州境者，令雄翔措置，每出必勝，均州人亦賴之，隨付以器甲兵馬，使防境內，雄翔嘗與彥明曰：國家忘職久，士卒偷惰不可用，若金人至，必不能當，前者邊事初動時，若國家虛取燕人使之防邊，取之有道，猶可支許，今國家兵馬，更十年後，恐或可用，及金人犯境，百姓流徙而去，彥明計窮，雄翔乃以其家送彥明全家上武當山，復還城中，金人到，雄翔迎入城，於是歸。

丁酉，朝議大夫李楫行監察御史。是日，金人陷房州。戊戌，言者論數十年來奏功冒濫，請自今循襲前轍，保奏不實者，官員坐欺罔之罪，軍曹等司編管遠惡州軍，仍令御史臺覺察從之。右武大夫高州防禦使環慶路兵馬副總管王機除名，象州編管，坐開邊隙也。是日，洛索陷長安，守臣天章閣直學士京兆府路經略使唐重死之初，金人在河中，重上疏言狀，且乞五路兵自節制，不報，馬步軍副總管武功大夫貴州刺史楊宗敏嘗為重謀曰：今河東諸州，皆非我有，敵距此纔一水，而本路兵弱，宜急繕城，暫為守禦計，以待外援，舍此無策，重以秦民驍，不欲援之而止，及金人犯境，重不知所為，貽書轉運使李唐福曰：重平生忠義，不敢辭難，始意迎軍，駕入關，居建領之勢，庶可以臨東方，今車駕南幸，關陝又無重兵，雖竭盡智力，何所施其功，一死報上不足惜，遂洛索圍城，彌旬，外援不至，於是直秘閣前河東路經略副使傅亮以精銳數百奪門降金，時地大震，敵因其勢以入，城遂陷，重尚餘親兵百人，與敵戰，諸將扶重去，重曰：死，吾職也，戰不已，衆潰，重中流矢死之。趙姓之遺史云：重自縊死，今從

劉學所 陝府西路轉運副使直秘閣桑景詢，判官會謂，京兆府路提點刑獄公事奉直大夫郭忠孝，經略司主管機宜文字王向及其子建中與宗閔皆死，提舉軍馬武功大夫榮州團練使陳迪猶率餘衆巷戰。

嘔血誓衆，敵大入，死之，重部曲有感其德者，求舊棺於僧舍，掘地瘞藏之。時年四十六，重之未沒也，李唐儒以其嘗聞，俄而死節報至，上哀之，贈資政殿學士，建中侍大夫明州觀察使，皆諡恭愍。宗閔、右武大夫貴州防禦使，後以孫貴諡忠介，他贈官推恩有差。宗閔、沂中大父。沂中已見元年正月辛卯會要云：宗閔，靖康初，此蓋其子也。景詢，樞密人，故溼，介直有守，尚氣節，童貫用事時，州縣官皆迎肩與望塵，而拜，景詢獨死，事會要詳也。原路兵馬副總管

出巡可以免禍，忠孝不答，遂被害。熊克小原以謂為本府通判，蓋承會要之誤，日麻紹興三年四月庚戌宜撫處置司奏狀亦稱水與通判曾謂死事不風，或疑是未受命也，汪藻外制集，又稱謂除轉運副使，恐大誤，當改己亥，秘閣修撰河南尹西京留守京西北路安撫制置使孫昭遠為叛兵所殺，初，金犯西京，昭遠率麾下南去，行至陳，蔡開，潰兵滿野，昭遠猶欲安集之，而麾下單弱，乃欲擁之以行，昭遠罵之曰：若等衣食縣官，不以此時報國，南去何為？叛兵怒，擊昭遠死焉。事聞，贈徽猷閣待制，後諡忠愍。龍圖閣直學士葉夢得落職，提舉江州太平觀，坐守杭州軍變故也。日麻會要，夢得自待制落職，(案)夢得，先是言者論顯謨閣學士知

越州霍汝文總兵臨城，不肯會戰，詔令分析，汝文言：自抗賊作亂，首提孤軍與賊鏖戰，而諸將悉為憲臣所制，除飽貽遜槍杖手在城下與臣相聞外，無單車一介以為犄角，不知使臣與誰會合，策前後請討賊，奏廢其在，焉可誣也。詔降汝文為顯謨閣直學士。日麻會要，夢得自待制落職，(案)夢得，先是言者論顯謨閣學士知

錢糧有勞也。東後為劉豫所相，故於此著其始。金游騎至京城下，宗澤不之備，疑不敢入，是日，統制官劉衍與金人遇於板橋，敗之，追擊至滑州，又敗之，金人引去。是日，張遇陷鎮江府，初，遇自黃州引兵東下，遂犯江寧，江淮制置使劉光世追擊之，遇乃以舟數百絕江而南，將犯京口，既而回泊真州，士民皆潰，將作監主簿馬元穎妻榮氏為賊所得，榮氏厲聲罵賊，為所害，榮氏，疑女弟也，翌日，遇自真州攻陷鎮江，守臣龍圖閣直學士錢伯言棄城去，時封魯國大長公主避地南來，其中子右金吾衛將軍譚為賊所殺，頗掠其家人而去。王明清撰錄載此事甚詳，日麻正月戊戌，張遇寇江寧府，劉光世破其後軍，追擊至江州，湖口縣大捷，此據劉光世所申非其實也。

辛丑，入內侍省押班邵成章除名，南雄州編管。時金人攻掠陝西，京東諸郡，而羣盜起山東，黃潛善、汪伯彥皆蔽匿不以奏，及張遇焚真州，去行在六十里，上亦不聞，成章上疏條具潛善、伯彥之罪，曰：必誤國及中潛善使聞之，上怒，詔成章不守本職，輒言大臣，故有是命。日麻不言成章得罪本末，但坐批旨云：輒論大臣，今言違制，則其之云當不妄也。(案)史載南雄州編管而姓之云取吉州，當改。(中興聖政臣正等)曰：自古人君求言之路至廣也，上自公卿百執，下逮窮民，庶人惟宜官女子不與焉，豈以其皆無能言者歟，直以其非所當言耳，非所當言而言，借曰有益，已為非

後矣。願陛下以祖宗二百年大一統基業為意。不可憂思過計。而信憑姦佞。自為身謀者之語。早救回鑿。則天下幸甚。臣大馬之齒已七十。於禮與法。皆合致其事。以歸南畝。臣漏盡鐘鳴。猶僕僕不敢乞身以退者。非貪冒也。實為二聖蒙塵北狩。陛下駐蹕在外。夙夜泣血。惟恐因循後時。天下自此失我祖宗大一統之緒。所以狂妄。屢有敷奏。非臣好為此激訐。恭望容慈。委曲詳察。取進止。遣開封府判官范延世以聞。

此係

澤第十二奏。張瑄留守請回鑿表。皆詳而從。自潛消夫強敵。振旅以入。宜復幸於輿。政控枕誠。仰于容聽。竊以衆人以安。安為慮。成思克定於厥家。王者無難。難之時。豈或不常於厥邑。是以漢祖之戰京。宋時。歸幸於機。陽光武之復東京。亦暫休於河內。皆匪定都之會。實為行衛之區。此臨安久積大難。雖宮室卑陋。弗稱於九重。而井邑夥繁。相屬於七校。況守寺之有所。復廟祔之已安。倘回鑿取之臨。尤慰斯民之望。惟皇帝陛下。遠稽古昔。下順黎元。鑒漢武之無庸。知從欲之違濟。詔大僕而效。命歸頭以先驅。回鑿旋衛。豈難行。之錄。復勞休士。

聯稱告至之賜。

己酉。詔沿邊將兵避難入蜀者。並放罪限半月赴行在。仍於大散關置關使二員。自今官員入蜀。審驗告敕無偽者聽過。自兩河失守。兵官之敗散者。多在興鳳開招集潰兵入蜀。朝廷聞之。故有是命。

此非日麻不

三年十月戊寅。利路轉運司申樞密院狀。修入。

庚戌。中書舍人汪藻言。取會三省吏到揚州者二百五十八人。乞推賞。先是詔在京三省樞密院臺省寺監百司當行人吏隨到駐蹕處。先轉一資。事定別推賞。不到者勒停編管。至是進呈。上曰。不到者何。不具此賞。未可行。俟見當州人數乃可。執政皇恐而退。

辛亥。詔曰。近緣臣僚論列。乞以崇寧以來無狀之人。編為一籍。已降指揮。候諫官御史具到。令三省樞密院參酌施行。然念才行難於兼全。一書不可終廢。當宏大度。咸俾圖新。除參酌到罪惡深重。不可復用人外。並許隨材選任。如頗有績效。可以補前行之失者。因事奏陳。特與滌洗。仍許擢用。是日兩浙制置使王淵招賊張遇降之。遇自金山寺進屯揚子橋。衆號二萬。會淵還行在。自將數百騎入其寨。招之。遇見淵器械精明。惶懼迎拜。淵曰。汝等賴我來。故得降。不然。已無遺類矣。淵奏以遇為開門官。贊舍人守臣錢伯言乃得還其府。遇尤縱兵四劫。慮從者危懼。戶部侍郎兼知揚州呂頤浩。帶御器械御營使司前軍統制韓世忠。聯騎造其壘。曉以逆順禍福。執其謀主劉彥。磔於揚子橋。縛小校二十九人。送淵戮之。餘黨怖而釋甲。得其軍萬人。隸世忠。

壬子。顯謨閣直學士提舉醴泉觀孟忠厚為常德軍承宣使。用專諫給舍六章論列也。初。新除中書舍人衛膚敏既坐論忠厚故。徒官力辭不拜。翰林學士朱勝非言。陛下即位之始。四方拭目以觀新政。今乃坐外戚而去諫臣。非所以示天下。會劉珪不書錄黃。殿中侍御史張浚章繼上。中書舍人汪藻亦言。隆祐太后盛德著聞天下三十年。今一旦以忠厚之故。使陛下屈法而隆私恩。臣恐海內之人。不能無疑。非所以承隆祐遠嫌之德。膚敏復言。事母后莫若孝。待戚屬莫若恩。勸陛下莫若賞。今陛下順太后以非法。非所謂孝。處忠厚以非分。非所謂恩。不用臣言而遷其官。非所謂賞。陛下舉而三失之矣。況陛下事太母猶

母也。子之於父母。可則從之。其不可者不從也。故孔子曰。從父之令。又焉得為孝乎。蓋有天下者。當以大義滅親。豈可徇家人之私情。害祖宗之法。至假外戚以名器。而示天下以不公。矧中書乃根本之地。而舍人所掌。在於論列可否。獻納是非。不特演論而已。臣叨居諫垣。已試無補。若更貪榮冒寵。超擢詞掖。則不移之慮。難聽之語。又無妄發。其獲罪愈重矣。前一日。執政進呈。上問何以處此。中書侍郎張慤流涕言曰。陛下政事。盡循祖宗成憲。惟忠厚居論思之職。至今諫官臥家。幾月有傷公道。臣竊惜之。同知樞密院事郭三益曰。陛下屈法於忠厚。為太后也。惡流涕而請。為天下也。願陛下從慤言。宰相黃潛善。知樞密院事汪伯彥亦言。忠厚當換武。陛下倘重違太后意。即請以言者論疏納東朝。上曰。不若以章疏付忠厚。令自為謀。則兩全矣。既而太后令與忠厚易武。上以諭輔臣。仍詔后族自今不得任侍從官。著為令。

（中興聖政

臣謂正等。曰。臣聞章獻明皇后垂簾時。外戚為手。以爲待制。仁宗親政。於明廟之政。無大變。更而李良即日武弁。以爲祖宗之制。不可以私恩廢也。太上皇帝奉隆祐太后至矣。而不敢抑言者。以私恩厚。嗚呼。此我宋家法。萬世所當守也。

詔以京師乏糧。出樞貨物錢五十萬緡付留守司。詔江淮兩浙商人入中。時京師米斛十二千。上聞之。故有是旨。是日。金人焚鄧州。初。上既用李綱議營南陽。於是截開四川。輕齎綱及聚芻粟甚衆。城破。悉為金有。金又需百工伎藝人及民間金幣。如根括京城之法。凡再旬乃盡。至是將退師。使人諭城中富民。令獻犀象金銀以謝不死。城中人既出。尼楚赫諭之曰。大金欲爾兵十萬屯於鄧州。爾當供其芻粟。衆曰。鄧州多水。非屯兵之地。尼楚赫曰。爾曹既已投拜。皆大金之民矣。今引兵而去。後有他盜若何。衆莫對。尼楚赫傳令。竭誠北遷。士大夫許調官。緇黃歸寺觀。商賈使居市。農家給田種作。城中傳聞皆大慟。少頃。金兵四面縱火。盡驅城中人入木寨中。後四日。擁之而去。中途量給食。細民之死者殆盡。

癸丑。太學生魏祐上書論黃潛善。汪伯彥誤國十罪。不報。

此論趙鼎之道。詔非汎假日並權住更不修務。史其齊未見。

侯邊事平。息依舊。用提舉淮南西路茶鹽公事呂伸請也。

甲寅。浙東安撫使兼知越州翟汝文言。本州禁卒不滿千人。皆侏儒不及等尺。近者杭州兵卒作亂。婺州盜賊繼作。本州臨時不過募槍仗手。禦賊。而槍仗手皆村民。乍募不習戰鬪。動輒傷敗。伏見武經郎王政見押回本路軍兵一千餘人。分還管下六州。其人昨成河北。稍習邊面。欲乞盡屯駐在越州。合為一軍。則兵勢稍衆。可以鎮壓一路。豫備不虞。從之。

是月。太學錄萬俟卨為樞密院編修官。武陽人也。

此據樞密院屬。官題名及幕誌。

金人陷穎昌府。守臣孫默為所殺。初。劉汲之未死也。檄承事郎裴祖德權通判府事。祖德時丁母憂。默奏起復。會金人入犯。默乞退保假城。既而巡檢趙俊密報祖德。金人不來。祖德以挈家為詞。給默暫歸陽翟。乃安中留守司。言默遁去。宗澤信之。以祖德權府事。默大怒。劾於朝。未報。俄金人再犯穎昌。默被殺。澤乃假祖德直秘閣。知穎昌府。

穎昌之陷。諸事不見。今以紹興四年八月十三日。臣僚章疏修入。不得其年月。故且附金人破唐鄆之後。更須詳改。

洛索既得長安。即鼓行而西。進陷鳳翔府。隴右大震。夏人謀知關陝。

無備。遂以宥州監軍司檄至延安府。自言大金以郵延割隸本國。須當理索。若敢違拒。當發兵誅討。郵延經略使王庶口占檄詞報曰。金人初犯。本朝嘗以金肅。河清界備。今誰守之。國家以姦臣貪得。不恤隣好。一至於此。貪利之臣。何國蔑有。豈意夏國躬蹈覆轍。比聞金人欲自涇。原徑搗興。靈方竊為之寒心。不圖尙欲乘人之急。幕府雖士卒單寡。然類皆節制之師。左支右吾。尙堪一戰。果能辦此。何用多言。徑檄興中府。因遣諜開其用事臣李遇。夏人竟不出。此據趙銜之遺史附見其之。以為審初事。故附見此月末。時金主晟居涑流河御寨。而左右供奉半皆南人。是月。數千人同謀。以入山探薪為名。蓋置長柯大斧。欲劫晟入山據險。然後結集南兵。挾之渡河。以為質。既而為其徒所告。首謀者皆坐誅。遂寢。此據趙子紙燕雲錄修入。以洪皓記聞。致之。當有是事。略所記附三年正月。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十三

【建炎二年】二月乙卯朔。言者請令羣臣入對。具所得上語。除機密外。關治體者。悉錄付史官。從之。直秘閣京東轉運判官柴天。因為本路轉運副使。兼知青州。主管京東東路安撫兼提刑司公事。天因開封人。天因。見洪邁。天因。見洪邁。時金已陷青。維而朝廷未知也。

丙辰。詔太史局天文自今除報御前外。並不許報諸處。日曆無此。今以紹興三年七月。秘書省申明狀增入。吏部尙書路允迪。罷為資政殿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時言者復論允迪。薦郭太冲事。以為欺君。允迪因乞祠。而有此命。詔錄韓琦子孫。可任使者。是日。金再犯東京。宗澤遣統制官李景良。圍中立。統領官郭俊民等。領兵萬餘。趨滑州。遇敵大戰。為敵所乘。中立死之。俊民降金。景良以無功遁去。澤捕得。謂曰。勝負兵家之常。不勝而歸。罪猶可恕。私自逃遁。是無主將也。即斬之。既而金令俊民持書招澤。俊民與金將史姓者及燕人何祖仲。直抵八角鎮。都巡檢使丁進與之遇。生獲之。澤謂俊民曰。汝失利就死。尙為忠義。鬼今乃為金游說。何面目見人耶。梓而斬之。謂史某曰。上屯重兵近甸。我爾守也。有死而已。何不以死戰我。而反以兒女語脅我耶。又斬之。謂祖仲本吾宋人。脅從而來。豈出得已。解縛而縱之。諸將皆服。戊午。詔資政軍州團練副使耿南仲。係淵聖皇帝二十年宮僚。免過嶺。移江軍居住。詔諸路有警報。

鄰近三百里內州軍。不拘路分。互相策應。用宣教郎馮鐸請也。劉衍自滑州引兵還汴京。是日。尼楚赫陷唐州。遂縱焚掠。城市一空。己未。詔兩浙武臣提刑於鎮江府置司。辛酉。刑部尙書周武仲。遷吏部尙書。兼侍讀。尙書戶部侍郎。兼知揚州。呂頤浩。遷戶部尙書。御史中丞王資。遷刑部尙書。仍兼侍讀。朱勝非。秀水開居。云。建炎二年。春夏之交。政府與員。周武仲。獻之。吏書。予在翰林。王資。元。將中。司。同。不。敢。求。對。如。是。兩。月。元。將。忽。運。刑。部。頗。不。樂。謂。告。十。餘。日。上。道。人。致。論。始。起。又。數。日。予。亦。有。之。命。案。史。路。允。迪。以。二。月。丙。辰。罷。職。王。資。除。刑。部。前。五。日。勝。非。所。謂。政府。與。員。當。指。此。也。然。實。不。在。春。夏。之。交。勝。非。五。月。戊。子。除。右。丞。去。已。遠。亦。不。應。云。又。數。日。予。亦。有。之。命。也。若。指。今。年。五。月。許。景。衡。去。時。則。實。已。不。在。中。司。勝。非。小。說。時寇盜稍息。而執政大臣。儉安朝夕。武仲請對。引孟子言。國家閒暇。及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今不乘時為無窮之計。何以善其後。願詔二府。條天下大事。與取人才。紓民力。足國用。選將帥。強兵勢。消盜賊之策。講究而力行之。又言。今宿將無幾。後來以武略稱者。未見其人。請詔武臣。郡守。路都。監以上。各舉可為將者。會議者。言。三省。舊合為一文書。簡徑。事無兩滯。乞循舊例。宰相。帶同平章事。詔侍從。臺諫。議。武仲曰。今敵兵尙熾。軍防兵政。所宜討論者。甚多。何暇講求。省併條例。莫若且依元豐官制。元立吏額。及行遣日限。庶無冗員滯事。而得省併之實。翰林學士朱勝非亦言。唐制。僕射為尙書省長官。奉行兩省詔令而已。今為相職。如復平章事。則三省規制。與昔不同。左右丞以下。官曹職守。以至諸房。體統綱目。皆合改易。典故散亡。未易尋釋。尙輔佐得人。官稱異同。似非急務。矧今行朝。事無巨細。皆三省樞密院。日再進呈。同稟處分。兵機國政。宰相實已平章矣。請俟休兵日。議之。議遂寢。此以武仲。集。錄。及。勝。非。開。居。錄。參。修。不。得。其。時。且。附。龍。圖。閣。學。士。鄭。修。年。顯。謨。開。直。學。士。劉。阜。民。徹。獻。開。待。制。余。日。章。白。彥。暉。並。修。職。始。用。元。武。仲。遷。吏。部。之。後。

年七月己亥。詔也。初。李綱既建議而去。修年與其弟顯謨。開直學士。修年至行在。皆用維學士。乞見朝廷。亦不問而許之。中書舍人汪藻嘗以為言。不報。王資之長御史也。又疏言及之。乃有是命。獨修年以進士甲科。領職如故。修年。居中子。阜民。正夫子。日章。深子。彥暉。時中子也。龍圖閣直學士。知洪州。胡直。備奏江西軍民五害。如經制司。拋科。灰。增。提刑司。科配。吏。民。以私財助國。此事去年八月。已。即。李。綱。罷。後。黃。潛。等。已。潛。厚。又。有。中。明。當。致。諸州受納苗稅。加耗太重。有一斛而取五斗者。又朝廷所須。郡縣率取之。等第及行戶。而無錢以償。監司巧為輜設之名。務收恩保家。由此搖動軍情。愈益驕恣。望特下寬卹之詔。除此五害。以固人心。寬民力。先是。翁彥國為經制使。籍民輸建康。修成。傳數百萬。其人。險度。吉安。安諸郡。陸負水運。率千錢致兩。兩。江西提點。刑獄公事。雷估。勸民出私財助國。乃督責州縣。以等第厚賦於民。欲以求進。江西民苦二役。皆愁恨無聊。直孺以為言。詔嘉獎。於是諸役並罷。祕閣修撰。新兩浙路轉運使。品源。知揚州。直。祕閣。新兩浙路轉運副使。姜仲謙。移廣南西路。朝散郎。新荆湖北路轉運副使。范冲。移兩浙路。先是。汪藻論源。

仲謙小人不可用。執政不樂，故仲謙改而源更有是除。沖正月癸卯自廣都具外，即除湖北漕令併書之。朝奉大夫辛炳落致仕。奉議郎主管亳州明道宮張穎直祕閣，滕縣人，父孝純，靖康末以資政殿學士守太原，城破不降，為金所執，故有是命。

壬戌，資政殿學士副使詔州安置宇文虛中復中大夫，乘驛赴行在，以虛中應詔使絕域也。虛中之貶也，上疏自陳元議與金人三鎮及金帛，遣沈晦送誓書，皆正月事。臣自拱州與李遵收召東南兵入援，二月朔，姚平仲劫寨失利，金人復攻城，翌日得旨召徵，臣入對，被命出使，明劫寨非朝廷本意，且令迎奉陛下還闕，當時所與物，止程帶四百條，水銀礮砂十數斤而已。若不割析，恐身首異處，家族殄滅，亦未足以消弭人言，疏入不報。至是始召。鴻臚卿康執權為起居郎，尚書禮部員外董道為宗正少卿。道在道

國城中惟國子祭酒不知何以獨不貶，恐是靖康間已權當政。癸亥，能在京及諸路市易務，以其錢輸左藏庫，惟抵當庫仍舊，自熙寧初，市易法及是言者以為所入不償所費，遂罷之。越州觀察使提舉萬壽觀高世則為保靜軍承宣使，宣教郎蘇符為國子監丞，符執孫。賦眉山入元祐禮部尚書。自選人特改京官，而有此命。

甲子，金人犯滑州，東京留守宗澤聞之，謂諸將曰：滑衝要必爭之地，失之則京城危矣，不欲再勞諸將，我當自行。右武大夫果州防禦使張瑄曰：願效死。澤大喜，即以銳卒五千授之。

乙丑，開封府判官范延世奉宗澤表至行在，上諭以旦夕北歸之意，澤復上奏以謝，言三月二十四日華范延世等齋降詔命，車駕將欲還闕者，比道屬僚，仰輸誠款，薦濟蓋高之聽，益懷履薄之憂，容容於憐，特賜回鑾之詔，愚忠戀慕，倍增後后之誠。中竊以萬乘來歸，六龍扈從，雨伯前驅而灑道，河神迎駕以安流，不煩夾道之壺漿，自有隨師之甘露，人情瞭瞭，如聽南風，天意昭昭，乃回西顧，再幹乾坤之造，重增宇宙之光，赫有宋之中興，奄多方而大定，想瞻原廟，應加肅穆之儀，爰御端朝，愈見鬱鬱之氣，雍容對越，峻惠輯熙，宏收率土之歡，誕作普天之宥，下有欲者，上必從之，恭惟皇帝陛下，踐阼應天，時巡淮甸，備履艱難之事，盡敦勤儉之風，讀京師為諸夏本根，而元后作斯民父母，念本根不宜搖動，謂父母自合依歸，茲俄奉於詔音，兼但和於抃舞，願陛下繼志述事，整頓萬機，願陛下命將出師，邁迎二聖，平蕩兵戈之擾，保全疆場之封，坐視穆清，時躋仁壽，臣無任時楊進初以軍降澤，澤奏於上，授進武功郎，開門宣贊舍人，充開守司統制。日麻進補官在乙丑。降授宣教郎，充祕閣修撰，知廣州胡舜陟特遷一官，先是濟南僧劉文舜聚黨萬餘，

盤據合肥境內，舜陟至，即退保舒州之投子山，縱兵剽掠，朝廷患之，遣將趙俊討捕，俊大紐，舜陟曰：文舜既敗王師，勢必熾，不若以誠招納，比其來，又可用，何至久勞兵也，乃遣介招之，文舜聽命，時丁進、李勝合兵為盜，光、靳、壽久被圍，舜陟命文舜及其將悉破之，得勝所取列聖御容以歸，張遇自濠州淹至梁縣，遠

近震，舜陟命毀竹里橋，伏兵河西，遇果結棧渡河，伺其半濟而擊之，遇敗去。此棧沈是所備，謂入以肆改之，皆建炎元年事，不得其月，且附此。朝廷以舜陟措置民兵防扼有勞，故有是命。

丙寅，光州觀察使提舉亳州明道宮邢煥充樞密院都承旨，朝奉郎周離亨充京城留守司參謀官。宣和六年八月除起居郎，七年正月賞監烏監稅務，未如今自何官除當改。

丁卯，復延康殿學士為端明殿學士，述古殿直學士為樞密院直學士，從舊制也。進士胡昭特補登仕郎，何烈、王彥、詹至並將仕郎，用從官部刺史薦也。先是詔舉草茅才德之士，得昭、烈、彥、至、朱敦儒等五人，令中書省策試，敦儒、河南人，靖康中嘗召至闕，命以初命官與學校差遣，辭不就，至是淮西部使者薦其有文武全才，乃再召之，敦儒卒不至，昭、潭州人，彥、江州人，至、撫州人也。烈已見元年正月丙午。時烈所對策，用廷試體稱臣，上以烈疏遠寒士，不知體式，命一體推恩，故有是命。朝散大夫知濮州楊粹中直祕閣，以金人圍城，固守不下也。

己巳，張瑄至滑州，身率將士與金迎敵，衆且十倍，諸將請少避其鋒，瑄曰：避而偷生，何面目見宗元帥，慶戰數合，日暮，敵少卻，澤遣統領官王宣以五千騎往援，未至，瑄再戰，死之後二日，至滑州，與金兵大戰於北門，士卒爭奮，敵出不意，退兵河上，宣曰：敵必夜濟，收兵不追，半濟而擊之，斬首數百，所傷甚衆，澤即命宣權知滑州，且令載瑄喪以歸，為之服，厚加賻卹，仍請於上，贈瑄拱衛大夫，明州觀察使，錄其家四人，金自是不復犯東京矣。

辛未，殿中侍御史張浚試侍御史，時浚方上疏論祕書省正字胡瑄，挾詭媚之姿，具姦回之性，沾沾可鄙，自託李綱，服童僕之役，而出入其寢室，朝夕交結，陰中善良，逮綱遭逐，遂營為百計，密招羣小，鼓唱浮言，陳東之書，理實筆削，意欲使布衣草菜之士，挾天子進退大臣之權，一時閔然，幾致召亂，案理罪狀，天地不容，願褫奪官爵，投之荒裔，永為臣子立黨不忠之戒。理是月己卯初傳。詔自今犯枉法自盜賊抵死者，籍其資

時議者以為賊吏之盛，所在填溢，願明詔有司，應緣賊得罪，及曾經案發，迹狀明白，並毋得與堂除，及親民自今有犯者，仍籍其資，即監司守倅失案郡縣，及監司失案守倅，與失於互察者，並科違制之罪，不以去官原免，或謂當今使貪使過之時，恐難以概廢，竊謂貪賊之人，惟可用於軍旅，不可用臨民，況其天資好賄者，雖死不變，借令才力可以辦事，而結怨民心，為害甚大，上酌其言，乃詔：賊情俱重者，籍沒餘從之。祕書監李棣卒，棣，隰州人，少力學，慷慨有大志，舉進士國學，禮部皆第一，為虔州州學教授，坐元祐學術廢，靖康初，自外五遷為國子祭酒，以疾不能至，上即位，除祕書監，趣召會卒，年六十五，贈寶文閣待制，官其家二人，模操履勤特，不以貧富貴賤死生易其守，自為小官，天下高其名，蔡京將強致之，俾其所厚

道意許以禁從。撲力拒不見。京怒形於色。然終不害也。

壬申。中書舍人汪藻。滕康。衛膚敏。並能為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用諫官李處遜疏也。處遜言。後省比試四方薦士。而何烈用廷試策體。數處稱臣。陛下貸其草茅陋學。不加罪則可矣。而臣子戴土之分。詎宜如此。望將烈黜落。併正元考官商莽之罪。詔降烈為下州文學。於是三舍人俱罷。處遜。淑孫也。

城人參知政事若谷子仁宗時翰林學士。案史。宣和七年十月。自朝奉郎京西北路提舉常平興郭。或曰。廣敏等在後省數論事。為黃潛善所惡。故因事斥之。起居郎康執權。權中書舍人。詔建州作過軍民既已受招。已前所犯。不論輕重。可並赦免。令尚書省降敕。楊曉諭。用知福州尤本路兵馬鈐轄江常表也。

癸酉。尼楚赫陷蔡州。初。令人自唐州北歸。守臣直秘閣閻孝忠聞之。先遣其家往西平。依土豪翟冲以避寇。而自聚軍民守城。金圍之數日。城陷於東南隅。居人自東奔者皆達。其餘皆死。知汝陽縣丞郭贊朝服罵敵不肯降。敵執之。贊罵不絕口而死。金人遂焚掠城中而去。孝忠為所執。金人見其貌陋而侏儒。不知為守臣。乃令荷擔。孝忠乘間奔西陵。

甲戌。詔曰。自來以內侍官一員兼鈐轄教坊。朕方日極憂念。屏絕聲樂。近緣內侍官失於檢察。仍帶前項可減罷更不差置。(中興聖政臣正等曰。聖人之憂樂以天下。不先天下而樂。後天下而憂。建炎之初。方剛中興之業。以天下之大。太上皇帝所深憂。而聖人於此。其憂豈遠矣。與樂之官。實已廢。其亦存心於所不忍也。而罷去之。其屏聲樂。豈非誠意也哉。)

乙亥。言者論兵興以來。借補官資之弊。以為所借皆給使伎術。下至屠沽之人。望委逐路憲帥司。依弓馬所格法。比試合格人。中省部。給進武義校尉兩等。文帖進武。日給百錢。進武七十錢。並籍定準備軍前使喚。不得充州縣監當等差遣。俟立邊功。或捕盜有勞。即與補正。如兩試不中者。追毀元帖入官。許令自便。詔比試合格人。發赴御營使司審試。餘從之。此等雖極細。不足為善。然家與借補之弊。至今有之。亦足以為公私之憂。故錄取修入。 朝奉大夫知棣州姜剛

之直秘閣。初。金人圍棣州。剛之固守不下。金人引去。至是遣使臣杜移忠以蠟書告於朝。故有是命。日麻

剛之除職。(案)紹興三年正月。剛之妻管氏乞歸官坊。云二月二十一日。三省同奉聖旨。除直秘閣。故附此。 丙子。金人陷淮寧府。知府事起復中散大夫向子韶死之。先是子韶為京東轉運副使。以父喪免。居於淮寧。會蔡州缺守。蔡人願得子韶三年。部使者上其事。而蔡已除新守矣。乃起復子韶知淮寧府。至是半歲。尼楚赫犯淮寧。子韶率諸弟守城。諡士民曰。汝等慕墳之國。去此何之。吾與汝當死守之。時郡有東兵四千。第三將岳景授欲棄城率軍民走。行在子韶不從。景引兵迎敵而死。敵盡夜攻城。子韶親擲甲冑。冒矢石。遣其弟子率赴東京。固守宗澤乞援。兵未至。城陷。子韶率衆巷戰。力屈為所執。金帥坐城上。欲降之。酌酒於前。左右按令屈膝。子韶直立不動。執手罵。遂殺之。其弟新知唐州子衷等與圍門。皆遇害。惟一

子鴻得存。事聞。再贈通議大夫。官其家六人。後諡忠毅。子韶。子諲兄也。(案)子韶死事其偉。而日麻乃無一字及之。獨會要略載其與與。今以當時所作子韶墓誌。入遺姓之遺史云。金人犯棣州。知州向子衷固守。第三將岳景授以將兵迎戰。不勝。軍亂。殺子衷。其家屬或散或亡。既而城陷。(案)陳守乃子韶之親也。其之子韶死事。與時所作墓誌全不同。疑傳聞不詳。今從墓誌。 東京兩守宗澤。檄知尉氏縣陳長寧權准軍府。武經郎張某權蔡州。蔡領十縣。民牒浩繁。張不能辦。時閻孝忠已罷去。人詣部使者乞以孝忠權知州。從之。此據遺姓之遺史。案此時京西兩路帥臣。劉汲已死。監司權攝刑。帶一人當政。

丁丑。詔諸路帥司以所部禁軍數聞。自軍興。諸路不奏兵籍。故有是命。國子祭酒黃哲為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直秘閣提舉江州太平觀歐陽懋。懋。修孫也。修。處陵人。嘉祐參知政事。 朝奉大夫向子諲知

襄慶府。道梗不能赴。率直大夫致仕王貺特補朝奉郎。以將北使也。初。開封人劉廷者。嘗從張懷素。信左道於真州。懷素敗。廷即國門外亡去。至是更名。上書自薦。願應募使金國。召對。以為宣教師。王明清

三錄云。蘇頌使金。補京官。直秘閣。以行而日麻除職。在明年七月丁酉。明清。假戶部尚書。充大金軍前通問使。既假拱衛大夫合州防禦使副之。既本醫工。初以進頌補從事郎。積遷至是官。靖康中。例行追奪。上既遣貺。命復舊官。言者以為不可。乃有是命。命貺至京師。不進。黃潛善等奏趣之。上曰。朕觀貺等稽遲如此。益知王雲忠義。乃命趣進。據履錄云。思陵中興。天

戊寅。責朝議大夫趙子崧為單州團練副使。南雄州安置。初。子崧與御營統制辛道宗有隙。道宗得子崧靖康末。檄文上之。詔監察御史鄭致遠獄京口。究治得情。上震怒。然不欲暴其罪。乃坐子崧前棄鎮江。責官安置。先是龍圖閣直學士知鎮江府錢伯言亦以失守待罪。前一日。詔以伯言當殘破之後。到官未久。大盜遽至。而伯言不出府界。保聚軍民。量貶二秩。毀尋遷右司諫。此以日麻及揮鞭錄。語多參。子崧傳。事已見元年四月壬戌。明清所云。雖無他。可以參攷。

己卯。詔祕書省正字胡程交結權要。傳導風指。諷諭狂生。扇搖國是。可特追所有官。勒停送梧州編管。用張浚章疏也。浚疏已見是月辛未。遺傳。案日麻。浚疏。此疏。尚繫殿中御史。其未遺傳。所上。或者黃潛善先遺浚而後行也。今各附本日。 朝奉大夫新通判虔州劉正彥為武

德大夫威州刺史知濠州。正彥初見元。初。御營都統制王淵為熙河經略使。劉法部曲。法器之。方法之。死事也。正彥自閣門祇候。易文資。至是援舊恩。從淵求官。淵薦諸朝。以正彥應詔。使絕域。故有是命。未幾。除御營右軍副統制。淵自以所將精兵三千授之。

庚辰。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保大軍承宜使真定府路馬步軍總管御營使司都統制王淵為德軍

節度使以平杭賊功也。會要謂趙鼎在去年七月平杜用之後日麻亦於八月庚申書檄惟忠劉光世王淵並除節度使而此日又書之且有制詞(案)野史及魏克小麻皆云漢平杭賊趙鼎節度使此更須詳攷。 禮部

請令會得解及免解武舉人。就淮南轉運司附場類省試從之。少府少監方承知建州承蓋莆田人也。武功大夫和州防禦使馬擴聚兵西山既為金所執囚之真定。事見去年四月甲子。 會右副元帥宗傑自京師歸北

義而赦之欲授以官擴辭不受請給田以養其母既而又言耕田不即得食願為酒肆以自活宗傑許之時武翼大夫趙邦傑聚忠義鄉兵保慶源五馬山寨擴因此難結往來之人復與山寨通耗辛巳寒食節擴偽隨大姓送喪攜親屬十三人奔山寨先是皇弟信王榛既亡去更稱梁氏子為人摘茶摘等陰迎以歸遂奉榛總制諸山寨兩河遺民聞風響應願受旗榜者甚衆

壬午殿前都虞候奉國軍節度使御營使司專一提舉一行事務都巡檢制置使劉光世以平張遇功加檢校少保 詔募河南北淮南土人有民籍者為振華軍以六萬人為額即不足聽募兩河流移之衆毋得過三分皆於左贊刺某州振華四字 徵餉關直學士知成都府盧法源奉詔修羅城是月始畢城周

二十五里三百六步高二丈二尺廣二丈八尺用工四十六萬有奇 初羣盜翼德韓清乘金人入犯噓聚不逞出沒於汝洛之間有衆萬人屯雷山寺及艾蒿坪至是西京留守司統制翟興以輕騎襲之一擊而潰德為興所擒清脫身遁去獲財物甚衆皆給麾下婦女數百悉縱還其家 金人既去鄧州有巡檢

官陸某者自羽山率其徒入城以守隆德之陷也贊司諱亮脫身南遁鄉人之奔竄者推亮為首開關渡河屯灰堆山竟開敵去引衆殺陸某自據鄧州以收復報朝廷因授亮武功郎知鄧州 洛索既陷同州繁橋以為歸路西陷陝華隴秦諸州秦鳳經略使李復生降陝右大掾鄭延經略使王庶檄召河南北蒙

傑共起義兵擊賊遠近響應旬日開以公狀自達姓名者孟迪神潛張勉張漸白保李進李彥仙等兵各以萬數勝捷卒張宗自稱觀察使亦起兵於南山下彥仙時為石壕尉陝府既下彥仙獨不去民知彥仙在稍稍至彥仙因以軍法部勒之於是月中破敵五十餘壁。彥仙初見元年三月。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十四

【建炎二年】三月(案)是月乙酉朔 丙戌端明殿學士東京留守宗澤為資政殿學士寶文閣直學士北京留守

杜充為樞密直學士時河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郭永嘗畫三策以遺充一日見充問其目充曰吾未暇讀也永而數之曰人有志而無才好名而遺賢以此而當大任難矣充大慚一日天雨紙錢於營中約寸許人皆以為不祥明日與金人戰於城下敗績充遂閉門不出此不得其時因除職附見案充今年七月甲辰自降充也但無書顯讓閣待制復密移東京未知何時降職或緣此敗可改耳

先是執政以山東盜賊踵起建炎初救橋東京其詞有云遂假勤王之名公為聚寇之患謂見未 澤恐蒙傑解體是日上疏言臣聞人主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恭惟太祖皇帝肇造區夏以今京師

為天下中故稱葉垂統欲傳之億萬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廟奔世聖人傳以相授皆以京師為本根之地所以高拱穆清坐視天民之阜必於天下之中也惟奠枕於京則自西自東自南自北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矣偶緣玩習太平之久文武恬嬉狃於驕淫矜誇忘戰守之備遂致金人橫肆殘破州縣圍閉京城劫迎二聖后妃親王與諸天眷蒙塵北去僑寓沙漠此忠臣義士所以夙夜涕泣繼之以血

自陛下即位應天四海萬民歡欣鼓舞垂鑿於背山農野戾咸以手加額仰而謝天曰天下有真主矣萬世永賴實天祐明德為無疆之休矣四方帖然若遠若近並無盜賊泊陛下偏聽姦邪與敵為地者之語移罪淮甸諸處凶惡強盜如蟻毛起如蜂圍聚縱火殺掠所在猖獗罔有倭懼以謂朝廷在遠無所依歸逮至是爾臣於二月十八日祇授降黃榜詔救云遂假勤王之名公為聚寇之患如是則勤王之人皆解體矣臣竊謂自金人圍閉京城天下忠義之士憤激痛切咸願爭奮故自廣之東西湖之南北福建江淮梯山航海越數千里爭先勤王但當時大臣無遠識見無大謀略低回曲折憑信誕妄不能撫而用之遂致二聖北狩諸骨肉皆為劫持牽聯道路當時大臣不出一語使勤王大兵前往救援凡勤王人例遭斥逐未嘗有所犒賞未嘗有所幫助饑餓流離困厄道路弱者填溝壑強者盡為盜賊此非勤王人之罪皆一時措置乖謬耳比來姦邪之臣方爾橫肆敵兵自然得勢強梁惡少無緣殄滅竊念國家聖子神孫繼相承恩盛德滲漉人心淪浹骨髓今河東河西自保山寨者不知幾千萬人諸處節義大夫夫顧其身而自顧其面爭先救駕者不知幾萬數也今陛下以勤王者為盜賊則保山寨與自賊面者豈不失其心耶此語一出自今而後恐不復肯為勤王者矣噫得天下有道在得其民得其民有道在得其心陛下若駐蹕淮甸俾顯顯之望皇皇之情未有所慰安此人心也願陛下勿阻遏之以失人心臣仰詳詔語豈陛下之意皆詞臣失職不能敷釋之過臣願陛下黜代言之臣別降罪己之詔訂還闕之期以大慰元元激切之意陛下還京登樓肆赦則天下之人盡皆遷善遠罪不犯於有司豈復更有為盜者王室再造大宋中興在此一舉願陛下奮斷而力行之若以臣言上曉陛下之意誅之赦之惟陛下下命不報時有王策者本遼舊將善用兵金以千餘騎付之往來河上澤密遣統制官王師正擒之釋縛解衣坐之堂上為言契丹本我宋兄弟之國汝何不倡義協討以刷社稷之恥策感泣誓以死報澤時呼策與語策具言敵中虛實澤益喜大舉之計遂決熊克小麻云有金人之易王策者拘因在東京與宗澤事不同今不取天章閣待制知東平府權邦彥升寶文閣直學士尚書工部侍郎楊時兼侍讀

辛卯金人陷中山府時金人圍久城中糧絕人皆羸困不能執兵城陷金見居人瘦瘠歎而憐之兵校千餘人皆不殺中山自靖康未受圍至是三年乃陷

壬辰詔諸路官吏並聽安撫使便宜節制

甲午詔經筵讀資治通鑑遂以司馬光配饗哲宗廟庭光配饗當求降旨日別書之且附此時上初御經筵侍講王質講論語首篇至孝弟為仁之本因以二聖母后為言上感動涕泣左右侍臣莫不墮淚此據紹興十三年正月王質所奏附見侍讀周武仲進讀通鑑上掩卷問曰司馬光何故以紀綱為禮武仲敷述其義甚詳因為通鑑解義以進每至安危治亂之機必旁搜遠紹極其規諫焉侍讀朱勝非嘗言陛下每稱司馬光度聖意有恨不同時之欺陛下亦知光之所以得名者乎蓋神宗皇帝有以成就之也熙寧間王安石躬行新法光每事以為非是

神宗獨優容乃更遷擢其居西洛也歲時勞問不絕書成除資政殿學士於是四方稱美遂以司馬相公呼之至元祐中但舉行當時之言耳若方其爭論新法之際便行竄黜謂之立異好勝謂之沽譽實直謂之非上所建立謂之不能體國謂之不遵稟處分言章交攻命令切責亦不能成其美矣上首肯久之丙申言者論當今所宜置司討論者凡三事一軍政二財用三官吏望命諸大臣詳議而行之詔軍政委樞密院都副承旨及編修官討論中本院財用委戶部討論中提領措置官吏委左右司郎討論中本省幸執奏定取旨後不果行承議郎知江州陳彥文復龍圖閣待制以江淮制置使劉光世言其守城之功也中奉大夫孫守約提點京西北路刑獄公事朝奉郎許允宗知壽春府朝奉郎李光知江州允宗樂平人靖康初為起居舍人光已見元年六月甲子既而言者論二人皆附蔡攸以擢要近及吳敏為相引蔡黨為助遂除允宗右史光南楊淵聖察其朋比故因言章罷允宗而逐光天下皆知其為蔡氏如谷永之附王鳳也乃詔允宗光並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二人得祠在直祕閣向宗恕知真州宗恕敬中曾孫也此月乙巳

丁酉初立大小使臣呈試弓馬出官格凡五等自今武臣蔭補親屬必於狀內稱某人或習籍鈴或使弓馬委自本州先行閱試然後保明申奏補官用議者請也尚書祠部員外郎四川撫諭喻汝礪勸停初汝礪奉詔刺刷四川歲羨欲盡取常平所儲錢徵飲開直學士知成都府盧法源轉運判官趙開斬博文提點刑獄公事邵伯溫皆持不可汝礪曰常平錢者朝廷五六十年之儲蓄也今朝廷多故天子狩於淮甸而二三大夫持必不移沮格詔旨此謂之忠乎乃作檄以諭之其略曰明皇狩蜀宮室峻壯德宗幸梁儲峙豐備安有六駢在行淹薄風露取諸外府以饑軍食而謂吾人忍有不令之詞乎又曰今人主威柄移於帥臣之頑扈朝廷號令每於監司之狂率法源等怒共奏汝礪擾擾生事汝礪亦奏剗剗謀計外得錢七百三十餘萬緡又欲增川秤一銖與法秤合會宰相黃潛善以汝礪附李綱不遷都之論惡之乃以汝礪干求差遣營私便為言而有此命譚蒙撰汝礪年譜云尼瑪哈以輕兵趨淮甸金人入城潛善先騎馬走公賦黃花看汝落詩以譏之黃見之大懼有排公意案汝礪文集此詩敘揚州失守事時當在明年蓋汝礪所作非潛善見詩而排之也今不取

己亥東京留守宗澤復上疏乞車駕還京時澤招撫河南羣盜聚城下又募四方義士合百餘萬澤遺事云時京城內外所屯兵凡一百八十萬人恐未能實糧支半歲澤聞兩河州縣金兵不過數萬餘皆脅服日夜望王師之來即及此數今但云自餘萬人更俟改詳

糧支半歲澤聞兩河州縣金兵不過數萬餘皆脅服日夜望王師之來即召諸將約日渡河諸將皆掩泣聽命澤乃上疏臣聞范仲淹云天下之事有二黨焉一黨曰發必危言立必危行王道正何用曲為一黨曰遜言易入遜行易合人生安樂何用憂危天下之治亂在二者勝負耳大抵危言危行是用致君於無過置民於無怨而已天下豈有不治者乎若夫遜言遜行之徒阿諛曲折隨意所向逢迎苟合君施恩於上而下弗被民懷怨於下而上弗知如是天下豈有不亂者乎今之士大夫志氣每下議論卑陋上者不過持祿保寵下者不過使文自營皆不能盡心惻怛為陛下思承祖宗

二百年大一統基業為可惜。又不為陛下思父母兄弟與至親天眷蒙塵沙浪。翹翹後望天兵救援之意。又不曾為陛下思祖宗西京園陵寢廟為敵所占。今年寒食節。未有祭享之地。又不曾為陛下思京師是天下之本根。宗廟朝廷。百司倉廩。儼然如舊。又不曾為陛下思河北河東京之東西。陝右淮甸百億萬生靈之衆。摧屠劫殘破之苦。但朝進一言。暮入一說。計較泛舟。冒大風險。欲南幸湖外。此姦邪之謀耳。臣嘗思之。是一欲為敵人方便之計。二為姦邪親屬。皆先已津置在南。嗟乎。為臣不忠不義。乃至於此。孔子所謂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正謂是也。臣夙夜痛心泣血。瀝竭愚忠。為陛下保護京城。自去年秋冬。今春又三月矣。農務是時。陛下不早回九重。則天下靡有定止。臣不勝憤激。再瀆天聰。狂妄干冒。甘俟鼎鑊。時上遣中使譚燦齋。齋茶藥撫諭。澤上表謝。又疏請上還京師。且言。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孟子曰。雖有鐵基。不如待時。蓋天下之事。見幾而為之。待時而措之。則事無不成。苟或失焉。必至汗漫委靡。而不振矣。方今盤穀之下。民俗安靖。宗廟社稷。儼然如故。以致收復伊洛。而金人過河。捍蔽滯臺。而敵騎屢敗。河東河北山塞義民。數遣人至臣處。乞出給榜旗。引領舉踵。日望官兵之至。皆欲戮力協心。掃蕩強敵。以幾言之。則大宋中興之盛。於是乎先見矣。以時言之。則敵國收歸之期。於是乎可必矣。惟在陛下見幾乘時。早還華闕。與忠臣義士。究圖事功。則一舉萬全。可以驅強敵而成中興也。或者以謂自揚至汴。時有小寇。慮屬軍之來。途中不能無虞。臣謂造此言者。乃姦險之人。自為身謀。爾殊不知寇賊所以作者。誠緣法駕久寓外郡。國勢未強。天下不能定於一。故時有竊發之事。乃若六龍來復。宅中闕大。則比屋歡呼。人各歸業。強不陵弱。衆不暴寡。豈復有盜賊耶。此事甚易明。此理甚易知。然而姦邪之蔽於營私。往往不肯開陳。而力為陛下詳說者。惟老臣而已。臣所以再三言之者。豈好辯哉。恭念祖宗二百年舊都。不忍為姦臣委去也。恭念陛下聰明濟聖之資。不忍為姦臣蔽蒙也。念赤子之嗷嗷。不忍為姦臣坐視而不救也。念敵騎縱橫。不忍為姦臣縱敵而不殺也。伏願陛下。念茲在茲。斷自淵衷。速回鑾輿。上以對祖宗之神靈。下以慰黎元之懷想。外以平強鄰之侮拂。則天下大定。指日可期。書曰。救天之命。惟時惟幾。望陛下雷神之三復之。臣今遣僚史呼延次升及臣之子穎。詣行闕以聞。又疏曰。臣得范瓊書。敘說所統軍兵。有海內招安使。臣水軍奉聖旨。令於儀真駐劄。教習水戰。控扼上流。於三月八日已到真州。臣讀此語。而不知履蹕之臣。誰為陛下建此議也。且王者無外。其規模約束。當使守此四裔。昔楚人城郢。史猶鄙之。況陛下奄有九有之時。可規規子子為偏編之事乎。茲豈儉人之欲虛張敵勢。以為可防其意。望遷延六龍進發之期。爾殊不知此聲一傳。則四方驚愕。必以為中原不守。遂為江寧控扼之計。如是則何以綏定四方之聽乎。蓋天子為君萬邦。而元后作民父母。陛下回鑾登樓肆赦。則普率之人。欣欣而相告曰。天子宅中闕大。則萬邦罔不率俾矣。元后正位不承。則兆民駭駭。於變時雍矣。夫如是。臣將見強敵不足滅。而中興之功。與天地比崇。若使范瓊教習水戰。是聖心猶豫。尚緩還期。則中外播聞。愈自怯怯。萬國何自而咸寧乎。此臣所以拭目望屬車之塵。不忘夙夜。伏願陛下。明詔范瓊。即日整促人馬。不須更習水戰。祇備扈駕。歸御京闕。毋使羣黎百姓。齋咨涕泣。則豈惟老臣之幸。實天下萬世之幸。又表曰。

臣言。屢奏囊封。疊干辰屨。聖主未煩於明命。愚臣敢避於嚴誅。謹據悃愫之誠。再瀆高明之聽。願從人欲。以格天庥。竊以京師為諸夏本根。元后作斯民父母。本根如已深固。則枝葉自爾扶疏。父母若未安寧。則子孫無緣泰定。茲實簡編之成理。蓋非里巷之浮言。始陛下踐祚於應天。萬方皆欣其有主。近陛下駐蹕於淮甸。百姓因此而致疑。何前日之郡縣靖共。而近時之盜賊荒擾。由勤王者弗恤。與救駕者靡憐。費主上遠父與兄。乃巡南服。助姦臣贖堵與子。欲棄中原。百為祗肆於誕謾。一事罔由於誠實。迹狀如此。情意可知。伏望陛下。斷自淵衷。早回法駕。據本根而致治。體父母以視民。俾民人自勉勉。以來王。皇天亦穰穰而降福。澤滍端門之赦。歡收寰宇之心。俗既遠罪。以歸農。敵以望風而遁迹。王室自茲再造。大宋由是。中興。黎民時雍。萬世永賴。果臣有飾非之語。則臣甘誤國之誅。狂妄奏陳。憤懣流涕。臣無任。庚子。河南統制官霍進復入西京。先是金人所命陝西諸路選錄都統貝勒洛索入犯。既得秦州。隴右大震。熙河經略使張深厲軍民為城守計。遣兵馬都監劉惟輔將三千人騎禦之。自千秋潰歸之餘。兵籍失。八九。僅有惟輔一軍可用。金前軍逾鞏州。距熙州百里。惟輔軍熟羊城。以千一百騎夜趨新店。金兵自入陝西。所過城邑輒下。未嘗有迎敵者。故恃勝不虞。黎明軍進。短兵相接。殺傷大半。會惟輔舞稍刺其先鋒將貝勒哈濟。明庭傑與功。載記云。惟輔刺其帥黑風大王張鈞。中與忠義錄作黑殺大王。二書不同。張鈞節要云。建炎元年。馬死。敵為奪氣。惟輔涇州人也。深聞洛索退。更檄隴右都護張嚴往追之。時上命御營左翼軍統制韓世忠為京西等路提殺盜賊將。所部及開門宜贊舍人張遇軍萬人赴西京。左副元帥宗維聞張嚴東出。自河南西入關。遷西京之民於河北。盡焚西京而去。由是進得其衆。自山寨復入西京。東京甯守宗澤言於朝。即以進為開門宜贊舍人。知河南府。充京西北路安撫制置使。趙銜之遺史。建炎與韓京西北路制置使。與進取龍門路。收復洛城。金人擁鐵騎數千相拒於龍門石道中。與進將士力戰破之。金人退保洛城。官軍乘勝擊之。韓世忠門以入。與金人若戰。遂復洛城。時金人益出精兵自河陽南城至白馬坡。營相連。距洛不遠。十數里。復欲窺視。進遣斷河橋。自是金人稍退。去案進入河南。因尼瑪哈之去。乘虛取之。所謂韓。宗維聞完顏宗弼屯河間府。左監軍完顏希尹。右都監耶律伊都屯河南白馬寺。以待世宗之至。且與進相持。既而張深以功升端明殿學士。癸卯。東京東路轉運副使權知青州柴天因兼權本路制置使。初。葛進之掠濱。棣二州也。其衆皆而刺字。曰。不負趙王。以示忠赤。進自稱統制濱州軍。有朝散大夫劉洪道者。益都人。中進士第。靖康中。自吏部員外郎除主管成都等路茶馬。未行為金所執。進攻潞縣之金寨。得之。時洪道方持喪。進假洪道起復。朝議大夫直顯謨閣。為統制司計議官。權知青州。言於朝。乃改天因權制置使。而以洪道知青州。主管本路安撫司公事。趙銜之遺史。供道嘗監六部架閣庫。為金人所執。進得之。言於東京。守杜充。以洪道知青州。案史。洪道。久歷清顯。此斷乃出於朝命。又杜充亦未嘗在東京。皆本誤也。今修通令。不擬。洪道三年正月始至青州。河東制置使趙宗印自襄陽移屯鄆州。守臣席益請之也。丙午。尙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何夬為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成都府玉局觀。中書侍郎陳過庭為資政殿。

大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同知樞密院事... 廷未知昌亦為絳人所殺久矣。

丁未兩浙東路馬步軍副總管楊應誠... 宣和間嘗為部使者至是為安撫使...

辛亥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定武軍承宣使... 親民差遣指揮勿行。

科役以誘之命官即竹林寺校試北人以詞賦... 第一番進士寬取誘之。

是月石壕尉李彥仙復陝州初彥仙既聚兵... 乘虛趣陝南郭夜潛師自河東東北入。

統領河北忠義軍馬屯三門... 武翼大夫趙邦傑居五馬山而遣武功大夫...

北河東十陷七八惟山西一帶諸寨鄉兵... 器臣多方存恤借補官資使忠義之徒...

其先公後私為國家效死之人付以事權... 空名誥敕二萬道及河東河北兵馬元帥印。

以讓言則兄弟其憂國念親之心恭想無異...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十五

【建炎二年】夏四月甲寅朔磁州統制官趙世隆... 將澤既去磁以州事付兵馬鈐轄李侃。

郭進乃作亂世隆與進謀遂殺侃以通判趙子節權州事... 為守鎮之其上命劉付澤澤不從至南京亦不聞澤以軍實輸。

丙辰詔文臣從官至牧守武臣管軍至邊郡各薦所知二人... 司帥守將官鈐轄有關於所舉人內擢用之。

戊午。趙世與至滑州。掩敵不備。急攻之。斬首數百。得州以歸。宗澤復厚賜之。時有降寇趙海者。屯板橋。輒
 盤路以阻行者。管軍閻勛獨者八人過其壘。海怒而櫛之。說事者以告澤。澤召之。海以甲士五百自衛而入。
 澤方對客。海具伏。即械之繫獄。客曰。彼甲士甚衆。姑徐圖之。澤笑謂其次將曰。領衆還營。明日。誅海於市。
 聞者股慄。統制官楊進屯城南。王善者有衆二千餘。皆山東游手之人。先進來降。屯城北。二人氣不相下。
 一日。各率所部千餘相拒於天津橋。都人頗恐。澤以片紙諭之曰。爲國之心。固如是耶。當戰陣立功時。勝
 負自見。二人相視。慙沮而退。

己未。詔除京畿東西河東北陝西路許置巡社外。餘路依先降指揮並罷。時言者以爲巡社之設。利於西
 北。而不於東南。蓋西北俗尚強悍。今遭敵兵侵掠。人思用命。皆有鬪志。今春濱州以八萬餘人力拒金
 人。殺獲頗衆。因此稍長國威。則河北之效。已可見矣。如東南游惰。人多不願。州郡強使入社。亦非樂從。通
 於官司。驅率勢莫能免。今日駐蹕淮甸。特東南以安民心。未宜騷動。欲將先降存留指揮。更不施行。及
 於武臣提刑衙內除去所帶四字。故有是命。先是。杭溫二州言已就緒。詔許存留。至是亦罷。熊克小麻已未
 社後。餘路雖罷。而不言京畿東西。又云。時杭溫二州已就緒。請存留。亦不聽。公案。日麻稱杭溫二州願存留指揮。更不施
 行。則前此許之。今又令罷。非此時始請也。又。案。罷諸路巡社。乃是去冬指揮。今但不許。則乞存留耳。克失於詳。故所書之誤。是

日。宗澤復上表請上還京。表曰。臣某言。易謂省方。書言輯瑞。是天子或時巡於下土。邦人可瞻仰於至尊。
 然古今之事。勢有殊。宜觀會通而制治。況上下之人。情至切。思聞詔命。以回鑿。故老臣再歷於血誠。願聖
 主早形於審斷。意狂罪大。語出涕零。中臣伏聞先有格言。事必師古。恭祖應天而受成命。太宗繼志以集
 大勳。列聖所以繼繼承承。諸福所以穰穰簡簡。皆在京師本根之地。以爲寰宇朝覲之天。端拱而坐。九重
 穆清。而朝萬國。陛下纂承寶緒。紹述不圖。當奄九有。而有爲。體三無而無外。奈有姦臣之說。與惡敵國
 之誕辭。忘周宣之中興。循晉惠之往轍。天下之勤王者。使去。義夫之救危者。弗知。兩河保山寨之忠民。四
 方作草竊之賊子。皆緣陛下久駐蹕於淮甸。咸思慕於翠華。懷抑鬱而籲天。罔聞。致猖狂而邊善無路。果
 還法駕。大肆鴻恩。人當潔雪以歸農。敵亦遁逃而屏迹。通追一統之大。至昭萬世之休。茲甚易知而易行。
 勿謂難測而難識。但去阿諛柔佞之語。而宏剛健中正之風。必天日之照臨。應祖宗之保佑。一人有慶。庶
 續其慶。臣無任。時契丹九州人日有歸中國者。聞有捕獲金衆。澤遷契丹漢兒。引近坐側。推誠與語。諭
 以期奮忠義。共滅金人。以刷君父之恥。即給資糧遣之。且賜以公憑。俟官軍渡河。以爲信驗。人令持數百
 本去。又爲榜文。散示陷沒州縣。及爲公據。付中國被掠在北之人。因驛疏以聞。宗忠簡公文集。給契丹漢兒并掠
 人公據疏。臣契丹人。族本大

遼之臣。蓋緣草寇。苟以目前之利。相結。耶律天祚使人假大遼之衆。往犯中國。竊結契丹漢兒。自與我宋盟約。數百年。實幽
 辱之邦。兄弟之國。偶被金人殺掠。忿怨不已。止緣一時之勢。未由報復。今若復盟。但得同戈。共力破敵。一舉便可滅亡。臣已指置。雖印
 文榜公據。令生獲漢兒。備往傳報。自相激發。設契丹漢兒未知所措。金人之必相疑。疑即契丹漢兒。
 互相併力。自分敵勢。所有本朝被掠良民。臣亦依此措置。曉諭外。今檄連榜文。公據共三本。在前者。澤遂結連諸路義兵。燕趙

豪傑皆謂人曰。事可舉矣。必俟回鑿。當以身先之。故請上歸尤力。詔御前軍器所見織戰袍工匠。發還

綾錦院。依限織進。初。命監織錦院。姜煥擇良工。就御前軍器所專織戰袍。欲以賜有功將士。中書侍郎張
 慤等言於上曰。前日中人因事輒置局。紊亂紀綱。不可不深鑒。今若以織文責綾錦院。而使少府監督其
 程限。則事歸有司。於體爲正。上曰。甚善。故有是命。中興聖政。臣正等曰。臣聞明主之察治亂也。書而守法度也。聖
 後錦院。而織袍於軍器所。又以賞功。由常人之誠。若無其害。然太上皇帝。雖然改命。不俟終日。何哉。宜失其守。而
 事歸於貴臣。可廢其舊。而利出於一切。則亂由之。而作有不離矣。嗚呼。治亂之機。如此其微也。非明主其孰察之。

庚申。上諭大臣曰。故事。端午罷講筵。至中秋開。朕以寡昧。遇茲艱難。知學先王之道。爲有益。方孜孜講史。
 若經筵暫輟。則有疑無質。徒費日力。朕欲勿罷。可乎。大臣皆稱善。乃詔勿罷。時上在宮中。內侍有言講讀
 官某人敷陳甚善。陛下亦必謂然。臣今擬獎諭。詔書以進。上曰。此當出自朕意。若降詔書。自有學士。爾等
 小臣。豈宜不安分如此。是後不許妄言。乃退。案。是時周武仲。朱勝非。王實。楊時在經筵。
 皆名臣。而武仲久已在告。未知所指何人。

甲子。詔三省樞密人吏。該覃恩。遷官而礙於法者。並令回授。有服親初。上登極。覃恩。自朝請大夫已上。皆
 轉行。至是省吏當遷。而吏部尚書周武仲言。未敢擬轉。執政進呈。上曰。吏雖該恩。豈宜與士大夫等。乃有
 是命。

乙丑。上諭輔臣曰。朕每退朝。押班以下奏事。亦正衣冠再坐而聽。未嘗與之款昵。又性不喜與婦人久處。
 多坐殿旁小閣。筆硯外不設長物。靜思軍國大事。或閱章疏。宮人有來奏事者。亦出閣于外。處分畢而後
 入。每日如是。上恭已勤政如此。中興聖政。臣正等曰。聞寺之編著矣。後柔剛。以狗馬聲色。惑其小者也。則略書
 傳誦。古今。以才自售。則其爲禍。豈易測哉。建炎之初。天子勵精求治。而宮者投隙肆言。猶
 敢如此。亦可謂姦人之雄矣。非聖武英斷。絕其萌芽。則基亂。將何所不至。嗚呼。方其何顏色。售其能。然拒
 絕之。固已難矣。又某其情狀。亦告大臣。豈不其難哉。至於清心寡欲。屏聲色。皆中興之本。臣是以論者之特詳也。

丙寅。京西北路制置使。翟進。襲金人於河南。敗績。時御營左翼軍統制官韓世忠。至西京。會進及大名府
 路都總管司統領官孟世寧。京城都巡檢使丁進。與金戰。進夜襲左監軍完顏希尹營。金兵先知。反爲所
 敗。進又導世忠與金戰於文家寺。會丁進失期。而統領官閻門宣贊舍人陳思恭。以後軍先退。王師敗。金
 乘勝追擊。至永安後澗。世忠被矢如棘。其將張遇。以所部救之。乃力戰得免。思恭。世儒孫也。世儒。南宮人。
 故相執中子。

忠還東京。詰先退者一軍。皆斬左右趾以徇。於是世忠與丁進不和。軍士相擊無虛日。世忠慮有變。遂收
 餘兵數千人南歸。希尹復入西京。宗澤奏以保軍軍承宣使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閻勛。爲保護陵寢使。
 時隴右都護張嚴。追洛索。及鳳翔境上。嚴銳意擊賊。而熙河兵馬都監劉惟輔。不欲聽嚴節制。乃自別道。
 由吳山出寶雞。獵敵游騎。嚴擁大兵及敵於五里坡。洛索知之。伏兵坡下。嚴與涇原統制官曲端。期而不
 至。徑前遇伏。戰不利。嚴死之。惟輔自右鼻塞道歸。先是端治兵涇原。招流民潰卒。所過人供糧。結道不拾
 遺。至是端屯軍麻務鎮。聞嚴死。敵遊騎犯涇原。道第十二副將乘義。郎吳玠。據清溪嶺。逆拒之。將戰。其牙
 兵三百餘人皆潰。玠率餘兵奮擊大破之。金兵乃去。端鎮戎人知書善屬文。且長於兵略。玠隨千人。初以

良家子從征西夏方臘戰屢有功左副元帥宗維聞嚴死自平陸渡河歸雲中左監軍完顏希尹右都監耶律伊都開宗維渡河亦乘西京去爾萬戶察罕瑪勒戍河陽言者論近日帥守之棄城者習以成風如鄆雍之於荆南何志同之於穎昌趙子崧之於鎮江皆擁兵先遁今則安居薄責而未正其罪如康允之於壽春陳彥文之於九江以數千之疲旅捍十萬之強寇而尤之止遷一職彥文才復舊官議者惑焉願詔有司嚴立期限使條具靖康以來凡棄城逃遁者某人保城力守者某人書其功罪著其賞罰庶幾守土之臣有以懲勸詔諸路監司限半月條具以聞

丁卯詔諸州刺配罪人斷遣訖權送本處重役管分收管俟道路通快日遣行日麻無此今以紹興四年正月五日吉州申審狀修入

集英殿修撰知杭州侍其傳移知宣州顯謨閣直學士知宣州魏憲試尚書吏部侍郎憲吳江人宣和間嘗為是職至是復用之憲之除日麻不載吏部職名在今年四月案憲靖康元年二月除知宣州侍其傳之除當是代憲故併舉此日是日金人犯洛州初皇叔洛州防禦使士瑋既引兵入城金圍之甚密裁鹿角治濠塹欲以持久困之軍民終不降至是金使京西陝右河朔內盧守者稍息眾以糧盡不可守乃擁士瑋出城自白家灘往大名府金人遂入城自二帝北狩兩河州郡外無應援內絕糧儲悉為金所取惟中山慶源保莫新洛莫磁相絳久而陷之士瑋洛州事述日麻全不載編附傳有之而無月日趙興之遺史洛州之陷在二月庚戌案士瑋以去年七月六日甲午入洛州而附傳云凡二百七十四日大小五十七戰以日計之當是四月十四日丁卯故附於此紹興六年四月癸丑韓汝直大夫遷洛州代王麟州死事得旨贈一官與一子恩澤未知案之死的在何時今附注於此或可移附去年七月甲午士瑋入城時

戊辰尚書工部侍郎兼侍講楊時以老疾求去章四上既而除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時之罷日麻不詳工部郎名二年八月除知台州案時文集乞出第河北招撫司都統制王彥與金人戰於太行山敗之

己巳詔郡縣天中節錫宴以二聖未還勿用樂是日東京留守宗澤復抗疏請上還京且言臣竊見漢光武用寇恂為潁川太守因從軍擊隗囂潁川盜賊羣起帝顧謂恂曰潁川迫近京師當以時定獨卿能平之恂對曰潁川惡少輕剽奚能為哉但聞陛下有事隴蜀故乘閒竊發耳若乘兵南向賊必惶怖歸死臣願執銳前驅帝即日命駕南征盜賊悉降遂建東漢中興之業臣竊見近日有招安到了進者數十萬衆願為陛下守護京城又李成願願從還闕即渡河則絕強敵又沒角牛楊進等領衆百萬亦願率衆渡河迎取二聖茲三項人馬非潁川比也口皆披瀝肝膽同寅協恭共濟國事臣聞得道者多助多助之至天下順之果陛下下千乘萬騎來歸九重遙追我太祖太宗非世聖人二百年大一統基業則天下必心悅而誠服庶績其凝萬國咸寧矣尚何盜賊之足慮乎臣敢瀝悃誠再冒天聽伏望裁赦澤以他日迎奉二聖還京先修龍德宮以備道君皇帝臨御以淵聖皇帝未有宮室奏修寶靈宮為之不報澤奏寶靈宮在此月丁丑今併

壬申寶靈宮兵孫琦等焚隨州

甲戌徽猷閣待制知深州連南夫請令諸路州縣於近城十里內開鑿陂湖以備灌溉使春夏秋三時皆有水澤則良民有豐年之望敵騎有遠澤之苦方冬水涸即令耕犁確確則敵騎又有歷塊之患其自來不係種稻地分即乞令依做雄州開鑿塘澗亦有菱茨蓮藕魚蝦之利可以及民仍免一年租賦以為人工之費詔諸州相度後不行初鴻臚寺丞趙子砥從軍至燕山久之欲還歸乃結歸朝官忠翊郎朱寶國承信郎王孝安至中京得上皇宸翰是日子砥發燕山八月庚申至揚州

辛巳有羣盜號九朵花焚陽縣

癸未孫琦拔唐州

是月秘書省正字宮直柔為校書郎此據本皇弟檢校太傅慶陽昭化軍節度使信王榛為河外兵馬都元帥初馬擴自五馬山以麾下五百人渡河至東京見宗澤至是始赴行在從者不滿百人擴既見出榛奏事黃潛善等皆疑非真天子識其字即有是命制詞略曰覽封章之近奏知行役之獨爾慨然壯懷副朕本旨宜就顯於節制俾盡總於營屯以迎二聖之還以慰兩河之望於是擴自武功大夫和州防禦使特遷拱衛大夫利州觀察使樞密副都承旨元帥府馬步軍都總管擴將行上奏略曰臣疏遠小人陛下斷以不疑付以關外之事願鑒前世之成敗明當世之嫌疑俾臣得效愚忠畢意攻取今王師大舉機

會神速軍期文字不可少緩若依常制下都堂等處然後以達天聽則事涉疑似或欲規避者定遂巡藏匿不以進呈望令專置一司不限晝夜晝時通進又言自唐以來用中貴人監軍專權掣肘每致敗事伏望聖斷能差中貴監軍及選給器械凡四事上皆從之又許擴過河得便宜從事時潛善與汪伯彥終以為疑乃以烏合之兵付擴且密授朝旨使譏察之擴行復令聽諸路帥臣節制擴知事變遂以其軍屯於大名擴克水麻賊信王除河北元帥在八月案紹興元年五月馬擴屬官方俊慶家乞恩澤狀云建炎二年七月河北節制馬擴軍馬擴申奏起復從軍前去至當年八月到大名府節制州詳此則信王除帥當在七月而紹興五年七月五日臣僚上言吏部取會到馬擴公文稱建炎二年四月內奉聖訓渡河討賊責任成功許便宜從事至大名府節制州方准朝旨不得渡河據此則信王之除當在四月也今移附此後

五月甲申朔宗澤再上表乞還京且言臣聞孟子曰雖有鐵基不如待時故君子必先時而起不後時而縮當其可而已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故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不日如之何而已恭惟我國家義緣金人侵犯郊畿殘破州縣恣為誣妄百端邀求今天意悔禍人心助順乘時與幾實陛下中興之會也古聖人救天之命惟時惟幾者蓋以時哉不可失而知幾若神故也臣觀京師城壁已增故矣樓櫓已修飾矣龍濠已開濬矣器械已足備矣柵欄已羅列矣戰陣已閱習矣人氣已勇銳矣汴河蔡河五丈河皆通流泛應綱運陝西京東滑臺京洛敵兵皆已掩殺潰遁矣天下萬邦與幾何生靈夙夕祈天而請者鄉南懇禱而願者但望陛下下千乘萬騎號令風伯雨師清塵灑道翠華回輦歸御九重為四海九州作主耳且一人有慶兆民賴之茲其時也臣願陛下毋聽姦邪之言而忽其時忘其幾天下幸

甚苟意兩河山寒之心與沮萬民敵愾之氣則天下危矣願陛下毋循東晉既覆之轍臣老矣不勝至誠
惻但懇切之至願陛下哀憐之奏未至會尚書右丞許景衡建請渡江宰相黃潛善持不可朝廷既得信
王棨奏或言棨有渡河入京城之謀乙酉下詔還京略曰朕即位之初臨臨近服會李綱上江左之章繼
執南陽之議鳩工歲事寢失時幾旋為淮甸之行就引寇攘之患守中原而弗遠見朕意之所存昨稽時
措之宜默辨言遠之計設施有序播告未先或者不知倘乃有請可無委積以謹備虞宜令發運司盡起
淮浙入京物料及軍需輜重等物以次發遣赴京師朕將還闕恭謁宗廟仍令三省樞密院御營使司條
具台行事件應臣寮將士自應天府扈從至揚州者並進官一等遂罷景衡為資政殿學士提舉杭州洞
霄宮景衡之執政也凡有大政事必請開極論揚前黃潛善汪伯彥惡其異已每排抑之至是因下詔還
京而有是命 盜孫琦破宿州縣

丙戌詔後舉科場講元祐詩賦經術兼收之制中書省請習詩賦舉人不兼經義經義人止習一經解試
省試並計數各取通定高下禮部侍郎王綬請前降舉人兼習律義孫子義等指揮勿行從之自紹聖後
舉人不習詞賦者近四十年綬在後省嘗為上言經義當用古注不專取王氏說上以為然至是申明行
下詔人戶養馬官司毋得拘籍差雇俟其漸盛以優直市之 秘書省正字馮楫獻書於黃潛善曰伏
觀昨晚出黃榜降詔欲擇日還闕東來從衛官吏士無不欣喜西北尤以近鄉倍極踴躍以楫計之闕未
可還萬一駕到東京而金人秋後再來不知吾兵何以當之吾兵或不可當而復為避地計今蔡汴兩河
已漸涸塞其或被其斷絕水道雖避地亦不能此不得不慮也假如今日駐蹕維揚亦未為得策倘主上
堅欲以馬上治之不許遷徙但當預兵將及宰執中諳練遊事運籌帷幄之人從駕居此專務講武以為
戰守之備其餘宗廟百官盡令過江於建康置司至於財用百物除贖贖軍費用外亦盡藏之建康府庫
庶幾緩急遇敵可戰則戰可守則守度不可戰守而欲動則動亦易行而無牽制之累楫遂寧人也
戊子翰林學士朱勝非守尚書右丞始上欲擢吏部尚書周武仲為執政及是武仲以病在告上諭知閣
門事韓恕曰武仲若出可先期以聞而武仲不能朝矣 詔東南諸路贖學錢且令發運司拘收充雜本
一年 祕閣修撰知揚州呂源添差江淮等路制置發運副使中大夫黃顯直龍圖閣知揚州願漳州人
靖康中嘗為司農少卿罷去至是黃潛善薦用之 願之除日麻不載今因呂源改命遂得之蓋願實代源此時維揚不容
一曰願守也願亦不載不見於史源宣和四年四月已酉願以福建運

判奏乞回籍產業自云其漳州後為戶部倉部郎官大府司農少卿靖康元年八月罷未知此時為何官
今所書官職用紹興元年十月癸未刑部檢舉復官狀參攷修入熊克小麻源除發運副使甲午今從日麻
己丑詔自今應驛馬遞卒者並權住 此以紹興三年七月丁卯 是日宗澤再奏乞增濼龍德而改建寶錄宮
使天下知陛下孝於父而悌於兄乞自御前處分不報又上疏言臣聞孟子言術不可不慎也矢人惟恐
不傷人兩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臣因斯語始知人心所存之邪正與所作之是非若以道概之了然區
分始辨黑白夫忠義之人動容周旋無非忠義而不忠義之事無自入焉故其於上下愛戴保護不啻函

人惟恐其傷之也彼不忠不義之人動容周旋亦無非不忠不義而忠義之道無自入焉故其於上下毀
裂擯棄不啻矢人惟恐其不傷之也恭惟我國家羣綠強敵肆橫殘破州縣圍閉京城劫掠遼東靡有紀
極以至強迎二聖后妃親王與諸天眷蒙塵北去凡忠義之士莫不痛心疾首泣血奮勵佐佑陛下張皇
六師震讜神武總領猶龍之士增濼沙漠迎奉二聖來歸京師俾中原生靈還定安集罔或流散愛戴其
上保護其下夙夜念念如函人焉惟恐其或傷之也其不忠不義者但知持祿保寵動為身謀謂我祖宗
二百年大一統基業不足惜謂我京師宗廟朝廷府藏不足戀謂二聖后妃親王天眷不足救謂諸帝后
諸山陵園寢不足護謂周室中興不足紹謂管惠覆轍不足羞謂巡狩之名為可效謂偏地之伯為可述
儲金幣以為敵資積器械以為敵用禁守禦之招募慮勇敢之挫敵也皆保甲以助軍慮流移之安業也
欺罔天聽凌蔑下民凡誤國之事無不為之猶矢人焉惟恐其或不傷之也臣願陛下驗已試之迹以道
槩之則人心所存之邪正與所作之是非自然區分無足疑也臣衰老屏懦誤蒙陛下識擢俾圍守京城
兼開封尹臣砥礪濼竭知無不為惟恐失措有誤國家大計然臣每所中奏若非陛下察臣斷斷孤忠
臣悄悄見愷天地之大德護覆日月之大明照臨臣與血屬當誓枯斧鑿粉萬狀矣尚安能為陛下
保蓋尹正使京城市井里巷安居樂業熙熙皞皞如我祖宗太平之時臣之至此豈止誇書盈篋而已耶
臣願陛下六龍萬乘早歸大內下慰四海生靈瀝血懇切之望臣之言此實出悃誠痛切憤悶以不避姦
邪詆誣不避冒犯詆毀臣願陛下降臣此言榜之朝堂俾應在朝臣僚皆封章疏指摘臣言如臣言稍涉
寢妄乞正典刑明臣罪惡如臣言果符忠義乞降詔赦明告回鑾之期庶安天下之聽此事甚大恭俟容
慈洞察勿武勿疑取進止又疏曰臣犬馬之年已七十矣陛下不知臣衰老無用付之東京爾論臣自去
年七月到任夙夜究心營繕樓櫓城壁增除宮禁關廷分布柵寨訓練士卒教習軍陣比及終冬諸事稍
稍就緒都城帖然風物如舊人人延頸跂踵日俟望聖駕還闕臣以故自今年正月三日兩次遣屬吏及
臣之子捧表遠詣行在投進前請車駕西上歸肆大赦於宣德門使天下曉然皆知陛下言旋舊都再造
王室命令用是通達盜賊用是消弭無復有方命阻兵之患然後容臣為陛下下條畫措置造膝陳請遣一
使泛海道入高麗諭以元豐講好之舊令出兵攻金人之西又復遣官從開道趨河東諭折氏修其舊職
以固吾圉使三面交攻金人令彼應敵不暇吾方大舉六月之師一道由滑瀋一道出懷衛涉河並進北
首燕路訪大遼子孫與滅繼絕約為與國則燕薊之感恩荷德不忠不為吾用如此則金人勢必孤弱白
可撫而臣之二聖天眷自此決有歸期兩河故境自此決可收復而況兩河之人感祖宗二百年涵養之
澤雖陷敵隸年而戴宋之心初無攜貳使吾大兵渡河而戰則東北人民必有背敵歸我前徒倒戈攻於
後以北誰不願為吾死孟子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臣嘗以今日時
勢觀之天意悔禍人心固結雖三尺童子爭欲奮臂鼓勇又況當六月宜王北伐之時機會開不容髮陛
下何憚而不亟還京師使臣獲奉咫尺之威請借箸以籌黃帝書曰日中必昃操刀必割此言時不可失
也諺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此言斷不誣也今日之事臣願陛下以時果斷而行之毋惑讒邪之言毋沮

勢觀之天意悔禍人心固結雖三尺童子爭欲奮臂鼓勇又況當六月宜王北伐之時機會開不容髮陛
下何憚而不亟還京師使臣獲奉咫尺之威請借箸以籌黃帝書曰日中必昃操刀必割此言時不可失
也諺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此言斷不誣也今日之事臣願陛下以時果斷而行之毋惑讒邪之言毋沮

勢觀之天意悔禍人心固結雖三尺童子爭欲奮臂鼓勇又況當六月宜王北伐之時機會開不容髮陛
下何憚而不亟還京師使臣獲奉咫尺之威請借箸以籌黃帝書曰日中必昃操刀必割此言時不可失
也諺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此言斷不誣也今日之事臣願陛下以時果斷而行之毋惑讒邪之言毋沮

忠鯁之論。僚陛下以臣言為是。願大駕即日還京。使臣為陛下得盡愚計。若陛下以臣言為非。願陛下即日放罷老臣。或重責。臣所不辭。惟明主可與忠言。臣故昧死以聞。上優詔答之。

辛卯。陝西、京東諸路及東京、北京、西京守並奏。金人分道渡河。詔遣御營左軍統制韓世忠、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閻勅率所部迎敵。命宗澤遣本司統制官楊進等援之。先是澤聞河北都統制王彥聚兵太行山。即以彥為武功大夫、忠州防禦使、制置兩河軍事。彥所部勇士萬數。以其而刺八字。故號八字軍。彥方結甲治兵。約日大舉。欲趨太原。澤亦與諸將議。六月起師。且結諸路山水寨民兵。約日進發。上奏曰。臣聞詩於小雅。載六月宣王北伐之事。蓋獵猶以弓矢馬騎為先。而當六月。猷蒸之時。皆難於致用。故宣王乘時行師。終於薄伐玁狁。以建中興之功。臣自留守京師。夙夜匪懈。經畫軍旅。近據諸路探報。敵勢窮促。可以進兵。臣欲乘此暑月。遣王彥等自滑州渡河。取懷、衛、滑、相、等處。遣王再興等自鄭州直趨西京。陵、駘、馬、攢等自大名取洛、趙、真、定、楊、定、王、善、丁、進、李、貴、等諸頭項。各以所領兵分路並進。既過河。則山寨忠義之民。相應者不啻百萬。契丹、漢兒亦必同心抵禦。金人事機有緒。臣乞朝廷遣使聲言。立契丹、天祚之後。講尋舊好。且與滅繼絕。是王政所先。以歸天下之心也。況使金人駭聞。自相攜武耶。仍乞遣知幾、辯博之士。西使夏。東使高麗。喻以禍福。兩國素蒙我宋厚恩。必出兵同加掃蕩。若然。則二聖有回鑾之期。兩河可以安貼。陛下中興之功。遠過周宣之世矣。臣犬馬之齒。今年七十矣。勉竭疲瘁。區區愚忠。所見如此。臣願陛下早降回鑾之詔。以繫天下之心。臣當躬冒矢石。為諸將先。若陛下聽從臣言。容臣措畫。則臣謂我宋中興之業。必可立致。若陛下不以臣言為可用。則願賜骸骨。放歸田里。謳歌擊壤。以盡殘年。頻煩上瀆天聽。臣無任取進止。疏入。黃潛善等忌澤成功。從中沮之。澤嘆曰。吾志不得伸矣。因憂鬱成疾。澤尹京畿。歲修城池。治樓櫓。不擾而辦。屢出師以挫敵鋒。其抗疏請上還京。凡二十餘上。言極切至。潛善與汪伯彥等雖嫉之深。竟不能易其任。

靖康小雅云。建炎二年。有旨遣韓世忠之師屯伊洛。又令諸師劉錫、楊、潘、等。結河陽之人。自滑州進兵。命澤總大衆自滑州而北。期集於中山府。澤聞命。欣躍。金銀兵械。備具。其行有日矣。而黃潛善汪伯彥恐澤成功。又以姦計從中止之。澤大憤。鬱鬱久之。疽發背而薨。此事史及澤遺事皆無之。姑附此。更須參攷。

甲午。以金人入犯。曲赦河北、陝西、京東諸路。初。陝西制置使錢蓋聞金人陷長安。檄集英殿修撰鄧延經略使王庶兼節制環慶。涇原兵討賊。既而義兵大起。金人東還。庶以金人重載。可尾襲取勝。移文兩路。各大舉協力更戰。而環慶經略使王似。涇原經略使席賁。自以先進望高。不欲受其節度。遂具文以報。而賁不出兵。金游騎上清溪。既為涇原裨將吳玠所扼。至咸陽。望渭河南。義兵滿野。不得渡。遂循渭而東。其右軍入鄜。延政康定。圍龍坊。庶急遣將斷河橋。又令將官劉延亮屯神水峽。斷其歸路。金人遂去。於是洛索盤礴於馮翊河中。掘新河橋以通往來。人情大恐。涇原統制官曲端乘敵退。復下秦州。而鳳翔、長安皆為義兵收復。會經制司統領官劉希亮自鳳翔歸。端斬之。端雅不欲屬庶。及聞孟迪、李彥仙等受事鄧延。皆不樂。遂揭榜稱金人已過河歸國。農務不可失時。乃盡散渭河以南義兵。庶亦斂兵保險。猶以書約似。似欲逼金人渡河。至於再三。似不應。賁許出兵四萬。亦遷延不行。時鄧延人以秋深。必被兵多。避地者道。

出環慶。吏民皆惡其驚徙。所在掠其財而殺之。閻里蕭條矣。

乙未。詔蘇軾立朝履歷。最為顯著。追復端明殿學士。蓋還合得恩數。時軾孫司農寺丞符以軾致和中復職未盡。訴於朝。乃有是命。軾眉山人。元祐時。擢翰林學士。上第一。名。昌化軍安。元祐中。追復端明殿學士。明。清。報。錄。云。靖康中。東坡遺復元。時。汪。彥。章。在。按。軍。偶。不。當。制。官。人。不。學。而。思。遷。彥。章。曰。公。無。草。草。家。笑。黃。二。字。滿。面。而。怒。之。案。彥。章。今。年。二。月。已。罷。舍。人。明。清。實。其。誤。也。江淮發運副使呂源請下虔、吉、衡、潭四郡及沿流諸州造網船二千艘。從之。以源言本司舊有運舟六千。今所存不逮半也。福建路轉運判官謝如意執建州叛卒張員等六人誅之。初。員等雖受招。而桀驁如故。會如意自職方員外郎出領漕事。乃議除之。如意至建陽。陰遣勇士離其黨。遂與本路兵馬都監黃濬。本州兵馬監押魏勝密謀。結員等至濬官居。俾受賞。因禽戮之。後數日。如意入城。人情稍定。既而餘黨懷疑。如意幾為所執。時新知州事通直郎方承齋救榜諭叛卒。至建陽聞之。固不進。如意。邵武人也。案。宋。史。甲。午。日。

丙申。大中大夫宇文虛中復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萬壽觀。充大金通問使。武臣楊可輔副之。尋改虛中為祈請使。京東西路提點刑獄公事程昌弼言。州郡開軍器乏少。請各以堅韌之木。廣置棍棒。蓋鐵騎箭鑿不能犯。惟棍棒可以禦。且日可辦從之。賊靳賽破光山縣。

戊戌。河北制置使王彥以八字軍屯河南。時宗澤以彥孤軍無援。不可獨進。乃以書延彥計事。遂合諸寨兵萬餘人。以是日濟河。後五日。彥至京師。澤大喜。諭以京師國家根本。宜宿兵近甸。遂命其軍屯滑州之沙店。

壬寅。中書侍郎兼御營副使提舉措置戶部財用張慙。慙立朝。謬謬有大臣節。不可干以私。惟善許景衡。與許翰論事頗合。自為執政。諫諍愈切。無所顧避。時黃潛善當國。專務壅蔽。自汪伯彥而下。皆奴事之。不敢少忤其意。惟慙以直道自持。事必力爭。雖言不行。而不少屈。乘政未歸。遂薨於位。士民皆痛惜之。此以慙附傳及。案。宋。史。甲。午。日。

癸卯。朝奉郎大金通問使王倫始渡河。案。倫。紹。興。三。年。正。月。乞。券。錢。狀。云。建。炎。二。年。五。月。二。十。日。過。河。遂與其副閻門宣贊舍人朱弁至雲中。見左副元帥宗維計事。金甌不遺。時進武校尉朱勳從奔行。宗維賜以所掠內人。勳陽受之。逃去。宗維怒。追而殺之。朱勳事不得其年。據紹興十三年朱弁奏狀附見。

甲辰。洛索陷絳州。權知州事趙某率軍民巷戰凡六日。

乙巳。詔諸路走馬承受使臣自今於帥司用中狀。其入謁如屬官禮。時入內寄資東頭供奉官蘇淵為熙河路走馬承受公事。用元豐舊制。移牒帥司。就廳下馬。經略使張深奏淵尚習故態。凌轢帥臣。故有是旨。資政殿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許景衡薨。景衡能政而歸。至瓜州。得疾。及京口。疾甚。端坐自語曰。陛

下宜近端人正士以二聖若生為念陸宜公奏議盡之矣遂堯其衝性孝友兄死事其嫂如母博通經史百家書而其要歸於孔孟嘗曰孔門自灑掃應對而上皆入中道以故修身行己雖細必務平居無事與朋友言怡怡辭氣惟恐傷之及公言廷爭正色直前視權倖若無有者歲年五十七後諡忠簡

丙午徽猷閣待制劉阜民落職初阜民與其兄大中大夫阜民皆以厚恩乞進秩言者論其進由恩倖法當討論乞罷阜民職而降阜民為中大夫詔罷阜民而阜民遵官如故

丁未復置兩浙福建路提舉市舶司賜度牒直三十萬緡為博易本以尚書省言市舶公私兼利非取於民自併歸漕司虧失數多市井蕭索士人以併廢為不便故有是旨其後遂併廣西復之

戊申兵部尚書盧益直學士院初益自開廢中請至揚州治其私事黃潛善許之至則除尚書至是復有此命此論黃潛善劾益除兵書不得其日貶克小麻二月丙申兵部尚書道諫遂召徽猷閣待制知東平府盧益為兵部尚書起居

郎康執權試給事中起居舍人黃哲試中書舍人太常少卿周望起居郎司農卿林安上守起居舍人望初受命出使會金帥宗傑死遂輟行執權除命從者題略有之今因望除左史併著於此日

己酉秀州軍亂初直龍圖閣知秀州趙叔近既免直龍圖閣朱希代之荒頗肆殘虐軍民怨憤是日茶酒卒徐明率眾因希迎叔近復領州事叔近撫定明等且請擇守臣於朝奏未至詔御營中軍統制張俊以所部討之

庚戌增天下役錢以為新法弓手之費初汪伯彥既建請乃以免役寬利廂禁軍闕裁減曹掾等錢供其庸直元年七月至是所增偏於東南諸路遂詔不受庸者人給田三十畝馬軍增三之一議者恐費不給乃請官戶役錢勿復減半而民役錢概增三分從之故有是詔新法弓手三年六月丙寅詔自今見任官有

涉疑異志者止許經不礙官陳告如徑行殺戮事雖有實亦坐擅殺官吏之罪即妄殺平人以為姦細者從軍法自軍興所在姦民殺官吏善者甚眾朝廷恐其生事至是下詔條約

癸丑罷借諸路職田自軍興始有借借之名精康元年而通負甚眾至是江淮發運副使呂源奏謂其半庶可養廉且令用心催理詔圭田士大夫貧者仰以養廉國用雖乏其可取此自今勿得借熊克小麻略載此事於七月壬子

子而日麻繫之此日案今年九月丙子臣僚上言亦云五月三十日聖旨圭田更不借借所書實誤詔持服人蔡莊罷徽猷閣待制其告令所屬收掌候服闋日給付其餘前宰執子弟見帶職人令吏部限十日條具中省莊僮子也言者論確之子慈既以欺罔誕說交結權倖致身執政而又擢其弟為待制士論憤鬱莊比守穎昌奴事李彥無所不至尤當宜斥以為人臣不忠之戒故有是命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十五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十六

【建炎二年】六月甲寅朔朝散郎余應求知岳州承議郎陳公輔知南劍州李綱之得政也二人自外除郎未入而綱能至是始以郡守處之

乙卯成都府路轉運判官祈博文權能印州鑄鐵錢以其歲用本錢二十一萬緡而所鑄才十一萬緡得不償費故也先是成都府錢引務每屆書放錢引一百二十五萬餘緡崇觀間西事既起由是泛印增多至二千六百萬餘緡而引法大壞朝廷知之乃詔以天聖為印所準事見大觀三年七月十二日至是博文以利州路增

屯西兵此恐是王軍食不繼權罷鼓鑄不待報遂行復以便宜增印錢引六十二萬緡自後諸大臣相繼視師率增印矣尚書省言檢會靖康元年已降指揮人戶願將金帛錢糧獻助者計價依條補授名目除河北河東路已降官告外餘路未曾給降詔尚書省度量給付逐路每路差監司一員專一提舉委官勸人戶獻納依隨處在市實價如納已七千貫補承節郎六千貫補迪功郎依已降指揮並不作進納人願繳元授付身貼納數中以十分為率更減一分亦不作進納所納之物內京東東路並隨處椿管餘路計綱起發上京不係沿途去處變兌易輕賸物色赴元豐庫送納並須召人情願不得抑勒科配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十六

丙辰建州軍兵亂。先是張員等既誅。餘黨復懷反側。會朝廷調威果卒三千人入衛。未行。軍士葉濃等相與謀。互殺妻子以爲變。是夜縱火焚掠。盜本州觀察使印突城而出。進犯福州。葉濃之亂。日麻行要行云六月一日。而今年七月臣僚上言乃云六月十日。惟葉濃小麻葉之丙辰。丙辰。初三日也。今從小麻。宋史葉濃發日。

戊午。尙書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王綬試御史中丞。黃潛善以綬柔懦無能。故薦爲臺長。此據趙鼎之遺史。綬除中丞日麻亦

己未。詔右文殿修撰前知通州胡安國已除給事中。指揮更不施行。初。安國數上疏乞祠。詔不許。仍趣赴行在。安國因放免。奏有旨曰。臣賦性疏拙。全昧事幾。前當贊書。積日難淺。適緣六押。兼管兵刑。所降詞頭。苟有所便。不敢觀望。延誤本朝。須至盡忠。遂件論執。遂因繳奏。備觸貴權。始怒既多。幾陷不測。今陛下撥亂反正。將建中興。而政事人材。弛張升黜。凡關出納。動係安危。聞之道路。按以愚見。尙未合宜。臣竊寒心。而況飲閣典司封校。備或隱情。患失。誠默不言。則負陛下委任之恩。其罪至大。若一行其職守。事皆違異。必以慈惠妄發。干犯典刑。徒玷清時。無補國事。臣所以不敢上當恩命者也。疏入。黃潛善大怒。言者因論安國被命經年。託疾不至。朝廷之召愈切。而安國之辭愈堅。要流俗之譽。失人臣之禮。臣聞臣之事君。義也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昔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孟子去齊。三宿而王不追。然後浩然有歸志。士之所學。孔孟之道耳。孔孟之所以事君者如此其欽。而安國如此其慢。何所恃哉。蔡謨有重望於時。然固拒司徒之命。至免爲庶人。况安國素無美名者乎。且朝廷之所以召安國者。不過以其早乞致仕。不就薦對爵祿。高尚其事而已。然安國當吳敏用事之際。則幡然而起。亟遷給舍。何鄉者奉命之速。而今日從命之緩乎。方陛下中興。王業號令之出。當如雷霆震動四方。罔不不應。而不能行於一安國。豈不損國威令之甚。况安國子寅。自郎曹謁告不至。已降三官。安國貴以臣節。則事君不以禮。責以父道。則教子不以忠。如此而欲成政事。厚風俗。不亦難乎。望罷安國新除。特賜黜責。以爲人臣不恭上命者之戒。安國遂罷。庚申。侍御史張浚充集英殿修撰。知興元府。浚好謀。有大志。數招諸將至臺。講論用兵籌策。浚本黃潛善所引。至是因請汰御營使司官屬。又論無謂金不能來。當汲汲修備治軍。常若敵至。潛善始惡之。浚以母在蜀中求去。故有是命。未行。潛善尙書禮部侍郎。浚入對。上諭曰。卿在臺中。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朕將有爲。政如欲一飛冲天而無羽翼者。卿爲朕。當專任用。浚頓首謝。浚出守及再圖日麻全不見。今據行狀增修。以禮部名考之。浚除侍郎在今年六月。而無其日。

癸亥。以盜賊未衰。命諸路武臣提刑專管提殺。

甲子。疏決行在揚州及四京繫囚雜犯死罪以下減一等。釋杖已下。其後建康府。越州亦如之。紹興二年五月甲申始申

紹興二年五月甲申始申

紹興二年五月甲申始申

紹興二年五月甲申始申

紹興二年五月甲申始申

紹興二年五月甲申始申

紹興二年五月甲申始申

紹興二年五月甲申始申

紹興二年五月甲申始申

紹興二年五月甲申始申

紹興二年五月甲申始申

紹興二年五月甲申始申

紹興二年五月甲申始申

紹興二年五月甲申始申

紹興二年五月甲申始申

乙丑。徐州觀察使御營使司中軍統制張俊引兵入秀州。前知州事中大夫趙叔近爲所殺。初。御營都統制王淵在京師。狎露臺周氏。亂後爲叔近所取。淵銜之。及俊辭行。淵謂之曰。趙叔近在彼。俊喻其意。前一日。俊總兵至郡。叔近以太守之禮逆諸城北沈氏園。俊叱令置對。方下筆。羣力遽前斷其右臂。叔近呼曰。我宗室也。衆曰。汝從賊。何云宗室。語未畢。已斷首於地。秀卒見叔近死。遂反戈嬰城。縱火毆掠。江東西路經制司書寫機宜文字辛安宗在城中爲所害。翌日。俊破關捕徐明等斬之。取周氏以歸。淵以子俊不受。乃遣韓世忠。此段據王明清補遺第三錄增入。周氏。廖古母。後封顯國夫人。蕭克小麻。俊入秀州。在六月戊辰。日麻後復申。十一日到秀州。十二日已時。復十五日申到。今從日麻。俊以功遷武軍軍承

宣使。叔近子朝奉郎交之。亦坐受賊所獻玩好。降六官勒停。後十餘年。御史言叔近之冤。始贈集英殿修撰。趙交之傳。事以紹興四年十二月丙申。人乞改正。狀增入叔近。在紹興九年。

丁卯。國信使楊應誠。副使韓衍至高麗。見國王楮諲。楮拜詔已。與應誠等對立論事。楮曰。大朝自有山東路。何不由登州以往。應誠言。不如貴國去金國最徑。第煩國王傳達金國。令三節人自齎糧。止假二十入騎。楮難之。已而命其門下侍郎傅仲至館中。具言金人今造舟將往二浙。若引使者至其國。異時假假道至浙中。將何以對。應誠曰。女真不能水戰。傅曰。女真常於海道往來。况女真舊臣本國。近乃欲令本國臣事。以此可知強弱。後十餘日。復遣中書侍郎崔洪宰。知樞密院事金富弼來。固執前論。且言二聖今在燕雲。不在金國。館伴使知開門事文公仁亦曰。往年公仁入貢上國。嘗奏上皇以金人不可相親。今十二年矣。洪宰笑曰。金國雖納土與之。二聖亦不可得。大朝何不練兵與戰。應誠謂高麗凡六十有四日。楮終不奉詔。應誠不得已。與楮相見於壽昌宮門下。受其所拜表而還。此據應誠所上語錄修入。案。應誠以六月丁卯見高麗國王。楮令傅仲事。及送安帶。已卯。府會。壬午。遣崔洪宰等。至。七月丙戌。文公仁等云云。戊子。應誠以病求醫。王寅。甲辰。八月戊午。連應誠復命。王申。拜洪。九月初。放洋。今併附此。餘見九月癸未。十月甲寅。

戊辰。詔諸路應輸內藏庫錢帛。經由揚州行在者。許免撥用。端明殿學士同提舉措置財用黃潛厚請也。初。東川布衣崔子方治春秋。紹聖間。三上疏乞置博士。不報。乃隱居真州六合縣。子方剛介有守。雖衣食不足。而志氣裕然。杜門著書三十餘年而死。至是兵部員外郎江端友請下湖州取子方所著春秋傳藏於秘書監。從之。

己巳。葉濃破古田縣。甲戌。入福州。掠特進致仕衛國公余深家金帛。欲縱火焚城。守臣顧諤開待制江常不知所出。提點刑獄公事李芑。動。登城諭之。圍十餘日乃去。官軍追擊之。不利。芑。安陽人也。熊克小麻。以芑爲國縣人。

今據汪藻。大抵亦俗。芑者。克多。國。今戶。其。書。之。

丁丑。命京畿。淮。甸。捕蝗。

紹興二年五月甲申始申

紹興二年五月甲申始申

紹興二年五月甲申始申

紹興二年五月甲申始申

紹興二年五月甲申始申

紹興二年五月甲申始申

紹興二年五月甲申始申

紹興二年五月甲申始申

紹興二年五月甲申始申

紹興二年五月甲申始申

紹興二年五月甲申始申

紹興二年五月甲申始申

紹興二年五月甲申始申

紹興二年五月甲申始申

人皆以進頌得官。法當討論。悉罷之。而有是命。體純金壇人。待問。江山人。常通判湖州。坐朱勳黨。銜替。至是。梁揚祖辟用之。（案）宋史繫年丙戌日。 資政殿學士東京留守開封尹宗澤薨。澤為黃潛善等所沮。憂憤成疾。疽作於背。至是疾甚。諸將楊進等排闥入問。澤髮然起曰。吾固無恙。正以二帝蒙塵之久。憂憤成疾。耳。爾等能為我殲滅強敵。以成主上恢復之志。雖死無恨。衆皆流涕曰。願盡死。諸將出。澤復曰。吾此疾。度不起。古語云。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遂薨。年七十。是日。風雨冥晦。異於常日。澤將沒。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遺表猶贊上還京。先言已涓日渡河而得疾。其末曰。囑臣之子。記臣之言。力請變輿。亟還京闕。大震雷震之。怒。出民水火之中。夙荷君恩。敢忘尸諫。澤自奉甚薄。方謫居時。餽粥不繼。吟嘯自如。晚年俸入稍厚。亦不異曩昔。食不兼味。衣敝不易。嘗曰。君父當側身嘗膽。臣子乃安居美食。耶。所得俸賜。遇寒士與親戚貧困者。輒分之。養孤遺幾百餘人。死之日。都人為之號慟。朝野無賢愚。皆相弔出涕。三學之士千餘人。為文以哭澤。初。澤既拘。金使上履命。澤不奉詔。至是。資政殿大學士充大金所請使宇文虛中至東京。而澤已病。虛中擬留守事。遂歸之時。上已除澤門下侍郎兼御營副使東京留守。命未下而訃聞。詔贈觀文殿學士。進六官為通議大夫。後諡忠簡。

（案）宋史繫年丙戌日。 呂中大事記曰。自古未有內外不相應而成功者。有張仲孝友主於內。而後吉甫得以專征於外。孔明欲出師於外。則必任球。尤於內。建炎之初。綱在內。澤在外。此正天贊二人以開中興之治也。使二人得盡行其志。必能復君父之仇。警宗廟之恥。仲神人之憤。憤夫綱相則澤之志行。綱去則澤之計沮。蓋汪黃兩人既用。事於中。則宗澤安能措手於外。二人既主事東南之議。則宗澤還東京之請。雖二十疏而何益。縱使渡河而北。指日成功。亦安能免後患哉。嗚呼。東京之地。宗澤在。則為天子孫。為可置。則宗澤而不聞。為人父母。烏可棄。遺棄而不思。且向也。元帥方開之始。宗澤解京城之圍。而伯彥則謂為不可使。金知元帥所在。今也。還京之請。雖上而汪黃則謂上皇之子。三十人。今所在者。惟聖體耳。自外而觀。汪黃之計。可謂危矣。以義而論。則君父不可視之如路人。中原不可棄之如土梗。天祥若宋。則將有主矣。天所與者。誰能敗之。此豈汪黃乳哺之子。之術所能為哉。澤之志不獲伸於前。又不獲伸於後。徒使後之人。聞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之歎。而為之致無窮之恨也。

甲申。葉濃自福州引兵破寧德縣。復還建州。
丙戌。中奉大夫福建路提點刑獄公事李芘勒停。時言者論芘擁兵數萬。費官錢二百餘萬緡。專務招安。不能平寇。停其官。責使捕盜。以尙書吏部員外郎林杞代之。有宣義郎御史臺檢法官謝轡者。靖康末。嘗奉詔至閩中募武勇之士。乃命轡為本路提點刑獄官。尋又遣御營使司中軍統制張俊。兩浙路提點刑獄公事趙哲將卒二千人。偕往討捕。杞。永嘉人。轡。建安人也。
謝轡為憲法。史蓋不詳。據御史臺記。轡之建炎二年。空月。在王綽除中丞之原案。綽以六月除中丞。故附於此。杞元年六月。

甲子以朝請。既而濃又破政和。松溪二縣。濃破政和。在八月辛未。破松溪。在其月。
耶爾東外。王中今併覽之。
丁亥。御筆。國步多艱。人才為急。如蔡京。王黼當國日久。孰不由其擬受。果賢且才。豈可不用。自今毋得分別。使自奮忠義。仰三省遵行之。時宰相黃潛善。本王黼門人。故引多黼親黨以進。議者非之。此為三年二月。已已。張汝勤疏。

本。詔諸郡發歸朝官赴行在。時所在多囚禁歸朝官。有疑則加殘害。一郡戮至千百人。上憫之。故有是命。（中興聖政臣正等）曰。古人有殺一不辜而得天下。弗為者也。彼五雄忍酷之旨。至曰。寧我負人。毋人負我。嗚呼。人之用心。何止天壤之異哉。方建炎之初。所在盜起。如蠅如蟻。荒絕漠之人。皆謂諸郡縣有司。為之禁防。或水過也。而太上皇帝推天地覆載之德。視中外之民。皆赤子。惻然哀矜。形於聖訓。儼然有三代王。者之風。漢帝之恢廓大度。不足言矣。 吏部尙書兼侍讀周武仲充龍圖閣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初。武仲以疾亟求去。上曰。如武仲者。未見其比。雖病。固當留。最後同知樞密院事郭三益為請。乃有是命。

戊子。幹辦內東門司王嗣昌送吏部。坐與邵成章為死黨。好大言議國政故也。詔自今士卒有犯。並依軍法。不得顧眼。列心。過為慘酷。令御營使司行下。衆皆鼓舞感戴。（中興聖政臣正等）曰。愛而不能令。厚而不能使。亂之自有常法。若師出以律。孰敢不畏。者而請將過為慘酷。豈軍法之道哉。

乙未。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郭仲荀為京城副留守。朝廷聞宗澤薨故也。初。澤以便宜假統制官楊進榮州防禦使。知河南府。會宗澤死。進遂輟行。林泉野記。宗澤為京城副留守。招降諸大寇王善。楊進。丁進等。兵勢甚盛。澤有渡河迎請二帝之意。黃潛善汪伯彥疾其成功。又疑其為變。遂以郭仲荀為副留守以察之。

（案）日麻。二年七月十二日甲午。開封府官宗澤卒。十三日乙未。郭仲荀充京城副留守。蓋潛善等聞澤死而後除之。非以察澤也。熊克小原則取其詳。附於元年七月澤初除副守時。亦說是時楊進丁進皆未降。汪黃初為疑之。
朝請郎提舉杭州洞霄宮謝克家上疏。自辨不受張邦昌僞命。且皆奉國寶至濟州。其言引資政殿學士呂好問為證。大略謂圍城士大夫。侍陛下在外。共為後圖。好問不能獨任其責。遣人起諸退人。臣始見邦昌。面決行日。則臣之復出。為陛下出也。疏入。遂召克家及顯謨閣待制知平江府孫覿赴行在。

丁酉。殿中侍御史馬仲言。克家。覿。取操不正。姦佞相濟。小人之雄者也。在靖康間。與李擢。李會。王及之。王時雍。劉觀。七人者。結為死黨。附耿南仲。倡為和議之說。助成賊謀。有不主和議者。羣起而辱罵之。欲執送金營。人皆畏其險。而不敢校也。陛下即位之初。照見情狀。逐之是矣。近者不知誰為之援。皆得被召。將復進用。人情危駭。莫之所謂。望賜疑罷。竄之遠方。戊戌。詔好問開具當時因依開奏。其後好問又自陳。反正之功。由是二人復用。好問開具狀。見偽楚錄。誤以為克家所奏。而徐少章北盟會編又因之。少章乃云。謝克家辨事偽楚狀。與呂好問所奏不同。其執為正。蓋好問元奏云。右臣準尙書省劄子。朝請郎提舉杭州洞霄宮謝克家進狀。七月十六日奉聖旨。令臣開具因依開奏。後來傳錄者。誤去右臣準尙書省劄子八字。是以差互如此。

己亥。祕閣修撰荆南府唐愨降充直祕閣。先是承議郎通判荆南府程千秋為愨所忌。請避之。改通判襄陽府。未行。轉運司誘執千秋以屬吏。其弟千乘訴於朝。有詔勿治。四月。愨怒。奏千乘偽造制書。上命移

獄於潭州。四月而終。終不肯釋。言者謂方鞏盜賊。視靖李孝忠相繼犯荆南。帥臣監司。望風悉遁。賊既

據城。於公安止隔一水。維舟絞械。欲乘勢南來。千秋奮不顧身。率縣民禦之。使人夜渡。焚舟毀械。殺賊甚

衆。遂不敢犯。岳鄂鼎沸。皆賴以安。民間往往繪其像而祠之。方今天下擾攘。忠義之人。所在不多。朝廷所

宜愛惜。有罪猶當宥死。況無罪乎。臣近聞千秋至今坐獄。存亡未可知。萬一如此。則終亦可謂方命矣。乃

詔釋千秋。而怒有是命。

辛丑。詔以春霖夏旱。飛蝗為沴。命監司郡守。條政事之未便於民者。其大水飛蝗最甚之地。令百姓自陳

量輕重。捐其租焉。

壬寅。尚書兵部員外郎福建兩浙撫諭江端友能。以言者論其不練民事。所至苛擾也。

癸卯。詔京官知縣兩任已上。實及六考。方許闕陞。諸州通判。舊法不拘考數。至是申明之。

耶蘇詩判子。修入日麻無之。

甲辰。降充顯謨閣待制。北京留守河北東路制置使杜充。復樞密直學士。充開封尹。東京留守。且命充鎮

撫軍民。盡率國事。以繼前官之美。遼寇朝廷深戒。妄作。以正前官之失。自宗澤薨。數日間。將士去者十五

都人。髮之。相與請於朝。言澤子宜教。郎穎。嘗居戎幕。得士卒心。請以繼其父任。會充已除留守。詔以穎直

祕閣起復。充留守判官。充無意恢復。盡反澤所為。由是澤所結兩河豪傑。皆不為用。

在則豈可使為兵。杜充用則兵皆為盜矣。充守東京。則金至開州。以充濶澤。何異

以泗代漚。以姜維而續孔明之事。李綱能而注黃相於內。宗澤死而杜充守於外。則天下之事可知矣。

謙復直祕閣。兼權大名尹。北京留守。

丁未。亳州言。本州已增修城壁。棚置樓櫓。可以禦寇。今防秋在近。乞以本州界所管新舊弓手合為一軍。

士軍合為一軍。清河裝發合為一軍。選才武使臣充都押官。分守要害。從之。仍詔諸路一體州軍準此。

庚戌。朝請郎提舉杭州洞霄宮謝克家。試尚書吏部侍郎。朝請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葉夢得。試戶部侍郎。

既而克家不自安。乞補郡。乃以為龍圖閣待制。知台州。給事中劉觀。試尚書工部侍郎。

朝散郎林之平。為監察御史。之平。莆田人也。詔諸路應兵將捕盜等

官。合應援地理。內逗遛不進。許安撫使從軍法。時直龍圖閣新知杭州康允之。近杭。潤。秀。三州。見寇竊

發。而屬邑及旁郡。未聞有來赴難者。必待奏報。輒勤王師。望以軍法約束。軍民有立異功者。仍具奏聞。不

次擢用。以為勸沮。從之。故有是旨。

辛亥。黃潛善言。朝議大夫惠厚。下自中京逃歸。言有傳登極赦書。至上皇所者。上皇與宣和皇后相賀。聖

情甚悅。上敏容不語。久之。曰。宣和皇后天性儉約。在朕府中時。每進膳。未嘗改造。侍上皇亦疏闊。所得月

賜。未嘗妄用。服洗滌之衣。破則補之。望明而觀。縫處如絨。蓋非他人所能及也。厚下。華原人。宣和中。符知

解州。是月。禮部貢院言。應詞學兼茂科。奉郎袁正功。合格。詔減二年磨勘。正功。燕山人也。紹興三年七月乙未。改法。

人劉立芸。聚眾攻破城邑。立芸論衆曰。吾欲致南北太平。所至不殺掠。但令饋糧。於是蕃漢之民。歸者甚

衆。洛索遣兵攻解州之朱家山。統領忠義軍馬邵興。苦戰三日。遂敗之。陝州安撫使李彥仙。授與從義

郎。遷本州都統制。

【建炎二年】八月癸丑朔。復諸路常平官。時顯謨閣待制孫覿入對。言自罷提舉官。常平之財。所存一二。

猶以億萬計。皆為他司妄用。今轉運使漕輓軍儲。上供之外。無一金之藏。他時大水旱。大舉措。經費殘破。

召募軍馬。以備緩急之須。皆非轉運使所能辦。時方多事。財用為急。望復置官講補助之政。故黃潛善奏

請行之。十月壬戌。遂命諸路拘催青苗積欠本錢。自崇寧以來。皆不得免。三年閏八月戊寅。所請可也。

甲寅。初鑄御寶。一曰。皇帝欽崇國祀之寶。二曰。天下合同之寶。三曰。書詔之寶。自是月乙卯行使。

戊午。詔行在左藏庫湫隘。自今綱運令戶部於江寧。平江府置庫椿管。逐府通判監視。憲臣檢點。擅用者

依支封椿法。加等科罪。時戶部所餘金帛。尚數百萬。上以北方未寧。為慮。數諭黃潛善。汪伯彥。致江寧

潛善等。方以恐搖人心。為對。尚書右丞朱勝非。獨論致揚州駐蹕地。上深納之。令戶部納計郊祀之費。餘

財。皆運金陵。祀事後。當移蹕。而潛善力沮之。其言不行。至是尚書呂頤浩。侍郎葉夢得。乃以府庫充初為

辭。請命江湖。二廣綱。赴江寧。閩。浙。綱。赴平江。惟川。陝。京。東。西。淮南。綱。赴行在。從之。尚書戶部侍郎葉夢

得。為翰林學士。熊克小府。附此。事於七月未。云。據夢得

行。進案。日。所。乃。八。月。六。日。半。今。附。本。日。

顯謨閣待制知廣州陳邦光。試尚書戶部侍郎。邦光在

行。進案。日。所。乃。八。月。六。日。半。今。附。本。日。

顯謨閣待制知廣州陳邦光。試尚書戶部侍郎。邦光在

行。進案。日。所。乃。八。月。六。日。半。今。附。本。日。

顯謨閣待制知廣州陳邦光。試尚書戶部侍郎。邦光在

行。進案。日。所。乃。八。月。六。日。半。今。附。本。日。

顯謨閣待制知廣州陳邦光。試尚書戶部侍郎。邦光在

行。進案。日。所。乃。八。月。六。日。半。今。附。本。日。

顯謨閣待制知廣州陳邦光。試尚書戶部侍郎。邦光在

廣州。嘗發轉運使陳述姦賊。卻三佛齊使私覲珠寶異香文燭等直數十萬。兩人以為清。尚書吏部侍郎魏憲復為顯謨閣直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憲嘗言。維揚南枕大江。自古未有背天險而為都者。金人勁騎自京西不四五日可至。宜有以備之。尚書工部侍郎劉觀充徽猷閣待制。知福州。觀言。敵騎出沒山東。人情危懼。望移蹕金陵。執政不樂其言。於是觀自後省移冬官。除月不拜。故有是命。給事中康執權尚書工部侍郎。顯謨閣待制孫觀試給事中。集英殿修撰沈晦。張激並試中書舍人。去年已為舍人。不知何時罷。嘗考魏憲與執權之除月。日曆不詳。今以後者及述都題名。加入工部題名。仍全不載。劉初除及補外。然執權之除。當是代魏。故因魏除命。述書之恐魏之去。而不在此。日當別求他考。考乃可。觀文殿學士范致虛提舉中太一宮。兼侍讀。致虛至行在。言者論南陽之陷。咎由致虛。乃責安遠軍節度副使。英州安置。三年九月。辛丑復官。

庚申。殿中侍御史馬仲言。陛下龍飛河朔。近得黃潛善。汪伯彥以為輔相。一意委任。不復致疑。然自大任以來。措置天下事。未能愜當物情。遂使敵國日強。盜賊日熾。國步日蹙。威權日削。且如二帝親屬。盡室北狩。宗廟社稷。不絕如綫者。繫陛下一人。而三鎮未復。不當都汴以處至危之地。此理甚明。然前日下還都之詔。以謫許景衡。至於今日。當如之何。其不慎詔令。有如此者。事見五月乙酉。草茅對策。誤不如式。考官罰金可矣。而一日黜三舍人。乃取沈晦。孫觀。黃哲諸羣小以掌絲綸。其黜陟不公。有如此者。事見二月壬申。又如吳給。張

給。元年六月。自監御史遷左司員外郎。關。元年六月。除監察御史。皆未見罷時。邵成章緣上言。遠望。今是何時。尚仍舊體。以言為諱。其塞言路。有如此者。成。事見正月辛丑。又如祖宗舊制。諫官御史有關。御史中丞。翰林學士。具名取旨。三省不與。厥

有深旨。潛善近來自除。諫諍。仍多親舊。李處遜。張浚之徒是也。觀其用意。不過欲為己助。其毀法自恣。有如此者。又如張憲。宗澤。許景衡。公忠有才。皆可重用。潛善。伯彥忌之。沮抑至死。其妨功害能。有如此者。事見五月。又如有人問潛善。伯彥救焚拯溺之事。則二人每曰難言。其意蓋謂陛下制之。不得施設。或問

陳東事。則曰。外廷不知。蓋謂事在陛下也。其過則稱君。善則稱己。有如此者。事見元年八月壬午。又如呂源狂橫。陛下逐去數月。由郡守而升發運。其強狠自尊。有如此者。事見五月戊子。又如御營使雖主兵權。凡行在諸軍。皆御

營使所統。潛善。伯彥別置親兵一千人。請給居處。優於衆兵。其收攬軍情。有如此者。事見元年五月丁酉。潛善。伯彥所為類此。豈不辜陛下責望之意哉。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孔子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焉用彼相。二人方且佞然自任。屹然不動。陛下隱忍。不肯斥逐。塗炭蒼生。人心絕望。則二聖還期在何時耶。臣

每念及此。不如無生。歲月如流。機會易失。不早改圖。大事去矣。伏望速能潛善。伯彥政柄。別擇賢者。共圖大事。疏簡中不出。甲戌仲改。衛尉少卿。承議郎趙子砥自燕山遁歸。至行在。上命輔臣召問於都堂。且取子砥所得上皇御書以進。子砥奏。此事甚悉。大略言。金人講和以用兵。我國放兵以待和。邇來遣使數輩。皆不得達。劉彥宗云。金國只納楚使。焉知復有宋也。是則吾國之與金國。勢不兩立。其不可講和明矣。往者契丹主和議。女真主用兵。十餘年間。竟滅契丹。今復蹈其轍。譬人畏虎。以肉喂之。食盡終必噬人。若設陷罪以待之。然後可以制虎矣。後半月。復以子砥為鴻臚寺丞。已而賜對嘉獎。遂以子砥知台州。此子砥。燕京及魏。與元年三月子砥乞差

遺狀。辛酉。詔江淮六路。量添買酒錢。以為造糧舟之費。用發運副使呂源請也。上色酒每斗增三錢。次色酒增二錢。辛酉。兵部尚書盧益言。近世以田括丁。號為民兵。有古鄉兵之遺意。請命提刑檢察。從之。三年七月。辛丑罷。甲子。朝奉大夫直祿閣知棧州姜剛之進秩一等。錄其守城之功也。日曆無此。今以剛之。家乞恩澤狀。修入。徽猷閣待制新知福州劉觀落職。提舉亳州明道宮。以言者論其缺望也。

丁卯。光祿卿吳巖夫充集英殿修撰。知福州。觀除福州及魏。日曆皆不載。行狀云。上聞維揚人情危懼。公中前議。欲上符命。陵。執政聞而閉之。乃以為待制。知福州。言者繼至。落職奉祠。觀建明金陵之議。及觀圍城中。事與此相類。否。今因巖夫除命附見。戊辰。龍圖閣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周武仲卒於揚州。年五十三。

己巳。詔試學官並用詩賦。自來年始。辛未。徽猷閣待制江南等路制置發運使提領措置東南茶鹽梁揚祖遷徽猷閣直學士。以措置就緒也。茶法。自政和以來。許商人赴官買引。即園戶市茶。赴合同場秤發。淮浙鹽。則官給亭戶本錢。諸州置倉。令商人買鈔算請。每三百斤為一袋。輸鈔錢十八千。闕廣鹽。則隸本路漕司官船官賣。以助歲計。建炎四年。編

公私便之。自揚祖即鎮州置司。歲入錢六百萬緡。其後歷三十年。東南歲權茶以斤計者。浙東七州八萬。紹興府。溫。合。浙西五州四百四十八萬。臨安。平。江府。江東八州三百七十五萬。宣。鎮。信。池。太平。州。南。康。廣。德。軍。西十一州四百四十五萬。洪。黃。吉。宜。撫。江。均。州。建。昌。興。國。臨。江。南。安。軍。湖南八州一百一十三萬。潭。衡。永。邵。全。彬。州。桂。陽。武。岡。軍。湖北十州九十萬。江

福建五州九十八萬。福建江、南、劍、淮、西四州一萬。舒、廣、新州。廣東二州二千。南雄、廣西五州八

萬。浙江、兩、浙、江、南、劍、淮、西四州一萬。舒、廣、新州。廣東二州二千。南雄、廣西五州八

三州二百六十八萬。通、廣、東三州三十三萬。廣、西五州三十三萬。率以五十斤為一石。

皆有奇。以斤計者。福建四州二千六百五十六萬。合東南產鹽之州二十二。總為二萬七千八百

一十六萬餘斤。通收鹽息錢一千七百三十餘萬緡。後增至二千四百萬緡。而四川三

十州。歲產鹽約六千四百餘萬斤。後隸總領財賦所。成都府路九州。利路二州。歲產茶二千一百二

萬斤。隸提舉茶馬司買馬。皆不係版曹之經費焉。蜀茶十一月庚子蜀鹽紹興

州居住鄭滋復徵餼關待制。以言者論滋為李綱所惡。誦非其罪也。滋去年

壬申。詔訪聞高麗國遣使入貢。所過許用樂送迎。其守臣譙設。以二帝未還。勿用樂。顯謨關待制知潭

州會開奉祠。從所請也。朝奉大夫辛炳落致仕。除直龍圖閣。知潭州。炳方召還。未至而有是命。

甲戌。上策諸道正奏名進士於集英殿殿中。侍御史馬伸試衛尉少卿。日曆不詳伸除官之

乙亥。策特奏名進士。庚辰。詔東京所屬官司般發祭器大樂朝祭服儀仗法物赴行在。時上將祀天南郊。命有司築壇於揚州

南門內。江都縣之東南。而從行無器仗。故取之舊都焉。辛未。右武大夫忠州防禦使河北京東都大提殺使李成引兵入宿州。初。成既不能渡河。朝廷恐其乘太

盛。命成分所部三千人往應天府及宿州就糧。餘赴行在。有道士陶子思者。為人妄誕。喜談兵。成道遇之。

子思謂成有割據之相。勸之西取蜀。成遂有叛意。乃分軍為二。一侵泗州。別將主之。一侵宿州。成自將之。

皆約八月晦日。至是成陳仗入城。宿人以其奉朝命來屯。初不知備。軍入未半。即有登城者。俄頃弓矢亂

發。縱火焚掠。盡驅強壯為軍。別將犯泗州者。不及期。乃焚虹縣而還。復與成會。成知事不集。妄以前軍史

亮反。已即時撫定。告於朝。朝廷待以不疑。乃就賜鎧甲。成遂屯符離。軍勢甚盛。成之叛。日曆不見事始。但於本

軍中老小事逐及之。而熊克小曆乃於元年十月乙丑命劉世光討成。此實誤。乙丑十月九日也。查會要載世光以今年十月九日受命討李成。而克誤移入去年。是以差誤。今從世光之遺更繫此。

是月中書舍人黃哲試給事中。哲除命日曆不書。而九月壬辰屬士具街乃如此。案此月八日。朝請郎王瞻為殿中

待御史。此據御史監記。無月日案。尚書工部員外郎滕茂實既為金所拘。憂憤成疾。至是卒於雲中。紹興二年二

初。吏部員外郎程昌寓與黃潛善論事不合。出知蔡州。郡已為金人所破。軍馬散亡。寇盜充斥。昌寓始

至郡。招集流民。簡練師旅。其命將也。不限資格。惟有功者居上。日與羣盜戰。每戰必克。遂為強兵。昌寓始

年八月至蔡州。不得。金人遷二帝。自東京至其國御寨。遂移居韓州。王若冲北狩錄云。戊申八月入

東北千五百里。去燕山二千五百里。令下之日。盡空其城。以兵驅其民。惟聽籠箱自隨。凡財穀什物之類。皆毋得府持。

諸兵因之攘劫女戶及老弱之家。有徒手而出者。金遣管康郡王孝壽等九百四人至韓州同處。仍給

田十五頃。令種時以自養。駙馬都尉蔡條嘗勸上皇讀春秋。上皇大善之。曰。恨見此書之晚。時御史中丞

秦檜既不與從。遂依左監軍完顏昌以居。昌亦厚待之。上皇在韓州。思張商英忠諫。嘗為賦詩。有管瞻思

賢佐之句云。此以張商英王若冲北狩行錄。趙姓之遺史等書參修。但姓之繫之存未。恐誤。世

九月壬午朔。詔以杭州和買絹緡重。均十二萬匹於浙東西諸州。癸未。新除衛尉少卿馬伸責監濮州酒務。伸以論事不行。辭不拜。且錄其所劾黃潛善。汪伯彥等疏中御

史臺。乞誅。詔責伸言事不實。趨向不正。送吏部與京東路監當。促使上道。死中路。天下冤之。三年二月

日。國信使楊應誠等以海舟發高麗。後五日至明州昌國縣。甲申。武節大夫閣門宣贊舍人京城外巡檢使丁進叛。率眾犯淮西。進初授宗澤招。澤薨乃去。時韓世忠

軍中有進餘黨百餘人。世忠盡斬於揚州竹西亭。斬至王權。有武臣段思者。勸世忠釋而用之。尋命御營

右軍副統制劉正彥以所部收進。庚寅。上御集英殿。賜諸路類省試正奏名進士李易等四百五十一人及第出身。同出身。而川、陝、河北、京

東正奏名進士一百四十四人。以道梗不能赴。皆即家賜第。特奏名張鴻舉已下至五等。皆許調官。鴻舉以龍

飛恩特附第二甲。易、江都人。鴻舉、邵武人也。故事殿試上十名。例先納卷子。御前定高下。及是御藥院以

例奏。上不許。曰。取士營務至公。既有初。復考詳定官。豈宜以朕一人之意。更自升降。自今。勿先進卷子。

〔中興聖政臣正等〕曰。恭維太上皇帝當建炎之初。策士於庭。一委主司。不以一人之好惡為升黜。天下之至公也。及紹興中。樞臣同

上假國家之科目。以私其子弟。或則聖斷。或則按察。或則以權。或則以勢。或則以私。或則以公。故謂則為天地之

公生明。太上皇帝實有焉。翰林學士葉夢得兼侍讀。壬辰。詔朝議大夫褚宗鄂等二十一人並令乘驛赴行在。祕書省校書郎富直柔。大學正王覺並令赴都

堂審察。先是上嘗謂大臣以從官班列未富。且謂黃潛善曰。求賢宰相之職也。宜加意詢訪。因命取舊從臣姓名來。上亦有召還復用者。他日上又以人才未能廣收為言。潛善乃請用祖宗故事。命近臣各舉所知一二人。以俟選擇。於是戶部尚書呂頤浩舉宗鄂。兵部尚書盧益舉朝請。刑部尚書兼侍讀王賓舉新通判襄陽府程千秋。翰林學士葉夢得舉直龍圖閣新知潭州辛炳。朝散郎致仕王廷秀。端明殿學士提舉醴泉觀黃潛厚舉登州州學教授鄒潛。御史中丞兼侍講王絢舉通直郎蔡向。吏部侍郎劉珪舉前秀州崇德縣令鄧根。從事郎朱輝。禮部侍郎張浚舉直柔。工部侍郎康直權舉王覺及朝請大夫李公彥。給事中黃哲舉杭州州學教授李誼。中書舍人黃唐傳舉朝請大夫知興化軍張讀。中書舍人張激舉從政郎致仕周虎臣等各二人。上問輔臣。今所舉士人。卿等有識者否。潛善曰。臣等未識者數人。亦皆知名之士。上甚喜。宗鄂。高密人。柔民。晉陵人。潛。浩弟。根。邵武人。輝。安吉人。公彥。臨川人。誼。南昌人。讀。閩縣人。虎臣。管城人也。致和。開。虎臣為永康令。部使者科須甚峻。虎臣爭不聽。即請老人惜其去。繪像祠之。至是得召。庭秀。直柔已見。向。見。未見。是日。葉濃入浦城縣。

癸巳。金人陷冀州。權知軍州事單某自縊死。初。權邦彥既以兵赴帥府。勤王有將官李政者。本靈騎卒。以軍功授官。措置守城甚有法。紀律嚴明。皆不敢犯。金人攻城。屢禦退之。或夜劫金人寨。所得財物。盡散士卒。無纖毫入私。由是皆用命。一日。金人攻城甚急。有登城者。火其門樓。與官軍相隔。政曰。事急矣。能躍火而過者。有重賞。於是數十人。以溼氈裹身。持仗躍火。大呼力戰。金人驚駭。有失仗者。遂敗走。至是金以計誘其副將使害政。故不能保而城陷。後秦檜言於朝。贈政忠州刺史。此以趙鼎之遺事及秦檜劾修。檜言政之功績在趙立之上。是不可不書也。政贈官在四年十一月甲子。

甲午。詔夔。利州守臣並依成都府條例。升帶本路兵馬鈐轄。日麻無此。今在紹興六年九月二十日。府印申明狀修入。

乙未。詔諸路禁兵隸帥府。士兵射士隸提刑司。即調發皆毋過三之一。

丁酉。賜新及第進士錢千七百緡為期集費。自是以為故事。李易等以上憂勞。辭開喜宴。從之。紹興十七年十一月丁卯。

宣教郎季洞充趙哲下參謀官。時建州叛卒未平。洞自言方臘之亂。嘗在劍川招募民兵。防託安靖無虞。願往軍前。悉力討捕。故有是命。詔列郡守臣帶管內安撫使者。應軍期事。並聽帥司節制。戊戌。上所書資治通鑑第四冊。賜黃潛善。時上退朝。日覽四方章奏。暇則讀經史。嘗取孟子論治道之語。書之素屏。因為潛善言。孟乃幼年所習。論之了無疑滯。後五日。又出旅葵篇。大有。大畜卦。以示輔臣。臣等曰。人主之於學問。有出於勉強者。有得於自。然者。出於勉強。則作輟有時。得於自然。則不能忘之矣。

辛丑。陝西節制司將官賀師範及金人戰於八公原。敗績。師範死之初。涇原統制官曲端既以兩守司之命。權河東經制使。即檄鄜延經略司濟其芻粟。方擬議開會。經略使王庶被朝命。節制陝西軍馬。以端為都統制。庶傳檄諸路。併召端會。耀開端以未受命為詞。不數日。走馬承受公事高中立。齎端告身。至自行在。庶遣人達之。諸路兵皆報應起發。庶即以鄜延兵先出。至龍坊。而端又稱嘗有公移往還。已奏乞迴避。涇原經略使席賁。別遣統制官龐世才將步騎萬人來會。庶無如之何。則檄賁勒端還舊任。遂遣師範趨耀州。別將王宗尹趨白水。且令原慶出師為援。二帥各遣偏將劉仕忠。寇鍾來與師範會。庶欲往耀州督戰。已戒行。會龐世才兵至邠州。端中悔。以狀白庶。言以赴軍前。庶乃止。師範輕敵不戒。猝遇敵於八公原。戰死。二將各引歸。端既得兵柄。則復復於淳化矣。

壬寅。統領密州軍馬權管州事杜彥獻赤芝。彥言草葉純赤。實符建炎美號。形如指掌。應股肱宣力之義。殆將有熊羆之士。窮討強敵。蓋彥自謂也。癸卯。輔臣進呈。上曰。朕以豐年為瑞。今密為盜區。且彥所獻。何足為瑞。其還之。

甲辰。黃潛善等奏謝宣示親書。素屏易孟子。有旨勿拜。上曰。自朕幼習孟子書。至成誦在口。不覺寫出。如旅葵乃因葉夢得進讀資治通鑑及之。又欲寫無逸篇。以其字多屏狹。不能容。見別營度。上又曰。如孟子言。用賢與殺。皆察於國人。朕詳味斯言。欲謹守之。神交尚友。如與孟子端拜而議。詔福建路監司兵官並聽兩浙提點刑獄公事趙哲約期會。用御營都統制按察兩浙軍兵王淵奏也。

丙午。詔京官已上。非責降而閒居奉祠者。俸錢並全支。去歲用李綱言。省三分之一。至是遵復之。

丁未。東京留守司統制官薛廣及金人戰於相州。敗死。先是宗澤命廣與統制官張川。王善會兵收復兩河。用湯陰縣射士也。乘民驚擾。聚而呼之。從之者甚眾。其後受澤招安。廣前驅。繼出城而澤卒。杜充不善撫馭。專務誅殺。善復叛去。而廣已渡河。時相州受圍。廣往救之。入境遇金人。與戰。廣敗死。其眾皆散。

己酉。同知樞密院事郭三益薨。是秋。原本繁已酉日。宋史作是秋郭三益薨。五馬山營信王不知所。一說信王在五國城。事出傳聞難繫的。今從史記是秋於此條之上。河外元帥府都總管馬擴既北征。會五馬山寨有亡告金人者。同知真定府韓慶和。副統素赫恐擴引兵而來。言於右副元帥宗輔。左監軍呂。即大發兵至五馬山。攻朝。天。鐵壁諸寨。無井汲水於。為敵斷。諸寨遂陷。時擴在館陶。慶和獲其母妻。信王亡。不知所在。此據張師節。韓慶和。是族。云信王見在五國城。與此不同。西京留守司將官王仔奉啓。進宮神御。始至行在。

遠近上曰朕以其私營不欲取觀恐書中有不欲人見者潛善曰前代帝王或複道窺人之私此陛下誠德也熊克小曆載此事在十一月己丑今從日曆命江淮制置使劉光世將所部討李成時成犯淮西故討之案宋史繫戊午日

壬戌詔翰林學士葉夢得給事中孫覿中書舍人張浚討論常平法條其取旨始用覿奏也時夢得屢為黃潛善言常平之利及是進呈青苗散永不施行其他條法令從官討論來上指八字曰此事宜先報行令遠近知之潛善言激詳練民事遂命同討論尋又命戶部尚書呂頤浩

癸亥初復鈔券定帖錢先是政和間陳亨伯為陝西轉運使始議創經制錢大率添酒價增歲額官買契紙與凡公家出納每千收二十三其後行之東南又行之京東西河北歲入數百萬緒靖康初廢至是四方貢賦不能如期赴行在會知沛縣李膺言方今多事朝廷之費日廣竊見昨來經制酒醋契稅頭子等錢所收至微所得至多僅復行之為利不細戶部尚書呂頤浩翰林學士兼侍讀葉夢得乃請復之夢得言如買契紙頭子等錢皆出於民之所欲故酒價雖增未嘗驅民使飲稅額雖增未嘗迫民為商他皆類此而靖康初相繼廢罷除量添酒錢近已再行充造船外其餘名色有似此等可以暫濟急闕不至害民者願取行之頤浩言其法可以助國而無害於民賢於緩急暴斂多矣夢得言錢已見今年八月辛酉於是先取鈔券定帖錢命諸路提刑司掌之仍毋得擅用經制錢自此始

熊克小曆云宣和初因方臘之亂江浙破諸州皆屬賊而官兵無所食乃詔發運使陳亨伯經制東南諸路亨伯始創經制錢其法又取諸路提刑錢者至今天下有經制錢給縣官費自此始案史與克書皆誤經制之法實建於陝西後乃行於東南總制之法創於紹興非紹興所立也紹興三年十月戊戌經制事紹興五年閏二月乙巳可考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十八

【建炎二年】冬十月癸丑案是月壬子朔詔瀕江州縣官渡口並差官主之應公私舟船遇夜並泊南岸以御營使司都統制王淵言金人在河陽恐其奄至也

甲寅言者論維揚之城可攀援上下其濠池可步而往來乃詔揚州修城浚濠仍令江州軍閱習水戰浙東馬步軍副總管楊應誠使高麗還具言王楷君臣見拒之意上以其負恩甚怒尙書右丞朱勝非曰彼國與金為鄰而與中國隔海遠近利害甚明此乃曩時待之太厚安能責報右僕射黃潛善曰若以巨舟載精甲數萬徑造其國彼能無懼乎勝非曰越海征伐燕山之事可戒也上怒乃解

丙辰忠翊郎河北制置使王彥為武翼郎閣門宣贊舍人彥初自東京赴行在上命召見時遣宇文虛中為祈請使而彥見黃潛善汪伯彥力陳兩河忠義民兵引頸以望王師願因人心向順大舉北征犄角破賊收復故地言辭憤激大忤潛善伯彥之意遂降旨免對而有是命

戊子監察御史江准撫諭寇防請令列郡月朔拜表如三京以示尊君親上之意從之庚申上諭輔臣曰內侍高選曾任陝西走馬近得知陝州李彥仙書彥仙與金人戰再三獲捷又鄭延帥臣王庶節制六路進兵同華開將士用命亦屢勝敵朕聞之喜而不寐黃潛善曰不審選得彥仙書日月

軍統制官張俊自東京至開德以金人入犯故也仍命河外元帥府兵馬總管馬擴充河北應援使與世忠俊互相應援是日金人圍濮州初馬擴既至北京欲會兵渡河復陷沒諸郡次館陶開冀州已陷而敵在博州皆傍徨不敢進其副任重與統制官曲襄魯珪杜林相繼遁歸擴軍乏食衆詢論以頓兵不動為言擴遂引兵攻清平縣金右副元帥宗輔左監軍昌左都監多昂摩合兵與擴戰於城南統制官阮師中案北盟會編無阮師中輩仲達及其子元忠皆死於陣日向晡清平人開門助金人掩擴軍之背擴軍亂統制官任琳引衆叛去其屬官吳銖孫茂皆降金擴知事不集乃由濟南以歸主管機宜文字起復承議郎方俟籛與敵遇及其子剛中死之後贈朝散大夫廣陽武人宣靖開嘗為太學錄此據紹興元年五月己酉家傳乞贈官狀修入狀云今年十二月在博州

金兵戰多昂摩金主晟從弟也時統制官張世昌軍失道誤由東平世昌途中立節制使牌晨夕趨衛擴之未敗也左副元帥宗維以兵來會宗維自雲中南出將歷懷衛而東聞擴敗遂由黎陽濟河以犯澶淵守臣王棟禦之不能下進犯濮州續姓之遺史十一月乙未濮州陷金人圍城凡三十日遂敗之當繫於此日朝廷亦聞金在澶濮開故遣韓世忠張

11011

427A

俊以所部兵迎敵。而命擴佐之。蓋未知擴敗也。既而言者以俊中軍不可遠去。遂命御營平寇前將軍權
同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范瑄代行。瑄請開門宜贊舍人王彥與俱。乃以彥為平寇前軍統領。彥知瑄臣
節不著。難與共事。即稱疾就醫真州。瑄並將其軍萬人而去。擴至揚州。上疏待罪。詔降三官為右武大夫
和州防禦使。彰軍職。

甲子。命常德軍承宣使孟忠厚奉陸祐太后幸杭州。以武功大夫鼎州團練使苗傅為扈從統制。先是張
浚為侍御史。嘗請先措置六宮定居之地。然後陛下以一身巡幸四方。規恢遠圖。上納其言。遂命六宮從
太后先往。忠厚申明應辦事。上諭大臣曰。三省須與定色目。若倉卒索難得之物。使百姓何以供億。太后
比朕雖粗。亦不以口腹勞人。如朕於兩膳。物至則食。未嘗問也。向自相州渡河。野中寒甚。燒柴溫飯。
用鹽酌水。與汪伯彥於茅舍下同食。今不敢忘。輔臣曰。陛下思艱崇儉。以濟斯民。天下幸甚。錄克小州略載
此事於十一月

戊辰。吏部員外郎京東西路撫諭黃次山與從行官吏皆進秩一等。以次山自言兩路並係兵火去處。與
向南路分事體不同故也。日曆無此。今以紹興六年十月二
十九日葉某到吏部公遷修入。

癸酉。翰林學士葉夢得言。臣聞祭有所報。無事則報。有事則祈。惟其時而已。臣近因中明昊天上帝皇
地祇册文。蒙旨別撰。已為新辭。今來合降赦書。謂宜更行推廣。歷敘天下艱危之狀。深自貶損。明示四方。
無有遠近。皆知陛下為民請命。以邀福於上下神祇之意。則雖幽遠與愚賤者。皆可以動文辭播告。不為
無補。從之。是日。案宋史。閣門宣贊舍人京西北路安撫制置使知河南府翟進戰死。進與金人夾河
甲子日。

而戰。屢破之。時東京留守杜充酷而無謀。士心不附。諸將多不安之。馬擴。王彥既還朝。餘稍稍引去。起復
爾守判官宗穎屢爭不從。力請歸持服。統制官榮州防禦使楊進亦叛。以數萬衆攻殘汝。洛。開。進謂其兄
兵馬鈐轄與曰。楊進凶賊。終為國家大患。當力除之。至是進率其軍與楊進遇於鳴皋山下。夾伊水而軍。
楊進多騎兵。與皆步卒。將士望騎兵有懼意。翟進激之使戰。進渡水先登。為流矢所中。馬驚墜。進為賊
所害。賊乘勢大呼。擊官軍。官軍遂敗。與收餘兵保伊揚山。詔贈進左武大夫忠州刺史。初。宗澤之為
守也。日繕兵為與復計。兩河豪傑皆保聚。期以應澤。澤又招撫河南羣盜聚城下。欲遣復兩河。未出
師而澤卒。充無遠圖。由是河北諸屯皆散。而城下兵復去。為盜掠西南州縣。數歲不能止。議者咎之。
甲戌。大理少卿吳玠言。國家科舉。兼用詩賦。而政和令命官不得以詩賦私相傳習之禁。向未刪去。望令
刑部刪削從之。

始命。有司討論崇。觀以來濫賞。凡直赴廷試及進書頌。虛作從軍治河。因權倖保奏推賞。與父兄乘政無
出身而得貼職者。皆釐正之。至是都省以甯滯為言。丙子。詔令到部官自陳有無係討論之人。仍給除名。

如係前項色目人。並令吏部審量取旨。事初見七月癸未。四
年六月辛巳再討論。
丁丑。資政殿大學士大金所請使宇文虛中始渡河。道姓之遺史云。先是請來奉使。結城者。虛中方提舉。乃上表
自獻。遂加觀文殿學士。為大金所請使。此所云官職皆誤。今不取。

是日。范瑄引兵至京師。日曆不詳。
是月。朝散郎顧文為監察御史。此據疑說。
江淮制置使劉光世敗李成於新息縣。先是光世以統制官
王德為先鋒。與成遇於上蔡驛口。成奔新息。發散卒再戰。光世以備服臨軍。成遙見白袍青蓋者
曰。必大將也。併兵圍之。德潰圍拔光世以出。光世下令得成者以其官爵予之。士奮命爭進。再戰皆勝。成
遂遁走。其謀主陶子思為官兵所執。案宋史。繫十
一月朔辛巳。御營前軍副統制劉正彥擊丁進降之。正彥初至淮西。

即須兵合肥。安撫使胡舜陟固拒不與。正彥檄求愈急。且屯師城下。以得兵而後退。舜陟閉關拒之。除月
正彥大怒。驟聞於朝。詔舜陟分析。舜陟亦勸正彥還。持兵不歸。可重黜。正彥之出師也。請通直郎
劉安偕行。安嚴州人。在遠登進士第。宣和四年。率衆數百來歸。及金人犯京師。朝廷以安總遼東之兵。謂
之赤心隊。故安以赤心騎八百從正彥行。逮至淮西。而進軍頗衆。安曰。兵固有先聲後實者。今賊勢甚張。
當以奇計破之。乃為五色旗。使騎兵持之。循山而出。一色既盡。則以一色易之。賊見官軍累日不絕。旗色
各異。遂不戰而請降。詔赦進罪。分其兵隸諸軍。正彥以功自武德大夫威州刺史進階武功大夫。而安
遷朝散郎。各賜金帛。安悉以所賜分將士。將士皆悅。正彥始歛望。

十有一月癸未。案是月
辛巳朔。初。賈四子師號。每道價二百千。即犯公私罪。杖非傷人及盜者。聽贖一次。用禮部
侍郎張浚請也。初。汪伯彥既去相州。金人執其子軍器監丞似女之夫都水監丞梁汝霖。使來割地。似
等至相州。而守臣趙不試固守不下。遂拘以北。至是得歸。伯彥以聞。且言二帝未還。不敢私。已徑令還
鄉矣。上優詔勞之。或曰。伯彥使人贖似於金國。似後更名召嗣。錄克小州。知樞密院汪伯彥有子曰似。與其女之
一。年矣。至是似汝霖回日南。通河。似得汝霖舟以濟。案宋史。汝霖未卒前。有與似云。助奸臣似子與子之謀。則其
圖歸已久。非介卒通歸也。今且兩存之。似汝霖自監丞出割地。事見伯彥中興日曆。詳克稱爲金人掠去亦誤。

甲申。朝奉郎知天長軍楊晟悖言。盜賊之始。以數弓手取之。而有餘。及其結集。雖衆將捕之。或不足。近者
增置弓手。實消寇之術也。若增而不教。與不增同。教而無法。與不教同。乃詔州縣自辦錢造軍器。其武尉
未辟者。趣令辟之。晟悖。麻陽人也。銀青光祿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李綱責授單州團練使。萬安
軍安置。初。綱既貶。會有旨。左降官不得居同郡。而責授忻州團練使范宗尹在鄂州。乃移綱澧州居住。
今年。至是有上書訟綱之冤者。御史中丞王綏因劾綱。綱年不赴貶所。又論綱靖康中要功劫案。結果伏
闕。覆師太原。凡三罪。請投之嶺海。疏奏。遂有是命。綱之貶。日曆不詳。此據綱行狀及胡安國駁論。綱爲王綏所劾。
惟未詳非開禧時。及其事。未見全章。綱以此月丙戌。遂貶嶺。故且先

高麗國王楷遣其臣尹彥頤等入見且奉表謝罪詔中書舍人張激押伴

丙戌戶部尚書呂頤浩試吏部尚書翰林學士兼侍讀葉夢得試戶部尚書御史中丞王鈞試禮部尚書

九女潤遷卒王安擅拆東京留守司通角事開丁亥詔特依軍法後有犯者視此

臣聞光世凱旋過楚州降卒見家屬無恙皆感泣仰戴聖恩朱勝非曰郊赦中可載此以見陛下德意上

又曰昨於光世處得成所用提刀一重七斤成能左右手運兩刀所向無前惜也感於陶子思邪說使朕

不得用之是日光世俘子思詣都堂既而以火焚於開明橋上其軍士降者皆釋之

辛卯上夢上皇在延福宮亟往拜之翌日以諭輔臣凄然良久曰朕何時得見上皇耶黃潛善曰近聞字

文盧中以十月二十六日過河與金人相見議事自茲二聖歸必有期望少寬聖抱上頌之

壬辰金人陷延安府中散大夫通判府事魏彥明死之先是金人陷府之東城而西城猶堅守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十八

三六五

隨軍應副問以師期端笑謂彬曰公視端所統孰與李綱救太原之兵乎彬曰不及也端曰綱召天下兵

不度而往以取敗北今端兵不滿萬一若敵騎長驅無陝西矣端計全陝西與鄭延一路輕重是以未敢

即行不如直抵巢穴攻其必救乃遣涇原兵馬都監吳玠攻華州端自攻蒲城華州蒲城皆無守兵玠

拔華州端不攻蒲城引兵趨耀之同官復迂路由郿之三水與玠會於事之襄樂襄樂在深山中去金人

五百里天大雪寒甚敵攻世才世才與戰下不用命乃敗自此金兵專圍西城晝夜攻擊不息西城初受

圍查明與樞府事劉選分地而守查明當東壁空家資以貴戰士敵不敢犯庶子之道年未二十率老弱

乘城敵晝夜攻士多死者闕十有三日城之後大門陷選與馬步軍總管馬忠皆遁去查明獨曰吾去則

民誰與同死城以外非吾所當死之地也敵大入查明帥所部力戰坐於城樓上敵併其家執之論使速

降查明曰吾家食宋祿汝輩使背吾君乎洛索怒敵而殺之久之詔贈查明中大夫官一子查明開封人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十八

三六七

復而不知的在何

統制濱州軍馬葛進(案)宋史 國棟州守臣朝奉大夫直秘閣姜剛之與戰城破為所

害後贈剛之奉直大夫剛之贈官在紹興三年正月辛酉 初河北制置使王彥既渡河其前軍準備將岳飛無所屬遂以

其衆千人降於東京留守杜充時神師道小校桑仲為潰卒所推亦降於充充皆以為將

十有二月(案)是月 乙卯隆祐太后至杭州扈從統制苗傅以其軍八千人駐於奉國寺中書舍人周

望請除鄉兵外民有子弟願習射者聽之仍籍其姓名守令每月一試取藝高者賞以銀絹而最優者如

三路保甲法量與補官從之令尙書省立法(案)宋史 十一月庚戌

丁巳故朝奉大夫翁彥國追貶單州別駕太常少卿翁彥深能尙書考功員外郎翁挺除名鄰州編管時

言者論彥國本居沽飲博之雄奴事楊戩靖康之末阻兵觀望與趙子崧締交結黨以觀時變挺素無行

檢事伶人張補及梁師成師成父沒挺與秦湛輩稿索延客自稱義孫則所養可知深望寒暗昧以李綱

所用視朝廷正綱之罪心懷忿悲神識如癡望併賜罷職疏奏遂有是命觀高郵人元

戊午執政進呈從官呂頤浩葉夢得孫觀張激討論常平法事頤浩等言此法不宜廢如免役坊場亦可

行惟青苗市易當罷上曰青苗斂散永勿施行夢得請選歷州縣通世務者為提舉官已而頤浩請追還

常平司雜本皆從之會戎馬南牧未克行還本在三年正月庚寅今併書之隆克小曆歲此事在十一月壬辰

己未詔諸路非見闕官及已授人違年不赴皆毋得奏辟以論者言監司帥守多私其親舊使士人失職

故也

庚申金人犯東平府守臣賈文閣直學士京東西路安撫制置使權邦彥遁去時御營使司同都統制范

瑄自京師引兵至東平敵衆方盛邦彥無兵不能守遂棄其家與瑄俱南歸瑄引兵至淮西金既得東平

又攻濟南府守臣中奉大夫劉豫遣其子承務郎刑曹掾麟與戰金兵圍之數日朝散大夫通判府事張

東益兵援之乃去金即遣人招豫以利豫因有邪謀與東借往投拜民遮道不從豫遂絕城詣軍前通款

此段據傳增修之遺史云李成從濟南府界接於外邑濟南堅守拒成求救於兗州劉瑄會金人往山東先至濟南府劉瑄

州救兵來矣即不為守與瑄門之乃金人也遂就投拜(案)此與諸書不同疑得之傳聞今不取燕克小曆云尼瑪哈道人唱豫以

利豫遂納款恐亦不然蓋此時尼瑪哈正圍北京今依傳傳則尼瑪哈名庶不失實後傳載豫降在建炎三年己酉(案)注漢撰鄂水傳

云金俘東平濟南人以令北京則豫降當在此時但未知日耳日曆建炎四年八月丁亥權邦彥被殺狀云建炎三年正月內因金人

重兵攻破東平府衆兵散得奉聖旨疾速赴行在或是在

次年正月行在方知而此言亦未可知矣今併附此言考

壬戌言者論福建路茶之所自出祖宗以來商販自便望能鈔法令都茶場約本路歲額印造茶引付茶

事司實行招誘客人入錢請買計置輕齋赴行在毋得抑配州縣及科率民戶僧寺出買引錢從之

甲子金左副元帥宗維陷北京起復朝奉大夫河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郭永死之燕克小曆歲此事於十一月

初金人攻北京急河北轉運副使兼權大名府尹張益謙欲遁去永曰北門所以遮梁宋敵得志則席

卷而南朝廷危矣借力不敵猶當死守徐挫其鋒以待外援因自率兵晝夜乘城且馳死士持帛書詣行

在告急金俘東平濟南人至城下大呼曰二郡已降降者富貴不降者無類益謙與轉運判官裴德皆

色動永曰今日正吾儕盡節之時即行城撫將士曰王師至矣衆皆感泣是日大霧四塞金以斷碑殘礎

為礮樓櫓皆壞左右蒙盾而立至有碎首者久之城陷永安坐城樓上或掖之以歸諸子環泣請去永曰

吾世受國恩當以死報然巢傾卵覆汝輩亦將何之茲命也奚懼益謙率衆迎降金人曰城破而降何

也皆以永不從為詞遂遣騎召永永正衣冠南向再拜訖易幅巾而入宗維曰沮降者誰永熟視久之曰

不降者我也尙奚問宗維見永狀貌魁傑又夙聞其名乃以富貴啗之永曰日罵曰恨不滅爾報國何說

降乎宗維令譯者中諭永永載手罵不絕宗維惡其言麾之使去永復厲聲曰胡不速殺我我死當率義

鬼以滅爾曹大名人在熱者皆出涕宗維令斷所舉手並其家害之年五十三即日語傳城中人皆痛哭

金兵去相與負其屍瘞之永為人剛直長七尺美鬚髯望之如神人博通古今事親孝與人忠輕財好義

而吏治清明事聞贈資政殿大學士諡勇節 金人既陷北京又陷襄陽府衍聖公孔端友已避寇南去

漢兒將啓宜聖墓左副元帥宗維問其通事高慶裔曰孔子何人曰古之大聖人宗維曰大聖人墓豈可

犯皆殺之故闕里得全端友孔子四十八世孫也自金人入中原凡官漢地者皆置通事高下輕重悉出

其手得以舞文納賄人甚苦之燕京留守尼楚赫以戰多貴而不知民政有僧訟富民進錢數萬緡通事

受賄詭言久旱不雨僧欲焚身動天以蘇百姓尼楚赫許之僧呼號不能自明竟以焚死

乙酉金人陷鉅州

丙寅戶部尙書兼侍讀葉夢得兼修國史尙書吏部侍郎劉珪工部侍郎康執權兼同修國史

己巳尙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黃潛善遷左僕射兼門下侍郎知樞密院事汪伯彥守右僕射兼中書侍

郎仍兼兼御營使二人入謝上曰潛善作左相伯彥作右相朕何患國事不濟更同心以副朕之意皆順

首謝此據伯彥所 潛善入相踰年嘗上初政天下望治潛善獨當國柄專權自恣而卒不能有所經畫伯彥

繼相略與之同由是敵國益無所懼是時李綱既去宗澤已死大權入手二小人為相其事可知決幸東南無復經理中原之

於此時宗宣和大臣不和之咎且欲與潛善共事豈知君子小人決無共事之理既並相汪黃而高宗

猶望其同心然小人之同不過同惡相濟耳夫人生所職在論相而小事以革大臣用舍存不與焉

尙書左丞顏岐守門下

侍郎尙書右丞朱勝非守中書侍郎兵部尙書盧益同知樞密院事 檢校少保奉國軍節度使御營使

之黨頃在中司無一語及綱近虛益除樞副翌日賓即於經筵面身除用偶後他人而躁進如此賓坐罷去

辛未金人犯青州

乙亥承議郎吳給充徽猷閣待制知東平府朝奉郎孫億直龍圖閣知製慶府初給之在都司以論事忤黃潛善罷居須城及金人既得充鄆二州給與億義不臣金率軍民據徂徠山為寨數下山與金戰主督京東東路安撫制置司公事劉洪道言於朝故有是命億奉符人也

丙子朝請郎王庭秀為監察御史用中丞張激薦也激言偽楚時有自列卿而為侍從者有自侍從而登政府者擁驕傳呼略無愧色而庶官中如虞善王庭秀者初非疾病毅然致為臣而歸聞者莫不嘉其為人願賜褒擢庭秀先嘗為臺屬去故遂擢用之左武大夫明州觀察使高士瞻為江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置司江寧府

丁丑特進致仕衛國公余深金紫光祿大夫致仕薛昂並授中大夫守秘書少監分司深臨江軍昂徽州居住（案宋史深昂並分司授單州團練副使臨江軍居住耿南仲再責本州別駕資政殿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許翰落職時御史中丞張激言建卒之殘福州一方播動深以前宰相與提刑司都吏王宏謀率郡人申朝廷乞爾知州江常蓋常善而易制故為此奸謀以窺朝廷杭州之叛昂不緣君命自知杭州南仲趨李綱往救河東以致軍潰蓋不卹國事用此報仇翰綱最厚方在樞府則迫師中急救太原致其覆師及綱作相引為執政此四人者豈可置而不問故有是命未幾南仲卒於吉州（案宋史昂在三年正月壬辰又不載翰南仲死命今從

仲死命今從（案宋史昂在三年正月壬辰又不載翰南仲死命今從

戊寅禮部侍郎張浚兼御營使司參贊軍事時金人橫行山東羣盜李成輩因之為亂金左副元帥宗維將自東平歷徐泗以趨行在而宰相黃潛善汪伯彥皆無遠略且斥堠不明東京委之御史南京委之團臺泗州委之郡守所報皆道聽途說之辭未嘗多以金緡使人伺金之動息於是淮北累有警報而潛善等謂成餘黨無足畏者金謀知朝廷不戒亦偽稱成黨以疑我師上以邊事未寧詔百官言所見吏部尚書呂頤浩上備禦十策曰收民心定廟算料彼此選將帥明斥堠訓強弩分甲器備水戰控浮橋審形勢其說甚備戶部尚書葉夢得亦請上南巡阻江為險以備不虞上曰自揚州至瓜州五十里間警而動未晚夢得曰河道僅通一舟恐非一日可濟也夢得又謂以重臣為宣總使一居泗上總兩淮及東方之師以待敵一居金陵總江浙之路以備退保上一日召諸軍議事軍統制官張俊奏敵勢方張宜且南渡復請移左藏庫於鎮江吏部侍郎劉珪亦言備敵之計兵食為先今以降卒為見兵以糧本為見糧二者無一可恃維揚城池未修事有不虞何以待敵不報殿中侍御史張守上防淮渡江利害六事大率尤以遠斥堠探報為先別疏論金人犯淮甸之路有四宜取四路帥臣守備各錫緡錢責之募戰士

儲芻粟繕甲兵明斥堠公賞罰使之夙夜盡力扞蔽疏至再上又請詔大臣惟以選將治兵為急凡細微不急之務付之都司六曹潛善伯彥滋不悅及請遣守撫諭京城守即日就道至是聞北京陷議者以為敵騎且來而廟堂晏然不為備浚率同列為執政力言之潛善伯彥笑且不信乃命浚兼參贊軍事與頤浩教習河朔長兵（浚等之除日曆不見平江紀云十二月二十八日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十九

【建炎三年】（歲次己酉金太）春正月庚辰朔上在揚州是日賊貫仲正引兵犯岳州京西北路兵馬鈐轄翟興訴翟進死事於朝乞遣重臣鎮守詔以興為河南尹京西北路安撫制置使兼京西北路招討使時叛將楊進據鳴皋山之北深溝高壘儲蓄糧餉置乘輿法物儀仗頗有僭竊之意詐言遣兵入雲中府復奪潤聖皇帝及濟王南歸欲以搖動衆心然後舉事東京留守杜充遣使臣王漢詣伊陽縣見興使歸之且檄報進悖逆顯著責興破賊於是興與其子琮率鄉社擄劫之戰無慮日矣

甲中資政殿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路尤迪簽書樞密院事太府卿程邁為起居郎邁歛縣人也乙酉宣教郎大金通問使劉誨等自河東還行在先是誨與其副朝奉郎王既通問至金人遣之併遣祈請副使宇文虛中楊可輔虛中辭曰虛中受命迎請二帝二帝未還虛中不可歸於是留虛中而獨遣可輔（紹興諸和錄烏珠第六書云宇文虛中所請係是先朝特旨更不遣還與此不同）誨既與可輔偕至行在上嘉其勞以誨為朝奉郎（王明補歷第三錄云使還除知楚州亦誤詳知楚州在三年七月）

丁亥金人陷青州焚掠殆盡權知州魏某為所殺又陷濰州焚其城而去牛頭河土軍閻泉與小教頭張

成率衆據濰州。自爲知州。以成知昌樂縣。紹興六年二月吏部狀。京東轉運副使兼知青州宋天因沒王事。特與恩澤二年當考。初。山東盜劉忠。號白氈笠。引衆據懷仁縣。御營平寇前將軍范瑄在京東。遣其統制張仙等擊之。忠僞乞降。是日。仙與將佐入忠壁。撫諭。忠畱與飲。伏兵擊殺之。遂併其衆。瑄怒。屢與忠戰。皆敗績。忠自歸其額。時號花面獸。

己丑。奉安西京會聖宮。祖宗御容於壽寧寺。懷遠軍節度使檢校太保。〔案〕宋史作檢校司空。占城國王楊上麻。〔案〕宋史作楊上麻。占城國王楊上麻。〔案〕宋史作楊上麻。

〔案〕宋史作。加檢校太傅。大同軍節度使檢校司空真臘國王金真寶深。懷遠軍節度使檢校司空閩國王悉里地茶蘭固野。並加檢校司徒。皆用南郊恩也。時占城以方物來獻。因有是命。初。朝廷聞劉海等得歸。議更遣人使金。乃召資授果州團練副使李鄴。復其官。與中書舍人周望分往河東北。而以兵部員外郎宋彥通。左武大夫貴州防禦使同管客省四方館閣門公事吳得體副之。是日。上諭宰相黃潛善。草二帥書。且趣令進發。潛善曰。國相元帥書。自來只平文。不用四六。上曰。卿早來所撰與大金皇帝通問書。其語詞甚精確。能寫朕欲言之意。如此足矣。不必須四六也。既而金兵奄至。遂輟行。

辛卯。陝州都統制軍馬邵興及金人戰於潼關。敗之。乘勢攻虢州。又下之。陝州安撫使李彥仙即以與知虢州。興起兵。見元年五月末。

甲午。上元節。有南僧被掠至涑流河者。夜以長竿引燈籠。表出之以爲戲。金主晟見之。大駭曰。得非星耶。左右以實對。時有南人謀變。事泄而誅。事見去年正月末。故疑之曰。是人欲嘯聚爲亂。剋日時。以此爲信耳。命殺之。自金人興兵後。雖漸染華風。然其國中之俗如故。已而往來中國。汴洛之士。多至其都。四時節序。皆與中國作矣。此以洪皓松漠記開卷修。皓又云。女真不知此月。如燈夕。不曉。案靖康二年上元節。尼瑪哈。碎。喇布已即京城外張燈。不應此時。猶不曉。以其國中猶未有是事故。故以爲疑。今略刪。謂令不失實。

乙未。京城留守杜充。變其統制官張用於城南。不克。用湯陰人。初見元年九月丁未。用與曹成。李宏。馬友爲義兄弟。有衆數萬。分爲六軍。城外黃人。因殺人。投供聖指揮爲兵。有臂力。善戰。軍中服其勇。友。大名農家。始以巡社結甲夾河守禦。此據紹興元年五月辛亥友自陳功狀。用與王善。皆受宗澤招安。澤薨乃去。及充爲留守。屯於京城之南。

南禦園。善屯於京城之東。劉家寺。又有別將岳飛。桑仲。李寶。皆屯於京城之西。充以用軍最盛。忌之。乃有圖之之意。前一日。衆入城負糧。詰旦。充掩不備。出兵攻用。令城西諸軍皆發。用覺之。勒兵拒戰。會善引兵來援。官軍大敗。李寶爲所執。金人既棄青州。去軍校趙晟。趙晟之遺史作趙勝。今從竹帛序傳。據其城。會直顯。設開新。知青州。

劉洪道自濰州之官。至千乘。晨出不意。遂出迎。劉洪道謂晟。但交割本州民事而已。軍馬則公自統之。晟喜。迨之而入。洪道入城。揭榜。百姓在軍中。願歸者。給糧放還。於是晟之黨十去六七。有崔邦弼者。子弟所出身。仕青州。勤王不至。而還。懼不敢出。洪道尋致之。用爲將官。丙申。殿中侍御史張守。試起守節。兼權直學士院。守撫諭京師。還。面奏金人必來。願陛下早爲之圖。毋使宗廟生靈。重遭塗炭。上惻然。遂有是命。學士院。題名以起居舍人權直院。今從日曆。起居郎程邁。充集英殿修撰。福建路轉運副使。

命江淮發運副使呂源。往南京。以照管汴汙綱運。源至泗上。聞金人且至。遂輟行。此據紹興二年二月。月朔乞改正狀。

戊戌。徽猷閣待制。提舉杭州洞霄宮。晁說之。告老。上曰。是皆著論。非孟子者。孟子發明正道。說之何人。乃敢非之。可進一官。致仕。說之尋卒。御史中丞張澈。以邊事未寧。請詢於衆。爲禦寇之策。吏部尚書呂頤浩言。今敵騎漸逼京東。若人心一搖。則淮南望風而下。望下哀痛之詔。存拊卹路。令官吏與民入山避兵。庶免全郡俱爲魚肉。今百辟皆言強弱不敵。臣願廟算先定。陰爲過江之備。而大爲拒敵之資。申飭諸將。訓習強弩。以俟夾淮一戰。此不易之策。夫彼之所長者。騎而我以步兵抗之。故不宜於平原曠野。惟阨險用奇。乃可掩擊。又水戰之具。在今宜講。然防淮難。防江易。近雖於鎮江之岸。擺泊海船。而上流諸郡。自荆南抵儀真。可渡處甚多。豈可不豫爲計。望置使兩員。一自鎮江至池陽。一自池陽至荆南。專提舉造船。且詢水戰利害。又駐蹕維揚。當以一軍屯盱眙。一軍屯壽春。以備衝突。戶部尚書葉夢得言。兵機事也。不度時則每爲難。今視去冬。又爲難矣。去冬金但遊騎出入陝西。河北。未知總衆者何人。今主兵乃尼瑪哈。且親至濮及開德矣。向者開德。大名。東平。三大鎮。鼎足而立。今惟東平歸然獨存。以當宋魏之衝。而滄州孤絕在後。又南京最重。而敵騎已至楚邱。且靖康之失。在固守京城。而不知避也。事有緩急。必當從權。伏望陛下通下情。遠斥堠。如必至於過江。則亟降詔。以諭中外。則人心安矣。臣又願飭諸要郡。東則鄆。徐。南京。西則盧。壽。和州。南則唐。襄。荆。諸各立軍數。使之召募。仍命大將與帥參治。復選近臣爲總帥。以節制之。又乘輿或至兩浙。則鎮江。金陵。尤當先治。陛下毋以宇文虛中奉使未回。意和議爲可恃也。靖康正緣。特和議而墮敵計。今安可待萬里之報哉。起居郎兼權直學士院。張守言。金人自去冬已破瀋。濮。德。魏。而遊騎及於濟。鄆。雖遣范瑄。韓世忠。會戰。而二將未可恃。臣謂今日莫先於遠斥堠。昔三國時。烽火一夕五千里。而前日北京失守。再決始知。今之爲策有二。一。防淮。二。渡江。若屯重兵於楚。泗。及淮陰三處。敵亦未能遊犯。然恐我師怯戰。望風先潰。及舟楫拘於岸。而敵亦能斬木繫楫。以濟。或以精騎開道。先絕吾渡江之路。此可慮者一也。我若渡江。而宿重兵於昇。潤。敵亦未能遊。然云中原益遠。而民心易搖動。又行在兵多。西人不樂南去。或生意外之事。維揚亦須留兵。則居衛勢弱。此可慮者二也。惟其利害相形。遂不能決。若爲中原計。而幸敵不至。則用防淮之策。若爲宗社計。而出於萬全。則用過江之策。然權其輕重。勢當南渡。而別擇重帥。以鎮維揚。則中原不患於搖動。明諭諸軍。以禍福。則西人不患於不樂。升。潤。亦擇重帥。使當一面。則兵分勢弱。亦非所患。明詔大臣。預區處。以俟探報。探報速聞。則在我之計。可得而用也。時郡臣奉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十九 三八二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十九 三八二

詔諭邊事者黃潛善等請皆送御史臺鈔節申尚書省。

庚子。詔有警而見任官輒撤家者。徒二年。因而搖動人心者。流二千里。由是士大夫皆不敢輕動。

此類洪 激勸黃

潛善等疏修入疏云。正月二十一日。庚子。二十一日也。失勝非開居錄云。歲前閏金人破韓州。黃州約諸政曰。六宮先渡江。待後自官家屬亦聽從。惟潛善骨肉不可動。即軍情不安。勝非所記與仲勸疏全不同。日曆二月庚戌朔。詔士庶從往來。官則不得妄有違阻。此時金已渡淮。勝非所記非實。今不取。

京東東路安撫使劉洪道以趙晟首亂青州。賊心難制。欲殺之。乃好謂晟曰。萊州不遭兵火。戶口富饒。煩公為守如何。晟曰。諾。洪道密遣人告權知濰州閻泉。權知昌樂縣張成。使伏兵中途邀擊。晟以其來行至。拒米寨。不虞泉成之圖已也。遂懈而不整。遇伏發。大敗。晟死。洪道以成知萊州。洪道既殺晟。遣民復還。軍府浸盛。統制濱州軍馬萬進以洪道得青州。因已所致。欲奪之。乃與知濱州向大猷引兵至城下。洪道見其衷甲。遂圍扉不納。而縱酒肉以轄師。進怒。攻北城。據之。洪道與軍民居南城以守。進遣大猷入南城計事。洪道囚之。京城統制官張用。王善既為杜充所疑。乃引兵去。犯淮寧府。充遣統制馬泉追擊之。用善併兵擊泉。官軍大敗。尸填蔡河。人馬皆踐尸而渡。追至鐵爐步而還。官軍存者無幾。用以一騾送李寶歸京師。於是善整兵欲攻淮寧。用不可。曰。吾徒所以來。為乏糧耳。安可攻國家之郡縣。善曰。天下大亂。乃貴賤貧富更變之時。豈止於求糧而已。況京城已出兵來擊我。事豈無名乎。用曰。汝攻陳州。我當往蔡州。然兄弟之義。文字勿絕。乃命諸軍束裝。翌日。善鳴鼓進。雲梯天橋。通城下。守臣馮長寧命鎔金汁灌之。焚其天橋。用勸善勿攻。善曰。安有不利而遂止。當俟鴉頭變白。乃舍此城耳。用引其軍去。善圍淮寧久之。東京留守杜充遣都統陳淳來援。善乃退。時知穎昌府直寶文閣郭允迪已降金。有舉人陳味道者。與知蔡州陳昌寓善。金遣味道以旂榜招之。昌寓見味道。使人探其囊中。得金微文。昌寓大驚。聚官屬執味道釘之。磔於市。

丙午。詔保護郎田宗義追所授官。宗義者。宣和間以後苑作應奉得官。至是差監法酒庫門。吏部審量當追奪。上曰。討論人甚多。若宗義免追。則何以行法。宗義善造頭巾。朕嘗以賤役使之。豈可與官。輔臣皆曰善。是日。金左副元帥宗維陷徐州。守臣龍圖閣待制王復死之。

據復家乞恩澤狀 云正月二十七日

趨行在。遂圍徐州。復率軍民力戰。外援不至。城陷。復堅坐廳事不去。謂宗維曰。死守者我也。監郡而次無預焉。願殺我而舍僚吏與百姓。宗維猶欲降之。復大罵求死。由是閩門百口皆遇害。城始破。武衛都虞侯趙立巷戰。奪門以出。為金兵所擊。以為已死。夜半得微雨。漸活。乃殺守者。潛入城求復尸埋之。遂陰結鄉兵為興復計。宗維既去。軍民請舉人鄭某權知州事。立報益村人也。事聞。贈復資政殿學士。諡忠節。御營平寇左將軍韓世忠軍饋於沈陽。初。世忠在淮陽。將會山東諸寇以拒金。會左副元帥宗維兵至。膝縣聞世忠拒淮陽。恐稽師期。乃分東南道都統領兵萬人趨揚州。以議事為名。使上不得出。而宗維以大軍迎世忠。世忠不能當。夜引歸。軍無紀律。未曉至宿遷縣。不虞金人之踵其後。質明覺之。奔於沈陽。世忠在

沈陽。夜不安寢。與其帳下謀。夜棄軍乘湖走鹽城縣。翌日。諸軍方覺。遂潰去。其將閻門宜贊舍人張遇死於連水軍之張渠村。

熊克小曆。二年五月。金人渡河。辛卯。詔韓世忠領兵迎敵。世忠至京西。為金所敗。其將張遇死於渠。案去年五月。世忠與遇偕至京西。今春遇至京東。乃死。克誤也。

率本隊四十七人得二州。入海聚衆。自此輔遼聚衆於連水。李在據高郵。皆世忠之兵也。其餘收散卒自為徒黨者。不可勝計。宗維入淮陽軍。執守臣奉直大夫李寬而去。

於城陷時之遺史。但姓之所。無詳守姓名。今以紹興三年九月二十八日。李寬家自陳狀。修入狀。

京東轉運副使朝請大夫李威從軍在淮陽。為所殺。後贈中散大夫。官其家二人。寬

云。昭輝身亡。與遺史不同。以無他書可考。姑從遺史。

遼最孫。被清臣子也。

呂中大事記曰。金之犯兩淮也。不惟楚州之朱琳。蔡州之曾遊。泗州之呂源。開禧。天長軍之成。高郵軍之齊志行。泗州之劉錫。孔德基。或降或走。而韓世忠之軍亦潰矣。豈獨兩淮無兵備哉。亦習見兩河官史。被禍而無益故。寧長金而不長義也。

己酉。金人犯泗州。先是禮部尚書王綯聞敵騎且南侵。率從官數人同對。上命至都堂議。黃潛善。汪伯彥笑曰。諸公所言。三尺童子皆能及之。時金人自滕縣以五千騎趨臨淮。皆金裝鐵騎。白氈笠子。把隘官永州防禦使閻璠屯泗州。遣人伺其實。或曰。劉忠犯臨淮。或曰。李成餘黨也。璠以兵迎之。獲遊騎數人。乃知為金人至。江淮發運副使呂源聞之。遣人收淮北舟船數百泊南岸。命使臣張璠。璠浮橋。且貽輔臣書。乞為宗社大計。速圖所以。上安聖躬者。

呂源事並以源紹興三年二月乞改正狀修入。

金兵至泗州近境。璠引兵南走。昭信尉孫榮將射士百餘拒敵。是日也。虜氛蔽日。敵初不測其多寡。遂相拒踰半日。榮闕死。金人乃於泗州之上數十里開計置渡淮。是夕。泗州奏金人且至。上大驚。軍中倉皇以內幣所有通夕搬挈。

士子。金人陷天長軍。上遣左右內侍鄧詢往天長軍。戰事知爲金人至。遂奔避。上得詢報。即介貨走馬出門。惟御營都統制王淵。內侍省押班康履五六騎隨之。過市。市人指之曰。大家去也。俄有宮人自大內星散而出。城中大亂。上與行人並轡而馳。黃潛善汪伯彥方會都堂。或有問避耗者。猶以不足畏告之。堂吏呼曰。得行矣。二人乃戎服鞭馬南竄。軍民爭門而出。死者不可勝數。上次楊子橋。一衛士出語不遜。上舉手劍刺殺之。時軍民怨黃潛善刻骨。司農卿黃鵠至江上。軍士呼曰。黃相公在此。數之曰。誤國害民。皆汝之罪。鵠方辨其非。而首已斷矣。少卿史徽丞范浩繼至。亦死。給事中兼侍講黃哲方徒步。一騎士挽弓射之。中四矢而卒。是日。鴻臚少卿黃唐俊渡江溺死。左諫議大夫李處遜爲亂兵所殺。太府少卿朱端友。監察御史張淵皆不知存亡。鵠。南城人。唐俊。唐傳兄也。

鵠克小曆作大理卿黃鵠按本寺題名今年正月尚守拙除大理卿恐不應有兩員今從日曆又日曆稱史徽范浩皆渡江至常州宜與縣境爲盜所害與此不同今從據據逃幸部。初元黃鵠部丁部云。黃鵠爲給事中。金人絕淮。軍駕奔淮。文武百執事其有應從者。鵠先謂其子鵠曰。今日之事。知有若君若君。此見危授命時也。遂解服乘馬而行。或謂鵠避運相及。無乃不利乎。鵠曰。君在行。必朝服以見。死生命也。不可苟免。頃之。鵠相及。果爲所執。鵠死。朝廷後知之。賜其家甚厚。鵠。晉子也。此與當時人所記不同。今附著於此。

先是布衣譚定被旨赴行在。上將用之。及是。失定所在。呂頤浩。張浚。聯馬追及上於瓜州鎮。得小舟。即乘以濟。次西津口。上坐水帝廟。取劍就靴。擦血。百官皆不至。諸衛禁軍無一人從行者。鎮江開軍駕進發。居民奔走山谷。城中一空。守臣錢伯言發府兵來迎。始右諫議大夫鄭穀請幸建康。潛善等沮之。及是。穀從行。上顧曰。不用卿言及此。是晚。金遊騎至揚州。守臣右文殿修撰黃願先已遁去。簽書淮南節度判官吳某權州事。州民喧呼。皆備香花迎拜。金人入城。問上所在。衆曰。渡江矣。金人馳往瓜州。望江而回。引兵屯橋星樓下。縱火。城內煙燭燭天。臣民子女及金帛所儲。爲金人殺掠殆盡。南陽尉安孝廣女。年十五。有美色。爲金兵所得。欲妻之。安氏卽刎求死。居彼中二十年。卒不能犯。金人皆義之。孝廣。殊曾孫也。殊。臨川人。慶曆中平章事。

運河自揚州至瓜州。五十里。僅通一舟。初。城中聞報。出城者皆以得舟爲利。及金兵至。潮不應開。盡膠泥。中。金兵取之。如拾芥。乘輿服御。官府案牘。無一兩者。上至鎮江。宿於府治。從行無幾具。上以一貂皮自隨。臥覆各半。此以今年閏八月丙寅。中宜論聖詔修入。

上問有近上宗室否。時士彥爲曹官。或以名對。遂召士彥同寢。上解所御。蘇背心賜之。士彥。仲維子也。商。蘇肅王生。韓宗恩。宗幹。初。賊斬養來就招。朝廷因以養統制本部軍馬。會遊報日急。乃命養與統制官王德屯真州。及上渡江。德以所部兵焚真州而去。真州官吏皆散走。發運使梁揚祖亦遁。養與其衆往來於江中。

中興聖政。張遜論曰。尼瑪哈揚州。時師營之師。必有十萬。而尼瑪哈止有五六十騎。自風之末。無足畏也。惟是時。兩州郡尙有未陷者。山東州郡。十陷二三。人心未安。糧道未集。盜賊遽起。而不顧後患。投身深入我境。又可見其無知之甚也。時者。我師乘其遠來。新至。行未定。而擊之。可也。或則深池堅城。拒而勿戰。以挫其銳。且多方出。其出

建炎二年。秋九月。離雲中。下太行。渡。黎陽。攻。遼。瀋。山。東。諸。州。郡。可。見。疲。勞。之。甚。矣。此。德。魯。風。之。末。無。足。畏。也。惟。是。時。兩。州。郡。尙。有。未。陷。者。山。東。州。郡。十。陷。二。三。人。心。未。安。糧。道。未。集。盜。賊。遽。起。而。不。顧。後。患。投。身。深。入。我。境。又。可。見。其。無。知。之。甚。也。時。者。我。師。乘。其。遠。來。新。至。行。未。定。而。擊。之。可。也。或。則。深。池。堅。城。拒。而。勿。戰。以。挫。其。銳。且。多。方。出。其。出。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二十

【建炎三年】二月庚戌朔。上駕御舟泊河岸。都人惶怖。莫知所爲。知天長軍楊晟。厚奏已拆浮橋。始詔士民從便避敵。官司毋得禁。上即欲渡江。黃潛善等力請少留。俟報。且搬左藏庫金帛三分之一。上許之。此行在錄。修入。燕克小曆云。葉夢得請以赴行在所。金帛五十萬分。其中併解。燕克小曆云。葉夢得請以赴行在所。金帛五十萬分。其中併解。燕克小曆云。葉夢得請以赴行在所。金帛五十萬分。其中併解。

戶部尙書葉夢得。即具舟楫。從大將假二千人津發。一日而畢。然公私舟交河中。跬步不容進矣。夢得復請以戶部所餘物。前期支六軍春衣及官吏俸一月。亦從之。遂命御營統制官劉正彥。以所部從六宮皇子往杭州。幹辦御藥院陳永錫護皇子。又遣吏部尙書呂頤浩。禮部侍郎張浚往松。淮措置。金以數百騎掩至。天長軍統制官俱重。成喜將萬人俱遁。亟遣江淮制置使劉光世將所部迎敵。行都人謂光世必能禦賊。而士無鬪志。未至淮。即消。金人以支軍犯楚州。守臣直祕閣朱琳。具款狀遣人迎降。開西北門納金人。開東門。縱居人自便。軍民皆趨寶應縣。欲自揚州渡江。金人覺之。悉還回城中。闕瑾引兵至洪澤鎮。其將姚端殺之。是日。揚州城內居民爭門以出。踐死者無數。從官有詣都堂問二相者。黃潛善汪伯彥皆曰。已有措置。不必慮。百官聞此。復自相慰。以爲知事實者。莫如宰相。今既云爾。未宜輕動。居民亦以爲然。夜。江都縣火。皆戌卒自焚其居。

掠者。彼萬里孤軍。後無委。於相持。則於運。求戰不能。求和不得。以制之。其逆必矣。俟其既。而擊之。可也。而乃望風自潰。為敵席卷而去。此失於一也。案。全論。是年十二月。已丑。此條節文。

癸丑。金遊騎至瓜州。民未渡者。尚十餘萬。奔進墮江而死者半之。舟人乘時射利。停棹水中。每一人必一金。乃濟。比敵至。皆相抱沈江。或不及者。金帛珠玉。積江岸如山。時事出倉卒。朝廷儀物。悉委棄之。太常少卿李陵。獨奉九廟神主。使親事官負之以行。至瓜州。敵騎已逼。陵捨舟而陸。親事官李寶為敵所驅。遂失太祖神主。四月己酉。降詔尋訪。於是太學諸生從上南狩者。凡三十六人。是日退朝。上召宰執從官諸將。

對宅堂計事。上曰。姑留此。或徑趨浙中耶。奉國軍節度使都巡檢使劉光世。避前附膺大勳。上問故。光世曰。都統制王淵。專管江上海船。每言緩急。濟渡決不誤事。今諸軍阻隔。臣所部數萬人。二千餘騎。皆不能濟。何以自效。宰相黃潛善曰。已集數百舟渡諸軍。上曰。濟諸軍固已處置。今當議去爾。吏部尚書呂頤浩降階拜伏不起。繼而戶部尚書葉夢得等三人相從。拜伏庭下。上顧潛善問之。頤浩以首叩地曰。願且置此。為江北聲援。不然。金人乘勢渡江。愈狼狽矣。二府皆曰。善。上曰。如此。則宰相獨往江上經畫。號令江北諸軍。令結陣防江。仍先渡官吏百姓。衆遂退。馳詣江干。浙西提刑趙普來謁。云。王淵欲誅江北都巡檢皇甫佐。遣間則已斬矣。召淵問之。淵曰。佐主海舟濟渡。而淵怒光世之語。故殺佐以解。遂論淵分立旂幟。命將官管押渡人。有統領官安義。自江北遣使林善來言。今早金數百騎來犯。皆無器甲。已率所部十人集諸濱。軍射退矣。遂以義為江北統制。俾收兵保瓜州。渡既而淵入對。言暫駐鎮江。止得一處。若金自通州渡。先據姑蘇。將若之何。不如錢塘有重江之阻。諸內侍以為是。此以三月十六日。即劉子珍入。發。稱內侍陳保勳之言。即時南來。發時為

日方午。上道中使趣召宰執。以淵語告之。潛善曰。淵言如此。臣復何辭。以兩陛下。執政未對。有內侍於堂下抗聲曰。城中火起。俄又一人至曰。禁衛涕泣。語言不遜。上甚駭。顧中書侍郎朱勝非曰。卿出問之。是時管軍左言立階下。勝非請與俱。遂出都廳。事並立階下。衛士或坐或立。有涕泣者。勝非傳旨問之。皆以未見家屬對。勝非即諭之曰。已有旨分遣舟車載衛士妻孥矣。衆帖然。因問駕去爾利害。則曰。一聽聖旨。無敢諱者。乃許以俟。駐蹕定當錄。從之。勞。優加賞給。三軍欣諾。勝非還。上與宰執亦至屏後。勝非前欲奏事。上曰。已聞矣。適議定。不若徑往杭州。此中諸事。暫爾處置。事定即來。更無文字。即上馬行。以龍圖閣學士知鎮江府錢伯言為樞密直學士。充巡幸提點錢糧頓遞。此除日所不。今以紹興二年二月伯言乞。願浩為資

政殿大學士。充江浙制置使。光世為行在五軍制置使。屯鎮江府。控扼江口。兩司軍馬。並同節制。又以建武軍節度使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楊惟忠。節制江南東路軍馬。屯江寧府。初命惟忠節制兩浙江南軍馬。尋又改之。此據惟忠附傳。時潛善擬除頤浩資政殿學士。上以資政非前執政者。恩數止與從官等。特除大學士。是夕。上宿呂城鎮。淵部將楊沂中與兵三百在鎮江。約曰。如金人計置渡江。則焚甘露寺為號。淵及上於呂城。探者夜聞瓜州聲喧。謂金將渡江。乃焚甘露寺。淵視之曰。甘露寺火也。質明。請上乘馬而行。是時儀仗皆闕。惟一兵執黃扇而已。上隱鎮江。日層在。張克小。在甲寅。按米勝非附錄云。上初四日。離鎮江。癸丑。初四也。咸粹勳王記亦云。甲寅。常州。諸書皆合。今從之。金人入真州。

甲寅。上次常州。時鎮江官吏皆散。朱勝非求得通判府事梁求祖於竹林寺中。付之以郡事。於是百姓稍有人入城者。金人揭榜於揚州市。西北人願還者聽之。西北人去者萬餘人。自邵伯鎮往太興。後為薛慶軍者是也。趙其之遺也。金人榜上。東。東南道都統。字。東南道都統。東南道都統。凡三良。御營統制官王亦將京軍駐江寧。謀為變。以夜縱火為信。江東轉運副使直徽猷閣李讓。視知之。馳告守臣。秘閣修撰趙明誠。時明誠已被命移湖州。弗聽。護衛兵將率所部圍民兵伏塗巷中。柵其隘。夜半。天慶觀火。諸軍謀而出。亦至不得入。遂奔南門而去。遲明訪明誠。則與通判府事朝散郎母邱絳。觀察推官湯允恭。縋城宵遁矣。其後絳。允恭皆抵罪。謫無錫人。允恭。貴池人也。此據孫觀權李讓。及江東運司所奏。參修。明誠。日層。不載。建炎題名。在今年二月。終。允恭。二月。丁丑。各降。二官。是日。御營平寇前將軍范瓊。自東平引兵至壽春。其部兵執守臣右文殿修撰鄧紹密殺之。初。瓊次壽春。循城而南。守陴者見其認。旂。笑曰。是將軍者。豈解殺番人。惟有走耳。瓊聞而怒。乃徹府索其造語之人。紹密索得一人。送瓊。命斬於麾下。已而瓊之軍士入城負糧。紹密所將兵怨斬其同類。乃持杖逐之。瓊所部與格鬪。因入城焚掠。紹密死於亂兵。知下蔡縣趙許之亦死。城中悉為灰燼。久之。贈紹密太中大夫。此據趙其之遺也。修入。張克小。附錄。去年十二月。引兵至江西。恐。即。正。中。與。紹密。以守城。為。金人所殺。趙。會。之。而。正。又。因。之。日。層。紹。興。二。年。四。月。發。未。紹。密。趙。氏。狀。亡。夫。在。任。有。紅。頭。巾。賊。不。得。姓。名。在。六。安。軍。界。故。址。作。過。亡。夫。親。至。臨。祭。招。安。嚴。禁。不。從。反。置。亡。夫。不。肯。放。出。亡。夫。設。誓。不。負。國。道。賊。殺。身。亡。與。此。不。同。今。附。此。更。求。他。書。考。龍

乙卯。上至無錫縣。熊克小。附錄。次無錫。縣令任議。供辦整肅。有同宿戒。上再三稱獎。朝奉大夫知秀州葉煥。復直秘閣。知越州。先是降充顯謨閣直學士。知越州。復汝文告老不得請。乃使其家奴以疾困告於朝。黃潛善許之。故更用煥。汝文告老。事。以紹興二年。奉。修入。不得其月。日。因。除。煥。附。見。是日。金人去真州。斬賽引兵復入城。頗肆殺掠。後數日。守城向子恣。至以義責之。賽語塞。時賽之軍士有為州民所殺者二人。賽必欲得民之為首者。子恣不得已。刷二人與賽。賽使其徒釘於望江橋下。燔甲葉以帖其體。然後樹而食之。子恣。子誦弟。江淮制置使呂頤浩所辟也。

丙辰。上次平江府。始脫介冑。御黃袍。侍衛者皆有生意。命承信郎甄援往江北招集衛兵。援成都人。本太學諸生。靖康中。上疏論利害。淵聖皇帝遣詣河東見折。可求計事。命以官。上至平江。兵衛寡弱。援上書請持詔過江招集。以實行在。及還。還保義郎丁巳。下詔。撫撫維揚。遷徙官吏軍民。集英殿修撰提舉杭州洞霄宮衛廣敏入對。廣敏在維揚。數為上言揚州非駐蹕地。請早幸建康。上思其言。復召入。廣敏言。餘杭地狹人稠。區區一隅。終非可都之地。自古帝

龍圖閣學士王賓。自揚州與疾從上南渡。遂卒於鎮江。六月丁亥。降。旨。賜。諡。乙卯。上至無錫縣。熊克小。附錄。次無錫。縣令任議。供辦整肅。有同宿戒。上再三稱獎。朝奉大夫知秀州葉煥。復直秘閣。知越州。先是降充顯謨閣直學士。知越州。復汝文告老不得請。乃使其家奴以疾困告於朝。黃潛善許之。故更用煥。汝文告老。事。以紹興二年。奉。修入。不得其月。日。因。除。煥。附。見。是日。金人去真州。斬賽引兵復入城。頗肆殺掠。後數日。守城向子恣。至以義責之。賽語塞。時賽之軍士有為州民所殺者二人。賽必欲得民之為首者。子恣不得已。刷二人與賽。賽使其徒釘於望江橋下。燔甲葉以帖其體。然後樹而食之。子恣。子誦弟。江淮制置使呂頤浩所辟也。

揚州非駐蹕地。請早幸建康。上思其言。復召入。廣敏言。餘杭地狹人稠。區區一隅。終非可都之地。自古帝

王未有作都者。惟錢氏節度二浙而竊居之。蓋不得已也。今陛下巡幸。乃欲居之。其地深遠狹隘。欲以號令四方。恢復中原。難矣。前年冬。大駕將巡於東也。臣固嘗三。次以建康爲請。蓋倚山帶河。實王者之都也。可以控扼險阻。以建不拔之基。陛下不狩於建康。而狩維揚。所以致今日之警也。爲今之計。莫若暫留少安於錢塘。徐詣建康。然長江數千里。皆當守備。如陸口直瀆。夏口直瀆。姑孰。對歷陽。牛渚。對橫江。以至西陵。柴桑。石頭。北固。皆三國南朝以來戰爭之地。至於上流壽陽。武昌。九江。合肥。諸郡。自吳而後。必遣信臣提重兵以守之。而江陵。襄陽。尤爲要害。此尤不可不扼險以爲屯戍也。今敵騎近在淮壖。則屯戍之設。固未遑爲。宜分降詔書於沿江守土之臣。使之扼險屯兵。廣爲守備。許行割得之法。使豪民得輸粟以贖軍。許下募兵之令。使土人得出力以自效。又重爵賞以誘之。則人人效命。守備無失。而敵騎必退矣。敵騎既退。則可以廣設屯戍。如前所陳。遲以歲月。國體少安。可以漸致中興之盛矣。上頗納其言。金人犯泰州。守臣朝請大夫曾班以城降。時金人自揚州分兵而來。班聞之。聚軍民議曰。金重兵臨城。且至矣。班義不當去。相與死守之。若何。衆皆哭曰。願以生靈爲念。屈節投拜。保全一城。班遂遣兵馬鈴轄張元。降書詣軍前。植降旂於城上。率軍民迎拜。金人入城。置酒高會。居數日。盡掠其金帛而去。班。林弟也。武經大夫閻門宜贊舍人丁進既受招。以其軍從上行。進截行人。悉爲劫掠。且請將所部還江北。與金人血戰。其意欲爲亂。會御營都統制王淵自鎮江至。進懼。欲亡入山東。朱勝非過丹陽。進與其衆匿遠林中。以狀遞勝非。自訴。淵聞進叛。道小校張青以五十騎衛勝非。因約進曰。軍士剽掠。非汝之過。其招集叛亡來會。青誘進詣勝非。至則斬之。此以朱勝非開居錄道進之遺事。進與班皆揚州人。班與其弟林。亦揚州人。進與班皆揚州人。進與班皆揚州人。

在甲寅。熊克小舟在乙卯。開居錄在初九日。戊午。二書不同。案。勝非以初八日。離鎮江。則進之死。當在其後。開居錄載進自訴事。亦在初八日。丁巳。今日併書之。俟考。

統制濱州軍馬萬進攻青州。不能下。京東東路安撫使劉洪道。來援於知萊州張成。引兵赴之。進乃去。洪道遣其將崔邦弼。追之。敗歸。進後與金人戰。爲所執。

戊午。上將發平江。中書侍郎朱勝非自鎮江來。以哺入見。初。上以吳江之險可恃。議留大臣鎮守。勝非既對。上諭曰。黃潛善自渡江。失措。朕所過。見居民皆被焚劫。蓋軍民數日之食至此。勝非曰。誠如聖諭。陛下離此。亦復擾矣。上欲除勝非。兼知秀州。輔臣言。秀州非大臣鎮守之地。乃以御札命勝非充平江府秀州。控扼使。使名。開居錄。日。州。權。差。朱。勝。非。節。制。平。江。府。秀。州。軍。民。等。事。蓋。後。來。所。降。旨。制。也。

同治事。上曰。從官何嘗預軍事。勝非曰。如呂頤浩。張浚。皆兼御營司。參贊軍事。可用也。於是上問近臣。誰能佐勝非者。浚慷慨願。遂命浚同節制。控扼等事。仍詔勝非。行移如尙書體式。事有奏陳不及者。聽便。宜施行。詔。浚。受。命。即。出。城。決。水。溉。田。以。限。戎。馬。列。烽。燧。募。士。豪。措。置。捍。禦。長。兵。至。平。江。者。三。千。餘。人。朱勝非開居錄云。十日。至。蘇。州。車。駕。未。行。即。作。奏。有。旨。晚。對。上。平。江。府。秀。州。控。扼。使。而。日。州。及。浚。平。江。江。鎮。營。之。初。八。日。與。勝。非。所。記。不。同。然。初。十。日。上。已。在。秀。州。以。事。考。之。勝。非。之。除。當。在。初。九。日。蓋。開。居。錄。所。記。事。日。辰。亦。多。差。但。當。取。其。大。綱。耳。

忠訓。郎劉俊民爲乘義郎。門祇候。初。上聞金人尙在揚州。募能使軍前者。俊民願行。俊民嘗在敵中。頗知其

情僞。上已乘舟。召俊民就御舟。賜對。與語甚款。遂使持書以往。賜廩極厚。俊民請張邦昌一子弟同行。庶可藉口。上與黃潛善。汪伯彥。朱勝非共議。因下詔。尊禮邦昌。邦昌之在兩都也。嘗奉詔。賂書金人。言約和事。其棄在李綱家。遂下常州。取之。邦昌之死也。其子直祕閣元亨。與其兄中奉大夫邦榮。皆坐累。拘管。至是。悉令錄用。太學博士廉布者。山陽人。娶邦昌女。太學正吳若者。安陽人。娶邦昌兄女。先亦坐廢。詔並乘驛赴行在。上臨發。又以勝非兼御營副使。留御營都統制王淵。總兵守平江府。是夕。上舟泊吳江。道。姓。之。遺。軍。前。者。進。武。校。尉。劉。仲。願。行。與。日。曆。不。同。恐。姓。之。所。記。小。誤。今。從。日。曆。但。日。曆。載。此。事。於。初。十。日。上。次。秀。州。之。後。則。恐。不。然。蓋。上。已。次。秀。州。則。勝。非。自。不。與。此。議。則。安。國。勸。疏。何。爲。以。邦。昌。事。賞。之。下。詔。尊。禮。邦。昌。亦。以。安。國。勸。增。入。

是日。金人陷滄州。先是。明州觀察使劉錫。知滄州。聞金兵且至。將數百騎棄走。道遇葛進。退兵。乃知青州尙爲朝廷守。即趨青州。駐麻家寨。留不進。劉洪道遣人邀入城。錫曰。青州屢遭寇擾。人心未寧。不可。洪道出見錫。且囑其師。錫竟不入城。青州人高其義。錫遂將其餘衆赴行在。錫。已。見。元。年。六。月。已。酉。

六月。金兵至城下。通判州事孔德基以城降。己未。上次秀州。龍圖閣待制知江州陳彥文。爲沿江措置使。總領江陵府至池州沿江防守等事。及措置戰船。承議郎新通判襄陽府程千秋。充副使。詔通判鎮江府梁求祖。進二官。直祕閣。知鎮江府。右文殿修撰。知揚州黃顯。落職。令所在根逐。管押赴本州治事。時揚州已爲金所據。顯不能行。乃除名。南雄州。魏管。顯。魏。管。本。未。日。曆。不。詳。但。今。年。三。月。鄧。綬。論。錢。伯。言。章。疏。中。略。及。之。今。以。紹。興。元。年。十。月。甲。申。刑。部。檢。舉。狀。修。入。

庚申。御舟次崇德縣。資政殿大學士江准。制置使呂頤浩。從上行。即拜同簽書樞密院事。江淮兩浙制置使。所除職。去大字。頤浩夜見上於內殿。上諭以金人尙在江北。卿可還屯京口。令劉光世。楊維忠。並受節制。頤浩遂以王淵所部精兵二千人。還鎮江府。命恩州觀察使張思正。統之。熊克小舟。頤浩。除。命。於。丁。巳。與。朱。勝。非。同。日。今。從。成。祥。動。王。記。所。記。又。云。王。淵。丁。巳。遣。朱。勝。非。張。浚。守。平。江。府。即。可。總。兵。屯。於。鎮。江。蓋。二。人。非。同。日。受。命。林。記。頤。浩。事。必。得。其。真。但。以。頤。浩。受。命。在。壬。戌。而。頤。浩。奉。狀。亦。云。二。月。十。三。日。奉。聖。旨。差。充。江。淮。兩。浙。制。置。使。皆。與。日。曆。不。同。案。諸。書。十。三。日。壬。戌。上。已。在。杭。州。而。勤。王。記。緊。之。乙。丑。是。以。差。誤。今。姑。從。日。曆。

遣御營中軍統制張俊。以所部八千人。往吳江縣防扼。時朝廷方以金人渡江爲慮。故命大將楊

維忠。守金陵。劉光世。守京口。王淵。守姑蘇。分受二大臣節制。於是韓世忠。在海道未還。而范瓊。自壽春渡

淮。引兵之淮。西境上。扈駕者。惟苗傅一軍而已。汪。伯。彥。時。政。記。云。黃。潛。善。等。言。陛。下。已。回。秀。州。非。張。浚。王。淵。在。平。江。居。吳。之。北。若。更。差。張。俊。去。臣。等。處。行。在。只。有。苗。傅。一。軍。不。可。不。慮。恐。有。變。也。不。可。倚。仗。無。恐。無。以。相。制。可。以。非。常。乞。留。後。進。行。在。不。致。誤。事。按。伯。彥。所。記。如。此。則。二。人。可。謂。有。先。見。之。明。然。不。知。後。何。以。竟。行。此。事。更。須。詳。考。

尙書吏部員外郎鄭資之。爲沿海防扼。自池州

上至荊南府。監察御史林之平。爲沿海防扼。自太平州下至杭州。資之。望之。兄也。資之。請募客舟二百艘。

分番運網。把隘之。平請募海舟六百艘。防扼從之。

辛酉御舟泊臨平鎮戶部尚書葉夢得自宜興開道之杭州至是來遊夢得言平江江軍兩府所謂上供約可支半載欲刷杭州諸司所有借支俟取兩處錢帛至而償之又請更給百官諸軍券麻及命官權領戶部司農太府寺職事皆從之

壬戌上至杭州以州治為行宮顯寧寺為尚書省先是以轉運司為升賜宮葉夢得為上言小人遂復開應奉之端不可不慮乃亟命罷之上以百官家屬未至獨疑於堂外上御白木牀上施蒲薦黃羅褥衛制御膳日百品靖康初損其七十渡江後日一羊煎肉炊餅而已是日金人陷晉寧軍守臣武功大夫忠州刺史徐徽言死之初徽言在晉寧開河東遺民日望王師之至乃陰結汾晉士家約以復故地則奏官為守長聽其世襲會朝論與金結好恐出兵則敗和議抑其所請不報金人忌徽言欲速拔晉寧以除其患圍之三月屢破卻之久之城中矢石皆盡困餓不能與會監門官贊舍人石贊夜啓關納金人城遂陷徽言聞兵入即縱火自焚其家而率親兵力戰比曉左右略盡徽言為金所執金人知其忠欲生降之徽言植立不動與之酒徽言以杯擲其面曰我尚飲汝酒乎謾罵不已金人怒持刀刺徽言徽言罵不絕聲而死後贈晉寧州觀察使諡忠壯初晉寧之圍也武德大夫太原府路兵馬都監風石路統領軍馬孫昂率殘兵與徽言共守及城破昂引所部三百人巷戰自夜達旦格殺數百人士卒死亡殆盡昂自度不免引刃欲自刺金兵擁至軍前以甘言誘之昂終不屈而死昂父翌宣和末以右武大夫相州觀察使知朔寧府救太原死於陣後贈昂左武功大夫成州團練使徽言事以附傳及王明清揮犀第三錄增修孫昂事以楊在中乞賜官狀附見昂贈官在紹興三十一年

癸亥朝章臣於行宮降詔罪己求直言令杭州守臣具舟往常州迎濟衣冠軍民家屬省儀物膳羞出宮人之無職掌者凡三詔宰相黃潛善汪伯彥門下侍郎顏岐同知樞密院事盧益資政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路允迪各上疏請罪伯彥之奏略曰雖世忠控要路於淮徐而范瑄頓勁兵於宿泗對壘兩軍之相拒輕兵開道以潛來臣偶以沈疴所纏不能密志而慮致變與之追邊擊舟楫以播遷詔不許兩浙路提點刑獄公事趙哲知鎮江府以朱勝非等言梁求祖能不離府城甚可嘉賞然鎮江重地恐求祖難以專責故也時哲在平江張俊令哲檢視控扼等事亦不果行

甲子集英殿修撰衛敏試尚書刑部侍郎集英殿修撰知宣州侍其傳能尚書吏部侍郎劉珪充龍圖閣直學士知宣州

乙丑德音釋諸路囚雜犯死罪以下士大夫流徙者悉還之惟責授單州團練副使李綱不以赦徒蓋黃潛善建陳猶欲罪綱以謝金也十一月丁未放還呂中大事記汪黃之所主者和議而已故馬伸魯陳東歐陽澈從衛敏試李綱以謝金冀和議之可成耳彼其說曰非和則所以速二聖之禍然金與我不共戴天之仇則其不可和也明矣所請使還而兩河被兵通問使道而維揚失守金豈虛言之所能動哉

命侍從及寺監長貳郎官限二日舉有才術之士二人故事薦士止侍從已上不及郎官上以兵火之後闕員甚多特有是命

皇運衰頹上曰今所處士不比當時便當用之命止都堂審察明白復曰不若便令登對朕當親自見之臣固正等曰陛下之舉賢惟獨之四岳十二牧漢制大略自三公九卿丞相御史大夫止其本朝故事宰相從從得舉未嘗及郎官士自太上皇帝始也蓋嘗大有為之時欲廣旁求之路故凡為尚書郎者咸得明揚於從官雖然崇賢舉士固誠一時之盛矣使顯別之不明累白之相混吹竽鼓篋孔頭難取則亦奚取於多乎惟其容縱英傑之榮是其所以為全盛也唐虞隆有言取之貴詳擇之貴精蓋不詳其取則賢路多塞不精其擇則賢賢莫分夫惟詳之於其始精之於其終斯兩盡之出宮人百八十人用癸亥詔書也宰相黃潛善汪伯彥再上疏言臣等分義非他人比今謀國於艱難之時不能弭患而脫身於顛沛之際反獲便私則不惟公議不容臣等固不忍道也今不敢止用常禮再有奏陳俟禍患稍寧即再伸前請必冀明正典刑以厭公議自上即位以來二人專持國柄至是寇盜充斥宗社播遷議者皆欲正其誤國之罪而潛善等居位假然猶無去意中外為之切齒焉置江寧府樞密院茶場詔應錄金人會到州軍逃避守貳兵官並令本路監司尋訪發遣歸任拱衛大夫忠州防禦使御營使司左軍統制李安為親衛大夫兩浙西路馬步軍副總管鎮江府駐劄朝奉郎劉海添差兩浙轉運副使時轉運副使范冲疾病中書侍郎朱勝非等奏罷之上以司馬光家屬在冲所不許乃權增副使一員以命海武顯大夫文州刺史韓辦御營院潘永嘉罷金人屯揚州城下遣撥甲執旗者一人入城諭士民期以三日盡出西城過期者殺并數揚州人之罪謂雷上也民無出城者初冀州雲騎卒孫琪聚兵為盜號一海蝦江淮制置使劉光世招降之維揚之役行在諸軍皆潰琪擁光世之妻向夫人在軍中由真滌奔淮西事之如光世琪至廬州帥臣胡舜陟乘城拒守琪邀索資糧舜陟不予自部使者以下皆請以粟遺之舜陟曰吾非有所愛顧賊心無厭與之則示弱彼無能為也乃時出兵擊其抄掠者凡六日琪遁去舜陟伏兵追擊之得其輜重而歸是日琪引兵之安豐縣琪所至不殺人但掠取金帛而去後以向氏歸光世光世德之向氏漢東郡王宗回女也

丁卯百官入見杭州寄居迪功郎以上並許造朝中書侍郎御營副使朱勝非乞令常湖二州並聽節制許之直龍圖閣知杭州康允之言維揚無斥候故金人奄至而不知於是初置擺鋪凡十里一鋪從遞卒五人限三刻承傳渡鋪以使臣一員蒞之一季無違滯遷一官令尉減半推賞是日呂頤浩帥師次鎮江府

戊辰詔國步艱難謀慮之士咸願獻陳無路自達可令左右司輪官設次看詳所陳納尚書省戶部尚書葉夢得言行在官吏軍兵等除食料外應公使花果房臥生日身亡孝贈錢物並權住支從之詔出米十萬斛就杭秀常湖州平江府減價出糶東北流寓之人樞密直學士東京留守杜充陸端明嚴學士呂頤浩劉光世移兵屯瓜州渡與金人對壘金人焚揚州初金遣甲士數十人入揚州論士民出西城人皆疑之猶未有出城者是日又遣人大呼告以不出城者皆殺於是西北人自西門出出則悉爾木柵中惟揚州人不出夜金縱火焚城士民皆死亡存者才數千人而已

命尙書駕部員外郎方開往淮東撫諭御營左軍統制浙西馬步軍副總管李安知揚州。

丙子詔曰朕以非躬遭時多故舉事失當知人不明昨以宰臣非才任用既久專執己見壅塞下情事出倉皇匹馬南渡深思厥咎在予一人既以悔過責躬洗心改事放斥宮嬖貶損服御罷黜宰輔收召舊良尙慮多方未知朕志自今政事關道民俗利病或有關於國體或有益於邊防並許中外士民直言陳奏朕當躬覽採擇施行旌擢其人庶示勸獎言之或失朕不汝尤吝爾萬邦欽予至意詔卽官以上所薦士不候審察並令入對日於進膳後即後殿引三班直祕閣知婺州蘇遜言本州上供糶自皇祐中歲輸萬匹崇寧中增至五萬八千匹有奇民力凋弊乞減其半上覽奏驚憫欲盡蠲之門下侍郎顏岐等言今用度與祖宗時不同乃詔減二萬八千匹著爲定制仍令給以本錢御營前軍統制張俊自戊所赴行在詔復還吳江行在錄云俊領兵把隘吳江軍士怨俊濫江日脫身竊走致失家屬欲殺俊後通謝得脫奔走至行在上稱之御令復去與此不同(案)日曆及諸書俊乃上未至統帥遣戍吳江縣非濫所遣當是俊赴行在而復還吳江也今得併附此

戊寅江淮兩浙制置使呂頤浩奏已復揚州詔尙書省榜諭士民是月以龍圖閣待制延安府節制六路軍馬王庶爲陝西節制使知京兆府涇州防禦使陝西節制司都統制曲端爲延路節制安撫使知延安府時延安新殘破未可居端不欲離涇原乃以知涇州郭浩權延路節制司公事浩成子也成德州人故客省使温州觀察使新知鳳翔軍府王瓌自興元以輕兵赴行在

瓌爲御營前軍統制瓌表請幸西川不從宮儀自卽舉引兵攻密州圍安邱縣築外城守之初慶元府陷將兵百餘人奪門得出及渡河惟有輔達韓京數人而已達後隸韓世忠軍爲押火沐陽之潰達聚卒得數百人擾於淮河之南北及至楚州城下漸有衆數千當時淮南號爲悍賊張用自淮寧引衆趨蔡州至黃離距城二十里守臣程昌寓度其未食遣汝陽縣尉杜滿以輕兵誘之賊果以萬人追至城東遇伏大敗於是川駐於確山連亙數州上自確山下徹光壽據千里之地接迹不絕以其衆多故號之張莽蕩抄掠糧食所至一空相接麥熟刈麥而食矣趙興之遺史云用至確山下令不得攻城遂者斬與昌寓家傳不同今從家傳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二十一

【建炎三年】三月己卯朔詔金人已退當進幸江寧府經理中原庚辰中書侍郎兼御營副使朱勝非守尙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兼御營使勝非自平江還朝以哺入見是夕鎖院故事命相進官三等至是勝非特遷五官爲宣奉大夫勝非小州勝非拜相在庚辰日曆在己卯(按)勝非開居錄亦云三月一日至臨安以哺入見則降

初金人犯秦與縣有嚴起者率軍民拒之賴以免者甚衆詔授保護郎閤門祇候閤門在初二日也勝非自犯嘗得其真今從之金人分兵犯江陰至夏港距城八里而近守臣胡紡遺統制官王曠等拒敵且謂承事郎簽書判官應公事李易曰吾曹有死城郭之義公宜勉之毋少避易歸告其母蔣氏蔣氏曰我去則汝決不肯堅守願與汝同死生聞者感泣既而金人以潮生有備亦引去此以鄧綽所作序及胡紡祭文易紹興十一年八月癸未陳乞加封狀參修序以爲建炎庚辰三月二日事故附於此日

授右武大夫和州防禦使馬擴應詔上書言前日之事其誤有四其失有六始者任用非才不能乘機拓境取侮敵人敵既退師略不爲備陛下乘時御極不知西據蜀險就六路形勢力治兵戰以圖恢復反使翠華淹處淮甸甘蹈覆轍泥於清和使勢力日益窮蹙此四誤也金既入犯童貫遁歸京闕被圍遣制三鎮復墜信誓其實無能其後金人既自界大河而我不能倚以爲固信王脫於拘囚結集忠義所得壯勇

不啻數十萬。願望王師相為策應。奈何羣言譖沮。禁止渡河。反使金人簽軍南渡。既連陷大名。東平。略不為備。遂使金人大肆蹂躪。此六失也。（按北盟會編載賊寇竊料金人遠來。人馬疲乏。且自爭玉帛子女。飽其負載。兼淮西仍多民兵。彼顧前無利。計後有害。又有江北不及渡者。西兵與諸軍潰卒。往往奪路會合於范瑄。敵又睥睨金陵。鎮江守把舟船。而天雨連降。平地水發。道塗泥濘。馬步俱不能進。是以敵心頓沮。不思渡江。以迫大觀。此皆上天眷祐。有宋許陛下得以圖回。臣今輒以機勢利害。畫為三策。願陛下幸巴蜀之地。用陝右之兵。置重臣使鎮江南。委健吏以撫淮甸。破敵人之計。回天下之心。是為上策。都守武昌。襟帶荆湖。控引川廣。招集義兵。屯布上流。扼據形勢。密約河南諸路豪傑。許以得地世守。用為屏翰。是為中策。駐驛金陵。備禦江口。通達漕運。亟製戰艦。精習水軍。厚激將士。以幸一勝。觀敵事勢。預備遷徙。是為下策。若貪顧江湖。波濤之險。納探報之虛言。緩經營之實績。倚長江為可恃。幸敵人之不來。猶豫遷延。候至秋冬。使敵人再舉。驅集舟楫。江淮千里。數道並進。方當此時。然後又悔。是為無策。累數千言。皆切事機。是日。日中有黑子。（按宋史繫已朔朔。

辛巳。尚書右丞葉夢得罷。夢得初執政。上諭之曰。今日兵食二事最大。當擇大臣分掌。門下侍郎顏岐等頗疾之。乃語知杭州康允之曰。上欲以次對授公。而為左丞沮止。允之怒。與其將曹英謀。以為陳通餘黨。在者三千餘人。聞夢得秉政。不自安。皆謀以為亂。上不信。岐等證之。夢得與朱勝非不相得。勝非入相。首言夢得議論不協。會杭州士民上書訟夢得過失。有及其閹門者。是日上批。夢得深曉財賦。可除資政殿學士。提舉中太一宮。兼侍讀。提領戶部財用。充車駕巡幸。順越使。夢得執政凡十四日。而罷。辭不拜。遂徑歸下山。朱勝非秀水開封人。初四日。自身乘舟。夢得方除執政。幾旬。何為遲。上曰。從前財用亦有例。余曰。頃在揚州。設以其國門。其言可駭。恐誤。遂聞之。不便。姑聽。政事且。而他在。此待降出。亦本令。余曰。果如此。夢得豈敢復。上曰。待他。有請。與一郡。夢得果請。降。出。士民所。三十七。皆。按此。所云。與其行。進。全。不。同。然。勝非。初。執政。罷。免。無。容。不。知。道。姓。之。遺。史。稱。勝非。言。夢得。議論。不。協。今。從。之。夢得。除。帥。江。西。諸。書。皆。無。此。事。恐。是。明。受。中。指。揮。姑。附。此。當。求。他。書。參。考。

同知樞密院事盧益守尚書左丞。未拜。復罷。為資政殿學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益之罷。日。不。書。似。因。張。浚。論。二。相。疏。中。及。之。故。也。當。求。他。書。參。考。

德軍節度使御營使司都統制王淵同簽書樞密院事。仍兼都統制。淵自平江赴行在。既對。遂有是命。諸將多不悅者。淵輕財好義。家無宿儲。每日。朝廷官人以爵。使祿足代其耕也。若切切事。雖刀受爵祿。我何不為大賈富商耶。尚書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孫觀試戶部尚書。資政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江准兩浙制置使呂頤浩為江南東路安撫制置使。兼知江寧府。自乾德以來。輔臣以本職典藩者。惟呂餘慶。郭連及頤浩。樞密院編修官秦梓改宣教郎。以其弟檜久在金。特優之也。禮部侍郎充御營使司參贊軍事張浚言。江北之地。其勢須變為藩鎮。然後可守。乞詔宰執詳之。俟金人舉退。即便施行。江南一帶。非依重鎮。擇近上文武臣僚守之。許以便宣行事。恐不能堅守。乞早賜措置。時朝士張虞卿等十九人上疏。亦以藩鎮為言。朱勝非奏。宜做慈祖初議。權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二十一

四二三

時制宜。行在為京師。淮北為藩方。淮南為郡縣。會多事不果行。虞卿、齊賢遠孫也。齊賢。齊何人。漢化中宰相。洪邁。夷甲志云。虞卿。齊賢。孫。居伊陽。今從之。小曆又云。介部。中。漢。虞卿。等。乞。建。藩。鎮。按。日。曆。虞卿。以。今。年。四。月。戊。午。除。虞。卿。外。郎。此。時。勝。非。已。去。矣。當。建。藩。時。未。為。有。部。克。誤。也。勝。非。開。房。錄。亦。不。云。虞。卿。為。何。官。今。因。之。俟。考。

命學士給舍輪日於禁中。看詳臣民章奏條上。仍不用內侍輪送。止實對封。往反。以措置製造。赴行在。命學士給舍輪日於禁中。看詳臣民章奏條上。仍不用內侍輪送。止實對封。往反。以物官。兩浙轉運副使劉誨為主。管車駕巡幸錢糧官。徽猷閣直學士江准等。路發運使梁揚祖。落職。提舉亳州明道宮。揚祖既不渡江。又不赴行在。故貶。尚書左司員外郎葉份。充祕閣修撰。江准等。路制置發運副使。兼提領措置行在茶鹽。

壬午。詔新除簽書樞密院事王淵免進呈書押本院公事。初。扈從統制武功大夫鼎州團練使苗自負世將有勞。以淵驟得君。頗歛望。起復武功大夫威州刺史劉正彥。常招降劇盜丁進等。以賞薄怨。事見二月。正彥執不道。以此怨淵。上在維揚。宣政使金州觀察使入內下觀潮。中官供張。林然遮道。傳等切齒。曰。汝輩使天子顛沛至此。猶敢爾耶。有中大夫王世修者。能甫兄子也。靖康末。知榮澤縣。以守禦功。改京秩。遂為傅幕賓。世修常疾閹宦恣橫。為尚書右丞張浚言之。激不納。世修退。為劉正彥言之。正彥曰。君言甚忠。當與君同去。此輩。俄聞淵入府。傅正彥以為山官者所薦。愈不平。遂與世修及其徒王鈞。馬柔吉。張達等。謀先斬淵。然後殺內侍。鈞。甫。柔。吉。皆。燕。人。所。將。號。赤。心。軍。議。已。定。此。以。王。鈞。等。聞。世。修。入。朱。勝。非。開。房。錄。云。正。月。間。王。淵。自。揚。州。發。大。船。十。隻。皆。是。裝。兵。人。指。言。淵。去。年。平。陳。運。等。先。嘗。供。郡。中。富。民。所。寄。贖。物。既。盡。誅。之。遂。取。其。家。資。又。以。所。供。文。字。一。追。來。遂。拒。者。亦。殺。之。所。取。不。可。勝。計。今。船。中。皆。其。物。也。內。侍。官。檢。家。亦。敢。十。隻。相。繼。到。此。頗。不。循。理。強。占。民。居。強。市。民。物。眾。皆。怨。憤。不。能。平。及。聞。車。駕。渡。江。諸。軍。潰。亂。遂。建。議。說。諸。軍。曰。王。淵。為。都。統。制。不。能。捍。賊。致。此。狼。狽。前。日。先。發。金。玉。百。船。來。使。有。不。守。揚。州。之。意。今。車。駕。幸。杭。州。王。淵。必。來。行。見。杭。州。又。似。揚。州。矣。若。能。殺。淵。而。取。其。物。及。取。內。臣。家。計。可。人。人。致。富。矣。眾。是。日。宰相。朱。勝。非。面。身。奏。事。言。王。淵。除。命。諸。將。有。語。乃。令。淵。依。執。政。恩。例。不。與。院。事。行。在。錄。云。王。正。彥。請。對。是。日。王。淵。罷。朱。勝。非。復。辟。說。云。勝。非。言。子。淵。除。命。諸。將。有。語。臣。記。武。臣。作。福。有。免。特。旨。老。不。在。杭。州。必。傳。正。彥。云。云。而。傳。等。即。部。分。兵。馬。且。使。人。告。淵。以。臨。安。縣。境。有。劇。盜。欲。出。兵。捕。之。康。履。之。從。者。有。得。小。黃。卷。文。書。卷。末。字。兩。行。曰。統。制。官。田。押。統。制。官。金。押。履。問。此。何。謂。也。曰。軍。中。有。謀。為。變。者。以。此。為。信。號。從。之。者。書。其。名。於。前。履。密。以。奏。上。命。履。至。都。堂。論。勝。非。使。召。淵。為。備。勝。非。問。其。知。謀。否。履。曰。略。知。期。以。來。早。集。於。天。竺。寺。方。論。其。意。田。即。苗。也。金。即。劉。也。詐。言。謀。於。城。外。以。誤。淵。使。遣。部。曲。出。外。耳。履。去。勝。非。即。召。淵。告。之。日。暮。淵。遣。一。將。將。精。兵。五。百。人。伏。於。寺。側。此。以。朱。勝。非。開。房。錄。修。入。是。夜。城。中。驚。惶。居。民。杜。門。不。敢。出。俗。號。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二十一

四二五

為沙驚人皆通夕不寐。

癸未神宗皇帝。百官行香能。制以檢校少傅奉國軍節度使劉光世為檢校太保殿前都指揮使。百官入聽宣制。傅正彥令世修伏兵城北橋下。俟淵退朝。即擗下馬。誣以結官謀反。正彥手斬之。遂遣人圍康履家。分兵捕內官。凡無髮者皆殺。傅揭榜於市曰。統制官苗傅謹伸大義。播告天下。民庶官吏軍兵等。邇者大金侵擾淮甸。皆緣姦臣誤國。內侍弄權。致數路生靈。無罪而就死地。數百萬之金帛。悉皆委棄。社稷存亡。懸於金人之手。今此大臣內侍等。不務修省。尚循故態。為惡罔恤。使民命皇皇。未知死所。進退大臣。盡出閣官。賞罰士卒。多自私門。金人去住。罔測。朝廷安然坐視。又無措置。即日兩浙之民。遂有維揚之禍。嗟爾士庶。與言及此。寧不傷感。朝廷微弱。未能明正典刑。天其以予為民除害。應大臣罪惡顯著。及內侍官等。並待誅戮。期爾士庶。一德一心。共圖中興之業。慎無生疑。以致後患。本為生靈。別無所希。爾等若獲安居。傅等赴死未晚。昭示此心。誠實白日。宜相訓告。以信萬方。正彥既斬淵。即與傅擁兵至行宮北門外。衛士出刃以指其軍。傅正彥遂陳兵於門下。中軍統制官吳湛與傅等通。為囊橐。被甲持刀守宮門。宮門既閉。時尙書右丞張激方。面身曲謝。康履遽前奏。有軍士於通衢要截行人。履馳馬獲免。上召朱勝非等告之。勝非曰。吳湛在北門下營。專委伺察非常。今有報否。上曰。無報。俄而湛遣人口奏。傅正彥手殺王淵。以兵來內前欲奏事。上大駭愕。不覺起立。

行在錄云。是日晝未盡四刻而聞變。按。朱勝非復辟記。傅正彥事已退。又王淵退朝而被殺。則必非夜未盡時。今不取。

非曰。既殺王淵。反狀已著。臣請往問之。及門。吳湛迎語曰。人已逼門。不可開。勝非激遂與門下侍郎顏岐。簽書樞密院事路允迪。急趨樓上。傅正彥與鈞甫。柔吉。世修。達等。介冑立樓下。以竿鼻淵首。勝非厲聲詰問專殺之由。吳湛引傅所遣使臣入內附奏曰。苗傅不負國家。止為天下除害耳。於是從官皆在學士直舍。有一闖走入學士院。自到不死。臥前廁。知杭州康允之見事急。率從官扣內東門求見。請上御樓慰諭軍民。不然無以止變。俄獨召允之入。日將午。上步自內殿。登闕門。蓋杭州雙門也。百官皆從。權主管殿前主事王元大呼曰。聖駕來。傅等見黃蓋。猶山呼而拜。上憑欄呼傅。正彥問故。傅厲聲曰。陛下信任中官。賞罰不公。軍士有功者不賞。內侍所主者乃得美官。黃漬善。汪伯彥誤國至此。猶未遠竄。王淵遇敵不戰。因交康履。乃除樞密院。自陛下即位以來。立功不少。願止作遙郡團練。使臣已將王淵斬首。中官在外者。皆誅訖。更乞康履。盧珪。曾擇斬之。以謝三軍。上諭以內侍有過。當流海島。卿可與軍士歸營。傅曰。今日之事。盡出臣意。三軍無預焉。且天下生靈無辜。肝腦塗地。止緣中官擅權。若不斬履。擇。歸。塞。未。得。上。曰。知卿等忠義。已除苗傅。承宣使御營都統制。劉正彥。觀察使御營副都統制。軍士皆放罪。傅不逞。其下揚言。我等欲避官。第須控兩匹馬與內侍。何必來此。上問百官策安出。有朝散郎主管浙西安撫司機宜文字時希孟者曰。中官之患。至此為極。若不悉除之。天下之患未已。上曰。朕左右豈可無給使。希孟曰。年長者悉除之。擇十五歲以下者。供洒掃之役可也。軍器監葉忠諤曰。陛下何惜一康履。姑以慰三軍。上不得已。命吳湛執履。捕得於清漏閣。仰塵上。衛士擒至闕門。履望上呼曰。大家。臣死矣。何獨殺臣。遂以付傅等。即樓

下腰斬之。梟其首。與淵首相對。希孟。君卿子也。君卿。距鹿人。履既死。上諭傅等歸寨。傅等因前出不遜語。大略謂上不當即大位。將來淵聖皇帝來歸。不知何以處。上命朱勝非。絕出樓下。委曲諭之。傅請降祐太后。同聽政。及遣使金人議和。上許諾。即下詔書。恭請降祐太后垂簾。權同聽政。百官皆出門外。傅正彥聞詔不拜。曰。自有皇太子可立。況道君皇帝已有故事。張遼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今日之事。當為百姓社稷。又曰。天無二日。衆皆驚愕失色。百官復入。言傅正彥不拜。上問故。衆莫敢對。時希孟獨曰。有二說。一則率百官死社稷。一則從三軍之言。通判杭州事浦城章誼叱之曰。此何等語也。三軍之言。豈可從耶。上徐謂勝非等曰。朕當退避。但須稟於太后。勝非言無此理。顏岐曰。若得太后自諭之。則無辭矣。上乃令岐入奏。又命吳湛諭傅等曰。已令請太后御樓商議。是日。北風勁甚。門無簾帷。上坐一竹椅。無籍褥。王庭秀聞御金漆椅子。今乃從道君之遺也。既請太后御樓。上即立樓側不復坐。百官因請。上曰。不當坐此矣。太后將出殿門。宮中人牽衣號勸。后曰。一足出門。事不可測。今與汝等別。少頃。太后御黑竹輿。從四老宮監出宮。太后不登樓。內侍報上密語。上曰。太后欲出門。論諸軍如何。執政皆以為不可。曰。方有此請。若為邀去。奈何。勝非曰。必不致。臣請從太后出。傳道語言。可觀羣凶之意。遂肩輿出。立樓前見傅等。執政皆從之。

王庭秀聞世錄云。太后乘輿。與幸樓上。命儀衛司設。

既請太后御樓。上即立樓側不復坐。百官因請。上曰。不當坐此矣。太后將出殿門。宮中人牽衣號勸。后曰。一足出門。事不可測。今與汝等別。少頃。太后御黑竹輿。從四老宮監出宮。太后不登樓。內侍報上密語。上曰。太后欲出門。論諸軍如何。執政皆以為不可。曰。方有此請。若為邀去。奈何。勝非曰。必不致。臣請從太后出。傳道語言。可觀羣凶之意。遂肩輿出。立樓前見傅等。執政皆從之。

王庭秀聞世錄云。太后乘輿。與幸樓上。命儀衛司設。

後為天下主張。后曰。自道君皇帝任蔡京。王黼。更祖宗法度。童貫起邊事。所以招金人。養成今日之禍。豈關今上皇帝事。況皇帝聖孝。初無失德。止為黃潛善。汪伯彥所誤。今也竄逐。制統豈不知。傅曰。臣等已議定。豈可猶豫。后曰。待依所請。且權同聽政。傅等抗言。必欲立皇子。后曰。以承平時。此事猶不易。況今強敵在外。皇子幼小。決不可行。不得已當與皇帝同聽政。正彥曰。今日大計已定。有死無二。望太后早賜許可。后曰。皇子方三歲。以婦人之身。簾前抱三歲小兒。何以令天下。敵國聞之。豈不轉加輕侮。傅正彥號哭。請后不聽。傅正彥呼其衆曰。太后不允所請。吾當改衣就戮。遂作解衣袒臂之狀。后復呼之曰。統制名家子孫。豈不明曉。今日之事。實難聽從。傅曰。三軍之士。自早至今。未飯。事久不決。恐生他變。願朱勝非曰。相公何無一言。今日大事。正要大臣果決。朱勝非不能對。顏岐自上前來奏曰。皇帝令臣奏知。已決意從苗傅所請。乞太后宣諭。后猶不允。傅等請言益迫。太后還入門。上遣白以事無可奈何。須禪位。王庭秀聞世錄云。太后復上樓。上自事於竹輿前。言無可奈何。須禪位。朱勝非復辟記云。太后回。亦不登門。只於廊廡設竹輿。今兼採二書。修潤附入。蔡惇直筆云。太后一行至臨安府。車駕駐紮。曾築齋素殿。殿中王淵內侍康履。又幸臣黃潛善。汪伯彥。助上未駐臨安。州衛士憤。上日思還京。遣金人暴至。急幸浙西。乃用御營中軍駐鎮江府。以防敵渡。故從衛兵差少。時苗傅。劉正彥。先統兵屯臨安。衆軍聞車駕臨幸。皆地饋餉。必有相妨。乘禁衛有怨忿。心軍情疑。或時歸朝。官王鈞。由馬柔吉。有異謀。勸傅正彥。率兵挾上。誅王淵。康履。內侍。置諸不軌。先報御能直謀。報

王淵、張瑄、馮山、中相而死。禁衛軍見其出被殺，遂聚於行宮門。宰相朱勝非出見，正彦乃出，散文示勝非，且言軍中事。勝非乃言：「太后在洞霄宮，諸公當奏。」一聽太后處分，時昭慈聞車變，乃乘小橋至宮門前，有一卒擊轅約索曰：「太后懷懼，軍衆乃投戈山呼，昭慈曰：『正彦聞之，對大軍有言，至此昭慈面諭，是他官家有太子，待老嫗與他管事，乃抱登門，掩覆示衆，且言官家已內禪，用黃背心衣太子，背軍中咸呼萬歲，人心帖然。昭慈遂垂簾聽斷。』按此所記，事多虛妄，不與諸書合。蓋得於傳聞，今不取。」勝非泣曰：「逆謀一至於此，臣位宰臣，義當死國，乞下樓面詰二囚。」上曰：「囚爛如此，卿往必不全。既殺王淵，又害卿，將置朕何地？」乃揮左右稍卻，附耳曰：「朕今與卿利害正同，當爲後圖。圖之不成，死亦未晚。遂命勝非以四事約束傅，一曰：尊事皇帝，如道君皇帝故事，供奉之禮，務極豐厚。二曰：禪位之後，諸事並聽太后及副君處分。三曰：降詔舉將佐軍士，即事解甲歸寨。四曰：禁止軍士無肆劫掠殺人縱火，如違依約，東即降詔逐位。傅等皆曰：「諾。」上顧兵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李邦彥，謂請上御札，上即所御椅子，上作詔曰：「朕自即位以來，強敵侵陵，遠至淮甸，其意專以朕躬爲言，朕恐其與兵不已，枉害生靈，畏天順人，退避大位，朕有元子，毓德東宮，可即皇帝位。恭請降詔，太后垂簾聽政。庶幾消弭天變，慰安人情。敵國聞之，息兵講好。上書詔已遣人持下，宣示二囚。勝非至樓下，呼傅、幕屬將佐問之。王鈞甫進曰：「二將忠有餘而學不足耳。宜詔舉傅、正彦，應其軍，移屯祥符寺。時已未刻，上亦徒步歸禁中。軍士退去，尙喧呼於市曰：『天下太平矣。』是時諸門皆傳等以甲士守視，不聽人出入。方事之未決也。康允之奏，恐軍士乘勢懷殺，乞出門慰撫。乃見傅、正彦告以故，正彦以一甲馬二十甲士授之，允之周行并衛。杭人賴以安堵。上既還內，宰執從至殿門，朱勝非呼與班高琳附奏。今夕宰執內宿，上獨召勝非至後殿，垂簾。太后見勝非號泣，上曰：「康履曾擇陵忽諸將，至於馬前聲喏，或倨坐洗足，使諸將立於前，此皆招禍之事也。勝非曰：「履擇必有求，求而不得，則怨矣。上曰：「此事終如何？勝非曰：「王鈞甫輩皆其腹心，適嘗語臣云：『二將忠有餘而學不足，此語可爲後圖之緒。』上曰：「朕來早不出，太后御殿，勝非曰：「來日當降赦，蓋羣囚既殺王淵，又劫掠，意必望赦。然他日勢可行，遣資復論此。今當召李邦彥就都堂草赦，庶可共議。上曰：「卿自爲之如何？勝非曰：「當宜召學士內宿，令御史臺集百官宣讀。一如平日。庶羣囚不疑。勝非又奏：「太后垂簾，須二人同對，臣有獨奏事不可形於紙筆者，豈可與他人同之？欲降旨以時事艱難，許臣僚獨奏。太后曰：「彼不疑否？勝非曰：「乞自苗傅始，仍與其徒引一人上殿，以弭其疑。勝非退。太后語上曰：「賴相此人，若汪黃未退，事已不可收拾矣。他日傅等入對，太后勞勉之，傅等皆喜。由是臣僚獨見論機事，賊亦不疑矣。是日上移御顯忠寺。」

宰執百官侍衛如儀。內人六十四人肩輿以從。傅等遣人伺察，恐匿內侍故也。上移御之日，禮牲之遺，史在十二日庚寅。王庭秀聞世錄云：在十六日甲午。惟朱勝非開居錄云：是日上幸別宮。繼有旨，以容聖宮名，與日所合。蓋自上移御之後，百官未嘗朝至庚寅始往朝謁。而外人乃知因談此耳。日曆云：以杭州顯忠寺爲容聖宮。按顯忠寺已爲尙書省。王庭秀云：上出居顯忠寺，即劉正夫第。故開居錄云：正夫賜第也。同寮中官事，亦據庭秀所錄附見。

甲申，太后與魏國公垂簾。朱勝非稱疾不出。太后命執政詣其府，勝非乃出。是日上徵號容聖仁孝皇帝，以顯忠寺爲容聖宮。置內侍十五人，餘諸州編置。制曰：朕以冲幼之資，承傳序之休。比者大國侵陵，奄至

淮甸。太上容聖仁孝皇帝，以權宜之計，駐驛吳江。深慮敵人指爲變隙，與師內犯，結禍彌深。濫使無辜，肝腦塗地。上畏天戒，下失生靈，發於至誠，匪由勸請。退避大位，傳於眇躬。隆祐太后，德厚母儀，道侔坤載。練達國家之務，深得臣庶之情。恭請垂簾，同聽政事。衆志既定，寶祚維新。宜滯滿恩，以宥多辟。可大赦天下。詔曰：王淵身爲都統制，車駕駐驛維揚，金人輕兵前來，並無措置。斥堠不明，致倉猝南渡。士民肝腦塗地，宗廟傾危。及交結內侍康履等，並已正典刑。尙書皆出榜曉諭，以言官多闕，命侍從共舉可爲臺諫者二員。尙書右丞張徽兼權中書侍郎，尙書兵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李邦彥爲翰林學士，起居郎張守試中書舍人，仍兼權直學士院。太常少卿季陵爲起居郎，朝請大夫黎確守太常少卿，監察御史王庭秀爲殿中侍御史。直龍圖閣知杭州康允之陞徽猷閣待制，朝奉郎兩浙轉運副使劉蒙加直秘閣。朝請郎兩浙路提舉市舶吳說爲尙書金部員外郎，兼提舉市舶。說，錢塘人也。蒙說之除，日曆不載。此據王庭秀聞世錄補入。以無月日，因尤之遺職附見。

朝請郎兩浙轉運副使范冲守宗正少卿，承奉郎添差兩浙轉運判官劉寧止試左司諫。二人皆不受。寧止歸安人，嘗爲吏部員外郎。直龍圖閣王琮爲兩浙轉運副使，琮初自鄧州罷，寓居杭州。至是張徽薦其才而有此命。詔有司月以錢米廩給司馬光之後。端明殿學士提舉醴泉觀黃潛厚，樞密直學士巡幸提點一行錢糧頓遞官錢伯言並罷。仍奪職。起復定國軍承宣使帶御器械鄭延路馬步總管御營平寇左將軍韓世忠爲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御營使司專一提舉一行事務都巡檢使。世忠此及韓世忠不載。李汝舟制集有制詞，按世忠實代劉光世當在此時。今因張徽軍職遺書之更須參考。

武寧軍承宣使帶御器械秦鳳路馬步軍副總管御營前軍統制張俊爲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仍命俊以三百人赴秦鳳。二千入付統制官陳思恭。一千人付將官楊沂中。兩吳江把隘。餘令以次統領官管押赴行在。瀛海軍承宣使附馬都尉韓嘉彥卒。論端節。丙戌，常德軍承宣使韓嘉城司主管禁衛軍孟忠厚乞裁節。本家恩澤，如有資緣，請並令三省執奏。御史臺彈劾以聞。太后詔曰：「宣仁聖烈皇后同聽政時，外家不任要職，亦不干預政事。天下至今歌詠盛德，況以涼薄，當茲艱難，尤宜戒慎。仰學士院降詔戒忠厚以下，不得輒與朝政。交通貴近，務循退靜，以保家族。仍不得於私第謁見宰執。如有職事，即赴都堂稟白。可令三省以詔書榜示。是日，赦書至平江府。禮部侍郎節制軍馬張浚聞有赦，慮時方艱危，事變莫測，諭守臣秘閣修撰湯東野遣親官至前路發封以告。少頃，東野馳來曰：「事變矣。袖以視浚。時府中軍民已知有赦。浚詣東野第，登門宣旨，犒設諸軍。一次，內外乃定。浚遂走入杭，伺其實。時右司員外郎黃槩、兩浙轉運司幹辦公事呂樞亦遣進武副尉魏傅齋、蠟書遺浚及呂願浩言，傅等叛逆之詳。東野、金壇人槩、依政人樞、願浩子也。京東東路安撫使劉洪道失青州，乃率官吏奔仰天陂寄治。士民多從之者。

丁亥，端明殿學士東京留守杜充爲資政殿大學士，節制京東西路。恩數視執政。殿前副都指揮使武康軍承宣使東京副留守郭仲荀爲昭化軍節度使，以登極恩也。樞之遺史，二人之除在此月。庚寅，今從會要附九日丁亥。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二十一

西北路安撫使知河南府專一保護陵寢兼控扼河陽楊進為汝州觀察使... 中書舍人沈晦試給事中承議郎李復為起居舍人... 徽猷閣待制知濠州連...

南夫陸顯謨閣直學士知江寧府... 御營都統制司參議官王鈞甫為右文殿修撰馬柔吉王世修張遠... 並直龍圖閣鈞甫見朱勝非勝非問前日樓下言二將學不足如何鈞甫曰如劉將手殺王淵是也勝非...

無人勝非曰君與馬參議皆燕中知名人... 皆獻策欲滅契丹今金人所信任多契丹舊人若能渡江則先... 為所取必矣當早為朝廷協力鈞甫唯唯而去... 孫觀撰李讓奏誌曰明受詔致至建康...

定忽奉內禪詔赦遂會監司議皆莫敢對... 孫觀撰李讓奏誌曰明受詔致至建康... 孫觀撰李讓奏誌曰明受詔致至建康... 孫觀撰李讓奏誌曰明受詔致至建康...

其出於不得已也其子抗侍側曰主上春秋鼎盛... 兵變無疑矣願即走入抗伺賊并書於張浚劉光世... 此吾儕可但已乎承邁清臣孫嘗通判雄州避亂南渡...

名使湯東野密治財計... 戊子召端明殿學士王孝迪為中書侍郎... 金國信使武功大夫忠州防禦使辛道宗武功大夫永州團練使兩浙西路兵馬都監鄭大年副之...

何皆曰者遂疑定召王孝迪... 中惟年號稍輕若全不從御恐別致生事... 臣當請使力辭先遣小使擇一可委人到江...

常寺奏華禮例當避御名太后詔曰皇帝御名... 州洞霄宮康康並試中書舍人會初除御史中丞... 二月己巳自中丞除執政三月壬辰除方除...

閣王世修對慶前是日御營前軍統制秦鳳路馬步軍副總管張俊以兵至平江府... 等以其兵屬趙哲使俊之鳳翔... 論之曰若等無諱當請張侍郎求決侍郎忠孝...

故浚知上遇俊厚而俊純實可與謀事... 否此蓋苗傅等欲危社稷言未訖泣數行下... 以機術勿令驚動官家浚噤首背移時辛永宗...

己丑制曰朕以眇末之資膺付託之重... 之義式符久照之明合天人並受之功... 世修見朱勝非勝非論曰國家艱難可謂功名之秋...

對何如太后曰問勞勤勩皆如傳子乞改年號劉正彥劉子乞移譯建康待降出文字余曰移譯豈可遂金人皆在對岸...

后曰且審慎處置此是第一次理會事勝非曰臣近疑二凶皆凶惡無英氣鈞甫世修皆有悔意未敢深詰...

言炎字是兩火故多盜乞早改元勝非以奏太后曰三事中惟年號稍輕若全然不從恐別生事會世修再至勝非與語...

無疑勝非以為然至是降制勝非聞居錄載內批於十六日又云後兩日改元而日曆繫之十一月已丑不知勝非何以差互...

本知節劉推命時向書禮部侍郎節制平江府常秀湖州江陰軍軍馬張浚言臣伏觀容聖皇帝親筆伏讀再三...

身皇帝以冲幼之質端居深處責任臣僚萬一發敵侵陵不肯悔禍則二百年宋朝社稷之基拱手而遂亡矣...

張俊指天誓地願以死援君父之辱韓世忠有仗節死難之志二人可倚以辦事惟浚士卒單弱恐不足以任茲事...

所料事不可緩矣再發書與張浚及諸大將約會兵張浚動王詔云發書張浚張浚劉光世韓世忠約起兵...

提之備惟忠以為然庚寅百官朝謁於容聖宮慶遠軍承宣使御營使司都統制苗傅為武當軍節度使起復滑州觀察使...

節度使劉光世為太尉淮南制置使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定武軍承宣使權同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御營平寇前將軍范瑄為慶遠軍節度使...

軍統制官吳湛權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湛與二凶合領中寒於宮門前。建請除執政侍從外。餘人悉於中軍寨門下馬。使悍卒持挺呵門。人皆畏之。殿中侍御史王庭秀再上疏言於朝。由是少戢。光祿大夫提舉南京鴻慶宮黃潛善。正議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汪伯彥並責秘書少監潘善衡州。伯彥永州並居住。置行在都茶場出賣茶引。紹興二年四月。又置於建康。資政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江准兩浙制置使兼知建康府呂頤浩言。臣契勸自崇寧以來。內侍童貫。譚稹。互掌兵權。二十餘年。基禍流毒。遂令徒黨為害。近聞將相大臣。則戮內侍。誠可以快天下之心。紓民怨怒之氣。但方今強敵乘戰勝之威。諸盜有蜂起之勢。與衰撥亂。事屬艱難。豈容聖皇帝退避大位而享安逸。伏望太后陛下。皇帝陛下。不憚再三。祈請睿聖皇帝。亟復皇帝位。親總萬幾。從此以往。屏絕內侍近習之人。褒賞立功將帥之士。然後復幸江寧。以圖恢復。如此則宗廟社稷有無疆之休。將相大臣有無窮之福。不然。必恐天下禍亂。不可勝言。臣年六十。疾病衰殘。目視今日之事。實社稷存亡安危之所繫。不敢愛身。謹泣血雨淚而拜封章。伏望聖慈。俯賜聽納。仍傳檄諸軍將。又遣其屬救令所刪定官李承造至鎮江。趣劉光世起兵。承造承造弟也。先是張浚欲遣辯士持書說二賊。使無他圖。以待諸將之集。念無可遣者。夜分不寐。浚客遂寧馮縉素負氣節。聞之慷慨請行。且曰。事成預竊名。不成不過死。是日。頤浩所遣書至。浚發書。知頤浩已有定謀。復大喜。再發書報以所部軍馬數。及舉事次。浚知傳等所恃獨赤心軍。會燕人張射與其弟射自傳軍中。開行至平江。為浚言。此軍無負朝廷意。特王鈞甫以術驅役之。然射觀將士之情。往往憐恐。非堅附苗。劉者。二賊聞風聲鶴唳。皆以為大兵至。安能成事。初。上既渡江。同知西外宗正事士從自高郵軍招漕卒屯興化縣。時淮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裴慶。薛彥國在一洲上。士從招二人為參謀官。言於朝。乞假江淮制置使。上從之。士從聞高郵賊李在往楚州。遣統領官不側乘虛掩襲。至嶽廟下。遇紅巾百十。皆殺之。取其衣。偽稱在黨。行至草市。行伍不整。譁噪殺人。在覺之。出兵迎敵。不側僅以身免。晉寧既陷。金人返軍趨鄭州。權鄭延經略使郭浩駐兵境上。金人遂陷鄭州。

辛卯。張浚遣馮縉赴行在。浚為咨目。具以請王上親總要務事。稟朱勝非。及與傅正彥書。勉以事當改圖。不宜固執。兼致書馬柔吉。王鈞甫。大略云。浚與二公最厚。聞苗廣道。劉子直頗前席二公。事每計議而行。今日責在二公。浚初聞道路傳餘杭事。不覺驚疑。繼聞廣道。子直實有意於宗社大計。然此事不反。正終恐無以解天下後世之惑。浚遂備奏。兼報諸路。且約呂頤浩。劉光世。會平江。時傅以堂帖趣張浚赴秦州。任命趙哲領後軍。哲不敢受。又以付統領官陳思恭。浚召思恭審問。思恭言。惟張浚總此軍日久。思恭豈能從人為亂。浚皆令具以報。是日。張浚撤至江寧。

壬辰。右諫議大夫鄭穀試御史中丞。穀嘗面折二凶。朱勝非言於太后。故有是命。朱勝非開居錄。十五日。晚朝。餘日。能為朝廷之助者。從官中惟兵部侍郎直學士院李輝。諫議大夫鄭穀。鄭皆為內翰。今乞再除。穀乞遷御史中丞。太后俱以為可。復奏曰。遣此異學士大夫在朝廷者。固是不幸。然亦須察其忠惡。共濟艱危。如中書舍人林通。刑部侍郎衛尉杜門。不出。朱觀成敗。是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二十一

何用心。臣所以欲附二人。以為激勸。按日。州。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曾楙。翰林學士。楙初六日。已先除學士。與勝非所說不同。未知孰是。不受。尚書刑部侍郎衛尉移禮部侍郎。府致至杭州。已屬疾。聞變。慟哭。舟中即請老。不許。請就秀州。許之。大理卿商守拙。試尚書刑部侍郎。起居郎季陵。試中書舍人。尚書右司員外郎葉三省。為起居郎。朝奉郎袁植。宣教郎張延壽。並為監察御史。植。正功兄。宣和中嘗掛冠去。至是復用。日。不。書。植。自。何。官。除。植。與。李。成。書。云。植。無。狀。之。迹。前。次。蓋。邪。用。事。時。固。嘗。休。致。矣。昨。自。休。致。中。蒙。恩。再。除。監察。御史。云。云。正。功。已。見。二。年。七。月。延。壽。舒。城。人。也。是。日。又。除。劉。範。殿。中。侍。御史。陸。震。應。州。右。正。言。未。見。左。史。明。年。六。月。罷。而。李。陵。集。繼。舉。祖。祖。運。使。除。命。奏。狀。乃。云。起。居。郎。張。延。壽。密。書。請。罷。植。給。事。中。不知。左。史。何。以。併。除。三。員。密。書。今。年。七。月。除。中。書。舍。人。又。後。書。題。名。乃。略。不。載。全。不。可。曉。中。書。舍。人。林。通。充。徽。猷。閣。待。制。在。外。宮。觀。通。閩。縣。人。二。凶。之。亂。通。首。請。納。祿。故。有。是。命。通。除。中。舍。及。罷。日。附。告。不。載。後。者。題。名。皆。罷。不。亦。除。以。未。見。本。日。故。不知。何。時。得。詞。也。武。功。大。夫。忠。州。防。禦。使。王。彥。致。仕。彥。疾。愈。自。真。州。渡。江。苗。傅。等。以。彥。為。御。營。司。統。制。彥。曰。鴟。鳥。逆。子。行。即。誅。鋤。乃。欲。汗。我。即。稱。疾。力。辭。不。聽。彥。乃。佯。狂。乞。致。仕。許。之。兩。浙。轉。運。副。使。王。琮。言。本。路。上。供。和。買。絹。緜。歲。為。一。百。七。十。萬。匹。有。奇。請。每。匹。折。納。錢。兩。千。計。三。百。五。萬。緡。省。以。助。國。用。許。之。東。南。折。帛。錢。蓋。自。此。始。紹。興。二。年。五。月。甲。申。所。書。可。參。考。御。營。都。統。制。司。參。謀。兼。提。點。選。鋒。軍。馬。王。鈞。甫。請。令。江。浙。四。路。分。造。弓。弩。共。二。萬。枝。赴。行。在。先。成。者。推。恩。從。之。初。命。尚。書。右。司。員。外。郎。黃。傑。為。直。龍。閣。開。四。川。水。陸。制。置。發。運。使。專。一。總。轄。上。供。錢。物。置。司。運。軍。府。以。四。川。名。使。始。此。至。是。槩。發。行。在。槩。此。除。日。所。不。載。王。綱。中。樞。成。都。記。云。建。炎。三。年。三。月。日。黃。傑。起。發。也。四。川。都。轉。運。使。故。且。附。此。當。求。他。書。考。制。置。使。劉。光。世。遣。丹。陽。知。縣。按。知。縣。下。原。本。脫。其。姓。名。如。江。寧。報。李。承。造。之。約。添。差。兩。浙。轉。運。判。官。劉。寧。止。自。常。州。至。鎮。江。自。鎮。江。至。江。寧。議。勤。王。事。是。日。張。浚。被。旨。以。所。部。赴。行。在。浚。奏。辭。新。命。且。遣。傅。等。書。云。朝。廷。屢。差。官。交。削。張。俊。人。馬。所。遣。官。皆。畏。避。生。事。不。敢。任。責。浚。度。將。士。久。從。張。俊。且。人。率。強。悍。舍。俊。無。以。彈。壓。欲。給。賊。使。不。致。疑。癸。巳。馮。縉。至。杭。州。館。馬。柔。吉。所。遂。詣。都。堂。見。朱。勝。非。且。以。請。主。上。親。總。要。務。事。白。之。勝。非。唯。唯。且。云。公。復。見。他。官。否。縉。告。以。張。浚。致。書。二。將。令。輜。親。致。饋。門。與。論。逆。順。遂。謁。二。人。於。軍。中。劉。正。彥。語。傅。曰。張。侍。郎。所。論。正。與。初。議。同。既。而。引。輜。與。柔。吉。及。王。鈞。甫。同。坐。謂。輜。曰。公。必。張。侍。郎。腹。心。人。此。事。幸。勿。廣。傳。御。營。司。遣。統。制。官。俱。重。持。詔。書。至。平。江。撫。諭。軍。民。且。代。張。俊。重。至。平。江。謂。俊。曰。胡。不。速。之。官。此。正。騎。鶴。上。揚。州。也。安。開。人。主。俊。以。告。張。浚。浚。與。辛。道。宗。謀。作。飛。書。置。其。座。側。若。將。士。將。殺。之。者。重。倉。皇。失。措。浚。陽。使。入。寓。節。制。司。以。避。之。初。御。營。平。寇。左。將。軍。韓。世。忠。既。走。鹽。城。縣。收。散。卒。得。數。千。人。聞。上。渡。江。以。海。舟。還。赴。難。至。是。次。常。熟。張。俊。聞。之。馳。見。禮。部。侍。郎。張。浚。喜。躍。不。自。持。曰。世。忠。之。來。此。事。必。辦。浚。與。俊。更。相。慶。慰。即。遣。使。召。之。辛。道。宗。見。浚。扣。以。發。兵。之。期。且。曰。陸。路。指。置。固。善。萬。一。賊。邀。車。駕。由。錢。塘。轉。海。道。將。何。以。為。計。浚。驚。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二十一

四三三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二十一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二十一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二十一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二十一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二十一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二十一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二十一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二十一

博未定。道宗言。家有青龍海船甚衆。若載兵由海道趨錢塘。出賊不意。破之必矣。且無後慮。凌異其言。遂以道宗爲節制。司參議官。專一措置海船。仍具奏言。近收開報。有海舟數十自通。秦來。切慮賊情狡狴。徑犯錢塘。臣已委辛道宗。措置海船。捍禦。庶二賊不疑。初。江淮制置司前軍統領官王德自真州渡江入江軍府。有衆數百。復渡江至和州。會開門。祇候張昱自陝府乘城引兵南走。知和州張綱聞昱至。大懼。德曰。此易與耳。是日。昱率其親兵。犯西門。以入。德與其弟青挺。槍刺昱。墜馬。殺之。盡降其衆。

甲午。太后詔曰。吾以非德託於東朝。同聽大政。蓋順權宜。義非獲已。今大臣乃以吾違事秦陵。於尉爲尊。欲加吾以太皇太后之號。蓋名有循而失實。禮有變而從宜。今外侮嚴陵。國勢削甚。顧茲不德。損之又損。尙懼無以答天心。定民志。豈可用承平故事。以自尊大。三省樞密院。其明諭吾意。勿復有請。詔文書。應奏者。並避隆祐太后父名。貶內侍官。曾擇等於嶺南。傳使人捕得。擇等。詔貶擇昭州。監廷賀州。高選象州。張去爲廉州。張且梧州。先是御史中丞鄭穀言。臣竊惟黃門宦官之設。本以給事內庭。供掃除而已。俾與政事。則貪暴無厭。付以兵權。則慘毒不已。皆前世已行之驗也。故宦官用事於上。則生民受禍於下。匹夫抗憤。處士橫議。力不能勝。然後羣起而攻之。衆怨所集。故其被害亦莫之救。皆其自召之也。本朝懲歷代之失。祖宗以來。不任以事。崇觀之間。始侵事權。搖毒肆虐。天下不勝其忿。靖康之初。羣起而攻之者。庶民也。建炎以來。此徒復熾。容聖皇帝倉皇南渡。江北生靈。莫知所歸。扈從之臣。涕泣叩頭流血。乞權駐蹕。鎮江。會兵聚糧。以援淮甸。以渡兵民。容聖皇帝允。羣臣鼓舞。方分事以治之際。內侍陳恐動之言。即時而來。官吏兵民。顛仆道塗。江北民庶。號天無告。怨怒所鍾。駐蹕未安。羣起而攻之者。衆兵也。今陛下即位之初。太后垂簾共政。當原宣侍所以招禍之由。痛革前弊。蠲汰而清除之。然後內外協安。伏望聖慈。特賜睿旨。凡內侍之處。大內及容聖宮者。並令選擇純實謹愿樸朴之人。勿任以事。惟令掌門。備掃除而已。官高職隆。曾經事任。招權納寵者。屏之遠方。輕者補以外任。俾無浸淫。以激衆怒。則賞罰之柄。自朝廷出。而國勢尊矣。仍告諭都統制官苗傅等。自後軍法便宜。止行於所轄軍伍。其他有犯。當具中朝廷。付之有司。明正典刑。所以昭其尊親上之禮。而以全其臣子忠義之節也。疏。而中不出。擇行一程。傅復追還斬之。

等行。道日。不載。今以王庭秀。附世錄。修入。庭秀爲官。必得其實也。錄以爲三月十六日事。故附於此。日。附。道。錄。亦在十六日。當是。聖。知。擇。等。被。執。而。上。此。日。也。趙。姓。之。遺。史。載。此。事。於。初。九。日。丁。亥。恐。誤。是。時。鼓。未。疏。中。丞。若。擇。等。行。道。果。在。此。前。則。鼓。疏。中。不。應。又。有屏之爲遠方之語。今並繫此。庶不抵牾。按此。史亦繫丁亥日。

御營都副統制苗傅。劉正彥詣都堂。欲分所部代禁衛守容聖宮。尙書右丞張

激以爲不可。固止之。傅等又欲挾上幸徽。越朱勝非曲折論以禍福。且以忠義歸之。傅乃已。時傅正彥日以殺人爲事。每至都堂。傳呼滿道。從以悍卒。行者皆避之。馮輻再見傅。正彥於軍中。從容白之曰。輻爲國事而來。今已再日。未聞將軍之命。願一言而決。今日之事。言之觸怒。立死於將軍之前。不言則他日事故愈大。亦死於亂兵之手。等死耳。孰若言而死。使將軍知輻非苟生者。自古宦官亂政。根株相連。不可誅鋤。誅必受禍。東漢末年。事可考而知也。二公一旦爲國家去數十年之患。天下蒙福甚大。然主上春秋鼎盛。

天下不聞其過。豈可遽傳位於襁褓之子。且前日之事。名爲傳位。其實廢立。自古廢立在朝廷。不在軍中。二公本有爲國之心。豈可以此負謗天下。少頃。傅按劍瞪視曰。金人之意。在建炎皇帝。今主上當極太母垂簾。將復見太平。天下咸以爲是。如張侍郎處侍從。嘗建立何事。而敢梗議。輻曰。太母深居九重。安能勒兵與金從事。天下自有清議。太尉幸熟思。傅益發怒。正彥見輻辭色不屈。即與王鈞甫。馬柔吉引傅耳語。遂諭輻曰。侍郎欲復辟。此事固善。然須面議。詞甚遜。翌日。即遣歸朝。官宜議。郎趙休與輻偕還。遣張浚書約浚至杭面議。同簽書樞密院事呂頤浩以勤王兵發江寧。初。傅等以詔召頤浩赴行在。命以所部付楊惟忠。呂頤浩知其意。才以羸弱千餘人授惟忠。自將精兵萬人討賊。至是發江寧。而府中揭榜尙空年。按頤浩以帥守赴行在。故例當是。潛臣攝府事。其屬請以族行。頤浩不許。但與其從子權俱。使掌文字之職。頤浩未知即李諫否。建康知府。名中不見。俟考。

躬擐甲冑。據鞍執鞭。督衆士皆感勵。師次句容驛。頤浩援筆記起師之日。且大書建炎之號。諭縣令採石刻之。以堅將士之心。先是張浚三遺劉光世書。諭以勤王。且遣參議軍事楊可輔至鎮江趣之。光世不報。是日。張浚被朝旨。領張俊人馬。從浚所請也。節制司幹辦官楊晟。焯請多出文榜。開諭杭州軍民。使之自新。浚從之。初。保義郎甄援在城中。竊錄明受詔赦及二囚檄書。以出。至餘杭門。爲邏者所得。苗傅命斬之。援笑曰。將軍方爲宗社立功。奈何斬壯士。傅嬖罵。且詰其故。援曰。今誤國姦臣。多散處於外。願將軍之文。糾忠義之士。誅漏網。以報將軍耳。傅意解。正彥曰。此未可信。即使人拘之。居數日。防禁少緩。援更衣踰牆而出。至是見張浚於平江。援說言。嘗更服見容聖皇帝於別宮。上謂曰。今日張浚。呂頤浩必起兵。劉光世。韓世忠。張俊等。必竭力相輔。諭令早來。詞旨甚切。浚微察其意。不復窮問。即遣詣張俊。俊與其將士聞之。皆感勵。浚遂令援徧往韓世忠。劉光世。諸軍宣諭。援明辯善爲說詞。諸將人人自以爲上所倚望。咸泣爭奮。是士氣甚振。

援事述云。劉苗之變。三日。援遇馮輻。謂之曰。二囚始方。雖公以布衣。據三寸舌。則忠義。深然之。遂握援手。至舟中酌酒而別。按二囚以三月癸未作亂。後十日。轉乃至杭。此時援已被拘矣。況輻實苗所亦不在舟中。援所記本末。如戰國說士之詞。恐不能無飾說。今不盡取。平江黃錄。援至平江。在十七日乙未。而援事述在甲午。今從之。

乙未。責授秘書少監衡州居住黃潛善。再責鎮東軍節度副使。英州安置。降授中奉大夫錢伯言。責軍器少監分司。澧州居住。秘閣修撰江准。發運副使呂源。除名。邵武軍。管時。御史中丞鄭穀。論潛善與汪伯彥均於誤國。而潛善之罪居多。今同以散官。竄謫湖南。伯言與黃願皆棄城。源與梁揚祖皆擁兵而逆。今願羈管。揚祖落職。而源。伯言未正典刑。故有是命。言者論伯言未已。遂責海州團練副使。永州安置。

伯言之貶。日。不。書。此。以。紹。興。二。年。九。月。二。十。七。日。刑。部。檢。舉。狀。修。入。按。伯。言。乞。宮。祠。狀。稱。明。受。年。而。刑。部。檢。舉。以。爲。兩。浙。轉。運。副。使。劉。寧。止。所。奏。據。日。曆。寧。止。此。月。甲。申。已。除。左。司。諫。或。是。未。遣。歸。時。所。奏。後。來。檢。舉。行。遣。亦。未。可。知。以。不。見。本。日。故。附。此。當。考。

大夫黃潛厚。責授秘書少監分司。道州居住。以殿中侍御史王庭秀論其賣官售寵也。詔申嚴諸路民兵。火甲之令。以迪功郎吳樞。薛倬言其可以備盜也。仍令提刑司點檢。是日。呂頤浩引兵至丹陽。劉光世引部曲來會。金部郎中李迨自鎮江馳至偕行。

丙申。韓世忠以所部至平江。初。世忠在常熟舟中。聞張浚遣人來。被甲持刀。不肯就岸。取浚及統制官張俊所遺書。讀之。世忠乃大哭。舉酒酬神曰。誓不與此賊共戴天。舟中士卒皆奮。世忠見浚曰。今日大事已成。世忠與張俊以身任之。願公毋憂。世忠欲即進兵。浚諭之曰。事不可急。投鼠忌器。急則恐有不測。浚已遣馮轡甘言誘賊矣。熊克小州云。始王淵讓韓世忠於彼時。待之甚厚。至是世忠誓討賊。尤力。按世忠雖王淵將。然其人忠誠最著。故肯肯傾去救官家之難。及臨平之戰。身在前行。皆緣國事。非但感王淵時昔之恩。而為之復讐也。

賊張彥冠和州。統領官王德聲言往廣州。即日進發。行三十里。彥乘稍息。飲酒大醉。德伺知之。率數百人徑入。彥之衆不能執戈。彥與數十騎遁去。至宜化。為人所殺。德又并其軍。先是朱勝非在平江。嘗以蠟書招德。劉光世又以告身數通。及所被服戰袍細甲等遺之。德遂將所部自采石渡江。光世得之。其軍復振。朱勝非開居錄云。劉光世下統制官王德。和州二軍合攻和州。城重。德先至。德與和州將林景野。以兵伏軍中。至無所見。往來提點。德與弟。王世忠。德出斬其首。餘衆皆降。德入城。德將。皆如親。莫不歸心。德而賊和向來。遂致書曰。昔張育殺我骨肉。我來復讐。德以書。德不聽。乃斬育家人。遂送其首。又曰。此是育一家耳。必盡。以育一軍首來。乃退。德集諸軍告之。故。願充。賊。和向為鄉兵所殺。遂降其衆。德乃引所獲兵十萬。濟江。見光世。分爲六軍。軍軍復振。此所云與開居錄全不同。野所稱張育。即前知慈州張也。張和向即張彥也。按劉光世部曲雖散。恐不止百人。而德所降亦安得有十萬。今進則去。庶不失。

遂趨平江。以德為前軍統制。光世因言苗。劉逆狀。德曰。救亂之軍。當百舍一息。請先率輕兵由桐川趨餘杭。出其不意。則擒二賊易於反掌。光世以諸帥之議已定。遂不從。

丁酉。馮轡與趙休偕至平江。張浚得二賊書。率皆不情之語。其中云。苟可安社稷。利國家。救生靈。息干戈。傳等當聽命。馬柔吉。王鈞甫亦同致書。浚得之。即欲攜親兵至杭與賊面決。張俊。韓世忠皆告以賊知主盟在公。勢必加害。願勿聽。呂頤浩。劉光世皆至。皆報以軍行。是日。呂頤浩帥師次常州。與守臣周杞約治兵。掘其險要。先是文林郎監常州倉趙雋之聞變。請於杞。率宗室數十人詣秀州。見權兩浙提點刑獄公事趙子璘。請圍結兵民勤王。子璘不從事。遂止。杞因命雋之措置大軍糧糧。以俟頤浩。趙雋之事。以紹興四年六月丙戌編。

戊戌。御營平寇前將軍韓世忠以所部發平江。初。苗傅聞世忠自海道還。以都統司命世忠屯江陰。世忠至平江。即詭為好詞報傅。以所部殘零人馬不多。欲赴行在。傅大喜。許之。是日。張浚大輜世忠及張俊兩軍。酒五行罷。浚引諸將至府闈。屏左右問曰。今日之事。孰逆孰順。衆皆曰。我順彼逆。浚曰。若迷天悖人。可直取浚頭。願歸賊。聞以觀察使求。即日富貴矣。不然。一有退縮。當以軍法從事。衆皆諾。初。沐陽之潰。世忠部曲皆散。幾不能軍。浚以其兵少。命前軍統制張俊以統領官劉寶二千人借之。平江實錄云。世忠軍先登。更益以張俊甲軍千人。而

載其上。軍勢甚振。浚慮傳等以偽命易置。乃令世忠偏將張世虞搜絕郵傳。凡自杭來者。悉投之水中。己亥。募民入錢五萬緡。補通直修武郎。用兩浙轉運副使劉誨請也。降授右武大夫和州防禦使馬擴。復拱衛大夫和州觀察使。充樞密都承旨。兼知鎮江府。俟條畫防秋先事畢之任。先是朱勝非令擴至傅。正彥軍中。察人情向背。故復用之。是日。張浚遣馮轡入杭。給傅等告。以禍福。使之改圖。先是傅又遣浚書云。朝廷以右丞待侍郎。伊尹。周公之事。非侍郎其孰當之。請速赴行在。浚報書曰。自古言涉不順。則謂之指斥乘輿。事涉不順。則謂之震驚宮闕。至於遜位之說。則必其子若孫年長以賢。因託以政事。使之利天下而福蒼生。不然。謂之廢立之事。惟宰相大臣得專之。伊尹。霍光之任是也。若不然。則謂之大逆。族矣。凡為人臣者。握兵在手。遂可以責其君之細故。而議廢立。自古豈有是理也哉。而今建炎皇帝春秋鼎盛。不聞失德於天下。一旦遜位。似非所宜。浚豈不知廢置生殺。二公得專之。蓋其心自處已定。言之雖死無悔。嗚呼。天祐我宋。所以保祐皇帝者。歷歷可數。出質則金人欽畏而不敢拘。奉使則百姓謳歌而有所屬。天之所興。孰能廢之。願二公畏天順人。無顧一身利害。借使事正而或有不測。猶愈於暴不忠不義之名。而得罪於天下後世也。初。浚發書及所措置事。皆託他詞。未敢誦言誅之。傅等雖聞大集兵。猶未深信。得此書始悟見討。奏請誅浚。以令天下。始張俊所部統領官安義陰與傅合。欲代俊而奪其兵。乃斷吳江橋。以應賊。浚即令韓世忠屯秀以伐其謀。世忠至秀。稱疾不行。造雲梯。治器械。傅等始懼。先是秘書省正字馮轡與直龍圖閣黃榘。軍器監葉宗諤密議。欲說二賊令自請復辟。宗諤以為然。因市小舟。欲見浚於平江。而不得出。有承議郎直祕閣范仲熊者。沖之子也。嘗為河內丞。陷金得歸。僱厚王鈞甫。馬柔吉二人。諷顏岐薦上殿。除吏部員外郎。樞密問仲熊以鈞甫。柔吉之為人。仲熊曰。鈞甫疏。柔吉直。樞密曰。因此說二將。可乎。仲熊曰。軍中氣盛。未可。庚子。樞密再扣之。仲熊曰。可矣。近日遣人出問下。是必有所疑也。辛丑。內降詔書。略曰。永惟內禪之初。恭奉太上之旨。責躬避位。事理甚明。訪聞有侍從掌兵之官。不能曉授受本末。弗計宗社安危。輕易以惑人心。遷延而違詔命。惟爾將帥士民。各宜體悉。期救無虞。傅等聞張浚將起兵。乃下是詔。新降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定國軍承宣使韓世忠。為定國軍節度使。依前御營使司提舉一行事務都巡檢使。新降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武寧軍承宣使張俊。為武寧軍節度使。知鳳翔府。二人皆以深曉內禪大義。不受張浚詿誤。故有是命。此以日曆及張浚復辟。詳記林景野記。李修。

世忠發平江。舟行不絕者三千里。甲士盡

知鳳翔府。二人皆以深曉內禪大義。不受張浚詿誤。故有是命。此以日曆及張浚復辟。詳記林景野記。李修。

陰有邪謀。欲危社稷。責黃州團練副使。郴州安置。令平江府差兵級防送。經由行在。赴貶所。中書舍人李陵當制。有輕脫穿謀之語。時兩宮音問。幾不相通。太母忽遣小黃門至睿聖宮。白曰。張浚早來。不得已。郴州安置。上方覽。不覺覆羹於手。初。傅得浚手書。即請緡浚。右僕射朱勝非沮止之。至於五六。及是傅等至都堂。見勝非。具言浚見詿為逆賊。所不能堪。如呂樞密則曉事。意欲殺浚。勝非見其悖甚。恐生他變。謂之曰。罷張兵權。而以付呂樞密。必無事矣。傅意稍解。遂有郴州之命。朱勝非開居錄。三月二十日。上下人情。皆然。和

詔新除禮部尚書張浚

軍軍民皆言。當反。正二十一日。王世忠至云。軍

675

中已定，便可下詔。余曰：事固定，亦當速為之。然迎議軍，須有禮儀，及與章書讀之類。先與執政定議，又須擇一吉日。大抵事重，當內急而外示閒暇。公自此每日來相見，余思之，二凶雖已聽順，未嘗於都堂顯白，指揮迎議，合有章表。二凶亦須自作一狀，請執政，若曰：方議擇日，忽平江傳檄，指名二凶之惡，來人以數十萬傳城中，二凶得之，忿怒，蓋自遭變故，五日而得，約甫八日而得，世修、牛月事定，二凶雖不敢逆，中心而無疑懼，泊得此檄，使作事端，欲逼迎議，大事六人相從，作檄文曰：某等前日之請，欲和命人以息兵，奉本朝人使，同見得敵情如何，則作商議，無何，大使不來，小使不通，方應朝廷指畫，今勤王所傳檄，直以某等為逆賊，實不能堪，欲率本軍徑至平江，與諸人理會了，卻來迎議，庶幾本心，及欲先作一檄以答之，傳聞勤王所於民間，舉動錢物，不可勝記，以備設為名，恣行分受，朝夕飲會，曾無愛國之心，既言六軍已集，何不來，韓世忠向自江北敗歸，部曲無一人，卻於後處借得難兵五六百人，作前軍來秀州，意欲反正，後自以為功，掩其前過，今已多日，恐人議論，故作此檄，且遣行遣，又聞此檄，出張浚之意，辭氣甚厲，與常日不同，余大駭，且難為答辭，沈思而論之曰：公等方以此檄為非，卻使檄文報答，朝廷在此，而軍中以此檄相說，固辭可知矣。二統制可謂名將世家，與此行伍，不知事體者不同，先太尉所為，各如何能違家法，即是報國，二凶稍有悅色，傳曰：乞朝廷回此檄，余曰：何必回，既知是張浚之意，張浚使可罷，以兵權付呂權密，必無事矣。世修進曰：檄文既屬，實不虛，朝廷若行遣張浚，為軍中警，勝如答檄文也。且呂權密極曉事，又是執政官，余曰：今晚太后取旨行遣，於是張浚、晚朝具奏，太后亦大駭曰：事已成，觸動後廷，奈何。批旨罷張浚、晚朝侍郎，案此時下，江未有檄書，當是傳等得後二十一日所遣書，有大逆之語，而為此說也。世修所謂呂權密曉事者，蓋呂頗諳秦檜中深斥官官之罪，故有此言。若檄書則固浩為首，無由張浚而稱呂勝，非所記必誤。張浚復得記云：傳等得臣實問手書，立乞誅臣，以令天下宰相，非力沮其事，至於五六，連日凡七日，始有郴州之命，此得其實，但以日計之，亦復差矣。今日初，傅、正彥日至都堂議事，御史中丞鄭鼓奏疏言：臣

訪聞朝廷近日差除行遣，多出御營都副統制苗傅、劉正彥之意。二人出入都堂，殆無虛日，昔王淵、康履之交結，黃潛善、汪伯彥之自謀，皆以謂舉天下不能動搖，殊不知人怨神怒，禍變之起，易於反掌。今廟堂之上，請託干輿，行而不疑者，必以謂兵之強足恃，是未之思也。夙秦、王莽非不強也，陳勝一呼，秦不及支，昆陽一敗，莽卒授首，其足恃乎。祖宗之德澤垂二百年，今雖潰兵散卒為盜，未有一民奮臂其間者，戴宋之德，不可忘也。惟順民心，共尊王室，乃可長久。望戒諭將帥之臣，無以私誘干輿，朝政。先是傅使其黨建言，凡臺諫章疏，乞露名行下，蓋欲言者懼二凶，不敢斥言其罪，毀疏入不出，毀見太后，請降付三省，后乃出其章示傅、正彥，傅、正彥銜之。（案）此疏以甲午上，未知日，降出，今因論張浚事附見。及是又請置呂頤浩守金陵，張浚不當貶，太后令毀至都堂與宰執議，朱勝非等唯唯，毀再上疏言：浚特以私書與傅、正彥往來，切磋商而為忠義，今峻責之，是堅天下之疑心，以勤四方之兵也。日州載此疏於十，六日甲午，尤誤。不報，毀遂遣所親奉議郎謝鶴，變姓名為賈人，至平江，具言城中事，令持重緩進，使賊自遁，無致城中之變，浚然之，或曰：乞露名行下，臺章，時人以為范仲熊請也。王庭秀國世錄云：仲熊與王世修、張浚、王鈞甫、馬季青皆締暱，五日之事，仲熊實與聞，案仲熊嘗為朱勝非所取，恐必不然，以范仲熊與張浚之仲熊，固與張浚中，然必不至與其謀，今不取。御營都統司

統帥官苗瑀、參議官馬柔吉以赤心隊及王淵、衛部精銳駐臨平，以拒勤王之兵。朱勝非開居錄云：十六日，王淵身且與世修語，是日午間，二凶到堂，曰：聞韓世忠領千餘人來秀州，出言不善，余曰：出何言，二凶曰：欲屠戮杭州一城人，今欲遣統帥官苗瑀將三千人拒之於崇德縣，余曰：韓世忠何人，弟見充軍，前將官楊麟勇，平日不伏世忠，願去對敵，設使交兵，必擒世忠來，余

大笑曰：公等何言之，世忠誰家將，所部誰家兵，豈可苟聽少年輕銳之言，而不顧國家大利乎。平江勤王兵馬甚盛，聞此中密計，朝廷遣軍中應順，故遲遲其來，借使張浚、世忠、大軍必繼進，彼此疑阻，玉石俱焚矣。少頃，瑀至，問何故欲出兵為國生事，瑀曰：世忠向日揚州統兵四萬餘人，運糧十餘萬石，三軍駭馬，往往奔去，行至淮陽軍，聞金兵南來，不戰而潰，近日將四千餘人，自蘇州、界、渡江來，敗兵如此，自當誅戮，尚敢妄言，豈將瑀實不平，欲往擒之，余曰：國事既平，方可正罪，彼方稱勤王，遣遣兵，即對先有罪矣。瑀曰：若突至城下，豈不驚擾，余曰：朝廷當任責，無慮。左右報曰：追晚朝，遂獲世忠，世忠以十八日丙申至平江，二十一日己亥起發，而已於十七日聞世忠至秀州，必誤記疑，非與二凶語，難不在此日，又勝非既不許其出，則瑀與馬柔吉何以復在臨平，此事當考。然韓世忠扼秀州，張浚前軍在吳江，賊氣沮矣。時節制司參議官辛道宗、總帥師與統領官陳思恭亦自華亭進發，張浚又親作蠟丸書云：不得驚動三宮聖駕，浚書名，張浚亦書名，募人齎赴管軍左言等八人，慮傳等因大軍之入，或有他變，書皆未達。是晚，馮輻至臨平，馬柔吉見之曰：君尚敢來耶，昨日張侍郎有書來，詞不委曲，二公大怒，且發兵出抗矣。輻曰：張公無他意，大率欲規正，故不得不激切，柔吉意少解，夜二鼓，柔吉與輻俱入城，翌日，與傅等議於軍中，王世修不可，欲拘輻不遣，浚繆為書遺輻云：浚近發苗都統書，論列容聖皇帝事，反復數百言，適有客自杭來，知二公於朝廷社稷初無不利之心，甚悔輕易，未識體察否，然浚無他他，欲此忠義大節，終歸二公，無使他人為之，會見望致意，傅初謂有他謀，發書無異詞，遂大喜，輻由是得免。

壬寅，尚書左丞盧益能為資政殿學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初議遣益出使，朱勝非諭使力辭，遂有是命。益行述云：時政府欲損益和於金，益能如封册正朔之文，割地稱臣之禮，編軍兵之數，遣都屯兵之所，事大難從，願據形勝，嚴守備，為自治計，庶與之業日隆，而將士之禮不廢，執事不固，固貴授海州安置，翌日，上嘗察復其官，熊克小附附此事於初罷政時，而日府無之，李隆外則集又有路允迪資政散官，英州安置，制略云：習知敵情，嘗語和戎之利，往將使指，庶存存之功，豈為成敗，成敗未可知，是時否，今世附見，當求他考證之。詔募人尋訪登聞檢院御封函，以渡江遺棄故也。迪功郎吳若言：今渡江而東，敵勢方張，天未悔禍，借有韓、白之勇，決、蕭、張之沈，亦未可遽為進據中原之語，惟當行阻江固守一策耳。阻江之術，莫如木柵，可以速就，使水際一二丈，以大木為柱，而銳其上，小木支撐，交格乎其間，銳上則敵不能踰，支撐交結，則我於其內可以施弩，而敵不可入，使水際一二丈植之，則渡水登舟者，無所措其手足，且木雖大小相格，而勢不相並，順風縱火者，所不能焚，桑木植立相扶，敵軍所不能壞，更使厚障於丈，則敵之長槍俱廢矣，但須沿江可渡處，一一為之，只此一事，當用浙西民力十分之一，乞毋暴其說，先遣使泛論民出財助國，財既入，則官自募工，材而急成焉。詔沿江諸州相度，尋以若為承奉郎，若初為諸生，嘗勸張邦昌使諫，上皇以花石之擾，邦昌不聽，乃言於邦昌之夫人鄧氏，鄧氏愕然曰：吳郎風耶，何忽如此。靖康初，除大學正，上疏論宰相吳敏徐處仁之罪，坐斥去，及是以邦昌連姻，故召。若初見二月戊午，其改官未見本日，今附身之，熊克以若為晉陵人，熊姓之遺史云：案此注未有脫句。是日，呂頤浩軍行至平

江之北，先是頤浩以所部萬人發江寧府，道募得三千人與俱。熊克小附附云：頤浩至平江府，兵凡三萬人，誤也。今從臧梓勤王記。至平江之北四十五里，張浚乘輕舟逆之，道遇小舟，得郵筒，屏人發封，乃浚郴州諭命，蓋賊以浚限截往來文字，故更遣

使臣自湖州轉遞以來。浚得之。恐將士觀望不盡力。呼吏曰。朝廷趣赴行在。為我申即日起發。浚見願浩相與對泣。以大計咨之。願浩曰。事不諧。不過赤疾。願浩雖開邊之失。幾死官官之手。承乏清悅。幾陷窮邊之域。近者倉卒南渡。舉室幾喪。今日為社稷死。豈不甚快耶。浚壯其言。願浩即召其屬官李承造於舟中草檄。而浚為潤色之。
咸祥勤王記。願浩以己亥至平江之北。度子至平江。浚復辟。願浩以二十四日宿平江之北。二十五日。至平江。二書不同。凡至三日。梓所記恐誤。案梓序云。以願浩私記事。遂并浚浚。承造。即勤王。記參照編類。內有日月。差異。處。視願浩得其大序。然今以諸書互相參考。則浚與願浩之命在。二十三。日。辛。若。願浩。果。以。庚。子。至。平。江。則。浚。復。辟。未。下。安。得。舟。中。已。見。願。浩。也。今。從。勤。王。記。

其妻梁氏及其子保義。郎亮於軍中。以為質。朱勝非聞之。乃好謂傳曰。今當啓太后。招二人慰撫。使報知平江諸人。益安矣。傳許諾。勝非喜曰。二凶真無能為矣。
此以勝非開居錄修入。但開居錄繫之十七日。恐誤。今依日曆。附二十四日。王寅。日。稱。世。忠。在。杭。世。忠。使。人。召。之。傳。不。與。張。復。辟。記。云。傳。實。世。忠。家。屬。以。太。母。命。遣。其。妻。往。世。忠。所。處。之。還。朝。二。書。復。不。同。以。事。考。之。勝。非。所。記。當。得。其。真。今。從。之。

太后召梁氏入見。封為安國夫人。錫子甚渥。后執其手曰。國家艱難至此。太尉首來救駕。可令速清嚴陞。梁氏馳出都城。遇苗翊於塗。告之故。翊色動。手自捋其耳。梁氏覺翊意非善。愈疾驅。一日夜會世忠於秀州。俄而傳等遣使以麻制授世忠。世忠曰。吾但知有建炎。豈知有明受。斬其使。焚其詔。又遣使持麻制授張俊。俊械以送獄。馮轡又說王鈞甫曰。此事若了。在他。人。公。何。以。贖。過。鈞。甫。頗。以。為。然。五。丈。河。舟。師。邵。青。素。為。盜。甚。得。其。徒。之。心。亂。後。聚。舟。往。來。淮。上。至。是。入。泗。州。城。掠。其。金。帛。而。去。清。濟。南。人。也。

癸卯。太后詔答聖皇帝宜稱皇太弟。領天下兵馬大元帥。復封康王。皇帝稱皇太姪。監國。御營都統制苗傅。副都統制劉正彥。並賜鐵券。時。正。彥。聞。勤。王。兵。大。集。意。甚。懼。呼。馮。轡。復。辟。轡。知。其。可。動。即。見。朱。勝。非。自。云。今。國。步。艱。難。當。以。馬。上。治。之。今。日。之。事。當。以。淵。聖。皇。帝。為。主。容。聖。皇。帝。受。淵。聖。詔。為。大。元。帥。宜。仍。舊。少。主。為。皇。太。姪。太。后。垂。簾。時。有。持。服。奉。議。郎。宋。那。等。數。人。上。書。亦。如。轡。意。朱。勝。非。令。轡。與。傅。正。彥。計。之。傅。正。彥。許。諾。即。日。遣。張。達。與。轡。詣。都。堂。勝。非。猶。疑。之。未。敢。應。劉。正。彥。王。鈞。甫。聞。之。趣。傅。詣。都。堂。見。勝。非。鈞。甫。與。馬。柔。吉。佐。其。言。勝。非。大。喜。答。以。二。太。尉。有。意。如。此。宗。廟。社。稷。之。幸。勝。非。晚。朝。遂。以。太。后。命。召。傅。正。彥。王。鈞。甫。轡。同。對。傅。正。彥。言。今。日。之。事。安。國。家。卿。生。靈。禦。強。敵。若。使。此。三。者。臣。萬。死。不。辭。鈞。甫。言。傅。正。彥。忠。有。餘。而。學。不。足。轡。奏。言。如。對。勝。非。語。又。請。復。傅。正。彥。如。趙。普。故。事。太。后。勞。傅。等。且。許。之。少。頃。趣。召。百。官。宣。太。后。詔。略。曰。敵。人。以。容。聖。皇。帝。不。當。即。位。兵。禍。連。年。今。宜。稱。皇。太。弟。領。大。元。帥。皇。帝。稱。皇。太。姪。監。國。太。后。臨。朝。聽。政。退。避。大。位。務。在。息。兵。
此謂諸王。庭秀。隨。世。錄。制。出。在。庭。愕。然。御。史。中。丞。鄭。毅。殿。中。侍。御。史。王。庭。秀。欲。謂。百。官。班。論。之。而。臺。諫。推。贊。等。二。人。遂。不。果。時。大。雨。百。官。冒。雨。朝。上。於。容。聖。宮。勝。非。等。奏。事。議。論。幾。數。刻。上。曰。必。若。此。傅。之。後。世。豈。不。始。笑。哉。張。達。退。謂。世。修。曰。趙。氏。安。矣。苗。氏。危。矣。王。世。修。亦。以。為。然。傅。遂。易。初。議。張。復。辟。記。云。二。十。六。日。集。百。官。議。在。列。無。不。鼓。舞。是。日。遂。降。詔。四。月。一。日。復。辟。臣。謹。按。王。庭。秀。隨。世。錄。二。十。五。日。集。百。官。宣。詔。翌。日。乃。用。庭。秀。等。言。改。為。分。兵。馬。重。事。二。書。不。同。是。時。庭。秀。為。官。其。所。記。必。當。今。從。之。因。世。錄。又。云。宣。制。畢。乃。朝。容。聖。宮。而。庭。秀。之。遺。史。云。百。官。

賜緋。更名康國。
康國補官。日。不。被。奉。隆。外。制。集。有。制。詞。朱。勝。非。開。居。錄。云。二。月。十。四。日。張。浚。在。平。江。遣。進。士。馮。轡。特。補。議。郎。守。尚。書。兵。部。員。外。郎。數。奏。疏。云。昨。日。宣。示。諸。將。進。詣。容。聖。宮。云。與。庭。秀。所。記。合。今。從。世。錄。

初無疑阻。若擅入營。案生事。當收君下獄。撤懼而退。復因康國求至平江。與張浚計事。勝非不許。
自當收。君。下。獄。已。上。建。康。勝。非。開。居。錄。修。入。職。所。著。臨。安。錄。云。轡。說。與。康。國。昨。日。謂。為。大。元。帥。已。移。得。兵。權。固。善。矣。然。名。尚。未。正。并。猶。在。容。聖。宮。何。似。我。與。你。同。往。說。說。復。辟。我。有。策。可。以。回。之。康。國。曰。極。力。止。此。何。可。進。矣。當。回。報。張。待。郎。令。圖。之。轡。曰。只。恐。張。待。郎。未。必。有。策。我。卻。有。策。須。見。待。郎。方。可。言。你。如。自。朝。堂。令。許。我。出。見。張。待。郎。則。已。信。你。未。必。信。我。蓋。前。來。轡。嘗。以。此。意。語。張。張。不。領。解。又。自。朱。承。相。欲。語。府。第。事。承。相。云。累。日。頭。昏。不。在。府。第。見。客。有。事。只。就。此。說。轡。見。康。國。同。舉。此。語。如。何。滿。漢。語。出。身。遂。已。今。你。言。已。有。驗。說。我。同。往。至。相。必。從。則。來。早。便。報。來。次。日。是。日。呂。頤。浩。張。浚。議。進。兵。韓。世。忠。為。前。軍。張。俊。以。精。兵。翼。之。劉。光。世。親。以。選。卒。為。遊。擊。願。浩。浚。總。中。軍。光。世。分。軍。殿。後。遂。以。勤。王。所。為。名。願。浩。浚。傳。檄。中。外。曰。恭。惟。宋。有。天。下。垂。二。百。年。太。祖。太。宗。開。基。創。業。真。宗。仁。宗。德。澤。在。民。列。聖。相。傳。人。心。未。厭。昨。因。內。侍。童。貫。首。開。邊。禍。遂。致。敵。騎。歷。歲。侵。陵。逆。臣。苗。傅。躬。犬。豕。不。食。之。資。取。鯨。鯢。必。戮。之。罪。乃。因。艱。難。之。際。敢。為。廢。立。之。謀。劉。正。彥。以。孺。子。狂。生。同。惡。相。濟。自。除。節。鉞。專。擅。殺。生。仰。維。建。炎。皇。帝。憂。勤。基。業。志。在。愛。民。聞。亂。登。門。再。三。慰。勞。而。傅。等。陳。兵。列。刃。凶。焰。彌。天。逼。脅。至。尊。倉。皇。避。位。語。言。狂。悖。所。不。忍。聞。大。臣。和。解。而。不。從。兵。衛。皆。至。於。掩。泣。詔。書。所。至。遠。邇。痛。心。駭。戾。人。情。孰。不。憤。怒。願。惟。率。土。何。以。戴。天。況。傅。等。揭。榜。圍。市。自。稱。曰。子。祖。宗。諱。名。曾。不。回。避。迹。其。本。意。實。有。包。藏。今。者。呂。頤。浩。因。金。陵。之。帥。劉。光。世。引。部。曲。之。衆。張。浚。治。兵。於。平。江。韓。世。忠。張。俊。馬。彥。博。各。率。精。銳。辛。道。宗。永。宗。總。思。恭。總。舟。師。湯。東。野。周。杞。據。據。險。要。趙。鼎。調。集。民。兵。劉。海。李。道。僉。餉。餉。楊。可。輔。等。參。議。軍。事。并。一。行。將。佐。官。尉。等。同。時。進。兵。以。討。元。惡。師。次。秀。州。四。方。響。應。用。祈。請。建。炎。皇。帝。復。大。位。以。順。人。心。今。檄。諸。路。州。軍。官。吏。軍。民。等。當。念。祖。宗。涵。養。之。恩。思。君。父。憂。廢。之。辱。各。奮。忠。義。共。濟。多。艱。所。有。朝。廷。見。行。文。字。並。係。傳。等。偽。命。及。專。擅。改。元。即。不。得。施。行。敢。有。違。戾。天。下。共。誅。之。建。炎。三。年。三。月。二。十。四。日。朝。奉。大。夫。權。發。遣。常。州。兼。兩。浙。西。路。兵。馬。都。監。周。杞。新。除。左。武。大。夫。觀。察。使。兩。浙。路。提。點。刑。獄。公。事。趙。

哲祕閣修撰知平江府兩浙西路兵馬鈐轄湯東野寧武軍承宣使帶御器械秦鳳路馬步軍副總管御營前軍統制張俊起復定國軍承宣使帶御器械延路馬步軍總管御營平寇左將軍韓世忠試尚書禮部侍郎充御營使司參贊軍事張浚新除檢校太保奉國軍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劉光世新除資政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江淮兩浙制置使呂頤浩臣謹按印本樞密院三月二十四日呂頤浩劄記云已云二十四日軍機書二十六日樞密院外二記復不同蓋浚誤以此月爲大遺故差一日其實二十四日王寅軍機書二十五日癸卯乃傳發耳遣迪功郎王彥覺持檄諭江寧府迪功郎洪光祖諭越州修武郎張復諭湖州遠方入遞傳發又遣統制官張道率兵三千人屯湖州安吉縣以分賊勢光祖丹陽人也初頤浩至平江張浚見之涕泣曰主上待我輩厚今日惟以一死報國日夜望樞密之至以爲盟主願浩慰勉之是日劉光世亦以所部至平江光世見張浚相與釋憾傳計不行張浚復辟記云初世忠張浚嘗有語言之隙歷行間謀意令光世爲己用而浚世忠三人密謀交推傳計不行案光世至平江時世忠已在秀且二人終身未嘗釋憾交推浚不願謀但其上此記時三人者並爲大將不容不知是言之耳今略刪令不失實先期請請使黃大本等過平江呂頤浩問上起居狀大本反稱美傅等且告言廢立之謀乃械以送獄事平釋大本以爲貴池丞朱勝非開居錄云二凶遣使傳非曰太后以先遣小使仍密則於勤王所太后喜已而遣迪功郎胡福充小使密成之至平江胡福道人齋狀來云爲勤王所拘圍文字亦取去余令編呈二凶自此使誠意非所云胡福又與日曆不同而誠祥所記乃云進士二人借官宮儀園安邱縣權知密州杜彥引兵救之其徒李遠吳順皆不從曰儀

衆蕃風未可與戰彥曰見敵不擊何以威衆遂行至激石橋與戰大敗彥盡喪其步軍儀忿之遂居安邱縣彥還密州遂順責其喪軍拒不納彥欲引去而馬軍皆有家屬在城中出言紛紛遂開門納之乃殺彥身其首遂送鎮州事

甲辰御史中丞鄭穀殿中侍御史王庭秀抗疏論容聖皇帝不當改號穀言探聞得詔書之意適遣閣門宣贊撫諭將臣韓世忠歸道世忠之語稱須得太后陛下詔容聖皇帝爲兵馬大元帥方不進兵朝廷大臣進議以謂若爲大元帥則當稱臣不欲以子臣父遂併降今上皇帝爲皇太姪容聖皇帝乘正統嗣天位已二年矣一旦尊而爲太上皇以太子嗣位太后陛下垂簾同聽政雖出倉卒之間於禮猶順今遂降而爲大元帥則內外百官曰將曰相昔日所臣事者今則與之比肩事主矣稽之於古無所取法行之於今實逆天道今欲如唐之睿宗以太上皇聽大事如舜既禪位命禹徂征有苗爲法天下孰以爲非伏望收還昨日手詔命將相百官請聖皇帝以太上皇聽國之大事陛下仍舊與今上皇帝同聽政以安人心若詔書頒行則天下聞之無君矣貢賦不入倡義而起兵者皆是也雖有智者不能爲謀庭秀言女真落食我國將帥之臣不能北向發一矢乃假其疆暴脅制朝廷願還前詔宜召百官徹列儀衛詣容聖宮恭請皇帝還御治朝總攬權綱有異議者即戮以徇如迅雷之發不及掩耳俄頃之間大事定矣是日早穀對太后言今既降位號則乘輿服御亦皆降殺豈將易緒服紫耶退與庭秀復上疏力爭刻疏入太后詔與宰執同對簾前穀乞次召庭秀太后諭曰今日之事且因百僚論列大臣商量欲令容聖

皇帝總令兵馬耳穀等奏曰臣不知其他但人君位號豈容降改聞之天下孰不懷疑雖前世衰亂分裂之時固未有旬日之間易兩君一朝降兩朝位號者也太后曰必中丞未嘗見諸人文字相公可同至都堂視之既至朱勝非自於青囊出宋祁等所上書以示穀庭秀穀等力言昨日詔書不可宜於外必召變勝非與執政顏岐王孝迪路允迪皆在坐尚書右丞張浚獨曰若以五日時事豈爭此名位耶激欲行出穀等共止之夜王世修亦詣朱勝非府爭之遂止

乙巳制曰朕以幼冲仰膺付託今承太母慈訓及覽宰執侍從內外將帥奏陳謂容聖仁孝皇帝頃自靖康之初實總元帥之重早緣推戴繼遂纂承此以強敵侵陵生民荼毒深自損抑發於至誠既退處於別宮以釋言於大國惟淵深之命孰敢廢而臣庶之願不可違若止仍太上之稱何以慰天下之望今恭依太后聖旨請加上太上容聖仁孝皇帝處分兵馬重事馮康國以問朱勝非曰勿與較其實一也日曆此詔日丙午恐不應遲而如此案馮國安錄馮國以二十七日太后詔勿避父名罷孟忠厚提舉巡幸一行事務朝請郎陳俄爲監察御史御營前軍統制張浚以勤王兵發平江殿前都指揮使劉光世繼之呂頤浩與張浚餞於門外登樓閱兵器甲鮮明士氣銳健聞行在已有復辟之議復辟記二將出師在二十八日今當有是日勤王所檄至湖州新除資政殿學士提舉中太一宮葉夢得行舟碧湖堂下召守臣梁端通判州事張謙及寓客龍圖閣直學士許份徽猷閣直學士曾楙徽猷閣待制致仕賈安宅等謀之夢得欲與端等共爲一檄調諸縣射士勤王而留平江檄書不發安宅曰時已後矣此事豈可欺人直秘閣主管南京鴻慶宮曾紆聞之亦勸端張榜趣用建炎年號於是夢得引兵次平望以俟呂頤浩張浚之至欲與俱亦從之會舟師擁隔不得前夢得乃止時已召楙爲翰林學士安宅爲吏部侍郎二人皆不赴楙除在此月十六日安宅之除日曆不載四月十一日得旨別與差遣是明除命在三月也大率史於爲楚及別受兩次差除多不盡載今有可考者其書之其辭受是非則稽之以事而可見不必復其詳也傳道兵三千屯湖州之徑路曰小林以扼援兵來路又調兵於輔郡端用紆計械繫其使者不與兵紆布子也曾紆賈安宅葉夢得事用記并編與三年正月賈安宅分析狀參修苗傅屯兵小林亦以紹興三年十月甲申御史與鄭大年改正復官狀修入

丙午尚書禮部侍郎御營司使參贊軍事張浚同知樞密院事翰林學士李邴御史中丞鄭穀並爲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邴嘗見管軍王元密令出禁旅擊賊元懼怯不能從於是朱勝非甞身奏邴穀近遷人皆知其助朝廷之故今諸軍已定乞並除執政顯示中外太后曰可勝非曰自來執政除命自出禁中臣不敢擬進太后曰特批出勝非曰仍須處分日下供職午開內降如所請浚不受張浚除同知案勝非開居錄無一字

及之蓋二人不相能也日曆之除在四月庚戌案浚自稱復辟記云三十日本聖旨除臣同知樞密院事其廿二十八日除二十九日受命但浚以爲大遺故差一日也日曆之除在甲申之除在丙午秀水錄在二十六日甲辰二亦不同今從復辟之遺史並附丙午

入太后詔與宰執同對簾前穀乞次召庭秀太后諭曰今日之事且因百僚論列大臣商量欲令容聖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二十一 四五三

皇帝總令兵馬耳穀等奏曰臣不知其他但人君位號豈容降改聞之天下孰不懷疑雖前世衰亂分裂之時固未有旬日之間易兩君一朝降兩朝位號者也太后曰必中丞未嘗見諸人文字相公可同至都堂視之既至朱勝非自於青囊出宋祁等所上書以示穀庭秀穀等力言昨日詔書不可宜於外必召變勝非與執政顏岐王孝迪路允迪皆在坐尚書右丞張浚獨曰若以五日時事豈爭此名位耶激欲行出穀等共止之夜王世修亦詣朱勝非府爭之遂止

乙巳制曰朕以幼冲仰膺付託今承太母慈訓及覽宰執侍從內外將帥奏陳謂容聖仁孝皇帝頃自靖康之初實總元帥之重早緣推戴繼遂纂承此以強敵侵陵生民荼毒深自損抑發於至誠既退處於別宮以釋言於大國惟淵深之命孰敢廢而臣庶之願不可違若止仍太上之稱何以慰天下之望今恭依太后聖旨請加上太上容聖仁孝皇帝處分兵馬重事馮康國以問朱勝非曰勿與較其實一也日曆此詔日丙午恐不應遲而如此案馮國安錄馮國以二十七日太后詔勿避父名罷孟忠厚提舉巡幸一行事務朝請郎陳俄爲監察御史御營前軍統制張浚以勤王兵發平江殿前都指揮使劉光世繼之呂頤浩與張浚餞於門外登樓閱兵器甲鮮明士氣銳健聞行在已有復辟之議復辟記二將出師在二十八日今當有是日勤王所檄至湖州新除資政殿學士提舉中太一宮葉夢得行舟碧湖堂下召守臣梁端通判州事張謙及寓客龍圖閣直學士許份徽猷閣直學士曾楙徽猷閣待制致仕賈安宅等謀之夢得欲與端等共爲一檄調諸縣射士勤王而留平江檄書不發安宅曰時已後矣此事豈可欺人直秘閣主管南京鴻慶宮曾紆聞之亦勸端張榜趣用建炎年號於是夢得引兵次平望以俟呂頤浩張浚之至欲與俱亦從之會舟師擁隔不得前夢得乃止時已召楙爲翰林學士安宅爲吏部侍郎二人皆不赴楙除在此月十六日安宅之除日曆不載四月十一日得旨別與差遣是明除命在三月也大率史於爲楚及別受兩次差除多不盡載今有可考者其書之其辭受是非則稽之以事而可見不必復其詳也傳道兵三千屯湖州之徑路曰小林以扼援兵來路又調兵於輔郡端用紆計械繫其使者不與兵紆布子也曾紆賈安宅葉夢得事用記并編與三年正月賈安宅分析狀參修苗傅屯兵小林亦以紹興三年十月甲申御史與鄭大年改正復官狀修入

丙午尚書禮部侍郎御營司使參贊軍事張浚同知樞密院事翰林學士李邴御史中丞鄭穀並爲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邴嘗見管軍王元密令出禁旅擊賊元懼怯不能從於是朱勝非甞身奏邴穀近遷人皆知其助朝廷之故今諸軍已定乞並除執政顯示中外太后曰可勝非曰自來執政除命自出禁中臣不敢擬進太后曰特批出勝非曰仍須處分日下供職午開內降如所請浚不受張浚除同知案勝非開居錄無一字

及之蓋二人不相能也日曆之除在四月庚戌案浚自稱復辟記云三十日本聖旨除臣同知樞密院事其廿二十八日除二十九日受命但浚以爲大遺故差一日也日曆之除在甲申之除在丙午秀水錄在二十六日甲辰二亦不同今從復辟之遺史並附丙午

入太后詔與宰執同對簾前穀乞次召庭秀太后諭曰今日之事且因百僚論列大臣商量欲令容聖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二十一 四五五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二十一 四五五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二十一 四五五

是日呂頤浩張浚以大軍發平江

丁未宰相朱勝非召苗傅劉正彥至都堂議復辟事...

子召傅正彥世修及王鈞甫馬柔吉張達詣都堂...

謂今張樞密握兵至平江遣馮即中來請上為大元帥...

耳兵權既歸睿聖皇帝然後下反正之命太尉能遠之乎...

亦一一為建節旄便能已其事乎太尉結睿聖一人之怨...

也宜矣昨馮即中乞太后賜太尉誓書鐵券太尉勿謂受太后誓書鐵券便可保無虞也...

聖皇帝儻未復辟上猶在睿聖宮何解皇帝之怨惟太尉自請反正而得皇帝親賜誓書鐵券則無後患矣...

鐵券之外更請御筆赦太尉擅誅內侍之詔蓋置內禪之事而不言使天下無得而疑太尉宰相必能為...

太尉辨之也如此身亦可全名亦可保不然則決日之閒必制於他人之手矣...

詣都堂勝非語之曰反正事已定日迎請朝廷百官皆有章奏公自可別作一章...

回顧正彥正彥起曰前日所請本為和金今使命雖不通未嘗更遣遺請反正前後事體相遠勝非責之...

曰和金之使既無路可通況事已彰露州縣誰不知之且勤王之師未來者使是開自反正耳前日王淵...

不當作樞密人情猶能如此今日之事孰為輕重不然下詔率百官與六軍請上還宮公等六人置身何...

地平時為將帥者皆賴國家官爵號令故能使人一旦是非曲直既分雖三尺童子皆知去就將校軍士...

必不能誑惑正彥卻立不對傅長吁曰獨有死耳勝非以二將反覆責世修世修以言通傅傅不能答勝...

非乃令堂廚具飯命世修即麻開草奏持歸軍中自準備將已上皆書名...

矣謂公曰何謂也余曰餘日當知之視兵將官餘職者引首樓觀堂中余曰此即下策所用之人也...

不從國爾重門密行勸戰然後舉朝皆至請乘輿相備或見其為死所不亦大乎不敢過如此者...

有變亂不可知耳請 執政晚朝至漏舍世修持軍中請復辟奏狀納勝非勝非進皇太后極喜曰吾責塞矣...

勝非即召詞臣張守至都堂與李昉分作百官章三奏三答及太后手詔與復辟救文皆具...

見從之意遂往都堂要以此事專奉執到客位有榜云侍從而下皆不見為二賊先已在堂內議復辟事...

同簽書樞密院事呂頤浩制置使劉光世禮部侍郎張浚平寇左將軍韓世忠御營前軍統制張俊等言...

契勘都統制王淵不能備禦金人致乘輿南渡結連內侍馮即中劉正彥被奉聖旨...

將本官及內侍誅戮委屬允當外有建炎皇帝以避敵遜位一事臣等竊詳建炎皇帝即位以來恭儉憂...

勤過失不聞今天下多事之際乃人主馬上圖治之時深恐太后垂簾嗣君皇帝尚幼未能裁定禍亂臣...

等今統諸路兵遠詣行在恭請建炎皇帝還即尊位欲望聖慈特降睿旨令百官有司早行祈請建炎皇...

帝復位或與太后陛下同共聽政庶幾人心厭服可致中興時頤浩浚大軍已次吳江...

處分兵馬軍事止王師屯秀俾頤浩浚以單騎入朝頤浩浚曰臣等所統將士忠義所激可合不可離願...

提軍入覲傳等計窮益懼...

非請詣睿聖宮見上謝過勝非難之不得已白於上傅正彥自知罪大疑不得見憂懼失色抵宮門日已...

哺矣睿聖皇帝開門納之具令衛士掖以升殿正彥請降御札以緩外師上曰人主親札非所以取信其...

取信於天下者以有御寶今朕退處別宮不與國事用何符璽以為信自古廢君杜門省愆豈敢更預軍...

事傅等異請上乃賜傅世忠手詔曰知卿已到秀州遠來不易朕居此極安寧苗傅劉正彥本為宗社始...

終可嘉卿宜知此意備諭諸將務為協和以安國家傅等退以手加額曰乃知聖天子度量如此遂遣杭...

州兵馬幹轄張永載持詣世忠世忠得之謂永載曰主上即復位事乃可緩不然吾以死決之傅等大恐...

是月迪功郎張邵應詔上書言今中原未復非保東南無以為陛下之資非據建康無以鎮東南之勢錢...

塘催在海隅其地狹恐金人聞之謂我棄江淮而退有如遺開謀誘盜賊唱以高爵連衡抗我則江淮之...

開又生一敵也就令能保錢塘彼將出豫章九江涉當塗京口數道並進南扼饒信北攻蘇秀弛我援兵...

梗我糧道無處自處誠非持久之便願陛下遣能臣相視江北諸州要害築堅城而守之若彭門青社京...

師曹濮與夫關中川口之地亦宜有以大鎮撫之俾捍蔽益多而東南全矣邱歷陽人也朝奉郎知婺源...

縣孫杞應詔上書言五事一曰金人背盟雖載天覆地共有枕戈之怒然人主之行異布衣匹夫見辱拔...

劍而起。不忍忿忿。試之一擲。則大事去矣。二曰。宣政大臣爲天下害。以誤社稷。其徒諱弗言。專斥太上皇。傷天子之孝。三曰。建炎初政。開廣言路。檢人射利。賣直約名。作爲誘書。詆誣盛德。傳信四方。以爲口實。此犯上作亂之由。不可長。四曰。兵將驕蹇。伺寇至奔散爲盜。不可使益募民爲兵。兵無常刑。其權在將。孰云吳兒不可用耶。五曰。國蹙民窮。徵發如雨。人不堪命。宜罷省諸不急。以濟軍興。杞晉陵人書奏。會近臣有言其才者。乃召赴行在。孫觀樞杞晉陵人。對未至而乘輿幸建康。新將相用事。所置置皆不與公言。會於是許疾不果行。案杞所上書。前事如此。則不果行宜矣。金人陷京東諸郡。時山東大饑。人相食。嘯聚蜂起。巨寇宮儀。王江每車載乾尸以爲糧。時當兵火之餘。又有河決之患。州郡互不相救。金再犯青州。守臣京東東路安撫使劉洪道力不能守。率餘兵二千棄城去。金人以前知濱州向大猷知青州。於是右副元帥宗輔。左監軍昂摩乘勢盡取山東地。惟濟單。與仁。廣濟以水阻尙存焉。洪道在仰天陂。遣其將崔邦弼往安邱縣。求援於宮儀。儀發兵逐洪道。別爲一寨以處之。日過聽議事。徐州武衛都虞侯趙立聞金兵北歸。知城中弛備。鼓率殘兵。邀擊於外。斷其歸路。奪舟船金帛以千計。軍聲復振。立盡圍鄉民爲兵。誓以平敵。退者必斬。叔父屢後期至。立謂曰。叔以立故亂法。何以臨衆。促命斬之。士皆感厲。遂復徐州。衆推立爲長。東京兩守杜充承制以立爲武德大夫。閣門宣贊舍人。言於朝。詔授立忠翊郎。權知徐州事。立乘瘡痍之後。撫循其民。恩意周至。召使復業。井邑一新。金右副元帥宗維聞上渡江。徙濟南。叛臣劉豫知東平府。充京東西淮南等路安撫使。節制大名。開德府。濮。濱。博。棣。德。滄等州。而以其子承務郎麟知濟南府。自舊河以南。皆豫所統也。賊馬進驢花柄襖。爲楊進餘黨所敗。將殘兵數百。自宿遷之虹縣歸李成。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二十二

【建炎三年】夏四月戊申朔。宰相朱勝非等言。臣等三月二十九日請召苗傅。劉正彥等。都堂諭以今國家多事。干戈未弭。當急防秋之計。容聖皇帝還尊位。總攬萬幾。苗傅等一皆聽從。太后詔曰。吾近以容聖皇帝授位元子。請同聽政。國家艱難。義不得辭。朝夕不遑。亟欲還政。今覽所奏。甚契吾心。可依所請。勝非乃率百官上第一表。請上還宮。詔不允。辰刻。百官請容聖宮。新除尙書工部侍郎王世修以戎服見。時將賜世修金帶。而內帑無有。宰相乃遣吏假於戶部尙書孫觀。而以錢七百千償之。太后內出札子與上。曰。今日朔日。宜入見禁中。上奏曰。臣疾作。卑體不安。已奉表起居。臣望日趨詣。太后又詔曰。嗣君幼。強敵未寧。事尤急於防秋。理難安於垂簾。臣僚懇請。不可重違。宜復御朝。以安中外。百官再上奏。上答以太后垂簾。當共圖國事。不然。不敢獨當。太后許之。百官三表。舉時已巳刻。上始御殿。百官起居。上猶未肯入內。勝非再請。遂就西廊。拈筭。掖上乘馬。還行宮。都人夾道焚香。衆情大悅。勝非小歷。上還內。在三月丁未。蓋其四月一日也。上及太后同御前殿垂簾。下詔曰。朕願德弗類。遭時多艱。永惟責躬。避位之因。專爲講好息民之計。今露章狎至。復辟爲期。朕惟東朝有垂簾保佑之勞。元子有踐祚纂承之託。太后宜上尊號。曰隆祐皇太后。嗣君宜立爲皇太子。所有三月六日赦書。應干恩賞等事。令有司疾速施行。敢有稽違。重寘

典憲。朱勝非開居錄云。初二日。掩扉。上獨所如故。余留身奏曰。復辟之功。遺出太后。宜有尊榮。上曰。如何。余曰。宜尊為皇太后。皇子亦...

洞霄宮張恣復為中書舍人。是日。呂頤浩。張浚。次秀州。韓世忠以下出郊迎之。具言傅等用意。意回。當益為備。頤浩謂諸將曰。國家艱危。君父廢辱。一行將佐。力圖興復。今幸已反正。而賊猶據兵居內。包藏...

己酉。上與太后垂簾聽政。初。太后即欲撤籬。日高猶不出。御筆令朱勝非陳請。勝非言。當先降詔。於是暫出御殿。后曰。官家既還內。吾便不當出。勝非欽贊。遂詔於四日撤籬。此據勝非開居錄。入錄。稱今日下詔。來日...

補官。此據日歷。曾嬰。御營使司都統制苗傅為淮西制置使。副都統制劉正彥副之。詔將帥非出師臨陣。毋得用刑。即軍士罪至死者。中樞密院取旨。朝奉郎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李光試侍御史。徽州進...

是日。馮康國至秀州。小歷載此旨於初一日。蓋因開居錄所記也。日歷在初三日。其實初二日進呈。初三日降出。庚戌。詔復用建炎年號。小歷載此旨於初一日。蓋因開居錄所記也。日歷在初三日。其實初二日進呈。初三日降出。...

朱勝非等言。臣等備位政府。當三月五日之變。義當即死。所以隱忍偷生至今。正欲力圖今日之事。始終委曲。陛下究知。所存三月五日以後。應政事差除等。乞令有司條具取旨。從之。日歷載此旨於初四日。開居錄云。...

迪皆乞罷。上不許。上因論勤王事。勝非曰。勤王兵不為無助。但欲令作聲援。備進兵交戰。則禍變叵測矣。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二十二 四六五

如論臣寮利害。則在城中者。甚危而難為功。在城外者。甚安而易取名。微云。當與天下共誅之。此雖大義。然事若至此。雖誅何救。度諸人朝夕必來。臣則去矣。望陛下試以此意諭之。御筆張浚除中大夫知樞密院事。浚時年三十三。國朝執政。自寇準以後。未有如浚之年少者。...

當軍節度使淮西制置使苗傅。起復武成軍節度使淮西制置使劉正彥。並加檢校少保。許以所部行。又以直龍圖閣張遠為淮南西路轉運判官。俾給其軍食。傅欲請王世修為參議。朱勝非曰。世修今從官矣。豈可復從軍。傅乃止。中書舍人兼權直學士院張守為御史中丞。以朱勝非言其嘗與復辟議論...

事。中李會試尚書兵部侍郎。國子祭酒。又為龍圖閣直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講。應天尹孟庚充顯謨閣待制。尋召庚赴行在。以直徽猷閣京畿路提點刑獄公事。凌唐佐為應天尹。庚。鄧城人。唐佐。休寧人。也。唐佐。宣和中嘗為司門員外郎。坐阿附盛章斥去。至是朝廷滿濯用之。是日。呂頤浩。張浚。次臨平。苗...

軍非所部。乃悉收其家屬詣軍。將戰。世忠。曠家。屬舟於岸下。率將士奮前。力戰。張浚。次之。劉光世。又次之。軍小卻。世忠。叱其將馬彥博。揮兵以進。塗澤。騎不得。世忠。下馬持矛。突前。令其將士曰。今日各以死報國。若面不帶幾箭者。必斬之。頤浩。在中軍。被甲立水次。出入行伍。間督戰。翊等。敗走。傅。正彥。遣兵援之。不...

能進。朱勝非開居錄云。四月初三日。赴朝。上曰。昨京城上望見。城外水際。有舟船。火煙。朕遣人。擊城。探之。乃韓世忠。先鋒。陳思恭。船泊水中。不敢近岸。去人問之。但云。苗統制。去也。來。勤王兵。乃如此。余曰。勤王兵。不為無助。只要作聲援。如苗。康國。來。及拘留小使之類。皆是。當進兵。至城下。必交戰。勝負。果未可知。設使。戰勝。二凶。必生。姦謀。以保護。名。分。守。兩宮。勤王兵。雖勝。如何。措手。初四日...

何故。傷。損。案。勝非。所。云。皆。以。貶。損。張。浚。之。功。恐。非。其。實。王。廷。秀。開。居。錄。亦。云。三。日。開。報。將。軍。至。臨。平。為。二。凶。謀。伏。殺。足。明。勝。非。所。云。皆。私。意。也。今。不。取。朱勝非命諸將集兵皇城門外。城中震恐。知杭州康允之謂勝非。不若使人諭二凶。令速引兵去。朱勝非開居錄云。四月初一日。奏。二凶。欲。除。淮。南。制。置。使。命。下。即。遣...

入衛士。呵止。遂。大。殿。擊。而。入。唱。言。曰。韓。太。尉。使。來。折。旋。徑。至。殿。門。叫。呼。不。已。上。天。驚。道。人。引。至。殿。廷。望。殿。上。無。虛。備。作。而。退。恐。未。必。果。爾。今。不。取。辛亥。皇。太。后。撤。籬。呂。頤。浩。張。浚。引。勤。王。兵。入。城。都。人。夾。道。贊。觀。咸。以。手。加。額。頤。浩。浚。與。諸。將。見。勝。非。於。殿...

盧因求對閣門白故事無與幸執同對者勝非曰呂樞密固可隨班然亦須降旨免見餘人則不知也
勝非聞閣門白故事無與幸執同對者勝非曰呂樞密固可隨班然亦須降旨免見餘人則不知也

勝非聞閣門白故事無與幸執同對者勝非曰呂樞密固可隨班然亦須降旨免見餘人則不知也
勝非聞閣門白故事無與幸執同對者勝非曰呂樞密固可隨班然亦須降旨免見餘人則不知也

傳犯富陽遺統制官喬仲福追擊之

壬子初御受朝知樞密院事張浚等言逆臣苗傅劉正彥引兵遁走乞行下諸州生擒傅正彥者白
壬子初御受朝知樞密院事張浚等言逆臣苗傅劉正彥引兵遁走乞行下諸州生擒傅正彥者白

身除觀察使不願就者賞錢十萬緡斬首者依此捕獲王鈞甫馬柔吉張達苗瑀並轉七官其餘一
身除觀察使不願就者賞錢十萬緡斬首者依此捕獲王鈞甫馬柔吉張達苗瑀並轉七官其餘一

行官兵將校並與放罪一初不問仍多降黃榜曉諭從之
行官兵將校並與放罪一初不問仍多降黃榜曉諭從之

附五 詔前日皇太子嗣位教文內優賞諸軍改作復辟優賞餘不行資政殿學士提舉中太乙宮兼
附五 詔前日皇太子嗣位教文內優賞諸軍改作復辟優賞餘不行資政殿學士提舉中太乙宮兼

侍讀葉夢得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是日執政奏事畢朱勝非再留身乞罷上未許勝非曰臣若不去
侍讀葉夢得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是日執政奏事畢朱勝非再留身乞罷上未許勝非曰臣若不去

秘策之允臧工部尚書兼直學士院王絢所草也勝非在相位凡三十三日勝非既罷乃以苗傅等中請
秘策之允臧工部尚書兼直學士院王絢所草也勝非在相位凡三十三日勝非既罷乃以苗傅等中請

北制置使激執政繼四十六日
北制置使激執政繼四十六日

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李昉守尚書右丞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鄭穀進
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李昉守尚書右丞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鄭穀進

簽書樞密院事殿中侍御史王廷秀言錢塘非駐蹕地請進幸江寧監察御史陳俄奉詔審鞠王世
簽書樞密院事殿中侍御史王廷秀言錢塘非駐蹕地請進幸江寧監察御史陳俄奉詔審鞠王世

修於軍中世修言苗傅等疾閹宦委橫及開王淵為樞密愈不平乃與世修等謀先伏兵斬淵繼殺內官
修於軍中世修言苗傅等疾閹宦委橫及開王淵為樞密愈不平乃與世修等謀先伏兵斬淵繼殺內官

然後領兵伏闕脅天子禪位此皆始謀實情俄以聞詔斬世修於市苗傅犯桐廬縣
然後領兵伏闕脅天子禪位此皆始謀實情俄以聞詔斬世修於市苗傅犯桐廬縣

甲寅檢校太保奉國軍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御營使司提舉一行事務都巡檢制置使劉光世為太尉
甲寅檢校太保奉國軍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御營使司提舉一行事務都巡檢制置使劉光世為太尉

御營副使先是御營副使皆以執政為之比光世還朝上議擢光世樞密既而改命
御營副使先是御營副使皆以執政為之比光世還朝上議擢光世樞密既而改命

今附此日光世行述云時上面授
今附此日光世行述云時上面授

起復定國軍承宣使帶御器械延路馬步軍總管御營平寇左將軍韓世
起復定國軍承宣使帶御器械延路馬步軍總管御營平寇左將軍韓世

忠為武勝軍節度使充御營左軍都統制軍武軍承宣使帶御器械秦鳳路馬步軍副總管御營前軍統
忠為武勝軍節度使充御營左軍都統制軍武軍承宣使帶御器械秦鳳路馬步軍副總管御營前軍統

制張俊為鎮西軍節度使充御營右軍都統制秘閣修撰知平江府湯東野充徽猷閣待制朝奉大夫知
制張俊為鎮西軍節度使充御營右軍都統制秘閣修撰知平江府湯東野充徽猷閣待制朝奉大夫知

常州周杞充右文殿修撰其餘將佐咸進官二等張浚言迪功郎呂樞白城中以蠟書陳二囚反狀進士
常州周杞充右文殿修撰其餘將佐咸進官二等張浚言迪功郎呂樞白城中以蠟書陳二囚反狀進士

呂樞掌文字有勞得旨撫改京秩擢命以官始王淵譏韓世忠於微時待之絕等至是世忠為請地厚葬
呂樞掌文字有勞得旨撫改京秩擢命以官始王淵譏韓世忠於微時待之絕等至是世忠為請地厚葬

經紀其家不遺餘力久之詔贈淵開府儀同三司而康履亦贈官諡榮節淵死年五十三
經紀其家不遺餘力久之詔贈淵開府儀同三司而康履亦贈官諡榮節淵死年五十三

營中軍統制官權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吳湛初上以湛佐二叛為逆論韓世忠使歸之世忠曰此易與
營中軍統制官權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吳湛初上以湛佐二叛為逆論韓世忠使歸之世忠曰此易與

耳時湛已不自安嚴兵為備世忠詣湛與語手折其中指遂執以出門下兵衛驚擾世忠按劍叱之無敢
耳時湛已不自安嚴兵為備世忠詣湛與語手折其中指遂執以出門下兵衛驚擾世忠按劍叱之無敢

動者詔戮湛於市以統制官辛永宗為帶御器械充御營使司中軍統制權主管殿前司公事王允
動者詔戮湛於市以統制官辛永宗為帶御器械充御營使司中軍統制權主管殿前司公事王允

元責英州左言責賀州並安置殿中侍御史王廷秀入對論徽猷閣待制知杭州康允之直祕閣兩浙
元責英州左言責賀州並安置殿中侍御史王廷秀入對論徽猷閣待制知杭州康允之直祕閣兩浙

轉運副使劉蒙吏部員外郎范仲熊金部員外郎兼兩浙路提舉市舶公事吳說之罪上曰范仲熊恐不
轉運副使劉蒙吏部員外郎范仲熊金部員外郎兼兩浙路提舉市舶公事吳說之罪上曰范仲熊恐不

如是對曰臣不知其佗但在宣和未進用實出梁師成門下時廷秀論仲熊以為與二囚締睦五日之事
如是對曰臣不知其佗但在宣和未進用實出梁師成門下時廷秀論仲熊以為與二囚締睦五日之事

仲熊實與聞故上不信既而張浚為之百拜力請乃召允之蒙等所除職說免官而仲熊除名柳州編管
仲熊實與聞故上不信既而張浚為之百拜力請乃召允之蒙等所除職說免官而仲熊除名柳州編管

此事日歷全不載今以王廷秀因世修修范仲熊
此事日歷全不載今以王廷秀因世修修范仲熊

行遺錄紹興二年九月二十四日刑部檢舉狀增入
行遺錄紹興二年九月二十四日刑部檢舉狀增入

廷秀又言浙西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時希孟之罪上怒甚欲
廷秀又言浙西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時希孟之罪上怒甚欲

鳥首執政救解之乃除名吉陽軍編管而通判杭州章誼遷二官始議反正拱衛大夫利州觀察使樞密都承旨馬擴亦往來其間至是以擴為觀望停其官永州居住杭州兵馬鈐轄張永載坐朋附凶邪除名瓊州編管

言者論二凶屯兵湖州之小林傅等無緣知此徑路蓋大年召之故有是命

乙卯赦天下舉行仁宗法度錄用元祐黨籍既嘉祐法有與元豐不同者賞格聽從重條約聽從寬係石刻黨人並給還元官職及合得恩澤應諸路上供木炭油蠟之類有困民力非急用之物者並罷天下民庶許置弓弩技精者保試推恩既而刑部侍郎商守拙言一司一路一縣及在京海行與嘉祐所不該載如免役重錄茶鹽礬六曹通用等合依見行條法若事干軍政邊防機密并修書未成開嘉祐制與見行條法相照而引用窒礙者並取旨從之

丙辰苗傅至白沙渡所過焚橋梁以遏王師劉光世遣其前軍統制王德助喬仲福討之丁巳常德軍承宣使提舉醴泉觀孟忠厚為寧遠軍節度使醴泉觀使先是右司員外郎黃概應詔薦朝奉大夫趙鼎鼎謂張浚曰隆祐復辟其功甚大當檢會累朝捲簾故事推恩其家浚用其言且薦於上遂以鼎行尚書司勳員外郎

詔自崇寧以來內侍用事循習至今理宜痛革自今內侍不許與主兵官交通假貨饋遺及干預朝政如違並行軍法軍器監葉宗譔直龍圖閣充江淮發運副使苗傅犯壽昌縣所至掠居人點以為匪戊午龍圖閣直學士知宣州劉珪復為尚書吏部侍郎秘閣修撰江准等路發運副使葉份試戶部侍郎仍提舉軍駕巡幸事務右司員外郎黃概試兵部侍郎兼御營使司參贊軍事中書舍人周望右文殿修撰胡安國並試給事中安國仍令所居州以禮津遣尚書吏部員外郎李正民守左司員外郎新除左司諫劉寧止守右司員外郎正民定孫也

龍圖閣直學士知温州尋改知平江府時浙西七州盜殘者五惟蘇湖獨存羣盜相傳號平江為金撲滿觀至官召諸大姓諭以禍福使挈其金帛遠徙而藏之一季不如令乃錄入官人苦其擾新除尚書吏部侍郎賈安宅罷新除侍御史李光直龍圖閣知宣州

行在乃以鄴知越州彥通知筠州

於至誠而能有濟者陛下踐祚以來號令之發未足以感人心政事之施未足以慰人望豈非胸中之誠有未脩乎又言天下治亂在君子小人用舍而已夫小人之黨日勝則君子之類日退將何以弭亂而圖治乎又言竊觀近措置防守大江之策戶點一丁五丁點二使自備糧糧器械而獨其稅賦烏合之衆素不諳戰陣一旦有風塵之警則鳥驚魚潰之不暇尚能安心而用命乎徒費民財又損官賦而不適於用願速罷之又言近日侍從臺諫所言多循習故態觀望意指毛舉細務以塞責至國家大事則坐視而不言豈不負陛下待遇之意又言巡幸所至不免營繕重困民力句踐之棲會稽似不如是不若權時之宜茅茨土塔以俟昇平為之未晚時論以為當是日附制官喬仲福追擊苗傅至梅嶺與戰敗之傅走烏石山

己未詔諸路添差官自宗室歸朝官外日下並罷庚申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呂頤浩改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兼御營使尚書右丞李昉改參知政事時言者復引司馬光併三省狀請舉行之詔侍從臺諫議御史中丞張守言光之所奏較然可行若使集衆徒為紛紛既而頤浩召從官九人至都堂言委可遊行悉無異論頤浩乃請以尚書左右僕射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門下中書侍郎並為參知政事尚書左右丞並減罷自元豐改官制筆三省凡軍國事申書揆而議之門下審而覆之尚書承而行之三省皆不置官長以左右僕射兼兩省侍郎二相既分班進呈自是首相不復與朝廷議論宣仁后垂簾大臣覺其不便始請三省合班奏事分省治事歷紹聖至崇寧皆不能改議者謂門下相見既同進呈公事則不應自駁已行之命是東省之職可廢也及是上納頤浩等言始合三省為一如祖宗之故論者疑之

事乞命庶僚各舉內外官及布衣隱士材堪大用之才擢為輔弼協濟大功詔行在職事官各舉所知以開權能秘書省廢翰林天文局并宗正寺歸太常

辛酉武秦軍節度使知大宗正事仲綜請自江寧府移司虔州許之未幾仲綜薨追封平原郡王直龍

圖閣知越州葉煥充秘閣修撰江淮等路發運副使。

壬戌集英殿修撰提舉杭州洞霄宮藤康試左諫議大夫明受中召康為中書舍人未至而有此命康見上首論頃者日中有黑子又白氣貫日皆災異之大者當時無人為陛下道此不施踵而有肘腋竊發之事上感其言謂有諫臣之風不踰月遂擢為執政此據李綱時政記附入當求康全疏書之

癸亥給事中周望為江浙制置使上以二賊未平議遣大將呂頤浩因薦望會兵以行望有口辯喜談兵故頤浩引用之尚書戶部郎中朱異為江浙隨軍轉運使是日喬仲福王德至衢州趙雄撰世忠碑云王兼程道暨二

賊賊方圍三衢聞王師來即解去(案)此時世忠尚未受制置之命得蓋誤也

丙寅詔諸路靖勝軍並撥隸御營右軍都統制張俊日歷載俊奏狀乃係承宣使衛是未建節時所上也

四十萬解赴江寧府以上將巡幸也苗傅犯常山縣

丁卯上發杭州留簽書樞密院事鄭觀衡皇太后御營左軍都統制韓世忠請身往討賊以世忠為江浙制置使自衛信追擊之世忠入辭白上曰臣當撲滅二賊未審聖意欲生得之耶或兩首以獻也上曰能殺之足矣世忠曰臣誓生致之顯戮都市為宗社刷恥時衛士宋金剛張小眼者號有臂力世忠乞以行欲使獲俘來上壯之酌巨觥以饒世忠日歷於丁卯日已發車駕進杭州幸江寧府命韓世忠為江浙制置使而戊辰日又書車駕幸建康府高顯浩等乞留韓世忠前去衛信州以求擒苗傅

戊辰苗傅犯玉山縣(案)此時未有建康府名蓋重慶差誤尚書禮部侍郎衛廣敏未就職卒於秀州

庚午詔天下帥臣監司守令探訪寓居文武官有智謀及武藝精熟者具名以聞量材錄用

辛未苗傅屯沙溪鎮統制官喬仲福王德乘間入信州會統制官巨師古自江東討賊還與仲福會傳未至信州十里聞官軍在遂還屯於衢信之間初韓世忠喜德之勇為欲使歸其麾下乃令心腹健將陳彥章陶之德與彥章適會於信州同謁彥章彥章進揖德頗倨彥章怒拔刀刺德不中德奮刀殺之

壬申制皇子檢校少保集慶軍節度使魏國公勇立為皇太子以工部尚書王綯為資政殿學士權太子少傅臣僚奏王鈞甫馬柔吉前後用心實非負國望特赦其罪許率其徒自歸仍與旌賞從之時苗傅等衆猶盛勢未可擒言者謂鈞甫柔吉見將赤心隊為先鋒以拒王師請下詔寬二人之罪以誘致其降故有是旨

丙子初定兩省吏額自錄事至守當官分五等凡二百三十八人中書省六分門下省四分其分房十有四凡大房外又有制敕庫及班簿章奏知雜催驅開拆賞功等房而刑房分上下諸吏守闕者百五十人其餘為正額

丁丑初定尚書省吏額自都事而下凡二百二十四其開守闕如兩省之數分房十自吏戶工刑之外有監印奏鈔知雜開拆等房及制敕庫後又增催驅三省催驅六曹御史刑封樁戶營田工等房通舊為十有五

是月以大中大夫提舉亳州明道宮梁揚祖為徽猷閣待制充淮東制置使右司員外郎兼權給事中劉寧止論揚祖怯懦避事且數其父子交結權貴之罪命遂寢初上思內侍邵成章忠直召赴行在

寧止乃止之於洪州中興姓氏錄云其徒謂之云都九百來陛下無歡樂矣乃止不召御營平寇前將軍范瓊自壽春渡淮遣騎卒五人之盧州從安撫使胡舜陟責贖軍錢帛舜陟執斬之遣一騎還報諭之曰將軍受命北討今乘而南自為寇吾

豈竭生靈膏血以為汝資宜急去不然將厲兵與將軍周旋於城下必盡殺乃止瓊乃去舜陟又檄諸郡勿給其糧瓊遂自光新渡江引兵之洪州屯駐熊克小歷載瓊之江西在去冬(案)沈長卿撰胡舜陟生祠記則瓊過廬州在今年四月克蓋誤也淮西安撫司統制

劉文舜引衆犯濠州文舜已見二年二月(案)文舜已受胡舜陟招安不知何以作過守臣連南夫移江寧府未至遣土豪俞孝忠率民兵百五十往拒之將戰孝忠馬還濠而死衆皆奔還文舜引衆至城下南夫出庫帛斂城中金銀以遺之且解所服金帶以授文舜乃得解薛慶據高郵軍慶初自揚州遁事見二月甲寅與其黨椎埋通秦野澤開後同李在

襲取高郵守之在與其次爭肆相殘殺衆乃推慶初金人既還泗州洪澤剛有大小官舟千餘皆不取時淮陰無縣令而縣吏孫晟攝行縣事洪澤車軍羅成等不服遂與其徒董青輩率舟船犯淮陰晟避去使人和之先是韓世忠潰於沭陽其後軍將李義者往來於寶應之間有衆數百人相約合軍兵圍楚州晟又破連水軍取綵緡以為帆既而義為邵青所破官軍追殺之晟後亦為邵青所并

服金帶以授文舜乃得解薛慶據高郵軍慶初自揚州遁事見二月甲寅與其黨椎埋通秦野澤開後同李在襲取高郵守之在與其次爭肆相殘殺衆乃推慶初金人既還泗州洪澤剛有大小官舟千餘皆不取時淮陰無縣令而縣吏孫晟攝行縣事洪澤車軍羅成等不服遂與其徒董青輩率舟船犯淮陰晟避去使人和之先是韓世忠潰於沭陽其後軍將李義者往來於寶應之間有衆數百人相約合軍兵圍楚州晟又破連水軍取綵緡以為帆既而義為邵青所破官軍追殺之晟後亦為邵青所并

服金帶以授文舜乃得解薛慶據高郵軍慶初自揚州遁事見二月甲寅與其黨椎埋通秦野澤開後同李在襲取高郵守之在與其次爭肆相殘殺衆乃推慶初金人既還泗州洪澤剛有大小官舟千餘皆不取時淮陰無縣令而縣吏孫晟攝行縣事洪澤車軍羅成等不服遂與其徒董青輩率舟船犯淮陰晟避去使人和之先是韓世忠潰於沭陽其後軍將李義者往來於寶應之間有衆數百人相約合軍兵圍楚州晟又破連水軍取綵緡以為帆既而義為邵青所破官軍追殺之晟後亦為邵青所并

服金帶以授文舜乃得解薛慶據高郵軍慶初自揚州遁事見二月甲寅與其黨椎埋通秦野澤開後同李在襲取高郵守之在與其次爭肆相殘殺衆乃推慶初金人既還泗州洪澤剛有大小官舟千餘皆不取時淮陰無縣令而縣吏孫晟攝行縣事洪澤車軍羅成等不服遂與其徒董青輩率舟船犯淮陰晟避去使人和之先是韓世忠潰於沭陽其後軍將李義者往來於寶應之間有衆數百人相約合軍兵圍楚州晟又破連水軍取綵緡以為帆既而義為邵青所破官軍追殺之晟後亦為邵青所并

服金帶以授文舜乃得解薛慶據高郵軍慶初自揚州遁事見二月甲寅與其黨椎埋通秦野澤開後同李在襲取高郵守之在與其次爭肆相殘殺衆乃推慶初金人既還泗州洪澤剛有大小官舟千餘皆不取時淮陰無縣令而縣吏孫晟攝行縣事洪澤車軍羅成等不服遂與其徒董青輩率舟船犯淮陰晟避去使人和之先是韓世忠潰於沭陽其後軍將李義者往來於寶應之間有衆數百人相約合軍兵圍楚州晟又破連水軍取綵緡以為帆既而義為邵青所破官軍追殺之晟後亦為邵青所并

服金帶以授文舜乃得解薛慶據高郵軍慶初自揚州遁事見二月甲寅與其黨椎埋通秦野澤開後同李在襲取高郵守之在與其次爭肆相殘殺衆乃推慶初金人既還泗州洪澤剛有大小官舟千餘皆不取時淮陰無縣令而縣吏孫晟攝行縣事洪澤車軍羅成等不服遂與其徒董青輩率舟船犯淮陰晟避去使人和之先是韓世忠潰於沭陽其後軍將李義者往來於寶應之間有衆數百人相約合軍兵圍楚州晟又破連水軍取綵緡以為帆既而義為邵青所破官軍追殺之晟後亦為邵青所并

服金帶以授文舜乃得解薛慶據高郵軍慶初自揚州遁事見二月甲寅與其黨椎埋通秦野澤開後同李在襲取高郵守之在與其次爭肆相殘殺衆乃推慶初金人既還泗州洪澤剛有大小官舟千餘皆不取時淮陰無縣令而縣吏孫晟攝行縣事洪澤車軍羅成等不服遂與其徒董青輩率舟船犯淮陰晟避去使人和之先是韓世忠潰於沭陽其後軍將李義者往來於寶應之間有衆數百人相約合軍兵圍楚州晟又破連水軍取綵緡以為帆既而義為邵青所破官軍追殺之晟後亦為邵青所并

韓世忠引兵發杭州。

庚辰江浙制置使周望引兵至衢州。而苗傅與其徒犯江山縣。傅之軍行也。常以王鈞甫馬柔吉將赤心隊為先鋒。去大軍十里而屯。時上命諸將以罪止傅兄弟及劉正彥鈞甫柔吉張達餘皆罔治。赤心軍士聞詔寬大。乃叛。傅鈞甫遂焚河梁以斷其路。率赤心之衆降於望。望使人受降書未成。其前軍統領官右武大夫歸州防禦使張翼等七人謂鈞甫反覆。斬鈞甫及柔吉父子首以降。賊黨大懼。詔以翼為劄衛大夫。温州觀察使。諸將趙秉淵楊忠愍歸朝官趙榘趙休並進三官。仍以榘為直祕閣。秉淵易縣人。宣和未。殺契丹軍。以城來降。忠愍其先榆次人也。上之未移蹕也。朝散郎洪皓以秀州司錄事遭父喪。免上疏論。今內患甫平。外敵方熾。若輕至建康。恐金人乘虛侵軼。宜遣近臣先往經營。庶事告辦。鳴鑾未晚也。時朝議已定。不從。既而悔之。上問宰輔近諫移蹕者為誰。今安在。張浚以皓對。乃召至平江。欲以為部使者。使招二凶。會捷書至。乃止。此據洪皓行述附見。但行述以為將招二凶。會捷書至乃止。卻恐不然。案皓以三月乙酉被旨移蹕。此日皓彥昇弟子也。彥昇即歸人。傅等聞韓世忠且至。遂引兵趨信上。世忠聞之。恐其滋蔓。廣乃自浦城捷出以邀之。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二十三

【建炎三年】五月戊寅朔。上次常州。詔知樞密院事兼御營副使張浚為宣撫處置使。以川陝京西湖南北路為所部。初。上問浚以方今大計。浚請身任陝蜀之事。置司秦川。而別委大臣。與韓世忠鎮淮東。令呂頤浩扈駕來武昌。張俊劉光世從行。庶與秦川首尾相應。上許之。始除浚招討使。左司員外郎兼樞密中書舍人李正民言。川陝吾境。不當以招討名。請用唐裴度故事。上是其言。浚乃改命。上許浚便宜。黜陟親作。詔賜之。左諫議大夫滕康為翰林學士。時御史中丞張守聞呂頤浩張浚叶議。將奉上幸武昌。為趨陝之計。又欲徙中原之民於東南。於是守與康皆持不可。曰。東南今日根本也。陛下遠適。則姦雄生窺伺之心。況將士多陝西人。以蜀地近關。陝可圖。西歸。不過將士為此計耳。非為陛下與國家計也。守併陳其害。有十至殿廡。又謂康曰。幸蜀之事。吾嘗當以死爭之。上納其言。遂擢康為學士。時顯謨閣直學士致仕翟汝文亦奏疏。幸請荆南。不從。右司諫袁植言。前宰相黃潛善汪伯彥國之姦賊。其罪不在王黼蔡攸之下。且估寵擅權。蔽賢嫉能。登相府曾未踰年。三分天下幾失其二。陛下縱釋而不誅。奈宗廟社稷何。望極送二人。輒之都市。以崇國體。詔責授鎮東軍節度副使英州安置黃潛善。降充江州團練副使。責授秘書少監永州居住汪伯彥。降充寧遠軍節度副使。並即其州安置。始潛善之斥也。其兄潛厚以分司居道州。潛厚聞命。徑歸邵武軍。朝廷聞之。為降守臣張翥一官。潛厚乃去。潛厚以紹興二年十月劉夔劾附。入不得其年月。故曰潛善再置逐之。是日。

辛巳。上次鎮江府。翰林學士滕康請命有司祭陳東之墓。御筆令守臣併張憲致祭。上諭執政。以懲古之遺直。東忠諫而死。皆厚卹其家焉。資政殿學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盧益為淮東制置使。資政殿學士提舉醴泉觀兼侍讀路允迪為淮西制置使。上以兩淮為強敵。為殘。議擢大臣鎮撫。故有是命。益居天慶觀。司備位而已。尋皆罷也。此據趙鼎之遺。史曰歷無之。

癸未。翰林學士滕康為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康既秉政。張浚西行之議遂格。朱熹作張浚行狀云。浚議會浚西行。江浙大夫張勳願請。遂變初議。案康以異論而執政。則此議蓋已變矣。不在浚西行之後。蓋者浚此時正在高郵。而康遂得遷邪。或謂所云蓋指東遷之議。今凡附見。又於閏八月丁丑申言之。

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僧林為翰林學士。是日。上次下蜀鎮。建武軍節度使節制江南東路軍馬楊惟忠將萬餘人迎鑾。部伍甚整。上按轡顧望。頗稱其能。甲申。中書舍人張孝罷。初。入見。言上即位以來。無纖毫之失。上謂大臣曰。自古人君不忠無過。思不能改過耳。孝諂諛如此。豈可冀之從班。乃落職宮觀。

乙酉。上至江寧府。駐蹕神霄宮。初。上至張橋山水暴溢。橋壞。於是江南東路轉運副使李謨黃敦書皆罷去。而中大夫提點刑獄分事姚舜明坐不迎車駕。亦陞二官。御筆建康之地。右稱名都。其以江寧府為建康府。起復朝散郎洪皓為徽猷閣待制。假禮部尚書。充大金通問使。皓已見五月初。議遣人使金。張浚因薦皓。呂頤浩召與語。大悅。俄有旨賜對。時皓方墨衰絰。頤浩脫巾衣服之。既對。上以國步艱難。兩宮遠狩。為憂。皓極言天道好還。金人安能久據中土。此正春秋郟鄏之役。天其或者警晉訓楚也。上悅。進皓五

官擢待制而以武功郎與璉為右武大夫假明州觀察使副之上遣左副元帥宗維畫願去尊號用正朔
比於藩臣上命皓與宰執議國書皓欲有所易願浩不樂遂罷遣官之命洪廷翰行述云近例遣使持節賜
其弟廷(案)日歷紹興十二年二月十九日左從政郎洪廷翰交皓出使依例合得五名恩澤當時蒙指揮合候回日陳乞伏望先次一
併給遣有官依例施行據此則皓出疆日實放行一名故獨官送也其後紹興元年四年七年十一年皆皆用待制恩例奉子京
官十三年還朝則送已入節時淮南盜賊驢起右武大夫忠州防禦使李成自山東至泗上甫就招即以成

知泗州竊廢而已乃命皓兼淮南京東等路撫諭俾成道所部衛皓至南京璉陽人也此以洪皓行述增
修上遺尼瑪哈書
日歷不載謹案今年十一月丁卯親征詔書有云事詞厚禮遣使相望以至願去尊稱甘自貶黜請用正朔比於藩臣在建康則道洪皓
繼繼杜時亮在平江則道張邵其為書指無不曲盡哀新此詔布之四方則使臣不必追諡此事當時存之以見其實今年七月癸未八
月丁卯所
書可參考

丁亥龍圖閣待制沿江措置使陳彥文為徽猷閣直學士都大提領水軍措置江浙防託事務仰體國憂
不許辭免日下疾速前來行在奏事又詔沿江措置自池州至平江府並隸彥文仍委守令按戶籍丁產
簿選衆所推伏之人為隊長分認地分廣置刀弩具舟楫將佐並委彥文經畫之彥文隱職名日歷無有
今以李隆外制集增入 詔

內侍董瑋等並緣苗傅作亂無辜譴斥所至州軍火急遣赴行在潰卒朱海有衆數千人入定遠縣界
知縣事魏孝友率兵至永康鎮逐之孝友請戰海曰我假道而過秋毫無敢犯何與分戰乎孝友不從
以民兵擊之海怒與戰民兵皆潰海執孝友至縣殺之是日苗傅寇浦城縣時御營副使司前軍統制
王德既殺江浙制置使陳彥章欲與制置使韓世忠戰世忠曰苗劉未平若與之戰乃是更生一敵
不如避之夜世忠將至浦城北十里與傅正彥遇於漁梁驛正彥屯溪北傅屯溪南跨溪據險設伏相約
為應世忠率諸軍力戰驍將李忠信趙錫節特勇陷陣右軍統制官馬彥溥馳救死之賊乘勝至中軍世
忠瞋目大呼挺矛而入正彥望見失聲曰吾以為王德乃韓將軍也正彥少卻世忠揮兵以進正彥墜馬
世忠生擒之盡得其金帛子女傅棄軍遁去墜馬不死失傅所在苗瑀收餘卒得千六百人進破劍川縣
又犯慶州事聞再贖彥溥武成軍節度使謚忠壯先是朝散郎劉晏晏已見二年
九月甲申 隸正彥軍中傅使統赤心
隊晏謂其部曲曰吾豈從逆黨反者邪韓制置來吾事濟矣遂率衆歸世忠浦城之戰世忠以晏騎一百
為疑兵於浦山之陽賊見大駭晏以所部力戰世忠上其功後遷一官 日歷載世忠獲正彥在
已丑今從熊克小歷

戊子秘閣修撰知廬州胡舜陟以禦寇有勞陞集英殿修撰
己丑詔以浙西所糶米四十萬斛赴東京應副留守司支用以發運副使葉煥有請也 初薛慶既據高
郵兵至數萬人附者日衆知樞密院事張浚聞慶等無所係屬欲歸麾下親往招之浚渡江新賽以兵降
及是至高郵入慶壘從者不滿百人浚出黃榜示以朝廷恩意慶感服再拜

辛卯詔太史局天文官許將帶學生內中直宿以備宣問天象
壬辰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講詹又兼權直學士院

甲午左武大夫福州觀察使節制戰船軍馬辛道宗提點江南東路刑獄專一措置捉殺盜賊公事
乙未知樞密院事張浚能為資政殿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初薛慶欲求厚賞乃留浚三日而外間不知
謂浚為慶所執浮言得動真州守臣以聞呂頤浩與李邴滕康共議能浚樞筥以御營使司前軍統制王
璣為淮南招撫使統所部往平之中與姓氏錄薛慶傳趙姓之遺史皆云浚浚至高郵薛慶詐迎入城見浚之貌曰豈有如此
編密邪遂執之浚隨行有陝西兵多遺殺者浚浚浚出所府告三千道而館之(案)此即當
時傳聞之詞恐不至是日歷紹興二年三月七日進武副尉張存狀於建炎三年五月內受到御營副使張樞密制子勛曾高郵軍屯駐
統制官薛慶下將佐使臣人兵能保護知宗一行無虞居民歸業係河北忠義之士因金人犯洛州累年堅守努力不加轉戰千餘里皆
曾殺獲安有功昨隨李民來赴行在又能堅守忠義再立勞績深可嘉尚今依奉聖旨各與轉三官資內存係兵甲甲頭至今未曾
乞正授文職詔張存轉兩資其借補制子今尚書省數抹據此慶求厚賞則有之而所謂道浚令出官告三千道則恐非其實也又紹興
四年三月壬子張浚中本軍使臣韓瑄等建炎三年五月內編密到承州補正
承信郎所有承到編密付身未曾換給足明傳聞之妄今併附此以備參考 徽猷閣待制提舉杭州洞霄宮沈思卒
於淮洲

丁酉直祕閣主管南京鴻慶宮會紆以首明大義除直顯謨閣用御史中丞張守奏也日歷云紆除直祕閣
誤也今從紆案

遂以通判杭州章誼為尚書倉部員外郎
己亥都省言自軍興以來天下多事四方文移增倍於前日宰執精力疲耗於案牘而邊防軍政所當急
者反致稽緩此無他中書別無屬官故也望用熙寧故事復置中書門下省檢正官二員分書六房事省
左右司郎官二員從之是日苗瑀率衆出降未解甲復用其將孟泉計欲遁之温台裨將江池聞之殺
泉擒瑀降於制置使周望其衆皆解甲有舉子程安者崇安人時在傅軍為傅謀與苗瑀張達收餘兵入
崇安縣統制官喬仲福王德共追之盡降其衆傅夜脫身去變姓名為商人與其愛將張政亡之建陽縣
士豪承節郎詹標覺而邀之留連數日政知不免密告標曰此苗傅也標執以告南劍州同巡檢呂熙熙
以赴福建提點刑獄公事林杞杞懼政分其功與熙熙使護兵殺政崇善境上自以傅追世忠授之遂極
赴行在 林杞遺事苗傅劉正彥既敗走時杞為國憲恐賊至得脫預備諸郡捉其奔衝既而正彥先為大軍所擒
傅與其徒徒姓名竄伏人莫能蹤迹杞立重賞募之俄而募士層樓擁傅與其徒張政以至是時世忠已班師杞冒暑稅部送
至富沙境上會日暮大雨政乘此謀竄去為護兵所殺杞懼以傅追及世忠授之初知建州某人者與當軸為姻恃勢貪婪用官錢至累
鉅萬監司不敢言杞以其罪聞某人讓於當軸遂以張政為告苗傅反者宜得重賞而杞殺之遂下杞於獄幾欲置之死不得已囚
籍連州安置紹興四年六月二十四日刑部狀苗熙熙元係南劍州同巡檢據統制詹標中獲等四山見三人從廟山奔下內一人是
稅戶陸安來報被賊拿獲去內二人係張政苗傅押至提刑林杞處出頭內張政言冤屈事政是徒中反告三人有金牌子與程十一郎
託他去告官林杞為見張政稱是告苗傅之人有礙自己功賞同呂熙熙道張政是苗傅使臣只道他捉苗傅若送去轉世忠處了
我待殺了如何呂熙熙可來處作緩急令人取首級到建安縣界安泊關張政將共來取苗傅林杞向呂熙熙道張政如何呂熙熙道因此

急難取首級林杞百好呂熙向邱萬嚴景用刀將張政砍下首級此日歷所書也遺事所云不無疑節今從史記明年三月甲寅編管

辛丑張浚自高郵至行在復以浚知樞密院事先是淮南招撫使王瓌既渡江會薛慶既得厚賞用其黨王存計亟以兵衛浚而出上聞之歎息即日趨歸浚辭曰高郵之行徒仗忠信雖不至如所傳聞然身為大臣輕動損威其罪莫大詔不允遂以慶守高郵軍上親書御製中和堂詩賜浚曰願同越句踐焦思先吾身卒章曰高風動君子屬意種蠶臣是行也御營使司主管機宜文字承直郎任既至高郵遇賊陸馬死上命以銀帛卹其家錄其子仲全為忠州文學

此亦傳聞之辭以任既之死及浚與劉之語觀之度其初亦必稍有不順但終於感化不至如遺事所云耳今不取壬寅詔諸將班師以劉正彥苗翊就擒故也

癸卯改鑄虎符

初唐州既為金人所殘乃移治桐柏縣土豪輩平晝撰集強壯為兵朝廷因以為統制平以兵勢脅制州郡守臣滕牧不能堪平怒欲殺之會京西轉運判官直徽猷閣范正己行部至唐州牧告其狀正己陽數牧罪下襄陽獄言於朝乙巳詔免牧官令疾速取勘正己純禮子也

其徒李居正黃進入城議事守臣陳規即推誠與語且諭以忠義居正曰誠所願進不對規斬進以兵授居正使為前鋒大破之平乃去

丙午命諸路漕臣驅磨常平失陷錢物其數中尙書省仍稽收以待詔用

丁未尙書省請以江池饒信州為江州路建康府太平軍徽州廣德軍為建康府並以守臣充安撫制置使其江州守臣更不帶江東湖北字入銜從之

是月宣義郎直祕閣張元亨主管亳州明道宮用渡江詔也

叛將楊進殺之進屯鳴皋山之北與其子琮屢擾劫之進不能安乘輜重南走與引衆邀擊會於魯山縣賊以精銳逆戰於婆娑店與之軍以藥箭射進併中其馬進死於陣與遂復西京躬率將吏至永安軍朝謁諸陵軍士皆掩泣有義兵統領季興者王屋人世為農魁桀有勇力寡言語尙信義二帝北狩興以保捍鄉里聚衆萬餘元帥府統制官元當以興為義兵統領上既南渡興以衆往來懷衛間斷金人糧道復與以書幣遺之使知長水縣至是破楊進有功興奏為武義郎開門宣贊舍人就統所部而借補武略

郎王俊俊初見元年十二月亦以功遷京西南路招提副使留守司仍鈔印給付此據後建炎四年六月自陳狀增入進餘衆復推其徒劉可為首以拒官軍時劇盜張用王善皆在陝蔡之間楊進既死京畿稍寧東京留守杜充乃奉表請上還闕不從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二十四

【建炎三年】六月戊申朔升盱眙縣為盱眙軍 宣武軍節度使東京留守杜充兼宣撫處置副使節制

淮南京東西路先是朝廷聞充引兵赴行在乃除充節制仍節制京東西路應天大名府許便宣行事充節不見月日案明年五月庚戌上諭大臣語有云朕待充自庶官除從官建節遂召知樞密亦不知的在何時對中主大夫家有藏繪畫者載充此麻乃自資政殿大學士除其詞有云頃聞整衆而行遣舉勤王之役以事考之當在充離京師之時且附此當求他書至是又申命之 朝議大夫御營使司參議官高衛復為徽猷閣待制時衛添差江淮等路發運使根

括諸州移用經制獻納等錢二百餘萬緡故有是命 徽猷閣待制洪皓奉使至淮南遊宿泗洲都大提殺使李成以兵護送而成方與遙郡防禦使耿堅共圍楚州責通判權州事賈敦詩謂其降敵堅河北人初以義兵保護鄉井既而率所部南來至魏慶府與成會及是俱在淮東皓先以書抵成成曰汴泗虹有紅巾非五千騎不可往軍食絕不克惟命皓聞堅可賊陰遣說之曰君越數千里赴國家急山陽縱有罪當稟於朝今擅兵名勒王實作賊耳堅意動遂強成斂兵皓行至泗境諜報有迎騎介而來皓復還且上疏言李成以朝廷不仰之而稽饋餉有引衆納命建康之語今新莽據揚州薛慶據高郵萬一三叛連衡何以待之此合垢之時宜遣辯士諭意優進其秩畀以京口綱運如晉待王敦可也上遂遣閣門宣贊舍

人質子儀撫諭成給米五萬斛呂頤浩亦為書遣成言左右欲圖王圖霸須有天命若無天命雖以項羽之強終必滅亡頤浩怒皓不先白堂乃奏其積留生事貶秩二等皓遂轉由潞陽以行耿聚後亦為李成所并

己酉上以久雨不止慮下有陰謀或人怨所致以諭輔臣於是呂頤浩張浚皆謝罪求去上曰宰執豈可容易去位來日可否即官以上赴都堂言關政

御史中丞張守言陛下罪己之詔數下矣而不止宜諒幸執不及其化備使召即官以上言己之過失而將以收人心

而天未悔禍實有所未至爾儻能應天以質不以文則安知謹告警懼非誘掖陛下以啓中興之業乎先是守為副端嘗進修德之說疏凡三上且曰願陛下處宮室之安則思二帝母后窮邊絕塞之寒苦操子奪之柄則思二帝母后語言動作受制於人享嬪御之適則思二帝母后誰為之使令對臣下之朝則思二帝母后誰為之尊禮要如舜之兢業湯之危懼大禹之菲惡文武之憂勤聖心不倦盛德日隆而天之不助順者萬無是理也及是又申言之且曰天時人事至此極矣陛下視今日之勢與去年孰愈而朝廷之措置施設與前日未始異也俟其如維揚之變而後言之則雖斥逐大臣無救於禍漢世災異策免三公今位宰相者雖有勳績然其才可以辦一職而識不足以餘萬幾願更擇文武全才海內所共推者擢任之中書舍人

季陵言臣者君之陰妻者夫之陰外國者中國之陰令人累歲侵軼生靈塗炭城邑邱墟怨氣所積災異之來固不足怪惟先格王正厥事則在我者其可忽耶臣觀廟堂之上無擅命之臣惟將帥之權太盛宮闈之內無女謁之私惟官寺之習未革今將帥位高身貴家祿厚擁兵自衛浸成跋扈之風去年禦敵嘗遣王淵桀桀不行改命范瑄心懷快快苗劉二賊乘間竊發豈一朝一夕之故哉遠方勤王之師一至錢塘拘占房舍攘奪舟船凌轢官吏侵漁百姓恃功益驕莫敢誰何此將帥之權太盛意其有以干陽也

官寺撻權為日固久不幸維揚大臣閉於事機渡江之初得以自衛竊弄威柄有輕外朝之心上下其憤卒碎賊手亦可以戒矣比聞盡珪之流復有召命黨與相賀氣焰益張衆召僧徒廣設齋會以追薦錢塘之被害者行路見之疑其復用莫不切齒此官寺之習未革意其有以干陽也臣又觀洪範於休徵則曰肅時雨若謀時寒若於谷微則狂恆雨若急恆寒若以今日之事揆之尙有可言者自古天子之出必載廟主而行示有尊也前日南渡事出倉卒有司迎奉不能如禮既至錢塘置太廟於道宮而薦享有闕留神御於河滸而安奉後時行路之人見者流涕今茲駐蹕又幾月矣未聞下款謁之詔以慰在天之靈不肅之咎臣意宗廟當之比年盜賊殺戮長吏如割狐豚殘虐百姓如又草艾朝廷苟且例許招安未幾再叛反墮賊計元凶之罪罔獲忠臣之憤不雪赤子之冤莫報不謀之咎臣意盜賊當之昨太母臨朝奸臣馬擴上疏謂上策入蜀中策都武昌下策都江寧臣常謂之第言天子必憚遠涉山下引之以及中由中

引之以及上此姦謀也擴乃西人知關陝殘破不可以遠往欲先幸蜀以便私耳側聞道路之言謂變與不久居此人情皇皇未知死所立誓禁止終莫之信雖自慮度決無是事萬一有之不幾於狂乎常雨之證恐或由此自軍興以來既結保甲又改巡社既招弓手又募民兵追呼急於星火割剝侵於肌膚民力竭矣而猶求焉不幾於急乎常寒之證恐或由此且陽為德陰為刑常雨常寒陰道太盛陛下正當修德以應天能制將帥乃德之剛能抑官寺乃德之正事宗廟以孝禁盜賊以義謀國以智安民以仁如此行之則人心悅而天意得矣吏部侍郎劉珪言北敵強大陰盛陽微故陰雨為災此羣臣所共知也若乃孝悌通神明至誠動天地此陛下所宜知羣臣未嘗言也今二聖遠在龍荒陛下居九重之尊享四海之奉亦嘗思其燕處之不安飲食之不時乎願陛下精禱於天詳見於事揭為臺觀以表望思時遣使人以伸祈請則孝悌之道至矣陛下有仁聖之資而二三執政專為蔽塞使不外見敵國已和而背之盜賊已降而殺之詔令徒文具而無其實實之不至何以能格願取建炎以來所下詔令參稽而行則至誠之道著矣此誠人心銷天變召和氣之大者也上嘉納之司勳員外郎趙鼎言自熙寧開王安石用事肆為紛更祖宗之法掃地而生民始病至崇寧初蔡京託名紹述盡祖安石之政以致大患今安石猶配饗廟庭而京之黨未族臣謂時政之闕無大於此何以收人心而召和氣哉上納其言遂罷安石配饗神宗廟庭靖康初廷臣有請罷安石配饗者爭議紛然至是始決

王善攻淮寧不克移攻宿州統領官王冠與戰敗之

癸丑詔諸路帥臣監司郡守許招來材武之士官為給食仍量材錄用以知邠州權溼原路提刑司公事李宋臣有請也

甲寅罷三省樞密院賞功司以其事歸本部

權知秦州表淵以其衆至行在詔隸韓世忠軍世忠數宋世榮之罪杖殺之

乙卯詔軍興以來忠義死節之家令中書省樞密院籍記姓名優加存卹訪其子孫量材錄用

丙辰詔諸路監司郡守遇朔望率見任官望拜二聖

是日苗傅後軍部將韓偽犯光澤縣陷之傅之敗也偽以兵六百趨郡武軍守臣朝散大夫張翥先期遁去偽入城焚掠皆盡遂引兵趨建昌軍官吏軍民

從所請也

詔宗室從軍充統領參謀者並赴闕

御營使司言防秋在近其沿江至海岸合定

地分請以知杭州康允之兼浙西制置使自鎮江府至江陰軍悉令允之措置從之

引之以及上此姦謀也擴乃西人知關陝殘破不可以遠往欲先幸蜀以便私耳側聞道路之言謂變與不久居此人情皇皇未知死所立誓禁止終莫之信雖自慮度決無是事萬一有之不幾於狂乎常雨之證恐或由此自軍興以來既結保甲又改巡社既招弓手又募民兵追呼急於星火割剝侵於肌膚民力竭矣而猶求焉不幾於急乎常寒之證恐或由此且陽為德陰為刑常雨常寒陰道太盛陛下正當修德以應天能制將帥乃德之剛能抑官寺乃德之正事宗廟以孝禁盜賊以義謀國以智安民以仁如此行之則人心悅而天意得矣吏部侍郎劉珪言北敵強大陰盛陽微故陰雨為災此羣臣所共知也若乃孝悌通神明至誠動天地此陛下所宜知羣臣未嘗言也今二聖遠在龍荒陛下居九重之尊享四海之奉亦嘗思其燕處之不安飲食之不時乎願陛下精禱於天詳見於事揭為臺觀以表望思時遣使人以伸祈請則孝悌之道至矣陛下有仁聖之資而二三執政專為蔽塞使不外見敵國已和而背之盜賊已降而殺之詔令徒文具而無其實實之不至何以能格願取建炎以來所下詔令參稽而行則至誠之道著矣此誠人心銷天變召和氣之大者也上嘉納之司勳員外郎趙鼎言自熙寧開王安石用事肆為紛更祖宗之法掃地而生民始病至崇寧初蔡京託名紹述盡祖安石之政以致大患今安石猶配饗廟庭而京之黨未族臣謂時政之闕無大於此何以收人心而召和氣哉上納其言遂罷安石配饗神宗廟庭靖康初廷臣有請罷安石配饗者爭議紛然至是始決

王善攻淮寧不克移攻宿州統領官王冠與戰敗之

癸丑詔諸路帥臣監司郡守許招來材武之士官為給食仍量材錄用以知邠州權溼原路提刑司公事李宋臣有請也

甲寅罷三省樞密院賞功司以其事歸本部

權知秦州表淵以其衆至行在詔隸韓世忠軍世忠數宋世榮之罪杖殺之

乙卯詔軍興以來忠義死節之家令中書省樞密院籍記姓名優加存卹訪其子孫量材錄用

丙辰詔諸路監司郡守遇朔望率見任官望拜二聖

是日苗傅後軍部將韓偽犯光澤縣陷之傅之敗也偽以兵六百趨郡武軍守臣朝散大夫張翥先期遁去偽入城焚掠皆盡遂引兵趨建昌軍官吏軍民

從所請也

詔宗室從軍充統領參謀者並赴闕

御營使司言防秋在近其沿江至海岸合定

地分請以知杭州康允之兼浙西制置使自鎮江府至江陰軍悉令允之措置從之

丙辰詔諸路監司郡守遇朔望率見任官望拜二聖

是日苗傅後軍部將韓偽犯光澤縣陷之傅之敗也偽以兵六百趨郡武軍守臣朝散大夫張翥先期遁去偽入城焚掠皆盡遂引兵趨建昌軍官吏軍民

從所請也

詔宗室從軍充統領參謀者並赴闕

御營使司言防秋在近其沿江至海岸合定

地分請以知杭州康允之兼浙西制置使自鎮江府至江陰軍悉令允之措置從之

丙辰詔諸路監司郡守遇朔望率見任官望拜二聖

1)

1)

皆欲逃去守臣方昭以六十口為質揭榜通衢敢言去者以軍法從事率衆嬰城親督守備傷攻而圍之凡六晝夜昭鼓衆益厲賊死者十三四一夕遁去進犯撫州守臣中大夫林積仁聞傷在圍中已棄城走傷乃入城縱掠積仁宣和末嘗爲御史靖康初以祕閣修撰守平陽寇至而遁遂坐斥至是復用之傷既陷臨川又攻湖口縣遂渡江至蘄州守城中大夫王姓與官吏皆逃去傷引兵欲依楊進於京西道爲王善張用所邀且聞進死乃還居黃陂境上會劉光世駐軍江州遣人招傷傷往見光世光世命還屯蘄州因更名世清號小韓尋詔世清添差蘄州兵馬鈐轄此以趙姓之遺史及紹興二年四月世清案狀江西提刑司奏蘄州所募稱傷傳殘黨而無其名以事考之即世清也

戊午祕閣修撰俞向知揚州維揚爲金所蹂未有守臣故投拭用之向卒不赴向除命日歷不詳今以紹興三年三月十五日吏部中書向詳補狀

命江浙淮南開畝畝澗水之地以限戎馬太常少卿黎確直龍圖閣知婺州日歷確無職名此以詳院題名修入

庚申隆祐皇太后至建康上率羣臣迎於郊外徵猷閣待制知平江府湯東野扈太后至行在遂以東野試尚書戶部侍郎張浚奏以東野兼宜撫司參贊軍事東野建言欲圖中興當先守關中據形勝以固根本此點附傳增入不得其日且附本此日歷及本部題名並無之

辛酉上手詔以四事自責一曰昧經邦之遠圖二曰昧戰難之大略三曰無殺人之德四曰失馭臣之柄仍命出榜朝堂徧諭天下使知朕悔過之意帶御器械李質權同主管殿前司公事邊順權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

壬戌集英殿修撰提舉杭州洞霄宮汪藻復爲中書舍人

乙丑顯謨閣直學士知建康府連南夫兼建康府宣徽太平州廣德軍制置使

丙寅罷江浙荆湖廣諸縣增置射士三分之一事見元年六月乙亥始朝廷以諸州禁兵不足乃集民兵置巡社又增射士以助之已而言者以謂巡社不利於東南既罷之猶存十分之一至是朝請大夫王誨言海陵縣應留巡社六十三人而歲數民閒庸錢六千三百緡利害可見民兵之法凡坊而產錢千緡鄉村田三頃並出一夫歲租之入或不足以供辦而點丁之際盡取其力穡之人此尤拂於人情新法弓手教習神臂弓專以捕寇故應募者鮮而諸縣更令上戶雇募每名歲用之數殆逾百千三者非悉朴之農夫即浮浪之囚徒使百姓重困而無益於用況三役並行於一時其何能給詔樞密院看詳故有是旨既而言者以爲無益乃罷武尉不數年而所增射士盡廢之罷武尉在紹興元年十月已卯置新法弓手在紹興四年正月甲戌以其事體不大故奉違濟之

止貶嶺外故盛德可以祈天永命植發此念已傷和氣騰康曰如植言傷陛下好生之德矣乃下詔略曰朕親擢袁植置之諫垣意其補過拾遺以救闕失而植供職以來忠厚之言未聞殺戮之事宜戒可出知池州明日康見上曰大哉王言太祖以來未嘗戮大臣國祚久長過於兩漢者此也未幾潛善卒於梅州尚書司勳員外郎趙鼎行右司諫宣議郎監登聞檢院呂祉特轉一官守右正言祉上疏論致治之要以聰明爲本其大略以謂善持養之則聰日聰明日明利及天下而生靈皆蒙其福不善持養則聰日不聰明日不明害及天下而生靈皆受其禍所以爲堯舜爲文武爲桀紂爲幽厲者皆由是也持養之道要在有益於聰明者爲之勿以小善爲無益而弗爲也有益於聰明者去之勿以小惡爲無傷而弗去也疏入上召對祉復進三策其一曰自古撥亂同於創業之君如漢高祖唐太宗是也漢高祖任用蕭何張良韓信號爲三傑然蕭何主筭符給軍食而不預謀議張良侍帷幄運籌策而不預戰鬪至於韓信則盡護諸將握兵在外他事並不預也唐太宗時房元齡長於謀杜如晦長於斷王珪魏徵善議論李靖李勣能用兵亦各效其力是以有功大抵天下事非一夫所能專任而況多事之際乎臣願陛下廣漢高祖之大度法唐太宗之英斷執政大臣稍均信任因其所長咨訪任使如漢之三傑唐之諸臣使之同心協力共濟艱難庶幾簡要而易爲專精而有功樞機之任各稱其職不負陛下委任責成之意其二曰自古得天下必以人心之同其失天下必以人心之異故曰受有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商周之廢興盡在是也自蔡京王黼更進用事異同之論起士大夫僥倖苟且各顧其私恩而不復知有公誼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朋黨之風盛廉恥之道喪不聞有一人履公守正表倡在位同心同德以尊主庇民爲心者欲望聖慈下詔布宣德意以鼓勵士氣開衆正之路杜羣枉之門則人心自歸國威自振中興之業庶幾可圖矣其三曰乞付諸將節制之權疏奏上悉嘉納既退遂有是命祉建陽人也此行狀不云何人所薦當求他詳考

諸州新置州學教授員此以紹興二年四月三日吏部申明狀增入中大夫知信陽軍劉絳除命郴州編管以京西都轉運司言絳正彥叔父恐難任守臣故也此以紹興五年二月十七日絳進狀修入

戊辰上諭大臣曰祖宗時不忘武備如鑿金明池蓋亦習水戰朕不久欲親閱諸將所部人馬仍召卿等共觀庶以知諸將能否後避敵不克行詔以防秋在近自南京至鎮江府沿江巡檢五十有五員令樞密院各擇材武可仗者一人爲之武其土軍有闕者並招填之承議郎新知富順監馮懃特轉一官以械管貽書苗傅論復辟事故也初張浚自高郵歸薦懃於上得召對懃奏陛下前日杭州復辟之事臣亦薄效區區自大臣而下皆知之但無肯爲臣言者上曰太后嘗言之翌日上以問輔臣李邴邴曰果有之遂命進秩後三日以懃爲尚書司勳員外郎日歷懃除郎在二十八日乙亥而懃除安錄載此省創在二十四日今從之升公安縣爲軍以其能捍禦也

庚午中書舍人汪藻兼直學士院

辛未上諭大臣曰近有上言者請朕與皇太后異宮豈有是理朕事皇太后如事母惟帳皆親視或得時果必先獻祖宗奉太后然後敢嘗外人安得有此論張浚曰此氣象甚好以陛下容納直言故有此狂直之士也

御營使司奏諸軍並以萬人為一軍每軍十將共置統制五員逐軍各置虎符於御前牧管非降虎符毋得擅出營違者從軍法每統制官為軍籍三本一上之御前一納御營使司一留軍中逐季揭帖諸將不得互相招收奏可時諸將方自擅迄不行

癸酉樞密院言自兵興至今軍政事務倍於平時欲依祖宗朝置檢詳官兩員請給視檢正官序位在左右司之下編修官四員止存一員依舊詳條法從之

詳諸房文字此據本院官屬題名附入題名在六月故附於此明年七月始正除舊格龍圖閣待制提領水軍沿江措置使陳彥文試尚書兵部侍郎仍充措置使尚書右司員外郎劉寧止直龍圖閣同提領水軍充措置副使彥文初除雜學士至是又改命之中奉大夫黃叔敖承議郎傅崧卿並為中書門下省檢正官崧卿墨卿弟也樞密院編修官秦梓提舉荆湖南路茶鹽公事降充直龍圖閣知荆南府唐愨復秘閣修撰

甲戌上自神霄宮入居建康府行宮御史中丞張守試尚書禮部侍郎守嘗論呂頤浩不可獨任而張浚不宜西去上不然之會有旨以東京糧運不繼復命大中大夫梁揚祖為發運使專切措置糧運以餉中都右司員外郎兼權給事中劉寧止言其不可詔以次官審讀行下遂命起居郎蔡審禮兼權給事中

守言揚祖不可用請罷之中書舍人李陵亦封還錄黃論揚祖前為發運使不能積粟以實中都道路梗澀未及半年而中都之人至於相食此揚祖之罪孰謂揚祖知首尾乎東京糧運不繼非有難曉有糧而無舟有舟而無人有人而無水有水可運而盜賊奪之三尺之童亦能知此孰謂發運司官不能知乎又緣給事闕官左史當攝審禮既已供職寧止自當引退外人不喻皆謂朝廷因揚祖之故特用審禮而能寧止此事不可戶曉臣恐天下以言為諱也守再上疏論列不報疏三上揚祖乃請奉祠守言揚祖以自請得祠是臣在憲臺言無可采因乞補外遂有是命守力辭不拜上命呂頤浩召守至政事堂以正士不宜輕去朝廷守乃受命

中書舍人范宗尹為御史中丞宗尹首言金人為國大患戰之不能勝禦之不能卻固已敵矣兩河陷沒陛下駐蹕維揚敵騎遽至僅能匹馬渡江至錢塘未閱月而苗劉之變生於肘腋此皆禍之大者其小者不可悉數大抵所為皆不成就所向皆不利豈徒人謀乖刺實由天意之未回也苟不能隱忍順受以紓目前之急深恐天意之不測別致非常之禍此臣所以日夜寒心也設若敵騎深入當以控扼之事責之將相陛下姑引而避之言至於此可謂無策然譬人之大病垂絕投之善藥但得不死徐議補治陛下誠能側身修行以享天心發政施仁以從民欲選將練卒繕甲儲糧數年之後以弱為強孰曰不可則今日之無策乃為異時之長策也中書舍人季陵亦言國家之根本在東南東南之根本在建康建康為城長江為池舟車漕運數路輻湊正今日之關中河內也陛下所當守亦敵人所必攻九江上流有建瓴之勢淮南諸郡有唇亡之憂今去防秋無日矣事之急者除盜賊習水戰凡要害之地

屯兵以守之謀議之善固無以易此然臣之區區竊有管見自古無守城天子以天子守城則內重而外細臣願陛下為馬上之計先定兵衛及扈從之臣精其選使可倚仗寡其數使易供億預詔郡邑各備巡幸使人不駭相時而動初無定方使人不測萬一敵勢縱橫便當整親按營壘召諸道之兵以為援師留將相大臣相率以死守鯁其喉牙使不能搏食東南是乃深根固本之道勿效前日百官跣足奔竄以扈蹕為名棄城池以與敵使生靈墮於塗炭財用填於溝壑而不恤也宗社安危在此一舉惟陛下早圖之宗尹陵所上疏不得本月日因宗尹入奏附通直郎新提舉兩浙路市舶沈與求守監察御史與求德清人嘗為太學博士張守所薦也

大夫知復州韓嚴直秘閣皆以守境故有是命季陵外制集有帝益知州州告詞不知在何時當考乙亥詔諭軍民以迫近防秋已令杜充提重兵淮右於七月下旬恭請隆祐皇太后率六宮宗室近屬迎奉神主前去江表朕與謀臣宿將戮力同心以備大敵進援中原應官吏士民家屬南去者官司毋得禁

先是東京留守杜充將赴行在檄直龍圖閣知蔡州程昌寓為留守制官至是昌寓入京城視事時京城自四門外餘皆闕人以病昌寓至欲盡開之又游手雜食市多鼠竊犯者雖一錢亦死昌寓欲寬為一千副留守郭仲荀皆不聽始昌寓之離蔡也吏士皆持半月糧既而食盡乃挑野菜而食此據昌寓家傳修入家傳云六月杜充赴行在檄公為留守制官月中適京師師事乙亥二十日也故因詳附見題姓之遺史於閏八月昌寓除留守十月書昌寓入京師恐誤自渡江以來百官除拜非侍從並尚書省出救至是言者以為有係招撫及行軍出給之人非惟無以示信且事體削弱乃詔自今帶貼職及遙郡人出告朝奉武翼大夫已上出救餘並給付身中書舍人季陵能為徽猷閣待制知太平州陵論遣張浚宣撫

陝蜀任太專非是議既許乃自引求去未行改提舉亳州明道宮旋奪職秘書省著作佐郎富直柔尚書禮部員外郎承事郎胡寅為僞部員外郎直柔之除禮部題名在二年五月秘書省題名在今年五月與日歷不同當考是日金人陷磁州初金人圍城急軍校楊再興等作亂殺權守趙子節推將官蘇珪領州事珪曰有三事能從我則可眾曰試言之珪曰我欲率軍民奪路歸京師見宗元帥如何時澤已死城中未知也眾曰不可又問與汝等力戰如何又曰不可珪曰查開門乎眾不應於是珪率眾請降金人以素隊至城下且折箭為誓曰不殺人丙子敵縱米麵入城其價頓減數十倍時磁州武安縣城守甚固金不能攻及聞磁降乃下

是夏賊貴仲正破岳州詔遣兵討捕既而起復奉議郎通判襄陽府程千秋招降之千秋因留以為將歷只於正月書貴仲正犯岳第一句更無首尾惟紹興三年五月庚午知岳州范寅數奏乞免稅狀云本州昨自貴仲正占據州城奉朝廷遣大兵殺散作書亦無仲正事迹案云趙姓之遺史有千秋統兵官貴仲正即其人也故附此或謂千秋為沿江割據時所招亦未可知此時但無書考其月耳仲正之死附今年十一月丁未蓋以紹興元年六月甲戌解潛為成乞歸官狀修入亦須詳考

行在。陳復山東定中原之策。朝廷信其說。邊官除職。又捐金帛付之。自牧至揚州。聞金人南侵。遂不行。詔江東西漕臣李尚行、張琮並兼皇太后進發隨軍應付。命池州募忠義勇敢萬人充守禦。詔宣和皇后父安禮封普安郡王。親屬與承信郎三十名。以後受冊推恩也。日歷無此。今以紹興二年十月二十一日吏部勘會狀修入。

癸未。武勝軍節度使御前左軍都統制韓世忠為檢校少保武勝昭慶軍節度使。賞平苗劉之功也。上遣使賜世忠金合。且御書忠勇二字表其旗幟。又封其妻梁氏為護國夫人。制曰。智略之優。無媿前史。給內中俸以寵之。將臣兼兩鎮功臣妻給俸皆自此始。慶遠軍節度使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御營使司都統制平寇前將軍主營侍衛步軍司公事范瑄為御營使司提舉一行事務。時瑄自南昌入見。故以命之。瑄除都統制。未見本月日。或可附今年三月韓世忠提舉事務之後。

除授宣州觀察使御營使司後軍統制辛企宗為御營使司都統制。企宗道宗兄也。自陝西攜所部由興洋赴行在。再遷都統制。韓世忠、張俊皆不服。乃命世忠、俊改御營為御前。知樞密院事張浚奏乞降夏國書二封。一如常式。一用敵國禮。又奏今雖遣使大金。綠尼瑪哈多在雲中。乞別降尼瑪哈書。大金國表兩本付臣行。所有禮物。俟到司相度。詔直學士院汪藻草書如浚奏。臣家

書一編。號國史拾遺者。雜記紹興和戰時文字。其中有請和略略云。頃聞邦禍。止緣棄向於民心。有失先資於大國。今則盡擯臣屬。遠望則念守禦。以從存師。徒莫振欲逃奔而來。免封城已窮。故因元帥而快所冀宅中而受命。無煩涉遠。以勞師。未知此即漢所草耶。或他人作也。今姑附此。或可削去。龍岡閣直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講兼權直學士院詹又引疾乞祠。上嘉其恬退。詔降徽猷閣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殿中侍御史王廷秀知筠州。右司諫趙鼎行殿中侍御史。先是廷秀論呂頤浩除擬不公。故有是命。右正言呂祉奏曰。朝廷今日緣論大臣。移一言官。明日緣論大臣。能一言官。則後日大臣行事有失。誰敢言者。願陛下以言章示大臣。使之自省。置身無過之地。如或不悛。黜之何惜。甲中。詔曰。朱勝非、顏岐、張澂、路允迪當軸處中。荷國重任。而不能身衛社稷。式遏因邪。方逆臣亂常之日。委其凌肆。以紊機衡。夫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孔子以為焉用彼相。昔馮道歷任數代。常為宰相。惜身安寵。以免於時。坐視廢君易主。如同何路。而歐陽修以為為臣如此。愧斷臂之婦人。今二凶既誅。典刑斯正。勝非之徒。蓋議其罪。於是勝非自觀文殿大學士知洪州。落職。提舉亳州明道宮。岐落資政殿學士。依舊提舉南京洪慶宮。允迪自資政殿學士。准西制置使落職。提舉江州太平觀。激自資政殿學士。江州路制置使坐朋附二凶。責授秘書少監。分司西京。衡州居住。給事中江浙制置使周望。武部尚書。兵部題名。望自太常少卿除。

御前左軍都統制韓世忠。統制官武略大夫。閣門宣贊舍人。王德擅殺其將陳彥章。下臺獄。殿中侍御史趙鼎。按德當死。上以其有戰功。特貸之。鼎言。德緣兵敗自慚。而忌世忠之功。故殺其將。且德總兵在外。而擅殺不顧。此風一長。其禍有不勝言。乃詔德除名。郴州編管。小歷云。編管德於江州。蓋承林泉野記之誤。今據四年五月辛亥。劉光世為德奏功狀參。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二十五 五〇七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二十五

【建炎三年】秋七月戊寅。(案)是月詔諸路州軍試經撥放度牒及聖節恩例等並權住。此事日歷不見。今以紹興二年二月十一日祠

部申請狀增入。

己卯。詔東京宗室並移慶州。太宗正司。用知太宗正丞洪子陽請也。

庚辰。尚書吏部員外郎鄭資之。送吏部與監當。以往湖北措置防江不職。故有是命。

辛巳。韓世忠軍還。執苗傅、劉正彥、苗翊詣都堂。審驗畢。磔於建康市。梟其首。正彥臨刑。瞋目罵傅曰。苗傅匹夫。不用吾言。遂至於此。時張達、苗瑀及傅二子先已死。議者欲擊戮之。大理少卿王衣奏曰。此曹在律當誅。願其中婦女有雇賣及鹵掠以從者。倘殺之。未免無辜。上矍然。即詔自傅、正彥妻子外皆免。衣歷城人也。建炎復辟記二凶伏誅在六月己酉。趙姓之遺史在六月癸丑。臧粹勳王記在六月壬戌。三考不同。(案)此乃呂頤浩在相位所

行。粹所記不應有誤。而動王記復云。二十有六日而主上反正。又有三日而傅正彥伏誅。以日計之。則二凶之誅當在七月辛卯。不知何以前後又自不同。今從日歷及會要。王明清揮塵後錄云。苗、劉獻俘。監軍幾自兩。先付之大理獄。將誅尸諸市。叔祖子裝請對云。上皇然曰。卿言極是。朕思慮所不到。子裝衣字也。日歷建炎四年六月丙子。內殿進呈。上曰。朕昨日大理寺上殿。朕不識王衣。昨日方見之。願似淨機。此則誅二凶之時。衣未嘗請對可知。或者書入奏言之。而明清誤記耳。今略刪潤。令不失實。

集英殿修撰知廬州胡舜陟請身守江北之地以謹行在且言今淮南盜賊大者數萬小者數千欲以本州鄉兵將兵及所降劉文舜之衆共二萬人仍更招羣盜須得數萬結之以威足以捍敵若其養兵之物與夫屯泊訓練戰陳之方則俟面奏上壯其言擢舜陟徽猷閣待制充淮西訓練使

寶文閣直學士權邦彥知江州兼本路制置使始東平失守論者欲重誦之上

以邦彥束身歸朝父母妻子皆致淪沒與他棄城官吏不同故止削二官而復有此命

尚書兵部侍郎李會充徽猷閣直學士知廬州集英殿修撰江西轉運副使王子獻知洪州

子獻建陽人也奉直大夫尚書司郎中徐俯主管亳州明道宮

吳給赴行在道梗不能至

乙酉言者論備江之策宜以鐵索爲沈網橫鎖江岸以防浮江順流之舟以木爲臥柵密藏於岸步之下使戰艦不可得而入此二者用力甚少而收功甚大詔付水軍制置司

路安撫使劉洪道與宮儀閣奉乘濰州去昌移屯濰州舉至濰縣爲權知萊州張成所敗衆皆潰散舉獨與麾下數十人泛海歸於朝廷儀引其衆犯密州不能入乃屯於州南盤石河去州八十里洪道攻青州拔之執金所命知州向大猷張成既敗閻皋之衆會金漸入州境成遂以城降金人罷成以叛臣吳錫知萊州時奉議郎知萊陽縣解致明以寇至遁歸成奏其盜用庫金詔提刑司劾治而成已叛矣

丙戌慶遠軍節度使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御營平寇前將軍權主管侍衛步軍使司提舉一行事務范瓊入見初瓊在江西右正言呂祉首奏其罪且進取瓊之策乃詔瓊赴行在瓊駐軍南昌徘徊觀釁詔監察御史陳戩趣其入覲瓊未拜詔先陳兵見戩且刺人以懼之戩不爲動徐曰將軍不見苗劉之事乎願熟計瓊乃朝服北向謝恩遂引兵趨閩既至未肯釋兵及入見而奏乞貸左言等罪附苗劉之罪且言自祖宗以來三衙不任河東北及陝西人今殿帥闕官乞除殿前司職事又言招到淮南京東盜賊十九萬人皆願聽臣節制上怒知樞密院事張浚奏瓊大逆不道罪惡滿盈臣自平江勤王凡三遣人致書約令進兵瓊皆不答今呼吸羣凶市在列郡以待竊發若不乘時顯戮他日必有王敦蘇峻之患上許之右僕射呂頤浩曰臣與瓊舊有嫌隙不敢獨任其事願付張浚浚退與集英殿修撰樞密院檢詳文字劉子羽謀

子羽已見元年四月甲子夜鎖吏於浚府中使作文書皆備丁亥朝退僞遣御前右軍都統制張俊以千人渡

江若捕他盜者因召浚瓊及御營副使劉光世赴都堂計事使俊將其衆甲以來瓊從兵滿街意象自若食已頤浩等相顧未發子羽坐廡下遽取寫敕黃紙詣前廡下曰有敕將軍可詣大理置對浚數瓊罪瓊愕眙遂以俊兵權縛付大理寺使光世出撫其衆曰所誅止瓊耳若等固天子自將之兵也衆皆投刃曰諾於是復以八字軍還付武功大夫忠州防禦使新知洮州王彥

頃刻而定

戊子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鄭耕登於位年五十鄭執政甫百日上甚悼之謂大臣曰朕元子猶能自排遣怒計至殆不能釋也常博外特賜田十頃第一區以撫其孤

己丑資政殿學士朝奉大夫王綯參知政事朝奉大夫試兵部尚書周望同簽書樞密院事望不加職綯不進官呂頤浩失之也後四日乃進綯中大夫望除端明殿學士綯密奏川陝重地張浚不可專任宜求同德之人協贊之御營使司同都統制辛企宗提舉御營使司一行事務詔減民間所增役錢時已汰新置射士遂減之其後復撥已增錢赴行在

庚寅鄉貢進士李時雨上書曰臣竊聞皇太子服藥不痊仰惟陛下丁艱難困厄之會方資臂膀又致輟朝此天禍之於陛下亦已極矣然事之既往夫復何言而承嗣之道理不可後又況國家當憂動危急之際宗廟社稷之所繫屬敵國之所觀望不於此時權時制宜爲之謀畫臣恐天下之心未

有安也爲今之計欲乞暫擇宗室之賢者一人使視皇太子事以係屬四海增重朝廷俟陛下皇太子長成昇之東宮則以一王封視皇子亦不爲嫌也伏望陛下斷以不疑而力行之遠惟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無所繼統晚年聽言遂進英廟於漢安懿王之宮蓋不以一己爲私而以天下爲念可爲萬世之賢君矣陛下法此前規使社稷有所統屬天下幸甚若以爲陛下春秋鼎盛未可以擬仁廟繼立之事則是

大誤國計也時雨仁壽人黨人新之子以其父上書入籍訴於朝吏部擬將仕郎鈔未下書奏詔前降給還恩澤指揮更不施行日下押出國門久之時雨以策干張俊於閩州遂以爲忠州文學建炎以來言儲嗣者蓋自時雨始

辛卯詔諫院別置局不隸後省許與兩省官相見議事元豐初用唐制置諫官八員分左右隸兩省至是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二十五

五〇九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二十五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二十五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二十五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二十五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二十五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二十五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二十五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二十五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二十五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二十五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二十五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二十五

始復之。如祖宗之故。升杭州為臨安府。

壬辰，詔范瓊就大理寺賜死。時大理少卿王衣率詔瓊，瓊不伏。言者又論瓊逼遷上皇，擅戮吳革，迎立張邦昌等事。章下大理，衣具以責之。瓊稱死罪。衣顧吏曰：「囚詞服矣。」遂上其獄。詔用臺諫三章，責為單州團練副使。衡州安置。章再上，乃賜瓊死。其親屬將佐並釋之。獄吏殺瓊，瓊猶不肯。吏以刀自缺盆插入，叫呼移時死。其弟及三子皆流嶺南。罷內香藥庫，以其物歸左藏。

甲午，張用與馬友分兵。用屯確山，麥且盡，衆皆乏食。乃議復往山東。友請以所部沿淮巡綽，用識其意。許之。友以本部兵數萬去，自分爲七軍。用與曹成、李宏屯光州境內。沿淮割木塞，爲久駐之計。初，京城失守，統制官閻瑾遁去，留其塔劉紹先，以兵數千屯光州。守臣任詩厚遇之。詩在光四年，頗得其用。故自靖康以來，諸郡多破，而光獨得全。

乙未，尙書主客員外郎謝亮假太常卿，權宜撫處置使司參議，以將遣使西夏也。日歷乙未，謝亮差充張浚下屬官，今以紹興元年二月庚

丙申，詔兩浙路守臣兼制置安撫使者，非緣軍旅，毋得妄用便宜。令御史臺議察，用言者請也。

丁酉，鑄三省樞密院銀印。朝奉郎監諸司審計司崔縱爲中奉大夫右文殿修撰工部尙書，充奉使大金軍前使。武節郎開門宣贊舍人郭元明爲武顯大夫忠州刺史副之。縱，臨州人也。時金左副元帥宗維自東平遷雲中，右副元帥宗輔自濱州遷燕山，留右監軍昌守山東地。上慮其再至，復遣使議和。朝奉郎劉誨直顯謨閣知楚州。王明清撰慶第三錄云：誨以直顯謨閣出使，使還除直顯謨閣知楚州。誨將使指之光華，備歷征途之險阻，既分發於劉都，仍進直於清班，誨作見本集中。日歷乃以誨爲直顯謨閣當考。

言者請以江心凡有沙磧要害之地，多置寨柵，每柵以卒五百人，戰船十艘爲率。從之。

戊戌，直龍圖閣沿江措置副使劉寧止添差江淮荆浙制置發運副使，從衛往洪州。

庚子，中書舍人汪藻試給事中，仍兼權直學士院。尙書左司員外郎李正民起居郎，恭贊禮，太常少卿李公彥並爲中書舍人。密禮，公彥仍召試。公彥已見二年九月壬辰。尙書駕部員外郎胡寅守起居郎，禮部員外郎富直柔試起居舍人，富直柔除郎，復兩旬。復有此命，直柔尋遷右諫議大夫。直柔之遷，日歷與後名題名皆不載，諫院題名在今年七月。中大夫

韓肖胄行尙書左司郎中，朝請郎御營使司參議官李承造守石司員外郎，承造仍與太常少卿柳約並兼權御營使司參議。肖胄，忠彥孫。忠彥，子元符，末左僕射。約，臨安人也。肖胄之餘，日歷不載，都司題名在此月故，因承造除命併書之。承奉郎吳若試尙

書考功員外郎，奉議郎張闈守駕部員外郎。朝奉郎周離亨爲尙書金部員外郎，鄂州點校上供錢物。尙書戶部侍郎宜撫處置使司參贊軍事湯東野試工部侍郎，兼知建康府。時建康治保軍會，而浙東制置使韓世忠屯蔣山，遂守臣顯謨閣直學士連南夫而奪其治寺。殿中侍御史趙鼎言：「南夫緩不及事，固可罪。然世忠躬率使臣，排闥而入，逐天子之京尹，此而可爲，無不可爲者矣。」願下詔切責世忠，而

罷南夫，仍治其使臣之先入者。此爲兩得。上曰：「唐肅宗與靈武諸軍草創，得一李勉，然後朝廷尊。今朕得卿，無愧昔人矣。」乃降南夫知桂州，而以東野知建康府。戍兵故皆華盜，喜獲奪市井，東野峻法繩之，不少縱。民恃以安。建康志：東野到任在六月，熊克小歷亦係此事於六月末。今從日歷係七月庚子。日歷不書除工侍，此以附修及本部題名參修，但本部題名在六月當考。熊克又以東野爲兵部侍郎，蓋誤。中書舍人董道充徽猷閣待制，適爲宗正少卿。官省而罷，旋入西掖。至是，繼踰月也。董道入初見建炎元年三月，今年五月戊子除江東提刑，其餘舍人，日歷題名皆失之。

知樞密院事御營副使宜撫處置使張浚以親兵千五百人騎三百發行在。此據紹興三年九月乙亥，賜度僧牒二萬，紫衣師號五千爲軍費。此據紹興四年九月趙鼎乞添賜度牒增入，度牒二萬，此時爲直二。上賜川，陝官吏軍民詔曰：朕嗣承大統，遭時多故，夙夜以思，未知攸濟。正賴中外有位，悉力自效，共拯傾危。今遣知樞密院事張浚往諭密旨，黜陟之典，得以便宜施行。卿等其念祖宗積累之勤，勉人臣忠義之節，以身殉國，無貽名教之差。同德一心，共建隆興之業。當有茂賞，以答殊勳。自王瓌、謝亮之歸，朝廷開闢延經略使曲端、欲斬王庶，疑其有反心，乃以御營使司提舉一行事務召端，端疑不行。權陝西轉運判官張彬勸端，端不聽。議者喧言端反，端無以自明，至是浚入辭，以百口明端不反。時明州觀察使劉錫、親衛大夫明州觀察使趙哲皆在浚軍，浚辟集英殿修撰知秦州劉子羽參議軍事，尙書考功員外郎傅壽、兵部員外郎馮康、國主管機宜文字武功大夫忠州防禦使王彥爲前軍統制，彥將八字軍以從。太學博士何洋、閣門祇候甄援等俱從行。康國將行，往辭臺諫，趙鼎謂之曰：元樞新立大功，出當川、陝，半天下之責，自邊事外，悉當奏稟。蓋大臣在外，忌權太重也。是日浚軍行，屯雨花台。時東京米升四五千，留守杜充既還朝，副留守郭仲荀以敵逼京畿，糧儲告竭，遂率餘兵赴行在。充先行，至江寧鎮與浚遇，屏人語久之而別。

辛丑，朝奉郎陳恬直祕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恬，堯叟元孫。堯叟，閩中人，詳符中爲樞密使相。少力學，屏居陽翟，躬耕養母。往來嵩山，上皇聞其名，詔爲祕書省正字，奉祠去。避地還蜀，大臣薦其賢，至是復召。恬以老疾求去，未幾卒於桂州。中奉大夫知滁州向子汲請罷民兵，復巡社，專保鄉井，毋得調發守隘。從之。尋命聽守臣節制。子汲，敏中元孫也。詔進士陳大川、程百之並補迪功郎。大川，百之初，朝廷以祈養爲淮東馬步軍副總管，屯陽州，已而復叛，招撫使王瓌與遇於興化縣，瓌軍不整，爲養所乘，大敗。制書金鼓印文皆爲養所得，瓌僅以身免。

壬寅，詔迎奉皇太后率六宮往豫章，且奉太廟神主，景靈宮祖宗神御以行。百司非預軍旅之事者悉從。以參知政事李昉、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滕康並爲資政殿學士，兩權知三省樞密院事。康權同知三省樞密院事，凡常程有格法事，又四方奏獻吏部差注舉辟功賞之屬，皆隸焉。奏獻事，四年二月內中道行在。惟軍旅錢穀除拜，則總於行營如故。仍命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建武軍節度使楊惟忠將衛兵萬人從行。熊克小歷，上以金將

入使。方遣兵守淮。及控扼江上。未有順動之意。王寅謂云。案日歷。六月乙亥。上已降。宣武軍節度使東京留守杜充爲中。御筆及此事。今但以臨行申論諸語耳。今於六月乙亥。七月壬寅。各隨事書之。庶見本末。

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兼宣撫處置副使。呂頤浩。張浚薦之也。仍命充總兵防淮。賜錢八十四萬緡。爲軍中四月之費。時奉使洪皓等未至雲中。完顏弼請侵江浙。左副元帥宗維許之。大理寺言范瓊已賜死。詔宣撫使司參議軍事劉子羽諸治獄官吏各進秩一等。獄卒及軍士與勞者。賜銀帛。各有差。

乙巳。詔戶部供錢絹各二萬貫。銀萬兩。隨從皇太后。以備支費。后性儉約。有司日供千緡而止。及是將行。斥賣殿庫絹二千匹以充費。上聞之。謂大臣曰。朕事太后。與所生無異。近市得衣絹數千匹。即先分獻。飲食亦然。今往南昌。未有還期。除繙自禁中分納外。餘可令趣辦之。命江西。閩。廣。荆。湖。團練槍杖手。峒丁。以備調發。詔淮南沿江民閒水手小舟。並委守令籍其姓名。俟有探報。其巡檢各部。赴江岸與本處地分同備戰守。優給錢米。候事定日放散。時沿江雖置巡檢。而朝請郎通判池州郭偉言。濱江之民。皆善操舟。萬一敵騎掩至。所謂巡檢。勢力單弱。不能拒捕。則沿江習水之人。必爲敵用。故有是旨。吳國長公主入朝。以易元吉畫主管筆小玉山爲獻。上諭以朕平生無玩好。長主厚費致之。殊可惜。復還之。山東盜郭仲威初與李成同在淄州。金人既入。成先往泗上。仲威乃引兵至淮揚軍。欲與其民貿易。既而聞之。仲威之衆才數百。乃取下邳八鄉之民。雜於軍中。凡四月。至是城陷。仲威入城大掠。取強壯以充軍。京西南路招捉副使王俊掠汝州。京西北路制置使翟興聞之。親往招俊。既入境。命塞井夷竈。以困興。興至城下。俊欲出兵擊之。興曰。吾以好意來。而俊敢爾。命攻之。將士應時登城。俊引其衆遁歸徽蓋山。興按轡入城。秋毫無犯。百姓皆安堵。後三日。引兵至徽蓋山。俊出戰。興又敗之。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二十六

【建炎三年】八月戊申。（案是月丁未朔）環慶經略使王似言。方今用兵之際。關陝六路帥。乞皆用武臣。呂頤浩

曰。臣少識種諤。眇小而爲西夏信服。今之武帥。類皆鬪將。非智將。罕見如諤之比。杜充曰。方今艱難。帥臣不得坐運帷幄。當以冒矢石爲事。上曰。王似未知武臣少能知義理。若文臣中有智勇兼資。練達邊事。如范仲淹者。豈必以親臨矢石爲多。何藉武帥。

己酉。移浙西安撫司於鎮江府。臨安守臣改帶管內安撫使。翰林學士曾楙試禮部尚書。龍圖閣待制知台州謝克家試兵部尚書。右文殿修撰江淮等路發運副使葉煥爲徽猷閣待制。知鎮江府。（換進職在壬子）

今併

壬子。資政殿學士權知三省樞密院事李邴以本職提舉杭州洞霄宮。邴與呂頤浩論不合。力乞免。乃有是命。（案）宋史資政殿學士權知三省樞密院事滕康進權知三省樞密院事。吏部尚書劉珪爲端明殿學士。權知三省樞密院事。仍許珪綴執政班奏事。詔尚書吏部侍郎高衛從衛往洪州。仍兼御營使司參贊軍事。沿路因使處置控掘。及其形勢以聞。時雖下詔堅守建康。而議者以爲朝廷陰爲避敵。

之計。呂頤浩因奏事為上言。如會榷尙疑之。況小民乎。宜量留贖御。掌批奏牘。以固人心。且免令內臣權管。恐其不密。或緣此開端。上納之。（案）洪州之行。實與贖御無涉。而強才人吳夫人留上左右。恐用贖御納說也。

甲寅。劉文輝寇舒州。通判權州事鄭嚴遣人以禮待之。文輝遂入城。秋毫不敢犯。嚴請於朝。以文輝為淮西都巡檢使。賜金帶。嚴雖離人也。龍圖閣待制陝西節制使王庶能微服開直學士。知慶陽府。王似為陝西節制使。初。庶聞敵去。復入延安。而城不可守。乃移駐洛郊。收召散亡。會詔庶守長安。庶益治軍。且上章請不能守延安之罪。遂罷去。延安之陷也。金人移兵趨環慶路。似選勁兵邀擊於險。兵不能進。故用之。

乙卯。詔應侍從官。非功在社稷。及死於國事之人。所得官給葬事指揮勿行。以言者有請也。此據紹興三年正月十九日廣東轉運判官章傑申言。劉子增入日歷在乙丑。

丙辰。詔祠部度牒改用綾紙。做茶鹽鈔法。用朱印合用號。仍增綾紙工直錢十緡。通舊為百二十緡。以尙書戶部侍郎葉份兼權禮部侍郎。提領措置。自治平末年。始開度牒。李蕪長編。熙寧元年七月戊戌注。前此未嘗書度牒。因前公輔言。而後出之。度牒蓋始此。

辛酉。廣州學教授林勳獻本政書十三篇。勳以為國朝兵農之政。大抵因唐末之故。今農貧而多失職。兵驕而不可用。是以飢民竄卒。類為盜賊。宜做古井田之制。使民一夫占田五十畝。其有羨田之家。毋得市田。其無田與游惰未作者。皆驅之使為隸農。以籍田之羨者。而雜紐錢穀。以為什一之稅。本朝二稅之數。視唐增至七倍。今本政之制。每十六夫為一井。提封百里為三千四百井。率稅米五萬一千斛。錢萬一千緡。每井賦二兵。馬一匹。率為兵六千四百人。馬三千五百匹。此方百里之縣。歲取五之一。以為上番之額。所出賦稅總數。

以給征役。無事則又分為四番。以直官府。以給守衛。是民凡三十五年而役始一徧也。悉上則歲食米萬九千餘斛。錢三千六百餘緡。無事則減四分之一。皆以一同之租稅供之。匹婦之貢。絹三尺。綿一兩。百里之縣。歲收絹四千餘匹。綿三千四百斤。非蠶鄉則布六尺。麻二兩。所供視綿絹率倍之。行之十年。則民之口算。官之酒酤。與凡茶鹽香礬之權。皆可弛以予民。其說甚備。書奏。以勸為桂州節度掌書記。其後勳又上比較書二篇。大略謂桂州地東西六百里。南北五十里。以古尺計之。為方百里之國四十。當墾田二百二十五萬頃。有田夫二百四萬餘人。出米千二十四萬斛。祿卿大夫以下四千人。賦兵三十萬人。今桂州墾田約萬四千二百頃。丁二十一萬一千。稅錢萬五千餘緡。苗米五萬餘斛。州縣官不滿百員。官兵五千一百人。蓋土地荒蕪。而游手未作之人。是以地利多遺。財用不足。皆本政不修之故。勳。臨賀人也。

壬戌。隆祐皇太后登舟發建康。百官辭於內東門。上猶慮金人侵犯。密諭滕康。劉珪。令緩急取太后聖旨。便宜以行。此據李正民來件。宋史。熙寧二年十一月。一日。準旨。授宣義郎。此其在出使之前。不知與范濶。張銳。有無相關。今附此。當求其詳。考。

癸亥。徽猷閣待制洪皓奏。自壽春府由東京出界。呂頤浩曰。將來崔縱未必先到。上曰。今奉始欲如王雲者。豈易得。先是。羣盜張俊。後即小張俊也。李貴。嘯聚穎上。道益梗。提舉官范濶。張銳。皆招慰之。旋復亂。皓至順昌。聞賊有至近郊。以牛驢市物者。約與相見。誰門下。皓曉督切至。曰。自古無白頭賊。賊棘。請歸報其渠帥。適為書至其窟穴。俊。貴。皆聽命。率所領入宿衛。貴。即俗所謂李閻羅者。此據洪皓行述附見。日歷。紹興三年五月二日。御史。章。主。海。陳。祖。禮。

直龍圖閣兩浙轉運副使王綵。罷。仍奪之職。坐不刊行資治通鑑板本也。始范沖刻是書。垂成而去。琮至。遽罷之。言者劾琮。指司馬光為姦人。謂通鑑為邪說。必欲毀板。恐其流傳。故有是命。日歷。不載。勳。此以四年四月乙酉刑部檢舉復職。

乙丑。直龍圖閣權東京留守判官程昌寓。自京城還蔡州。初。杜充既去。昌寓以無糧不可留。引所部還蔡。昌寓家。傳。六七月。蔡父老。五百餘人。投。於。留。司。句。公。道。曰。蔡。游。經。蔡。境。雖。今。有。本。道。運。判。官。蔡。其。政。制。官。誠。切。杜。充。時。為。宣。撫。間。之。撤。公。道。昌。寓。之。去。乃。以。無。糧。不。可。留。非。為。蔡。也。道。更。十。月。昌。寓。入。京。師。四。年。正。月。還。蔡。昌。寓。在。京。師。凡。四。月。隨。行。軍。吏。無。糧。食。乃。不。可。留。性。之。所。書。年。月。恐。誤。今。從。家。傳。

權京城留守。悟。初。見。元。年。八。月。丙。寅。日。歷。悟。以。元。年。六。月。壬。午。除。京。師。轉。運。判。官。自。後。不。見。除。日。臣。家。藏。編。之。來。者。以。萬。數。離。京。師。數。日。始。得。殺。食。自。此。京。師。人。來。者。遂。絕。矣。先。是。知。唐。州。滕。牧。為。董。平。所。逐。事。見。今。年。五。月。乙。巳。

會。羣。盜。八。鑿。鐵。王。民。等。犯。京。西。牧。自。襄。陽。遣。使。招。之。皆。聽。命。遂。以。其。衆。還。桐。柏。攻。平。民。取。道。蔡。州。昌。寓。不。納。民。營。城。東。兩。日。無。所。得。而。去。牧。以。民。之。軍。與。平。戰。平。敗。執。通。判。事。李。新。以。行。未。幾。牧。遷。京。西。轉。運。判。官。唐。州。遂。無。主。將。京。師。自。悟。留。守。後。命。令。不。復。能。行。留。守。司。名。存。而。已。據。程。昌。寓。家。傳。王。民。以。昌。寓。至。蔡。之。日。過。其。州。故。附。於。此。未。知。與。董。平。以。何。日。戰。也。

初。統。制。官。喬。仲。福。自。閩。中。引。兵。還。行。在。道。饒。州。入。其。郭。占。民。居。掠。子。女。呂。頤。浩。聞。之。白。上。詔。官。軍。經。由。州。縣。者。皆。毋。得。入。城。仍。具。應。付。錢。物。數。及。有。無。騷。擾。申。尙。書。省。

丙寅。上謂輔臣曰。國用匱乏。政以所費處多。呂頤浩曰。用兵費財。最號不貲。故漢文常不言兵。而天下富。上曰。用兵與營造。最費國用。深可戒也。（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漢武帝好事四裔。內修宮室。剝民之膚。極矣。及盜賊蜂起。乃始封宰相。以富民侯。顧矣。益哉。太上皇帝。以用兵營造。為費財之戒。其有鑒於斯。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二十六 五二三

卒用之。自軍興後，淮西八郡，羣盜攻蹂無全城。舜陟守廬二年，安堵如故。緣是感人德之。龍圖閣直學士知平江府孫觀龍，乃奪其職。以言者論觀龍，建明王安石常平聚斂之法也。時觀在平江，拘催民間崇寧以來青苗積欠，民苦其擾。上聞，亟下詔除之。下詔在九月已未，今併附見。資政殿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李哪知平江府。

初以防秋起江浙、福建、湖南等路禁兵，屯於昇、江、蘇、潤、荆、襄六郡，而宣撫處置使張浚以江東諸州地多要害，用便宜止之。已卯以聞，然議者謂浚所得便宜之命，嘗用於川陝軍前，今甫出國門而遂用之，非也。議者蓋朱勝非。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二十七

【建炎三年】閏八月丁丑朔，御筆朕嗣位累年，凡可以成息兵者，卑辭降禮，無所不至，而敵人猖獗，迫逐陵犯，未有休息之期。朕甚憚之，比命杜充提兵防淮，然大江之北，左右應接，我所守者一由荆、襄至通泰，敵之可來者五六，兵家勝負，難可預期。朕欲定居建康，不復移蹕，與夫右趨鄂、岳，左駐吳、越，山川形勢，地利人情，孰安孰危，孰利孰害，三省可示行在職事管兵官，條具以聞。始張浚建武昌之議，呂頤浩是之，有成說矣。浚行未幾，江浙士大夫搖動頤浩，遂變初議。是日，召隨駕百官及諸統制赴都堂，至晚以二十五封進入。大率皆言鄂、岳道遠，饋餉難繼，又慮上駕一動，則江北羣盜乘虛過江，東南非我有矣。翌日，輔臣入對，上猶未視，謂頤浩曰：但恐封事中趣向不一，昔真宗澶淵之役，陳堯叟蜀人則欲幸蜀，王欽若南人則欲幸金陵，惟寇準決策親征，人臣若不以家謀，專為國計，則無不安利矣。然卒定東巡之策。

戊寅，尚書工部侍郎兼知建康府湯東野提舉應副六宮事務，先往平江。案六月王寅詔降詔皇太后率六宮侍從，今此猶有所謂六宮者，豈非上左右侍從之人邪？四年六月已亥注云可考。徽猷閣待制知廬州胡舜陟知建康府，充沿江都制置使，集英殿修撰王義叔副之。先是舜陟言欲專治軍旅，前迎大敵，以謀與戰，仰護行在。王綯曰：舜陟語甚壯，似可託以方面。上曰：言未可信，須在行事。會兵部侍郎沿江措置使陳彥文引疾能為龍圖閣直學士在外宮觀，乃

乙酉，詔諸路復置提舉常平官指揮勿行，用殿中侍御史趙鼎疏也。鼎之疏曰：臣聞漢昭元年，罷榷酤均輸之法，唐順宗即位，罷月進羨餘之資，如拯溺救焚，惟恐其不及，所以固邦本於不拔，延世祚於無窮。恭惟陛下即位之元年，即降指揮罷常平官吏，獨免常平錢穀，詔下之日，無遠無近，鼓舞歡呼，仰戴惟新之政，而去歲之冬初，復有指揮置提舉官，根刷諸司侵支，催理民間舊欠，諸司侵支，固豈入己，非軍期犒賞，則月給錢糧，逼使撥還，亦非己出，奪彼與此，有何利害。民間舊欠，所在皆然，非逃亡人民，則庸資猾戶，迫令輸納，號令不行，良善之氓，例遭抑配，開猶吏衣食之源，遺平民推剝之苦，人心駭愕，物論紛紜，使陛下重失人心，特在此舉，繼聞有旨委從官詳議，渡江之後，未即施行，而遠方官司，奉承不暇，修飾廨舍，召置吏人，供帳什物之資，增給祿廩之費，不知其幾何也。近據監察御史林之平申福州一州，已使過錢三萬餘貫，則其餘州縣，計不減此。提舉官差與不差，提舉司置與不置，元無明降指揮，徒使四方奉行違戾，竊惟斂散本非良法，知取債之利，而不知還債之害。前言固已曲盡於人情，而今乃督責於既已放免之後，其為嗟怨，豈特還債之比耶。臣願陛下明降睿旨，一依建炎元年指揮，罷提舉常平官吏，放見錢穀，仍令追理耗用，椿充錢本，復舊平糴之法，不惟陛下卹民之詔，不為空言，而使斯民復見祖宗之政矣。疏奏，從之。是日上謂輔臣曰：士大夫閒，有言李綱可用者，朕以其人心雖忠義，但志大才疏，用之必亡人之國，故不復用。呂頤浩曰：臣等與綱素無嫌隙，原其心非故欲誤國，但志大才疏耳。上曰：如聽那僚言，遂結伊都，金人至今以為毀端。周望曰：如宣撫河東，先於河陽納置級軍，金人聞而笑之，亦足見其疏也。丙戌，御營使司參議官柳約請令士豪募民防江，不仰給縣官者二百五十人，官其首，仰給者倍之。先是沿江制置司乞計人數正補官資，更不借補。上曰：自崇觀以來，爵秩叨濫，日甚一日，如小使臣闕只二萬餘，今借補者何啻三五十萬，將來事平，未知何以處之。呂頤浩曰：若分布諸州縣，止給俸錢，即不難處也。王綯曰：富貴人主操柄，若使臣下得假，將何以取臣。上甚以為然。

之數月及陷健與其家皆死後贈璫等官錄其家有差

健初見二年三月紹興五年四月己酉推恩三年五月發宋推恩今並附此

是日上召諸將

問以移蹕之地御前右軍都統張俊御營都統制辛企宗勸上自岳鄂幸長沙左軍都統制韓世忠後至曰國家已失河北山東若又棄江淮更有何地

上乃命內侍押三人赴都堂議上聞俊等退避之說殊佛然至晚不食戊子呂頤浩等入對上謂曰俊企宗不敢戰故欲避於湖南朕以為金人所恃者騎衆耳

浙西水鄉騎雖衆不得騎也且人心一搖雖至川廣恐所至皆敵國爾頤浩曰金人之謀以陛下所至為邊面今當且戰且避但率陛下於萬全之地臣願留常澗死守上曰朕左右豈可無宰相周望曰臣觀從

與李彥仙輩以潰卒羣盜猶能與金兵對壘拒守陝洛臣等備位宰執若不能死戰以守異日何顏見彥仙輩臣實恥之上曰張守入對言不如留杜充建康不可過江頤浩曰臣與王綯周望韓世忠議本自如此上又欲令世忠守鎮江府劉光世守太平及池州頤浩等以為然防淮之議遂格

己丑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呂頤浩進左僕射同知樞密院事杜充守右僕射並同平章事兼御營使充既升宥密自言中風在告上知其不滿且以充久司留輪天下屬望將授以兵柄故越次用之制下四日充即起視事

御營副使是日通奉大夫范致虛入對先是右正言呂祉言致虛之才在今日可當一面雖有過宜乘瑕用之乃自謫籍中召赴行在而右諫議大夫富直柔力言致虛不當復用遂除資正殿學士知鼎州社

輕失形勢一向畏縮惟務遠巡軍民怨咨如出一口存亡之決近在目前凡此節次十餘條皆所謂舉措失人心之大者也自古衰亡固不足道請以中興者言之夏少康周宣王燕昭王越句踐漢光武莫不任賢使能修政事治軍旅而其奮發刻厲期於必成者則又本於憤恥恨怒之意不能報怨終不苟己所以

光復舊物各稱賢君未有乘衰微缺絕之後竊竊焉因陋以為榮施焉苟且以為安而能久長無禍者也為陛下計當何如而黃潛善汪伯彥願以乳媪護赤子之術待陛下曰上皇之子殆將三十人今所存惟聖體不可不自重愛也

曾不知太祖勤勞取天下列聖兢兢業業嗣守不敢墜失今也宗廟為草莽墟之陵闕為舂鏹警之堂堂中華戎馬主之赫赫帝圖盜賊營之然則潛善伯彥所遺誤陛下陷陵廟廢土宇喪生靈者又豈燕昭越踐漢光武之比乎本初嗣復既不為迎二帝之策因循遠狩又不為守中國之謀以至於今德義不孚而號令不行刑罰不威而爵賞不勸巡幸所至民以淮甸為戒駐蹕所在人以敵至為憂東南之州郡幾何翠華之省方無已若不更策以救垂亡則陛下永負孝弟之愆常有父兄之責則人心已去天命難持

雖欲糴糶山海跋履崎嶇臣恐非所以為自全之計也為今之計願陛下一切反前失而已則必下詔曰繼紹大統出於臣庶之詔而不悟其非巡守東南出於僥倖之心而不虞其禍經涉變故僅免危亡蓋上天警戒於眇躬俾大宋不失於舊物金人扶立僭偽俾臣作君朕義不戴天志思雪恥父兄旅泊陵廟荒殘罪乃在予無所逃責以此號召四海發動人心不敢愛身決意講武然後選將訓兵戎衣臨陣案行淮甸上及荆襄收其豪英誓以戰伐天下忠義之士必雲合而景從天下武勇之夫必響應而崛起

國用不足於此不患無財甲馬不強於此不患無備有道多助無道寡助秦隴雖遠驍騎壯士即可坐致齊魯雖失饒財厚貨必自竭輪陛下凡所欲為孰不如志其為利害豈與選保吳越日就滅亡同年而語哉臣不自量每切憤歎既未被堅執銳先啓戎行而服業簡編討論古昔固當忘其味陋少贊經綸輒為陛下畫七策為中興之術其一曰罷和議而修戰略蓋和之所以可講者兩地用兵勢力相敵利害相當故也非強弱盛衰不相侔所能成也而其議則出於耿南仲何也淵聖皇帝在東宮嘗宜和季年王黼欲搖動者屢矣南仲為東宮官計無所出則歸依右丞李邦彥時邦彥方被寵眷又陰為他日之計每因王黼譏語頗曾解紛亦緣上皇仁慈本無移易太子之意也

既而聖淵嗣極遽遷前朝大臣而邦彥為次相金人退至城下邦彥諸諫小人烏知遠慮遂獻和議而南仲以宮傅之重方奉椒房出奔聞六飛堅守至陳留而返自愧其失因附邦彥而沮神師道擊敵之謀於是覆邦之患滋蔓而起分朋植黨必欲自勝主戰伐者李綱神師道兩人而已會幾一去國論紛然中制河東之師必使陷沒以伸和議之必信二帝遠去宗族盡徙中原塗炭至今益甚者本緣南仲主持邦彥以報私恩不為國慮之所致其朋徒附合狼戾膠結寧誤趙氏不負欺門之所為也使其可和則淵聖執德不回馴致禍敗而陛下東詞厚禮避地稱臣無所不用其極乞和之使接武於道宜其少緩師矣何以累年而尚無效耶自古中國強如漢武帝唐太宗其得志四裔必并吞掃滅以示廣大侮亡取亂竭其兵力而後已中國禮義所自出也恃強陵弱猶且如此乃今以廉退慈仁君子長者之事望於尼瑪哈有是理哉若以為強弱之勢絕不相侔

縱使向前萬不能抗。則自古徒步奮臂無尺寸之地。而爭帝王之圖者。彼何人哉。伏望陛下。明照利害之原。罷絕和議。刻意講武。以使命之幣。為養兵之費。此乃晉惠公征繕立圍之策。漢高祖迎太公呂后之謀。斷而行之。堅確不變。庶幾敵國知我有含怒必鬪之志。沙漠之覆。或有還期。不然。而今僻處東南。萬事不競。納賂則孰富於京室。納質則孰重於二帝。飾子女則孰多於中原之佳麗。遣大臣則孰加於異意之幸。輔深思遠慮。反復計之。所為乞和。必無可成之理也。昔北狄至澶州。王欽若。陳堯叟。請幸吳蜀。惟寇準勸親征。及成功之後。欽若等羞恨。無以藉口。則誠真宗曰。當時寇準亦豈有好計。但是熱血相沃。譬如博錢。以陛下為孤注耳。使人君不明。則欽若之言為愛君。而寇準之功為幸勝。今之議和者。其情狀一一出於此。苟能息絕其議。陛下不藉之以塞民望。大臣不藉之以寬己責。則必為善後之圖矣。其二曰。置行臺以區別緩急之務。夫事有緩急。治有先後。既定議講武。則其餘庶事。有日力不暇給者。當置行臺以區別之。今典章文物。一切掃地。百司庶府。殆為虛設。其必不可闕者。惟吏部。戶部。為急。誠使江淮。兩浙。湖北。並依八路法。慎擇監司而付之。則吏部銓事。亦復減省。不過置侍郎一員。郎官兩員。胥吏三十人。則所謂磨勘封敍。奏薦。常程之事。可案而舉矣。戶部所以治天下財賦也。今四方供貢。久不入於王府。往往為州郡以軍興便宜。截用。經常一壞。未易復理。竊觀行在支費。每月無慮八十萬。惟以權貨鹽利為無窮之源耳。故臣謂宜置行臺。或建康。或南昌。或江陵。審擇一處。以安太后六宮百司。以著舊諸練大臣。總臺。謹守成法。從事郎吏而下。不輕移易。量留兵將為營衛。命戶部計費調度以給之。其虛名無實徒費國用之所。一切省罷。陛下奉廟社之主。提兵按行。廣治軍旅。周旋彼此。不為定居。惟是侍從臣寮。帥臣監司。要守牧。則當加意。以時進退。其賢不肖功罪之著明者。而餽餉之權。自宜專責宰相。而選委發運。以佐行於下。如漢委蕭何。以關中。唐委劉晏。以東南。經制得人。加以歲月。量入為出。何患無財。所謂宰相之任。代天理物。扶顛持危。其責甚重。非特早朝晚見。坐政事堂。弊弊然於文具無益之末。移那闕次。以處親舊。濟其私欲而已也。古之人君。臨政願治。必委任宰相。豈徒體貌崇重。一聽其所為。亦必深相提策。務為明白。計日累月。以考功績。陛下視今日國勢。孰愈於前日乎。此在宸心。所自鑒照。臣未敢深論也。其三曰。務實效而去虛文。夫大亂之後。風俗靡然。躬率而不變之者。則在陛下。夫治兵必精。命將必賢。政事必修。誓戒大慈。不為退計者。乃孝弟之實也。遣使乞和。廣捐金帛。冀幸萬一者。孝弟之虛文也。屈己致誠。以來天下之士。博訪策略。信而用之。以期成功者。乃求賢之實也。未見賢若不克見。既見則不能由之。或因苟賤求進之人。遂乃例輕天下之士。姑為禮貌。外示美名者。為求賢之虛文也。聽受忠鯁。不憚拂逆。非止而從。必將心改。苟利於國。即日行之者。乃納諫之實也。和顏稱善。泛受其說。合意則喜之。不合則置之。官符所加。人。不以勸或內惡其切直。而用他事遷徙其人者。為納諫之虛文也。將帥之材。智必能謀。勇必能戰。仁必能守。忠必不欺。得是人而任之。然後待以恩。御以威。結以誠信。有功必賞。有罪必刑者。乃任將之實也。庸奴下材。本無智勇。見敵輒潰。無異於賊。與之親厚。等威不立。賜予過度。官職逾涯。將以收其心。適足致其慢聽。其妄誕張大之語。望其樸實用命之功者。為任將之虛文也。簡汰其疲老病弱。升擇其壯健驍勇。分屯所在。置

營房以安其家室。聚粟帛以足其衣食。選衆所畏信者。以董其部伍。申明階級之制。以變其驕恣悍悍之習。大抵如周顯德年中。世宗命我太祖之意。然後被之以精甲。付之以利器。戰獲則厚賞。死則恤其妻孥。退潰則誅其身。降敵則戮其族。令在必行。分毫不可貸者。乃治軍之實也。無所別擇。一切安養姑息之。惟恐一夫變色不悅。幸無事。則曰。大幸矣。教習擊刺。有如聚戲。紀律蕩然。雖其將帥不敢自保者。為治朝之虛文也。慎選部刺史。二千石。必求明惠忠智之人。使久作於官。懲革弊政。痛又姦賊。以除民害。雖軍旅騷動。盜賊未平。必使寬卹之政。實被於民。固結百姓將離之心。勿致潰叛。乃愛民之實也。詔書出於上。虐吏沮於下。誑以出力自保。則調發其丁夫。誘以犒設。則厚其錢穀。弓材弩料。竹箭皮革。凡干涉軍需之具。日日征求。物物取辦。因緣姦弊。民已不堪。乃復蠲其稅租。赦之。實不能免。苟以欺之者。為愛民之虛文也。若夫保宗廟。保陵寢。保土地。保人民。以此六實者。行乎其間。則為天子之實也。陵廟荒圯。土宇日蹙。衣冠黔首。為肉為血。以此六虛者。行乎其間。則為天子之實也。建隆殿。質明。整出房。雉尾金爐。夾侍。兩階仗。馬衛兵。微分儀仗。費者引百官。以次入。奉起居。既退。宰相大臣。卑卑而前。摺笏出奏。司辰唱辰正。則駕入而仗出矣。以此度日。而國勢益卑。彼尼瑪哈。晝夜厲兵。跨河越岱。屯插中土。遂有吞吸江湖。蹂躪衡霍之意。吾方挾持虛器。茫茫然未知所之。此則為天子之虛文也。伏望陛下。留意實效。勿受虛文。此於七者。奮發慷慨。而力圖之。其四曰。大起天下之兵。今宿衛單弱。國威銷挫。臣嘗言乞早旬發京師衛士。赴行在。又降等杖於兩浙。福建。江東西。湖南。北。四川。二廣。抽揀禁軍。實發。充御營正兵。增厚其月廩。精加訓練。陛下自將之。天子之軍既強。則中國之變自弭。昔漢高祖嘗大敗於成皋矣。與數騎渡河。入張耳韓信軍。奪其印。易置諸將。軍遂復振。此得御將之大權。雖智如韓信。且莫能測。宜其取秦滅項。甚易。陛下今欲於劉。韓。張。辛。四人之兵。有所移易廢置。臣知其不能矣。權既偏重。柄既倒持。彼必謂陛下不能一日而舍之。夷踞桀。日以滋起。陛下以孤立之身。寄於其上。安能使此四人者。常無怨怒相激。而不為變乎。苗。劉之亂。率爾而作者。坐此故也。漢獻帝時。主柄下移。不能自立。李。郭。汜。以偏裨小將。互劫乘輿。至以吳。牛之骨。與帝進饌。萬乘人主。為叛臣所質。此既往之鑑也。臣謂今日見在兵。必不可用。既未有以大更易之。莫若先集天下勁兵。以強御營之勢。然後可以彈壓悍將。驍兵。悍將。驍兵。既不敢妄動。成就紀律。則四方橫潰之軍。及羣起不逞之盜。必自帖息。猶有披猖不軌者。遣偏師以銳卒往擒滅之。遂罷招安之策。況陛下以雪恥復讎為己任。仗大義而行。天下頑凶不義之徒。固將斂衽倒戈。而聽驅使之命矣。漢光武為銅馬帝者。用此道也。東南之禁卒。既起。則又命福建。團結槍杖手。建。汀。南。劍。邵。武。四郡。精選萬人。各擇其土豪。使部督之。各屯本處。以俟興發。命兩浙募水手。并選發諸州。掠湖。捍海等兵。盡付水軍。教習戰艦。命江東西。湖南。北。募弓手。以在官。開田。給養之人。得一頃。正稅之外。其餘科須。一切與免。命廣西。及辰。沅。鼎。靖。於見數。峒。丁。中。實科。有技能壯勇者。不取虛數。分番踐更。屯戍襄。漢。為山林谿谷之援。以京西。淮南。荒廢無主之地。為屯田。招集兩河。山東。及本路流徙之人。略依古法。均節之。擇強武者。訓習。且耕且戰。文武臣中有明習營屯之事。肯承任者。因以任之。凡此六條。雖非講武必為之急。亦不可不為之助。陛下試使執政大臣。

委棄藩書細故，勿設他說，以相論疑。日夜圖維，擇人而為之，必見功績。於是時而兵不強，敵不畏，盜不息。然後可以歸之天命，無所復為矣。不然，是自棄也。陛下內有自棄之心，而欲於目前三四庸將數萬潰卒中求為久安三尺童子亦知其不能矣。或者曰：軍旅之興，民最受弊。今若如此所陳，恐未能有損於強敵，而先已自殘其民矣。則臣應之曰：自金入寇已來，國家歲歲以和好自處，未嘗敢以兵刃北向。凡以愛民，恐勞之也。然大河以南，連亘數十州之地，城覆民屠，不可勝計。豈用兵之罪耶？設有一城一邑，能率勵兵民，誓以死戰，一郡不克，一郡繼之，不猶愈於束手屈膝，斃於白梃之下哉？惟在任將相，使處置合宜，則雖使民以死，尚且不怨。況欲用兵以保衛赤子乎？漢光武既滅新莽之後，東征西戰，尚十餘年，而後天下大定。當時豈無勞民費財之事？所計者大，則有所不暇恤。願能以軍旅擾攘之中，常有愛惜生靈之意，故天助而人歸之。苟坐視四海流血，而避用兵之勞費，則是舜不嘗征苗，啓不嘗討扈，高宗不嘗伐鬼方，宣王不嘗伐玁狁，以啜廢食，非通時務經國之遠猷也。其五曰：定根本，自古圖王霸之業者，必定根本之地。而固守之者，豈非建都之謂也哉？今都城已失，則必思所以克復舊物者。然考天下之勢，莫強於關中。今則力未能至，案南渡之迹，莫過於建康。今則事理不可參擇二者，欲強進取之資，而無形勢之失，惟荆襄為勝。今方城、鄧林，雖非天險，然漢水為池，上下不過千里，其要害易守，非如淮西之汴漫平原曠衍，四通五達，易入而難避也。誠能屯唐、鄧之田，以養新兵，出廣西、武陵、嗣丁并施、黔諸軍，築堅壁，列守漢上，阻以州軍，防以正軍，練以弓手兵民，牽制江、黃、呼吸應，則攻取之計成。然後陝西聲氣相應，而騎卒能至川、廣之富，皆可拱揖。其比於漂泊大江之南，棲伏東海之濱，險易利害，相去遠矣。建康固是六朝舊邦，甘守偏隅，遷延國祚，亦何不可，而臣獨以為不可者，以陛下之責與晉元不同故也。今陛下父兄在敵中無恙，其間陛下登寶位也，必且夕南望曰：吾有子弟為中國帝王，吾之歸，庶有日矣。於今數年，日迫月切，而獻謀者方欲導陛下南定根本之地而固守之者，而陛下南狩，日遠月忘，遂無復國之心。別求建都之所，此臣所深不喻也。今河北、河東之民，知朝廷不復顧思，已甘心左衽。山東、京西、淮甸之民，猶冀陛下未忍遽棄，若更遲延歲月，無以及之，則怨恨陛下而為敵國者，所至皆然。亦何必尼瑪哈耶？於此而欲建都，非特不可，亦不能矣。臣願陛下先命呂頤浩、杜充分部諸將過江，廣斥堠，治盜賊，自以精兵二三萬為輿衛，於穩密州郡，速置營屋，以安存其所謂老弱者。陛下提此兵渡江而北，緩轡而上，遣使巡問父老，撫綏挺刃之餘民。至於荆襄，規模措置，為根本之地，猶漢高之於關中，光武之於河內，雖巡歷往來，征伐四出，而所固守必爭而勿失者，以荆襄為重。陛下富於春秋，非如昔人白首舉事，觀萬一之成者，誠能堅忍，登厲坐新營，歷久而不能濟，則書傳所載周宣王、漢光武之事，皆為妄言，以欺後世，無足信矣。陛下聰明洞照，必不謂然也。其六曰：選宗室之賢才者，封建任使之。上世帝王為治之道，尊睦宗族，強本弱枝，所以鞏固基局，紹延祚命。故三代有天下，皆傳數十世，而周又特為長久。蓋以大建宗室，以自藩屏故也。原其用心，蓋以天下為公，而不以為私。初非如後世以智力把持之，偏心多忌，雖有骨肉懿親，盼盼不借以尺寸之權，而恐其伺便，已亡秦是已。漢以為鑒，遂大封同姓，非劉氏不王，及其久也，光武、劉備皆以宗

室倡義而起於滅絕之後，夫漢高固欲為久遠無窮之慮，非為其一身也。以為不如是不足以大庇子孫，萬世血食，然則封建宗室者，乃固守天下之要術也。今陛下之族，北轅者衆矣，所幸免亦幾何，而黃潛善、鄭毅小人之見，本無遠識，謂陛下以支子入繼，又不緣傳付之命，國步未夷，恐肺腑之閒，不無非望之冀。考其行事，必會進言，惘疑虛喝，以恐動宸心，故自南都以至維揚，誅竄之刑，疑忌之意，相尋繼見。雖其罪戾，或自貽戾，然亦恐未必盡出於治親齊家之美意。審如是，欲以保國而延歷，難矣。今宜於同姓中，不問親疏，選擇賢材，布之內外，廣加任使，其望實傑然出衆者，陛下宜留之宿衛，夾輔王室。其有克敵戡難之功者，宜漸為茅土之制，星羅而棋列，以慰祖宗在天之靈，以續國家如線之緒。使讎敵知趙氏之居中國者，尚如此其衆，既失而復得者，非特陛下一人而已，則其撲炎火之橫心，立異姓之逆謀，庶其少息乎。其七曰：存紀綱以立國體。夫創業垂統之君，必立綱紀以遺子孫，繼世承緒之君，必守綱紀以法祖宗。綱紀存則存，綱紀亡則亡。所繫如此，夫一君子進，衆小人未必退，一小人進，則衆君子必退矣。勢不兩立，而於君子為難，蓋其道固如此。仁宗皇帝在位最久，得君子最多，小人亦時見用，然罪著則斥之，君子亦或見廢，然忠顯則比之，故其成當世之功，貽後人之福者，皆君子也。至王安石則不然，斥絕君子，一去而不還，崇信小人，一任而不改，故其敗當世之政，為後世之害者，皆小人也。今也，仁宗皇帝所養之君子，既久且遠，日以消亡矣。安石所教之小人，方新且近，其蓄息未艾也。所以誤國破家，至毒至烈，不知已時，然則陛下欲求君子而用之，而不愛爵祿以待其人，豈非甚不易得者乎？君子未得，而已試無甚敗事，顯著之小人，稍稍類聚，其未至，則召之惟恐其不來，其既至，則用之惟恐其不速，混然雜進，其黨必集，所謂悔過用賢之意，與陛下反正之初，絕不侔矣。陛下土地金帛，能有幾何，豈堪此輩大言輕舍，盡輸之外國耶？將以汲引豪傑，延致英雄，而標的如此，是猶卻行而求前，北轅而適越爾。夫以賢治不肖，此治平以前陛下之家法，以不肖治賢，此熙寧以後陛下之家戒。矧今日否塞之氣，充於中原，陰長之滋，勃興於外域，非得希世異材，上下內外，迭任交用，泰何由復，而否何由消乎？此綱紀國家之一事也。右文左武者，有國不易之道。漢高祖用韓信、彭越，不以加於蕭、曹、光武用賈復、耿弇，不以加於鄧禹。唐太宗用李靖、李勣，不以加於房、杜、蜀先主用關羽、張飛，不以加於諸葛孔明。非獨其禮文等降不同，其誠心所以待遇之亦異。今儒學衰息，未有巨賢碩德，屹乎朝廷，以收運籌指蹤之功。陛下所深恃以為心膂爪牙者，惟三四庸將耳。夫此數人者，以近時論之，曾不足以當神斯道之斯役。況望古昔名將乎，而假寇虐然，當負重寄，使平寇盜，尚或未能，豈敢冀其向強敵發一矢也。自愧無以塞責，則大言詭論，以上欺睿聽，慢辭僞禮，以下視朝士，謂今日禍亂，皆文臣所致耳。敵人方強，不可與爭鋒，必以退避自保，乘時而動，又不鈴勒其衆，動則潰潰，則盜盜則招，招則官反，復循環，無有窮已。其為國家之害，又豈淺哉。竊聞陛下推心撫之，失於太厚，出入內禁，不以時節，小人不知義理，習於所熟，以謂君臣上下，猶朋輩然，恃恩威，無有紀極，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軫者，鮮矣。臣願陛下委大臣以腹心，待近臣以禮貌，常使南衙朝士，氣勢重於此，徒抱才自愛之人，必願立於左右，緩急之際，必有能為陛下竭忠盡節，不愧古人者矣。與樊噲為伍，韓信

猶羞之。況儒士乎。臣參奉內朝班級之後。欲求近臣如汲黯之流。氣折淮南。向未多得。竊軀弊輿。備極然於長戟大馬之中。卒伍賤人。皆得以惡聲譙呵之。不敢正色忤視。少拂其勢。從臣如此。況其下者乎。唐制監察御史秩七品。衣綠。至卑也。然銜命出使。則節度使具轡雜迎。本朝沿此意。郎官出使。則序位在轉運使之上。凡此蓋欲尊重天朝。習民於上下之分也。故事。宰相坐待漏院。三衙管軍於簾外伏聲喏。而過。呂夷簡為相。日有營軍忽遇於殿廊。年老皇遽不及降階而揖。非有悖戾之罪也。夷簡上表求去。以為輕及朝廷。其人以此廢斥。蓋守分之嚴如此。今見其分庭抗禮矣。推此類非一日。長而不已。陛下不為之別異表著。是自削堂陛。無復等威。此綱紀國家之二事也。治天下者。必取篤實躬行之士。而舍浮華輕薄之人。所以美教化。善風俗。本朝自熙寧以前。皆守此道。至王安石以佛老之似。亂周公之實。絕滅史學。倡說虛無。以同天下之習。其習既同。於今五十年。士以空言相高。而不適於實用。以行事為粗迹。曰不足道也。其或蹈規矩。守廉隅。稍異於衆。則羣嘲而族笑之。以為異類。紛紛肆行。以至敗國。二帝屈辱。卓莽擅朝。以謂是適然耳。仗節死難者。不過一二人。此浮華輕薄之為害也。夫欲變風移俗。惟係上所好惡。韓琦富弼在朝。文武兩班升朝官以上。即不許自陳磨勘。皆聽檢舉。所以養勸廉恥。恢張四維。故當時人知自重。風俗忠厚。至今乃有身為從臣。而自陳磨勘。乞恩轉官。不以為恥者矣。推而上之。見利必忘義。貪得必患失。遺其親。後其君。背叛篡奪。使可馴致。此明君之所甚畏而深戒者也。今萬化之原。本於陛下。苟力行孝弟。則天下忠順者來矣。好賢遠佞。則天下名節者出矣。賞清白。則貪汙者屏矣。崇行義。則奔競者息矣。旌能賞。則謬誕者懲矣。貴忠厚。則殘刻者遠矣。苟反此道。則頽波日漫。必至於糜爛而後已。至於文辭之麗。言語之工。倒置是非。移易黑白。誠不宜任用。以為浮薄之勸也。靖康二年。著作郎顏博文。佞諛張邦昌。則曰。非湯武之干戈。同堯舜之禪讓。及為邦昌作請罪表。則曰。仲尼從佛胎之召。本為與周。紀信乘漢王之車。固將誑楚。博文近世所謂能文之士也。其操術反覆如此。故廉恥道消。四維大壞。則社稷隨之。陛下有何利焉。此綱紀國家之三事也。法度者。所以治天下之具。號令者。所以行法度之幾。而信義者。所以出號令之寶也。孔子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聖人重信。至於易死。疑若太過。鄙夫陋儒。以智詐譎詭為術者。必忽此言。然真宗澶州與契丹結盟。契丹守之百有二十年。不敢輕動。宜和宰相王黼。一旦敗盟。舉兵結遠夷。伐與國。取景德誓書還之。天章閣。天地鬼神所臨。重誓。自我背之。遂使敵人得以藉口。夫金人何憾於我哉。皆契丹甚之。假手借兵。報滅國之怨耳。失信之禍。乃至於此。孔子之言。良不為過。而近日以來。朝廷失信於民尤甚。臣不能備舉其目。但如所謂前降指揮。更不施行。如所謂已差下人。別與差遣。此等奏語。必日聞於冕旒之側矣。陛下何惜不救。大臣俾審熟思慮。而直為此反汗之失。以欺駭四方之聽乎。今外州郡專制不稟朝命者。漸多有之。所恃以指麾使。惟在號令出之不審。則輕守之不同。則疑。輕而且疑。則制命之權。不在陛下矣。承受既數。奉行實難。不日略與應彼指揮。則謂不免必又更改。近在朝廷。倘有此風。遠而四方。從可知矣。陛下縱有真賢實能。付之民社。仁政惠澤。播之黔黎。以是之故。何益責其功效。百姓雖愚。然習於知見。必謂朝廷之令。率皆誑我。是心一萌。姦雄得以誘之矣。此綱紀國家之四

事也。郡守縣令者。親民之官。監司官。統臨州縣之長。天下之治。起於一縣。縣治則州治。州無不治。則天下治矣。明主必慎擇居此之人。既得其人。必久任之。以考功罪之實。而施賞罰焉。近日以來。朝廷移易郡守監司。無月無之。殆不可勝紀。東南路分不過十數。何乃紛紛如此。陛下宜察其故矣。謂其不才而罷之耶。則曷若考慎於未命之前也。願恐未必然。特出於用事者之私意耳。民力已困。財用已竭。潰兵劇賊。徧徧乎其間。戎務軍需。交制乎其上。朝廷憂勞嘆息。而未能救。尚忍不為擇忠信之良。慈惠之師。以撫綏之乎。臣願深詔大臣。自今以往。於郡守監司縣令。斷以三年為任。非有大過。勿輕移改。縣令不許輒從奏辟去官。其有貪汙為民害者。舉祖宗法痛治之。仍許內侍從官。舉所知堪為令者。歲一人。後不如舉。貶秩示誠。留意此事。庶幾斯民於鼎沸之中。有蘇息之望。又今吏部無闕。以待入官之人。士無所得。一切苟且求權攝。以度日。見居官者。不能勝任。逆避患害。則求差撥。幹辦之名。苟營俸粟。無復夙夜之志。欲事治而民安難矣。今欲乞專委諸路帥臣。轉運提刑。不以遠近。共限一年。申發部內見任及闕官。已授未到。職位姓名。參三司之實。付吏部為案。抵以行差注。諸有以便宜從事。辟置官屬者。必用曾任令錄以上。無過犯人。其奏補出官。及曾以不職無治狀罷者。不聽奏舉。奏補人必依舊法試銓。無銓則於逐路運司。試一試之。仍增時議策問。各一首。精其選。少其數。中格則出官。以絕請求賄賂充食之弊。肅清仕路。政在得人。此綱紀國家之五事也。臣稟賦凡下。無大過人。然夙夜思之。又考之往古。揆之公論。得此七策。列為十二條。於當世之務。雖未能盡。亦可見其大概矣。惟陛下動心加慮。反覆而求之。隆寬降意。開納而聽之。萬一可行。則至誠惻怛。奮乾之健。而速圖之。日月逝矣。歲不我與。以為今日難於前日。安知後日不又難於今日乎。往者雖不可復追。不當謂無可為者而遂已也。天定勝人。大福不再。深可憂懼。今年之春。震雷大雪。白虹貫日。中有黑子。錢塘之變。實先垂象。蓋以上天之仁。眷顧陛下。下懇懇至厚。所以申命用休者。不啻再矣。陛下出於屯難。側身怨艾。親近書史。引對多士。減徹玩好。躬親庶政。亦非復維揚之比。臣民共知。不可誣也。然任至重者。力必強。責至大者。憂必深。天下萬姓。以二帝之故。所望於陛下者。非止如是而已。迺聞月金犯大火。芒孛赫然。九月朔日。日有食之。車駕復有思患預防之行。明堂遠虛。陽德大弱。錢塘受辱之地。豈可再耗六飛。縣名柏人。漢祖不宿。若趨會稽。幸三衢。則地形窮僻。扈衛益勞。貢賦不通。財用益窘。道路艱阻。朝覲益稀。郵置迂深。命令益隔。人知陛下無與復之志。威權日削。無可瞻望。投戈四逸。孰能止之。惟有臣區區之言。理明事順。思迎父兄。誓報寇讎。奮志強厲。有進無退。庶足以感發軍情。率先將佐。於危絕之中。求生存之道。此非怯懦畏避之所能濟也。不然而姑恃天命之不庸釋。是猶不耕於田。枵腹以待嘉穀之旅行。不積於麻。露肌以待野蠶之成繭。事理之必無者矣。又惟斯民。戴宋無二者。徒以祖宗德澤深厚。人未忍忘。雖甚塗炭。猶未瓦解。雖甚怨怒。猶未反叛。然以此來巡行所過。觀之。傍道里縣之民。一切空盡。以避兵卒。其甚者。田疇荒蕪。室廬破毀。生聚不保。滿目蕭條。殊非來蘇望幸之美。傳示四方。何以彰德。頃在建康。已獲金人之覘者。以此知金人雖負十全之勢。而限以長江。不敢輕渡。然屯駐山東。間有數路並入之謀。陛下不深委將相。早為防遏。但欲深尋幽遠。則回顧州郡。復為虛邑。必曰。君王尚且畏避。何以責

我守城。民心視此。安能久忍。而無變亂。若不望風拜跪。以事仇讐。必將推賢擇能。以自保治。陳勝。吳廣。因民不忍。而劉。項。乘之。秦遂滅亡者。蓋本於此。古人稱中興之治者。曰撥亂世反之正。秦不正而亂。漢高祖反之正。而與焉。王莽不正而亂。光武反之正。而與焉。隋不正而亂。唐太宗反之正。而與焉。唐末。五代不正而亂。我太祖皇帝反之正。而與焉。反之正者。反易其道。究其敗亡之由。蓋更而更易之。猶反覆手之易也。今之亂。亦云甚矣。其反正而與之在陛下。其遂陵遲不振。亦在陛下。金人雖暴強。其亡可待。特恐中國豪傑。因之而起。反吾之亂。與彼之治。則陛下之大事去矣。天下記之。野史書之。善惡榮辱。垂之方來。後人觀之。亦猶今之視昔。夫湯以七十里。而有天下。楚以七千里。而為讎人役。今精罕之強。未如秦。其得罪於中國。無人不怨。則有甚於始皇之於六國也。東南形勢。控帶江山。兼有吳楚之地。坤維嶺海。提封自如。非如湯以七十里而起也。而乞憐偷生之勢。乃甚於楚之為秦役。此臣所以日夜憤懣。為陛下痛惜。而傷大臣過計也。昔宗澤留守京師。一老從官耳。猶能致誠鼓動羣賊。北連懷衛之民。誓與同迎二帝。皆相聽許。剋期密應者。無慮數十萬人。不幸為黃潛善所惡。百方沮抑。憤他而死。其志不就。羣臣亦無敢以澤所謀達於宸聽者。以此知人心未厭二帝之德。何況陛下身為子弟。責孰加焉。誠欲北向而有為。臣將見鋤耨慘於長鑿。奮臂威於甲冑。舉四海惟陛下之用。決不為失策。惟在陛下斷與不斷。為與不為耳。五路事宜。張浚已行措置。今能使淮南。荆襄。肘臂相應。山東合從。則金人所守者數千里之地。兵分勢離。批亢搗虛。攻其不備。多方以誤之。不厭不倦。以十年為期。陛下必能掃除妖氛。一清天步。修上京之廟貌。拜羣龍之神。舉遠近父兄。歸安風闕。再新儀物。永固皇圖。陛下於時發責方已。巍然南面。稱宋中興。永萬萬年。欣懷無斃。其與傷息。近歲。蹈尾負恥。有如今日。豈不萬萬相懸絕哉。疏入。呂頤浩惡其切直。罷之。(案)原本此疏傳寫舛錯。殊不可說。今據歷代名臣奏議校正。

辛卯。命尚書右僕射杜充兼江淮撫使。領行營之衆十餘萬守建康。留中書印付充。統制官王民。顏孝恭。孟淵。劉經。魯鈺。殿前副都指揮使郭仲荀。皆隸之。又以御前軍統制王慶為之援。御前左軍統制韓世忠。為浙西制置使。守鎮江府。太尉御營副使劉光世。為江東宣撫使。守太平及池州。光世仍受充節制。御營使司都統制辛企宗。守吳江縣。御營後軍統制陳思恭。守福山口。統制官王瓊。守常州。時仲荀雖已離京師。猶未至也。

壬辰。承議郎監都進奏院周元曜。自京太廟奉迎。藝祖以下神位九室。往臨安。宰相率百官朝謁於清涼寺。兼辭元曜。開封人周貴妃從孫也。上初欲召對。而元曜言。升陽宮掛牌降甘露。上謂輔臣曰。元曜前態未革。諛諛如此。可勿令上殿。輔臣言。元曜迎奉有勞。當進秩。上許之。熊克小歷。戊子。百官迎太廟神主於清涼寺。以行。日歷。壬辰。進皇太廟神位九室。於城下。權奉安清涼寺。前一日。得旨。令百官朝謁。兼辭。此則戊子日也。和安大夫開州團練使致仕王繼先。嘗以黃金三百兩。從故祕閣修撰趙明誠。家市古器。兵部尚書謝克家言。恐疏遠聞之。有累盛德。欲望寢罷。上批令三省取問。繼先因依。繼先開

封人。時年三十餘。為人姦黠。喜諂佞。善裝狎。建炎初。以醫得幸。其後沒貴寵。世號王醫師。自繼先為人姦黠。至以醫得幸。故趙姓之遺史。附入(案)繼先生。成實。此時年才三十二。不知何故致仕。若是。則城中致仕。則後來因何不復除。當考。

乙未。隆祐皇太后舟過落星寺。六宮及後宮舟。飄覆者十數。惟太后舟無虞。戊戌。言者奏。祖宗以來。遺將出師。統制官掌兵。轉運使措置錢糧。應副軍兵。各不相統攝。使掌錢糧官得以修舉職事。檢察妄費。愛惜財用。如錢糧闕乏。據統制官申朝廷治其罪。自嘉祐。熙寧以來。莫不如此。近且將帥。殊不思祖宗以來。曹。潘。下。江。南。王。全。斌。下。蜀。彼皆一時英傑名將。亦皆守此法。乃因統兵。符。持。州。縣。或至驅掠官員。輕侮典憲。漸不可長。又如劉光世。雖係御營副使。若句。差。人。馬。即合用。劄。子。付。逐。處。州。縣。若與監司行移。只合用文牒。往還。今乃輒行。劄。子。下。淮。南。監。司。及。發。運。副。使。顯。見。不。當。伏。望。睿。慈。申。敕。諸將。遵。依。宗。宗。法。度。施。行。從。之。諸將用劄子行移。紹興二年。閏四月。癸卯。四年。六月。己卯。所書可參考。

己亥。詔減福建。廣南路。歲貢。上供銀三分之一。以寬民力。詔諸路制置使。惟用兵聽從便宜。除悉禁止。先是張徽。為江州。路。制。置。使。以便宜。竭取屬郡之財。論者以為祖宗時。所謂安撫者。止管機密。兵馬。邊防等事。財計自有漕臣轉輸。安撫不預。蓋有深意。今以便宜。奪所。隸。州。軍。財。計。為害甚大。望行禁止。故有是命。

庚子。從官已下先行。是夜大雨。上慮禁衛勞苦。自於禁中焚香禱天。詰朝雨霽。壬寅。上幸浙西。初。太白犯前星。次。通。明。堂。繼。一。舍。上。心。甚。懼。至。是。稍。北。復。歸。黃。道。上。語。宰。執。曰。天之愛君。猶父之於子。見其過。告戒之。及懼而改。則益愛之。王綯曰。今夜必益遠。既而果然。是日。上發建康。遣戶部侍郎葉份。先案視頓遞。御前右軍都統制張俊。御營使司都統制辛企宗。從上行。時劉光世。韓世忠。各持重兵。畏杜充嚴峻。論說紛紜。光世。又。上。書。言。受。杜。充。節。制。有。不。可。者。六。上。怒。趣。令。過。江。且。詔。毋。令。光。世。入。殿。門。光。世。皇。恐。受。命。上。喜。賜。以。銀。合。湯。藥。光。世。得。楊。惟。忠。所。失。空。頭。黃。敕。即。以。便。宜。復。郴。州。編。管。人。王。德。武。路。大。夫。閣。門。宣。贊。舍。人。充。前。軍。統。制。德。行。至。潭。州。而。還。先。是。邵。青。以。舟。師。擾。楚。泗。開。後。受。江。東。帥。司。招。安。充。因。以。青。為。沿。江。措。置。司。水。軍。統。制。時。江。浙。人。皆。倚。充。為。重。而。充。日。事。誅。殺。殊。無。制。禦。之。方。識。者。為。之。寒。心。焉。

癸卯。徵飲閣待制知鎮江府葉煥。落職。監亳州明道宮。仍貶秩二等。時煥遣人募棺。杖手於閩中。而諫官言其騷擾生事故黜。甲辰。上次鎮江府。參知政事王綯言。此陳東鄉里。上命以金賜其家。熊克小歷。癸卯。上。次。鎮。江。今。從。日。歷。乙巳。詔諸路催錢糧綱赴建康。府戶部送納。其金帛並赴行在。是月。直祕閣裴祖德。為兩浙轉運判官。用杜充薦也。日歷。無。此。今。以。紹。興。四。年。七。月。八。日。魏。道。源。增。入。宣撫處置使張浚。自建康至襄陽。(案)宋史。留。二。十。日。召。帥。守。監。司。令。預。聚。甲。辰。日。

儲蓄以待上西幸。浚方搜獲豪傑為用。以涇州防禦使新除御使司提舉一行事務。曲端在陝西屢與敵角。欲仗其威聲。承制拜端威武大將軍。宣州觀察使。充本司都統制。端登壇。將士權聲雷動。端退。謂之曰。使劉平子在。端安敢居此。平子。濮陽劉銓也。靖康末。以知懷德軍死事。先是河東經制司副官宣義郎王擇仁為永興郭瑛所逐。事見二年六月十三乃將其軍萬餘人。自商州奔漢中。瑛檄金州閉關拒之。擇仁不敢進。屯於襄陽。浚薦其才。除御使司參議官。而以朝奉郎沿江措置副使程千秋為祕閣修撰。京西制置使宣教郎李允文為直祕閣。京西南路提點刑獄公事。遂命千秋代將擇仁之軍。允文。盧陽人。靖康末。坐累廢斥。僑居鄂州。浚見而悅之。因與俱。時假中散大夫直龍圖閣趙宗印將陝西。曲在鄂州。欲從浚。陝西乃盡以其軍付允文。裨將吳錫等皆屬焉。錫。河東人。稍知書。故為盜。自云子厚之族。子厚者。宣和末。為河東北宜撫司選鋒軍統制。錫嘗寇德安之孝感縣。守臣陳規諍之曰。河東人勁氣直。汝之先又登顯仕。何不圖報國。而為盜以干誅。錫感悟。願得自新。其後宗印招降之。至是亦在軍中。浚將行。復假千秋便宜。許之。久任。自屬郡守武以下。咸得誅賞。千秋以公安民兵數百自隨。皆無器甲。謂之親隨兵。劉豫遣人說東京留守上官悟。令降於金。悟斬其使。豫乃略悟之左右喬思恭。宋願與之同說。悟復斬之。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二十八

【建炎三年】九月丙午朔。日有食之。所蝕僅四分。未幾復退。故事。日食不視朝。呂頤浩言。今車駕巡幸。事務至繁。乃以晚朝進呈公事。上謂頤浩曰。太史所奏。日蝕早而分深。朕適以油盆觀之。食淺而退速。頤浩曰。陛下嚴恭寅畏。威格如此。宜義郎監登聞鼓院范濂上封事。上批令奉使金國。呂頤浩召直學士院汪藻至都堂。令作國書。且召濂赴堂。問濂。濂奏。使臣以忠信為主。而濂所獻封事。狂誕不經。乃罷之。詔尚書兵部侍郎湯東野權管平江府職事。以李邴未至故也。是日。上幸登雲門外閱水軍。時謀報金人陷登萊密州。且於梁山泊造船。恐由海道以窺江浙。初命杜充居建康。盡護諸將。至是輔臣言。建康至杭州千里。至明越又數百里。緩急稟命。恐失事機。請以左軍都統制韓世忠充兩浙江淮守禦使。自鎮江至蘇常界。圖山福山諸要害處。悉以隸之。上曰。未可。曹少能深識義理。若權勢稍盛。將來必與杜充爭衡。止令兼圖山足矣。

己酉。上次常州。庚戌。上次無錫縣。晚朝進呈。周望言。昨晚望氣楚清。覺占天象。牛宿光明。正在東南。敵騎不渡江。第恐擾關陝。襄鄧為五路災爾。上曰。大率皆本晉天文志。本朝自祖宗禁星緯之學。故自太史外。世罕知者。金人不禁。其人往往習知之。

辛亥。上次平江府。壬子。金人降單州。取興仁府。遂陷南京。守臣直徽猷閣唐佐為所執。敵因而用之。事見正忠義錄云。唐佐知城守節不屈。為敵用之。不受命。為所害。此誤也。趙鼎之遺史云。金人犯歷天。唐佐投拜。金人以歷天為歸德府。唐佐知府事。日歷附傳亦云。金人陷南京。唐佐降之。復以為南京守。今從附傳。唐佐紹興二年十月死節。癸丑。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周望充兩浙荆湖等路宣撫使。時尚書左僕射呂頤浩請自留平江督諸將拒戰。而命望駐兵鄂渚。以控上流。既而上以頤浩不可去。行在。乃以望為兩浙宣撫使。總兵守平江府。翰林學士奉議郎張守為端明殿學士。朝奉郎同簽書樞密院事。正議大夫李稅守戶部尚書。往建康調軍食。熊克小歷戶部侍郎李稅。遺尚書案。靖康中已為執政。無緣復除。待郎克誤也。見元年正月辛卯。尚書戶部侍郎陳邦光移刑部。兵部侍郎湯東野移工部。詔江東宜撫使劉光世移屯江州。時隆祐皇太后在南昌。議者以為自斬黃渡江。陸行二百餘里可至。上憂之。遂命光世自姑熟移軍。以為南昌屏蔽。既至。軍中月費錢十三萬緡。江南路制置使起復寶文閣直學士權邦彥以用支不足告於朝。已而言得東平故吏報其父亡。遂解官持服。丙辰。迪功郎張邵為奉議郎。直龍圖閣。假禮部尚書。充大金軍前通問使。起復武翼郎楊憲為武翼大夫。副之時。將復遣使入金。而邵以上書得見。因請行。邵自楚州渡淮。則逢金軍。遂見左監軍完顏昌於昌邑。前御史中丞秦檜在焉。知萊州吳玠者。宣和間為太學生。與邵善。昌使與邵飲酒。玠頗有得色。初邵之至軍也。昌責邵拜禮。邵不從。昌怒。使人拘於昌邑。久之。憲與其從者謀。欲共殺監已者。脫身來歸。事泄。金人執憲鞭之。與其徒囚於山寨。士牢。邵以不同謀得免。邵初見今年三月。初張浚調兵潭州。而帥臣直龍圖閣辛炳儒怯不能遣。幾至生變。浚罷之。起復直龍圖閣向子誼知潭州。至是以開。日歷於此日。書二人除罷。案此月壬六日本應無事。如是之。高麗請入貢。詔不許。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汪藻草詔。略曰。壞晉館以納車。庶無後悔。遺書浚。浚除後奏也。紹興二年閏四月癸巳再入貢。金人陷沂州。守臣以城降。

辛酉。徽猷閣直學士陳彥文落職。以張浚奏其在江州安用諸司錢四十餘萬緡。且多欺隱也。仍遣御史一員往察其事。未幾。彥文卒。朝議大夫知岳州。案史作邢。邢係坐結伊都事。再責汝州團練副使。英州安置。係結伊都事。已見元年正月辛卯。壬戌。宣教郎直祕閣京東轉運判官張自牧追還所轉官資職名章服。令開具元齋錢物收支數申尚書省。金之未渡江也。詔以自牧兼京東制置副使。厚賜金帛遣行。自牧至揚州。留不進。居數月。乃言有已見機。密急切利害大事。欲具實封。差人齎申朝廷。竊慮路中失滯。今不免渡江前來。欲乘時速詣都堂面稟。朝廷察其欺罔。乃重緹之。會軍務擾攘。事遂寢。此乃紹興五年五月十三日張洵劾疏。修入作書。並無之。

朝廷察其欺罔。乃重緹之。會軍務擾攘。事遂寢。此乃紹興五年五月十三日張洵劾疏。修入作書。並無之。

癸亥尙書左司員外郎兼御營使司參議官李承造直祕閣知筭州以言者論列故有是命 右武大夫
志州防禦使知泗州李成言所統軍衆天寒無衣今艱難之際府庫不充欲量賜支絹以激戰士詔成
所言忠能體國令戶部撥絹二萬匹賜之初上遣賀子儀撫諭成成即令其將張琮走行在又命舉人許
道爲表謝上曰恨無李廣之無雙願效顏回之不貳李頤浩喜以琮爲秉義郎召道赴行在琮自言本諸
生乃以爲承務郎使邀成入見道行至白塔市成追還之復以其衆叛琮遂歸詔以琮監溫州酒稅琮安
肅軍人道泗州人也

丁卯直龍圖閣福建轉運使程邁守太常少卿 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張公濟爲尙書右司郎中
尙書金部員外郎王固爲御營使司參議官無錫人呂頤浩之守揚也聞通判州事多所贊助頤浩德
之至是外召爲郎尋薦對而有是命

己巳御筆朕累下寬卹之詔而迫於經費未能悉如所懷今聞東南和預買絹其弊尤甚可下江浙減四
公之一以寬民力仍俟見錢運實之法尙書省榜諭 徵徵開待制知建康府胡舜陟爲兩浙宣撫使
司參謀官徵徵開直學士知鎮江府陳邦光爲顯謨閣直學士知建康府沿江都制置使徵徵開待制兩
浙宣撫使參謀官胡唐老知鎮江府 舜陟邦光之除顯謨閣直學士十一月己酉唐老實代邦光而日歷四年四月壬辰有
唐老母唐氏乞恩澤狀云自宣謀修鎮江府十一月三日到任決不是初五日除日歷聞
八月四日陳邦光知建康府九月七日陳邦光除刑部侍郎此亦差誤案建康知府題名陳邦光今年十
月到任以時考之當是九月二十四日除日歷誤差一月今移附此但不知唐老何以許時方到官蓋考
求爲周望尉官呂頤浩從之浙東制置使韓世忠在鎮江或執舜陟以獻世忠數其棄城之罪縛於海舟
之桅檣而問之曰改除矣乃應行

庚午詔休兵兼旬可謂日進發以尙書工部侍郎湯東野爲徵徵開直學士知平江府兼兩浙西路安撫
制置使留御營統制官巨師古陳思恭李貴以所部守平江並受宣撫使周望節制始平江人猶幸駐驛
倚以爲安及是皆失望於是遠散之闔越者 宣撫處置使張浚言已割下京湖川陝轉運司時下差
官權攝職任若犯入己誠其元差官並同罪從之 是日李成人滁州初知滁州向子儼聞有敵師乃堰
滁河使環遶城下水暴至堰成輒壞子儼令民輸財募工壘石穿孔灌以金汗會秋雨連日堰卒壞子儼
率軍民徙居琅琊山寨五軍之士僅二千人猶慮不能守聞成在泗即移書招之成喜盡掠泗州強壯以
行或謂子儼曰成包藏深險豈可與共居子儼悟遂卻之成怒率兵入城屯於州治
辛未故直龍圖閣鄒浩追復龍圖閣待制 浩謫官制已上第三十四人水州安撫使已
見二年九月壬辰紹興六年二月己酉再增 故廷康殿學士沈積中追
復資政殿學士通奉大夫盡還合得恩數 積中晉陵人宣和中知其定府上疏論不可取燕山童貫惡之
奪其職至是三省以爲言故有是命
壬申上謂大臣曰有爲朕言移蹕浙東人情未孚宜降詔具述初非朕意悉出宰執庶幾軍民不怨朕既
爲天子當任天下之責舉措未當豈可歸過大臣王綯曰古之賢君不肯移災股肱無以過此 熊克小歷載
上語在癸酉

今從 遣御史趙鼎往杭秀諸州按察上聞浙東西諸州科率黃曠且調民治道慮其擾人故命鼎先往
仍許民間自陳其科率者皆還之 草澤天文耿靜言太極垣在午推步今歲災感輻次方在己未應至
太微垣上曰此人不深知朕夜以星圖仰殿中四更親起見其已至昨夜已退二度半呂頤浩曰宋景
出人君之言三而災感退舍或者疑焉陛下寅畏天應之速如此信傳記之非虛也 耿靜耿聖之姪紹興元年
正月癸亥以後義郎權密

是夜潭州禁卒自城南縱火殺一兵官於市劫其將使爲主其將誦之以入甲仗庫至子
院劫掠官名

陽路城中大亂殺戮擄奪至且未息帥臣向子諲命通判州事孟彥卿趙民彥以將領馬軍等追之至醴
陵攸縣開與鄉兵戰爲寨柵所阻不能去遂招安歸至城門皆搜索而入畏其黨與不敢盡誅彥卿忠厚
從父民彥燕人嘗爲張覺參謀者是也

甲戌戶部侍郎葉份請江浙湖廣福建成都瀘州府利州路贍學錢糧並起發赴行在內川廣福建仍易
輕齋京畿京東西淮南西路贍學錢糧並借與漕司爲軍期之用夔州路半給漕司半易輕齋從之 金陝
西諸路選錄部統治索大合兵渡渭犯長安 是日經略使郭瑛進去 張浚行狀載瑛與長安在今年九月二十九
十二日甲午與此不同據史瑛瑛元年四月自稱議大
夫總開修除陝西制置解職使不知今爲何官職也

乙亥御營統制官巨師古所部健卒陳觀等謀爲變焚營夜遁詔都統制辛企宗遣兵追捕至無錫縣盡
獲之
是月兵部尙書謝克家罷爲徵徵開學士知泉州 殿中侍御史趙鼎爲侍御史先是御史中丞范宗尹
因奏事論鼎自司諫選殿中非故事上亦嘉鼎敢言故有是除 直龍圖閣知婺州黎確行左司諫 諫院
盜鄧瓊圍光州固始縣瓊相州人崛起於兵火中尙氣敢爲衆所推服至是轉寇淮南知縣事向宗輝
悉力禦之 黎甲戌日 保寧軍承宣使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閻勛以所部奉西京會聖宮祖宗神御南歸

山蔡河而下至濠州守臣孫逸謂之曰太尉雖王臣而逸未嘗識面今爲軍民計不敢開門勛曰勳奉祖
宗神御而來守臣郊迎禮也逸乃朝服率屬吏遙拜於四望樓勛不能奪而去初勳至沙河遇劇賊張用
說使歸朝以其義女嫁之因以爲中軍統領用遣其參議官劉舜臣與勳偕行
是秋金國元帥府復試遼國及兩河舉人於蔚州遼人試詞賦河北人試經義始用契丹三歲之制初鄉
薦次府解次省試乃日及第時有士人不願赴省州縣必根刷遣之雲中路察判張孝純主文得趙洞孫
九鼎諸人九鼎忻州人也宣和間嘗游太學陷金五年始登第 熊克小歷稱九鼎陷金十年始登第蓋承洪邁史志
所遺也非實金人以靖康元年陷河東至此始五年蓋

宗神御而來守臣郊迎禮也逸乃朝服率屬吏遙拜於四望樓勛不能奪而去初勳至沙河遇劇賊張用

金左副元帥宗維禁隱藏被掠亡人犯者罪死。初，金人之始入犯也，右副元帥宗傑建樞密院

於燕京，以劉彥宗主之。左副元帥宗維建樞密院於西京，即靈中府以時立愛主之。彥宗初見元年正月辛卯，立愛初見元年八月米。金人

呼為東朝廷西朝廷，及是彥宗以病卒，宗維乃併樞密院於西京，以西京留守韓企先與立愛同主之。宗

維素念彥宗，遂以其子管簽書樞密院事。又以通事高慶裔為大同尹，山西兵馬都部署。(案)原注作英宗，廟諱同音今補入。

以烏陵噶思謀權太原少尹，思謀者，即色時美也。姓最賤，宗維初起時，色時美方負薪，宗維喜其才，妻以

庶弟宗憲之乳母，命為都點檢。久之，其門人洛陽吳士鼎為制令名，宗維以思謀奉使有勞，令樞密院白

身差權少尹。金國樞密院分河間，真定府為河北東西路，平陽、太原府為河東南北路，去中山、慶源、隆

德、信德、河中府名，復舊州名，去慶成軍名，復舊縣名，改安肅軍為徐州，廣信軍為遂州，威勝軍為沁州，順

安軍為安州，永寧軍為寧州，升樂壽縣為樂壽州，降北平軍為永平縣。金元帥府禁民漢服，又下令髮

髮不如式者殺之。青州觀察使李選故為真定帥，城陷入燕，留金三年，金欲以選知滄州，笑不答，及髮髮

令下，選憤誣之，金人以搥擊其口流血，復吮血噴之，翌日，自視髮為浮屠，金人大怒，命擊殺之，選將死，顏

色不變，謂行刑者曰：願容我辭南朝皇帝，拜訖，南向端坐就戮。燕山之人，皆為流涕，選清江人，家世儒業，

其母竹葦女兄弟也。登進士第，累官部刺史，以忤蔡京意，長禍換右列，死年六十九。後秦檜還，言其忠，贈

昭化軍節度使，諡忠壯。遺死不得其時，附傳云建炎三年，初，宣武卒闖進從朱弁出使，至是逃歸，為避者所獲，故附於今秋金人下令髮髮之後。

西京留守高慶裔義而釋之，進逃遁至三，乃見殺，進南鄉受刃而斃，保義郎李舟者被拘髮其首，舟憤懣

一夕死。此據朱弁奏不得其月日故附於慶裔除留守及金人下令後。是時知代州劉陶執一軍人於市，驗之，頂髮稍長，大小且不如式，即

斬之。其後知趙州韓常，知解州耿守忠，見小民有衣帽鼻者，亦責以漢服，斬之，生靈無辜受害，莫可勝紀。

時復布帛大貴，細民無力易之，坐困於家，皆不敢出，常慶和子守忠，本燕人，宜和末，為石嶺關守將，宗維

入犯，以關降，因為金用。

冬十月丙子朔，詔諸路按察官自通判至監司，歲具發摘過賊吏姓名，置籍申尚書省，以為殿最，即有失

察而因事聞者，重譴之。給事中兼權直學士院汪藻轉對，請給故遠錫林牙，以圖興復。

丁丑，金人犯蔡州，守臣程昌寓遣將時貴拒之，敵留攻七日而去。既而賊田皋犯新恩縣，昌寓命杜湛出

擒之，昌寓因留皋以為將。此據昌寓奏狀及家傳修昌寓所奏事共詳十一月乙巳朔，有旨調下江淮諸州為法，多不載，日歷紹興六年五月十三日，移人滕霄狀，昨任京西運副，建炎三年十一月，金人侵犯蔡州，知州程昌寓病在假，暫攝，置擇退與此不同當考。

戊寅，上發平江府自巡幸以來，駕後諸軍多乘勢為亂，至是詔復後諸軍先發，獨以禁衛諸班扈蹕，由是

平江得安。此據錢復平江記。利州路轉運司奏辛金宗擅引兵過興洋。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二十八

五六一

庚辰，詔軍擅入川者依軍法。癸未，上至臨安府。

丙戌，執政登御舟奏事，呂頤浩曰：陛下邇來聖容清瘦，恐以艱難聖慮焦勞所致，然願以宗廟社稷付託

之重，少寬聖抱，以圖中興。上曰：朕嘗夜觀天象，見熒惑躔次稍差，食素已二十餘日，須俟復行軌道，當復

常膳。益紹興六年七月庚辰。郭仲威自楚州

庚寅，上御舟幸浙東，時內侍馮益以潛邸舊恩，恃此頗恣，與御前右軍都統制張俊爭渡，以語侵俊，且訴

於上，事下御史臺，侍御史趙鼎言：明受之變，起於內侍，覆車之轍，不可不戒。七月庚辰。

引兵至通州，遂渡江至常熟縣，兩浙宣撫使周望招降之，仲威有衆幾萬人，望承制以仲威為觀察使，充

本人司統制官，使將其軍屯虎丘山寺。日歷閏八月辛卯，御使司制子，仲威至通州受周望招安，召廷而下，以次補官，前後不同當考。

辛卯，李成陷滁州，先是李成攻琅琊山寨，知滁州中奉大夫向子儀遣僧智修持書遣成通好，且犒師，成

不從，攻之益急，寨中惟有澗水，不足以供數萬人之食，軍中皆食炒米，多得渴病，於是往往越城而遁，鴉

鶩山高而過，成累土運薪填其坳處，遂與城平，是夜，賊攻城，大肆殺掠，溝澗流血，成執子儀殺之，盡取強

壯以充軍。日歷辛卯，李成陷滁州，案此時滁州已移治矣，向子儀亦以避討之遠更移入。

壬辰，上至越州，入居州廨，百司分寓。王明清揮塵錄云：上初過蕭山縣，宗室不與等迎拜道左，上大善，願左右曰：符光如是，皆無慮矣，命進不復三秩。晚朝，謂宰執曰：朕自建

康至此，不無擾民，欲赦所經州縣，朕誠知數赦非良民之幸，但金人榜文，要動搖民心，使歸怨國家，強使

從彼，因赦諭以朕意，謂巡幸非出不得已，事定當議蠲除，令詞臣深知此意。

戊戌，令東南八路提刑司歲收諸色經制錢赴行在，一曰：權添酒錢，二曰：量添賣糟錢，三曰：增添田宅牙

稅錢，四曰：官員等請給頭子錢，五曰：樓店務添三分房錢，其後歲收凡六百六十餘萬緡，而四川不與焉。

紹興元年四月庚午可參考。知樞密院事宣撫處置使張浚至興元，上奏曰：竊見漢中實天下形勢之地，號令中原，必

基於此，謹於興元積粟理財，以待巡幸，願陛下早為西行之謀，前控六路之師，後據兩川之粟，左通荆襄

之財，右出秦隴之馬，天下大計，斯可定矣。浚治兵興元，欲易置陝右諸帥，乃徙端明殿學士知熙州張深

知利州，充利州路兵馬鈐轄安撫使，而以明州觀察使劉錫代之。於是徽猷閣直學士知成都府盧法原

去利州路兵馬鈐轄，不兼利州路置帥，成都帥臣不兼利州自此始。既而趙鼎帥慶，劉錫帥涪，孫澍帥秦，於

是諸路帥臣悉用武人矣。錫弟也。行狀浚以十月二十三日抵興元，故附此，錫以今年七月除熙州，故附此，法原今年八月罷兼利州，當是七月與深並命也，皆錫澍之際，皆未見本年月日，且附此俟考。

浚又以武功大夫忠州防禦使本司前軍統制王彥為利州路兵馬鈐轄，浚初至漢中，問諸將以大舉之

策，彥曰：陝西兵將上下之情，皆未相通，若少有不利，則五路俱失，不若且屯兵利，與洋，以固根本，若敵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二十八

五六三

人侵犯則徵諸將帥五為應援以禦敵若不捷亦未至為大失也時凌之幕客皆輕銳聞彥之言相視而笑彥以言不行即求去故凌因而授之

彥為利於未必即在是日且附於此俟考

是日金人陷壽春府時金人大起燕、冀、河朔民兵入犯又使萬戶尼楚赫布爾噶蘇大託下嘉王伯隆等將女真、渤海、漢軍以完顏宗弼為統帥初鄧紹密既死淮西提點刑獄閣門宣贊舍人馬誠遠代知府事誠遠傳使金金將知之南侵過城下扣城呼曰馬提利與我相識何不開門司法參軍王尚功聞之夜見誠遠說以迎降誠遠拒不可府人籍籍言郡守有異志誠遠懼不敢出以印授通判府事朝散郎王誠即自為降書啓城迎拜金兵亦不入城但邀誠遠至軍中三日已而以其將周企知府事遂南行

此據洪邁夷志增補通判無名今以日歷考春府奏狀考之則王誠也餘見四年十二月癸未
修武

郎宋汝為奉詔副京東轉運判官杜時亮使金請和行次壽春遇完顏宗弼軍不克與時亮會汝為獨馳入金壁奉上國書宗弼怒命執之欲加侮辱汝為色不變曰一死固不辭然銜命出疆願達書吐一詞死未晚宗弼顧汝為不屈遂解縛延之坐且問其邑里謂左右曰此山東忠義之士也以金帛酒食遺之命引至東平見劉豫汝為曰願伏劍為南朝鬼豈忍背主不忠於所事宗弼亦感歎遂留之軍中

此據宋氏忠嘉集修入集

又云烏珠道倣人三十輩護送汝為至京師則恐誤蓋此時京師未陷當是來年北歸時也今且云留之軍中更俟詳究

庚子金人犯黃州守臣直龍圖閣趙令歲死之先是張用屯光州境內沿淮為柵上下百里盡收禾稼入寨中儲蓄甚富光州忠之及是敵聞龍圖閣太后駐南昌欲自蕪、黃、濟乃遣精騎五百直攻其寨用之衆數萬悉奔散金人遂焚用積聚徑趨黃州敵之未至也令歲以內艱去詔移州治武昌縣命下而令歲起復前一日辰刻敵犯黃州守衙軍校晏與得其木符鑿頭箭遣軍士潘明浮江自令歲令歲視之驚曰金兵也夜半以官軍渡江入黃州敵治兵攻城翌日城陷令歲在西壁被執金人猶欲降之令歲大罵曰汝輩侵犯中國殺害生靈我雖死不屈金人飲以酒令歲揮之衣以戰袍令歲曰我豈當此服金人曰趙使君何堅執如此今天下大半為大金所有若降當富貴令歲曰此膝但拜祖宗豈能拜爾金人怒以鞭擊令歲流血被面令歲罵不絕口遂殺之兵馬都監王達軍事判官吳源巡檢劉卓皆為所殺令歲守黃陂再歲率盜丁進李成張遇貴仲正之徒俱不能犯至是卒以節死事聞贈徽猷閣待制諡曰愷

舟遁去敵遂渡大江凡三日濟江盡絕時江東宣撫使劉光世在江州日與朝奉大夫韓格置酒高會無有知敵至者比知之以為斬黃開小盜遣前軍統制王德拒之於興國軍始知為金人至遂遁格粹彥子粹彥子故宣和末為戶部侍郎責黃州安置於是敵自大冶縣徑趨洪州

大事記金之分道寇海也不惟廣州之李會濠州之孫過和州之李誠無為軍

之李知幾洪州之向子孟洪州之王子獻臨江之吳江吉州之楊淵撫州之王仲山宣州之王仲巖建康之杜充越州之李玘潭州之向子諲荆南之唐致或降或走而張俊劉光世之兵亦退矣宣撫無兵備設亦暫見兩河官吏被禍而無從寧畏敵而不畏我矣

癸卯李邦被旨造明舉甲每副工料之費凡八千緡有奇上召大將張俊辛企宗示之曰是甲分毫以上皆生民膏血若棄擲一葉甲是棄生民方寸之膺諸軍用之當思愛惜時王綯在側曰陛下愛民如此凡百臣工當體此意

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敵人之財以為殺人之器聖人忍為之哉惟其畏敵難使斯民得遂其生所利有大不端忠實勇以靖國安民為任耶聖論一

發而愛民取將之方兼得之嗚呼休哉

詔右諫議大夫富直柔遇事敢諫皆合大體艱難之中賴其獻替以裨朕躬可特轉一官報行天下使知朕優賢納諫之意

監察御史沈與求上疏論執政過失改為尚書兵部員外郎與求奏臣言苟不當宜黜不應得遷上行其言甲辰擢與求殿中侍御史

與求論執政過失據附傳云耳未知所論為誰

是月盜入宿州保義郎權通判州事盛修已守節不屈為所害久之州人為之請遂贈武翼郎開門宣贊舍人封表其墓

此以紹興九年六月八日權所奏修入奏稱願修武等突犯州城未知權修武為誰當求修修考

江淮宣撫使杜充聞李成叛命神武前軍統制王玠以所部赴滁州玠留輜重於長蘆屯其軍於瓦梁不敢進成遣輕騎五百劫其輜重不克會充遣宣撫司統制官岳飛為玠援遇賊於九里壘盡殲之既而聞金人大入玠不至滁而還

楊進之死也其徒劉可以進所部轉寇汝蔡隨唐之間

程昌家傳云三年閏八月沒角牛楊進軍十餘萬寇京陽公杜滿等以兵援擊之俘斬不勝計案是時楊進已為程與所殺滿所擊劉可耳

至是其下劉滿寇信陽軍執權知軍事朝散郎趙士員而去至荆門軍殺之後贈右朝奉大夫官一子

此以紹興三年八月二下四日程昌家傳修入

價折納謂之丁絹。自行鈔法後。官不給鹽。每丁增錢為三百六十。謂之身丁錢。大觀中始令三丁輸絹一匹。時絹直猶賤。未有賠費。其後物價益貴。乃令民每丁輸絹一丈。綿一兩。軍興丁少。遂均科之。民甚以為患。至是聽五等下戶以為半折絹。半納見錢。於是歲為絹二十四萬匹。綿百萬兩。錢二十四萬緡。紹興十三年七月壬申所書

勤會宋齊愈所犯當實於法。然已經大赦。祇緣憎愛之私。致抵極刑。可追復通直郎。仍與一子可參考。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二十九

【建炎三年】十一月乙巳朔。金人犯廬州。守臣徽猷閣直學士淮南西路安撫使李會以城降。先是王善自淮寧分軍由宿。而南無駐兵之地。遂犯廬州。聞金人至。乃移屯於巢縣。既又以其衆降金。遂拘善於軍中。盡散其衆。其將祝友、張淵、董各以所部行。自是兩淮皆被善餘黨之擾矣。初。閣門宣贊舍人韓世清在蘄州。事初見州人請以為兵馬鈐轄。上許之。仍以世清兼蘄黃光江州與國軍都巡檢使。世清聞

金人渡江。是日將吏會於州治。世清有酒意。即取黃衣被兵馬鈐轄趙令峻。案北盟會編作後於東廳俾令峻即皇

帝位。令峻號呼不聽。被其黃衣。知蘄州朝請郎甄采等共勸之。世清乃止。紹興二年閏四月辛丑行遣知蘄州孫逸聞

金兵已渡淮。即聲言往建康。見杜充計事。遂以州印付淮西兵馬都監王宗望。案北盟會編作張宗望而去。充聞之。即

檄節制兵馬劉位權知蘄州。位。招信人。素豪強。為鄉里所仗。援據之際。位聚集鄉民。保守鄉井。西北衣冠與細民多依之。充在建康。以位節制軍馬。就統其兵。至是付以州事。

丁未。以上至越州。德。皆釋諸路徒以下囚。罷鄂州歲貢火筋。襄陽漆器。象州藤合。揚州照子之屬。初。未行鈔法以前。兩浙民戶。每丁官給鹽一斗。令民輸錢一百六十六。謂之丁鹽錢。皇祐中。許民以紬絹從時

南兵馬鈐轄武功郎渠成與戰。殺之。提點刑獄公事李允文在鄂。亦不能守。引所部往鄂州。於是京西列城皆為仲所據。王之望記西事曰。張浚用程千秋。久之。又疑其跋扈。乃以郭水為檢校軍馬。李允文為京西憲。使左右擊其肘。二人蓋未久也。不知浚何以連疑而利之。恐別有故。姑附此。當求他書考證之。趙銜之遺史。四年八月。桑仲陷襄陽。程千秋棄城走。案四年六月九日。知襄陽府王擇仁。狀准宣撫使司劄子。勸會程千秋。李允文不務協和。襄陽府鄂州並各失守。已落職罷本任。王擇任差知襄陽府。據此則千秋失守。張浚聞知。乃命擇仁而擇仁已到京。四然後申上。是時道不通。郵置往來。必已更涉數月。其失守必在今冬不疑。但未知其實是何月日也。今因新除。彙事并差連書之。俟考。

戊申。尚書戶部員外郎陳戩守太常少卿。新除太常少卿陳邁為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江東提刑司奏自龍本路常平司。取會到見管錢四十五萬餘緡。糧五十九萬餘石。金帛三萬八千餘匹。兩。詔錢米仍舊椿管。其金帛並輸行在。是日。完顏宗弼犯和州。守臣李儔以城降。紹興元年七月丙午時奉使崔縱從行

官屬盧仲自北逃歸。宗弼得歸朝官程暉。令攜書與仲。皆赴行在。十二月壬辰至明州

己酉。宣撫處置使張浚。以便宜增印錢引。壹百萬緡。以助軍食。其後八年。開累增二千五十四萬緡。浚又置錢引務於秦州。以佐邊用。是日。金人陷無為軍。守臣朝散大夫李知幾挈其孥。與其民俱南歸。歷

陽縣丞王之道率遺民據山寨以守之道無爲人也。庚戌金人攻采石渡知太平州郭倬率將士拒敵敗之翌日又敗之金人退攻慈湖倬又敗之敵遂趨馬家渡。

辛亥江東南路轉運司言近旨江州建康府守臣並帶制置使止用制置軍事不用常法處斷將士罪名及抽取器甲兵級今江州制置司乃用制置二字行遣他州事務如刑獄財賦及差官權領州事竊慮州縣無以適從望仍令提刑轉運司用條行遣從之。

壬子隆祐皇太后退保虔州前數日江西轉運司得報敵騎至大冶縣未辨番漢是月會江東宣撫使劉光世馳報以聞翌日乃知敵且至滕康劉廷共議奉太后及近上妃嬪陸行餘皆舟行百官從便路起發集英殿修撰江西安撫制置使知洪州王子獻棄城遁走撫州衆推土人朝請郎李積中權州事初見

元年七月已丑於是中書舍人李公彥徵開待制權兵部侍郎李擢皆遣司動員外郎馮權匿廬山佛舍郎官已下多潛去者此據張廷壽劾疏修入既而檄賂書光世勸以出兵掩敵大略言比敵深入最兵家之忌又進則距山退則背江百無一利而敢如此橫行者以前無抗拒後無襲逐如入無人之境故無所忌憚也非敵之能也觀村人之強壯者尙敢與之敵其閒勝負亦或相半豈有國家素練之兵反不如村人之強壯者但望風畏之耳實不足畏也太尉僊選精兵萬人厚立賞格自將而來洪州等處援救開一路令歸伏兵於前而掩殺之可使匹馬不還光世不能用。

丙辰尙書左僕射呂頤浩奏宗支凋零之後欲望逐人各與添差監當一次州勿過七員縣勿過三員皆不釐務奉賜俸從視正官之半從之。
丁巳金人陷六合縣又陷臨江軍守臣中奉大夫直祕閣吳將之遁去將之吳興人也徵徵閣直學士致仕蔣猷卒於昌國縣猷金壇人上皇爲御史中丞立朝有直聲及是避兵南來而卒特贈顯謨閣直學士諡莊定。

戊午承奉郎致仕孫悟落致仕爲通直郎假尙書兵部員外郎充大金軍前致書使承信郎卞信臣爲忠翊郎假開門祇候副之金人犯洪州權知州事李積中以城降紹興二年二月甲申夏鄂劾疏乃云時內侍邵成章居洪州金人召之曰知公忠正能事大金富貴可長享成章不從遂逼之以威屢欲殺之亦不從金人曰忠臣難得吾不忍殺復遣之金帛賊劉忠犯新州新黃都巡檢使韓世清與戰破之忠遂轉入湖南先是東京乾明寺尼法靜嘗爲稱柔福帝姬檢校少保保順軍節度使同知大宗正事仲的聞而迎之會仲的被旨移司至宿州與忠遇仲的死仲的官職及死事日歷皆無之論言集有仲的加檢校官制詞查明受中所除也紹興二十一年六月辛卯士上奏仲的逃賊劉忠沒於王事家世與五資

恩澤亦不云法靜爲忠黨所掠世清得之法靜自言已上皇季女小字環環其母小王婕妤也世清疑焉即何月日嘗考紹興二十一年六月辛卯士上奏仲的逃賊劉忠沒於王事家世與五資

坐之堂上與守臣朝請郎甄采等朝服隔簾問其故法靜自言脫難之因且及往時宮闈開事世清信之遂以聞於朝采亦恐寇至不能守即與世清率所部護帝姬自江西赴行在是役也斬春尉安子開率射士迎敵爲所殺忠又入舒州執朝請大夫通判州事孫知微而去知微不屈忠怒樹而食之後贈二人官錄子孫有差四年十月出方據白面山不知以何時入湖南也知微紹興三年九月于子推恩

庚申金人陷真州守臣向子恣棄城保沙上所攜金帛悉爲韓世忠所得子恣子謙弟初見今年三月

辛酉隆祐皇太后至吉州。
壬戌金人自馬家渡濟江初完顏宗弼既破和州與叛將李成同犯烏江縣尙書右僕射江淮宣撫使杜充在建康謀言成師老可擊充遣遺兵而金師已大入充聞敵且至以其兵六萬人列戍江南岸而閉門不出師無統一會將官張超失守敵遂過江充急遣都統制陳淳督統制官岳飛劉綱等十七人將兵三萬人與戰又命御前軍統制王玘以所部萬三千人往援敵犯溧水縣尉潘振死之呂中大事記方其幸維行則敵立能越三關四鎮而擄淮及渡江也便防淮之議不精則敵豈能越大江重湖而攻我哉朝廷棄三路如棄土極棄州淮如棄腹使敵入數千里如陷無人之境不戰而敗不守而陷二百年之天下不因民之怨叛而直失其大半可勝惜哉

癸亥金人犯太平州保寧軍承宣使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閻勣奉迎祖宗神御至越州詔奉安於天慶觀。

甲子陳淳與完顏宗弼遇於馬家渡凡戰十餘合勝負略相當王玘引西兵先遁淳孤軍力不能敵還屯將山水軍統制邵青以一舟十八人當金人於江中舟師張青中十七矢遂退於竹篠港統赤心隊朝請郎劉安以所部走常州浙西制置使韓世忠在鎮江悉所儲之資盡裝海船焚其城郭既聞敵南渡即引舟之江陰知江陰軍胡紉厚待之先是慶部將輔遠在東陽被徽策應慶與遇於中途日已失渡口遂與達引其軍自信州入閩所過大擾是日知臨安府康允之言有歸朝官自壽陽來報金人數道並進已自采石濟江朝廷以未得杜充周望報大懼詔侍從議之給事中兼權直學士院汪藻中書舍人李正民議移躡平江親督諸將拒敵緩急則登舟避之宰相呂頤浩因率從官同對於便坐或謂且遣兵將或謂宜募敢戰士以行頤浩又乞自行議未決退詣都堂午開得周望奏且錄杜充書言充在采石防江朝廷稍安然不知充已敗矣上未知韓世忠棄鎮江去命追世忠赴行在又欲令移軍常州呂頤浩請以御筆召之上曰朕與世忠約堅守令聞急乃來頤浩固請遂遣中書齋詔召之議者又慮金人自江黃開渡江或趨衢信以逼行在。

乙丑以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傅崧卿爲嚴信州防遏使募土豪集鄉兵以守衢信隘路命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公事王謙江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姚舜明兩浙東路安撫司幹辦公事郭充悉以所募人聽崧卿節制崧卿取將必用儒術統制官侯延慶將前軍步汝霖將後軍自將中軍延慶長沙人也諜報敵自鄂州南渡有中使自洪州至云太后已往虔州詔前知濱州向大猷爲臣不忠屢爲叛逆移文

指斥罪狀深重。可令越州領赴市曹處斬。先是武功大夫忠州刺史官儀既以所部留真州。而微猷關待制劉洪道入朝言其在山東時事。儀殺死。傳首赴行在。以其軍隸御營前軍統制王慶。洪道又與大猷偕來。且奏其指斥之罪。故抵死。呂頤浩言洪道之才。乃以為御營使司參議官。洪道除參議未見月日。今併書之。

丙寅。從官入見。慮敵騎不測。馳突。時殿前副都指揮使郭仲荀方自臨安來。乃請以仲荀輕兵三千人從。駕往平江府。倚周望。韓世忠兵為重。仍令張俊兵以次進發。上以俊重兵不可留。遂決議皆行。退命汪藻草詔書。諭中外以將往浙西迎敵。是日。杜充開軍潰。欲乘舟出奔。方開水門。士民爭門不能出。充使人諭之曰。相公欲迎敵。金人耳。衆皆呼曰。我亦往迎敵。竟不能行而止。於是市井喧言。杜相公枉殺幾許人。及其警急。乃欲先遁。充懼。命軍士犒銀絹十四匹兩。時陳淳已戰死。岳飛等皆引去。上元縣丞宣教郎趙墨之統鄉兵迎敵。死之。建炎三年四月壬子。趙墨之。統鄉兵迎敵。死之。此據慶元之奉議郎吳思澤一說。詔海舶擅載外國入貢者。徒三年。財物沒官。此據慶元。建炎中明。

丁卯。詔曰。朕纂承以來。深軫念慮。謂父兄在遠。而兵民未撫。不欲身陷於鋒鏑。故包羞忍恥。為退避之謀。冀其遲志而歸。稍得休息。卑辭厚禮。遣使相望。以至願去尊稱。甘自貶黜。請用正朔。比於藩臣。在建康則遣洪皓。崔縱。杜時亮。在平江則遣張邵。其為書指。無不曲盡哀祈。假使金石無情。亦當少動。近報金人一項自采石。一項自黃州渡江。生民嗷嗷。何時寧息。今諸路兵聚於江浙之間。朕已移蹕浙西。為迎敵之計。我將佐人民。與其束手待斃。不若併計戮力。以存國家。遂遣兵三千先行。時敵已逼建康。而行在未知也。

金人犯吉州。知州事直龍圖閣楊淵棄城去。隆祐皇太后離吉州。至爭米市。敵遣兵追御舟。有見金人於市者。乃解維夜行。質明至太和縣。舟人耿信及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楊維忠所領衛兵萬人皆潰。其將傅選。司全。胡友。馬琳。楊皋。趙萬。王璉。柴卞。張擬等九人悉去。為盜。乘輿服御物皆棄之。欽先孝思殿神御頗有失者。內藏庫南廊金帛為盜所擄。計直數百萬。宮人失一百六十人。維忠與權知三省樞密院滕康。劉珪皆竄山谷中。兵衛不滿百。從者惟中官何漸。使臣王公濟。快行張明而已。金人追至太和縣。太后乃自萬安舍舟而陸。遂幸慶州。后及潘賢妃皆以農夫肩輿。宮人死者甚衆。從事郎三省樞密院幹辦官劉德老亦為敵所殺。後官其家一人。先是康珪為幹辦官汪若海。何大圭所開。二人不和。遂有兵火之禍。建炎三年十月乙酉。若海初見元年正月丙午。大圭初見元年六月庚午。

詔之直祕閣。自仁通直郎。訓之後。隆忠。時金分兵犯撫州。守臣王仲山以城降。拜金以其子權知州事。令括管內金銀赴洪州送納。又犯袁州。守臣顯謨關待制王仲巖亦降。仲山。珪子。仲巖。仲山兄也。(案)宋史。詔兩浙宜撫司統制官郭仲威以所部七千人屯通州海口。金人寇六安軍。知軍事邊某降敵。遣北軍三百人屯城中。不殺不掠。己又陷建平縣。是日。杜充引觀兵三千。絕江而北。統制官王進。王冠猶以本部隨之。

時上遣內侍任源至充軍前。道梗不達。以狀白充。充即附奏。以謂初乞御營諸將聽其節制。實無妄自尊大之意。但欲人情相結。緩急可使。今者劉光世遠在九江。不得使。韓世忠近在鎮江。不能使。王慶有心報國。當陳淳等接戰之際。乘勢向前。敵兵必敗。豈有今日撥之不忠。萬死有餘。臣今在儀真。微有徐泗二州。趙立。劉位等集兵。卻回鎮江。以護王室。此區區困獸之志也。時充在真州。寓天慶觀。守臣向子恣勸充自通。泰入浙。欲與之偕行。充有邪謀。不聽。子恣棄真州去。充命冠知真州。自為出陸計。聲言往招信縣。會劉位兵來援。遂北行。進登州。初為遞卒。此據呂頤浩奏議。後以功補官。充擢為宣撫使統制。

戊辰。贈故刑部尚書王雲觀文殿學士官親屬八人。以新除吏部侍郎鄭望之言其死節也。仍命所在訪其家屬。日歷無此。今以紹興五年四月十四日。雲子婿任使臣。乞恩澤狀修入。

己巳。上發越州。次錢清堰。夜得杜充奏。我師敗績。上謂輔臣曰。充守江不利。陳淳戰沒。王慶擁兵南遁。金人馬必臨浙江。迫襲事迫矣。卿等意如何。呂頤浩曰。臣有一策。望聖意詳度。斷在必行。上曰。何如。頤浩奏。金人以騎兵取勝。今變與一行。皇族百司官吏兵衛家小甚衆。若陸行山險之路。糧運不給。必至生變。兼金人既渡浙江。必分遣輕騎追襲。今若車駕乘海舟以避敵。既登海舟之後。敵騎必不能襲我。江浙地熱。敵亦不能久留。俟其退去。復還浙。彼入我出。彼出我入。此正兵家之奇也。上沈吟久之。曰。此事可行。卿等熟議。來日召侍從參議至都堂參議可否。庚午。上還回鑾。王庭秀開世錄云。二十五日。駕至錢清。聞金人已渡大江。二十六日。駕回避敵。已二十五日也。李正民乘桴記云。二十五日夜得杜充敗奏。又康尤之奏。人馬已自建康德勝路犯杭州。遂倉猝回鑾。案。敵以二十七日辛未入建康。十二月初始自廣德軍湖州界犯臨安府。恐此時尤之未應已矣。敵犯府外。正民所記或誤。熊克小歷又因而書之。當考。晚次越州城下。從官對於河次亭上。侍御史趙鼎言。衆寡不敵。勢難與戰。宜姑避之。呂頤浩乃聚議航海。新除吏部侍郎御營使司參贊公事鄭望之後至。獨謂自古興王未有乘舟攝者。權戶部侍郎葉份。中書舍人蔡密禮曰。若別有策。甚善。不然。舍海道將安之。頤浩晚朝奏事。上曰。航海之事。朕昨夕熟思之。斷在必行。卿等速尋船。遂決策移四明。(中興聖政強國通論)曰。金人之犯江南也。朝廷豈不知敵所利者。騎也。我所利者。舟師與步兵也。江浙路進討。尚可取勝。而乃朝廷自散為敵得志而。去此失於退二也。(案)全論見是年十二月。

頤浩奏令從官已下各從便而去。上曰。士大夫當知義理。豈可不扈從。若如此。則朕所至乃同寇盜耳。此據李正民乘桴記。於是郎官已下。或留越。或徑歸者多矣。御史中丞范宗尹參知政事。侍御史趙鼎試御史中丞。二人皆嘗建議避敵。故遂用之。時密院惟張守獨員。乃命宗尹兼權樞密院事。宗尹兼樞密。他書無有。紹興四年五月十五日。樞密院客司供到。下項。建炎年參知政事范宗尹兼權樞密院事。且附此。當求他書考其月日。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周望同知樞密院事。仍兼兩浙宣撫使。總兵守平江府。殿前副都指揮使郭仲荀為兩浙宣撫副使。與御營使司

宗尹兼樞密。他書無有。紹興四年五月十五日。樞密院客司供到。下項。建炎年參知政事范宗尹兼權樞密院事。且附此。當求他書考其月日。

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周望同知樞密院事。仍兼兩浙宣撫使。總兵守平江府。殿前副都指揮使郭仲荀為兩浙宣撫副使。與御營使司

宗尹兼樞密。他書無有。紹興四年五月十五日。樞密院客司供到。下項。建炎年參知政事范宗尹兼權樞密院事。且附此。當求他書考其月日。

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周望同知樞密院事。仍兼兩浙宣撫使。總兵守平江府。殿前副都指揮使郭仲荀為兩浙宣撫副使。與御營使司

人部之序已見元

年六月

辛巳金人陷廣德軍時完顏宗弼既得建康區處已定乃率來自溧水路徑趨臨安道路之人但知潰卒為亂不虞金人之至也金游騎至廣德軍知軍事周烈遣人迎之且許其犒軍約以毋擾宗弼偽許之俄頃傳箭至招其投降拜烈大驚索馬而奔遂陷其城烈為金人所殺江東宣撫使劉光世自信州引兵之南康軍此據光世四年二月與狀修入是日賊方犯常州入其郭守臣周杞守子城拒敵遣赤心隊統領朝請郎劉晏與戰翌日破之方乃去

壬午起復直龍圖閣御營使司參議官李迨試尚書戶部侍郎金人犯安吉縣知縣事曾綽聚鄉兵往石郭守隘或視其矢曰金人也鄉兵皆棄紙甲竹槍而遁金人入縣遂焚之綽斃于也曾布弟元符末翰林學士江淮宣撫司潰卒李遠號鐵爪鷹與其徒數千人攻陷鎮江府此據日歷壬午日書但日歷又云就杜充相安此時充已離真州恐誤趙鼎傳世忠碑又云烏珠北還王提兵遣之先是日定議航海避敵執政請每舟載六十衛士人不得過兩口衛士

皆曰我有父母有妻子不知兩者如何去留訴於主管禁衛入內侍省都知陳宥宥不能決宰相呂頤浩入朝衛士張寶等百餘人遮道問以欲乘海舟何往因出語不遜頤浩詰之曰班直平日教閱何嘗有爾等上貼今日之事誰為國家死戰者衆欲殺頤浩參知政事范宗尹曰此豈可以口舌爭引其裾入殿門門閉衆不得入上謂輔臣曰聞人情紛紛不欲入海緩急之際豈可知二聖不避敵坐貽大禍今以御筆諭之頤浩與參知政事王綽捧御案近御座前上御翰墨撫諭中軍人情稍定遂山呼於殿門外上密諭宗尹曰此輩欲沮大事朕今夕伏中軍甲士五百人於後苑卿等翌旦率中軍入朝捕為首者誅之頤浩退密諭中軍統制辛金宗及親軍將姚端令陰為之備

癸未執政早朝命御營使司參議官劉洪道都兵在宮門防變而中軍及姚端已整駭於行宮門外二府引中軍入遇直宿兵衛皆擒之其徒驚潰或升屋或踰牆遁走上自便殿御介甫引伏兵出縛弓手發二矢中二人墜於屋下其衆駭懼悉就擒上命呂頤浩至都堂詰為首者以奏其餘皆囚之趙鼎之遺史云軍

是日完顏宗弼自安吉進兵過獨松嶺歎曰南朝可謂無人若以羸兵數百守此吾豈能遠度哉知餘杭縣曾愚知是金人乃與丞徐率成率父老具香花迎拜愚率孫也

時尉楊汝為在徑山寺請益寺僧為統領官率強壯以拒敵主僧梵仁從之

甲申誅衛士張寶等十七人於明州市景福殿使昭德軍承宣使入內侍省都知主管禁衛陳宥責汝州團練副使潭州安置除行門外其衆降諸軍宥官職日歷不備今以昭德軍年十月四日刑部赦官狀增入

乙酉完顏宗弼犯臨安府錢塘令朱輝日見二年九月壬辰率民兵逆戰傷甚猶叱左右負已擊敵守臣浙西同安撫使康允之未知為金人遣將迎敵於湖州市得二級允之視之曰金人也遂棄城遁保緒山時直顯談關劉誨自楚州赴召王明濟揮軍第三錄云誨乘城進行在今從趙姓之遺史在城中軍民推之以守

戊子朝奉郎知明州張汝舟為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宜州觀察使張思正為浙東馬步軍副總管屯明州日歷張思正除浙東宣撫使明州府判案此時仲甫以殿帥為宣副思正不願在其上紹興元年七月二十三日刑部檢取官狀云前任浙東副總管為失守明州降官居住今從之尚書戶部員外郎

宋輝直徽猷閣江淮等路發運副使日歷宋輝徽猷閣開張也直祕閣陳汝錫添差兩浙轉運副使應副

防遏使司錢糧時防遏使傅棧卿在浙東宣教郎江惇禮以客從潰兵踵降州縣無見儲或請賦諸民以給惇禮持不可悉發封樁錢粟賦之汝錫縉雲人惇禮蘭溪人也朝請郎劉晏直祕閣依舊常州防託右武大夫和州防禦使樞密院提領海船張公裕落階宮徽猷閣待制御營使司參議官劉洪道知

明州留尚書戶部侍郎李迨於越州俾調軍食己丑上幸定海縣御樓船參知政事張守收後前一日臺諫請對上諭以不得已之意夜諜報敵逼臨安知越州李鄴奏至是日天雨羣臣入朝至殿門有旨放朝惟執政入對上於御袍中出鄴奏示之既退上自州治乘馬出東渡門登樓船幸執皆從之上登舟幸海日歷在是月十一日乙酉李正民乘舟記在十五日己丑王庭秀

詔止親兵三千人自隨百官有司隨使寓浙東諸郡時上既廢諸班直獨神武中軍辛永宗有衆數千而御營使呂頤浩之親兵將姚端衆最盛上皆優遇之晚朝二府登舟奏事參知政事范宗尹曰敵騎雖百萬必不能追襲可以免禍矣上曰惟斷乃成此事是也詔行在諸軍支雪寒錢自是遂為故事是日金人陷臨安府初完顏宗弼圍城遣前知和州李倚入城招諭倚與樞府事劉誨善至是削髮左衽而來二人執手而言倚款款不能止有倡言誨欲以城降金者軍民因殺誨是晚城陷錢塘令朱輝在天竺山亦遇害後贈誨直龍圖閣張匯進論曰靖康之初金人初犯京城時在內則城高池深兵食彙足在外則諸路勤王之師霧合雲集四方忠臣義士雖素不預軍籍亦皆橫軍援腕自備器

甲效命登先圖報國家二百年德澤朝廷以天下之勢當一鳥合深入之敵亦未足為慮也復荷據目前之急不顧後日之患許創地以議和敵既去官軍從之北行若用神師道夾河三戰之策敵衆無唯類矣時以親王宰臣在敵中使命絡繹道路約束諸軍不得少有犯敵敵至內邸有數騎輒犯官軍已斃數人官軍束手不敢擅動內有一卒不勝其憤輒擊殺一人適會使命在軍自視其事統制馬忠恐使命回告朝廷遂斬其卒以徇且傳首於敵自後敵時以數騎張弓注矢戲犯官軍官軍避之敵以為笑以至與敵馬尾相繼隨之出塞無敢誰何由此勤王之師莫不解體故不踰半年復敢入犯至百雉戒嚴而天下勤王之師無向戰之心者此失於和一也至京城之陷若御親征率軍將整陣而出亦足以當敵突圍而

出亦足以脫敵矣。何則？軍民雖非願戰，然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故韓信背水以破趙，田單擊城以擊燕，是也。設若不能出城，但收兵退保舊城，次遣使卑辭厚幣，許割地以退兵，且曰：舍此則有死戰而無生降之理，兼外城初失，我軍必有絕境得脫者，但有一二人得脫，則四方勤王之師，定相傳播，無不知京城已陷，御駕已出，或御駕退保舊城，則勤王諸帥，孰不奮身赴難，爭先救主耶？彼雖有破城之勢，然內有決死之敵，外有必救之兵，內外受敵，苟不釋去，則我與和，此自然之理也。或曰：城既破矣，豈能整陣而戰，突圍而出，及退守舊城耶？臣曰：不然。蓋京師與邊城異，邊城郡邑，其內守臣之軍，不若攻城之敵之盛也。所恃城而已，城池既失，衆寡不敵，不為敵降，則為敵害矣。而京城侍衛之兵，守堦之士，不下十萬，尼瑪哈、幹喇布兩路之兵，共無六萬，至如城破，其勢亦足以拒敵也。何必謂聖速出見敵耶？譬如御駕親征，遇敵於路，亦無城池矣，焉有謂我方行而以無城池可依，更當棄六軍，以單騎入敵陣，願議和耶？而城陷三日之間，淵聖已幸敵營，不惟城為敵陷，又自無其朝廷也。由是在內軍民，在外勤王之師，已成失國之人矣。孰有禦敵之心哉？此失於和也。至建炎三年春，尼瑪哈犯揚州，時御營之師必有十萬，而尼瑪哈止有五、六千騎，自建炎二年秋九月離雲中，下太行，渡黎陽，攻澶、滌，山東諸州郡，以至犯揚州，可見疲勞之甚矣。此強弩驍風之末，無足畏也。兼是時兩河州郡，尚有未陷者，山東州郡，十陷二三，人心未安，糧道未集，盜賊蜂起，而不顧後患，投身深入我境，又可見其無知之甚也。時若我師乘其遠來新至，行列未定而擊之，可也。或謂深池堅城，拒而勿戰，以對其銳，以沮其意，且多方出兵，邀其出掠者，彼萬里孤軍，後無委積，忌於相持，利於速戰，求戰不能，糧道不繼，又且野不能掠，以此制之，其遁必矣。俟其既遁，襲而擊之，舍而縱之，皆可也。而乃望風之際，車駕渡江，六師自潰，為敵乘之，席捲而去，此失於退一也。至是烏珠之犯江南也，朝廷豈不知敵所利者騎也，我所利者舟師與步兵也，江浙之地，騎得以為利乎？此皆騎之危地也。舟師步兵之利地也。烏珠有知，豈肯致身於此耶？若御駕親征，諸路進討，烏珠之敗必矣。而復望風之際，車駕泛海，朝廷自散，為敵乘之，得志而去，此失於退二也。凡此四者，非敵之善，乃我靖康之兩和建炎之兩退，所自致也。大抵朝廷自來，每自視如火，視敵如水，謂火必不可以敵水，既以此處之，焉有不為敵勝耶？此當時失於料敵，不知彼我之過也。不然，則真廟之時，值契丹蕭后入寇瀋淵，若真廟不戰而和，不戰而退，則景德之元，已有今日之事矣。

張遜本末見紹興十年正月丙戌，遂論在十三年八月案，張遜此論其略已分見於本年二月壬子十一月己巳各注，此處疑為後人插入，今姑依原本之存。

庚寅，從官以次行。吏部侍郎鄭望之以疾辭不至，給事中兼權直學士院汪藻以不便海船，請陸行以從。許之。於是履從泛海者，宰執外惟御史中丞趙鼎、右諫議大夫富直柔、權戶部侍郎葉份、中書舍人李正民、樞密禮、太常少卿陳戩六人，而所夕密衝於舟中者，御營都統制辛宗兄弟而已。時留者有兵火之虞，去者有風濤之患，皆面無人色。辛卯，上次定海縣，有傳金使至者，上不欲令朝行在，即遣參知政事范宗尹還明州俟之，留御史中丞趙

鼎、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汪藻參議軍事。日歷載上語云：鼎為御史，嘗論議與金並江為界，案此日歷，乃秦檜領史院，秦檜為少監時所修，張存存詳嘗乞刪改，疑未可盡信，姑附著此，更俟考詳云。宗尹盡護諸將。

壬辰，宗尹等至明州，乃盧仲等自和州來，所攜國書，語極不遜。宗尹遂不奏。癸巳，上至昌國縣，杜充所遣屬官直徽猷閣陳起宗至，言充敗，欲引衆趨行在，而路不通。是日，范宗尹聞臨安陷，復還見上於舟中。

甲午，皇叔右監門衛大將軍眉州防禦使知南外宗正事十楨言：自鎮江募海舟載宗子及其婦女三百四十餘人，至泉州避兵，乞下泉州應副請給，許之。於是秘閣修撰知西外宗正事令應亦自泰州高郵軍遷宗子等百八十人至福州避兵，已而又移潮州，士楨、鄒康孝王仲御子也。

乙未，潰兵杜彥自袁州入瀏陽，遂犯善化、長沙二縣，朝散大夫通判潭州孟彥卿率軍民拒之，手殺數人，賊勢挫欲遁，而民兵有自潰者，賊遂乘之，擒彥卿，持其首以告所掠民兵，曰：此會斷殺孟通判首也，因遂殊其支體，賊亦逃去。直秘閣添差通判州事趙民彥領兵追之，與之大戰，殺傷甚衆，初，民彥依山為陣，而

應戰山下，偶為閒人折其陣中認旗，衆謂民彥已敗，遂潰，民彥為賊所擒，斬之陣前，賊乃去。事聞，並贈直龍圖閣。彥卿，民彥已見九月壬申，與忠義錄云：二人以拒金人死。是日，金人屠洪州，先是金帥烏瑪喇太師龍圖閣，彥卿、民彥之與，其後亦未見之，今不取。

烏瑪喇太師陷洪州，金使留洪州月餘，取索金銀寶物百工伎藝之屬皆盡，金使至分寧縣，知縣事朝奉郎陳敏誠斬其首，謂邑人曰：欲降先殺令，因與民死守，時尙書郎侯懋、李幾等三人避地不及，聞敵屠城，潛伏於城南隅，民園之梁上，僅得免。翌日，敵引兵去，卒不入分寧境而還。

丙申，浙西制置使韓世忠以前軍駐通惠鎮。日歷作青龍鎮，鎮此時已改名通惠鎮。與元年九月甲戌方復舊名，史誤也。中軍駐江灣，後軍駐海口，世忠知金人不能久，大治戰艦，俟其歸而擊之。浙東制置使張俊自越州引兵至明州，時已無舟可載，俊

上奏乞海舟，朝廷欲其且留拒敵，報以方聚集道行，上賜俊手書，許以捍敵成功，當封王爵，俊納使士劉相如之策，遂留以抗敵，相如者，初以募人入衛王室，樞密院借補承事郎，及是揭榜通衢，勸諭迎敵，士皆思奮。熊克小歷稱俊納使士劉相如之策，遂留以抗敵，此據林泉野記所書也，考相如本末不可謂之隱士，今不取。俊軍士在明，頗兩肆掠，時城中居民少，遂出城，以清野為

名，環城三十里，皆遺其焚劫，資政殿學士新知鼎州范致虛薨於岳州。賊成皋寇婺州，州學教授孫邦請率兵擊賊，守臣集英殿修撰沈晦從之，邦率民兵數百出城，大敗而還，晦將斬邦以徇，既而釋之，浙東防邊使傅崱卿在城中，乃單騎追寇，說以忠義，寇遂降。

丁酉，上謂輔臣曰：昨者從官同詣都堂，鄭望之獨謂自古興王未有乘舟楫者，所論未為通方，呂頤浩曰：望之以謁告後至，不知衆人所論，王約曰：自崇寧以來，大臣專權，不容立異，此者會議都堂，更相詰難，各

盡所見無所顧避。臣不意十數年後復見此氣象。皆陛下優容忠諫所致。望之自守所見。乃朝廷之福也。於是望之奉祠而去。

於望之奉祠而去。第之奉祠無職名。必以論此事不合也。日歷全不載。更部題名在十二月。故因上請遂書之。或即此事也。論之際。則各相可否。不為苟同。行欲罪陳宗。仲淹則爭之。仲淹請備邊。則以爲契丹必不至。尹洙雖仲淹之黨。及爭水滸城。則

是深而非對。仲淹則是對而非深。非則相遠也。各極所見。歸於愛國愛民之心而已。仁宗皆倚之爲治。不以其異同而有去留。蓋天下之事。安危成敗。在於幾微之間。豈一人之智所能盡。惟議論往來。可資相濟。而後歸於至當。故事無遺策。自熙豐開。大臣惡人異已。有立議論者。必力排而去之。厥後士大夫皆爲身謀。無敢持異議於其間。直臣賢士。雖有忠謀。論弗克上聞。此風一行。歷數十年不能變。願至靖康之禍。皆人臣向同之罪也。豈朝廷之福哉。望之之美論。是宜太上皇帝包容而不

之罪也。望之謂云。朕仰惟仁宗皇帝當時立政用人之事。當置之左右。朝夕以爲法於斯見之。戊戌。金人陷越州。初。兩浙宣撫副使郭仲荀在越州。聞敵陷臨安。遂乘海舟潛遁。知越州充兩浙東路安撫使李鄴遣兵邀擊於浙江三捷。既而寡衆不敵。鄴乃用主管機宜文字宣教郎袁潭計。遣人齎書投拜。敵引兵入城。以巴哩巴爲守。親事官唐琦袖石擊巴哩巴不中。詰之。答曰。欲碎爾首。死爲趙氏鬼耳。巴哩巴曰。汝殺我奚益。胡不率衆救汝主。琦曰。在是汝爲尊。故殺汝耳。巴哩巴歎曰。使人人如此。趙氏豈至是哉。琦願鄰曰。汝亨國厚恩。今若此。非人也。聲色俱厲。不少屈。巴哩巴殺之。後爲立祠名旌忠。熊克小歷云。

初。鄴之降也。提點刑獄公事王謙遁居城外。寮吏皆迎拜。朝散郎新通判温州曾憲監三江寨。獨拒敵不屈。敵驅縲至城內。執憲併其家殺之。惟稚子得免。憲兄也。事平。特命憲弟愷及憲以官。王明清揮第三子。憲州李鄴既降。通判曾憲不屈而死。全家被害。獨乳婢抱一嬰兒獲免。事平。詔特贈憲直學士。命其弟愷以官。日歷紹興四年二月壬午。承議郎曾憲狀云。見朝散郎新通判温州曾憲。於建炎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經越州。申乞致仕。乞將致仕恩澤。與弟愷同。因浙東提點司差監越州三江寨。與敵抗拒。不風。被害身亡。承教時與一資風澤了當。奉聖旨。特與致仕恩澤。一名。據此。則憲非本州通判。明清小議。又所云贈直學士。初。上在越州。遣選鋒將梁斌。張進以所部屯諸縣。及是。金使人招之。二人皆欲投拜。其下不從。乃與腹心數十人入城降敵。既而張俊招其衆至温州。遂留麾下。比敵去。斌進復歸。朝廷亦善待之。於是屬邑不降者。惟嵊縣宋宗年而已。宗年事。以紹興元年九月乙巳。御史張狀修入。

錢帛。熊克小歷。載承造之。行在。癸巳。今從李正民乘桴記。己亥。徽猷閣直學士知平江府湯東野奏。杜充自真州至天長軍。與劉位。趙立會合。先是。立以右武大夫忠州刺史知徐州。朝廷聞金人入犯。詔諸路兵援行在。立以徐州城孤。且乏糧。不可守。乃率親兵禁兵民兵約三萬人南歸。會知楚州劉誨已赴召。宜撫使杜充以楚州關守。命立率所部赴之。立至臨淮。被充之命。兼程至龜山。時金左監軍昌圍楚州急。王鈺獨立。傳云。託孫郎。昌圍楚州。即進發而音誤也。今正之。立斬劉道路。乃能行至淮陰。與敵遇。

其下以山陽不可往。勸立歸彭城。立奮怒。嚼其齒曰。正欲與金人相殺。何謂不可。乃令諸軍曰。回顧者斬。於是率衆先登。自旦至暮。且戰且行。出沒敵中。凡七破敵。無有當其鋒者。遂得以數千人入城。而後軍孟成。張慶皆以所部渡淮北去。方其入城也。立口中流矢。貫其兩頰。口不能言。以手指揮。軍士皆息。而後拔其矢。立之未至也。通判州事直祕閣賈敦詩欲以城降。至是乃止。立入楚州。趙姓之遺史。繫之十一月。王鈺獨立。傳云。四年正月。惟知楚州未執的也。熊克小歷載之五月末。實詳誤。前已辨之。日歷漢東野奏。十二月初九日。徐州趙立。遣使臣來杜充府投下文字。稱劉位兵馬未肯放。令通淮杜充指揮。令放渡過。據此。則立入楚州。當在十二月末。則今因東野奏杜充事附見。李鄴之未降也。上奏言。金分兵自諸暨趨嵊縣。徑入明州。是日。奏至。乃議移舟之溫。以避之。

庚子。上發昌國縣。先是。金分兵犯餘姚。知縣事李穎士募鄉兵數千。列旗幟以捍敵。把隘官陳彥助之。敵既不知其地勢。又不測兵之多寡。爲之彷徨不敢進者一晝夜。彥是上得以登舟航海。進穎士兩官。擢通判越州。穎士。閩縣人也。此以李正民乘桴記。王明清揮第三子。修。明清以爲大駕由是得以自定。海登舟恐誤。蓋上以此月略修潤。辛丑。上艤舟白峯寺。自是連日南風。舟行雖穩。而日行僅數十里云。癸卯。浙東制置使張俊與金人戰於明州。敗之。先是。金遣兵追襲乘輿。至城下。俊遣統制官劉質與戰。兵少卻。其將燕用。邱橫死之。統制官楊沂中。田師中。統領官趙密皆殊死戰。沂中。師中。初見元年正月辛。主管殿前司公事李質率所部以舟師來助。知州事劉洪道率州兵射其傍。遂大破敗之。殺數千人。敵自城下呼請遣人至寨中計事。俊令小校徐姓者往。敵釋甲與語。欲知越官吏投拜。俊拒之。趙姓之遺史云。烏珠親追乘。與至明州。而還。案王庭秀。州之戰。金自高橋攻西門。併兵進。勢亦亟矣。張俊忠義。實奮發於下令軍中之時。始則清野閉關。以拒其來。終則開門迎敵。以挫其銳。中興戰功。自明州一捷始。敵自入中國以來。未有一人敢擊其銳。至此而軍勢稍振矣。

是月。隆祐皇太后命統制官楊琪軍臨江軍。張忠彥屯吉州。以爲行宮。援忠彥。河東人。初以效用出身。太原之破。遁入五臺山。後隸楊惟忠。權中軍統領。至是以所部屯廬陵。就領州事。金陝西諸路都統洛索將數萬衆圍陝州。守將李彥仙悉力拒之。初。彥仙在陝。增陴浚隄。利器械。積糧食。鼓士氣。且戰且守。人心益堅固可用。又嘗渡河與敵戰。蒲解。民皆陽從敵而陰歸彥仙。敵必欲下陝州。然後併力西向。彥仙亦自料金人必併兵來攻。即遣人詣宣撫處。遣使張浚求三千騎。俟金人攻陝。即空城渡河北。趨晉絳。并汾。據其心腹。金人必自救。乃由嵐石西渡河。道郵延以歸。浚不從。浚貽書勸彥仙空城清野。據險保聚。俾敵無所掠。我亦無傷。俟隙而動。庶乎功可成。彥仙亦不從。守城之意益堅。至是。洛索貝勒尼楚赫及知府州折可求合兵來犯。彥仙以死拒之。且告急於浚。李成知金人已南渡。自滁州率衆往淮西。時成之黨。

州折可求合兵來犯。彥仙以死拒之。且告急於浚。李成知金人已南渡。自滁州率衆往淮西。時成之黨。

州折可求合兵來犯。彥仙以死拒之。且告急於浚。李成知金人已南渡。自滁州率衆往淮西。時成之黨。

州折可求合兵來犯。彥仙以死拒之。且告急於浚。李成知金人已南渡。自滁州率衆往淮西。時成之黨。

周虎據蕪湖。水軍統制邵青與戰。一日七敗。參議魏曦以小舟觀戰於中流。既而告青曰。吾知所以勝矣。彼以紅巾軟纜。與我之號一同。故與戰則不能分彼我。所以必敗。宜易其號。則勝矣。青然之。乃令其徒更作鑽風角子。一戰勝虎。青遂據蕪湖。初。杜充之衆既潰。其統制官岳飛。劉經自芳山引衆入廣德軍。後軍扈成駐於金壇縣。爲戚方所殺。

是歲。臨高澄。遇縣人陳縉。鄧文等聚衆作亂。官軍討平之。此以紹興六年十二月十六日明臺申省狀修人 諸路斷大辟三百二十四人。戶部言兩浙路戶二百一十二萬二千七百七十三口。三百五十六萬七千八百。成都府路戶一百一十三萬一千四百八十九口。三百二十六萬九千三十六。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三十一

【建炎四年】歲次庚戌。金太宗成天會。春正月甲辰朔。大風。御舟旋海中。歲次庚戌。金太宗成天會。八年。僞齊劉豫早昌元年。

乙巳。北風稍勁。晚泊臺州港口。熊克小麻。甲辰朔。上至臺州章安鎮駐蹕。蓋因日麻所寄也。今從李正民乘桴記。 是日午。西風忽起。敵乘之。犯明州。御前右軍都統制浙東制置使張俊與守臣徽猷。開待制劉洪道坐城樓上。遣兵掩擊。殺傷大當。敵奔北墮田間。或墜水。俊急令收兵。此據王庭秀閱世錄。 敵拔寨去。屯餘姚。且請濟師於完顏宗弼。

丙午。早。上御舟次章安鎮。朝請郎知臺州晁公爲與權戶部員外郎李承造皆來朝。上去簪蹕。易衣徒步。幸祥符寺。從官迎謁。拜於道左。直徽猷開江。淮發運副使兼軍前糧料使宋輝自秀州金山村以海船運米八萬斛。錢帛十萬貫。至行在。時百司正副。續食。從行者甚賴之。上喜。欲擢輝徽猷開待制。宰相呂頤浩以太峻。難之。乃除輝直龍圖閣。公爲直顯謨閣。公爲補之子也。嘗爲倉部員外郎。補之。見今年三月。公爲。以去年七月庚辰除命。

御前左軍都統制浙西制置使韓世忠赴行在。世忠已治舟師於通惠鎮。乃請往鎮江。邀敵歸師。盡死一

戰。上從之。
丁未。御史中丞趙鼎自明州還行在。遂與從官等六人同對於舟中。是日。象山縣報敵騎至明州。張俊爲戰守備。明州西城外居民盡蒸之。其意亦欲赴行在也。晚得知臨安府康允之奏。且徽杜充書。言充已在真州。合兵爲邀擊計。又言徐州趙立以兵來援。建康守陳邦光降於金。

戊申。戶部侍郎李迨自明州來朝。
己酉。詔遣使自海道至福建。虔州。問隆祐皇太后。驪舟所在。上慮太后徑入閩。廣。乃遣使問安焉。張俊奏明州小捷。從行百官皆賀。內侍陳願言獨不賀。曰。上幸海道。何賀之有。是日。遣御營都統制辛企宗以兵千人赴明州策應。又降手詔趣杜充。趙立進兵。既而企宗卒不行。

庚戌。同知樞密院事兩浙宣撫使周望言敵之在建康者。焚糧草。收金銀。稍稍渡江北去。自稱李成人馬。先是完顏宗弼既陷建康。望與徽猷開直學士知平江府湯東野聞之。集耆艾士夫僧道問所以爲計者。且曰。今戰守皆無策矣。蓋其意在迎降。而欲衆發其端。士民不答。而能望遂收諸將兵歸城中。懼其抗敵取怒也。已而敵徑走臨安府。遣人馳檄諭旁郡。令趣降。知秀州胡奉大夫程俱答言。小邦不敢專。即率官屬棄城保華亭縣。留兵馬都監趙士醫以守。朝廷遂命俱押米綱赴行在。望怒。遣嘉興尉段澤捕。俱至平江。將斬以徇。既復釋之。至是以開化人嘗爲禮部員外郎。平江城堞全壯。而城下聚水四圍。渠壑深廣。望又謁取民財。錢穀以鉅萬計。庫廩充物。兵甲犀利。郊居遷避之家。往往而復。望倚降寇郭仲威爲心腹。俾盡護諸將。由是人益安之。是日。金人再犯明州。浙東制置使張俊禦之於高橋。戰數合。慮其濟師。遂託以上旨。扈從。辛亥。盡其衆入臺州。於是帶御器械權同主管殿前司公事李質亦以班直行城中。居民去者十七八。熊克小麻云。金烏珠引衆再犯明州。誤也。烏珠自入臨安。未嘗過江。克又云。丙辰。張俊劉洪道皆避去。亦誤。後以正月辛亥引兵去。明州丙辰。洪道遁。相去凡五日。今從王庭秀所記。 尚書吏部兼權戶部侍郎高衛請卹度州鬻鹽鈔二十萬緡以給行宮之用。許之時。淮鹽道不通。故暫通關。廣鹽於諸路。

正月壬申。又通關鹽。
癸丑。遂安軍承宣使兩浙宣撫副使郭仲荀責授汝州團練副使。廣州安置。仲荀既棄越州去。其所部兵多散而爲盜。仲荀乘舟夜過行在。不請朝。言者疏其罪。詔御史臺大理寺雜治。仲荀引伏。故謫。熊克小麻。仲荀命在王庭秀所記。

乙卯。滕康言太后已至虔州。
丙辰。劉洪道言敵再犯明州。初。張俊既行。士民皆去。有士人率衆扣洪道馬首。願留以禦敵。洪道曰。予嘗數克敵而勝。若等毋慮。是夜。洪道悉府實微服而遁。與浙東副總管張思正引所部奔天童山。所過盡撤其橋。民不得濟。死者數千人。哀號震天。城中惟崇節馬軍與惡少僅千人。以酒官李木將之。詔金人侵犯兩浙。陷沒州郡。官吏以衆寡不敵。遂且降伏。推其本心。實非誠意。並特與放罪。令尚書省榜諭。日麻無此指揮。

以今年五月丁未 命福建市舶司悉載所儲金帛見錢自海道赴行在 初主督侍衛步軍司楊惟忠所

丁巳張俊自臺州引兵赴行在 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程邁充集英殿修撰知福州時寶文閣待

先壘阻不得進 彦仙日與敵戰 將士未嘗解甲 洛索命自正月且為始 以一軍攻擊 一日不下 則翌日更

去或告以急擊可入 敵益眾攻之 每隊以鼓在前 擊鼓一聲 則進一步 既渡深池 鼓聲漸促 莫不爭先疾

度使 卽商州立廟 且官其子 給宅一區 田五頃 久之 賜諡曰忠威 彦仙守陝再踰年 大

不屈 洛索怒 釘雲五日而磔之 平湖城人 官閣門祗候 何陝縣人 與成皆修武郎 成 正平人 已見 圓登 夏縣

敵兵甚衆 城陷 敵欲將炎呼炎出 不應 戰死 後自雲以下皆贈官 錄其家一人 戊午 張俊全軍立功人並遷七官 賞明州之捷也 是役也 軍卒進身先士卒 獨立奇功 詔授武翼大夫

庚申 劉洪道奏金人大至 詔權同主管殿前司公事李質貶秩三等 引所部還赴之 不知明州已陷矣 辛酉 御舟離章安鎮 朝議分遣張俊所部救明州 上不欲遣 乃止 又批令劉洪道等皆退避其鋒

甲子 泊温州港口 日麻 甲子 御舟至温州 宣教郎吳表臣守監察御史 先是御史中丞趙鼎薦表臣及宣 教郎林季仲充臺官 而表臣先至上召見 遂有是命 二人皆永嘉人也

乙丑 以中書舍人李正民為江浙湖南撫諭使 朝隆祐皇太后於慶州 事有不可待報者 得與權知三省 樞密院康等參決 仍許於前奏事 所至官吏能否 民閒屈抑 並體訪以聞

丙寅 御舟移次温州之館頭 先是金人自明州引兵攻定海縣 破之 遂以舟師絕洋 犯昌國縣 欲襲御舟 至碇頭 風雨大作 和州防禦使樞密院提領海船張公裕引大船擊散之 敵乃去 上聞明州失守 遂引舟

丁卯 慶州從衛諸軍作亂 初 隆祐皇太后既至慶州 府庫所有皆盡 衛軍打請推得沙錢及折二錢 市買 諸物不售 軍士與鄉民相爭 鄉民以槍刺軍士 有傷者 奔入所屯景德寺 被甲持仗保所居 百姓亦持器 仗保坊巷 有度化縣民沈立率鄉兵三百人 與城中相犄角 其將司全令甲軍出於寺後 轉殺鄉兵 由是

鄉兵與將兵及百姓爭門而出。軍士遂縱火肆掠。度多竹屋。煙焰五天。不可鄉避。太后以禮部尚書會楸為撫諭使。楸遂延不行。金人犯潭州。時敵自南昌掠袁。筠至長沙城下。遂閉之。盜劉可轉寇京西。屢與知唐州桑仲戰。皆不勝。至是為其黨所殺。遂推劉超為首。以據荆門軍。可超所過。井邑邱城。人無噍類。戊辰。資政殿學士權知三省樞密院事滕康。端明殿學士權知三省樞密院事劉珪並落職。康提舉亳州明道宮。珪提舉江州太平觀。以監察御史張延壽言其罪也。日麻。康珪之罷在二月乙亥。惟克小麻在三月丙寅。皆並廢。李回除命書之。今案。樓編所編。寧輔題名。則康珪之罷在正月戊辰。蓋同之。除在二月乙亥。故各附本日。克又以此為殿中侍御史。案日麻。遂除。則端在五月癸丑。克麻。遂廢。

己巳。上幸水陸寺。侍從臺諫官稍集。班列差盛。尚書戶部侍郎葉份請令僧道換給已書填黃紙度牒。每道輸紙墨錢十千。從之。初。趙立既至楚州。朝廷因以立知州事。會金左監軍昌親率數萬人圍城。攻其南壁。自為旗頭。引衆出戰。相持四十餘日。至是敵以砲擊三敵樓。遂登城。立先取生槐木為鹿角。以槎其破處。而下修月城以裹之。月城之中。實以柴薪。城之內為鎗。敵自月城中入。立命以金汁澆之。死者以數百。敵不能入。遂退守孫村大寨。時遣數百騎出沒於城下。以掠取糧探薪者。由是城中人不能出。而薪糧日竭。庚午。李成陷六安軍水寨。以其衆攻六安軍。不克。時安豐縣土豪孫暉統率鄉兵保守安豐塘。羣寇不能犯。由是人多依之。

辛未。詔將來敵騎北歸。或盡數過江。或留兵守建康。杭。越。當如何措置。及於何駐蹕。令侍從官條具以聞。御史中丞趙鼎請遣使督王瓌進軍宜州。周望分兵出廣德與之合。邀敵歸路。仍責瓌不策。應杜充之罪。俾立功自贖。及詔劉光世渡江。駐軍蕪。黃。牽制湖南賊兵。與杜充為聲援。並趣劉光世為邀擊之計。或與杜充會於楚。泗。使敵知江左軍衆。歸路稍艱。必有退軍之漸。如尙占臨安。建康。則乘暑擊之。期於克復而後已。時或傳金人在建康築城為度夏計。故鼎有是言。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汪藻言。金人為患。今已五年。陛下以萬乘之尊。而俛然未知稅駕之所者。由將帥無人。而御之未得其術也。如劉光世。韓世忠。張俊。王瓌之徒。身為大將。論其官則兼兩鎮之重。視執政之班。有韓琦。文彥博所不敢當者。論其家則金帛充盈。錦衣肉食。與臺廝養。皆得以功賞補官。至一軍之中。使臣反多。卒伍反少。平時飛揚跋扈。不循朝廷法度。所至驅虜。甚於外患。陛下不得而問。正以防秋之時。責其死力耳。張俊。明州。僅能少抗。奈何敵未退數里。而引兵先遁。是殺明州一城生靈。而陛下再有館頭之行者。張俊使之也。臣痛念自去秋以來。陛下為宗社大計。以建康。京口。九江。皆要害之地。故杜充守建康。韓世忠守京口。劉光世守九江。而以王瓌隸杜充。其措置非不善也。而世忠八九月間。已掃鎮江所儲之資。盡裝海船。焚其城郭。為逃遁之計。泊杜充力戰於前。世忠。王瓌卒不為用。光世亦偃然坐視。不出一兵。方與韓栢朝夕飲宴。敵至數十里。開不知則朝廷失建康。敵犯兩浙。乘輿震驚者。韓世忠。王瓌使之也。失豫章。大母播越。六宮流離者。劉光世使之也。嗚呼。諸將已負國家罪惡如此。而後自明引軍至溫。道路一空。居民皆逃奔山谷。世忠逗遛秀州。放軍四

掠。至執縛縣宰。以取錢糧。雖陛下親御震翰。召之三四而不來。元夕取民間子女。張燈高會。君父在難。而不恤也。瓌自信入閩。所過邀索千計。公然移文曰。無使枉害生靈。其意果安在哉。臣親今日諸將。用古法皆當誅。然不可盡誅也。惟王瓌本隸杜充。充敗於前。而瓌不救。此不可赦。當先斬瓌以令天下。其佗以次重行貶降。使以功贖過。臣愚以為敵退之後。正大明賞罰。再立紀綱之時。莫若擇有威望大臣一人。盡護諸將。雖陛下親軍。亦聽其節制。稍稍以法裁之。凡軍輒敢擅移屯。以護駕為名者。自主將以下。並論如法。仍使於偏裨中。擇人才之可用者。開付以方面之權。待其有功。加以爵秩。陰為諸將之代。此今日所最急者。惟陛下與大臣熟議斷而行之。奉直大夫浙西提舉茶鹽公事陳述。責監饒州酒稅。述便文之浙東。上在明。越。不朝請。詔押還任。時平江道梗。述以無船為詞。乃有是命。壬申。戶部侍郎葉份言。淮鹽路梗。妨阻客販。浙鹽數少。積壓客鈔。望權以福建鹽通商。仍稍還買鹽本錢。即本路官搬官賣。兩不相妨。從之。福建路歲產鹽一千一百萬觔。政和中。遣左司郎官張察至本路參定。歲以三分為率。二分歸朝廷。許商人輸錢。於權貨務給鈔。即本路受鹽。一分歸漕司。許自買鹽。積於海倉。令上四郡及屬縣搬賣。以辦歲計。時商販官搬二法並行。靖康假擾。商販殆絕。故官悉自鬻。歲收課錢四十萬緡。至是。份請行鈔法。而姦民乘之。盜販者甚衆。

癸酉。詔行在職事官條具駐蹕所在及守禦之策。太常少卿陳戩言。兵將用命。則寡可敵衆。不用命。則多適致敗。今國之典刑。不能加之將。將之威令。不能施之軍。宜申嚴紀律。使左右進退。惟命之從。則敵可破矣。是月。京城留守上官悟以京西南路招提司中軍統領牛阜為本司同統制。兼京西南路提點刑獄公事。阜。魯山人。初為射士。聚衆與金人戰。以功補官。金人踐踐京西。阜數戰皆捷。知汝州王俊假阜武節大夫。果州團練使。至是為留司所辟。
二月初九日。瓌固始縣凡四月有二日。至是乃解。初。瓌之未至也。羣盜黃林引衆來犯。曹官吳翊。有知光州吳翊者。即此人也。招降之。守臣任詩以翊有功。請於朝。改京官。通判州事。及詩還朝。而翊權州事。瓌尚未去也。翊乃請統制官劉紹先以所部解圍。紹先至固始。為瓌所敗。知縣事向宗輝開門納之。紹先以其衆登城。用強弩禦瓌。殺傷甚衆。會光世遣人招瓌。瓌受招。安。光世因以為將。既而宗輝恃其功。與翊不相下。翊招宗輝至光州。誣以罪。送獄死。叛將傅選詣度州。行宮乞降。選自江西潰散。即率衆入湖南為盜。既厭所欲。遂來降。
乙亥。御舟至溫州江心寺駐蹕。更名龍翔。日麻。正月二十五日。庚辰。御舟次溫州。三十日。癸酉。奉安啓聖宮。祖宗神御於福州。大中大夫盧益為資政殿學士。權知三省樞密院事。責授安遠軍節度副使吉州居住。李回復端明殿學士。權知三省樞密院事。回。范宗尹所薦也。熊克小麻。益回之除。在正月丙寅。今從日麻繫此。
集英殿修撰都

無此事未知楊氏 温州觀察使御前軍統制王璣自閩中引餘兵還行在詔降授文州團練使

辛卯金人陷秀州先是兩浙宣撫使周望在平江有言敵自越州還金陵者望素不嚴斥堠但以傳聞之語為信乃遣統制官陳思恭張俊統兵入杭以規收復之功思恭至秀州偵知傳言之妄

開道走湖州之烏墩鎮以觀變至是完顏宗弼過秀州通直郎權州事鄧根留武翼郎本州兵馬都監趙士醫乘城拒敵城陷士醫為流矢所中而死後贈武翼大夫官其二子此據紹興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士醫家乞

壁守禦官案此時守臣程俱已逃鄂望聞金師至崇德縣壬辰調太湖舟千艘赴吳江禦之根鄧武人也

甲午尚書省言淮鹽道路不通商人皆自京師持鈔引至兩浙請鹽故溫臺州積下引鈔至多有至二三年者乞令行在權貨務換給新鈔赴閩廣算請每袋貼納通貨錢三千從之

金人過吳江縣統制官巨師古不戰而潰更以太湖民舟為鄉導歸於西山直龍圖開知蔡州程昌寓以王命不通軍儲乏絕率軍民棄城南歸

先是昌寓恐金人退師乃言朝廷除張用知蔡州已被召命欲引還直龍圖京西轉運副使滕膺言用嘗攻圍陳蔡二州今令守城懼軍民含恨生事乞且留昌寓道梗不報昌寓乃以勤王為詞而去遂與膺偕行

此以紹興六年五月十三日滕膺乞改正狀修入但狀稱昌寓於建炎三年正月內詐作被召離任恐小誤是日鼎州人鍾相作亂自稱楚王初金人去潭州羣盜乃大起東北流移之人相率渡江武經大夫淮州團練使孔彥舟自淮西收潰兵侵據荆南鼎澧

諸郡祕閣修撰知荆南府唐懋城去相武陵人以左道惑衆自號天大聖言有神靈與天通能救人疾患陰語其徒則曰法分貴賤貧富非善法也我行法當等貴賤均貧富持此語以動小民故環數百里間小民無不知者翕然從之備糧謁相謂之拜父如此者二十餘年相以故家資鉅萬及湖湘盜起相與其徒

結集為忠義民兵士大夫避亂者多依之相所居村有山曰天子崗遂即其處築壘浚濠以捍賊為名會孔彥舟入澧州相乘人情驚擾因託言相彥舟以聚衆至是起兵鼎澧荆南之民響應相遂稱楚王改元天戰立妻伊氏為皇后子子昂為太子行移稱聖旨補授用黃牒一方騷然時鼎州關守臣而湖南提點

刑獄公事王彥成單世卿皆挈家順流東下僅以身免賊遂焚官府城市寺觀及豪右之家凡官吏儒生僧道巫醫卜祝之流皆為所殺自是鼎州之武陵桃源辰陽沅江澧州之澧陽安鄉石門慈利荆南之枝

江松滋公安石首澧州之益陽當鄉湘陰江化峽州之宜都岳州之華容辰州之阮陵凡十九縣皆為盜區矣趙姓之遺史相起兵在此月庚寅而傳委據狀云相以二月二十一日僭號甲午二十一日也或者庚寅之日起兵甲午之日僭號亦未可知今從狀附此

乙未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江淮宣撫使杜充罷為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充自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三十一 六一三

真州而北熊克小原云充將還行在而道不通案趙姓之遺史向子志約完顏宗弼遣人說充許以中原地封之如張邦昌故事充遂降敵知真州向子志以聞上聞之不食者累日御史中丞趙鼎右諫議大夫富直柔同對

請先罷充俟得其投降的報則別議罪故有是命朝奉郎提舉亳州明道宮邵溥再責汝州團練副使峽州安置

丙中以上還温州德音釋天下徒刑應士民家屬有自金來歸者所在量給錢米於寺院安泊訪還其家以洪州三省樞密院淹延刑禁自今奏讞並令赴行在徽猷閣直學士知慶陽府兼陝西制置使王似

知成都府時宣撫處置使張浚聞上親征亟治兵自秦州入衛留參議軍事劉子羽掌留司事凡川陝軍政民事皆得專決又徙似知成都府而以親衛大夫明州觀察使趙哲代之徽猷閣直學士盧法原時守

成都乃命法原赴行在熊克小原建炎三年十一月張浚出行關陝從王似知成都府而以趙哲代之案成都知府姓名似以四道階階似以此時改命則五月上旬未必到成都浚已棄於朝而又便宜先遣之鎮也法原五月壬子除吏書蓋其離成都之日今但云赴行在李成入舒州初淮西都巡檢使劉文舜聞

成犯舒州率兵迎戰為所敗文舜率其衆走權知州事鄭嚴亦走入山中成遂入其城得修職郎李男以為參議官兼軍正男建炎初嘗為秘書省正字至是在舒州男以王命不通敵留江浙安生向背遂以成為一時之英雄投書於成請順流而過金陵號召江浙以觀天意成不從時淮西提點刑獄公事李著受

代末行與州縣官百餘員皆為成所執其徒有執鄭嚴而至於成殺之是日敵游騎至平江城東統制官郭仲威兵未交而退同知樞密院事兩浙宣撫使周望奔太湖市人請留不可則極口罵罵望不顧而去守臣徽猷閣直學士湯東野聞望已出則挈家遁以府印付仲威

不應先遁蓋望先出奔而東野乃棄城也趙姓之遺史當得其真今從之

丁酉仲威會諸將飲城上士民叩頭出血請加守禦之備仲威奮髯曰即發騎兵敵行破矣民謹無擾日欲哺金人大集於城下仲威與將官魯珪縱火城中夜望及仲威皆遁其下自城南轉劫居民北出齊門而去民之得出郭者多為所殺

茶陵縣軍賊二千餘人犯郴州永興縣所屬鄉民皆面刺聚集與宋四字欲自連詔路巡趨虔州廣南東路提點劉獄公事會統恐其枝蔓以便宜遣監韶州永通監宣教郎朱履往招之至是以聞

戊戌宣教郎新荆湖南路提舉茶鹽公事秦梓守尚書金部員外郎梓辭不至奉議郎章傑守祠部員外郎傑惇孫也

是日午漏未盡四刻完顏宗弼自盤門入平江駐兵府治齒掠金帛子女既盡乃縱火燔城煙焰見百餘里火五百乃滅敵之在湖南者是日亦渡江趨石首縣而去知岳州袁植聞敵且至棄城避之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三十一 六一五

46A

己亥。鍾相遣兵犯桃源縣。朝請郎知縣事錢景持率保甲出戰。為所殺。紹興五年二月辛卯。景持二官與恩澤一官。

庚子。呂頤浩奏。戶部侍郎葉份言。魏幸浙西。須早除發運使。臣觀可任。清計極難得人。聞有之。又素行不修。上曰。有德者率清直。或不得辦事。有才者多是小人。如梁揚祖。誠無學術。使為發運使。則有餘矣。大抵小人不可在侍從之列。若藉其才任於外。亦何不可。(中興聖政) 臣留正等曰。世不無小人。因其小人而遂其善治之時。君子道長而居於內。小人道消而居於外。是之謂各安其分。且君子小人之別。安在後。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人才有所用。則豈在所絕。使使之居外。則足以勉其所長。而不適於害善之治。此大上皇帝所以不棄德也。生乎斯時者。尚安有不遇歟。

辛丑。鍾相陷澧州。守臣朝奉大夫黃琮等十餘人皆為所殺。迪功郎澧陽縣丞葉翁守西門。戰死。敵入城。縱掠而去。紹興五年。鍾相遣官與一子恩澤。當四月己酉。恩澤一資。察家乞恩澤狀。狀賦矣。恩澤即澧州。而查家陳乞乃云。二月二十八日。鍾相攻澧州西門。疑與恩澤相所遣也。 初。保寧軍承宣使權

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閻勗。自西京遷所部數千人至越州。行在上。以金人入寇。命勗節制淮西等路軍馬。往據之。勗行次崇德縣。聞敵已犯臨安。遂至平江。招軍得數百人。自江陰渡江。入柴墟鎮。

是月。至楚州。與守臣右武大夫忠州刺史趙立計事。勗因稱上命。授立徐州觀察使。兼淮南東路兵馬鈐轄。將佐皆邊官二等。仍書告以勗。勗遂將所部往泗州。先是宿遷人趙瓊。率據守水寨。後降於金人。有楚州進士國奉卿者。以假成忠郎知淮陰縣。見立之參謀官。陳括。趙姓之遺史作陳括。今與語楚州事。因為立謀。以旗榜招瓊。瓊聽命。立大喜。奉卿自言本儒士。不能出戰。恐誤使用。乞換文資。立使視學籍。信然。遂假奉卿宣教郎。措置高郵軍。奉賊犯應山。土居將仕郎連萬夫。率邑人數千保山寨。賊不能犯。至是有寇浪子者。以兵至。圍之三日。卒破其寨。賊知萬夫勇敢。欲留以為用。萬夫怒。厲聲罵賊。為所害。後守臣陳規言於朝。贈右承務郎。官其家一人。規妻趙氏在朝。與二年十月辛亥。案。萬夫居德安。是兩天之弟當考。 金人自江西還過荆門軍。劉超

率衆避之。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三十一

【建炎四年】三月癸卯朔。孔彥舟入鼎州。鍾相之反也。鼎州孤危。官吏軍民。計無所出。乃迎彥舟入城。以拒相。時宣撫處置使司主管機宜文字傅等。權湖北制置使。以本司便宜之命。授彥舟朔衛大夫康州防禦使。荆湖南北路捉殺使。就平之。此據紹興元年二月。辛卯。彥舟與狀修入。彥舟過澧州。而澧州之民有應相者。彥舟為所攻。喪甲而走。僅以身免。及入鼎。慮復有應相者。遂屠其城。取其民八九。悉點為兵。時西京南路提點刑獄公事直祕閣李允文。以宣撫司察訪使在鄂州。聞相叛。遣統領官武義大夫安和率步兵入益陽。統制官武功大夫張崇領戰艦趣洞庭。武顯大夫張奇統水軍入澧口。三道討之。此據趙姓之遺史及傅等。李允文與狀修。鼎州。副總管領兵往鼎。捕鍾相。蓋誤。此時解潛未去。唐賢已去。程昌。四月方權湖北。宣撫使臣。又彥舟亦未為捉殺。官乃勇便宜假授。克不稱考。是日。完顏宗弼去平江府。時敵之後軍泊吳江縣。下臨太湖。石岸險狹。統制官陳思恭以兵邀之。金人舟亂不整。思恭小捷而退。熊克小麻云。敵過吳江。思恭以舟師邀於太湖。擊敗之。獲烏珠。此據張師所書也。以趙姓之遺史考之。乃不然。錢穆收復平江記亦無此事。當更詳考。

甲辰。張俊至自崑山。

乙巳。巨師古至自洞庭。李貴魯珪。郭威皆至自常熟。

初洛家既陷遂與其副薩里干長驅入關宜撫處置使司都統制曲端聞敵至遣右武大夫忠州刺史

涇原路馬步軍副總管吳玠及統制官張中孚李彥琪將所部拒之於彭原店

玠自擁大兵屯於邠州之宜祿以為聲援敵乘高而陣洛索引兵來犯玠擊敗之薩里干懼而

泣金人因目為啼哭郎君既而敵師復振官軍敗端退屯涇州敵亦引去端勅玠遠節降武顯大夫龍總

管復知懷德軍宜撫處置使張浚素奇玠尋擢玠秦鳳副總管兼知鳳翔府時當兵火之餘玠勞來安集

民賴以生始青溪嶺之戰玠牙兵皆潰及是玠治兵秦鳳諸潰卒復出就招玠問訊再三搜索非

是者五六人斥遣之餘悉斬於遠亭下去秦州十里軍中股慄自是每戰皆効死無復潰散者矣

丙午御史中丞趙鼎言敵騎始還當據浙西寧靜及建康之寇盡渡江然後回蹕萬一敵去未遠或作回

戈之期何以待之於是行計稍緩

不行以李允文節制鄂州六月甲午宗澤別與進遣以解潛知荆南六月丙初河東制置副使解潛靖康末坐覆師

貶及是在涇軍中浚以潛知荆南府令王以寧所部統制官王宗尹柴斌受其節度又遣秦鳳第十將關

師古將兵二千五百人馬千匹隨之師古隴干人也時浚遣本司主管機宜文字尚書兵部員外郎馮康

國來奏事詔進康國二官以為荆湖撫諭使上令康國論浚遣西兵屯荆南以為行都聲援

辛亥康國辭行潛除荆南不見本月日據浚今年九月所奏云

壬子金人犯常州守臣右文殿修撰周杞聞敵至棄城走宜興縣敵遂入常州

癸丑秘閣修撰唐愨坐失荆南落職日原此日又書鄂之落

甲寅權知三省樞密院事盧益至行在詔趣令入對先是上諭呂頤浩曰朕初不識隆祐皇太后自建炎

初迎奉至南京方始識之愛朕不啻己出宮中奉養及一年半朕之衣服飲食必親調製今朕父母兄弟

皆在遠方尊長中唯皇太后不唯相別數千里外加之敵騎衝突又兵民不相得縱火交兵五六日乃定

復為驚擾當早遣大臣領兵奉迎以稱朕朝夕慕念之意

帶御器械潘永思偕行朝奉大夫林杞除名連州編管坐提點福建路刑獄日與成忠郎呂熙共殺張

政也事見三年時言者以為政本誘執苗傅杞權分其功而殺之遂以杞屬吏法寺奏杞熙謀殺人當斬

詔貸死免決刺熙配惠州牢城而杞有是命承信郎詹標初手執傅及是亦坐獄標辭不伏而死獄中

月已亥放還標與九年六月丁亥附官紀遺事標知建州

某人與當軸為難據此蓋指呂頤浩言

丁巳命從官舉可備監司者金人至鎮江府浙西制置使韓世忠已屯焦山寺以邀之降其將鐵爪鷹

李選選者江淮宣撫司潰卒也完顏宗弼遣使通問世忠亦遣使臣石泉報之約會會戰世忠謂諸將曰

是時道中人科納買度銀三萬文近又科配均二萬石有旨令本州分析
開其籍此則温州科擾不一所謂取足於產之直恐無此理今略述附入

庚申詔昨金人犯侵州縣其投拜官除知通別取旨外餘並罷內統兵官以乘寡不敵致有潰散理宜矜恤可特放罪仍舊統押人馬時朝廷恐將士潰散者衆乘亂爲變故貸之

辛酉上御舟發温州晚朝執政登舟奏事上曰張浚措置陝西極有條理萬人用士持心向公張俊辛永宗皆言陝西將帥往往服浚謀略呂頤浩曰陛下雖失之杜充復得之張浚王綏曰張守節語臣浚好謀

有大志嘗招諸將至臺講論用兵籌策今果能行所言真不易得上復旨浚用孫澤代辛與宗按王擇仁等罪稱善者久之御營前軍將官楊勅叛勅本知濟南府官儀神將儀死餘衆隸前軍統制王瓌瓌自

溫州還至天姥寺勅率其徒復叛瓌遣統領官林閏等追之將官武節郎李在與戰爲所殺壬戌御舟次章安鎮故朝請郎張未贈右文殿修撰故朝散郎魏補之朝奉郎黃廷堅宣德郎秦觀皆

贈直龍圖閣宋宛邱人元祐起居郎官第四人黃州安陸補之任城人元祐更部郎中除官第三人黃州監酒廷堅分寧人元祐著作佐郎除官第二人宜州編管高郵人元祐館閣校勘除官第一人橫州編管王明清揮第三錄云建炎初黃魯直秦少游無告張文潛俱直龍圖閣文潛生前自起居舍人出守此職甚久亦一時有司稽考之失也案宋乃贈有據不知明清何以云然豈非初贈小龍而後改其誤乃復改命如靖康之於范仲淹耶明清所云必有其據姑附於此更俟詳考

詔故右司諫江公望監察御史常安民各官子孫二人時方褒錄元祐忠賢以來等四人爲黨籍除官之首而參知政事范宗尹官公望安民論事劾切故首及之公望建寧人奉獻宗爲諫官除官第九十八人南安軍編管安民臨邛人奉獻宗爲御史除官第十八人黃州監酒州江

嘗不月丁集英殿修撰知福州程邁以應副行在錢物有勞遷徽猷閣待制已而言者以爲祖宗特重職名未嘗妄予今邁不能仰體德意負斂貢獻民不堪命當治其罪而反加以次對之職望亟賜改正仍詔大臣自今監司郡守應辦軍期有勞依祖宗舊制止進階官俟有大功顯著開加職名庶幾人益知勤上以爲然遂寢其命

乙丑上次臺州松門寨宰執奏事呂頤浩因言此行未審且駐會稽爲復須到浙右上曰須由蘇杭往湖州或如卿所奏往宜州朕以謂會稽只可暫駐若稍久則人懷安而不樂屢遷頤浩又曰將來且在浙右爲當免謀入蜀上曰朕謂倚雍之強資蜀之富固善但張浚秦漢中止可備萬人糧恐太少兩浙若委付得人錢帛猶可泝流而西至於糧斛豈可漕運頤浩曰若第攜萬兵入蜀則淮浙江湖以至閩廣將爲盜區皆非國家之有矣上曰當益進上流用淮浙權貨鹽錢以贖軍費運江浙荆湖之粟以爲軍食王綏曰

議者但知輕議晉元帝還都建邺不能恢復中原而多言入蜀便殊不知自秦用張儀至本朝遣王繼恩下蜀者八矣取輒得之不勞再舉則亦未可謂之便也范宗尹曰臣謂若便入蜀恐兩失之據江表而徐圖關陝之事則兩得之決擇取舍不可不審上曰然既而浚復上疏言陛下果有意於中興非幸關陝不可願先幸鄂渚臣當糾率將士奉迎變輿永爲定都大計上不許詔賜故資政殿學士許景衡家所儲

温州官屋一區上因言欲自即位以來執政中張怒第一忠直至誠遇事敢言無所回避其次則景衡若

郭三益則善人而已是夕風順御舟與宰相以下諸船先後行不相見第聞探者唱云御舟在前探者亦不知御舟遇淺幾覆尙未至也既而宰相入港復回

丙寅臺諫官亦皇遽回船至港口始迎見御舟丁卯右文殿修撰廣東轉運副使趙愷言本路地瘠民貧倉廩皆竭乞宗室自遙郡刺史以上俸給人從並減半從之時大宗正司避敵自虔州移廣州故愷以爲請紹興八年四月庚申臣僚上言新知廣州江少傑爲廣州通判會大宗正司以南班宗室避盜遷於嶺外少傑身爲

仲威爲見敵兵渡江附會避敵宗室皇族不支請給乃反鼓鳴廣人與起保甲白晝操戈誣害宗廟一日殺宗司親軍官四人尸填通衢一城驚惶幾至生變賴給給范憲諭以順逆罷歸保甲始得無事今附見此當求他書參考

戊辰湖北捉殺使孔彥舟擊鍾相敗之彥舟既入鼎州時出兵與相戰勝負相當彥舟得賊黨不殺惟斷其指及耳鼻縱之出曰汝父有神能爲汝續則再來相得之惡其彰己之妄而養之密室至是其黨亦生疑心彥舟乃聚竹爲筏又陽爲好詞若將避相者而陰遣人投其軍中謂之入法相信之不爲備彥舟乃乘筏夜渡而使入法之人爲內應大敗之相棄妻子竄入山谷爲農人范顏所擒彥舟乃執相及僞后尹氏僞太子子昂並檻赴行在僞將相及用事之人皆梟首相少子子義逃去與其徒居洞庭湖

之遺史繫之三月戊辰熊克小麻繫之四月癸未案日麻傳考狀云三月二十六日辰時遂破巢穴生擒鍾相戊辰二十六日也或者相以戊辰之日敗矣未之日生獲亦未可知今從捷奏附此

己巳賊方陷廣德軍初方旣爲劉晏所破乃引兵欲趨宣城道過廣德入其郭朝奉郎新通判真州權通判王德迪功郎權簽書軍事判官李唐俊文林郎宿州司戶參軍權司法潘僞文林郎權知廣德縣草創

迪功郎權丞蔣夔與權軍事皆死後贈備二官唐俊等皆京秩錄其家一人日麻及諸書皆不載此舉(案)王德及潘僞家乞恩澤狀云建炎四年正月二十七日故繫於此日麻草創先贈宣義郎紹興三年五月庚申與一子將仕郎蔣夔先與一子下州文學三年八月又引李唐俊例贈宣義郎王德紹興四年正月乙卯贈朝請郎與一子恩澤潘僞同日贈奉本郎與一子下州文學皆家陳乞狀云四年正月准廣德軍權軍事權本軍通判陳家陳乞狀云知通以下並遭殺戮(案)廣德知軍周烈去年十一月已爲金人所殺未知此時權軍爲誰當考

辛未上次定海縣顧縣爲金人所焚惻然曰朕爲民父母不能保民使至如此王綏曰陛下留杜充提兵四萬守建康留周望提兵二萬守平江非輕棄江浙而遠適南方不幸充望不稱任使乃至如此呂頤浩因言承平之久士多文學而罕有練達兵財可濟今日者上曰前此太平朝士若乘馬馳騁言者必以爲失體縱置良弓利劍議者將以爲謀叛綏曰大抵文學之士未必應務有才者或短於行自非陛下棄取錄用則舉世無全人矣

是月朝奉郎季陵充徽猷閣待制知臨安府陵去位數月即復職知温州又除中書舍人皆不赴范宗尹力薦其才乃有是命修武郎劉綱爲武德郎閣門宣贊舍人綱位子也此以紹興四年三月二十五日綱乞世襲官告狀修入狀稱建炎四年三月在

淮甸與金人對壘准將到皆殺綱父子忠義勤勞云云請賞無訛恐是圖勸宜實填亦未可知當考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三十二

是春金左副元帥宗維右監軍希尹右都監耶律伊都皆在大同右副元帥宗輔在析津府

托雲率衆圍楚州守臣趙立乘城禦之不能下進圍揚州初敵陷山東左監軍完顏昌密有許封劉豫

之意會濟南有漁得鱉者豫安謂神物之應乃祀之既而北京順豫門下生禾三種同本其黨指言以爲

豫受命之符乃使豫子偽知濟南府驛重寶賂昌求僭立大同尹高慶裔左副元帥宗維心腹也恐爲

昌所先乃說宗維曰吾君舉兵止欲取兩河故汴京既得則立張邦昌後以邦昌廢逐故再有河南之役

方今河南州郡官制不屬風俗不更者可見吾君意非貪土亦欲循邦昌之故事也元帥盡進此議無以

恩歸他人宗維乃令希尹馳白金主晟晟許之宗維遂遣慶裔自河陽越舊河之南首至豫所隸景州會

官吏軍民於州治諭以求實建國之意皆莫敢言曰願聽所舉慶裔徐露意以屬豫郡人迎合敵情懼豫

權勢又豫適景人也故進士張浚等遂共舉之慶裔至德博大名一如景州之故既至東平則分遞諸郡

以取願狀而已慶裔歸具陳諸州郡推戴之意宗維許之

人犯山東止以邦昌爲名不屬官制風俗者其議業已定矣不然慶裔敢擅許於人邪劉豫

士石子明戰於真定西山煙脂嶺爲所敗千戶劉慶孫砲折其脛由是解軍職換靜江軍節度使後除知

慈州初金太祖起兵以萬戶比都總管千戶比節度使百人長比刺史皆親押劄子授之謂之御盡及

罷從軍對此後燕雲諸民兵千戶百人長但以家業或丁數定之軍選則但爲庶民或軍中受

代則復爲一散軍而已非御盡之比矣蔚州民劉黑龍造妖起兵既而獲之金人因捕黑龍害及數縣

夏四月癸酉詔江西州縣經殘破之家並與蠲今年夏稅既而從衡三省樞密院取皇太后旨

副使陳求道請幸鄂州不許允文又奏欲以所部往虔州詔速還襄陽

己卯觀文殿學士提舉亳州明道宮朱勝非爲江西荆湖南北宣撫使鄂州置司勝非時在湖南辭未肯

受命也勝非此日不載但於六月丁亥書昨除江西荆湖南北宣撫使指揮更不

庚辰李允文所遣統領官安和敗鍾相餘黨於湘陰獲其將裴宥

癸未上表越州駐蹕州治直龍圖閣都大提領水軍沿江措置副使朱希龍仍奪職以言者論其詔事

蔡京父子在江州輕率自肆也其所部海舟悉令統制官張道統押赴行在初浙西制置使韓世忠與

完顏宗弼相持於黃天蕩而貝勒托雲圍揚州朝廷恐守臣張績力不能支許還屯京口績不爲動敵乃

趨真州績金壇人也時托雲軍於北宗弼軍於南

艦進泊金山下將戰世忠預命工鍛鐵相連爲長綆貫一大鉤以授士之驍捷者平旦敵以舟噪而前

忠分海舟爲兩道出其背每綆一經則曳一舟而入敵竟不得濟乃求與世忠語世忠酬答如響時於所

佩金風瓶傳酒縱飲示之宗弼見世忠整暇色益沮乃求假道甚恭世忠曰是不難但迎還兩宮復舊疆

士歸報明主足相全也呂頤浩聞敵窮蹙乃請上幸浙西且下詔親征以爲先聲而亟出銳兵策應世忠

庶幾必擒烏珠參知政事王綯亦言宜遣兵與世忠夾擊上納之

甲申下詔親征御史中丞趙鼎言臣在溫臺屢言當俟浙西寧靜及建康之寇盡渡江然後回師今遽有

此舉必以韓世忠之報敵窮蹙可以剪除耳萬一所報不實及建康之衆未退回戈衝突何以待之時

有妖人王念經者聚衆數萬反於信州之貴溪鼎言饒信廣賊未除王慶潰軍方熾陛下遽舍而去茲乃

光世道前軍統制王德討王念經於黃溪。道出鄱陽。會淮西都巡檢使劉文輝為李成所敗。渡江寇饒州。圍城甚急。守臣顯謨閣直學士連南夫以蠟書請德解圍。德引兵赴之。壓壘而陣。文輝氣概。請命兵聽命。德偽許其降。誘文輝入城。執而誅之。

丙戌。御史中丞趙鼎。右諫議大夫富直柔等言。昨晚聞諸道路。以謂殘寇在昇潤之間。車駕欲親御六師。為追襲之舉。萬一已渡浙西。而敵騎起襲我之計。能保其必勝乎。詔據李光等奏。鎮江。建康等處。金人已節次渡江。割與諫臺官照會。

戊子。韓世忠奏捷。上曰。金人僭犯以來。諸軍望風奔潰。今歲知世忠輩。雖不成大功。皆累獲捷。若益訓卒繕兵。今冬金人南來。似有可勝之理。朕觀自古恃衆而敗。如尋邑昆陽之戰者多矣。范宗尹曰。臣觀自古臨敵取勝。皆有先定之謀。惟光武之敗尋邑。東晉之敗苻堅。並非謀畫。全是天意。前此兵將望風奔潰。而今歲皆能力戰。此天意似稍回。更願陛下修德。庶幾天意必回。則天下之事不難為矣。乃出世忠奏。命尚書省以黃榜諭中外。時敵衆十餘萬。

世忠再云。烏珠自臨安劫三十萬騎北還。此年大帥不出。衆師分兵。一犯兩浙。一犯江湖。一犯川陝。其衆不能如此之多。今但云十餘萬。衆僕者。而世忠戰士才八千。完顏宗弼求登岸會晤。世忠以二人從見之。宗弼語不遜。世忠怒。引弓且射之。前馳去。詔逕原路第七正將向寶。令所屬械赴宜撫處。置使司軍前。依法行遣。用張浚奏也。寶從統制官秦公楚。拒金人於百通城。公楚戰死。寶引衆逃去。懼罪。走行在。故浚以為請焉。

庚寅。御史中丞趙鼎為吏部尚書。鼎力辭翰林。因臥家不出。詔以鼎剛毅有守。不可使去朝廷。故有是命。鼎不受。

辛卯。罷福建鈔鹽。令轉運使司官撥官買。仍歲發鈔鹽錢二十萬緡。赴行在權貨務助經費。以淮浙鹽場復通故也。紹興八年十月壬辰。詔李邦家書令越州給付李邴。時邴坐邦家投降。亦奪資政殿學士。言者乞罷四川權鹽權。以安遠民。自同主管川陝茶馬兼宣撫司隨軍轉運使趙開變茶酒法。怨言四起。至是開復議更鹽法。言者遂奏其不便。且曰。如謂大臣建請。務全事體。必須更制。即乞割與張浚照會施行。詔以其章示浚。時鹽法未行。事得暫止。而酒課已為軍食所仰。浚訖不為所變也。

尙未行。當是方有此議。或者浚請於朝。言者遂及之。而止。其今略謂。修入。熊克小麻。附此事於甲申。恐誤。子辰。言者奏。陛下即位以來。灼見禍亂之源。痛思懲艾。故於元祐黨籍。屢下詔旨。特加追敘。欲以疎勸四方。觀聽。甚盛舉也。止緣使逐家各自陳乞。故或子孫零落。不能申請。或子孫雖在。而語救散失。至有誣救具在。而為有司以徵文沮抑者。致使往往未獲贈典。雖如呂公著。呂大防。韓維。蘇轍。顧臨。梁燾。張舜民。范

祖禹。王古。輩。尙未審昭洗之澤。其他不可言而知也。臣私竊恨之。夫名預黨籍。率皆一時之望。所歷官職。衆所共知。不容少有偽濫。而特命追復。又非尋常之比。謂宜誥命從中。而下使異數。齊頌四方。改觀豈以有司徵文沮格邪。欲望睿斷。俾三省條具。不必更待逐家陳乞。疏奏。詔依德音。許本家自陳而已。

甲午。皇兄右監門衛大將軍忠州防禦使安時赴行在。賜銀帛五百匹兩。安時。孝詣子也。孝詣。孟。子。靖。康。末。以。淮。康。軍。節。度。使。押。赴。軍。前。

乙未。分行在權貨務官吏之半於臨安府置司。

丙申。通議大夫守尙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御營使呂頤浩能。先是趙鼎復辭吏部尙書之命。且攻頤浩之過。章十數上。頤浩乃求去。上宣還之。前一日。頤浩入見。畢。而東而立。不預進呈。上諭王紱等曰。頤浩功臣。策無誤國大罪。與李綱。黃潛善不同。朕當容過。始終不替。是夕。遂召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汪藻。草制能頤浩。制略曰。占吏員而有虧銓法。專兵柄而幾廢樞庭。下吳門之詔。則慮失於先時。請浙右之行。則力遠於衆論。遂能為鎮南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充醴泉觀使。後二日。復詔中外。以頤浩倡義勤王。故從優禮焉。時王紱與頤浩論頗同。乃累章乞免。於是范宗尹攝行相事。遂留會稽。無復進居上流之意矣。詔三省樞密院同班奏事。是日。浙西制置使韓世忠及完顏宗弼再戰於江中。收績。宗弼既為世忠所扼。欲自建康謀北歸。不得去。或獻謀於金人曰。江水方漲。宜於蘆場地鑿大渠二十餘里。上接江口。舟出江背。在世忠之上流矣。宗弼從之。傍治城西南隅鑿渠。一夜渠成。次日早。出舟。世忠大驚。金人悉趨建康。世忠尾擊。敗之。敵終不得濟。先是宗弼在鎮江。世忠以海舟扼於江中。乘風使蓬。往來如飛。宗弼謂諸將曰。使船如使馬。何以破之。將軍韓常曰。雖然。見甲軍則自遁矣。宗弼令常以舟師與戰。舟多沒。常見宗弼伏地請死。宗弼貸之。乃揭榜募人獻所以破海舟之策。有福州人王某者。僑居建康。教金人於舟中載土。以平板鋪之。穴船板以糴漿。俟風息則出江。有風則勿出。海舟無風。不可動也。以火箭射其箭筈。則不攻自破矣。一夜造火箭成。是日。引舟出江。其疾如飛。天濤無風。海舟皆不能動。世忠舟師本備水陸之戰。每舟有兵。有馬。有家屬。有輜重。及是。敵以火箭射其箭筈。火烘日曝。人亂而呼。馬驚而嘶。被焚與墮。江者。不可勝數。所焚之舟。蔽江而下。敵鼓權以輕舟襲追之。金鼓之聲。震動天地。統制官右武大夫成州團練使孫世詢。武功大夫吉川防禦使嚴永吉。皆力戰而死。世忠與餘軍至瓜步。棄舟而陸。奔還鎮江。聚兵。沿江避兵之人。往往取其糧食。亦有得軍儲銀帛者。宗弼乃得絕江遁去。後贈世詢五官。永吉四官。仍並為承宣使。錄其子。世詢。開封人也。

精進世忠。此舉。但云。風。船。帆。被。得。以。輕。制。渡。去。全。不。載。世。忠。敗。績。及。金。人。火。攻。等。事。蓋。諱。之。也。孫。世。忠。作。世。忠。孫。世。忠。云。敵。乘。南。風。縱。火。抗。舟。師。差。近。事。實。今。從。沈。與。求。劾。范。宗。尹。軍。疏。趙。鼎。之。遺。史。及。中。興。姓。氏。錄。世。忠。傳。修。入。中。興。大。事。記。張。俊。以。孤。軍。敢。與。金。戰。而。有。明。州。城。下。之。捷。陳。思。恭。遺。繫。於。吳。帳。而。有。大。湖。之。捷。牛。皋。遺。繫。於。荆。南。而。有。寶。豐。之。捷。岳。飛。遺。繫。於。荆。南。而。有。靜。安。之。捷。而。韓。世。忠。捷。於。鎮。江。敵。勢。尤。為。窮。蹙。雖。海。舟。無。風。天。時。未。順。而。願。浩。請。幸。浙。西。下。詔。親。征。兵。勢。稍。振。而。敵。自。是。不。敢。復。過。江。矣。

丁酉御筆趙鼎依御史中丞鼎即出視事

戊戌出米七千斛賜明州民居為敵所焚者降授朝議大夫徽猷閣待制御營使司參贊軍事劉洪道

落職提舉亳州明道宮坐失明州再責也時宜州觀察使浙東馬步軍副總管張思正亦降充武功大夫

康州刺史韶州居住思正之臣日麻不載此以紹興元年七月二十三日刑部檢舉狀修入狀云緣臣備上言為與劉洪道失守明州故併附於此未見本日

己亥詔戶部侍郎葉份兩浙轉運副使陳谷瑞同往湖州措置催督錢糧赴行在以吳與獨不被兵故也

日麻載元降指揮止云在新西措今以五月己酉臣備上言增入先是宣撫使周望已用便宜添差朝請大夫李弼儒為轉運副使又遣朝散大

夫蔡伸於鄉村括糴而不償其直論者以為言於是弼儒與伸皆罷御前右軍都統制張俊為浙西江

東制置使以所部收招羣盜命後軍統制陳思恭隸之且令兩浙宣撫使周望以其兵屬俊自劉光世韓

世忠外諸將並受節度時世忠雖已奏捷而自常潮潤者皆云敵於蔣山雨花臺各割大寨抱城開河兩

道以護之及穴山作洞為避暑之地而采石金人已渡復回者繁繁不絕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汪藻言今

且五月比常年敵已去月餘今反去而復回其欲留建康明甚請及五六月我師便利之時會諸將與世

忠一舉掃除使之終身不敢南向雖聞近遣張俊提兵過江節制浙西人馬以為策應此固陛下長算也

不知俊果有慨然立功之志乎望專遣使臣數人賈辰翰兼程至襄鄧荆湖以來迎張俊軍令分數萬人

順流而下敵人見上流之師突然而至必破膽奔潰此制敵一奇也如其不然八九月間氣候稍涼彼得

志矣機會一失雖悔何及於是張俊已西歸而藻蓋未知也藻所上疏不得其日但云五月又云世忠奏捷近二十日當是五月初間今因道法復行附見

辛丑詔比年僭賞失實名器濫輕自今將帥監司毋得乞空名告敕如實有功保奏推賞大臣出使亦如

之詔諸路曾經殘破州軍發解舉人以靖康元年就試終場人數為率紐計取放日麻不載此據紹興元年六月十日禮部奏取宜州

發解附試人狀修入

是月尚書戶部侍郎李迨為江浙諸路發運使此據本部題名宣撫處置司節制軍馬李允文承制以直龍圖

閣知蔡州程昌寓權知荆南府初昌寓之離蔡也以統制官杜洪統領官邵宏淵等將蔡兵二千自隨至

漢陽時羣盜縱橫允文以便宜檄昌寓權湖北帥事昌寓因以洪權馬步軍副總管時公安石首松滋豐

陽諸縣皆為賊所據而賊首李令戎屯松滋之尹店市於是昌寓遣洪權渡江擊賊又遣迪功郎崔嗣義將

兵五百復取公安軍昌寓即權授嗣義承務郎久之詔補正其吏士推恩有差昌寓為李允文檄權荆南此據紹興六年五月十二日殿嘗乞改正

狀修入狀稱允文官當受昌寓金銀等物轉與允文當考杜

滿渡江在今年五月乙巳據嗣義補正在紹興四年三月壬戌

潛軍於寶豐之宋村擊敗之京西提殺副使王俊以皇為武功大夫和州防禦使充五軍都統制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三十三

【建炎四年】五月壬寅朔詔孟鑿景靈宮令平江府溫州守臣分詣其後福州湖州准此朝奉郎劉蒙

為浙西江東制置司隨軍轉運使蒙建議於浙西民間預借秋料苗米許之此據今年五月壬子沈與求奏狀修入與求乞疑此令其從違當考

顯謨閣直學士翟汝文既告老至是有詔召汝文而言者奏其慢上廢法且卵翼皆蔡京不可用命途

疑癸卯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張汝舟特選一官初上過明州汝舟應奉簡儉粗能給足至台州而守

臣直顯謨閣晁汝為儲峙豐備論者以為擾民乞行賞罷以示好惡及是進呈范宗尹曰若黜汝為則虛

知原宋輝皆當貶矣臣觀近歲宰相一罷則凡經遷擢者悉皆擯斥自為其黨不復進用遂分彼此更相

憎嫉上曰朝廷人材豈有易相一切進退（案）此句上下文疑有脫誤第以簡儉褒汝舟則好惡自明如汝為輩不必皆

黜乃進汝舟一官其實宗尹陰佑汝為故有此論

甲辰參知政事權樞密院事范宗尹為通議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御營使日麻宗尹在內

兼帶知樞密院事而玉堂制草無之（案）時江北荆湖諸路盜益起大者至數萬人據有州郡朝廷力不能制盜

宰相兼樞在六月甲戌日麻恐誤

所不能至者。則以士氣潰將或攝官守之。皆羈縻而已。

(案)諸路鎮撫使李成、孔彥舟、薛慶皆起於軍盜。復與劉位侍士、李彥先、郭仲威皆潰將。吳玠、趙鼎、張瑄皆舊將。

官朝廷及大臣出使所除。惟趙宗尹以為此皆烏合之衆。急之則併死力以拒官軍。莫若析地以處之。盜有所歸。則可以漸制。乃言於上曰。昔太祖受命。收藩鎮之權。天下無事百有五十年。可謂良法。然國家多難。四方帥守事力單寡。束手而莫知所出。此法之弊也。今日救弊之道。當稍復藩鎮之法。亦不盡行之天下。且裂河南、江北數十州為之。少與之地。而專付以權。擇人久任。以屏王室。羣臣多以爲不可。宗尹曰。今諸郡為盜據者以十數。則藩鎮之勢。駸駸成矣。曷若朝廷為之。使恩有所歸。上決意行之。遂以爲相。宗尹時年三十三。自漢、唐及國朝宰相。未有如是之年少者。故事。命相必進三秩。至是宗尹纔遷二官。蓋汪藻再失之。

乙巳。起復承務郎張解言。淮南兩路。見有歸正人守官或寄居者。慮人情猜忌。妄生事端。望量移入以南州軍。各令自言願往何州居止。從之。科已見二年三月辛卯時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汪藻亦言。自東晉以來。中原失據。故江南北僑立州郡。納其流亡之人。比金人入寇。多驅兩河之民。列之行陣。號爲簽軍。彼其劫質以來。蓋非得已。今年建康。鎮江爲將臣所招。遁歸者無慮萬人。此其情可見。莫若用六朝僑寓法。分浙西諸縣。皆以兩河州郡名之。假如金壇謂之南相州。許相州之人皆就金壇而居。其佗類此。俟其入寇。徐以其職招之。彼既知所居各有定處。相成井邑。父兄骨肉。親戚故舊。皆在。亦何爲而不歸我哉。況浙西州縣。昨經殺戮之後。戶絕必多。如令有司籍定田產。頃畝。以僑寓之人。計口而給。俟稍安居。料其丁壯。教以戰陣。皆精兵也。必爭先用命。永無潰散。與夫從彼驅虜。反爲我敵者。其利害豈止相萬哉。藻疏不得其時。因解疏附見。

丙午。集英殿修撰主管亳州明道宮鄭僑年。添差通判宣州。僑年。僑年弟也。以其家流落爲請。故特命之。已而言者以爲故事未有以論撰之職而佐藩州。乃降充直祕閣。丁未。詔越州投拜官已放罷人。令吏部並與何人差遣。先是有詔貸浙東官吏降賊之罪。正月丙辰。案。此詔在正月丙辰原本。

作五月。誤。今而知越州傳檄卿復奏罷之。三月左司諫黎確論其本脅從。又言國家失信可惜。故有是命。神宗文改正。庚申。

是日。金左副元帥宗維與諸會分往山前後草地避暑。先是大同尹高慶裔自東平還雲中。言推戴劉豫之意。宗維復令慶裔馳至東平。問豫可否。豫陽推張孝純。宗維報曰。戴爾者河南萬姓。推孝純者獨爾一人。難以一人之情。而阻萬姓之願。爾當就位。我當以孝純輔爾。其議遂決。宗維與右監軍希尹、右都監耶律伊都同之白水泊避暑。於是右副元帥宗輔之儒州望雲縣之望國崖。右監軍昌留居維州。而完顏宗弼自江南還。屯六合縣。

戊申。濠州土豪王惟忠自韭山寨率衆歸於節制軍馬劉位。惟忠。鍾離人。先是軍興。詔許軍民自保。惟忠

乃據韭山爲寨。壘石爲城。周圍四里。民之願依者凡萬餘人。屢與羣盜戰。金人以孫興知濠州。三年十一月。縣皆聽與僞命。惟忠獨不從。至是。棄山寨歸於招信縣。位以惟忠爲左軍統領。

己酉。權知光州吳翊奏東京陷。又奏杜充在南京受劉豫節制。庚戌。上謂輔臣曰。朕待充至厚。胡爲乃爾。王綬曰。陛下去秋若不相充。無知之俗。至今必以爲恨。彼自失節。國家何傷焉。詔三省樞密院官輪修時政記。以同班奏事。故革舊制也。

辛亥。上謂大臣曰。從班人極少。卿等當共議。務取其賢。不厭多也。今乘輿服御。悉從簡儉。除一省郎。未至甚。苟得其人。其利溥矣。范宗尹曰。用人之法。須擇可爲執政者。方除從官。可爲從官者。方除省郎。則選精而真材出。上曰。善。武略大夫閣門宣贊舍人江東宣撫司前軍統制王德爲武顯大夫。忠州刺史。錄

斬劉文舜之功也。是日。朝請郎直龍圖閣統領赤心隊軍馬劉晏及戚方戰於宣州。死之。初。宣州圍急。朝廷命統領官巨師古統兵三千人。自平江往援。又命晏自常州以所部赴之。晏始至城下。未安營。乘賊不意。自城南轉城西。直趨城北。以擣方之帳。方大驚退走。晏恃勇。欲生致方。乃單騎追之。賊見官軍不多。乃自駱駝山設伏。以斷其歸路。方率親隨迎戰。晏力不能敵。退還。至天寧寺前。馬陷。不可出。橋左有伏賊。以鈎槍搭晏。晏猶手殺數十人。以無援而被害。師古至。連戰不勝。遂引衆入城。事聞。贈晏龍圖閣待制。官其四子。爲立廟曰義烈。歲時祀之。

壬子。徽猷閣直學士知成都府盧法原爲吏部尚書。戶部侍郎。葉份試戶部尚書。葉份小。原。葉份除尚書。在三月。今從日原。龍圖閣直學士知洪州胡直。儒試刑部尚書。徽猷閣學士知泉州謝克家。試工部尚書。時法原始離蜀。法原明年十一月。

月壬子。克家前自台州入爲尚書。未幾去。至是。范宗尹再引用之。中書舍人恭審禮試尚書吏部侍郎。給事中汪藻試兵部侍郎。仍兼直學士院。時從官隨駕者。惟審禮及藻兩人。佗在道未至也。尋又詔審禮兼直學士院。日原已已。審禮兼直學士院。卷此月二十三日甲子。分錄諸書。係審禮所草。不應除命乃在其後。疑是十八日已未降旨。而日原誤繫之二十八日也。今且附此。中書舍人李正民。右諫議大夫富直柔。徽猷閣待制李攬。並試給事中。徽猷閣待制席益。胡交修。並試中書舍人。大常少卿陳戩。充徽猷閣待制。兼侍講。左司諫黎確。試右諫議大夫。監察御史吳表。臣守右正言。直龍圖閣辛炳。爲起居舍人。直龍圖閣解習。爲太常少卿。王明清揮塵後錄。靖康中有解習者。東州人。爲郎於朝。未嘗與人接談。敵騎南寇。西人以饒舌。解習者多。而習乃以口。與解習者所未聞也。(案)史習以靖康元年六月。自右司員外郎除直龍圖閣。知河陽。自後不見。除日。而當年十一月。河陽之陷。守臣燕瑛出奔。則死難非習也。明清錄。蓋誤。宣和末。嘗爲符寶郎。坐王黼累斥去。至是再召。朝議大夫書兵部員外郎。與義。希亮曾孫。希亮。眉山人。宣和末。嘗爲符寶郎。坐王黼累斥去。至是再召。朝議大夫添差通判衢州侯延慶。行尚書都官員外郎。是日。金人焚建康府。掠人民。鹵財物。執李稅。陳邦光。自靜

安渡宣化而去。時完顏宗弼屯六合縣。敵之輜重自瓜步口舳舻相銜。至六合不絕。建康城中悉為煨燼。稅道死。宗弼以邦光歸於劉豫。淮南宣撫司右軍統制岳飛聞敵去。以所部遊擊於靜安。勝之。飛還屯溧陽。後軍統制劉經欲殺飛而併其軍。飛誘經殺之。初。金人既渡江。淮東猶無警。安撫使直實文閣張鎮尚守揚州。節度濠州軍馬劉位領衆在橫山軍中。惟飲博而已。逮金人據六合。於是其州為羣盜所擾。不可居。守臣王冠率軍民渡江。駐於溧水。溧陽之閒。敵又入真州。而揚州亦不可守。張鎮乃棄揚州。敵在建康。凡半年。自采石至和州。道路往來不絕。宗弼既犯浙西。和州租留兵戍守。然無一官軍乘虛至城下者。水軍統制邵青屯竹篠港。諜知建康敵騎絕少。欲引兵入之。會青為牛所傷。術甚。遂不能行。有都團練德結衆欲殺金人。部勒已定。前期為其徒所告。德舉家被害。兵馬都監金沔死之。岳飛之擊敵於靜安也。通直郎權通判建康府錢錫糾率鄉兵邀敵之後。遂從飛入城。因權府事。此時建康守臣諸書皆不見。日麻紹興五年三月二十六日。已亥。右奉議郎王晉州太平觀錢錫狀。朝廷委在建康。首尾四年。糾率鄉兵。掩殺番人。隨岳飛復本府。而權府實及三月任滿已替之後。不期與李光不足。遂蒙委勅。送提刑司。體究大理寺。詳係番人。退後入城。約法上書。許不實。該恩原奉聖旨。與改正。以建康知府。名考之。趙慶八月四日到任。需所稱權府實及三月。當是五月初。故繫於此。日麻紹興二年六月十日。李光申通判。時實文閣直學士權邦彥方持喪。建炎七月十一日。成實。逆數其到官。當在今年七月。未知此時為何官。故且云權通判。俟考。

詔起復故官。知建康府。邦彥不能行。邦彥知建康不見。除日五月十四日。降旨。起復。今因廢去。建康附見。夜有赤雲互天。其中白氣貫之。犯北斗及紫微。由東南而散。殿中侍御史沈與求言。此天愛陛下。出變以示警也。願陛下隨宜措置。略修宗廟。陵寢之祀。多遣親信之臣。迎護柔德帝姬還宮。及取越王之子。使奉朝請。擇謹畏儒臣教之。又天子所在。謂之朝廷。今號令出於四方者多矣。盡假便宜。即同聖旨。然其大者。度州一朝廷。秦州一朝廷。號令之極。至為詔矣。願條約便宜事件。度其緩急。特能行之。申節張浚等。止降指揮。勿為詔令。防守者。國家之大計也。願採酌羣臣之議。擇其便利。斷自聖心。汲汲行之。論相者。天子之職也。願以所屬意之臣。親御宸翰。於天地。占而用之。仍舉行開寶故事。使參知政事得與宰相輪日知印。又論劉光世軍民。及罷浙西預借苗米。置諸軍功罪簿等事。詔三省以次施行。劉光世軍名見六月丁丑。浙西預借米已見此月壬申。宜功罪簿見此月戊午。今但舉其略。與求所言。越王之子。乃指紹祖。明年十月戊子。行遣。

癸丑。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張守。守既秉政。范宗尹語之曰。今日國勢。正如人之疾病。沈痼方篤。稍施藥。立有頓仆之患。要使施設有序。勿遽勿亟。當相與戮力。啓沃上前。廣言路。拔賢才。節財用。惜名器。抑僥倖。左右彌縫。庶乎其可也。御史中丞趙鼎為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御營副使。自黃潛善。呂頤浩繼相。凡兵政悉隸御營使司。事權既分。又再經大變。文移紛亂。至是樞密未置。長而。同知院事周望在臨安。鼎始檢故事。舉行以正西府之體。監察御史張延壽守殿中侍御史。詔戶部賜韓世忠白金三萬兩。為犒軍之用。言者以朝班多闕。請命臺諫。及左右司郎官已上。各薦士二人。仍令執政同擇在外侍從。雖在謫籍。別無大過。而政事才學實可用者。廣行召擢。以備獻納論思之職。從之。於是范宗尹為政。多引用靖康圍城得罪之人。故言者以為請。此恐是黎範。建炎當考。

甲寅。金人陷定遠縣。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保軍軍承宜使節制淮南軍馬。聞劾為所執。初。山東盜起。濮州人史康民因迎神。會有徽扇儀從之物。藉以為資。遂擁衆作亂。轉至淮南。往來於淮。泗。開。有張文孝者。在其軍中。後。許康民。殺康民父母。自為一軍。勅之節制淮南也。自山陽渡淮。至泗州。文孝出城迎拜。勅甚喜。與文孝偕至招信縣。節制軍馬劉位。禦之。文孝戰不勝。與勅往濠州。屯於黃連阜。文孝名為迎勅。實挾勅也。是時康民屯於非山。文孝往攻濠州。康民乘虛掩黃連阜。破其寨。邀勅以歸。屯於定遠縣。勅猶以節制之職。傳檄河南諸郡。敵將周全在壽春。僞知濠州孫興以告全。遣其將趙壽統兵自渦口渡淮。是日。入西門。康民出兵迎敵。大敗而歸。壽已自北門入。執勅而去。是役也。康民幾死。使臣趙宏救之得免。宏。湯陰射士也。初。為岳飛部曲。勅從飛假之。勅至南京。金人欲降之。不可。欲以為京東安撫使。又不可。敵怒。殺之。計聞。贈檢校少保昭化軍節度使。設壯節。此趙壽之遺也。趙壽。建炎二年。十二月。癸未。壽春甲寅。相去不遠。今從遺史。又云。執勅者。濠州大帥。而與飛北人趙壽。在定遠縣。見陣。即大帥。亦未可知。疑不能明也。是日。統制官巨師古與成方戰於宜州城下。方三戰三敗。遂引去。宜州受圍凡二十有九日。方既去。城之東壁摧裂者數十丈。

乙卯。參知政事王綯充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綯力旬免。上雅重綯。御筆除綯資政殿學士。范宗尹進呈。上曰。綯嘗為朕官寮。事朕始終如一。不欲令還。遂去。故有此除。宗尹曰。故事已嘗任資政殿而除執政。若不以罪去。則必進職名。乃以綯為大學士。朝奉郎趙霖知和州。始完顏宗弼渡江。和入共推兵馬都監武德大夫宋昌祚權領州事。率軍民固守。建敵北歸。復圍之。禁軍左指揮使鄭立亦率勇忠憤。共激士卒。晝夜備禦不少怠。閱數日。宗弼親督衆攻城。軍士胡廣伏城東北角。發強弩射之。中其左臂。宗弼大怒。登時擊破之。此據陳相記。昌祚與權通判州事。奉議郎唐景。歷陽令。舉。司戶參軍徐煥。歷陽尉。成忠郎邵元通。皆死。樓上。敵裂其屍以徇。時士多不降。潰圍而出。保州之西。麻湖水寒。推鄉人一二豪者為統制。霖時在江東。聞關赴難。軍民言於朝。故命為守。後贈昌祚三官。錄其二子。景。元通。皆推恩有差。霖嘗為直徽猷閣。坐職廢。（案）史。趙霖。實領和州。無為軍。而濠州乃劉位所領。又直清以紹興二年二月。癸酉。自起復右宣徽郎。新江東安撫使。司準備差遣。用霖。與通判和州。相。詳。皆士人。所記。宜。不。知。何。以。與。日。麻。不。合。三省奏報金人渡江盡絕。詔新知建康府權邦彥疾急入城。撫定軍民。邦彥卒不行。

丙辰。尙書吏部侍郎高衛充顯謨閣待制。知虔州。衛從行宮在虔。故就命為守。是日。荆南安撫使解潛始至枝江。據清紹興三年六月。乞除代狀云。建炎四年五月十五日。到任。故繫於此。

丁巳。詔劉光世移軍捕賊方。初。朝廷聞登萊多積粟。會泚淮水陸捉殺使李彥先自東海縣遣使至行在。彥先入海軍。范宗尹欲委彥先用海舟轉輸。以助軍食。輔臣進呈。宗尹慮舟為金人所得。上曰。此非所慮。在。見三年正月。

但登萊道梗。今既未能優卹。反責輸粟。於理未安。遂止。輔臣退曰。聖慮高遠。非羣臣所及。（中興聖政臣）正等曰。聖人之於民。將有以勞之。必先有以快之。將有以取之。必先有以予之。則民不怨。澤未浹而賦歛無厭。豈所謂勞來安之術哉。願以來山東道樞。太上皇帝既念德澤之不及。憐恤之未備。其心未嘗不欲因結東民。以圖恢復之效。而大臣慮不及此。乃欲轉輸登萊之粟。以助軍。宜聖慮之。是日。楊勛引兵犯松溪縣界。為民兵所拒。不得入。還犯蔡州。迫處州。守臣右朝請大夫兼管內安撫使梁頤吉。募能說賊者。布衣章雲就。應命。遇於荆坑。賊許諾。既至城下。官軍掩至。賊以為賈已。遂殺雲就。入其郭。頤吉遁去。頤吉。嶺子。雲就。麗水人也。（州守臣兼管內安撫。請書不載。今以紹興六年七月九日頤吉乞改正名狀修入。）

戊午。殿中侍御史沈與求。試侍御史。詔復置權尚書六曹侍郎。如元祐故事。位太中大夫。上請給視中書舍人告謝日。即賜三品服。滿二年為真。補外者除待制。未滿除修撰。時宰相范宗尹建言。自崇寧罷權侍郎之後。庶官進用。有不可任以給舍者。則正除侍郎。超躐太甚。請復舊制。以待資淺新進之人。故有是命。詔樞密院以功罪簿授諸將。隨事即書之。師還日。繳中本院。不得續添。以革冒濫。用沈與求奏也。

初。上在明州。諸班直為亂。既誅為首者。遂廢其班。（事見三年十一月壬午。）及還會稽。乃命御前中軍統制辛永宗。更選兵三百人直殿殿。然皆烏合之衆。至是。趙鼎因奏事言。陛下初即位。議復祖宗之政。至今未行一二。而祖宗於兵政最為留意。熙寧變舊章。獨不敢議。蓋自藝祖踐祚。與趙普講明利害。著為令典。萬世守之。不可失也。昨明州班直。緣事紛亂。非其本謀。乃盡廢之。是因咽而廢食。今諸將各總重兵。不隸三衛。則兵政已壞。獨衛兵彷彿舊制。亦捕蕩不存。是祖宗之法。廢於陛下之手。臣甚惜之。仁宗時。親事官謀不軌。直入禁廷。幾成大禍。既獲而誅。不復窮治。未聞盡棄之也。上悟。尋復舊制。（熊克小麻云。宰執奏事。趙鼎留身云云。案。關門令執政官不許留身。或疑鼎因典典而奏也。也。今削去二字。）

庚申。故資授安化軍節度副使趙野。遣復資政殿學士。右諫議大夫黎確。奏野為杜彥所殺。且言野在宜和。開不受贈。門無襍賓。乞加褒贈。詔用確言。仍官其二子。確嘗為野所薦。論者非之。（此據紹興二年三月沈與求劾確增入。）

辛酉。詔侍從臺諫。並赴都堂集議分領利害。壬戌。詔行在職事官及簽務官子弟。並赴國子監別試。直龍圖閣知宣州李光。以守禦之勞。陞右文殿修撰。

癸亥。朝奉大夫陳橋。提點福建路刑獄公事。橋嘗為尚書郎。以學行稱。范宗尹奏。今所除用多儒生。欲兼用才吏。以備緩急。使令。故不留橋行在。上曰。才吏亦不可無。但勿令太多。前呂頤浩當國。純用掎克之吏。如變賣度牒。計置錢物。雖有寬恤之名。而實皆掎克也。（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其說掎克之吏。為新舊民害也。蓋其處心積慮。惟在於損下益上。凡可以取於民者。靡不搜括。無所不為。而民之吝怨。初不遺餘。之人也。其可加之斯民之上乎。）

右文殿修撰。知常州周杞。罷。敵之入寇也。杞棄城走。至是。言者論其苛虐。浙

西制。置使韓世忠。亦奏杞殘刻害民。乃罷之。仍奪其職。詔河南、北、陝西、淮南流寓士人。許於所在州附試。每二十人解一人。仍召文臣二員。委保結除名罪。所保毋得過二人。用都官員外郎侯延慶請也。太尉御營副使劉光世言。臣獨立寡與。不善奉人。杜充當權。求一節制。即能殺人。遂因申明軍事。頻觸其怒。幸陛下保容。而大臣切齒恨臣。未嘗一日忘念。含沙射影。向能殺人。況當路大權。生死在手。臣不容無懼。病軀晚景。何以堪任。伏望斷自睿志。令臣守本官致仕。詔不許。（光世此疏。似指呂頤浩言之。然此時頤浩雖相。已近一月。未知光世何時所上書者。）

甲子。詔曰。周建侯邦。四國有藩垣之助。唐分藩鎮。北邊無夷狄之虞。永惟涼渺之資。履此艱難之運。遠巡南國。久隔中原。蓋因豪傑之徒。各奠方隅之守。是用考古之制。權時之宜。斷自荆淮。接於畿甸。豈獨植藩。離於江表。蓋將崇屏翰於京都。欲隆鎮撫之名。為輟按廉之使。有民有社。得專制於境中。足食足兵。聽專征於關外。若轉移其財用。與廢置其屬僚。理或應聞。事無待報。惟龍光之所被。既並享於終身。苟烈功之克彰。當永傳於後裔。尚賴連衡之力。共輸夾輔之忠。詔詞直學士院蔡禧禮所草也。先是范宗尹言。從官集議分鎮事宜。請以京畿、淮南、湖北、京東、西地方。並分為鎮。除茶鹽之利。國計所繁。合歸朝廷。置官提舉。外宅監司。並罷。上供財賦。權免三年。餘令帥臣移用。管內州縣。官許辟置。知通。令帥臣具名奏差。朝廷審量除授。遇軍興。聽從便宜。其帥臣不因朝廷召擢。更不除代。如能捍禦外寇。顯立大功。當議特許世襲。始宗尹等議。即令世襲。上曰。未須爾。輔臣奏。江北殘破。若不許世襲。恐不能死守。上曰。便令世襲。恐太重。俟其保守無虞。然後許之。宗尹曰。當如聖訓。臣等慮所不及。（呂中大事記曰。范宗尹請世襲。而李成敗於魏文華。而孔彥舟據鄂。馬友據潭。池汝為據建州。楊慶據重湖。曹成。李宏。在湖南。江西之閩。鄂。襄。富。劉。據南。英。諸郡。而內郡之民皆盜矣。）

浙宣撫使周望。脫身先遁。致失蘇杭。詔望以本官提舉江州太平觀。其親兵隸御營前軍統制王慶。先是上與輔臣言。及望。張守曰。三吳之人。恨不得食其肉。上曰。此不可全罪望。乃朕不知人之過。既而言者不已。乃降望為秘書少監分司。衡州居住。詔軍民殺耕牛者抵死。朝散大夫直龍圖閣通判楚州賈敦詩除名。連州編管。坐嘗欲為書降敵。為守臣趙立所按也。

乙丑。武略大夫忠州刺史閣門宣贊舍人知河南府充京西北路制置使。復與為河南府孟汝唐州鎮撫使。兼知河南府。時河南已為敵所據。與寓治伊陽山寨。右武大夫忠州刺史知楚州兼管內安撫使趙立。為楚州連水軍鎮撫使。兼知楚州。時完顏宗弼自六合歸。屯於楚州之九里徑。欲斷立糧道。立又大破之。先是劉豫在東平。遣立故人葛進等。費書誘立。令貢稅賦。立大怒。不撤封斬之。已而又遣沂州舉人劉思持。榜招立。具言金人大軍且至。必屠一城。生聚立。令將出就戮。思大呼曰。公非吾故人乎。立曰。吾知忠義為國。豈問故人耶。趣令繼以油布。焚死市中。且表其旗榜於朝。由是忠義之聲傾天下。遠邇嚮風下之。淮南兩浙宣撫使司統制軍馬權知滁州。劉位為滁滁州鎮撫使。兼知滁州。時滁州為賊張文孝所據。而敵將孫興在濠州。位猶與其徒居橫山寨。已而敵將之在壽春者。召興還。北將校朱式率軍民請

侍御史沈與求等。其劾同知樞密院淮南兩

侍御史沈與求等。其劾同知樞密院淮南兩

侍御史沈與求等。其劾同知樞密院淮南兩

侍御史沈與求等。其劾同知樞密院淮南兩

侍御史沈與求等。其劾同知樞密院淮南兩

侍御史沈與求等。其劾同知樞密院淮南兩

侍御史沈與求等。其劾同知樞密院淮南兩

侍御史沈與求等。其劾同知樞密院淮南兩

兵馬都監李玠權知州事。玠用司戶參軍江洵武謀。因投拜官張宗望及偽知州陳浩然於獄。復用建炎年號。以洵武權通判。朝奉郎知和州趙霖為和州無為軍鎮撫使。兼知和州。宣教郎權知光州吳翊為光黃州鎮撫使。兼知光州。仍賜三品服。右武大夫忠州防禦使李成引衆在舒州。即以成為舒州鎮撫使。兼知舒州。成雖受朝命。稱兵如故。沿淮水陸都提使李彥仙在東海縣。即以彥仙為海州淮陽軍鎮撫使。兼知海州。先是秉義郎馬士宗僑居海州。金人使持檄書招彥仙投拜。彥仙執士宗以聞。前一日。詔士宗除名。編管韶州。而彥仙有此命。拱衛大夫福州觀察使知高郵軍薛慶為承州天長軍鎮撫使。兼知承州。始議以慶兼領二軍。而名不稱。乃陞高郵軍為承州。以秦州興化縣隸之。慶故為盜時。嘗掠於通泰。及作守。則重稅往來。民甚怨之。承楚相距有樊梁等三湖。綿三百里。水賊張榮往來其中。榮梁山濼取漁人。聚衆梁山濼。有舟數百。管劫金人。杜充為東京留守。假榮官至武功大夫忠州刺史。軍中號為張敵。萬金人之陷揚州也。榮乘閒以舟師自清河而下。滿舟皆載糧食。駐於盩厔湖。積麥為城。以泥傅之。漸有衆萬餘。慶與榮通和。承州賦輸皆得達。而立不與之通。賦入路絕。由是楚州乏食。朝奉郎盧伸監行在都進奏院。自軍興此官久廢。至是始除之。日麻紹興二年閏四月十五日湖州奏。編管人前朝奉郎盧伸。該元年九月大禮除。詔罷日麻案。伸。建炎三年隨徽宗北使。逃歸。為烏珠持。數乞量移。而不見事。日進奏院題名。建炎四年度仲紹興二年徐立之。而亦不載。伸書至明州行在。後來不知坐何事編管。今併附此。俟考。是日。楊勅破松溪縣。權南劍州林仲堪聞之。焚其庫藏。棄城而去。

丙寅。入內東頭供奉官梁邦彥還所寄資。為武節大夫秀州刺史。入內侍省押班。戊辰。統制官岳飛獻安靜金人之俘。上呼入。譯問得女真八人。磔之。餘漢兒分隸諸軍。上因謂大臣曰。金人頗能言。二聖動靜。云。今在韓州。及皇后宮人皆無恙。上感動不憚久之。三省言江道遼遠。緩急恐失機會。欲分江東西為三帥。鄂州路領岳、筠、袁、度、吉州、南安軍、江州路領洪、撫、信州、興國、南昌、臨江、建昌軍、池州路領建康府、太平、饒、宣、徽州、廣德軍。並為安撫使。從之。先是浙西帥府移治鎮江。故范宗尹請置安撫使於鄂。與江、池。謂建康本帥治緣近鎮江。而去江州千四百里。獨池在其間。若置帥於此。則沿江道里甚均。三帥相去各七百里。然池陽僻陋。乃置江東大帥。而建康諸地。反為支郡隸之。議者不以為是。紹興元年正月戊申。八。詔諸路帥臣見帶制置使及諸州守臣帶管內安撫使者並罷。初。命廣西提舉峒丁李械。即邕州置使買馬。械募人入大理國。得効用董文等十二人。厚界之。使至其國。善關府求市。大理王許之。至是械奏江道不通。乞自廣西入閩中。赴行在。許之。既而大理遣其臣張羅賢以千騎至橫山寨。會械能歸。事遂寢。紹興三年四月戊申。復遣。修職郎蔣安義。進武校尉張大任。坐受敵命。知明州。下吏當死。上特宥之。安義除名。瓊州牢城。大任歸隸嶺外。

己巳。詔御前中軍差充禁衛親兵三百四十八人。又改刺皇城親從司五指揮。用趙鼎請也。八月癸酉。又刺。布

衣程康國上書論分鎮十事。其一言四鄰有警。令即應援。上謂大臣曰。比意雖出於布衣。若朝廷行之。人豈知其為布衣之言。張守曰。使人知其出於布衣之言。乃朝廷美事也。遂批旨行下。庚午。武功大夫忠州防禦使知金州王彥為右武大夫。初。張浚自房陵西歸。以京西盜賊並起。而金州為蜀之後門。乃以彥知金州。兼金州房州安撫使。時永興軍路部將奴達與其徒四百人謀殺將官張順。不克。亡去。引衆犯金州。彥拒之於黃岡嶺。生獲之。浚承旨授彥橫行。言於朝。詔補正。是月。遣朝請郎權吏部員外郎李元裕往湖南。起發上貢錢物。此以紹興三年三月二十二日元裕家乞恩。澤狀。修入日。詳。蓋無有也。宜無處置。使張浚承制。以端明殿學士知和州。充本路安撫使。張浚深提舉。毫州明道宮。中大夫新知荆南府張上行。知興元府。朝散郎利州路提點刑獄公事韓迪知夔州。仍並兼本路安撫使。夔路置帥。利州帥移治興元。皆自此始。迪。仁壽人也。初。浚之入蜀也。朝議大夫王庶以失守得罪。即前途迎見之。浚以為參議官。與偕行。庶俄以母喪去。至是。桑仲頗窺興元。而上行未至。浚度諸將亡可用。乃起庶故官。知興元府。兼利州安撫使。庶。附傳。知興元在紹興元年。而某公謂作虛傳。載庶兩知興元。一在當平前。一在當平後。皆不得其月日。案。利州和州。昭名。張浚。深提舉。在紹興四年五月。而新守鮮于給。不領帥事。當是以桑仲故移帥於興元也。日。月。九。月。十一。日。庚。戌。張浚。移利州路。於興元府。置司。張上行。移知興元府。張浚。深提舉。毫州。明道宮。有旨。並。依。二十三日。壬。戌。張上行。特授。依。前。官。職。知。夔。州。蓋。興。元。帥。臣。先。除。上行。而。後。除。庶。但。庶。旋。以。論。事。不。合。而。去。故。不。復。奏。事。耳。興。元。帥。守。昭。名。起。自。紹。興。元。年。蓋。無。可。考。迪。除。興。元。帥。未。知。在。何。時。然。浚。以。迪。與。上行。同。章。奏。上。則。亦。必。在。此。月。故。舉。職。書。之。劉超據荆南府。分衆犯峽州。武經郎荆南府兵馬鈐轄渠成與戰。為所殺。後贈武功大夫。紹興元年六月甲戌。附官。先是張浚往川。陝。留統制官潘某。一軍屯鄂州。潘為部下彭筠所殺。筠乃與超合。遣筠犯復州。所過無不殘滅。於是超欲取鼎。遣以窺湖南。二廣。張用自斬陽趨壽春。至舒城縣。遂屯中軍。其餘軍皆分屯四布。時和州以東。金人往來。野無所掠。乃採草木葉及凡動活之物。得即啗之。人皆困乏。潰將崔增陷進湖水寨。增。磁州人。初。隸永州防禦使閔璉軍。璉棄泗州。諸軍皆潰。增走壽春。境上聚衆。至是自濠州轉往巢縣。得數小舟。遂直攻水寨。寨有舟數十。皆淮西富民大賈。不能拒。悉為增所。增掠其金銀子女。盡選強壯以充軍。

未平與求奏顯謨閣直學士知饒州連南夫直祕閣知信州陳機殘擾害民以致生變機坐免官而南夫
貶秩機豫子也豫已見元年 徽猷閣待制何志同坐父子誤國降充集英殿修撰 朝請大夫知處州梁

頤吉能坐寇至棄城也既而兩浙轉運副使徐康國按頤吉多取帥臣供給頤吉坐除名

甲戌以宰相范宗尹兼知樞密院事能御營使議者以為宰相之職無所不統本朝沿五代之制政事分
為兩府兵權付於樞密比年又置御營使是政出於三也望能御營司以兵權歸之密院而宰相兼知凡
軍額有闕並申樞密院增補不得非時招收仍用符以遺發庶幾可以收兵柄一賞罰節財用於是能御
營使及官屬而以其事歸樞密院為機速房焉自慶曆後宰相不兼樞密者八十餘年其後復兼蓋自此
始紹興二十六年五月壬寅罷樞密院 先是御營司有激賞庫專充軍書贊奏開探之用凡銀五百兩錢千緡為
一料畫旨取之既司廢庫存隸於三省出納浸廣矣言者論江北之民誓不從敵自為寨柵羣聚以守
者甚眾望訓以恩意有功者推恩從之 詔初除執政官正謝日賜衣帶鞍馬如故事 中書門下省檢

正諸房公事張汝舟直顯謨閣知明州汝舟乞奉祠改主管江州太平觀日所止書直顯謨閣汝舟知明州不
繫前衙都司題名汝舟奉祠在七月嘗

直祕閣蘇遲為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遲之除日所不書檢正題名在今年八月(案)七月十二日汪伯彥等
是遲當御則必非八月始除也今因汝舟補附見(案)此注原本多脫

今以七月十二日 監察御史高格為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始除檢詳官也格之除日所不載樞密院官屬題名在此
月而御史題名書此月除有司查格

除檢詳久遠轉都司故題名略詳耳格遷右司在此月壬辰其除檢詳不見本月日因

乙亥詔趣武信軍承宣使提舉亳州明道宮辛興宗統押所募秦鳳諸州良家子赴行在先是張浚以興
宗為秦帥其後見孫渥才優即以渥代之故命興宗赴闕既而浚復以興宗知瀘州興宗知瀘州史不見其贈
官制云初頗上隨之役速

為渡海之行 詔六品以上官及初改京官並給告身朝官以上給敕初授官人給綾紙用吏部侍郎兼權
令併附此

直學士院蔡審禮請也自渡江惟侍臣賜告其後稍及帖職遙郡至是漸復之
丁丑太尉御營副使劉光世充御前巡衛軍都統制光世所領部曲既無所隸因號太尉兵侍御史沈與
求論其非宜會御營司廢乃以巡衛名其軍除光世都統制 集英殿修撰宣撫處置使司參議軍事劉

子羽充徽猷閣待制直祕閣宣撫處置使司參議官王以雷陞直顯謨閣本司官屬吏士自建康從張浚
入蜀者並遷一官資以其遠役故也 是日賊方犯湖州安吉縣統制官巨師古與戰亡其卒千餘人詔
浙西江東制置使張俊往捕之仍命統制官岳飛聽俊節制
戊寅詔御前五軍改為神武軍御營五軍改為神武副軍其將佐並屬樞密院 徽猷閣待制知臨安府
季陵復為中書舍人陵入對首上奏曰臣觀今日國勢危如綴旒敵國強盜賊充斥人所共憂者姑置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三十四

【建炎四年】六月辛未朔詔侍從臺諫三衛諸軍統制並赴都堂集議駐蹕事宜先是言者論今軍制所
至雖未能據形勝占上游如古者建國之制而官吏兵衛頗眾其積粟聚財之計必有成謀然後六飛可
以順動歲且六月矣似不宜緩伏望內裁之聖心外參之衆議早賜處分使百司各舉其職以待巡幸故
有是命議者又謂比年防秋未嘗不召羣臣咨以計畫迄無定論況事有幾微難於偏曉而積粟聚財屯
兵拒守事節至繁非可以立談判頃刻聚議未必精詳望令各以所見條畫利害限三日實封投進詔令
赴都堂集議有未盡者許實封以聞後詔在
甲戌 通直郎萬俟詠者工小詞嘗為大晟府製撰得官至是因

所親書入禁中乞進官二等上覽而憐之
壬申權通判建康府錢需言捕敵兵一名執政召問自言涿州人上曰此吾民也止令諸軍使令不可殺
也若女真則不可留

癸酉合江南兩路轉運為一司以直祕閣李興權為都轉運使降授宣教郎朱異承議郎張匯並為判官
責授祕書少監分司衡州居住周望再責昭化軍節度副使連州安置以待御史沈與求再疏也徽猷
閣待制胡舜陟坐嘗為參謀官與徽猷閣直學士知平江府湯東野皆奪職望竟卒於貶所時饒信嚴賊

未論事有深可慮者四。尙可恃者一。大禍時巡。未有駐蹕之地。賢人遠遁。皆無經世之心。兵柄分於下。而將不和。政權去於上。而主益弱。所恃以僅存者。人心未厭而已。前年議渡江。人以爲可。朝廷以爲不可。故諱言南渡。而降詔回鑾。去年議幸蜀。人以爲不可。朝廷以爲可。故弛備備江。而經營關陝。以今觀之。孰得孰失。張浚出爲宜撫。處置使。不過欲迎陛下耳。金人長驅深入。吳越至今尙在。淮甸。曾無一騎。入援王室。設或當時侵犯。屬車之虞。縱能提兵問大臣罪。如苗。劉。時事亦何及。維揚之變。朝廷不及知。而功歸於官寺。錢塘之變。朝廷不能救。而功歸於將帥。是致陛下信任此曹。有輕朝士之心。黃潛善好自用。而不能用人。呂頤浩知使能。而不知任賢。自張確。許景衡。飲恨而死。劉豫。杜充。相繼而去。凡知幾自重者。往往卷懷退縮矣。今天下不可謂無兵。若劉光世。韓世忠。張浚者。各率諸將。同心而謀。協力而行。何所往而不克。然兵柄既分。其情易睽。各招亡命。以張軍勢。各効小勞。以報主恩。勝不相遜。敗不相救。大敵一至。人自爲謀。其能成功哉。君臣之閒。義同一體。廟堂出命。百官承稟。知有陛下。不知有大臣。大臣在外。事涉形跡。其可作威福以自便乎。周望在浙西。人能言之。張浚在陝右。無敢言者。夫區區軍事。恐失機會。使宜可也。乃若自降詔書。得無稱命之嫌耶。官吏責以辦事。使宜可也。若安置從臣。得無忌器之嫌耶。以至賜姓氏。改寺額。事類此者。無與治亂。待報何損。是浚在外。傷於太專。雖陛下待之不疑。臣恐自陝以西。不知有陛下矣。三代之得天下者。得其民也。得其民者。得其心也。民墜塗炭。無甚於今日。發掘邱墓。焚燒屋廬。六親不能相保。而戴宋惟舊。實祖宗德澤在人心者。未厭也。所望以中興。惟此一事耳。然人心無常。固亦難保。陛下宜有以結之。今欲薄斂以裕民財。而用度方闕。今欲輕徭以紓民力。而師旅方興。罪己之詔。屢降。憂民之詔。屢聞。丁寧切至。終莫之信。蓋動民以行。不以言。臣意陛下舉事當人心。服自足以結之也。得當賢。祿當功。刑當罪。施設注措。無不當於理。天下不心悅而誠服者。未之有也。臣願陛下以其所當慮者。使一二人謀之。無偏聽。無自賢。無畏強禦。無徇私昵。處之得其當。則人心服。人心服。則盜賊將自息。而外患亦可圖矣。起復寶文閣直學士新知建康府權邦彥爲淮南等路制置發運使。朝奉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胡舜陟知臨安府。直龍圖閣知越州。傅崧卿移知婺州。直祕閣添差兩浙轉運副使陳思錫知越州。是日。滁濠鎮撫使劉位爲張文孝所殺。前一日。位引兵入滁州。克之。文孝遁去。詰旦。文孝以其衆復至城下。位即引兵迎敵。位逢兵衆數百。以爲己之兵也。乃指揮殺賊。而所逢者賊兵也。位覺之。欲急戰。爲賊所殺。權知州事苟某與州縣官皆散走。事聞。詔其子武德郎閣門宣贊舍人知泗州。綱起復濠州鎮撫使。贈位武功大夫忠州防禦使。後爲立祠。名剛烈。位附官。更不載。此據。據李陵外附入。

入狀稱六月初九日。已降指揮。故附於此。但紹興二年四月九日。都省劉子。稱建炎四年六月二日。十四日。降指揮。令廣東轉運司糶米五十萬石。乃在此指揮後。半月不知何故。當求能詳考。

安撫使。以防秋在近。欲責任之專故也。庚辰。命宰臣范宗尹提舉詳定重修敕令。參知政事張守同提舉。先是有詔以嘉祐。政和敕令格式對修成書。至是始設官置局。命大理寺及見在敕局官就兼詳定刪定等官。仍召人言編敕利害。踰年乃成。置詳定重修敕令所。在此月。祕閣修撰知德安府陳規爲德安府復州漢陽軍鎮撫使。兼知德安府。仍賜三品服。規在郡四年。屢破郡盜。傍郡皆失守。惟德安一城獨存。識者偉其能。然嚴刑重斂。世或以此疵焉。時復州爲盜彭筠所據。規遣兵逐之。以部將祖通知復州。武翼大夫康州團練使解潛爲荆南府歸峽州荆門公安軍鎮撫使。兼知荆南府。潛自請籍中爲張浚所用。言於朝。遂復官而有是命。時荆南殘破不可居。潛寓治峽之宜都。直龍圖閣程昌寓爲鼎澧鎮撫使。兼知鼎州。仍賜三品服。鍾相之敗。其黨楊華。楊太等聚衆於龍陽。相繼敗。而華等恃水出沒未已也。太年幼。楚人謂幼爲廢。故以廢目之。先是昌寓以李允文之命。權湖北安撫使。會解潛且至。昌寓引所部之鼎澧。開撫諭使馮康國以郡盜方盛。奏留昌寓鼎州。故有是命。京西南路轉運副使陳求道爲襄陽府鄧州鎮撫使。兼知襄陽府。仍賜三品服。朝廷未知程千秋敗亡。詔千秋以所統兵屬求道。坐不措置。鹽事。張浚用便宜。責求道單州團練副使。安置忠州。而朝廷未知也。京西南路轉運副使范之才起復。金均房州鎮撫使。兼知均州。仍賜三品服。時王彥已戍金州。而均。房二州爲桑仲所破。守臣李倫清。韋知幾皆遁。之才不能之鎮而卒。日附。紹興二年九月甲申。倫清。以朝散郎。差知廣安軍。二年八月壬辰。右朝奉大夫。前知均州李倫清。建炎三年五月。准敕。差知均州。八月五日。到任。至紹興元年八月五日。滿三考。所有到任。任滿各轉一官。倫清已蒙宣。據此。則建炎四年。倫清尙在任。而王彥行狀。乃云。倫清奔竄。蓋蜀去朝廷遠。故倫清得以冒賞也。知幾本王彥部曲。已見建炎元年十二月癸酉。彥鎮金州。斂民倍常。凡屬縣莫敢抗。漢陰令任城。兪公休。獨不用其令。彥召至州。因欲殺之。公休不爲屈。彥亦不敢害也。宣撫處置使張浚聞其言。召爲糧料官。此公休事。據其公。過所。因書王彥戍金州。且附見此。朝請郎直祕閣知淮寧府馮長寧。長寧初見二。爲淮寧順昌府蔡州鎮撫使。兼知淮寧府。仍賜三品服。長寧自言招集忠義軍十餘萬。大破敵兵。故有是命。自軍興以來。蜀綱之應。輸內藏及內東門司者。皆不至。中書門下省以爲言。詔宣撫使督促赴行在。是日和州進士龔楫率民丁。龔金人於新塘。爲所殺。時和州無爲軍鎮撫使趙霖。雖已受命。然寓治水寨。未入城。水寨之衆。乘間出掠敵營。完顏宗弼乃遣偏師。築堡新塘。以遏絕濡須之路。楫率二千人襲之。入其營。獲敵兵數百。所掠男女盡縱之。楫歸道遇敵救。大至。其衆多赴水死。楫爲敵所得。執手大罵不絕。敵割之。時年二十二。霖上其事於朝。有司以楫率衆無所受命而格。楫原孫也。原故兵部侍郎。敵之得歷陽也。有士人蔣子春者。平日教授鄉里。敵見其人。物秀整。喜欲命之以官。子春怒罵爲所殺。

入狀稱六月初九日。已降指揮。故附於此。但紹興二年四月九日。都省劉子。稱建炎四年六月二日。十四日。降指揮。令廣東轉運司糶米五十萬石。乃在此指揮後。半月不知何故。當求能詳考。

辛巳用宰相范宗尹請申命有司討論崇觀以來濫賞凡修書營繕應用開河免夫獄空之類凡十有八項皆益正之自越州駐蹕以來以收使人令吏部改正拘收付身毀抹

與爲祭告諸陵之用右正言吳表臣論近世不以縣令爲重故爲令者政多苟簡而民受其弊願擇可用之人必先使爲縣令願其才可用則必有善政以惠斯民縱或不能亦必勉強爲善以期他日之獲川矣夫天下者積諸縣而爲之者也縣令皆得其人天下豈有不治輔臣進呈上曰祖宗謹守資格必兩任縣令以至守俸然後內爲郎外爲監司又擇其賢者然後爲侍從范宗尹曰大凡進用不必甚驟久於其職然後究知利病而奔競之風息上因言朕進用大臣固已考覈人才參稽公論而亦令術者論其命如卿等命朕皆知之蓋恐濫薄之人難與共功名也

壬午執政奏以朝散郎主管亳州明道宮潘良貴提點荆湖南路刑獄公事上曰良貴頃爲諫官與袁植皆勸朕誅殺祖宗以來未嘗戮近臣故好生之德信於天下若此必失人心趙鼎曰諫諍之職尤不可以此導人主

權知汝州兼京西南路招提副使王俊爲右武大夫康州防禦使充河東路招提使俊自言捍寇有勞不欲受覆與節制乞兩河差遣以自效故也

癸未召劉光世赴行在趙鼎之遺表八月王申劉光世來朝蓋誤朝請郎主管江州太平觀吳說爲福建路轉運判官說自言在明受間嘗上執政書論主上未正位號必召天下之變乞早賜裁決鄭發贊獎其忠故有是命

乙酉成忠郎趙令珍乞說降成方詔赴張俊軍前計議令珍燕懿王後榮孝公世程孫也燕王生同安王惟正惟正生馮明俊

從諫從譴 詔皇兄右監門衛大將軍忠州防禦使安時權主奉益王祭祀先是安時請襲封事下禮官以安時非嫡遂不許自仁宗以來諸王後各以一人襲封至渡江始廢尚書兵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汪藻言東南遭戎馬之禍生靈塗炭城郭邱墟而國家迫於養兵征斂未息重以羣盜竊發官軍所至焚殘無以制之今欲恤民莫大於去貪殘之吏祖宗時吏犯賊者無大小皆棄市故人重犯法官曹爲清今縱未能舉祖宗之典姑擇其一二者真決貶配以戒其餘仍令臺諫官以上歲舉郡守一人保其終身如後姦賊與之同罪不得以自首原免而郡守監司於部內有賊吏不聞朝廷而爲他人所劾者罪亦如之

庶幾斯民漸被實惠疏奏詔坐條申明行下其後卒施行如藻請八月丙戌指詔見責降人付任宰執侍從官令檢正都司取索條具文臣帶職武臣觀察使管軍已上令刑部疾速檢舉並限一月盡絕毋令漏落以言者有請也自是宣靖執政及圍城明受僞命之人悉皆收殺矣

丙戌鎮南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充禮泉觀使呂頤浩爲建康府路安撫大使兼知池州太尉御前巡衛軍都統制劉光世爲兩浙路安撫大使兼知鎮江府觀文殿學士新除江西荆湖南北路宣撫使朱勝非爲江州路安撫大使兼知江州於是三省請自今帥臣二品以上者即除安撫大使繫階如鎮撫使例以示區別從之先是奉化賊蔣璉乘亂爲變頤浩爲所劫在其軍中上以頤浩故赦而招之至是復有此命且令樞密院遣使臣賈告就賜所至州守臣敦請上道直祕閣知池州李彥卿移知宣州兩浙宣撫司統制官郭仲威爲真揚鎮撫使兼知揚州初仲威在平江縱所部擾民朝廷令浙西東制置使張俊來治其罪仲威覺之引兵走興化縣欲犯鎮江朝廷聞之因有是命仲威至揚州其參議官林獻可代伶人爲口號司理參軍楊庶戲之曰何不云路不拾遺獻可怒以告仲威執庶及伶人斬之士人無不重足而立

丁亥詔分鎮州軍因獲賊及守禦有功人不以分鎮前後令鎮撫使一而定賞內應補轉官資者申尚書省給降付身此據紹興四年二月十二日程昌英爲樞密院乞轉官狀增入日曆無之

戊子詔遣使撫諭邵青戚方以所部赴行在時方引兵犯安吉縣之上鄉浙西江東制置使張俊以兵討之或言上鄉路狹不可行兵俊乃遣其將王再興招之會統制官岳飛追襲其後方無路進退始詣俊乞降方上兵簿有馬六百匹所獻金玉珠珍不可計至行在日與中貴人藉博不勝取黑漆如馬蹄者用火燔去皆黃金也以償博負每博不下數枚詔遷方武翼大夫以其軍六千人隸王燾軍後因以方爲裨將時人爲之語曰要高官受招安

己丑樞密院進呈劉光世所獲敵人並簽軍狀參知政事張守曰光世謂簽軍不宜留蓋知吾山川險易他日叛亡恐爲敵人鄉道上曰此皆吾民也不幸陷於敵驅質而來豈其得已守曰若分置軍伍中每隊留一二人豈能遽叛上以爲然

庚寅詔浙西制置使韓世忠以所部赴行在辛卯大理寺奏魔賊王宗石等款狀上曰此皆愚民無知自抵大戮朕思貴溪兩時開二十萬人無辜就死不勝痛傷乃誅宗石等二十六人於越州市其餘皆釋之先是浙西江東制置使張俊以全軍討饒信妖盜太尉劉光世因命統制官王德新率總兵會之獲王念經德等凡屠兩縣所殺不可勝計王德慶王念經未見本月

日曆紹興三年四月戊戌朔癸亥秀州土兵圍富計王承宣本軍建炎四年三月二十六日饒州殺賊功賞補官案王承宣即王履恐與此事相關當求王承宣考

壬辰侍御史沈與求言今日矯枉太過盡循資格賢愚同滯輔臣進呈范宗尹曰苟有豪傑之士自可不次擢用若未得其人不得不謹守資格上曰使有豪傑之士雖自布衣擢爲輔相可也前古固多但本朝未有耳今士大夫並進若未能考詳其實不若姑守資格 詔鑾路監司帥臣歸峽州守臣拘收係官舟船以備巡幸 尙書左司郎中韓肖胄權工部侍郎監察御史林之平尙書右司員外郎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萬格爲右司員外郎 徽猷閣待制趙燾知建康府通直郎鄧根知秀州周望之爲宣撫使也以根攝守事至是用邦人請而命之 初山東之陷其士人多不降有滄州人李齊聚衆沙門島密州人徐文聚衆靈山寺萊州人范溫聚衆福島會河北忠義人護送宗室士幹泛海南歸文劫之至是文自稱忠訓郎權密州都巡檢使其副宋穩自稱忠訓郎權兵馬監押請以所部五千人海舟百五十泛海來歸詔各進一官赴行在 士幹岐獻簡王子也 趙燾之遺史云文授武經大夫關門宣贊舍人韓忠一入七月癸卯各賜一官姓之蓋誤也遺史又云士幹下大理寺併判而配廣南後不知所終此事於史不見 今且附此元符詔旨士幹政和八年四月除右千牛衛大將軍 未知此時爲何官李齊范溫紹興元年五月丙辰所書可參考 是日知六安軍邊某殺金人所屯軍三百遂棄城而去其徒因縱焚掠市井一空

甲午直隸開京西南路提點刑獄公事權沿江措置副使李允文知鄂州兼主管本路安撫使公事先是允文以宣撫處置使司之命權本司參謀官湖北察訪使節制軍馬招捉賊盜允文既以所部移屯而諸盜曹成馬友之徒頗爲之用故允文得以自恣及沿江除三大帥而鄂帥就用允文由是允文益橫 日曆

六年五月十三日趙人陳傳狀准刑部告示齊未勒停刑部岳岳長州鎮撫使李允文下委孫官金齊不

在仰食者衆倉廩不豐請委諸路漕臣及秋成和糴詔廣東糴十五萬斛福建十萬斛並儲之漳泉福州浙西以銀十萬兩錢十萬緡之儲於華亭縣浙東以銀十萬兩緡之儲於越溫台州應屬郡非茶鹽及朝廷寄椿錢皆許爲糴本諸統兵官非有制書而擅取及所在州擅予之者皆從軍法 置樞密院幹辦官四員以本院言自能御營司別無官屬故也 初和安大夫開州團練使致仕王繼先 繼先初見三

恩特換武功大夫落致仕給事中富直柔奏繼先以技術雜流而易前班則自此轉行更無拘礙深恐將帥解體上覽奏諭輔臣曰朕於言無不從但頃冒海氣繼先診視實有奇效可特令書讀直柔再奏外議謂醫官用藥有功自當於本色官遷之武功大夫昔之皇城使也惟有戰功歷邊任負材武者乃遷無是三者雖入仕日久不以輕授伏望陛下思名器不可假人之意特加愛惜以塞亂源是日進呈上曰繼先初未嘗有請出自朕意直柔能抗論不撓朕當屈意從之命遂疑 七月癸卯繼先除防禦使(中興遺政)史臣曰以公則其後當風豈人不恃其信者而當

其其當風者此所以立於無過之地也

乙未劉光世言今來充浙西安撫大使是爲控制一路不獨治鎮江一府而止若使但守鎮江則與列郡太守同爲守土之臣緩急別郡有警不可離任望別除鎮江守臣專主民事光世專充安撫大使隨宜從便置司時光世慮敵過江故預擇便地上覺其意乃詔光世許增辟通判餘不行 正議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傅墨卿卒

丁酉郭仲威遣兵犯鎮江詔統制官岳飛以所部擊之 初趙令晟之死事也或誣其降敵朝奉郎宣撫處置使司主管機宜文字孫偉移書張浚白其忠偉又言知分寧縣陳敏識拒敵有功請除知洪州浚承制贈令晟中奉大夫右文殿修撰建分寧縣爲義甯軍進敏識二官使守之時已贈令晟次對而敏識亦遷官浚蓋未知是日奏至詔不許偉江陵人也

戊戌宣敷郎杜嵩送廣州居住嵩充子也時以御營使司主管機宜文字在衡州李允文拘之言於朝乃有是命 己亥封才人張氏爲婕妤和義夫人吳氏爲才人吳氏開封人時年十六自上即位以來嬪御未備及是潘賢妃從陸祐皇太后在慶州後宮近侍者惟二人而已故封之 朝散郎江躋爲監察御史躋入見論天變事甚悉上以其有史學佗日謂大臣曰今士大夫知史學者幾人此皆王安石以經義設科之弊范宗尹曰安石學術本不至是由蔡京兄弟以紹術之說敷衍被浸失其意然自非卓然特立之士鮮不爲誤上深以爲然躋開化人也 上謂在六 尙書祠部員外郎章傑爲福建路轉運判官 是日起居郎

葉三省以直龍圖閣奉祠 日曆不見後名題在紹興元年六月 資政殿大學士陳過庭薨於燕山年六十 後設忠肅 紹興元年四月 月己巳贈官 斬州兵馬鈐轄韓世清乞以所部衛柔福帝姬赴行在上不許世清乃屯於徽州之黟縣

與呂頤浩同官。趙鼎曰：頤浩之來向遲，今先令洪道往池州措置防江。上曰：此固無害，但議者謂頤浩多引用山東之人，故不欲道。且頤浩身為宰相，當收攬天下人材，盡為我用，獨私鄉曲，非公道也。先是中書舍人李陵入對，言強敵之患，已無寧歲，焚殺殺虜，幾徧天下。夏則北去，秋則南牧，往年休士馬於燕山，次年移於河北，次年移於京東，今寓淮甸，無復去意。患在朝夕，可謂急矣。張浚提兵以赴公安，劉光世提兵以赴鎮江，亟召亟遣，事尚可及。若呂頤浩既去，朱勝非未來，使七月受命，八月之鎮，九月弓勁馬肥，敵人向南，兵不素練，糧不素積，又不設險，何以禦之。臣願陛下急與大臣謀，先遣馬軍，先儲運漕，更擇賢副，先為經畫，以待其來，不然，雖位望崇重，號前宰相，無益也。今日注意將相，非為安危，實為存亡。朝謀夕行，當如拯溺，豈可不惜分陰哉。至是遂命洪道趣之池州，權管本州及安撫司事，以統制官張俊、李貴、王進、王渙所部合四千人隸本州。據四將人兵在此月壬戌諸軍權聽節制，洪道請用便宜指揮，許之。

乙巳，詔發衢、信、饒州預蓄錢糧，以備巡幸。

丙午，詔闕、越商賈常載重貨往山東販賣，令沿海諸州禁止。

丁未，太尉奉國軍節度使浙西安撫大使兼知鎮江府劉光世為集慶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光世遷延不之鎮，輿議大夫黎確奏：光世不念兩朝大恩，乃欲豫擇便地，自求暇佚，中外憤之。願趣就塗，前一日詔以章示光世，仍加使相以遣之。光世以父名為嫌，乃換武寧之節，貼麻改命。

戊申，詔臣僚至郡堂，自正一品外，他並在執政之下，著為令。為劉光世也。武經大夫榮州團練使權湖南馬步軍副總管孔彥舟以捕鍾相功，真拜利州觀察使，充辰沅靖州鎮撫使，兼知辰州。王明道權第三錄云：方務德守制

南有萬家強賊者，號公之族子，出乃翁所，號建炎州，事一編。孔彥舟領衆十餘萬，破荆南城，時朝廷方經理敵兵，未暇討捕，張瑄入城，說彥舟使之效順，又令討鍾相，許以成功。入川從宜，無司保奏求賞，彥舟出師一戰而勝，遂令彥舟具立功人姓名及歸降文字，與彥舟心腹數人俱入蜀，至夔，又說降賊劉超，未及宣撫司數舍，道遇族兄提金不符，乃見魏公，魏公三受賊賂，厚其謀，謂不可信。魏公然之，張正令彥舟屯荆南，彈壓鍾相餘黨，魏公悉不從，令往黃州屯駐，其從皆不樂，遂率衆渡淮降金。案：彥舟以建炎四年二月受傳，傳討鍾相，三月庚之，七月拜利州觀察使，知辰州，尋改除荆南鎮撫使，彥舟為馬友所逐，引兵之江西，紹興元年秋，除黃州鎮撫使，實代李成，二年夏，權邦彥入樞府，彥舟聞之，乃叛去，降偽齊，以本末考之，彥舟賞功及除命，皆出朝廷，與宣司別無干涉，況與已不薄，又距其叛去蓋貽二年，俱與

辛亥，詔遣官措置海道。軍賊楊勛自稱武功大夫忠州團練使，都統制軍馬，受劉光世招安。光世以聞，詔放罪，時勛已聚衆三千人，復犯永春縣，乃命統制官李捧速往捕之。道李在七月己未承議郎范正與直祕閣

正與，統仁子也。在劉光世軍中累年，故有是命。

壬子，朝散郎張綱為尚書司勳員外郎，綱，金壇人也。

癸丑，故責授安化軍節度副使王時雍許歸葬，先是范宗尹用赦量移徐秉哲、吳升、莫侍、王紹、王及之、胡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三十五

【建炎四年】秋七月癸卯。（案）是月辛丑朔。浙西安撫大使劉光世乞依舊處置使司例，合隨宜措置事，並從

便宜，詔除臨陣出奇，或事干機會，許施行外，餘並稟朝旨。光世此請，日麻不載，今以紹興元年十月戊寅兵部狀修入。詔諸州守臣自軍興

以來，得便宜指揮者，並罷。和安大夫開州團練使致仕王繼先為榮州防禦使，落致仕，以覃恩特遷也。先是有詔，雜流遇覃恩勿遷，遂郡至是以命繼先。富直柔奏：靖康建炎之初，吏部皆書申明武功大夫雜流伎術官遇覃恩許與不許轉行有旨，不許轉行，遂郡止令回授，此事不見於日麻，今

併附中書舍人季陵草制，略曰：勉思藝諫，毋忘藥言，戒於驕淫，保此休寵。斬神武前軍統領官胡仁參

於越州市，宣教郎袁澶除名，韶州編管。坐與李鄰同謀投拜，又擅殺兩浙提點刑獄王誦故也。尋詔以誦死事，贈朝請大夫，官其家三人，既而言者以為誦嘗降敵，比敵兵之去，遂以印付誦，不當褒贈。范宗尹主之，卒贈誦一官，錄其子云。翻初贈官在九月乙卯，改命在明年三月己亥，今併詳之。

責授建寧軍節度副使李邦彥卒於桂州。

甲辰，執政奏以朝議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劉洪道為建康府路安撫大使，司參謀官。上曰：不可，是又欲

思等諸人。故其家以為請。林泉野記。范宗尹其弟王時雍。徐秉哲等。皆不聞。蓋其不公。案。不見。梁。曾。等。故。月。日。而。時。雍。家。乞。狀。云。時。雍。之。人。皆。已。生。還。那。里。則。其。移。放。必。在。此。前。今。因。書。時。雍。事。附。見。

崔增既破離湖水寨。有大小舟數百。遂犯太平州。圍其城。守臣郭偉盡力禦之。獲港。巡檢王宗射中增之。中軍將劉順。賊少卻。偉引兵下城與戰。賊乃解圍。然亦未退。

甲寅。詔汪伯彥。張徽。錢伯彥。邵溥。並許便居。以檢正都司檢舉也。初。伯彥等三人。以散官永。峽州安置。而徽分司居衡州。至是用德晉皆復之。詔總領四川財賦舉官。如陝西轉運使例。用張浚請也。

乙卯。劉光世言。平江去大江不遠。其利害不在鎮江之下。乞移大使司於平江府。遣本軍練歷統制官一員。以重兵屯鎮江。與光世相為犄角。詔不許。宣撫處置使張浚請宗室非嘗犯賊私罪者。許其腳色中本司。赴四路轉運使注擬。從之。自熙寧割制。宗室不許調川。陝官。至是宗室避難入蜀者多。故浚以為請。

是日。二帝自韓州移居五國城。五國城者。在金國所都西樓之東北千里。金人將立劉豫。乃請二帝徙居之。臣。圖。案。北。狩。行。錄。云。庚。戌。中。元。運。時。越。王。侯。鄂。王。楷。已。薨。靖。康。皇。族。數。云。烏。登。路。都。統。錫。庫。者。以。金。人。之。命。誠。五。國。城。乙。卯。十。五。日。故。附。於。此。日。

去隨行宗室官吏。上皇力懇之。不從。乃召諭之曰。卿等相隨而來。憂樂固當同之。但事屬他人。無如之何。言訖泣下。皆相與號呼而出。於是宗室仲椿等五百餘人。皆移居臨潢府。而內侍黎安國等數百人在遼東。從二帝者。惟晉康郡王孝憲。和義郡王有奕等六人而已。有奕。吳榮。程王子也。上皇之在五國城也。其貝勒赫伯之通事。格。詐傳赫伯之意。求北。上皇予之。他日。事變。欲殺格。遣人質其實。上皇曰。初無此事。恐復誤傳。北人聞之。皆以手加額。已。上。並。北。狩。行。錄。靖。康。皇。族。數。云。修。

團練使士跋得開。遁去。居邢州。至是結約士。蒙。將舉事。為人所告。捕至京師。戮之。後贈保寧軍節度使。諡忠果。士跋。漢王曾孫也。此。以。乾。道。會。要。增。入。據。其。子。所。陳。乃。今。年。事。不。得。其。月。日。故。附。見。二。帝。東。徙。之。後。俟。考。

丙辰。戶部尚書葉份充龍圖閣直學士。知泉州。時侍御史沈與求論份嘗受張邦昌偽命。在園城中買宗室女為妾。份不自辯。力求去。上命執政召至都堂。諭旨既而大理劾治買妾之人。乃葉三省也。與求上疏待罪。詔釋之。浙西江東制置使張俊收本路諸將王民。魯珪。劉琬。成方之軍。合萬有一千人。赴行在。詔以方軍隸神武前軍。餘軍分隸統制官李粹。陳思恭。張俊。

丁巳。中命元祐黨人子孫。經所在自陳。盡還應得恩數。時言者論陛下即位以來。凡三因赦令。欲復元祐臣僚。及上書。停廢人官職。恩數。日月不為不久。然其開德望之偉。如呂公著。范純仁。皆未盡追復。生存如李積中。尚未改正。況其佗乎。蓋朝廷嘗令有司條具。而不限以月日。故至於遷延。嘗令州郡照驗文書。保明。然其告赦。未必皆存。故至於沮格。嘗令子孫詣公。自陳。然其子孫或湮微貧乏。故未能自列。此其所以久而未復也。臣恐以謂元祐之幸。執侍從。大率多賢。其德行事業。皆在人耳目。其元任官職。易以追考。又其餘官。若程頤。鄭俠。孔平仲。司馬康。江公望。孫諤。張庭堅。龔夬。晁補之。黃庭堅。呂希純。歐陽棐。張耒。商倚。畢仲勝。王鞏。李格。非。王回。范正平。李積中。皆其姓名官職。章章可見。臣恐欲乞特降親筆。應元祐幸。執

侍從前項程頤等。並與盡復官職。贈諡。盡還致仕遺表恩例。其開德行之不顯。職業之無聞。如葉祖洽。並量復官職可也。自靖康初。稍復元祐諸臣官職。或錄用其子孫。然輕重不倫。且未能遍及。故議者數以為請。時方多故。亦未克舉行焉。詔浙西制置使張俊。並罷。以本路安撫大使劉光世言。兵火凋敝之餘。不任三處節制呼索故也。

戊午。中書舍人季陵試尚書戶部侍郎。武功大夫新繁慶府兵馬鈐轄曾訥罷。訥初以貢獻得官。後忤梁師成。為廣南轉運使。鄭良所劾。以多藏寶貨。服用擬乘輿。得旨令良究實。良即以兵圍其家。其弟誼坐拒捕誅死。訥亦配海島。靖康末。復舊官。及是上憐其無辜。諭輔臣。而有此授。訥猶上書乞郡不已。言者謂訥因請託得之。上曰。朕何嘗有此。遂罷其命。詔加封吳將甘寧為昭毅武寧靈顯王。寧有祠在興國軍之富池。以劉光世有請也。

己未。詔明。越州禁山東之游手來販糴者。時海。密諸州米麥貴。明州進士林秉德言。積粟之家。利其高價。皆傾廩以鬻之。正恐因緣為姦。以泄中國之機。又且耗吾國計。以資寇糧。不可不慮。乃命禁止焉。初。宣撫處置使司參議官京西制置使王以寧。為桑仲所逼。以所部走潭州。寧以本司便宜之命。節度湖南軍馬。更易全郡守臣。科斂無度。官吏有被誅者。民甚苦之。至是以寧言欲赴朝奏事。而病未能行。請以所部於岳。鄂。潭州聽旨。詔以寧還本司供職。時以寧已提兵在長沙。而朝廷未知也。

庚申。武功大夫昌州團練使岳飛為通泰鎮撫使。兼知秦州。用張俊薦也。岳。侯。傳。云。常。州。太。守。林。茂。薦。岳。於。朝。不。通。泰。鎮。撫。使。案。使。知。常。州。周。祀。今。年。五。月。故。罷。已。差。下。人。章。錄。張。說。政。除。令。岳。天。民。疾。速。之。任。不。知。所。云。林。茂。為。誰。當。考。

辛酉。武翼郎樞密院准備差遣程寶特遣一官。先是遣寶慶御封香。開道往京西諸陵祭告。踰年乃還。故有是命。

壬戌。臺諫有請以所論事行否。制下照會者。范宗尹曰。頃呂頤浩作相。凡言官所論。或朝廷已有措置。或所聞不審。制下某人照會。臣在臺時。每與趙鼎論及此事。以為朝廷但當容納。可即行之。不可則已。不必相與較是非也。案。此。時。臺。諫。為。議。長。沈。與。求。為。臺。諫。而。范。宗。尹。大。抵。言。者。有。建。明。若。朝。廷。一。一。行。之。則。天。下。不。勝。多。事。因。舉。李。沆。之。說。以。奏。上。以。為。然。

乙丑。詔前宰相黃復通議大夫前執政光祿大夫知潼川府宇文粹中。通奉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軍節度副使吳敏復通議大夫前執政光祿大夫知潼川府宇文粹中。通奉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王孝迪。中大夫提舉亳州明道宮王易簡。顏岐。許翰。朝散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路允迪。並復端明殿學士。責授單州別駕耿南仲。復宣奉大夫。責授昭化軍節度副使王安中。責授寧遠軍節度副使王襄。責授寧國軍節度副使蔡懋。責授秘書少監分司南京鴻臚並復中大夫。前侍從朝奉大夫提舉杭州洞霄宮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三十五 六七九

陸德先朝奉郎孫觀並復徵徵開待制通奉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葛勝仲復集英殿修撰資授成州團練副使盧襄復中奉大夫資授單州團練副使趙子崧復朝請大夫前管軍資授海州團練副使英州安置王元資授秀州團練副使賀州安置左言皆許自便易簡澤陽人皆為淵聖宮寮恩數視執政勝仲江陰人。事上皇為大司成自綱粹中易簡岐輪觀子崧外皆坐專收和議及朋附京輔邦昌苗劉次第遠貶至是范宗尹為政悉用赦而復之既而言者奏安中懋開邊襄不勤王翰趙戰子崧棄城觀草降表皆不當彼乃詔更俟一赦取旨時邦彥南仲已死而朝廷未知也詔統制官李捧張宗顏各貶秩二等仍令捧趣往招捕楊勛初朝廷以勛叛命捧宗顏陳思恭三將討之比勛破松溪五月而捧始至浦城縣後三日宗顏亦至皆不出兵勛既去松溪五月二將乃離浦城六月賊又掠建州六月捧宗顏乃趨南劍州與賊遇遂歸思恭不至南劍而還時賊猶未平三人皆言已行殺散侍御史沈與求奏殺散者未獲賊之異名今三將軍並出不能平數千之潰卒何以示敵故有是命

丙寅權知三省樞密院事盧益奏隆祐皇太后已至信州乞權於本州歇泊始議以巡幸荆南道由信上故益請之三省言寧遠軍節度使孟忠厚內侍李珪於太后處妄有奏陳乃詔令分析丁卯戶部請歲終以諸路上供錢斛比較最多最少去處中乞賞罰庶使官吏有勤惰之戒從之武節郎閣門宣贊舍人知其州王冠為建康府路兵馬副帥本府駐劄是日金主晟遣西京留守特進檢校太保尚書右僕射大同尹兼山西兵馬都部署上柱國高慶裔金紫崇祿大夫尚書禮部侍郎知制誥護軍韓昉册命申奉大夫知東平府充京東西淮南安撫使節制河南諸州劉豫為皇帝國號大齊都大名府其册文略曰咨爾劉豫素懷濟世之才夙擅直言之譽百里雖智亦奚補於虞亡三仁至高或願從於周仕營茲賊據攘之際愚氓去就之閒舉郡來王奮然獨斷宜即始歸之地以昭建業之元是用册爾為皇帝國號大齊都大名府世修子禮永貞虔誠付爾封疆並同楚舊防有文學仕遂為知制誥金主因

而用之凡大詔令多昉所草也熊克小麻云張隨言九月九日立豫而豫傳云五月戊申豫傳所記差詳今從之案金人册豫文首云天會八年七月辛丑朔二十七日丁卯豫金以七月丁卯遣使而豫以九月戊申受册戊申九月九日也蓋豫傳誤作五月而克遂因之偽册文不足為據姑摘其一以補史闕張隨謂以度商賈為輔國大將軍册文乃有豫今從之偽齊錄册文維天會八年歲次庚戌七月辛丑朔二十七日丁卯皇帝若曰朕聞公於御物不以天位為己私職在牧民

遇知王者為公器誠謂既以珍罪位號宜乎授能昔有逐逐屬顧危數窮否塞獲罪上帝流毒下民太祖武元皇帝仗黃鉞而拯黔黎舉白旗而整師旅妖氛既滅宇式寧矣有宋人來從海道願輸幣祈復漢太祖方務蕃鄰即從來請立期天方肇亂自啓聖曆已下二百一十五字指斥不諱建德新封守宋舊服庶能為國當期忠民不料整備難承重任妄為退讓反陷誅劔已下八十字指斥不諱重念斯民亂於無主久無塗炭未獲昭蘇不委仁賢孰能保庇香爾中奉大夫京東西等路安撫使兼諸路馬步軍都總管知東平府節制大名開德等府漢博漢棣漢滄等州劉豫夙擅直言之譽素懷濟世之才居於亂邦生不遇世百里雖智亦奚補於虞亡三仁至高或願從於周仕營茲賊據攘之際愚氓去就之閒舉郡來王奮然獨斷宜即始歸之地以昭建業之元是用册爾為皇帝國號大齊都大名府世修子禮永貞虔誠付爾封疆並同楚舊防有文學仕遂為知制誥金主因

之地以昭建業之元是用遣使節制西京特進檢校太尉尚書右僕射大同尹兼山西兵馬都部署上柱國高慶裔金紫崇祿大夫尚書禮部侍郎知制誥護軍韓昉册命申奉大夫知東平府充京東西淮南安撫使節制河南諸州劉豫為皇帝國號大齊都大名府世修子禮永貞虔誠付爾封疆並同楚舊防有文學仕遂為知制誥金主因

己巳詔神武前軍統制王瓌以所部屯信州先是右正言吳表臣言饒信衢婺等州未經殘破正當啟騎來路此數州南連福建東接溫台緩急不可不慮故命瓌以本軍守之瓌請合諸軍許一而便宜施行詔軍期不可待報許行訖以聞不得因而騷擾生事要便宜之命 在此月壬午中大夫知平江府湯東野為江南路

都轉運使先是東野乞開慢差遣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數稱其才上謂俊曰東野若欲來行在則不可當令換一外郡又謂范宗尹曰趙鼎嘗言東野與李道康允之皆有才但當外任煩劇不可處獻納之地宗尹曰議者謂允之優於東野張守曰二人皆能辦事但東野刻剝允之不擾上曰既能辦事無不擾之理然卒有是命既而言者奏其在平江刻剝及棄城之罪乃貶東野二秩上語在是月乙丑東野貶秩在十月甲戌右文殿修撰胡松年起復知平江府松年胸山人也朝散大夫吳懋知明州禮部尚書謝克家奏故翰林學士范祖禹當元祐中終始實在經筵所著唐鑑已進御又有仁宗訓典及帝學二書深裨治道今其子前宗

正少卿沖見寓衢州乞給劄令沖投進從之崔增闢太平州不克庚午引去是月朝請大夫洪擬為起居郎兼權中書舍人擬光祖父也光祖已見三宣和中嘗為侍御史為王黼所逐至是復用之熊克小麻云今年十一月載擬移職事猶以擬為起居郎而後者題名以為此日除中書舍人日擬除舍人在八月甲午三書皆不同案紹興元年三月己酉給事中陳汝嘉狀有云建炎四年起居郎洪擬兼權中書舍人止立起居郎則是擬以左史兼四掖也題名脫漏據葉三省今年六月自起居郎罷去而劉崇

宗兵制其後書成上覽之稱善命銓改京官賜名樞庭備檢鈺衣兄子也此事史不書以王明清揮鞭錄錄入樞不見罷時今初程千秋既入蜀其後軍將王闢復叛去至是陷與山縣遂破歸州闢不知地利帥臣直龍

闖關張上行檄本路兵馬鈐轄中亮大夫貴州防禦使田祐恭率義兵以木弩射之闖敗去祐恭思州人

復往德安府用屯中軍於三龍河曹成屯於應城縣諸軍散居連接至鄂州不絕至是用所部魚磨山寨軍亂將佐王林孟振等殺其統領官馬某林相州人嘗為敵所擒盛以布囊置船舷上以刀斫其頸棄黃

河中復得活。謂之王八刀。用聞之。疑諸軍圖已。遂棄其軍去。願從者一、二千人。至漢陽。會沿江措置司右軍統制馬友屯漢陽境上。宣教郎知軍事范亮。糧倉庫不能給。乃以印授用。用遂為知軍。鄂州路安撫沿江措置副使李允文聞之。遣其將張定國往招用。遂濟其師。允文怒曰。何不且撫定。而遂濟度乎。定國懼。以其兵叛。自漢陽界掠強壯而去。允文遣水軍將張崇追之。不及。允文乃以宣撫處置使便宜之命。從寅亮為沿江措置司提領官。而以友知漢陽軍。用為鄂州路副總管。寅亮致虛從子也。用往信陽在五月。今從趙姓之遺。是時鄂州之

史云。漢陽知軍范某。而無其名。又不書馬友知漢陽事。此以今年十二月馮康國奏允文狀增入。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三十六

【建炎四年】八月辛未朔。禮部尚書謝克家參知政事。克家首言呂頤浩老成練事。去歲勤王有大功。時方艱難。強寇內逼。望留行在。以備咨訪。自渡江以來。官司圖籍散佚。遂命百官省記條制行之。凡所予奪。悉出胥吏。至是始命條具中尚書省。其後復命左右司郎官簽貼敕令所審覆。中朝廷取旨頒降。然未及行。左右司郎官。月麻不載。今以紹興元年十一月劉一止所奏及四年三月乙亥敕令所狀增入。當求本月日修附。 浙西安撫大使劉光世請直徽猷閣。范正己為本司參謀官。從之。既而尚書省請大使司置參謀參議官各二員。俸賜視雜監司。自是諸路以為例。尚書省建請。在此月乙酉。

光世嘗因公事。移牒六曹。言者以為今國勢浸弱。藩方大臣。所宜尊獎。王室若帶。儀同三司。可牒六曹。則亦可關三省樞密院矣。光世非敢凌蔑。特不知事體。望損抑之。詔以章示光世。戶部侍郎季陵轉對上疏曰。臣聞宣王承板蕩之後。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夫賢以德稱。能以才稱。賢者必有才。故任之勿疑。能者不必有德。願所使何如耳。自古以為才難。使人不當求備。記其功。忘其過。取所長。棄所短。安得乏才之歎乎。前日士大夫名節不立。有愧於古。論事之人。皆喜攻之。瑕疵既彰。不復可用。縱加杖撻。攻者踵來。雖君相制命。亦不能為之地矣。臣試舉其罪大且衆者言之。自崇觀以來。黨助巨姦。交結非類。各山詭道。以鬻寵榮。坐此當責者。不知其幾何人也。至靖康末。二聖北狩。邦昌攝朝。不能死節。開或從偽。坐此當責者。

不知幾何人也。至明受初。苗劉專殺。幾危宗社。拱手受制。不能討賊。坐此當責者。又不知幾何人也。以責之。皆不容誅。以情恕之。亦士大夫不幸耳。蔡京王黼當國日久。閣官弄權。豪強販祿。欲仕進者。舍此無階。雖名家文士。甘從汚穢。特立獨行。是為希有。首惡者既已伏辜。其餘勿論可乎。邦昌內奉太母。外迎陛下。一城生靈。忍死須臾。事有權宜。初無異議。首惡者既已伏辜。其餘勿論可乎。太母垂簾。東宮監國。回容以防挾主之變。隱忍以待勤王之師。各不統兵。難備倉卒。首惡既已伏辜。其餘勿論可乎。陛下昭德塞遠。以臨照百官。雖皆赦而不誅。然弄筆墨者。至今不容貸。文致其罪。當得惡名。雖知其才。誰敢引薦。當今多難之時。朝廷緩急無可使者。獨不聞舉魏尚於獄中。卒能卻匈奴。起張敞於亡命。卒能弭盜賊。責功補過。前古有之。臣願陛下。明詔宰執。於罪戾之中。選擇賢能。量付以事。勿因一售。廢其終身。仍詔臺諫。為國愛人。許以自效。非諛國者。勿復再言。使人人皆得自新。誓死圖報。同心協濟。以成中興之業。天下幸甚。疏奏後二日。范宗尹進呈。詔榜朝堂。

壬申。詔福建。溫。台。明。越。通。泰。蘇。秀。等州。有海船民戶。及管作水手之人。權行籍定。五家為保。毋得發船往京東。犯者並行軍法。以山東米麥踴貴故也。詔自京堂除窠闕內不載去處。並令吏部差注。又詔除知州軍及舊格堂除通判外。一切撥還吏部。此以紹興五年閏二月十三日吏部侍郎鄭汝諧劄子修入。

癸酉。詔神武中軍益選親兵。通舊作六百人。更三番入直禁中。不隸禁衛所。命統制官辛永宗提舉之。徽猷閣待制李釜卒。釜以去年七月甲申除。後不知何時陞職也。

甲戌。詔日輪侍從官一員。其前代及本朝閣治體者。一兩事進入。用參知政事謝克家請也。既而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蔡審禮言。祖宗以來。選命儒臣。以奉講讀。若命從官一例。獻其所聞。既非舊典。且有越職之嫌。望但令講讀官三五日一進。乃命學士與兩省官如前。詔罷散大夫致仕錢穀令再仕。以給事中富直柔等言其疏通強敏。可任郡寄也。被靖康末嘗除知唐州。掛冠去。至是復起之。

乙亥。觀文殿學士朱勝非始被江州路安撫大使之命。時統制官張忠彥將所部在吉州。前一日。執政奏除忠彥江州路兵馬副鈐轄。令受勝非節制。上曰。勝非當苗劉之變。不為無功。范宗尹曰。勝非能使二因不疑。以待勤王之師。議者或稱其有謀。上曰。是時惟勝非。鄭汝穀敢與之抗。顏岐雖好士人。亦懦怯不能有所。勝非行至桂陽監。始被命。上疏言。自桂陽至江州四十餘程。措置不及。臣之孤迹。獨被聖知。前後大臣。並無交黨。今赴任則事辭免。即有避事之嫌。進退狼狽。皆當誅責。臣謹體此意。抗章請罪。乞就近別差官。詔不許。勝非此奏。以十月乙亥至行。在今因被命之日。遂書之。

丁丑。起復檢校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神武左軍都統制韓世忠。遷檢校少師。易鎮武成。感德。始錄守江之勞也。翌日。上諭大臣曰。世忠不親文墨。朕方手寫郭子儀傳。欲付卿等。呼諸將讀示之。鎮西軍節

度使神武右軍都統張俊為檢校少保寧武昭慶軍節度使錄冠帶及平盜之勞也。詔故監察御史常安民左司諫汪公望加贈諫議大夫各官其家二人召安民子奉議郎同赴行在既至以同知大宗正丞同除命日麻不書詔與元平朝請大夫康允之坐棄城停官

戊寅侍御史沈與求右諫議大夫黎確右正言吳表臣論季陵轉對乞收用近年廢黜之人其言非是不當榜朝堂上悟命撤之范宗尹請坐三章行出上曰祖宗以來凡朝廷政事不當未出則給舍封駁既行則臺諫論列一體相成判而為二則非矣宗尹曰臣等惟是之從何敢固執然議者謂陵所言蓋宗尹風指也初朝散郎知新州甄采以得柔福帝姬聞於朝事見三年十一月戊午采會為淮西都巡檢使劉文舜所破乃脫身從韓世清衛送帝姬赴行在時上猶在溫台先遣入內侍省押班馮益宗婦吳心兒往越州驗視乃取入宮封福國長公主兵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汪藻草制有曰彭城方急魯元當困於南馳江左復興益壽宜充於禁樹案光憲會要特用刑門載行遣公主事而無始封之年中興玉堂制草亦無始封之制汪藻集有之在今年八月韓世二將選官制之後當是此月也藻集又有代公主奉迎隆福皇太后起居表則其進封當在太后未還之前今且附此俟考

庚辰隆福皇太后至自虔州資政殿學士權知三省樞密院事盧益寧遠軍節度使禮泉觀從衛提舉一行事務孟忠厚神武副軍都統制辛全宗扈從上出行宮門外奉迎因問太后所過守臣治狀后性恭謹未嘗以毫髮干朝廷然喜飲酒上以越酒不可飲令別釀后寧持錢往釀未嘗直取也吳才人頗為后所愛閒語及瑤華事后曰我入宮時十六七女子安知其他事悉是劉氏相誣一事以上論大臣語修入后在禁中嘗微覺風眩有宮人自言善用符水咒疾可瘳者或以啓后后曰又是此語吾其敢聞也此等人其可留禁中耶立命出之此事詳明治附之王嗣昌是日拱衛大夫福州觀察使承州天長軍鎮撫使薛慶及金人戰於揚州城下死完顏宗弼既屯六合縣欲自運河引舟北歸而趙立楚薛慶在承扼其衝不得進宗弼患之左監軍昌自孫村來見宗弼計事欲會兵攻楚州真揚鎮撫使郭仲威聞之約慶俱往迎敵慶以是月戊寅出兵已卯至揚州仲威殊無行意置酒高會慶怒曰此豈縱酒時耶我為先鋒汝當繼後上馬疾馳去平旦出揚州西門從騎不滿百轉戰十餘里亡騎三人仲威迄不至慶與其下走還揚州仲威閉門拒之慶倉皇墜馬為追騎所擒馬尋舊路歸承州軍中見之曰馬空還矣太尉其死乎仲威乘揚州奔興化敵長驅犯承州兵馬鈐轄王林出城迎敵不勝亦奔興化承州陷措置高郵軍事國奉卿走還楚敵懼慶復脫歸敵殺之慶在承久軍食既足不復斂取於民王官自京師至者節殺甚厚皆案格賦祿官兵隸承州者月糧時帛舉如令給之至視其徒則戰士計日糜食老弱計日受勞而已金人自浙歸大寨於天長六合開慶親率衆劫之得牛數百賤其估分界之力田者民懷其惠亦賴其捍禦以自固敵假道於承以攻楚慶不聽至是被害慶起潢池也其衆多驍悍敢鬪慶臨敵勇亦能以少擊衆故慶死承州遂陷楚勢

孤辛無以抗敵人皆借之計聞贈保寧軍承宣使辛巳侍御史沈與求尚書侍郎季陵並罷先是與求嘗言宰相范宗尹年少驟進不更世務恐誤國事上意方鄉宗尹不以爲然會與求再上疏劾季陵言其承望宰執風指有變朱成黑指鹿爲馬之語宗尹乃求去上遣中使押入御批陵降三官奉祠與求與合入差遣參知政事張守謝克家留御批不下後二日宗尹入對極論大臣事不當懷祿耽寵使人主疑之而防其爲姦事功決不可立上宣諭再三宗尹卻立不進守力請宗尹同奏事宗尹不得已而前進呈已卯御批請陵以本官奉祠而與求除職出守上許之乃詔陵身爲侍從疑誤朝廷欲收姦黨之恩遂陳迷國之計可能戶部侍郎提舉亳州明道宮與求乞歸黜職言者其論爲當至云指鹿爲馬使大臣不敢安位可除直龍圖閣知台州宗尹乃復視事詔戶部續進黃金百兩白金四千兩錢萬緡充長公主下降班盜使用壬午顯謨閣待制權吏部侍郎孟庚試尚書戶部侍郎

使人范宗尹言益方辭新命遂以益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既而卒貶二秩詔權罷講筵俟過防秋取旨是日宣撫處置使張浚復取永興軍初浚之西行也上命浚三年而後用師進取及是金左監軍昌與完顏宗弼皆在淮東約秋高入犯浚聞宗弼踞淮上度必再犯東南議出師分撓其勢士大夫多以爲不可朝故郎通判絳州眉山王賞獻養威持重二策浚弗用召諸將議出師都統制武威大將軍宣州觀察使曲端曰平原廣野敵便於衝突而我軍未嘗習戰且金人新造之勢難與爭鋒宜調兵秣馬保疆而已俟十年乃可議戰秦鳳路馬步軍副總管右武大夫忠州刺史吳玠曰高山峻谷我師便於駐隊敵雖驍果甲馬厚重終不能馳突吾據巖岨之險守關輔之地敵即大至決不容爭此士浚皆不聽參議軍事徽猷閣待制劉子羽爭之曰相公不記臨行天語乎浚曰事有不可拘者假如萬一有前日海道之行變生不測吾儕雖欲復歸陝西號令諸將其可得乎浚雖重用端然以人言浸潤不能無疑乃遣本司主管機宜文字張彬往渭州以招填禁軍爲名實欲伺察端意彬至渭見端問曰公嘗患諸路兵不得盡合及財物不足以供軍今張公之來兵已合用已足洛索孤軍深入吾境我合諸路攻之不難失今不擊若尼瑪哈併兵而來何以待之端曰不然兵法先較彼己必先計吾不可勝與敵之可勝今敵可勝只洛索孤軍一事然後兵仗之習戰士之銳分合之熟無異前日我不可勝亦只合五路之兵一事然將帥移易士不素練兵將未嘗相識所以待敵者亦未見有大異於前日萬一輕舉脫不如意雖有智者無以善其後又自敵入犯因糧於我彼去來自如而我自救不暇是以我常爲客彼常爲主今當反之精練士卒案兵據險使我常有不可勝之勢然後徐出偏師俾出必有所獲彼所謂關中陸海者春不得耕秋不得穫則必取糧於河東是我爲主彼爲客不一二年必自困弊因而乘之可一舉滅矣彬以端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三十六 六八九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三十六 六八九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三十六 六八九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三十六 六八九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三十六 六八九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三十六 六八九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三十六 六八九

辛卯給事中富直柔為御史中丞。廣西轉運司請能催稅戶長而依照軍法村疇三十戶每科輸差甲頭一名從之仍推行於諸路。日麻無此今以紹興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戶部狀修入熊克小麻載此事於今年四月壬辰當考中大夫馮淵復端明殿學士提舉

成都府玉局觀以解自言邦昌僭偽已在城外不與始謀又不汗其僞命也。帶御器械潘永思能永思護六宮東歸盧益頗與之交結為諫官吳表臣所論上惡之范宗尹請出永思上曰未可能祿以困苦之庶知悔過朕於戚里未嘗私以恩澤如邢后之父不復收召張婕妤兄弟皆小官卿等所知盧益觀望陰結永思非端人也。

壬辰故朝散郎毛注追復左諫議大夫注江山人大觀開為御史屢劾蔡京後以不言張商英廢斥至是復之。盜楊隆興其徒百餘人入梅州於州治執守臣通直郎沈同之至城北殺之掠城中而去。此以紹興三年正月二十三日梅州為郡頭李乙乞圖賞狀增入他書並無之

癸巳詔戶部會計內東門司日下進絹五千匹言者論仁宗皇帝於太平富盛之時猶節損冗費能去無名況今日艱危空乏之際乎願陛下取憲仁祖用度好賜更加節約凡不得已而錫予者但降賜日付之有司則疑謗自銷而戶部經費亦可少紓矣詔候內藏庫有絹日撥還。此恐即胡交建州民范汝為粗知書其諸父以盜販為事而號黑龍黑虎者尤善格鬪羣不逞附焉每數百人負鹽橫行州境官不能捕有儒林郎江鈿建陽人老矣郡守謂鈿有謀使攝令甌寧以圖二范未幾果擒之皆死於獄其徒無所歸往依汝為一日汝為因刀傷人至死遂作亂。事在建陽七月建陽令王昌甌寧令黃光邦不能討時方艱食飢民從之者甚衆守臣朝奉大夫韓玘遣州兵出戰為所敗賊勢滋盛言者乞委官節制乃命本路安撫使程邁會兵討之。熊克小麻稱玘即臣玘玘待制程邁進兵討之(案)邁除待制玘今年五月壬寅已不施行克所云恐誤

甲午中散大夫提舉亳州明道宮韓藻為其父故觀文殿大學士忠彥請諡上曰呂頤浩嘗奏崇寧黨碑視其姓名皆賢士大夫真可惜也上篆其神道曰世濟厚德之碑諡文定。忠彥琦長子建中初左僕射黨籍執政月癸丑賜碑在建炎四年九月辛未今併書之起居郎洪擬試中書舍人詔起復左武大夫忠州防禦使神武副軍統制陳思恭將所部屯明州以防海道兩浙安撫劉光世畏金人之鋒不能援揚楚但遣統制官王德鄰瓊將輕兵以出是日(案)宋史梁乙未日渡江與敵游兵遇擊之

丙中以直徽猷閣方孟卿知建州。丁酉詔起左藏庫緝並赴溫明州寄椿以將避敵也。此以紹興四年十月二日戶部劄子修入

戊戌武義大夫忠州刺史閣門宣贊舍人桑仲為襄陽府鄧州鎮撫使兼知襄陽府初仲既逐程千秋事見去年十一月丁未即據襄鄧州數州有衆十餘萬久之其軍食絕乃以人為糧至是宰相范宗尹念其鄉國被禍之酷請赦仲罪遂命之時朝廷未知仲階官乃權給敕仍令仲自陳所領官職而後賜告焉。熊克小麻

戰仲除鄧州三州鎮撫使於紹興元年二月末注云朱勝非開居錄云范宗尹以其兄宗禮在桑仲軍中故授仲襄陽鄧州均房等郡鎮撫使地大人衆稍為患又王鈇亦言仲授襄陽鎮撫使今據汪藻外制乃鄧州三州而襄陽不在此數合依汪藻制案日麻仲除命在今年八月戊戌乃云兼知襄陽府克所云誤也均房乃王鈇所領仲不兼此二州勝非亦誤其後仲死朝廷乃以襄鄧均房分爲三鎮以授李橫李道既而本鎮參謀官趙去疾等奏四郡不可分乃復合爲一鎮日麻載其事詳不知克何以兩言如此趙姓之遺史載仲爲鎮撫使在明年二月蓋記

初上召宣教郎致仕周虎臣道梗不即赴及是至行在會舒鎮撫使李成且叛大臣議擇可使成者虎臣請行上召對以爲太常博士是日遣虎臣持撫諭敕書及戰袍金束帶往賜成受之時盜寇縱橫成欲據一方以觀天下之變遂徑犯江西初朝奉大夫提舉廣西左右兩江峒丁公事李械與帥臣許中不和因互訟其過會有旨誠能提舉官以帥臣屬官一員兼領是月械始受命既而中論械不已詔停械官即欽州刻治。提舉司誠能未見月日紹興元年六月二十九日廣西轉運司申經

略謂幹辦任彥輝兼提舉嶺南乞支公使錢亦不云何日降旨二年閏四月二十四日貢士李漢狀叙械於建炎四年八月丙巳遂依聖旨誠能則則是命受在此月也械停官在今年十一月丁卯而日麻不書今以紹興二年閏四月御史奏看詳狀修入

置司主管機宜文字傅雲在其軍中即以便宜檄彥舟權湖南馬步軍副總管彥舟之入潭也潭之官吏移治攸縣彥舟遂立賞以搜捉郡官時儒林郎張揆者在潭州乃以揆權本州通判兼權州事昌寓披荆棘立軍府屢與賊接戰其部下甚嚴有不用命者必誅之賊不敢犯。孔彥舟去鼎入潭更無月日熊克小麻繫之四開王以密提兵在州孔彥舟全軍入境則必非四月也趙鼎之遺史載於八月末庶幾近之日彥舟之在鼎也移檄本路提舉官會幾求鹽以給軍食本司官屬權請予之以抒禍幾拒之不與既而昌寓復欲得鹽幾曰使吾畏死則輸彥舟矣亦不與幾懋弟也金人侵犯陵寢河南鎮撫使翟興遣其子琮及統領官趙林率兵自河陽南城至鞏縣永安軍邀擊之屢戰皆勝追奔至澠池而還盜張琪聚衆屯舒城縣李成在頭子山遣人督其芻粟琪懼移屯應江縣至是又移屯襄安鎮金左監軍昌招撫澤水寨趙瓊降之

以搖青齊分二萬由淮陽趨彭城以據郟濮蓋金人用兵深忌夏月我必乘其忌而攻之故大暑用兵臣前後屢陳此計然安危治亂之要在人主能察方去冬金人分三路追襲廷臣皆以航海為非陛下斷而必行故至今帖然無虞夫難得易失者天之時難成易敗者人之功臣願陛下惜分陰汲汲圖之近臣有獻計者必參以行事而驗其是非則人不難知矣此陳蕃所謂成敗之幾在察言耳願留聖意起復左武大夫忠州防禦使閣門宣贊舍人秦鳳路兵馬鈐轄陳思恭知階州兼沿邊安撫使充神武後軍統制

壬寅劉光世奏淮南諸鎮郭仲威潰散辭慶身亡趙立不知存亡岳飛見在江陰軍不見赴鎮劉綱以所部渡江赴行在散在南北岸作過金人見留承州臣遣王德渡江過邵伯埭擒敵軍四百餘人詔光世以所俘赴行在既而德自天長引兵趨承州不得入斬所部左軍統領官劉鎮而還

此據光世奏云德九月八日申到在此後五日不知以何

日斬

癸卯通泰鎮撫使岳飛以所部入秦州

甲辰太上皇后鄭氏崩於五國城年五十二滌濠鎮撫使劉綱在建康論者喧言綱且反綱束身赴行在自明會呂頤浩亦乞綱自隸范宗尹奏令綱以萬人聽頤浩節制上曰朝廷始行藩鎮當令遵稟號令唐室之衰不以他事祇是藩鎮跋扈爾既而言者請遣綱還鎮設還溜不行則置之典刑乃詔頤浩俟過防秋遣發自今諸鎮撫使毋得擅離本鎮綱又言世居泗州所領之衆類多士人今泗州隸趙立而令綱以所部歸濠則人各思歸勢必離散詔招信縣特割隸濠州

充徽猷閣待制知臨安府成忠郎閣門祗候建康軍兵馬監押蔡延世為承務郎權通判軍事先是延世攝軍事守城有功江西福建諸司上其事從衛三省樞密院為之易文資延世審於朝因有是命

延世守城

乙巳詔劉光世岳飛趙立王林騎角逼逐金兵渡淮時金左監軍完顏宗昌圍楚州已百餘日鎮撫使趙立一日擁六騎出城呼曰我鎮撫也首領驍將其來接戰南寨有二騎襲其背立手奮二鎗俱墜地奪雙騎將還俄北寨中道五十餘騎追立立瞋目大呼人馬俱辟易明日立三轍邀戰立以三騎應之伏發立中飛矢奮身突圍以出敵益攻之中奉大夫守中書舍人致仕李公彥貶秩三等坐敵至乞致仕為殿中侍御史張延壽所劾於是侍從郎官已下自洪州遁去者皆降一官

丙午岢嵐軍人王師吳伏闕上書乞見上謂輔臣曰朕於檢校院進狀日加省閱是須伏闕何耶靖康開士庶伏闕至於進退大臣所謂倒持太阿此風不可長遂下越州獄既而師吳坐怪妄惑眾送鄰州編管上謂范宗尹曰朕大開言路言有可採至命以官言或不當雖斥朕躬亦不加罪至於狂誕不免略須禁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三十七

【建炎四年】九月庚子朔滌濠鎮撫使劉綱言本軍闕食事屬危急詔建康府賜米二千斛仍毋得渡江時綱已率所部自采石濟江屯於溧陽其徒乏食往往鈔掠以自給

辛丑建康府路安撫大使兼知池州呂頤浩請兵五萬人分屯建康等處內建康府萬五千人太平州萬人池州二萬人饒州五千人除參謀官劉洪道見管崔邦弼及李貴等兵約五千人韓世清約六七千人外乞朝廷貼足付臣使喚昔王翦伐燕謂非六十萬人不可終如所料杜充以五萬人祇守建康猶不免敗事況本路上下近千里多是緊要渡口今臣乞兵五萬委為不多又言劉光世有部曲約二三萬人其勢稍強乃可彈壓烏合之衆今臣素無部曲非得知兵政統制官及正兵二萬人難以鎮服衆心乞以神武前軍統制王瓌所部前軍及諸將巨師古顏孝恭自隸又請招捕水寇邵青崔增及賜諸軍衣甲詔賜樞密院見甲千付本路上供經制錢四十萬緡米二十萬斛餘從之頤浩將行見上言臣自去國不知金人之實聞已渡淮北去然金人多詐而難測臣比經四明見朝廷集海舟於岸上是必為避敵之備夫避敵固當預辦然禦敵之計尤不可緩臣仰料聖駕萬一避敵不過如永嘉及閩中耳望鑒去歲敵騎追襲之事選兵二萬分為二項一項浙西一項浙東或據水鄉或扼山險邀而擊之使將士戮力如四明城下之戰則無不勝矣萬一今冬敵不渡江則願宰執預為之計俟來夏則遣兵北向分二萬由海道趨文登

止。卿等宜以此意諭士民。師吳行遣在是月戊午。

戊申。言者請將從衛三省樞密院。自離建康以至章貢。凡所行事。無問大小。悉詔都司檢正再行看詳。有踰格法。一切改正外。其間有委實立功之人。與從權招安之事。所當激賞而不可已者。令其因依。取旨別行旌寵。從之。是日。劉豫僭位於北京。初。軍民聞豫至。殺金人。閉門以拒豫。豫擊而降之。遂即皇帝位。國號大齊。王之道嘗稱金劉豫僭位三百六十萬緡他書皆無此疑非其實。大赦偽境。赦文略曰。朕夙猷寡陋。家世側微。昔也壯年。久林泉而樂。今焉晚節。豈軒冕之為心。雖非虞舜之明揚。幸無成湯之愆德。偽齊僭位。文門下。自前朝失御。率土無依。內離民心。致起此罪。兵之從。外開邊陲。來僭問罪之師。山川靡寧。干戈五動。積弊未。疊。老幼逃生。慮多為之。灰燼。原野。流。兵火連年。不休。亂離自古。所言之流涕。念及痛。心。亦。子。之。無。皇。天。之。悔。宣。命。運。於。上。國。節。制。特。設。於。東。州。願。朕。何。人。誤。成。此。位。自。念。風。賦。寡。鄙。家。世。側。微。昔。也。壯。年。久。林。泉。而。自。樂。今。焉。晚。節。豈。軒。冕。之。為。心。雖。非。虞。舜。之。明。揚。幸。無。成。湯。之。愆。德。雖。近。地。形。於。康。又。而。遠。民。未。免。於。饑。荒。方。圖。自。效。而。歸。政。有。宜。之。望。願。册。之。既。申。命。在。必。從。辭。者。凡。四。章。無。所。不。至。使。命。愈。加。爭。執。迫。軍。民。不。容。乎。適。至。於。屬。部。之。州。列。奏。樂。推。之。此。豈。人。事。致。爾。實。有。天。數。存。焉。知。便。安。難。遂。於。已。私。則。吉。內。宜。同。於。民。患。當。天。九。日。即。皇。帝。位。國。號。大。齊。布。告。中。外。尚。念。世。道。交。變。國。俗。益。證。宜。未。變。於。餘。風。詳。議。多。備。於。憲。網。力。期。化。洽。深。軫。兵。符。宜。布。滿。恩。與。之。夏。始。可。大。敷。天。下。於。戲。臨。深。履。薄。何。以。當。付。託。之。隆。拯。溺。救。焚。何。以。慰。來。蘇。之。望。尚。願。公。卿。宣。力。士。庶。協。心。共。贊。神。以。臻。康。泰。案。方。圖。自。效。而。歸。下。原。本。脫。三。豫既立。復還東平。以宣奉大夫張孝純為尚書左丞相。朝議大夫李孝揚權尚書左丞。朝散大夫通判濟南府張東權尚書吏部侍郎。兼右丞。孝揚已見元年十一月戊子。東初見二年正月庚子。豫子麟為大中大夫。提領

諸路兵馬。兼知濟南府。時金以前知越州李邦和。知州李傑。顯謨開直學士鄭危年。豫以偽為監察御史。危年為工部侍郎。初。孝純在雲中。金左副元帥宗維將選。謂孝純曰。公於此無治生事。俟秋當還公鄉里。又願留守高慶。曰。如有人負張公錢物。當督還之。蓋宗維與豫密約已定。人莫知也。至是宗維遣人送孝純歸。祈請使資政殿學士宇文虛中以詩送之。孝純將渡河。欲自濟南歸。主者曰。當與公共至東平。節制司某得回。公可歸矣。既行。則孝純兄弟諸姪。競逐逐之。至汶上。豫已僭立。遣宣麻拜偽相。孝純雖於親愛。懼於還金。遂喪晚節。豫降南京為歸德府。改東京為汴京。陸東平府為東京。去淮寧。類昌。順昌。興仁。壽春府名。復舊州名。以其弟益為北京留守。豫自以生景州。中興姓氏錄。先是。寧。開。望。氣。者。言。景。州。京。城。縣。有。天。子。氣。其。明。命。開。河。於。新。邑。斷。其。王。氣。其。後。張。邦。昌。與。劉。豫。僭。位。皆。景。州。人。也。守濟南。節制東平。僧位大名。遂起四郡。強壯為雲從子。弟。應。募。者。數。千。人。豫。又。置。三。衛。官。曰。翊。衛。曰。勳。衛。曰。勳。衛。以。士。大。夫。之。子。為。之。二。年。升。一。等。滿。六。歲。則。試。以。弓。馬。合。格。人。出。官。奉。議。郎。簽。書。博。州。判。官。應。公。事。劉。長。孺。獻。豫。書。備。陳。祖。宗。德。澤。勸。以。轉。禍。為。福。豫。怒。追。其。官。囚。之。百。日。長。孺。終。不。屈。豫。後。復。官。之。長。孺。不。從。而。止。初。敵。騎。之。南。牧。也。士。大。夫。皆。避。地。朝。奉。郎。趙。俊。獨。不

肯避。曰。死生命也。避將安之。豫以俊為虞部員外郎。辭疾不受。以告昇其家。卒卻之。如是再三。豫亦不復強。凡家書文字。不用僭號。但書甲子。後三年卒。是時本朝宗室南渡不及者。尚散居民間。豫募人索之。承務郎闕琦。匿不以聞。為人所告。豫杖之死。承直郎姚邦基。知尉氏縣。秩滿不復仕。屏居村落。授徒以自給。長孺。耀州人。俊。宋城人。邦基。蜀人也。

庚戌。三省言。去歲出師。以京西盜賊充斥。及湖南北分治軍器。揀選將士。故許遂路並聽宣撫使節制。今本司於秦州駐劄。道里遙遠。緩急恐失機會。合依分鎮指揮。從之初。宣撫處置使張浚之西行也。得旨使宜黜陟。既而浚遣主管機宜文字傅夢使湖南。參議官李允文使湖北。亦以便宣付之。由是二人得以自恣。至是宰相范宗尹言。宣撫使所遣官。如有合從權措置事。自合申聽本司。詔禁止。違者重置典憲。詔官秦觀子孫一人。觀官止宣德郎。以元祐黨人。特是有是命。統制官薛成有衆二千屯婺州。詔以其兵隸神武左軍。吉州司法參軍林大任請以官易僧。許之。此據會要修入。

辛亥。右武大夫吉州刺史東東提舉龍德宮王球除名勒停。送大理寺劾治。球初見元年六月丁亥。球既渡江。所盜上皇寶器。服玩事露。上見之。感憤流涕。欲遂戮之。大理寺卿王衣啓於上曰。球誠可殺。但儻非其隱匿。則諸物悉為金得。無從復歸天上矣。上乃宥之。方。勾。治。宅。編。云。王。球。為。龍。德。宮。提。舉。官。嘗。遇。特。厚。丁。未。春。淵。聖。皇。帝。已。幸。古。城。上。皇。寶。器。服。玩。事。露。上。見。之。感。憤。流。涕。欲。遂。戮。之。大。理。寺。卿。王。衣。啓。於。上。曰。球。誠。可。殺。但。儻。非。其。隱。匿。則。諸。物。悉。為。金。得。無。從。復。歸。天。上。矣。上。乃。宥。之。

癸丑。言者論近世銓選之官。法守不立。自京。輔用事。有詣堂求吏部闕者。判一取字。雖已注人。亦奪子之。甚至部有佳闕。密獻之以自效。為寒遠患。踰二十年。望明戒吏部長貳。自今堂中或取部闕者。並須執守。毋得供報。從之。案八月壬申。方降旨。非堂闕。並還部。今甫論。月不知如何。以復有此。請也。當考。

甲寅。賜御史臺主簿韓瑛進士出身。瑛。宗武子也。宗武。故相。瑛。子。元符末。被劾。瑛。嘗。知。上。蔡。縣。富。直。柔。薦。瑛。於。上。將。用。為。吏。官。故。策。試。中。書。而。有。是。命。言者論近州縣之吏。賊貪頗衆。欲望應官員犯入己贓。許人越訴。其監司守令不即案治。並行黜責。庶使舉刺之官。不敢坐視。賊吏既去。民皆樂生。從之。此以紹興五年四月三日刑部狀修入。

乙卯。罷中書門下省檢正官。以范宗尹言。兩省所行文字。並是已經看詳。勘當成熟事件。其檢正二員。乃成虛設。故也。紹興四年三月丙午復置。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蘇遲直龍圖閣。知泉州。顯謨閣待制知洪州高

衛為徽猷閣直學士。知鄂州。兼本路安撫使。令直祕閣知鄂州李允文。依舊還宣撫使。留使司供職。時張

浚開朱勝非宜撫湖北乞罷允文還司而朝奉郎知岳州袁植亦疏允文妄作生事以白御史臺中丞富直柔等言於朝故有是命允文不受

丙辰復增左右司郎官為四員 尚書禮部員外郎劉秉為起居郎吏部員外郎趙子翬為左司員外郎侯延慶為右司員外郎朝請郎趙子恭充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 宋城人子翬燕懿王後渤海公世祿孫與子泰皆士儔所薦也燕王生昌州團練使惟因惟因生宜城公從 朝散大夫毛隨行尚書司封員外郎隨江山

人以薦得召見隨言今冬歲星纏於斗牛吳越之會漢志歲星所在國不可伐金必不南渡然彼敵上策莫先自治願保天險修戰備權宜定都不為輕重以繫四方之觀聽則士氣日壯乃有是命是日金左監軍昌犯楚州守臣石武大夫徐州觀察使楚州水軍鎮撫使趙立死之前一日昌大進攻其臨城翌日填濠將進立率士卒禦之忽報敵近城矣立笑曰將士不用相隨吾將觀其詭計且令其匹馬隻輪不返上城東門未半飛礮碎其首趙立之遺史云敵中立立 左右馳救之立猶曰吾終不能與國破敵矣令

舉致三聖廟中聲言疾病祈禱使賊不悟言終而絕年三十七然人聞其死知城必陷失聲巷哭不可止乘以參議官程括權鎮撫使以守敵益攻之 戊午詔舒新黃鎮撫使李成且析擅舉兵渡江因依中尚書省成既叛命遣其副都統武略大夫閻門宜贊舍人馬進自黃州渡江由大冶縣犯興國軍守臣朝請郎李宜不能拒趙立之遺史作李儀案日麻宜以紹興元年五月庚子坐容縱賊兵安泊

此宜字 開門納之進入城不殺掠如官軍焉同知三省樞密院事李回聞成叛乃奏鄂州李允文擅截成綱舟故有是命仍令鄂州日下發還時降授承議郎新知巴州馮楫在岳陽守臣袁植令楫草書遣成說以忠義成不聽案宋史 延壽紹興元年五月就招自稱武 賊趙延壽號趙不忙 興大夫忠州刺史不知是正官否 以衆犯德安府鎮撫使陳規

誘之入城與語將官辛選欲執之規不可曰今即失信後可必其無寇乎時撫諭馮康國在德安將發規論延壽俾就招延壽詐諾規識其意明日饒康國於城南延福寺會未集規遽與僧舍衆莫測俄報延壽劫延福寺規即入城守延壽乃退

己未上曰昨韓世忠進一馬高五尺一寸云非人臣所敢乘朕答以九重之中未嘗出入何所用之卿可自留以為戰備時世忠妻和國夫人梁氏言積俸未支三省奏近惟隆祐皇太后殿下所積供奉物計直供支潘賢妃勸請已不給上曰將帥朕所委用當厚卹其家可特予之餘人毋得援例熊克小麻世忠妻和國夫人未支積俸詔以隆

祐太后殿下其物給之他不得援例既而賢妃位亦乞勸請不允克所書差誤若三省所奏以為隆祐所積供奉物當知賢妃既不勸請則梁氏不應乞克乃議以為隆祐殿物賜世忠妻也隆祐供奉物八月戊戌御藥院奏令供納本色珠玉等物並定價於左藏

為利州路轉運副使朝議大夫新知夔州蘇覺提點利州路刑獄公事民瞻長社人度亮采子也亮采准 寧人元

是日金均房安撫使王彥及桑仲戰於平麗縣之長沙平敗之仲既陷均房有窺蜀之志擁衆犯金州白土關彥以官軍保長沙平仲故為彥部曲以書請曰仲於公無所犯願假道入蜀以就食耳彥語察佐曰吾知仲之為人能馭士卒輕財善鬪然勇而無謀決為諸公破之乃遣統制官門立為先鋒立

慶戰不勝馬陷渚其子璋馳過立呼之璋不應而去立罵不絕口而死人心震恐時官軍纜二千糧且不繼或請少避賊鋒彥曰今敵在陝西若賊至安康則四川腹背受敵矣敢有言避賊者斬遂率同統制王宗尹相為犄角士皆爭奮賊張步騎六道並進彥執旗大呼麾下士殊死鬪自辰及酉賊大敗追至竹山縣而還仲遂據房陵仲之未敗也王關在房州與仲遙為聲援至是彥遣人招關關遂降彥欲造其營衆不可彥曰我以誠待關關雖詐何能為遂肩輿至關營關大驚與其黨皆聽命張浚承制以彥為左武大

夫關後腰斬於興元府日麻九月二十九日張浚奏王彥破賊張仲招撫王關了當特轉行左 武大夫關後已行事疑是未可出宜劉之日未必此日降旨也當考 庚申詔起居郎劉秉以祕閣修撰出守以御史中丞富直柔論其宿負也 辛酉武顯大夫閻門宜贊舍人承州天長軍兵馬鈐轄主管鎮撫司公事王林知承州代辭慶也廢天長

軍為縣隸揚州時貽軍為縣隸泗州自是諸鎮撫使稍因事併廢矣 御史臺主簿韓琦守監察御史迪公郎新徽州學教授王居正入對居正江都人季陵為中書舍人官舉自代范宗尹又薦之得召見居正上仁祖十事參以今日所宜行各有論著上甚喜以居正為承奉郎尋除太常博士居正諱博士日麻 不盡本寺題名在 今年十月 今併附此 是日神武副都統制官李捧統領官王民以所部合三千人與建賊范汝為戰為所敗官軍皆潰捧等遁去與其軍相失

壬戌御史中丞富直柔請罷新除右司員外郎侯延慶而用直龍圖閣蘇暹為都司范宗尹曰都司宰屬如大藩帥臣猶得自辟置屬官蓋資資費之益暹雖明德之後然不可任都司上曰臺諫以拾遺補過為職不當薦某人為某官趙鼎曰誰可論薦臺屬張守曰亦須得旨乃可薦上曰然起復直龍圖閣新知興元府張上行移知秦州上行未至興元道病卒偽齊錄九月二十二日張上行 無銜竟當重任家世近官吏庶者

考張集賢殿直學士富直柔字子剛號直龍圖閣蘇暹字子瞻號暹時當草味中初政之初若涉大水浩無津涯更置官吏者老凡有所見直龍圖閣蘇暹與共圖水濟

癸丑知樞密院事宣撫處置使張浚以都統制劉錫及金人戰於富平縣敗績初浚既定議出師幕客將士皆心知其非而不敢言唯諾相應和會上亦以敵聚兵淮上命浚出兵分道由通州鄭延以搆敵虛時權永興軍路經略使吳玠已得長安而環慶經略使趙哲收復鄭延諸郡浚乃檄召熙河經略使劉錫

秦鳳經略使孫溫涇原經略使劉錡各以兵會合諸路兵四十萬人馬七萬以錡為統帥浚又貸民賦五年金錢糧帛之運不絕於道所在山積

浚親往邠州督戰金左副元帥宗維皆無之望書錡所云必有據

聞之急調完顏宗弼自京西入關與洛索會官軍行至耀州之富平金人已屯下邽縣相去八十里而洛索方在綏德軍衆請擊之浚不可乃約日會戰金人不報書凡數往洛索乃自綏德軍來移軍與官軍對壘親率數十騎登山以望我軍曰人雖多壁壘不固千瘡萬孔極易破耳浚猶遣使約戰金人許之至期輒不出兵以為常浚以洛索為怯曰吾破敵必矣暮客有請以巾幗婦人之服遺洛索者諸路鄉民運芻粟者絡繹未已至軍則每州縣自為小寨以車馬為衛相連不絕錡合諸將議戰玠曰兵以利動今地勢不利將何以戰宜徙居高阜使敵馬衝突吾足以禦之秦鳳路提點刑獄公事郭浩亦曰敵未可爭鋒當分地守之以待其弊諸將皆曰我師數倍於敵又前阻葦澤敵有騎不得施何用他徙將戰命立故將山端旗以懼敵洛索曰彼給我也日也洛索選三千騎蓐食令珠赫貝勒率之張士瞻率鄉民小寨鄉民奔亂不止踐寨而入諸軍驚亂遂薄我軍騎身先士卒禦之自長至未勝負未分敵更薄環慶軍他路軍無與援者會哲擅離所部將士望見塵起驚遁軍遂大潰哲旂牌未及卷衆呼曰環慶趙經略先走至邠州乃稍定金人得勝不追所獲軍資不可計

張浚行狀云金大帥兀朮哈兵二萬營取環慶公遂決策問鼎敵大恐急調大帥烏珠等由京西路星夜來陳右以九月二十間與兀朮

哈等會案張浚節度使及諸將尼瑪哈此時在雲中未嘗親入關行狀誤以洛索為兀朮哈也烏珠紹興二年春末始除右監軍克不詳考其遺與此亦云諸軍驚亂浚乘騎奔諸軍皆潰是時浚止在邠州其亦誤今

王寅侯右議大夫曾統統請同此

自渡江以來除拜臺省等職事官率受堂帖即視事論者以為如此則比及給舍封駁朝廷用人之失已形而士大夫進退亦且失據望候其受告乃許泄事甲子從之

乙丑言者論昨劉光世等解到降羌分隸五軍出入自如更無疑阻竊維推赤心置其腹中固陛下盛德事然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今所降單寡若不足慮或來者稍衆猝有不虞之變一夫奮臂可為寒心國家前日招納已蹈郭欽江統所論之失今日不可不思魏徵所爭議者以為戒也欲望眷慈更與執政大臣熟議別有以處之詔令諸軍常切覺察

丙寅賜劉光世銀帛二萬匹兩為渡江賞軍之費先是光世麾下言光世將提兵過江而幕客沮之其意遂緩簽書樞密院事趙鼎聞之以書抵光世曰參謀諸公久在幕府必能裨贊聰明共享富貴固不可輕舉妄動重貽朝廷之憂亦安忍坐視不救滋長賊勢留無窮之患上聞之曰論諸將當如此是日趙

延壽焚郢州(案)宋史戊辰金左監軍昂急攻楚州破之初趙立之入城也有徐州軍民老弱僅數千而勝兵居半又有楚州將兵二千四縣民兵約五千共不滿萬人圍城初有野豆野麥可以為糧後皆無生物見烏焚葦根男女無

貴賤斷之後為水所沒城中絕糧至食草木有屑榆皮而食者徐州將士殘暴席勢凌楚軍二州衆不相能立善彈壓使各效其所長無敢校私隙其後忿聞日聞敵謀知之然猶深忌立疑其詐死不敢動無何守者稍息徐人多潰圍而去敵用降人衛進言專攻北壁凡四十餘日至是乃陷始立走人詣朝廷告急上命浙西安撫大使劉光世督淮南諸鎮往援之東海李彥先首以兵至淮河扼敵不得進高郵薛慶至揚州轉戰被執死光世前軍將王德至承州其下不用命維揚郭仲威按兵天長陰懷顧望獨海陵岳飛屯三壘僅能為援而亦衆寡不敵敵知外援絕攻圍益急立家屬先死於徐其赴鎮以單騎入楚後得女子習書者使侍左右讀軍中書記城陷俱沒立為人木強不知書其忠義蓋出天性善騎射容貌甚壯不喜聲色財貨月俸給皆取其半與士卒同甘苦每戰擐甲胄先登有退卻者必大呼疾馳至其側碎而斬之衆畏服亦樂為用其視金人如仇每言及必嚼齒而怒常戒士卒惟以殺金人為言且曰若不幸城陷必當備巷戰及城陷州人扶傷巷戰惟民兵奮門而出首領萬五石琦蔚亨號千人敵皆得全自金人犯中國所過名城大都多以虛聲脅降如探囊取之惟冀州堅守踰二年濮州城破巷戰殺傷略相當皆為敵所憚而立威名戰功咸出其上是役也敵銳意深入會張浚出師圍關陝完顏宗弼往援之又立以其軍蔽遮江淮敵帥亦困弊而止議者謂立之功雖張巡許遠不能過云

附傳姓之又云立一妻一妹一女年十餘歲男子方總角或道拘掠或被殺皆皆盡與附傳所云不同今從附傳口麻亦有立親妹乞存恤狀當是已歸人而回入楚州也

內侍武功大夫蘇淵夜殺一妻二

妾既而自裁上疑其二子預知下越州獄窮治既而憐其家無主亟諭大臣釋之是月顯謨閣待制知筠州商守拙卒初海州淮陽軍鎮撫使李彥先在韓世忠軍有李進彥者犯罪流嶺南道為防送者所釋亦投世忠軍中世忠之潰於沐陽也彥先入海聚衆後有兵數千與進彥分統之至是進彥累官武節郎閣門宣贊舍人為海州兵馬鈐轄及楚受圍彥先以舟師策應趙立與之刺臂為義兄弟城陷之日彥先舟師猶在北神鎮淮河中前後扼於金人不得去金以舟船併力攻彥先彥先所乘舟下碇石急收不應敵擊之彥先與其家皆死時進彥在東海縣招集彥先餘衆後渡海至秀州之金山遂受呂頤浩節制

應敵擊之彥先與其家皆死時進彥在東海縣招集彥先餘衆後渡海至秀州之金山遂受呂頤浩節制

者招撫不以軍賊叛逆在歷奏劾除名有旨體究詣實改正依無過人例又言范琪為衢州開化縣令其邑僻遠叛賊苗劉所不到乃結臣胡唐老守禦有功改京秩有旨體究詣實改正

奏功太上皇帝見得其賢與加改正曾不旋踵若使維之則不覺而獲其功在二人固未足道而於當關大柄無乃終累乎臣於此二事有以見太上皇帝之於賢則必務致其以中而也

州孫恂直祕閣為陝西路轉運判官張浚先已用二人至是除職尚書兵部員外郎宣撫處置使司主管機宜文字馮康國貶秩二等康國之撫諭荆湖也上方在道塗不暇降詔康國既去自以意為之言者勸其擅造制書故黜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三十八

【建炎四年】冬十月庚午朔張浚斬同州觀察使環慶路經略安撫使趙哲於邠州

日本承節趙姓之進狀父哲建炎三年落階官除同州觀察於當年十月一日宜撫張浚挾私輒從軍法身死故繫於此日

遂責本司都統制明州觀察使熙河路經略安撫使劉錫為海州團練副使合州安置

事浚立堂上諸將帥立堂下浚問誤國大事誰當任其咎者衆皆言環慶兵先走浚命擁斬之哲不伏且自言有復辟功浚親校以搗擊其口斬於殿下軍士為之喪氣浚遂以黃榜放諸軍罪哲已死諸將帥聽命浚命各歸本路歇泊令方脫口諸路之兵已行俄頃皆盡浚率帳下退保秦州於是陝西人情大震

朱勝非秀水開居錄云張浚出使陝西使宜除官至簡度使雖學士權出主人之右錫蜀人之膏血悉陝西之用兵凡三十萬衆與敵角一戰盡覆用其屬劉子羽計歸罪趙哲曲端並誅之將士由是怨怒俱發浚僅以身免奔還關州關陝之陷自此始至今言敗績之大者必曰富平之役也

光、李、蔡、教、禮、盟、以、爲、可、以、任、使、又、爲、言、楚、州、偏、小、不、足、深、討、之、意、皆、所、以、求、自、免、也、城、既、破、後、欲、因、乘、破、利、時、奔、馬、西、而、金、人、已、先、潛、伏、以、備、城、中、道、人、明、日、見、諸、刻、木、以、謂、且、夕、擊、入、城、中、乃、定、計、登、舟、遣、使、再、訪、諸、將、舟、中、日、不、可、得、前、後、見、所、共、謀、者、引、至、幕、中、詰、約、相、定、遂、欲、推、牛、相、勢、而、謀、復、再、變、矣、度、非、此、時、他、日、未、有、方、便、急、約、中、所、選、往、者、張、炳、耶、中、其、人、多、效、往、往、軍、中、相、議、遂、請、以、尋、覓、水、手、求、取、雷、鐵、爲、舟、之、計、適、會、張、亦、欲、往、途、定、計、於、食、頃、之、間、射、舟、人、實、以、負、約、仍、許、重、罰、可、否、決、在、今、夕、以、死、斷、之、諸、將、堅、決、無、疑、矣、是、夜、登、舟、行、六、十、里、來、日、宿、丁、家、寨、南、次、日、至、下、寨、具、狀、謁、統、制、公、被、詢、未、信、再、宿、引、至、中、寨、會、統、制、丁、讓、抱、疾、其、次、諸、將、見、約、與、飲、有、副、將、劉、靖、者、宿、相、圖、以、取、畫、象、與、先、聞、之、乃、於、席、中、指、劉、斥、其、陰、計、劉、自知、計、已、發、遂、不、復、有、言、曉、乃、親、詣、丁、讓、帳、中、乘、醉、欲、臥、以、示、無、疑、而、丁、不、果、納、遂、運、舟、中、會、天、際、節、近、乃、約、諸、將、至、營、舍、視、延、示、以、禮、法、朱、勝、非、秀、水、關、居、錄、云、秦、怡、隨、敵、北、去、爲、六、帥、進、奏、任、用、至、是、與、其、家、俱、得、歸、王、氏、增、也、王、仲、山、有、別、業、在、濟、南、金、爲、取、干、糧、隨、其、行、然、全、家、來、歸、陳、亦、無、故、人、知、其、非、逃、歸、也、林、泉、野、記、云、槍、在、大、金、爲、徽、宗、作、書、上、尼、瑪、以、結、和、議、尼、瑪、喜、之、購、錢、萬、貫、結、契、四、年、大、金、攻、楚、州、乃、使、乘、船、載、全、家、厚、載、而、還、俾、得、和、議、爲、內、助、槍、至、楚、州、水、軍、賊、丁、讓、將、多、日、兩、軍、相、拒、登、全、家、厚、載、送、朝、者、必、大、金、使、來、陰、謀、朝、廷、宜、速、誅、之、以、絕、後、患、賊、軍、參、議、王、安、道、機、宜、由、漢、力、保、護、之、曰、此、謂、聖、朝、中、丞、萬、一、事、平、朝、廷、尋、之、我、軍、誅、矣、宜、速、之、朝、議、乃、命、安、道、由、漢、送、至、鎮、江、府、槍、見、劉、光、世、首、言、講、和、爲、世、道、之、利、士、民、聞、槍、來、皆、驚、疑、惟、范、宗、尹、李、回、其、忠、王、明、清、揮、毫、錄、云、槍、泛、海、至、楚、州、守、臣、楊、德、輝、疑、其、爲、即、欲、斬、之、其、館、客、當、言、曰、萬、一、朝、廷、果、然、知、之、非、便、不、若、津、道、赴、行、在、則、真、爲、自、辨、矣、槍、於、是、道、人、陰、加、防、閑、送、至、行、在、槍、既、貴、換、並、居、古、州、不、敢、出、者、二、十、年、防、守、當、可、宜、其、二、子、洪、送、獲、其、父、暗、行、逃、曰、金、國、楚、州、久、不、下、時、秦、怡、尼、瑪、所、使、之、草、檄、驗、降、有、至、然、者、在、軍、知、狀、先、君、與、秦、怡、及、金、事、因、曰、憶、室、繼、否、別、時、託、寄、琴、琴、色、變、而、罷、(案)秦、怡、得、歸、此、事、概、不、小、而、諸、書、所、記、參、差、不、齊、王、明、清、錄、語、所、云、尤、爲、謬、誤、案、史、楊、德、輝、以、紹、興、三、年、二、月、除、知、楚、州、去、此、已、久、又、槍、未、嘗、至、山、陰、日、麻、中、亦、不、見、管、當、可、事、不、知、明、清、何、所、據、也、適、以、爲、槍、留、尼、瑪、所、草、檄、驗、降、此、時、尼、瑪、在、雲、中、何、由、使、槍、草、檄、或、即、遣、使、之、槍、以、爲、了、事、槍、已、不、見、若、爾、爾、時、槍、必、廢、死、矣、而、槍、之、初、即、槍、之、遣、水、軍、後、用、爲、府、幹、職、官、遣、都、觀、使、權、一、時、不、知、但、感、其、不、殺、之、恩、或、又、有、由、折、而、收、之、以、滅、口、也、故、此、事、尤、可、疑、如、張、邵、所、奏、謂、槍、自、中、京、開、行、南、歸、則、無、是、理、槍、與、何、處、孫、傳、司、馬、模、同、被、拘、三、人、不、得、歸、而、槍、獨、得、歸、此、可、疑、一、也、自、中、京、至、燕、千、里、自、燕、至、楚、州、二、千、五、百、里、豈、無、防、禁、之、人、而、槍、河、越、海、無、蹤、跡、此、可、疑、二、也、槍、自、謂、隨、軍、至、楚、定、計、於、食、頃、之、間、向、使、金、人、初、無、歸、槍、之、意、第、令、隨、軍、則、其、家、屬、必、矣、胡、爲、使、王、氏、併、行、此、可、疑、三、也、張、邵、所、奏、謂、槍、安、錫、樞、機、而、槍、自、敘、乃、云、劉、靖、欲、殺、已、以、圖、其、家、屬、豈、是、奔、舟、此、可、疑、四、也、夫、以、槍、初、歸、見、上、之、兩、言、始、相、建、明、之、二、策、與、得、政、所、爲、前、後、相、符、牢、不、可、破、豈、非、槍、在、金、廷、嘗、倡、和、議、而、遂、養、養、之、使、歸、邪、今、亦、未、敢、臆、決、故、悉、附、見、下、方、餘、見、十、一、月、內、午、

壬申降授文州團練使神武前軍統制王瓊復温州觀察使。
癸酉命尙書祠部員外郎兼權太常少卿鄭士彥奉太廟神主如温州。月朔五饗。權用酒脯行禮。執政進呈諫官論疏。上覽之甚悅。謂范宗尹曰。近來臺諫官無一日無章疏。未嘗放過一事。趙鼎曰。陛下開廣言路。獎拔言官。是以人人得以盡言無隱。此朝廷美事也。責授汝州團練副使鄭大年復武功大夫永州團練使。大年自言非苗劉黨。引無辜被罪。詔御史臺鞠實。而有是命。
丙子中大夫余深乞以效恩奏薦。著令應責降。而官品當奏者取裁。范宗尹曰。深、蔡京死黨。助京爲惡。遂至宰相中。雖責降。因渡江救宥。復還鄉里。已爲幸免。今乞奏薦。誠爲僥倖。上曰。可勿令蔭補。上因謂宗尹曰。比聞王球家所收。上皇書畫。有御製鶴鶴賦。京、卞皆作賦題其後。京、卞賦。盛言繼述哲宗之志。屏斥元祐之人。而致斯瑞。豈非姦邪。宗尹曰。紹聖以來。賊害忠良。皆卞之力也。利州觀察使新除辰沅靖州鎮撫使孔彥舟爲鼎澧辰沅靖州鎮撫使。兼知鼎州。召澧鼎鎮撫使程昌寓赴行在。朝廷聞彥舟引兵至益

陽縣。故改命之時。彥舟已據長沙。而行在未知也。十一月己酉改命。
初命諸路走馬承受使臣入奏。止許以一卒自隨。丁丑入內東頭供奉官秦鳳經路司走馬承受公事胡師回奏道路梗澀。乞增爲六十人。詔許四十人。其後五路陷沒。遂不復置。
批則紹興初猶有之。非事。
有旨。廢罷使臣未深考也。
戊寅。遣監察御史韓瑛往湖南勸鍾相。時程昌寓奏相事與傅雲不同。朝廷以真偽未明。故命瑛往勸治。會相已爲湖南安撫使向子諲所戮。瑛乃還。
趙鼎之遺史。孔彥舟得鍾相乃遣法物儀仗。欲張大其功。乃解赴朝廷。至敘縣。丁酉部者。劾湖南安撫使向子諲已將鍾相等。見本情。依法處斷。其韓瑛不須前去。奉
聖旨。令韓瑛回行在。此時向子諲以直龍圖閣。帥湖南。寓治敘縣。殺相者即向子諲也。
己卯。以久雨放行在越州公私儲錢十日。自是雨雪亦如之。是日。馬進犯江州。守臣直祕閣姚舜明。兵馬鈴轄劉紹先率衆拒之。進犯過瑞昌。知縣事張德林。權主簿王騰不能拒。敵民間金帛羊酒。率吏民迎。進入縣。且供其錢糧。進乃去。遂圍江州。以其徒吳駢知瑞昌縣。
庚辰。使臣王鈞男用其父隨龍恩例乞差遣。上曰。與一差遣即可。鈞已死。恩例不可得也。崇寧以來。隨龍恩太厚。朕即位之初。惟潛濫舊人。量予推恩。元帥府官吏。亦未嘗沾及。黃潛善。耿延喜。高世則。輩屢以爲言。朕嘗謂潛善曰。此例一開。他時人人援引。卿不能裁制矣。其事遂已。初。滌濠鎮撫使劉綱屯建康府。而其下張憲等三百人爲變。焚府東門之市橋。是日。掠句容縣。通直郎知縣事董率射士民兵擊去之。久之。進萃一官。
魏利司爲平乞運官公狀參入。
辛巳。金紫光祿大夫充龍圖閣待制王革以覃恩乞進秩。吏部言。非宰相不除特進。今王革即不任宰相。詔令依條回受。詔楊勅一行令往江州屯駐。勅在汀州乞降。故有是命。仍令所過濟其糧食。其徒皆官之。徵獻開直學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郭思致仕。思。河陽人。父熙。爲翰林院待詔。以畫山水名思。登進士第。宣和中。歷帥三路。至是渡江而卒。
至龍圖閣直學士。王明清。王明清。前錄云。思仕。

壬午。遣內侍李省往桂陽監。尋訪新除江西安撫大使朱勝非之任。賜本路上供經制等錢三十萬緡。米十五萬斛。銀帛五千匹。兩甲五百副。度牒五百道。爲軍中之費。仍命建武軍節度使楊惟忠以所統軍謀之。然自度牒外。錢米銀帛衣甲之類。皆取於本路諸司。諸州。徒得其名而已。
癸未。上謂輔臣曰。聞城中百物貴賤。將士經此寒苦。可念。太母日饋朕盤飧。問內侍云。一免至直五六千。鴉鶉亦三數百。朕知之。飭尙食勿進鴉鶉久矣。范宗尹曰。陛下恭儉如此。天下幸甚。建康府路安撫大使兼知池州呂頤浩將之鎮。而爲馬進所壅。未得前。是日。頤浩始領使事於饒州境上。
甲申。言者論防海利害。有可慮者三。不足慮者三。大略謂。海道風帆。瞬息千里。舟師猝至。勢難支梧。又出

沒示疑，牽制我師，揚旗伐鼓，中夜而至，我若驚潰，彼計得行，此可慮者三也。冒涉洪濤，敵衆熾病，乘其未定，易以進擊，又或爲風阻，咫尺不前，港道回曲，加以泥濘，其隙易乘，此不足畏者三也。由是言之，無備則可慮，有備則弗畏。今莫若委沿海巡尉及民社，分地防阨，大抵海舟不能齊一，及其未集而擊之，必可成功。從之。右正言吳表臣乞趣劉光世解圍楚州，表臣言：楚州實淮南控扼之地，趙立乃陛下封疆之臣，萬一不利，可爲寒心。望詔光世等，以山陽不利，則淮浙之憂未艾，宜速進援。上覽奏，謂輔臣曰：立堅守孤城，雖古名將無以過之。可趣光世躬親渡江，庶幾鼓舞諸鎮。時上以金書疾置趣光世會兵者五，而光世不行，於是城陷且再旬，而朝廷猶未知也。

乙酉言者論三年天下之通喪，後世有從權奪服之舉者，所以移孝爲忠，徇國家之急也。而比來所起之士，多非金革之故，幾習宣政之風，如權邦彥爲發運使，姜仲謙爲湖北轉運使，以至幕職之官，亦行起復，又有資緣請託於權三省樞密院而圖起復者，此何理耶？欲望一切罷去，於以明人倫而厚風俗。詔邦彥專委催發諸路錢糧，應副行在大軍支遣，其餘皆罷之。

丙戌樞密院言：探報金人已破楚州，未知所向。又建康府中有人侵犯六合縣界，未知姓名。詔臨安府、湖州措置陸備，仍遣信實人往廣德軍、建康府探金人動息，並人馬實數以聞。

丁亥尚書吏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蔡密禮充徽猷閣直學士，知漳州。

戊子簽書樞密院事趙鼎奏：劉光世等違命不救楚州之罪，有云：遂官但爲身謀，不卹國事，且令追襲金人過淮，以功贖過。翌日，上批語言太峻，令改定進入，及進呈，上曰：光世當此一面，委任非輕，若責之太峻，恐其心不安，難以立事。鼎曰：陛下待諸將可謂無負矣，不知何以爲報。

己丑端明殿學士權同知三省樞密院事李回改同知樞密院事。（案）宋史：回以時方用兵，請所賜衣帶等並減半許之。時金人留淮上未退，一日，宰執奏邊事，范宗尹曰：敵未必能再渡，趙鼎曰：勿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也。乃乞詔州縣各爲移治自保之計，毋得拘留百姓。及敵至，即脫身而遁，使民肝腦塗地。又曰：三省常爲敵不來，而爲陛下拔人材，修政事，密院常爲敵見侵，而爲陛下中軍律，治兵甲，即兩得之上。卿等如此，朕復何憂？忽有謠報謂敵衆引舟自漕渠而南，行在震澤，鼎謂宗尹曰：不速動，恐後有維揚之變。宗尹曰：今日之事，在維揚則不可，在會稽則可。鼎曰：相公之言是，回曰：丞相之言，差強人意。（此以趙鼎爲言，宗尹事）

庚寅右正言吳表臣言：臣向嘗論奏，乞諭張浚，令提關、陝、銳旅，疾速入援，伏計朝廷必屢已督促，然至今寂然，未有來報，中外人情，不勝顛望。臣伏念朝廷待浚之意，亦至矣。浚之奏請，無有不行，浚之官屬，推賞甚厚，蓋望其竭力爲報，緩急有助也。今冬候已深，敵情叵測，在浚臣子之心，亦豈遠居若恬然不卹君父之急，於義如何？欲望更遣使臣，由間道相繼督促張浚、曲端等，令統帥精騎，星夜前來應援，無使後時。若

實修：熊克小原壁之九月乙丑（案）此論在開山陽既失之後，恐不在九月間，兼李回是時亦未再入樞密院，無緣與此議論，今移附此，庶不疑也。

強敵深入，亦有後顧之慮，此事迫切，不宜緩者。時朝廷猶未知浚敗於富平，乃詔樞密院遣使臣二人趣浚入援，初浚既斬趙哲，以陝西轉運判官孫侁權慶經略使，浚退保秦州，或謂環慶諸將曰：汝等戰勇而帥獨被誅，天下寧有是事？參議軍事劉子羽聞之，令侁陰圖諸將，侁遂以敗軍斬統領官張忠、喬澤，統制官慕容洎與諸將列告於庭，侁叱之曰：爾等頭亦未半，洎、環州尉戶其族甚大，聞此語，懼誅，遂首以兵叛。進攻環州，浚命統制官李彥琪以涇原兵救環州，洎附於夏國，浚又遣涇原經略使劉錡追之，錡留統制官張中彥、幹辦公事承務郎趙彬守涇州，二人皆曲端心腹，素輕錡，又知浚已還秦，恐金人至不能守，乃相與謀逐錡而據涇原，錡至環州，與洎相拒，金以輕兵破涇州，次潘原縣，錡留彥琪捍涇，親率精銳赴涇州，錡至瓦亭，而敵已迫，錡進不敢追，洎退不敢入涇，遂走德順軍，彥琪以孤軍無援，亦懼，遁歸古原州，中彥、彬聞之，遂遣人詣金軍通款，彬、原州人也。（五路之陷，史記不載，今以諸家雜記參考，修入楊氏聖政編年，蓋涇州統制官張中彥、幹辦公事承務郎趙彬、原州人。涇州叛，張浚遣涇原統制官李彥琪、承務郎趙彬、原州人。錡留彥琪捍涇，親率精銳赴涇州，錡至瓦亭，而敵已迫，錡進不敢追，洎退不敢入涇，遂走德順軍，彥琪以孤軍無援，亦懼，遁歸古原州，中彥、彬聞之，遂遣人詣金軍通款，彬、原州人也。）

統制官張中彥、幹辦公事承務郎趙彬、原州人。錡留彥琪捍涇，親率精銳赴涇州，錡至瓦亭，而敵已迫，錡進不敢追，洎退不敢入涇，遂走德順軍，彥琪以孤軍無援，亦懼，遁歸古原州，中彥、彬聞之，遂遣人詣金軍通款，彬、原州人也。（五路之陷，史記不載，今以諸家雜記參考，修入楊氏聖政編年，蓋涇州統制官張中彥、幹辦公事承務郎趙彬、原州人。錡留彥琪捍涇，親率精銳赴涇州，錡至瓦亭，而敵已迫，錡進不敢追，洎退不敢入涇，遂走德順軍，彥琪以孤軍無援，亦懼，遁歸古原州，中彥、彬聞之，遂遣人詣金軍通款，彬、原州人也。）

觀文殿大學士、令桂州量給葬事，范宗尹之庭對也。考官陸德先等言其立異，邦彥爲詳定官，取旨置乙科。故宗尹德之後，諡和文。（日麻勘會李邦彥已復特進，案今年七月乙丑，邦彥復與曾光祿大夫不知何時再復也。）

辛卯，故實授單州別駕耿南仲追復宣奉大夫、觀文殿學士、令梧州量給葬事，范宗尹爲南仲所知，因盡復其官職。論者各之。（日麻勘會李邦彥已復特進，案今年七月乙丑，邦彥復與曾光祿大夫不知何時再復也。）

先世塚地風水殊勝，四十年後，當有出侯王者。故仁喜，由是遂以遷。遂楊勳爲名，聚兵數萬人，據江南，福建三路。（此據紹興元年九月戊戌。其後就招爲承節郎，隸江西兵馬副都監李山軍中使，晚既而山遣敦仁往虔化捕盜，敦仁因其弟世雄聚衆於羅源，有兵萬餘，是日破虔化縣，又入石城縣，詔山與吉州統制官張忠彥會兵討之，事聞在十月癸巳，進士高士誨特授右監門衛將軍，賜名世榮。時僞福國長公主當下降，遷於戚里而得之。世榮、士誨從孫也。父公綰，以敦武郎監湖州都酒務，翌日上召對而命之，仍賜裝衣金帶鞍馬如故事。案公綰宜仁從孫，不可以與世則之父同名。）

故朝請郎黃宰贈直祕閣、崇寧末應詔上書、流徙海島、故錄之。

甲午，檢校少保建武軍節度使楊惟忠爲江州、副都總管，以所部屯江州。是日，僞齊劉豫遣尙書右

丞相張孝純册其母令人為皇太后立其妾錢氏為皇后錢氏本宣政開宮人出為民婢入豫家有寵託言吳越王後而立之

乙未朝奉大夫知漳州向子諶復直龍圖閣令樞密院遣使臣往湖南廣西以來尋訪催促之任仍令宣撫處置使司參議官王以寧以所部兵付子諶赴行在時以寧已為孫彥舟所逐矣

丙申馬進急攻江州奪門併入兵馬副統劉紹先統兵迎敵雖捷而攻城愈急守臣姚舜明乃募迪功郎黃武免解進士張定之問道費蠟書赴行在浙西安撫大使劉光世言臣准御筆令督諸鎮速解山陽之圍若使岳飛等即時恭聽朝廷指揮剋期前來則承州之賊可破楚州之圍可解乘機投隙開不容

髮飛等遂延五十餘日遂失機會臣實不勝憤懣今臣已將沿江應係來路嚴為把守必不使南渡詔光世節制諸鎮戮力保守通泰仍便襲敵過淮毋失機會是日范宗尹等進呈江東探報孔彥威李成人馬宗尹曰臣等商量將來萬一移蹕欲令韓世忠屯饒州張俊留越州相為聲援上曰朕日夕念此未嘗忘懷世忠兵少與李成相拒萬一決戰少有敗衄國威愈挫朕欲留世忠浙東此人忠勇不畏金人敢與之戰使張俊以五千精騎策應之恐能成功來春事定朕親督諸軍巡幸江東雖過淮南亦所不憚平此二寇不難也趙鼎曰臣恐成輩乘隙深入愈難支梧上曰卿所慮極當顧力未能及耳然朕之所說未必皆是卿等之言亦未必皆非更呼諸將議之

丁酉詔為趙立輟二日朝贈立奉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諡忠烈官子孫十人且令訪其遺骸官給葬事後為立祠名顯忠知承州王林自興化率餘兵奔通州

戊戌太常少卿解習為起居郎新除直龍圖閣知泉州蘇遜為太常少卿尙書吏部員外郎王侯為左司員外郎新除右司員外郎侯延慶為禮部員外郎侯華陽人也先是御史中丞富直柔論延慶而援選故二人卒改命

己亥詔連州編管人林杞許自便初杞以擅殺張政故坐貶至是言者論其功乞酌情減免故有是命

紹興二年七月直隸閩淮寧順昌府蔡州鎮撫使馮長寧以王命阻絕棄城去是月以淮寧附於劉豫

之遺史附見餘傳亦云建炎四年十一月馮長寧自陳州歸附與遺史同日麻紹興元年二月癸未蔡州鎮撫使長寧於去年四月中驅擄老少掠襄城府逃遁南來所經過蔡州民戶盡劫奪與此不同蔡州所中當不誤或者長寧以今夏逃去至冬復北奔亦未可知若長寧四月已降則朝廷無緣明年二月通泰鎮撫使岳飛在秦州持法嚴衆不敢犯前軍統制官傅慶衡州尙令赴行在且從遺史附此更俟詳考

窳戶也有勇力善戰飛愛之慶恃其才視飛為平交飛亦無忤色及飛為鎮撫使待之頗異慶覺之不悅會光世遣王德來承州飛命慶以兵會慶與德交馬而語云願事劉公德許之統領官王憲聞其語以告飛憾之戒憲勿泄至是飛令諸將射遠慶獨至百七十步既而飛取上所賜戰袍金帶遺統制官王貴慶醉謂飛曰當賞有功者飛問有功者誰慶曰慶在清水亭有功飛大怒焚袍毀帶曰不斬傅慶何以示衆遂斬之河南鎮撫司兵馬鈐轄翟琮率裨將李興渡河敗金人於陽城縣遂進至絳州之曲桓橫山義

士史準等以其衆來附與歸以所部屯商州初王善既降於金人餘黨皆散金人屯於六合也其餘黨稍集至是推祝友為首聚於潞州之隰家城專殺人以為糧食

將官祝友恃凶驕上下怨怒遂分軍來廣德軍界下寨不知仲即是王善餘黨否且附此當考

盜劉忠據岳州平江縣之白面山山在平江分寧瀏陽三縣之間

杜充自南京至雲中金左副元帥宗維薄其節不之禮久而命知相州

初宣撫處置使張浚遣使臣楊安開行往雲中訪資政殿大學士宇文虛中所

初王善既降於金人餘黨皆散金人屯於六合也其餘黨稍集至是推祝友為首聚於潞州之隰家城專殺人以為糧食

將官祝友恃凶驕上下怨怒遂分軍來廣德軍界下寨不知仲即是王善餘黨否且附此當考

盜劉忠據岳州平江縣之白面山山在平江分寧瀏陽三縣之間

杜充自南京至雲中金左副元帥宗維薄其節不之禮久而命知相州

初宣撫處置使張浚遣使臣楊安開行往雲中訪資政殿大學士宇文虛中所

又云為受賊文宣撫道令稱呼云云不知賊文宣何人也

在且以其家人書遺之是日安見虛中於南驛翌日虛中以禁書授安使歸報其書曰緩頰不效被囚累年歸望永絕待死而已家有艱勤但告君父勉忠孝勿負吾心繼此勿用嗣音有損無益江左人錢劍

傅昇勿令近行在此乃勾引者安還至汾州為邏者所獲囚之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三十九

【建炎四年】十一月庚子朔徽猷閣待制宣撫處置使司參贊軍事劉子羽為尙書禮部侍郎以張浚言收復鄜延一路乞除子羽列曹侍郎故也既而臺諫皆言春官高選子羽以幕府軍功得之於事不類乃命進子羽三官

壬寅輔臣奏事先是王以寧以私書遺張浚桑仲得而上之上因言以寧黨其所知范宗尹曰以寧本李綱所薦上曰二聖朝黨與之大者惟蔡京次即綱也如張浚一心為國極不可得但所用一二狂生為累若責去之乃所以保全浚也宗室乘議郎叔蘊巡轄廬州馬遞為羣盜所逼自稱與德軍承宣使知南

外宗正事都大制置使拉捕將士官廬州以聞下大理至是獄成詔除名送廣州大宗正司拘管

初宣撫處置使張浚遣使臣楊安開行往雲中訪資政殿大學士宇文虛中所

在且以其家人書遺之是日安見虛中於南驛翌日虛中以禁書授安使歸報其書曰緩頰不效被囚累年歸望永絕待死而已家有艱勤但告君父勉忠孝勿負吾心繼此勿用嗣音有損無益江左人錢劍

傅昇勿令近行在此乃勾引者安還至汾州為邏者所獲囚之

癸卯詔曰呂公著呂大防范純仁皆盛德元老同居朝堂國勢尊安四裔順服而遭播貶斥久歷歲時尚
拘微文未獲昭雪朕經此時巡之久益知致治之難念茲老臣是宜褒稱三省可檢舉速行褒贈并其餘
黨籍臣僚下有司責以近限具名取旨施行初上既數下詔褒錄元祐忠賢而朝廷多故有司未暇檢舉
及是上諭大臣曰此事議論已久終是行遺未盡內中收得元祐黨碑即降出令錄所司一一契勘褒贈
遂追封公著魯國公大防宣國公證正感純仁許國公皆贈太師

公著元祐司空平章軍國事證正感純仁許國公皆贈太師 二人追贈昌化軍司馬參軍大防元祐左僕射

符執政第五人循州安置純仁元祐右僕射黨籍執政第九人水州安置後忠惠王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三人之忠誠之信史實
冠臣鄰雖三臣之忠則凡一時名列黨籍者咸有光焉雖黨附之恩未及猶及也況太上皇帝成命亦既存在乎其有未及者舉行於今
日亦太上皇 顯謨閣待制蔡莊落職莊奉祠滿歲請於朝詔以莊提舉江州太平觀言者論莊乃蔡條友
帝之志也

法當論討遂有是命 莊先已嘗 降旨落職 是日建康府路安撫大使呂頤浩復南康軍頤浩既駐軍都陽會建

武軍節度使楊惟忠有兵七千屯州境頤浩復與俱是月朔官軍至都昌縣後三日遂渡江入居南康軍
熊克小麻庚子朔遂復南康軍頤浩也 分守要害道統制官巨師古以所部三千七百人救江州是夜賊衆三萬
人至南康與官軍鏖戰頤浩及楊惟忠皆失利引兵渡江避之陣於北溪州翌日師古引兵未至江州五
十里而營詰朝出戰遇伏爲所敗其衆潰去師古奔洪州頤浩乃傳檄王瓌韓世清會兵未敢進

庚子年其屯五十里以丁未
潰去以戊申今承連書之 甲辰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趙鼎罷初上欲除神武副軍都統制辛金宗爲節度使鼎以金宗非有
軍功持不下上不樂詔鼎累乞宮祠可本職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免謝罪鼎既免上欲中前命參知政事
謝克家曰金宗非有大功今驟命之是使鼎得名金宗得利而陛下獨負謗於天下後世也上乃止中
書舍人李正民試尚書吏部侍郎徽猷閣待制兼侍講陳猷試給事中

乙巳權尚書工部侍郎韓肖胄請復天地日月星辰社稷之祀事下太常其後禮寺言自車駕巡幸以來
宗廟之祭文雖省而義存則歲所常行者亦當姑存其意而天地社稷之祀不可輟今歲歲孟春上
辛祈穀孟夏雩祀季秋及冬至四祀天夏至一祀地孟冬上辛祀感生帝立冬後祭神州地祇春秋
二社及臘前一日祭太社太稷並於越州天慶觀設位免玉與牲權用酒脯仍依方色奠幣以輔臣爲初
獻禮官亞終獻宗室奏告並常服行事從之是日僞福國長公主適右監門衛將軍駙馬都尉高世榮
以世榮爲貴州刺史賜公主銀帛各三千匹錢五千緡時調度日繁戶部不能辦乃命諸費視故事皆
損五之四云

丙午秦檜入見初檜發漣水軍寨權軍事丁禕令參議王安道馮由義轉行前二日至行在檜自言殺監

己者奔舟來歸朝士多疑之者而宰相范宗尹同知樞密院李回與檜善力薦其忠乃命先見宰執於政
事堂翌日引對檜言如欲天下無事須是南自南北自北遂建議講和且乞上致書左監軍昌求好 (案)
宋史

乙巳通泰鎮撫使岳飛自柴墟鎮渡江金左監軍昌既得楚州有經營南渡之意乃攻張榮盤潭
湖水寨 宋初見五
月乙丑 金人屢攻榮阻湖漕不得進及是天寒水深遂併力攻其菱城榮不能當焚其積聚而去
金人進犯秦州飛以秦州不可守棄城去率衆渡江屯江陰軍沙上 飛棄秦州據趙姓之遺史在此月癸卯日麻飛
秦十一月七日自柴墟鎮渡江七日丙午也故

丁未奉議郎試御史中丞富直柔守本官充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故事簽樞有以員外郎爲之而
無三丞爲之者中書言非舊典乃特遣朝奉郎自是以爲例 直柔遷善在
是月丙寅 朝請郎試御史中丞致仕秦檜

試禮部尚書賜銀帛二百匹兩范宗尹等進呈檜所草國書上曰檜樸忠過人朕得之喜而不寐蓋聞二
帝母后消息而又得一佳士也古者兵交使在其中第難作國書姑令劉光世作私書與宗尹言檜初歸
用乏欲賜銀帛又言檜舊除資政殿學士欲以經筵留之上曰未須如此且與一事簡尚書檜請以本身
合得恩澤授王安道馮由義官尋並改京秩而舟人孫靜亦補承信郎始朝廷雖數遣使然但且守且和
而專與金人解仇議和蓋自檜始 檜初歸見上之語史册不載今以檜紹興十八年八月癸丑二十三年七月
庚戌奏疏中自敘語修入熊克小麻檜除尚書在戊申與日麻不同當議 殿中侍

御史張延壽試侍御史直祕閣宣撫處置司參議官李允文殺朝奉郎知岳州袁植於鄂州初允文以
張浚之命守鄂州朝廷因以爲安撫使允文先得旨許截留上江綱運軍軍浸盛范宗尹聞其專恣奏
遣高衛代之 事見九
月乙卯 允文不悅乃集諸兵官望闕拜表乞留允文允文遂拒衛不納植聞之邀綱舟不下
允文怒直檄植取之植批報曰李節制已承朝命遣官爲代其公牒不可施行允文怒未有以發會劉忠
犯岳州 忠以本年十
日據白面山 植出城避之允文即遣統制官吳錫段貴等率兵至岳州數其棄城之罪執植以歸送
蒲圻獄是日沈於江而殺之以舟覆告遂命錫知岳州朝廷始聞允文擅以馬友守漢陽戊申詔落允文
職令還川陝本司供職

己酉新除鼎澧辰沅靖州鎮撫使孔彥舟爲湖南路兵馬副總管以所部屯潭州上始聞彥舟據長沙故
有是命

庚戌詔常程事並權住自金人破楚州遊騎至江上朝廷震恐乃議放散百司仍結絕三省樞密院文字
士民多奔竄者 試御史中丞致仕秦檜奏臣昨者迂避江路不歸本鄉徑泛海洋來赴行在止爲兩宮

安好欲得及時奏稟今來已蒙賜對志願已畢而臣新自敵中脫身來歸理宜投開長遠事任伏望聖慈許臣依舊守本官致仕詔不允命神武副軍都統制辛宗以所部討建賊范汝為時汝為已破建陽官軍多失利朝廷以從義郎招之不至乃遣大將焉

辛亥兩浙轉運副使曾紆請權增諸路賣酒錢上等每斛增二千八百下等增一千八百從之保義郎劉煥偽刻尚書省印以造告身差割等事覺當死除名配雷州

壬子日南至上率百官遙拜二帝自渡江至是始有此禮詔散行在百司除侍從諫官外吏戶祠部大理寺量審官告御馬院禁衛所開門馳坊御廚皇城通進司左內藏庫省倉權貨務並置留官吏餘令從便寄居候春暖赴行在從政郎權知湖口縣孫成坐賊抵死三省擬刺面配連州上謂大臣曰祖宗時賊吏有杖朝堂者駭面特配尚為寬典

甲寅端明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黃裳卒裳劍浦人上皇為禮部尚書乙卯改樞密院餘辦官為計議官序位在太常博士之下直徽猷閣方孟卿添差兩浙轉運副使專一應副行在大軍錢糧用戶部侍郎孟庚請也右正言吳表臣言饒信州南連福建東接溫台當敵馬之衝尤宜嚴備自杭至嚴自嚴至婺皆有水陸兩路最係緊切去處乞速行措置時已命神武前軍統制王璽以本軍屯信上詔以表臣章示之秦寧縣主簿吳明卓特降一資時邵武軍百姓多遷徙出城以避寇者軍吏丁宗亦以其擊出明卓斬其首下吏當死上薄其罪乃有是命

丙辰金左監軍呂昉奏時昌有渡江之意欲耕地而守邊親率萬人下蔡州而屯之丁巳知通州朝散大夫呂中乘城走桑仲既還房陵金均房安撫使王彥從開道出兵斷其糧運且求援於張浚浚遣將楊惟直以兵來援是日彥濟師攻自黃水仲奔潰追至白磧斬獲甚衆招降者皆隸麾下仲退屯襄陽房州平浚承制以彥為金均房州鎮撫使

戊午右正言吳表臣直秘閣知信州表臣以趙鼎去位乞補外上曰表臣殊不知朕意蔡臣之進雖多因大臣薦引至於臺諫朕豈不能辨其賢否而表臣用意黨私朕何賴焉范宗尹曰昨呂頤浩罷相所薦人多被彈擊臣力懇陛下保全之正欲革此也朝散大夫路允迪復龍圖閣學士允迪七月乙丑已復職明不知何時又嘗之

成忠郎權知漣水寨丁禛為關門祗候知楚州保義郎劉靖為楚州淮陽軍都巡檢使迪功郎王安道為由義並為承務郎安道簽書楚州由義簽書漣水軍判官廳公事

麻不問或者一入初以誤信文階至是先補正而又改京秩也當求他書參考之武義大夫兼開門宣贊舍人劉彥知廬州初巨寇李仲在廬朝廷因以為廬鎮撫使仲所為凶恣和州無為軍兵馬給轄武翼郎王亨以所部討擒之故命彥代領州事

陽死事云水寨得聞即出掠敵營執巨寇李仲獻之闕下伏刑焉他書不見李仲事以史考之建炎四年十一月三日王寅乘義郎趙叔

廬州鎮撫使李仲下人地先蒙差在六合縣後來不知本官下落三月十四日辛亥和州鎮撫使趙鼎奏海春府馬呈姪事稱自去年十一月擒獲李仲之後道路通行五月十一日趙鼎奏知廬州王亨先統兵在本鎮管下駐劄備見李仲不遵分守恣為凶惡鼎所不至當發忠義生擒賊首李仲肅清旬今以前後行遣李仲之初見本末以王亨獲李仲在十一月故因附此然趙鼎與仲事相連而廬州奏叔監以去年九月五日甲辰至行在不知所發即仲或是權州也此事不必盡以仲書為據欲詳分亨東都衛士嘗為張所部曲所奏官之至鎮本末故具著之明年正月甲辰以王亨知廬州當是劉彥行史蓋未見當考是以獲仲功稍得進用

己未詔崔增人船就聽江州路副都總管楊惟忠節制增既犯太平川不克浙西安撫大使劉光世遣人招之增不從乃泝流而上至魯家口遇邵青舟師出江不及備為所敗增沿道以商掠為資所至無遺建康府路安撫大使呂頤浩在饒州以書招之增遂納款至是至彭澤縣知縣事通直郎楊士明言於朝乃有是命時頤浩參謀官降授朝議大夫劉洪道亦奏遣統領官李貴引所部擊增遂之乃復洪道右文殿修撰洪道復修撰是日金人陷通州

庚申詔學士兩省講讀官依舊輪日進故事先是量留百司而講筵所不與上特命留之通泰鎮撫使岳飛以失守待罪詔飛赴江陰就糧極力捍禦金人毋得透漏辛酉詔福國長公主每月科錢增為七百千是日偽齊劉豫改元阜昌豫初僭立止用天會之號至是奉金命而改之偽齊十一月二十二日奉聖旨王者受命必建元以正始近古以來仍給嘉號以與天下更新者乃即位之初有司請遵舊制朕以大國之好禮遜未遑而使命通臨能立別號以昭受命之元用新我齊民之耳目嘉與諸夏共受天休其以十一月二十三日建元偽尚書工部侍郎鄭億年移吏部前知越州李鄭知東平府偽監察御史李偽知單州淮寧鎮撫使馮長寧至偽庭請行什一稅法除尚書戶部郎中兼權侍郎

受館於宿州招延南方士大夫軍民置榷場通南北之貨此非一事今併書之

癸亥禮部尚書秦檜言臣伏聞敵騎宿留江北或傳進趨渡淮欲往海州度其所長恐未必有肯舍輕騎拿舟南渡然在國家萬全之計每事不得不備竊見海州入海當由東海縣及淮口丁驪馬泉地分通州入海當由料角及東沙汲城陸勘地分乞下逐處取軍令狀須專管一探報不得怠慢透漏候得將來平安卻與優加褒賞其東沙以西金山錢塘江及秀州平江府江陰軍鎮江建康府對岸去處臣不能盡知乞逐一依東海縣淮口等處施行免致萬一誤事從之

日廬今年十一月戊午馬皋充漣水軍海為越州三江口係通接海道之所遂命神武右軍遺卒三千戍之至是守臣直秘閣陳汝錫言三江口乃平敵河地中有民居恐戍兵無以存泊兼去城止十八里請俟有警然後遣兵從之尋命以小海舟十艘付軍中為斥候

初議者以

甲子建康府路安撫大使呂頤浩乞益兵討李成上曰頤浩奮不顧身為國討賊羣臣所不能及但與賊相拒不度彼己容易輕進此其失也今兵既少歸須令且持重急遣王夔引兵助之范宗尹曰頤浩意欲更得韓世忠兵為助上曰若遣世忠提全軍往破賊有餘力但敵騎尚在江北未可遽行李回曰成敢擁衆跨江跳梁正倚金人南犯朝廷不能遣發大兵若陛下親帥六師移蹕饒信開則成破膽矣上曰朕日夜念此不少置決意須親往俟敵騎稍北遣世忠先行朕繼總兵臨之先以賞招攜其衆許歸自新則成必易擒亦不欲多殺士衆也富直柔曰聖斷如此此天下大幸詔諸路守臣並許節制管內軍馬以中書言艱難之際事權太輕緩急無以彈壓故也時所在既募鄉兵往往迫縣道以取錢糧擾平民以要犒設朝廷知之乙丑詔鄉兵並聽守令節制

丙寅詔神武前軍統制王夔以本部萬人速往呂頤浩軍策應初祝友既至魏家城而滌河舟船已盡為官司所斂友遣其徒求得餘舟三拖以數千人護送出瓜步口泝流至馬家渡計置渡江時滌濠鎮撫使劉綱在滌陽友之舟為綱所掇及岸不得登是日友以其舟星散於岸之上下沿流十餘里綱之兵不及分而友之徒已有得濟者遂舉登屯於薛店縱兵圍掠焉是月宣撫處置使張浚自秦州退軍興州初我兵既潰於富平金人以所得陝西金幣悉歸河東帥府會張中孚趙彬送款於金又知慕容洵叛乃遂引兵而西走秦鳳路馬步軍副總管吳玠自鳳翔走保大散關之東和尙原權環慶經略使孫恂由隴關入秦與浚會金人至渭州得我情實乃入德順軍浚聞敵入德順遂移司興州簿書輜重悉皆焚棄浚之出師也韓辦公事朝請郎楊晟力言其不可浚不從晟悼乃求行邊不隨幕下及是來見浚浚稍以諸事委之晟悼言金人必欲舉川秦然後歸國不若引兵金洋一帶俟敵騎既去然後收復川陝事乃永定浚雖不用其說然已置陝西於度外矣起復朝議大夫知興元府王庶亦來見浚計事力陳保秦之策衆議不同庶請歸持餘服浚之自邠南歸也將士皆散惟親兵千餘人自隨其屬官皆懼有建議當保慶州者參議官劉子羽曰議者可斬也宣撫司豈可過興州一步繫關陝之望安全蜀之心韓辦公事謝昇亦言不當遠去請築青陽潭左右四關六屯浚以為然乃劾異議者遣子羽單騎至秦州訪諸將所在時敵騎四出道阻不通將士無所歸忽聞劉子羽在近宣撫司留蜀口乃各引所部來會凡十數萬人軍勢復振浚哀死問傷錄善答己人心粗安或謂吳玠宜移屯漢中以保巴蜀玠曰敵不破我軍敢輕進吾壁重兵下瞰雍甸敵懼吾乘虛襲其後此保蜀良策也諸將乃服時玠在軍食不繼風翔之民感其遺惠相與夜負楚粟輸之玠亦憐其遠意厚賞以銀帛民又益喜敵怒遣兵伏渭南邀而殺之又令保伍相坐犯者皆死而民益冒禁輸之數年然後止中大夫致仕吳點卒點郡武人與蔡京有舊崇寧初京拜右僕射點時為太僕寺丞首求去京不樂終身以郡俸處之淵聖受禪擅知漳州遂再掛冠而卒水賊楊華等乘船至鼎州城下聲言乞招安鎮撫使程昌寓遣孔目官劉醇持檄以往醇登舟而賊斷其首鼓柁而去羣賊賀湖等數千人自彬州永興進掠衡吉諸縣至茶陵為京西制置司統制官韓京元川所

敗遂就招此以紹興元年十月丁卯盜王少八掠詔惠州諸縣奉議郎知惠州范濬捕其黨七十餘人誅之湖東安撫司所申增入後進潔一官此以紹興二年二月甲戌廣東提刑司所奏增入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四十

【建炎四年】十有二月己巳朔輔臣進呈張浚與呂頤浩書報將自蒲解兵曲折初頤浩在相府遣浚書言近日臺諫尚循舊態論事不切時務浚報之曰臺諫箴規人主闕失糾彈朝廷官邪當優容之但使主上曉其意范宗尹言浚此論甚善上稱美久之庚午拱衛大夫相州防禦使張用等言所部四十萬人乞不分壁他處願聽李允文節制詔高衛率用等解圍江州如能解圍其張用當除正任觀察使時衛已為允文所卻而朝廷未知也朝奉郎漆差通判福州宇文師瑗提舉福建路市舶師瑗盧中子特錄之詔自今立春日賜百官春幡勝權免俟邊事寧息如舊交趾郡王李乾德請入貢詔卻之案部題名雖在紹興元年正月恐誤辛未尙書屯田員外郎黃龜年行監察御史龜年永福人也與元年正月恐誤詔度支員外郎韓球速往饒州所過州縣錢糧盡數剽劫別項椿管應松江綱船不以空重並令赴饒州岸下擺泊先是李回富直柔共議移饒饒信開以討李成乃遣球往饒信州椿積錢糧凡江湖川廣所輸上供悉儲二郡中書舍人胡交修曰郡盜猖獗天子自將勝之不武不勝貽天下笑此將帥之責何足以辱王師中書舍人洪擬亦言舍四通八達之郡而趨偏方下邑道里僻遠非所以示恢復形勢卑陋不足以堅守禦水導壅隔非漕

挽之便。輕棄二浙。失夷海之利。力上疏爭之。球。瑛之弟也。時上自海道還。內批取金以百計。緡以千計。銀錢以萬計。人言藉藉以爲費。交修曰。予以取其富人主之柄也。即有賜第。詔有司奉行。毋示人以私。上欣納。蘇克小麻以疑爲起居耶。案日麻。直祕閣。知江州姚舜明。陞直龍閣。開武功大夫。江州兵馬鈐轄劉紹先。領忠州刺史。錄守城之勞也。時舜明所募迪功郎黃武。免解進士。張定之持贖書至行在。詔武改初等京秩。而定之爲迪功郎。是日。金左副元帥宗維命諸路州縣。同以是日大索南人及拘之於路。至癸酉。罷籍客戶拘之入宮。至次年春盡。以鐵索鎖之雲中。於耳上刺官字以誌之。散養民間。既而立價賣之。餘者驅之達觀。夏國以易馬。亦有賣於蒙古。室韋。高麗之域者。時金既立劉豫。復以舊河爲界。宗維恐兩河陷沒。士庶非本土之人。逃歸豫地。故有是舉。小民出不意。父子夫婦盡城星散。哀號滿道。并縊者甚衆。壽州初得客戶六十八人。而誤報六百八人。宗維不容訴。於是州官驅窮民。孤旅四百五十人。以充數。至則以例賣之。莫能辨也。先是中原士大夫爲宗維所掠。聚之雲中。至者無以自活。往往乞食於路。宗維見之。畏其衆也。驅三千餘人坑之城外。蘇克小麻云。樂壽縣初得客戶六十八人。蓋據張德節所書。案壽縣年表。金已廢樂壽縣爲壽州。今改定修入。

壬申。大理少卿張誼行殿中侍御史。御筆令孔彥舟移兵援江州。賜彥舟戰袍金束帶銀鎗細甲。時起復尙書考功員外郎宣撫處置使司主管機宜文字傅勢在彥舟軍中。因爲之用。乃亦進等二官爲朝散大夫。
癸酉。浙西安撫大使劉光世乞暫赴行在。奏事詔鎮江係控扼要害之地。方敵人對境。所賴措置防守。所乞難議施行。
丙子。以越州爲趙立醮祭作佛事。特極視朝一日。閣門宣贊舍人建康府路安撫大使司統制軍馬韓世清爲池州兵馬鈐轄。
戊寅。宣撫處置使司參議官王以寧自長沙遣人獻馬四匹。又以一馬。遣內侍馮益。益并其書上之。上諭輔臣曰。此豈士大夫所宜爲。范宗尹請以所進還之。李回曰。以寧以此窺朝廷。亦甚淺矣。守曰。以寧以此圖官職爾。上曰。朕即位以來。未嘗以貢獻進人官職。俟其來當還之。
己卯。詔戶部進錢萬緡奉隆祐皇太后生辰。時上以太后誕日。置酒宮中。從容語及前朝事。后曰。吾老矣。幸相聚於此。他時身後。吾復何患。然有一事。當爲官家言之。吾逮事宣仁聖烈皇后。求之古今。母后之賢。未見其比。因恣臣快其私憤。肆加誣謗。有玷盛德。建炎初。雖嘗下詔辨明。而史錄所載。未經刪定。豈足傳信後世。吾意在天之靈。不無望於官家也。上聞之。惕然。其後更修神宗哲宗兩朝實錄。蓋張本於此。此以實錄未末。非所記上語。修入。但不知在何年。謹案昭慈聖獻皇后。以建炎元年至南京。二年在維揚。三年在處州。四年在越。而後以紹興元年四月升遐。史臣所記官語。有云。建炎初。雖嘗下詔辨明。則必非元二年事。故知爲此年不疑。今因進奉遺書之當。求他書附生。辰本。

辛巳。尙書兵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汪藻爲翰林學士。徵猷開待制林通復爲中書舍人。蘇克小麻。汪藻除學士在明年五月。
蓋因本院題名。朝奉郎朱宗守大理少卿。宗始以僞黨斥。至是范宗尹薦用之。承奉郎新知常州劉寧。改知衢州。詔崔增聽呂頤浩節制。頤浩請之也。三省言。訪聞江西州縣。往往迫於軍衆。應附馬進錢糧。詔禁止。違者當職官重行覈責。
癸未。朝散郎通判壽春府王據知壽春府。從政郎淮南西路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王大節爲宣議郎。通判府事。初。金將周金既去。據執守臣閣門宣贊舍人馬誠遠械繫之。且上聞勅死事於朝。故有是命。據因爲惡言動衆。亡賴少年。相與取讎。遂殺之。日麻。壽春府安撫使據守臣馬誠遠。而無行遣指。據此以洪邁火聖志所書修入。詔監司守倅並以三年爲任。
甲申。朔衛大夫福州觀察使辛道宗爲樞密副都承旨。先是承旨司闕官。范宗尹擬用保靜軍承宜使提舉江州太平觀邢煥。起復右武大夫榮州防禦使同管客省四方館閣門公事蓋公佐。與道宗凡三人。除目上。上曰。朕不欲以戚里任朝廷官。道宗亦可。但不甚知兵。乃用道宗而罷煥。命下。給事中陳戩不書錄黃。道中聞之。使所親語戩曰。富季中以附武故有今日。公第行之。必有以報。此據沈與求劾富直柔狀修入。戩即上奏。言右府本兵之地。所以號令諸將。今道宗之兄企宗。總禁旅之屯。以事征討於外。其弟永宗。總神武之衆。以制中軍於內。而使道宗出入機庭。親承密旨。豈無妨嫌。上不從。遂命尙書右司員外郎趙子畫兼權給事中。書讀行下。命子畫在是月壬辰。今併書之。蘇克小麻云。道宗時爲後軍都統制。案此。直祕閣知越州陳汝錫以職事修舉。陞直顯議閣。汝錫除除。李隆自雲集有制。案此。時後省乃廣征。胡交。修洪擬三人。陸方龍。嚴奉。劉家。居不知何以當此制也。

乙酉。詔臨江軍津遣宣教郎范濂赴行在。濂已見去。兼管權寧遠軍節度使。孟忠厚從衛。提舉事務所屬官以事擢州縣。爲忠厚所斥。及還。忠厚言濂攝任日淺。乞不推賞。濂憾之。乃上疏訟忠厚與太母共養淵聖皇帝之子。藏之別室。上諭輔臣曰。朕事隆祐太皇。如子母之閒。更無疑閒。濂誣謗太后。安得有此。可送御史臺治其罪。范宗尹曰。陛下若坦然不疑。不若便行遣。上曰。所以送獄者。欲天下知其誣謗太后得罪。非以言罪人也。既恐追送煩擾。可送一州編管。上又曰。英宗慈聖及哲廟宣仁。皆以人離閒。故使疑謗上累兩朝。朕不得不懲。乃有是命。明年三月。丁酉行遣。

丙戌。同知樞密院事李回進呈諸路盜賊數。上謂回。卿意如何。回曰。臣意欲治數渠魁。當少賊。上曰。卿意甚善。皆吾赤子。豈可一一殺之。第治李成。趙三兩人可矣。范宗尹曰。俟更數日。江北探報稍定。便降車駕。幸饒。信指揮。先遣韓世忠往。盜賊自須聽命。李回曰。臣所以展告陛下。移舞者。蓋天威所臨。卒盜自然消服。富直柔曰。兵家貴先聲。亦須早降指揮。回曰。周虎臣乞降黃榜招撫。臣謂呂頤浩方失利。今若使降招

撫榜去政恐賊笑爾。上曰：招撫須以大兵臨之。守曰：誠如聖諭。所以就招撫者，以我能制其死命故也。時遣太常博士周虎臣往，願浩軍前計事。而虎臣乞招撫，故執政及之。

庚寅，上與輔臣議改元。范宗尹曰：將來郊禮又須降赦，今德音乞用第二等。上曰：將來郊禮，除諸軍賞給及官員奏薦，不可不與，其餘當一切從權減省。參知政事張守曰：仁宗時給享禮，恐將來可遵用。降徽

猷開待制知婺州沈晦為集英殿修撰，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以言者論晦妄用便宜指揮行事也。辛卯，劉光世奏：謀報敵不渡江。上謂大臣曰：朕嘗修人事以答天意。范宗尹曰：聖訓及此，天下幸甚。

乙未，神武右軍都統張俊為江南路招討使，進解江州之圍。且平羣盜，事急速特許便宜。時李成乘金人殘亂之餘，據江淮六七州，連兵數萬，有席捲東南之意。使其徒多為文書符號，幻惑中外。朝廷患之，至是聞金人不渡江，上乃止饒信之行。范宗尹因請大將討成，故有是命。仍令前軍統制王燧、後軍統制陳

思恭、通泰鎮撫使岳飛皆屬俊，詔招討使位宜撫使下，制置使之上，著為令。丁酉，朝散郎措置福建兵民寨謝壽言：范汝為已就招，先是神武副軍都統制辛全宗駐邵武軍，距賊

洞二百餘里，時遣兵攻城，為所敗。有從事郎施達者，邵武人，上舍高第，自穎昌府府學教授代還，以策干全宗，反為賊游說，而本路監司亦以招安為便，乃募國學內舍生葉招積往招之。至是授汝為武翼郎，開

門祗候，充民兵都統領，其徒葉鐵最驍健，亦以為忠。翊郎，更名徹，招積補下州文學，而達還承直郎。時汝為募得官，且懼大軍繼至，故聽命。然未肯散其徒。全宗駐軍邵武軍，不能制。賊克小麻於此，皆就命謝壽言為民兵

日麻已於十一月二十一日之克，蓋誤也。克又稱辛全宗為福建制置使，亦誤。全宗除制置在明年二月已卯。

是月，夏人攻西安州平羌寨，拔之。翰林學士汪藻言：古者兩敵相持，所貴者機會。此勝負存亡之分也。金師既退，國家非暫都金陵不可，而都金陵，非盡得淮南不可。淮南之地，金人決不能守。若劉豫經營不

過，留簽軍數萬人而已，蓋可驅而去也。淮南近經兵禍，民去本業，十室而九，其不耕之田，千里相望。流移之人，非朝夕可還。國家欲保淮南，勢須屯田。則此田皆可耕。臣愚以為正二月間，可使遺劉光世或呂

頤浩率所招安人馬，過江營建寨柵，使之分地而耕，既固行在藩籬。且清東西羣盜，此萬世一時也。疏奏未克行。中興後言屯田者，蓋自此始。藻疏不得其時，今李昉附此年未。

是歲，行在大軍月，費錢五十餘萬緡，銀帛芻粟在外，而諸路養兵之費不與焉。此以紹興元年正月總善修入。宗室不縱

等賜名者八人。宣撫處置使張浚命四川民戶歲輸激賞緡三十三萬匹，有奇。俟邊事寧息，即罷。四川田稅，大約凡三百錢，令民輸一匹絹，而成都彭、漢、邛、蜀、永康六郡，自天聖開官，以三百錢市民開布一匹，

民甚便之。其後不復予錢，而但取其布。民始以為病，至是宣撫司歲截陝西、河東、北三路絹緡三十萬匹，令民輸其直以贖軍。西川匹為一千，東川匹為一千，歲凡三百萬緡，有奇。謂之絹估。又截布緡七十餘

萬匹。匹取其直三千，歲凡二百萬緡，有奇。謂之布估云。案絹估，自慶元初，累減至二百萬緡，布估減至一百二十萬緡。激賞緡，紹興十六年十二月戊戌，絹估紹興二十五

年七月丙辰，可參者。自浚入蜀，盡起諸路常平坊場錢以贖軍。次科激賞絹布。次則盡起常平司積年本息和糴等米。次則對糴稅戶米。對糴者，謂如甲家歲輸米百斛，則又對糴百斛以備軍儲。蜀民始困矣。此以劉長源奏

領所案贖者。紅巾賊屢犯均州。知武當縣奏議郎王煥率邑人保山寨。賊軍大至，或勸之使遁。煥曰：使吾有此心，則不能與邑人為此來矣。遂與一家俱死。後錄其家一人。此據張約撰忠義錄云：約以為建炎末事，故附于

建，乃李忠之徒。金人未嘗至今制改令不恤。偽齊劉豫立陳東、歐陽澈廟于歸德府。封東為安義侯，澈為全節侯。取張巡、許遠廟制，立為雙廟以祠之。此以方輿對事及遺史參詳。時以紹興元年五月上書，豫以今年禱立故全節廟附此。時國信副使宋汝為自京師至，東平見豫，持頤浩

書與之，勉以忠義。開陳禍福，使歸朝廷。豫竦而立曰：使人使豫自新南歸，人誰直我，獨不見張邦昌之事乎。業已至此，夫復何言。即拘汝為不遣。既而以汝為本儒士，乃授通直郎。同知曹州。時豫又依金國法，鄉

各為寨。擇士豪為寨將。兩丁藉一為出戰軍，料糧器甲自備。民有醉酒罵豫云：汝何人，敢為天子。豫斬之。滄州進士邢希載上言：有大利害乞見。豫召入，希載請遣使密通江南。豫榜于市云：上國聞之，與生靈為

害非細，斬其首以令。初，徽猷閣待制洪皓與右武大夫龔璘持命至太原，金令其陽曲縣主簿張維翰伴。留幾歲。金遇使人禮益削。是歲，始遣皓。璘至雲中，時通問使朝奉郎王倫、閣門宣贊舍人朱弁已被拘

倫，皓因以金遺商人陳忠，令密告兩宮。以本朝道倫等來通問，於是二帝始知建炎中興之實。已而左副元帥宗維召皓等，遣官偽齊，皓力辭不可。宗維怒，命壯士擁以下，執劍夾承之。皓不為動。傍貴人暗曰：此

忠臣也。止劍士以目為語。宗維怒少霽，遂流遞於冷山。與假吏沈珍、隸卒丘德、黨超、張福、柯辛俱流遞。猶中國編竄也。雲中至冷山行兩月程，距金國二百餘里。地苦寒，四月草始生。八月而雪，土虛不滿百，皆

右監軍希尹聚落。希尹使誨其八子，或二年不給衣食。盛夏至衣布，番課四隸探薪他山，嘗久雪，薪盡至乞馬矢煨麪而食。熊克小麻附此事於三年末，恐誤今從皓行述。瀘州騎射卒張仙謀殺安撫使蘇覺以叛，舉火焚倉庫，不克，伏

誅。先是成卒王金等十數人，糾合為亂，乘郡官端午泛江，乃舉兵。前一夕夜漏四鼓，大雨及明，罷出郊。姦

謀沮喪，遂就擒。騎射蓋元祐末所置，其額才四百人，全蓋宣和末京師所遣禁兵。號東土軍者是也。此據江陽志修入，志稱不利於帥臣蘇覺，而以爲建炎四年事。案覺今年十二月到官，故附此年未。

擇上曰用人豈可不審。尚書禮部員外郎侯延慶為起居舍人。延慶為范宗尹所喜。故卒用之。起復朝散大夫樞密院計議官王侁。起復右武大夫榮州防禦使同管閣門公事藍公佐並罷。侁復子也。朝廷以其父死事。故錄之。而侁交結權貴。數與公佐謳歌燕飲。公佐與內侍康誥善。每至其直舍。縱飲大醉。薄暮還家。頗漏泄禁中語。侍御史張延壽劾之。上令付出議罪。范宗尹請除侁。大宗正丞延壽言其不可。乃盡罷之。仍賜公佐五官。黜監諸州市征。沈與求論宗尹交。請公佐事當考。中侍大夫本國軍承宣使帶御器械權同主管殿前司公事李質卒。故事。橫行不賄官。以質嘗苗劉之亂。與在外將帥協謀保護兩宮。特贈鎮東軍節度使。賜其家帛三百匹。錢五百千。贈官在此月辛酉。凡臣僚喪卒。有本月日者。各繫其月日。未見本月日者。因遺表書無遺表者。因致仕書之。是日。始下詔罪狀舒斬鎮撫司副都統馬進。以其違主帥之令。抗拒官軍也。仍立賞格。許其徒自新。甲辰。閣門宣贊舍人潘永思復為帶御器械。以神武副軍都統制辛企宗言。永思嘗捕虜賊有功故也。朝奉郎和州無為軍鎮撫使趙霖復故官。為朝請大夫。霖先以賊廢。至是特復之。乙巳。權鄂州路副總管張用所部統領官孟振。王霖以其軍奔成寧縣。先是安撫使李允文傳令點軍。或告以允文將殺用。用懼。命諸軍環甲而入。允文大驚。遂罷。于是其徒俱散。用獨與親軍二千居城中。丙午。太常博士王居正試尚書禮部員外郎。宣教郎秦梓守屯田員外郎。尚書刑部員外郎錢稔兼權江南路招討司隨軍轉運使。中奉大夫李芑知建州。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四十一

【紹興元年】歲次辛亥。金太宗滅天會。九年。高宗御極。皇昌二年。春正月己亥朔。上在越州。平旦。率百官遙拜二帝於行宮北門外。退御常朝殿。朝參官起居。自是朔望皆如之。是日。改元紹興。德音降諸路。雜犯死罪以下。囚釋流以下。羣盜限一月出首自新。仍官其首領。令州縣存恤陣亡戰傷將士。及奉使金國。與取過軍前未還之家。民戶今日已前倚閣租稅。一切除放。復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令有司條具元祐黨籍。臣僚未經喪贈人。吏刑部限一月檢舉。自紹興廢制。至是始因德音。下禮部講求故事。然未有應者。金人掠天水縣。時縣徙治榆林。承奉郎知縣事趙璧方受賀。忽敵騎三百突入。坐上縛璧及統領官雷震。主簿張昔以去。璧等不屈。皆殺之。璧京兆人也。

辛丑。徵獻閣待制知臨安府李光移知洪州。光以事與浙西安撫大使劉光世有違言。光世請避光。上曰。朝廷方賴光世為上流屏翰。然光區區數論事。意亦可佳。乃徙光江西。范宗尹因薦朝奉郎提舉江州太平觀孫觀有才。乃復觀龍圖閣待制。知臨安府。季陵自雲集。光觀二。承事郎新知衢州劉寧止為浙西安撫大使。可參議官。劉光世請之也。勞卿。上謂輔臣曰。張浚短於知人。所用多浮薄妄作。同知樞密院李回曰。浚之行。出于倉猝。以故不暇詳

丁未。言者論大臣用人之際。當推其賢。不必以嘗經堂除為限。先是呂頤浩當國。忠請謁者衆。乃揭榜省戶。曰。未經堂除者。不得投牒求官。言者以為如此。則宜政之閒。倚權貴之門。趨取顯美者。皆在所收。豈無縮晦自重。不願為人所知者。至今守其說而不變。其何以來天下之士。而濟艱難之業。疏奏。詔三省遵守。戊申。神武右軍都統制江南路招討使張俊改江淮招討使。後數日。俊入辭。頗言李成兵衆。上曰。汝將全軍。設為朕攻一郡。若何。俊曰。臣朝至而夕入。可也。上曰。成竭力攻九江。兩月不能下。則雖衆何能為。俊大以為然。上因謂俊今日諸將。獨汝未嘗立功。俊曰。臣何為無功。上曰。如韓世忠擒苗傅。劉正彥則功績顯著。卿殆不如。俊恐悚承命。俊將行。越州下屬邑根刷民舟二千載其軍家屬。言者以為擾。乞罷之。不從。事見此。尚書省言岳鄂道遠。請還蘇湖北。復江池路為江東西路。置帥司於江池。又分荆湖諸州之在江南者為荆湖東西路。從帥於鄂鼎。八月庚辰。是日。馬進陷江州。守臣直龍圖閣沿江安撫使姚舜明棄城遁。時江州被圍僅百日。糧食皆盡。人相食。賊兵晝夜不息。兵馬副將劉紹先竭力捍禦。至是人皆飢困。無鬪志。呂頤浩。楊惟忠。巨師古率衆來救。為進所敗。不得近城。城中亦不知官軍來援。舜明與紹先議乘城出奔。紹先乃縱火城中。乘喧闕奪西門走瑞昌。舜明奪南門走南康。進引兵入城。大肆殺掠。日晚。有米綱到城下。泊於酒坊門下。始知賊已據城。急解維放船下湖口。進遣賊黨追至湖口。遇頤浩之兵而還。李成聞江州已陷。乃渡江入城。坐於州治。括寓客及郡縣官僅二百員。悉殺於庭下。端明殿學士王易簡與

其子賁授單州團練副使寓於亂兵有沿江安撫司統領官呂郭者能射一石三爵弓發無不中城初陷詣馬進降進喜成見之曰圍城久士卒多中箭死非爾邪遂殺之成揭榜許人誠認虜獲生口人漸有生意皆作庵寮以居寓靖康中嘗除尙書右丞

乙酉岳飛自江陰軍引兵之洪州飛行至徽州有訴其舅姚某騷擾者飛責之他日舅因馳馬射飛不中飛擒而殺之 金人犯揚州

辛亥參知政事謝克家充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克家引疾乞祠故有是命

壬子詔京官知縣並堂除內外侍從官限三日各舉可任縣令者二人犯賊連坐又詔不歷縣令人勿除監司郎官不歷外任人勿爲侍從著爲永法於是從官有互舉其子爲縣令者而子又皆貪賊論者惜之何備舉也不歷縣令不歷外任不除侍從詔明州作開班直令殿前皇城司依舊於禁軍內安排失舉之詞頗考課之條定內外更迭之法而命官之道得矣

直龍閣知潭州向子謹移知鄂州主管荆湖東路安撫司公事後二日以湖南馬步軍副總管孔彥舟爲東湖副總管屯鄂州彥舟在潭州未去也 是日江西安撫大使朱勝非始領使事於新喻縣此據勝非

八月四日所奏 癸丑曹成入漢陽軍成久屯三龍河時出兵攻德安府而李宏在鄂州軍皆乏食成率衆趨漢陽宏亦繼至權鄂州路副總管張用聞之率其親信二千餘人往成軍與孟振王林復合安撫使李允文遣使招成成曰若許人入城則秋毫無犯不爾當縱諸軍一踐踐之允文許諾遂自平湖門入城出屯於東門之外漫岡被野接連不斷既而鄂州無糧食允文謂成曰可向南自求之於是成復有反意遂率衆如江西是日李敦仁圍建昌軍後半月乃解去

甲寅中書門下省言祖宗舊法在京官吏添給各有定限次數若不別行措置無以革冗濫之弊詔行在供職官吏除本身請受外添給等不得過三色有兼職人不得過四色如遠計職斷罪批勘官司不覺察者準此此以紹興五年閏二月二十七日戶部戶中明註修入 承務郎謝俊修職郎程克俊並充詳定一司敕令所刪定官俊克家子克俊鄱陽人也

乙卯直龍閣開鼎澧鎮撫使兼知鼎州程昌寓依前知鼎州主管湖西安撫司公事時鼎之諸縣大半爲賊所據賦入絕少米貴斛直二千而養蔡兵頗衆昌寓既慨兵北援澧州又於辰陽新縣邊地要城列置諸寨調屬郡嗣丁刀弩手以助蔡兵守禦軍糧屢竭或五日纔給糯米一斛軍人鬻妻子以自活昌寓聞於朝不俟報即取辰沅邵全泗州諸司錢以贖軍又賦鼎民和預買折帛錢六萬緡自是以爲例昌寓科鼎州民戶和預買折帛錢五萬五千九百緡以贖蔡兵他書皆不見今以紹興二十九年十二月壬申授京夏所奏修入 朝奉大夫江端本主管臨安府洞霄宮初命端本知光州

端本不赴既而言者勸其避端本坐停官丙辰初許百司每旬休沐幸執因奏事上曰一日休沐不至廢事使一月閒措置得十事雖二十日休沐何害若無所施設雖窮夕何補也 丁巳賈授茂州別駕李彞復爲朝奉郎以赦彼也 是日江東安撫大使呂頤浩江西副總管楊惟忠引兵趨江州先是神武前軍統制王璣軍至饒州頤浩乃復進軍左蠡會頤浩又得開門宣贊舍人崔增之衆萬餘軍勢稍振乃命璣與增擊賊於湖口之南增大捷乘勢至江州城下而姚舜明已去矣於是李成遣其將邵友自奉新縣徑趨筠州 戊午戶部侍郎孟庚言兩浙路夏稅及和買紬絹一百六十萬餘匹半令輸價錢每匹兩千從之 己未中大夫知樞密院事宣撫處使張浚特遷通奉大夫以出使日久輿捍大敵備著忠勞也 浙西安撫大使劉光世言自去臘至今招到女真及簽軍共六百六十餘人乞補官詔補忠訓郎已下至效用甲頭內無姓名賜姓趙先是左監軍昌屯海陵光世知其衆久戍念歸乃鑄金銀銅三色爲錢文曰招納信寶皆有使押字以爲信號獲敵人之解事者貸而不殺俾密示儕輩有欲歸附者過江執錢爲信而納之自是歸者不絕遂創立奇兵赤心兩軍 庚申朝奉郎直龍閣開宣撫處使司參議官王以寧落職降三官責監蘇州酒務以寧既爲孔彥舟所逐會監察御史韓璜使湖南還劾其擅命故細之 銀青光祿大夫李綱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以綱有請也 詔趙普佐命元勳視漢蕭何宜訪其子孫量才錄用 辛酉手詔曰朕念太祖皇帝創業垂統德被萬世神祖詔封子孫一人爲安定郡王世世勿絕乃至宣和之末以太常禮部各有所主依違不決使安定之封至今不舉朕甚憫之有司其上合襲封人名遵依故事施行是日輔臣進呈次上因論此事曰太祖功德如此世襲王爵宜不爲過范宗尹曰太祖嘗云天下初定朕思得長君以撫之而授位太宗則其意專爲天下上曰朕頃在藩邸入見淵聖皇帝率用家人禮一日論及金人事嘗奏曰京師甲士雖不少然皆游惰羸弱未嘗簡練敵人若來不敗即潰耳陛下宜少避其鋒以保萬全淵聖皇帝曰朕爲祖宗守廟社稷勢不可動其後敵復犯京師朕在相州得淵聖親筆謂梅不用卿言是時近習小人爭言用兵莫感聖聽殊不量力遂至今日之禍 奉迎神主提點所言今太廟寓州逐月薦新有非地產者請得以他物代充從之

癸亥樞密院奏福建民兵都統領范汝爲欲令聽羊企宗節制上曰事有本末卿等今日所措置者末也而未原其本福建僻陋盜賊踵起得非首領不知者其疾苦乎其令監司帥臣各條上引盜及便民利物之事朕當施行之 監察御史韓璜言臣諷使令將命湖外民間疾苦法當奏聞自江西至湖南無間郡縣輿村落極目灰燼所至破殘十室九空詢其所以皆緣金人未到而潰散之兵先之金人既去而襲逐之師繼至官兵盜賊劫掠一同城市鄉村搜索殆遍盜賊既退折城未蘇官吏不務安集而更加刻剝兵將所過縱暴而唯事誅求嗷嗷之聲比比皆是民心散畔不絕如絲此臣所欲告於陛下者然道中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四十一 七五九

伏讀改元德音。不覺感泣。州縣情僞。陛下既已盡知。獨煩去苛。恩意亦已備矣。臣倦倦餘忠。欲陛下謹信詔令。務在必行。詔比降德音。寬恤事件。州縣自宜悉意奉行。違者監察案劾。御史臺察之。左武大夫京畿路提點刑獄公事權京城副留守趙倫既出奔。與權知唐州胡安中數奏金人動息。安中先以留守司之命。假授武德大夫京西南路提點刑獄公事。在唐州。至是遣人來奏事。上嘉之。詔並進三官。仍賜救書獎諭。初杜充之敗也。其中軍統制武議大夫耿進以所部去朝廷。聞進在通州。詔進以舟師赴行在。進堅子也。見三年六月

甲子。通議大夫吳敏復觀文殿學士。知潭州。充荆湖東路兵馬鈐轄。初。向子諲既移鄂。遂以降授中散大夫新江南路都轉運使湯東野知潭州。與子諲並命。會監察御史韓璜言。湖南困弊。宜遣重臣鎮守。敏時在廣西。范宗尹因薦用之。直祕閣王浚明知建州。浚明初以軍變罷。至是復用之。

乙丑。荆南鎮撫使解潛言。臣所領鎮。最為要害。而所部正兵不滿二千。本鎮東鄰鄂渚。而安撫李允文生事召亂。致李成寇犯未已。南接潭。鼎。而節制王以事輕。易無知。為孔彥舟所敗。湖外騷然。又鼎。澄程昌寓狂率自恣。近為湖寇敗於辰陽。僅以身免。此事未見潛所奏云。湖寇楊子。恐是楊華也。北連襄。漢。而未有帥臣。千里之間。人迹斷絕。乞遣精兵一軍。前來保護。蜀口。時允文軍將武功大夫康州團練使江南東路兵馬都監張崇叛去。以所部屯岳州。潛以崇知公安軍。言於朝。詔已命崇赴鼎州。不許。潛又言。峽州宜都縣在大江之南。背山而水。險阻可恃。乞移治宜都。從之。

丙寅。浙西安撫大使劉光世言。牒報金人自秦州來橫塘。詔光世極力措置。是月。金人以萬騎攻河南寄治所西碧潭。時鎮撫使翟興以乏糧。方散遣所部就食於諸邑。所在惟親兵數千。報至。人情危懼。興安坐自若。徐遣驍將彭圮往。授以方略。設伏於井谷。遇敵至。陽為奔北。金人果以精騎追之。遇伏為所擒。餘衆潰去。初。順昌盜余勝等既作亂。官吏皆散。土軍陳望素喜禍。與射士張資謀。欲舉寨應之。軍校范旺叱之曰。吾等父母妻子。皆取活於國。今力不能討賊。更助為虐。是無天地也。凶黨忿。剔其目而殺之。暴屍於市。旺妻馬氏聞之。行且哭。賊脅汗之。不從。又殺之。賊既平。屍迹在地。隱隱不沒。邑人驚異。為設香火。事聞。詔贈承信郎。更為立祠。號忠節。旺贈官在六年十月乙卯賜。廟額在三十一年。今併書之。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四十一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四十二

【紹興元年】二月戊辰朔。廣東經略司言。賊李冬至二犯英。連。韶。郴等州。冬至二者。宜章人。以軍與賊重不能保。遂與其徒作亂。自號平天大王。詔湖廣憲臣招捕。是日。祝友以其軍降於劉光世。初。友在新店。欲侵宜州。阻水不克渡。會光世遣人招之。友留其使彌旬。然後受招。時江東路兵馬鈐轄王冠在澧水。駐軍。友移書假道以趨鎮江。冠不從。友引兵擊之。冠軍大敗。友遂自句容之鎮江。光世分其軍。以友知楚州。先是。史康民在淮南。與友合軍。康民之軍極富。以金賈賂光世。光世喜。康民遂得進用。己巳。監察御史江躋為尚書吏部員外郎。禮部尚書秦檜兼侍讀。翰林學士汪藻。中書舍人胡交修並兼侍講。

朝請大夫和州無為軍鎮撫使趙霖復直祕閣。庚午。執政言。劉光世軍中乏糧。遣考功員外郎仇愈往究其實。上曰。光世一軍。月廩萬數。如此宜速為屯田之計。富直柔曰。近幸道宗具陝西弓箭手法。頗類屯田之制。范宗尹曰。容臣等細議之。愈益都人也。尚書省乞檢舉行遺常程文字。從之。改行宮禁衛所為行在皇城司。詔奉節知益陽縣魏輝臣。侯任滿陞差遣。以御史韓璜論其嘗拒鐘相也。時知漢陽軍馬友以糧乏。遣其將王成率衆渡江。犯鄂州。副總管張用率親兵登城詰問。以神臂弓射之。成乃退。朔日。李允文即以友權荆湖南路招提公事。友盡

取漢陽財物往湖南道過岳州守將吳錫棄城去率精兵數千自益陽入邵州舜臣時權州事為所逐
 馬友與錫錫先已去友遂據其地狀以五月十六日行在不知何時所遣然孔彥舟三月九日已獲潭州則友離漢陽必在
 二月也故因舜臣事附見道史言尤文以友為湖南副總管而狀中乃云招提公事今從之能克小賊紹興元年春益陽有吳錫者提兵
 七千屯本縣告邵州守臣魏舜臣乞糧不得錫以兵走邵舜臣懼而走以制安國與宰相書考之錫破邵州在今年七月四日蓋是時舜
 臣權守也
 江州兵馬副總管劉紹先以殘兵七百人赴朱勝非是日邵友以數千人犯筠州守臣朝
 請郎王庭秀與鄂州統制官修武郎傅樞方共飯開寇至即與官吏棄城走豐城縣
 辛未同知樞密院事李回言士大夫自衛信來者皆稱張俊軍行極精肅上曰朕亦聞之犯軍律者已誅
 六七人矣范宗尹曰臣以書獎其美上曰朕亦作詔勉之立功俊心忠謹惟好官職正當以此使之張守
 曰陛下深得御將之術朝請大夫葉淙鄂復直龍圖閣知洪州是日邵友犯臨江軍守臣朝奉大夫
 康倬遁去江西安撫大使司統制官吳全以其軍夜奔新喻縣倬識子也湖南人元於是朱勝非以兵少
 自新喻南去取兵於吉州

壬申初定每歲祭天地社稷如奏告之禮用權工部侍郎韓肖胄奏也詳見去年十一月甲辰
 癸酉詔張俊措置津發四川上供金帛赴行在自置宣撫司而上供悉為截留以備軍食至是戶部以將
 行大禮及行在急闕為言故有是命然川陝用度繁費如故日麻不載此今以紹興二年四月二十二日戶部申明狀錄入詔江湖福建路
 憲臣通詣所部割刷應于合起金銀錢帛赴行在亦以將行大禮也故朝奉大夫呂希純追復實文閣
 待制希純公著第三子元祐中書舍人黨新除襄陽隨州鎮撫使桑仲始受命是日以都統制復明知鄂州
 兼待制以上第二十四人進州安置

張俊始被鎮撫使之命遂還襄陽駐軍文林郎金房安撫司幹辦公事晉城續燾書於宣撫處置使
 張俊曰諱交守鄂州被荆榛保孤單屢載大盜奉朝廷法令隱然若一長城曾不得鎮撫使而仲乃得之
 是獎亂也朝廷在遠未詳仲因送之狀不然豈有舉四郡數千里之百姓委之餓虎之喙乎今仲連敗
 於安康此正天亡之時若使竟併力勦除稍中國威而以鎮撫使命竟則忠義知勦盜賊少戢矣襄陽為
 朝廷基本利害甚大相公豈可不從權易置深嘉燾言而不能用鄂州新遣曹成之後百室無一二存
 者仲俾崔明領兵二千守之明邯鄲人為遞鋪曹司有督力善戰而敢殺鄂與德安接壤鎮撫使陳規藉
 其通船運每以恩信結之明自是與規通好不絕曹規推陳規行狀桑仲為鎮撫使其副崔明別以精兵數萬屯鄂州鄂
 鄂與德安通好不絕蓋結之以恩者實所以開明之附仲也案日麻紹興二年五月五日復明中紹興二年二月六日案續
 撫使桑仲差知鄂州不云嘗受朝命行狀也趙姓之遺史云明在鄂與德安通書陳規亦藉其通船路此言有理今從之

甲戌詔江淮招討使張俊速往措置以降授中散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湯東野為本司參謀官朝廷
 始聞江州失守故有是命
 丙子臨安府觀察推官沈長卿監都稅院沈震陳祖安司理參軍葉義問並勒停時長卿等上書論范宗
 尹過失詔責以中傷大臣力肆誣毀露章臺省搖動衆情此而不懲為患滋大宗尹抗疏為請後四日乃
 殺其命長卿烏程人祖安閩縣人義問壽昌人也 盧壽鎮撫使李仲之被執也其統制軍馬武顯郎閣
 門宣贊舍人高彥以所部走廣德軍至是就招赴行在詔以其衆隸神武左軍隸左軍在
 戊寅詔禮部御史臺太常寺條具明堂合行事件中尚書省時上以嘗行大禮命近臣議之參知政事張
 守欲行給饗禮禮部尚書秦檜建言頃歲渡江冬祀儀物散失殆盡宗廟行事登樓肆赦不可悉行至於
 給饗又不及天地惟宗廟明堂似乎簡易苟採先儒之說而畧其嚴父之文志在饗帝而不拘於制度之
 未尚可或舉議遂定 詔自今盜賊令州縣極力措置毋得申奏陳乞及擅便招安用知鄂州高衛奏也
 己卯日中有黑子 淮康軍承宣使神武副軍都統制辛企宗為福建路制置使時劍南賊余汝霖余勝
 等作亂輔臣欲假辛企宗事權故有是命

辛巳禮部尚書兼侍讀秦檜參知政事龍圖閣待制孫觀時知臨安府以啟賀檜有曰盡室航海復還中
 州四方傳聞感涕交下漢蘇武節旄盡落止得屬國唐杜甫麻鞋入見乃拜拾遺未有如公獨參大政檜
 以為謙己始大怒之 徽猷閣待制知建康府趙曠旬免詔曠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直寶文閣張緝知建
 康府
 壬午延福宮使奉國軍承宣使入內侍省都知提舉禁衛軍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從所請也 初張
 榮率舟船至通州過捍海堰欲出海復歸山東水阻不得去榮遂入通州糧日盡取人為粃以食民之得
 脫者無幾是日月中黑子消伏翌日范宗尹進呈因言故事當避殿減膳今人情危懼之際恐不可以
 虛文搖動羣聽望陛下修德以消弭之臣等輔政無狀義當罷免上曰日為大陽人主之象豈關卿等惟
 在君臣同心行安民利物實事庶幾天變不至為災也 詔度支員外郎韓球所刷饒信州錢糧除應副
 張俊軍需外並發赴行在時已罷移蹕之議故有是旨

癸未詔以季秋大饗明堂江淮招討司隨軍轉運使詹至言大敵在前國勢不力請停大饗以其費佐軍
 仍督諸將分道攻守以慰在天之靈繼志述事莫大於此至桐廬人也 刑部尚書胡直儒兼侍讀 右
 諫議大夫黎確言福建盜起本於科斂誅罰民不堪命今自范汝為以下官者一二百人而聚萬衆於建
 安辛企宗坐視而不能制謝饗順從而不敢違建邵之閒雖犬一空橫屍滿道遠近謂之謝范而不敢名
 其無生理殆亦可見願稍分汝為之衆以弱其勢擇官吏信厚練達閩人素所畏愛如梁澤民張穆李范
 輩委以一路之寄汝牧守之無狀者權免二年科配使前日督從之輩得齒於民非小補也詔企宗暨放

散汝爲下見團結人兵。又詔民兵願歸農者許自便。汝爲不聽命。又詔在此

甲申詔神武前軍統制王瓌依舊聽江東安撫大使呂頤浩使喚。與江淮招討使張俊大軍犄角討捕馬進等賊。用頤浩請也。頤浩又乞俟俊至江東。令與臣約日於饒州或本路其他州縣會合計議。從之。朝奉大夫鄭望之復集英殿修撰。詔自今郡守在任改移。並俟新官合符。方得離任。二年十月

乙酉。江西安撫大使朱勝非言。方今兵患有三。曰金人。曰游寇。金人自冬涉春。不聞南渡。所謂游寇者。皆江北劇賊。自去秋以來。聚於東南。所謂土賊者。二年以來。爲害日大。原其實情。而似有可矜。南人資產素薄。比年科率煩重。願特降寬詔。稱獨苛擾。案賊吏之尤重者。舉行祖宗顯戮之典。以慰疲民。疏奏詔諸路憲臣詰諸州之科率者。餘依已降德音施行。時勝非又論東西盜賊。則欲招撫。西北劇寇。則命之以官。使流離北人。各得其所。汰彼倖老弱。與不從軍者。留其精銳。使散處諸軍。如此當不復爲患。至於江西土寇。皆因朝廷號令無定。橫斂不一。名色既多。貧民不能生。以至爲寇。臣自桂嶺而來。入衡州界。有屋無人。入潭州界。有屋無壁。入袁州界。則人屋俱無。良民無辜。情實可憫。陛下自降寬詔。擇其首領與補官。收隸軍籍。而散遣其徒。使民還業。則江西之亂。可指日平也。不然。則爲盜者日衆。勢必南軼。湖南二廣。皆不得安矣。先是勝非被命宣撫江湖三路。首訪民瘼。皆云。正稅之外。科條繁重。乃令民間陳其色目。稅米一斛。有輸及五六斛。稅錢一千。有輸及七八千者。如所謂和糶米。與所輸正稅等。而未嘗支錢。佗皆類此。勝非因論及其事。疏以萬餘言。范宗尹當國。既未嘗歷州縣。不知民間疾苦。又惡聞弊事。摘勝非所奏。十去七八。畫旨依已降赦令而已。案勝非此疏。今見於日麻者。凡一百五十字。其節略多矣。時勝非在吉州。有兵纜數千。亦非精銳。故未能之

鎮。丙戌。復秘書省。仍詔監少不並置。置承郎。著佐各一員。校書郎。正字各二員。范宗尹嘗因奏事言無史官。誠朝廷闕典。疑是復置。有崔紹祖者。爲金人所掠。自南京遁歸。詐稱越王太子保信軍承宣使。受上皇蠟詔。爲天下兵馬大元帥。與師取陷沒州郡。是日。至壽春府。和州鎮撫使趙霖以聞。詔文字不得奉行。召皇姪赴行在。霖是月辛卯。三月辛亥。得旨召赴行在。今併書之。十月戊子。行遣霖和州鎮撫使。霖死。及王亨乞奏。霖狀。皆稱爲元帥。趙不獲。蓋紹祖七月丙午。初赴。時自稱趙不獲。故也。紹祖九月乙卯。丙寅。御史臺檢法官。必致復審。聞稱所詔不實。移

御史職方。招當考。戊子。執政奏事。范宗尹問隆祐皇太后聖體。上曰。昨有少瘧風證。朕且暮未嘗敢離側。已三夕不解衣宿。頓減矣。

己丑。詔湖南馬步軍副總管孔彥舟與呂頤浩。張俊會兵討李成。頤浩開彥舟欲自袁州引兵之江西。故有是請。先是。上親筆命彥舟解圍江州。彥舟不奉詔。而上疏論成分鎮之初。不能安分。越境侵漁。以希孟嘗。春申之事。以臣料之。其敗有三。然圖之急。則禍結而民不安。圖之緩。則怨集而衆必離。蓋湖南見有劉

忠。張用之徒。環列境上。若舍近而求遠。恐九江之圍未解。而先失湖南。湖南既失。二廣必危。非計之得者也。遂以所遣成書進呈。然彥舟實不欲擊成。故爲之游說。詔彥舟分兵聽向子謹節制。親領大兵赴江西。毋失機會。

庚寅。張浚奏本司都統制曲端自開吳玠兵馬到郡。坐擁重兵。更不遣兵策應。已責海州團練使副。萬州安置。詔依已行事。理初浚自富平敗歸。始思端及王庶之言可用。庶時以朝議大夫持母喪居蜀。乃併召之。庶地近先至。力陳撫秦保蜀之策。勸浚收熙河。秦鳳兵。掘關隴以爲後圖。浚不納。求終制。不許。乃特授參議官。浚徐念端與庶必不相容。暨端至半道。但復其官。移恭州。宣撫處置使司主管機宜文字楊斌。素與庶厚。知庶怨端深。乃盛言端反以求合。又慮端復用。謂端反有實迹者十。又言端客趙彬揭榜鳳州。欲以兵迎之。秦鳳副總管吳玠亦懼端嚴明。謂端不已。庶因言於浚曰。端有反心久矣。蓋蓋圖之。會蜀人多上書爲端訟冤。浚亦畏其得衆心。始有殺端意矣。此以王之望西事記。道姓道。史。費士。魏。蜀。口。用。兵。錄。卷。修。

辛卯。尙書右司員外郎王侯知邛州。侯初除邛州。未行。復改官。都司。顧。名。侯。以。二。月。出。知。邛。州。而。日。麻。不。見。除。閣。之。日。但。於。此。日。改。除。故。繫。於。此。左武大夫秀州防禦使陳剛中同主管閩門公事。剛中。浙人。父彥。本日本者。以權倖薦至大官。言者以爲法當討論。遂寢其命。

壬辰。朝散郎新除尙書工部員外郎廖剛爲福建路提點刑獄公事。先是順昌盜余汝霖作亂。剛遣使招降之。會本路提點刑獄公事陳栢請奉祠。詔栢主管江州太平觀。而剛有是命。剛。延平人也。栢。得。剛。在。庚。宣。義。郎。新。知。太。宗。正。丞。呂。抗。提。舉。荆。湖。東。路。茶。鹽。公。事。抗。顧。子。初。見。建。炎。三。年。三。月。是。日。雨。雹。

癸巳。詔侍從臺諫條具保民弭盜。遏敵患。生國財之策。翰林學士汪藻。藻。克。小。麻。作。兵。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蓋。諫。藻。去。年。十。二。月。已。除。學。士。上駁將三說。一曰。示之以法。二曰。運之以權。三曰。別之以分。大略謂諸將過失不可不治。今陛下對大臣不過數刻。而諸將皆得出入禁中。是大臣見陛下有時。而諸將無時也。道路流傳。雖謂陛下進退人材。諸將與焉。又廟堂者具瞻之地。大臣爲天子立政事。以令四方者也。今諸將率驟謁徑至。便衣密坐。視大臣如僚友。百端營求。期於必得。朝廷豈不自卑哉。祖宗時。三衙見大臣。必執槌趨庭。肅揖而退。若等威之嚴。乃足相制。又遣將出師。詔侍從集議者。所以博衆人之見。今則諸將在焉。且諸將聽命者也。乃使之預謀。彼既各售其說。則利於公不利於私者。必不以爲可行。使於己不便於國者。必不以爲可能。欲其冒鋒鏑。趨死地。難矣。自今諸將當律以朝儀。毋數燕見。其至政事堂。亦有祖宗故事。且無使參議論之餘。則分既正。而可責其功。是三說果行。則足以取諸將矣。何難乎弭盜。何憂乎遏敵哉。若夫理財則民窮至骨。臣願陛下毋以生財爲言也。今國家所有。不過數十州。所謂生者。必生於此。數十州之民。何以堪之。惟痛加裁損。庶乎其可耳。外之可損者。軍中之冒請。內之可損者。禁中之泛取。今軍中非戰士者。率三分之二。有詭名而

請者則挾數人之名有使臣而請者則一使臣之俸兼十戰士之費有借補而請者則使支糜餼與命官一同開岳飛軍中如此者數百人州縣懼於憑陵莫敢呵詰其盜支之物可勝計哉臣竊觀禁中有時須索而戶部銀絹以萬計禮部度牒以百計者月有進焉人主用財須要有名而使有司與聞至於度牒則以虛名而權實利以濟軍與之用誠非小補幸無以方寸之紙捐以予人而不知惜也然臣復有私憂過計者自古以兵權屬人久未有不為患者蓋予之至易收之至難不早圖之後悔無及國家以三衙管軍而出一兵必待密院之符祖宗於茲蓋有深意今諸將之驕樞密院已不能制臣恐賊平之後方勞聖慮自古偏霸之國提兵者未嘗乏人豈以四海之大而寥寥如此意偏裨之中必有英雄特為二三大將抑之而不得伸爾謂宜精擇偏裨十餘人各授以兵數千直趨御前而不隸諸將合為數萬以漸銷諸將之權此萬世計也給事中陳俄言今日之計當省徭薄賦敦本厚生先以保民然後聽諸盜自相糾搆占上流據形勢恭儉節用量入為出斥內庫之藏以歸太府此引盜遏敵生財之策也中書舍人胡交修言盜賊之起惟其飢凍無聊日與死迫然後乘而為之陛下哀憫無辜詔許自新官無急征暴斂而俾安其故高下種植而無廢壞男女耕織而無懈人殺帛不可勝用則盜引而財裕矣百者翟與在西洛什伍其民為農為兵不數年雄視一方彼起於卒徒猶能屹然自立於敵巢之中而不可犯矧吾以東南二百郡欲強兵禦敵而不能為所欲為乎中書舍人洪擬言兵興累年饋餉悉出於民無屋而責屋稅無丁而責丁稅不時之需無名之斂殆無虛日所以去而為盜今閩中之盜不可急宜求所以消之江西之盜不可緩宜求所以滅之夫豐財者政事之本而節用又豐財之本是時諸將中劉光世尤橫故汪藻有是言藻書既傳諸將皆忿有令門下作論以誣文臣者其略曰今日誤國者皆文臣自蔡京壞亂紀綱王黼收復燕雲之後執政侍從以下持節則喪節守城則棄城建議者執講和之論奉使者持割地之說提兵勤王則潰散防河拒險則逃避自金人深入中原蹂躪京東西淮南之地為王臣而棄地棄民誤國敗事者皆文臣也聞有竭節死難當橫潰之衝者皆武臣也又其甚也張邦昌為僞楚劉豫為僞齊非文臣誰敢當之自此文武二途若冰炭之不合矣 詔中大夫直龍圖閣姚舜明武功大夫中州刺史劉紹先並勒停令呂頤浩軍前使喚以責後效 侍御史張延壽以內艱去位 初馮長寧既以淮寧降劉豫京西轉運使檄武功大夫范福權知蔡州福率軍民固守執僞命知陳州楊勛斬其使蔡人以聞詔加福右武大夫果州團練使朝廷猶未知長寧在僞廷乃召長寧赴行在 金人以舟載江浙所掠輜重自洪澤入淮至清河口假宣教郎國秦卿在趙瓊水寨與瓊夜劫其舟得李稅所攜戶部尚書印上之 日麻五月四日與陽鍾繼使郭仲成等分遣定安至

制軍馬遵鑾金人至密州縣收到戶部印蓋印之詞云耳今從遺史 是日雪 乙未直秘閣新江西轉運判官張穎移廣西路以其母吉氏有請特優之也 朝奉大夫趙士諒知岳州朝廷聞吳錫已去故遣士諒為守 言者請郡國經兵火處更置丁產財簿書期以半歲從之

丙申復詔諸路提刑司類省試於是川陝宣撫處置使張浚始以便宜合川陝舉人即置司類省試自是行之至今 二年六月癸卯始降旨試類省試然免小麻白 此始蓋張浚希仲楨在此年方試時未嘗降旨也

丁酉宣教郎范濂除名潮州編管坐誣誣孟忠厚且及太母也 事見去年十 二月乙酉

是月降授朝請大夫守中書舍人致仕李公彥卒年五十三 初金人至德順軍經略使劉錫遁去金人以兵少不敢由秦亭聲言分三道而獨出沿邊以掠熙寧多馬金人駐兵搜取無遺馬步軍副總管中亮大夫同州觀察使劉惟輔將遁去顧熙州尚有積粟恐敵因之以守急出悉焚之敵追及所部皆走惟輔與親信數百匿山中遣人詣夏國求附屬夏國不受其親信趙某詣金軍降金執惟輔誘之百方終不言怒粹以出惟輔奮首願坐上客曰國家不負汝一旦遂附賊邪即閉口死不復言第六將韓青者開行從惟輔為敵所擒罵敵不降而死統制官等遂以熙河降知蘭州詎谷寨高子儒開惟輔尚存固守以待及城陷先刃其家而後死子儒猶道人也金人既略熙河地遂引歸李彥琪在古原州張中孚及其弟中彥導金人劫降之趙彬引敵圍慶陽守將楊可昇堅守不降五路陷秦鳳經略使孫渥收本路兵保鳳州統領官關師古收熙河兵保鞏州左副元帥宗維既得關中地遂悉革以予偽齊 陝西全陷不見本月日熊克

書之趙姓之遺史分見四年十一月紹興元年三月末發士魏蜀日用兵錄所詳尤略案張約繼忠義錄紹興元年三月九日金人大軍回自熙河至弓門寨鈞所守蓋據宜備司案版則流矢六路在二月間無疑今併附此月末 大夫守節死義者甚衆隴州既失守朝請郎知州事劉化源不肯降敵使人守之不得死遂驅入河北販買蔬果隱民間者十年終不屈辱奉議郎通判原州米璞亦杜門謝病卒不受汚化源璞世家耀州西人皆敬之敵入鳳翔柔義郎權知扶風縣康傑與敵將馮宜戰宜愛而欲招之傑奮曰吾今也當死於陣不能死於敵宜殺之忠翊郎知天興縣李仲為敵所圍堅守不下城既陷仲曰吾豈使敵殺我遂自殺時慶陽圍急成忠郎盧大受欲會合軍民收復邠寧二州解慶陽之圍為人所告送寧州獄論死敦武郎秦州定西寨都監兼知秦州渭為敵所攻祖臂而戰及城破自刺不死金人高其節亦弗害也是時守令以城下者敵偽皆因而命之文林郎知彭陽縣李喆獨不降與其民移治境上僞命執之以獻欲官之凡三辭其後金人以為歸附命為儒林郎喆言於所司曰元係捕獲不敢受歸附之賞以其牒還之有武功大夫知環州安塞寨田敢者嘗得太祖御容欲開行南歸以獻事泄杖之死其後武功大夫秦鳳路兵馬都監劉宣以蠟書密遣人與吳玠相結且率偽將任拱等以所部歸朝約日以定有告之者取宣絲擘之其家屬配曹州玠又升渭州為平涼府去慶陽延安府名復舊州名即以叛將張中孚守平涼府中彥守秦州趙彬守慶州慕容洧守環州後中孚累遷陝西節制使兼兵馬都統中孚及李彥琪自職管中劉錫以為將而叛

年五月戊午

今奉違書之

癸卯承事郎浙西安撫大使司參議官劉寧止為兩浙轉運副使時劉光世遺直祕閣本司主管機宜文字范正與來奏事即以正與代為參議官翌日御筆遣正與直徵徵閣賜三品服遣還鎮責受祕書少監廉廣劉廷皆許自便

甲辰直祕閣福建轉運判官魯魯條具止盜利害請擇令尉罷免行錢糶米賑濟減殘破縣分上供銀上諭輔臣曰魯所奏切中時病皆可施行上因言朕每日五更初盡覽諸處奏報比明所覽略盡乃出視朝蓋上勤政如此魯海鹽人也直祕閣程俱試祕書少監直祕閣知信州吳表臣為尚書司勳員外郎降授右武大夫和州防禦使永州居住馬賊許自便武功郎和州無為軍軍馬鈴轄王亨知廬州限一月之任既而鎮撫使趙霖論其執李伸之功乃以亨為開門宜贊舍人

乙巳武德大夫光州刺史曹成爲武功大夫榮州團練使知鄂州武德大夫吉州刺史開門宜贊舍人李宏爲武功大夫貴州團練使知復州先是有詔能李允文而允文奏以張用曹成李宏馬友人馬未能交割爲詞曹鄂州不去朝廷聞成宏在鄂復聞以就命之且令勿受允文節制於是成已引兵之湖南而行在未知也承奉郎張汝舟特遷一官往池州措置軍期事務承節郎王悅道爲開門祇候以其父繼先診視太母有勞也詔孟忠厚母福國太夫人李氏特贈兩國太夫人福建制置使辛金宗言李敦仁引兵犯汀州寧化清流二縣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四十三

【紹興元年】三月戊戌朔詔海州淮陽軍兵馬鈴轄李進彥武義大夫耿進各以所部舟師聽呂頤浩節制尋並以爲江東安撫大使司統制官進彥此月丙午除進彥以乙卯除自駐蹕南京以來軍士日給食錢比數十日一輻設前是水軍統制官崔增以其衆萬有千二百人降於呂頤浩頤浩始用舊法案月支糧及料錢於是增一軍月費錢四萬四百緡米七千五百斛視五軍所給月省萬五千餘緡據史頤浩以是日奏到

庚子殿中侍御史章誼權侍御史右文殿修撰知平江府胡松年以嘗爲潛邸學官復徵飲開待制宣撫處置使張浚以富平失律上疏待罪壬寅上謂輔臣曰浚放罪詔宜早降因言浚用曲端趙哲劉錫後見其過即重譴之浚未有失安可罷也同知樞密院事李回曰須得勝浚者乃可易上曰有才而能辦事者固不少若汝汝爲國無如浚亦有入言其過朕皆不聽浚乃得安中散大夫魏滂貶秩一等以言者論其聚斂害民也滂守饒州無善狀范宗尹用爲江南東路轉運判官未上諫官劾其盜用修城錢十餘萬乃罷之令提刑司覈實後本司言滂以修城之故令民戶有稅一錢者輸四錢凡得十七萬緡其出納之籍或不可考乃命轉運司治其罪後亦寢

此爲沈與求劾范宗尹第十五事據除監司及罷黜日麻全不載但於此日書詳官亦無首尾今以該處長利司模究狀移入箇得皆治罪在今

丙午責授定國軍節度副使王宗澆復忠州團練使以救彼也輔臣進呈上曰宗澆自可用但當時用非所宜兼成里不當管軍然此淵聖皇帝外家宜與彼復張守曰祖宗時亦有成里管軍者上曰要是擇材只今諸成里豈能管軍范宗尹曰據史宗澆於二月九日丙子三月九日丙子詔以京畿第二將兵千人隸神武中軍用統制官辛永宗請也於是中軍凡六千人直祕閣提舉淮東茶鹽公事曹伯達知郴州時李冬至二叛於宜章守臣直祕閣衍聖公孔端友不能制故更遣伯達而命端友奉祠端友初見建炎二年十二月日

麻既於今年三月戊戌書勳會李冬至二等作過知州孔端友全無措置已降指揮與宮祠而六月戊寅庚子又兩書端友乞宮祠奉旨主管洪州玉隆觀蓋端友未受而自請但日麻不應重書之耳朝奉郎蘇簡監都進奏院簡樞孫也金師還自熙河至弓門寨巡檢王琦禦之金立招降旗榜改阜昌年號衆皆拜琦獨不屈

爲知平涼府張中彥執而殺之是日孔彥舟焚潭州初彥舟既據長沙而東湖安撫使向子諲在衡州之安仁不能進會馬友自江北趨潭子諲欲得人以利害說友令受招時戶部員外郎致仕上蔡賀允中適寓郡境乃爲子諲見友說之曰宋祚更興足下宜自立功名何自棄於此自古有盜賊而壽終者乎友心動改容謝允中至是彥舟爲友所逼遂焚潭州大掠公私之財而去引其兵趨衡州彥舟焚潭州作書不著月日趙姓之遺史在今

年二月今以紹興元年四月十三日

戊中以西京統制官韓京元用並權樞密院準備將領... 數百皆精銳以軍既近京用駐衛之茶陵故有是命

庚戌江淮招討使張俊復錫州初俊引兵至豫章而李成在江州其將馬進在錫州皆不進俊喜曰我已得洪州破賊必矣乃復斂兵若無人者

無本日但於三月己未獲奏至日併書之案趙姓之遺史及俊所中俊實於三月七日甲辰自洪州渡江

辛亥武寧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浙西安撫大使兼知鎮江府劉光世兼淮南京東路宣撫使揚州置司尚書省言金已渡淮而鎮揚等州未盡有人鎮守

壬子朝奉郎通判泰州馬尚就差知泰州招諭軍民歸業並與鹽場等事先是張榮在通州以地勢不利乃引舟入縮頭湖作水寨以守

捷聞光世在鎮江乃遣人願聘節制且上其功光世大喜以榮知泰州

守臣 詔樞密院準備將領徐文以所部屯臨安聽守臣孫觀節制

江縣田鹽縣有湖水所浸田一頃二十四畝提舉鹽茶司募民懇之置窰六十有七歲產鹽七十萬八千四百斤收淨息錢萬九千餘緡

米二萬斛充賑濟且易置令尉之老疾不任事者皆用詹請也初河開府免解進士李季集天文諸書號乾象通鑑

詔授下州文學後八九年而國書始備

己未張俊捷奏至上諭輔臣欲赦李成軍中脅從者范宗尹因言今日之事不可削弱上曰祖宗基業宏固倘值戎寇故劉豫李成等輩跋扈猖獗或謂止於淮上作籬落朕甚不取

寶已足備兼自艱難以來華靡之物一無用其毋進

辛酉朝請郎陳堯臣特勒停堯臣金華人宜和末為侍御史坐王黼黨斥去至是以其與秦檜有舊自列於朝乞為郡守乃以堯臣主管臨安府洞霄宮中書舍人胡交修論堯臣首議開燕為國召亂望賜貶竄

癸亥御筆近詔臣僚條具當令切務其應詔者多言將帥侵預朝權而指辛道宗為怙寵賣恩朕於任人一絲公論當令抑損以全辛氏道宗可能樞密院都承旨與外任初道宗既承密旨論者數指其招權上

未深信。會其兄福建制置使金宗諤避新除福建提點刑獄公事廖剛。詔剛易江東路。及召入。而以朝請大夫柳璩代之。璩嘗辭前一日。道宗言。先與往還。乞賜三品服。上不悅。即以手札出道宗。翌日。謂大臣曰。朕鑑往者。羣小侵紊朝廷。求章服雖小事。漸不可長。於是璩亦罷。璩合肥人。宣和間。爲部使者。以忤董貫意。掛冠去。至是復用之。廖剛易江東路。在是月戊申。召剛除璩。在甲寅。璩罷。在二月丁卯。今奉聯書之。

單州團練副使蔡懋復中大夫。皆以教。故延康殿學士陸佃追復資正殿學士。佃。越州人。崇寧尚書左丞。蘇轍執政第二十四。故資政殿學士聶昌以死事。贈文殿大學士。官子孫十人。後諡榮愍。

甲子。始下詔罪狀李成。莫有能斬首及獲成者。除節度使。賜銀萬兩。錢萬緡。且赦成軍中脅從者。初。馬進既敗。江淮招討使張俊追之。至奉新樓子莊。賊將商元據草山設伏。俊熟視見山險路狹。乃遣步兵從間道直趨山頂。殺伏奪險。遂至江州。進拒戰不勝。絕江而遁。乙丑。俊復江州。統制官楊沂中。趙密引兵進擊。又大敗之。成復還蘄州。自是俊軍有鐵山之號。

丙寅。右武大夫達州團練使胡安中。安中初以土豪假守。至是就命。詔以淮東賊馬寧息。命朝散郎郭揖提舉淮東茶鹽。專一措置復興鹽事。揖自算學得官。時論鄙之。是月。宜撫處置使張浚承制以本司參謀官起復朝議大夫王庶爲中大夫。充龍圖閣待制。知興元府。兼利夔兩路制置使。節度陝西諸路。此據應附傳。修入附傳。無月日。興元帥守。在是月。而利州知州。名。係。留統制官。溫今年五月。自利州移。利帥於興元。又與興元帥守。到。不同。當考。

王宗尹。柴斌兵二千馬。不滿百。使庶守。時敵騎已破。福津。蹂躪谷。迫武興。浚遂退保。閬州。而以端明殿學士張深爲四川制置使。與參議軍事劉子羽趨益昌。此云據應附傳。附傳不云深爲何官。而日。麻今年十月庚午。訪問四川。制置使張深。利夔兩路制置使王庶。各移文所部州軍。兼司帥。巨。並令。節制。故權附此。俟考。金人自階州引兵。犯文州。而江漲不得渡。遂還。因棄成州去。武德大夫知岷州李惟德亦率官吏以城來歸。惟德先守廊州。城既陷。敵就用之。浚錄其功。遷右武大夫。榮州刺史。惟德來歸。不。本月。日。日。奏到。奏。移。人。使。照。河。退。回。奉。差。官。措。置。招。撫。陷。沒。州。縣。故。且。附。金。人。去。照。河。之。月。當。求。作。參。考。

於是盡失陝西地。但餘階。成。岷。鳳。洮。五郡。及鳳翔府之和尙原。隴州之方山原而已。時興元帥事。章。創。倉。廩。乏。絕。師。旅。寡。弱。庶。募。民。教。之。河。東。陝。西。潰。師。多。舊。部。曲。往。往來歸。不數月。有衆二萬。襄陽鎮撫使桑仲以其將李道知隨州。道。相州人。與兄旺聚衆。其後東京留守宗澤因事斬旺。以道掌其軍。道之南也。以一軍孤立。遂依桑仲軍中。號爲寄軍。時隨州。關。守。通判州事王彥威與州縣官。洪山僧寺。主僧。慶。預。給。其。資。糧。守。洪。山。以。拒。賊。道。至。隨。逆。彥。威。以。歸。遂。掌。州。事。慶。預。亦山人也。汪。洪。外。制。有。大。洪。山。僧。寺。主。僧。承。信。即。即。云。汝。洪。山。僧。寺。主。僧。承。信。即。即。汪。洪。外。制。有。大。洪。山。僧。寺。主。僧。承。信。即。即。汪。洪。外。制。有。大。洪。山。僧。寺。主。僧。承。信。即。即。

是春。金左副元帥宗維使右都監耶律伊都將燕。雲。女。真。二。萬。騎。攻。故。遼。林。牙。達。錫。於。和。勒。端。城。調。山。西。河北夫饋。自雲中至和勒端城。經沙漠三千餘里。民無得遺。始金人犯中原。有擄掠無戰。圖計其從軍之費。及回日。所獲數倍。自立劉豫之後。南犯淮。西犯蜀。生還者少。而得不償費。人始患之。故漠北之行。民不勝其苦。伊都之軍和勒端也。失其金牌。宗維疑伊都與達錫暗合。遷其妻子於女真。伊都始貳。此據兩。編。年。松。漢。

夏四月丁卯朔。與國軍巡檢陳彥復入與國軍。軍爲李成賊黨所據。僅半年。彥始以班直授官。至是遂權軍。官撫處置使張浚承制以保康軍承宣使知秦州孫澆爲利州路經略安撫使。兼知利州。利路置經略自此始。戊辰。澆至利州。此據利州知州。名。修。入。以。興。元。帥。守。到。州。考。之。王。庶。今年三月。已到興元。不知利路經略。何以。留。帶。木。當。考。

己巳。參知政事秦檜言。臣昨與何。處。陳。過。孫。傳。張。叔。夜。同。冠。二。聖。出。繼。今。臣。偶。獲。生。還。驟。蒙。聖。獎。擢。居政府。而。處。過。庭。叔。夜。皆。死。異。域。體。骸。不。全。游。魂。無。歸。可。爲。傷。憫。欲。望。睿。慈。特。依。近。者。孫。昌。體。例。追。贈。等。官。職。仍。給。其。家。恩。澤。以。爲。死。事。之。勸。詔。贈。處。過。庭。傳。叔。夜。並。開。府。儀。同。三。司。官。子。孫。各。十。人。太。學。上。舍生高。閔。元。壘。並。賜。進。士。出。身。閔。鄆。縣。人。壘。穎。昌。人。也。二。人。以。免。省。該。德。香。故。有。是。命。應。父。當。可。止。至。西。陽。少。卿。

庚午。責授汝州團練副使邵溥復爲朝請郎。尚書戶部侍郎孟庚請諸路無額錢附經制起發。從之。於是通鈔。定帖。及。賣。精。等。錢。凡。七。色。五。色。見。建。炎。三。年。十。月。戊。戌。金左監軍昌既爲張榮所敗。自楚州渡淮而北。是日。休兵於宿遷縣之馬樂湖。

癸酉。右武大夫康州防禦使知汝州兼河東招捉使王俊爲淮康軍承宣使。俊遣閔門候高彥忠。以收復穎昌府告於朝。故有是命。朝散郎路時中。韓辦諸司審計司。時中。開封人。常以符錄爲人治病。世號路真官。故承議郎刁鞏贈直龍圖閣。先是鞏通判登州。會金人入犯。鞏率兵迎敵。至黃山館與敵遇。軍敗。力戰。身。被。七。矢。而。死。至。是。言。者。論。其。忠。特。錄。之。

甲戌。詔修日麻。用祕書少監程俱請也。自軍興。史官久廢。至是乃復。然朝廷多事。未克行。復政州爲龍州。劍川。嘉。詳。雷。鄉。建。城。辰。陽。羅。川。盈。川。泉。江。枳。縣。並。復。舊。縣。名。通。會。鎮。復。舊。鎮。名。以。朝。奉。郎。新。通。判。建。昌軍莊綽言。自大觀以後。避龍天萬載等字。更易州縣名不當也。

乙亥。詔國史日麻。事干機密。輒入本所者。流三千里。凡所見聞。因而漏泄。並行軍令。日。麻。無。此。今。以。紹。興。十。年。三。月。二十。六。日。尚。書。省。勅。修。入。監察御史韓璜守右司諫。武功大夫忠州刺史忠勇軍統制張榮爲右武大夫忠州防禦使。知秦州。浙。西。安。撫。大。使。司。統。制。官。祝。友。知。楚。州。皆。用。劉。光。世。請。也。趙。姓。之。遺。史。云。得。趙。郡。縣。使。蓋。誤。保議郎楚州淮陽軍巡檢使劉靖。改。漣。水。軍。兵。馬。監。押。承。務。郎。王。安。道。改。漣。水。軍。主。管。機。密。文。字。仍。以。楚。州。鹽。城。縣。隸。漣。水。軍。

尋詔開門祇候知漣水軍丁禎兼都統制軍馬而靖兼副統制。二人兼統制。朝請大夫王愈知無爲軍。愈德興人。嘗爲祕閣修撰。以賊敗。至是月。用趙霖請而命之。時愈未復官。尋以爲承務郎。是日。權湖南招提公事馬友引兵入潭州。此據今年六月四日。權密院所奏修入。

丁丑。刑部尚書權禮部尚書胡直儒等言。參酌皇祐詔書。將來請合祭昊天上帝。皇地祇於明堂。奉太祖太宗以配天。庶幾禮專事簡。從之。時上將行明堂禮。命有司議。初議三聖並侑。如皇祐詔書。禮部員外郎王居正以爲皇祐明堂。本非爲萬世不易之禮也。蓋古之帝王。自非建邦啟土。肇造區夏者。皆無配天之祭。故雖周之成康。漢之文景。明章。其德業非不美。然而子孫不敢推以配天。避祖宗也。聖宋崛起。非有始封之祖。則創業之祖。太祖是矣。有德之宗。太宗是矣。太祖則周之后稷。配祭於郊者也。太宗則周之文王。配祭於明堂者也。此二者不遷之法。皇祐宗祀。合祭天地。固宜以太祖太宗配。當時蓋拘於嚴父。故配帝並及於眞宗。主上紹膺大統。自眞至神。均爲祖廟。獨躋則思在於無名。並配則幾同於祿享。望以太祖太宗並配明堂。於禮爲合。宰相范宗尹是之。議遂定。天地復合祭自此始。詔館職選人供職及一年。通理四考。並自陳改京官。隆興元年八月乙丑所書可參考。宣教郎呂社提點荆湖東路刑獄公事。朝請郎知明州吳懋直。關。自陳思恭。張公裕並成明州軍費日廣。懋以第賦民錢。又得權酷之餘。軍用不乏。故擢之。戊寅。張俊捷奏至。此當是江州捷奏。但不知何十四日方到行在。上謂輔臣曰。兵既精。又治器甲。所以成功。以此知軍器當留意。朕計五軍見甲已四萬。范宗尹曰。得十萬方足。上曰。可足成之。財固當惜。然於此不宜吝也。

己卯。責授汝州團練使郭仲荀復登州防禦使。浙西安撫大使劉光世以泗州土豪徐宗誠爲保義郎。知泗州。先是沿淮水陸巡檢寇宏以其衆附於眞陽鎮副使郭仲威。仲威假宏收武郎團門祇候。充鎮撫副統制。宏誘春人。素以操舟爲業。凶狡無行。良民苦之。建炎末。與其徒張先聚衆掠舟。沿淮而下。趙立以先知泗州。宏爲水陸巡檢。先尋爲土豪所殺。宏以衆數百泊龜山下。願受仲威節制。於是國奉卿在宿遷趙瓊水寨。未有所向。乃說瓊父革。率衆與宏合軍。衆議以宗誠守泗。賊翊守盱眙。宏遂復上鳳凰州。刈民麥以食。光世即以宗誠知泗州。翊爲承信郎。通州事。時泗州無復居民。滿地荆棘而已。宏既無所向。乃以舟師犯濠州。權知州事李玠禦之。此並據趙姓之遺史附入。日麻紹興元年十一月庚寅。劉光世奏知泗州徐宗誠今年四月已後到任。而姓之繫於郭仲威被執之後。則五月也。姓之又云。宗誠以賊肆守盱眙。而光世奏中有通判賊。姓之所聞。謂宗誠紹興四年四月已酉有賊乞點檢泗州官錢。狀云。紹興元年四月十三日到任。已卯十三日也。故附於此。未知光世復以何日出徵耳。

庚辰。隆祐皇太后崩於行宮之西殿。年五十九。上自后不豫。衣不解帶者連夕。至是范宗尹等見上於殿之後閣。上哀慟甚久。諭宗尹等喪禮當從厚。朝議大夫添差通判衢州史愿直祕閣。愿燕山人。有學問。上召見而命之。愿嘗著金人亡遼錄行於世。

辛巳。詔隆祐皇太后應行典禮。並比擬欽聖憲肅皇后故事。討論以聞。朕以繼體之重。當從重服。命入內侍省副都知良邦彥都太監。領隆祐皇太后喪事。直祕閣張自牧主管江州太平觀。從所請也。（中興）政。辛巳。進呈程俱劄子。名臣列傳。是節本合與不合錄呈。上曰。初。止令進呈。朝實錄。蓋欲盡見祖宗規矩。此是朕家法。要得遵守。既進。范宗尹以下。欺仰者久之。臣留正等曰。帝王之道。雖同。其法則不必同。忠賢文典。則歸於治。豈因時制宜。各自爲一代之法。夏商周之子孫。得以繼於先王。傳世數十而長久者也。太上皇帝欲盡見祖宗規矩。且曰。此是朕家法。要得遵守。則自中興以來。致治之效。皆由於此。今日尤當率循而不忘也。

壬午。持服孟忠厚言。見了母髮。即皇太后成服。難以捨重從輕。乞用衰服行事。太常奏用欽聖憲肅皇后故事。令忠厚爲太后服衰三年。從之。詔江浙諸路上供細絹半折見絹三千。仍易輕賸赴行在。此以今年九月宜州乞減折絹。狀修入。作備並無之。

癸未。襄陽鎮撫使桑仲陷鄧州。殺右武大夫淮康軍承宣使河東招提使知汝州王俊。初。仲圍鄧州。急守臣武功郎譚竟遣人詣俊求援。俊自徽蓋山引衆赴之。竟與飲燕。俊醉。竟率衆突圍出奔。遂入蜀。仲攻城陷。執俊歸襄陽。磔之。既遂。以其副都統制李橫知鄧州。橫。高密人。嘗爲黃河壩兵。以勇自負。仲雖嗜殺。然性頗孝。或盛怒欲殺人。其母戒之。即止。每自稱桑仲本王官。終當以死報國。故能服其下焉。甲申。同知樞密院事李回爲贊宮總護使。刑部尚書胡直儒爲橋道頓遞使。神武右軍都統制韓世宗爲總管。內侍楊公弼爲都監。調三衛神武輜重越州卒千二百人穿復土。故事。園陵當置五使。議者以遺詔云。權宜擇地。攢。故第命大臣一員總護。汪藻撰贊好墓志云。李回時好修墓。欲稱園陵。好曰。上不以恢復中原爲本。外祖曾公好以江東清氣。二浙。願。朝論欲建山陵。外祖謂帝后陵寢。今存伊洛。不日復中原。即歸附矣。宜以廢宮爲名。以爲當用之。諸案皇太后遺詔已云。權宜擇地。攢。又云。所制梓宮取周書身以爲伴。日遷葬之。便不知草遺詔時。好已與議否也。浙清題名。好以四月十六日解。知此時蓋未赴江東。

乙酉。輔臣拜表請上爲隆祐服期。從之。丙戌。以皇太后崩。下詔恤刑。遣官告天地社稷宗室。望告諸陵。丁亥。詔權貨務遵守茶鹽見行成法。不得毫髮改更。務令上下孚信。入納增廣。武節郎閣門祇候浙西安撫大使司統制軍馬康淵知通州。金之犯淮東也。朝散大夫知通州呂仲道去。諭月乃還。上奏言。敵營驚傳有戴紅笠人劫寨。是爲火德勝捷之象。上惡其佞。詔貶秩三等罷去。更命劉光世選將守之。是日。宣撫處置使張浚殺責授海州團練副使曲端於恭州。端既爲利夔制置使王庶所誣。忠州防禦使知州吳玠亦憾之。乃書曲端謀反四字於手心。因侍浚立。舉以示浚。浚素知端。庶不可並立。且方倚玠爲用。恐玠不自安。庶等知之。即言端嘗作詩題柱。有指斥乘輿之意。曰。不向關中興事業。卻來江上泛漁舟。此其罪也。浚乃送端恭州獄。有武臣康隨者在。鳳翔常以事件端。鞭其背百。隨恨切骨。浚以隨提點恭州路。

刑獄端聞之曰吾其死矣呼天者數聲端有馬名鐵象日馳四百里至是連呼鐵象可惜者又數聲乃赴
 逮既至隨命獄吏焚之維之糊其口燔之以火端乾渴而死士大夫莫不惜之軍民亦皆恨恨西人以是
 亦非淺然議者謂使端不死一日得志遂其廢辱之憾端一搖足秦蜀非朝廷所有雖殺之可也建炎五年七月
 六日以武功大夫秀州防禦使為江東副總管不知此時為何官職嘗考 龜鑑曰趙普之諱孔明之諱馬謖也曲端之不用亦孔明之
 不用魏延也至於殺之太過矣況曲端誠實敢人素懷公平之譽詐立端謀端足以懼敵則端之死為可惜也然殺曲端而失關陝之
 過也用矣而保
 全蜀之功也

己丑范宗尹等表請聽政詔不允表三上乃許之

辛卯詔百官開啓天中節道場以太母初崩勿用樂直寶文閣新知建康府張鎮言奉府倉庫皆竭欲
 借錢五萬緡限一年內作三次納還如違廿伏上書詐不實之罪詔以宣州常平錢二萬緡貸之

壬辰故朝請大夫陳師錫贈直龍圖閣師錫建炎元年符殿中侍御史兼
 籍餘官第一百十六人郴州安置 徵猷開直學士陳邦光卒於僑齊

建炎知府趙名邦光以直直知建康為從日
 麻日麻加前字案邦光降敵後未嘗削職

癸巳詔自今諸軍補轉官資非奉宣帖者毋得增給請受違者令吏部及監司劾之

乙未詔臨安府秀州亭戶合給二稅依皇祐專法計實直價錢折納鹽貨先是兩浙轉運司以罷給鹽鹽
 令書本色提舉茶鹽公事梁汝嘉奏亭戶以煎鹽為生未嘗墾田於是申明行下汝嘉麗水人也

是月統制河東忠義軍馬萬養自曲垣度河歸邵興於盧氏縣鄧州人楊某有衆千餘人在河北偽稱
 信王河南鎮撫使霍興命沿河守禦官王興延致之厚其供饋楊自稱淵聖皇帝興覺之楊一夕遁去興
 遣都統董先追獲於商州殺之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四十四

【紹興元年】五月丙申朔宰相范宗尹率百官拜表請御正殿不允表三上乃許之通直郎王鉞為樞
 密院編修官銜南昌人父本仕至顯謨閣待制秦檜舅也銜通判邵州為帥臣程昌寓所劾檜遂薦用之
 王明清探獲後錄述矣先人為樞密院編修官被旨舉祖宗兵制書成高祖諱范覺民云王某所進兵制書佳朕連夕觀之至於目痛
 可改官與檜相違時秦檜參知政事素與先人議論不同雖更秩然自此去國矣王銜之男子檜之心欲用之蓋於上謂有吏才名
 適與先人偏勞相同上忽問云豈非修兵制者乎檜即應云是也詔再除樞密院(案)明清先人
 即王銜也此所云秦檜對上語疑未必然時范宗尹為相檜方進用恐未敢而說如此今不取

丁酉詔以淮南民未復業全耕威望大臣措置令江東安撫大使呂頤浩江西安撫大使朱勝非浙西安
 撫大使劉光世並兼宣撫淮南頤浩領壽春府滁和州無為軍勝非領德安府舒光州漢陽軍光世
 領真揚通泰承楚州漣水軍時李成既敗勝非乞置司洪州而江州依沿邊舊制以副帥總兵戍守上不
 許勝非奏下
 在己亥 朝奉大夫知臨江軍康倬朝奉郎通判臨江軍邱郵並貶秩一等倬衛替郵放罷坐寇至

棄城也王明清探獲後錄述矣秦檜與范覺民同在廟堂三公不相成敵檜初退欲定江西二守臣之罪臨江康倬棄城走撫州王仲山
 以城降仲山檜之婦翁也覺民欲寬之檜云不可既已投拜委質於賊什麼話不曾說豈可貸耶蓋檜欲使倬得任也
 (案)敵入江西乃建炎三年事而王仲山仲山之徒皆以次年三月開行遣此時檜在敵寨未歸也今年春檜始參知
 政事而倬以五月衛營蓋李成入寇事與仲山實不同時又李成所陷乃江州臨江與國四州軍撫州亦不在其數明清蓋誤

詔李成罷舒新黃四州鎮撫使。削奪在身官職。俟獲日依法施行。
戊戌。朔。衛大夫福州觀察使辛道宗為福建路馬步軍副總管。拱衛大夫相州防禦使張用為舒新鎮撫使。兼知新州。時用在鄂州駐軍。朝議欲討李允文。故有是命。浙西安撫大使司統制官史康民知真州。用劉光世奏也。

己亥。手詔禮部太常寺。討論隆祐皇太后合行冊禮。及奏告天地宗廟等事。取旨。初。進士黃縱上書。論隆祐皇太后頃年以誣謗廢斥。未嘗昭雪。雖復位號。然未正典禮。及冊告宗廟。朝議欲因隆祐廟庭。特行冊禮。上諭大臣。太母失位於紹聖之末。其後欽聖復之。再廢於崇寧之初。雖事出大臣。然天下不能戶曉。或得以竊議兩朝。范宗尹曰。太母聖德。人心所歸。自陛下推崇位號。海內莫不以爲當然。前後廢斥。實出章惇。蔡京。人皆知非二聖之過。上曰。然。昔高宗欲立武氏。長孫無忌。褚遂良皆以爲不可。而李勣猶曰。此陛下家事。何須問外人。帝意遂決。則隆祐之廢。出於惇。京明矣。富直柔曰。陛下推崇隆祐。天下以爲當。人亦不以尤者。廟與上皇。願陛下勿復致疑。上然之。乃命禮官討論典禮。既而禮部員外郎王居正謂國朝追冊母后。皆由前日未極尊稱之故。隆祐皇太后。雖蒙昭聖。退處道宮。而崇寧三年五月詔書。則上皇受命欽聖。肅皇后以復家婦之意。亦已明甚。崇寧初。權臣擅政。悖違典禮。以卑廢尊。是太后之隆名定位。已正於元符。而不在靖康變故之日也。謂宜專用欽聖詔書。及崇寧姦臣沮格之意。奏告天地宗廟。其冊禮不須討論。刑部尚書兼禮部尚書胡直孺等以聞。其議遂定。禮官議上在庚戌。今聯書之。紹興四年五月庚戌。中臣備上言。哲宗朝事。述載在時政記。日麻者。皆爲蔡京取旨。焚毀滅。紹興元年。有進士黃縱者。嘗繼述其父籍。沒京家所藏之錄。又嘗獲錄不全案。錄所上書。未得其本。此所云蔡京全書。未知與黃縱所進蔡京親書。復後所得。詳詳子相。關否。直微獻閣。

主官江州太平觀李彌孫勒停。初。范宗尹薦彌孫使領營田。遂召赴行在。而右諫議大夫黎確奏彌孫淫污狡妄。婦事朱勳。宗尹曰。固知彌孫小人。然但欲委之勸耕。故有此命。上曰。君子易疏。小人易親。不知者無知之何。既知彌孫小人。安可不疏。今日知田事者。應別有之。可勿召也。彌孫怒。上疏訟確所言誣誕。故有是命。彌孫以今年三月召。上語在其月已酉。臣置正等。曰。治道要務。在知下之邪正。邪正一辨。賢人君子。常樂於本朝。食飯小人。不容侍逆。以害治道。一或混淆不分。牛驥同牢。則邪正雜處。往往生事。以虛亂天下。可憐而治乎。太上皇帝登臨輔臣。深戒小人之勿用。蓋邪正辨則朝廷治。天下不足以理矣。治道要務。孰有先此者。豈特垂訓輔臣而已哉。真足以昭大訓於無窮也。中奉大夫盧襄再敘中大夫。

庚子。右金吾衛上將軍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張琳卒。蜀國長公主子也。主美宗女。嘗爲轉德軍節度使。靖康初。換授。初。馬進既敗。乃執朝請。即知興國軍李宜之。淮南。宜遁得免。至江州北岸。夜宿僧舍。宜納衣中有黃金數十兩。爲主僧所覺。遂殺之。棄其印於江中。賊在興國軍幾年。宜能調護之。無秋毫擾。民感宜之恩。爲立生祠。至是中書始奏。宜容留馬進之罪。詔罷之。而宜已死矣。辛丑。御筆賞諸軍一次。范宗尹奏。自昨稿後。已近五旬。上曰。朕不欲數稿。凡三月可省一次。今財用止

出東南數十州。不免痛加節省。若更廣用。竭民膏血。何以繼之。宗尹等曰。陛下之言及此。天下幸甚。熊克上自南渡。頗優假衛士。每兩月一賞。雲云。案今年三月一日。呂頤浩奏。自來養兵之法。止是逐月支月糧。每日常食錢一百文。并補給一次。體例。昨因自南京。旋從南來。有司失於謀始。遂開此例。幾殫國力。據此則非自南渡後始有。熊克所云。日麻。二月十九日。丙辰。詔行在禁衛諸軍。直視從親軍。數官宿衛。親軍。武備。軍三衙。軍兵。事。執。上。親。兵。軍。令。戶。部。依。例。補。給。一。次。據。此。則。轉。世。忠。等。大。軍。並。在。其。中。非。止。衛。士。也。時。政。記。後。殿。進。呈。給。散。軍。兵。御。札。先。是。月。一。篇。設。自。正。月。至。今。五。十。日。矣。上。諭。離。離。之。據。此。則。克。所。云。每。兩。月。一。賞。亦。非。也。自。正。月。至。今。凡。一。百。一。十。餘。日。上。三。次。賞。資。故。云。每。三。月。可。省。一。次。若。本。自。兩。月。二。賞。而。今。五。旬。即。給。之。則。半。年。反。增。一。次。矣。未。知。克。言。兩。月。或。傳。本。差。誤。也。

壬寅。左武大夫棣州刺史馬欽等並特補衛官。聽劉光世使喚。欽故遼彰國軍節度使。堯俊子也。宜和末。爲常勝軍統領。燕山破。爲金所得。用爲千戶。金師既去。欽與其徒數十人渡江歸劉光世軍中。光世因置以爲將。

癸卯。侍從臺諫集議隆祐皇太后諡。曰昭慈獻烈。後三日。詔恭依。甲辰。上始御正殿。用百官三請也。江西安撫大使朱勝非奏。內侍李宵隨劉紹先出戰。功係第二等。上曰。恐無此理。宵安得有戰功。毋庸行出。權貽笑四方。張守曰。不若但以傳宣之勞賞之。上曰。然。乙巳。上出太宗中興之寶。及上皇所獲元圭。以示輔臣。實上新刻者。其玉潤。視定命寶猶大半分。中書舍人洪擬轉對。論帝王之學。中彼董仲舒。王吉之言。末以章句書藝爲非帝王之事。上曰。人欲明道見禮。非學問不可。惟能務學。則知古今治亂成敗。與夫君子小人善惡之迹。善所當爲。惡所當戒。正心誠意。率由於此。范宗尹曰。人主尤以此爲先務。因奏仇仕良告其徒之言。上然之。是日。忠州防禦使秦鳳經略使吳玠及金人烏魯珠赫戰於和尙原之北。敗之。時金主晟之從姪摩哩與烏魯珠赫以數萬騎分兩道入犯。珠赫自鳳翔。二將由階。成。約。日。會。和尙原。熊克小原云。烏魯珠赫自階。成。出。散。關。秦。王。給。王。囉。囉。所。云。也。然。階。成。在。散。關。後。不。應。云。出。散。關。當。云。自。階。成。還。散。關。會。於。和尙原。乃。可。論。據。皆。江。東。人。不。知。玠。與。其。弟。統。領。官。武。翼。郎。閣。門。宣。贊。舍。人。璣。以。散。卒。數。千。人。駐。原。上。朝。問。隔。絕。軍。儲。蜀。口。地。理。又。因。之。耳。

丙午。故正議大夫何處贈觀文殿大學士。官子孫七人。初。殿中侍御史章誼論。與折衝無謀。守禦無策。堅請淵聖。再幸敵營。此陛下父兄之仇。而中國招禍之首。雖死異域。當行追貶。望賜賸典。以允公議。事既行。是日。參知政事秦檜力明其死節。深爲金人所重。上曰。處能如此。不可不示激勵。但比張叔夜等三人稍損可也。故有是命。然處建炎初。已遙除是職。今又以爲贈官。蓋中書失之。江東安撫大使司奏捕虔賊

李敦仁獲捷。時呂頤浩猶在告。參議官李承造以聞。上曰。頤浩大臣。義當體國。江西盜賊。非張俊未易辦。頤浩須少推之。如廉。爾相濟乃可。可趣令視事。李回請上親札。富直柔又乞遣中使撫問。上從之。詔承造。議郎范同。宣教郎敕令所。刑定官劉一止。修職郎王洋。並召試館職。初復故事也。既而同以內艱不果。試二人皆入等。一止所對策。極言當世之務。且曰。天下事不克濟者。患在不為。不患其難。聖人不畏多難。以因難而圖事。爾如其不為。而俟天命自回。人事自正。敵國自屈。盜賊自平。豈有此理哉。上覽之稱善。乃以一止為秘書省校書郎。洋為正字。同。江寧人。一止。歸安人。洋。資深子也。二人除命在六月庚寅令併書之。是日。真揚鎮撫使郭仲威為劉光世所執。初。仲威聞敵退。乃以其將李懷忠知揚州。而自往真州屯駐。仲威與李成有舊。聞其在九江。欲往從之。時滌。深鎮撫使劉綱以所部屯建康之雨花臺。仲威為所扼。不得進。復還揚州。謀據淮南以通劉。光世知其反。復遣前軍統制王德往捕之。官言游微淮上。至維揚。仲威迎謁於摘星臺。德手擒之。并其衆。德以功進秩一等。此以進秩之遺也。及光世歿。仲威與事於此。月又云。仲威引兵至建康。為劉綱所捕。劉光世生致之。皆誤也。案。日麻。光世歿。仲威反。狀以五月十六日到。得旨令密切捕。而後兩日。已矣。生擒仲威。光世先遣王德往。而後矣。上。也。矣。中。第云。謀與劉綱。連和。若仲威已渡江。光世無語。不言及。今。唯。則。定。令。不。復。信。

丁未。徽猷閣直學士高衡復為尚書戶部侍郎。銜始除鄂州。為李允文所拒。不得進。至是遂召用之。戊申。臨安府節度推官史祺孫。兩湖撲買坊場一千三百三十四處。為淨利錢約八十四萬緡。今未賣者五百有奇。乞募進納補官之家投買。從之。
己酉。朝奉大夫胡舜陟起復徽猷閣待制。充京畿京西淮南湖北路宣諭使。朝奉大夫直祕閣魏志崇陞直徽猷閣副之。范宗尹素善舜陟。以其方持喪。故建議遣使諭旨京畿。而有是命。
詔以米價貴。諭積粟之家。出糶三千斛以上。補官有差。
庚戌。朝請大夫主管亳州明道宮程頤。直祕閣江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
辛亥。詔以道路未通。諸路死罪囚。應奏蠲者。權令降等。斷遣。五年正月壬子復奏案。登州防禦使郭仲荀。權主管殿前司公事。自巡幸以來。三衝實無兵。名存而已。朝散郎知夔州韓迪。直徽猷閣。先是桑仲犯歸州。迪使禦之。張浚承旨除職二等。言於朝。乃有是命。是日。邵青以舟師犯太平州。初。青以樞密院水軍統制屯蕪湖。及張浚討李成。上令青受俊節制。青至池州。不得進。復還蕪湖。就糧。守臣郭偉聞之。曰。邵統制已受命討李成。安得還此。青怒。率衆欲入城。城門皆閉。青遂擁衆攻城。偉竭力拒之。
壬子。湖東安撫向子謹。奏孔彥舟犯衛。永州。詔張俊密行措置。
癸丑。昭斬郭仲威於平江市。梟其首。先是仲威焚掠平江。邦人怨之。最甚。故就誅之。責受秘書少監道州居住黃潛厚。許自便。

甲寅。樞密院言劉超。賊馬侵犯澄州。及鼎。澄界有戴進。楊靖。大段。猖獗。訪聞鄰境。施於等州。自來各有圍

結義軍。輕捷可用。及夔路兵馬。黔轄田祐。恭見統家丁於夔州把隘。欲令湖西帥臣程昌寓。夔路帥臣韓迪。密切相度。可否起發。令前來湖西。共殺賊馬。并所用錢糧。實封條畫。以聞。從之。祕閣修撰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趙令廣。為集英殿修撰。知南外宗正事。上命令廣往泉南。選宗室子育之宮。中故有是命。詔忠勇統制知秦州張榮。已下吏士四千二十九人。皆進官。用劉光世奏也。
初。呂頤浩之在相位也。聞滄州人李齊。在海中聚衆。乃白上。遣使臣董德乘海舟。費詔。授齊武翼郎。閉門宣贊舍人。使收復山東。陷沒州郡。丙辰。船乘風。誤泊福島。為范溫所得。溫以禮待二人。且詢問朝廷消息。始知上駐蹕會稽。士皆感泣。溫遂遣參軍事李植等三十二人。泛舟赴行在。且告李齊已順偽齊矣。溫農家子。初聚衆牟山。後守福島。其為人無他長。惟待人以誠。故能得衆焉。此據趙姓之遺史及溫中狀。參修齊初見趙亦無明。此據狀修入。狀云。五月二十一日。忽有海舟南來。丙辰。二十一日也。故附此。植等八月丁卯。至行在。呂頤浩遣使。亦遣史所云。案。頤浩以趙炎。四年四月。罷相去。此已論年。恐非頤浩在相位所遺。今且云爾。當考。

丁巳。詔江淮州軍。自今有金國南歸之人。費到二聖。密詔文檄。蠲蠲之類。未得奉行。具奏聽旨。違者重賞典憲。先是偽造者衆。故條約之。參知政事秦檜。乞以昨任御史中丞。致仕日本家。奏補兄彬。男。煇。恩澤文字。毀抹。更用建炎二年大札。恩例。補兄彬。文資。從之。煇。王喚。子也。檜娶喚女弟。無子。喚妻。鄭居中女。估貴而妬。檜在北方。出婦以為檜後。奏官之。至是其家。以燭見檜。檜甚喜。趙姓之遺史云。檜陷敵。王喚取王氏子。置姓秦。以為檜嗣。立名曰煇。不云誰之。子。而王明。清。檜。所。願。詳。今。從。之。

戊午。權工部侍郎兼詳定重修敕令韓肖胄。言對修政和。嘉祐。敕成。復置太府寺丞。以承奉郎章億為之。措置印給茶鹽鈔引。億。惇孫也。復長武在四年五月。沅州言。本州自熙寧末。為郡。始創營田。招置弓弩手四千人。靖康。調發。往往不歸。今軍食窘急。乞以開田募民。承佃。招補弓弩手二千人。餘助歲計。從之。先是鼎。澧。辰。沅。靖諸州。以地接蠻獠溪洞。故熙。豐。開。排。置。刀。弩。手。五。郡。合。萬。三。千。人。散。居。邊。境。教。以。武。藝。無。事。則。耕。作。自。贍。有。警。則。集。而。用。之。最為利便。後金軍調發。應援河東。或死或亡。其法浸廢矣。紹興六年十二月。已未。所。書。可。參。考。朝散郎

呂安中言。舊官給錢募戶。長催稅。近已差甲頭。宜椿其僱錢。用助經費。諸路提刑司。拘收赴行在。既而言者以差甲頭不便者五。一則小戶丁少。科差不辨。二舊每都保正長少四家。今甲頭凡三十家。破產者必乘三。夏耕秋收。一都之內。廢農業者凡六十人。則通一路有數十萬人。不容力穡。四甲頭皆耕夫。既不熟官府。且不能與形勢豪戶爭。五所差既多。爭訴必倍。於是甲頭不復差。而著戶長役錢不復給。不差甲頭在己未。其戶長役錢。五年正月壬戌。謂分率赴行在。今並廢之。

己未。手詔降榜式於諸路。應州縣因軍期不得已而貸於民者。並計所用之多寡。度物力之輕重。依式開

具務令民間通知毋得過數催理。違者竄嶺表。故朝散大夫舉仲游贈直徽猷閣以黨籍故也。秘書少監程俱言見修日麻乞下諸州搜訪建炎元以後邸報及所被受朝旨文字仍於中外臣僚先且取會二年事實應會任宰執至行在執事官有日麻合載事件如政事弛張臣僚黜陟刑賞征戰凡所見聞或私自記錄或親承聖語及所上章疏并被受詔敕與公案官文書之類並令據實鈔錄回報以憑修纂從之。

庚申翰林學士汪藻上隆祐皇太后諡議。福建制置使辛企宗奏順昌盜余勝就招若不補授名目稍高慮致滋蔓已補勝修武郎從之。是日孔彥舟自衡山引舟而下過潭州權湖南招提公事馬友以舟師迎擊之彥舟大敗遂趨岳州口官吏一城皆空彥舟無所掠進犯鄂州時鄂方大飢米斛三千五百民多餓死彥舟括軍中米糶於市財直二千鄂人皆稱揚彥舟之惠安撫使李九文遣人招彥舟彥舟聽命遂以湖東副總管屯漢陽。遺姓之遺史繫此事於四月末六日庚申七月一日潭州中朝廷聞彥舟尚在衡永開詔張俊就便措置始俊欲乘勝渡江而軍中糧乏遂屯軍九江四十餘日然後北行詔江東西及隨軍三漕臣協力應副。

辛酉給事中陳瓘充寶文閣待制知處州。瓘上疏論五失一謂宰執尙寬厚示大體而務姑息二謂寵任將臣輕授之柄遂使遺賞示恩至謂本兵大臣出其門下三謂臺諫觀望朝廷交結權倖動舉細務以塞責四謂監司郡守身自犯法豈能律姦五謂內侍之權漸盛交結將帥恐臨安之變生於不測上獎其言至是又論諸將造政事堂與大臣狎紊亂朝綱恐緩急不可用於是樞臣上章待罪諸將亦不自安瓘因力求去乃有是命。瓘所言蓋指辛企宗富直柔黎確馮益等也。翰林學士汪藻言本院出入經由隆祐殿撥官門工役不便乞權就本家供職從之。荆南鎮撫使解潛言所管五州絕戶及官田荒廢者甚多已便宜辟直祿開宗綱權屯田使中奉大夫樊寶權副使募人使耕分收子利詔以綱為鎮撫司措置營田官寶為同措置官渡江後營田自此始其後荊州軍食多仰給於營田省縣官之平焉。綱嘗為湖北轉運判官官省而罷遂為潛所辟資河中人也。

壬戌范宗尹等以國用不足奏請通直修武郎以下官上曰不至人議論否張守曰祖宗時嘗亦有此第止是齊郎李回曰此猶愈於科斂百姓上曰然大凡施設須可行於今可傳於後即善耳宗尹乃退其後遂止。承直郎以下官。見六是日邵青受劉光世招安太平州圍解初青既薄城下與其徒單德忠關在等分寨四郊開吠河水盡浚圩岸以斷援兵來路調民伐木為棧道息緩者殺而并築之一日之間與城相平賊攻具畢施遂縱火焚樓櫓剽孕婦取胎以下吉凶敵樓為破所填守臣郭偉運土實之賊不能近偉方食於城上青以礮擊其案又以矢斃其侍吏偉亦不顧相持凡九日偉募死士乘夜下城因風焚其棧道又二日決姑溪水以灌其營青病憂會光世遣使來招安翌日青遂去初青之參議官魏曉多智

偉憚之乃為書以響箭射於城外已而曦力勸青就招青怒殺曦人皆謂偉用陽言青信之也。此據遺姓之動青就招據劉光世所奏云爾然光世所奏乃以青解圍後至建康道中殺曦今且附此俟考

癸亥詔滁濠鎮撫使劉綱所部中軍牙兵等六千餘人並令神武中軍統制辛永宗遣將官統押赴行在。用綱請也。綱受命踰年卒不之鎮於是左軍統制王惟忠等以所部土人數千渡江北去綱所將者獨淮北數千人而已始綱既不能渡江盜王才因據濠之橫湖山為寨縱兵剽掠殺權知滁州梅迪俊綱即以權清流縣丞張格非代知滁州格非濮州人也時羣盜縱橫格非以數十舟依山險避之往來城中而已才以王命阻隔乃以其乘附偽齊用阜昌年號而亦受招安為閩門宣贊舍人然出沒如故。武翼大夫忠州刺史閩門宣贊舍人趙廷壽特遷武經大夫營州團練使充江南東路兵馬都監延壽自湖北渡江遂據分寧縣江東安撫大使呂頤浩遣鄉貢進士李丕等諭降之頤浩選其軍得精銳五千餘人分隸統制官巨師古閩泉姚瑞王進傅選等九軍言於朝故有是命。廷壽之赴都陽也頤浩令朝請郎分寧縣丞逢汝霖隨軍助其芻粟至是授丕忠州文學而汝霖遷一官汝霖掖縣人也。案宋史繫朝議大夫愈調卒。壬戌日

綱錢塘人宣政開以應本故屢為部使者靖康初乃廢。是月婺源財方曉上疏極論宰相范宗尹過失不報曉弋陽人也。偽齊知同州李成寇昇平寨保義郎統領蒲城縣忠義軍馬井全與戰為所殺。初馬進既為江淮招討使張俊所敗而李成猶在贛州至是俊引兵渡江至黃梅縣親與成戰成據石幢坡憑山以木石投人俊乃先遣游卒進退若爭險狀以誤之俊率衆攻險賊徒奔潰進為追兵所殺。林泉野語云後進成至贛州圍困山成遂殺馬進降於劉豫與此不同當考成遁去以餘衆降偽齊。後李成於日案後所奏云自三月二十八日收復江州為糧食匱乏坐視四十餘日且夕渡江北去則其行必在五月半間也又六月十八日已至丁家店則必敗李成當在五月六月之間今參酌附此月來

招收之。蓋信光世所云。誤以為餘黨也。詳黃榜下湖州。招在此月辛未。

己巳。初。鄧承直修武郎已下官。用宰相范宗尹請也。承直郎直二萬五千緡。修武郎直四萬五千緡。其餘以是為差。參注恩例。並依奏補出身人。其告身內更不聲說事因。第云某人奉公體國。宜加獎錄而已。

和州防禦使知邵州兼樞密院提領海船張公裕帶御器械兼職如故。詔鄂州安撫司軍馬。令直祕閣滕廣權行主管。召李允文赴行在。初。朝廷聞允文執知岳州袁植。詔以植棄城。令湖東提刑司鞠治。

今年正月癸亥。植弟國子監丞正功乞歸其喪。乃令新湖東安撫使向子謹體究。三月辛亥。既而江東安撫大使呂頤浩奏植以為允文所殺。植愛將袁袞亦詣行在。擊登聞鼓訟冤。其從者強勝又訴於御史臺。殿中侍御史章誼奏其事。參知政事張守與植素厚。乃啓上密諭江東招討使張俊。令收允文。膺始以分鎮罷京西漕。

遂在允文軍中。故有是命。罷京畿等路宣諭使副。令淮南三宣撫司遣人齎諭詔書付諸路。壬申。宰相范宗尹率百官奉上昭慈獻烈皇后證冊於太廟。費用銀塗金。冊以象簡。其文。參知政事秦檜所撰也。時太廟神主寓溫州。乃即大善寺大殿上設祖宗宮室行禮。

癸酉。詔遷人仕閩廣者。往還所給驛券並罷。甲戌。言者論諸路轉運司類省試。舉人多訟其不公。若止仍令憲臣差官。慮有私請。欲於帥臣部使者中擇文學之臣領其事。詔江東西福建廣東委帥臣呂頤浩朱勝非程邁趙存誠兩浙委憲臣施炯荆湖廣東委漕臣孫綬王次翁。其川陝路令張浚於帥臣監司內選差有出身人分鎮路分令茶鹽司選官如前。

詔存誠之子。桐晉陵人。明受中。嘗除右正言。綬。須城人。次翁。歷城人也。詔盡罷諸路官田。每路以憲臣總領措置。朝廷為擇幹辦一員佐之。時范宗尹以軍興用度不足。故有此議。令下民大以為擾。後迄不行。此為沈與求奏。宗尹第三罪張本。大理少卿朱宗直祕閣。為福建路轉運副使。於是范汝為未平。而辛企宗握兵玩寇。

一路騷然。宗入辭。言民困無聊。弄兵以延一旦之命。陛下第追還制置使。以此事付臣。可無戰而平也。時富直柔與企宗厚。幸其成功。而企宗不能制賊。反屯其衆於建之城外。

乙亥。詔朝奉郎以上陳乞致仕。未受敕而身死者。許任子。以中書有請也。朝奉大夫呂景山主管臺州崇道觀。景山。大防子。建炎初。提舉潼川府路常平。官省而罷。寓家於蜀。至是因其請而命之。是日。張琪犯宜州。琪自安吉引兵至臨安境上。前一日報至。命神武左軍都統制韓世忠分兵三千往捕之。而琪已去矣。

丁丑。詔越州申嚴門禁。時有潰兵數百。直入行在越州。泊於禹迹寺。闔城震駭。論者以為言。乃命諸門增甲士守視。命官親詣職位出入。軍馬自外至者。息屯於城外。尙書左司員外郎林之平直龍圖閣。知温州。樞密院編修官林待聘。召試官職。遂以為祕書省校書郎。待聘。平陽人。秦檜所薦也。承奉郎楊愿充樞密院編修官。愿自越州觀察推官。用薦對改秩。而有是命。武翼大夫閔門宜贊舍人池州兵馬鈐轄。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四十五

【紹興元年】六月丙寅朔。詔自今朔望遙拜二聖於殿上。百官於殿下行禮。先是上與百官並拜於廷。而中書舍人林適以為非宜。請用家人禮。故有是旨。敦武郎房湜為武翼大夫榮州刺史。知房州。用知唐州胡安中奏也。時道路猶梗。乃令安中權給差帖授之。詔河朔進士汪巨源令赴都堂審察。後未見。初。

上以大理卿王衣與僞齊相張孝純有舊。欲令衣貽書孝純使緩兵。秦檜奏衣所與孝純書。當諭以意否。上曰。以孝純守太原。固忠義可信。然今既與豫合。則其心亦未可知。若便以緩兵之意諭之。則彼知吾怯。恐遂南渡。是呼之來也。不若且令衣告無疑間之意。徐觀其事為善。

丁卯。夜寢殿後屋壞。宮人被壓者數人。吳才人驚悸得疾。翌日。上以諭輔臣。始令略嘗州治。戊辰。迪功郎諸葛行言獻國朝調典。乞為其兄國學免解進士行仁推恩。詔補行仁將仕郎。其後復獻書。

萬卷官一子。獻書在九月甲戌。初。張琪自襄安鎮引兵渡江。遂犯建康府。太平。池州諸縣。建炎四年。江東安撫大使

司參謀官劉洪道招降之。復叛去。既而統制官韓世清。張俊會兵討之。追至溧水縣。其勢窮蹙。遂受浙西安撫大使劉光世招安。詔光世揀其軍。毋令遁逸。然琪實無降意。已進兵掠安吉縣。而樞密院復下赦榜。

江東安撫大使司統制軍馬韓世清為武德大夫忠州刺史。錄掩殺張琪之功也。世清故為盜，有衆五千，及屯宜州，而世清復招納亡命，至萬五千人，月費錢十萬緡，米五千石，頗凌州縣，論者疑其復反。上以論輔臣會呂頤浩奏世清可疑，李回曰：世清近討張琪有功，未見其可疑處。上曰：頤浩之言，亦不為無理。方其未可疑，自當賞其功，如郭倬奏郭青解圍，而劉光世謂因其招安，青之去，恐或因光世，然倬之守城，亦自當賞，功過不相掩，則賞罰信矣。

上語在是月庚午，熊克小解注：世清在江東，頗有勢，頤浩方招安張琪，而世清襲擊張琪，被之頤浩，以世清襲其事，故不樂日，頤浩與三年三月，呂頤浩奏王瓌說世清事，上曰：去歲

錄故太學博士何煥子棟為將仕郎，煥，青城人，舉進士廷試第一，其弟宣義郎通判利州涪州楊賓等例，乞推恩，張浚為之請，乃有是命。詔和州威顯妃增封昭順二字，妃，麻陽侯范增女，有祠在麻湖之水寨，用鎮撫使趙霖請而命之。

戊寅，言者論朝廷暫駐江左，蓋非不得已，當為懷復之圖，頃歲駐蹕揚州，有兵數十萬，可以一戰，而斥候不明，金人奄至，卒以奔走，臨江而東，此幸相黃潛善、汪伯彥之過也。前年移蹕建康，是時兵練將勇，食足財豐，據江上不測之險，當敵人疑懼之秋，可以守矣，而舟師不設，一相異意，金人未至，先已奔走，遶海而南，此呂頤浩之過也。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陛下今歲戰守之策，安所從出？萬一事起倉猝，大臣復欲棄土地，遣人民，委府庫，脫身奔走，此豈安國家定社稷之謀乎？臣愚以為有江海則必資舟楫，戰守之具有險阻則必資郡縣防守之力，有兵將則必資馴擾，不可為將帥自衛之資，有財賦則必資運漕輸，不可為盜賊侵據之用，伏望委任大臣，早賜指畫，詔三省樞密院措置，持服前寧遠軍節度使孟忠厚，起復鎮潼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充醴泉觀使、上推恩隆祐外家，異姓無服以上親，皆進秩一等，本宗白丁子初品官，諸婦及諸女並進封號，受恩者凡五十人。

是月已時，朝臣有建議以後專配哲宗室而去，已詳前。

昭慈皇后靈駕發引，上遣奠於行宮外門，參知政事張守撰哀冊文，禮畢，易吉服還內，百僚服初喪之服，詣五雲門外奉辭，退易常服，詣常朝殿門外立班進名奉慰，故事，園陵用吉凶儀仗五千三十人，至是太常請權用五百四十四人，初，總護使李回既受命，以直顯謨閣江東副使會紆權兩浙副使充修奉官，江東轉運判官郭康伯點檢一行事務。

紆權兩浙不見日月，史臣於紹興元年十月已丑書之，實其誤矣，康伯為提點，據今年六月四日申明，諸色人衣號狀修入，史並不載，案此

時浙漕乃徐康國、方孟卿、劉寧止三人，不知何以丞用江東漕臣也。

疏論列，以為異日歸附秦陵，復用何禮，至謂會稽之山無可採，而欲取他山之石，廡禁之卒不足用，而欲謂諸郡之夫，並緣為姦，誇侈如此，豈不違太后慈儉之道，訓於是一切鑄省。

辛巳，詔文林郎越州上虞縣丞黃亮赴行在，以其言宗社大計也，黃亮之書曰：先正有言，太祖捨其子而立弟，此天下之大公也，周王薨，章聖取宗室子育之宮中，此天下之大慮也，仁宗皇帝感悟其說，詔英

祖入繼大統，文子文孫，宜君宜王，遭罹變故，不斷如帶，今有天下者，獨陛下一人而已，恭惟陛下，克己憂勤，備嘗艱難，春秋鼎盛，自當則百斯男，屬者椒糝未繁，前星不耀，孤立無助，有識寒心，天其或者深惟陛下，追念祖宗公心長慮之所及乎，崇寧以來，諛臣進說，推漢王子孫以為近屬，餘皆謂之同姓，致使昌陵以後，寂寥無聞，奔迸盡積，僅同民庶，恐祀豐於昵，仰遠天監，恭祖在上，莫肯顧歆，此二聖所以未有回鑿之期，強敵所以未有悔禍之意，中原所以未有息肩之時也，欲望陛下於伯字行下，遴選太宗諸孫，有賢德者，視秩親王，使牧九州，以待皇嗣之生，退處藩服，更加廣選宣祖太宗之裔，材武可稱之人，陞為南班，以備環列，庶幾上慰在天之靈，下係人心之望，臣本書生，白首選調，垂二十年，今將告歸，不敢緘默，位卑言高，罪當萬死，惟陛下幸赦，疏入，上讀之，大為嘆寤，簽書樞密院事富直柔從而薦之，遂有是命，黃亮，永嘉人也。

黃亮十一月已亥除察官。

壬午，權擢昭慈獻烈皇后於會稽縣之上皇村，神園方百步，下宮深一丈五寸，明器止用鉛錫，置都監巡檢各一員，衛卒百人，生日忌辰，旦望節序，排辦如天章閣之儀，改寶山證慈禪院為泰寧寺，專奉香火，賜田十頃，上事昭慈皇后備極孝愛，故園陵儀範，率用母后臨朝之比焉。是日，張琪自宣州引兵犯徽州，通泰鎮撫司統領官張憲以所部在城中，聞之，亟遁，直秘閣提點江東刑獄公事王圭見守城郭東曰：為之奈何，圭奔休寧縣，東亦繼去，民間驚潰，琪遂據其城，事聞，圭東並追一官，東勒停，圭衛替。

圭東追在初十日甲申。

張琪之叛，劉光世遣統制官右武大夫康州防禦使潘遠以所部三千人戍饒州，已而赴行在，至是行次信州之玉山，其後軍胡江等千餘人作亂，掠玉山，永豐二縣進犯衢州之江山，詔樞密院準備將領徐文自臨安往討之，時江之黨又犯弋陽，迪功郎監軍鎮撫使潘深為所殺，後官其家一人。

潘深，紹興二年十一月已未，贈承事郎，與恩澤子。會呂頤浩已遣統制官閻泉追擊叛黨，至宜黃，文乃止。

潘深饒州人，光世以四月庚午奏，江掠玉山在，此日，詔遣徐文在壬辰，江犯弋陽在七月，今聯書之。

癸未，江淮招討使張俊以大軍至瑞昌縣之丁家洲。

日，十一月六日，張俊奏，臣於六月十八日已到丁家洲下，初，俊被密旨，并收李允文，恐其拒命，乃與神武後軍統制陳思恭謀之，思恭言：允文兵向衆，須以計取，會英州編管人汪若海自江東赴貶。

若海，被論事見建炎四年八月戊子。

行至撫州，允文以書招之，招討司參議官湯東野因引若海謁俊曰：君與李節制善，盍往說之，與俱來，免盛夏提師至鄂，若海曰：與來而少保誅之，則若海為賣友，俊曰：以百口保之，若海先以書與允文曰：張少保既破李成，欲移兵指武昌，若海言：君無反狀，其屬曰：節制非朝命，且殺袁植，與留四川綱運，非反而何，惟少保言以百口相保，今有三說，劉豫新立，君能引張用之衆，擒豫以取重賞，一也，或引衆西投，宜撫司張樞密既相辟，必為君白於朝，二也，信少保百口相保之言，三也，君勿恃張用之徒為強，彼見李成既破，皆已喪魄，若知朝廷怒君，必回戈相逐矣，允文感悟，乃舉其軍東下，俊因檄若海，併招新除舒州鎮撫使張用，時用自成寧縣引兵趨分寧，為通泰鎮撫使岳飛所逼。

遂會俊於丁家洲。俊并將二軍。遣統制王偉護允文及參謀官滕膺赴行在。道經之遠。復後移文允文曰。請奉

照會。時鄂州糧且乏。而孔彥舟在漢陽。允文得牒。遂將其軍。往江州丁家洲見俊。俊分其軍。留三百人與允文回鄂州。允文怒其軍有

言。俊後怒其允文在鄂州事。遂入押赴行在所。日麻。七月十六日。俊後發鄂州。李允文人馬作過。數次差人前去。追呼到臣軍前

取管訖。據此則似俊初未嘗殺言也。今月從小麻書之。更當詳考。責受雷州別駕趙復朝散大夫。靈。并孫也。宣和中。以徽猷閣待制守杭。方

臘之亂。棄城去。詔貸死。長流昌化軍。至是始敘。甲申。昭慈獻烈皇后神主還越州。百官常服出城奉迎。上迎於殿門外。焚香退。百官進名奉慰。降充集

英殿修撰。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何志同復徽猷閣待制。尋不行。邵青自太平州以舟師泊鎮江。留三日。是日。復叛去。引兵趨江陰。

此據十一月一日知湖州葛勝仲所奏。案七月十六日到光世分析狀。稱首至湖州。葛勝仲治。復移

揚州一夕。逃去未嘗於鎮江岸下駐泊。然光世六月十八日先奏邵青招安赴鎮江府。邵青泊人船乞降

旗榜。則後報非實也。當以十九日下江。亦

光世六月二十四日所奏。故附於此日。

丙戌。中奉大夫李芑知建州。時建安民張毅等為盜。犯福州之古田。知縣事承議郎江滋遁去。芑諭降之。

安撫使程邁以聞。前一日。詔以金字牌招收。毋失機會。遂以芑守其州。芑已病不克赴。朝請郎謝綱特

遷朝散大夫。錄招降范汝為之勞也。於是同措置官修職郎陸榮亦授承直郎。並令赴行在。榮。建安人也。

是日。朝散郎知江津縣程延年渡江。晨。夜漏未盡。水暴至。延年溺死。詔官其子二人。延年。壽春人。嘗

知鄆陵縣。牧國馬。中人豫其事。羣類豪橫相勝。雖開封尹亦避之。獨數為延年屈。其死年四十六。崇安

民廖公昭聚眾為盜。范汝為所部提轄官保義郎熊志寧召募拾杖手。聲言往捕之。其意實欲為變。會神

運。又令時以舊事。謂為上所薄。停官人姚舜明。敘朝奉大夫。以呂頤浩有請也。詔降祔殿諸色祇應人各

進一官。己丑。修職郎曹浸為閣門宣贊舍人。浸。濠子也。濠。開封人。靖康中。為鳳道軍承宣使。以其父徧歷三衙管軍。未有褒錄。用遺表

恩二人。而有是命。庚寅。命權工部侍郎韓胄。管昭慈獻烈皇后神主一行事務及題神主。初命左司員外郎趙子畫。子

畫言。昭慈典禮。率用母后臨朝稱制之儀。案元德隆。宰臣王旦題寫徽名。今以庶官為之。不稱。疑是改

命。胄曰。直祕閣主管江州太平觀裴原。為荆湖西路提點刑獄公事。時湖西未置使者。而原寓居廣西

乃就。用之。言者奏。原貪財敗事。近者輒差除廣東西帥。其狂妄可知。遂疑其命。慶所除廣東西帥。不知為

存誠。許中並為廢。廢。初安南賊吳忠與其徒朱破壇。劉洞天作亂。聚眾數千人。焚上猶。南康等三縣。殺

人。或在先。今未見。巡尉進犯軍城。統制官張中彥。李山屢舉兵討之。不克。是日。江西提點刑獄公事蘇恪以從事郎田如鼈

權南康縣丞。令與朝奉大夫權通判魏彥杞往招捕。未幾。破壇為彥杞所殺。如鼈。遣兵焚賊寨。殺洞天

如鼈。大虞人也。破壇以八月壬申被殺。洞天以九月癸卯被殺。今

併。併之。吳忠。紹興二年八月辛亥所斬可考。辛卯。輔臣進呈。言者論。劉光世軍中冗費。上曰。光世一軍。蒐汰冗雜。約留兵幾何。可以贍足。范宗尹曰。今

月給錢十六萬緡。米三萬斛。若留精兵三萬人。且汰其使臣之能軟者。可以足用。上曰。俟作手書與之。如

家人禮。直示朕意。庶幾光世不疑。委曲聽命。翌日。遣容思殿候羅賈賜光世手書諭旨。仍以玉帶賜之。

尚書吏部侍郎李正民。移禮部侍郎。右諫議大夫黎確。試吏部侍郎。吏部員外郎江躋。守左司員外

郎。詔局所官吏。請御廚折倉錢。自八十千至二十千凡十一等。並減半。

癸巳。詔祕書丞李元淪。舉無根源。妄議典禮。可與外任。乃以元淪通判湖州。元淪嘗上殿。恐是疑

丁酉。徽猷閣直學士銀青光祿大夫王序落職。降二官。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序以奉祠滿歲。請于朝。詔許再任。而給事中李擢。中書舍人洪擬言其詔事。梁師成法當討論。乃有是命。詔自今堂除及舉辟差遣之人。如礙本質。並不得放上。用三省請也。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呂好問。薨於桂州。計開例外賜帛五百。錄其弟朝散郎言。問通判桂州。官給葬事。言者論靖康之變。好問身為執政。不能死節。先拜偽楚於庭。喪卹過厚。尤為不可。上不聽。第損賜帛之數而已。十月辛卯。

己亥。奉議郎知大宗正丞常同知柳州。

庚子。朝議大夫新知澧州吳革為澧川府路轉運副使。自置安撫司後。四川監司以救除者始此。詔通泰鎮撫使岳飛一軍。權留洪州。彈壓盜賊。以江淮招討使張俊將班師也。遂以飛為神武右副軍統制。宜撫處置使張浚。以便宜印造綾紙度牒。鬻之川陝。京西以助軍用。至是以聞。詔日下住罷。

辛丑。皇伯右武衛大將軍信州防禦使令話為寧州觀察使。封安定郡王。先是燕秦二王後爭襲封。久不決。禮部員外郎王居正言。燕王太祖長子。其後當襲封。議遂定。令話德昭元孫也。照寧初。首封秦王孫從式。已而更封燕王孫世清。世世。

壬寅。申命有司討論濫賞時范宗尹以上將行明堂故事。文武官遷秩且任子者衆。故舉行之。上覽條目曰。議得當否。朕不欲人以事每議及上皇聖德。翰林學士汪藻嘗言。陛下詔有司立討論之目。凡不以道而補官遷秩者。皆論如律。天下孰不以爲宜。然此法尚行於吏部。而堂除之人。則一切置而不問。是使孤寒椎鈍者。獨廢其終身。凡稍黜而有拔者。巧騰捷出於法度之外。而僥冒自如也。此豈聖朝行於天下畫一之公法乎。臣愚欲乞應今後堂除人。並先取會吏部。無有於礙討論事件。如涉討論。即依條改正。會宗尹去位。事遂不行。復置翰林天文局太史局學生。太史局五十人。天文局十人。權湖東副總管馬友在漢陽。嘗獻賀天中節銀。及是至行在。詔獎之。

癸卯。奉直大夫景興宗直祕閣知興元府。時張浚已用王庶。與宗遂改命。虔州賊陳顯聚鄉丁數千。焚掠粵都。信豐諸縣。詔趣捕之。甲辰。祕書少監程俱言。本省見獨員。今著作官闕。請用元豐故事。牒校書郎或正字暫權。詔今後特令祕書省長貳通修日曆。乙巳。朝散郎劉大中為祕書丞。大中。揚子人也。丙午。金左監軍昌自宿遷北歸。昌過東平。僞齊劉豫不出迎。使人言于昌曰。豫今爲帝矣。若相見。無拜之禮。昌怒責之。卻其獻。豫遣僞相張孝純隨而和之。昌卒不解。丁未。太尉兩浙西路安撫大使淮南揚楚等州宣撫使劉光世兼海泗州宣撫。時淮北之人歸附者甚衆。故命光世安輯之。殿中侍御史章誼言。聞邵青自太平州乘船經由鎮江府。江陰軍遂入平江之常熟。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四十六

【紹興元年】秋七月乙未朔。劉光世以枯槁生稊爲瑞。奏之。上曰。歲豐人不乏食。朝得賢輔佐。軍中有十萬鐵騎。乃可爲瑞。此外不足信。朕在潛邸時。梁開有芝草。府官皆欲上聞。朕手自碎之。不欲主此奇怪事。輔臣歎服。

臣留正等曰。天人之際。相與至密。國家將有失道之政。則有災異以爲之譴告。然則政教之修明。中相之狹洽。亦豈無符瑞以示其嘉祥乎。然而古人于災異則深警懼之。符瑞則重黜絕之。何哉。知其有災異則戒。信其爲符瑞則忘人之常情也。去其意而謹其戒。則所益不知其幾何。不然而徒以自慢而已。災益哉。此春秋所以記異不記瑞。而柳宗元正符所以謂不于其天。于其人也。太上皇帝繼圖祥瑞之說。至此乃以朝廷有賢輔鐵騎言。豈非所以示其重黜絕之意與。龜鑑曰。其于奉天也。深思政事。以盡畏天之誠。靜坐內省。以求蒼天之意。豈出非廣則深以戒人爲慮。久雨則謂求言。大雪則謂決獄。枯槁之生可稱也。吾瑞鐵騎而不瑞枯槁。誠風之獻可者也。吾寶賢能而不寶麟鳳。誠芝草則斥。獻甘則貶。于是而無祥瑞惡變異之失。詔權湖南招提公事馬友補正拱衛大夫。成州團練使。權荆湖東路副總管。時潭未有守。而奉議郎奏。辟通判張挾權州事。奏友討逐孔彥舟之勞。遂有是命。乃以挾通判潭州。先是湖西安撫使程昌寓坐貶二秩。友在潭州。措置酒法。官不造酒。但收稅酒錢。城外聽造而不得賣。城中聽賣而不得造。若酒入城。則計斗升取稅。公私利之。挾。昭慈親姑之子。今年六月四日。以昭慈遺恩。自備林郎得旨。轉一官。比類施。行。今未論。月不知何。以御是。不。議。郎。當。考。昌。寓。降。官。在。八。月。已。卯。今。併。書。之。新院太府寺丞章億。監都進奏院章儆。監登聞鼓院章侔。並與外任。以言者論。姦臣子孫不宜在朝故也。上因言。小人但不當在朝廷。至於閒慢差遣。亦當與之。豈可絕其生路。奏相曰。舉皋陶。不仁者遠。正謂不可令近君耳。上首肯。

縣所至劫掠。劉光世以烏將銳兵而不能應時。擄制者邵詩所乘皆舟楫。而光世皆平陸之兵。故國家既憑大江以爲險阻。而於舟師略不經意。今邵青小醜。光世大帥。乃敢越境深寇。使賊有大於此者。將何以禦之。臣聞古兵法。舟師有三等。其舟之大者爲陣腳船。其次爲戰船。其小者爲傳令船。蓋置陣尙持重。故用大舟。出戰尙輕捷。故用其次。至於江海波濤之間。旗幟金鼓。難以應召進退。故用小舟。由此觀之。凡舟之大小。皆可以爲守戰之備。不必皆用大舟然後濟也。望於駐蹕之地。置一水軍。帥以名將。計亦易辦。詔淮南三宣撫措置。時青已移舟通州海門鎮。而行在未知也。

戊申。詔諸路出賣官田。指揮勿行。以久佃之民失業故也。
己酉。昭慈獻烈皇后虞主往溫州太廟。上奉辭於行宮門外。宰相率百官城外奉辭。退進名奉慰。所至郡縣。長吏已下迎送於城外。朝奉郎符權權知昭州。書填僞度牒千二百餘道。爲轉運司所劾。遂遣去。詔籍其質。確瓊州人也。

庚戌。迪功郎新江西提刑司幹辦公事謝祖信爲從事郎。祖信。邵武人。獻屯田利害於朝。乃有是命。
壬子。武功大夫明州觀察使知其州史康民移知揚州。宣撫處置使張浚承制以直秘閣胡考寧知資州。朝奉郎喻汝礪知果州。開門候祗神和知文州。湘師弟子也。考寧初在京西。爲劇盜薛廣所執。用爲鄂州通判。又入王仔軍。黃潛善喜之。擢通判襄陽府。張浚入蜀。考寧從辟以行。積官朝奉大夫直秘閣。既而御史奏其狀。遂罷之。仍詔宣撫司自今毋得與守倖差遣。狀。考寧以去年十月四日到州。其罷都在今年八月已卯。

癸丑。直顯謨閣知台州鬼公爲罷。直龍圖閣知台州沈與求令疾速之任。先是天台人求珍以殺人繫獄。珍以金賂公爲之妻。遂得不死。降授承事郎知天台縣劉默言之都省及御史臺。范宗尹與公爲厚庇之。乃移默他官。命憲臣施坳究實。五月。坳依違以聞。七月。上覺其意。內批公爲先次放罷。宗尹始細。辛酉。坳依違以聞。戊申。上覺其意。內批公爲先次放罷。宗尹始細。

乙卯。朝散郎廖剛爲尙書吏部員外郎。時辛企宗奏剛招安余汝霖不當。剛上疏自辨。上曰。近數訪問臺諫。及上殿士人。皆言剛有守。必不與賊交通。富直柔。范宗尹又稱其賢。乃有是命。上諭在是。月庚戌。中書舍人
林通轉對。論金雖北去。安知不示弱以息我師。候秋高馬肥。遣李成招集瀕淮饑民。呼吸羣盜。侵軼江南。徐遣勁騎。由真揚。福山。掃虛浙右。願乘此時。聚衆積粟。蒐將閫士。以備防秋之計。今日之弊。在於兵不習戰。將不肅命。財用殫匿。民食艱鮮。州縣以軍興爲名。而措取無度。此乃腹心之疾。病。政事所當先。而盜賊四歸。尙爲病在四肢。可以漸去也。惟陛下下與大臣汲汲講圖之。初。五湖捕魚人夏寧聚其徒爲盜。後有衆千餘。專掠人以爲食。郭仲威嘗招之。不應命。至是。受劉光世招安。又有仲威餘黨出沒於淮南。亦受光世招安。皆令來長蘆。埃舟以濟。寧等無食。半月之間。復陷萬餘人。是日。始具舟迎之。由是江北鄉村。覺凋殘矣。

丁巳。降授武功大夫康州刺史韶州居住張思正許自便。通議大夫試刑部尙書胡直孺以撥宮頓遞之勢。進二官。直孺不受。

己未。昭慈獻烈皇后卒。命左監門衛大將軍士驍即內中天章閣。几筵前。行卒哭之祭。上不視事。百官進名奉慰。
辛酉。故追復觀文殿學士劉燾贈少師。後諡忠肅。以其子知開州長麻有請也。燾。渤海人。元祐尙書右僕射。燾籍

丙子。召江東安撫大使兼知池州呂頤浩赴行在。欲代范宗尹也。是日。頤浩督諸將與張琪戰于饒州城外。大敗之。琪自徽州引兵犯饒州。衆號五萬。時頤浩自左蓋班師。帳下兵不滿萬。郡人大恐。頤浩遣統制官巨師古招降之。琪詐受招誘。師古入其營。遂薄城下。統制官右武大夫宣州觀察使閻皋。頤浩愛將也。方捕盜於宜黃。走檄呼之。會皋平盜而歸。星馳以赴。頤浩召諸統兵官姚端。崔邦弼。顏孝恭。郝鼓等駐軍城外。皆令聽皋節制。端軍爲左。邦弼軍爲右。皋將中軍。頤浩自畫陣圖授之。琪兵至近郊。前軍將張俊失利。琪恃其衆。直犯中軍。皋力戰而端。邦弼兩軍夾擊。遂大破之。追奔三十里。殺賊甚衆。賊又別遣水軍分道自景德鎮來犯。頤浩遣統制官張慶。以崔增餘衆禦之。琪遁去。夜。其愛將姚興以所部詣巨師古降。琪遂走浮梁縣。復還徽州。此以呂頤浩所奏及熊克小麻。考。克。今年五月。末。案。日。麻。江。東。安。撫。司。以。八。月。九。日。奏。到。以。爲。與。乃。云。今。奉。據。城。下。寨。二。十。七。日。已。時。賊。兵。到。十。五。里。外。則。克。所。云。誤。也。又。云。賊。到。道。精。銳。爲。水。軍。分。道。而。進。頤。浩。自。將。水。軍。禦。而。所。奏。乃。云。本。司。前。期。於。郡。昌。縣。旬。集。糧。增。舊。寨。老。小。將。兵。千。人。令。統。領。官。張。慶。部。領。糧。糧。賊。兵。奪。船。四。十。餘。隻。則。非。頤。浩。自。將。也。巨。師。古。被。執。歸。來。降。克。並。不。會。今。以。頤。浩。所。奏。增。入。

壬戌。宣教郎新通判嚴州黃策直秘閣。策。吳縣人。元符末。以上書入籍坐廢。久之。上方錄用黨人。策因上疏。言昭慈獻烈皇后既過瑤華。秦陵皆有悔意。以蔡京所錄上皇聖語親札上之。故有是命。日。歷。無。此。今。以。紹。興。三。年。孟。忠。厚。奏。補。

癸亥。尙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范宗尹充觀文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初。宗尹既建討論濫賞之議。士大夫僥倖者爭排之。諸大將楊惟忠。劉光世。辛企宗。兄弟皆嘗從宗尹行軍。論者疑其亦當貶削。此。據。朱。勝。非。秀。水。錄。然。朝。廷。元。旨。止。謂。濫。作。從。軍。之。人。吏。部。侍。郎。高。衛。初。以。園。田。改。官。此。據。紹。興。二。年。二。月。章。疏。勝。非。所。云。蓋。當。時。沮。議。者。之。說。云。耳。今。略。修。潤。增。入。

者罪。又詔武臣濫賞，並免討論。令尙書省榜諭其日子子也。日麻六月十八日。有旨。武臣濫賞。並免討論。追奪案。此時尙未進呈討論文字。日麻誤也。熊克小麻亦云。高衛先上疏。詔之。乃罷武臣討論。既而李回乞罷政。云云。據克所書。亦承日麻之誤。蓋罷命既下。上終以爲難。後二日。上批。朕不欲武臣討論。乃七月十八日。而日麻所供。檢人誤在六月。日麻中如此者甚衆。

歸過君父。敏怨士大夫。可日下疑罷。七月。宗尹堅以爲可行。即日求去。翌日。遂詔直龍圖閣。開新知台州沈與求赴行在。案是日。乙卯。又一日。輔臣進呈。上曰。天下事不必堅執。至如人主有過。尙許言者極論。若違沮遏。祇須人不進言。如此則於誰有損。七月。始宗尹之建議也。柏力贊之。至是見上意堅。反以此擠宗尹。又五日。詔驛召呂頤浩。次日。遂召翰林學士汪藻。宗尹免制。曰。日者輕用人言。妄裁官箴。以廟堂之尊。而附天下之謗。以人主之孝。而暴君親之非。朕方丁寧德意。而申命於朝。汝乃廢格詔書。而持必於下。宗尹入相。踰一年。始宗尹與辛道宗兄弟往來甚密。上不樂之。及是罷。於是崇觀以來濫賞悉免討論。但命吏部審量而已。討論濫賞。初見建炎二年十月丙子。四年六月辛巳。今年七月壬寅再舉行。熊克小麻云。侍御史沈與求。錄宗尹大罪二十宗。尹力請罷政。蓋此時與求未還朝。今年九月乃用與求言。宗尹職名不詳考耳。詔曰。朝請大夫知邛州王侯。尙書右司員外郎萬格。以刻薄之資。成傅會之惡。首建討論之議。盡失士夫之心。姑示輕刑。用懲私意。可並送吏部。熊克小麻云。侯格時兼爲都司。上因諭輔臣曰。侯格既罷。自此恐紛紛不已。日後當盡勿論。恐分朋植黨。非國家福。張守曰。此陛下盛德。臣欲建議未敢。當直柔曰。前日呂頤浩。趙鼎之去。陛下與之終始。至今於宗尹復如此。聖性忠厚。天下之幸也。

甲子。命同知樞密院事李回。朝拜昭慈獻烈皇后。贊宮。先是禮官以明德權撥故事。請上行朝拜之禮。既而以道遠不可親詣。乃命回代行。是月。川陝宣撫使張浚。以直龍圖閣。利州路提點刑獄公事楊斌。爲永興軍路經略安撫使。朝散郎知巴州馮楫。爲利州路提點刑獄公事。利路提點刑獄名斌。以此月二十九日被受宜。以九月六日到。故並附此月。末但不知是時永興帥高治何地當改。武翼大夫知濠州李玠。棄城去。以巡防官張德權知州事。玠在濠州。嘗率盜縱橫之時。以嚴酷殺伐爲政。縱所部擾民。故能得軍士之情。久處危城中。金珠寶貨不可勝計。玠欲順流東下。爲鳳凰州寇宏所扼。至是玠貽書與宏通好。宏許之。玠遂挈其孥泛淮而去。僞齊劉豫以其子大中大夫知濟南府。麟爲諸路兵馬大總管。尙書左丞相。封梁國公。戶部尙書張昂兼權左丞兼門下侍郎。僞齊傳載此事。於阜昌二年。而無月。案日麻。今年八月十九日。癸未。劉光世。據僞齊。已用麟爲左相。銜故參酌。且附七月末。

八月乙丑朔。詔奉安天章閣祖宗神御於法濟院。以乘輿播越。神御猶在舟中故也。宣撫處置使張浚。妻直祕閣成都府路轉運判官宇文時中女。時已詔時中奉祠。而浚稱其有勞。承制陞時中副使。再任時中。盧中弟也。成都記。時中以八月一日陞副使。日麻時中十二月四日除副使。再任。今附初除之日。

丙寅。利州觀察使湖東馬步軍副總管孔彥舟。爲斬黃鎮撫使。兼知黃州。用張俊奏也。時彥舟在鄂州。舟多糧富。俊恐其盤據要地。故奏用之。拱衛大夫相州防禦使新除舒斬鎮撫使張用。有衆五萬。在瑞昌。後數日。俊親揀其軍。精銳者留之。老弱者許自便。有投曹成者。有投岳飛者。有投韓世忠者。有自去而爲民者。俊既并其兵。遂以用爲本軍統制。趙鼎之遺史云。俊以八月壬申親揀用軍。今並書之。案宋史。係丁卯日。武顯郎南雄州兵馬都監郭康。僞造制書。自稱奉使廉察廣東兵官。已下轉運判官章傑。覺其詐。捕送廣州。誅之。至是以聞。武功大夫康州防禦使入內侍省副都知梁邦彥。特遷昭宣使。錄贊宮之勞也。

丁卯。觀文殿學士新知潭州吳敏。爲荆湖南路宣撫使。兼知潭州。時江湖餘寇未平。而敏留居嶺右。故就用之。熊克小麻。今年六月未嘗初。舊州吳敏。方黃居涪州。范宗尹。敏復觀文殿學士。知潭州。敏以祖母年高。力辭。遂改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至是又復敏觀文之職。充廣西湖南宣撫使。案敏以靖康元年九月實涪州。建炎元年五月移柳州。已而自便。四年七月復官。今年七月甲子。除潭州。八月丁卯。除荆湖南路。南宣撫。其年十二月乙丑。改資政殿學士。洞霄宮。及先後皆差誤。不知何以如此。山東統制忠義軍馬范溫。所遣參議軍事李植。至行在。溫遣植事見今年五月丙寅。上嘉之。以溫爲武翼郎。閣門宣贊舍人。統制山東忠義軍馬。仍鑄印以賜。而植亦補承事郎。

戊辰。參知政事張守等。上對修嘉祐政和敕令格式。○百二十二卷。看詳六百四卷。詔以紹興重修敕令格式爲名。自來年頒行。中大夫直祕閣。開新。知饒州王喚。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喚以鄭居中故。積遷至大官。時方討論。故有是請。喚仲山子。鄭居中女壻。已見建炎元年四月。右司諫韓璜。論堂吏滑浩等。與討論濫賞文字。奏稱曰。吏行文書耳。恐不必罪。李回曰。如罪南都司。彼自無詞。上曰。兩都司殊刻薄。爲朝廷建議。須有忠厚之風。乃以浩送吏部。江西安撫大使朱勝非言。自正月領事至今。所降軍儲。漕司未嘗發到斗升顆粒。又六月。中給降鹽鈔七萬緡。其資次乃在同時降下一百萬緡之後。未知算清當在何時。詔委漕臣張匯。濟其軍食。匯。河南人也。勝非又別疏。論安撫大使名甚重。而無錢糧及兵。實不及一小邑。然勝非受命。踰年。遷延不進。逮張俊班師。始入城視事。論者咎之。

己巳。旨授寧遠軍節度副使汪伯彥。復正議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以參知政事張守言其才可用也。後四日。遂以伯彥爲觀文殿學士。江東安撫大使。兼知池州。權尙書工部侍郎。韓胄以修救成。落權字。大理卿王衣。權尙書刑部侍郎。尙書右司員外郎趙子畫等。各遷一官。以權貨務成。中收茶鹽香錢六百萬九萬餘緡故也。

庚午。直龍圖閣沈與求。試御史。上嘗從容言。王安石之罪。在行新法。與求對曰。誠如聖訓。然人臣立朝。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心術之邪正。揚雄名世。大儒乃爲劇秦美新之文。馮道左右賣國。得罪萬世。而王安石於漢則取雄。於五代則取道。是其心術已不正矣。施之學術。悉爲曲說。以惑亂天下。士俗委靡。節義凋喪。馴致靖康之禍。皆由此也。徽猷閣待制。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光知饒州。時饒信寇盜甫平。光方里居。

而傳官人康允之未敘乃復允之朝請大夫與光分守二郡允之行至長溪而卒

辛未刑部尚書兼侍讀胡直孺守兵部尚書

壬申吏部員外郎胡世將奏其兄唐老靖康中嘗建議除上為大元帥且為之請諡上曰當時之事亦偶

然耳何功之云張守等退而歎曰大哉王言尚書兵部員外郎陳興義試起居郎故道復奉議郎張

庭堅贈直龍圖閣庭堅廣安人元符末右正言蘇

拯援詔罷之

癸酉初命大禮復引試刑法官自渡江久廢至是舉行之

乙亥上諭輔臣曰黨籍至今追贈未畢卿等宜為朕留意程頤任伯雨張夔張舜民此四人名德尤著宜

即復贈乃贈夫直龍圖閣夫河間人元符末殿中侍御史

故有是論

丁丑命右監門衛大將軍士吉昭慈獻烈皇后神主於溫州太廟哲宗室用太常少卿蘇邁議位在昭

懷皇后之上是日韓肖胄題神主罷藏虞主於西夾室上不視事百官進名奉慰故事虞主瘞於殿後議

者以上方巡幸當埃還闕依故事施行後遂為例士吉漢王曾孫也陷金得歸及是甫至行在

戊寅參知政事張守充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侍御史沈與求言守舉汪伯彥不當守引疾乞

祠而有是命同知樞密院事李回參知政事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富直柔同知樞密院事武

德郎閣門宣贊舍人滌濠鎮撫使劉綱為兩浙東路兵馬副鈐轄詔綱不即還鎮罪當誅責以其父忠勞

特與厚貨其華從六人皆授官有差武信軍承宣使辛興宗卒特贈檢校少保安化軍節度使初宣

撫處置使張浚以書抵范宗尹報關陝曲折及以去秋出師失律上章待罪會宗尹已去位輔臣以其書

進呈上曰比屢有人言使欲行遣朕以人君用人當以大度聽其所為但責成功俟無成功責之未晚浚

又奏本司主管機宜文字傳勇擅用便宜未嘗赴司供職乞罷之尋時已在張俊軍中詔可其請浚念上

繼嗣未立是日密奏乞講明故事擇宗室之賢優禮厚養以為藩屏於是上已命選二人而浚蓋未知也

庚辰故道復端明殿學士降授奉議郎蘇軾特贈資政殿學士朝奉大夫以其孫宣教郎知蜀州符言復

官未盡也

辛巳詔尚書省復置催驅三省房及催驅六曹房范宗尹之相也事多留滯比其罷相制下省吏抱成案

就宗尹書押者不可勝計言者請命大臣相度委本省官各一員監督點檢諸房文字置籍結絕故復舊

制詔福建制置使辛企宗自建州移屯福州時帥臣程邁言下四州已為盜所殘今熊志寧等作亂

事見六恐侵軼餘郡乞遣一軍自溫台直出以備之朝廷亦以企宗玩寇故命企宗移屯會江東統制官

月丁亥

閩泉招降潘遠所部叛兵

壬午成忠郎度化縣巡檢權縣事劉僅為乘義郎閣門祇候李敦仁破度化縣僅擊去之郡守上其功故

有是命徽州言張琪復入祈門縣詔張浚遣兵捕之詔浙西安撫大使司徒制官拱衛大夫忠州刺史

王德領同州觀察使餘將士萬一千五百七十五人皆進官有差錄防江之勞也

癸未進呈劉光世所繳劉豫偽詔詔尾乃其子為左相街也上曰可見豫褊陋朝請大夫致仕周諤遜

中大夫致仕諤范純仁甥王觀子培陳瓊婦兄也元豐中嘗上疏請修京城神宗命籍其名欲加擢用元

符未上疏言章惇罪且論元符后不可配先帝寢廟遂坐廢錮至是其子從事郎淵以為請故錄之

官第一百 詔宣撫司類省試五路舉人許依舊制別項考校以陝西陷沒故優之也

乙酉詔樞密院選使臣賈蠟書賜陳蔡二郡令掩殺李成成既敗其餘黨趙端等皆來降朝廷聞成在順

昌詔知淮寧府李寶知蔡州范福合兵掩捕先是福以蔡州危棄城遁走土豪李祐馮直率軍民以守言

於朝乃以祐為淮寧順昌府蔡州鎮撫使

丙戌中奉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翁彥深復集英殿修撰

丁亥參知政事秦檜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范宗尹既免相位久虛檜昌言

曰我有二策可以發動天下或問何以不言檜曰今無相不可行也語聞遂有是命

事檜曰陛下用臣必能發動天下之士後宰相范宗尹罷上欲用檜檜已謂之宮直柔韓琦辛道宗水宗皆懼其來密勸檜為相俾

塞其進乃拜尚書右僕射秦檜嘗言檜與直柔爭進故以道宗兄弟為直柔之黨深疾之其後得政直柔無餘今乃云道宗為檜惡誤

餘見今年九月癸 詔諸路折帛錢昨每匹三千慮高下不等若一概立定有虧公私自來年令諸路漕司

各估實直中省聽候指揮約折時諸路絹直纒二千所折高民多倍費故言者以為請云

官又云自今各估以實直而節去來年自各中

戊子贈張舜民寶文閣直學士程頤任伯雨並直龍圖閣制曰朕惟周衰聖人之道不得其傳世之學者

違道以趨利捨己以為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者孰從而聽之問有老師大儒不事章句不習訓傳自

得於正心誠意之妙則曲學阿世者又從而排陷之卒使流離顛仆其禍賊於斯文甚矣爾爾潛心大業

無待而興者也方退居洛陽子弟從之孝弟忠信及進侍帷幄拂心逆旨務引君以當道由其內以察其

外以所已為而逆所未為則高明自得之學可信不疑而浮偽之徒自知其學問文采不足表見於世乃

竊其名以自售。外示恬默。中實奔競。外示樸魯。中實姦猾。外示嚴正。中實回僻。遂使天下聞其風而疾之。是不幸焉爾。朕錫以贊書。寵以延閣。所以振耀後嗣之者。以明上所與。在此不在彼也。尙其明鑒。知享此哉。先是。頤子端中。知六安軍。爲盜所殺。其孫將仕郎晟。在韓世清軍中。伯雨子承務郎先由。建炎初。啓除御營使。司主管機宜文字。不赴。至是。詔並赴行在。

人。建中右正官。兼行餘官。第二十八人。昌化軍編管。神武左軍都統制韓世忠。請以明堂恩。澤爲子忠翊郎。開門祗候亮易文資。許之。

諸將以文資錄子孫。蓋自此始。於是浙西安撫大使劉光世。已任孫正平。爲班行。既而亦請換授。遂以爲例。光世陳乞。在十一月己亥。

己丑。直祕閣浙西提舉茶鹽公事梁汝嘉言。本路歲收鈔錢一百十九萬緡。詔汝嘉及幹辦公事迪功郎方滋。主管文字修職郎蘇師德各進秩一等。明年又增五十一萬。滋。蒙孫。蒙孫人元祐。中爲御史。師德。頌孫也。頌丹。人元祐。

大理寺丞梁藻奏。諸鎮帥臣。授受文資者。並令赴行在。呈試程文。以觀素所蘊習。然後等第推恩。從之。

庚寅。銀青光祿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綱復資政殿大學士。通議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許翰。中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邵。並復端明殿學士。初。綱既奉祠。久之未敘。右文殿修撰胡安國。嘗獻殿議。論言如網才氣。亦不易得。特以疏直。幾至殺身。舉行辯雪。稍復故官。庶使後來。幸相赤心爲國者。不懼不報。至是以改元德音。而有此命。勒停人王庭秀。敘承議郎。詔募人往河南。伺金。齊事宜。且持蠟書。緝撫忠義之人。保聚者。至汴京。人給錢七十千。還日有驗。授保義郎。徐州等第賞給。

辛卯。尙書右僕射秦檜。爲明堂大禮使。參知政事李回。爲禮儀使。兼禮衛使。同知樞密院事富直柔。爲禮器使。兼禮頓使。五使不置。局令三省禮房專行。自是遂爲故事。右司諫韓璘。論新除觀文殿學士江東安撫大使汪伯彥。爲相。誤國不當用。不報。疏再上。上曰。治天下。蔽以一言。曰公而已。朕亦安得而私。乃詔伯彥。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職如舊。秦檜之少也。嘗從伯彥游學。至是伯彥雖罷相。而因得職名。蓋檜力也。林景野記云。檜拜右僕射。若誤國之相。汪伯彥嘗復其官。與之宮祠。以報舊恩。

道病卒。張浚言其在夔州捍寇有勞。故有是命。上行之死。當在趙炎四年。秋。或可移附其年七月末。詔停官人降授右武大夫和州防禦使。漢州居住辛彥宗。許自便。彥宗提舉承興。秦鳳。路保甲兼提刑。張浚案其罪。貶秩五等。至是用赦而復之。

壬辰。直祕閣知太平州郭偉。令再任。以土人武節郎致仕儲宏等。舉留也。時新守通直郎方承已視事。偉行至鎮江。而返承附子城拒之。偉乃借用兵馬都監印。蒞事於班春堂。事聞。詔停承官。而偉以守城功。陞

直徽猷閣。既而言者論偉貪殘。亦罷去。驗年獄具。承坐負祿罰金云。日曆。今年九月丙辰。偉降職名。十月丁卯。偉中承不令。還任承中。偉有誠。詔提刑司。體究十一月乙未。尙書省勅會。方承。遂拒教命。而開城門。不令郭偉入。城突刺。又中直祕閣。有劫朝庭之意。詔方承先次勅停。令赴提議府取勅。庚子。臣。尙書。郭偉。有入已。賊入。千。實行判罰之也。乞放罷。取勅。詔偉先次放罷之。四月丙戌。刑部大理寺。狀。提議府。勅。方承。虛失。祿。養。要占。越。道。案。發。郭。偉。等。事。法。司。稱。准。條。私。罪。杖。罰。七。勅。有。旨。字。斷。洪。邁。奕。聖。已。志。當。陰。圭。山。投。民。事。清。簡。房。官。者。樂。之。紹。興。初。過。守。郭。偉。等。不。遵。更。本。守。守。方。承。不。能。候。送。人。舉。免。德。郭。開。子。城。拒。之。三。已。中。朝。廷。乞。補。請。告。月。日。方。君。乃。借。用。兵。馬。司。印。蒞。事。遂。通。所。記。本。來。差。誤。今。不。取。

詔夏國曆日自今更不頒賜。爲係敵國故也。

癸巳。朝請郎守大理少卿王綱。進秩一等。綱爲郎刑部。歲中。取正死罪囚五人。徒流已下甚衆。故有是命。

停官人郭雍。復爲朝請郎。停官人郭雍。復爲朝請郎。

是月。吏部員外郎。剛言。古者天子必有親兵。實自將之。所以備不虞而強主威。使無太阿倒持之悔。漢北軍。唐神策之類是也。祖宗軍制尤嚴。如三衙四廂所統之兵。關防周盡。今此軍稍廢。所恃以備非常者。諸將外衛之兵而已。臣願稽舊制。選精銳十數萬人。以爲親兵。直自將之。居則以爲衛。動則爲中軍。此強弱枝之道。最今日急務。昔段秀實嘗爲唐德宗言。臂猶猛虎。所以百獸畏者。爪牙也。爪牙廢。則狐豚特犬。皆能爲敵。正謂是也。願陛下留神毋忽。初。武功大夫。榮州團練使知鄂州。曹成。雖受官爵。稱兵如故。自鄂。岳引兵。數萬。掠湖。西。先是。比部員外郎。方俟。高。避亂。乞主管。岳州。明道宮。居沅。湘間。安撫使。程昌。寓。用。便。宜。檄。高。權。沅。州。事。成。掩。至。城。下。沅。城。小。而。惡。高。晝。夜。廬。城。上。召。士。豪。集。丁。壯。以。守。成。食。盡。引。去。與。知。復。州。李。宏。合。軍。屯。瀏。陽。縣。既。而。二。人。有。不。相。下。之。心。成。引。衆。攻。宏。宏。遂。奔。潭。州。湖。東。副。總。管。馬。友。宏。屯。於。湘。陰。而。成。亦。移。屯。攸。縣。曹成。圖。沅。州。據。萬。俟。高。蓋。誌。不。得。年。月。案。明。年。正。月。癸。丑。柳。州。成。成。以。八。月。開。至。攸。縣。故。并。附。此。尚。初。見。建。炎。二。年。五。月。其。餘。即。及。奉。祠。月。日。史。皆。失。之。修職郎知攸縣。范寅。遷。聞。成。掩。至。走。連。州。避。之。寅。避。建。陽。人。也。斬黃鎮撫使孔彥舟。在鄂州受命。遂以所部知黃州。

神武前軍統制王瓌知池州。檢校少保建武軍節度使江西馬步軍副都總管楊惟忠知江州。並兼沿江安撫使。各將本部軍馬之任。其後繼令尚書省應副。（舊）宋史 湖東安撫司言曹成、李宏犯潭州之劉

陽。昭趙吳敏捕那廣西軍馬。前來潭州之任。屏捍二廣。斬逆義校尉李世臣於越州市。世臣、敦仁弟也。世臣既為官軍所獲。而敦仁據虔化縣仙山。叛服未定。江西安撫大使朱勝非自為文檄。募太學生彭世

純往招之。不數日。敦仁與其從二十餘人請降。然尚未解甲。後錄其功。以世純為右迪功郎。（舊）宋史 事於今年五月

仍云。世純誘敦仁出降。然後諸郡解嚴。蓋因勝非行遣所書也。其敦仁雖受招。仍犯虔化縣。十月丙寅。勝非

遣勝非十二月甲戌。詔賜勝非等討之。或謂因勝非而再叛。亦未可知。今參酌附此。世純明年十月丙寅。勝非

使司書寫機密文字張浚特改承務郎。以其弟浚請以恩駕所遊一官回授也。朝散郎吳必明知邵武軍時盜賊蜂起。守臣朝奉大夫張公庠不能制。言者請擇能吏。遂命必明代之。必明、崇安人也。

戊戌。刑部奏軍士黃德等劫殺案目。其從二人。俟於岸次。刑寺欲原死。上曰。強盜不分首從。此何用貸。朕居常不敢食生物。懼多殺也。盜於此時。須當殺以止殺。官直柔曰。物不當死。雖蚤蚤可矜。其當死。雖人不

可恕。上甚以為然。詔統制官李復與所部軍將四百五十人。隸神武中軍。其民兵九百餘人皆縱之。復與

浙西安撫大使劉光世奏。邵青窮蹙。恐其絕洋犯明州。詔樞密院准備將領徐文以舟師屯定海縣。召朝奉大夫陸欽彥赴行在。令成都府津道。欽彥、建炎初提舉陝西茶馬。因事罷去。至是復官。（舊）宋史

五年以左中奉大夫為宣謀。己亥。詔文臣寄祿官依元祐法分左右字。職罪人更不帶。以示區別。用樞密院編修官楊愿請也。其后選

人亦如之。（舊）宋史 資政殿學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葉夢得為江東安撫大使。兼知建康府。兼

壽春等六州宣撫使。宣撫處置使張浚承制以中大夫劉錡為夔州路轉運副使。右文殿修撰提舉毫

州明道宮劉觀知遂寧府。浚又言。朝請郎楊晟悖執持詭計。覬求高官。包藏禍心。常幸時變。公肆狂悖。鼓

惑衆聽。望賜竄黜。詔浚一面施行。先是浚以便宜授晟悖官。至中大夫直徽猷閣。及是盡奪之。觀辭

不赴。（舊）宋史 晟悖所遺官職不得其年月。案日麻紹興七年十一月乙巳。晟悖以左朝請郎。是夜。雷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四十七

【紹興元年】九月甲午朔。宣撫處置使張浚奏邊事。上謂輔臣曰。金人既去。陝西必可經理。荆楚以南。亦

須措置。庶幾形勢相應。有收復之漸。秦檜唯唯奉調。中書舍人席益兼權直學士院。（舊）宋史 熊克小麻在八月。蓋因

給事中王掇罷為顯謨閣待制。知嚴州。先是侍御史沈與求奏。檜專事僞誕。不當用。不報。檜求去。乃有

是命。中書言池、江二州地勢僻險。失祖宗分道置帥之意。詔江東西路帥臣復還建康府。洪州舊治。

熊克小麻在八月。庚辰。今從日麻。女真人古裕特補修武郎。開門祇候。賜姓趙。古裕自楚州歸劉光世軍中。故錄之。

乙未。親衛大夫寧州觀察使章淵求差遣。上曰。淵以宣和皇后季弟。義當敦睦。然其人素不循理。難以出

入禁闈。故斥遠之。朕不敢以公爵示私恩。密院可與一遠。恐居官有過。難以行法。已而以淵為福建路

副總管。（舊）宋史 淵除總管日麻不書。今以紹興三年三月二十三日淵乞官詞狀增入。殿中侍御史章誼守大理卿。劉豫之從弟與為疆吏所獲。詔送

處州。丙申。直寶文閣。知建康府張綱移饒州。徽猷閣待制新知饒州李光移婺州。右文殿修撰江東安撫大使

司參謀官權知池州劉洪道移宜州。時復以建康為帥府。而江、池皆命武臣。故三人改命。温州觀察使

前軍統制王璣以其軍討琪然後之鎮。日麻宜州申張琪九月七日假犯本州城下七日庚子也十月辛未江東安

壬寅江西安撫大使兼知江州朱勝非言本州殘破之後闕官甚多無人願就欲乞州縣文武官到任一年及任滿各轉一官選人任滿通理四考改合入官後不為例從之

與遣餘辦公事文林郎任直清部契丹降人赴行在至召對直清具奏西洛艱危之狀及陵寢事上欽歎久之以直清為宣教郎直祕閣賜五品服進與三官為武功大夫加忠州團練使

甲辰中書舍人胡交修洪擬並試給事中中書舍人林通充實文閣待制知廣州秘書少監程俱為中書舍人尋詔俱免召試直徽猷閣添差兩浙轉運副使方孟卿為尚書右司郎中右文殿修撰知温州盧

府錢糧已費十三萬貫石公私騷然而賊未可睥睨況劉光世兵將類多西北人一旦從事江海間有掉賊不能飲食者況能與賊較勝負於矢石間哉先是光世奏已遣統制官王德討青又奏青窮蹙朝廷以

凡可慮者五事疏奏遂趣光世招降之禮部言自今應賢良方正科乞並用從官三人薦舉不如所舉者坐之故事開試六題以五通為合格及是侍郎李正民員外郎王居正言今復科之初使士大夫徒能

丙午左奉直大夫王質為淮南東路營田副使上召對使往鎮江與劉光世同集其事質謂子也

丁未詔樞密院每半年遣使臣二員往河南省視諸陵因撫問所屯將士用起居郎陳興義請也命湖東馬步軍副總管馬友移屯鄂州尚書省請下江浙福建諸州造甲五千副兩浙之整衛明湖州平江府江西之虔吉洪撫州各共千五百福建千二百饒信州八百遂州令通判一員董其事所費以上供折帛錢支從之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四十七

八四五

庚戌命右監門衛大將軍士苞朝饗太廟神主於温州

辛亥合祭天地於明堂太祖太宗並配赦天下諸州守臣更不帶節制管內軍馬免殘破州縣耕牛稅一年越州會得解舉人並免將來文解一次諸路大辟可免奏案緣道路未通並聽減等決遣

李氏後唐李氏後漢劉氏後周柴氏郭氏子孫並各與一班行名曰錄用元符末上書人子孫應遇兵道棄小兒十五歲以下者聽諸色人收養即從其姓諸盜許一月自首自新前罪一切勿問

壬子嗣濮王仲湜請合西南外宗正為一司以省官吏事下給舍中書舍人胡交修等言泉州乏財不許是時兩外宗子女婚合五百餘人歲費錢九萬緡

癸丑鎮南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呂頤浩拜少保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

甲寅尚書戶部侍郎孟庚試戶部尚書詔官兩浙錢氏子孫嫡長者一人以赦書所未及故也

君自大而自美也豈禮也哉然而人之常情莫不好大而悅美故人之為是言者亦或不以為非今太上皇帝以教文奪大為悖

紆自陳係元符黨特遷之也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四十七

八四七

石繼新法始。方安石秉政。布以親戚最先引用。聚斂剝削之事。布皆與謀。逮建中靖國初。故相韓忠彥守正持重。布為右相。每留身以破壞忠彥所為。卒逐忠彥而京城之勢者布也。至紹聖間。與章惇爭權。乍合乍離。皆出為身。本非國計。紆在宣和間。奔走閹寺門下。蓋以交結而取官爵矣。近乃撰造正論。以欺廟堂。望賜追奪。紆遂罷去。

乙卯。贈故朝奉郎知岳州袁植直龍圖閣。官其家二人。於是編管人汪若海亦復承務郎。以誘說李允文之功也。張俊因奏若海為招討副幹辦公事。上問輔臣。始知若海得罪之因。乃曰。若容在軍中。恐為俊累。後有罪者。亦必援例。第勿許之朕自諭俊也。

丙辰。呂頤浩言。先平內寇。然後可以禦外侮。今李成摧破。李允文革面。張用招安。李敦仁已敗。江淮惟張琪。邵青兩寇。不久必可蕩平。惟閩中之寇不一。又孔彥舟據鄂。馬友據潭。曹成李宏在湖南。江西之間。而鄂。廣。襄。富。鄴。掠南。雄。英。詔諸郡。賊兵多寡不等。然閩中之寇最急。廣東之寇次之。蓋閩中。去行在不遠。二廣未經殘破。若非疾速剿除。為患不細。詔樞密院措畫。朝請大夫傅亮勸停。雲安軍。亮既從張浚西行。以夏國道梗。不果使。浚俾知秦州。又移途寧府。亮縱其從卒擾民。浚能之。亮頗歛望。浚言於朝。故有是命。宜讓郎兩浙轉運副使劉寧止。直龍圖閣。以寧止自言建勳勤王。嘗典餉事。而賞典未及故也。

丁巳。集英殿修撰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沈晦復徵徵閣待制。中奉大夫王義叔復直徵徵閣。義叔嘗為戶部侍郎。今復職已卑。非舊典也。是日。金房鎮撫使王彥收李忠於秦郊店。忠走降劉豫。初。曹端既為程千秋所殺。事見建炎三年十一月丁未。忠自稱京西南路副總管。為端報仇。擾於京西。漸犯金州。謀入蜀。遂中宣撫司。乞下洋州關隘。照會張浚以為憂。乃遣提舉一行事務關門宣贊舍人顏孝隆。稟議宣撫。蓋諒馳詣金州。以慰撫為名。探其意。且以黃敕除忠知商州。兼永興軍路總管。孝隆至軍中。為所劫。以狀白浚。言忠實有兵二十餘萬。諒規知白浚乞為備。浚恐孝隆為忠所殺。委利夔路制置使王庶收接忠入關。仍散處其衆於梁洋境內。庶檄忠令解甲給隊而入。忠去關二十里駐兵。回翔月餘。無解甲意。一夕。殺孝隆。遁去。遂攻金州。彥率兵禦之。忠沈於善戰。其下多河北驍果。官軍與戰。輒不利。一日。彥遣兵與忠戰於豐里。令提舉官趙橫率統領官門瑋駐於山上。為之策應。彥乘高視之。官軍少卻。彥麾橫救之。不應。官軍遂敗。彥退舍秦郊。忠遂陷關。彥令將士盡伏山谷間。候旗幟。焚積聚。若將遁者。募死士得千餘人。設伏以俟。其至戰之。一日。彥度忠長驅且入郡城。夜半。分官軍為三。以遏其衝。晨。賊果大至。官軍逆戰。聲震山谷。勝負未分。俄伏騎張兩翼繞出。忠大敗。追襲至永興軍之秦嶺。會下。庶遣偏將鹿晟。馮賽來援。賽由間道乘

之。斬其將曹威等三人。浚錄其功。以彥為拱衛大夫。温州觀察使。奏初除隆德府路經略使。自盧氏從邵隆至興元府。故庶用之。孝隆。博州人。後贈果州團練使。案初見建炎三年八月乙酉。其公適作王庶傳。稱李忠為庶字。蓋李忠亦自是一人。建炎初。犯襄陽。為王師所殺。此已久公適實誤也。

戊午。觀文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范宗尹落職。用侍御史沈與求奏也。與求言。宗尹罷相制麻。止言沮格詔令。恐後有議論者。不知其端。妄謂宰相與天子爭可否。未為失職。去年敵騎將欲北歸。韓世忠於大江中流。以舟師邀擊。臣僚數請。號召上流舟師。相為應援。宗尹坐視不恤。敵人果自上流乘風縱火。而世忠孤軍挫衄。及敵騎留屯天長。六合之間。趙立等營請乘舟合共擊之。宗尹以謂無事生事。沮止其謀。卒致立等相繼屠滅。罪一也。宗尹充位一年。略無措置。但將江東西湖南湖北祖宗所定路分。朝改暮易。有同兒戲。罪二也。出帳盡賣係官田屯。使二百年安業之民。怨怒紛起。罪三也。黜爵之令。一切增價。且如修武告饑。四萬五千緡。朝廷以此拋降。例須抑配。設法罔民。罪四也。討論之事。陛下累諭不從。卒致騰洶。罪五也。宗尹每事判呈。實粟堂吏至有印押空名敕劄。付之胥吏。隨事書填。賄賂公行。罪六也。糊議討論之初。本欲假借此名。拔擢非類。摻紳介胥之士。皆謂宗尹背國從偽。罪在十惡。此宜大討論者。罪七也。士大夫守節不回者。未嘗肯薦一人。至欲雪吳玠。莫憐。徐乘哲等罪名。引用顏博文。章罪八也。曾慥指斥國家。語言不順。宗尹以僥倖吳玠之婿。而欺陛下。除儲江西轉運判官。罪九也。宗尹與范瑄厚善。寄居洪州。受其黃金百兩。聞玠之死。居常恨之。罪十也。宗尹自知不協人望。乃陰結閩門蓋公佐。內侍康誥。刺探宮禁。傳漏語言。欲因希旨之言。專為固寵之計。罪十一也。宗尹洩事一年。身任宰相。乃建議不歷知縣。不除郎官。蓋緣宗尹以通功郎王居正改京秩除省郎。恐後人援例。遂塞其路。既降指揮之後。所除監司。多非曾歷知縣之人。舞文便事。罪十二也。策試中書。本求人望。宗尹乃以吏職楊球者。亦預召試。罪十三也。京畿宜諭。雖三尺童子。知其未可。宗尹徒欲起復胡舜陟。召真從班。故設此使命。罪十四也。宗尹妻孥寄居洪州。公受賄賂。家問一至。輒有差除。如賊吏魏滂。緣其門僧請託。遂除監司。又令使臣筆貼定價。出賣差遣。罪十五也。結下相之士。倡言於衆。以為朝廷若相宗尹。四方盜賊。自然衰息。既而不驗。復使王居正之徒。為之說曰。張邦昌奉迎太母。宗尹有力。陛下以此用之。惑衆自媒。罪十六也。晁公為妻取受珍金銀。使公為改換殺人公事案節。減落刑名。宗尹挾情庇之。不肯根究。至煩中批放罷罪。十有七也。宗尹拜相之初。即與何之辰。正舊名。繼得差遣。罪十有八也。顯黜言事之臣。至謂投鼠忌器。罪十有九也。

案七月癸亥。宗尹罷相。沈與求條具六罪。二十此附錄一條。俟考。望特下臣章。明正其罪。庶為萬世之戒。故有是命。與求所謂何之辰。蓋何昌言也。時以奉議郎調監全州酒稅。於是與曾慥皆罷。二人罷命在十月乙丑。顯謨閣待制新知嚴州李擢。徵猷開待制新知温州席益並降充集英殿修撰。以沈與求論擢有罪。而益任職日淺。不當除待制故也。詔福建轉運使毋得贖贖所部州縣。抑勒士民出助軍餞物。令提刑察之。先是漕司以軍食費廣。乃論福

州士居陳義夫等願以一錢之產均出十錢因遣官徧諭下四郡徵餉開直學士知潭州恭崇禮言本州新經楊勳侵擾之後已嘗均敷民間錢八萬緡不可再有科斂事聞故有是命承事郎蔡延世特進二官建昌軍進士蔡孟容補下州文學李敦仁之犯建昌也延世率民兵捍賊敦仁敗去城以故得全已未詔以江湖寇盜多賈賦不繼命戶部尚書孟庚領江東西湖東等路宜諭制置使使理財治盜尚書省言近給賣新告價值高太變轉不行乞減教武郎爲三萬緡承直郎爲五千緡其餘以是爲差仍不作進納理爲官戶免試注官從之

庚申初措置河南諸鎮屯田侍御史沈與求亦言今欲因沿江荒閒之田募人屯耕用爲籩落兼資儲餉此誠計之得者乃陳屯田利害爲古今集議上下二卷上詔付戶部後亦未克行附傳載此事於明年卷恐誤今從日麻繫此(案)宋史

已未勅傳人張灝復朝散郎充徵餉開待制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灝孝純子靖康末爲河東都轉運使坐失汾州送雲安軍編管至是悉復之

辛酉詔應四方有爲謀策能還兩宮者實封以開可行有效嘗以王爵賞之翰林學士汪藻充龍圖閣直學士知湖州孫觀撰藻墓誌載藻知湖州仍領日麻事其實據藻克小麻不深考又因而書之已辨正修入詳見二年十月麻長并注顯謨閣直學士致仕翟汝文復爲翰

林學士學士院職名在今年三月給事中胡交修兼權直學士院學士院職名在十月而日麻與漢汝文除日同下蓋汪藻克小麻因之今從日麻尚書吏部侍郎黎確高衛並爲徵餉開待制確知漳州衛知撫州徵餉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李彌大徵餉開待制新知婺州李光並試吏部侍郎吏部員外郎胡世將秘書省校書郎劉一止並爲監察御史一止首上疏論君子小人用否之辨以謂天下之治乘君子成之不足一小人敗之有餘君子雖衆道則孤小人雖寡勢易蔓且是時朝廷將遣世將出使故擢用之右文殿修撰新知宣州劉洪道復徵餉開待制呂頤浩薦之也名河南鎮府使翟與所部軍曰忠護時與屯伊陽山寨餉道既絕上自武功大夫下至義兵日給糧二升而已至春艱食又或無支然其下無叛去者論其忠勤故錫住名焉

壬戌遣監察御史胡世將督捕福建諸盜吏部員外郎廖剛言比江南探報事宜頗致懷慮臣謂周防津岸申嚴斥埃在今日最爲機要而鑿與或當順動預宜經理自得報以來未聞朝廷措畫建康鄱陽勞未暇議自會稽以南惟永嘉與福唐所當留意永嘉之險可恃與否臣所不知如閩之四境南控大海三面皆重山峻嶺稍加人力不復可犯不得已至於幸閩則凡供億之事必資它路致於海上而兵環駐於四境閩人無所困苦斯可安矣願速令本路增修寨柵以備不時之巡盜雖未息願賜曲赦因遣重臣往宣德音使潢池赤子得以自新悉爲我用剛所云江南探報未見當考然臣料今歲敵其勢分必無南渡之事望姑寬聖念以幸天下

癸亥以明堂禮畢命同知樞密院事富直柔恭謝越州天慶觀温州守臣恭謝景靈宮是秋金左副元帥宗維盡遷郡州居民以其城爲元帥府凡民之當遷者止許攜籠篋其錢穀器用皆留之右都監耶律伊都至和勒端城達錫林牙率餘衆北遊伊都以食盡不克窮追而還時盜賊愈多宗維用大同尹高慶裔計令竊盜賊一錢以上皆死雲中有一人拾遺錢於市慶裔立斬之肅慶知平陽府有行人披蓑於蔬圃亦斬之民知均死由是竊盜少衰而劫盜日盛慶裔又請諸路州郡置地牢深三丈分三隔死囚居其下徒流居其中管杖居其上外起夾城圍以重墻宗維從而行之宗維患百姓南歸及四方竊細入境慶裔請禁諸路百姓不得擅離本貫欲出行則具人數行李以告五保鄰人及百人長巷長次所司保明以申州府方給番漢公據以行市肆驗之以嚮飲食客舍驗之以安止至則繳之於官回則易之以還在路上限一舍遠限若不告而出者決沙袋二百仍不許全家出及告出而轉至他處於是人行不以緩急動彌旬日始得就道且又甚有所費小商細民坐困閭里莫能出入道路寂然幾無人迹矣河東南路兵馬都總管蕭慶招降太行紅巾首領齊贊武淵賈敢等送於宗維盡殺之於獄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四十八

【紹興元年】冬十月甲子朔龍圖閣待制知臨安府孫觀提舉江州太平觀以集英殿修撰新知温州席益代之觀不爲呂頤浩秦檜所喜故引疾而有是命責授單州團練副使宋喚復朝請大夫喚摩曾孫摩安陸人皇祐中宰相蔡攸妻弟也靖康初以徵餉開待制爲江淮發運副使坐累責永州至是復官奉祠而言者以爲罪反昭著乃罷予祠之命

乙丑詔曰黨錮之論自古病之本朝自章惇蔡京首建元祐之黨至崇寧宣和間委任一相則天下人材不歸蔡京則歸王黼之門矣恭聞太上內禪之日已自悔爲姦臣蒙蔽乃屬其大臣令輔淵聖盡用司馬光政事逮朕嗣位以來遵用太上玉音追復元祐諸臣僚官職我又錄用其子孫亦欲破朋黨之論也方今國削而迫殊乏賢能幹繼之士與其圖治而於推擇除授之際尙以蔡京王黼門人爲嫌似未通變自今應京黼門人實有材能者公舉而器使之庶幾人人自竭以濟艱難之運時呂頤浩爲政喜用材吏以其多出京黼之門恐爲言者所指乃白上下此詔焉參知政事李回不爲呂頤浩所喜力勾免能爲資政殿學士江西安撫大使兼知洪州回罷政日麻不載會罷免門亦無之皆不可曉張克誠於九月甲寅日麻十月二日乙丑回與執政同加恩當帶參知政事街四日丁卯方許回辭免江西新命克其誤也況宋時

非尚在江西未獲。回何由使除洪州權。給事中洪擬試吏部尚書。尚書右司員外郎趙子畫試太常少卿。

降授朝奉大夫權江東安撫大使司參議官姚舜明考功員外郎仇念為左右司員外郎朝散郎主管江州太平觀潘良貴為考功員外郎朝奉郎主管臨安府洞霄宮樓煇為兵部員外郎煇永康人秦桧所薦也。太常少卿蘇運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歐陽懋請補外。皆命為徵獻閣待制出守。懋初見建炎元年言者以其非舊典爭之。乃並改集英殿修撰。遷知處州。懋知婺州。二人改命在是月丁丑。右武大夫榮州團練使江南東路馬步軍副總管巨師古為神武後軍統制。

丙寅降觀文殿學士宣奉大夫江西安撫大使新知洪州兼淮南宣撫使朱勝非為中大夫分司南京江州居住時侍御史沈與求論勝非避事辭難。且言馬進陷九江由勝非赴鎮太緩故敗。勝非以寄錄官分務不帶卿監官中書失之也。勝非家傳云勝非嘗論鎮使處置地方之狀又謂安撫大使名甚重而實不及一小邑上皆是之而當軸者不樂。願官者指其遲遲之罪實官居住。案呂頤浩初秉政與勝非無嫌又勝非所論乃范宗尹時事願指胡為不棄之今不取。詔自今諸郡守臣改移及罷罷者並不俟新官先次罷任。令轉運使選以次廉幹官權行主管其帥臣則令監司權攝以言者奏罷罷之人無所顧忌藉肆為不法故也。直顯謨閣江東轉運副使王琮直祕閣福建轉運使朱宗並罷。張邦昌之僧位也。二人自庶官擢為侍從至是用言者奏而斥之。初命福建制置使辛企宗移屯福州。八月而企宗留南劍州不進。呂頤浩聞之是日下堂劄詰責企宗。仍令掛量賊勢如不能措置即具以聞。當別遣將會范汝為請屯福州就糧。企宗懼得罪乃言初受命招提盜賊已招提過二十三萬餘人汝為元係謝鸞等統轄之人已令陸棠說諭赴軍前公參矣詔企宗保制置使毋得分彼此。速往福州措置。

丁卯詔直祕閣李允文就大理寺賜死。坐擁兵跋扈。集英殿修撰知嚴州柳約權尙書戶部侍郎。詔朝請郎耿延禧復龍圖閣學士中書舍人程俱言京城之陷。皆由延禧父子專以和議阻天下勤王之兵。二聖未還。艱危未濟。而乃起自廢放。盡還舊職。何以慰天下之公議。詔延禧復徵獻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寶文閣直學士趙子樸提舉萬壽觀。責授汝州團練副使陳宥復昭宣使貴州防禦使。提舉江州太平觀以救彼也。初方臘之亂。令中奉大夫張宛提點兩浙刑獄。挺身遁去。詔貸死。長流昌化軍。至是已彼舊官。復以明堂恩還直祕閣。言者奏其罪。命乃寢。宛武進人也。吏部言元祐黨籍及元符上書三等邪人。渡江籍記各已散失。欲令逐家子孫。各錄告救於照自陳。從之。既而直祕閣黃策以蔡京所書黨碑及國子監所刊印黨籍上書人名來上。詔付吏部。

戊辰詔寶文閣待制新知廣州林通當苗劉之亂。首請納祿。可除龍圖閣直學士以寵其節。日麻於戊辰丁丑兩書會要在

十四日丁丑。蓋出。詔之日今從初旨。己巳登州防禦使權主管殿前司公事郭仲荀復護國軍承宣使侍親軍步軍都指揮使。主管殿前司公事。中奉大夫虞襄復為太中大夫。襄始坐事僞廷貶。至是盡復之。詔陳蕃之補迪功郎。蕃之未見。是日浙西安撫大使司統制官王德以黃榜招安水軍統制邵青。既而降之。初青自鎮江引舟師駐於崇明鎮。朝廷遣德往招捕。德駐軍青龍鎮。自率親兵往崇明。而為泥港所隔。青先遣人鋪板布釘。官軍不知。爭渡而過。多死於泥中。青遙語德曰。太尉後隔潮水。我若以數百人棹舟扼守津要。則太尉糧食不通而自斃矣。然豈可扼人於險。太尉其速歸。德曰。邵統制汝壯士。盡歸朝廷乎。青曰。諾。然軍中不能不犯朝廷之法。太尉可乞降一黃榜。應以前罪犯一切不問。則與太尉同歸。德許之。折箭為誓。言於朝。詔以青改過自新。可依所乞。日前罪犯。特與赦免。德遣使持榜示青。榜中有云。官軍晝夜攻打。青等城上乞降。青見之大怒。其妻謂青曰。汝不記作賊繫獄。我剪髮償汝。今既如此。乃欲負朝廷耶。時副統制從義郎單德忠等皆欲受招。惟統制官闕在不欲。後數日。諸將晨謁青。德忠即繫殺在於坐。謂衆曰。敢有不歸朝廷者依此。衆默然。青聞之。揮淚而出曰。單統制若欲得印。當好相付。胡為乃爾。德忠食塊自明。然後勸青納兵以贖罪。青從之。德忠即命倒旗鎗。通款狀。遂受招安。此德忠之遺也。但德忠之謂持榜事於十月乙亥。而日麻對光世所奏狀乃謂十二月間在為單德忠所殺。遂定降計耳。日麻九月丙辰降黃榜。去已十四日。姓之記云黃榜。大疑言。王德掩殺水賊邵青其勢困厄。不欲殺。乞降榜。與史所載不同。今從日麻本語。

庚午戶部尙書孟庚參知政事。王明請採後錄云孟庚文為戶部侍郎。紹興辛亥之歲。邊少寧廟堂議乘隙削平諸路盜賊。其方強者莫如范汝為。乃以命韓世忠。然其難制。或為州縣之害。當選從官中有風力者一人。置宣撫使。世忠副之。參謂孟人。物極厚。且嘗為韓所薦。首選本部尙書道之。又以為韓官已滿。亦非尙書所能。乃欲以為同輩。上意已定。時洪成季為禮部尙書。呂丞相以孟庚與成季。成季之命。同進。上留疑狀。值連日。報告而已。傳播。初。沈必先為傳。成季去。成季至。是沈召選。成季亦復為宗伯。以呂丞相初拜。未欲論也。至是聞將大用。孟庚亦去。上意謂二相初拜。成季一已先擊去其一。一又有議之者。二相俱不安矣。遂至批出。當文除。參知政事。遂讓成季所擬官。二相亦恐紛紛不復中前。然亦議定。俟中使還。即罷之。而會遂多事。居位獨久。凡三年。然後去。此九議。參孟庚以今年九月自戶部除。江州宣撫使。未嘗兼閩中。亦不除韓世忠。是時辛企宗已在建寧。朝廷又遣胡世將。世將十月二日。洪擬始自鎮江還。更嘗後五日。庚即除參政。又兩日。擬以沈與求論罷。此時擬方在外。安得云。上已留參政。疑狀數日也。十一月五日。庚除。禮部員外郎王居正乞補外。不許。先是侍御史沈與求之論范宗尹也。其言頗及居正。故居正請外。上謂輔臣曰。宗尹既去。朕嘗諭止黃萬格。王侯二人。餘不可因宗尹進退。卿等在廟堂。且為朕力破黨與。上因謂呂頤浩曰。劉光世與卿有故怨。諸事略與應副。願浩具奏致怨本末。因言。臣蒙聖恩。再使備位。宰相。軀命世足惜。但觀近日事。尤費力。秦桧曰。願浩所謂費力者。蓋恐小人不悅。事多掣肘耳。上曰。但問措紳公論。小人何足卹。熊克小麻。以居正為太常少卿。案居正明年二月方遷。此時少常乃趙子

始與求再居言路。或疑其論范宗尹所引用者悉出之。與求曰。近世人才。以宰相出處為進退。蓋習以

成風今當別人之邪正能否而公言之豈可謂一時所用皆不賢而使視宰相為進退哉 建武軍節度使新知江州楊惟忠復為江西馬步軍副都總管屯洪州武經大夫江西安撫大使司統制官劉紹先知江州兼沿江安撫使時朱勝非在江州紹先不之禮由是勝非恨之 詔進內授官人毋得注令錄後又詔毋得注親民及理法官 初四川制置使張深利夔路制置使王庶各以宣撫處置司之命檄所部監司並受節制知夔州韓迪以其不便密聞於朝詔張深相度仍命施黔義兵毋得調往他路 徵欲開直學士湯東野為江淮等路發運使代權邦彥赴行在 直龍圖閣知婺州傅樞卿試秘書少監 起復宣義郎知溧水縣高堯明敍宣教郎堯明依子皆為戶部員外郎靖康初停廢至是遂為邑非舊制也保義郎連水軍兵馬監押劉靖為開門祇候 江東安撫大使司李李華旺已就招詔揀其兵隸諸將初張琪既遁捧等乃以所部就劉洪道招安尋以捧為武經大夫壽春府兵馬鈐轄旺為池州兵馬鈐轄既而洪道言捧所部精銳可得萬人捧狀貌偉健且勇於戰鬪雖語言鄙俚每合兵機又不矜能採用衆謀以得下情觀捧所長殆非庸將所及乃命神武前軍統制王瓚以捧衆赴行在 十一月 戊申

壬申吏部尚書洪擬罷為龍圖閣直學士知温州擬初除尚書而侍御史沈與求言其未嘗歷州縣乃命出守 內侍楊公恕嘗為康邸都監又從上在河朔至是以舊恩乞差遣三省欲與州都監上曰其人難便近民富直柔曰近一任鈞者至密院干差遣陛下知其為人不白曰鈞尤狠愎此曹稍不循理者不欲使之在左右遂已 贈克小麻城此事於八月壬申蓋誤 詔行在置宗正一司以武翼大夫越州兵馬鈐轄趙仲蒸權行主管

時內外宗司分寓廣湖泉三郡以上行在宗子無統屬之人故有是命 救武郎韓世良為開門宣贊舍人 世良世忠兄也 中奉大夫新知梅州魏彥純為中書門下省都點檢文字彥純彥明兄初自省吏出職至是呂頤浩復用之

甲戌尚書吏部員外郎廖剛守起居舍人剛在吏部時嘗言臣前所獻幸闕之說姑備一時之急爾國家艱難亦已云極今乃圖新之時故經營建康殆不可緩歲晚固所未暇俟有機會可乘當親擁六師往為固守之計彼敵雖點詎能妄意吾之虛實而輒覓也哉且東南建國無易金陵臣聞劉豫在齊魏開省徭薄賦招徠人士誘以偽官安知不圖吾根本地乎宜出其不意而徙居焉亦先事制人之道也及為舍人又言陛下游意翰墨博覽羣書亦可謂之好學然帝王之學與文士異因援孟子所言天下之本在身與大學之道治國平天下其端在正心誠意願去末學之無益坐進此道則可以復羣生矣 祕閣修撰孫近為尚書戶部郎中近武進人也 直祕閣秦梓知漳州

乙亥起復明州觀察使陝西諸路都統制秦鳳路經略使吳玠及金人戰於和尙原大敗之初金陝西都統洛索死完顏宗弼遂會諸道及女真兵合數萬人謀入犯宜撫處置使張浚命玠先據鳳翔之和尙原以待之宗弼造浮梁於寶雞縣渡渭攻原玠及其弟秦鳳兵馬都鈐轄璘率統制官雷仲等選勁弓強弩

與戰分番迭射號駐隊矢接發不絕且緊密如雨敵稍卻則以奇兵邀擊絕其糧道凡三日是夜大破之俘敵首領及甲兵以萬計宗弼中流矢二僅以身免得其麾下自入中原其敗衄未嘗如此也於是浚承制以玠為鎮西軍節度使璘康州團練使涇原路馬步軍副總管是役也玠所部全軍轉五萬官資而朝請郎通判鳳翔府兼經略司主管機宜文字陳遠猷亦遷左朝散大夫直祕閣秉義郎開門宣贊舍人王喜遷左武大夫威州刺史宣撫司統領軍馬喜滿城人靖康初金人犯京師陝右大震喜聚壯士十八人不旬日附者甚衆喜為立保伍法於常樂鎮營建寨柵號王萬年王庶為節制使秦授成忠郎已而璘所部歸玠玠用為秦州兵馬鈐轄改知同州至是以奇功遂驟進始宗弼既犯江浙乃自淮南入陝西是行也及韓世忠戰於大江劉錫戰於富平吳玠戰於和尙原凡三戰而兩勝蓋世忠與錫失利至是宗弼為玠所敗始自河東還燕山左副元帥宗維留宗弼在軍中更以陝西副統薩里千為陝西經略使將兵屯鳳翔府與玠相持 王之望西事記曰吳玠以一軍見韓和尙原金人屢攻之不克夫破金人殺其六帥人多疑其不實夫吳玠之勝也浚行狀云尼瑪哈在陝西時病甚諸將謂曰昔自入中國來未嘗有敢與者獨張樞密與我抗我在猶不能取對爾曹宜悉此意但務自保而已烏珠山而怒曰是謂我不能耶尼瑪哈死即合兵來犯案謂此時尼瑪哈在雲中實洛索死行狀誤也 玠之起師也檄河南鎮撫司統制官董先董震自商統出師為牽制之策先引兵而出道遇金人數百狗洛上敗之遣使詣宣撫司伐其功欲得河東陝西經制使印且求餉其軍浚以間利夔路制置使王庶庶請使之攻敵以示信荷不聽吾絕之有詞先與敵戰則俱弊其求歸我易與也使人告先曰餽餉遠不可致益金帛往矣誠能破女真宜撫司無所愛先信服庶身出秦州殺傷敵相當其兵耗失多無何天大雪先等乏絕歸取償於金州守將王彥訴其侵庶遣二裨將行金州揚言與元兵至先遁去 此以是公測所作王庶傳及日麻中

先等乏絕歸取償於金州守將王彥訴其侵庶遣二裨將行金州揚言與元兵至先遁去 降授朝議大夫宋伯友復集英殿修撰伯友靖康末知鄭州坐失守得罪至是始復之 權吏部員外郎李元裕自湖南督上供綱泛海還行在是日至福州大金湖為盜所殺 此據紹興三年三月二十二日元裕母呂氏自訴狀增入狀云十月十三日在大金湖乙亥十二日也故附於此

戊寅定江昭慶軍節度使神武右軍都統制江淮招討使張俊以凱還除太尉移屯婺州 武德大夫閣門宣贊舍人江東安撫大使司統制官王進知池州代神武後軍統制王瓚赴行在時進統所部在池陽故就用之 詔樞密院先因重貫陳請過指揮更不施行如有可行事件令本院參酌取旨 初命兩浙安撫大使劉光世宣撫淮南七州至是光世請鑄淮東宣撫使印置官屬給錢糧增將吏時已賜揚楚等諸郡錢各二萬緡乃命鑄真揚通泰承楚州連水軍宣撫使印餘皆許之光世復請用便宜指揮不許 直祕閣河南鎮撫司營田官任直清言河南殘破民歸業者尙罕所規營田全籍軍兵恐力微難以號令乞鎮撫使與兼營田使從之

己卯朔衛大夫福州觀察使浙東馬步軍副總管兼溫臺明州防遏事辛道宗罷兼職初道宗既出會浙

已卯朔衛大夫福州觀察使浙東馬步軍副總管兼溫臺明州防遏事辛道宗罷兼職初道宗既出會浙

東副總管楊可輔上書言時政辭旨切直罷之此據道廷之遺史富直柔因薦用道宗且親防遏司使領其事論者以為言故省 秘閣修撰德安鎮撫使陳規以守禦功陞徽猷閣待制而奉議郎觀察使權通判府事李付亦加直秘閣

庚辰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謝克家知泉州 江淮招討使張俊奏本軍幹辦官都漸從軍有勞乞除直秘閣既而言者以為職名非所以賞軍功乃進一官為朝請郎新改命在二月庚午奉直大夫淮東

營田副使王實為淮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填復置闕 武顯大夫閣門宣贊舍人知滁州寇宏知濠州武翼大夫知濠州李玠為樞密院準備將領日麻九月四日丁酉武功大夫知濠州李玠奏乞委宣贊司捕王才十四日丁未武翼郎特差濠州兵馬都監李玠奏乞下宣贊使監近限勸教王才奉聖初王才據橫湖山寨遣

將丁順園濠州兩月不退權州事張德惠之宏時在鳳凰洲與德皆遣人詣宣撫使劉光世告急光世遣統制官鄧瓊率本部攻橫湖山才急乃招順歸寨順夜伏兵叢莽之中焚其營而去州人喜啓門爭出順乘亂叩城中出勁弓射之相持一餉賊乃退時官軍與賊皆乏矢悉破寨斬樞以爲箭鋒由是破伐無遺德自以守城之功在宏之下乃以州印授宏宏不辭德甚悔恨朝廷聞宏已在濠州故有是命日麻

辛巳直秘閣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王喚提點江准等路坑冶鑄錢後半月復寢其命以言者論列也壬午尚書省言近分撥神武右軍往婺州屯駐合川錢理須樁辦緣行在至婺州不通水路難以津搬契勘便錢之法自祖宗以來行於諸路公私爲便比年有司奉行不務經久致失信於民今來軍興調度與尋常事體不同理當別行措置詔戶部印見錢關子降付婺州召入入中執關子赴杭越權貨務請錢每千搭十錢爲優潤有偽造者依川錢引抵罪東南會子法蓋張本於此 詔建州順陽村張毅特補保

義郎用樞密院請也毅受李芘招安屢與范汝爲戰故官之 是日福建民兵統領范汝爲入建州汝爲據建安衆十餘萬至造黃紅傘等制置使辛宗用兵連年卒不能制及是汝爲引兵入城守臣直秘閣王浚明以下皆遁賊遂舉其城時承議郎葉斐權知甌寧縣爲所拘即以斐權知州事熊克小麻十二月建寇入建州城監司守宰以下皆遁去案日麻十一月十七日庚戌知建州縣姚恭申范汝爲以十月十九日據建州城遂據守

甲申起復龍圖閣待制知興元府利夔路制置使王庶陞徽猷閣直學士初庶以本路軍籍單寡乃籍興元府興洋州諸邑及三泉縣強壯每兩丁取二三丁取二與免戶下物力錢二百千號曰義士每五十人爲一隊知縣爲軍正尉爲軍副日閱武於縣月閱武於州不半年有兵數萬每遇州教則厚犒賞之教閱

有方可以出戰則令尉皆改京秩張浚言於朝故有是命其後合興洋三泉四郡義士至七萬餘人至今不廢此以附傳呂大鳳見聞錄及吳公邁所作傳參修王之望四事記曰浚以王庶帥興元制置利夔州路付之軍士然官軍甚少所將以爲用者皆安之盜又圍結民兵號爲義士興元與洋旋得七萬人安裝游藝有類兒戲去年八月間傳金將以陝四之衆數路大入兩入震恐但營築山寨撤糧清野爲避伏計耳案興洋義士可用西人頗能言之之望所云蓋休兵之後教閱廢弛所致非庶時比也大鳳所錄云庶於興元府興洋金蓬關遠請處令州縣選強壯不半年有兵二十萬而公邁所作傳但云案興元武康順政與籍得了之抗健者七萬餘人號義士二書復不同案金州此時乃王庶所統庶無由可制其民大歸亦讓也張浚奏狀稱庶勸誘興元府興洋州并三泉縣良家子弟籍爲義士今從之直秘閣都大主管成都熙河

五路茶馬宣撫使司隨軍轉運使總領西川財賦趙開陞直顯謨閣以張浚言其出賣茶引措置酒課增羨也時浚已用便宜特授開直龍圖閣而朝廷不知故有是命日麻二年四月八日張浚奏趙開自趙炎元年至今年

今附 金之圍慶陽也帥臣楊可昇固守不下張浚承制授可昇歸難軍承宣使言於朝朝廷疑可昇未見也據宣和雜記楊可昇宣和末已爲州州然可昇後以降敵或謂其詐降將有以報事泄遇害 宣

落階官不許據使不知朝廷何以猶未知其落階官也議郎劉子翼知建州子翼子羽弟也朝廷聞李芘病亟故改命之子翼請降招安黃榜權住招軍獨明年夏稅諸縣尉權差武臣罷本州添差官審察縣令凡六事吏戶部者詳除獨稅不行及添差官許終任外餘從之丁酉行下今併詳之朝散大夫直秘閣滕膺特除名興化軍編管坐附會李九文也紹興六年五月十三日就移人

滕膺狀紹興元年六月二十一日蒙特旨除名滕膺特除名興化軍編管坐附會李九文也紹興六年五月十三日就移人滕膺狀紹興元年六月二十一日蒙特旨除名滕膺特除名興化軍編管坐附會李九文也紹興六年五月十三日就移人

滕膺狀紹興元年六月二十一日蒙特旨除名滕膺特除名興化軍編管坐附會李九文也紹興六年五月十三日就移人

滕膺狀紹興元年六月二十一日蒙特旨除名滕膺特除名興化軍編管坐附會李九文也紹興六年五月十三日就移人

滕膺狀紹興元年六月二十一日蒙特旨除名滕膺特除名興化軍編管坐附會李九文也紹興六年五月十三日就移人

滕膺狀紹興元年六月二十一日蒙特旨除名滕膺特除名興化軍編管坐附會李九文也紹興六年五月十三日就移人

滕膺狀紹興元年六月二十一日蒙特旨除名滕膺特除名興化軍編管坐附會李九文也紹興六年五月十三日就移人

滕膺狀紹興元年六月二十一日蒙特旨除名滕膺特除名興化軍編管坐附會李九文也紹興六年五月十三日就移人

滕膺狀紹興元年六月二十一日蒙特旨除名滕膺特除名興化軍編管坐附會李九文也紹興六年五月十三日就移人

滕膺狀紹興元年六月二十一日蒙特旨除名滕膺特除名興化軍編管坐附會李九文也紹興六年五月十三日就移人

滕膺狀紹興元年六月二十一日蒙特旨除名滕膺特除名興化軍編管坐附會李九文也紹興六年五月十三日就移人

滕膺狀紹興元年六月二十一日蒙特旨除名滕膺特除名興化軍編管坐附會李九文也紹興六年五月十三日就移人

滕膺狀紹興元年六月二十一日蒙特旨除名滕膺特除名興化軍編管坐附會李九文也紹興六年五月十三日就移人

滕膺狀紹興元年六月二十一日蒙特旨除名滕膺特除名興化軍編管坐附會李九文也紹興六年五月十三日就移人

滕膺狀紹興元年六月二十一日蒙特旨除名滕膺特除名興化軍編管坐附會李九文也紹興六年五月十三日就移人

詔邵青以舟師赴行在。宣撫處置使張浚始開熙河馬步軍副總管劉惟輔死狀。承制贈惟輔昭化軍節度使。賜銀帛布各二百匹。官子孫十二人。立廟於成州。號忠烈。

此據宣撫司案牘。

己丑。升越州爲紹興府。以守臣陳汝錫有請也。斬修職郎李勇於都市。勇爲李成軍正。成敗爲太湖令所獲以獻。至是誅之。錄唐宰相張九齡十二世孫昭爲中州文學。張琪自宣州遁去。欲北降偽齊。是日知承州王林所遣總轄官關門祇候張養生擒之於楚州。檻赴行在。

辛卯。朝請郎知南康軍陳敏識爲江南東路轉運判官。令與葉夢得計置錢糧。時敏識猶未赴南康也。壬辰。錄程頤孫將仕郎易爲分寧令。後五日。又官其家一人。

癸巳。范汝爲遣兵犯邵武軍。守臣胡散郎吳必明。統制官關門宣贊舍人江西兵馬副都監李山率兵與戰。衆潰。退保光澤縣。山遂走信州。此據嶺山縣所申修入。

是月。曹成引兵及馬友戰於潭州。成敗去。復還攸縣。偽齊劉豫遣其將王世冲以蕃漢兵寇廬州。守臣王亨以計誘世冲斬之。大破其衆。豫遣招受司於宿州。又以其弟北京留守益爲汴京留守。知單州李傑知青州。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四十九

【紹興元年】十一月甲午朔。尚書祠部員外郎鄧士彥罷。初。士彥奉太廟景靈宮神御在温州。而主管內侍許佃等三人與之不相能。頗爲所擾。上聞之。黜內侍而徙士彥。命大臣選郎官有風力者代之。乃以都官員外郎向宗厚爲祠部郎官。兼權太常少卿。知温州。充景靈宮太廟提點。武功大夫忠州防禦使岑釜爲內侍省押班。主管迎奉。仍詔岑釜凡事并申提點所。毋得行移文字。忠厚。敏中曾孫也。兵部尚書兼侍讀胡直孺卒。特贈端明殿學士。官給葬事。承務郎任中先通判秀州。中先辭召命。特錄之。

乙未。右文殿修撰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胡安國試中書舍人兼侍講。秦檜薦之也。直祕閣知宣州李彥卿爲尚書刑部郎中。詔泉州布衣朱冲召赴都堂審察。是日。江東安撫大使葉夢得始至建康。時建康荒殘。見兵不滿三千人。諸將散居他郡。夢得至。乃奏統制官韓世清一軍自宣州移屯建康。遣水軍統制官崔增屯采石。及統制官閻皋分守要害。夢得行述云。巨師古圖奉分守要害案。師。古今年十月已除後軍統制行述恐誤。而世清尚未至也。先是王

才據橫澗山。降劉豫。遂引僞知宿州胡斌以兵入寇。詔淮南宣撫使劉光世遣兵招捕。夢得使統制官張俊自青陽開道會之。呂頤浩欲招才。乃命才以所部赴行在。於是夢得遣使臣張偉論才如詔旨。才遂率其將丁順等三千餘人渡江。才懼罪。請爾建康。頤浩議以淮西一郡授才。使統其兵之任。夢得以爲不可。

乃詔才自願武郎關門宣贊舍人特選武翼大夫。充建康府兵馬鈐轄。汰遣其衆。得正兵千餘人。分隸諸軍。案。今年九月丁酉。詔劉光世遣兵捕才。丁未。詔才赴行在。甲辰。光世止小張俊出兵。辛亥。又奏才犯濠州。十二月一日。夢得奏才已謝恩。詔相度與淮南一郡。甲申。才轉官。除建康府鈐轄。丙戌。夢得奏才不可在淮西。首尾蓋百餘日。今添詳之。

丙申。翰林學士翟汝文兼侍讀。吏部侍郎李光兼權侍讀。遣內侍高傑。任鎮持詔書。撫問孔彥舟。桑仲。且以銀合茶藥戰袍戎器金束帶賜之。

丁酉。神武中軍統制辛永宗權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神武後軍統制巨師古權中軍統制。初。上召呂頤浩復相。而永宗與同知樞密院事富直柔。右司諫韓瑗見上。多言頤浩之短。侍御史沈與求奏其交結。上將細永宗。故有是命。趙銜之遺史云。與求再言永宗之罪。其章不行。而有是除。非也。其實上將罪永宗。先解其兵權耳。賜宇文虛中家錢千緡。以其奉使日久。守節不屈也。

日。原紹興元年十二月一日。甲子。樞密院奏。據探報。金國昨遣宇文虛中往河北。肅立劉豫。虛中請相。並監軍。即許茶酒。虛中道若所立劉豫與黃河外陝西五路。放過一主歸國。我只在一主。國相監軍不詳。善。遂太原張學純。身到。後了。虛中。身師。現今。據探報。恐節。可算有旨。令福州。更切。存。虛中。家。屬。承事郎王越充廣西經略。辦公事。專切提舉。左右江峒丁。及收買戰馬。自五路既駁。馬極難得。議者謂嶺外於西南夷接壤。有馬可市。而大理。特磨。諸國所產尤多。時已罷買司。事見建炎四年八月。以師屬領其事。工部侍郎韓肖胄言。戰以騎兵爲勝。今川。陝。馬。綱。不。通。

而廣右隣諸番。宜卽置州。置官。收市。專責成功。故復置官提舉。二年五月癸巳。所。書。可。考。

戊戌。詔以會稽漕運不繼。移蹕臨安。命兩浙轉運副使徐康國兼權臨安府。與內侍楊公弼先營公室。既而康國奏爲屋百楹。以充大內。公弼請增之。上不許。遺公弼在辛丑公。獨請增屋在乙巳。先是尚書左僕射呂頤浩言。今國步

多艱。中原隔絕。江淮之地。尚有巨賊。駐蹕之地。最爲急務。伏惟陛下發中興之誠心。行中興之實事。要當先定駐蹕之地。使號令易通於川。陝。將兵順流而下。漕運不至於艱阻。然後速發大兵。一軍從江西。湖

南以平羣寇。一軍往池州。至建康府。處置已就招安。尙懷反側之人。於明年二三月間。使民得務耕桑。則在我之根本立矣。然後乘大暑之際。遣精銳之兵。與劉光世渡淮河角而北去。由淮陽軍。沂州入密州。以

搖青鄆。命張浚躬親統兵。由河中府入絳州。以據河東。乘兩路餘民。心懷我未未泯之時。知王師有收復中原之意。則中興之業可觀也。若不速爲之。遂巡過春夏。則金人他日再來。不惟大江之南。我之根本不可立。而日後之患。不可勝言矣。臣嘗觀自古有爲之君。將以取天下者。弗躬弗親。則不能戡禍亂。定海內。

伏望考漢高祖以馬上治之。法唐太宗櫛風沐雨之事。以速圖之。不可緩也。三四年來。金人繼進。士大夫及獻言之人。便以爲太平無事。致機會可乘之便。往往沮抑不得行。今天下之勢。可謂危矣。既失中原。止存江浙。閩廣。數路而已。其間亦多曾經殘破。浙西郡縣。往往已遭焚劫。浙東一路。在今形勢漕運。皆非所便。若不移蹕於上流州軍。保全此數路。及漸近川。陝。使國家命令易通於四方。則民失耕業。號令阻絕。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四十九

俄頃之間。已至秋冬。金人復來。則雖欲追悔無及矣。至是遂定移蹕之議。...

參知政事孟庚為福建江西荆湖宣撫使。神武左軍都統韓世忠副之。時朝廷猶未知范汝...

己亥。宣教郎葉亮守監察御史。以其言宗社大計也。...

辛永宗罷為江南西路兵馬副總管。坐與韓辦官李秉文盜請諸軍券錢。為御史沈與求所論。秉文故堂...

辛丑。詔孟庚。韓世忠。應官吏軍兵一切事務。共為一司。不得輒分彼此。自范汝為外。餘皆與免罪。許令歸...

政事孟庚計置。俟就緒進發。太常少卿趙子畫請續編紹興太常因革禮。明年乃成。凡八十六篇。為二...

壬寅。起居舍人廖剛以招降閩盜余勝之勞。進秩一等。時制置使辛永宗與剛有隙。會士人廖廷賢為勝...

甲辰。詔從議郎單德忠忠節顯著。特先進秩二等。詔以鎮江府常州江陰軍苗米二十七萬斛為劉光...

乙巳。右司諫韓瑛責監湖州商稅。用侍御史沈與求奏也。先是與求言。同知樞密院事富直柔附會辛道...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四十九

八七三

除命之際。道宗使所親諭韓曰。直柔以附我。故有今日。公第行之。必有以報。會陛下批降道宗。...

論浙西科徵之害。以為均買度。勸諭告官。下戶貧民。俱已困乏。不支。繼饑強令輸粟。...

丙午。起復寶文閣直學士權邦彥。...

丁未。德安府復州漢陽軍鎮撫使陳規奏本鎮營屯田畫一事件。自中原失守。諸重鎮多失。...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四十九

八七五

已酉。詔福建制置使辛企宗聽宣撫司節制。

庚戌。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富直柔守本官。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侍御史沈與求既劾直柔罪。詔下其章。直柔乃求去。遂有是命。承務郎鄧肅主管江州太平觀。從所請也。福建江西湖南宣撫使孟庚辭行。庚請樞密院計議官張致遠主管機宜文字。致遠沙縣人。先是謁告歸闕中。還言賊勢方盛。乞遣重兵致討。故庚辭之。承議郎知鉛山縣姚舜恭言。建賊范汝為等。乍臣乍叛。首尾二年。中間謝鸞。陸棠。施達等。三人皆以招安為職。反為賊計。俾其固守巢穴。辛企宗提兵本路。經今及年。而企宗初不識汝為之而。昨企宗全軍自南劍退往福州。止留李山一軍。守禦邵武。近汝為據建州。破邵武軍。李山已來信州駐劄。萬一賊兵果破福州。則全閩皆賊有矣。契勘江南兩浙係與福建鄰境。本縣正與崇安。光澤連接。雖申信州。遣發巡尉。召募士家。分布把截。然不諳戰敵。深慮不能捍禦。伏望朝廷速賜分遣大兵。專委近上將帥。從補城崇安等處。分路致討。詔以付宣撫司。右武大夫宣州觀察使閻泉進秩二等。錄饒州掩殺張琪之功也。將士受賞者四千八百八十有二人。於是武功大夫威州防禦使閻門宣贊舍人張俊以不策應。特貶一秩。是日。荆湖廣西宣撫使吳敏始受命置司柳州。

敏臣以十一月十七日受命。置司柳州。庚戌十一月也。時降授右武大夫和州防禦使馬擴避地融州之仙溪。敏即起擴為本司都統制兼參議。直密閣范直方為參謀。直方純仁孫也。擴之在仙溪也。宜撫處置使張浚以貨幣招之。且貽書曰。上之待公不輕。雖緣讒毀。終必保全。公荷上恩如此。可不圖報乎。擴以參贊軍事。羽在真定。有隙。不復往。以書謝之。至是始為敏用。

辛亥。陸康州為德慶府。尚書右司郎中孟卿行右司諫。閻門宣贊舍人主管宿衛親兵李永志降一官。落閑職。令吏部與遠小監當差遣。永志吳淞部曲也。辛永宗用為中軍提舉事務。侍御史沈與求論其同為姦利。使軍情不安。故補之。除名勒停人盧宗原。承議郎宗原。宣和末以徽猷閣待制為江淮發運副使。坐與朱勳交通。送肇慶府編管。至是始復之。

宗原已見建炎元年正月辛卯。壬子。手詔內外侍從各舉所知三人。限五日以聞。舉得其人。當受上賞。毋以先得罪於朝廷。及蔡京。王黼。門人為嫌。先是上得陳襄。司馬光等三十三人奏章。大善之。故有是詔。禮部侍郎李正民以為光等皆不合時宜者。由是上薄之。

(中興聖政臣正等)曰。臣通周詩。而知安天下之本。觀孔子之言。而得求人才之要。文王之詩。則能為邦家立太平之基。故成周治。致兵革利。而國祚逾八百年之永者。本於此三詩而已。孔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自當論求材者多矣。語簡而盡。其要無過此一言者。今太上皇帝詔曰。方仰瞻雲。不有多士。既之周行。則不能也。此蓋深得文武成王之遺教。本詔又曰。已舉賢。不若慮賢之為愈。因舉陳襄。司馬光等三十三人。疏章。宣示羣臣。使之各舉所知。則與孔子之言。若符節。於是聖明與賢相與成。三十六年中興之治。道本於此詔而已。嗚呼。大哉。翰林學士兼侍讀。翟汝文為學士承旨。新除吏部尚書盧法原。依前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法原自成都召還。道梗不能赴。從所請也。

建炎四年五月。法原除吏部尚書。不及供職。改知麗州。也。法原明年十二月始以張浚奏。差知麗州。此時轉為麗州。不詳考耳。詔天章閣祖宗神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四十九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四十九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四十九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四十九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四十九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四十九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四十九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四十九

御二十四位。權於臨安府院奉安。朔望節序。酌獻供饗。一分而已。

癸丑。秘書省校書郎林待聘守尚書司封員外郎。待聘嘗言。原廟之在郡國。有漢故事。而太廟神主。禮宜在都。今新邑未奠。宜考古師行載主之義。還之行闕。以彰聖孝。閻門宣贊舍人韓世良為神武中軍右部統領官。兼主管宿衛親兵。

世良初見今。中奉大夫張純提轄權貨務都茶場。純。省吏也。呂頤浩更張鹽法。故引魏伯芻舊例而命之。朝奉郎知南劍州張勳為福建路轉運判官。勳未行。會范汝為之將忠翊。郎葉徹引來犯。時武德郎制置司統制官任士安駐軍城西。不力戰。獨率州兵拒敵。徹中流矢死。獨知士安方權無功。即函徹首與之。州兵皆憤。勳曰。賊必再至。非與大軍合力。不能破也。未幾。徹二子引衆。聲言復父讎。編素來攻。於是士安與州兵偕戰。大敗之。汝為稍挫。警侯官人。士安本范瑄部曲。有衆數千。瓊誅。改隸御營司。辛企宗因以為將。

乙卯。紹興府奏百姓姓路榮失火罪狀。上曰。此災不細。恐是天戒。不再為榮罪。止杖遣足矣。丙辰。侍御史沈與求論起復福建等路宣撫司隨軍轉運副使陳杭貪污剝剋不可用。詔孟庚。韓世忠別辟能臣代之。呂頤浩。秦檜因言。與求前論宗尹。近擊直柔。頗為稱職。上曰。論宗尹固當。然在今日。能破直柔黨。尤非小補。尚書禮部侍郎李正民。能為徽猷閣待制。知吉州。詔武功大夫榮州團練使曹成以所部赴行在。命張浚遣使持詔書往。攸縣就賜之。時朝奉大夫提舉江西茶鹽公事侯懋言。成今據衡山上流。控扼要害。毒流三千里。莫之誰何。馬友見與李宏潰卒合為一軍。雖駐兵在潭。然素畏曹成。昔成在鄂。友自漢陽移軍潭。衝以避之。其忌成可知矣。臣料賊意。若成由衡山順流而下。友必棄潭而東入江。西蓋前有孔彥舟之隙。後逼曹成。西拒劉忠。萬一勢窮力盡。則必歸曹成而攻江西矣。聞友近招人買馬。打造兵器。度其狡獪之心。觀望向背。止在今春。朝廷若不早作措置。則江西諸郡。恐非朝廷有。江西失則二廣危矣。詔付宣撫司。怒潭州人也。

建炎下在庚。中今併書之。丁巳。日南至。命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王綱祀昊天上帝於告成觀。初復舊禮也。己未。命吏部侍郎兼權侍讀李光往臨安府。節制本府內外見屯諸軍。及兼權戶部侍郎。總領臨安府應干錢糧。卸納綱運。及修繕移譯事務。詔武經大夫東南第十副將辛璋。先赴福建。安撫使程邁。遣璋以所部屯古田縣。璋逗遛不行。邁奏免之。璋集麾下持兵見邁請留。既而亡去。邁言於朝。有司迹璋於海鹽縣。捕誅之。

辛酉。詔諭福建州縣。以弭盜罷兵與民休息之意。承奉郎樞密院編修官楊慤。從事郎李諠。並充樞密院計議官。

諠初見建炎二年九月。遣大理少卿錢稔往浙西路。催促見楚公事。稔請因便密行。禮訪民間。利病。許之。偽齊秦鳳。略使郭振。以數千騎掠白石鎮。武節大夫閻門宣贊舍人宣撫司選鋒將王彥與熙河統制官關師古。併兵禦之。賊兵大敗。振為官軍所獲。遂復秦州。張浚承制。以彥為康州刺史。彥。上黨人也。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四十九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四十九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四十九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四十九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四十九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四十九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四十九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四十九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四十九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四十九

明年九月
丁丑庚寅

壬戌。監察御史劉一止言。伏見尚書六曹。下逮百司。凡所用法令。初無畫一之論。類以人吏省記。便爲子奪。蓋法令具在。姦吏猶得舞之。今乃一切聽其省記。顧欺蔽何所不有。欲與則呈與例。欲奪則呈奪例。或與奪在其牙頰。其患可勝言哉。陛下聖明。灼見此弊。嘗降處分。令左右司郎官。以其省記之文。刊定頒行。然左右司職事。最爲最繁。竊恐於此不能專一。無由速成。伏望改差詳定一司。敕令所立。限刊定。鑄板頒降。內吏部條法。最爲急務。乞責近限。先次施行。庶幾杜絕姦吏弄法受賂之弊。詔如其請。吏部法限一月。餘限一季成書。既而廣東轉運司以元祐吏部法。上乃命參以七司所省記。元豐至紹興條例。參酌修立。再驗年而後成云。是日。曹成犯安仁縣。執湖東安撫使向子諲。初成既屯攸縣。而子諲兵不滿萬。駐司於衡之安仁。遣使招成。成亦聽命。子諲乃撤成權本司都統制。而命諸將韓京以一軍西守衡陽。吳錫以一軍南定宜章。賊徒遂不敢南向者百有餘日。上江諸郡。遂得以獲。既而援兵不至。成忿子諲。掘已。即擁衆而南。子諲遣從事郎權安撫司韓公事何彥猷。迪功郎隨軍錢糧官張節夫。見成計事。過於途。二人皆遁去。子諲率親兵與成相拒。自午至申。官軍悉潰。子諲度不可退。單騎入成軍。諭以國家威靈。成不服。遂掠安仁縣。進攻道州。執子諲置軍中而去。節夫。安陽人也。金房鎮撫使王彥斬中軍統制官趙橫。統領官門章。彥既敗李忠。凱歌而歸。大賞將士。待橫如初。終不言彥里之敗。橫亦不疑。至是。忽會諸將於建陽。酒四行。叱橫使起。數其彥里不策應之罪。併彥斬之。復飲數行而歸。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五十

【紹興元年】十有二月甲子朔。知樞密院事宣撫處置使張浚言。今年二月於階。成州駐兵。與金人相持。聞潼川府路有偽造檄書。稱平蜀大將軍。不顯姓名。指斥宗廟。搖動吏民。臣移師利。聞之。密切採訪。據知潼川府宇文粹中稱。本府吏民。乞用曲端充統制官等。緣端跋扈之迹顯著。臣受陛下重寄。豈有主兵之官。卻用藩府薦用。萬一事出於意外。臣將何辭以報朝廷。已送端恭州獄。推治外。四川見今前執政侍從等官在職。慮與臣議論不同。別有奏陳。乞賜下。詔已覽來章。令三省割浚照會。時端已爲浚所殺。而朝廷未之知也。併著此以見端之死。所坐無名故殺之詞支離也。 詔直徽猷閣。提舉臨安府洞霄宮黃叔教。文學吏事。皆有可觀。恬退之節。士夫推重。可除給事中。令所在以禮敦遣。赴行在。龍圖閣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路允迪守本職致仕。允迪以前執政告老。不進官。非故事也。

乙丑。太常少卿趙子畫。權尙書禮部侍郎。本朝以公族爲從官。自子畫始。朝散郎廣南路提點刑獄公事程瑀。試太常少卿。秦檜引之也。降授朝奉大夫主管臨安府洞霄宮會班除名勒停。雷州編管。以右句諫方孟卿論其在秦州。植旂降敵。上書秦州已投拜大金國八字。且行移斥御名也。班兄弟顯謨。閣直學士。林顯謨。閣待制。開乞納官以贖班之罪。上不許。太中大夫吳敏充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

宮敏初除湖廣宣撫使以祖母年高力旬免未報敏受命置司柳州時寇盜充斥敏方鳩兵選將未能出師而呂頤浩檢會敏旬祠之章故有是命敏至司才十六日也

敏克小麻吳敏不能制賊為首者所論而難降實政敏學士提舉洞霄宮與日麻所符不同當考

國學進士上官孔明上書論范汝為猖獗之狀且言為范賊之策有三直搗廣南盤據要地疲用王師使苦風靡歲月莫能下此上策也引乘直前據福州城食城中粟北守北嶺南斷浮橋備河口舟阻古田險坐困王師此中策也不度智力迎敵王師此下策也臣今料之彼人出下策然福建之地平原曠野率皆礮礮民利於步戰而王師長於車騎便於長戟利於弓弩地有所宜戰非所利謂宜永嘉航海直至福建秣馬厲兵張皇聲勢募福建之民以攻福建之賊詔付宣撫司孔明邵武人也

丙寅詔依祖宗故事復置樞密都承旨以兩制為之如未曾任侍從之人即依權侍郎法詔應販私茶鹽並不用蔭原赦樞密直學士知遼寧府席貢上遺表贈光祿大夫後諡襄榮

丁卯吏部侍郎李光請復東南諸郡湖田詔戶工部取會奏開初明越州鑑湖白馬竹溪廣德等十三湖自唐長慶中親立湖水高於田田又高於海旱澇則遞相輸放其利甚博自宣政開樓守明王仲蘊守越皆內交權臣專事應奉於是悉廢二郡湖田以爲田其租米悉屬御前民失水利而官失省稅不可勝計

王明請押運餘糧云王仲蘊守會稽應奉如乾湖爲田導水入海是也(案二郡湖田其租悉屬御前和元年二月甲子詔湖田租以備耕種原額之須不許他司奏請他皆類此)上從一縣考究自宣和元年重建湖田凡得米三萬三千餘斛入御前而約放省稅米十四萬六千餘斛民聞光奏請復之既而上虞縣人趙不搖以爲便

不搖申到在明年三月庚申遂廢餘姚上虞二縣湖田而他未及也

宣撫處置使張浚言已封永康軍普德廟神爲招忠靈顯王漢右將軍張飛爲忠顯王詔依已行事理普德神秦蜀守李冰次子也宜和開改封真人至是浚言神比託夢兆欲堵妖凶思爲兵印又言閩州有死卒復甦稱飛與關羽分兵境上摧拒強敵故封之

己巳秘書少監傅崱卿權尙書吏部侍郎充准東宣諭使且賜諸州守臣銀合茶藥仍命崱卿體訪民間利病來上

庚午手詔閩賊范汝爲嘯聚日久反覆變詐害吾良民比再遣帥盡行翦戮重念軍旅暴露轉輸勞煩皆朕不德之所致也王師到日其諸徒衆能執汝爲請命者當重賞其餘成赦除之可令宣撫司多出榜示及箭射蠟彈入賊中使明知朕意

辛未呂頤浩奏乞通京東河北商賈先是劉豫置樞密通南北之貨頤浩以爲使乃奏行之責授海州團練副使孟揚責授黃州團練副使孟揆並放令逐便先是揚父資授昭信軍節度副使昌齡既卒於封州而揚接續在嶺南朝議以其舊國害民累赦不宥昌齡妻東平郡夫人斬氏以昭慈近屬於朝乃許自便昌齡開封人宜政開與二子繼任水衡昌齡仕至保和殿大學士揚接皆光祿大夫靖康初坐姦賊廢宜撫處置使張浚承制以開門宣贊舍人知興州同統領秦鳳等路軍馬李師顏知成州開門宣贊舍

人利川路第三將柴斌知興州金之陷陝西也師顏爲耀州守獨率所部來歸其家屬皆爲金所得金人服其忠義遣其弟師文招之師顏不願師文卒爲所害由是沒擢用之

師顏事以紹興三十年三月壬辰富元衡所奏增入

與府火

壬申言者論今日爲百姓甚害者無如科配一事州縣比年以來於常賦之外別立一項軍期科配一歲之間一戶至五七次臣竊謂與其許科配不若專責常賦與其放逋欠不若嚴禁赦率今稅租免役和買及關征權酷之利別無失陷則軍事所需何容不足伏望特降睿旨今後除依法催科以備軍期外其餘非法科配一切停罷詔戶部勘當戶部侍郎柳約言遇災傷及經兵破難以不放逋欠外若是因軍期須索亦有許收量添酒錢應副或因軍期所需多科其數別作支用昨降旨以自盜賊論官竄嶺表望依累降指揮施行從之時議者又言朝廷之上喜徇祖宗愛民之良法而諱言今日科斂之大害如早稻未熟而借冬苗春蠶未畢而催和買富民鬻田舍下戶質子女額天不聞誠宜嗟憫伏望明詔大臣繼自今後勿以科斂爲諱而特如條畫申救監司謹其拋降之名俾不得加數倍克因事漁利則四方之民凡有征求莫不樂輸而無怨矣疏奏詔檢會五月己未指揮中嚴行下

後奏在此月甲戌今聯書之明年正月陳汝錫官惡錄此事

左朝奉郎葉

夏卿直祕閣知饒州時江東羣盜方熾故選用之既而言者論夏卿通守洪都以城投拜命途疑甲戌詔江東安撫大使司統制官郝鼓顏孝恭以所部四千往建昌軍討賊權聽守臣朱芾節制先是建昌之石陂寨軍賊丁喜饒青聚衆爲亂提刑司檄士居官教郎蔡延世會安撫大使司都統制閻泉擊之官軍失利至是李敦仁復犯虔化縣閻門祇候權縣事劉僅與戰爲所敗言者慮二寇相合故命誦討之

嚴孝恭時駐軍鄱陽就遣之也

乙亥准康軍承宣使神武副軍都統制福建制置使辛企宗追三官令統所部赴宣撫司軍前自效坐擁兵逗遛爲御史所劾故有是命初詔內外侍從官舉縣令中書記名以次除授而言者以爲所舉多親舊或罪累礙於銓選之人乃命吏部參考其負罪礙格之人並罷仍坐所舉官詔立賞錢千緡有妄言

火災者許人告捕從軍法時都人訛言太史局奏是月望復有火災故禁之

丁丑手詔略曰比緣國難盜起未息者蓋姦賊之吏無卹民意及煩王師而軍需不免又取於民因循展轉日甚一日欲民不盜不可得也可將建炎三年以前積欠除刑勢戶及公人外一切蠲除如州縣不奉詔及監司迫脅州縣巧作催科者並除名令御史臺糾察多出黃榜曉諭又詔三省備坐祖宗朝真決賊吏舊制鑿板行下自今有犯依法行遣仍籍沒家財上以軍興民困吏緣爲姦故盜賊蜂起乃下此詔焉

恐自辯，詔諭以出自上意，仍鑄印賜之。詔浙西安撫大使兼揚楚等州宣撫使劉光世防遏金人，招安盜賊，保護浙西一路厥功懋焉。可特與恩澤三資，奏補本宗或異姓有服親。戶部侍郎柳約言軍興科需百出，望官戶名田過制者與編戶均一科數從之。明年正月是日曹成至道州，守臣直祕閣向子恣聞之，悉城中官軍得百有二十五人，俾之迎敵，又遣使招之，兵行三十里，與成遇，士皆披逸，成自東門入，子恣從西門跳奔獲免，成遂據道州。

戊寅，以善出會稽，許臣民實封言事。(案)此手詔甚詳，而日麻不載，蓋失之也。詔行在職事官人添職錢十千。日麻十二月十五日沈與求除龍圖閣學士宮觀安宅工部侍郎，胡松年給事中，黃龜年起居舍人。(案)此皆紹興二年十二月事，史蓋誤也。又於此日書右議大夫徐備上殿。(案)備明年春方除諫官，又書遺駕部員外郎李應充川陝撫諭。(案)應明年四月方以國子監丞命入蜀迎王，此皆誤也。周必大序駕部題名，亦繫於今年十二月，同此一誤，今並不取。

庚辰，武翼郎閣門宣贊舍人制置山東忠義軍馬范溫遣參議李值來獻捷，詔以溫為武功大夫忠州刺史，仍命聽樞密院節制。是日，桑仲遣兵攻復州，守臣修武郎趙遜棄城走。辛巳，復置廣西茶鹽司，舊淮南鹽息歲收八百萬緡，自軍興，淮南道梗，許通廣鹽於江湖諸路，而二年半入納才七十萬緡，至是江湖鹽價每斤為七八百錢，議者以為利厚而冒販者多，故復置官提舉，戶部侍郎柳約復請增諸路酒錢，上等每石二千，下等一千，其半令提刑司椿管，餘備軍費從之。去年十一月辛亥已增至此又增。

詔武翼大夫閣門宣贊舍人知海州薛安靖、朝散郎通判州事李彙並赴行在，令揚楚等州宣撫使劉光世遣將統兵戍守，安靖本劉錫錫官，彙嘗為沙河簿，在滄州結約南歸，會劉豫使守海州，至郡踰年，遂誘率策軍蓋諫等殺金人所命沂南淮北都巡檢使王企中及偽齊之戍守者，率軍民以城來歸，尋以安靖為浙西兵馬副鈐轄，賜彙同進士出身，簽書寧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安靖等除官日麻不見，據明年三月四日安靖等申明東海軍戍兵狀附入，疑以二年二月乙丑賜出身。

武翼郎單德忠充樞密院準備將領，以所部三千人自為一軍，以其忠節顯著也。詔戶部給銀五萬兩付温州，為福建等路宣撫司大軍家屬錢糧之用，以添差兩浙轉運使盧知原請也。先是宣撫使孟庚總大軍道由温州，守臣龍圖閣待制洪擬趣使赴援，庚怒於餽餉外，命擬而犒師，犒已即行擬歸，未及州治，軍人已塞滿庭下，詢且不測，擬即借封椿錢用之，事已自劾，詔書獎其知機，賊平庚上其勞加秩一等。擬在明年十一月癸未，蓋因宣撫司保奏也。

偽齊汴京留守劉益遣父老史平、僧錄德真、道錄王從問奉表請劉豫遷都，是日，豫下偽詔曰：汴京四方之上游，名區輿壤，為天下最，今所宜都，無以易此，而重念遷都重事，未嘗輕議，既而寇盜衰息，強梗還歸，關輔混同人漸寧謐，宅中而據會要，因舊以建新邦，乃其時矣。朕志已定，朝論僉協，將戒嚴而順動，宜先事以示期，詔布詔，賈平輩聽已定，明年春未遷都於汴，凡爾遐邇

宜知朕意，豫又以偽權尚書右丞張昂權門下侍郎，權尚書右丞張東為左丞，中書舍人直學士院范恭兼權右丞。初，監察御史張直亮即陳宗社大計，尚書右僕射秦檜以直亮富直柔所薦，惡之，使言者論直亮宣和中父死於賊，匿不舉喪，壬午，詔大理寺劾治。甲申，右司諫方孟卿言：祖宗故事，諫官置局於後省，號為兩省官，蓋兩省朝廷政令所自出，祖宗以諫官居之，不無深意，今行在諫院，許於皇城內建置，未有定處，望令依舊隨省置局，詔諫院許於行在所都堂相近置局。尚書吏部郎中孫近充祕閣修撰，提點兩浙東路刑獄公事。

乙酉，祕書丞劉大中為尚書吏部員外郎。丙戌，詔大理寺且留紹興府，俟勘斷見禁公事盡絕，赴行在。詔入內侍省應官司取索文字，依舊例更不回報，後又詔內侍省準此。此以二年二月十七日內侍省狀增入。丁亥，言者請賊吏當死者勿貸，上曰：朕本心欲專尚德化，顧賊吏害民，有不得已者，然亦豈忍置置縉紳於死地，如前詔杖遺足矣。武經郎閣門宣贊舍人潘永思追一官，坐為人市恩澤也，先是大理寺推治偽告，事連永思，上曰：永思雖賊里，既有過安可廢法，乃命罷職就逮。右司諫方孟卿言：比年大兵所過肆為虜掠，甚於盜賊，望賜告戒，詔自今出師毋得秋毫無擾，樞密院察大將，大將已下遞察，犯者並行軍法。

戊子，知樞密院事宣撫使張浚奏和尙原勦殺金人，先是浚徙治蘭州，徵徵閣待制參議軍事劉子羽請獨留河池，調護諸將，以通內外聲援，浚許之。是日，呂頤浩等進呈浚奏，言浚今居閩中，為水運以給西軍，上曰：朕料浚必能立功，秦桧因奏：去年臣初至行朝，論浚者紛紛，甚可嘆駭，願陛下保全，得以安迹，萬一有功，實賴陛下知人善任，使不惑浮言之效，上因備論天下事有利必有害，但害少而利多，皆所可為，若聽浮言，則事將俱廢，且如前年航海，一枝之外，使皆為不測，使惑於浮言，遂巡不決，豈不敗事，願浚出至省府，未食，捷奏至上大喜。

己丑，制授起復明州觀察使陝西諸路都統制兼知秦州吳玠鎮西軍節度使，從張浚請也。仍遣中使任充持旌節官誥賜玠。尙書右司員外郎江躋為殿中侍御史。初，上既鑒錄符祐黨人，而其子孫陳乞推恩者，吏部猶會刑寺有無過失，議者言：赦書既稱以忠為罪，望悉除落過名，以正名實，從之。詔襄鄧鎮撫使桑仲、金房鎮撫使王彥稱怨體國，不得自相侵擾，初，仲雖受命，然猶恃兵衆，再圖取金州，是冬，以其衆分三道，一攻住口關，一出馬郎嶺，一擣洵陽縣，使其副都統制武節大夫榮州刺史李橫統之前軍去金州三十里，彥曰：賊兵以我為寡，故寇三道，以離吾之勢，今吾破其堅，則脆者自走矣。時賊之大兵在馬郎嶺北，彥遣統制焦文通禦住口關，而自以親兵營馬郎嶺，與之對壘，幾月，大戰凡六日，賊大奔潰，彥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五十一

縱兵追擊均州平。仲冠金州。據行狀在今冬。不詳月日。案史降旨令二人釋怨。在此月已丑。故遂聯書之。皆為獲陳州行狀云。都督張公入蜀。乘仲道兵。其後為王彥所敗。即日遣鄂州兵入深蜀。公遣人諭。遂明毋附仲。仲怒。夾數百騎來鄂州。為明所殺。案凌以建炎三年冬入蜀。去此已久。仲不應。其後若以為後入。據時。則其還秦州。在建炎四年三月。至此亦已。論年。為所云誤也。仲追鄂兵及被殺。皆在明年。已。則潤附見。庶不抵。仲承制加橫州。國使日。歷明年四月。戊寅。仲矣。李橫近緣再立功。效已。宜加榮州。國使。有旨。李橫特與。國使。使。前武節大夫。案。橫自此未嘗出兵。故且附於犯金州之後。俟考。

081.18

庚寅。詔存恤張孝純。鄭億年。李鄴家。屬命所在州。根刷期已上。親赴行在。候到取旨。遷擢。以其用事於偽齊故也。

辛卯。尚書考功員外郎潘良貴守左司員外郎。

壬辰。詔自今春試選人及京官初出官人。銓試如故事。後不果試。明年正月丙申。俟例免試。明年秋。乃克行之。

是月。賜陳東家錢五十萬。詔以冬寒。命有司賑給行在紹興府居民。不能自存者。其後移臨安。亦如此例。

是歲。宗室善淵賜名者二人。初命戶部降本下江浙。湖南和糴米以助軍儲。十八年閏八月。所書可考。靜海軍節

度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守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安南都護。上柱國。南平王。李乾德。子。陽煥。立。乾德在位四十五年。

文科教師研究生閱覽室



21101000170467